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醫學分典

中華大典

醫藥衛生典

巴蜀書社

ISBN 7-80523-907-X

9 787805 239071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兒科總部\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輯——成都：巴蜀書社，1999.9

ISBN7－80523－907－X/Z・101

Ⅰ. 兒…　Ⅱ. 中華大典…　Ⅲ. 中醫兒科　Ⅳ. Z2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

兒科總部

編　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責任編輯：王大厚

出　版：巴蜀書社
（成都市鹽道街三號　郵政編碼　六一〇〇一二）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廠
（上海市東寶興路三三五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八〇）

經　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市滬太路七八五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七二）

版本記錄：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七八・六二五　字數：二五〇〇千字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肆佰捌拾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書號：ISBN7－80523－907－X/Z・101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主　任： 李　彥

副主任： 朱新均　伍　杰　常　平　張文康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委　員： 于志斌　石洪印　石啓忠　邢良俊　朱新均　伍　杰
任慧英　安平秋　杜　克　李　彥　李正培　李樹人
吳江江　邱久欽　何卓新　沈望舒　武兆令　林被甸
金良年　周和平　段文桂　宮曉衛　馬大謀　夏劍欽
高明光　高紀言　陳金安　孫　顒　孫安邦　孫鑫亭
常　平　許華應　張文康　張光華　楊牧之　賈鴻鳴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蕭欣橋　魏同賢　羅鑒宇
龔存玲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主　任： 任繼愈

副主任： 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委　員： 卞孝萱　方詩銘　任繼愈　多杰才旦　李明富
李國鈞　李學勤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唐嘉弘　陳美東　陳鼓應　黃永年
戚志芬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湯一介　傅世垣　趙立勛　趙振鐸
劉乃和　劉家和　潘吉星　蕭萐父　冀淑英　錢伯城
戴　逸　繆啓愉　龐　樸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撰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二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盡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藉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約七億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盡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二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其他社會科學典、數學物理化學典、天文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水利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典、文獻目錄典。典以下以分典、

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錄：收錄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收錄有關的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錄：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錄。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有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均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盡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部分學術界公認的近、現代

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盡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但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張文康　徐世群

副主任：（以姓氏筆畫為序）

于生龍　王可植　杜　江　李正培　李振吉　卓凱星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伍　堯　向方遠　何惠宇　房書亭　段文桂　段志洪

陳恩科　符宗胤　張瑞祥　堯揮彬　萬德光　斯朗旺姆

楊宗義　楊崇龍　楊朝斌　鄭士杰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委會

顧　　問： 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 傅世垣　李明富　余瀛鰲　趙立勛

副 主 編： 鄭金生　黃英志　陳貴廷　呂光榮

秘 書 長： 鄭金生

學術秘書： 李　戎　李繼明　萬　芳　吳　勇　劉楚玉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大淳　王文科　王再謨　王咏芳　王咪咪　王華秀

王樹芬　孔慶璽　艾儒棣　呂光榮　朱建平　李　戎

李明富　李繼明　吳　勇　吳家駿　余瀛鰲　林森榮

范永升　段光周　陳貴廷　黃英志　梁繁榮　張早華

張瑞賢　萬　芳　董德蓉　傅元謀　傅世垣　曾一林

楊　宇　楊榮輝　趙立勛　廖品正　鄭金生　熊大經

蕭永芝　劉楚玉　潘桂娟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序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先期開展工作的試點之一，它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由成都中醫藥大學、中國中醫研究院和雲南中醫學院分工合作編纂。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教委、新聞出版署等十餘部委聯合組成的《中華大典》試點工作領導小組決定：先行試編《醫學分典》，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再編纂其餘兩個分典。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一日，《醫學分典》編委會在成都中醫藥大學成立，標志着試點工作正式啓動。經過四年的試點、實踐，取得了較爲豐富的經驗，初步確定了《醫藥衛生典》的基本框架，擬訂了《醫藥衛生典》的《工作細則》、《共用書目表》和《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書目表》等有關文件與資料，以及編寫出了《醫學通論總部》、《内科總部》、《兒科總部》的樣稿等，從而爲《醫學分典》乃至《醫藥衛生典》編纂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在《醫學分典》試點工作取得經驗的基礎上，一九九三年九月，《醫藥衛生典》編委會在中國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醫藥衛生典》的編纂自此全面啓動。

在中國醫學史上，也曾有過大型醫藥學類書的編纂。較早者如晉代的《雜藥方》，最大者如隋代的《四海類聚方》，較近者則當推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部》。但清代以前的類書多已亡佚，僅存者也有資料不全、查找不便或錯訛等問題。工具書的編纂歷來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醫藥衛生

典》收編先秦至清末期間醫藥衛生及經史百家典籍中重要的醫藥衛生文獻資料，共約五千萬字，通過經緯交織的編纂方法，將我國古代人民對醫藥衛生的認識及防病治病的科學成果，按現代學科與專題予以分類編纂。它不僅展示了中醫藥學術的豐富內涵，也有助于廣大讀者把握中醫藥學術形成、發展的源流與脈絡。出版後，將成爲國內外醫藥衛生工作者和其他相關學科學者瞭解中醫藥科學知識的一個重要信息源、資料庫。

《醫藥衛生典》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它不僅是中醫藥界組織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而且是國家中央政府『盛世修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被選作試點工程，充分體現出了黨和國家對醫藥衛生事業的關懷與重視。

第二，涵蓋面廣，內容豐富，規模空前。本典不僅博採醫藥衛生界所熟知的醫學、藥學以及衛生學等有關學科內容，還包含一般人不太瞭解，但已爲學術界和管理層所認識到并被視作優勢之一的『中醫藥文化』等方面的內容。資料來源廣涉經史百家與出土簡帛文獻、域內傳世文獻與流失海外的文獻等多個層面；在時空上跨越先秦以迄清末；在數量上查閱文獻達一萬三千餘種，引用典籍七千種以上。如此的涵蓋面和容量規模，不僅明顯超越了歷史上已有的中醫藥類書，也是當前同類中醫藥出版物所不及。

第三，它在編纂方法上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完整的系統性。本典按照現代學科分類方法，并結合我國類書編纂的優良傳統，分爲若干分典、總部、部、分部等各級經目，經目之下又設多個緯目。這樣經緯交織，系統完整，將數千萬字的資料科學有序地盡收一書，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第四，具有廣泛的實用性。由于本典搜衷歷代百家資料，又有多種目錄、索引、書目表等供查檢，并在系統、全面地輯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做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作，故對于專業人員和其他學科中需瞭

解醫藥衛生資料的學者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參考價值。

第五，具有類書編纂的高水平和權威性。《中華大典》是經國務院批准，并由中央有關部委負責組織實施的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本典由國内一大批著名專家和中青年學者參與編纂，歷時十一年，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編纂中注意汲取古代類書輾轉傳抄、校勘粗疏、出處不詳的教訓，總結歷代類書編纂的利弊得失，充分吸收近二百年來在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方面的新成果，盡可能選用可靠的、經過專家校勘的善本，層層嚴把質量關，從而保證了本典的學術水平與權威性。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它不僅包含着對疾病診療以及衛生保健與康復的豐富經驗，而且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西方醫學未傳入中國之前，它爲中國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貢獻，就是到了現代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是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越來越爲全世界所矚目。這是我們力圖編好本典的基點。在長達十一年的編纂工作中，我們抱着嚴謹認真的科學態度，發揚奉獻精神，團結合作，克服了許多困難，付出了辛勤勞動，有的同志病逝在工作崗位上。整個編纂工作，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下，在《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指導下進行，四川省黨政領導部門和國家圖書館等全國很多單位給予有力的支持，我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并歡迎海内外廣大讀者對我們的不足之處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委會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凡例

一、《醫藥衛生典》是《中華大典》的組成部分之一，收錄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古籍文獻中有關傳統中醫、中藥及衛生保健方面的資料，其中包括日本、朝鮮等鄰近國家刊刻或撰著的部分中醫藥文獻。

二、根據《中華大典》『經緯交織』的編纂特點和體例規定，典是一級經目，分典是二級經目，總部、部、分部則分別爲三、四、五級經目。《醫藥衛生典》包括《醫學分典》、《藥學分典》和《衛生學分典》三個分典，分典下設總部、部、分部等經目，或於分部之下更設專題。各級經目依據學科發展的歷史狀況而設，不求整齊劃一。三個分典下的總部設置情況分別爲：《醫學分典》下設《醫學通論總部》、《基礎理論總部》、《診法辨證總部》、《傷寒總部》、《溫病總部》、《針灸總部》、《推拿總部》、《內科總部》、《外科總部》、《骨科總部》、《婦科總部》、《兒科總部》、《眼科總部》、《耳鼻咽喉口齒總部》、《典制總部》、《醫家總部》、《辭章雜記總部》。《藥學分典》下設《藥學通論總部》、《藥材總部》、《藥性理論總部》、《藥物總部》、《方劑總部》、《人物典制總部》。《衛生學分典》下設《衛生學通論總部》、《環境衛生總部》、《人體衛生總部》、《怡情養性總部》、《氣功總部》、《食養藥養總部》、《人物典制總部》。

三、依據《中華大典》體例要求，本典設有題解、論説、綜述、紀事、著錄、藝文、雜錄、圖表八個緯目。題解：爲對同級經目的名稱、涵義、概念、特點等作總體性、概括性介紹的資料。論説：爲經

目中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綜述：爲經目性狀、特點、地位、實際應用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方面的資料。紀事：爲有關具體活動和事例的資料。著錄：爲相關重要著作、文獻的評價、成書經過、版本源流諸方面的資料。藝文：爲以文學欣賞爲主的相關資料，主要收詩賦等韵文，少收散文。雜錄：未收入以上緯目，而又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或其科學性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各級經目下之緯目的設置，視所據有資料的情況，有則設之，無則不設。各緯目之下按時代先後排列資料，時代的確定以成書年代爲準，難以考實者就近排列，或遵從歷史習慣。

四、所引資料先標明出處，出處標署以書名和篇名爲主，如無篇名或標署篇名不便者則標署卷次。原書卷帙浩繁者，除標署書名和篇名外，有的復標卷次。同名異書者，加標作者名，以便檢索。

五、所引資料若在一段之中有略去不用者，則以【略】代之，所略内容如果位於段首或段尾，則不加標識，以免繁瑣。

六、本書用字盡量保持版本原樣，對異體字未作總體統一，原則上在同段文章中進行規範。通假字、古今字一般不改，只在同一段中加以統一，規範原則一般是就多不就少。

七、本書注文的編排遵從歷史習慣啊用兩種方法：一是隨文夾注，主要用於針對字、詞的短注，《素問》、《太素》等醫經之王冰注、林億等新校正、楊上善注等作隨文夾注處理。二是低正文一格的注文排法，主要用於對正文的發揮闡釋等文字。

八、作者自注不出注家名，注家不清楚者，不出注家名。《太素》楊上善注遵從歷史習慣不出注家名。其餘注家可考證者一律出注家名。

九、本書所採用的圓括號（ ）用於處理訛字和衍字。六角括號〔 〕的用法有二：一爲標署正字

和增補的脱字，二是在注文前標署注家名。（書中收錄有少量簡帛文獻，其隸定字用六角括號，通假的本字、古今字的今字用圓括號，爲特例。）

一〇、在標點使用上，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多用逗號和句號，盡量少用或不用其它符號。

一一、遵從《中華大典》通則的規定，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各總部卷末，附載資料引用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編委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顧　　問： 馬繼興　鄭孝昌

主　　編： 李明富　趙立勛　黃英志

副 主 編： 廖品正　王大淳

學術秘書： 李　戎　李繼明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大淳　王文科　王志坦　王再謨　王咏芳　王華秀

艾儒棣　李　戎　李明富　李耀光　李繼明　宋　興

林森榮　段光周　馬維騏　黃英志　梁繁榮　董德蓉

傅元謀　曾一林　曾文斌　楊　宇　趙立勛　蔣永光

廖品正　熊大經　劉全讓　謝克慶　羅永芬　嚴石林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纂説明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是全面和客觀反映我國古代醫學基本内容的一部大型醫學類書。它是組成《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的三個分典之一。

《醫學分典》共分十七個總部。其中，《醫學通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醫學通用理論，以及雖非醫學通用理論，但與醫學密切相關的論述。《基礎理論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以《内經》理論爲核心的醫學基礎理論。《診法辨證總部》反映中醫學獨特診斷理論與技術方法。《傷寒總部》主要反映張仲景《傷寒論》對外感熱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及後世對《傷寒論》的研究成果。《溫病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溫熱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内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内科雜病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外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有關外科皮膚瘡瘍類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骨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因跌撲閃肭等外傷所致的筋骨損傷類疾病的辨治理論與方法。《婦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婦女正常發育、婚姻、生育健康及其病理的認識，以及對婦科經、帶、胎、産和婦人雜病等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兒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嬰幼兒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用藥特點的認識，以及對兒科好發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眼科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對眼及視覺生理病理的認識，以及對眼科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耳鼻咽喉口齒總部》主要反映中醫對耳鼻咽喉口齒的生理病理的認識，

以及對耳鼻咽喉口齒類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針灸總部》主要反映我國特有的經絡與腧穴理論，以及以針灸爲治療手段的對臨床各科多種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方法。《推拿總部》主要反映以推拿膏摩爲手段，對其各類適應病證的辨治理論和技術方法。《典制總部》主要反映我國古代各類與醫學有關的典章與制度。《醫家總部》主要反映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有一定影響，并有文獻記錄的著名醫家的生平、籍里、事迹及其學術貢獻和影響。《辭章雜記總部》主要搜載我國古代文獻中，用詩詞歌賦等文學形式反映有關醫學内容的資料。

在《醫學分典》的編纂中，我們從繼承和發揚中國醫學遺産的實際需要出發，確定了通過編纂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全面保存古代醫學内容，客觀反映醫學發展進程和盡力滿足不同層面讀者需求。爲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以我國一九一一年以前成書的醫學及其相關學科古籍爲研究對象，在廣搜博採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所輯資料的系統整理和分類重編而完成此書。爲了保證《醫學分典》的編纂質量，我們先後普查古籍四千餘種，引用了古籍三千餘種，全書共二千五百萬字，其字數爲《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的兩倍以上。其引用古籍的種數和成書規模，均超過了歷代所有醫學類書。

爲了達到我們的編纂目標，我們在不違背《中華大典》總體要求的前提下，在編纂體例方面也作了適當的調整。如我們遵照《中華大典》規定，在基本上採用《古今圖書集成》經緯目體例的前提下，又從本學科的具體實際出發，并經全國專家論證會認同和《中華大典》編委會同意，將『藝文』、『雜錄』、『紀事』和『傳記』等原屬緯目的内容，分别改爲《辭章雜記總部》、《典制總部》和《醫家總部》，使之成爲《醫學分典》之下的一級經目。如此，更有利於對資料的妥善安排，有利於突出重點和增强《醫學

分典》資料的系統性。

爲了全面和客觀反映我國古代醫學內容，我們始終遵循《中華大典》編纂的有關規定，堅持對不同學術流派、觀點和論見應兼收并蓄的原則，盡力客觀地反映各種觀點。如此，更能正確反映我國古代人民對醫學認識的不斷深化和辨證發展的過程。

爲了增强《醫學分典》的實用性，提高其在醫療實踐中的應用價值，我們克服了現存各中醫類書普遍存在的方論脱節的弊端。在選材時，力求做到方論并重。爲了與《藥學分典》有關方劑内容相區别，我們除明確提出本分典收録方劑，必須從臨床治療角度出發這一指導思想之外，還控制了方劑收録的範圍，并嚴格規定各總部在收録方劑時，祇能收録在其『論説』和『綜述』的論述中涉及到的與病證治療密切有關的方劑。凡是與之無關的方劑，一律不予收入。

爲了提高《醫學分典》的信息含量，避免同名同藥方劑在方劑組成方面出現不必要的重復，同時也爲了便於讀者檢尋，我們在各臨床學科總部中，又專門設置了『方劑部』。『方劑部』的基本内容包括方名、方源、方藥組成和該方劑在『論説』或『綜述』中所涉及的主治病症名稱。

《醫學分典》作爲《中華大典》的三個試點工作分典之一，在編纂工作中得到國家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和四川省政府領導的支持與關懷，得到了《中華大典》工委會和編委會的關切和幫助，得到了有關專家的具體指導和幫助，試點工作於一九九一年通過了全國三十多位同行專家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界其它相關領域專家的鑒定，專家們對《醫學分典》的編纂方案還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我們還得到了有關信息資源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值此分典成書之際，謹向爲本分典編纂提供支持和幫助的各級領導，所有專家和兄弟單位與部門，表示衷心的感謝。雖然我們得到了許多幫助和支持，但

因自身水平所限，《醫學分典》的不足和謬誤亦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批評教正。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編委會

一九九八年十月

兒科總部

主　　編：王大淳

副 主 編：董德蓉

編纂人員：王瑞陽　王小平　劉小凡

蘇樹蓉　鍾柏松　李秀亮

趙致鏞　賈　波

《兒科總部》提要

本總部的編纂，嚴格遵照《中華大典》及《醫學分典》的有關規定執行。本總部以全面系統反映中醫兒科的全貌和發展脈絡爲宗旨，力求客觀公正，不帶成見，不帶框框，力戒先入爲主。

本總部資料搜集範圍，爲自中醫學建立以來，迄於一九一一年間，所有中醫兒科專著，綜合性中醫古籍，以及其它古籍中的相關内容。

根據中醫兒科學的學科特點，本總部分設七部五十一分部，部與分部之下，按内容需要，分設題解、論説、綜述、著錄等緯目。

小兒自初生以至成人，其間生長發育，與成人在生理病理、診斷治療諸方面，均有顯著差異。本總部對此基礎理論内容，分爲生理病理、診辨、治法、養護四部，歸類編排。

變蒸是中醫兒科學對小兒初生發育的特殊認識，雖有發熱眵泪等症狀出現，但并非疾病所致，故隸變蒸於生理病理部。

兒科疾病除新生兒階段的一些特有病證外，其餘傷寒雜病，與成人無異。但由於小兒的生理特點，疾病的發生發展，診斷治療，又與成人不同。故本總部兒科諸疾部中，既有兒科特有病，又有常見病，

其常見病部分如有未盡，當與其它總部中相關病種互參。

天花、麻疹目前已經得到控制，但在古代，卻爲威脅小兒生命的最嚴重疾病，故現存中醫古籍中，論痘疹書幾爲兒科專書之倍。鑒於中醫學的病因觀，書中内容至今仍具參考價值，故設痘疹部，適當控制篇幅。

千餘年來，中醫學不斷發展，故而病證概念極難規範劃一，兒科諸疾部分部列目，以當前中醫兒科學爲依據，對歷代認識中的差異，編纂時作了適當的歸類處理。

急驚與慢驚、天花與麻疹，本爲二病，而早期認識未能明辨；嘔吐與腹瀉，二證而往往相伴出現。爲使眉目清楚，凡論急驚，或兼論急慢驚又不便分割者，歸急驚風分部。論腹瀉、吐瀉交作者，屬腹瀉分部，另又設專論慢驚風和嘔吐之分部。痘疹部下論説，論天花、麻疹未能分辨之早期文獻，及明清之間辨論二者同異者，而明確論天花、麻疹者，分别見各分部。

本總部有關資料選擇、標點使用、校勘原則、方劑部的編排等規定，見《醫學分典》凡例。

兒科總部目録

題解……九
論説……九
綜述……二九
著録……四七

兒科生理病理部

生理特點分部……七九
論説……七九
五臟生理分部……一〇二
論説……一〇二
變蒸分部……一三四
題解……一三四
論説……一三四

兒科診辨部

診法分部……一四七
論説……一四七
脉法分部……一八四
論説……一八四
指紋分部……一九四
論説……一九四

兒科治法部

論説……二一七

兒科養護部

論説……二四三

兒科諸疾部

胎疾分部……二六五
綜述……二六五
初生兒疾病分部……二八六
綜述……二八六
臍部疾病分部……二九七
綜述……二九七
臍風分部……二九九
綜述……二九九
五遲五軟五硬分部……三〇九
綜述……三〇九
頭顱病分部……三一六
綜述……三一六
龜胸龜背分部……三二〇
綜述……三二〇

鶴膝分部……三二三
綜述……三二三
舌病分部……三二四
綜述……三二四
滯頤分部……三三〇
綜述……三三〇
外感分部……三三一
綜述……三三一
發熱分部……三四九
綜述……三四九
疙腮分部……三七五
綜述……三七五
咳喘分部……三七八
綜述……三七八
不思食分部……四〇五
綜述……四〇五
嘔吐分部……四〇六
綜述……四〇六
泄瀉分部……四三六
綜述……四三六
痢疾分部……四五八
綜述……四五八
心腹痛分部……四七三
綜述……四七三
疳疾分部……四七八
題解……四七九
綜述……四七九
虛羸分部……五一四
綜述……五一四
食癖分部……五一七
綜述……五一七
蟲證分部……五四〇
綜述……五四〇
痓病分部……五四七
綜述……五四七
魅病分部……五四八
綜述……五四八
客忤中惡分部……五五〇
綜述……五五〇
汗證分部……五五四
綜述……五五四
急驚風分部……五五九
綜述……五五九
慢驚風分部……六三四

綜述……六三四
驚悸分部……六六三
綜述……六六三
喜笑不休分部……六六六
綜述……六六六
拘攣分部……六六七
綜述……六六七
腫脹分部……六六八
綜述……六六八
遺尿分部……六八〇
綜述……六八〇
淋證分部……六八二
綜述……六八二
尿白分部……六八八
綜述……六八八
疝證分部……六八九
綜述……六八九
脱肛分部……六九四
綜述……六九四
丹毒分部……六九七
綜述……六九七
瘡瘍分部……七〇六
綜述……七〇六
痘疹部
題解……七三一
論説……七三一
天花分部……七六四
綜述……七六四
麻疹分部……九一一
綜述……九一一
水痘分部……九八六
綜述……九八六
方劑部
一畫……九八九
二畫……九九〇
三畫……一〇〇〇
四畫……一〇一二
五畫……一〇三二
六畫……一〇五二
七畫……一〇六七
八畫……一〇七九
九畫……一〇九五
十畫……一一一四
十一畫……一一三三

十二畫……一一五一
十三畫……一一七二
十四畫……一一八一
十五畫……一一八九
十六畫……一一九六
十七畫……一二〇〇
十八畫……一二〇四
十九畫……一二一〇
二十畫……一二一三
二十一畫……一二一三
二十二至二十三畫……一二一六
二十四至二十六畫……一二一七
引用書目……一二一九

兒科總部

題解

《靈樞·衛氣失常》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養小兒候》 經說：年六歲已上爲小兒，十八已上爲少年，二十已上爲壯年，五十已上爲老年也。其六歲已還者，經所不載，是以乳下嬰兒病難治者，皆無所承按故也。中古有巫方，立小兒《顱囟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世所相傳，有小兒方焉。逮乎晉宋，推諸蘇家，傳襲有驗，流於人間。

《幼幼新書·叙十五歲以下皆可以小方脈治之》 《惠眼觀證》云：凡生下一七至襁褓內及一歲皆謂之牙兒，二歲曰嬰兒，三歲曰奶童，四歲曰奶腥，五歲曰孩兒，六歲曰小兒。自一歲至十五歲，皆以小方脈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論》 經言：六歲已上者爲小兒，十八已上者爲少年。據此之言，則十八已下者皆爲小兒也，此乃古之所論爾。以今時校之，則時世相異，理或未當。且《禮》云：男子三十曰壯有室。又曰男子三十而娶。是古之男子，皆三十已上方娶，故十八以下，得爲小兒之稱。今之時則不然，男不過十五而娶，至十八已有生一二子者，豈得爲小兒也。以今時言之，當以十四以下爲小兒治。其十五已上者，天癸已行，婚冠既就，則爲大人治耳。

《保嬰金鏡録·面部見色主證》 凡小兒半週歲爲嬰兒，三四歲爲孩兒，五六歲爲小兒，七八歲爲齠齔，九歲爲童子，十歲爲稚子矣。

論說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養小兒候》 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則令筋骨緩弱。宜時見風日，若都不見風日，則令肌膚脆軟，便易傷損。皆當以故絮著衣，莫用新綿也。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抱日中嬉戲，數見風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硬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幃帳之內，重衣溫暖，譬如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軟脆不任風寒。又當薄衣，薄衣之法，當從秋習之，不可以春夏，卒減其衣，則令中風寒。從秋習之，以漸稍寒，如此則必耐寒。冬月但當著兩薄襦，一複裳耳，非不忍見其寒，適當佳耳。愛而暖之，適所以害也。又當消息，無令汗出，汗出則致虛損，便受風寒，晝夜寤寐，皆當愼之。其飲乳食哺，不能無痰癖，常當節適乳哺，若微不進，仍當將護之，凡不能進乳哺，則宜下之，如此則終不致寒熱也。又小兒始生，生氣尚盛，無有虛勞微惡，則須下之，所損不足言，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其冬月下之，難將護，然有疾者不可不下。夏月下之後，腹中常當小脹滿，故當節哺乳將護之。數日間又節哺之，當令多少有常劑。兒稍大，食哺亦當稍增，若減少者，此是腹中已有小不調也。便當微將藥，勿復哺之，但當乳之。甚者十許日，輕者五六日，自當如常。若都不肯食哺，而但飲乳者，此是有癖，爲疾重。要當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則致寒熱，或吐而發癇，或致下利。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爲也，則難治。先治其輕時，兒不耗損，而病速除矣。小兒所以少病癇者，其母懷娠時，時勞役運動骨血，則氣強，胎養盛故也。若侍御多，血氣微，胎養弱，則兒軟脆易傷，故多病癇。兒皆須著帽項衣，取燥菊花爲枕枕之。兒母乳兒，三時摸兒項風池，若壯熱者，即須熨使微汗。微汗不瘥，便灸兩風池及背第三椎、第五椎、第七椎、第九椎兩邊各二壯，與風池凡爲十壯。一歲兒七壯，兒大者以意節度，增壯數可至三十壯，惟風池特令多。七歲已上可百壯。小兒常須愼護風池，諺云：戒養小兒，愼護風池。風池在頸項筋兩轅之邊，有病乃治之。疾微愼不欲妄針灸，亦不用輒吐下，所以然者，針灸傷經絡，吐下動腑臟故也。但當以除熱湯浴之，除熱散粉之，除熱赤膏摩之，又以臍中膏塗之。令

兒在涼處，勿禁水洗，常以新水洗。新生無疾，愼不可逆針灸，逆針灸則忍痛動經脈，因喜成癇。河洛間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俗生兒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頰以防噤。凡噤者，舌下脈急，牙車筋急，其土地寒，皆決舌下去血，灸頰以防噤。江東地溫，無此疾。古方既傳有逆針灸之法，今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用之，多害於小兒。是以田舍小兒任自然，皆得無橫夭。又云春夏決定不得下，小兒所以爾者，小兒腑臟之氣軟弱，易虛易實，下則下焦必益虛，上焦生熱，熱則增痰，痰則成病，自非當病不可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百病候》 小兒百病者，由將養乖節，或犯寒溫，乳哺失時，乍傷饑飽，致令血氣不理，腸胃不調，或欲發驚癇，或欲成伏熱。小兒氣血脆弱，病易動變，證候百端，若見其微證，即便治之，使不成衆病，故謂之百病也。治之若晚，其病則成。凡諸病至於困者，汗出如珠，著身不流者死也。病如胸陷者，其口唇乾，目反張，口中氣出冷，足與頭相抵卧，不舉手足，四肢垂，其卧正直如縛狀，其掌中冷，至十日必死，不可治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序例》 論曰：夫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爲大。若無於小，卒不成大。故《易》稱積小以成大，《詩》有厥初生民，《傳》云聲子生隱公，此之一義，即是從微至著，自少及長，人情共見，不待經史。故今斯方，先婦人小兒，而後丈夫耆老者，則是崇本之義也。然小兒氣勢微弱，醫士欲留心救療，立功差難。今之學者，多不存意，良由嬰兒在於襁褓之內，乳氣腥臊，醫者操行英雄，詎肯瞻視，靜而言之，可爲大息者矣。《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已上爲小，十六已上爲少，三十已上爲壯，五十已上爲老。其六歲已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顱囟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逮于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傳習有驗，流於人間。齊有徐王者，亦有《小兒方》三卷，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然徐氏位望隆重，何暇留心於少小，詳其方意，不甚深細，少有可採，未爲至秘。今博撰諸家及自經用有效者，以爲此篇，凡百居家，皆宜達茲養小之術，則無橫夭之禍也。

又曰：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爲異。其驚癇、客忤、解顱、不行等八九篇合爲此卷。下痢等餘方並散在諸篇，可披而得之。

凡生後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應和人。百日任脈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獨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匍匐。三百日臏骨成，能獨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處。

《顱囟經·脈法》 凡孩子三歲以下，呼爲純陽，元氣未散。

《聖濟經·稽原疾證章》 嬰孩氣專志一，終日號而噫不嗄，和之至也。然五藏未定，雖微喜怒嗜慾之傷，然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故外邪襲虛，入爲諸風。肥甘之過，積爲疳黃。襁褓不愼，則膚腠受邪而寒熱。出處不時，則精神不守而客忤。蘊熱而斑毒，積冷而夜啼，皆陰陽之寇，甚於剛壯者也。

人受中和以成，而嬰兒則純而未散，故氣專而無所雜，志一而無二適。終日號而噫不嗄，則中藏至和而無乖也。藏府冲融而未凝，故五臟未定也。七情未發於中，故微喜怒嗜慾之傷。起處惟資於人，故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惟易以生患，故衣暖汗出，腠理俱虛，此外邪之所以入也。食肥飲甘，積於脾胃，此諸疳之所以作也。襁褓致愼，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寒風，不致疾病，何寒熱之有乎？惟襁褓不愼，則膚腠受邪而寒熱也。出處有時，則不傷牛馬，不歷鬼神，不冒粗惡，不暴乳氣，何客忤之有乎？惟出處不時，則精神失守而客忤也。冒時行疾疫，則患斑毒。時行疾疫，蘊熱故也。胎寒腹痛，則患驚啼。胎寒腹痛，積冷故也。夫如是，則陰陽之寇得以傷之，甚於剛強壯大之人也。

況根於中者，與生俱生。如母驚傷胎，生而癲疾。腎氣不成，生而解顱。風熱傷胎，生而口噤。風冷傷胎，生而軀啼。納污之爲血癖也，胎弱之爲諸癇也。率由孕育之初，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善保赤子，治法尤詳。

子之在母，胎養失節，故其生也病生焉。母驚傷胎，狂陽積也，故生而癲疾。腎氣不成，元氣絕而冲氣傷也，故生而解顱。顱，腎氣所屬焉。風熱傷胎，心氣過也，故生而口噤。風冷傷胎，客氣逆也，故生而軀啼。污，血污也，納污於膈而爲血癖。胎弱，氣血微也，受胎之微虛而爲諸癇。凡此皆由孕育之初，邪氣迴薄，日復一日，結根盤固，馴至之漸，至於若是。善保赤子者，其於治法，尤致其詳焉。

吐下灸刺，熨浴粉摩，泛應而機隨。若病在胸中，穢汁既吞，必吐而愈。病在腸中，乳哺不進，必下而愈。重腭重齦，治以微針。暴癇身直，治以灸炳。熨風池以泄微邪，浴皮膚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粉汗以密腠理。至若重舌以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禳以祝由。

小兒之病不一，良工之治亦異。是以吐、下、灸、刺、熨、浴、粉、摩數者，泛應而機隨，顧其病如何耳。青泥惡血，謂之玉衡，吞於胸中，昏憒神智，必以甘草湯吐之。痰飲爲癖，謂之痰癖，結於胸中，乳哺不進者，必以紫丸下之。重腭重齦，治以微針者，有著頰裏及上腭如垂癰，有脹起者名重腭，有著齒齦如垂癰，有脹起者名重齦，可以綿纏長針，留刃如粟，刺去血則愈也。暴癇身直，治以灸炳者，暴癇身直而不俯，當灸太倉。風池在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所出入也，故熨之以泄微邪。皮膚，表也，寒熱之所易候也，故浴之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者，胸圍冲氣而鼻通焉故也。粉汗以密腠理者，汗則腠理開故也。重舌之膜，令兒言語不發，可以爪摘斷之也。故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將耗眞元，則有梁塵戶上之祝，所以禳之。故邪癘之氣，禳以祝由。凡此其治之端不一也。

蓋稚弱感疾，易於滋蔓，推側隱之心者，要在防微杜漸，故無所不用其至也。彼拘於無治，或欲如田舍兒，任其自然，未免爲失病之機。過於救治，或欲不問春夏，蕩以駃劑，未免有湯液之傷。是皆一偏之蔽，非知治之大體也。稚弱者，血氣未剛，肌膚未凝，風邪易以入，渗氣易以傷，故感疾易於滋蔓也。惟仁者推惻隱之心，求以治之，故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至焉。孫思邈云：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小兒也。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得而有夭横。後人因之，拘於無治，故失病之機。小兒初病，宜明診候之方，適春夏之宜，審虛實之證，隨其所患而治之。苟過於救治，不問春夏，蕩以駃劑，故有湯液之傷。凡此皆不得中道，蔽於一偏之過也。是豈知治之大體，在乎知病之機，適時之宜哉。

《普濟本事方·小兒病》 凡候小兒脈，當以大指按三部，一息六七至爲平和，十至爲發熱，五至爲內寒。脈緊爲風癇，沉緩爲傷食，促急爲虛驚，弦急爲氣不和，沉細爲冷，浮爲風，大小不勻爲惡候，爲鬼祟，浮大數爲風爲熱，伏結爲物聚，單細爲疳勞。凡腹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有蟲。浮而遲，潮熱者，胃寒也，溫之則愈。予嘗作歌以記之，歌曰：小兒脈緊風癇候，沉緩食傷多吐嘔。弦急因知氣不和，急促虛驚神不守。冷則沉細風則浮，牢實大便應秘久。腹痛之候緊而弦，脈亂不治安可救。變蒸之時脈必變，不治自然無過繆。單細疳勞洪有蟲，大小不勻爲惡候。脈浮而遲有潮熱，此必胃寒來內寇。瀉利浮大不可醫，仔細斟量宜審究。凡嬰兒未可脈辨者，俗醫多看虎口中紋顏色，與四肢冷熱驗之，亦有可取，予亦以二歌記之。虎口色歌曰：紫風紅傷寒，青驚白色疳。黑時因中惡，黃即困脾端。冷熱證歌曰：鼻冷定知是瘡疹，耳冷應知風熱證。通身皆熱是傷寒，上熱下冷傷食病。若能以色脈參佐驗之，所得亦過半矣。

《幼幼新書·叙用藥》 《萬全方》論小兒用藥法：經言：六歲以下爲小兒。然小兒與大人異療者，以有撮口，急、慢驚忤，疳、癇等候，當須別爲方論，餘病與大人不殊。諸方散在卷中，亦可兼取，詳而用之。如吐瀉、傷風、傷寒之類，受病一同大人，并取同用之。然小兒純陽，病則熱多冷少，其藥宜少冷於大人爲得。其有用溫藥處，當以意減損之。如水瀉、白痢、胃冷之類，亦用溫藥也。若圓散用之，亦在醫者裁酌。一月以內可與百日同，周歲可與二歲同，三歲可與四歲同，五歲可與六歲同。同者謂同其多少爲一服，雖然大約如此，更詳其疾之輕重而增減之。孫思邈言龍膽、調中二湯云：兒生一日至七日，取一合分三服。生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分三服。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分三服。生二十日至三十日，取三合分三服。生三十日至四十日，以五合分三服。恐五合未得，自斟酌。右此二方，準一日以上，四十日以來兒方法具此，後欲處方者，宜一準此爲率，乃至五、六歲，皆節次加減之，不煩重述。

《幼幼新書·叙調理小兒》 《嬰童寶鑑》云：夫人稟陰陽二氣，生疾病於三焦，然冠壯易明，童幼難治。黃帝云：吾不能察其幼小者，爲別是一家調理耳。此不在《黃帝圖經》之論也。黃帝與岐伯撰《素問》，只說大人十二經脈，即不說小兒。黃帝云：吾不察其少小，賴國有巫方，雖以不經，可知夭壽之要。又云：小兒如水中之泡，草頭之露者，以表用藥無令造次焉。爲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不密，精神未備，故稱不易醫也。或云：初生者曰嬰兒，三歲者曰小兒，十歲者曰童子，大小各異，且不可概而用藥也。必明消息形候，審定生死，察病患之淺深，知藥性之寒溫，乃一世之良工矣。

《三因方·小兒論》 凡小兒病，與大人不殊，唯回氣、臍風、夜啼、重舌、變蒸、客忤、積熱、驚癇、解顱、魅病、疳病、不行數證，大人無之。其如傷風、傷寒、斑瘡、下痢，用藥則一，但多少異耳。

《宣明論方·小兒科論》 《素問》云：身熱惡寒，戰慄驚惑，皆屬熱證，爲少陰君火。暴強直，支縮戾，裏急筋縮也，皆屬風證，爲厥陰風木。夫小兒六歲之上爲小兒，十八歲已上爲少年，其六歲已下者，諸經不載。是以乳下眼

兒有病難治，無可定也。然小兒與大人不可一例，各異治之。雖小兒誕生，襁褓之後，骨肉脆軟，腸胃細微，可以乳食調和，臟府乃得平安。肌膚滋潤，筋骨輕嫩，以綿衣之，故生壅滯。內有積熱，熱乘於心，心受邪熱，乃發爲驚，驚不止，返爲潮搐，則爲病也。大概小兒病者，純陽，熱多冷少，故引。《素問》少陰厥陰證，以小兒病驚風，熱多矣。小兒驚風者，皆由心火暴甚而制金，不能平木，故風火相搏而昏冒、驚悸、潮熱。此證皆謂熱甚而風生。《素問》驚駭驚愕，少陰君火也。

《儒門事親·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　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饑易飽，易虛易實，易寒易熱，方書舊說，天下皆知之矣，然《禮記·曲禮》及王符《潛夫論》云，天下皆不知。《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說云：裘大溫，消陰氣。且人十五歲成童，尚不許衣裘，今之人養穉子，當正夏時，以綿袱裹腹，日不下懷，人氣相蒸。見天稍寒，即封閉密室，睡氈下幕，暖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暖不泄，雖衰老之人，尚猶不可，況純陽之小兒乎。然君子當居密室，亦不當如是之暖也。王符《潛夫論》云：嬰兒之病，傷於飽也。今人養穉子，不察腸胃所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饑號，急以潼乳納之兒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小兒初生，別無伎倆，惟善號泣爲強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爲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痢之病作矣。醫者不明其本，輒以紫霜、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巴豆、杏仁。其巴豆大熱有大毒，杏仁小熱有小毒，小兒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間先生以通聖、涼膈、神芎、益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也。余聞笑曰：大人小兒，雖年壯不同，其五臟六腑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兒服少，其實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調胃、瀉心。然有逐濕爲之方者，故余嘗以牽牛、大黃、木通三味，末之爲丸，以治小兒諸病皆效，蓋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也。今之醫者，多以此藥謗予，彼既不明造化，難與力辯，故予書此方，以俟來世知道者。然善治小兒者，當察其貧富貴賤治之。蓋富貴之家，衣食有餘，生子常夭。貧賤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堅。貧家之子，不得縱其慾，雖不如意而不敢怒，怒少則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縱其慾，稍不如意則怒多，怒多則肝病多矣。夫肝者木也，甚則乘脾矣。又況貧家無財少藥，故死少，富家有財多藥，故死多。故貧家之育子，雖薄於富家，其成全小兒，反出於富家之右，其暗合育子之理者有四焉：薄衣淡食，少慾寡怒，一也。無財少藥，其病自痊，不爲庸醫熱藥所攻，二也。在母腹中，其母作勞，氣血動用，形得充實，三也。母既作勞，多易生產，四也，此四者，與富家相反也。俚諺曰：兒哭即兒歌，不哭不僂儸。此言雖鄙，切中其病，世俗豈知號哭者，乃小兒所以泄氣之熱也。老子曰：終日號而嗌不嗄。余嘗授人以養子之法，兒未坐時，卧以赤地，及天寒時，不與厚衣，布而不綿。及能坐時，以鐵鈴木壺雜戲之物，連以細繩，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聲，當炎暑之時，令坐其傍，掬水弄鈴，以散諸熱。《內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手得寒水，陰氣達於心中，乃不藥之藥也。余嘗告于陳敬之，若小兒病，緩急無藥，不如不用庸醫，但恐妻妾怪其不醫，宜湯浸蒸餅令軟，丸作白丸，給其妻妾，以爲眞藥，使兒服之，以聽天命，最爲上藥。忽歲在丙戌，羣兒皆病泄瀉，但用藥者皆死。蓋醫者不達濕熱之理，以溫燥行之，故皆死。惟陳敬之不與藥，用余之言，病兒獨存。噫，嗚呼。班固眞良史，嘗曰：有病不治得中醫。除暴得大疾病服藥者，當謹熟陰陽，無與衆謀。若未病之前，從予奉養之法，亦復不生病，縱有微疾，雖不服藥可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　小兒病證，惟驚疳瀉痢四者難治，古語有之。急慢脾風，與夫諸風種類，余於《驚風證治指要》言之詳矣，《諸疳方論》，於此又詳備焉，所闕者，惟瀉痢兩件而已。然小兒病狀，亦不止乎瀉痢，如《直指方論》前後編集諸病證治，小兒類有之，但病各有原，治各隨證，由博而約，不過大人方法推之也。雖然，小兒多熱，用藥不可過溫，惟小小分劑，調而平之，毋至以藥勝病，則得之矣。

《活幼心書·拾遺·辨藥病不相主對》　鄭氏議古人醫書不能無失，如錢氏治慢驚用栝樓湯，與病不相主對，是謂之失。以愚觀之，所傳藥性，醫者之通曉，縱有前證，未必肯用，但不容不講明耳。殊不知錢氏既沒之後，其書成於仕路故人，閻孝忠編集刊行，屢經異代。況錢氏儒醫，名聞朝野，施治之法，如珠在貫，未嘗少差。鄭氏所指慢驚誤用栝樓湯，然本方下明載治肺熱涎盛，非爲慢驚之設。閻孝忠豈不知此，其或居官錄梓之日，失於參考，訛傳

此劑，致有前議。今歷年已遠，卒難校正。若論五藏補瀉之妙，卻無瑕可指，及諸雜方有功於世，不爲不多，《直訣》一書信不誣矣。

《活幼心書·拾遺·評非時用附子大黃》 前賢議曰：小兒證候，最易虛易實，要施治得宜，如隆暑戒用附子，隆寒戒用大黃，若用之，是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亦理到之論。以愚評之，拘一法者不足以善兵，泥一說者不足以善學，在乎通變而已。記嘗城居，侯自牧次子五歲，盛夏泄瀉，面垢煩渴，耳尻冷，驚悸多，診其心肝脈浮而洪大，脾肺脈虛而細數。予曰：面垢渴瀉，脈虛細數者，此中暑也。驚悸發熱，耳尻俱冷，心肝脈洪大者，此豆瘡欲作也。先服黃連香薷散，解利暑氣，續投陳氏異功散，再加附子與之實脾，二日瀉止，三日瘡見，不旬餘而收全功，此隆暑用附子之效也。又本路總管楊侯幼子四歲，臘月得患，驚風搐掣，諸醫調治，前證俱解，但神昏不食，四肢微冷，已五日矣。前醫用醒脾助陽之藥，不一而足。余診六脈獨脾脈沉滑，餘脈微緩。脾脈沉而滑者，此積蘊在脾，乃爲脾約，當主大便不利，非陰厥也。彼曰然。遂用瀉黃散加大黃，水煎幷三服，大府一通，神氣清而飲食進，隨獲安可，此隆寒用大黃之功也。用藥如用兵，當用豈容自已，如五月渡瀘，雪夜平蔡，何待秋高馬肥而後爲之。若拘以四時取用，則兵藥無成功矣。愚不敏，歷醫五十餘載，凡調理旬月外嬰孩有病，所用寒涼溫燥之劑，必先明標本，辨虛實，然後處之以藥，屢試輒效，此特又在察色聽聲，心誠求之而得，非假脈取。三歲之上小兒以色合脈，尤其爲妙。嘗用已驗活法，拯療諸疾，危而復安者多矣，姑以楊侯二家疑難之證詳述於前，非矜能也。

《活幼心書·拾遺·明小兒四證八候》 四證者，驚風痰熱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合，掣者勢如相撲，顫者頭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引者臂若開弓，竄者目直似怒，視者睛露不活。四證已備，八候生焉。四證既無，八候安有？專是業者，可不究心及此。脈病證治，明有條類，大抵嬰孩得疾，如火燎原，撲之在微，不致有延蔓之盛。療病亦然，若初覺是受驚，傷風發熱，便與疏解，何患有傳變之誤？所謂閭門之盜，不可以固留；逆流之水，不可以順決。此有疾在謹初之意也。

《活幼心書·拾遺·論小方脈數差殊》 宣和御醫戴克臣侍翰林日，得叔和《小兒脈訣》印本二集，一本云呼吸須將六至看，一本云呼吸須將八至看，遂與內臺高識參詳字義，審察至數，就診五歲兒常脈，一息六至者是，八至者非。蓋因鏤板之際，誤去六字上一點一畫，下與八字相類，致此訛傳，迨與卒以學易，作五十以學易之誤是也。嘗考默庵張氏《脈訣》，亦云小兒常脈，一息只多大人二至爲平，即六至也。然一呼一吸之間，六至明矣。不然，姑俟來者考之。

《活幼口議·議明至理序》 竊聞形端表正，周公測度之圭；意到心明，華氏扶持之旨。處方議幼，師傳至理爲良；憑藥活人，學造精粹始妙。純乎其道者，惟籍專誠；達乎其議者，可行必用。夫人知其難，不知其所以難；究其學，未究其自然學。言之難者，莫過乎藥，備曉其意，參詳審察，以盡其善，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之旨也。僕世居江南，叨忝醫士，極意開陳管見，願彰海宇同聲。雖然，利鈍從人，畢竟因由有自。所著是書，悉議幼幼證候，誠爲學者奧覽，一悟至理，無問不通。捨去偏險之爲，體取洞明之見。方行淺揭，宜探深淵，果通神聖，以服衆情者，豈不諱歟。

議明至理二十五篇

議原本　議曰：古人有擇婦孕產之文，荊公著胎教育子之法，數篇利益，萬世規模，安得人人而尚之？世有君子小人之別，故當述陳利害，明智審詳而已。夫人立室安家，求嗣必純，納婦種子，在賢且德。然而婦乃賢淑，夫又質良，生男不肖者有之。非夫婦之失情，人倫失序，事有不備者，良由公姑不能善卹胚胎之氣，妯娌不與矜顧護愛之理。氣胎涵養，宜在冲和，冲和者，同其天地之寬量，應乎四時之運行。妊娠之間，懷育之次，但常令孕婦樂以忘憂，不作怖畏，亦無恐懼，飲食有常，起居自若，此乃以順其中而全其神，以和其氣而益其脈，是與調而助之，扶而補之，何患胎氣不安，生子不偉。所謂婦人之性，自來鄙窄，因由暴觸，以動其氣，氣動則傷血，血傷則損脈，脈損則胎氣不固，胎氣不固，其子何宜。愛子者，宜順保其胎氣；調婦者，宜勻和其血脈，然後乃曰得其所哉。況夫人生清淨，與天地以同原；性稟眞常，合陰陽而假質。母懷精血成形，夫抱氣神爲子。何由聰慧？蓋爲母性彌寬，所以智能，乃值父精廣愛，亦有卿相起自犁鉏。乃是室家相從意同，道合至誠，禮貌怡然，一婦一夫，淳謹慇勤，豈在多淫多慾。雖由拙見，亦有至理存乎中矣。

議通變　議曰：愚謂初生嬰孩，至於童稚，血氣柔弱，疾病危虛。夫疾之在急，不可倉皇；醫之欲安，豈可滅裂。至於垣平則可行，有其巔險則防

蹶。醫學得中，務令勝善。良工進藥，藥用在人。通變爲醫，醫行存志。志若通則醫不繁，機能變則藥不紊。通變者爲奇，得志者爲妙。古云心通方學道，愚曰志變作良醫。僕輒著此書，殊無文墨，但究確實，雖則嘍嘍囉囉，其意乃欲使學者通變而已。通者，正理廣博，觸受咸知。變者，定明根源，開發胸臆。若只按古調理今人，處用乖方，飲食坐卧不問，饑飽勞逸不便。然其天時地利，豈可不知？犬吠鷄鳴，尤宜盡意。春夏秋冬，四時有正邪之令；吐利驚疳，五臟傳久暴之疾。所謂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猶其堪行即行，不堪行即轉，是謂通變之道。聰慧之施，謀機策略，智度攻討，此乃兵家之權。殺罰爲用，審察詳辨，診切視聽，此乃醫家之業。大祗一切所爲，皆由通變，惟有活人，用功過於兵法。主治在乎通而知其變，此乃良工用心規矩；疑其變且智不通，此乃庸夫用心操執。常運其通而知其變，見其證而知其病，生死預決，危困不戕，斯乃上工之謂。順逆相投，利害相混，何由而通？何因而變？斯乃下客之謂。嗟乎。幼孩易得候變，我即因其證與候而變治之，或輕或重而作，我亦隨其輕與重而理之，通變之道，如是而已。

議難易　議曰：天地陰陽，尚有盈虧，世人陰陽，自致順逆。失其調度者，邪正相干；違其安和者，患災相及。小兒一科，古人云有異於常者爲難，然長幼受疾，自是不同。所有難易之言者，非謂陰陽勝伏，非謂傳變差殊，非謂脈氣參差，非謂臟腑虛實。是以迷其證者，悉謂之難；達其候者，總謂之易。無以難證而妄謂之易，無以易候而妄謂之難。難易之功，不出至誠，窮理盡性，爲得之矣。原夫醫學師範，性參古風，是必臆記諸家明文，旨歸要說，更須端的審察，輕重較量。凡觀兒幼傳變，又不可執滯於古意，亦不可濫恃於常情。搜羅盡善，究竟周旋，無一證一候留連於其間，方可謂十舉十全之妙道者耶。古人云：心中了了，指下難明。小兒方脈，指下易明，心中了了。其或不然，悉關蒙昧，纔有生疏，前功俱喪。思之掌幼，重負利害，不可自逞寸能，何堪稱譽。家傳三世之業，未果彰名，蓋由滅裂用醫，倉皇太急，故有得失。嗚呼，既無深思遠慮，豈有廣見多聞，若求僥倖之功，必害平生之福。迂哉淺見，寧保無虞，性命相投，豈可視爲容易。證候未明，萬毋勉強，學者幸詳察之。

議參詳　議曰：調理嬰孩一科，天下之難事也。亘古從今，昔載未詳其議。世有賢能之士，未嘗廢業，蓋此等方脈之術也。然其參習至理，妙無它焉。所謂審察究詳，按考推備，既已定矣，不爲虛設。夫苟瞑然取次，應急相投，遂致謬濫。噫，審者審契表裏，察者察定陰陽，究者究竟臟腑，詳者詳悉標本，按者按明虛實，考者考較輕重，推者推評前後，備者備準端的。八法于心，十全保命。口無泛語，意無濫思，脈無虛究，藥無虛發。凡有嬰兒，先以視之爲上，聽聲爲次，察脈又爲次。且以嬰兒所受胎氣未充，其色白，其形萎，其氣怯，其聲濁，焉得顱囟固實，稍長不任變蒸；既於變蒸不備，則形體萎而不壯，情性不舒，疾病無時不有。初生之兒所受胎氣充足，其色紫，其形緊，其氣壯，其聲清，焉得顱囟虛曠，稍長漸受變蒸；既而變蒸滿足，則體實形固，情寬性緩，疾病經年不作。凡爲醫工，專誠守業，毋浪游，毋泛飲，毋傲恣，毋耽執。用之則專，專不以心浮泛。遣之則穩，令其絕疑。執而從機，行用以明機變。姦而致軌。每依法則，不可輕易。設意無太過，處性莫不及。切須究竟，毋太過不及。凡遇臨危赴急看候，一見使人愴然者，勿可徇衆而說，但如前八法明度而已。若也視之爲常，聽之爲妄，視聽不專，浮泛致亂；虛作實，冷作熱，表爲裏，壅爲通，如此倉皇，安得不有疏謬？今述總要，須當致謹參詳，乃謂成全日用善工者耶。

議專業　議曰：觀形看候，察色聽聲，宜究陰陽，受于邪正，皆由一氣生成之本。一氣者，先天應運，造化滋基。稟賦不常，故抱虛怯。孩童作疾，其在實實虛虛，損益得中，標本無恙，過與不及，以意逆之。凡爲醫工，須知表裏，後審盈虧，不和則衆疾皆臨，稍順則四大悉正。世傳小方脈書八十餘家，究竟證候，良方妙劑，不過五十。然其傳變，形容諸證，該千述萬，各顯其長，不得不錄。是故醫家明理，藥不繁勞，乃知至妙，廣博言章，欲使學者通變而已。大抵小兒得疾，所受無過驚積冷熱，療理不致散漫者，乃爲上工；其候傳散，斯爲下客。傳散者，驚即作癇，熱即成風，積成痞癖，虛作疳痢，冷致吐瀉，逆爲嘔噦。其證泛泛，其醫眩眩，若不尋其源流，漸入江海，愈遠愈深，彌開彌大。上士治之未萌，不待傳變。中士治之已行，疾作它證。下士治之縱橫，或有得失。盲者治之崢嶸。無規法也。用藥副之規矩，行道從之精專。嬰孩無隱疾之情，藥餌有反功之嘆。勿致矜哀，乃招慶善矣。

議審究　議曰：幼幼方脈，在乎參審推詳，究竟盡善，深明其理，爲得之矣。不以意竟爲務，不以疑似爲怯，不以未用試功，不以疏怠爲向。每一證無不審究古意及師授之因，每一候無不察度準繩平善之理。所見至良，決定

有路，無可疑者，方與投藥，庶無勉強肆臆之爲，豈有傷夭壞證之害。設或有之，蓋其滅裂故也。初生之兒，審其胎氣少穩；斷乳之子，究其飲食傷脾；離母之孩，察其暑濕寒邪；丱角髫童，覺其馳逐鬥力。勞則傷氣，動則傷神，役則傷形，飽即傷滯，母有四意，醫工次焉。若也順事致敬，嬰孩何疾加之。一曰調護。謂調適其寒溫，護令不受邪觸，春不怯凍，秋不乘涼，夏知清冷，冬覺溫燠。二曰保攝。謂保嬌情所欲，攝所經任之意，乳須及時，食無過劑，睡無令飫，戲勿令饑，坐卧起止，惟母當知。三曰撫育。謂幼則順其嬌痴，長則變其情志。撫之乃常存其神而知其體，育之乃安其形而調其性。四曰鞠養。謂兒長成，宜鞠問之，毋令縱恣，毋令忽暴，毋令悖逆，毋令頑慢。四者窮理盡性，可謂慈母之道。凡兒初生之後，出三日氣脈定，已脫臍風之難；過七日精神全，方離鎖肚之害；越百日腠理壯，不致咳嗽之危；千日外胃氣正，不瀉青黑之咎。父亦有四焉：一曰和愛，二曰順敬，三曰謹訓，四曰寬責。和愛者，不恣兒男口腹。順敬者，不聽暴虐嬉戲。謹訓者，至誠禮貌相持。寬責者，忠恕丁寧舉喻。若加鞭笞呵叱，不惟驚恐怖畏，此之用狠，彼之亦愚。若也父子相尚，溫恭相順，斯爲善矣。

議同異　議曰：合之則同，離之則異，水火之設，品物之聚，皆有同異，何可怪哉。火之爲煙所鬱則不明，及其焰也，由煙而明之。水之爲坎所壅則不流，及其湍也，由坎以流之。萬物有品匯，出其境則異於常，人事有尊卑，合其道則異於衆。幼幼抱疾，不作傳變，古今皆知，言曰疳積吐利；及其更也，即作驚風痰熱。未爲怪異，可以循其證候而療之；稍或變常，當審其輕重而理之。茲則世醫務學，莫執此端可否之意，以盡其善。殊不知疾作有同異之別，其所受之常曰同，所作不常曰異。前件八證候中，皆能傳之，俗流不知其所以傳作，即曰差異。其實因差異所致，當知所受在於傳變，欲以暴急之間，妄投圓散，冷熱相互，虛實相摧，表裏相隘，陰陽相反，亂於百脈，觸於五臟，迫於經絡，遏於榮衛。是故本證遞作它疾，所發不得其名，所療不審其理。攻劫無端，幸全性命，即其所受，乃謂怪異。積證之中，得疾差異甚多；疳氣之疾，外候頗衆，其候但於積病壞證而與調理，疳氣亦然。詢其源則應其端，體其證則療其疾，是以圓散不良陳，疾病莫延久。凡兒所受異疾，蓋由失之明察，苟或成人，往往抱廢篤之疾者有矣。

議根本　議曰：夫人之生，以氣血爲根本；人之命，以安樂爲壽元。男即二八，衛氣方正；女即二七，榮血方行。天癸至時，其氣與血始然交參。年既未登，即曰小兒。然小兒分形，其名已載，自幼至長，次第言之。今之世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乃通嫁娶，其道雖不應古，其理在乎通情。情動乎中，男破陽大早，則傷其精氣；女破陰大早，則傷其經脈。雖成胎孕，含育必虧，兒生傴僂，變蒸不備，體作侏儒。又或男子過於八八，女人過於七七，產誕嬰孩，何足爲善？又或陰盛陽虧，陽盛陰虧；又或女因胎寒服藥，男以陰萎餌丹，如此爲後，皆不足與議，非正論也。前賢著述，評較調理，未嘗與究其源遠，兒分短夭，利害由斯。復見男女長成，疾抱虛勞，相繼而死者，人謂傳尸，或曰有鬼所致，或曰有蟲所作，愚謂不然。傳尸者，傳受骨肉氣血之尸也。乃是父精不足，母氣虛羸而得之，何更外有尸而可傳，有鬼致昧，有蟲爲禍。前件意議，悉入其候，雖則男女長大，勿于勞瘵相承。但稟賦受氣，如花傷培，似木壓植，榮壯枯謝，各由根本所致。凡爲人子，無能自知，況又恣妄於少年，忽爾氣虛脈脫，惟恨天命，病家堅忿藥之不良，無自責其根本不充，所以然也。

議虛實　議曰：五行之爲物，各有輕重虛實得失之性，生乎堪任之地，資質自然固壯。金之至堅，隱生虛土，質輕色淡；火之至虛，猛發堅木，焰烈炎熾。土有固陷，水有盈涸，木有岩石，數十年之秀實者，不得陽氣，亦萎有之。人之資質稟賦，父精氣，母血脈，渾樸胞胎，調攝鞠育。凡兒變蒸之後，其形可知。是以顱囟未合，筋骨柔弱；顱囟青筋，脈虛不榮；顱囟常坑，滑泄便便；顱囟腫起，風痰不止；顱囟久冷，吐利清青；顱囟虛軟，癲癎不免；顱囟遍闊，暴瀉易脫；顱囟鳴長，風作即亡；顱囟連額，驚風易得；顱囟未完，怕熱怯寒；顱囟緩收，胎氣不周；顱囟動數，神氣昏弱；顱囟寬大，受疾恐害。顱囟者，乃精神之門戶也，關竅之橐籥也，上下相貫，百會相通，七孔應透，五臟所籍，泥丸之宮，魂魄之穴。氣實則合，氣虛即開，良由長大不可不合，醫者一見，當知其可否用藥。凡兒有顱囟未合，受病沉重者，愼勿將作尋常，矧思究竟，猶恐得失，何況瞑然妄投圓散，此亦嬰兒慮，愚者有曰醫殺之說，曷不謹歟。

議脈氣　議曰：天地造化萬物，發萌之端，其來有漸，其根悉同，其名則常，其用則別。夫人之種性所受，胞胎含宏隱密，生而未顯，長而能知，利鈍巧拙，醇良狼戾者，未與訓誨，亦有自然之理。血氣身體，假質於父母；否泰

苦樂，稟賦於天地。故天地生我以資質相貌，且仁義在我，以古樸淳素。壽夭貧富，分之以時；質愚貴賤，委之以命。惟心惟性，乃志乃神。通達智慧之者，不可得而言之漸矣，其所言漸者久矣。知乎微妙之道，寄乎清淨之室。微妙之道，乃心脈之所生；清淨之室，係肺氣之所主。初誕牙兒，胃氣未全，其脈方行於太極。五臟之脈，心爲元首，一月之內，未有可據。雖形已具，且脈氣方與天地同參，血肉初共人事相奪，眞邪離合，猶如混沌初分，自此乃曰脈氣之漸矣。其脈初行太始，陰陽未諧，自囟之下，髮際之前，齊鋪三指，但按其冷熱，察其證候，斯可謂脈氣之生，漸且微也。百日之外，脈氣行之太初，左右食指三節側看縷紋，風氣隨所發作輕重攻擊而生。至於五百七十四日之外，行於太素，於脈應動，於息有數，高骨之間，一指分三部，取之浮沉，察之緩數，可知冷熱虛實之理。千日之外，行之四方，游於五臟，外應顴頰、耳花、準頭、唇口、眼目，五色隱顯，一氣盈虧，相生則平而善，相克則凶而惡。及其危困，然後按之大衝，大衝之脈，在腳面曲陷之間，其脈定吉凶休復，應指順息則可尙，罄指或逆散，可謂絕矣。幼幼脈氣，分之有五，深其究竟，其次察之證候輕重，審之表裏虛實，然後可以議藥，得不虛設，醫工之良也，試較優劣而後知之。

議投藥　議曰：水有淺涸而可深，山有頹荒而可林，地有傾陷而可固，物有損益而可珍。藥有貴賤，人有尊卑，心存至理，道究弗迷。然其貴賤長幼嬰孩所患疾病異端，傳變異證者，受氣稟賦資質厚薄故也。由是根不固而體不備，氣不充而志不寧。貴者則驕多，賤者則勞盛。驕多即胚胎而得之，勞盛乃孕育而招之。凡兒氣受之不足，或庇蔭之有餘，月期過滿，或看承之有虧，所襲剛柔而然，猶抱虛實而已。從生成應有別，假造亦無違。察貴賤各體其根，較長幼皆循其理。凡療小兒，非以一體之謂，不可同常之見。所言投藥者，或用投之于簡，徑也。投之於端，的也。投之久練，純熟也。投之窮研，精粹也。投之益後，投之勝前，良工用心之至，是謂投藥之專。若以重劑投于雛，乳小也。或以峻藥投于貴，峻，謂嚴緊藥。直不可混淆而設，造次而施。合以通利者，審問扶而下之；當用益補者，察詳按而調之，孰謂恣妄之有耶？所謂不可攻擊者，曰虛曰幼，曰嬌曰重；不宜冒致者，曰久曰閑，不言所受。曰冗用藥衆多。曰競，爭與攻擊。復加之以母之情僻，執滯也。父之性急，愚憨也。子之意頑，不服藥也。病之候難，傳過壞證。母之滯神，父之遺崇，如此人事，曷可勉強而與勞心枉究哉。不惟無補，而反無恩。觀其病家情意相順，禮貌相傾，看顧也。功歸於我，行著於先，叩依先賢所行。是使信醫即愈，重藥即痊。用其湯劑得爲之良者，誠在彼此毋忽之謂也。

議下藥　議曰：凡調理小兒，須先觀視氣色，察其證候。其或氣色有毋正者，謂啼哭而致散亂。即憑察紋；診脈有不定者，謂久睡。即究證候。其或證有壞候作變，謂前人攻擊，有傷氣血，或傷臟腑。即選良妙方藥以主之。不及則無咎，切不可大過，若以意揣其疾，盲投其藥，深恐有乎得失。古云醫者意也，審思前賢載述妙用無虞之意，又參詳父兄師長教誨指示取捨可否之意，又裁度自己曾經療治輕重量度斟酌成全之意，三者既備，可謂醫者意也。如此究竟，無不盡善。原夫醫家爲用，憑藥以活人，所言下藥者，臨機輻湊是也。可以下即下，當下不下，其候少頃則過矣；不當下而下，其證反爲它疾矣。下藥之法，愼忽躊躇。若也思慮可否之間，或反復再四則疑在中，有疑切莫用藥，須當預察無大過不及之議，既而定也，投之決效。非止利下之謂下，又非於投劑之謂下。下者，有先有後，或先利而後補，或先補而後利；或先扶表次救裏，或先救裏後解表，如此者衆，舉一隅而言之。用藥得其中，輕重得其所，是謂下藥。毋恣意，毋致緩，毋倉皇，毋競利，毋勉強，毋疑惑。或得或失，利害有之，利則僥倖以全其功，害則盡世不可言也。凡爲醫士用藥，不可妄知，不容無知；不可執見，毋徇衆見。主醫裁藥，明識俱見，按脈對證，心無虧弊，道副自然，以應上古聖意端的篇章君臣問答語言玄妙至道而已。

議行醫　議曰：醫之爲字，左七右八，乃言表裏，其下九畫，乃云九道，合之二十四，以按二十四氣。古人設意，義理深奧，垂象於天地之間，以應人倫之道，與其成人之□夫爲契論。獨小兒氣脈微弱，難以謂之醫，蓋是七表八裏未全，故云調理。愚曰不然，曷不知其善用心者，則奇妙純粹在其中矣。茲說孰是？經云：醫者意也。以意理之爲得，抗之爲失，得失之義，於人禍福。是以純粹之妙，良工之能，學者究備，行則盡心，可謂善術之道。凡見脈不若議證，議證不如識病，識病爭如藥對。小兒作疾，多是無辜，醫家輕狂，所以有乎得失。如病人危篤，但需其藥，求速安愈，醫者要須得中，無有大過不及之害。所謂醫之爲功，神聖工巧，明其標本；表裏陰陽，參其盈虧；經絡榮衛，察乎升降；臟腑腸胃，審其盛衰，然後可以度其疾之輕重，較其方之優劣。行醫之功，譬如彍弩發矢，一視決中，十全爲工，如此準繩，可謂醫者

意也。若也覬覦僥倖，勿謂醫之良工，爲福使之然也。智者謂宜鑑戒，二者不可偏有，僕謂良兼福爲醫士者，乃醇乎醇者耶。

議稟賦　議曰：夫人皆知胞胎成形，產育具相，約以十個月滿足而生，究竟至理，即有二百七十日爲定論，亘古至今，豈相間說。然而就中虛計一月應數，大抵九九爲上，八八次之，七七又次之。人生稟賦天地二儀之氣，會合三才之道，各得其九，三九二十七，即二百七十日爲正，血氣充實，精神固平，爲人具足相貌，智性俱通。八八者，三才各得其八，三八二十四，即二百四十日生，血氣蔭之不及，精神有虧，爲人拙謬鄙鈍，智意忘遺。七七者，三才各得其七，三七二十一，即二百一十日，所受胎氣不足，爲人狂愚無志，乖劣狼戾故也。其間或有大過不及之者，皆失其正數，大過即氣血蔭之有餘，不足則氣血養之無逮。夫人得中之道，以爲純粹，陰陽得所，剛柔兼濟，氣血相和，百脈相順。所以生人心智益通，精神俱備，腑臟充實，形體固壯，醫者一觀嬰孩顱囟，斯可知之。未周之兒，顱囟固合，睛圓神清，口方背厚，骨粗臀滿，臍深肚軟，莖小卵大，齒細髮潤，聲洪睡穩，此乃受氣充足，稟賦得中而益之。一周三歲之間，其囟尚大，其顱虛曠，額前作坑，口闊神露，胸高骨細，臀削臍突，髮黃齒疏，卵小莖大，氣促聲戾，皆由受氣不足，怯弱得之。驚悸易得，智性難通，父母愛惜，良工必憂。不以貧富貴賤之所生，但賢者當以告之，若也愚魯之人，寧不投藥，稍或藥力不及，反言醫殺之。大凡初生孩子，少具精神者，良由夫婦之情未諧適，心未綢繆，且喜且驚，神不和悅，將來得其所宜，樂則情濃，動則情興，懽則情思，交則情極，深契其意，重美其心，生男必溫，生女必淑，斯可知淳和之至如此。是故醫家不可一概用藥，宜斟酌輕重，比附推詳，度究可否，不至恣妄，反爲虛設，以成重害。參審得失之議，盡善盡美，應機而已。

議辨理　議曰：古今天下同議者，貧富貴賤是也。所產男女，自幼及長，總曰小兒。然幼幼有牙兒、嬰兒、孩兒、長曰髫童、兆童、稚童，殊不究竟富貴之風，貧賤之辱，二者人情間於中道，混而言之，蓋胞胎氣血之不同，故以辨之。貴者富者，風化同途；貧者賤者，門列一等。所以禮貌相遠，日用致差，雖有少殊，宜審其偏正，妾之子有任愛之者。度其親疏，抱繼之子，因又親生視之，乃爲一等矣。中等常情之家，禮貌未虧，日用得過者，又有大過不及之議。夫人之運神發性，惟心不可役，心役則氣耗，氣耗則血衰，血衰則虛自此始，腎堂不寒而且憊，心室不足而且虛。原夫精元，假之爲胚爲胞，爲形爲骸，胎質藉之，乃氣乃血，乃乳乃脈。貴富生子，頤養撫育之有餘，貧賤生子，調攝固愛之不足。有餘者大過之謂，不足者不及之謂也。大過則傷之不節，不及則復之失時，不節失時，皆生病疾。寒暑冒之，或表或裏，冷熱攻之，或脾或胃，所謂審度淵源，醫者必須知之。貴富生子，食之有傷於不精，寒之有傷於大燠，暑氣有傷於風涼，泉流有傷於水冷，腸胃氣血柔而不剛使之然也。貧賤生子，食之有傷於不時，寒之有傷於凍餒，暑之有傷於煩躁，脾胃有傷於濕膩，水穀不分，腸胃氣血壯而不堅使之然也。父母不自責受胎稟氣虛謬，況責子微怯懦弱者耶。是故胎氣不足，血脈蔭籍之有虧，良由男歲方剛，情興造次失節，兒生之後，牙嬰兒固同，將護有乖，饑飽寒暑勞逸之不同，又於變蒸之時，有傷於氣血，及至立行之時，有傷於筋骨，由是撫養之失情，鞠育之不意，調度之不宜，將理之無法，故易得其病，病易得虛，虛易得壞，壞易得失。貴富之子疾之反是也，未寒先衣，未熱先涼，未食先飽，未至食時，餘食過膈。未眠先睡，睡之恣晏，食之過膈，寒之重衾，熱之就濕，故易得疾。疾之未虛，強食令之虛；脈氣未壞，強藥爲之壞。學不究則不精，用不專則不妙矣。若執之得法，妄之爲要，滯乎圓散不良，智者吁哉。

議料理　議曰：大凡人重處性愚魯，用心狼戾者，不可以學醫，師不擇善，禍難逃迹。其或秉志怯率，爲性懦弱者，亦不可以言藥。《素問》有云：人如舟也，藥如水也；水能濟舟，亦能覆舟。一圓一散，對證盡善，起活危困，未足爲奇。一有失利，壞證傷候，且過在爾。其智拙鈍，非滯藥也。學者請預究其純粹，施其精研，克效斯時，以副規矩，不可得而述者，醫之良工也。夫醫之用藥，將之用兵，古人亦有言矣。且如善醫明證，良將得策，藥能勝病，卒能守城。若也將無計策，醫失證候，病何以瘳？城何以固？今人皆知發藥，殊不究竟表裏臟腑，虛實冷熱，經絡榮衛，投之不當，反爲它害。亦不可執用一方一藥，且大醫局四味理中圓、小柴胡湯之類，皆大人藥劑，所謂意到證見，藥無不驗。能省此理，證候方藥諸家所載，無不應效。但究竟不到，有乎得失，盡由攻乎異端，涉獵繁雜，智性不專，事在狂簡。確實與言，更請思之。

議調理　議曰：醫與調理，其意等差，參詳虛實之宜，究竟緩速之理。若明疾之輕重，當察病之遠邇。爲其所患，傳變稍重，證候稍逆，直取其功，

而全其效者。醫之良工，可以扶持循證，解利寬緩，服藥次第瘳愈，毋令加進，剋日安蘇，此乃善能調治。譬如水流就下，迸溜遲疾，澄則自清，深則自淵，狹則自湍，岸則自瀉，洄渦漩洑，灘瀨奔流者，乃自然而然，不可得使之然也。脈氣之流行，遇冷熱寒涼，風溫燥濕，亦由水之就坎也。調理謂疾作尚未傳變，氣行在乎怯弱，傳變即循其法度，怯弱即緩與扶持。是以調謂守節，理謂有序。節者無太過不及，序者已得其所宜。得其所宜，然後謂之理；無太過不及，可以謂之調。調者而有度，知度而在於形容；理者須可法，正法而全於規矩。譬之絲不及絡，頭不得梳，斯皆亂也。絡之取其條直，梳之析其通解，無毫髮之遺，有純復之慶者，誠謂調理之工也。夫苟以危而用急，見愈而用緩者，乃失度也。斟酌權衡，勿隨偏墜，先約其輕重，察其進退，藥與病勢相參，病與圓散相及，醫自意設，智與醫同，藥與疾諧，疾用藥等，用之無忽，何慮疾不療，病不愈哉。嗚呼，學者理幼，勿恃其自能，執其偏見，事有優長，須預學問，盡心而後已。

議傷憐　議曰：老矣見孫，長大方子，不惟驕恣之甚，復加愛惜，傷夭不任用也。睡思既濃，猶令咀嚼；火閣既暖，猶令欲酌；卧蓋重衾，猶令衣着。撫拍顧愛，掌衣裏作。以手掌就衣服裏拍背，引風疾。指物言蟲，驚因戲謔。莫覷廟貌，心情閃爍。危坐放手，我笑渠惡。欲令喜笑，脅肋指齪。門非仕宦，莫與扎腳。年不及時，莫常梳掠。表裏無恙，莫頻服藥。戲謔之物，不可恣樂。刀劍兒具，勿可與捉。莫近猿猴，莫抱鴉雀。抱男觀書，抱女觀作。男方學行，勿令綽略。兒方學語，勿令揮霍。會坐莫久，腰背卸卻。行莫令早，筋骨柔弱。惡莫與顧，善可與學。順時調攝，自然安樂。雷鳴擊鼓，莫與掩耳。眠卧過時，須令早起。飲食飽飫，須當戒止。非時莫衣，常食莫美。羹蔬宜淡，滋味膿屎。夜莫停燈，晝莫說鬼，睡莫當風，坐莫近水。笑極與和，哭極與喜。智者當知，撫育至理。

議食忌　議曰：溥天之下，產育既同，將護之因，有所不同者，貧富之謂歟。然富與貴，飲食卧具，有益於兒母，貧賤又何以言之？古人有云：病不服藥，謂之中醫。正如此說。外護寒邪，内節飲食，審物順時，何疾之有？前云富與貴傷其大過，貧與賤用所不及，然不及之意，乃與中醫之言得其所哉。且如變蒸之候數至，其時溫熱有作，令兒漸固，舒展筋骨，生長百脈，和順經絡，自然之理，何必加藥。凡兒漸長，必漸飲食，東西南北，地產果瓜，田種杭稻，山有粟麥，野有蕨笋，魚有溪池，水有清濁。人之所生，隨土地之所宜，飲食亦隨其所有，南人不堪食北物，以麵爲膳，以棗爲蔬；北人何可食南物，以魚爲菜，以詹爲飯。詹城米。近海噉之鹹鹺，居山食之野味。北果多涼，南果多熱，東果多酸，西果多澀，豈宜多食。五臟六腑強納，疾病生焉。凡小兒心之有病，不可食鹹鹵。肺之有病，不宜食焦苦。肝之有病，不宜食辛辣。脾之有病，不宜食餿酸。腎之有病，不宜食甘甜，蓋由助其它氣，而害於我也。蓮子、鷄頭，能通心氣。石榴、餘甘，大澀腸胃。乾柿、煮蔗，然能益肺。蒸藕、炊豆，於肝宜利。五味唯棗，脾家可意。肺病忌食肥膩鵝鴨魚蝦漁鹽羶腥鹹鹺之類，脾病忌食生冷甘甜包氣之物，謂饅頭、包子、餛飩、鴨卵肚臟、夾餅，皆包氣之物。心病忌食心血髓腎鷄羊炙煿燒炒煎爝等，肝病忌食肺頭肚豬雀油膩濕麵。應小兒不問有病無病，並不可與食腰子及肚髓心血，令患走馬疳候。葱韭薤蒜葵苔亦不可與食，令兒心氣壅結，水竇不通，三焦虛竭，神情昏昧。飛禽瓦雀不可與食，令兒生瘡癬瘑疥、煩躁遁悶。鮭鰲蝦蟹鰻鱔螺螄螃蜆之類，不可與食，令兒腸胃不禁，或泄或痢，或通或閉。食甜成疳，食飽傷氣，食冷成積，食酸損智，食苦耗神，食鹹閉氣，食肥生痰，食辣傷肺。食味淡薄，臟腑清氣，乃是愛其子惜其兒，故與禁忌。若也恣與飽飫，重與滋味，乃是惜而不愛，憐之有傷，以至丁奚哺露，疾作無辜，救療無門，悔之不及。育子之家，當宜知之，理宜戒之。

議責善　議曰：信夫執術爲醫，荷術至重，其或輕舉，有乎得失，稍失其理，如盲索途，事致疏虞。嗚呼，斷不復續，死不復生，哀哀之誠，誰爲罹嘆。當知醫家一門，上古聖賢測天微道，詳氣四時，逆順陰陽，否通表裏，然後察之五臟六腑，三焦百脈，究竟標本盈虧，參審絕生變動，代謝榮枯，流行注厥，如此知義，少契古風。然有僥倖侮翫，狂暴輕欺者衆矣。僥倖者，恃其時運以誇勝；侮翫者，以道之亨通而慢易；狂暴者，不能務本以從師；輕欺者，肆意妄執以爲是。四者人事何嘗博古窮經，明心盡性者邪。醫之務業，其道有四，不可遺其一焉：行之惻憫，施之濟惠，存之周至，受之平等。惻憫者，每務仁慈；濟惠者，常加愛護；周至者，運用無虧；平等者，勿論高下。如此推誠，稍入醫學之道。若也縱恣身心，嬉遊妄作，及其訪問，臨時撿束，以齊規矩，斯乃自敗之端，殃積于後。野老數年江湖，抱術活人，親見同道，各有耽僻，終不爲良：或好籠養，或貪博奕，或網或釣，或射或獵，或謳或飲，或

歌或舞，妄遊花衢，狂穿柳陌，或習弓弩，或縱鞚韁，或樂煙粉怪詞，或悅風情可意，此等用心不常，僻性詭異，濫稱醫士，得無詐乎。其實非詐，其用以誣，凡百枉究，總涉狂妄。須知醫家者，流遵九道，聊伸鑑誡，犯者貴己爲幸，志在前賢聖哲，無時不習者，方可謂良醫，受道之職也。果能守之以道，分之以安，天地副焉，神明欽焉。

議錢氏方　議曰：（晉）（宋）朝有醫工錢氏，諱乙，設方用藥，明證識候，直究竟嬰孩臟腑冷熱，表裏虛實傳變，頓取其效，正所謂醫孩童之意，準繩法則之道如此。後世欲以及其議者，蓋闕如也。往往誦錢君之書，記錢君之藥，錢君之意旨，未之聞也。愚詳其意徑且直，其說勁且銳，其方截而良，其用功而速。深達其要，廣操其言，萬世不可掩其妙，四方皆可遵其說。凡八十一家者，各述精通，莫若錢君智意，剋效究竟，不勞再三，亦無中道而廢。門人閻公編集，未具錢君心服。想計恢洪純粹，妙理希奇，紙筆不可得而錄者耶。時有高見之士，一悟錢君意旨，醫之與藥，規矩法度無以異錢君。運乎中，顯乎機，而自然造化者，莫之能語也。良工妙用，信乎野老之言，毋曰管見，後之學者盡心討論，必有深著於胸次。且德義於人，揚名于後世之道，不亦宜乎。

議王氏方　議曰：小兒方書，世傳有三，王氏漢東作方論二十篇，今《家寶》是。其或大同小異，往往好事作德君子，刊施濟衆，就中增損者有之。大抵其言有序，自微至著，其旨有旂，自隱至顯，該括周遍，事無繁述。參以數十名家，皆較優劣，始知先生藥用淳和，方排繼續，考之而取其功，究之而效其疾，斟酌升降，以和爲用，其意在調理盡善之最也。雖然，後學之士，治家之子，撿閱投餌，或有不當，毋至差忒致害，其書故得《家寶》之稱。夫良士用心，妙理活人，醫之與藥，猶若權衡。權衡者，法之一端也。參究均平，考較定論，循方以應脈，有條而不紊。王氏之書，乃幼幼方脈之規模，習小圓散，豈可遁此。如大人疾患，有叔和《脈訣》，考五行有珞琭子《命書》，學六爻有《火珠卦文》，知貴賤有《人倫風鑑相法》。如斯小術，皆名家所集，詳辯以爲上首，冠諸妙義，得毋枉究。雖然各有廣要篇章，終不遠越而在總歸，非曰訓童發蒙之謂，垂老足欽至妙之道也已。

議張氏方　議曰：宋朝徽宗太子壽王聰慧，幼時常發癇疾，諸大名醫莫之安愈。時有草澤醫士張渙，挾盜貨藥于都下，召之入內，用藥即效，官至翰林醫正。張氏北人也，留方五百有餘，逐病叙說，深參其要，近傳于世，目曰《張氏妙選》，四方士夫樂而用之。殊不知南人得病，以北人處方，自是道地相反，意議不同。所謂北人水氣多，南人瘟疫盛，地氣天時使之然也。北人水氣盛，盛則就濕，濕即與燥之。南人瘟疫盛，盛即作熱，熱宜發散，更加燥熱之藥，病熱傳作它證。藥既不宜，疾何能愈？夫幼童陰陽稍偏，表裏固同，臟腑怯弱，豈可以熱制冷，以涼止燥？其說證候，可以循簡，述論頗有優長，然其方藥，初使人疑之，次復惑之，或有不當，必與悔之。曰南人用北人方藥，曷不知之？學者參究盡善，不必滯方，如前有云，意與醫同，藥與疾諧，方可投之。若也據乎云云而用之者，斯謂愚醫。不無妄投其餌，在乎得失，須當審之，宜其察之。

議《幼幼新書》　議曰：調理嬰孩小兒，上古黃帝未有言著，鬼臾區云：謂小兒受疾，令是一門，故不載入《素問》，始自巫人《顱囟經》，篇章三舉，自後智者繼述本末，世傳諸家之善經，進詳要旨，證準繩之者，凡八十一家。近世湖南潭州周宅廣收其文，專入編集，目曰《幼幼新書》四十冊，僅數十萬字，排列名方，似涉繁碎，猶如元師要退伏兵，欲以一箭敗陣，乃定太平。彼時求選一夫善射，急於百萬軍衆皆張弧矢，以待比較優劣，臨機對壘，就敵之勢，不可得而用之。奇正退其潛伏，猶豫再三，乃非良將者耶。臨時檢閱，審較可否，考其效驗，正由渴而掘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學醫之士，若不究竟胸次了了，肘後簡徑直截扶危之功，若也取次緩慢，智意不逮，傍徨之久，出不得已，肆意而設，自不知慚而且愧。有如馬服子強戰，無不失利。孫子曰：上兵伐謀，可以比喻。良醫用藥，何異良將用兵。醫無智則不可行，將無謀則不堪用，醫家者流，詎可爲常？兵用百戰百勝，藥行十舉十全，所謂失一次之，失二又次之，失三爲下。鬼臾區云：醫明標本，厥疾乃瘳，近世醫者，相尚學醫有何不可，切勿容易投餌，於疾無補，學術不當，蓋胸次見寡，智不精通，輕易設施，有乎得失。後學之士，倘能究備要妙，深意討論者，必不虛負醫名。智者鑑誡，幸毋誚焉。

議明道　道釋儒門，三家論議，一性通宗，溥皆是道。且先王之道，人倫既正，禮義無遺，曰聖與賢，悉由中正而得之矣。達其道者，居仁處義，無不備焉。是故先王本以之至誠，學務至誠而全其能，醫務至誠而備其道，學既備則行有餘，醫既明而道自立。故曰醫道通仙道，悟之入聖，積功累行，仁人

爲能者矣。今與議明道者，用明道者，明其理也。明其理者，豈非先王之道也？僕所著《活幼方議》，欲令學者預明其道，苟明其道，且陰陽可以自酌，於性命可以自委，向醫藥可以自處，診危困可以自察。故舉其道，通以明之，述其理，究以詳之。倘明斯道，則吾道自然而正，不知其道者，猶犬馬之夫，難與言其至理，曷能以知其道？若夫文武、醫卜、農工、商賈，行之以禮，務之以本，議其道者，無不貫之矣。執醫之士，不明是道，妄恣苟簡，必有利害于其間，斯乃何等之流？溫恭無妄，直節有規，方乃謂醫流之士。明道而見之，達理而用之，良由務學則開聰，聰開須知議，議知則專誠，誠專乃通性，性通則明道，道明則任用，以副自然。所謂常山之蛇，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醫之亦已。處用得中，無不應節，斯乃謂明道之理如此，宜乎究竟而已矣。

《格致餘論·慈幼論》　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長不足，腸胃尚脆而窄，養之之道，不可不謹。童子不衣裘帛，前哲格言，具在人耳。裳下體之服，帛，溫軟甚於布也。蓋下體主陰，得寒涼則陰易長，得溫暖則陰暗消，是以下體不與帛絹夾厚溫暖之服，恐妨陰氣，實爲確論。血氣俱盛，食物易消，故食無時。然腸胃尚脆而窄，若稠粘乾硬，酸鹹甜辣，一切魚肉木果濕麵燒炙煨炒，但是發熱難化之物，皆宜禁絕。只與乾柿蔬菜白粥，非惟無病，且不縱口，可以養德。此外生栗味鹹，乾柿性涼，可爲養陰之助，然栗大補，柿大澀，俱爲難化，亦宜少與。婦人無知，惟務姑息，畏其啼哭，無所不與，積成痼疾，雖悔何及。所以富貴嬌養，有子多病，迨至成人，筋骨柔弱，有疾則不能忌口以自養，居喪則不能食素以盡禮，小節不謹，大義亦虧，可不愼歟。至於乳子之母，尤宜謹節，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脈便應，病氣到乳，汁必凝滯，兒得此乳，疾病立至。不吐則瀉，不瘡則熱，或爲口糜，或爲驚搐，或爲夜啼，或爲腹痛。病之初來，其溺必甚少，便須詢問，隨證調治，母安亦安，可消患於未形也。夫飲食之擇，猶是小可，乳母稟受之厚薄，情性之緩急，骨相之堅脆，德行之善惡，兒能速肖，尤爲關係。或曰：可以已矣。曰：未也。古之胎教，具在方冊，愚不必贅。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醫所不知。兒之在胎，與母同體，得熱則俱熱，得寒則俱寒，病則俱病，安則俱安。母之飲食起居，尤當愼密。東陽張進士次子，二歲，滿頭有瘡，一日瘡忽自平，遂患痰喘。予視之曰：此胎毒也，愼勿與解利藥。衆皆愕然。予又曰：乃母孕時，所喜何物？張曰：辛辣熱物，是其所喜。因口授一方，用人參、連翹、芎、連、生甘草、陳皮、芍藥、木通、濃煎沸湯，入竹瀝與之，數日而安。或曰：何以知之？曰：見其精神昏倦，病受得深，決無外感，非胎毒而何。予之次女，形瘦性急，體本有熱，懷孕三月，適當夏暑，口渴思水，時發小熱，遂教以四物湯加黃芩、陳皮、生甘草、木通，因懶於煎煮，數貼而止。其後此子二歲，瘡痍遍身，忽一日其瘡頓愈，數日遂成痍瘡。予曰：此胎毒也。瘡若再作，病必自安。已而果然。若於孕時確守前方，何病之有？又陳氏女八歲，時得癇病，遇陰雨則作，遇驚亦作，口出涎沫，聲如羊鳴。予視之曰：此胎受驚也。其病深痼，調治半年，病亦可安，仍須淡味以佐藥功。與燒丹元，繼以四物湯入黃連，隨時令加減，半年而安。

《丹溪心法·小兒》　乳下小兒，常多濕熱，食積，痰熱，傷乳爲病，大概肝與脾病多。

小兒易怒，肝病最多，大人亦然。肝只是有餘，腎只是不足。

《雲岐子保命集論類要·小兒十二證方》　夫小兒傷寒與大人不同何也？小兒奇經未盛，精神未全，八脈皆虛，七神尚弱，語言不正，喜怒不節，性情未定，非食穀味專於精神也，是食乳專於精神也。且牙未生，變蒸尚在，豈不異於大人哉。設令小兒十歲已上，卒暴身壯熱惡寒，四肢冷，或耳鼽冷，鼻中氣熱，或爲斑疹也，與傷寒表證相似。胎氣始發，自內之外，與傷寒表證同治者誤也，當作小斑瘡治之。小兒傷寒身熱，頭痛面赤者，在表也。氣粗腹滿，小便赤澀者，在裏也。小兒形候雖有汗下之病，未及五歲，可以視聽，未可脈別，故不行於胗。五歲已上，穀氣漸實，可以脈別，浮沉遲數，表裏寒熱，察色聽聲，而得其全，故知小異大同也。

《奇效良方·小兒門·違和説》　書云：陽升陰加，四序無差。萬物稟天地之一氣，男女從精血之兩耶。三旬而陰氣純厚，子稱襁褓。兩月而陰氣方生，兒呼爲孩。在百日名奶星，至半載而爲誇。乳童周期而陰陽各半，孩兒千日乃眞氣方奢。此際全在乳母，能調則和，不調則違。且和者，其母慈祥，能調寒暑，乳哺得宜，是以百痾頓釋，形貌充悅，筋骨隆盛，情性異常。違者，乳哺失節，不能調攝，或嗔怒乳兒，令兒邪狂；或酒醉乳兒，令兒驚癎；或有孕乳兒，令兒黃瘦疳積；或感患乳兒，令兒患驚風異疾；或吐後乳兒，令兒嘔逆羸瘦；或傷飽乳兒，令兒多熱喘急；或勞房未定乳兒，令兒多病；或乳母與孩兒同睡，口鼻之氣，侵吹囟門，令兒鼻塞；或母過愛，綳袍衣服，遇寒

常加火烘，熱氣鬱積，令兒患熱病風毒丹毒。又有乳母悞將孩兒衣服，留於月下曬晾過夜，被惡鳥羽屎落於衣上，遂成無辜之疾；或將惡相異物嬉戲，乍忽一見，遂成驚忤。《書》云：衣安月下，招無辜以爲殃；童子未成，見稀物而觸忤。皆爲母之過失，使兒傷精損血，形體黧黑，四肢枯瘁，病之生殺，從此而來。是以《內經》不載其說，乳下嬰兒之疾，有病難治者，皆無所據。中古巫妨氏著《顱囟經》以占壽夭，歷世相授，於是小兒醫方興焉。其次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小兒方，傳習有驗，隋間有巢氏方撰集《病源》，唐有孫眞人留心此術，迨後賢俊群集，名醫頗衆。然小兒治法，散在諸書，博考群書論說，但有證而無治法。張渙有方而闕脈證，惟錢氏一書，古今所重。謂小兒方脈，固難求證，不可以言語取者，乳下之嬰，襁褓之孩，故專於一科。古人有言醫之爲難，而茲幼科，比諸醫者，又出人一頭地。雖然，人有長幼，病感則一，但幼小不能言者耳。人有四百四證，能調則生，失和則死。幼者歸罪於母，壯者或四氣七情，或饑飽勞逸，或嗜欲誤犯，皆能成疾。故上古神農氏之王天下也，觀人之違和，啜草木之味，以定鹹酸甘苦，以治疾病沉痾。鹹以軟之，酸以收之，甘以緩之，苦以堅之。奇哉辛味，總攝四傍。然後播種百穀，以養人之形骸。古者巢居穴處，不味其道，故能全形返質，以道自守，氣血堅剛，終保百年之壽。於是乎明醫間出，繼踵不絕，岐和振袂於前，李華馳聲於後。悲哉後人，巧僞日增，故此夭壽不滿。雖有明醫續世，診視無功，淫祀妖邪，以求餘福，可謂息燈覓朗，枯壑駕舟，雖欲求生，反遭艱險。大抵養生之士，要識違和之理，則天命無窮矣。

《幼科類粹·初生門·小兒初生總論》《千金論》曰：芽兒出腹，骨肉未斂，肌肉未成，猶尙是血，血凝則堅而成肌肉也。又云：如水上之泡，草頭之露。夫初生一臘之內，天地八風之邪豈能速害？良由在胎之時，母失愛護，或勞動氣血相干，或坐卧饑飽相役，飲酒食肉，冷熱相制，恐怖驚撲，血脈相亂，蘊毒于內，損傷胎氣，而降生之後，故有胎熱、胎寒、胎肥、胎怯、胎驚、胎黃諸證生焉。外因浴洗拭口、斷臍灸囟之不得法，或綳抱驚恐，乳哺寒溫之乖其宜，致令噤口臍風鎖肚不乳等證。病患致此，亦難救療，坐視其斃，良可哀憫。故黃帝云：吾不能察其幼小，謂別是一家調理耳。惟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不密，精神未備，而黃帝尤難之也。而用藥者，必明消息形候，審定生死，察病患之淺深，知藥性之寒溫，乃一世之良工也。

《古今醫統大全·幼科彙論》王隱君《嬰孩論》：嬰兒初生，車籃襁褓，各隨風俗。大概厥初下地之時，勿待其出聲，急以帛裹指，展去舌上污血。用手一遲，啼聲一出，即入腹中，斯爲患矣。如下地少頃，不能出聲者，急以溫水一口少許灌之，即出聲也。久不出聲者，以其臍帶倒捋入腹，然後以口頻進氣於兒口中，則自能啼。初浴先將以豬膽汁一個，入湯溫浴之，則不生瘡疥。次用桃李梅根或枝各兩許，咬咀煎湯浴之，則去不祥。浴罷即看口中舌下幷齶上，或有白泡，相連去處，即便用指摘去，則無重舌等病。此其大略。凡嬰兒六十日後，瞳人將成，而能應和人情，自此爲有識之初，便當誘其正性，父母尊長漸次令其別之。僮僕婢妾不可訓其手舞足蹈，無禮罵人，高舉放倒，猛推閃避。兒雖強笑，失色驚駭，乖張惡性，自此無端。乳母縱嗜厚味，純醲煎炙，兒亦受之於乳，是以驚疳積癖瀉痢由之而生。及其臨病，又忌灌以苦辛之藥味，姑惜隱忍，無所不致。大抵愛子之偏，無出於母，所嗜之食，任其飽足，必致所傷。余幼時酷嗜甘飴，忽於一日，飴中有蚯蚓引頭而出，自此不敢食飴。至長始知長上爲之，不然，脾疳久患，深染難調，奈何不爲戕害？大抵庠序之教，禮義節文之誨，幼稚幼學，通字未眞，須自千文蒙求，調其句讀，候其舌便語清，始可入大學，課其文字。成性純然，精神不耗，何病之有？

《松厓醫徑·小兒》小兒者，參考其證，大半胎毒而小半傷食，外感風寒者什居一二。故其氣體嫩弱，易寒易熱，用藥不可太驟，大概以四君子湯加減調治之。其有變蒸、驚搐、疳蟲、瘡疹等證，與大人異者，其餘諸病，則準大人治。

《類經·疾病類·胎孕附保嬰法**》**既生之後，兒之壽夭，其因有二，蓋一則由于稟賦，一則由于撫養。夫稟賦爲胎元之本，精氣之受于父母者是也。撫養爲壽夭之本，居處寒溫，飲食得失者是也。凡少年之子多有羸弱者，欲勤而精薄也；老年之子反多強壯者，欲少而精全也。多飲者子多不育，蓋以酒亂精，則精半非眞而濕熱勝也。多欲者子多不育，以孕後不節，則盜泄母陰，奪養胎之氣也。此外如饑飽勞逸，五情六氣，無不各有所關，是皆所謂稟賦也。至于撫養之法，則俗傳有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言殊爲未當。夫欲其帶饑者，恐飲食之過耳，過則傷脾而積聚生，誠不善也。故但當防其放肆無度，叠進而驟，脾不及化，則未有不病者。使飲食勻調，節其生

冷，何病之有？若云帶饑，則不可也。然此不過欲防于未然，謂與其過飽，寧使略饑，其猶庶幾者也。至若寒之一字，則大有關係矣。觀經云聖人避風如避箭，則風寒之爲害也不小。彼嬰兒以未成之血氣，嫩薄之肌膚，較之大人，相去百倍，顧可令其帶寒耶？予見新產之兒，多生驚風抽搐等病，蓋其素處腹中，裹護最密，及胞胎初脱，極易感邪，而收生者遲慢不慎，則風寒襲之，多致不救者此也。及其稍長，每多發熱，輕則爲鼻塞咳嗽，重則爲小兒傷寒。幼科不識，一概呼爲變蒸，誤藥致斃者此也。或寒氣傷藏，則爲吐爲瀉，或因寒生熱，則爲驚爲疳，種種變生，多由外感。雖稟體強盛，不畏風寒者，亦所常有，但強者三之一，弱者三之二，傷熱者十之三，傷寒者十之七。矧膏粱貧賤，氣質本自不同，醫家不能察本，但知見熱攻熱，嬰兒不能言，病家不能辨，徒付之命，誠可嘆也。又有謂小兒爲純陽之體，故多宜清涼之治者，此說尤爲誤人。按《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而後天癸至。夫天癸者，陰氣也，小兒之陰氣未至，故曰純陽，原非陽氣有餘之謂，特稚陽耳。稚陽之陽，其陽幾何？使陽本非實，而誤認爲火，則必用寒涼，妄攻其熱，陰既不足，又伐其陽，多致陰陽俱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藉賴而望其生乎？又王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謂男至十六而腎始充滿，既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胎之時，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于補也？嗚呼，此何說耶？夫小兒之陰氣未成，即腎虛也，或父母多欲而所稟水虧，亦腎虛也。陰既不足而不知補之，陰絕則孤陽亦滅矣，何謂無可補耶？此義惟薛立齋獨得之。予因得子之遲，且屢獲治子之效，因憐人之誤，故筆諸此，以爲艱于嗣者之一助云。

《景岳全書·小兒則·總論》　小兒之病，古人謂之啞科，以其言語不能通，病情不易測。故曰：寧治十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此甚言小兒之難也。然以余較之，則三者之中，又爲小兒爲最易。何以見之？蓋小兒之病，非外感風寒，則內傷飲食，以至驚風吐瀉，及寒熱疳瘛之類，不過數種。且其臟氣清靈，隨撥隨應，但能確得其本而撮取之，則一藥可愈，非若男婦損傷，積痼凝頑者之比，余故謂其易也。第人謂其難，謂其難辨也；余謂其易，謂其易治也，設或辨之不眞，則誠然難矣。然辨之之法，亦不過辨其表裏、寒熱、虛實，六者洞然，又何難治之有？故凡外感者，必有表證而無裏證，如發熱、頭痛、拘急、無汗，或因風搐搦之類是也。內傷者，止有裏證而無表證，如吐瀉、腹痛、脹滿、驚疳、積聚之類是也。熱者必有熱證，如熱渴、躁煩、秘結、癰瘍之類是也。寒者必有寒證，如清冷吐瀉，無熱無煩，惡心喜熱者是也。凡此四者，即表裏寒熱之證，極易辨也。然於四者之中，尤惟虛實二字最爲緊要，蓋有形色之虛實，有聲音之虛實，有脈息之虛實。如體質強盛與柔弱者有異也，形色紅赤與青白者有異也，聲音雄壯與短怯者有異也，脈息滑實與虛細者有異也。故必內察其脈候，外觀其形氣，中審其病情，參此數者而精察之，又何虛實之難辨哉。必其果有實邪，果有火證，則不得不爲治標。然治標之法，宜精簡輕銳，適當其可，及病則已，毫毋犯其正氣，斯爲高手。但見虛象，便不可妄行攻擊，任意消耗。若見之不眞，不可謂姑去其邪，諒亦無害。不知小兒以柔嫩之體，氣血未堅，臟腑甚脆，略受傷殘，萎謝極易，一劑之謬尚不能堪，而況其甚乎。矧以方生之氣，不思培植而但知剝削，近則爲目下之害，遠則遺終身之羸，良可嘆也。凡此者，實求本之道，誠幼科最要之肯綮，雖言之若無奇異，而何知者之茫然也。故余於篇端，首以爲言，然非有察察之見者，固不足以語此，此其所以不易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聲音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此論雖通言診法之要，然尤於小兒爲最切也。

《裴子言醫》　或問：富家之養子，恆柔脆而多疾。貧家之養子，每堅強而寡疴，伊何說也？裴子曰：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與富家異耳。何以謂貧家有暗合養子之道，與富家異？蓋小兒受病有五。一曰暖。小兒質稟純陽而火偏勝，保護無容過暖，《禮》曰童子不衣裘裳，此其義也。富家之子一出母胎，即蒙頭裹足，燠室藏之，加以覆衾垂幕。稍長則未寒先寒，疊加絨纊，更日置之于火，爍其未足之陰，積熱之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薄被單衣，隨地而擲，雖不無風冷交侵，動人憫念，而不知正得抑陽扶陰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一。二曰飽。人身腸胃，以清虛爲和順，在小兒則尤要。小兒腸胃柔窄，受盛無多，且不自知饑飽，旋與旋啖。而富有之家，則又脂味充盈，易恣情而多啖，脾胃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無物可食，即食亦自有常，必不能使之饜飫，在口腹固爲清簡，而不知正得腸胃清虛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二。三曰怒。小兒獨陽無陰，恆易躁而多怒，惟抑怒可使全陰。富家之子，種種任性，驕恣之

習，越于恆情，本無可怒，怒無已時。怒動肝木，木旺生風，風木乘脾，驚癇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素居窮蹇，不縱其性，自能貶損意氣，無怒敢發。處境似乎拂逆，而不知正得抑怒全陰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三。四曰遏號。諺云：兒號即兒歌。老子云：終日號而不嗌。則知兒之號，出于不自知，不自識，莫或使然，猶天籟也，豈有遏之之理。況小兒陽氣偏隆，最多火病，藉此呼號以泄之，不爲無益。而富家之父若母者，反生不忍，動以食慰而遏其號，鬱滯諸病，從此變生而柔脆者多矣。貧家之子，則聽呼號而勿恤，見者聞者以爲心忍，而不知正得順通天和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四。五曰傷藥。藥乃攻邪物，非養生物也，多服久服，鮮有不致傷生者。富家之子，則不論有病無病，日餌無虛。甚至旦暮更醫，亂投湯劑而不知忌，有謂無傷，吾勿信也。且藥之傷人，甚於傷食。食傷醫所易知，藥傷醫多不識。病外諸病，從此變生，又不止於柔脆矣。貧家則不暇求醫，無資取藥。縱兒多疾，安意守之，在旁人以爲失護，而不知正得有病不服藥爲中醫之至理，與富家異，其暗合養子之道五。噫，是豈富家不善養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不善養子也。是豈貧家善養子乎？非也，境也，因境以成其善養子也。

飽暖釀疾，世人不覺，諺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旨哉言乎。如《內經》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小兒之多溫病何耶？良以冬暖而失閉藏耳。夫冬豈年年皆暖歟？因父母以姑息爲心，惟恐其凍，往往衣被過厚，甚則戕之以裘帛，雖天令潛藏，而眞氣已暗爲發泄矣。溫病之多，不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昔人亦未道及也。更有富貴之家，凡兒女新婚，其衣袴被褥，無不厚褚重綿，設非嚴冷之天，未有不釀疾者。驟則猝發，人猶知之，緩則延勞，人多不察，幷及之以爲愛子者告。

《醫學真傳·嬰兒》 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父母精血之形以成。甫離胞胎，府藏之形未充，陰陽之氣已立。此形此氣，賴乳爲先，間有小疾，多屬本氣不和，不宜妄投以藥。即藥亦當調其本氣，若概以發散消痰清熱之藥投之，非惟無益，反害之矣。軒岐論醫，言人身經脈循行之道，血氣交會之理，上下內外，升降出入，原無分于長幼。數千年來，正道無傳，方技蜂起，不知經脈血氣如何升降，如何出入。原本未明，遂謂大人小兒當分科異治。治既分則方科尋究方書，兒科秘傳歌括，昧昧昏昏，毒流天下。遇病輒曰點乳勿與，詎知嬰兒之病，輕者什九，重者什一，惟藉名醫知藏府之原，識陰陽之本，按經投治，以法救之耳。今既絕其乳，復以消散之劑投之，病至輕者，間亦自愈，若氣血有乖而身熱，脾胃內虛而生痰者，遇此斷不能愈矣。甚至痰益生則消益峻，熱愈熾則涼愈投，至死不變，猶謂如是以治而病不愈，無如何矣。是則可歎也已。夫嬰兒者，猶物之初生萌芽也。腸細胃小，藉有形之乳食養無形之氣機，毋容絕也。即曰乳食太過，乍有壅滯，須知一周不食，胃亦空矣，一劑消食，滯已行矣。平人飲食入胃，傳化無停，一日數餐，次日皆傳道而出。至飼乳小兒，則隨食隨消，傳化尤速。若絕養胃之乳，復投以戕胃之藥，施于無病之兒亦病，況已病乎。即更辯曰：小兒外感風寒，內停乳食，身發寒熱，胸膈氣滿，發散消磨且不愈，奚可食哉。而孰知其不然也。風寒原非外感，飲食本不內停，但古先聖賢未經明言，世何以知？蓋人之一身，有三陰五藏之氣，三陽六府之氣，合十二經脈，氣血流行，外則從肌達表，遍行周身以禦外侮，內則由藏至府，氣歸于胃以消飲食。如曰外感，則富貴之兒，襁之褓之，不出戶庭，何以多感？貧賤之兒，受風受寒，不避外邪，何以少感？受而不病，則無外感；不受而病，實從內生矣。如曰內停，則無病之時，頻頻食乳，何不停食？既病之後，日日不乳，何以停食？若云初因停食而病，至今未消。試問人之胃府，何如者也？食停于胃，如此不消，則胃之眞氣已絕，尚何容醫？蓋在上脘者名曰宿食，入于胃中即便腐化。若上脘不清，則點水必惡，見食如仇，何以抱病之兒，渴欲求飲，見食朵頤？由此觀之，則外感風寒，內停乳食之說可廢矣。方書詐無爲有，兒醫日殺生靈，罪將奚歸？天歟，其不欲蒼生之環聚歟，乃假其手于兒醫歟。

《臨證指南醫案·幼科要略》 按襁褓小兒，體屬純陽，所患熱病最多。世俗醫者，固知謂六氣之邪，皆從火化，飲食停留，鬱蒸變熱，驚恐內迫，五志動極皆陽。奈今時治法，初則發散解肌以退表熱，仍混入消導，繼用清熱苦降，或兼下奪。再令病家禁絕乳食，每致胃氣索然，內風來乘，變見驚癇，告斃甚多。附記世俗通套之方藥於左，不可不知，不足取法也。防風、荊芥、葛根、前胡、桔梗、木通、赤芍、蔔子、厚朴、陳皮、山查、麥芽、枳殼、神麴、鉤藤。夏佐香薷，冬佐麻黃，羌活。兩三日熱不解：柴胡、前胡、黃連、黃芩、山梔、連翹、薄荷、葛根、木通、鉤藤、厚朴、枳實、瓜蔞實。丸劑必用大黃。四五日不解，但言食滯未盡，表裏不和，總以柴、芩、小陷胸。若嘔逆煩渴，用竹茹、

黃連、半夏。若痰多喘促，即用葶藶、杏仁、蘇子、萊子、膽星、貝母。甚者加牛黃。此皆套法，所當戒也。

屢清消不愈，便無方法，苟不變驚，必曰骨蒸孩勞。所用藥餌，不分氣血陰陽，但知見證施治。如早涼暮熱，必用地骨皮、丹皮、生地、元參、甘草、北沙參、石斛、知母。有痰加蘇子、杏仁、貝母、橘紅、膽星、桔梗。其鉤藤、石斛、茯苓、穀芽之屬，每劑必用。總之取無故疲藥，待其自愈，倘有變證，希冀掩飾而已。

愚按：嬰兒肌肉柔脆，不耐風寒，六腑五臟氣弱，乳汁難化，內外二因之病自多。然有非風寒，竟致外感，不停滯已屬內傷，其故何歟？嘗思人在氣交之中，春夏地氣之升，秋冬天令之降，呼出吸入，與時消息，間有穢濁吸入，即是三焦受邪，過募原直行中道，必發熱煩躁。倘幼醫但執前藥，表散消導，清火通便，病輕或有倖成，病重必然顛覆。錢仲陽云：糞履不可近襁褓小兒，余言非無據矣，四十年來，治驗頗多，略述其概云。

《醫學源流論・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產數端耳。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與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證，反有用巴豆、硼砂，其餘諸證，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眞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至于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暖即太飽，而其尤害者，則在于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爲物，得熱則堅韌如棉絮。況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塡積胃口，化爲頑痰，痰火相結，諸脈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囑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群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況兒虛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者詬罵。其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合節耶？況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愼疾芻言・小兒》 小兒之疾，熱與痰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暖，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熱。熱則生風，風火相煽，乳食不歇，則必生痰。痰得火煉，則堅如膠漆，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痰日積，必至脹悶啼哭，又強之食乳以止其啼，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搐，即指爲驚風，其實非驚，乃飽脹欲死耳。此時告其父母，令減衣停乳，則必大慍，謂虛羸若此，反令其凍餒，無不唾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剛燥之藥，即用參、芪滋補，至痰結氣凝之後，則無可救療。余見極多，教之適其寒溫，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氣，稍用消痰順氣之藥調之。能聽從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爲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痘科，尤屬怪誕。痘爲小兒之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溫和之時，死者絕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氣虛而稠密者，間有不治。其始欲透發，其後欲漿滿，皆賴精血爲之。乃未發以前，即用大黃、石膏數兩，以遏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既而即用蚯蚓數十，蟾蜍數個，及一切大寒大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鷄頭、豬尾之類，又將地丁、銀花等粗糲之品數兩，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惡物，即令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絕脹裂而死，況孩提乎。凡用此等藥者，必豫決此兒死於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於彼所用之藥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爲非此等大藥不能挽回，而人人傳布，奉爲神方矣。更可異者，強壯之年，醫者黃芩、麥芽俱不敢用，以爲剋伐，孩提之子，則石膏、大黃成兩成斤，毫無顧慮。忍心害理，至此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爲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頤肉，取出血痰，此法起於明末海濱妖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盛行，割死者甚衆。蓋小兒有痰火者，吃乳數日，必有一二日頤腫厭食，名曰妬乳。用薄荷、樸硝爲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頤內空虛之處，人人有此，割則復生，並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兒，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幷及之。

《幼科釋謎・總論》 運合陰陽，胚胎在腹，五行相參，乃成孕育。逐月成形，男女攸屬。九竅既分，肢體隨畜。臟區以五，腑部以六。內生筋骨，外綳肌肉，至于經脈，無不聯屬。至于毛髮，無不攢簇。氣通于母，呼吸盈縮，母息是同，如璞孕玉。母熱熱侵，母寒寒促，母怒脈興，母驚陰觸。母思氣拘，母憂神跼，凡此諸因，皆能停毒。而毒之停，更甚淫欲。毒停先天，後天斯

酷。古人胎教，所由諄勗。十月涵濡，胎元具足，一旦臨盆，蒂脫瓜熟。此後哺乳，更須周篤，易虛易實，疢病惟速。疾痛莫知，疴癢誰告，如啞不言，如謎難卜。保赤維艱，常憂手束，遍考方書，廣搜秘錄，識取其精，論採其卓。爰輯斯編，釋謎標牘，既分門類，更詳款目。欲幼幼者，當爲三復。

《小兒推拿直録·小兒科論》 嘗聞小兒方脈，古人謂之啞科，最難調治。蓋因孩提之輩，難于問證切脈耳。所以察色觀形爲醫家之先務也。至考小兒病證，胎毒者大半，食傷者小半，外感風寒者，十之二三而已。如曰變蒸，如曰驚悸，如曰痘疹，如曰斑爛，如曰發搐，如曰風癇，如曰瘈瘲赤遊，如曰白禿解顱，如曰重舌，如曰木舌，已上諸證，豈非孕母不謹，胎毒之所致乎？夫以兒在胎中，飲母之血，母饑亦饑，母飽亦飽，辛辣適口，胎氣遂熱，情欲動中，胎息即躁，是以嗜欲無節，恣味辛辣者，皆能令子受患也。既生之後，不獲調護之宜，唯以姑息自愛，期年未滿，輒與酸鹹，甫及周歲，頻食肥甘，病根由此而起。如曰吐瀉，如曰黃疸，如曰腹脹，如曰積疳，如曰腹痛水腫，如曰瘧痢痰喘，豈非飲食所傷，調養失宜之所致乎？凡爲是醫者，臨證之際，既重夫察色觀形，又當以虎口三關脈紋辨之，然後知小兒之病情輕重，爲實爲虛，或用藥治，或用推拿，庶幾功至垂成，而無戕生之罪矣。

《温病條辨·解兒難·兒科總論》 古稱難治者莫如小兒，名之曰啞科，以其疾痛煩苦，不能自達，且其臟腑薄，藩籬疏，易于傳變，肌膚嫩，神氣怯，易于感動。其用藥也，稍呆則滯，稍重則傷，稍不對證，則莫知其鄉，捉風捕影，轉救轉劇，轉去轉遠。惟較之成人，無七情六欲之傷，外不過六淫，内不過飲食胎毒而已。然不精於方脈、婦科，透澈生化之源者，斷不能作兒科也。汪按：小兒但無色欲耳，喜怒悲恐，較之成人，更專且篤，亦不可不察也。

《温病條辨·解兒難·解兒難題辭》 兒曷爲乎有難？曰天時人事爲之也。難於天者一，難於人者二。天之大德曰生，曷爲乎難兒也？曰天不能不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之運不能不少有所偏，在天原所以相制，在兒任其氣則生，不任其氣則難，雖天亦無如何也，此兒之難於天者也。其難於人者奈何？曰一難於兒之父母，一難於庸陋之醫。天下之兒，皆天下父母所生，天下父母有不欲其兒之生者乎？曷爲難于父母耶？曰即難於父母欲其兒之生也。父母曰：人生於活，死於寒，故父母惟恐其兒之寒。父母曰：人以食爲天，饑則死，故父母惟恐其兒之饑。天下之兒，得全其生者此也，天下之兒或受其難者亦此也。諺有之曰：小兒無凍餓之患，有飽暖之災。此發乎情不能止乎義禮，止知以慈爲慈，不知以不慈爲慈，此兒之難於父母者也。天下之醫，操生人之病，未有不欲天下之兒之生，未有不利天下之兒之生，天下之兒之難，未有不賴天下之醫之有以生之也。然則醫也者，所以補天與父母之不逮以生兒者也，曷爲乎天下之兒難於天下之醫也？曰天下若無醫，則天下之兒難猶少，且難於天與父母無怨也。人受生於天與父母，即難於天與父母，又何怨乎？自天下之醫愈多，斯天下之兒難愈廣。以受生於天與父母之兒，而難于天下之醫，能無怨乎？曷爲乎醫愈多而兒之難愈廣也？曰醫也者，順天之時，測氣之偏，適人之情，體物之理，名也物也象也數也，無所不通，而受之以謙，而後可以言醫。尤必上與天地呼吸相通，下與小兒呼吸相通，而守之以誠，而後可以爲醫。奈何挾生人之名，爲利己之術，不求歲氣，不畏天和，統舉四時，率投三法，毫無知識，囿于見聞，並不知察色之謂何，聞聲之謂何，朝微夕甚之謂何，或輕或重之謂何。甚至一方之中，外自太陽，内至厥陰，既與發表，又與攻裏。且堅執小兒純陽之說，無論何氣使然，一以寒涼爲準，無論何邪爲病，一以攻伐爲先。謬造驚風之說，惑世誣民；妄爲疳疾之丸，戕生伐性，天下之兒之難，寧有終窮乎？前代賢醫，歷有辨難，而未成書，瑭雖不才，願解兒難。

《醫醫病書·病理各論·幼科論》 兒科三大證：急驚、慢驚、疳證是也。俗論急驚者，《内經》所謂少陽所至爲瘈瘲也，多得之風、火、暑三種陽邪，與汗出過多，本臟自病，法宜辛涼與補陰。俗謂慢驚者，《内經》所謂太陽所至爲痙是也。多得之濕、燥、寒三種陰邪，又有嘔吐泄瀉，飲食内傷，法宜溫脾陽。疳病多由於飲食傷脾，亦有思乳思母，肝鬱而成者，法宜溫宣中焦，兼之芳香開鬱，亦有殺蟲者。痘證從内發，癮疹系溫邪，最忌發表，今人必與表藥。痘證必備四時之氣，今人偏於寒涼攻下，急驚亦與發表，慢驚仍用寒涼，疳疾則恣用苦寒，民豈堪命哉？

《壽身小補·小兒總論》 凡小兒之病，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語也，謂治之極難。然治之之法，能細心體察，而治之又易。又易者何？能審苗竅、察形色，此六字之中，而表裏寒熱之證明矣。明乎表裏寒熱，而再辨之以虛實，則治之非若男子婦人之病態百端也。蓋以小兒之病，非外感風寒，即内傷乳食。外感者，必有表證而無裏證，如周身發熱，無汗清涕，搐搦之類是

也。內傷者，必有裏證而無表證，如上熱下冷，嘔吐泄瀉腹痛，驚疳積聚之類是也。熱者必有熱證，如口渴煩躁，唇紅面赤，二便秘結，小便或短黃澀熱，吮乳口熱，驚啼聲雄之類是也。寒者必有寒證，冷汗無熱，小便清利，大便溏瀉，唇白面青，手足發冷，虛驚聲雌之類是也。於此四者之中，而辨以眞虛眞實，假虛假實。以小兒如渾沌一團，嗜欲罔識，治之能得其法，投劑立見奇功。但小兒柔弱之體，氣血未充，臟腑嬌嫩，即有實證，不宜竣攻。今舉世幼科，輒謂小兒純陽之體，無論其先天之厚薄，秉賦之盛衰，一經看病，非謂氣裏食，即曰寒包火。或妄投丸散，其所用之散藥，無非消散剝削而並施。或混開套方，其所主之方，無所補泄升降而齊用。更有一種愛子情切者，或見其兒黃瘦神疲，乳食減少，或詢之於庸俗，不云痰火即曰食積，示以肥兒丸、保和丸。爲父母者徒聽其肥兒，保和之美名，視爲神聖之藥而極力投之。殊不知肥兒丸多苦寒之味，最敗胃氣；保和丸多消耗之藥，極傷元陰。謂其肥兒也而適足以瘦兒，謂其保和也而適足以違和耳。嗟嗟，小兒之元氣無多，倘妄聽庸醫，徒知去病而不顧其還元，今日一破，明日一消，其有不萎敗者，未之有也。愼之愼之。

《不知醫必要·小兒科》　小兒之病，非外感風寒，即內傷飲食，及驚風、吐瀉、寒熱、疳癇而已。蓋外感者必有外證，如發熱、頭痛、拘急、無汗，或因風搐搦之類是也。內傷者必有裏證，如吐瀉、腹痛、脹滿、驚疳、積聚之類是也。熱者必有熱證，如熱渴、躁煩、秘結、癰瘍之類是也。寒者必有寒證，如清冷、吐瀉、無熱無煩、惡心喜熱之類是也。四者之外，尤當辨其虛實。有聲音之虛實，有形色之虛實。如體質強盛與柔弱者有異，聲音雄壯與短怯者有異，形色紅赤與青白者有異。觀其形色，審其病情，若果有實邪，果有火證，不得不暫爲治標，治標之法，及病則已，切不可妄爲攻擊消耗。小兒以柔嫩之體，血氣未充，臟腑甚脆，略受傷殘，即痿敗而不可救，愼之。小兒疾痛疴癢，不能自言，旁人又不能代言。且以嬌嫩之體，易虛易實，藥一過分，變幻百出，即危在頃刻矣。凡小兒有病，自一二歲至十二三歲，全恃父母細心看理，方能知眞，其虛實寒熱，庶不至誤。有一等父母，姑息之深，飽暖失宜，果物恣食，或畏苦廢藥，或求速雜投，爲害亦不淺。小兒一切雜證，與大人同治，惟藥味較輕耳。至於大黃、樸硝等藥，非萬不得已，切不可用。

《醫理眞傳》卷四　問曰：小兒別列一科何也？答曰：小兒初生下地，不能言語，食則母之精血，即有病證，醫家全是猜想，並無幾個一見便知。未食五穀者，外感尚多，內傷即少。食五穀者，外感內傷俱有。更有痘麻，動關生死，所以小兒科之外，又有痘科也。俗云啞科，眞是不謬。最可怪者，小兒初生下地，世俗皆用大黃、銀花、勾藤、甘草之類，以下胎毒血糞，予深爲不然。凡人皆稟二氣所生，有自然之理。小兒初生，猶若瓜果初出土之萌芽，以冷水灌之不可，以熱湯灌之亦不可。生機原是自然，換肚換腸，亦是自然，何待大黃、銀花之藥，以催之毒之。只要小兒不偏於寒熱兩字，即不可妄施藥品，以種病根。苟有胎中受熱者，小兒必面赤唇紅，氣粗口熱，以苦甘二味投之便了。有胎中受寒者，小兒必面青，唇口淡白，氣微口冷，以辛甘二味投之便了。至於外感，一切務察時令，小兒雖不能言，而發熱之有汗無汗，口熱不熱，二便之利不利，只此數端亦可以知其病矣。其至要者，太陽主皮膚，統營衛，爲第一層，六客中人，必先犯此。學者須知，切勿惑於小兒稚陽之體，原無傷寒之說，不知小兒氣輕力薄，正易傷寒也。傷寒二字，四時皆有。蓋所謂傷寒者，傷及太陽地界也，太陽本氣主寒，六氣從太陽而入內，故皆可以名傷寒也。其中有稱爲驚風者，有稱爲慢脾風者，是皆不經之論也。

《醫法圓通·小兒諸疾約言》　小兒初生，只要安靜，審無胎中受寒，無胎中受熱，切不可用藥以戕之，以伐生生之氣。今人每每小兒下地，多用銀花、黃連、大黃、鉤藤、甘草，取其清胎毒，小兒少生瘡癬。此說似近有理，究竟皆是婆婆經。此說省城最重，不知山野鄉村，小兒下地，大人常無藥服，何況小兒，難道皆生瘡，皆死亡了。但食乳之子，外感病多，飲食病少，設或有虛損病出，多半從母乳上來，審其陰陽之盈縮治之。食五穀之子，多半飲食，或是外感，按定病情治之。

《知醫必辨·雜論》　最可笑者，吾鄉之小兒科，自不知書，毫無學問。不過其師傳以發散消導數方，如張子和三子養親湯，蘇子、白芥子、萊菔子，在所必傳。加以羌、防、柴、葛、枳殼、腹皮、山查、厚朴，消導藥十數味。再傳以脈案，曰受涼停滯，食乳相裹，防變防驚數語，遂即懸壺行道矣。每過臨證，即將師傳數語立方，叮囑人家證重不可吃乳，米飲亦不可吃，日以發散消導與服。數日不退熱，不易原方。雖十數日不退熱，仍用原法，略爲加減耳。其家少進米飲，則曰吃壞了。因燥藥吃多，血分大虧，不能榮筋，以致抽搐，則曰此急驚也，吾早言之矣。多日不吃飽乳，且服發散，治得氣微欲絕，則曰

此慢驚也，吾早言之矣。直至於死，醫者不悟，而受害者亦不悟，猶以爲先生甚靈，彼早言矣。尤可恨者，有拂驚之婦人，毫無傳授，妄行作孽。其兒並無驚，實因誤藥，氣血已虛，往往一拂而死。夫喜怒憂思悲恐驚，驚乃七情之病，必因驚嚇而後起，豈有因外感而成驚者乎？我輩方脈，不看幼科，然因方脈而救小兒者不少。如曹耕之之孫女，某幼科治之將死，遂請拂驚老婦。余再三勸止，囑令止藥，吃乳食粥，數日全愈。韋廷璋次子，甫生八月，偶因外感發熱不退。某醫肆用發散，不許吃乳以及米飲，延至多日，看看待斃，乃回絕不治。適予至伊家有事，廷璋向予求救。予以手指探其口，尚裹予指，知將餓死。乃僞曰：我有妙方，能救此兒，但先須吃乳。其家謂已將斷氣，何能吃乳？予斷以必能吃乳，但須其母上牀以乳就之耳。其母依言，以乳就之，果然能吃，且吃不少，乳後安睡。予告以今夜且不必服藥，明早我來進藥可也。次早往視，兒夜間吃乳不少，且得安眠，似已全愈。伊家問藥，笑應之曰：予有何藥，仍吃乳耳。此兒有病多日，過服發散消導，有何外感？有何停滯？又不許吃乳，直餓死耳。而不死者，殆與我前世有緣也。其家感激，強將其子寄我名下，予亦聽之。又在蔣姓家診病，其家順以小兒藥方請教。予看脈案，痰喘聲如拉鋸，藥甚利害。予問小兒何在？奶媽現抱在予旁，並無拉鋸之聲，惟神氣甚弱耳。予稍爲診脈，曰此發散消導太過，想必又不許吃乳，乃虛痰耳。速宜進乳，不必服藥。其家依言，數日全愈矣。幼科之誤人也，予姑略述二三，類此者甚多，不能盡舉。我後人學方脈，於幼科亦須留意。凡名家醫書，皆有幼科，固宜善看。而《馮氏錦囊》，由小兒始以痘科終，尤不可忽。果能遍看方脈小兒，無不兼備，家中生育頗多，庶不至受幼科之誤也。

《市隱樓醫學雜著·小兒難治之證有四説》 小兒氣體結實，感受風寒，因而發熱，熱盛生風，風盛生痰，忽然痙厥不省人事，此謂急驚。外治用針用刮，用推用拿，內治用清用瀉，用消用開，即能清醒。如陣雲四合，雷雨大作，霹靂一聲，雲開雨止，轉瞬晴明。其來也忽，其去也突，故治急驚者，似難而實易。所難治者，厥惟四焉。一曰慢驚。或因先天腎水不充，或因後天脾土不足，臟腑空虛，腠理不密，風寒易感，時寒時熱，穀食少進，大便溏泄，或因斷乳太早，雜食傷脾，或因痘後疹後痧後瘧後痢後，及一切大病久病之後，正氣大虧，皆能成慢驚。而又莫速於大吐大瀉之後，竟有一日即成慢驚者，不可不知也。治法與急驚正大相反，莫善於莊在田之《福幼編》，惟溫惟補，大劑連進，乃可挽回，稍有遲疑，必不可救。而醫家病家皆以爲奇聞，此其所以難也。二曰痧子。痧子一證，輕者避風，不藥能愈，重者辛散，亦可透發。體虛者扶正以達邪，火盛者滋陰以助汗，幼科書在，本不難治。自夫人誤認痧子之喉痛爲喉證，不用辛散，專用寒涼以治其內，珠黃以治其外，使痧毒不能外達於皮毛，則必上攻於咽喉，竟成不治之證而難治矣。三曰痘證。近年牛痘盛行，痘科專家幾同絕響，一二種痘之人，大都粗工，下苗以外，茫無所知。適或痘不穩順，及時行天花，急而求方，彼惟以犀羚連芩等一派寒涼之品投之，使血凝氣滯，痘漿冰擱塌陷而死。其變甚速，治法始終當以補氣血、扶陽氣爲要義，用藥以溫補少加發散爲首務。莊在田《遂生編》實爲痘科聖書，非他家所能及也。四曰臍風。此證因產時受風，有生下即成者，有遲至百日者。七日內最易患此，尤宜時刻留心。但見眉心有一點黃色，便是臍風，臍上必現青筋，即速施治，不治則黃至鼻端，不治則鴉聲撮口，哭不成聲，咀乳無力，急治之猶或十能活一。治法莫妙於《幼科鐵鏡》之燈火十三燋，與《廣生編》之四等燋法。治之得法，頃刻可愈，余嘗親手試之，非臆度也。以上四證治法，皆詳見余所輯《保赤要言》中，今復表而出之，欲使病家知四證雖難治，要皆有可治之法，勿視爲難而竟不治也。總之治得其法，則難者亦易，治不得法，則易者亦難，難易之別，亦視其治之如何耳。

《幼科切要·小兒要略論》 古人云：寧治十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此言小兒號曰啞科，治之甚難，景岳先生又謂其甚易，何以見之？蓋小兒之病，無脈可診，血氣未充故也。病之痛癢，又不能以言傳，惟有望聞切而已。難乎不言，而獨言其易者，抑亦以小兒之病，不過外感風寒，內傷飲食，驚風吐瀉之類，並無七情六鬱色慾憂思之患。故予治小兒表病，不過香蘇散、惺惺散之類。治小兒裏病，不過平胃散、藿香散之類。治小兒虛痰諸證，不過二陳湯、六君子湯之類。治小兒實熱諸證，不過小牛黃丸、瀉青丸之類。凡此表裏虛實之病，解表攻裏只宜輕劑，毋容大表大下，以傷元氣。至於驚風吐瀉，各種雜證，則分入門別例而治之矣。

《醫宗會要·幼科論》 小兒治法，陳飛霞《集成》一書頗爲完善，第於三因欠晰，尚須補揭兩綱。方書專指幼小爲稱陽，以六君、四君溫燥等爲補藥，謂陽能生陰，并療慢脾驚風，甚至歸罪其父母。又謂幼小陰未充長，陽則有

餘，故常生熱生痰，生風生驚，意在闢驚風之說。雖立言得體，而其劑病又只有冬寒方法，並無三因諸辨治，是宜擴其識量者。孫思邈曰：人六歲以上爲小，十六歲以上爲少，其六歲以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治法無所承據。夫小兒之氣勢微弱，今之學者又不留意，雖謂病與大人不殊，要識癇法有三。蓋氣血尚未充斂，或風領六淫所中爲風癇，或有驚惕恐怖爲驚癇，或乳食失宜爲食癇，痙亦即其類也。此爲痰癖內結，阻礙經臟之營衛，病發身軟時醒者爲癇，強直反張不時醒者爲痙。故先身熱掣瘛，驚啼叫喚而癇。脈浮者爲陽癇，病在六府，或在肌膚，猶易治。先身冷不驚掣啼呼而病發，脈沈者爲陰癇，病在五臟，或在骨髓，爲難治。凡小兒每三十二日一蒸變，前後五百七十六日乃畢，故每覺情狀有異，其蒸即發熱也。頭面及唇有白泡，耳尻獨冷，不可治之。惟耳尻俱熱，則有時令先參黑散意小汗之。〔麻黃、杏仁、大黃。〕若不除，乃與紫丸〔杏仁五十枚，巴豆三十枚，代赭石、赤石脂各一兩，蜜丸如麻子大，以乳汁下一丸。百日兒可下小豆大一丸。雖下不虛人也。〕緩下之，去其痰癖，殊非後世慢脾驚風之說可比。顧猶有說焉，風癇驚癇，雖四時有之，而發者較少。凡先寒後發熱者，多食癇也。故或衣暖汗出，風因易入，先屈指如數物者，風癇也，當與龍膽湯〔鉤藤皮、柴胡、條芩、桔梗、白芍、茯苓、甘草各六銖，蜣螂、大黃各兩。〕及豬乳汁治之。驚怖大啼，乃發爲驚癇。微者急持之，勿令再驚，當自愈也。若其先不哺乳，吐而變熱後發者，此食癇也。早下則瘥，四味紫丸主之。甚者赤丸下之。〔以硃砂裝紫丸之衣。〕此爲言驚風者下一着切實工夫，是一大綱主治也。再有一綱，每於三癇絕不分晰，必至痙作，妄稱風動起驚，於是有脾虛肝燥，上馬驚風等名，或投朮、附、薑、桂，參、芪、三黃等，熱以壅之，寒以遏之。或麻、桂、神麴、麥芽、陳皮、半夏、羌、柴、牛黃、金箔等辛竄墜壓，遂至素稟陽臟者，痰癖挾氣以損陰，稟陰臟者，挾藥力以敗氣，種種謬妄，良可浩嘆。況方土時宜，尤須先識。如今運會，似地輪欲動，所居在辰巽風濕之方者，凡屬沍寒，百不一見。一切病患，皆先聖所謂病熱之五種傷寒類，其即風溫、濕溫、暑熱等。且有時毒疫癘諸外因，及稟受多火少水，飲食燥熱，每多害陰動陽之品。此等痰癖熱結，招引病邪，倘仍以冬寒法治之，豈非妄殺無辜。不才以酬應在外，孩孫偶染時溫，先發熱後泄瀉，食癇欲作，有以柴胡、陳皮、麥芽、厚朴、辛竄傷營，三服竟至不起。沉痛迫切，因揭是要以惠來茲，明者其急參之。

《保赤存真・幼科總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兒不能言，病情未易測也。然以理參之，則幼科轉易於大方脈。小兒之病，無非外感風寒，內傷飲食而已，非若大人有勞役鬱氣，憂思房事，種種見證，雜出紛投不可預料也。病情不外寒熱虛實，三歲以後始以脈之浮沈遲數分之，三歲以前，則以虎口紋之青紅紫淡定之。如發熱頭痛，拘急無汗，搐搦紋青，吾知其爲外感之表證也。吐瀉腹痛，脹滿疳積紋黯，吾知其爲內傷之裏證也。大渴躁煩，秘結癰瘍，紋紅或紫，吾知其爲熱證也。清冷吐瀉，不燒不煩，惡心喜熱，紋紅而淡，吾知其爲寒證也。不渴神倦，睡而露睛，不思乳食，唇淡便清，紋淡紅，吾知其爲虛證也。壯熱咳嗽大渴，小便紅赤，聲音雄烈，紋青而紫，吾知其爲實證也。細觀手紋，詳審苗竅，靜驗見證，兼察聲音，爲表爲裏，爲虛爲實，爲寒爲熱，自然了了。但處世不可有富貴貧賤之見，而治病不能無膏粱藜藿之分。夫膏粱之家，身居華屋，口饜甘肥，珠翠盈前，聲歌溢耳，散心蕩志，剝削日加，縱叶熊羆，胎元薄弱，治療之法，端以固本爲先。若藜藿之家則不然，日勞其筋骨，夜安其神志，嗜欲寡恬，天元充足，故產下之兒，骨勁肉堅，終年無病，即或有恙，亦不過六淫之偶中耳，疏解消導，一劑便愈。惟是小兒氣血未堅，臟腑嬌脆，攻伐之藥，中病即止，不可過劑。張氏景岳云：實而誤補，不過增邪，增邪猶可解救；虛而誤攻，必至傷正，傷正則難挽回。此論雖爲診家之要訣，而於幼科更爲切當。〔略〕至於胎之厚薄，視乎稟受。其父母先天虧損者，兒之先天必弱，如腎怯五遲五軟解顱身瘦等證，自小治之，猶恐不及。乃世俗以爲小兒嗜欲未開，不須補腎，且有小兒純陽，禁用熱藥之說。不知張子製八味丸，原治漢帝三陰瘧，宋錢仲陽減去桂附，名曰六味，以治小兒眞陰不足等證，功效不能盡述。至明薛立齋於大人陰虛者，用丹溪補陰法不應，始以此丸投之，無不立效，於是大方脈中亦用六味丸矣。而後人不考其源流，以幼科之仙丹，棄而不用，良可惜矣。且眞陰有虛，眞陽又豈無虛，予歷治多年，用張子八味丸救活甚衆，此又不可徒執小兒純陽之論也。

《幼科闡岐・小兒疾病》 夫小兒之疾，並無七情所干，不在肝經則在脾經，不在脾經則在肝經，其疾多在肝脾二臟，此要訣也。急驚風屬肝木，風邪有餘之證，治宜清涼苦寒，瀉氣化痰。其候多聞木聲而驚，或遇禽獸驢馬之吼，以致唇青口噤，或聲嘶啼哭而厥，發過則容色如常，良久復作。其身熱面赤，因引口鼻中甚熱，大便赤黃，惺惺不睡，蓋熱甚則生痰，痰甚則生風，偶因

驚而發耳。內服鎮驚清痰之劑，外用掐揉按穴之法，無有不愈之理。至於慢驚，屬脾土中氣不足之證，治宜中和，用甘溫補中之劑。其候多因飲食不節，損傷脾胃，以瀉泄日久，中氣太虛而致發搐，發則無休止。其身冷面黃不渴，口鼻中氣寒，大小便青白，昏睡露睛，目上視，手足瘈瘲，筋脈拘攣。蓋脾虛則生風，風盛則筋急，俗名天吊風者，即此候也。宜補中爲主，仍以掐揉按穴之法，細心運用，可保十全矣。又有吐瀉未成慢驚者，急用健脾養胃之劑，外以手法按掐對證經穴，絡脈調和，庶不致變慢驚風也。

《對山醫話》卷三　世俗有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蓋言衣絮弗使過暖，飲食弗令過飽，庶無蘊熱停滯之患，是亦保嬰之一法也。凡襁褓之兒，內證多痰火，外感多風熱，每患口舌腫毒，投以辛涼化毒自安。近有推驚婆子，指爲螳螂子，言過一周即不救，每用利刀剔兒兩頤，以出血塊，是惟江浙有之，而吳中爲甚，他處未聞有此患也。然孩提之子，肌膚嬌薄，即欲稍泄風熱，以針略刺猶可，切勿用刀割裂，以傷血絡，致不能乳食，可不慎歟。

綜　述

《幼幼新書·病源形色》　杜光庭《指迷賦》：陰升陽加，四時無差。萬物稟天地一氣，男女從精血而邪。三旬而陰氣純厚，子稱襁褓。兩月而陽氣方生，號曰嬰兒。百日之內名曰奶腥，至半晬而爲誇。乳童周期而陰陽各半，孩兒千日而眞氣方奢。五六歲小兒之譽定，十歲外童子之名華。若論變蒸之候，法主數家。魂自變而目明，魄自變而氣加。百日神化而喜笑，胎中有滯而顯邪。蒸變兮氣血自劣，不變兮眞本無遮。乳痢兮五日乃有，撮口兮十日以遐。胎驚兮未及蒸變，內釣兮百日如拿。胎疸因母氣之傳熱，黃病由脾胃之熱瘕。熱極則咬人齦齒，風盛則面色如花。內熱則渾身似火，腹痛則惡哭啞喔。於是乎察其形色，辨於邪正。面黃赤而大怕體涼，吐與泄而最嫌熱盛。驚癇兮身體宜溫，傷寒兮脈洪邪迸。腹脹唯憂足冷膝沉，咳嗽本喜浮滑爲病。消渴須身熱脈洪，夜啼爲逆。霍亂而脈大體溫，心疼憂命。相順則施功用藥，相反則與言危病。面黃色赤唇青而吐逆堪論，目赤唇紅內熱而發潮當脈。唇角微赤而臉黑防驚，指黃足冷而驚熱爲證。搖頭揉目兮肝熱多眵，上竄喘粗兮風極涎諍。咳嗽與鼻塞相連，斑瘡與傷寒同類。明之則愚化爲賢，悟之則超凡出聖。是故小兒之候，難以參詳。寒多則皮膚燥澀，熱盛則面赤頰黃。熱氣盛則驚癇須發，手足冷則氣厥宜防。熱連夜而陰少，寒兼晝而陽傷。積熱則壯熱不歇，伏寒則乍溫乍涼。傷寒熱兮，鼻冷耳熱而喘粗；麻痘熱兮，兩耳角冷而是常。唇黃微青而多睡，乳食欲吐而脾殃。睛急目青而色黔，驚候誕生而胃亡。但能消息而依此，何慮遠近而不揚。是知急驚因內熱而所蘊，慢脾因中氣之虛荒。肝伏熱而雀目，穢兼風而臉瘡。青盲肝冷，翳膜膽強。盜汗因內虛而起，亦虛勞而骨傷；兼驚伏於內痞，及冷熱而兩詳。鼻衄連綿，心盛鼻瘍。拘攣而筋脈皆冷，口噤而風擊胃強。客忤而物忤無異，卒中而中惡同章。欲識丁奚腹大，氣聚成積。病在腑而異治，積居陰而難詳。始因乳哺不消，三焦難整；漸次結聚成塊，一身消歷。胃寒而珍饌不餐，脾熱而逢粗也吃。疳瘦由中熱而胃傷，腹脹是脾衰而氣塞。吐本胃虛，瀉由寒癖。生戀甜肥而乃生疳蟲，瘡起脾元而毒之所適。心脾熱而口內生瘡，二臟極而重舌相擊。明之則萬舉萬全，用之則功名不溺。是故邪生則病至，積聚則疳居。皮膚澀而頭髮作穗，面色赤而渴飲難除。肺氣熱而鼻瘡不止，大腸冷而糞如下沍。心疳則五心煩熱，腎疳則面腫骨疏。且臟氣主失固，使眞氣之不疏。三焦不調而形饒丹腫，榮衛不治而頻出癰疽。都緣皮肉之沮滯，又詳血氣之無餘。積成因乳食太早，疳瘦由餐甜不除。於是臟氣不宣，乃生諸患。瀉有八種，驚生急慢。胃逆腸寒而吐瀉並興，脾肺俱虛而瀉痢無間。表裏冷而水沫俱奔，脾胃寒而瀉物成瓣。脾熱胃寒而瀉水兼黃，脾虛心熱而如湯之狀。小腸傳熱而便血，大腸冷極而膿綻。似瀉不瀉是脾冷心熱所蒸，飲水不休蓋氣盛金火相諍。證頻睹則逆順方明，病數見而智性方慣。是知膀胱受熱，尿血而必患五淋；膀胱與小腸積冷，偏墜而氣厥漸深。傷風因當風解脫，鼻塞由母氣凶侵。瘧疾是暑氣之不出，脫肛乃腸冷之瀉頻。衣安月下，抬無辜以爲殃；瞳子未成，見希物而觸忤。風搏血氣上攻而結成癭癰，熱壅臟極內衝而丹腫難禁。傷飽則骨軟腳弱，失乳則項細少音。解顱蓋骨氣之不足，鶴膝由肌肉之不任。既曉病源，須識浮沉。驚熱兮下之當愈，瀉痢兮調胃宜深。風盛兮解之即退，傷冷兮和胃溫陰。論脈兮尺寸未定，別病兮虎口紋臨。次指而分於三等，青紅而在於兩尋。窮之則病無不

辨，用之則法無不深。要在女尋右手，男看左指。氣在下紋，風居中裏。過風關名曰命關，定其色青之與紫。先論管氣之枝，初節爲始；若見紅紫微微，脾氣常滯。外有枝青兮風已入脾，或見紫枝兮邪氣難止。枝頭分開兮黑色相連，氣虛爲病兮風氣將起。但觀於初節之間，詳吉凶而定其病矣。是知中主於風，亦須詳視。青紋紫枝兮慢驚當耳，紫紋青枝兮似蟲不出。虛驚氣散，誕盛難治。若見青枝衝命，風盛而搐掣須當；或見枝赤紋紅，定知是風來侵氣。紋紫枝青，宜防慢驚。及已忽然紋青枝紫，過命關而驚候須來。枝分兩頭，如綫細而涎潮當死，紅紋微散而可醫，黯黑忽見而將毀。紅如米而肺熱，喘泄胃而未已。兩米青紫而入於命關，病候雖在而去如流水。紅紫迸甲而命殂，內纏指面而無死。若能在意而精通，假使珠珍而無比。

《活幼口議·總論》撮要　一兒在胞胎，必須飲食有常，起居自若，便神全氣和，胎氣常安，生子必偉。一懷娠之後，最忌食熱毒等物，庶兒孩降生，兒有臍突瘡癰等患。一乳母常須養其血，和其氣，樂以忘憂，使乳汁溫平，縱兒疾作，自安平過半矣。一嬰兒平常無病，不必服藥餌，恐遇疾不即爲效。一初生兒必忌外客所觸，庶免致客忤熱，古人所以忌客一臘。一兒孩不宜食肉太早，傷及脾胃，免致蟲積疳積。一兒孩變蒸作熱，非謂其病，雖不藥自愈。一小兒受病在臍，有自愈者，故先賢惟理其臟，未言其腑，腑陽臟陰，如麻子一證，乃是腑病。一小兒顱囟未合，乃氣虛所致，忽視爲尋常。一兒生穀道無穿，多至不救，藥無速驗，必假物透以通之。一驚風發搐，手足不定，執捉恐風癇逆人經絡，廢害肢體。一小兒毋容入神廟中，恐神情閃爍，必生怖畏。一小兒笑極與和，哭極與樂，睡思既濃，毋使吐嚼。一兒患吐瀉，女吐男瀉，是爲急證。吐瀉不止，脾虛風即生，急宜療之。一兒患瘡疹發驚，不可下驚藥。有熱不可用退熱藥。有汗不可止汗，或吐不可理吐，或下亦有可不可。一兒患鼻孔黑如煤，耳輪廓焦黑，目翻指甲黑，作鴉聲或吼叫數聲，及手尋父娘衣，皆無可治療。一藥忌腦麝腻粉水銀，及用鍼艾，尤忌砒毒，皆不可輕用。一食忌甜成疳，飽傷冷成積，肥生痰。如焦苦辛辣餿酸熱毒，尤不可食。

辨疑　一兒患陰癇，其脈浮數洪弦，是陰中之陽，非眞陽也。一兒患慢驚，得脈數，呼吸粗大，是其證絕，非陽回也。一兒患豆疹作熱，非傷寒也。但看耳後有赤縷者是。一兒患身及張，非驚風也。或投寒涼藥亦愈，然非驚風所傳。一嬰兒聞響即掣跳者，非驚也，乃肺肝不足而神有未安。一熱在筋脈亦發搐者，非眞搐也。如或過劑，則變假爲眞。一議張氏方書，南人得病不可以北人處方，自是南北異道，不可不辨也。

《活幼口議·小兒形證訣歌》　初生牙兒一塊血，也無形證也無脈。有驚當知是胎驚，有熱當知是胎熱。三朝綳抱未知安，七日一臘古來說。臍風撮口老娘乖，鎖肚青筋唇口撮。又有因邪客忤兒，不乳一宵神自脫。只將妙藥保安康，良久牙兒命得活。若知難救命須臾，嫌兒指甲兼唇黑。女子初生小便血，正是胎中受熱得。男兒兩目閉不開，或患丹瘡俱熱極。目閉丹瘡消毒良，血出須用生地黃。又有初生便發延，或將向火或加綿。神情不穩目斜視，強直反張深可憐。醫人若作驚風錯，但只涼心便安樂。須宜以許地黃多，更加些蜜神仙藥。牙兒未周不識驚，忌他聲響不安寧。月內半周名褓裸，驚熱須當順變蒸。三十二日爲一變，六十四日爲一蒸。一十八次變蒸足，方有脈自寸口生。變蒸木足在面部，左眼大陽陰右處，眉棱上下俱是木，準是中宮鎮星土，耳間屬腎常土虛，唇口兩畔脾所居，面中顴臉屬心火，惟有人中是肺都。五行相生重卻輕，若還相剋着工夫。順候易理逆難療，智不通兮性莫粗。心主驚兮肺主氣，肝主風兮脾主味。胃家不得冷兼虛，吐瀉不止驚風至。自古皆言心主驚，五臟六腑有驚名。心驚血散氣不復，流入虛堂百病生。肺驚喫水肺喘細，乾嘔無時脾胃因。腎候咬牙肝搐眼，夜啼腸恐臉紅心。五心熱是脾招悸，面青下白膽生驚。若在三焦終作渴，或入膀胱卵痛聲。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活幼論》　嘗謂木有根荄，水則有源。根荄盛則枝葉暢茂，源深則其流必長。小兒稟父母元氣而生成，元氣盛則肌膚充實，驚疳積熱，無由而生，風寒暑濕，略病即愈。元氣虛則體質怯弱，諸證易生。所患輕則藥能調治，所患重則可治者鮮。故試啐之後，或不能言，或不能行，或手拳不展，髮不生，斯猶可治。甚則初生之時，臍風撮口，吊腸等證，鎖肚，重舌無聲，舌焦，遍體青黑，如此證狀，非急療則百無一活。若其餘諸病不一，治之之道，當觀形，察色，聽聲，切脈。觀形則先觀其眼，若兩眼無精光，黑睛無運轉，目睫無鋒芒，如魚眼、貓眼者不治。或神藏於內，而外若昏困，神氣不脫，則豈無再活之理。察色者，若面目俱青，眼睛窻視，此爲驚邪入肝。面紅眼赤，惕惕夜啼，則驚邪入心。面青惡叫，嚙奶咬牙，乃驚邪入腎。面色淡白，喘息氣乏，則驚邪入肺。面黃，嘔吐不食，虛汗多睡，乃驚邪入脾。

皆隨其狀而治之。若夫聽聲，則睡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痊，或聲如鴉中彈者不治。至於切脈，虛則細而遲，實則洪而數。次當看紋，候男左女右手辨之，從虎口內至第一節是風關，第二節是氣關，第三節是命關。第一節風關，赤紋乃飛禽內外人驚，赤紋微乃火驚，黑則水驚，兼打撲驚；青色乃天雷四足驚，內隱青紋微屈，則是急風候，紋彎乃停食候。第二節氣關，紫色紋是驚疳，青色紋乃疳傳肝經，白則疳傳肺經，若黃色乃傳脾經，黑色難安。第三節命關，青黑紋現，三關通度，斜歸指甲則不治。至於驚、疳、積、熱四證，驚者虛惕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積漸生風，其證有冷熱虛實。冷則燥之，虛則溫之，實則利之，熱則涼之，是爲活法。急驚之候，通關截風，定搐去痰，其熱尚作，則當下之，一泄已後，又急須和胃鎮心，不可過用寒涼等劑。其或口中出血，兩足擺跳，腹肚搐動，摸體尋衣，神昏氣促，噴藥不下，通關不噓，心中痛絕，忽大叫者難愈。慢驚之候，宜於生胃氣藥，和以截風定搐，不可太燥。其或四肢厥冷，吐瀉加啾，面黯唇慘，胃痛鴉聲，口生白瘡，髮直搖頭，喘急涎鳴，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愈。慢脾十救一二，祇當生胃回陽。如太衝脈在，則取百會穴多灸之。若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啾頭軟，大小便不禁，虛痰上攻，呼吸氣粗，脈來浮數，是謂陰盛強陽。錯認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氣下，人以醫殺咎之。此則覆燈將絕之證，雖不藥亦無生意矣。又有喉中痰涎聲如拽鋸，一兩日間閉目不開，此爲虛痰，保養其氣，凌遽下痰，亦未可保，蘇合香、白圓子輩姑與之。男子、婦人有此證，亦當守此二藥。以上驚風本證各見後。痙病發癇天釣，亦風之種類。舉身僵仆，有汗不惡寒，手足冷，口噤，爲柔痙。無汗惡寒，身反張，咬齒爲剛痙。得之未易施治。諸癇八證：馬癇張口搖頭，馬鳴反折；羊癇喜揚吐舌；犬癇手屈，兩足拳攣；鷄癇搖頭反折；並屬陽。豬癇口吐涎沫，振目視人；牛癇目視腹脹；鳥癇唇口撮聚，手足俱搖；蛇癇身軟頭舉，吐舌視人。并屬陰。治法須辨其冷熱，順氣平血，豁痰除風。其或目睛不轉，口噤無聲，唇面青黑，肚脹不乳，身熱下血，厥逆吐利，汗出壯熱不止，體軟不睡，眼生白障，不治之候。天釣者，壯熱翻眼，手足搐掣，如魚之上釣，皆由乳母過食熱毒，遄復乳兒，兼挾風邪所致。但當解利風熱，則應手而愈。驚風諸證，有不可治者，總而論之，項筋無力，魚口氣粗，嚙齒咬人，瀉下如瘀血，手足搐搦不停，目似開不開，身軟口噤，不食，木舌乾澀，反張脊強，囟陷不動，啼不作聲，冷汗如雨。慢脾炙不醒，視物不轉睛，眼上赤脈，雖盧、扁復生，亦無如之何。若疳候，兒童二十歲已下爲疳，二十歲已上爲癆。癆與疳皆氣血虛憊，臟腑受傷，故有肝心脾肺腎五疳，外有蛔疳、脊疳、腦疳、乾疳、疳渴、疳瀉、疳痢、腫脹、疳勞、無辜疳、丁奚、哺露，治之各有方。其病多因乳哺失常，腸胃停滯，或妄服吐下藥，津液內竭而得之。故其爲候，頭皮光急，毛髮焦稀，腮縮鼻乾，口淡唇白，兩眼昏爛，揉鼻搯眉，脊聳體黃，鬬甲咬牙，焦竭自汗，漩白瀉酸，肚脹腸鳴，癖結潮熱，或身多瘡疥，酷嗜瓜果鹹酸炭米泥土，多飲水者，皆其證也。惟腎疳害人最速者，蓋腎虛受邪熱，疳氣奔上焦，故以走馬爲喻。初作口氣，次第齒黑，盛則齦爛，熱血迸出，甚則齒脫，宜急治之，縱得全活，齒不復生。其餘諸疳，如或飲水不已，滑泄不休，舌上黯黑，目睛青筋，眼角黑氣，小便如乳，牙黑骨枯，脫肛，咳逆氣促，身上粟生斑黑，唇白腹高，人中平滿，抱著手足，垂囊無力，襯著腳心，全不知疼，身體變冷，爲五絕，豈有瘳乎。積者面目浮黃，肚緊脹痛，覆睡多困，酷啼不食，或大腸秘澀，小便如油，或便利無禁，糞白酸穢，此皆其證也。其或面黑瀉黑，肚脹，泄下不止，氣粗，手心有瘡，瘦弱柔軟，亦莫能療。熱之爲病，有實有虛。實者兩臉深紅，唇口紅紫，燥渴焦煩，大小便難，啼叫無時，時發極熱。虛者面色青白恍惚，微潮，口中清冷，泄瀉，虛汗，或乍冷乍溫，上壅下利，水穀不分，乃冷熱不調。外有十證：熱者潮熱如瘧，風熱不減乳食，積熱多吐，傷寒腳手冷，耳、鼻、腳梢、手指尖冷，乃麻疹之證；唇汗口珠，乃變蒸候也；多瀉多渴，疳之爲熱；面青脈大，驚熱的矣；脾痛啼聲不息；癉毒瞭然，目閉，面如丹。胎中全不受熱，諸吐乳食不化，面色黑，隨食隨吐，通身冷則爲不治。諸瀉日久，不宜緊澀之藥卒止，先須調氣和中。若洞瀉不止，乳食不進，無有愈期。汗多舌出，唇紅眼閉，搖頭氣粗，兩脅動，口生血瘡，吐瀉得之，名曰胃爛，夭亡轉盼。至於八痢，則有魚口、噤口、五色、脫肛、臟毒、脾毒、冷積、疳痢，無非便下膿血，裏急外重，臍腹急痛，日夜無度。治之當何如，須究其因，先以去積，寬腸，通氣之劑，續爲之斷下，鮮有不愈。其或所下如魚腸血水，壯熱煩渴，不食自汗，小便不利，未知有瘳。瘡疹一證，乃表虛裏實，其根於臟腑，所患重。麻疹表實裏虛，其根於皮膚，所患輕，不治亦自愈。至若痘疹，多因時令不正，氣候傳染，加之外感風寒，內積邪熱而得，大抵與傷寒相類。發熱煩躁，臉赤唇紅，身痛頭疼，耳、鼻、腳梢、手中指俱冷，噴嚏呵欠，喘啾痰涎，或乍寒

乍熱，疑似之間，當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及見心胸間細點如粟起爲眞。首尾不可汗下，宜溫涼之劑，解毒和中安表。大要如庖人作籠炊樣，務得松耳。其或熱極生風，或發驚搐，但當清心散風，切不可投冷驚之藥及灼艾，蓋灸則火助熱熾，投冷驚藥則毒氣內伏，反爲大害。仍忌諸般臭穢，煎炒油烟，父母行房梳頭等觸犯。未發而觸，則毒氣入心，悶亂而死。已發而觸，則瘡痛如割，以致黑爛，切宜禁戒。仍燒諸香，及打醋炭，噴胡荽酒於遍房，以辟穢濁之氣。卻不可以田舍兒不忌無恙爲常法。病此者多不服藥，豈知未發、已發則合解散，正發則合活氣血。若依此，非惟出疏，亦易乾斂，仍免後慮。若不依此，則邪盛瘡密，收亦費力。餘毒爲患，致生癰疽疥癤，赤眼咽喉口瘡之疾。至於善惡之證，猶當細認。如善證，則乳食如常，大便或一日一次，或兩日一次通者，只須用和，不冷不熱之藥，自保十平全。如惡證，則春夏屬陽爲順，秋冬爲逆。冬月寒，腎水得時，多歸於腎。或先如瘧，後發渴，其瘡色如黯血，此腎證也，不治。春膿疱爲金剋木，夏黑陷爲水剋火，秋斑子爲火剋金，冬疹子爲土剋水，并逆。鼻有黑氣，或舌黑，瘡已出而譫語燥渴，小便澀，泄瀉，不入食。瘡成餅搭，黯慘不發，其聲焦啞，兩眼閉而黑睛矇昧，面腫鼻陷，目閉，頻嚙齒，頭面腫大。瘡盡抓破，或臭不可近，或腳冷至膝。瘡小黑而焦，風攻頤頷，唇項腫硬，胸高而突。以上證狀，均不可治。外此，至於風寒暑濕之感，與大人無異治之法，特劑量差少耳。雜證則隨方備治。吁，爲醫之道，大方脈爲難，活幼尤難。以其臟腑脆嫩，皮骨軟弱，血氣未盛，經絡如絲，脈息如毫，易虛易實，易冷易熱，兼之口不能言，手不能指，疾痛之莫知，非觀形、察色、聽聲、切脈，究其病源，詳其陰陽表裏虛實，而能療之者，蓋亦寡矣。若妄投藥餌，即生他證，可不戒之。

《幼科發揮·原病論》　夫小兒者，幼科也。初生曰嬰兒，三歲曰小兒，十歲曰童子。兒有大小之不同，病有淺深之各異，觀形察色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若能詳究于斯，可竭神聖工巧者矣。蓋望者，鑑貌辨其色也。假如面部左肥屬肝，右肥屬肺，額屬心，鼻屬脾，顴屬腎。肝病則面青，肺病則面白，心病則面赤，脾病則面黃，腎病則面黑，是乃望而知之也。聞者，聽聲知其證也。假如肝病則聲悲，肺病則聲促，心病則聲雄，脾病則聲緩，腎病則聲沉，此屬于臟。又大腸病則聲長，小腸病則聲短，胃病則聲速，膽病則聲清，膀胱病則聲微，此屬于腑，是乃聞而知之也。問者，問病究其原也。假如好食酸則肝病，好食辛則肺病，好食苦則心病，好食甘則脾病，好食鹽則腎病，好食熱則內寒，好食冷則內熱，是乃問而知之也。切者，切脈察其病也。假如小兒三歲以下有病，須看男左女右手虎口三關，從第一節側，第一節名風關，二節名氣關，三節名命關。辨其紋色，紫者屬熱，紅者屬寒，青者驚風，白者疳病，黑者中惡，黃者脾之困也。實見紅紫可治，黑色則危矣。若見于風關爲輕，氣關爲重，過于命關，則難治矣。至三歲已上，乃以一指按寸、關、尺三部，常以沉實七至爲率，添則爲熱，減則爲寒，浮洪風盛，數則多驚，沉遲爲虛，沉實爲積，是乃切而知之也。大抵小兒之病，大半胎毒，而小半傷食也，其外感風寒之疾，十一而已。蓋小兒之在胎也，母饑亦饑，母飽亦飽，辛辣適口，胎氣隨熱，情欲無節，或喜怒不常，皆能令其子受患。其爲母者，胎前既不能謹節，產後尤不能調護，是以唯務姑息，不能防微杜漸。或未滿百晬，而遂與酸鹹之味；或未及周歲，而輒與肥甘之物，百病由是而生焉。且小兒脾胃，本自嬌嫩，易于傷積。乳食傷胃，則爲嘔吐，乳食傷脾，則爲泄瀉。吐瀉既久，則變緩驚，或爲疳病。乳食停積，則生濕痰，痰則生火，痰火變作，則爲急驚，或成喉痹。痰火結滯，或成癇吊，或爲喘嗽。又如胎寒者，稟受有病也。臍風撮口者，胎元有病也。鵝口口瘡者，胃中有濕熱也。重舌木舌者，脾經有實火也。走馬牙疳者，氣虛濕熱也。愛吃泥土者，脾臟生疳也。胎驚夜啼者，邪熱乘心也。變蒸發熱者，胎毒將散也。丹毒者，火行于外也。蘊熱者，火積于中也。中惡者，外邪乘也。睡驚者，內火動也。喉痹者，熱毒也。眼痛者，火盛也。膿耳，腎氣上衝也。鼻寒者，邪在胃也。頭瘡者，熱毒攻也。臍瘡者，風濕中也。尾骨痛者，陰虛痰也。諸蟲痛者，胃氣腐也。陰腫疝氣者，寒所鬱也。盤腸氣者，冷所搏也。脫肛者，大腸虛滑也。遺溺者，膀胱冷弱也。尿濁者，濕滯脾胃也。便血者，熱傳心肺也。下淋者，膀胱鬱熱也。吐血者，榮衛氣逆也。小便不通者，有陰有陽也。大便閉結者，有虛有實也。解顱鶴膝者，胎元不全也。行遲髮遲者，氣血不充也。龜胸者，肺熱脹滿也。龜背者，邪風入脊也。語遲者，邪乘心也。齒遲者，腎不足也。瘧者，膈上痰結也。痢者，腹中食積也。咳嗽者，肺傷風也。喘急者，痰氣盛也。心痛者，蟲所嚙也。腹痛者，食所傷也。內傷發熱，則口苦舌乾也。外感發熱，則鼻塞聲重也。腹脹者，脾胃虛弱也。水腫者，土虛火旺也。黃疸者，脾胃濕熱也。斑疹者，陰陽毒氣也。自汗者，氣虛也。積者有常所，有形

之血也。聚者無定位，無形之氣也。胃者主納受，脾者主運化，脾胃壯實，四肢安寧，脾胃虛弱，百病蜂起。故調理脾胃者，醫中之王道也。節戒飲食者，卻病之良方也。驚疳積熱者，小兒之常病也。望聞問切者，醫家之大法也。若夫療病用藥，如箭中鵠心，則又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傳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斯言得之矣。

《片玉心書·活幼指南賦》 小兒方術，號曰啞科。口不能言，脈無可施，惟形色以爲憑，竭心思而施治。故善養子者，似豢龍以調護；不善養子者，如舐犢而愛惜。愛之愈勤，害之愈急。乍頭溫而足冷，忽多啼而不乳。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小兒方術專門，以補化工之不及。腸胃脆薄兮飲食易傷，筋骨柔弱兮風寒易襲。父母可知，看承太弛。重綿厚襖，反助陽以耗陰；流歠放飯，徒敗脾而損胃。聞異聲，見異物，失於隄防；深其居，簡其出，過於周密。未期而行立兮，喜其長成；無事而嘻笑兮，謂之聰慧。一旦病生，雙親心戚。不信醫而信巫，罔求藥而求鬼。乃人事之弗修，謂天命之如此。

欲觀氣色，先分部位。左頰兮青龍屬肝，右頰兮白虎屬肺。天庭高而離陽心火，地角低而坎陰腎水。鼻在面中，脾上通氣。觀乎色之所現，知其病之所起。又況脾應乎唇，肺通乎鼻，舌乃心苗，目爲肝液，胃流注於雙頤，腎開竅於兩耳。爪則筋餘而脾爲之運，髮則血餘而腎爲之主。脾司手足，腎連牙齒。苟本臟之或衰，即所屬之先憊。能辨形色兮，似梃撞鐘；若昧朕兆兮，如石投水。

凡觀乎外，可知其內。紅色現而熱蒸，青色露而驚悸。如煤之黑兮，中惡之因；似橘之黃兮，脾虛之謂。白乃疳勞，紫爲熱極。青遮口角，扁鵲難醫；黑掩太陽，盧醫莫治。年壽赤光兮多生膿血，山根青色兮頻見災危。能察色以知由，豈按圖而索驥。

朱雀貫於雙瞳兮，火入水鄉；青龍繞於四白兮，肝乘肺位。泄痢而帶黃者須防，咳嗽而拖藍者可畏。腹痛方殷，常面青而唇撮；驚風欲發，先頰赤而目瞪。火光焰焰兮，外感風寒；金氣浮浮兮，中藏癖積。乍黃乍白兮，疳熱連綿；又青又赤兮，風邪緊急。察之既精，治之得理。鴉聲魚口，枉費心機；肉折皮乾，空勞氣力。

氣色改移，形容變易。氣乏則囟門成坑，血衰則頭毛作穗。眼生眵淚兮，肝風濫目；口流涎沫兮，脾冷滯頤。面目虛浮，定膨脹而氣喘；眉毛聳蹙，則肚痛以多啼。蛔出兮脾胃漸敗，蟲瘡兮肛臟先虧。苟瞑眩而弗瘳，縱神仙亦何益。

手如數物兮，驚風將發；面若塗硃兮，心火已熾。坐卧愛冷兮，煩熱之攻；伸縮就暖兮，風寒之畏。肚大腳小，脾欲困而成疳；眼撐口張，勢已危而必斃。弄舌脾熱，解顱腎憊。重舌木舌，蓋熱積於心脾；哽氣喘氣，實火浮於肝肺。齦宣息露，必是牙疳；哺露丁奚，多緣食積。唇乾作渴，腸鳴自利。夜啼分爲四證，變蒸周於一歲。心熱欲言而不能，脾虛無時而好睡。病後失聲者腎怯，咳嗽失聲者肺痿。肚痛而青水流出者蟲，腹痛而大便酸臭者積。口頰撮而脾虛，舌長伸而火熾。龜胸是肺火脹於胸膈，龜背乃腎風入於骨髓。鼻乾黑燥兮，火盛金衰；肚大筋青兮，木強土潰。

丹瘤瘡疥，皆胎毒之流連；吐瀉瘧痢，乃積食之沾滯。不能吮乳者，熱在心脾；嘗欲俯卧者，火蒸腸胃。喜視燈火，煩熱在心；愛吃泥土，疳熱在脾。腹痛寒侵，口瘡熱積。臍風忌於一臘，火丹畏於周歲。驚自熱來，癇因痰致。吐瀉而精神耗者則危，瘧痢而飲食減者必瘁。驚本心生，風由肝致。搖分左右兮，證有順逆；藥分補瀉兮，病有虛實。急驚由於積熱之深，涼瀉偏宜；慢驚得於大病之後，溫補爲貴。頭搖目竄而氣喘兮，上工莫醫；口禁鼻張而足冷兮，神丹何濟。閉目者無魂，狂叫者多祟。不知吞吐者，必見閻羅；反加悶亂者，終歸蒿里。既明證候，次知調理。

胎毒用甘草、黃連，食積用白朮、枳實。急驚搐掣，以導赤、瀉青；慢驚瘈瘲，以補中益氣。集聖去疳，備急治積。抱龍丸化痰鎮驚，胃苓丸補腎開胃。夜啼須退熱清心，哺熱必養血升提。理中止泄，香連止痢。積熱不除，涼驚丸大有神功；沉寒難療，養脾丸最爲秘密。痰火內攻兮三黃爲丸，水穀不化兮金丹一粒。柴苓治瘧，月蟾消痞。潮熱金花，咳嗽玉液。瘡疥者胡麻，丹瘤者涼膈。吐瀉而渴者白朮可投，煩熱而渴者益元爲最。斑疹兮消毒，腹痛兮脾積。衄血咳血者茅花，重舌木舌者針刺。口瘡不愈者洗心，腹脹不食者平胃。五拗治喘，四苓利水。退黃消腫，胃苓加減以堪行；破積安蟲，集聖從容而可治。大抵嬰兒，易爲虛實，調理最取其平，補泄無過其劑。尤忌巴牛，勿多金石。辛熱走氣以耗陰，苦寒敗陽而損胃。如逢食積，解之不可或遲；若遇虛羸，補之尤爲至急。才少俄延，便成勞斃。

《片玉心書·慈幼微心賦》 醫門治例，幼科最難。腸胃脆而多傷乳食，筋骨嫩而易感風寒。易虛易實兮變如反掌，或補或泄兮貴若轉丸。鹹多泄腎，酸甚扶肝。苦入心而寒涼損胃，辛走肺而燥熱傷元。欲求中正，無過平甘。或病須於瞑眩兮，勿犯其毒；且治從於權宜兮，但取其能。中病即已，救本爲先。苟悞投於湯藥，即便致於殞殘。此上工誓於活人，而良醫驗於折肱。

嘗聞法無一定，但占證候；醫不三世，勿服湯丸。病者詳於擇術，醫者務於救痊。視疾若己，見利勿貪。先察運氣兮陰陽妙契，次觀形色兮順逆了然。春夏陽而苦寒可用，在夫人之勇健；秋冬陰而辛溫可參，相其人之勞疳。既溫反補，已寒再宣。七神離散，五臟虧崩。雖留心於方脈兮，何補於世；反致人於傷夭兮，獲罪於天。是故胎疾兮急於解毒，食積兮利在消疳。治分二法，效可十全。襁褓未寧，但調其母；匐匍不快，當固其元。悲夫腸胃中和，豈堪藥石；微乎氣血稚弱，以漸發生。治非得已，病有卒然。如護風燭，心常凜凜；若惜掌珠，意惟拳拳。醫可補乎司命，應無忝於家傳。

且如病則熱起，熱則驚生。或治熱以熱，或攻熱以寒。熱在表而柴葛解肌可飲，熱在裏而芩連消毒急煎。積熱無如集聖，虛熱妙以調元。要在識夫脈色，不可妄投湯丸。貽終身之痼疾，促嬰兒之壽年。輕以變重，功不補患。徒委命於氣數，不詳審乎簡編。前車既覆，後轍猶然。魂魄游於郊野，哭聲達於淵泉。職此之故，是誰之愆？嗟夫，渡蟻駕橋，放雀解樊。況伊萬物之靈，匪值一蟲之賤。不知謹密，遽爾輕泛。推惻隱之良心，如見入井；考聖賢之遺訓，如弗及泉。居易慮險，因蹶知便。證隨百出，治無一偏。變調造化，保養眞元。善攻不如善守，宜急不若宜緩。種杏成林，踵當年之董奉；植橘名井，見今日之蘇耽。奈何瀉久變痢，積久成疳，瘧久成痞，驚久成癇。未至留連兮攻之宜速，已見沉疴兮治之且緩。腸胃秘塞兮，急泄而已；氣血虛羸兮，急補而安。外毒急攻，毋令入腹；表邪急解，毋令再傳。餘則緩而調理，嘗恐急而生變。若藥下咽，猶防其過；治或中病，勿張其能。知者常慮一失，死者不可復全。與其悔於已悞，孰若謹於未然。欲求魚兔，當守蹄筌。苟多方而治病，宜三復乎斯言。

《育嬰秘訣·幼科發微賦》 醫道至博，幼科最難。如草之芽兮貴於調養，似蠶之苗兮愼於保全。血氣未 充兮脈無可診，神識未開兮口不能言。誠求於心，詳察乎面。苟得其要也，握造化於妙手；未達其旨也，摘章句於殘編。

調護若失，疾病乃生。頭要涼而背要暖，食勿飽而衣勿綿。腸胃脆薄兮，乳哺傷而成積；精神怯弱兮，聞見異而成癇。嗟哉慈母兮，過於姑息；笑彼粗工兮，誤於湯丸。伐其發生之氣，夭其童穉之年。徒啼號於丘壟，休禱祀於旂壇。

證候要識，夭壽須知。不在手指之側，但憑面部之間。心火上而天庭可察，腎水下而地角宜觀。右頰金而屬肺，左頰木而屬肝。脾土之位，鼻準之間。青驚赤熱，黃積白疳。如煤之黑兮，必中乎惡毒；似赭之紫兮，斯感乎風寒。

胎稟虛損兮，則髮稀而頭軟；賦質充實兮，自肉厚而骨堅。性靜兮少笑，神困兮多眠。肺熱兮濁涕結於鼻內，脾冷兮清涎滯於頤間。兩目連劄兮，肝風之鼓；雙瞳直視兮，心火之炎。氣不足而囟陷，突起則爲熱也；血有餘而臉鮮，萎黃則爲虛焉。

行坐遲者腎弱，啼哭多者心煩。脾熱者弄舌，肝強者握拳。髮堅作穗兮，疳癆漸起；顱解欲破兮，短折可占。皮聚肉脫兮，元氣損而欲逝；鼻昂唇縮兮，穀氣絕而難全。赤蚓入眼兮，不必問夫盧扁；青蛇繞口兮，何須問乎神丹。

五臟各證，一言可參。肝主風而叫哭煩悶，心主熱而驚悸呵欠。肺主氣而喘嗽善嚏，脾主困而吐瀉喜眠。惟腎本虛，爲命所關。肝常有餘兮，實則生風，脾常不足兮，虛則成疳。木乘於土兮，瀉痢久而發搐者不治；火刑於金兮，咳嗽久而成癇者必殘。

一月之中，臍風最險；百晬之內，痰嗽尤難。證莫危於中惡，勢莫急於流丹。變蒸盡於周歲，必計日以爲準，驚搐發於期月，難引日以求安。有所苦者呻吟，失所欲者啞煎。晝常叫喊兮，肝臟之熱；夜多啼哭兮，脾臟之寒。出胎而疾者，胎毒之發；能食而疾者，食積之干。胎毒之變也，爲黃爲瘤爲瘡毒；食積之變也，爲癥爲痛爲痞滿。吐瀉有寒有熱有食，咳嗽有虛有實有痰。痢因積得，瘧以痞延。脹乃脾胃之虛，腫則風濕之感。疝本肝來，淋以膀胱之熱；疸因脾致，渴以津液之乾。

風從肝起，熱自心生。風熱幷而搐急，吐瀉久而成慢。證分八候，治貴

十全。痰涎未去兮，爲言語之蹇澁；氣血未復兮，成手足之拘攣。天吊如痙而上竄，內吊似疝而裏疼。客忤輕於中惡，蟲痛類於發癇。形證既混於雷同，診治宜詳於藻鑑。

眼中白膜兮，肝疳已現；鼻下赤爛兮，肺疳所傳。壯熱而渴兮，邪火熏於絳宮；多瘡而瘠兮，眞水涸於玄關。飲食傷而脾損，津液亡而胃乾。丁奚手足之漸細，哺露糟粕之不斂。愛吃泥土兮，面黃齒白而頭皮光急；喜啖瓜果兮，口饞肉削而腹皮滿堅。

論病之證已明，立治之法尤簡。平胃燥濕，五苓利水，二藥合而吐瀉兼調；瀉青疏風，導赤瀉火，兩方幷而驚風可蠲。金花涼驚而退熱，玉液寧嗽以化痰。保和消積兮，同香連又治痢疾；異功補脾兮，助集聖可救癆疳。理中止吐瀉而寒熱通用，保命鎮驚癇而急慢相兼。

抱龍主驚風而平痰火，惺惺解變蒸而散風寒。養脾平瘧兮，瘧久有母者消癖；豆蔻止瀉兮，瀉久生風者調元。白朮救虛渴之仙藥，丁香取蟲積之神丹。五色泄臟中之熱，三聖除膈上之痰。口舌生瘡者洗心，胸脅急痛者控涎。參苓肥兒兮，脾虛羸甚者勿棄；地黃補腎兮，稟氣怯弱者有驗。

嗟夫，嬰兒稚弱兮，豈堪藥石；良工調理兮，尤貴精專。或補或瀉兮，中病即止；易虛易實兮，其證勿犯。治不乖方兮，有如援溺救焚；藥不對病兮，何異操刀佩劍。發吾心之秘兮，爲取免以設置；獲斯術之利兮，勿得魚而亡筌。

《古今醫鑑·幼科·形氣發微論》 大哉醫乎，其來遠矣。粵自混沌既判，鴻荒始分，陽之輕清者，以氣而上浮爲天；陰之重濁者，以形其下凝爲地。天確然而位乎上，地隤然而位乎下。於是陽之精者爲日，東升而西墜；陰之精者爲月，夜見而晝隱。兩儀立矣，二曜行焉。於是玄氣凝空，水始生也。赤氣炫空，火始生也。蒼氣浮空，木始生也。素氣橫空，金始生也。黃氣際空，土始生也。五行備，萬物生，三才之道著矣。是以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陰陽，假父母之精血，交感凝結以爲胞胎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始自襁褓，以至齠齔，治其成童，與夫壯年，豈易然哉。故一月之孕，有白露之稱。二月之胚，有桃花之譬。及其三月，則先生右腎而爲男，陰包陽也，先生左腎則爲女，陽包陰也。其次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以生其勝己者，腎屬水，故五臟由是爲陰。其次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三焦，以生其勝己者，小腸屬火，六腑由是爲陽。其次三焦生八脈，八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絲絡，絲絡生一百八十纏絡，纏絡生三萬四千孫絡，孫絡生三百六十五骨節，骨節生三百六十五大穴，大穴生八萬四千毛竅，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皆備矣。所謂四月形像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則游其魂，兒能動左手，八月游其魄，兒能動右手，九月三轉身，十月滿足，母子分解。其中有延月生者，必生貴子，不足日月生者，必生貧薄之人。誕生之後，有變蒸之熱，長其精神，壯其筋骨，生其意志。三十二日一變蒸，生腎氣焉，六十四日二變蒸，生膀胱之氣焉，腎與膀胱屬水，其數一也。九十六日三變蒸，生心氣焉，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蒸，生小腸之氣焉，心與小腸屬火，其數二也。一百六十日五變蒸，生肝氣焉，一百九十二日六變蒸，生膽氣焉，肝與膽屬木，其數三也。二百二十四日七變蒸，生肺氣焉，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蒸，生大腸之氣焉，肺與大腸屬金，其數四也。二百八十八日九變蒸，生脾氣焉，三百二十日十變蒸，生胃氣焉，脾與胃屬土，其數五也。變蒸已畢，一期歲焉，齒生髮長，神智有異於前也。故曰：齒者腎之餘也，髮者血之餘也，爪者筋之餘也，神者氣之餘也。吁，人身之難得也如此哉。方其幼也，有如水面之泡，草頭之露，氣血未定，易寒易熱；腸胃軟脆，易饑易飽，爲母者調攝不得其宜，必不能免乎吐瀉驚疳之病矣。及其長也，嗜欲既開，不能修養，是以六氣迭侵於其外，七情交戰於其中，百憂累其心，萬事勞其神，一蝸之氣，安能無病焉。小兒之瘡疹，大人之傷寒，尤其甚也。所以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衰矣，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和於陰陽，法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矣。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痘疹金鏡錄·便蒙捷法歌》 天好生兮地長養，人與天地一橐籥。天之氣升人亦升，天之氣降人亦降。人稟天地陰陽氣，父精母血成其形。一月胚胎似珠露，二月大似桃花痕，三月始分男共女，四月形象俱分明，五月五臟俱

生足，六月方纔六腑成，七月髮生通關竅，八月動手游其魂，九月在胎通三轉，十月受氣足方生。在胎十月餐母血，母如妊子宜撙節，蓋因母寒子亦寒，母熱亦遺胎內熱。大凡男女之胎生，調護得宜免生患。大腸如葱小腸韭，穀腸未充休哺飯。寒熱溫涼更適宜，慮驚纏縛乎四肢，腠理不密肌膚嫩，月內不宜頻咨之。始出胎來不作聲，母內傷冷肺如冰。開目如癡身似火，宜知三日必歸冥。閉目撮口禁聲哭，胎內傷寒中邪毒。晝夜連聲到曉啼，微熱在心驚在腹。遍身癬疥胎毒瘡，遍身黃乃名胎黃。馬牙疳出牙根上，生於上腭七星瘡。更推何故漸長成，其理由來在變蒸。三十二日逢一變，六十四日逢一蒸，每逢變則精神易，如遇蒸而長骨格。逢變眞須過七朝，遇蒸要過十三日。初變癸水生腎志，身熱耳尻俱冷是。二變一蒸壬膀胱，上唇微腫臥蠶類。三變丁火心喜生，變中學笑生驚悸。四變二蒸丙小腸，壯熱渾身猶硬氣。五變屬乙生肝木，此時夜必多啼哭。六變三蒸甲膽生，學坐閉目生驚搐。七變屬辛生肺聲，喃喃學語齒牙生。八變四蒸庚大腸，學呵噴涕瀉頻頻。九變生志脾己土，吐瀉識人知喜怒。十變五蒸戊胃家，微汗腹疼呼父母。十度變蒸俱已足，三百念日不須明。心胞三焦無形象，故不變兮又不蒸。自後再加三大蒸，漸學移步能應名。每蒸日至六十四，都來五百十二零。變中手足方受血，手能持兮足能行。人或原氣稟受足，是兒必然無變蒸。變蒸未足看面部，全依氣色決分明，望聞問切能窮究，臨病方無補手尋。面部諸般皆有屬，眉棱上下皆屬木，左目太陽右太陰，鼻準脾家土星應，唇口二旁脾所屬，二或頤間腎之墟，額同顴臉屬心火，右頰唇中是肺基。四時各有一色強，依時無恙逆時殃，要分旺相休與咎，盡在心中自酌量。春天青旺爲赤相，黑休白囚黃否象，夏天赤旺黃相吉，青休黑囚白不良。假如肝病面青時，白色當春不易醫，此是肺金來剋木，色黃又被脾家欺。心病夏天當面赤，望色只愁形色黑，此被腎水剋心火，色白反受肺家屈。肺病秋來面白宜，若形赤色最難除，此因心火剋肺金，色青反令肝作威。腎病面黑冬天相，黃色見時多悒怏，此乃脾土剋腎水，色赤反致心魔障。脾居四季而形黃，如形青色最難當，此爲肝木剋脾土，色黑反使腎家強。春赤夏黃秋黑色，冬青雖相亦無益，從前來者實邪傳，實瀉其子平方言。五臟所屬各一宮，五色分來人不同，色內能分明與滯，據色方能辨吉凶。心赤順視雞冠色，不宜瘀血糊塗赤。肝形翠羽順光多，色如嫩草焉爲吉，脾色貴如蟹腹黃，形如枳實必災殃。肺形獨貴豬膏狀，枯骨須知壽不長。腎色最尚如烏羽，形如煤炭非吉理。色色能將二色分，凶吉灼然不虛語。更看神氣清明順，神昏氣餒作凶認。瘦而氣壯色必寔，肥而氣怯色必嫩。氣壯則實以安祥，氣怯則虛以危論。肥而見肉此爲良，瘦見骨兮食不長，再看得病面如何，發熱額上紅必多，青色現時急驚作，若形昏黑定時殂。額同足冷夾食驚，額熱足熱傷風重。囟門貴合不宜陷，腫起成坑二無用。印堂青色驚之疴，紅色心驚白主和，或見微微青紫色，只因客忤脈相過。山根青亦驚爲疾，紫色傷於乳和食。瀉脫宜黃白須死，青生金匱驚之必。年上黃爲吐利基，若形眍白是脾虛。二頤赤爲啼哭熱，更兼黃色吐名之。左腮紅是痰氣爲，右腮紅是傷風熱。面黑黧而危急醫，面帶微紅急驚泄。面帶白黃吐利因，面青唇白急驚成。面白唇青方瘧疾，面多白色腹中疼。面紅唇赤傷寒至，面目皆黃濕熱生。面黃捲舌五心煩，面腫虛浮多咳利。二眉紅主兒夜啼，眉皺頭疼痢疾爲。眼胞浮腫主久嗽，不爾因疳瘧痢虛。黑睛多者是胎實，白睛多者是胎怯。病之將瘥目皆黃，淡紅心熱無他說。目多直視乃驚風，赤脈貫睛肝病凶，魚目定睛非吉兆，瞳人中陷死之宗。瞑目昏猶是睡，或不轉睛半開閉。二目縱開無睛光，此病猶來慢脾是。耳輪乾燥骨蒸容，停停耳內常流膿，耳輪冰冷識麻痘，耳後紅絲縷亦同。鼻流清涕乃傷風，鼻蜃生疳脾肺熱，鼻內常臭積熱從，鼻孔黑掀肺家絕。唇中短縮因蟲動，唇中無痕藥無用。正口常紅無病端，燥化脾熱瘡痍共。滿口白垢多鵝口，脾熱必然口中臭。魚口鴉聲最不祥，舌唇黑色應難救。張口出舌因風求，重舌木舌針方抽。舌上生舌楊毒結，舌上芒刺亦同類，舌上白滑上難醫，舌上黑胎全不利，舌上黑色命將休，舌捲難言終棄世。咬牙寒戰痘瘡傳，牙根出血名牙宣。牙根白色瀉痢急，齒噤咬人不久延。牙槁焦枯脾熱致，牙折腎經疳積至，牙牀癢塌咬牙疳，牙關緊急驚風使。口沫啼叫是蟲痛，沫吐白綠是胃寒。滿口痰涎咽塞壅，吐涎黑血肺虛難。疼而不吐冷生疼，吐而亦疼胃中冷。吐涎黃水不爲良，風涎吐盡兒方醒。呵欠面黃脾土虛，呵欠面青驚之爲。呵欠面赤風熱送，呵欠久病陰陽離。呵欠氣熱傷寒理，呵欠喘急傷寒治。呵欠多睡乃疲倦，呵欠頓悶痘瘡使。五指冷時必是驚，若逢指熱傷寒成。二手中指稍頭冷，必然麻痘要相侵。手足中青心痛別，手足甲黑是筋絕。指甲上有紅絲縷，手心兼赤俱難決。手捻拳者急驚因，手開撒者慢脾成。角弓反張驚風作，手足瘈瘲名慢驚。氣虛發熱手足冷，血虛發熱手足

熱。要識胃寒手亦寒，更兼胃熱手亦熱。聞而知者聖之名，專聽語言及聲音。聲輕氣弱傷寒證，重則傷風渾痛因。聲塞糊塗痰作孽，聲啞肺虛何用別。急聲專只爲神驚，高喊狂言知是熱。口難言者榮不足，聲戰應知是感寒。聲喧故知氣不順，氣喘噴涕傷寒證。言語如從甕中出，鼻塞幷是傷風得。譫語爲實鄭聲虛，證現傷寒和瘧疾。有淚爲哭無聲啼，斯分大哭與小啼。哭而不啼是痛因，啼而不哭驚之遺。滋煎不安煩所爲，呻吟不定爲燥病。口張氣出而不返，咳逆不止是死論。又須問病如何起，要審根源何處至。或遭跌扑或遭驚，一日幾番便與利。飲食或進或不進，莫非過飲母之乳。或曾洗澡或過餐，厚薄衣裳皆問取。寢後方將形脈看，要分寅卯辰三關。男看左手女看右，風寅氣卯命辰安。紋青枝紫驚爲病，紋紫枝紅傷寒證。紅如米粒肺結熱，黑色透辰傷暑論。青紋瀉痢胃家寒，白色微微即是疳。枝赤涎潮胸痞膈，黃紋隱土困脾端。枝形宛如釣鈎樣，傷風傷寒分所向，向外傷風有形汗，向內傷寒無汗相。枝青渾如魚刺形，驚疳虛風三部分。枝直懸針青黑色，水驚肺熱慢脾幷。枝如水字三關有，咳嗽積滯風疳久。枝如一字青紅紋，總是驚風慢脾疾。一曲如環傷食致，二曲如鈎傷冷看，三曲如蟲傷硬物，雙鈎脈樣是傷寒。枝形或是彎弓樣，如環如蟲不一般。亂紅十指如川字，食積相兼五臟疳。五歲人將一指診，十歲始將二指決，十五纔將三指看，脈與大人各懸絕。大人五至爲和平，小兒七至始無疴，四至五至冷危困，十至十一熱爲多，三遲二敗死脈決，十二十三魂欲滅。臟腑三部脈來分，但以浮沉遲數別。風痰疾喜遲而浮，急大洪數兒不瘳。緊大邪氣風癇作，弦急寒邪風冷求。寒瘧脈弦而帶遲，熱瘧脈弦而帶數。下痢之脈喜沉微，浮大現時難用藥。吐瀉順脈小而微，乳後輒吐脈亂宜。中暑霍亂喜浮大，最嫌沉細與沉遲。急驚之脈弦數喜，慢驚之脈宜沉細。疳積診時洪大宜，沉細必然無藥治。水腫浮大得涎生，沉細何常得安寧。吐衄腹疼沉細吉，浮數弦長藥未靈。緊數細快無他疾，沉緩不能消乳食。氣喘身熱宜滑淨，脈濇四肢寒者危。四時各有一脈優，春弦夏洪秋脈浮，冬實季緩正邪病，賊微虛實亦宜求。假如春間得冬脈，從後來者虛邪迫。夏脈見是從前來，我去生子實邪逆。秋脈見分賊邪形，鬼來剋我我不勝。脾家脈見微邪病，夫剋妻兮總病輕。虛邪須還補其母，母能令子實而可。實邪瀉子奪其母，爲子能令母虛故。賊邪瀉賊補本經，微邪不治何須驚。各使相平無勝負，夏冬秋脈類斯評。別得肝脾一證多，心腎二經病瘥少。已上一一能參明，臨病吉凶心了了，方知外感與內傷，個中仍辨陰與陽。內傷多成於乳食，外感風寒特一方。小兒證候雖多般，大率先名評八端，前論風痰和瘧痢，後言吐瀉與驚疳。更將兼證參乎內，病證須明痰與氣。須知同病異方醫，亦有異病同方治。由來筋脈屬肝經，肝病熱盛則風生。心熱斯得應舌強，肝經風甚反張頻。肝經有熱目直視，肝經有風目連劄。吐瀉脾虛成慢風，目閉口開二手撒。傷風兼心則發驚，風傷兼脾自痢幷。風傷兼肺則氣喘，風傷兼腎則畏明。傷風貪睡口中熱，飲水不止脾經熱。傷風腹脹手足冷，此病卻兼胃虛怯。風則生痰上壅盛，挾驚總是風痰逆。外感看來卻中風，手足不收遺溺出。大凡咳嗽亦風寒，痰火咳嗽又一般。咳謂有聲肺氣渾，嗽謂有痰脾濕侵。春間咳是春升氣，夏月火氣炎上治，秋天濕熱傷肺經，冬作風寒外感是。五更上半日多嗽，食積胃火二分治。午後嗽者屬陰虛，黃昏火氣浮于肺。因嗽而痰在肺經，因痰而咳在脾胃。脾脹嗽者不得眠，瘀血夾痰兼氣臭，黃痰作咳肺癰醫。只嫌午嗽最難除，發斑咳嗽亦作瀉。因傷肺氣脾濕隨，連聲頓嗽粘痰致。嗽久胸高龜胸治，大凡久嗽尚成勞。百日嬰孩難料理，齁鮯總是咸酸作。火中痰中喘同倫，水停心下尤能喘。感風寒痰亦有成，夏傷於暑秋發瘧。正和二氣相擊搏，加之飲食不調勻。生冷停痰寒熱作，一日一發爲易醫，二日三日難爲提，一二日發錯經易。獨稱癉瘧最難除，先熱後寒間有之，先寒後熱人多發，亦有單熱而無寒，飲食不思方易醫。久瘧一日晏一日，傳與陰分不依期，又須治用升提藥，仍歸陽分方全除。午前發者是陽分，午後發者在陰分。無汗要汗發邪先，有汗斂之要扶正。古方痢疾名滯下，物積氣滯腹痛兼。裏急後重大痕泄，數至圊而不能便。傷風則赤傷食白，黃色亦出傷食積，氣血俱傷白間紅，總是濕熱醫方的。紅痢乃是小腸來，白痢卻從大腸出，青垢因傷風與寒，綠於菜色傷風濕。瀉作痢重脾傳腎，痢作瀉輕腎傳脾，莫將澀藥來先治，法用通因通治宜。久痢不止怕身熱，久痢癃閉脫肛危，久痢發呃病最險，久痢惡心難與醫。噤口不食令人怕，溫湯流出休醫罷。戰寒如瘧成鼓腹，更兼純血俱難瘥。滑腸肝旺青油脂，黑痢腎水反侵脾。屋漏水兼塵腐色，魚膏魚腦並難醫。嘔吐或因太過飽，寒氣所衝亦吐了，頻嗽氣逆亦作吐，暑氣相干亦宜曉。胃中有火膈上痰，久病胃虛納穀難。胃中瘀血尤宜吐，火氣炎上又一端。中寒而吐四肢冷，挾暑吐兮渴躁煩。酒後氣升尤作吐，傷風嘔吐是

涎痰。月內嬰兒頻轉乳，氣息未定飲乳使，其氣逆上乳不下，停滯胸滿故嘔耳。霍亂吐瀉及轉筋，飲食不調脾虛因，日間受熱夜感冷，正邪二氣渾不分。轉筋吐瀉三氣作，肝木生風故轉筋。脾土受濕故作瀉，心大受渴吐上升。陰搏夫陽故作吐，陽搏夫陰而作瀉。陰陽相搏吐瀉成，霍亂米湯休飲下，水瀉不止病名濕，完穀不化脾虛極。瀉水腸鳴痛陣來，火熱論之此宜識。或瀉不瀉或多少，此是痰兮最端的。腸痛必須夫大便，瀉後痛者乃食積。便青腸冷是驚糞，青而起沫風之逆。大便酸臭飽傷餘，受肚瀉兮亦傷食。論驚先識在胎驚，百日內驚胎內成。眞驚三二發必死，假驚何必問靈神。發驚之因乃發搐，或起風寒或跌扑，或因人叫喊聲高，或因物件雞犬觸。更發急慢與陰陽，慢宜溫補急宜涼。急則輕兮慢則重，醫將二證必分方。慢驚多成於瀉後，昏睡懵騰不招手，冷氣出口目半開，身熱不熱二俱有。急驚本原熱在心，風生痰壅肝脾經，精神恍惚神不守，此時聞聲瘈瘲頻。早上午間必頻發，曉間夜內不甚搐，早發上視晚邪視，發時必然掣手足。早發項急渾身熱，午後牙緊口涎垂。晚發必然多氣喘，夜發大便黃水遺。天吊痰涎壅塞心，不時發作目翻騰。角弓反張類神祟，乳母憂驚入乳成。客忤小兒神氣弱，異物生人驚搐著。肚疼吐瀉五色形，斜視咬牙脈洪數。五臟停積生五疳，五疳之形不一般。五疳之名又各別，驚風氣積急多端。心疳名驚其面赤，壯熱憎寒形體瘦，四肢不仁口鼻乾，瀉痢無時黑青色。肝疳名風其面青，白膜遮睛淚出頻，面合地卧搔口鼻，髮穗毛焦癬遍身。脾疳名積其面黃，壯大青筋嗽不常，飲食不消吃泥土，利下頻頻兼脫肛。肺疳名氣其面白，口鼻生瘡時氣逆，渾身燥熱飲食少，吐血吐痰猶喘息。腎疳名急其面黑，手足如冰兼吐逆，背瘠如鋸牙齒齦，瀉痢蛔蟲兼米出。心蟲爲病好吃茶，肝蟲蚘炭醫莫差，肺蟲尤爲吃布物，腎蟲慣欲吃鹽花，脾蟲吃土吃生米，膽蟲吃醋貪酸味。亦有長蟲寸白蟲，蛔蟲消食居脾胃。驚癖痰涎裏慢之，當心塊痛亦驚啼。乳癖多啼尤壯熱，在心上下痛兼時。疳癖漸加身痛瘠，右脅塊形如掌跡。食癖其疼二脅下，往來時復充心側。腑癖不動不移凝，左右脅間成塊疼。驚癖方宜滾痰藥，乳疳食腑消食分。驚積小腸夜啼泣，溺黃其糞多青色。乳積斯分面必黃，乳罷哭來吐前食。驚積之因目白青，渾身壯熱最分明。疳積目黃必肚脹，更衣數爲瀉之頻。食積是兒必多食，羸瘦議於原病式。驚積醫宜要鎮心，乳風疳食宜消食。渾身壯熱面痿黃，母患傷寒熱奶傷。泄瀉愈時仍復作，因食交乳卻無妨。孩兒遍體生瘡癤，母因風毒傷邪熱。忽然兒體熱如湯，母有孕妊三個月。渾身壯熱不言論，更兼面赤風傷心，口中氣熱風傷肺，溫不甚熱傷脾經。日日往來寒熱作，外感內傷分的確，總名似瘧非瘧名，不嘔清便方病卻。身熱惡熱是內熱，身熱惡寒從外來，身熱飲水內熱看，身熱不飲表熱推。身熱頭疼與惡寒，無汗證是傷寒必。身熱頭疼與惡風，有汗卻是傷風疾。日重夜輕屬陽虛，夜重日輕屬陰竭。陽虛須將氣病治，陰虛要將血病訣。身熱陰盛而陽虛，每飲沸湯不知熱。身熱陽盛而陰虛，冰雪不知寒尚啜。蓋因汗乃心之液，在內爲血在外汗。陽虛自汗心腎虧，陰虛睡中出盜汗。小兒盜汗不須醫，額汗至胸亦陽虛。更有胸下當臍汗，此汗皆因屬胃虛。傷寒瘧疾皆將愈，汗分四證分明起。蒸蒸振汗不戰汗，戰汗振慄汗兼耳。額汗如珠定不流，遍身冷汗滑如油，是汗見之眞不吉，頃間一命已休休。感冒時氣作頭疼，眼眶痛時風熱動。脅痛刺痛乃肝火，遍身痛是風寒重。咽喉腫痛是涎痰，乳蛾作痛有雙單。急慢纏喉痰火盛，喉癉疹腮風熱看。腹痛總說因寒得，火熱作疼也相識。重按不疼作虛寒，手不可近實熱的。時痛時止熱死血，無歇無休獨是寒。攪腸沙痛唇中黑，手足青冷死須看。胸前膈下心痛的，膈下痛知胃脘積。痛居小腹是寒因，痛在當臍寒與食。小腸心熱溺尿黃，溺閉腹痛名盤腸。小便溺血名風熱，小便溺濁疳熱傷。水瀉溺閉陰陽隔，火熱小便癃閉澀。陰囊腫名雞燈疳，沙疳淋兮溺沙石。水腫多因瀉痢遺，更兼瘧疾致脾虛。累年痃癖尤能腫，瘡疥渾身亦腫之。五臟之中脾土主，非土不能制腎水，脾土一虧水橫流，水腫之因起於此。肺朝百脈通水道，下輸膀胱爲導先，膀胱州都津液腑，氣化則能出小便。上道下行故溲出，下塞則閉水由積，所以三焦決瀆官，引導陰陽通閉塞。經云水飲入於胃，游溢精氣輸於脾。脾氣散精歸於肺，養生豈可使脾虛。脾虛傳入二經絡，小便不利從斯作。一失降下一失化，因而發喘何驚愕。先喘後脹本肺經，先脹後喘脾之因。治肺清金次利水，治脾利水次清金。腰已上腫宜發汗，腰以下腫宜水利，然後醫方可實脾，脾盛方能自行水。水行不治最難當，治之必須分陰陽，陰腫不煩尿色白，陽腫燥渴尿溺黃。肚大青筋眞死候，更兼臍突眞難救。手心足底平無脈，那更背平眞不久。腹高項小體偎羸，精彩全無只欲啼。喂哺不消因胃弱，小兒有此號丁奚，肌肉不容柴骨露，手足細小腹不大。總然多食不生肌，傷飽失饑名哺露。疹子之因是發熱，天時瘟毒也相干，俗呼痧

子即斯證，療治宜將肺胃看。患兒泄瀉相兼嘔，煩悶昏沈頻咳嗽。足冷不溫其脈洪，要知總是發斑候。熱邪傳裏致表虛，血熱不散秉於皮，重則錦紋輕疹子，更現斑爛尤次之，若現黑斑重之致，十無一生不須治。蓋因毒氣入胃深，舌黑鼻燥形就死。更兼未發斑之先，日如見鬼或狂言，過經熱極方才現，聲復虛難不欲眠。見斑不宜重發汗，發汗重開泄其喪，形如果實黑陷生，盧扁不能施其巧。風疹塊形亦類斯，遍身瘙癢斑爛如，飲食如常身略熱，不分大小游風醫。赤瘤朵朵云霞類，腫痛不乳眞嗔胃，身熱昏沉目半開，頭砭出血無拘泥。此毒亦由胎毒生，消毒有方從火治。自上而下尤可醫，足上腹來病尤熾。更分山野與膏粱，雖然同病必分方。山野常須平胃氣，膏粱宜服補脾強。

《丹臺玉案·小兒科》 男子、婦人之病，可以問而知，可以切而得，斷死生、辨難易、審差劇，猶有所依據，而不至於大悞。若小兒者，懷抱之時，雖有所苦而不能言，及能學語，又不能指其苦之處。欲診其脈則骸骨短小，氣血未足，寸關尺將何以分，浮中沉將何以定。雖有一指滾取三部之說，而終未得其部位。況至數急促，豈能以悉審之。大約八九至爲平，五六至爲遲，十一二至爲數，依稀彷佛之間而已。故啞科治療之難，每十倍於大人，而尤不可以不愼者也。惟虎口之脈稍爲可驗，其脈在食指外側，每一節一關，三節爲三關。男視在左，女視在右，有筋脈如絲，映於肉內。仔細觀之，紫則爲風，紅則傷寒，青則爲驚，白則爲疳，黃則爲脾困，青黑則爲慢驚，入掌則爲內吊，若三關通度爲沉痾之候，惟此可以少知之耳。雖然，幼科之治病，當多方求之，豈可執虎口之脈法，而盡小兒之諸病哉。必於病之未形，而用意察之，庶可以爲預消之地。如小兒呵欠連綿，乃小兒臟腑受邪，病之漸也。若面赤則知其風熱，而瀉肝之劑可以先服。面青則知其驚風，而治驚之劑可以先服。面黃則知其爲脾虛，而補脾之劑可以先服。多睡則知其爲內熱，而清熱之劑可以先服。口中氣熱，則知其爲傷風，而疏風之劑可以先服。皆當隨證形而先治之，勿俟其發而後用藥也。其有不治之證者，尤不可以不知。小兒眼上有赤脈、囟腫及陷者，一不治也。魚口氣粗，嚙齒咬人者，二不治也。冷汗如雨，痰熱不退者，三不治也。臍風撮口鎖肚吊腸者，四不治也。風攻頤頷，唇項腫硬者，五不治也。鼻有黑色者，六不治也。咳喘心痛者，七不治也。四肢浮腫者，八不治也。胸高而突起者，九不治也。五軟五硬者，十不治也。凡見此等之證，即當去矣。苟不知而復藥之，則病者之死，雖不由於我，我亦何辭於彼哉。大凡小兒之病有常多者，不得所欲則易怒而啼，故肝病常多。飲食不知節，雖飽而猶求食，故脾病常多。心神未定，聞響易動，故驚病常多。性喜吮乳，甘食停積，而易感風熱，故痰病常多。治兒之病，審其所常多者，酌而施之。以己之意，參病之情，亦庶乎用藥之無悞也。然此數種雖或常有，而肝脾之病尤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得心應手，不可以言求也。

《幼科醫學指南·小兒發病根源賦》 夫小兒有病，言脈無憑，察形觀色，辨證施治。面黃多積，頰赤生風，渴則唇乾，煩多氣熱。面色乍白乍赤兼發搐，客忤胎風；唇口或青或紫幷流涎，蟲攻腸胃。目胞浮腫，面色光白，若非久嗽，定因積久傷脾；眉額頻攢，面色青黑，不是頭疼，定然下痢後重。準青唇白，肢體冷而吐瀉，積冷可知；鼻塞氣粗，頭額熱如蒸狀，傷風有準。偃身腹痛，嚙齒風生，溺赤熱多，糞青寒重。夜啼爲胎驚風熱，腹痛則內吊須防，卧地乃濕熱侵脾，肌羸則成疳可必。傷寒則惡寒而面慘，傷食則惡食而腹膨，傷熱則大便黃涎，被驚則睡中啼叫。夜熱日涼，乃陰虛之證；露睛昏睡，乃陽弱之因。舌腫口瘡，乃心脾之蘊熱；鼻流清涕，乃肺腑之受寒。月內鎖喉，噤風，乃是因寒而致；初生乳核，便血，盡屬胎熱之由。然吐有三因，治非一類，須分寒熱，及辨積傷。探形體之溫涼，觀唇額之赤白，小便閉利之是察，大便青黃之須知。乳積如泔，食傷酸臭。至若驚有二名，證分急慢，慢者九死一生。急驚因熱甚而風木旺，慢驚由久病而脾土衰。實熱先須截風，虛寒則當補土。驚癇忤吊，似是而非。痙痙脾風，若同而異。若夫疳雖有五，總係虛成。耳目鼻唇，驗諸五臟。或白眵白膜，或肚大青筋，或瀉痢無常。或愛食泥土茶炭，或愛食石灰布筋。或喜卧冷地，或喜飲水漿。或耳鼻蝕瘡，骨蒸髮穗。既腳軟而項小，又喘嗽而肌羸。皆飲食之不調，又外邪之侵襲。是以丁奚哺露，癆熱無辜，形證多端，皆由此致。至於瘧痢雜證諸條，大人同治，類推明辨；痘瘡斑疹之證，尤在危險，要在專門。不惜眞言，復摭其略。

《幼科醫學指南·指南賦》 醫門治例，小兒最難。腸胃脆薄，乳食易傷；筋力柔弱，風寒易襲。重綿厚衣，反助陽以耗陰；放飯流歠，徒敗脾而傷胃。欲觀氣色，先分部位。左頰屬肝，右頰主肺，天庭離陽爲心火，地閣坎

陰爲腎水，鼻乃土星，肺主通氣，觀乎色之所現，知其病之所起。況脾應乎唇，肺通乎鼻，舌乃心苗，目爲肝竅，胃流注於雙頤，腎開竅於兩耳。爪則筋餘，而脾爲之運；髮則血餘，而腎爲之主。脾司手足，腎應牙齒。凡觀乎外，可知其內。紅色現而發蒸，痰積壅盛，驚悸不寧；青色露而驚搐，額冷腳熱，致發風候。煤之黑兮，中惡之因；橘之黃兮，脾虛之故。白乃疳癆，紫爲熱極。青遮口角，扁鵲難醫；黑掩太陽，盧醫莫治。鴉聲魚口，舌帶黑色，枉費神思；肉脫皮乾，直視目花，空勞氣力。年壽赤光兮多生膿血，山根青黑兮頻見吐瀉。朱雀貫於雙瞳兮火入水鄉，青龍繞於四面兮肝乘肺位。瀉痢而形戴陽者須防，咳嗽而色拖藍者可畏。疼痛方殷，常面青而唇撮；驚風將發，先頰赤而目直。火光焰焰，外感風寒；金氣浮浮，中藏痞積。乍黃乍白，疳熱連綿；又赤又青，風邪急緊。察者若精，治者須得。口吐痰涎或白沫水，胃虛寒也。急驚風目喜張，慢驚風目喜閉。吐瀉之證，乳食不化爲傷食，當下之。吐瀉昏睡露睛，胃虛寒也。吐瀉昏睡不露睛，胃實熱也。吐瀉青白水，米食不化，胃冷也。吐瀉黃赤紫黑者，皆熱毒也。痢下如鵝鴨血者，胃爛也，不可治。陽虛自汗，陰虛盜汗，小兒盜汗無用治也。額汗至胸，陽虛之證。胸汗臍下，皆屬胃虛。眼眶若動，風熱相干。脅肋刺痛，肝火將熾。遍身疼痛，風寒之證。咽喉腫痛，痰火之證。喉痺疙腮，風熱之證。實熱吐痰，虛極霍亂。傷食面黃，神昏愛眠。食傷脾胃，咬牙甚者，腎虛不能制心火，亦發驚搐也。啼而不哭，煩也，肺有風也；哭而不啼，躁也，肝經病也。笑者，脾之痰也。笑而又哭，痛之甚也。唾者，腎有虧也。臍風忌於一臘，火毒畏於周年。驚自熱來，癇因痰致。驚本心生，風由肝起。搐分左右，證有順逆，病有虛實。且如病則熱起，熱則驚生，或治熱以熱攻，治寒以寒攻。熱在表，柴葛解肌；熱在裏，芩連消毒。積熱無如集聖，虛熱妙在調元。乳食積傷，痰結壅滯。乳食傷胃則爲吐嘔，乳食傷脾則爲泄瀉。吐瀉既久，則成慢驚，或爲疳病。乳食停積，則生濕痰。痰則生火，痰火交作，則成急驚，或爲喉痺。痰火結滯，則成癇吊，或爲喘嗽。胎熱胎寒，稟受有病；撮口臍風，胎元有毒。腹痛乃感寒之侵，鵝口是胃中濕熱。氣色改移，形容變易。眼生淚眵，肝風眯目；口流痰涎，脾冷滯積。氣乏兮囟門成坑，血衰兮頭髮作穗。面目虛浮，定腹脹而氣喘；眉毛頻蹙，則肚痛以多啼。蛔出兮脾胃將敗，蜚瘡兮肛臟先虧。丹毒火乘於外，蘊熱火積於中。中惡者外邪乘也，睡驚者內火動也。積有常處，有形之血也；聚無定處，無形之氣也。手如數物，肝風將發；面若塗硃，心火已熾。坐卧愛冷，煩熱之故；伸縮就暖，風寒之畏。肚大腳細面色黃兮，脾欲困而成疳；目睜口張證朦朧兮，勢已危而必憊。弄舌脾熱，解顱腎衰。重舌木舌，幷熱積於心脾；哽氣喘氣，俱火焰於脾肺。齦宣臭露，必是牙疳；哺露丁奚，皆緣食積。外感發熱，身熱鼻塞聲重是也；內傷發熱，肚熱口苦舌乾是也。唇乾作渴，腸鳴自利。山根紅兮，是夜啼分爲四證，乃邪熱乘於心經。變蒸周於一歲，胎毒將散也，故不藥無妨。心熱欲言而不能言，脾虛無時而不好睡。病後失音者腎弱，咳嗽失音者肺痿。肚痛而清水流出者蟲災，腹痛而大便酸臭者積垢。口潤赤而脾虛，舌長出而火焰。龜胸兮肺火脹於胸膈，龜背兮腎風入於骨髓。不能吮乳者，熱在心脾；常欲俯卧者，熱蒸腸胃。喜觀燈火，煩熱在心；愛吃泥土，疳熱在脾。盜汗頻頻，臟腑虛弱；搖頭揉目，肝熱生風。傷寒驚搐，風盛發狂。喉中如鋸，客風入肺。脫肛瀉血，冷熱積傷。目怕明兮心肝受病，耳若聾兮積熱在腎。目赤兼青，將欲發搐；面青唇白，俱是風寒。面紅唇赤，實熱所傷。上熱下冷，有痰在脾。一斷傷食，瀉痢不常，氣澀腸滑。目直視兮肝經有熱，目連眨兮肝經有風。心若痛兮不吐水，乃寒侵也。鼻乾黑燥，火盛金衰。肚大青筋，木強土潰。丹瘤瘡疥，乃胎毒之流連；吐瀉瘧痢，皆食積之留滯。面浮虛腫，積氣以攻。霍亂吐逆，胃積食傷。清涕常出，肺經受寒。小便赤澀，膀胱熱聚。頰赤面黃，風傷腑熱。行遲語澀，胎積氣傷。項硬肝風，氣傷木舌。胃熱生斑，氣傷冷厥。長吁咬牙，風盛氣生。眵淚羞明，三焦積熱。或悲或恐，風邪入腎。張口出熱，皆是風邪。目赤是積熱肝病，疝氣因胎中積熱。心驚熱熾，肝生風熱。熱則生風，故多發搐。痰盛發哮，積傷風熱。乳癖脾痞，因物所傷。似腫丹瘡，腑之受熱。非時咬乳，因喜受驚。氣血虛卻，爲寒所侵，則必唇青口噤，不止則必失音。面青呵欠，驚風傳肝。面黃呵欠，脾虛受驚。面赤呵欠，熱傷於心。呵欠欲睡，實熱之證。呵欠氣傷，風寒之證。消渴口瘡，心家積熱。瞑目而睡，不思飲食，虛也。腹痛頻頻，是乳壅也。傷風貪睡，口乾肺熱。非時多睡，有積在脾。飲水不止，脾經實熱。額紅心熱，鼻紅肺熱。非時偏冷偏熱，由榮衛不順，及硬物傷乎脾胃。非時驚搐，爲客氣傷筋，非搐也。非時腹脹作瀉，米穀不化，脾之積也。非時不思飲食，膈上壅滯也。大喜後食乳，多成驚疳。大哭後食乳，多成吐瀉。心疼吐

水，蟲相侵也。吐水不心疼，寒也。急驚由於積熱之深，涼瀉偏宜；慢驚得於久病之後，溫補爲貴。頭挺目竄而氣喘兮，上士莫醫；口禁目張而足冷兮，神丹何濟？閉目兮無魂，狂叫兮多祟。不知吐吞者，必見閻羅；及加悶亂者，終歸蒿里。既知證候，須明調理。胎毒兮甘草、黃連，食積兮白朮、枳實。急驚搐搦，則導赤、瀉青；慢驚瘈瘲，則補中益氣。集聖治疳，備急去積。抱龍丸化痰鎮驚，胃苓丸養脾助胃。夜啼兮退熱清心，哺熱兮養血升提。理中止瀉，香連止痢。積熱不除兮，涼驚丸大有神功；沉寒難療兮，養脾丸最爲秘訣。痰火攻兮三黃，水穀下兮一粒。柴苓治瘧，月蟾消癖。潮熱金黃，咳嗽玉液。瘡疥兮胡麻，丹瘤兮涼膈。吐瀉而渴，白朮散可投；煩熱而渴，益元散爲極。丹疹者消毒，肚痛者脾積。咳血衄血者茅花，重舌木舌者針刺。口瘡不愈者洗心，腹痛不食者平胃。五拗治喘，四苓去水。退黃消腫，胃苓丸加減堪行；破積安蟲，集聖從容可治。嬰兒易爲虛實，調理貴取其平，或補或瀉，萬勿過劑。切忌巴牛，毋多金石，辛熱走氣以耗陰，苦寒散陽而敗胃。如逢食積，解之不可或遲；若遇虛羸，補之尤爲最急。倘或少延，便成癆瘵。務在精詳，不宜急遽。此先哲之心傳，實後學之珍秘。

《醫宗説約·小兒科·心誠賦》蔣示吉按 示吉曰：小兒之病，口不能言，故曰啞科。惟賴望色、驗證、察紋、切脈，以知其臟腑之微，實難事也。故庸工治病，遂拘小兒病食上起之説，概施消導攻伐之品。實者偶爾中病，虛者遂至重虛，良可憫也。即有智者，不遵古人之遺意，常恃一己之聰明，或致弄巧而成拙，以致智愚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此故維何？皆因不辨明其寒熱虛實，外感內傷之故也。予不揣愚陋，將六證分明于後，一見了然，使無疑似之嫌。如兼他證，隨證加減，又存司命者之方寸耳。

凡見小兒頭疼發熱，鼻塞聲重，咳嗽，手皆熱，惡風寒，皆屬外感。無汗，脈浮緊，傷寒。自汗，脈浮緩，傷風。暑月吐瀉，作渴齒燥，脈虛，傷暑。浮腫，泄瀉，身重，小便不利，脈濡細，傷濕。舌乾口燥，唇焦面赤，或啞，脈數，傷熱。

凡見小兒噯氣飽悶作酸，腹膨，不思食，及惡聞食氣，下泄臭屁，惡心，乍吐乍瀉，或寒熱，或腹中硬塊作痛，手心熱，脈弦滑，俱屬內傷飲食。已上二證最多。

凡見小兒發熱，無汗，表實。大便閉，裏實。心胸飽悶，腹中膨脹，惡心噯氣，吐出酸水，手足有力，腹痛手不可按，脈洪實有力，俱屬實證。

凡見小兒面皖白無神，懶言氣短，不思食，腹膨不痛，二便如常，喜卧，眼喜閉，手足無力，慢驚，久吐胃虛，久瀉脫肛脾虛，自汗表虛，自痢裏虛，脈來微細無力，及行遲、髮遲、齒遲、解顱、鶴節，俱屬腎氣未成，元精不足。已上俱屬虛證。

凡見小兒發熱，手足心熱，面紅，唇乾舌乾，口渴，口上生瘡，口中熱臭，大便秘，小便赤黃，或痢下黃赤，肛門焦痛，喜飲冷水，喜就涼處，腹中熱痛，脈來洪數，俱屬熱證。

凡見小兒面白唇青，手足冷，口中冷氣，或泄痢清白，無熱不渴，腹痛悠悠無增減，或惡心嘔吐，喜就暖處，脈來沉遲無力，俱屬寒證。

已上諸證，每證不必悉具，凡見一二便作主張治之。若二證三證兼見者，須照本條斟酌盡善，自能中病也。

《幼科鐵鏡·九恨》 一恨挑筋割肉。五臟之病，豈盡在筋，挑斷不知當那一味藥。六淫之賊，豈盡在血，血出又不知退那一經邪。這一種挑筋的，死後定在阿羅地獄。如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病兒見面，寒熱虛實茫然不知，輒曰死作活醫。藥之不效，死不任過，一藥偶中，活即居功。死證能生，對予説出理來，子便不恨。

一恨見兒燒熱，并不知燒從何感，熱自何生，亂推亂拿，致兒大啼大叫，汗出熱解。偶爾撞著，便自稱神。既自稱神，緣何有效不效，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不知證候，藥與病反，不曰自己用藥不當，且曰兒母有失護持。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治證屢藥不效，明醫一藥成功，不曰自己不知，且曰他有時運。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以丸散爲欺人之具，其實不值一文。且曰：此丸此散眞是無價。不論中病與否，解包投服，不愈則多方以藥本爲辭。丸散既屬無價，投服病胡不瘳？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動用牛黃、竹瀝、貝母爲除痰要藥。痰有寒熱，熱痰見此，眞似滾湯潑雪，寒痰見此，竟是雪上加霜。不論寒熱，概投兒服。對予説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必用柴胡退燒。燒熱有表裏之殊，柴胡專屬解表之味，脾虛腎虛，氣血兩虛，諸燒熱亦用柴胡？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用湯頭有內減外加之說。加減原在湯頭內，看臟腑之有虛有實，酌藥味之宜多宜寡，間或清病之來路，塞病之去路，外加一二味，此是變通妙手。如曰內可減外可加，則四君子加兩味便成六君子，十全大補減兩味便是八珍，對予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幼科鐵鏡·十傳》 一兒啼哭無聲，前輩俱作死證，以爲肺絕故也。獨予先君于拿之無聲者，審出肺氣未絕，一藥即生，而予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驚風、一傷寒、一熱瘧，三種相似，前輩俱未能辨，誤醫誤死不知凡幾。獨予先君辨出驚風的模樣，傷寒的光景，熱瘧的認法，透徹無遺，一經醫治，無有不生，而予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左手之三關，六腑大指之脾位，五指之上下，兩腳之左右，前輩無不誤傳。獨予先君悟出至理，闢盡各處差謬，闡出部位根源，推無不效，補無不應，瀉無不神，而予亦經驗過，歷歷不爽。毫釐千里，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臍風，前輩只知風入臍內，以致撮口噤口，卒不知風入深淺，死生有異。予獨悟出逆剋至理，見外知內，治無不退，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慢證，前輩多作慢驚，亂推亂拿，亂掐亂火，以致汗愈亡陽，痛愈傷脾。獨予體貼慢字，不作驚治，惟補脾虛，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胃有實痰，藥解不散，惟有取法。前人取之，多有壅築喉內，不吐出又不回去，因不敢取。予偶見修養家作神仙大睡法，眼翻氣築時，於氣海穴以手指曲節抵之，一放即活。予因悟及取痰不出又不下者，以是法行之，果即下復取便出，經驗過歷歷不爽。此因詩悟禮，觸類旁通，萬病俱可因端起悟，何可秘而不傳？取喉內痰，將兒中指捋至尖數下，推湧泉穴左轉不揉，以指對抵夾車穴，以耳挖爬舌上，即吐。

一兒有驚風痰熱，虛實表裏，前人俱用推拿，且曰小兒肚腸脆嫩，不可服藥。獨予先君云：急驚風痰，非推拿不效。臟腑虛寒，非藥味莫瘳。此予兩代，因病用推用藥，經驗過歷歷不爽。好竽鼓瑟，必不相宜，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有病，前人以四季之五行，按五臟之五行，以藥味之四性，合天時之四季，其理固是，然不知棄輕從重之妙。如當夏宜用黃連等味以瀉心，不宜用棗仁等味以補心，理也。設使心經虛極，或怔忡不眠，或汗出如雨，補耶瀉耶？當夏宜用五味等味以救肺，不宜用桑皮等味以瀉肺，理也。設使肺經熱極，或大便閉塞，或熱血妄流，瀉耶救耶？此種學問，予從不固執，惟相其緩急，權其標本，棄輕從重，不拘時令，只照病醫，卻無不好，經驗過歷歷不爽。深恐膠柱鼓瑟者流，不敢輕用藥味，何可秘而不傳？

一望兒顏色不錯，證之苗竅相符，藥之又與病合，若服一二三劑，病猶照常不除，又不加甚，切不可因人言藥不合證，半路更方。蓋在我望色既眞，辨竅既稔，效不見速，無非病深藥淺，藥力未到。譬之舟人駕舟，兩岸遼闊，一時難到，我既認定風色，亦只把定舵牙，活握篷索，一任浪湧兼天，鑒一鑒自然到岸。如把持不定，在半江中，或辭篷轉舵，則斷無不覆之舟。予兩代經驗過歷歷不爽，似此成敗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病患，舉世幼科皆於兒第二指面筋紋細摹細看，以形色論證候，以透關決死生。予兩代以醫術濟入，共約七十餘年，治活嬰兒不下百千萬數，皆以望面色，審苗竅爲主，治無不神。間亦摹看筋紋，了無證驗，似此迷津道岸，何可秘而不傳？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敬陳纂集大小合參意》 夫醫專司命之重，學習可不精詳。故毋論方脈、幼科、女科、外科，不可不廣博群書，究心切脈，由博及約，則認病無差。理路既明，用藥自當。即外科徒驗外見之證，而不察脈候之微，則何以審氣血之盛衰，陰陽之偏勝，而明臟腑之所屬，以得治療之無誤也。至於幼科，尤宜參看方脈諸書。蓋兒科謂之啞科，疾病痛苦勿能告人，全賴治者細心詳察。奈幼科諸書，理淺言略，難明病源。惟以小兒不節飲食爲執見，最重消磨。更以純陽之子爲定論，恣投寒苦。孰知易停滯者，脾氣必虛，若圖見小效於目前，則便遺大害於日後。況芽兒易虛易實，言虛者正氣易於虛也，言實者邪氣易於實也。然邪湊之實，必乘正氣之虛，不顧正氣之虛，惟逐邪氣之實，其有不敗者幾希。如寒傷榮也，溫養榮陰；風傷衛也，辛調衛氣。惟調榮衛，和平而宣行，客邪不攻而自退，使正氣自行逐賊，則邪退而正氣安然，如浮云一過，天日昭明也。若投與氣血無情之猛劑，則客邪雖散，正氣亦傷，乘虛之邪，接踵可至。要知正氣不至空虛，邪必不能

湊而爲實。至於云純陽者，以無陰而謂，乃稚陽耳，其陽幾何。陰氣未全而復敗其陽，將何所而望其生長耶。況天地之氣化日薄，男女之情性日囂，幼稚之稟受日弱。有稟父之陽氣不足者，多犯氣虛中滿。有稟母之陰血不足者，多犯陰虛發熱。患痘則多犯腎虛內潰之證。此皆先天不足所致，近來比比皆然，若徒效上古，剋削寒涼，如肥兒丸、蘆薈丸之類，則千中千死。即使火之有餘，實因水之不足，壯水以制陽光，先賢之至論；服寒涼者百不一生，古哲之格言。以不生之藥投欲生之兒，心何忍哉。至於脾胃自能消穀，偶有停滯者，緣消穀之脾胃病也，只助其能，調其病而自已。故有助脾消化、推蕩穀氣者，有稟命門火衰則補火生土者，有一消一補者，有純以補爲消者，蓋恐寬一分，更耗一分元氣也。人之有生，惟一氣耳，易虧難復，可輕耗哉。況天地之氣既薄，父母之氣既衰，幼稚之稟既虧，可不根究先天之陰虛、陽虛，而從方脈諸書求源探本爲治，靡不響應合宜。既能挽回此代赤子元氣於後天，便是培植後代赤子元氣於先天，誠爲壽世無疆矣。若徒宗上古幼科淺略方論，則猶灌溉樹木者，不顧根本而惟潤飾枝葉，則欲望其生長，未之有也，況更加戕賊者乎。張所以有大小合參之集，幸高明鑑諸。

《幼幼集成·凡例》 一、幼科之書幾於汗牛，其驚風之傳，誠多謬誤。喻嘉言、陳遠公、程鳳雛業已闢之，指出病痙，惜未申明病痙之由與治痙之法，仍無着落，不足服人。予茲徹底揭破，以傷寒病痙，雜病致搐，併竭絕脫證分爲三則，以搐字概之：曰誤搐，曰類搐，曰非搐。條分縷晰，證治判然，名目既正，庶治療不惑。

一、幼科論證，悉以陽有餘，陰不足立說，乖誤相承，流禍千古。後人誤以嬰兒爲一團陽火，肆用寒涼，傷脾敗胃。古初稟受敦龐，貽害猶淺，今非昔比，怯弱者衆。古方今病，每多齟齬，是故聊爲刪訂，非敢輕前人而執己見，蓋亦因時制宜之用也。

一、胎嬰柔嫩之姿，乍離母腹，如水上漚、風前燭，防護稍疏，立見殤殀。而幼科所用毒劣之方，令其暗損眞元，陰傷榮衛，即僥倖得生，而精神已耗，一生虛怯，莫可補救，況復不生者多。茲於劫奪之方，毒劣之味，概行刪去，而易以反正逆從之治，無辜赤子，或可免含冤於九地。

一、《顧囟》肇於東漢衛汎，而成於宋人錢仲陽，其能用仲景地黃湯治賦稟不足，以七味白朮散治瀉利作渴，豈不卓然有見。迨門人某假托其名，輒取霸方劫奪，致人夭枉，遂致貽譏後世。茲爲用其所長，去其所短，非敢好爲節略，實所以成仲陽之初志。

一、幼科惟從驚風摹擬，而傷寒門類全然遺棄。故學者但知有驚風，不知有傷寒，毫芒千里，害豈勝言，獨程鳳雛能見及此。茲併纂入，以備酌用。

一、痘疹爲幼科切要，諸家多不經意，或另立一門。學人以爲源流各別，不復留心討論。今併纂入，使知痘實幼科本有，不敢不經心體察。

一、痘科之書，如馮氏、陳氏、聶氏、翟氏、萬氏，雖皆不爲無見，而實繁簡不侔。又惟萬氏明顯，可以濟急，惜原板毀於明末，康熙二年復梓者，則亥豕盈篇，魯魚過半，詩歌黏韻全亡，證論先後重複，識者鄙之，予甚惜焉。因爲詳悉刪潤，纂入以成全璧。

一、火功爲幼科第一要務，濟急無捷於此。奈從前所傳，悉犯關門逐盜之戒，不惟無濟，而反有害。今以異授神火，繪圖作歌，公諸同志，急迫之濟，可以回春頃刻。

一、治療自有正方，其未盡者，復以經驗簡方併外治之法，附於方後，內有起死回生之訣，若能留心記鑑，隨宜酌用，其利無窮。

一、是書不但爲知醫者設，即不知醫者，亦能用之，蓋理路通暢，用方簡切，並無幽渺難明之說。家置一冊，可以對證調治，自利利人，不無小補。

一、是書雖云編輯，而幼科家言，又未敢盡信以爲確。其理明義暢，有裨實用者取之，浮泛不切者去之，間有未妥之處，即參以鄙見，併素所經驗者成全之，故難分某段爲何人之言。非敢掩人之功爲己有也，蓋幼科非方脈之比，以其病因疾苦，莫能告人，一匕下咽，死生立判，故不敢不爲詳愼。是書斟酌去取，頗爲得宜。

一、是書文義荒疏，由予幼時未嘗學問，祇以無辜夭札，不忍坐視，所以忘其固陋，不禁率意言之。語雖不倫，理或非誣。明府幸毋以是見薄，第原其忠愛之心而賜之規正，是亦芻蕘之幸也。

《幼幼集成·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訣》 凡臨病家診視小兒，無論病之輕重，證之順逆，稍長者令其本身忌口，乳子即令乳母忌口。嚴禁葷酒油膩，酸鹹辛辣，但可香茶白飯，稍用蜜餞糖食而已。蓋乳房爲胃經所主，飲食入胃，腐化精微而爲榮血，貯於衝脈，衝脈載以上行，遂變赤爲白而爲乳汁。小兒賴此以爲命，與乳母氣候相關，吉凶共際。是以母食熱，子受熱；母食寒，子

受寒；母食毒，子中毒。又惟葷酒油膩，甘肥凝滯之物爲尤甚。故凡小兒有病，但得乳母忌口，即不藥亦能自愈。不觀窮鄉僻壤，藜藿單寒之家，所育之子，肥實壯健，而且少病，病亦易愈。人但云他人之子，何以易育？不知他家無甘肥凝膩，口腹清淡，所以病少而易育。自家乳母，縱口飲啖，葷酒不忌，醫雖用藥得法，其如乳汁不清，胃口油滯，不能宣布藥力，所以多病難醫也。此至緊至要關頭，醫者不爲切戒，其咎在醫。至於病家，每多自誤，凡乳子有病，其母於房勞食飲，寒暑喜怒，一毫不慎，惟責效於醫之草根樹皮。詎知刀頭圭角，能勝其無情之相火，能制其有質之油膩耶？徒令醫者勞心，病兒受苦，深可悲憫。復有婦人姑息之愛，切要提防。昔予一堂弟年八歲，因病傷寒幾死，得遇明者保全，稍能步履。醫囑嚴忌葷腥，予伯母覷面承諾，私以爛蹄花一碗與之。病人見肉，登時食盡，時予目睹其事。夜即變證，四肢厥冷，口吐白沫，喉內痰鳴，兩目直視而絕。予伯與醫者驚惶無措，莫測其由，因詢曾食何物，伯母堅辭無有，微風不露，予亦莫敢直言。醫者無可下手，遂辭去。予取山楂肉，炒研細末，以濃薑湯調灌數次。蓋山楂多服，最能通利。五更大瀉數行，所下油膩膠滯之物，內有精肉猶存，人事條清。伯見所下之物，始知食肉生變，痛詈其母，幾至反目，幸予在側開解之。令予調理，予爲暢脾而安。此等曖昧，苟非予之目擊，伯母必不直告，即至眞死，彼亦不言，醫者亦不知其何以變證而死。可見婦女誤事，爲禍如此其烈也。凡類此者，以天下之大，又豈特一人而已。故凡遇膏粱宦室，不可不諄切言之，以杜其姑息之害。

小兒在胎之時，衝脈運血以養之；及其產下，衝脈截血以乳之。乳爲血化，所以兒之脾胃，獨與此乳汁相吻合，其他則皆非所宜矣。凡小兒一周二歲，止可飲之以乳，切不可餔以穀食。蓋穀食有形之物，堅韌難消。兒之脾氣未強，不能運化，每多因食致病。倘乳少必欲借穀食調養者，須以早米炒熟磨粉，微入白糖，滾湯調服，不致停滯。至於肉食，尤爲有害。凡小兒五歲之內，能忌肉食，終身無脾病。無奈愚夫愚婦，莫可理喻，見兒病稍愈，即以肉食飼之。謬云虛補不如實補，謂藥補爲虛，肉補爲實。不知此語出於何經？妄誕無知，眞堪唾罵。及其脾胃凝滯，兒病復作，始爲倉惶懊悔，是誰之咎。故小兒病後，必不可妄用葷腥，祇可素食調理。或一月半月，待其脾氣已健，始可略與清湯，仍不得過用甘肥。蓋甘肥之物，非但不能益兒，適足以致病。醫者能知此意，治病必不掣肘；病家能依禁忌，斷無反復之虞。此非摸擬之辭，實知之深，見之確。端本澄源，莫切乎此。予雖未學，臨證有年，病家之弊，無不周知，故不得不剖心相告，庶後賢知所提備云。

《幼科釋謎·凡例》 芽兒臟氣未全，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證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之。即兩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亦不可太猛，峻攻驟補，反受藥累。

兒病多由食積，固是要語，醫家不可不知。然亦有稟受薄弱，或病後虛怯，其所生病。有全無食積者。不得以此語橫亘心中，仍爲消導，即或有之，亦當扶正而使積自消。消息甚微，當意會毋執。

古人治幼兒，或專攻，或專補，或專涼，或專熱，皆有偏處。是書宗旨一以中和當病爲歸，不敢偏于攻補涼熱。

病家怕驚不怕瀉，醫家怕瀉不怕驚，要知驚瀉俱爲重候。在病家罔知病證，固無足怪，醫家既怕瀉，又安得不怕驚耶？若存不怕之念，恐有輕心妄治以致害者，不可不愼思之也。

古人製幼方，必使藥品與幼兒相得，本與大方有別，醫者固不可執古方以治今病，亦不可妄作方劑，有背古人之意。此旨亦至微，明者自領之。

嬰兒兩三歲內，全屬天眞，痛癢不能自達。其時脈雖不可憑，而觀色察形，或視三關指紋，醫者反得依據。有一種嬌養小兒，至四五歲六七歲，知識略開，便生詐僞，不饑爲饑，不渴爲渴，不癢爲癢，不疼爲疼，父母溺愛不知，諄諄告醫，醫若不察，便爾多誤。此又當觀色于色之外，察形于形之表，以辨其情僞者也，切勿爲他瞞過。

《醫原·兒科論》 小兒，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稚陽未充，則肌膚疏薄，易於感觸。稚陰未長，則藏府柔嫩，易於傳變，易於傷陰。故小兒病較大人尤重，尤當以存陰爲第一義。夫存陰非補陰之謂，凡辛燥升散，溫燥苦濇消導，皆是耗傷陰液之藥。往往陰液被傷，肝風內動，鼓痰上升，血不榮筋，筋急拘攣，致成痙瘛。稚陽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氣。且苦能化燥，化燥則又傷陰，不獨伐生生之氣已也。金石之品，善定神智，令人發呆。冰麝香燥走竄，最耗心液。經曰：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不可不知。昔錢仲陽爲小兒製六味丸，取酸甘化陰之義。酸，木味也，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載。木實初結多酸，猶稟木之

本味。成熱則純甘，甲己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爲無毒，甘潤得水土氣足，故能滋液，仲陽允爲小兒之司命者哉。乃世俗未推六氣致病之理，未推六氣最易化燥之理，並未推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尤易化燥之理，見兒發熱，不問何邪，概曰風寒，輒與辛燥升散，雜以苦溫苦濇消導。吾鄉尤誤於薄荷、荆芥辛涼之說，下筆輒用。不知荆芥質燥氣香，上升巔頂。薄荷質燥，辛辣异常，稍用三五分參於辛潤劑中，以和格拒猶可。若獨用多用頻用，即薄荷一味，實足耗液，致成痙瘈。乃見兒痙瘈，便稱驚風，亂投冰麝金石，苦寒慓悍毒藥，以爲開竅鎮驚，清熱祛風，家傳秘法，家藏丸丹，多係如此，誤治甚多，殊堪憫惻。又或將驚字誤作筋字之訛，挑筋刺血，強推強拏，其在富貴之家，釀禍猶速。嘗見薦醫薦方，接踵而至，此醫用熱，彼醫用寒，一日之間，七方十劑遍嘗，刀針金石全施。又或送鬼叫魂，此搖彼喚，使兒無片刻之安。重棉厚絮，爐火壺湯，使兒在熱盒之內。花之苞也，果之萼也，其堪如此傷殘也乎？嗟乎，是誰誤之也？父母誤之也。假使延一明理之醫，對證施治，何能至於此極乎。吾鄉鞠通先生憫兒之疾苦，作《解兒難》一冊，其中分寒痙、風溫痙、溫熱痙、暑痙、濕痙、燥痙六條，爲六氣致痙，分內傷飲食痙，本藏自病痙二條，爲內傷痙，客忤痙一條爲驚痙。又謂先感後痙者，即俗所謂驚風是也。病久致痙者，即俗所謂慢驚是也。又引《素問》太陽所致爲痙，痙者強直之謂，後人所謂角弓反張是也。少陽所致爲瘈，瘈者蠕動引縮之謂，後人所謂抽掣搐搦是也。愚細玩諸條，不外燥濕二字，又終歸於燥之一字。然則六氣最易化燥，小兒尤易化燥之說，此豈余之私見哉。請析言之。寒與燥同源，風寒乃天地乾結之氣，乾則化燥最速，故經謂傷寒爲熱病之類。風與熱皆屬陽邪，風溫、溫熱爲溫燥之氣，暑有熱有濕，爲燥中夾濕之氣。濕與燥相反，濕不能作痙，故濕痙一條，本論亦曰濕性陰柔，不能致強。初起之濕痙，必兼風而成。兼風寒者，主寒燥搏濕治。兼風熱者，主風燥搏濕治。燥乃正秋之時，金風驟起，草木黃落，爲涼燥搏束之氣，比傷寒較輕。又有暑濕內伏，涼燥外束，又爲燥邪搏濕之氣。所謂六氣之邪，不外燥濕，而燥爲尤重者此也。內傷飲食痙，由兒之父母愛惜過甚，不能爲兒節製飲食。飲食不節，則脾鬱不舒，脾困則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濕漸停矣。濕停則泄瀉，泄瀉久則傷脾，脾傷則血無生化之源。化源既薄，血液日虛，肝失所養，肝陽鼓動，內風輒發，木來乘土，蠕動引縮，此由濕化燥之病，即俗所謂慢驚慢脾風是也。慢脾風者，因脾慢而致生肝風者也　本藏自病痙，由於兒之先天薄弱，父母又愛惜過甚，恐兒之寒，著以厚衣，覆以厚被，冬月設以圍爐，致兒每日出汗，汗多則亡血，血燥則生風。又或因兒常啼去淚，淚爲肝液，液去陰傷，肝陽鼓動，內風輒發，見蠕動引縮之象。然本藏自病，又爲六氣致痙之根，一感外邪，內風隨動，即成痙瘈。此內傷二痙，不外燥濕，而又終於化燥者也。古語云：欲得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此爲惜兒秘訣。蓋饑非餓也，飲食清淡有節耳。寒非凍也，不宜厚絮重綿盒成熱病耳。客忤一痙，瑟菴先生云：世俗妄傳驚風之證，惟此乃副其名。此由兒之心膽血虛神怯，偶有所驚，即以致痙，所謂風者，非外風也，乃內動之肝風爲病耳。見證或有汗，或無汗，面色時青時赤，畏見異言異服，夢中囈語，手足搐搦，與六氣致痙。神氣昏憒者不同，此更爲血燥生風之證。余謂小兒諸病，不外燥濕，而又終歸於燥者，固實有明徵也。至於看法，以色診爲第一。凡神充色澤者，天眞必厚，易養而少病。神怯神瞪，面色慘淡枯瘁，唇紅不澤者，稟賦必薄，難養而多病。再看其先後天氣質，如先天虧者，必囟門難合，或齒遲、語遲，行遲，或項軟、髮穗，青絡常露之類是也。後天虧者，必食少化遲，腹膨泄瀉，面色唇舌淡白之類是也。又有看虎口紋法，起於滑氏伯仁。歌曰：小兒三歲下，虎口看三關。紫熱紅傷寒，青驚白是疳。淡紅淡黃者，斯爲無病看。又謂紋見下節風關爲輕，紋見中節氣關爲重，紋見上節命關爲危，直透三關爲大危。世俗推拏一科從之爲法。但滑氏及幼科諸書，均未推原其故。愚按《靈樞經》云：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凡診絡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魚際絡多青。胃中熱，魚際絡紅。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診虎口之說，蓋本乎此。但《內經》指百病而言，不專指小兒一科。彼滑氏男左女右之說，未免拘執。且紅爲傷寒之說，顯與經背。至以絡脈所見之長短，審病之淺深，固屬法程，而風氣命三字，又未免杜撰。夏禹鑄謂小兒亦以四診爲法，望色，望苗竅爲第一，此說於理甚足。蓋病之傳變不常，即《內經》以色診絡之說，亦不可拘。惟手絡不宜暴露，是爲要訣，以過露爲血燥生風候也。推拏一法，即《內經》按摩法。小兒惟內傷飲食一證，輕摩其腹，取其轉運，可冀小效。若他病用之，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針灸法爲《靈樞經》所重，但從無挑手絡之理，惟霍亂一證，因氣閉以致血閉，

其絡色青黑者，即《內經》其暴黑者留久痺也之說，當針尺澤膀彎、曲池腿彎二穴，以通氣血，立時有效。此外非深於針法者，皆不可妄針，至傷脈絡。至於認證，總以燥、濕二氣爲提綱，以因風、因寒、因暑爲機括，以化火、未化火爲傳變，以傷陰之輕重爲用藥之淺深。春山先生謂痘疹爲燥火之甚者也，其次當以痙病爲重。痙病多由燥熱化風，雖名曰風，實是肝陽爲病耳。筋失滋養，故致強急，今現燥象，治法與大人無異，不必另立法門。試舉其大略言之。風寒燥邪初起，發熱無汗，無論痙與不痙，治以辛潤，如杏仁、牛蒡、桔梗之類。寒重者，加以溫潤，如葱白、豆豉、鮮生薑之類。風溫溫熱，治以辛涼，於前辛潤法中，酌加微苦之品，如桑葉、蔞皮、梔皮、連翹、蔗皮、梨皮、南沙參之類。熱重，酌加涼潤輕品，如銀花、菊花、知母、羚羊角片、竹葉、蘆根、梨汁、蔗汁之類。客邪鼓動內風，痰涎上蒙清竅，厥時冒不知人，或發痙發痺，前法必佐辛潤以開內閉，如芥子、鮮石菖蒲、薑汁之類。痰涎閉竅，熱痰加貝母、天竹黃、花粉、萋仁、膽星、竹瀝、薑汁之類。濕痰加半夏、蜜炙橘紅之類。燥火甚者，清燥救肺湯在所必用。夾暑夾濕者，加以辛淡，如蔻皮、蔻仁、通草、赤苓、淡竹葉、滑石、鮮荷葉、扁豆花之類。夾濕熱者，加薑汁炒木通、薑汁炒黃連之類，苦辛開化。陰液虧極者，色痙竅乾，無涕無淚，口噤不能言語，宜速救液，如生地、麥冬、元參、鮮首烏、阿膠、雞子黃、鮮石斛、玉竹、女貞子、龜版、牡蠣、決明、燕菜之類。液虛燥甚者，必多進方回，切勿中途易法，致之不救。其有液虛燥極，又有痰熱閉竅，暑濕內伏者，不妨於養液劑中，參以辛潤開竅豁痰，辛潤又能行水去濕。醫不執方，合宜而用，病純藥純，病雜藥雜。細玩漢人方法，活活潑潑，如珠走盤，其神妙有不可測者。凡此皆治六氣致病之大略也。若本藏自痙病，亦不外救液潤燥一法。內傷飲食痙，在濕未化燥時，即須豫防後來變痙，及早節製飲食，健運脾陽，如參苓白朮散、八仙糕，一味雞金散之類。若已化燥，又須參以甘平微潤，如製首烏、山藥、扁豆、沙苑子、枸杞、菟絲、棗仁、阿膠、龜版、淡菜、燕菜之類。但此病陰陽兩傷，燥濕並病，多不能救。客忤痙由血虛神怯而起，審其實有所因，別無他病，用復脈去參、桂、棗、薑，加棗仁、牡蠣。汗多神不寧，時有恐懼者，加煅龍骨、整琥珀、整瑰珠砂，取其氣不取其質，自無流弊。疳積一證，鞠通先生謂：疳者乾也，乾生於濕，與內傷飲食痙同一病因。夫乾生於濕，病之所由起也。而濕已成乾，病之所至極也。在濕未成乾時，用資生、枳朮等丸，疏補中焦，頗爲合拍。仿古人以藥侑食之義，食後擊鼓，鼓動脾陽，使之運化。又以意治病之法，其有因肥甘厚味太過，釀生濕熱疳蟲者，宜加苦寒辛酸，如連、梅、川椒、史君之類。若濕已成疳，則不獨苦寒殺蟲，重傷脾胃，不宜誤用，即資生等丸，亦嫌剛燥耗液。惟都中相傳一方，溫潤補脾，辛潤通絡，一通一補，相需成功，最爲妙法。都中方以全蝎三錢，去毒，烘乾爲末。每用精牛肉四兩，作肉團數枚，加蝎末少許，蒸熟，令兒逐日食之，以蝎末完爲度。夫蝎色青屬木，善竄而疏土，其性陰，兼通陰絡，疏脾鬱之久病在絡者最良。然其性慓悍，不宜獨用。牛肉甘溫，最善補土，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補脾之體，運脾之用，所以治疳積有殊功。一味雞金散亦最妙。又華陰李孝廉方，用大棗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實以生軍，麵裹煨熟，搗爲丸，如棗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補，潤而不燥者也。按此二方，不獨治疳積有功，凡類於疳積者，旁通觸類，實開無限法門。西學謂小兒疳積，乃吸液管受病。吸液管者，吸嗡食物之精液管也，千支百派，散佈大腸夾膜之間，食後少頃，內有精液，始見如白絲然，夾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壘積而成。一切吸管，附近脊處，乃合爲一，名曰精液總管，附脊骨而上，至頸骨第七節即屈轉而下，左入頸手迴血會管，直達於心。小兒疳積，乃液管凝澀閉塞不通，故多食猶瘠。按此與鞠通先生謂疳積生於飲食不節，隱隱相合。經謂婦人腸覃一證，亦與此相仿。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兒科醒・凡例》　幼科古稱啞科，以其言語不通，病情難測，故諺云：寧治十男子，不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不治一小兒，蓋甚言其難也如此。然果能扼其要領，則亦何難之有？是書所列，雖似限於篇幅，然深得提綱之妙，讀者幸毋忽焉。

小兒醫自仲陽而下，代不乏人，然可傳可守者，僅數家而已。是書所集，頗多採錄，誠以理之所在，有不容另措一詞者，讀者愼毋以剿襲陳言見誚。

治病莫要於辨寒熱虛實，而小兒之病，亦只惟表裏二證而已。果能於表裏證中，辨出寒熱虛實，則自是高手，學者熟翫此書，自有會悟處。

驚風一證，前人鑿空而談，遂成千古疑城，千篇一律，比比皆然。雖間有闢之者，又未足以大破其惑，故遺禍至今，無有底止。是書辨列，實具苦心，閱者愼毋漠視。

近世謂有病宜餓，傳訛襲謬，大率皆出自庸醫婦人之口，自此說行，因餓而死者不知凡幾，予甚傷之，因述《不可餓論》。然所援引，悉本聖經賢論，非予臆見，宜爲醫所共知。世有賢者，果能同予矯得此偏，則積德不淺矣，予尤於此有厚望焉。

痘瘡果能不事寒涼攻下，則失手處自少。自《痘疹正宗》出，而死者更多，非至愚者，必不宗其說，予於論內，尤殷殷致意焉。

種痘誠爲避危就安，萬全長法，有力之家，固知早種，而單寒之子，欲種弗能。今春博愛堂舉行此法，廣爲貧家兒女種痘，悉奏全功，良堪嘉尚。一切章程，載在論中，吾願有力仁人，在在行之，則造福不小矣。

是書旁稽遠覈，言簡意該，化出成書，參以心得，故能出深入淺，法密方純。雖多引陳言，然發前人所未發者，正復不少，讀者其亦細心而體翫之。

《保赤存真·初誕》 按馮氏云：爲小兒科者，當參看方脈諸書。予謂先要從方脈出身，後看幼科書，方能有濟。蓋幼科書理淺言略，陰陽之勝負，氣血之強弱，先後天之奧旨，未能透切發明。所以幼科臨證，不曰食滯便曰風痰。立方非主攻散，便主消導。口記歌訣，心熟湯頭，八寸三分，人人可戴，最易殺兒於不覺也。夫小兒在胎，一點胎元，渾然內固。及其產下，臟腑已具，經絡相通，與大人毫無所異。其不同者，只是性情之未亂，嗜欲之未開耳。至於受病，表裏虛實，大略相同。上古元氣磅礴，兒病全是後天主持。今人淫欲早漓，胎氣日薄，生下之兒，先天主病諸多。惟母體強壯者，雖父之腎元單薄，兒亦強實。蓋先天腎也，後天脾也。腎不足而脾足，如草木根蒂薄弱，得一肥厚地土植之，亦遂根深蒂固。若兒得強壯之母懷抱，十月生下，胃氣自充，脾氣自健，乳食兼人，久之先天亦受其蔭益，而潛滋暗長，此許學士所以有補腎不如補脾之論也。若父母氣血俱虧，投胎既乏堅實之眞元，懷抱又少強壯之庇蔭，而且色欲不節，暗泄胎元，致兒生下肌肉軟脆，骨節痿疲，或解顱失音，或行遲鶴膝，或面色皖白，或目多白睛，種種見證，非大補眞陰，斷難養育。又或稍冷便作吐瀉，乳多便致傷滯。此雖脾胃爲病，實由命門之火衰，釜底無薪，蒸炊不熟。非用桂附壯其元陽，使火生土，脾亦何由健運？孫眞人有補脾不如補腎之論，是又爲此等稟受者立法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此雖通言診法，而於小兒尤切要也。奈今人徒執小兒純陽之論，恣用寒涼。不知陽之有餘，即陰之不足也。陰之滋生，賴陽之濡化也。蓋補血必先益氣，補陰必先扶陽。陽可以統陰，陰不能統陽。此千古不磨之論，爲方脈之秘妙，便是幼科之準繩。未全其陰而日剝其陽，即使陽果有餘，而小兒以方生之血氣，亦難任其剗削。況乎地氣日薄，元陽就衰，今日之兒，眞陽亦無幾耶。先哲云：壯水以製陽光，益火以消陰翳。此言診治之大要，原非謂小兒不在例論。又云：服寒涼者，百不一生。噫，言至於此，亦可以猛省矣。於此不察，而攻伐頻施，不亦忍哉。且兒病多由脾胃，而治法有助脾扶胃兼消導者，有先補正氣俟氣旺而後攻者，有補火生土以推積滯者，有以補爲瀉者。原謂加一分耗藥，即恐傷一分元氣。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東垣云：邪氣之有餘，即正氣之不足。況小兒筋脈未堅，肌體未固，有生之氣，易虧難復。非確見有眞正火證實邪，安得舉耳所熟聞、目所習見之故套，迫兒於萎敗耶？此等法度，舉世幼科均未齒及。吾願保嬰者，務從方脈探本窮源，引而伸之，融而會之，斯不特可以培植小兒於後天，而且可以補救小兒於先天。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此意宜深思也。嘗語友人云：習兒科者，必不知方脈；精方脈者，無不善幼科。試以質諸當世之醫者，其亦以余言爲當否？

著錄

《顱囟經·原序》 夫顱囟者，謂天地陰陽化感顱囟，故受名也。嘗覽《黃帝內傳》，王母金文，始演四序二儀陰陽之術，三才一元之道，探御靈機，黃帝得之升天，秘藏金匱，名曰《內經》，百姓莫可見之。後穆王賢士師巫，於崆峒山得而釋之，叙天地大德，陰陽化功，父母交和，中成胎質。爰自精凝血室，兒感陽興，血入精宮，女隨陰住，故以清氣降而陽谷生，濁氣升而陰井盛也。甚者二儀互換，五氣相參，目睹元機，非賢莫達。謂眞陰錯雜，使精血聚而成殃，陽發異端，感榮衛合而有疾。遂使嬰兒纔養，驚候多生，庸愚不測始末，亂施攻療，便致枉損嬰兒。吁哉，吁哉。遂究古言，尋察端由，叙成疾目，曰《顱囟經》焉。眞憑辨證，乃定死生，後學之流，審依濟疾。天和太清，降乘赤海，眞一元氣乘之，則母情先搖，蕩漾愷然，是陽盛發陰，當妊男也。六脈諸

經，皆舉其陽證，所謂妊衰不勝藏氣，則觸忤而便傷，妊勝而氣劣則母疾。三五月而發，皆隨五藏，心藏乾而口苦舌乾，肺藏竭而多涕發寒，肝藏邪而嗜酸多睡，脾藏發而嘔逆惡食，腎藏困而軟弱無力。藏妊氣平，則和而無苦，胎若劣而強得藏養，至生亦乃多疾。二儀純陰之證，升雜眞一者，謂陰發陽，則父精薄，妊當成女也。六脈諸經，皆發陰證，若血盛氣衰則肥而劣氣，若氣盛血衰則瘦而壯氣。餘藏妊之氣，皆同男說。孩子處母腹之內時，受化和之正氣，分陰陽之紀綱，天地降靈，十月而化，萬物以生成，隨其時變，大理清純，化成祥瑞之基，全眞道一，故生成焉。一月爲胚，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分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靈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行分藏，安神也。六月六律定腑，滋靈也。七月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元神俱降，眞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生人也。十月氣足，萬物成也。太乙元眞，在頭曰泥丸，總衆神也。得諸百靈，以禦邪氣，陶甄萬類，以靜爲源，是知愼於調護，即以守恬和，可以保長生耳。故小兒瘦疳，蓋他人之過也。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自序》 夫上古之世，事質民淳，稟氣全粹，邪不能干，縱有疾病，祝由而已，雖大人方論，尚或未備。下逮中古，始有巫妨氏者，著小兒《顱囟經》，以卜壽夭，別死生，歷世相援，於是小兒方論興焉。然在襁褓之時，藏府嫩弱，脈促未辨，癢不知處，痛亦難言，只能啼叫。至於變蒸，驚風，客忤，解顱，近世巢氏一一明之，然於斑疹欲出證候，與傷風相類，而略無辨說，致多謬誤。而復醫者不致詳愼，或乃虛者下之，實者益之，疹者汗之，風者溫之，轉生諸疾，遂致夭斃，噓可歎也。今採摭經效祕方，詳明證候，通爲壹卷，目之曰《斑疹備急方》。非敢謂有補於後世，意欲傳諸好事者，庶幾鞠育之義存焉。東平董汲及之序。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後序》 余平生刻意方藥，察脈按證，雖有定法，而探源應變，自謂妙出意表。蓋脈難以消息，求證不可言語取者，襁褓之嬰，孩提之童，尤甚焉。故專一爲業垂四十年，因緣遭遇，供奉禁掖，累有薄效，誤被恩寵。然小兒之疾，陰陽痾爲最大，而醫所覃思，經有備論。至於斑疹之候，蔑然危惡，與驚搐傷寒二痾大同，而用藥甚異，投劑小差，悖謬難整，而醫者恬不爲慮。比得告歸里中，廣川及之出方一秩示予。予開卷而驚歎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子乃不言傳而得之。予深嘉及之少年藝術之精，而又愜素所願以授人者，於是輒書卷尾焉。時元祐癸酉十月丙申日翰林醫官太醫丞賜紫金魚袋錢乙題。

《小兒藥證直訣·閻孝忠序》 醫之爲藝誠難矣，而治小兒爲尤難。自六歲以下，黃帝不載其說，始有《顱囟經》，以占壽夭死生之候，則小兒之病，雖黃帝猶難之，其難一也。脈法雖曰八至爲和平，十至爲有病，然小兒脈微難見，醫爲持脈，又多驚啼，而不得其審，其難二也。脈既難憑，必資外證，而其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不常，其難三也。問而知之，醫之工也，而小兒多未能言，言亦未足取信，其難四也。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又所用多犀珠龍麝，醫苟難辨，何以已疾，其難五也。種種隱奧，其難固多，余嘗致思於此，又目見庸醫妄施方藥而救之者，十常四五，良可哀也。蓋小兒治法，散在諸書，又多出於近世臆說，汗漫難據，求其要妙，豈易得哉。太醫丞錢乙，字仲陽，汶上人。其治小兒，該括古今，又多自得，著名於時，其法簡當精審，如指諸掌。先子治平中登第，調須城尉識之。余五六歲時，病驚疳癖痕，屢至危殆，皆仲陽拯之良愈。是時仲陽年尚少，不肯輕傳其書，余家所傳者，纔十餘方耳。大觀初，余筮仕汝海，而仲陽老矣，於親舊間，始得說證數十條。後六年，又得雜方，蓋晚年所得益妙。比於京師，復見別本。然旋著旋傳，皆雜亂，初無紀律，互有得失，因得參校焉。其先後則次之，重複則削之，訛謬則正之，俚語則易之。上卷脈證治法，中卷記嘗所治病，下卷諸方，而書以全。於是古今治小兒之法，不可以加矣。余念博愛者，仁者之用心，幼幼者，聖人之遺訓，此惠可不廣耶。將傳之好事者，使幼者免橫夭之苦，老者無哭子之悲，此余之志也。因以明仲陽之術於無窮焉。宣教郎大梁閻孝忠序。

《幼幼新書·李庚序》 湖南帥潮陽劉公鎮拊之暇，尤善方書，每患小兒疾苦，不惟世無良醫，且無全書，孩抱中物不幸而殞於庸人之手者，其可勝計。因取古聖賢方論，與夫近世聞人家傳，下至醫工技工之禁方，閭巷小夫已試之秘訣，無不曲意尋訪，兼收並錄，命幹辦公事王曆羲道主其事，鄉貢進士王湜子是編其書。雖其間取方或失之詳，立論或失之俗，要之皆因仍舊文，不敢輒加竄定。越一年而書始成，惜乎公未及見而疾不起。公臨終顧謂庚曰：《幼幼新書》未有序引，歸來欲自爲之，今不皇及矣，子其爲我成之。庚曰：謹聞命。嗚呼，學士大夫公天下以爲心者，幾何人哉？平日處念積慮，無非急己而緩人，先親而後疏，物我異觀，私爲町畦，其來蓋非一日。昔

吾夫子助祭於蠟，出游魯觀之上。喟然發嘆，以爲大道之行，天下以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夫子之嘆，蓋嘆魯也，然而天下後世豈止一魯而已哉，滔滔者皆是也。東漢人物如第五倫者，悃愊無華，質直好義，似若可然也，意其設心，必有大過人者。至於或人問之以有私乎？倫則曰：吾兄之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終夕不寐，自以謂不能無私。夫以兄之子尚若爾，況他人之子乎？以第五倫尚若爾，況下倫一等者乎，宜乎夫子之嘆之也。今公之爲是書，使天下之爲父兄者，舉無子弟之戚，少有所養，老有所終，家藏此書，交相授受，慶源無窮，其爲利顧不博哉。以此知公之存心，非特無愧於今之人，抑亦無愧於古之人矣。紹興二十年九月幾望謹序。門人左迪功郎潭州湘潭縣尉主管學事巡捉私茶鹽轡李庚。

《幼幼新書·陳履端序》 醫，兵也。小兒病，弱國幼主被敵也。質柔脆，易侵難禁，且不能自達，難測而易起疑，故治小兒病，輔弱國，扶幼主，而禦強敵也。不有祖述，即山甫方叔不免浪戰，即勝猶幸，況不勝乎。宋本《幼幼新書》心保赤子，具本具末具變，悉中肯綮，得呂牙、孫武製勝合變之玄機，誠醫家韜鈐之選也。板經兵火，亡失已久，印本世唯存二，一留中秘，遠不可得，一屬錢氏，閟不可求。端世幼科，傳自白下，先子枳田痛嬰兒多抱期頤而夭襁褓，宏修前學，靳靳若不逮。搆得一二，端髣時捧讀心慕，更求無獲，而錢氏故本轉歸雲間顧研山氏。端因黃清甫河水爲介紹，懷資偕某懇得之，與某各藏其半。顧本合南北宋板，復缺三卷有奇，端神祈廣詢，一恆徐永錫氏有質本抄得其全，玉菴楊大潤氏欲抄而索之，某竟秘以烈焰辭。閱歲，徐本歸古歙程大綱氏，復往抄之，始獲睹全帙，深慰天幸。且筆且讀，領其要略。會見世醫傷寒家，無分七熱風食，輒以傷寒治，問之曰：不爾何以身熱如炙也。疳積家無分五疳蟲食積聚，輒以疳積治，問之曰：不爾何以面黃腹脹肌羸也。驚悸家無分痘疹癇瘛風痰蛔厥，悉以驚風治，問之曰：不爾何以涎潮搐搦戴目也。昧曰用，偏仁智，治多夭閼，目擊其弊，知不可戶曉也。鄙心惻然，欲以書傳布而廣濟之。載易寒暑，刪繁理亂，裁初本十之三，稿凡四易，卷四十，總五百四十七門，便簡閱也。傾貲采梓，數字償值，手錄授工，首事兩月，食木者六之一。同志如某者，雖以力助，完卷可冀。庶乎家世者不至襲舊名而妄投，崛起者不至無章程而杜譔。師門授受，不至秘而不傳，使人人祖述。病者起，生者延，夭者壽，仁術廣開，惠澤宏溥，遠宗作者之謨，近繼先子之志，一生苦心盡是矣。雖然，病有機變，方貴合宜，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書猶筌蹄也。亦猶兵家時日異宜，戎蠻異性，器械坐作，叵膠柱也。尤有進焉，大率腦麝牛黃，爰暨石藥悍劑，皆不可輕用。醫家每以網利而重投，病家每因慕名而甘戀。不知厚味一進，引寇入肝脾心臟，牢不可拔，遂爲兒異日害，雖鵲緩莫能施其術，此又世之大戒也。故更以鄙見，擬別錄本草輔之，見古方不可執一云。萬曆十四年太歲丙戌端陽日古吳陳履端謹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何大任序》 余先君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家藏甚久，今六十餘載矣，不知作者謂誰，博加搜訪，未嘗聞此書之流播也。自嬰孩初育以至成童，所謂保衛其生，總括精微，視古今方書極爲詳盡，仁哉著書者之心也。宗族親舊間，幼稺有疾，余每口傳指授，效如影響。又取其可以通用於大人者，增湯劑而用之，尤爲神異，豈此書不言之妙，有待于余而發耶，烏可掩爲一家之寶，而不與人共之。於是集二三同志，訂正其謄寫之舛，鋟于行在太醫局，以廣其傳。得此者敬而用之，當知余言不繆。或未免畫蛇添足之譏，不暇顧矣。吁，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恨不得詳其人也。嘉定丙子立春日，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何大任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朱臣序》 《保幼大全》即《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之別名也，以其製方著論，詳審精密，故復名之曰《保幼大全》。予素頗有志於濟物，見醫家書，每喜蓄之。揮使鄭君和，精於小兒醫者也，與予友善，予扣其所以精於醫之故，乃出是書焉。予閱是書之異於尋常也，又扣其所以得之之故，則曰相傳農人得之於古塚中，於是求以錄之。鄭君無難色，遂以全集授予，錄而珍藏諸笥者有年矣。間遇小兒疾，按方試之，往往得奇驗。一日，偕宣城令李君宗仁詢民瘼，會於公所，語及是書。宗仁又樂於濟物者也，即取而刊之，以廣其傳，不數月而成。噫，予竊祿明時，無補於吾民尚矣，使一二孩提之童，得因是書而濟萬分之一於危迫倉卒之際，予之素心，寧不亦少慰乎。若其爲術之高下，明者當自得之，蓋不待予言者，姑序其所自云。弘治己酉中秋旦，京闈戊子鄉貢進士寧國府通判世族濟南朱臣時佐書。

《痘疹論·自序》 士生斯世，窮達兩途，孟軻氏有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雖然，窮而未達者，能學爲良醫，亦豈獨善其身而已哉。規素業書卷，今茲從事參朮，嘗謂自昔聖賢，閔生民之疾苦，著書立言，汗牛充

欄。晚觀唐孫思邈《千金方》，其次序深有旨意，三十卷之首，觀之以婦人嬰孺護養拯救之說，寧不以生育爲重乎。規因念婦人之有乳免，小兒之疾苦，惟瘡疹皆不可免，而治療之間，毫髮一差，生死隨異，仁人君子，所尤當審慮者。世傳產方之論，其利人也甚博，雖小兒痘瘡諸書，止看其大略，倉卒之際，何所憑藉焉。規輒不揆量，廣求古人之議論，證以己所聞見，撰成問難八十一篇，凡三卷，目曰《小兒痘疹論》。每施以濟人，隨試輒效，所活者亦多，使家有是書，則豈曰小補之哉。此論之成久矣，欲鋟諸梓，而力未克遂。邇來幸甚，獲登繡使煥章吳公門牆，一日迨暇，因有請言，公即慨然捐金以成其事。吁，公之賜豈私於規者，實與衆共之。其有訛舛，改而正諸，以俟同志。紹定壬辰仲夏檇李待補國學進士聞人規叙。

《痘疹論·又序》　嬰孩之疾，莫危於瘡痘，形色變異，應於呼吸之間，生死關係，可不謹歟。昔之名醫，非不立論，按證授方，散在篇帙，帙無統紀，臨危往往失錯，蓋不素講故也。獨張君從道著書一百二十篇，發明前人所不到，此醫家之秘藏，童孺之司命也。其板刊於務章帥府，人亦罕見，縱得其書，其中玉石混散，又不能窮其旨趣，可勝浩歎。規家世儒也，□甲場屋二十年，僅得一國庠書生之效，於是遂取黃帝、仲景諸書，晝夜誦習，乃與意合，轉從□於金石草木，庶可以遂其平日濟人之志，此蓋先□之所願也。得張君之書，每以其拯疾，無不脫手而愈，益知其斡旋之妙。然其文意繁冗，惜乎後學未可遽□推究。規細繹百數，大窺閫奧，摭其精華切於治療者八十一篇，作三卷。始則論將發之證，中則論已發之證，末則論□□之證，並附益以他說，於張君書略有增損，非敢改革也。書成，□□□吳先生持繡節於西澥，一見遂捐金勉之刊梓。先生愛人利物，使嬰孩無夭折之患，則張君之書，與規之名，布之四方，皆先生隱德也。端平乙未上元後五日待補國學生聞人規序。

《小兒病源方論·鄭全序》　嘗聞范文正公之言曰，不爲宰相，當爲良醫。夫以宰相之尊，豈醫者之卑所事同日語？反而思之，宰相以道濟天下，醫者以術濟斯人，其位望雖不同，其存心於濟人一也。余見世之所謂醫者，以病試藥，以藥試人，比比皆是，間有一劑而愈者，出于幸也，孰能收萬全之效乎。淳祐庚戌，來游漣水，所見醫者惟陳公文秀一人而已。陳公明大小方脈，於小兒瘡疹，尤造其妙。漣水自守將蕭宣使以下，與夫時官富民之家，多以疾篤爲憂，群醫環視，縮手無措，而公獨優悠和緩，隨證施治，皆收奇功。至於閭閻細民以急告者，公不以其家之窘窶，匍匐往救，所賴以全活者不可枚舉。公又慮目之所不見，力之所不及者，必罹夭枉之禍，於是圖其形狀，別其證候，迹其方論，釐爲一卷，名曰《小兒病源方論》，板而行之，其意欲使天下後世俱受其惠。吁，陳公之心，其文正公之心乎。公姓陳，名文中，字文秀，宿之符離人也。金亡歸宋，處漣水十五年，漣人無小大，識與不識，皆稱之。爲宿州陳令，居維楊，醫道盛行，有子業儒，呼臚喝六之報，其在是乎。余得其書，味之不釋手，嘉其用心古而擇術精，故叙所見於卷末。時寶祐甲寅漣水戶曹鄭全子英序。

《小兒痘疹方論·自序》　嘗謂小兒病證雖多，而瘡疹最爲重病，何則？瘡疹之病，蓋初起疑似難辨，投以他藥，不惟無益，抑又害之。況不言受病之狀，孰知畏惡之由。父母愛子，急於救療，醫者失察，用藥差舛，鮮有不致夭橫者。文中每思及此，惻然於心，因取家藏已驗之方，集爲一卷，名之曰《小兒痘疹方論》，刻梓流布，以廣古人活幼之意，顧不韙歟。和安郎判太醫局兼翰林良醫陳文中謹書。

《仁齋直指小兒附遺方論·自序》　虹橋涉川，足以爲福田乎，溱洧濟人，不足爲惠，然成者有時而病也。紅粟振饑，足以爲陰德乎，翳桑待哺，不能家給，然利者有時而病也。人生天地間，溥萬物爲一體，參大造爲全仁，盍思所以廣其濟。余每見人以疾痛爲憂，財賈者無力召醫，力到者無醫能療，雜藥遍嘗，付性命於一擲，未嘗不爲之扼腕焉。於是竊暇燈窗，研精脈法，上稽靈素之書，下及湯液之論，張長沙鳴於漢，孫地仙鳴於唐，與夫晉宋而下，諸賢之所撰次者，搜覽迨盡，將以推廣不忍人之仁，就是而得三昧。竊謂大科傷寒法度爲甚嚴，小科驚風方論爲難盡。傷寒治法，表裏陰陽，出入傳變，若綱在綱，固不容紊。若夫嬰兒驚風，急轉而慢，實俄而虛，形似實非，尤難臆度，自非審脈驗證，達變知幾，鮮有不以嬰兒爲戲，此《驚風證治指要》之所由作也。證以言驚風之狀，治以言驚風之方，指者直訣以曉人，要者精義以致用。王氏非無家傳，然方粹而證不詳，錢氏非無訣法，然義深而方難用。是編所作，本之前聖大賢之方論，參之聞人高士之見聞，得之先疇已試之效，虛實補瀉之辨其證，參苓桂朮之隨其方，覽者歷歷可曉。惠之方來，傳之同志，使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爲天下孩提回生立命，起憊扶衰。倘執此以登盧扁之門，或可爲涓埃萬分之助，周流人間，衛生救物，獨不得如封君達之用

心乎。徑刻諸梓，嘉與四方共之，庶幾廣濟於無窮也。或曰：子胡不私諸己爲家傳計？余應之曰：喜捨方便，釋氏書第一義也，政使學者復之熟之，推是以及人之幼耳。若南陽一書，余嘗紬繹其說，目曰《活人總括》，嗣此以求其傳，堂上呼盧，喝六作五，小子則不敢知。景定庚申開朔三山郡北後曹楊士瀛登父自序。

《小兒痘瘡八十一論方·參校聞胡兩先生痘瘡八十一論》 余之沈湎於痘書，殆三十餘年矣，雖嚴寒酷暑，未嘗片時閣筆，以故痘書之訂正者，蓋亦不少。因錄宋曾世榮《活幼心書》內至痘疹一條云：惟證預防之法，胡大卿、陳文秀二公之書該載詳備。陳氏痘疹久獲善本，而胡氏痘疹架上獨無，爲之遠蒐博訪，後知一張氏有之，奈秘惜如珍。遲歲餘，遇姻家兩孺俱逆痘，力挽回生，其張乃舅氏也，余方敢以此書請。張感余恩，破格手授，接讀則錄本也，魯魚亥豕，不知凡幾。且驚其語句，即與聞伯圜先生八十一論概同六七。中宵不寐，疑聞人在前耶？胡氏在前耶，兩人之意義何以符合若此耶？潛心把玩，始悟聞人氏即以前人張從道百二十論脫化而出，而胡氏又以聞人氏原本刪補而成，私慶其胡氏之舛訛乃得以稽考矣。日取二書參訂，備極艱辛，□無悖謬。更詫者，聞人氏方僅載其半，而胡氏方什一而已，茲盡以聞人氏方，插入胡氏書中，尚有未全者。檢得明汪石山先生校論宋人治痘一百五十三方，依順論內方名，照次續進，庶乎燦若可陳，始稱大備。舊本諸方，即列各論之後，迨後論續見，重複再三，未免翻覓費手，今論下注明方次若干，彙集於全論之尾，便檢閱也。要之此集校自戊申春，成于己酉夏，凡易十三稿而始妥，部帙雖小，俾貽子孫，愼毋忽諸。康熙歲次己酉榴月朔日蓉湖呂鼎調燮元氏別號蓉湄書於六皆堂。

《小兒痘疹一宗方訣·叙》 夫人生世間，至靈至貴，此身難得，因果非輕，凡有疾病，必須醫藥救療，以保天年。最是小兒痘疹一證，自古迄今，無正經論，雖有王譚錢氏，及《千金》、《聖惠》、《普濟》諸家方書，亦未能究其病源，多用清涼消毒等劑，因此耗傷眞氣，不救者多矣。更兼人家生患痘疹，往往拘泥鬼神，不肯服藥，遂至夭喪，其間有得更生者，亦且月日遷延，不得即時安可。予因侍親游宦，傳得《小兒痘疹一宗方訣》，累試累驗，百發百中，活人不暇枚舉。伏睹吾鄱去歲以來，痘疹盛行，夭折死傷不可勝數，深切哀痛，豈皆鬼神刑害而致死耶。蓋因痘疹生發非時，不肯服藥之故。因檢尋《元傳小兒痘疹形證一宗方訣》，同醫官余提領參考藥品，發心盟天，印施此方。如有貧窮無力醫救之家，又當施以藥餌，教之如法救療，使人人壽考，得終天年，以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非沽名要譽，妄說惑人。有生之家，凡遇此疾，若肯聽信服藥，必收萬全之效。皇慶元年仲春望日鄱陽魏君用編述。

《活幼心書·自序》 聞之先儒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大哉心乎，其萬事之機括乎。前乎千百世而上，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此心也。後乎千百世而下，爲往聖繼絕學，來者續師傳，亦此心也。是心也，以之活幼，即有惻隱之眞，所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者，無非自此心中來。宋翰林侍御世醫戴克臣者，徽宗朝，名堯道。活幼宗師也，取信當時，有聲朝野。心以傳心，得其妙者，惟烝西高原劉茂先。名祀，自號固窮山叟。茂先之心，其五世孫字直甫者，名思道。又深得之。推其所得，隨施輒效，亦可以見其用心矣。然昔賢之學，固以心而傳，而昔賢之心，非書又無以衍其傳，況自開慶以來，其書散漫，戴、劉二公之心傳，幾不復見。予生二公之後，而無默契乎二公之心，早歲師事直甫，於茲有年，面命心傳，領會多矣。但念一宗醫書，方論待決，歲月寖遠，卷帙不齊，設有危難，未易檢閱。吁，得其心者，敢不究其心哉。明窗晝熏，短檠夜雨，因就其遺書而精加編次，繁者刪之，缺者補之，書非可用不敢錄，方非已效弗敢收，脫亡遺漏，存十一於千百。上探三皇前哲之遺言，下探克臣、茂先之用心，實則吾心固有之理，旁求當代明醫之論，亦姑爲活幼之一助云耳，遂名其書曰《活幼心書》。書成，客或難予曰：醫者意也，但觀形切脈，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何必一切求諸書，而且以《心書》名之哉？予曰：不然。予非有心於著述而求異於人也，不過推廣劉氏數傳之貞心，以求契夫戴氏之初心耳。朱文公有言：意者，心之所發也。書之所述，豈非心之流行發見者乎。客唯而退。於是乎書。至元甲午菊節衡陽後學曾世榮德顯識。

《活幼口議·序》 世言醫病與醫國，同一源流，國以新造之病爲難攻，人以幼穉之疾爲難療。新造之國，病在于人心之未孚，法制之未備，故事不厭乎議，如周人之于市，鄭人之于鄉校是已。幼穉之童，病在于氣血之未全，筋脈之未力，既不可以言語求，又未易以智巧索，諄論而復辯，且未足以究其萬分之一，況欲忌魚笙于紙上之塵言，其簣笋而蟹螯蜞者幾希矣，茲演翁《口議》之所由作也。翁質直而不華，雅樸而實辯，如議證，議藥，議諸氏之方，皆

鑿鑿乎如老法吏之議刑辭，絲髮不可以動移。求之文理，誠若不足，索之義理，沛然有餘，鳳髓玉訣，政亦不容多遜也。或曰輪人之輪，庖丁之牛，應之于手，得之于心，蓋非區區口耳所能造。今議以口爲言，其視莫能教子不見全牛之妙，徑庭蓋可知已。吁，有是哉。使釋鑿而特以原本爲第一議，曰乳哺，曰食忌，曰傷憐，不必議可也。然且以不絕于口，翁之此意，豈獨爲醫工計哉。有能以幼幼爲心，寶有其書，圭臬其說，宛如省翁之耳提面命，將護于震夙之初，調理于生育之後，于其疾乎何憂？其或以豎子之梗爲予告，亦將語之曰：翁有《口議》在，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挈而同歸壽域中，此翁之初心然也。然則是議也，又當求諸省翁之心，謹毋曰滕口說。

《麻疹全書·浮海道人序》 原夫黃岐創藥，和緩製方，疢疾沉痾，變新割故。所以杏仁糜犬，甘草化羊，物類感人，神靈莫測。范文正公云：不爲良相，即爲良醫。蘇文忠公云：醫雖出于時手，方實創于古人。賢士大夫，古聖先哲，多究心此道，豈淺鮮哉？痲科世所罕有，亦少傳書。世運開未有之奇局，醫道啓未有之奇書，賴滑公苦心孤詣，集成全書，諸君左右維持，大功已就，療疾救人，千秋同善。此中依論立方，因方治病，無幾微累。惟脈理全書不談，非脫簡也，緣此證多兒曹所發，方脈雖惑亦難訂定脈理，以故不傳。法律惟病脈兩字，究不可闕，不揣鄙陋，敢補心傳。如痲證不論初潮、收後，右手脈和緩有力，雖重可治。嬰兒以一指按右寸及關，有神不妨無礙，以即吉凶消長之機，最不可忽。其餘各法，詳愼周密，無可增減，爲度世之金針，救人之寶筏。願習此道者細心研究，觸類旁通，謂痲疹之全書可，謂時疫之寶鑑亦無不可。書既蔵，問序于余，節序此並示脈理。後之人當玩索而得，勿以予言爲河漢則得已。浮海道人作。

《嬰童百問·蕭謙序》 郭君靜之，予同年也，嘗守邵州，百廢且舉。其所藏有《嬰童百問》者，相傳以爲魯伯嗣學，奈無左驗，竟未知其是否。按《醫史》，錢乙字仲陽，宋之明醫也，始以顧囟著名，享年八十有二，終于家，其所著有《嬰孺論》百篇。今玩所藏之書，其論證處方，殊爲詳備，但中間所稱，又有《葛氏肘後方》《千金方》及《仁齋直指方》《陳氏方》諸方，或者乃錢氏遺意，抑亦魯伯嗣學之所輯錄者歟？靜之既卒，厥子坤知藍田縣事，卷卷家訓，遂綉梓以傳，其善繼善述，方將有所爲云。長安蕭謙子豫書。

《類證注釋錢氏小兒方訣·自序》 宋錢氏仲陽著《小兒直訣》，太醫陳文中作《痘疹方論》，世稱活幼之筌蹄，全嬰之軌範。當時門人傳寫本，未免有造次錯簡之患，後之讀是書者，往往不無疑難。予不揣凡鄙，已知僭妄，竊以二書疏其源流，類其證治，要之支分節解，脈絡貫通，間附注以發明之，使我同志初學之士，展卷觀讀，則前之疑難者，今悉渙然冰釋而一歸至當矣。抑亦人人保赤子之心油然而興，不至委命于庸夫之手乎？爲之醫者，苟能以二書浹洽于胸臆之中，驗證之際，奏功取效，如鼓應桴，必無餽藥有不敢當之譏焉。庶乎太上好生幼幼之仁，而不負國家惠民之旨，豈其視鑽核獨善之人，吾不忍爲之，遂綉諸梓，以廣其傳云。正統五年歲在庚申季秋華旦鰲峰熊宗立敬識。

《全幼心鑑·自序》 然小兒號曰難治何也？夫赤子之生，乳下弱質，神未全，氣未充，言語未能，飲食不知節，寒暑不知謹，不可問切故也。專是科者，必明乎性命樞紐，榮衛依附，脈絡相因，以五臟之色見于面部，探疾病之根源，以藥性溫寒爲攻補緩急。然古方有效有不效，蓋天地氣運，古今不同，猶一歲有春夏秋冬之異，不知今日是何時。選古方效于今日者，匯成一書，前列察病法，後具用藥方，名《全幼心鑑》，綉梓印行，快其心焉，開卷易曉。茲又以是流布四方，其用心廣，用心良，並書于端，爲醫學勸。

全幼堂箴曰：民之始生，曰在襁褓。口未語言，脈未朕兆。調護失宜，疾病乃作。欲全厥生，莫先醫藥。醫云克全，非問于口；藥云克全，非切于手。全以聞聲，知病源委；全以觀色，知病表裏。疏戚同醫，全之勿異。富貧一藥，全之勿二。何爲而然？全我明德。全乎全乎，茲箴是式。

嬰孩小兒一科，上古黃帝未有言著。鬼臾區云：小兒受疾，另是一門，故不載入《素問》。始自巫妨撰《顧囟經》篇章，自後智者繼綜本末，世傳諸家之善，經進詳要旨證，廣收其文，以占壽夭。編集名方，醫明標本，厥疾乃瘳，自此始有小兒方也，宜察詳之。大明成化四年龍集著雍困敦八月中秋日嵩陽寇平衡美集。

《活幼全書·吳志尹序》 近世後學錢大用早游江浙，遇京師太院名公，講明醫道，師事老學明經之儒，採諸家治過小兒有驗奇方，集爲一部，名曰《活幼全書》，請予爲序。予觀大用所集新書，與諸書不同，試之累有神驗，但文理駁雜，亂而不序。乃取方中最驗可錄者三百餘條，編成次序，分爲門類，作爲歌賦論斷，以列于前，復以巨細詳略，以條于後，俾士之治小兒者易于檢

閱，舉其綱以見其目。某疾用某方，某方治某疾，理之繆者正之，傳之訛者去之，繁者刪之，略者詳之，不疏不略，有條有倫。後之學醫者則而象也，用藥者取而證之，不患藥之不應而疾之不愈矣。若夫集方以沽名，用藥以利己，大用不爲也。大用醫得師傳，存心仁厚，切于活幼，積方有年，今發之雖不責報，而天之報之者，自有默相之理，方豈云乎哉，是爲序。

《活幼便覽·自序》 予以童醫世居新安，自幼迄今，繼述斯業，凡見小兒疾患得于時令天行者，雖嘗隨病救治，亦能取效萬一，然窮鄉遠邑，耳目之所不及者，豈能一一救濟而人人曉告之哉。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蓋藥之所及有限，而方之所及無窮。予竊以爲施方使治已病，又不若示法使治未病也。古方古法雖詳著于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全幼心鑑》、錢氏、陳氏諸家之書，大行于世，然皆繁多散漫，人不能遍觀而盡識。至于吾祖心法獨得之妙，又皆得之於家傳口授，不能家喻而戶曉。於是選擇諸書，參互祖訓，取其養育切要者百三十餘條，編爲一書，名曰《活幼便覽》。前三十餘條，首明保胎原本之理，次著隨時愛養之法，使人視此以爲撫育之節，而不爲姑息所害。後百餘條，各究受病之原，隨附經驗急救之方，使人因此以識治療之理，而不爲醫家所誤。間有稟受虧欠，賦命短促而夭折疲癃之患，素定于成形之初，亦非醫療所能全活，又皆備錄于其間，使人知此而不妄歸罪于醫也。噫，小兒之科，古稱爲難，微言奧理，千變萬化，固非一帙所能盡述。然而大略大法亦不外此，故敢僭越編集成帙，刊行于世，庶幾遠邇舉知養育治療，而不致于迷惑失措也。若夫人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泥古人之陳迹，□又神聖工巧之能事，豈吾庸愚所能預言者哉。正德五年歲舍庚午孟春下浣新安劉錫書。

《博愛心鑑·自序》 竊惟天地以至仁之心，惟在萌芽變蛻至微之間，其功大矣。何嬰孩痘毒，易于傷生，無貴賤少長，罔不患及，予不知天也人也。然而聖人雖有裁成之能，未嘗發其端倪，醫家先師，各立濟人之方，亦未嘗究其得失，是以後世醫工，莫之考證。予原其所自來者，不在天而在人也。夫太極者，道也，化生萬物，而人備焉，故曰得其秀而最靈。受父母氣血而有是形，形者，氣血之具。天地氣化，客感而成者，此道之體全也。天地之陰陽，動靜有常，此道之用行也。人之氣血，交感不一，此道之變異也。甚至氣感情交，血凝火溷，此變異之極也。變異之極者，淫之溢也，淫之溢者，火也，火之溷者，毒也，毒之中者，害也。凡有生身遘此毒者，人也，非天也，失在人而不在天也。昔先王講眡胥，禁置羅，尚思患于異類，而況人乎哉？予嘗慨其不救者，遍索名方，稽無可極之理，由是深究人身染毒畜之讎之之義。氣血有交會制毒之功，陰陽有傳變受毒之害，粗知毫末，而更屈力傳方，折衷加減，靡不利其施用，自揣告人無言，于是《博愛心鑑》之所作也。顧予淺見薄識，雖未足以發是證之底蘊，實罄余之初心，而亦著我朝列聖愛民之盛意也。故不敢自私，將欲傳諸遐邇，第恐南北風土移于枳矣。蘄得我心者體義而行，俾天下赤子咸歸于仁壽之域，豈不幸幸哉。嘉靖乙酉秋七月浙東桂岩魏直自序。

《痘治理辨·自序》 嘉靖庚寅冬，有非時之暖，痘災盛行，而死者過半，予甚憫焉。于是探索群書，見有論治痘瘡者，纂爲一編，以備倉卒，易爲檢閱，免致臨病而慌忙失措也。世之治痘者，多宗錢氏之論，或用陳氏之方，二家互有得失，罔獲萬全，予心若有所未慊者。既而獲睹浙之桂岩魏先生《博愛心鑑》，其論一本于太極，其治皆出于特見，誠哉度越乎前人而超邁乎等夷者也，予昔之所未慊者，茲皆豁然而慊于心矣，何其幸哉。所論痘疹，皆由于淫火之毒，只此一語，便見其造理之眞到也。蓋男女交感，罔不縱情恣欲，而扇動五藏厥陽之火。五藏之精血已自孕有火毒，于焉施化，以成男女之形，則兒之五藏百骸，莫非火毒所潛伏。火與元氣，不容兩立，殆必待時而發耳。所以多感異氣而發者，淫欲之火，亦異氣也。以異感異，譬猶火就燥，水就濕，同類相召，寧弗應乎？予今所輯，以諸家所論列之于前，而以魏君之說辨之于後，庶得以爲全書，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皆了然，不復爲其所惑矣。書成，因名之曰《痘治理辨》，刊梨廣布，嘉與四方共之，按法施治，庶或免死于非命也，豈忍私之于一家云。嘉靖辛卯十一月長至日新安祁門汪機省之序。

《幼科發揮·李之用序》 造化大慈也，有所授之手焉，有晰于其微，而身皆傳之者，是帝之力臣，而軒岐氏嗣也。慈父母塗阱陷設夏威，顧乃于意實嗜好而犢之，有形無形之別也。無形而汩天和，即慈父母之懷猶然災疹之區，矧乎寒熱燥濕之微茫，而又以的爲招乎？或者謂彭殤有主，方書之奇也。鮓龍之代甘脆也，則參、朮、芎、芩當不與山菁並爛，其半爲造物所蠹者，天與人不並至也，而不見夫蓬蓬者乎？塞向有方，指而勝之，蹈而勝之，南北海而蹢躅猶有及也，而不見乎豫章之木乎？鄧林之腴，青陽之德，然必七年而後

可覺，方芽而斫削是尋，其盡也斯須，奈何養赤子者愛于一指一蹄，斧斫而還自賊也。其忽錙銖，其讎什伯，早覺反是，操寸帙而攻萬瘥，代冥冥力政，耳目遞貴于方輿之內，所謂朝宓軒而參元宰者，萬氏于此道至焉哉。廣嗣者弓褐皇皇焉，而幾得之，已痘者胗治皇皇焉，而幾得之，其危而不可必者屢屢也。斯書成，人之命所必欲得者，無不得之于萬氏，則非鮓龍之詭，而甘脆之可遞嘗也。手授其徒，命曰《家秘》。不佞奄有赤子之邦，不以廣而傳之，是蔽造化之大慈，而不能得之于萬氏者，無以得之于天矣。不佞又不以歸萬氏，而歸之冥冥有神授之者也，庶幾附于如保之意。萬曆己亥春三月上巳中憲大夫黃岡李之用書。

《片玉心書·萬氏幼科源流序》　粵自先祖杏城翁，豫章人，以幼科鳴，第一世，早卒。先考菊軒翁，孤，繼其志而述之。成化庚子客于羅，娶先妣陳氏，生不肖，乃家焉。其術大行，近遠聞而誦之萬氏小兒科云，爲二世。羅有巨儒張玉泉、胡柳溪，講明律曆史綱之學，翁知全可教，命從游于夫子之門而學焉，頗得其傳。翁卒矣，顧其幼科之不明不行也。前無作者，雖美弗彰；後無述者，雖盛弗傳，不肖之責也。故予暇日自求家世相傳之緒，散失者集之，缺略者補之，繁蕪者刪之，錯誤者訂之。書成，名《育嬰家秘》，以遺子孫，爲三世。惜乎有子十人，未有能而行之者。其書已流傳于荆、襄、閩、洛、吳、越之間，莫不曰此萬氏家傳小兒科也。余切念之：治病者法也，主治者意也。擇法而不精，徒法也。語意而不詳，徒意也。法愈煩而意無補于世，不如無書。又著《幼科發揮》以明之者，發明《育嬰家秘》之遺意也。吾不明，後世君子必有明之者。不與諸子，恐其不能明，不能行，萬氏之澤未及四世而斬矣。與門人者，苟能如尹公之他得庚公之斯而教之，則授受得人，夫子之道不墜。若陳相雖周，孔之道，亦失其傳也。諸賢勗之哉。萬曆己卯夏至日自書。

《痘疹世醫心法·自序》　家世業醫，方脈悉有異傳。吾奉先子之訓：凡醫者流，按圖索驥，未免多歧亡羊也。吾乃本之《素》、《難》，求之《脈經》，攻之《本草》，參之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家之書，抽關啓鑰，探玄鉤隱，頗得其趣。日錄所見，積久成帙，如《素問》則有《淺解》，《本草》則有《拾珠》，《脈訣》則有《的旨》，《傷寒》則有《蠡測》。又如《醫門摘錦》、《保嬰家秘》，皆持井蛙之識，梧鼠之能，不敢自售以買笑也。惟痘疹一科，錢氏用涼藥，陳氏用溫補，立法不同，執偏門之說者，無以白二先生之心。先子爲吾剖析發明，仲陽之用涼瀉，因其煩躁，大小便不通也。文中之用溫補，因其泄瀉，手足冷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所謂無伐天和，無翼其勝也，吾謹識之。但遇斑疹，如敎施治，多所全活，乃嘆古人立法之善，先子用法之精，非滯隅之能及。于是搜輯家敎，匯成歌括，命曰《世醫心法》，用壽諸梓，與天下後世共之。庶先子之仁術與錢、陳二家同芳，不徒泯泯已焉耳。先子諱篁，字恭叔，行三，菊軒，號也。時嘉靖二十又八年歲己酉冬十二月既生魄後學楚萬全拜書。

《保嬰撮要·薛己序》　《保嬰撮要》一書，余先人所編集也，余所嘗治驗者，因類附焉。大參石山沈公見而嘉之，謂有益于民也，遂付諸棗。嗚呼，先人之用心，于是乎不泯矣。昔先人之爲是書也，其意甚勤。嘗誨己曰：稚科惟潔古老人最精，若陳文中、錢仲陽，則二大家也。文中未嘗專用熱劑，而後世宗陳者或失之。仲陽未嘗專用涼劑，而後世宗錢者或失之。故有互相抵排，遂爲二先生累者矣。而二先生之法，則豈端使然哉。又曰：小兒無補法，此俗說之誤也。錢、陳二先生之法無是也，然世之持是說以殺人者多矣，可不戒歟。又曰：大人小兒，其劑異製。所以然者，大人之腸胃大，其劑宜豐，小兒之腸胃小，其劑宜約，法固然也。且兒亦有大小，襁褓之兒，劑不可同于髫齔之兒，劑不可同于成童。□□胃之不堪，必有所傷，是以治者愼之也。□□攻伐之劑者，必審察其眞，毋眩不足爲有餘，中病即止，徐而調之，病必善愈。不止者，命之曰過劑之傷，兒之憂也，治者愼之。又曰：子母一體也，況未食之兒，全資母乳，其感通尤速。故母病子病，母安子安。由此言之，凡診兒病者，不可不察其母矣，但療其母，子病自愈。一則藥之氣味，釀乳汁中，入兒之腹，一則母病既去，兒飲善乳，二者兒皆有愈之道，誠療兒之善術也。若母無他疾，其兒自病，然兒甚苦于服藥者，亦當與母服之，藥從乳傳，其效與兒自服藥等。吾蓋屢試之，非漫云也。又曰：大人小兒，其治同也。夫何故？五行生克，其理一焉耳。治病而不本諸五行之生克，其盲其聾，其憒憒者歟？茲吾所懼而弗敢也。且吾所論集保嬰方治，多可通于大方脈治者，在識者善用之而已。又曰：諸所集或多舊方，蓋欲其備，非謂按方即可施治也。舊方多因當時病者而製，與今人所患病情未必悉合，大率未可遽用，宜審酌之。噫，凡先人安敢忘諸，安敢忘諸。夫玄微之語，切要之論，乃稚科之指南也，業者不可不知也。讀保嬰書，而不通是論，其猶轉戶而亡

其樞，挈裘而亡其領者歟，惡乎可哉，惡乎可哉。遂謹述先人之語而次序記之，用置諸卷首。先人諱鎧，字良武。素業醫，爲郡學生，以明醫徵，弘治年間，爲太醫院醫士，今贈院使，所著述甚多，此特其一耳。平生履歷，紀于學士大夫，載于家乘及墓志爲詳，茲不贅及。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九月朔旦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致仕男薛己謹書。

《保嬰金鏡録·自序》 小兒醫名啞科，蓋以幼稺不能自言病，雖或能言，而亦多不知調攝，噫，可謂難也已矣。故治者苟不察，兼脈色兼子母，量大小虛實而□之，鮮無誤者，余切憫焉。思所以□之，敢摘是科之最要者，說數條、方數枚，聊成小帙，合溪史君梓曰《過秦新錄》。非能由博致約，特欲其簡省易閱，以便初學及鄉僻人士耳，誠使採用者更能臨證制宜，則于病情庶可以畢照之矣。嘉靖庚戌歲春二月之吉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薛己撰。

《校注小兒痘疹方論·自序》 嘗謂醫之分析，雖有內外大小之殊，要其理初不異，特在人化裁之耳。至如痘疹、癍疱，則尤其相類，而治亦相通焉者。蓋其始而發出，中而成膿，終而收靨，彼此一致。故東垣先生合二者而論之，必皆明托裏、疏通、和榮衛三法，良有以也。及陳氏之書，又以心得，發明虛實寒熱，蓋契經旨而超諸家者矣。觀涼膈散之治實熱，白朮散之治虛熱，異攻散之治虛寒，木香散之治虛弱，分別表裏，察色辨形，兼得之矣。但以上治法，又須見證便施，若稍延緩，反多致誤，學者不可不知。僕幸私淑先哲，亦時獲驗，敢爲校註重梓，尚多得失，幸同志校正云。嘉靖庚戌九月吉旦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後學薛己謹序。

《萬氏醫貫·自序》 余少嘗讀孔聖書，知人而無恆，不可以作醫。恆者，常也，緣也。寧平生業醫，以醫事父事君，事父事君者，常也，緣也。至寧以醫受患難，得安康，遇良朋，沐知交，緣也，非常也。寧受庭訓，歷醫相傳五代矣。寧方齠齡時，有活人志，先君始教寧繼醫，祖傳授受，以德爲本，婆心爲先。寧自十八歲行醫，迄今七十餘載，見信一方，未嘗有一事愧也。適本省提學道官薛，面受天子命，敕尋方外山林奇才逸士，不論技藝，有關國家需用者，可訪問眞實，持薦以備朝舉。寧草莽下士，知識愚昧，學術疏淺，恭逢文宗薛老先生臨荊州，持衡人才，拔薦多士，乃以寧姓名題表上述，曰：善醫國者，惟萬氏一人而已。臣審詳最謹，隱匿上奏。未幾君命煌煌，欽召微賤入宮聽用，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匍匐奉詔奔候，蒙恩浩蕩。自太祖高皇帝首設醫院，重建醫學，沛仁心仁術于九有之中，臣伏願皇帝陛下體仁守信，遵祖繼志，守身以治四海，壽國以康萬民。蒙聖主敕賜臣萬邦寧入太醫院，準爲御前侍直醫，食六品俸職。臣受命之日，戰戰兢兢，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國不知有家，鞠躬盡瘁，不敢虛位，銜恩戴德，長祝天子萬年，邦國之光，是緣也，非常也。至嘉靖甲子歲，內宮皇妃甘娘娘花朝飛熊投懷，司理太監官名尤奏上，第六宮甘娘娘龍胎妊孕，皇上大喜。未幾三個月，甘娘娘適冒瘧疾，召太醫官朱林入宮跪脈，奏上知道，臣朱調進藥柴胡桂枝湯，連服三劑即瘳。忽至端午節，甘娘娘與宮娥步金橋戲龍舟，觸動娠胎下墜，匿情曠奏，歸咎于醫。龍顏大怒，不分皂白，太醫院一概着六部九卿治罪，首事者取斬，值班者取絞，餘皆流徒。寧亦在其中，杖徒于廣西梧州。爲臣死職，何敢辭過，即日起解，途歷七千里程，又苦餐霜眠雪，悲風蕭條，中夜思之，不覺淚下涔涔也。身負國恩，爲世所悲，豈丈夫哉，死而已矣。此常也，非緣也。及臨梧州，解差文書投上，州司大夫柯大夫初召，見寧老臣欽犯，鶴髮絲絲，氣息奄奄，遂有憐憫之心。寧跪不起階，聲不啓齒，大人親手牽衣賜坐款茶，以賓禮待，加慰以美言，遂不以罪人視寧萬氏，反以莫逆交萬氏，且沐先生春風，高座厚待寧日久矣。得見大人之政事廉明矣。大人之風度，山高而水長矣。且大人之愛人及物，不狹而且惠矣。案無餘牘，修竹種果，政遇有間，酌酒吟詩。寧追隨花晨月夕之際，忌分晉接，西窗叙話，把臂談心，訂交千古，豈非人生相逢一大快樂事哉？寧何幸也，寧何幸也。寧荒郊野僻，無一足取，落落老夫，反以格外待之，大人恩功靡有涯焉。于此則亦緣耳。我大人柯老先生，系出韓江雅望，諱文沼，臺甫道光，鴻號玉井，少登嘉靖丁酉科廣東第九名亞魁，敕授雲南楚雄知縣官道邑長，著有廉吏名。再任宜山縣附邑邑尊，清明播著，朝廷耳吹，欽擢爲廣西知梧州府州事，即升黃堂。異日爲宗伯，爲冢宰，卜金甌，垂青史，是寧所冀望也。忽一日，詔書頒臨梧州，柯大人整朝衣恭迓，旨意宣讀，知召罪臣寧入朝復職。詔內云云，罪非萬臣所致，萬臣或學素有奇方。登時起程，書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今日之謂也。寧與大人契交三年，夢寐相依，何忍別耶？一旦寧勒馬就道，淚潑襟衣。大人命吏人斧林望之，先生之待寧，何異蜀主之高風也，寧將何以報之？寧至朝聖謝恩外，日坐醫院，回想梧州官署與大人言笑，依然耳目中也，寧豈能一日忘先生已乎。嗟嗟，歲歲而相見，不知同堂之歡也，經年而遙隔，乃識相思之苦，不知繼此

可以得見先生否？然寧老矣，無能爲也，舊恩未獲寸報，來生定效犬馬之勞，固所願也。寧正歷修纂，集所有祖訓、親治證驗醫案、良方、藥方、藥法，一一刊刻，匯天地人三部，愚書其名曰《萬氏醫貫》。萬殊歸一，一以貫之，寧竊慕聖訓，可藏爲舊貫也。余自入都，以及闕內，醫效未齒及其一何也？事君食祿，何敢言功哉？是書傳送大人，大人不以拙作而棄之，珍而藏之高閣，異日賢裔不以鄙小技爲業，一學即成名醫。本書明明朗朗，明而約，約而驗，可以濟世，可以保赤，方不負寧今日少報恩于萬一也。冀先生爲九十三歲老友寧將緣常爲序，一經大人品題，聲價百倍，遂爲秘書不朽云。時皇明隆慶元年王春月望日，現任太醫院院使掌印院務事食四品服俸加一級前御前侍直御醫食六品俸國子監監生湖廣黃州府岡縣九十三歲萬咸邦寧撰。

《痘疹金鏡録·仇濃序》　人稟天地陰陽五行以生，而有餘不足，或肇自先天，或原于失養，外因內傷，病變無窮。然小兒雖無七情，而內傷惟乳食居多焉。至六淫外侵，與大人無異。但疾苦痛癢，不能向父母悉告之，所以調治倍難也。古人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蓋爲此耳。醫有望聞問切，若孩抱之兒，周歲小兒，血食未充，唯風寅、氣卯、命辰三關，各有可憑。而望色聞聲，表裏洞然矣。故五臟皆列于頭面，而啼哭呼叫，聞其音之清濁長短，病之寒熱虛實，莫不悉現于此。若痘疹總憑色象以別吉凶，辨證候，蓋痘疹之出雖有五臟六腑之分，要皆遺毒肇自先天，發出之時，無非因內而達于外者。余先大人汝霖公博覽群書，嘗謂余曰：幼科方書，《金鏡録》一冊，可謂約而賅、簡而明矣。余亦每閱是書，其中歌括並賦辯類方，極其指示詳明，美善兼盡，絕無偏寒偏熱，偏攻偏補之弊，誠後學之津梁，啞科之明鑑也。但其書購求者頗多，而傳世甚久，近見坊間類多殘缺，余甚惜焉。適有客出書，向余參訂，欲重刊行世，余幸其福世不淺，酬應之暇，即揮汗考正，不自覺其倦之何以忘也。志學之君子，尚亦與余有同情耳，是爲序。康熙庚午歲季夏錢塘仇濃天一氏題于養素草堂。

《保赤全書·沈堯中序》　書曰：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蓋保子之心，眞心也，而未必能施之于民，苟以保子之心保民，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雖然，九垓一家，萬物一體，而若之云者猶兩之也，豈以理一而分殊耶？若乃方書所貽，則保子保民一而已矣。余嘗閱《素問》，知醫之道淵深微奧，未易窺測，世所傳東垣、丹溪諸書，其術頗備，獨痘證書多所缺略。吏治之暇，訪之管孝廉，得所遺書若干卷，因命醫士互相校正，梓之以傳。可以保子，可以保民，可以保陵民，亦可以保四方之民，故直命曰《保赤全書》云。時萬曆乙酉仲夏之吉賜進士第文林郎嘉禾沈堯中執甫書于陽春堂。

《幼幼集·治痘詳説·自序》　古人云：寧治十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黃帝曰：吾不能察其幼小。是以小兒醫爲難也。而不知其所最難者，猶莫甚于嬰兒之痘疹，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吉凶在反掌之間，生死在旦夕之內，可不愼歟。治痘者，若不能分表裏虛實，氣血寒溫，毒勢深淺而施治焉，未有不爲害者。予深慨夫治痘之醫，或有拘于日數者，或有拘于方之人爲之哉。予素研窮于此，尚未得其奧旨，因被逮淹禁比部二載，遂將聞人氏、錢氏、陳氏、蔡氏及《痘疹全書》、《玄機》、《博愛心鑑》等書細加參詳，將其已出未出，長發灌漿收靨，形色治法，膚淺易曉之説採集，及予素所經驗者編成一帙，名爲《治痘詳説》。不特宜于東南，雖西北之人，亦不越是矣。惟高明同志者校之。時萬曆癸巳夏後學孟繼孔識。

《痘疹傳心録·朱鳳翔序》　吾家濟川有深心，少學儒，成舉業，棄去，以爲老逢掖無補世用，其不如他道也多，我其爲秦越人哉。於是遍搜岐黃家書，讀之至啞科，心動曰：隸是科者其有深意乎？科以啞稱，志無言也，無言之疾不由己致，無言之醫不由形治。疾不由己者，小子所不免，治不以形者，庸醫所不能。心解者，垣外遇之矣，然則吾所讀糟粕已夫。于是廢書，兀坐覓心，了不可得。而會王先生從雲間來，言下似有醒悟，曰：心在矣。由此試其術，燦然已解，自子族黨，達乎閨闈，以及乎鄉遂之子弟，獲壽者良多，以故濟川聲藉甚吳中矣。而間又取其所已試，作爲日錄，凡如干篇，諸縉紳好爲之序，而付殺青以廣之。弁曰傳心，蓋濟川得心于起雲氏，起雲氏得心于虛明氏，虛明吾不得而知，吾以題吾詞。賜進士第前江西道監察御史侍經筵奉敕巡按蘇松等處族弟朱鳳翔頓首拜撰。

《痘疹不求人·自按》　痘疹源流治法，諸家已詳，但方書汗漫，難以撿用，識見紛紜，又無定論。且倉卒驚惶之際，求醫覓藥，任其診治，誤投藥餌，大傷父母之心者多矣，余家子女罹此害者亦幾幾矣，每以不得眞傳簡便醫方爲恨。及隨先考亞中大夫歷官兩京、三吳、江右、閩粵，乃遍訪醫師，始得綱領節要。更與群書考證，務得簡明奇驗諸方，各具病因治法詳開于前，隨病立方加減于後。又酌古通今，分爲十門，一曰總論，二曰預防，三曰計日，四

曰通解，五曰托裏，六曰快斑，七曰化毒，八曰餘毒，九曰疹證，十曰孕痘。庶臨病便于擇取，因證得方，合宜用藥，展卷之間，如指諸掌，雖窮鄉下邑，凡能識字者即解，依用調治，可保生全必矣。然天下愛子之心一也，余著此書之初，方欲保余家之子女耳，然民吾同胞，可不善推我愛子女者以愛同胞之子女耶？但推之有限，則此心之愛狹矣，何若梓之以廣此愛心無窮耶？用是梓之。意天下之心即吾心也，寧知讀此者復推千百世愛子之心更重梓之耶，此又不能不願望于後之君子。

《仙傳痘疹奇書·謝藩序》 佛云三災，疾病其一也。顧世有榮衛充溢，又善于攝養，歷百歲而無疾者，固不乏人，而痘疹之疾，人所不免。夫自二五凝合，已基植于胞胎，賦形以後，必藉感觸而發，是我生之初，已有所付畀，不能強之使無者矣。而療治之法，代有方書，中州我岡氏出，另立門戶，專以挑撥爲宗，證之順者利者，固無煩借箸，而證之險者危者，必藉針砭以濟藥餌所弗逮。余服官荆楚，未聞有習其技者，昨長白堯君雨樓出我岡所著書見示。我岡籍隸信陽，挾其術以濟人者垂卅年，今雖已作陳人，而大河以北編氓猶能稱道之，惜得其傳者鮮。余不諳醫，雨樓故神明于岐黄者，謂是技是書，均足問世，余因不忍其廢墜，亟付剞劂，以公海内。世之托業于和緩者，闡者緒論而造于高明，俾蒸蒸赤子咸登壽域，以成我岡之志于數千里外數十年也。時道光廿六年歲在丙午嘉平月連平僊臣氏謝藩序于鄂城行館。

《痘經會成·自序》 仕臣而至將相，幼學而遂壯行，此人情之所欲，而今昔之所同者，倘不幸而逸，則雖困守窮經，總之博一所志之爲愉耳。先儒曰：生無益於世，死無聞于後，是虛生也。余不佞，生逢盛世，唯惴惴抱虛生慚，遥瞻高曾大父，咸以齒德膺大賓。大人諱天憲，以尚書掇科目，仕大中大夫，致政，只以陰騭二字砥礪課曹，故余向也聞之，不能一日忘耳。時偕二季弟進膠庠，負大志，求克夙抱，奈碌碌爲名教羞，則所志謂何？一日，大人患喉疾，因檢丹溪朱先生醫傳，先生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以遠至，其可遠至者，非醫耶？夫丹溪，古名儒也，方其始棄儒術而業醫，以終母養，可以言孝也，醫學之傳，可以言仁也。倘所云青囊皆仁術，非耶。不佞喟然曰：丹溪我師也，我其掇習一二什科，爲大人扶弱疾，效丹溪以終養可乎？乃大人不喜藥，余因分心痘疹，藉慈幼以終先君積德之訓焉。曰：咨長者非癥于酒，則疴于色，斧伐自傷，未足惜也。惟嬰兒冲然無知，受胎孕之毒，遭糜爛之慘，則痘疹又醫家急務也。矧吾湖南方多瘴，痘疹盛行，悲聲道路，耳及而心傷之，于是傳神丹溪，手不釋卷，然未聞其所謂宗旨者。學尚模棱，親友召問，執守靡應，曰：余焉敢以操狐疑，爲嬰孩誤。無何二幼兒連罹此患，亦索手聽命于醫，皆爲所促。不佞悼我兒之受誤，而因悼天下之誤群兒者不少也，遂益苦尋百家，以求所謂宗旨者將得之。偶歲首，夢一神王飛鵠，道經敝地，余披葛衣而謁之，王曰：痘疹書，子可用心救世，無輟爾醫業也。時夢寐逼眞，醒覺驚汗，口占曰：蒼天豈忍嬰兒蠢，特遣神明惕我心。自此，心之憂危，不啻虎尾之蹈也。遂益置心於百家之書，始豁然得其所謂宗旨者，遂著《宗旨論》。俟孟夏，果有報者曰：潮城痘至。未竟，又報者曰：痘及榕城矣。始知葛衣之衣，示夏至之義也。奮然應夢而出，以不肖之身，竊好生之仁，人有痘必報，報必至，至而幸效者十九。二十年間，攄胸臆若神扶，此豈余之功也，神之力也。至是，縱不敢謂痘醫司南，意不復爲掇拾盧扁者愚弄已。屢負謝金至，余每謝之曰：僕不能以道爲濟，胡寧以藥爲市？若然，則大丈夫所謂博一所志者何，豈以嬰孩性命爲囊橐計也？嗚呼，慈幼一點，願垂天年，再拯群嬰，奈衰朽逼眸，氣不輔志。乃匯輯百家之書，焦思勞神，廢寢忘食，擇其精穩治驗者，輳簡成文，兼以特見參詳，以補未盡之旨。意者遺後人再步我躅，于以延我業于無窮，流我心于永世，胡敢自居章程，更爲高明者厭棄哉。不虞諸君按舍，懇請莫何，蓋咸欲擴賈父之恩，爲群嬰保命也。余駭然辭曰：予非不知衰朽之軀，無以濟若事，故以言代身者，我之願也。第始懼穢眼，終懼誤人，矧此生既不能振先君遺緒，更以刀圭末技貽方家耻，諸君將欲何爲？乃諸君強之曰：大丈夫何若奔塵事業，但志得遠酬罷耳。君以末技爲辭，將以醫之無用乎？無用之用，其用乃弘，而濟人利物，即造化且讓功也。果欲爲青囊秘，則二十年之履歷勞悴幾何，而凡上之紙筆，更不能爲盛世之珍，何益哉？君毋慮焉。余曰：俞。遂出所撰，付剞氏之梓，得授名曰《痘經會成保嬰慈幼錄》。得我之心哉，得我之心哉。倘此書而可用，則非予一人之德意，實縉紳諸君作成之力也。雖然，人心難符，趨向不一，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余不自揣而遂爲叙。萬曆歲己亥陽月之吉東粤榕邑英翰鄭大忠志。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小引》 生生子曰：余考痘之爲證，上古軒岐、秦越人，淳于公輩，皆未之論列也。自東漢建武中，南陽征虜染流中國，時謂之

癘瘡。醫者以蜜煎升麻數數拭之。然則痘蓋肇於東漢也，已顧奈何張仲景、華元化、王叔和、皇甫謐、褚澄、孫眞人、王冰、許學士諸名公亦未之置喙。至宋錢仲陽而下，陳文中、李東垣、王好古、朱彥修乃始言之。迨劉昉之《幼幼新書》，王賓湖之《幼科類萃》，徐用宣之《袖珍》，寇衡美之《全幼心鑑》，湯衡之《嬰童寶鑑》，高武《痘疹正宗》，汪石山《痘疹理辨》，魏直《博愛心鑑》，李言聞《痘疹證治》，《痘疹要訣》，聞人規、胡大卿《八十一論》，李實《痘疹淵源》，翁仲仁《金鏡錄》，萬菊軒《痘疹心要》，俞東皐《痘診扈言》，皆特以痘疹爲言者，不下數十家，各相發明，似無遺漏，宜乎今之嬰童可無虞矣。何邇年來，痘疹一臨，殤輒相踵，十不保五，曷故哉？屈數前書，不爲不多，吐心露膽，不爲不悉，豈多岐而亡羊耶，抑其術猶未臻者耶？嗟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者當心得之已。古謂用藥如用兵。岳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書安能使人人必克勝哉。矧今之業專門者，以痘爲秘術，爲禁方，固不道其道，心其心，各師其見，各專其法，而不思融洽衆理以契所歸。故乃宗張喙李，是甲非乙，殆派紛而不會其源，曷能齊其治哉。余燭斯弊，每爲痛心，故節錄各家成法，參以鄙意，會而同之，名曰《痘疹心印》。庶好生君子，得以窺其竅妙云爾。

《赤水玄珠·幼科·小兒金鏡》　生生子曰：人知醫學之難也，而不知小兒之醫爲尤難也。先正有言，寧醫十男子，莫治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治一小兒。蓋甚言小兒爲啞證，非質稟靈明，性通造化者，不易治也，矧痘疹又爲小兒最急者哉。世之業是者，未嘗不言秘密，稱專科，然究其所蘊，類淺表而徒執方書，鮮有融洽理道，識諳經絡，而隨證通變者。又何怪其有偏熱偏寒，遺此失彼之誤也。余不敏，固嘗研究此術，而師問寰中，游心象外，晝思夜惟，遠搜近探，積有歲年，頗得肯綮，彙而成帙，命曰《指歸》。乃夢一老人，黃冠羽扇，揖余而語曰：此集固後學指歸矣，子以心融千古之秘，故纂輯撰著，可以印證前賢而傳之後，盍命名《心印》，以誌子苦心乎。余夢而敬諾，覺則更名《痘疹心印》云。欲鐫而附於《小兒金鏡》之末，苦力綿而未授剞劂，會良韞張君，慨然損貲以梓。君端慤恬靜，三代古心，不務外好，而樂與人爲善。且天性惻隱，生平濟痌瘝，惠孤獨，梁津舟渡，除道築堤，莊嚴象教，修輯梵宇，他若排難解紛，用思於人所不知者，種種不可枚舉。歲丁亥戊子，江南大饑，疫癘盛行，死者載道漲河，君拊膺而深憫之，顧謂鄉人曰：此皆我同類，可忍使若此耶。且水者人之藉以生活，毒染於水，沿流而飲者必疾，此爲害非小，而去此害者，勢不可緩。出金傭人，收百里之暴骸而瘞之，疫亦尋息。君之德被鄉人，澤及枯骨，彰彰較著者若此。及臺院議加旌獎，君堅辭之再三。有而不居，君又有焉。余自甲戌交君歡，迄今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先是君二子皆厄於痘，因銳意訪痘書以惠元元，見余集而擊節稱賞曰：此不啻大海慈航，異日令赤子登彼岸者，繡之梓以副吾夙願，然則君之德與是集並傳不朽也。余不佞，有感於君，而並記其事於末簡。君名瑤，字良韞，世爲苕上人。萬曆丁酉長至日新安生生子孫一奎書於苕之水晶仙館。

《疹科真傳·自序》　痘疹之不可混同治也，譬之瀉痢。然古人瀉痢同門，而後人分之，今觀瀉痢果可同門乎？諸家所載，痘疹不分，及考其方，則痘詳而疹略，甚者言痘不言疹，此無他，昔也痘重而疹輕，今也疹之怪毒與痘並酷，則疹治不得不詳。痘先動五臟，疹先動六腑；痘喜溫暖，疹喜清涼；痘慎末，疹慎初；痘多變更，疹多爽快，則痘疹不可不分。余患痘疹之混也，又患疹家之無全書也，每當束手時，輒以爲恨。近見曲阜孔君弘擢療疹一書，云得之胥門施君檄，施不知何所得之也。而明而盡，括以詩歌，疹家庶幾詳矣。及撿諸書，又得燦錦所載及支氏所錄，稍有異同，不敢去取，乃兼收之以備參考。邑人祁君勉學、張君可久又校讎之，石君明德又附益之，不啻詳矣。蘇州幕王君繼濂、國子生翟君好古、張君良能又相與刻之。好生一念，皆所以壽兒也。噫，是書傳而猶殤于疹，則兒無罪，書無罪，刻者無罪，業是科者愼之哉。萬曆甲辰端陽日寧陵呂坤書。

《幼科證治準繩·自序》　醫家以幼科爲最難，謂之啞科，謂其疾痛不能自陳說也。稱黃帝之言曰：吾不能察其幼小，爲別是一家調理耳。吾獨謂不然。夫幼小者，精神未受七情六欲之攻，臟腑未經八珍五味之漬，投之以藥，易爲見功，猶膏粱之變難窮，而藜藿之腹易效也，何謂難乎？然古今輯是科書未有能善者，如《心鑑》之無機，《類萃》之粗略，《新書》則有古無今，《百問》則挂一漏萬，皆行于世，未足爲幼科準繩也。故吾輯爲是編，而痲痘一門，尤加詳焉。平生聚痲痘書百數十家，率人所寶秘，千金不傳者。然多猥陋，不足採擇，蓋可見世之無具眼矣。或曰：夫人之病，無論男女長幼，未有能越五臟者也，子于它科不分五臟，而獨幼科分之，何居？曰：正以精神未受七情六欲之攻，臟腑未經八珍五味之漬，獨有臟氣虛實勝乘之病耳。粗工

不能精究，而臆指之曰：此爲內傷，此爲外感，此爲痰，此爲驚，此爲熱。妄投湯丸，以去病爲功，使輕者重，重者死，亦有不重不死幸而得愈者，然已傷其眞元，夭其天年矣。吾之獨分五臟，以此也。大中丞沈太素公，從大梁寄余俸金百，以助刻費，而是書稿適成，遂鳩工刻之，又逾年始峻，因序而識之，使後之人有考焉。時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夏五十又三日念西居士王肯堂宇泰甫書。

《活幼心法大全·自序》 先大人專心理學，而旁通于醫，予少時嘗聞其訓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慈幼者不可不知藥。于是每乘暇日，博覽方書，精察病情，而于活幼治痘，尤精心焉，蓋因其術之獨難也，是以用心獨苦也。閱歷之多，精思之久，天啓其衷，豁然深悟其妙理。每用之家族，用之姻友，隨試輒效，有可自信者。不惟庸醫腐儒之淺陋，得以洞察其弊而救正之，凡前哲之方論，皆得參酌裁決，無有能出吾範圍者。于是寫吾心之所獨悟，而發前人之所未發，取其長，棄其短，矯其偏，救其失，其辨證也簡而明，其立方也精而切。著爲一編，命之曰《活幼心法》，謂以吾之心悟爲後法，而可以回生起死也。又附問辨、醫案于其後，以志吾言之非無徵，吾法之果可用也。嗟乎，一書成名，君子所恥，而況于技乎？予豈以此表見乎。然而始之苦心，于此聊以自爲，不虞其技之精妙一致于此，可以救生靈之夭折也。是以不忍自私，而必以公之天下後世也。江右清江聶尙恆識。

《摘星樓治痘全書·自序》 夫人也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余今日不克印尼山心，習蟠溪釣，握康成管，乃俯首效秦越人入咸陽，洵咸陽人愛小兒心，因而提小兒出鬼入人之關也。夫小兒度人鬼關，獨痘證命懸一絲。小兒以不絕之縷屬父母，父母以小兒不絕之縷屬國手，業號國手矣，敢螻蟻視嬰命，拾方技之沈而不博秦越人以後諸醫王之唾餘哉？故分藜火殘燼，窮搜古今稗官野史之所藏載，開門列款，逐款匯集，備覽則甲乙皆收，重複則豕亥無擇。凡痘之時候始終，形色榮枯，其間百證之臚列，千方之棋置，諸般變態，靡有缺遺。將令前之作者九原可起，而後之述者豈至沿門持鉢，效之貧兒哉，吁嗟，此集成，痘事之德與功與其言俱傳矣。然而一生之德功言何無竟也？醫爲一生之事業漚泡耳，痘尤醫事中之漚泡耳，揮戈轉照，下帷絕編，猶未晚矣。如曰此殆求名也，將以災木者付祖龍。萬曆己未夏五月國子生朱一麟應我序于摘星樓。

《幼科類粹·朱雲鳳序》 甚哉醫之難言也。甚哉幼科尤難言也。是故緩急者宜也，輕重者勢也，表裏者別也。知緩急之宜存乎因，得輕重之勢存乎通，察表裏之別存乎明。是故泥者因之反也，通者局之反也，明者暗之反也。因其宜，通其變，明其故，非衷曷運，甚哉醫之難言也。稽幼雖同而異，宜似乎緩而實急，勢若乎重而實輕，別恍乎表而實裏，幼言之艱也。是故應其緩則疾，應其輕則危，應其表則敝，匪神曷變，甚哉幼科尤難言也。幼科而難則已乎？曰：否。稽類則引伸其變，稽萃則推類其餘，醫之勝書者也。有子贊孔子無以加，曰：出乎類，拔乎萃。以之名書，若有妄焉。曰：否。難言而悉，法古而神。自《活幼》以來，數十百家，廣大宣朗，首以述，次以衍，終以方。曰述則否者去，曰衍則意者詳，曰方則變者制，若源之有本，由是而得其宜焉，由是而得其勢焉，由是而得其別焉，明其期而曷難乎？容湖諱鑾，字文融，懋之之從祖也，世居烏程。自宋及今，以醫名家，數傳而容湖神知幼術，恂恂若儒，求活者若市，年愈耆而業愈精。予暇日，懋之以是書求冠爲請，予嘗以胤祈命知容湖，故不佞僭言。

《嬰童類萃·跋》 夫醫之道微矣，醫及嬰童抑又微矣。蓋男婦之疾，感于七情，當其感而成疾也，各能自察其杞荄，各能自周其調折，即求醫而功與醫各操其半，故治之易。在幼兒，月內爲襁褓，及期曰嬰，三歲爲孩，七齠，八齔，十歲穉子，十六歲爲童。嬰孩則不能言，言亦不能悉；在童則能言，言而不能自攝。嬰童之病，獨聽命于醫，而醫獨爲衆嬰之母，治未易易也。倉公曰：醫者意也。旨哉斯言，意殆爲嬰兒司命鑰乎。顧身之所及意斯及，身所不及則意窮，意所不及則藥窮。惟是使藥不窮于意，意不窮于身，非無窮方術不可也。昔韓子原道，而所喻于薪盡火傳，安見夫火傳之方脈，即不盡之薪耶？余家世業岐黃，迄今九葉矣，祖孫父子相授受，不啻三折肱矣，其間大小方脈，多所研究，而尤于幼科爲專門。綸潛心覓古，凝志探今，備考先賢之論，附察有驗之方，積以歲月，匯成斯帙。一曰《痘疹心法》，一曰《嬰童類萃》，續以《外科經驗諸方》，總名曰《王氏家抄》。遇病則按證尋方，審候則隨宜投劑，儻亦火傳之遺旨乎？不揣愚陋，悉授梓人，以公吾黨，爲幼兒三指之助，俟高明復加刪斥正，未必無小補云。天啓二年菊月怡岡王大綸跋。

《痘疹奇衡·序》 小兒痘疹，統由胎毒內蓄，及食母五臟血穢，伏於命門，感時而動，發於臟腑，達於肌膚，毒之輕重，斯時畢露。小兒稟受，質有虛

實，元氣實而毒輕，可不藥而應期收醫。若元氣實而毒盛，邪正相搏，燔熾而爲火證，治宜苦寒，陽虛者宜甘溫補托，陰虛者宜救陰滋生，此常治之大法也。歲戊子，吾鄉小兒痘疹大率不起，緣因舊冬不雨，今春又乾，天時燥氣流行，小兒感時發爲燥證，法當潤以治之，不可認爲火證也。大抵從事苦寒，天枉無數，目見耳聞，心甚慘憫，熟思急救，當時非重養眞陰，而兼施甘寒之品不能生。予意欲獨出新裁，妄擬潤燥之方，揣摩未定，於杲山莘田舅氏案頭得見《痘疹奇衡》一書，乃績邑之唐玄眞、陳雙溪二先生所撰，書之妙論，的確正當，非第爲小兒之造化，更爲男婦之慈航，未經道破者，悉皆神而明之。予閱大略，已入彀中，攜歸玩味，如獲拱璧。後知雙橋鄭氏秖園所藏，出示舅氏，以公同志。嗚呼，世俗以秘本居奇，有誤蒼生，罪豈淺鮮哉。予篤嘉鄭子之志，固囑予弟揖之手錄，三日成帙，朝夕不置，每以未刊行世爲憾。庚寅夏月，予客維楊，付之剞劂，以公諸世，庶不沒作者之苦心，二先生其可不朽矣。

《痘科類編釋意·自序》　醫之分科不一，若嬰兒謂之啞科，疾痛疴癢，不能一告于人，甚矣幼證之難療也。至于痘瘡，則尤難療者也。見形出透，有時起脹，成功有期，變化多端，數日之間，驅命攸關，要在預識其機而圖之早，一或有誤，生死立判，醫者不可不愼。無奈醫說浩繁，遺書傳世，或偏于熱，或偏于寒，言攻者不言補，言補者不言攻。業醫之人見聞不廣，膠執一得，宗用熱者憚于寒涼，宗用寒者憚于溫熱。間有廣博群書自謂得其要領者，輒曰：七日以前，當以清解爲主，必用涼劑；七日以後，當以溫補爲主，必用熱劑。不思七日以前，倘痘未盡出而純清涼，則氣血以寒涼而凝滯，何由出透而起發？七日以後，儻毒未盡解而隨溫補，則熱毒蘊蓄而不化，何能成漿而結痂？每至痘家，同儕環集，交口相爭，諸書在案，更翻迭閱，俾痘家既亂于耳，又雜于目，搖搖莫定，令痘有可生之機者竟至不救，心甚憫焉。遂舉二十年來所得于衆書行而有驗者，統會其說，參以己意，使寒熱補瀉，隨證變通，因時制宜，了無異同，筆成一書，名曰《類編》。家藏數載，未敢出示于人。因申酉間時氣流行，痘證大作，小兒患痘，比戶皆然，時與同道傳舍調理。適一痘證，天庭稠密，則曰毒參陽位，聞之不勝駭異。雖方書有云：氣尊血分者生，毒參陽位者死。蓋別有其意，原非以天庭爲陽位，以天庭稠密，爲毒參陽位之謂也。可見書之誤人多矣，人未必不誤痘也。因取所集，復益數條，有錄古人之論稍加刪潤而條暢其說者，有遵古人之意代爲闡發而宣明其旨者，大約活潑其法，求其因標識本，即始見終，令補瀉溫涼、通塞汗下，隨證投劑，以證運方而不以方泥，以我口古而不爲古膠。詞淺不文，意明不晦，炳若日星，覽者易識，更名之曰《類編釋意》云。

《幼幼心裁·自序》　醫之道，肇自神農而源于黃帝，其來尚矣。而黃帝曰：幼小者吾不能知也。以是知治幼之難，雖聖人之神明有不遍也。夫人之生也，無論賢愚貴賤，孰不由幼小而長成？當其幼之時，不能保其無疾，則治之不可無法也。其于胎毒、驚風等雜證，則治之之法又不可不精也。然而自今以歷溯之于古，治幼之法甚疏，雖自古明哲之士著論立方，猶未得其竅妙，而況其下焉者乎？世之庸醫，任其陋識以用藥，世人不知而過聽之，其夭害生靈也不可勝計。世之腐儒率其淺見以著論，世人不察而誤用之，其夭害生靈也又何可勝計？夫使兒童夭折，弗遂長年，豈非舉世之大患，而仁者之深憂乎？余少時嘗聞其語曰：孝親者不可不知醫，慈幼者不可不知醫。于是每乘暇日，博覽方書，精察病情，而于治幼尤精心焉，蓋因其術之獨難也。是以用心獨苦，閱歷之多，精思之久，天啓其衷，豁然深悟其妙理，每用之宗族，用之姻友，隨試隨效，有可自信者。不惟庸醫腐儒之淺陋得以洞察其謬而救正之，凡前哲之方論皆得參酌裁決，無有能出吾範圍者。于是寫吾心之所獨悟，而發前人之所未發，誠可以規矩方圓，準繩平直。其辨證也簡而明，其立方也精而切，著爲一編，命之曰《幼幼心裁》。余豈以此自表見乎？然而吾之苦心如此，聊以自慰，而可以救生靈之夭折也。是以不忍自私，而必以公之天下後世也。是爲引。崇禎戊寅梁園喬埰善來氏識。

《程氏家傳經驗痧麻痘疹秘妙集要·自序》　夫醫，仁术也，仁無所不濟，何以獨先于痘疹哉？蓋諸病所生，未必人人懼值，若痘無法起放斂回，刻日計功，試觀宇內長少老幼，誰能越此關而生？此醫之所以先于痘也。自漢以來，治之者代不乏人，如錢氏、陳氏、魏氏、薛氏、聞人氏、東垣、丹溪諸公，著書立言，各抒所長，皆有主方。然方雖有主，而用無定趨，其變而通之，神而明之，與諸病無異。第他證猶藉望聞問切爲去病之源，痘則不專于脈，而全用眼力竅訣，爲轉死回生之機，是以其巧妙有秘之不傳者，即有傳之未能盡者，故余嘗嘆曰：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術，瞽醫也；有活人之術，而無活人之志，忍醫也，忍與瞽一間耳。余先大人號心宇，亦號岐濱，幼肄儒，蹶而習醫。先大父東谷公曰：嗟嗟，學何必爲儒？誠有裨于世，何非儒行乎。乃

出其所秘授于諸明公者，以示先大人。大人學而思之，夜以繼日，覺于于然若有所得，每施于世，無不應手。嗣而訪天下之明醫，如方龍山、方嗣塘、何肖充、姚少瓊、汪爐峰、黃萬山、夏少江諸君，與上下其議論，博極群書，學問益進。先大人勤于筆，每治則載一方，著一案，其間有得之書者，有得之心而發書之覆者，有得之友者，有得之己而濟友之所不及者，一列于策。余幼篤于儒，惜父之功無繼，未表于世，遂棄而攻醫。先大人因授秘旨，余益潛心醫學，存則與之共視，究其證之顯末；故則憑其意旨抉治之精微，隨所施效如桴鼓，益信射于百步之外，至者力也，中者巧也，善乎孟夫子之言夫。然有而秘之與無同，于濟世之心，毋乃大謬不然乎？況濟在一方者德小，濟在天下者德大，濟在一時者功有限，濟在世世者功無窮。若是，非付之剞劂氏，曷足以遂？故盡發其秘旨，凡研之簡編而驗之臨證者，悉記之于書，以公于世。俾人人一展卷而昭如日星，即按方而治，危險之證無錯亂舛誤，蘇億萬人于一人，謂非仁者贈人以言乎。而先大人洎予濟人利物之心，庶幾抒其萬一云。同志者閱是編，幸亮而廣余之不及，甚所望也，幸毋以爲僭妄，嗤其災木而覆瓿也。時崇禎歲次甲戌孟秋吉旦新安婺邑溪源程嘉祥序。

《幼科金針·曹元恒序》 治病難，而治幼兒之病尤難。《書康誥》曰：如保赤子。《大學》釋之曰：以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既曰不遠，則固未能盡中。母之於子，求之至誠，尚不能必中於赤子之嗜好，況醫者治病，望氣切脈於須臾之間，問之而不能自言，言者或有毫釐千里之差，苟非沈潛古醫書，確有權衡，臨診閱歷，源悉病情，仁心愷惻，體念入微，欲其用藥確當無誤，難矣。松江吳君果超，予中表婿，以儒術通醫理，爲人治病，全活甚多。一日在友人處見秦氏《幼科金針》，惜其孤本，行世無多，擬重刊之，問序於予。予數十年來，承遠近過信，所見病者疾痛慘怛之狀，千變萬態，不可勝數，而舉家老幼危急憂懼之情，實令人心惻不已。即以幼科論，嗟泣咿嗄，痛疾之意，莫可形容，質弱病重，納藥無多，見效至難。或老年得子，枯楊生稊，一而難再，或累世單傳，舉家血脈，在此塊肉，其父母涕泣待命，呼號求援，當此之時，下筆躊躇，每於萬難措施之中，求一綫之生機，雖萬全不敢必，而吾心庶幾無憾。昔《孟子》有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病之危，無異入井，而醫之難，百倍於援溺。夫安得不愼乎。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人情所同，爲醫者苟能視人之病如己之病，視人之子爲己之子，則其造福於斯人也無窮。而天道好還，善氣所感，康強自壽，子孫蕃衍，理有必然。然苟非學有淵源，多讀古醫書，多得經驗方，而平心實事以求其是，亦安能以仁心行仁術耶。秦氏書凡六種，皆精詳確當，實於醫學有裨。向尠刊本，我家故有舊鈔全帙，兵燹後失之，今果超得善本，不自珍秘，以昭同志，予嘉其存心之仁且公，敬書所見題之。癸亥正月古吳曹元恆智涵氏書於蘭蕙雪白之齋。

《痘疹幼幼心書·自序》 余自束髮時從事舉子業，未曉醫也。頃先嚴抱足疾，不離床榻者數年，日隨諸醫侍藥，因究心于岐黃諸書，遂與醫習。先是有婦人調經一書，蓋愴心于無嗣者而刊也，言簡意該，人用之效若谷響。至嬰兒一科，存之黃帝時，未有言著，故醫家皆以啞科爲最難事。夫固謂雜證難，而不知痘疹尤難也。夫痘疹結局，在一十四日之內，自發熱以至收靨，一日一小變化，三日一大變化，生死懸于呼吸，情勢迫于危忽。爲兒父母者，見其倏忽間置兒于烈火寒水之中，倉卒靡籍，聽信庸醫，顛倒錯亂，夭人性命，可畏也哉。余常聚麻痘書數種，參考研尋，歷十年餘，纂匯始成。大約按證治方，挨日順序，始終本末，條理不亂，論皆常語，不爲鈎深，方多依古，不敢立異。猶恐卷開之餘，昧者莫解，又將藥性炮製分疏首編，使人一卷，了然心目，可不問醫而自得焉。然尤致詳于形色動靜，寒熱虛實之辨，總以升發解毒爲主，溫補之中必兼升解，升解之後急須溫補，要在于燕越歧路處着力耳。嗣後余子若女遇時行痘疹，照證對治，咸由此解脫。余沾沾喜曰：吾得以幼吾幼矣，然猶以不及人爲恨也。值里中親友僉命廣其傳，余以艱于梓爲辭，會苞之，席之兩弟慨然助成，因得啓其笥藏，而付諸梨人。曰人有饑者飼之食，人有寒者纊之衣，人有勞者休息而安逸之，嬰兒有欲無言，儻有抱痘而吟呻，染疹而困厄者，醫誰藥之，而誰療之？是編成，人得于是取筏焉，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故名曰《幼幼心書》。崇禎八年夏杪古平原呂獻策匡時題于靜篤軒。

《痘疹發微·范祥序》 憶予爲兒童時，先大母暨家大人撫予及二弟，訓育之暇，惴惴焉無以異，朝夕常懷痘疹爲兒憂。歲丁亥，災毒時行，而予及仲與季，未兩閱月，俱勿藥有喜，大母、母氏喜無量，家大人客游，接宅音，亦復喜無量。時二弟尚少，弗及知，予雖及知，亦未知其憂其喜之由也。後予稍長，家大人課予治舉子業，暇則具道其所以，始知先大父存日，大人甫六齡，

即膺此患，艱虞萬狀，後幸遇明醫，保全無恙。越數年，大父見背，大人讀《禮》之餘，學《易》應舉，及天步多艱，弗克終業。而予大人兀兀，常有感于古人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之語，于是遍購古今醫數，遇岐黄之士，輒道左相迎，禮之恐後。間讀《内經》諸遺秘，雖殘編斷簡，護若家乘，不忍輕釋。暇日，篋中偶檢得錄本《痘疹發微》一集，披閱卷首，乃知爲宋杏莊先生所輯，蓋傳自邵仙翁者也。由是翻讀再四，覺原委洞晰，方證詳明，按病而施，應無不效，即盧扁復生，不是過耳，然猶未敢遽以是著于世也。爰是先據其首卷稀痘一篇，驗之于予及二弟，而予弟兄竟以是輒效。又十年，以是驗之于予二子，而小子又以是得效，則信乎是書之剖精析奥，無微不發，爲大有功于人也。爰命予兄弟讀書之暇，正訛訂次，授諸梓人，用以仰副今上及當世仁人君子保嬰息幼之仁，躋天下兒童于康樂壽考之域，而亦使先哲邵翁及宋杏莊著書立言之苦心不至于泯没，而予弟兄亦得竊附其書，名列先賢之後，與有榮施焉云爾，是爲序。康熙癸卯夏五月既望西楚范祥延釗父題于寶研齋中。

《仁端録痘疹玄珠·自序》　痘疹一科，安危定于旦暮，生死變于頃刻，亦大慘酷矣。但利害雖速，而形色則瞭然，須從其發熱標點之始，朗鑑明決，剖斷吉凶。吉者無論已，苟或吉凶相半，或痘疹本吉，而兼以雜證似凶者，是皆賴于挽回之力。何則？痘疹之發也，天時有暄寒，氣候有順逆，水土有厚薄，居處有疏密，稟受有強弱，感觸有輕重，受毒有淺深，調攝有工拙，其機少殊，其證頓異，是以美惡懸絶也。即有元虚毒重，危險極惡者，亦在人之目力何如耳。目力高者識之早，不可治者不強治之，所可治者審證用藥，竭力施治，庶幾無失。不然任毒猖獗，一成而不可變，至是惟有坐視其危耳。余是以殫二十餘年之心力，有《仁端録》一書，凡十易其稿，刪繁就簡，勒成是編，列爲五卷：首詳辨痘之訣，次列條治之款，三辨痘證兼雜證之疑，四勘方藥之宜，五採疹家之法，而附以藥性宜忌之旨。博采群書，參以管見，如入山拾寶，隨見隨收，苟善用之，則碱砆皆化爲美璞，不善用之，則珠玉悉委爲塵沙。道布方策，又必得其人而後行耳。余嘗謂辨痘當如明鏡鑑形，妍媸不爽；發痘當如巧匙啓鎖，直透機關；酵痘當如釀酒養漿，調其寒燠；斂痘當如棋終結局，着着收到；斷痘當如操券責合，先後符應，始稱全技。世之痘家，每謂初時患發毒不透，後來患解毒不盡，然要之巧于解莫若精于發，有以汗發者，有以下發者，有以補發者，有以或涼或熱發者，各有窾會，並詳于是書。得其竅則一匕之下，快如時雨，洵可令蟄者啓、槁者蘇矣。嗟乎，痘疹之科，非專門不精，非世授不諳，非靈慧不授，非博洽不徹，非仁慈不行。斷不可以剽竊蹈襲，苟且僥倖，挾偶湊之功，輒揚揚得意，居之不疑，一點仁心，澌滅殆盡矣。書成，藏之篋中，未獲授梓，而薦紳先生爭相傳錄，奉爲準繩。若有好義君子，不惜兼金，登之梨棗，以公當世，俾習是業者知所折衷，此亦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檇李澄觀道人徐謙仲光氏識。

《痘科鍵·朱鳳臺序》　治人之病莫難于嬰兒，嬰兒之病莫難于痘證。余少時出痘，幾爲醫者所誤，長而聞父母言，每竦然自危，而爲衆嬰兒危，以故留心斯證，苟有良方，無不采輯。忽獲秘傳上下卷，如得拱璧照乘，用是搜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授之梓。客曰：其名鍵何也？曰：鍵者戶鑰也，戶非鑰無以開，是書之于痘，猶鑰之于戶耳。客曰：由子之言，使嬰兒得免于庸醫之手，子之功孰大焉。曰：醫者得是書而究心焉，以保嬰兒于無事，醫者之功，與嬰兒之命也，與余何有？猶之今天下久安，海晏河清，如人一元寧泰，四肢和暢，此天子之祉也，醫國者敢戶其勞哉？靖江朱鳳臺慎人父漫題于退思堂。

《秘傳疹子心法·殷志伊序》　夫醫者意也，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因理入微奥，雖心有常衡，而法無定則，凡陰陽之燥濕，五行之生克，隨時變化，故治病必須神解意中，巧合意外，自然不爲法縛矣，乃知參微博奥，師心不若會意之妙耳。余先君子酷愛書籍，未見者恕如調饑，而醫書尤切，保赤更珍。每書諺語于壁云：司命養命，活人害人，此不省懼，恐墮沉淪。兢兢乎醫之不易，老而彌篤也。壬申歲，痧毒時行，余適簡篋中，展閱是書，蓋信昔賢心法以意繪之者良深矣，即壽梓以公同志。清和月望殷志伊題于壺隱樓。

《袁氏痘疹全書·袁黄序》　余祖世受宋恩，戒子孫不得仕元。入國朝，以法竣刑重，猶逡巡未敢出，故曾祖菊泉先生當永樂時，資稟穎異，學問淵深，而自托于醫。吾祖怡杏，吾父葭坡，皆英敏博洽，而不習舉子業。吾父始教吾兄弟爲時文應試，而余遂登丙戌進士。入仕以來，同縉紳諸公，嘗慨治痘無奇方，而嬰兒橫夭。予思菊泉翁因徐氏故業□《痘疹全書》，怡杏重爲增輯，而葭坡復從而刪訂之，是皆出其緒餘，以廣濟人之術。而其著論闡幽，繪圖立法，眞能發前賢所未發，而開千古之迷，遂命工綉梓以傳。此書出，而治痘者有準繩矣，嬰兒之命十可全六七矣，我祖宗之遺惠不淺矣。嗚呼，東方

朔之智不盡于詼諧也，而傳《漢書》者遂以詼諧概其名；王羲之之學不盡于筆札也，而慕右軍者竟以筆札掩其大節。我祖宗之心術行誼不盡于是也，而後之讀是編者或指是以稱袁之盛則誤矣。余謂欲知菊泉者，當觀其所著《周易緒言》、《春秋別傳》，欲知怡杏者，當觀《春秋或問》、《革除編年》、《忠臣自靖錄》、《智士順天錄》，欲知葭坡者，當觀《大易法》、《毛詩或問》、《尚書砭蔡編》、《春秋針胡編》及《一螺集》等書，庶足以知其概耳。雖然，遺編種種，皆粗迹也，心之精華，口不能宣，而況形之副、墨之迹乎？然則未足以知吾祖考也。善學者由粗致精焉可矣，由粗致精，即痘疹一編亦足玩也，是不可不傳矣。趙田逸農袁黃拜手書。

《幼科醫學指南·周高煜序》 沙城家愼齋先生，精通醫學，所著各科，悉皆證治詳明，足爲準繩。其中幼科一書，貫陰陽于一理，合色脈于萬全，尤稱簡要焉。惜未經梨棗，抄寫流布，多歷年所，魯魚亥豕，日以滋甚。竊古人製方必視乎證之虛實，脫一字舛訛，爲害非淺。予友吳子鶴山、潘子山曉，悲憫志久之，于是搜羅善本，詳加訂正，條分縷析，了如指掌，顏曰《幼科指南》，捐資以付之剞劂。是舉也，體天地好生之德，普聖賢利濟之心，非漁利也，非弋名也。古人云：身不能爲良相，定當作良醫。二公猶此志也。夫覽是書，百數十年之蒙蔽，一旦撥雲霧而見青天，苟按證而求焉，寧患痼疾之不可起耶？是所謂難者非難，而所謂易者誠易也。然則成是書者，既劇費心，而刊是書者，功豈在禹下哉。乾隆己酉孟冬月歌岐周高煜燨亭氏序。

《誠書·王庭言序》 《誠書》刻甫數卷，王子受讀之，作而嘆曰：偉哉造化，逖矣生人，誰傳道之？溯厥終始，精以晰理，妙維審機。談子爲作是書也，非徒嬰家言也，其端是也，其義不止是也。嗟乎，使談子生履昌時，稍際榮遇，遲土一民，畀遺厥寄，功施不無爛焉，欲其研極深微，樹言不朽，亦烏能及此乎？且夫士不得志，然後侈談著書，文人齷齪，雲月炫誇，累帙盈篇，無當于數。稽古知歸，粤惟六經是工，羲易最先，畫傳文隱，唐虞紀述，迴後岐黃。今觀《靈樞》、《素問》諸章，洞明陰陽，條理經絡，上原至人道德之旨，次不失智者之調和，乃知風塵弱喪，夭閼天年，芸生貿然，深足羞矣。醫雖一流，道絕方技，此亦古今作述之林也。使談子墨守儒冠，蠹死章句，即獲羽翼傳注，分光兩廡，前之漢、宋諸子，累累不足悉數。語云：同能不如獨勝。叔和、仲景以來，《內經》程、朱，代有幾人，斯談子所爲發憤而興起矣。昔賢有言：注《本草》誤殺人命害一時，注六經誤殺人心害萬世。平情以談，斯亦訓詁諸儒謬爲矜高之詞耳。邪說知逃，可以更正，曲學示陋，不難求通，謂死者可復生乎？否否。八跪二螯，幾有以蟛蜞委頓者。《爾雅》不易讀，況諸青囊、肘後之玄微，是可並爲愚者道也。《誠書》上推運氣，中條榮衛，下及草木，行其教，大心救世，億萬無可計量，其功之在刪述後也，良亦不甚遠也，談子賢乎哉。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取其義，命書名之曰誠，談子抑猶儒者之見也。同里社弟王庭言遠顯。

《痘科約囊·辨語》 嘗思保幼莫要于痘科，根于藏府，顯諸皮膚，順逆稍殊，死生立判，眞童穉之大關也。每怪《內經》不載，意上古氣淳稟厚，時無此證，故黃岐不言，後世莫宗歟？說者謂此證起於漢兵南征，人衆鬱蒸而成，傳染中國，歷今爲患。前此無方，任其夭折，先哲陳氏、錢氏特憫之，殫心極慮，各陳治法，實痘家之鼻祖。然陳氏主補，錢氏主瀉，意旨既殊，方術亦異。自丹溪著陳、錢優劣論，大率進錢卻錢，若東垣，若海藏，若節齋，若潔古，若聞人氏、劉氏、王氏諸君子，立論不一，而符丹溪之意者居多，苟善用之，均有濟也。今之喜于溫補者，動稱文秀，不問其人壯實，概行丁、桂、薑、附之屬，以致皮潰肉爛，咽瘡目昧，傳諸惡毒，不可治者多矣。喜于涼瀉者，輒祖仲陽，不問其人虛弱，概行芩、連、梔、柏之屬，以致脾胃損傷，嘔吐泄瀉，不食瘡塌而死者有矣。嗚呼，此皆泥方以用藥，不審證以載方。誤人者非方也，乃己見不明，不善用之過也。近有魏氏桂岩、吳氏東園、萬氏密齋三家者出，以痘方甚繁，率無純效，各著數千言，足爲痘家正脈。魏氏掃衆軌而更轍，出獨見而立言，排變異歸腎之非，以剖人不決之疑；揭毛甲骨牙之毒，以示人勿罹其害，特製保元湯以固根本，又製水楊湯以宣和氣。其曰：始出之前，宜開和解之門；既出之後，當塞走泄之路；結痂之時，清涼漸進；毒去未盡，補益宜疏。有哉數言，啓蒙解惑，發前未發，良可師也。所惜者不分寒熱，不量虛實，自始至末，一以保元湯主之，痘之虛寒者得之矣，若實熱者必罹壅毒之害，斯不能無遺議耳。吳氏例以衆家之言，參以心得之秘，辨虛實寒熱之異，明汗下補瀉之宜，備載諸家名方，開陳諸品藥性，條分縷析，示人活法，甚可尚矣。但博而寡要，使觀者靡所適。又謂六日以後，製藥用鹽酢。夫六日以後痘方起彩，鹽能發癢，酢能破血，豈其所宜？萬氏視二家尤詳，既多辨論，且製歌括，其立論多強合附會。前定一百四十七方，有迂雜不切者，有襲人

之舊而易其名者，似亦未盡美焉。大抵諸家所著，或徇己見，或蹈前說，或詳于議論而不備乎方藥，或繁于方藥而不精乎選擇，俾後人懷猶豫之疑，而抱多歧之嘆，毋乃非濟世之心乎？《靈樞》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弗與俱。又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余故博採諸名家之說而返于約，名曰《約囊》。先之以議論，人覽而易明；次之以歌賦，文順而易讀；詳其圖說，可按而決死生；列其成方，可考而極險證。鑑乎古而不泥乎古，師其意而不滯其迹，使表裏寒熱，氣血虛實之辨，燦若列星，煥如觀火。非敢謂功倍古人，或于刪述之意竊有得焉耳，抑更有進焉。夫醫者意也，隨時變易，而無不宜也。若能順天時，度地宜，察人事，于以審病勢之順違，詳藥理之宜異，庶萬興萬全，而童穉無夭折之患矣。

《痘疹四合全書·自序》 余非業醫者也，亦未嘗知醫，少善病，諸疾苦備嘗，醫者投劑多誤，不得已，以身之所患究之于書，書之所窮，通之以意而驗諸藥。嗣于家庭中侍疾嘗藥，以及長幼與臧獲輩，凡有病患，所試輒效，因之親族里黨間，問證問方，早夜往來，座嘗盈，趾嘗錯也。雖得于心而應于手，亦若有類于知者，然予之業荒矣。退而自念，生平所事何事，奈何捨其遠大而疲于此末技爲？遂謝絕弗應。茲集之刻也，從其評注考訂，五閱月而成，是豈予志哉，從友請也。友過余者曰：古人有言，不爲良相爲良醫，謂其均足濟世也。且醫之道以幼科爲難，而痘疹爲尤難。子于醫之事既謝矣，聞枕中之秘有眞本《金鏡錄》，實孩提之司命也，今行世者皆贋本，貽誤非淺，子若付剞劂而公諸世，非濟世之一端乎，或亦以是代良醫之事。予應之曰：志其志者事其事，志既不存，又奚用謀其事？世豈無藏其書以事其事，而欲公之世者乎？子盍俟諸。友曰：子有其書可以濟世矣，而顧諉諸人，是不可必之數也。公其書以有用，子與有功，置其書於無用，子實任過，子其圖之。予又應曰：余既不志其志，則事即非余事，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友曰：非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孺子匍匐將入井，未有不急欲救者。今目擊世之治痘疹，幾微不得當，而遂致生者死，壽者夭，比比皆是，斯亦孺子入井之類也。子有可救之道而莫之救，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乎？予因惕然曰：子向語我以功過之說，則我不欲受，今語我以惻隱之良，予實有心，能無怦怦動耶？願從子請，並以家藏秘本《痘疹百問》、《痘疹心法》暨圖象，子之所未知者，傾庋而出，共爲一書，以廣子之意。友悅而前問曰：《百問》、《心法》其書若何？曰：不下《金鏡錄》。然則子于是書何以名之？曰：《金鏡錄》雖爲善本，必合三書而始全，應名曰《四合全書》。友曰：善，子急圖之。書成，因以是爲序。時康熙丙辰夏五月朔旦白岳吳學損損庵氏漫題于天香書屋。

《痘疹正宗·自序》 痘疹之書，古今不可勝數，前輩老先生予不敢排其說，今人偶得一說，亦著之爲書，其處方立論猶是前人之唾餘也。且虛實不清，兩口兩舌，前後乖舛，非南轅而北轍，即隔靴而搔癢，究其旨歸，皆以發表溫補爲事也。既以發表爲事，必以痘之不長不貫皆因虛而致矣。試以虛論。人之一身，氣血而已，氣爲陽而血爲陰，一身無兩局，未有陽不足而陰有餘者，亦未有陰衰而陽反盛者。故虛者身必不熱，今之出痘者有身不燥熱者乎？虛者必不煩躁，今之出痘者有不煩躁者乎？虛者必有神疲力倦，今之出痘者有不氣雄而叫哭者。虛者二便必常，今之出痘者非大便不通，即傾瀉而滯，非小水癃閉，即短縮如油。血虛者色必淡白而匀，今之痘未有不紅白相關，焦紫相參者。氣虛者形必始終嫩，今之痘未有不先嫩後反浮衣紫泡者。即驗其結局，虛者之死也，如燈之油盡而自滅，今之死者未有不搖頭鼓頷，手足撩亂者。虛者之死也，必軟白而皺溫，今之死者未有不皮壅肉板，乾焦紫黑者。由是觀之，種種皆毒火，而何從虛言也？即以一二言其實者，又皆杯水之救，並不究其證爲所以然，徒執己見，泥成說，著爲方書，思以垂教于天下後世，不知欲濟人而適以殺人也。且流弊于愚人，淪肌浹髓，皆以發表爲事，舉世同見，萬口一舌，並不知痘之爲何物，究之死者不知其所以死，生者亦不知其所以生，可勝悼哉。不急有以正之，將萬世如長夜也。予于康熙辛亥歲，得費子《救偏瑣言》一書，觀其所論形色證治，莫不理眞詞快。予掩卷而嘆曰：嗟乎，痘，小兒科之一端也，自漢及今已有年矣，議論紛紛，皆屬臆度，並無一人得其中者，何費子見之明而論之切也。或以斯道不終晦而以費子開其端耶？抑天厭斯人之錯訛，憫嬰兒之枉折而以費子救其弊耶？而予于費子之相遇何晚也。于是究其旨歸，玩其證治，靡不屢試屢效，今已閱歷二十餘年，覺稍可自信。予何敢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天下皆醉而我獨醒也，不自揣欲以己之所得者公之于人，且以一人之涉歷有限，因人以及人靡窮，故不嫌鄙陋，著爲《正宗》一書，正前人之誤而統于中，綜其紛而覈其要，列其形色，使人知痘證之美惡；詳其證治，使人知痘候之準則；定其成色，

使人知輕重緩急之權衡。又附治驗，以爲入門之階梯。輯其方而歸于一，使人約而可守，痘即萬有不齊，究不越範圍之外，悉其加減，即變而不失其常。痘雖千態萬狀，總不出提挈之中，展卷可了然于心目，論斷可侃侃于齒頰，臨證而取效若影響，誠權衡于輕重隱見之間，神明于先後緩急之際。挈其綱領，合其肯綮，自無不百發而百中，使天下之險逆者不至于枉死耳，予心寧不大快哉，知我罪我，所不計也。予痛惜時弊而欲矯其僻，言下未免過激，是在知己，幸原而諒之。發于宋麟祥鍾岳甫序。

《幼科鐵鏡·梁國標序》 夏子禹鑄，爲秋浦儒家世族，早登賢書，予于簿書之暇，每咨而訪焉，冲夷睟穆，有仁者風。間出其所著《幼科鐵鏡》，予披閱一過，乃掩卷嘆曰：信哉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集也，其學宏邃，其理湛深，而于人身之中，靡不洞燭，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正者扶之，邪者祛之，了然不差毫髮，雖古和緩諸人，何以加茲？況以吾儒而兼術，若是揆之和緩，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或范文正公爲布衣時，就相士卜曰：不得爲相，願爲醫。殆爲是歟？夫立德立言立功，古人稱之不朽。夏子之道德文章，固足標幟，而是集得于家學淵源，以公于世，功曷有量？三不朽蓋兼之矣。時康熙乙亥端月遼陽梁國標正夫氏題于貴池官署。

《馮氏錦囊秘録·痘疹全集·自序》 嘗觀上古之醫立方，重劑尅削如麻黄、承氣、陷胸、抵當等湯，咸獲其效，所以立法，垂訓後人。中古之醫，則有參蘇飲、人參敗毒散，至於東垣、立齋，則有補中益氣、人參養榮等湯，以爲虚人發散之用。蓋因天地氣化之厚薄迥殊，而人稟受之強弱大異，因時處方，是以如斯之不同耳。迄乎今也，氣化轉薄，稟受更衰，況多縱恣以耗其眞，妄動以戕其性，思慮以傷其神，嗜慾以竭其精，自身既不能永享遐齡，而其爲子嗣者，所稟更薄矣。氣血既虚，變現百出，書即所謂難以名狀也。再或七情稍動於中，疾病蝟起於內，非若古之天稟既厚，性成淳樸，先後之氣充足，縱有六淫外犯，惟用重劑以竭之可愈者。況《内經》有云：邪之所湊，其正必虚。不治其虚，安問其餘。又曰：精神内守，病安從來？可見百病之來，必由於虚，而百邪之湊，更由於虚，故許學士有讀仲景書，守仲景法，未嘗用仲景方，乃爲得仲景心也。張所以有纂集上古中古近世群賢諸論，以明強弱補瀉之宜，更集幼科方脈，合參以廣先天後天少壯厚薄之異；更集女科外科各論，以辨陰陽内外之殊；更詳聲形色脈，以爲望聞問切之用，計成二十卷於前冊矣。至於痘疹，既由先天受毒之輕重，稟賦之厚薄，更關後天氣血之盛衰，調治之宜否，則其上古中古近世之所稟不同，而古遺補瀉諸方定論，亦難取爲倣法矣。故張亦將先後群賢諸論條分各門，彙列備悉，復揣古哲未盡之旨，並張寤寐心得之微贅之於末，以證後賢。但張七齡，先嚴見背，痛乏趨庭之訓，長因貧窶，苦無膳讀之資。雖由諸生以入國學，實以岐黄之道，牛馬四方。甲子部試入都，因而寄迹燕地者二十載矣。黑髮已成皓首，倦飛之鳥知還，愧無一事之成，特展半生之秘，深慚不學無文，敢望大方教政，神而明之，使長幼共沐乎春風長養之中，皆出後賢誠求利濟之德，實爲壽世無疆，張私爲之預慶預禱也。康熙歲次壬午立春日書於燕臺邸舍後學馮兆張謹識。

《慈幼新書·張希良序》 士君子立身，爲天下之望，雖窮而在下，凡百有作，無一不與天下相維繫，故能爲天地立心者，斯能爲生人立命，如吾友程子鳳雛是已。鳳雛受知蔣愼齋先生，稱吾楚文章巨子，自余司鐸江夏時，固心識之矣。後稍稍接見，乃知鳳雛非特能文章，其胸中浩蕩之氣，實將空當世一切之所有，醫事其一端已。醫亦不一家，而先之以《慈幼》書者，憫赤子之呼號而莫告也。今天下醫學之弊，非庸則妄，庸者卑陋自窒，守一師說而不能變通；妄者私心穿鑿，攻補一偏而不能察于微渺，其術不同，而殺人則一也。昔寧都魏丈冰叔謂鳳雛之醫，神動變化，大似武侯用兵。鳳雛聞之曰：武侯吾豈敢，吾師鄧禹耳。鄧禹有言：吾將百萬兵，攻城陷陣，未嘗妄殺一人。夫鄧禹、武侯，皆能達造化之機者。余觀《慈幼》一書，大而胎產痘疹驚癇寒熱，細而耳目喉齒，以及瘡癤疥癬，廣博精微，無一不具，蓋隆中之抱膝，車上之指揮，非異事也，冰叔之言，豈欺我哉。余又聞鳳雛從趙照庵吏部與延陵二五山人、華山半輪道士講論大丹，駕鵲橋而交水火，固又嘗飲天姥之醍醐矣，今此肘後所傳，豈更猶夫人之醫籍也哉。鳳雛以有爲之才，不得有爲之地，將以此書鞠育天下之人，其用心良苦，以視一命之士，惠愛不過一隅，則爲功倍多。嗟乎，余曩以木天清冷之官，視學全浙，雖夙夜殫心於端士習，厚風俗，而環視車下創痍之顛蹶，而曾無可挽，不若鳳雛心力所及，遂可登斯民於仁壽之域，余滋愧矣。黄安張希良撰。

《抱乙子幼科指掌遺稿·自序》 夫醫之道難言也，而于幼科爲尤難，安能如指掌之明且易哉？蓋惟其難也，故不得不博，亦惟其難也，故不得不約，與其博而寡要，莫若約而中節也。自巫方《顱囟經》以來，如扁鵲游秦秘術、

孫眞人嬰孺神方、錢仲陽小兒直訣、陳文中痘疹方藥，自古及今，立方定論，余所已知共二百餘家，皆專司幼科者也。若附錄于大方之後者不與焉，而余所未知者正不知其凡幾也。蓋非博則無以明其理，非約則無以精其用。博者何？古今諸家書籍是也。約者何？陰陽表裏氣血虛實是也。設使馳騖于聲氣之中，而或宗文中陳子，或祖仲陽錢君，以致辛涼失當，補瀉違宜，烏乎可？其可株守成法，舉一廢百，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證，遂致藁薦同器，涇渭不分，烏乎可？可必博以尋其緒，約以指其歸，博以始之，約以終之，庶幾萬派同源，多歧一貫。是集也，刪削繁冗，採摘精要，惟期明易，如指諸掌，然則約之爲用也大矣哉。吾故曰：與其博而寡要，莫若約而中節也已。康熙戊子端陽東海葉其蓁撰。

《種痘全書·自序》　痘疹者何？原於胎毒，感於時氣。發出而爲痘與疹之證也。定論者何？前此之論未定，而今日始定之也。何言乎前此之論未定，而今日始定之，必有說也。前此言胎毒有因欲火之所致，有因恣食厚味辛熱炙癨之所由，有因降生之頃，口中含有穢血，未得取出，咽下入胃之所自也。殊不知皆非確論，與理不相入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者，氣之始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生者，形之成也。夫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則胎毒亦隨之而根於陽施陰受之始，豈待成胎之後，欲火不忌，厚味不節，降生之頃，咽其穢血，而後有是毒耶。前此又言胎毒藏於五臟，故有痘出五臟，疹出六腑之說。殊不知陽施陰受之始，成其胎元，先有命門，則胎毒必隨其氣化而藏於命門，眞且確矣。自命門之陽動陰靜，而生水火木金土。夫天一生水，生腎也。地二生火，生心也。天三生木，生肝也。地四生金，生肺也。天五生土，生脾也。此皆逐日逐月漸次生成。及胎成五月之後，而五臟六腑始有定形，豈命門所藏之胎毒，至此又將陰毒遷移於五臟而爲痘，復又將陽毒轉移於六腑而爲疹？不惟無此事，並且無此理。然命門，體也。五臟，用也。六腑，又五臟之用也。胎毒藏於命門，所藏者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氣藏於命門，至深至密，形氣俱泯，必賴五臟六腑傳送，時令之氣透入命門，感痘之氣而爲痘，感疹之氣而爲疹。他如幼科雜病，命門不相干涉，因以知五臟六腑爲命門之用也。前此言惟腎無候，又曰變黑歸腎，何言之不合於理。殊不知五臟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也。痘中之漿，血所化也。血非水不生，既藉腎中之水以生血，烏可曰惟腎無候？至於變黑，毒火燥爍變其色也，豈歸腎之謂乎？前此言胎毒重，則出痘與疹必逆，殊不知胎毒有順而無逆，猶人之性有善而無惡。然人之爲惡，氣稟習俗之所移，痘疹之爲逆，時令濁氣之所變。稍能明乎陰陽氣化鼓舞兩間，其中有清濁邪正之分，乘其清正之氣，得清正之痘疱，種出順證之痘，歷歷有驗。則知胎毒之所以爲痘，止有順而無逆。疹雖無疱可種，然得其清正之氣，亦趨於順。予經今五十餘年，以種痘深得胎毒細微之理，並透徹胎毒純粹之精，有順無逆，決無虛謬。前此之名家，業是科者，代不乏賢，而論證用藥，不偏於寒則偏於熱。惟清江聶久吾諱尚恆者，生於隆慶末年，著有《活幼心法》，論痘與疹極其詳切有據，訂方用藥，極其中正無差。予乃遵其成規，發其蘊奧，補前哲之所未詳，刪方書之所不合。然此《種痘全書》，稿雖草創於康熙二十年以前，尚未全備，適值欽差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徐公諱廷弼者奉旨來饒，製造御器，特到江省，傳皇上旨意，命江西督撫考選種痘並明於醫藥調理者兩人。有江省督糧道李公諱月桂，凡各屬呈送到來醫家不知凡幾，李公問醫等：痘疹始於何時，胎毒藏於何處？種痘自何人立法？痘書以何人爲的？議論以何人爲當？辨別以何人爲詳？痘有虛實寒熱，藥有補瀉溫涼，方有君臣佐使，治有標本先後，分晰明白，方合吾選。獨於儕衆之中，挑選予與陳添祥二人，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自江省起程，八月十四日到京，次年奉旨選種試苗，俱皆全愈。然後奉旨在大內遇喜處種痘，復又差往邊外各蒙古地方，歷歷俱獲全愈。因此身歷邊境，南北之水土強弱，貴賤之元氣虛實，一一判然於中。在京二十六年，又經見自出之痘，內有怪證變證，前此所未見者，又添一番見解，於此分晰臚列，始爲全備。茲蓋恭逢皇帝陛下御極五十二載，天元花甲初周，實乃萬壽無疆之期，歡騰中外，慶溢臣下，車書一統，海宇昇平，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予叨皇恩，較之諸醫，特恩有加無已，賜予居址，授爵御醫。靜夜自思，年將老朽，無以仰報高厚隆恩，謹將心得之餘，分別條例極其明白，著爲《種痘全書》，刊刻流傳。將有得是論而熟讀之，異日應詔，上爲聖子、神孫、公主、郡主種痘，種苗有一定之成規，調理有萬全之法則，不爲淺見狹識所搖惑，亦可以補助國家萬年無疆之福矣。更有高明鑑閱，必再加研究修飾，以補未備，是乃予之深願，而期望於後此之同志者寧有既耶。嘏生於江右新建，年近八旬，精究之內，未免辨別是非，言辭激切，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廣後學之見聞，未必無所資助，是爲之序。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

春三月上浣之吉太醫院御醫豫章朱純嘏玉堂氏謹識。

《幼科直言·孫嘉淦序》 雍正乙巳，予奉命視學安徽，署在姑孰，與金陵密邇。丙子春，予幼子疾幾殆，延醫於金陵，而東山孟年兄竟不我棄而肯來焉。東山之先人，世以醫名家，而東山業儒，邃於儒而兼醫，故其醫尤邃，計日程效，不爽時刻，雖古之和緩，不是過也。暇日出其先人介石公所著《幼科直言》，予讀之而肅然起敬焉。夫醫道不易，而幼科尤難。凡視病者，望聞問切，小兒不能言而脈易變，不可問而切也，故其證難明。臟腑皆弱，不勝諸毒，故其藥難用。而天下之爲幼科者，類皆村翁老嫗，不能精通文義，故其書亦難著。淺言之而不詳，深言之而不解，以不精通文義之人，讀不詳不解之書，以臨難明之證，而用難用之藥，如是而望其有效，必無冀矣。孟氏有憂之，故與之直言，簡而不繁，質而不華，介乎深淺之間，其言易曉，而未嘗不詳，其理甚備，而盡人可解，狀難明之證，傳經驗之方，雖村翁老嫗讀之，而皆能豁然有悟，按其方以治證，百不失一焉。是不啻汲上池之水，遍飲天下之人，皆可以爲鵲佗和緩，將天下之孤幼得遂長，而老耆可以無悲，其爲德豈有既哉。東山之重刊是書而廣之也，可謂善繼先志而能仁天下者矣，故爲序。時雍正四年仲秋朔旦安徽督學使者合河孫嘉淦書於姑孰署中。

《痧痘集解·自序》 余集解痘科方藥甫竣，客有詰之者曰：子集解仲仁《金鏡賦》，只收錄仲仁方藥足矣，奚用他人之方藥爲哉？余應之曰：君言誠是也。雖然，方藥之攸關大矣，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有宜于北而不宜于南者，如錢仲陽之多主清涼，陳文中之泥于溫補，下此者類多偏見，未可以概而收用也。且古今之立論者不一其人，另出心裁者人非一轍，得失相參，可否互揉，余則折衷歸于中和，錄者錄，汰者汰，即仲仁先生之方藥亦有存而不論者，而諸賢之方藥盡多擇而收錄者，不過曰吾取吾應用，吾求吾中病已耳，初未嘗任意去取也。客又曰：子集古今方藥，或簡而能明，或詳而克備，露膽披肝，嘔心瀝舌，願廢楮筆而不忍廢一痘兒，誠可謂老婆心切者矣。然方中多有只列藥味而不列銖兩，更有一證用其方，又或用某方，甚有一證而用三方者，將使後學何所適從乎？余曰：然。夫方有大小奇偶，藥有君臣佐使，有一定之理而又有一定之數者，丸散之品味與分兩是也；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數者，湯液之加減與分兩是也。有一定者，余則列之以爲後學之規矩準繩；無一定者，余則闕之以待後賢之神明變化。至一證而用二方三方，悉任醫者之臨證審用，均不過曰存乎其人云爾，君何疑焉。客唯唯而退。句曲逸士茂鯤天池自記。

《痘疹慈航·跋》 《慈航》既成，有縉紳先生過予而問曰：子之爲是書以幼幼也，用心苦，用意美矣，其術以胃氣血氣爲本，誠當理矣。然殊方異俗，術難概施。予嘗歷閩廣之間，溽暑山海之地，其俗甚異，凡男女出痘者，皆任意飲涼水，飲水者多生，不飲水者多死，若是則安用子之術哉？予應之曰：俗雖異而理則同，俗人習而不察，固昧昧焉不知其理也。彼俗之能飲水者，胃氣強而血氣旺者也，是以多生，而生非飲水之功也。其不飲水者，胃氣弱而血氣虧者也，是以多死，而死非不飲水之害也。吾是編治痘，每于胃氣強盛，飲食如常者，則首標以爲不必治，此即俗之飲水而生者也；于胃氣弱而飲食少者，則隨證立法而急治之，此即俗之不飲水而死者也。第俗人袖手聽吉凶，能使飲水者之多生，不能使不飲水者之不死。若用吾術，則可以起死者而躋之壽域，豈不大有補于俗乎，又何地而不可施也。問者又曰：是編之行，惟吾明理之儒必能信用，若庸醫俗流，拘泥舊習，恐驚駭疑惑而不能用也。蓋其理精深，其論高妙，固難與庸俗道也。予曰：高論不諧于俗，此誠不可家喻而戶曉，然人情爲子若孫計固甚切，即爲醫者活人之心亦甚切。彼見吾術之可以生人，則雖迷于前者，未必不醒于後也，安知其必不能信用也。然必平日用心于此，詳閱精玩而先明其理，然後可以施于用。若臨證檢閱，則未必得其要妙，恐非善用吾術者矣。乾隆丁巳九月慈溪慕泉顧洵錄于承啓堂。

《麻科合璧·自序》 人生受形，而後百病叢集，施治各有專門，惟痘麻兩證雖有陰陽之分，俱本先天胎毒，或遇感而始發，或傳種而後出。然痘則早有成書，固可擇苗而種，更可按法而治，麻則向無專書，種從何採？治從何求？雖未嘗不治，多似盲人入霧，輕則不藥自愈，重則傷身殞命，每嘆世無良醫，往往坐以待斃，誠可痛也。近聞尖山謝氏，治麻爲蕭邑名手，頗有妙訣，往而求之。繼見同山沈氏治麻常獲妥當，諒有異授，幸萬氏新甫姑戚，拜而求之，果得江西尉氏遺書，奉而讀之，法甚精詳，始知沈氏用藥悉出江西之舊訣，遂成暨陽之專門。余承兩師遺訓，覺謝論之簡要，尉言之精詳，參而玩之，若合符節，今輯兩書爲一，顏曰《麻科合璧》。讀是書者誠能探其論以立體，究其方以妙用，即有至危至險之證，亦無慮矣。所謂藥病相對，非果夭折

之莫挽也，斯豈非普天赤子之幸哉。時乾隆五年庚申花月諸暨楊開泰識于龍尾山房。

《種痘新書·自序》 今夫創千古未有之奇，裁一心獨得之蘊，以新岐黃之耳目者，乃得謂之新。若治痘之家，名賢濟濟；即治痘之法，汗簡盈盈。但墨守一室者，拘管見而不能通；循行故轍者，泥常法而不知變，率由舊章，陳陳相因已耳。即以舊章而論，宇內方書，總無種痘之說，豈治痘之方則宜傳之後世，而種痘之術不可向人言乎？蓋秘其訣而不肯筆之于書，私其技而不欲公之于世也。余今乃泄人之所未泄，傳人之所不傳，書不云新，亦何云乎？或謂痘爲最險之證，當天行癘疫，人皆惶恐，方思遠遁之不暇，況集嬰孩小子，無影無端，取而種之，是舉無疾之人憑空而授之以病也，仁者將安忍乎？余曰：不然，痘乃先天之毒，方陰陽交感之際，早已植根于胎元，一遇五運變遷，時行疫氣之感，從未有不發者。若俟其既發而始圖之，則疫氣流行，證多不順，又或付之庸手，表裏虛實之莫辨，溫涼和解之不明，既不能起死以回生，反將咎于天災之作孽，此余所以痛心疾首，不能不致嘆于消患于未萌，保安于未危者，其功爲甚巨也。惟于無事之日，以佳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橫而必自順，敢曰人謀能奪造化之柄哉？亦趨吉免凶，保安無危，仁人慈幼之善術耳。余祖承聶久吾先生之教，種痘箕裘，已經數代。余讀父書，遍臨痘證，幾及萬人，用數十年艱苦之思，日憂勤于治痘之法，師古而不泥于古，讀書不盡信其書，辨證發藥，因病製方，重可使輕，逆可使順，危可使安，雖遇不治之證，亦或爲之治矣。但年暮力疲，無復四方之志，爰將生平學力悉筆于書，非敢曰創千古未有之奇也，特以獨得而心裁者公之于世，以補慈幼之術而新岐黃之耳目云爾，故題之曰《種痘新書》。乾隆六年辛酉歲次仲春穀旦三山汀郡寧陽張琰遜玉氏題。

《麻科活人全書·自序》 昔范文正公曰：不能爲良相，即當爲良醫。蓋良相者，裁成輔相，立正治以免人之饑寒；良醫者，辨證立方，用藥物以救人之夭札，其事不同，其活人均也。然而蘇東坡有云：藥雖經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驗于世間，不必皆由于己出。士君子身居草莽而存活人之心，其可弗博考方書而師心自用哉？顧醫家之所難治者二，而小兒更甚于婦人。小兒之所難治者亦有二，而麻證更甚于痘證。非敢輕痘重麻而謬炫己見，蓋緣麻小證大，險甚于痘。況自古治痘之書不下百家，且有專科，治麻之書竟不多見，故無名師。然痘有傳苗之法，可以調治于未然，而麻則盡由天時，未由預防于事先，醫家臨證，往往束手。大方脈以其爲嬰孩也，而委之兒科，兒科又以其類痘瘡也，而委之痘師。世俗不察，遂謂痘麻相通，治痘之醫即可以治麻。雖痘麻均屬胎毒，而不知痘出于五臟，臟屬陰，陰主血，故痘有形而有汁，其證寒熱備有；麻發于六腑，腑屬陽，陽主氣，故麻有形而不漿，其證多實熱而無寒。痘以稀疏爲貴，麻以透密爲佳。痘以氣尊血附爲美，麻以血涼肌解爲妙。痘忌汗瀉以泄氣，麻喜吐衄而分消。二者相去徑庭，其不同若水火然。今責治痘者以治麻，是猶責大禹而使掌火，伯益而使治水也，其能有濟也歟？而要非盡醫家之過也。醫家非甚無良，誰不存活人之心？誰甘受殺人之名？活人而反以殺人，是誠何故乎？良以麻證之方書甚少，後學無所取法，即間有傳本，亦往往語焉而不詳，擇焉而不精，而求其如痘書之明晰者，從未之見，亦何怪乎束手無策，坐視而莫救也耶。余素不通醫，因見夫殤于麻者，不禁勃然興活人之念，故凡醫集中載有麻疹證治者，必積置案頭，朝夕探索，深究其奧，頗有心會。甲寅夏，于友人處得靜遠主人《麻疹辨證》一帙，繼又得《麻科秘本》二卷。余細玩二書之論證立方，較之《密齋全書》、《張氏醫通》、《朱氏定論》頗更精詳，猶病其缺略而不全也。因更將《聯杏心法》、景岳《麻詮》、《經驗治法》等書，各家麻疹之論，與治麻之方悉爲錄出，移此所有，補彼所缺；以彼所詳，益此所略。其有用藥適忌，措方背理者，謬抒狂瞽之見及余已試而有效者，爲之訂正。自初潮至已出，已收、收後，論證著明，治方全備，俾後之學者開卷了然，有所宗式，而不致束手其間。雖有冗複之處，皆因理所宜用，故不忌重立，以便名公博覽採擇，而不致有缺略之嘆。良工得此，神而明之，固可收活人之效；庸工得此，墨而守之，亦可免殺人之慘。自甲寅迄今，十五年中，五經試驗。今春麻證震作，變證非常，殤殘頗衆，凡經余調治者，萬獲萬全。思欲以一得之愚，公諸同志，爰編訂成冊，分爲四卷，顏之曰《麻科活人全書》，擬付之剞氏，以求教于當世名師。奈食指日增，囊無餘蓄，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力，非余本願也。所望好善君子，梓而布之，此書得以廣傳海內，使海內小兒不復爲麻疹所夭札，則活人之功與范文正公並傳，而余匯輯編訂微勞，又不足言也，是爲序。乾隆十三年著雍執徐歲壯月安成赤溪璞齋謝玉瓊撰。

《治痘全書·孫以煜序》 小兒之病，以麻痘爲不能免，亦以麻痘爲多變，

自種痘術行，而小兒疾苦已去其半，然麻痘猶未能防也。余治小兒科近三十稔，悲夫小兒之夭折於麻痘，屢欲將歷年經驗筆之於書，以文辭疏荒，遲遲不敢。去夏乃得陳儀廷校董西園《治痘全書》，不禁欣喜欲狂。蓋書分痘前痘後治證方論爲二大篇，陰陽標本，證候方治，縷析條分，理明辭達，皆治痘之金科玉律，而余所欲言不果者也。余行年六十，精力衰頹，無意著述，睹茲佳構，又何忍自私，致遭湮沒。適海上有中醫書局之創設，爰書數語于卷端，商請付梓。嗚呼，先賢已邈，手澤尚存，苟能推而廣之，使小兒痘證永無夭折之患，則雖謂董氏未亡可也。民國庚午五月上海企岐軒老人孫以煜題，時年六十有三。

《幼幼集成·小引》 稽自三墳啓秘，神聖迭興，《本草》、《內經》，昭垂星日。蓋聖人繼天立極，位育爲功，念天壤之間，陰陽代謝，運氣推遷，至之先後，已無成規，應之早遲，靡有定律，其間六淫勝復，釀爲災眚。哀此蒼黎，能無因是而夭扎者，此岐演十世之傳，帝啓九章之問，而有醫氏之學也。伏讀黃帝之謂岐伯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非齋戒不敢示。夫聖如軒皇，而於醫事崇尚若此，豈非疴瘵一體，胞與爲懷，欲登萬世斯人於仁壽者歟。《素問》而下，如伊尹《湯液》、皇甫謐《甲乙》、秦越人《問難》、張仲景《金匱》、王叔和《脈經》、陶弘景《肘後》，此數公者，雖曰祖述《靈》、《素》，其實以作爲述。自茲以往，醫事寥寥，雖著作者代不乏人，求其無偏無陂，實雖多覯。惟明末李時珍，張景岳，喻嘉言遞出，闡明《金匱》，發泄《內經》，掃蕪穢而返清純，有功於醫事者不小。然數人雖產明代，而其書始盛行於康熙初年，大爲世用。蓋由聖天子臨御，德孚中外，仁協萬方。近纂《醫宗金鑑》，遍周海宇，將見民無疵癘，物遂生成，故預產明良，以勳位育之功，非偶然矣。惟幼科一門，不無遺憾，雖喻嘉言微啓其端，而其言未竟，予每讀驚風之書，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

予幼稟虧多病，於醫家色脈之要，頗嘗究心，長際仙師，授金鼎火符性命之秘。嗣是遨游海嶽，冀遇同儔，竹杖芒鞵，行縱幾半宇內，凡紳衿士庶，名公巨卿，以及至賤至微者，蓋嘗隨緣而方便之，其臨證救治之多，有非筆楮所能罄。第念驚風之說，在在訛傳，莫獲辭而正之，坐使無辜嬰稺枉受貽殃，前後相仍，迄無底止。茲將驚風之說，概爲刪訂，而附以一得之愚。自稟予胎元，火功爍艾，以及雜證麻痘，湯火瘡瘍，無不周備，彙爲六卷，計數十萬言，書成付梓，顏曰《幼幼集成》。其中診治權衡，一遵經旨，罔或偏枯，務期有當於理，無害於人而後已。非敢妄議前人，遂其一隅之見，第念保赤，誠求不中不遠，此書不無萬一之助。勿忍終默而息，不辭狂瞽，呈政大方，豈曰井海甕天，立言啓後，亦聊體古聖仁民愛物之心，欲自效其負暄之悃云爾。時維大清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孟春月羅浮陳復正飛霞氏書於滁陽之種杏草堂。

《痘證精言·自序》 醫書之多，汗牛充棟，先儒固已備言，後人何容置喙乎？獨痘疹一門，則氣運不同，治法亦異，往往各有專長，而其實不無少偏者。予生平兒女輩半傷于痘，每見出痘之兒，輒觸目而心傷之，爰究心于此道，于今已十六年矣。考之前人，參之聞見，辨其兩實兩虛，察其偏勝偏逆，因其經絡，定其部位，考其顆粒，參其顏色，而後即其證候，投以藥餌。私心揣摹，恆期不悖于古，而又不敢株守乎成見，故每當痘證盛行之時，至親好友，力不能辭，其間不無幸中一二者。癸酉歲夏日，予將次謁選爲北上計，懼不暇再理其業，而十六年來之心血竟拋棄于一旦也，爰隨筆志之，而謬爲友人所許，美其名曰《痘證精言》。嗟夫，予何敢言精哉？倘閱是書者能鑑予之苦心，其相指摘以匡其所不逮，是則予之所深望也夫。乾隆癸酉夏六月廿五日雙園主人志。

《痘證寶筏·自序》 原夫痘證，上古所無，《內經》未之論，蓋三代之世，民淳俗樸，有生之初，鮮此先天火毒，是以痘無由生。相傳自漢馬伏波征武夷蠻，士卒遇疫，流入中原，發瘡似豆，有生長收脫之期，因名焉。及後世嗜慾爲累，非上古比，故痘爲小兒所必出也，然前人猶未之治。至宋錢仲陽著《小兒直訣》，闡《素問》諸痛瘡瘍皆屬於心之義，立方解救，多寒涼而少溫補，亦不過數行了事。劉河間、張子和、張潔古、王海藏俱宗之，獨陳文中力矯其偏，專主溫補，而朱丹溪又言陳氏之偏，取錢氏之長，以解毒和中安表爲主。逮魏氏分順逆險三候，黃西邱著圖設治，而形色善惡，賴有徵驗，但前代方書，尚屬未備。今人稟質澆薄，痘愈變幻，法難盡致，文雖充棟盈几，而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多。唯有明雲間秦氏《痘疹折衷》，始爲楷當，其言簡，其旨微，寒涼溫補，無過不及，惜乎書板久廢，不克遍通寰宇。舉世咸以《金鏡錄》、《救偏瑣言》爲務，往往刻意於寒涼，縱恣於攻下，忽朝期而無緩急，亂方藥以致疏虞，貽人夭枉，不自醒悟，皆因未睹善本，昧於根柢故耳。能有究本窮源之士，與之論秦景明《折衷》之正，聶久吾《心法》之精，朱玉堂《定論》之

妙，而後可以醫痘矣。雖然，玉堂追蹤聶氏，而暈腳塌陷，愈加深細，至於論疹，亦附聶氏先天之說，大謬不然。處方夾雜辛熱香燥，不無偏嗜，取其長而去其短，即可以爲全璧。健悲幼齡失怙，未能直接秦氏燈傳，然既世其業，則慈幼之心不敢稍懈，以故綜覈諸家之菁英而運用之，應手副心，頗獲實效，是知作者之貴精，而學者之貴得也。況夫人生疾苦，惟傷寒與痘最爲難治，毫釐之差，其變立至，而世人全不介意，以僞傳僞，良可慨焉。苟能尋味箇中眞諦，則治痘易於治傷寒也。因採羣賢之精粹，補苴罅漏，纂著是書，曰《痘證寶筏》，願與共學，同登彼岸云爾。時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春正上海強健撰。

《闕待新編·自序》　余行年七十有三矣，回憶歷世陰功，自高曾至祖父伯叔兄弟，德行文學，遐邇傳爲美談，兢兢忠厚，彬彬詩禮，率皆濟人利物以培根本。康熙甲申年間，饑饉後天災流行，伯父號元魯府君，康熙乙丑進士，於辛巳冬日卸任山陽，午夏旋里，以成後學爲己任，不幸於甲申仲夏，染時證瘟癘。叔父臨川府君，康熙辛卯經魁北闈，亦吾家文脈攸關，不幸於己亥孟夏，亦染瘟證。兩大人俱以癘疹違世，嗣後染瘟癘者，俱變出非常，痛心哉無如何也。撫今追昔，雖年遠時久，不忍回首。因痛已往之災，思防將來之患，雖留意方書，終乏心得，間遇解人，不暇詳辨，亦終門外人耳。適遇西庚祝君，訂交二十餘載，暢發癘疹源流，辨悉癘疹異同，始得略曉大意。嗣後間閱羣書，兼聆諸公確論，虛心請益，疑者以解，信者益決。但天地氣化歷有變遷，方藥亦即歷有變更，乃知染時證之癘疹，不得混爲一致。間有一得，匯爲一冊，以明輕重緩急之宜，名曰《闕待新編》，蓋闕其疑以待損益云耳。余今已老矣，不克紹先人於萬一，聊爲此編，以示後昆。汝曹讀書之暇，折衷參考，神明於成法中，藉是編以爲階梯，亦未始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助也。而先人濟人利物之貽謀，庶幾可無失墜，將見始爲良醫，亦可終爲良相，是余之厚望也夫。壬申以後所治諸證條論，及經驗已效之方，略存一二，以備參考，附載於後。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季夏望後安四氏自序。

《痘疹專門秘授·自序》　余三歲失怙，伯父一、叔父二相繼而逝，及身乏手足之親，並堂兄、堂弟俱無人焉。慈母管撫養成人，讀書未遂，俯而習醫。內外大小方脈悉究心焉，然皆人云亦云，雷同千手，無少出人頭地者。惟痘疹一科，少隨叔祖調梅同視，中年逐證條記，至晚歲間率長子貢，往來親友家，見一證即講一證，雖無起死回生之手，頗有決生定死之目，甚至逆證當前，即于見點日斷日期遠近，絲毫不爽。慈母在日，常問余曰：長孫貢，爾教之讀書，幸入邑庠，復傳痘證一科，親友迎無暇日，不知貢能傳人否？後之人能受貢傳否？余對之曰：此小技也。麻痘兩證及用藥之法，男已細列草稿，少有暇功即付梓。人不知證者，閱卷了然。母慮貢之不能傳人，男則喜貢之無庸傳人也。逮丁卯仲冬，慈母辭世，迄今十五載，屢念及刊刻，欲舉未成，時愧九泉下前言不足以對慈母也。今貢試用山西，幸來家赴晉，官常事務，知爾謹慎，不必叮嚀，獨補缺之日，速刻痘疹書一部，將余素日所列草稿者一一詳載，以示後人。功峻之日，不但余可以對慈母，爾更可以對余矣。恐爾視爲末節，補缺日忘憶前言，因不憚瑣碎，將痘疹之所以得悉，與痘疹之所以必期刊刻者，叙其顛末，以爲之囑，長子勉乎哉。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之秋八月朔日維岳董之嵩囑貢刻痘疹書序。

《幼科釋謎·自序》　余性素拘，凡所著述，皆言其所明，弗明者弗敢言也。夫明非不喻其理之謂，謂必得所傳授，親習其事，有以證其理之不差，而後曉然于心者，亦曉然于手與目，斯之謂明也。如是言之，則皆確鑿可據，非浮光掠影之談，非臆測傳會之語耳。余于醫，傳自孫慶曾先生，凡男婦大小，爲脈爲證，皆得之親受，故試之診視，罔弗取效。前著《傷寒綱目》、《雜病源流》、《婦科玉尺》，皆曉然于心與手目，一一筆之于書者也。幼科中獨痘瘡一證，其旨微，其候險，其變化百出，尤必臨證指示，而後能悉其精微，知其蘊奧。孫先生與前輩葉天士同出一門，固精于痘，而余于受業時，非專屬行醫，弗獲相隨痘家，親聆教誨，故獨于痘弗敢言也。雖古痘醫首推錢仲陽、陳文中，後如曾氏、萬氏、湯氏、魏氏，皆接兩家宗派，而翟氏、聶氏尤能闡明錢陳底蘊，其書具在，未嘗不深切究明，曉然于理之所在，然未得臨證指示，所謂曉然于心，未能曉然于手與目也。既不能曉然于手與目，其敢自謂已明而妄有言乎。故輯《幼科釋謎》六卷，共分二十四門，獨闕痘證。非竟闕也，庸有待也。孫先生雖已捐世，或得一精其業者，受其傳焉，則闕者未嘗不可補矣。《釋謎》既成，因書其故以冠于首。時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上澣無錫沈金鰲芋綠氏自書。

《痘麻紺珠·安茂遠序》　痘之說何自？昉乎前，此蓋未之聞也。自三代而上，天地清寧，民俗淳樸，虛邪癘毒之氣無由中之。迨漢建武二十五年，征

武陵蠻，伏波將軍次下雋，由壺頭進發，暑甚，士卒肌肉糜爛，死者過半，伏波亦以是卒于軍，史乃以疫書之意求之，形且似豆，意者其痘乎？由是班師，毒氣流入中土。論者悉據《內經》凡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一言，爲治痘之要樞。然諸瘡未成可解，既成可破，攻破即可生肌。痘則自發熱而見苗，而大放，而長漿，由面部而次及身，又次及腳，而後回水收漿，莫不按候以至，其異于諸瘡明矣。前代著說立方，如劉河間、錢仲陽、張潔古、王海藏，多用寒涼，少用溫補，陳文中矯之，則專主溫補，至丹溪又矯陳氏之偏，取錢氏之論，後人亦譏其泥于《內經》心火之說也。疹之與痘，同根而異蒂者也，或曰痘出五臟，疹出六腑，或曰非也。人自受氣分形之始，先有命門，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二氣之毒亦即藏伏于其中，測之無朕，稟之最先，他如五臟六腑，百骸九竅，皆隨時繼長者也。陰陽互藏于命門，感痘之氣而成痘，感疹之氣而成疹，臟腑則其傳送之司也。故疹之名不一，有奶疹、痧疹、風疹、癮疹、夾蓋等疹之不同，要之皆非正疹，特皮膚感受風熱，有一見、再見、叠見不已者，無系利害。正疹則一出不再，用藥少誤，即與痘之險逆同關軀命，誠可懼也。吾老友熊松園先生爲諸生，博極群書，兼綜岐黃，已而淡然世味，退休林壑，遙稽近考，提要鉤玄，前有《治疫全書》行世，救活無數。茲復合痘、麻、痢、瘡、泄瀉分爲各類，令閱者展卷，燦若列眉，不眩于證，不誤于方，眞渡衆慈航也。予惟數類之中，痘麻多屬嬰兒，有懷莫達，全繫誠求，調治乖方，夭殤尤衆。是書出，其有功于保赤懷幼，即上擬諸古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德，無以異也，以視沾沾然規進取于一時者，所得不較多乎，爰欣躍而爲之序。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四月年愚弟安茂遠拜書。

《福幼篇·慕豫生序》 世之醫者妄云小兒無補法，只此一語，禍延靡極。夫小兒臟腑柔嫩，經脈未充，易于受邪，偶遇身熱惡食，稍爲和解足矣。乃醫者每以不消不補輕淺之劑，愈則可以居功，未愈亦可以免謗，不應，必消導發散，兼用寒涼，殊不知風藥多，則陰血受傷而多汗亡陽，氣亦隨耗；再用苦寒傷胃脾，陽明無司運之權，而太陰亦失傳送之度，以未充之經脈，柔嫩之臟腑，受此無窮之消伐，慢驚之所由致，端在是矣。當此之際，尙不亟思補偏救弊之法，猶謂邪未盡而熱未除，必迫之萬無可生之路而後已，殺人毒手未有慘于此者。夫慢驚乃虛寒之故，亦有無所因而內發者，此根于賦稟本虛，陰陽失互相生長之機，漸形竭絕之狀，惟審其偏勝，力爲補救，庶幾十得一二耳。若猶以外因治之，縱使稍爲和解，殺之亦至捷也。今讀毗陵莊在田先生《福幼編》，其言慢驚致病之由，則究本窮源，治法則絲絲入扣，立方則審其陰陽之辨，而直中其竅竅。古有活人書，此其是矣，宜亟付之梓人，廣行于世，俾醫者覺迷途于未晚，而世間赤子，全活者奚止數萬萬而已哉，是爲序。乾隆丁酉季夏吳門慕豫生拜撰。

《驚風辨證必讀書·劉德馨序》 往嘗讀莊在田《福幼編》，見其治小兒慢驚，謂證屬虛寒，法宜溫補，心善其說，而惜其不將急驚方治著之於篇。繼讀陳雨春《急驚風證論》，謂治急驚不當專主截風定搐，當養血以息風，心又善其說，而惜其引而不發，仍未詳載施治之方。後又讀秦春颺《治驗錄》，見其以急驚爲外感，慢驚爲內傷。其治慢驚也，法與莊在田無大異，其治急驚也，雖不專主養血，而究與陳雨春所論不甚相遠，而方則較陳爲詳。顧莊、秦所撰，皆係單行之本，陳論又僅載《廣瘟疫論》中，鄉曲不能皆有其書，余欲合刻之久矣。壬辰春，予以計偕入都，由歸州學署邋返漢皐，謀之三弟洪烈，弟亦深然予言，爰取三家論著合編爲一，付之手民。夫人生斯世，誰非父母，誰無赤子，往往猝遘是疾，治法茫如，不得已而托之醫，而醫又於急驚慢驚淆於所辨，其論彌失，其治彌差，殺人之禍，曾不旋踵，則是書之合刻，又烏容已也。世之心存保赤者，誠豫取是書讀之，考其議論，熟其方藥，平日辨證既精，斯臨時施治罔誤，天下嬰孩夭札之禍庶稍息乎。漢川劉德馨劍芝序。

《遂生編·畢沅序》 海內醫書，汗牛充棟，然無病之家，非所急也。惟幼科痘證，自中外以及率土小民，皆不能免，險證最多，無不恐懼之至而望救之殷，儻有良方，必當家喻戶曉。毗陵莊在田先生，江南宦族，牧民于江漢有年，凡見對口發背及一切癰疽，輒與之方，莫不應手而愈，楚人稱之爲外科，非一日矣。乾隆丁酉，曾著《福幼編》，專治慢驚，屢收奇效，久已風行海內。今著《遂生編》，專醫痘疹，理明詞達，起死回生，雖逆證亦可治愈，眞濟世金針，活人秘寶，何可一日無之？余至荊南，因夢兆得見此編，展頌回環，不能釋手。爰屬其亟付棗梨，爲赤子立命，爲幼科指迷，濟世陰功，莫大于此。得是編者，謹宜什襲藏之，以備拯救，愼毋以爲與古書不同，仍聽信時醫貽誤也。是爲序。時嘉慶二年丁巳春仲上浣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湖廣總督年家鄉眷弟畢沅拜撰。

《嬰兒論·信伯虎序》 天下無醫書，有醫書者，長沙之書也。雖然，焉於

傷寒而有，缺嬰孩與雜病，是天出其人而未盡者歟。頃者，周士禰先生著《嬰兒論》，請序於予。予繙卷以誦，則始於初生，終於雜病，其體全擬長沙之書，蓋先生業啞科而嗜長沙之書，親謂韋編數次絕矣。有人詰曰：長沙是啞科之祖者乎？笑曰：莊周所謂無用之用，頗識斯意，則可與論此癖也。故所著蘊奧，實仿佛長沙之口氣，其起死肉骨，則世遍所知，予何敢贅矣。嗚呼，天運循環，或有遲速，嘗出長沙氏，而後千有五百年，今又出周氏，遂全其所缺。自是以後，長沙與周氏，兩衡於天地之間，而後應知予之所論非過當矣。予深感周氏能得長沙之骨髓，而縱吐之言，以充其所缺，因妄綴數言冠其首，以爲之叙。乾隆戊戌三月之望福洲信伯虎謹題。

《軒轅逸典·劉耀奎序》　痘疹起于漢，爲《内經素問》所未有，故相傳爲軒轅逸典，著自何人不可考。乾隆己亥歲，河南守會稽施誠我眞氏曾刊于世，其序有云：書成仍以《軒轅逸典》名之，以表此書之出非偶然，必待聖世而後顯，且爲生民慶遭逢也。心折是書者至矣，余童時，先叔父起東公自書肆得抄本，讀而寶之，値余家有僮僕子弟方姓兩嬰兒患逆痘，一時業是科而名籍甚者皆弗治，起東公爲之按證求方，依方施治，輒應手效，咸獲保全。不數年而起東公謝世，是書遂不知庋于何所。閱今四十餘年，偶于弊篋中檢得之，展誦數過，詞簡而意明，方約而旨該，推原達委，發揮無遺，因悉心研究之。大抵痘之吉者可以勿藥，凶者藥亦無益，其間可凶可吉，恃藥力補救者居多，爭勝處尤在入手一着。蓋來勢既凶，生死之關界于呼吸，世不得其宗旨，猝以雜劑妄投，鮮不敗事，迨奇幻百出，莫可如何，而徒歸咎于修短之有數，良可哀已。書中如換花煎、流氣飲等方，看似平淡，實有化重爲輕、轉逆爲順之妙，亟欲付梓，以公諸世。方慮世無刻本，無從徵信，適友人曹魯封獲施氏刊本，爰從而校對之，毫髮不爽，于是決然付之剞劂，惜施氏原序漶漫不全，不復能弁諸卷首。然就其所存者捫而繹之，因知施氏蓋深于醫而又勇于爲善迹，其集同人設廣惠局，得是書讀竟，不禁拍案叫絕，旋即梓行。所稱爲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門，俾芸芸赤子，莫不各遂其生者也。余不敏于醫理，罔所知識，豈敢復有溢美之詞，惟所見若此，則今日之不敢自私而付梓者，亦猶廣前人欲廣之志云爾。大清道光六年仲春望日邗江劉耀奎虛白氏謹序。

《橡村痘訣·自序》　予年十五，因病棄舉業，從師程嘉予先生學醫。先生名天佑，字嘉予，歙城東關人，五世業醫，工保幼之術。予從學七年，臨證多得其口授。先生沒後，予始懸壺，未敢治痘，治時病頗驗，有疑義，輒請質于黃席有先生。先生名家珍，字席有，歙城黃家塢人，自南宋至今，業醫數十年，老年居家，以親故待予甚厚，授予以持脈用藥之法。庚午、辛未，痘證大行，予始出治。時惟方搏九先生眼法甚高，先生名際遠，字搏九，績溪碣頭人，世種神痘，深明治痘之法，與予師相友善，治痘善用人參，予師深服之，予因事以師禮。自兹以後，臨病製方不同流俗者，三先生之教也。今老矣，數十年之效驗不肯湮沒，刪繁就簡，付之剞劂。天下後世，自有得予心而爲心者，可由翁氏而上追錢氏，痘疹正宗，端在是矣。乾隆癸卯仲春月許豫和宣治氏自序于顧行堂。

《重訂幼科金鏡録·自序》　予幼事啞科，于痘疹尤專。三十年來，遍考諸家立論及臨證所驗者，小有所得，記而存之，集成《痘訣》一編，前年已付梓矣。因思《痘訣》之成，皆由翁仲仁先生《金鏡録》推廣而出，《金鏡録》一書，雜證無不簡括，而于痘疹一科可謂深切而著明者，近世幼幼之家靡不遵之。特患捨其大而務其細，得其粗而昧其精，如誦習者，取六賦而棄之法，論方者，得藥味而遺禁忌，是皆大體之未明，而妄從事于仁術者也。予心憫之，見是書流傳已久，原刻不得復購，坊本甚多舛謬，爰以鄙見，重加注釋，願學者逐段推求，臨證施治，自無實實虛虛之誤，是金鏡之復磨也。嗟乎，歷驗三十年，始能得古人之心法，由是而傳，即謂予之《金鏡録》也可。乾隆乙巳清和月宣治氏重訂于顧行堂。

《痘疹會通·自序》　余少時多病，賴先君子善診治得生，厥後從先君子習大方脈，稍稍諳熟，中年更攻是科，專心致志，不敢淺嘗，偶有所得于中，即筆而置諸篋。會出與吾友高念齋視之，遽躍然曰：邇來醫學頗難其人，若痘疹尤無正宗，此編當與天下公之。乃條列以付諸梓，顏曰《痘疹會通》。豈敢自矜盡善，亦惟是念吾人生死之大關，而又常有觸于怵惕惻隱之心，不忍不竭一得之愚，以進質于高明而已。究之痘之失古書也，余能無慨惜哉。時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仲夏月盱江曾鼎香田氏自書于京邸之忠恕堂。

《保赤新編·自序》　醫雖小道，爲利甚溥，沈疴立起，固能起死回生，即轉微恙爲康平，于人亦克有濟。但病有老幼少壯之分，而世之業醫者每略于幼科，即自號專門，亦僅據一二驚風疳積等方，遂稱絕技，其于保赤誠求之

理，實鮮淹通焉。予壯歲命蹇，生男屢值夭殤，方其沈病時，疑寒疑熱，疑虛疑實，漫無所措。而所延醫，卒無有確指其寒熱虛實與其受病何因、證主何臟者，第以驚風及風包熱等爲言。至所使之藥，又不辨宜溫、宜涼、宜升、宜降、宜補、宜瀉，概以一己秘傳製定之丸散投之，似此妄爲，豈可置斯人于壽域哉？甚矣幼科求醫之難也。予也有鑑于此，遂奮發而兼學岐黃，獨究心變理嬰兒一道，廣購坊刻，得《直訣》、《指南》、《發揮》、《百問》、《鐵鏡》、《集成》等若干編，隨證參考，並諸書中論及小兒，亦皆檢閱無遺，復開設藥室，遍訪懸壺老成，以資考訂。此數年間，心志專且篤，視面壁窮經有加，蓋熱腸所迫然也。計予乙亥科試，獲知劉學使，以首取列本邑弟子員，旋即食餼于張學使。歲考維時，舌耕糊口，歷黎羅兩家，越十有四載，其時襁負求醫者，已接踵而至。迨所活既多，無遠弗屆，因慮曠館政，遂束帳輟講，專以保赤爲心，自分愚蒙，未敢便誇神技，然不中亦不遠矣。迄今男女均分，六子幸俱成立，未始非知醫之效也。自維經書世業，曷敢奢望？然古人有言：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況回思廿載以來，得之既難，詎容易失。爰不憚搦管庭訓，俾兒輩箕裘克紹，得以自醫而醫人焉，斯亦予之願也。書成，顏曰《保赤》，並錄所由，弁于卷首。至謂本此以營求名利，則非予之所敢云。時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正月上元日古岡任贊藥齋氏題于紫霞村之半山書屋。

《增訂痘疹輯要·自序》 閑嘗歷覽治痘諸書，有專于寒涼者，有專于溫補者，若有天淵之別、冰炭之異也，使後學幾莫知所依從。惟翟氏《匯編》、費氏《瑣言》二家所云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清之之言，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但翟氏偏于補者過半，而方藥之分數未免少輕；費氏偏于瀉者居多，而方藥之分數又未免太重。重者宜減，輕者宜增，此心游移，未敢驟定，迨庚子夏月間，忽覽《金鑑》痘科門，而心豁豁然矣。又覽劉氏《輯要》，而心更暢然矣。蓋觀其所載治論與其方藥，悉折衷翟、費二家而一貫之，至其縷晰條分，較之《金鑑》而更明且捷，眞可爲萬世準的也，復何遺議哉。然猶有所不慊于中者，蓋以所錄歸宗必勝諸方，較之大勢所趨方未免太減，如遇兒小證輕者，取效自捷，若遇兒大痘重者，如纏腰、斷橋、托腮、鱗坐等證，恐未必皆效也。是以予之治痘歷二十餘年，悉宗成方而不敢泥乎成方，有始終純用溫補者，有始終專用清涼者，有始用清涼而終用溫補者，有始用溫補而終用清解者，有宜用重劑而以重劑投之者，有宜用輕劑而以輕劑應之者，有一日用一劑，而又或一日用四五劑者，初不敢執一方以應千萬人之痘也。所最致意者，臨痘之時，必觀其兒童之大小強弱，察其時氣之寒暑邪正，審其形色之凸凹赤白，辨其表裏之虛實寒熱，以斟酌損益其方，而不使其于證有偏重之誤則幸甚，然而難矣。又嘗治痘者，必求合乎四時，治痘亦必氣爲血之綱，而後一身寧也。若氣虛不能領血以親于下，而陷伏不起；或血熱不受氣制以親于上，而通頂紫紅，其必癢塌乾黑而殞厥生者有矣。故氣虛宜補，務使氣領血而親上，以送毒出外而化爲漿爲膿。血熱宜清，務令血附氣而親下，以載毒達外而化爲漿轉爲膿。此陽生陰長之義也，自然之理也。《輯要》起脹門所論親上親下之義，最詳切著明，但其所言正氣與毒氣，混合爲一，同化爲水膿之說，于理似不合。總之天下之理一而已，在深識者默而會之，化而裁之，則權衡爲我，操縱爲我，以得時措之宜，斯近道矣。予因訂《輯要》全書，先爲叙說，以述生平所志云耳。時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孟冬之月漁陽白振斯自序于迪德堂。

《痘疹精詳·自序》 余少事岐黃，亦留心于痘疹，讀久吾聶公《活幼心法》，見其隨證用方，寒涼溫補，初不膠執己見，知痘疹中登峰造極者惟聶公耳。宗之者張氏遜玉，則有《新書》，朱氏純嘏，則有《定論》，皆推原《心法》，而互相發明，故其書並行不悖，爲治痘者所遵守也。余嘗伏而誦之，謂朱之書約而當，精矣而詳尚有待也，張之書博而該，詳矣而精或未盡也。用是息心靜氣，取二書而合參之，取他書而旁參之，隨其所得，手自抄錄，非敢謂即精且詳也，亦庶幾于張、朱二公少補萬一耳。書成，同人請付諸梓，且以《精詳》名之，余不能禁也，姑徇所請，因以是弁諸首云。時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仲春月上浣之三日耒水周冠甄陶氏序。

《增訂濟嬰撮要·自序》 古諺有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良以幼科之難，古人亦不輕視也。小兒六歲以下，經所不載，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中古始巫方氏作《顱囟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而小兒方行焉。逮于晉、宋，江左蘇氏、齊之徐王，僉能相傳有驗，而踵武厥科者則不止一家矣。至宋仁宗時，有太醫丞錢仲陽氏，貫陰陽于一理，合色脈于萬全，偉論雄才，迴邁前列，可謂傑起而振出者也。門人閻孝忠記其典要，輯成《直訣》若干卷，而幼穉之色脈證治，無遺漏矣。後儒薛立齋宗法施治，有一得驗者謹自識之，故補續錢文之下編，

集曰《保嬰》。至聶久吾《活幼心法》論痘，專以氣血送毒外出，分五陷補托諸法。及葉氏《指南》，辨別冬溫、春溫、濕溫、溫熱各條。兩先生注議精確，尤爲闡古昔之未詳，明證治之疑似，觀薛氏補篇，非謂錢氏峻攻爲不可用，特視古既遠，元氣亦殊耳。推拿一術，昔浙東開府紫山陳公，每以保赤爲懷，深究此中精蘊。後夏禹鑄亦善此法，更爲簡要。以上諸書，余宗法有年，頗有所得，惟是前人，識學淵博，知無不言，備載紛繁，未能遍讀，余特采其要訣，總匯是編，以便披覽云爾，是爲序。嘉慶丙辰元年仲夏錦江雲亭吳燦識。

《醫學精要·李光昭序》　粵自軒岐著經，濟人夭札，而後賢繼之，或作或述，以迄于今，其書不下數千百家。然卷少者闕略而不精，冊多者浩繁而不要，又或論證而不著治，言治而不入方，欲求其病有證、證有治、治有方，要而不繁，簡而非略，可以升堂，可以入室，而爲初學階梯，略無如耐庵先生之《醫學入門精要》也。先生諱巖，字耐庵，世居江蘇桃源。余交先生也久，因而仰先生之爲人，淡于謀利，惟喜著書，好爲詩，古文辭皆有法，而尤最嗜岐黃家術，故于諷咏之餘，凡《靈樞》、《素問》，張、李、劉、朱，薛案、景岳之秘，靡不殫精畢慮以求之者，若將終身焉而不倦。歲甲子，讀書雙溪，有徒數人業醫于門，先生呼而問之曰：子欲習醫，亦知醫之不易言乎？其義深，其旨博。精之則濟人，陰騭無窮，不精則殺人，天道可畏。然欲精之，非苦學不爲功。但古今方書，得失參半，學愼始習，實無可爲專諷者奈何。用是爲諸生冥搜遠覽，博採周咨，摘其純，收其正，檃括其脈證方治，爲《醫學入門精要》以授之。始小兒胎病，驚疳及大小雜證，中麻痘，傷寒，終婦科，經產崩帶，靡不畢具。越六年而書成，諸同人爭手錄一冊爲枕秘。丙戌冬，出其全稿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用意也，搜羅務廣，校練務精，辭尚體要，義取中庸。其辨證也，則窮源竟委，而有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別。其施治也，則因證處方，絕無偏寒偏熱、雜亂疑貳之弊。名之曰《精要》，誠無間然矣。夫岐軒微旨，至一至精，學不通儒，豈能窺察？至若見熱用涼，遇邪則攻，椒硫殺疥，葱薤散風，賤子庸夫，誰非醫者？究之耳食者心聾，盲照者物蔽，母基不識，父楯莫知。爲任攻擊，專治毛皮，輕則敗人元氣，終身不復；重則殺人刀匕，轉瞬西歸，而且囂囂亳無覺悟者，舉世類然矣。誰實能究剝復于杳冥之中，辨虛實于疑似之際，惜生靈之性命，愼攻補于當機，以承二聖，以翊贊我聖天子愛養斯民之治者乎？先生獨能于醫流日下之日，不惜引商刻羽，網羅聖賢之秘，綜覈師友之傳，衷一是于《靈樞》，斥邪言之陋執，窮年縷析，苦志輯編，而成一家言，以挽狂瀾，以成後學。使得付諸梨棗，令天下學醫者盡得因是而登軒岐之堂，而免爲軒岐之罪人，其有益于斯世，功豈淺鮮哉。時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愚弟秋田李光昭拜書。

《種痘心法·自序》　種痘一科，昉乎有宋，御纂《醫宗金鑑》言其要矣。至于方法，多出于口授心傳，或未備載。余幼好岐黃之學，廣搜典籍，博訪高明，間有一得，未敢自信，誠以醫雖小道，實寄生死，自非洞垣，斷不可漫爲嘗試也。比遇明師授以種痘之訣，析疑辨異，檢訛訂謬，得其要領，抉其精微，閱歷有年，頗有成效，曾欲錄爲一編，以備參考，每不獲暇。茲游大梁，客中暇日，條列論方，以爲一科，詳愼簡核，可以積德，可以養生，不敢自私，公諸同好。願體天地好生之心，勿懷一身營私之念，雖無當于大方，或有助于幼科也。朱奕梁識。

《保嬰易知錄·自序》　余續《宜麟策》成，復採群書而愼取之，集鞠養之說一十有五爲上卷，初生之疾六十有七爲下卷，題曰《保嬰易知錄》。或曰誠求保赤，不學曷能以鞠養之宜詔之閨闥，是固無難領會也。古稱兒醫曰啞科，最難調理，況乎胎疾，尤貴揣摩，欲使人盡能醫，談何容易。余謂不然，小兒出腹，精之至，和之至，直養何難？揆其致病，或母氣之偏，或姑息之過，非如雜證多歧，四診難訣。今爲之著其病因，明其證候，一披條領，可無過差，豈誠求者獨不能消息于其間乎？惟胎疾既驟且危，儻村居僻遠，或城關巖阻，求醫遲至，至已束手無策，曷若示以可遵之成法，速行投治爲愈耶。然而病至而爲之治，不若致謹于未發者之爲豫也。論列鞠養，雖淺近瑣屑，尤當先致意焉。若能進推宜麟之旨，以求諸朕兆之先，則胎氣清純完固，疾何由生？上工治未病，其斯謂至治歟。方蠲大製，藥屏珍奇，或不出乎垣籬之內，指顧可得，即求諸市，購之匪難，亦取其易而已矣。嘉慶十七年仲春陽湖吳寧瀾溶堂氏述。

《兒科醒·華陽山人序》　言之無關於民生，不足以傳於後世，與無補於當時者，雖言如弗言也。是故役神敝精，立言著書，而無所用於天下者，君子不爲焉。醫之爲道也，聖人所以前民用而傳後世者也，夫豈小道云爾哉。粵自黃帝三代而下，賢哲吐辭爲經，烺烺炳炳，其泐爲成書也已彰彰矣，而吾徒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言今之醫而吾心戚矣，言今之兒醫而吾心益大

戚矣。何則，人有所欲喻於當世者，而當世先有所執持而莫能明，有所欲白於斯人者，而斯人亦有所膠固而不能解，則予愈不得不憬然而心惻矣。嗟乎嗟乎，古今來因陋就簡，錮蔽沈溺，與夫抱憤懣而不能明，就危亡而不知悟，若是者豈少哉。予弟子芝嶼，受予意爲兒科書，蓋憫童穉之無辜，而挽當時之陋習也。其言綜前賢之奧旨，發金匱之英華，別徑分門，瞭若觀火，精純泮渙，法簡而該，此誠可以大補當時，傳後世以衛民生者矣，夫豈役神敝精而無所用於天下哉。且夫人之惑溺而莫能破其憒昧者，誠以成書龐雜，靡所適從，簡陋苟安，訛傳沿習，衢談巷說，比比而然。苟得乎婦人女子之情，通乎閨闥閨闈之見，則其所挾持而噪爲良醫者，正其惑溺於己而厚誣於人者也，悲夫。晚近之人，師心立說，妄意著書，蔑古成法，爭鳴新奇，揆之於古人折臂折肱之義，不已大謬不然乎。無怪乎惑溺者而終莫之破已，吾于是益不禁怦然心動矣。苟以局中之見，參一局外之觀，則以己之赤子，爲人之赤子，以己之輕意肆志，爲人之輕意肆志，則固未有不涕泣而漫罵者。則吾知是編之出，必有始則戚然悲，慨然嘆者，而繼則可知其曠然喜，翻然笑也，吾安得默默而不言乎。是可見信于天下，是可大白于天下。華陽山人序。

《幼科指歸·自序》 萬物雜然于天地間，靡不藉滋培以生長也。人爲萬物之靈，其有藉于滋培者，不當比群物而更重歟？重者何？重之以時也。不重于既生之後，亦不重于初生之日，必也重于未生之先焉。第人當未生之先，則無形無影，從何滋之，從何培之，此說未免鑿空。非也，蓋在其母之自爲滋培者。當其胚胎在腹，節飲食，愼寒暑，毋傷淫佚，勿遇憂怒，無一而非滋培之道，雖滋培其母，即滋培其胎。此愼重胎元，先當專責于其母，令其氣血清和，根基純厚，及至分娩，而後再加以斷臍、開乳、擦洗、哭睡，在之得法，未有不易生而易育，縱或有病，亦易治耳。夫人之初生于地也，如水上之泡，草頭之露，內無七情六欲之擾，外無五味八珍之侵，凡有風涼、濕燥、驚迷、毒腫等證，皆先于胎中稟受其母而來者。醫苟不詳其母之平日滋培若何，而孟浪以治，所謂啞病，則誠啞矣，吾懼其乍投生門，旋歸地府也。至于望色察紋，蒸變周轉，以及三指之脈，業已分列十餘則，並繪各圖，或援引前言，或創參臆解，或此未發明，他復詳論，殫心竭力，猶覺挂一漏萬，特用以爲津梁可也。若痘疹尤幼科極大關頭，余于乾隆丙午歲，托迹京師，受諸當事者勸，編著《痘疹會通》，授梓行世，因時有他聘促行，致校對未確，字畫不無亥豕。後攜板南還，故未續刷，茲復詳正其訛，匯函付墨。自知庸陋之見，而謬存仁壽之心，不禁爲天下效一得之愚爾。八十老人香田曾鼎書。

《引痘略·自序》 順造物之生成易，補天地之缺憾難。嬰兒之患天花，十損二三，甚者不存五六。古之醫痘者惟待其毒之既發而治之，宋以來，始有取痘苗絮于鼻孔一法，世人效之，可謂善于所感，事捷而功巨矣。然猶失十一于千百，未能操券而十全也。我聖朝德化涵濡，躋民仁壽，四海內外，譽栗偕徠。嘉慶元年，外洋醫人因其國中嬰孩遽遭此厄，盡心講求，得牛痘之法，于毒未發，先行引之，不擇天時，不煩禁忌，不延醫，不脈藥，以此流傳，鄰近諸國如響斯應。迨嘉慶十年四月，由小呂宋載嬰兒，遞傳其種以至澳門。予時以賈在澳，聞其事既不勞而取效甚大也，以身試之，其法果驗，漸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于是洋行好善諸君，以予悉此，屬于會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寒暑，凡問名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夫嬰兒之無不出痘者，天也，治之有效有不效者，人也。嘗恭讀《御纂醫宗金鑑》云：正痘感于得病之後，而種痘則施于未病之先，正痘治于成病之時，而種痘則調于無病之日。即無諸證夾雜于其中，復有善方引導于其外。然則牛痘之理，原包于種痘諸法之中，雖種之法有不同，而其爲善方引導于外則一也。予素不知醫，亦未嘗以此取人絲毫之利，其所以力行此者，則以出痘者人所同患，慈幼者人有同情，苟可以去險履平，避危就安，少可有濟于人，何敢或懈于己？第念足不出里門，行不離鄉曲，而痘之患處處有之。此法予既得之，最先行之無誤，何妨筆之于書，爰取其法之歷驗者條述之，並繪爲圖，以質諸世。仁人君子知有此法，相與講明而流布之，俾嬰兒不罹天花之厄，共嬉于光天化日中也，不亦慈幼者之所同快哉。嘉慶丁丑仲冬朔南海邱熺浩川氏識。

《麻疹闡注·自序》 麻疹一科，古無專書，惟於痘證後略見之，痘重而麻輕也。近數十年，麻多劇證，較重於痘，於是有心濟世者，各著書以傳之。然猶少刊本，往往私相傳抄，矜爲秘方，其實瑕瑜不掩，醇駁雜出，甚至有以蜈蚣、全蟲、五虎散治麻疹，誇爲神方，筆之於書，而互相傳授者，是可哀也。余所見麻科，自萬氏而後，以謝氏七十二證，趙氏《麻瘡彙補》最爲平穩。然謝氏未免煩瑣，愈煩瑣則愈挂漏。蓋言其常，風痰食火四者可該，窮其變，則千變萬化，非七十二證所能盡也。趙氏《彙補》悉本《御定醫宗金鑑》，故較謝氏尤醇。但變易其方藥詞句，使若不出於《金鑑》者，以神爲心得，又條款倒置，

綫索不清，未爲善本，總不若《金鑑》之醇而又醇也。但《金鑑》言簡而該，非得其言外之意，必疑其略而不詳。余所闡發，未必得其奥旨，然悉本前賢，未敢杜撰，而所採之說，趙氏尤多，不註姓名者，以便文勢耳，非敢掠美也。歲在旃蒙大淵獻月惟皋諸暨張廉叙。

《麻疹集成·自序》 予少時羸弱多病，家有方書數十卷，肄業之暇，間有時檢閱，遇疑難之證有就治者，治亦獲效，然不過偶一爲之，未嘗懸壺而爲醫也。迨甲周以後，棄舉子業不治，時閱方書以消歲月。忽一日堂侄佩之來家謂：孫男有五痘者三，其病甚逆，種師莫能措手，欲延予往治。予因誼不容辭，將少時手錄痘證書一帙，袖之而往視，其證雖逆，調治半月有餘，幸俱無恙。佩之喜形于色，命其子福昌將痘疹書照本抄寫，置之案頭，珍如拱璧。今年春，將此書授之梨棗，以《痘疹集成》四字名其書，來商于予。予曰善，此正合集腋成裘之義也，遂書之以弁諸簡端。道光丁酉歲臘八日宛寧八十老人茝濱朱楚芬書于破愚齋。

《原瘡要論·東農主人序》 自來醫之一道，內證憑脈象，外證憑形狀，外證惟痘瘡最關緊要。痘證見於古人坊本者甚夥，而於治瘡則尚略。邇來痘瘡，迥非昔此，調治非時，變爲棘手。吾郡袁氏、沈氏、虞氏，有治瘡抄本，其論證辨狀，甚爲瞭然，對證用藥，亦極詳慎，爰糾同志登諸梨棗，以廣厥傳。至證之輕重，時之寒熱，地之燥濕，則尤在高明者因宜增減，諒不泥於古也。長至節後三日東農主人謹序。

《保赤存真·自序》 凡人學習一業，必精神貫注，然後能精，而精神之所以貫注，必由境遇交迫，然後能成，吾之業醫也，正由是焉。憶自髫齡，體嘗多病，賴先二兄時爲診視。迨嘉慶丙子歲，吾侄死焉，吾二兄死焉，吾父又死焉，一歲之中，傷吾三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時也凄風苦雨，冷月殘燈，顧影自憐，窘綦甚矣。竊嘆爲人子者不能知醫，眞如游魂耳，爰于正業之外，參考方書。初閱幼科，見前賢諸書動以驚風爲名，金石亂投，札夭幼稚，心甚傷之。但念方脈有傷寒，何以幼科無論傷寒者，又何以嬰兒至八九歲後，又無道驚風者，殆驚風即傷寒耶，又何以驚風之主治與治傷寒又各異也，滿腹狐疑，究難剖白。迨讀《醫門法律》，見有辟驚一條，始知訛謬相傳，其來遠矣，然猶未敢決也。及讀《幼幼集成》，恍然于兒科之驚風，即大人傷寒之痙證，由宋錢仲陽門人妄立名目，以致貽害千秋。顧陳氏專主辟驚，而治療之法拘執成方，用之輒多不效，令余信之而又不能無疑焉。于是悉心靜氣，遍覓醫方，得明太醫薛氏醫案，見其治急驚，主于平肝，而肝風內鼓者，則有滋水養木之法焉；治慢驚主于補脾，而脾氣虛冷者，則有補火生土之功焉。製方用藥悉與時違，而取效極速，余細玩之，手不釋卷者殆十餘年。今也得諸心，應諸手，頗覺頭是道，乃將驚風所見之證，逐一參定，某證屬某經，何以是虛，何以是實，詳明注釋，可補陳氏所未及。至于一切雜證，陳氏有未詳者，亦採他書而成全之，不背經，不趨時，殫十九年之精神始成此編，非敢曰著作也，亦避繁就簡，便于翻閱耳。惜歷江右，游嶺南，奔走三千餘里，總未得高明者而就正之。茲因編輯告成，聊以學醫之艱苦弁諸卷首，俾他日子若孫能讀父書者，知醫道關人性命，余之因境遇而竭精神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謂此爲不朽之業，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吾豈敢。時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孟秋月婺源杏林子余含棻書于粵東羊城西關之客舍。

《幼科切要·自序》 珍曩者從事覺來先生有年，倏一日，問于先生曰：醫書以幼科爲啞科，謂其有疾不能自言也，豈不難乎？先生曰：夫幼子者，精神未受七情六欲之攻，藏府未經八珍五味之漬，投之以藥，易爲見功，猶膏粱之變難窮，而藜藿之腹易效也，有何難哉？但今之醫見小兒燒熱，未審關紋浮沉，悉用表藥以汗之；睹稚子號啼，不按胸腹強弱，盡行消藥以攻之，不知胎嬰元氣微薄，用藥一誤，變證百出矣，可不愼乎？繼而訓曰：凡看小兒，先觀元氣厚薄，手探口息寒熱，次察唇舌潤燥，再看關紋色氣，問其飲食二便，方才酌方調治，庶不有誤。余體先生之訓，不敢自私，至于暇日，將歷來幼科善本，摘其切實認證之法，選其當要應驗之方，每證之下專辨陰陽，諸方之中悉論虛實，故顏之曰《幼科切要》。意欲公諸同人，使窮鄉僻壤得見是篇，見小兒有恙，輕者不必求醫，病重者不爲醫誤，能讀而習之，終身知醫。奈歷年來猥務鞅掌，有志未逮，迄丁未，余客渝城，幸遘傅君怡如、艾君頊堂、邱君東山，並坐談心，興言及此，遂毅然有倡助之意，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遂將諸科亦同付之剞劂，不數月書成。惟冀四方樂善君子，廣爲印布，于保赤之意不無小補，庶不負覺來先生訓誨之心，而諸公公世之忱，亦不致湮沒矣。是爲序。時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歲桂月朔日魚泉王錫珍亞拙氏謹識。

《麻疹備要方論·吴與九序》 夫天有非時之氣，人即有非時之疾，稟賦強厚者，尚得以元氣勝之。惟麻痘兩證，盡人不免，每多發於嬰兒，則爲寰區

通病。考先哲傳書，詳於論痘而略於論麻，蓋以麻出六腑，與痘出五臟者不同，治得其法，可以片言居要。後學不明此意，輒謂治痘難，治麻易，淺試輕嘗，多至草菅人命，良可悲也。壬子歲，自春延及夏秋，凡大村小落，小兒枉折者不知凡幾，雖曰氣數使然，亦半由司命者未得其竅要也。硯丞彙有《麻疹備要》，皆採古人精言良法可與明理者，證活幼之心源，頃因家君代刻《神灸經綸》一書，請付梓其後，爰志數言於簡端。時咸豐三年歲次癸丑仲夏月雙溪吳與九書於聊且粗略之居。

《痧麻明辨·自序》 上古之世，茹毛飲血，不火而食，所以鮮痧痘之患。秦以前相去未遠，雖經烹飪，其氣質猶未盡變，故亦無之。迨自伏波征南，由軍士傳染而來，始有所謂虜瘡者，是即痘證之肇端也。而痧則未之前聞，惟《藥性論》枳殼條下有治遍身風疹，肌中如麻豆惡瘡者。諸家本草各藥條下亦有治斑疹者，亦有治癮疹者。其豆非今之痘耶？而麻與疹非今之痧耶？蓋當時痧、麻、痘、疹尚渾而未分，故仲仁翁氏猶以痧爲麻疹，豈知今更另出一麻，而又有一疹乎？由是以來，各抒所見，其類始分而不紊，其治尚略而不詳，大率視痘重痧輕，故不以此爲要也。何期風氣變遷，證無一定，嘗見今之痧更有甚于痘者，苟或調攝失宜，未有不因此而夭枉，予甚憫焉。爰自城復歸來，十餘年中所診痧麻，無不細心體察其一切，形狀之輕重，主治之宜否，皆隨時考證，或取法古人，或別開生面，務期歸于純正。並取諸前賢所著，不自揣量，妄加增辨，俾協于今之所患，名曰《痧麻明辨》。雖不敢言斟酌盡善，設後之病此者，若不諳如是調治，即不死，恐亦非旦夕所能愈也。然此實由經歷中得來，希勿以此言爲不足信而鄙之，則幸矣。時光緒己卯立夏日昌伯氏華壎自記。

《痧疹輯要·自序》 痧疹一證，漢魏經方不載，唐宋以降亦未有論及者。前明羅田萬氏稍稍闡明其義而語焉不詳，難執爲法。近代諸家間有精論，多散見痘書之末，每與隱疹時痲淆混，辨證不清，治法多舛，苦無專書故也，余甚憫焉。戊子之冬，寒夜挑燈，涉獵舊籍，不揣固陋，鉤往哲之精華，擬先賢之奧旨，匯而成帙，間附一得之愚，顏之曰《痧疹輯要》，未敢言有功斯世，或于業是科者未必無小補云爾。光緒庚寅春葉霖序于石林書屋。

《經驗麻疹真傳·翟體政序》 麻證向無專書，自張石頑、俞中和兩先生創爲是編，而麻證之精微以出，世人乃識所向方。其書刻于輞川黃氏而毀于兵燹，其後春谷劉氏復刊之，顧多行于皖南，而皖北則未之見焉。同治季年，南陵何君種痘吾邑，攜有此書，余見而喜之，躍然曰：是麻科未有之眞傳，子何由而得此？曷惠吾數本，以廣流傳。適書已散盡，因借抄一通，藏之篋衍，已閱多年。今年春，吾鄉麻證盛行，危險迭出，因而致斃者所在多有。余憫然曰：是未讀《麻證眞傳》一書，而吾藏之久矣，安得不亟之以公諸世乎？姚君挹清又極力贊成，遂即布告同人，相與集腋，刊板傳世。俾得家有其書，知醫者固能推石頑、中和兩先生幼幼之苦心，以康濟斯世；即不知醫者亦能識所向方，不至南轅而北轍也已。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仲春月無爲翟體政禮門氏謹識。

兒科總部

生理病理部

生理特點分部

論說

《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語》 少河□合麋(眉)𢦏□□□□□□□□□□□□□□其□撞而問之，以渴(謁)請故。少河進合(答)曰：女子之□有□□□□□□□□□□□□幼疾，暴進暴退，良氣不節。禹曰：善𢦏(哉)言也。

《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 禹臧(藏)貍(埋)包(胞)圖法：貍(埋)包(胞)，避小時、大時所在，以產月，視數多者貍(埋)包(胞)□。

字者已，即以流水及井水清者，孰洒軟(澣)其包(胞)，孰捉，令毋(無)汁，以故瓦甗毋(無)無(蕪)者盛，善密蓋以瓦甌，令虫勿能入，貍(埋)清地陽處久見日所。使嬰兒良心智，好色，少病。

《靈樞·逆順肥瘦》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豪刺、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靈樞·衛氣失常》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服湯中毒氣吐下候》 春夏以湯下，小兒其腸胃脆嫩，不勝藥勢，遂吐下不止。藥氣薰臟腑，乃煩懊頓乏者，謂此爲中毒，毒氣吐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服湯藥中毒候》 小兒有疹患，服湯藥，其腸胃脆嫩，不勝藥氣，便致煩毒也，故謂之中毒。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序例》 《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已上爲小，十六已上爲少，三十已上爲壯，五十已上爲老。

凡生後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應和人。百日任脈成，能自反覆。一作百五十日。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獨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匍匐。三百日臏骨成，能獨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處。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初生出腹》 夏不去熱乳，令兒嘔逆。冬不去寒乳，令兒欬痢。母新房以乳兒，令兒羸瘦，交脛不能行。母有熱以乳兒，令變黃不能食。母怒以乳兒，令喜驚發氣疝，又令上氣癲狂。母新吐下以乳兒，令虛羸。母醉以乳兒，令身熱腹滿。

《醫心方·小兒變蒸》 經曰：天不足西北，故令兒腮後合；地不足東南，故兒髕後生成；人法于三，故令齒後。故腮合乃而言，髕成乃而行。大陰氣不足而大陽氣有餘者，故令兒羸瘦骹脛，三歲乃而行。

《醫心方·小兒為名字法》 《產經》云：子日生名救一名壽。丑日生名帶一名徐、一名去病。寅日生名令一名阿金。卯日生名官一名金、一名宣令。辰日生名道一名阿種。巳日生名蓋宗一名阿善。午日生名徐一名阿師。未日生名護。申日生名多一名起、一名立、一名桓。酉日生名多。戌日生名帶子一名弟。亥日生名他人一名侶。

又云：正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寅日寅時生子名爲正月子。二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卯日卯時生子名爲二月子。五月五日、十五日、廿五日、午日午時生子名爲五月子。七月七日、十七日、廿七日、申日申時生子名爲七月子。諸此日月合生者可爲忌耳。

又云：以二月、五月生者，皆不利父母。二月生男名安都，生女名候女，一名定女，無咎。五月生男名連扶，一名扶紆，女名恐華朱。如此名之，無咎。是周文王爲作神字，不妨害父母，吉。

又云：初立名字，勿以五子日，凶。又不以巳日，大凶。

《顱囟經·病證》 初生小兒，鵝口、撮噤，幷是出胎客風著顱、臍，致有此。可以小艾灸三壯，及烙之愈。

初生小兒，至夜啼者，是有淤血腹痛，夜乘陰而痛則啼。

初生小兒，一月內，乳利如膠，是母寒氣傷胃所致也。

初生小兒，一月內，乳利如血，是母胸有滯熱所作也。

初生小兒，一月內，兩眼赤者，是在胎之時，母喫炙煿熱麵，壅滯，氣入胎中，熏兒腦所致也。

小兒溫熱，皆因從氣熱而搏胃氣使然。下之氣平即愈，氣虛則生驚而變癇。

小兒驚癇，一從虛邪客熱相搏而生。其候當用補養安和即愈，加以性冷及太過即死。

小兒噦逆吐，皆胃氣虛，逆氣客於藏氣而作，當和胃養氣。如至下冷極，即小兒霍亂吐逆，皆胃氣與陰陽氣上下交爭而作，當用安和補藥調養即愈。

小兒客忤，無辜，皆因客人所觸，及暴露星月。小兒嫩弱，所以此候多惡。

小兒：一、眼青揉癢是肝疳。二、齒焦是骨疳。三、肉色鼻中乾是肺疳。四、皮乾肉裂是筋疳。五、髮焦黃是血疳。六、舌上生瘡是心疳。七、愛喫泥土是脾疳。孩子肌骨肥實皮膚白，無故煩渴，此自小奶猛衝損肺，但依後方內用甘草人參合飲子。若氣急甚，胸脹起，鼻連眼下瞼青色，呻吟之聲者，此必死之兆，不得與藥。

孩子痢如疳靛者，難效。痢如鵝鴨血者，脾已爛損，不宜與藥。

孩子凡有諸色疾苦，但臉下垂率，必定死矣。

孩子瘧皆難效。或發無時，即口噤咬牙作聲，此必死矣。呼爲歷瘧疳瘧，亦名爲鎖腸疳。

孩子無故搖頭，此是腦頂風。

孩子渴喫乳食，夜啼作聲，此即是腹肚痛。

孩子喫乳食皆出，此是脾冷。

孩子無故肚大項細，四肢消瘦，筋脈骨節弛緩，是小來少乳、嚼食與喫早，成骨熱疳癆。先宜與保童丸喫，續與柴胡鱉甲飲子。

孩子頭面胸膊肌厚，臂脛細瘦，行走遲者，是小時抱損。

孩子鼻流清涕，或鼻下赤癢，此是腦中、鼻中疳極。宜用後方青黛散吹鼻，兼敷下赤爛處。

已前幷診候孩子疾狀，孩子氣脈未調，藏府脆薄，腠理開疏。看脈以時，依方用藥。

孩子或夏中熱時，因乳母沐浴多使冷水，奶得冷氣，血脈皆伏。見孩兒氣未定便與奶，使孩子胃毒及赤白兩般惡痢，此乃是奶母之過。凡浴後可令定息良久，候氣定揉與之，即全無患。

師巫燒錢，乳母須預祝之，勿令著水噴兒，皆令驚熱入心，轉成患害，切宜愼之。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統論》論曰：小兒初生，氣體稚弱，膚革不能自充，手足不能自衛，保護鞠育，蓋有所待。自受氣至于胚胎，由血脈至于形體，以至筋骨毛髮府藏百神，漸有所就而後有生。蓋未生之初，稟受本于父母。既生之後，斷臍洗浴，擇乳襁褓，皆有常法。謹守其法，無所違誤。猶或胎氣稟受有強弱，骨胳所具有成虧，而壽數之修短系焉。是以昔人于字乳之法，至纖至悉。初生之時，先去惡血，去血之後，次與丹蜜，惡血在裏，則吐利以除之。氣有所虧，則炙煿以助之，或呵臍，或衛囟，然後飲乳用哺。無令傷風，無令驚恐，庶幾其有成也。苟失其養，疾疢因之。故解顱、重腭、連齦、撮口、重舌、癲癎、口噤、軀啼之類，得諸胎中。驚啼、客忤、中惡、魘病之類，得諸感襲。乳哺不節，則有癖結、哺露、丁奚、傷飽之患。肥甘過度，則有諸疳之疾。以至風寒暑濕致寇于外，五藏六府感傷于內，無不成病者。

《聖濟經・化原篇・氣質生成章》是以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形氣所賦有如此者。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瘦瘠疲瘵，氣形之病有如此者。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保衛輔翼，固有道矣。

以奇偶之衍耗，剛柔之強羸，榮衛之得於消息盈虛。故於形氣稟賦之始，有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之不同也。於形氣既得之後，有瘡瘍癰腫、聾盲瘖瘂、瘦瘠疲瘵之不同也。必欲形氣之稟無所戾，形氣之病無所生，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果可無保衛輔翼之道哉。

苟爲不然，方授受之時，一失調養，則內不足以爲中之守，外不足以爲身之強，氣形弗充而疾疚因之。若食兔唇缺，食犬無聲，食雞魚而瘡癬之屬，皆以食物不戒之過也。心氣大驚而癲疾，腎氣不足而解顱，脾氣不和而羸瘦，心氣虛乏而神不足之屬，皆以氣血不調之故也。

苟不知資物因時保攝之道，如上文所言，則方陽施陰化授受之時，將失於

調矣。其在乎內者，不足以爲中之守，則生熟二藏將虛實交錯而不平。其在乎外者，不足以爲身之強，則四肢百節將爲沉重疼煩而不適。腎氣既弱而氣弗充，虛羸病阻而形弗充，則疾疚於是乎作矣。兔缺口，故食兔則感之而唇缺。犬金畜，金，聲也，故食犬則金實而無聲。瘖癬，熱中所生也，故食雞魚而瘖癬。然則食物可不戒哉。癲疾者，狂陽氣也，故心氣大驚而癲疾。解顱者，囟不合也，故腎氣不足而解顱。脾胃不和，則不能化氣而播諸脈，故至於羸瘦。心氣虛乏，則不能舍神，而失神者亡焉，故至於神不足。然則氣血可弗調乎。

《聖濟經·慈幼篇·保衛鞠育章》 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陰陽委和，有骨筋氣血不同者，五態有殊氣也。

五行播於四時，人稟之爲五形。春木屬震，震爲足。夏火屬離，離爲目。秋金屬兌，兌爲口。冬水屬坎，坎爲耳。長夏屬坤，坤爲腹。此五行之異宜者，五形之有殊相也。方陰陽委和於一身，人稟之爲五態。故厥陰生筋，容動於目。太陽生骨，容動於耳。陽明生氣，容動於鼻。少陽生血，容動於舌。太陰生肉，容動於口。此陰陽之不同者，五態之有殊氣也。

夫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潛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是以嬰兒初舉，污穢欲其蕩滌，不足欲其輔翼，冲和欲其保全。

自其同者視之，始生而蒙，冲和均稟。自其異者視之，五行陰陽，形態潛異。即其同而觀其異，則母之胎氣有盛有衰，有虛有實，所孕不同也。其在子也，有剛柔之體，有勇怯之氣，所受不同也。夫如是，故嬰兒初舉，污穢欲其蕩滌，清其神也。不足欲其輔翼，全其眞也。冲和欲其保全，實其氣也。清其神，全其眞，實其氣，所以調剛柔勇怯之異。

《小兒藥證直訣·閻孝中序》 醫之爲藝誠難矣，而治小兒爲尤難。自六歲以下，黃帝不載其說。始有《顱囟經》，以占壽夭死生之候，則小兒之病，雖黃帝猶難之，其難一也。脈法雖曰八至爲和平，十至爲有病，然小兒脈微難見，醫爲持脈，又多驚啼，而不得其審，其難二也。脈既難憑，必資外證，而其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不常，其難三也。問而知之，醫之工也，而小兒多未能言，言亦未足取信，其難四也。臟腑柔弱，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又所用多犀珠龍麝，醫苟難辨，何以已疾？其難五也。種種隱奧，其難固多，余嘗致思於此，又目見庸醫妄施方藥而救之者，十常四五，良可哀也。

《小兒藥證直訣·虛實腹脹》 小兒易爲虛實，脾虛不受寒溫，服寒則生冷，服溫則生熱，當識此勿誤也。

《幼幼新書·胎中受病》 《小兒形證論》產母忌食五物：食蒜無筋，主生下渾身軟，或衝上損眼目。食鱉無鱗，主生下兒項短，及患蝦背龜胸。食獐無膽，主多驚風涎，獨腎疝氣。食兔無脾，主缺唇，或生六指，患脾疾氣。食野鴨無髓，主患雀目，鶴膝風得患。

《小兒形證論》胎內十二患：小兒受胎在腹，十月降生，母爲食前五物受病，及忌八殺日行房，八節日是也。更忌天地交震日行房，每年七月十六日是也。如不愼，即胎內有十二般患如右。

盲　聾　瘖瘂　膝軟　釣腎　蝦背　龜胸　缺唇　巴指　鼻齆　舌短　拳攣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五般少病候　舌長，知心氣盛。眼中瞳仁光輝，肝氣盛。肌膚肥潤，肺氣盛。唇紅，脾氣盛。耳大而豐，腎氣盛。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胎中帶下不治者疾候　透鼻缺唇，因犯漏胎所致也。杜公兒，因有月信受胎也。頭縫解顱，胎氣不足故也。骨軟酸疼，父母酒醉交合受胎也。手足短小，側臥受胎。無鼻缺耳，亦側臥受胎。胎中聾啞，犯天聾地啞日受胎。眼盲，入月多食蒜。天閹石女，父母大小便俱急受胎。無糞門，多食毒物受胎。胎中無髮，產前多病，服金石藥毒也。囟腫，胎氣不足。齆鼻者，脈通於鼻，受風邪，其氣不和，津液停結也。胎中體赤，妊娠時其母取熱過度，熱氣入胎，生故赤猶在，雖能消，亦傷兒，輕者三日得消。胎中體黃，父母飽中受胎，生下身黃。

《幼幼新書·稟賦之殊》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受六氣說云：大凡小兒受其六氣。六氣者，筋、骨、血、肉、精、氣也。筋實則力多。骨實則早行立。血實則形瘦多髮。肉實則少病，其母乳多汁則粗紫色。精實則靈利，多語笑，不怕寒暑。氣實則少髮而體肥。

《幼幼新書·得病之源》 唐·孫眞人《玉關訣》云：夫小兒之病，先辨形證。歌曰：搖頭揉目，肝熱生風。眵淚憎明，三焦積熱。鼻生清涕，肺受其寒。頰赤面黃，風傷腑熱。霍亂吐逆，胃積氣傷。瀉痢不常，氣攻腸滑。面青呵欠，驚氣傳肝。盜汗頻頻，臟伏虛熱。傷寒驚搐，風盛發狂。胃熱生斑，

氣傷冷厥。長吁齧齒，風盛氣生。上竄搖頭，涎高胃結。肺壅氣傷，欬嗽咯血。涎盛發齁，積傷風熱。小便淋赤，熱聚膀胱。疝氣因啼，胎中積結。奶脾痞癖，因物所傷。喉閉生瘡，肺之受熱。愛喫泥土，脾臟生疳。嘔吐痰涎，蛔蟲上出。脫肛瀉血，冷熱積傷。消渴口瘡，心家受熱。面黃浮腫，積氣所攻。鶴膝解顱，因風腑熱。行遲語澀，胎積氣傷。項硬肝風，氣傷木舌。醫經要略，病源辨別。審而用之，細詳使樂。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受病候：多煩則面青。涎盛則目轉。實極則吐涎。虛極則霍亂。傷乳則面黃。心熱則舌重生瘡。撮口則屬氣嚙齒兼風。聲嘶而哭傷於肺。虛驚面青，合地卧傷於脾。摸手則臟腑俱虛。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三結候：上結者多因熱及傷寒，痲痘疹子安後方結，病多腮腫，喉塞，嚥物不下。中結者多因吐瀉不止，被冷氣結於脾臟，令上不能下食，漸次氣悶，便變成慢驚風。下結者多因醫人錯認病源，亂下轉藥，後不曾調氣，令大腸受風虛，便結不通，肚中虛鳴，纔下轉藥，瀉住又秘結。

《五關貫眞珠囊》論：凡一臍已後，百日已前，怕有兩般病起。一者天癇。天能蓋人，地能載人。天爲父，地爲母。蓋以天癇驚風自天而得之。二者內癇。內癇者，蓋因嚥於乳母敗血，乳入腹中，得冷見發，攻觸心胸。其狀初發便不食乳，口開不利，手足攣搐，忍其疼痛，謂之內癇也。

《惠眼觀證》論雜病形證源：驚風了後，又癲又痴，由驚氣入心未退。患龜背，主因傷寒，客風傷於背。閉口不開，主大腸積熱氣盛，或驚，或喜，或悲，驚氣入脾。怕明愛暗，主心與肝家熱。患痢焦渴，主大腸乾燥。痢病渾下膏血，主大腸氣虛。吐血衄血，主傷寒後氣血壅滯，不循故道。陰囊重大爲腎氣傷冷，流入於中，下患疝氣。頭面患瘡，陽氣聚在頭面，乘熱而生。遍身壯熱，口鼻乾燥，頭髮作穗者，主熱氣衝四肢。鼻下赤爛生瘡，時咳嗽，主肺臟疳衝於腦。遍身生瘡，頭眼赤，小便澀滯，主心肺熱極。生下多患聤耳，主腦內熱風兼毒氣入腎。肚乾氣痛，主生冷衝胃，或硬物傷脾。小腸急痛，小便黃澀淋瀝。一日兩日時時有汗，或一日兩日非時壯熱，乃生骨蒸。

《莊氏家傳》小兒病源：夫人稟天地之精，變化爲形，父之精爲魂，母之血爲魄，積父母之精血以成其胎。懷胎一月如白露，二月似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足，五月能動手足，至九月而三轉身，十月而形滿足，子母分解於中。有延月者少病，月不足者病多。生後六十日瞳人就而能識母，二百一十日筋骨成而能坐，三百日掌骨成而能匍匐。骨木開，臟腑寬，毛髮長，齒牙生。或吐，或瀉，或熱，或驚，作時發歇。豈辯孩子變蒸形狀，卻呼鬼祟，或即灸燒，致心臟發躁，變作驚風。或作驚癇搐搦，凡人呼作風。或變奶癇，瀉痢清水，奶食不消，上熱下冷，喘息不調，四肢厥冷，虛汗遍身。若不細觀證候，病變多端，不遇妙醫，枉死多矣。孩子未滿七歲，有一十五種無辜之疾，後有五疳，八痢，二十四候，須明形證。不辨根源，藥應無效。所謂無辜者：臍風、撮口、口噤、重舌、木舌、雀舌、乳癇、奶癇、奶霍、龜胸、厥脇、猢猻噤、驚風、天癇、赤瘤共十五種。所謂五疳者：心臟驚疳，肝臟風疳，肺臟氣疳，脾臟食疳，腎臟急疳。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乳母論》　凡乳母乃血氣化爲乳汁，則吾惟善惡悉由血氣所生。應喜怒飲食，一切禁忌幷宜戒愼。若縱性恣意，因而乳兒，則令兒感生疾病也。若房勞乳(母)〔兒〕，則令兒瘦瘁，交脛不能行。若醉以乳兒，則令兒身熱腹滿。若畜熱乳兒，則令兒變黃，不能食。若怒作乳兒，則令兒驚狂上氣。若吐下乳兒，則令虛羸氣弱。是皆所忌也。【略】若夏月不去熱乳，令兒吐哯；冬月不去寒乳，令兒咳利。又若兒大喜之後，不可便乳，令兒驚癇。若兒大哭之後，不可便與乳，令兒吐瀉。又乳(母)〔兒〕不可太飽，恐停滯不化，若太飽，則以空乳令吮則消。

《宣明論方·小兒門·小兒科論》　大槩小兒病者純陽，熱多冷少故也。《素問》少陰厥陰證，以小兒病驚，風熱多矣。小兒驚風者，皆由心火暴甚而制金，不能平木，故風火相搏而昏冒，驚悸，潮熱，此證皆謂熱甚而風生。《素問》驚駭驚愕，少陰君火也。小兒脾疳痢瀉者，皆熱甚。急驚瀉痢色多青，爲熱證明矣。痢色黃者何？爲火甚則水衰而脾土旺，故痢色黃也。痢色紅赤者，爲心火熱甚深也。痢色黑者，爲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

五臟皆言熱證，無寒冷證。亦有謂瀉痢小便青白不澀爲寒，水穀不化而色不變。吐痢腥穢，澄澈清冷，白不澀，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證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小便赤黃而澀者，爲之熱證。世傳大人小兒吐痢霍亂，食乳未及消化，而痢尚白，便言論爲寒證，誤矣。仲景邪熱不化穀，豈爲寒也。

《醫說·神醫·尸蹷》　虢太子死，扁鵲曰：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

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而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臟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臟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爾。

《儒門事親·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 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爲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痢之病作矣。

《小兒病源方論·養子真訣》 小兒胎稟　豪貴之家，居於奧室，懷孕婦人，飢則辛酸鹹辣，無所不食，飽則恣意坐卧，不勞力，不運動，所以腹中之兒，胎受軟弱。兒生之後，洗浴繃包，藏於幃帳之內，不見風日。譬如陰地中草木，少有堅實者也。

胎稟怯弱　小兒因胎稟怯弱，外肥裏虛。面皖白色，腹中虛響，嘔吐乳奶，或便青糞，或頭大囟開。若失治者，後必爲慢驚風而難愈也，宜預服長生元。

養子調攝　婦人乳汁者血也，其血屬陰，味甘而性冷。飲乳小兒，因用湯水撮繳唇口，致令冷氣入腹，傷動脾胃，遂成大患也。

《活幼口議·脈指訣歌》 男兒兩歲尚爲嬰，三歲四歲幼爲名，五六次第年少長，七齠八齔漸論情，九歲爲黃十稚子，有病開隔辨其因。

《活幼口議·病證疑難》 逆證似順　議曰：順逆有別，陰陽不均，證候相加，色脈致亂。惟是驚風發作，按脈察證以較之。陽候證脈俱得其陽，陽者順也。陰候證候俱得其陰，陰者逆也。陽候有陰脈者，其證欲傳。陰候得陽脈者，其證反是也。謂如急驚風，乃是陽癇，得脈浮數洪弦，陽中之陽；又有得脈沉緩，陽中有陰。慢驚風，乃是陰癇，得脈沉細遲弱，陰中之陰；又有得脈浮大，陰中有陽。所言逆證似順，乃謂陰中有陽。助陽不醒，回陽不生，其候偏虧。雖則陰中有陽，其陽非眞，脈使疑貳，不可攻理，詳而知之，察其可否而後已。

陰證反陽　議曰：小兒傷寒，惟察表裏而理之，不以陰陽證候究竟者，蓋無關前關後之脈，所謂純陽之孩，合而言之。此說陰候者，慢驚是也。凡兒吐瀉，疾作慢驚，其候無反證。良由急驚傳來，已成陰癇。藥用寒涼，證入慢脾。藥用燥熱，其候反陽者，反從陽也。其脈愈盛，其證愈逆，故云反也。陰陽俱壞，實謂難治。醫工不知其所以，但見其搐搦，肆意退熱截風，良久卻不引搐，但只合眼聚痰，冥冥如睡。證候有如此，何藥理之？請試較之。

陰盛強陽　議曰：慢驚風候謂之陰盛，及其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粗大，其脈浮數，其證強陽得之。醫工將謂陽回，以得其所，宜與下痰。藥用太迅，痰涎即時隨藥而下，兒命即時隨藥而化。衆言醫殺之，愚曰非也，謂渠無智，不識證絕而用之，雖不下藥，亦死之矣。

虛極生熱　議曰：疳候有作，斯證初發即謂疳氣，次第傳至疳極，是謂虛極之候。陰陽二氣不勻，上下氣不升降，榮衛兩虛，臟腑滑泄，豈可攻療。善醫疳者，隨順藥餌以助之，淡薄飲食以扶之。榮衛漸得均勻，氣脈方得升降，既而陰陽二氣已得調和，臟腑已自充實，肌膚已自肥壯。醫工已知疳傳在虛候，名作疳極，遂與補氣藥，服之稍多，反生大熱，所謂虛極勿補。熱盛煩渴，疾作疳勞，名曰丁奚。皆由藥助，虛極生熱而致之也。

冷久必寒　議曰：癥積已作，證候所傳，自是孩童飲食不化，氣滯中脘，再食停氣，復傷前積。積之爲病，皆致其冷，冷之既久，脾胃虛怯。虛怯既存，陰陽相勝，寒熱間發，痞癖有加，脈氣無定。醫工不理陰陽，令其均平，但作痎瘧治之。或投砒、或投粉，膩粉也。利下太速，疾不去根，爲患反重，難施和劑。良由利動臟腑，虛必入腹，發作煩燥，腹肚脹緊，氣喘短促，難以調治療理。此等證候，究心毋忽，保全是幸。

熱多作燥　議曰：熱分內外，身藉陰陽，一氣受邪，三焦致熱。三焦者，本質無狀，隱伏得名。所通五臟六腑，相干血脈皮毛。溫平由實，燥熱由虛。靜則爲之一名，動則分之三所。上焦喉管至膸，中焦至于中脘，下焦至于丹田。以大拇指展中指作一握，自咽喉坎處，分作三停，則知上中下三焦所寓也。溫極即熱，熱盛即燥，燥盛即焦寄于其中矣。大人患此，猶尚不可，況小兒三焦隱伏，熱多作燥，寒涼之藥，所投不堪，畢竟從長，何劑調理。若不早

療，疾作無辜。

理實致虛　議曰：虛則作疾，實亦是病，按實理虛，遺病去疾。內知其冷熱，外審其證候。三實兩虛，神不安居；三虛兩實，人有得失。虛之爲病，其候則速，實之爲病，其候則緩，實未致害，虛即作禍迅矣。肝心脾肺腎，子母相生。肺肝脾腎心，五臟相剋。且如脾胃經虛，嘔噦不食；又心氣不足，驚悸有作。所療子母俱虛，小便閉澀，利之可乎？所以知其內者，母虛靠子實，子虛藉母榮。其又肺家有熱，宜瀉之否？大腸滑利，宜溫之可？醫工但究母虛，理其子實，若攻其子則母亦虛，所謂母能令子實，子能令母虛，脾病瀉心，理實致虛矣。

利表傷裏　議曰：傷寒痘疹，皆論表裏，二議不同，所受反是。傷寒所傳，從表入裏；痘疹所發，自裏出表，作熱形證，與傷寒頗似。病家不究輕重所受，相尚與服升麻葛根湯，或過劑飲餌，其表已解，其汗不止，汗出稍多，裏虛作渴，且熱乘熱，悉化疹痘，自然迥出。所緣逐其熱，利其表，遍出雖多，疹亦不成，痘亦不是，比此小赤。自其熱力有限，裏外不相續，榮衛不加助，即於中道而廢，漸作黑陷。非食毒感風之咎，自是助發大過，失其自然之理，至死莫知其由，是謂利表傷裏故也。使良方妙劑，難以助平，哀哉。

退熱作渴　議曰：小兒發熱一證，與大人同。熱在三焦方渴，肺驚下利虛煩方渴，上盛下虛方渴，水火不相濟方渴，伏暑蘊熱方渴，津液燥竭方渴。渴證本無，但有其熱，熱在乎表，攻動其裏，裏自無熱，受之以虛，表熱傳裏，反致其渴。表裏俱虛，引飲入脾，頭面手足受濕，虛浮作腫，醫工下之，從增其病。宜與扶表救裏，庶幾有命，方得獲幸。疾證于此，死者多矣。

療驚發風　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原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恐恐無妨，其兒所服寒涼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負其重，禍害生焉。

風痰隱久　議曰：風者肝主之，肝稍不和，則風所由縱。痰者脾受之，脾若不壯，則痰所日盛。痰之與風，驚之與熱，四證互馳，則流行於經絡之由，傳變它疾。所有風痰相襲，久而不化，隱在肝脾，所由飲食冷熱相干，故不自散，雖則療理，愈而復作，以至長成。且風痰常常在牙頰之間，吐茹無盡，生發有因。其風痰致病，或作齘齗，或作喘息，或硬牙關，或腫頤頰。臨於肺則咳嗽，干乎心則恍惚。善術醫士，未能速與下其痰，恐風猖狂，若逐其風，又疑痰作梗。須是風痰並化，妙藥奇方，以徐以漸，減瘥可也。食不禁戒，服藥無功。若療風痰，深意究竟，不可致緩，久則害發，于疾當宜察之。

驚熱無時　議曰：因驚而得熱，其熱常發，不繫乎心，而屬乎血。更加氣血榮衛毋得循環，驚熱時常發作，或生疥癬，或發瘡痍。熱來神困心虛，熱去唇焦口苦，呻吟求飲，恍惚忘飢。兒孩受此艱辛，藥餌如何救療。人參、羌活，總不相關；蝎尾、當歸，有些巴鼻。更尋妙餌，病不干心，說道難醫，請誠著意。

恐悸喘息　議曰：驚悸心屬喘息，得同而言否？愚曰：非心主之。若心所受，其疾不作喘發。是知肝藏魂，肺藏魄，魂魄不安，恐悸傷乎肝肺。肺受其驚，而受其喘，須求水飲。肝受其驚，發喘細細，若張口大喘者，肝肺俱不利。鎮心安神，調氣定喘，必未盡善，當於損益魂魄圓散，瀉心補肝，立見功效。所述疑難，更請探頤，毋蹶高(安)(志)。

食饐咳逆　議曰：兒孩睡息，魂魄恬游，擊響高聲，傷乎其神，睡中不穩，乃心不寧。乳幼飢渴，飲食宜細。掇物觸志，傷乎其氣，令肺作噎，干脾發噫。其氣逆不升降，其志分不伸舒，陰陽差忒，胸襟鬱悶，良久，取氣發聲，含飯面黑，啼哭聲焦，輕則咳逆致躁，盛則咽塞不通。所受之後常作咳逆者，良由食饐觸擊，悶挫關竅。宣通臟腑即不宜，升降榮衛乃利益。若不早治，咳逆干腸，終身致疾，而難療矣。

令子無辜　議曰：夫人所籍者，陰陽而生，所宜者，氣血而長。血氣不順則五臟以違其和，陰陽不均則百脈以亂其體。流之於表裏相參，注之於經絡致急。凡周晬乳兒，等閑捉舉，又更齊齒，身體檢束，頭目搖動，此乃陰陽有虧，榮衛失正，疾名猢猻禁，十二種無辜疾之一也。母情不識，見之喜笑，復作體態，以教令如其然也。久而不已，愈加其遍次，非風痰之所攻，無驚熱之致作。當爲舒其氣，調其脈，均其陰陽，適其灑淅。上解下息，裏寒有作。休言乳幼無妨，曾見父母慟哭。

受氣不足　議曰：三才降氣數成，方謂爲人；萬象論功道合，始知得志。胞胎既備，心定神全，血脈未充，骨萎髓薄，筋力藉乎骨髓，智謀出乎心神。爲人恍惚者斯可知，多忘者應由是，傴僂者乃如然，侏儒者必若此。不

及數之重者，候存五軟；大過受之深者，身負五硬。由其肺心脾肝腎，所屬者氣血脈筋骨，所受者體舌臂項膝。其或有疾，於證候不及議者，往往無辜。無辜形骸，必定受氣不足，謂如五硬五軟，只許聞名，稍有求醫，難着方藥，後進執謂堪與療理者，野老付之一笑。

飯多傷氣　議曰：幼幼未降，形處胞胎，藉母氣血滋蔭，由如養素。已誕之後，繼時吻之以乳。乳者化其氣血，敷養肌膚，百脈流和，三焦頤順，身肢漸舒，骨力漸壯，三周所庇，一生爲幸。其或母因產得疾，血竭氣耗，乳不成汁，當召奶子看顧。貧乏之家，食不繼口，奚能謀此？其乳少，其食多，不益兒體。其有不產之婦，抱幼繼宗，終夜號啼，惟飼飯食，初傷其氣，次傷其形，久傷其神，重傷其命。萎羸聲鞁，躁哭皮皺，項軟足垂，唇焦骨露，但見眼有睛光，將久氣散神敗。凡人生子，究乳爲上，獨以穀食扶持，十中未保一二。抑服圓散，堪笑強爲勉之。急假乳蔭，庶得爲人，死中半活矣。

臍中受熱　議曰：初生未及蔭乳，洗罷便用斷臍，帶留一握，綿裹三重。受氣根全者，其臍自深；成胎數闕者，其臍自突。臍者，受質之根也，爲人之本也，形體之基也，元命之壽也。迭月之前，一臘之後，其兒臍紅高腫，不作水濕，亦無風候，但將胸堂仰起，呃呃作聲。閽家無見，責之皂嫗有傷臍帶致之。非也，召愚一觀，察知心氣受之胎熱。與利丁火，少頃不展胸堂，呃聲遂止，越宿視之，臍根復本。醫工與傅及洗，總施謬妄，故書于楮，果其宜哉。謾舉頤以誚之云耳。

《活幼口議·十種證候發端·治法略序》　切聞天地之大，惟人之性蓋矣；物象之衆，惟人之志鑑矣。是故人爲一物而靈於物，氣受一元而妙於元，惟智者爲能明之。然其天地不陷乎人物之根，於是人物不逃乎天地之數。無情者，悉由造化而生；有情者，皆自交接而養。倘諳先王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人爲後，達乎上古，參同天性，順合聖意。小人不知其所以，愚情反是，曷足與語哉，嗟乎。既爲醫工，調理幼幼，誠爲不易，須當裁度。幼幼稟賦形骸有壯羸怯弱，於脈較之；涵蓄情性有寬緩暴急，於神察之。輕清重濁，以氣定之；冷熱虛實，以色推之。若也形體不壯，神全則未爲咎；色脈不充，氣固則無作恙。氣與神而有虧，藉乎圓散；脈共色以無補，宜乎療醫。氣壯即脈順，脈順即神全，神全即色正，色正即五臟安和，百脈調適矣。色脈若不正定，即與固其眞氣。眞氣若不和，則神不悅，神不悅則形體何安？觀其脈，則知其氣，氣若不順，則形萎羸；察其氣，則知其神，神若不清，則氣濁亂。神者五臟之主也，氣者一身之權也，色者虛實之表也，脈者傳變之令也。脈之流行不可不察，色之變易不可不究，神之散漫不可不療，氣之盛衰不可不理。嬰孩五臟受虛，其面白，其氣怯，其神潰，其脈亂，其體尪羸。五臟受熱，其唇紅，其氣促，其神昏，其脈數，其體枯槁。五臟受實，其臉赤，其氣壅，其神劣，其脈浮，其體煩躁。五臟受冷，其準黃，其氣泄，其神困，其脈沉，其體嗜卧。所由冷熱虛實，傳受驚疳積痢。凡病按其標則知其本，省其絕則起其危。後進攻醫，但按圖說，執滯湯劑，不務實效。今著是書，乃述源流，不特贅贅。褊求一隅以別之，盡性考究，以羨補不足，益有餘故也。即非調弦膠柱，緣木求魚之謂歟？熟研其議，至理自明。輒搜難解之意，載留斯帙。好術之士，足知可法，以備闕略。後世有稱簡要，得無隱藏。當與智者鑑議，庶彰不朽云耳。

《田氏保嬰集·急慢驚風》　大凡小兒過暖生熱，熱極生風，提抱生癰，餵飼生癖，最宜愼之。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活幼論》　嘗謂木有根荄，水則有源。根荄盛則枝葉暢茂，源深則其流必長。小兒稟父母元氣而生成，元氣盛則肌膚充實，驚疳積熱，無由而生，風寒暑濕，略病即愈。元氣虛則體質怯弱，諸證易生，所患輕則藥能調治，所患重則可治者鮮。故試睜之後，或不能言，或不能行，或手拳不展，髮不生，斯猶可治。甚則初生之時，臍風撮口、吊腸等證，鎖肚、重舌、無聲、舌焦、遍體青黑，如此證狀，非急療則百無一活。【略】爲醫之道，大方脈爲難，活幼尤難。以其臟腑脆嫩，皮骨軟弱，血氣未盛，經絡如絲，脈息如毫，易虛易實，易冷易熱。兼之口不能言，手不能指，疾痛之莫知，非觀形察色，聽聲切脈，究其病源，詳其陰陽表裏虛實，而能療之者，蓋亦寡矣。若妄投藥餌，即生他證，可不戒之。

《普濟方·嬰孩門·湯氏雜病形證歌》　鬼病皮膚裏，相傳臟腑間。腫虛如水病，瘿瘤似風癇。發熱渾身澀，痛連心腹攢。小兒若有此，服藥醫急看。

時氣皆因節令虧，頭疼壯熱汗微微。良工仔細看時候，當作傷寒病治之。

宜服羌活散、惺惺散。

熱氣流傳脾胃居，致令黃色在皮膚。須知其病眞如何，可用燒錢問女

師。

此證宜服五苓散，煎茵陳湯調。

熱氣還逢腑氣衝，便成結毒在腸中。身體若煩多燥渴，更兼尿糞不能通。

此證宜利下，輕則利之，用四順飲，重則下之，用金星丸。

時氣還須早早醫，變成敗氣急難差。乍寒乍熱無時度，或去或來體漸羸。

小兒骨蒸者，皆因時氣不治療，漸成敗氣，羸瘦，寒熱往來，是疳勞。宜服地骨皮散，次服星露膏、鱉甲散。

陰陽邪氣兩相幷，臟腑陰陽各競爭。發作有時名是瘧，早須醫治莫留停。

此疾宜服正氣散，幷瘧藥草果飲。

雖然吐下熱猶餘，蓋爲元因臟腑虛。熱盛虛時皮肉澀，治令燥渴不能除。

此候宜服五苓散。以上俱是時氣傳變，有此等候。初無治法，學者當審其根源，量其輕重虛實用藥，何患不痊。

時氣雖然瘥，猶多餘熱停。氣傾須不食，頰冷面皮青。熱盛血兮血散行，鼻出血兮人可驚。皆因汗而不得汗，上壅喘兮聞有聲。

大凡時氣與傷寒病相似，初病在表速宜汗。庸醫恐誤失表，漸入腠理，其熱循于經絡，血得熱即散，從鼻中出，故其名紅汗也。宜服小柴湯，大便秘用大柴湯。

病未入而先下之，乘虛入腹怎生醫。痞滿喉中生喘急，結胸之候切須知。傷寒熱毒胃中存，久作斑瘡發滿身。若見舌唇渾似黑，只因性命在逡巡。

黃病皆由胃熱爲，痢加腹滿脈沉微。見此候時須用意，若言魂去定難醫。百日孩兒或作黃，非干溫疫及時殃。只爲胎中遭熱盛，勿令人灸作成瘡。

此候乳母宜服生料四物湯，用生地黃、赤芍藥乃是也，兒亦服云。

瘡疾因何渴，皆因臟腑虛。熱餘多飲水，結塊腹中居。

小兒胎裏受風寒，生下令兒不得安。腹痛軀身頻哭泣，此候良工仔細看。

此名軀啼，宜服鉤藤、木香、乳香等藥。

風冷傷筋脈，四肢全不仁，痛同風熱搏，緩是熱傷筋，寒客于喉裏，啼聲似啞人，溫和用湯藥，不爾損精神。

小兒虛腫一似吹，蓋是風邪夾氣爲。若見皮膚如熟李，此名疳水聽因依。

此候宜服塌風散，幷五苓散加木香、青皮，用燈心煎。

脾爲土壞不剋水，便爲腫滿入于脾，腫痛行時還熱痛，若居血氣即成之。若看此候須審細，莫教差誤使傾危。太陽入耳聽聰聰，氣滯多因耳必聾，鳴是風幷氣相擊，痛應腦戶有邪風。腎熱鬱蒸停耳患，漸深疼痛出稠膿，不痛即非氣與熱，緣因風水入其中。熱氣薰肝眼必昏，其有輕重必須分。輕疾熱多多熱淚，重生白翳色如銀。赤目眥頭成努肉，朦朧睛上似浮雲。洗肝飲與頻頻服，只此良醫是異人。

小兒飲水久停肝，翳障全無辨物難，夜裏不明爲雀目，青盲晝夜一般般。小兒胃熱斑瘡爛，眼癢復疼發渴無，蓋爲熱氣傷眼瞼，世人俗諺號胎風。毒入喉中熱作癰，名爲喉痹食難通。馬脾額間生腫痛，重必心煩命必終。兒有此證，急宜吐出惡涎爲佳。

胃熱皆因血氣強，四肢溫壯小便黃，表裏熱時煩躁甚，渴多身體熱如湯。客忤多因人物衝，更遭鬼氣亦相逢，吐下青黃幷白沫，水穀開張痛又攻。面色青黃時變色，脈弦急數不干風，亦似驚癇無上是，早須醫治莫從容。小兒氣弱命中衰，魂魄多因被鬼持，其候痿黃頻哭泣，衝人冷氣早須醫。乘年衰兮逢月空，失時和兮三虛中，遇賊風兮還卒死，一如鬼氣候須同，臟腑未絕兮須存活，急須救療兮莫匆匆。疝氣因何得，邪風在腎經，經傳幷血聚，如此漸成形。冷氣結在臟，因弦小腹疼，本經無補法，疏利藥通靈。霍亂因風急，忽然吐瀉幷，有時連風痛，或即遶臍鳴。乳母因傷冷，孩兒有宿癥，夾風身發熱，臟實更頭疼。

小兒吐痢早須醫，總是腸虛胃逆爲，更有中他湯藥毒，必知煩躁在心脾。風冷傷于乳，變壞汁須凝，孩童生嘔逆，氣喘腹膨脖。解脫當風處，洗浴向簷楹，哭中還吮奶，氣逆在胸停，嘔吐從茲發，良醫諳本經。

當令乳母服順氣釀乳藥。

血爲榮兮氣爲衛，二氣相須無阻滯，忽然血被氣來侵，所以妄行不安位。血隨氣上奔心來，吐出鮮紅爭忍視，便須服藥急醫看，解熱涼中依次第。

備急即服藕汁及蘿葡汁，治法當順其氣，次行血。

產母懷胎忌數般，若令冷傷便憎寒，生下嬰孩不喫乳，更加腹痛肚皮堅。乳哺寒溫不着量，致令壅滯在胸堂，更兼新乳相投觸，不得安和亂胃腸，因成吐哯須醫治，診脈輕浮壽必長。衣厚傷溫損小兒，熱蒸津液透膚皮，致令身體連頭上，汗出流珠污濕衣。小兒血氣未調和，腠理開疏易染疴，將養傷溫成盜汗，早須醫治莫蹉跎。

此候有二般，有虛汗，有心血溢汗，治法不同，切宜審詳。虛汗乃脾虛不能剋制津液，當補脾。心血溢汗兩臉赤，當斂心氣，涼血爲佳。

飲乳幷傷水，爲痰結在胸，令兒乳不下，吐沫似癎同。實則身烘熱，譫言入夢中，還須早醫療，取久變驚風。

三焦若不調，胸寒氣極急，煩滿喘氣粗，噯出酸臭氣。乳哺不能消，結聚成癥癖，有形名曰癥，乳動爲痕積，弦強癖之元，分明記胸臆。胸中熱兼實，榮衛不通徹，臟腑不調和，經中名痞結。氣滿腹肚脹，時時及加熱，不用問神明，此是分明訣。

《普濟方·嬰孩門·審小兒得病之源》 大喜後乳食，多變驚癎。喜屬心，大喜後乳食則傷心。錢氏云：心主驚，驚是癎也。《素問》云：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孫眞人云：傷陰則瀉，傷陽則驚。

大飽後迎風，多成暴厥。大飽則食氣上衝心肺之間，未散，卒被風冷所傷，故暴厥不醒，如中風之狀。《修眞秘訣》云：熱食汗出，盪風發瘂，頭疼多腫。

大驚後乳食，嘔吐心痛。大驚後乳食，則手少陰經受邪，多成心痛。《抱朴子》云：夾驚便食，多成心痛，心主驚故也。大驚飲食，氣節不通，或吐逆翻胃。

大驚後飲水，久成不語。心主驚，驚後飲水則傷心，心氣通于舌，舌本無力，故不語也，亦能成水痢癖。《寶鑑》云：小兒水痢癖者，因飲水，兒被驚，則成也。

當風乳食，兒成吐噦腹膨。倉公云：小兒飲乳迎風，風冷入肺，則令咳噦。又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肺傷則咳噦，肺主氣，氣傷則腹脹。

當風飲水，成雀目青盲。《素問》云：風氣通於肝。當風飲水，則水停於肝，肝氣通於目，故成青盲雀目也。《寶鑑》云：小兒飲水久停肝，翳障全生辨物難，夜裏不明爲雀目，青盲晝夕一般般。

夜露下乳兒，多成嘔吐。夜露下乳兒，陰氣入咽，冷乳不散，多生嘔逆。《修眞秘訣》云：夜露食，其上有邪氣。

夜露下飲水，多成泄瀉。《素問》云：濕勝在內，攻於脾胃，脾胃受濕，則水穀不分，水穀不分，故大腸傳道而乃注瀉也。

正食便乳，成疳黃口臭。王氏云：正食便乳，令兒口臭，牙中血出。通眞子云：乳食幷食，令兒面黃口臭，又能生痰癖。巢氏云：飲乳食哺，不能無痰癖。

正汗便乳，成心疳壯熱。葛洪云：汗者心之液，正汗便乳則傷其心，心傷則液散，液散則皮膚苦燥，成心疳壯熱。錢氏云：心疳面黃臉赤，身體壯熱。《修眞秘訣》云：大汗脫衣，得偏風半身不遂。

食熱麵乳兒，多成龜胸。《聖惠方》云：小兒龜胸，緣肺熱脹滿所生。又乳母恣食五辛熱麵，令兒龜胸也。孫兆云：母食五辛，令兒龜胸。

食酸鹹炙煿乳兒，成渴。《聖惠方》云：乳母恣食五辛，多味酸鹹，夜餐炙煿，心胸停滯，便即乳兒，致臟腑生熱，熱則燥煩，致令渴不止也。又兒食醬肉渴，飲水則成渴痢。

母醉卧當風乳兒，失音。《抱朴子》云：乳母飲酒過度，當風取涼，仰卧乳兒，風冷酒毒氣亂之，乳干入喉咽之間，故令兒失音不語也。

母飽便乳兒，身熱喘急。孫氏云：乳母大飽，胸膈停滯，氣息未調，便即乳兒，遂令身熱喘急。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孫眞人云：傷陰則瀉，傷陽則驚。

大喜後飲水，多成喘息。喜後飲水則停於上膈，令胸喘急。通眞子云：喜後飲水，水傷于三焦，令氣息喘急。《聖惠方》云：汗後飲水必成喘也。蓋喜屬心，汗亦屬心故也。

大哭後飲水，多成噦噎。哭屬肺，大哭後飲水，則氣道不通，成氣痰噦噎。《聖惠方》云：飲水積結不散，故成痰也。又云：肺水氣乘之，則多咳噦也。倉公云：哭人飲成氣噎，嘔吐咳噦痰水。

大飢後飲水，多成腹痛。飢後飲水，則冷濕傷於脾，脾氣受濕則冷腹痛。

《素問》云：濕盛則瀉。《聖惠方》云：飲冷過多，結在心下，故令心腹滿痛也。

大飽後飲水，多成氣逆。《素問》云：飲多則肺布葉，故是氣逆而上奔，故能生痰疾。《道書》云：飲食過多，成痰癖氣逆。《養生》云：飲水莫急嚥，久成氣病。《萬全》云：醉飽傷勞便乳兒者，多成疳病。

飲水便乳，積痰成驚風。《寶鑑》云：飲水幷傷乳，爲痰結在胸，令兒上吐下瀉與癇病。實則身多熱，虛則身多寒。早須醫治，如久則變驚風。《修眞秘訣》云：渴飲過多，則成痰癖。

飲酒食肉乳兒，成天釣。《聖惠方》云：乳母食飲無常，酒肉過度，熱毒氣流入乳中，即便乳兒，心肺生熱毒既盛，風邪所傷，則令心神驚悸，眼目反張，壯熱不休，四肢抽掣，故成天釣。

嗽後飲乳，成驚喘、噎痰。嗽者肺也，嗽後飲乳，痰聚不散，氣道不利，關膈不通。關膈不通則成痰噎，痰噎即驚喘。

嗽後飲水，成鼻鼾多涕。嗽主肺，肺氣通於鼻。嗽後飲水，則傷於肺氣，肺氣受寒，則鼻鼾多涕。《寶鑑》曰：清涕出，肺受寒。

悲喜未定便乳，成涎嗽。悲喜未定便乳兒者，涎嗽引風。孟氏云：小兒悲喜未定便飲乳者，則傷肝心，風火交急，則化成痰嗽。

悲喜未定飲水，成吐血。悲喜未定，氣血不和，飲水則逆其氣，氣逆則勝血，血隨氣行，故令吐血。《萬全方》云：渴飲水多，停心下，故令喘嗽，甚則唾血。

兒啼未定便乳，生癭氣。《聖惠方》云：兒啼未定，以乳乳之，令氣不得消散，故結聚成癭氣也。孟氏云：兒啼未定，肺竅開，便即乳兒，與氣相逆，氣結停積，多成癆瘵。

兒啼未定飲水，成胸高。孟氏云：兒啼未定飲水，則痰結，痰結則肺脹，肺脹則胸高。巢氏云：痰者，水飲停結胸膈之間，故結成痰也。又云：再若爲風冷所加，即氣聚於肺，肺脹則胸高，氣結急。

拭浴未乾乳兒，生瘡疥。《寶鑑》云：小兒癬，是母於風中浴後，拭之未乾，和水飲乳，及夏月汗出而不收，生瘡細星星是也。《修眞秘訣》云：炊湯洗面無光彩，作甑哇瘡。

拭浴未乾飲水，成頭疼。拭浴未乾便飲水者，則內外傷冷，故令身熱頭疼。葛氏云：濕體飲水，則內外寒冷交攻，遂發頭疼身熱。《仙經》曰：炊湯洗浴，則多成痹。

喜乳，涎喘生驚。孫兆云：令兒上氣顛狂，亦令兒生痰喘急，或生驚。

怒乳，疝氣腹脹。《千金翼》云：怒乳令兒疝氣。扁鵲云：女子則腹脹。

寒乳，奶片不化。華陀云：乳氣寒虛冷，故令便青而啼。《千金翼》云：令兒咳嗽。

熱乳，面黃不食。《千金翼》云：令兒嘔吐。張氏云：熱乳則傷肺氣，令兒龜胸。

氣乳，吐瀉腹脹。《寶鑑》云：令兒面黃白，乳哺減少，腹脹滿。

病乳，能生諸疾。令兒黃瘦，骨蒸盜汗，嗽煎夜哭。孫氏云：病乳則致虛羸，及生諸疾。

壅乳，吐逆生痰。《靈秘》云：壅乳成痰涎，涎壅生驚。《寶鑑》云：壅乳成奶癖，又吐逆生痰。

魊乳，腹急臟冷。《寶鑑》云：腹急而瀉，胸背熱，夜啼肌瘦，又有積塊。

醉乳，恍惚多驚。《千金翼》云：令小兒熱，腹急痛。扁鵲云：醉淫情亂，兒恍惚多驚。

淫乳，心發驚癎。《寶鑑》云：乳母淫泆情亂乳兒，令吐瀉、身熱、啼叫，如吐瀉不治，即變驚，故乳兒者不可不禁忌也。凡喜怒氣亂未定乳兒，則成吐瀉腹痛、疳黃不食。寒熱壅積不散，兒即成痰癖涎嗽、腹脹龜胸。醉淫喘乳，多吐，發驚癎。《聖惠方》云：醉淫喘乳，能殺小兒。

《普濟方·嬰孩門·病源歌》　胎風腹痛：胎病變胎風，胎驚變不同，胎癎寒腹痛，胎熱搐如弓。

內釣夜啼：百日外多有此證。盤腸內釣躽身哭，氣釣疼時曲臍腹，每夜多啼直至明，胎中有毒腸間搐。

盤腸內釣：十歲上下多有此證。盤腸釣痛令兒哭，氣刺攻衝聲漉漉，臍上如蛇隱見形，發歇無時因積毒。

只吐不瀉惡候：傷乳停胸膈，生痰作吐頻，不宜尿糞澀，尤忌燥紅唇。

壅乳生吐惡候：孩兒何嘔逆，壅乳爲脾傷，脾解腸因冷，頻頻吐不宜。

《素問》云：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巢氏云：小兒哯者，乳哺冷熱不調，則令停胸膈，因乳哺前後相觸，氣不宣流，故令兒吐哯也。

吐乳發搐惡候：吐乳頻頻必發驚，脾虛困弱失精神，精神既失涎潮盛，凶腫青筋不救因。

哯乳生涎：哯乳非爲涎，結生甚可疑，翻睛防掣搐，咂口必驚危。

食停中脘：急利大便。食停中脘內，嘔逆氣難通，不瀉時爲痛，生痰必引風。

噦煎生驚：噦煎無體熱，風生五臟中，面青因腹痛，不爾變驚風。

呵欠生驚：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

搖頭生驚：搖頭頻擦面，拗頸亦因風，目眨青筋綻，牽身搦若弓。

悲喜莫乳：悲喜令兒乳，痰涎嗽不通，停留胸膈上，吐逆未生風。巢氏云：小兒食乳，因冷熱不調，停積胸膈之間，結而成痰。痰多則令飲不下，吐痰沫，變痰結癥，壯熱痰實。壯熱不止，則發驚癎。

肺穴傷風：肺穴傷風冷，痰涎喘嗽聲，噦煎因有熱，恍惚自然驚。

傷暖傷風：傷暖傷風冷，令兒鼻不通，乳多咽不利，痰聚引驚風。

咳嗽因風：咳嗽因風肺受寒，痰涎喘急睡難安，時時發熱心煩躁，臉赤唇紅口鼻乾。鼻內流涕亦然。錢氏云：嗽而不吐痰，熱在上焦，甘草、桔梗。

身熱嗽，受邪重，身涼，受邪輕。

胃冷咳逆：治用香南散。咳逆寒生胃，連聲最損人，衛虛榮不順，牽引痛頻頻。《素問》云噫。巢氏云：風冷傷於肺，肺冷傳於脾胃而成。

鼻塞不通：邪客皮毛爲中風，致令鼻塞氣難通，寒停囟戶流清涕，息肉生成滿鼻中。

鼻流清涕：鼻內流清涕，元因肺感寒，寒停傳腦戶，臭涕不曾乾。

喘臭聲嗄惡證：寒邪傷肺咽，啼哭啞無聲，氣結停胸膈，痰涎喘自驚。

驚喘痰噎：驚喘痰潮噎，風驚又食傷，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

驚痰壅滯：痰涎壅乳滯胸中，膈節令兒氣不通，嗽吐正喘息急急，精神恍惚變驚風。

驚後成癎：慢驚雖瘥後，涎唾溢難收，發歇成痰疾，精神不自由。

驚後肢軟：慢驚雖瘥後，神思一如痴，不語因痰滯，須防軟四肢。

驚風不語惡候：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致令聲語不相連。

癎病潮歇：癎來仆地口流涎，嚼舌唇青眼鼻牽，頭顫手搖痰壅噎，朝昏退息復依然。

瘛病強直惡候：強直反如弓，神昏似中風，涎流唇口動，瘈瘲與癎同。

顛狂嗔喜：重陰相勝必爲顛，嗔喜無時面目鮮，陽盛兩爭強目作，或歌或哭妄驚眠。

傷寒驚狂：傷寒身發熱狂顛，臉赤唇紅目又鮮，氣促生涎多渴燥，番睛牽動不能眠。

傷寒結胸惡候：傷寒因下早，腫痛結胸間，痞悶時爲喘，皮膚作錦斑。

時氣傳變：仲景云：寒毒藏于肌骨，至春即發病。時氣因邪觸，春秋及夏冬，受邪肌肉內，傷客衛榮中。頭痛渾身熱，心煩兩頰紅，鼻清涎嗽噫，傳變似傷風。

夜熱日涼：夜熱身如火，天明依舊涼，非於邪氣作，蓋爲客風傷。疳熱尿多赤，脾蒸糞帶黃，汗來方始退，肌體漸羸尪

頭熱身涼：六合湯。頭熱卻身涼，陰虧不順陽，陰沉陽不降，病作必爲殃。

頭疼頭熱：同前法。諸病傷腦戶，熱痛只攻頭，陰被陽相隔，衛行榮不流。

身熱發厥：久瀉利多，此虛熱。氣熱多發厥，血虛須作熱，氣血若俱虛，身熱手足厥。

久熱筋疼：久熱傷筋骨，伸舒痛若風，亦能成軟弱，血氣不能通。

久熱頭暈：久熱主頭暈，心虛卧不寧，骨蒸微有汗，憔悴減形容。

風熱相競：驅風膏，宣風散。風熱互相競，風攣不自由，疼牽腰脊曲，痛引熱攻頭。

掩面驚哭：祛風膏，琥珀散。掩面藏頭哭，心虛怕見人，驚潮肝腎作，戛齒及牽唇。

伏熱生驚：伏熱生涎燥，多嗔見食悲，向明曾不樂，入暗稍相宜。或即鮮雙目，無時腫四肢，渴煩尋冷地，暑毒作驚危。

中暑似驚惡候：暑伏傷心狀若驚，頭疼熱渴燥無聲，昏沉喘噎涎無汗，手足掣抽眼翻睛。

傷寒鼻衄：傷寒何鼻衄，蓋爲熱傳心，合汗應無汗，陽邪氣受身。

吐血氣逆：血虛氣盛不和同，熱毒流心引肺風，忽爾氣虛榮衛逆，吐出

鮮明點點紅。

痰中有血：咳嗽痰中忽有紅，風傷氣血不和同，痰中濃血因頻嗽，脈損聲粗必引紅。

大便下血：風冷腸間有熱攻，交相繫作糞須紅，疳傷臟腑令便血，錢氏云：筋疳，傷血而瘦。姚氏云：疳傷心肺腸中血。濕暑兼停在胃中。古書云：腸中兼溫毒，血下如赤豆汁。

血淋尿血：久熱膀胱內，脬中積聚成，小便時下血，瀝少痛肝心。

熱淋血瀝：三焦因有熱，熱聚入膀胱，結瀝陰中痛，淋漓溺色黃。

石淋沙石：膀胱并腎熱，少尿脬中結，似石或如沙，瀝痛難沉瀉。

氣淋頻瀝：寒氣膀胱內，尿難瀝又頻，腎虛脬受冷，尿道不藏精。

寒淋如膏：淋瀝脂膏水，脬寒腎氣虛，若頻清夜耗，白濁又難除。

尿泉不止：尿泉頻不止，脬內不收藏，冷滑溺難禁，亡津耗小腸。

脬囊疼痛：脬轉尿時疼，尿後卻似常，非干淋瀝病，氣壅結膀胱。

遺溺：膀胱因受冷，夜卧必尿床，久則遺便溺，淋瀝滑小腸。

疳蝕：女陰有疳，深者自然生蟲，亦用薰法。疳蝕陰中腫，浸淫漸作瘡，白膿如帶下，久耗即痿黃。香蟾丸加附子、龍骨各半兩，外用蟾酥膏傳之。

蟲攻下部：疳蟲攻下部，侵蝕至肛門，癢痛蟲來咂，疳深病在根。栗房散、遺蟲丸，又有薰法。

肛腸脫出：肛腸頻自下，因利滑難收，秋後經時日，令腸痛不休。

臍濕生瘡：臍濕成瘡腫，風傷冷氣攻，腹膨膿作痛，荏苒必生風。

尿難糞結：結熱在腸中，尿難糞不通，外加身壯熱，內必引驚風。

大小便瀝：四順散、八正散。氣壅生風熱，大便不疏泄，小水瀝難通，頃刻成驚掣。

吐瀉因暑：吐瀉因傷暑，腸鳴痢色黃，渴多煩不食，尿少熱如湯。困頓精神慢，嗞煎意思長，氣粗頻腹痛，面色減精光。

疳脾泄瀉：小兒泄瀉精神少，久患脾虛食不聞，碧綠眼睛生白膜，青黃面臉見紅筋。有時揉鼻摳眉額，或即牽唇擦齒齦，渴飲停留脾受濕，致令水穀不能分。

疳瀉進退：疳瀉膨臍腹，肌膚日漸衰，脾虛難化食，腸滑又經時。糞雜腥多臭，頭垂冷四肢，唇紅因渴熱，進退極難醫。

疳痢雜色：大便膿血色青黃，久患成疳必滑腸，下部脫肛情倦怠，上焦煩渴意悽惶。疼來冷熱相干作，因爲寒溫理失常，體熱須宜多進食，豈愁憔悴少精光。

糞中雜色：糞雜元因積，餿酸是食驚，傷深青澱沫，疳白臭非常。

五臟糞色：肝冷傳脾肺綠青，焦黃脾熱土之形，肺腸寒積膿粘白，赤黑因心腎熱成。

驚疳相傳：驚病兼疳病，相傳心與脾，嗞煎多啼哭，憔悴漸尪羸。驚熱便黃沫，疳寒尿白脂，睡中眠不穩，遍體有瘡痍。

驚疳食傷：作瀉不甚瀉，或吐或不吐，乍熱乍溫涼，多嗔多喜怒。小水瀝難通，大便物不聚，驚疳與食傷，嗞煎兼乳食。

乳食頻傷：乳食若頻傷，爲痰亦爲積，吐出臭酸酸，瀉多惡氣息。腹痛腹膨脖，瘦黃疳瘦脊，或倦或嗞煎，不眠不安迹。紫丸子下益黃散。

食物不化：食物難消化，脾間有積停，腸疼須作瀉，進退不安寧。

堅積癖塊：堅積癖塊有多端，元因乳食聚脾疳，或積橫臍連腹痛，無時隱見脇間安。

瘰癧核塊：瘰癧本因肝，連珠核數般，項邊筋結塊，膿潰卒難安。

面覆地睡：傷暑傷疳食，心煩覆地眠，腹膨疼渴燥，吐與瀉相連。

腹大非飽：嗜食不知飢飽，不生肌肉，腹大，大便頻泄，腸胃不守故也。

因飢傷飽：苦參丸。因飢傷太飽，氣脹腹膨脖，渴汗疳黃熱，嗞煎不喜行。

虛實腹脹：腹脹皆因食氣傳，虛而喘滿瀉相連，朝寬暮急須爲實，虛脹宜溫實可宜。

寒熱因積：寒熱因積：壯熱來時又卻寒，皮膚燥瀝髮毛乾，非干神鬼爲邪祟，取下脾間積始安。

冷熱爲瘧：寒熱往來頻，傷脾是病因，連朝勞血氣，逐日損精神。

頭面生瘡：四順散。五臟不和同，六腑氣難通，瘡癤生頭面，流傳必至癰。

血熱生瘡：血熱生瘡疥，膿窩綻若珠，癢時搔不已，痛過腫皮膚。

腮腫咽痛：腮腫喉中痛，咽乾嚥物難，有痰風熱作，涎喘不安寧。

風疹火丹：四順散。熱盛生風疹，忽然發遍身，火丹身赤腫，疼痛亦驚

人。

膿耳成聾：腦戶停風熱，熏蒸耳作膿，腫疼因熱聚，氣聚亦成聾。用白礬火燒通赤如桃花色，入麝香，納耳中。

心疳臉赤：心疳臉赤少精光，壯熱唇紅面色黃，才卧皮膚流盜汗，睡中驚哭意淒惶。

肝疳白膜：肝疳白膜眼中瞞，怕日羞明淚不乾，咬齒搖頭肌體瘦，腹中堅癖塊多端。

脾疳腹脹：脾疳腹脹體萎黃，食物難消又滑腸，揉鼻揉眉多愛吐，蛔蟲和糞瀉非常。

肺疳咳嗽：肺疳咳嗽體尪羸，喘急痰涎氣力衰，疥癬皮膚生瘡癢，頻頻喫食只嫌飢。

腎疳骨熱：腎疳骨熱生偏墜，齒黑唇焦瘡匿鼻，憎寒壯熱手如冰，每夜嗞煎不穩睡。

時時吐唾：時時頻吐唾，腎氣冷之因，日漸亡津液，萎黃作瘦人。地黃丸加附子。

偏墜腫硬：陰核腫如吹，兒啼怒氣爲，因疳積作痛，或被暑邪侵。傳注膀胱內，侵淩外腎垂，停留堅硬大，結聚一邊生。

疳熱肢冷：渾身熱似火，手足冷如冰，腹大時加渴，皮膚盜汗蒸。

骨熱膚燥：骨熱皮膚燥，時時盜汗多，又能津液竭，血氣不安和。

疳眼羞明：疳眼最羞明，才開淚又傾，心肝俱積熱，膜翳遮白睛。

雀目青盲：雀目氣薰肝，黃昏見物難，睛雖無翳膜，內陣若雲幔。

盜汗如珠：才睡汗如珠，夜多日晝無，亡津添骨熱，面色燥皮膚。

渴變成腫：渴頻因久瀉，脾胃久亡津，水飲無乾舌，咽焦又燥唇。眉攢多困倦，髮豎少精神，茬苒經時日，成虛遍腫身。

脾冷流涎：脾冷流涎唾，經云是滯頤，不宜頰下濕，濕久損傷皮。

疳腫明亮：虛黃如熟李，疳水定無疑，聚氣膀胱內，陰囊腫若吹。

風腫多癢：體腫時時癢，風邪客肺脾，搔之成瘡瘤，痰熱盛相爲。

氣腫因嗽：久嗽身浮腫，因勞肺氣爲，痰停胸膈滿，涎喘不相宜。

積腫傷脾：因食悞傷脾，肌膚腫若吹，腹膨多氣促，暴腫積無疑。

虛腫煩渴惡候：久痢損傷脾，脾虛腫四肢，渴煩多畏食，臍凸滿將危。

痘毒停留：痘毒停留熱有餘，流傳臟腑結癰疽，攻脾瀉利腸中滑，衝肺痰涎嗽轉虛，侵腎耳疼膿易聚，薰肝眼痛翳難除，心經苦也邪干犯，驚哭精神不自居。

痘毒生熱：痘毒多生熱，攻衝氣血虛，薰肝睛上瞞，入肺嗽難除，傳腎瘡猶累，傳脾腫有餘，傳心驚恍惚，眠卧不能舒。

痘後結癰：痘後結癰疽，肌膚熱未除，瘡瘢重再出，膿胞起如初。嗞煎無歡意，驚眠不自如，腸疼元有積，毒氣腸中居。

痘毒攻肝：痘毒攻肝膽，羞明眼澀昏，赤筋生息肉，白翳結瘢痕。

瘡痘如珠：瘡痘如珠綻，肥紅正得宜，瘢焦須解利，有熱速涼之。

痘毒未盡：痘毒熱未盡，瘡瘢再出瘡，身涼重發熱，癰重必爲殃。

痘毒發驚惡候：氣實者可治。痘後驚來逆，瘡前搐亦危，吐痰眞可畏，哽氣不相宜。

痘後牙疳：痘後亡津液，生疳食齒齦，侵唇連口鼻，損肉又傷筋。

瘡後肚疼：發熱腹中痛，斑癍腹中攻，出多防不透，出少更防癰。

瘡痘逆候：不治。吐瀉斑瘡逆，便難疹亦爲，黯瘡因走氣，厭痘血之衰。

瘡痘變證：不治。嘔物時時噎，喉中搶錯聲，喘痰頭有汗，腹脹氣虛鳴。

瘡痘便難：痘毒熱交攻，尿難糞不通，數朝須鼻衄，或瀉若腸風。

瘡痘青黑：不治。瘡痘欲出先青黑，半在皮膚帶紫色，昏沉默默又增寒，困頓冥冥都不食。心煩涎盛瀉膿頻，體熱喘粗癰腫極，渴吐戛牙時顫發，毒結咽喉聲啞塞。

《奇效良方·小兒門·看小兒三脈五脈法》 水鑑先生曰：小兒雖受陰陽二氣成其形，氣尚未周，何言有脈，直至變蒸候盡，陰陽氣足，方可看脈。其齠齔之年，方生陰陽。古云：男子七歲曰齠，生其原陽之氣。女子八歲曰齔，其陰陽方成。故未滿齠齔之年呼爲淳陽。若齠齔滿後呼爲童兒，始可看脈。

《全幼心鑑·辯王氏是非》 魚目定睛夜死　魚目定睛，是肝絕。肝，木也，外應睛，睛定筋絕不能轉也。筋屬肝，目中瞳人屬腎。王氏云：腎主眼中瞳人，腎絕瞳人不動。腎，水也，生木，今母子俱絕，近死在申酉時，遠死在庚辛日。何以知之？肝屬木，申酉時與庚辛日俱屬金，金能尅木，故知至期而死也。

面青唇黑晝亡　面青唇黑，是脾絕。脾，土也，外應唇，唇黑是水絕，土能尅水，今脾土絕，腎水反尅。面青木色，木尅土，奈脾氣又絕，近死寅卯時，遠死在甲乙日。何以知之？寅卯時與甲乙日皆屬木，木能尅土，故知至期而死也。

啼而不哭是痛　啼者，直聲來往，啼叫無淚，是腹有痛處。王氏云：盤腸氣瘕而啼無淚。《寶鑑》云：夜啼爲腹有痛處。《萬全方》云：夜啼者，由臟冷也。夜則陰盛，陰氣相感，痛甚於晝，故令夜啼也。以此證其啼而是痛也。

哭而不啼是驚　哭者，連聲不絕，哭泣多淚，是驚悸也。錢氏云：心主驚，實則哭叫。王氏云：自言多哭，是驚入心肺，風熱也，其哭乃是驚也。

咿煎不安是煩　咿煎者，心經有熱，精神恍惚，內煩不得安。《千金》云：心熱煩滿。扁鵲云：煎熬必心煩，煩則熱，熱則自然生驚。

咿哽不定是燥　咿哽者，心經有風邪，精神恍惚，內煩不安。《片錦》云：小兒咿哽，心燥生風。孫氏云：熱多不安，煩久而驚，風多不定，燥久而搐。

《活幼全書・小兒病證賦》　察小兒之諸證，原疾在於胎中。奈保產之失調，致百病於孩童。稟夫氣之清且厚兮，則骨體堅於長壽；稟夫氣之薄且濁兮，則身體弱而患無窮。賢哉思邈，乃啓醫宗。憫嬰兒之夭橫，製藥品以相通。稟受各異，厚薄不同。入門觀色，青必驚而白必冷；啓關察脈，赤乃熱而黑乃兇。寒必傷於肺腑，熱則蘊於心胸。寒能作痛，熱極生風。夜啼不止，皆因孕母胎驚；□哭聲高，乃是受胎不足。胎中受寒，生下則面青而啼哭不乳；胎中受熱，生下則鵝口口瘡而重舌。內傷於寒者，不吐則瀉；外傷於熱者，有風必驚。□哭夜啼，當以鎮心爲要；多啼不出，宜當暖胃爲先。面目青紅，定是肝心受熱；面黃慘白，乃知脾肺痰生。吐而不食，涼胃口而飲食自進；糞下而臭，去積熱而腸胃自通。

《醫學正傳・小兒科・論》　嘗聞小方脈科，古人謂之啞科，最費調治。誠哉是言也。蓋以嬰之流，難問證，難察脈耳。抑且臟腑脆嫩，而孟浪之劑，與夫峻寒峻熱之藥，俱不可輕用。試詳論之。夫孺子之在襁褓中也，內無七情六欲之交戰，外無大風大寒之相侵，奚其幼科之疾若，是之繁且甚與。抑考其證，大半胎毒而少半傷食也，其外感風寒之證，十一而已。曰變蒸，曰痘疹，曰斑爛，曰驚悸，曰風癇，曰發搐，曰痰壅，曰赤瘤，曰白禿，曰解顱，曰重舌，曰木舌，已上諸證，豈非孕母不謹，胎毒之所致與。夫小兒之在胎也，母飢亦飢，母飽亦飽，辛辣適口，胎氣隨熱，情欲動中，胎息輒躁，或多食煎煿，或恣味辛酸，或嗜欲無節，或喜怒不常，皆能令子受患。其爲母者，胎前既不能謹節，產後又不能調護，是以惟務姑息，不能防微杜漸。或未滿百晬而遂與鹹酸之味，或未彀周歲而輒與肥甘之物，百病由是而生焉。曰吐瀉，曰黃疸，曰五疳，曰腹脹，曰腹痛，曰水腫，曰癆，曰痢，曰痰喘，豈非喫食過傷，調養失宜之所致與。先正所謂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座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等語，厥有旨哉。其餘飲食男女養胎幼幼之法，必深得造化生生不息之意，故古人多壽考，兒少夭折者，即此之由也。嘗見今有稟性溫良之婦，有娠不嗜欲縱口，生子少病而痘疹亦稀，亦可以爲師法矣。

《醫學正傳・小兒科・脈法總論》　七歲八歲曰齔，九歲十歲曰髫，始可以一指探掌後尺寸三部之脈，而以一息七八至爲無病之常脈。十一歲至十四歲曰童稚，而以一息五六至爲常脈也。

《幼科發揮・幼疾》　兒生一歲後至七歲後，變蒸已足，脈雖難診，口則能言，病多傷食之證。八歲已後，有脈可診，證與大人同，但劑小耳。

有因氣動而病生于內者，如盤腸內釣、蛔蟲癖塊之類。有因氣動而病生于外者，如重舌木舌、鵝口口瘡、癰疽瘡癬之類。有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內者，如傷食、食生冷之類。有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外者，如感冒四時、金刃湯火傷之類。一小兒周歲，因初食雞肉太早，自此成積，日漸羸瘦，不思乳食。其父以詳告予，予取藥治之。養脾去積丸先服，三日後服丁香脾積丸，雞肉湯下。取下雞肉一片，猶未化也，再進養脾丸而愈。

《育嬰秘訣・鞠養以慎其疾》　人有恆言，富貴之子多病者，其氣清，其體薄，而過于飽暖也。貧賤之子少病者，其氣濁，其體厚，而常受飢寒也。上智之醫識得此意，觀父母，而知其氣稟之厚薄；觀形色，而知臟腑之虛實。猛峻之藥，不可妄加；和平之方，亦不可執用也。

小兒初誕多胎疾，能食過多爲食積。于斯二者作提綱，仲陽復起從吾議。

小兒之疾，如痘疹、丹瘤、臍風、變蒸、斑黃、蟲疥、解顱、五軟之類，皆胎疾也。如吐瀉、瘧痢、腫脹、痞積、疳癆之類，皆傷食之疾也。惟發熱咳嗽，或

有外感風寒者。故曰小兒之疾，屬胎毒者十之四，屬食傷者十之五，外感者十之一二。

驚癇原來肝有餘，脾常不足致疳虛。形體不全知腎弱，上醫會得謹其初。

大抵小兒脾常不足，肝常有餘。腎主虛，亦不足也。故小兒之病，驚風屬肝，疳癆屬脾，胎氣不足屬腎。上醫治病，必先所屬而預防之。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

《育嬰秘訣·辨小兒壽夭》 幼科精熟是專門，壽夭平時認得明。色脈合觀知五臟，補虛瀉實藥通神。

古語云：三折股肱爲良醫，謂歷練熟也。故幼科精專者，凡小兒之壽夭，先瞭然于目中矣。病不可治，必不可治也。至于臨病之時，觀形察色，便知五臟之證治，所以補之瀉之，意之所生，有通神之妙也。

小兒壽夭最難明，只在良工眼力精。形氣有餘爲壽相，如其不足豈遐齡。

小兒壽夭，須觀形氣。如形實氣實者，此稟氣有餘，爲壽相，無病易養。如形虛氣虛者，此稟氣不足，爲夭相，多病難養。蓋兒之生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父母俱強者，則形氣有餘；父母俱弱者，則形氣不足。父強母弱則氣有餘，父弱母強，則氣不足，而形有餘也。

頭圓背厚腹如垂，目秀眉清鼻準齊。耳角分明口方正，腎堅肉實體豐肥。

頭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頭圓則腎足矣。背者，五臟之所附也，背厚則五臟安矣。腹者，水穀之海也，腹大則水穀盈矣。目者肝之竅，耳者腎之竅，鼻者肺之竅，口者脾之竅，七竅無闕則形全矣。脾主肉，肉實者脾氣足也。肝主筋，筋強者肝氣足也。腎主骨，骨氣足則腎堅矣。

腮妍髮紺形表端，二便調和裏氣安。腳健項肥囊緊小，肌膚溫潤更紅鮮。

腮妍如桃，髮黑如漆，此表實也。小便長，大便潤，此裏實也。腳者，身之柱也，柱壯而強，則身不撓。項者，頭之莖也，項長而肥，則頭不欹。囊者，宗筋之會也，囊黑而小，如荔枝者壽。肌肉者，榮衛之所舍也，溫潤紅鮮，則榮衛宣暢，而氣血足矣。

性靜神安狀若愚，自然精彩與人殊。樂然後笑不多哭，若到眠時不久噓。

英華不露，神氣內藏，此非凡兒相也。心主笑，不妄笑者，心氣足也。肺主哭，不多哭者，肺氣足也。又哭氣不絕連綿者，肺氣實也。脾主睡，睡不久者，脾氣實也。此上三條，皆壽相也，其兒無病而易養也。

頭破露縫眼露睛，鼻乾唇縮口流津。髮稀項軟腓腨小，滿面紛紛青紫筋。

諸陽皆會于頭，頭破則陽上衰矣。諸陰皆起于足，腓腨者，足肚肉也，小則陰下衰矣。鼻爲肺竅，鼻乾則肺氣衰矣。唇口爲脾竅，唇縮流津，脾氣衰矣。髮爲血餘，髮稀則血衰矣。項爲天柱，項軟則天柱折矣。青紫之筋，皆風熱之候，散見于面，必多驚癇之病。

形枯色夭欠火晶，肚大筋浮瀉利頻。蟲疥浸淫多叫哭，見人語笑弄精神。

形枯色夭者，此表虛也。瀉利無時者，此裏虛也。疥瘡啼哭多笑語者，皆陽火妄動之候。此上三條，皆夭相也，其兒多病而難養。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上·多服種子熱藥遺患胎源論》 東垣云：一人問：中年得子，一歲之後身生紅絲瘤，不救，後四子皆病紅絲而死，何以然？曰：此乃腎中伏火，精氣多有紅絲，以氣相感，生子故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子試觀之。果如其言。遂以滋陰丸以瀉腎火，忌酒醋辛煿熱物。其妻以六味地黃丸，受胎五月之後，以黃芩白朮散間而用之，後生三子。

《醫學六要·病機部·小兒》 三錫曰：小兒稟賦旺者，氣體充實，乳哺寒暑適宜，自無疾苦。有生之後，全賴乳哺，乳寒即寒，乳熱亦熱。情欲無涯，口腹縱嗜，毒釀于乳，而兒病矣。如乳母動肝氣，則兒肝亦盛，所以先醫謂小兒肝與脾病俱多者，此也。兒醫不解，妄用攻下，取快一時，脾氣轉損而慢驚疳利等病乃生。薛氏醫按多用補脾法，誠萬世嬰兒之司命。淺見者局守死法，誤人殊甚，且輕議明哲，可勝恨哉。

《幼科類萃·論服下部熱藥求子遺患之誤》 丹溪云：鄭憲使子年十六，生七個月後得淋病，五七日必一作，其發則大痛，水道下如漆和粟者一盞方定。脈之輕則濇，重則弦，視其形瘦而長，青而蒼。意其父必因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柏末丸，梧子大，曬極乾，熱湯下

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物壓之。又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椀許，痛減十之八。後張子中與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又下合許而安。父得燥熱尚能病子，況母得之者乎。

《景岳全書·小兒則·小兒診治大法》 凡小兒之病，本不易察，但其爲病之源，多有所因，故凡臨證者，必須察父母先天之氣，而母氣爲尤切。如母多火者，子必有火病；母多寒者，子必有寒病；母之脾腎不足者，子亦如之。凡骨軟行遲，齒遲語遲，囟門開大，疳熱脾泄之類，多有由於母氣者。雖父母之氣俱有所稟，但母氣之應在近，父氣之應在遠。或以一強一弱而偏得一人之氣者，是皆不可不察。至若稍長而縱口縱慾，或調攝失宜而自爲病者，此又當察其所由，辨而治之。如果先天不足，而培以後天，亦可致壽。雖曰先天俱盛，而或父母多欲，或撫養失宜，則病變百端，雖強亦夭。此中機圓理微，貴在知常知變也。

《保幼新編·小兒病源總論》 小兒之病，皆出于熱，何也？蓋男多腎火，女多肝火，腎有火則精熱，肝有火則血熱。小兒稟受父母之精血而成胎，故小兒之病，皆由于胎熱也。

經曰：熱生風。又曰：熱生痰。蓋胎熱挾風上升則爲頭瘡、聤耳、齒疳、雀目之證。外散則爲丹毒、癮疹、遍身胎腫之證。胎熱挾風與痰而流注于頭項、胸背、腋脅、肢節，則爲瘰癧、癭瘤、走馬、飛□、痰厥、不仁、不遂、龜胸、龜背之證。風痰火乘虛，氣之所虛，邪必湊焉。而聚合于內臟，則爲急驚實熱、慢驚虛熱、狂實熱、癲虛熱、癇、瘈、痙柔、痙強、疝、淋、浮、脹之證。是以胎熱變生六證，風、熱、痰、火、燥、濕。六證養成百病，百病根委不過曰胎熱而已。熱生痰者，熱多則津液煎熬而成痰也。

凡小兒稟氣有虛實。氣實則熱亦實，氣虛則熱亦虛。虛熱甚而痰多風小，則爲慢驚。氣虛則熱愈增勢，熱甚則痰愈增勢。實熱甚而痰少風多，則爲急驚。凡治急驚，先以清熱爲主。治慢驚，先以補氣消痰爲主。

《醫暇卮言》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傷風》 凡少感微風，頓然頭疼鼻塞，咳嗽噴嚏，呵欠喘急，身熱脈浮，停寒凄清，此謂傷風。因肺主皮毛，傳入肺經，故多咳嗽。其虎口三關指紋紅紫而長，其脈左寸人迎脈大，爲外感證也。或云肝以候風，當左關。復有傷風而自利，腹脹而手足冷者，此脾怯也，當與和脾而兼發散。有潮熱多睡，氣粗嘔吐，乳食不消，大便黃白而咳嗽者，此乃脾肺受寒，不能入倉而故吐也。如潮熱而日依期發者，或壯熱不已者，此必欲成癇候也。若傷風而多淚，脇痛，目腫，咳嗽者，此傷風兼肝也。舌苦，顏赤，汗流，咳嗽者，此兼心也。面黃，唇腫，減食，惡心者，此兼脾也。頤白，眶腫，上氣喘急，肌栗毛焦者，此兼肺也。腰疼而嗽者，此兼腎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風熱》 風熱者，其證有二：有素因痰火鬱熱在內，熱極生風，或爲風寒所束，不得發越，此熱爲本，寒爲標。治宜辛涼輕劑，清熱散風。若熱甚生風者，但治其熱而風自消。風本生熱者，但治其風而熱自愈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寒門》 夫嚴冬凜冽，萬象收藏，犯之者反少，以其能知避也。若夫早晚寒熱，風雨非時，形寒飲冷，皆人自致之寒也。肺爲臟首，受寒則喘嗽氣逆，發熱毛焦。胃爲腑首，受寒則嘔逆惡心，渴煩發熱。質薄者受即陡成，質厚者積久病發。如經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此積久而發者也。如中寒之證，手足厥冷，寒顫口噤，吐涎沫，不能啼哭者，此受即陡成者也。更有胎中受寒，生下面色青白，四肢厥逆，盤腸氣釣，噤口不開，臟寒腹痛，而爲胎寒者，此又積之最深者也。然寒證最類於熱，因逼陽在外在上，但知其顯而不知其微，切宜深察。如脈數者，或飲水者，或煩渴動搖者，皆爲熱病。若新咳嗽者，水液清澈而尿不澀者，手足厥冷者，大便完穀不化，身涼不渴，脈遲者，皆屬寒證。但手足厥冷固多屬寒，間亦有陰陽偏傾不能宣行，是以陽氣蓄聚於內，不能營運四肢，所謂熱深厥亦深者，又宜細辨。故曰寒熱如水火，誤治即殺人。丹溪曰：寒證須投熱藥，然熱藥須加涼劑以嚮導之，或熱藥冷飲，使同聲易於相應，經所謂從而逆之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暑門》 嬰兒之患，夏秋爲甚。蓋火土旺於長夏，正當金水受傷，穉陽陰微，已失天和，加之暑熱，陽氣浮於外，生冷戕於中，夏失長養，則不能生金而病於秋。故《素問》有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亦有即發爲病。入心則身熱頭疼，心煩口渴，或喘或滿而不知人。入肝則眩暈，入脾則嗜卧，入肺則喘滿，入腎則消渴。更有面垢昏倦，毛聳惡寒，吐利煩渴，狀如傷寒，頭疼身熱，四肢厥冷，但身體不痛爲異。兼暑能耗氣，氣耗則脈虛散無力。然靜而得之者爲中暑，動而得之者爲中熱，更有冒暑。以致

五心煩熱，頭額亦溫，小便赤少，面合地卧。暑喜傷心，蒙蔽心竅則昏悶不醒，手足搐掣，角弓反張，身熱如冷，狀似驚候，名爲暑風者。或有吐瀉不已，火性疾速，元陽驟亡而變慢驚者。有傷暑暴注洞瀉，有傷暑作嘔吐酸者，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雖時當長養之令，實伏陰在内之時，調攝可不慎與。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濕門》 夫天下默然而受其累者，濕之謂乎。脾爲身主，最苦於濕。惟最苦者，最易受焉。如上部所積，遇濕則爲痰。下部所積，遇濕則爲痢。如值太陰濕土司天者，此氣化之濕也。如淫雨襲虚，或寢卧卑處而受地土蒸濕，或汗濕久沾，或冒露奔走，此外感之濕也。如嗜瓜果，飲乳酪，啜酒漿，喜生冷，此内傷之濕也。如因母有濕病，或體肥而多濕者，此稟受先天之濕也。然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故土濕犯病者，厥體必重。治法惟宜滲濕而利小便，不可發汗，并忌向火烘襲，致濕内淫，變生别病。然濕本土氣，而火熱能生土濕，故夏熱則萬物濕潤，秋涼則濕復燥乾。濕病本不自生，多因火熱拂鬱，而水液不能宣行，即停滯而生水濕，雖爲濕證，而又兼熱證也，故濕熱相因者此耳。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燥門》 夫六氣之中，惟燥治之尤難。蓋燥萬物莫甚於火，火者十二經皆有之。當其陰陽和，臟腑強，榮衛固，寒熱調，喜怒平，則諸經各適，火焰不冲，燥從何來。一有所傷，火乃踵起。如風鬱不散，則因風火動而燥者。或熱壅不除，因熱愈熱而燥者。或久病之後，陰虚火動而燥者。在外則皮毛枯槁，在上則咽乾口燥，在中則煩渴不已。經曰：諸澀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涸者，無水液也。乾者，不滋潤也。勁者，不柔和也。皴揭者，皮膚啓裂也。澀者，如諸物濕則滑澤，乾則澀滯。然乾爲天而爲燥金，坤爲地而爲濕土，故澀滯者皆燥金之化，所以秋脈乃濇，濇者澀也，皆因燥之使然。然燥之標由於風與火，而燥之本實根於脾與腎。蓋脾精不能轉輸，而腎陰不能上奉，所以肺失化源，自見其象耳。治宜生津養血，滋陰潤燥。倘寸強尺弱，由乎釜下無火，而鍋蓋乾燥者，用水中補火之法。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火門》 夫火也，天非此則不能生物，人非此則不能有生，此論夫眞火也。有屬後天眞火衰亡，是以邪火熾盛，而有虚火、實火、濕火、風火、鬱火、陰火、五臟火、六腑火、游行不歸經火。然總不可過投寒劑而必欲其無火，譬如釜下無火，飯安得熟。但可暫抑亢炎以治標，因所因以調之而救本，則火各歸諸經而依然清涼世界矣。凡發而爲病也，經曰：諸熱瞀瘈，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諸逆衝上，諸躁狂越，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諸痛癢瘡，皆屬心火。瞀者，神昏也。瘈者，肉動抽掣也。因邪熱傷神則瞀，亢陽傷血則瘈，是手少陽三焦經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者，蓋心藏神而主火，凡一氣盛極，則勝我者反來制之，故心火熱極則乃寒生，是以鼓慄諸禁，如喪失保守形體之神矣，是手少陰心經也。諸逆衝上者，火性炎上之徵也。諸躁狂越者，因熱甚於外則肢體躁擾，熱甚於内則神志躁動。狂者狂亂而無定止，越者乖越禮法而失常。因腎主志，心火旺則腎水衰，故失志而狂越躁動，煩熱不寧者，又火之象。且火入於肺則煩，火入於腎則躁也。諸病胕腫者，以熱勝於内，陽氣鬱滯也。爲疼酸者，火在經也。驚駭者，火在臟也，總皆不離乎火。雖然胕腫酸疼屬於寒濕者不少，驚駭不寧屬於不足者恆多，故曰：有邪之熱，内熱而躁；無根之火，外熱而躁。内熱者小便必渾濁，無根者小便必清長。諸痛瘡癢者，火盛則痛，火微則癢，皆屬於心也。然心爲君火，命門爲相火，君相雖有二火，論其五行則一於熱也。五行之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孤陰不長，孤陽不成。一物全備，五行遞相濟養，是謂和平。若交互尅伐，是爲興衰，變亂失常，災害由生。故水少火多爲陽實陰虚而病熱，水多火少爲陰實陽虚而病寒。水生於金，能復潤母燥；火生於木，反能害母形。故易以離火爲兵戈，火上有水爲既濟，水在火下爲未濟，乃至理也。明乎此，則火之源洞見其微矣。

火者，氣之不得其平也。五臟六腑各得其平，則榮衛冲和，經脈調暢，何火之有？失其常度，則衝射搏擊而爲火矣。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也。有本經自病者，如忿怒生肝火，勞倦生脾火之類是也。有五行相尅者，如心火太盛必尅肺金，肝火太甚必尅脾土之類是也。有臟腑相移者，如肝移熱於膽則口苦，心移熱於小腸則淋閉之類是也。又有他經相移者，有數經合病者。相火起於肝腎，虚火由於勞損，實火生於亢害，燥火本乎血虚，濕火因於濕熱，鬱火由於抑遏。又有無名之火，無經絡可尋，無脈證可辨，致有暴病暴死者。諸病之中，火病爲多，不可不察也。有以瀉爲瀉者，大黄、芩、連之類是也。有以散爲瀉者，柴、葛，升陽散火之類是也。有以滋爲瀉者，地黄、天冬，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是也。有以補爲瀉者，參、芪，甘草，瀉火之聖藥是也。

《格言彙纂·辨證大綱》小兒陽則有餘，陰則不足。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恆有。又不可一見發熱，概作傷寒治也。

《幼科要略·痢》小兒熱病最多者，以體屬純陽，六氣着人，氣血皆化爲熱也。飲食不化，蘊蒸於裏，亦從熱化矣。然有解表已復熱，攻裏熱已復熱，利小便愈後復熱，養陰滋清熱亦不除者，張季明謂元氣無所歸着，陽浮則倏熱矣，六神湯主之。

《方氏脈證正宗·小兒科》俗云兒在腹中，有血塊在兒之口，兒含之以飲血。然兒之在胎中，有包衣裹其身而無出入之路，惟包衣之口通於臍帶，然母之氣血浸潤之而入。蓋兒之口乃消血之路，血得從路而歸之耳。

夫小兒之軀，大人亦由之而長大，何有二哉？無非臟腑未實，氣血未充，筋骨未堅，經絡未滿，疾病大同而小異也。只以用藥輕重之殊，今將小異者提明。如胎寒、胎熱、急驚、慢驚、臍風、夜啼、走馬牙疳、口疳之異也。

《幼幼集成·賦稟》夫人之生也，秉兩大以成形，藉陰陽而賦命。是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乃至精神魂魄，知覺靈明，何者非陰陽之造就，與氣化相盛衰。然天地之氣化有古今，斯賦稟由之分厚薄。上古元氣渾龐，太和洋溢，八風正而寒暑調，六氣勻而雨暘若，人情敦茂，物類昌明。當是之時，有情無情，悉歸於厚，非物之厚，由氣厚也。及開闢既久，人物繁植，發泄過傷，攘竊天元，雕殘太樸，世風漸下，人性澆漓。故水旱有不時之擾，流災有比戶之侵，生物不蕃，民用日促。值此之際，有知無知，咸歸於薄，非物之薄，由氣薄也。

然則今之受氣於父母者，其不能不薄也可知矣。況有膏粱異養，貴賤殊形，醫術稱仁，顧可視爲不經之務。夫膏粱者，形樂氣散，心蕩神浮，口厭甘肥，身安華屋，頤養過厚，體質嬌柔。而且珠翠盈前，嫵妍列侍。縱熊羆之叶夢，難桂柏以參天。復有癡由貪起，利令智昏者，有雪案螢窗，刳心噴血者。有粟陳貫朽，握算持籌，不覺形衰氣痿者，有志高命蹇，妄念鑽營，以致心倦神疲者。凡此耗本傷元，胚胎之植，安保其深根固蒂也。乃若藜藿之家，形勞志一，願足心安，守盎廩瓶倉，對荊釵布裙，乃其神志無傷，反得胎嬰自固。以此較彼，得失判然矣。若夫怒傷元氣，勞役形骸，迅雷烈風，嚴寒酷暑，日月薄蝕，病體初安，醉飽傷神，落紅未淨，胎孕之由斯愈薄，實又成於人所不覺者。故今之稟受，十有九虛，究其所因，多半率由於是。

業斯道者，當知氣化厚薄，人事澆醇，因以察其胎元之受於父母者之盛衰堅脆，庶幾近焉。若但以上古成方，而治今時薄弱，膠柱鼓瑟，究歸無當，泥而不通，未可以言達於理也。

《幼幼集成·壽夭辨》頭者，諸陽之會，髓之海也，凡兒頭角豐隆，髓海足也。背者，五臟六腑俞穴皆附於背，脊背平滿，臟腑實也。腹者，水穀之海，腹皮寬厚，水穀盈也。目爲肝竅，耳爲腎竅，鼻爲肺竅，口爲脾竅，七竅無闕，形象全矣。故知肉實者脾足，筋強者肝足，骨堅者腎足，不妄言笑者心足，不多啼哭者肺足。哭聲連續者肺實，不久眠睡者脾實。兼之腳健而壯，項長而肥，囊小而黑，根株固也。肌肉溫潤，營衛和也。而更腮妍如桃，髮黑似漆，表氣實也。小便清長，大便滋潤，裏氣實也。已上皆爲壽相，其兒無病易養。

諸陽皆起於頭，顱破項軟者，陽衰於上。諸陰皆起於足，牖小腳跷者，陰衰於下。鼻孔乾燥肺枯，唇縮流津脾冷。髮稀者血衰，項軟者柱折。青紫之筋散見於面者，多病風熱，兼之形枯色夭者，表虛。瀉利無時者，裏虛。瘡疥啼哭，及多笑語者，皆陽火妄動之候。已上皆爲夭相，其兒多病難養。

《幼幼集成·面部形色賦》此賦不出幼科之手，蓋六朝時高陽生所作。臨診辨證，頗爲得理。予經驗既久，所以知其不誣。今於字句未洽處，特爲之更定，并加以小註，非敢妄添蛇足，實爲初學一助云。

察兒形色，先分部位。欲辨形之強弱堅脆，色之夭澤枯榮，必先分上下左右之部，定五行四象之位，然後按部察色，以定證之安危。左頰青龍屬肝，右頰白虎屬肺。經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蓋五行之位，木旺在卯，金旺在酉，天地之氣，陽從左升，陰從右降，故以左頰配肝，右頰配肺。非謂左頰即是肝，右頰即是肺，無過以生殺之理，配木金龍虎之位，以候其臟氣之強弱耳。天庭高而離陽心火，地角低而坎陰腎水。《周易》以東震西兌，南離北坎，定子午卯酉之四正。蓋後天之用，有形者無不由之，故以心配離南之午火於天庭，腎配坎北之子水於地角，亦陽上陰下之義。第據其理而言之，非謂額上即心，唇下即腎，竊笑幼科未識淵源，刻舟求劍，未可向癡人說夢也。鼻在面中，脾應唇際。《內經》以鼻爲面王，以其位居正中，內通呼吸，生死賴之，所以謂之中也。脾爲中土，經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又曰：脾胃者，倉廩之本，其華在唇四白。故曰脾應唇際，亦中州受納之地也。或問既五臟之經脈未行於面，何以又從面部而察五臟之證，能無幻耶？曰，望色察證，《內經》之傳，第軒岐大聖天人之學，後世莫能效法，所以據五行四象，列以部位，使望色者有所憑依耳。又曰，布列雖按五行，恐內臟之氣不應，奈之何哉？曰，五臟之脈實未行於面，

而《藏象論》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氣血皆上於面而走空竅。蓋人上下九竅，而七竅在面，目二、耳二、鼻二、口一，故目爲肝竅，耳爲腎竅，鼻爲肺竅，口爲脾竅，舌爲心竅。有此諸竅，而後三百六十五絡之氣，皆通於面，故曰氣血走空竅。由是按部察色，以決其吉凶，亦猶方脈之兩手六部，分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夫兩手惟一肺脈耳，他臟何涉？亦前哲按八卦方位，以手太陰一經巧分六部，以候十二經臟氣之盛衰。然則脈之隱微莫睹者，尚可候其成敗，而色之一望顯然者，獨不可推其吉凶乎？醫理至微，後賢幸毋忽略。紅色見而熱痰壅盛，青色露而肝風怔悸。此概言通面之色，通面爲足陽明胃經所主。胃經鬱熱，面必淡紅，熱搏津液，定化爲痰而壅滯。風邪衝併，面必見青，心神不安，則爲怔忡驚悸。如煤之黑爲痛，中惡逆傳；似橘之黃食傷，脾虛吐利。面見黧黑，至凶之候，幸而暴病乍見，實爲中惡之徵。偶因惡毒之氣，從鼻而入，肺先受之，阻遏正氣，隧道不通，所以腹痛。邪盛不能自出，反致子乘母位而逆傳，如肺傳脾，脾傳心者是也。橘黃，言其深黃也。脾司運化，乳食不停，何黃之有？由其運化失職，所以食填太陰，脾氣凝滯，故深黃上面，必致有吐瀉之虞。白乃疳癆，紫爲熱熾。白屬肺氣虛，子傷累母，所以脾必困而爲疳。紫爲風熱熾，經絡受邪，定化爲壯熱而不已。青遮日角難醫，黑掩太陽不治。此下逐部分言之。諸書皆誤爲口角，不知面部無口角之位，不但無此位，證亦全不符。蓋小兒中氣強者，唇不變色。中氣虛寒者，十有九青，此爲常候，非難醫之證。今正之。日角，左額也。猶日之東升而爲青色遮蔽，爲木蔽陽光，病則必有疑難之慮。太陽，左右兩額也。太陽爲衆陽之宗，屬火旺夏，氣色宜紅，今黑色掩映，將有水來剋火之象，定見傷殘，故曰不治。年壽赤光，多生膿血；山根青黑，每多災異。年壽，鼻梁也，爲氣之門戶。赤光侵位，肺必受傷，氣不流行，則血必凝滯，將有膿血之災。山根，足陽明胃脈所起。大凡小兒脾胃無傷，則山根之脈不現。倘乳食過度，胃氣抑鬱，則青黑之紋，橫截於山根之位，必有延綿啾唧，故曰災異。朱雀貫於雙瞳，火入水鄉；青龍達於四白，肝乘肺位。朱雀，赤脈也，雙瞳，腎水也。赤脈貫瞳，火乘水位，治宜瀉心補腎。青龍，肝木也，四白，肺金也。白珠見青，肝風侵肺，治宜保肺平肝。瀉痢而戴陽須防，咳嗽而拖藍可忌。瀉屬脾病，痢屬腎病，脾腎兩臟既傷，先後二天幷弱，面宜憔悴，今反面見紅赤，知爲虛陽上泛，故曰須防。咳嗽，肺病也。青者，肝色也。由其肺氣已虛，肝無所畏，木乘金位，恐其生火以剋金，故曰可忌。疼痛方殷，面青而唇口撮；肝風欲發，面赤而目竄視。疼痛，腹痛也。寒氣侵脾，內臟無火，一派陰冷，阻抑陽和，故面青而唇撮也。竄視，目直視也。幼科指爲肝病，其實太陽經本證。蓋太陽之脈繫目上綱，血虛受寒，則上綱緊急，故目直視。今指爲肝風，必用風藥耗其津液，反成不救。能知養血，其病自瘳。火光焰焰，外感風寒；金氣浮浮，中藏積滯。通面火光，風寒傷胃，陽明拂鬱，表未解也。黃色滿面，食傷脾也，運化無功，久成積也。乍黃乍白，疳積連綿；又赤又青，風邪瘛瘲。黃爲脾虛，白爲肺弱，脾肺俱傷，無氣以運，乳食難消，輕則爲積，久則爲疳。赤爲火色，青爲風色，風火相乘，榮血枯燥，筋脈牽強，甚則搐搦而爲瘛矣。氣乏囟門成坑，血衰頭毛作穗。小兒稟受精髓不足者，平日腦髓未充，賴氣以充之。今大病之後，中氣下陷，安保其囟不成坑耶？髮乃血之餘，血榮則髮黑，今頭毛如草之穎，知其榮血枯焦也。肝氣眼生眵淚，脾冷流涎滯頤。眼屬肝，肝氣實則眵乾硬，肝氣虛則眵膠粘。寒傷肝則淚冷，熱傷肝則淚熱。脾主涎，脾氣虛冷，不能收攝，故津液妄泄而滯於頤間，誤爲脾熱。禍不旋踵。面目虛浮，定腹脹而上喘；眉目頻蹙，必腹痛而多啼。脾肺兩虛，中宮寒肅，以致氣不歸源，反逆而之上，則上氣喘急，面目虛浮，因知其內必腹脹。小兒知識未開，於七情六欲毫不相關，何頻蹙之有？亦因臟寒腹痛，所以不時啼叫，面頻蹙不藥也。左右兩頰似青黛，知爲客忤；風氣兩池如黃土，無乃傷脾。左右兩頰俱青，客忤之證。由小兒神氣怯弱，陽和未充，外邪客氣，得以乘之，從鼻而入，忤其正氣，則口吐青黃白沫，面色變異不常，腹痛喘急者是也。風池，氣池，眉上眼下也。風池屬肝，氣池屬胃，如黃土之色，由木勝土復，所以眞臟色見。風門黑主疝，青爲風；方廣光滑吉，昏暗危。風門，耳前也，少陽經所主，黑則爲寒爲疝，青則爲燥爲風。方廣，眉梢也，亦少陽所主，光亮則吉，昏暗則危。手如數物兮，肝風將發；面若塗朱兮，心火燃眉。邪熱傷神，手如數物，謂十指屈伸不定，如數物之狀。速宜疏解熱邪，斷無肝風之發。淡紅爲陽明胃經表熱，深紅爲少陰心經裏熱，面若塗朱，知爲心熱，心不可瀉，惟瀉小腸，內火一清，丁火自息。坐卧愛暖，風寒之入；伸縮就冷，煩躁何疑。凡小兒偎入母懷，藏頭密隱，欲人懷抱者，必惡風寒也。由風寒初入，未能化熱，所以坐卧受暖。邪已入裏，則掀衣揭覆，揭手露面，偃胸仰卧，口渴躁煩。由其內外皆熱，所以欲就清涼。肚大腳小，脾欲困而成疳；目瞪口張，勢似危而必斃。脾不運化而肚大，肌肉消削而腳小，蓋脾主肌肉，由其乳食失節，所以脾困而成疳。膀胱絕而目瞪，脾氣絕而口張，其勢已危，必無可生之理。噫，五體以頭爲尊，一面惟神可恃。況聲之輕重不同，啼之乾濕頓異。呵欠連綿，知病之欲作；忽然驚叫，識火之將煽。此察證之規繩，幸拳拳而不諱。頭爲元首，故以爲尊。面分五位，惟神是賴，神存則生，神亡則死，蓋指眼光而言也。況聲有輕重，啼有乾濕，安得無辨？凡聲微者，知其氣不足。聲壯者，知其氣有餘。哭而無淚者實，哭而多淚者虛。呵欠連綿，爲陰陽交引，升降不前，知其病之將至。忽然大叫，則知火熱擾神，必有壯熱之證。倘能依此辨證，亦猶工之有規矩，樂之有六律，是則是效，是究是圖，自不致有望洋之嘆矣。

《小兒諸熱辨·先天不足論》 人稟父母之質，受天地之氣以生。生而長，長而壯，而老，代謝相仍，以承天運，理之常也。然天地之氣有盈虛，而父母之質有強弱。得質之強而受天之虛者，所謂陰有餘陽不足也。得質之弱

而受天之盈者，所謂陽有餘陰不足也。故人生每多偏勝之病。惟稟質既強而受天不弱，則其生其長自有確乎不拔之操。若稟質既弱而受天復虛，陽既難生，陰復不長，二周兩歲，面白皮黃，聲短目沉，肌膚不實，或齒遲髮遲，語遲行遲，或龜胸龜背，鶴膝解顱，如此等類，皆謂先天不足。一旦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忽然夭折，如瓜果之墜落者有之。又或內熱膚枯，項生核，目生翳，便溏食少，氣息厭厭，如油盡之燈者有之。況四時感冒，人不能免，醫家不分體質，從例用藥，有一服而斃者，不可不慎也。間有壯盛之乳，培養適宜，縱得成人，亦多不壽，褚氏所謂縱長不過八八之數；若嗜色慾，多不過四旬而亡者，此類是也。凡治此等，大約男孩以滋腎爲先，女嬰以養肝爲本。即驚風痰食，亦當別立法門，不同強壯。用藥之妙，時時照顧脾胃。如此，則補天之功庶幾有焉。

《小兒諸熱辨·辨小兒無七情之謬》　或問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何處見得？子曰：落地一聲，但聞哭，不聞笑，非憂而何。則憂之一字，在嬰幼已先得之，然憂之小者不爲患。其有喪父失母，悲哀憂慮而成病者，有忽然斷乳，思乳不得而成病者。懨懨忽忽，心煩啼吵，不思食而內熱作者是也。致於驚恐一證，小兒最多，在胎時已先有之，睡中驚惕，內熱心煩者是也。小兒喜則笑，怒則啼，惟喜怒無常，不能爲病耳。謂小兒無七情，世俗之謬談也。葉時可先生治一兒喪母，憂啼，心煩不寧。服秘旨安神丸，命以其母所著未浣裏衣覆其身，是夕神安而愈。予治一小兒，墮池驚駭，發熱啼吵。用清心安神之劑，命汲池中水煎藥，服之而愈。雖曰以意治病，亦取其氣相感耳。

《小兒諸熱辨·暖病》　諺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小兒純陽之體，不勝鬱遏，每見富貴之家，紅爐密室，疊帳重裀，醞釀成病。或睡時母不加意，蒙頭一蓋，氣不得泄；或繫於懷抱之中，外裹重棉，內蒸母氣，以致發熱面赤，心煩啼吵者有之。此證既非外感，亦非內傷，名曰暖病。醫家察得其情，但以輕清之劑，微微散之。仍令徐徐撤去過厚衣被，則熱證自平。又有冬時過暖，病不即發，至春二三月，或耳下紅腫，或發爲丹疹，或目赤口瘡，皆暖之遺也，亦宜輕清之劑散之。

《幼科推拿秘書·壞證十五候》　眼生赤脈貫瞳人，瞳人屬腎，腎有兩筋，自背脊直至腦門，貫其一睛。心與腎交，水火相濟，若水火兩絕，赤脈貫矣。向上直視不轉睛。向上直視不動，腎腑俱絕。手足不收毛髮豎，胃主肌膚四肢，胃絕，則毛髮豎，手足不能收管。囟門腫起又作坑。心主血，心絕，血不上行。天柱骨痿頭偃後，心絕，不治之證。咬牙出舌語不明。舌乃心之外應。心絕，血不流行，虛舌出口，或舌短不語。齒或咬人腎脈絕，腎乃骨之主，齒乃骨之餘。絕則齒癢咬牙，或咬人，腎絕心亦絕。鼻孔乾燥黑來侵。鼻乃肺之外應，燥黑則肺絕。魚口氣粗啼不得，肺爲氣主。肺絕，則氣返，或氣急難啼。魚口，一張一閉。大腸脈絕忽鴉聲。忽作鴉聲，則大腸絕矣。鴉聲，變聲不止。兩手抱頭目無彩，肝藏血，目乃肝之外應。血脈不榮，則指甲青黑，及目無光彩。筋縮，則兩手抱頭，肝絕。指甲黑色又傷青。喉中拽踞口吐沫，凡有涎出口鼻。風疾閉竅面黑形。五孔乾燥，不治之證。是風痰閉塞關竅，血脈不行，不納湯藥，面色青黑。心寒脈絕令肺脹，飲水直下胃無存。肺胃俱絕，飲水不歇，直下大腸中去，必死之證。痢如死鴨鵝之血，心絕。臭穢血水糟湯臨。臟腑俱敗。四肢汗出如油出，榮衛俱絕，陰陽離，津液散於四肢，如膠粘者，不治。手足攣搖那得生。心絕。面黑唇縮不蓋齒，脾絕。蛔蟲出口死形眞。脾絕。

《幼科推拿秘書·穴道圖象》　潛庵曰：推拿一書，其法最靈。或有不靈，認穴之不眞耳。即如頭爲諸陽之首，面爲五臟之精華，十指聯絡於周身之血脈。穴不眞則竅不通，竅不通則法不靈。

《羅氏會約醫鏡·兒科·論小兒虛證絕證》　小兒之虛證，觀外可知。如心虛則驚惕不安。若啼聲不出者，心絕也。肺虛，則氣促多汗。若喘滿痰響者，肺絕也。脾虛，則吐瀉不食，痞滿倦卧，牙緊流涎，手足牽動。若昏迷不乳者，脾絕也。肝虛，則筋急斜視，抽搐勁強。若目不開者，肝絕也。腎虛，爲肢厥津枯，火不歸元。若二便不禁者，腎絕也。凡言實者，乃邪氣之實，非元氣之實也，治者亦不可傷元氣。若病久已虛，尤當專顧脾腎，則根本固而無虞矣。

《羅氏會約醫鏡·兒科·論小兒諸熱》　小兒熱證不一，有表裏虛實之異。而人動謂小兒純陽，概用寒涼，其說亦誤。蓋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天癸者，陰氣也。陰氣未至，故曰純陽，原非謂陽氣之有餘也，特稚陽耳。稚陽之陽，其陽幾何？陽本非實，而誤用寒涼，則陰既不足，又伐其陽，多致陰陽兩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依賴而望其生長耶。故貴審稟賦陰陽偏盛，及外感風寒，內傷飲食等證，因人調治，斯無弊矣。

《温病條辨·解兒難·俗傳兒科為純陽辯》　古稱小兒純陽，此丹竈家言，謂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陽之謂。小兒稺陽未充，稺陰未長者也。男子生於

七，成於八。故八月生乳牙，少有知識。八歲換食牙，漸開智慧。十六而精通，可以有子。三八二十四歲眞牙生，俗謂盡牙根。而精足，筋骨堅強，可以任事，蓋陰氣長而陽亦充矣。女子生於八，成於七。故七月生乳牙，知提攜。七歲換食牙，知識開，不令與男子同席。二七十四而天癸至。三七二十一歲，而眞牙生，陰始足，陰足而陽充也，命之嫁。小兒豈盛陽者哉。俗謂女子知識恆早於男子者，陽進陰退故也。

《古方彙精・兒科門》 赤子初生，百脈未周，賴母乳哺之。而其膚革未充，精髓未滿，恆易招客忤。究其根原，有未離母胎，而已受病者。有既脫母腹，而旋致病者。有變蒸非病，而調護失宜，輾轉而成病者。加以痘疹關煞，種種皆病之所叢生。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友漁齋醫話・橘旁雜論・童子好睡說》 或問童子好睡，孩提無論已。凡三歲以下，十歲以上之童子，每到晚餐纔罷，或竟倒卧，或扶頭坐睡，無不如沉醉然，何耶？答曰：此脾系急、心系緩也。何謂脾系急？童子純陽好動，一日之中，無刻停歇，則體勞。脾主運動，故曰脾系急。何謂心系緩？童子天機活潑，心無所用，即入塾課讀，亦是口內工夫。十歲之外，有用機記者，即不然也。心主血，不用則血不耗，故曰心系緩。夫農夫粗人，年雖老大，亦多體勞心逸者，伸腳即酣睡可驗焉。富貴人心勞體逸者多，故不及農夫粗人之好睡耳。

《保赤存眞・小兒純陽論》 仲陽謂小兒純陽，不可用熱，自此寒涼之害，橫行於天下矣。豈知人在氣交之中，生即同時，尙分東西南北，況古與今地氣之厚薄不同，人事之華樸各異。古時安樸敦良，太和洋溢，八風正，六氣調，人之胎元，眞陽鎔結以爲純陽，眞純陽也。近世則不然，地氣日薄，人事日乖，有剝喪以寒其元精者，有生冷以散其陽和者。所生之兒，或稟父之命門火衰，或稟母之中州土弱。一出胎時，多有胎怯、胎寒諸證。或面色皎白，或唇淡舌淡，或夜多漩溺，或腹痛飧泄，或骨削皮薄，或乳食難消，或囟陷肢寒。醫人認爲脾虛，用東垣法以補土，非無效驗，而小兒終不能轉弱爲強者，未解隔二之治也。經曰：虛則補其母。脾之母在於腎之眞火，用八味以補命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則火自生土。土強則後天可以蔭其先天，先天可以固其後天。自然飲食日增，營衛充暢，氣血溫和，陰陽流動，無寒凝冰伏之患矣。然則仲陽之論非歟？曰：時不同耳，非論之過也。薛長洲、張會卿多有發明，醫案具在，請細細參之毋忽。

《保赤存眞・各證分註》 發熱　小兒病多發熱，幼科論說太繁，茲撮其要，以四證分之：曰表熱、曰裏熱、曰虛熱、曰實熱。以手熨之，初起覺熱，久則惟覺溫和，不見其熱，此表熱也。初熨不甚覺熱，久則熱氣蒸手，此熱自內出，裏熱也。虛熱：或燒或退，發來悠悠。實熱：熱氣壯烈，不甚退。小兒病，惟以病人之手，熨大人面頰上，覺其熱者，發熱也。覺其溫和，便非發熱。太陽寒水一經在表，故初病多發熱。

惡寒　足太陽行身之背，初受風寒，故多惡寒。小兒不能言，但見其喜人懷抱於懷者是也。

呵欠　足厥陰、足太陰證。肝主風，脾主困。肝經風熱，筋脈抽引，故時呵欠。脾氣倦怠亦呵欠，所以人坐久，精神疲倦欲睡，必先呵欠。

頓悶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寒一犯，榮衛阻滯，玄府閉塞，汗爲熱隔，不得宣通，故多頓悶。

咳嗽　風寒暑濕，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氣，邪犯則氣逆不散，衝擊咽膈，令喉中淫淫作癢，故爲咳嗽。

頭痛　足太陽脈上額、交巔，故外感多頭痛。若氣血虛者，亦昏而痛，宜參他證，以定主治。

喘急　肺主氣，氣逆而上行，衝衝而氣急，喝喝而息數，張口抬肩，搖身滾肚是也。有表證而喘，有裏熱而喘。若邪初犯，口鼻氣急，是爲氣粗。病後氣不能接續，是爲氣短，皆非喘也。

汗　風邪初入皮毛，發熱有汗。入裏則津液內滲，不得宣發，故多無汗。然邪入陽明，府熱結於裏，亦多汗，或止手足心濈然汗出，當以他證參之。此證有虛有實。

寒熱往來　足少陽主半表半裏，故本經見此證，他經則無也。

頭兩側角疼　足少陽脈行身之側，上抵額角，故兩側角痛。

耳聾　足少陽脈下耳後，邪熱壅塞，氣不上宣，故聾。

脇痛　足少陽行身之側，故兩脇脹痛。

項強　足太陽脈還出別下項，風邪入太陽，經絡拘急，所以項強。

背反張　足太陽脈夾脊抵腰中，且主周身之氣。外邪感之，經絡拘急，所以背反張。又肝主筋，肝風盛，及肝血虛者，多見此證。即幼科書云角弓

反張是也。

目上視、目連劄　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足厥陰肝主筋。小兒病易引肝風，風熱入目，障其筋脈，目之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目上視。肝開竅於目，肝虛生風，或肝實動風，皆使目之上下左右爲風吹扇，兒不能任，故目連劄。二證有由風熱者，有因血虛者，當分別治之。妄人稱爲天釣驚是也。

痰鳴　小兒病易動痰。風盛者咳嗽必緊，痰不易出；火盛者，痰滑而稠；脾虛者，痰稀而白。或睡中覺有痰響，醒則不覺有痰，此虛痰來往也。妄人慣用牛黃、南星等攻之，誤矣。

咽乾口苦　足太陰脾脈布胃中，絡嗌。而此證《傷寒論》屬少陽者，以頭痛、脇痛、寒熱往來屬半表，言與足太陽相近也。以口苦、咽乾、耳聾、目眩屬半裏，言與足太陰相近也。觀小柴胡湯用柴胡以治半表，用黃芩以治半裏，其義可見。

面赤頰赤　左頰赤，肝經有熱。右頰赤，肺經有火。通面皆赤，心火上衝或肝脾之火上乘。兩頰嬌紅，又無口渴便赤壯熱等證，則屬肝脾心肺虛熱，宜補不宜瀉。方脈外感祇云足經，不及手經，而幼科則手經皆有見證，以小兒臟腑嬌嫩，外邪一犯，經絡皆爲牽引，故手經又有見證。

目痛　諸脈皆屬於目，目得血而能視，足陽明胃多氣多血。邪熱不得從玄府透達，則必向裏而走空隙，十二經臟腑惟胃上有口、下有口，最虛而善受，六經之邪皆能入之。邪熱內壅，上侵於目，故多目痛，所以傷寒門以目痛屬足陽明經證也。又肝脾之火上乘，亦見此證。

鼻乾不眠　足陽明脈循鼻，故鼻乾。又胃爲六腑之海，其氣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眠。

口渴　邪入內則蘊而爲熱，熱則發渴，故渴爲陽明本病。但邪在表而渴，與之則飲，不與亦不索飲，邪入裏則大渴引飲。又脾虛吐瀉證亦渴，以津液傷耗，引水自救也，然雖索飲而飲卻不多，宜分別治之。

眼目斜視　足厥陰證風熱傷陰，筋脈縮急，左右牽引，故斜視。此證有風盛痰阻者，宜祛風豁痰。有血虛筋燥者，宜滋陰養血。薛立齋每用六味丸起死回生，庸手概作驚風，用風藥以燥血，誤矣。

手足搐搦　足厥陰肝主筋，足太陰脾主四肢，肝脾兩傷，左右牽扯，故搐搦。此證有虛有實，如形病俱實當治肝風，形病俱虛當補脾肺。幼科概作驚風，截風定搐，所以愈不能止，妄人稱爲彎弓驚是也。

牙關緊閉　風木太盛，筋絡縮急，故令緊閉。

以上見證，皆小兒證必有之候，亦外感六淫必見之證。或宜辛散以疏表，或宜辛涼以解肌，或宜苦寒以清熱，或宜養陰以潤燥，前賢確有成法可遵。後人偏執仲陽之論，概曰急驚，截風定搐，金石亂投。不知薛氏有云：錢氏之法可以日用，錢氏之方可以時省。此二語予嘗佩之不忘，亦願同學者三思之，以絕驚風之害。

口噤　由風木太甚，筋急收斂，舌不轉運，故欲吮乳而口不能吮。又心脾有熱，舌絡緊急，亦見口噤。

咬牙　齒屬足少陰腎經，牙牀屬手足陽明經，二經有風熱，故令相擊。其或在睡中咬者，風屬陽，動則風行於陽，靜則風歸於裏也。亦有因肝脾虛熱生風者，宜六味、六君加減等法，當合他證參定。

口角喎斜　由筋脈牽引也。有風盛筋急者，有血虛筋縮者。瘛病中如太陽過汗變瘛，風病誤下變瘛，瘡家誤汗變瘛，產後汗多遇風變瘛，跌打冒風變瘛，表虛不任風寒變瘛，血虛及去血過多變瘛，皆有口角歪斜，戴眼反張等證。豁痰截風，必速其亡。

弄舌　足太陰虛熱，令舌絡緊，故時時舔舌。此證宜補，與吐舌之有實熱者不同，妄人稱爲蛇絲驚是也。

搖頭　經云：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足厥陰外感風盛，及本經血虛生風，皆見此證，治有補瀉不同。

兩腳掣跳　海藏謂肘膝相搆，屬陽明證。予按：由筋脈抽引，當屬足厥陰證，妄人稱爲馬蹄驚是也。

兩手拘攣　誤治耗其津液，足厥陰筋脈受傷，不能榮運，故拘急，妄人稱爲鷹爪驚是也。

目白珠青　白珠屬肺，青爲肝色，白珠見青，乃肝風侮肺也。然肝有虛實，肝實風盛，宜平肝祛風。肝虛風動，宜滋水鎮木。予用六味加肉桂，治三兒應垣白珠青，瀉下青色，是肝風內鼓也。

眼目下竄　即《金匱》所謂有頸項几几，海藏所謂低頭不視。屬足太陽、足陽明二經熱鬱，頭昏不能舉，故頸項低垂，非眞目下竄視也。

啼叫　忽然大叫一聲即昏悶不省，此蛔蟲貫膈，脾胃虛寒也。古云：蟲

蝕上部則上唇有白點，蟲蝕下部則下唇有白點。妄人稱爲烏鴉驚是也。

以上等證有虛有實，當參前項列證，合之苗竅，即以手紋，分別主治。幼科偏又曰慢驚，推其意，以此等候證不似前項之急烈，故名曰慢。究竟向盲人問途，總無去向。

尋衣撮空　足厥陰經血枯風引，故手指顫搖亂撮。許叔微確主六味丸，自是卓識。錢仲陽認爲肝經實熱，用瀉青丸，則百不見一矣。

四肢攤曳　脾主四肢，中氣敗壞，脾陽不充，故手足無力而攤軟，妄人稱爲撒手驚是也。

眼胞浮腫　上下眼胞屬脾，木強侮土，脾氣受虧，故浮腫，書云兩目虛浮是也。

昏睡露睛　脾胃虛極，眼皮不能緊合，故睡而半開半合，宜大溫補爲主。吐瀉病多見此證。

面青口撮及吐白沫　風木太盛故面青，筋脈抽急故口撮，土虛不能統液，故吐白沫。陰寒腹痛每見此等證，妄人稱爲鯽魚驚是也。

唇口蠕動　唇爲脾之華，口爲脾之竅，又足陽明胃脈環唇口而交人中，脾胃虛極不能榮養，每見此證。

目睛瞤動　目爲肝竅，肝藏血，血不足則風火內生，故睛動。

面色虛黃　黃爲土色，脾土大虛，故本色出現。通面皆黃暗而眉心卻青，此則肝木尅土，宜補土平肝。然平肝之法，有用天麻、柴胡以伐肝，有用肉桂、白芍以斂肝。總宜審肝之虛實以定主治，勿謂肝能尅土便是肝強。

手足微發熱　手足爲諸陽之本，至此猶微熱，是脾陽尚存一綫，急用溫補，猶易恢復。妄人謂尚有陽證，眞是惡極。

二便閉澁　陰液耗盡，腸胃枯澀也。予治此等候，嘗用參、芪、歸、地，服至十餘日而大便始通，且糞不結。妄人認爲火閉，宜微用通利，慘酷之極。

神志昏沉　心血脾陽剝削已甚，所以昏沉不省人事。除卻安神養心補脾，再無治法。其有壯熱不退，亦令昏沉者，必有火證可辨。若風痰阻塞，不省人事，此則是發暈，非昏沉也。

厥逆　四肢厥冷也，有陽厥、陰厥之不同。如畏熱喜冷，揚手擲足，煩燥譫語昏憒，乳子紋紅紫，小兒脈沉數有力，此陽厥也。當遵仲景下法，看微甚下之。若惡寒不渴，引衣蓋覆，或下利清谷，乳子紋淡，小兒脈沉細，則是陰厥，當用溫法。慢脾候各證全是虛象，脾陽困極，一見厥逆，總要急救眞元，並用回生艾火維持竭絕。

以上等證，皆是慢脾之候。夫脾主健運，扇動不息，脾失其職，則脾困而慢。名曰慢脾，是欲人急扶脾土，使之健運不慢。顧名思義，卻是正氣名目，不比急驚、慢驚之詭名。陳氏以非搖易之，令人費解，不如仍從幼科原名爲是。

杏林子曰：以上諸證，皆小兒病所必見之證。初起三陽表證出現，用辛散以疏表，用辛涼以解肌，自然邪退病愈。乃幼科不曰表證、裏證，而曰急驚、慢驚，慣用金石壓住病邪。一見不應，便肆攻伐，至於元氣剝喪，敗證俱出，猶曰變慢脾驚。幷設種種不通名目，眩惑後人，論其罪，當入無底地獄也。今予逐證分註，指出經絡臟腑。再問幼科所謂驚風者，果能外此等證否？而此等證，果不由於六淫而由於驚否？予初讀《幼幼集成》諸書，立論甚確。微惜其未能分晰透澈，屢欲續補，奈奔走風塵，有志未逮。茲於贛江舟中，博採群書，歸於簡約，似覺搜獲無遺，恨未得高明者正之耳。

《王氏醫存·小兒宜節葷膩》　諸葷物，皆引經藥。兒在胞中，臍之呼吸達於母之口鼻，天地元氣得由此入。降生後，翦臍乃以竅其口鼻也，始能呼吸。臍之氣達於脈絡，曰先天。口鼻之氣達於臟腑，曰後天。脈絡之隧深，故在胞中，氣入存多失少而不飢。臟腑之隧淺，故至生後，氣入來少去多而作餓。髫齔以前，精竅未開，七情未泄，氣足生形。十六歲後，精竅開，情竇泄，自此以後，氣但能養身矣。況日漸消耗，使氣無加有損乎。嬰兒食乳，長則食穀，非乳與穀能長大形體也，借以滋潤充溢，遂其生成之性，壯其長養之力也。所食諸葷，肉達於肉，筋達於筋，骨達於骨，皮毛臟腑脂體，各從其類，其性之寒熱溫平亦各奏其功。又如穿山甲、蟬脫、虎骨、龍骨、鱉甲、龜板、鹿茸、阿膠等類，古方用以引藥達於本位。膏粱子弟貪食葷膩，生痰生熱，作泄作脹，不可枚舉。如多食熊掌，引痰於手足矣；多食羊尾，積熱於尻輪矣；多食鹿茸，陽火聚於頂上；多食蹄筋，陰濕淫於腳下；多食龜板，積陰於腹脇；多食鱉甲，侵陽於脊膂。推之諸禽獸肌肉臟腑，皆從其性，各有歸到，幼幼者尚其鑑之。

《脈訣乳海·小兒外證一十五候歌》　眼上赤脈，下貫瞳人。池氏曰：赤脈屬心，瞳人屬腎，乃心火勝腎水，水乾則不能生木，致腎肝皆絕故也。囟門腫起，兼及作

坑。曾氏曰：囟腫皆以爲熱，殊不知有陰陽二證，切宜詳辨。堅硬爲陰，紅軟爲陽。故《嬰孩寶書》曰：寒氣上冲則牢靭，熱氣上衝則柔軟，正此之謂。若陰證以勻氣散，理中湯主之。陽證用玉露飲，當歸散，防風湯爲治。《玉環集》歌曰：囟門腫起定爲便，此候應須也不中，或若加坑如盞足，七日之間命必終。曾氏又曰：囟陷者，虛之極也。胃氣虛寒則囟陷，慢驚中有之。胃寒脾困，吐瀉者爲虛極，急以金液丹固眞陽，及諸般救元等藥治之，外貼以烏附膏。有後枕陷者，其證尤重，治法與陷囟藥同。不效亦爲難療，此大虛極，百無一活耳。鼻乾黑燥，勿聽子曰：鼻乃肺之竅，黑燥而乾，是爲肺絕。雲岐子云：火尅金也。愚曰：即所謂人病鼻如烟煤者死也。肚大青筋。肚脹腹大，脾虛也。肝主筋，其色青，今肚大而現青筋，是肝木尅脾土也。目多直視，睹不轉睛。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直視也。勿聽子曰：睛不能轉動而直視，是太陽已絕也。雲岐子曰：經云迴則不轉是也。指甲黑色，勿聽子曰：爪甲，肝之榮，華於外者也，肝絕則不能榮，故色現黑。愚謂肝主血，其華在爪，爪甲而現黑色，是血先死，故其色現如是。忽作鴉聲。勿聽子曰：肺主氣，發聲爲言，肺既絕，故聲如鴉叫。虛舌出口，《準繩》作舒舌出口，乃心絕，並壬癸日死。或曰舌乃心之苗，心氣散則出不得收。嚙齒咬人。腎主骨，齒乃骨之餘，虛則癢，實則痛。腎水虛竭，則無以榮養其齒而齒癢，故欲嚙齒咬人也。《準繩》云：咬乳戛齒，此腎絕也，並戊己日死。又小兒欲生齒亦然，不在其例。魚口氣急，勿聽子曰：口是脾之竅，氣是肺所主，脾敗而見魚口，肺絕而息喘急。啼不作聲。雲岐子謂哭而無聲，是謂肺絕。據《準繩》云：肝病重，啼哭無淚及病不哭下淚，乃肝絕，並庚辛日死。蛔蟲既出，必是死形。李晞范曰：蛔蟲生於脾胃之間，全賴穀氣以爲養，故逆出於口鼻，是胃絕也。愚謂人身之有蛔蟲，猶天地間之有龍也，故蛔蟲謂之人龍。夫龍何以秋冬則伏藏，而春夏則升騰也？蓋以龍之性，喜暖而畏寒，秋冬則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龍樂其暖而伏藏於九淵。春夏則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龍畏其冷而不能安其身，故升騰而上也。夫蛔蟲亦然，人身中之元陽足，則蛔樂其暖以安其身，而無擾動之患。藏府之陽氣衰而陰氣盛，則蛔畏冷而不能安其身，故逼迫而出於口鼻之上。倘仁人用心，求生於萬一，切勿峻用苦寒之藥，以速其亡焉可也。用藥速救，百無一生。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東垣內外傷辨證》 小兒無嗜欲勞倦，而內傷更有甚者。或稟賦不足也，或飲食不和也，或久病失治也，或病後失調也。稟賦之傷多在腎，因病之傷多在脾。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病因治法大略》 凡初生小兒，以臍風、牙疳、急驚、客忤四者爲最急，其後乃有蟲疳、慢脾，以及痘疹，皆小兒專證也。其蘊於胎中者，有胎驚、胎痘、胎疹、胎黃。凡母病臨產未愈，兒多帶病出腹，此先病於胎中也。其出胎而發者，胎寒則有盤腸、有臍風，胎虛則有解顱、五軟，胎熱則有牙疳、夜啼。其出胎而受者，亦有臍風、牙疳、腹痛、泄瀉。其證甚多，大抵專屬於外邪者輕，外邪與胎毒相激而發者重。

小兒寒熱病久，必有瘀血，必兼行瘀，乃能全愈。或吐紫衄，或下黑糞。外感失於汗下，即成癍疹。史載之謂熱病欲發斑者，其脈雖大，而重按如重夾綾絹裏狀。所以然者，其膚已微腫故也。

五臟生理分部

論說

《小兒藥證直訣》 五臟所主　心主驚，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虛則臥而悸動不安。肝主風，實則目直大叫，呵欠，項急，頓悶；虛則咬牙，多欠氣。熱則外生氣，溫則內生氣。脾主困，實則困睡，身熱飲水，虛則吐瀉生風。肺主喘，實則悶亂，喘促，有飲水者，有不飲水者；虛則哽氣，長出氣。腎主虛，無實也。惟瘡疹，腎實則變黑陷。更當別虛實證，假如肺病又見肝證，咬牙多呵欠者，易治，肝虛不能勝肺故也。若目直大叫哭，項急頓悶者，難治，蓋肺久病則虛冷，肝強實而反勝肺也。視病之新久虛實，虛則補母，實則瀉子。

五臟病　肝病，哭叫目直，呵欠頓悶，項急。心病，多叫哭驚悸，手足動搖，發熱飲水。脾病，困睡泄瀉，不思飲食。肺病，悶亂哽氣，長出氣，氣短喘急。腎病，無精光畏明，體骨重。

肝外感生風　呵欠頓悶，口中氣熱，當發散，大青膏主之。若能食，飲水不止，當大黃圓微下之，餘不可下。

肝熱　手尋衣領及亂捻物，瀉青圓主之。壯熱飲水，喘悶，瀉白散主之。

肺熱　手掐眉目鼻面，甘桔湯主之。

肺盛復有風冷　胸滿短氣，氣急喘嗽上氣，當先散肺，後發散風冷，散肺瀉白散、大青膏主之。肺只傷寒則不胸滿。

肺虛熱　唇深紅色，治之散肺虛熱，少服瀉白散。

肺臟怯　唇白色，當補肺，阿膠散主之。若悶亂氣粗，喘促哽氣者，難治，肺虛損故也。脾肺病久，則虛而唇白。脾者，肺之母也。母子皆虛，不能相營，故名曰怯。肺主唇白，白而澤者吉，白如枯骨者死。

心熱　視其睡，口中氣溫，或合面睡，及上竄咬牙，皆心熱也，導赤散主之。心氣熱，則心胸亦熱，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卧。

心實　心氣實，則氣上下行澀，合卧則氣不得通，故喜仰卧，則氣得上下通也，瀉心湯主之。

腎虛　兒本虛怯，由胎氣不成，則神不足。目中白睛多，其顱即解，囟開也。面色皎白，此皆難養，縱長不過八八之數。若恣色慾，多不及四旬而亡。或有因病而致腎虛者，非也。又腎氣不足則下竄，蓋骨重，惟欲墜於下而縮身也。腎水，陰也。腎虛則畏明，皆宜補腎，地黃圓主之。

面上證　左腮爲肝，右腮爲肺，額上爲心，鼻爲脾，頰爲腎，赤者熱也，隨證治之。

目內證　赤者，心熱，導赤散主之。淡紅者，心虛熱，生犀散主之。青者，肝熱，瀉青圓主之，淺淡者補之。黃者，脾熱，瀉黃散主之。無精光者，腎虛，地黃圓主之。

肝病勝肺　肝病秋見，一作日晡，肝強勝肺，肺怯不能勝肝，當補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實故也。補脾，益黃散，治肝，瀉青圓主之。

肺病勝肝　肺病春見，一作早晨。肺勝肝，當補腎肝。治肺臟，肝怯者受病也。補肝腎，地黃圓，治肺，瀉白散主之。

肝有風　目連劄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肝有熱　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肝有風甚　身反折，強直不搐，心不受熱也，當補腎治肝，補腎，地黃圓，治肝，瀉青圓主之。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風。風動而上於頭目，目屬肝，風入於目，上下左右如風吹，不輕不重，兒不能任，故目連劄也。若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皆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若得心熱則搐，以其子母俱有實熱，風火相搏故也。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胃氣不和　面皎白無精光，口中氣冷，不思食，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

胃冷虛　面皎白色，瘦弱，腹痛，不思食，當補脾，益黃散主之。若下利者，調中圓主之。

五臟相勝輕重　肝臟病見秋，木旺，肝強勝肺也，宜補肺瀉肝。輕者肝病退，重者唇白而死。肺病見春，金旺，肺勝肝，當瀉肺。輕者肺病退，重者目淡青，必發驚。更有赤者，當搐。爲肝怯，當目淡青色也。心病見冬，火旺，心強勝腎，當補腎治心。輕者病退，重者下竄不語，腎虛怯也。腎病見夏，水勝火，腎勝心也，當治腎。輕者病退，重者悸動，當搐也。脾病見四旁，皆倣此治之，順者易治，逆者難治。脾怯，當面目赤黃。五臟相反，隨證治之。

《幼幼新書·五臟所主病》《慧眼觀證》論五臟之氣各有所主：

心主於脈，其性動而榮於面，惡於熱，因熱所傷則脈濁。肺主於皮，其性堅而榮於毛，惡於寒，因寒所傷則皮澀毛立。脾主於肉，其性厚而榮於唇，惡於濕，因濕所傷則唇枯肉腫。肝主於筋，其性曲直而榮於爪，惡於風。凡驚風搐搦，本因風氣激肝，至令筋動發搐而指爪青黑。此爪者，筋之餘氣。腎主於骨，其性流潤而榮於髮，惡於燥。凡疳勞久瀉，下虛上盛，夢中咬齒，鬚髮焦枯。此齒者，骨之餘氣，而髮亦腦之髓海。

《惠眼觀證》論五臟受病：心之受病，既見於面黃臉赤，而又胸膈煩躁，口鼻乾粗及患面瘡，或瀉，驚，膿，與夫喘息聲粗，見水驚怕。肝之受病，既見於搖頭揉眼，而又遍身澀癢，毛焦髮立，覆地而卧，及眼生斑瘡，或腹中氣癖，與夫夜睡多汗。肺之受病，既見於臉白，喘粗氣急，而又憎寒壯熱，大腸冷滑，及鼻下常爛，咯唾膿血，與夫咳喘虛脹。脾之受病，既見於腹上多筋，吃食難化，好吃泥土，糞中蟲出，乃瀉痢頻，併多睡，與夫拈眉咬甲。腎之受病，既見於牙齦患瘡，而又胸膈焦渴，小便濁水及下部開張，夜中狂叫，與夫弩咽多黑。

《幼幼新書·五臟病四時所不宜》茅先生論：小兒心臟不宜夏：久瀉變爲痢，瀉血即難當。形瘦不行坐，心絕生口瘡。若逢如此病，端是應南方。若向其中得，何須更忖量。

小兒肝臟不宜春：眼愛頻頻澀，渾身似醉人。時時貪睡卧，心煩美好

嗔。唇白眼胞腫，狂言不欲聞。東方應春候，此病不宜春。

小兒脾臟不宜四季：面愛常黃好，不可見相傳。體差增寒熱，行難少食餐。此病忌四季，腳面腫相連。朝來陰腫了，不久在人間。

小兒肺臟不宜秋：行後氣常急，脹滿似懷身。項直時時喘，乳食口不侵。積聚成虛氣，驚多癖結成。秋間逢此候，一命定難生。

小兒腎臟不宜冬：痰汗時時有，尿多夜夜驚。遍身生粟疥，手足冷如冰。口內蟲常出，面黑絕精神。應此北方候，冬得損其身。

《幼幼新書·得病之源》 茅先生小兒受病根源：小兒五臟受諸病，聽說根源仔細明。眼赤肝家壅毒熱，怕明肝與心受驚。肝脾積聚成雀目，嗌氣脾家積虛膨。積熱在脾多愛睡，牙疳奶食毒相生。吐蟲大腸有餘熱，脾疳吃土有風生。毒食脾家俱積熱，或是瘧積又還榮。大傷積食脾熱瀉，耳聾腎積熱毒幷。重舌口瘡心極熱，奶癬脾積熱氣行。脾中有積腹高凸，心虛見水忽然驚。肺中壅熱鼻多塞，木舌心腸積共停。囟門腫起腎之死，大腸積熱有瘡生。臟中有熱常合口，有積心脹眼斑成。五心潮熱疳勞盛，疳之餘熱障虛鳴。脾臟毒盛奶不化，咬奶風兼入骨驚。龜背肺中有積熱，龜胸客風傷背平。聆耳元是腎中得，毒因傷肺候分明。遍身虛腫積不盡，走馬疳因腎得名。天窮臍風因此得，喉中痰上惡風驚。小便不利緣何事，積氣不散辨其形。要識驚癲癎癡者，肝之候與及脾驚。或喜或悲人莫測，邪氣入脾速療輕。肚脹口瘡疳會氣，逆胸涎隔熱交橫。夜多盜汗如湯潑，心熱不和人不明。多笑是驚餘熱在，不然心熱亂心驚。瀉之日久驚食得，冷熱相幷特爲生。略述因由容易見，免交性命入泉扃。

《莊氏家傳》小兒病源：心臟歌：渾身皆壯熱，肢體不能任。怕冷增重覆，腮紅面似金。口乾常鼻燥，漸次病根深。只因驚撲得，此病本從心。

肝臟歌：搖頭揉口鼻，白膜翳睛瞞。背痛常生瀝，雙眸閉不觀。青黃容兒醜，瘡癬體消斑。髮立毛焦悴，元因得自肝。

肺臟歌：咳嗽多啼哭，瘡生口鼻傍。饒聲惟嚙齒，滑痢瘦尪尪。肢體無筋力，形容不似常。吐膿幷吐血，此是肺家傷。

脾臟歌：乳食難消化，惟便在土泥。腹高青脈現，髮薄頂毛稀。喘息多饒嗽，無歡只愛啼。痢多酸臭甚，此病本從脾。

腎藏歌：寫利多頻并，尋常只是驚。糞中多米出，皮上粟紋生。身體烘如火，纔涼卻似冰。急疳何以療，本自腎家生。

《幼幼新書·察形色治病》 漢東王先生《家寶》內臺秘論：

辨五臟受驚積冷熱形證圖

肝臟受驚候：起髮際，其色淺白，若至丞相，即變驚風，渾身發熱，夜間多啼，宜下驚風藥。若退即可調治，若其色不退，下至東岳即有死候。耳前穴黑，金剋於木。若是外候，鼻乾燥，眼睛吊上。肝主筋，筋縮則睛無光，即是腎絕。瞳子不轉即是肝絕，爪甲黑也。

肝臟受積候：起食倉，其色微黃，下侵襯眉即是受積。黑睛黃赤，早晚發熱則多愛睡，乃有死候，啼哭無淚是也。

肝臟受冷候：面青淡白，眼中淚出，齒齦淡白，口中清水，大便酸氣，日中多睡，夜間煎迫者是也。

肝臟受熱候：起正眉薄薄赤氣，即衝丞相。心裏於肝，兩眼亦赤，多有眼眵，小者吐奶，大者吐食。有痰生風，早晚發熱，多啼少睡。



木方東肝

驚起髮際，
積在食倉。
冷面青白，
熱正眉當。

心臟受驚候：起印堂，其色微黑，下至眉心，赤則生風，若至鼻柱，即有死候。皮無血色，更生黑黶，水剋於火，惡即兩日，亥子難過。兼有外候，即多焦渴，吃乳不收，舌出口外是也。

心臟受積候：起額角，太陽穴虛，兩眼白赤，小便如泔，面合地卧，大極即吐熱氣，此惡候也。

心臟受冷候：起太陽，黑筋脈子來侵印堂，面色淡赤，目即無光，要轉奶食，口吐清水，日多煩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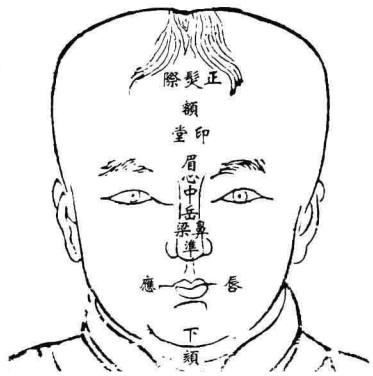
心臟受熱：起面頰，更加赤色，多驚少睡，髮乾頻渴，鼻下赤爛，口氣衝人，牙床惡臭，睡卧開口，多有煩躁，外候則吐蟲也。



火方南心

驚印堂上，
積額角荒。
冷太陽位，
熱面頰裝。

脾臟受驚候：起髮際，其色微青，即傳於肝。若至眉心，其色漸赤，即傳於心。若至鼻柱，其色必白。若分兩耳，黑氣連之，即生驚風。如此不退，一周時必死。其候主唇不蓋齒，口無津液，此是脾絕。四肢垂冷，胃主四肢，即是脾絕，不中理也，五日後寅卯時死。其外候則瀉黑血也。



土央中脾

驚正髮際，
積唇應黃。
冷眉中岳，
熱穴太陽。

脾臟受積候：口唇黃色，兩眼沉腫，早晚面浮，太陽穴調。外候頭疼，腹脹，大便飲食不消化，頻頻夜起，傷冷則瀉白糞。若臟熱則赤，若冷熱不調則赤白痢。

脾臟受冷候：起眉心中岳，其色淡白來侵鼻柱，又及元珠即是。外候糞白，食不消化，泄瀉無時，下應唇白，乃嘔逆，面色黃赤也。

脾臟受熱候：起太陽穴，白薄皮起如竹托，口唇乾燥，兼有口氣。外候若起，大便亦赤，夜間煩躁顛叫是也。

肺臟受驚候：起髮鬢，其色微赤，傳於司空則生驚風。外候氣喘無力，多啼叫。若至印堂即主死候，作鴉聲，喉中響，哭無淚，鼻乾黑燥者是也。



金方西肺

驚髮鬢赤，
積髮際藏。
寒人中見，
熱面臉傍。

肺臟受積候：起髮際，其色微赤，下至眉心，腹脹惡心。若至鼻梁，更到準頭，即是死候。若氣喘急不迴者，只三日午未時難過。

肺臟受傷寒候：起人中，下至承漿，亦到下頤，其色若春即青，夏即赤，秋即白，冬即黑。外候鼻涕流，兩眼赤昏，面頰赤，喘氣喉響。其惡候則面黑，咬人，鼻黑，身熱，氣喘不定是也。

肺臟受熱候：起面頰，其色青白，到衝承漿。若是外候，鼻中出血，夜間多啼，人即煩渴甚，此爲疳也。

驚入腎臟候：起耳前穴，其色微黃，下侵潮口。若起外候，夢裏咬牙，乃侵下閣，則生惡候，面黑惡叫，汗出如膠飴，其耳前穴黑也。

積入腎臟候：起兩眼深沉，其色微黑，眼睛微赤。外候聆耳兼耳聾，頭上囟門生瘡，較後再發是也。

冷入腎臟候：起額上，色紫而微青，下侵中岳，滿面青白，多哯頑涎，亦多睡少精光也。

熱入腎臟候：起食倉，其色微赤，下到準頭而還，日久兩眼延爛。外候耳重，多有眼眵，小便赤色是也。



水方北腎

茅先生辨小兒五臟各受色：小兒心臟色：左顴應赤色丹系，心屬南方火下離。心亂心中有餘熱，或言風擁莫憂疑。

小兒肺臟色：右顴白應在秋庚，肺屬西方金位行。若見顴中如馬尾，此名氣盛氣相騰。

小兒肝臟色：兩眼青時旺甲春，在肝屬木象東君。忽青胞目如藍靛，即是驚癇風欲遁。

小兒脾臟色：脾胃四季屬中央，戊己相乘土色黃。外繞四唇如橘水，須因積滯熱相當。

小兒腎臟色：北方壬癸腎黑色，濃水隨歸兩耳流。若在耳邊垂黑髮，腎家有病是因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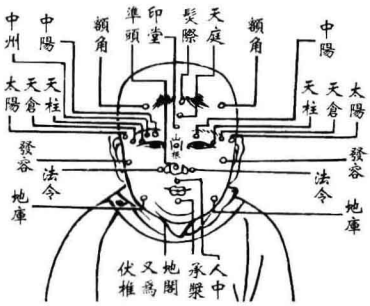
茅先生辨小兒面部五色：小兒面帶赤色，心病，或驚，或壯熱，或傷。小兒面帶黃色，脾病，或肚膨，或肚痛，或不進食，或脾寒，或嘔逆。小兒面帶白色，肺病，或咳嗽，或氣喘。小兒面帶黑色，腎病，夜有虛汗，或夜有虛熱，小便先帶紅色，後帶白色。小兒面帶青色，肝病，身上須發大瘡。

茅先生小兒雜病色：白在右顴肺氣盛，左顴微白邪干心。繞唇白色氣不順，左右人中脾積深。胃氣不和黃色淡，睛胞青色只因驚。心多驚悸言觀左，右肺青風喘嗽聲。滿面黑時腎家冷，常拋黑糞不曾停。

茅先生小兒五臟受赤色：左顴右顴心肺熱，兩眼連箱肝候同。唯有四唇耳前後，腎脾受熱本同宗。

《嬰童寶鑑》顴五臟各部色：心屬火，其色赤，王在夏，外應於面之左顴，故左顴上赤色如丹絲之亂理者，心有餘熱，亦言有風熱。肺屬金，其色白，王在秋，外應於面之右顴，故右顴上白色如馬尾者，爲肺之盛氣。肝屬木，其色青，王在春，外應兩目，故目內青色如綻者，謂肝有風，或云驚癇欲發。脾屬土，其色黃，王在四季，外應於口，故口四畔黃色如橘者，脾之有積熱。腎屬水，其色黑，王在冬，應於兩耳前，流轉不定，水性也，故耳前黑色如烏絲垂於水中者，腎之有疾也。

凡色赤在左顴者，心熱。在右顴者，肺熱。在兩目者，肝熱。在口四畔者，脾熱。在兩耳前後者，腎熱。凡白色在右顴者，肺氣盛。左顴者，微邪干心。口四畔者，氣不順。



圖證形迷指要秘

凡黃色在口及人中，并左右兩邊黃者，脾有疾。黃色微者，胃氣不和。凡青色在兩眼，是驚欲發。在左顴上，心多驚悸。右顴上者，風入肺，爲咳嗽而喘。凡黑色滿面者，腎冷，必下黑糞。此者辨五臟病色，更識春夏秋冬四季，斷其病狀，須在審詳，勿令誤矣。

面黃白色，有積。面青白色，有驚。面色赤，身熱者，傷寒。面色赤，耳尖冷，身熱者，疹痘。面色青黑，或時吐白沫者，客忤。非時面上紅赤變易不定者，驚。眼睛黃者，有積。面黃，兩顴小赤者，驚疳。面青黃，鼻癢，目昏者，風疳。面青黑色，夭絞啼呼者，中寒之患。初生，面目上、鼻口左右悉黃，爲血疸。人中鼻下青，乳不消。痢下青者，衣薄中寒。諸陽皆會於面，陽衰本有風邪，夾冷者面青。鼻下兩邊赤者，名赤鼻。面青白，躾身哭者，胎中受邪。面青者，肝癇。面赤者，心癇。面白者，肺癇。面黃者，脾癇。面黑者，腎癇。心風：唇赤，汗流，面赤。肝風：兩目連額併唇青，面黃。脾風：腹滿，通身黃。腎風：脊有餅粽，面黑。肺風：胸滿，鼻下目下色白。

《惠眼觀證》云：虛實之狀，不拘肥瘠，繫乎氣色。有肥而氣怯，瘠而氣壯。怯則色軟，壯則色盛。由此觀之，五臟之色皆見於面。肝青，心赤，肺白，脾黃，腎黑。雖然肝王於春，心王於夏，肺王於秋，脾王於四季，腎王於冬。設或不春不冬，有時而變面青黑，又非繫乎肝腎也。時非四季，有時而變面黃赤，亦非繫乎心脾也。時非在秋，有時而變面色白，亦非繫乎在肺也。忽然青黑者，主乎痛。忽然黃赤者，主乎熱。忽然白色者，主乎冷。此由氣有閉滯，非繫乎時也。泛常而色見於本部者，又非此論也。心肺繫乎兩臉，脾則見乎唇之四際，肝則見乎眼之四傍，腎則見乎兩鬢之際。始見於本部，又形於他位，前所謂不可一端而取也。至如脾主唇之四際，其色白則主吐瀉。或痢病之日久，忽然紫黑，此心腎之氣傳之於脾，主乎敗絕，不三日而死也。眼之四傍，其色青則主驚涎閉結，微微白色交侵則肺之剋肝，亦死候也。由是推夫五臟之氣遍行於面，不可執一而視也。

《莊氏家傳》察小兒氣色候：凡察小兒氣色，先安定自己神色，勿令散亂，兼忌孩兒初睡起及啼哭聲未絕，幷未可察視。面青，肝病。赤色，心病。白色，肺病。黃色，脾病。黑色，腎病。兩目青色，主肝風驚癇。兩耳前後黑，主腎熱風虛，多啼，不得睡，兩目赤色，主肝臟積熱。左額上有丹絲紅紋，心積熱。右額上白色，肺邪干心。右額上白色，肺臟邪熱。左頰上赤者，肝熱。右頰赤者，腎積熱。口四畔黃如橘，脾積熱。口四畔青色，兼有青筋，主驚。口四畔白色，榮衛氣滯。兩目黃，主積食不化、疳蝕。人中左右兩傍黃，主胃逆。面青，愁思客忤覺驚。人中青者，主下痢。面赤紅，主傷寒。面赤頭熱清涕，傷寒疹痘瘡。面青，兩鼻下赤，主盜汗，伏冷，陰證。面非時紅，或紅或赤變移者，主時中受邪驚。面黃，兩額微赤，主驚疳。面青黃，鼻癢，目昏者，風疳。眼上赤色，啼叫用力，吐乳不受，手足冷者，死。眼下青色如橫鍼者，死。黑色從眉繞目者，七日死。

長沙醫者毛彬傳面部察色：黑色發於年壽，驚氣伏脾。或射風池，肝生風逆。或連氣池，大腸冷滑。印堂黑，耳花黑，皆死候也。餘部皆心不調，但順榮衛，別觀所定處。赤色發於顴上，心藏伏熱。或連氣池，傷寒之候。風池上作輪，急驚將起。或於年壽上見赤，是心脾極熱。口內生瘡，或臉上赤，胃熱。或生乾逆，或吐蛔蟲，或上衝印堂，下達頤門，皆不好也。青色發於風池者，肝虛風候。下繞氣池，吐痢日久。或當年壽，上衝印堂上下，傷寒夾驚之候。當文、武之臺入眼，慢驚風起。頤門久見者，皆久積痞氣。黃色發於頤門，脾虛疳積。年壽上黃，大腸冷。有黃到準頭，脫肛。風池黃，脾風將起。氣池黃，胃弱困重生蛔。臉堂上下黃，脾困之候。或年壽、印堂黃，皆吐瀉脾虛也。黃繞金匱、承漿，脾毒積痢候。白色發人中，或如縑素之垂雪，當人中止者，初變蒸也。當風、氣二池，皆肺壅咳嗽。或文、武二臺上氣滯，多成積瀉。或人中直上到壽上，肺疳將甚也。面部皆青，肝絕。皆赤，心絕。皆黃，脾絕。皆白，肺絕。皆黑，腎絕。心絕，舌縮，魚口。腎絕，筋拘，逆冷。脾絕，胃逆，穀不化。肺絕，喘促，脫肛。肝絕，搐搦，生涎。幷死候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兒自胎孕以至生成，皆稟五行而分五臟，故自五氣以生五態，而各不同。《聖濟經》言：五行孕秀有異宜，五態委（保）〔和〕有殊氣。冲和均賦，體性潛異者，蓋母氣胎育，有盛衰之虛實，故其子生也，有剛柔之勇怯。又經云：心氣虛而語晚，肝氣微而行遲，脾氣弱而肉瘠，腎氣怯而解顱，如此之類，悉皆是矣。然五臟之氣，稟受殊異，其於怯弱者，聖人亦有方藥，以補養之矣。

心：心氣盛者，則伶利，早言笑，形神清而多髮。心氣怯者，則性癡而遲語，髮久不生，生則不黑。心主血，髮爲血之餘，怯則久不生也。心繫舌本，怯則語遲也。治小兒生下無髮，以鯽魚燒灰末，和醬傅之即生。

肝：肝氣盛者，則蹻健而早行立。肝氣怯者，則長不能行而腳細，名曰鶴膝。肝主筋，怯則筋弱，故長不能行也。又或眉久不生，眉屬肝，肝氣不榮，故眉久不生也。何以知眉屬肝？且五臟皆有毛，其髮屬心，心爲火，火性炎上，故髮生上槍也；鬚屬腎，腎爲水，水性潤下，故鬚生下順也。是以女人皆無外腎，故無鬚也；毛屬肺，肺在五臟之上而主外，故毛生皮膚之外也；眼睫屬脾，眼輪亦屬脾，脾在右偏，故睫斜生眼輪之上也；眉屬肝，肝在左偏，故眉斜生眼睫之上也。左爲上，右爲下，所以眉在上而睫在下也。

脾：脾氣盛者，肌肉厚而色紫，耐壯而乳多。脾氣怯，則肌虛而喜汗，汗多則肉瘠。脾主肌肉，怯則肌虛，虛則榮衛衰，故汗多而肉瘠也。

肺：肺氣盛者，肌膚瑩白滑膩，髮細黑淺。肺氣怯則肌膚沮敗，若無皮而血凝，故《寶鑑》亦名血凝。孫眞人言：小兒出腹，肌肉猶是血也，漸漸堅化。肺主皮膚，肺氣不充則血沮敗，不成肌膚，故若無皮毛而血凝。面目繞鼻口悉黃，閉目撮面，口中乾燥，四支不能伸縮，哭無聲，不吮乳，此皮毛不斂也，多是不育。《千金》治以龍膽湯。

腎：腎氣盛者，囟小而合早，牙齒早生。腎氣怯者，解顱而囟不合，牙久不生，生則不固，面慘，目睛多白。腎主骨髓，腦爲髓海，怯則腦髓不成，故囟解而不能結也。解顱不差，而百病交攻，極難將護，此最爲大病矣。又腎主骨，牙乃骨之餘，怯則牙久不生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臟主病論·諸形證候》　肝臟　肝主風。肝病實，則目直叫哭，呵欠頓悶項急，治當瀉之。肝病虛，齘牙多欠，口中氣熱，則外生風，口中氣溫，則內生風，治當補之。肝氣則撏衣捻物，熱甚則目直視不搐。風主動，又風淫末疾，熱即風動於四末，故手撏衣捻物也。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則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治當瀉其心肝。肝有風則目連劄，風甚則身反折強直不搐。凡病新久皆引風，風動止於頭目，目屬肝，風入於目，則目上下左右如風之吹，不輕不重，兒不能任，故目連劄也。風甚則風入於筋脈，筋脈緊急，故身反強直也，治當瀉肝補腎。肝有熱有風，甚則皆見驚證，不搐者，謂未得心熱故也。若心熱乘於肝，則子母俱有實熱，風火相搏，而乃發搐，其抽掣之勢，如風蕩火也，治在驚疾門之中。若肝熱撏衣捻物，壯熱，飲食喘悶者，肺乘之也，治當瀉肺。肝於四時，冬相春王，夏衰秋絕。若在春肝王之時，早晨亦同，反見肺病乘肝者，是肺強肝怯也，治當瀉肺補其腎。今肝虛補腎者，母能令子實也，甚則宜補其肝，或子母補之俱補。輕者肺病退則愈，重者目中淡青，必發驚。若更有赤者，當發搐也。謂怯則目淡青色，有心熱則赤，故當發搐。肝虛實皆主風，若外感生者，則呵欠頓悶，口中氣熱，治當發散。若能食，飲水不止者，當微下之，餘不可下也。

心臟　心主驚。心病實，則叫哭發熱飲水，惕跳上竄發搐，治當瀉之。心病虛，則卧而悸動不安，手足搖縱，治當補之。心病虛實皆主搖。心實則喜仰卧，謂心氣實則氣上行澀，若合面卧，氣則不通快，故喜仰卧，使氣得上下通也，治當瀉之。心熱則視其口中氣溫，或合面卧而就冷，及上竄咬牙也。謂心熱則胸亦熱，兒雖不能言，有就冷之意，故合面卧也，治當瀉熱。若邪熱乘心，則爲驚啼，治當安神。心於四時，春相夏王，秋衰冬絕。若在夏心王之時，日中亦同，反見腎病乘心者，是腎強心弱也。治當補其肝心，瀉其膀胱。今腎強而瀉膀胱者，謂腎主虛而無實，瀉其膀胱之府，則臟不得盛也。輕者腎病退則愈，重者悸動不已，當發搐也。

脾臟胃附　脾主困。脾病實，則困睡身熱，飲水能食，治當下之。脾病虛，則身溫四支冷，吐瀉生風，治當補之。脾寒者夜啼，脾屬陰冷，即夜間發痛，故兒啼哭，治當溫中。脾熱者弄舌，脾熱則舌絡緊，故時時舒吐也。或時飲水，熱則津液少故也。治當分解其熱，不可用涼藥下之。醫者多疑其飲水爲熱，便以涼藥下之，加面黃肌瘦，五心煩熱，則爲疳也，治在疳疾門中。若不因脾熱，大病未已，弄舌者兇也。又脾臟冷熱皆主吐瀉困倦，若吐乳色黃者傷熱，吐乳色青者傷冷。四時之間，秋冬春三時皆冷多，唯夏暑時有熱多。

胃附　胃熱者，若吐瀉昏睡露睛者，虛熱也，若吐瀉昏睡不露睛者，實熱也。胃久虛熱，多生疳病。胃冷者，若吐痰沫白綠水，不食腹痛，或瀉青白利，穀不化者，胃虛冷也。若胃虛怯有汗者，但上至項，下至臍也。若面皖白，目無精光，口頻撮，口中氣冷，不思食者，胃不和也。又小兒筋骨未成，血脈未全，自小多啼哭者，胃啼也。脾胃二者，府臟表裏，人之司命，故同病也。脾於四時，王在四旁，證四季月。若於王時，反見他臟病乘脾者，是脾弱也。輕者所乘之臟病退則愈，重者面目赤黃，脾怯也。

肺臟　肺主喘。肺病實，則身溫悶亂，氣促喘急，治當瀉之。肺病虛，則身熱哽氣，長出氣，治當補之。肺熱則手掐眉目鼻面，甚則吐稠涎及咯血者。久則肺虛，治當補之。若虛熱則唇深紅色，治當解熱。若實則涎痰潮吐，治宜下涎。肺氣盛而熱，又復有風冷者，則胸滿氣悶亂，喘嗽上氣，當先治肺後散風冷。若肺只傷風者，不胸滿也，但只散風。又肺有虛實寒熱咳嗽者，肺於四時，夏相秋王，冬衰春絕。若在秋肺王之時，反見肝病來乘肺者，是肝強肺怯也，肺怯則唇色白。若病而悶亂氣粗，喘促哽氣者難治，爲肺虛損也。唇白者謂肺脾病久也，脾爲肺之母，母子皆

虛，不能相營也，故名曰怯，治當補脾肺而瀉其肝也。輕者肝病退則愈，重者唇白枯者死，白澤者吉。

腎臟　腎主虛。腎病無實，唯斑瘡，腎實則變黑陷，餘無實病。腎病虛，則身冷無精光，畏明，體骨重。蓋腎氣不足，則下竄而骨重，惟欲墜於下而縮身也。又腎屬水，陰也，虛則畏明。若因他病致腎虛者非也。又腎虛者，謂本怯，由胎氣不成，精神不足，目中白睛多，面皖白無光，多解顱。此皆難養，縱長不過八八之數，若恣色欲，多不及四十而亡也，治并當補之。腎於四時，秋相冬王，春衰夏絕。若在冬腎王之時，夜半同。反見心病來乘腎者，是心強腎弱也，治當瀉心而補腎。輕者心病退則愈，重者下竄不語，腎怯虛也。

凡病必視其新久虛實，假令肺病又見肝證，若齘牙多欠者易治，謂肝虛不能乘肺也。若目直叫哭，項急頓悶者則難治，謂肺病久則虛，肝強而實，反勝其肺也。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又病必視其五臟衰王時候，參其相乘勝負虛實，其順易治，逆者難治。五臟相反，隨證治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臟主病論·諸死絕候》　喬岳五臟絕歌

心臟　吐瀉變爲痢，血黑渴難當。肌瘦難行坐，虛舌不縮藏。兩臉如脂赤，無語口生瘡。若向夏中得，更莫細思量。

肝臟　眼目時時澀，渾身似醉人。頻頻只要睡，心煩又多嗔。唇白眼胞腫，狂躁足啼聲。東方應此候，病則不宜春。

脾臟　面赤黃時好，不可見相傳。體弱憎寒甚，蟲行覓食餐。喫乳唇無力，齒露蓋時難。眼傾休下藥，免更住人間。

肺臟　肺候應白色，莫使見絕形。鼻青孔燥黑，腹脹眼胞傾。項直喘氣急，胸凸沒迴聲。秋間逢此候，四方別托生。

腎臟　冷汗時時有，尿多夜裏驚。遍身生粟疥，手足冷如冰。項倒頭難舉，面黑沒精神。此候應壬癸，冬得殞其身。

《醫學啓源·五臟六腑相生相剋為夫妻子母》　肺金、肝木、腎水、心火、脾土。生我者爲父母，我生者爲子孫，剋我者爲鬼賊，我剋者爲妻財。

《仁齋直指小兒方·脾胃·胃氣虛實證治》　凡人以胃氣爲本，惟治病亦然。胃氣有虛有實，虛則有嘔吐不食之證，實則有痞滿內熱之證。虛者益之，實者損之，欲得其平則可矣。胃虛用木香、丁皮、厚朴、肉蔻等劑，胃實用北梗、枳殼、柴胡、大黃等劑。若夫胃中停寒，則乾薑、良薑、官桂、丁香又不可闕。貴在酌量，但以小小分劑與之，夫是之爲平胃。

《小兒病源方論·形證門·面部形圖》　陳氏云：青主肝實，白主肝虛，赤主熱，青主風入肺，赤主肺氣熱，一云紅赤而慘主傷寒。



面青、眼青肝之病，面赤心之病，面白肺之病，面黃脾之病，面黑腎之病。先欲別其五臟所主，次看禀受盈虧，胎氣虛實，明其形候，審定生死，然後施治，是為良醫也。

《活幼口議·小兒面部氣色》　夫天地有儀，故稟賦生成相貌；男女方質，猶陰陽假合形軀。五體之中，面目彰乎氣色；五臟之內，神魂布以災祥。形究眞邪，潛一氣而分部位；脈推隱顯，洞諸經以測源流。剋伏侵臨，剛柔升降。生我我生，即凶中獲吉；剋他他剋，應順裏招殃。肝家無氣，常宜腎水澄清；肺準多光，必懼臉顴火燄。唇紅作渴，頰赤饒驚。眉頭靄靄，父母寧憂；額上昏昏，醫工少樂。凡理嬰孩，先看面部，定氣察色，最爲要也。良由內有疾而形于外。是以本位與地位一體，和悅易安；氣色與神色交參，病傳難療。先求逆順，次較盈虧。交侵臨入，不逃乎源；危篤死生，必知乎本。輒述于右，諸更推詳。舉一隅以類衆隅，請三索而還再索。妙在智遠，良用心通，醫工善理，所謂多智多謨。藥效方書，宜其廣知廣見。深求決定取捨，專誠良師，致力不昧乎。方學者行醫，須盡其理。至誠覃覃，難以述之。務學惟精，得中爲妙。

五臟五色本立

心主紅　脾主黃　肺主白　肝主青　腎主黑

五行相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剋

金剋木　木剋土　土剋水　水剋火　火剋金

五行本生相侵

心氣侵黃　脾氣侵白　肺氣侵黑　腎氣侵青　肝氣侵紅

五臟生本相臨

心氣臨青　脾氣臨紅　肺氣臨黃　腎氣臨白　肝氣臨黑

五臟勝伏相交

白色交心　黑色交脾　青色交肺　紅色交腎　黃色交肝

五臟受敵剋入

黑色入心　青色入脾　紅色入肺　黃色入腎　白色入肝

五臟畏愛

肺本辛金畏丁火，愛己土。　腎本癸水畏己土，愛辛金。

肝本乙木畏辛金，愛癸水。　心本丁火畏癸水，愛乙木。

脾本己土畏乙木，愛丁火。

五臟子母生成

肺脾是母，腎是子。　腎肺是母，肝是子。

肝腎是母，心是子。　心肝是母，脾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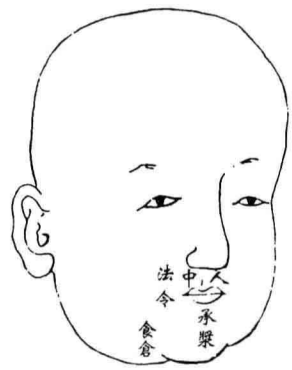
分定五位所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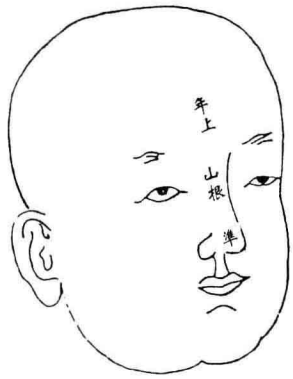
心臟部位

顴面臉頰，心火所屬，氣池之下，法令之傍，食倉之上，高骨取之，

一寸二分皆屬心之部位。



脾臟部位



肺臟部位



腎臟部位

承漿之上，人中之下，法令之內，食倉之傍。其合即唇，其開即口，

合即屬脾，開即屬心。四方二寸四分撮動之所，皆脾之部位。

準頭至山根，兩孔幷中梁，皆頭直下，年上壽上，裏外通息，皆屬肺之部位。

耳花及輪廓，文臺山林頤，髮際兼地閣，四維如海岸，皆屬腎之部位。



肝臟部位

風池與正眉，氣池泡眥頭，上下眨動處，太陽及太陰，連及山根所，皆屬肝之部位。



命門部位

天中與天庭，司空及印堂，額角方廣處，有病定存亡。青黑驚風惡，體和滑澤光，不可陷兼損，純黑病難當。青則甚憂急，昏黯亦堪傷，此是命門地，醫人尠較量。

《活幼口議·五臟伏敵喜傷》 肺：所伏者心，所敵者肝，所喜者辣，所傷者焦苦，二變七蒸之臟。和則喜歡，氣爽神情魄強。疾主喘滿欬嗽，傷風作熱，虛痰壅盛。

腎：所伏者脾，所敵者心，所喜者鹹，所傷者甘甜，五變十蒸之臟。和主行坐嬉戲笑語。疾主崩砂黑齒，截齒咬牙，停耳膿汁。

肝：所伏者肺，所敵者脾，所喜者酸，所傷者辛辣，初變六蒸之臟。和則魂神壯，意智生。疾主風攣搐搦，眼目腫赤疼痛。

心：所伏者腎，所敵者肺，所喜者苦，所傷者鹹鹵，三變八蒸之臟。和則情性悅樂。疾主驚癎恐悸，虛躁啼叫，讝語狂煩，涎流口角。

脾：所伏者肝，所敵者腎，所喜者甜，所傷者酸醶，四變九蒸之臟。和則消穀氣，美飲食。疾主嘔噦，疳積，虛痢，痞癖，潮熱，不思乳食。

《永類鈐方·全嬰門·論面部形色病候》 夫嬰兒，惟察其面部，必有五色以知病源。人身五體，以頭爲首，首中有面，面中有睛，睛中有神，神者目中光彩是也。隱顯橫衝，應位而見，以應五臟。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五臟之色，心赤肝青脾黃肺白腎黑。五臟所主病證，蘊其內，必形色見於外。故小兒有病，先觀其本部形色，以論其五行生剋吉兇。形色若不相應，然後聽聲切脈。



下頦屬腎水北，一云耳輪。

左頰屬肝木東，一云眉稜，上下又為太陽。

額上屬心火南，一云顴臉。

鼻準屬脾土中。

右頰屬肺金西，一云人中是，又為太陰。

《永類鈐方·全嬰門·五臟病證形色總見面部》 青色者，爲驚積不散，欲發風候。紅赤色者，爲熱，爲痰積壅盛，驚悸，煩躁增進。黃色者，亦爲熱，爲食積癥傷，欲作疳候，或作痞癖。若神思昏沉，其候潮熱，氣粗困倦，或嘔噦，或瀉痢。白色爲寒，爲肺氣不利，大腸滑泄，欲作吐利。黑色者，爲痛，所傳

不順，變證即爲逆候，榮衛失序，爲疾危惡。

《普濟方·嬰孩門·辨形色》 分五臟面部病證　額上心證：赤色者，心經有風熱，主心躁驚悸，睡卧不安。青黑色，心中有邪，主驚風腹疼。《寶鑑》云：心乃中邪，手瘈瘲而啼叫。青黑甚，則心腹疼。微黃色，皮乾燥，主盜汗，頭髮乾。黃燥，主驚疳，骨熱微渴。王氏曰：毛髮黃，必時復發熱故也。左臉肝證：赤色，身熱拘急，肝風熱也。青黑，主驚或腹疼。淺赤，潮熱，心躁。有一等小兒，夜間潮熱，日中面臉不赤，必唇紅乾燥，恐驗不眞，兼診脈，緊數。右臉肺證：赤色熱，淺色潮熱，或大便堅而氣粗壅嗽。青白色，主咳嗽、惡心。青色，主風入肺，時嗽。青黑，主驚風欲發，或腹疼、盤腸內釣。鼻上脾證：赤色，身熱，不思飲食。深黃色，小便不通。鼻孔乾燥氣粗，主衄血。鼻孔乾燥不氣粗，是肺熱，夜間多哭。鼻上淡白色，主泄瀉，飲食不化。王氏云：鼻青主吐奶，鼻口乾燥主大便不利。下頦腎證：赤色主裏有熱，則水道不利，令小便不通。

《普濟方·嬰孩門·驗五臟氣絶證》 心絶　囟腫、囟陷、汗出不流、汗出如珠如油、舒舌出口、舌腫、發驚、瀉黑黯血、髮直如麻、皮膚無血色，并死壬癸日。

肝絶　啼哭無淚、不哭下淚、爪甲青黑、眼深如陷、舌卷囊卷縮、發搐目斜、連唇口動、手如抱頭之狀、或腳面直。《素問》云：其華在爪，其充在筋。并死庚辛日。

脾絶　人中滿或黑、唇縮翻張、唇焦枯燥、唇乾紫黑、唇不蓋齒、舌腫、尿血、舌縮或卷、鼻孔開張、齒噤、冷涎如油、撮口如囊、面如土色、四肢冷逆如濕石之狀、吃乳不收、瀉糞赤黑，并死甲乙日。

肺絶　有病嚥湯水并藥食喉中鳴，是胃管直，水不能蔭肺。此證醫書罕有，蓋累曾有驗，必死不治。目直青，解目，氣喘不回，吃食多噎，嗽痰眼上、頑涎塞口，喉中鳴響，鼻乾黑燥，鼻塞不通，肺脹胸膈，頭汗肢冷，并死丙丁日。

腎絶　面黑神昏，眼黑睛腫，目無光彩，耳輪青黃，耳輪焦枯，牙齒焦枯、疳牙齒落，髮疏黃燥，膚黑皮燥，驚風咬奶，驚風戛齒，泄屁發驚，黑色繞口，并死戊己日。

五臟相剋雜證　心病目黑，腎剋心，壬癸日絶。肝病皮黑，肺剋肝，庚辛日絶。脾病唇青，肝剋脾，甲乙日絶。肺病頰赤目腫，心剋肺，丙丁日絶。腎病面腫唇黃，脾剋腎，戊己日絶。

五軟惡候　手軟、腳軟、頸軟、背軟、腰軟。

五硬惡候　手硬、腳硬、頸硬、背硬、心硬。

五冷惡候　手冷、腳冷、氣冷、唇冷、面冷。

五縮惡候　手縮、腳縮、舌縮、唇縮、陰縮。

五反惡候　眼反、唇反、舌反、項反、腳反。

五緊惡候　咽喉緊、唇口緊、眼梢緊、手腳緊、陰囊緊。

五陷惡候　囟門陷、太陽陷、眼輪陷、胸下陷、肩井陷。

五腫惡候　五心腫、人中腫、舌頭腫、膝脛腫、陰莖腫。

五喘惡候　瘡豆喘、驚風喘、虛腫喘、吐瀉喘、下痢喘。

五噦惡候　瘡豆噦、驚風噦、久渴噦、久痢噦、久瀉噦。

《普濟方·嬰孩門·五臟標本》 肝：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肝，在時爲春。腎水爲母，心火爲子，剋脾土。主筋，主藏魂，其聲呼，其液泣，其味酸。上應眼，外應爪甲。其色青，青欲如蒼玉之澤，不欲如藍。肝主風，風喜疏暢，鬱則傷肝。病主驚風，怒氣逆則傷肝氣。瘡主水疱。燥氣盛則病，面白爲逆，金邪剋木也。

肝病：面青，筋急，多怒，目痛，目閉不欲見人，臍左動氣。肝實：目赤，多怒，頭弦，痛引兩脅小腹之下。肝虛：目昏，胸痛，筋縮拘拳，恐懼如人將捕。肝絶：唇腦反青，四肢多汗。平脈：春王七十二日，春則弦緩而長，春弦者端直之狀，細弱而長。賊脈浮濇而短，金克木也。危脈弦，如張弓弦。

心：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心，在時爲夏。肝木爲母，脾土爲子，剋肺金。主血，主藏神，其聲言，其液汗，其味苦。上應舌，外應掌。其色赤，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心主熱，熱則傷心。病主驚熱，憂愁思慮則傷心神。瘡主紅斑。寒氣勝則病，面黑爲逆，水剋火也。

心病：面赤，喜笑，心掌熱，口乾，開妄語，臍上動氣。心熱：口乾，喜笑，身熱，汗血，胸脅膺背痛滿。心虛：恍惚多驚，憂煩，少色，咳唾，舌強，腰背酸疼。心絶：搖頭直視，形如烟薰。平脈：夏王七十二日，夏則洪緩，夏洪者大而散，來疾去遲。賊脈沉濇而微，水剋火也。危脈鈎，如操帶鈎。

脾：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人爲脾，在時爲四季。心火爲母，肺金爲

子，克腎水。主肌肉，藏意智，其聲歌，其液涎，其味甘。上應口，外應四肢。其色黃，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脾主濕，濕則傷脾。病主乳食，饑飽則傷脾。痘主疹。濕氣勝則病，面青爲逆，木克土也。

脾病：面黃，善思，善嗜，體重節疼，四肢不收，怠惰。脾實：肢體重著而不舉，腹脹尿秘而苦肌。脾虛：吐逆泄痢，乳食不消，腹脹腸鳴，四肢無力。脾絕：臍突唇反，環口黧黑，柔汗發黃。平脈：四季之月各王十八日，土之脈溫厚，氣行臟腑之間，平和不得見，其衰則見焉。賊脈弦長而緊，木克土也。危脈狀如雞雀啄，止而復來。

肺：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肺，在時爲秋。脾土爲母，腎水爲子，克肝木。主氣，主藏魄，其聲哭，其液涕，其味辛。上應鼻，外應皮毛。其色白，白欲如白玉光澤，不欲如堊。肺主燥，燥則傷肺。其病嗽，形寒體冷則傷肺。痘主膿疱。熱氣勝則病，面赤爲逆，火邪乘金也。

肺病：面白，悲愁，噓哭，吐衄，喘咳，寒熱，脊有動氣。肺虛：呼吸少氣，鼻涕嗌乾，喘而咳血。肺實：喘促，咳嗽上氣，鼻塞，脛股肩疼，胸滿。肺絕：汗出髮潤，喘而不休，毛焦氣出。平脈：秋王七十二日，秋則脈浮，秋毛者稀軟之狀，輕虛以浮。賊脈浮大而牢，火克金也。危脈毛，如風吹毛。

腎：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腎，在時爲冬。肺金爲母，肝木爲子，克心火。主骨，主藏精與志，其聲呻，其液唾，其味酸。上應耳，下應腰腎。其色黑，黑欲如漆重澤，不欲如炭。腎主寒，寒則傷腎。其病疝，淫慾則傷腎。痘主黑陷。濕氣勝則病，面大黃爲逆，土邪乘水也。

腎病：面黑，恐欠，足寒，逆氣腹痛，飧泄後重，臍下動氣。腎實：腹膨體重，少氣不言，骨痛，飧泄，小便少。腎虛：心懸如饑，膚痛引脊，厥逆，溲多，耳鳴。腎絕：反目直視，狂言遺尿，腰折骨枯。平脈：冬王七十二日，冬則沉濡而滑，舉指來疾。賊脈緩而大，土克水也。危脈石，如奪索，去如彈石。

《普濟方·嬰孩門·五位分部定位》 肺部所主鼻孔，名井竈，尖處名準頭，眼邊名大小眥，中央坎陷名曰山根。若鼻孔黑如煤色，主肺焦熱。或黑燥如墨色，主肺氣已絕。鼻中赤瘡，疳盛或瀉。白涕主肺寒或困痳，流清涕主傷風肺熱。或鼻塞呼吸艱澀，有妨吮乳，關竅閉塞，乃感冒風寒邪熱之候。鼻下生瘡潰爛者即疳，鼻中常臭者積熱所致。

腎部所主耳，穴之前名曰耳花，耳船名輪，輪裏名廓。輪廓焦黑，腎家虛熱。其黑如炭，腎絕待旦。耳門生瘡，衛積非常。耳中膿出，腎熱疳極。臭名聤耳，膿汁不止。瘡瘍如裂，其候虛熱。耳聽不聰，心腎氣壅。常作鬨鬨，熱氣上攻。或如蟲剖，榮虛衛熱。耳輪如冰，痲痘相侵。耳輪紅熱，傷寒是則。極熱內痛，腫氣相攻。清心涼膈，關竅通塞。兒孩兩腎，常虛無病。若有攻擊，使令無益。

肝部所主眼睛，有穴內藏其神，外究五輪。眶睘屬脾，熱即生眵。兩眥屬心，熱痛如鍼。白屬肺家，熱赤生砂。黃屬肝臟，昏瞀翳障。中心瞳人，腎熱不明。兒孩眼目，痛即便哭，良方對治，更爲忌毒。或患丹瘡，從裏爲殃，經效良藥，速療無妨。眼本屬肝，怕熱怯寒，如有治法，得愈何難。眼或連眨，驚風交雜，忽然竄視，驚風已至。肝熱定睛，或翻無神，瞳出中陷，十無一生。

脾部所主唇，即口門，語言之明。舌居其中，飲食之宗。齒牙咀嚼，咽喉相約。牙齒既剛，角宮自若。嬰孩未定，唇口見病。上則人中，下乃承漿，上下四旁，皆屬脾鄉。口內屬心，心脾有熱，舌燥唇裂。三焦蘊熱，紅如血色。紅重渴輕，即流涎沫，鵝口膜口，木舌重舌。脾肺熱就，口內噴臭。脾腎氣寒，色如死肝。大驚一嚇，口乾唇白。時時積驚，漸漸傳心。心氣不足，令兒煩哭。何知脾絕？指甲皆黑，目神無光，醫者知亡。五種撮口，驚風最惡，名醫論方，無路莫錯。

心部所主，眼睛直下，高骨之中，名之曰顴。顴下名面，面下名頤。屬生則吉，相反病乖。相剋證失，醫士喜之。平常不動，良士惡之。其色反乖，應病乖色。九分不救，心絕何因，大叫數聲，過關不作，必作鴉聲。夫人一身，主事于心，心不可病，病即散神。兒童心眞，纔熱傷神，神既昏亂，當與調榮。心爲身主，常能安靜。忽然加熱，譫讝驚汝。邪干不寧，心常昏沉。醫工究心，藥莫亂陳。人之五體，以頭爲首，首中有面，面中有睛，睛中有神，神者目中光彩是也。或隱或顯，或橫或衝，應位而現，病之順即順，疾之逆即逆。色者，青黃紅白黑是也。初發則我生而侵之，次則生我以臨之，盛則我剋以交之，重則剋我而入之。侵即有犯，臨即相干，交即過位，入即通度。然其白色者，白似枯骨，又如烟霧空。黑色者，如冷灰，又如竈尾塵埃。紅色者，紅若朽木，又若赤霞照谷。黃色者，黃似曬竹，又如敗葉紅霜。青色者，青如冬

瓜，又如荷葉蓋水。察之侵臨交入，究之生平剋傷，加以聽聲而應之。一數圓長，謂其如水洄渦漩狀流聲也。二數銳，謂如焚薪爆烈之聲也。三數散皷，謂其如朽腐折蠹之聲也。四數洪亮，謂其如鐘磬之器擊響之聲也。五數頹弊，謂其有如牆傾冰陷崩塌之聲也。在病疾而有變，于證而有應。五行五脈，一氣而更有滯者，從幼至長，氣干犯者，隨受以傳。或善或惡，惟主五臟相參，百脈相領，輕重相傳，自然應見。

《普濟方·嬰孩五臟門》 總論　湯氏詩：小兒心臟中風時，偃卧唇紅汗濕衣。但灸心俞三五壯，唇青黃白黑休醫。目瞪此爲心已絕，性命多應六日期。肝風踞坐舉頭難，早灸心俞病即安。細視眼連唇上色，青黃方可放心寬。黑色只應旬日死，命歸泉路不能還。脾臟若或中風邪，腹滿通身色似瓜，吐沫醫人猶可治，唇青手足冷空嗟。若灸脾俞三五壯，縱能危困命難賒。腰痛面黑腎之風，兩脅麩糌病可攻，急灸腎俞由得瘥，面黃發瘁莫從容。啼不作聲有兩般，肺絕無聲不用看，或若外邪侵主臟，溫和調氣自然安。忽然喘急心煩滿，縱有靈方命亦捐，急灸肺俞三五壯，始知妙訣在人間。

楊氏：肺中風多因嗽而始，但服嗽藥不能散，其風邪入於肺臟之絡，其候喘急，面色青黃，目能認人，口不能言，醫人不明其證，待斃而已。余曾有親戚之子得此疾，危亟。余往視之，尚留殘喘。急以橘皮、桑白皮、罌粟殼三件煎湯，化百部丸二服。急灸肺俞，至第三壯，其喘已定，忽能言。再灸作五壯，繼而索粥，自此生矣。

心臟　心熱者，視其睡，口中氣溫，或合面睡，及上齶咬牙，皆心熱也，導赤散主之。心氣熱則心胸亦熱，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睡。心氣實，則氣上下行澀，合卧則氣不得通，故喜仰卧，則氣得上下通也，瀉心湯主之。心有餘，眠卧不安，面伏地睡，則導赤散、洗心散主之。虛弱，則驚悸不安，寧心膏主之。小腸有熱或赤澀尿血，木通散、滑石散、紅龍散主之。心不足，驚悸恍惚，憂愁不樂，面無顏色，用寧心膏、安心膏。有客熱，則睡中語，導赤散、洗心散主之。

肝臟　肝主感風者，呵欠頓悶，口氣熱，當發散，大青膏主之。若能食，飲水不止，當用大黃丸微下，餘不可下。肝熱，手撏衣領及亂捻物，瀉青丸主之。壯熱飲水，喘悶，瀉白散主之。肝有風，目連劄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丸，治心，導赤散主之。肝有熱，目得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丸，治心，導赤散主之。肝有風甚，則身反張，強直不搐，是肝受風也，當補腎治肝，補腎，地黃丸，治肝，瀉青丸主之。若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風，風動而止於頭目。目屬肝，風入於目，上下左右如風吹，不輕不重，兒不任風，目連劄也。若熱入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若得心熱則搐，以其子母俱有實熱，風火相搏故也。治肝，瀉青丸，治心，導赤散主之。肝有餘，目赤多怒，筋脈拘急，肝風亦然，或身熱者，驅風膏并涼肝藥。肝不足，視不明，兩脅拘急，面色青白，多恐悲泣，地黃丸主之。

脾臟　脾有餘、脾胃有熱，不思乳食，或吐黃水，瀉深黃色，實熱也。或瀉黃沫如蟹吐沫，虛熱也。皆食不化。《寶鑑》云：胃受熱，五穀不能實，先以黃白散行其臟腑，後以五苓散。脾虛熱，先五苓散，次黃白散，再服五苓散，或少以益黃散。脾不足，脾胃經冷，不思乳食，噦吐清水，瀉綠白色，食物不化，時腹痛，或渴或不渴。巢氏云：小兒噦，由哺冷，冷氣入胃，與氣相逆則胃氣不通，致令噦也。錢氏云：瀉青白米穀不化，脾胃冷。王氏云：宿食不消，脾胃冷也，益黃散兩服，紫丸逐積，再益黃散。《千金》云：脾虛腹脹，腸鳴溏瀉，食物不消化。脾胃有積，不思乳食，則或吐酸瀉白，食物不化。傷食亦同，或腹痛或不痛。《家寶方》云：喫物不消，是脾有積，紫丸逐下食積，益黃散補。或食不知饑飽，并能食大便不化，是疳熱積，益黃散汁吞紫丸，瀉下後，益黃散補，并六甲丸。脾胃有風，不思乳食，嘔吐涎沫，食物不化，大便雜色，瀉久不定，定而復作，時多困倦。錢氏云：身溫風在脾，故大便不聚。先下益黃散補脾，次宣風散逐去脾間風，再益黃散并神寶丹及溫驚藥。又云：吐瀉乳不化，傷食，下之。《素問》云：脾胃受濕則水穀不分，川椒丸、五苓散。古人曰：五臟之病，何脾病之多也？蓋脾，土也，萬物之發生皆由於土，百病起因，皆是脾之受納穀飲多於諸臟，乃病之多也。脾怯，當面目赤黃。五臟相反，隨證治之。氣不和，口頻撮，當調氣，益黃散主之。食不消，脾胃冷，故不能消化，當補脾，益黃散主之。弄舌，脾臟微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舌，治之勿用冷藥及下之，當少與瀉黃散漸服之。亦或飲水，醫疑爲熱，必冷藥下之，非也。飲水者，脾胃少津液也。又加面黃肌瘦，五心煩熱，即爲疳瘦，宜胡黃連輩。大病未已，用藥而弄舌者凶。涎液不收，小兒因氣不升降，膈脘痞滯，致令乳飲不化，流入胃中，隨氣上溢，故令多涎，其候胸滿短氣，飲食遲化。《內經》謂脾爲涎，當調脾胃，升降其氣，則病可愈。

肺臟　肺有餘，咳嗽氣急，痰實成塊，瀉肺散、褊銀丸、珍珠丸下涎。肺不足，哽氣喘息，嗽吐清涎，目胞浮腫，補肺散、人參丸。肺盛復有冷氣者，胸滿短氣，氣急喘嗽，上氣，當先散肺，後發散風冷，散肺、瀉白散、大青膏主之。肺只傷寒則不胸滿。肺熱，手掐眉目鼻面，甘桔湯主之。肺虛熱，唇深紅色，治之散肺虛熱，少服瀉白散。肺臟怯，唇白色，當補肺，阿膠散主之。若悶亂氣粗，喘促哽氣者難治，肺虛損故也。脾虛病久，則虛而唇白。脾者肺之母也，母子皆虛，不能相營，故名曰怯肺。主唇白，白而澤者吉，白如乾骨者死。

腎臟　腎有餘，腹滿腸泄，體重喘嗽，小便黃色，牽牛散。瘡頭變黑，氣急，亦腎有餘，百祥丸。腎不足，體重厥逆，腹大喘嗽，面無精光，好暗畏明，耳鳴聾重，腦縫開，地黃丸主之。腎虛者，兒本虛怯，胎氣不成則神不足，目中白睛多，其顱即解囟，面色皖白，皆爲難養，縱長亦不壽。若後更恣色欲，多不及三十而亡。或有因病後而致腎虛者非也。又腎氣不足，則下竄，蓋骨重惟欲下垂而縮身也。腎，少陰也，腎虛則畏明，皆宜補腎，地黃丸主之。膀胱內通腎臟，一處承受三經所傳。其外腎冷熱，皆由心氣主之。心經有熱，熱入小腸，或赤、或白、或淋、或瀝。心經有寒流膀胱，或秘、或疝、或腫、或大。凡小兒初生，兩個腎子俱大，光浮，名曰卵腫。一邊差大，名曰偏墜。蓋由驚氣所行，傳受于中。或母懷孕，驚憂之氣不散，胞胎之間，兒以受之，所以生下便有卵腫。外宜黑神散傳之，內用清心藥順之。黑神散者，用黃連、黃芩、黃柏、大黃，等分爲末，豬膽汁、蜜調傅之，立效。清心以犀角地黃膏與服。若有熱，大連翹飲，宿夜安定。

《普濟方·嬰孩癖積脹滿門·脾胃不和》　夫脾者臟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氣，合爲表裏。胃受穀而脾磨之，二氣平調，即穀化而能食。若虛實不等，水穀不消，故令腹脹，或泄利不能飲食，所以謂之脾胃氣不和，不能飲食也。

《玉機微義·小兒門·論五臟相勝虛實之邪》　潔古曰：肝勝肺則肝病，身熱發搐，又見肺虛，喘而氣短，病見於申酉戌時，是肝眞強也。《內經》曰：受所制而不能制，謂之眞強。法當補脾肺，而後瀉肝，瀉肝，導赤散，補脾肺，益黃散。

肺勝肝則肺病，喘嗽氣盛，見於寅卯辰時木之位。又以見肝怯少力，正爲鬼賊所剋，法當補肝瀉肺。若肺病嗽久，虛羸無實，不得瀉肺，只宜用地黃丸補之，不可服瀉白散。何謂也？經云：虛則補之，實則瀉之。

按：此謂五臟相勝，病機不離五行生剋制化之理者。蓋小兒初在襁褓，未有七情六欲，只是形體脆弱，血氣未定，腑臟精神未完，所以有臟氣虛實勝乘之病。但世俗不審此理，往往遇是率指爲外感內傷，而用藥枉死者多矣。悲夫！矧錢論脫略，幸而潔古補之，今特參附，誠所謂無窮之惠也。

潔古曰：五臟子母虛實，鬼賊微正，若不達旨意，不易得而入焉。在前者爲實邪：子能令母實，拒鬼賊不敢傷於母，其子又引母所剋者妻相助，故曰實邪也。在後者爲虛邪：母引子之鬼賊至，由此母能使子虛也。《內經》曰，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此之謂也。妻來乘夫爲微邪。夫來乘妻爲賊邪，法當瀉鬼補本臟。本臟自病爲正邪，法當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內經》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逆其根則伐其本，伐其本則敗其眞矣。

按：此以五行生剋之道論也。義見《難經》五十難，及後《五臟治要論》，宜參考之。心主熱，自病或大熱，瀉心湯主之。實則煩熱，黃連瀉心湯主之。虛則驚悸，生犀散主之。

肺乘心微邪：喘而壯熱，瀉白散。肝乘心虛邪：風熱，煎大羌活湯，下大青丸。脾乘心實邪：泄瀉，身熱，瀉黃散。腎乘心賊邪：恐怖，惡寒，安神丸。

按：乘者，猶乘車之乘也。大抵五臟之病，相乘伏匿，隱顯莫測。以上但言本病乘勝之道，故以五臟治要附於左，宜參考焉。

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兩臟。腎者心之鬼，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此心病先求於肝，清其源也。五臟受病，必傳其所勝。水能勝火，則腎之受邪，必傳於心，故先治其腎，逐其邪也。故其退腎氣、益肝氣兩方。或診其脈，肝腎兩臟俱和，而心自生疾，然後察其心家虛實治之。

肺主燥，自病則喘嗽，燥則潤之。實則喘而氣盛，瀉白散。虛則喘而少氣，先益黃散，而後阿膠散。心乘肺賊邪，熱而喘嗽，先地黃丸，中導赤散，後阿膠散。肝乘肺微邪，惡風，眩冒，昏憒，嗽，羌活膏。腎乘肺實邪，憎寒，嗽，清利，百部丸。脾乘肺虛邪，體重，吐痰，泄瀉，嗽，人參白朮散。

凡肺之得疾，必先觀心之虛實。若心火炎盛鑠金，即當先抑心氣，後喫肺藥。若心氣和，即更看脾脈。若脾氣虛冷，即不能相生，而肺家生氣不足，則風邪易感。故患肺寒者，皆脾虛得之。若脾氣盛實，則亦痞膈中焦，而大

腸與肺，表裏不能相通。夫中焦熱膈，則肺大腸不通，其毒熱之氣，必上蒸於肺而生疾。故患肺熱者，多脾實得之。心氣盛瀉之，脾氣虛者益之，脾氣實者通之，然後隨其肺之寒熱以治之。故有抑心氣，益脾氣，通脾氣三藥。若診其脈氣，心脾兩臟俱和，而肺自生疾，則但察肺家虛實而治之。

肝主風，自病則風搐拘急。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佐以酸苦，以辛散之。實則風搐力大，瀉青丸。虛則風搐力少，地黃丸。心乘肝實邪，壯熱而搐，利驚丸，涼驚丸主之。肺乘肝賊邪，氣盛則前伸呵欠，微搐，法當瀉肺，先補本臟，補肝，地黃丸主之；瀉肺，瀉白散主之。脾乘肝微邪，多睡，體重，搐，先當定搐，瀉青丸主之。搐止再見後證，則別立法治之。腎乘肝虛邪，憎寒，呵欠，搐，羌活膏。

凡肝得病，必先察其肺腎兩臟，根其病之所起，然後復其肝家本臟之虛實，方可治療。然腎者肝之母，金者木之賊。今肝之得病，若非腎水之不能相生，必是肺金之鬼來相攻擊，不得不詳審而求之。故其來在肺，先治其肺，攻其鬼也。其來在腎，先補其腎，滋其根也。然後審其肝家本臟之虛實而寒溫之。

脾主濕，自病則泄瀉，多睡，體重，昏倦。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實則泄瀉赤黃，睡不露睛，瀉黃散。虛則泄瀉白色，睡露睛，白朮散。肝乘脾賊邪，風瀉而嘔，茯苓半夏湯主之。心乘脾虛邪，壯熱，體重而瀉，羌活黃芩蒼朮甘草湯主之。肺乘脾實邪，能食，不大便而嘔，煎檳榔大黃湯，下葶藶丸。腎乘脾微邪，惡寒，泄，理中丸之類。

凡脾之得疾，必先察其肝心兩臟之虛實，根其源之所起，然後救療。蓋肝是脾之鬼，心是脾之母，肝氣盛則鬼勝，心氣虧則脾家生氣不足。盛者抑之則退，虧者益之則不乏，故有抑肝氣，益心氣兩藥。診其脈，肝心兩臟俱和，則是脾自生疾，察其虛實而治。

腎主寒，自病則足脛寒而逆。人之五臟，惟腎無實。小兒瘡疹變黑陷，則是腎實。水剋退心火，是以水能制火也。心乘腎微邪，內熱，不惡寒，桂枝丸。肺乘腎虛邪，喘嗽，皮澀寒，百部丸。肝乘腎實邪，拘急，氣搐，身寒，理中丸。脾乘腎賊邪，體重，泄瀉，身寒，理中丸。

本臟虛弱，是自己正令不行，乃鬼賊之所剋害，當補本臟之正氣。假令肺氣喘嗽，時於初春見之，法當補腎。見於夏救肺，見於秋瀉肺，見於冬補心、瀉本臟，乃名寒嗽。大抵五臟，各至本位即氣盛，不可更補，到所剋位，不可更瀉。

五行之間，惟有腎之一臟，母盛而子反受邪。而物之性，有不可一概論者，肺腎是也。何則？肺屬金，射於皮毛，所主者氣。腎屬水，主於骨髓，所藏者精。氣之輕浮，能上而不能下，精之沉重，能下而不能上，此物性之然。今肺之盛，蓋熱之作也。氣得熱而上蒸，則肺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急食涼藥解之，使臟氣溫和，自能下生於腎。此腎之病，必先求之於肺。若肺臟安和，而腎忽然受病者，不過脾之濕相刑於腎而生疾，所以有解肺熱、去脾邪兩藥。若脾肺兩臟俱和，而腎自生疾，亦察其本臟而治之。

《嬰童百問・五臟病證》 治療之法，大抵肝病以疏風理氣爲先，心病以抑火鎮驚爲急，脾病當溫中消導，肺病宜降氣清痰，腎病則補助眞元，斯得其治法之大要也。

《全幼心鑑・臟腑病外候》 喜寒而欲見人，爲腑病屬陽。喜溫而不欲見人，爲臟病屬陰。小兒病頭皮冷，如按爪不起，或鼻冷不回，或汗出髮潤，其身如洗，皆不可救。

《全幼心鑑・剋絶歌》 五臟相形剋，推之數可量。耳焦幷鼻黑，戊己丙丁當。目陷唇枯縮，庚辛甲乙方。舌青幷紫腫，壬癸入泉鄉。剋絶者，病在心，證主舌絶，壬癸水。病在肝，證主目絶，庚辛金。病在脾，證主唇絶，甲乙木。病在肺，證主鼻絶，丙丁火。病在腎，證主耳絶，戊己土。

《活幼全書・小兒病證賦》 五臟所因

心之臟屬火，是夏旺節氣，合小腸爲腑，其色赤，其性主涼苦。熱則驚搐，冷則氣痛。治心者，先息其火，則藥可投。

肝之臟屬木，乃春旺節氣，合膽爲腑，其色青，其性主辛酸。心與肝聯，心火熱，熱則生風，肝主風，二臟相搏，風火相爭，故發搐掣。治肝者先瀉心火，則肝風自退者也。

脾之臟屬土，寄旺四季辰戌丑未之月，每旺十八日，合胃爲腑，其色黃，其性好甘美，不受苦澀。飽則傷脾，饑則傷胃。霍亂吐瀉者在脾，生癰生痰者在脾，腹痛疳積者在脾，五腫五疸者在脾。飲食不節，調護失期，皆傷於脾。用藥者，先培其土，則諸證可療。

肺之臟屬金，是秋旺節氣，合大腸爲腑，其色白，其性好清淨。肺主氣，懸於上，於五臟之華蓋。諸家之疾，皆出於肺。寒則生痰生嗽，熱則作喘作急。治者先順其氣，則證可醫。

腎之臟屬水，乃冬旺節氣，合膀胱爲腑，其色黑，其性主鹹。腎本虛，疳氣竄於上焦，則生牙疳蟲瘡，害人最速者。諸家之證皆出於腎，若水升火降，則百病不生，但火上水下，則眞元易竭。悞眞者先養其源，則壽年可保。

《明醫雜著·小兒病多屬肝脾二經》 小兒病，大率屬脾土、肝木二經。肝只是有餘，有餘之病似重急，而爲治卻易，見效亦速。脾只是不足，不足之病似輕緩，而爲治卻難，見效亦遲。二經爲病，惟脾居多，用藥最要分別。若肝木自旺，則爲急驚，目直視或動搖，手足搐搦，風痰上壅等證。此爲有餘，宜伐木瀉肝，降火清心。若脾胃虛而肝木來侮，亦見驚搐動搖諸證，但其勢微緩，名曰慢驚，宜補養脾胃。不可錯認，將脾經誤作肝經治也。

薛按：急驚乃風火之證，脾土受制，肝經實熱者，用瀉青丸徑伐其肝，或導赤散以瀉其子；肝經虛熱者，用六味地黃丸以滋腎水，補中益氣湯以養脾土，則風木自息，脾土自安矣。若因乳食不調，脾胃虧損，木來侮土，似慢驚而見抽搐搖頭，劄目咬牙等證，宜用六君子加鉤藤鉤。若脾胃虧損，寒水反來侮土，成慢驚而見前證，用前藥加薑、桂。如未應，更加附子，多有復蘇者。舉人杜克宏子，發熱抽搐，口噤痰湧，此肝膽經實火之證，即急驚風也。先用瀉青丸一服，又用六味丸二服，諸證頓退。乃以小柴胡湯加芎、歸、山梔、鉤藤鉤而安，卻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明醫雜著·小兒無補腎法》 小兒無補腎法。蓋稟父精而生，此天一生水，化生之源，腎之根也。此根日賴脾胃乳食水穀長養，男至十六而腎始充滿。既滿之後，婚媾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胎之時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於補耶！

薛按：小兒行遲、齒遲、解顱、囟填、五軟、鶴膝、腎疳、齒豁、睛白多愁，凡此皆因稟受腎氣不足，當以六味地黃丸加鹿茸補之。若因精氣未滿而御女以通，多致頭目眩暈，作渴吐痰，或發熱足熱，腰腿痠軟，或自汗盜汗，二便濇痛，變生諸疾，難以名狀。余常用六味、八味二丸及補中益氣之劑加減用之，無不奏效。一小兒九歲，解顱足軟，兩膝漸大，不能行履，屬腎稟不足，用六味丸加鹿茸，三月而能步履。一小兒十四歲，肢體倦怠，發熱晡熱，口乾作渴，吐痰如湧，小便淋瀝，或面目赤色，身不欲衣。此亦稟賦不足也，用補中益氣湯及前丸而愈。一小兒十五歲而御女，大小便道牽痛，服五苓散之類，虛證蜂起，與死爲鄰。余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八味丸而愈。一小兒十三歲，內熱晡熱，形體倦怠，食少作渴，或用清熱等藥治之，虛證悉具。余以爲所稟怯弱，用六味丸加鹿茸補之，不越月而痊。蓋古今元氣虛實不同故也。

《幼科發揮·肝經主病》 肝主風。實則目直視，呵欠，大叫哭，項急，煩悶。虛則咬牙，呵欠，氣溫則內生，氣熱則外生也。氣謂口中氣也。實則瀉青丸，當歸龍薈丸瀉之。虛則地黃丸補之。

兼證諸風搐搦，牽引喎斜，皆肝之病也，宜瀉青丸主之。

一小兒七月，發搐無時，昏睡不醒，不哭不乳，掐之灸之不痛，嗆之鼻不嚏，灌藥不入。予曰：此眞搐也，不可治矣。

兼見心證，則發熱而搐。予曰肝有風則目連劄不搐，得心熱則搐。肝有熱則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瀉肝，瀉青丸；瀉心，導赤散。

兼見脾證，輕則昏睡，不嗜飲食。當視其大便何如，大便秘者，宜蜜導法。愼勿下之，恐下得脾虛，反爲篤疾。大便潤者，宜琥珀抱龍丸主之。

兼見肺證，喘急悶亂，痰涎壅塞，須從大小便以利之。如喘急有聲，肩聳胸高，喉中痰響者，不治。清寧散主之。

一小兒痰壅而發搐，氣促而喘。予用礞石滾痰丸，桑白皮煎湯，碾碎調服之。喘定痰下，搐亦止矣。

兼見腎證，暴喑，失音，手足強直。此從風治，輕者，地黃丸主之。重則爲廢疾，而不可治矣。

五臟諸證：此因五臟氣動所生之病，乃病生于內者也。

《幼科發揮·心經主病》 心主驚。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虛則困卧，悸動不安。實則導赤散、瀉心湯。虛則二安神丸服之。

兼證

諸熱，驚悸不安，多啼，此心臟本病也。宜導赤散加朱砂主之，甚者涼驚丸、三黃瀉心丸。

兼見肝證，則發熱而搐，宜木通散主之。

兼見脾證，則嗜卧，夢中咬牙，多驚，宜錢氏安神丸主之。

兼見肺證，則發熱，作搐而喘，宜清寧散主之。

兼見腎證，則爲驚癇，發則忽然臥仆，咬牙搐搦，手足逆冷，發過即醒，精神恍惚。

蓋心藏神，驚則傷神。腎藏志，恐則傷志。小兒神志怯弱，有所驚恐，則神志失守而成癇矣。如書傳所謂請僧寄名，僧爲摩頂誦咒，兒被嚇而成癇，後見穿皂衣人即發是也。亦有驚久成癇者。初起即可治，定志丸主之。父母怠忽，久而不治，遂成終身之患。

一小兒驚後成癇。予制一方：天水散一料，碾爲細末，分作三劑。（一劑二兩三錢，入眞青黛五錢，碾勻，名清魂散。寅卯時煎竹葉湯調服一錢，以平肝火。一劑二兩三錢，入水飛朱砂五錢，名安神散。巳午時煎燈草湯調服，以鎮其神。一劑二兩三錢，入眞輕粉二錢，研勻，名定魂散。申酉時煎淡薑湯服，以去其痰，旬日而安。

一小兒十歲，久得癇疾。予視兩目渾白，無有睛光，語言蹇澀，舉動癡迷。乃語其父曰：不可治矣。後請醫治之，竟無成功。

驚久成癇，乃痰迷心竅之病，最爲難治。或分五癇，以牛、馬、狗、豬、羊名之者，未見其方，不必拘也。錢氏五癇丸，祖訓未用，予亦不敢輕用也。兒有癇者，當先觀其狀貌而後治之可也。如伶俐聰明者可治之，若或癡呆言語錯亂不必治之。如強治之，終無成功。間有聰明伶俐，治之無效，非眞癇也。此宜琥珀抱龍丸主之，或辛香者，不如抱龍丸猶穩。

蘄水周維峰有子病癇。予見神氣昏滯，語言含糊，狀類癡呆。告其父曰：不能治也。辭歸。

黃州府萬魯庵有子病癇。予見容貌俊偉，性格聰明。告其父曰：可治。乃與琥珀抱龍丸方，使自製服之。

本縣汪前川兒驚病，一月之間，嘗發二三次。予曰：不治必成癇也。求治于予。乃立一方，用枳實、黃連、半夏、白茯苓各等分，拆半，朱砂飛，又拆半，同前碾末，神麴糊丸，芡實大，朱砂衣。每服一丸，用獵豬心一個，劈開，入藥在內，綫紮定，放瓦罐中煮熟。取出豬心和藥食之，以湯送下，後竟不發，名斷癇丸。

《幼科發揮·脾經主病》 脾主困。實則日晡身熱飲水，虛則吐瀉生風。實則瀉黃散、三黃丸瀉之，虛則益黃散、異功散、小建中湯、調元湯、肥兒丸補之。

兼證

諸困睡，不嗜食，吐瀉，皆脾臟之本病也。昏睡身熱，宜胃苓丸、琥珀抱龍丸主之。吐瀉有冷有熱，冷者不渴，理中丸主之；熱者渴飲冷水，五苓散調天水散主之。

兼見肝證，初傷風，吐瀉，惡風，發熱，煩急，頓悶，此宜發散，惺惺散主之。如先吐瀉，後變慢驚風者，不治。

兼見心證，發熱，昏睡，夢中驚悸，宜東垣安神丸主之。渴飲水，辰砂五苓散。

兼見肺證，發熱，昏睡，氣促而喘者，宜葶藶丸主之。予今家傳，去黑牽牛，加蘿蔔子、眞蘇子，炒入尤妙。

兼見腎證，羸瘦痿弱，嗜臥不能起者，宜脾腎兼補。補腎宜地黃丸，補脾宜養脾丸。如瀉久便膿血者死。

一女嗜臥，發熱，項軟，頭傾倒不能舉，諸醫作風治而持疑不決。予至見之，謂諸醫曰：此陽虛病也。蓋頭者諸陽之首，胃者諸陽之會。此女必乳食傷胃，胃氣不足，故清陽不升而項軟不能任元也。可服調元湯。一劑而安，人皆嘆服。

《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人以脾胃爲本，所當調理。小兒脾常不足，尤不可不調理也。調理之法，不專在醫，唯調乳母，節飲食，愼醫藥，使脾胃無傷，則根本常固矣。

脾喜溫而惡寒，胃喜清而惡熱。故用藥者，偏寒則傷脾，偏熱則傷胃也。製方之法，宜五味相濟，四氣俱備可也。故積溫則成熱，積涼則成寒，偏熱偏寒。食也，食多則飽，飽則傷胃；食少則饑，饑則傷脾。故調脾胃，宜節飲食，適寒熱。奈今之調脾胃者，不知中和之道，偏之爲害，喜補而惡攻。害于攻者大，害于補者豈小哉？

兒有少食而易飽者，此胃之不受，脾之不能消也。宜益胃之陽，養脾之陰，宜錢氏異功散合小建中湯主之。

兒有多食而易饑者，此脾胃之邪熱甚也。宜瀉脾胃之火，可用三黃枳實丸主之。

本縣大尹朱雲閣公子，常有脾胃病，向是韓醫生調治，平時服養脾丸，傷

食服保和丸，未有寧日。一旦問余云：聞汝小兒甚精，小官人脾胃久虛，汝可治之？予曰：當攻補兼用，不可偏補偏攻。韓補攻偏施，非所宜也。如專補脾胃則飲食難化，如專消導則中氣易耗。尹稍悟，曰：汝進一方來。乃進養脾肥兒丸，修合服之，大效，再無脾胃之病。尹猶相信，賜匾。

乳母者，兒之所依爲命者也，如母壯則乳多而子肥，母弱則乳少而子瘠，母安則子安，母病則子病，其干係匪輕。蓋乳者，血所化也，血者，水穀之精氣所生也。飲食入胃，氣通于乳，母餐熱則乳亦熱，母食冷則乳亦冷。故兒傷熱乳者，則瀉黃色，黃芩芍藥湯加黃連主之。傷冷乳則瀉青色，理中丸主之。乳多者則絕之，不爾令兒吐乳也。乳少者宜調其乳母，使乳常足，不可令兒饑，以他物飼之，爲害甚大。調乳母宜加減四物湯，豬蹄湯主之。乳母忌酒麵生冷，次及一切辛熱之物。常作豬蹄湯與之，甚良。乳母經閉，經漏，請醫治之，恐乳少也。

一小兒食肉早，得脾胃病，或泄痢，腹大而堅，肌肉消瘦也，已成疳矣。其母日憂，兒病益深。予見憫之，乃製一方：人參、黃芪蜜炙、白茯苓、白朮、粉草、當歸、川芎，以補脾胃，養氣血。陳皮、青皮、半夏麵、木香、砂仁、枳實、厚朴、神麵、麥芽麵，以消積。三稜、莪朮煨、九肋鱉甲醋煮，以消癖。黃乾蟾燒灰存性，使君子，夜明砂，以除疳熱。共二十二味，碾末，粟米糊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五丸，炒米湯下，調理而安。

乳食，兒之賴以養命者也。養子歌曰：乳多終損胃，食壅即傷脾。甚矣！乳食之不可不節也。《難經》云：補其脾者，節其飲食，適其寒溫。誠調理脾胃之大法也。蓋飽則傷胃，饑則傷脾，熱則傷胃，寒則傷脾。今之養子者，穀肉果菜，順其自欲，唯恐兒之饑也。兒不知節，必至飽方足。富貴之兒，脾胃之病多，傷飲食也。貧賤之子，無所嗜，而脾胃中和之氣不損也。傷之輕者，損穀自愈。傷之重者，則消導之，宜胃苓保和丸、養脾消積丸主之。傷之甚者，則推去之。審其所傷之物，如傷熱食者，宜三化丸、三黃枳朮丸、木香檳榔丸。傷冷物宜三稜消積丸、丁香脾積丸主之。如胃脾素弱食少，但過食則傷者，補脾進食，肥兒丸要藥也。

一富家生子甚弱，結義予爲家公。予重其義，朝夕戒其乳母，乳食不可太飽，或時以爛粥嚼而哺之，其一切肉、果、餅、粑，甘肥生冷之物皆禁之。或有小疾，專以補脾胃爲主。其子自幼至長，亦無大疾。今氣實力壯，飲食多而不傷，寒暑不能侵，南北奔走不爲勞。嘗語人曰：生我者父母也。養我者萬家公也。

一兒生二月，忽昏睡不乳。予以日計之，非變蒸也。視有二乳母，皆年少氣壯者，其乳必多，更代與之，必傷乳也。戒以今且損之，令饑一日，自愈。後宜絕之，只用一乳母可也。次日果安。父母如其教，亦無傷食之病。

醫藥者，兒之所以保命者也，無病之時，不可服藥。一旦有病，必請專門之良老成忠厚者，浮誕之粗工，勿信也。如有外感風寒，則發散之，不可過汗，亡其陽也。內傷飲食則消導之，不可過下，亡其陰也。小兒易虛易實，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藥必對證中病，勿過劑也。病有可攻者急攻之，不可喜補惡攻，以夭兒命。雖有可攻者，猶不可犯其胃氣也。小兒用藥，貴用和平，偏熱偏寒之劑，不可多服。如輕粉之去痰，硇砂之消積，硫黃之回陽，有毒之藥，皆宜遠之。故發散者，宜惺惺散。消導者，宜保和丸。虛實補瀉，按錢氏五臟補瀉之方加減用之。誤服熱藥者，宜大豆卷散主之。誤服寒藥者，宜益胃散主之。汗下太過者，宜黃芪建中湯主之。

小兒久病，只以補脾胃爲主。補其正氣，則病自愈。宜養脾丸，加所病之藥一二味在內服之。

或問脾胃補瀉之味。予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者，寒熱溫涼平也。五味者，酸苦辛甘鹹也。氣爲陽，陽不足者，補之以氣。味爲陰，陰不足者，補之以味。故肝屬木，味以辛補，酸瀉，氣以溫補，涼瀉。心屬火，味以鹹補，苦瀉，氣以熱補，寒瀉。肺屬金，味以酸補，辛瀉，氣以涼補，溫瀉。腎屬水，味以苦補，鹹瀉，氣以寒補，熱瀉。是四臟者，各屬一季，味則逆之，氣則從之，以補以瀉也。至于脾胃屬土，寄于四季，無定位，無從逆也。故于五味相濟，四氣均平，以中和爲主，補瀉亦無偏勝也。況脾喜溫而惡寒，胃喜清而惡熱，偏寒偏熱之氣固不可以專用。而積溫成熱，積涼成寒，雖溫平、涼平之藥，亦不可以群聚久服也。經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斯爲善矣。

一人自知醫，生一男，謂小兒脾不足，作補丸服之。至于有疾，不肯請醫，亦自治之。予曰：小兒無病，不可服藥。古人所謂無病服藥，如壁中安柱。此言何謂也？五行之理，偏勝則害。病必請醫，如耕當問農，織當問女之意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自非專門之術，而病之虛實，藥之良毒，吾恐

必誤也。

一兒八歲，形氣甚弱，其父責令讀書。予見之，謂其父曰：令郎形氣弱，當懷保之，不可一于嚴也。乃製養脾丸、肥兒丸與之調理。半年後，病成疳矣。先請一老醫，不知幼科，謂之傷食，用一粒金丹服之，病乃劇。請予，予曰：前與養脾丸、肥兒丸服盡乎？曰：未服也。又問曰：今服者何方也？曰：一粒金丹。予辭曰：不可治矣！一粒金丹內有草烏、巴豆大毒之藥，豈可常服者乎？此兒脾胃素弱怯，食少而瘦，故以肥兒丸調理，應服而不服。一粒金丹大傷犯胃氣，此不應服而服。傷之重傷，謂之虛虛，死在旦夕，後果死。

一庸醫狂悖，藉父祖專門之名，自稱得異人之傳，妄立方法，變亂繩墨。嘗語人曰：吾能知人之臟腑有病而去之，知其所傷之物而取下之，知其疾之逆順而預解之。言大而誕，人皆信之。時有富家楊姓者生二子，聞其名而交結之，禮意懇至，蓋爲其子之未出痘也。後一子出痘，因熱以湯，蒸汗而死。小子因服附子，毒發癰，亦死于醫之手。惜哉！

監生胡篤庵咳久不止，汗之不可，下之不可，因于表裏之邪俱甚也。自製一方，用蘇葉、薄荷葉、桑白皮末、杏霜、栝蔞霜、桔梗末、甘草末，各等分，虛者加阿膠。蜜丸，白湯下，或口中噙。五日而安，後以此方治人屢效。

《幼科發揮·肺臟主病》 肺主喘。實則悶亂喘促，好飲水，有不飲水者。虛則哽氣，長出氣。實則瀉白散，葶藶丸瀉之。虛則阿膠散、生脈散合甘桔湯補之。

兼證

諸氣喘促上氣，咳嗽，面腫，皆肺臟之本病也。加味瀉白散主之。

兼見肝證，由中風得之，鼻流清涕，惡風喘嗽，宜發散，加減參蘇飲主之。

如久嗽咳變風疾不治，如錢氏所謂三瀉肝而肝病不退，三補肺而肺證猶虛是也。

一小兒二歲，久病嗽。時十月初，請予治之，予曰不可治矣。父問其故。予曰：嗽者肺病也，四時之病，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十月建亥，金氣已衰，水氣始生。吾觀令郎面色皖白，肺之衰也。頭搖手擺，肝之風也。肺衰風生作搐而死，果不治。

兼見心證，發熱飲水，喘嗽悶亂，此心火勝也，宜涼膈散加知母、石膏主之。久嗽不止，黃連阿膠丸。黃連、赤茯苓能抑心火，肺得其清。

兼見脾證，咳則吐，此傷乳食而喘嗽不安，宜葶藶丸、小陷胸加大黃主之。

一兒泄瀉後，病咳而喘，上氣急，予用芎蝎散效。

一女子脾胃素弱，一日啖生棗，病腹脹而喘。其母憂甚恐，夫知食以生冷也。予曰勿憂，乃作錢氏異功散加藿香葉以去脾經之濕，紫蘇葉以去肺經之風，一大劑而脹消喘止。

一女子素有喘病，發則多痰，予用補腎地黃丸服之。或怪而問曰：喘者肺病也，今補腎何也？予曰：肺主氣，腎則納而藏之。痰涎者，腎之津液所生也，哮喘吐涎乃氣不歸元，津液無所受也。果服此丸而安。

《幼科發揮·腎臟主病》 腎主虛，無實，地黃丸主之。

唯瘡疹腎實則黑陷。此非錢氏之語，乃記者之誤焉而不詳者也，以啓後人之疑。有瀉腎之方，如百祥丸之類。有補脾瀉腎之論，令兒夭札，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蓋人之一身，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髓。五臟之有腎，猶四時之有冬也。瘡疹之毒，乃自骨髓出，現于筋肉血脈皮膚之外。如品物之翕聚于冬者，發散而爲春之生、夏之長、秋之藏也。變黑歸腎，則不能發散于外，而反陷于內。此腎中眞氣之虛，邪氣之實，所以立百祥丸、牛李膏以瀉腎中之邪氣，非瀉腎之眞氣也。況痘中之水，潤澤光壯，由津液之充滿也。瘡疹黑陷者，正腎主虛，水不勝火，津液乾枯，故變爲黑，倒陷入裏。所謂瀉之者，瀉火救水之良法。

兼證

諸虛不足，胎稟怯弱者，皆腎之本臟病也。五臟病後成腎虛者，各用地黃丸，加減隨證。唯瘡疹歸腎，有瀉有補。變黑倒陷者宜百祥丸、牛李膏瀉之。泄瀉灰白癆塌者，宜陳氏異功散補之。

兼見肝證，驚風及手足癱者，宜地黃丸加牛膝、當歸、續斷各二兩，肉桂一兩，爲末，蜜丸服。

兼見心證，驚風及失音不語者，宜地黃丸加石菖蒲、柏子仁、遠志各二兩，爲末，蜜丸服。

兼見脾證，吐瀉及變痢疾者，宜地黃丸加黃連、黃柏各酒炒二兩，乾薑炒、車前子、肉豆蔻麵煨各一兩，爲末，蜜丸服。

兼見肺證，咳嗽，痰中有血，宜地黃丸加天門冬、麥門冬焙、知母、黃柏蜜水炒、阿膠炒，各二兩，蜜丸服。

《幼科發揮·腎所主病》 錢氏曰：腎主虛，即胎稟不足病也。按經曰，腎主骨，骨會大杼。大杼以上，喉骨也，項者，頭之莖，莖弱則頭傾矣。大杼以下，脊骨也，脊者身之柱，脊弱則身曲矣。脊之下，尻骨也，尻骨不成，則兒坐遲矣。尻骨之下，則胯骨也，胯骨弱，則不能立矣。胯之下，膝骨也，膝骨弱，則不能行矣。齒者骨之餘，骨氣不足，則齒生遲矣。髮者血之餘，腎之主血，血不足，則髮不生矣。皆胎稟不足之病也，謂之五軟。此兒難養，幷宜六味丸加當歸、杜仲、牛膝、川續斷主之。

腎在肝下，母子也。腎主骨，肝主筋。骨屬于筋，筋束乎骨，二者相爲依附也。肝虛筋弱者，亦宜地黃丸主之。乃虛則補其母也。

腎主骨髓，脊者髓之路，腦者髓之海也。肝之脈與腎脈內行于脊骨之中，上會于腦。故頭破解顱，脊疳之病，又肝腎之風熱，子傳于母之病也。解顱者有二，或生下之後，頭縫四破，頭皮光急，日漸長大，眼楞緊小，此髓熱也。又有生下五六個月後，囟門已合而復開者，此等小兒大數難養。腎肝風熱之病，宜加味瀉青丸主之，所謂實則瀉其子。蘆薈瀉青丸加黃柏、黃芩、黃連等分，碾末，蜜丸服。

疳者，小兒生後，生瘡成餅，狀如覆盤，此風熱也，宜加味瀉青丸加蔓荊子、白蒺藜炒。

脊疳者，小兒疳瘦，脊如鋸齒，肋骨高起，拍之有聲，宜集聖丸加龍膽草、梔子仁、黃柏，同爲丸服。

齒根黑爛，臭息出血者，名走馬疳，橡斗散主之。

予有一族孫，無父，周歲生走馬疳。予用尿桶底白垢刮下，新瓦上火焙乾五分，五倍子內蟲灰三分，鼠婦焙乾三分，枯白礬一錢。共研末，先用臘茶葉浸米泔水洗淨，以藥敷之，神效，名曰不二散。

兒有大病，暴瘖失聲者，此腎虛也，宜地黃丸加石菖蒲主之。

痘後小兒，有平時大便常難者，後重者，此腎虛血不足病也。《難經》云，利如下重是也。不可聽信庸醫，妄用下劑，宜地黃丸加當歸二兩，火麻仁二兩主之。

小兒五色修明，聲音清響，此心肺之氣足也。乳食能進，大小便調，此腸胃之氣足也。手足和暖，筋骨剛健，此皆腎肝之氣足也。是謂無病易養，不宜妄投藥餌，誅罰無過也。

如面色㿠白，聲音微少，此心肺不足也。乳食減少，吐痢頻併，此腸胃不足也。顱解項軟，手足痿弱，此肝腎不足也。是兒多病難養。此以形體之虛實，辨五臟之強弱也。有病者各宜隨五臟之虛實，按方治之。

《幼科發揮·五臟虛實補瀉之法》 經云：邪氣甚則實，眞氣奪則虛。所謂實則瀉之者，瀉其邪氣也。虛則補之者，補其眞氣也。如眞氣實則爲無病兒矣，豈有瀉之者乎。云肝常有餘，脾常不足者，此卻是本臟之氣也。蓋肝乃少陽之氣，兒之初生，如木方萌，乃少陽生長之氣，以漸而壯，故有餘也。腸胃脆薄，穀氣未充，此脾所以不足也。

《育嬰秘訣·辨小兒形色》 小兒有病觀形色，青主驚風紅主熱，黃爲傷食白主疳，若中惡時其面熱。

肝主風，其色青。心主熱，其色紅。脾主穀，其色黃。白者，氣血不榮于面也，故主疳。黑者，凶色也，故主中惡。

氣色須看何部中，心主正額火光紅，左頰木肝右金肺，額爲腎部鼻脾宮。此以五形分部位也。肝屬木，東方，故于左頰候之。肺屬金，西方，故于右頰候之。心屬火，南方，故于額上天庭候之。腎屬水，北方，故于頰下地閣候之。脾屬土，中央，故于鼻準候之也。

肝病須觀眼目中，脾唇心舌自相通。肺有病時常在鼻，腎居耳內認其宗。

此以五竅分五臟也。肝之病見于目，心之病見于舌，脾之病見于唇，肺之病見于鼻，腎之病見于耳，各隨寒熱虛實而決之。

目揚面赤熱生風，眉皺呻吟腹痛攻。面腫色黃知癖疾，髮稀面白有疳蟲。

肝主風，目揚者，肝病也。揚者，直視也。心主熱，面赤者，心病也。風熱相搏，必生驚搐。人有痛則眉皺而呻吟，訣云：痢疾眉頭皺，腸中痛。脾主濕，濕勝則腫，面腫色黃，故知脾病。宿食成積，積久成癖。疳者，津液不足之病也。髮稀面白，血之虛也。疳病多蟲。

下痢應嫌面貌妍，驚風面赤亦堪憐。咳嗽面白爲眞色，青繞唇傍青紫筋。

訣云：瀉不定，精神好者死。風病，面如塗者死。咳久不止，面㿠白者，肺之眞臟色見也。

小兒疾厄命宮尋，虎口三關食指紋。欲知死生無錯誤，不離五色認分明。

命宮，謂山根也。小兒山根斷絕，青紅紫黑筋橫欄者，多病難養。相法云：山根青色，出胎頻見災危是也。

《育嬰秘訣・五臟證治總論》　是病皆從五臟生，不知臟腑亦徒然。細將色脈相參合，對證裁方治不難。

五臟平和，則病不生。或寒暑之違和，或飲食之失節，則風傷肝，暑傷心，寒傷肺，濕傷腎，飲食傷脾，而病生矣。語其色，則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也。語其脈，則肝弦，心洪，脾緩，肺毛，腎沉也。語其證，則肝主風，心主驚，脾主困，肺主喘，腎主虛也。語其治，則心肺脾三臟有補有瀉，肝則有瀉無補，腎則有補無瀉也。色脈證治，本諸五臟。心中了了，謂之上工。

五臟之中肝有餘，脾常不足腎常虛。心熱爲火同肝論，嬌肺遭傷不易愈。

人皆曰：肝常有餘，脾常不足。予亦曰：心常有餘而肺常不足。有餘爲實，不足爲虛。《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眞氣奪則虛。此所謂有餘不足者，非經云虛實之謂也。蓋肝之有餘者，肝屬木，旺于春。春乃少陽之氣，萬物之所資以發生者也。兒之初生曰芽兒者，謂如草木之芽，受氣初生，其氣方盛，亦少陽之氣，方長而未已，故曰肝有餘。有餘者，乃陽自然有餘也。脾常不足者，脾司土氣。兒之初生，所飲食者乳耳。水穀未入，脾未用事，其氣尚弱，故曰不足。不足者，乃穀氣之自然不足也。心亦曰有餘者，心屬火，旺于夏，所謂壯火之氣也。腎主虛者，此父母有生之後，稟氣不足之謂也。肺亦不足者，肺爲嬌臟，難調而易傷也。脾肺皆屬太陰，天地之寒熱傷人也，感則肺先受之。水穀之寒熱傷人也，感則脾先受之。故曰脾肺皆不足。

肝臟證治

肝爲風木主生風，形證昭然在目中。雖然瀉之無用補，少陽生氣與春同。

肝者，足厥陰風木也。木生風，故主風。錢氏云：肝主風，實則目直視，大叫，呵欠，煩悶，項急；虛則咬牙，多欠，氣熱則外生，氣濕則內生，此肝病之證也。肝之竅在目，故有病常以目候之，如肝有風，則目連劄，肝有熱，則目直視，肝疳則白膜遮睛之類是也。又肝主筋，肝病則筋急，爲項強，爲搐搦牽引。肝主怒，病則性急大叫哭，甚則爲卵腫，俗呼氣卵是也。肝在下焦，熱則大小便難。肝藏魂，肝熱，手撏衣領，及亂捻物，甚則撮空摸床，此喪魂之病也。

肝病，錢氏有瀉青丸一方，而無補者，謂其氣有餘也。然肝乃少陽之氣，所以養生者也。肝無病固不可瀉，以伐生氣，亦不可補，以助長也。

肝膽原來從火治，木中有火無人識。水不能勝號龍雷，惟有甘溫差可制。

肝膽之病從火治者，木中原有火。燧人氏傳云：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此其驗也。肝膽之火，水不能滅，寒不能勝，又謂龍雷之火。惟甘溫之劑，如人參、甘草之類，可以制之也。故曰：甘能瀉火也。《內經》曰：辛以散之，如川芎、防風之類。又曰：辛甘發散爲陽，以辛甘之藥，合而用之，所謂火鬱則發之。此治肝病之大略也。

肝熱以瀉青丸，當歸蘆薈丸瀉之。肝實同法。肝虛以六味地黃丸補之。

肝乃腎之子，虛則補其母也。肝寒以溫膽湯及吳茱萸、生薑之類。

兒病目視物不轉睛，或斜視不轉，或目合不開，或目開不合，或哭無淚，或不哭淚自出者，皆肝絕也。

心臟證治

心爲神舍易生驚，色脈相通惡熱侵。實則避嫌惟瀉腑，如虛叢脞要安神。

《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兒之初生，知覺未開，見聞易動，故神怯而易生驚也。錢氏云：心主驚，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虛則困卧，悸動不安，此心病之證也。心主血脈，色者，血之萃；脈者，心之合也。如色見紅潤，脈來大數者，此心氣有餘之象，其兒易養。如色見昏黯，脈來沉細者，此爲不足，其兒多病難養。此觀其形色脈，以知其心中之虛實也。心惡熱，與風相搏則發搐，故肝生風，得心熱則搐也。心屬火，火盛則津液乾而病渴。心藏神，熱則神亂而卧不安。喜合面睡卧者，心氣熱，則胸中亦熱，欲言不能，而有就冷之意，故合面卧。心氣實，則氣上下行澀，合面則氣不通，故喜仰卧。有努其身而直伸者，謂之上竄，亦心熱也。舌者心之苗，熱則舌破成瘡，又爲重舌、木舌、舌長出不收之病。《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于心火。兒病瘤丹、斑疹、龍纏虎帶，蟲疥瘭瘡，皆心火之病也。

錢氏治心熱病以導赤散。夫導赤乃瀉小腸之藥也，心爲君主，不可犯之，瀉其腑者，以避嫌也。心虛則主不安，故以安神丸補其臟也。

心爲君主豈容邪，客熱來侵事可嗟。瀉實補虛有成法，何須方外覓靈砂。

心爲火臟，常苦緩散而不收，孫眞人立生脈散，夏月服之，以五味子之酸，能收耗散之氣也。治兒心病者，擴而充之可也。故心熱病生于內者，宜導赤散、瀉心湯、東垣安神丸之類；生于外者，如口舌生瘡，洗心散主之。心氣虛者，錢氏安神丸；虛易驚者，琥珀抱龍丸。《內經》曰：以苦瀉之，黃連是也。以鹹補之，澤瀉、車前子是也。神氣浮越，多驚悸者，宜硃砂、赤石脂、龍骨以鎮之。如心病久，汗出髮潤，或舌出不收，或暴啞不語，或神昏憒亂，或斑疹變黑，此皆心絕之候，不治。

脾臟證治

幼科方中脾病多，只因乳食致沉疴。失饑失飽皆成疾，寒熱交侵氣不和。

《內經》曰：脾胃者，倉稟之官。謂爲水穀之所聚也。兒之初生，脾薄而弱，乳食易傷，故曰脾常不足也。錢氏云：脾主困，實則困睡，身熱飲水，虛則吐瀉生風，此脾病之證也。脾屬土，其體靜，故脾病喜困。土主濕，濕傷則爲腫、爲脹、爲黃、爲吐瀉不止，則成慢驚風。《內經》曰：土氣之下，木氣承之。土爲坤土，坤爲腹，故脾病則腹中痛，脾疳則肚大筋青也。脾之竅在口唇，脾有風則口喎唇動，熱則口臭唇瘡，寒則口角流涎，謂之滯頤，氣不和則口頻撮。脾主舌本，熱則吐舌弄舌。脾主肉，脾虛則瘦，大肉折。脾主味，脾虛則不喜食，脾熱則食不作肌膚，傷于食則成積，積久則成癖。脾主津液，脾熱則口乾飲水，虛則津液不生而成疳也。

脾與胃異同論，蓋胃受穀，脾消穀也。調其脾胃者，當適其寒溫，節其飲食也。故飽則傷胃，饑則傷脾；熱則傷胃，寒則傷脾。

胃愛清涼脾愛溫，難將脾胃一般論。陰陽相濟和爲貴，偏熱偏寒不可憑。

脾喜溫而惡寒，胃喜清涼而惡熱，喜惡不同，故難拘于一法也。蓋脾胃屬土，居中以應四傍。其立法也，必四氣俱備，五味調和而後可。四氣者，謂寒、熱、溫、涼也。五味者，謂酸、苦、甘、辛、鹹也。辛甘溫熱爲陽，酸苦鹹寒爲陰，氣味合而服之，謂之陰陽相濟，得其中和之法也。如偏熱則傷胃，偏寒則傷脾，非中道也。錢氏立方，以益黃散補脾。東垣老人謂其偏熱，而以異功散代之，其慮深矣。祖訓：錢氏諸方，法當遵守，惟脾胃一條，吾于脾熱者，瀉黃散；胃熱者，人參白虎湯；脾胃寒者，理中湯、丸；脾胃虛者，異功散、調元湯、人參白朮散、養脾丸；傷食者，消積丸、保和丸；宿食成積者，枳朴大黃丸；濕勝者，胃苓丸；欲成疳者，肥兒丸；已成疳者，集聖丸，此吾家秘之法也，不可輕泄。

如脾病久，大肉消削，肚大青筋，或口禁不開，或唇口開張，或遍身虛腫，或腳背腫，眼下胞腫，或吐瀉不止，飲食不入，或睡則露睛，口開不合，或多食而瘦，口饞，喜啖甜物，或蟲出于口，或唇蹇而縮，此皆脾絕之證也，不可治。

肺臟證治

肺爲嬌臟，原主氣，寒熱蒸侵其氣逆。熱壅胸高喘不寧，虛羸氣短難報息。

肺最居上，爲臟腑之華蓋。口鼻相通，息之出入，氣之升降，必由之路，故主氣。錢氏云：肺主喘，實則悶亂喘促，有飲水者，有不飲水者，虛則哽氣長出氣，此肺病之證也。《難經》曰：形寒則傷肺。兒之衣太薄則傷寒。

《內經》曰：熱傷肺。兒之衣太厚則傷熱。寒熱傷肺則氣逆，爲喘，爲咳。鼻者，肺之竅，肺受風，則噴嚏，鼻流清涕，受寒則鼻塞，呼吸不利；受熱則鼻乾，或爲衄血；肺疳則鼻下赤爛。肺主皮毛，肺虛則皮乾毛焦。病喘咳者，喘不止則面腫，咳不止則胸骨高，謂之龜胸。變驚者，死證也。肺屬金，其體燥，病則渴不止，好飲水，謂之膈消。

眞膈肺氣與天通，藥用清陽以類從。肺實麻黃強瀉白，阿膠虛補有奇功。

《內經》曰：天氣通于肺，輕清爲天。清陽出上竅。本乎天者，親上也。故治肺病者，宜用辛苦升浮之藥，如苦酸必用酒炒，使上升也。錢氏立方，肺實者以瀉白散、葶藶丸，虛者以阿膠散。祖訓云：其法太簡。肺主喘咳，因于寒者，麻黃湯爲主；因于熱者，以瀉白散。肺熱在胸者，以東垣涼膈散；渴欲飲水者，人參白虎湯；咽喉痛者，甘桔牛蒡子湯；咳有痰者，玉液丸；肺虛甚者，調元湯。肺乃脾之子，虛則補其母也。或單以生脈散。其法始備。

如肺久病，咳嗽連綿，喘息不休，或肩息，或龜胸，或咳血不止，或咳而驚，或鼻乾黑燥，或鼻孔開張而喘，或瀉痢不休，大孔如筒，或面目虛浮，上喘氣逆，此皆肺絕之候，不治。

腎臟證治

天一眞精聚命門，人無天脈水無根。內行骨髓宜堅固，一水難勝二火焚。

腎屬水，乃天一眞精之所生也。人之有腎，猶木之有根。其脈在尺，腎之虛實，以尺脈候之。命門在腎之間，爲元氣聚會之處，兒之強弱壽夭，皆繫

于斯。全主虛無實也。腎氣不足則下竄，蓋骨重惟欲下墜而縮身。腎水陰也，腎虛則目畏明。兒本虛怯，由胎氣不成，則神不足，目中白睛多，其顱即解，色㿠白，此皆難養。或有因病而致，非腎虛也，此屬病之證也。腎主骨，腎虛者，骨髓不滿也，兒必畏寒，多爲五軟之病。尻骨不成，則不能坐；髓骨不成，則不能行。齒乃骨之餘，骨不餘，則齒生遲。腎之液爲血，髮乃血之餘，腎虛則髮稀不黑。腎之竅在耳，腎虛則耳聾，熱則耳中出膿。腎主齒，熱則生疳，即走馬疳也。

腎開竅于二陰，腎熱則大小便不通，腎冷則小便下如米泔。二火者，乃君相火也。經曰：一水不勝二火者，正此謂也。

陰常不足腎常虛，筋骨難成貌必癯。錢氏立方惟有補，經云瘡疹瀉其餘。

水爲陰，火爲陽，一水不勝二火，此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腎之本虛也明矣。故錢氏只用補腎地黃丸一方，不敢瀉者，因無實證也。或謂痘疹，腎不可實，當瀉之。此言甚謬。蓋腎主液，痘中之血化爲水，水化爲膿，皆腎之津液所化也。若無腎水，則瘡枯黑而死矣，豈可瀉之。痘疹曰歸腎者，蓋瘡疹之毒，內發于骨髓，外發于皮毛者爲順，變黑復陷入于骨髓之中，故爲害。此非順之爲害也，乃火旺水衰之病。錢氏以百祥丸、牛李膏治黑陷者，所以瀉腎中之邪，非腎中之眞陰也。

腎熱大便不通者，宜以豬膽汁導之。豬者，水畜也。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瀉其膀胱腑也。東垣用滋陰丸以瀉腎火。如腎病久，身下竄，目中如見鬼狀，或骨萎弱，卧不能起，或二便遺失，皆腎敗之候，不可治。

本臟自病論精神，補瀉分明有定方。若是相傳作兼病，更有通變五提綱。

按《難經》有五邪之論，論本臟自病者爲正邪，自前來者爲實邪，自後來者爲虛邪，自所勝來者爲微邪，自所不勝來者爲賊邪，此以五形生剋之理論之也。錢氏所論肝主風，心主驚，脾主困，肺主喘，腎主虛，此皆本臟自病者，謂之正邪，故立五補六瀉之方以主之。潔古先生乃取《難經》之言，以明五臟傳變之證，補錢氏之所未及者，其法始備。故風傷肝，熱傷心，濕傷肺，寒傷腎，飲食勞倦則傷脾，此五臟自受之邪，爲本病也。如肝主風，其中風者，本病也，謂之正邪；由傷熱得之，乃心乘肝，自前來者爲實邪；由傷濕得之，乃肺乘肝，自所不勝來者爲賊邪；由傷寒得之，乃腎乘肝，自後來者爲虛邪；由飲食勞倦得之，乃脾乘肝，自所勝來者爲微邪。餘臟仿此。潔古論其治五臟之法，如肝臟自病者，只治其肝，宜瀉青丸。若心乘肝者，宜以導赤、瀉心，實則瀉其子也。腎乘肝者，宜以薑附四逆湯補腎，乃虛則補其母也。肺傳肝者，宜以瀉白散瀉肺，地黃丸補肝，先補而後瀉也。脾乘肝者，宜調元湯以益脾制肝。餘仿此推之。其餘方法不必拘定，以意會而通之可也。是皆治其初得之病也。

又有一臟之病而傳別臟者，謂之兼證，當視標本之緩急而治之。先病謂之本，後見病謂之標。急如大小便不通，或吐瀉不止，或咽喉腫痛，飲食不入，或心腹急痛之類，雖後得之，當先治之，故曰急則治其標也。如無急證，只從先得之病治之，以後病之藥，隨其證而治加之，所謂緩則治其本也。

大抵嬰兒脾病多，只因乳食欠調和。知他臟病須調胃，若到成疳受折磨。

胃主納穀，脾主消穀。饑則傷胃，飽則傷脾。小兒之病，多過于飽也，或母有氣實形壯者，其乳必多，求兒不哭，縱乳飲之，定乃傷于乳也。母之氣弱形瘦者，其乳必少，恐子之哭，必取穀肉粑果之類，嚼而哺之，不飽不止，定乃傷于食也。故小兒之病，胃最多也。五臟以胃氣爲本，賴其滋養也。胃者，中和之氣也，非若五臟之偏也。如五臟有病，或瀉或補，愼勿犯其胃氣。胃氣若傷，則不食而瘦，或善食而瘦，疳病成矣，不可治。經曰：全穀則昌，絕穀則亡。誠醫科之龜鑑也。

《育嬰秘訣·調理脾胃》　萬物五行皆藉土，人身脾胃是根基。四時調理和爲貴，胃氣常存怕損虧。

《內經》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六腑之源也。萬物藉土而生。故古人以調理脾胃爲醫中王道，厥有旨哉。胃主納穀，脾主消穀，皆穀氣之本也。穀多則傷胃，穀少則傷脾，全穀則昌，絕穀則亡。故人身之中，穀爲寶焉。然脾喜溫而惡寒，胃喜清而惡熱，所以調理脾胃者，節其飲食，適其寒溫，爲中和之道也。苟能飲食有節，寒溫適宜，則脾胃強實，外邪不能侵，內邪無由起，何病之有哉？若飲食無節，寒暑不適，則脾胃虛弱，百病生矣。況小兒脾常不足，非大人可比。幼小無知，口腹是貪，父母嬌愛，縱其所欲，是以脾胃之病，視大人猶多也。蓋調理脾胃，必資于藥。五氣屬天，五味屬地，味氣之中，惟甘平者，土之性也。古人立法，必四氣渾合，五味相濟，所以合于四時五臟

陰陽，揆度以爲常也。今幼科方中，多用丁香、豆蔻、益智仁、砂仁之例，一切辛燥者，集群成劑，溫養脾胃，耗散陽氣，熬煎陰血，甚非所宜也。蓋調理脾胃之法固難，而變通之法尤難。熱則消于肌肉，寒則減于飲食。吾有家秘養脾丸，以和中治其飲食之傷，肥兒丸以補脾胃之弱，又如黃芪調元湯、錢氏異功散、參苓白朮散，皆調理脾胃之要藥也。

《育嬰秘訣·面部》 五臟英華面部間，知其有病望中看。色宜明潤忌枯暗，瘡癬斑痕貌不妍。

經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聲音能彰。則面者心肺之所主之。五臟部位說見一卷歌中。五色者，五臟之英華，發見于面者也。肝色青，如翠羽者吉，枯草者兇。其餘照脈候，仿此推之。大抵明潤者吉，暗黯者兇。五色主病：赤主熱，青主風，黃白主疳虛、食積，青黑主痛。五色所忌：肝病白者不治，謂金剋木也；病後面色白者，謂之脫色者死；肺病面赤者不治，謂火剋金也；凡痢疾失色，面赤者死；心病面黑者不治，水剋火也；脾病面赤青者不治，木剋土也；腎病面黃浮者不治，謂土剋水也。

《保嬰撮要·肝臟》 若肝經實熱而外生風者，宜用大青膏散之。若既服而前證仍作或益甚者，此邪氣已去而脾氣虧損也，宜用異功散加芎歸補之。若肝經虛熱，或因剋伐而內生風者，宜用異功散、地黃丸補之。若風邪入臟，能食飲冷，大便秘結者，此邪氣內實也，宜用大黃丸下之。若既下而食少飲湯，或腹作脹者，此脾氣內虛也，宜用白朮散補之。氣血素弱，或因病後，或服攻伐之劑而手撏衣領，咬牙呵欠，目淡青者，乃肝經虛甚也，急用地黃丸以補腎肝。哽氣、短氣、長出氣，乃肺經虛甚也，急用異功散以補脾肺。若申酉時叫哭直視，呵欠頓悶，項急驚悸，手足搖動，發熱飲水者，此風火相搏而勝肺金也，用柴胡梔子散以治肝火，生肝血，用異功散補脾土、生肺金。若唇白者，爲脾絕不治。夫嬰童之證，多因妊娠厚味七情，或兒乳哺失宜，或乳母飲食鬱怒所致。病氣既見，形氣已虛。當推其所因，用藥加減斟酌以治其母，兒飲一、二匙。後倣此。

《保嬰撮要·心臟》 仰面卧者，因其心胸實熱，故喜仰面而向虛也。合面卧者，因心胸虛熱，故喜合卧而就實也。實則調治心肝，虛則調補脾肺，二者別之，盡其狀矣。其咬牙等證，多有雷同，不必拘泥。如用瀉心、導赤等劑，邪氣雖去而病仍作，當調補元氣。或反甚，急溫補元氣。其心氣冬見，或亥子時病益甚，或下窶不語者，乃腎水虛，而心火甚也，用地黃丸。其乳下嬰兒，須母服之。

《保嬰撮要·脾臟》 實者，病氣實而形氣虛也。若面色㿠白，吐瀉腹痛，口鼻氣冷，屬寒水侮土，宜用益黃散。若面青唇黯，吐瀉手足幷冷，此脾土虛寒，用乾薑理中湯。若面色痿黃，手足不冷，此脾土虛弱，用人參理中湯。若傷風手足幷冷，吐痰咳嗽，吐瀉腹脹，此脾肺氣虛，用五味異功散實脾氣，加防風、升麻散外邪。若發於寅卯之時，用六君、柴胡、升麻補脾土、平肝木。然面黃者，脾之本色也，面赤者，火生土爲順，面青者，木剋土爲逆，當平其所勝，以補元氣爲善。

《保嬰撮要·肺臟》 肺經鬱熱，用瀉白散。肺氣自虛，用四君子湯。外邪所乘，用參蘇飲。心火炎爍，用人參平肺散。中焦實痞，用大承氣。脾不能生肺，用異功散。夫肺氣盛者，肺中之邪氣盛也，其脈右寸必浮而有力，宜用瀉白散以瀉之。若肺虛而有熱者，執肺熱傷肺之說而不用人參，誤矣。仍參其證治之。

《保嬰撮要·腎臟》 下窶等證，足不喜覆者，蓋腰以下皆腎所主，乃心氣下行於腎部也。法用地黃丸，壯腎水以制心火。若因脾肺虛而不能生腎水者，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其瘡疹黑陷，乃腎虛而邪氣實也，尤當用地黃丸。

《保嬰撮要·胃氣虛寒》 經曰：胃爲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人身氣血腑臟，俱由胃氣而生。故東垣之法，一以脾胃爲主，所謂補腎不若補脾，正此意也。在小兒雖得乳食，水穀之氣未全，尤仗胃氣。胃氣一虛，則四臟俱失所養矣，故丹溪謂小兒多肝脾之疾也。若面色㿠白，目無睛光，口中氣冷，不食吐水，肌瘦腹痛，此胃氣虛寒之證，用五味異功散或六君子湯主之。若大便不實，兼脾虛也，加乾薑溫之。中滿不利，脾不運也，加木香開之。喜冷便秘，胃實熱也，用瀉黃散涼之。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者，用八味丸補之。稟賦胃氣不足，亦用此丸。蓋下焦眞陽充盛，則上生脾元，自能溫蒸水穀矣。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面部證》 左腮爲肝，右腮爲肺，額上爲心，鼻爲脾，頦爲腎。若色赤者熱也，宜隨證治之。

薛按：左腮屬肝，其色青者爲順，白者爲逆。若色赤，主肝經風熱，發熱拘

急。青黑，主驚風腹痛。淡赤，主潮熱痰嗽。右肥屬肺，其色白者爲順，赤者爲逆。若赤色甚者，主咳嗽喘急，悶亂飲水。傳於腎，則小便赤濇，或淋閉不通。額上屬心，其色赤者爲順，黑者爲逆。若青黑，主驚風腹痛，瘈瘲啼哭。微黃，主盜汗，頭髮乾燥，驚疳骨熱。鼻屬脾，其色黃者爲順，青者爲逆。若色赤，主脾經虛熱，飲食少思。深黃，主小便秘而鼻燥衄血。頰屬腎，其色黑者爲順，黃者爲逆。若色赤，主腎與膀胱有熱而小便不通。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五臟虛實寒熱》　心主驚。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虛則困卧而悸。心熱則合面睡，或上竄咬牙者，導赤散主之。心氣實而喜仰卧者，瀉心湯主之。

薛按：前證若心、小腸實熱，宜治以前藥。若心脾血虛，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若因心血不足，用秘旨安神丸。若肝心血燥，用柴胡梔子散。若因肝心血虛，用六味地黃丸。若此脾虛食鬱生痰而驚悸不安者，宜用四君子以健脾，神麴、麥芽以消導，山梔、柴胡以清熱。如用前方，病氣雖去，前證仍作，急調補元氣。或反甚，急溫補元氣。凡此多因妊娠厚味七情，或小兒乳哺失宜，或乳母飲食鬱怒所致。病氣既見，形氣已虛，必當推其所因，而以助胃壯氣爲主，佐以治病之劑爲善，餘倣此。

肝主風。實則面青目直，叫哭壯熱，項急頓悶。虛則咬牙呵欠。肝熱則手撏衣領及亂捻物，瀉青丸主之。壯熱飲水，喘悶，瀉白散主之。

薛按：前證若肝木實熱生風而自病，肺金實熱而剋木者，宜用前二藥，以瀉其邪氣之實。若肝經風熱而木直等證者，用柴胡梔子散以清肝火，加味四物湯以養肝血。若腎虛而咬牙諸證者，用六君子湯以健脾土，六味地黃丸以滋腎水。苟不審其證之虛實而妄用前藥，則虛虛之禍不能免矣。

肝有風，則目連瞤。得心熱則發搐，或筋脈牽掣而直視。用瀉青丸以治肝，導赤散以清心。肝熱則目赤，或兼青，發搐者，亦用前二藥。風甚則身反張強直，用地黃丸以補腎，瀉青丸以治肝。

薛按：前證若肝經實熱而自病，宜用瀉青丸。若肝經血燥而自病，用抑肝散。腎水虛不能生肝者，宜用地黃丸。若脾土虛不能培木者，宜用六君子湯。凡肝經既病，風火相搏則肝木虧損，若不固根本，必變他證百出也。

脾主困。實則身熱引飲，用瀉黃散。虛則吐瀉生風，用異功散。面白腹痛，口中氣冷，不思飲食，或吐清水，以益黃散溫補。脾虛下利，用調中丸。呵欠多睡者，脾氣虛而欲發驚也。

薛按：前證若發熱作渴，喜冷飲食，或泄瀉色黃，睡不露睛，屬形病俱實，宜用瀉黃散疏導之。若發熱口乾，惡冷飲食，或泄瀉色白，睡而露睛，屬形病俱虛，宜用異功散調補之。若脾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升補之。寒水侮土者，益黃散溫補之。肝木剋土者，六君、柴胡平補之。若目睛微動，潮熱抽搐，吐瀉不食，宜用秘旨保脾湯。凡小兒諸病，先當調補脾胃，使根本堅固，則諸病自退。

愚治沈氏子吐瀉腹痛，手足並冷。余謂此脾土虛弱，寒水所侮。先用益黃散一劑，諸病頓愈，手足稍冷。此寒水退而脾土虛弱也，用異功散少加木香一劑，卻去木香再劑而痊。

一小兒傷食發熱，吐瀉腹痛，欲服益黃散。余曰：內有丁香、良薑，非其所宜。前證乃脾胃受傷而無寒證。不信，仍服前藥。其痛益甚，二便不通，口舌糜爛而歿。

肺主喘。實則悶亂氣急，喘促飲水。虛則哽氣、出氣。肺熱則手掐眉目鼻面，用甘桔湯主之。肺盛復感風寒，則胸滿氣急，喘嗽上氣，先用瀉白散以清肺氣，後用大青膏以散風寒。肺臟怯則唇白，用阿膠散補之。悶亂氣粗，喘促哽氣者，難治，肺虛甚也。

薛按：前證若腠理不密，外邪所感而肺病者，用清肺丸。若脾胃氣虛，不能相生而肺病者，用六君子湯。若脾胃氣實，大腸不利而肺病者，用瀉黃散。若心火炎爍肺金而肺病者，用地黃丸。

腎主虛者，胎稟虛怯，神氣不足，目無睛光，面白顧解，此皆難育，雖育不壽。或更加色欲，變證百出，愈難救療。或目畏明下竄者，蓋骨重而身縮也。咬牙者，腎水虛而不能制心火也。皆用地黃丸。

薛按：潔古先生云：下竄者，腎氣不足，兩足發熱，故不喜衣覆也。蓋臍以下皆腎之所主，緣心氣下行於腎部也，所以宜用地黃丸壯水制火而補腎。故凡此必待精血完固而後嫁娶，庶可以免前患。《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今小兒稟賦不足，豈有不本於此哉。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論色脈》　《全嬰方》云：左頰屬肝，東方之位，春見微青者平，深青者病，白色者絕。赤色主身熱拘急，肝熱生風。青黑

色主驚悸腹痛。淺赤色主潮熱，夜間發，日中歇，唇紅焦燥，脈必緊數。右頰屬肺，西方之位。秋見微白者平，深白者病，赤色者絕。淺色主潮熱，或大便堅而氣粗壅急。青白色主咳嗽惡心。青色主風入肺，時時咳嗽。青黑色主驚風，或肚痛盤腸內釣。額上屬心，南方之位，火性炎上，故居上。夏見微赤者平，深赤者病，黑色者絕。赤色主心經有風熱，心躁驚悸，睡卧不安。青黑色主心中有邪，驚風腹痛，手足瘛瘲而啼叫。黃色主驚疳骨熱，口渴，皮毛乾燥，夜多盜汗，頭髮焦黃。鼻上屬脾，中央之位，色見微黃者平，深黃者病，青色者絕。赤色主身熱，不思乳食。深黃色主小便不通，鼻孔乾燥，氣粗鼻衄，夜間多哭。淡白色主瀉泄，食不化。青色主吐乳口乾，大小便不利。下頰屬腎，北方之位。冬見微黑者平，深黑者病，黃色者絕。赤色主膀胱與腎有熱，水道不利，小便癃閉。

《醫學綱目·小兒部·小兒通治》 五臟相勝，病隨時令，乃錢氏擴充《內經·藏氣法時論》之旨，實發前人所未發者也。假如肝病見於春及早晨，乃肝自病於本位也，今反見於秋及日晡，肺之位，知肺虛極，肝往勝之，故當補脾肺、瀉肝也。餘倣此。

《古今醫鑑·幼科·觀面部五色歌》 面赤爲風熱，面青驚可詳，心肝形此見，脈證辨溫涼。脾怯黃疳積，虛寒皖白光，若逢生黑氣，腎敗命須亡。

《古今醫鑑·幼科·觀面部五臟形色歌》 心　心經有冷目無光，面赤須言熱病當，赤在山根驚四足，積看虛腫起陰陽。

肝　肝經有冷面微青，有熱眉胞赤又臨，髮際白言驚氣入，食倉黃是積熱深。

脾　脾冷應知面色黃，三陽有白熱爲殃，青居髮際生驚候，唇口皆黃是積傷。

肺　肺受面白冷爲由，熱赤人中及嘴頭，青在山根驚四足，熱居髮際積爲仇。

腎　面黑當知腎臟寒，食倉紅是熱須看，風門黃可言驚入，兩目微沉積所干。

《針灸大成·辨小兒五色受病》 面色青者痛也，色紅者熱也，色黃者脾氣弱也，色白者寒也，色黑者腎氣敗也。

哭者病在肝也，汗者主心，笑者主脾而多痰，啼者主肺有風，睡者主腎有虧。

《針灸大成·察色驗病生死訣》 面上紫，心氣絕，五日死。面赤，目陷，肝氣絕，三日死。面黃，四肢重，脾氣絕，九日死。面白鼻入奇輪，肺氣絕，三日死。胸如黃熟豆，骨氣絕，一日死。面黑耳黃，呻吟，腎氣絕，四日死。口張唇青，毛枯，肺絕，五日死。大凡病兒足跗腫，身重，大小便不禁，目無轉睛，皆死。若病將愈者，面黃、目黃，有生意。

《壽世保元·觀面部》 面赤心家熱，面黃脾有積。面白肺家寒，面青肝有風。唇赤心家熱，唇黃脾有積。唇白肺虛寒，唇燥脾有熱。眼赤心經熱，眼青肝有驚。眼黃脾有積，眼白肺有驚。鼻青主吐瀉，人中青感風。人中赤肺家痰，人中黑腹蟲痛。風池紅多啼，風池黃吐逆。山根紫傷食驚，承漿黃主吐，青主驚。唇紅面赤傷寒，臉青唇黑驚風。唇青面白瘧疾，面黃如土食痕。痢下眉頭皺，驚風面頰紅。渴來唇帶赤，熱甚眼朦朧。面黃多食積，青色是驚風。面白多成瀉。傷寒色紫紅。

《醫燈續焰·小兒脈證》 肝病主諸風顫掉，實則目直叫呼，脅痛項急，呵欠頓悶，二便閉塞。虛則咬牙多欠，目閉羞明。心病主驚，實則發搐，叫喊或笑，發熱欲飲水，頻吐舌。虛則悸卧不安，畏見人，舌瘖不能乳。脾主困，實則困頓身重，肌熱，腹脹硬，唇腫而渴。虛則吐瀉不食，慢風四肢不收，口流涎。肺主喘，實則胸滿喘促悶亂，虛則哽氣，呵欠寒慄。腎主恐怖，畏明，不能立，二便清泄，足冷，但有虛證而無實證。已上諸證，不過言其大概耳，至於傾移傳變，何可勝紀。唯圓機之士，參合色脈，識本知標，溯流窮源，錯綜體認。縱不能臻聖神之域，諒亦不在工巧之下矣。

《幼科鐵鏡·闡明五臟生剋以知補母瀉子》 卓溪夏禹鑄曰：萬物以土爲母，而人身亦然。陳非宋問曰：物賴土生，有形可見。人身亦以土爲母，何以知之？曰：脾屬土也，而鼻屬於脾。彼孕婦成胎，先從鼻始，故人稱始祖曰鼻祖，以是知脾土爲一身之母也。有脾土而後生肺金，肺金生腎水，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此五臟相生之序也。有生亦必有剋，不剋則太旺無制。故肝木剋脾土，脾土剋腎水，腎水剋心火，心火剋肺金，肺金剋肝木，此五臟相剋之序也。業醫者不明五臟生剋之定理，則治病兼補兼瀉之法，從何而施？如脾家虛極，法雖用補。補之不足，必兼補心。苟不明相生之理，焉知補心以補脾。如脾家熱極，法雖瀉脾。然瀉之不克，必兼瀉肺。

不明相生之理，又焉知瀉肺以瀉脾。生我者謂之母，剋我者謂之賊邪。如肝家虛極，則肺邪乘肝。補肝必兼祛賊，賊去而肝自安。不明相剋之理，又焉知瀉肺以補肝。舉此兩臟，餘臟皆可類推。

《幼科鐵鏡・五臟各有所司》 心　乃一身之主，通身皆心司之。專主血，專司神，如驚悸不安屬心虛。淚，無因而淚者心熱也。汗，身瘦不動而汗者，心虛也。莖，陽物也，腫者心熱。以上有病，俱從心治。

脾：專司元氣，氣弱者脾虛。氣，又分司汗，氣虛盜汗。肌肉，消瘦者脾虛。痰，實痰動者脾濕也，虛痰動者脾虛也。思慮，過則傷脾。以上有病，俱從脾治。

肺：專司聲音，弱者肺虛也，有聲不出者痰蔽也，聲散者肺氣不斂也，無聲者肺絕也。熱，出在肺。毛，破癢者肺燥，不潤者肺虛。腠理，肉外皮內，不密則汗出。以上有病，俱從肺治。

肝：專司血，血弱者肝虛。血，又分司汗，血虛自汗。筋，抽掣者肝風。以上有病，俱從肝治。

腎：專司骨，齒，耳，以上有病，俱從腎治。

脾肺內有傷，皆從外入。如父母舔犢過愛，則飲食傷脾。護持疏失，則六淫傷肺。至于心腎肝，無有傷處。到成人後，縱情慾，多房事，傷腎。守錢虜，去財穀，傷心。四畏至，時忍惱，傷肝。乃如之證，遠近儘多，卓溪雖有良方，惜乎鞭長莫及。

《幼科鐵鏡・辨脾之實熱虛熱》 脾實熱：鼻必紅燥，唇必紅燥而裂，牙之裏傍必掀腫而紅紫，大便色必深黃，或身熱不食，或精神疲倦，或熱吐熱瀉。治用伏龍肝五錢，熟石膏一錢，服之自愈。脾虛本無熱，所以熱者，虛使然耳。初由脾虛，而復傷飲食。其候身微熱，鼻微紅而微汗，口雖渴而唇必慘白，口氣必微弱，以手按之而不蒸手，或食而不化，或見食而不喜食，或瀉或吐，此皆虛熱之病也。治宜補脾爲主，用六君子湯加藿香。有脾虛腹腫，或因傷食而起，以指彈之如鼓聲，以手捺之如綿軟，切不可用通藥，宜用六君子湯加厚朴。或腳腫，加大腹皮。如腹腫彈之不響，捺之鐵硬，上有青筋，作肚大青筋論。四肢俱腫，作腫脹論。如脾虛腹腫，一用通藥，十有十死。連用六君子湯，十劑自消。

《幼科鐵鏡・辨脾濕》 脾濕，由脾弱不能制水，水反侮土。其候面閻而不澤，唇晦而不紅，或痰易動而不化，或食稍傷而即瀉，瀉下澄清如水，或身上發熱，此脾濕證也。治用蒼朮、白朮、陳皮、白茯、半夏、甘草。如脾土傷食而生痰者，治用消導二陳湯加炮薑。

《幼科鐵鏡・辨肺熱肺寒肺虛》 肺熱，右腮紅，至申酉時其紅更盛，或大便閉結，或身熱，或喘急而咳嗽，或嗽不出而面壅赤無痰，或口渴氣莽，或鼻門乾燥，且燥破生瘡，皆肺熱也。治宜用瀉白散。肺虛面色慘白，外無感冒。治宜用五味子、白朮、白茯苓、陳皮、款冬花、甘草。肺寒，治用參蘇飲。

《幼科鐵鏡・辨心實熱虛熱》 心熱，額色紅燥，或舌紅紫，或舌紅而腫，或小便赤，赤而澀，澀而痛，或燒熱，皆心熱也。推法運掌從坎入艮，退下六腑，水底撈明月，引水上天河。治用犀角解毒湯。虛熱證，面白，唇舌慘淡，小便清利，口亦作渴。治用人參、白茯神、遠志、白朮、甘草，服三四劑自愈。

《幼科鐵鏡・辨心經熱極似寒》 額不紅，舌不紅腫，小便不赤澀。乃熱蘊于心，不形于竅，不傳于色。口氣如焚，睡中齒如錯鋸，口必狂言，啼哭淚多，此熱極似寒也。推法同心熱，藥用犀角磨水飲之，或大連翹飲。

《幼科鐵鏡・心熱昏迷似驚》 其候燒熱，平常似有驚而不抽，昏迷無知。治用半夏、陳皮、桔梗各二錢，煎服。後用甘草三錢，連翹、木通各一錢，服之自愈。

九思軒措大方遴萃，舉子纔兩月，證屬脾濕動痰，傳入肺竅。乃壺呼挑筋婦挑之，證加甚。且曰：挑遲了，不可愈。余往視之，拿卻無聲，審音知痰入肺竅。先用推拿，兼使燈火，隨用半夏二錢，桔梗、枳殼、白朮各一錢，服之稍愈。遴萃聞予言，半夏合證，重用之微動燥氣。予即用赤芍等味解之，全愈。此脾濕動痰，挑筋無濟，用藥輒效之一驗也。

余長女甫四歲，身上微熱，口說詭話，且無所不說，面色紫黃，唇色略紅，舌尖獨燥，口氣如火，精神不弱，口不作渴。據面色卻是中暑，但病值三月，暑非其時。以舌尖口氣幷精神揣之，定是熱極似寒。用犀角磨水一杯服之，少頃，一吐即愈。此熱極似寒，審竅探情之一驗也。

《幼科闡岐・辨證・手面圖》 脾土赤色主食熱，青色主食寒。大腸經赤紅色主瀉痢，青色主膨脹。小腸經赤色主小便不通，青色主氣結。心經赤紅色主傷寒，青色主多痘。三焦經青紅色主上焦火動，一寒一熱，紫色主中焦火動發熱，青色主下焦動陰也。肺經筋見多嗽，主痰熱。肝經赤紅色主傷

食，青紫主痞塊。腎經筋見主小便澀，赤輕青重，命門青紅色主元氣虛，青黑色主驚。五指梢頭冷主驚，中指熱傷寒，中指熱主麻痘疹。掌中五色主五臟。諸經脈俱隱不見，是伏於掌心，當以燈照之，則可辨證候，宜發汗表出。亦有掌心關上下有筋者，無定形定色，臨證推驗看治。

《小兒推拿廣意·斷小兒面色惡證死候》 齒如黃熟豆，骨氣絕，一日死。面青目陷，肝氣絕，二日死。面白鼻入奇輪，肺氣絕，三日死。面黑耳黃呻吟，腎氣絕，四日死。面上死筋，心氣絕，五日死。口張唇青尾枯，脈絕，六日死。面目四肢腫，脾絕，九日死。大凡病兒足趺耳腫，大小便不禁，皆死候也。忽作鴉聲者，是大腸絕者，不治。魚口氣粗，出而不返者，是肺絕者，不治。肝藏血，目乃是肝之外應。爪甲青黑，血脈不蔭，及目無光彩，筋縮則兩手抱頭，是肝絕，不治。眼睛屬腎，腎有兩筋，自脊背直至腦門，貫其二睛。腎絕，兩目向上，目不動者，不治。腎乃骨之主，腎絕則齒癢咬牙咬人者，不治。鼻乃肺之外應，孔乾黑燥，是肺絕，不治。面色黑黔者，不治。唇乃脾之外應，唇縮而不蓋齒者，是脾絕，不治。胃主肌膚四肢，胃絕則毛髮豎，手腳不能收管者，不治。四肢汗出如油，是榮衛俱絕，陰陽離，津液散。四肢如粘膠者，不治。頭偃於後，天柱骨痿，心絕，頸骨不載，不治。或以爲五軟，非也。心主血，舌乃心之外應，舌短則語不明，心絕則血不流行，身不溫暖，及囟門凸起或陷作坑，目多直視，是皆不治。飲食不歇，是胃肺俱絕，其水直下大腸中去，必死。痢如死鵝鴨血者，是心絕，或臭穢如糟湯血水者，不治。凡有頑涎出口鼻者，是風痰以塞關竅，血脈不行，不納湯藥者，不治。心寒者，脈絕也，故令肺脹不治。喉中拽鋸，口吐白沫，是風痰閉竅。面色青黑，五孔乾燥，不治。

以上諸證，是臟腑俱敗，榮衛相離，氣脈不生，皆不治之證。同有其證而救之，十或一二者也。

《幼幼集成·五臟所屬之證》 肝者，足厥陰木也，實則目赤大叫，呵欠頓悶，虛則呵欠咬牙。有風則目連劄，有熱則目直視。成疳則白膜遮睛。主怒則性急大叫，哭甚則卵腫。熱則大小便難，手撏衣領，手亂捻物，甚則撮空摸牀，此喪魂病也。兒病時，目睛視物不轉，或目合不開，或目開不合，或哭而無淚，或不哭而淚出，皆肝絕也。

心者，手少陰火也，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虛則困卧，悸動不安。心血足則面色紅潤易養，心血虧則面色昏黯難養。熱甚則津液乾而病渴，神亂而卧不安，喜伏卧，舌破成瘡，又爲重舌、木舌，舌出不收之病。凡病丹瘤斑疹，龍纏虎帶，蟲疥瘭瘡，皆心之證也。如心病久，汗出髮潤，或舌出不收，暴瘖不語，或神昏潰亂，或斑疹變黑，此皆心絕也。

脾者，足太陰土也，爲水穀之海，實則困睡，身熱飲水，虛則吐瀉生風。傷濕則爲腫爲脹，爲黃爲吐瀉。故脾病則腹痛，脾疳則肚大青筋。脾熱則口臭唇瘡，飲食不爲肌膚，吐舌弄舌，口乾飲水，寒則口角流涎，謂之滯頤。氣不和則口頻撮。虛則肉削而瘦，不喜飲食。傷食則成積，積久則成疳成癖。如脾久病，大肉消削，肚大青筋，或遍身虛腫，或吐瀉不止，飲食不入，或多食而瘦，或蟲出於口，或唇蹇而縮，皆脾絕也。

肺者，手太陰金也，實則悶亂喘促，虛則哽氣長出。經曰：寒傷肺，由兒之衣薄受寒也。經曰：熱傷肺。由兒之衣厚鬱熱也。寒熱傷肺，則氣逆而爲喘爲咳。肺受風，則噴嚏而流清涕，受寒則鼻塞，呼吸不利，受熱則鼻乾，或爲衄血。成疳則鼻下赤爛。喘不止則面腫，咳不止則胸骨高，謂之龜胸。燥則渴不止，好飲水，謂之膈消。如肺久病，咳嗽連綿，喘息不休，或肩息，或龜胸，或咳血不止，或鼻孔黑燥，或鼻孔開張而喘，或瀉利不休，大孔如筒，或面目虛浮，上喘氣逆，皆肺絕也。

腎者，足少陰水也，虛則目畏明，目中白睛多，其顱即解，色皎白，骨髓不滿，兒必畏寒，多爲五軟之證。尻骨不成則坐遲，髁骨不成則行遲，眞陽不足則齒遲，血脈不榮則髮稀，心氣不足則語遲。熱則耳中出膿生疳。如腎病久，身下竄，目中如見鬼狀，或骨痿弱，卧不能起，或二便遺失，此腎敗也。

《壽身小補·小兒補腎論》 觀王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蓋小兒稟父母精血而生，男至十六而腎始充。既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胎之時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補耶。嗚呼！此言之謬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者即精也，精即形也，治精即所以治形，治形即所以治精也。但時有初中，則精有盛衰。故小兒於初生之時，形體雖成而精氣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後天癸至。天癸既至，精之將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茲以其未盛而遽謂其無精也可乎？且精以至陰之液，本於十二經之生化，不過藏之於腎，非獨出於腎也。讀《上古天眞篇》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者也，此精之所原，其不止

於腎也可知矣。王節齋止知在腎而不知在五臟也。若謂腎精未泄不必補腎，則五臟之精，其有秉賦之虧，人事之傷者，豈有其未泄而總皆不必補耶？夫小兒之精氣未盛，後天之陰不足也，父母之多慾水虧，先天之陰不足也，陰虛不知治本，又何籍於人爲以調元贊化乎。此本源之理，有當深察者如此。再以小兒之病氣論之，凡小兒之病最多者，惟驚風之屬，爲惶恐之作，則必見反張戴眼、斜視抽搐等證。此其爲故，總由筋急而然。蓋血不養筋，所以筋急，眞陰虧損，所以血虛，此非水衰之明驗乎！夫腎主五液而謂血不屬腎，吾不信也。肝腎之病同一治，今筋急爲如此，而欲以捨腎水而滋肝木，吾不信也。且太陽少陰相爲表裏，其筋行於背脊而爲目之上綱，今以反戴眼之證偏多見於小兒，而謂非水臟陰虛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陽邪亢極，陰竭則危，臟氣受傷，腎窮則死，此天根生息之機元，於小兒最切。然則小兒之病，其所關於腎氣者非渺，而顧可謂小兒無補腎法耶？決不信，決不信！

《保赤存真・小兒無補腎論》 方書謂小兒無補腎者，以其嗜慾未開，天眞未喪，不待補也。不知人之生也，由父精母血交媾而成胎，上古元氣渾龐，太和洋溢，故其人胎元足而少病，且多壽。後世人欲日熾，身安華屋，口厭甘肥，珠翠盈前，笙歌列侍，雕殘太樸，攘竊天元，人之受胎，較古已漓。其有平素不自謹愼，斲喪已甚者，有年將垂老，精英怯弱者，有大病剛愈，眞陰元陽俱未復者，爾時成孕，皆先天不足之由。故凡小兒面色皎白，眼白珠多，黑珠少，神思不悅，肢體削瘦，皮薄筋露，大便滑泄，或青綠色，五遲五硬，顱解項軟，不時多病。病則眼白珠必青，外似肝風有餘，實由腎陰不足，水不鎮木，根本大虧。急用六味、八味培補，實可以塡缺陷。且六味丸本爲治小兒而立，原仲景製八味以治漢元帝三陰瘧證，至宋太醫錢仲陽，謂小兒純陽，不須桂附，變而爲六味，以治小兒先天不足者爾。時方脈中，不知用此方也。大明院使薛立齋發揮眞陰眞陽之義，於大人腎虛證，用丹溪補陰法不應，乃以是方補之，屢獲奇效。於是方脈中始知有六味，八味矣。俗醫飲不思源，且拘泛論。有起死之靈丹，棄不知用。即間有知用者，亦必駭以爲奇。噫！醫道之不明，皆此無本之學作之俑也，可不惜哉！

《保赤存真・肝病須補腎論》 小兒病多見肝脾證，脾虛當補，人皆知之，至於肝虛，則泥肝無補法之論，不敢用補。間有用補，亦祇四物養血而已。若六味之滋水以益肝，概不敢用。是皆未達天癸同源，肝腎同治之義也。夫肝主風，主疏泄，主筋，主怒，藏血，其性宜潤不宜燥，其體宜疏暢，不宜屈鬱。肝設有病，則風動，風盛則火熾，火熾則痰生，風火痰交煽則筋急。故眼目直視，四肢搐搦，角弓反張，口眼歪斜，皆肝經之本證也。自驚風家言，治用平肝鎮驚豁痰，五金八石混亂雜投，以致肝血愈燥而病不可救者，不可勝數。豈知肝實則風日旺，肝虛亦風內鼓。肝何以虛？腎不足也，經曰：母病累子。小兒先天虛怯者，多見肝證，如發熱驚搐，目瞤筋攣，痰盛口噤，咬牙及眼直視等證。有由風熱牽引木氣有餘者，有由腎陰不足肝血枯燥者。平肝之藥，皆能燥血，以之治不足證，豈有當乎。錢仲陽變八味爲六味，於小兒之腎虛肝燥者特設一法，是爲嬰孩開一甘露門也。惜自薛立齋廢丹溪補陰之法，爲大方脈中，亦當以此補陰，於是習小兒科者更不敢用六味矣。然立齋治小兒急慢驚風，用六味丸者，十居八九。其列證皆是肝木大旺，俗醫所認爲肝強者。《活人書》云：有餘當認作不足。蓋邪氣之有餘，即正氣之不足也。薛氏深得其意，扶正即所以去邪，其不用四物而用六味者，虛則補其母也。醫案可考，善看書者，當於此更進一境。吾故曰：肝病須補腎也。

《保赤存真・肝臟證》 肝，足厥陰木也。其爲證也，發熱，目直視，目斜視，目連劄，目淡青或赤，面青，左頰赤或青，呵欠頓悶，項急大叫，煩渴引飲，口苦吐酸，寒熱往來，脅痛咬牙，善怒搐搦，撏衣捻物，大便秘，小便赤，腰曲多驚，轉筋肢倦，耳癢出水或耳瘡，白膜遮睛，角弓反張，目瞤動，口歪斜。手紋青或深紅，或淡紅，或裏帶青而浮皮上紅。脈弦長，弦數，皆肝病也。有因肝風焉，有因肝熱焉，有因血虛風動者，有因血虛火燥者，當察其本臟寒熱虛實而治之。如肝病目睛視物不轉，或目合不開，或目開不合，或哭而無淚，或不哭而淚，皆肝病也，不治。

肝風證：發熱，目連劄，項強頓悶，面青或左頰青，目珠青，善怒，手指屈伸如數物，甚則痰壅，手足牽引，驚搐，口角向左扯，紋青。宜天麻丸、消風丸，甚則瀉青丸。其風盛痰急者，抱龍丸亦可參用，中病即止，不可過劑。

肝熱證：壯熱，目赤，目直視，大叫，呵欠，頓悶，項急，驚悸，煩渴，口苦，吐酸，脅痛，左頰赤，手足動搖，寒熱往來，大便秘，小便赤，多怒，肢倦，撏衣捻物，轉筋，寅卯時益甚，紋深紅，脈弦數有力。宜小柴胡湯加山梔、丹皮，四物湯加柴胡、鉤藤。或梔子清肝散、柴胡清肝散、柴胡飲子、瀉青丸等擇用。

血虛風動證：發熱，咬牙呵欠，作渴飲湯，目淡青瞤動，發搐，手尋衣領，

瀉下青糞，紋青而淡紅，脈弦而數無力。宜四物湯加鉤藤，及六味丸。一切風藥大忌。

血虛火燥證：發熱日晡益甚，目斜視，白珠青，煩躁作渴，搖頭筋急，搐搦，口喎斜，背反張，痰壅盛，或寒熱腰曲，頰紅，紋紅，脈洪數鼓指，躁極之候。宜六味丸，疏肝益腎湯，滋水清肝飲。其白膜遮睛，屬肝疳也，見疳證門。耳癢出水及耳瘡，疳證有之，而肝熱及血燥亦常見此證候，不必概認疳治。

大抵肝病必先察其肺腎，腎爲肝之母，肺爲肝之賊。先防其肺，攻其鬼也。先補其腎，滋其源也。張潔古、徐用誠、滑伯仁三先生皆云然。又肝病秋見，肺怯不勝肝也，用益黃散補脾，瀉青丸治肝。

若見壯熱飲水，喘悶，爲肺乘肝，爲賊邪，金剋木也。宜瀉白散以治肺，六味丸以益肝。

若見作渴，小便赤，抽搐有力，喜仰面卧，爲心乘肝，爲實邪，木生火也。宜導赤散，瀉心湯以治心，瀉青丸以治肝。

若合面卧，驚悸不安，爲子奪母氣，用補心散益心，六味丸助肝。

若見昏睡體倦，呵欠發搐，爲脾乘肝，爲微邪，土不能培木也。宜六君子湯補脾，六味丸益肝。

若見面白解顱，目無睛光，瀉青色，或目淡青，爲腎乘肝，爲微邪，水不能養木也，宜六味丸加肉桂。

凡肝經既病，風火相搏，則肝臟虧損，若不固根本，必變他證百出，此薛長洲之微旨也。本經獨病則治本經，他經相乘則治他經而兼顧本經。薛氏心法，每每如此。前項論治及加減法，俱本薛氏，而參用錢仲陽、高四明、張會卿諸家，較幼科書截風定搐、鎮驚豁痰諸惡套，大有天淵之隔矣。

《保赤存真·心臟證》 心，手少陰火也。其爲病也，發熱，叫哭，飲水，心煩，心痛，嘔噦，面赤或頰上先赤，昏沉困卧，驚悸咬牙，目上竄，睡中口氣熱及驚嚇，舌破，重舌，木舌，吐舌，掌中熱，小便短澁而赤，或喜仰面卧，或喜合面卧，紋紅，脈洪大，皆心病也。有實熱，有虛熱，有血虛，當分別治之。如心病久，汗出髮潤，舌出不收，暴瘖不語，神昏潰亂，及斑疹變黑，皆心絕也，不治。

心實熱證：壯熱飲水，狂叫哭淚，口氣莽莽，上竄咬牙，仰面卧，額上赤，心煩，心痛，掌中熱而噦，舌紅紫破裂，重舌，木舌，吐舌，咬舌，小便赤而澀痛，搐而有力，巳午時益甚，紋紅，脈洪大有力。宜導赤散，瀉心湯，生犀散。

心虛熱證：發熱而不甚飲水，與之則飲，口氣溫，抽搐乏力，驚竄咬牙，合面卧，小便赤而不澁，紋淡紅，脈洪大無力。宜補心散。

按錢氏云：合面卧有就冷之意，爲心熱，主導赤。仰面卧乃心氣實，不得上下流通，主瀉心。薛氏則謂仰面卧爲實熱，故喜向虛。合面卧爲虛熱，故喜就實。實熱調治心肝，虛熱調補脾肺。若遵錢氏當均爲實，遵薛氏則有實有虛。立論不同，制治各異。細按病情，卻可並行不悖，但薛論較圓通耳。當總合諸證而參之，若以一證定虛實，則心胸蘊熱不形於外者，額亦不紅，舌不紅，小便不赤，亦不口渴，但昏沉如死人，呼之則應，不呼則不語之爲異。臨證者，要融會諸家，勿泥一說。吾嘗謂友人曰：論醫到疑難處，正須用讀書人。是此意也。

心血虛證：微熱，唇舌淡，口氣微，小便清，或渴，睡中驚悸，似嚇非嚇，不甚安神，倦怠不甚，叫哭，面淡，紋淡紅而細小，脈微弱。宜秘旨安神丸，歸脾湯加金銀器同煎。

大抵心病必先調其肝腎，肝爲心之母，腎爲心之賊。先求其肝，清其源也。先治其腎，逐其邪也。如心病冬見，火勝水也，當補腎以六味，治心以導赤。肝腎平和，則只治本經。

若見喘嗽面赤，壯熱飲水，爲肺乘心，爲微邪，用瀉白散。

若見搖頭目劄，身熱搐搦，爲肝乘心，爲虛邪，用柴胡清肝散。

若見合目昏睡，吐瀉身熱，爲脾乘心，爲實邪，用瀉黃散。

若見竄視，恐怖咬牙，畏寒足熱，爲腎乘心，爲賊邪，用安神丸。

《保赤存真·脾臟證》 脾，足太陰土也。其爲病也，或壯熱，或微熱，鼻紅燥，唇紅或裂，或慘淡，牙床或腫，或破爛，大便秘，或瀉，或餿臭，或淡白，或乳食不化，腹痛，腹脹，腹腫，腹硬，噯氣，不思食，食則飽悶，或吐痰食，或吐蛔，口渴或不渴，氣莽或氣微，面色萎黃或慘黯，小便黃赤或清，痰壅下利，弄舌，多睡，肢體困倦，手足逆冷或浮腫，口角流涎，睡而露睛，遍身發黃或瘦弱，咳嗽，紋深紅，或紅黯，或淡紅，或青黯，脈右關弦數，或滑實，或濡細，或沉實，皆脾證也。有脾熱，有脾寒，有脾虛，有脾濕，有食滯，有疳積，當分別治之。如脾久病，大肉消，肚大青筋，遍身虛腫而喘，吐瀉不止，飲食不入或

多食而瘦、或蟲出於口、或唇蹇而縮，皆脾絕也，不治。

脾熱證：壯熱，口渴氣莽，舌唇牙床皆紅燥或破裂，大便秘結或瀉下老黃色，小便黃赤，或吐，或口臭，或唇瘡，或吐舌，或吐蛔，揭去衣被，揚手擲足，紋紫紅，脈弦數滑實。宜瀉黃散、沆瀣丹，夏氏用石膏一錢、竈心土三錢、黃芩、甘草一錢。

脾虛證：身微熱，鼻微紅，面微汗，口雖渴而唇必慘淡，口氣微弱，或吐涎沫，或瀉清水，體倦怠，小便清，口角流涎，四肢瘦弱，弄舌，喉內痰鳴，紋淡紅，脈細弱。宜異功散，七味白朮散，六君子湯，四君子湯。其手足浮腫或腹腫，皆虛極也，六君子加木香，炮薑，或理中湯，或補中益氣湯。張氏、夏氏皆云：脾虛腹腫，一用通藥，十有一死。

脾寒證：身微熱，手足逆冷，或嘔吐，或瀉下水穀不分，四肢浮腫，兩眼胞浮腫，多睡體瘦，面色慘淡或㿗白，唇淡舌淡，口鼻氣冷，睡而露睛，痰涎上壅，腹痛喜按，喜飲熱湯，紋淡而黯，脈細而遲。宜益黃散，附子理中湯，或八味丸補火以生土。瀉甚不止，用九味豆蔻丸，研細，米湯調服。用米湯者，恐其腸滑，藥不能停留，此聶久吾先生之心法，見痘科。

按：虛寒二證，皆宜補法。然寒甚於虛，用溫則一，用熱則不同。嘗觀薛氏一案，有脾胃傷而無寒者，欲用益黃散。先生曰：內有丁香、良薑，非其所宜。不信，服之，果腹痛益甚，二便不通，口舌糜爛而死。蓋前方原爲脾經眞寒及寒水侮土而立，若只屬虛，則嫌辛熱過猛。用藥有次第，不可孟浪。又考錦芳醫案，治周氏胃痛，明屬寒證，重用薑、附，砂仁、川椒。一日服藥八九劑，薑、附用過數兩，痛總不減。輾轉思維，乃悟薑、附、砂仁氣味俱橫，性不下往，木香力稍直，而不甚迅。惟景岳神香散，內有丁香三錢、白蔻三錢，性力直下，一劑即愈，此是寒氣上衝之故。藥性橫直不同，尚難見效，豈復可混同施治而虛寒合一哉。故分爲二條，以爲準繩。幷錄二案，以爲輕率者戒。

脾濕證：有濕熱，有寒濕。如發熱身痛，煩渴發黃，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紋紅，脈洪滑，濕熱也。宜清利，柴苓湯、茵陳飲、五苓散、沆瀣丹。若頭痛身重，寒熱脹滿，泄瀉嘔吐，面色慘晦，唇晦不紅，痰動不化，遍身發黃，遇食即瀉，四肢浮腫，紋淡紅，脈細而濡，寒濕也。宜辛溫，胃苓湯、六君子湯、理中湯、八味丸。仍宜參傷濕門、疸證門求治。

食滯證：發熱，惡食，噫氣，作酸，欲吐不吐，或吐酸，或氣短痞悶，或腹痛啼叫，或瀉下酸臭，乳食不化，紋青黯，脈滑實。宜看兒體強弱施治。形氣病氣俱實者，用消導二陳湯、木香檳榔丸。形氣虛而病氣實者，用異功散、六君子湯加查、麴、麥芽、蔔子等藥。或潔古枳朮丸、或補中益氣湯加山查、厚朴、枳殼、木香。仍參傷食門求治。

凡小兒傷食，熱證少而寒證多。其有熱者，因食鬱成熱，非因有熱而後傷食也。蓋熱則易消化，安得有滯。凡滯食皆脾虛也，故當扶正爲主，攻邪次之，況扶正即所以去邪。景岳見道之言，更爲明白曉暢。

疳積證：身面俱黃，髮稀作穗，頭大項小，腹脹腳弱，愛食泥土冷物，飲食無度，間或泄瀉肌瘦，晝涼夜熱，紋青而紅，脈沉實。宜六君子湯送集聖丸。仍參疳證門求治。

大抵疳病先由於虛，不虛不成積。故無論新久，皆當專顧中州元氣爲主，愼勿肆行攻伐。薛立齋先生治法最爲合法，疳證門詳錄之。

大抵脾病必先察其心肝二臟，心爲脾之母，肝爲脾之賊。先補其心，培其本也。先平其肝，防其剋也。

若見面青搐搦，乳食少思，爲肝乘脾，爲賊邪。用補脾散或六君加柴胡、升麻。若風瀉而嘔，用茯苓半夏湯。

若見面赤驚搐，身熱昏睡，爲心乘脾，爲虛邪，用秘旨安神丸。

若心氣實而壯熱，體重，泄瀉，用羌活黃芩蒼朮甘草湯。

若見面白，喘嗽，體倦，爲肺乘脾，爲實邪，用補中益氣湯。若咳嗽，便秘，飲食如常，煎檳榔大黃湯下葶藶丸。

若唇黑，泄瀉，手足指冷，爲腎乘脾，爲微邪，用益黃散。泄瀉，惡寒，用理中丸。

按：脾胃爲人之根本，胃司納受，脾主運化，凡人一離母胎，全藉乳食養益氣血，生長筋骨。而土爲萬物之母，天地以之化生，人身賴此成立。先天不足，得後天強健，自然潛滋暗長，是後天所以補先天之缺陷，東垣先生《脾胃論》，正此意也。中州不旺，百病叢生。兒時剝削過多，後來便受無數虧損。凡爲幼科，當於此際進一步想。

《保赤存眞・肺臟證》　肺，手太陰金也。其爲病也，發熱惡風、咳嗽噴嚏、鼻流清涕、鼻塞喘促悶亂、哽氣氣短、氣粗氣急、長出氣、右頰赤或兩頰如

桃花、手掐眉目、胸滿、口渴、痰壅、咽痛或痦、唇紅或白、大便秘結或滑瀉、或嗽不出而面壅赤、或口氣莽莽、或鼻門乾燥且燥破生瘡、或衄血、或喘不止而面腫、咳不止而胸骨高、紋紅紫或淡紅、脈浮緩、浮緊、或浮數微緩、皆肺病也。有風傷肺、有熱傷肺、有肺虛、有肺寒、當分別治之。如肺病咳嗽連綿、喘息不休、或肩息、或龜胸、或咳血不止、或鼻孔黑燥、或鼻孔開張而喘、或唇白如枯骨、或瀉痢不休、大孔如筒、或面目虛浮、上喘氣逆、皆肺絕也、不治。

肺傷風證：發熱惡風、面色寒滯、兩頰微紅、噴嚏而流清涕、或鼻塞、咳嗽、喘促痰阻、胸滿氣急、氣粗或喉痦、紋淡黯、或青、脈浮緩、或緊。宜人參敗毒散、參蘇飲、惺惺散、清肺丸。若失疏表、妄用清降、致痰塞肺竅而嗽日增重、日夜無停、或痰中帶血、或失音、脈雖浮緩無力、仍當疏散。宜前胡、杏仁、橘紅、細辛、蘇梗、桔梗、茯苓、半夏、甘草、生薑。此吳天士先生心法也。

肺傷熱證：發熱、面色紅燥、手掐眉目、口渴氣莽、鼻乾燥或生瘡、大便秘結、或咳不出而面壅赤、或喘急、或悶亂、或咽痛唇紅燥、或衄血、申酉時更潮熱、紋紅紫、脈浮洪或數。宜瀉白散、甘桔湯、人參平肺散、宣明柴胡飲子。

肺虛證：面色慘白、唇淡白、氣短、咳嗽而聲不緊、大便如常、哽氣長出、紋淡紅、脈右寸微弱。宜異功散、補中益氣湯、阿膠散。若虛而傷風、咳嗽痰湧、宜六君子加桔梗、桑皮、杏仁、此長洲心法也。如右頰赤、則用二陳湯加桑皮、杏仁、桔梗。若肺虛而有熱、或咳嗽、或潮熱、或渴或不渴、宜調元生脈散或六君子加麥冬、五味。若執肺熱傷肺之說而不用人參則誤矣。薛氏苦心、宜謹記之。

肺寒證：咳嗽、氣喘促不能卧、并不能行動、遇寒更甚、脈綿軟無力、或數亂。喘促之故。宜溫肺湯。吳天士有案。

按：肺爲清虛之府、嬌嫩之臟、位至高而不能容物、故偶有觸犯、便致咳逆。且水火并居其下、非火來燔爍、即水冷金寒。且主皮毛、外邪侵犯、必從皮毛軀殼而入、內外受害、惟肺最多。腠理不固、外邪侵入、蘊結爲咳、又最難治。然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徒治本經、究竟無益。前賢成法、可考而知也。上項證治、只揭其要、仍當參傷寒門、傷熱門、咳嗽門、痰飲門、肺痿肺癰門、肺痺門、喘哮門、短氣門、按類求治。

大抵肺病必先觀心脾二臟之虛實、脾爲肺之母、心爲肺之鬼。先抑其心、制其剋也。先補其脾、益其本也。肺病春見、及盛於寅卯辰時、當補肝瀉肺、瀉白散、六味丸主之。

若見口渴面赤、喘促、舌胎黃、爲心乘肺、爲賊邪、用人參平肺散。

若見大便堅秘、胸膈脹悶氣喘、爲脾乘肺、爲虛邪、用清胃散。

若見潮熱搐搦、氣急面青、爲肝乘肺、爲微邪、用鉤藤飲、阿膠散。

若見陰火上衝、氣粗頰赤、吐血、爲腎乘肺、爲實邪、用六味丸。如憎寒咳嗽清利、用百部丸。

《保赤存真・腎臟證》 腎、足少陰水也。其爲病也、虛熱作渴或不渴、小便淋秘、痰氣上壅、肢體瘦弱、解顱失音、五軟五遲、咳嗽吐血、頭目眩暈、咽喉燥痛、腰重浮腫、口舌瘡裂、兩頰嬌紅、自汗盜汗、便血、下窶、羞明、足熱脛寒、瘰癧結核、目白睛多、面皖白、多愁少笑、鶴膝龜背、泄瀉腹痛、夜啼曲腰、咬牙、耳膿生疳、髮枯、耳聾、齒軟、頭痛、紋紅或淡紅、脈沉數、細數、洪大浮數、或有力、無力、皆腎證也。腎主虛、無實證、惟痘黑陷歸腎爲實證、其餘皆虛也。有陰虛、有陽虛。如腎病久、身下窶、目中如見鬼狀、或骨痿弱卧不能起、或二便遺失、皆腎絕也、不治。

陰虛證：腎中之水虛、即眞陰虛也。發熱、解顱、失音、五遲、五軟、羞明、口渴、足熱、鶴膝、目白珠多、咳嗽吐血、頭目眩暈、口舌瘡裂、咽痛、髮枯、腹痛夜啼、自汗盜汗、小便淋秘或不秘、面赤或便血、耳膿生疳、曲腰咬牙、瘰癧結核、體瘦弱、紋紅、脈左尺細數、宜六味丸、左歸飲、或都氣丸。

陽虛證：腎中之火虛、即眞陽虛也。發熱兩頰嬌紅、口渴喜熱飲或不渴、腰重腳腫、小便不利或清長、或腹腫、肢腫、泄瀉、喘急、痰盛、鶴膝龜背、便血、腰曲、咬牙、體瘦、面皖白、多愁少笑、紋淡紅、脈右尺浮洪、或數、眞陽上越則尺部濡弱而寸口洪大無力。俱宜八味丸、加減腎氣丸、右歸飲。

按：腎病見證、約略相同、而治有補水、補火之異。緣小兒病多由於稟受、有稟父母之眞陰虛者、有稟父母之眞陽虛者、故治宜各異。但陰虛火盛、外面必有一段似熱形象。陽虛陰盛、外面必有一段慘淡景情。細觀苗竅、靜參脈紋、自然分別。至於證候俱是屬虛、故多雷同。腎無瀉法、即欲用瀉、亦只利膀胱之熱而已。先天稟賦既虧、倘不自幼填補、至有室後、則難挽回矣。《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不可不愼也。至小兒純陽、不須補火之說、則貽悞後世、夭折嬰孩、不可勝數。豈知腎中眞火、先天一點元陽也、父精母血、團結而

成。父母眞火若衰，兒必不能自爲強旺。離胎以後，一切五遲、肢軟、面淡等候，全無一絲見爲純陽之象，此即是火衰宜補。若執成說，不爲綰旋，火不生土，後天亦從此虛弱，欲其延年益壽，抑亦罕矣。故腎病以照管水火爲主，不論嬰孩大人，總無異治，顧六味、八味是爲主方。至於加減，則當隨證變通。前項列證，不過述明腎經若干證候。而各證治法，自有各門分別論治，當細參之。

若見喘嗽，皮膚寒澀，爲肺乘腎，爲虛邪，用百部丸。

若見拘急發搐，身寒，爲肝乘腎，爲實邪，用理中丸。

若見體重、泄瀉、惡寒，爲脾乘腎，爲賊邪，用理中丸。

若見發熱面赤、小便赤，爲心乘腎，爲微邪，用導赤散瀉心，六味丸補腎。

變蒸分部

題解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變蒸候》　小兒變蒸者，以長血氣也。變者上氣，蒸者體熱。

《千金翼方・小兒・養小兒》　凡小兒身熱、脈亂、汗出者，蒸之候也。

《小兒病源方論・小兒變蒸候》　小兒有十變五蒸者，乃生精神意智也。五臟五腑，以應十干。其心包絡與三焦合而成六臟六腑，以應十二經絡也。小兒變蒸者，俗謂之牙生骨長。譬如蠶之有眠，龍之脫骨，虎之轉爪，皆同此類變生而長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變蒸・變蒸方論》　變蒸者，陰陽水火蒸於血氣而使形體成就。是五臟之變氣，而七情之所由生也。

《丹溪心法・小兒》　小兒變蒸，是胎毒散也。

《明醫雜著・變蒸》　小兒不時變蒸，變者異常也，蒸者發熱也。所以變換五藏，蒸養六腑，須待變蒸多遍，氣血方榮，骨脈始長。

《育嬰秘訣・變蒸證治》　變者，變易也，謂兒之知覺運動以漸而發也；蒸者，蒸然發熱也，形神變易之時，眞陽發舒之象也。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變蒸論》　初生小兒變蒸者，陰陽水火變蒸於氣血，而使形體成就。是五臟之變蒸，而七情所由生也。變者，性情變易也。蒸者，身體蒸熱也。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蒸變論》　小兒初生，血氣未足，陰陽未調，骨格未全，故有蒸變之候。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考變蒸》　變者，變生五臟而易其情態也。蒸者，蒸養六腑而長其骨節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萬物春生夏熱長，兒生同此變形神。三十二日爲一變，六十四日曰一蒸。變長百骸生藏府，蒸增智慧發聰明。十八五百七十六，變蒸既畢形神成。變蒸之狀身微熱，耳尻骨冷無病情。

論說

《脈經・平小兒雜病證》　小兒是其日數應變蒸之時，身熱而脈亂，汗不出，不欲食，食輒吐哯者，脈亂無所苦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變蒸候》　變蒸有輕重。其輕者，體熱而微驚，耳冷髖亦冷。上脣頭白泡起，如死魚目珠子，微汗出。而近者五日而歇，遠者八九日乃歇。其重者，體壯熱而脈亂，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輒吐哯，無所苦也。變蒸之時，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亦無所苦，蒸畢自明了矣。先變五日，後蒸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變蒸之時，不欲驚動，勿令傍邊多人。變蒸或早或晚，依時如法者少也。初變之時，或熱甚者，違日數不歇。審計日數，必是變蒸，服黑散發汗。熱不止者，服紫雙丸，小瘥便止，勿復服之。其變蒸之時，遇寒加之，則寒熱交爭，腹痛夭矯，啼不止者，熨之則愈。變蒸與溫壯、傷寒相似，若非變蒸，身熱耳熱髖亦熱，此乃爲他病，可爲餘治。審是變蒸，不得爲餘治。其變日數，從初生至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再

變，變且蒸。九十六日三變，變者丹孔出而泄也。至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變且蒸。一百六十日五變。一百九十二日六變，變且蒸。二百二十四日七變。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變且蒸。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三百二十日十變，變且蒸。積三百二十日小蒸畢。後六十四日大蒸，後百二十八日復蒸，積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畢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序例》 小兒所以變蒸者，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藏，故一變，竟輒覺情態有異。其變蒸之候，變者上氣，蒸者體熱。變蒸有輕重。其輕者，體熱而微驚，耳冷尻冷，上脣頭白泡起如魚目珠子，微汗出。其重者，體壯熱而脈亂，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輒吐哯。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又云目白者重，赤黑者微。變蒸畢自精明矣。此其證也。單變小微，兼蒸小劇。凡蒸平者五日而衰，遠者十日而衰。先期五日，後之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耳。兒生三十二日一變，二十九日先期而熱，便治之如法，至三十六七日蒸乃畢耳。恐不解了，故重說之。且變蒸之時，不欲驚動，忽令傍多人。兒變蒸，或早或晚，不如法者多。又初變之時，或熱甚者，違日數不歇，審計變蒸之日。當其時，有熱微驚，愼不可治及灸刺，但和視之。若良久熱不可已，少與紫丸微下，熱歇便止。若於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或非變蒸時而得時行者，其診皆相似，惟耳及尻通熱，口上無白泡耳。當先服黑散以發其汗，汗出。溫粉粉之，熱當歇，便就差。若猶不都除，乃與紫丸下之。兒變蒸時若有寒加之，即寒熱交爭，腹腰夭糺，啼不止者，熨之則愈也。變蒸與溫壯傷寒相似，若非變蒸，身熱耳熱尻亦熱，此乃爲他病，可作餘治。審是變蒸，不得爲餘治也。

又一法，凡兒生三十二日始變，變者身熱也。至六十四日再變，變且蒸，其狀卧端正也。至九十六日三變，定者候丹孔出而泄。至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變且蒸，以能咳笑也。至一百六十日五變，以成機關也。至一百九十二日六變，變且蒸，五機成也。至二百二十四日七變，以能匍匐也。至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變且蒸，以知欲學語也。至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以亭亭然也。凡小兒生至二百八十八日，九變四蒸也。當其變之日，愼不可妄治之，則加其疾。變且蒸者，是兒送迎月也。蒸者甚熱而脈亂，汗出是也。近者五日歇，遠者八九日歇也。當是蒸上，不可灸刺妄治之也。

《千金翼方·小兒·養小兒候》 兒上唇頭小白疱起，如死魚目珠子者，蒸候也，初變蒸時有熱者，服黑散發汗，熱不止服紫丸，熱差便止，勿復與丸。自當有餘熱，變蒸盡，乃除爾。

兒身壯熱而耳冷髖亦冷者，即是蒸候，愼勿治之。兒身熱髖耳亦熱者，病也，乃須治之。

《醫心方·小兒變蒸》 凡兒生三月不蒸則耳聾目盲，五月不蒸身不行，九月不蒸五機不成，此爲痿躄不能行之疾也。

《顱囟經·病證》 凡孩子自生，但任陰陽推移，即每六十日一度變蒸。此骨節長來四肢發熱，或不下食乳。遇如此之時，上唇有珠子如粟粒大，此呼爲變蒸珠子。以後方退熱飲子療之，不宜別與方藥。

《聖濟經·慈幼篇·形氣變成章》 天有精，地有形。形精相感而化生萬物，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爲陽，地爲陰。水爲陰，火爲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證兆。

天降精以有覆，地立形以有載。形精相感而生生化化，此天地之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也。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凡以此爾。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水寒而靜，火熱而躁，故水爲陰，火爲陽。天地也，水火也，雖則不同，其麗於陰陽則一也。有男女，然後物有所生，血氣以陰陽爲男女，則血氣自陰陽而有生矣。有證兆，然後物有所形，陰陽以水火爲證兆，則陰陽自水火而有形矣。

惟水火既濟，血氣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質形立焉。造化鑪錘間，不能外是以成物，茲嬰孺始生有變蒸之理也。

上水下火，兩者相逮，此水火之既濟也。水爲血，火爲氣。水火既濟，則血氣爲之日改月化而變革矣。夫然後得乎陽者其體剛，得乎陰者其體柔，既已有體，而聲色貌象之形質立矣。天地水火血氣麗於陰陽，則陰陽之爲用也大矣。造化鑪錘，所以成物，不能外是。故人之始生，血微氣弱而爲嬰孩者，亦以此而有變蒸之理。凡以陰陽形氣推移，不可不察也。

原受氣之初，由胚胎而有血脈，由血脈而成形體，由形體而能動，由動而筋骨立，以致毛髮生而藏府具，穀氣入胃而百神備，是乃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若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血脈未榮，五藏未固，尙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哉。

受氣之初，胚渾之始也。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胞，四月而形體成，五

月而能動，六月而筋骨立，七月而毛髮生，八月而藏府具，九月而穀氣入胃，十月而百神備。凡此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殆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則百體外著。昔之血脈兆而未形，今則形而未榮。昔之五藏具而未成，今則成而未固。將欲充其成而至於固，充其形而至於榮，其在造化鑪錘之間，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猶泥之在陶，得甄而後成。凡此所謂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也。

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再變且蒸。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則以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于肺，而肺主氣故爾。體熱則以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爾。積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是之謂小蒸畢。後六十四日一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則情態異常。

唯以變爲常，故造化於人有變蒸焉。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眞高於肺，而肺主氣，故上氣爲變之候。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體熱爲蒸之候。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必三十二者，蓋受氣始於肝。肝，七數也。四八爲一變成，八得四而治故也。一變上氣而不體熱，再變且蒸，體熱而上氣。九十六日一變，猶初變也。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猶再變也。自此以往，積三百二十日，凡十變五蒸，窮天地之數而一小蒸畢。其後六十四日一大蒸，蒸後六十四日復大蒸，蒸後一百二十八日復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而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榮其血脈，改其五藏，則情態異常。故或能咳笑，或成機關，或能匍匐，或欲學語，或亭亭然。每變愈上，而道貌天形充矣。此有生之後，變化之機也。

蓋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七情之生，得非成於變蒸之後耶。其候有輕重，其時有遠近，輕者體熱微汗，時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重者壯熱而脈亂，或汗或否，此其候也。平者五日而衰，遠者十日而衰矣。先期五日，後之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此其時也。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五位，前後左右中也。水位於後，是生寒氣。火位於前，是生暑氣。金位於右，於是爲燥。土位於中，於是爲濕。木位于左，於是爲風。此天下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也。五藏，肝心脾肺腎也。五氣，寒暑燥濕風也。心化於暑而生喜，肝化於風而生怒，脾化於濕而生思，肺化於燥而生悲憂，腎化於寒而生恐。此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也。變蒸之後，化生七情。七情化生，豈無得而然耶，亦本於五行而已。然變蒸有輕重，其時有遠近。體熱微汗，似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所謂輕也。壯熱脈亂，不特體熱而已，或汗或否，不特微汗而已，所謂重也。五日而衰者平，十日而衰者遠。候有輕重，時有遠近，皆以其體之盛衰虛實而然也。

當是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灸刺湯劑皆非所宜。或先變而熱作，或後蒸而未解，則治之當如成法。或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與夫非變蒸而得天行者，其診大率相類，惟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學者可不審焉？

當變蒸之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驚擾則是謂怛化，灸刺湯劑皆驚擾之類。先變而熱作者，謂變期而熱者也。後蒸而未解者，謂違日數而不歇者也。凡此當治如成法者，如方所具之法也。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者，上氣體熱加以變蒸也。非變蒸而得天行者，上氣體熱同於變蒸也。若是二者，診雖相類，而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即其同而辨其異，豈蔽於一曲者能若是乎。

《小兒藥證直訣》　變蒸　小兒在母腹中，乃生骨氣，五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之後，即長骨脈，五藏六腑之神智也。變者，易也。又生變蒸者，自內而長，自下而上，又身熱。故以生之日，後三十二日一變，變每畢，即情性有異於前。何者？長生腑臟智意故也。何謂三十二日長骨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除手足四十五碎骨外，有三百二十數。自生下，骨一日十段而上之，十日百段。三十二日，計三百二十段爲一遍，亦曰一蒸。骨之餘氣，自腦分入齦中，作三十二齒。而齒牙有不及三十二數者，由變不足其常也。或二十八日，即至長二十八齒，已下倣此，但不過三十二之數也。凡一周遍，乃發虛熱諸病。如是十周，則小蒸畢也，計三百二十日，生骨氣，乃全而未壯也。故初三十二日一變，生腎志，六十四日再變，生膀胱，其發耳與尻冷。腎與膀胱俱主於水，水數一，故先變生之。九十六日三變，生心喜，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生小腸，其發汗出而微驚。心爲火，火數二。一百六十日五變，生肝哭，一百九十二日六變，生膽，其發目不開而赤。肝主木，木數三。二百二十四日七變，生肺聲，二百五十六日八變，生大腸，其發膚熱而汗，或不汗。肺

屬金，金數四。二百八十八日九變，生脾智。三百二十日十變，生胃，其發不食，腸痛而吐乳。此後，乃齒生，能言知喜怒，故云始全也。太倉云：氣入四肢長碎骨。於十變後，六十四日長其經脈，手足受血，故能持物，足立能行也。經云變且蒸，謂蒸畢而足一歲之日也。師曰：不汗而熱者，發其汗，大吐者，微下，不可餘治。是以小兒須變蒸，蛻齒者，如花之易苗。所謂不及三十二齒，由變之不及，齒當與變日相合也，年壯而視齒方明。

《幼幼新書·變蒸》《葛氏肘後》云：凡小兒自生三十二日一變，再變爲一蒸，凡十變五小蒸，又有三大蒸。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畢，乃成人。其變蒸之候，身熱、脈亂、汗出、數驚不乳哺，上唇頭小白泡起如珠子，耳冷，尻冷，此其證也。單變小微，兼蒸小劇，平蒸五日，或七日、九日，愼不可療。若或大熱不已，則與少紫圓微下。

《葛氏肘後》又云：若於變蒸中，加以時行溫病，其證相似，惟耳及尻通熱，口上無白泡耳，當先服黑散發汗，汗出以粉敷之差，若不盡除，即以紫圓下之。

《茅先生方》小兒有變蒸傷寒候：身壯熱，唇尖上起白珠，或熱瀉，或呻吟，或虛驚，此候小兒生下便有。變蒸而長意志，乃四十九日一變而長骨肉。此候有之，所治者只用鎮心圓夾勻氣散與服，自平和也，不服藥也安樂。

漢東王先生《家寶》變蒸候：宜用神仙黑散子三二服，幷調胃氣，觀音散三二服。

《秘要指迷論》：凡小兒纔生變蒸後，多有身熱、微瀉青黃者，不可用藥止住，須溫暖藥勻氣。如藥力重，即變成慢脾風也。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生下八蒸之候：夫八蒸者，每四十五日一蒸變，變各有所屬，重者五日而息也。

一蒸，肝生魂，肝爲尙書。未蒸時魂未定，故兒目瞳子昏。蒸後肝生魂定，令目童子光明。二蒸，肺生魄，肺爲丞相。未蒸時魄未定，故兒未能嘘嗽。肺上通於鼻，蒸後能令嚏嗽。三蒸，心生神，心爲帝王。未蒸前神未定，故兒未言語。心通於舌，蒸後令兒能語笑也。四蒸，脾生智，脾爲大夫，藏智。故未蒸前兒未能舉動，蒸後令兒舉動任意也。五蒸，腎生精志，腎爲列女。外應於耳，故蒸後能令兒骨髓氣通流也。六蒸，筋脈伸，故蒸後筋脈通行，九竅津液轉流，令兒能立也。七蒸者，骨神定，氣力漸加，故蒸後能令兒舉腳行也。八蒸者，呼吸無有停息，以正一萬三千五百息也。凡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故令兒呼吸有數，血脈通流五十周也。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變蒸候歌：變蒸之候若爲程，爲程者，是有數也。三十二日爲一度變矣。一一從頭別有名。第一看兒髮毛立，口唇尖上白珠生。頭髮立而不伏，又唇上有白泡子起也。三兩日間起寒熱，忽然發，卻自住是也。忽然睡裏足虛驚。睡中哭而不覺也。或則遍身流盜汗，此是氣血長不逮，流於毛孔中出。或然微痢腹中鳴。腹中似瀉水之聲，此是變實其腸胃而作聲。或則因悶皮膚急，忽悶，皮膚急及氣急，少時卻醒。忽然吐逆氣交橫。忽然要吐呢氣急，蓋因長其氣血，不覺被氣節之，即吐呢，不久自住也。七日之中驚夢裏，生下七日，忽睡中驚叫，人多疑床，非也。此是長其神氣，故童子能喜笑矣。但看蒸變辨其名。變蒸者，則是長其血氣。長不逮後相滯，故發熱也，或是生筋骨，或是正其五臟也。智者將心信醫藥，下愚不曉逐邪行。雖然變蒸得其候，還須用藥保長生。亦須服和氣圓散及不可當風洗浴也。

長沙醫者毛彬傳療小兒初生變蒸候歌：變蒸方長是嬰兒，一出胎來數可推。未到期年蒸八變，四十九日一迴期。第一肝蒸生於魂，雙眼雖開瞳子昏。三兩日間微壯熱，定目看人似欲言。第二變蒸生於魄，噴嚏咳嗽開胸膈。見人共語笑喃喃，暗裏時時長筋脈。第三變蒸生於神，漸能識母畏傍人。血脈初生學反覆，肌肉皮膚漸漸勻。第四脾蒸生於智，尻骨初成獨坐戲。三焦胃管漸開張，乳哺甘甜不肯離。第五腎蒸生精志，氣候相通轉流利。掌骨初成學匍匐，反覆捉搦能隨意。第六筋骨蒸初成，九竅津液皆相應。時時放手亭亭立，氣力加添日漸勝。第七膝踝骨初成，顏色紅光遍體榮。舉腳抬肩便移步，嘻嘻學語百般聲。第八呼吸定精神，風血氣脈自迴輪。八蒸之候細分別，一一從頭爲列名。七日之中有乖治，但看外證辯其名。第一看兒毛髮立，口唇尖起白珠生。三兩日中寒熱起，忽然睡裏作虛驚。或即遍身流盜汗，或乃微利腹中鳴。或即脊膂皮膚急，忽乃嘔逆氣交橫，或則困悶通身軟，忽然啼哭沒心情。重者不過一七日，輕者三朝便得平。上古聖賢製方論，還須服藥冤延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變蒸論》小兒在母腹中，胎化十月而生，則皮膚筋骨府藏氣血雖已全具，而未充備。故有變蒸者，是長神智，堅骨脈也。變者易也，蒸者熱也。每經一次之後，則兒骨脈氣血稍強，精神性情

特異。是以《聖濟經》言：嬰孺始生，有變蒸者，以體具未充，精神未壯，尚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乃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哉。故兒自生，每三十二日一次者，以人兩手十指，每指三節，共骨三十段，又兩掌骨共三十二段，足亦如之。以應之也。太倉公曰：氣入內，支長機骨於十變者，乃是也。《聖濟經》又曰：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者，則以五藏改易，而皆上朝，藏眞高於肺也。體熱者，則以血脈敷榮，陽方外固，爲陰使也。故變蒸畢而形氣成就者也。亦由萬物之生，非陰陽氣蘊熱蒸，無以榮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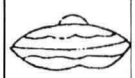
變蒸賦：看病嬰兒，先明四時。即有變蒸之狀，還如溫壯之推。寒熱初來，愼一七而方退；周期未滿，當四八以重期。原夫魂魄將成，筋骸始榮，開舒腠理，通徹奇經。運用而陰陽以正，往來而血氣初平。頓覺精神嬰嬰，全然有異；未知蒸變一一，仔細須明。肝者幹也，東方所屬。爲木象之三數，發形證於兩目。渾身壯熱，令瞳子以無輝；遍體昏沉，爲神魂而未足。四數於金，二由在火。咳嗽頻頻，汗珠顆顆。兩日間噎噴仍加，數夜裏虛驚又可。暗增骨髓，學反復以番身；漸長性情，畏傍人而戀我。脾土五呼，腎水一稱，穀氣暗引，精志時增。乳哺甘甜，尻骨成而獨坐戲；經絡流利，掌骨具而匍匐能。次後筋脈之稍更，膝踝之漸變。氣乃而榮於四肢，光彩而滋於滿面。亭亭立猶未穩，嘍嘍語尚聲顫。手足受血，移步行而堪憐；耳目通神，意智生而可羨。斯由呼吸以定，肌體乃厚。兩氣而外陽內陰，一息而入鼻出口。期來應節，自然府藏充盈；將養乖宜，致得風邪甚有。於是髮豎無潤，乳哽吐口，珠起丹唇，冷浸尻耳。或腸鳴而微利，或驚啼而勿喜。經云：蒸即蒸血肉之堅，變即變形神之正矣。

《察病指南·診小兒雜病脈法》　小兒變蒸之時，身熱，脈亂，汗出，不欲食，乳食即吐，切不可醫，必自瘥。其候身熱，神昏，或吐乳，瀉黃沫，多啼，無喜悅，唇上生白珠子是也。每三十二日必一變，六十四日再變兼蒸。或二十八日及三十日必變者，亦無定期。至二、五日方歇，歇後精神必有異於前也。

《小兒病源方論·小兒變蒸候》　小兒有十變五蒸者，乃生精神意智也。五臟五腑，以應十干。其心包絡與三焦合而成六臟六腑，以應十二經絡也。

小兒變蒸者，俗謂之牙生骨長。譬如蠶之有眠，龍之脫骨，虎之轉爪，皆同此類變生而長也。

變蒸形證

	變	變兼蒸	三大蒸
			
	生五臟 主其裏	生五腑 主其表	主其 表裏
	始得之，上唇有白珠泡子，身熱微欲驚悸，或嘔噦，至七日變訖。	始得之，上唇微腫，有如卧蠶，身體壯熱、額熱，或乍凉乍熱，唇口鼻乾，哽氣嘔逆，時欲驚，夜多啼哭，至十三日變蒸訖。	唇口乾燥，咳嗽，悶亂，哽氣，腹痛及身體、骨節皆痛，或目上視，時驚悸。

變蒸期候

小兒始生至三十二日爲一變生癸，長腎臟氣，屬足少陰經。

六十四日二變一蒸生壬，長膀胱腑氣，足太陽經。

九十六日三變生丁，長心臟氣，手少陰經。

一百二十八日四變二蒸生丙，長小腸腑氣，手太陽經。

一百六十日五變生乙，長肝臟氣，足厥陰經。

一百九十二日六變三蒸生甲，長膽腑氣，足少陽經。

二百二十四日七變生辛，長肺臟氣，手太陰經。

二百五十六日八變四蒸生庚，長大腸腑氣，手陽明經。

二百八十八日九變生己，長脾臟氣，足太陰經。

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生戊，長胃腑氣，足陽明經。

心包絡爲臟，屬手厥陰經。三焦爲腑，屬手少陽經。

右一臟一腑，俱無形狀，故不變不蒸也。

前十變五蒸既訖，後又有三大蒸。六十四日爲一大蒸，計三百八十四日。又六十四日爲二大蒸，計四百四十八日。又六十四日爲三大蒸，計五百一十二日。

至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既畢，所以變者，生五臟也。變而蒸者，養五腑也。兒乃成

人也，其血脈方充，骨節始榮，生精神，長情性，有異於前。

當變蒸之時，看兒子唇口。如上唇微腫，有如卧蠶，或有珠泡子者，是變蒸證。切不得艾火着灸，即宜少與乳食，亦不可妄投藥餌。若不依此，必致殺兒，文中屢見有此，故書以告。

《仁齋直指小兒方·變蒸·變蒸方論》 變蒸者，陰陽水火蒸於血氣而使形體成就。是五臟之變氣，而七情之所由生也。三十二日一變，其後三大蒸，經五百七十有六日。變者上氣，蒸者體熱。每經一變，情態即異。輕則發熱，微汗，其狀似驚。重則壯熱，脈亂而數，或吐，或汗，或煩啼燥渴。輕者五日解，重者七八日解。其候與傷寒相若，亦有變蒸之餘，續感寒邪者。但變蒸則耳冷、尻冷、上唇發泡，狀如濁珠。若寒邪搏之，則寒熱交爭，腹中作痛，而啼叫之聲日夜不絕。變者易也，蒸於肝則目昏微赤，蒸於肺則噫嗽毛聳，凡五臟六腑筋脈骨節皆循環一匝，各有證應其陰陽水火之變歟。治法，和平之劑微表，熱實者微利之，或不治亦自愈。

《永類鈐方·全嬰門·論變蒸》 始得之，一日至七日，上唇中心必有白珠泡子如魚目者，爲變蒸，目白睛微赤。輕則身熱微驚，耳與尻冷，微有汗。重則壯熱，或汗或不汗，脈亂，不食，或嘔噦。黑睛若微白，則變已畢。若身有熱，耳尻皆熱，則爲他證矣，審之。

上唇微腫如卧蠶，身作壯熱，頭額熱，或乍涼乍熱，唇口鼻乾，噯氣吐逆，脈亂，汗出或不汗，不食，時欲驚，夜啼。始得至十三日變訖，無所苦也，不必用藥爲老成。

唇口乾燥，咳喘悶亂，噯氣腹痛，及身體骨節皆痛，或目上視，時驚悸。七日之內有病，但數呵其囟門。

亦有不驚不熱，或無證候，暗變者多矣，蓋受胎壯實故也。自生之後，三十二日爲一變傳肝，六十四日二變傳膽，九十六日三變傳心，一百二十八日四變傳小腸，一百六十日五變傳脾，一百九十二日六變傳胃，二百二十四日七變傳肺，二百五十六日八變傳大腸，二百八十八日九變傳腎，三百二十日十變傳膀胱，積三百二十日小變蒸畢。每變蒸之後，覺情性異常。後又六十四日大蒸，復更一百二十八日後蒸，積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畢，始乃成人，血脈骨肉皆堅牢也。錢氏以自腎起變者非也，鄭端友《全嬰集》詳見。

《玉機微義·小兒門·論變蒸身熱》 嘗考錢氏與《寶鑑》論變蒸，互說差殊。錢氏云：一變腎，二變膀胱，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肝，六變膽，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脾，十變胃。故稱水數一，先變也。《寶鑑》云：初變肝二變肺，三變心，四變脾，五變腎。所論皆五行顛倒，相生者卻逢相尅，相尅者又逢相生。大抵陰陽造化，相生者順，相尅者逆。變蒸者，是長養血氣，滋榮五臟相生之法，此理昭然。相生者，有母子之道。相尅者，有夫婦之義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原夫胎者，得水火既濟，陰陽造化，五行相治而成形，故始於腎氣之初生也。小兒變蒸者，當陰陽昇降從五臟相繼而成人，故始於肝之初變也。雖二說互有所長，大抵小兒所稟胎氣壯怯不同，況所變之證不一。

《嬰童百問·變蒸》 每變畢，即覺性情有異於前，何者？長生臟腑意智故也。何謂三十二日長骨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以象天數，以應期歲，以分十二經絡。

《衛生易簡方·小兒·變蒸發熱》 治小兒變蒸與傷寒相似，但上唇中心有白點子者爲變蒸。用麻黃去節、大黃、杏仁各一分，燒灰存性，爲末。每服一字，水半盞，煎服。抱兒於溫暖處連進之，有微汗，身涼即差。治小兒變蒸發熱，或咳嗽痰涎，鼻塞聲重。用人參、白朮、白茯苓、白芍藥、甘草、天花粉、桔梗各二錢，細辛一分，爲末。每服一錢，水半盞，薑一片、薄荷一葉，煎服。治小兒發熱，用鬱李仁根煎湯，浴洗。又方用苦參煎湯，浴洗。又方用白芷煮湯，浴之，避風。治小兒熱渴不止，用葛根半兩，水一盞，煎六分，去滓，溫服。治小兒五心煩熱，渴欲飲水者，用黑豆，水煮熟與食之，并飲汁即愈。

《推求師意》 其變蒸運動於陰陽之間者，少火也，少火運動，遂有生新推陳之功。氣血之新者既生，何胎毒不散之有。

《奇效良方·小兒門·變蒸》 觀諸變蒸熱作驚，須視日角左邊眉間脈紅是也。大凡初蒸，見一條長一二分，在眉上者輕，自日角垂至眉上，此重。變蒸發熱見二條紅者，兩三次蒸，熱在內不解。脈紅帶叉，因驚而蒸。脈青，變蒸多次。青在左太陽，因傷風而蒸。自信門青至眉之上，因驚而蒸。三處皆青，三證俱見。若及三十二齒者，變蒸足也。

《全幼心鑑·小兒變蒸歌》 第一變蒸熱，唇上白珠生，四肢寒熱渴，吐乳食如常。煎躁還啼哭，須常解膈涼，三旬餘二日，一變自安康。四八爲期節，

形容頓異殊，溫溫潮熱作，唇上起尖珠。瞳子無光色，精神漸展舒，學言增智巧，移步擬躊躇。下瀉黃兼碧，微驚氣帶粗，乳時如似哏，切忌誤宣疏。筋骨將成立，肌膚旋長軀，變蒸推此數，八八再當途。

《全幼心鑑·小兒始生變蒸歌》 三十二日一變，生癸腎臟氣，屬足少陰經：唇中白泡起如珠，蒸變居常有白珠，壯熱來時還有退，兒經初度長肌膚。

六十四日二變一蒸，生壬膀胱腑氣，屬足太陽經：二蒸哏乳或多嗔，寒熱來時噓噴頻，毛髮豎時生氣血，過其七日有精神。主耳與尻冷。

九十六日三變，生丁心臟氣，屬手少陰經：嬰兒體熱動心神，汗出虛驚又畏人，蒸變有期增骨髓，時時反復學翻身。

一百二十八日四變二蒸，生丙小腸腑氣，屬手太陽經：四蒸纔過體安康，乳食甘甜覺異常，穀氣喑增添意志，雖能學坐未能行。主汗出微（輕）驚。

一百六十日五變，生乙肝臟氣，屬足厥陰經：經絡通流第五蒸，令時增志日時增，形神未定多嬌態，掌骨生而匍匐能。

一百九十二日六變三蒸，生甲膽腑氣，屬足少陽經：情昏神倦色更移，或自喜歡或自悲，蓋自陰陽當運合，滋榮氣血正相宜。主眼不開。

二百二十四日七變，生辛肺臟氣，屬手太陰經：七變憔悴昏兒目，情思恍惶愛多哭，近則五朝三日散，遠過七日方平復。

二百五十六日八變四蒸，生庚大腸腑氣，屬手陽明經：八蒸驚哭要咂煎，變易肌膚血氣堅，微利腸鳴更舊態，精神充悅得人憐。主膚熱。

二百八十八日九變，生己脾臟氣，屬足太陰經：九蒸筋骨始能全，氣血攻衝不肯眠，變過自然生意智，肌膚潤澤臉如蓮。

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生戊胃腑氣，屬足陽明經：十蒸學語幾般聲，停立亭亭又怕驚，扶步堪憐猶未穩，三焦通利暢心神。主不食，腸痛，吐乳。

心胞絡臟，屬手厥陰經。三焦爲腑，屬手少陽經。此一臟一腑俱無形狀，故不變而不蒸也。

前十變五蒸訖，後又有三大蒸。六十四日爲一大蒸，計三百八十四日。又六十四日爲二大蒸，計四百四十八日。又六十四日爲三大蒸，計五百一十二日。至五百七十六日，變蒸俱畢，兒乃成人也。

《全幼心鑑·小兒變蒸候》 初生小兒變蒸者，陰陽水火蒸於血氣，而使形體成就，是五臟之變蒸，而七情所由生也。變蒸者，溫溫壯熱，唇上尖珠，目瞳不交，乳時如哏，忌灸宣之。若近者三日已前，遠者五日之後。非定尅於八八四四之日矣。三十二日爲一變，六十四日爲一蒸。如是十作，孩子血氣骨脈足矣。

小兒之病，無有不因變蒸而得也。

《明醫雜著·變蒸》 小兒不時變蒸，變者異常也，蒸者發熱也。所以變換五藏，蒸養六腑，須待變蒸多遍，氣血方榮，骨脈始長。

薛注：竊謂此證，小兒所不能免，不必服藥。古方以黑散子、紫丸子主之，非惟臟腑不能勝受，抑且反傷氣血，愼之愼之。嘗見一小兒，至二變發熱有痰，或治以抱龍丸一粒，卒至不救，可以驗矣。然父母愛子之心勝，稍有疾病，急於求醫。而醫者不究病情，率爾投劑。殊不知病因多端，見證相類，難以卒辨。況古人稟厚，方多峻厲之劑，緩服可也。

《醫學正傳·小兒科·論變蒸》 夫小兒之初生，血氣未足，陰陽未和，臟腑未實，骨格未全，有變蒸之候。每三十二日一發熱，或吐、或汗、或呻吟不食。此爲長血脈，全智意之常候，不須治而自愈。按諸家所論，皆謂乃小兒長骨脈臟腑與神志也。【略】此骨節臟腑由變而全，胎毒亦因變而散也，爲兒醫者可不審乎。

《幼科發揮·變蒸》 變蒸非病也，乃兒生長之次第也。兒生之後，凡三十二日一變。變則發熱，昏睡不乳，似病非病也。恐人不知，誤疑爲熱而汗下之，誅罰無過，名曰大惑。或誤以變蒸得于胎病者。或曰兒之生也，初無變蒸，既生之後，當以三十二日一變，至于三百八十四日之後，又無變者何也？曰：初無變蒸者，藏諸用，陰之闔也。中有變者，顯諸仁，陽之闢也。終無變者，陰陽闔闢之機成也，故不復蒸也。故兒之初生，語其皮肉，則未實也；語其筋骨，則未堅也；語其腸胃，則穀氣未充也；語其神智，則未發開也，只是一塊血肉耳。至于三百八十四日，然後臟腑氣足，經絡脈滿，穀肉果菜以漸而食，方成人也。或曰：變蒸之日，必以三十二日者何也？曰：《易傳》云：生生之謂易。易者變易也，不變不易，不足以見天地生物之心。人有五臟六腑，以配手足十二經絡。腑屬陽，以配陽卦三十二。臟屬陰，以配陰卦三十二。取其一臟一腑，各以三十二日一小變，六十四日一大變。陽卦之爻一百九十二，陰卦之爻一百九十二，合歲并閏月，凡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變蒸一期之日三百八十四，以應六十四卦爻之數也。或曰：三十二日一小

變，六十四日一大變，所生者何物也？所生之物亦有說歟？曰：形既生矣，復何生也？所生者五臟之知覺運動也。故初生三十二日一變，生足少陰癸水，腎之精也，六十四日二變，生足太陽膀胱壬水，而腎（與膀胱）之一臟一腑成矣，此天一生水矣。水之精爲瞳子，此後始能認人矣。九十六日三變，生手少陰心丁火，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生手太陽小腸丙火，而心與小腸之一臟一腑之氣足矣，此地二生火也。火之精爲神，此後能嬉笑也。一百六十日五變，生足厥陰肝乙木，一百九十二日六變，生足少陽膽甲木，而肝與膽一臟一腑受氣足而神合矣，此天三生木也。木之精爲筋，此後能坐矣。二百二十四日七變，生手太陰肺辛金，二百五十六日八變，生手陽明大腸庚金，而肺與大腸一臟一腑之氣足矣，此地四生金也。金之精爲聲，此後始能習人語矣。二百八十八日九變，生足太陰脾己土，三百二十日十變，生足陽明胃戊土，乃脾與胃一腑一臟之氣足矣，此天五生土也。土之精爲肉，脾胃主四肢，此後能匍匐矣。三百五十二日十一變，生手厥陰心包絡，三百八十四日十二變，生手少陽三焦，三焦配腎，腎主骨髓，自此能坐能立能行矣。變蒸已足，形神俱全矣。正如蠶之眠，不如是不足成人矣。凡一變之過，則筋骨手足以漸而堅，知覺運動以漸而發，日異而月不同。曰變者，變易也。曰蒸者，發熱也。祖訓云：變蒸雖是胎疾，非胎熱胎毒之可比矣。此少陰生長之氣，發育萬物者。兒之強者，雖有是病不覺，氣弱者始見。始變後形體漸長，知識漸增，反爲無病兒也，無治也。古方黑散子，姑置之可也。其間或有未及期則發熱者，或有變過熱留而不除者，抑有他故。須詳察之。如昏睡不乳，則不須治，待其自退。

兼證

變蒸之時，有外感風寒者，宜發散，惺惺散主之，按摩法亦可用也。內傷乳食者，宜須消導，胃苓丸主之，輕則節之可也。有被驚嚇及客忤者，安神丸、至聖保命丹。如變蒸過受病，以治病爲主，愼勿犯其胃氣。咳嗽，甘草桔梗湯加阿膠。吐瀉，理中湯加藿香葉。驚風，琥珀抱龍丸、瀉青丸、導赤散。如受病後而變蒸，養正補脾爲主，錢氏異功散加對病之藥。

湖廣按察司憲長有子九月，發熱，恐是痘疹，差人來取全。往見之，非痘，是變蒸也。公曰：何以辨之？全曰：以日計之，有當變蒸之期，以證察之，亦無痘疹之證。公問：痘何證也？全曰：痘者，五臟之液毒也，故五臟各見一證。呵欠驚悸，心也。項急頓悶，肝也。咳嗽噴嚏，肺也。吐瀉昏睡，脾也。耳尻皆涼，腎也。今公子無之，知非痘，乃變蒸將退也。次日果安。公喜曰：汝術甚精。贈以白金五兩，應付而歸。

本縣胡正衢有子二月，發熱不乳。予見之，雖似變蒸，非變蒸也。時乳母皆肥健者，必因傷乳發熱也。令損之，次日熱退而安矣。

《育嬰秘訣·變蒸證治》 草木逢春變化新，太和元氣日薰蒸。細推物理皆如是，莫把芽兒作病名。

天地之造化，陽主生長，陰主收斂。故草木之生長于春夏者，陽之舒也。收藏于秋冬者，陰之慘也。幼科書中變者，變生五臟也；蒸者，蒸養六腑也，以變蒸二字分臟腑論。又有變蒸之後，有三大蒸之說。後人因之，莫有覺其非者，故予直解之曰：變者，變易也，謂兒之知覺運動以漸而發也；蒸者，蒸然發熱也，形神變易之時，眞陽發舒之象也。人之生也，一歲而變蒸，是男子八歲而眞牙更，十六歲而精動，六十餘歲而精竭；女子七歲而眞牙更，十四歲而經行，四十九歲而經止，此天地陽陰之氣，其分數固已定矣。其一歲之外復有三大蒸之論者，誠未達其旨也。若一歲之內變蒸之日，似亦不可執也。形有強弱，氣有清濁，變有遲速，故形壯氣清者，其變常速；形弱氣濁，其變常遲。謂三十二日一變者，乃舉其大數如是也。至于形之強弱，氣之清濁，則又稟于父母，出于造化陰陽之殊也。

幼科中治變蒸者，發熱方用黑散子，麻黃、杏仁發表藥也，大黃攻裏藥也，表裏無邪，不知此法如何而立。變蒸之熱，生于其中，發于其外，自有微汗而解。按仲景論有傷寒不可汗下之戒，如是方者，誤兒多矣。

兒當變蒸之時，或有傷風，或有傷食者，法當治之，先後補瀉，不可不辨。如先有所傷，兒後變蒸者，邪氣盛而正氣受傷，當先瀉後補也。先變蒸而後有所傷者，正氣虛而邪氣乃湊也，當先補後瀉。家秘之法，挾外感者，宜拿捏之法以發散；挾內傷者，宜枳朮丸研細與之，更節其乳。有客忤者，宜至聖保命丹，薄荷湯研服。或吐瀉者，錢氏異功散加藿香葉，共作細末，蜜爲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米湯化下。

小兒變蒸過，如蒸不除者，調其乳母，用加減小柴胡湯。

有變蒸咳嗽，痰壅鼻塞聲重，惺惺散要方也。

又浴法，用白芷或苦參煎湯，抱兒向避風處浴之。

有變蒸發搐者，此熱甚生風，亦胎驚也，宜尋驚風法治之。瀉肝，瀉青丸；瀉心，導赤散。如先發驚搐方止，止後變蒸又發者，此胎驚將成癇也，勿用止法。此有痰伏心中，宜安神去痰，錢氏安神丸主之。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變蒸論》 初生小兒變蒸者，陰陽水火變蒸於氣血，而使形體成就。是五臟之變蒸，而七情所由生也。變者，性情變易也。蒸者，身體蒸熱也。兒當變蒸之候，身上溫溫壯熱，上唇頭起白泡珠如魚目，耳尻俱冷，目無光彩，微欲驚而不乳哺，輕則如此。重則脈亂，壯熱躁渴，夜啼，傷寒相似，或自汗盜汗。如此者，須用古法調和，不可深治太過。亦有胎氣稟實，當其變蒸之候，皆無形證，自然一一變易知覺，此爲暗變蒸也。就物言之，亦有變，龍蛻骨，虎換爪，豹變文。物類尚變，況於人乎？【略】凡一變蒸三十二日，其候當二十八九日之間或有微熱，至三十六七日方退，此爲先期五日而作，後期五日而已。重者常有十日，輕者先二日而微覺，後二日而即退，亦全不見候，而暗變者爲胎盛也。

《寶鑑》謂初變屬肝木，二變肺金，三變心火，四變脾土，五變腎水。五行生尅，故有變蒸。錢氏謂初變屬腎水，爲天一生水，故以生成爲次序。二說俱通。大抵亦有不依序而變，如傷寒不循經之次第也，但看何臟見候而調之爲妙。如蒸於肝則目昏而微赤，蒸於肺則嚏咳而毛豎，蒸於脾則吐乳而或瀉，蒸於心則微驚而壯熱，蒸於腎則尻冷而耳熱。五臟六腑各見其候，以意消息調和，不必深固膠執而返求全之毀也。抑此自然有是變蒸之理，輕者不須用藥，至期自愈。甚者過期不愈，按候而調之，着中而已。

《明醫指掌·小兒變蒸歌論》 嬰兒臟腑未全成，長養之時必變蒸。變則氣升蒸則熱，八蒸十變始成人。

夫小兒初生，形體雖具，臟腑氣血尚未成就，而精神志意魂魄俱未生全。故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一蒸。凡遇一變即覺性情自有異於前，所以長養意志故也。

十變五蒸者，天地之數以生成之。然後生志意，能言語，知喜怒，故云始全也。十變後六十四日爲一大蒸，計三百八十四日也，長其經脈手足，故手受血而能持物，足受血而能行立。又六十四日爲二大蒸，計四百四十八日，則言語，意志有異於前。又六十四日爲三大蒸，計五百一十二日，變蒸既畢，兒乃成人。

小兒變蒸骨熱，煩啼不已者，柴胡湯。變蒸發熱，或咳嗽痰涎，鼻塞，或挾瘡疹作熱者，惺惺散。解利熱氣，治變蒸，紫陽黑散。變蒸有寒無熱，內必原有寒，當歸散。變蒸不喫乳者，調氣散。變蒸發熱不解，幷挾寒，或有食積宿乳者，紫霜丸。變蒸潮熱往來者，梨漿飲。

《赤水玄珠·幼科·變蒸》 生生子曰：古謂三十二日一變生一臟，六十四日一蒸生一腑，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畢，則臟腑完而人始全也。大意謂人有三百六十五骨度，而合周天之數，以期歲該之云云也。愚謂嬰孩離母則臟腑已自具足，豈待變蒸完而後始生哉。觀其下地，囫然一聲，便能呼吸飲乳，大小便一如大人。設臟不完，啼聲安出，又安能飲乳而成大小便哉？由是推之，所謂變蒸者，乃氣血按月交會煅煉，使臟腑之精神志意魂魄遞長，靈覺漸生爾。氣血有太過，有不及，故寒熱之發，有輕重，有晏早。不然觀今之嬰孩未嘗月月如其所云，三十二日必一變，六十四日必一蒸也。發寒熱者，百中僅一二耳。間或有之，亦不過將息失宜，或傷風，傷乳，而偶與時會耳。雖不服藥，隨亦自愈。茲姑採什數方，以備參用。若謂生臟生腑之助，則其謬也。不辯自知。

《萬病回春·小兒科·小兒初生雜證》 小兒不時變蒸，變者異常也，蒸者發熱也，所以變換五臟，蒸養六腑。須要變蒸多遍，氣血方榮，骨脈始長，情性有異，則後來出痘輕可。凡變蒸不宜服藥，或因傷食，因傷風，因驚嚇等項夾雜相值而發，令人疑惑。亦須守候一二日，候病勢眞的，是食則消食，是風則行痰，是驚則安神。若變蒸而妄投藥餌，則爲藥引入各經，證遂難識而且纏綿不脫，蓋藥有所悞也。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蒸變論》 小兒初生，血氣未足，陰陽未調，骨格未全，故有蒸變之候。每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一變蒸。變則精神易，蒸則骨格成。或發熱，或吐，或汗，呻吟，不食，煩啼，鼻塞，咳嗽痰涎。變候七日，蒸過十三。初變腎水，忘身熱耳骯冷。二變一蒸膀胱，上唇腫如卧蠶。三變心火，學笑生驚悸。四變二蒸小腸，渾身壯熱而硬。五變肝木，夜多啼哭。六變三蒸在膽，學坐閉目生驚搐。七變肺金，學語牙齒生。八變四蒸大腸，學龍噴嚏泄瀉。九變脾土，吐瀉識人知喜怒。十變五蒸屬胃，微汗腹痛呼父母。心包，三焦無形，故無蒸變。三蒸十變，天地生成之數全矣。八蒸者，後三大蒸，漸學移步能應名，共五百零十二日。變則手足受血，足能行而手能

持。亦有胎氣壯實，暗變而無諸證者。此骨節臟腑由變而全，而胎毒亦由變而散也。

《簡明醫彀·幼科·變蒸》 初生小兒，陰陽變蒸於氣血，而使形體成就，由五臟之變蒸，而七情所以生也。變者，性情變易也。蒸者，身體蒸熱也。兒當變蒸之候，身熱目倦，耳尻俱冷，上唇白泡如珠，微驚而不乳哺。甚則躁渴，夜啼，傷寒相似，或自汗盜汗。先期發熱，七日自安。不必服藥，反致驚恐。但宜避風寒，少乳食，謹愼調護。自初生三十二日爲一變，首生腎經。天一生水。六十四日二變兼蒸，生膀胱。九十六日三變，生心。地二生火。一百二十八日幷蒸，生小腸。五生肝，六生膽，七生肺，八生大腸，九生脾。三百二十日十變幷蒸，生胃未滿，此脾胃猶未成全，而與難化之物食之，安有不致傷而成病者。譬如磨齒未鑿，可能磨物乎？每生一臟，成一智慧。過期不愈，抱龍丸、惺惺散治之。如有雜證相仍，隨病調理。兒壯氣實不熱者，名暗變。若與傷寒疑似，服後方或參蘇飲之類。

《景岳全書·小兒則·變蒸》 小兒變蒸之說，古所無也。至西晉王叔和始一言之，繼自隋、唐巢氏以來，則日相傳演，其說益繁。然以余觀之，則似有未必然者。何也？蓋兒胎月足離懷，氣質雖未成實，而臟腑已皆完備。及既生之後，凡長養之機，則如月如苗，一息不容有間。百骸齊到，自當時異而日不同。豈復有此先彼後，如一變生腎，二變生膀胱，及每變必三十二日之理乎？又如小兒之病與不病，余所見所治者，蓋亦不少。凡屬違和，則不因外感必以內傷，初未聞有無因而病者，豈眞變蒸之謂耶？又見保護得宜，而自生至長，毫無疾痛者不少，抑又何也？雖有暗變之說，終亦不能信然。余恐臨證者有執迷之誤，故道其愚昧若此。及如前薛氏之戒，皆不可不察也。明達者以爲然否？

《幼科折衷·熱證》 變蒸熱者，溫溫微熱，氣粗驚少，喜乳瀉黃，上唇尖有水珠狀是也，不必服藥。如兼他證者，當依所感之候，略爲和解。

《誠書·考變蒸》 論以東方甲乙木爲首，則一變肝，二變膽，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脾，六變胃，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腎，十變膀胱，此主于夫妻子母相生之義，相生所以相繼。

一論以《素問》春應木，亦以肝爲首，則一變肝，二變肺，三變心，四變脾，五變腎，此主于相克之義，相克所以相治。總之，五行生克，陰陽衰旺，血氣運行，各得其理。故曰：識得五行顚倒顚，便是活神仙。然胎元具足，血氣有餘，而默爲變蒸不尤愈乎！

首三段已詳變蒸之理，較諸書簡而明。但人生自具胎已至生下，由生下已至變蒸，由變蒸已至成立，豈塊然血肉之軀耶。其陰陽之搏捖，參天位地，五行生生，六氣化化，方在胎之始，如仁之在核，必精綻神王，以時投地，蔚然森發。否則濕蒸朽蛀，其如有萌焉乎哉？余所以述在胎候，著在胎論，倍詳方，其一出胎而骨節情欲因變而生，此時知識未具，宛若先天能啼能動，純然後天保攝稍疏，可望其成立乎？譬如草木，花早發者先凋落。余所以論變蒸，必合天人，析陰陽，究臟腑，元太始，取裁于經，以見非臆折。衷于理，以見非玄。反覆序論，以見非僻。閱書者，須通體周遍，幸細端詳，萬勿尋章摘句，徒增議論。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考變蒸》 變者變生五臟而易其情態也，蒸者蒸養六腑而長其骨節也。凡變始得之一日以至七日，上唇中心必有白珠泡子，形如魚目，白睛微赤。輕則身熱有汗而微驚，耳與尻冷。重則壯熱，或汗或不汗，脈亂，不食而嘔噦。如身、耳、尻皆熱者，則又兼犯他證也。其變兼蒸者，必上唇微腫如卧蠶類，身體壯熱，頭額顱熱，或乍熱乍涼，唇口鼻乾，哽氣吐逆而脈亂，汗出或不汗，不食，時驚多啼，喎乳。自始得之一日至十三日，變蒸既足，方無所苦。其三大蒸者，則必唇口乾燥，咳嗽喘急，悶乳哽氣，腹疼，身體骨節皆痛，或目上視，時多驚悸。然七日之內有病，但數呵其囟門，勿輕服藥。若有不驚不熱無他苦者，是受胎壯實而暗變也。然前之論變蒸者，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爲論，自內而長，自下而上之義也。復有以東方甲乙木爲首之義，則一變肝，一變膽，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脾，六變胃，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腎，十變膀胱。此主於子母相生之義，相生所以相繼也。更有以《素問》春應木而亦以肝爲首，則一變肝，二變肺，三變心，四變脾，五變腎。此主於夫妻相尅之義，相尅所以相治也。然大抵陰陽造化，五臟相生者順，相尅者逆。況變蒸者，是長養氣血，滋榮五臟，相生之義，此理昭然者耶。

《幼科鐵鏡·辨蒸變》 蒸變必燒熱，其狀似驚，耳、尻俱冷，口內上脣有白泡如魚目，粟米大者是也。蒸變之候，口脣舌色俱照尋常無異，燒熱雖有重輕，精神卻不喪失，口氣必不暴戾。輕則三四日解，重則六七日除。不可

妄投藥餌，聽其自愈。

《千金方衍義・少小嬰孺方・序例》 紫圓　治小兒變蒸，發熱不解，幷挾傷寒，溫壯，汗後熱不歇，及腹中有痰癖，哺乳不進，乳則吐哯，食癇先寒後熱方。

衍義：初生變蒸，雖所稟不足，而於不足之中，必有痰癖內結，所以蒸發寒熱。紫圓一方，藥品頗峻，而用法最緩。設慮其峻，而因循不即下手，即將來乳哺，日蘊爲痰，有增無減，爲驚爲癇，靡不由此。方以石脂溫養心脾，代赭除腹中邪氣，杏仁下氣，散寒熱，雖用巴豆蕩練臟腑，以二石護持中土，故叮嚀致再服之無傷。允爲防微杜漸之的方，瀉中寓補之捷法也。一其後驚癇門論中，有云四味紫丸逐癖飲最良，去病速而不虛人。赤丸差駃，病重者當用之。

林億云：方中幷無赤丸，次後癖結脹滿篇中雙紫丸內有硃砂，色當赤，又力緊於紫丸，疑此即赤丸也。

按：《金匱・腹滿寒疝宿食》篇中有赤丸方，用茯苓、半夏、烏頭、細辛，蜜丸，眞硃爲色。《千金》不用細辛，作人參，專治寒氣厥逆，以中有半夏、烏頭之反激，且有眞硃之蕩癖，未嘗不散寒積也。

黑散　治小兒變蒸中，挾時行溫病，或非在蒸時而得時行者方。

衍義：於變蒸之中，復挾時行邪氣，非急爲開提中外，何以保全萬一。方中大黃蕩滌內結，即用麻黃開發表邪，杏仁疏利逆氣。蓋大黃原有安和五臟之功，麻黃兼有破除癥堅之力，杏仁交通中外，乃麻黃湯之變方。守眞通聖雙解從此悟出。

《慈幼新書・變蒸》 錢氏云：一變腎，二變膀胱，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肝，六變膽，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脾，十變胃。《寶鑑》云：初變肝，二變肺，三變心，四變脾，五變腎。二說不同，其膠滯則一。夫人當長養氣血之時，陰陽變換，五行顚倒，斯理至微。一用後天推測分配，不足見造化之神妙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天地生化萬物，必以春溫、夏熱。兒之初生，變生形神亦同此理。自生之日至三十二日曰一變，至六十四日曰一蒸。變則長其百骸，生其藏府。蒸則增其智慧，發其聰明也。曰十八五百七十六者，謂十變五蒸之外，又有三大蒸，合計五百七十六日也。變蒸既畢，形神具足，此後則不復變蒸矣。然每變蒸之時，其狀惟身微熱、耳冷、尻骨冷而無他病情狀。蓋以陰陽和變，生化形神，故無他病情狀也。身微熱者，以陰陽氤氳變蒸之氣而然也。耳尻者，耳尻冷屬陰，以陽不傷陰，而與陰和之象，故不熱也。

按：變蒸既曰生五藏六府次序，又曰包絡、三焦二經俱無形狀，故不變不蒸。夫包絡乃周身脂膜聯絡百骸藏府者，三焦乃軀殼內氣充滿百骸藏府者，變蒸時豈獨不及之耶？其說不經，細閱《靈》《素》自知，附辨以俟識者。

《幼幼集成・變蒸辨》 幼科謂嬰兒生下三十二日爲一變，六十四日爲一蒸。變者，變生五臟。蒸者，蒸養六腑。長氣血而生精神，益智慧也。積五百七十六日而畢。凡遇變蒸，必有身熱，或有驚惕，而口面唇舌俱不變色，身熱或重輕，而精神與常無異，口中氣出溫和，三四日間自愈。或有熱不退，乳母宜服小柴胡則安。此猶爲幼科中傑出者之言也。乃考其變蒸方中，有用褊銀丸之巴豆、水銀、黑鉛、京墨、麝香之類而峻下之者。夫既曰長氣血、生精神、益智慧，惟宜助其升生可也，顧且用毒劣，滅其化元，不幾於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耶？據其說，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應人身三百六十五骨節，內除手足四十五餘骨外，止三百二十數，以生下一日主十段，十日百段，三十二日則三百二十段爲一變。而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爲次序，則一變腎，二變膀胱，三變心，四變小腸，五變肝，六變膽，七變肺，八變大腸，九變脾，十變胃。雖無實據，而理有可取，即令以此爲準，亦見確然不易之法。乃又有以木火相生爲言者，則似爲一肝，二膽，三心，四小腸，五脾，六胃，七肺，八大腸，九腎，十膀胱矣。復有以木金相剋爲言者，則又爲一肝，二膽，三肺，四大腸，五心，六小腸，七脾，八胃，九腎，十膀胱矣。夫小兒臟腑骨度，生來已定，毫不可以移易者，則變蒸應有定理。今則各逞己見，各爲臆說。然而臟腑竟可以倒置，骨度亦可以更張，是非眞僞，從何究詰？謂天一生水者爲是，則木火相生，木金相剋者非也。謂木火相生，木金相剋者爲是，則天一生水者非矣。徒滋葛藤，迄無定論，將使來學何所適從？所幸變蒸非病，可任其顚倒錯亂。假如變蒸爲病，率宜依經用藥者，豈不以脾病而治腎，膀胱病而治胃乎？總之，此等固執之言，不可爲訓。蓋天地陰陽之理數，可限而不可限。如五運六氣爲一定不易之規，而有應至不至，不應至而至。往來勝復，主客加臨，有應不應之殊。天地尙且如斯，而況嬰兒之生，風土不侔，賦稟各異，時令有

差，膏藥非一，而以此等定局，以限其某時應變，某時應蒸。予臨證四十餘載，從未見一兒依期作熱而變者，有自生至長，未嘗一熱者，有生下十朝半月，而常多作熱者，豈變蒸之謂乎？凡小兒作熱，總無一定，不必拘泥。後賢毋執以爲實，而以正病作變蒸，遷延時日，誤事不小。但依證治療，自可生全。

《幼科推拿秘書·變蒸論》 小兒有變蒸熱證。變蒸者，所以變化臟腑，堅強骨脈。是陰陽正氣，陽氣行於旦，變人物之情性。陰氣行於夜，變人物之形體。故小兒自初生至四歲八歲，三十二日一變蒸，而腎氣足。八八六十四日再變蒸，則膀胱氣足。以後每增四八則一蒸，使五腑氣俱足。到三百二十日，凡十蒸變，則諸臟氣足，小蒸既畢。然後大蒸，又積至二百零六日，大蒸三遍畢。然後出蒸，是一歲零七個月，大小蒸俱畢。或是一日二日發熱，此不可推，痘疹亦然，推則拂亂其氣，反受其傷。故下手要觀五色、辨音、細問、切脈、察病數件，庶不有誤也。

《羊毛温證論·嬰兒病羊毛温治》 嬰兒下地三十日內外發熱變蒸，十月之間，月月忽然發熱，不可作病證醫，此熱由於內生主長養之氣至。常以荸薺清汁兼服白蜜湯解之，或用紫雪金丹少許，燈草湯下。

嬰兒變蒸時，素有肝火生痰，發熱氣促，苗竅不通，面色青亮，忽變浮紅，目瞪微搐，法宜羚羊角、石膏、防風、薄荷、鉤藤、鬱金、山楂、桔梗。時習多以乳滯着駭撲風爲論，而用疏風消滯、鎮驚化痰之藥，服下無效，致病轉劇，危困無救，深可歎也。

《保嬰易知録·慎疾法》 先儒又謂小兒純陽，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一蒸。每逢變蒸，則心熱意懶，偶觸風寒，則發熱等證作矣，甚則驚風立至。蓋此時尤其宜謹慎感冒，變蒸每挾外邪而易起，外邪或因變蒸而易乘。

《保赤新編·變蒸》 按變蒸之說，有四不可解。人既成形以生，氣血漸長，日異而月不同，本亨通利遂，自然之理，豈必燒熱而後變乎？不可解者一也。三十二日一變之期，不過約略會計，非三十二日以前尚未變，三十二日以後復止不變也。變既有熱，自應無時不然，何以偏臨此數日間而始見耶？不可解者二也。兒之初生，臟腑形骸已具，所少者神智耳。據五行生成精理，是變生臟腑之神智，非直生臟腑也，又何以按實心包絡、三焦兩經爲無形狀，而曰不變不蒸？且謂長碎骨於十變後，更有三大變乎？不可解者三也。有則爲明變，無則爲暗變，其說已屬游移。況虛弱不耐風寒之兒，身熱常見者有之，豈他時俱屬邪病，而此數日獨爲正病乎？抑所辨者全在脣內白泡，及耳尻冷乎？不可解者四也。然數百年來，惟景岳始一議及，羣書皆依樣葫蘆，并無有駁其說者。茲妄抒愚見于編，俾閱是書者，於熱燒一證，細診慎藥。如果精神不喪失，口氣不暴戾之類，雖勿藥可也，切莫輕用黑散子及紫霜丸等峻厲之劑，致違薛氏嚴戒。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小兒五臟證治》 變蒸之說，前人有指爲誕者。然小兒之變蒸，與婦人之月信，皆理所難通，而事所必有，不可誣也。蓋嘗思之，人之生氣，濕熱而已。小兒生氣盛，濕熱亦盛。蒸者，濕熱之所發也。其必三十二日者何也？天之晦朔一遍，即人之血氣一新，如潮汐每月朔必大也。小兒濕熱本盛，至期忽見增加，故有溢而欲出之勢也。或曰血氣日漸增加者也，何三十二日而突發耶？不知小兒水穀未入，悍氣未生，經絡柔脆，血液充盈，氣機緩弱。其生氣之發於元根者，未嘗不日周於身而猶有所餘，小兒生氣極旺，其發動流行之力，未能強悍。而生生之機，日進不已，發抒不盡，故日用而有餘也。積於元根，積之既久，滿於骨中，發於肌肉矣。小兒筋骨所以日見增長者，全恃此氣爲之外撐而內鍊，其日行之氣，不過助運動，消飲食而已。所以不從三百二十骨節之義者，以其不定三十二日也。月空月滿，義本《八正神明論》。蓋人身精血之盈虧，與月之盈虧相應，故婦人月信三十日而一瀉，小兒變蒸三十日而一發，皆血分之事。變蒸者，氣煉血以撐長筋骨也。

兒科總部

兒科診辨部

診法分部

論說

《靈樞·論疾診尺》 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

《脈經·平小兒雜病證》 小兒病困，汗出如珠著身不流者死。小兒病，其頭毛皆上逆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瘈痛。小兒病而囟陷入，其口唇乾，目皮反，口中氣出冷，足與頭相抵，卧不舉身，手足四肢垂，其卧正直如得縛，其掌中冷，皆死。至十日不可復治之。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初生出腹》 相兒命短長法：兒初生，叫聲連延相屬者，壽。聲絕而復揚急者，不壽。啼聲散，不成人。啼聲深，不成人。臍中無血者，好。臍小者，不壽。通身軟弱如無骨者，不壽。鮮白長大者，壽。自開目者，不成人。目視不正，數動者，大非佳。汗血者，多厄不壽。汗不流，不成人。小便凝如脂膏，不成人。頭四破，不成人。常搖手足者，不成人。早坐、早行、早齒、早語，皆惡性，非佳人。頭毛不周匝者，不成人。髮稀少者，強，不聽人。一作不聰。額上有旋毛，早貴，妨父母。兒生枕骨不成者，能言而死。尻骨不成者，能倨而死。掌骨不成者，能匍匐而死。踵骨不成者，能行而死。臏骨不成者，能立而死。身不堅者，死。魚口者，死。股間無生肉者，死。頤下破者，死。陰不起者，死。陰囊下白者，死，赤者死。卵縫通達黑者，壽。

論曰：兒三歲已上，十歲已下，視其性氣高下，即可知其夭壽大略。兒小時識悟通敏過人者，多夭。大則項託，顏回之流是也。小兒骨法成就，威儀迴轉遲舒，稍費人精神雕琢者，壽。其預知人意，迴旋敏速者，亦夭。即楊脩、孔融之徒是也。由此觀之，夭壽大略可知也。亦由梅花早發，不睹歲寒。甘菊晚成，終於年事。是知晚成者，壽之兆也。

《太平聖惠方·辨小兒脈法》 小兒有病，胸陷、口唇乾、目直、口中氣冷、頭低、卧不舉身、手足垂軟、身體強直、掌中冷，皆不可治。

《小兒藥證直訣》 雜病證　目赤兼青者，欲發搐。目直而青，身反折，強直者，生驚。咬牙甚者，發驚。口中吐沫水者，後必蟲痛。昏睡，喜嚏，悸者，將發瘡疹。吐瀉，昏睡，露睛者，胃虛熱。吐瀉，昏睡，不露睛者，胃實熱。吐瀉，乳不化，傷食也，下之。吐沫及痰，或白綠水，皆胃虛冷。吐稠涎及血，皆肺熱，久則虛。瀉黃紅赤黑，皆熱，赤亦毒。瀉青白，穀不化，胃冷。身熱不飲水者，熱在外。身熱飲水者，熱在內。口噤不止則失音，遲聲亦同。長大不行，行則腳細。齒久不生，生則不固。髮久不生，生則不黑。血虛怯，爲冷所乘則唇青。尿深黃色，久則尿血。小便不通，久則脹滿，當利小便。洗浴拭臍不乾，風入作瘡，令兒撮口，甚者是脾虛。吐涎痰熱者，下之。吐涎痰冷者，溫之。

先發膿疱，後發斑子者逆。先發膿疱，後發疹子者順。先發水疱，後發疹子者逆。先發膿疱，後發水疱，多者順，少者逆。先水疱後斑子，多者逆，少者順。先疹子，後斑子者順。凡瘡疹只出一般者善。

胎實，面紅，目黑睛多者，多喜笑。胎怯，面黃，目黑睛少，白睛多者，多哭。

大喜後食乳食，多成驚癇。大哭後食乳食，多成吐瀉。心痛吐水者蟲痛。心痛不吐水者冷心痛。吐水不心痛者胃冷。

病重，面有五色不常不澤者死。呵欠面赤者，風熱。呵欠面青者，驚風。呵欠面黃者，脾虛驚。呵欠多睡者，內熱。呵欠氣熱者，傷風。

不治證　目赤脈貫瞳人。囟腫及陷。鼻乾黑。魚口氣急。吐蟲不定。瀉不定，精神好。大渴不定，止之又渴。吹鼻不嚏。病重口乾不睡。時氣，唇上青黑點。頰深赤，如塗胭脂。鼻開張。喘息不定。

《本事方·小兒病方》 冷熱證歌曰：鼻冷定知是瘡疹，耳冷應知風熱

證，通身皆熱是傷寒，上熱下冷傷食病。若能以色脈參佐驗之，所得亦過半矣。

《幼幼新書・相壽命》《聯珠論》云：凡小兒未滿歲以前，五不成醫。掌骨不成而不能匍匐，必死。枕骨不成而不能言語，必死。膝骨不成而不能移步，必死。胯骨不成而不能動坐，必死。尻骨不成而不能行立，必死。右以上不足之疾，幷是父母已過之疾也。

《幼幼新書・脈法》茅先生辨小兒五臟本脈：右前件脈法，各有聲出看，各受本候淺深。其小兒合陰陽二部脈，將競骨爲中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關。陽得陰脈死，陰得陽脈亦如之。六歲以前，第一看太衝脈及看形色，幷看虎口及三關脈。六歲以後方可看陰陽二部脈，即依前法。小兒無脈至數，如看前來遲及不動即死候。虎口及三關脈若迭起來黑色，死候不治。太衝脈不動，亦死。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一見生死訣：幼童脈氣辯何形，二十五種甚分明。有二十五候，定其生死。抱着遍身不溫暖，是血絕不癒也。四肢垂韆哭鴉聲，四肢垂韆者爲胃絕也，胃主四肢，即絕不能管也，鴉聲已解在形候門中。啼哭無淚瀉涎清，是肝絕也。撏眉摘眼爪甲黑，即是筋絕，筋癢，故撏摘其眉眼也。泥壇腫起或爲坑，其囟門或腫或陷也。將口咬人魚口急，即是兩口角垂如鯽魚吸水之狀。腳直肚大有青筋，是筋絕不能收，腳肚脹即是氣絕也。上視以覷於高物，目直故上視也。長噓出氣黑文行，氣欲絕出而不迴，黑文即血不癒脈。吃乳不收舌出口，吃乳不收則胃絕，舌出口即是心絕。唇不蓋齒眼坑傾，則是脾絕，脾主肌肉，外應於唇，脾絕則唇縮眼坑，傾亦屬脾。瀉痢多變異黯血，則是心絕，心主血，心若絕則下血黑色臭。偏搐似笑沒心情。一邊搐也，虛笑不止，顏沒其心情，此惡候也。不論貴賤及男女，救療十人無一生。諸候幷是難醫者。

翰林待詔楊大鄴中指脈看死候法：中指中間爲動脈，醫家莫便懷疑惻，此時風滿四肢頭，萬卷千書醫不得。

別一本五指歌曰：五指指節冷，驚來不可安。忽然中指熱，決定是傷寒。中指獨自冷，疹痘有多般。女右男逢左，八片錦中看。

《幼幼新書・病證形候》《華佗九候論》屬陰慢疾四般候：慢脾風、慢驚風、脾困、虛積。論此四般疾候，其體一般，皆瘦弱，無情緒，眼閉慢，脈氣微沉細。孩兒病候，審之爲妙，切須仔細無令差。

慢脾風候：吐瀉虛損脾胃而成。其候面色青，唇色黃，口角有沫，多睡不醒，或時手腳似搐，四肢冷，脈氣沉弱。歌曰：慢脾之候脈微微，昏昏即睡難辨之。或若搖頭並口噤，萬中無一可能醫。

慢驚風候：驚痰灌心而成。其候唇紅目直，手微動如搐，體微熱不語，脈氣微沉細。歌曰：慢驚風候要唇紅，仔細推求速有功。凶腫必知無妙藥，靈丹與服也成空。

脾困候：吐瀉日久而成。其候孩兒多睡眼不開，饒轉動，身體溫和，四肢冷，脈氣微沉細。歌曰：脾困元因轉瀉虛，連連只睡不開舒。倘若飼之雖吃乳，蟲生口內死非殊。

虛積候：久積頻取不盡而成。一云：因虛而傷，積聚臟腑而成。其候肚熱，瀉白色，多呀水，奶食不化，四肢冷，脈氣微沉。又云：腹內熱，身體溫和。歌曰：虛積之患事如何，飲水頻頻不厭多。若是臍凸並眼腫，丹靈若有不醫他。又歌曰：或瀉或痢又時時，穀道開張不肯肥。見他飲水多頻併，愚者猶將疳渴醫。

《華佗九候論》屬陽急疾四般候：急驚風、傷寒、天釣、斑疹。論此四般疾候，其體一般，或毒、或涎生，此患須急醫，無令慢易，所傷逡巡，死活頃刻。專心用藥，審其精微。

急驚風候：驚涎流灌肝、心二臟而成。其候吊上眼，手足拳搐，喉內涎響，渾身掣擲，體熱，脈洪大。歌曰：急驚之候本因涎，積熱肝心兩所傳。眼赤唇青雙手搐，下涎風去是精專。

傷寒候：冷風傷於腠戶而成。其候胃氣弱，內聚冷風，其形候，面黃頰赤，鼻流清涕，多啼，壯熱，其脈洪大，不可頻與表藥。歌曰：傷寒患最苦，尤須細審詳。若言頻汗表，七日見乖張。但將涼藥解，解晚必生黃。滿口瘡難救，都緣純是陽。

天釣候：非天癇人也，因驚熱盛而成。其初得之時，頻頻呵欠，眼中忽然有淚不落，壯熱，不時手足微搐，脈浮洪實大。歌曰：尋常天釣病，休道小兒嬌。積熱心留滯，眸翻涎欲潮。後仰多因取，仍兼唇口焦。愚醫猶灸烙，必死在三朝。

斑疹候：傷寒毒傳胃而成。其候有疹，有麻，有痘，其實一體。時多哭叫，手脈來大，渾身甚熱，兩耳尖冷，鼻準冷，飲水多吐，宜發出其瘡。大爲

陰，小爲陽。歌曰：胃熱成斑疹，須知此病由。哭多心壅極，舌黑是堪憂。腫滿來雙水，紅涎穀道流。變成如此候，一見命須休。

《華佗九候論》小兒雜病候歌：諸般雜病要須知，不問嬰孩女與兒。多睡只應肝是本，心留積熱夜驚啼。叫呼冷汗因蟲痛，寒熱於中積在脾。頰赤口瘡心肺壅，虛風搐搦四肢垂。冷滑傷脾成瀉痢，或膿或血下無時。積多肚大多掀水，氣喘肥黃不問醫。眼腫吐涎頭擺急，莫教脈息慢微微。患者求神兼問鬼，不求良藥苦求師。

《仙人水鑑》五疳病候歌：頻頻飲水心臟疳，目青脇硬走連肝。肚高唇白脾中起，嗽甚鳴粗肺裏乾。好食土泥愛餌酸，腎疳之候細明看。良醫若會通神訣，死候方分有數般。

《仙人水鑑》五疳死候歌：耳邊赤脈起，舌上黑斑生。斑點也，心疳之候也。吐甚眼頭認，眼頭生黑點，吐甚，肝之死候也。黑點遍身全。點子遍身如黑子，肺之死候。齒際如同上，牙齒也。同上生點也，疳極。輪乾死必觀。耳輪也。腎之死候。

《仙人水鑑》小兒驚候歌：地上生時睡，驚風本在肝。夜啼并面白，肺臟與詳觀。顏色時時變，心形日日觀。喘微脾臟乏，咬齒骨家看。夢裏咬齒，骨家驚風。又歌：面白腫虛多吹乳，四肢煩熱汗頻生。雙腮五色時時見，惡叫元來盡屬驚。

《仙人水鑑》有積病證歌：腹脹時時好覆眠，髮黃眼赤吐并宣。小便似油也。更兼痢下腸鳴甚，去積消癥立得痊。

《仙人水鑑》小兒八般傷寒病證歌：鼻塞眸黃鼻涕流，非時肌熱汗無休，喘鳴吐水并聲噎，此是傷寒證有由。

《仙人水鑑》五疳病證歌：肌膚湯熱甚，羸力不能禁。面黃并頰赤，怕冷愛重衾。口鼻常乾涕，根源漸次深。全因驚撲起，此病本從心。

搖頭搐眼鼻，白膜上青睛。齒癢多揉嘴，垂眸嗽視親。顏貌青碧變，遍體癬塗身。毛髮多焦立，此病本從肝。

食物難消化，心中好土泥。肚高青脈見，頭髮薄離離。喘息多饒嗽，無歡只愛啼，痢多腥臭甚，此病本從脾。

嗽來多喘息，口鼻上生瘡。糞裏常堆穀，身如粟密裝。膨脹腹自脹，日日痢非常。嘔血并膿甚，全因肺本傷。

瀉痢多頻併，尋常多愛驚。上焦炎似火，中膈吐如傾。寒熱時時有，瘡盛轉轉盈。急疳難治療，此病腎家生。

王叔和小兒外證一十五候歌：眼上赤脈，下觀瞳人。凶門腫起，兼及作坑。鼻乾黑燥，肚大青筋。目多直視，睹不轉睛。指甲黑色，忽作鴉聲。虛舌出口，嚙齒咬人。魚口氣急，啼不作聲。蛔蟲既出，必是死形。用藥急速，十無一生。

茅先生小兒雜病候：唇紅面赤是傷寒候，臉青唇黑是驚風候，鼻青面白是瘧子候，面黃如土是有氣來攻候。

茅先生辨小兒五絕歌：項裊腎家絕，目直絕於肝。喉牽鋸脾絕，舌卷向心言。鼻黑膿絕肺，五絕不須看。

茅先生小兒受諸病死候歌：小兒有病實難惻，下藥喉中涎粘塞。兩眼半開并半閉，炙烙皮膚無血色。汗出如珠頭後囟，目無光澤鼻乾黑。衝心氣築連雙臂，手足如冰腳面直。吐瀉無常渴嗽多，混濁脈絕似沉寂。眼坑陷時熱轉多，腹中乾泄眼浮極。胸腫心高連掣手，揮手搖頭命難得。是物拈來不奈何，或將口嚙難將息。吃藥無效直穿腸，啼哭無淚鴉聲極。喉中牽鋸吹花沫，出氣長噓休奶食。瀉痢清膿日轉多，千萬歸冥休費力。

茅先生小兒又受諸病死候歌：小兒死候要消詳，背母搖頭搐一廂。鼻上流汗肚若袋，楊大鄴云：兼吐瀉。手拿胸膈必須亡。白睛貫入瞳人內，四肢不認痛無常。五乾五硬并五軟，下氣頻頻亦不祥。囟門腫氣難爲療，魚口鴉聲立見亡。指甲內有紅絲見，手心紅赤似生瘡。久患唇紅不須治，驚來眼慢不相當。眼青臉赤耳輪黑，手掌無紋齒白亡。鼻頭渾赤口角垂，昏昏只睡口開張。髮直鴉聲乾啼叫，歸冥休用更思量。

茅先生小兒外有二十四種死候：太衝無脈，直視看人，魚口自動，忽作鴉聲，《惠眼觀證》注云：若時復一聲者死，若氣急作聲不死。滿口黏涎，時時惡叫，身生黑片，五心凸腫，舌出虛搐，《惠眼觀證》注云：舌出不動者不死。或縮生瘡，伏熱不退，喉中空響，瀉出黑血，面黑狂躁，吐瀉不止，兩眼半開，驚叫咬人，指甲青黑，走馬落齒，囟腫或搐，瀉止又瀉，丹毒遍身，啼高聲咽，魚際不勻。右件前項形候是病犯五七候，十無一生。

《惠眼觀證》云：凡得此候，所去不遠，更看脈息如何。陽病得之，其脈反細；陰病得之，其脈反洪，不出一日死。

漢東王先生《家寶》諸雜病證訣：慢驚風眼喜張，慢脾風眼喜閉。魚目

定睛夜死，面青唇黑晝亡。啼而不哭是煩，哭而不啼是躁。張口出舌是風，瞑目似睡不思乳食是虛。搖頭項硬三焦壅，搖頭項軟涎在胃。清涕常出肺受寒，舒手長虛，聞言即悲卻是實。腹痛盈盈是氣壅，翻身卧是脾疾。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形證歌：小兒形證卒難測，滿口頑涎喉中塞。此是風痰閉其九竅，頑涎方出口中也。吐瀉無時加咳嗽，此爲脾胃俱虛而至不能化其穀食，無時瀉也。咳嗽即是胃生風。身上皮膚無血色。即是血脈不應也。汗出如油頭巉峻，其汗出者，即是陰陽相離，榮衛相別。津液爲汗，故如油糠。其頭巉峻即是囟門崩，是心絕，即死。目無光彩鼻中黑。其鼻中黑即是肺絕，鼻是肺之外應。目無光彩即是腎絕，腎主眼之瞳人，腎絕即目無光彩也。浮胸心凸牽撮口，凸言垤高也，肺脹脈絕即胸凸。手足如冰腳面直。胃絕則手足拘直也。搖搦睛斜連唇口，其筋絕即搖，着其眼睛也。將手抱頭難可救。其筋搖上，故抱頭。此大惡候矣。眼傍青色多焦渴，即是肝絕也。肝主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虛即渴矣。飲水百盃猶未歇。其胃管直，即水不能癒也。臉腫眼浮脈不來，心絕則臉腫。心主血，故血脈不能癒，故便臉腫矣。是物拈身將口呷。脾胃絕狀如魚口一般，往往如呷水相似也。啼哭無淚及鴉聲，則是肝絕。肝主於流淚，若絕則無其淚。肺主聲，肺欲絕，聲祇出而無返，謂之鴉聲。喉中牽鋸口吹沫。其喉中響是九竅被痰閉絕，氣出入不能，故如牽鋸之聲。其沫即是衛氣出而不迴。此疾誠難可療之，免被時人道醫殺。聞是上件諸多惡候，不可下藥，若下藥，愚人不知臟腑病絕，只道醫人醫殺矣。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諸雜病狀：小兒驚哭，聲沉不響者，是病重，用藥難差。若聲浮者，輕調驚便差。何謂驚哭？正睡忽驚起，啼哭叫不止，謂之驚哭。頭皮乾枯，筋脈緊急，唇外赤而內白，有瘡痍如無津至者，兼驚而難痊，此是熱過極矣。何以難差？其皮膚薄則筋脈急出，其唇外赤而內白者，則是脾虛欲絕不能癒也，久則多死。其生瘡痍，則肺虛燥，不能榮於身，故不差，急醫防失。赤眼是肝積熱。其眼是肝之外應。積者，聚也。其有積，亦眼赤，及其時氣歸肝，故是積聚亦眼赤也。怕明，心肝有驚。其心屬南方火，驚邪所傷心肝腎，其太陽則相剋矣。牙疳，奶食之毒。其牙疳者，即是牙中出血而口臭是也。只因吃食纔了便將奶與，故令口臭。須與涼藥及消食毒矣。吃食不消是脾積冷。其脾主化，食而久冷，即食不消，宜暖脾也。耳聾是腎之積。其耳屬腎，被積氣所攻。即不聞人聲，宜將轉藥入羊腎中煨，服之。胎癬是肺積風。其胎癬即是長下身上皮起成癬。只因父母或有其肺不和，或是長下不避風冷也，而浴得之，是積滯爲之也。潮熱是因驚而得。其潮熱者，只因驚在胸膈，不入臟腑，故發熱不時，宜與驚藥。喉內如鋸，是膈上客風入肺，及因驚入大腸而得。肺者，諸臟之上蓋也，亦主氣。大腸是肺之腑，受外風，大腸受驚，故如此，即是夾驚傷寒耳。或悲或歌是邪入脾。其邪氣入脾，自然無時作歌而哭，故知邪氣入脾臟也。口瘡，肚脹疳氣逆。其口瘡即是氣不順攻心。心主應口舌，上逆則生瘡。氣逆則肚脹，宜下疳藥及氣藥服之。吐蟲，心與大腸熱。其心與大腸俱熱則不能安，其蟲故不在其大腸，奔上而蛔口出，入則令人黃瘦耳。瘧疾是脾之積。其瘧疾者，是脾受其宿食在，又被新食來衝，其或常睡而不磨消，則與脾氣相衝。脾氣爲正氣勝則熱，爲邪氣勝則寒。邪正相衝，故發寒熱。又云：有時行者，則是夏受其熱，氣在脾遇涼，被秋風吹着則發，亦是邪正交爭，陰陽相交，故發寒熱，四季一般也。開口睡是五臟毒盛。其五臟受於毒氣則氣節，其口開而不合也。多哭是驚風入肺。肺主於聲，故多哭也。

愛吃泥土是脾生蟲。其脾屬土，所生其蟲，因甜物及糯米食而生，故使本所好吃泥土也。夜多盜汗是虛熱疳氣不順。其氣主於肺，肺亦主其毛竅，其氣不順流，溢於毛孔中而津液盡作疳勞耳。五心熱是疳勞。手腳及囟謂之五心。其疳熱則疳所也。聤耳是腎積風。其耳屬腎，被外風入腎，停滯則化膿而出於耳，故知是腎積風。腹脹惡心是肺中積。其肺腥而有積，或吐或瀉不時，則知肺是中積也。愛吃布腳是肺生蟲。其布是肺之好也。愛吃麩炭是肝生蟲。愛吃鹽是腎生蟲。愛吃茶末是心生蟲。愛吃酸物是膽生蟲。各是臟腑之所好也。

《嬰童寶鑑》諸病疫必死候：汗出如珠不已。汗出黏臭。頭軀向後。囟門腫起并陷。胸陷。喘氣覺冷。口作鴉聲。下藥不得，喉內有涎黏塞。指甲青黑色。目直視不轉睛。口中蟲出不止。

楊大鄴《童子秘訣》凡小兒先看在外形證：一看唇肉不蓋齒，二看鼻上紫黑色，三看眼啼哭無淚，四看身上不認痛，五看心脹不啼哭，六看大開雙眼睡，七看四肢俱不收。又七惡候：一看囟門腫，二看腳心腫，三看手心腫，四看臍內腫，五看心上腫，六看眼角垂，七看抱來腳不縮。已上十四候並不可治。

《五關貫眞珠囊》：凡兒生下七日內謂之一臘已前，忌有三般病起：一日鎖禁，二日臍風，三日胎驚。頌曰：鎖禁目須直，臍風撮口鳴，胎驚唇青色，三者候同名。

《玉訣》小兒五臟絕傷候歌：瞪目筋拘肝腎傷，胃虛驚逆面青黃，心絕不言魚口噤，喘促長噓肺受殃。此看損絕，次別生死，須審詳，用藥即無悞矣。

《玉訣》小兒惡候歌：啼哭無聲不轉睛，唇焦鼻黑臉偏青，涎黏齒齦頻魚口，兩腳如鈎手似釘。

《玉訣》小兒危困候歌：目多直視作鴉聲，咬齒搖頭不轉睛，僵仆面青魚口噤，遍身針灸療無因。

《鳳髓經》雜病死候歌：吐瀉生風眼上膜，風在掌中抓不覺。急驚過了喘無休，慢驚項軟皮膚薄。盤腸氣痛胸中抓，嗽吐嘔逆心凹惡。傷寒赤脈卻相交，結熱面黑皮毛落。疹子入腹眼不開，熱瀉出蟲口乾惡。鎖口腰低唇鼻青，秋痢脾毒唇卷縮。此病因驚兼有積，豈無神仙留妙藥。

《莊氏家傳》小兒諸疾形候：孩子有六件必死之狀，不在用藥治療，其狀失時矣。第一，孩子病重，汗如珠流者，其狀必死也。第二，孩子紫點，乾氣息冷者，其狀必死也。第三，孩子病重，卧如繩纏者，四肢不遂必死也。第四，孩子頭足相就，四肢無力者，必死也。第五，孩子多食，下痢不止，口唇乾焦，妄言如見神鬼，必死也。第六，向陰引聲哭不重，良藥縱其惡性，必死之狀也。前六般，盧醫扁鵲見之亦拱手難言。

《幼幼新書·察形色治病》 漢東王先生《家寶》內臺秘論：男女十歲已前，凡有不安，皆觀其氣色。面上如青紗蓋定，從髮際至印堂，不以疾狀淺深，有者六十日必死。若至鼻柱，一月須亡。更到人中，不過十日。其色滿面，即日哭傷。假使盧醫亦難救療。

茅先生小兒面部雜色：面黃金色有積餘，西方青色號驚呼。面紅身熱傷寒候，耳冷瘡瘍是一徒。此言疹痘，亦言渾身熱，面赤色，耳尖冷，手足冷即是也。客忤黑青翻白沫，眼睛黃色積難除。非時面黑多驚叫，啼哭聲頻氣不蘇。面黃臉赤驚疳積，分明解得病當除。面青面黃鼻亦癢，目暗風疳是本源。面黑面青及紅熱，啼呼中水患由偏。

《嬰童寶鑑》論形色：凡小兒自期歲已前，猶有變蒸，未及診脈，唯以形候而知其病矣。看形候之際，醫工可安神定思，勿令情意惑亂。其孩子又忌方睡起，哭聲始斷，如此則色候不正矣。凡形候在辰後巳前者，爲夏未酷熱，冬乃微和，即外色不盈於面耳，可以向明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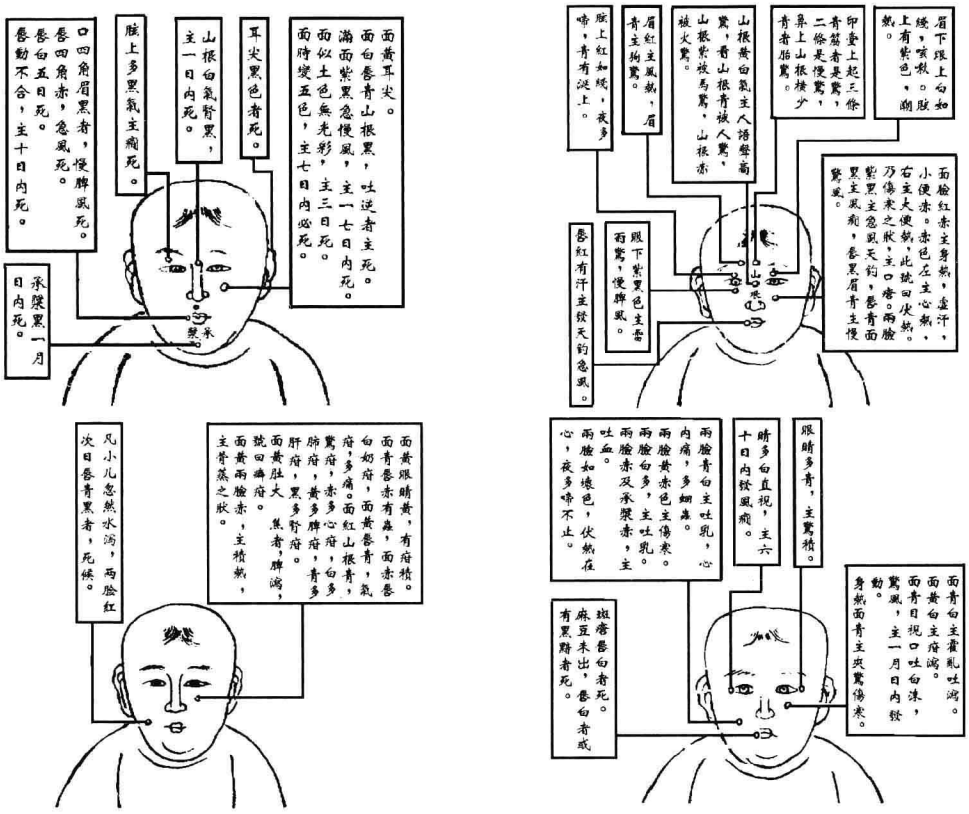
《嬰童寶鑑》面部異色：青色如橫針眼下，死。鼻上色青，腹中痛，死。面青目黑是肝氣所傷，榮衛不通，難差。青色連目入耳，死。赤色入口三日死。赤色入眉上，入目，死。黑色從眉繞目者七日死。黑色入口二日死。黑色繞口者死。鼻上黑色患水腫，人中黑色者死。鼻色白爲吐血死，亦破傷出血後死。白色繞眉，患肺疾。黃色鼻上，臍中寒極。

《嬰童寶鑑》年上色：謂鼻準上中爲年上，上爲壽上。鼻準頭上微微高處名曰年上。看年兇吉。更上一位，亦有微起處名曰壽上。看夭壽也。上得青色，白色，黑色，赤色，並不可治。雌黃色如金者平。又曰：春色白，秋凶。夏色白，冬凶。

《嬰童寶鑑》四墓色：從兩眉間直上至髮際，左爲父墓，右爲母墓，口吻直下爲男女墓。四墓上有四季正色者平。春得青平，白在四墓七日死。夏得赤平，黑在四墓四日死。秋得白平，赤在四墓四日死。冬得黑平，黃在四墓者死。四季黃平，青在四墓者死。

《秘要指迷形證圖》





《惠眼觀證》云：小兒之病，其實者面色紅赤，風之欲生則或先搖頭，或自劄眼。虛者面色淡黃夾白，氣之怯則頭軟弱，眼目昏昏。又有實而氣血閉者，面色青黃，夜睡多汗，加之唇乾氣粗，脇下刺痛，晚或躁悶。又有虛而大小便澀滯，眼遲息緩者，此脾有滑積，其形候如此。由目力觀之，切忌小兒睡起與夫啼聲方斷，此古人深戒也。凡有重病，氣色未定則先將手候太衝，兼掐腳心，或不知病，乃一絕也。又看眼色如何，果渾濁而不光彩則死矣。

《惠眼觀證》又云：小兒生下三朝七日，面惹白色者，爲胎氣不足，近不可過六十日，遠不過晬。壽上一點青色，驚着胎氣。凡因驚後，兩眼皮上筋起，赤則驚積，青則疳積，紅則風積。鼻心紅色直上，此心熱，主發癰瘡，或夜啼，睡卧不穩，或熱，或痢病。兩眉心青氣起，主着仆，不然被打驚着。眼坑下紅色起，主心驚，因人叫喚，或鷄犬驚着萬一。胸膈煩，夜或熱，兩眼尾青筋直上髮際，主肝氣怯弱。如有疾病，其筋愈青，面色愈白，主慢驚搖搦候，大腸亦冷。唇紅面赤，主有傷壯熱，又更啼哭，必傷寒頭痛外候，用手按太陽穴，見動來抵手是也。臉青唇黑，若元有驚候則主驚氣結痛，須發驚也。如本無驚，忽然青者，唇反乾燥，其聲直叫，此因冷物傷脾。唇之四外淡白色，

主脾虛吐瀉及患痢。如已吐瀉，有黑色繞上唇者，必死。若患痢重，則唇上一路乾白。唇之四外黃，主食傷脾。唇之四際青色淡淡起者，主脾胃有涎，即發傷寒，脾虛引起潮熱。唇之四外赤色，主心脾受熱，氣血壅滯，或發口瘡。兩臉上有絲紋淡紅夾赤，此因肺受熱，主嗽或血不潮心，夢多驚叫，睡卧不安。眼坑下青黑色繞轉，主肝氣敗絕誕生。又面臉上有紅絲，從下直上眼尾，此心肺極熱生丹瘡。眼睛黃色，主肺有黏積。眼睛青色，主肺有風氣幷脾氣。又白，即主渴候，遍身黃腫如熟李。或因瀉痢，手足浮腫。若面色變動，或青或赤，耳輪冷，腹內痛，好吃冷水，主發疹痘。兩耳畔青黑，筋橫過髮際，主臍下痛及疝氣腎吊也。生下一月或二月，面色忽微微青白，偃身哭者，主胎中受邪氣。非時面赤，或壯熱，四肢煩，手足心熱，主心腹熱痛，遍身虛腫。面色青黃，頭皮光腫者，主熱疳候。氣入四肢，皮上粟瘡。唇口微微青黃，主肝臟風熱，及脾有滑積，或腹痛瀉。生下頭腫，胎氣不足。眼澀睛赤，揉眼揩眼，面青黃多淚，主風疳在肝臟。

《惠眼觀證》：小兒氣色言之難矣，在視之精熟，方知仔細。全黃色中有黃而色似乎黯者，唇似微白，主乎疳氣。或淡淡黃而青者，主肝脾皆虛，或有潮熱，或患瀉痢。小兒疾患須先看脾氣，此一臟生病最多，何哉？吃物無度，冷熱無節，因而傷損。或瀉，或滯，或痢，以致肌肉羸瘦，往往傳變於丁奚，哺露。雖二候一同，肚高腳細，頭髮乾枯，但丁奚者，有蟲；哺露者，腹高青筋，吃物不變是也。

《惠眼觀證》辯形色：大抵氣色各隨其時而言之，至如淡淡青黃，脾胃虛怯而致。此在春與冬末看之，多患傷寒、疹痘。在秋與夏末觀之，多患吐瀉、瘧痢。蓋病有陰陽，各以時候擊觸而成。此則言其大概無所出也，宜常記之。

又唇之上一路白，主吐。唇稜上一道白，及唇尖微騫，主痢。唇四際青，主瀉。唇下一抹黃，主傷。唇上黑色者，胃氣絕，必死。眼下臉赤，主睡不穩，多啼叫。眼白及青，主驚。

《保生論》辯小兒生死形色法：兩眉屬木，青色吉，黃色主霍亂。兩眼左太陽，右太陰，黑睛黃主傷寒，白睛黃有積。兩風池氣池，青色主風候，紅色主發熱，紫色主吐逆。印堂，紅色主夜啼，青色主溺瀉。壽上、年上，青色主第二次受驚，赤色主瀉後發躁。微黃平。山根，青色主發熱生驚，黑色及黃色甚者主死。人中，黑色主蛔蟲咬心，患久，人中縮者主死。承漿地閣，黃色主霍亂，黑色主風雨驚，赤色主痢血。止口，紅黃色平，白色脾絕，黑色遶口主死。兩頤，黑色主滯頤疾，赤色主斑瘡眼。兩頰，赤色主傷寒，右赤色肺臟熱，主生喘，左赤色心臟熱，口生瘡。兩金匱，青色第三次驚，主生風候。兩耳前，青色主驚。兩太陽穴，青色第一次驚。紅色主血淋。兩顴，赤色主五臟皆有熱，赤色連耳入目。七日亡。

黑色遶口者，二日亡。黑色從眉入目者，當日亡。鼻乾黑色者，二日亡。眉青目黃者，必亡。面黑唇紅者，必亡。眉青唇黑不食者，必亡。

《幼幼新書·治病要法》《聯珠論》小兒五虛不治謂病久而虛，五者或腫也。手心腫、臍中腫、腳心腫、腎陰腫、舌頭腫。小兒五硬不治：心硬啼無淚、頭硬、手硬、腳硬、背硬。小兒五軟不治：手軟、項軟、腳軟、腰軟、背軟。又歌曰：小兒不與大人同，得病多由驚熱風。先治心神次除熱，脈宜緊數及浮洪。

長沙醫者毛彬集入室生死候：有候小兒定脈部，左臂爲肝右爲肺。對面爲心幷曉然，脾病只看見勾睡。腎病夜間不發作，急死之候將口約。忽然吐出冷頑涎，如此徒勞下良藥。聲細聲嘶氣血裏，昏昏不語大難醫。狂言不認人形狀，氣滿胸中也可悲。久患唇紅不可醫，驚來眼滿勿相窺。睛青頰赤耳花黑，髮直鴉聲怕亂啼。手若無紋舌須黑，鼻頭渾黑口雙垂。昏昏只睡不開眼，便是神仙難救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不治病》胎內十二證　一雙瞽，二雙眇，三駢拇，四六指，五體殘，六支廢，七獨腎，八瘖啞，九缺唇，十社老，十一攣拳，十二侏儒。

胎外十二證　一睛凸，二近睹，三鼻齆，四耳返，五結喉，六項癭，七舌短，八節彈，九龜胸，十駝背，十一膝並，十二交脛。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般色澤紋證論》經云：小兒六歲已還者，經所不載，有病難治，無承據之事也。詳之，此謂嬰兒未能言者，有病則無由問其所苦，故無承據也。若能言者，必能問之，小兒豈有六歲尚不能言者哉。其不言者，唯一二歲兒也。故先賢言嬰兒未能言者，最爲幼小。有病則肌膚未全，寸關不辨，變蒸交互，氣血細微。若憑診切，實難明曉，惟在觀其形色，參其證候，乃知病之所在者矣。其觀視之法，須要安神定志，勿令情意惑亂，不

得於兒哭斷之時，睡起之際，則色不正矣。須於辰時之後，巳時之前，夏即未熱，冬即未溫，外色不雜，內氣閑雅，乃可向明而觀察之也。《聖濟經》曰：通識之士，必察剛柔勇怯，視其盛衰虛實，適以寒溫，平以陰陽，病之輕重緩急，隨證以治之，不必蔽於難治也。諸所論繁紊，難以執據，今採其當者，叙而次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臟主病論·諸死絶候》 諸般死證：病困汗出，如珠不流。頭毛上逆，唇口枯乾，口鼻冷氣。頭足相抵，卧正如縛，四肢垂撣，手足掌冷。

通眞子死候歌：囟陷唇乾目直視，口中冷氣卧如癡，身形強直手足軟，掌冷頭低盡莫醫。

《小兒病源方論·養子真訣》 辨兒虛實　小兒面紅如桃花色，大糞黄稠，小便清澈，手足和暖，乃表裏俱實，其子易養也，不宜服藥。切不可繳撮唇口，亦不可服鎮心涼藥。恐傷動脾胃，嘔奶糞青，而生驚掣之患。小兒面紅色，乃爲童顔外實也。小兒大糞黄稠，內實也。已上三證，並不宜服藥。

小兒吐乳食者，胃冷也。小兒大便酸臭氣者，脾虛也。小兒乳食不消化者，飽傷也。已上三證，宜多服長生丸。

小兒面皎白色者，氣血衰少也。更加木香、當歸，入木香散內。小兒大糞青色，胃與大腸虛冷也。加丁香、厚朴，入木香散內。小兒嘔奶者，胸中寒也。加丁香、陳皮，入木香散內。已上三證，並宜服長生丸、木香散。木香散內依前證，各加二味。

辨兒冷熱　小兒熱證：兩腮紅、大便秘、小便黄、渴不止、上氣急、脈息急、足脛熱。已上不可服熱藥。

小兒冷證：面皎白、糞青色、腹虛脹、嘔乳奶、睛珠青、脈微沉、足脛冷。已上不可服冷藥。

《小兒病源方論·形證門·面部形圖》 辨面色主病訣　歌曰：兒子天中青，多因果子癥。若也天中紫，粿食所傷因。黄色天中見，看來乳積成。龍角青筋起，皆緣四足驚。或然虎角黑，水撲是其形。赤色印堂上，兒驚必是人。眉間赤黑子，急療莫沉吟。紅赤眉毛下，分明死不生。

又歌曰：面色黄時疳積攻，青而黯色是驚風。吐而亂白兼黄白，若是傷寒色赤紅。

《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面部觀形察色圖》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察小兒眼中神法》 凡小兒病證雖可畏，而太衝有脈，神氣未脱，囟門未陷，顔色指甲未至黯黑者，猶可着力。雖然，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望而知之，當先以目中神氣爲驗。

《活幼心書·觀形氣》 觀形觀氣要精通，稟受元來自不同，細察盈虧明部分，隨機用藥見奇功。

形者面色也，氣者神氣也。張吉夫云：小兒證候不可取之一端，在表裏相應，隨機消息，豈膠柱調瑟者所能觀其形而知其證哉。信斯言也。況小兒虛實，有非係乎肥瘦而係乎氣色者。何以言之？蓋有肥而氣怯，瘦而氣壯。氣怯則色必嫩，其爲虛可知矣。氣壯則色必盛，其爲實可知矣。由是論之，五臟之氣皆形於面部，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黄，是其本體。肝旺於春，心旺於夏，肺旺於秋，腎旺於冬，各七十二日，脾寄旺於四季後一十八日，是其本位。然有時乎不春不冬而面變青黑者，非肝之與腎也。不秋不夏而面變赤白者，亦非心之與肺也。蓋五臟之氣，層見叠出，隨證流形，初無一定。忽然青黑主乎痛，忽然赤者主乎熱，忽然白者主乎冷，忽然黄者主乎積。此其氣之開闔非係乎時，非拘乎位。又如心主頰，肝主眼并左臉，脾主唇之上下，肺主右臉，腎主耳前、頰外。其形或見於位，或露於他部，所謂不可取之一端，明其義也。且脾主唇之上下，爲吐瀉或患痢日久。然其色黑，則腎之乘脾，水反剋土，名爲強勝，其藏或敗耳。肝主眼并左臉，其色青本色也，主驚駭風痰發動，是爲順證。若見白色，乃肺之剋

肝，即爲逆證。以此推考，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學者留心於此，誠有用焉。

《活幼心書·五色主病》 積黃青則是驚風，熱赤傷寒紫淡紅，黑痛白爲虛冷嗽，更須隨部用神工。

望聞問切，醫者先之。凡看病形、指紋、聽聲、察色，其病圖載方冊。皮有薄厚，但周時外嬰孩，多在懷抱，手無垢膩，則指白皮嫩，其紋顯而易見。至三五歲者，常貪戲耍，手弄泥水則指粗皮厚，其紋隱而難辨，參諸面部是爲捷要。有紫黑而紋粗，或叫怒而容變，則倉卒難定，必須聽聲。有中風而迷悶，或久患而昏沉，語遲、失音、口瘡、咽痛，尤非聞而知之所能盡。問證一節，最爲的當。然幼幼方脈，謂之啞科。縱稍長成，語不足信，有飽曰饑，癢曰痛，如是類者，屢嘗試之。每究心及此，初在父母審其得患之由，而告醫者參詳，則易於調治。多有病家不肯自言其致疾之始末，而一聽醫者之揣摩。由是觀之，問亦難矣，必須診脈以決諸證。然南北稟賦不同，施治之法，亦當隨其虛實冷熱用藥可也。若夫造妙工夫，初無其他，大學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專是業者，儻不盡此心之誠，何以察不言之疾乎！

《活幼口議·議虛實》 五行之爲物，各有輕重虛實得失之性。生乎堪任之地，資質自然固壯。金之至堅，隱生虛土，質輕色淡；火之至虛，猛發堅木，焰裂炎熾。土有固陷，水有盈涸，木有岩石，數十年之秀實者，不得陽氣，亦萎有之。人之資質，稟賦父精氣，母血脈，渾樸胞胎，調攝鞠育。凡兒變蒸之後，其形可知。是以顱囟未合，筋骨柔弱；顱囟青筋，脈虛不榮；顱囟常坑，滑泄便便；顱囟腫起，風痰不止；顱囟久冷，吐利清青；顱囟虛軟，癲癎不免；顱囟扁闊，暴瀉易脫；顱囟喎長，風作即亡；顱開連額，驚風易得；顱囟未完，怕熱怯寒；顱囟緩收，胎氣不周；顱囟動數，神昏氣弱；顱囟寬大，受疾恐害。顱囟者，乃精神之門戶也，關竅之橐籥也，上下相貫，百會相通，七孔應透，五臟所藉，泥丸之宮，魂魄之穴。氣實則合，氣虛即開，良由長大不可不合。醫者一見，當知其可否用藥。凡兒有顱囟未合，受病沉重者，愼勿將作尋常，矧思究竟，猶恐得失，何況暝然妄投丸散。此等嬰兒，深慮愚者有曰醫殺之說，曷不謹歟！

《活幼口議·議脈氣》 初誕牙兒，胃氣未全，其脈方行于太極。五臟之脈，心爲元首，一月之內，未有可據，雖形已具，且脈氣方與天地同參，血肉初共，人事相奪，眞邪離合，猶如混沌初分，自此乃曰脈氣之漸矣。其脈初行大始，陰陽未諧，自囟之下，髮際之前，齊鋪三指，但按其冷熱，察其證候，斯可謂脈氣之生，漸且徵也。百日之外，脈氣行之大初，左右食指三節，側看縷紋，風氣隨所發作，輕重攻擊而生。至于五百七十四日之外，行于大素，于脈應動，于息有數，高骨之間，一指分三部，取之浮沉，察之緩數，可知冷熱虛實之理。千日之外，行之四方，游于五臟，外應顴頰、耳花、準頭、唇口、眼目，五色隱顯，一氣盈虧，相生則平而善，相剋則凶而惡。及其危困，然後按之大衝，大衝之脈，在腳面曲陷之間，其脈定吉凶，休復應指，順息則可尙，罄指或逆散，可謂絕矣。幼幼脈氣，分之有五，深其究竟，其次察之證候輕重，審之表里虛實，然後可以議藥，得不虛設，醫工之良也，試較優劣而後知之。

《活幼口議·脈指訣歌》 十一癎疾號癲風，疳病還同勞病攻。痞癖定爲沉積候，退他潮熱不相同。初看掌心中有熱，便知身體熱相從。肚熱腳冷傷積定，腳熱額熱是感風。額冷腳熱驚所得，瘡疹發來耳後紅。小兒有積宜與塌，傷寒三種解爲宜。食瀉之時須有積，冷瀉須用與溫脾。水瀉且與澀臟腑，先將殭腸散與之。孩兒無事忽大叫，不是驚風是天釣。大叫氣促長聲粗，誤喫熱毒悶心竅，急須吐下卻和脾，若將驚藥眞堪笑。痢疾努氣眉頭皺，不努不皺腸有風，冷熱不調分赤白，脫肛因毒熱相攻，十二種痢何爲惡，禁口滑腸大不同。孩兒有病不可下，不熱自汗兼自瀉，神困囟陷四肢冷，乾嘔氣虛神怯怕。吐蟲面白毛焦穗，疳氣潮熱食不化。鼻塞咳嗽及虛痰，脈細腸鳴煩躁訝。若將有積與疏通，下了之時必生詫。孩兒實熱下無妨，面赤睛紅氣壯強。脈大弦洪肚上熱，疹腮喉痛尿如湯。屎硬腹脹脅助滿，四肢浮腫夜啼長。遍體生瘡肚隱痛，下之必愈世爲良。

《活幼口議·三脈五脈直說》 凡看小兒，初生至半晬之間，有病即與看額前眉上髮際下。以名、中、食三指，輕手滿曲按之。兒頭在左舉右手，在右舉左手。食指爲上，名指爲下。若三指俱熱，感受寒邪，鼻塞氣粗。三指俱冷，臟寒吐瀉。若食、中熱，上熱下冷。若名、中指熱，夾驚之候。若食指熱，胸堂不寬。若名指熱，乳食不和。

議曰：半晬以上，方可看虎口。周晬以上，看虎口兼一指脈。若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滿足，只與看一指脈，以食指滾轉分取三部。凡言三部者，非寸、

關、尺，係小兒三部。面看氣色爲一部，虎口紋脈二部，寸口一指脈三部。五脈者，上按額前，下診大衝，併前三部，謂之五脈。凡兒有患不屬惡候，即不可與診大衝之脈。其脈定生死之要會也，其證候危惡，故當診之。不可看，恐污人情，傷於不任用矣。

《活幼口議·面部氣色總現》 五位總作流波泛瀁，隔窗照藍青色者，驚積不散，欲發風候。其神彩觀覷不穩，上上下下，證變風生。

五位總作閃爍焰射，丹爐映火紅色者，痰積壅盛，驚悸增進。其神彩視物不定，恍恍惚惚，候變驚速。

五位總作混袞泥漿，衣傳土牆黃色者，食積癥傷，欲作疳候，或痞癖有之。其神看顧散漫，昏昏沉沉，其候寒熱潮發，飲食不掀，氣粗短滿，困倦喜睡，嘔噦有之，瀉痢有之。

五位總作濕濕浮虛，野露入谷白色者，肺氣不利，大腸滑泄，水穀不分，欲作吐利。其眸凝濁，失其精神，朦朦朧朧，性情不有，光滑全無，五臟少實，百脈多虛。或吐利之後，有失調補。

五位總作漫漫黯黯，塵灰彌覆黑色者，傳不順證，變即逆候，表裏有虧，臟腑欲絕。其血不榮，其氣不衛，榮衛失序，經絡流注，凝滯於脈，爲疾危惡，其神昏冒，沉沉默默者，爲人不久也。

《永類鈐方·全嬰門·相兒壽夭歌》 身軟陽痿頭四破，臍小臍高肉不就，髮稀色脆短聲啼，遍體青筋俱不壽。尻臀臗骨若不成，能踞能行能立死。臍深色老性尊持，方是人家長命子。

《永類鈐方·全嬰門·聽聲所主病》 重實聲：重實雄聲體熱爲，三焦氣壅在心脾，傷風咳嗽喉咽痛，結澀腸中糞出遲。

悲焦聲：聲悲焦有燥，恐怖欲生風，重濁聲沉靜，疳攻必耳聾。

啼哭聲：但哭無啼只是驚，多啼不哭痛分明，聲輕顫嗄風癇病，速緩聲頻吐瀉成。

噬煎聲：噬煎煩躁病難安，躁促聲音爲感寒，語短氣微尿主澀，長遲聲細痢多般。

遲緩聲：語短聲遲緩，腸鳴泄瀉頻，嗄聲多不響，風熱肺家因。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活幼論》 治之道，當觀形、察色、聽聲、切脈。觀形則先觀其眼，若兩眼無精光，黑睛無運轉，目睫無鋒芒，如魚眼、貓眼者不治。或神藏於內，而外若昏困，神氣不脫，則豈無再活之理。察色者，若面目俱青，眼睛竄視，此爲驚邪入肝。面紅眼赤，惕惕夜啼，則驚邪入心。面青惡叫，嚙奶咬牙，乃驚邪入腎。面色淡白，喘息氣乏，則驚邪入肺。面黃，嘔吐不食，虛汗多睡，乃驚邪入脾。皆隨其狀而治之。若夫聽聲，則睡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痊，或聲如鴉中彈者不治。至於切脈，虛則細而遲，實則洪而數。

《普濟方·嬰孩門·分定五位所屬》 額：青驚、紅熱。印堂：青驚、紅驚熱、白無病。顴：紅熱。年上：準頭近裏年上，黃吐痢、赤吐痢。臉：赤傷寒。兩眉：紅，夜啼燥熱。風池：紅，熱、多啼。金匱：青驚、黃吐逆。人中：黑，腹痛蟲動。點點黑，吐痢。腮：紅紫痰氣、青驚。承漿：黃吐、青驚。正口：常紅無病，乾燥脾熱腎虛。兩眼：黑睛黃傷寒、白睛黃積、赤心熱、淡紅心虛熱、青肝熱。危證：目無睛光、瞳人不活，眼上膜、赤脈貫瞳。太陽：紅血淋、青驚。兩顴：青第一驚、赤傷寒、右青驚、紅驚、青惡危證。已上，大抵紅赤則熱，青則驚，黃積或吐痢，黑色非疝則危證也。

《普濟方·嬰孩門·面上諸候察形歌》 痢候眉頭皺，驚風面臉紅，渴來唇帶赤，熱盛眼朦朧。

山根若見有此青，此則名爲兩度驚，赤黑因兼時吐瀉，紅汗多啼夜不停。青脈生於左太陽，一度虛驚易審量，赤是傷寒微燥熱，黑青聲色乳爲傷。右邊青脈不妨多，有則頻驚歎奈何，紅赤爲風抽眼目，青黑三朝命不過。小兒初誕月，腹痛兩眉頻，病號盤腸氣，時時哭又惺。翻眼仰頭者，天釣。腰腳曲者，內釣也。

小兒初誕月，肢體瘦形骸，頭髮毛稀少，元因鬼疰胎。

外八片錦　眼上赤脈定難量，數內之中一不祥，或有亂紋鋪目下，更加赤脈鮮瞳光。赤脈貫瞳人，此乃惡候也。囟門腫起定爲風，此候應須也不中，忽陷成坑如盞足，七日之內命必終。鼻乾黑燥渴難分，面黑青時命不存，肚大青筋無死候，只恐連心直大紋。目多直視白睛黃，聲細身疼不可當，更兼看物騰騰慢，不久應須命也亡。指黑青兼黑又多，惡瘦唇青怎奈何，忽作鴉聲心氣急，此時應不免沉痾。虛舌出口軟無妨，氣急唇青命即亡，叩齒醫人難定死，聲孤魚口謾提防。蛔蟲出則有三般，口鼻之中出不歡，或若白蟲兼黑色，靈方任選命須拚。腳手生瘡痛不常，下氣頻頻更滑腸，氣喘汗流身不熱，

手拿胸膈命遭殃。

已上八候，病中犯得一證者，危惡之候也。

內八片錦　紅黃安靜體則寧，如逢紅黑便須驚，更兼紅亂煎人甚，轉下除驚藥有靈。赤段輕微是外驚，若如米粒熱非輕，紅散多因喜怒乳，搐搦將來豈得平。忽逢相間有其青，看看立便有風生，紅青競碎風將起，不見風疳氣隔澄。亂投湯藥紫兼青，急急醫持命免傾，若如淨紫體還熱，須知五臟有風生。黑輕可治死還生，紅赤傷寒痰疾停，赤青已受脾風了，青黑脾風作慢驚。紫細紅曾六畜驚，紫赤相兼則疳成，紫若一同如米粒，夾食傷寒事可聽。紫散風傳脾臟間，紫青多渴即風癇，隱隱紫深難治療，去風痰毒命須還。紅赤連兮赤若輕，必然乳母不相應，有時兩手俱無見，定知衝犯惡神明。

已上歌訣無形，但觀五色，浮沉長短，可定死生。

《普濟方·嬰孩門·形候驗病詩》　額上多青色，驚疼卧不安，赤時身壯熱，黃燥汗難乾。《素問》云：心熱病者顏先赤。心氣合火，火氣炎上，指象明候，故候於顏，顏，額也。

毛髮燥乾黃，驚疳體似湯，熱除須有汗，微渴意恍惶。毫毛畢直，主傷寒作熱。《素問》云：寒客於人，使人毛髮畢直，皮膚閉而乃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之。

左臉連腮赤，身軀發熱時，肝弦筋脈急，驚哭又攢眉。身熱攢眉主頭痛，不熱攢眉主下痢。《素問》云：肝熱病者，左臉先赤。肝氣合木，木氣應春，南面正理之，則其左臉也。

右臉腮青白，時時咳嗽頻，痰涎多嘔逆，不食少精神。《素問》云：肺氣合金，金氣應秋，南面正理之，則右臉也。

兩臉微赤因潮熱，夜間發作日間歇。久則令兒氣血虛，骨肉如蒸四肢厥。有一等小兒，兩臉常赤，氣壯實始然也，非熱所作。若臉赤有熱者，色必憔悴。《養生方》云：氣虛則發厥，謂手足冷也。血虛則發熱，謂肌膚熱也。

兩臉腮青黑，多啼無奈何。驚疼是進退，腑臟不安和。鼻息氣粗促，孩兒衄血因。黃時尿不利，赤色熱多嗔。鼻燥兒多哭，皆因肺熱爲。白青連口鼻，吐瀉食傷脾。

目鮮目眨目青驚，直視心肝熱已成，二臟戰爭風火盛，漸看搐搦動雙睛。

錢氏云：目赤兼青欲發搐，目直身反強直生風。又云：肝風熱目連眨。《萬全方》云：目若睛青脈，左脅下必硬，多吐涎沫。扁鵲云：目睛青脈主癖，凶也。

有積眼睛黃，春冬骨似湯，夏秋多瀉痢，胞腫嗽難當。兩目胞浮腫，皆因久嗽爲。睛黃脾有積，潮熱有瘡痍。亦有目胞腫不嗽者，因積食傷脾，久必虛腫。有目腫腹脹者，必利色無常。

眼深微黑睛微赤，必生耳聾腎受積。眼梢如有細紅筋，內吊驚風是踪迹。

印堂多青黑，腹痛夜頻啼。睡卧時驚悸，無歡日慘凄。攢眉因下痢，疳積面黃浮。吐瀉形容白，唇乾渴不休。傷寒身熱攢眉者，主頭疼。

黃色人中畔，兒因食物傷，形青便澱沫，脾胃不安康。唇白兒須吐，兼成失血形。紅赤亦同。唇乾唇皺揭，夜熱不安寧。久渴瀉唇紅。以上虛證，不可用涼藥。

有積唇黃色，看看作腫形。脾虛多夜起，糞白臭酸腥。

唇青脾胃怯，腸冷痛非常。畏食多嫌乳，憎寒面色黃。青，肝木色，唇主脾土，木來剋土，知脾弱不能食。巢氏云：小兒臟氣不和，血氣爲冷所乘，即口唇青白。亦有臟氣熱，唇生瘡，而風冷之氣入瘡，雖瘥後血氣不復，故令唇青。口臭唇焦赤，腸中糞不通，氣粗多作熱，睡卧不和同。

紫色唇間見，流涎口畔垂，蛔蟲攻刺痛，久則致尪羸。

涎流唇紫蛔蟲積，痛作疼時汗出多。虛痛若來脾胃冷，蟲消積瀉保安和。

舌白乾焦躁，焦黃幷熱爲，小便難且澀，心火漸蒸脾。如小便不澀，必隹黃。舌腫厚，急欲乳不能吃者，此因邪熱客入兒臍，流入心脾，即舌厚唇燥，不急治殺人。洗心散，導赤散，黑魚眼膏子貼舌上。百草霜、鹽等分，和塗舌上下，立消。舌上出血，舌腫，舌裂，舌上芒刺，舌焦，舌黑，舌赤，幷與地蕾湯。

兩耳前微赤，疳攻必耳聾。微黃驚入腎，戛齒睡魂中。頤下微黃亦主之。或曰女子無腎。《素問》云：胞胎者係腎。

面色形青白，心煩瀉又驚，腹身啼腹痛，臟腑作雷鳴。

面色青兼赤，驚來熱亦成。色青腸胃冷，腹痛但啼聲。赤紅傷寒面，心煩熱不安。眼鮮驚必作，風盛變多端。有一等小兒，面黃不赤，卻發潮熱

傷寒壯熱者，必唇乾燥，或氣微促也。

面白黃皆見，心煩瀉不調，因傷常夜起，乳食不能消。面青兼黃色，驚疳發病因，睡中多叫哭，潮熱損精神。胃熱身金色，脾蒸面眼黃，不宜腸自利，黃疸病難當。頭面青筋起，咬煎不肯眠，身軀才發熱，驚哭握雙拳。

唇紅面赤睡難安，頭黑青筋驚氣蟠，冷氣入腸成內吊，虛風在胃變多端。曲身叫哭爲非祟，直頸啼聲欲作癇，不久自然驚搐候，陰陽邪正互相干。

弄色非時變，胎氣客忤驚，紅青須發搐，兼黑痛分明。錢氏云：病重，面有五色不常，不澤者死。孫氏云：弄色者爲夭色，夭色者死。

下頤赤微微，亦主耳聾。熱聚小腸中，結澀膀胱內，令兒溺不通。《素問》云：腎熱病頤先赤。腎氣合水，水性潤下，指象明候，故候於頤。古書有一證：面青目兼黃，小便澀異常，亦主滑。

喉中多哽氣，噎飲欲生驚，二證皆癇疾，看看搐搦成。

便黃因內熱，紅赤黑同看，綠白青皆冷，疳肥食臭酸。有一等淡黃沫，如蟹之吐沫，黃如槐花者，虛熱，治法在後。

傷食酸餿臭，兼疳瀉白肥，積停物不化，結實久還稀。小兒多要吐者，傷胃中有宿食，宜下之，妙丸子下，益黃散補。若止吐唾者，停飲在胃，黃龍丸，以白朮、橘皮煎湯送下。孫氏云：小兒飲乳吃水，正乳吃食，正食飲水，幷成痰飲。錢氏云：口中吐沫，後必蟲痛。

面黃目白少精光，多睡噁煎被食傷，嘔逆出聞酸氣息，時時腹痛陳難當。先下後補。右驗實積痛。錢氏云：凡積痛，面黃目白無精光，多愛睡，畏食，大便酸臭。輕者磨去其積，重者下去積，腹痛亦去矣。

時行瘡豆數日前，狀似傷風面臉光，乍熱乍涼頭有汗，虛驚虛悸手多牽。唇紅體熱時加喘，鼻清耳冷只貪眠，目澀氣粗頻嚏噴，定知瘡疹有相傳。

瘡疹多驚悸，時行候一同，憎寒偏要水，發熱又嫌風，目澀雙睛白，胞浮兩臉紅，嗽涎聲鴉嗄，呵欠睡矇朧。瘡豆相傳染，時行若感風。唇乾唇緣白，目澀目微紅。疹出眉先皺，瘡來鼻不通，皮毛寒聳立，麩豆隱其中。時氣行瘡豆，形青面臉鮮，噁煎頭有汗，恍惚手多牽。嚏噴兼微嗽，噓呵欠愛眠。睡中驚起哭，瘡豆欲相傳。孩兒驚搐定，體熱狀如湯，班疹藏肌肉，身涼出豆瘡。身熱心煩躁，驚來耳似冰，指梢俱帶冷，豆搐甚分明。

《普濟方・嬰孩門・不治候歌》《全生方》云：一病未已，一病復生，五行相勝相尅，其人必死。

凶腫或陷　初生小孩嬰，惟怕凶門開，胎風憂凶腫，凶陷亦多災。

腹脹內吊　初生小嬰孩，腹脹目瞪開，內吊疼難止，驚風搐再來。

青點口噤　初生小兒孩，着噤口難開，臍內流鮮血，肌膚碧似苔。

重舌無聲　嬰孩患重舌，啼叫哭無聲，面色頻更變，驚疼命必傾。

弄舌生驚　弄舌驚之極，牽睛引皺眉，涎流空嘆氣，唇撮口如吹。

凶陷形容瘦，頻傷乳所爲，瀉青黃白水，嘔吐困難醫。

凶門開大　凶大頭成縫，胎中母氣衰，父精困不足，肢體致虛羸。

凶門腫起　凶腫青筋露，噁煎又怕驚，吐涎幷嘔乳，風引動雙睛。

凶腫頭大　凶腫頭皮急，風攻腦縫開，縫開頭必大，筋緩頸難抬。

咳嗽氣粗大，忌腹滿。百日孩兒嗽，涎鳴肺臟虛，喘粗心腹脹，咽哽命難居。《聖惠方》云：老人、小兒，熱而脹者死。

胃熱身黃　胃熱遍身黃，薰蒸體似湯，瀉頻心腹脹，亂嚷定知亡。

客忤吐沫　入房喘息未定便乳兒者，則成客忤，殺小兒。客忤畏生人，或衝鬼共神，吐黃青白沫，瀉綠黑紅新，白睛眼垂下，唇青色變頻，若傷淫喘乳，爰痛命逡巡。

三虛卒中　秉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亡虛被鬼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絕免沉疴。

孩兒發驚　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瞪睛雙直視，體軀四肢垂。腹脹頻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

急驚握拳　急驚欲發先握拳，蓋爲胸中有毒涎，陰錯陽差爲逆候，男左女右搐須全。目白唇紅應少睡，口喎舌捲更驚眠。大忌腹高頭手汗，神昏氣促豈能痊。

啼哭無淚　啼哭無淚或無聲，下氣時時又發驚，齦齒粘痰魚口動，瞳人昏暗翳遮睛。

發搐面白　發搐面白唇中黑，滿身皮膚無血色，汗出如油沾體滑，頑涎滿口喉中塞。

驚風指黑　驚風指黑爪如烟，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奶多啼無淚下，暫時停息又牽纏。

再發驚風　再發驚潮搐，涎流臉目斜，烏青連口鼻，啼哭類如鴉。

面冷腮紅　面冷腮紅眼閉睛，手青足黯指如丁，朝朝嘔吐時時瀉，日日噦煎夜夜驚。舌腫風涎牽據響，唇焦氣喘水雞鳴，齒噤戛牙偏咬奶，頻吹魚口作鴉聲。

逆危衰脫　面白唇紅逆，睛昏力困危，驚風嫌有汗，痢熱怕攢眉。吐瀉防咽噎，痰涎忌氣痿，凶低脾胃脫，頸軟骨筋衰。

喘嗽變驚　粘痰作嗽發連綿，喘急時時面臉鮮，外被客風傷肺穴，內緣冷氣入喉咽。看看拗頸雙眸直，漸漸番身兩手牽，口角流涎心肺脹，鴉聲齁齒必難痊。

感風氣喘　邪客脾肺感風濕，忽然喘急氣難通，睛斜汗出唇青逆，尤忌痰涎滿腹中。

虛陽生風　虛脫變虛風，虛陽必上攻，下焦陰氣盛，中脘食難通。

上熱下冷　虛陽上熱口生瘡，下瀉頻頻爲滑腸，渴飲唇乾咽若火。四肢冷逆似冰霜。

天柱骨倒　天柱骨倒爲亡津，所得元因吐瀉頻，肝受賊風難俯仰，脾傷冷氣損精神。頭垂頸軟身憔悴，筋緩皮寬項不伸，面色痿黃胸腹脹，渴多畏食命逡巡。

歷驗不治　凶腫數日，忽病不治。或風攻囟門，頭骨開解。或時面赤如酒色，少時即愈，必發驚不可治。兒百日內外發搖，愈而必復作，并愈後凶腫不可治。病愈後復作面黑神昏，雖不吐瀉，大便如常，身熱口瘡噦煎，兒自指口內者，胸中有痰，久必發驚。

久痢不治　身熱膿青，身熱血黯，潮熱腹痛，憎寒汗出，頭熱足冷，壯熱手冷，形羸頭軟，睛昏赤脈，睛澀白膜，口臭生痰，面腫作喘，舌頭紅黑，口唇焦赤，喉中鳴響，隔滿氣喘，饑不能食，渴欲思酒，痢如血蠶，或如癰膿，神昏項硬。

雜色不治　青赤從眉入目者死，青色連眉入耳者死，青色如斜目下者死，青黑色入口鼻者死，青黑色多透口鼻者死，黑色從眉透耳者死，鼻上青色腹痛者死，鼻上白色諸血出者死，耳目口鼻起黑或白色者死，汗不出、出不止者死，熱病不得汗者死。

《普濟方·嬰孩門·聽聲音主病》　聲雄而重大　主傷風身熱、頭疼、驚悸，上焦熱。聲雄而實澀　主身熱，大便不通及口瘡。聲悲而焦躁　主肝風拘急、眠卧不安或恐悸。聲濁而沉重　主疳氣并耳聾。聲哭而不啼　主驚、睡卧不安。聲啼而不哭　主腹中疼。聲促而躁急　主肺經感風邪，咳嗽身熱。聲長而細小　主下利腹疼，或大便下血。聲嗄而不響　主肺熱，久則虛。聲嗄而輕顫　主久病，發驚癇。聲短而微細　主小便澀。聲短而遲緩　主瀉虛，耳鳴。聲前促而後緩　主吐逆惡心，不思飲。聲噦煎不定　主心煩躁，眠卧不定。

有小兒聲嗄、咳嗽、眼目澀者，是欲出瘡痘。有瘡痘盛出，或出後，痘毒咽喉，聲鴉者，死候也。又有初生嬰孩兒患重舌，啼聲不出者死。

《嬰童百問·變蒸》　變蒸之外，小兒如常，體貌情態自然端正，鼻內喉中絕無涎涕，頭如青黛，唇似朱鮮，臉腮如花映竹，情意若天淨月明，喜引方笑，似此平安。

《嬰童百問·面上氣色總見》　又有面部形色：額有青色，主驚風欲發。紅主大熱。印堂青色，初入驚，并瀉。紅主大驚夜啼，黑主客忤。山根青至，主二次驚。青色，主瀉後發燥。黑色及黃甚，主死。年壽平陷者，主夭。青主發熱生驚，黑主利死，紅主燥死，微黃曰平，黃甚主霍亂死。鼻準微黃曰平，黃甚爲土動；死候，黑赤危甚。人中黑主蛔蟲咬，患久唇反者死，短縮者因利死。邊旁黃主胃逆，青色主下利。正口紅者平，乾燥脾熱，白主失血死，黃有積，青因驚風死，黑氣透口者死。承漿青，因飲食時被驚。黃主吐逆，赤主血痢，赤黑主驚風。兩眼黑睛黃，有熱。白睛黃，食積不化，疳蛔。白睛青，肝風驚。黑睛黃，傷寒。眉上青，吉。忽紅，主煩躁夜啼。黃主霍亂，久病紅者死。風氣二池青，主風候。紫主吐逆，又發熱。黃吐逆，紅主煩躁夜啼。兩顴赤色，肺有客熱。兩太陽青，主二次受驚。青自太陽入耳者死，紅主血淋。兩臉青，主客忤。黃主痰溢，赤主風熱。兩頰赤，主傷寒。左赤，心熱口瘡。右赤，肺熱。黃主有積，紅主血淋。兩頤青，主吐蟲。兩金匱青，主第三次驚生風。黑透口，二日死。青連目入耳，七日死。兩風門紅，主風熱。黑主疝，青水驚。黑從眉入耳，當日死。唇黑不食者死。

《奇效良方·小兒門·正定三十一般死候不治》　凡小兒病，鴉聲、放屎糞、瀉青膿、手撏衣縫、目多直視、語喃喃、見人虛笑、覆面向地、啼哭無淚、目無精光、四肢就頸足卧、藥到口不納、四肢卧地、變奶、汗出如珠、撏眉、咬指甲、引身長吁出氣、愛喫冷水、腳曲如鈎、反張不已、言語聲震、魚口、吐舌出唇黑、久患唇紅、下氣無定、久患愛喫泥土、眼翻、脾瀉變痢成赤紅、更有無喜

之疾候是也。

《奇效良方·小兒門·辨孩兒生下三朝已前中病不治》　風噤、猢猻噤、臍風、撮口、咳嗽、伏聲、木舌、重齶、解顱、項強、胸高。

《奇效良方·小兒門·面部、腦背圖形》



《奇效良方·小兒門·面部》　赤紅乃心氣絕。蓋火屬心，主炎上，故知心絕則死。主咬牙、弄舌、虛舌出、滿口生瘡、木舌、鵝口、喉閉、舌上白胎、舌下重吊、咽喉腫爛、痰涎上壅、魚口，此爲危急惡候。左太陽幷日角紅脈現，變蒸候。主煩躁啼叫，頭肚上溫溫壯熱，一二日而退。太陰上紅脈現，傷寒之候。主壯熱鼻塞。文臺上紅脈現，傷寒三日餘，主內熱頭疼。太陽脈紅至太陰，內外有熱。又連文臺，熱極不解。至武臺，漸生變證。囟門紅脈，胎受熱，受驚之候。主不時驚跳，時多啾唧，夜啼難睡。額上紅脈至眉心，驚風發熱之候。引入印堂，驚痰搐搦，有熱，主小便澀少。印堂紅脈現，心經積熱。眉心連印堂紅脈，或紅影，心肝、上焦熱蘊。痰涎上壅貫上焦，夜啼，將生驚候。近眉頭左下有凸伏，驚時睡中驚跳。囟門紅脈腫凸，此風熱痰生驚，正緣熱氣上衝攻急，心胃有熱痰不止，漸成驚風之候，以涼劑去痰解熱即安。如囟門上紅脈引入印堂，此驚候搐動多日了。左眉頭紅，變蒸熱未退，肝肺有熱之候。當以清肺疏風熱、正胃氣之劑。風池紅，有風熱在上中焦，瞬息將有搐動之候，截風化痰。氣池紅，傷風久，傳變在臟，三焦有熱之候，可頻解利。眉心印堂紅，有熱驚痰飲，不吐則成驚搐。印堂至山根紅脈，是心與小腸熱候，小便赤澀而少。山根下至鼻柱紅，心胃熱候，小便連大便皆赤澀。印堂連至上準紅，三焦有積熱，可以清涼之劑治之。準上紅黃色，此平穩無恙。頤門紅脈，外腎因風溫候，生熱爲吊。臉堂紅，內有煩躁而熱。右太陽幷日角紅脈，因喫乳母傷風壅奶汁，成乳癖停滯，生風熱痰等證。右太陰紅脈，喫乳母熱病痰奶，恐生痰候引入。武臺紅脈，漸成吐瀉生驚之候。風池紅，母不忌椒薑麵，或豬羊骨汁，毒乳生風。氣池紅，母有熱痰乳兒。雖至十歲，病亦須發見。此熱痰乳入兒五臟，令兒眼目生昏，傳變他病。頤門紅，腎中氣病。緣母能飲，或好異物，及食鷄鵝鴨子生魚韮蒜，將來傳變異疾。

《奇效良方·小兒門·視嬰孩大要》　一視兩眼精神，二視聲音響大，三前後頂囟，四形貌，五毛髮。

一、兩目爲五臟精華所聚，一身之神氣所鍾。若精珠黑光滿輪，精神明快，主兒有壽，一生少病，雖有病亦易愈。若眼白多，睛昏懶，睛珠或黃或小，此是稟受怯弱，兒多患也。

二、聲音大而響亮，五臟之氣壯，令兒易得長。設如孩兒自生來不曾大啼哭，乃聲音不出，此乃一臟或二臟之陰竅不通，神氣怯。或叫聲如啾唧咿唔之狀，此兒不壽，而難養必矣。

三、囟門乃母氣血充實，令兒囟門堅實而耐養。如母多病，氣血怯弱，令兒囟門虛軟而不實。又後頂囟乃父之精，元氣充實，令兒後頂上堅硬而耐養。如父之原氣不足，躭酒多愁，令兒後頂虛孔不堅，亦不壽。如父母俱怯，生下兒女，俱不壽。若如此，其父母自亦不能保於天年。前囟又曰信門，道家爲泥丸。後信名腦後頂門。頭中心頂上，又名百會穴。華陀看面部訣載甚詳。囟與信同音。凡前後信及百會間之虛名解顱。

四、形貌口大鼻端，眉聳目秀方福，此嬰孩易長，福氣堅康。如小鼻喎，眉目齜皺，令兒怪異，不貧則夭，亦是乖離，此等要剖決。

五、髮乃血之餘。母之血氣充實，則髮黑而光潤。如母因血虛帶漏敗墮，月事不調，或躭酒多淫，或母胎有患，令兒髮黃焦槁，生疳熱瘡痍之患。

凡視小兒神氣色脈，無出於此。五者不能全見，但得兩目精神，聲音響亮，此可保其六七。此乃漢東王氏之心法，口授之秘訣也。

《奇效良方·小兒門·驚》　脈在囟門、額上、印堂三處，紅嫩則初驚方熱，紫脈則重驚而熱。囟門屬腎，髮際屬膀胱，印堂屬心。囟門先紅，及印堂青，

此心之微邪淫水。囟印皆紫紅，此同前上證，皆輕。囟門青及印堂紅，此腎之正邪尅心火，必危。囟印皆青，同上證，病危。如加之左太陽上紅，傷風內熱。日角紅至眉中，變蒸兩熱生驚。右太陽紅，食了乳母傷風乳汁。右太陽紅青，喫乳母傷寒乳汁。

《奇效良方·小兒門·風》 脈看左太陽及風池。左太陽與風池紅，風邪輕。青受風邪重。左太陽屬膀胱，左太陰屬腎，左風池屬肝，右風池屬命門。加之又看左太陽紅，傷風初熱。左太陰紅，感寒初熱。左文臺紅，熱有五七日傳經了。左太陽紫，傷風再受。左太陰紫，傷寒再得。左文臺紫，三四次熱了。右文臺紫，久熱不退。左太陽青，風變蒸。左太陰青，生驚了。左文臺青，再傳經，熱不解。印堂紅，主風熱生驚。

《奇效良方·小兒門·痰》 右太陽屬三焦，右太陰屬脾，右文臺屬肺，右武臺屬胃。右太陽紅，喫母感冒寒奶。右太陽青，喫母感冒寒奶。印堂青、右太陰青、右文臺青，此三處主痰與食。印堂紅，心熱生痰。印堂青黑，主胎中驚痰飲。印堂紫，主有熱痰。印堂青黃，主有風痰。右太陰青紫，傷寒夾風熱奶。右太陰青，傷寒奶。

《奇效良方·小兒門·食》 右太陰青、及文臺青、武臺青，皆是食。如食傷，因飽食不節，或爲冷硬之物，或油膩之物，致令頭疼發熱，嘔吐宿食，肚疼。如傷在膈上痞塞者，藜蘆散吐之。停於肚中，嘔吐肚疼，宜用三物湯瀉之。有滯食，緣胃弱尅化不迭，心胸滿閉肚疼，與化鐵丸、消食二陳湯快膈。有中食，因其兒脾胃怯，常有停飲，或食飽兼飲滯而不化，痞塞三焦。如驚風搐搦，或迷悶而不省，似夢如醉，神思昏亂，發熱，金星丸主之。

《全幼心鑑·聯珠論》 小兒纔生下，有身破裂者必死，陰囊白者必死，陰不起者必死，無糞門者必死，忽作鴉聲者必死。透鼻缺者，陰滿受胎，得社公日，兒胎氣不就。盲聾喑瘖，是天聾地瘖日受胎。實，女人懷胎時，曾食金石藥。不能行，母因懷胎時好食蕨、黃精、粟米。五歲以前有五不成不可醫：一枕骨不成而不能言，二掌骨不成而不能匍匐，三膝骨不成而不能行坐，四尻骨不成而不能行立，五膝骨不成而不能移步。上件五疾，是父母已遇之疾也。

《全幼心鑑·小兒無患歌》 孩兒常體貌，情態兒殊然，鼻內乾無涕，喉中絕沒涎。頭如青黛染，唇似點珠鮮，臉方花映竹，頰綻水浮蓮。喜引方纔笑，非時手不宣，縱哭無多哭，雖眠不久眠。意同波浪靜，性若鏡中天，此患俱安吉，何愁患再纏。

《全幼心鑑·望聞問切》 問而知之謂之工。《活人書》曰：未診先問，最爲有準。當問其母，如兒吮乳，乳口氣熱，大小便秘澀，則知兒是熱證。如口氣冷，大小便自利，則知兒是冷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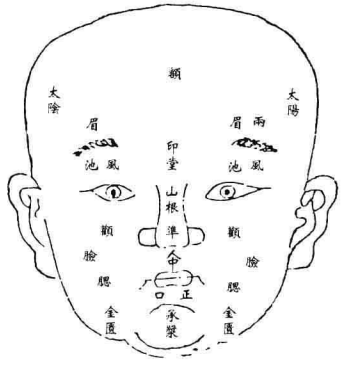
《全幼心鑑·面部逐位》 額紅大熱燥，青色有驚風。青若印堂見，人驚火則紅。忽然生黑氣，客忤崇爲衝。青在山根露，遭驚必兩重。若還斯處赤，瀉燥定相攻。

《全幼心鑑·察病形色歌》 大病唇紅不可醫，看來眼慢不相宜。睛青頰赤幷乾黑，髮直鴉聲轉淚啼。手足無紋指頭白，鼻乾燥熱口角垂。昏沉口豎不開眼，便是神仙難治之。五臟精明面上窺，假如肝病面青時。三春白氣如形見，此病須亡餘倣之。目如赤白幷青黑，面若黃時病易瘳。目黑與青幷赤白，面無黃色救無由。

《全幼心鑑·面部之圖》

面部之圖

頭者，諸陽經絡所聚。
面者，五臟氣血之榮。
臟者，神之舍也。色者，神之旗。五臟衰敗，面色必枯槁。五臟充實，面色必光華。色之光澤者生，色之夭槁者卒。經以望為先，察其生死盛衰也。



正口常紅四體和，青黃必定積驚多，乾燥脾家皆有熱，黑色來時怎奈何。人中若有點點黑，只因瀉痢難逃厄，若還平滿出分明，任是盧醫救不得。鼻頭無病要微黃，黃甚長憂入死鄉，黑色必當煩躁死，靈丹何必救其殃。山根黑者死來侵，紫色曾因飲食驚，青色必添人叫喚，醫士仔細辯其形。印堂青色受人驚，紅白皆緣水火侵，若要安然無病疾，鎮驚定搐使安寧。額上青紋先受驚，忽然紅白命逡巡，何如早早求靈藥，莫使根源漸漸深。

兩眉紅色夜多啼，紫色由遭風熱隨，若見赤紅千萬死，何須苦苦拜神醫。

兩眼根元本屬肝，黑瞳黃色定傷寒，白睛黃色皆因積，黑白分明仔細看。

太陽若有兩紋青，此是皆緣第二驚，若要安然無疾病，驚紋入耳不惺惺。

風池若有青黃色，其子必然多吐逆，青色呼爲小小驚，醫士何用千金力。

金匱望之青，卻緣先受驚，用藥宜先早，何勞辯其形。

兩頰赤色曾經熱，多哭多啼無休歇，醫士見者不須憂，一服清涼便喜悅。

年上微黃爲正色，若平更陷天難禁，忽然痢疾黑危後，霍亂吐時黃色深。

鼻準微黃赤白平，土黃燥黑死兼幷，人中短縮亡因痢，蛔咬心烏唇反傾。

正口常紅號曰平，燥乾脾熱積黃生，白爲失血黑如漆，青主驚風盡死形。

承漿青色食時驚，黑主驚風所感生，吐逆心黃紅則痢，要須仔細與推尋。

兩眉青者斯爲吉，霍亂纔生黃有餘，煩躁夜啼紅色見，若其久病赤還殂。

白睛青色是肝風，若是黃時有積攻，或見黑睛黃色現，傷寒病證此其蹤。

風氣二池黃吐逆，若還青色定爲風，驚啼煩躁紅爲驗，兩頭如蓮客熱攻。

太陽青色驚方始，紅主赤淋芽蘗起，欲知死候是如何，青色從眉生入耳。

兩眼黃痰實，如紅風熱攻，若還青色現，客忤定相衝。

赤色形雙頰，傷寒候已叢，或然黃氣露，有積定非空。

風門黑疝氣，青主水驚來，或然紅光現，端知風熱災。

兩頤青色吐蟲定，黃黑須知是滯頤，金匱之紋青若見，遭驚三次復奚疑。

黑色連眉入耳來，其人七日定哀哉，黑如漆口二日死，唇黑仍兼不食埋。

《全幼心鑑・分面部雜病證》 面目證　青色，驚肝風熱。赤色，心肝熱，主煩躁風熱。黃色，主脾積口臭不食。目鮮，主驚。目眨，肝風熱，主驚。目胞浮腫，主久嗽惡心，如不嗽主疳食積，夏秋大便不調，春冬主骨熱，或時腹痛，亦主夜起。王氏云：兩目胞腫，早晚面浮，是脾受積。目睛黃赤，主早晚發熱。兩目深沉，色微黑，眼睛微赤，主耳聾聹耳，是疳氣攻腎。眼尾有細碎紅紋，主驚風內釣。已上四證出王氏。眼朦朧，主肝熱，多變雀目，其狀黑睛外如金線緣是也。《靈秘》云：熱盛，眼朦朧。又云：睛黃臟腑有積。《寶鑑》云：青在兩眼是驚欲發，在左上必多驚悸，右上風入肺爲嗽。又云：目睛黃有積。《脈要》云：目赤偏多怒。孫眞人云：揩拭眉眼是欲生風。

印堂證　青黑色，主腹疼、夜啼。《靈秘》云：印堂青黑，夜啼。如傷風，主頭疼。不傷寒，主久痢。《靈秘》云：痢疾眉頭皺。王氏云：眉中心淡白色，主泄瀉糞白，食物不化。

人中證　《寶鑑》云：人中左右兩邊黃，主傷食。人中下青，主乳不化，便青糞。《靈秘》云：人中鼻下俱青，亦主乳食不消。

唇口證　唇白，主吐涎、嘔逆，亦主吐血便血。唇紅赤乾燥而皺者，主渴。《靈秘》云：渴來唇帶赤。唇紅赤不皺，主口臭、大便不通、夜間心躁不睡。紅乾而燥，主熱。王氏云：唇乾燥，主熱，口臭，大便多赤，夜間煩躁顛叫。又云：口臭唇黃，脾受積，後必發腫，亦至夜起糞白不化。又云：唇口紫、吐涎，主蟲痛。《飛仙論》云：唇口紫，不吐涎，是積痛。《寶鑑》云：口四畔黃如橘，脾之積熱。《千金》云：唇纈赤，主心熱，口舌生瘡。《至聖訣》云：唇紅赤主衄血，唇白亦然。唇口動主驚熱。《靈秘》云：唇口動是驚熱重。又云：口滴清水，欲生重舌，又主口瘡。有一等小兒，脾冷流涎，下頷常濕，名滯頤，不在此條。錢氏云：口頻撮，氣不和，益黃散。又云：血虛怯，爲冷所乘，則唇青。孫眞人云：唇青主脾寒，或時肚疼，乳食減少。

舌上證　舌乾、舌白、舌黑、舌燥、舌胎、舌黃、舌赤腫，主大便不通。設或通利，大便必焦黃。舌裂、舌上芒刺、舌上出血，皆熱極陽毒也。舌上生瘡，心脾熱。舌捲，主驚。有久瀉痢，舌黑必潤，不可認爲熱。蓋久痢上焦虛熱，舌黑必潤，死不治。

氣噎證　氣噎不通，必主驚候。《靈秘》云：噎飲須知死。歎氣、硬氣、下氣、頻呵欠，主驚。

兩耳證　王氏云：耳前微赤主耳聾，微黃主腎驚，睡中咬牙。耳輪乾燥主疳，骨蒸熱。

《全幼心鑑・分面色相兼病證》 面色淡白　主惡心不食、驚瀉。面青白，主吐瀉。《靈秘》云：主驚風欲發。又云：面青白，主躁身哭，胎受邪。《寶鑑》云：面青白，躁身哭，腹中受邪。王氏云：面青唇白，主吐奶不化，胃冷。《難經》云：外證面白喜嚏，悲愁不樂，只欲哭。

面青黑色　吐沫者蟲痛，不吐沫者食積痛，亦主驚。《靈秘》云：主天釣風。面青，遍身熱，發燥，多變痢疾。面青有汗，口內氣熱，必發釣痛。已上三證出《靈秘》。《寶鑑》云：面黃，夜卧盜汗。面青白，有驚。面青黑或時吐沫者，客忤。面青黑，主天釣啼呼。已上四證出《寶鑑》。

面青臉赤　主壯熱驚搐。面青白黑，往來不定，主心腹痛，發渴無時。

《寶鑑》云：臉赤面黃白，主心疳壯熱。《千金》云：面赤目黃，主小便不禁。通眞子云：面青筋急或多嗔閉目，唯思不見。

面紅赤色　主傷寒發熱，心躁不安。若眼鮮，欲驚發狂。《靈秘》云：主身熱傷風。又云：面紅變易，主驚搐。《寶鑑》云：面紅，主身熱傷寒。通眞子云：面赤，心煩仍喜笑。

面黃臉赤　主傷寒潮熱驚搐，睡卧不安。如肉內微微赤者，主疳食潮熱。錢氏云：心疳，面黃臉赤，身壯熱，安神圓主之。

面黃白色　主疳積，大便不調，夜起，食不消，嘔逆。《寶鑑》云：面黃白，有積。《靈秘》云：面黃白，主脾肺有積。通眞子云：面色痿黃，瀉痢無時。錢氏云：面㿠白，氣弱，腹肚疼痛，不思乳食。

面目皆黃　是脾熱，曰黃疸。《寶鑑》云：黃疸皆因胃熱爲。錢氏云：此證多於大病之後，不因病及身微黃者，胃熱。面黃、肚大，脾疳。初生嬰兒身黃，胎疸。

頭面青筋　見者將欲發驚。因熱必作搐，因吐必肚疼。若頭面大小青筋如綠繩透起者，急治。不爾便搐，搐則進退難瘥。

非時弄色　面色不定，謂之弄色。面色非時變易不定者，是胎風有驚，亦主客忤。面色或青或白或黑不定者，心腹冷痛。

《全幼心鑑·內證》　體有紅黑，小兒有驚，外驚赤輕，如米熱盛。紅青相間，定有風疳，淨紫體熱，五臟風生。黑輕可治，紅赤傷寒，赤青脾病，青黑慢驚，紫細紅間，因六畜驚。紫亦相間，定是疳成。紫如米粒，夾食傷寒。紫散風脾，紫青癇渴。紫深難治，可去風痰。紅赤連出，乳母不常，兩手俱見，衝犯神王。但觀五色，長短浮沉，可定生死，詳而用之。

《全幼心鑑·外證》　肚熱腳冷傷積定，腳熱頭熱是感風，肚冷腳熱驚所作，瘡疹發來耳後紅。

《全幼心鑑·上熱下冷》　虛陽上熱口生瘡，下泄頻頻爲滑腸，渴飲唇乾咽若火，四肢逆冷似冰霜。

《全幼心鑑·面冷腮紅》　面冷腮紅眼閉睛，手青甲黯指如丁，朝朝嘔吐時時瀉，日日嗞煎夜夜驚。舌腫風涎牽鋸響，唇焦氣喘水鷄鳴，齒噤戛牙口咬奶，頻吹魚口作鴉聲。

《全幼心鑑·逆危衰脫》　面白唇紅逆，睛昏力困危，驚風兼有汗，痢熱怕攢眉。吐瀉防咽噎，痰涎忌氣萎，囟低脾胃脫，頸軟骨筋衰。

《全幼心鑑·雜病不治》　白膜遮睛上，紅筋貫眼中，牽抽長握手，強直反如弓。

魚口頻舒舌，鷄聲將齒齧，困頓轉尪羸，昏沉多瘦劣。要啼全不哭，才哭卻無聲，粘痰喉內響，驚氣腹中鳴。搐搦胸堂凸，嘔逆咽喉渴，囟陷或虛浮，頭皮如火熱。痢熱膿多聚，傷寒汗不流，蛔蟲吐可慮，黯血瀉頻憂。久瀉精神耗，大渴皮膚槁，冷氣喘聲粗，風牽天柱倒。凡小兒有疾病，須宜速治，失治則變成大患。

右已上病，犯之十難一生。

《全幼心鑑·面部遠證》　髮際一路青筋如小指大，髮際一路青紫筋或如亂紋，目胞上下青紫亂紋幷紫黑色，目尾一條青黑筋直入鬢者，面色或如死鷄肝兼如蘭無血色，口鼻耳舌如土白，目睛陷不光者，鼻管中紫黑，舌縮短，唇焦黑者，目白忽如火赤兼後腦赤腫起如鷄卵，唇口連鼻常常如青黑，目如蘭色，目胞黑紫，耳唇俱青，面如白紙，目鼻額向上生青黑筋如羅紋無數。

右件等形候，若未患已前有之者，亦惡治也。若中患後便有此等形證，在面上百不治一，皆死候。乃分定耳鼻唇舌目，屬金木水火土，肺肝心腎脾相剋日子。若耳則屬腎，鼻生肺，唇主脾，舌主心，目主肝也，若分此五臟中患有此等惡候。若是則肝病則忌庚辛日時也，肺病忌丙丁日時也，心病忌壬癸日時也，脾病忌甲乙日時也，腎病忌戊己日時也。此爲五行剋絕，約有應驗。

《全幼心鑑·小兒雜病歌》　繼談孩兒諸般病，患壯因由盡總呈，眼赤肝家因熱毒，怕明肝與心受驚。脾家積聚成雀目，噎氣脾家積聚成，積熱在脾多愛睡，牙疳奶食毒結成。龜胸肺中有客熱，龜背客風傷心存，聆耳原是腎風毒，卻因傷積甚分明。遍身虛腫濕不盡，走馬疳因腎得名，天瘈臍風傷風取，喉中痰上客風驚。小便不利何事積，心氣不順辯其名，要識驚癇及痰者，脾風之後與心驚。或喜或悲情難測，謹君保惜勿作驚。

《全幼心鑑·小兒總遠近證歌》　目慢沉沉碧，相將欲發驚，乳時常齘齒，髮際印堂青。唇白脾虛弱，紅焦燥熱生，多啼涎滿膈，呪吐在逡巡。噫噦酸餿臭，痿黃喘促頻，胞黃幷臉腫，積向臟中停。見物多憂悸，聲乾不轉睛，四

肢寒競戰，邪毒久停心。背縫如溫火，喉咽響似鈴，觸風成搐搦，瘈瘲或爲癇。氣弱沉沉困，憎明不肯看，脾虛涎滿胃，變慢治應難。目白紅生糞，朝輕夕重煩，耳尖尻骨冷，豌豆發麻斑。鼻寒多清涕，狂煩卧不安，呻吟幷頰赤，譫語作傷寒。蘊熱無時節，癥瘕腹脇間，痞痃胸癢脹，澼結應難寬。久瘧因成痢，頻頻色數般，肚溫便冷水，蟲毒若鷄肝。寒熱朝昏作，毛枯血漸乾，糞中蟲數色，尿白是疳源。諸患多端證，明醫仔細看，分毫差錯誤，枉逝入黄泉。

《全幼心鑑・小兒有疾歌》 小兒有疾號天癐，喚作驚風難治療，一回啼來哭一回，吐逆憎寒心腹脹。忽吐忽瀉不能安，急者須臾眼翻上，更有常眠睡不醒，哭起啼來無語笑。不問男女審看之，愚人喚作爲天癐。

《全幼心鑑・不死證》 面目俱黄者不死。面黑目赤者不死。面黄目赤者不死。

《全幼心鑑・小兒死候》 目白面黑者死，唇青人中返者三日死，面無睛光似土不能食者四日死，面黄目黑者九日死，口不能閉者三日死，面赤目黑者立死，尸臭者兩日死，面黑目白者八日死，頭目俱赤，卒叫者死，面青唇黑者死，面黑目直視者死，面目俱白者死，手掌無紋者死，陰囊俱腫者死，唇滿返人中滿者死，□面飲食者四日死，尋衣縫者死，熱吐目赤者死，汗出不流，舌卷者死，聲呻吟者四日死，陰結陽絕，目無光，恍惚者死，唇黑俱焦者死，遺泄不覺者死，髮直如麻者半日死，齒黑如豆者死，面青目黑者五日死，妄語錯亂不語者死，手足爪甲下肉黑者死，卒腫，面蒼，色黑者死。

《全幼心鑑・喬岳二十一惡證》 指甲黑或青，啼哭似鴉聲，氣急張口喘，唇舌出不輕。赤脈腫在囟，囟腫鬼來迎，鼻乾幷黑燥，嚙齒咬人驚。囟陷不平死，噴藥奪丘陵，骨節作聲異，便不覺還醒。目無睛光色，項筋舒怪眞，眼看神最弱，直視不轉睛。黑斑幷惡證，哂嘲聲不停，藥不化便下，腹脹塊不傾。汗冷唇青逆，腳弓手若釘，啼叫無淚死，扁鵲也難明。

《全幼心鑑・察雜病生死證》 內外俱虛身體冷，汗出微嘔而煩擾，手足厥逆，體不安靜者死。形羸不能服藥，穀氣絕也，一病纔已，一病復生，五行勝復相乘也，其人必死。

《全幼心鑑・八段錦》 內有癥積面如珠，疳積如油臟腑虛，若診看來須在意，精神不定命須臾。

第二變成內有裏，浮脾虛大體更虛，娘母好餐餐不得，孩兒秋後定沉枯。第三有積眼下浮，胎中有病理難甦，更如骨熱三焦渴，臟內生蟲臟氣虛。第四體熱似油煎，傷毒原來口有涎，亦是累曾餐毒物，致令病患有根源。第五一歲至三秋，未行體軟亦難留，患者只因不遇月，致令命逐水中遊。第六青筋有數般，脾家受病復還肝，若也得逢如此候，孩兒秋後命關山。第七脾疳鼻下赤，變蒸定是眼生瘡，積毒肝臟連心肺，喉中積熱不久亡。第八眼脈赤有浮，渾身汗冷因腫虛，喉中涎上客風盛，乍醒乍退亦難甦。

《全幼心鑑・冷證》 脈沉而微遲，證面色青白，身溫冷，口氣冷，大小便自利，手足冷，乳食不化，隨證用藥治之。

《全幼心鑑・熱》 小兒生稟純陽，血氣壅實，五臟易生熱也。夫肝熱則兩眼赤痛，流淚羞明，或生翳障。心熱則口內生瘡，小便赤腫，淋瀝不通。肺熱則鼻衄不止，大腑秘結。脾熱則多有涎沫，口內長流。心脾熱則生重舌及木舌。胃熱則口氣作臭。腎熱則耳聾，或出膿水汁。至於五臟蘊蓄風熱毒氣，則令面赤如緋，五心煩熱，四肢溫壯，痰涎壅盛，目澀多渴。若上衝咽喉，則與氣血相搏，結聚壅盛，塞而成喉閉，腮腫二證，危在頃刻也。五臟所主熱各不同，其治也亦不同，是不可一槩論也。又小兒心肺有熱，因當風解脫，風邪傷於皮毛，入於臟腑，則令惡風壯熱，胸膈煩悶，目澀頭昏，或時面青，謂之風熱。又有小兒面赤頭痛，唇焦咽痛，舌腫目赤，頰下結硬，口內生瘡，痰實不利，涕唾稠粘，睡卧不安，譫語狂妄，謂之膈熱。又有小兒在胎之時，因母服熱藥過多，或食糟酒炙煿，腌藏等物，是諸熱毒傳入於胎中。兒生之後，身體黄赤，兩眼不開，隨證治之。凡病熱者，作呻吟，面赤身熱，啼叫不止，口熱如湯，或生瘡疥，謂之胎熱，隨證治之。凡病熱者切不可飲酒，有大熱毒，不戒則抱薪救火，雖瞑眩之藥，終於罔功。若尚食奶，須乳母同忌。

《全幼心鑑・中寒》 其證手足厥冷，寒顫口噤，暈悶，口吐涎沫，不能啼哭。

《全幼心鑑・暑》 《聖惠》曰：由乳母觸冒暑，熱乳乳兒，及小兒日中遊戲，受熱成疾。楊氏曰：人心包絡與胃口相應，或因冒暑，暑毒自口鼻中入，凝於牙頰，達於心包絡。凡暑天途中冒熱，常以涼水嗽口，勿嚥，便吐之，以去暑毒。蓋暑之入人也，伏於三焦腸胃之間，至於兼旬累月，而不可測識。或爲霍亂吐痢，爲中滿，爲瘧疾，爲大渴，爲腹脹，爲下血，爲諸熱等疾。若因暑得之，其

根未除，雖百藥遍嘗，難收其效。兼傷暑證似傷寒，但暑能消氣，氣消則脈散，虛而無力，或六脈沉伏、沉緩、微弱。其證面垢昏倦，毛聳惡寒，吐痢，煩躁渴。其狀如傷寒，身熱頭疼，或四肢厥冷，但身體無汗。

□氏曰：治法貴乎驅暑和中，用藥不可過冷。若冷藥過度，胃寒停水，潮熱而嘔，或身熱微煩，則陽浮於外，宜小半夏湯。若飲水過多，或傷冷藥，吐痢，不食，自痢不渴，此外熱裏寒，宜理中湯。若脈虛、面黑、冷汗、手足微寒、發渴、口氣熱，乃裏熱之證，不可誤投熱藥，如抱薪救焚，不發黃則發斑矣。

阮石峰曰：暑天忽有老幼昏悶不醒，手足搐掣，或角弓反張，狀如驚風，或吐痢身熱如火，乃伏暑兼感風邪，宜服枇杷葉散。若倉卒無藥，以枇杷葉火燎去毛，擣西瓜汁，濾去滓，灌即醒。

王氏曰：夏秋之間，小兒發熱，傷風、傷寒等證，乃先受暑毒而後風邪。當先解暑，次則解表發散。若不先去暑毒，定傳瘧疾，日久難瘥矣。

小兒伏暑者，蓋緣脾胃虛弱，腠理開疏，暑氣乘虛而入故也。大抵夏月間小兒最要調理，脾胃安和，則風寒暑濕未易攻也。夫暑者，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心，是以暑喜傷心。若先傷暑而後傷風者，其候身體潮熱，晝夜不歇。若三四日潮熱不退者，是暑入心，蒙蔽心竅，則令手足搐搦，不醒人事，此名暑風證也。若身直不醒，則成痙證，難治。自古至今，暑風一證，醫書之所不載，但診其脈浮而虛者是也，蓋浮則爲風，虛則爲暑。此證若以驚風治之，必不救。若只伏暑，無傷風證者，其候頭額溫，五心熱，小便赤而少，面伏地卧，或有只吐而不瀉，或有只瀉而不吐者，或有吐瀉俱作者。又有年長成童，在道途間爲暑風所中，煩悶而不醒人事者，急扶在陰涼處，切不可便與冷水幷卧濕地。若與冷水，即與暑氣相擊，危在反掌。當以布帛帕蘸湯熱熨臍腹間，續以布帛帕頓放臍腹上，用湯瓶盛熱湯淋帕，令臍腹溫暖，候漸甦醒，方可用米飲徐徐灌之。然後用藥解其暑毒，必平復。

伏暑生驚　伏熱生涎燥，多嗔見食悲，向明憎不樂，入暗稍相宜。或即鮮雙目，無時動四肢，渴煩尋冷地，暑毒作驚危。

中暑似驚　暑毒傷心狀若驚，頭疼渴熱燥無聲，昏沉喘噎涎無汗，手足抽牽眼翻睛。

吐瀉因暑　吐瀉因傷暑，腸鳴利色黃，渴多煩不食，尿少熱如湯。困頓精神慢，啞煎意思荒，氣粗頻腹痛，面色減精光。

《全幼心鑑·濕》《巢氏病源》曰：濕者，水濕之蒸氣也。《活人書》云：風雨襲虛，山澤蒸氣，豈止大人中濕，小兒亦有受證者。緣小兒入夏以來，脾胃虛弱，腠理開疏，或因連日雨作，或地上蒸濕，小兒坐卧便濕氣，或乳母抱在陰濕地上嬉戲，不覺稍久，亦失濕氣。夫受濕者，其脈沉緩。濕流關節，身體煩疼，發熱惡寒，或多汗惡風，精神昏悶，或小便不利，大腑溏泄。若經久不除，則手足垂弾。若入臟，則瘖啞不言。挾風者，爲煩熱、爲流走，爲拘急。兼寒者，爲痛、爲浮、爲腫。與風寒二氣相合，則爲痺痛。此皆先受濕，後挾風寒之氣而然也。大抵治濕之法，不可發汗，亦不可向猛火處，只當疏利小腑，其濕自去。不利小腑，病根不除，流連歲月，是養虎遺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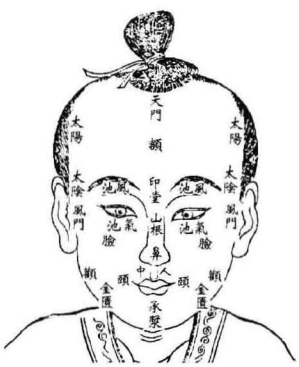
《全幼心鑑·辯證》　小兒嬰孩必辨虎口三關脈，紋紅紫而長。一指三部，左手人迎緊盛斷之。再驗小便赤白，可知表熱有無。大便秘，可知裏熱輕重。裏實四順飲微下。

《活幼全書·入門觀色》　五行多在面，凶吉在觀形，紅赤因心熱，風生是膽驚。面黃因食積，唇白是寒侵，赤黑眉間出，邯鄲一夢沉。

《活幼全書·入門聽聲》　五聲由肺出，肺絕哭無聲，氣短咽音澀，啼多心膽驚。鴉聲熱不退，腹痛冷相侵，聽罷知虛實，存亡在耳鳴。

《醫學正傳·小兒科·外八段錦》　先望孩兒眼色青，次看背上冷如冰。陽男搐左無妨事，搐右令人甚可驚。女搐右邊猶可治，若逢搐左疾非輕。歪斜口眼終爲害，縱有仙丹也莫平。

《片玉心書·察形色之圖》



察形色之圖

《片玉心書·辨虎口指脈紋訣》　凡小兒三歲以上有病，深重危急者，指

甲口鼻多作黑色。蓋兒脈絕神困，證候惡極，雖有良藥，斷斷乎不可保矣。

《育嬰秘訣・十三科・鞠養以慎其疾》 凡小兒專愛一人懷抱，見他人則避之，此神怯弱也。抱之則喜，放之行坐則哭者，此氣虛弱也。喜食甘味，腹有蟲也。

《幼科指南心法・察小兒形色》 凡觀小兒形色，青筋肝熱生風。兩腮紅赤痢相攻，黃色脾虛取用。黑氣腹痛中惡，白爲疳積生蟲。如逢兩眼黑重重，此是南柯一夢。

要識小兒形證，但將相貌推求。黃浮肌瘦痞瘕瘤，唇撮面青痛楚。吐舌唇焦內熱，昏昏好睡脾辜。手掀足掣是驚由，疳疾青筋大肚。

眼角眵生肝熱，口邊涎出脾寒。頭毛稀豎血將乾，胞腫脾家濕顯。鼻孔黑焦肺熱，耳輪枯燥腎傳。胸高氣促肺家炎，熱癮囟門腫陷。

小兒精神忽減，面皮黃白無常。必因乳食內多傷，生冷油膩阻當。或致腸鳴瀉痢，或爲瘧疾難當。忽然腹痛漸羸尪，癖疾蟲疳四樣。

小兒面皮紅赤，兩腮恰似深朱。風寒外感事何如，潮熱無時來去。或作驚風處治，或爲斑疹驅除。口乾啼哭淚如珠，困睡昏昏不乳。

小兒病形各樣，須憑眼力消詳。懷中偎縮怕風涼，合面睡時熱瘴。夜啼煩熱腹痛，目直驚風須防。長吁噯氣熱中藏，痰喘上攻火旺。

要辨小兒死證，囟門陷下成坑。喉中拽鋸氣和痰，目閉無神拘管。口唇牙齦粉白，手足恰似冰寒。鴉聲魚口眼常翻，不乳遺尿悶亂。

額屬心火，左頰屬肝木，右頰屬肺金，鼻屬脾土，頂頰屬腎水。色赤熱甚，色紅者主外感，色青者多驚，色晃白者多蟲，色青黑者腹痛，色黃者脾虛，色白唇青者瘧疾。面白者食積，面紫黑者中惡，面青白者虛風，面黃黑者主濕熱，此辨形色之捷法也。

《保嬰撮要・面上證》 額間赤色，主心經有熱，煩躁驚悸。若飲水或叫哭，屬本經實熱，用瀉心散以清心火。微赤，困卧驚悸，熱渴飲湯，屬虛熱，用秘旨安神丸以生心血。青黑，主驚風腹痛，或瘈瘲啼叫，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柴胡、鉤藤鉤補脾肝。青黑，主心腹作痛，此寒水乘心，用益黃散。微黃，主驚疳，用安神丸。左臉青或兼赤，主肝經風熱，項強頓悶，目劄瘈瘲，用柴胡清肝散。色微赤，倏熱咬牙，屬虛熱，用地黃丸。青黑，主肝剋脾而驚搐腹痛，用六君子加薑、朮。微赤，主朝熱血虛心燥，先用秘旨安神丸，次用地黃丸。右臉赤，主風邪。氣粗咳嗽，發熱飲水爲實熱，用瀉白散。若哽氣出氣，唇白氣短，屬虛熱，用五味異功散。若脾熱所傳，用清胃散。心火所刑，用人參平肺散。淡赤，主潮熱心躁，或大便堅秘，用宣明柴胡飲子以疏導。如潮熱未止，更用鉤藤飲以清肝。色青白，主咳嗽惡心，先用惺惺散解表邪，健脾土，更以六君子湯調補中氣。色青黑，主驚風腹痛，盤腸內釣，用六君、鉤藤鉤平肝補脾。鼻微黃，爲平。赤主脾胃實熱，身熱飲水，乳食如常，用瀉黃散清熱理脾。微赤，主脾經虛熱，身涼飲湯，乳食少思，用五味異功散，補中健脾。色深黃，主小便不通，鼻中乾燥，氣粗衄血，乃脾熱傳於肺腎，先用《濟生》犀角地黃湯，後用地黃丸。色淡白，乃脾虛泄瀉，乳食不化，用六君子湯，調補中氣。青色，主脾土虛寒，肝木所勝，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炮薑，溫中平肝。黑爲死候。頦間色赤，主腎與膀胱氣滯熱結而小便不通，用五苓散以分利。鼻準微黃兼右腮微赤，乃脾肺燥熱不能生化腎水，用黃芩清肺飲。膀胱陰虛，陽無所主，用滋腎丸。若頦間微赤，乃膀胱陽虛，陰無所化，用六味地黃丸。若小腹脹滿或陰囊腫脹，屬陰虛濕熱壅滯，用六味丸加車前、牛膝。脾肺氣虛不能通調水道者，亦用前藥。其小便赤色，久而尿血，亦屬肝腎氣虛有熱，用六味地黃丸。如不應，則用補中益氣湯，益脾肺，生肝腎。若小便後出白津，或莖中作痛，屬肝經濕熱，先用龍膽瀉肝湯，後用六味地黃丸。印堂青黑，主腹痛夜啼，此脾氣虛寒也，脾爲至陰，故夜間腹痛而啼，用鉤藤飲。色淡白，主泄瀉，乳食不化，屬脾氣虛弱，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人中黃，主傷乳胃逆。青，主下利，乳食不化，噯氣酸腐。此脾虛停滯，先用大安丸消食，後用異功散健脾。黑，主蛔蟲咬痛。唇色白，主吐涎嘔逆或吐血便血，乃脾氣虛弱，不能攝涎統血歸源，急用六君子湯。色赤，乾燥而皺者，主脾經熱渴，大便不通，煩熱不寐，先以清胃散治其熱，次以四君、黃連、山梔調其脾。黃，主食積泄瀉，乳食不化，以六君子湯健脾。色赤兼白，主衄血，乃脾肺虛熱不能攝血歸源，用《聖濟》犀角地黃湯清熱補血，用四君子湯以補脾氣。如久不應，用麥門冬散或人參安胃散。口畔色黃，主脾經積熱，用清胃散。久病，用四味肥兒丸以治疳熱。唇口抽動，主驚熱不安，用異功散加山梔、鉤藤鉤補脾平肝。若口流涎，唇色紫，乃脾氣虛寒，用異功散加炮薑、木香。若腹中痛，口吐涎，乃蟲作痛，先用蕪荑散，後用調中丸。不吐涎是積痛也，用異功散。手足厥冷，用理中湯加烏梅溫補中氣而痛自止。或吐後，或大便去後

而痛止者，先用下積丸，後用異功散。白，主失血死，青，主驚風死，黑色繞口者，不治。耳後微赤，此少陽經風熱，用柴胡飲子清肝生血。微黃，主睡中驚悸咬牙，用四君子加芎、歸、升麻以調理脾氣。耳乾燥，主骨疳蒸熱，作渴盜汗，用地黃丸。若小便後出白津，或玉莖癢痛，屬肝經濕熱，先用龍膽瀉肝湯，後用地黃丸。若稟賦腎氣不足，或早近女色，致小便澀滯或作痛如淋者，急用地黃丸、補中益氣湯滋其化源。或大小便去後，穀道牽痛者，其虛尤甚，用前丸加牛膝、車前、肉桂。如手足逆冷，或畏寒少食，陽氣虛寒也，急加附子，多可得生。大抵多因稟賦臟氣不平，或乳食、寒暑失節，或妊娠乳母飲食起居六淫七情所致。若初病元氣無虧，乳食如常，發熱壯熱，二便秘結，作渴飲水，睡不露睛者，悉屬形病俱實，當治邪氣。若病久元氣已虧，食少發熱，口乾飲湯，嘔吐泄瀉，肢體畏寒而露睛者，悉屬形病俱虛，當補正氣。更宜審胎氣之虛實，臟腑之相勝而治之，庶無悞矣。

《保嬰金鏡録·面部見色主證》 目內色青，主肝經風熱發驚。若直視叫哭，屬肝經實熱，用抑肝散。兼咬牙頓悶，屬虛熱，用六味地黃丸。色赤，主心肝二經發熱，抽搐、煩躁。若小便赤，屬小腸實熱，用導赤散。若驚悸倦怠，屬肝經血虛，用六味地黃丸。色黃，主脾積少食、夜間發熱，用四味肥兒丸。飲食停滯，吐瀉並作，用胃苓散去桂，加茵陳、山梔。目鮮，發搐，眼眨，屬風熱相搏，先用柴胡梔子散，後用六味地黃丸。眼胞微腫，主久咳惡心或脾疳食積，用五味異功散補脾肺，兼肥兒丸以消積滯。或目視不明，或雀目，揩拭眉眼，此欲生風也，急用抑肝散以解之。睛尾紅絲，乃肝木勝脾土，先用四君子加柴胡、山梔，後生地黃丸。【略】況今之小兒，元氣與昔不同，用藥失宜，脾胃先傷，豈可泥古方而施治哉。余故考諸名家，宗諸東垣，於凡諸證，各補以方藥治者，能即色以驗其病，察病以固其本，斯無失矣。是以古之治病，望色爲先也。且驚則氣散脈亂，不可專診，故必兼察色。《心鑑》云：若面色未盡，當參之以指脈，指脈未盡，當參之以面色，色脈兼盡，無餘蘊矣。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面部察色應病歌》 兩腮肝肺位，鼻準內斯脾。正額爲心主，頦間三腎隨。有內斯形外，觀之識病機。面赤唇青者，傷寒熱證推。驚風青黑應，唇臉所由知。面黃多積病，瘧疾亦何辭。白多應是瀉，痢更蹙雙眉。面青肝有病，春患最難醫。舉金來尅木，餘倣此推之。

《赤水玄珠·幼科·看形色聲音脈息》 要知兒病生與死，總觀面上色聲音，唇青耳黑人難救，哭聲不響赴陰君。

聲輕者氣清弱也。重濁者痛也，風也。高喊者熱將狂。聲急者，神驚也。聲塞者，痰也。聲戰者，寒也。聲噎者，氣不順也。喘者，氣促也。噴嚏者，知其風。呵欠者，知其倦，亦主風。陰陽相雜也。

《古今醫鑑·幼科·入門審候歌》 觀形察色辨因由，陰弱陽強髮硬柔。若是傷寒雙足冷，要知有熱肚皮求。

《痘疹金鏡録·寒門總括歌》 百日胎寒與臟寒，中寒內瘡疝同看。停傷食積留中脘，吐瀉頻啼哯乳干。小腹痛攻心與胃，虛膨滿悶二眉攢。吐涎面白啼聲細，寒戰唇青手足拳。吐出不消純下白，四肢厥逆夜滋煎。如斯以上皆寒證，萬勿因循變病端。湯則理中加減用，或投七劑七香丸。若能依此爲施治，起死回生是不難。

小七香丸，此乃總要之劑，能治小兒諸寒之病。其藥皆溫暖之劑，有益於脾胃者，故皆可服之。

理中湯，治胃寒嘔吐，心腹絞痛，一切寒證。

凡胎寒、臟寒，手足拳曲，面臉青白，腸鳴口冷，啼哭身戰，或口禁不乳，加木香、肉桂、芍藥煨。凡中寒腹痛疝氣者，痛從小腹引至心胃，口吐青水，面色青白，手足厥冷者，加吳茱萸、小茴香、川練、青皮、枳殼。凡寒吐瀉者，乳片不消，多吐少出，瀉利青白，小腹作痛者，加木香、半夏。吐甚者，加丁香。凡脾胃受寒，飲食少用即作飽，不易消化，加丁香、山查。凡寒脹，腹大虛膨，青筋內痛，喜食熱物，加大腹皮、檳榔、木香。凡賁豚疝氣，乃腎之積寒，自小腹下有物如筆管升上即痛，加澤瀉、良薑、青皮、木香。凡哯乳者，口角垂涎，乳食不消化，加枳殼、藿香。凡寒疝夜啼，更盡則復卧，哭多睡少，天明則已，腰曲額汗，眼中無淚，面色青白，漸入盤腸，加茱萸、茴香。凡盤腸內瘕者，身曲傴僂，氣不舒暢，加宿砂、吳茱萸、沒藥、木香、葱白同煎。

《痘疹金鏡録·熱門總括歌》 小兒生下胎受熱，目閉胞浮大便積。濕熱薰蒸遍體黃，小便淋瀝或見血。滿口或疳或赤游，發頤咽痛重木舌。胎毒瘡瘍痛莫言，多啼不乳呻吟劇。諸證皆由擁熱爲，大連翹飲不虛設。三黃化毒丹可兼，頓令慈母生歡悅。

《痘疹金鏡録·傷風門總括歌》 傷風貪睡面青黃，呵欠頻頻熱似湯，口吐氣來渾似火，鼻流清涕嗽生痰。法當解表消痰嗽，加減參蘇飲正當，更用

抱龍兼錠子，霎時雲散日回光。

《痘疹金鏡録・傷寒總括歌》 傷寒六脈皆浮緊，虎口三關紋紫紅。發熱惡寒腰疼強，頭疼吐逆悶煩攻。夾驚卧睡時驚掣，夾食餿酸噎氣充。無汗必須微解散，太陽莫使過經凶。

《幼幼集・錢氏經驗方・身冷熱驗證歌》 鼻冷知痘疹，耳冷緣傷風，熱證渾身熱，乍熱是傷脾。囟門高起，脈來洪大而有力，渾身壯熱，日夜不寧者，是傷風寒，宜用發表之劑。囟門高起，脈來緊大而軟，身體不熱，唇紅口乾，乃是内熱，或有驚悸，宜抱龍丸治之。乍涼乍熱，肚腹膨脹，大小便不通者，下之。如大小便照常者，保和丸主之。口乾發渴，大便泄瀉，小便赤短者，胃苓丸主之。囟門陷下，肚腹膨脹，不思乳食，乃是傷寒，宜用香砂保安丸治之。

《針灸大成・認筋法歌》 囟門八字甚非常，筋透三關命必亡，初關乍入或進退，次部相侵亦何妨。赤筋只是因膈食，筋青端被水風傷，筋連大指是陰證，筋若生花定不祥。此有禍祟之筋。筋帶懸針主吐瀉，筋紋關外命難當，四肢痰染腹膨脹，吐乳卻因乳食傷。魚口鴉聲并氣急，犬吠人唬自驚張，諸風驚證宜推早，如若推遲命必亡。神仙留下眞奇法，後學能通第一強。

凡看鼻梁上筋，直插天心一世驚。初生時，一關有白，謹防三朝。二關有白，謹防五日之内。三關有白，謹防一年之外。凡筋在坎上者即死，坎下者三年。又有四季本色之筋，雖有無害。青者是風，白者是水，紅者是熱，赤者乳食所傷。

《針灸大成・六筋圖》



六筋圖

《針灸大成・入門歌》 兒心熱跳是着唬，熱而不跳傷風説。涼而番眼是水驚，此是入門探候訣。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面部險證歌》 額上紅多熱燥多，若逢青色急驚疴，形如昏暗多應死，青貫山根奈若何。囟門腫起定爲風，此處應知最是凶，忽陷成坑如盞足，不過七日命應終。印堂青色搐驚多，紅主心驚白主和，或見微微青紫色，只因客忤證相過。山根青現兩遭驚，紫色傷脾吐瀉因，紅色夜啼聲不歇，若逢白色死之形。年壽黄爲吐瀉基，若然眇白是爲虚，兩頤赤爲啼哭熱，更兼黄色吐因之。鼻準微黄紫庶幾，深黄死證黑應危，人中短縮緣吐利，黑形唇反定難醫。鼻門黑燥渴難禁，面黑唇青命不存，肚大青筋俱惡候，更兼身有直身紋。唇上鮮紅潤者平，燥乾紅熱即黄生，白形失血青驚重，黑紋繞口死之徵。承漿青色食時驚，黄多吐逆是眞形，煩躁夜啼青主吉，金匱青生亦主驚。青脈生于左方俠，須驚一度見推詳，赤是傷寒微燥熱，黑青知是乳多傷。右邊青脈不須多，有則頻驚怎奈何，紅赤爲風抽眼目，黑青三日見閻羅。忽見眉間紫帶青，看來立便見風生，青紅碎雜風將起，久病眉紅是死形。白睛青色有肝風，有積黄形不及瞳，若見黑睛黄色現，傷寒發疸是其踪。兩頰風池二氣黄，躁啼吐逆色鮮紅，更如火炮還多燥，肺家客熱死非空。兩臉黄爲痰塞咽，青色肝風紅主熱，赤是傷寒黄主淋，二色精詳分兩頰。左腮紅爲痰氣盛，右腮紅是傷風寒（證），面目青黑危急形，面帶微紅驚且熱。面白黄多吐利因，面青唇白急驚成，面白唇青方瘧疾，面多白色腹中疼。面紅唇赤是傷寒，面目皆黄濕熱端，面黄弄舌心煩躁，面腫虚浮咳利干。兩眉紅主夜啼多，眉皺頭疼痢疾應，眼胞浮腫咳之久，不爾因疳瘧痢疴。瞑目昏昏似睡分，不轉睛而半露微，縱開目内無光彩，此證出來號慢脾。耳輪乾燥骨蒸容，聆聆耳内自流濃，耳輪冰冷知麻痘，耳後紅絲縷亦同。鵝口口中皆白垢，脾熱必然多口臭，魚口鴉聲最不祥，舌唇黑色應難救。口張出舌是驚風，重舌木舌熱干中，舌上生舌陽毒結，舌上生芒刺亦同。舌上白滑亦難醫，舌上黑胎全不和，舌上黑色命將休，舌卷難言死可知。咬牙寒戰痘瘡傳，牙根出血是牙鮮，牙根白色瀉痢急，齒嚼咬人不久延。牙槁焦枯脾熱致，牙折腎經疳積是，牙床癢塌咬牙疳，牙關緊急驚風使。口沫啼叫蟲痛乎，涎來清白胃寒虚，吐涎黄水非良候，壅塞風痰吐盡奇。呵欠面黄脾土虚，面青呵欠是驚迷，面紅呵欠爲風熱，呵欠久病陰陽離。呵欠氣熱是傷寒，呵欠喘急傷風傳，多眠呵欠因疲倦，呵欠煩悶痘瘡傳。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面部捷徑歌》 亂紋交錯紫兼青，急急求醫免命傾。盛紫再加身體熱，定知啼哭見風生。紫少紅多六畜驚，紫紅相幷即疳成。紫點有形如米粒，傷風積食證堪評。紫散風傳脾臟間，紫青口渴是風癇。紫隱深沉難療治，風痰祛散命須還。紅赤連兮赤絡輕，必然乳母不相應。兩手忽然無脈見，定知衝惡犯神急。黑輕可治死還生，紅赤傷寒痰積停。赤青脾受風和證。青黑脾風作慢驚。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五色不治歌》 青色如針兩目下，良醫也須怕。忽然腹痛面青時，何必更求醫。青色橫目及入耳，此證應知死。赤侵眉間死無疑，七日可爲期。青色如針入口裏，報君三日已。黑色遮眉入繞目，命殂何人速。黑起眉間也不良，十日定知亡。人中黑色入口裏，必做黃泉鬼。眼目自閉睜開，死信也將來。水腫之病目輪黑，報道腎經絕。久咳唇白及繞頤，死日不多時。孩童吐血鼻塞白，命殂救不得。久病忽然面似粧，不久見閻王。目陷無光兼直視，禍從三朝至。更有瞳人不轉動，休將良藥用。口噤全然不進乳，此病必難計。瀉下之物如瘀血，此兒休望活。利久不食又咬人，終與鬼爲鄰。瀉利不止熱又生，如何想命回。久吐不止止又吐，此病入鬼數。耳爲生瘡黑班出，醫人休用術。下糞黑色不止時，不必望生期。久嗽四肢皆厥冷，辦起棺木等。小兒腹脹喘又粗，終須向死途。這般諸惡證，枉費用功夫。

《壽世保元・小兒死候形證》 太衝無脈、滿口枯涎、身出黑汗、舌縮生瘡、五心凸腫、瀉出黑血、丹毒遍身、瀉止又瀉、直視看人、面黑狂躁、驚叫咬人、吐瀉不止、魚口氣粗、鼻乾黑燥、忽作鴉聲、啼哭無淚、兩眼半開、四肢羸瘦、氣喘無烟、肚大青筋、四肢逆冷、汗珠不流、唇反舌縮、甩手撒人、搖頭動項、囟門作坑、涎如牽鋸、勾腰凸肚、鼻內氣冷、患者皆死。已上並是死候，難以醫療，不可順情。

《嬰童類萃・雜病證候歌》 望聞審察嬰兒病，諸證原由當細評。先觀面部推五色，某色某臟各呈形。心赤肝青肺主白，脾黃腎黑自分明。歲氣合來參四季，寒熱溫涼藥變更。次觀虎口何色現，紅輕青重黑非輕。風關初見爲易治，氣關紋見病遭迍，若在命關危惡候，透指膏肓藥不靈。眼赤羞明肝家熱，驚搐啼叫屬心經，嘔吐瀉痢脾土厄，水腫痞積亦脾經。面青眉皺心腹痛，臉上斑癬虻驚眞。積聚日久成雀目，口臭牙宣胃火蒸。傷風咳嗽病在肺，痰喘氣急肺寒凝。龜背卻因寒客背，龜胸肺熱證相應。疝氣偏墜寒在腎，走馬牙疳亦腎經。疳有五疳分五臟，驚風八證熱痰生。渾身瘡癤乳熱毒，頸項痰核火結成。小便不利膀胱熱，大腸蓄熱便不行。借問驚癇從何起？風痰火熱一齊興。傳變慢驚脾困極，亦有風寒變此形。反張目閉肢瘛瘲，速灸關元尚可生。此是幼科入門訣，請君牢記在心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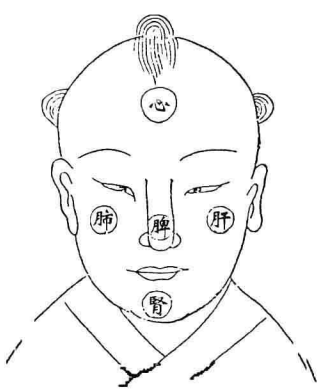
《嬰童類萃・面部總圖》



頭乃諸陽經絡之所聚面者五臟氣血之榮枯臟者神之舍色者神之旗五臟衰敗面色枯槁五臟充實面色光華故容色光澤者壽容顏枯槁者夭凡看嬰童必先望氣色盛衰凶吉可知矣

《嬰童類萃・面部七圖》

面部應五臟圖



面部應五臟配五色某部見某色病順四時者生克四時者爲逆各隨其部位治之

面部應八卦圖



五行生克
旺相休囚
死絕看在
何位方知
凶吉隨卦
決生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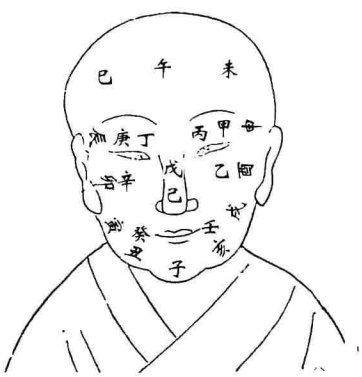
面應五色之圖

看天庭并兩顴
骨或青黃紫黑
紅紋或入口不
入口決吉凶生
死如神滿面無
紋惟見黑色天
庭兩顴黑霧騰
騰者百無一生



面應天干地支圖

面部觀五色以
知五藏之病青
主肝赤主心黃
主脾白主肺黑
主腎又看大小
腸膀胱并三焦
色現何部當隨
其經而治之則
病情無逃矣



黑紋侵部位之圖

此紋成黑點如
現面部必是死
症雖神藥不能
救更看何色赤
急驚青慢驚黃
白紋來朝猶可
黑紋鎮目過眼
上死紫色亦死



面應五岳四瀆圖

面應五岳四瀆
頭圓象天口方
應地眼目循日
月血脈似江河
毛髮若草木聲
音洪遠者貴細
無韻者貧能聽
聲察色貴賤定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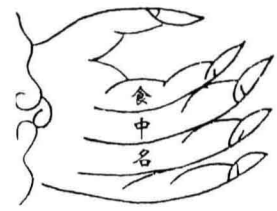


面部諸證驗紋圖

紋如雙鈎主傷
寒如環有胸主
傷食如蠶三曲
食毒物如紋或
青白赤入口或
過目俱重可治
若見黑色則不
可救矣



《簡明醫彀・幼科・初生十則》 看囟：頭頂前動處是。顱囟者，精神之門戶也，開竅之橐籥也。上下相貫，百會相通，七竅應透，五臟所藉，泥丸之宮，魂魄之穴。氣實則闔，氣虛則開。良由長大，不可不合。醫家看病，切宜察之。寬大者，受病深重；未合者，怕熱怯寒。成坑者滑泄；突起者風疾；久冷者吐瀉；虛軟者癲癎；連額者易驚；動數者氣弱。兒之致疾，多由於此。喜暖忌寒，保固無病。



初生至半歲，虎口紋未成。額上候寒熱，兼面色察病。

嬰童初生至半週，額間眉際候因由。醫家三指橫排定，頭左須將右手求。若是傷寒三指熱，食中熱嗽痰驚風。三指冷兮爲吐瀉，中名熱積腹中躊。

《丹臺玉案・小兒科・面部氣色舉證》 古云：小兒爲之芽兒，如草之芽，如水之漚。蓋因臟腑脆嫩，口不能言，最難投劑。當首察色而知其所屬，次驗虎口以辨其所因，實爲治法之簡要也。

小兒有病看面部，全依氣色決分明，望聞問切能窮究，臨病方無拘手尋。面部諸般各有屬，眉稜上下俱屬木，左目太陽右太陰，鼻準脾家土心應。唇口兩傍脾所居，兩目頤間腎之墟，額同顴臉屬心火，左頰原來肝所主，右頰唇中是肺基。四時各有一色強。依時無急逆時殃，要分旺相休囚否，盡在人心自酌量。春天青旺亦爲相，黑休白囚黃否家。夏天赤旺黃相吉，青休黑囚白不良。假爲肝病面青時，白色當春未易醫。此是肺金來剋木，色黃又被脾家欺。心病夏天尚面赤，望色只愁形色黑，此彼腎水剋心火，白色又被肺家屈。肺病愁來面白宜，若行赤色最難除，此因心火剋肺金，青色反令肝作威。腎病面黑各天相，黃色現時多悒怏，此乃脾土剋腎水，色赤反致心磨障。脾居四季面形黃，如遇青色最難當，此爲肝木剋脾土，色黑反使腎家強。春赤夏黃秋黑色，冬青雖相亦無益。從前來者實形傳，實瀉其子平方吉。五臟所屬各一宮，五色分來人不同，色內能分明與滯，據色方能辨吉凶。心赤順時鷄冠色，不宜瘀血糊塗赤。肝形翠羽順光多，色如嫩草安爲吉。脾色貴如蟹腹黃，形如枳實必災殃。肺形獨貴豬脂狀，枯骨定知壽不長。腎色最尚如烏羽，形如炭煤非吉理。色色去將兩色分，吉凶灼然不虛語。更看人氣清明順，神昏氣餒作凶認。瘦而氣壯色必實，肥而氣怯色必嫩。氣壯則實以安祥，氣怯則虛壽不長。再看得病面如何，發熱額上紅必多，青色現時急驚作，若成昏暗定知殂。額冷足冷夾食驚，額熱足熱傷風重。凶門貴合不宜陷，腫起成坑兩無用。印堂青色驚之疴，紅色心驚白主和，或見微微青紫色，只因客忤驚相過。山根青兮驚爲疾，紫色傷於乳和食，瀉脫宜黃白須死，年壽黃爲吐利基，若成皖白是乎虛。兩頤赤爲啼哭熱，左肥紅是瘀氣爲，右肥紅是傷風熱，面青唇赤傷寒至，面目皆黃濕熱生，面黃弄舌五心熱。兩眉紅主兒夜啼，眉皺頭疼痢疾爲。眼脬浮腫主久嗽，病之將瘥目皆黃，淡紅心熱無多說。目多直視乃驚風，赤脈貫睛肝病凶，魚目定睛非吉兆，瞳人中陷死之宗。

《景岳全書・小兒則・初生兒看病法》 初生兒以手捻其頭，摸其頤頷，不作聲者爲無病。縱有病，以手指探其口，雖發聲而從容咂指者，其病輕。若即發聲，不咂指而色或青紅兼紫者，此落地受寒之甚也，其病重，須急辨其形色虛實而治之。若牙關緊閉不納乳，或硬而不軟，其病極重也，此驚邪入足太陽經及足陽明經而然，須急治之，庶可平復。

初生兒肥胖色嫩，日覺好看者，此其根本不堅，甚非佳兆，且亦最易感邪。凡邪入腑者，近在第二三日見之，其證吐乳、夜啼發哭、腹鳴，皆胎驚之證，然猶淺而易治。若邪之入臟者，遠在六七日見之，此臍風、噤風、撮口風之候，其病深而難醫。若大聲口噤、舌大痰壅者不治，蓋五六日間，病傳心肺脾三經也。此風氣甚盛而無所泄，故形見於喉、口、牙關、聲音也。其面額青紫黑色者不治，爪甲青黑者不治，臍青黑者亦不治。凡父母肥者不可生肥兒，父母瘦者亦不可生肥兒。生而肥胖，必當以藥斂之，使其肥肉堅實，面轉微黃之色則吉，不然則凶。生兒怯弱，必須以藥扶助之。若七日之內肌肉頓肥，則必病矣。過此以往漸肥者，不足慮

也。治肥之法，宜清痰濕，解胎毒，預防其風氣，亦不可過用峻厲以傷脾氣。又當看小兒元氣厚薄，厚者十無一失，薄者十無一生。然其中有死者，有不死者，則以病之所生有眞僞也。凡怯弱者，宜專培脾腎爲主。

《景岳全書・小兒則・看小兒壽夭法》　看小兒法，以聽聲爲先，察色爲次。凡聲音清亮者生，有回聲者生。澀者病，散而無出聲者不壽。忽然大聲而無病者，須細看其身，恐有瘡毒，即須治之。臍帶中無血者生，臍帶銀白色者生。短帶紫脹者，於斷帶之後捻去紫血，可保無虞。額皮寬者壽。卵縫通達黑色者壽，初生下如水泡之狀者險。面轉微黃之色者吉。生下粉白花色者，必主臍風而死。生下皮寬肉瘦，五六日頓肥者，亦必有臍風之患。生下皮肉不光者死。泣不出聲者死。泣而無淚者死。舌如豬肝者死。口角上有紫色如蝦鬚者死。髮粗長者生，細軟不放者死。陰物不起者死。陰囊不收者死，白者死，赤者死。無糞門者死。臀肉不生者死。股肉不生者不壽。面無彩色者夭。臍帶短大紫色者夭。生下渾身銀白者夭。生下有齒者大凶，致傷父母，不然必傷自身。生下未裹即撒尿者，殺父母，蕩家財，在世一生勞苦。

《景岳全書・小兒則・顏色》　凡察色之法，大都青白者少熱氣，病主陰邪；黃赤者多熱氣，病主陽盛。青主風氣，主肝邪，主脾胃虛寒，主心腹疼痛，主暴驚傷心膽之氣，主驚風，當察兼色以分急慢。白主氣虛，甚則氣脫，主無火，主脾肺不足。白兼青者主慢驚，主大小腸泄瀉。赤主火，主痰熱，主傷寒熱證，主煩渴，主急驚躁擾，主閉結，主陽邪喘促，主癰瘍痘疹。黑屬水，主陰寒，主厥逆，主痛極，沉黑主危篤。黃主積聚，主痞塊，主脾病，主脹滿，主脾疳。黃兼白者主脾寒脾弱，主氣虛神怯。黃兼青者主脾虛泄瀉，主慢脾風，黃兼赤者主疳熱。兩顴鮮紅，或作或止者，謂之面戴陽，乃眞陰虛弱，此非陽證也，不得以熱赤同論。

《幼科醫學指南・小兒危證歌》　鼻乾黑燥，面黯黃焦，冷汗如油，鴉聲魚口，吐瀉不定，精神不爽，唇若塗硃，太衝無脈，爪甲青黯，耳如煤染，服藥不化，便溺無知，氣急口張，舌捲囊縮，目直視而無光，腳龍抱而屈曲，縱有丹丸，將安施治？又如藥不下咽，通關不嚥，臍突胸腫，眼陷唇青，或手足冷如凝冰，或喉中響如截鋸，眉黑入耳，目赤貫瞳，與夫瀉痢如筒，丹毒遍身似火，唇不蓋齒，汗臭沾身，四肢不收，兩眼白膜，驚癇後而喘發，吐瀉後而嗽加，瀉止復瀉，眠而又眠，鼻孔張開，手足心腫，吐瀉思渴，下痢如肝，或實胸而陷胸，或舒舌而弄舌，或人中滿而齒黑，或頭髮直而肌枯，將手抱頭，脈青過命，皆死證也。

《幼科醫學指南・決死證歌》　吐瀉膨脹爪甲青，氣喘搖頭手抓人，筋過三關魚刺樣，忽然大叫必歸陰。齒如解鋸目生絲，角弓反張目弔之，十指無血兼聲啞，項軟如綿死可知。白如枯骨黑如煤，赤似塗硃凝不開，目青面黃人不救，四時黃潤不須哀。十宣穴內布針施，此術人間識者希，紅紫血流人即醒，若然化水不能醫。要知兒病生與死，先觀顏色聽聲音，唇青耳黑人難救，哭聲不響赴幽冥。鴉聲魚口頂門高，直視目扎舌黑焦，騰蛇鎖口筋盤肚，吐痰不住併頭搖。

《幼科醫學指南・觀眉目訣》　兩眉紅色主兒啼，眉皺頭疼痢疾弛，眼胞浮腫主久嗽，不爾目疳瘧疾虛。黑睛多者是胎實，白睛多者是胎瘦，病之將愈目皆黃，深紅心熱無他說。目多直視乃驚風，赤脈貫睛肝病凶，魚目定睛非吉兆，瞳神中陷死之宗。冥目昏昏終似睡，或不轉睛半開閉，兩目總開無睛光，此病原來慢驚是。

《幼科醫學指南・辨手指訣》　五指冷時必是驚，若逢指熱傷寒成，兩手中指梢頭冷，必是麻痘證相侵。手足甲青心痛別，手足甲黑是筋絕，指上若有紅絲縷，手心兼赤生難決。手搦拳者是急驚，手開撒者慢驚成，角弓反張驚風作，手足瘈瘲名慢驚。氣虛發熱手足冷，血虛發熱手足熱，須知胃寒手亦寒，胃若熱兮手亦熱。

《幼科醫學指南・辨小兒傷寒傷熱傷風傷食證候》　指冷、面青、躁而惡寒，左額有青紋，此傷寒也。掌心有汗，面色青紅，人中青紋，獨處不寧，時發驚悸，似驚非驚，此傷熱也。面赤，鼻塞，清涕交流，手足煩躁，此傷風也。眼眶或腫，右額紋青，頭肚俱熱，胸膈不寬，腹脹而吐，此傷食也。至若身熱不常，飲食不減，唇紅面赤，大小便秘，脅下汗出，亦熱也。熱病得汗熱不退者死，熱病汗不出，或汗出不止者死，柴葛湯可用。

《保幼新編・辨實熱》　性急數啼，汗熱，寤寐多驚，大便小便不通，有微恙身輒烘熱，喜飲水。

《保幼新編・辨虛熱》　性緩聲懦，遍身如常，腦後偏濕，盜汗汗冷，

便滑數泄，上熱下寒，口內糜爛，善發諸疳，數吐乳流涎，常有喉間痰聲，善噫，屎色青而又白。

《誠書·面部形色諸證之圖》



面部形色諸證之圖

《誠書·玉枕腧穴之圖》



玉枕腧穴之圖

《誠書·肢節見于面部之圖》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是者壽。

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眦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臏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肢節見于面部之圖

《誠書·五臟六腑見于面部之圖》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腎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少腹痛，下爲卵痛，其圜直爲莖痛，若女子當爲膀胱子處之病。五臟次于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



五臟六腑見于面部之圖

五氣者，五臟之使也，五時之副也；五官者，五臟之閱也。脈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臟。經氣入臟，必當治裏。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其色粗以明，沉夭者

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臟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幷也，可變而已。嘗候闕中，薄澤爲風，冲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然人不病卒死者何？大氣入于臟腑者，不病而卒死矣。忽病小愈而卒死者何？蓋赤色出兩顴，大如拇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拇指者，必不病而卒死。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今，故氣相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沉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五臟者，身之強也。頭者，精神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僂俯，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者生，失強者死。

《誠書・診色俱生下月內**》** 初生七日內，頭上有赤氣，如蚯蚓繞頭，系在胎受邪熱。用銀針或蘆刀于舌上挑破出血。須早圖可幸安，若血黑者死。

囟門赤腫熱極，或黑者死。印堂黑色，主臍風，死。初生面上多變顏色者，一月內死，號惺惺候。七日內面上赤點如麻子，懷胎受毒，須早治。面紅忽紫，主傷風傷寒候，變黑者死。滿面紫黑，慢驚，七日死。面目青色，主發搐半身。生七日內，兩臉赤如大豆片，胎受熱，一月死。兩臉如土色，七日內死。腹有青筋者，不滿百日亡。生七日內，眼上眩下生黑點如麻子，主天癇；青紫色者，主浴被風。眼上眉下白如綫，主咳嗽。耳尖黑，耳後骨黑，耳穴中黑，俱主死。鼻上山根橫少青者，胎驚。人中黑，九日內必死。口吐白沫，面黑者死。口四角煤黑者死。生下遍身黃腫如疽，眼閉呻吟腹脹者，緣母懷胎時服藥太過。

《醫宗説約・小兒科女科心誠賦》 示吉曰：小兒之病，口不能言，故曰啞科。惟賴望色驗證，察紋切脈，以知其臟腑之微，實難事也。故庸工治病，遂拘小兒病食上起之説，概施消導攻伐之品，實者偶爾中病，虛者遂至重虛，良可憫也。即有智者，不遵古人之遺意，常恃一己之聰明，或致弄巧而成拙，以致智愚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此故維何？皆因不辨明其寒熱虛實、外感內傷之故也。予不揣愚陋將六證分明于後，一見了然，使無疑似之嫌。如兼他證，隨證加減，又存司命者之方寸耳。

凡見小兒頭疼發熱，鼻塞聲重，咳嗽，手背熱，惡風寒，皆屬外感。無汗，脈浮緊，傷寒。自汗，脈浮緩，傷風。暑月，吐瀉作渴，齒燥脈虛，傷暑。浮腫，泄瀉，身重，小便不利，脈濡細，傷濕。舌乾口燥，唇焦面赤，或啞，脈數，傷熱。

凡見小兒噯氣飽悶，作酸腹膨，不思食，及惡聞食氣，下泄臭屁，惡心，乍吐乍瀉，或寒熱，或腹中硬塊作痛，手心熱，脈弦滑，俱屬內傷飲食。已上二證最多。

凡見小兒發熱無汗，表實。大便閉，裏實。心胸飽悶，腹中膨脹，惡心噯氣，吐出酸水，手足有力，腹痛手不可按，脈洪實有力，俱屬實證。

凡見小兒面皖白無神，懶言氣短，不思食，腹膨不痛，二便如常，喜卧，眼喜閉，手足無力，慢驚。久吐胃虛，久瀉脫肛脾虛，自汗表虛，自痢裏虛，脈來微細無力，及行遲、齒遲、髮遲、解顱、鶴節，俱屬腎氣未成，元精不足。已上俱屬虛證。

凡見小兒發熱，手足心熱，面紅唇乾，舌乾口渴，口上生瘡，口中熱臭，大便秘，小便赤黃，或痢下黃赤，肛門焦痛，喜飲冷水，喜就涼處，腹中熱痛，脈來洪數，俱屬熱證。

凡見小兒面白唇青，手足冷，口中冷氣，或瀉痢清白，無熱不渴，腹痛悠悠無增減，或惡心嘔吐，喜就暖處，脈來沉遲無力，俱屬寒證。

已上諸證，每證不必悉具，凡見一二，便作主張治之。若二證三證兼見者，須照本條斟酌盡善，自能中病也。

《石室秘録・兒科治法》 天師曰：兒科得其要，無難治人，今傳一法門，使萬世小兒盡登仁壽。法在先看氣色，後看脈。小兒有疾，其顏色

必鮮艷。以鼻之上，眼之中間，中正精明穴上辨之。色紅者，心熱也。紅筋橫，直現於山根，皆心熱也。色紫者，心熱之甚，而肺亦熱也。色青者，肝有風也。青筋直現者，乃肝熱也。青筋橫現者，亦肝熱也。直者風上行，橫者風下行也。色黑者，風甚而腎中有寒。色白者，肺中有痰。色黃者，脾胃虛而作濕。黃筋現於山根，不論橫直，總皆脾胃之證。只有此數色，無他顏色，故一覽而知小兒之病矣。大人看脈於寸關尺，小兒何獨不然。但小兒不必看至數，止看其數與不數耳。數甚則熱，不數則寒也。數之中，浮者風也，沉者寒也，緩者濕也，濇者邪也，滑者痰也，如此而已。七表、八裏，俱不必去看，自知吾訣，則《脈經》亦不必讀也。方止歇者乃痛也，餘亦不必再談。小兒證，大約吐瀉厥逆，風寒暑熱而已。其餘痘疹瘡，餘無他病。或心疼腹痛，或有痞塊，或有瘡疔，可一覽而知也。然而小兒之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故藥宜補爲先。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詳虛實寒熱大小總論合參》 凡身寒脈細，二便如常，一切疾病患後，及汗出不食者，是虛。若身熱脈大，二便不利，能食悶瞀，煩躁甚渴者，是實。面紅如桃花色者，裏盛外實也。大便黃稠，小便清澈者，陰陽分而臟內實也。夏不畏熱，冬不畏寒，手足溫暖者，稟氣壯實而表裏安和也。面皖白色者，氣血衰少也。便糞青色者，胃與大腸虛冷也。吐乳食者，胸胃有寒冷也。乳食不消化者，脾虛也。遇冬而惡寒，逢夏而中熱者，稟氣怯弱，陰陽俱虛也。諸候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言者爲虛，不言者爲實，緩者爲虛，急者爲實，濡者爲虛，堅者爲實，癢者爲虛，痛者爲實。外痛內快者，外實內虛。外快內痛者，外虛內實。心腹皮膚內外諸痛，按之而止者爲虛，按之而痛者是實。凡皮虛則熱，脈虛則驚，內虛則重，筋虛則急，骨虛則痛，髓虛則惰，陽虛則泄。三陽實，三陰虛，則汗不出。三陰實，三陽虛，則汗不止。大凡診治，先須察其新久虛實，虛則補母，實則瀉子。如肺虛而痰實者，固當利下，先宜實脾，後與瀉肺是也。凡肺病而復見肝證，咬牙呵欠者易治，蓋肝虛不能勝肺故也。若目直大叫，項急頓悶者，是肺病久虛，肝家強直反勝也，難痊。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驗生死證訣大小總論合參》 凡面目俱黃而澤者，面黃目赤者，目睛光明彩潤者，諸熱神清安靜者，虛證受補能食者，病勢雖危，太衝有脈，神氣不脫，囟門不陷，顏色爪甲皆不昏黯者，皆爲可治。若目睛無光，瞳人不轉，爪甲唇背俱黑，啼哭無淚，不哭下淚，喫乳不收，舌出口外，汗出如珠者，唇不蓋齒，口無津液，四肢垂冷，下瀉黑血者，口作鴉聲，喉中聲嘶，口鼻乾黑，手足口鼻皆冷者，面黑咬人，鼻黑身熱，氣喘不迴，瞳人中陷，鼻孔如煤，眼眶青色，腳直肚大而現青筋者，耳輪廓黑，唇青黑色或如枯骨，赤貫瞳人，囟突及陷，魚口舒舌，不能啼哭，啼哭無聲，胸陷及突，吐出蛔蟲者，身生青黑等班，遍體不暖，長噓出氣者，傷寒連劑無汗，諸病天柱骨倒者，小兒百日內外發搐愈而復作，面黑神昏者，目白面黑或面目俱赤卒叫者，面青唇黑或面黑目直視者，手掌無紋，口唇滿反，人中無痕，尋衣摸縫，汗出不流而舌捲者，陰結陽結，目無精光恍惚者，遺泄不覺，牙齒黑色，妄語錯亂者，卒腫而蒼色黑者，手足爪甲肌肉俱黑者，熱吐目赤，瀉如屋漏水者，按脈無根，陰囊俱腫者，面目俱白，神色枯槁者，面無精光，不能飲食，身有尸臭氣者，面黃目黑，面赤目黑，口不能閉，呻吟不止者，病久而身有印瘡點子起者，髮直如麻，舌腫發驚，面無血色者，發搐目斜，唇口俱動，腳面上直，手如抱頭之狀，身不知痛癢者，撮口如囊，瀉糞赤黑，頭汗肢冷，舌青或紫腫者，頭皮冷而按爪不起者，非時弄色，面色如妝者，湯水藥食入喉，腹中隨有響聲者，汗出髮潤，其身如洗者，青色從眉入目，青色連目入耳，青色入口鼻者，黑色多遶口鼻，青色從眉遶耳，鼻上青色腹痛，耳目口鼻起黑色或白色者，汗不出，出不止，熱病得汗而熱不去，久不食，忽食之而倍常者，及諸病大肉脫去，虎口三關紋色通度者，髮際一路青筋或紫，青筋如亂紋者，目胞上下青紫亂紋，或紫黑色者，目尾一條青黑筋直入鬢者，面色如死雞肝，或如藍色而無血潤者，口鼻耳舌如土，目睛下陷不光者，鼻孔紫黑，其舌短縮而唇焦黃或黑者，目白忽如火赤，後腦赤腫如雞卵者，唇、口、目、鼻常常青黑者，鼻額向上生青黑筋如羅紋無數者，並爲不治。其尅日之訣，以耳屬腎，鼻屬肺，唇屬脾，舌屬心，目屬肝。肝部見此忌庚辛日時，肺部見此忌丙丁日時，心部見此忌壬癸日時，脾部見此忌甲乙日時，腎部見此忌戊己日時，此推五行中絕以驗者。然候甚繁，各載本門。

《幼科鐵鏡·看病秘訣》 禹鑄曰：凡小兒病有百端，逃不去五臟六

腑氣血。證雖多怪，怪不去虛實寒熱風痰。病縱難知，瞞不過顏色苗竅。證即難辨，莫忽略青白紅黃。面上之顏色苗竅，乃臟腑氣血發出來的。顏色之紅黃青白，乃寒熱虛實現出來的。業醫者能于此處做工夫，便得吾家之秘訣。

《幼科鐵鏡·死證辨》 前輩有死證訣，然於中治之，卻有不死者，醫家不可棄而不治。大衝即大敦，無脈是弱證，屬不足。直視搖頭是風證，屬有餘。二者相兼，卻無此理。倘有相兼，不治證也。如只有一，斷非死證。魚口自動，忽作鴉聲，此脾有痰而肝有風。若祛風豁痰，卻非死證。蛔蟲盡出，不加燒熱，補脾即安，亦非死證。面黃、四肢腫，若黃有寶色，補脾行氣自消，卻非死證。至于鼻門黑燥，兼以肚大青筋；手抱頭上，兼以汗似油淋；囟門腫起，忽陷成坑，只犯一宗，猶非死證。若果並見，必死無疑。

《幼科鐵鏡·卓溪家傳秘訣》 嬰兒十指冷如冰，便是驚風體不安。十指梢頭熱似火，定是夾食又傷寒。握之恐不真，再以兒手指貼吾面，試之不爽。

《幼科鐵鏡·望形色審苗竅知表裏之寒熱虛實》 禹鑄曰：望聞問切，固醫家之不可少一者也。在大方脈則然，而小兒科，則惟以望爲主，問繼之，聞則次，而切則無矣。經云切而知之之謂巧，夫小兒六脈未全，切無可切，而巧亦無所用其巧。問而知之之謂工，小兒于未言時，問之無可問，即于能言者，問之多不以眞對，是問之不必問，而工亦無所用其工。聞而知之之謂聖，小兒初病之時，聲音或不失其常，至病久而氣喪，氣喪而聲失，聞之無可聞，而聖又何所見其聖。況書有曰：哭聲不響赴陰君。而亦有不赴陰君者何？無非泥其聲，而不得其肺之絕與不絕故也。吾故曰：以望爲主。曰：五臟之屬，體隱而理微，望從何處？曰：體固隱矣，然發見于苗竅顏色之間者，用無不周。理固微矣，乃昭著于四大五官之外者，無一不顯。《中庸》所謂費而隱、顯之微者，不可引之相發明哉。故小兒病于內，必形于外，外者內之著也。望形審竅，自知其病。按病推拿，藥石見效之速，未有不如響之應聲者。內有臟：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曰肝。五臟不可望，惟望五臟之苗與竅。舌乃心之苗，紅紫，心熱也；腫黑，心火極也；淡白，虛也。鼻準與牙床乃脾之竅，鼻紅燥，脾熱也；慘黃，脾敗也。牙床紅腫，熱也；破爛，脾胃火也。唇乃脾胃之竅，紅紫，熱也；淡白，虛也。如漆黑者，脾胃將絕也。口右扯，肝風也；左扯，脾之痰也。鼻孔，肺之竅。乾燥，熱也。流清涕，寒也。耳與齒乃腎之竅。耳鳴，氣不和也。齒如黃豆，腎氣絕也。目乃肝之竅，勇視而睛轉者，風也。直視而不轉睛者，肝氣將絕也。以目分言之，又屬五臟之竅。黑珠屬肝，純是黃色，凶證也。白珠屬肺，色青，肝風侮肺也。淡黃色，脾有積滯也。老黃色，乃肺受濕熱，疸證也。瞳仁屬腎，無光彩，又兼髮黃，腎氣虛也。大角屬大腸，破爛，肺有風也。小角屬小腸，破爛，心有熱也，上皮屬脾，腫，脾傷也。下皮屬胃，青色，胃有寒也。上下皮睡合不緊，露一線縫者，脾胃虛極也。面有五位，五臟各有所屬。額屬心，離火也。左腮屬肝，震木也。右腮屬肺，兌金也。唇之上下屬腎，坎水也。五臟裏也，六腑表也。小腸心之表。小便短黃澀痛，心熱也。清長而利，虛也。胃乃脾之表，唇紅而吐，胃熱也。唇慘白而吐，胃虛也。唇色平常而吐，作傷胃論。大腸肺之表，閉結，肺有火也。肺無熱而便閉，必血枯，不可通下。脫肛，肺虛也。膽乃肝之表。口苦，肝旺也。聞聲著嚇，肝虛也。膀胱腎之表，居臍下，氣海之右，有名無形。筋腫、筋痛，腎水之寒氣入膀胱也。面有五色：一曰紅，紅病在心，面紅者熱。一曰青，青病在肝，面青者痛。一曰黃，黃病在脾，面黃者脾傷。一曰白，白病在肺，面白者寒。一曰黑，黑病在腎，面黑而無潤澤，腎氣敗也。望其色若異于平日，而苗竅之色與面色相符，則臟腑虛實，無有不驗者矣。

《幼幼近編》 《明醫雜著》云：小兒之疾，惟肝與脾爲病最多，以肝素有餘，脾素不足也。診視之法：唇黃多積，唇白多虛，唇燥多熱，唇紫積熱，唇四圍青，主木尅土，驚氣入腹。耳輪紅紫，主麻痘。毛髮乾焦，主疳積。睛黃傷寒，睛青肝經風熱，白睛黃脾經濕熱，睛藍胎氣不足，淡紅色心經虛熱，無睛光者腎虛。通身皆熱是傷寒，肚熱腳冷是傷食。內熱手足心必熱，內寒手足心必寒。叫呼冷汗出者，蟲所嚙也。唇青不欲食者，木尅土也。怕明者，心經熱甚。昏睡者，食熱在脾。聆耳者，腎有風毒。噫氣者，胃虛積聚。耳出膿水者，腎之疳。涎流唇紫者，蛔之積。解顱者，腎氣不足。滯頤，脾胃虛寒。心氣太驚，則生顛疾。心氣虛乏，因少精神。龜背者，風客脊髓。龜胸者，熱蓄肺經。鵝口、口瘡，胃中濕熱。重舌、木舌，熱蘊心脾。臍風、撮口，濕熱風痰。胎熱、胎黃，

病由濕熱。身熱、攢眉，頭目必痛。不食、攢眉，下痢腹疼。哭而不啼，必有所痛。啼而不哭，或因于驚。天釣，心肺積熱。內釣，脾胃虛寒。夜啼，有寒熱之分。驚證，有急慢之別。渴則唇紅舌，熱則眼澀朦朧。細心詳察，百證自明。凡小兒臍帶短者，多難養。臍帶上多壘塊者，多兄弟。無塊者，無兄弟。

《幼科直言·望色》 小兒有病，必察色聽聲。虎口脈紋，病重乃現。是望、聞、問、切之四端，不可缺其一也。故察其面色之神情，即知五臟氣血之受病。如面色白者，氣虛。面色青者，氣弱傷肝而有驚。面光澤而急脹者，有火，有食。面色暗而急脹者，有毒，有熱。面色紅而唇赤者，有熱。弄舌者，心經有熱，有驚。氣湊、鼻乾、無淚者，肺熱有驚。哭無轉聲者，關竅不通，爲病重。神情倦怠、目睛無神者，慢驚之候，爲最重。耳根黃色、眼眶週圍淡黃者，傷脾之候。唇青面白者，爲吐瀉慢驚之候。眉頭頻蹙者，爲腹痛。兼之唇口青色者，腹痛而有蟲。凡病後額角及耳後乾枯，若無血色，由臟腑有虧，不治之候。面黑色者，乃脾腎有虧。兼之乾枯，亦爲難治。鼻孔掀露，有涕有淚，則爲傷風。無涕無淚，須防成驚作喘。一切病證，聲直者、乾叫者、迷困者、無涕淚者，皆危候也。凡看小兒之病，必以指甲掐其人中，幷眉心間，若易哭易叫，有轉聲者爲輕，無轉聲者爲重。小兒指甲青紫者，有驚，有食。面白、手尖冷者，初病則爲風冷之候，病久則爲氣虛有驚。小兒凡有病，身體微潤者易治，乾熱者難治。若病後乾熱，四肢作冷者，乃脾虛成疳。總之，必察形望色，以辨其爲寒熱虛實而治之。以上諸款，舉其大端。臨證之際，細心審察，自無錯亂也。凡一切病中，囟門下陷、喉中拽鋸、痰氣不轉、鴉聲眼暗、牙齦如粉白、兩腮似塗硃，現此等證者皆危。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四診總論》 兒科自古最爲難，毫釐之差千里衍，氣血未充難據脈，神識未發不知言。惟憑面色識因病，再向三關診熱寒，聽聲審病兼切脈，表裏虛實隨證參。

註：兒科一道，自古爲難。蓋以小兒形質柔脆，易虛易實，調治少乖，則毫釐之失，遂致千里之謬。氣血未充者，氣血尚未充盈也。難據脈者，脈無定準，不可祇以脈爲主也。神識未發者，茫然無知識也。不知言者，不能言其疾苦也。診小兒之病，惟憑察面部形色，識其因何而生也。三關者，手虎口處，風、氣、命三關也，當視脈紋形色以診其屬熱屬寒也。聽聲者，聽其五聲所主之病也。審病者，審其安、煩、苦、欲、飲食二便也。切脈者，切脈之浮、沉、遲、數、滑、澀、大、小、有力、無力也。醫者誠能以四診參合表裏、虛實、寒熱之病，則可保萬全也。

察色　欲識小兒百病原，先從面部色詳觀，五部五色應五臟，誠中形外理昭然。額心頰腎鼻脾位，右腮屬肺左屬肝，青肝赤心黃脾色，白爲肺色黑腎顏。青主驚風赤火熱，黃傷脾食白虛寒，黑色主痛多惡候，明顯濁晦輕重參。部色相生爲病順，部色相剋病多難，相生實者邪助病，相剋虛者正難堪。天庭青暗驚風至，紅主內熱黑難痊，太陽青驚入耳惡，印堂青色驚瀉纏。風氣青驚紫吐逆，兩眉青吉紅熱煩。鼻赤脾熱黑則死，唇赤脾熱白脾寒。左腮赤色肝經熱，右腮發赤肺熱痰，承漿青驚黃嘔吐，黑主抽搐病纏綿。此是察色之大要，還將脈證一同參。

註：小兒之病，先從面部氣色觀之。詳察五部之色，則五臟之病，自昭然可見矣。五部者，額屬心，頰屬腎，鼻屬脾，左腮屬肝，右腮屬肺也。五色者，青爲肝色，赤爲心色，黃爲脾色，白爲肺色，黑爲腎色也。如面青主是驚風之證，面赤主火熱，面黃主傷脾傷食，面白主虛寒，面黑主痛，多是惡候。總之，五色明顯爲新病，其證輕。濁晦爲久病，其證重。部色相生爲順者，如脾病色黃，此正色也。若見紅色，乃火能生土，故爲順也。若見青色，乃木來剋土，故爲逆也。餘病倣此。若氣血充實，又遇部色相生，縱有外邪助病，亦易爲治療。若久病氣血虛弱，又遇部色相剋，則正氣不支，每難治療。如天庭青暗主驚風，紅主內熱，黑則不治。太陽青，主驚風，青色入耳者死。印堂青，主驚瀉。風池在眉下，氣池在眼下，二處青，主驚風，紫多吐逆。兩眉青主吉，紅色主多煩熱。鼻赤主脾熱，鼻黑則死。唇赤主脾熱，白主脾寒。左腮發赤主肝經有熱，右腮發赤主肺熱痰盛。承漿青主驚，黃主吐，黑主抽搐。此皆察色之大要，再以脈證參之，庶治得其要矣。

聽聲　診兒之法聽五聲，聆音察理始能明，五聲相應五臟病，五聲不和五臟情。心病聲急多言笑，肺病聲悲音不清，肝病聲呼多狂叫，脾病聲歌音顫輕，腎病聲呻長且細，五音昭著證分明。啼而不哭知腹痛，哭而不

啼將作驚，噁煎不安心煩熱，嗄聲聲重感寒風。有餘聲雄多壯厲，不足聲短怯而輕，多言體熱陽府證，懶語身冷陰藏形。狂言焦躁邪熱盛，譫語神昏病熱凶，鴨聲在喉音不出，直聲無淚命將傾。虛實寒熱從聲別，聞而知之無遁情。

注：小兒之病，既觀其色，又當細聽其聲。蓋笑、呼、歌、悲、呻五聲，內應心、肝、脾、肺、腎五臟也。五聲不和，則知五臟有病之情矣。如心屬火，病則聲急喜笑。肺屬金，病則聲悲音濁。肝屬木，病則聲狂叫多呼。脾屬土，病則聲顫輕如歌。腎屬水，病則其聲長細如呻吟。有聲有淚，聲長曰哭，有聲無淚，聲短曰啼。如啼而不哭，則氣不伸暢，主腹痛。哭而不啼，則氣急心煩，將成驚也。噁煎不安者，乃心經內熱，故煩躁不寧也。嗄聲，音啞也；聲重，聲濁也，此爲外感風寒也。有餘之證，其氣實，故聲雄大而壯厲；不足之證，其氣虛，故聲怯弱而輕短。多言與身熱，皆陽也，陽主府，故曰陽府證也；懶語與身涼，皆陰也，陰主藏，故曰陰藏證也。狂言焦躁者，邪熱盛也。神昏譫語者，熱乘於心，故曰病熱凶也。鴨聲，聲在喉中而啞，氣將絕也；直聲，聲無回轉而急，氣將散也，二者俱爲不治之證。醫者果能以此察之，則知表裏臟腑、寒熱虛實，諸病之情態，無所遁矣。

審病　審兒之病貴詳參，要在安煩苦欲間，能食不食渴不渴，二便調和通秘勘。發熱無汗爲表病，內熱便鞕作裏看，安煩晝夜陰陽證，苦欲冷暖定熱寒。能食不食胃壯弱，渴與不渴胃濕乾，便稠黏穢爲滯熱，尿清不赤乃寒占。耳尻肢涼知痘疹，指梢發冷主驚癇，肚腹熱悶乃內熱，四肢厥冷是中寒。眉皺曲啼腹作痛，風熱來臨耳熱纏，腹痛須按軟與鞕，喜按不喜虛實參。欲保赤子誠心辨，對證施方治不難。

注：小兒有病，貴乎詳審。先問起居，安煩、苦欲何如？次問飲食能食不食？渴與不渴？又次問二便或通或秘？而後病源可識矣。如發熱無汗，此邪在表也；內熱便鞕，此邪在裏也。安煩者，謂晝苦煩熱而夜安靜，是陽旺於陽分，其病在陽；若夜煩熱而晝安靜，是陽陷於陰分，其病在陰。苦欲者，喜冷惡熱皆屬陽病，故爲熱也；喜熱惡冷皆屬陰病，故爲寒也。胃壯者能食，胃弱者不能食，胃乾燥者口渴，胃濕盛者口不渴。至於大便稠黏，穢氣難聞者，是內有滯熱，從熱化也。小便清白不赤，爲虛寒，從寒化也。若耳梢冷，尻骨冷，四肢發冷者，此痘疹欲發之候。如單指梢發冷者，此驚癇將作之徵。肚腹熱悶，主內熱。手足厥冷，主中寒。小兒無故皺眉，曲腰啼叫者，主內因腹痛也。兩耳常常發熱者，主外因風熱也。然腹痛又當按其或軟與鞕，若喜按者爲虛，不喜按者爲實。保赤者，須誠心勘問，對證施治，庶隨手奏效矣。

《方氏脈證正宗・小兒科》　又有中古之士，將兒之部位爲式，以青白紅黃黑之色，定臟腑中之病。以青白黑爲寒，以紅黃爲熱。此一論雖合於理，要明達者，通於聞望，方能辨形容，通臟腑耳。況色亦有難辨之時，如兒之性純善者，任視細玩部位中形色。如兒之性急者，見面生之人，則輒啼哭，面位皆紅，何以辨色乎哉。此說只可兼而用之，不能爲畫一之規也。

《小兒推拿廣意・五指冷熱歌》　入門須辨嬰兒性，男左女右分明認。五指若還冷似冰，此是驚風來得盛。五指心口熱似火，夾食傷寒風邪證。食中名指熱風寒，食中名冷吐瀉定。中指熱兮是傷寒，中指冷兮麻痘診。食指熱兮上身熱，食指冷兮上膈悶。中名熱兮夾驚風，中名冷兮傷食證。

《小兒推拿廣意・審候歌》　四肢癱冷腹膨脹，吐瀉多噫乳食傷。魚口鴉聲因氣急，犬吠人喝受驚狂。膀胱滂病眞難認，天心一點散膀胱。口噫心噦幷氣吼，指冷昏沈命莫當。口中氣喘幷氣急，眼翻手掣可推慌。鼻乾嘴黑筋見影，牙黃口白眼睛光。聲氣改時顏不改，手舞足蹈語顛狂。兩手亂抓如鷄爪，目睛不動眼如羊。疳論上下須憑灸，大抵橫紋是痊方。天心穴上分高下，更須心細別陰陽。如此孩提筋不好，命去南柯大路旁。小兒若犯宜推早，如是推遲命不長。病重須憑燈心斷，病輕手法亦宜常。神醫留下眞方法，後學能達名姓揚。

《小兒推拿廣意・聞小兒聲音》　心主聲，從肺出。肺絕啼哭無聲，多啼肝膽客風驚。氣緩、神疲、擂盛、音啞，邪熱侮肺。聲清毒火無侵，鴉聲癭癡候實。直聲往來而無淚者是痛，連聲不絕而多淚者是驚，滋煎煩躁者難愈，促促聲音者感寒。

《小兒推拿廣意・辨小兒五音》　五音以應五臟：金聲響、土聲濁、木聲長、水聲清、火聲燥。肝病聲悲、肺病聲促、心病聲雄、脾病聲慢、腎病聲沈、大腸病聲長、小腸病聲短、胃病聲遠、脾病聲清、膀胱病聲微。聲清者，氣弱也。重濁者，痛與風也。高聲者，熱欲狂也。聲噎者，氣不順也。喘者，氣促

也。聲急者，驚也。聲寒者，痰也。聲戰者，寒也。聲濁沈靜者，疳積也。噴噓者，傷風也。呵欠者，神倦也。聲沈不響者，病勢危也。如聲來不大，啼哭啾唧者，夭也。既能知其聲音，又當辨其氣色，即知其病之根源矣。

《幼科推拿秘書・視初生》 小兒初生，五官宜赤。耳、目、口、鼻、天庭，五官也。初生氣血滿足，其色純赤，故曰赤子。若一門山根、二門印堂、三門髮際，有白氣，多夭。坎上、坎下有黑氣，是氣血不足。見於口唇上下，亦主夭。惟鼻梁上有骨筋，直上大天心，爲補骨插天，壽而且貴，主一世無驚癎。

《幼科推拿秘書・五視法》 一視兩目：目乃五臟精華所聚，遍身神氣所鍾。最宜睛珠黑光滿輪，精神明爽，長壽之相也，雖有疾病亦易痊愈。若白珠多，黑珠昏，或黃或小，此父母先天之氣薄弱，稟受既虧，自多災患。

二視囟門：此稟父精母血而成。充實逼仄，其兒必壽。若虛軟不堅，多生疾病。至囟門不合，名曰解顱。黑陷者，必死，不必治。

三視形貌：凡口小鼻蝸，眉心促皺，皮膚澀滯，雖不夭而多病。若口大鼻端，眉清目秀，部位相等，福壽之基也。

四視毛髮：毛髮受母血而實，故名血餘。母血充實，兒髮明，色黑光潤。母血虛弱，兒髮黃枯，定生疳痍之患。

五視耳門：小丁方牌雙尖者主壽，單尖者必夭。若初生時，外視單尖，內按有雙骨，隨後長起，亦自不妨。總之，雙尖方塊者，容或不壽，至單尖必不能長大。醫家視此，決定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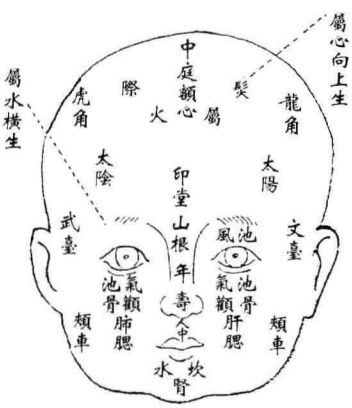
《幼科推拿秘書・探病秘旨》 天中氣色清明，即或生病必輕。頭圓骨聳方平平，荔枝陰囊壽慶。眼赤肝家有熱，鼻青肺內受寒。牙齒臭爛毒難堪，熱在腎經須看。兩目流淚癢澀，邪風早已在肝。瘡滿口中熱毒干，五臟俱可成疳。冷嗽肺氣傷濕，風嗽心熱何疑。腸臟傷而多瀉痢，冷物食積脾虛。水瀉冷多浮腫，水積腸臟虛鳴。疳盛淋瀝少精神，大小不通熱甚。小腸腫爲下陰，冷氣傳於膀胱。食傷冷物啞聲音，心熱相傳成病。吃作魚羊肉鹹，沫涎漫而齁鮯。遂爲多嗽與多喘，肺家虛熱爲患。糞門腫腸熱結，因食冷物積成。糞中帶血熱腸存，霍亂陰陽感應。上下氣苦不順，鬱逆必須運和。陰陽不和虛汗多，分理陰陽莫錯。熱留臟中不解，定然渴噪不安。赤瀉熱痛欠安身，痢疳久而沉悶。龜胞脈穴風熱，臍爛咎在安歸。客風冷水之披靡，心熱睡語驚飛。手足四肢逆冷，驚風因而大劇。鵝口木舌心熱知，冷汗夜啼夢囈。乃是心驚被喝，身生此證須知。氣逆淋瀝遇尿啼，體熱腸蒸肝氣。脾虛穀食不消，胃冷飲食難進。眼轉氣虛吐弱甚，慢脾驚候一定。面上已無血色，痰又滿在咽喉。慢驚風證使人愁，渴燥血熱臟留。肚大面青黃瘦，熱疳衝於四肢。醫家審定虛與實，補泄全憑法治。

《幼科推拿秘書・審音論》 凡小兒聲音大而響亮者，乃五臟六腑充盈，兒必易長成人。如生來不會大聲啼哭，此必有一臟陰竅未通，神氣未足。或聲如啾唧呼唔之狀，兒必不壽。故望之後，又必聞辨之。詩云：要知兒病生與死，總觀面色幷審音。唇青耳黑兒難救，哭聲不響赴陰君。

《幼科推拿秘書・聞聲察病歌》 心主聲從肺出，肺絕啼哭無聲。多啼肝膽客風驚，氣緩神疲搐盛。音啞邪熱侮肺，聲清毒火無侵。痛聲直來淚不淋，鴉聲黃泉有分。輕聲兒氣必弱，重濁惟痛與風。狂聲高喊熱在中，聲戰寒氣已重。聲急連連不絕，多淚必是神驚。聲帶悶塞痰在心，喘氣噎難順行。肝病聲悲肺促，脾慢心病聲雄。小腸聲短大不同，大腸聲長較縱。腎病聲沉胃速，膽清膀胱聲微。重濁沉靜疳積虧，聆音病知源委。傷風必多噴嚏，呵欠倦怠神傷。撮口鴉聲氣急揚，蹼跌受喝驚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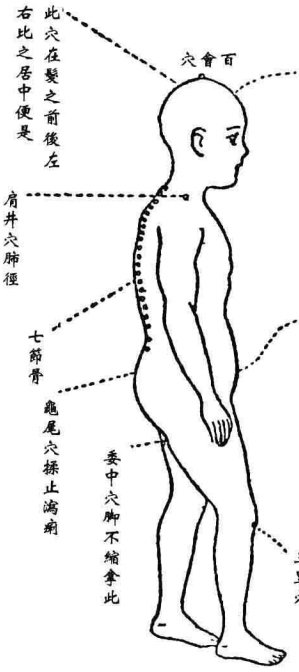
《幼科推拿秘書・五臟氣脫凶死訣》 搖頭直視心氣脫，青共唇腮肝氣脫，雨汗大喘肺氣脫，唇縮臍番脾氣脫，瞑目遺溺腎氣脫。

《幼科推拿秘書・正面圖》



正面圖

《幼科推拿秘書・側面圖》



側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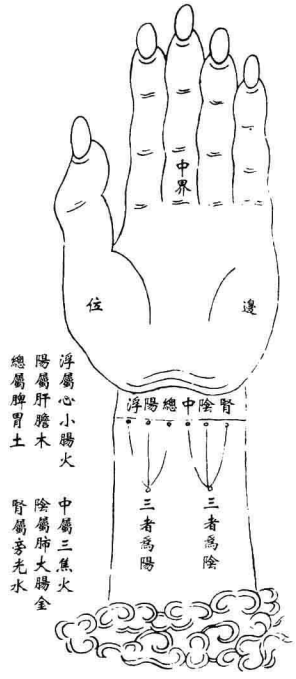
《幼科推拿秘書・手法秘旨》 凡觀小兒病證，男觀左手右腳，女觀右手左腳。必察何經絡，得其證候，方知道推某筋，掐某處，久揉驗。總要先觀兒虛實，而手法推之。

《小兒推拿直録・進門看生死訣》 神仙留下訣，切記不可忘。將兒足中指，重折痛無妨。若云哭不出，生魂入鬼鄉。知痛哭聲轉，雖重尤可商。急用推拿訣，功見一炷香。兒命歸陰去，立時又回陽。此是神仙訣，醫師細細詳。

《小兒推拿直録・入門看色歌》 五行皆在面，吉凶看現形。紅赤心家熱，風生是膽驚。面黃多積滯，唇白主寒侵。傷食紫紅色，吐瀉年壽青。頰紅驚風至，唇赤煩渴臨。痢疾眉頭皺，熱盛眼昏沉。浮黃是溫瘧，青黑腹痛深。承漿黃色見，嘔吐即來侵。人中點黑色，痢疾命難存。眉間赤熱盛，須防一夢行。

《小兒推拿直録・拿捏六經法》 筋者，即經絡脈紋也。此六筋之秘法，驗嬰兒之準繩。凡行是法，以男左女右手，掌內紅白肉際橫紋中驗之。醫者用手握住小兒手，再以手握攝小兒手勁皮分三陰三陽之處，仔細詳辨，有毒紋紅筋者是也。法能內外相應，以通五臟之氣。拿捏之法，男左轉、女右轉，各九九之數完即揉之。如有小兒皮膚黑厚，難辨其六筋顏色者，有病即依次捏之，則病無不愈矣。

《小兒推拿直録・手掌六經圖》



手掌六經圖

《小兒推拿直録・驗左右手冷熱之圖》



驗左右手冷熱之圖

《小兒推拿直録・驗左右手冷熱歌訣》 男左女右手，食指論陰陽，三關風氣命，寅卯與辰方。再以中名指，冷熱共推詳。食指主頭額，中指管胸堂，名指司下部，見證細思量。一指有冷熱，一部有災殃。三指有冷熱，周身病勢張。五指梢頭冷，驚來不可當。若遇中指熱，必定是傷寒，中指獨是冷，麻痘證相看。左手三指熱，身感外風寒，右手三指冷，風寒吐瀉纏。熱在左中

食，上熱下冷多，冷在右中食，胸腹膨脹痞。左中名指熱，主冷夾驚呼，右中名指冷，飯乳不消磨。此是指中訣，醫師仔細哦。

《小兒推拿直録·認驚之法》 凡看小兒梁上筋，直上插天心，一世永無驚。初生寅關有白筋，三朝命不存，卯關白筋五月死，辰關白筋一歲亡。筋在坎宮防三歲，若來坎下即時亡，四時本色筋無害，醫者臨時仔細詳。

《小兒推拿直録·觀小兒正面氣色論》 夫人之氣色，即五臟之標也。臟腑有疾，外即見之，故醫以察色爲首。先明其色之吉凶，然後定其病之淺深。如面色青者，或爲痛，或爲驚風。面色紅者，或爲痰熱，或爲驚悸。面色白者，或爲滑痢，或爲寒瀉。面色黃者，或爲脾弱，或爲傷食積疳。若見黑而晦者，腎之敗也。紫而黑者，心之敗也。爪甲黑而目陷者，肝之敗也。黃色滯而四肢腫者，脾之敗也。毛髮豎而汗出沾手者，肺之敗也。大凡小兒目不轉睛，足跌腫，大小便不禁者，皆不治之證也。

《醫學精要·醫學小引》 小兒之難治何也？蓋望聞問切，醫家之要。獨至小兒，六脈未全，切之無可切。知識未開，問之無可問。或經痰塞昏沉，或經針灸推拿，哭喪肺氣，則又聞之無可聞。甚至驚嚇而死，面目唇舌俱非本色，并望之無可望。四診已窮，醫之所以窮其措手也。錢仲陽乃於無可措手之中，別尋出一個法門來，於手食指筋紋，分爲風氣命三關，以決表裏虛實，生死重輕。而夏禹鑄、張景岳、陳飛霞已辨其謬。後世醫流，更創爲一指定三關之說，其謬妄自欺，尤足令人噴飯。然除此兩個法門，更將何者爲辨治之端。乃遍閲方書，無一足深信不疑者。後得夏禹鑄《幼科鐵鏡》，頗簡切明現，然亦未能了了。戊申得黃沙增明廖先生，授以秘傳看舌辨治法，而予心豁然矣。不但經所指受，如風熱痰之類，瞭如指掌。即未經指授，無不融會貫通，沛然莫御也。

《醫學精要·虛實辨》 景岳曰：欲知小兒之病，不出表裏寒熱虛實，六者洞然，治之甚易。如發熱頭痛，拘急無汗，搐搦，因風外感也，表也。吐瀉腹痛，脹滿，驚疳積聚，內傷也，裏也。熱渴煩躁，閉結癰瘍，熱也。清冷吐瀉，無熱無煩，惡心喜暖，寒也。此四者，即表裏寒熱，極易辨也。巖按：四者之中，尤惟虛實二者，最爲緊要。如體質強盛，揚手擲足，揭衣去被，口唇紅麗燥裂，口氣蒸手，面色紅赤，大便堅硬，或秘結不通，肚腹硬痛，或瀉下滾熱，或小便赤濇，潮熱壯熱，聲音雄壯，搐搦有力，喜飲冷水，脈色滑實洪數，重按有力者，實也。如體質柔弱，口唇淡白，面色青白，大便溏泄，或瀉下完穀不化，小便青白，手足清冷，搐搦無力，懶言惡食，或食入反吐，吐出乳色不變，肚腹雖痛，喜按喜揉，或昏睡露睛，痰鳴如鋸，或臍以下肚皮冷，聲音短怯，或形體虛肥，不喜冷飲，脈細虛微者，虛也。苟能內察其脈候，外觀其形氣，中審其病情，參此數者而精察之，又何虛實之難辨哉。果能確見其有實邪，有火證，則可治標。一見虛象，便不可妄行攻擊。若見之不眞，而謂姑去其邪，諒亦無害。嗚呼！是直以未堅之血氣，甚脆之臟腑，爲吾試也，安可哉。

《醫學精要·表證辨治》 諸家認風，或於六脈，已屬聽得用不得的法。或於指紋，又屬謬妄不經之談。予姑不暇辨，且就予所心得者，以告爾等。人之脾氣通於口，而其大絡出舌下。舌則心之苗，而舌之根，脾土也，心火也。而巽木則爲風，木得風，則強而制土，土被木尅則鬱，火得風威則炎。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易受風寒。賊風一襲，則土鬱火炎，而脾之清氣不能上榮於口，故舌則生胎而有白圈。圈之微者，其風亦微。圈之甚者，其風亦甚。殆至舌心純白而厚，則風鬱久而生熱矣。人能於此察之，且能兼兒之肥瘦強弱，而審其內之虛實。有汗無汗，而審其外之虛實。酌量方治，急爲表散，一匕下咽，霍然愈矣。但小兒易爲虛實，中病即止，不可過劑。風之虛，風之微者，見圈不見白。風之實，風之甚者，白圈累累，遍舌皆然。初風必見於舌尖及尖兩旁，而圈少，圈微。久風則圈多，圈大。風既挾熱者，圈必濃厚。熱仍帶風者，圈必不減。於此辨之，毫釐不爽。八歲以後，便專執此法不得。間有舌上全無白胎，惟見舌尖兩旁累累生點子，淡而不紅是虛風，點子大紅是熱風。

《柳州醫話·按語》 凡治小兒，不論諸證，宜先揣虛里穴，若跳動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科能遵吾言，造福無涯矣，此千古未泄之秘也，珍之貴之。

《兒科醒·凡例》 一治病莫要於辨寒熱虛實，而小兒之病，亦只惟表裏二證而已。果能於表裏證中，辨出寒熱虛實，則自是高手，學者熟翫此書，自有會悟處。

《兒科醒·診治法論》 凡診小兒之法，諸書皆以面部及手紋爲識病之資。其所援引，率皆渺昧難憑，煩瑣無要。其於諸大家所謂望、聞、問、切四

者之診，置聞問切三者於不講，可得謂之爲良醫乎。夫小兒言語不通，病情難識，則尤當以望聞問切爲診治之要。蓋望其形色則有以知其邪正之盛衰，審其聲音則有以別其稟賦之強弱，詢其向背則有以識其性情之好惡，察其脈息則有以明其表裏之寒熱。苟能細心求之，則表裏寒熱虛實皆得其眞，用藥自無不當。奈何近日幼科學術更淺，一遇小兒有病，不是從事於表，便是攻伐其裏，迨至眞陽外越，虛熱日增，則清涼並進，一味胡猜。不獨望聞問切四者不知，抑且置虛、寒二證於不問。嗟乎！曾不知邇來氣化日薄，今人稟賦更虛，加以嬰兒氣血未堅，臟腑柔脆，些小病痛，其元氣已不能支，而堪庸劣之徒，寒熱不分，虛實莫辨，妄意揣摩，任情剝削者乎。茲則掀翻底蘊，直指精微，專以望、聞、問、切四者爲綱，以揭明表、裏、寒、熱、虛、實六者之要。俾學者有所依據，庶幾不致顚倒混施，誅伐無過，或於嬰兒有厚幸矣。至於用藥之法，寧勿藥毋過劑。寧輕毋重，毋偏寒，毋偏熱，毋過散，毋過攻。須遵《內經》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訓，時以保護元氣爲主。知乎此，於嬰兒診治之道，思過半矣。至於虛寒敗證，則非峻用溫補，不可挽回，毋得稍涉因循，致令不救，此又不可不知也。

《保赤存真・高陽生面部形色賦》 虛實惟舌苔是驗，寒熱以口渴可分。凡人受病，舌必有胎。舌胎淡白，膈上必寒，淡黃必有風熱。舌尖紅而有刺，心經有火。舌胎黑，則熱極矣。然白胎亦屬實，黃胎亦屬虛，總在潤與不潤定之。如舌有胎而乾澀者爲實，舌有胎而帶潤者亦屬虛熱。黑而帶潤爲水極似火，急宜溫熱，誤用寒涼必死。熱證口渴，寒證亦口渴。但熱證之渴，多飲喜冷。寒證作渴，乃陰寒之極，阻抑陽和，津液不能上升，故引水自救，其渴頻飲而飲卻不多，又喜滾熱之水，人不能入口者，彼反飲之不覺其熱。

小便短黃主心熱，亦主陰虛；大便秘結爲肺熱，亦爲血燥。

心與小腸相表裏，心經有熱，小水必熱而黃。若陰虛者，亦黃濁，但不甚熱耳。大便閉必是肺經有火，若外無熱證，雖數日不大便，亦不見脹悶，此則爲血枯也，宜養血，不宜通利。

噫！五體以頭爲尊，一面惟神可恃。況聲之輕重不同，啼之乾澀頓異。此察證之準繩，幸拳拳而不諱。

《幼科切要・看小兒病狀歌》 小兒有病令人憐，全仗醫生仔細觀，令人抱出光明處，先將面部用心看。額屬心兮鼻屬脾，左肝右肺兩腮前，頦乃腎經爲主宰，五經辨色要心虔。白者氣虛黃有積，赤者爲熱青主寒，鼻塞聲重傷風重，眼下青色主飲痰。口唇赤白辨陰陽，赤者胃熱白者寒，蟲積唇內生白點，疳氣鼻燥體態乾。有痛啼哭總不止，有積殮褓不耐煩，抱出探涼欲赴冷，此是內熱使之然。若是當風急畏縮，必是傷風與陰寒，鼻冷瘡疹耳冷熱，遍身發熱是風寒。手足心熱口發渴，紋沉食積是眞詮，若是下午手心熱，陰虛盜汗夜生煩。倘若手指梢頭冷，便是驚風一例看，祇有中間一指熱，小兒亦定是傷寒。中指微微獨自冷，定然痲痘恐相纏，復看指紋記歌訣，浮沉色氣審的端。要看指紋風氣命，三關內推細心研，三關部位寅卯辰，病之吉凶在此間。初起風關病無礙，氣關紋現恐纏綿，乍臨命位誠危急，射甲通關命難全。指紋何故浮然樣，邪在皮膚病易蠲，腠理不通名表證，急行疏解汗之先。忽爾關紋沉沉狀，已知入裏病盤旋，莫將風藥輕相試，須向陽明裏證宣。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艷本來是傷寒，淡紅隱隱虛傷寒，定將深紅作熱看。關紋見紫熱之兆，青色爲風是的端，傷食紫青痰氣送，三關青黑恐難安。指紋淡淡不必悅，氣質薄弱稟先天，脾胃本虛中氣微，切防攻伐損嬰元。關紋滯濇本因積，邪遏陰營衛氣連，食鬱中焦風熱熾，不行推蕩病何遷。腹痛紋入掌中裏，彎內自然是風寒，紋向外彎痰食熱，水形脾胃兩傷焉。復診掌後關中脈，浮沉遲數審的端，七至八至爲數熱，四至五至爲遲寒。浮脈主表病在外，沉脈至裏病內潛，數脈六至腑有熱，遲脈三至主臟寒。浮而有力風與熱，無力中虛宜培元，沉而有力痰積食，沉而無力氣滯間。遲而有力乃爲痛，遲而無力是虛寒，數而有力本實熱，無力瘡瘍恐熬煎。此是切脈眞口訣，靜心審的要心專。再看舌胎分表裏，紅黃有火清即安，白滑裏寒溫中急，白澀裏熱黃滑寒，若是舌黑辨陰陽，氣息冷熱用手探。口中氣熱小便赤，舌黑必燥下爲先，氣微便清手足冷，參芪桂附妙如仙。小兒陰虧舌亦黑，滋陰潤燥無不痊，又看胸腹堅與軟，虛實此中可細參。望切之理諒如是，聞聲問證豈可偏，言厲聲粗知病實，氣衰體虛必微言。肝病怒聲心病笑，脾病發聲如歌然，肺病出聲有若哭，腎主呻吟恐共間。陽證身輕言響亮，陰證昏逆閉眼眠，陽證發狂喜飲水，陰證鄭聲話懶言。一問寒熱二問汗，三問頭身與胸前，四問飲食病新久，五問二便與渴煩。六問前服藥寒熱，七問痘痲與後先，用藥細心諒虛實，有積體虛兼培元。熱清溫濕風疏散，久瀉當澀固先天，如斯診治

細斟酌，藥到病除福無邊。少者懷之遵聖意，惟願赤子壽百年，若問是編何人輯，亞拙山人在魚泉。

《幼科切要·看危證法》 小兒渾身熱似火，手足如冰眞難過。黑掩太陰口角青，盧醫一見也須驚。黑色如針垂眼下，醫如扁鵲也須怕。黑色目中總不良，小兒十日必然亡。水腫之病準頭黑，此兒應知腎氣絕。咳嗽最忌白入眉，肺虛氣絕報君知。目暗無光不轉晴，三朝必定命難存。眼似開而又不開，能言也是死之媒。嘔吐不止止又吐，胃虛脾敗何須顧。搖頭咬齒欲嚙人，看看定是鬼爲鄰。囟門或腫或深沉，元氣虧而命難存。蛔蟲吐出腐而敗，脾絕小兒終是害。五心忽腫爲何因，假火發外實驚人。四肢無事忽搖動，醫人到此無藥用。此是小兒危急證，說與醫人莫順情。

《醫學一見能·兒科》 小兒外證　總訣：小兒外證求太陽，三字方中明訓彰。究與大人同治法，不須科別擅偏長。

小兒內證　總訣：小兒內證求太陰，修園有語特丁寧。集中所列無他證，他證皆當即此尋。

《活幼珠璣·形色歌訣》 凡觀小兒形色，青筋肝熱生風。兩腮紅赤熱相攻，黃色脾虛補用。黑氣腹疼中惡，白爲疳疾生蟲。若還兩眼黑重重，此是南柯一夢。

要識小兒證候，但將外貌推求。黃浮肌削痞痕瘤，唇撮面青痛究。吐舌唇焦內熱，目昏好睡脾枯。手撥足掣是驚由，疳疾青筋大肚。

眼角眵生肝熱，口中涎出脾寒。頭毛稀豎血將乾，胞腫脾家濕顯。鼻孔黑焦肺熱，胸膈氣促金炎。耳輪枯燥腎虧傳，熱燻囟門腫陷。

小兒精神忽減，面皮黃白無常。必因乳食內多傷，生冷油腥成恙。或至腸鳴泄痢，或爲瘧疾郎當。或成鼓脹漸羸尪，痞積蟲疳四樣。

小兒面皮紅赤，兩腮卻似塗硃。風寒外感事何如，潮熱無時來去。困睡昏昏不語，口乾啼淚如珠。或爲斑毒急須除，或作驚風驅處。

小兒病形各樣，惟憑眼力推詳。懷中畏縮怕風涼，合面睡時熱瘴。夜啼煩熱腹痛，目直驚搐須防。長吁哽氣熱中藏，痰喘上攻火旺。

要辨小兒死證，囟門下陷成坑。喉中拽鋸氣和痰，目閉無神堪歎。唇與牙齦粉白，手足恰似冰寒。鴉聲撮口眼常翻，不乳遺尿悶壞。

《蠢子醫·診小兒脈與大人同》 吾之脈理遵節庵，斬釘截鐵數語含。不肯額外生枝節，有力無力盡其傳。我診小兒亦如此，有力無力在兩關。小兒祇有兩關脈，無尺寸二部。有力便作實火治，無力便作虛寒看。左關屬血，右關屬氣。虛寒黯淡聲寂寂，實火啼叫面色鮮。但是小兒虛寒甚是少，多半滯熱在左關。亦有在右關者，但甚少耳。手心手背亦當家，內傷外感便分端。內傷每每手心熱，外感手背熱不堪。如果眞是風火證，鼻子恆覺動而乾。縱然不動中必黑，睡時膽顫醒時歡。角弓天吊時一見，再將筋紋細細觀。筋紋如墨定不治，時候久了過三關。風氣命三關，過此者難治。人說青驚紫熱紅傷寒，我說脈證面色皆可觀。如果兩說盡兼了，便是平地小神仙。

《保赤新編·望形色》 小兒病形各樣，好憑眼力推詳。懷縮定惡風寒，內熱恆嗜向仰。腹痛啼雄腰曲，熱甚眼矇似障。肚大脾多不健，筋青木又兼強。動靜能分虛實，俯仰可別陰陽。古云：陽病不能俯，陰病不能仰。若問安險如何，總在精神着想。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山根法》 山根本有絡橫度，但肉堅皮厚者不現，而皮薄者易現也。故俗謂青筋駕梁者，易受風寒，以其皮薄也。至於診視，似不能以此爲準。舊有此法，姑存備考。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面五色主病法》 已上錄診色法甚詳，大人原可通於小兒也。惟初生月內小兒，略有不同。五色之中，只宜見赤而雜之以黃，所謂赤子也。但過於紫濁者，胎毒血熱太甚，宜預用解毒清熱，防牙疳、急風也。黃色宜鮮明深厚，以初出母腹，且飲乳汁，津液宜充，不得與大人水飲同論也。夏禹鑄謂眉頭、鼻準見黃色必臍風，驗之不然，前人已有正之者。大抵臍風，必眼胞、環口先見青色也。白而晶瑩者，主痰水。赤色見於額中者，心火太盛，防生急驚也。旨哉！夏禹鑄曰：望其色，若異於平日，而苗竅之色與面色不相符，則寒熱虛實，百病可得而測矣。又面色主六府，目色主五臟。面色生目色者，其病易愈。面色剋目色者，其死有期。詳《千金翼方》中，凡察色，以遠望而乍視之，爲能得其眞。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目形色主病法》 小兒飲乳，胃濕本重，目下微壅，亦是常事。若面黃而上下胞腫起者病矣，多由飲食不節，或傷冷也。【略】凡青色，無論見於何部，須防內風，更須防外風接引內風。風行善變，幻證極多。小兒癇陽，肝氣獨旺，最易生風。若生而面目多青者，尤宜愼之。白珠似微帶青色，小兒之常也。但不光直，而環口、眼胞、額中、鼻準無青色

相應者，無病也。無病常劄目者，內有風熱，目中燥故也。額上有赤色應者，必作急驚。黑睛少，白睛多，面色皎白，此腎陽不足也。瞳人散大，兩目不見白睛，神水少光，此腎陰不足也，皆夭。蓋兩目神光，固在黑睛，亦須白睛襯而顯之，故大小最宜相稱。若生而偏大，偏小，枯滯不靈，皆先天虧缺，其根不固。近每見小孩患疫痧者，皆黑睛大而光滯，即不救。目正圓者，瘛不治。正圓，直視不眴。身熱足冷，面赤，目脈赤，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瘛也。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鼻法》 鼻孔如烟煤黑者，發熱久不愈而成疳也。鼻孔扇動者，發熱久不愈而傷液也。皆腎水告竭，肺葉欲焦候也。凡傷寒溫熱，或飲食停滯，失治皆致於此。又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鼻孔瘡，久不愈者，必疳也。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指爪法》 凡三歲以下，病深重危急者，指甲口鼻多作黑色，此脈絕神困，良醫莫保。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聞聲法》 兒睡，忽自醒而急啼者，腹痛或身有痛也。先啼而後下利者，腹痛有冷積也。呼吸似欲喘，而煩躁不寧者，鼻塞，或氣痰聚胸也。俯視攢眉，哭聲長而細者，頭痛也。

《形色外診簡摩·色診舌色應病類·小兒苗竅診法總論》 囟門凸起者，肝腎肺胃風熱濕熱也。下陷者，或因先天不足，或因泄利過度，脾腎虛寒氣怯也。疾跳或斷續無倫次者，氣脫也。

《醫學探驪·小兒科·診治小兒總論》 凡診小兒之脈，當備三診。小兒有證不能自言何證，不過啼哭而已。須先慢慢診其脈象，再細看虎口之紋，再細察面目之色，此所謂三診也。小兒平日縱然強壯，其體質未備，萬不可過用峻劑。在一二歲時，要其分數，僅有大人一臂之力，由此可以類推。將形證審清，用藥再細加斟酌可也。

脉法分部

論說

《素問·通評虛實論》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王冰注〕：懸謂如懸物之動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楊上善云〕：足溫氣下故生，足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王冰注〕：緩謂如縱緩，急謂如弦張之急，非往來之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中風。故乳子中風，脈緩則生，急則死。

《脈經·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 凡診脈，當視其人大小長短及性氣緩急。脈之遲速大小長短，皆如其人形性者則吉，反之者則爲逆也。脈三部大都欲等，只如小人、細人、婦人脈小軟，小兒四五歲，脈呼吸八至、細數者吉。

《脈經·平小兒雜病證》 小兒脈，呼吸八至平，九至者傷，十至者困。診小兒脈法多雀鬬，要以三部脈爲主。若緊爲風癎，沈者乳不消，弦急者客忤氣。

小兒是其日數應變蒸之時，身熱而脈亂，汗不出，不欲食，食輒吐哯者，脈亂無苦也。

小兒脈沈而數者，骨間有熱，欲以腹按冷清也。

小兒大便赤青瓣飧泄，脈小手足寒難已，脈小手足溫易已。

《千金翼方·色脈·診脈大意》 凡診脈，當視其人大小長短及性氣緩急。稱其形性則吉，與本性相乖則凶。何則？人大而脈細，人細而脈大，人樂而脈實，人苦而脈虛，性急而脈緩，性緩而脈躁，人壯而脈細，人羸而脈大，此皆爲逆，逆則難治。反此爲順，則爲易治。

凡婦人脈，常欲濡弱於丈夫也。小兒四五歲者，脈自疾駛，呼吸八至也。

《玉函經·生死歌訣上》 欲識童男與童女，訣在寸關幷尺裏。自然緊數甚分明，都緣未散精華氣。

男女同，陰陽之質不同，天癸與精溢之形亦異。陰靜海滿而去血，陽動應合而泄精。故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腎氣盛，精氣溢瀉，陰陽和諧，故能有子。《易繫辭》曰：男女媾精，萬

物化生，此之謂也。若夫男子居室而未有所耗，則天之所稟者，混然全眞，故脈三部緊數分明，而無所損也。

小兒脈氣似大人，老少相違即不起。

小兒脈三歲至五歲者，方可診候。與大人異，呼吸八至，是其常也。九至者病，十至者困，脈或乍大乍小乍短乍長者，此爲有祟之脈也。少壯脈盛，老人脈衰，乃其常也，反此者逆也。

《玉函經·生死歌訣下》 童女童男何以別，須看天眞無損缺。大凡童子脈來沉，童女尺中洪拍拍。

童男尺脈來沉者，精氣完而未有所耗也。童女尺脈洪盛者，天癸盛而未有所損也。

《太平聖惠方·分寸關尺三部脈位法》 又凡人長短不同，其形各異。又曰人長則脈長，人短則脈短。

《太平聖惠方·辨小兒脈法》 夫小兒脈，三歲已上，五歲以下，然可看候。與大人有異，呼吸八至，是其常也，九至者病，十至者困。

小兒脈緊者，必風癎也，脈沉者乳不消，脈弦急者爲客忤，脈沉數者骨間有冷，脈浮而數乳癎風熱，脈緊而弦腹痛，脈弦而數乳熱五臟壅，脈牢而實大腸必澼，脈乍短乍長乍大乍小不等者，有祟。

小兒變蒸之時，身熱而脈亂，汗出，不欲食乳，食乳即吐逆。不可用藥，必自差矣。

小兒病困，汗出如珠，著身不流者不可治。

小兒久下痢，脈浮而腹痛者，不可治。

《顱囟經·脈法》 凡孩子三歲以下，呼爲純陽，元氣未散。若有脈候，即須於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其脈候未來，呼之脈來三至，吸之脈來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爲無患矣。所言定息，呼氣未出，吸氣未入，定息之中又至，此是和平也。若以大人脈五至取之即差矣。如此七至以上，即爲有氣。或脈浮如弓之張弦，此爲有風，幷可依後方合藥治之。或七至以下，此爲冷候，亦宜依後方合藥療之。或診候取平，或忽而不見，沈浮不定，伏益根平者，此爲神鬼之病。且令求祟，續宜使藥，或桃柳枝湯浴，煎飲子爲使，一兩顆桃心。

孩子脈呼吸十五至以上，三至以下，皆死矣。

《小兒藥證直訣》 小兒脈法　脈亂不治，氣不和弦急，傷食沉緩，虛驚促急，風浮，冷沉細。

《本事方·小兒病》 候小兒脈，當以大指按三部。一息六七至爲平和，十至爲發熱，五至爲內寒。脈緊爲風癎，沉緩爲傷食，促急爲虛驚，弦急爲氣不和，沉細爲冷，浮爲風，大小不勻爲惡候，爲鬼祟，浮大數爲風，爲熱，伏結爲物聚，單細爲疳勞。凡腹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爲有蟲。浮而遲，潮熱者，胃寒也，溫之則愈。予嘗作歌以記之，歌曰：小兒脈緊風癎候，沉緩食傷多吐嘔。弦急因知氣不和，急促虛驚神不守。冷則沉細風則浮，牢實大便應秘久。腹痛之候緊而弦，脈亂不治安可救。變蒸之時脈必變，不治自然無過繆。單細疳勞洪有蟲，大小不勻爲惡候。脈浮而遲有潮熱，此必胃寒來內寇，瀉利浮大不可醫，仔細斟量宜審究。

《扁鵲心書·小兒》 小兒純陽，其脈行疾。一息六七至爲率，遲冷數熱，與大人脈同。小兒之脈，較之大人，固是行疾，第略差半至一至爲率，若六七至非平脈也。平脈而六七至，則數脈將八至矣，脈至脫而何。

《幼幼新書·脈法》 王叔和小兒生死候歌：　小兒乳後輒嘔逆，更兼脈亂無憂慮。弦急之時被氣纏，脈緩即是不消乳。緊數細快亦少苦，虛濡邪氣驚風助。痢下宣腸急痛時，浮大之脈歸泉路。

茅先生辨小兒五臟本脈：肝弦，心洪，脾緩，肺浮，腎沉。

又辨小兒四季受脈：小兒脈數，熱病脈洪，瀉痢沉細，風疾弦緊，氣疾脈洪。頭痛，寸急數。水臟急數，小便頻滴冷痛。脾浮洪，胃中有氣塊，不思飲食。

右前件脈法，各有聲出看，各受本候淺深。其小兒合陰陽二部脈，將競骨爲中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關。陽得陰脈死，陰得陽脈亦如之。六歲以前，第一看太衝脈及看形色，幷看虎口及三關脈。六歲以後方可看陰陽二部脈，即依前法。小兒無脈至數，如看前來遲及不動即死候。虎口及三關脈若迭起來黑色，死候不治。太衝脈不動，亦死。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一見生死訣：幼童脈氣辯何形，水鑑先生曰：小兒雖受陰陽二氣成其形狀，氣尚未周，何言有脈。直至變蒸候盡，陰陽氣足方可看脈。其髫齔之年，方生陰陽二氣。聖人云：男七歲曰髫，生其元陽之氣。女八歲曰齔，其陰陽方成。故未滿髫齔之年呼爲淳陽，若髫滿後呼爲童兒，始可看脈。如身體俱盛，脈至一息六至爲常人

之脈，一息八至爲熱，九至風，五至虛，四至損，三至脫，二至死，十至必是疳癆，虛損，形容瘦劣。若或身肥，血色青白，一息十二至者，謂之虛，是風病死，是爲脈亂。若一息十至六者，爲脈不來，其人當令必死。遲若一息十二至者必死速，不滿二日。何名爲一息？一呼，一吸名爲一息。呼吸者，即是出一氣，入一氣，謂之一息。其脈若指下未硬，隱指急大者是有積。若來微細即是冷，若虛輕緊即是熱，時復一大即是驚，若大小不勻即是死候也。先生所論浮數爲熱，伏結爲寒，沉細爲冷，大小不勻爲惡候。數者緊也，浮者輕也，伏者貼也，重手方見。結者亂也，沉者重沒謂之沉，細者微也。大小不勻則是或大或小而不勻，是爲氣不生，其人必死也。二十五種甚分明。有二十五候，定其生死。

《嬰童寶鑑》論脈候指脈內候附：夫小兒三歲以上，七歲以下，其脈快。一息七八至爲平，八至以上至於十至者曰大過，其病爲陽盛也。下不及五至六至曰不足。其病爲陰盛也。

浮爲風。浮者陽，按之不足，輕手乃得，如葱管者，曰浮也。沉爲冷。沉者陰，重手乃得，舉指即無，行於骨下，曰沉也。洪爲熱。洪者，按之散大滿部，狀如浮者，曰洪。微爲寒。微脈指下往來細如亂絲，重手即無，輕手乃得也。緊爲實。亦曰痛。緊者如絲而急，按之有力曰緊也。沉細爲乳結。亦爲冷。言其脈細小而沉也。弦數爲瘧。脈弦如箏，通度帶快。弦急爲客忤。弦急，如新上之弦。大小不勻爲中惡。言其脈或大或小，不依其部也。脈虛病亦虛。虛脈輕手得之，重手即無也。曰虛，只因頻下，臟腑即虛，亦因久瀉也。變蒸之脈寸口亂。亂爲大小不勻。伏爲氣。伏行筋中曰伏也。

左手寸無脈，心下痛，胸中熱，時時嘔，口中生瘡，猶乳母食冷所兼，咳嗽，頭有汗，寒熱作，喉中哽塞作聲。

右手寸無脈者，短氣，氣逆，喉中咳噫，猶乳母出衝風露所爲也。

心脈滿大，肝脈小急，并爲癇，癒瘥之疾。凡寸脈但浮，直上直下，督脈連腰脊強不得俛仰。三部脈緊急，其癇可治。吐哯，浮者可治。弦急者氣痛，中惡，微者可治。弦緊牢強爲癥癖病，脈隨其左右上見。三部脈沉爲食乳不消化，緩亦同上。少陰脈數爲疳淋，虛濡者，驚風邪氣。脈如雀啄，若緊者風癇。傷寒脈洪者易理，微者難理。脈來浮大者，宜發汗。一投一止病，假令六投一止，六日病也。春脈弦，夏脈洪，秋脈浮，冬脈沉，四季脈緩，各推其王相表裏。若浮而見病在表，屬皮膚，在腑而爲順。陽脈沉，見病在裏，屬臟，骨髓，逆行陰之理也。脈在上，病在上，死生見焉。

又論死脈：傷寒身大熱，體黃，脈沉細者死。中惡，脈緊細者死。黃疸，脈沉細，腹滿者死。

《惠眼觀證》診候訣：凡疾患既重，次看脈息如何，當以一指在魚際或太衝看。若是傷寒，急驚，疹痘之候，此爲腑病，得浮洪即易安，沉細即難安。且與回陽兩日，至第三日再診之，如得陽脈方許調理。然陽脈取之在輕，手如捻葱管乃有，滿部重按即無是也。若中慢驚，吐瀉，瘧痢之候，此爲臟病，得沉細即易安，浮洪即難安。蓋陰病脈行於內，不可行於外。凡一切病覺脈來三點大又三點細，此亦難治。大都小兒脈只看陽脈大，陰脈細，餘不可驗也。學者宜審詳之。

《保生論》：小兒三歲以後或五百七十六日外，皆可診兩手脈，一指定三關。歌曰：小兒有病須憑脈，一指三關定其息，浮洪風盛數因驚，虛冷沉遲實有積。

浮爲風。秋得浮曰平和。浮者，輕手來大，重手來細弱，如按葱葉之狀，故曰浮。主小兒中風，傷風咳嗽，噦噴，煩躁壯熱，鼻流清涕，一身頭面虛浮，下泄多，小便如粉。可與解表，甚者與出汗即愈。

洪爲熱。夏得洪曰平和。洪者，輕手脈來大，重手脈來亦大，故曰洪。主小兒痫，發熱，身生癰癤及瘰癧，喉閉凶腫，風熱面赤，氣喘，心臟有熱，小便淋瀝，頻患赤痢。

數因驚。春得數曰平和。數者，脈來小急，過數速疾故曰數。主小兒夢中咬齒驚擲，見人恐怖，夜多盜汗，白日多困，氣粗不語，忽瀉青糞。若得數脈乃生驚候，此乃驚氣傳膀胱，主小兒有疝偏墜。

沉遲爲虛冷。沉遲者，輕手按全不見，重手按至骨，脈來沉弱細小，故曰沉遲。主小兒脾胃虛冷，泄瀉無時，嘔逆不食。

實有積。冬得實曰平和。實者，輕手脈不見，重手脈來大，故曰實。主小兒臟腑有積腹脹，面黃髮立，小便如油，面仆地卧，頻頻吐食，腹內鳴響。又積不治，即成疳癆，丁奚，哺露候。若孩兒肥實者，宜與稍涼藥取積，後補。若孩兒羸瘦，臟腑虛薄，可與性溫藥取積後補。

凡小兒脈春數，夏洪，秋浮，冬實，脈來八至止者，皆平和之脈也。若脈來急如弓弦，脈來兩動而止不見者，皆必死之脈也。

《寶童方》中指脈法：孩兒五七歲方診中指脈。孩兒五七勻，五臟脈方現，中指兩畔內，於中仔細看。

左男右女專心記，左主脾肝心腎肺，右主熱生驚氣疳，女子背看各從類。欲察病源誰得知，脈洪大急來歸內，此是傷寒病因熱，洪大卻慢傷脾氣。遲細脾虛因取極，脈小急來腎虛致。疾在小腸憑藥力，到此醫人須用意。診脈若來三兩通，此爲死候命須終。吸人指面如弓急，慢脾死候命將畢。

翰林待詔楊大鄴中指脈看死候法：中指中間爲動脈，醫家莫便懷疑惻，此時風滿四肢頭，萬卷千書醫不得。

《莊氏集》脈法歌：小兒脈數多風熱，沉伏原因乳食結，弦長必動肝腸風，弦數驚蛔四肢掣，洪浮胸中似火燒，若兼腸痛好添愁，息數和平八九至，此個分明不必憂。

《察病指南·觀人形性脈法》 人長則脈長，人短則脈短，人肥則脈沈，人瘦則脈浮，人壯脈欲大，人弱脈欲小，反者爲逆。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老人脈微，微陽贏陰者平。婦人脈當軟弱於丈夫。小兒四五歲，脈實自駛，呼吸八至。性急脈急，性緩脈緩。

《察病指南·下指疏密法》 凡診視，其臂長則疏下指，臂短則密下指。古人身長，其臂亦長，故寸部占九分，關、尺部各占一寸，三部共二寸九分。今人身短，其臂亦短，有三部共不及二寸者。若依古法診之，則頭指診在關部，次指診在尺部，第三指診在閑處，如何知病之所在。今但以高骨爲準，逐一指，診指其部位，不必拘九分、一寸之說，庶幾可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脈理論》 凡兒稟受臟腑氣血，榮衛形體，雖有生皆全，然於未語之前，變蒸之際，則血氣未充，膚革未固，筋骨未堅，脈狀未成，若有病也，難爲診切，又難訪問。是以先賢言嬰小之病難治者，以無承據也，故立其觀視形色之法焉。兒自生，積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變蒸數畢，則氣血榮，精神異，筋骨壯，脈理全，然後方可診切，又能言問也。或以謂小兒之脈與壯老不同者，是不達診治之大體也。凡脈之長短遲速，在因形以別之，不必拘於至數。經言小兒脈多雀鬬，要以三部爲主。其脈小數小細者平也。諸家所言甚衆，今擇其當者具之。孫眞人云：小兒之脈，固難分表裏。今撮其要者，不出數條。

浮脈爲風，秋得之曰平。餘時得之，主傷風寒，頭疼壯熱，或夜熱晝涼，咳嗽嘘噴，鼻塞清涕，嘔逆不食。歌曰：浮爲風兮秋曰平，餘中風寒頭目疼。壯氣夜極鼻清涕，嘘噴咳嗽吐食頻。

洪脈爲熱，夏得之曰平。餘時得之，主風熱壅盛，身體溫壯，瘡瘍血泄。歌曰：洪爲應候夏時和，餘須發熱壯溫多。風壅作驚或瘡腫，有時泄下血滂沱。

數脈爲驚，春得之曰平。餘時得之，主驚風抽掣。脈數小者，多睡惕跳，直視怕怖，盜汗非時，咬牙吐舌，微吐喘息。脈數大者，一兩日間，必發搐搦也。歌曰：數爲驚候春日長，餘時小數睡驚揚。喘息直視舌頻吐，大數潮搐發沉殃。

沉遲爲虛冷，冬得之曰平。餘時得之，主脾胃虛弱，泄瀉滑腸脫肛，吐痢不止，日漸尪羸，以成脾困，或作疳勞。歌曰：沉遲之脈冬日安，餘時脾胃弱虛言。泄瀉滑腸肛脫出，吐利尪羸瘦變疳。

實脈爲積滯，四時得之，皆主食傷積聚。面黃腹脹，髮焦煩渴，吐哯腹痛。歌曰：實脈含傷積滯言，壯熱腹脹髮毛乾。吐痢肚疼或爲癖，四時無異一般看。

通眞子歌：小兒三歲至五歲，呼吸須將八至看。九至不安十至困，短長大小有邪干。

又曰：小兒脈緊是風癇，沉脈須知乳化難，腹痛緊弦牢實秘，沉數有熱在骨間。

死證脈　脈來三動而止不見者死，脈來速如弓弦硬直者死，脈來瞥然不見者死。歌曰：三動而止不來凶，速鞭如弦勁在弓，瞥然至而反不見，皆爲死脈定由宗。

諸般病脈　脈弦者爲風寒，弦數者爲瘧。脈急者爲氣不和或爲客忤。脈緊者爲痛，緊數者驚癇。脈浮者爲風，浮緊者驚風，浮大者傷寒，浮虛者盜汗，浮數者風熱。脈伏者爲氣滯。脈緩脈細者，皆爲冷，爲乳不化。脈虛、脈濡者，爲虛弱，爲驚。虛濡者慢驚風，虛緊者伏熱。脈沉重者爲有積，沉數者骨間熱，沉遲者虛冷，沉緩者傷食。

脈牢緊者癖聚，牢實者腸秘。心脈滿大肝脈小急者驚癇，心脈數小者疳淋，數急者熱。寸口脈直上直下者爲驚，寸口脈大小脈不勻，亂者變蒸。左手寸口無脈，心痛中熱，嘔逆口瘡，或咳嗽，喉中哽聲，頭汗出而熱，此乳母食冷以乳兒所作也。又脈亂者吐逆。右手寸口無脈，胸滿短氣，吐逆噫噦，喉中響，此乳母抱兒衝冒風寒所作也。

凡脈如雀啄而緊者風癎。

凡脈大小不依部次者惡候。

凡小兒脈駛，呼吸八至曰平，九至曰病，十至曰困。

凡小兒脈虛者病亦虛，輕手得也。脈實者病亦實，重手得也。故急驚脈促急，慢驚脈虛微。

《澹寮方・小兒脈總括歌》 傳心方：五百七十有六日，大小變蒸數已畢，血榮氣盛脈理全，診候方能無所失。男左女右不相干，須將一指蓋三關。浮風洪熱驚須數，遲沈冷虛實積然。脈浮固知感風候，浮大傷寒宜審究，浮緊驚風不可當，浮數風熱應須有。浮遲之脈有潮熱，乃知胃寒無所守，浮虛盜汗睡中多，浮洪胃口如火炙。瀉痢浮大不可醫，口噤不食亦堪悲。脈洪腹痛多嘔逆，定知蟲動不容違。脈弦爲風或爲寒，弦數之脈瘧未痊，弦急因知爲客忤，氣或不和邪所干。脈沉帶緊爲腹痛，緊數爲驚多瘛瘲。脈牢而實大便難，牢緊癥聚何能動。脈虛沉濡爲虛弱，久亦變驚上還作。虛緊伏熱致生風，虛濡慢驚眞可邈。脈沉而實爲有積，沉數骨間須熱極，沉遲虛冷豈應無，沉緩食傷多嘔逆。脈緩筋細皆爲冷，乳食不化兩相梗。單細疳勞伏氣攻，小大不均惡候着。變蒸寸脈多不均，既曰變蒸何心驚。脈如雀啄風癎候，直上直下亦驚名。

《活幼心書・診脈明證》 小兒脈應二周前，一指分關寸尺全。六至號爲無病子，不和氣主按如絃。浮洪風熱數驚候，虛冷沉遲實積堅。指滯脾經時緩應，過猶不及亂難痊。

叔和《脈經》曰：孩兒三歲至五歲，呼吸須將八至看。乃以八至爲平。及觀張氏《脈訣》云：小兒常脈只多大人二至爲平。予嘗指下審之，果一息六至爲平，若七至、八至，乃是數脈，主發熱作驚。由此而論，則脈之微妙，不可不察，學者當審而切之，庶無錯誤。凡把幼稺之脈，僅二三歲者，但以一指揣按關部，側指於關前取寸口，側指於關後取尺澤。至四五歲餘，卻密下三指按三部。明標本，察病證，然後可以剋進退，決安危。蓋周歲以前，氣血未完，脈難依據。周歲以後，氣血和平，始可診脈。二歲以前，只依一指按關部取法爲率。若弦緊主氣不和，先與順之，然後調中快氣。浮洪主風熱，先與解之，然後疏風除熱。急數主受驚，先與發散，然後鎮心退驚。沉遲主虛冷，先與溫之，然後理虛去寒。實滑主傷積，先與表之，然後疏滌積聚。沉緩主宿冷滯脾，錢氏《脈訣》云沉緩爲積，此又因宿冷積滯於脾，則脾氣弱而不能磨化穀食，遂成積也。先與和解，然後去積溫脾。已上脈病，皆宜對證調治。有傳作乖異，尤在臨機應變，不可執一。所謂醫者意也，其有旨哉。若一息十餘至爲危急，謂之太過。一息僅二至爲虛極，謂之不及。大小不同爲惡候，謂之亂，皆難治也。若年至十二三以上，又當參諸大方脈，以明得病之由，因其所製之方以爲治，斯不誤矣。

《活幼口議・指下脈訣歌》 二三歲時看虎口，更加中指按高骨。浮即風生數主驚，緊是癲癎洪作熱，沉細腹痛緩沉虛，瀉痢多由此脈初，微遲有積兼蟲盛，遲濇元來胃脘迂。四歲脈不在指端，一指高骨按虛實。五六衰轉尋三部，平正關上爲準則。七八稍移指少許，九十次第分位取，十一十二也同看，十四十五三指睹。小兒有病脈不多，先定浮沉遲數數，沉遲爲陰浮數陽。更看面部屬何方，青色驚風白虛瀉，赤生痰熱黑難當，黃是脾家疳積作，醫人審度療何方。

《永類鈐方・全嬰門・脈應雜病》

諸數脈：爲熱屬腑。

諸遲脈：爲冷屬臟。

陽數脈：主吐逆，不吐必發熱。

陰微脈：主泄瀉，不瀉必盜汗。

沉數脈：寒熱，寒多熱少，亦主骨蒸熱。

緊數脈：寒熱，熱多寒少，又主骨熱，急則驚癎。

沉緊脈：心腹痛，短數同。亦主咳嗽。

沉細脈：乳食不化，亦主腹痛下痢。

沉伏脈：爲積聚，亦主霍亂。

微緩脈：乳不化，泄瀉。沉緩亦同。

微澀脈：癭瘤、筋攣。

微急脈：寒熱、唾血。

浮滑脈：宿食不消，亦主咳嗽。

浮緊脈：疳氣、耳聾。

浮弦脈：頭疼、身熱。

緊滑脈：吐血、惡心。

心脈急數：驚癇。不驚者主疳淋。
肝脈急甚：顛癇風癇，痰涎流液。
肺脈浮實：鼻塞，幷大小便不通。
關脈緊滑：主蛔蟲。尺脈沉亦主蛔。
遲脈微細：溏泄冷痢，乳食不化。
尺脈微澀：便血，無血者必盜汗。
脈過寸口入魚際：主遺尿。

《永類鈐方·全嬰門·審脈逆順》

驚搐脈：浮數順，沉細逆。身溫順，肢冷逆。
夜啼脈：微小順，洪大逆，身冷逆。
心腹痛：沉細順，浮大逆。身溫順，肢冷逆。
傷寒脈：洪弦順，沉細逆。浮大順，微伏逆。
汗後脈：沉細順，洪緊逆。困睡順，狂躁逆。
溫病脈：洪大順，沉細逆。身熱順，腹痛逆。
咳嗽脈：滑浮順，沉細逆。身溫順，肢冷逆。
霍亂脈：浮洪順，遲微逆。身溫順，肢冷逆。
吐哯脈：浮大順，沉細逆。身溫順，身冷逆。
泄瀉脈：緩小順，浮大逆。身溫順，肢冷逆。
諸痢脈：沉細順，浮大逆。身溫順，肢冷逆。
諸渴脈：洪數順，微細逆。身溫順，肢冷逆。
諸腫脈：浮大順，沉細逆。臟實順，腸泄逆。
腹脹脈：浮大順，虛小逆。臟實順，泄瀉逆。
痰喘脈：滑大順，沉細逆。身溫順，肢冷逆。
寒熱脈：緊數順，沉細逆。倦怠順，強直逆。
疳勞脈：緊數順，沉細逆。臟實順，脾泄逆。
蟲痛脈：緊滑順，浮大逆。身溫順，唇青逆。
諸失血：沉細順，浮數逆。身溫順，發熱逆。
中惡腹脹：緊細順，浮大逆。身熱順，身冷逆。
黃疸脈：浮大順，沉細逆。腹寬順，泄瀉逆。
火癉脈：浮洪順，沉細逆。身熱順，身冷逆。

《普濟方·嬰孩門·辨小兒脈法》 三部一脈

三部俱數身熱驚搐，煩渴心躁。
三部俱緩脾熱口臭，吐逆寒熱。
三部俱弦肝風拘急，欲發驚搐。
三部俱浮心腹疼痛，急則驚癇。
三部俱芤久患瀉血，吐血溺血。
三部俱洪發熱驚悸，大小便澀。
三部俱實胃不能食，胸膈不利。
三部俱急巢氏云：主小兒驚癇。

七表八裏脈，乃是五臟六腑脈也。蓋小兒純陽，有病多見七表脈，爲屬陽脈故也，主病有驗。八裏脈所以不見者，爲屬陰脈故也。設是小兒有八裏脈者，必發陰癇。孫氏云，陽脈急甚，必變陽癇，急驚風也。陰脈沉遲，必變陰癇，是慢驚風也。是以八裏多不經見。

《全幼心鑑·訣脈主病》 緩小腸鳴瀉，沉微乳不消。數浮驚熱作，弦緊痛來潮。

脾脈微細，不吐則瀉，難治。陽數或滑，主吐乳，又主瀉。不爾即熱，易治。《寶鑑》云：臟腑不和，見浮於關上也。

沉數熱加寒，微浮嗽不安。澀微多痢血，浮實大便難。

《全幼心鑑·訣脈逆順》 傷寒脈大最相宜，腫滿浮洪病可醫。微細心疼終是順，沉遲吐瀉必須危。蟲攻緊滑皆知吉，渴飲沉微勢已衰。驚搐浮洪多易治，喘粗涎盛滑爲奇。

《全幼心鑑·三關六脈生死歌》 小兒有證須憑脈，一指三關定有息。須知風熱脈浮洪，緊數驚風四肢掣。緊促之時疹痘生，浮緩傷風身汗出。洪緊無汗是傷寒，醫士不辯誠無識。人迎緊盛傷於寒，氣口緊盛傷於食。分明妙訣請君知，三至爲脫二至卒。五至爲虛四至病，六至平和曰無病。七至八至病猶輕，九至十至病勢極。十一十二死無疑，此訣萬中無一失。

《全幼心鑑·小兒脈總歌》 小兒五歲一指診，十歲方將兩指看，十四五方三指定，更量長短旋推端。左手人迎以候外，右手氣口以候內。外候風痰暑濕幷，內則乳食痰積害。

《全幼心鑑·脈治直訣》 熱盛之脈須與解，風盛之脈須與利。解利也，非藥利。傷冷之脈須與溫，積聚之脈下爲最。

小兒脈大多風熱，沉細元因乳食結。弦長多是肝膈風，緊數驚風四肢掣。洪浮胃口是火燒，沉緊腹中痛不歇。虛濡有氣又兼驚，脈芤大小便中血。四至洪來若煩滿，沉細腹中痛切切。滑中露濕冷所傷，弦急客忤分明

說。小兒乳後多嘔逆，更兼脈亂無慮憂。弦急之時被氣纏，脈緩即是不消乳。緊數細快亦少苦，虛濡驚風邪氣助。痢下宜腸急痛時，浮大之脈歸泉路。

《全幼心鑑·太衝尺脈》 寸關無脈已昏沉，腳面猶看尺脈存。此理恰如枝葉悴，尚餘生意在其根。

《全幼心鑑·太衝陽脈》 太衝穴在兩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動脈是，一云一寸半。足厥陰之所注。診此者，可決男子之死生。或診太谿命門外，穴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

《醫學正傳·小兒科·脈法總論》 七歲八歲曰齠，九歲十歲曰髫，始可以一指探掌後尺寸三部之脈，而以一息七八至爲無病之常脈。十一歲至十四歲曰童稚，而以一息五六至爲常脈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浮則爲虛、爲風，沉則爲實、爲積、爲痛，浮而數者爲乳癇驚悸，虛而軟者爲慢驚癡瘂，緊而實者爲風癇，牢而革者爲便秘，沉而弦者爲食積、爲腹痛，緊而弦者爲氣急、爲風寒，洪數者爲熱，伏結爲傷食，軟細者爲蟲疳。若氣促，脈代散亂無倫次者，死在須臾而不治也。業幼科者，其可不盡心于此乎。

《片玉心書·小兒脈法》 小兒一歲以上，可以看脈。以六至爲平和，七至八至爲實熱，三至四至爲遲，爲虛弱。

西江月

小兒尋常脈候，一息六至平和。七至八至熱生多，三四虛寒病作。九十連來雀啄，一二動指沉疴。微虛緊數不差訛，補瀉分明用藥。

身熱脈浮可汗，身寒脈細休攻。喘咳緊數藥無功，腫脹細微堪痛。泄痢沉遲易愈，痘出洪數宜從。若還吐衄怕浮洪，腹疼沉微拈弄。

《育嬰秘訣·辨小兒脈息》 小兒未損天眞氣，指下脈來宜有力。大滑數實最爲良，細澀遲虛終不吉。

脈大者，氣實也。脈滑者，血實也。六至爲數，脈來有力，皆賦稟有餘之脈也。脈細者，氣虛也。脈澀者，血虛也。三至爲遲，虛則無力，則皆稟賦不足之脈也。小兒壽夭，以此辨之。

一息六至號平和，八至之說不可憑。四至以下虛冷備，八九十至熱生驚。

小兒之脈，一呼三至，一吸三至，謂之一息六至，乃和平無病之脈也。訣云：八至爲平和脈者，勿從。一息四至曰離經，三至以下謂之損脈，爲虛冷疳癆之病。一息八至曰離經，九至以上謂之至脈，爲實熱驚風之病。

《醫方集宜·小兒門·診脈口訣》 凡看小兒，一歲至七歲，一息八至或云六至是平和無病之脈。九至爲數，十至爲極，五至爲遲，四至爲敗。十歲以上，六至爲平和，七數八極，四遲三敗，此呼吸之至數也。

《脈語·老少脈異》 老弱之人，脈宜緩弱，若脈過旺者，病也。少旺之人，脈宜充實，若脈過弱者，病也。然猶有說焉，老者脈旺而非躁，此天稟之厚，引年之叟也，名曰壽脈。若脈躁疾，有表無裏，此孤陽也，其死近矣。壯者脈細而和緩，三部同等，此天稟之靜，清逸之士也，名曰陰脈。若脈來細而勁直，前後不等，可與之決死期矣。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寸口脈訣歌》 臟腑三部脈來分，但以浮沉遲數則。風痰疾喜遲而浮，急大洪數兒不瘳。緊大邪氣風癇作，弦急寒邪風冷求。寒瘧脈弦而帶遲，熱瘧脈弦而帶數。下痢之脈喜細微，浮大見時難用藥。吐瀉順脈小而微，乳後輒吐脈亂宜。中暑霍亂喜浮大，最嫌沉細與沉逢。急驚之脈弦數急，慢驚之脈宜沉細。疳積診時洪大宜，沉細必然無藥治。水腫浮大得延生，細沉難以望安寧。吐脈腹痛沉細吉，浮數弦長藥不靈。檠數細快無他疾，沉緩不能消乳食。氣喘身熱宜滑凈，脈濇四肢寒者危。

《壽世保元·小兒脈理》 小兒一歲，變蒸已足，方有脈自寸口而生。予見小兒初生未滿月，手掌高骨之際，亦有脈息，吸吸而動。脈者氣血之波瀾，既生乃成人，必有氣血，焉得無脈。但不有大人察其端的之至意也。

《壽世保元·小兒五臟主病脈歌》 心脈　心脈浮數驚與熱，傷暑焦啼明白訣。吊腸痛氣及盤腸，壅結口瘡小腑澀。

心脈沉遲臟腑寒，諸氣有冷痛難當。小便頻數腸中冷，下指端詳仔細看。

肝脈　肝脈浮數定主風，目赤翳膜又主筋。流淚出血眼生糞，或癢或痛怕羞明。

肝脈沉遲主有寒，面青唇白眼喜張。諸病傳入慢風候，良醫仔細要參詳。

脾脈　脾脈浮數熱痰涎，能食胃惡脾臟堅。滯頤口瘡停壅結，唇紅臉赤胃中熱。

脾脈沉遲主風吹，更加吐瀉慢脾傳。氣虛胃弱不能食，滯頤嘔惡醒脾丸。

肺脈　肺脈浮數主便血，傷寒咳嗽遍身熱。氣急痰盛或瘡疹，瀉痢潮熱大腑澀。

肺脈沉遲主虛寒，臟腑滑腸或洞泄。仍有咳嗽與痰涎，下根不定即無根。

腎脈　腎脈浮數實有熱，偏墜膀胱痛又赤。口臭咬牙是腎驚，停身齒內出鮮血。

腎脈沉遲定有寒，臟腑停留入腎囊。偏墜膀胱尤不痛，光浮虛大最難當。

《太素脈·定老少脈反》　老人衰病脈雖微，縱有災纏死未期。若是浮弦洪緊大，魂歸泉壤復何疑。

少年之脈得剛強，雖病連年命不傷。倘逢濡弱結代者，壽數難延不久亡。

凡老人精力已衰，脈見微弱宜也，如弦洪浮大，則爲反常，近死之兆。少年血氣方剛，脈宜洪大，若虛怯者，其命不長矣。

《太素脈·游年脈訣》　心少陰君火，其體洪若浮，則正發財，若洪緩則是脾脈。君心部爲受母氣，主少年聰明，或受父母蔭爲官職，或爲神童，十五歲已前，聰明得譽。若見滑疾，主少年心虛之疾，或下元不固。

《太素脈·定少人脈相反》　少人之脈剛見剛，洪大連年死未亡。只愁怯弱頻頻立，必定魂靈入鬼鄉。

凡少人之脈，其六部要洪大見剛，乃有力之脈，順也，有病易治。洪大者爲反脈，病難治。

《類經·疾病類·乳子病熱死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

乳子，嬰兒也。病熱，脈懸小者，陽證陰脈，本爲大禁。但小而緩者，邪之微也，其愈則易。小而急者，邪之甚也，爲可慮耳。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此統言小兒之內外證也。小兒以稚陽之體，而加之病熱，脈不當小。若脈雖小而手足溫者，以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猶在也，故生。若四支寒冷，則邪勝其正，元陽去矣，故死。《通評虛實論》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言小兒之外感也。風熱中於陽分，爲喘鳴肩息者，脈當實大。但大而緩，則胃氣存，邪漸退，故生。實而急，則眞藏見，病日進，故死。愚按此二節之義，可見古人之診小兒者，未嘗不重在脈也。即雖初脫胞胎，亦自有脈辨。何後世幼科，如《水鏡訣》及《全幼心鑒》等書，別有察三關之說，於脈則全置不問。夫三關乃手陽明之浮絡，原不足以候臟腑之氣。且凡在小兒，無論病與不病，此脈皆紫白而兼乎青紅。雖時有濃淡之異，而四色常不相離也。何以辨其紫爲風，紅爲寒，青爲驚，白爲疳？又何以辨其雷驚，人驚，水驚，獸驚之的確乎？即余初年，亦用此法。然惟測摸疑，似終屬茫然。奈何近代醫家，習此爲常，全不知脈。欲濟其危，胡可得也。及遍考《內經》，則并無三關名目。惟《經脈篇》有察手魚之色者，若乎近之。然乃槩言診法，亦非獨爲小兒也，義詳經絡類六。然則三關之說，特後世之異端耳，不足憑也。故凡欲診小兒者，在必察氣口之脈，面部之色，呼吸之聲，或兼察手魚亦可也。且小兒之脈，原非大方之比，不必多歧。但求於大小緩急虛實，六者之間，可以盡之。診得其眞，取如反掌，既明且易，豈不大愈於彼哉。欲求實濟於此者，速當知所從也。

《景岳全書·小兒則·脈法》　凡小兒形體既具，經脈已全，所以初脫胞胎，便有脈息可辨。故《通評虛實論》曰：乳子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病風熱，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軒岐之診小兒，未嘗不重在脈，亦未嘗不兼證爲言也。【略】故凡診小兒，既其言語不通，尤當以脈爲主，而參以形色聲音，則萬無一失矣。然小兒之脈，非比大人之多端，但察其強弱緩急四者之脈，是即小兒之肯綮。蓋強弱可以見虛實，緩急可以見邪正。四者既明，則無論諸證，但隨其病以合其脈，而參此四者之因，則左右逢源，所遇皆道矣。再加以聲色之辨，更自的確無疑，又何遁情之有，此最活最妙之心法也。若單以一脈鑿言一病，則一病亦能兼諸脈，其中眞假疑似，未免膠柱，實有難於確據者。然法不可廢，最所當察，故擇其得理者，并附於左，亦可以見其概。

《誠書·幼脈》　一歲以上爲純陽，脈以寸取之，一呼脈來三至，一吸亦三至，呼吸定息，此爲無患。三歲以下取食指按三部，一息六、七至爲和平。八、九至爲太過，病在陽。五至爲不足，病在陰。至于忽伏忽見，忽長忽短，忽大忽小，忽浮忽沉，此又易虛易實之分。要在脈與色合，可以萬全，是非臨證之多，曷云知兒之神。

《脈訣闡微·婦人小兒脈訣》　小兒之診若何，三部不妨俱數，只慮沉遲；六經各喜均長，翻嫌細小。惟弦緊不可驟揚，思來風邪之祟；更虛濡不宜長見，虞多水氣之殃。急脈形於指下，嘔吐而腹痛難痊；尺脈浮於關前，

瀉痢而心驚不救。見此也可通彼，知偏何難悟全哉。

陳士鐸曰：至於小兒，原不必切脈，以氣血未全，各脈不十分全準。鬼眞君之論小兒，亦約略之辭。然而小兒純陽，所生之病，多是飲食之傷，驚疳吐瀉之證。得此數言以括其全，所謂要言不煩也。【略】又曰，小兒之脈，弦緊，弦急俱是外邪，除此之外皆內傷也。治內傷之法，以補脾健胃爲先，即治外邪，亦當顧正。雖脈純現弦緊、弦急，未可單祛外邪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切脈》 小兒週歲當切脈，位小一指定三關。浮脈輕取皮膚得，沉脈重取筋骨間。一息六至平和脈，過則爲數減遲傳。滑脈如珠多流利，濇脈滯濇往來艱。三部無力爲虛脈，三部有力作實言。中取無力爲芤脈，微脈微細有無間，洪脈來盛去無力，數緩時止促結占，緊脈左右如轉索，弦則端直張弓弦。浮爲在表外感病，沉爲在裏內傷端，數爲在府屬陽熱，遲爲在臟乃陰寒。滑痰洪火微怯弱，弦飲結聚促驚癇，芤主失血濇血少，沉緊腹痛浮感寒，虛主諸虛不足病，實主諸實有餘看，痘疹欲發脈洪緊，大小不勻中惡勘。一息三至虛寒極，九至十至熱極炎，一二十一十二死，浮散無根沉伏難。表裏陰陽虛實診，惟在兒科隨證參。

註：周歲者，一歲也。有疾則當切脈，但部位甚小，不能以三指診之，須用一指以定三關。三關者，寸關尺也。浮脈者，輕取皮膚之上即得，故曰浮也。沉脈者，重按筋骨之間則見，故曰沉也。一息者，人之一呼一吸也。至者，脈之至數也。一息六至，爲和平之脈，則曰無疾。至數若過者，七至八至也，謂之數脈。至數若減者，四至五至也，謂之遲脈。滑脈如珠，往來流利。濇脈滯澀，往來艱難。三部者，脈之浮、中、沉也。浮、中、沉三部無力爲虛。浮、中、沉三部有力爲實。芤脈者，中取無力。微脈者，按之微細，若有若無。洪脈者，來時雖盛，去時無力。促脈者，數而時止。結脈者，緩而時止。緊脈者，左右如轉索之象。弦脈者，端直如張弓弦。此皆言脈之形象至數也。浮脈病在表，外感風寒也。沉脈病在裏，內傷飲食也。數脈病在六腑，屬陽也。遲脈病在五臟，屬陰也。滑主痰盛，洪主火熱，微主怯弱之證，弦主停飲，結主積聚，促主驚癇，芤主失血，濇主血少，沉緊主腹痛，浮緊主感寒。虛爲不足，主諸虛。實爲有餘，主諸實。洪緊者，痘疹欲發也。大小不勻者，中惡之證也。一息三至，是虛寒之極。九至、十至，乃火熱太甚。此諸脈所主之病也。若一息只一至、二至，或十一、十二至者，皆死脈也。浮散無根，及沉伏取之不應指者，皆難治之脈也。凡病之陰陽表裏虛實，雖可以診脈而得，惟臨證時，合望、聞、問三者，細爲參考焉。

《方氏脈證正宗·小兒科》 又女兒十五歲，診脈又與男子同。豈一日之間，女子之脈，忽左右之掉換乎？究之何其荒唐者也。

又有司小兒科者，每每稱說小兒至十五歲方有脈可診，未及十五歲悉以筋紋爲準。殊不知有生之初，自有血氣之灌溉，經脈流通不息。誠無流通之脈，則無氣血之流行，其兒依何之以長養成人乎。今姑爲駁明，望同志之士，猛以脈爲主，部位筋紋合參而用之，則萬舉萬當也。使不能言之兒，免遭藥餌之冤也。夫人生十六以上至百歲，皆以四至爲平。脈行經脈中，晝夜循環不息，惟老幼身有長短，長者合度，短者過行。所以嬰兒之脈常七至者，身之短也。今參定小兒之脈，一二歲者，七至爲平。四五歲者，以六至爲平。九十歲者，以五至爲平。兼審脈中浮、沉、遲、數、有力、無力，則病中之虛實，朗然明亮矣。

《幼幼集成·小兒脈法》 小兒三五歲，可以診視。第手腕短促，三部莫分，惟以一指候之，誠非易易。《內經》診視小兒，以大小緩急四脈爲準。予不避僭越，體其意，竟易爲浮沉遲數，而以有力無力定其虛實，似比大小緩急，更爲明悉。後賢其體認之。

《內經》脈要　黃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夫乳子病熱，脈見懸小者，陽證見陰脈，本爲大忌，但小而緩者，邪之微，其愈易。小而急者，邪之甚，爲可慮。故以爲問。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夫小兒以稚陽之體而加病熱，脈不當小。若脈體雖小，手足溫者，以四肢爲諸陽之本，陽猶在也。若四肢寒冷者，則邪勝其正，元陽去矣，故曰死也。

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言小兒之外感也。風熱中於陽分，而喘鳴肩息者，脈當實大。但大而緩，則胃氣存，邪漸退，故生。實而急，則眞臟見，病日進，故死也。

此《內經》之旨。聖人立言簡切，而總括無餘。世人不悟，視爲泛常。能於此等處着眼，則診視之要，思過半矣。予之臨證診視，每論吉凶而多中者，亦不外此。第意之所至，口莫能宣。竊詳經所謂大小緩急者，亦發而不露之意。蓋大即浮洪類也，小即沉細類也。急即數也，緩即遲也。何若竟易

以浮沉遲數之爲得乎？再以節庵有力無力，辨其陰陽表裏、寒熱虛實，雖至顯淺、至平易，卻至確當。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

四脈主病　浮脈主表，病在外。沉脈主裏，病在內。遲脈主臟，病爲寒。數脈主腑，病爲熱。

五至四至爲遲、爲寒、爲不足。浮遲外寒，沉遲內寒，有力實寒，無力虛寒。七至八至爲數、爲熱、爲太過。浮數表熱，沉數裏熱，有力實熱，無力虛熱。

主證　浮而有力風熱，無力陰虛。沉而有力痰食，無力氣滯。遲而有力爲痛，無力虛寒。數而有力實熱，無力瘡瘍。

總括脈要歌　太淵一指定安危，六至中和五至虧。七八熱多三四冷，浮沉遲數貴詳推。有力爲陽爲實熱，虛寒無力裏何疑。若能留意於中取，何致亡羊泣多歧。

浮而有力熱兼風，風熱皆陽，表之實也。無力陰虛汗雨濛。陰榮妄泄，表之虛也。有力而沉痰食害，痰凝食滯，結於裏也。沉沉無力氣凝胸。氣滯於中，不運化也。遲而有力多爲痛，浮遲外痛，沉遲內痛。無力虛寒氣血窮。氣弱血衰，至虛之候。數脈熱多終有力，數而有力，實熱何疑。瘡痍無力熱虛攻。陰血受傷，虛熱所致。

脈證宜忌歌　脈浮身熱汗之鬆，陽邪居表，應從汗解。沉細身涼莫強攻。無論表裏，不堪攻伐。咳嗽正嫌浮帶數，浮緩爲宜，浮數大忌。細沉腫脹定知凶。脾胃虛寒，愈不運化。沉遲下痢方爲吉，氣血俱傷，最嫌洪數。洪大偏宜痘疹逢。陰陽充足，毒不能留。腹痛不堪浮有力，三陰受病，浮則反常。浮洪吐衄總無功。陽火太盛，陰血愈傷。

《小兒推拿直録·切脈歌訣》　五歲方將一指診，十歲始將兩指決。十五纔將三指看，脈與大人各懸絕。大人五至爲平和，小兒七至始無疴。四至五至冷危困，十至十一熱爲多。三遲二敗宛脈決，十二十三魂欲滅。

《醫學精要·脈息辨》　耐庵曰：大人脈，以四至五至爲平和，小兒脈，以六至七至爲平和。然看小兒脈多難憑者，以一指定三關，已非易事。且或驚叫，或畏生人，驚縮跳哭，血氣既亂，則數亂洪大，俱非本體，如何準得。善診者，能於難憑準中，細加參察。如躁者得靜，陰者得陽，無者得有，短者得長之類。亦可以驗藥之投與不投，識重輕決生死也。

《保赤存真·小兒脈法》　內經診視小兒，以大小緩急四脈爲準。陳飛霞易爲浮沉遲數，而有力無力定其虛實，更爲明悉。蓋脈原不止浮沉遲數，但小兒嗜欲未開，所傷不過是外感及口腹不慎之病，則以此四脈探其病情，靡不悉中。此亦幼科脈法一捷逕也。

括要歌　太淵一指定安危，六至中和五至虧，七八熱多三四冷，浮沉遲數貴詳推。有力爲陽爲實熱，虛寒無力裏何疑。若能留意於中取，何致亡羊泣路岐。

太淵，手太陰肺經動脈也。經云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生死。蓋肺位至高，形如華蓋。凡諸臟腑各經之氣，無不上蒸於肺，而朝宗於寸口，故可以定安危。一呼一吸爲一至，六至爲平脈。五至爲不及，屬虛。七八至爲太過，屬熱。三四至則遲，不但屬虛，且虛而寒矣。脈來有力爲陽，多主實熱。若主虛寒，則必指下無力。細心討之，病情無不畢露。

浮脈主病歌

風熱如何便得知，脈浮有力可無疑。若然陰分眞虛證，無力而浮仔細推。

沉脈主病歌

痰痰夾食脈多沉，有力而沉氣口眞。倘或脈沉無力按，便從氣滯擬君臣。

遲脈主病歌

脈遲有力痛難當，無力虛寒熱藥嘗。指下若能留意討，瓣香直可繼岐黃。

數脈主病歌

數爲熱證又何疑，有力應從實熱推。無力瘡瘍多見此，亦爲虛熱理無奇。

兼脈主病歌

浮緩傷風緊是寒，滑痰數熱證多般，浮弦瘧疾浮芤血，暑則浮虛見一端。

浮而帶緩爲風傷衛，浮而見緊爲寒傷營。浮而滑爲風痰，浮而數爲風熱。浮而弦多主瘧，浮而芤爲血證。浮虛在平時屬表虛，在夏月爲傷暑。

脈沉而數熱居中，遲冷細虛傷濕同，緊則食傷牢是積，沉緊而數外邪攻。

沉而數爲熱，有力實熱，無力虛熱。沉而遲主冷滯。沉而細主氣虛，亦主傷濕。沉而緊爲食傷，沉而牢爲積聚。沉緊而數，證見頭痛身熱，正外邪內閉也。

遲浮遲沉氣交虛，滑大風痰頑痹醫，細小定爲陽分弱，陰寒留蓄可無疑。

遲在浮分爲氣不化精，故知內氣虛。遲在沉分爲精不化氣，故知表氣虛。

大主風，滑主痰，遲而兼此多風痰頑痹之證。遲而細小必是陽氣大虛，或有陰寒，爲泄、爲痛之候。

暴熱原來是外邪，虛而久數定多虧。數兼洪滑方爲實，細弱應從大補劑。

暴數，必是外邪，宜從疏解清火。若久數，必是陰虛，或兼絃滑無力，雖有煩熱等證，一用清火，必至脾泄而敗。惟洪滑有力，方爲實熱。若數兼細小而弱，無不虛寒，急宜大補。

脈證宜忌歌

脈浮身熱汗之鬆，沉細身涼莫強攻，咳嗽正嫌浮帶數，細沉腫脹定知凶，沉遲下痢方爲吉，洪大偏宜痘疹逢，腹痛不堪浮有力，浮洪吐衄總無功。

脈浮身熱，陽邪居表，故宜汗解。若沉細身涼，則正氣虛寒，無論表裏，俱不可攻。咳嗽以浮緩爲宜，若浮數則風火愈熾，所以爲忌。腫脹必有滯積，脈來強實，攻之易痊。若見細沉，脾胃更虛寒，愈不運化。痢證氣血俱傷，最忌洪數，如見沉遲，邪則已退。痘疹遇洪大脈，陰陽必充足，毒不能留。腹痛乃三陰受病，宜沉實之脈，浮則反常。吐衄見浮洪，陽火太盛，陰血更傷，所以爲逆。

《脈說·幼兒診法》 小兒之脈，其部甚狹，難於分辨。惟定其浮沉遲數，強弱緩急，以別陰陽寒熱虛實可矣。但六七歲以下，腎氣未至，脈氣止在中候，無論脈體素浮素沉，重按總不能見脈。若重按見，即與大人牢實動結同論，亦不可太浮無根耳。且小兒肝氣有餘，腎氣不足，脈體似宜見長。止因稚陽氣弱，經絡柔脆，不能如大人之充暢，首尾齊動也。夫浮數爲陽，沉滯爲陰，強弱可以見虛實，緩急可以見邪正。

《脈訣乳海·小兒生死候歌》 小兒乳後輒嘔逆，更兼脈亂無憂慮。

《巢氏病源》曰：小兒變蒸者，【略】其重者體壯熱而脈亂，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輒吐哯，無所苦也。

弦急之時被風纏。

小兒脈見弦而急，當是風氣所纏。何也？弦，肝木也。肝主風，弦而且急，則爲風寒之氣所纏矣。一本作被風氣纏。錢仲陽云：小兒之脈，氣不和，則弦急。幼科當以錢氏爲的。

脈緩即是不消乳。

小兒脈一息六七至爲平。何也？蓋以人身之脈，不論大小，一日一夜，皆五十周於身，得一萬三千五百息，脈八百一十丈，此其常也。但大人身量長大，故以一息四至爲平。小兒身量短小，亦必盡五十榮之數，所以息則猶是。而脈之丈尺促緊，故以六七至爲平也。今脈見緩，緩則小駃於遲矣。緩爲脾土之脈，必脾胃虛，不能消化乳食，所以脈見遲也。《準繩》脈法，沉緩，食傷多嘔吐。又曰微緩脈，乳不化，泄瀉。沉緩亦同。緊數細快亦少苦。

雲岐子曰：數而細快，乃小兒平脈。加之以緊，亦有些須表邪。

虛濡邪氣驚風助。

小兒元陽之氣充足，故脈五六至已上而有力爲平。今脈虛而濡，則脾胃之氣衰，而虛風乘之，乃成驚風之候。然驚有二種，曰急，曰慢。急者屬陽，陽動而躁疾。慢者屬陰，陰靜而遲緩。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肝，而心亦熱。以驚風痰熱，合爲四證，搐搦掣顫反引瞚視爲八候。又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今脈見虛濡，當是慢驚之候。治者審之。

痢下宜腸急痛時。

下痢之證，裏急而腹痛，其本在脾腎，其現證在手陽明大腸，大腸屬庚金。今脈見浮大，浮大屬丙火來尅庚金，故痢下無已時也。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切脈法》 小兒肝氣有餘，腎氣不足，脈體似宜見長。止因稺陽氣弱，經絡柔脆，不能如大人之充暢，首尾齊動也。故其脈來累累如電之掣，如珠之躍。又因乳食血液有餘，故滑利如不可執也。雀鬬者，數中一止，止而又數，頻併也。血多氣少，氣之力弱，未能鼓盪，血又壅盛，故其行易躓。八至爲平者，三歲以下也。六至爲平者，五歲以上也。

指紋分部

論說

《素問·平人氣象論》 臂多青脈曰脫血。

《素問·皮部論》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

皆陽明之絡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素問·經絡論》 黃帝問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帝曰：善。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 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

《靈樞·經脈》 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略】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略】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靈樞·論疾診尺》 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略】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爲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面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

《本事方·小兒病》 凡嬰兒未可脈辨者，俗醫多看虎口中紋顏色，與四肢冷熱驗之，亦有可取。予亦以二歌記之。虎口色歌曰：紫風紅傷寒，青驚白色疳，黑時因中惡，黃即困脾端。

《幼幼新書·三關錦紋》 《仙人水鑒》小兒脈經要訣云：夫小兒託質胎，胎成形血氣，誕生之後，三歲之間，十旬之內，榮衛未調，筋骨輕軟，腸胃微細。凡於動靜，易獲驚傷，致於夭亡，得不傷哉。余著書之暇，留心醫術，措意諸方，編成小兒疾候之源，成一家徑捷之說。三關之脈，取類而歌，五臟之疾，窮太而脈，目曰《小兒脈經要訣》。貽於後代，深可指迷耳。

《脈形論》：夫小兒手之第二指，指有三節，脈之形出其上也。近虎口之位，號曰風關，其次曰氣關，在其指端曰命關。凡有疾，當視其三關上之脈形察其病焉，可以三關斷之。指，左手指也。

脈形圖



風關脈是驚，傳心臟。
氣關脈是疳，傳肺臟。
命關脈或通度三關，是肺風，慢驚不療。



形如魚刺

風關慢驚，可醫。
氣關心疳，可醫。
命關難醫。

歌曰：形如魚刺物多驚，遍體如湯面色青，或瀉或狂宜此斷，消癥調氣便惺惺。



形如懸針

風關水驚，亦醫。
氣關疳入肺，亦醫。
命關及三關通度，是慢驚形候也。下兩關不斷者難療，單關者亦醫。

歌曰：形似懸針瀉痢多，水驚急療便安和，受疾只因心臟起，三關通度是沉痾。



形如水字

風關是肺臟驚。
氣關慢驚有虛積，亦醫。
命關疳氣風，不療。

歌曰：形如水字肺家驚，虛積相傳面色青，膈上有食宜便取，消癥洗肺得安寧。



形如乙字

風關肺風，亦醫。
氣關慢驚風入肺，難療。
命關若有，不療。

歌曰：形如乙字病傳肝，眼慢驚啼淚不乾，此病肺風傳受得，三關觀候細詳看。

形如曲蟲



風關病傷肺，堪治。
氣關大腸有積。
命關難治。

歌曰：形如曲蟲疳積深，肺家有病腎乘心，患子若能醫得好，良工須是獲千金。

形如環



風關肝疳，亦醫。
氣關肺疳，亦醫。
命關不治。

歌曰：形似環來腎受疳，好泥喜土作常餐，消癥未遇良工藥，取動方知體漸安。

形如亂紋



風關。
氣關。
命關。三關若有亂紋，皆蟲也。

歌曰：紋亂涎橫蟲在心，悲啼曉夜痛難禁，求神拜鬼渾無效，吃藥安和莫吝金。

流米形又名流珠形



風關。
氣關。
命關。三關都過有積，命關獨有不治。面上及身上有者便是流米，死候不療。

歌曰：流珠死候不須醫，更看三關在所推，風氣得之猶可治，命紋有此死何疑。

《仙人水鑑》八脈主病歌：形如魚刺物驚瘧，形似懸針瀉痢多，水字肺驚癥見甚，乙知肝積要調和。

又歌：形似曲蟲疳患久，如環腎積細詳看，逢紋亂後知蟲犯，流米通身莫望安。

《仙人水鑑》虎口脈色相應歌：虎口脈青同面上，心頭有熱水驚來，飛禽四足將禽斷，脈亂須逢打撲災。

茅先生論：小兒如小可患，要看虎口及三關脈時，如丹紅色是傷寒及食猛發壯熱，如紅色夾青色是驚，如紫青色是腹肚不和，如紫黑色是腹中冷，或瀉或痢，此是氣關也。如小兒風關受色與前面同，欲丹紫色，若其患甚，即其色如黑必死也。如命關受色被虎口內一帶，色去丹紅猶通治，若紫色及黑色死也。大凡小兒三關脈，赤來上風關時甚也，上命關時死也。第一且要看太衝脈，動時即吉，不動即千萬死。更看陰陽二部脈，如來沉慢時死，如來猛猶尚通治。

《嬰童寶鑑》辨三關錦紋云：手魚際白肉上有脈可候：黑脈起者癇，赤者熱，青大者寒，青小者平。手第二指間脈可候：青脈爲四足驚，黑脈爲水驚，赤脈爲人驚。微見者爲風盛，紋曲者爲食傷。脈小而短者爲平，脈大而長者爲重，出節者不治。

翰林待詔楊大鄴看小兒脈法云：夫小兒脈見紅赤色在節內，如細魚腸大者，即風熱盛也。若見脈微紅者，即風熱也。若見微紅半青者，是驚積風熱也。若見脈青色在指節內如魚腸大者，即驚候也。若見脈青色在指節內如練據，兩頭大中心細者，即急驚癇風候。若見脈如前，青色過節三二分已來，如曲鱔伸縮來去者，即慢驚風候。若見脈前青中當兩伴半青紅者，即急驚候也。若見脈白色在節，似細魚腸大者，此傷脾瀉也。若見前白色在節內，半白半紅、半赤色者，即傷寒候也。若見陰陽候脈息過節二三分已來，如曲鱔縮來縮去者，即是傷寒，被人將藥取動，此無辜疾，必死候也。見脈色白色過節二三分已來，即脾泄瀉也。若見傷寒候脈息當節中心者，即無辜之疾，此日久也。七、九、十一日已上，如見本傷寒者，祇一、三、五月醫得。若見前白色、青紅色在節內，似細魚腸大者，脾胃不順。脈白色在節內，即驚癇風也。大凡見小兒脈黃色必死，如脈過節者，爲死候也。

楊大鄴又定小兒生死三關訣：手上青紋現，情知四足驚，黑因遭水撲，赤是大人驚，內隱連風急，紋彎食上尋，但看叉手處，方始驗眞形。

又內八片錦：青色小大曲，水火飛禽撲。黑花小大曲，人鬼幷四足。赤色小大曲，米麵幷魚肉。若是紅絲見，慢脾驚作毒。

又訣：虎口見紋青，多應四足驚，赤色水兼撲，黑是外人驚，脈沉癥宿乳，紋彎食上尋，渾身雖壯熱，耳冷痘還生。

又外八片錦：孩兒生下月餘間，左男右女辨根源，若有紫紋胎驚氣，青色原胎氣不全，赤色有驚因水得，一二三歲兩邊看。

又訣：若過一關長一米，一米便是驚撲起。傳到第一中節時，便是驚撲皆一齊。似出不出紋隱隱，驚傳臟內紫微顯。青色驚病方入脾，此是慢脾無可疑。

《飛仙論》小兒指節候云：凡看小兒指節，從虎口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脈見或青、或紫、或紅、或淡、或黑，有紋如錦一直者，是奶傷脾及熱驚發。左右手指皆有者，是驚與積齊發。有三條，或散，是肺生風痰，或齁鮯鳴者。青是傷寒主嗽。如紅大主瀉。有黑相兼主有痢，紅多赤痢，黑多白痢。有紫相兼，加渴是虛也。

歌曰：左手三關現錦紋，定傷脾胃熱和驚。右同左樣雙紋起，食積驚傷是本形。紋頭又著三叉樣，肺熱風涎夜作聲。有青卻是傷寒候，若只紋紅瀉欲生。

《寶童方》看小兒虎口云：自虎口一節至二節脈，或青、或黃、或黑，有紋如綫一直者，是奶食傷脾及發驚。左右手是一樣，驚與積齊發。有三條成綫，是肺生風痰，或似齁鮯鳴。有青是傷風咳嗽。如紅主瀉。紅黑相兼主有痢，黑多主赤痢。有紫相兼主瀉，此候虛也。

歌曰：紋生左手錦紋形，定是傷脾及熱驚。右有雙紋如左樣，痢傷驚瀉一齊生。紋頭有似三叉樣，肺熱風生哭不停。有青卻是傷寒候，只有通紅是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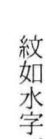
小兒非時將手摸脛，七日遇心王必死，心王子午時。

虎口紋形：



紋如魚刺骨者，是因驚着。

歌曰：紋如魚刺是初驚，紅色須知病在心，若遇黑時連腎脈，更宜詳審究元因。



紋如水字，是夾驚傷寒。

歌曰：紋黑驚傳入腎囊，青黃脾臟受災殃，夾驚傷寒紅赤色，鎮心解表要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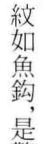
紋如乙字，是吃食併驚有積候。

歌曰：紋彎食上有乖時，傳受風邪入在脾，若黑之時休整療，遙知大命已傾危。



紋如環子，是有驚涎入肺。

歌曰：驚風入肺少人知，八錦紋中仔細推，環子作紋如面白，涎聲潮響急須醫。



紋如曲蟲，是驚入肝。

歌曰：曲蟲紋是病傳肝，外證分明仔細看，符藥一時交併服，何憂此患不能安。



紋如魚鈎，是驚風在膈上。

歌曰：膈上驚風入肺中，病人遭熱又生風，涼肌解膈兼開胃，次鎮心田病乃通。



紋如懸針，有驚在心。

歌曰：驚傳心臟積因多，壯熱通身氣不和，此患卻稱天痢病，緩若醫持不奈何。

紋如亂字，是脾生疳蟲。

歌曰：蟲亂縱橫總在脾，瀉痢頻生更惡啼，亦有筋皮乾卷縮，用心調理莫延遲。

紋如流珠，是死候。若風氣，不可下藥。

歌曰：流珠忽睹在三關，孩子相辭命已難，醫者返魂求妙藥，雖逢扁鵲也應閑。

《寶童方》論三關錦紋歌：孩子生下纔過月，有病如何爲人說。男左女右虎口中，若有紫紋是驚熱。青色成胎氣未全，亦本驚生搐有涎。赤色必然

經數日，或驚水火病相連。孩兒一臘至兩臘，虎口更交開掌握。若生米粒過初關，並是有驚防眼閣。若過一節至兩節，便與積驚同一說。似出不出隱隱紋，此號應傳脾臟結。若紫之時實難療，青紫有驚入脾竅。此時呼作慢脾風，好手醫人急醫療。若逢紅色但寬心，下藥之時卻神妙。脈出三關連指面，孩兒死候還須見。不拘顏色赤白紅，萬死一生休憤怨。

《保生論》三關錦紋：小兒三歲以前，若有患，須看虎口脈。次指表節爲命關，次氣關，次風關。古人所謂初得風關病猶可，傳入氣、命定難陳是也。

脈一直者驚，曲裏者是傷寒，曲外者傷食有積。

小兒生未滿五百七十六日須看錦紋：

命關三脈過者死。　氣關二脈兒病漸深。　風關一脈見初得病。

一、風關易治。　二、氣關病深。　三、命關死候。

當於第二指三節上辨之。

歌曰：指上青紋起，情知四足驚。青色主豬、犬、羊、馬驚。黑還因水撲，風雨、師巫嗔水、洗浴驚。赤色是人驚。并撮摸着。內曲傷寒甚，彎前食上蒸。紫紋多瀉痢，并有熱。黃色主雷驚。鼓聲一同。但看扠手處，方顯病眞形。

《莊氏家傳》小兒看候外八片錦中云：氣急風還急，紋彎食已停。又小兒三關候：三關青是四足驚，三關赤是水驚，三關黑是人驚。有此通度三關脈候是極驚之候，必死。餘外并可醫治。



脈曲向裏者是氣疳。

脈曲向外者是風疳。

脈斜向右者是傷寒身熱不食。

脈斜向左者是傷寒身熱不食。

雙勾脈者是傷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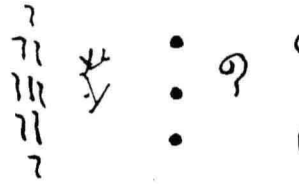
脈三曲如長蟲是傷硬物。

脈兩曲如鉤是傷冷。

脈一頭如鐶又有腳者是傷冷。

面上有此點子并是再發之候。

頭面肚上有大脈並青筋，並是食毒，驚積難療。



脈如亂蟲是常疳，亦有蟲疳。

蛔、食、積之疳，治之必差。凡脈不足、細者，並是風氣。但消疳，然後取蟲，肥孩兒爲效。

又三關錦紋云：風關上有黑紋主癇疾，赤紋主熱，青紋緊小微受冷邪，青紋大者主寒邪。氣關紋現是疳候，傳肺赤青色，紫主疳積。命關脈現者主急慢驚風，難治。三關脈通者死。



風關青如魚刺，易治，是初驚候，黑色難治。氣關青如魚刺，主疳勞，身熱，易治。命關青如魚刺，主虛，風邪傳脾，難治。

風關青黑色如懸針，青主水驚。氣關赤如懸針，主疳兼肺臟積熱。命關有此，凡五色，皆是死候。三關通度如懸針者，主慢驚風，難治。

風關如水字，主驚風入肺，咳嗽面赤。氣關如水字，主膈上有涎，並虛積停滯。命關如水字，主驚風疳極爽驚候。不拘五色，三關通度者不治。

風關如乙字，主肝臟驚風，易治。氣關如乙字，主驚風。命關如乙字，青黑色主慢脾，難治。

風關如曲蟲者，疳病，積聚，胸前如橫排算子，肚皮似吹起豬胞。氣關如曲蟲，主大腸穢積。命關如曲蟲，主心臟傳肝，難治。



風關如環，主脾臟疳有積聚。氣關如環，主疳入胃，吐逆不治。命關如環，難治。



此紋若在風、氣二關易治。若在命關通度，難治。



此紋在手上，或在面上，或在左右臉邊，皆是死候。

又要括：魚刺初驚候，懸針瀉痢多，水紋驚肺積，乙字是肝訛。蟲曲疳將甚，如環腎有蹉，亂紋蟲已極，珠現作沉疴。

又別本外八錦紋：



第一　指間魚刺動，隱隱類蟲行，此病從心得，先因四足驚。



第二　白輪青黑現，手指若懸針，內外皆相應，兒驚病已侵。



第三　虎口團成曲，因驚或感風，熱生由病乳，神亂臉仍紅。



第四　上吐多頻幷，翻腸瀉若傾，指紋端似乙，有濕在中停。



第五　搖頭時拱手，熱極意昏沉，赤黑紋如現，因人自外驚。

第六　內隱風還盛，沉痾目不開，都緣因喜怒，到此有迍災。

第七　赤脈過三節，仍加囟似癰，縱多神妙藥，此病也難攻。

第八　頻因驚撲着，啼叫沒時休，亂紋三節現，無病也堪憂。

又內八錦紋：

魚刺脈，初驚候。風關，驚風、痰積，可治。氣關，積滯，可治。命關，不治。

懸針脈，主瀉痢。風關，水驚，可治。氣關，疳在肺，不治。命關，肺疳。三關通度，驚風不治。

水字脈，肺家有驚積。風關，肺臟驚積。氣關，驚。命關，慢驚、疳風，不治。

乙字脈，肝氣有傷。風關，肺風不治。氣關，驚風入肺，不治。命關，不治。

曲蟲脈，疳盛有積。風關，肝疳傷脾。氣關，大腸受積，脈粗不可治。命關不直者，可治。

如環脈，腎家有積。風關，疳病有積。氣關，大腸受積。命關，不治。

亂紋脈，蟲在心。其脈亂三關，蟲咬心肺。初因熱，赤腳連連，赤紫定爲驚。更加赤色，食軟硬，睡裏驚。亂紋三關可治，小兒腎有積也。

流珠脈，死或沉痾，指上有黑點子，伏積在命關死。若是赤點，或在風關，可與下涎取積。

又歌曰：曲內驚風緊，曲外是食癥，因此多般吐，乳食不相應。

長沙醫者毛彬傳驚八片錦：

虎口開時赤星現，雙睛翻後卒難辨，定是人驚風入心，手足抽牽無定限。

虎口開時見黑星，囟門腫起及成坑，定知四足曾驚着，面上時捫手不停。

虎口開時帶白色，小兒病是水驚得，口眼同開鼻作聲，身上汗珠益流出。

虎口開時青色交，唇青相應又胸高，只緣飛鳥來驚着，小腹膨脖氣轉牢。

虎口開時赤色長，看天仰面牙齒當，小兒高處曾經撲，面黑還兼手帶黃。

虎口開時帶黃色，孩兒兩處曾驚嚇，作聲開口汗常乾，項黑須防被災厄。

虎口中心色帶紅，兒驚因水遂生風，鼻中出氣多開口，目直身強勁似弓。

虎口紋生出外停，若逢此候號胎驚，不論紅赤併青黑，逢此之時命必傾。

《幼幼新書·得病之源》 杜光庭《指迷賦》：論脈兮尺寸未定，別病兮虎口紋臨。次指而分於三等，青紅而在於兩尋。窮之則病無不辯，用之則法無不深。要在女尋右手，男看左指。氣在下紋，風居中裏，過風關名曰命關，定其色青之與紫。先論管氣之枝，初節爲始；若見紅紫微微，脾氣常滯，外有枝青兮風已入脾，或見紫枝兮邪氣難止。枝頭分開兮黑色相連，氣虛爲病兮風氣將起。但觀於初節之間，詳吉凶而定其病矣。是知中主於風，亦須詳視，青紋紫枝兮慢驚當耳，紫紋青枝兮似蟲不出。虛驚氣散，涎盛難治。若見青枝衝命，風盛而搐掣須當；或見枝赤紋紅，定知是風來侵氣。紋紫枝青，宜防慢驚。及已忽然紋青枝紫，過命關而驚候須來。枝分兩頭，如綫細而涎潮當死，紅紋微散而可醫，黲黑忽見而將毀。紅如米而肺熱，喘泄胃而未已。兩米青紫而入於命關，疾候雖在而去如流水。紅紫迸甲而命殂，內纏指面而無死。若能在意而精通，假使珠珍而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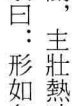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般色澤紋證論·諸處紋狀候》 耳後完骨上，有青脈如綫三兩路，卧不靜者，此癇疾候，當刺掐破令血出，以爲小治。若自腫破者，死候也。

手大指後，白肉魚際之上，有筋絡色青黑者，胃中有寒，赤黃者有熱，赤青黑雜者寒熱，若青而小短者少氣。

叉手處，手大指第二指之間虎口上，有筋脈如綫，看其顏色曲直，以決其病。若紋直者是驚，曲者是傷，沉隱爲風，曲外有冷，曲內爲食。

歌曰：虎口青紋直，情知四足驚。黑色元因水，赤乃火飛禽。淡紅人驚發，灣紫有傷尋。外冷內爲食，沉隱定風生。長大疾須重，短小得安平。但看叉手處，病候驗虛眞。

第一指上仄三節，名曰三關。小兒有男左女右看之。有八般筋脈紋狀，以驗其病，名曰八片錦。最下一節，名爲氣關，有紋過者，病纔覺重，諸病既生，則氣不調順，故名氣關也。第二節，名爲風關，有紋過者，須發驚風，漸加困重，故名風關也。第三節，名爲命關，有紋過者，則病極而命危，故名命關也。



魚刺形，主初驚。

在氣關，主壯熱吐瀉。在風關，主初驚纔發。在命關，驚極難治。

歌曰：形如魚刺是初驚，遍體如湯面色青，吐瀉躁煩如似此，通腸和氣便惺惺。



垂針形，主瀉痢。

在氣關，主傷冷吐瀉。在風關，瀉傳驚風。在命關，驚傳慢驚風極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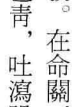
歌曰：形如懸針瀉利多，發驚身熱定違和，此病若變驚風慢，命關已度是沉疴。



水字形，主肺驚。

在氣關，涎痰咳嗽虛積。在風關，發驚喘哽涎。在命關，困不治。

歌曰：形如水字肺家驚，虛積相傳面色青，膈上有涎須與治，命關若過更無寧。



乙字形，又曰中曲，主食驚。

在氣關，主食傷吐痢。在風關，傳變風，乙形屬肝，肝刑于脾。在命關，傳慢脾風，不治。

歌曰：形如乙曲病因肝，眼慢驚啼瘈瘲偏，冷積爲傷傳變此，慢脾風已度三關。



去蛇形，主內實外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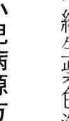
來蛇形，主外實內虛。



蛇中卷形，內外俱虛。

此數樣皆曲蟲，又曰曲蛇。在氣關，主疳積。在風關，主勞帶驚。在命關，不治。

歌曰：形如蛇曲病因深，脾積疳勞又帶驚，未過二關宜早治，若過三關更莫論。



長者弓形，短者環形，主疳積。

在氣關，吐逆疳熱，喫泥土。在風關，疳極羸瘦。在命關，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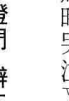
歌曰：形如環弓疳氣黃，好食泥土是尋常，此病早求良醫治，三關已到命飛揚。



亂紋形，主蟲痛。

在氣關，主氣不和，有蟲積，食諸生物。在風關，主蟲咬，心腹痛。在命關，病困極難治。

歌曰：紋亂縱橫蟲上尋，曉夜啼號不可禁，神佛求遍都無應，安蟲取積得康寧。



珠形，死候。

此候不拘三關上下，見者皆爲死候。

歌曰：流珠死候不須醫，便是沉疴莫療之，三關若見都休望，安排後事更無疑。

《察病指南·看小兒虎口訣》 凡嬰孩生下一月至三歲，當看虎口內脈兩邊。脈有黃青紅紫黑五色，除黃色爲平和，黑色爲危急外，青紅紫色可以察病。

青色，受胎氣不全，主驚積，多搐掣。

指脈深青卧不寧，微青脈痛糞多青。青兼黑色盤腸吊，發搐牽抽不暫停。

紅色，驚入脾竅。

孩兒指脈深紅色，發熱驚時自強直。微紅下痢腹中疼，吐瀉脾虛多不食。

紫色，胎驚熱。

指中紋生紫色深，驚時哭泣又呻吟。微中紫色腸中痛，吐瀉紋彎主惡心。

《小兒病源方論·形證門·辨三關手紋訣》 辨三關手紋訣：夫小兒三歲以前，血氣未定，呼吸至數太過，難以準候。若有疾，必須看其虎口紋脈，辨驗形色，可察其病之的要。食指初節爲氣關，中節爲風關，末節爲命關。古人云：初得氣關病易治，傳入風命便難陳。

氣關易治，風關病深，命關黑死。有此通度三關脈候，是極驚之候，必死。餘並可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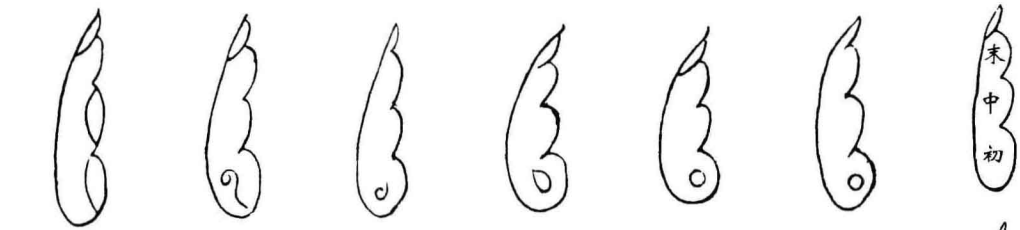
男看左手，女看右手。青是四足驚，赤是水驚，黑是人驚。

辨三關病源之訣，未易言之，詳見吳洪方及范元鼎《虎口脈紋掌訣》、鄭氏《幼幼新書》，此則持其大略矣。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虎口三關紋訣法》 虎口者，叉手處是也。三關者，第二指之三節是也。除拇指爲第一指。近虎口第一節爲初關，亦名風關。第二節爲中關，亦名氣關。近指端第三節爲末關，亦名命關。男以左手，女以右手，側看之。驚風初得，紋出虎口，或在初關，多是紅色。傳至中關，色赤而紫。看病又傳過，其色紫青。病熱深重，其色青黑。青而紋亂者，病深重。若見純黑，危惡不治。大抵紅者風熱輕，赤者風熱盛。紫者驚熱，青者驚積，青赤相半，驚積風熱俱有，主急驚風。青而淡紫，伸縮來去，主慢驚風。紫絲、青絲或黑絲隱隱相雜，似出不出，主慢脾風。凡手紋在初關者易治，過中關者難治，透末關者不治，三關直透，大抵不治。然紋勢彎曲入裏者，病雖重而證順，猶可用力。若紋勢弓反出外，駸駸靠於指甲者，斷不可回。其有三關紋如流珠、流米，三五點相連，或形於面，或形於身，危惡尤甚。陽爲男，陰爲女。三關虎口紋，男以左手，女以右手驗之。蓋取左手屬陽，男以陽爲主。右手屬陰，女以陰爲主耳。然男女一身，均具此陰陽，左右兩手亦當參驗。左手之紋，病應心肝。右手之紋，病應肺脾。於此消息，又得變而通之之意。

《活幼口議·脈指訣歌》 小兒食指辨三關，男左女右一般看。皆知初氣中風候，未是命門易亦難。要知虎口氣紋脈，倒指看形分五色。黃紅妄樂五臟和，紅紫依稀有損益。紫青傷食氣虛煩，青黑之時證候逆，忽然純黑在其間，好手醫人心膽寒。若也直上到風關，粒米短長分兩端。如鎗衝射驚風至，分作枝叉有數般。弓反裏順外爲逆，順逆交連病已難。叉頭長短猶可救，如此醫人仔細看。

《活幼口議·三關指紋要訣》



末關命門。
中關風候。
初關氣候。

流珠形，主鬲熱，三焦不和，氣不調順，飲食欲吐，或瀉作熱，或腸鳴自利，煩躁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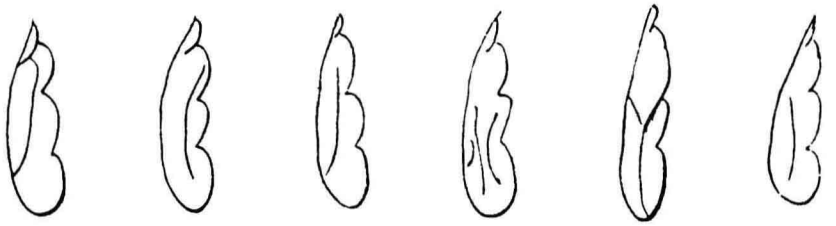
環珠形，主氣不和，脾胃虛弱，飲食傷滯，心腹膨滿，作熱夾食，虛煩頓悶。

長珠形，主夾積傷滯，腹肚疼痛，或有寒熱，脅肋膨緊，食不剋化，或蟲動不安。

來蛇形，主中脘不和，積氣攻刺，飲食不下，疳氣欲傳，臟腑不寧，膨滿乾噦。

去蛇卷形，主脾虛冷積，泄瀉、或吐、或渴煩躁，氣粗喘息，飲食不化，神困多睡。

弓反裏形脈，內感受寒邪，頭目昏重，心神驚悸，沉沉默默，倦怠昏悶，四肢梢冷，咳嗽多痰，小便赤色。



弓反外形，主痰熱，心神不寧，睡卧不穩，作熱，夾驚夾食，風癇證候。

鎗形，主邪熱，痰盛生風，神情恍惚，睡不安穩，欲發搐搦，驚風傳授。

魚骨形，主驚風痰熱。證候已定，可以截風化痰，利驚退熱，不作諸惡候。若已傳過，必作它證。

水字形，主驚積食積，膈熱煩躁，心神迷悶，夜啼，三焦不順，痰涎壅盛，涎潮口禁，漸加搐搦。

針形，主心肺受熱，熱極生風，驚悸煩悶，沉沉默默，不食神困，四肢垂彈，及驚風暴發，痰涎壅盛，搐搦等候。

透關射指面，主驚風痰熱四證，皆聚停在胸膈不能散，其候所受雖重，證順則可療。

透關射甲，主驚風惡候，受驚傳入經絡，風熱發生，併入八候，虛痰不下，危急惡證，難可療治。

脈有黃、紅、青、紫、黑色。議曰：黃色無形

者，即安樂脈也。紅若無形，亦安寧脈。有前件形者，即病之脈，次第而變。初作一點子，氣關多紅脈。至於風關，其色方變紫色。病已傳過，青色已受之，極黑色其病危急。純黑分明，不可療治。三歲已上，病重危急，指甲口鼻多作黑色。蓋兒脈絕神困，證候惡逆，雖有妙藥良方，亦用孩童有命。

《活幼口議·議指紋脈總要》 議曰：消息指紋脈訣，考詳諸家所載，參較至理，其說不同。所以錢氏、王氏二家，文意並不該載，但只言論其證候而已。然而證候且幼幼之疾，若不定其指端，說病是何用意？僕留心頗久，其紋脈述之不繁，猶參諸家之善，前後所斷龜鑒，較其正理醇乎醇。故不勞再三，乃決定如此者，挺然微妙，曲全一家。直指明智之士，試更考之，必有益諸形容，毋曰管見可也。

《活幼口議·詳解紋脈》 議曰：流珠只一點子紅色，環珠其形差大，長珠其形圓長。以上非謂圈子，總皆紅脈貫氣之如此。來蛇即是長珠散，一頭大，一頭尖。去蛇亦如此，乃分其上下，故曰來去。角弓反張分其裏外，向裏爲順，向外爲逆。鎗形直上，魚骨分開，水字即三脈並行，針形即過關一二粒米許，射甲命脈射外，透指命脈曲裏。一十三位，悉有輕重，元由一氣，自微至著，從漸至總，輕重參詳。前云五色者，曰黃紅紫青黑，由其病盛，色能加變，又傳加進，即越黃紅之色。紅盛作紫，又有紅紫之色。紫盛作青，又有紫青之色。青盛作黑，又有青黑之色。至於純黑之色者，不可得而療治之也。

《永類鈐方·全嬰門·看虎口脈紋》 氣紋：黃盛作紅，紅盛作紫，紫盛作青，青盛變黑，純黑則難治矣。深青主驚悸，淺青主便青肚疼，青黑主驚搐內吊。紅紫主驚熱，淺紅主下痢腹痛，如不利主吐瀉不食，深紫主煩渴。紋彎主傷乳，不吐即瀉。生叉枝不治。紋不見，必發驚候，不治。又當於面部間以互考之。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活幼論》 次當看紋，候男左女右手辨之，從虎口內至第一節是風關，第二節是氣關，第三節是命關。第一節風關，赤紋乃飛禽內外人驚，赤紋微乃火驚，黑則水驚，兼打撲驚，青色乃天雷四足驚。內隱青紋微屈，則是急風候，紋彎乃停食候。第二節氣關，紫色紋是驚疳，青色紋乃疳傳肝經，白則疳傳肺經，若黃色乃傳脾經，黑色難安。第三節命關，青黑紋現，三關通度，斜歸指甲則不治。

《幼科全書》 辨手經脈形色：風關青如魚刺，易治，是初驚候，黑色難治。氣關青如魚刺，主疳勞身熱，易治，用保命丹加柴胡、黃芩。命關青如魚刺，主虛，風邪傳脾，難治，用紫金錠加白朮、茯苓。風關青黑如懸針，主水驚。氣關有此，主疳兼肺臟積熱，用保命丹加燈心、竹葉。命關有此五色，皆是死證不治。

風關如水字，主膈上有痰，幷虛積停滯，治法宜下。在氣關，主驚入肺，咳嗽面赤，用保命丹。在命關，主驚風疳證夾極驚候，用蘆薈丸。若通過三關則不治。

有脈紋曲向裏者，是氣疳，犯此證者，肚若緊張，宜利之。有脈紋曲向外者，是風疳，犯此證者，宜用急驚方治之。有脈紋斜向右者，是傷寒身熱，不食無汗，治法宜惺惺散。

《心印紺珠經·評脈法·小兒食指辯三關色圖》

命關第三節，筋紋現此命關，九死一生。　氣關第二節。　風關第一節。

小兒乳抱之時，未能飲食，不可診脈，但以食指三節爲三關辯驗之。黃赤爲熱，青黑爲痛，白爲寒。見於氣關者主在內之疾，見於風關者主在外之疾，見於命關者不治。

《普濟方·嬰孩門·虎口三關指掌圖》



虎口，叉手處是也。三關，第二指側三節。
風關，第一節寅位。
氣關，第二節卯位。
命關，第三節辰位。

夫三關者，正謂男左手女右手，第二食指三節也。頭節爲命關，次節爲氣關，下節爲風關。後歌所謂寅赤者，正謂下節屬寅位，中節屬卯位，上節屬辰位也。又謂上青者第一節青也，下黑者即第三節黑也，非謂寸關尺也。

《普濟方·嬰孩門·活幼口議詩》 虎口亂紋多，因知氣不和，色青驚積聚，不亂瀉相和。青即慢驚發，入掌內吊多，三關若通過，此疾必沉痾。脈候若深青，情知四足驚，赤因水火得，紅色是人驚。曲反風熱盛，紋彎食上停。

但看叉手處，方可辨眞形。青色大小曲，人驚幷四足。赤色大小曲，水火飛禽蹼。紫色大小曲，傷米麵魚肉。黑色大小曲，脾風微作搐。

《普濟方・嬰孩門・三關詩》 命關上辰位，氣關中卯位，風關下寅位。寅赤因驚積在心，口乾發渴即呻吟。若逢中赤還須解，不解之時命必沉。寅黑須知腎臟傳，中關黑色病纏綿，水驚人驚相夾雜，目反直視有痰涎。上青肝臟本傳留，目閉身疼四體柔。一則冷邪侵胃氣，中青胃逆幾時休。下青驚是再驚來，用藥追風可免災。上下若青唇又白，四肢逆冷葬泉臺。上赤由兼黑脈沉，或涼或熱糞多青。上下一同煩渴熱。更兼尿赤解方醒。下黑赤脈共同隨，氣粗下泄病須知，漸變慢脾風證候，心虛體熱早求醫。赤傳辰位亦相通，大便秘結熱兼風。上下若逢煩熱躁，小便赤色熱來攻。不黑須紅定是驚，但宜驚積自安平。上下若逢因打跌，熱來眼裏沒心情。

《普濟方・嬰孩門・虎口手紋脈訣》 夫脈者血氣之先也，有血氣則有脈。然小兒初生至於五歲，血氣未定，呼吸至數大過，必辯虎口色脈，參合三部脈法，方可察其脈之善惡也。男以左手，女以右手觀之。其色赤者，主心驚，顏容憔悴，壯熱多啼，睡中頻驚，眼視直，少精神。其色黑者，主痰毒積冷在脾與肺，咳嗽重者，又加氣喘。其色青者，肝家受氣，涎熱壅，合眼如醉，久則變慢驚風也。其脈上出者，主疳氣逆，食乳滯積，吐逆。其脈縮見入內至虎口者，主食乳不消化，赤白痢泄瀉。脈紅可療，面唇黑冷，逡巡死，青色難治，夜多嗽涎，及主天吊風寒，目帶上搐搦，或熱或冷，面白，肺風咽喉破而無聲，面赤生瘡癰。其脈紋彎者，主冷乳在脾，宿食積滯，忽冷忽熱，及脾寒變成瘧疾。如青彎過第二節者，有難消瘀水在脾。腹肚虛脹，小便難出，大便積冷，與脾虛藥服之。如黑彎過三關者，飯食不化，喫水之時更加嘔吐，肚大青筋，蛔蟲頻出，急與安脾胃藥服之，遲即死也。其外曲脈者，主因驚而受風邪，或即吐瀉，如瘧之遲，脈過第三節，變成慢驚必死也。其裏曲脈者，主傷熱，身體壯熱，頭痛，多啼哭不睡，時時咬人。只在其中節，風熱灌於心臟而眼赤，與涼風藥治之。其脈過第一節可治，過第二節爲難治，過第三節爲靠甲，名曰絕脈，不拘顏色，俱死證也。如紅紫色白日死，如青黑色夜後死。

《普濟方・嬰孩門・指脈紋色樣》 深青色主驚悸，淺青主便青肚疼，青黑主驚搐內吊。紅赤色主驚熱，淺紅主下痢腹痛，如不痢主吐瀉不食。深紫色主驚哭，淺紫主煩渴。紋彎主傷乳，不吐即瀉。脈紋透起指面者，必發熱，驚卧不安，不熱則受病日深，不久必變風搐。若指紋生枝節者，不治。或有進退，滋煎多睡，精神不爽，指紋不見者，久必發驚候，不治。

《奇效良方・小兒門・辨三部脈證》 上黑須知腎臟傳，中關黑候又纏綿，人驚此患兩相雜，目多直視定痰涎。下硃砂膏。下黑須知是再驚，但宜風積便和平，上下是同因打撲，熱來悶閑沒心情。上清肝臟有風停，目直便青面更青，中是人驚幷四足，渴來發燥不惺惺。下青原是再驚根，解熱宣腸是何論，上下俱青候是惡，十個之中得一存。上赤風多入肺停，或來發熱嗽聲頻，中是風來入心臟，腸痛頻頻下瀉青。下赤重驚見本宗，但調心臟有神功，上下一同難治療，口開目下是知凶。上青肝臟本因留，目閉身疼四體柔，中是水瀉幷再撲，熱來喘嗽不知休。下硃砂膏。下青因是再驚來，妙藥宣風定少災，上下若青俱發熱，四肢逆冷奄泉臺。上黑之時目上瞪，兩般看。大便流糞又兼青，中見之時狀消渴，下熱尿黃便安寧。下黑若見赤相隨，氣多下瀉候如斯，下潮金丹。上下俱同須看手，虛煩燥渴速求醫。

《奇效良方・小兒門・再看三關脈色細訣》 上關見此脈，是心之疾也。轉瀉恐虛而生風痰。俱下鎮心丸，壓驚風寒。中關若赤，便多風熱。又下解風鳥藥。下關若赤，發熱，大腸閉結聚。上關見此黑脈，是腎臟之脈爲順。若是大腸秘澀，生風之候也。下朱砂膏。中關黑脈，生風之候，不爲惡候。下中黃膏。下關黑見，無惡候起。下宣轉丸。即痰若自瀉，足腸冷，只下溫暖臟腑湯藥。不得轉換。

上關若見此脈，四肢逆。嘔吐加喘者，惡候。吐喘定，生候。中關青脈，風搏觸心，急與治風即瘥。下烏犀、朱砂等膏。下關青脈，若見無候，即不宣轉，瘥。上中俱同。四肢熱爲和，四肢逆，凶候也。

上關黑，幷眼下黑，童生未滿二歲，得此脈與候者，及大腸流，或身體壯熱，全者須渴。若下發熱，或無渴，與解之瘥。先下天竺黃散，後下朱砂膏。黑脈錯亂者，腹脹是候，或下痛，即是積候。下宣風丸散，次下匀氣散和胃氣。

一日赤脈亂者，是打撲息。下鎮心丸，及大驚丸散。脈透中關，立變風候。忌下宣轉藥。傷虛，動脾臟生逆吐者，凶候，用匀氣散補虛。

如第一日便見此脈，三關都見，是五臟之應。患若第二日，中關部隱隱，或下見。只中關見者，多氣候。若三關都見，或隱隱，或面浮者，是精氣候。

常隱隱者，不交出沒，數旬而死。

如左手上部脈曲歸裏者，是傷積。下保童丸。曲歸外者，客風觸之即發搐也。下鎮驚丸散。中關若歸裏者，是客風傳變。下調中散解之。曲外者凶候。曲候過命關，幷外有惡候起者，凶候。

上關脈亂者，傷冷之患。下匀氣散。中部脈亂，風者傷熱，傳風盛之疾。下烏犀膏，用宣利藥而詳之。下關若亂，急須下溫脾臟。若不進食，凶候。

此兩雙指關，若見青與赤相雜如紫色，無黑者，惡候。上關脈見傷寒，必發咳嗽，須解表。微微浮入中關，是風候。下清金膏。下關若見，頻退爲吉，不退爲凶候。若孩童從氣關傳至命關，方可調治。已上秘訣，爲神聖之醫也。此前人消息，後之學者，宜細推之。

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

孫華二眞人曰：凡小兒左手見右手脈，逆惡也。右手見左手脈，爲逆惡候也。夫以陽定之而決生死，何況虎口脈平。五歲已上，至十歲已下，自斷乳而進食，陰陽備矣，故可以一指而定三關，分寸關尺，象天地之九候也。

《奇效良方·小兒門·虎口脈色》 脈色純紅者，爲初得病，爲陽，爲熱，爲病在外。

脈色紅而紫者，爲病傳變，爲內、外尚有熱。或但熱爲陽。

脈色紅或紫而青，爲病荏苒，爲病一寒一熱，外爲之變作。

脈色純青者，爲病久而過經，爲冷，爲熱在內，爲陰。

脈色青而黃，爲病變極，爲冷，冷極則變熱，治則費力，爲虛寒。則爲五臟之邪相干，陰陽之證相反。

脈色青而黑，爲病極，或爲久病再作，形色黧黑。

脈色黑而黃、黃而露出者，十無一生，大凶。

《全幼心鑑·辯虎口手訣》 湯氏云：小兒初生至五歲，血氣未定，呼吸至數太過，必辯虎口。其間有指紋不見有病者，必於面部上見，有面部不見有病者，必於脈息主之，更宜參問。

《全幼心鑑·定指上三關》

辰關指頭上節　卯關指中節　寅關指下節，連掌

脈紋從寅關起，不至卯關者，病易治，若連於卯關者，有病難治。如寅關連卯關侵過辰關者，十難救一。若脈紋小或短者，看病不妨。

《全幼心鑑·指紋脈主病》 初起寅關淺，紋侵過卯深。生枝終不治，辰位實難禁。

《全幼心鑑·詳解脈紋》 魚刺爲驚積，蛇來肝氣粗。水紋知食積，針樣熱傷風。蟲捲脾虛散，咳痰肝反弓。流珠中膈熱，惡受透關中。

《全幼心鑑·范元鼎七寶金粧訣》 形如針刺黑青長，壯熱煩渴肺家傷。若過風關驚熱甚，鎮心發汗始清涼。

脈紋微黑未又青，定知旦夕必生驚。更加腹脹時時喘，取涎調氣便和平。

脈紋青碧兼驚積，發熱多啼並有癖。糞中青色似桃花，胃氣不和兼咳噫。

形如乙字病傳肝，驚哭多啼睡不安。此是肺風相傳受，禮請醫士仔細看。

形如蛇尾紫兼紅，驚食傷脾又夾風。頭兼胸腹溫溫熱，消積圓取便和同。

脈紋如絲散亂生，腹中冷瀉至虛驚。手足似冰唇白色，調脾止瀉細看形。

脈紋微黑未又青，定是痢疾渴難任。冷痢面黃多汗出，熱痢眼澀困沉沉。

形如水字肺家風，虛積相傳面色青。膈上有涎須調理，瀉肺消腫便惺惺。

形如紫赤渴應深，見水心歡卻似金。速與涼心通胃口，免教煩悶死來侵。

《活幼全書》 手虎口三關紋訣歌詩：虎口有三關，風命氣相攀。青紅驚急病，黃黑水傷殘。紫色生驚搐，紅青熱在肝。關中存五色，節節見紋斑。

氣關　氣關從氣論，因氣便成形。關中青與白，定是食傷生。

風關　風關通九竅，色色是風紋。過了三關節，相逢可賀生。

命關　命關生死路，青黑定遭兇。過了三關節，良醫總是空。

小兒病證賦　小兒無脈，觀虎口之三關可見：

一爲氣關：寒在肺腑者，則紋或青而或白。熱在心胸者，其紋或赤而或紅。

二爲風關：關中青黃，定然傷食、傷風。紋上赤紅，乃是驚風發熱。三爲命關：赤紋在關，可醫可救，黑色過關，難治難攻。

《醫學正傳・小兒科・脈法總論》 按：古法曰：凡小兒證候，難以手太陰尺寸脈診。如一歲至六歲曰嬰孩，惟以男左女右手次指三關之脈，以爲驗病輕重死生之訣。第一節名風關，無脈則無病，有脈則病輕。第二節名氣關，脈見則病重，尚可以藥治而已。第三關名命關，脈見則病劇，乃九死一生之惡候也，多不可治。

《醫方集宜・小兒門・小兒神異八段錦》 形如魚刺　魚刺生紋亦與通，風關若見是初驚。忽然黑色緣風盛，總有靈丹未必惺。長至氣關心轉病，渾身紅熱定還輕。命關氣盛轉脾臟，任是盧醫救不寧。

形如懸針　懸針青黑在風關，被水驚來莫等閑。赤色氣關疳入肺，命關要救救應難。最怕青黑兼紅紫，必定須教命不還。通透三關休用藥，慢驚傳變少靈丹。

形如水字　水字風關氣受傷，驚風入肺病相當。更兼咳嗽粘涎盛，面赤須當早用防。若見氣關涎在膈，胸中痰盛有隨方。命關若見風疳盛，通透三關命即亡。

形如乙字　乙字肝家受病初，驚風肺臟治難居。氣關若見紋雙紫，肝病肝方好藥醫。若見命關驚入胃，不論青黑病難除。若還俱見三關上，此是肝家死有餘。

形如曲蟲　曲蟲疳病在風關，肝病傳脾肚腫寬。纔過氣關還肚腫，脾家有積治須安。急肝屬腎宜醫早，莫待稽遲恐救難。長到命關心便熱，驚疳莫治病相關。

形如耳環　如環形候風關見，脾腎傳疳莫等閑。腹內積傷兼內實，莫教傳變長中關。氣關紋見風生胃，吐逆之時恐救難。若到命關休要治，縱然有命也難看。

形如亂紋　亂紋形候在風關，蟲咬心頭苦忍難。用藥驅蟲心疾愈，更須何處覓靈丹。別藥疳蟲不能去，可將苦練味推詳。一兩爐中炙爲末，良辰服了便身安。

形如流珠　流珠死候不堪醫，右手三關除此虧。右臉有紋半夜死，左邊紋見看申時。

《保嬰金鏡録・十三指形生證》 愚謂古人云，小兒爲芽兒，如草之芽，如水之漚。然也。蓋因臟腑脆嫩，口不能言，最難投劑。是以有察面色而知其所屬，次驗虎口以辨其所因矣。然猶未足以盡病之證，故余復註十三指形，實爲治法之簡便爾。若流珠形者，主飲食所傷，內熱欲吐，或腸鳴自利，煩躁啼哭。用胃苓膏消飲食、分陰陽。若食既消而仍吐瀉腸鳴，用香砂助胃膏溫補脾胃。環珠形，主脾虛停食，胸膈脹滿，煩渴發熱。用五味異功散加山查、枳實健脾消食，後用六君子湯調養中氣。長珠形，主脾傷積滯，肚腹作痛，寒熱不食。先用大安丸消其積滯，次以五味異功散健其脾氣。來蛇形，主脾胃濕熱，中脘不利，乾嘔不食。此疳邪內作，用四味肥兒丸治疳，用四君子補脾。去蛇形，主脾虛食積，吐瀉煩渴，氣短喘急，不食困睡。先用六君子湯加山查、枳實健脾消積，次以七味白朮散調補胃氣。弓反裏形，主感胃寒邪，哽氣出氣，驚悸倦怠，四肢梢冷，小便赤色，咳嗽吐涎。先用惺惺散助胃氣、祛外邪，後以五味異功散加茯神、當歸養心血，助脾氣。若外邪既解而驚悸肢冷，乃脾氣尚虛，宜七味白朮散補之。若悶亂氣粗，喘促哽氣者難治，肺虛甚也。弓反外形，主痰熱，心神恍惚，夾驚夾食，或食癇風癇，脾肺氣虛而風熱痰盛也。先以天麻防風丸祛外邪，又以五味異功散調中氣。鎗形，主風熱生痰，發搐驚風。先用抱龍丸，如未應，用牛黃清心丸。若傳於脾肺，或過用風痰之藥，而見一切諸證者，專調補脾胃，其病自愈。魚骨形，主驚痰發熱。先用抱龍丸，如未應，屬肝火實熱，少用抑青丸，隨用六味地黃丸。或發熱少食，或痰盛發搐，乃肝木剋脾土也，用六君子加柴胡，調補脾土而制肝木。水字形，主驚風，食積胸膈，煩躁頓悶，少食，或夜啼痰盛，口噤搐搦。此脾胃虛弱，飲食積滯，肝木剋脾土也。初患用大安丸消導飲食，次以六君子湯加鉤藤鉤補中清肝。若已服消食化痰等劑反傷元氣者，用四君子加升麻、柴胡、鉤藤鉤，以升補脾胃，平制肝木。針形，主心肝熱極生風，驚悸頓悶，困倦不食，痰盛搐搦。先用抱龍丸祛風化痰，次用六君子湯加鉤藤鉤平肝實脾。透關射指，主驚風痰熱聚於胸膈。乃脾肺虧損，痰邪乘聚。先用牛黃清心丸，清脾肺，化痰涎，次用六君子湯加桔梗、山藥，補脾土，益肺金。透關射甲，主驚風脾土虧損，肝木剋制之敗證。急用六君子湯加木香、鉤藤鉤，官桂以溫脾土。未應即加附子以回陽氣，多得生者。

流珠形證　一小兒發熱吐瀉，腹脹不乳，其紋如流珠，此脾胃氣傷。先

用香砂助胃膏，後用六君子湯全愈。

長珠形證　一小兒寒熱作嘔，飲食不入，按其腹乃哭，脈紋如長珠，此飲食停滯也。先用大安丸，吐瀉宿滯遂安。但唇目抽動，大便稀黃，此病邪去而虛熱所迫也，用六君子湯加鉤藤鉤而愈。

環珠形證　一小兒胸腹膨脹，發熱頓悶，脈紋如環珠，以手按腹即哭，此屬脾胃虛而飲食停滯也。先用保和丸一服，前證如失，更加煩渴，按其腹不哭矣。此宿食去而脾胃復傷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治之頓瘳。

來蛇形證　一小兒不時乾嘔，乳食不進，胸腹膨脹，其形如來蛇，此脾胃虛而成疳也。用四味肥兒丸治疳，佐以四君子加蕪荑健中而痊。後傷飲食，吐瀉完穀，形氣甚困，四肢微搐，視其紋如去蛇。余曰且不用藥。次日吐止，但搐而瀉青黃。此脾土虛而肝木勝，用六君子加鉤藤鉤而瘥。

去蛇形證　一小兒未及周歲，氣短喘急，乳食少進，時或吐乳，視其形如去蛇。乃脾傷而食積，先用六君子加山查、枳實漸愈。後乳食後傷，吐瀉作渴，候二日不止，與胃苓膏以治吐瀉，七味白朮散生胃氣而愈。

弓反外形證　一小兒睡卧驚悸，發熱痰盛，脈形如弓之向外。此因驚，木旺傷脾而食不消也。先以天麻防風丸祛風定驚，後用五味異功散壯脾止搐而瘥。

弓反裏形證　一小兒沉默昏倦，肢冷驚悸，其紋如弓之向裏。此脾肺氣虛而外感寒邪也。先用惺惺散以解外邪，調胃氣，諸證頓愈。但手足逆冷，又用六君子湯，調補元氣而安。

鎗形證　一小兒患咳嗽，服牛黃清心丸，加喘促腹脹。余視其右臉赤脈，紋形如鎗。屬脾氣復傷，用六君子湯頓安。

魚骨形證　一小兒沉困發熱，驚搐不乳，視其脈紋如亂魚骨。此風熱急驚之證也，先用抱龍丸少許祛風化痰，後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壯脾平肝而愈。

針形證　一小兒咳嗽發熱，右臉赤色，作渴煩悶，倦怠少食，肚腹作脹，脈紋如針。此風邪傷肺而飲食傷脾也。先用六君子湯加桔梗、杏仁、柴胡一劑，諸證少愈。後去杏仁、柴胡，再劑而安。

水字形證　一小兒發熱夜啼，乳食不進，昏迷抽搐，痰盛口噤，脈紋如水字。此脾肺氣虛，風木所乘，痰食積於胸腹也。先用大安丸，後用六君子加鉤藤鉤而痊。

透關射指形證　一小兒發熱，右臉赤，咳嗽痰盛，其脈紋透關射指。余以爲風邪蘊結於肺而痰作，用二陳湯加桑皮、杏仁、桔梗治之。自用發散降火之劑，風痰不退，發熱益甚。余曰，此脾肺俱虛，治失其宜。遂用五味異功散加桔梗，四劑漸愈。又用六君子湯而痊。

透關射甲形證　一小兒停食發熱，服芩、連、三稜、厚朴等劑，飲食日少，胸腹膨脹，其紋透至指甲。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鉤藤鉤，溫補脾氣制肝木，數劑漸效。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治之而安。其泛用金石、腦、麝祛逐之劑，變驚而歿者，不能枚舉，惜哉！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三關五色脈紋應病歌》　小兒三歲內，虎口脈須參。男左女右手，食指別三關。無病紋難認，色隱淡紅黃。色明應有患，青驚白是疳。紫色爲風襲，紅熱挾傷寒。黑時中惡極，黃積主脾殃。青黑驚爲慢，紋多氣亂看。內釣紋侵掌，危亡入命關。

三關指掌圖



一，風關紋見易治。

二，氣關紋見病重。

三，命關紋見難治。

初關紋見紅赤爲風熱，青紫爲驚積，黑紫主凶，上二關者危，上三關者必死。初關紋見隱隱，認之不明者主慢驚。



寅關紋見淺青色，便青腹痛。深青色主驚悸。青黑色主驚搐內釣。淺紅色主內熱，或吐瀉不乳。紅赤主驚熱。深紫主煩躁驚哭。亂紋見主傷亂或吐瀉。



紅紋爲熱輕，青紋定是驚。紫紋爲變重，黑色命歸泉。黃色隱隱見，安寧無病延。有紋侵入掌，內吊病留連。凡透三關者，神仙應莫痊。



《濟世全書·小兒科》　驚則紋青，淡紅則寒熱在表，深紅必主傷寒痘疹，紋亂則病久。紋細則腹痛多

啼，乳食不消。紋粗直射指甲，必主驚風惡候。紋黑如墨，必困難醫。此乃神聖工巧之一端也。

《古今醫鑑·幼科·三關脈紋變見歌》 魚刺驚風證莫疑，氣關疳病熱相隨，命關見此爲難治，此是肝家轉到脾。

初節懸針瀉痢生，氣關肺熱更疳凝，三關直透黃泉近，此候須知是慢驚。

水字生驚肺受風，氣關喘嗽積痰攻，醫人仔細詳虛實，出命驚疳夾證凶。

乙字驚風肝肺隨，氣關形見發無時，此形若直命關上，不久相將作慢脾。

曲蟲爲候主生疳，若見氣關積穢肝，直到命關爲不治，須知心臟已傳肝。

雙環肝臟受疳深，入胃氣關吐逆臨，若是命關爲死候，休教醫者更勞心。

流珠形見死來侵，面上如斯也不生，縱有神丹人不救，醫人仔細更丁寧。

傷寒斜向右。傷食匕堪儔。雙鉤傷冷定。逢驚山字浮。絲紋將發搐。

丰字引堪愁。若遇傷風證，脈斜向左朝。形如新月樣，向右氣疳留。若是彎居左，風疳藥可投。形如三叠曲，傷硬物爲仇。更有環生腳，尤嫌上下鉤，皆爲傷冷候，醫者用心求。疳極如勞狀，亂蟲皆可憂。交了紋互叠，腹面見因由。更有青筋貫，百中無一瘳。

《萬病回春·小兒科·小兒總論》 手指脈紋八段錦

魚刺形，主驚風、痰熱。　懸針形，主傷風、泄瀉、積熱。

水字形，主驚疳、食積、咳嗽。　乙字形，主肝病、驚風。

蟲形，主肝蟲、大腸穢積。　環形，主疳積、吐逆。

亂紋，主蟲。　珠形，主死。

《針灸大成·陳氏經脈辨色歌》 赤似流珠主膈熱，三焦不和心煩結，肚瀉腸鳴自利下，六和湯中眞口訣。環珠長珠兩樣形，脾胃虛弱心脹膨，積滯不化肚腹痛，消食化氣藥堪行。來蛇去蛇形又別，冷積臟寒神困極，必須養胃倍香砂，加減臨時見藥力。弓反裏形紋外形，感寒邪熱少精神，小便赤色夾驚風，癇證相似在人明。鎗形魚刺水字紋，風痰發搐熱如焚，先進升麻連殼散，次服柴胡大小并。針形穿關射指甲，一樣熱驚非夠呷，防風通聖涼膈同，次第調之休亂雜。醫者能明此一篇，小兒證候無難然，口傳心授到家風，遇此收功即近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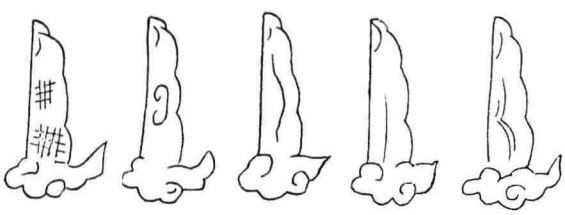
此訣即徐氏《水鏡訣》之意，陳氏敷演之，取其便誦也。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虎口三關察證歌》 欲知虎口何處是，男左女右第二指。先分風氣命三關，細察根原尋妙理。初得病時見風關，稍進驚痰氣關裏，若到命關直透時，危急存亡須審視。色紅易療紫則進，青極變黑紋不治。

紋青枝紫驚風證，紋紫枝紅傷寒病，肺熱脈結紅米粒，黑色透辰傷暑論。青紋瀉痢胃家寒，白色微微卻是疳，枝赤涎潮胸痞膈，黃紋隱隱困脾端。枝形恰似垂鈎樣，風寒二疳分其向，向外傷風有汗形，向內傷寒無汗恙。關上枝青魚刺形，驚疳虛風三部分。枝直懸針青黑色，水驚肺熱慢脾併。枝如水字三關有，咳嗽積滯風疳久。枝如乙字青紅紋，總是驚風慢脾咎。一曲如環乳食傷。兩曲如鈎冷之端。三曲長蟲傷硬物。衣鈎脈樣定傷寒。枝形或若似彎弓，如環如蟲又不同。亂紋食指如川字，食積疳成五臟風。

《嬰童類萃·看三關證經訣》 小兒三歲已前，若有疾病，須看虎口三關脈紋，次辨何樣以知病源，再看五色，以知深淺吉凶。紅黃病淺，青紫病深，黑至重。男左女右察之。

《嬰童類萃·指紋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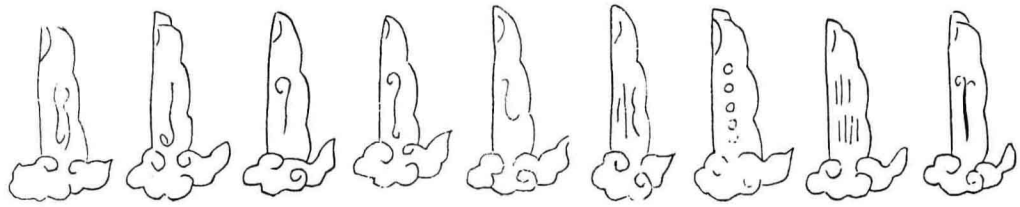
魚刺紋：形如魚刺是初驚，遍體如湯面色青，吐瀉躁煩如是此，通腸和氣便惺惺。

懸針形：形似懸針瀉痢多，發驚身熱定違和，此病若變驚風慢，命關已度是沉疴。

彎弓形：形如弓樣是疳癆，肌肉尪羸內火燒，醫與環形同一治，免教他日哭啕啕。

玉環形：形似環弓疳積評，好餐泥布炭茶頻，急用消疳脾積藥，若過三關命必傾。

亂紋形：亂紋蛔證更何疑，曉夜悲啼識者稀，急取玉露膏一服，敢教父母笑嘻嘻。



雙環形：雙環形現氣關中，紅紫風邪青是寒，認證早尋良藥治，三關已到死難逃。

川字形：形如川字在三關，紫赤黃紋亦不妨，醫藥即同亂紋治，青黑相臨命必難。

流珠形：流珠惡候急須醫，病入膏肓莫療之，三間若見兒休望，安排後事更無疑。

水字形：形如水字肺家驚，虛積相傳面色青，鼻上有痰須與治，命關已過命難存。

乙字形：形如乙字病因肝，眼慢驚啼瘈瘲間，冷積久傷傳變此，慢脾風已度三關。

曲蟲形：形如蛇曲病應深，脾積疳勞又帶驚，未過二關宜早治，若過三關更莫論。

來蛇形：來蛇停食幷積聚，腹內不安常啾唧，十全丹服是良方，不必求神並拜佛。

去蛇形：去蛇形證多風熱，疳積相應變此形，壯熱惺惺宜解散，若到三關證不輕。

來去蛇形：來去蛇形內外虛，脾家疳熱髮毛稀，扶脾養胃消疳積，命關若到藥休提。

《景岳全書・小兒則・脈法》 自《水鏡訣》及《全幼心鑑》等書，乃有三歲以上，當察虎口寅卯辰、風氣命三關之說。其中之可取者，惟曰脈從寅關起不至卯關者易治，若連卯關者難治，若寅侵卯，卯侵過辰者十不救一。只此數語，乃於危急之際，亦可用辨吉凶。至若紫爲風，紅爲傷寒，青爲驚，白爲疳，乃青是四足驚，赤是水驚，黑是人驚，黃是雷驚之類，豈此一綫之色，果能辨悉如此，最屬無稽，烏足憑也。即令幼科所尚，無不以此爲科套，全不知脈而信口胡猜。試問其心果亦有的確之見否？茫然無據，而欲以人子爲嘗試，良可嘆也。

《醫燈續焰・小兒脈證》 虎口者，食指內側連大指作虎口形，故曰虎口。是處肌皮嫩薄，紋色顯明。即肺手太陰經脈之盡處，諸脈大會此經。察色者，即所以察脈也。故色赤爲熱，在脈則數。色白爲寒，在脈則遲。色黃爲積，在脈則緩。色青黑爲痛，在脈則沉弦。此皆自然之理，非可牽會。雖無五部之分，而有三關之別。指初節曰風關，二節曰氣關，三節曰命關。紋色見風關者輕。再進則上氣關爲重。再進則直透命關爲最重，甚則主死。由風邪而干正氣，正氣不能勝而迫及於命，漸進漸深之象也。

《保幼新編・三關脈法》 小兒食指男左女右第一節，風關。第二節，氣關。第三節，命關。一綫紅紋至初節可治，二節難治，三節不治。風關無脈則無病，脈見則病輕，氣關脈見則病重，命關脈見則病欲九死一生。風關、氣關有赤紋者，心病，牛黃抱龍丸主之。青紋者，肝病，瀉青丸主之。白紋者，肺病，保元湯主之。黃紋者，脾病，保脾益眞湯主之。黑紋者，腎病，不治。

《幼科醫學指南・三關主病辨》 第一關名曰寅關，即風關。如脈紋青紫，心肝有病。主驚搐，口舌生瘡，發熱，四肢厥逆，不食。黃白紋，主食停胃口，腹脹痛，色黑者不救。

第二關名曰卯關，即氣關。如脈紋青紫，心肝受病，日久成疳，發熱頭暈，驚怖，面赤口乾。黃白紋，疳病在脾肺，吐瀉發熱，咳嗽吐痰。黑紋，疳病在腎，繞耳生瘡，作痛作脹。

第三關名曰辰關，即命關。如脈紋青赤，通過三關，直上爪甲，胃絕多死。

《誠書・論虎口三關實際》 理之可憑者，吾不必以翻案勝乎人，事之渺茫者，敢以成轍自惑哉？余讀書至幼科，方刻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詞章既已委瑣，理意又屬疑似。如開卷必論虎口三關，是說也，得毋軒岐所不講，即秦

漢而降，未之前聞者乎？縱後人附會其說，所當存而不論。奈學者不明，妄操是說，必曰指節觀天，張紋察地，一指之形，正足以辨人之治亂。抑知人身一小天地，呼吸動蕩，何者不足以覘吉凶，而專驗之于一指耶。議者又曰：寸關尺最微玄者也。何不考之周身，而必于三部九候？矧兒血脈未全者也。獨不思三部九候固不一轍，如《內經》，如越人，如仲景，如時珍，如東垣、草廬丹溪、同父叔和等，所主不同，所論不一，而虎口之說，反畫一也。余曾執是法而臨證，如投雲霧。嘗有其紋而不犯是證，與有其證而不現是紋，其信然耶？其否耶？抑今昔之不同耶？南北之異域耶？惟嘗辨陰陽之衰旺，六氣之淫正，內外之應感，氣味之寒熱、升沉、厚薄、溫涼，治法之正從，及七方十劑，庶稍有得于中，而治法之備，蓋難一言盡也。學者不察，反以余爲剛愎，故就是說而詳言之。所貴能讀書者，當逆取作者之意。假如彼之所名爲寅卯辰者，蓋子爲一陽初動而水漸生，至寅卯而旺，午下則衰矣。再曰風氣命者，蓋風爲百病之長，至氣則甚矣，言命及危詞也。總之筋屬肝，嬰兒一熱，其筋必見，以其肝病居多也。其考諸虎口者，以大腸脈動，合谷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嬰兒之病每傷大腸，況肺爲一身之主氣，而與大腸爲表裏，脈始行于肺，終于肝，而復會于肺。肺爲氣出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爲脈之大會，以覘一身焉。則虎口者，是取氣口之意也。世之言虎口者不然，繪一圖像，著一俚歌，必曰某病是某形，不求明理而成法自困，謬矣。故當診其證而視其形，未可以形而斷其證，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診宗三昧・嬰兒》 問嬰兒三歲以下，看虎口三關紋色，其義云何？答曰，嬰兒氣血未盛，經脈未充，無以辨其脈象，故以食指絡脈形色之彰於外者察之。其絡即三部之所發，其色以紫爲風熱，紅爲傷寒，青爲驚恐，白爲疳積，惟黃色隱隱或淡紅隱隱爲常候，至見黑色危矣。若虎口三關多亂紋，爲內釣腹痛，氣不和。脈亂，身熱不食，食即吐，而上唇有珠狀者，爲變蒸也。其間紋色在風關爲輕，氣關爲重，命關尤重也。此言次指上三關，近虎口一節爲風關，中關爲氣關，爪甲上節爲命關。然紋直而細者，爲虛寒少氣，多難愈。粗而色顯者，爲邪干正氣，多易治。紋中有斷續如流珠形者，爲有宿食。其紋自外向裏者，爲風寒。自內向外者，爲食積也。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也。

《張氏醫通・嬰兒門上・脈法》 其脈紋見五色，如因驚必青，熱則赤，風熱瀉利色紫，當以類推之。又紋色顯而有縈紆者，爲有胃氣，易治。紋色細淡而直如刀刃者，乃正氣之虛，難治。紋上另有一點如流珠者，爲宿食。紋傍另有一條如絲縷者，爲風痰。紋斜向內者，易已。斜向指甲者，難愈。

《幼科鐵鏡・十傳》 一兒病患，舉世幼科，皆於兒第二指面筋紋，細摹細看。以形色論證候，以透關決死生。予兩代以醫術濟人，共約七十餘年，治活嬰兒不下百千萬數。皆以望面色、審苗竅爲主，治無不神。間亦摹看筋紋，了無證驗。似此迷津道岸，何可秘而不傳。夏禹鑄曰，摹看手指筋紋，乃醫家異教。蓋指面筋紋，生來已定，豈因咳嗽而變爲反弓，驚積而化爲魚刺，膈熱而結爲流珠，肝氣粗而來蛇狀之理？即曰能變能化，亦不過反弓知咳嗽，魚刺知驚積，流珠知膈熱，蛇來知氣粗而已，外有何知？況二指一面，僅大小二腸所屬，非五臟諸經並見之地。即曰並見，一指長不過寸許，闊不過分餘。設也膈熱而兼氣粗，氣粗而兼咳嗽，則流珠與反弓、蛇來並相廝混，請從何辨？又訣曰，初關乍入宜支退，筋透三關命必亡。常見筋透三關，竟無病者。亦有病時透三關，而必不亡者。此種道理殊不知解。余兩代經過不驗，不忍隱而不言，見之者，幸勿執迷不悟。

《四診抉微・兒科望診・辨虎口脈紋十三形》 當聞古人云：小兒爲芽兒，如草之芽，水之漚。蓋因臟腑脆嫩，口不能言，最難投劑。當首察面色而知其所屬，次驗虎口以辨其所因，實爲治法之簡要也。按虎口紋，其始止見於風關，先見於左爲傷風寒，先見于右爲傷乳食，得驚夾之則上出于氣關矣。此雖予無本之言，然亦有所試也。乃水鏡有云：指紋曲裏風盛，彎外食積。夫曲裏彎外，則其紋已長，將透氣關矣。其初起豈有之乎，將何以辨也？若夫色則以紅淡爲輕，深紫爲重。亦有吐瀉重困而虎口無紋者，乃大虛也，不可以無紋而易之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四診總括・虎口三關部位脈紋形色》

初生小兒診虎口，男從左手女右看。次指三節風氣命，脈紋形色隱隱安。形見色變知有病，紫屬內熱紅傷寒，黃主脾病黑中惡，青主驚風白是疳。風關病輕氣關重，命關若見病多難。大小曲紫傷滯熱，曲青人驚走獸占。赤色水火飛禽撲，黃色雷驚黑陰癇。長珠傷食流珠熱，去蛇吐瀉來蛇疳。弓裏感冒外痰熱，左斜傷風右斜寒，針形鎗形主痰熱，射指射甲命難全。紋見乙字爲

抽搐，二曲如鉤傷冷傳，三曲如蟲傷硬物，水紋咳嗽吐瀉環。積滯曲蟲驚魚骨，形似亂蟲有蛔纏。脈紋形色相參合，醫者留神仔細觀。

註：凡初生小兒有疾病者，須視虎口叉手處脈紋之形色，以決病之生死輕重。男先看左手次指內側，女先看右手次指內側。指之三節，初節曰風關，次節曰氣關，三節曰命關。其紋色紅黃相兼，隱隱不見，則爲平安無病。若紋色紫屬內熱，紅屬傷寒，黃爲傷脾，黑爲中惡，青主驚風，白主疳證。紋在風關主病輕，氣關主病重，若過命關主病危難治。又當視其紋形大小曲彎。色紫者主傷食內熱，色青者主人驚及走獸驚，色赤者主水火飛禽所驚，黃主雷驚，黑主陰癇。如指上紋形一點紅色，名曰流珠紋，主內熱。圓長者，名曰長珠形，主飲食傷。上尖長下微大者，名曰去蛇形，主傷食吐瀉。上大下尖長者，名曰來蛇形，主濕熱成疳。弓反裏者，形彎向中指，主感冒寒邪。弓反外者，形彎向大指，主內熱痰盛。紋斜向左者，其紋斜向中指，主傷風。紋斜向右者，其紋斜向大指，主感寒。針形者，直若懸針，微短。鎗形者，直射如鎗，微長，皆主痰熱。透關射指、射甲者，其紋直射指甲、指端，主脾氣大敗，病危不起，二者俱屬不治。乙字紋似乙字，主驚風抽搐。二曲如鉤，主傷生冷。三曲如蟲，主傷硬物。水紋形似水字，主咳嗽。環形聯絡如環，主疳病。曲蟲紋如彎蟲，主積滯。魚骨紋如魚刺，主驚熱。紋形如亂蟲者，主蛔蟲纏擾。習幼科者，必以此形色合參，留神診察，始不誤矣。

《方氏脈證正宗·小兒科》 愚按，中古之士，將小兒一科各姓自立一家。其於立言，概以食指側面分風氣脈三關爲式，以風關爲輕，氣關爲重，脈關爲危。又以筋紋定證候，若珠形、蛇形、弓形、蟲形等樣之紋，分別小兒百病，愚未敢輕信也。觀司幼科者，皆守筋紋爲依，不分寒熱，虛實莫辨，是將不能言之小兒竟作謎猜。所用丸散，幾個呆方，幸而中者，驚誇名揚。其不中者，是寒熱倒置，溫涼失度，兒亡頃刻，莫能挽回矣。愚初習醫，看至小兒科，學察筋紋，常將小兒食指側面拭看。有紋透三關而無病者，或有危篤之際三關全無筋紋之透露者，以此見三關之不足憑也。考之經圖，三關之分，近手陽明大腸之經脈商陽、二間、三間穴地。又手陽明之筋，亦附近三關之路。是經、筋並行其間而上。若認筋紋爲主，考古人無筋紋立論主病者。若認經紋爲主，而大方脈中，以手太陰肺之經脈，分寸關尺三部而定。惟反關脈，從大腸經陽谿穴而定。以此言之，從三關者，從大腸之經脈也。但幼時從大腸之經脈，長大時陡換太陰肺之經脈，何一時之間，則捨彼而從此哉。【略】又自古迄今，以小兒男看左手三關，女看右手三關。夫上古之書，男女臟腑一也，兩手之脈皆同也，何幼年之男女有左右之分耶？

《幼幼集成·指紋晰義》 幼科指紋，總無正論，且游移不定，莫可稽考。有謂不必用者，有用而至於怪誕不經，誣民惑世者，是皆未明紋中之理，所以有用不用之殊議。請以一得之愚，聊發其要。蓋此指紋與寸關尺同一脈也。按《內經》十二經絡始於手太陰，其支者從腕後出次指之端，而交於手陽明，支者，即旁支也。從手腕後出食指之端，而交通榮衛於手陽明大腸之經。即此指紋是也。明如景岳，猶謂此紋爲手陽明浮絡，不知手太陰經起於中府，而終於大拇指之少商，手陽明經起於食指之商陽，兩不相值。若無此旁支交通榮衛，不幾令太陰、陽明表裏斷絕乎。況此脈可診，人所不知，其遲、數、代、促，與太淵一毫無異，但脈體差小，由旁支也。

指紋之法起於宋人錢仲陽，以食指分爲三關：寅曰風關，卯曰氣關，辰曰命關。其訣謂風輕、氣重、命危，雖未必言其悉驗，而其義可取。蓋位則自下而上，邪則自淺而深，證則自輕而重，人皆可信。祇恨復出詭異之說，謬撰驚風門類，致後賢多歧亡羊，反成疑案。予意仲陽，宋之明人，以孝見稱，豈肯爲此誤世。大抵後之俗子，假托其名而爲之者。惟有識者知其語言鄙俚，論證荒唐，便能棄之不用。如張景岳、夏禹鑄輩，皆謂可不必用，蓋非不用，實惡其妄誕不經而無可用耳。近世醫家不知眞僞，不辨是非，習而行之，乃致惑世誣民，禍害嬰幼。夫醫事動關生命，乃聽無稽之言，流傳貽殃，是豈其可。

予雖不敏，粗知經脈。每見幼科指紋之說，不勝髮豎，欲爲規正，恨非其人。知而不言，此心未慊，今幸餘閑，請言其要。蓋此指紋，即太淵脈之旁支也，則紋之變易，亦即太淵之變易，不必別立異說，眩人心目。但當以浮沉分表裏，紅紫辨寒熱，淡滯定虛實，則用之不盡矣。倘捨此不圖，妄執僞說以爲是，臨證不察病源，謬指爲人驚、畜驚，誑惑愚昧，予恐盲人翳馬，終墮重淵，莫之能出也。

世人乍聞此言，未能深信。姑就其舛謬之傳，撮其大要以正之。其略曰：指上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豬犬馬驚，黑色因水撲，赤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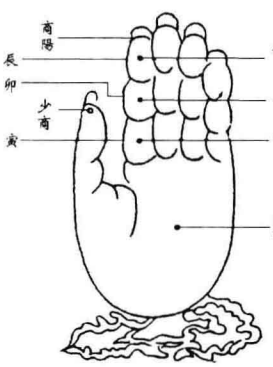
火人驚，紫色多成瀉，黃即是雷驚。又曰：青驚白是疳，黃即困脾端，青色大小曲，人驚併四足云云。凡此等之言，斷非錢氏所出，實齊東野語，正人君子所不屑挂於齒頰者。然不明指其非，人或以予言不實，今駁其最無理者，以博一笑。其曰：指上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豬犬馬驚，黑色因水撲，赤色火人驚，紫色多成瀉，黃即是雷驚。是指紋之青黃赤黑，一皆驚之所致。然則小兒之賦稟厚薄，胎元寒熱，以及內傷外感，雜證痲痘，數百之證悉當以驚風稱之，以驚風治之矣。不然，除去青黃赤黑之紋，又將何者辨其非驚風乎？謬誤之傳，莫此爲最！既云黃即困脾端矣，是謂指紋黃色，脾土受傷，不足之證。又曰黃即是雷驚，似謂聞雷致驚，有餘之候。假令小兒指紋見黃，不知此時應斷爲脾困乎，抑應斷爲雷驚乎？治之者，不知應治脾乎，應治其雷乎？或將合一爲治乎？抑亦分晰其方乎？且脾困爲虛，雷驚爲實，治虛遺實，治實礙虛，兼治不能，分治不可，予亦莫知何所適從乎。至謂青色大小曲，人驚並四足。夫人與四足，靈蠢天淵，清濁冰炭，氣化純雜不侔，斷無並列之理。今既曰人驚並四足矣，則是臨證時，凡指紋青者，謂之人驚可也，即謂之四足驚亦可也，是人與四足竟可以通稱，而四足與人不幾同類耶！即以紋曲之大小別之，原其意必謂大曲爲人驚，小曲爲畜驚，又安知人驚不爲小曲，畜驚不爲大曲乎？何所據而確知其人驚之曲必應大，畜驚之曲必應小？設使大曲之中仍有小曲，小曲之旁兼見大曲，得無曰此人驚中之畜驚，畜驚中之人驚耶？無稽之談，不堪寓目。

再究其治療，更無是處。若謂人驚畜驚總爲一驚，不必論證，不須異治，則今之分大分小，指人指畜者，得無譫妄乎？若謂人驚畜驚各爲一驚，未可同論，正不知人驚爲何病？畜驚爲何證？宜以何物治人驚？何物治四足驚？既有已上之驚名，應立已上之證治，何以並無一法？而徒設此無稽虛言以誑俗。在庸妄固不足責，而立言諸公，不之規正，反爲編次於書，遺誤後世，吾恐有目者，未必不爲之皆裂也。

再曰青驚白是疳，青驚即已前諸說，不必瑣贅，至於白是疳，誠爲妄誕。夫疳證即方脈之虛勞，在幼稚謂之疳積，本脾腎兩傷之候。久之，五臟俱損，中氣敗極，則面目肌膚俱見皎白，形如枯骨之象，故曰白是疳。此以形色言也，今以指紋當之，謬之甚矣。蓋氣血兩傷，精神久虧之證，其紋必淡，凡虛證皆然，不特疳證已也。然止可言其色淡，不可謂之色白，蓋指上從無白紋。予臨證四十餘載，未嘗一遇。後人勿謂古人之言一定不易，必俟其指紋白色，始可稱之爲疳，若然，則疳證之兒無幸矣。故知按圖索驥，終非解人；神而明之，始稱匠手。指紋辨證，詳列於左。

指紋切要

小兒自彌月而至於三歲，猶未可以診切，非無脈可診，蓋診之難而虛實不易定也。小兒每怯生人，初見不無啼叫，呼吸先亂，神志倉忙，而遲數大小已失本來之象矣，診之何益。不若以指紋之可見者，與面色病候相印證，此亦醫中望切兩兼之意也。令人抱兒對立於向光之處，以左手握兒食指，以我右手拇指推兒三關。察其形色，細心體認，亦惟辨其表裏寒熱虛實足之矣。世人好異，不從實地用功，以此爲淺近之談，不屑留意，不知臨證能辨此六者，便爲至高之手。蓋表裏清，則知病之在經在府，而汗下無誤。寒熱明，則知用寒遠熱，用熱遠寒，或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因事制宜，用無不當。虛實辨，則知大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不爲假證眩惑。凡眞虛眞實易知，假虛假實難辨，眞假既明，則無虛虛實實之患。於此切要關頭，不知體會，但以不經之言欺世誣俗，謂何者爲人驚，何者爲畜驚，不特欺人，而且自欺，不特無益治療，而且誤人生命，是誰之咎哉？



圖關三紋指

三關部位歌

初起風關證未央，氣關紋現急須防。乍臨命位誠危急，射甲通關病勢彰。紋見風關，爲病邪初入之象，證尚輕微，體亦未困，治之甚易。紋現氣關，邪氣正盛，病已沉重，治之宜速。倘三關通度，紋出命關，則邪氣彌漫，充塞經絡，爲至重之候。設透關射甲，則邪氣無所容，高而不能降，爲亢龍有悔之象，治之者切宜留心，愼毋輕視。

浮沉分表裏歌

指紋何故乍熱浮，邪在皮膚未足愁。腠理不通名表證，急行疏解汗之投。此紋與太淵脈相通。凡有外邪，太淵脈浮，此紋亦浮。蓋邪在皮毛腠理之

間，故指紋亦顯露於外，謂之表證。速宜疏散，啓其皮毛，開其腠理，使邪隨微汗而解，一匕成功，何嫌而不投哉。

忽爾關紋漸漸沉，已知入裏病方深。莫將風藥輕相試，須向陽明裏證尋。

指紋見沉，知邪入裏，但有淺深之別。若往來寒熱，指紋半沉，尚在陽明胃經，治宜解肌。若外證壯熱不已，指紋極沉，已入陽明胃府，速宜攻下。庸妄見其身熱，猶以風藥治之。蓋病在內，治其外，非其治也。不特病邪不服，適足以燥其陰血，愈增其困耳。

紅紫辨寒熱歌

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艷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待深紅化爲熱。

神氣泰寧，榮衛靜謐，定見太平景象。蓋黃爲中和之氣，紅爲文明之色，紅黃隱隱，景物熙熙，焉有不安之理！寒邪初入皮毛，經絡乍滯，所以紋見紅鮮，由血滯也。無論內寒外寒，初病久病，一見此紋，總皆寒證。凡人中氣怯弱，榮衛不充，紋必淡瑩，淡而兼紅，虛寒之應。至謂深紅化熱，其理安在？紅本寒因，豈能化熱？由其寒閉毛皮，腠理不通。蓋人身內臟之氣，時與皮毛之氣相通貫，無一息之暫停。今寒閉汗孔，內出之氣無所泄，鬱於皮毛之間，漸積漸厚而化爲熱矣。此內出之氣爲熱，非外受之寒能變熱也。

關紋見紫熱之微，青色爲風古所稱。傷食紫青痰氣逆，三關青黑禍難勝。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熱壅經絡，阻其陰榮之道，所以紋紫。紫爲熱熾，千古定評也。少陽甲木，其色本青，肝膽受邪，紋見青色，此傷風候也。但可以風熱稱之，不可稱驚風以誤世。夫青者木之色，《內經》有在天爲風，在地爲木之言，所以風木同氣。肝受風邪，紋必見青，此理最明最顯。而幼科偏不言青爲風，偏言青爲驚。據幼科所論，驚出於心，然青非心之色，何以青爲驚乎？此等牽強之說，最爲謬誤。予有驚風闢妄，詳列二卷。紫而兼青，食傷之候。蓋食飲有形之物，阻抑中焦，壅遏脾氣，不能宣布，故風木乘其困而侮之，所以痰氣上逆也。疏通壅滯，令其流利可也。倘抑鬱既久，脾氣愈不運，榮衛愈見澀，則風痰實熱，固結中焦，所以青而兼黑。此抑鬱之至也，急宜攻下，庶有生機。誤認驚風，百無一救。

淡滯定虛實歌

指紋淡淡亦堪驚，總爲先天賦稟輕。脾胃本虛中氣弱，切防攻伐損胎嬰。

小兒稟受陽虛，肌膚皖白，唇舌淡瑩者，指紋四時皆淡，雖有病亦止淡紅淡青淡紫而已。蓋淡紅虛寒，淡青虛風，淡紫虛熱。此等之兒根本不堅，中氣怯弱，無論新病久病，總歸於虛。一毫攻伐，不敢輕用，倘誤投剋削，覆水難收，悔之遲矣。

關紋濇滯甚因由，邪遏陰榮衛氣留。食鬱中焦風熱熾，不行推蕩更何求。

病邪阻鬱榮衛，運行遲滯，升降羈留，所以指紋推之轉濇，全無活潑流利之象。由食飲風熱相搏，是爲實證，急宜推蕩，去其菀莖，其愈亦易。若三關純黑，推之不動，死證也，不治。

紋形主病歌

腹痛紋入掌中心，彎內風寒次第侵。紋向外彎痰食熱，水形脾肺兩傷陰。

掌心包絡所主。紋入掌中，邪侵內臟，由中氣寒也，故爲腹痛。紋若彎弓，內外有別：其紋之兩頭彎向中指爲內，爲順證，爲外感風寒，治之猶易。其紋彎向大指爲外，爲逆證，爲內傷飲食，治之稍難。形如水字，脾肺不足，食塞太陰，中氣怯弱，脾不運化故也。或問指紋惟止一綫，安能有水字之形？曰：不觀太淵之脈，亦止一綫，何以陽維、陰維、陽蹻、陰蹻，皆左右彈石，豈非水字之形乎？脈有左右，安知紋無左右？但能觸類旁通，無往非理，豈特指紋爲然哉。

凡看指紋，以我之大拇指側面，推兒食指三關，切不可覆指而推。蓋螺紋有火，剋制肺金，紋必變色。又祇可從命關推上風關，切不可從風關推出命關。此紋愈推愈出，其紋在先，原未透關，今誤推而出之，大損肺氣，愼之戒之。

以上表裏寒熱虛實，鑿鑿有據，但能於臨證時，認得此六字分明，胸中自有主宰，雖不中，不遠矣。若但以驚證塞責，何難應對，第晨鐘自問，未免懷慚。凡我同人，互爲砥礪，幸矣。

《怡堂散記·看虎口》 錢氏看小兒脈紋，男左女右，取決於虎口之次指，未有究其義者。予考之《素》、《靈》，恍然悟曰，以其屬陽明之脈之根始也。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兩陽合明，故曰陽明。陽明常多氣多血，有病則先應之。小兒純陽之體，更於此乎始，故即於此，以觀其變焉可也。

先師有言，小兒之脈見於虎口，亦猶大人之脈見於寸口也。又云，三關直透者不治，屢驗。

看脈紋辨三關，是近世幼科一訣。三關之中，復有曲裏、彎外、青紫紅黃等語，屢試多不大驗。莫若以色浮而顯者爲邪在表，色隱而暗者爲病在裏，青紫爲驚熱，爲實邪，淺紅爲虛熱，青黑而沉爲寒，爲痛，黃白爲虛而無熱。一切惑人之處，皆可盡掃。蓋以視幼吉凶，多決於精神面目，所重不在此也。

《幼科推拿秘書·切脈察病歌》　三周以下兒有病，男左女右看三關。寅是風關卯是氣，辰是命關醫難治。虎口有筋往上接，看之須要分五色，紅黃安樂五臟和，青紫定其受驚嚇。入掌生枝恐不詳，若筋衝三關，又分個枝，其證十死一生。惟久咳不在此論。筋透三關命必亡。初關乍入推宜早，次節相侵亦可防。筋赤定然因膈食，筋青端的水風傷，筋連大指陰證候，陰者，寒深入也。花生寅卯位，主蟲又主臟敗，凶。筋若生花主不祥。

《幼科推拿秘書·辨指經紋秘訣歌》　小兒三關食指，男左女右先詳，初風中氣命三關，風關驚起小恙。侵氣病可進退，命關逆候多亡，生又珠點透三關，蒿裏歌聲慟唱。三關筋色純黑，死期不日可傷，弓反裏外更難當，惡候筋紋此樣。食指筋紋五色，紅寒紫熱須詳，傷食青紫氣虛煩，青黑逆多惆悵。小兒指紋青色，多因胎氣不全，深青夜卧不安然，腹病微青必見。黑氣盤腸內吊，牽抽發搐連綿，黃兼面白瀉來纏，紫色傷風不免。指筋若有紅色，驚入脾竅分明，紅微不痢腹中寒，吐瀉脾虛食禁。三關深紅筋見，身強發熱常驚，紋弓餘食膈中停，面黃脾經積病。三關紋生紫色，胎驚熱毒薰蒸，驚時啼哭又呻吟，多因紫青筋甚。微紫筋因傷熱，弓紋吐瀉頻頻，紫青黑色常懸針，曲指風熱爲病。了懸針，主水瀉，水川字，主痰涎輕癥。

《小兒推拿直録·三關圖》　大約調治小兒，首察面色，次驗脈紋，此爲治法之要。至於三關脈紋，總以色順紋少而在風關上下者，病淺可治，色紫黑而紋又多在於命關上下者，病深難治也。

《壽身小補·診小兒脈法並聞諸家看筋紋之謬》　《通評虛實論》曰：乳子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病風熱，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之則生，急則死。此軒岐之診小兒，未嘗不重在診脈也，亦未嘗不兼證爲言也。是小兒形體既具，經脈已全，初脫胞胎，便有脈息。故薛氏診小兒訣云，一二至脫三至卒，四至爲虛五至損，六至和平無疾。大人之脈，以五至爲和平，六至爲數脈，太過有病。小兒之脈，以六至爲和平，五至爲虛脈，不及有病，當詳察之。七至八至病勢凶，九至十至病勢急，十一二至死無疑，此訣萬中無一失。由此觀之，而小兒實有脈可辨。至若《水鏡訣》及《全幼心鑒》等書，乃有察虎口以寅卯辰分風氣命三關。以寅關直透辰關，十不救一。此不過言其病勢極險，而余亦治之，每多有活者。又近時醫家，多以筋紋紫色爲風，紅爲傷寒，青爲驚，白爲疳。又云青是四足驚，赤是水驚，黑是人驚，黃是雷驚之類。豈此一綫之色，果能辨悉如此？無稽之言，烏足憑也。試問其果有確見歟？試問其法果出《內經》歟？又如王損庵之《幼科準繩》，以三關之紋有十三指形，曰流珠形、長珠形、環珠形、來蛇形、去蛇形、弓反外形、弓反裏形、鎗形、針形、魚骨形、水字形、透關射指形、透關射甲形。竟不知此形出自何典？又曰，治之不專執其形而投劑者，是諸各形色竟先輩亦有不足憑者也。今醫世相傳誦，貽害匪輕。更有可笑者，以筋紋尚有八段錦名色，是全不知《內經》之旨，而徒然信口胡猜，以惑人耳目。要知小兒之脈，非比大人之多端，但察其強弱緩急四象，強者實，弱者虛，緩者輕，急者重。能明此四象，則無論小兒諸證，隨其病而合其脈，將必左右逢源，所遇皆通。再細心審察苗竅之情，又何遁情之有哉。

《保赤存真·乳子宜看虎口紋論》　或曰，人之百病，全驗於脈。即如小兒，一離母胎，形體既全，脈亦可察。故《通評虛實論》曰：乳子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病風熱，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軒岐治小兒之診法也。自《水鏡訣》及《全幼心鑒》等書，謂三歲以上，當察虎口寅卯辰，風氣命三關之紋。後人有議其是者，又有議其非者，即如景岳子亦謂最屬無稽。然則手紋始不可信歟？曰，均足憑也。手紋與太淵，脈氣本相通，乳子病看手紋，尤準於診脈。蓋看脈者，先調氣息，靜驗病情，遲數浮沉，細細探之，方能明白。小兒常怯生人，見面每多啼哭，呼吸先亂，神志倉茫，脈病與否，焉能審確。惟手紋有色可見，啼哭亦無變更。且診脈者，探其神也。觀紋者，察其色也。辨色原易於討神，色如是神定如之，斷無不合之理。如傷風者，脈必浮，手紋色青，亦淨露於外。原足厥陰肝，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其色青。兒若傷風，肝木必旺，故紋青爲表證，爲傷風候也。邪若入裏，營衛阻滯，必蘊爲熱。脈或長，或洪滑，或弦數，屬半表半裏。手紋亦半浮半沉，其色中青而外帶紅，此外感證也。若脾有積滯，阻抑中焦，風木侮之，痰氣上逆，脈必沉實而滑。手紋則亦沉，其色青紫而閙。脈洪大弦數有力，爲實熱，手紋則深紅或紫而鮮明。若虛熱者，脈洪數無力，手紋則淡

紅而柔軟。脈遲爲虛寒，手紋則淡紅一綫，旁有白影。白影浮於淡紅之上，須斜視之乃見。陰寒直中，脈沉而遲，手紋則沉而青黑。青紫者，旁有紅艷。青黑者，旁帶晦暗。脈頑硬堅勁，爲無胃氣，爲眞臟脈。紋則粗硬如露青筋，推之血不流利，亦爲無胃氣。由此參之，手紋與脈，其氣相通，其理故同，診脈可也，看紋亦可也。惟謂紫爲風、紅爲傷寒、青爲驚，及黑是人驚、黃是雷驚之類，則是驚風家之亂談。顚倒錯亂，全不可信者也。他如十三形象不常見，亦甚不驗。至風輕、氣重、命危之說，亦是板執之論。嘗見紋不透關射甲，而其兒已死者，有紋已透關，而其病又漸愈者。但透關之紋，病必重耳。總之，驚風家之論手紋，如高陽生之僞脈訣，學者爲其所愚，則手紋不可信也，即脈亦不可信也。苟得其正，誰謂虎口紋之不驗而不可信也哉。

《醫學考辨·小兒指紋論》 凡診大人之脈，不過辨個表裏寒熱虛實耳，其詳細處，仍於望聞問得之。看小兒指紋，亦當如是。諸書所載，紫熱紅傷寒，青驚白是疳，及指紋之曲、直、單、雙、來蛇、去蛇、反弓、丁字、水字等形，皆穿鑿支離，難以取驗。以余意斷之，大約據浮沉，可以分表裏。紅紫爲陽，當屬熱。紅者熱尚輕，紅而兼紫則熱重矣。青黑爲陰當屬寒，青者寒尚輕，青而兼黑則寒重矣。此與認面赤唇紅爲熱，面青唇黑爲寒，其理無異。粗大顯聚爲實，細小隱散爲虛。驗之指紋，祇可得其大概，至於病之詳細處，仍當如夏禹鑄所云：聽聲音，審苗竅，觀形問證，察大小便，方能得之，非盡可以指紋定也。其不浮不沉，不大不小，微紅微黃，乃中宮脾土之本位正色，是爲無病。如此立論，方能斬盡葛藤，使人心中有主腦。

《望診遵經·絡脈望法提綱》 聞之直行曰經，橫行曰絡。諸脈之浮而外見者，皆絡脈也。絡也者，本經別出之旁支，聯絡於他經者也。析而論之，經十二、絡十五，皆辨其行以分其部，按其部以診其病焉。《經絡論》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言經脈之色有常，絡脈之色無常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亦皆應其經脈之色也。言五臟之經，應五臟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言陰絡之色應五臟，陽絡之色應四時，陽外而陰內也。其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者，以其變之因乎時，不因乎病，故亦以爲常也。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以其不應時之寒，不應時之熱，故以爲寒熱也。《皮部論》曰：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蓋陽絡隨時而行者，變從乎外，天道之常也。因病而見者，變從乎內，人道之變也。合時與病而察之，可知其變中之常，常中之變矣。至於兩跗上脈竪堅陷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手魚絡青者，胃中有寒。魚際絡赤者，胃中有熱。魚際脈黑者，或是痺候。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青短者，少氣也。頸脈動。喘疾咳曰水。耳間青脈起者，爲掣痛。耳後完骨上青絡盛，卧不靜者，是痺候。臂多惕脈者，謂之脫血。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驚跳不定者，即爲脈虛。青紫之脈，散見於面者，多病風熱。紅赤之脈，散見於腮者，多病痘疹。此皆陰陽之絡。因病而變者，亦宜合時與病而察之也。

然愚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絡脈之見，皆當有血色以間乎其中焉。變見於左者，應在左，變見於右者，應在右。左右皆見，左右皆病，察其何部何色，而斷其何臟何腑也。至於絡之形容，亦有粗細浮沉長短緩急之殊焉。推而論之，則絡之粗者，病氣有餘，絡之細者，形氣不足，猶脈之大則病進，細則氣衰也。絡之浮者病在外，絡之沉者病在內，猶脈之浮爲在表，沉爲在裏也。絡之長者氣治，絡之短者氣病，猶脈之長則氣治，短則氣病也。絡之緊急者爲寒，絡之緩者爲熱，猶脈之急爲寒，緩爲熱也。於是乎因人大小，而定絡之粗細。因人肥瘦，而定絡之浮沉。相時寒暑，以驗緩急，相時冷暖，以驗短長。八法互觀，合之絡色，參之脈證，庶乎可通其變矣。經曰：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其見浮而堅。其見大而明者多血，細而沉者少氣。亦此意歟。若夫幼科食指之紋，即手太陰之絡也，痘科耳後之筋，即手少陽之絡也，皆可以是參觀者也。

《望診遵經·絡脈主病提綱》 絡脈已言其診法矣，然必先知其部，與其病焉。【略】夫經言虛實者，絡脈之病。經言名目者，絡脈之部。知其病而察其部，則察其部而知其病矣。經又曰：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其暴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是則不但痺知其虛實，且知其寒熱矣。合前篇觀之，其體用不已備乎。

《保赤新編·診病不從虎口三關論》 虎口三關之無稽，兩先生駁之詳矣。惟是透關可審輕重一說，夏並擲之，張節取之，微有不同。據本齋所閱

歷，凡透關見於無病兒及病能獲安者，其筋雖現到命關，而中必分斷。若一氣穿出如矢直者，病多沈疴難療。未曉於兩先生果有默契焉否也。自愧淺陋，不敢遽以爲然，姑存以俟參考。

《釐正按摩要術·論指紋》 紋直則熱，紋曲則寒。紋多如脈數，紋少如脈遲。【略】紋如魚刺，風痰皆熱。紋如三叉，痰嗽不止。紋如生花，紋如丫樣，或兩丫齊上透出三關，或向外彎而侵於指甲者，爲難治。其辨色也，紫主熱，紫而兼青，主傷食。青主風、主驚，青而兼黑，主痰滯抑鬱。紅主寒，白主疳疾，黃主脾困，黑主中惡危險無治。【略】或又謂青主肝病，或發驚，或傷風，肝木乘土，或腹痛、泄瀉、糞帶青色，以兒常啼哭爲驗。黃主脾病，食積內傷，腫脹，腹滿吐瀉，痞積，疳疾等證。赤主心病，痰涎壅盛，驚悸不寧。白主肺病，咳嗽痰積。黑主腎病，臟腑中寒、中惡，危急堪虞。

《脈說·幼兒診法》 診指紋之要，辨表裏寒熱虛實以察病機。然小兒稟賦各有不同，皮厚則紋隱，皮薄則紋顯，血盛則色濃，血寒則色滯，此因於強弱者也。至於病變，其紋忽然浮現指上者，表證也，宜疏解。忽爾指紋漸漸沉沒，此病邪入裏，不可以風藥輕試，當從陽明裏證推尋。

指紋以紫紅辨寒熱。黃潤微紅，乃屬無病之色。若淡紅隱隱，是屬虛寒。紅艷屬寒，深紅化熱矣。色紫熱盛。青色爲風，又屬傷食，痰氣上逆之候。青而兼黑，則痰食與熱固結。若其紋透關射甲，便屬難治。

色淡白者，血少而氣寒也。此稟賦脾胃不足，中虛氣弱。其爲病，盜汗、泄利、水腫諸證。指紋濇滯，乃邪遏營衛。或見腹痛不食等證，爲食鬱中焦，風熱不行之徵，治宜推蕩。若久病見黃色中滯而兼青黑，乃脾肺兩敗之象。

紋入掌中爲腹痛，紋向內彎爲風寒，向外彎爲痰食或積熱。若成水字形者，脾肺不足，因食傷脾，中氣弱而失運化之機也。若上大下小者，乃上實下虛也。上小下大者，上虛下實也。

《脈義簡摩·兒科診略·診虎口法》 皮厚則紋隱，皮薄則紋顯。血盛則色濃，血少則色淡。氣旺則血溫而色活，氣怯則血寒而色滯。此由於稟賦之強弱者也。至於病變，衆議紛紜，理未見眞，法有難守。竊本《內經》、仲景之意而舉其概曰：赤者，血多而爲邪熱所沸也。紫者，血壅而爲邪熱所灼也。黑者，血瘀而爲邪熱所腐也。白者，血少而氣寒也，爲盜汗、爲泄利、爲水腫、爲吐血便血久病。青者，血滯而氣寒也，爲感冒、爲嘔吐、爲瘈瘲、爲腹痛氣喘、飲食不化、寒水爲患。黃者，血本盛而乍衰，又爲氣壅也，爲濕熱、爲濕寒，爲熱痰、爲寒飲、爲飲食停滯、爲喘促、爲二便不利。淡紅淡黃若隱若見而鮮潤者，此無病也。黃色滯而帶青黑者，此氣亂也，當腹痛不食，在新病爲寒熱相雜，在久病爲脾肺兩敗也。赤色濃而直上下者，此血沸也，衛氣陷入榮分，血爲氣所搏激，當身體脹痺、煩躁不寧也。淡紅淡黃而散不成綫者，血散也。似浪紋皺皺者，水氣也。至於脈內曲者，有心腹積也。脈外曲者，身有熱也。上大下小，上實下虛；上小下大，上虛下實，是又可與切脈同法矣。身有病而紋色未變者，病淺未動血分也。紫爲風等語，即《內經》診血絡法望診中一大法也，於射血分之病尤爲精切，雖大人不可廢也，豈可詆耶。青爲四足驚等語，似誕，然觀《脈經·四時得病所起篇》，則古法多有不可解者。切脈尚爾，況視絡耶？大凡古法，今人有能用有不能用，亦有可解有不可解，未可任意排斥也。

兒科總部

兒科治法部

論說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養小兒候》 有病乃治之，疾微，愼不欲妄針灸，亦不用輒吐下。所以然者，針灸傷經絡，吐下動腑臟故也。但當以除熱湯浴之，除熱散粉之，除熱赤膏摩之，又以臍中膏塗之。令兒在涼處，勿禁水漿，常以新水洗。新生無疾，愼不可逆針灸，逆針灸則忍痛動其脈，喜因成癇。河洛間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俗生兒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頰以防噤。有噤者，舌下脈急，牙車筋急，其土地寒，皆決舌下去血，灸頰以治噤。江東地溫，無此疾。古方既傳有逆針灸之法，今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用之，多害於小兒。是以田舍小兒，任自然，皆得無此災。又云，春夏決定不得下。小兒所以爾者，小兒腑臟之氣軟弱，易虛易實，下則下焦必益虛。上焦生熱，熱則增痰，痰則成病，自非當病不可下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序例》 小兒病與大人不殊，惟用藥有多少爲異。

《醫心方·小兒調養方》 凡小兒衣，其寒薄者，則腹中乳食不消，乳食不消則其大行酢臭。酢臭，此欲爲癖之漸也，便將雙丸以微消之。凡小兒大行黃而臭者，此是腹中有熱，故宜將服龍骨湯，良。凡小兒不節哺乳者，則病易後，後下之則傷胃氣，令腹脹滿，再三下尚可，過此則傷小兒矣。凡小兒冬日下爲無所畏，夏日下不瘥，難治。然有疾者，不可不下。夏日下之後，腹中常當小脹滿，故當節哺乳，將護之，數日間愈矣。凡小兒不使溺竈灰上，令兒陰生瘡，難治。

《太平聖惠方·孩子要用藥物》 朱砂　牛黃　麝香　蘆薈　青黛　蛇黃　犀角　蜣螂　虎頭骨　蝸牛殼　蜈蚣　雀兒飯甕　天竹黃　白藥　竹瀝　吹鼻散　虎睛　鉤藤飲子　黑散子　虎骨　紫雙圓　錦灰　五味虎睛圓　封臍散　烙臍圓　髮灰　好錦一兩　胡粉子燭紙柔粉入紙作燭，防暖撮口須要。綿繩子二尺要繫臍用。

右以上藥物，入月皆須足，一一題記，勿與產婦藥相雜。

《活人書·序》 小兒大人，治法一般，但小分劑，藥性差涼耳。尋常風壅發熱，鼻涕痰嗽煩渴，惺惺散主之。咽喉不利，痰實欬嗽，鼠粘子湯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黃赤，腹中有熱，四順散、連翹飲、三黃圓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白而酸臭者，胃中有食積，雙圓主之。小兒無異疾，惟飲食過度，不能自節，心腹脹滿，身熱頭痛，此雙丸悉治之。小兒身體潮熱，頭目碎痛，心神煩躁，小便赤，大便秘，此熱劇也，洗心散、調胃承氣湯主之。頭疼發熱而偎人惡寒者，此傷寒證也，升麻湯主之；無汗者，麻黃黃芩湯；有汗者，升麻黃芩湯，皆要藥也。小兒尋常不可過服涼藥。胃冷蟲動，其證與驚相類，醫人不能辨，往往服進驚藥，如腦、麝之類，遂發吐，胃虛而成慢驚者多矣。小兒須有熱證方可疏轉，仍愼用圓子藥利之，當以大黃、川芎等咬咀作湯液，以蕩滌蘊熱，蓋圓子巴豆乃攻食積耳。

《聖濟經·慈幼篇·稽原疾證章》 吐下灸刺，熨浴粉摩，泛應而機隨。若病在胸中，穢汁既吞，必吐而愈；病在腸中，乳哺不進，必下而愈。重腭重齦，治以微針；暴癇身直，治以灸炳。熨風池以泄微邪，浴皮膚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粉汗以密腠理。至若重舌以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禳以祝由。

小兒之病不一，良工之治亦異。是以吐、下、灸、刺、熨、浴、粉、摩數者，泛應而機隨，顧其病如何耳。青泥惡血，謂之玉銜；吞於胸中，昏憒神智，必以甘草湯吐之。痰飲爲癖，謂之痰癖；結於胸中，乳哺不進者，必以紫丸下之。重腭重齦，治以微針者，有著頰裏及上腭如垂癰，有脹起者名重腭；有著齒齦如垂癰，有脹起者名重齦。可以綿纏長針，留刃如粟，刺去血則愈也。暴癇身直，治以灸炳者，暴癇身直而不俯，當灸太倉。風池在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所出入也，故熨之以泄微邪。皮膚，表也，寒熱之所易候也，故浴之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者，胸圍冲氣而鼻通焉故也。

粉汗以密腠理者，汗則腠理開故也。重舌之膜，令兒言語不發，可以爪摘斷之也。故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將耗眞元，則有梁塵戶上之祝，所以禳之，故邪癘之氣，禳以祝由。凡此其治之端不一也。

蓋稚弱感疾，易於滋蔓，推惻隱之心者，要在防微杜漸，故無所不用其至也。彼拘於無治，或欲如田舍兒，任其自然，未免爲失病之機。過於救治，或欲不問春夏，蕩以駃劑，未免有湯液之傷，是皆一偏之蔽，非知治之大體也。

稚弱者，血氣未剛，肌膚未凝，風邪易以入，診氣易以傷，故感疾易於滋蔓也。惟仁者推惻隱之心，求以治之，故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至焉。孫思邈云：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小兒也。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得而有夭橫。後人因之，拘於無治，故失病之機。小兒初病，宜明診候之方，適春夏之宜，審虛實之證，隨其所患而治之。苟過於救治，不問春夏，蕩以駃劑，故有湯液之傷。凡此皆不得中道，蔽於一偏之過也。是豈知治之大體，在乎知病之機，適時之宜哉。

《小兒藥證直訣》 氣不和　口頻撮，當調氣，益黃散主之。

雜病證　凡病先虛或下之，合下者，先實其母，然後下之。假令肺虛而痰實，此可下，先當益脾，後方瀉肺也。

熱證疏利或解化後，無虛證，勿溫補，熱必隨生。

《幼幼新書・叙修合藥》 《嬰童寶鑑》云：凡修合藥餌，切要分別州土，深曉好惡，明辨眞僞。然後精細潔淨，炮爁炙煿，一一都了。乃依方分兩，仔細秤定，始可合和。又合和之際，當須用不津器盛藥，勿令嘗覰。又不可全用古方，恐分兩差悞。今之與古，風俗尚乃不同，豈得更用古方之分兩也。今時醫人，修合小兒藥物，惟少是妙，故別立圭則，以表今時。凡古用一刀圭者，即今用一錢匕。或云：一錢重者，是等秤之一錢也。明此二說，更無疑焉。夫秤二錢半爲一分，四分爲一兩，但依此修合，必無差誤。

《幼幼新書・叙用藥》 《萬全方》論小兒用藥法：經言：六歲以下爲小兒。然小兒與大人異療者，以有撮口，急、慢驚忤，疳、癇等候，當須別爲方論。餘病與大人不殊。諸方散在卷中，亦可兼取，詳而用之。然小兒純陽，病則熱多冷少，其藥宜少冷於大人爲得。其有用溫藥處，當以意減損之。若圓散用之，亦在醫者裁酌。一月以內可與百日同，周歲可與二歲同，三歲可與四歲同，五歲可與六歲同。同者謂同其多少爲一服。雖然大約如此，更詳其疾之輕重而增減之。孫思邈言龍膽，調中二湯云：兒生一日至七日，取一合分三服。生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分三服。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分三服。生二十日至三十日，取三合分三服。生三十日至四十日，以五合分三服。恐五合未得，自斟酌。右此二方，準一日以上，四十日以來兒方法具此。後欲處方者，宜一準此爲率，乃至五、六歲，皆節次加減之，不煩重述。

《幼幼新書・叙小兒氣弱不可容易吐瀉》 《秘要指迷》論貴賤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氣清者賢，氣濁者愚。乃受父母胎氣，既能成人。初生曰嬰兒，周歲曰孩兒，三歲曰小兒。況嬰兒之病難曉，用藥與大人不同，故嬰孩受氣血弱，不可吐瀉。所謂病輕藥重，反受其殃，人命既絕，不可再生。

《幼幼新書・治病要法》 唐・孫眞人《玉關要訣》：風盛之脈須與解之，驚熱之脈須與利之，傷冷之脈須與溫之，積聚之脈須與下之。或虛中有積熱，先與利熱，後與治虛；熱裏有虛，先與補虛，然後退熱，次調胃氣，即無悞矣。

《惠眼觀證》論治病：夫驚啼者，皆因滯，風熱在心，恐生其涎，必當取下。夫驚熱，但治脾驚，化心下涎，必自安也。夫疳熱者，皆傷脾胃，受積傳邪心腎，必先解邪熱，次服疳藥。夫驚瀉者，必當勻氣。夫傷寒者，微微用湯解表裏。夫疳有五種，在意消息。若痲痘已出，不可冷藥過多，或成瀉痢，或使毒氣不出，殺人。若痲痘未出，則宜解之。若霍亂，皆因胃氣不順。若三歲，目忽然而閉，乃成肝疳，煮肝散子服之。凡小兒取積藥，便下勻氣湯隨之，乃不損小兒。

《惠眼觀證》又云：調治小兒之法，當須愼護腎胃氣也。緣小兒未有天癸之旺而常依四時也。胃氣一虛，病皆滋長，輕者至重，重者必死，此決然之理也。觀今醫者，不深念慮，而云小兒純陽之氣，凡有疾病須當疏下，是以世之爲醫者執此而妄資疏泄，因此而死斃者不可勝紀，良可歎也。雖然，疏下在乎審諦而不可過，調理小兒之要也。今夫五臟生病，自有陰陽，在臟爲陰，在腑爲陽。爲陰者，爲陰邪所中，慢驚，吐瀉、瘧、痢之病是也。爲陽者，爲陽邪所中，急風、傷寒、疹痘之病是也。然陰陽之氣相感而動，以陽感陽，以陰感陰。陽或未動，待陰而動；陰或未動，待陽而動者有之矣。冬末春初，多患傷寒疹痘，是其陽病感陽而動也。夏末秋初，多患吐瀉、瘧痢，是其陰病感陰而動也。誤或冬末春初，患一驚候，與之化涎，未與之下，遷延至秋，其發

則慢，是陽病積之爲陰，是感陰而動也。秋末冬初，患一驚候，不與下涎，至春氣之盛，激觸而發，是其陰病待陽而動也。由此推之，調理小兒在乎壯陰陽，識虛實。凡有一病，知之於未然之前，能審知實則生風，虛則氣怯，乃善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慎護論》 凡小兒乳哺，既有常劑。若忽爾卻乳哺少者，此是腹中少有不和也，便當與微微下之。若都不肯食，但飲少乳者，此傷重，要下之，不可不下也。若不與下，則生寒熱，或爲吐利，及爲癖積，脈大者發癇，皆不早治之由也。孫眞人亦曰：小兒寒熱，亦當下之，乃差。又小兒乳哺不能無痰癖也，常當節適之。若稍不進乳食，便以微藥剋化，紫圓最妙。不得行駃藥轉利，又不得爲無事而遷延，致病大即難治爾。小兒微患，便與微下，則損不甚而易愈矣。若於春夏之時有疾，切不可妄行吐下，及微疾亦不可亂行針灸。蓋針灸傷經絡，吐下損府藏故也。若誤行轉瀉，則使下焦虛而上焦熱，變成大病也。故巢氏有言，小兒春夏，自非甚病，決定不可吐下者是也。

《醫學啓源·小兒》 小兒但見上竄及搖頭咬牙，即是心熱，黃連、甘草。目連閃，肝熱，柴胡、防風、甘草。若左腮紅，是肝風，與錢氏瀉青丸。右腮紅，肺熱，與瀉白散。額上紅者，是心熱，與黃連一味。鼻上紅，是脾熱，與錢氏瀉黃散。頰上紅者，腎熱，知母、黃柏皆二製，甘草炙。

凡小兒病治，藥味與大人同，只劑料等差少。如見腮、目胞赤，阿欠，噦噴，驚悸，耳尖、手足梢冷，即是瘡疹。三日後，其證不減，亦不見瘡苗，即以柴胡、升麻、甘草，以生薑煎。愼不可投以寒涼利藏府之劑，使瘡不能出，其禍不可測。

凡養小兒，酒、肉、油膩、生、硬、冷物及生水等，不可食，自無疳、癖二證。驚風搐者，與破傷風同。

《潔古家珍·小兒四時用藥》 假令春分前風寒也，宜用地黃、當歸、羌活、防風，或地黃丸、瀉青丸相間服是也。春分後風熱也，羌活、防風、黃芩，或瀉青丸，用導赤散下之。立夏之後熱也，宜三黃丸、導赤散。夏至後濕熱也，導赤散、瀉黃散合而服之。或黃芩、甘草、白朮、茯苓之類，爲勝濕去熱也。立秋後，宜益黃散、陳皮、厚朴、人參、木香之類是也。秋分之後，瀉白散。立冬之後，地黃丸主之，謂腎不受瀉也。

《醫說·小兒·善醫小兒》 杜任郎中，善醫。里人王奉職宗簡時仕於汶陽。時有郡人孟生，家甚溫厚，惟一子方數歲抱疾，他醫數人治之無驗。召任治之，數日而良已，踰月而平復。人詢任曰：君以何藥主之？任語之故。其人驚曰：公所言皆藥之至溫者也，他人不取，君用之能起其疾，其義可聞乎？任曰：孟生富家也，而衆醫皆用犀、珠、金、銀主之。其性至涼，久則寒其胃，又從而投之，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則潰其元，失其本矣。吾之劑先溫其胃，使其飲食如故，然後攻其他疾，是以先壯其本而無失者焉。又知杜君之善醫也如此。《青箱雜記》

《儒門事親·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 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爲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痢之病作矣。醫者不明其本，輒以紫霜、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巴豆、杏仁。其巴豆大熱有大毒，杏仁小熱有小毒，小兒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間先生以通聖、涼膈、神芎、益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也。余聞笑曰，大人小兒，雖年壯不同，其五臟六腑，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兒服少，其實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調胃、瀉心。然有逐濕爲之方者，故余嘗以牽牛、大黃、木通三味，末之爲丸，以治小兒諸病皆效，蓋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也。今之醫者，多以此藥謗予。彼既不明造化，難與力辯，故予書此方，以俟來世知道者。

《備急管見大全良方·治小兒諸疾·浴兒良日》 凡小兒易虛易實，有熱不可大攻，攻之則寒胃氣，或上爲嘔逆，下爲泄利，蓋虛極則生風也。有寒不可峻補，補之則衝塞經絡，或上爲喘粗，下爲秘塞，蓋熱極則風生矣。且如黃帝與岐伯立《素問》，始終則說大人十二經絡，即不說小兒。蓋知小兒陰陽虛實，自與大人治療不同。緣小兒得病之由，如襁褓者，有痛不能言，有脈至數不定，所以聖人設啞科之名，殆不虛爾。今之醫者治小兒，不精察其色脈，又不究受病之端的在何藏府，而主病者又不曉其故，但據醫者亂投湯藥，致病不能分別，則坐受其斃矣。

又有人家，小兒有病不便謁醫，且縱恣師巫，百般見惑，無所不作，不得

痊愈，乃至求醫，醫者拱手而立，無所措焉。正所謂病已成而後治之，譬如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小兒病源方論・養子真訣》 病宜早醫　昔韓伯休，有病不服藥，先當擇醫。若不擇醫，恐不死於病，而死於藥。經云：談方說藥易，明脈識證難。古語云：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閑人說藥方。

病不早治，治不對證。迷邪謗正，順同惡異。病淹日久，困乃求醫。縱得良醫，活者幾希。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急風慢風慢脾總論》 小兒平常服藥過多，頑玩臟腑，調和之劑不愈，則易之以攻擊；固守之劑太過，則時乎而疏利。主治在我，不可不問源流，不可遍徇病家所欲，圓機達變，消息輕重而應之，是通變之不可無法也。大概小兒臟腑柔嫩，易實易虛，易冷易熱。兒有大小壯弱，病有輕重淺深。所貴乎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爲上矣。

《仁齋直指小兒方・中風・論髮際穴》 小兒初誕，收生者多於頭額前髮際中間灸之，蓋取其可以截風路也。諸風篤證，藥力不及，昏迷沉絕，嘿然無聲，於此灼艾，每有扶危之功。然亦顧其善後之劑何如耳。前集所載百會一穴，在頂心端正旋毛間，亦濟危困者以是哉。

《仁齋直指小兒方・中風・論腦麝銀粉巴硝等不可輕用》 小兒急驚風，古人以其內外熱熾，風氣暴烈而無所泄，故用腦、麝、麻黃以通其關竅，銀、粉、巴、硝以下其痰熱，蓋不得已而用之，其實爲風熱盛實者設也。世俗無見，不權輕重，每見發熱發搐，輒用腦、麝、蟾酥、鉛霜、水銀、輕粉、巴豆、芒硝等劑，視之以爲常。惟其不當用而輕用，或當用而過用之，是以急驚轉爲慢驚，吐瀉胃虛，荏苒時月，驚風之所爲難療者，正坐此也。萬一發熱驚搐，本爲傷風，傷寒，傷食，瘡痘而作，誤藥至此，其爲害豈淺淺哉。以理觀之，能用細辛、羌活，青皮、乾薑、荊芥之類以爲發散，勝如腦、麝。能用獨活、柴胡、山梔、枳殼，大黃之類以爲通利，勝如銀、粉、膏、硝。設或當用而不可無之，亦須酌量，勿可過劑。此幼幼書所謂瀉青圓，導赤散乃醫用之上藥者，良以是歟，故論此以爲輕用藥者勸。

《仁齋直指小兒方・中風・論蜈蚣有毒》 蜈蚣有毒，惟風氣暴烈者可以當之。然其風氣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自止。但用之貴乎藥病相當，弗容固執。或半字、或壹字、或桐子半圓、或桐子壹圓，尤在酌量而作劑也。設或過焉，當以蚯蚓、桑皮爲解。

凡幼兒欲發驚風，先神志不定，恍惚懼人，搭眼上視，左顧右盼，伸手握拳，悶欝氛氣，情態不若尋常。如此者，有驚即散驚，有熱即退熱，壅實即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滯通則氣得其平，病無由作，是固當以小劑治之。若夫患在痰熱，全未有風癇搐搦顫引之狀，則只與退熱化痰如參蘇飲之可類也。謹勿妄投通關利膈等劑，惡或透其熱流入經絡，反成風痰，此又小兒無病不可服藥之戒。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灌藥服藥法》 小兒煎藥以銀盞，約水半盞，藥多又加多焉。其或不能灌藥，則以匙送下，服藥未盡，旋旋與之。藥性溫熱，乳食前服。藥性寒涼，乳食後少頃服。和平之劑，隨意無拘。

《東垣試效方・小兒門・益黃散辯》 閻孝忠編纂錢氏方，以益黃散補土，又言風旺必剋脾土，當先實其脾。昧者不審脾中寒熱，一例作補脾藥用之。又不審藥中有丁香、青橘皮辛熱，大瀉肺金，豈可脾虛之證，反瀉其子？蓋爲寒水反來侮土，中寒嘔吐腹痛，瀉痢青白，口鼻中氣冷，益黃散神治之藥也。如因熱藥巴豆之類過劑，損其脾胃，或因暑天傷熱乳食，損其脾胃而成吐瀉，口鼻中氣熱而成慢驚者，不可服之。今立一方，治胃中風熱，人參安胃散。

《內經》云：熱淫於內，治以甘寒，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甘草、人參、黃芪之甘溫能補元氣，甘能瀉火補土。白茯苓甘平，白芍藥酸寒，補肺金之不足。陳皮、黃連之苦寒爲佐，以退火邪。土金得平，風證無由作矣。

《小兒痘瘡八十一論方》 用藥不可執一者何？古言老人之病，必先助火，以其陰盛而陽衰，藥宜溫之。小兒先當瀉火，以其陽多而陰少，藥宜疏導，勿令生熱。亦有老而實，少而虛者，又有《素問》五實之證法當瀉之，五虛之證法當補之，大小便秘宜利之，大小便自利宜溫之。若大小便自利何必利大小便？自溫何必溫？大凡治病，最嫌陰陽偏勝。善用藥者，當令冷熱得所，則陰陽不偏，常有生意，無過與不及之患。又況小兒易虛易實，易冷易熱，尤難調治。爲醫者，是以用藥不可執一定之見，以應無窮之變也。

用緩藥反致害人者何？病有外同而內異者，又有遇節令乖常，感異氣者，有血氣虛弱或宿臟腑之病隨時發動者，或因乳哺過傷，寒暄失調致成驚疳吐痢危惡等證者。用藥之際，須當識證深淺輕重，治熱當令熱去而不冷，

治冷當令冷去而不熱，中病即止，不可盡劑，貴乎得中，乃良工也。今人不究病證危急，一概用緩和藥如四君子湯之類，止欲避其差謬耳。而不思縱令病勢滋蔓，變證蜂起，束手待斃，此乃醫者殺之也。

貴賤不同用藥亦異者何？富貴之人，形樂而志苦，加之奉養。遇風雨寒暑，邪氣易爲侵襲。方暑而傷熱，多陰則中寒；服荆芥、薄荷而腹痛，服薑、桂、雄、附而不甚熱。貧賤之人，其身雖苦，其志則安。服薑、桂、蒼朮則發熱，大小便秘，狎風雨霜雪而習以爲常，用藥之際，不可一概論也。又有形志俱樂、形志俱苦之不同，醫者宜併知之。

方宜不同用藥亦異者何？經云：一病而用藥不同，然皆愈者，何也？此地勢使然也。如張仲景治傷寒，桂枝、麻黄湯、大青龍湯證，去西北方，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惟江淮暖處，須用加減法，此言方宜不同也。西北方風土剛強，外邪不能侵襲，病生於裏，其治宜毒藥。設有陰證，亦須用理中湯、四逆湯之類以復陽氣。東南方陽精拱上，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設有陽盛熱極之證，如大黄、芒硝輩寒涼之劑，亦當用也。治小兒瘡痘，亦當知方宜之說，貴賤之異，併變通之理，非圓機之士，不足以言醫。

七十七、乳下嬰兒能食童子治法不同者何？乳下嬰兒，營衛未足，胃氣未全，風邪易入，乳食易傷，如水上之泡，草頭之露。一旦遇疾，不得已而用藥，宜加詳審，蓋藥性不寒而熱。不若令乳母服餌，釀乳乳兒，間以少許與兒服，中病即止。能食童子，肉食無不備嘗，若有疾病，與大人治法稍同，但少其劑料耳。

《太醫局諸科程文·假令論方義一道》 問：假令《太平聖惠方》云：治小兒心痛，但覺兒將手數摩心腹即啼，是心痛不可忍，宜服芍藥散方，用赤芍藥、人參、白朮、黄芩、川大黄、當歸，爲粗散，以水煎服。竊詳小兒臟腑軟弱，不可輒吐下。又心痛之病，本因寒邪冷氣傷於心之別脈，搏於經絡得之。今觀芍藥散皆性寒之藥，既心痛因寒而得，今復用之，豈不反傷其正氣乎？願詳其意而陳之。

對：拯病之道，要當以意而默會；施治之法，尤宜因證而變通。蓋小兒臟腑柔脆，嬰童則腸胃怯弱，易虚易實，用藥而不可苟；易寒易熱，投劑而不可忽。今寒冷之邪傷于經絡之中，疼痛之候發于心包之分。察候之始既得以意料，制方之要貴合于病情。大抵微者逆之而爲宜，甚者從之而爲要。故心痛之病，本寒甚而使然；治療之方，必從之而乃效。由是因病立法，以寒療寒。雖小兒之臟腑軟弱，用之合宜，豈有反傷之過哉。今承前問，假令《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心痛，但覺兒將手數摩心腹即啼，是心痛不可忍，宜服芍藥散方，用人參、白朮、黄芩、川大黄、當歸，爲粗散，以水煎服。竊詳小兒臟腑軟弱，不可輒吐下。又心痛之病，本因寒邪冷氣傷于心之別脈，搏于經絡得之。今觀芍藥散皆性寒之藥，既心痛因寒而得，今復用之，豈不反傷其正氣乎？願詳其意而陳之。此聖人通變之法，愚雖不敏，試陳之。嘗謂小兒之病，口未能言，雖言語而不可辨，是不可以問而知之。童稚之疾，脈未有定，又啼叫而不可持，是尤難切而知之也。使工者無所用其工，巧者無所施其巧，是知治病之難，無難于小兒矣。既不可以問而知，又尤難以切而曉，果何知其病之生耶？大抵即心會理，則理因心會而可明；以意識病，則病因意識而可曉。何以言之？兒言固未可辨，今數摩心腹，則可以因意而推求；幼脈固難以診，今手近則啼，則可以即理而默會。是以寒湊于心經，邪客于包絡，由其作痛，而手舉摩其腹；因其痛甚，而數摩腹則啼。以此推之，是其痛之不可忍也。手摩雖本于默識，其寔因望而可知；聲啼雖本于意求，其實因聞而可見。經所謂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是不特工巧爲能，而造乎神聖之妙矣！與夫察病之際，既以燭其情；施療之間，尤欲通其法。且病有微甚，方有逆從。違者近之，而以寒治熱、以熱治寒；甚者從之，而以寒治寒、以熱治熱。今心痛者，裏熱之使然；裏熱者，邪甚之所致。經曰邪氣甚則實，又曰諸痛爲實，是邪盛而爲痛矣。故甚者從之，當以寒而治寒；實者瀉之，當以通而去塞。論至于此，故古方用芍藥散者，豈不宜乎。觀芍藥散方，用赤芍藥、人參、白朮、黄芩、川大黄、當歸、六味之藥。間以芍藥、人參之微寒，以黄芩、川大黄之大寒，正所謂以寒治寒，以瀉去實，蕩滌心包之邪，疏通寒熱之氣，致邪卻而疼已，俾實散而痛除，誠變通之良法也。苟或以寒病而不可用寒，以小兒而不輒下，則甚者當從，故逆之而格拒不入；痛者宜下，故塞之而疼楚轉加。王氏謂大寒內結，以熱攻除，痛發尤甚。《聖濟經》曰謂宜通而塞則爲痛，理亦明矣。故知小兒心痛之病，用微寒攻下之劑者，誠藥病之相投，標本之相得，又烏有反傷正氣之弊哉！抑又觀巢氏云：小兒始生，氣尚盛，無有虚癆，微惡則須下之。所損不足言，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以此言之，則小兒平常有患，亦須下

之，今心腹大痛而不可忍，又安畏其涼藥也。聖賢之論，可謂權宜通變。知調瑟之法，不可膠柱；待兔之術，不可守株。固當隨機應變，豈拘于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之道？姑以此而塞明問，執事以爲何如？謹對。

《羅謙甫治驗案·輕易服藥戒》　何秀才一女子病。其父謂予曰：年十三時，五月間，因傷冷粉，腹中作痛，遂於市藥鋪中，贖得神芎丸服之，臍腹漸加冷痛，時發時止。今踰七八年不已，何也？答曰：古人云，寒者熱之，治寒以熱，良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據所傷之物寒也，所攻之藥亦寒也，重寒傷胃，其爲冷痛，豈難知哉。凡人之脾胃，喜溫而惡冷。況女子幼小，血氣尚弱，不任其寒，故陽氣潛伏，寒毒留連，久而不除也。治病必先求其本，當用溫中養氣之藥以救前失，服之月餘方愈。嗚呼，康子饋藥，孔子拜而受之，以未達，不敢嘗，此保生之重者也。奈何常人命醫，拱默而令切脈，以謂能知病否。且脈者，人之血氣附行於經絡之間，熱勝則脈疾，寒勝則脈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至於所傷何物豈能別其形象乎？醫者不可不審其病源，而主家不可不說其病源如何。是女子不以病源告醫，而求藥於市鋪。發藥者亦不審其病源，而以藥付之，以致七八年之病皆昧此理也。孫眞人云：未診先問，最爲有準。東坡云：只圖愈疾，不圖困醫云。公之語其有功於世大矣。

《活幼心書·及幼攻補》　察病必須明表裏，更詳虛實在初分。惡攻喜補人皆信，誰識攻中有補存。

張子和曰：人身不過表裏，血氣不過虛實。此言其大略耳。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不見其迹，渠亦不自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亦不知覺。此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以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蓋醫有賢愚，人多謬誤，以賢爲非，以愚爲是，不明標本，妄投藥餌，自取危困，徒切感慨。所謂攻者，萬病先須發散外邪，表之義也。外邪既去而元氣自復，即攻中有補存焉，裏之義也。然察其表裏虛實，尤在臨機權變，毋執一定之規也。

《活幼心書·議金銀薄荷》　薄荷湯內用金銀，多爲訛傳誤後人。細讀明醫何氏論，於中載述得其眞。古方所載金銀薄荷爲湯，使後人之醫者，遂薄荷之外，加以金鏁、銀鏁同煎，殊欠講明。夫鏁者乃婦人常帶之物，垢膩浸漬，用以煎煮，其味雜乎藥內，大非所宜，切須戒此。昔明醫何澄，論金銀薄荷，乃金錢薄荷，即今之家園薄荷葉小者，是其葉似金錢花葉，名曰金錢薄荷。此理甚明，非所謂再加金銀同煎。大概錢字與銀字相近，故訛以傳訛，是亦魯魚亥豕之類也。

《活幼心書·不內外因》　愚嘗論十歲以上小兒，飲酒啖熱，因熱動血，醉飽掬撅，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內因外因之使然，乃自取過耳。治法先用百解散去桂，加黃連、水、葱、燈心煎服，疏利熱毒。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或藕節、水、薑煎下，定吐止血，其證自除。有長成小兒，偶因他物自傷，或戲走失足，觸損兩目，血脹腫痛，晝輕夜重。投速效飲即快，仍忌雞、酒、羊、麵三五日，庶易瘥也。有因飲食中誤吞骨鯁，吐不出，嚥不下。氣鬱生痰，痰裹其骨，內則作痛，外則浮腫，啼聲似啞，亦爲可慮，投備急散取效。有孩兒貪劣，因弄刀錐，或乘高墮地致傷，皮破血出。輕者先用桃花散敷之，仍服活血散以勻其血，毋使作膿，潰爛肌肉。有僅十五歲者，恃其血氣方剛，惟務馳騁，多致落馬墮車，或鬬狠跌折肢體，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

《如宜方·小兒》　小兒有病皆憑脈，一指關上定準則。浮洪風盛多數驚，虛冷沉遲實有積。如脾胃不和，體氣怯弱，不思飲食，飲食易傷，宜四君子湯。泄瀉加肉豆蔻。如風熱頭痛壅疼，咳嗽清涕，或疑瘡疹，宜惺惺散。如寒邪，潮熱煩渴，痰實咳嗽，壯熱，仍疑瘡疹，宜羌活散。如寒邪風熱，心經蘊熱，小腸閉澀，宜當歸連翹飲。如夾驚夾食，疳熱似瘧，煩渴冷汗，日夜發熱，體瘦腹大，宜脫甲散。如血脈壅實，臟腑生熱，頰赤發渴，五心煩躁，四肢驚掣，宜清涼飲。如因吐利成驚風，胃虛神昏，困乏搐搦，欲成慢脾，宜全蝎散。如急驚，風熱痰盛，潮作搐搦，宜利痰圓，金銀薄荷湯下。又杏珠圓。如乳癖食瘕，氣痞積聚，腹大神昏，五疳體瘦，宜褐圓子。如五疳煩熱燥渴，腹大脹滿，面黃羸瘦，宜苦練圓。如諸蟲腹痛，疳食氣積，肚緊痞氣，宜君子香蘇散。如久病胃虛蟲動，面黃髮直，羸瘦肚大，發熱，宜肥兒圓。如脾胃久虛，或吐泄病後，津液枯燥，渴欲飲水，宜錢氏白朮散。如脾胃弱，腹痛泄瀉，不思乳食，嘔吐不止，面黃困乏，宜益黃散。如病後脾胃不和，四肢浮腫，

宜胃苓湯，桑白皮湯調服。如稟氣虛弱，七八歲不能行立，宜八味圓，服一料自愈，功在澤瀉。如久病體虛，天柱骨倒，宜白僵蚕末，三歲用半錢，薄荷湯服。宜木鱉子、苘麻子，研細，唾調，摩兒頂上令熱，貼之。如解顱，骨應合而不合，宜細辛、桂、乾薑，爲末，乳汁和，傅顱上，乾再傅，見面赤即愈。如百日內咳嗽，宜天南星末，薑汁調傅囟門，又宜人參消風散，薑汁調傅囟上。此病蓋因乳母鼻風吹而成。如鵝口瘡，宜煎汁半服，半用亂髮蘸揩舌。又宜朱砂、枯礬等分，末，傅舌上。又吳茱萸炒赤，末，醋調，塗腳心，效即洗去。如木舌，重舌，宜刺舌下，去血即愈。又宜吳茱萸末，醋調，貼腳心。又宜白芨末，乳汁調，傅腳心。如稟氣不足，齒久不生，骨髓不充，宜四物湯，加山薯蕷、甘草服。如丹疹，宜蜜調土朱，入酒服。仍研搽之。又梔子仁末，水調傅，又蕎麥粉，醋調傅。又赤小豆末，和鷄子清塗，乾即易之。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通治》 四君子湯：隨證加味，量兒大小用。傷寒：麻黃、豆豉、北柴胡。吐瀉：南木香、藿香、乾葛。潮熱：牛黃、鬱金、樸消、全蝎、薄荷。麻痘：牛蒡子、紫草、蟬退、荆芥。腹膨：枳殼、木通、蘇子、薑錢。冷瀉：扁豆、肉豆蔻、薑錢、棗子。咳逆：肉豆蔻、木通。大熱：苦竹瀝。積熱上攻：茅根、淡竹葉、甘草。乳食不下：訶子、木香。時行咳嗽：藿香、枳殼、薑錢。暴風燥癢：荆芥、牛蒡子、枳殼、高良薑、蟬退。鼻流清涕：羌活、麻黃、防風。泄瀉：肉豆蔻、木香。滑腸：訶子、榴皮。臟毒形如白利，或有血根如魚腦髓：豆蔻、地榆、粟殼。赤痢：粟殼、烏梅。白痢：粟殼、白薑。大便不利：大黃、樸消。小便不利：木通、車前子。霍亂：木瓜、藿香，夏月加香薷。腹痛：茴香、附子，或用澤瀉、鬱李仁、薑、棗，或只用木瓜、豆蔻。腹緊積候：三棱、檳榔、薑湯下。有淋：火麻子仁生熟悉皆可，車前子、海金沙、葶藶子下。溺血：生地黃、瞿麥。渴：枇杷葉炙去毛、瓜蔞根。咳嗽：杏仁炒去皮尖、貝母、知母、薑錢、蘇子。夜睡驚啼：茯苓、酸棗仁。驚邪：薄荷、朱砂、犀角、人參。癲癎：甘草、朱砂、茯苓、牛黃、乳香、犀角、人參、鉛白霜。喉痺：犀角、杏仁、當歸、豆豉、百合、大黃。口瘡：鷄內金、腦子、黃芩、樸消、苦竹葉。唾血：生地黃、當歸、藕節、側柏、人參、蒲黃。血衄：蒲黃、山梔子、淡竹葉。目赤：秦皮、菊花、苦竹葉、甘草。肚蟲：檳榔、史君子、枳殼、苦楝皮。頭昏：石膏、川芎。癥瘕及腋下氣塊肚痛：此氣疾也，用天雄、三棱、樸消、大黃。五心熱：犀角、腦子，磨刀水下。氣不升降：沉香、蘇子。養氣肥兒：檳榔、木香、紫蘇葉、紅棗。

《奇效良方·飲乳嬰兒與能食童子用藥不同》 夫飲乳嬰兒者，由人之生，骨氣未固，膚革未成，飲乳易傷，風邪易入，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不密，精神易弊，故用藥當審其大小輕重而用之可也。蓋差之毫釐，立見危殆，安可與能食童子同用藥也？且能食童子，自絕乳後，食火灼炮炙之物，酒麵甘肥，魚肉滋味，安可與飲乳嬰兒同用藥也。夫嬰兒有疾服藥，但與乳母服之爲要法。譬如童子喫食，與嬰兒飲乳同，乳母既服其藥，必流入乳，兒亦飲之。是以童子能食服藥也，免其慓悍毒烈之藥，蒸薰臟腑，亦爲良法。且能食童子，穀氣既實，臟腑充盈，如生疾病，能食，不大便，裏急後重，手掌心并腋下有汗，當令大便如常，遇心熱啼哭，小便不通，心神不安，當利其小便。飲乳嬰兒有斯疾，但將斯藥與乳母服，是亦嬰兒服之也。

《奇效良方·乳下嬰兒服湯藥多則反為累》 小兒如水中之泡，草頭之露，以表用藥，無令造次焉。爲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膚不密，精神易憊，故言不易醫也。然乳下嬰兒，周歲、二三歲有病者，宜少服湯藥，量其大小，但將藥與乳母服之爲妙。忌一切藥與兒喫，恐反生多疾。蓋藥性慓悍毒烈，非寒即熱，不表即下，或斂或散，服多則反爲累。蓋其攻擊太甚，不可不察。大抵用藥在簡而當則病除，又不損氣。若泛然而用，非止不效，藥性將何處之？必反爲害。故瘡疹出而無他證者，宜少與湯藥。

《奇效良方·防藥之失》 前輩言治老人之病，當先助火。蓋老人者，自然陰盛而陽微，謂不欲見其虛而治其虛，預以溫之。治小兒則曰當先瀉火。爲小兒自然陽盛而陰微，預以藥導引，以平爲期，不至生熱也。此治之大略也。若老而實，幼而虛，此當爲隨時變通，不可執於一曲也。

《活幼全書·小兒病證賦》 藥有三不可忽　一、熱不可下：小兒氣弱，下則脾胃易虛，變生他證，不可藥救。治者當以化食清熱溫平之藥療理，則疾可拯。二、痢不可止：大凡痢疾初作之時，便不可用止澀之藥。一止惡穢留毒在內，反爲所害。宜用化滯通利之劑治之，則痢自止。三瘧不可截：凡瘧待發過十餘日，方用截藥。絕之太早，反爲不愈。當以快脾化痰之藥主之，其瘧自退。

《明醫雜著·小兒用藥不宜峻厲》 小兒驚藥，皆些小丸散，多峻厲，取其易於成功。以之治肝心有餘之證，對病則可，中病宜即止，不可以爲常也。

病勢輕淺只用輕劑，病退便宜和中調理。如牛黃丸三、四十味亂雜殊甚，涼驚丸非氣壯實肝火旺者不宜，抱龍丸亦多不見效。且麝、腦香辛太甚，走散眞氣，又傷脾胃元氣，虛則病愈生矣。

〔薛己按〕小兒之證，有餘便屬肝經，不足便屬脾經。蓋有餘是病氣也，不足是元氣也。凡病氣有餘元氣不足，當補不當瀉。況脆嫩藏府，安能受峻厲之藥？前論厥有旨哉。一小兒數歲，每停食輒服峻厲之劑。後患肚腹膨脹或嘔吐泄瀉，余先用六君子湯，諸證漸愈。又用補中益氣湯，胃氣漸復。

《明醫雜著・益黃散治病》 益黃散治脾胃虛冷，故用丁香暖胃，二皮理胃、消食、化痰，訶子澀湯胃、止泄、固氣，甘草和中，仍加白朮爲常。若非虛冷、泄瀉青白，及無食積者，去青皮、丁香，加白朮、茯苓可也。溫膽湯除痰止吐，加白朮、芍藥、黃連，便是制肝補脾之藥。

〔薛己按〕益黃散乃溫補脾胃之劑也。若嘔吐腹痛，泄痢清白，口鼻氣冷者，乃寒水反來侮土也，宜用錢氏益黃散。若因熱藥巴豆之類，或因暑熱傷乳食，損其脾胃而成吐瀉，口鼻氣熱者，乃胃中氣虛風熱也，宜用東垣安胃散。

《明醫雜著・驚搐等證誤用藥餌》 小兒或因驚搐，或變蒸，或食積，或寒熱往來，誤服解表瀉利之藥，傷損脾胃，氣血難以發生，面黃肌瘦，目動咬牙，髮稀足弱，不能行步。此屬胃虛非肝腎也，當長緩調理，復全胃氣可也。

〔薛己按〕藥餌偏勝之味，脾胃非所宜也。況小兒之疾，多因乳食不調，寒溫失節，虧損脾胃，元氣根本不固，而邪得以致之。亦有因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所致。苟不明其本末，辨其緩急，而誤用峻厲之藥，重傷脾胃生生之氣，變證百出，促其夭亡，誰之咎也？丹溪先生《慈幼論》言之詳矣。

《續醫說・小兒・用藥差少》 孫眞人云：小兒不涉霜雪，乃不病傷寒，大人往往有之。然天行時疾之氣，小兒其亦得之，故多患斑疹者是也。治其時行節氣，即與大人同法，惟用藥劑差少，藥性差涼耳。丹溪亦云：大抵治小兒，藥與大人同，但劑料少耳。近時吳中名醫，某治大人用小劑，某治小兒用大劑，皆不得其中，均有太過不及之病。何也？假如病大而湯劑小，則邪氣未盡而藥力已乏矣。猶一杯之水救一輿薪之火，竟不能滅，是謂不及。病小而湯劑大，則邪氣已盡而藥力有餘，反傷正氣。猶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莫之能止，是謂太過。二者皆粗工所爲，後學不可以爲法。

《片玉心書・小兒總治法》 面赤發熱服涼驚，黃白發熱用胃苓。身熱便閉三黃下，瘦弱發熱集聖靈。變蒸發熱用拿法，驚風導赤吞瀉青。泄瀉胃苓用一粒，熱泄玉露散同行。寒泄理中丸可服，泄渴白朮散生津。痢疾保和同香連，瘧疾養脾瘧自平。咳嗽玉液降痰氣，浮腫胃苓引燈心。瘡疥胡麻丸最好，養脾最是保孩嬰。蛔蟲寸白用集聖，臨時用藥細叮嚀。

《片玉心書・小兒治法》 如足脛熱，兩腮紅，煩渴不止，頭面好露，揚手擲足，大便閉，小便黃，身壯熱不退，此宜涼解，不可服熱補之藥。

如足脛冷，面晃白，吐瀉不止，肚腹作痛，身常偎人，眼珠青，口中冷氣，潮熱往來不定，此宜溫補，不可服涼利之藥。

西江月

小兒不宜熱藥，兩腮俱帶緋紅。手足壯熱火烘烘，六脈浮洪亂動。小便赤黃又澀，大便閉結難通。掀衣飲水喜當風。煩渴鼻流血湧。

小兒不宜涼藥，面皮晃白無精。四肢厥冷似寒冰，六脈浮微隱隱。吃乳不消嘔吐，糞如鴨屎頻頻。神虛腹痛眼珠青，病久成疳諸證。

小兒純陽之體，陰陽不可偏傷。常帶三分饑與涼，此個孩兒易養。大抵脾常不足，有餘肝氣須防。不寒不熱藥爲良，切忌妄行孟浪。

小兒何爲難治，古今號曰啞科。脈無可視如之何，口不能言病作。父母時時驚怕，醫人試驗誠多。從容對證用方藥，有甚難爲捉摸。

凡小兒一歲以下有病者，多是胎毒，只宜解毒爲急。小兒二歲以上有病者，多是食積，只宜消積補脾而已。其餘證治方略，詳載各門之下，故不重述。

《片玉心書・胎毒門》 凡小兒在月內有病者，皆胎毒也，并治其母。

小兒月內，腸胃甚脆，氣血未充，若有微疾，不可妄施補瀉，恐臟腑一傷，將貽患終身，或致夭命矣，可不戒哉。如不得已而用湯丸，毋伐天和，中病即止，又不可過劑也。乳母服藥，必別擇乳母，而後可補可泄也。若尊母自乳，又不可亂投湯藥，蓋產後之婦，氣血甚虛，有補無瀉。苟兒有熱病，而用涼藥，則犯產後之禁，必害其母，如用溫補，則反加小兒之熱，又害其子。醫者人之司命，而可妄爲乎？必須斟酌謹愼，勿損陰德。

《育嬰秘訣・十三科・鞠養以愼其疾》 小兒周歲有病者，勿妄用藥，調其

乳母可也。不得已而用，必中病之藥，病衰則已，勿過其則也。

幼科有拿掐法者，乃按摩之變也。小兒未周歲者，難以藥餌治，誠宜之。則可以治外邪，而不能治內病也。能治小疾及氣實者，如大病、氣虛者用之，必誤兒也。爲父母者，喜拿而惡藥，致令夭折者，是誰之過歟？

家傳三法　家傳三法救孩童，驚癎須防用抱龍。胎稟怯時宜補腎，肥兒癇病有奇功。

治癎用琥珀抱龍丸，治疳用肥兒丸，治胎稟不足，用補腎地黃丸。此三方者，祖訓相傳，子孫敬守。

抱龍丸解　抱者，養也。龍者，純陽之物。蓋震爲龍，東方乙木也，爲少陽之氣，時至乎春，乃萬物發生之始氣也。乙者，肝木也。肝爲風木，初生小兒，純陽無陰，龍之象也。肝爲有餘，少陽之氣壯也。肝主風，小兒病則有熱，熱則生風，上醫慮之，制此方以平肝木，防驚風，此抱龍之名義。錢氏抱龍丸，壯實兒宜用之。然內有雄、硃金石之藥不可服，如麝香之耗眞氣，能引風邪入裏，如油之入面，不得出也。故人皆禁之，不可用也。琥珀抱龍丸內用補益之藥，人皆喜而用之。然內有枳殼、枳實二味，能散滯氣，無滯氣者，能損胸中至高之氣。如急慢驚及元氣弱者，減去此二味，可用當歸、川芎各二兩代之。然琥珀、天竺黃二味，須擇眞者。

錢氏抱龍丸，治傷風瘟疫，身熱昏睡氣粗，痰實壅嗽。又治驚風潮搐及蠱毒者。盛暑沐浴後幷可服。壯實小兒，宜時與服之。琥珀抱龍丸，理小兒諸驚，四時感冒風寒，濕痰邪熱至煩躁不寧，痰嗽氣急及瘡疹欲出發搐，幷宜可服。

肥兒丸，小兒脾胃素弱，食少而瘦，或素強健，偶因傷食成積而瘦，或因大病之後而瘦者，宜服之。腹中有癖者，加三棱、莪朮各煨，九肋鱉甲醋炙各一錢半。有熱者，加北柴胡二錢，黃芩、黃連各一錢五分，蘆薈、干蟾（燒存性）各一錢半。瘦太甚者，加當歸、川芎各二錢。泄瀉者，加肉豆蔻面包煨、訶子肉各一錢。疳瘦食少者，去麥芽、神麴。

《育嬰秘訣·辨小兒脈證治》　小兒用藥擇其良，毒藥毫釐不可嘗。邪氣未除眞氣損，可憐嫩草不耐霜。

良，謂氣味平和，無毒之藥也。毒，謂猛峻蝕利，瞑眩之藥也。故小兒之病，實則瀉之，如瀉青、導赤、瀉白、瀉黃之類；虛則補之，如安神、異功、阿膠、地黃之類。如涼驚治熱，理中治寒，抱龍治癎，肥兒治疳之類，皆和平無毒之劑，此吾家秘傳之良方也。如巴豆、牽牛，雖未嘗不用，亦不敢專用也。予見今人之行幼科者，以硇砂治積，輕粉治痰，以砒治瘧，以硫治寒，皆是大毒之藥，小兒之腸胃嬌脆，安能當此毒也。

小兒汗下勿輕嘗，實實虛虛必損傷。寒熱誤投如太過，溫中解毒有奇方。

按仲景治傷寒法云：不應汗而汗之者，爲斑疹、驚惕、汗不止之證，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也。不應下而下之者，爲痞滿、腹痛、吐瀉、腸滑不止之證，所謂承氣入胃，陰盛乃亡也。

小兒有病不可下，不熱自汗兼自瀉。神困囟陷四肢冷，乾嘔氣虛神怯怕。吐蛊面白髮焦穗，疳瘦潮熱食不化。鼻塞咳嗽及虛痰，脈細腸鳴煩躁呀。若將有積與疏通，是謂虛虛誠可怕。孩兒實熱下無妨，面赤睛紅氣壯強。脈上弦洪肚上熱，痄腮喉痛尿如湯。屎硬腹脹脅肋滿，四肢浮腫夜啼長。遍身生瘡肚隱痛，下之必愈是爲良。

如誤服寒涼藥過多者，以致脾胃虛弱，胃脘痛，宜溫胃散主之。如誤服熱藥太過者，以致煩躁悶亂，或作吐，或狂，或渴，宜先解毒，菉豆粉飲主之。如小兒病驚，多用藥性太溫，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有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爲急驚者甚多。當病者數日，因何得之，曾以何藥調之，可用解毒之藥，無有不效也。以豆卷散主之。

芽兒嫩小不耐傷，針灸湯丸莫妄嘗。破肉損筋成瘦疾，壞腸敗胃作餘殃。

初生小兒，內外脆薄，藥石針灸，必不能耐也。良工當以愛其己子之心，而愛人之子，憐惜之，撫摩之，未可輕治，爲兒作禍也。《書》曰：如保赤子。其愛養之謂歟，爲父母者，不可不知。

病來發熱不惺惺，不信醫師信鬼神。龍術祝由眞人訣，未聞生殺解病驚。

經曰：惑于鬼神者，不足與言至德。故有信巫不信醫之戒。祝由科乃龍術所傳，有移精變氣之術。如禱鬼神之事，徒殺牲耳，有何益哉。

病不可治對人言，病可醫時用意專。三法始終常記憶，勿傷脾胃反成愆。

古語云：病不可治，即宜早告，不可隱忍，遭人耻笑。誠哉是言也。其病可治，視人之子如己子，調護保養，無所不致可也。然有三法：初用猛法。以攻病之藥去之，不可惡攻而愛補，反助其邪，爲鬼之害。中用寬猛相濟。病久不除，乳食必少，脾胃失養，于補脾藥中加攻病藥，看兒強弱加減。末則用寬法。兒病既久，久則成疳，只以補脾胃爲主，正氣完則邪氣自盡矣。

《幼科指南心法·論小兒治法總括及戒服猛藥》　要識小兒治法，方爲得業專門。半周一歲病何因。胎毒單單見證。自後飲食漸廣，肥甘之變須明。此是脾胃病多尋。消食養脾法定。

小兒純陽之體，陰陽不可偏傷。常帶三分饑與涼。此個孩兒易養。大抵脾常不足，有餘肝氣須防。不寒不熱藥爲良。切忌妄行猛浪。

治病要行涼解，無如甘草黄連。若加脾虚病相參。參朮陳皮有驗。巴豆牽牛丁桂，砒硫白汞青鉛。俱傷正氣損眞元。誤了孩兒命短。

但凡小兒一歲以下有病者，多是胎毒，并宜解毒爲急。二歲以上有病，多是食積，并宜消積補脾。其餘治法見各病條下，此不重論。又戒輕服金石、巴豆、丁、桂、蜈蚣等猛藥也。

《保嬰撮要·護養法》　大抵保嬰之法，未病則調治乳母，既病則審治嬰兒，亦必兼治其母爲善。

《保嬰撮要·耳證》　耳者心腎之竅，肝膽之經也。心腎主內證精血不足，肝膽主外證風熱有餘。或聾聵、或虚鳴者，稟賦虚也。或脹痛，或膿癢者，邪氣客也。稟賦不足，宜用六味地黄丸。肝經風熱，宜用柴胡清肝散。若因血燥，用梔子清肝散。未應，佐以六味丸，間服九味蘆薈丸。若因腎肝疳熱，朝用六味丸，夕用蘆薈丸。若因食積內熱，用四味肥兒丸。若因乳母膏粱積熱而致者，宜加味清胃散。脾經鬱結而致者，加味歸脾湯。肝經怒火而致者，加味逍遥散。皆令乳母服之，兼與其兒少許。不可專於治外，不惟閉塞耳竅，抑亦變生他證，延留日久，遂成終身之聵矣，愼之！

《保嬰金鏡録》　愚謂凡小兒在月內外者，調補之劑每服亦不過二三匙，若表散攻伐之藥則每服只可匙許而已，過多則反傷元氣，餘當量大小虚實加減。若乳母之疾致兒爲患，當治母爲主，子少服之。後倣此。

《赤水玄珠·幼科·初誕門》　戒灸：北方誕後三日，每用艾灸囟門，以免驚風。緣北方地土嚴寒，故俗灸之以御寒。善調護者，何必令兒受此一番痛苦也。今南方每亦倣效，予屢見灸後發熱；大小便秘，因而驚搐，遂致不救，良切憫焉！殆無事生事也。詎思南方地熱，臨孕者又不斷慾食淡，厚味是貪，恣情肆意。胎已受毒，加之以灸，是以油濟火也，曷克當之。

《醫學入門·婦人小兒外科用藥賦》　幼科未載《素問》，扁鵲始稱兒醫。夾驚夾積是主，出麻出痘尤奇。驚則利之涼之溫之，辰砂龍腦救急；積則消之化之下之，紫霜白玉攸宜。風寒感傷，羌活大青膏當煮；痰喘咳嗽，葶苈百部丸可爲。生犀紫陽連翹飲，能寬變蒸諸熱；天乙觀音銀白散，善調虚弱胃脾。痘初消毒加地皮，快斑透肌如四聖。痘出解毒誇紫草，活血勻氣勝萬金。鼠黏湯治稠密，以防陷伏；調解散醫冰硬，而爲邪侵。黑陷宣毒宣風單大戟，山梔豬尾無價；黑陷人齒貓齒單蟬蜕，穿山兔血難尋。牛蠶散牛黄丹，目黄便閉而膿不乾；薤白湯熟艾湯，口渴下利而血相雜。身熱經日喜二參，胃冷吐瀉愛蘇葉。噫，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寧醫十小兒，莫醫一老兒。

《嬰童類萃·凡例》　大凡治病，藥用依時，方隨病製；寒熱溫涼，性各不一；宣通補瀉，貴乎得宜。恆存濟人博愛之心，樂人之樂，憂人之憂，則藥無不效靈矣。謹附凡例九則：

一、辨風土　如北方凜冽，藥宜辛熱；兩廣烟瘴，解毒爲先。雲貴高暖，清涼取勝，江南亦然。江北則地卑多濕，辛溫是主。推之九州風氣而用藥，罔不效者。

一、按時令　春季則以升陽散火，加以辛溫；夏則清暑益氣，濟以清涼；秋當肅殺之時，清金去燥；冬則閉藏之候，藥宜辛熱。故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此之謂也。

一、守經　幼科諸證，治驚最難。大率琥珀抱龍丸、紫金錠、睡驚丸、利驚丸、利驚丹，俱皆良劑。痰甚，玉芝丸、白玉餅、牛黄八寶散、牛黄丸、蝎梢餅，皆治驚之要藥也。審證而投，無有不效。非經驗者不贅。

一、用權　凡用藥當從王道之劑，即有偶爾不效，不至傷人。若附子、蜈蚣、全蝎諸有毒之藥，不可浪用。藥不投證，害兒不淺。如慢驚，諸藥不效，不得已而用之，亦當斟酌，中病則已。如金石之藥，取以鎮驚安神，多服令兒癡呆。麝香、冰片，用以通竅，多服反泄眞元。巴豆有定禍亂而致太平之功，

非製得法，反受其害矣。舉此爲例，則諸毒藥之可知。凡用毒劑，以甘草煎引佐之則善矣。

一、芽兒當下即下　兒初生落地取遲，口吃惡穢內蓄，腹脹不乳，亦似臍風。或乳少以食哺兒，或乳多，又將餅食哺兒，又有將柿餅黑棗哺兒者，芽兒無知，任彼喂之，開口便納。幼年之婦，見兒肯吃，喜而喂之不已。余目擊種種，庶不知芽兒初生，腸胃脆薄，此物日積，何能剋化，以致肚腹膨脹，嘔吐發熱，諸疾生矣。病家昧而不言，醫者不知，苟不察而用諸驚之藥，大謬之甚，欲求病愈可乎！宜感應丸如菜子大七八丸，和平胃丸少許，生薑紫蘇甘草湯下。出月者加五六丸。凡遇此證宜即下，食消而病愈，此良法也。況小兒純陽之體，即下未必便虛，失下遲延，日久病日甚，痞塊內作，多致不救。

一、禁挑筋論　夫小兒兩手虎口風氣命三關，即大人兩手寸關尺之脈也。左辨心肝之理，右察脾肺之情。有諸內，故形見于紋，視形察色，以驗病證，以決死生，非細故也。余郡原無此術，禍于羅平野。古有小兒推拿法，村落無醫，用此法援一時之急耳。以薑葱擦印堂虎口，摩擦肚腹上，藉葱薑之力，開通毛孔，取微汗即愈。平野術且不精，兒罹害多矣。平野死，但在通郡教書者俱云：平野傳授，又變而爲挑筋之說，眞胡說可笑之極。若虎口三關筋可挑，必有傳授之書可據，出於《黃帝素問》乎？出于歷代醫乎？出何經典乎？病家昧而不知，恣行無憚，視兒爲奇貨，反搆索謝儀，所爲惑世巫民，深爲可恨。小兒疾三關虎口筋可挑，則大人有疾，寸關尺之筋亦可挑乎？凡針灸必看人神所在，挑筋者諒不知此，豈顧人神所在乎。如值之，兒受禍豈淺淺耶。筋有大絡小絡，各有定數，容易可挑斷耶。此術不禁，則流漫不已，俟道中高明正之。筋斷紋絕，兒有疾何憑治之？

一、兒初落地，穩婆即將砭針割舌下筋，致血淋漓，以墨塗之，因而口害，畏痛不乳。余甚不忍，問之何意？彼云：不割，兒長大舌強語言不利。生此孟浪之言，未割者多未常見語言不利，鄉村之間，那得穩婆？執此可破，不該刀刺明矣。

《景岳全書·小兒則·藥餌之誤》　小兒氣血未充，而一生盛衰之基，全在幼時，此飲食之宜調，而藥餌尤當愼也。今舉世幼科既不知此大本，又無的確明見，而惟苟完目前。故凡遇一病，則無論虛實寒熱，但用海底兜法，而悉以散風、消食、清痰、降火、行滯、利水之劑，總不出二十餘味，一套混用，謬稱穩當，何其誕也。夫有是病而用是藥，則病受之矣，無是病而用是藥，則元氣受之矣。小兒元氣幾何，能無險受其損而變生不測耶？此當今幼科之大病，而醫之不可輕任者，正以此也。又見有愛子者，因其清黃瘦弱，每以爲慮。而詢之庸流，則不云痰火，必云食積。動以肥兒丸、保和丸之類，使之常服。不知肥兒丸以苦寒之品，最敗元陽，保和丸以消耗之物，極損胃氣。謂其肥兒也，而適足以瘦兒，謂其保和也，而適足以違和耳。即如抱龍丸之類，亦不宜輕易屢用。余嘗見一富翁之子，每多痰氣，或時驚叫，凡遇疾作，輒用此丸，一投即愈，彼時以爲神丹，如此者不啻十餘次。及其長也，則一無所知，凝然一癡物而已，豈非暗損元神所致耶。凡此剋伐之劑，所以最當愼用。故必有眞正火證、疳熱，乃宜肥兒丸及寒涼等劑；眞正食積、脹滿，乃宜保和丸及消導等劑；眞正痰火喘急，乃宜抱龍丸及化痰等劑。即用此者，亦不過中病即止，非可過也。若無此實邪可據，而諸見出入之病，則多由虧損元氣，悉當加意培補，方是保赤之主。倘不知此而徒以肥兒、保和等名，乃欲藉爲保障，不知小兒之元氣無多，病已傷之，而醫復伐之，其有不萎敗者鮮矣。此外，如大黃、芒硝、黑丑、芫花、大戟、三稜、蓬朮之類，若非必不得已，皆不可輕易投也。

《瘟疫論·老少異治》　三春旱草，得雨即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澀，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浡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愼瀉，少年愼補，何況誤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瘟疫論·小兒時疫》　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痢等證，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耽誤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併諸雜證，在傷寒時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蓋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挾熱下利也。執此何暇致思爲時疫，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時疫，延捱失治，即便兩目上弔，不時驚搐，肢體發痙，十指鉤曲，甚則角弓反張。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學習見聞之證，是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兒不

啼不語，又將囟門眉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如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計，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柔脆，故所現之證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佛。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證尤宜加愼。

《幼科醫學指南・辨寒熱用藥》 寒證：足脛冷加牛膝、虎脛骨，腹虛脹加茯苓、蔔子，面青白加肉桂，脈沉細而微加乾薑，嘔乳食加丁香，目珠紅加枸杞子、柴胡。以上六證，並宜理中湯、四君子湯、五積散之類。

熱證：足脛熱加牛膝、秦艽，面脛紅加黃芩、黃連、麥冬，大便閉加檳榔、枳實，小便黃加木通、車前，渴不止加石膏、花粉，上氣急加葶藶、杏仁、桑白皮，脈緊急加連翹、牛膝。以上七證，並宜用大連翹飲、涼膈散、升陽散火湯之類。

《幼科醫學指南・病宜下歌》 嬰兒實熱下無傷，面赤睛紅氣壯強，脈大弦洪肚上熱，頰腮喉痛尿如湯。屎硬腹脹脇肋滿，四肢浮腫夜啼長，遍體生瘡肚急痛，下之必愈是爲良。

《幼科醫學指南・病不宜下歌》 嬰兒有病不宜下，不汗身熱兼自瀉，神困囟陷四肢冷，乾嘔氣虛神怯弱。吐蟲面白毛焦穗，疳氣潮熱食不化，鼻寒咳嗽及虛痰，脈細腸鳴煩躁呀，認將有積及疏通，用了之時眞作怪。

《幼科醫學指南・病不宜吐下歌》 孩兒無時忽大叫，不是驚風是天弔。大叫氣促長聲粗，乃因熱毒悶心竅。不須吐下要和脾，若用吐下眞可笑。

《保幼新編・凡例》 古人治病，用意不同，立方甚煩。猝當危急之證，未及精擇其當劑，雜施諸方，使標本失次，經緯錯亂，或救或不救，寧不懼哉。小兒之病，不過曰驚，熱，風，痰而已，製方雖殊，而所入之材，大同小異。故敢以管見，刪其峻毒之材，取其和平之味，合爲通治之劑。而如有別訂可以兼治者，則別書加減法。若不可兼治，則別立一二方，以爲便考之地爾。

湯劑分錢太過，一二歲兒，則一貼分五六次飲之。五六歲兒，則分二三次飲之，酌量用之可也。

《保幼新編・雜證》 竊觀牛黃抱龍丸，乃小兒百病之良劑。火丹，驚風未差之前，連服無妨，而未及生病之前，爲其預防。一二月之內過服七八丸，則腸胃暴冷，寒痰猝盛，甚危。須人參，白朮，貝母，肉桂各三四分服之爲可。

經曰：大火食氣。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凡小兒之病，專出于火熱，而一綫脆弱之氣，不能抵當其消鑠，何能免其爲火之所食，而亦望其兩立一勝哉？苟非一味參力補虛回元之功，萬萬無撥亂反正之勢矣。或曰人參助熱，熱證不可用。此意稽之言也。經曰：熱雖甚，不死。注曰：氣盡而死。然則凡熱病至死者，非熱甚而死也，乃氣盡而死也。蓋金旺土中則木自衰而火自退矣。保養小兒之家，須以人參爲瞽者之相，而察其虛實，酌量用之可也。

《保幼新編・觀形察色法》 小兒左腮屬肝，右腮屬肺，天庭屬心，地閣屬腎，準頭屬脾。凡五岳赤者，熱，人參茶三四分，調牛黃抱龍丸服之；淡白者，皆虛，保元湯主之。天庭紅，大熱，人參茶三四分，調牛黃抱龍丸服之；青主風，保元湯調瀉青丸服之。印堂兩眉間青者，人驚，清心靈神湯加草龍膽，酸棗仁炒各五分服之；紅白者，水火驚，清心靈神湯，加酸棗仁炒，遠志，肉蓯蓉，益智仁各五六分服之；紅者，痰熱，膽星抱龍丸主之。印堂連準頭紅者，三焦熱積，牛黃抱龍丸，人參茶調；印堂至山根兩目間紅者，心小腸熱，鎮心安神湯合導赤散料服之；山根至鼻柱紅者，心胃熱，鎮心安神湯加石膏一錢服之。唇屬脾，唇紅色，熱痰，保元湯加黃連、貝母、朱砂五六分服之；青色，驚風，保元湯合瀉青丸料服之；黑色，中惡，蘇合丸主之；黃色，傷食，吐痢，消食丸主之；白色，虛甚，保元湯主之。左太陽頭額角也青色，驚，小兒清心丸主之；紅色，傷寒，惺惺散主之；青黑色，乳積，消食丸主之。右太陽青色，驚，保元湯合瀉青丸料服之；紅色，風搐，治上同。

《保幼新編・聽聲音法》 聲音輕清者，氣也，弱也，保元湯主之。重濁者，痛也，風也，惺惺散主之。濁而沉靜者，疳積也，消食丸主之。聲急者，神驚也，鎮心安神湯主之。聲塞者，痰也，膽星抱龍丸主之。聲戰者，寒也，惺惺散主之。聲噎者，氣不順也，蘇合丸主之。聲喘者，氣促也，保元湯加貝母，杏仁，黃連，香附子各五分服之。高喊者，熱也，小兒清心丸主之。噴嚏者，傷風也，惺惺散加柴胡，防風各五六分服之。猝然語訥者，風中舌本也，加減養榮湯加細辛，犀角，石菖蒲各四五分服之。猝然驚叫者，火動氣虛也，難治，人參七八分煎茶，調牛黃抱龍丸服之。

《石室秘録・少治法・論少年人宜治脾胃》 岐天師曰：少年人血氣方剛，不可動用補血，必看其強弱如何，而後因病下藥，自然無差。方用厚朴一

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半夏一錢、砂仁三粒、車前子一錢，此方爲主而逐證加減，自易奏功。畏寒者傷寒也，加桂枝一錢。畏風者傷風也，加柴胡一錢。畏食者傷食也，加麥芽三錢、山查二十粒。傷酒者，加乾葛二錢。畏濕者傷濕也，加豬苓、澤瀉各一錢。惡熱者傷熱也，加石膏一錢。畏暑者傷暑也，加香薷一錢。痰多者，加半夏一錢、天花粉一錢。餘可照證加之也。此治少年之方法，亦非無意，蓋管其脾胃，則諸藥雖加而不傷胃氣，故易奏功，人不可易視之也。

《石室秘録・論老少》 雷眞君曰：老人與小兒最難治也。老人氣血已衰，服飲食則不生精而生病。小兒精氣未滿，食飲食則傷胃傷脾也。故治老兒小人，當另立一門。雖岐天師已立有門、有方，然終覺未全。今另留數方，半治老人之生精，半治小兒之傷胃也。生精者，生其腎之精也。人生腎氣有餘而後脾胃之氣行，脾胃氣行，而後分精四布於各臟府，俱得相輸以傳化。方名養老丸：用熟地八兩、巴戟天四兩、山茱萸四兩、北五味一兩、芡仁三兩、芡實四兩、車前子一兩、牛膝三兩、山藥四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吞五錢，自能生精壯氣，開胃健脾也，又何慮飲食之難化乎。小兒之方單顧其胃，天師已有神方傳世。今再立一方，亦治腎以生土也。論小兒純陽，不宜補腎。不知小兒過於飲食，必至傷胃，久之胃傷而脾亦傷，脾傷而肺金亦傷，肺金亦傷而腎水更傷矣。小兒至腎水之傷，則癆瘵之證起，鷄胸犬肚之證見苟治之不得法，而仍治以治胃之藥，未能奏功，裸然攻利之藥並進，殤人天年可憫。今立一方，治小兒腎藏之損，實有奇功。方名全幼丸：用熟地二兩、麥冬一兩、山藥三兩、芡實三兩、車前子一兩、神麯五錢、白朮一兩、地粟粉三兩、鱉甲三兩、生何首烏三兩、茯苓一兩，各爲末，蜜爲丸，每日白滾水送下三錢。一料前證盡愈。二方實可佐天師之未逮也。

《石室秘録・兒科治法》 小兒之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故藥宜補爲先。今立三方，通治小兒諸證。第一方：人參三分、白朮五分、茯苓一錢、甘草一分、陳皮二分、神麯三分、半夏一分。此六君子加減也，通治小兒脾胃弱病，神效。如傷肉食者，加山查五粒。傷米食者，加麥芽五分。傷麵食，加萊服子三分。吐者，加白蔻一粒，去甘草，加生薑三片，瀉者，加乾薑三分、豬苓五分。第二方：治外感也。或傷風、傷寒，或咳嗽，或發熱，或不發熱，或頭痛，或鼻塞，或痰多，或驚悸，或角弓反張，皆以此方通治之，無不神效。方用柴胡七分、甘草三分、桔梗五分、半夏二分、黃芩三分、白芍二錢、白朮三錢、當歸五分、陳皮二分、茯苓五分，水煎服。頭痛，加蔓荊子三分。心痛，手不可按者，乃實火也，加梔子一錢。按之不痛者，乃虛火也，加甘草八分、管仲五分、廣木香三分、乳香一分。脇痛者，加芍藥三錢。腹痛者，以手按之，手按而疼甚者，乃食也，加大黃一錢。按之而不痛者，乃寒也，非食也，加肉桂三分、乾薑三分。有汗出不止者，加桑葉一片。眼痛而紅腫者，乃火也，加黃連三分、白蒺藜一分。喉痛者，加山豆根二分。第三方：治虛寒之證，夜熱出汗，夜啼不寐，怔忡，久嗽不已，行遲、語遲、龜背、狗肚，將成癆瘵等證。方用熟地三錢、山茱萸二錢、麥冬二錢、北五味五分、元參二錢、白朮二錢、茯苓一錢、薏仁三錢、丹皮一錢、沙參二錢、地骨皮二錢，水煎服。倘兼有外感，少加柴胡五分、白芍三錢、白芥子一錢，餘無可加減矣。

《石室秘録・兒科秘法》 山根之上，有青筋直現者，乃肝熱也。用柴胡三分、白芍一錢、當歸五分、半夏三分、白朮五分、茯苓一錢、山查三粒、甘草一分，水煎服。有青筋橫直者，亦肝熱也。但直者風上行，橫者風下行。亦用前方，多加柴胡二分、加麥芽一錢、乾薑一分。有紅筋直現者，乃心熱也。亦用前方，加黃連一分、麥芽五分，去半夏，加桑白皮三分、天花粉二分。有紅筋斜現者，亦心熱也。亦用前方，加黃連二分。蓋熱極於胸中也，亦不可用半夏、桑白皮、天花粉。有黃筋現於山根者，不必論橫直，總皆脾胃之證。或水瀉，或上吐，或下瀉，或腹痛，或不思飲食。余定一方，皆可服，服之無不神效。如皮黃即黃筋也，方用白朮五分、茯苓五分、陳皮二分、人參二分、神麯一分、麥芽二分、甘草一分。水一鍾，煎半酒盞，分二起服。加淡竹葉七片。有痰，加半夏一分，或白芥子二分，或天花粉二分。有熱如口渴者是，加麥冬三分、黃芩一分。有寒者，加乾薑一分。吐者，加白豆蔻一粒。瀉者，加豬苓五分。腹痛者，如小兒自家捧腹，是須用手按之。大叫呼痛者，乃食積也。加大黃三分、枳實一分。如按之不痛不呼號者，乃寒也，可加乾薑一分。如身發熱者，不可用此方，予另立一方萬全湯，凡小兒發熱者，毋論夜熱、早熱、晚熱，用之無不神效。冬天加麻黃一分，夏天加石膏三分，春天加青蒿三分，秋天加桔梗三分，有食加枳殼三分，有痰加白芥子三分，瀉者加豬苓一錢，吐者加白蔻一粒。小兒諸證，不過如此，萬不可作驚風治之。有驚者，此方加人參五分，即定驚如神。有疳者，用脾胃方，加蒲黃三分、黃芩三分可

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敬陳纂集大小合參意》　夫醫專司命之重，學習可不精詳。故毋論方脈，幼科、女科、外科，不可不廣博羣書，究心切脈，由博及約，則認病無差。理路既明，用藥自當。即外科，徒驗外見之證，而不察脈候之微，則何以審氣血之盛衰，陰陽之偏勝，而明臟腑之所屬，以得治療之無誤也。至於幼科，尤宜參看方脈諸書。蓋兒科謂之啞科，疾病痛苦勿能告人，全賴治者細心詳察。奈幼科諸書，理淺言略，難明病源。惟以小兒不節飲食爲執見，最重消磨。更以純陽之子爲定論，恣投寒苦。孰知易停滯者脾氣必虚，若圖見小效於目前，則便遺大害於日後。況芽兒易虚易實，言虚者正氣易於虚也，言實者邪氣易於實也。然邪湊之實必乘正氣之虚，不顧正氣之虚，惟逐邪氣之實，其有不敗者幾希。如寒傷榮也，溫養榮陰；風傷衛也，辛調衛氣，惟調榮衛和平而宣行，客邪不攻而自退，使正氣自行逐賊，則邪退而正氣安然，如浮雲一過天日昭明也。若投與氣血無情之猛劑，則客邪雖散，正氣亦傷，乘虚之邪，接踵可至。要知正氣不至空虚，邪必不能湊而爲實。至於云純陽者，以無陰而謂，乃稚陽耳，其陽幾何。陰氣未全而復敗其陽，將何所而望其生長耶。況天地之氣化日薄，男女之情性日囂，幼稚之稟受日弱，有稟父之陽氣不足者，多犯氣虚中滿；有稟母之陰血不足者，多犯陰虚發熱。患痘，則多犯腎虚內潰之證。此皆先天不足所致，近來比比皆然。若徒效上古剋削寒涼，如肥兒丸、蘆薈丸之類，則千中千死。即使火之有餘，實因水之不足，壯水以制陽光，先賢之至論；服寒涼者百不一生，古哲之格言。以不生之藥投欲生之兒，心何忍哉。至於脾胃自能消穀，偶有停滯者，緣消穀之脾胃病也，只助其能調其病而自已。故有助脾消化推揚穀氣者，有稟命門火衰則補火生土者，有一消一補者，有純以補爲消者。蓋恐寬一分更耗一分元氣也。人之有生，惟一氣耳，易虧難復，何輕耗哉。況天地之氣既薄，父母之氣既衰，幼稚之稟既虧，可不根究先天之陰虚陽虚，而從方脈諸書求源探本爲治，靡不響應合宜。既能挽回此代赤子元氣於後天，便是培植後代赤子元氣於先天，誠爲壽世無疆矣。若徒宗上古幼科淺略方論，則猶灌溉樹木者，不顧根本，而惟潤飾枝葉，則欲望其生長，未之有也，況更加戕賊者乎。

《幼科鐵鏡・治病不可關門殺賊説》　禹鑄曰：治病不可關門殺賊。臟腑之病，必有賊邪，或自外至，或自内成，祛賊不尋去路，以致内伏，是謂閉門殺賊。如傷寒賊由外入，法宜表散。心火賊自内成，清利爲先。譬之祿山，乃李唐外至之邪；三思、武則天，内成之賊，俱不開門逐出，幾移唐祚，賊之爲害，豈淺鮮哉。是知降心火而不利小便，除肺熱而不引大腸，治風熱而不發表，藥夾食而不導消，痢初起而不通利，瘧始發而遽用截方，凡此皆閉門之弊。不第不能殺賊，而五臟六腑，無地不受其蹂躪。則閉門之害，可勝道哉。有心幼科者，又不可不知也。

《幼科鐵鏡・治病不可開門揖盜説》　禹鑄曰：治病不可開門揖盜。若臟腑有虚，外雖傷感，誤爲表散分利，惹來别證，是謂開門揖盜。試以脾虚作瀉論之。脾虚惟恐補之不及，一用分利，則正氣日下而脾愈傷，便來脾慢之證。譬之六國之病在弱，離横合縱乃季子補救之策，解約散縱，自開吞幷之門，是亂臣亡國，與分利崩脾無異理也。至於肺虚誤爲發散，心虚利水，肝虚抑肝，諸類當從脾虚分利而類推之可也。

《幼科鐵鏡・湯方内更換藥味説》　禹鑄曰：在湯頭中更換藥味，有宜、不宜。猶文字上更換字眼，有妥、不妥。一般更換字眼，有慧思、鄙見之殊。更換藥味，亦有鄙見、慧思之别。如范希文作《子陵祠堂記》，有歌曰先生之德，時李太白在座，以風字易德字，洵是慧思。李太白詩，人烟寒橘柚。而黄魯直以家圍字易烟寒字，便是鄙見。至於醫家用四物湯以補血，内有熟地。若心有火而血熱，以生地易熟地，卻是慧思。若心無火、血不熱，而亦以生地易熟地，便是鄙見。此等學問，只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業醫道者，當留心焉。

《幼科鐵鏡・藥性小引》　醫家治病，如經生制藝。然病有表裏重輕，猶題有大小搭截。病有來路去路，用藥有清源塞流之法，猶題有上文下文，作文有承上合下之規。藥味猶貢詮題面之字眼，藥性猶字眼義意之淺深。體認不明，便成差謬。不觀之卜子夏乎，於素以爲絢詩，只因一句滑讀過，便不解爲字之義。則醫家下學於百藥之性，可昧昧焉，而不一爲之究耶？余前按證列單，因病用藥固矣。然茫不知性，倘證變裁方，何所措手？爰約略幼科常用百味之性，列於篇左，以便詳究，以供採擇焉。

《醫權初編・論小兒用藥當預為補計》　夫老人血氣枯槁，得病易致變虚，人所共知。至於小兒，專門幼科以爲純陽之體，且多痰滯，合成丸散，百

無一補。甚則雜以巴霜、牽牛之類，始終以之。殊不知小兒血氣未充，柔脆之極，最易變虛，較老人更甚也。虛證用補，固不待言。至於一切實證，亦當預爲補計。縱有餘邪未清，即當補瀉兼施。若直待補期方補，恐有措手不及之患矣。至於痘疹，有始終不用溫補者，另有專門，不在此論。

《活幼精要》 血氣論　心爲血主，肝爲血臟；肺爲氣主，腎爲氣臟。血出於心，血納於肝；氣出於肺，氣納於腎。假如血痢，五苓、門冬行其心志，巴豆、大黃逐其積滯。其病猶存，血之所藏無以養也，佐以歸、芎則痢自止。假如喘嗽，枳、桔、薑、桂以調其氣，南星、半夏以豁其痰，終不升降，氣之所藏無以收也，佐以參、芪則氣歸元。病有標本，治有先後，心得之法，不傳之妙。在外爲標，在內爲本，外感治標，須當發散。內傷治本，補瀉調停。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得標本，萬無一損。

虛實論　虛熱身溫，面色青白，口氣溫冷，手心不熱，兩便自利，泄瀉多尿，虛汗自出，不可攻熱，只宜溫補。實熱面赤，氣粗口熱，煩渴唇腫，便難掀衣，頻啼暴叫，在表宜汗，在裏宜下。便黃堅濇，面黃頰赤，唇燥口乾，表裏俱熱。得利勿補，恐熱復作。餘熱不退，不用關心。純用涼藥，熱去寒起。有熱除熱，逢虛補虛。見證隨宜，莫執而醫。

《幼科直言·送方送藥說》 凡送方送藥者，必先求其無害，而後求其有效，始稱完全功德。如小兒奶癬瘡方，傳者甚衆，探上即愈，其後遺害不小，可不愼乎。故方必始終無害，乃可流傳。若一概施之，功小害大，誤人不淺。即如吐血、虛弱等證，亦不可概施於人，恐陽臟陰臟不同，虛實各異，倘一錯傳，爲害尤甚。至害眼、生瘡藥物，種種不同，誤事亦多，皆宜愼之。其方內藥料太貴者不宜用，恐貧乏者無力取買。或路僻取藥不便，妄爲改換，反致有誤，高明者幸酌量之。

《幼科直言·勿藥》 核桃一物，俗傳能消食。殊不知此種氣溫，興陽助腎火，動風生痰，小兒有病，當切戒之。鷄肫皮，乃磨堅之物，能刮腸胃，小兒多服，能成軟病，傷於臟腑，則無可救治。雄黃性熱，不可入丸錠與小兒服之。惟造敷藥，用之無礙。

《種痘新書·乳母服藥》 凡兒小不能服藥，須隨證立方，加以引乳之藥，用大劑，令乳母服之。其乳汁自有藥力，此以母代子而進藥也。

《種痘新書·小兒進藥法》 小兒多不肯服藥，強之亦不能多進。然病熱猖獗，非藥力又不能驅逐。況痘證限時剋日，當清則宜急清，當補則要速補，用藥斷不可緩也。故藥宜重劑、濃煎，只用頭服，則藥雖少進，亦有力矣。

《幼科要略·冬寒》 小兒肌疏易汗，難任麻、桂辛溫。表邪太陽，治用輕則紫蘇、防風二三味，身痛用羌活，然不過一劑。傷風證亦肺病爲多，前、杏、枳、桔之屬，辛勝即是汗藥。其葱豉湯，乃通用要方。

《幼幼集成·凡例》 幼科論證，悉以陽有餘，陰不足立說，乖誤相承，流禍千古。後人誤以嬰兒爲一團陽火，肆用寒涼，傷脾敗胃。古初稟受敦龐，貽害猶淺。今非昔比，怯弱者衆，古方今病，每多齟齬。是故聊爲刪訂，非敢輕前人而執己見，蓋亦因時制宜之用也。

胎嬰柔嫩之姿，乍離母腹，如水上漚，風前燭，防護稍疏，立見殤夭。而幼科所用毒劣之方，令其暗損眞元，陰傷榮衛。即僥倖得生，而精神已耗，一生虛怯，莫可補救，況復不生者多。茲於劫奪之方，毒劣之味，概行刪去，而易以反正逆從之治。無辜赤子，或可免含冤於九地。

火功爲幼科第一要務，濟急無捷於此。奈從前所傳，悉犯關門逐盜之戒，不惟無濟，而反有害。今以異授神火，繪圖作歌，公諸同志，急迫之濟，可以回春頃刻。

《幼幼集成·勿輕服藥》 初誕之兒，未可輕藥。蓋無情草木，氣味不純，原非嬌嫩者所宜。且問切無因，惟憑望色，粗疏之輩，寒熱二字且不能辨，而欲其識證無差，未易得也。凡有微疾，不用倉忙，但令乳母嚴戒油膩葷酒，能得乳汁清和，一二日間，不藥自愈。所謂不藥爲中醫，至哉言也。每見愚人，兒稍不快，即忙覓醫，練達者或不致誤，疏略者惟以通套驚風藥治之。此無事之中生出有事，伐及無辜，病反致重。父母見其無效，是必更醫。卒無善手，相與任意揣度，曰風、曰痰、曰驚、曰熱。前藥未行，後藥繼至，甚至日易數醫，各爲臆說，湯丸疊進，刻不容緩。嗟乎，藥性不同，見識各異，嬌嫩腸胃，豈堪此無情惡味擾攘於中？不必病能傷人，而藥即可以死之矣。予每見不聽勸戒，雜藥妄投者，百無一救，哀哉。

《幼幼集成·傷食證治》 凡欲治病，必先藉胃氣以爲行藥之主。若胃氣強者，攻之則去，而疾常易愈，此以胃氣強而藥力易行也；胃氣虛者，攻亦不去，此非藥不去病，以胃氣本弱，攻之則益弱，而藥力愈不行，胃愈傷病亦愈甚矣。若乃體質貴賤，尤有不同。凡藜藿之兒，壯健之質，及新暴之病，自宜

消伐，惟速去爲善。如以弱質弱病，而不顧虛實，概施欲速攻治之法，則無有不危矣。

凡素喜冷食者，內必多熱；素喜熱食者，內必多寒。故內寒者，不喜寒；內熱者，不喜熱。然熱者嗜寒，多生中寒，寒者喜熱，多生內熱。《內經》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凡治病者，又當於素稟中察其嗜好偏勝之弊。

《幼幼集成·神奇外治法》　疏表法　小兒發熱，不拘風寒食飲，時疫痘疹，並宜用之。以葱一握，搗爛取汁，少加麻油在內和勻。指蘸葱油，摩運兒之五心、頭面、項背諸處，每處摩擦十數下。運完，以厚衣裹之，蒙其頭，略疏微汗，但不可令其大汗。此法最能疏通腠理，宣行經絡，使邪氣外出，不致久羈榮衛，而又不傷正氣，誠良法也。

清裏法　小兒發熱至二三日，邪已入裏，或乳食停滯，內成鬱熱。其候五心煩熱，睡卧不寧，口渴多啼，胸滿氣急，面赤唇焦，大小便秘，此爲內熱。以鷄蛋一枚，去黃取清，以碗盛之，入麻油約與蛋清等，再加雄黃細末一錢，攪極勻。復以婦女亂髮一團，蘸染蛋清，於小兒胸口拍之。寒天以火烘暖，不可冷用。自胸口拍至臍輪止，須拍半時之久。仍以頭髮敷於胸口，以布紮之，一柱香久，取下不用。一切諸熱皆能退去。蓋蛋清能滋陰退熱，麻油、雄黃拔毒涼肌故也。此身有熱者用之，倘身無熱，惟啼哭焦煩，神志不安者，不必蛋清，專以麻油、雄黃、亂髮拍之，仍敷胸口，即時安卧。此法多救危險之證，功難殫述。

解煩法　凡小兒實熱之證，及麻疹毒盛熱極，其候面赤口渴，五心煩熱，啼哭焦擾，身熱如火，上氣喘急，揚手擲足。一時藥不能及，用水粉一兩，以鷄蛋清調勻，略稀，塗兒胃口及兩手掌心。復以釀酒小麵十數枚，研爛，熱酒和作二餅，貼兩足心，布紮之。少頃，其熱散於四肢，心內清涼，不復啼擾。

開閉法　凡小兒風痰閉塞，昏沉不醒，藥不能入，甚至用艾火灸之，亦不知痛者，蓋因痰塞其脾之大絡，截其陰陽升降之隧道也。原非死證，用生菖蒲、生艾葉、生薑、生葱各一握，共入石臼內搗如泥，以麻油、好醋同前四味炒熱，布包之，從頭項背胸四肢，乘熱往下熨之。其痰一豁，倏然而醒。此方不特小兒，凡閉證皆效。

引痰法　凡小兒痰嗽，上氣喘急，有升無降，喉中牽鋸之聲，須引而下行。用生白礬一兩研末，少入麵粉，米粉亦可，蓋生礬見醋即化成水，入麵粉取其膠黏故也。好醋和作二小餅，貼兩足心，布包之。一宿，其痰自下。

暖痰法　凡小兒胸有寒痰，不時昏絕，醒則吐出如綠豆粉，濃厚而帶青色。此寒極之痰，前法皆不能化。惟以生附子一枚、生薑一兩，同搗爛，炒熱，布包，熨背心及胸前。熨完，將薑、附捻成一餅，貼於胃口，良久，其痰自開。

納氣法　凡小兒虛脫大證，上氣喘急，眞氣浮散，不得歸元，諸藥莫效。用吳茱萸五分、胡椒七粒、五倍子一錢，研極細末，酒和作餅，封肚臍，以帶紮之，其氣自順。

通脈法　凡小兒忽爾手足厥冷，此蓋表邪閉其經絡，或風痰阻其榮衛，又或大病之後，陽不布散於四肢。速用生薑煨熟，搗汁半小杯，略入麻油調勻。以指蘸薑油，摩兒手足，往下搓挪揉捩，以通其經絡，俟其熱回，以紙拭去之。凡小兒指紋滯澀，推之不動，急以此法推豁之。蓋此法不論陰陽虛實，用之皆效。

定痛法　凡小兒胸中飽悶，臍腹疼痛，一時不能得藥。用食鹽一碗，鍋內炒極熱，布包之，向胸腹從上熨下。蓋鹽走血分，最能軟堅，所以止痛。冷則又炒又熨，痛定乃止。男婦氣痛，皆用此法。

已上九法，非古書所有。實予異授心傳，經驗既久，神應無方，筆之於書，以公世用。

《醫學源流論·幼科論》　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證，反有用巴豆、硼砂，其餘諸證，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眞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

《懷少集·治病秘法》　內傷外感，先治感。瀉併四肢冷，先治冷。瀉併嘔，先治嘔。遍身冷痛肚響，眼翻向上，吐乳食，先治吐。肚響瀉膨，先理膨。大便閉結，嘔吐，先治嘔吐。大小便不通，蜜搗葱敷臍。潮熱瀉，先治熱。潮熱吐，先止吐。氣急眼翻，先治眼翻。

《怡堂散記·又録名言》　凡小兒面黃腹大，髮如枯草者，不可服消燥藥，血已傷也。

《怡堂散記·六味丸》　錢仲陽先生爲幼科之祖，以小兒純陽之體，不任

辛熱，故將仲景八味減去桂附，以養眞陰，是善於用古者。後世大小通用養陰之劑，遂以六味爲宗，然只宜於男子，不利於婦人，婦人陰血自有四物在也。

《怡堂散記續編·用藥相機》 幼科末藥，以參苓白朮散一方爲主，脾喜燥也。燥久則傷肺，其中桔梗一味，最得制方之妙。因思保肺之藥，莫如麥冬，而麥冬不能入末藥，故取桔梗。不知藥之體者，不能制方。

丸藥取乎潤，茯苓、山藥，人乳拌蒸。末藥取乎燥，茯苓、山藥，用米飲拌。若用人乳，不旬日而羶膩成餅，失香燥之味矣。故凡膩性之物，皆不入末藥。

《怡堂散記續編·保赤續言》 兒科謂之保赤。保，愛護也。除麻、痘二證外，多有驚風、傷乳之病。本屬輕淺，只以輕清之藥，令其疏達，不可亂投丸散。俗稱嬰兒爲芽兒。兒字，頭顱未滿之象。芽者，如草木之萌芽。只以栽培之功，遂其長養。遂其長養者，輕清之湯劑也。金石丸散入腸胃，是以斧斤伐之也。

兒科謂之啞科。所賴者，望聞問切以意度之。用藥一步鬆一步，則氣機靈、病邪解，藥力不可過分。

丹疹瘡疥，小兒常病，疏托之外，更無他法；乳滯生痰，二陳、麥芽、蘇子之外，更無他藥。一服不除再與之，再劑不除姑待之，是之謂保赤。必欲亂投丸散，伐其生氣，是誠何心哉。兒生百日內外，胎氣頗旺，無外證，忽然發熱啼吵，服疏散藥不效，或發熱不退，或退而復發，啼吵不寧，此是胎毒所發。視其週身，或發丹疹，或有腫處，用藥便有頭路。

服疏散之劑五七日不退者，須知熱不在表，即當從裏推求。裏熱在唇舌二便上定治法，痛楚在聲音上着想。

五七日熱不退，頭仰目竄，俗稱驚風者，猶是風證未除。此風證服疏表藥如何不去，必是疏表劑中不乾不淨，藥力不專，是以不去。

疏表中加入橘紅、半夏以消痰無礙，加入枳殼、麥芽以消乳亦無礙，以二藥能通胃氣也。加入赤芍、木通以留邪欄杆，納之丸散以傷胃氣，使熱邪表不在表，裏不在裏，做成驚搐者，醫殺之也。

《小兒諸熱辨·論廣東蠟丸及人家製送丸散之悞》 藥之治時病，務在臨時變通，非調補之有賴於丸也。以時行之風痰壅閉，理當隨時用藥，自製丸散尙不可服，而何有於蠟丸。蠟丸製於粵東，挾利者貨之四方，愚夫愚婦悞服而受害者不知凡幾。醫家執而從悞，是誠何心？孔子云：未達，不敢嘗。予嘗語：送藥之家必繫以方，使服者坦然無疑，若送藥無方，昧者求之，有識之士其肯服乎。

《羊毛温證論·老少男女貧富不同治》 溫邪之爲病，因病以訂方，因氣以知病，實因人以治也。何以言之？人類不齊，有老少焉，有男女焉，有貧富焉。推而言之，有形樂志苦，有形志皆苦，有形志俱樂，又如是種種各別，其受毒氣則一也。大抵老者氣血就衰，形如枯樹，不可摧殘，治宜早解其毒，於攻之中量其毒注輕重也。幼者氣血未定，腸胃脆薄，不任毒發，急宜早攻。當思一兩歲時作七十歲觀，一周以內作八九十歲觀，自然百無一失。婦人之病與男子無異，所異者胎前產後、經期月候耳。至於貧者勞力，飲食自倍，無酒色可思，無機關可用，故腠理常實，而有病拖延，當以急攻爲主，免致毒傷內臟。至於富者，或終身逸樂，不免累於酒色，或過於勞心，食少事煩，其腠理恆虛，而有病即醫，亦宜量其攻伐，除邪即安正也。至老少用藥，攻伐十之四五，不可太過。至於婦人胎產病、羊毛瘟證、並婦女行經等證，另有分治，此其大略也。若夫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又在會心者自用焉耳。

《温病條辨·解兒難·兒科用藥論》 世人以小兒爲純陽也，故重用苦寒。夫苦寒藥，兒科之大禁也。丹溪謂產婦用白芍，伐生生之氣。不知兒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氣也。小兒，春令也，東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酸味人或知之，甘則人多不識。蓋弦脈者，木脈也。經謂弦無胃氣者死。胃氣者，甘味也，木離土則死。再驗之木實，則更知其所以然矣。木實惟初春之梅子，酸多甘少，其他皆甘多酸少者也。故調小兒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錢仲陽之六味丸是也。苦寒之所以不可輕用者何？炎上作苦，萬物見火而化。苦能滲濕。人，倮蟲也，體屬濕，濕淫固爲人害，人無濕則死。故濕重者肥，濕少者瘦。小兒之濕，可盡滲哉？在用藥者，以爲瀉火，不知愈瀉愈瘦，愈化愈燥。苦先入心，其化以燥也。而且重伐胃汁，直致痙厥而死者有之。小兒之火，惟壯火可滅，若少火則所賴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故存陰退熱，爲第一妙法。存陰退熱，莫過六味之酸甘化陰也。惟溫濕門中，與辛淡合用，燥火則不可也。余前序溫熱，雖在大人，凡用苦寒，必多用甘寒監之，

惟酒客不禁。

《温病條辨·解兒難·兒科風藥禁》 近日行方脈者，無論四時所感爲何氣，一概羌、防、葛、柴。不知仲景先師，有風家禁汗，亡血家禁汗，濕家禁汗，瘡家禁汗四條，皆爲其血虛致痙也。然則小兒痙病，多半爲醫所造，皆不識六氣之故。

《温病條辨·解兒難·瀉白散不可妄用論》 錢氏製瀉白散，方用桑白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肺火皮膚蒸熱，日晡尤甚，喘咳氣急，面腫熱鬱，肺逆等證。歷來注此方者，只言其功，不知其弊。如李時珍以爲瀉肺諸方之準繩，雖明如王晉三、葉天士，猶率意用之。愚按此方治熱病後，與小兒痘後，外感已盡，眞氣不得歸元，咳嗽上氣，身虛熱者甚良。若兼一毫外感，即不可用。如風寒，風溫正盛之時，而用桑皮、地骨，或于別方中加桑皮、或加地骨，如油入麵，錮結而不可解矣。考《金匱》金瘡門中王不留行散，取用桑東南根白皮，以引生氣，燒灰存性以止血。仲景方後自注云：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根勿取之。沈目南注云：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故勿取之。愚按桑白皮雖色白入肺，然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風，風氣通於肝，實肝經之本藥也。且桑葉橫紋最多而主絡，故蠶食桑葉而成絲。絲，絡象也。桑皮純絲結成，象筋，亦主絡。肝主筋，主血，絡亦主血。象筋與絡者必走肝，同類相從也。肝經下絡陰器，如樹根之蟠結於土中，桑根最爲堅結。《詩》稱徹彼桑土，《易》言繫於苞桑是也。再按督脈之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肺與腎爲子母，金下生水，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自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永不愈矣。吾從妹八九歲時，春日患傷風咳嗽，醫用杏蘇散加桑白皮，至今將五十歲，咳嗽永無愈期，年重一年。試思如不可治之嗽，當早死矣，如可治之嗽，何以至四十年不愈哉，亦可以知其故矣。愚見小兒久嗽不愈者，多因桑皮、地骨皮。凡服過桑皮、地骨而嗽不愈者，即不可治。伏陷之邪，無法使之上出也。至於地骨皮之不可用者，余因仲景先師風寒禁桑皮而悟入者也。蓋凡樹木之根，皆生地中，而獨枸杞之根，名地骨者何，蓋枸杞之根深入黃泉，無所終極，古又名之曰仙人杖，蓋言凡人莫得而知其所終也。木本之入下最深者，未有如地骨者，故獨異衆根，而獨得地骨之名。凡藥有獨異之形，獨異之性，得獨異之名者，必有獨異之功能，亦必有獨異之偏勝也。地骨入下最深，稟少陰水陰之氣，主骨蒸之勞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而可用之哉？或曰：桑皮、地骨，良藥也，子何畏之若是？余曰：人參、甘草，非良藥耶？實證用人參，中滿用甘草，外感用桑皮、地骨，同一弊也。

《温病條辨·解兒難·萬物各有偏勝論》 無不偏之藥，則無統治之方。如方書內所云，某方統治四時不正之氣，甚至有兼治內傷產婦者，皆不通之論也。近日方書盛行者，莫過汪訒庵《醫方集解》一書，其中此類甚多。以其書文理頗通，世多讀之而不知其非也。天下有一方而可以統治四時者乎？宜春者，即不宜夏。宜春夏者，更不宜秋冬。余一生體認物情，只有五穀作食，可以統治四時餓病，其他未之聞也。在五穀中，尚有偏勝，最中和者，莫過飲食，且有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之別，況於藥乎？得天地五運六氣之全者，莫如人。人之本源雖一，而人之氣質，其偏勝爲何如者？人之中最中和者，莫如聖人。而聖人之中，且有偏於任、偏於清、偏於和之異。千古以來，不偏者數人而已，常人則各有其偏，如《靈樞》所載陰陽五等可知也。降人一等，禽與獸也。降禽獸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與石也。用藥治病者，用偏以矯其偏。以藥之偏勝太過，故有宜用，有宜避者。合病情者用之，不合者避之而已。無好尚，無畏忌，惟病是從。醫者性情中正和平，然後可以用藥，自不犯偏于寒熱溫涼一家之固執，而亦無籠統治病之弊矣。〔汪廷珍按〕食能養人，不能醫病。藥能醫病，不能養人。無病而服藥，有病而議藥，此人之大患也。茯苓、甘草，誤用亦能殺人。巴豆、砒霜，對病即能起死。捨病而論藥，庸人之通病也。又按今世醫者學醫，惟求其便。病家擇醫，惟求其穩。然非通何由得便，非當無所謂穩。捨通而求便，捨當而求穩，必夭人性命矣。

《醫醫病書·證治要論·外感身熱或咳僉用瀉白散論》 瀉白散，錢仲陽治小兒實熱已退，虛熱不除者，納氣歸元法。痘後無外感，氣不歸元者，用之誠然。今人外感僉用之，致令風寒深入腎竅，終身不拔，爲害甚多。夫以葉氏之明，猶不知此。緣載在《金匱要略》金瘡門中王不留行散下，特未之讀耳。余《解兒難》中已詳之矣，茲不多贅。

〔曹炳章按〕瀉白散方，用桑皮、地骨皮、甘草、粳米，治小兒痘後外感已盡，眞氣不能歸元，肺火甚，皮膚蒸熱，日晡尤甚，喘咳氣急，面腫，熱鬱發赤

者，甚良。若兼一毫外邪，即不能用。近世皆以爲肺藥，隨便用之，受其害者，實不獨小兒也。

《醫學精要·論用火》 論用火引　耐菴曰：治小兒起死回生，無如火功。但須辨虛實，審強弱，明經腑，斯能有濟。若不辨經腑，不問虛實，糊塗亂用，反爲大害。嘗考古今燈火，惟《集成》全身燈火爲最效。其次則惟夏貴池元宵火，升散實邪，及一切怪證，無可名狀者，用之無不奏功。

論宜火　平素生子有臍風者，於三朝內，審其吮乳微鬆，兩眼角挨眉心處忽有黃色。即以火散之。全身火爲上，夏氏火次之。百不失一。臍風證，即俗所謂鎖子也。兒病面青面黑，扭頸搖頭，仰身擦面，眼青怒視，左右斜視，上下竄視，兩眼連劄，頭頸牽強，噓風撮口，牙關緊閉，啼哭咬人，手如數物，兩手牽引，兩足跳掣，忽擾忽亂，角弓反張，左右搖搦，中惡客忤，陽癇，及一切風閉火閉，痰閉氣閉，肚大青筋，乍然卒死，皆所宜用者也。

論忌火　傷風感冒，身熱自汗，此證之輕者，宜忌火。邪已入裏，發熱焦煩，舌上黃胎，提手擲足，掀衣揭被，此證之實者，切忌火。大病久病身體怯弱，面目青黃，唇舌瑩白，搖頭斜視，昏睡露睛，形體消瘦，聲息輕微，自汗盜汗，嘔吐瀉利，毛髮焦枯，一切陰虛血弱，脾虛將慢，諸不足之證，切忌火。

《醫學精要·表證辨治》 證尚在表，切忌利小便。

耐菴曰：不論有無胎樣，舌滑舌白總是表邪。蘇葉前胡枳殼桔梗蟬蛻僵蠶加，生甘葛根荊芥防風陳皮半夏。風重鉤藤全蝎，膽星痰盛多加。藿香止嘔記無差，任遇驚風何怕。此予新製定風湯也，爲末，米糊，即名定風丸。療驚止搐，驅風豁痰，霍亂吐瀉，凡屬表邪，實邪，加減得法，無不神效。吐，加藿香八分。吐甚，以半夏爲君。瀉甚，以葛根爲君。嗽甚，除蘇葉，加薄荷。有熱，除半夏，加浙貝、黃芩。汗甚，加桂枝，以和營血。驚風，加全蝎、鉤藤、膽星各一錢。

《醫學精要·裏證辨治》 發熱自汗爲傷風，發熱無汗爲傷寒，即前條表證也，此條是說入裏實邪。

耐菴曰：微黃邪已入裏，舌心先見。化痰清熱爲宜。黃芩黃連梔子枳實柴胡醫，連翹牛蒡梧蔞仁去油生甘川貝。瀉火木通乾葛，生津花粉眞奇。竹茹此際嘔堪施，解識瓊漿無比。此予新製泄熱湯也。大渴、大熱、大汗，加石膏、知母。驚叫，心熱也，加燈心、川連、羚羊、犀角。微搐，加鉤藤。痰盛昏沉，加膽星。大便閉結，加酒軍。閉甚，加生大黃。小便閉濇，加滑石。按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蓋人臟腑之氣，無刻不與外氣通，通則和暢。邪客皮毛，則玄府閉塞，內氣不能發泄而生熱。到此則不宜再用升散之藥，再用升散，則內火愈熾，內外合邪，其死必矣。人能審兒之舌胎，白厚而有微黃之時，即以予新製泄熱湯解之，燒熱雖甚，一劑可除。若舌胎黃甚，唇口燥裂，必加大黃，下之即愈。

《保嬰易知録·慎疾法》 《指南》云：小兒諸病，如發熱，無汗煩躁，神昏譫語之頃，或戰汗大汗將止之時，或嘔吐泄瀉之後，或痙厥漸甦，或便久閉而適然大便，或灌藥之後，斯時正元氣與病邪交戰之際，若能養得元氣一分，即退一分病邪。此際小兒必有昏昏欲睡，懶于言語，氣怯神弱，身不轉動之狀，此正當養其元神，冀其邪退正復。乃病家父母偏于此際張惶驚恐，因其不語而呼之喚之，因其鼾睡而頻叫醒之，因其不動而搖之拍之，或因微有昏譫而必詳詰之，或急欲以湯飲進之，或屢問其痛癢之處，嘵嘵不已，使其無片刻安寧，如此必變輕爲重，變重爲死矣。更有豪富之家，延醫多人，房中聚集者多人，或互談病情病狀，夜則多燃燈燭以照之，或對之哭泣不已，或信巫不信醫，祈禱叠興，舉家紛擾，此非愛之，實以殺之也。

《兒科醒·表論》 小兒表證，謂外感風寒。其見證必先發熱，然發熱之證有三，最宜詳辨，不可一概混同施治也。其在冬月感於寒者，頭痛、身痛、項背強，惡寒，壯熱，無汗，脈浮而緊，此太陽表證，用藥得法，一汗即解，詳見《實論》。其感於風者，頭痛，鼻塞，流涕，發熱，或有汗惡風，或無汗惡寒，或咳嗽乾嘔，脈浮而數，或緊，此四時之感冒是也。治法不可大發散，微表之即已，如易簡參蘇飲，惺惺散之類主之。大抵近日人情，愛護小兒者衆。富貴之家，重衣厚褥，貧賤之子，亦皆衣絮，以致汗液不斷，腠理疏泄，偶觸微風，即成感冒，是以邇來小兒冬月感寒之證，百無一二，而傷風發熱之證恆多也。至若內因於虛，發熱之證極多，最爲疑似，人殊不知，更宜詳辨。如陽虛生寒，陰虛發熱，血虛發躁而熱，氣虛自汗不能食而熱，氣虛注夏而熱，暑濕合病而熱，汗後陰虛，陽無所附而熱，汗後陽虛，陰無所附而熱，陽氣下入陰中，晝安靜夜煩躁而熱，重陽無陰，夜安靜晝煩躁而熱。以上諸證，同一發熱也，若誤表之必死。其次則又有蒸蒸之熱，將發痘疹之熱，亦同一發熱也，而援守各異。每見庸醫，一遇發熱，動皆表散。殊不知病有微甚，熱有虛實，雖同

一發熱，而治法殊途，攻補迥別。業幼科者，於臨證之際，務宜細心體認。必先問其病之新久，曾未服藥，以及一切愛惡情狀。然後再察其熱之溫壯，形之強弱，脈之虛實，色之夭澤，合四者以決之，庶無誤人於夭札也。蓋外感爲暴病，其發熱也驟，必手背熱、脈浮、身熱無汗，仍須分別虛實以治之，詳見虛實門。若無手背熱，脈浮、身熱無汗等證，或發熱已久，則非外感證矣，治者審焉。

《兒科醒・裏論》　凡治小兒裏證，亦惟宜忌二字而已，要在辨之明而見之確耳。夫小兒元氣無多，臟腑脆嫩，若夫當下而不下，則津液消爍，所謂急下以救胃中津液是也。不當下而下，則裏氣受傷，邪反乘虛內陷，其禍更甚。今將宜忌諸形證，辨晰於左。如裏氣素實，汗不解，發熱譫語，舌胎黃厚，渴而引飲，大便秘，小便赤，腹滿拒按，手足心熱，脈沉而實，此爲陽邪入裏，宜下之。雖二三日，若見上項諸證，亦宜下之。如調胃承氣湯、四順清涼飲之類，少少與之，貴在與病相值，恐多下亡陰也。不可拘於庸醫下不厭遲之說，謬稱穩當，必待至七日之後始下也。如太陽證表未罷，脈浮大惡寒者，此邪在表，雖十餘日，亦不宜下。嘔多者不可下。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惡水者，不可下。稟賦虛者，不可下。逆厥者，不可下。仲景先生云：日數雖多，但有表證而脈浮者，猶宜發汗。日數雖少，若有裏證而脈沉者，即宜下之，此不可不知也。此外有因氣虛陽脫而譫語者，乃大虛之證，當用參附之劑，不得認爲實證，而誤下之也，愼之愼之。至於傷食停積，小兒雖間亦有之，然皆必由脾虛不運而致，經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是矣。每見庸醫肆行剋伐，或遇表證，亦云有裏，以致小兒外邪未解，裏氣已傷，往往變證蜂起而不可救。受此害者，不知凡幾，殊堪痛恨。曾不知下者，下其邪耳，非飲食積滯之謂也。世人陰受此害者比比矣，故特表而出之，兼詳《實論》。

《兒科醒・寒論》　小兒屬寒之證，有外感、有內傷、有證變虛寒，三者不同，治法各異。假如內傷，必由脾土虛寒，或稟賦不足，或將護失宜，或乳哺不節，以致食不運化，而見清冷吐瀉者。但察其面色萎黃，肢涼神倦，脈沉無力，安靜不渴，此屬陽虛生寒，宜五君子煎、理中湯主之。抑或能食之兒，過餐生冷，而見上項諸證者，亦理中湯主之。至若證變虛寒，則由元氣素虛，五臟虧損。或因寒涼剋伐，陽氣受傷，而見面青脣黯，吐瀉，手足并冷者。此屬脾土虛寒，乾薑理中湯主之。若面色皎白，吐瀉腹痛，口鼻氣冷者，屬寒水侮土，益黃散主之。若更兼吃逆，手足指冷，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肉桂。如不應，急加附子。其次，或以病後，或以吐瀉，或以誤用藥餌，或受風寒，而致氣微神緩，昏睡露睛，痰鳴氣促，驚跳搐搦，如俗所謂慢驚者，此屬脾腎虛寒之候，宜溫補之，詳見《辨驚風之誤論》。再其次，則脾腎虛寒之甚，以致吐瀉不止者，宜附子理陰煎，或六味回陽飲，量兒大小與之。若但泄瀉不止者，宜胃關煎主之。第吐瀉之證，亦間有屬熱者，但當以手足寒溫，脈象遲數，面色青赤，渴與不渴爲辨。至如外感寒邪，則其病在表，宜詳表論，茲不復贅。此外，則又有初生小兒，百日之內，覺口冷腹痛，身起寒粟，時發戰慄，曲足握拳，晝夜啼哭不已，或口禁不開者，名曰胎寒。亦或生後昏昏多睡，間或嘔乳瀉白，若不早治，必變虛寒敗證。宜以冲和飲，當歸散合和，水煨薑煎服之，使之微泄。泄行，進勻氣散調補。泄止氣勻，神安痛定，手足舒伸，次用參苓白朮散以養胃氣，白芍藥湯去其寒濕。乳母宜節生冷飲食，庶易瘥也。又手足梢冷，臀面微青，額上汗出，不顧乳食，至夜多啼，夜重日輕，腸痛腸鳴，泄瀉清水。間有不泄，頗似前證，但無口冷寒戰者，名曰臟寒，亦在百日之內有之。皆因臨產在地稍久，冷氣侵逼，或以涼水摻湯洗兒，或斷臍帶短而又結縛不緊，爲寒氣所傷。如此，宜以白芍藥湯及冲和飲，加鹽炒茴香、茱萸、水薑煎，乳母同服。又胃中虛冷，面色皎白，腹痛不思食者，益黃散主之。若不下利，調中丸主之。大都小兒病證，虛寒者多，凡一見面色青白，肢冷神疲，脈沉無力，蹉曲而卧，食少不渴，聲音遲緩者，皆是虛寒之候，急宜溫補。業幼科者，毋得狃於俗見，謬謂小兒陽體多熱，不敢溫補，致多害事，宜深戒之。

《兒科醒・熱論》　小兒屬熱之證，脈必洪數而實，色赤作渴，煩躁飲冷，聲音雄壯，二便秘結。然其中有屬虛者，最宜明辨，不可不愼也。假如心熱，則額間色赤，煩躁驚悸，若飲水或叫哭者，屬心經實熱，宜瀉心散以清心火。若色微赤，困卧驚悸，熱渴飲湯，則屬心經虛熱，宜祕旨安神丸，以生心血。肝熱，則左臉青赤，項強頓悶，目劄瘛瘲，此屬肝經風熱，宜柴胡清肝散主之。若色微赤，倏熱齘牙，則屬肝經虛熱，宜地黃丸主之。肺熱，則右臉赤，或主風邪，氣粗、咳嗽、發熱，宜參蘇飲、或惺惺散主之。若飲水者，屬肺經實熱，宜瀉白散主之。若色微赤，小便不利，乃脾肺燥熱不能化生腎水，宜黃芩清肺飲主之。若哽氣出氣，臀白氣短，則屬肺經虛熱，宜五味異功散主之。脾

熱，則鼻赤，身熱，飲水，乳食如常，屬脾胃實熱，宜瀉黃散清熱理脾。若色微赤，身涼飲湯，乳食少思，則屬脾經虛熱，宜五味異功散，補中健脾。腎熱，則頰間色赤，足不欲覆。若腎與膀胱氣滯熱結而小便不通者，宜五苓散主之。若色微赤，則屬膀胱陽虛，陰無所化，宜六味地黃丸主之。至若吐瀉二證，間有因於熱者，亦宜詳辨。假如吐乳色黃，不能受納，此屬胃經有熱。宜先用瀉散，次用人參安胃散。然當驗其手指，熱則屬胃熱，若手指冷，則屬胃寒矣，宜兼詳《寒論》。至如因熱而瀉者，則必大便黃赤有沫，小便赤少，口乾煩躁，宜四苓散主之。如更兼右頤色赤飲冷者，屬胃經實熱，宜瀉黃散主之。若右頤微赤，喜熱惡冷，則屬胃經虛熱矣，宜白朮散主之。若右頤及額間俱赤，屬心脾翕熱，宜瀉黃散加炒黑黃連。若左頰右頤俱赤，屬肝火乘脾，宜四君子湯加柴胡。大抵瀉證，最傷元氣，若熱瀉過甚，必變虛寒，宜兼參《寒論》。蓋始病而熱者，邪氣勝則實也。終變爲寒者，眞氣奪則虛也。久病而熱者，內眞寒而外假熱也。久瀉元氣虛寒，急宜溫補，不得誤執熱論。再如陽虛發躁，內實眞寒而外似熱證者，如目赤作渴，身熱惡衣，揚手擲足，欲投於水。但診其脈，洪數無倫，重按無力，是爲假熱，宜急投參附之劑，引火歸元。若誤進清涼，入口必死。證之疑似有如此者，醫者可不愼歟。此外，如胎毒火丹，口瘡重舌，衄血便血，以及疳熱等證，雖亦云屬熱，然皆各有虛實之不同，是亦不可不明察之也。

《兒科醒·虛論》 小兒虛證，無論病之新久，邪之有無，但見面色青白，恍惚神疲，口鼻虛冷，噓氣怫鬱，肢體倦怠軟弱，喜熱惡涼，泄瀉多尿，或乍冷乍溫，嘔惡驚惕，上盛下泄，夜則虛汗，睡而露睛，屈體而卧，手足指冷，聲音短怯，脈象緩弱虛細，是皆屬虛之證，急宜溫補脾胃爲要。仍須分別以治之。如氣虛者，四君子湯。血虛者，四物湯。氣血俱虛者，八珍湯。氣虛自汗者，四君子湯。血虛發躁者，當歸補血湯。表虛者，宜固其氣。裏虛者，宜實其中。陽虛惡寒者，宜溫分肉。陰虛發熱者，宜滋腎肝。脾肺氣虛者，四君子湯、五味異功散、補中益氣湯。肝血虛者，六味丸、加味四物湯。汗後陰虛，陽無所附而熱者，四物加參芪。汗後陽虛，陰無所附而熱者，四君加芎歸。久事表散，而身熱不退者，陽氣虛也，補中益氣湯。過用攻下，而滑泄不禁者，脾虛也，六神散、胃關煎。又虛必生寒，宜詳《寒論》。至於虛熱，亦詳見《熱論》。此外，虛證尚多，詳見各條，宜並翫之。

《兒科醒·實論》 小兒屬實之證，惟表、裏、食積，三者而已。蓋表邪實者，必頭項體痛，腰痛背強，壯熱無汗，脈象浮緊有力，宜從表散。如在冬月，宜羌活沖和湯主之。若在春夏秋三時，則宜易簡參蘇飲，或惺惺散之類主之。若兼倦怠昏睡，則屬正不勝邪，宜四柴胡飲，或五柴胡飲之類主之。裏邪實者，必舌胎黃厚，口燥脣瘡，作渴喜飲，大小便秘，腹痛拒按，聲音洪壯，伸體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熱，脈象沉數有力。宜從攻下，如調胃承氣湯、或四順清涼飲之類主之。若汗後身熱不退，脈象弦洪數實，大便堅秘者，柴胡飲子。夫所謂實者，邪氣實耳，非元氣有餘之謂也。醫者臨證之際，果屬實邪，於應表應下之藥，皆當作小劑，少少與之。要在中病即止，不可過劑，務宜顧定元氣，斯無孟浪僨事之非。至於飲食停積，必寸口脈浮大，按之反澀，腹皮熱，大便酸臭。然必由脾虛不運而致，於消導藥中，愼毋損及中氣，宜多溫中健脾之品，俾得自彊不息之妙。如消乳丸、香橘餅、理中湯之類主之。若傷食甚而或兼厚味積熱者，宜大安丸，少少與之，俟食積稍消，仍當以五味異功散調補之。此外，如目直大叫，項急煩悶，肝之實也，瀉青丸，抑肝散主之。若筋急血燥，抽搐勁強，斜視目瞪，則屬肝之虛矣，地黃丸主之。叫哭發熱，飲水而搐，心之實也，導赤散、瀉心湯主之。若驚惕不安，則屬心之虛矣，秘旨安神丸主之。困睡身熱飲水，脾之實也，瀉黃散主之。若嘔吐泄瀉，不食，痞滿倦卧，牙緊流涎，手足牽動，則屬脾之虛矣，益黃散、或六君子加炮薑、木香主之。悶亂喘促飲水，肺之實也，瀉白散主之。若氣促多汗，則屬肺之虛矣，四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主之。腎無實，惟痘瘡黑陷，爲邪氣實而腎則虛也，地黃丸主之。若二便不禁，津液枯槁，聲瘖目戴，肢體厥逆，腎虛極也，補中益氣湯兼六味地黃丸主之。大抵小兒實證無多，若稟賦素虛，或病患已久，或過服剋伐之劑，皆當作虛證施治，不得概以爲實也，愼之。

《兒科醒·不可餓論》 《內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又曰：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又曰：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又曰：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又曰：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又曰：營氣之道，納穀爲寶。又曰：脾者倉廩之官，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又曰：五臟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臟之本也。又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李士材曰：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

死。經云：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衆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必資穀氣。顧飲食之於人，不慕重歟。豈知近日醫流，毋論大人小兒，凡遇發熱，不分表裏虛實，便一概禁絕其飲食。而惟揚屬爲尤甚，至有餓不死傷寒之說，愚夫愚婦，習焉不察，至死不悟。嗟乎！胃氣者，元氣也。飲食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人非飲食，何以生乎。且夫風寒外感，未曾傳裏之時，其邪在表，裏本無病，其人自能食。若表不解，邪傳入裏，其人自不能食。方其在表能食之時，醫者妄絕其飲食，是先絕其胃氣也。胃氣一傷，則諸臟無所稟氣而皆傷矣。諸臟之氣皆傷，則正不勝邪，正不勝邪，則無以捍禦外侮，勢必邪氣乘虛內陷，而直入堂奧矣。若曰風寒宜餓，試問仲景先生《傷寒論》第一條，風傷衛，服桂枝湯後，令人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穀氣內充則邪不能入，且俾胃中陽氣鼓動，邪自作汗而解者，爲何說也？況汗生於陰，非飲食無以生陰長陽。所宜禁者，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耳。此或因從前病家，不耐甘淡，仍食粘滑肉麵之物，醫者不免有勿多食之戒。愚者聞之，錯會其說，遂至承僞襲謬，詒害至今，殺人無已。在大人或可自知饑甚難支，猶可追呼索食。在小兒則口不能言，任人佈置，勢必輕病變重，輾轉呻吟，不至餓死不止。傷心慘目，莫此爲甚。間有愈者，亦必羸弱不堪，致使壯者怯，而弱者夭。孫眞人云：小兒有病，宜單乳不哺。足可證今人清餓之謬。歷覽名家所著之書，亦從未有餓之一字。蓋人之既長，全資穀氣以爲生。嬰孺之時，必賴乳飲以爲命。吾今與醫家、病家約，凡於外感之證，毋論大人小兒，若其能食者，不必禁其食。不能食者，當思所以食之。要之能食之病，其病必不死，雖弗藥可也。不能食之病，除傷食、惡食外，醫者務求其所以而治之，俾其能食，則其病亦自愈。有志於生命者，愼毋以習俗相沿，亦蹈餓人之弊也，吾特於此諄諄而詳戒之。

《保赤存真·凡例》 小兒臟腑嬌嫩，毒劣之藥，最損眞元。此集所用之方，所加之藥，必求中正平和，有益元氣。一切金石猛厲之品，悉爲刪去。庶令無辜赤子，獲保生機。

小兒病惟肝脾最多，肝病必動風。其風由外入者，宜平肝以祛風豁痰爲主。其風由內鼓者，宜養肝以滋水鎮木爲主。

《保赤存真·證治詳列》 發熱頭痛，鼻塞，面白眶腫，呵欠，咳嗽喘急，手揩眉目，脈浮，脈或浮緊，紋紅而長。此肺感風寒也，宜人參敗毒散。若多淚，脇痛，目腫，爲兼肝證，倍柴胡，加白芍，微加青皮。口苦，面赤，汗流而嗽，爲兼心證，倍獨活，加連翹，木通。面黃，唇腫，少食惡心，爲兼脾證，加六麴、山查、麥芽。自利腹脹，手足冷，爲脾怯，倍雲苓，加山藥，扁豆。潮熱，多睡，氣粗，嘔吐，乳食不消，大便黃白而嗽，爲脾肺受寒，倍雲苓，加白朮、山藥、藿香梗。嗽而腰痛，爲兼腎證，倍獨活。

初起，男體重而帶慘色，面黃，女帶慘色，面赤，發熱，喘急，口氣熱，呵欠，有汗，煩悶，項急，惡寒，此足太陽經表證也，宜桂枝防風湯，參蘇飲，消風丸等擇用。若惡熱，出頭露面，揚手擲足，煩渴便秘，掀衣氣粗，此足陽明府證也。略疏通之，小柴胡湯加大黃，中病即止。

壯熱頭痛，咳嗽，噯氣惡食，腹脹或痛，發搐，大便酸臭，或吐瀉，或不吐瀉，此夾食傷寒也。用消導二陳湯加柴胡、紫蘇。若消導後，搐熱益甚，嘔吐不食，此木剋土也。用異功散，或六君子湯加鉤藤鉤。

身熱足冷，頸項強急，面目紅赤，搖頭口噤，背反張，手足搐搦，眼目斜視，無汗，此三陽痙病，名剛痙也。經曰：太陽中風，重感寒濕而變痙。蓋傷風原有汗，愚人不知，重衣厚被，令其大汗。汗多衣裸必濕，濕久寒生，滲注關節，寒濕內閉，反令無汗。宜《金匱》瓜蔞根桂枝湯，或羚羊角散。

發熱，口氣熱，呵欠煩悶，項背強，手足動搖，甚則反張，自汗，此柔痙也。經曰：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宜《海藏》桂枝葛根湯，或桂枝加芎防湯。均令熱服，仍取微汗，以度邪外出。若汗後不解，乍靜乍躁，目直視，口噤，往來寒熱，此則太陽陽明已罷，邪將傳入少陽也，宜《海藏》柴胡加防風湯。若發汗過多，發熱，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汗多傷陰也，宜去風養血，用《海藏》防風當歸湯。若手足厥冷，筋脈拘急，汗出不止，頭項強直，頭搖口噤者，汗多亡陽也，宜《海藏》附子散。

忽然顛倒，背筋抽引作痛，角弓反張，眼皮吊起不能下，眼睛上視，四肢厥逆，此血虛，寒入太陽病痙也。景岳云：太陽血少者，多有戴眼反張之證，即此證也。宜當歸四逆湯，或四物湯加附子、防風、羌活。

面青，發熱，目勇視，或驚，或轉筋，或兩手尋衣捻物，或多怒，此肝經風熱也，宜瀉肝湯，或天保采薇湯。

寅卯辰時，身壯熱，目上視，手足動搖，口出熱涎，頸項勁強，此肝虛而邪旺也。宜先補其母，用地黃丸。後瀉其子，用瀉青丸。薛氏云：煩熱作渴，

飲冷便結，宜瀉青丸。發熱飲溫、大便不結，用柴芍參苓散。自汗、盜汗，腎虛液不歸源也，用地黃丸。誤服攻伐，久病流涎，脾虛也，用六君子湯。巳午未時發搐，心神驚悸，目竄視，睛赤，牙關緊急，口中流涎，手足動搖，此心虛而邪旺也，用地黃丸以補肝，導赤散以瀉心。薛氏云：流涎不止，心虛脾弱也，當佐以六君子湯。申酉戌時，微搐而喘，目微斜，身似熱，睡面露睛，手足逆冷，大便淡黃，此肺虛而邪旺也，用益黃散補土生金。薛氏云：用六君子湯加炮薑尤效。手足不冷，用異功散加木香。亥子丑時，微搐，身熱，目睛斜緊，喉中有痰，大便白色，多睡不省，此脾胃虛寒也。用六君子加炮薑溫補脾土，用清心安神丸、六味丸調補心血。張潔古先生云：前證皆因大病後，脾胃虧損所致。非六君以固本，必變慢脾。

傷風發熱，呵欠，煩悶，手足動搖，口中氣熱，搐而有力者，此肺經形病俱實也，宜天麻丸，消風丸擇用。錢氏此證用大青膏。予按此方乃表散之猛劑，非肺經大實難用，故易此二方。若口氣不熱，搐而無力，則形病俱虛也。宜異功散補土，六味丸滋木，鉤藤飲清肝。按《活人方》云：氣盛當認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蓋邪氣盛與有餘，即正氣衰而不足也，前項證治，細按可見。且欲治其虛，必先補其母。欲攻其實，必先瀉其子。名手論治，總不外此訣。

百日內發眞搐者，其證身熱，面青，手足搐掣，牙關緊閉，腰直身僵，睛斜目閉，多啼不乳。此母娠時曾因驚恐或母鬱怒，氣傳於兒，故生後頻頻作搐，乃胎癎不治之證也。如因外傷風冷，血氣不能勝任者，先用天麻丸，後用六味丸，久服自愈。或用薛氏塗囟法、錢氏浴體法，再固元氣爲主。而兼調治其母，使藥從乳汁過，陰陽易和，庶可以治。

發熱，呵欠頓悶，口渴，面帶黃白，慘慘而不潤澤，毛孔爽爽，精采似倦不倦，或眼泛白，或手足掣，喉內有痰，一哭即嘔，嘔即痰出，額上有汗，汗出燒熱即退，二三分，獨腹上不退，少頃又復通身熱，每日自早至晚，必有一時更甚，此熱瘧也，多發於夏秋，宜清脾飲。

六七月間，面垢，身熱，自汗，煩躁不安，唇舌皆赤，氣出如火，小便赤澀，口中大渴，此傷暑也。誤作驚風，反燥其血，致心中噎悶，昏不知人，甚則反張搐搦，宜卻暑丹。

發熱不退，眼閉難開，人事昏沉，四肢攤軟，此食滯塡塞腸胃，脾氣抑鬱也，不可作虛治。古人云：大實有羸狀，即此證也。宜流瀣丹同三仙丹並用。

按：前證最易認作虛治，不知發熱不退，便是實證，虛則時熱時止也。特人不細心審之耳。

兒生瘡瘍，未曾清解，便用藥搽洗。以致腹脹便閉，身無血色，目閉不開，手足動搖，此毒內攻也，宜雄黃解毒丸。

心腹絞痛，不吐瀉，煩躁悶亂，此先傷食，後冒風邪，邪正相爭，乾霍亂證也。急用鹽湯探吐之，再針委中穴，再用艾灸崑崙穴七壯，用藿香正氣散。但見喘而搐者，不治。

口吐青黃白沫，面色變異，喘急腹痛，反側不安，手足抽掣，但神不昏亂，此觸犯不正之氣，名客忤也。宜外用塗囟法，內服攝生飲。

兒平日所喜之物，或戲而奪之。所畏之物，或戲而恐之。及所親愛之人，不在目前。心之所繫，口不能言，一時逆其心志，遂至昏昏喜睡，睡而不醒，醒而不思乳食。宜先迎合其心志，再服沉香安神丸并惺惺散。

兒聞雷聲，登時即昏仆，手足抽搐，形狀與驚風無異，只手掌內橫直紋痕皆是深黃顏色。此因驚膽，其色故黃也。宜用鼓對面輕輕敲起，漸漸加重，重擊一二聲，持去鼓以解疑，即服參竹湯。

兒忽然而倒，四肢厥逆，兩手握拳，上氣喘急。此惡毒之氣閉塞清道，名中惡也。又有飲食中誤中惡毒者，心腹刺痛，腹皮青黑，悶亂欲死。俱用霹靂散吹入鼻中，前證服返魂湯，後證用雄黃解毒丸。近來粵東海南有藤名蛇總管，其色如紫檀木，用清水磨服，大吐大瀉，便見效。如未吐瀉，再磨服之。一切中毒及食砒霜、水蔓藤者，屢用神效。

或吐瀉痰鳴，或氣喘，或眼開神緩，或昏睡露睛，或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身冷，面淡青白，或眉唇青赤，或肢體逆冷，口鼻氣微，或目瞤動，或唇口蠕動，或流涎，或頭項顫動，或尋衣捻物，脈必遲或虛大無力，手紋必淡紅，皮間似有白影。此因久病，誤用截風定搐，及攻伐太過所致。或小兒脾胃素弱，一病即見此等證候。《保嬰集》云：當溫補脾氣爲主，而佐以安心制肝。薛立齋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不效，急加附子。予擬加肉桂尤妙，或附子理中湯。

薛氏云：附子溫中回陽，爲慢脾之聖藥。元氣未脫，用之無有不應。氣脫

甚者，生用更妙。予按：吳天士先生最得此訣，此即幼科所稱慢脾是也。按丹溪先生云：脾具坤載之德，而有乾健之運。夫胃，陽也，主氣。脾，陰也，主血。胃司納受，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清氣上升，糟粕下降。納五谷，化津液，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陰陽得此，謂之橐籥。故東垣先生以脾胃爲五臟之根本也。脈訣以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皆言脾胃所當顧也。錢氏爲幼科白眉，立論多能闡發經義。獨於小兒外感創爲驚風，貽誤千載，罪之魁也。東垣專重脾胃，而於此證則曰慢驚風，由脾胃虛而生。脾虛者，因火邪乘其土位，火旺能實其木，木旺故能剋土。當於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源，更於脾土中瀉火以甘寒，補金以酸涼，致脾中金旺火衰，風木自虛矣。支離背謬，貽誤不淺。至徐用誠云：乙木屬陰，乃肝臟病，故慢而難治。此等不通之論，雖癡兒頑婦，皆知其妄。而幼科亦遵爲一說，大是可恨。惟景岳云：治慢證當速培元氣，即有風痰，皆非實證，不得妄行消散，再傷陽氣。只此數語，眞是《金匱》心傳，《靈樞》妙訣，爲萬古不磨之論也。至如薛氏主治，因證立方，按經用藥，針鋒相對，毫釐不差，則又爲張氏、夏氏、陳氏闢驚之準繩。醫學淵源，固有可考而知者。

熱甚而痛，及手足頭面似覺腫起，或兩頷擁腫，臂膊磊塊，煩躁作渴，驚搐不已，兩目直視，角弓反張，腰曲，小便短赤，大便秘結，脈浮數無序，此火燥生風，風淫末疾也。用疏肝益腎湯，或滋水清肝飲，或生金滋水飲。此證高四明先生實創此論，治法亦確當不易。

寅卯時發熱，痰搐，服抱龍丸而愈。後復患，復用前藥，更加咳嗽氣喘，不時發搐，面青，或赤，或黃，或浮腫，或流涎，此心脾肺虛也。宜益智丸補心，補中益氣湯養脾肺。

百日內患搐，痰涎自流，用驚風藥益甚，面色黃中隱白，此脾虛不能攝涎也，宜六君子及補中益氣湯。

驚悸痰盛，瀉乳不消，此感風邪夾驚，肝侮脾而氣虛也。先宜天麻防風丸，次用五味異功散。

發搐啼叫，手足指冷，左腮青黑，此脾土虛弱，腎水侮之也。宜六君子加薑、桂，次用四君、芎、歸及補肝散。

目內青色，發搐，目直上視，叫哭不已。或用牛黃清心丸，更加咬牙頓悶，小便自遺，此肝脾虛甚也，宜補中益氣及六味丸。

項間結核，面色痿黃，肌體消瘦，咬牙抽搐，頭搖目劄，此木剋土也，宜六君子及九味蘆薈丸。

腰背反張，目上視，面青赤，此風火相搏也。用柴胡梔子散，倍加鉤藤。但痰如舊，又用抱龍丸。

發熱抽搐，頓悶咬牙，作渴飲冷，便秘，面色青赤，而印堂、左腮尤赤，此心脾風熱也。先用瀉青丸料加炒川連，次用抑青丸。各證若退，惟面色痿黃，肢體倦怠，飲食少思，此病氣去而脾氣未復也，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

傷風發熱，服表散藥，遂汗出不止，腰背反張，搖頭掣瘛，口噤，痰湧，眼目斜視，口角喎斜，脈洪大鼓指，按之微細，此汗多亡陽，脾肺虛也。宜異功散加芎、歸、黃芪，及補中益氣湯。

停食腹痛，發熱嘔吐，誤服峻厲之劑，更吐瀉，汗多，手足並冷，腰背反張，項背強直，口噤抽搐，昏憒，脈浮洪，按之如絲，用六君子加升麻、炮薑，又用四君子加升麻、柴胡。

牙關緊急，壯熱涎湧，竄視反張，搐搦顫動，口中氣熱，頰赤唇紅，脈浮洪數，此肝經血虛，火動生風。蓋風生則陰血愈散，陰火愈熾，火動則肺金愈虧，肝木愈盛。宜滋肝血，養脾氣，用四物湯加鉤藤，次用四君子加當歸，及六味丸。若肝經血燥，發熱驚搐，目瞤，筋攣，痰盛者，並用前法。

發搐，目動咬牙，或睡中驚搐，痰涎湧盛，或用化痰祛風，面色青黃，此肝剋脾土，不能攝涎而上湧也。當滋腎水，生肝血，用六味丸。

善怒，睡中驚搐，遍身作癢，飲食少思，此肝火風熱，脾土受侮，宜參朮柴苓湯。

病後，或吐瀉，或藥傷，以致肢體逆冷，口鼻氣微，手足瘈瘲，昏睡露睛，此脾虛生風也。宜異功散加當歸，佐以鉤藤飲子。不應，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更不應，急加附子。

停食吐瀉，誤用消滯，更加咬牙發搐，面色青白，手足指冷，眉唇抽動，此脾胃虛弱，因藥復傷，肝木所乘而成慢證也，用六君加木香、柴胡、升麻。

初生，壯熱，吐乳哯乳，身體強直，手足抽掣，目反直視，此因娠婦忿怒驚恐，或挾外邪，內傷於胎也。用豬乳膏拭兒口中，或用惺惺散加漏蘆，令母煎服，使藥通乳中，兒病自愈。

《慈幼便覽·乳子未滿半歲服藥法》　凡乳子未半歲，服藥須濃煎，每次

只能量服四五匙，或七八匙。半歲至週歲，量每次以半杯爲止。其餘須令乳母忌油，飯後擠去宿乳，服藥一碗，仰卧片時，令兒吮其乳汁爲要。

《市隱廬醫學雜著·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證遇當用剋伐之藥者宜早宜重說》 世爲虛弱人及幼孩治實證，往往當用剋伐之藥而不敢用，即用亦必躊躇再四，不敢重其分量。藥不勝病，同於未用，自以爲謹愼，此大誤也。不知虛弱人當初病時，其正氣尚可支持，不於此時用重藥，以直攻其病之所在，而一二劑蕩平之，以急挽其垂盡之元氣，而徐養其將耗之精神。乃優柔不斷，養癰成患，甚至借寇兵而資盜糧，坐令正氣大虧。攻之不可，補之不能，束手無策，豈非謹愼之誤，更甚於鹵莽乎。至於幼孩，或寒或熱，或風或痰，或積滯，有不能不用大寒、大溫、大散、大消之品者，愈宜早、愈宜重。蓋小兒臟腑不充，氣體柔嫩，病易實，亦易虛。初病多實，久病多虛。實病不攻，待其虛而攻之，已無及矣。況小兒不肯服藥，十有八九，即服亦不得多，非大劑濃煎，必不勝病。姑息養奸，需爲事賊，眼明手快，是在醫者，尤在病家。若狐疑不決，首鼠兩端，以昏憒爲老成，以觀望爲持重，庸臣誤國亦正類是，豈獨時醫也哉。

《醫原·兒科論》 小兒，春令也，木德也，花之苞，果之萼，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稚陽未充，則肌膚疏薄，易於感觸。稚陰未長，則藏府柔嫩，易於傳變，易於傷陰。故小兒病較大人尤重，尤當以存陰爲第一義。夫存陰非補陰之謂，凡辛燥升散，溫燥苦濇消導，皆是耗傷陰液之藥。往往陰液被傷，肝風內動，鼓痰上升，血不榮筋，筋急拘攣，致成痙瘈。稚陽未充，忌用苦寒，以苦寒善伐生生之氣。且苦能化燥，化燥則又傷陰，不獨伐生生之氣已也。金石之品，善定神智，令人發呆。冰、麝香燥走竄，最耗心液。經曰：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不可不知。昔錢仲陽爲小兒制六味丸，取酸甘化陰之義。酸、木味也，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載。木實初結多酸，猶稟木之本味。成熟則純甘，甲己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爲無毒，甘潤得水土氣足，故能滋液，仲陽允爲小兒之司命者哉。乃世俗未推六氣致病之理，未推六氣最易化燥之理，並未推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尤易化燥之理，見兒發熱，不問何邪，概曰風寒，輒與辛燥升散，雜以苦溫、苦濇消導。吾鄉尤誤於薄荷、荆芥辛涼之說，下筆輒用。不知荆芥質燥氣香，上升巔頂。薄荷質燥，辛辣異常，稍用三五分參於辛潤劑中，以和格拒猶可。若獨用，多用，頻用，即薄荷一味，實足耗液，致成痙瘈。乃見兒痙瘈，便稱驚風，亂投冰、麝、金石苦寒慓悍毒藥，以爲開竅鎮驚，清熱祛風，家傳秘法，家藏丸丹多係如此，誤治甚多，殊堪憫惻。又或將驚字誤作筋字之訛，挑筋刺血，強推強拏。其在富貴之家，釀禍猶速。嘗見薦醫薦方，接踵而至，此醫用熱，彼醫用寒，一日之間，七方十劑遍嘗，刀針金石全施。又或送鬼叫魂，此搖彼喚，使兒無片刻之安。重棉厚絮，爐火壺湯，使兒在熱盒之內。花之苞也，果之萼也，其堪如此傷殘也乎。嗟乎，是誰誤之也，父母誤之也。假使延一明理之醫，對證施治，何能至於此極乎。

《王氏醫存·幼壯老弱用藥不同》 幼壯而病有餘，藥宜重劑，蓋氣血方盛，助熱作劇，輕劑不足敵也。老與弱病有餘，宜用輕劑可思矣。老與弱病不足，宜峻補續服，若大劑頓服，則不能載之。疑爲不受則誤矣，蓋氣血太弱，只能載三四分之藥也。且補劑中之溫散藥尤須愼用，蓋肌膚不固，腠理不密，用溫散則汗，若誤用麻黄則亡陽矣。

《醫法心傳·老幼治法》 書言老人多氣少血，小兒純陽無陰。蓋緣天癸之水，男子二八始至，八八乃絕，女人二七始至，七七乃絕也。竊謂老人陰既絕，陽亦衰，安得多氣，當言老人少氣少血爲是。故老人多脾虛之證，實由命門陽衰，如八味、右歸等丸，老人服之，每多效驗，因脾虛釜底添薪之法也，亦爲陰中補陽，所以老人宜陰陽並補明矣。至小兒爲嫩陽，本是無陰，賴此一點稚陽，以生陰血。寒涼之品，最伐眞陽，陽若一虛，即成陽絕慢脾之證，每多無救。或因外邪入裏，則變爲熱，或經邪內鬱，火燥薰蒸，涼解可愈。然因病致熱，非謂小兒純陽素應寒涼也。至於過汗傷陰，血燥生風，四肢搐搦，再用寒涼，下咽即殆。或作慢驚，投以溫補，服之亦斃。要知過汗傷陰，血燥生風，須用滋補。誤涼亡陽，胃寒脾敗，宜投溫補。經言誤汗亡陽，必先亡離家之陰，再亡坎中之陽，陰虛陽無所附也。誤下亡陰，必先亡胃家之陽，再亡脾中之陰，陽亡陰不獨存也。二語從來誤解，因並及之，所以小兒宜補陰不宜伐陽。至驚風之妄，喻嘉言已闢之，無庸多贅。老人小兒諸病，原可統治，所異者如是，宜加意焉。

《蠢子醫·治嬰童診脈下藥歌》 人言治病嬰童難，無言無語妙難傳。吾言治病嬰童易，無大虛癆無大寒。不是痰實便風火，小兒病，實火十常八九，虛寒僅一二，大虛大寒亦少。祇要牛黄與金丹。牛黄散、紫金丹，皆吾之家藏，與尋常不同。

熱在氣分牛黃散，熱在血分紫金丹。伸手撚住嬰童手，不在左關在右關。小兒脈三部只一部，病在左關恆多，在右關恆少。況有手心手背之可憑，左手心熱病在血分，右手心熱病在氣分。要之手心熱病在裏，手背熱病在表。不妨與脈參一參。那邊實大那邊急，牛黃金丹便分端。熱重三黃大黃、黃連、梔子引二藥而下。輕勾丁，勾丁、薄荷、二花引一藥而下。若有風寒，即用全蠍四五箇作引亦可。引下二藥穩如山。若祇尋常虛寒證，參黨參。朮白朮。苓茯苓。草炙草。可帶餐。牛黃金丹多風藥，風藥就能治風寒。小小寒證最易痊。不似大人病難治，十二經中細細觀。

《醫門補要·用藥宜審分兩為先》 小兒之體最嫩，服藥分兩，較大人當用藥一錢者，只可二三分，以次加減。如藥味過大，樹皮草根，船小何能重載，反損眞氣。至老人與體虛者，縱藥可合機，亦宜小其劑數。以其氣質本衰，無能抵禦藥力，宣達臟腑，充貫脈絡，易使氣壅胸塞，嘔噁神傷，未收本病之效，先發變端。合機之藥尚如此，不合病之大劑，其不至誤人，果誰信哉，故分兩不可不愼。且古之一兩，乃今時七分六釐。簡編久載，古人稟賦強實，每用一藥，不過數分，每服一方，尚分數次。而今運會日下，人身較於古時，倍見孱弱。無如醫者漫喜大劑浪投，不辨證之虛實，不究分兩之重輕，任情率意，恬不自悔。病家昧於不知，罹其夭札者，不一而足，何啻暗中以刃殺人。惜未經人發明者，良足致慨。倘病陰寒，非大溫劑，不足以回其陽。大時熱，非大涼藥，不足以救其陰。驟脫證，非重用參者，不足以接其元陽。與夫壯實之輩，非輕劑所能勝其病，又非可一例論也。

《保赤新編·臨病愼用藥》 小兒臟腑脆嫩，易爲虛實，縱有熱證，過於涼解，即轉爲虛寒；縱有寒證，過於溫補，即轉爲燥熱，故用藥中病則止，不可過當。至若巴豆、牽牛、砒、硝、鉛、綠等，俱傷元氣，損脾胃，尤宜小心謹愼用之。

《一得集·治小兒用藥宜輕論》 小兒臟腑柔脆，藥入不能運化，是以用藥宜輕。如外感風寒之邪，解肌疏表之藥，每味幾分可矣。藥味亦不宜多，如藥多而重，則藥反過病，病必不能愈也。惟痘、瘖二證，則宜重而不宜輕，輕則藥力不逮，亦不能愈也。何則？痘、瘖二證，乃先天之火毒盡發於外，是以人生每只一次，非比他病之常有也，觀葉氏案當自知之。

《讀醫隨筆·方藥類·金銀薄荷湯下、金銀花薄荷湯下、金銀箔》 錢仲陽《小兒直訣》方中，涼驚丸、五色丸後，有金銀薄荷湯下之文。他書引此，每於金銀下加花字。《絳雪園古方選注》眞珍圓下，有金銀花、薄荷湯下。此方出許叔微《本事方》，原書并無花字，是花字之爲妄增無疑矣。凡此等方，皆治小兒驚癇，與大人痰厥諸病。金銀之氣，能鎮肝逆；薄荷之氣，辛散通絡，義本昭然，於花何與耶？又《顧囟經》治驚牛黃丸方下有云：加金銀箔五片。考箔，薄，古通用，故敗脈之象，有如懸薄，即謂寬散如簾箔之懸也。況金銀箔更因其形體之薄而立名，其通用更不僅音之相近矣。竊恐錢、許方中，不但花字衍文，即荷字亦恐後人附會妄增耳。第相沿已久，不敢定斥爲誤，姑論而存之。

後閱一年，得讀《全幼心鑑》，書中極論金銀入藥之誤。謂薄荷，家園葉小者，名金錢薄荷，銀字誤也。此說雖異，而用意正與予同，是讀書細心者也，存以參考。

《保嬰要言·瑣語》 初生嬰孩，過暖不可，過寒亦不可。乃吳中風俗，每於兒初生時，即以黃連、大黃苦寒之藥，煎湯磨汁灌之，竟有與服至彌月者，以爲可以除胎毒。不知剋伐生氣，強者使弱，弱者成病，病者致死，愛之而適以害之矣。富家則易以西黃、西黃清心肝膽之火，過服亦能致瀉，其害與二黃等。是以吳兒體質多弱，脾胃虛而吐瀉易者，大率爲此耳。譬如花木萌芽之始，即以冰雪培壅之，豈能生長耶，此過寒之害也。然亦有襁褓之中，裹以重綿，藉以厚絮，護以皮帳，烘以炭爐者。隆冬收斂之時，常如春夏發生之氣，則肌膚鬆而腠理不密，稍感風寒，便成大病，此過暖之害也。【略】

尤可怪者，東西醫之治病，不問虛實，寒則烘之曬之，熱則風之冰之。施之壯實之體，輕微之病，或不即死。若小兒寒熱，而亦以此法治之，未有不死者也。昔余鄰有三月幼孩，偶爾發熱。東醫治之，使卧當風之處，枕以冷水之袋，并絕其乳，不半日而厥不醒矣。急招余治，余反其道，投以溫散，令時乳之，即熱退而安，此兒今已長矣。醉心洋醫者，奈何并其子而不惜也。

小兒氣體壯實，即有微病，不必服藥，待其自愈，可無大患。最忌張惶無措，方藥亂投，溫涼雜進。以致輕病轉重，重病轉危，危病至死，豈不可惜。昔人以不服藥爲中醫，洵有見也。余每勸人，小兒輕病，切勿服藥。誠見小兒因服藥而致重者，十有七八。因服藥而速愈者，十無二三也。

兒科總部

兒科養護部

論說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養小兒候》 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則令筋骨緩弱。宜時見風日，若都不見風日，則令肌膚脆軟，便易傷損。皆當以故絮著衣，莫用新綿也。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抱日中嬉戲，數見風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硬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幃帳之內，重衣溫暖，譬如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軟脆不任風寒。又當薄衣，薄衣之法，當從秋習之，不可以春夏卒減其衣，則令中風寒。從秋習之，以漸稍寒，如此則必耐寒。冬月但當著兩薄襦，一複裳耳，非不忍見其寒，適當佳耳。愛而暖之，適所以害之也。又當消息，無令汗出，汗出則致虛損，便受風寒。晝夜寤寐，皆當愼之。

其飲乳食哺，不能無痰癖，常當節適乳哺。若微不進乳，仍當將護之。凡不能進乳哺，則宜下之，如此則終不致寒熱也。

又，小兒始生，生氣尙盛，無有虛勞，微惡則須下之，所損不足言，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其冬月下之，難將護，然有疾者，不可不下。夏月下之後，腹中常當小脹滿，故當節哺乳將護之，數日間又節哺之，當令多少有常劑。

兒稍大，食哺亦當稍增。若減少者，此是腹中已有小不調也，便當微將藥，勿復哺之，但當乳之，甚者十許日，輕者五六日，自當如常。若都不肯食哺，而但飲乳者，此是有癖，爲疾重，要當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則致寒熱，或吐而發癇，或致下利，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爲也，則難治。先治其輕時，兒不耗損，而病速除矣。

小兒所以少病癇者，其母懷娠，時時勞役，運動骨血，則氣強，胎養盛故也。若侍御多，血氣微，胎養弱，則兒軟脆易傷，故多病癇。

兒皆須著帽、項衣，取燥菊花爲枕枕之。兒母乳兒，三時摸兒項風池，若壯熱者，即須熨，使微汗。微汗不瘥，便灸兩風池及背第三椎、第五椎、第七椎、第九椎兩邊各二壯，與風池凡爲十壯。一歲兒七壯，兒大者，以意節度，增壯數可至三十壯，唯風池特令多，七歲已上可百壯。小兒常須愼護風池，諺云：戒養小兒，愼護風池。風池在頸項筋兩轅之邊，有病乃治之。疾微，愼不欲妄針灸，亦不用輒吐下，所以然者，針灸傷經絡，吐下動腑臟故也。但當以除熱湯浴之，除熱散粉之，除熱赤膏摩之，又以臍中膏塗之。令兒在涼處，勿禁水洗，常以新水洗。

新生無疾，愼不可逆針灸。逆針灸則忍痛動其五脈，因喜成癇。河洛間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俗生兒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頰以防噤。有噤者，舌下脈急，牙車筋急，其土地寒，皆決舌下去血，灸頰以防噤。江東地溫無此疾，古方既傳有逆針灸之法，今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用之，多害於小兒。是以田舍小兒，任自然，皆得無橫夭。

又云：春夏決定不得下小兒，所以爾者，小兒腑臟之氣軟弱，易虛易實，下則下焦必益虛，上焦生熱，熱則增痰，痰則成病。自非當病，不可下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擇乳母法》 凡乳母者，其血氣爲乳汁也，五情善惡，悉是血氣所生也。其乳兒者，皆宜愼於喜怒。夫乳母形色所宜，其候甚多，不可求備，但取不胡臭、癭瘻、氣嗽、瘑疥、癡瘽、白禿、癧瘍、瀋唇、耳聾、齆鼻、癲癇，無此等疾者，便可飲兒也。師見其故灸瘢，便知其先疾之源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初生出腹》 論曰：小兒初生，先以綿裹指，拭兒口中及舌上青泥惡血，此爲之玉衡。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兒生落地不作聲者，取暖水一器灌之，須臾當啼。兒生不作聲者，此由難產少氣故也，可取兒臍帶向身卻捋之，令氣入腹，仍呵之至百度，啼聲自發。亦可以葱白徐徐鞭之即啼。兒亦生即當舉之，舉之遲晚，則令中寒，腹內雷鳴。乃先浴之，然後斷臍，不得以刀子割之，須令人隔單衣物咬斷，兼以暖氣呵七遍，然後纏結所留臍帶，令至兒足趺上，短則中寒，令兒腹中不調，常下痢。若先斷臍然後浴者，則臍中水，臍中水則發腹痛。其臍斷訖，連臍

帶中多有蟲，宜急剔撥去之，不爾入兒腹成疾。斷兒臍者，當令長六寸，長則傷肌，短則傷藏。不以時斷，若按汁不盡，則令暖氣漸微，自生寒，令兒臍風。生兒宜用其父故衣裹之，生女宜以其母故衣，皆勿用新帛爲善。不可令衣過厚，令兒傷皮膚，害血脈，發雜瘡而黃。兒衣綿帛，特忌厚熱，愼之愼之。凡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則令筋骨緩弱。宜時見風日，若都不見風，則令肌膚脆軟，便易中傷。皆當以故絮衣之，勿用新綿也。凡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兒於日中嬉戲，數見風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幃帳之中，重衣溫暖，譬猶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軟脆不堪風寒也。凡裹臍法，椎治白練令柔軟，方四寸，新綿厚半寸，與帛等合之，調其緩急，急則令兒吐哯。兒生二十日乃解視臍，若十許日兒怒啼，似衣中有刺者，此或臍燥，還刺其腹，當解之易衣更裹。裹臍時閉戶下帳，然火令帳中溫暖，換衣亦然，仍以溫粉粉之，此謂冬時寒也。若臍不愈，燒絳帛末粉之。若過一月，臍有汁不愈，燒蝦蟆灰粉之，日三四度。若臍中水及中冷，則令兒腹絞痛，夭糺啼呼，面目青黑，此是中水之過，當炙粉絮以熨之。不時治護，臍至腫者，當隨輕重，重者便灸之，乃可至八九十壯。輕者臍不大腫，但出汁，時時啼呼者，擣當歸末和胡粉傅之，炙絮日熨之，至百日愈，以啼呼止爲候。若兒糞青者，冷也，與臍中水同。兒洗浴斷臍竟，綢抱畢，未可與朱蜜，宜與甘草湯。以甘草如手中指一節許，打碎，以水二合，煮取一合，以綿纏沾取，與兒吮之，連吮汁，計得一蜆殼入腹止，兒當快吐，吐去心胸中惡汁也。如得吐，餘藥更不須與。若不得吐，可消息計如饑渴，須臾更與之。若前所服及更與並不得吐者，但稍稍與之，令盡此一合止。如得吐去惡汁，令兒心神智慧無病也。飲一合盡都不吐者，是兒不含惡血耳，勿復與甘草湯，乃可與朱蜜，以鎮心神安魂魄也。兒新生三日中，與朱蜜者不宜多，多則令兒脾胃冷，腹脹，喜陰癇，氣急變噤瘂而死。新生與朱蜜法，以飛鍊朱砂如大豆許，以赤蜜一蜆殼和之，以綿纏筯頭沾取，與兒吮之，得三沾止，一日令盡此一豆許。可三日與之，則用三豆許也，勿過此，則傷兒也。與朱蜜竟，可與牛黃如朱蜜多少也。牛黃益肝膽，除熱，定精神，止驚，辟惡氣，除小兒百病也。新生三日後，應開腸胃，助穀神，可研米作厚飲，如乳酪厚薄，以豆大與兒咽之，頻咽三豆許止。日三與之，滿七日可與哺也。兒生十日始哺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百日如棗。若乳汁少，不得從此法，當用意小增之。若三十日而哺者，令兒無疾。兒哺早者，兒不勝穀氣，令生病，頭面身體喜生瘡，愈而復發，令兒尪弱難養。三十日後雖哺勿多，若不嗜食，勿強與之，強與之不消，復生疾病。哺乳不進者，腹中皆有痰癖也，當以四物紫丸微下之，節哺乳數日便自愈。小兒微寒熱，亦當爾利之，要當下之，然後乃差。凡乳兒不欲太飽，飽則嘔吐。每候兒吐者，乳太飽也，以空乳乳之即消，日四乳兒。若臍未愈，乳兒太飽，令風中臍也。夏不去熱乳，令兒嘔逆。冬不去寒乳，令兒欬痢。母新房以乳兒，令兒羸瘦，交脛不能行。母有熱以乳兒，令變黃不能食。母怒以乳兒，令喜驚，發氣疝，又令上氣癲狂。母新吐下以乳兒，令虛羸。母醉以乳兒，令身熱腹滿。凡新生小兒，一月內常飲豬乳，大佳。凡乳母乳兒，當先極按散其熱氣，勿令汁奔出，令兒噎，輒奪其乳，令得息，息已，復乳之，如是十返五返，視兒饑飽節度，知一日中幾乳而足，以爲常。又常捉去宿乳。兒若臥，乳母當以臂枕之，令乳與兒頭平，乃乳之，令兒不噎。母欲寐，則奪其乳，恐塡口鼻，又不知饑飽也。浴兒法，凡浴小兒，湯極須令冷熱調和，冷熱失所，令兒驚，亦致五藏疾也。凡兒冬不可久浴，浴久則傷寒，夏不可久浴，浴久則傷熱。數浴背冷，則發癇。若不浴，又令兒毛落。新生浴兒者，以豬膽一枚，取汁投湯中以浴兒，終身不患瘡疥。勿以雜水浴之。兒生三日，宜用桃根湯浴。桃根、李根、梅根各二兩，枝亦得，咬咀之，以水三斗，煮二十沸，去滓，浴兒良，去不祥，令兒終身無瘡疥。治小兒驚辟惡氣，以金虎湯浴。金一斤，虎頭骨一枚，以水三斗，煮爲湯浴，但須浴即煮用之。凡小兒初出腹有鵝口者，其舌上有白屑如米，劇者鼻外亦有之。此由兒在胞胎中，受穀氣盛故也，或妊娠時嗜糯米使之然。治之法，以髮纏筯頭，沾井花水撩拭之，三日如此，便脫去也。如不脫，可煮粟茯汁令濃，以綿纏筯頭拭之。若春夏無粟茯，可煮栗木皮，如用井花水法。小兒初出腹有連舌，舌下有膜如石榴子中隔，連其舌下後，喜令兒言語不發不轉也。可以爪摘斷之，微有血出無害。若血出不止，可燒髮作灰末傅之，血便止也。小兒出腹六七日後，其血氣收斂成肉，則口舌喉頰裏清淨也。若喉裏舌上有物如蘆簪盛水狀者，若懸癰有膿起者，可以綿纏長針，留刃處如粟米許大，以刺決之，令氣泄，去青黃赤血汁也。一刺之止，消息一日，未消者，來日又刺之，不過三刺自消盡。餘小小未消，三刺亦止，自然得消也。有著舌下如此者，名重舌。有著頰裏及上腭如此者，名重腭。有著齒齦上者，名重齦。皆刺去血

汁也。小兒生輒死，治之法，當候視兒口中懸癰前上腭有胞者，以指摘取頭決，令潰去血。勿令血入咽，入咽殺兒，急急愼之。

小兒初出腹，骨肉未斂，肌肉猶是血也，血凝乃堅成肌肉耳。其血沮敗不成肌肉，則使面目繞鼻口左右悉黃而啼，閉目聚口撮面，口中乾燥，四肢不能伸縮者，皆是血脈不斂也，喜不育。若有如此者，皆宜與龍膽湯也。

《顱囟經·病證》 孩子或夏中熱時，因乳母沐浴多使冷水，奶得冷氣，血脈皆伏，見孩兒氣未定便與奶，使孩子胃毒及赤白兩般惡痢。此乃是奶母之過。凡浴後可令定息良久，候氣定揉與之，即全無患。

師巫燒錢，乳母須預祝之，勿令著水噴兒，皆令驚熱入心，轉成患害，切宜愼之。

《聖濟經·慈幼篇·保衛鞠育章》 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陰陽委和，有骨筋氣血不同者，五態有殊氣也。

五行播於四時，人稟之爲五形。春木屬震，震爲足。夏火屬離，離爲目。秋金屬兌，兌爲口。冬水屬坎，坎爲耳。長夏屬坤，坤爲腹。此五行之異宜者，五形之有殊相也。方陰陽委和於一身，人稟之爲五態。故厥陰生筋，容動於目。太陽生骨，容動於耳。陽明生氣，容動於鼻。少陽生血，容動於舌。太陰生肉，容動於口。此陰陽之不同者，五態之有殊氣也。

夫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潛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是以嬰兒初舉，污穢欲其蕩滌，不足欲其輔翼，冲和欲其保全。

自其同者視之，始生而蒙，冲和均稟。自其異者視之，五行陰陽，形態潛異。即其同而觀其異，則母之胎氣有盛有衰，有虛有實，所孕不同也。其在子也，有剛柔之體，有勇怯之氣，所受不同也。夫如是，故嬰兒初舉，污穢欲其蕩滌，清其神也。不足欲其輔翼，全其眞也。冲和欲其保全，實其氣也。清其神，全其眞，實其氣，所以調剛柔勇怯之異。

如惡血未納，拭以綿指。吞而在胸膈者，吐以甘草。入而在腹中者，利以黃連汞粉，皆所以革污穢也。啼聲不發，呵臍以溫之，甚者灸炳以攻之，皆所以助不足也。衛囟之天五，杜風池之邪。浴之以通血脈，哺之以助穀神，皆所以養冲和也。

兒生口中舌上有青泥惡血，謂之玉銜，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所以惡血未納，拭以綿指也。惡血之吞在胸膈者，當吐以甘草。入在腹中者，當利以黃連、汞粉。惟吐與利，期惡血之必去，懼百病之成也，所謂革污穢者如此。啼聲不發者，由難產少氣也，呵臍至百度，所以補乏而召和也；甚者因之以灸炳，所以溫中而召陽也，所謂助不足者如此。囟門者，在天庭之上，天五之氣充焉，性命之府也，故在乎衛之。風池者，在頭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氣入焉，疾病之源也，故在乎杜之。浴之之法，用桃、李、梅根，所以去不祥而通血脈。哺之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所以開腸胃而助穀神，所謂養冲和者如此。

三者保子之常法。然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同爲灸炳，而灸炳有多寡。或先吐利，必使污穢畢除；或先灸炳，必使疾疚不作，然後眞氣自育。彼其緩急先後之序，隨時變通，不可泥於一曲也。

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者，視惡血之多少。同爲灸炳，而灸炳有多寡者，視血氣之盛衰。或先吐利，必使污穢畢除者，惡血積多，故先吐利也。或先灸炳，必使疾疚不作者，稟氣衰少，故先灸炳也。彼其緩急先後，隨時變通，而不可泥於一曲如此者，以所孕者有盛衰虛實之不同，所受者有剛柔勇怯之不一爾。

前世之書，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不知陽中之有陰，而專於吐利。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不知南北之異，而專於灸炳。或以謂六歲爲兒，而嬰孺之病無承據，不知榮衛血氣有生皆全也。或以謂小兒脈候多端，與老壯有殊，不知藏府呼吸有形皆同也。

醫者意也，庸可執乎？孫思邈嘗謂：小兒初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無所損。故有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一於吐利，而不知小兒雖有純陽，而陽中有陰。孫思邈又謂：河北、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兒生三日，多逆灸以防之。故有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一於灸炳，而不知所居有南北之異。《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以上爲小，十六歲已上爲少，三十歲已上爲壯，五十歲已上爲老。其六歲已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或泥於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血榮氣衛，有生皆全也。知其皆全，則雖六歲已下無所承據，豈得不以理而治乎。小兒脈氣弦急則氣纏，脈緩則不消乳，緊數則與形相稱，虛濡則上虛邪，與老壯之脈不同者。或泥於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五藏六府，呼吸盈虛，有形皆同

也。知其皆同，則雖治嬰孩，當法老壯。孫思邈曰：小兒與大人不殊，唯用藥有多少爲異者此也。

通識之士，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污穢，無憚于吐利；視其虛弱，無憚於灸炳。審乎五形，適以寒溫之宜；審乎五態，道以陰陽之平。病之輕重緩急，隨證以治之，不必蔽於難治也；脈之長短遲速，因形以別之，不必拘於至數也。明乎此，則慈幼之道其庶乎。

通識之士，不蔽於一曲，故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污穢，吐利可也，若無污穢，何吐利之有乎？視其虛弱，灸炳可也，若無虛弱，何灸炳之有乎？五形生於五行，其候不同也，當適寒溫之宜。五態出於陰陽，其變不同也，當導以陰陽之平。病之輕者不重治，病之急者不緩治，顧其色脈之證何如爾，豈蔽於難治哉？脈之長者，別以短；脈之遲者，別以速。顧其往來之形何如爾，豈拘於至數哉？苟能明乎此，慈幼之道得矣。

《聖濟經・乳哺襁褓章》　人之初生，胃氣未固，膚革未成。乳飲易傷，風邪易入。乳哺欲其有節，襁褓欲其有宜。則達其饑飽，察其強弱，適其穠薄，循其寒燠者，蓋有道矣。

厥初生民，元氣始於天一，冲氣成於天五，至於天五而生理具矣。然胃氣雖冲而未固，膚革雖形而未成。未固則乳飲易以傷，未成則風邪易以入，其於乳哺襁褓，宜深察而戒之也。於是達其饑飽，察其強弱，以爲乳哺之節。適其穠薄，循其寒燠，以爲襁褓之宜。乳哺有節，襁褓有宜，則乳飲無自而傷，風邪無自而入矣。

是以論乳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嘔逆。冬不欲寒，寒則致咳痢。母不欲怒，怒則令上氣顛狂。母不欲醉，醉則令身熱腹滿。母方吐下而乳，則致虛羸。母有積熱而乳，則變黃不能食。新房而乳，則瘦瘁交脛不能行。

胎之在母，資血以生。子之在母，資乳以成。夏而熱乳，是謂重熱，重熱則偏陽而嘔逆。冬而寒乳，是謂重寒，重寒則偏陰而咳痢。怒則毗陽，故其子上氣顛狂。醉則發陽，故其子身熱腹滿。母方吐下則中虛，故能致虛羸。母有積熱，是赤黃爲熱也，故能致變黃不能食。新房則勞傷，故能致瘦瘁交脛不能行。不能行者，骨不成也，腎主骨，勞傷在腎也。是皆母能令子虛，各以類至者如此。

論襁褓者，衣欲舊帛，綿欲故絮，非惟惡於新燠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以致養焉。重衣溫厚，幃帳周密，則減損之。苟爲不然，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皆不可不察也。

舊衣故絮，取柔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也。孫思邈云：生兒宜用其父故衣裹之，生女宜用其母故衣裹之，皆勿用新帛爲善。又曰：當以故絮衣，勿用新帛綿也。兒生氣既盛，純陽也，苟重衣幃帳，適以增疾，是以傷皮膚，害血脈，發雜瘡而黃，皆由純陽加厚衣以燠之也。由是言之，襁褓之道，不可不察。

然論乳者，又有用哺之法，蓋哺所以賴穀氣也。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如是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論襁褓者，又有去寒就溫之法。方天和無風之時，攜持保抱，嬉戲日中，如是則血凝氣剛，骨骼成就。

兒生而乳，又有用哺之法者，所以養五藏而壯胃氣。兒生而襁褓，又有去寒就溫之法者，所以助血氣而成骨骼。新生三日，研米作飲，日三咽之。至七日與哺。此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也。哺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此哺之多少，量日以爲則也。如此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天和無風，順天時也。攜持保抱，須人力也。假日之烜，以爲溫養之道，此所以血凝氣剛則骨骼成就。

觀夫陰地草木，以其不歷風日，故盛夏柔脆，末秋搖落，而鮮克有立，況於人乎？聖人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常，矧嬰兒者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乳哺襁褓，庸可忽諸。

養長之道易，養幼之道難。蓋嬰兒之生，蒙而未明，稺而未壯，胃氣未固，膚革未成。苟於此時不能生而乳，乳而哺，輔穀神之有漸；生而襁褓，襁褓而去寒就溫，謂血氣之有倫，曾何異陰地之草木哉。處陰居濕，無風動日暖之氣，故枝葉雖茂，盛夏柔脆，末秋搖落，其克有立者鮮矣。聖人者，體神明之道，達性命之理，宜若無待於外養矣。尚且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又況嬰兒，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有待於人者爲多，其於乳哺襁褓，宜何如哉。

《聖濟總録・小兒門・乳母忌慎法》　小兒飲乳，則乳母當知禁忌，不爾令兒百病由之而生。大忌之法，春夏不得衝熱與兒乳，令發熱疳并嘔逆。秋冬不得以冷乳與兒，令腹脹羸瘦。乳母嗔怒次，不得哺兒，令患狂邪。乳母醉

不得哺兒，令患驚癎、天癇、急風等。乳母有孕，不堪哺兒，令患胎黃及脊疳。乳母有疾，不得哺兒，令患癩癎風病。乳母吐后，不得哺兒，令嘔逆羸瘦。乳母傷飽，不得哺兒，令多熱喘急。乳母忌食諸豆及醬、熱面生冷之類。若兒患疳，即不得食羊肉及魚。凡乳母不得以葵衣蓋兒頭面，及不得以口鼻吹着兒囟。衣服忌著新綿，百日內不得以油膩手襁抱，及不得令火炙襁褓，令兒染熱病。若冬中大寒，以火炙乾衣被，且置地上少時，熟按令冷暖得所，然後用之。如乳母行房，氣息未定，便哺兒，亦致多病。未滿月內，所驅使人，亦不得令有所犯到兒前，恐惡氣觸兒。

《幼幼新書·小兒初生將護法》《嬰孺論》：凡兒所以風者，衣暖汗出，風因而入也。

張渙論：嬰兒生後兩滿月，即目瞳子成，能笑識人，乳母不得令生人抱之，及不令見非常之物。百晬任脈生，能反覆，乳母當存節喜怒，適其寒溫。半晬尻骨已成，乳母當教兒學坐。二百日外掌骨成，乳母當教兒地上匍匐。三百日臏骨成，乳母當教兒獨立。周晬膝骨已成，乳母當教兒行步。上件並是定法，蓋世之人不能如法存節，往往抱兒過時，損傷筋骨，切宜慎之爲吉。

張渙論：嬰兒冬月，但當着夾衣及衲衣之類，極寒即漸加以舊綿。人家多愛子，乃以綿衣過厚，適所以爲害也。

張渙論：嬰兒須看稟受，南北之殊用藥，蓋地土寒溫不同，此古人之最爲慎也。

《嬰童寶鑑》論：孩子春勿覆頂裹足，致陽氣亡出，故多發熱。衣物夜露，多生天癇。三歲之中，勿太飽，勿太饑，卧須覆肚，食須飲水漿。若能如此者，則子少患而無夭傷矣。

《萬全方》論：田舍婦人產育，皆不知小兒初生將護之法，所養有絕無他疾者。譬之凡草凡木生於深山大澤之中，容易合抱。至於奇材異果，縱加倍壅，間有不秀實者，此豈貴賤之理有異哉？蓋天之於物，出於自然。

《秘要指迷》：嬰兒初生三日，乃令母服順氣藥及煎人參湯方。

右用人參、甘草煎湯與母服，隨奶乳下與嬰兒飲，先洗盡胎腸惡物。如母服藥乃須溫暖，味不可冷熱相反，則令兒有病生。又凡嬰兒初生，嘗以勻氣湯散服一匕，日外但服無慮。

《幼幼新書·乳兒法》《嬰孺》云：凡兒生一日至七日，取乳一合，分作三服。生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爲三服。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爲三服。二十日至三十日，以三合爲三服。生三十日至四十日，以五合爲三服。四十日已上，方法準此爲率，節級加減。

《嬰童寶鑑》云：凡乳母飲酒淫泆，勿飼兒乳，令發霍不治。

《幼幼新書·哺兒法》姚和衆云：小兒初生七日，助穀神以導達腸胃，研粟米煮粥飲，厚薄如乳，每日研與半粟穀。

《嬰孺論》云：嬰兒二十日乃哺，令兒無病。兒早哺而多頭面身體生瘡，愈則復發，令兒尪弱難養也。又孫氏《翼》云：生滿三日，乃當哺。若不勝穀氣，令兒病。若不嗜食，勿強與之，與之則不消，成病而乳不進，令腹中有痰癖也。當以四物雙圓微下之即乳，數日自愈。

《嬰童寶鑑》云：小兒五十日可哺，哺如棗核許。百日加之如彈圓，早晚二哺。其後莫抱於簷下澡浴，當風解衣，哭未斷而乳，胃冷而哺。又不可在神佛前及驢馬之畔，各房異戶之親，諸色物器並不可觸犯，切宜慎之。犯之即害子性命，乃爲驚癎。經云：未三歲勿食鷄肉，子腹中生蟲。

《幼幼新書·拭兒口法》《小兒集驗方》云：小兒初生，每日以井華水或微溫水，將潔淨舊軟帕子裹乳母手指，蘸水撩拭小兒口中，因而捺舌及兩頰，令稍寬舒，即不生口噤、積熱、風疾等病。京畿與山東人多能之，謂之捺兒口。拭畢，仍用少研細入麝香、乾坶子胭脂塗口中，令兒美乳食。

《小兒集驗方》云：東平有一老嫗，善與小兒拭口，使不生痺銀。云：小兒上下唇與齒齦相連處，皆有一筋牽引，若上唇筋緊，即生上痺；下唇筋緊，即生下痺。上痺生瘡滿頭，或生眉間，如有癬狀，瘡癢不已，時復流出黃汁，汁至處又生瘡。若下痺則起腰背，漸至四肢，亦如癬狀，亦瘡癢黃汁不已。若疾盛不治，或頭面上下相通，累年不較。又咬折，或成大疾。惟是每日早晨取溫水一盞，令其乳母以故軟潔淨帕子包手第一指，蘸溫水拭兒口，水中渲下。又拭又捺，使兒口中淨，及捺上下筋，令寬舒，即小兒自美乳食，諸疾不生。亦云：永無痺銀，惟使筋寬舒是法。京畿見小兒失捺，變爲口噤不吃奶，或不解捺而生痺銀者，不可勝數。

《幼幼新書·斷臍法》《嬰童寶鑑》論小兒斷臍云：凡小兒生下，可先浴而後斷臍，及可以衣襯而口嚙之，不然則刀斷。如刀斷者，則以剪刀先於懷中厭令暖方用。又斷之則臍帶不可令長，只如子足長短，短即中寒而傷臟，

長即傷膚。先斷而後洗，即令水入臍中，孩子多天癈，痛苦啼叫，面青黑，爲中水患也。臍若短即腹中不調，常下痢，有中寒之患。其臍不可傷動，傷動即令久不乾，如不乾即傷外風，傷外風即口噤，小兒不可救也。

《秘要指迷》論曰：嬰兒初生剪去臍帶，切令剪刀暖，不可傷冷及外風所侵。

《幼幼新書·灸臍法》 湖南檢法王時發傳：吾家雖大族，獨有本房兒女，自來少虛弱、腹痛、下痢之人，往往氣壯無病。蓋數世以來，男女初生方斷臍時，於所留臍帶上常當灸處，灸大艾炷三十餘壯，所以強盛如此。

《幼幼新書·裹臍法》 《嬰孺》裹臍法：當搥白布令軟，方四寸，新綿厚半寸，與布等合之，穿中央臍貫孔中於表辟之，復以絮裹在上帶之。

張渙：嬰兒初生斷臍之後，宜着熟艾厚裹愛護。若乳母不慎，或因洗浴水入臍中；或兒尿在褥袍之內，濕氣傷於臍中；或解脫，風冷邪氣所乘，令兒臍腫多啼，不能哺乳，即成臍風。先宜急用裹臍法。

《幼幼新書·黃連法》 《小兒集驗方》云：凡小兒初生，必有惡汁留於胸次，若不消去，即胸膈壅塞，易生蘊熱，驚癇、瘡癤，皆由此也。故小兒纔生一臘之內，用好肥黃連數塊搥碎，每少許厚，以綿包裹如奶頭狀，湯內浸成黃汁，時復拈摭一、二點在小兒口內，即惡汁自下，乳食便美。其後，或間以朱蜜與之。若見惡汁已下即已，有只用空綿包，別浸黃連蘸苦汁與之者。

《幼幼新書·韭汁法》 《大觀證類本草注》蕭炳云：小兒初生，與韭根汁灌之，即吐出惡水，令無病。

《本草食療》：初生孩子可搗韭根汁灌之，即吐出胸中惡血，永無病。

《幼幼新書·朱蜜法》 姚和衆：小兒初生六日，溫腸胃，壯血氣。取煉成朱砂如一大豆許細研，以蜜一棗大熟調，以綿搵取，令小兒吮之，一日令盡。

《幼幼新書·牛黃法》 張渙牛黃法：右以眞牛黃一塊許，用好蜜煉熟和成膏。每服一豆大，乳汁化，時時滴口中。形色不實者，不宜多服。若嬰兒胎熱，或身體黃色，宜多服之。

《幼幼新書·汞粉法》 張渙：嬰兒初生第一日纔斷臍，裹袍訖，看兒形色，若面紅潤色赤，啼聲響快者，宜用汞粉半錢，旋旋令兒吮之，良久有臍糞下爲佳。

《嬰童寶鑑》云：凡小兒初生下，速去口中惡物，仍以銀粉抹其口舌上下左右兩頰，然後始可飼朱蜜飲奶，令腹中物下盡，其子易長少患也。

《幼幼新書·猪乳法》 張渙：嬰兒初生滿月內，常時時旋取猪乳滴口中，最爲佳矣。

《幼幼新書·藏衣法》 《子母秘錄》藏衣法：先用一罐盛兒衣，先以清水洗，次經清酒洗，次入大豆一合，次小豆一合，次城門土、市門土、獄門土、葱園中土、韭園土各一合，重重覆之，上用五色綿各一尺五寸重重繫罐口上，用鐵券朱書云：大豆某胡去無辜，小豆歷歷去子癖，城門土見公卿，市門土足人行，獄門土辟盜兵，葱韭園土剪復生。與兒青，令兒壽命得長生。與兒赤，令兒身命皆清吉。與兒白，令兒壽祿皆千百。與兒皂，令兒長壽不衰老。與兒黃，令兒清淨去百殃。急急如律令。將此令於一尺二寸鐵栗上，先用淨墨塗遍，上以朱砂寫此語令在上，置在罐口上，且放便處。待滿三日，然後於月吉向陽高燥之處，入地三尺埋之，罐上令土一尺七寸，唯須牢築，使兒長壽有智慧。

《幼幼新書·剃頭法》 《集驗方》：京畿初剃頭不擇日，皆於滿月日剃之。蓋風俗所尚。前此產婦未得出房，滿月即與兒俱出，以謂胎髮穢惡，多觸神竈，小兒不安，故此日必剃頭而出。剃頭於溫暖避風處剃之。剃後須以生油、杏仁、膩粉頭上捺之，以避風邪。其後小兒剃頭，亦宜用此。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初生論》 兒纔生出母腹中，急當舉之，便以綿絮包裹，抱大人懷之溫暖。雖暑月，亦不可遽去綿絮，須漸漸減去之。蓋乍出母腹中，不可令冒寒也。又急以綿裹手指揩拭兒口眼中周圍穢血，皆令盡淨，不可令入口眼也。若舉遲，失於包裹，則令兒中寒。若穢血得入口眼，則令兒生病。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回氣論》 兒纔生出母腹中，哭聲遲者，急以葱白細鞭其背，呼父小名，即啼。又兒纔生下，氣欲絕，不能啼者，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急以綿絮包裹其兒，頓放大人懷中溫暖。若已包裹，須更添之，令極溫暖。且未得斷臍，將胞衣置炭火上燒之，仍撚大紙，卻盛蘸油點著於臍帶上，往來遍燎之，以臍帶連臍，得火氣由臍入腹故也。更以熱醋湯捋洗臍帶，須臾則氣回啼哭，然後如常洗浴斷臍。此法甚良，救者甚多。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洗浴論》 兒纔生下，須先洗浴，以蕩滌污穢，然後

乃可斷臍也。若先斷臍，則浴水入臍而爲臍瘡等病。及浴水須入藥預先煎下，以瓶貯頓，臨時旋暖用之，不犯生水即佳。幷已後浴之，亦用藥煎湯，揀所宜時日則大良矣。凡浴，宜用寅卯酉日，若初生不值，但於日中選此三時。如時亦不值，唯忌壬午、丁巳、癸巳日時大凶，而與避之，餘皆可也。今具煎湯用藥下項：

用豬膽汁湯浴兒，則不患瘡癬，皮膚滑澤。

用金銀、虎骨、丹砂煎湯，則辟邪惡去驚。單用虎骨亦得。

用李葉切半升煎湯，則解肌熱，去溫壯。

用白芷二兩，苦參三兩，剉碎煎湯，則去諸風。

用葫藶、葱白、胡麻葉、白芷、藁本、蛇床子煎湯，退熱。

用苦參、黃連、豬膽、白芨、杉葉、柏葉、楓葉煎湯，去風。

用大麻仁、零陵香、丁香、桑椹、藁本煎湯，治諸瘡。

用金銀、桃奴、雄黃、丹砂煎湯，則辟邪除驚。

用益母草煎湯，治疥癬諸瘡。

凡煎湯，每用水一斗，入藥煎至七升，去滓，適寒溫用之。冬不可太熱，夏不可令冷，須調停得宜，乃可用之。兒自生之後，須依時洗浴，以去垢污，又不可數數。若都不洗浴，則皮皴毛落，多生瘡疥。凡洗浴時，於背上則微微少用水，餘處任意。既不可極淋其背，亦不可久坐水中，則引驚作病，切須愼之。如常能依法用之，令兒體滑舒暢，血脈通流，及長少病，無不驗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斷臍論》 兒生下，須當以時斷臍。若不以時斷臍者，則令臍汁不乾而生寒，爲臍風之由。斷臍之法，當隔單衣，以牙咬斷之，將暖氣呵七遍。若用刀斷之，須用剪刀，先納懷中暖透，然後方用。不得便用冷刀，多致傷臍生病，宜切戒之。其斷臍帶，當令長至足趺，或云當長六寸。若太短則傷臟，令兒腹中不調，若太長則傷肌，令兒皮枯鱗起。纔斷臍訖，須用烙臍餅子安臍帶上，燒三壯，炷如麥大。若兒未啼，灸至五七壯。灸了，上用封臍散封裹之。法須搥治帛子令柔軟，用方四寸許，上置新綿厚半寸，及上置藥末，適緊慢以封之。如不備其藥，即用極細熟艾一塊，置於上封之，但不令封帛緊急，急則令兒吐哯。又須常切照顧，勿令濕著，及襁褓中，亦不可令兒尿濕，恐生瘡腫及引風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初生服藥論》 兒初生，出母腹，揩拭口眼淨，洗浴了。斷臍畢，裹包訖。且未得與乳，當用好甘草一中指節許，擘碎，以水三蜆殼，煎二蜆殼，以綿纏指，蘸與兒吮之。若吐出惡汁爲佳，若服二蜆殼不吐，即無穢物，不須更服也。此法不問兒虛實壯怯，皆須服之。

次看形色，若面色紅潤，啼聲響快者，用擘破黃連，以湯浸取濃汁，調硃砂末，抹兒口中，打盡腹中舊糞，方可與乳。又法，以汞粉半錢，旋旋吮兒，良久，臍糞乃下爲佳。【略】次用好硃砂一大豆許，細研水飛，煉蜜一蜆殼，看稀稠和膏，分三劑，每用一劑，乳汁化，時時滴兒口中。三日內服盡即止。姚和衆云：煉成硃砂，能溫腸胃，壯血氣也。一日只可一豆許，勿得過也，分三次用。次用眞牛黃一大豆許，細研，以煉蜜酸棗大，和成膏，每用一大豆許，乳汁化下，時時滴兒口中，姚和衆云：能去驚，辟邪惡之氣。若兒形色不實，怯弱者，不宜服之。如胎熱或身體色赤黃者，宜多服，此法在三日外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乳母論》 兒生自乳養者一切不論。若令乳母乳養者，必擇其人，若有宿疾，狐臭癭瘿，上氣喘嗽，疥癬頭瘡，龜胸駝背，鼻齆緊唇，痴聾喑啞，顛狂驚癎，疽癰等疾，並不可令乳兒也。

凡乳母乃血氣化爲乳汁，則善惡悉由血氣所生。應喜怒飲食，一切禁忌並宜戒愼。若縱性恣意，因而乳兒，則令兒感生疾病也。若房勞乳兒，則令兒瘦羸，交脛不能行。若醉以乳兒，則令兒身熱腹滿。若畜熱乳兒，則令兒變黃，不能食。若怒以乳兒，則令兒驚狂上氣。若吐下乳兒，則令兒虛羸氣弱。是皆所忌也。

凡每乳兒，乳母當先以手按散其熱，然後與兒吮之。若乳驚汁湧，恐兒嚥乳不及，慮防噎噎，則輒奪之，令兒少息，又復與之，如是數反則可也。又當視兒饑飽節度，一日之中，知幾乳而足，量以爲常。每於早晨，若有宿乳，須當捻去。若夏月不去熱乳，令兒吐哯，冬月不去寒乳，令兒咳利。又若兒大喜之後，不可便乳，令兒驚癎；若兒大哭之後，不可便與乳，令兒吐瀉。又乳兒不可太飽，恐停滯不化。若太飽，則以空乳令吮則消。

凡每乳兒，乳母當以臂枕兒頭，令兒口與乳齊，乃乳之。不可用膊，即太高，令兒飲乳不快，多致兒噎。又乳母欲寐，則奪去其乳，恐睡著不覺，被乳塡沃口鼻，別生其他事，又且不知兒饑飽也。

凡兒生六十日，目瞳子成，能識人。百日，任脈成，能反覆。一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獨坐。二百日，掌骨成，能匍匐。三百日，臏骨成，能獨立。三

百六十日，膝骨成，能移步。乳母常須依時按節，續續教引，使兒能會，此是定法也。即不得常常抱持，過時都不教引，致令兒筋骨弛墮，又恐成腰腳之疾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慎護論》　凡乳母慎護養兒，乳哺欲其有節，襁褓欲其有宜，達其饑飽，察其強弱，適其濃薄，循其寒燠，蓋自有道，不可不知也。

凡兒自初生至滿月，宜常常時取豬乳汁滴兒口中，令嚥，最爲佳妙。又以珍珠末一大豆許，用蜜一蜆殼和之，分三次或四次，每十日內外與一次，塗兒口中，安心神，鎮魂魄。

凡兒生肌肉未成，不可與暖厚新綿之衣，當與故絮帛薄衣。若與新綿厚暖，則蒸燠生熱，筋骨緩弱。故《聖濟經》云：襁褓者，衣欲舊帛，綿欲故絮，非乃惡於新燠，亦資父母之餘氣，以致養焉。

凡乳母，若遇天和無風之時，當抱兒在日中嬉戲，使數見風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硬密，堪耐風寒。若藏幃帳之內，重衣溫暖，譬如陰地草木，不見風日，則脆軟不任，易爲傷損。故《聖濟經》言：重衣溫厚，幃帳周密，宜與減，甚則傷皮膚，害血脈，是生多疾也。

凡兒常令薄衣，雖冬月，但令著兩夾衣，及衲衣之類。若極寒，即漸加舊絮衣。人家多務愛惜，乃以新綿厚衣，溫養過宜，適以爲害。薄衣之法，當從秋習之，若至來春稍暖，須漸減其衣，不可便行卒減，恐令兒傷中風寒。

凡兒於冬月須着帽項之衣，夏月須着背褡。及於當脊，更襯綴一重，以防風寒所干。謂諸藏之俞，皆在於背故也。又常令乳母每日三時摸兒項後筋兩轅之間，名曰風池，若熱，即須熨之，令微汗則愈。諺云：戒養小兒，慎護風池者是也。

凡兒於春時，不可覆頭裹足，致陽氣不得出泄，則發熱矣。

凡兒常當看覷消息，無令身體有汗。若汗出則致腠理虛，而以受風寒。晝夜寤寐，皆當慎之。須審天氣冷暖，衣複厚薄，及以治之。

凡兒於暑月，時常令在涼處，勿禁水漿，但少少與之，唯是不宜多與。

凡兒不可抱於簷下洗浴，又不可當風解脫，恐爲寒干。又啼哭未斷，不可與乳。冒冷衝寒，不可哺飼，恐爲食傷。又不可近神佛之前，驢馬之畔。又不可令兒見怪異之物，及各門異戶不相識之人，恐爲客忤。

凡兒生三日之外，當與少哺。姚和衆云：以粟米煮粥飲，研如乳汁，每日與半蜆殼許，以助穀神，導達腸胃。孫眞人云：以粳米飲，七日外與三大豆許，慎不可雜與藥喫。巢氏云：兒生滿三十日後，當哺少物，如二棗核許。至五十日，如櫻桃許。至百日，如大棗許。若乳少，當以意增之，不可多與，恐不能勝，別生病矣。若乳多，不消哺食者，亦須少少與之，以壯腸胃。兒大稍稍增之，當有常劑。《聖濟經》亦云：兒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以賴穀氣也。哺之多少，量日爲則。如是則五臟得養，而胃氣壯矣。今之養小兒者，多務愛惜過當，往往至二三歲，尚未與食，致脾胃虛弱，體力怯軟，平生多病。若在半年之後，宜煮陳米稀粥與之。十月以後，漸與稠粥爛飯，以助中氣，則自然易養少病。惟忌生冷油膩葷茹甜物。

凡小兒乳哺，既有常劑。若忽爾卻乳哺少者，此是腹中少有不和也，便當與微微下之。若都不肯食，但飲少乳者，此傷重，要下之，不可不下也。若不與下，則生寒熱，或爲吐利，及爲癖積，脈大者發癇，皆不早治之由也。孫眞人亦曰：小兒寒熱，亦當下之，乃差。又小兒乳哺不能無痰癖也，常當節適之。若稍不進乳食，便以微藥剋化，紫圓最妙。不得行駃藥轉利，又不得爲無事而遷延，致病大即難治爾。小兒微患，便與微下，則損不甚而易愈矣。若於春夏之時有疾，《千金》云：立夏後，切不可妄行吐下，及微疾亦不可亂行針灸。蓋針炙傷經絡，吐下損府藏故也。若誤行轉瀉，則使下焦虛而上焦熱，變成大病也。故巢氏有言，小兒春夏，自非甚病，決定不可吐下者是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忌論》　凡小兒有不可食之物，不可不知，今具於後。

小兒不可多食栗子，令兒氣弱行遲，熱食則氣壅。

小兒不可食蕨菜，令兒立則無力，久不能行。

小兒不可食芡，令兒不能行。

小兒不可食黍米、雞肉、胡瓜，令兒腹中生蟲。《經驗方》云：小兒未斷乳，食雞肉令兒腹生蛔蟲。

小兒不可食越瓜，令兒發痼疾。

小兒不可食麥，令兒髮落。麥是蕎麥也。

小兒不可食鼈茨，令兒臍下痛。

小兒不可食鱘魚，令兒生癥癖。

小兒不可食炒豆、豬肉，令生氣壅致死。

《醫說·小兒·薏苡浴兒》 薏苡葉煎湯浴初生嬰兒，一生少病。暑月可作熟水，暖胃益氣血。《瑣碎錄》。

《醫說·小兒·小兒得地氣方行》 小兒未會行能坐，不可常常抱在手中，可以入坐車。能獨坐，春夏坐於地上，寒則以薦蓆襯之，人得地氣方能行。惜之過當，常抱持之，所以當行而不能行也。萬物非土不生，故小兒亦要得地氣也。以上《醫錄》。

《小兒病源方論·養子真訣》 養子調攝

養子若要無病，在乎攝養調和。喫熱、喫軟、喫少則不病；喫冷、喫硬、喫多則生病。忍三分寒，喫七分飽。頻揉肚，少洗澡。

婦人乳汁者血也，其血屬陰，味甘而性冷。飲乳小兒，因用湯水搌繳唇口，致令冷氣入腹，傷動脾胃，遂成大患也。

養子十法

一要背暖。經云：其背脊骨第三椎下，去骨兩傍各一寸半，是肺腧二穴也。若背被風寒，傷於肺腧經，使人毫毛聳直，皮膚閉而爲病。其證或咳，或嗽，或喘，或嘔噦，或吐逆，及胸滿增寒壯熱，皆肺經受寒而得之，故宜常令溫暖。

二要肚暖。俗曰：肚無熱肚。肚者，是胃也，爲水穀之海。若冷則物不腐化，腸鳴腹痛，嘔噦泄瀉等疾生焉。經云：胃熱能消穀。必能飲食，故肚宜暖。

三要足暖。經云：足是陽明胃經之所主也。俗曰：寒從下起。此之謂也。

四要頭涼。經云：頭者六陽之會，諸陽所腠也。頭腦爲髓之海，若熱則髓溢汗泄，或囟顱腫起，或頭縫開解，或頭瘡目疾。俗曰：頭無涼頭。故頭宜涼。

五要心胸涼。其心屬內火，若外受客熱，內接心火，則內外俱熱也。其證輕則口乾舌燥，顋紅面赤，重則啼叫驚掣，故心胸宜涼。

六者，勿令忽見非常之物。小兒忽見非常之物，或見未識之人，或雞鳴犬吠，或見牛馬等獸，或嬉戲驚觸，或聞大聲，因而作搐者，緣心氣乘虛而精神中散故也，常用補心溫氣藥治之。如用鎮心法，水銀、牛黃、朱砂、金銀、腦子等藥，則成慢驚風搐。如腹脹足冷者，難治也。

七者，脾胃要溫。經云：脾爲黃婆，胃爲金翁，主養五臟六腑。若脾胃全固，則津液通行，氣血流轉，使表裏冲和，一身康健。蓋脾胃屬土，而惡濕冷。飲乳小兒，多因變蒸，上唇腫而頭熱，或上氣身熱，父母不曉，妄作傷風傷食治之。或以解藥出汗，或以食藥宣利，或以涼藥鎮心，或以帛蘸湯水搌繳唇口，致令冷氣入兒腹內，傷兒脾胃，搏於大腸。故糞便青色，久而不已者即吐，吐而不已者作搐，見兒作搐，又言熱即生風，轉用涼藥治之，因此敗傷眞氣而不救者多矣。經云：脾土虛弱，肝木盛冷，故筋攣而作搐，宜用補脾溫胃下氣藥治之。藥性既溫則固養元陽，冷則敗傷眞氣，是以脾土宜溫，不可不知也。

八者，兒啼未定，勿便飲乳。嘔奶，糞青色，緣兒在胎之時，其母取冷過度，冷氣入於胎胞之中。兒生之後，因悲啼未定便與乳奶，與冷氣蘊蓄於腹內，久而不散，傷兒脾胃，輕則嘔奶糞青，重則腹脹肚鳴，氣逆涎潮，以致難愈。急宜服長生元以治之。

九者，勿服輕朱。輕粉味辛性冷，下痰損心氣，朱砂味甘性寒，下涎損神氣。二味相合，雖下痰涎，其性寒冷，損心損神，亦不可獨用也。若兒胎受壯實，服之軟弱也。若兒胎受怯弱，服之易傷也。新生嬰兒，下胎毒、墜痰涎，多致損害，皆是輕、朱二味之所誤也。

十者，宜少洗浴。小兒一週之內，皮毛肌肉、筋骨髓腦、五臟六腑、榮衛氣血，皆未堅固，譬如草木芽芽之狀，未經寒暑，嬌嫩軟弱，今嬰孩稱爲芽兒故也。一週之內，切不可頻頻洗浴。恐濕熱之氣，鬱蒸不散，身生赤遊丹毒，俗謂之赤流，片片如胭脂塗染，皆腫而壯熱。若毒入腹者，則腹脹硬氣，以致殺兒，此因洗浴而得也。若肌肉寬緩，腠理開泄，包裹失宜，復爲風邪所乘，而身生白流，皆腫而壯熱也。或增寒壯熱，鼻塞腦悶，或上氣痰喘，咳嗽吐逆，種種之疾，皆因洗浴脫着而得也，爲兒父母宜鑑之哉。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初生》 拭穢法：嬰兒在胎，口中有惡物，纔生不候聲出，疾用軟帛或綿裹手指，蘸黃連、甘草汁，拭口惡汁。稍定，更以蜜少許調朱砂末一字，抹入口中，鎮心安神，解惡物之毒，一生免瘡豆之患。妊娠臨月預辦之。

刺泡法：小兒纔生下即死，用此法可救活。急看兒口中懸癰、前腭上有

泡，以手指摘破，用帛捏拭血令淨。若血入喉，即不可治。

回氣法：初生氣欲絕，不能啼者，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急以綿絮包裹抱懷中，未可斷臍帶，且將胞衣置炭火爐中燒之。仍作大紙撚，蘸清油點著，於臍帶上往來遍帶燎之，蓋臍帶連兒臍，得火氣由臍入腹。更以熱醋湯盪洗臍帶，須臾氣回，啼泣如常，方可浴洗了，卻斷臍帶。

通便法：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漱口了，吸咂兒前後心幷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凡三五次，漱口吸咂，取紅赤爲度，須臾自通。不爾無生意。有此證，遇此法，可謂再生。

貼囟藥　治出胎時被風吹，鼻塞，服藥不退。

右用天南星爲末，生薑自然汁調成膏，貼囟上，病去除之。

奇方　治初生下遍體無皮，但是紅肉，宜速以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

又治生下遍身如魚泡，又如水晶，碎則成水流滲。

右用密陀僧研，絹羅內羅過，乾摻。仍服蘇合香圓。

又治七日腎縮，乃初生受寒所致。

右用硫磺、茱萸各半兩，爲末，研大蒜調塗其腹。仍以蛇床子微火燒熏之。

《丹溪心法・小兒》　小兒初生，未經食乳，急取甘草一寸，火上炙熟細切，置地上出火毒一時許。用水一小盞，熬至三分之一，去滓，用新綿蘸滴兒口中，令嚥盡。須臾，吐痰及瘀血，方與乳食，年長肌膚無病。

《嬰童百問・初誕》　嬰童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成，五臟六腑，百骸之體悉具，必藉胎液以滋養之，受氣既足，自然分娩。初離母體，口有液毒，啼聲未出，急用軟綿裹指，拭去口中惡汁，雖是良法，然倉卒之際，或有不及如法者。古人有黃連法、朱蜜法、甘草法，用之殊佳。免使惡物嚥下，伏之於心。遇天行時氣，久熱不除，乃乘於心。心主血脈，得熱而散，流溢於胃，而胃主肌肉，發出於外，故成瘡疹之候。世之長幼，無有可免者。若依初生拭口之法，得免痘疹之患。或有時氣侵染，只出膚瘡細疹，易爲調理，亦孩童之幸也。楊氏云：初生拭口不前，惡穢入腹，則腹滿氣短，不能飲乳者，宜用茯苓丸加減治之。又法：下胎毒，臨產落草時，濃煎淡豉汁服，極好。不可與辰砂、黃連、輕粉等。

《全幼心鑑・小兒胎稟說》　富貴之家，居於奧室，懷孕婦人，饑則辛酸鹹辣，無所不食；飽則恣意坐卧，不勞力，不運動。所以腹中之子，胎受軟弱。兒生之後，洗浴襁包，藏於幃帳之內，不見風日。譬如陰地之中草木，少有堅實者也。

《全幼心鑑・護養之法》　悲喜莫乳　悲喜令兒乳，痰涎嗽不通。停留胸膈上，吐□□□。

巢氏云：小兒飲乳，因冷熱不調，停積胸膈之間，結聚成痰，痰多則令飲不下，吐痰沫，變痰結，微微壯熱。痰食壯熱不止，則發驚癇。

《保幼須知》云：小兒飽食後不可食乳，恐生走馬疳。

哺兒

湯氏曰：初生小兒乳哺須要得法。乳者奶也，哺者食也。乳後不得便與食，哺後不得便與乳。小兒脾胃怯弱，乳食相併，難以尅化，周歲以上，必成乳癖食癖，於腹中作疼作熱，疳病從此起也。初生小兒始哺，十日前如棗核大，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子大，百日如棗。若乳母奶少不得從此法，當用意增之，卻不可過飽。若兒不嗜食，勿強與之，強與之則不消，必成疾也。

強施乳食令兒病

不善操舟者，罪河之屈曲，非河之罪也，不善操舟者之罪也。不善乳兒者，罪兒之多病，非兒之罪也，不善乳兒者之罪也。後漢王符《潛夫論》云：嬰兒常病，傷於飽也。乳哺多，則生癇疾。蓋小兒饑病多有傷患。

《素問》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大抵強飽乳食，自令兒〔病〕，信然矣。

《全幼心鑑・初生浴法》　小兒洗浴，不可先斷臍帶，候洗了方斷，不致水濕傷臍，可免臍風、臍瘡等證。用清油調髮灰傅臍。洗兒不可用水打濕臍帶。

小兒生下，可先浴，後斷臍。切不可使冷鐵，須預致剪刀於懷中令暖，以軟絹裹臍，然後斷之。蓋臍不可令長，又不可太短，只取兒足掌長。如長則不乾，引外風則成臍風；太短則傷臟，內痛面青，啼叫不已。浴水煮以金銀、丹砂、虎頭骨，則除驚癇，客忤；煮以銅鐵器，則辟惡氣；煮以桃、楮、李根，黃連、豬膽，不生瘡，不生丹毒；煮以麥門冬、子荆芥、鉛錫，則安心氣。覺旦暮欲生，預以甘草浸水一宿，銀銚煮水成膏，入丹砂末，合和少許塗舌，則去嚥瘀惡毒物妙。斯法預防諸疾，患禍不作，自然成立矣。

浴兒湯熟，添少許清漿水，一捻鹽。浴兒訖，以膩粉摩兒，既不畏風，又引散諸氣。夏中盛暑時，乳母浴後，或兒啼，不可與奶喫，能令成胃毒，秋成赤白痢。浴後可令定息良久，熟揉乳之，故(可)〔無〕患。初生兒浴，用豬膽一枚投入湯中，周歲已前，可免瘡疥。浴時調和湯看冷熱，若或冷或熱，令兒驚而成疾也。第三日宜用五根湯除惡氣，不驚，瘡毒之患，浴兒良，去不祥。

小兒莫抱於簷下澡洗，當風解衣，及近神佛之前，驢馬之畔，各異戶之親，諸色物器，並不可觸犯，切宜忌之。

浴兒之法要相當，莫遣頻頻弄水漿，冬令恐風吹着背，夏涼因熱入於腸。將豬膽汁傾於水，桃李根湯洗更良，免使後來生瘡疥，孩兒從此日安康。

洗浴吉凶日：寅、卯、酉日吉，壬午、丁未、壬申、丁巳、癸巳兇。

噦瘀證　小兒噦瘀者，乃生下浴之遲也，作病四肢寒慄多啼。若見啼聲不生，面臉青紫，舌上白胎，若胸乾噎不下，手足時搐，皆死候。

髮際穴　小兒初誕收生者，多於頭額前髮際中間灸之，蓋取其可以截風路也。諸風篤證，藥力不及，昏迷沉絕，嘿然無聲，於此灼艾，每有扶危之功。然亦顧其善後之劑何如爾。百會一穴在頂心端，正旋毛間，亦濟危困者以是哉！

《育嬰秘訣·蓐養以防其變》　蓐養之時，順而易者，無苦也。設使逆而難者，必得穩婆之老慣熟謹慎輕便者，輔翼調護之。苟非其人，則母子之免于患者亦罕矣。

回氣捷法　兒才生下即氣絕，不啼哭，俗名悶臍生，即寤生也。必是難產，或冒寒所致。必以綿絮包裹，抱懷中，不可斷臍帶。且將包衣置火上鍋銚滾水中煮之，仍以熱水于臍帶抹之，使暖氣由臍入腹，須臾氣回，啼哭如常，方可浴洗，斷去臍帶。今鄉俗見寤生者，即連呼其父乳名，縱有醒者，如兒寐中呼喚驚醒也。

拭口時法　兒初生，穩婆急以綿裹指，拭兒口中惡物令淨，方可浴穢，若不急拭，啼哭一聲，咽下，則生百病矣。然倉卒之際，或有不及如法者，古人有甘草法、黃連法、硃蜜法，用之殊佳。其法臨月預備甘草一錢切煎，以綿裹指，蘸甘草汁，拭其口中令淨。次用黃連細切五分，捶碎綿裹，放甘草沸湯中同浸泡湯，如上法拭口。拭畢，更用硃砂大豆許，研極細，入蜜螺殼許，和之，拭兒口中，然後以乳乳之。此葛稚川眞人時方也，非獨能解惡穢之毒，亦可安神，免瘡疹驚風之疾。

又秘方：取兒胞衣上臍帶一、二寸許，焙爲末五分，黃連末二分半，硃砂末一分，共研，用蜜和。當生下三日內抹兒口中，令咽之，以解胎毒，名曰育嬰解毒延齡膏。

又方：兒生下一日之內，用甘草一節長，炙透切細，以水二合，煮取一合。以綿裹指，蘸汁點兒口中約一蜆殼，吐出胸中惡汁，待其饑渴更與之。若兩服不吐，盡一合止。則小兒智慧無病。

浴兒法　臨產時，預取獵豬膽一枚，以水七升，煮取四升，澄清浴兒，令長大及終身永無瘡疥。

如兒生下，浴水未到，且以綿絮包裹，暖抱大人懷中。浴湯須調和，若冷熱失宜，則令兒驚，亦致五臟疾矣。雖浴出亦當暖之，雖遇夏月，亦未可去其綿絮。以乍出母腹，不可令冒寒氣也。

兒生三日，浴用五枝湯。

斷臍法　兒生下浴後，方可斷臍，口咬最好，或以火燎而斷之，或以剪刀放火上燒熱剪之。斷後，艾炷從斷處燒三壯，令暖氣入腹，可免臍風之疾。斷臍後用蘄艾杵爛和綿絮包護其臍，勿令犯脫，使寒濕之氣入之，則成臍風、內癇之疾。斷臍後，或臍已落未乾時，或傷于風濕，或尿在抱裙之內，必成臍風、內癇腹痛，誤兒命矣，愼之！愼之！

哺兒法　兒生下後，產母乳汁未行，必擇乳母年壯體厚，乳汁濃白者，以乳之可也。產母乳汁既行，必須揉而捏去之，此乳不可哺也。積滯之氣，恐損兒也。

凡兒吮乳，初則乳汁漸行，其來尚緩而少，久則如泉湧出，急而且多，急取出之，恐兒氣弱，吞咽不及，錯喉噴吐，傷胃氣也。

兒生七日，助穀神以導達腸胃。用粟杵爛粥飲與乳母，日與一二匙吃。或用粳米研爛亦佳。

刮泡法　兒生後十日之內，常抱向明處，視其口中懸癰上腭，有小胞子如珠堆積者，急用銀挖耳刮去之，或以手指甲刮去之，任以軟綿拭去惡血，煎甘草湯洗之。不然，則泡落成疾，不可救矣。

通便法　兒初生後，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漱口，亟吸咂兒前後心幷臍、兩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凡三五次。漱口吸咂，取紅赤

爲度，須臾自通，不爾無生意。

又古用皂角燒存性，研爲細末，煉蜜作丸，如棗核樣，內穀道中，即通。

貼囟法　兒生後，鼻塞氣促，吮乳不得者，用天南星一錢，北細辛五分，共爲細末，生薑汁、生葱汁共調成膏，塗貼囟上，自愈。

牛黄法　兒生三日，出驚邪，除惡氣，用眞牛黄大豆許，細研，以石蜜如酸棗許，共研勻，以綿蘸之與吃，一日令盡。

《育嬰秘訣·鞠養以慎其疾》　小兒神氣衰弱，忽見非常之物，或見未識之人，或聞鷄鳴犬吠，或見牛馬禽獸，嬉戲驚嚇，或聞人之叫呼，雷霆銃爆之聲，未有不驚動者也，皆成客忤驚癎之病。蓋心藏神，驚則傷神；腎藏志，恐則志失。大人皆然，小兒爲甚也。凡小兒嬉戲，不可妄指他物作蟲作蛇。小兒啼哭，不可令裝扮欺詐以止其啼，使神志昏亂，心小膽怯成客忤也。不可不愼。

小兒玩弄嬉戲，常在目前之物，不可去之。但勿使之弄刀劍，銜銅錢，近水火，見鬼神耳。

小兒能言，必教之以正言，如鄙俚之言勿語也。能食則教以恭敬，如褻慢之習勿作也。能坐能行則扶持之，勿使傾跌也。宗族鄉黨之人，則教以親疏尊卑長幼之分，勿使諜嫚。言語問答，教以誠實，勿使欺妄也。賓客教以拜揖迎送，勿使退避也。衣服器用五穀六畜之類，遇物則教之，使其知之也。或教以數目，或教以方隅，或教以歲月時日之類。如此則不但無疾，而知識亦早也。

小兒週歲有病者，勿妄用藥，調其乳母可也。不得已而用，必中病之藥，病衰則已，勿過其則也。

幼科有拏掐法者，乃按摩之變也。以小兒未週歲者，難以藥餌治，權宜之則可以治外邪，而不能治內病也。能治小疾及氣實者，如大病氣虛者用之，必誤兒也。爲父母喜拏而惡藥，致令夭折者，是誰之過歟？

父母常將幼子憐，幾因愛恤取愁煩。《育嬰家秘》無多術，要受三分饑與寒。

人之無子者，置姬妾、覓方術、問命卜、禱鬼神，其心勞矣。及其生子，愛恤之深，保養之失，過於熱也，熱則生風，過於飽，飽則成積，醫不擇良，藥或犯毒，不可救也。柳子《種木傳》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所以取譬也。

諺云：若要小兒安，常受三分饑與寒。饑謂節其飲食也，寒謂適其寒溫也，勿令太飽太暖之意，非不食不衣之謬說也。

頭要清涼背要溫，露其下體養眞陰。天時勿犯如春候，寒熱乖違客氣侵。

此言適其寒溫之法也。頭者六陽之會，常要涼，不可纏裹。腹爲陰，背爲陽，皆臟腑之兪膜也，常要和暖，不可便露。小兒純陽之氣，嫌於無陰，故下體要露，使近地氣以養其陰也。天時者，即寒熱也。春者溫和之氣，萬物皆賴以生長也。謂襁褓之中，寒不犯寒，熱不犯熱，常如春氣溫和時，以長養兒之身體。若有乖違，寒熱之客氣來侵矣。

乳爲血化美如餳，肉穀雖甘更亂眞。到得後來能食日，莫教縱恣損脾陰。

此言節其飲食之法也。兒在母腹之時，賴血以養。既生之後，飲食之乳，亦血之所化也。雖有穀肉，不可與之，以亂其腸胃中和之氣。至於能食，尤當節之，不可縱其所好，以快其心，因而致病者多矣。《內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不可不愼也。

耳目之神寄在心，異聞異見易生驚。痰生氣逆因成癎，恨煞終身作廢人。

乳母須求不病人，擇其體厚性和平。不貪口腹無淫慾，鞠養何求子不成。

養子之道當擇乳母，必取無病婦人，肌肉豐肥，性情和平者爲之，則其乳汁濃厚甘美，瑩白溫和，於子有益。如病寒者乳寒，病瘡者乳毒，貪口腹者則味不純，喜淫慾者則氣不清，何益於子？故宜遠之。

《幼科發揮·治未病》　臍在兩腎之間，任衝胃三脈之所係也。兒之初生，斷臍護臍，不可不愼。故斷臍之時，隔衣咬斷者，上也；以火燎而斷之，次也；以剪斷之，以火烙之，又其次也。護臍之法：臍既斷矣，用軟布纏裹，待乾自落，勿使犯水也。三朝洗兒，當護其臍，勿使水漬入也。臍落之後，當換包裙，勿使尿濕浸及臍中也。如此調護，則無臍風之病。所謂上工治未病，十得十全也。

小兒病有三：因衣太厚則熱，太薄則冷，冷熱之傷，此外因也。乳多則飽，乳少則饑，饑飽之傷，內因也。客忤中惡，墜仆折傷，此不內不外因也。

順乎天時，適其寒溫，則不傷冷傷熱矣。愼擇乳母，節其飲食，則不傷饑飽矣。調護之法，愛惜之深，必無縱弛之失矣。愼勿使庸醫妄用湯丸，誤兒性命。

《保嬰撮要·初誕法》 小兒初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臟腑百骸藉胎液以滋養，受氣既足，自然生育。分娩之時，口含血塊，啼聲一出，隨即嚥下，而毒伏於命門，遇天行時氣久熱，或飲食停滯，或外感風寒，驚風發熱等因，發爲瘡疹。須急於未啼時，用軟帛裹指，挖去其血，用黃連、豆豉、硃、蜜、甘草解之，後雖出痘亦輕矣。有嚥入即時腹脹、嘔吐、短氣，不乳者，用茯苓丸治之。但黃連性寒，若稟母氣膏粱積熱者，宜服；若滋味淡薄，胎氣元弱者，又不宜用。其硃砂固能解毒，恐金石鎮墜，不若只以牛黃分許，蜜調與吮爲佳。世多用犀角解毒丸，其胎氣虛寒虛弱者，反傷脾胃生氣，甚致不育。又有嬰兒因其難產，或冒風寒而垂危者，切不可便斷臍帶，急烘綿絮，包抱懷中，急以胎衣置火中煨燒，更用大紙捻於臍帶上，往來燎之，使暖氣入腹，須臾氣復自甦。尤戒浴沐，恐腠理不密，元氣發泄，而外邪乘之也。

《保嬰撮要·護養法》 巢氏云：小兒初生，肌膚未實，宜用舊絮護其背，不可太暖。更宜數見風日，則血氣剛強，肌肉緻密。若藏於重幃密室，或厚衣過暖，則筋骨軟脆，不任風寒，多易致病。衣服當隨寒熱加減，但令背暖爲佳，亦勿令出汗，恐表虛風邪易傷。乳哺亦不宜過飽，若宿滯不化，用消乳丸治之。陳氏所謂忍三分寒，吃七分飽，頻揉肚，少洗澡，要肚暖、頭涼、心胸涼，皆至論也。須令乳母預愼七情六淫，厚味炙煿，則乳汁清寧，兒不致疾。否則陰陽偏勝，血氣沸騰，乳汁敗壞，必生諸證。若屢用藥餌，則臟腑陰損，多致敗證，可不愼歟。大抵保嬰之法，未病則調治乳母，既病則審治嬰兒，亦必兼治其母爲善。

《保嬰金鏡録·論初生用藥》 愚謂凡小兒在月內外者，調補之劑，每服亦不過二三匙。若表散攻伐之藥，則每服只可匙許而已，過多則反傷元氣。餘當量大小虛實加減。若乳母之疾，致兒爲患，當治母爲主，子少服之。後倣此。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小兒初生總論》 凡小兒初生，一週之內，密室襁褓，天地八風之邪，豈得爲害。良由在胎之時，母失調護，或過勞相干，或過食傷胃，或驚恐相觸，或跌撲致傷，誕生之後，故有胎驚、胎黃、胎寒、胎熱、胎肥、胎怯諸證生焉。外因浴洗、拭口、斷臍、灸囟之不得其法，致有噤口、臍風、鎖肚、不乳等證。患此者，多難救療。雖黃帝之聖，亦稱不能察別。今世小兒醫，尤宜精審淺深虛實而權衡爲治，乃濟世之良工也。

《醫學入門·小兒門·初生裹臍》 夫人之臍也，受生之初，父精母血，相受凝結，胞胎混沌，從太極未分之時，一氣分得二穴，穴中如產四穴，外通二腎，內長赤白二脈，四穴之中，分爲表裏。在母腹中母呼兒呼，母吸兒吸，是一身臍帶，如花果在枝而通蒂也。一月一週，眞氣漸足。既產，胎衣未脫，臍帶且緩斷，倘臍門未閉，感風傷寒，即損嬰兒眞氣。遂以艾火熏蒸數次，則眞氣無患矣。凡初生時，用綿裹臍帶，離肚二三寸處，以綿紮住，卻於綫外將臍帶剪斷，片時去綫。待血流盡，看近肚處，臍有兩小孔，一大孔，用鵝毛管送煉臍藥一二分，入大孔內，以手指輕輕揉散，艾灸臍頭三炷，結作疙瘩，軟帛腰裹，切不可時常揭看，待臍落去，自無風矣。又法：落胎之時，視其臍軟者，不須治。如臍硬直者，定有臍風，急用銀簪於臍根旁刺破一二處，入麝香末少許，艾灸三炷，極妙。

《醫學入門·藏胎衣》 小兒胎衣，藏之宜生氣方上。正月子方，二月丑，三寅四卯，五辰六巳，七午八未，九申十酉，十一戌十二亥方。如生氣方有不便，依曆日藏於奏書博士月德方上，忌月空三殺太歲方上。俗多置之河中者非。

《醫學入門·調護》 養子須調護，看承莫縱弛。乳多終損胃，食壅即傷脾。被厚非爲益，衣單正所宜。無風頻見日，寒暑順天時。初生三五月，宜襁縛令卧，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癎。六個月方可與稀粥，不可將乳同吃，令兒生疳積。五歲方可吃葷腥。

《赤水玄珠·幼科·初誕門》 小兒初誕，猶如嫩蕊嬌花，切當調和得宜，庶無不測之證。古謂初離母體，口有液毒，啼聲未出，急用絲綿裹指，拭去口中濁穢爲妙。此固良法，然倉卒多不暇及，且亦多有拭之而不見物。古人有落地解毒法、回氣法、將護法、種種森立，蒐輯於左，以爲保生良式。

又秘法：用本兒落下臍帶，瓦上焙燥爲末，入辰砂、黃連、甘草各末五分，和勻蜜拌，做三、五次塗乳母乳上，俟兒吞之，必使一日夜吞盡。次日惡毒皆從大便而出，日後不但痘疹稀疏，竟有不出痘者。俟臍帶落下，即便製服，在六、七、八日之間爲妙。其辰砂必須研極細末，以甘草湯飛過，任服無

害。此方一以解毒，一以補養。蓋臍帶乃有生初之河車也，繫於母之命門，兩腎之所主，乃以腎補腎，腎既充足，即不受邪，故無他日變黑歸腎之證，亦無囟門不合之疾，生一兒即得一見，眞保生最上一乘良法。

戒灸：北方誕後三日，每用艾灸囟門，以免驚風。緣北方地土嚴寒，故俗灸之以御寒。善調護者，何必令兒受此一翻痛苦也。今南方每亦倣效，予屢見灸後發熱，大小便秘，因而驚搐，遂致不救，良切憫焉，殆無事生事也。詎思南方地熱，臨孕者又不斷慾食淡，厚味是貪，恣情肆意，胎已受毒，加之以灸，是以油濟火也，曷克當之。

浴兒法：第三日浴兒，予每用五枝湯極妙。五枝湯者：桑、槐、榆、桃、柳是也。各取嫩枝三寸長者二、三十節，煎湯看冷熱入豬膽汁二個浴之。週歲內可免瘡疥丹毒，又可以避邪惡。蓋三日浴兒，俗禮也。倘兒生脆弱，遲十數日或半月亦無害。擇晴明吉日，於無風房內浴之。

《赤水玄珠·幼科·鼻風傷囟》 凡乳母夜睡，鼻孔切不可與兒頭相近，恐呼吸鼻風吹其囟門，疾變百出，愼之愼之。

《赤水玄珠·幼科·斷乳法》 畫眉膏，候兒睡濃時塗其兩眉上，醒來自然不吃乳。未效，再塗則效。

《萬病回春·小兒科·小兒初生雜證》 初生三五月，宜綳抱令卧，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癇。

乳與食宜相遠，不宜一時混吃，令兒生疳癖痞積。

宜用七八十歲老人舊裙舊襖改作小兒衣衫，眞氣相滋，令兒有壽。官貴之家，切不宜新製紵絲綾羅氈絨之類與小兒穿，不惟生病，抑且折福，必致夭殤。

小兒生四五個月，止與乳吃，六個月以後方與稀粥哺之，週歲以前切不可吃暈腥、并生冷之物，令兒多疾。若待二三歲後，臟腑稍壯，纔與葷腥方可。

《痘疹傳心錄·擇乳母》 乳者，以其氣血化而成乳汁也，立情善惡悉是血氣所生。故乳母宜擇精潔、純厚、篤實、及乳濃厚者爲佳。若殘疾、陋惡及乳清淡者不宜用。故曰：漸染之久，識性一同，猶如接木之造化，故不可不擇也。

《痘疹傳心錄·乳兒法》 初生芽兒，藉乳爲命，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爲水，若乳傷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瀉之病作矣。故曰：乳母飲食下咽，乳汁便通，情欲動中，乳汁便少。若母爲氣鬱不舒，乳必滯凝，令兒食之，疾病立至。兒哭未定，遽以乳哺，氣逆不消，或成乳癖。夏傷熱乳，令兒嘔逆；冬傷冷乳，令兒咳利；母醉而乳，令兒身熱腹滿；新浴而乳，令兒喘吐；新房而乳，令兒羸瘦；懷娠而乳，令兒黃瘦，腹大腳軟。故乳母最宜謹節。至若兒病服藥不效者，必察乳母病因。先將乳母調治，子亦服之，無不效矣。經曰：母病則子病，母安則子安。正此謂也。張子和嘗授人以養子之法，凡食不可過傷，衣不可太厚，兒未坐時暫卧赤地。及能坐時，以鐵鈴木壺雜戲之物連以細繩，置之水缸中，使一沉一浮。炎夏之時，令坐其旁，掬水弄鈴，以散諸熱。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手得寒水，陰氣達於心中，則暑熱不中，乃不藥之藥也。

《痘疹傳心錄·調護法》 小兒初生，肌膚嬌弱，不可衣暖，臟腑脆嫩，不可乳飽。暖則筋骨緩弱，汗出表虛，風邪易入；飽則胃氣有傷，乳不易化，宿滯難消。當薄衣背暖，量乳爲佳。無過不及，調適中和而已。凡天氣和暖之時，令兒數見風日，則氣血剛勁，肌肉硬密。譬如草木生於山澤之中，久耐風寒，易成合抱也。若藏於重闈之內，厚衣溫暖，懷抱不着地氣，少見風日，譬如陰地草木，軟脆不堪風寒，稍見風日，便惡風而發熱也。

一小兒懷抱之間，當護風池背脊，凡風寒皆自此而入，護之則免疾病。

一小兒氣稟純陽，得陰氣易爲生長，故小兒下體不衣裘帛。蓋下體爲至陰，得寒涼則陰易入，而後純陽始和。

一小兒號哭者，乃泄氣之熱也，況渠初生，別無伎倆，惟善豪哭爲強良耳。故啼哭時，當辨其所因，不可因其哭而遽哺之以乳。諺云：兒哭即兒歌，不哭不僂儸。

一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吐、瀉、驚、疳。其病之原，皆由飽暖而爲之也。故曰：四時欲得小兒安，常要一分饑與寒。但願人家依此法，自然諸病不相干。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初生方法》 甘草法出《湯氏寶書》。妊婦臨月，預辦甘草細切少許，產卧時，以綿裹沸湯泡盞內蓋定，收生之際，急以軟帛裹指，蘸甘草汁拭其口，次用黃連法。

黃連法出《湯氏寶書》　產婦臨月內，黃連細切槌碎，將綿裹百沸湯同用甘

草一處泡，如前法拭口，次用硃蜜法。

硃蜜法出《湯氏寶書》　用甘草黃連法拭口，吐其惡汁，稍定，更與硃蜜安神定魄。用硃砂一豆大細研，以蜜一蜆殼許，和硃砂，旋抹口中。非獨鎮心安神，能解惡物之毒，一生免瘡痘之患。一方韭根汁灌之，亦清血，令兒無病。

牛黃法出《湯氏寶書》　與硃蜜竟，可與牛黃。服牛黃法亦如硃蜜多少也。牛黃益肝膽除熱，定精神，止驚邪，辟惡氣，除小兒百病也。

豬乳法出《湯氏寶書》　取豬乳須令豬兒飲母次，便提着豬兒後腳起，口自離乳，急用手挼之，即得乳矣，非此法不可取也。《千金》張渙論初生嬰兒，或未有奶子，產婦之乳未下，亦可用豬乳代之，此法甚良。先用硃蜜，而豬乳次之，可免驚癇瘡痘。

乳兒法出《湯氏寶書》　湯氏云：《顱囟經》論夏中盛熱時，乳母浴後，或兒啼，不可與奶，能使兒成胃毒，秋成赤白痢。凡浴後可令定息良久，熟揉乳之，乃無患也。《千金》論凡乳兒不可過飽，滿而必溢，則成嘔吐。乳或猛，取出挼後再乳。凡初乳時，須當捏去宿乳，然後與之。兒若卧，乳母當以臂枕之，令乳與頭平，令兒不噎。母欲寤即奪其乳，睡着不知飽足，而成嘔吐。父母交合之間，乳兒卧於側，或驚哭起，不可乳兒，氣亂未定，則殺人也。巢氏云：兒啼未定，氣息未調，乳母勿遽以乳飲之，故不得下，停滯胸膈，而成嘔吐。此患有之，可不爲之慮也。

擇母乳法出《湯氏寶書》　乳母者，其血氣爲乳汁也，五情善惡，悉是血氣所生，凡乳兒當宜善其喜怒，若忿怒之氣未解，忌勿乳兒，必令逆也。乳母形色美陋甚多，不可求備，但無狐臭、癭瘿、哮喘、痛疥、癲癡、白禿、癰瘍、缺唇、耳聾、齆鼻、臙瘡、麻風、癇疾、獨眼、跛足、龜胸、駝背、鬼形、惡貌、諸般殘患者，餘皆可用也。沾染之久，識性亦同，猶如接木之造化也，其理甚詳。

《丹溪治法心要・小兒科・初生》　兒在胎中，口有惡物，生下啼聲未出，急用綿裹指拭淨，後用甘草法。小兒初生休與乳，取甘草一指節長，炙脆，以水二合煎，蘸兒口中，可蜆殼止，兒當快吐胸中惡汁，待後兒饑渴，更與二服，不吐，盡一合止，得吐惡汁後，兒智慧無病。兒生三日，開腸胃，研粳米濃水飲，如乳兒先與豆許含之，頻與二豆許，六七日可與哺之。兒生下時，以豬膽一個，水五升，煎四升，澄清浴兒，無瘡疥。生下不飲乳，小便不通，乳汁三合，葱白一寸，分四破，銀石器煎，濃灌之立愈。小兒生下七日，忽患臍風撮口者，百無一活，凡此時當舌上有泡子，如粟米狀，以溫湯蘸帛乾擦破便安，如神。生下舌有膜，如榴子連根於舌根，令兒語言不發，可摘斷，微有血，如血不止，燒髮灰滲之。又白礬灰、釜底墨，酒調敷。生十日，口噤，牛黃少許，細研，淡竹瀝調一字，豬乳和酒滴入口中。兒生百日之內，傷風鼻塞，服藥不退，乃是出浴時被風吹，所以有此，用天南星末，薑汁調，貼囟門上，鼻不塞，去之。

《幼科證治準繩・浴兒》　兒生三日，以桑、楡、桃、柳各取嫩枝三寸長者二三十節煎湯，看冷熱，入豬膽汁二三枚，浴之。

浴湯用豬膽、益母草，不生瘡疥；用金、銀、虎頭骨、麝、丹砂，辟惡氣客忤驚癇；用桃、李、楮根，解體熱溫壯之病。須浴時煮。湯須不冷不熱，於無風密室浴之，勿令久。浴訖，以粉摩之，或以光粉、蚌粉撲身，辟邪，吉。

《紀用經》浴法：寅卯酉日吉，壬午、丁未、癸巳凶。不能上三日，勿犯下三日。兒初生以三日浴，或五日浴，七日浴，須選吉日。

《幼科證治準繩・藏胎衣法》　崔氏云：兒衣清水洗，勿令沙土草污，又清酒洗之。仍內錢一文在衣中，盛新瓶內，青綿裹，瓶口密蓋，置便宜處。三日後，依月吉地向陽高燥處，入地三尺埋之，瓶上土厚一尺七寸，須牢築，令兒長壽智慧。若不謹，爲豬狗食，令顛狂；蟲蟻食，令病惡瘡；犬鳥食，令兵死。近社廟，令見鬼；近深水污池，令溺死；近故竈，令驚惕；近井旁，令聾盲。棄道路街巷，令絕嗣；當門戶，令聲不出耳聾；著水流下，令青盲；棄火裏，令生爛瘡；著林木頭，令自絞死。此忌須愼。

每於天德月空處埋之。正月天德在丁，月空在丙壬，餘詳官本歷日。若遇反支，宜掛宅外福德上向陽高燥處，待過月，然後依法埋藏，吉。

甲乙日生，丙丁日藏；丙丁日生，戊己日藏；戊己日生，庚辛日藏；庚辛日生，壬癸日藏，吉。

《東醫寶鑑・雜病篇・小兒保護法》　夜間不得令兒枕臂，須作一二豆袋，令兒枕，兼左右附之，可近乳母之側。蓋覆衣衾，須露兒頭面。若一向仰卧，恐成驚痰，須時時回動之。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幼科・痘疹》　兒初生，不可剪臍帶。三朝用麵和水成薄餅，置兒腹，穿臍帶於麵上，將蘄艾火灸臍帶近臍處。或三炷，或五七

灶，灸須下帳避風，灸畢仍將臍帶紮好，聽其自脫。至七日方脫者，元氣足也。瑨兒九日方脫，其神甚王。

凡兒生下，每月夜時，將清湯或苦茶蘸軟絹，攪兒口內。如齒邊有白點，即以指爪或細針挑破，取桑樹內汁，濾清塗之，永無驚風、撮口之患。予家用前三方，兒月內並無殤者。

《壽世保元・小兒科・小兒初生》 小兒五宜

一小兒分娩，初離母體，口有穢毒，啼聲未發，急用軟棉裹指，拭去口中惡汁，倘或不及，預煎甘草、黃連濃汁灌之，待吐出惡沫，方與乳吃。或用好硃砂，水飛過，煉白蜜調和成膏，如小豆大，乳汁化服，三日內止進三粒，以除胎毒痘疹之患也。

一初生三五日，宜綁縛令卧，勿豎頭抱出，免致驚癇。

一乳與食，不宜一時混吃，兒生疳癖痞積。

一兒衣宜用年老人舊裙舊褲，改作小兒衣衫，令兒有壽。雖富貴之家，切不可製紵絲綾羅氈絨之類，與小兒穿，不惟生病，抑且折福。

一兒生四五個月，止與乳吃，六個月以後，方與稀粥哺之，周歲以前，切不可吃葷腥，并生冷之物，令兒多疾。若待二三歲後，臟腑稍壯，方與葷腥庶可。若到五歲後，食之尤嘉。

《嬰童類萃・凡例》 兒初落地，穩婆即將砭針割舌下筋，致血淋漓，以墨塗之，因而口害，畏痛不乳。余甚不忍，問之何意？彼云：不割，兒長大舌強語言不利。生此孟浪之言，未割者多，未常見語言不利，鄉村之間，那得穩婆？執此可破，不該刀刺明矣。

落地受驚論　兒初生，穩婆將兒地上滾轉數遍。彼言如此兒膽大不懼驚嚇。愚人聽從行之。殊不知兒初脫胞，從暖處來，芽兒落地，便知驚嚇，隨時變驚者有之，臍風撮口者有之。夏月猶可，冬月冒寒，肺主皮毛，喜溫惡寒，致兒咳嗽喘急者有之。寒傷腎，腎先著之，偏墜疝氣者有之。寒氣入腹，皮鱗骨瘠，腹中冷痛者有之。種種他證，如膠入漆，牢不可解。好好芽兒無辜受害，嚙臍何及。

小兒禁洗浴　兒初生，將豬膽汁洗浴，令膚細膩，且無瘡疥。如無，用軟絹輕輕洗之，其白垢自退。每見穩婆將肥皂洗兒頭面，抹入眼中，致目日久不開，因害成瞽有之，且令皮膚粗澀。亦不可頻洗，泄兒元氣，或傷臍帶，臍瘡終身痼疾矣。

《嬰童類萃・初誕論》 嬰兒，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五臟六腑，百骸之體悉具，必藉胎液以養之，受氣既足，月滿而生。分娩之時，初離母體，口有液毒，啼聲未出，急用軟絹裹指，蘸甘草湯，拭去口中毒液，此須良法。倉卒之際或有不及此法者，以黃連、甘草、朱砂法俱妙，免使毒物嚥下，伏之于內，遇天行時疫，熱氣薰蒸，乃乘於心。心主血脈，脈得血，流散於胃。胃主肌肉，故發於外，而成痘疹之候，世之長幼無可免者。若依初生拭口之法，而免痘瘡之患，或遇天行時疫侵染，只出膚疹細瘡，易于調治。此乃秘法，人罕知者。又斷臍之法，猶當謹慎。當隔單衣以牙咬斷，將口暖氣呵四五遍，若用剪刀須納懷中暖透用之。斷臍，當令長至足，若太短則傷臟，令兒腹中不調，若太長則傷肌，令兒皮枯鱗起。斷臍之後不可入生水，以綿紙裹定，用艾火臍頭灸五壯，或七壯。不拘寒暑，此法甚妙。不然重則臍風噤口，輕則臍瘡腹痛之證生矣。尤宜避風，初離胞胎亦宜溫暖。芽兒者，如初生之草芽，謹慎護持可也。

《嬰童類萃・擇乳母論》 小兒隨母呼吸，母安則子安，母病則子病，此必然之理也。凡擇乳母，須要婉靜寡慾，無痼疾並瘡疥者。且兒稟父母之精血，化育而生。初離胞胎，血氣脆弱，憑乳母之乳而生養焉。乳母肥實，則乳濃厚，兒吮之則氣體充實；乳母瘦瘠，則乳清薄，兒吮之則亦清瘦體弱。壯實肥瘦，係兒終身之體格，非小故也。強悍暴戾，和婉清靜，亦習隨乳母之性情，稍非其人，兒亦隨而化矣。猶涇渭之分焉，源清則派清，源濁則派濁。又有體氣者，兒吮此乳，則腋下狐臭不免。又有生過楊梅瘡者，兒吮此乳，即生此瘡，如出痘證，十難全一。父母有此瘡者，胎中受毒，出痘亦然。余目擊非藥所能救者，擇乳母可不慎歟。

《明醫指掌・小兒科・初生護養》 歌：將生嬰兒初孕育，肌膚未實陰未足。正當生下未啼時，急以拭去胎液毒。黃連甘草硃蜜佳，免致斑瘡夭死速。五六日間臍未乾，縱然炎熱休頻浴。但將故絮遮其身，下體單寒常露足。見些風日有何妨，月裏頻啼纔是福。胎毒胎熱得以伸，熱氣隨啼無蘊蓄。勿令過愛不置懷，免與新綿重被覆。昧者重綿尚恐寒，乳哺不離猶恐哭。但見微風便感寒，纔聞音響時驚愕。做出疾病不可言，所以富兒多命促。我嘗諳此歷驗之，故此子孫多易鞠。

論：夫嬰兒在胎，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臟腑百骸，氣血筋脈，其形雖具，肌體未實，骨格未成，陽氣既足，陰血未全，所以不可太飽暖以銷其陰，此丹溪先生之大戒也。然兒在母腹中，必藉母氣血所養，故母熱則子熱，母寒則子寒，母驚則子驚，母弱則子弱。所以有胎熱、胎寒、胎驚之證。初生未啼時，口中尚有惡汁，急令拭去，更用甘草、黃連、硃砂、蜜，頻與之，以解三穢液毒，不惟無驚熱之患，抑免痘疹之憂也。月裏常令啼哭，則胎中所受熱毒，從而散之，胎中驚氣，得而解之，則旬日之間，無重舌、木舌、口噤、胎風、胎熱、胎驚之病。斷臍後，臍或方褪，而尚未乾燥，頻浴之，則風濕侵入臍中，而有臍風、撮口之證。乳食太多，則有吐乳、泄利、腹痛、痰涎、驚疳、風癇之證。綿衣太暖，則陰內銷，使兒嬌怯多病，略見些少風寒，便易感冒，皆保重太過之所致也。所以貧兒堅勁無疾，富兒柔脆多夭者，譬之草木方生，以物覆蓋緊密，不令見風日雨露，則萎黃柔弱必矣。今之昧者，往往罹此，而不能育養其子。後之子，益加珍愛，尤悔前子之不飽暖而死，竟不知其過愛而反害之也。嗚呼痛哉。

《明醫指掌·小兒科·月裏衆疾》 歌：寄語人家初誕兒，勿令頻浴水侵臍。或緣客氣相冲忤，撮口臍風病患危。木舌噤風誠可畏，十朝內染卻難醫。生黃生赤兼生嘔，胎熱胎寒胎瘦肥。更有胎驚幷內癇，臟寒不乳夜間啼。皆因稟受胎中毒，致使初生病染軀。五日以來便溺閉，要將良法急通之。若還妊母遵胎教，寧得嬰兒此證罹。

《簡明醫彀·幼科總論·初生十則》 回氣：兒初生有不出聲者，急灌溫水少許，更以口頻進氣於兒口，自啼。有因難產受寒，兒氣欲絕者，急烘綿絮，包裹懷中，以胎衣置火上燒燃。又以大紙撚清油點燒於臍帶上下，使暖氣入腹，須臾即回。

洗浴：未可斷臍帶，恐進濕氣，臍風、臍爛。湯中切桃、李、梅、柳枝，去不祥；取豬膽週身擦之，不生癤瘡，月內浴皆可用。背勿受風，勿多浴，勿久浴，恐作風癇。浴罷，看口上腭有細白泡，名七星，銀簪挑破，京墨塗。有白膜，名鵝口，用軟絹裹指蘸湯絞去，塗京墨。舌下有，亦絞去塗墨。無重舌等證。

着衣：男用父，女用母舊衣綿改之。切勿過厚，貴乎適中。恐動火生瘡，痰熱，發驚癇，皆由此始。周內造衣皆須故帛，用新綿令兒壯熱發驚。曬兒衣勿使過夜，露濕之毒，八邪之害，兒黃瘦、腹痛、壯熱、夜啼、瘡疥。又夜染無辜鳥屎，令兒致病。

斷臍：切忌用剪刀，致兒內癇。切宜浴後，用紙作大撚如指，油點燒臍帶，留六寸，長則傷肌，短則傷臟。古用單衣隔咬，呵入暖氣，看臍帶中有蟲，急剔去，入腹內成疾。裹臍古用白練新綿，今以絹絲裹帶上滲枯礬。合之，緩急得中，急則兒吐哯。臍解，貼膏藥臍上。換衣俱宜閉戶下帳，冬月宜火烘暖氣。勿令水濕、尿屎、風寒入臍。輕則腫爛，重則臍風、撮口、鎖肛諸患。

服餌：所落之臍帶，宜炭火煅研，每重幾何，對稱硃砂和勻，濃煎甘草汁，陸續調與兒服，解痘疹胎毒，最效神方。

透肛：罕有兒初生無穀道，大便不能出者，旬日必不救。須速用細刀刺穿，要對孔親切開通之，後用絹帛捲如小指，以香油浸透插入，使不再合，旁用生肌散敷之方見腫毒。自癒。如有孔不透者，以金玉肥光簪腳透之，銀簪腳亦可。

乳哺：乳食以少爲貴，諺云：忍三分寒，吃七分飽。又云：小兒常病傷於飽。多則傷脾胃。初則吐瀉，久成癖疾。初生未有乳，豬乳代之，可免驚癇、痘瘡。月內常飲最佳。取法：豬兒吮乳時，以鍾接定，便提豬兒後腳，口離乳。

藏胞：胎衣盛於新瓶內，以青布裹口，紮緊，用磚蓋好。三日後依月吉地，向陽高燥處，埋入地三尺，築實，兒壽有志。

看囟：頭頂前動處是。顱囟者，精神之門戶也，開竅之橐籥也。上下相貫，百會相通，七竅應透，五臟所藉，泥丸之宮，魂魄之穴。氣實則闔，氣虛則開，良由長大，不可不合。醫家看病，切宜察之。寬大者，受病深重；未合者，怕熱怯寒；成坑者滑泄；突起者風疾；久冷者吐瀉；虛軟者癲癇；連額者易驚，動數者氣弱。兒之致疾，多由於此，喜暖忌寒，保固無病。兒生冬月，即做小帽如碗樣，時時戴之。兒在月內未宜抱出與生人見，幼時勿令入廟登塚。恐中惡氣。夏月用色帛縫囊，盛去皮尖杏仁七個，與兒佩之，聞雷不驚。惺惺散方。

《景岳全書·小兒則·初誕法》 小兒初生，飲食未開，胃氣未動，是誠清虛之腑，此時開口調燮，極須得宜。保嬰諸書皆云：分娩之時，口含血塊，啼聲一出，隨即嚥下，而毒伏於命門，因致他日發爲驚風、發熱、痘疹等證。此說固似有理，然嬰兒通體無非血氣所結。而此亦血氣之餘，何以毒遽如是？即使嚥之，亦必從便而出，何以獨留爲害？無足憑也。惟是形體初成，固當

爲之清除。其法於未啼時，用軟帛裹指，挖去口中之血，乃用後法，幷拭去口中穢惡，以清臟腑。此亦初誕之要法，不可無也。

開口法：凡小兒初誕，宜以甘草細切少許，用沸湯泡汁，以淡爲妙，不宜太甜，乃用軟帛蘸汁，遍拭口中，去其穢濁。隨用胡桃肉去皮嚼極爛，以稀絹或薄紗包如小棗，內兒口中，使吮其汁，非獨和中，且能養臟，最佳法也。若母氣素寒，小兒清弱者，只以淡薑湯拭口，最能去胃寒，通神明，幷可免吐瀉之患。此法最妙，人所未知也。拭後仍用核桃法如前。一法以牛黃半分，同硃砂研勻，蜜調如前，與吮爲佳，極能辟痰邪，去穢惡，除熱安神。然必母氣多熱，小兒肥盛者可用，清弱者不宜用。

一古法拭口多有用黃連者，不知黃連大寒大苦，而小兒以胃氣爲主，安得初生即可以苦劣之氣相犯，致損胃氣，則他日變嘔變瀉，由此而起矣，大非所宜。

一古法多用硃砂開口者，按陳文中曰：小兒初生，便服硃砂、輕粉、白蜜、黃連。本欲下胎毒，不知此皆傷脾敗陽之藥，輕粉下痰損心，硃砂下涎損神，兒實者服之軟弱，弱者服之易傷，反致變生諸病，是固不可不察也。

《幼科金針·全胎》 靈根一縷固元陽，天授神丹非世方，若使眞精能返復，終身無疾少瘡瘍。

夫人爲三才之首，具有小天地，本厥元始，非是空桑，實由父母精血而成形也。是以先天之氣俱足而生者，其子易於長成；如其不足，必至尪羸，或中道夭亡。故受孕之始，必須謹愼胞胎，又爲先天之寶。何則？以其元氣貫足於其中，精血橐籥於其外，嬰兒在腹，咀吮其精神，取資其血乳，實爲結胎成子之器。嬰兒墮地，失其所寶，元氣已離，出頭啼哭，必得使之返復先天，使眞元不失，易於生長，無有諸疾，血氣充滿，痘疹必稀，瘡痍亦鮮，須延生第一丹。

小兒初生，臍帶落後，取置新瓦上，燒烟將盡，放地上以盞覆之，存性研末。若臍帶有五分重，配水飛過辰砂，研細末二分五釐，生地黃、當歸身煎濃汁，調抹兒上嚐及母乳頭上，使藥下盡。次日大便遺下胎毒穢物，是其驗也，可爲不傳之秘。

《幼科折衷·初生護養》 小兒食物所宜：鯽魚、鰻魚殺蟲、田鷄、鴨、肚子、肺頭、火肉、風魚、蓮肉、芡實、榧子殺蟲、熟棗、熟栗、圓眼、山藥、扁豆、小甑糕。

小兒食物所忌：蜜同瓜、水紅菱、白蒲棗、荔枝、硬蠶豆、油膩物、汁淘飯、粽子、鷄生蟲、麵食、糯食、蛋、桃子。

古廟凶祠不可入，入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可戲，戲之則神恐。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拭口附下胎毒法。　拭口須用燕脂法，穢淨方無口病生，古云未啼先取穢，只緣未察此中情。

注：嬰兒初生，須用軟棉裹指，拭淨口中不潔，繼以燕脂蘸茶清，擦口舌齒頰之間，則不使一切口病生矣！古云：子未啼時先取穢血。此古人不詳體察，蓋兒在胞衣之中，以臍蒂資生，胞中皆是氤氳精氣，生長蒸化，幷無血脈，兒口之血，從何而來？此說不經，不可爲訓也。

甘草法　甘草之法自古稱，能解諸毒性味平，濃煎頻令兒吮服，免使胎毒蘊腹中。

注：甘草味甘，平和五藏，解百毒之藥也。四時皆可用，虛實皆可服。取中指一節，用水煎濃，以棉纏指蘸水，令兒吮之，其毒自解。

黃連法　素稟胎熱蘊于中，惟有黃連法最靈，水浸濃汁滴口內，臍糞胎毒自此清。

注：黃連，清熱解毒之要藥也。凡夏月及四時，看兒有胎熱者，恐熱蘊于中致生他病，故宜用之。須取黃連數塊，捶碎用湯浸出汁，時時滴兒口中，以臍糞下爲度，其毒自解矣。

朱蜜法　朱蜜鎮神利腸胃，清熱防驚大有功，胎熱便秘皆堪用，稟賦怯弱愼而行。

注：朱砂鎮心定驚，兼能除邪。蜂蜜解毒潤腸，更能清熱。一鎮一潤，功效殊常。胎熱便閉者，四時皆可用之。取一大豆許，研細水飛過，煉蜜調勻，乳汁化服最佳。惟胎稟太弱者，不宜用也。

豆豉法　怯弱之兒豆豉法，宣發胎毒功最良，兒生冬月亦宜此，煎取濃汁當乳嘗。

注：淡豆豉，輕腐宣發之藥也。凡怯弱之兒，或值冬月欲解胎毒者，只將此藥煎爲濃汁，與兒三五口，其毒自開矣。

斷臍　臍帶剪下即用烙，男女六寸始合宜，烙臍灸法防風襲，胡粉封臍爲避濕。

注：嬰兒初生，先用剪刀向火烘熱，剪斷臍帶。次用火器繞臍帶烙之，當以六寸爲度，不可過爲短長。短則傷藏，長則損肌。斷訖，又用烙臍餅子安灸臍上，以防風邪外入。隨用胡粉散敷臍帶間，用軟絹新棉封裹之，以避尿濕、風邪。如藥不備，即以細熟艾一塊，照依前法封裹。

浴兒　浴兒之法五枝湯，冬夏寒溫適可當，加豬膽汁去污穢，且滋肌膚免生瘡。

注：斷臍後三日浴兒，此法其來舊矣。爲其革污穢也。臨浴時，須擇無風密處，適可而止，不可久在水中，冬月恐其受寒，夏日恐其傷熱。其爲湯之法，須用桃、槐、桑、梅、柳枝熬成，再加豬膽汁以去其污穢，且能滋潤肌膚，令兒胎瘡不生。

藏胎衣法　藏衣新瓶用帛纏，埋築天德月空邊，向陽高燥宜嚴密，令兒無疾壽綿綿。

注：凡藏胎衣，盛在新瓶內，以青帛裹瓶口，擇向陽高燥之地，天德月空處，掘地三尺埋之，兒自長壽無疾。若藏衣不謹，于兒不利。

天德月空　正月在丁二月坤，三月居壬四月辛，五乾六甲七月癸，八艮九丙十乙宮，十一巽兮庚十二，此是天德牢記心。月空單月壬共丙，雙月俱在甲與庚。

注：天德：如正月在丁，二月在坤，三月在壬，四月在辛，五月在乾，六月在甲，七月在癸，八月在艮，九月在丙，十月在乙，十一月在巽，十二月在庚是也。

月空：如正月在丙壬，二月在甲庚，三月在丙壬，四月在甲庚，五月在丙壬，六月在甲庚，七月在丙壬，八月在甲庚，九月在丙壬，十月在甲庚，十一月在丙壬，十二月在甲庚是也。

天德方向俱依此圖爲準。其月空方向：單月在丙壬方，雙月在甲庚方。四處如值天德方向不便，即按圖尋丙、壬、甲、庚所在用之；如值月空方向不便，亦按圖尋天德用之。

剃頭　小兒彌月剃胎頭，密室溫和適可求，杏麻薄膩揉頭上，胎毒瘡癤一切休。

注：兒滿月剃頭，須向密室溫暖處剃之，爲其氣血未盈，寒風易入。剃後須用杏仁三枚研細，入薄荷三葉，再同研，將麻油滴三四點，合膩粉拌勻，擦頭上能避風邪，免生瘡癤、熱毒等證。

《幼幼集成·初誕救護》　小兒初生，或不能發聲，謂之夢生，多不知救，深爲可憫。切勿斷臍帶，速用明火將胞衣炙暖，使暖氣入兒腹，更以熱湯盪洗臍帶。卻取貓一雙，以布袋裹其頭足，使伶俐婦人拿住貓頭，向兒耳邊，以口嚙貓耳，貓必大叫一聲，兒即醒而開聲，方可燒斷臍帶。

又有因難產，或冒風寒，舉之稍遲，兒氣欲絕，不能啼者，亦以前法溫暖之，令暖氣入腹，氣回即甦，更令父母之眞氣呵而接之。

凡斷臍帶，世俗皆以刀剪斷之，最爲不妥。但以大紙撚蘸香油，燃火於臍帶上燒之令斷。蓋所以補接其陽氣，不但爲回生起死之良法，且日後無傷寒泄瀉之患。

初生腎縮，乃受寒氣所致。用硫黃、吳茱萸各三錢研極細末，搗取葱汁調藥，塗臍腹。另以蛇牀子燒烟，熏之即伸。

悶臍生者，兒糞門有一膜，悶住兒氣，故不能出聲，拍之則膜破而叫矣。又有用輕巧婦人，以銀簪輕輕挑破爲甚便。或不能挑，急以暖衣緊包，勿令散放，以熱水浸其胞衣，寒天則以火炙之，久則熱氣入腹而氣內鼓，其膜自破，聲自出。

又有生下無穀道者，乃肺熱閉於肛門。急以金銀或玉簪，看其端的刺穿之，或以火針刺穿，但不可深。以油紙撚套住，免其再合。

兒初生下，遍身如魚脬，或如水晶，破則流水。以密陀僧研細末撒之。初生遍身無皮，俱是紅肉，急以早米粉乾撲之，候其皮生全則止。

初生大小便不通，腹脹危急者，急令婦人口含熱水，吮兒之前後心、幷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吮吸七口，以肉色紅赤爲止，須臾即通。又方，以葱汁、人乳各半調勻，抹兒口中，須臾即通。

初生不尿，以葱一根切碎，人乳半杯同煎，去葱取乳，分作四次服，即尿。不吮乳者，服此即吮乳。

《幼幼集成·調燮》　小兒初生，飲食未開，胃氣未動，廓然清虛之府，宜乘此時加意調燮。於兒未啼之時，令精巧婦女輕指探兒口，挖去污血，隨以甘草湯，用軟帛裹指蘸湯，拭去口中涎沫。然後看兒面色，若身面俱紅，唇舌紫赤，知其必有胎毒。每日用鹽茶，但不可太鹹，以帛蘸洗其口，去其粘涎，日須五六次。此法至神至異，世所不知。蓋兒之胎毒，藏於脾胃，口中多有

粘涎，其馬牙、鵝口、重舌、木舌，皆從此起。每日洗拭，則毒隨涎去，病從何來？而且至簡至易，何忽視而不爲？倘胎毒重，直須洗過週歲方得。此有毒者之調變也。倘兒面唇淡瑩，此爲胎寒，不可用茶，惟以淡薑湯洗拭，每日一二次足矣。蓋薑能開胃，而且和中，最切於時用者。至於古方之用黃連、大黃、朱砂、輕粉開口之法，此時斷不可用。今時稟受，十有九虛，苦寒剋削，最不相宜。況嬰兒初誕，如蟄蟲出戶，草木萌芽，卒遇暴雪嚴霜，未有不爲其僵折者，以苦寒而入初誕之口，亦若是也。每見三朝七日，多有肚疼、喫乳、泄瀉、夜啼之證，是皆苦寒傷胃之害，其孰能知之。

或曰，子言苦寒不可用於初誕之口，何以後之沆瀣丹及瀉青丸，有三黃、大黃，得無矛盾乎？曰，彼胎毒已現，外證可憑，有病病當，何大黃之足畏。今初誕開口，未辨毒之有無，即使有毒，尚然未發，深藏潛伏，聲臭俱泯。程鳳雛有言：正如閭閻無事時，未可執平人而誅之，曰：爾將爲寇也。以苦寒而開口，是誅平人也；毒發而畏苦寒，是有寇不誅。鄉原之仁，嗚乎可也？

《幼幼集成·初生護持》 兒初生，肌膚未實，宜用舊絮護其背，亦不可太暖。更宜素見風日，則血氣剛強，肌肉緻密。若藏於幛幬密室，或厚衣過暖，則筋骨軟脆，不任風寒，多易致病。衣衫當隨寒熱加減，但令背暖爲佳，亦勿令其汗出，恐致表虛，風邪易入。哺乳亦不宜過飽，所謂忍三分饑，喫七分飽，頻揉肚，少洗澡，皆至言也。又須令乳母頻愼六淫七情，蓋兒初生，藉乳爲命，善爲乳母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兒吐逆，冬不欲寒，寒則致兒欬嗽。怒乳則上氣顛狂，醉乳則身熱腹痛，新房而乳，則瘦瘠交脛不能行；新浴而乳，則發吐傷神。冷熱不調，停積胸膈，結爲痰飲，遂成壯熱，壯熱不已，乃成風癎。兒啼未定，遽以乳哺，氣逆不消，因成乳癖。有孕而乳，致兒黃瘦，肚大腳小，名曰魅病。總之，乳母能愼寒暑恚怒厚味炙煿，庶乳汁清和，兒不致疾，否則陰陽偏勝，氣血沸騰，乳汁敗壞，必生諸病。若屢服藥，饑則臟腑陰損，多變敗證，均不可不知。初誕之時，有於頭額之前，髮際之間灸之，又有以燈火遍身燒之，彼以爲能截風路，不知適足以大開風門。蓋火功由兒有病，不得已而用之，無故而用，伐及無辜，諸病自茲始矣，戒之戒之。

凡浴時須調和湯水，試看冷熱，若不得所，令兒怖畏。況冬久浴則傷寒，夏浴久則傷熱。浴兒當護兒背，恐風寒從背而入。

凡洗兒衣，不可露於星月之下，易惹邪祟。如偶失收，當用醋炭熏過，方可衣之。有鳥名天地女，又名隱飛鳥，最喜陰雨夜過，飛鳴徘徊，其鳥純雌無雄，善落羽毛於兒衣中，令兒作病，不可不謹。

凡當春夏月間，宜令其地卧，使不逆生長之氣。如遇秋冬，宜就溫和，使不逆收藏之令。凡在春天，勿與護項裹足，以致陽氣不舒，因多發熱。即至年長，下體勿令過暖。蓋十六歲前，血氣方盛，如日方升，惟眞陰未足，下體主陰，得清涼則陰易長，溫暖則陰易消，故《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

夫人以脾胃爲主，故哺乳須節，節則調養脾胃，過則損傷脾胃。夏天忌熱乳，冬月忌寒乳，皆宜捏去之而後與之。凡食後不可與乳，乳後不可與食，小兒脾胃怯弱，乳食並進，難於消化，初得成積，久則成癖成疳，皆乳母不愼之過。凡寒則加衣，熱則減衣，過寒則氣滯而血凝澀，過熱則汗泄而腠理疏，以致風寒易入，疾病乃生。更忌解脫當風，易於感冒。然風和日暖，又當抱出遊戲，如陰地草木，不見風日，未有能豎起者。又不可日置地間，令肚着地，以致脾宮受寒，腹痛泄瀉，愼之愼之。

《嬰兒論·護養》 兒護養，皆失於姑息，富家過愛，遂多夭橫；貧家不及，反得壽長。兒受三分冷，喫七分飽，此爲護養之要。兒心胸要冷，背腹要溫，哭是歌，不哭不僂儸也。兒有胸無心，病多從口成，乳後勿與食，食後勿與乳。兒乳養缺者，必致疳病，藥補是不如食補也。兒頭以涼爲要，足以溫爲要。體易虛易實，勿服多寒，勿服多熱。

《筆花醫鏡·兒科證治·初生保治》 初生三朝，即用三黃湯解其胎毒，服三四日後，每日投金銀花湯，至彌月而止，可保其痘稀，而少瘡疹之患。若遇寒冬之月，或小兒體寒質薄，則專用金銀花湯亦可。

《幼科簡要方·初生》 初生欲斷臍帶，必以艾絨爲燃，麻油浸濕，熏洗臍帶至焦方斷。束臍用厚綿軟帛束緊，勿令沾濕，可免臍風。冬寒浴不宜早，浴兒湯中用豬膽汁一枚，永不患瘡。

《慈幼便覽·初生·調護》 小兒神氣未定，毋犯暴寒、暴風、暴熱，毋聽暴響，毋見異物，毋輕服藥。凡有微疾，但令乳母戒油膩葷酒，能得乳汁清和，一二日間自愈。一歲以內只飲乳，一歲以外，先食米粉，後食粥及爛飯，勿過飽，食後勿輕乳，乳後勿遽食。葷菜宜遲用，生硬之物毋遽投。

《鬻嬰提要說》引《蘭閨口議》 乳之性，見酒則凝，試將牛乳一椀，加陳酒一小杯，攪和蒸一沸，乳凝如腐，物性然也。飲乳之兒，父母愛之，戲以酒

滴兒口中，往往漸成乳癖、驚癇、疳積等證，可不愼哉？

《鬻嬰提要說》引《大生要旨》 月內小兒，不可聞啼即抱，一啼便乳。須令啼哭，則胎中所受熱毒從此而散，胎中驚風從此而解，則期月之間，無重舌、木舌、口噤、胎熱之疾。

《鬻嬰提要說》引《保生要法》 小兒初生宜多睡，勿強與乳，自然長而少病。

《鬻嬰提要說》引《嬰兒至要録》 小兒出胎，氣血收斂，則口內上腭齒根喉舌皆淨。若氣血不斂，胎毒上攻，無不先見於口內者。或有泡生於上腭懸癰之前，初起白色，繼則赤色，最爲惡候。急以指爪摘去其頭，或以針刺之，潰去惡血，速以帛拭淨，毋令下咽，此爲第一要著。次看齒根上有白泡，如半粒米狀，急以銀針挑去。再看齒根上有黃筋兩條，以葦刀輕輕割斷，以泄惡血。或舌上白屑堆聚，以手指纏亂髮拭淨。若舌根有膜裹舌，如蘆簟盛水狀者，以針破之，泄其氣。如舌下有膜如石榴子樣，或如蟲形，急以針刺之，其針向兩旁挑破，不可用正針深刺，傷其本路。以上各證，刮淨刺潰之後，以甘草湯絞淨，再用桑樹皮白汁，或陳京墨，或白僵蠶研末，頻頻塗之，或選用拭口諸解毒法，可保無虞。倘父母姑息爲兒護疼，不爲刺刮，毒無泄路，速則變成臍風、噤口、撮口等惡證，百無一生；遲則致成內釣、盤腸、驚搐之險，挽救莫及矣。或謂小兒口病，挑動則有病必挑，非此不可，最爲費事。殊不知挑口一法，能泄胎毒而無傷元氣，較服峻厲之藥，萬分穩妥，安可輕視？

《鬻嬰提要說》引《活嬰方》 卧兒紉舊布多層，襯兒受尿，輪流洗曬最妙。有用布袋盛稻稈灰以收濕者，若甫離竈突，火毒未出，兒中之，必生丹毒、驚癇等證，必須將灰篩淨，預貯數日，然後用之。

《鬻嬰提要說》引《保嬰易知録》 兒如愛惜太過，三兩歲猶未飲食，致令脾胃虛弱，一生多病。但兒生半年後，煎陳米稀粥，粥麵時時與之，十月後漸與稠粥爛飯，以助中氣，但不與乳併，自然無病易養。

《鬻嬰提要說》引石天基語 凡乳母與兒睡時，切勿以手膀與兒枕頭，恐胸膊熱氣，緊蒸小兒頭腦，致生癰毒、瘡癤，此一弊也。況又兒頭與母面相對，乳母鼻息出入，吹兒囟門，日後長大時，易感風寒，動輒鼻流清涕，藥不能治。惟用新菉豆作枕，與兒枕之，最清涼，去胎毒熱毒。

《鬻嬰提要說》引《察微録》 卧兒冬用木桶，夏用竹篚。必須直身向明而卧，倘背明向暗，則兒眠仰看亮光，易致目睛上竄。卧旁切近之處，不可有悅目引看之物，致兒側視，目睛左竄右竄。兒帽面前，亦不可用五彩之飾，亦恐惹兒仰視也。

《鬻嬰提要說》引《大生要旨》 初生小兒，未薙胎頭，不與戴帽，則自幼至長，可以無傷風之患，亦永無鼻塞流涕之病。

兒初生，形骸雖具，筋骨甚柔，猶草木之柔條軟梗，可曲可直，或俯或仰也。故百日之內不可豎抱，豎抱則易於惹驚，且必致頭傾項軟，有天柱倒側之虞。半歲前不可獨坐，獨坐則風邪入背，脊骨受傷，有龜背傴僂之疾。

《鬻嬰提要說》引周于蕃語 每見士大夫之家，於嬰兒多僱乳嬭，其痛癢不甚相關。但於其哭時，恐父母聞之，或勉強與之乳食，或暗中與以油糖餅餌黏膩生冷之物，希圖不出啼泣之聲。殊不知嬰病每在傷食，諺云：要得小兒安，須帶三分饑和寒。但所謂饑者勿令過飽，寒者勿令過暖，非令忍饑受寒之謂也。

《保嬰要言·瑣語》 初生嬰孩，過暖不可，過寒亦不可。乃吳中風俗，每於兒初生時，即以黃連、大黃苦寒之藥，煎湯磨汁灌之，竟有與服至彌月者。以爲可以除胎毒，不知尅伐生氣，強者使弱，弱者成病，病者致死，愛之而適以害之矣。富家則易以西黃、西黃清心肝膽之火，過服亦能致瀉，其害與二黃等。是以吳兒體質多弱，脾胃虛而吐瀉易者，大率爲此耳。譬如花木萌芽之始，即以冰雪培壅之，豈能生長耶，此過寒之害也。然亦有襁褓之中，裹以重綿，藉以厚絮，護以皮帳，烘以炭爐者，隆冬收斂之時，常如春夏發生之氣，則肌膚鬆而腠理不密，稍感風寒，便成大病，此過暖之害也。

吳諺有之曰：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蓋言其不可過飽，亦不可過暖也。過暖之害，既已言之，而未盡也。《禮》不云乎：童子之年，不衣裘帛。裘乃皮袍，帛是絲綿，嫌其過暖。前輩於子弟二十歲以前，不得衣皮服，猶此意也。蓋以童子純陽之體，氣血充盈，肌膚緻密，不宜過暖，庶幾成人以後，自能耐苦任勞。否則見風即避，遇寒輒仆，不幾成無用之物哉。夫父母生子，而使爲無用之物，必非所願也，吾故舉以告之。過飽之害，其病尤速。小兒貪食，十有八九，在爲父母者，能節制之耳，倘一味溺愛，任其恣食無度，而寒熱食積之病起矣。及其既病，乃又聽不學之幼科，拾洋醫之牙慧，矯枉過正，絕其飲食，幷斷其乳，竟有饑至數日，哀號求食不得而死者，吾見已多，

甚可慘也。

尤可怪者，東西醫之治病，不問虛實，寒則烘之曬之，熱則風之冰之。施之壯實之體，輕微之病，或不即死，若小兒寒熱，而亦以此法治之，未有不死者也。昔余鄰有三月幼孩，偶爾發熱，東醫治之，使卧當風之處，枕以冷水之袋，幷絕其乳，不半日而厥不醒矣。急招余治，余反其道，投以溫散，令時乳之，即熱退而安。此兒今已長矣，醉心洋醫者，奈何幷其子而不惜也。

小兒氣體壯實，即有微病，不必服藥，待其自愈，可無大患。最忌張皇無措，方藥亂投，溫涼雜進，以致輕病轉重，重病轉危，危病至死，豈不可惜。昔人以不服藥爲中醫，洵有見也。余每勸人：小兒輕病，切勿服藥。誠見小兒因服藥而致重者，十有七八，因服藥而速愈者，十無二三也。

小兒不宜過逸，過逸則飽食暖衣，安閒坐卧，氣血凝滯而生病矣；亦不宜過勞，過勞則氣湧血溢，而内傷失血之證成矣。古之教人，藏修遊息，各有其時，衛生之道，即在爲學之中。自新學盛行，非不講求衛生，然科學過多，精神不濟，因以致病者有之。而且體操也，賽跑也，毬戰也，旅行也，跳高也，穿杠也，壯實者或能勝任，柔弱者難免受傷。彼數歲之孩童，即無跳高、穿杠等事，而賽跑、旅行，亦有力不克勝，勉爲其難，受傷而成癆瘵者，不可不知也。

兒科總部

兒科諸疾部

胎疾分部

綜述

《素問·奇病論》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幷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胎疸候》 小兒在胎，其母臟氣有熱，熏蒸於胎，至生下小兒，體皆黃，謂之胎疸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胎寒候》 小兒在胎時，其母將養取冷過度，冷氣入胞，傷兒腸胃。故兒生之後，冷氣猶在腸胃之間。其狀，兒腸胃冷，不能消乳哺，或腹脹，或時穀利，令兒顏色素皃，時啼者，是胎寒故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初生出腹論》 小兒初生出腹，骨肉未斂，肌肉猶是血也，血凝乃堅成肌肉耳。其血沮敗，不成肌肉，則使面目繞鼻口左右悉黃而啼，閉目聚口撮面，口中乾燥，四肢不能伸縮者，皆是血脈不斂也，多不育。若有如此者，皆宜與龍膽湯也。

新生即癇者，是其五臟不收斂，血氣不聚，五脈不流，骨怯不成也，多不全育。其一月四十日已上，至期歲而癇者，亦由乳養失理，血氣不和，風邪所中也。病先身熱掣瘛，驚啼叫喚而後發癇，脈浮者爲陽癇，病在六腑，外在肌膚，猶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掣，不啼呼，而病發時脈沉者爲陰癇，病在五臟，內在骨髓，極難治也。

初出腹，血脈不斂，五臟未成，稍將養失宜，即爲病也，時不成人。其經變蒸之後有病，餘證幷寬，惟中風最暴卒也。小兒四肢不好驚掣，氣息小異，欲作癇，及變蒸日滿不解者，幷宜與龍膽湯。

凡小兒不能乳哺，當與紫丸下之。小兒始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難治矣。凡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若四味紫丸不得交爭，腹腰夭糺，啼不止者，熨之則愈也。

《千金翼方·小兒·養小兒》 兒生有胎寒，則當腹痛，痛者偃啼，時時吐哯；或腹中如雞子黃者，按之如水聲，便沒，沒已復出，此無所苦爾。宜早服當歸圓、黃芪散即愈。

《顱囟經·病證》 初生小兒一月內，兩眼赤者，是在胎之時，母喫炙煿熱麵壅滯，氣入胎中，熏兒腦所致也。

《小兒藥證直訣》 黃相似　又有自生而身黃者，胎疸也。古書云：諸疸皆熱，色深黃者是也；若淡黃兼白者，胃怯、胃不和也。

胎肥　生下肌肉厚，遍身血色紅，滿月以後，漸漸肌瘦，目白睛粉紅色，五心熱，大便難，時時生涎，浴體法主之。

胎怯　生下面色無精光，肌肉薄，大便白水，身無血色，時時哽氣多噦，目無精彩，當浴體法主之。

胎熱　生下有血氣，時叫哭，身壯熱如淡茶色，目赤，大便赤黃，糞稠，急食乳，浴體法主之。更別父母肥瘦，肥不可生瘦，瘦不可生肥也。

胎驚　小兒初生，壯熱吐哯，身體強直，手足抽掣，目反直視，是胎驚風證也。

薛注：按前證多因娠婦忿怒驚恐，調攝乖常，或挾外邪內傷於胎。蓋母有所觸，胎必感之。當用豬乳膏拭兒口中，或用惺惺散加漏蘆令母煎服，使藥通乳中，兒病自愈矣。

百日內發搐，眞者不過兩三次必死，假者頻發不死。眞者內生驚癇，假者外傷風冷。血氣未實，不能勝任，故發搐，口中氣熱，用大青膏塗囟、浴體二法。

薛注：按前證多因胎中受患，或乳母鬱怒傳兒，或兒脾傷自病。當固元氣

爲主，而兼治其母。仍參吮乳不能類治之。

雜病證　胎實，面紅，目黑睛多者，多喜笑。胎怯，面黃，目黑睛少，白睛多者，多哭。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胎風》　論曰：子在胞胎，稟受不足，肝心經虛，及其始生，乳養無法，觸冒外邪，或因斷臍，瘡痂未斂，風邪一入，則令府藏虛弱，經絡不通，蘊結爲熱。蓋風善行而數變，入於榮衛氣血間，則令兒壯熱吐哯，精神不寧，睡卧饒驚，手足抽掣，故名胎風。縱而弗治，則成癎疾。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發黄》　論曰：小兒瘀熱在胃，或濕熱相搏，熏散肌肉，其證目黄，身或疼痛，肌肉如橘色。或得之傷寒，或得之時氣，或得之風溫，皆脾胃氣虛，邪熱與穀氣相搏所爲也。利其小便則愈。又小兒百日以上，非因傷寒溫病，身體微黄者，此由將息過度，胃熱所致，愼不可灸，唯宜薄衣裳兼粉之自愈。其證不可不辨。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胎寒》　論曰：小兒胎寒之病，本于在胎時，稟受不足，或犯寒冷，既生之後，府藏又怯，乳哺不化，或脹或利，顏色青葩，甚則邪冷與正氣相搏，令兒腹痛腹張蹙氣而啼，是爲胎寒之病。

《幼幼新書・初生眼不開》　《秘要指迷》論：凡小兒生下纔一七，目不開，此乃在母胎中受熱，食麵毒，致令受患。用藥令母服，方可癒。

《惠眼觀證》：凡小兒生下，中胎熱，眼閉口開，常作呻吟聲，因受胎中熱，只用涼五臟藥，天竺黄散，及與母吃，後以竹筒煎湯洗眼。洗眼方：黄連、秦皮、燈心、大棗等分。右用竹筒煎湯洗之，治小兒胎熱眼不開。

《幼幼新書・胎驚》　張渙論：嬰兒在母胎中之時，腑臟未具，神氣微弱，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有所動，胎必感之。母若調攝失宜，食飲不節，喜怒不常，坐卧當風，遇酒房勞，一切禁忌，致生下兒形多怯弱，頭顱開解；或乳食失理，洗浴當風，則令兒壯熱吐哯，心神不寧，手足抽掣，身體強直，眼目張反，此乃胎驚風病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胎驚候歌：未出胎中一月來，母驚成患子臨胎。腰直哭時先口撮，面青拳搐縮雙腮。眼閉咬牙筋脈急，任喚千聲眼不開。醫者見形須問母，方知此患所從來。退卻風涎爲治療，涎去驚邪自不迴。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胎驚歌一同。後説云：此患在胎中時母受驚，生下後二十五日發是也。若不定或三十五日、別日者不是胎驚。醫人不識，多作驚風，誤矣。目閉腰直，腮縮拳握，只與蛔蛕圓下涎，或下半圓大青丹。

《飛仙論》胎驚候説云：凡母懷胎之日，曾受驚氣傳入胎中，致孩兒生下青紅色，口唇時動，夢裏多驚，五心常熱，囟門不合，動多驚叫，身體壯熱，此胎驚候也。

《幼幼新書・胎風》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胎風候歌：人間此患太幽微，此患醫流必少知。一百日中同一氣，三周天度是胎期。子生身熱如湯潑，胎熱還因是母肥。腦額有瘡難得效，必因胎內與夫爲。生瘡兩腳如穿爛，此去難推五歲期。一臘未經先撮口，兩拳雙握背腰齊，便知臟腑生邪毒。只限三朝骨肉離。男子握拳指歸裏，女兒向外不堪醫。須看逆候難行藥，更求筋脈在中眉。眉裏有筋紅碧色，算來有命莫相疑。若有黑光千萬死，此身何處覓良醫。

此產母食毒物或多飲酒，便胎氣熱，孩兒生下，一如湯潑，身赤有溜，氣常急者不治。或有白溜者亦然，過三歲則定。婦人八九個月有身，尚未止房事，所以額上並腳上有瘡。其瘡雖較較而復發甚者，必主臍風、撮口，牙關緊急，受命亦短，不盡天年也。若生下孩兒，手大指握拳時，男子指在外，女子指在內則順也，逆者必死。若眉中上下青紅鮮靜者生，若色不快則惡候，須節次看證候調理。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胎風歌同。後云：此候如是頭長子，或母身大，或夏天抱惜過度，初生七八日間發後看大拇指，男兒向外，女兒向裏，更看赤脈在眉間，形證順則安，逆則死。多有醫人不識，呼作脾風者，誤也。可下蛔蛕圓，或大青丹。三五歲方進通經散。

《幼幼新書・胎熱》　茅先生：小兒生下二七日，有中胎熱候，遍身黄疸腫滿，眼不開，作呻吟聲。此候本因母受胎時，身體不安而服藥，牙兒在胎中受毒藥，至有此候。所治者，先以紫龍水，一日三次洗牙兒；然後用牛黄膏奶上吮下，一日下四服。如此調理，三日愈。如見肚膨，身黄腫不退，握拳、眼視，不治。

茅先生小兒中胎熱歌：孩兒生下中胎熱，面臉口鼻悉皆黄。此是血殂須細審，忽然着病見危亡。

《幼幼新書・胎寒》　茅先生有小兒初生下一日胎寒候：口舌冷，腹虛鳴，面臉青色，吃乳有妨。此形候本因受胎六個月日母有疾，被伏熱往來，牙

兒胎中飲熱血，故受胎疾之病。治者，先以朱砂膏奶上吮下，然後用鎮心圓磨，與相夾用之，一日下四服。至晚有紅涎通利，即下勻氣散二服，治之即愈。如見都不進奶及肚膨脹，手握拳，目微視，面黑色，死候不治。

《慧眼觀證》：凡生下中胞寒，其候本因受胎六七個月，母有疾，被寒熱往來或傷冷毒，兒在胎中飲血，故受胎積，所以生下口冷，腹脹。以大驚圓研與牙兒吃，及參苓散服之養其氣。

茅先生有小兒中胎寒歌：人中鼻下有青色，乳見難消痢色同。衣薄中寒如是此，風邪夾冷上來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中寒論》 兒纔生，舉遲，或斷臍晚者，令兒冒冷，故寒中之也。又先斷臍，後洗浴，則水氣得入之，或洗時水氣所干，亦爲中寒之候。其證腹中絞痛，夭糺啼呼，面青黑，尿清白，當以當歸末爲粉，著於絮上，灸而熨臍腹，日日頻熨，至啼止臍乾爲度。仍不可炙令大熱，恐引驚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初生不乳論》 初生洗浴、斷臍、裹包，革穢污，下臍糞都了，經曰：不飲乳，及不小便者，此因難產，或包裹舉遲，中寒，或被風邪微干，傷動藏氣所致。有此候者，多爲撮口，治不可稍緩。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兒自生下，至一臘前後有病者，多是未生之前，在母胎妊之時，母食毒物，胎有所感，至生下之後，毒氣發而爲病。又有母於娠妊之時，失於固養，氣形勿充，疾疢因之。故《聖濟經》言，病生於中者，與生俱生也，今叙于後。

梗舌　兒纔生出母腹，因與揩拭口中惡物，便仔細看兒口中，如有皮膜，似蘆葦管中之膜，裹定兒舌，或連舌根者，此名梗舌，乃胎毒所攻而生。或母於妊娠時，愛食飛禽之物，感而所致。便須急以指甲刺破剝去之，揩拭血淨，用燒白礬灰細細傅半菉豆許。若不摘去，則梗其舌而不能語，令兒啞也。及日數多，亦不能去也。

氣閉　兒初生一兩日間，有大小便不通，腹脹滿而欲絕者，此胎毒之氣鬱閉所致也。便急令一婦人，用溫水先漱口了，後吸咂兒前後心，幷臍下及手足心，共七處，各五七次，以赤口紅色爲度，須臾氣散，則自通矣。不爾，即無生意也。有此候，用此法，可謂再生。

鵝口　兒自初生，至七日內外，因胎毒上攻，於舌上生白屑如米，連口兩角，生黃瘡，及舌下有膜，如石榴子大，令兒聲不發者，名曰鵝口。

治小兒鵝口，保命散，每用一字，取白鵝糞，以水攪取汁調之。先以手指纏亂髮，揩拭兒舌上口角頰中，去垢穢淨，然後用藥傅之令遍。纏髮揩時，以井花水沾用，或以綿纏指頭，沾栗荄汁用。

治小兒鵝口不能乳。　以馬牙硝，研細，遍摻舌上下兩頰口角內外患處，日三四次。

又方：以桑白皮汁，和胡粉傅之。

又方：以雞胵中黃皮燒灰研細，乳和傅之。

又方：以白鵝矢汁灌口中。

又方：以黍米汁傅之。

又方：以全蝎七枚，先用薄荷汁浸過，後用薄荷七葉裹之，文武火炮過，焙令乾，研末，更入黃丹，同研勻細，熟蜜和爲膏，傅病處。

垂癰　兒自初生，至七日內外，因胎毒上攻，血氣不斂，兒口中上腭連喉舌生物如蘆簟盛水之狀，或作疱，在懸壅之前，塞其氣路不通，令兒危殆，名曰垂癰。又兒生下即死者，多此病也。人少知之，當急視之。凡遇是病，便以指甲摘破，或口以綿纏長針，留尖如粟米許刺之，令兒氣泄則活。其疱破則出青黃血水，便用帛子搵拭，及用鹽湯蘸帛搌揩令淨，若入喉，即傷兒，愼之愼之。如一刺復作者，再刺。治垂癰，如聖散，每用抄一字至半錢，摻兒口中。

重腭重齦，重舌。　兒初生，至七日內外，因胎毒上攻於兒口中，若發於腭上作腫，作兩重之狀，名曰重腭。若發於上下齒齦兩傍，腫如疊齦者，名曰重齦。若發於舌上腫起，初更生一小舌者，名曰重舌。腫悶作痛，令兒多啼，不能哺乳而妨礙。治重腭重齦，以蛇蛻皮燒灰，研細末傅之。

又方：治如前，右以生蒲黃末傅之。

鳥鰂骨散：治重舌腫悶，妨礙吮乳。每用半錢，以雞子黃調塗腫上，嚥津不妨。

又方：治如前，右以蛇蛻皮爲末，乾捻傅舌下患處，不一時便消，不能飲乳者，用之得能飲。或以雞羽蘸淳醋展藥拈舌下。

又方：以木蘭皮長一尺，廣四寸，削去粗皮，以醋一升，漬之取汁，注患處。

又方：以伏龍肝研細末，牛蒡汁調傅，或以衣魚塗舌上。

又方：以馬牙硝末塗舌下，日三。

又方：以三家屠肉，切如指大以摩舌上。

又方：以黄丹豆許，納管中，吹舌下。

又方：以蒲黄傅之，不過三次，差。一方微㸆炒，以紙鋪地上，出火毒，研羅細末，先用溫水，蘸帛裹指，輕輕按掠，後摻藥。

又方：以桑白皮煮膿汁，塗乳上吮兒。

治重舌妨悶欲死，以亂髮燒灰，研細末，以傅舌下，頻頻用。或燒箕皮傅上。

又方：治如前。以鹿角炙，適溫熱熨之。或如米粒大安舌下。

又方：以小豆煮汁，和鹿角灰傅之，日三。或以赤小豆末，醋和，傅舌上。

又方：以露蜂房燒灰，研細末，醋和膏傅之。

蓐瘡　兒自初生，至七日内外，因胎毒攻發，身生瘡者，名曰蓐瘡。謂在產草上生瘡也。

治蓐瘡。右以黄連爲細末，先用生麻油塗盞子内，將黄連末遍摻油上，倒合在銚三腳子上，下用艾葉火熏令極乾，刮聚，再入生油膩粉各少許，和膏傅之。

又方：以澤蘭心細嚼傅之。

又方：以葵根燒灰傅之。

治小兒初生三日，頭面生瘡緣起，身體壯熱，多啼。升麻、柴胡去苗、石膏各一分，甘草、當歸去蘆，各半兩，㕮咀，每服一錢，水半盞，煎至二分，去滓，時時與，量兒大小加之。

治小兒初生，蓐中生熱瘡。以雞子五枚，敲破，去白，只取黄。又以亂髮如雞子黄許，二味相和，銚子中煎熬，取汁塗之。更用苦參末傅之，甚奇。劉禹錫云：頃在武陵生子，蓐内便有熱瘡，發於臂腿，蔓延半身。初用他藥無益，狀候至重，晝夜啼號不乳。因閲《本草》有云，亂髮合雞子黄煎消爲水，療小兒驚熱下痢。注云，去痰熱百病。又雞子，《本草》云療熱瘡，因用之，立效如神。煎法，雞子黄、亂髮，初入銚煎時甚乾，少頃髮焦，遂有液出，旋取置一磁碗中，以液盡爲度。

口噤　兒自初生，至七日内外，忽口噤不能乳，腹急多啼，下青黑糞，或口生瘡如粟米，名曰口噤。此證牙關急而口噤，與撮口相似。然撮口證面色青，啼聲不出，口吐白沫。此口噤證，面色赤而多啼，口不吐白沫，所以異也。此緣兒在母腹中時，爲風熱傷胎所致。故《聖濟經》曰：風熱傷胎，生而口噤也。《千金》云：赤者爲心噤，白者爲肺噤。

治初生兒口噤不開，不收乳，立聖散。每服一字，乳汁調，滴兒口中，時時用。

又方：以鹿角粉、大豆末等分，研細，乳和塗乳上，令兒吮服。

又方：以生草一分細剉，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放溫，分數次灌兒口中，令吐出痰涎穢物，後取豬乳汁點兒口中，差。亦治撮口。

又方：以眞牛黄少許研細，淡竹瀝調一字灌之。次以豬乳滴口中。

又方：以赤足蜈蚣去足，炙黄爲末，以豬乳調半錢，分三四次溫灌之。

一方同雀甕不開口者五枚，燒灰研細末，飲調服一字。

又方：以白僵蠶二枚爲末，蜜和，傅兒口内。如無，以原蠶蛾二枚，炙黄代之。亦治撮口。

又方：以雀矢白，水和圓麻子大，乳服二圓。雞矢白亦佳。一方，雞矢白棗大，綿裹，水五合，煮二沸，分服。

治小兒口噤體熱，以青竹茹三兩，醋一升，煎取三分之一，溫分數服。

治小兒口噤，牙關不開，以天南星一箇，煨熟，急用紙封角，莫令透氣，卻以紙裹近上尖處，翦一竅子雞頭大，令熱氣出，於鼻孔中熏之，牙關立開。亦治撮口。

臌啼　兒自初生已來，身色青白，無血色，好啼哭，晝夜不止，身體仰而臌，夜則甚，腹滿不乳，大便青白，晝夜臌啼，諸藥不效者，此名臌啼。乃兒未生已前，在胎胞中時爲風冷傷而所致。故《聖濟經》曰：風冷傷胎，生而臌啼。《千金》有云：小兒有胎寒，則腹痛臌啼，時時吐哯，或腹中如雞子黄，按之如水聲，便沒沒而後出，不急治，多變爲癇。

治小兒胎寒臌啼，養藏湯。每服一錢，水一盞，薑一片，煎半盞，去滓，滴兒口中。

治小兒忽患腹痛，夭矯汗出者，亦胎寒也。以黎葉煮濃汁七合，分三四次服。

又方：以當歸爲末，每用一小豆許，乳汁調下，日二夜一。病兒大，添

之。

又方：以柏子仁爲末，每服一錢半，溫水調下。

治小兒胎寒，躁啼，發癇，礬石圓。每服一圓，乳汁送下。量兒大小增損，以差爲度。有痰亦去，神良。兼腹脹，不嗜食，大便青黃色。

血癖又名胎積　兒未生之前，在母腹中，藉母經血以滋養焉。至生下時須拭去口中惡血，及用藥下盡兒腹中穢血之糞，方纔飼乳。若於生時，揩拭兒口中惡血不淨，吞嚥入腹。或腹中舊有穢糞，不曾下之，或下之不盡，因而成癖，故名曰血癖。又名胎積。至生下百日內外，兒生頭瘡，眼目赤澀，小便如血，口中氣急，身體紫色，腹脹躁煩，多啼不乳。

治小兒血癖，胎積丸。每一二丸，看虛實大小與服，煎柳心七箇，湯放溫送下，連一二服，糞下惡物是效。亦令乳母服和氣藥調養飼兒。若兒服藥後吐不止，大便不通，面黑氣喘者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胎赤　兒自生下，至開眼已後，眼兩眥及瞼眶赤爛，名曰胎赤。此因兒生時稍難，留滯時久，或不愼照顧，致惡血入於兒眼；又或生下時，揩拭兒眼邊惡血不盡，亦令入兒眼，漬浥以生是病，不急治之，則至長不差。治小兒胎赤眼。二金散，每用少許，以新綿裹荊芥湯浸之，放溫，時時頻洗。

胎驚　兒在母腹，未生之前，因有所驚，胎內感之。至生下百日以來，兒心神不寧，睡卧不醒，壯熱躁煩，啼哭無時，上視發搐，面青腰直，撮口縮腮，糞青黃水者，此名胎驚。

胎怯　兒自生下以來，面無精光，肌肉脆薄，大便白水，身無血色，時時哽氣多噦，目黑睛少，羸尪多哭，此胎怯也。宜天麻浴湯治之。

胎肥　兒生下肌肉厚，遍身血色紅潤，至滿月以後，漸漸肌瘦，目白睛粉紅色，五心熱，大便難，時時生涎，此胎肥也。更看父母肥瘦，肥不可生瘦，瘦不可生肥，亦宜天麻浴湯。

胎熱　兒生下有血氣，時叫哭，身壯熱，如淡茶色，目赤，大便黃赤，糞稠，急食乳，此胎熱也。治亦宜天麻浴湯。

治小兒胎熱，或乳母飲食粗惡辛苦，乳汁不起，兒色如淡茶黃色，瘦瘠不爲肌膚，四支痿躄繚戾，服之充悅健壯。

芍藥二兩半　柴胡去苗，二兩　鱉甲　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人參去蘆　大黃各一兩　甘草　乾薑各半兩，如熱，即用枳實

右爲末，煉蜜和丸，大豆大。百日至一歲兒服一丸。乳服，日二，量兒大小增減。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不治病

胎內十二證　一雙瞽，二雙眇，三駢拇，四六指，五體殘，六支廢，七獨腎，八瘖啞，九缺唇，十社老，十一攣拳，十二侏儒。

胎外十二證　一睛凸，二近睹，三鼻齆，四耳返，五結喉，六項癭，七舌短，八節彈，九龜胸，十駝背，十一膝並，十二交脛。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黃疸論》　小兒有身體肌膚面目悉黃者，此黃病也。因將息過度，飲食傷飽，脾胃受熱，與穀氣相搏，蒸發於外。脾胃象土，其色黃，候肌肉，故爲是病也。愼不可灸，灸則熱轉甚矣。若身體痛，背膊強，大小便澀，腹脹滿，一身盡黃，及目睛爪甲皆黃，小便如屋塵色，著物皆黃，此疸病也。若發渴小便澀，腹滿脈沉細，爲難治也。黃病者稍輕，疸病者極重。又有自生下，面身深黃者，此胎疸也。因母藏氣有熱，熏蒸於胎故也。經言諸疸皆熱，色深黃者是也。若身微黃者，胃熱也。若但面黃腹大，渴而食泥土者，脾疳也。此二項各在本病具之外。

《小兒病源方論·論下胎毒》　古方言，小兒始生落草之時，便服朱砂、輕粉、白蜜、黃連水，欲下胎毒。蓋今之人比古者，起居攝養，大段不同，其朱砂、輕粉、白蜜、黃連乃能傷脾敗陽之藥，若與服之，後必生患，或吐奶，或糞青，或吐瀉，或痰涎，咳嗽，或喘急，或腹脹，或腹中氣響，或驚悸。大抵人之所生，猶樹木而有根本，則枝葉茂盛。若人之根本壯實，則耐風寒，免使中年之後，服脾胃藥、灸丹田、三里穴也。凡下胎毒，只宜用淡豆豉煎濃汁，與兒飲三五口，其毒自下，又能助養脾元，消化乳食。

《活幼口議·議胎中受病諸證序》　原夫胚胎，血氣本自調順，既成胎孕，有失將護，致使胎氣不安，轉動不常，冒觸根本，初生幼幼，邪正相干，易得其病。今述一十五篇，槩而舉之，欲使智者察其己身所受，輕重所發，逆順調治，可否鞠育。持令產婦以正其神，養其血，和其氣，使乳汁溫平，兒得調順，雖有疾作，而自安平過半矣。重則減之爲輕，輕則去疾之容易，勿謂輕之爲重，重則候變而作禍矣。於戲，萬物之中，所尊貴者惟人，肖天地生成之道，故難值其安靜，猶體頤淳和之脈，抱純素渾樸之懷，合清湛之淵源，納運成之

臟腑。嗟乎，受胎無益，於形有傷，加之以藥，誠在出不得已而致之。若在胎內失調，初生宜其和益。若在初生失理，則於襁褓之間而療之，順平而愈。若也受之，變蒸數足，其所患猶未除散，遂成宿疾，終身之咎也。其兒所受，胎氣不足爲患，非傷肢害體者，並可與整使其平復，獲幸之甚，良工盡心，斯爲妙矣。

《活幼口議·議胎中受病諸證》　鬼胎　議曰：婦人產育有患鬼胎者，庸鄙謂婦人納鬼之氣而受之，實非也。鬼胎者，乃父精不足，母氣衰羸，滋育涵沫之不及，護愛安存之失調，方及七八箇月以降生，又有過及十箇月而生者。初產氣血虛羸，降誕艱難，所言鬼者，即胎氣怯弱，榮衛不充，致子萎削。語猶如果子結實之時，有所蔭藉，不到灌溉，爲物褊小，其形猥衰，無有可愛，如此之謂。胎氣陰萎，常與圓散扶挾，乳哺勻調，氣血充蔭，腸胃固壯，即保其靜善。蓋由受氣不足，稟賦不全，忽爾橫殤，非可惜耶。

魆病　議曰：小兒有患魆病者，非五臟傳變，亦非六腑所主也。緣兒生後方且周晬，母復有孕，血氣所蔭，分之兩端，是故胚胎漸傷，乳汁成毒，虛邪相攻，兒吻致疾。斂率其氣鬱，傷其神魄，令兒疳虛尪羸，枯瘁煩躁，朝昏嘔噦，日夜不可得。療理但速與斷其乳，溫平胃氣，和順血脈，自然而愈。其有萎怯致痰，乃成無辜證候，何足怪訝者耶。

胎氣　議曰：初生牙兒三朝之後，滿月之前，所受諸證作疾，輕重不同者，蓋由胎氣稟賦有壯有弱，其母飲食恣饑飽，起止無忌，坐卧不擇，令兒得疾。不寒即熱，不虛即怯，熱乃作痙，寒乃作泄，虛則作驚，怯則作結。寒則溫之，熱則涼之，虛則壯榮，怯則益衛，驚用安神，結用微利。審詳用之，不必過劑。

胎病　議曰：牙兒胎病，謂月數將滿，母失護愛，或勞動氣血相干，或坐卧饑飽相役，或飲食冷熱相制，或恐怖血脈相亂，胎氣有傷，兒形無補。或因動土興工，或由營葺房卧，或移安居，或更薦蓆，雖不犯凶神惡殺，終干礙子體。兒身有因如此得疾者，乃成終身之患。重則損根廢枝，輕則舉攣跛躄。若也胎病，由氣之致患者，乃尚可療。或傳成風爲疾者，斷不可醫。初生幼幼有被於邪者，即時和順調理。大凡生長嬰孩，有如長江行舟，一向不值風濤波浪，方爲穩當。何向胎氣不固，或生下作疾，所謂萌芽既傷，將來曷能榮茂矣。

胎病作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多驚悸，或因食熱毒之物，降生之後，兒多虛痰，氣急短滿，眼目眵淚，神困呵欠，不發神舒，呃呃作聲，大小便不利，或通利即有血水。盛則手常拳緊，腳常搐縮，眼常斜視，身常掣跳。皆由胎中受熱，宜速與服大連翹飲子，解散諸熱，次與服消風散，數服無恙。

胎氣蘊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多恚怒，欝悶之情不散。又因胎氣燥濕，兒作艱難，母生驚悸，是致乳汁不和，兒吻成毒，故能作熱。令兒食即嘔吐，眼不定蓆，神不安穩，聞響即掣，若不解蘊，毒熱相干，久作無辜，成疾害生。先宜順氣，次服四順，若不安愈，葱根必效。

胎病風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常喜食動風之物，熱毒流傳，致兒受之。隱在經絡，則手足拳攣。注入血脈，則肌體枯槁。其兒眼常喜竄，血不蔭心，神不守舍，怯人懼物，視作定目。若不早療，恍恍惚惚，形體雖長，情性乖拙，爲人多荒，朝記夕忘，雖久受病，不口無生。蓋父母但知惜昔，嬌恣安養其無用之兒如此者。凡胎風服藥，至用貴細，若以常方，難言功效。

胎病驚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因驚悸，驚氣入胎，兒當受之。降生之後，其兒精神不爽，顏色虛白。初則溫溫有熱，其後頰赤饒驚，物動即恐，聲響即悸。若不綢抱安床，取次難爲調適。既有胎驚，將傳胎風之候。產母謹謹，忌食一切熱毒之物，若作尋常，畢竟難極。蓋是血脈柔弱，臟腑虛怯，不堪重創，何可攻擊。是使智省，怯懼有之。若也輕受，熱已自散，即於項上生癰，其大如拳，名曰驚氣。須當破之，而後合之，勿敷毒藥，恐壞肌傷體。不惟傷壞，深恐有害，反爲無益，禍莫大焉。

胎病風痰　議曰：兒在胎中，母喜食熱毒之物，熱即生風，脾肺不利，遂有風痰。雖不能損肢傷體，其痰與風相襲，痰多風不散，熱盛痰復生。且風與痰皆能令兒作熱，那堪更加暖被紅爐，（母炙）炙煿醃鹹，動風之物，即時害生。藥非不驗，乳汁之咎也。如兒或患風痰，不必下截風化痰藥，但清心肺涼膈，順利三焦，則自然安愈。亦勿可投大涼，恐寒臟腑。所宜者，以消風散吞下白圓子，至良。令小作圓。

胎病結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失調理，恣縱飲食，不加將護，蘊熱頗久，及至降生，熱氣隱蔽，傳入於裏，遂作閉結。其結由熱極得之，大便不通利，衝心腹脹，臍突撮口，努氣停欝，急以三黃圓或四順、七寶，以通爲度，不必過劑。切不可下積圓子藥，不惟無益，恐反爲害。

胎病寒邪　議曰：兒在胎中，母因感受寒邪，熱氣煩蒸，傳入胎臟，兒當受之。及至降生，令兒關竅不通，精神昏濁，作熱加蒸，啼聲不響，號叫駭人。未知之者，將謂驚風，妄動臟腑，或妄鎮心。良由所受寒邪之氣，初只在表，久則傳裏，所謂邪氣以亂其眞，故血脈皮毛皆不得其便，腠理所拘，邪不得解，變蒸有違，氣血致傷，煩躁益增，無能自暢。但與小柴胡湯服之稍輕，次以人參羌活散。然胎中所受，未分表裏，既生蔭庇，當議和解爲之良也。

胎病榮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於食物，尤喜噉薑瓜。古人有曰：修竈缺脣，食薑餘指。蓋薑性至熱，又是醃鹹，攻及血脈，傳入經絡。輕則令兒遍體生蛆瘡，延熱毒瘡，丹瘡之類，經年發作，或於頭額生核。重則發大癰癤，潰即爛壞皮膚，十死一生，何堪忍見。初生幼幼，毒氣加盛，肌肉柔弱，參、朮托裏，枸、柏扶肌。枸即地骨皮是，柏即黃柏。常與清心，平調血脈，母愼其口，父抱令餒，醫工順理，與扶其危。

胎病衛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傷和氣，饑飽勞役，神疲力倦多矣。其有不勞役者，即有憂愁思慮，役乎其中，動之眞氣，攻之虛邪，干亂神魄，流入胎臟，兒乃受之。既生之後，兒常昏困，腹急氣粗，重則喘急，睡思不穩，狂啼煩哭，肌肉不滋，亦生瘡痍，熱發早晚，精神少具。良工正醫，平調臟腑，臟腑既正，熱自散止。

胎病臟寒　議曰：兒在胎時，將順其月，母喜食諸生冷物過度，冷盛既寒，腸鳴泄利，時時有作。降人之後，其兒肚上青脈膨脹虛緊之者，乃是虛氣入腹，呃呃作聲，日夜不禁。雖則漸長，終是臟腑陰陽二氣受不勻調。若不溫平分氣，長成痞結。陽結易治，冷結難醫。仍宜抑母服藥，庶得乳溫，令子調和，不至延病成害，爲之歎也。

胎病潮熱　議曰：兒在胎中，母曾發作子瘧，或是因患癘氣，母或飲酒無厭，或是冒風傷暑，熱入經絡，有傷榮衛。母雖分娩，以脫其難，兒襲其氣，陰陽不解。初生嫩弱，血氣不和，作熱潮來，先寒關緊，身體作顫。庸工未諳其理，即以艾炷灸之，經絡未全，用之枉究。醫士但與調中，均其陰陽二氣。若是肚緊，宜以全條蛇蛻末，醋炒令熱，手帕盛，繫肚臍上，即漸安樂。

《活幼口議·議初生牙兒證候序》　觀夫男女，以正夫婦，遵乎德義，合乎陰陽，以運生成之理者，順乎天地之性，應乎四時之令，榮衛流通，潛虛得數。是故胞胎含蓄，血脈造化，豈能述乎玄元綱紀哉。所以得其正數者，愚魯之爲能，失其正數者，富貴以爲憨。皆涵養各由本質，故賦之有利鈍，稟之有虛實。賢哲明智，庸野鄙陋，皆共由之，斯可知矣。今之孕婦懷胎，保以爲常，飲食不節，起居不宜，未誕之間，勞役衆苦。男子視胎以爲常，恣其所欲，任其所施，頻授觸穢。所以兒生之後，百脈致虛，三焦不順，關竅不通，榮衛不和者，初生之間便作疾患，怪異多端，不可得而詳述，今舉二十有六證候，槩而言之。智者察之，審其可否，比附與之療理，助其榮衛，調順經絡，得宜而已。

《活幼口議·議初生牙兒證候》　議呵欠　議曰：呵者，即張口而又合之；欠者，謂神不足，故名呵欠。非是疾病，初生牙兒多有此作，不足怪訝。錢氏有謂：呵欠遁悶，良由胎氣怯弱，榮血不壯，衛氣少順，即不蔭心。血不蔭心則神不守，神不守則呵欠遁悶，無他愧也。古方有朱砂蜜法，用煎人參湯，調和飲之者，不若定志圓五七粒，麥門冬湯化開與服，至妙也。

議伸舒　議曰：伸者，突其胸堂，展其氣脈；舒者，引其頭頸，直其手足，努而作之，良久復作。初生牙兒多有如此，亦非病也。良由母懷胎胞，起坐不得寬展，或將絹帛兜束肚皮，或緊襠褲勒縛大緊，或卧已盤旋，或睡不轉側，是故偃偏胎囊，氣失舒暢，降生之後，自然如此。老偏知與按揉，未知調之百脈，宜將五木湯浴之，功效。謂用桃、李、槐、柳、皂莢，各取枝煎湯，候溫與浴。仍與觀音散少少與服，效且妙矣。

議噴嚏　議曰：肺之氣壅，腠理不通，外感寒邪，或已傷風，關竅閉塞，鬱鬱于中。及至噴嚏，方有少解，不能發散，漸入胸堂。遂生痰熱，痰熱既有，即加之咳嗽，輕則氣促短急，重則驚風搐搦。搐搦之利，若在初生，尚云不可，宜與消風散服之。咳嗽宜與金沸草散，人參羌活散，二藥皆和且順，雖則嫩弱，服之無恙，其劑溫純，化痰利膈，效之至矣。

議臍突　議曰：胎乃育形，臍乃根本。胎氣固則形體壯，肚臍深則根命長，受氣乖遺，形萎臍突。凡兒斷臍利益，漸長漸深，吻乳調和，愈固愈實，是血脈之相順，致形體之相資。初生之兒，有熱在胸堂，則頻頻伸引，呃呃作聲，努脹其氣，抑入根本之中，所以臍突腫赤，虛大可畏。無識之夫將謂斷臍不利而使之然者，非也。臍斷不盈尺，一臠之內，隨其根蒂自腐。實者深之，弱者淺之，深淺之理，以其稟賦得之。此乃良由胎中母多驚悸，或因食熱毒之物有作，宜與大連翹飲子，其熱自散，其臍歸本。不必以藥傅之，恐毒傷入

爲害，醫工當知之矣。

議夜啼　議曰：王氏舉水鏡先生云：天蒼蒼，地王王，小兒夜啼疏客堂。又云：啼而不哭是煩，哭而不啼是躁。《無辜賦》云：夜多啼而似祟。凡初生兒日夜煩啼，眞如有祟，或謂熱在心經，藥與疏利；或謂寒停臟腑，與服溫暖。醫者察而治之，乃善也。若兒啼哭，胸堂仰突，首反張（嘉）〔喜〕燈者，心經有熱，宜疏利，服三黃圓，或洗心散加燈芯、麥門冬子良。若兒啼哭頭低身曲，眼閉肚緊者，臟腑留寒，宜與溫之，胃風湯加黃芪煎效。若不識證候，但以蟬蛻二七枚，全者，去大腳，爲末，加朱砂一字，蜜調哺立效。

議口生瘡　議曰：嬰孩口右生瘡，乃心脾受熱，流沫煩啼，盛則不乳，妙藥良方已載于後。然牙兒吻乳之初，口內生白，煩躁駭人者，莫知其由，將謂神祟使之。究竟其理，母於未誕之月，恣飲酣酗，貪食肥膩，熱毒胎氣所受。其兒脫胎之後，所襲熱毒之氣，悉皆散出于表，舌係于心，唇係于脾，所言心脾熱是也。欲以下其氣，未可利臟腑，但以吳茱萸末，米醋調傅腳心，移夜即愈。藥性雖熱，能引熱就下，其功至良。又有心肺熱者，瘡潰頤頷，初作數點胭脂紅，漸散，班駁如丹，加之身體有熱，連翹飲主之，但禁火氣，餘無恙矣。

議身體熱　議曰：嬰孩變蒸作熱，按法應期，三十二日方初變，又三十二日乃作蒸。所受相參，有造化之令者，脈氣得之煩助也。其或大過不及所發，變不應脈，蒸不順時，榮衛逆之流行，臟腑失之安益，胎氣蘊伏，誕降傷和，兒與母俱勞其神，脈共身總受其熱。善調理者，循其法度，調而理之，法以度之。七日之內，初生胃弱，不必加餌，少頃即愈。法以父母各呵兒囟七遍，父先呪之曰：爾爲吾兒，順適其宜，我精我氣，受夭弗迷。陰陽綱紀，聖力扶持，薄有違令，隨呵愈之。急急如律令。母復呵呪之曰：爾爲吾子，胎氣充汝，我血我脈，毋艱毋阻。萬神唱生，有福爲主，稍失調度，隨呵而愈。急急如律令。次煎葱白玄參湯或五木湯，候溫浴，立效。

議血眼　議曰：胎氣充足，兒將分降，胞囊已破，先行清水，其兒既誕，血即送下。緣由胞氣頗澀，轉側差緩，其血壓瘀眶眦遂致濺滲，盛則灌注其睛，不見瞳仁；輕則外胞赤腫，上下爛眩。若投涼藥，必寒臟腑。宜與服生熟地黃湯，流行氣血。或用杏仁二枚，細嚼，乳汁三五匙，臙粉少許，蒸熟，以絹片包蘸，頻點功效。重盛者加黃連，樸消最良。

議卵腫　議曰：外名膀胱，內通腎臟，一處承受，三經所傳。其外腎冷熱，皆由心氣主之，心經有熱，熱入小腸，或赤或白，或淋或瀝；心經有寒，寒流膀胱，或秘或疝，或腫或光。凡兒初生，兩箇石子俱大光浮，名曰卵腫。一邊差大，名曰偏墜。蓋由驚氣所行，傳受于中，或母懷孕。驚憂之氣不散，胞胎之間，兒亦受之，所以生下便有卵腫。外宜黑散傅之，內用清心順之。黑散者，用黃連、黃芩、大黃、黃柏等分，燒留性爲末，豬膽汁同蜜調傅之，立效。清心以犀角地黃膏與服。若有熱，大連翹飲，宿夜安定，晨朝慶之。

議蛆瘡　議曰：初生牙兒，至於長大，三焦四體，五臟九竅，皆持全功。不作瘡痍者，元因良婦，善護胞胎，不貪淫慾，從已受胎，至于降生，更不交侵，男女實幸。其兒氣血相參，榮衛相順，臟腑自和，皮膚自滑，一見兒孩肌膚頭面，斯可知之矣。嗚呼，爲人起根，成自一點不淨之物，處母胎中，漸敷形狀，臨產之時，眞智相投，以隨業力而生。其有匹夫匹婦，何以知其至理，恣心合意，即於臨產之月，尚行房事，以亂其氣，以傷其脈，以耗其神，以敗其血。兒生之後，遍身痍潰，滿頭瘡瘍，精神不爽，啼哭煩躁，並是胎內所受，以穢觸淨，以邪干正。賢士明公不言，而唯愚魯鄙野，豈可告哉！謹書請鑒，切幸聽之。

議鼻塞　議曰：凡兒稟賦胎氣充實，三關九竅，五臟六腑，內外呼吸，上下貫通，流行百脈，正順三焦者，皆由所協元命，自然之氣也。凡產牙兒，三朝五日，六晨一臘，忽然鼻塞，吻乳不能開口呼吸者，多是乳母安睡之時，不知持上兒子，鼻中出息吹着兒囟，或以水浴洗，用水溫冷，不避風邪，所以致兒鼻塞。宜與通關膏傅之，消風散服之。或有驚悸作熱，杜薄荷散與服通關膏，用白僵蠶、豬牙皂角、荊芥、香附子、川芎，細辛等分爲末。

議聤耳　議曰：凡兒胎氣不充實，關竅不通利，蓋由稟賦不足，胞養有虧，臟傷腎經。腎爲根本，水之一數也，外應耳孔，或云水入耳，或曰乳汁入耳，較之即非。兒生氣脈根壯，臟腑固實，雖水及乳入耳，必不此作。自是氣不充，脈不實，使之然也。兒無補腎之方，但清心肺而已。初生之兒而有作，尤甚重也，卒難療理，用藥傅糝少愈，愈而復發，至于過周。與服黃芪、白茯苓、人參、白芍藥、川當歸、熟地黃、甘草等分作湯劑，以固其內，內若固實，不必摻傅，亦自差愈。摻方：用壁上蜘蛛一枚，瓦上火乾，坯子，白礬，腦子，麝香，各少許，同研令勻，雞羽引入自愈。

議便血　議曰：兒生七日之內，大小便有血出者，此由胎氣熱盛之所致也。母食濃酒細麵，炙煿醃鹹等，流入心肺，兒在胎內受之，熱毒亦傳心肺，且女子之臟，其熱即入於心，故小便有之。男子之臟，其熱即入於肺，故大便有之。血出淡淡，有似坯水，盛則其血加鮮。凡遇有此，不可它藥。盡以生地黃根，研取自然汁五七匙，一二匙，蜜半匙和勻，溫溫與服，移時安愈。男皆效，不請醫，甘露飲宜莫與服。不必地黃黃一無恙勿自忘投圓散徒咎矣。

議發癰　議曰：母患血熱，兒在胎中受之，其血亦熱。母氣壅，兒在胎中受之亦壅。幼氣壅聚在經絡臟腑之間，積滯不散，毒氣相交，內不通利，即從外消；外無能消，其血與氣壅在一處，多是生背膂，或者督脈，腫大如拳，紅赤似血。其兒本體是一塊腐血，又加生塊壅毒，卒未能消，醫有何法？若述之士，全不勞苦，以鍼矢熨柄取次攻之，十不得一。外敷用樸硝、天南星、川當歸、秋芙蓉葉、黃蜀葵花、乳香、木鱉，無名異。其壅已熟，即研白丁香少許，津唾調敷，菉豆大，良久破潰，膿血迸出。宜先與服托裏排膿消毒散熱藥，宜用生甘草、瓜蔞根、苦梗、桔梗、北枳殼、川當歸、綿頭漏蘆、錦紋大黃等分爲末，服一錢匕，煎熱與服，以利爲度，剋效萬一。不可荒亂，意欲速消，以惡毒草藥致咎，難保苦哉。

議撮口　議曰：兒患諸風疾，傳入惡候，至於撮口，病致危急。凡有臍風撮口、胎風撮口、鎖肚撮口、弔腸撮口、卵疝撮口，應病悉入成風，風入心脾俱能發作。夫患在撮口者，皆由結滯于中，干及腸胃，閉不得通，氣不能化，腹中滿脹，肚上青筋，撮口不乳，證狀不急。若不速與利下，無因救療。醫工若將撮口以爲常，則候傳入，豈可投藥？應（患）（急）用以眞珠、天麻，利之，纔通，疾去氣和兒活，用者，敬信而已。

議合殼　議曰：胎受已滿，產降必全盡，一氣而包養，開九竅以通連。在乎十月之中，形骸已具，分娩片時之內，穀道無穿。所緣兒在胎中，七孔九竅若不通利，如何四體百骸而能生長。斯由熱壅所致，肺經之極，結于肛口，閉兒不通，降生之後，無（腹）（復）滋潤乾燥之合。若投寒涼之藥，愈閉不通。若下溫平之藥而又不通，即是兒氣不順暢，日月虛澀，穀道乾燥閉合，可畏。方不詳載，藥無驗速。至於此等受，須當以物透而通之，金釵爲上，玉簪次之，蘇合香圓內入孔中，凡刺三寸許，屎出爲快也。曾見肛門內合，小便通利，大便至死無能通者，愚鄙燒火筋刺之，事出不得已。既然內合，決無奇方，試以金玉重力刺之，尤勝火筋。智者別有妙法，請著其後，以濟哀（若）（苦），宜哉。又有初生胎熱，一二日不通者，與服瀉心散以通爲度，四順飲加荊芥煎亦良。

議閉小便　議曰：小腸乃心之腑也，水竇流行，隨其氣而利之。心氣若壅，小便不通。心氣若冷，小便多灑。心氣若寒，小便多旋。心氣若熱，小便艱澀。心氣積熱，小便白赤。先赤而後白者是。所言閉小便者，依謂下結，腹肚脹緊，膨滿不通，其結熱盛，用力努旋，點滴而出，乃是閉不通利，于心疼痛，精神昏悸。速用生大地龍數條，蜜少許，研敷莖卵，仍燒蠶蛻紙灰留性，朱砂、腦子、麝香同研，煎麥門冬燈心湯調與服，移時見效。

議盤腸　議曰：氣和乃升降，安樂之由也。氣逆則壅結，疾病之致也。幼幼有患盤腸，非暴所得。元由氣鬱，積久不散，榮壅衛結，五臟六腑無一舒暢，其氣乘虛發作。袞流上下，築隘于腸胃之間，有聲汩碌連連，（而設）（其狀）如貓吐惡，視之不忍，何以所堪。差夫一身，四大無主。又有弔腸一證，寒氣壅結，內不伸舒，雖不引氣，鼓動臟腑，胸堂與臍，上下弔促，躬曲傴僂，就忍疼痛。二候既作，駭醫驚衆。然俱氣所患，受發不同。盤腸宜以勻氣散加沉香煎服之，無不愈。弔腸當用眞珠圓加以沉香、乳香煎鉤藤湯送下，微通即瘥。然後更與調氣，順助根本，方佳勝也。

議咳嗽　議曰：咳嗽屬肺經所主。肺主氣，外屬皮毛腠理。凡諸牙兒嬰兒，日夜切與保持，毋令風吹腦囟背膂，致使肺受寒邪，咳嗽不已，作熱多痰。若被風吹，即曰感受，次第傳之五臟虛處，即任所入。蓋初生兒氣微，易得傳變，良由頓動五臟，有傷和氣，五臟不和，三焦不順，故有傳變。是以我生於一，腎水也，腎主虛邪。生我在五，脾土也，脾主食，吐逆虛痰，四肢唇口。我生於三，肝木也，肝主風，癲癎眼目。剋我即二，心火也，心主驚，恐悸頑涎，血脈顴臉。其嗽傳受，或吐逆，或痰涎，或厥冷，或恐悸，至眼目兩睛黑紫如被物傷，或重發癎。古人云：久嗽成癎。謂藥力不及，候已傳過，難可調理，預當告之。

議哺乳　議曰：產婦血敗者當下，榮者化乳，血下不盡，母致其疾，乳有不調，兒招其病。凡兒吻其乳，有不到於胸堂，氣滯積隘，或冷或餿，故以哺出。或問之無恙否？曰：不宜也。久哺令兒神困力乏，氣怯肌羸。脾家若虛，（逐）（遂）作癎疾，及至成疾，脾風定矣。初生與周晬之兒，胃氣未備，穀

食未登，全藉吻乳，怏如無恙，自然臟腑充，百脈順，肌體壯，神氣清。幼幼失乳，如人絕食，食爲根本，資養性命，豈可絕乎。乳幼本只柔弱，血氣輕微，臟腑淺薄，根基危脆，豈可失乎。乳之若失，乖繆甚多。乳之若絕，性命難保。其或母用性不順，則氣血亂，氣血亂，則乳汁不和，乳汁不和，令兒哯逆。宜其速與療理。若作尋常，必致害生。小沉香煎及鹽姟圓兼與服之，當欽其驗。乳母宜服藿香正氣散加枳、朮，至良。

議自汗　議曰：血不榮則神不備，氣不衛則脈不充，理其血用和其氣，安其神用調其脈。陰陽均平，氣血相參，百脈順流，三焦五臟，自然以益其體。凡生至周晬之兒，不可自汗，自汗即亡陽，亡陽即氣怯，氣怯即脈虛，脈虛即神散，神散即驚風作，驚風已作，搐搦施。爲醫者失之究竟，血不榮氣不衛，作疾不輕，爲害必大，禍生起於微，人事何不察。庸夫反笑之曰：自汗豈能成風癇耶？愚曰：渠莫知其所以然者，非我交也。舉此一端，虛以類之。智者應有誚云：觀其瀾而探其海，知其末須明其本。通變之士，審乎得失，是是非非，不離乎中，裁度疏謹，而後已察。乳幼自汗，切勿止之，方用白朮一分，小麥一撮，水煮令乾，去麥爲末，煎黃芪湯調與服，以愈爲良。若以止汗，反爲閉氣，作熱煩躁，所謂氣血相參，則汗自止矣。

議自利　議曰：自汗不利者，由血不榮，虛于表也。自利無汗者，由氣不衛，虛于裏也。其或有自利亦自汗者，榮衛俱虛也。凡爲其人，止藉血榮氣衛，扶育身體，血既不榮又氣不衛，裏外不相參，上下不升降，關竅不開通，經絡不調適，榮衛不循環，臟腑不充求，且醫工何以良餌，則性命何以保待，究竟在始，醇全幸之。良由水穀不分自利，腸胃怯弱自利，臟腑不和自利，冷熱相制自利，陰陽不調自利，榮衛不順自利，前件自利，皆由氣虛得之。初生幼幼忽爾自利者，與順榮衛，平調陰陽，制其冷熱，和其臟腑，分其水穀，生其胃氣，則內外充實，何泄利有作。宜以參苓白朮散加以車前、瞿麥、薑、棗同煎，更量虛實加減。

議哭無聲　議曰：鐘鴻聲大，澗遠流長。形處胞胎之中，受氣充足，水火兼濟，心腎不虧，耳目兩竅相通，大小二腸相佐，所以發聲清響洪亮者，根固本壯，稟賦充實而自然之理也。初生啼哭，發聲不出，呃呃而作，鬱鬱而爲，其或短氣，上下氣不相乘。醫與果訣云：此由胎氣不足，何更投藥？假使成人，父母不悅。吁哉，根本不壯，何須藥餌，如果木之萎，水奚宜也。古意速用父母呼呵，及以葱熨，令聲發越。雖然妙理，奈緣木無根本。產子育兒，當知其義理哉。

議視無情　議曰：天地清朗，萬物咸明，一氣盈通，三元克備。人之受胎應數，降生之後，不以貧富，其子皆致精神全，氣脈壯，視聽欣嬉，取與喜怒，周晬之間，於人事情懷，意旨憮叱，以知其逆順，方可謂兒孩性識之本也。其或周晬已過，不認名，不猥親，常常煞顏蹙容，喎臉含啼，東喚西面，南呼北面，其坐若木，其卧若尸，其行即蹶，其立用掇。筋骨氣脈，柔怯虛弱，食不辭飽，渴不知飲。若也長成，慵蠢必有。如此胎氣於數不足者，難保千日，良方妙劑，不謂此設。醫宜察之，學宜究之。

議反身張目上竄　議曰：此等證候係驚風惡逆所發。初生三五日之間，便有舉目上竄，將身反張，然其非疾所作，情實駭人。凡醫工必作驚風療之，其候非也。萬一所由，兒在胎中，受母飲食熱毒之氣，蘊在胸堂，誕下三日之前，宜與黃連去熱，膩粉散毒。古人預計利害，其又與人參朱蜜湯，皆清心肺，積毒既化，兒獲無恙。若不如此，所生箇箇反張上竄，或有無作之者。鄙婦不因食噉熱毒之物，何可怪哉。或投驚風涼藥亦愈，但明其所以用藥，智者裁之。萬一不由驚風所傳，幸與詳悉。

議乳失時哺不節　議曰：物萌失之灌溉，長必萎焦；兒誕違之乳哺，壯必怯弱。大凡生成之理合乎中道者，以應運化之宜也。夫人失乎正禮者，乃違玄元之數也。凡兒在胎，則和氣養之，食不及乳，乳飽即不食，無致剋也。雖食無乳，禍害生焉。是故乳不可失時，食不可不節。乳失時，兒不病自衰；食失節，兒無疾自怯。乳者，壯其肌膚；食者，厚其腸胃，所謂乳哺二周三歲，則益其體。今人未用奪其乳，入月恣肥甘，豈不致疾傷害，熟爲吁嗟。

《活幼心書·胎寒》　孩兒初生百日內，覺口冷腹痛，身起寒粟，時發戰慄，曲足握拳，晝夜啼哭不已，或口禁不開，名曰胎寒。其證在胎時，母因腹痛而致。《產經》云：胎寒多腹痛，亦有產婦喜啖甘肥生冷時果，皆致胎寒；或胎前外感風寒暑溼，治以涼藥，內傷胎氣，則孩兒生後，昏昏多睡，間或哯乳瀉白。若不早治，必成慢驚慢脾。凡有此候，宜以冲和飲，當歸散，合和水煨薑煎服，使之微泄；泄行，進勻氣散調補，泄止氣勻，神安痛定，手足舒伸；次用參苓白朮散以養胃氣，白芍湯去其寒溼。乳母宜節生冷飲食，庶漸瘥也。

又有手足稍冷，脣面微青，額上汗出，不願乳飲，至夜多啼，頗似前證，但無口冷寒戰，名曰藏寒。其疾夜重日輕，腹痛腸鳴，泄瀉青水，間有不瀉者，此證亦在百日內有之。皆因臨產在地，稍及冷氣侵逼，或以涼水參湯洗兒，或斷臍帶短，而又結縛不緊，爲寒氣所傷。如此宜以白芍藥湯及冲和飲，加鹽炒茴香、茱萸、水薑煎投，並乳母同服。

《活幼心書·胎熱》 嬰兒生下，三朝旬月之間，目閉而赤，眼胞浮腫，常作呻吟，或啼叫不已，時復驚煩，遍體壯熱，小便黃色。此因在胎，母受時氣邪毒，或外感風熱，誤服湯劑，或食五辛薑麵過多，致令熱蘊於內，熏蒸胎氣，生下固有此證，名曰胎熱。所謂胎熱，即多驚，若經久不治，則鵝口、重舌、木舌、赤紫丹瘤自此而生。先以木通散煎與母服，使入於乳，兒飲之，通心氣，解煩熱，然後以四聖散溫洗兩目，目開，進地黃膏、天竺黃散及牛蒡湯，當歸散，亦令母服，使從乳過，是一助也。乳母宜忌雞、酒、羊、麵、庶得易安，不致反復。又有一證如前證，元無大病而遽然弄舌者，但身熱而四肢冷，脣青色，此脾胃不和所致，宜服守胃散自癒。有弄舌出於大病後，舌略出不長，一動即收，此是惡候。以錢氏白朮散治之，不愈，將傳危急。舒舌者，此脫著衣服不常，外感風熱，入於心脾。蓋脾之脈絡繫於舌，故時復舒卷，出長收緩，或渴或不渴，謂之舒舌。宜瀉心脾經之熱，用瀉黃散加黃芩，水煎服。但不可以大寒之劑攻之，熱退則寒起，傳作他證，切宜謹之。

《幼科全書·胎疾》 凡小兒在月內有病者，皆胎疾也，并治其母。小兒月內腸胃甚脆，氣血未充，若有微疾，不可妄施補瀉，恐傷臟腑。臟腑一傷，將貽患於終身，或至夭命，可不戒哉。如不得已而用湯丸，毋伐天和，中病即止，又不可過劑也。乳母服藥，必別擇乳母乳之，而後可補可瀉也。若孝母自乳，則不可亂投湯藥。蓋產後之婦，氣血甚虛，有補無瀉，苟兒有熱而用涼藥，則犯產後之禁，必害其母；如有溫補，則反助小兒之熱，又害其子。醫者人之司命，偏害之事而可妄爲乎？必須斟酌謹愼，勿損陰騭也。

凡小兒生下就死者，急看兒口中懸癰，前齶，上必有泡塞住，即以手指摘破其泡，速用軟綿拭令血淨，若血入喉即死。

萬氏曰：兒生十日之內，常抱向明處，視其口中爲要。

凡小兒初出胎時，被風寒所吹，鼻塞，服藥不得者，用天南星爲末，生薑自然汁調成膏，貼囟門上自愈。

萬氏育嬰貼囟法，加北細辛、葱汁更好。

凡小兒生後，或月內，或百日，痰多氣喘，目閉眼赤，眵淚，神困呵欠，遍身壯熱，小便赤濇，大便不通，時復驚煩，此胎熱也。因母平日恣食辛熱，貪服暖藥而致。以涼驚丸、黃連解毒湯治之。

凡小兒生下浮胖，遍身紅色，滿月以後，漸漸瘦弱，五心煩熱，此名胎肥。又有生下面無精光，身無血色，目無精采，肌肉瘦削者，此名胎怯。并宜內服八物湯，而外用浴體法。

凡小兒生下遍身面目皆黃，狀如金色，身上壯熱，大便不通，小便如梔子汁，乳食不思，此胎黃也。因孝母受熱而傳於胎，以地黃湯治之。

凡小兒生下，壯熱翻眼握拳，噤口直目，涎潮搐熱，目閉面青，此胎驚也。因母忿怒跌仆。以致觸胎。視其眉間氣色赤而鮮者可治，若黑暗者不可治。以至聖保命丹、金銀燈心湯下。

西江月

胎黃狀如金色，身熱大便難通。小便黃赤色朦朧，少乳時時舌弄。此證傳來母毒，脾胃濕熱相攻。涼經涼血解重重，保養胎元兼用。

外有胎肥胎瘦，此爲稟賦虛羸。父精母血必多虧，兒子不充元氣。此個甚難調理，愚夫不曉支持。一朝有病至傾危，卻把命來抵對。

生下時時吐奶，不思乳食昏沉。此爲穢物下咽門，拭洗未能潔淨。會厭中間阻隔，太倉上口留凝。豁痰順氣藥通神，炮製生薑作引。

生下忽然腹脹，臍中血水淋漓，斷臍將息失其宜，客水邪風侵入。外用灰爨粘貼，速令乾較爲奇。若還撮口哭聲稀，縱有神丹莫治。

小兒生下數日，睡中啼哭多驚。此因母氣失和平，常因七情爲病。以致胞胎氣逆，痰涎流入脾心。治須順氣更精神，鎮墜痰涎始定。

胎熱遍身如火，發斑丹毒風瘡。神昏目痛又驚章，大小便難哭嚷。此是母貪煎炒，溫經暖藥乖方。急須解毒令清涼，甘草黃連爲上。

胎寒生來吐瀉，大便滑溜多清。腹中疼痛哭聲頻，面色青白不定。平日母多生冷，寒邪傳入胎經。治宜丸散用甘溫，可保嬰兒性命。

小兒初生病證，許多名狀難同。胎驚撮口共臍風，寒熱瘦肥黃腫。嘔吐昏昏不乳，臍間血水溶溶。未從滿月病來凶，好似風中燭弄。

最是臍風可畏，三朝八日爲殃。初然噴噫似風傷，啼哭時時吵嚷。急看

小兒上齶，刮破白泡中央。展揩惡血細端詳，莫使下喉爲上。

若是不知此法，致令泡落兒吞，忽然腹脹滿膨膨，臍腫青筋散亂。撮口昏昏不乳，目瞪又緊牙關。啼聲不出命歸天，勸取衣棺急辦。

小兒爲何難治？古今號曰啞科。脈無可診待如何，口不能言病作。父母時時驚怕，醫人試驗誠多。從容審證用方藥，有甚難爲捉摸。

要識小兒治法，方爲業擅專門。半周一歲病何因？胎毒單單現證。自後飲食漸廣，肥甘之變須明。此時脾胃病多尋，消食養脾法定。

小兒純陽之體，陰陽不可偏傷。常帶三分饑與涼，此個孩兒易養。大抵脾常不足，有餘肝氣須防。不寒不熱藥爲良，切忌妄行孟浪。

胎病要行解毒，無如甘草黃連。若加脾弱病相纏，參朮陳皮有驗。巴豆牽牛丁桂，砒硫白汞青鉛。俱傷正氣損眞元，悞了孩兒命短。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寒》 凡小兒胎中受寒於臟，傷動胞胎，生下不能將護，再傷外風，其候面色青白，四肢逆冷，手足顫動，似大人寒瘧，或口噤不開，乃胎寒之候也。其寒氣或乘虛而入臟，則令腹疼，或作盤腸內癪，皆因寒而得之，大便青者是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熱》 小兒受胎，因母受熱，或恣食酒麵熱毒之物，傳入胎中，令兒生下面赤，眼閉不開，身體壯熱，哭聲不止，口熱如湯，乃爲胎熱之候也。

初生嬰兒以表用藥，凡有胎熱證，當令乳母服藥，不可求速效也。治法當以酸乳令兒吃，漸次解之，百無一失。若遽以冷藥攻之，必損脾胃，加以嘔吐，乃成大患，學者當曉此理。胎熱生下有血氣，時叫哭，身壯熱如淡茶色，目赤，小便赤黃，糞稠，急以乳浴法主之。更別父母肥瘦，肥不可生瘦，瘦不可生肥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驚》 胎驚者，兒在母腹中，十相俱足，或妊婦驚怪，攔撲失驚，而心主血脈，應之於胎，故生下未滿月而發驚者是也。初生嬰兒，難以用藥，凡有此候，急令取豬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功效不可具述，又入麝香當門子尤佳。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風》 夫胎風者，由在胎之時，臟腑未具，神氣未全，母動靜不常，酒色過度，或憂愁思慮，叫喚聲高，或自聞大聲，傷動心神，又因將養失宜，觸冒寒暑，腠理開泄，風邪所傷，入於胞中。兒生之後，邪風在臟，不能宣泄，或包裹失度，冷觸臍帶，風傷四肢。若乳哺不調，令兒吐哯，時復而青，或痰食壅積，則生壯熱，時復面紅。二者不已，致令拘急，驚卧不安，手足動搖，身反強直，乍靜乍動，此即胎癎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黃》 凡小兒生下，遍體面目皆黃，狀如金色，身上壯熱，大便不通，小便如梔汁，乳食不思，啼叫不止，此胎黃之候。皆因母受熱而傳於胎也。凡有此證，乳母宜服生地黃湯，仍忌酒麵五辛之物。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驚啼》 夜啼，脾臟冷而痛也，當以溫中藥法以禳之，燈花膏主之。驚啼，邪熱乘心也，當安心，安神丸主之。

又有驚啼，夜啼，臌啼，盤腸氣吊啼，驚風內吊啼，胎寒胃冷啼，胎熱伏心啼，心腹刺痛啼，邪干心痛啼，乳食作痛啼，十者大同而小異。

又啼而不哭是煩，哭而不啼是躁。凡初生兒日夜煩啼，眞如有祟，或謂熱在心經，藥與疏利，或謂寒停臟腑，與服溫暖，醫者察而治之乃善也。若兒啼哭，胸堂仰突，首反張，喜燈者，心經有熱，宜疏利，服三黃丸，或洗心散加燈心麥門冬子良。若兒啼哭，頭低身曲，眼閉肚緊者，臟腑留寒，宜與溫之，胃風湯加黃芪煎效。若不識證候，但以蟬蛻二七枚，全者，去大腳，爲末，加硃砂一字，蜜調與吃，立效。

小兒夜啼有四證，一曰寒，二曰熱，三日重舌口瘡，四曰客忤。寒則腹痛而啼，面青，口有冷氣，肢亦冷，曲腰而啼，此冷證也。熱則心燥而啼，面赤小便赤，口中熱，腹暖，啼時或有汗，仰身而啼，此熱證也。若重舌口瘡，則要乳吃，口到乳上便啼，身額皆微熱，急取燈照口，若無瘡，舌必腫也。客忤者，見人氣忤犯而啼也。

如陽痛服對證藥不退者，可與珍珠丸利之，再與對證藥治之。陰痛服對證藥不退，亦可利之，再與對證藥治之立效。蓋有積也。

又治法，一是邪熱在心，本臟屬火，復以熱所乘，故炎上而焦哭，其候舌白小便赤者是也，宜服眞珠散。小便赤澀，壯熱，宜導赤散，又宜服宣局紫雪。二是恐有祟物所睹，但口不能語而驚哭也，其候兩手虎口俱無脈，面變五色者是也。

《玉環集・三關虎口脈形歌》云：忽然兩手俱無見，定知唐突惡神明。宜服蘇合香丸，仍以絳紗袋盛帶之，及燒降眞、醋炭熏之。以甚燒符，命有德行法師遣隔之。三是有臟腑積冷，或乳母飲食生冷，令乳夾冷氣，入兒腹，遇夜

半陰氣又盛，或失蓋覆孩兒腹肚，故作疼尤甚也。其候大便青白而瀉，宜服乳香、沒藥等，仍用葱連白煎湯，熏洗，乳母服木香匀氣散，宜服魏香散。

夫驚啼有陰陽二證，亦有半陰半陽證。陰則身體溫涼，大便青綠，時復驚啼，陽則身體發熱，精神不定，睡中驚啼。良由風冷乘之，榮衛不調，又有身涼大便赤黃而啼者，有身熱大便青白而啼，是半陰半陽之證也。陰用安神膏、神寶膏，陽用寧眠膏、大青膏，半陰半陽用蘇香丸、琥珀散。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臌啼》 夫臌啼有陰陽兩證，陰者在母妊娠之時，將養失度，取涼飲冷，不避風寒，冷氣入胞，傷兒臟腑，兒生之後胎寒，腹內與正氣相搏，令兒腹痛，仰蹙而啼。其證面白印堂黑，大便青氣是也。陽者亦母妊娠之時，酒食熱物，衣厚，火烘焙衾服，熱氣入胞，傷兒臟腑，兒生之後胎熱，腹內與正氣相搏，令兒腹痛，臌身而啼。其證面赤印堂青，大便黃色是也。又有嬰兒出腹，口中胎穢拭除不盡，咽下血穢，停留臟腑，亦令臌啼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盤腸氣釣啼》 夫盤腸氣釣啼者，每發時，腹內如蛇盤之狀，漉漉有聲。由乳母妊娠之時，憂愁思慮，勞役心氣，蘊結不散，觸入胎中，致生之後，胎氣怯弱，被正氣相搏，令兒作痛。共有陰陽二證，陰則曲身而啼，大便青沫，陽則躯體而叫，大便青，是二者皆乾啼無淚，大便氣泄。如兩證交互者，是半陰半陽也。

歌曰：盤腸氣發先腰曲，無淚叫啼眼乾哭。口開腳冷上脣烏，《鳳髓經》云上脣乾。一云口乾。額上汗流珠碌碌。小腸爲冷氣所薄，致使痛發腰曲，爲腸結痛也。當溫小腸則痛住，次去其小腸積冷，即痊安也。又歌曰：痛來難忍便身強，體硬如弓一向張。如婦胎中傳邪毒，醫人何不用明方。

此候氣在小腸結卻不伸，只將寬氣檳榔散與服，並與白丁香膏，兼葡香散相兼服，必愈。不可悞吃他藥，吐瀉傷榮衛，但只和氣。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驚風內釣啼》 夫驚風釣啼者，陰陽兩證，陰者起於吐哯之後，胃氣虛弱，精神昏憒，噁哐不寧，或不乳，項硬反張，手足瘛瘲，內釣啼叫也。陽者起於身體發熱，驚悸大哭，精神傷動，恍惚不定，或睡或不睡，涎鳴氣粗，手足潮搐，驚釣啼叫也。

歌曰：內釣多啼子細看，莫將蟲痛一般言。脣涎鼻紫爲蟲痛，一云蟲痛吐涎脣口紫。內釣還須黑色觀。但覩紅筋生眼尾，便知風候本根源。《四十八候》云：只看眼畔紅筋見，有血相和點斑。鎮心使藥方爲妙，始覺良工按古賢。其候寒熱內薄，氣血凝滯，蘊結不散，腹中痛，但調氣去其積熱積冷，調毒退熱。宜與生銀丸、越桃散。宜下，蝎稍丸，未安即微下。此候與蛔蟲候一般，脣口紫黑是蟲候，目有紅筋手在後，胸高是內釣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寒胃冷啼》 夫胎寒胃冷啼者，由母妊娠之時，寒溫失理，動止乖違，取涼飲冷，冷氣停滯，觸入胞中。致生之後，冷伏脾胃，令兒咳噎，風邪暴傷，令兒吐哯，面白形青，時時啼叫，是胎寒胃冷故也。小兒胎寒之病，本於在胎時，稟受不足，或犯寒冷。即生之後，臟腑又怯弱，乳哺不化，或脹或利，病顏色青。甚則邪冷與正氣相搏，令兒腹痛，臌張蹙氣而啼，是爲胎寒之病。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胎熱伏心啼》 夫胎熱伏心啼者，由母妊娠之時恣食辛酸，多味炙煿，厚衣焙服，熱氣熏蒸，觸入胎中。致五味毒熱，伏於經，令兒恍惚，風邪暴傷，令兒驚啼，面赤脣紅，時時啼叫，是胎熱伏心故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邪干心痛啼》 夫邪干心痛啼者，本非起於心，即邪氣客於心主之脈。少陰者，君心火也，是五臟之主，精神之舍。心氣實則邪不干正，心氣虛則邪傷於心，則神去，神去則死矣。經曰：眞心痛，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凡諸邪在心者，止在心包絡，是心之別脈也。蓋小兒稟受虛怯，厥氣上逆，痞而不散，故發心痛而啼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心腹痛啼》 夫卒然心腹刺痛啼叫，悶絕欲死者。蓋小兒氣血軟弱，精神不足，忽傷賊風，遭邪氣，中客忤，皆虛而得之。其證面易五色，眼睛不視，似驚癇狀是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理，榮衛和平，神守內堅，邪不干正，無諸暴疾也。或腸胃挾冷，暴爲寒邪所折，邪氣分爭，攻衝上下，亦令心腹刺痛而啼也。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乳食作痛啼》 夫乳食作痛啼者，因兒飲乳，乳壅不散，傷動脾胃。脾胃氣弱，不能消化，滯乳停留，與正氣交擊，故成陣作痛而啼也。

湯氏曰：臟寒腹痛，由乳母食啖生冷，觸冒風寒，令乳夾冷氣，入兒腹中。遇夜半陰氣又盛，或失蓋覆，令兒腹冷作痛。或胎中受寒，亦令腹痛多啼。其證大便青白而瀉，面白。

《永樂大典·小兒胎驚》 湯民望《嬰孩妙訣總要》胎驚歌：纔出胎中一月來，母驚成患子臨胎。面青拳搐牙關緊，腰直身強哭氣哀。身熱涎潮難得

睡，睛斜眼閉不忺開。欲知病本源因母，累及孩兒帶得來。退熱鎮驚爲妙手，風涎墜下命須迴。

胎癇曰胎驚者，兒在母腹中，十相具足。或妊婦驚怪，攘撲失驚，而心主血脈，應之於胎，故生下未滿月而發驚者是也。初生嬰兒，難以用藥，凡有此候，急取豬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功效不可具述。此法諸家方書並不曾載，自余傳之始。東宮吳觀察新得一子，及一月，病此，因用之驗，今已一周。又入麝香當門子，尤佳。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胎中驚：憂懼胎中累受驚，生來緣此病停心。身肌軟弱臀乾縮，戰慄多啼睡不寧。臉鼻淡青兼目碧，印堂浮紫患將深。靈丹次第安心府，免致孩兒性命傾。

《全幼心鑑·胎驚》 巢氏曰：小兒在胎，母受驚觸而得。其證印堂青色，壯熱唲乳，睡中多驚，手足微掣，十指如數，久則成癇。受驚之輕者，青龍湯、全蝎餅，至聖保命丹，重者奪命丹治之。

小兒胎中累受驚，則心氣不足矣。若有此候，當用安神壓驚鎮心圓散主之。若見印堂浮紫，痰涎吐沫，搐搦不時者，皆爲惡候。

錢氏曰：小兒壯熱吐唲，心神不寧，手足抽掣，身體強直，眼目反張，是胎驚風證。

小兒胎驚風，以胎婦調適乖常，飲酒嗜慾，忿怒驚撲，母有所觸，胎必感之，或外挾風邪，有傷於胎，故生乘母氣，生下即病也。其候月內溫壯翻眼，握拳噤口，咬牙，身腰強直，涎潮嘔吐，搐掣驚啼，腮縮囟開，或頰赤，或面青眼合。胎風眼合不可誤作慢脾，妄用溫藥。其有着噤撮口之類，亦此一種之所發也。視其眉間氣色，紅赤鮮碧者，可治。若黯黑青黑者，不治。虎口指紋曲入裏者，可治。紋反出外者，不治。治法解散風邪，利驚化痰涎，調氣。

《全幼心鑑·胎風》 小兒生，軟身，頭面如火，撮口不乳，眉間青色。握指男外女內順。身冷而軟，逆搐，角弓反張，不治。在胎受驚至重。

《全幼心鑑·下胎毒》 凡下胎毒，只宜用淡豆豉煎濃汁與三五口，其毒自下，又能助養脾氣，消化乳食。用淡豆豉是無鹽的。

《嬰童百問·胎風遍身軟》 此證生下如湯火潑，因胎熱母肥。如腦額生瘡難治，乃胎內失于扶持。如腳上有瘡爛，此兒不滿五年。如未滿臘前便撮口，兩拳相握，腰項如隨，便知臟腑中生邪毒，此只三朝，定不可療。男指向裏，女指向外，尚可醫治，逆候則不須投藥餌矣。更看眉中有青筋碧色，應須有命；若眉紅，斷不可治。如有可治之證，但用全蝎散、鉤藤散等劑。

《嬰童百問·胎疾》 胎疾謂月數將滿，母失調護，或勞動氣血相干，或坐卧饑飽相役，或飲酒食肉，冷熱相制，或恐怖血脈相亂，胎氣有傷，兒形無補，有胎熱，胎寒，胎黃，胎肥，胎弱等證。胎熱則兒在胎中，母多驚悸，或因食熱毒之物，誕生之後，兒多虛痰，氣急喘滿，眼目眵淚，神困呵欠，不得伸舒，呃呃作聲，大小便不利，或通利即有血水，甚則手常拳緊，腳常搐縮，眼常邪視，身常掣跳。皆由胎中受熱，宜速與大連翹飲子，解散諸熱；次與消風散數服無恙。其胎驚、胎風，自見本證，茲不贅述。胎寒則兒在胎中，母因感受寒邪，或喜食生冷過度，寒盛則腸鳴泄利，邪氣以亂其眞氣。治寒邪當用和解，治臟寒則溫臟。寒甚，則有盤腸內釣，皆因寒而得之，大便青者是也，各有本證見之。胎黃候，則小兒生下，遍體面目皆黃，狀如金色，身上壯熱，大便不通，小便如梔子汁，乳食不思，啼叫不止，皆因母熱，受而傳於胎也。凡有此證，乳母可服生地黃湯，仍忌熱毒之物。

《片玉心書·小兒胎疾》 胎熱甘草黃連湯，胎寒去連加桂方。胎黃甘草加茵陳，胎驚辰砂一味良。胎瘦胎肥浴體法，胎怯五軟用地黃。此是家傳眞口訣，兒孫記誦莫遺忘。

肝色多青心赤紅，脾黃肺白腎黑同。黃白疳虛黑中惡，赤紅是熱青驚風。

《育嬰秘訣·胎疾》 胎疾初生治最難，幼科證治若空談。丹溪妙論如繩墨，《家秘》書中次第看。

小兒胎病有不必治，有不可治者。嘗觀《內經》顓疾之文，東垣紅絲瘤之論，則兒疾之生於父母者，似乎不必治矣。一臟之臍風不治，百晬之痰咳難醫，未三月而驚搐者凶，恰一月而丹瘤者死，又不可治者矣。

今幼科有胎熱、胎寒、胎肥、胎瘦、胎驚、胎黃之論，證治雖詳，豈小兒常服之藥也。況寒熱者，胎胚之餘毒也；肥怯者，父母之賦予也。非惟不可治，亦且不必治矣。惟丹溪論治胎毒者，只調治乳母，其法誠幼科之繩墨歟。

胎熱者，母娠時喜食煎炒辛熱之物，或患熱病，失於清解，使兒受之。生後目閉面赤，眼泡浮腫，常以身努，呢呢作聲，或時啼叫，或時驚煩，遍身壯

熱；小便黃濇，此胎熱也。若不早治，則丹瘤瘡癤由此而生。宜用凈黃連、炙甘草各等分爲末，入朱砂半之，和勻，生蜜調成劑，每取豆許大納兒口中，令其嚥下。乳母宜服釀乳赤芍散。

胎驚者，母娠時曾因驚悸，氣傳於子，子受之，生後頻頻發驚，此胎癎也。不可治，治之無功。如因有熱發搐者，必先啼哭，亦名胎驚，用燈心湯下東垣安神丸效。如搐不止者，此眞搐也，勿治。

小兒胎疾，有胎稟不足，并宜地黃丸。有胎毒者，如胎熱法。所謂胎稟不足者，各隨五臟論之：如語遲，心氣不足也；心主言。行遲者，肝氣不足也，肝主筋。齒髮不生者，腎氣不足也，髮者血之餘，腎主血，齒者骨之餘，腎主骨。吐瀉頻併者，脾胃之氣不足也，脾胃爲水穀之府。啼聲短者，肺氣不足也，肺主聲。

《育嬰秘訣·驚風總論·胎驚》 臍風發搐，此胎毒也。兒生一臘之內，多啼不乳，或撮唇，或牙關緊，或肚大，或臍突發搐者，此胎驚也，謂之眞搐。生於內者，氣喘痰鳴，手足冷者，不治。

變蒸發搐，此胎病也。因變蒸之後，或傷風，或傷乳，或喫驚，或發搐。百日之內，搐有眞假，皆曰胎驚。眞搐者，頻發必死。假搐者少，宜散風化痰安神，至聖保命丹主之。百日以後，發搐口中氣熱，此肝旺病也，宜瀉青丸，竹葉湯入沙糖少許化服，後以至聖保命丹安其神。如逢變蒸之期必發搐者，此胎癎也，自內生者，若不急治，後成終身之病。宜安魂鎮心定魄，頻頻細與服之，以不發爲度，秘傳三聖散主之。

胎癎者，由兒在腹中受驚氣得之，生來便有是病，不可治也。

《幼科發揮·胎疾》 小兒初生至周歲有疾者，皆爲胎疾。

氣，陽也；血，陰也。人之有生，受氣於父，陽之變也，成形於母，陰之合也，陰陽變合而成其身。身之中形臟四：頭面一也，耳、目、口、鼻二也，手足三也，皮肉筋骨四也。神臟五：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是也。凡九臟者，皆父母一體而分者也。形拘於一偏，而不能相通者，陰之靜也；神隨感而動者，陽之動也。兒之初生，只是一塊血肉耳，雖有形而無所用，雖有五臟而無其神，猶空臟也。至于變蒸之後，皮肉筋骨以漸而堅，聲色臭味以漸而加，志意智慧以漸而發，知覺運動而始成童。此天地生物之心，至誠不息。

有因父母稟受所生者，胎弱胎毒是也。

胎弱者，稟受于氣之不足也。子于父母，一體而分，如受肺之氣爲皮毛，肺氣不足，則皮脆薄怯寒，毛髮不生；受心之氣爲血脈，心氣不足，則血不華色，面無光彩；受脾之氣爲肉，脾氣不足，則肌肉不生，手足如削；受肝之氣爲筋，肝氣不足，則筋不束骨，機關不利；受腎之氣爲骨，腎氣不足，則骨軟。此胎稟之病，當隨其臟氣求之。肝腎心氣不足，宜六味地黃丸主之。脾肺不足者，宜參苓白朮丸主之。子之羸弱，皆父母精血之弱也。所謂父強母弱，生女必羸，父弱母強，生男必弱者是也。故兒有頭破顱解，神慢氣少，項軟頭傾，手足痿弱，齒生不齊，髮生不黑，行走坐立，要人扶掖，皆胎稟不足也，並宜六味地黃丸主之。

胎毒者，精血中之火毒，即命門相火之毒。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也。觀東垣紅瘤之論，丹溪胎毒之論，治法可見矣。古方有解毒之方，如黃連甘草法，又有育嬰解毒延齡丹，皆良方也。予新立一方，用丹溪三補丸方，芩、連、柏，半生用，半酒炒，甘草半生半炙，各等分，爲末，雪水丸，麻子大，朱砂、雄黃爲衣，名曰生熟解毒丸，小兒日與服之，佳。

有胎毒所生者，如蟲疥流丹，浸淫濕瘡，癰癤結核，重舌木舌，鵝口口瘡，與夫胎熱、胎寒、胎黃、胎驚之類。兒之初生，有病多屬胎毒，如一臘之臍風，百晬之痰嗽，難醫。恰半歲而眞搐者凶，未一周而流丹者死是也。況初生之兒，腸胃薄小，血氣未充，藥石則難進也；榮衛微弱，筋脈未實，針灸則難周也。業幼科者，愼勿忽諸。

一小兒丹發于臉，眼中紅腫，手不可近，三日死。

一小兒生下一月後，遍身蟲疥，浸淫濕爛，其皮如脫，日夜啼，忽一日其瘡盡隱，發搐而死。

或問：胎稟不足之證，得于父母有生之初，如何醫得？

予曰：諸器破損者，尚可補之，豈謂胎弱者不可補之乎！貴得其要也。夫男女之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故父母強者，生子亦強；父母弱者，生子亦弱。所以肥瘦、長短、大小、妍媸，皆肖父母也。兒受父母之精血以生，凡五臟不足者，古人用生地黃丸主之。或曰：五臟不足而先專補腎，何也？曰：太極初分，天一生水，精血妙合，先生兩腎。腎者，五臟之根本也。經云：植木者必培其根，此之謂也。

或問：胎毒之說。

予曰：先賢論之詳矣。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胎之欲也，欲者火也。故思慮之妄，火生于心；恚怒之發，火生于肝；悲哀之過，火起于肺；酒肉之釁，火起于脾；淫佚之縱，火起于腎。五欲之火，隱于母血之中，即是毒也。男女交媾，精氣凝結，毒亦附焉，此胎毒之原也。如謂兒在母腹，饑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漿，及其破胎而出，口有餘血，拭之不淨，咽下腹中，是名胎毒。斯言也，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未有辯之者，此書之不可盡信也。胚胎資始，父精所生；身體資生，母血所養。是水珠露花，男女漸分，毫髮筋骨，形象斯具，誕彌厥月，氣足形全，乃破胎而生矣。初在母腹之時，如鳥之雛，伏于卵殼之中，何所飲食耶？口之血，乃母臨產，惡露漬于口中，未必是母腹中所銜之血也。既云咽下腹中，則入于大腸界，從大便出矣。安得留在命門，待時而發耶？

一兒頸細，其父常問于予，可養何如？予曰：頸者頭之莖也，頸細則不能任元，在父母調養之，八歲後再議。至五歲死。

一兒解顱，未一歲認字念書，父母甚愛之。予曰：此兒胎稟不足，腎虛顱解，眞陽弱矣；聰慧早發，眞陽洩矣，恐遺父母憂。未一歲而發搐死。

一兒周歲後多笑。予曰：此兒難養。父問其故。予曰：腎爲水，心爲火，水陰火陽，陰常不足，陽常有餘。笑者，火之聲也，水不勝火，故知難養。父曰：諸兒笑者，皆不可養乎？予曰：待人引之而笑者，此有情也；見人自笑者，此無情也。後以瘡痘死。

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予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顱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

一兒一日發搐，五日不醒，藥石難入。予針其三里、合谷、人中而醒。父母喜曰：吾兒未出痘疹，願結拜爲父，乞調養之。予曰：曩用針時，針下無氣，此稟賦不足也。如調理數年後出痘疹，可保無事，若在近年不敢許。次年，果以痘疹死。

一兒四歲出痘時，頸軟頭傾，不能自舉。予謂其父曰：此兒胎稟不足，瘡毒正發，壯火食氣，亟補元氣，使痘易發易靨，幸而保全，再補其陰，不然恐難出二八數也。乃大作調元湯，連進之獲安。

《幼科發揮・急驚風證・胎驚》初生月內非臍風證發搐者，此胎驚也。宜至聖保命丹，金銀磨水送下。或用全蝎一枚，薄荷葉包炙爲末，朱砂末三分和勻，豬乳調五粒許。如常發者，名胎癎，不可治也。

《痘疹心法・胎毒論》《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乾稱父，資始者，氣之始也。坤稱母，資生者，形之始也。人之有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是以毛髮、皮膚、肌肉、筋骨、四肢百骸，其來固有自矣。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施血受之候，輔翊調養，抑豈無道耶？奈何爲父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命門衰敗，陽道勿興，乃服助陽之劑；至于陽火益熾，陰水益枯，失其乾道，此父遺毒于氣之始也。爲母者，褊急妒忍，以致冲任氣逆，月事不時，乃服暖宮之劑，煎熬眞陰，血中伏火，失其坤道，此母遺毒于形之始也。且古之男子，必待婦人月水時下之後，與之交媾，以成其胎。婦人有孕，則居側室，以保其胎，而又不妄作勞，飲食必謹。今之夫婦，不知此理，情欲妄動，飲食妄嗜，此父母之遺毒，又不特一朝一夕而已也。況子喘息呼吸，氣通于親，故畜毒于腸胃、膈膜、皮毛、筋骨之間，待時而發，或爲瘡瘧，或爲驚忤，或爲丹瘤。胎毒之間，惟痘最酷，加以天地肅煞之氣，歲運乖戾之變，水土之不齊，疫癘之交作，則天昏穢殪，難以枚舉，是雖氣數，抑人之所自致歟。試使爲父母者，以繼嗣爲重，以無後爲慮，節其嗜欲，守其禁忌，父之有疾，責而治之，母之有疾，責而治之，必使精血和平，則陽施陰化，氣清形粹，子亦不攖其毒，復何夭殤之恫耶？

或曰：兒在胎之時，其母不畏禁忌，恣意所欲，加添滋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氣搏于胞胎之中，所以兒受此毒，發爲瘡疹也。殊不知人之有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胞胎之毒，父當分任其咎，未可專責母也，如東垣所論紅絲瘤是也。

又曰：胎在腹中，食母穢液。至生之時，啼聲一發，口中所含惡血隨吸而下，寄于右腎胞絡之中。瘡疹之發，乃下焦相火熾也，蓋兒在胞中，賴母氣以養其形，母懷胎之時，天食以五氣，各有所湊也。如臊氣湊肝，焦氣湊心，香氣湊脾，腥氣湊肺，腐氣湊腎之類。地食以五味，各有所入也。如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腎之類。至于五志之動，各有所傷。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之類。兒之受病于母者，不特始生咽血一事而然也。

又曰：小兒瘡疹，五臟之中，惟腎無候，以在腑下，不能受穢故也。夫腎有兩枚，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胎。胚之初，精血混合，設有其毒，腎先受之，豈有腎在腑下，而不受毒者哉？況肝生筋，心生血脈，脾生肌肉，肺生皮毛，腎生骨，設使腎無所受，何以能生骨也？既瘡疹諸證，起于右腎之下，行足太陽之經，足太陽膀胱，腎之腑也，安得爲腎無候乎？或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今謂起于右腎者，何也？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于君位，而天氣不加。相火者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君火之氣，所以心者，君火也，欲彰其德；右腎爲命門，相火代君之令而行之耳，故曰起于右腎之下也。

昔人謂兒在胞中，饑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漿，予獨謂其不然。蓋兒始受氣之時，一月胚，二月胎，不過一點精血凝結，中涵生意也。至三月以後，其形漸成，在胞之中，譬諸禽鳥之雛在卵殼中，渾融變化，熏蒸滋養，惟所受太初之氣，漸自生長，日月既足，乃破其胎卵而出矣，何以能飲食耶？必謂有所飲食，則胚胎之初，形象未具，何飲何食耶？且血者渣滓之物，入則有出，十月之前，所飲所食之血，又從何道出耶？若生下口含惡血，乃母臨蓐之時，血穢流溢，入兒口中，未必便是先在腹中所食之血也。但云兒在胎中，滋養形體，長育變化，培根蒂者，則在母之血液也。

《名醫類案・胎暈》 江篁南治一兒，產數日，常昏暈，一日五六見，醫作驚風治不效。江以大補氣血之劑，濃煎湯喂之，並飲乳母，多服漸減而愈。

《保嬰撮要・胎驚》 小兒胎驚風者，因妊婦飲酒忿怒驚跌，或外挾風邪，內傷於胎，兒生下即病也。若月內壯熱，翻眼握拳，噤口出涎，腰強搐掣，驚怖啼叫，顋縮囟開，頰赤面青眼合者，當散風利驚，化痰調氣，及貼囟法，甚則以硃銀丸下之。若面青拳搐，用保命丹、鉤藤散之類。切不可悞作脾風，妄用溫藥。若眉間色赤，或虎口指紋曲裏者，可治。用鉤藤散、全蝎散。若眉間色黑，或指紋反出外者，不治。大抵小兒臟腑脆弱，不可輒用銀粉鎮墜之劑，反傷眞氣，多致不救者。且妊娠每月，各有經脈滋養，一月屬肝，二月屬膽，三月屬心，四月屬小腸，五月屬脾，六月屬胃，七月屬肺，八月屬大腸，九月屬腎，十月屬膀胱，多因妊娠時受患而作也，須察於某月受病，病在某經，和其陰陽，調其脾胃，兼以見證之藥佐之，無有不愈。

一小兒患胎驚，諸藥不應，用紫河車研爛如泥，每用錢許，乳化服之。更以十全大補湯加鉤藤鈎、漏蘆與母服，兩月餘舉發漸輕，服年餘舉發漸稀，服年餘不再發。至出痘後復發，取紫河車研爛，入糯米粉，丸小豆大，每服百丸，以乳送下，服二具全瘥。畢姻又發，仍用前丸及十全大補湯，六味丸加當歸、黃芪、肉桂、五味子，年餘，喜其能遠帷幕，得瘥。後因勞役更作，又用前丸及十全大補等藥不應，用大劑獨參湯服數斤，然後舉發稍緩。乃用人參貳兩、附子一錢，數服頓止，仍用前藥，間用獨參湯而瘥。

一小兒患胎驚，用紫河車丸及十全大補湯及鉤藤膏而愈。畢姻後復發，用大劑獨參湯、六味丸加五味子、黃芪、當歸煎服。半載，舉發稍輕，年餘不再發。後每勞役怒氣仍發，即用前藥隨愈。又傷寒愈後復作，虛證悉具，莫能名狀，用紫河車二具，獨參煎湯十餘斤而瘥。後患傷風咳嗽，咽乾內熱，用六味地黃丸料加五味子煎服，及十全大補湯而瘥。

《保嬰撮要・胎風》 小兒初生，其身有如湯潑火傷者，此皆乳母過食膏粱所致也。其母宜服清胃散及逍遙散，以清其氣血，兒亦飲數滴可也。有身無皮膚而不瘢赤者，皆由產母脾氣不足也，用粳米粉敷之。瘢赤發熱者，皆由產母胃中盛火也，用石膏敷之。經謂脾主肌肉，肺主皮毛，故知病脾肺也。如腦額生瘡者，火土相合，遂成濕熱下流，攻擊腎水也，難治。如腳上有瘡者，陰虛火盛也，此不滿五歲而斃。如未滿月而撮口握拳，腰軟如隨者，此肝腎中邪勝正弱所致也，三日內必不治。若因大病，虧損胃氣，而諸臟虛弱所致者，用補中益氣湯、錢氏地黃丸。若面唇赤色，正屬腎水不足，肝經陰虛火動而內生風熱爾，當滋腎水以制陽光。其身軟者，內稟氣不足，肌肉未堅也，當參五軟而施治之。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胎熱》 小兒初生有胎熱證者，宜先以木通散煎與母服，使通於乳，令兒飲之，通心氣解煩熱，不可求速效。乳母服藥，漸次解熱，百無一失。若以涼藥攻之，必致嘔吐也，變生大患。乳母仍忌辛辣酒麵厚味，庶易得安。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胎黃候》 胎黃胎疸證，母子俱宜服地黃湯及地黃飲子。小兒百日內及半週，不因病後身微黃者，胃熱也。身黃者，胎疸也。經云：諸疸皆熱，色深黃者是也，犀角散主之。若淡黃兼白者，胃怯也，白朮散主之。

《痘疹傳心錄・胎熱》 胎熱者，由母娠之時，嫉怒氣鬱，恣食辛辣煎炒，

或厚衣焙服，睡卧火坑，或感風熱，悞服溫劑，致令熱蓄於內，薰蒸胎氣，兒生之後，或壯熱驚啼，面紅脣赤，眼目赤腫，鵝口重舌，赤遊丹毒，便閉溺赤，皆胎熱之證也。不可醫求速效，當令乳母忌雞魚煎煿辛辣之物，又服調養氣血清解之劑，釀乳哺之。兒服犀角解毒湯合導赤散，隨證加減，即止無過。

《痘疹傳心録・胎驚胎風》 此候皆由娠母驚狂顛撲，損傷心血，或外挾風邪，應之於胎，兒生之後，面青搐搦，口噤身熱，脊強目直竄視，最爲難治。凡胎風眼合，不可作慢驚治而妄用溫藥也。

《幼科證治準繩・生下胎疾・胎驚》 《石壁經》歌：未出胎中一月來，母驚成患子臨胎。腰直哭時先口撮，面青拳搐縮雙腮。眼閉咬牙筋脈急，任喚千聲眼不開。退卻風涎爲治療，涎去驚邪自不回。

《幼科證治準繩・生下胎疾・胎毒發丹》 胎毒發丹者，因胎毒內伏，或頻浴熱湯，或著烘衣，或乳母飲食七情，內熱助邪爲患。發於頭面四肢，延及胸腹，色赤遊走不定。古人云：從四肢起入腹囊者，皆不治。當急令人隨患處遍吮毒血，各聚一處砭出之，急服活命飲。惟百日內忌砭，以其肌肉難任也。若發散過劑，表虛熱而赤不退者，用補中益氣湯加防風、白芷；寒涼過劑，胃氣受傷而熱赤不退者，用異功散加柴胡、升麻；或兼發搐等證，用四君、升麻、當歸、鉤藤鉤。若復用攻毒，必致不起。頭額間患者，當卧鍼砭之。

《明醫指掌・小兒科・初生證》 母受濕而傳於胎，則子生下發黃如金，名曰胎黃。

《明醫指掌・小兒科・胎黃》 兒生下遍體黃如金，此胎中受濕熱也。其證壯熱大便不通，小便如梔汁。乳母可服生地黃湯加茵陳，忌食熱毒之物。

《幼科金針・胎寒》 胎寒者，小兒在胎時，因娠母素有火證。過服寒餌，或喜生冷等物，又不能戒口味，但取一時快意，殊不知遺患內胎者乎。所稟乃感受先天之前，而非後天之召也。故其證面青眩白，吐沫轉乳，啼哭驚悸，急用七香散，或以理中湯治之。

《幼科金針・臟寒》 臟寒者，兒之降生，或遇嚴寒冰雪，或放於冷濕之地良久，或浸於胞水之中，致令入腹，或浴遲而受凍，乃成臟寒也。然雖曰臟寒，實中於腑也。是以腸鳴水瀉，足冷氣逆，大哭不已。須進理中溫胃湯，訶子散治之。

《幼科金針・胎驚》 胎驚者，小兒在胎中受驚也。因娠母不愼調攝，或跌撲忿怒，有觸於胎，以致兒驚入心，產下而發之也。其證在百日之內，卒然壯熱，搐掣禁口，腰強口瀝痰鳴者是也。見之急以辰砂抱龍丸、保命丹治之。如脣青氣促，痰鳴爪黑者不治。

《幼科金針・胎怯》 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得生，均賴父母精血以成形，在胎先天氣足，生下肌肉肥堅，遍身紅活，黑睛多而白睛少，謂之胎實。生下面無精彩，身無血色，目無神氣，肌瘦而白睛多，謂之胎怯。若不急於調補，久後終成廢人。宜投十全大補湯，固其本原，白睛漸黑，先天足，而易長也。

《嬰童類萃・胎毒論》 凡婦懷孕，宜清心遠慾，飲食宜淡，忌煎炒辛辣厚味，並飛禽走獸之肉俱不可食。行正語正，保養胎元，生子必聰明，端正無疾而多壽。若少年之婦，不守禁戒，辛辣炙煿食爲泛常，房闥恣慾，而無禁忌，行坐偏斜，生子必蠢，故多疾而夭。又有懷孕，而受驚恐，或登山入廟，見神禮佛，心生恐怖，胎即受之，生下故有胎驚之證。或暑月虧胎，冬月擁爐，胎中內蘊熱毒，所以生下而生重舌、木舌、鵝口、疳瘡、繭脣，並諸風瘡、疥癬、赤遊丹毒，種種胎毒，皆母不潔故也。淫乳乳兒腹生痞塊。房中喜用春方熱藥者，並父母生過楊梅瘡並諸毒瘡者，其毒尤甚，生子必夭。宜早解毒之藥，庶免痘瘄之患。胎毒難以枚舉，【略】凡治胎毒，必求其本則效矣。

《誠書・論胎》 東坡詩云：護持新筍似嬰兒。蓋言乎嬰兒之宜護持，以言乎護持之難也。凡嬰兒在胎，如仁之在核，倘時未熟，則柔軟而不及萌，或濕蒸，或朽蛀，則腐敗而不能生。則胎中之護持也，宜詳試論之。假如同一賦稟，何以有附贅、垂疣、枝指、駢拇、侏儒、跛蹩、瘡瘍、白禿、癰腫、聾盲、喑啞、瘦瘠、疲瘵、脣缺、顱解諸形，此豈造化之故耶？抑人事乖舛耶？大抵造化生生之理不偏，而人之犯天時，【入殺日即八節日，天地交震日即七月十六日。】違氣運，即風寒暑濕燥火。縱耳目，恣口腹，【如食兔龜、大醉等。】溺淫欲，大憂忿驚怖，種種氤毒于懷胎時，致令生子形氣之變，有類天刑禍及終身者矣。若血氣相干，有胎熱、胎寒、胎肥、胎怯、胎驚、胎黃諸證。又有初生輒死與不能發聲，不能開眼，不能進乳，所謂鎖肚、內吊、臍風、噤口諸證，非父母之咎乎？故先後天之保攝宜愼。

《辨證録・胎毒門》 小兒生半歲或一二歲，忽身上、手足上、肚腹上、兩臂上或頭面上長成大瘡，久變爲毒，百藥治之而罔效者，此非小兒之毒，乃父母之毒也。當時結胎或感楊梅之惡氣，及其坐胎之後或感淫氣之火邪，遂至

貽害於小兒。治之不得其法，半多死亡，實可憫也。吾遇異人之傳，治胎毒小兒已數十人矣，皆服之得生。我不傳方，不特失異人傳鐸之善心，而且使小兒可救之病，以不得吾方而失援，則小兒之死，不猶之鐸殺之乎。鐸則何敢？故寧傳世，使世服方而嘆或有不效，斷不可不傳，使世之怨無方以救子也。方用：金銀花二兩，生甘草三錢，人參二錢，天花粉二錢，黃藥三錢，錦地羅三錢，水煎服。二劑而毒全消。

倘外口不愈，另有外治之方。用：蝸牛三錢，生甘草三錢，冰片一錢，兒茶三錢，輕粉一錢，麝香三分，樟腦三錢，黃丹三錢，水粉三錢，枯礬三錢，地龍糞五錢，各研極細末，以麻油調敷瘡口上，不到數日，自然瘡內生肉，而瘡口外斂，眞神方也。輕者用前方而不必用外治，重者內外合治，無不速愈矣。

鐸從萬世起見，將此仙方輕易傳世，願世人廣傳，體鐸之心爲心，切勿自恃爲奇，隱而不傳，以受天譴也。

《幼科鐵鏡·辨胎黃》 胎黃，由娠母感受濕氣鬱熱，傳於胞胎，致兒生下，面目通身皆如黃金色，壯熱便秘溺赤黃者是也。治用地黃茵陳湯。

《幼幼近編·胎驚》 小兒生下百日內，不因驚恐，不時發搐，或劄眼噤口，或涎潮嘔吐，拳握身強，名曰胎驚。先用利驚丸，後用抱龍丸。

《幼幼近編·胎黃》 小兒生下遍體皆黃，小便如柏汁，名曰胎黃。由胎中受濕熱所致，宜地黃湯。若百日後，不因病而身黃者，胃熱也，連翹飲加茵陳；因病後淡黃兼白者，胃怯也，參苓白朮散。清便自調，肢冷嗜卧，益黃散加參、朮。

《慈幼新書·胎病》 小兒胎病凡二端，在胎時母失愛護，或勞動氣血相干，或坐卧饑飽相役，飲酒食肉，冷熱相制，恐怖驚悸，血脈相亂，蘊毒於內，損傷胎氣，此胎熱、胎寒、胎肥、胎怯、胎驚、胎黃諸證所由作也。又有落地時，浴體拭口，斷臍灸囟之不得法，綳抱驚恐，寒溫乳哺之乖其宜，此嗽口、臍風、鎖肚、不乳等證所由生也。黃帝云：吾不能察其幼小，亦唯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不密，精神未充，而用藥消息之難耳。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不啼 小兒生下不能啼，俗語名之爲草迷，多因臨產難生育，或值嚴寒氣所逼。氣閉不通聲不出，奄奄呼吸命須臾，氣閉不通葱鞭背，寒逼急用火熏臍。

注：兒生落地，啼聲即發，形生命立矣。有不啼者，俗云草迷。多因臨產時生育艱難，以致兒生，氣閉不通，所以不啼也。急以葱鞭其背，使氣通則啼。又有時值天寒之際，兒氣爲寒所逼，亦不能啼。宜用熏臍帶法，急爲挽回，庶氣通而啼聲出也。若氣絕無氣，面青甲黑，是形雖存而命已不立，安望其生哉！

鞭背法 小兒初生氣不通，奄奄呼吸少啼聲，用葱鞭背輕輕擊，須臾聲發可回生。

注：葱辛通氣，擊動醒神。用葱鞭背者，取開通擊醒之義也。如無葱，以手輕擊之亦可。

熏臍帶法 小兒生下或冒寒，氣閉無聲啼則難，油拈熏臍休剪帶，暖氣入腹自通安。

注：兒初生方離母腹，若值天寒，氣爲寒閉，使兒聲不出。須急用棉絮包裹，抱于懷中，且勿斷臍，用紙拈蘸油，點火于臍帶下往來熏之，令火氣由臍入腹，寒得溫散，氣得暖通，啼聲自出矣。

不乳 兒生能乳本天然，若不吮兮必有緣，腹中穢惡未下淨，或在胎中素稟寒。穢惡不淨一捻效，胎寒不乳勻氣先，若更面青肢冷厥，此是寒虛理中煎。

注：不乳，謂初出胞胎不吮乳也。其故有二，不可不辨：兒生腹中臍糞未下，能令小兒腹滿氣短，嘔吐不乳，當用一捻金治之。若兒母過食寒涼，胎受其氣，兒必腹痛多啼，面色青白，宜勻氣散主之；若四肢厥逆者，理中湯主之。

眼不開 兒生眼閉不能開，皆因脾熱受於胎，內用地黃湯最妙，熊膽洗目效靈哉。

注：小兒初生眼不開者，因孕婦飲食不節，恣情厚味，熱毒熏蒸，以致熱蘊兒脾，眼胞屬脾，其脈絡緊束，故不能開也。內服生地黃湯，外用熊膽湯洗之自愈。

吐不止 兒吐不止何因生，穢惡停留胃內成，或緣稟賦胎寒熱，或因生時感寒風。穢惡一捻金散下，外感香蘇溫散能，熱涎酸粘連陳治，寒吐清涎用理中。

注：兒自胞胎既脫以後，有因便秘，腹中穢惡不淨，令兒腹滿，其吐不止者，一捻金主之。若生育時觸冒寒邪，入裏犯胃，則曲腰而啼，吐沫不止

者，香蘇飲溫散之。又有胎前受熱，面黃赤，手足溫，口吐黃涎酸粘者，二陳湯加黃連主之。若胎前受寒，面青白，四肢冷，口吐清稀白沫者，理中湯主之。

不小便　小便不通胎熱壅，導赤八正二方從，外用豆豉貼臍法，須臾小便自能通。

注：小兒初生不小便者，乃胎熱流於下也，宜導赤散。熱盛者八正散主之。外用豆豉膏貼臍上，則小便自通矣。

不大便　大便不通名鎖肚，皆緣熱毒受胎中，朱蜜捻金俱可用，急咂五心臍下通。

注：小兒初生之日或次日即大便者，俗云下臍屎。此腸胃通和，幽門潤澤也。若至二三日不大便者，名曰鎖肚，乃胎中受辛熱之毒，氣滯不通也。其兒必面赤、腹脹、不乳、多啼，宜先用朱蜜法治之。設若不應，用一捻金量兒與之。繼令婦人以溫水嗽口，咂兒前後心、手足心並臍下，並七處，以皮見紅赤色爲度，須臾大便自通矣。

大小便不通　二便俱秘胎熱極，木通散與紫霜丸，行熱開結眞神妙，口嗽之法悉如前。

注：小兒初生大小便不通者，最爲急候，乃胎中熱毒太甚而成也。急用前口咂五心臍下法，再以木通散行其熱，紫霜丸開其結，庶可望生。若延至七日，謂之一臘，肚腹硬脹，常作呻吟，則難治矣。

肛門內合　有因熱毒肛門結，或是內合無隙通，清毒宜服黑白散，脂瞞簪通導法精。

注：小兒初生，肛門內合有二：一者熱毒太甚，壅結肛門；一者脂膜遮瞞，無隙可通。如肛門壅結者，急服黑白散，外用蘇合香丸，作棗核狀納入孔中，取其香能開竅，又能潤澤。大便一下，庶可望生。如脂膜遮瞞，無隙可通者，先以金玉簪透之，刺破脂膜，再以蘇合香丸照前法導之，庶可挽回於萬一耳。

胎黃　兒生遍體色如金，濕熱熏蒸胎受深，法當滲濕兼清熱，地黃犀角二方神。

注：胎黃者，遍體面目皆黃，其色如金，乃孕婦濕熱太盛，小兒在胎受母熱毒，故生則有是證也。法當滲濕清熱，須分輕重治之，色微黃者生地黃湯，深黃者犀角散。

胎赤　胎赤胎中受毒熱，生後遍體若丹塗，清熱解毒湯極妙，蔣氏化毒功效殊。

注：胎赤者，因孕婦過食辛熱之物，以致毒熱凝結，蘊於胞中，遂令小兒生下頭面、肢體赤若丹塗，故名曰胎赤。當以清熱解毒湯主之。熱盛便秘者，蔣氏化毒丹主之。

初生無皮　兒生無皮有二端：父母梅毒遺染傳，或因未足月生早，無皮赤爛痛難堪。梅毒換肌消毒散，胎怯當歸飲能痊。外敷清涼鵝黃粉，毒解形完膚自堅。

注：嬰兒生下無皮，其證有二：或因父母素有楊梅結毒，傳染胞胎，故生下或上半身赤爛，或下半身赤爛，甚至色帶紫黑。又有因月分未足，生育太早，遍體浸漬紅嫩而光。二證俱屬惡候。遺毒者，內服換肌消毒散，外用清涼膏或鵝黃散敷之；胎元不足者，內服當歸飲，外用稻米粉撲之。毒解形完者，謂解去毒氣，其皮自漸漸生完而堅實矣。

《幼幼集成·胎病論》　兒之初生有病，亦惟胎弱、胎毒二者而已矣。胎弱者，稟受於氣之不足也。子於父母，一體而分，而稟受不可不察。如稟肺氣爲皮毛，肺氣不足，則皮薄怯寒，毛髮不生；稟心氣爲血脈，心氣不足，則血不華色，面無光彩；受脾氣爲肉，脾氣不足，則肌肉不生，手足如削；受肝氣爲筋，肝氣不足，則筋不束骨，機關不利；受腎氣爲骨，腎氣不足，則骨節軟弱，久不能行。此皆胎稟之病，隨其臟氣而求之。所謂父強母弱，生女必羸；父弱母強，生兒必弱。故小兒有頭破顱解，神慢氣怯，項軟頭傾，手足痿軟，齒生不齊，髮生不黑，行住坐立，須人扶掖者，此皆胎稟不足之故也。

胎毒者，即父母命門相火之毒也。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道家謂之下丹田也。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純粹之精，鎔液而成胎，淫佚之火，蓄之則爲胎毒矣。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人之欲也。成胎之後，其母之關係尤緊。凡思慮火起於心，恚怒火生於肝，悲哀火鬱於肺，甘肥火積於脾，淫縱火發於腎，五欲之火隱於母胞，遂結爲胎毒。凡胎毒之發，如蟲疥、流丹、濕瘡、癰癤、結核、重舌、木舌、鵝口、口瘡，與夫胎熱、胎寒、胎搐，胎黃之類是也。更如一七之臍風，百日之痰嗽，半歲之眞搐，一週之流丹，此又毒之至酷至烈，而不可解者也。

盤腸氣者，幼科稱內吊者是也。皆因胎氣鬱積，壅結榮衛，五臟六腑，無一舒暢。其氣不能升降，築隘腸胃之間，抵心而痛，其聲轆轤，如貓吐惡，乾啼口開，手足皆冷，宜疏散通氣，調中散及木香丸。

臍突者，小兒多啼所致也。臍之下爲氣海，啼哭不止，則觸動氣海，氣動於中，則臍突於外。其狀突出光浮，如吹起者，捏之則微有聲。用亂髮燒灰，枯礬等分爲細末，敷突臍上，以膏藥貼之自消。

不乳者，小兒生下三二日間，忽然不乳。當詢問之，勿以不乳作臍風治，蓋臍風有多啼撮口之證，此則無之，但不乳耳。有吐乳，乳之又吐者，或因拭口不淨，惡穢入腹也，宜用檳榔、木香、甘草煎湯與服。如啼哭不乳者，腹痛也，亦胎寒之證，宜木香、丁香、乳香、當歸、甘草煎湯與服。如無以上諸證，無故不乳，宜問其母之乳汁多少：乳多者傷乳也，宜少節之，不久自思乳矣；乳少者必有他證，細心察之。

《幼幼集成·胎病論》 胎寒者，母娠時患熱病，多服寒冷之藥，又或過餐生冷，令兒受之。生後昏昏多睡，間或哯乳瀉白，此內因也。或百日之內，忽病寒慄口冷，手足蹉曲不伸，腹痛啼叫不止，此生後受寒得之。治宜溫散，指迷七氣湯、助胃膏爲佳。

胎熱者，母娠時喜食辛熱炙煿之物，或患熱病，失於清解，使兒受之。生後目閉面赤，眼胞浮腫，弩身呢呢作聲，或啼叫驚煩，遍身壯熱，小便黃澀，此胎熱也。若不早治，則丹瘤瘡癤，由此而至。宜集成沆瀣丹，徐服解之，以平爲度。

胎搐者，母娠時曾因驚恐，氣傳於子。生後頻頻作搐，其後身熱面青，手足搐掣，牙關緊閉，腰直身僵，睛邪目閉，多啼不乳，此乃胎癇，不治之證。如因身有熱而作者，必先啼叫，雖曰胎病，由外因也。宜天麻丸，後以六味地黃湯滋其化源，久服自愈。

胎黃者，兒生下面目渾身皆黃如金色，或目閉，身上壯熱，大便不通，小便如梔子汁，皮膚生瘡，不思乳食，啼哭不止。此胎中受濕熱也。宜茵陳地黃湯，母子同服，以黃退爲度。

胎肥者，兒生下遍身肌厚，肉色通紅，面色亦紅，而黑睛多，時時生痰，自滿月以後，漸漸肌瘦，五心熱而大便難，白睛粉紅色，此名胎肥。是亦在胎時，母食甘肥濕熱太過，流入胞中，以致形質虛肥，血分壅熱也。加減大連翹飲，外以浴體法浴之。

胎怯者，生下面無精光，肌肉瘦薄，大便白而身無血色，目無精彩，時時哽氣多噦者，此即胎怯也。非育於父母之暮年，即生於產多之孕婦，成胎之際，元精既已澆漓；受胎之後，氣血復難長養，以致生來怯弱。若後天調理得宜者，十可保全一二。調元散助之。

《懷少集·胎風》 小兒初生感風，鼻塞氣閉不通。口流白沫宜疏散，藥當投以降龍。若還不克見效，南星其妙無窮。研末作膏薑汁拌，貼囟自有奇功。

小兒初出胎時，或感風寒，面青鼻塞，口流白沫，服降龍丸。倘不效，可用南星爲末，搗生薑自然汁，調貼囟門。

《懷少集·胎癇》 發癇小兒惡病，多緣撫養不愼。血脈未充骨氣微，寒邪怪觸可恨。乳哺失節內傷，目瞪直視口禁。四肢柔軟又流涎，胎癇何須動問。

發癇，惡候也，小兒血脈未充，骨氣未聚，易爲風邪所傷，驚怪所觸，或乳哺失節，停滯經絡。其證神昏氣結，目瞪直視，口禁流涎，四肢柔軟，發而即醒者是也。治以抱龍丸主之。

《幼科釋謎·初生諸病》 嬰兒墜地，一聲啞啞，形體雖具，猶是血茄，肌膚脆嫩，骨肉么麼，如水中泡，如樹上葩。八風之賊，六淫之邪，豈能速害，從外而加。由在母腹，感受淫汗，或傷冷熱，或被驚譁。烹魚燔炙，酒醴紛奢，亂氣狡僞，陰血周遮。釀災蘊毒，貽害嬰芽。降生之後，調護多差。綳袍恐嚇，乳哺擎叉，致令疾作，一一堪嗟。胎黃撮口，驚癇搐拿，臍風鎖肚，逼肖饑鴉。凡茲種種，難與搔爬，坐視其斃，誰之咎耶？昔黃帝言，憫彼呼啞，吾不能察，幼小如麻，善爲調理，別是一家。誠哉斯語，千古堪嘉。敢告醫士，存心勿遐。

《王旭高臨證醫案·幼科》 李　胎驚之病，得之於母腹，胎孕之後，其母有所大驚，氣應於胎，驚氣入肝，故數月嬰孩，即有胎驚之患，往往不能愈，姑擬一方備採。羚羊角、天竹黃、陳膽星、石菖蒲、大黃，共研末，或竹油，或鉤鉤湯，調服五分。

初生兒疾病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驚啼候》 小兒驚啼者，是於眠睡裏忽然而驚覺也。由風熱邪氣乘於心，則心臟生熱，精神不定，故卧不安，則驚而啼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夜啼候》 小兒夜啼者，臟冷故也。夜陰氣盛，與冷相搏則冷動，冷動與臟氣相幷，或煩或痛，故令小兒夜啼也。然亦有犯觸禁忌，亦令兒夜啼，則可法術斷之。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軀啼候》 小兒在胎時，其母將養傷於風冷，邪氣入胞，傷兒臟腑。故兒生之後，邪猶在兒腹內，邪動與正氣相搏則腹痛，故兒軀張蹙氣而啼。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吐哯候》 小兒吐哯者，由乳哺冷熱不調故也。兒乳哺不調，則停積胸膈，因更飲乳哺，前後相觸，氣不得宣流，故吐哯出，診其脈浮者，無苦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大便不通候》 小兒大便不通者，腑臟有熱，乘於大腸故也。脾胃爲水穀之海，水穀之精華化爲血氣，其糟粕行於大腸。若三焦五臟不調和，熱氣歸於大腸，熱實，故大便燥澀不通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難乳候》 凡小兒初生，看產人見兒出，急以手料拭兒口，無令惡血得入兒口，則兒腹內調和，無有疾病。若料拭不及時，則惡血穢露兒咽入腹，令心腹否滿短氣，兒不能飲乳，謂之難乳。

又云：兒在胎之時，母取冷過度，冷氣入胞，令兒著冷，至兒生出，則喜腹痛，不肯飲乳。此則胎寒，亦名難乳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鵝口候》 小兒初生，口裏白屑起，乃至舌上生瘡，如鵝口裏，世謂之鵝口。此由在胎時，受穀氣盛，心脾熱氣熏發於口故也。

《千金要方・少小孺嬰方・驚癇》 論曰：少小所以有癇病及痙病者，皆由藏氣不平故也。新生即癇者，是其五藏不收斂，血氣不聚，五脈不流，骨怯不成也，多不全育。其一月四十日已上至期歲而癇者，亦由乳養失理，血氣不和，風邪所中也。

小兒始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凡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若四味紫丸不得下者，當以赤丸下之。赤丸不下，當倍之。若已下而有餘熱不盡，當按方作龍膽湯稍稍服之，幷摩赤膏。風癇亦當下之，然當以豬心湯下之。驚癇但按圖灸之，及摩生膏，不可大下也。何者？驚癇心氣不定，下之內虛。益令甚爾。驚癇甚者，特爲難治，故養小兒常愼驚，勿令聞大聲，抱持之間，當安徐勿令怖也。又天雷時當塞兒耳，幷作餘細聲以亂之也。凡養小兒皆微驚以長血脈，但不欲大驚。大驚乃灸驚脈，若五六十日灸者，驚復更甚，生百日後灸驚脈乃善。兒有熱不欲哺乳，卧不安，又數驚，此癇之初也，服紫丸便愈。不愈復與之。兒眠時小驚者，壹月輒壹。以紫丸下之，減其盛氣，令兒不病癇也。

《千金要方・少小孺嬰方・小兒夜啼方》 龍角丸，主小兒五驚夜啼方。

治小兒夜啼，至明即安寐，芎藭散方。

治少小夜啼，一物前胡丸方。

又方：以妊娠時食飲偏有所思者物，以此哺兒則愈。

又方：交道中土　伏龍肝各一把

右二味治下篩，水和少許飲之。

又方：取馬骨燒灰，傅乳上飲兒，啼即止。

治小兒夜啼不已，醫所不治者方：取狼屎中骨，燒作灰末，水服如黍米粒大，二枚即定。

治小兒驚啼方：取雞屎白熬末，以乳服之，佳。

又方：酒服亂髮灰。

又方：臘月縛豬繩，燒灰服之。

又方：燒蝟皮三寸灰，著乳頭飲之。

又方：車轄脂如小豆許，內口中及臍中。

千金湯，主小兒暴驚啼絕死，或有人從外來，邪氣所逐，令兒得疾，衆醫

不治。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小兒雜病》 治小兒鵝口，不能飲乳方：鵝屎汁瀝兒口中。

又方：黍米汁塗之。

又方：取小兒父母亂髮淨洗，纏桃枝，沾取井花水，東向向日以髮拭口中，得口中白乳，以置水中，七過瀝洗，三朝作之。

治小兒心熱，口爲生瘡，重舌、鵝口方：柘根剉五升，無根弓材亦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更煎，取五合，細細傅之，數數爲之，良。

《顱囟經·病證》 孩子渴喫乳食，夜啼作聲，此即是腹肚痛。

初生小兒，至夜啼者，是有淤血腹痛，夜乘陰而痛則啼。

《小兒藥證直訣》 夜啼　脾臟冷而痛也，當與溫中藥，及以法禳之，花火膏主之。

驚啼　邪熱乘心也，當安心，安神圓主之。

胃啼　小兒筋骨血脈未成，多哭者，至小所有也。

初生三日　不思乳食，大便乳食不消，或白色，是傷食，當下之，後和胃。下用白餅子，和胃用益黃散主之。

初生三日已上至十日吐瀉身溫涼　不思乳食，大便青白色，乳食不消，此上實下虛也。更有兼見證：肺，睡露睛喘氣。心，驚悸飲水。脾，困倦饒睡。肝，呵欠頓悶。腎，不語畏明。當瀉見兒兼臟，補脾，益黃散主之。此二證多病於秋夏也。

初生下吐　初生下，拭掠兒口中穢惡不盡，嚥入喉中，故吐，木瓜圓主之。凡初生，急須拭掠口中令淨，若啼聲一發則嚥下，多生諸病。

急欲乳不能食　因客風熱入兒臍，流入心脾經，即舌厚唇燥，口不能乘乳，當涼心脾。

傷風吐瀉身溫　乍涼乍熱，睡多，氣粗，大便黃白色，嘔吐，乳食不消，時咳嗽，更有五臟兼見證。當煎入臟君臣藥，化大青膏，後服益黃散。如先曾下，或無下證，愼不可下也。此乃脾肺受寒，不能入脾也。

傷風吐瀉身熱　多睡，能食乳，飲水不止，吐痰，大便黃水，此爲胃虛熱渴吐瀉也。當生胃中津液，以止其渴，止後用發散藥。止渴多服白朮散，發散大青膏主之。

傷風吐瀉身涼　吐沫瀉青白色，悶亂不渴，哽氣長出氣，睡露睛。此傷風荏苒輕怯，因成吐瀉，當補脾後發散。補脾益黃散，發散大青膏主之。此二證多病於春冬也。

《聖濟總錄·小兒門·小兒驚啼》 論曰：心藏神，神安則藏和。故小兒晝得精神安，而夜得穩眠，若心氣不和，邪熱乘之，則精神不得安定，故暴驚而啼叫也。

《聖濟總錄·小兒門·小兒夜啼》 論曰：經謂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夜爲陰盛之時，凡病在陰者，至夜則邪氣亦甚。嬰兒氣弱，府藏有寒，每至昏夜，陰寒與正氣相擊，則神情不得安靜，腹中切痛，故令啼呼于夜，名曰夜啼。又有觸犯禁忌，亦令兒夜啼者，當以符術治之。

《聖濟總錄·小兒門·小兒胞胎》 論曰：小兒胞胎，全仰母氣，母將養失宜，傷于風冷，則邪氣入于胞胎，既生之後，冷氣停留，復因乳哺不節，邪氣與正氣相搏，故腹痛腹張蹙氣而啼也。

《聖濟總錄·小兒門·小兒吐哯》 論曰：小兒飲乳後，忽吐逆乳汁者，名曰吐哯。蓋由乳哺冷熱不調，停在胸膈，復因飲乳，舊乳未消，新乳又入，氣不通宣，新陳相壓，所以吐哯。當節乳則愈。

《聖濟總錄·小兒門·小兒鵝口》 論曰：小兒初生，口中有白屑，如米粟狀，鼻外亦有，乃至舌上生瘡，謂之鵝口。此由胎中稟受穀氣偏多，既生之後，心脾氣熱，上熏于口，致成斯疾。蓋心主舌，脾之絡脈散舌下故也。

《幼幼新書·初生不作聲》 《嬰孺》云：凡小兒落地不作聲，便取冷水一器灌浴之，須臾作聲也。

《仙人水鑑》子初生七日以前不作聲者方：胎風生下不能啼，須使園中小葉葵。搗取汁調熊膽末，纔交入口兒傾危。

右用葵菜葉搗取自然汁，調熊膽末，滴三、兩滴入口，立便能作聲，神妙。

《幼幼新書·初生有鵝口》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有喉痺、木舌、鵝口候。喉中忽壅一塊肉瘤閉卻喉，此爲喉痺。及身大熱，舌硬都不轉得，爲木舌。口更開殊不合，滿口都黃如膏，此名鵝口。此三個候，皆因熱甚生風，風盛壅熱毒，至此爲實積實熱。得此候所治者，先用積實牛黃圓微與通，吐惡涎後，用勻氣散，然後用天竺黃散夾牛黃膏與服即愈。如見喉內加空響似鋸，及眼視面青黑，不下奶食，死候。

《簡要濟衆》治小兒鵝口方：右用馬牙硝細研，於舌上摻之，日三、五度。

《子母秘錄》：小兒鵝口方：右用桑白皮汁和胡粉敷之。

《子母秘錄》：小兒鵝口不乳方：右用鷄胵黃皮燒末，乳和服。

張渙：嬰兒初生七日內胎毒者，其舌上有白屑如米連舌上，下有膜如石榴子大，令兒語不發如鵝口狀，名曰鵝口。保命散。

《孔氏家傳》治小兒鵝口方：右以桑汁，用新綿惹之。

《幼幼新書·夜啼》《茅先生方》：小兒生下三朡已前，有中夜啼，其候屬陰。遇起燈前後發啼，至天明不住，如見此候用抹唇膏。遇夜，抹上下兩唇，更用朱砂膏，夜更無，啼止。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夜啼候：諸書皆以驚啼爲熱，夜啼爲寒。獨漢東王先生以夜啼爲熱，必以諸啼通言之也。孩兒夜啼者，非是鬼神爲祟，蓋因胎熱伏心。其母懷妊時或值熱月，或好吃熱食，流入胞中，養後入於心臟，故使熱入心而夜啼。陰則與陽相刑，熱則與陽相合。腹中躁悶，所以夜啼。

水鑑先生論云：天蒼蒼，天者上也。人以心爲帝王，一身之主，故呼爲於蒼蒼者，被外風所傷，故云：蒼蒼生其別物。地王王，地者土也。脾屬中央戊己土，故云地也。王王者是盛也，王者旺也。此是脾臟熱盛。小兒夜啼疏客堂。心是神之舍，亦呼爲客堂。疏者即是轉瀉。

《嬰童寶鑑》論小兒夜啼，爲腹有痛處幷有神祟，故陰盛於夜而發也。或驚亦夜啼。

《惠眼觀證》：凡小兒生下一七至一百二十日，或至三、五歲才遇陰氣，即便啼叫。大種夜啼，自有三說。一：心熱者夜啼，只用朱砂膏及天竺黃散服之，兼以燈花塗乳上與吃。三五歲者，宜以鮓湯圓療之。二：臍下痛者夜啼，乃氣血所滯，因而躁悶，以烏梅散及槐角圓服之。候有見燈愈啼者，乃心氣熱極。見燈不啼者，乃臍下痛，聊有所適，亦外作驗也。三：無故而啼，夜中面目青色不識人，此邪氣所畜，宜以符法及驚藥相兼服食。有形證實者，以鮓湯圓通利。

《嬰童寶鑑》小兒夜啼驚啼歌：小兒生下有三啼，一一從頭爲說之。邪熱在心心內躁，忽然驚哭沒休時。或因臟冷陰寒搏，或是神祇鬼物隨。夜裏不眠啼至曉，夜啼根本各須知。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小兒夜啼者，證候甚多，其所專者，不出三種。一者冷，謂脾藏寒則腹痛而啼，其候面青白，手冷腹肚冷，口中氣亦冷，曲腰而啼。不肯吮乳，又有從生下多啼，入夜則甚者，此胃寒也，亦曰胎寒。《聖濟經》言：積冷而夜啼。夜則爲陰，冷則作痛，故夜間痛甚，令兒啼哭也。二者熱，謂心藏熱則煩躁而啼，其候面赤，小便赤，口中氣熱，心腹亦暖，仰身而啼，不肯吮乳。又有多饒驚悸惕跳，或睡中忽然叫啼，此風熱也。亦曰驚啼。心主熱，其候驚，故熱則生驚。又心爲火，熱則火旺，故熱邪躁甚，令兒啼哭也。三者邪祟，謂有鬼氣所持，其候睡卧不穩，或作疼痛。且鬼祟者，陰物也，入夜則旺，小兒精神怯弱，血氣嫩微，夜間被鬼所持，故令兒啼哭也。以外客忤、蟲動、重舌、口瘡等病，亦皆能爲夜啼，其治方各逐本項下具之，非若此三等之爲專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小兒大便有秘澀者，有不通者，皆由府藏有熱，乘於腸胃，胃熱則津液少，少則糞燥結實而鞕，大便難下，則爲秘澀，甚者則不能便，乃爲不通也。小便有滴瀝者，有不通者，由小腸與膀胱有熱，二經俱主水，水入小腸，傳於膀胱，循水道出而小便也，熱氣乘之，則水耗少而行澀，故滴瀝而下也，甚者水道乾而不通也。若熱入大小腸，則皆壅滯，不得宣利，故大小便俱不通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初生不乳論》初生洗浴、斷臍、裹包，革穢污，下臍糞都了。經曰：不飲乳，及不小便者，此因難產，或包裹舉遲，中寒，或被風邪微干，傷動藏氣所致。有此候者，多爲撮口，治不可稍緩。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難乳論》小兒難乳有二：一者兒初生，客風邪熱中臍，流入心脾之經，即令舌厚唇燥而急，口不能乘乳，故乳而不能咂飲也。二者兒初生時，拭掠口中穢血不及，嚥而入腹，則令兒心腹痞滿，短氣促急，故口不能吮乳飲之也。

《三因方·小兒·夜啼四證》小兒夜啼有四證：一曰寒，二曰熱，三曰重舌口瘡，四曰客忤。寒則腹痛而啼，面青白，口有冷氣，腹亦冷，曲腰而啼，此寒證也。熱則心躁而啼，面赤，小便赤，口中熱，腹暖，啼時或有汗，仰身而啼，此熱證也。若重舌口瘡，則要乳不得，口到乳上即啼，身額皆微熱，急取燈照口，若無瘡，舌必腫也。客忤者，見生人氣忤犯而啼也。

《河間傷寒心要·夜啼》夜啼之證有二：一曰脾寒，一曰心熱。若僅胃停乳食，則不能安寐而已，不啼也。脾寒者，溫脾而啼止，藿香和中湯主之。

心熱者，清其心而啼亦止，導赤散加川連主之，或花火膏，切勿亂投消痰破氣之藥，致損眞元。

《活幼心書·夜啼》 夜啼四證驚爲一，無淚見燈心熱煩，面瑩夾青臍下痛，睡中頓哭是神干。

《活幼心書·夜啼》 夜啼者，有驚熱夜啼，有心熱夜啼，有寒疝夜啼，有誤觸神祇夜啼。此四者，詳具於後。驚熱者，爲衣衾之厚，或抱於極暖處久坐，致生煩悶，邪熱攻心，心主神，神亂則驚，心與小腸爲表裏，故啼泣而遺溺者是也。治法遏熱鎮心則自安矣，用百解散、牛蒡湯、三解散主之。心熱者，見燈愈啼，面紅多淚，無燈則稍息。蓋火者，陽物也，心熱遇火，兩陽相搏，才有燈而啼甚。故經曰：火疾風生乃能雨，此其義也。宜涼心安神，用百解散，或五苓散加黃芩、甘草，水煎服，次牛蒡湯，三解散及琥珀抱龍圓爲治。有遇黃昏後至更盡時，哭多睡少；有啼聲不已，直到天明。乃胎中受寒，遇夜則陰勝而陽微，故腰曲額汗，眼中無淚，面瑩白而夾青，伏卧而啼，如盤腸內釣之證，名爲寒疝。治法去宿冷，溫下焦，白芍藥湯、烏梅散及冲和飲加鹽炒茱萸、茴香，水薑煎服，及鈎藤膏亦佳。誤觸神祇者，面色紫黑，氣鬱如怒，叫時若有恐懼，及睡中驚惕，兩手抱母，大哭不休，此誤觸禁忌神祇而得，或因惡祟所侵。蓋嬰孩目有所睹，口不能言，但驚哭無時，指紋俱隱。故《玉環集》云：忽然兩手形無見，定知唐突惡神靈。治法先解其表，宜百解散，次驅邪鎮心，用蘇合香圓，琥珀抱龍圓投之，自效。

《活幼心書·重舌鵝口》 孩兒胎受諸邪熱，熱壅三焦作重舌，或成鵝口證堪憂，用藥更須針刺裂。

《活幼口議·議夜啼》 議曰：王氏舉水鏡先生云：天蒼蒼，地王王，小兒夜啼疏客堂。又云：啼而不哭是煩，哭而不啼是躁。《無辜賦》云：夜多啼而似祟。凡初生兒日夜煩啼，眞如有祟。或謂熱在心經，藥與疏利；或謂寒停臟腑，與服溫暖。醫者察而治之乃善也。若兒啼哭，胸堂仰突，首反張，喜燈者，心經有熱，宜疏利，服三黃圓或洗心散加燈心麥門冬子良。若兒啼哭，頭低身曲，眼閉肚緊者，臟腑留寒，宜與溫之，胃風湯加黃芪煎，效。若不識證候，但以蟬蛻二七枚，全者，去大腳爲末，加朱砂一字，蜜調吻，立效。

《田氏保嬰集·生下不大便》 治法先用硬葱針任肛門。如大便不下，後用牛黃散送朱砂丸，一時自見。

《丹溪心法·小兒·夜啼》 小兒夜啼，此是邪熱乘心。

黃連薑汁炒，一錢半　甘草一錢

右用竹葉一十片，煎服。

又方加人參二錢半，作二服，入薑一片，水煎。

又法　夜啼不止，潛取捕鷄窠草一握，置小兒身下。

附錄：夜啼，小兒臟冷也。陰盛於夜則冷動，冷動則爲陰極發躁，寒盛作疼，所以夜啼而不歇。

《幼科全書·胎疾》 凡小兒生下，大小便三五日不通者，此名鎖肚。胎中受熱，熱毒壅盛，結於肛門，閉而不通，無復滋潤。急令婦人以溫水漱口，吸咂兒前後心幷臍下手足心共七處，凡四五次；再用輕粉五分，蜜少許，溫水化開，時時少許服之，以通爲度。如更不通，即是肛門內合，或以金簪透而通之，須刺入二寸許，以香油和蜜納入孔中，糞出爲快也。若肚脹不乳，作呻吟聲，至於一七，難可望生。

凡小兒初生時即不吃乳者，此由拭口不淨，惡穢入腹，致令腹滿氣短，不能吃乳。或有吐嘔，乳不得下，或胎中受寒，令兒腹痛，亦不吮乳，此則多啼，俱以木香散治之。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夜啼》 夫夜啼者，有陰陽兩證，陰者臟冷也，夜則陰盛，與冷相搏，冷與臟氣交擊，故作痛而啼。陽者臟熱，夜則陽衰，與熱相搏，熱與臟氣交擊，故作痛而啼。又有冷熱之氣，與胎毒攻衝，亦令夜啼也。孩兒夜啼者，非是鬼神爲祟也，蓋因胎熱伏心，冷則爲陽相刑，熱則與陽相搏，腹中燥悶，是以爲驚啼也。經謂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夜爲陰盛之時，凡病在陰者，至夜則邪氣盛，嬰兒氣弱，臟臟有寒，每至昏夜，陰寒與正氣相擊，則神不得安靜，腹中切痛，故令啼呼於夜，名曰夜啼。又有獨犯禁忌，亦令兒夜啼者，當以符術治之。

初生嬰兒夜啼多不服藥，但禮神作襯法，或書天蒼蒼語於客堂壁上，誤小兒疾甚多，設有安者，必多瘦弱。便利青沫，非禳可止，況兒腹中有痛，即令啼叫也。

《全幼心鑑·夜啼》 小兒夜啼者，非是鬼神爲祟。蓋因胎熱伏心，陰則與陽相刑，熱則與陽相合，腹中燥悶，所以驚啼。

夜啼者，小兒臟冷也。陰盛於夜則冷動，冷動則爲陰極發躁，寒盛作疼，

所以夜啼而不歇也。

然各有陰陽冷熱之不同，惟夜啼乃陰盛於夜，爲臟冷之證。陰極發躁，寒盛作痛。啼而不哭是痛，故直聲來往而無淚，哭而不啼是驚，故連聲不絕而多淚。

演山云：啼而不哭爲煩，哭而不啼是燥，陰陽之分人在此。

其證腹冷而痛，面青白，頭低身曲，大便瀉青白，眼閉肚緊，夜半後發。

積熱在心，爲熱所乘，炎上而焦哭，痧熱面紅，舌白腹熱，小便赤，啼時有汗，在半夜前啼。先當清導小腑，重則胸突頭反，喜燈，宜疏利。

有客忤中惡，兒目有所見，而口不能言而驚哭，日夜哭，上燈前後甚者，其兩手虎口皆無脈紋，面變五色。

有口瘡重舌，到乳上即啼，身額微熱，急以燈照，非口瘡即舌腫所致。

《全幼心鑑·驚啼》 驚啼者，有陰陽二證，亦有半陰半陽證。陰則身體溫涼，大便青綠，特復驚啼。陽則身體發熱，精神不定，睡中驚。良由風冷乘之，榮衛不調。又有身涼，大便赤黃而啼者，有身熱，大便青白啼者，是半陰半陽之證也。

《全幼心鑑·不尿證》 小兒初生不尿者，皆因在胎之時，母食糟酒煎炙等（熱）毒之物，熱氣流入胎中，兒因飲血，是以生下肚膨脹，臍腎腫。如覺臍四傍有青黑氣色及口撮，即不可救也。如未有青黑色，不飲乳者，服葱乳湯。

《嬰童百問·夜啼客忤驚啼》 夜啼者，臟冷也。陰盛于夜則冷動，冷動則爲陰極發躁，寒盛作疼，所以夜啼不歇也，鉤藤散主之。或心熱煩啼，必有臉紅舌白，小便赤澀之證，鉤藤散去當歸、木香，加朱砂，木通煎湯調下。又有觸犯禁忌而夜啼者，用醋炭熏，可服蘇合香丸。客忤者，小兒神氣嫩弱，外邪客氣，獸畜異物暴觸而忤之。其候驚啼，口出青黃白沫，水穀鮮雜，面色變易，喘息腹痛，反側瘛瘲，狀似驚癎，但眼不上竄，脈來弦急而數。視其口中懸癰左右，若小小有腫核，即以竹針刺潰之，或以爪甲摘破亦佳。治法辟邪正氣，散驚定心爲上，延久則難爲力也。凡客忤中惡，急作醋炭，或降眞香、皂角併用熏之，仍服蘇合香丸即自痊愈。治驚啼拗哭，《本事方》龍齒散主之。又有花火膏亦卒急可用也。論曰，心藏神，神安則臟和，故小兒晝得精神安，而夜得穩睡。若心氣不和，邪氣乘之，則精神不得安定，故暴驚而啼叫也，安神散等劑治之。又有軀啼之證，小兒胞胎中，其母將養失宜，傷于風冷，則邪氣入於胞胎，既生之後，冷氣停留，復因乳哺不節，邪氣與正氣相搏，故腹痛軀脹，感是氣而啼也，牛黃丸等劑主之，冷甚者，理中丸主之。

《嬰童百問·口瘡鵝口重腭》 巢氏云：鵝口候者，小兒初生，口裏白屑，滿口舌上，如鵝之口，故曰鵝口也。此乃胎熱而心脾最盛，薰發于口也。葛氏用髮纏指頭，蘸井花水揩拭之，睡時以黃丹煅出火氣，摻于舌上。小兒初出腹有連舌，舌下有膜，如石榴子中隔，連其舌下，後令兒言語不發不轉也。可以爪甲摘斷之，微有血出無害。若血出不止，可燒髮作灰末傅之，血便止也。用保命散，枯白礬一錢，馬齒牙硝半錢，硃砂一分同研細，取白鵝糞以水攪取汁，調塗舌上頷頰內。先用髮纏指，揩拭舌上垢了，然後用藥傅之。口瘡候乃小兒血氣盛，兼將養過溫，心臟積熱，薰蒸於上焦，故成口瘡也。宜用南星末，淡醋調貼兩腳心；乳母宜服洗心散，卻用洗心湯。傅口之法，用黃連末，以蜜水調抹口中。黃柏、青黛、冰片皆可。又以牛黃少許末之，竹瀝調塗口內。治鵝口以馬牙硝如豆許塗亦好。或口如魚口不能合，或作鴉聲者，難治。又有小兒初生，上腭有物脹起如懸癰，或如蘆簟盛水之狀者，名曰重腭。此乃脾胃挾熱，血氣不能收斂，頷中舌下，或在腭頰如吹小脬，速宜以綿纏長針，微露鋒銳刺腫處，決出惡汁即消。若再生宜再刺，不爾則脹滿口中，有妨乳食呼吸也。

《嬰童百問·百睟內嗽》 此名乳嗽，實難調理，亦惡證也，當審虛實而施治焉。實者散之，虛者補之。其證氣粗痰盛，口瘡眼熱，發散後可利之，比金丸等藥主之，散其實也。其證嘔吐後驚悸，困倦自汗，當用補肺散、益黃散、天麻散，補其虛也。大抵治驚嗽，琥珀散主之。天麻丸乃要藥也，用天麻、蟬退、僵蠶、人參、川芎、甘草、硼砂、天竺黃、牛膽南星、白附子、雄黃末之，煉蜜丸如芡實大，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治未滿百睟咳嗽不止，遠勝諸藥。

《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仲陽云：初生下拭掠小兒口中穢惡不盡，嚥入喉中，故嘔吐，及多生諸病。嘔者，有聲也。吐者，吐出乳也。凡小兒乳哺，不宜過飽。若滿則溢，故令嘔吐。胃中納乳，如器之盛物，杯棬之小，不可容巨椀之物，雨驟則沼溢，酒暴則卮翻，理之必然。乳母無知，但欲速得乳兒長大，更無時度，或兒睡着而更啣乳，豈有厭足。受病之源，自此漸至日深，導其胃氣之虛，慢驚自此而得，可不愼乎？此候但令節乳爲上，甚者宜令

斷乳。先此乳母可服調氣之劑，兒服消食丸、化乳壯胃爲上。議曰：吐乳哏乳，此證有數般，有冷有熱，當自辨認。若吐自口角出，此是乳多消化不出，滿而則溢。此非病也，常服消乳丸、異功散，當令乳母節乳爲上。冷吐可服觀音散、香朴散，快脾等藥。熱吐則頭額溫，有黃涎而渴，小便赤少，此是熱吐，多是傷暑熱者有此證，乳母同服香薷散、五苓散。又有風痰吐，乃是傷風不解，吐乳夾痰；若經久必然生風，仍宜下疏風化痰藥。竹茹湯去桂、五苓散、青州白丸子、溫膽湯。又當留心調治，紫霜丸亦可服。

《幼科發揮·喘嗽》 小兒初生至百日內嗽者，謂之百晬內嗽。痰多者，宜玉液丸；肺虛者，阿膠散主之。此名胎嗽，最爲難治。如喘嗽氣促，連聲不止，以致發搐，必死。

《片玉心書·初生諸疾胎疾》 夜啼之證有四：驚啼，熱煩啼，腹痛啼，神不安啼。驚啼者，邪熱乘於心也，當安心，以導赤散加燈心退心熱，以安神丸定心，效。熱煩啼者，其哭無淚，見燈則喜而止，以導赤散加麥冬、梔子仁治之。腹痛啼者，臟冷而痛也，面青而無光，以溫中藥調理中丸，益黃散治之。神不安啼者，睡中忽覺自哭，以安神丸，燈心燒灰，調湯吞服。又有拂其性而拗哭者，要審明白，不可妄投湯丸。

祖傳治夜啼，以至聖保命丹，燈心灰調湯下，甚效。

小兒夜啼四證，忤驚肚痛心煩。如逢拗哭忤家言，睡中忽啼驚見。肚痛手足厥冷，腰曲口氣冰寒。心熱煩躁不安眠，其證面赤腹暖。

既辨夜啼證候，其間治法須明。分明傳授與人間，只得心誠求遍。忤驚安神丸子，理中專治脾痛。涼驚錠子治心煩，總用燈花妙散。

啼哭直視熱在肝，瀉青一服即時安。啼哭面赤熱在心，導赤麥冬效如神。

面赤四逆腹中痛，益黃散用薑湯送。夜夜見燈多拗哭，父母嬌愛多不足。

《育嬰秘訣·夜啼》 夜啼四證驚爲一，無淚見燈心熱煩。面瑩頰青下臍痛，睡中頻笑是邪干。

夜啼者，臟冷也。陰盛於夜則冷動，冷動則爲陰極發躁，寒甚作痛，所以夜啼而不歇也。鉤藤散、益黃散主之。

其心熱煩啼者，必有臉紅舌白小便赤澁之病，宜導赤散加麥冬、燈心，或東垣安神丸，甚效。

小兒夜啼，見燈即止者，此由點燈習慣，乃拗哭也。

驚啼者，常在夢中哭而作驚，錢氏安神丸主之。

有因客忤觸犯禁忌而夜啼者，宜四聖保命丹，用燈草燒灰和藥杵細，乳汁調塗乳上，令兒吮之，更以術法驗之。

《育嬰秘訣·啼哭》 孩兒多哭事堪憐，何事漣洳晝夜聞？饑渴癢痛如不中，拂其心意自煩梦。

小兒初生百日一周之內，神安意靜，不妄笑多哭者，易養；如日夜啼哭不止者，難養。啼與哭不同。啼者無時，有聲而無淚也；哭者時作時止，大號咷而有淚也。小兒啼哭非饑則渴，非癢則痛。爲父母者，心誠求之。渴者飲之，饑則哺之，痛則摩之，癢則抓之。其哭止者，中其心也。如哭不止，當以意度。蓋兒初生性多執拗，凡有親狎之人，玩弄之物，一時不在，其心不悅而哭，謂之拗哭，須急與之，勿使怒傷肝氣生病也。假如又不止，請醫視之。如大叫哭晝夜不止者，肝熱也，宜瀉青丸主之，淡竹葉湯入沙糖一豆許化下。如日夜啼哭身熱煩躁者，心熱也，宜導赤散加黃連，燈心湯服；或用東垣朱砂安神丸，燈心湯下，神效。

《育嬰秘訣·百晬咳》 小兒百日內有痰嗽者，謂之百晬嗽。或因出胎之時暴受風寒，或因浴兒之時爲風所襲，或因解換褓裳，或出懷餧乳，皆風之自外入者也。或因乳脈湧出，吞嚥不及而錯喉者，或因啼哭未定，以乳哺之，氣逆嗆出者，此病之從內出者也，皆能爲咳。如汗下調理之劑，難與服之。蓋胃氣方生，恐藥傷也。故曰：小兒百晬咳難治。

如上百晬嗽一歲及三歲者，加以痰涎壅塞，逆氣冲併，以致發驚搐者，多不可治。蓋小兒無知，痰在咽中，不會吞吐，往來自任故也。將作搐者，急進朱砂膏以降去之。搐止者吉，頻搐者凶。故頭搖者、目帶上視者、閉目呻吟者、手足擺舞者、肩息胸突者、喉中痰鳴者、口噤不乳者、喘不休者、手足冷者、咬牙者，皆死也。

《保嬰撮要·夜啼》 夜啼有二：曰脾寒，曰心熱也。夜屬陰，陰勝則脾臟之寒愈盛。脾爲至陰，喜溫而惡寒，寒則腹中作痛，故曲腰而啼。其候面青白，手腹俱冷，不思乳食是也，亦曰胎寒，用鉤藤散。若見燈愈啼者，心熱也。心屬火，見燈則煩熱內生，兩陽相搏，故仰身而啼。其候面赤，手腹俱

緩，口中氣熱是也，用導赤散。若面色白，黑睛少，屬腎氣不足，至夜陰虛而啼也，宜用六味丸。若兼泄瀉不乳，脾胃虛弱也，用六神散。若兼吐瀉少食，脾胃虛寒也，用六君、炮木香。大便不化，食少腹脹，脾氣虛弱也，用異功散。心血不足者，秘旨安神丸。木火相搏者，柴胡梔子散。肝血不足者，地黃丸。大抵此證，或因吐瀉，內亡津液；或稟賦腎陰不足，不能滋養肝木；或乳母恚怒，肝火侮金，當用六君子湯補脾土以生肺金，地黃丸壯腎水以滋肝木。若乳母鬱悶而致者，用加味歸脾湯；乳母暴怒者，加味小柴胡湯；乳母心肝熱搏者，柴胡梔子散。仍宜參客忤、驚啼覽之。

一小兒發熱夜啼，乳食不進，昏迷抽搐，痰盛口噤，此脾肺氣虛，風木所乘，痰食積於胸腹也。先用大安丸，後用六君鉤藤鉤而痊。

一小兒三歲，面白夜啼，小便青而數，此肺腎虛弱，朝用補中益氣湯，加肉桂一分，夕用地黃丸而愈。大凡小兒面色黑青，睛少，或解顱足熱者，出痘多在腎經，預用地黃丸，補腎氣，多得無恙者。

一小兒二歲，夜啼，面色赤，黑睛色淡，小便頻赤，朝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五味，夕用地黃丸而愈。

《保嬰撮要·百晬內嗽》 百晬內嗽者名乳嗽，甚難調理，當審其虛實。若氣粗痰盛，口瘡眼熱，先用比金丸；嘔吐驚悸，困倦自汗，用補肺散；驚嗽用琥珀散；乳嗽用天麻丸。若脾胃內熱，用抱龍丸；風邪外感者，用惺惺散。痰熱既去而氣粗痰盛或流涎者，脾肺氣虛也，用異功散加桔梗。口瘡眼熱，大便堅實者，用三黃丸；大便不實者，用白朮散。若嘔吐不乳，困倦自汗，或自利腹脹者，脾胃氣虛也，用六君子加柴胡。若驚悸困倦，痰盛不乳者，心脾血虛也，四君子加芎、歸、酸棗仁。或因乳母食五辛厚味，致兒爲患者，仍參喘嗽諸證。

《保嬰撮要·不寐》 經曰：陽明，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又曰：胃不和則卧不安。夫人身之衛氣，晝則行於陽，夜則行於陰，陽主動，陰主靜，寤則魂魄志意散於腑臟，發於耳目，動於肢體，而爲人身指使之用；寐則神氣各歸五官，而爲默運之妙矣。若脾胃氣盛，則腑臟調和水穀之精，各各融化以爲平和之氣，若胃氣一逆，則氣血不得其宜，腑臟不得其所，不寐之證，由此生焉。當用四君、遠志、酸棗仁。肝腎虛熱者，六味丸；心血不足者，眞珠母丸；思慮過度者，歸脾湯；精神短乏者，人參養榮湯；病後餘熱者，酸棗仁湯；膽虛不得眠者，人參竹葉湯；肝火不寧者，加味小柴胡湯；振悸不得眠者，四君生薑酸棗仁。夜啼驚哭不寐，各詳別證，當參求之。

治驗

一小兒患瘡潰後，飲食少思，倦怠不寐，先用四君、茯神、當歸、陳皮，飲食頓加，仍佐以八珍散爲末，時服錢許，漸得寐。又因驚汗出，發熱不寐，用異功散加柴胡、山梔，汗熱頓止，仍服四君八珍之藥，得寐，又飲食停滯，腹痛吐痰，不寐汗出，用六君、柴胡、升麻、山查而安。

一小兒十四歲，勤於功課，徹夜不寐，飲食無味，早間用補中益氣湯，午後用異功散，飲食漸有味，夜稍得寐，仍用補中益氣湯、八味湯而愈。畢姻後，不寐兼遺精盜汗，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小兒痢後，不食少寐，或兼盜汗，先用異功散加升麻、當歸，飲食漸進，佐以補中益氣湯，稍得寐。四年後，因用心記誦，患自汗不寐，飲食甚少，用補中益氣湯，加味異功散而愈。

一女子十七歲，喪平過哀，不寐發熱，或寒熱，此脾血虛而火動也，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治之尋愈。後因飲食怒氣，不寐腹痛，先用六君、柴胡、升麻而痛止，仍用前二藥而得寐。仲景酸棗湯，治虛勞虛煩不得眠。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夜啼候》 夜啼者，有陰陽二證。陰者臟冷也。夜則陰盛，與冷相搏，臟氣交擊，故作痛而啼。陽者臟熱，夜則陽衰，與臟熱交擊，亦作痛而啼也。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大小便不通候》 病機　小兒大便不通者，乃是肺家有熱在裏，流入大腸，以致秘結不通，乃實熱也。當以四順清涼飲加柴胡，或神芎丸、大柴胡湯以流利之。小便不通者，皆因心經不順，或伏熱，或驚起，心火上炎，不能降濟，腎水不上升，故使心經愈熱，而小腸與心合，所以小便不通也。宜木通散主之，甚者，八正散服之。小便不通，臍腹妨悶，心神煩熱，宜梔子散主之。又有傷寒體熱，頭目昏沉，不思飲食，夾驚夾食，寒熱，大小便皆閉澀不通，煩躁作渴，冷汗妄流，變積傷滯，膈滿脹急，青黃體瘦，日夜大熱，及傷風、傷暑、驚癇、客忤、筋骨腎臟疳氣等熱，大小便不通者，并宜脫甲散、大連翹飲加大黃、神芎丸皆可服之。小兒驚風，積熱，大小便閉澀，用掩臍法，以連鬚葱不洗帶土、生薑塊、淡豉二十一粒，鹽二匙同

研爛作餅銚子烘熱掩臍中，以綿條札定，良久氣通自利。不然再換一劑，如不通，服藥。

《赤水玄珠·幼科·夜啼客忤軀啼》 夜啼者，臟寒也。陰盛於夜，則冷動而痛，故夜啼不休，鉤藤散主之。

又有心熱煩啼，必面色赤，舌胎，小便赤澀。鉤藤散去木香、當歸，加辰砂末，木通煎湯調下。

客忤者，嬰兒神氣脆嫩，外邪易而觸之。或眼見犬畜異物，耳聽異聲，或入神廟而見凶惡神像，或入暴喪之家，觸而忤之，故夜多驚悸，睡卧中驚跳啼哭，因晝之所觸而有夜之所感也。其候驚啼，口出青白黃沫，面色變易，喘急腹痛，反則瘈瘲，有似驚癇，但目不上竄耳。視其口中懸壅左右有小小腫核，即以竹針刺破，治惟辟邪散驚安神爲上。凡客忤中惡，急作醋炭，或焚降香、皂角等薰之，速服蘇合香丸立甦。蓋心藏神，神安則五臟和而愈也。

躽啼者，兒在胎時母失將養，傷於風冷，既生之後，冷氣停留，復因乳哺不節，邪與正搏，故腹痛躽張，蹙氣而啼也。牛黃丸主之。冷甚者，理中丸溫之。

《赤水玄珠·幼科·鵝口白屑》 初生百日，口中生白點，不計其數，拭之則去，少刻復有，口角流涎水，日夜啼哭不乳是也。亦由胎熱或乳母嗜貪煿炙酒麵，貽熱於兒。用甘草、黃連各一錢，煎濃湯，以帛裹指，口中拭去，再不復發。

又方：桑樹枝條，如煎竹瀝法煎汁，洗之亦佳。

又方：黃丹爲極細末，用竹瀝調塗口中，洗之，其白點即落，一日洗二、三次，再以辰砂益元散，燈芯湯調下，則不再作，神妙。

《醫學入門·小兒門·乳嗽》 乳嗽百日內不宜，戀膈損胃肺孤危。

或因啼叫未定喫乳，或飲乳過度，以致停蓄胸膈胃口，上干於肺，故發嗽呃逆，肺胃俱病。百日內者爲惡候。熱嗽面赤葶藶丸。

其有四時感冒嗽者，當用參蘇飲、惺惺散之類微表；如挾熱暴嗽，面赤壯熱便閉者，宜葶苈牛丸下之。虛者阿膠散可醫。

《萬病回春·小兒科·初生》 凡初生小兒，口腭幷牙根生白點，名馬牙，不能食乳。此與鵝口不同，少緩即不能救，多致夭傷。急用針縛箸頭上，將白點挑破出血，用好京墨磨薄荷湯，以手指撚母油頭髮蘸墨，遍口腭擦之。勿令乳食，待睡一時醒，方與乳食，再擦之。

《萬病回春·小兒科·小兒雜證》 胎驚夜啼者，邪熱乘心也。小兒未滿月，發搐嘔乳，腹脹作瀉，此乳傷脾胃。用五味異功散加漏蘆，令母服；兒亦服匙許，遂愈。小便不通者，膀胱火也。詩曰：小便閉塞不堪言，爲用兒茶末一錢，萹蓄煎湯來送下，霎時(湧)(便)使湧如泉。大便不通者，臟腑熱也。萬億丸治大便不通如神。

《痘疹傳心録·夜啼》 小兒生下有三啼，一從頭說與知。邪熱乘心心內躁，忽然驚叫則悲啼。臟腑冷多陰氣作，或因觸犯惡神祇。睡裏哭聲多不歇，夜啼之候要須知。

《外科正宗·雜瘡毒門·鵝口瘡》 鵝口瘡皆心脾二經胎熱上攻，致滿口皆生白斑雪片，甚則咽間疊疊腫起，致難乳哺，多生啼叫。以青紗一條，裹箸頭上，蘸新汲水揩去白胎，以淨爲度，重手出血不妨，隨以冰硼散搽之，內服涼膈之藥。

《嬰童類萃·夜啼論》 小兒夜啼，其證有拾，當辨是何證，隨病治之。有客忤夜啼，有躽啼，有邪干心痛啼，有胎熱伏心啼，有盤腸內釣啼，有胎寒啼，有乳食作痛啼，有驚啼，有天釣啼，有受寒肚痛啼。利驚丸、琥珀抱龍丸、利驚丹，治諸夜啼幷效。

《景岳全書·小兒則·驚啼》 小兒驚啼證，本與驚風不同，亦與大驚卒恐者有異。蓋小兒肝氣未充，膽氣最怯，凡耳聞驟聲，目視驟色，雖非大驚卒恐，亦能怖其神魂。醒時受怖，寐則驚惕，或振動不寧，或忽爾啼叫，皆神怯不安之證。總宜安神養氣爲主，如獨參湯、團參散、七福飲、《秘旨》安神丸之類，皆其所宜。若微煩熱者，宜硃砂安神丸，或導赤散。驚哭多淚，忽啼忽止者是驚惕。啼叫無淚，聲長不揚者是腹痛。

《景岳全書·小兒則·夜啼》 小兒夜啼不安，按《保嬰》等書云：夜啼有二，曰脾寒，曰心熱也。夜屬陰，陰勝則脾臟之寒愈盛，脾爲至陰，喜溫而惡寒，寒則腹中作痛，故曲腰而啼，其候面青，手腹俱冷，不思乳食是也，亦曰胎寒，宜鉤藤飲。寒甚者，理中丸。若曲腰啼叫，哭而無淚者，多係腹痛，宜木香散，或用溫胃飲加木香。若脾腎寒甚而兼帶作痛者，宜陳氏十二味異功散。若過用乳食，停滯作痛，邪實無虛而啼者，宜保和丸、和胃飲加減主之。甚者宜消食丸。若陰盛陽衰，心氣不足，至夜則神有不安而啼叫者，宜四君

子湯，五味異功散，或七福飲，《秘旨》安神丸。若面青手冷，陽氣虛寒，心神驚怯而啼者，宜五君子煎，或六味異功煎。甚者宜七福飲加炮乾薑、肉桂。若兼泄瀉不乳，脾腎虛弱也，宜六神散。甚者，養中煎、胃關煎。若兼吐瀉少食，脾胃虛寒也，宜五君子煎、溫胃飲，或六味異功煎加炮木香。若大便不化，食少腹脹，脾氣虛弱也，宜五味異功散，或五君子煎加木香。若面色白，黑睛少，至夜分陰中陽虛而啼者，此肝腎之不足也，宜六味丸、八味丸、理陰煎。若見燈見火愈啼者，心熱也。心屬火，見火則煩熱內生，兩陽相搏，故仰身而啼，其證面赤手腹俱暖，口中氣熱是也。火之微者，宜生脈散、導赤散；火之甚者，宜硃砂安神丸、人參黃連散。若肝膽熱甚，木火相搏者，宜柴胡清肝散。大都此證，或因吐瀉，內亡津液；或稟賦腎陰不足，不能滋養肝木；或乳母恚怒，肝火侮金，當用六君子湯補脾土以生肺金，地黃丸壯腎水以滋肝木。若乳母鬱悶而致者，用加味歸脾湯。乳母暴怒者，加味小柴胡湯。乳母心肝熱搏者，柴胡清肝散。若因驚夜啼者，宜從前驚啼論治。

《幼科折衷·夜啼》《內經》曰：心藏神，神安則臟和。夫小兒晝得精神安，夜則穩睡。若心熱驚熱，或風寒之邪乘之，則精神不得安定，故至夜啼叫不已也。

啼與哭亦有別，啼而不哭是痛，故直聲來往而無淚；哭而不啼，是驚，故連聲不絕而多淚。又曰啼而不哭者是煩，哭而不啼者爲燥。

面青目白，腰曲而啼，捫腹覺冷，此必感寒肚疼也。

面赤心躁，小便赤澀，口中及腹俱熱，間或有汗，仰身而啼，此熱證也。又有乳到兒口即啼，身體頭額皆熱，須看口內無瘡，必然喉舌腫痛。

《幼科金針·鵝口疳》 胎中受熱積心脾，生下芽孩受此虧，滿口只如鵝口白，冰硼一掃即全除。

初生小兒，白屑滿口，延於舌上，啼哭少乳，大便燥急，小便赤澀，身熱煩躁。蓋因胎中熱毒蘊蓄於心脾，發於口舌，故名曰鵝口。先用三黃散，瀉去心脾之熱，即將冰硼散吹入口中舌上可愈。倘遲延日久，沿入喉中者，難治。

又有重腭一證，或在上腭，或頰邊，浮腫而起，速以綿纏長針，微露針鋒，刺腫處出血，即安。

又有舌上生膜如榴子樣，當刺出血，以蒲黃末摻之而愈。

《幼科金針·夜啼》 啼哭遺尿驚熱侵，見燈愈泣總傳心，面青額汗從寒疝，怒叫高聲客忤因。

夜啼有四，有驚熱夜啼，有寒疝夜啼，有觸邪夜啼。驚熱者，衣衾厚蓋，邪熱攻心，心神驚亂，啼哭遺尿者是也。以鎮心丸治之。寒疝者，遇更盡則啼，腰曲額汗，眼中無淚，面帶青白，伏卧多啼者是也。以白芍藥湯，加茱萸、茴香、水薑煎服。及鈎籐膏治之。客忤邪觸者，面青紫黑，鬱怒叫喊，若有恐懼，睡中驚惕，兩手抱母，大哭不休者是也。用琥珀抱龍丸、鎮心丸、安神定志可也。又有心熱夜啼，見燈愈泣，面紅多淚，無燈即止者是也。先用五苓散，加黃芩、甘草治之，次進琥珀抱龍丸爲當。

《幼科鐵鏡·辨夜啼》 夜啼有六：一面深紅多淚，無燈則啼稍息，見燈則啼愈甚，此心熱也。遇火兩陽相搏，故見燈而啼甚也。其候手腹必熱，小便赤，推用水底撈月，引水上天河，退下六腑，及通八卦，推坎入艮。藥用導赤散，加梔仁、薄荷、天麻。

一哭多睡少，天明則已，面色青白，便亦清白，治宜溫下焦，用備急方。

一爲異物所侵，目有所視，口不能言，但睡中驚悸，抱母大哭，面色紫黑，治宜陳皮、生薑、茯神、遠志、甘草。服此仍啼，當審其果不犯諸夜啼等證，可將雜色紙，作一異物狀，令見一視，即對兒以火焚之，兒疑頓釋，自不啼矣。

一有脾胃兩虛，吐瀉少食而啼者，治宜用六君子湯，加炮薑、木香。

一有心血不足而啼者，其候睡濃，忽悖舌色淡白，而色不重，宜用安神湯。

一有臟寒腸痛而啼者，以手按其腹即不啼，起手又啼，此候面必青，手必冷，口不吮乳，治用當歸、白芍、人參、甘草、桔梗、橘皮等分服之。外此而啼者，必非病也。或夜醒時爲戲燈所惯，無燈而啼者有之，或乳母缺乳而啼者有之。

《幼科鐵鏡·不寐多困》 嬰兒不睡有二，一心虛，一膽虛。睡中不聞人聲，忽醒而不寐者，此心血不足，宜用人參安神丸。有睡中稍聞人聲響動，即驚而不寐者，此膽虛之極，宜用參竹湯。多睡者，脾氣虛弱，健運之令不行，而嗜卧也。治宜溫補脾胃，以四君子湯加木香、半夏，倍加白朮。

《幼幼近編·不吮乳》 小兒生下不吮乳，因穢惡入腹，則腹滿吐沫。宜白薑散。胎中受寒者，當歸散。

《慈幼新書·胎病·不乳》 出胎三日，不知吮乳，此惡穢入腹，腹滿氣短，亦由胎中受寒，兒腹疼痛嘔吐故也。指迷七氣調之。

《慈幼新書·胎病·不啼》 落草不啼，有因難產項被母夾，有因絞臍項被臍纏，有因天寒癘氣所逼，有因糞門生膜閉住兒氣。病項者，溫手摩之，口吸咂之。寒氣者，溫水浴之，以潔淨婦人舌，吸咂其舌而通之。生膜者，手拍之使破，不破以銀簪挑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夜啼　夜啼寒熱因胎受，須將形色辨分明：寒屬脾經面青白，手腹俱冷曲腰疼。面赤溺閉屬心熱，熱用導赤寒鉤藤，若無寒熱表裏證，古法蟬花散最精。

〔注〕小兒初生夜啼，其因有二：一曰脾寒，一曰心熱。皆受自胎中，觀其形色便知病情矣。如面色青白，手腹俱冷，不欲吮乳，曲腰不伸者，脾寒也，鉤藤飲主之；面赤唇紅，身腹俱熱，小便不利，煩躁多啼者，心熱也，導赤散主之。若無已上形證，但多啼者，用蟬花散最當。

《幼幼集成·夜啼證治》 小兒夜啼有數證，有臟寒，有心熱，有神不安，有拗哭，此中寒熱不同，切宜詳辨。臟寒者，陰盛於夜，至夜則陰極發躁，寒甚腹痛，以手按其腹則啼止，起手又啼，外證面青手冷，口不吮乳，夜啼不止，加減當歸散。心熱煩啼者，面紅舌赤，或舌胎白滑，無燈則啼稍息，見燈則啼愈甚，宜導赤散加麥冬、燈心，甚則加川連、龍膽草。神不安而啼者，睡中驚悸，抱母大哭，面色紫黑，蓋神虛驚悸，宜安神丸定其心志。有吐瀉後，及大病後夜啼，亦由心血不足，治同上。

凡夜啼見燈即止者，此爲點燈習慣。乃爲拗哭，實非病也，夜間切勿燃燈，任彼啼哭二三夜自定。

《幼幼集成·不乳》 不乳者，小兒生下二三日間，忽然不乳，當詢問之，勿以不乳作臍風治。蓋臍風有多啼撮口之證，此則無之，但不乳耳。有吐乳，乳之又吐者，或因拭口不淨，惡穢入腹也，宜用檳榔、木香、甘草，煎湯與服。如啼哭不乳者，腹痛也。亦胎寒之證，宜木香、丁香、乳香、當歸、甘草，煎湯與服。如無已上諸證，無故不乳，宜問其母之乳汁多少，乳多者，傷乳也，宜少節之，不久自思乳矣。乳少者，必有他證，細心察之。

《懷少集·不寐》 胃氣違和神必瘁，逆離故道因難寐，陰偕膽臟有時虛，亦致嬰兒不喜睡。此胃氣不和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下行。陽明逆，則難從故道，而有是病。若陰虛膽虛不得寐者，小兒亦間有之，但當隨證以藥。六君子湯，治胃氣不和不寐之證。酸棗湯，治陰虛不寐。鱉甲丸，治膽虛不寐四肢無力。六一散，治火勝不寐。

《懷少集·不小便》 小便不通熱壅，下注腹脹臍腫。臍間青黑及唇牽，難治祇此二種。色不青黑不食，葱乳湯投命永。外用貼臍豆豉法，內服八正邀寵。

此受胎毒之氣，致兒臍腹腫脹，熱流於下，臍間四旁有青黑色，及牽撮唇口者，難治。如無青黑色，雖不乳，可將葱白三四寸，四破之，以乳汁半盞煎灌，又用生葱搗汁，多着人乳拌勻，入兒口內，嚥下即通，豆豉膏貼亦驗。

《懷少集·不大便俗名鎖肛**》** 大便閉結毒攻，熱盛面若火烘。急咂五心雖上策，仍須輕粉蜜冲。頻以少許令服，何愁大便不通。腹脹不餐啼不止，一七定歸冥中。

小兒生下次日即大便者，腸胃和幽門潤也。若至第二、三日大便不通，乃熱毒壅盛，兒必面赤，急令婦人以溫水漱口，咂兒前後心，併臍下手足心，共七處，以皮見紅赤色爲度，仍用輕粉五分，蜜少許，溫水化開，頻以些須令服，大便自通。如不通，或金玉簪，透入肛門之內約二寸許，糞出爲快。若腹脹不乳，啼哭無休，至一七則不治矣。

《懷少集·不大小便》 小兒胎熱太盛，二便閉結可憎。咂兒七處法如前，或可舒其困頓。葵子末和豬脂，用水調服腸潤。涼膈散和本事方，臨時分投按證。

此胎中熱毒所致，亦如前法，吸咂七處以紅赤色爲度，再用涼膈散，或通聖散等清其熱毒，使二便通利，可望其生。若肚腹腫脹，呻吟無休，至一臘仍然不通，斯爲不治。

《懷少集·吐不止》 兒吐不止病兒，穢惡停留腹中。或緣胎稟受寒熱，或因生時傷風。穢惡胎熱可下，傷風溫散疏通。啼哭曲腰寒犯胃，沫清理中有功。

兒自有生以後，穢惡未淨，感受寒熱，腹滿氣逆，吐病因之以生。若落地洗浴稍遲，寒邪入裏，有犯胃家，啼必曲腰，常吐清沫不止。胎前受熱

者，面黃赤，手足溫，口吐黃涎酸黏；受寒者，面青白，四肢冷，清稀白沫時流。其治法或下胎毒，或清寒熱，貴臨證叅酌。

《懷少集·不乳》 小兒不乳病證，其因有二當認。胎寒腹痛故多啼，臍垢或有未淨。氣短嘔吐不乳，木香檳榔並進。穢惡須將下藥投，虛寒理中確論。

初生不乳其故有二：或穢惡入腹，臍糞尚未盡下，令兒腹滿氣短，嘔吐頓作；或產母取冷過度，胎受寒觸，以致腹痛多啼，面色青白，四肢厥逆。宜服木香檳榔散，勻氣散及理中湯。

《懷少集·不啼》 小兒生下不能啼，俗說相傳是草迷。或係產難寒氣逼，急將綿裹最爲奇。聲不出休剪臍，面青甲黑死無疑。氣閉妙方葱擊背，寒撚油紙速薰臍。

兒生落地時不啼者，俗謂草迷。必是難產使其氣閉不通，未可斷臍。急以葱鞭兒背，或熱醋湯盪洗臍帶，須臾氣回，自然啼哭。若當寒涼時感冒所致，速將綿絮包裹，即置胞衣於銚中燒之，仍撚大紙條蘸油點火於臍下燻蒸，則寒散氣通而啼聲自出。若面青甲黑，命已入墓矣，縱治聲從何出？

《懷少集·初生即死》 嬰兒生下氣難伸，妙法早施或可生，試看口中前腭上，速將泡摘血休吞。

小兒生下即死者，口中懸癰前腭上，必有血泡塞住，致氣難伸發。急以手指摘破其泡，用軟絹拭令血盡，勿使嚥下或可倖全，血若入喉不復甦矣。

《懷少集·鵝口》 白屑生滿口舌，須知心脾積熱。清熱瀉脾散一施，胎毒庶幾解脫。石膏生地赤茯，芩連梔子出色。引用燈心保命搽，何致糜爛永訣。

鵝口者，白屑如鵝口，然由胎稟熱氣蘊蓄心脾，內服清熱瀉脾散，外用髮蘸井水拭口舌，拭畢隨以保命丹，日敷二三次，白屑一消即愈。若遲，不治。口爛舌糜，難以吮乳，必死不治。

《蘭臺軌範·小兒·五臟雜證主治》 夜啼者，小兒筋骨血脈未成而多哭，脾臟冷而痛也，當與溫中藥或花火膏主之。一若虛怯，爲冷所乘則唇青。驚啼者，邪氣乘心也，當以安神丸主之。

急欲乳不能食者，此風邪由臍而蘊熱心脾，致舌厚唇燥，不能吮乳也。

《醫鈔類編·雜病·夜啼簡便方》 小兒心熱夜啼，用硃砂五分，牛黃一分共爲末，每二分犀角磨湯調下。又方，用青黛研細篩過，每服二分，燈心十莖，煎湯調服。

小兒夜啼，無論有餘不足，以五棓子研末，口中唾津和作餅子，納臍中，以帶紮之效。又方，用竈心土研末二錢，硃砂飛過一錢，麝香少許，共爲末，蜜丸棊豆大，每五丸，白水調下。又方，用燈花五個研末，搽乳頭上令兒吮之。趙氏加燈心煎湯調乳汁送下。

《續名醫類案·兒科·初生》 程世光治憲王誕長子初生胎不吮乳。程曰：此明難產，兒傷氣也。持人參煎湯，灌半匙即吮。《江西通志》。

《醫鈴·小兒科論·不乳食》 小兒不乳食者，必熱也。葱煎乳汁，令小兒服之，不得已而煎黃連三分服之，自能食也。

《潛齋醫話·小兒諸疾》 初生小兒便秘，一味生大黃泡濃汁飲之。小便不通者，用清明插簷朝南楊柳枝煎湯服。亦治大人溺閉。

《慈幼便覽·初生不吮乳》 初生不吮乳，用黑豆十九粒，茅草根七節，每節長寸許，赤金器一件，紋銀器一件，用人乳一杯，煎至五分，服完即能食乳。

《慈幼便覽·初生不乳》 初生不乳，或如剪刀股裏緊，吃乳不下，用大獨頭蒜，切薄片，貼在兩腮，以艾灸之，如哭即好，否則無救。

《醫門補要·鵝口瘡》 脾胃鬱熱上蒸口舌，白腐叠如雪片，在小兒名鵝口瘡。先以牛桔湯升發其火。若苦寒藥用早，則冰伏火勢，有喉爛氣喘聲嗄之危。

《保赤新編·鎖肚》 愚嘗見產母月內飲食能節，其兒竟至旬日方一大便者，此正兒脾壯健，乳哺有限，自能運化容受故也，不得誤認爲鎖肚。審兒面無發赤，不啼叫，腹不脹，飲乳如常，切勿浪行施治。

《保赤新編·夜啼》 有脾寒夜啼者，脾臟爲至陰，喜溫而惡寒，寒則腹中作痛。夜屬陰，陰勝則脾臟之寒愈盛，故腹痛而啼。其候面青白，手腹俱冷，曲腰而啼，不思乳食，以手按其腹略止，起手又啼是也。當以溫中藥治之。理中丸、益黃散俱效。

《釐正按摩要術·鵝口》 鵝口，起於初生之小兒，口內白屑，拭去復生，重則滿舌上腭疊疊腫起，狀如鵝口，開而不合，哭聲不出，乳食爲難。或生牙齦上下，名曰馬牙。皆由心脾胎熱上攻所致也。藥以清熱瀉脾主之。

推食指三關一百遍。退六腑一百遍，分陰陽三十六遍，揩明月三十六遍，打馬過天河三十六遍。扁銀簪腳，將牙齦刮破出血，以軟絹拭淨，磨陳墨汁塗之，頭髮蘸井水拭口，再以白礬燒灰二錢，硃砂水飛二錢，馬牙硝五錢，研末，用白鵝糞水攪取汁，塗舌與口角上即愈，案：鵝口一證，在胎時受其母飲食熱毒之氣，蘊結心脾，因之甫生後即發於口舌之間。內治以清熱瀉脾爲主，外治如所列諸法足矣。倘不急於求治，必將口舌糜爛，不能吮乳，則命難痊也。惕厲子。

《鬻嬰提要說》 嘉禾有陳姓業醫者，於小兒啼哭不止，命煎甘草水爲兒洗浴，浴畢，病若失。謝千金，問何術之神。陳曰：木香棚下曬有兒衣，木香多刺毛蟲，衣曬其下，刺毛蟲或遺溺，或落刺毛於衣，故痛。醫者須到處留心。

臍部疾病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臍瘡候》 臍瘡，由初生斷臍，洗浴不即拭燥，濕氣在臍中，因解脫遇風，風濕相搏，故臍瘡久不瘥也。臍瘡不瘥，風氣入傷經脈，則變爲癇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小兒雜病》 治小兒臍中生瘡方：桑汁傅乳上，使兒飲之。

又方：飲羚羊乳及血。

治小兒風臍，遂作惡瘡，歷年不差方：取東壁上土傅之，大佳。若汁不止，燒蒼耳子粉之。

又方：乾蟒蟲末粉之，不過三四度差。

治小兒臍不合方：大車轄脂燒灰，日一傅之。

又方：燒蜂房灰末傅之。

治小兒臍中生瘡方：燒甑帶灰和膏傅之。

治小兒臍赤腫方：

杏仁半兩　豬頰車髓十八銖

右二味先研杏仁如脂，和髓傅臍中腫上。

治小兒臍汁出不止，兼赤腫，白石脂散方：以白石脂細研，熬令微煖，以粉臍瘡，日三四度。

《顱囟經·雜證》 治孩子臍中不乾：

白礬一錢，煆過　龍骨一分

右爲細末，入麝香少許，每次使拭臍乾摻之，用帕裹避風。

《幼幼新書·初生臍腫濕》 《嬰孺論》曰：凡兒尿清者，冷與臍中水同，此當令兒腹中疼痛，夭糾呼啼，面目青黑。此臍令至腫者，當看臍腫輕重。重者，便即灸之八九十壯。輕者，臍不大腫者，但出汗時啼呼者，揭當歸、胡粉末敷之。仍灸粉絮，日日熨之，或至一日乃差，以啼呼止爲候。

《醫說·小兒門·兒臍血出》 小兒初生未滿月，多啼叫，致臍中血出。以白石脂末貼之即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醫說·小兒門·兒臍久不乾》 當歸焙乾爲末，右着臍中，頻用自差。予家小兒，病臍濕出膿，及清水者五十餘日，一傅而乾，後因尿入，瘡復病，又得傅愈。《良方》。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臍瘡》 論曰：小兒初生，當先洗浴，然後斷其臍，斷臍後，便當以熟艾封裹之，或灸數壯，勿令犯濕。若先斷臍，後洗浴揩拭不乾，或爲邪氣所傷，或爲水入臍中，皆致臍瘡也。瘡過百日者，雖差或風邪入裏，則變爲癇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初生》 凡小兒患臍瘡未愈，不可乳令太飽，太飽則令兒臍風。

兒才生，舉遲或斷臍晚者，令兒冒冷，故寒中之也。又先斷臍後洗浴，則

水氣得入之。或洗時水氣所干，亦爲中寒之候。其證腹中絞痛，夭糺啼呼，面青黑，尿清白。當以當歸末爲粉，著於絮上，灸而熨臍腹，日日頻熨，至啼止臍乾爲度。仍不灸令太熱，恐引驚也。

《活幼心書·臍突》 嬰孩生下旬餘日，臍突光浮非大疾，穢水停中明所因，徐徐用藥令消釋。

《赤水玄珠·初誕門·臍突光腫臍汁不乾》 生生子曰：小兒月內旬日，臍突光腫如吹，捻動微響，赤腫虛大可畏。此由初生先斷其帶，束縛不緊，浴洗之時，濕入所致，用外消散敷之。臍汁不乾者，內有濕熱及血熱而然。宜涼血收濕之藥摻之，無不效者。惟腸癰一證，亦令臍中汁出，小腹腫硬，按之則痛，小便澀以淋，時時汗出惡寒，身皮甲錯，肚皮緊急如腫之狀，按之濡。或發熱無汗，灑淅惡寒，皆其候也。甚者，腹皮腫大，轉側腹有水聲，或繞臍生瘡，或膿從臍出，或大便膿血，必有一足不能步，皆爲惡候。

《萬病回春·小兒科·小兒雜病》 臍瘡者，風濕也。

《簡明醫彀·幼科總論·臍突》 初生兒有熱邪在胃及胸中，則頻頻伸引，呃呃作聲，努掙其氣，抑入臍腹之內，臍腫赤大。由母受驚熱，勿外敷毒藥。

《誠書·論臍》 臍之竅屬大腸，兒與母精氣相貫，論形體則周身具足，而此竅猶係諸母。論經絡則大腸爲肺表，而屬十二經之首。或先天不謹，與後天有虧，軀命攸關，厥係匪小，但見證必與口偕來，故不著別論。惟收藏宜謹，截下宜長，絹帛外裹，艾火灸乾，候帶自下，暖臍膏貼之。

若因難產，致冒風寒而垂危者，切不可便斷臍帶。急烘綿絮包裹懷中，兼以胎衣置火中煨燒，更用大紙捻于臍上，往來燎之，使暖氣入腹，須臾氣復生蘇。尤戒洗浴，恐腠理不密，元氣泄而外邪得乘。

《千金論》：臍不得以刀割，隔單衣咬斷，以暖氣呵七遍，即纏結，所留帶致兒足跌上斷訖。連臍帶中多有蟲，急剔去，不爾入臍成疾。臍當長六寸，長則傷肌，短則傷臟。不以時斷及按汁不盡，暖氣漸微，即生冷成臍風。倘必欲用剪，可先將刀于懷中，令暖爲妙。

《聖惠》論：兒生一宿，當于無風處看臍上赤脈直上者，即與脈盡頭灸三壯，赤散無患矣。

本兒落下臍帶，用甘草湯浸洗，新瓦上焙燥，爲末，入辰砂、黃連、甘草各五分，末，和勻，蜜拌，作三五次塗乳上，待兒吮之，必使一日夜服完。次日惡毒皆從大便而出，不但痘疹稀少，竟有不出者。臍帶落下即便製服，在七日之內爲妙，其辰砂必須研細，甘草湯飛。此方不惟解毒，且以補養。臍帶乃有生初之河車也，系于母之命門兩腎，以之補腎，腎足則不受邪，他日必無變黑歸腎之證，亦無囟門不合之理，眞保生第一良方。

《慈幼新書·雜證·臍》 臍爲有生之蒂，內通臟腑，偶或汁出，或赤腫，或生瘡，俱爲風濕相乘。當用白石脂末焙，出火氣，傅之，日三度，或油髮灰傅，或當歸末傅，或蝦蟆灰傅亦可。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臍濕臍瘡　浴兒不愼水浸臍，或因綳袍濕漬之，臍間淋漓多痛癢，甚則腫作瘡痍。臍濕必用滲臍散，瘡腫金黃散最宜，治療之法須如此，臨證施之不可疑。

〔注〕兒生洗浴，不可久在水中，任意洗濯。既包裹畢，宜時常留意，勿令尿濕浸臍。如不知愼，遂致肚臍浸漬不乾，名曰臍濕，須以滲臍散敷之。甚則煩赤成瘡，名曰臍瘡，須以金黃散敷之，庶不致寒濕之氣內攻也。

臍突　嬰兒蘊熱在腹中，伸引頻頻卧不寧，努脹其氣衝臍本，虛大光浮臍突成。速服犀角消毒飲，二豆能消腫赤攻，最忌寒涼敷臍上，冰凝毒熱反成凶。

〔注〕嬰兒熱在腹中，無所發瀉，故頻頻伸引，睡卧不寧，努脹，其氣衝入臍間，所以臍忽腫赤，虛大光浮，名曰臍突。此乃胎熱所致，非斷臍不利之過也。內服犀角消毒飲，外敷二豆散，其腫自消。最忌寒涼之藥敷于臍上，恐寒凝毒熱，反爲害也。

《幼幼集成·胎病論》 臍突者，小兒多啼所致也。臍之下爲氣海，啼哭不止，則觸動氣海，氣動於中，則臍突於外，其狀突出，光浮如吹起者，捉之則微有聲。用亂髮燒灰，枯礬等分爲細末，敷突臍上，以膏藥貼之自消。

《懷少集·臍突》 小兒熱蘊腹中，努脹其氣相衝。臍如腫赤虛浮大，不因斷時傷風。白芍湯加薏苡，消毒飲亦能攻。牽運囊腫須敷散，外治可顯神通。

兒受胎熱，生後不得發泄，故氣衝入腹，臍忽腫赤，虛大光浮，波及腎囊陰器，睡卧不寧，伸引無時，臍突病作。內服白芍藥湯，或犀角消毒飲，外用藥敷等處，令其消散。

《懷少集·臍濕臍瘡》 浴兒令水侵臍，必定久濯漬之。黃水流連時痛

癢，炊腫頓成瘡痍。臍濕枯凡龍骨，臍瘡用亦相宜。若延百日必沉重，何如速治爲奇。

兒生洗浴，固所不免，但不可久，浴畢須隨包裹，不時檢點，臍間勿令尿濕侵蒸，致兒臍不乾，名爲臍濕。治以枯礬、龍骨爲末，入麝少許，拭乾再用，不可冒風。如炊赤成瘡，名曰臍瘡。亦以枯礬等爲末，乾摻，或龍骨、輕粉各五分，黃連一錢五分，共末乾摻。不令風濕之氣內攻，自無他慮。

《醫鈐·小兒科論·臍突治法》 小兒臍突出寸許，此氣旺不收，若不收之，往往變爲角弓反張也。

《幼科釋迷·臍濕腫·臍瘡臍突》 臍突一證，又非臍風。此亦因初生洗浴，繫臍不緊，穢水浸入于內，產后旬日外，臍忽光浮如吹，捻動微響，間或驚悸作啼，治用白芍藥湯加苡仁，次以外消散塗貼，自然平復。

臍風分部

綜述

《甲乙經·小兒雜病》 小兒臍風，目上插，刺絲竹空主之。小兒臍風，口不開，善驚，然谷主之。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噤候》 小兒初生，口裏忽結聚，生于舌上，如黍粟大，令兒不能取乳，名之曰噤。此由在胎時，熱入兒臟，心氣偏受熱故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初生出腹》 斷兒臍者，當令長六寸，長則傷肌，短則傷臟。不以時斷，若挼汁不盡，則令暖氣漸微，自生寒，令兒臍風。

治口噤，赤者心噤，白者肺噤方：

雞屎白，棗大，綿裹，以水一合煮二沸，分再服。

治小兒口噤方：

鹿角粉　大豆末

右二味等分，和乳塗乳上飲兒。

又方：

驢乳　豬乳各一升

右二味合煎得一升五合，服如杏仁許，三四服差。

雀屎丸，主小兒卒中風，口噤不下一物方。

《顱囟經·病證》 初生小兒鵝口、撮口禁，並是出胎客風著顱臍致有此，可以小艾灸三壯，及烙之愈。

《太平聖惠方·初生兒防撮口著噤及鵝口重腭法》 凡初生兒須防三病，一曰撮口，二曰著噤，三曰臍風，皆是急病，就中撮口、著噤尤甚，過一臘方免此厄。但看面赤喘急，啼急聲不出者，是撮口狀候已重，善救療者十不得四五。若牙關緊急，喫乳不穩，啼聲漸小，口吐涎沫，是著噤。常人見大小便皆通，以爲冷熱所得，殊不知病在喉舌之間，據亦極重矣，救療者十不得三四。但依將護法，防于事先，則必無此患。又有鵝口、重腭、重齦、懸癰等病，但依方療之則差，皆不至損兒也。

凡兒初飲乳後，以髮纏指，沾清水點拭了，看齒根上有黃筋兩條，便以葦刀子割斷，點豬乳便差。如兒口難開，但先點豬乳自開。凡取豬乳，須令豬兒飲母，次便提豬兒後腳起離乳，急捋之即得。空捋無由得汁。

又看兒上腭有白點子，火急以指甲刮卻，仍燒胡粉紙燭子煖之則差。

又但覺乳不穩，壯熱，顏色赤，鼻黃，即是著噤。急取竹瀝半合，和少許牛黃與喫。其牙關有蟲似蝸牛，又似黃頭白蜂螺，當時取豬肉薄切拭之，蟲即消盡，並拭齒及兩頰。

又兒生一宿，抱近明無風處，看臍上有赤脈直上者，當時于脈盡頭灸三壯，赤散無患矣。

又亦覺割斷赤脈，或刮卻上腭白，煖了，取雀兒飯甕子並蟲，細研和奶汁，綿濾點口中，及塗兩頰齒齦、上腭、舌上下，更無慮矣。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口噤諸方》 夫小兒初生，口裏忽結生于舌上，如黍粟大，令兒不能飲乳，名之曰噤。此由在胎之時，熱入兒心脾，心脾偏受于熱，故令口噤者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撮口諸方》 夫小兒撮口者，由在母胞中，挾于風

熱，兒生之後，氣血未調，或洗浴當風，繃褓失度，一臘之內遂有斯疾。但看面赤，啼聲不出，哺乳艱難，即是撮口。若過一臘，方免此厄。最爲急疾，宜速療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臍風諸方》 夫小兒臍風者，由斷臍後，爲水濕所傷，或尿在繃褓之內，乳母不覺，濕氣傷于臍中。亦因其解脫，風冷所乘，遂令兒四肢不利，臍腫多啼，不能乳哺，若不急療，遂致危殆者也。

《蘇沈良方·治褓中小兒臍風撮口法》 視小兒上下齦及當口中心處，若有白色如紅豆大，此病發之候也。急以指爪正當中掐之，自外達內令斷，微血出亦不妨。又與白處兩盡頭，亦依此掐令內外斷，只掐令氣脈斷，不必破肉，指爪勿令太銛，恐傷兒甚。予爲河北察訪使日，到趙郡，有老人來獻此法云：篤老惜此法將不傳。願以濟人，詢之趙人，云：此翁平生手救千餘兒矣。此翁治兒應手皆效。

《聖濟總錄·小兒口噤》 論曰：夫小兒初生，便得口噤，不能飲乳者，此由在胎時，其母府藏有熱，熏烝胞胎，熱氣入兒心脾，致初生後，口中忽結熱于舌上，如黍米大，令兒不能吮乳，名之曰噤也。

《聖濟總錄·小兒撮口》 論曰：小兒初生，未滿七日，面赤喘促，啼聲不出，乳哺艱難，名爲撮口。蓋因胎中受風挾熱，始生之時，氣血未定，洗浴當風，繃抱失宜，遂成斯疾，最爲急切，宜速治之。

《聖濟總錄·小兒臍風》 論曰：新生小兒，既斷臍之后，臍瘡未愈，不可外犯風邪，及浴水入瘡，濕冷繃抱，皆致臍風。其候臍腫多啼，甚則風行百脈，口噤不乳，身體反強，乃致不救。

《幼幼新書·初生有撮口》 茅先生：小兒中撮口候：一來因在胞中受熱毒，又因在母胞挾於風熱，又因兒生之後，氣血未就，洗浴當風，有賊風吹着，故受此證，是爲惡候。

漢東王先生《家寶》臍風證候云：孩兒生下三四日之間，有臍風撮口者。蓋因生下之時，坐婆不諳看掌，剪臍帶不定，傷動臍帶，外風入臍，故有臍風撮口。下乳不得，其候面青，啼聲不出，唇青撮口。若口出白沫，四肢逆冷，此是惡候。

張渙云：嬰孩胎氣挾熱，亦因母有邪熱傳染，或生下洗浴當風，繃褓失度，致令嬰兒啼聲不出，乳哺艱難，名曰噤口不開。病七日之內尤甚。

《飛仙論》：小兒生下有臍風撮口者，多是剪臍帶有所傷動，被賊風入臍，撮口不開，下乳不得。其候面青，哭聲不出，多撮唇口，若是吐出白沫，四肢覺冷必死。

《幼幼新書·初生中臍風》 茅先生：小兒生下三臘，有中臍風候。腹臍腫滿，口撮身熱，不太故乳哺。此候因母受胎時，好吃豬、鷄、酒、麵，恣情餐啜，遂流熱毒聚在胞中，牙兒飲母熱，血脈五臟未成就，故受風邪而得。若生下腹臍腫滿，所治者先以朱砂膏用蜜化，奶上吮下。然後用豆豉膏塗臍下四邊。十日之中下六服朱砂膏，其疾方愈。如見臍四邊黑，口撮不開，此爲內搐，不可治之，不在用藥。爪甲黑，當日死。

茅先生：小兒中臍風，本因在胎受風熱，又因斷臍後水濕所傷，便是惡候。

《聖惠方》小兒臍病候：古方小兒有臍風候，有臍濕候，有臍瘡候，三者皆因斷臍之後，爲風濕所傷而成疾也。夫風入臍，令兒四肢不利，多啼不能乳哺，謂之臍風。其中濕，令臍腫濕，經久不乾，謂之臍濕。其風濕相搏，令臍生瘡，久而不差，謂之臍瘡。三者有一不已，則入于經脈，多變爲癇。其已成癇者，作癇治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臍風撮口論》 兒自初生，至七日內外，忽然面青，啼聲不出，口撮唇緊，不能哺乳，口青色，吐白沫，四支逆冷，乃臍風撮口之證也，此由兒初生剪臍，不定傷動，或風濕所乘。其輕則病在皮膚，而爲臍瘡不差；其重則病入府藏，而爲臍風撮口。亦如大人因有破傷而感風，則牙關噤而口撮，不能入食，身轉，四肢厥逆，與此候頗同。故謂之臍風撮口，乃最惡之病也。《千金》有曰，小兒忽患臍風撮口者，百無一活，皆坐視而斃，良可憫惻。有一法極驗，但世罕有知者。凡遇其患，則看兒齒齦上有小泡子如米狀，急以溫水蘸熟綿子裹手指，輕輕擦破，即口便開而安。又方，視小兒口中上下斷間。若有白色如豆大許，便以指甲於當中掐之，自外達內，令匝至，微有血出亦不妨。又於白處兩邊盡頭，亦依此掐，令內外氣斷，不必直破入指甲矣，恐太甚則傷兒。此二法相類，《子母秘錄》云：於掐破處以蜈蚣末傅之，大良，及有治方集之後。凡兒產時，諸物但令開口勿閉，以厭撮口、口噤也。

治小兒斷臍之後，不慎照管，致風濕所乘，令兒不能乳哺，名曰臍風。宜速療之，不久則爲撮口也。

當歸去鬚，半兩，洗，焙天漿子去殼，三箇，微炒　亂髮一錢，燒灰

右爲細末，入麝香一字許，時時傅臍。

又方：

黃柏剉　釜下墨煤　亂髮燒灰存性

右各等分，同爲細末，用一字或半錢傅之。

治小兒臍瘡不差，因風傳變，欲爲撮口或爲發癇者，金兩黃散。

治小兒剪臍中風，唇青撮口，吐白沫，四肢冷，定命散。

治小兒初生撮口：

蛇蜕皮一分，微炒，　鉤藤一分　乾蝎稍一分，已上先細末　硃砂一分，別研，水飛　麝香半錢，別研　眞牛黃半錢，別研

右同研細，拌勻再研。每服一字，取竹瀝一兩點，同乳汁調灌下。一方只蛇蜕、硃砂、麝香各一分，每用半字，津調塗口中，日五七次。

又方：以鹽豉置臍上灸之。

又方：以夜合花枝，濃煎汁，拭口並洗。

又方：於兒口傍，先刺令見血，碎雀甕汁塗之。

又方：生擣鼠婦，並雀甕汁相和，調塗抹口中，漸漸乳，得效。鼠婦乃濕生蟲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噤風撮口臍風方論》　初生噤風，撮口、臍風，是三者一種病也。噤風者，眼閉口噤，啼聲漸小，舌上聚肉如粟米狀，吮乳不得，口吐白沫，大小便皆通。蓋由胎中感受熱氣，流毒於心脾，故形見於喉舌間也，抑亦生下復爲風邪擊搏致之。自滿月至百二十日見此，名曰犯風噤。依法將護，防於未然，則無此患。

撮口者，面目黃赤，氣息喘急，啼聲不出。蓋由胎氣挾熱，兼風邪入臍，流毒心脾之經，故令舌強唇青，聚口撮面，飲乳有妨。若口出白沫而四肢冷者不可救。其或肚脹青筋，弔腸卵疝，內氣引痛，皆腸胃鬱結不通致之，治法貴乎疏利。撮口最爲惡候，一臘內見之尤急。

臍風者，斷臍之後，爲水濕風冷所乘，風濕之氣，入於臍而流於心脾，遂令肚脹臍腫，身體重着，四肢柔直，日夜多啼，不能吮乳，甚則發爲風搐。若臍邊青黑，撮口不開，是爲內搐，不治。爪甲黑者即死。其或熱在胸堂，伸引努氣，亦令臍腫，可與《千金》龍膽湯。如前三者，受病之源，非一朝一夕，大抵裏氣鬱結，壅閉不通，並用所下胎毒，天麻丸、定命丹、朱銀丸輩，可量與之。《千金》論云：小兒始生，其氣尚盛，若有微患，即須下之。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療矣。紫霜丸可量與之。

《衛生寶鑑·口噤》　大人小兒口噤，牙關不開，服諸藥不效者，此藥用之立開。以生天南星末一錢，腦子少許，相和研勻，用指蘸生薑自然汁，搵藥於左右大牙根上擦之便開，神效。

《衛生寶鑑·灸慢驚風及臍風撮口癲癎風癎驚癎等疾》　小兒慢驚風，灸尺澤穴各七壯，在肘中橫紋約上動脈中，炷如小麥大。

初生小兒臍風撮口，灸然谷穴三壯，在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鍼入三分，不宜見血，立效。

小兒癲癎瘛瘲，脊強互相引，灸長強穴三十壯，在脊底端，趺地取之乃得。

小兒癲癎，驚風目眩，灸神庭一穴七壯，在鼻上入髮際五分。

小兒風癎，先屈手指如數物，乃發也。灸鼻柱主髮際宛宛中，灸三壯，炷如小麥大。

小兒驚癎，先驚怖啼叫，乃發也。後灸頂上旋毛中三壯，及耳後青絲脈，炷如小麥大。

《活幼口議·臍風撮口》　嬰孩始生一七之內，腹肚脹硬，臍畔四圍浮腫，口撮牙關不開，攢眉而叫，名臍風證。乃因剪臍帶短，或結縛不緊，致外風侵入臍中，或用鐵器斷臍，爲冷所侵，或牽動臍帶，水入生瘡，客風乘虛而入，傳之於心，蘊蓄其邪，復傳脾絡，致舌強脣青，手足微搐，口噤不能進乳，啼聲似啞，喉中痰涎潮響，是其候也。此證多致不救。若一七之外，先投劫風膏，次以五苓散加寬氣飲，入薑汁，葱白、燈心煎湯調服，與解風痰。及用一字金，煎荊芥湯或薄荷湯調抹口內，證輕即快。如稟賦充實，發熱，有痰驚搐，投黑白飲，溫蜜湯空心調下，微泄似茶褐色二三行，進白芍藥湯，水薑棗煎服。常用此法亦效。若臍凸肚緊，微有青色，口撮不開，肝風盛而脾土受制，不可施治。凡有此候，百無一活。縱使得安，亦非長壽。一法用之，閒有驗者。孩兒牙根肉上有小泡如粟米狀，用溫湯蘸舊絹裹手指輕輕擦破，即口開舌軟，不藥自癒。有臍突一證，又非臍風比，亦因初生洗浴，繫臍不緊，穢水侵入於內，產後旬日外，臍忽光浮如吹，捻動微響，間或驚悸作啼，治用白芍藥湯加

薏苡仁，水煎，空心溫服，次以外消散塗貼，自然平復。

《普濟方·嬰孩初生門·臍風撮口》 斷臍後爲水濕所傷，或尿在綳袍之內，乳母失于覷視換綳，濕氣所侵，及當風解脫，風濕之氣傷于內，即令腫突，多啼，漸致風搐也。先撮口而生驚，乃此候也。

初生當洗浴，然後斷其臍，後便當以熟艾封裹之，或灸數壯，勿令犯濕。若先斷臍，後洗後浴，揩拭不乾，或爲邪氣所傷，或爲水入臍中，皆致臍瘡也。瘡過百日者雖差，或風邪入裏，則變爲癇矣。

小兒患諸風疾傳入惡候，至於撮口病至危急。凡有臍風撮口，鎖肚撮口，吊腸撮口，卵疝撮口，應病悉入成風，風入心脾，俱能撮口。夫患在撮口者，皆由結鬱於中，干及腸胃，閉澀不通，氣不能化，腹中滿脹，肚上青筋撮口以爲常。則候傳入，豈可投藥應患，用以珍珠天麻丸利之。纔通疾去氣，和兒活用者，敬信而已，治宜封臍散爲主。

《明醫雜著·臍風》 小兒初生，百日內臍風，方書率用南星、僵蠶等風藥，多不效。當作胎毒，瀉陽明火邪。馬牙亦是胎毒，用針挑破，桑樹白汁塗之。桑汁主小兒鵝口及口瘡，舌上瘡神效。初生小兒，時時與看，頻傅桑汁，不然舌硬緊，漸至撮口，難治。

愚按：曾世顯云：嬰兒一七之內，腹肚脹硬，臍畔浮腫，口撮不開，攢眉而叫，名臍風。或因剪臍帶少短，或因束縛不緊，牽動風入臍中，或因鐵器斷臍冷氣入內，傳於脾絡，致舌強脣青，手足微搐，不能吮乳，啼聲似鴉，喉痰潮響。急掐破口泡，去其毒水，以艾灸臍中，亦有復生者，治法多端，無如灸法，或以天南星一錢，生薑自然汁調灌爲妙。

《嬰童百問·噤風撮口臍風》 治風噤用控痰散吐風痰，不若用甘草湯吐痰極穩，然後和胃益脾散加減用，又用辰砂膏利驚即愈。或手握拳，禁口不開者，不治。又撮口用僵蠶膏傅脣口中，或甘草湯、撮風散。臍風用瓜蒂散。湯氏治嬰兒，因剪臍傷於外風，致臍瘡不乾，用白礬、龍骨爲末少許傅之；又用舊綿少許燒灰爲末，乾摻之效。議曰：斷臍不盈尺，一臘之內，隨其根蒂自腐。實者深之，弱者淺之。淺深之理，以其稟賦得之。初生之兒，有熱在胸堂，則頻伸引，呃呃作聲，努脹其氣，抑入根本之中。所以臍突腫赤，虛大可畏。無識之夫，將謂斷臍不利而使之然者，非也。此乃由胎中母多驚悸，或因食熱毒之物所作。宜與大連翹飲子，其熱自散，其臍歸本，不必以藥敷之。此證亦宜早治，久則難療也。又有一法，小兒臍風、撮口，初生七日內，患此證者，百無一生。如坐視其斃者，良可憫焉。此法極驗，世罕有知者。凡患此證，看兒齒齦上有小泡子如粟米狀，以溫水蘸熟帛裹指擦破便安，不用服藥，亦良法也。安臍散治臍中汁出，或赤腫，用白石脂末日三度敷之，或油髮灰，或當歸末敷亦佳。

《幼科發揮·臍風》 治未病。臍在兩腎之間，任衝督脈之所係也。兒之初生，斷臍護臍，不可不慎。故斷臍之時，隔衣咬斷者，上也。以火燎而斷之，次也。以剪斷之，以火烙之，又其次也。護臍之法，臍既斷矣，用軟布纏裹，待乾自落，勿使犯去也。三朝洗兒，當護其臍，勿使水漬入也。臍落之後，當換抱裙，勿使尿濕浸及臍中也。如此調護，則無臍風之病。所謂上工治未病，十得十全也。

治初病。兒生旬日之後，臍風爲惡病也。凡覺小兒噴嚏多啼，此臍風欲發之候，急抱小兒向明晶處，審視口中上腭，有泡如珠如米，或聚或散，此病根也。有色白者初起也，黃者久也，可用銀挖耳輕手刮出，煎甘草薄荷湯拭洗之，預取桑白皮汁塗之。自此日日視之，有則去之，不可因循，以貽後禍。所謂中工治初病，十全六七也。

治已病。不知保護於未病之先，不知調護於初病之日，其泡子落入腹中，變爲三證：一曰撮口，二曰噤風，三曰鎖肚。證雖不同，皆臍風也。撮口證兒多啼，口頻撮者，此臍腹痛也，可用雄黃解毒丸，加乳香、沒藥各五分，丸如黍米大，每服五丸，竹瀝生薑自然汁送下，利去惡涎良。外用蘄艾炒熟杵爛護其臍，頻換，使暖溫之氣不絕也。不乳者，不治。

噤風證，牙關緊急，不能吮乳，啼聲不出，發搐者，不治。鎖肚證，臍突青腫，肚腹脹大，青筋浮露，大便澀不通者，不治。或問：臍風三證，古人有方，何謂不治？予曰：一臘之內，謂初生八日，草木方萌，稍有觸犯，即便折傷。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故噤風者，乳食不得入，則機廢於上矣。鎖肚者，便溺不得通，則機廢於下矣。所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者是也。神出機息，雖有神丹，不可爲也。豈蜈蚣、蠶、蝎諸毒藥之可治耶。

《片玉心書·小兒初生臍風》 初生三五日，大便血嘗來。黑色爲胎糞，鮮紅實可哀。初生便嘔吐，胞漿蓄胃中。物盡吐自止，不止便爲凶。

小兒初生十日內，少乳多啼常噴嚏。急看喉中有珠泡，手法刮去免憂

處。

不看撮臍風，撮臍糞少通。急用解毒藥，便下得從容。便閉肚膨脹，口緊咬脣青，時時手足掣，臍風枉用心。

腹脹不便名鎖肚，口緊不乳是噤風。目直叫哭盤腸吊，天釣身仰似角弓。初生芽兒有此病，父母歡喜一場空。

《育嬰秘訣·臍風證治》 臍在身中號命關，衝任在此養靈根。最宜調護無傷損，才少差池減壽元。

臍在兩腎之間，謂之命門，乃人之根本也。衝任胃三脈，皆起於臍之下。任脈身中而上，至於人中，與腎脈合。衝脈二道夾任脈而上散於舌下，與脾脈合。胃脈二道，又夾冲脈、任脈而上，入於齦中。上下往來，如環無端。故男子十六歲而精行，女子十四歲而血動，任脈行，衝脈滿，胃脈實也。小兒初生，三脈方具，而臍之於繫尤重也。所以斷臍之時，不可不慎。或剪臍帶太短，或結縛不緊，致外風侵於臍中。或用鐵器斷臍，爲冷所侵，浴兒時，或牽動臍帶，水入生瘡。客風乘虛而入，內傷於腎，腎傳肝，肝傳心，心傳脾，脾傳肺，肺蘊蓄其毒，發爲臍風之病。其證面赤啼哭者，心病也。手腳微搐者，肝病也。脣青口撮，痰涎壅塞者，脾病也。牙關緊者，腎病也。啼聲不出者，肺病也。五臟之中，略見一二臟之證者，病猶可治。悉見，不能矣。

臍風幼子幾遭傷，一臟之中最不詳。識得病在何處起，無求無患早提防。

小兒初生，一臟之內，惟臍風爲惡候也。如臍腫疼痛，啼哭不止，脣青口撮者，曰臍風。牙關緊急，吮乳不得，啼聲不出者，曰噤風。肚腹緊張，腸若雷鳴，大小便不通者，曰鎖肚。此三者同一病也，但證不同耳，俗名馬牙風者是也。三證多死。臍腫脣撮者，脾胃之氣絕於中也。噤風乳食不入者，心肺之氣絕於上也。鎖肚大小便不通者，肝腎之氣絕於下也。任脈止，衝脈閉，胃脈散，如之何不死？欲免此證，須要提防。

預防法：小兒初生十日內，但見噴嚏，多啼不乳者，此將發之候也。急抱兒向明處，視其喉中懸雍，上腭，有小泡如珠之樣相聚者，即用銀挖耳或手指甲刮去之，以軟綿蘸甘草汁拭去其血。去之早而泡白者，無慮也。其色黃，或有泡痕在而落入腹中者，急用硃砂、牛黃、麝香各少許，研細，取豬乳汁調稀，抹口中，或取豬乳汁一二匙與兒吞之佳。蓋豬乳汁主小兒口噤不閉最良。

又法：五苓散加當歸、川芎、木通、木香除此不煎。磨汁入藥內，與乳母服如上法。

若失預防之法，其病將來而口漸撮，啼多乳少者，此腹中痛也，內釣同。宜五苓散加當歸酒洗、吳茱萸炒、木香、乳香、沒藥、鉤藤各二分，爲極細末，乳拌如芡實大，納兒口中，服之無時。乳母仍服上五苓散。

又取附子、肉桂等分爲末，生薑自然湯調作餅。約一分厚，與臍相等，放在兒臍上，以紙托住，上用熨斗火熨之。如諸證悉見，不可治也。

按古方治臍風者，初用控涎膏以吐風痰，次用益胃散和胃，又用辰砂膏利驚，此良法也。又用僵蠶、全蝎、蜈蚣、蜘蛛諸毒藥以祛噤風者，此皆治其標也。不治其本而治其標，故鮮克有濟矣。然父母愛子之心，必欲救之，醫有治人之心，不可不救也。病輕，各如上以五苓散爲主。蓋五苓散是太陽膀胱之裏藥也，澤瀉、茯苓以養心安神，官桂、吳茱萸、當歸以伐肝臟寒邪之氣，白朮、茯苓以去脾臟寒濕之氣，木香、乳香、沒藥以止腹中之痛，官桂、茯苓、澤瀉、豬苓又去腎中之濕，以鉤藤、官桂去風之搐，以人乳和之，或乳母血之所化，其氣用也。若有痰者，本方加膽星末。口噤者，加白僵蠶末，更加人參末服之。如大便不通者，宜三黃解毒丸下之，此急則治其標也。去其惡毒之後，如此法治之。

臍風之病，有胎毒者，十無一生。吾見人家難於子息者，所生之子多以臍風死，如東垣所論紅絲瘤之事，是以知之。

《幼科指南心法·胎疾》 最是臍風可畏，三朝八日爲殃。初起噴嚏似傷風，啼哭頻頻吵嚷。急看口中上腭，刮除白泡中央。展拭惡物細端詳，莫使下喉爲上。

若是不知此法，致令泡落兒吞，忽然腹脹滿膨膨，臍腫青筋雜亂。撮口昏昏不乳，目瞪又緊牙關。啼聲不出命歸天。勸取衾棺早辦。

《保嬰撮要·噤風撮口臍風》 《保嬰集》云：小兒百日臍風馬牙，當作胎毒，瀉足陽明火，用針挑破，以桑樹白汁塗之。又云：初生小兒，時時宜敷桑汁，不然多有舌硬撮口之證。竊謂臍風果因浴拭外傷皮膚者，用綿灰或枯礬抹擦即愈。若因乳母肝脾鬱怒，致兒爲患，當治其母。若因剪臍短少，或因

束縛不緊，或因牽動風入臍中，或因鐵器斷臍，冷氣傳於脾絡，以致前證者，口內有小泡，急掐破去其毒水，以艾灸臍中，亦有生者。

《明醫指掌·臍風撮口口噤》 初生兒有三病，一口噤，二撮口，三臍風，皆是急病。噤口尤甚，過一朝方免此證。初生七日內外，忽口噤不乳，與撮口相似，但口噤面赤多啼，口不吐白沫，與撮口面青啼不出，口吐白沫者異。將天南星去皮臍，研爲細末，龍腦少許合和，用指蘸生薑汁，同藥末於大牙根上擦之，立開。

臍風者，壯熱痰盛，眼翻口噤是也，天麻防風丸。

撮口者，脣撮聚不能開，蝎梢散。

錢孔純云：臍風撮口若兩眉青色，臉赤腹脹，不可用藥。《聖惠方》云：先撮口而生驚，若臍邊青黑，撮口不開。是爲內搐，不治。爪甲青黑即死。

《醫學入門·小兒門·胎毒類》 撮口　撮口聚面氣喘急，胎家熱毒傳心脾。

撮口風：面目黃赤，氣喘，啼聲不出，胎熱流毒心脾，則舌強脣青，撮口聚面，飲乳有妨。用僵蠶二枚，略炒爲末，蜜調敷脣中，或大利驚丸，或蝎梢散，用紫雄雞肝二片煎湯調服，治一切胎風及百日內撮口臍風。如胎虛冷者，加川烏，熱者，另用辰砂膏。有初生之兒患此者，急看兒齒齦之上，有小泡如粟米狀，急以青軟布裹手指，蘸溫水輕輕擦破，即開口便安，不用服藥。

亦有脾肺虛寒者。

撮口，氣不和也。肺主氣，口屬脾，脾虛不能榮子，故撮口氣急，保命丹、益黃散主之。

口沫肢冷不可爲。

口出白沫，四肢冰冷，最爲惡候，一七見之必死。

噤口　噤口不乳不能啼，胎熱復爲風搏之。

噤口風：眼閉，啼聲清小，舌上聚肉如粟米狀，吮乳不得，口吐白沫，二便皆通。由胎中受熱，毒流心脾，故形見於喉舌，或生下復爲風邪搏之所致。宜瀉黃散、珠銀丸。有初生口噤不開，不收乳者，用金頭赤足蜈蚣一條，炙焦爲末，每五分以豬乳汁二合和勻，分三四次灌之。或用竹瀝調牛黃末一字灌之，更以豬乳汁點口中。

此證皆因裏氣鬱，吐痰利驚最得宜。

噤口、撮口、臍風，三者一種，同因裏氣鬱閉，宜先用控涎散吐痰，或甘草煎湯探吐，尤穩。卻以豬膽汁點入口中即瘥。次用人參養胃湯，去蒼朮、半夏，加木香、蘇子，與乳母服，再用辰砂膏利驚即愈。

吹鼻噴嚏還可治。

吹鼻法：蜈蚣一條，蝎梢四個，僵蠶七個，瞿麥五分，爲末，每一字，吹入鼻中。噴嚏可治，仍用薄荷湯調服。

七朝見此十分危。

七朝見此證者危，百日內見此證，手足踡者亦不治。

臍風　臍風風冷濕氣流。

臍風因斷臍後，爲尿、乳、水濕、風冷入臍，流於心脾所致。

臍腫腹脹四肢柔。

其證臍腫突，腹脹滿。

或多啼搐防撮噤，

若日夜多啼，不能飲乳，甚則發搐，撮口噤口，是爲內搐，不治。凡臍邊青黑，爪甲黑者俱死。古方大利驚丸主之。或用噤口條吹鼻法，有嚏可治。甚者，金烏散，或外科賽命丹，一捻金妙。如風搐稍定，多啼煩躁者，大溫驚丸。

間有熱者生可求。

亦有熱在胸堂，伸引努氣，亦令臍腫，《千金》龍膽湯、小涼驚丸。洗臍腫法：用荊芥煎湯洗淨，後以葱葉火上炙過，候冷，指甲刮薄貼腫處，次日便消。方服通心飲，通心氣，利小便，退潮熱，分水穀，兼治旋螺服風。如春月加防風、蟬蛻，夏加茯苓、車前子，秋加山梔、連翹，化氣加鉤藤、川楝子，口瘡加生地、野苧根。通用安臍法，治臍中血水汁出，或赤腫痛。當歸爲末，或白石脂末，蝦蟆油沖頭髮燒灰皆可敷之。灸肚筋法：兒生七朝，患此者必自發出青筋一道，行自肚必生兩岔，待行自心，不治。知者常視其青筋初發，速照青筋頭上灸三炷，或行至生兩岔處，亦照兩岔頭上截灸六炷，青筋自消，兒必活矣。鍊臍法：凡初生下時，用綿裹臍帶，離肚三寸處，以線扎住，卻於線外將臍帶剪斷，片時去線，待血流盡，看近肚處臍有兩小孔，一大孔，用鵝毛管送鍊臍藥一二分入大孔內，以手指輕輕揉散，艾

灸臍頭三炷，結作紇縖，軟帛腰裹，切不可時常揭看，待臍落去，自無風矣。又法：落胎之時，視其臍軟者不須治，如臍硬直者，定有臍風，急用銀簪於臍根旁刺破一二處，入麝香末少許，艾灸三炷，極妙。

《萬病回春·小兒雜證》 臍風撮口者，胎元有毒也。

臍風：多因斷臍之時，被風濕所乘，或者胎元稟有熱毒，則兒下胎時，視按其臍心硬直，定有臍風，必自臍發出一道青筋，行肚則分兩岔。行至心者必死。於青筋初發，急用燈心點燃於燈上，自青筋頭並岔行盡處燎之，以截住，不致攻心。更以外灸中脘三壯，內服萬億丸一二粒，以泄其胎毒也。

撮口：由胎氣挾熱，風邪入臍，毒流心脾之經，故令舌強脣青，聚口啼哭不得，當視其齒根之上有小泡子如粟米狀，急以溫水蘸青綿布裹指，輕輕擦破，即開口便安。甚者，用牛黃二分，將竹瀝調，滴入口即愈。

《痘疹傳心録·臍風·臍風撮口噤口》 三者之候，名異而原一也。皆由斷臍結縛不緊，爲水濕風冷之氣侵入臍中，傳之於心，蘊蓄其邪，復傳脾絡。其候舌強脣青，口噤搐搦，腹滿臍腫，多啼，皆裏氣鬱結，壅閉不通也。四肢冷，爪甲黑者，即死。口噤不開者，用南星爲末加冰片少許，用指蘸生薑汁於牙齦上擦之，立開，方用藥。若唇撮，急灸承漿穴七壯。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兒科》 治撮口，其證必先大便熱。用生犀角及眞羊羚角磨，和蜜汁飲之，有效，急則用大黃二錢，甘草二錢煎服。

《小兒推拿方脈活嬰秘旨全書·臍風撮口驚歌》 小兒臍風名不一，胎風鎖肚吊腸疾，更有卵疝共五般，皆由濕熱風相擊，口吐白沫手足冷，脣白紫黑氣涎極，腹大青筋哭啼多，撮口不乳四肢直。藥用宣利使氣通，珍珠奪命皆當急。

《簡明醫彀·初生十則》 臍風，多因斷臍帶後，風濕傷臍而成。風入臍者，令臍腫腹脹，口撮多啼，不能飲乳。若入經絡，多變爲癇。如臍邊青黑，撮口不開，爲內搐，爪甲黑者死。如熱在胸臆，伸縮努氣，亦令臍腫。治宜千金龍膽湯、稀涎散吐痰，或降痰藥化服。

撮口，兒在母胎，或於風熱，生後血氣未調，洗浴冒風而成。口吐白沫，四肢俱冷，必難救矣。此證最急，雖有多種，皆由內結鬱熱。干於腸胃，閉悶不通，氣不得化，腹中滿脹，肚下青筋，撮口不乳，證候甚急，若不速與氣通利下，無可救療，少緩即斃。

口噤，兒在胎時，母食熱物，攻入臟腑，則生後熱毒結聚於口，舌上有形如粟，口不能開。但見不能吮乳，啼聲漸小，口吐涎沫。須急看兒上腭，如有白點，先以指甲輕輕刮去，次用藥。初生臍風、撮口、口噤三證，惟貴預防則不患，若有患者，多難救治。

《丹臺玉案·小兒科·臍風撮口》 臍風，撮口，總爲一病，未有臍風而不撮口，未有撮口而非臍風也。患此病者，九死一生。蓋臍，命根也，臍爲風所入，命根絕矣，而可以得生乎？求其所屬之經，乃心脾之證也。開口屬心，閉口屬脾，風入於臍，先流於脾，由脾而至上傳入於心，心爲邪所客，故口不能開而頻撮也。其發搐者，風使之也。究其病之所由成，有內外因之異。蓋臍帶繫於胞，必其未生之時，其母先感風邪，遺其邪於小兒，謂之胎風，其驚搐者，謂之胎驚，病從內得，故曰內因。其或斷臍之後，包裹失於周密，被窩風入來，及六七日而臍帶已脫，必成此證，病從外得，故外因。有以艾灸其臍，徒苦之耳，竟何益哉？欲求一生於萬死之中，惟下之而已矣，外此更無他法。

《景岳全書·小兒則·臍風》 初生小兒撮口臍風者，因胎中受熱，或初生不慎，爲風寒所侵，遂致聚脣撮口，眼閉口噤，啼聲如鴉，或聲不能出，或舌上如粟，或口吐白沫，或喉痰潮響，或氣息喘急。甚者舌強面青，腹脹青筋，吊腸牽痛。百日內病甚者多不治。臍風者，以斷臍之後爲水濕風邪所侵，因致腹脹臍腫，四肢柔直，啼不吮乳，甚則發搐。若臍邊青黑，手拳口噤者，是爲內搐，不可治。凡治此之法：痰盛者當先治痰，火盛者當先清火，若無火無痰者，專當溫補脾胃。凡斷臍不盈尺多患此者。齒齦有泡如粟，以綿裹指蘸溫水擦破，口即開，不用藥。七日內患此者，百無一生。臍風果因浴拭外傷皮膚者，用綿灰或枯礬末摻之即愈。若因剪臍短少，或因束縛不緊，或因牽動，風入臍中；或因鐵器斷臍，冷氣傳於脾絡，以致前證者，口內有小泡，急掐破去其毒水，以艾灸臍中，亦有得生者。治法多端，無如灸法。若因乳母肝脾鬱怒，或飲食生冷辛熱，致兒爲患者，當治其母。

《幼科金針·臍風撮口》 生下嬰兒臍受風，啼聲短小面通紅。痰涎不收脣收撮，急治何須總付空。

臍風撮口之證，由其初生剪縛臍帶不得法，被客風侵入臍中，或以冷刀斷臍，冷氣所侵者亦有之。或因浴後冒風，傳之於心，心若蘊邪，傳之脾絡，以致脣舌青色，手足微搐，口禁不乳，啼聲短小，喉中痰涎潮響，若見於一

月之內者，多爲不救。或於牙根舌上如有粟米大小泡，以帛纏指蘸温水擦破稍開便安。次以蜈蚣散進一服，牙關稍舒，即以一字金三四服，可保無虞。若使臍突肚緊，微有青色，口撮不開，此肝風盛，脾土受制，不可治也。又有臍突一證，此非臍風。蓋因初生洗浴，繫紮不緊，穢水浸入於內，旬日以後外臍忽然浮腫如吹，捻動微響，或夜卧驚啼。急用大黄、牡蠣各半兩，焙爲末，更以樸硝和勻，用田螺浸水調一二錢塗腫處，即消，進以白芍藥湯，去其寒濕而自愈矣。

《幼幼近編·撮口》 撮口，因胎中受濕熱，熱生風，濕生痰，風痰流於心脾二經，故令舌強口撮也。予見一婦生四子，俱患撮口而死，曰此非外感風邪，良由母多濕熱，兒受其熱，壅結藏府，致臍腹腫脹，流毒心脾，故令舌強口撮也。後有胎，與金匱當歸散，足發丹毒，產子始無是疾，此證多見於七八朝內，一見急宜早治。小兒初生藏府怯弱，不勝其病故也。初宜撮風散，若至肚腹腫脹，此濕熱鬱結于府也，急用天麻丸、辰砂膏，疏利其毒，後以五福化毒丹，外灸頰車、承漿穴各三壯，然谷穴一壯。若口出白沫，四肢厥冷，則脾散而不可救矣。

《幼幼近編·臍風》 臍風，由濕熱壅結於腸胃，故令腹脹，臍腫，身體重着，四肢柔直也。經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諸痙強直，皆屬於濕是也。宜龍膽湯、星霜丸下之。若四肢抽搐，臍邊青黑，撮口不開，是毒入心脾，不可療矣。

《幼科鐵鏡·辨臍風》 夏禹鑄曰：三朝之內，便是臍風，如七朝之外，定然不是。前人只曰風由臍入腹，以致撮口噤口，並不會說出一種理來。余思嬰兒出世，剪落臍帶，帶口有水，風固乘水由臍入腹。然腹與唇舌相去甚遠，而唇撮舌強何？故把賊邪逆犯之理一悟，乃知風入于腹，始附于肝，肝、木也，風則附木而鳴。目，肝之竅，兩眼角故有黄色。風入于肝，必逆犯乎脾，鼻準脾之屬，故準頭又有黄色。入于脾，必逆犯乎腎，兩唇屬腎，故色黄口撮。入于腎，必逆犯乎心，舌乃心之苗，故舌必強直。到此風火交威，亡之必矣。予悟臍風顯末，至此自問亦不自知。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殆此謂歟。臍風初發，吸乳必較前稍鬆，兩眼角挨眉心處忽有黄色，宜急治之，治之最易。黄色到鼻，治之仍易。到人中承漿，治之稍難。口不撮而微有吹噓，猶可治也。至唇口收束鎖緊，舌頭強直，不必治矣。一見眼角鼻及人中有黄色，而唇不撮緊者，曲兒小指揉外勞，即用燈火于囟門、眉心、人中、承漿、兩手大指少商各穴一燋，臍輪六燋，未落帶于帶口火燃，既落於落處一燋，共十三燋，風便止，面黄即退矣。此火攻之法，何異呂祖壺中藥，盧公再生方哉。願普天下爲兒父母的，依予看治，即十百千萬億中斷無有一孩之死于臍風者。

長山庠友儲二有一日抵堂下，偶道及從前舉子俱不育于臍風，予爲約曰：後弄璋三朝內招余過望，此患可除。後果如約將兒抱出，兩眼畔黄色方興，用燈火十三燋即退。此望臍風不爽之一驗也。

余邑中嶧桐居士劉伯宗先生乃郎佶三婦初舉媛，臍風延至七日，口不吹噓，亦不撮緊，兩眼角黄色深集溶溶，鼻準並溝畔黄色淡淡，身上微燒。見之甚訝，從未有臍風能延至七日者。以眼角鼻上黄色濃淡揣之，知其脾土稟賦甚旺，風難遽入，以故爾爾。余重揉外勞，用燈火十三燋攻拔肝風，于鼻上並左右溝裏加火三燋，以截去路。用防風一錢煎服，立愈。此臍風異證之一驗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噤口　噤口舌上如黍米，吮啼不得乳漸難，清肝龍膽湯極妙，腹硬便秘紫霜丸。吐涎牙緊擦牙效，次用辰砂全蝎煎，病勢稍安勿過劑，調和脾胃勻氣先。

注：小兒噤口之證，失治多至不救，其候舌上生瘡如黍米狀，吮乳不得，啼聲漸小，因胎熱所致也，法當清熱疏利，以龍膽湯主之，若肚腹脹硬，二便不通者，紫霜丸主之。又有一種口吐白沫，牙關緊急者，此胎熱內結，復爲風邪外襲，常以秘方擦牙散先擦其牙關，次服辰砂全蝎散。中病即止，不可過服，證退當調和脾胃，以勻氣散主之。

撮口　撮如囊口吮乳難，舌強脣青吐沫痰，面色赤黄胎熱極，四肢厥冷命難全。痰盛宜用僵蠶散，便秘須進紫霜丸，驚熱龍膽湯極妙，抽搐撮風散自安。

注：撮口者，口撮如囊口也，吮乳不得，舌強脣青，面色黄赤，乃心脾之熱，受自胎中而然也。其證爲危候，急當隨證治之。如氣高痰盛者，辰砂僵蠶散主之。二便秘結者，紫霜丸主之，身熱多驚者，龍膽湯主之，手足抽搐者，撮風散主之。若更口吐白沫，四肢厥冷，雖有神丹，終屬無濟。

臍風　斷臍不愼起臍風，感受風寒濕水成，將作驅風散最效，已成兼證

要分明。腹脹便秘黑白散，面白肢寒用理中，痰涎壅盛僵蠶散，壯熱面赤龍膽清。嘔吐多啼益脾治，唇青撮口撮風平，臍青口噤爲不治，一臘逢之命必傾。

注：臍者，小兒之根蒂也，名曰神闕，穴近三陰，喜溫惡涼，喜乾惡濕，如斷臍悉遵前法，臍風何自而起？惟不知愼重，以致水濕、風冷之氣入於臍中，兒必腹脹，臍腫，日夜啼叫，此臍風之將作也，須急用驅風散治之。若寒邪深入，已成臍風者，又當視其所兼之形證治之。如肚腹脹硬，大便不通者，風兼實也，黑白散主之；面青肢冷，二便不實者，風兼虛也，理中湯主之；痰涎壅盛，氣高喘急者，風兼痰也，辰砂僵蠶散主之；身體壯熱，面赤口乾者，風兼熱也，龍膽湯主之；面青嘔吐，曲腰多啼者，風兼寒也，益脾散主之；撮口脣青，抽搐不止者，風兼驚也，撮風散主之。若臍邊青黑，口噤不開者，是爲內抽不治。臍風見於一臘者，亦不治。一臘者，七日也。兒生七日，血脈未凝，病已中臟，醫之無益。

《幼幼集成·臍風證治》 臍爲百風總竅，五臟寒門，道家謂之下丹田，爲人身之命蒂。兒在胎時，口鼻未通呼吸，惟臍間眞息，隨母之呼吸爲呼吸。及其下地，囟底一聲，氣通口鼻，而胎元之一息，不復爲用矣。遂寄於臍內一寸三分，中虛一穴，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央黃色，八脈九竅，經緯聯絡，爲眞息往來之路，坎離交會之鄉，凡修練仙胎，皆從此處立基，所以謂之命蒂。故小兒初生，惟臍之干係最重。斷臍之時，不可不愼，或剪臍帶太短，或束不緊，致外風侵入臍中，或浴兒時牽動臍帶，水入生瘡，客風乘虛而入，內傷於腎，腎傳肝，肝傳心，心傳脾，脾傳肺，蘊蓄其毒，發爲臍風。其證面赤啼叫者心病，手足微搐者肝病，脣青口撮，痰涎壅塞者脾病，牙關緊急者腎病，啼哭不止者肺病。五臟之證略見一二者，猶可治，悉見者不治。

小兒初生，惟臍風爲惡候。其證有三：曰臍風，曰噤口，曰鎖肚，雖皆臍證，而寒熱自別，治者宜詳。

一曰臍風。由斷臍後爲水濕風寒所乘，入於臍而流於心脾，令肚腹脹滿，吮乳口鬆，多啼不乳，此初起之時，速用火攻散之。若至氣息喘急，啼聲不出，或肚上青筋，吊疝作痛，此胎毒夾風邪入臟，外用火功，內服指迷七氣湯。若肚臍青腫，撮口不開，牙關緊閉，口吐白沫，爪甲青黑者，皆不治。

一曰噤口。其證眼閉口噤，啼聲漸小，舌上聚肉如粟米狀，吮乳不得，口吐白沫，大小便不通。遇此先看其上腭有點子，即以指甲輕輕刮破，以木香、白蔻仁各五分，煎湯化下沆瀣丹，利動臟腑，氣順自愈。

一曰鎖肚。由胎中熱毒壅盛，結于肛門，大便不通。急令婦女溫水漱口，吮兒之前後心，併臍下及手足心，共七處，凡四五次。外以輕粉五分研末，蜂蜜少許，溫水調服，以通爲度。如更不通，以葱白三四寸長，用油抹潤，輕透穀道，納入二寸許，以通爲快。若至七日不通者死。

古人之論臍風，皆謂由於水濕風冷所致，予則以爲古論猶未盡也。蓋臍風有內、外二因，有可治不可治之別。外因者，風濕所傷，內因者，稟父之眞陽不足也。予嘗見一士，其妻產育十數胎皆男，盡殤于七日內之臍風，無一存者。若謂外邪所傷，何以獨傷此家之兒，又豈無一兒能避之者？此內因之顯而易見也。凡男子之命門眞陽不足者，右尺脈必細澀無神，生子必有臍風。此予察之詳，見之確，非耳聞者比也。其外因者，病發二、三、四、五日之間，病生於六腑，故可治。內因者，必發於六七日之間，病生於五臟，故不可治。曩者，夏鑄禹有預防臍風之訣，謂三朝一七，看兒兩眼角黃，必有臍風。不知稟受厚者，生下即滿面紅黃，乃爲吉色，誤認臍風，其害不小，此法不確。惟令乳母每日摸兒兩乳，乳內有一小核，是其候也。然乳內有核，發臍風者固多，而復有不發臍風者，此法十有七八，亦有二三分不確。但看小兒不時噴嚏，更多啼哭，吮乳口鬆，是眞候也，急宜治之。第臍風之治，無一成法可遵，雖有疏風攻下之法，莫能濟急。獨予異授燈火，無論臍風痙搐，以及凶危險證，用藥不能挽回者，此火可以生之，久經效驗，未肯輕傳。因見幼科不知火穴，往往錯誤用之，反致引動風邪，蔽固火毒，致兒身熱不退，火毒內攻，每多不救。故不忍隱秘，盡行吐露，以公諸世。世之幼科治病，輒曰剪風，曰截風。夫剪者，邀遏之謂也。截者，堵塞之謂也。以火攻用於中宮任脈所行之地，豈非堵遏其邪，而犯關門逐盜之戒乎？不知風邪之在人身，善行數變，無形無聲，欲除其害，無如疏散條達而去之，不使久羈於榮衛經絡則善矣。如仲景之治傷寒，而立汗、吐、下三法。邪之在表者，汗而散之。邪之在上者，吐而越之。邪之深入者，下而奪之。總欲其邪盡而後已，未聞有邀截之爲也。今幼科不但不爲逐邪，而反閉關絕險，阻其去路，使邪氣進不可，退不能，猖狂躑躅，欲其不倒刃相攻，斬關逆犯者，不可得也。此皆爲治者釀成之禍，於邪何尤？凡邪之傷人，未有不從三陽而入。驅除之法，亦必使其從三

陽而出。故此火穴亦惟三陽有之，蓋欲引其出表，斷不使之入裏也。

《幼幼集成・臍風證論》 小兒初生犯撮口臍風、荷包風、鵝口風等項，並齒根邊生白點，名馬牙，啼哭不吮乳，即看口內堅硬之處，或牙根邊白點，將針挑破出血，濃煎薄荷湯，磨京墨調勻，以指攪過，再以產母亂髮蘸墨，滿口搽之，仍用新青布蘸溫水展口，即愈。

小兒臍風撮口，用完全生葱二根，搗爛取汁，又以直僵蠶三個，炒，去絲，研極細末，以葱汁調勻，塗母乳頭上，令兒吮之，或灌兒口內亦可。

小兒臍風撮口，以艾葉燒灰填臍上，以帛縛之。若臍帶已落，用蒜切薄片，貼臍上，以艾火灸之，候口中有艾氣，立愈。

小兒噤風，初生口噤不乳，蟬蛻十四枚，全蝎去尾毒，洗去鹽泥十四枚，炒乾爲細末，入輕粉三分。每用一匙，乳汁調灌。

小兒撮口，但看舌上有瘡如粟米者是也，以蜈蚣炙焦，研末敷瘡上。

撮口噤風，面黃色，氣喘，聲不出，由胎氣挾熱，流毒心脾，故令舌強脣青，撮口發噤，用直僵蠶二枚去嘴，略炒爲末，蜜調，納兒口中。

小兒十日內，口噤不乳，取大蜘蛛一枚，去足炙焦，研細末，入豬乳一小杯和勻。分作三次，徐徐灌之，神效無比。

小兒臍瘡出血及膿，用海螵蛸、胭脂共爲末，以油潤瘡，乃搽藥。

《懷少集・臍風》 神闕穴本兒臍，最喜乾溫爲奇。若是風寒濕氣襲，風邪因而作之。口緊色青可畏，口撮抽搐不宜。腹脹夜啼臍又腫，三朝一臘分離。

臍爲小兒根蒂，剪斷時喜乾惡濕。若不帶暖避風，致受風濕冷氣，臍風之證作焉。初似傷風，不時啼哭，須看口中上腭有白泡，速宜刮破，以絹片拭去惡血，勿令入咽。風實者，滾痰丸治之。風虛，二便自利，面青肢冷，須以理中湯。喘急痰壅，風痰兼理。壯熱，面赤口乾，風夾熱也，龍膽湯可用。嘔吐腰曲，驅風疏寒爲貴。若肚脹臍腫，青筋散亂，黑色遶臍，口緊不開，目瞪脣青，口撮抽搐，驚風候也，皆屬不治。

《釐正按摩要術・臍風》 臍者，小兒之根蒂也，名曰神闕。穴近三陰，喜溫惡涼，喜乾惡濕，如斷臍有法，臍風何自而起？惟有水濕風冷之氣，入於臍中，兒必腹脹臍腫，日夜啼叫，此臍風之初發也。眼角眉心忽見黃色，即是臍風見證，宜急治；若黃色到鼻，治猶易；到人中、承漿則難；甚至口鎖脣緊頭強者，不治。但臍風初見，總在初生三日之內，舌硬眼閉，口吐白沫，哭不出聲，左右牙齦上腭有硬梗，藍黃白色如雞魚脆骨形狀，或白點如粟米大。亟用銀鍼，將齦腭硬梗處，以及黃白點顆刺破，以青布蘸濕扭乾，塗以墨汁，內治用防風一錢煎服。

分陰陽七十遍，推三關五十遍，退六腑七十遍，運八卦五十遍，推肺經五十遍，揉外勞宮二百遍。凡推用葱薑湯，鐙火焠法。於兒囟門、眉心、人中、承漿、兩大指少商諸穴各一燋，臍輪六燋，未落臍帶，於帶口一燋；既落，於落處一燋。共十三燋。其腹有青筋叉縫處，均宜燋。

案臍風證，每起於斷臍不慎。夏禹鑄以爲風入腹，附於肝，肝竅在目，眼角黃也；肝木乘土，鼻準黃也，以致入腎入心，口撮舌強也。及早治之，以焠法爲要，猶可告痊。惕厲子

《蠢子醫・小兒月內風皆不治》 小兒撮口與臍風，原皆先天毒內攻。若是此風從後起，何至手青嘴亦青。不惟四四日六六日風不治，即在月內皆成凶。如果出了一月再見證，氣血二字要分清，酒軍醋軍叠代用，金丹牛黃皆有功。風證用牛黃散者十嘗八九，以其多化痰藥也。縱在血分，加上醋軍，無有不可。除了筋紋如抹墨，皆可起死與回生。

附錄治撮口風方此方甚佳，吾初未見此方。一錢朱砂一分雪，輕粉一分。七箇僵蠶三箇蝎，蝎子。不論急風與慢風，引用他母身上血。月水也。

《保嬰要言・救臍風法》 至有撮口極重者，臍上只有青筋二條，上撐心窩，其餘筋頭已經入裏，上冲鼻梁，牙關、腦頂等處，必然牙關緊鎖，以舌挺乳，兼見鼻冷身熱，面上發黃，口歪左右，及山根兩傍。有或黃或青一點。以上諸證，不必全見，至病已撮口，速用燈火，先於山根兩傍，將大燈心火各重打一燋。若危極者，山根兩傍每燋上叠打三燋，始克有濟。次看兩口角，若歪向左，則用燈火於右口角打一燋，隨將燈頭往右一帶；若歪向右，則用燈火於左口角打一燋，隨將燈頭往左一帶。單撮口者，則兩口角俱打一燋，次於人中兩傍螣蛇紋上各打一燋，次於牙關交縫處各打一燋，次於心窩筋頭各打一燋。再看兩脇上下微有青筋現處各打一燋，此等重證，依法治之，亦十中可救七八。

嬰孩初開口，曾服黃連者，用燈火後，已愈而青筋不退，仍於青筋頭上復用燈火，筋若退盡，病不復發。

嬰孩初生，俗有於臍之四圍用燈火者，只臍之左右上三處可用，臍下一燋，斷斷不可，恐助臍氣上冲而成臍風也。有一種臍風，大哭一聲，隨即撮口，看其青筋，早已入裏，雖如法施治，百難救一。

嬰兒初生，若見肚腹膨脹，氣動腸鳴，哭聲稍多者，宜早看青筋施治，不論是臍風與否，萬事平安。

《經歷雜論·小兒臍風撮口診治法》 面色微青白，額上黃，目胞黃，鼻黃，黃至口角則不治，脈象弦緊而微，口如荷包撮緊鎖，不能出聲，不乳不食。按此證《幼科鐵鏡》有成法具在，可不必再論，但夏氏之說，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夏氏謂此證斷臍時受風也，七日以外無是證也，發作必在七日以內。然己丑年八月，吾胞侄文選，生已半月，忽患此證。吾以夏氏燈火十三醮法治之，雖有效，仍未能出聲。延一日至晚間，先進溫散足三陰藥，仍未全效，後灸肺俞二穴，灸神闕各三壯，始哭出聲能乳矣。蓋燈火醮法近於發散，雖面色轉紅，黃色退，口不甚撮而不能出聲者，肺脾兩太陰之氣虛也。吾用補法灸之，氣得補方能有聲也。後此子常患寒水喘哮之證，足見兩太陰陽氣不足矣。

五遲五軟五硬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數歲不能行候》 小兒生，自變蒸至于能語，隨日數血脈骨節備成，其髓骨成，即成行。骨是髓之所養。若稟生血氣不足者，即髓不充強，故其骨不即成，而數歲不能行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齒不生候》 齒是骨之所終，而爲髓之所養也。小兒有稟氣不足者，髓即不能充于齒骨，故齒久不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頭髮不生候》 足少陰爲腎之經，其華在髮。小兒有稟性少陰之血氣不足，即髮疏薄不生。亦有因頭瘡而禿落不生者。皆由傷損其血，血氣損少，不能榮于髮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行遲諸方》 夫小兒行遲者，是肝腎氣不足，致骨氣虛弱，筋脈無力，故行遲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齒不生諸方》 夫小兒齒不生者，由骨之所終，而爲髓之所養也，小兒有稟氣不足者，則髓不能充於齒骨，故齒久不生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語遲諸方》 夫小兒四五歲不能語者，凡人之五臟，有五聲，心之聲爲言。由在胎之時，其母卒有驚怖，內動於兒臟，邪氣乘其心，使心氣不和故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髮不生諸方》 夫足少陰爲腎之經，其榮在髮，小兒稟性少陰，血氣不足，則髮疏薄。亦有因瘡而禿落者，皆由傷其氣血，氣血損少，不能榮於髮，故令髮不生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語遲》 論曰：心爲言，肝爲語，其經屬手少陰足厥陰，其氣上通于舌，舌者聲之機。若稟受之初，母懷驚怖，則子之心火不足而肝木弱，故令機關不利，氣不宣揚而語遲，甚者有經數歲不能言者。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齒不生》 論曰：牙齒者，是骨之所終，髓之所養，手陽明足太陽之脈，并入于齒。若血氣充實，則骨髓強盛，雖其齒損落，猶能更生也。若虛弱者，血氣衰耗，風冷乘之，致令齒久不生，假令生者，或齲或蟲，落不能復生也。

《小兒藥證直訣》 口噤不止則失音，遲聲亦同。長大不行，行則腳細。齒久不生，生則不固。髮久不生，生則不黑。

《幼幼新書·行遲》 張渙論：凡兒生至周歲，三百六十日膝骨成，乃能行。近世小兒多因父母氣血虛弱，故令胎氣不強，骨氣軟弱，筋脈無力，不能行步。

《嬰童寶鑑》論：小兒骨蒸，肺脈寒，長不能行。

《元和紀用經》療小兒三歲不能行，由虛弱受氣不足，腰脊、腳、膝筋骨軟躄。眞五加皮末之，粥飲滴酒少許，調一粟殼許，日三服。有風骨節不利者尤相宜。經以四味飲、黑散、紫圓、至聖散、蜀脂飲、麝香圓并此五加皮藥七方，謂之育嬰七寶。紫陽道士一名保子七聖至寶方，專爲一書者，此方是也。

《良方》治小兒筋骨諸疾，手足不隨，不能行步運動，左經圓。予鄰里胡

生者，一女子膝腕軟不能行立已數年。生因游淨因佛寺，與僧言。有一僧云能治，出囊中圓十枚，以四枚與生，曰：服此可差。生如其言與服，女子遂能立。生再求藥於院。僧曰：非有愛也，欲留以自備。必欲之，須合一料。生與錢一千，辭不受，止留百錢。後數日得藥，并餘圓十餘悉歸之。同院僧佐其理藥，乃引得此方。予至嘉興，有一里巷兒年十歲，雙足不能行，以一圓分三服，服之盡四五圓，遂得行，自此大爲人之所知，其效甚著。此藥通榮衛，導經絡，專治心腎肝三經，服後小便少、淋瀝，乃其驗也。

《幼幼新書·語遲》 張渙論：心之聲爲言。若兒稍長，合語而遲語，由妊娠時其母因有驚怖，內動於兒臟，邪氣乘於心，使心氣不足，舌本無力，故語遲也。

《幼幼新書·髮不生》 張渙云：稟受氣血不足，不能榮於髮，故頭髮不生，呼爲疳病，非也。宜芎藭丹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肝不能行**》** 肝氣盛者，則蹻健而早行立；肝氣怯者，則長不能行而腳細，名曰鶴膝。肝主筋，怯則筋弱，故長不能行也。又或眉久不生，眉屬肝，肝氣不榮，故眉久不生也。何以知眉屬肝，且五藏皆有毛。其髮屬心，心爲火，火性炎上，故髮生上槍也。鬚屬腎，腎爲水，水性潤下，故鬚生下順也。是以女人皆無外腎，故無鬚也。毛屬肺，肺在五藏之上而主外，故毛生皮膚之外也。眼瞼屬脾，眼輪亦屬脾，脾在右偏，故瞼斜生眼輪之上也。眉屬肝，肝在左偏，故眉斜生眼瞼之上也。左爲上，右爲下，所以眉在上而瞼在下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心髮久不生**》** 心氣盛者，則伶利，早言笑，形神清而多髮。心氣怯者，則性癡而遲語，髮久不生，生則不黑。心主血，髮爲血之餘，怯則久不生也。心繫舌本，怯則語遲也。治小兒生下無髮，以鯽魚燒灰末，和醬傅之即生。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語遲證治》 言，心聲也。小兒受胎，其母卒有驚怖，邪氣乘心，故兒感受母氣，心官不守，舌本不通，四五歲長大而不能言也，菖蒲圓主之。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行遲證治》 骨者，髓之所養。小兒氣血不充，則髓不滿骨，故軟弱而不能行。抑亦肝腎俱虛得之。肝主筋，筋弱而不能束也。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天柱倒》 忽然天柱倒何如，此病皆因肝腎虛，外有風邪容易襲，故傳項軟不相隨。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五軟》 稟賦元虛髓不充，六淫之氣易來攻，頭兼手足身羸弱，此證名爲五軟同。

《活幼心書·活幼心論·五軟》 戴氏論五軟證，名曰胎怯。良由父精不足，母血素衰而得。誠哉是言，以愚推之，有因母血海久冷，用藥強補而孕者，有受胎而母多疾者，或其父好色貪酒，氣體虛弱，或年事已邁而後見子，有日月不足而生者，或服墮胎之劑不去而竟成孕者，徒爾耗傷眞氣，苟或有生，譬諸陰地淺土之草，雖有發生而暢茂者少。又如培植樹木，動搖其根而成者鮮矣。由是論之，嬰孩怯弱，不耐寒暑，縱使成人，亦多有疾。爰自降生之後，精髓不充，筋骨痿弱，肌肉虛瘦，神色昏慢，才爲六淫所侵，便致頭項手足身軟，是名五軟。治法用調元散、補腎地黃圓，漸次調養，日久乃安。若投藥不效，亦爲廢人。

有小兒體肥容壯，不爲瘦瘁，忽然項軟傾倒，此名下竄。皆因肝腎氣虛，客邪侵襲風府，傳於筋骨，故成斯疾。蓋肝主乎筋，腎主乎骨，筋骨俱弱，則項軟垂下無力，又名天柱倒，與五軟相類不遠，治同前藥。

《普濟方·嬰孩雜病門·行遲》 凡兒生周歲，三百六十日膝骨成，乃能行。近世小兒，多因父母氣血虛弱，故令胎氣不強，筋脈無力，不能行步。又有所受肝氣怯弱，致筋脈攣縮，兩手伸展無力。又緣稟受腎氣不足者，血氣未榮，腳趾拳縮無力，不能伸展，此皆不能依常期，以致此疾。治法當用錢氏補腎地黃丸，再加鹿茸、五加皮、麝香，髓生而骨強，自然行矣。外甥黃知錄之子還增，三歲不行，遂據此方服之有驗。

《普濟方·嬰孩雜病門·五硬五軟》 湯氏五硬五軟集歌云：仰頭取氣動搖難，氣壅疼連胸膈間，手腳心如冰樣冷，硬頭直頸未能彎。肚大青筋急不寬，冷風積氣病難安，面青心腹還多硬，此時性命已自拚。

五軟天柱骨倒軟：無故如何不舉頭，都緣項頸軟難收，腎疳熱病今雖減，難保他年發不休。懷抱何緣腳手垂，四肢無力懶抬眉，若得聲圓還受食，脾裏風寒漸可醫。吃食如何不長肌，皮寬肉少痛支離，莫教瀉痢當時作，靈藥難醫命自危。五歲孩兒不解行，腳虛軟弱痛難名，若將榮衛多培植，長大應教肉自生。參芪等藥可榮氣。亦可服錢氏地黃丸。唏噓舌出卻無妨，陽盛陰虛着

意防，此證不須先治膈，唇青氣喘命須傷。雖然天柱倒難醫，此證元來不在脾，患後也須曾吐瀉，本非久病與尪羸。亦有傷寒無汗脈，應須妙藥辨幾微，無事卒然成此疾，人形本瘦四肢肥。項軟還知頭似石，面紅唇赤臉如緋，此病只因肝膽熱，致命筋軟不相隨。肝受熱風天柱倒，祛風退熱速爲之，項軟更貼強筋藥，立見安和請勿疑。

《全兒方》云：高伸承務女，三歲，七月間泄瀉，一醫治之月餘不效。其證大渴不止，羸瘦不食，手足漸冷。召愚視之日，氣已將脫，急以朮附膏四服，手足微溫，但一時辰內，可三十餘次飲水，與魚涎散一服，立止。再朮附膏二服，幷麝沉膏、沒石膏、六甲丸、參朮散等服五日，減半。愚曰：此病虛中有積，當以黃土丸瀉三五行，再煎藥補之。主人曰：首因瀉，今方漸退，何再瀉也，答曰：譬之不去稂莠，則禾稼不實，不去姦猾，則良民不寧。主人曰：何治也，答曰：補不足，瀉有餘也。補者，補其久瀉脾虛不足之氣；瀉者，瀉其久滯腸中有餘之積。主人曰：此理出何書，答曰：《素問》云實瀉虛補，此所謂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蓋醫合陽陰，藥合天道。主人聽。用黃土丸瀉三五行，再煎藥相間進，五日病除八分。一日忽天柱骨倒，主人甚驚。愚曰：無慮，瀉久則傷脾，脾引於肝風，肝受賊風，故頭垂而頸筋軟也。所幸者，瀉已退，遂用金靈散一服，生筋散貼項，一日如舊，後更前藥二服，安全無恙。

《嬰童百問·五軟》 五軟者，頭軟、項軟、手軟、腳軟、肌肉軟是也。無故不舉頭，腎疳之病。項脈軟而難收，治雖暫瘥，他年必再發。手軟則手垂，四肢無力，亦懶抬眉，若得聲圓，還進飲食，乃慢脾風候也，尚堪醫治。肌肉軟，則肉少皮寬自離，喫食不長肌肉，可服錢氏橘連丸。莫教瀉利頻併，卻難治療。腳軟者，五歲兒不能行，虛羸腳軟細小，不妨榮衛，但服參芪藥等味，併服錢氏地黃丸，長大自然肌肉充滿。又有口軟，則虛舌出口，陽盛更須隄防，必須治服卻無妨，唇青氣喘則難調治也。

《嬰童百問·五硬》 五硬則仰頭取氣，難以動搖，氣壅疼痛，連胸膈間，腳手心如冰冷而硬，此爲風證，難治。肚大青筋，急而不寬，用去積之劑，積氣消即安。恐面青心腹硬者，此證性命難保。如風證，只依中風治之，必有回生之理。小續命湯加減治之尤良，羌活散等劑皆可用。

《奇效良方·小兒·小兒遲語》 小兒遲語，四五歲只會叫人，不能言語者。以赤豆研末，酒調塗舌下，三次即能言語。

《全幼心鑑·齒遲》 聶氏云：稟受腎氣不足者，即髓不強，蓋骨之所絡而爲髓，不足故不能充於齒，不生也。

《全幼心鑑·髮遲》 《本事方》：兒稟受血氣不足，不能榮於髮，故頭髮不生，或者呼之爲疳病胙也。

《全幼心鑑·行遲》 聶氏云：兒生至周歲三百六十日，膝骨成乃能行也。近世小兒多因父母氣血虛弱，故胎氣不強，骨氣軟弱，故不能行也。骨者髓之所養，小兒氣血不充則髓不滿，骨故軟弱而不能行，抑亦肝腎俱虛得之，肝主筋，筋弱而不能行也。錢氏補腎地黃圓加鹿茸、牛膝、五加皮，酒炙服。髓生而骨強，即能漸行也。

《育嬰家秘·腎臟證治》 腎主骨，腎虛者，骨髓不滿也，兒必畏寒，多爲五軟之病。尻骨不成，則不能坐，髕骨不成，則不能行。齒乃骨之餘，骨不餘，則齒生遲。腎之液爲血，髮乃血之餘，腎虛則髮稀不黑。

《片玉心書·形聲門》 髮乃血之餘，腎之苗也。小兒髮久不生，雖生不黑而稀，此由腎氣衰，則血氣不足之故也，地黃丸主之。

齒乃骨之餘，骨者腎所主也。齒久不生，雖生而不齊者，此腎虛故也，地黃丸主之。

行遲者，何也？蓋骨乃髓之所養，血氣不充，則髓不滿骨，故軟弱不能行。此由腎與肝俱虛得之。蓋肝主筋，筋弱而不能早行；腎主骨，骨弱而不堅。加味地黃丸主之。

小兒大病後，手足痿弱，及驚風後手足痿緩，幷宜加減地黃丸主之。

語遲者，由兒在胎之時，母受驚邪之氣乘心，兒感母氣，心神不定，不能榮舌，故而語遲。菖蒲丸主之。

凡吐泄及大病之後，雖有聲而不能言，又能進藥，此外，失音乃腎怯不能上接于陽也。地黃丸主之。

有卒暴寒冷而聲不出者，此肺風邪也。加味瀉白散主之。

《片玉心書·牙齒門》 上片牙屬胃，下片牙屬大腸，齒屬腎。

凡齒生遲者，腎氣不足也。蓋腎主骨，齒者骨之餘。腎不足則髓虧，髓虧則不能充乎齒，所以齒生遲也。以地黃丸治之。

《片玉心書·雜證·五軟病證》 如小兒五軟，有胎元不足軟者，有大病後

軟者，有悞服涼藥軟者。胎稟軟者，地黃丸主之，大病後軟者，參苓白朮丸主之，悞服涼藥軟者，加味八味地黃丸主之。

以上三證，若不急治，有傷眞元，久則成痿，以至不可治者多矣。

《片玉心書・頭項門》 小兒無病，忽頸軟者，此肝熱有風也，瀉青丸主之。

久病之後，其頸軟者，此天柱骨倒也，乃危證也。當大補氣血，八物湯主之，以僵蠶末調服。

小兒生下便頸軟者，此胎氣不足，地黃丸主之。

《保嬰撮要・五軟》 五軟者，頭項、手、足、肉、口是也。夫頭軟者，臟腑骨脈皆虛，諸陽之氣不足也，乃天柱骨弱，腎主骨，足少陰、太陽經虛也。手足軟者，脾主四肢，乃中州之氣不足，不能營養四肢，故肉少皮寬，飲食不爲肌膚也。口軟者，口爲脾之竅，上下齦屬手足陽明，陽明主胃，脾胃氣虛，舌不能藏而常舒出也。夫心主血，肝主筋，脾主肉，肺主氣，腎主骨，此五者皆因稟五臟之氣虛弱，不能滋養充達，故骨脈不強，肢體痿弱。源其要，總歸於胃，蓋胃水穀之海，爲五臟之本，六腑之大源也。治法必先以脾胃爲主，俱用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頭項手足三軟，兼服地黃丸。凡此證必須多用二藥，仍令壯年乳母飲之，兼愼風寒，調飲食，多能全形。

治驗

吳江史萬湖子，七歲，患吐瀉，囟目頓陷，天柱骨倒，兼面赤色。余適在彼，先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劑，其瀉止而諸證愈。又用錢氏地黃丸料煎服，頓安。

一小兒七歲，夏間過食生冷之物，早間患吐瀉，面赤作渴，手足並熱，項軟囟陷，午後面色頓白，手足並冷，脈微欲絕。急以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諸證頓除，囟頂頓起而安。小兒易虛易實，故雖危證，若能速用對病之藥，亦可回生者。

一小兒九歲，因吐瀉後，項軟面白，手足並冷，脈微細，飲食喜熱。余先用六君子湯加肉桂五劑未應，更加炮薑四劑，諸證稍愈，面色未復，尺脈未起。佐以八味丸月餘，面色微黃，稍有胃氣矣。再用前藥，又月餘，飲食略增，熱亦大減，乃朝用補中益氣湯，食前用八味丸，又月餘，元氣漸復，飲食舉首如常，又月餘而肌肉充盛，諸病悉愈。

一小兒十二歲，瘧疾後項軟，手足冷，飲食少思，粥湯稍離火，食之即腹中覺冷。用六君子湯加肉桂、乾薑，飲食漸加，每飲食中加茴香、胡椒之類，月餘，粥食稍可離火，又用前藥百劑，飲食如常，手足不冷，又月餘，其首能舉。後飲食停滯患吐瀉，項乃痿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及加減八味丸，兩月餘而項復舉。畢姻後，眼目昏花，項骨無力，頭自覺大，用八味丸、補中益氣湯三月餘，元氣復而諸證退。後每入房勞役，形氣殊倦，盜汗發熱，服後二藥即愈。

一小兒十五歲，手足痿軟，齒不能嚼堅物，內熱晡熱，小便澀滯如淋，服分利之劑，小便如淋，服滋陰之劑，內熱益甚，服燥濕之劑，大便重墜。余謂此稟腎氣不足，早犯色慾所致。故《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老人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澀痛如淋。若陰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正謂此也。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丸加五味子煎服，各三十餘劑，諸證漸愈。後夢遺諸證復作，手足時冷，痰氣上急，用十全大補湯，加味八味丸料各八劑，二便稍利，手足稍溫，仍用前二藥三月餘，元氣漸復，飲食如常。又飲食停滯，吐瀉腹痛，按之不疼，此脾胃受傷也，用六君子湯加木香、肉豆蔻治之。其吐未已，左尺右關二脈輕診浮大，按之如無，經云：腎開竅於二陰，用五味子散四服，大便頓止。後又傷食，嘈酸作瀉，大便重墜，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加木香、乾薑而痊。

一老年得子，四肢痿軟而惡風寒，見日則喜。余令乳母日服加減八味丸三次，十全大補湯一劑，兼與其子，年餘肢體漸強，至二週而能行。

一小兒五歲，稟父腿軟，不便於行，早喪天眞，年至十七，畢姻後腿軟，頭囟自覺開大。喜其自謹，寓居道舍，遂朝服補中益氣湯，夕用地黃丸料加五味子、鹿茸煎服，年餘而健。

一小兒項軟，服前二藥而愈。畢姻後患解顱，作渴發熱，以二藥作大劑煎熟，代茶恣飲，兩月餘而渴熱減，年餘而顱囟合，又年餘而肢體強。若非愼疾，雖藥不起。

《保嬰撮要・五硬》 五硬者，仰頭取氣，難以動搖，氣壅作痛，連於胸膈，腳手心冷而硬，此陽氣不營於四末也。經曰：脾主四肢。又曰：脾主諸陰。今手足冷而硬者，獨陰無陽也，故難治。若肚筋青急者，木乘土位也，急用六

君、炮薑、肉桂、柴胡、升麻以復其眞氣。若係風邪，當參驚風治之。此證從肝脾二臟受病，當補脾平肝，仍參瘛證、急慢驚風門治之。

《保嬰金鏡録·治驗》 小兒三歲，言步未能，牙髮猶少，體瘦骨立，面赤作渴，服肥兒丸不應。余謂此腎虛疳證，乃稟父精氣不足故也。蓋肥兒丸，脾胃經之藥也，久服則腎益虛而疳益甚。不信，果牙髮漸落。余用六味地黃丸加鹿茸、五味子半載，元氣健而諸證愈。

《醫學綱目·小兒部·五硬五軟》 《玉環》：仰頭取氣動搖難，氣壅疼連胸腹間，腳手與心如冰硬，頭仰爲風命不還。喫食如何不長肌，肉少皮寬軟自離。莫教瀉利當時作，靈藥難醫命必危。五歲孩兒不肯行，腳軟虛羸命不亨。細小不妨榮衛氣，長應須教肉自生。

《赤水玄珠·幼科·行遲》 《內經》云：足得血而能步，設未經跌撲損傷，及發驚搐，強被束縛者，乃下元不足也。蓋腎主骨，肝主筋，下元不足則筋骨痿弱不能行動，宜當峻補下元。有疳弱而不能行者，當從疳治。

《赤水玄珠·幼科·語遲》 小兒四五歲不能言者，蓋心之聲爲言，皆由在胎時，其母卒有驚怖內動，母之心氣不足，則兒之心氣不充，故語遲也。法當養心，菖蒲丸佳。

《赤水玄珠·幼科·項軟》 項軟者，乃督脈虛而筋骨不收斂也。督脈係足太陽膀胱經所主，古方多從風治，以其頭重頸軟，頭不得正而墜前墜後也。愚謂但補督脈，則其氣血充盛，自能收持也。前虎骨丸、地黃丸皆可任之。

《醫學入門·小兒門·五軟五硬》 五軟皆因稟受虧，行遲語遲齒髮遲。

五軟者，頭項軟、手軟、腳軟、身軟、口軟是也。頭軟，頭不能正，詳腎疳條。項軟，天柱倒也。有吐瀉以弱者，宜補脾胃，有傷寒不及發表成者，難治。有肝膽伏熱，面紅唇紅肌熱者，羊角散：羚羊角、白茯苓、虎脛骨、酸棗仁、桂心、熟地、防風、甘草各等分爲末，每一錢，酒調服。或涼肝丸：防風三錢，人參、赤茯苓各一錢半，黃芩、芫蔚子、黑參、大黃、知母各一兩爲末，蜜丸菉豆大，量兒大小，食後茶清下，兼治痘後目赤腫痛。有風氣入肝，筋舒頭項軟者，天柱丸：蛇含石一塊，火煅醋淬七次，鬱金、麝香各少許爲末，飯丸龍眼核大，每一丸，荊芥煎湯或金銀薄荷煎湯化下。通用健骨散：單僵蠶炒爲末，每三五分，薄荷泡酒調服，治人患疳疾，體虛不食及諸病後天柱骨倒。外用生筋散：木鱉子六箇，蓖麻子六十箇，俱去殼搗爛，先抱起兒頭，摩項上，令熱後，用津液調勻貼之效。貼項方：生附子、南星等分爲末，生薑自然汁調敷頸項軟處。手軟，無力以動也，所受肝弱，兩手筋縮不能舒伸，薏苡丸：薏苡仁、當歸、秦艽、酸棗仁、防風、羌活各一兩爲末，蜜丸芡實大，每一丸至二丸，麝香、荊芥煎湯化下。腳軟行遲，乃骨髓不滿，氣血不充，筋弱不能束骨，宜腎氣丸加牛膝、五加皮、鹿茸。五六歲不能行者，羊角丸：羚羊角、虎脛骨、生地、酸棗仁、白茯苓各五錢，桂心、防風、當歸、黃芪各二錢半，爲末，蜜丸皂子大，每一丸或三丸，溫酒化下。三歲不能行者，用五加皮一兩，牛膝、木瓜各五錢爲末，每二錢，米飲入酒少許調服。有腳指跷縮無力，不能展伸者，海桐散：海桐皮、牡丹皮、當歸、熟地、牛膝各二分，山茱萸、補骨脂各一分，葱煎服。有鶴節風，俗云鼓搥風，乃腎虛精髓內耗，爲風邪所襲，皮膚不榮，日漸枯瘁，如鶴腳之節，宜腎氣丸加五加皮、鹿茸、牛膝。身軟肉少，皮膚自離，飲食不爲肌膚，四君子湯，緊皮丸。通身筋軟者，鹿茸四斤丸加當歸、青鹽各等分。口軟語遲，嬰兒在胎，母卒有驚怖，驚氣乘胞絡之經，使生子心神不足，舌本不通，四五歲猶不能言，菖蒲丸：石菖蒲、人參、麥門冬、遠志、川芎、當歸各一錢，乳香、硃砂各一錢爲末，蜜丸麻子大，每十丸，米飲下。諸病後不能語者，鷄頭丸：雄鷄頭一箇，鳴蟬三箇，俱炙焦，大黃、川芎、甘草各一兩，人參、木通各五錢，當歸、黃芪、遠志、麥門冬各三分爲末，蜜丸小豆大，每五丸，空心米飲下，久服取效。齒遲，因稟氣不足，則髓不能充骨，宜腎氣丸或十全大補湯加知母、黃柏，外用當歸、川芎、芍藥、山藥、沉香、甘草各等分爲末，糁齒齦上，仍可白湯調服。單方：雄鼠屎廿粒，每日用一粒揩齒齦上，至廿一日當生。髮遲，乃血氣不能上榮，蔻蓉丸：肉蔻蓉、川芎、當歸、芍藥、熟地各等分，胡粉減半爲末，蜜丸黍米大，每十丸，黑豆煎湯下，仍磨化抹頭上。已上皆因稟受不足，或因吐瀉後致者，可以補助脾胃，失治必成無辜篤疾。

五硬強直本風證，若兼腹硬兼積醫。

五硬者，頭項四肢強直冰冷，乃因受風邪也。宜小續命湯、烏藥順氣散主之。腹大骨痛不寬者，五積散加烏藥、僵蠶，積消氣和則愈。若心腹俱硬，面青者死。

《幼科證治準繩·五軟·天柱倒》 王先生云：小兒久患疳疾，體虛久不進飲食，患來日久，諸候退，只是天柱骨倒，醫者不識，謂之五軟候，須進金靈

散、生筋散。

《形證論》歌：天柱纔倒道難醫，算來此病非心脾，若患先須因吐瀉，不曾調氣至尪羸。大患傷寒無汗脈，定應妙藥療他遲，無此卒然生此患，又兼不辨四肢肥。身軟難堪頭似石，面紅臀赤臉如緋，此病多應傷腎熱，後來因熱病相隨。肝受熱風天柱倒，但將涼藥與維持，貼須性熱筋方緩，立見溫和請莫疑，吐瀉項軟唯調氣，傷寒柱倒不須醫。

此或傷寒，或吐或瀉，乘虛邪毒透入肝脈，熱邪所侵，是致令筋軟長，或手足軟而不解舉，或項頸軟而不解舉，若有前證，即須涼膈，若吐瀉，則先調胃氣，貼項幷服涼肝膽藥，不可太熱，亦恐過冷。

《壽世保元・諸遲》 論小兒行遲、齒遲、解顱、囟塡、五軟、鶴膝、腎疳、齒豁、睛白多愁，凡此皆因稟受腎氣不足，當以六味丸加鹿茸補之。若因精氣未滿，而御女以通，多致頭目眩暈，作渴吐痰，或發熱作熱，腰腿酸軟，或自汗盜汗，二便澁痛，亦生諸疾，難以名狀。余常用六味丸、八味二丸，及補中益氣之劑加減用之，無不奏效。

一小兒五歲不能言，咸以爲廢人矣，但其形瘦瘁，乃肺腎不足，遂用六味丸加五味、鹿茸，及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兩月餘形氣漸健，將半載，能發一二言，至年許始聲音明朗。

《東醫寶鑑・雜病篇・語遲行遲》 語遲者，五軟中口軟是也。兒在胎時，母有驚怖，驚氣入於心包絡，使心神不足，舌本不通，宜服菖蒲丸。小兒諸病後不能言，宜雞頭丸。一小兒五歲不能言，咸以爲廢人，用六味地黃丸加五味子、鹿茸，及補中益氣湯。將半年，始發一二言，至一年，始語如常。

至行遲者，腳軟是也。氣血不充，骨髓不滿，軟弱不能行。或肝腎俱虛，肝主筋，筋弱不能束骨，宜六味地黃丸。

《嬰童類萃・行遲論》 腎主骨，肝主筋。骨得髓則堅健，筋得血則流通。小兒腳軟行遲，亦稟受胎氣之不足耳。宜滋腎水、益肝氣、養血、補脾之藥，何患乎不行也。啓脾丸間地黃丸服。

《嬰童類萃・語遲論》 腎經之脈絡於肺，而繫於舌本，行血氣，通陰陽，伏行而溫於骨髓也。腎稟胎氣不足，水不能上升以沃心陽，通條肺氣。經云：肺主聲，心爲言，舌乃心之苗，心肺失調，致舌本強，故不能發而爲言也。治當滋腎、益肺、瀉心火，水升火降，陰陽和暢，語言自辨也。

《嬰童類萃・齒遲論》 小兒齒生遲，乃稟受腎氣不足故也。夫齒乃骨之餘，腎氣主之，腎不足則骨髓不充，所以齒生遲也。

《慈幼新書・雜證・行遲》 小兒髓不滿骨，血不榮筋，故軟弱不行，虎骨飲治之，或六味丸加牛膝、五加皮、酒炙鹿茸亦可。若稟受肝氣怯弱，致兩足攣縮，兩手伸展無力，須薏苡仁丸治之。

《慈幼新書・雜證・五軟》 小兒生後，頭項手足肉口皆軟，乃先天諸陽之氣不足也。頭項證，地黃丸服之。甚者，星附膏貼之。手足肉口證，補中益氣湯主之。有因吐瀉之久，囟目頓陷，天柱骨倒，補中加附子治之，地黃丸料兼服之。

余子敬曰：肉軟者，肉少皮寬，口軟者，食少舌舒，皆脾胃之證。又有初生，遍身赤肉，全無皮殼，或有皮如魚胞，如水晶，亦產母脾氣不足所致。無皮者，以粳米粉拌黃土傅之。魚胞水晶者，蜜陀僧碾細末傅之。更有煩赤發熱者，石膏碾細傅之。

《慈幼新書・雜證・五硬》 薛氏曰：五硬者，仰頭取氣，難以動搖，氣壅作痛，連於胸膈，腳手心冷而硬，此陽氣不營於四末也。又曰：手足冷而硬者，獨陽無陰也，難治。若肚筋青急，爲木乘土位，速宜六君子湯加炮薑、肉桂、升麻、柴胡，以復其眞氣。如係風邪客於四末，而令硬冷者，須從驚風證中求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五軟　五軟稟賦不足證，頭項手足口肉肌，地黃丸與扶元散，全在後天調養宜。

註：五軟者，謂頭項軟、手軟、足軟、口軟、肌肉軟是也。頭軟者，項軟無力也。手足軟者，四肢無力也。肉軟者，皮寬不長肌肉也。口軟者，唇薄無力也。此五者，皆因稟受不足，氣血不充，故骨脈不強，筋肉痿弱。治宜補氣爲主，先以補腎地黃丸，補其先天精氣，再以扶元散，補其後天羸弱，漸次調理而五軟自強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五鞕　陽氣不榮成五鞕，仰頭取氣難搖動，手足強直冷如冰，氣壅胸膈牽連痛。小續命湯最爲良，烏藥順氣散極應，若遇肝木乘脾經，加味六君妙無竟。

註：五鞕者，仰頭取氣，難以動搖，氣壅疼痛連胸膈間，手心足心冰涼而鞕，皆由陽氣不榮於四末，最爲難治。重者以小續命湯疏其風，輕者以烏

藥順氣散調其氣。若肝木乘脾，食少氣弱者，加味六君子湯治之，內外交治而證自日瘥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五遲　小兒稟來氣血虛，筋骨軟弱步難移，牙齒不生髮疏薄，身坐不穩語言遲。加味地黃爲主治，補中益氣繼相醫，邪乘心氣菖蒲好，血虛髮遲巨勝宜。

注：小兒五遲之證，多因父母氣血虛弱，先天有虧，致兒生下筋骨軟弱，行步艱難，齒不速長，坐不能穩，要皆腎氣不足之故。先用加味地黃丸滋養其血，再以補中益氣湯調養其氣。又足少陰爲腎之經，其華在髮，若少陰之血氣不足，即不能上榮於髮，巨勝丹主之。又有驚邪乘入心氣，至四五歲尚不能言者，菖蒲丸主之。

《幼幼集成·頭項囟證治》 天柱骨倒：小兒有體肥容壯，不爲瘦悴。孰知形體過肥，中氣愈弱，是盛於外而歉於內也。忽然項軟傾倒者，此肝經風熱也，小柴胡加粉葛、當歸、白芍。

有因久病之後，或泄瀉日久，忽然頸項傾側，名天柱骨倒，最爲危候。速救眞元，十全大補湯加鹿茸。

有小兒生下頸便軟者，胎氣不足也。由稟父之腎元虛敗，峻補先天，其庶幾矣，補腎地黃丸與六君湯間服。

天柱骨倒之證，雖則三條，總係眞陽大敗之候，爲小兒之惡證。保救眞元，是其大要，外以生筋等藥貼之可也。

《幼幼集成·五軟五硬》 小兒有五軟五硬之證，乃胎元怯弱，稟受先天陽氣不足，不耐寒暑，爲六淫氣犯，故爾五軟見焉。五軟者，頭項軟、身體軟、口軟、肌肉軟、手足軟也。然頭項軟，肝腎病也。肝主筋，腎主骨，肝腎不足故頭項軟而無力。手足軟，脾胃病也。脾主四肢，脾胃不足，故手軟懶抬，足軟慵步也。身體軟，陽衰髓怯，遍身羸弱而不能立也。口軟者，虛舌出口而懶於言也。肌肉軟者，肉少皮寬，肌體虛尪也。總由先天不足，宜地黃丸以補肝腎，而更重在脾胃。蓋脾胃爲五臟六腑之化源，宜大補其脾胃，補得脾胃一旺，則諸臟受蔭，諸軟之證，庶幾可愈。

五硬者，手硬、腳硬、脛硬、肉硬、頸硬也。仰頭取氣，難以搖動，氣壅疼痛，連於胸膈，手心足心冰冷而硬，此陽氣不榮四末也，爲獨陰無陽，難治。若肚筋青急，乃木乘土位，宜六君子湯加薑、桂、升麻、柴胡，以補脾平肝。若面青而小腹硬者不治。

《張氏醫通·五遲五硬五軟》 五遲者，立遲、行遲、齒遲、髮遲、語遲是也。蓋腎主骨，齒者骨之餘，髮者，腎之榮。若齒久不生，生而不固，髮久不生，生則不黑，皆胎弱也。良由父母精血不足，腎氣虛弱不能榮養而然。若長不可立，立而骨軟，大不能行，行則筋軟，皆肝腎氣血不充，筋骨痿弱之故。有肝血虛而筋不榮膝，膝蓋不成，手足拳攣者。有胃氣虛而髓不溫骨，骨不能用而足脛無力者，並用地黃丸爲主。齒遲加骨碎補、補骨脂。髮遲加龜版、鹿茸、何首烏。立遲加鹿茸、桂、附。行遲加牛膝、鹿茸、五加皮。語遲之因不一，有因妊母卒然驚動，邪乘兒心不能言者。有稟父腎氣不足而言遲者。有乳母五火遺熱，閉塞氣道者。有病後津液內亡，會厭乾涸者。亦有脾胃虛弱，清氣不升而言遲者。邪乘兒心，菖蒲丸。腎氣不足，地黃丸加遠志。閉塞氣道，加味逍遙散。津液內亡，七味白朮散。脾胃虛弱，補中益氣湯。若病久或五疳所致者，但調補脾胃爲主。五硬者，仰頭哽氣，手腳心堅，口緊肉硬，此陽氣不榮於四末，獨陽無陰之候。若腹筋青急者，木乘土位也，六味丸加麥冬、五味。若係風邪，小續命去附子。五軟者，頭項手足口肉皆軟，胎稟脾腎氣弱也。若口軟不能嚼物，肉軟不能輔骨，必先用補中益氣以補中州。若項軟天柱不正，手軟持物無力，足軟不能立地，皆當六味丸加鹿茸、五味，兼補中益氣。二藥久服，仍令壯年乳母哺乳，爲第一義。

《活幼珠璣·頭項》 久病而項軟者，名天柱傾倒，危證也。當大補氣血，八物湯主之，間以僵蠶末調服。

小兒生下即項軟者，此胎氣不足也，地黃湯主之。

小兒無病忽項軟者，此肝熱有風，瀉青丸主之。

《活幼珠璣·形聲》 髮久不生，及生而稀黃者，皆腎氣不足也，地黃湯主之。行遲者，肝腎虛也，蓋肝主筋，肝虛則筋弱而不能束，腎主骨，腎虛則骨弱而不能堅，故軟弱不能行也。又有腳細者，稟受不足也，血氣不充，故肌瘦骨露鶴膝。亦有大病後，手足羸弱，驚風後，手足痿緩者，並以加味地黃丸治之。

語遲者，由胎中母受驚邪，邪氣乘心，兒感邪氣，心神不足，不能榮舌，故語遲也，菖蒲丸主之。

驚風後不語者，痰迷心竅也，菖蒲丸加膽星主之。

凡吐瀉及大病後，雖有聲而不能言，又不能進藥，此非失音，乃腎怯不能上接於陽也，地黃丸主之。

猝暴寒涼，語聲不能出者，此肺受風邪也，加味瀉白散主之。

頭顱病分部

綜　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解顱候》　解顱者，其狀小兒年大，囟應合而不合，頭縫開解是也。由腎氣不成故也。腎主骨髓，而腦爲髓海，腎氣不成，則髓腦不足，不能結成，故頭顱開解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囟填候》　小兒囟填，由乳哺不時，饑飽不節，或熱或寒，乘於脾胃，致腑臟不調，其氣上衝所爲也。其狀囟張，如物填其上，汗出，毛髮黃而短者是也。若寒氣上衝即牢韌，熱氣上衝，即柔軟。又小兒脇下有積，又氣滿而體熱，熱氣乘於藏，藏氣上衝於腦囟，亦致囟填。又欬且啼而氣乘藏上衝，亦病之。啼甚久，其氣未定，因而乳之，亦令囟填。所以然者，方啼之時，陰陽氣逆上衝故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囟陷候》　此謂囟陷下不平也。由腸內有熱，熱氣熏臟，臟熱即渴引飲而小便泄利者，即腑臟血氣虛弱，不能上充髓腦，故囟陷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治小兒解顱方：熬蛇蛻皮，末之，和豬頰車中髓，傅頂上，日三四度。

又方　豬牙頰車髓，傅囟上，差。

治小兒腦長解顱不合，羸瘦色黃，至四五歲不能行，半夏熨方。

治小兒解顱，生蟹足傅方。

治小兒解顱，三物細辛傅方。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小兒囟陷：灸臍上下各半寸及鳩尾骨端，又足太陰，各一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囟不合諸方》　夫小兒囟不合者，此乃氣血少弱，骨本不榮故也。皆由腎氣未成，肝肺有熱，壅熱之氣，上衝於腦，遂令頭髮乾枯，骨髓不足，故令囟不合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解顱》　論曰：腎主身之骨髓，腦爲髓海，腎氣和平，則骨髓充足，骨髓充足，則顱囟圓成。若腎氣不足，則骨髓不充，年雖長大，頭縫尚開，故名解顱，亦名囟解。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囟陷》　論曰：人之冲氣，內圍于胃，上通囟頂。小兒胃氣冲和，則腦髓充成，囟頂漸合。若胃熱熏烝府藏，則渴而引飲，因致泄利，令府藏血氣虛弱，不能上充髓腦，所以囟陷也。

《小兒藥證直訣》　解顱　年大而囟不合，腎氣不成也。長必少笑，更有目白睛多，眺白色，瘦者，多愁少喜也。餘見腎虛。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腎》　腎氣盛者，囟小而合早，牙齒早生；腎氣怯者，解顱而囟不合，牙久不生，生則不固，面慘，目睛多白。腎主骨髓，腦爲髓海，怯則腦髓不成，故囟解而不能結解也。顱不差，而百病交攻，極難將護，此最爲大病矣。又腎主骨，牙乃骨之餘，怯則牙久不生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解顱證治》　小兒年大，頭縫開解而不合也。腎主髓，腦爲髓海，腎氣有虧，腦髓不足，所以頭顱開而不能合。凡腦髓欠少，如木無根，不過千日，終成廢人，姑與錢氏地黃圓。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囟陷證治》　始因臟腑有熱，渴引水漿，致成泄利，久則血氣虛弱，不能上充腦髓，故囟陷如坑，不得平滿。狗頭骨炙黃爲末，雞子清調傅之。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囟填證治》　囟填者，囟門腫起也。脾主肌肉，乳哺不常，饑飽無度，或寒或熱，乘於脾家，致使腑臟不調，其氣上衝，爲之填脹，囟突而高，如物堆垛，毛髮短黃，自汗是爾。若寒氣上衝，則牢韌，熱氣上衝則柔軟。寒者溫之，熱者涼之，劑量重輕，兼與調氣。小兒肝盛，風熱交攻亦然，未易退癒。

《幼幼新書·解顱》　《嬰童寶鑑》：小兒客風傷腑，即顱骨解囟。

《大萬全方》小兒頭病方論：小兒有解顱候，有囟不合候，有囟陷候，此

三者大同而小異也。解顱者，謂小兒年長而頭顱開解也。夫腎主骨，今骨不合，頭縫開解，此腎氣不成故也。其囟不合與囟陷，雖因臟腑有熱，熱氣上衝，致囟或不合或陷，然亦本於腎氣不足也。

《玉訣》小兒骨氣所傷候歌：解顱鶴膝腑傷風，囟腫因驚胃氣攻。語澀行遲胎氣促，筋拳瞪目是肝風。

此患當先行風氣，利膈下涎，次和臟腑，即無誤也。

《幼幼新書·囟填》《石壁經》三十六種積熱囟虛腫候歌：積聚脾中熱不通，致令面赤口唇紅。胸高夜嗽多膜脹，休使流傳肺有風。喉裏作聲涎上壅，囟門腫起熱來衝。但教涼膈安靈府，能使三朝速有功。

積有冷熱，皆能作腫。冷則糞白，或酸臭氣衝人，亦有蟲出，其食物皆不能化，腹脹滿而多困，喉中亦鳴也。熱則使多渴，其糞赤色，面亦黃赤，口內臭氣，亦蟲出。各看其證候調治，且須分水穀去積，并調氣。冷則溫脾胃，熱則去其熱，化涎止渴。囟陷則冷也，腫則熱也。《鳳髓經》此候歌括一同，有注云：宜與金華散。

《石壁經》三十六腫積熱囟虛腫候云：此候宜將時氣門中三十六種除濕散濃煎，桑白皮湯下。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積熱囟虛腫歌一同。後云：此候肺熱生風，涎鳴囟腫，將白丁香膏一二服，或南星圓一二服，便退。

《秘要指迷論方》：凡小兒生下一月日內，或囟門腫，此乃受胎熱氣，即用黃柏膏塗於足心湧泉穴。如陷，即用半夏膏塗手心。此乃嬰兒腎流受冷氣，邪乾心，致令病生。黃柏、半夏皆爲末，皆冷水調貼。

《醫說·小兒門·小兒解顱》 小兒解顱，曾有人作頭巾與裹，遮護之久而自合，亦良法也。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解顱》 頭顱初見如開解，腎弱元虛大可憂，補腎調元是良藥，投之不應定難瘳。

《活幼心書·議明至理》 議虛實　夫人之資質，稟賦父母精氣血脈，渾樸胞胎，調攝鞠育，凡兒變蒸之後，其形可知。是以顱囟未合，筋骨柔弱。顱囟青筋，脈虛不榮。顱囟常坑，滑泄便便。顱囟腫起。風痰不止。顱囟久冷，吐利清青。顱囟虛軟，癲癎不免。顱囟區闊，暴瀉易脫。顱囟喎長，風作即亡。顱開連額，驚風易得。顱囟未完，怕熱怯寒。顱囟緩收，胎氣不周。顱囟動數，神昏氣弱。顱囟寬大，受疾恐害。顱囟者，乃精神之門戶也，關竅之橐籥也。上下相貫，百會相通，七孔應透，五臟所藉，泥丸之宮，魂魄之穴。氣實則合，氣虛即開，良由長大不可不合。醫者一見，當知其可否用藥。凡兒有顱囟未合，受病沈重者，愼勿將作尋常，審思施治，猶恐得失，何況冥然妄投丸散。

《田氏保嬰集·解顱》 治法：宜用生乾地黃散。

《金匱鈎玄·小兒科·解顱》 乃是母氣虛與熱多耳。

戴云：即初生小兒，頭上骨未合而開者。

右以四君子湯、四物湯，有熱加酒芩，炒黃連，生甘草煎服，外以絹帛繫緊，用白斂末敷之。

《普濟方·嬰孩頭眼耳鼻門·解顱》 小兒解顱者，囟大，頭縫不合如開解，故曰解顱也。皆由腎氣不成故也。腎主骨髓，而腦爲髓海，腎氣不成，則腦髓不足，故不能合也。凡得此者，不遠千日，其間亦有數歲者，乃廢人也。人乏腦髓，如木無根故也。此乃無辜之疾，設有此證，亦不可束手待斃也。宜依錢氏以補其腎，萬一有可生之理，宜服地黃丸。解顱生下而囟不合，腎氣不成也。長必少笑，更有目白睛多，眩白色瘦者，多愁少悅也。

《全嬰方》云：夫解顱者，小兒頭骨不合，腦縫開解，囟大青筋，面色黃白，多愁少悅，易爲傷犯。蓋受父母之精氣不足，則髓海不強，不能充於骨也。今兒腎氣不成，腎氣主骨髓，腦爲髓海，故腦骨開解也。

《寶鑑》云：父精不足，頭骨不合，顱開。母氣衰微，極其體虛，而骨極其開。有如因驚風或傷風身熱不退，被風邪所攻，腦骨開大，頭重舉，夭傷多矣。又因打火地震，亦令兒頭開，經驗有此病者，便作頭巾長裹之，不使之舒展，更用治方，久而愈。

《全幼心鑑·解顱》 小兒解顱者，乃兒頭骨開解，此謂解顱。因母懷胎五個月，被火風、雨、雹、雷、電驚胎，令兒生下顱骨解開也。

小兒顱囟未合，乃氣虛所致，勿視爲尋常。

《全幼心鑑·解顱鶴膝》 小兒解顱者，多因胎氣不全，血衰筋弱，故頭作縫，久則骨中昏昏蒸作，肉乾皮黑，傳鶴膝矣。

小兒稟氣不足，肌肉不充，肢體柴瘦，骨節皆露，如鶴之腳，名爲鶴節。

囟腫或陷：初生小嬰孩，惟怕囟門開，胎風憂囟腫，囟陷亦多災。

囟門低陷：囟陷形容瘦，頻傷乳所爲，瀉青黃白水，嘔吐困難醫。

囟門腫起：囟腫青筋，嗞煎又怕驚，吐涎幷嘔乳，風引動雙睛。

囟腫頭大：囟腫頭皮急，風攻腦縫開，縫開頭必大，筋緩頸難抬。

囟門開大：囟大頭成縫，胎中母氣衰，父精因不足，肌體致尪羸。

頭顱初見如開解，腎弱元虛大可憂，補腎調元是良藥，投之不應定難瘳。

解顱鶴膝腑傷寒，囟腫因驚胃氣攻，語澀行遲胎氣促，釣目定視肝臟風。

受氣不完頭作縫，無時溫壯證多端，臉青目碧唇乾白，頻哏胎中胃受寒。

身體漸羸又髮落，手拳腳縮旋枯乾，傳成鶴膝皮焦黑，血絕筋衰治轉難。

《醫學正傳·小兒科·吐瀉附證》 小兒解顱，頭縫不合也。因母氣虛與熱多也。錢氏曰：生下而顱不合，腎氣未成也。雖長，必少笑，更有目白睛多，面㿠白色，瘦者多愁少喜也。《丹溪》用四君子湯合四物湯，有熱加黃連酒炒煎服，更以帛緊束，及以白斂末敷之。

《幼科發揮·胎疾》 一兒解顱，未一歲，認字念書，父母甚愛之。予曰：此兒胎稟不足，腎虛顱解，眞陽弱矣。聰慧早發，眞陽泄矣，恐遺父母憂。未一歲而發搐死。

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予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顱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

《片玉心書·頭項門》 囟門下陷者，此因久病，臟腑虛弱，氣不上行，故下陷如坑，參苓白朮丸主之。已成疳者，集聖丸主之。

囟門開而不合者，此腎氣有虧，名曰解顱，乃惡病也。宜內服地黃丸，外用封囟法。

《育嬰秘訣·腎臟證治》 兒本虛怯，由胎氣不成，則神不足，目中白睛多，其顱即解，色㿠白，此皆難養。或有因病而致，非腎虛也，此屬病之證也。

《保嬰撮要·解顱囟填囟陷》 錢仲陽云：小兒解顱，或久不合者，因腎氣有虧，腦髓不足，故兒多愁少喜，目睛多白而身瘦。蓋人之腦髓，如木無根，有數歲而成廢人者。服錢氏地黃丸，更用南星微炮爲末，米醋調，傅緋帛，烘熱貼之。其柏子仁散、三辛散、封囟散俱效。夫腎主骨，腎氣實則腦髓充而囟早合，骨脈盛而齒早生。腎氣怯則腦髓虛而囟不合，此由父母精血不足，宜用地黃丸補之，若在乳下，當兼補其母，更以軟帛緊束其首，使其易合。皆虛火上衝，當調補脾腎爲善。囟塡囟陷，亦因所稟腎氣不足，及乳哺失宜，脾胃虧損所致。夫脾主肌肉，氣逆上衝而爲塡脹，元氣下陷而爲囟陷也。幷用補中益氣湯，地黃丸，及用狗頭骨炙黃爲末，以雞子清調敷囟門。亦有瀉痢，氣血虛，脾胃不能上充者，亦用前法。若手足並冷，前湯加薑、桂，未應，虛寒甚也，急加附子，緩則多致不救。

治驗

一小兒顱解足軟，兩膝漸大不能行履，用六味地黃丸加鹿茸治之，三月而起。

一小兒十四歲解顱，自覺頭大，視物昏大，畏日羞明，此稟賦腎氣怯弱，用六味丸加鹿茸，及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萸，半載愈，二載而囟合。既婚之後，仍覺囟門開解，足心如炙，喜其斷色慾，薄滋味，日服煎藥二劑，三載而愈。後入房兩腿痿軟，又教以服前丸，守前戒而愈。

一小兒年十四歲而近女色，發熱吐痰。至有室，兩目羞明，頭覺脹大，仍不斷慾，其頭漸大，囟門忽開。用地黃丸、益氣湯之類，斷色慾，年餘而愈。

一小兒年十三歲，患前證，內熱晡熱，形體倦怠，食少作渴，用六味丸加鹿茸補之，不越月而痊。

一小兒吐瀉發熱，囟陷作渴，用七味白朮散，母子並服而愈。

一小兒久病發熱，其囟或陷或塡，手足或溫或冷，余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荆子、炮薑治之而安。

一小兒囟陷吐瀉，手足並冷，用白朮散加木香、炮薑治之而愈。後傷食腹痛，手足復冷，用六君、炮薑治之。更加昏憒，口角流涎，此脾胃虛寒之甚也，急加附子遂愈。

一小兒病後，其囟或陷或塡，此脾胃虛熱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荆子、炮薑、木香治之而囟平，但作瀉口乾，用白朮散以生胃氣而愈。

《醫學綱目·小兒部·囟填》 湯：小兒囟塡，其狀囟高大如物塡其上，汗出，毛髮黃而短是也。若寒氣上衝則牢韌，頭瘦起腫硬乃牢韌昂。熱氣上衝則柔軟。又小兒歲有積熱氣上衝於腦，亦致囟塡，而又肝盛風熱衝上而成此疾也。《玉環集》歌曰：囟門腫起定爲風，此候應須也不中，或若如坑如盞足，七日之間命必終。

《嬰童類萃·解顱論附囟填囟陷》 腎主骨髓以藏精，故腦爲髓海，乃人

之根本也。解顱者，原兒稟受胎氣不足，腎氣衰弱，其囟常開而不合，名曰解顱。《寶鑑》云：父精不足，則頭叵而囟開，母氣衰微，則體虛肉瘠。其兒目睛皖白，多愁少喜，精神困憊。有此證者，兒多不壽。宜早用溫補之藥治之。又有囟塡、囟陷二證。經云：寒氣上冲則牢韌，熱氣上冲則浮腫。或吐瀉脾虛，元氣暴脫，其囟陷而凹；或風邪內畜，鬱熱上攻，囟腫而凸。二證俱爲惡候，急用散驚，隨其寒熱而治之。休視小疾，否則不可救矣。

寒證，益脾、溫胃、散驚爲主。

熱證，消風、清熱、鎮驚爲主。

《幼科金針·解顱》 顱解嬰兒腎氣衰，囟門不合瘦形骸。急須助腎扶元本，免使三年父母哀。

解顱者，上下囟門不合，乃腎氣不足故也。人有腦髓，猶樹有根，凡得此證，不過千日，必成廢人。須用天南星微炮，焙爲末，米醋調敷於帛上，烘熱貼之，亦是良法。以調元地黃湯治之，再以三辛散封囟門甚妙。

《幼科金針·囟陷囟填》 囟門腫陷眞惡候，用藥無非僥倖圖。總有丹丸堪療治，世間能有幾扁陀。

小兒囟門腫陷，因病而得之者爲絕證。無恙而先腫先陷者，爲陷塡也。

《慈幼新書·雜證·囟》 囟陷者，血氣虛弱不能上衝腦髓，或因泄利下陷不得平滿，總以狗頭骨炙黃爲末，入雞子清調傅之。

囟塡者，乳哺不調，致傷寒熱，逆氣衝塡，突然高起，毛髮短黃，顫惕自汗。寒氣則牢韌不已，熱氣則柔軟不支。寒者溫之，熱者涼之，兼調其氣，而折其逆，自無不愈。

囟解者，小兒年大，頭縫開解不合，由腎氣不足，腦髓空虛，如樹無根，豈堪培養。斯時也，惟以六味地黃加龜板爲丸，空心溫水服之，外用防風、柏子仁去油爲末，乳汁調塗。或以華陰細辛、肉桂、乾薑爲末，乳汁調傅，亦多有效。

《誠書·論解顱》 囟開與解顱有分乎？曷爲無分也，生下不合者，囟開也。及向不開或病後額上頭骨縫開至囟者，乃血虛腎敗所致也，骨髓一傷，其能久乎？縱得苟安，必身痿、氣穢、面黧、齒腐而成錮疾。所貴圖治者，于手按方覺猶可，若開路得以外視，危矣。一論治兒囟常令暖，寒能致死。

《誠書·論囟不合或陷或填》 生下有囟不合者，皆由胎氣不足，骨力軟弱，營衛不調，或肝肺二經鬱熱上冲于腦，故耳有云父精不足。錢仲陽論梢長不合者，腎氣不成，長必少笑，目白睛多，肌瘦多愁。至于或吐或瀉之後，厥熱煩渴，其囟即陷矣，此元氣受虧，胃虛脾困之極，急宜扶元固眞。倘與枕骨並陷，則百不能救一。至于月內腫起者，名曰囟塡，此胎受熱氣，以黃柏膏塗湧泉穴，以半夏膏塗手掌心。若月外忽腫者，亦因乳哺傷脾，蓋脾主肉，能令腫。有患風熱傷肝，蓋肝屬木，木鬱思達，亦令腫。至于肺熱生風，蓋主皮毛，亦令囟腫毛焦。然此皆危證，所以《玉環歌》曰：囟門腫起定爲風，此候應須也不中，或若如坑如盞足，七日之間命必終。《石壁經》以涼膈安靈主治。曾氏云有陰陽二證，蓋不獨主熱也，堅硬爲陰，紅軟爲陽，即《寶嬰書》云：寒氣上冲則牢韌，熱氣上冲則柔軟。皆此意也。醫余世業，在昔高曾居禾郡，遂甲禾中，嗣後先王父徙梅里，即爲里中指推，迨先君而嚮風者凡數郡。傳至于余而二十一世矣，故凡生下胎臍、口唇、喉、顱囟諸證，悉遵先人遺訓，更費苦心云爾。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解顱　小兒解顱最堪憐，先天有損腦髓乾，面色皖白形瘦弱，二目多白若愁煩，補腎地黃丸堪服，補陽扶元散爲先，更有封囟散極效，臨時攤貼保安然。

注：解顱者，乃囟大骨縫不合也。蓋腎生髓，腦爲髓海，腎氣有虧，腦髓不足，亦如花木無根。現證面色皖白，形體瘦弱，目多白睛，悲愁少笑。治宜補養腎氣爲主，先以補腎地黃丸滋補其陰，再以扶元散補養其氣，外用封囟散攤貼之，則精血稍充，或可轉危爲安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囟陷　小兒緣何囟下陷，瀉久脾虧虛弱見，面目青黃四肢涼，六脈沉緩神慘淡，補中益氣湯最宜，固眞湯進有奇驗，外用烏附膏攤貼，溫中理脾功無限。

注：小兒藏府有熱，渴飲水漿，致成瀉痢，久則脾氣虛，寒不能上充腦髓，故囟陷成坑，名曰囟陷。現證面目青黃，四肢逆冷，六脈沉緩，神氣慘淡。先以補中益氣湯升提其氣，再以固眞湯溫補其脾，外用烏附膏攤貼於陷處極效。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囟塡　囟門腫起氣上衝，其間虛實要分明，毛髮憔悴頻頻汗，胸高氣促口唇紅，肝盛瀉青丸最效，裏熱連翹飲堪行，因表防風升麻劑，鞭冷屬陰用理中。

注：囟塡者，謂囟門腫起也。蓋因乳哺無度，或寒或熱，乘於脾經，致使藏府不調，其氣上衝，爲之塡脹腫突。現證毛髮憔悴，頻頻出汗，胸高氣促，口唇色紅，須分虛實治之。肝氣盛者，瀉青丸主之。裏熱盛者，大連翹飲主之。因表者，防風升麻湯主之。堅韌不熱者屬陰，理中湯主之。

《張氏醫通·解顱》 有至七八歲或十四五歲，氣血既盛而自合。若縱恣色慾，戕賊眞陰，終焉不壽。此證若在乳下，當兼補其母，更以軟帛束緊兒首，使其易合。亦有囟陷囟塡，俱屬賦稟不足，或五疳久病，元氣虧損，瀉利氣虛，脾氣不能上充所致者，補中益氣及十補丸。若手足並冷，前湯加薑、桂，不應，虛寒之甚也，急加附子，緩則不救。

《幼幼集成·頭項囟證治》 經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小兒頭囟之證，多由脾胃而得。又頭爲六陽所會，七竅居焉，故小兒之頭，四時宜涼，但見頭熱，即有病生，宜預防之。解顱者，謂頭縫開解而顱不合也。是由稟氣不足，先天腎元大虧。腎主腦髓，腎虧則腦髓不足，故顱爲之開解。然人無腦髓，猶樹無根，不過千日，則成廢人。其候多愁少喜，目白睛多，面皖白色；若成於病後者，尤凶。宜久服地黃丸，外用封囟法。

囟腫者，囟門腫起也。脾主肌肉，若乳哺不常，饑飽無度，或寒或熱，乘於脾家，致使臟腑不調，其氣上衝，爲之塡脹，囟突而高，如物堆垛，毛髮短黃，骨蒸自汗。然亦有寒氣衝上而腫者，則牢靭堅硬；熱氣衝上而腫者，則柔軟紅色。然寒腫者十之一，熱腫者十之九。更有因包裹嚴密，蓋覆過厚，陽氣不得外出，亦令赤腫，皆用封囟法。熱腫者瀉青丸，寒腫者參蘇飲。

囟陷者，有因泄瀉久而氣血虛弱，不能上充髓腦，故下陷如坑。此乃胃虛脾弱之極，宜急扶元氣。若與枕骨同陷者，百無一救。此中有稟受父精不足，母血虛羸而陷者，有因久病而陷者，然枕陷尤甚於囟陷。二者皆因腎元敗絕之證也，俱參苓白朮散，或八味地黃丸。

《筆花醫鏡·兒科證治·解顱龜胸龜背》 解顱者，腦蓋未滿，頭顱不合，中陷而四角起，如古錢之形。此先天不足所致，暑月服六味地黃丸，冬春之月補天大造丸，俟氣血漸充，則自合矣。

《活幼珠璣·頭項》 小兒之頭，四時要涼，但見頭熱，即有病生，可預服抱龍丸，退熱，疏風瀉青丸主之。

頭忽腫大，青筋顯露者，此髓熱也，瀉青丸主之。

囟門腫起者，因積熱在內，其氣上冲，宜退熱疏風，瀉青丸、抱龍丸主之。

囟門下陷者，因病久臟腑虛弱，氣不上充，故下陷如坑也，參苓白朮散主之。或成疳疾，集聖丸主之。

囟門開解，四破不合者，證名解顱，此腎氣虧也，夭者多矣。治宜大補腎水，內服地黃湯，外用封囟法，取天南星微炮爲末，米醋調攤絹帛上，烘熱貼之，以合爲度。

龜胸龜背分部

綜述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龜胸諸方》 夫小兒龜胸者，緣肺熱脹滿，致使胸高如龜。又云：多食熱奶，亦能致此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龜背諸方》 夫小兒龜背者，由坐而稍早，爲客風吹著脊骨，風氣達於髓，使背高如龜之狀也。

《小兒藥證直訣》 龜背龜胸　肺熱脹滿，攻於胸膈，即成龜胸。又乳母多五辛亦成。

兒生下，客風入脊，逐於骨髓，即成龜背。治之以龜尿點節骨。取尿水法：當蓮葉安龜在上，後用鏡照之，自尿出，以物盛之。

《幼幼新書·龜胸》 張渙論：凡乳母乳兒，當捏其宿乳。夏常洗乳淨，捏去熱乳。若食兒飲熱乳，損傷肺氣，胸高脹滿，令兒胸高如龜，乃名龜胸。

《幼幼新書·龜背》 張渙論：嬰兒生後一百八十日，始髓骨成，方能獨坐。若強令兒坐，坐之太早，即客風寒，吹着兒背及脊至骨，傳入於髓，使背高如龜之狀，乃曰龜背。宜松蕊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龜胸論》 小兒有龜胸者，因乳母有宿乳惡汁，不捻去之，仍以飼兒，忽遇風熱邪毒相干乘，傷於肺經，致肺氣滯停，重壅胸膈，

骨漸高起，狀如龜殼，故曰龜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龜背論》 小兒有龜背者，由兒在嬰小時髓骨未成，強令獨坐，則背隆阜。而偶爲風邪干襲，與血氣相搏，入骨髓壅滯不散，致背高隆起，若龜殼之狀，故曰龜背。又名隆背。如駝有峰塊起者，是名駝背。乃胎孕之病，不可不治。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龜胸證治》 胸高脹滿，其狀如龜，此肺經受熱所致也。乳母酒麵無度，或夏月熱煩，熱乳與兒得之，或乳母多食五辛亦成此候。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龜背證治》 嬰兒生下，不能護背，客風吹脊，入於骨髓致之。或小兒坐早，亦致傴僂背高如龜背矣。然此多成痼疾，間有灼艾收功。肺俞穴，第三椎骨下兩傍各壹寸半。膈俞穴，第柒椎骨下兩傍各壹寸半，以小兒中指中節爲壹寸，艾炷如小麥大，但叁伍壯而止。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龜胸》 無端唇口忽然紅，心肺因痰飲聚中，風熱乘之加喘急，形如覆掌號龜胸。

《活幼心書・活幼心論・龜胸》 嘗論此候，因風痰停飲，聚積心胸，再感風熱。肺爲諸藏華蓋，居於膈上，水氣泛溢則肺爲之浮，日久凝而爲痰，停滯心胸，兼以風熱內發。其外證唇紅面赤，咳嗽喘促，致胸骨高如覆掌，名曰龜胸。治法：寬肺、化痰、利膈，以除肺經痰飲，先用五苓散和寬氣飲，入薑汁葱湯調服，次清肺飲，雄黃散、碧玉圓，如意膏爲治。若投前藥愈而復作傳變，目睛直視，痰涎上壅，兼以發搐則難治矣。龜背者，蓋初生嬰孩未滿半周，強令坐早，客風吹著背脊，傳入於髓，故令背高如龜之狀，名曰龜背，終成痼疾，何以爲治。

《丹溪心法・龜胸》 龜胸：蒼朮、酒柏、酒芍藥、陳皮、防風、威靈仙、山查、當歸，痢後加生芐。

《醫學正傳・小兒科・吐瀉附證》 龜胸，乃肺熱脹滿，攻于胸膈即成龜胸。又乳母多食五辛熱物亦成此證，宜瀉白散加黃芩。

《片玉心書・形聲門》 龜胸者，其胸高腫，狀如龜樣，此肺熱也。加減葶藶丸主之。

龜背者，坐卧傴僂，狀如龜背，由客風吹脊入于骨髓，此證多成痼疾。間有灸肺俞二穴，第三椎骨節下兩旁各寸半、膈俞穴，第七骨椎下兩旁各寸半，如此而收功者，然未盡見效也。以枳殼丸主之。

《保嬰撮要・龜胸龜背》 此多因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風邪所乘，或痰飲蘊結，風熱交攻而致。法當調補脾肺爲主，而以清熱消痰佐之。若因乳兒膏粱厚味者，當以清胃散治其母，子亦服少許。

《赤水玄珠・幼科・龜胸龜背門》 古方皆屬之於肺，謂受邪喘久所致。又乳母多食辛熱，貽毒於兒，感之於肺，由肺脹大而胸高滿如龜狀也。蓋胸膈之上，乃肺之分野，又肺主皮毛，若背受風邪，客於脊骨，故背高而僂傴。又或兒坐太早，亦能致之。然此多成痼疾，考之古法，惟有百合丹、枳殼防風丸，及灸肺俞、膈俞二穴而已，別無治法。

《嬰童類萃・龜胸論》 小兒龜胸者，其胸骨高凸脹起，形如龜胸，故以名之，乃肺經鬱熱而生。此證皆因乳母恣啖五辛煎炙厚味而有此。亦有乳母氣鬱而不得伸越，憂憶之乳兒，亦生此證。或夏月受暑飲冷，當風取涼，此乳兒亦生此證。宜審其病情而治之，日久不治成痼疾矣。

《嬰童類萃・龜背論》 背爲陽，腹爲陰，五臟之俞諸穴皆在背。乳母不善調護，當風脫衣，其背爲客風所中，失於解散，寒氣入骨俞，故背高起如龜形，故曰龜背。或兒小骨嫩，坐令大早，亦令傴僂。須早治之，免成痼疾。

《幼科金針・鷄胸龜背》 鷄胸肺脹痰溢膈，龜背還從風氣吹，隨源逐本明斯候，雖係沉疴可挽回。

鷄胸者，乃感冒風邪，入於肺經，未得發散，以致風痰積聚，心胸不得流暢，肺熱脹滿，攻於膈上矣。夫肺朝百脈，人之呼吸隨氣以出入，吸則氣入，葉舉而胸高，呼則氣出，葉隨而胸低，所以久嗽氣逆，入多而出少，致胸高如鷄胸之狀。又有乳母多食五辛而成者，均服鷄胸丸，枳殼防風丸，隨佐以清肺飲斂之。如目直上視，痰涎上壅而發搐則難治。龜背者，初生小兒，未及半週，強令早坐，遂使客風吹背，傳入骨髓，挾乎肺熱，則坐卧傴僂，背猶龜也。古方雖有龜尿點治之法，亦終成痼疾而不治矣。

《誠書・論龜胸》 胸高脹滿，形如覆掌，此肺經受熱所致。肺爲諸臟華蓋，居于膈上，水氣泛溢則肺爲之浮，日久痰滯，風熱相兼，或乳母酒麵無度，五辛不禁，夏月煩躁，熱乳與兒，唇紅面赤，咳嗽喘促，溏泄蒸熱，由積成疳，由疳而成龜胸者。察機于早，可以圖治，疾染一深，危矣。

《誠書・論龜背》 五臟系于背，五臟受過而成五疳，久則蟲蝕脊髓，背骨

若折而高露如龜矣，厥病若此，能不危乎？有論未半周，早坐傴僂，客風吹脊，入于骨髓，背高如龜，遂成鼢疾。

《張氏醫通・龜胸背》 龜背者，由兒生下，風客於脊，入於骨髓，小續命去附加防風。龜胸者，因肺受濕熱，攻於胸膈，龜胸丸，並用龜尿點其骨節，多有得愈者。蓋小兒腠理不密，風邪乘之，或痰飲蘊熱於肺，風熱交攻而致。或坐早，風入骨髓，治用上法。若稟受肝腎虛熱，六味丸。腎氣不足，八味丸，背加鹿茸，胸加龜甲。治之貴早，遲則不驗。

《幼科鐵鏡・龜胸》 由感風熱，凝注爲痰，停心滯胸，咳嗽喘促，肺氣脹滿，攻于胸膈，漸成龜胸。或乳母過食辛辣，夏哺熱乳，亦成此證。治宜寬氣化痰丸。

《幼科直言・龜胸龜背》 龜胸者，胸前之骨高起而作痛。龜背者，腰中之骨拱起，又名曰龜背痰。皆因稟受胎氣不全，借感風濕，風熱而生痰入肺。其證胸喘，痰涎，氣壅，如是者作二三月，其病方定，前高後弓。此亦因人家風水墳墓之由來也。治法先宜清痰利氣之藥，然後養脾固肺。主一身之經絡，服藥止可救其性命，不能愈其殘疾也。發熱，胸喘，痰壅初起，宜用利肺湯，小兒兼服錠子幷抱龍丸。外證漸減，有痰熱者宜用清肺飲。咳嗽氣壅，前證已退者，宜用固金湯，兼用健脾肥兒丸。單龜背，痰胸已定者，乃先天腎氣不全，宜用加味地黃湯。單龜胸，氣壅已平，當保肺健脾，宜用加味四物湯，兼服肥兒丸。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龜胸　肺積痰熱病龜胸，胸骨高聳若龜形，氣急喘咳體羸瘦，寬氣百合酌量行。

注：龜胸一證，多因小兒飲食不節，痰熱熾盛，復爲風邪所傷，風熱相搏，以致肺經脹滿，攻於胸膈，高如覆杯。現證咳嗽喘急，身體羸瘦。治宜清肺化痰爲主，先以寬氣飲開其氣道，再以百合丹除其壅滯，肺熱清而脹滿自除矣。

《幼幼集成・龜胸龜背證治》 龜胸者，胸高脹滿，形如覆掌。多因乳母多服五辛酒麵、炙煿之類，或夏月熱乳宿乳與兒。蓋兒肺氣最清，爲諸臟華蓋，日久痰滯，則生風熱，肺受火邪，則胸骨脹起。痲痘之後，多有此證，宜清肺降火，杏仁煎。

龜背，生下不能保護，以客風入於骨髓，或兒坐早，勞傷氣血，或咳嗽久，以致肺虛，而腎亦無所生矣。腎主骨，風寒乘虛而入於骨髓，致精血不能流通，故成龜背。宜松蕊丹，外以龜尿塗法。此從前所論證治也。

予按：龜胸有治，龜背乃不治之證。前人證治，猶有未善。雖曰客風入骨，坐早勞傷，咳嗽肺虛，然未窺其病源，無非以現在者言之也。凡小兒稟受眞元足者，嘗見其赤身裸體，當風露坐，半週之後，坐以座欄，從未聞有客風入骨，坐早勞傷，嗽久而病龜背之說。此證蓋由稟父母精髓不足，元陽虧損者多有之。不觀小兒龜背，正在命門之間，漸次骨節浮露，其腰如弓，實因骨痿不能支撐之故，豈風邪之爲患哉？此證百不一救，原無治法。而前人強立松蕊丹，反用麻黃、大黃、獨活、防風一派攻伐之藥，適足以速其殤也。若以鄙見，但當以六味地黃丸加上桂、鹿茸，救其先天，復以四君、六君之類，扶其胃氣，或可十中保一。除此之外，並無治法。若謂松蕊丹能治龜背，吾不信也。

《筆花醫鏡・兒科證治・解顱龜胸龜背》 龜胸者，肺熱作脹，胸骨高起，須白虎湯加瀉白散，以涼肺氣，若喘急者，難治也。龜背者，背骨高突如龜，此先天不足，督脈爲病，補天大造丸加金毛狗脊治之。

《保赤存真・龜胸龜背》 龜背者，脊骨高聳如張弓狀。陳復正云：龜胸有治，龜背乃不治之證。由稟父母精髓不足，元陽虧損所致。不觀小兒龜背，正在命門之間，漸次骨節浮露，其腰如弓，實因骨痿不能支撐之故，豈風邪爲患哉，此證百不一救。原無治法，而前人強立松蕊丹，反用麻黃大黃一派攻伐之藥，適足以速其亡也。若以鄙見，但用六味丸加上桂、鹿茸，救其先天，復以四君、六君之類，扶其胃氣，或可以十中保一。若謂松蕊丹能治龜背，吾不信也。

按：龜背，自錢仲陽立松蕊丹後，無人敢翻其案，遂至不治之證，無一庶幾可治之路，實深恨也。蓋此證，乃督脈爲病，原是眞陽大虧，髓不充實，以致骨不聯絡，迫而高露。陳氏之論，探本窮源，千古不易之法也。其用鹿茸，更爲此證靈丹。蓋鹿行走及睡，頭必顧盼其尾，實補督脈之上品。余擬患此者，早服補脾扶胃之劑，夜服八味加鹿茸，再以鹿心、鹿血、鹿鞭、鹿筋、鹿蹄，日充飲食，未必眞成不治也。余姪應彬，於九歲時，曾患此證，先二兄治之，大補脾腎，肌肉復生，病已全愈，至十五歲，忽病虛癆而逝。爾時諸補藥俱服過，惟覓鹿茸不得，致難收功。設令其時得鹿茸以培補，則

以形補形，以血補血，自見精髓日充，其效當更勝於草根樹皮也。因錄此而附述之，以見陳氏之論，爲不朽之論，陳氏之法，爲不易之法耳。

鶴膝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鶴節候》 小兒稟生血氣不足，即肌肉不充，肢體柴瘦，骨節皆露，如鶴之腳節也。

《幼幼新書·鶴節》 《聖惠》論：夫腎臟者，精神之所舍，元氣之所繫。若其氣強盛，則骨髓滿溢，故令肌體充盛之。若氣血不足，臟腑勞傷，眞氣不守，邪氣所侵，則腎氣虛弱，骨髓枯竭，不能榮華，故令骨萎羸瘦也。

《外臺秘要》療小兒羸瘦惛惛，常服不妨乳方。

《集驗方》：小兒稟氣不足，眞元怯弱，肢體柴瘦。補其本氣，自然氣體充盛，肌膚盈溢，宜補腎地黃圓。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鶴節證治》 小兒稟受不足，血氣不充，故肌肉瘦薄，骨節呈露如鶴之膝，抑亦腎虛得之。腎虛則精髓內耗，膚革不榮，易爲邪氣所襲，日就枯悴，其殆鶴腳之節乎。前項錢氏地黃圓，本方加鹿茸酥炙、用牛膝各貳錢，修合服餌壹同，叁歲以下與拾圓，叁歲以上與拾五圓。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驚癱鶴膝》 風濕流傳骨節間，痛兼心悸是驚癱，若於腕脛多疼重，凝結成團鶴膝看。

《活幼心書·活幼心論·驚癱鶴膝》 肝者，東方青龍木也，其動則應於風，病則主驚駭。諸熱引肝風，有風則生痰，有痰亦作搐。小兒驚風之際，手足動掣，當聽其自定，然後療之，免生異證。或父母見其病勢可畏，從而按伏之。豈知筋者肝之令也，臨病發時，若按束其手足，則筋不舒伸，遂至經絡爲風所閉，終爲廢人。《內經》曰：頑弱名緩風，疼重名濕痺。又有四肢痿痺不仁，致手足枯脹，痛不堪忍者，此風毒之氣使然。故傳曰：風淫末疾是也。凡小兒心悸不常，及遍身腫痛，或手足不隨，此爲驚癱候也。若治之稍遲，至臂腕膝脛骨節之間，流結頑核，或膝大而腫，肉消骨露如鶴膝之狀，或爲癱爲癰，此名鶴膝候也。已上形證並宜發汗爲先，使腠理開通，則風熱可除，有濕亦去。用百解散和吹咀五苓散，倍加麻黃，水薑葱煎服，微得汗爲度。或以麻黃湯發散尤佳，次防己湯、祛風散、及獨活湯加桑寄生投服，並防風湯或黑虎丹作小圓子間服，使風不生而痰不作，則其疾易癒。若爲癱爲癰疼重者，用黑犀牛、半生半炒，略碾碎，煎無灰酒調下。五苓散以除流注之寒濕，則腫毒可消。如大府閉而不通，此是風熱內蘊，其右頤紅紫，及右手三部脈浮而實滑，宜五和湯或當歸散、枳殼圓治之。其加減之法，尤在臨機審處，若泥一方，非良醫也。前證更宜間服排風湯。

《普濟方·嬰孩雜病門·鶴節》 夫小兒鶴節者，由稟賦不足，血氣不榮，肌肉瘦瘠，則骨節皆露，如鶴之足，皆腎虛不生骨髓之故。夫腎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若其氣強，則骨髓滿溢，肌體盛充。若氣不足者，臟腑勞傷，眞氣不守，邪氣所侵，腎氣虛弱，骨髓枯竭而不榮，故令骨痿而羸瘦也。治法當用補腎，宜服錢氏地黃丸。本方加鹿茸酥炙、川牛膝各三錢，修合餌服，一週三歲以下與十丸，三歲以上與十五丸。

《片玉心書·形聲門》 腳細者，稟受不足，氣血不充，故肌肉瘦薄，骨節俱露，如鶴之膝，此亦由腎虛，名鶴膝節。加味地黃丸主之。

《嬰童類萃·鶴膝論》 足膝乃三陰絡脈所行聚之處，多氣少血。爲寒氣所中，結而不散，必先起於寒熱，失於發散，寒氣客於膝骨之中，日夜疼痛，朝輕夜重，上下股肉消爍，膝粗浮腫，殆類鶴膝，故以名之。又曰鶴膝風，又名鼓槌風，病同而異名也。切不可用寒涼敷藥，亦不宜擅用刀針，有一於此，多致不救，良可憫也。間有生者，則廢疾終身矣。敷藥宜暖，內服宜溫，寒氣散，腫自消矣。

《慈幼新書·雜證·鶴節》 小兒肌肉瘦薄，骨節呈露如鶴之膝，此先天稟受精髓不充，亟以六味地黃丸加鹿茸、牛膝治之，緩則必成廢疾。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雜證門》 鶴膝風　小兒稟賦不充盈，肌肉消瘦少崢嶸，膝骨外露如鶴膝，多緣腎弱髓難生。血脈不榮筋攣縮，膝貯風涎時作疼，大防風湯宜先服，地黃繼進莫從容。

注：小兒鶴膝風多因稟賦不足，血氣不榮，肌肉削瘦，遂致骨節外露，筋脈

攣縮，股漸細小而膝蓋愈大。要皆腎虛不能生精髓之故也。須先服大防風湯，繼以補腎地黃丸治之，庶氣血充而證自愈矣。

《幼科鐵鏡·鶴膝風》 此候由腎氣不足，兩腿細小，膝骨腫大如鶴膝之狀。治宜屈膝散，或用六味地黃丸加牛膝、鹿茸。又有瀉痢久而成此證者，紅腫作痛成膿，治用補中益氣湯。如腫硬不痛而色白者，治不愈也。

《幼幼集成·鶴膝證治》 小兒鶴膝，因稟受腎虛，血氣不充，以致肌肉瘦削，形如鶴膝，外色不變，膝內作痛，屈伸艱難。若掀腫色赤而作膿者，爲外因可治；若腫鞕色白不作膿者，是屬本性難治。屬外因者，十全大補湯加蒼朮、黃柏、防己；屬本性者，以六味地黃丸加鹿茸，補其精血。仍須調補脾胃，以助生化之源。

《懷少集·鶴節》 鶴節病纏兒可憐，當知此證本先天，髓虧骨露膝如鶴，錢氏地黃丸有緣。

此先天不足，髓虧骨節皆露，其形有似鶴膝，治宜錢氏地黃丸加牛膝、鹿茸各四錢。

《保赤存真·鶴膝證治》 按：前證方書有作爲鶴膝風者，列於風證門。《準繩》列於疳證門，名爲鶴節。《集成》及薛氏則謂胎元不足之證，另爲一門。而治法皆主填補精髓，溫養肝腎。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前屬外因者，亦專於用補，此誠得顧本之法也。

《保赤新編·鶴膝》 膝乃足三陰脾肝腎所主，小兒鶴膝，因稟賦不足，三陰血氣虧損，風邪外襲，阻礙正氣，以致股脛消瘦，膝蓋腫大，形如鶴膝，故名。血滯痰凝，痛不能步履。治法：《集成》用十全大補湯加蒼朮、黃柏、防己，或六味地黃丸加牛膝、眞桑寄、五加皮。

舌病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重舌候》 小兒重舌者，心脾熱故也。心候於舌而主於血，脾之絡脈又出舌下。心火脾土，二臟母子也，有熱即血氣俱盛，其狀附舌下，近舌根，生形如舌而短，故謂之重舌。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治小兒重舌方》 治小兒心熱，口爲生瘡、重舌、鵝口方：柘根剉五升，無根弓材亦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更煎，取五合，細細傅之，數數爲之良。

治重舌舌強不能放唾方：鹿角末如大豆許，安舌下，日三四度。亦治小兒不能乳。

又方：取蛇蜕燒末，以鷄毛蘸醇醋展藥，掠舌下愈。

治小兒重舌方：田中蜂房燒灰，酒和塗喉下愈。

又方：衣魚塗舌上。

又方：竈月下黃土末，苦酒和塗舌上。

又方：三家屠肉，切令如指大，摩舌上，兒立能啼。

又方：赤小豆末，醋和塗舌上。

又方：燒箆箕灰傅舌上。

又方：黃柏以竹瀝漬取，細細點舌上良。

重舌：灸行間，隨年壯，穴在足大指歧中。又灸兩足外踝上三壯。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重舌》 論曰：小兒重舌者，舌本之下，或如卧蠶，亦如小舌之狀，此由心脾二藏壅熱所致。蓋心主舌，脾之絡脈連舌本，散舌下，故二藏有熱，熱隨脈上，至于舌本之下，血脈脹起，變生重舌，宜急治之。《刺法》中論，刺舌下兩邊出血，後以藥治之。不然，即滿口塞喉，便致危殆。

治心脾經爲邪熱所客，重舌腫脹，語聲不出，水飲不下，三物備急丸。治

小兒重舌，強不能收唾，鹿角散方。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木舌》 論曰：小兒木舌者，以心氣蘊熱，熱氣隨脈，上至于舌。則血脈脹起，漸漸腫大，滿口塞喉，若不急治，便致危殆。經云：畜則腫熱，砭射之也。先宜砭射，後以藥治之。

《小兒藥證直訣》 弄舌　脾臟微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舌，治之勿用冷藥及下之，當少與瀉黄散漸服之。亦或飲水，醫疑爲熱，必冷藥下之者，非也。飲水者，脾胃虚津液少也。又加面黄肌瘦，五心煩熱，即爲疳瘦，宜胡黄連圓輩。大病未已，用藥弄舌者兇。

治小兒木舌長大，蓬砂散。治小兒木舌，日漸長大，滿塞口中，人參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舌病論》 小兒舌上偶生瘡腫者，由風毒邪熱，搏於血氣，隨其虚處，著而生病也。發於舌上紫腫者，名曰紫舌脹。若腫粗大，木悶而鞕者，名曰木舌脹。若風濕相搏而生瘡者，名曰舌瘡。若風多而舌腫如吹泡者，名曰鼓舌。其紫舌、木舌、鼓舌腫甚者，則滿口溢出，閉塞氣門，皆能殺人。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弄舌論》 小兒弄舌者，其證有二。一者心熱，心繫舌本，熱則舌本乾澁而緊，故時時吐弄舒緩之。二者脾熱，脾絡連舌，熱則舌亦乾澁而緊，故時時吐弄舒緩之。皆欲飲水，心熱則發渴，脾熱則津液耗，皆引飲。二證相似，宜加審別。心熱者面赤，睡即口中氣熱，時時煩躁，喜就其冷，咬牙上竄，治宜退熱。脾熱者大便稠硬，赤黄色，面黄身亦微黄，治宜微導之。不可用冷藥，又不可轉下。若誤下之，則脾胃虚，津液耗，又加五心煩熱，面黄肌瘦，變爲疳也。若大病未已，用藥弄舌者，大凶也。

人參知母散，治心熱弄舌。瀉黄散，治脾熱弄舌。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重舌證治》 重舌者，心脾俱有熱也。心候於舌，所主者血，脾之絡脈出於舌下。若心脾有熱，則血氣俱盛，附舌根而重生壹物，形如舌而短小是也。有著頰裏及上腭者，曰重腭。有著齒齦者，曰重齦。皆當刺去其血也。用眞蒲黄傅之，或髮灰傅之，或馬牙硝傅之，或竹瀝浸黄柏點之，焰硝亦好。

《仁齋直指小兒方·雜證·木舌證治》 舌者，心之候，脾之脈絡於舌也。臟腑壅滯，心脾積熱，熱氣上衝，故令舌腫，漸漸脹大，塞滿口中，是爲木舌。若不急療，必至害人。紫雪壹字研細，竹瀝調下。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重舌鵝口》 孩兒胎受諸邪熱，熱壅三焦作重舌，或成鵝口證堪憂，用藥更須鍼刺裂。

《活幼心書·活幼心論·重舌》 凡患此證，是脾與心肝屢受極熱。有所謂重舌、木舌，又謂之舌黄鵝口，名雖異皆熱也。大抵重舌生於舌下，挺露如舌，故曰重舌。然脾之絡脈係舌旁，肝之絡脈係舌本，心之絡脈係舌根，凡此三經，或爲濕熱風寒所中，則舌卷縮，或舒長，或腫滿，宜消黄散，綠袍散主之，及當歸散，羌活散與服。木舌者，舌腫硬而妨乳食，此爲風熱盛也。以當歸瀉黄散、玉露飲皆可服之，次消黄散點擦舌上。蓋舌者，心之官，心熱則生瘡破裂，肝壅則血出如湧，脾閉則白胎如雪，熱則腫滿，風則強木，口合不開，四肢壯熱，氣喘語澁，即其候也。治法：涼解上焦及心肝脾三經邪熱，疏風化痰。初用百解散加五和湯，水薑燈心煎投，次以牛蒡湯同當歸散，入生地黄、水薑煎服。

《活幼心書·活幼心證·弄舌舒舌》 弄舌微微露即收，得於病後最難瘳。出長收緩名舒舌，熱在心脾不用憂。

《活幼口議·木舌金絲膏》 治小兒心脾受熱，唇口生瘡，仍治慕口唇舌白，鵝口舌白，重舌舌下硬，木舌舌腫硬。以上皆係心脾熱，並宜用下項藥傅腳心，次服連翹飲子，仍與金絲膏刷口内舌上功效。

《田氏保嬰集·重舌》 治法：竹瀝清、黄柏末點舌上。如不愈，後用眞蒲黄傅之，不過三次愈。

《田氏保嬰集·木舌》 治法用《局方》中紫雪一分，竹瀝半合和之，時時抹入口中自消。

《田氏保嬰集·弄舌》 脾藏微熱，舌絡緊也。治法勿用冷藥下之，當少與瀉黄散，若肥實者用牛黄散治之。

《金匱鈎玄·小兒科·木舌》 戴云：木舌者，舌腫硬不和軟也。又言重舌者，亦是此類，二者蓋是熱病，用百草霜、滑石、芒硝爲末，酒調服。

《普濟方·嬰孩唇舌口齒咽喉門·舌腫等疾》 夫小兒重舌者，因脾熱故也。心候於舌而主於血，脾之脈絡又出於舌下，心火脾土，二臟母子也，有熱則血氣俱盛。其狀輔於舌下，近舌根，生形如舌而短，故謂重舌也。小兒木舌，其狀舌漸粗大，若不急治，滿口當塞殺兒也。小兒初生六七日後，血氣收斂成肉舌，喉頰裏冷冷然爭也。若喉舌上有物，如蘆簪盛水狀者，名懸癰。

有氣脹起者，可以綿纏長鍼，留兩處如粟米許大以刺之，冷氣泄去，亦出潰黃血汁也。一刺之止，消息一日。若不消，又刺之，不過三刺自消。或除小小未消，三刺之，必自然得消也。有着舌下者，如此名重舌。有着頰裏及上腭，如此者名重腭。有着齒齦者，即名重齦。皆刺之，去血汁即瘥也。若舌上黑，有數孔，血出如湧泉，此心臟病也。若弄舌者，脾臟微熱，舌絡紫色，治法勿用冷藥下之，當少與瀉黃散。若肥實者，用牛黃散治之。

《嬰童百問·重舌木舌弄舌》 巢氏云：小兒重舌者，心脾俱有熱也。心候於舌而主血，脾之絡脈出於舌下，若心脾有熱，則血氣俱盛，附于舌根，重生壅出如舌而短小是也。有著頰裏及上腭者，名曰重腭。著齒齦者，曰重齦。皆當刺去其血，用眞蒲黃傅之，或髮灰，或馬牙硝，或硼砂，或焰硝傅之，或竹瀝浸黃柏點之亦好。又木舌證，舌者心之候，脾之脈絡于舌也，臟腑壅滯，心脾積熱，熱氣上衝，故令舌腫漸漸脹大，塞滿口中，是爲木舌。若不急療，必致害人，用樸硝二分，紫霜一分，白鹽半分同研，每半錢竹瀝井花水調傅，不用樸硝及鹽亦可。又方：用黃葵花研細，黃丹伴之，同研點七次。又舌脹滿口，單用冰片點之亦妙。又弄舌者，脾臟微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舌，治之勿用冷藥下之，當少與瀉黃散漸服之。亦或飲水，醫疑爲熱，必冷藥下之，非也。飲水者，脾胃虛，津液少也。又加面黃肌瘦，五心煩熱即爲疳瘦，宜胡黃連丸輩。大病未愈，用藥後弄舌者凶。又有舌上白胎幷黑色者，用硼砂爲末摻之。熱甚者加冰片，或單用黃丹如豆許，以按舌下尤妙。

《奇效良方·小兒·小兒重舌》 小兒重舌　舊銹鎖火燒，打落鐵片爲末，冷水調服。

《奇效良方·小兒·小兒木舌》 小兒木舌舌尖腫大塞口，直硬不能轉動。蒲黃末頻敷，或僵蠶末吹取痰。

《全幼心鑑·弄舌》 積熱心胸多燥渴，舌乾澀腫活無因，南鵬腦麝幷凝水，更與分筋妙手鍼。

孩兒胎受諸邪熱，熱壅三焦作重舌，或成鵝口證堪憂，用藥更須鍼刺裂。鵝口重舌一般調，牙根風腫熱上焦，此號腹中傳毒熱，舌不呷奶口內謠。有時睡裏多驚搐，時時虛汗熱來潮，莫致錯認諸家病，看取巢元子細標。

《片玉心書·舌病門》 舌尖屬心，舌根屬脾。

重舌者，心脾有熱也。蓋心候乎舌而主血，脾之脈絡出于舌下，若心脾有熱，則氣俱盛，附舌根而重生一物，形如舌而短小。內服涼膈散，外用鍼刺去惡血，以蒲黃和黃柏末敷之。

木舌者，心脾積熱之氣上衝，故令舌腫，漸漸長大，塞滿口中，若不急救，必致害人。內服涼膈散，以鍼刺去惡血，用碧雪散和竹瀝敷之。

弄舌者，脾臟微熱，令舌絡緊，時時餂舌，勿冷藥及下之，少以瀉黃散服之。亦或飲水，面無紅白色者，此脾胃少津液故耳，不可悞認爲熱，以白朮散主之。

面黃肌瘦，五心煩熱弄舌者，此疳證也，集聖丸主之。

大病後，用藥而弄舌者，凶。舌上生白胎者，此丹田積熱也。內服涼驚丸，外用碧雪散治之。

舌上生黑胎者，其熱已劇，急以薄荷煎水洗之。如紅者可治，以涼膈散下之。洗不紅者，必死。

舌上生胎又加大熱者，不可治，十有九死。

吐泄後，舌上生白胎者，此虛熱也，理中湯主之。

西江月

小兒重舌木舌，心脾蘊熱攻中。舌下生舌兩重重，木舌大硬腫痛。急用鍼刺去血，何妨鮮血流紅。枯礬探上有神功，解熱消風可用。

《保嬰撮要·吐舌弄舌》 舌屬心脾二經。小兒舌微露而即收者，名弄舌，此屬心脾虧損，用溫胃散補之。舌舒長而良久不收者，名吐舌，乃心脾積熱，用瀉黃散主之；或兼口舌生瘡，作渴飲冷，屬胃經實熱，亦用前散。作渴飲熱，屬胃經虛熱，用四君子湯。食少作渴，或大便不實，脾腎虛弱也，用七味白朮散。口角流涎，或腮頰患腫，胃虛風熱也，先用人參安胃散，次用七味白朮散。若午後甚者，脾血虛也，四物多加參、朮、茯苓。未應，用補中益氣湯，及審五臟相勝。若因疳瘦所致，當參諸疳門。

治驗

一小兒弄舌發搐，手指不冷。余謂肝脾虛熱，用異功散加升麻、柴胡而愈。後傷乳腹脹，服克滯，作瀉弄舌，手指發熱。審乳母肝火，與小柴胡湯加升麻、白朮治之，母子並愈。

一小兒乳食過多，患吐瀉，用大劑異功散加柴胡、升麻，母子服之而愈。後因驚，服至寶丹之類，發搐弄舌，幾至慢驚，余用六君子湯加白附子，服之

而愈。

一小兒七歲，食生冷之物，腹痛便秘，服峻利之劑，連瀉五次，噫氣腹痛。余謂心脾虛寒，用異功散加薑、桂、木香治之，不從；反治胃火，更加吃逆。余仍以前藥加附子一片，一服諸證頓退，乃去附子，又三劑而愈。其時同患是證，用清胃化痰者，歿而手足俱黯。

《保嬰金鏡録·治驗·吐舌弄舌》 一小兒四歲，發熱飲冷，口內生瘡，額鼻黃赤，吐舌流涎，余謂心脾有熱，用導赤、瀉黃二散而愈。後復作，余因他往，服清熱化痰等藥，前證益甚，更弄舌，余用異功散加釣藤鉤而安，又用六君子湯而愈。蓋吐舌者，爲脾經實熱，而舌長出也。弄舌者，乃脾臟虛熱也，令舌時舒而即收也，治者審之。

《醫學綱目·小兒部·重舌》 《湯》：重舌附舌下，近舌根，生形如舌而小，故謂之重舌。其著舌下如此者名重舌，其着頰裏及上腭如此者名重腭，其着齒齦上如此者名重齦，皆刺之去血汁也。《田氏》重舌治法：竹瀝清黃柏末點上，如不愈，後用眞蒲黃傅之，不過三次愈。用眞蒲黃微炒黃，鋪地上，出火氣研細，每抄些少摻舌下，更以溫水煎，熱帛裹指，輕輕搽之，搽能摻藥。《姚和衆》：治小兒重舌，馬牙硝塗舌下，日三度。《無》：治小兒重舌、木舌，先用新水擦口并舌上下，後用皂角鍼燒灰，入腦子少許，每用半字摻舌上下，出涎定消立效。《子母》：治小兒重舌，燒烏賊魚骨，細研，和鷄子黃傅喉及舌上。《簡要》：治小兒重舌欲死，以亂髮灰細研，以五分付舌下，日不住用之。《丹》：重舌，桑白煮汁，塗乳飲水。《秘錄》：又以蜣螂燒灰末，唾傅之。

《醫學綱目·小兒部·木舌》 《湯》：木舌者，舌腫漸粗大滿口，不急治即塞殺人也。《丹》：小兒木舌，百草霜、活石、芷硝爲末，酒調傅。《丹》：舌上生如粥粒，桑白皮汁傅之三兩以妙。

《赤水玄珠·幼科·重舌木舌弄舌》 重舌亦爲心脾蘊熱所致。蓋脾脈絡于舌底，舌爲心苗，心脾有熱則血氣沸騰，火性炎上如風潮之上壅，故熱毒附于舌根而肉壅腫疊出，短小如舌者是也。着頰裏及上腭而腫者，名重腭。齒齦上腫者，爲腫齦。此二者皆宜鍼破出血即愈也。木舌者，臟腑壅滯，挾心脾之熱上衝，故令舌尖腫大，塞滿口中，或僵硬如木，不能轉掉，不能言語，若不急治必致殞命。古方用苧麻子肉搗研，以綿紙取油，將紙抄成條，點火復吹滅，以烟薰之即消。弄舌者，脾虛微熱，津液不足，時時舒舌，皆不可用涼藥，宜補中氣，使生津液則愈矣。

《慈幼新書·雜證·舌》 舌者心之竅，脾之脈絡所繫，心脾壅熱上衝，故令舌腫，漸漸脹大塞滿口中，名曰木舌。宜木通散服之，烏魚散塗之。又有重舌者，亦心脾蘊熱所致，由血氣俱盛，附舌根而重生一物，形如舌而略短小，以眞蒲黃和黃柏末傅之，或牙硝亦可。脾臟有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出，名曰弄舌。切勿用寒藥及下之，唯宜瀉黃散。其有飲水者，脾胃虛津液少也。

生時舌下有膜如石榴子，或口上腭有疱不能出聲，速用指甲掐破，或草草割之，血出即活。若血出不止，豬脂調髮灰傅之。

《幼科金針·弄舌舒舌》 弄舌微微露即收，得乎病後最難瘥。出長舒緩名舒舌，瀉卻心脾熱便休。

弄舌者，謂露而即收。舒舌者，謂出長收緩也。由大病之後，外感風熱，入於心脾，蓋脾之脈絡繫於舌，或渴或不渴，以瀉黃散瀉去心脾之熱，隨進錢氏白朮散治之，不然變證立至。

《幼科金針·重舌木舌》 嬰兒患在重木舌，啼哭無聲聲亦咽。面色頻更白與青，卻遇驚啼命必絕。

重舌者，附於舌根，如舌而短小，或在舌下，故名重舌。近頰腭曰重腭，皆當刺泄其血，用冰硼散搽之。木舌者，皆由心脾積熱，故令舌尖腫大，塞滿口中，若不早治，爲害甚速，用朴硝散調敷，內服瀉心散，自當可退。重腭欲名螳螂子。

《外科正宗·重舌》 大人小兒重舌，乃心火妄動發之，當以線鍼點刺患上，令出惡血，內服解毒瀉心湯，外以冰硼散搽之。又有紫舌、木舌，亦由心火而發，用飛鹽加冰片少許，勤搽出涎自愈。又有痰氣結於舌上，成核作痛硬強者，用線鍼點破出血，用冰硼散搽之，服黃連瀉心湯。

鍼刺法：治重舌、木舌、紫舌脹等疾，腫脹疼痛，硬強不語，又兼舌根併而齒合縫盡處作腫，瘀肉塗塞，口禁難開，俱用此法刺之。用粗線鍼扎在筋頭上，在患處點刺出血，紅紫毒輕，紫黑毒重。患甚者，數十點皆可，血盡溫湯漱之。甚者金鎖匙，輕者冰硼散，搽患上，流去熱涎，內服涼膈散、清涼飲，俱可選用。

《誠書·論舌》 舌乃心之苗，嬰兒純陽之氣，每多熱證，抑有肝氣上衝，木能生火，則母居其強，火能爍金，則子受其侮。其在肝肺二經者，皆母當年或忿怒，或恐怖，或不禁食物，或卒乘風寒，以故有舒舌、弄舌、木舌、重舌、鵝口、舌衄諸證。出長收短名曰舒，熱在心脾；微露即收，舌乾腫澀，名曰弄。或熱壅三焦，或五心煩熱，或得于久病，皆津液枯涸之征，切弗妄投塗藥，致傷脾胃。若脾肺有熱，氣血俱盛，附舌根而重生一物，形如舌而短小者，名曰重，當以葦刀微破，出血即愈。若初則舌腫，漸漸粗大塞滿口中，名曰木，此脾之脈絡在舌下，心主舌，則壅滯之故可推矣。至若胎受熱毒薰蒸于口，遂生白屑，名曰鵝口。又有舌上無故出血，名曰舌衄，得無心火自灼之故。諸類大都云熱，正不當以徒熱治也。故新產出胎，急以綿裹指，拭兒口中舌上惡穢露，謂之玉衡，若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又看舌下，若連舌有膜如石榴子，若啼不出，聲不轉，速以指爪摘斷，或用蘆刀割之，微血出，即活。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重舌》 舌下腫突似舌形，心脾積熱上攻衝，內服宜以清熱飲，外敷涼心功最靈。

注：重舌者，因舌下近舌根處，其腫形似舌，故名重舌。此心脾之熱，宜服清熱飲，外吹涼心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吐舌》 吐長收緩名吐舌，皆是心經有熱成，面紅煩渴溺赤澹，瀉心導赤服即寧。

注：吐舌者，伸長而收緩也。因心經有熱所致，故面紅煩躁，口渴尿赤，宜瀉心導赤湯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弄舌》 弄舌時時口內搖，心脾熱發口唇焦，煩熱舌乾大便穢，瀉黃導赤並能療。

注：兒舌口中搖動者，因心脾有熱，以致唇焦舌乾，煩熱便穢，先用瀉黃散，次服瀉心導赤湯。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木舌》 木舌心脾積熱成，腫脹木硬證多凶，外用川消敷舌上，內服瀉心導赤靈。

注：木舌一證，皆因心脾積熱而成。蓋脾之脈絡在舌下，又舌爲心苗，遇火上衝，令兒舌腫滿，木硬不能轉動，故名木舌。外用川消散敷舌上，內服瀉心導赤湯，若不急治，必至難救。

《幼科醫學指南·初生諸疾·木舌》 木舌，由臟腑壅滯，心脾積熱，熱氣上衝，致舌尖腫大，塞滿口中，若不急治，爲害最速，宜樸硝一味，爲末敷之。一方用烏藥三錢，僵蠶二錢，蟬脫一錢五分，蝎稍一錢，赭石一錢，酒煅七次，乳香一錢，共研末，每服二錢，金銀花湯送下。又方用烏藥一錢，甘草一錢，鉤藤一錢，羌活一錢，枳殼一錢五分，荊芥一錢五分，防風一錢五分。

《保嬰易知録·重舌》 心脾蘊熱則氣血俱盛，腫附舌根，其狀如舌下又有一小舌，故曰重舌也。當以鍼刺之出血，然後與藥。用線鍼刺患上，向旁挑之，不可深刺正中主筋之上也。

《保嬰易知録·木舌》 舌尖腫大，塞滿口中，硬不能轉動，故名木舌也。由心脾積熱上衝而成，急刺之出血。若舌胎堅硬，藥味不得入者，用竹刀輕輕刮去，舌胎拭淨，然後用藥。此證不可用手按之，按則舌根乃損，長成言語不正。

吹鼻法：舌腫滿口，或吐出在外，難以納藥者，用僵蠶、牙皂，俱製過爲末，用少許吹鼻中，口自開，頑痰自出。用筋繞絲棉，蘸甘草湯潤其舌，然後用藥敷之。

《大生要旨》：用萆麻子肉搗爛，以棉紙取油，將紙捻成條，點火吹滅，以烟薰之即消。若舌下有如螻蛄，或如卧蠶者，急於腫處砭去血，仍用釜底灰以鹽醋調敷，或井水亦可，脫去再敷。

《保嬰易知録·弄舌》 舌如蛇掉，左右上下，伸縮動搖，謂之弄舌。因心脾有熱，以致唇焦舌乾，煩啼便穢也。

《愼齋全書》：用川黃連煎湯，細細與服，輕者燈心湯亦可。並治吐舌。瀉黃散，或兼導赤散各半服。

《保嬰易知録·吐舌》 吐舌者，伸長而收緩也。面赤、煩啼、口渴、尿赤，因心經有熱也。

《大全》方以牛黃少許，塗舌上即止。或以冰片少許，點之亦效。

《幼科直言·舌》 舌紅或有黃胎者，熱盛也。色照常者爲吉，伸縮如常者爲吉，舌強而攣者爲凶，弄舌者爲熱，舌如黑墨者爲凶，宜用解毒清熱之藥。

《幼幼集成·舌病證治》 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心，心主舌，在竅爲舌。又曰：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夫舌爲心之苗，胃之根。小兒多生舌病，以心脾之積熱也，故有重舌、木舌、弄舌、舌胎等證，宜辨

其虛實而治之。

重舌者，心脾有熱。蓋脾之大絡，出於舌下，有熱則氣血俱盛，附舌根下，忽重生一舌而短小。內服沆瀣丹，外以鍼刺去惡血，用蒲黃、黃柏末敷之。

木舌者，心脾積熱之氣上衝，故令舌腫，漸漸長大，塞滿口中。若不急救，必致害人。內服沆瀣丹，外以鍼刺去惡血，以碧雪散、竹瀝調勻敷之。

弄舌者，脾臟虛熱，令舌絡緊，時時舔舌，妄人稱爲蛇絲驚者是也。切勿以寒涼攻下治之，少與瀉黃散服之，不效，四君子湯。或渴欲飲水，面無紅赤色，此脾胃津液不足，不可誤認爲熱，宜七味白朮散。

面黃肌瘦，五心煩熱而弄舌者，此疳證也。須從疳證門參考，宜集聖丸。

大病後精神困憊，飲食少思而弄舌者，凶候。蓋氣血兩虛，精神將脫。速以十全大補湯挽救之。

舌上黑胎，其熱已劇，急以薄荷煎湯洗之。如舌轉紅色者，可治，涼膈散下之；洗不紅者，不治。

泄瀉後舌上白胎，此津液不榮，不能上潮於口，爲虛熱也。理中湯。

舌病簡便方

治重舌木舌，腫滿強韌，或疼不止，不能言語，宜用粗鍼線紮箸頭上，刺患處，甚者數十刺爲妙。只鍼舌尖及舌兩傍，舌中心及舌下切不可鍼，犯之令出血不止。其刺出之血，以紅色者毒輕，紫色者爲重，黑色者最危。仍以蒲黃研末，擦舌上即消。

舌或脹大腫韌，即時氣絕，名爲翳舌。用皂礬不拘多少，新瓦上以火煅，變紅色爲度，放地上候冷，研細搽舌上立愈。重舌、木舌皆效。翳，衫入聲。蔽棺之飾，謂如翳之蔽於棺上也。

舌腫滿不能出聲，以梅花冰片研爛敷之，或以食鹽、百草霜共爲末，井水調敷即效。

絆舌者，舌根下有筋一條，絆其舌尖，令舌短縮不能吮乳，細視之，明見舌根之下有筋如線，牽絆其舌，用鍼輕輕挑斷之。挑時但挑此筋，不可誤傷舌根，爲禍不小。曾見愚婦以刀割斷之，誤傷舌根，流血不止而死。

舌斷能重生。用活蟹一只，炙乾爲末，敷之。此方至神至驗。

《幼科釋謎·耳目鼻口舌齒咽喉》 人身九竅，取象于泰。眼耳與鼻，各兩竅對，陰數爲偶，三偶坤外。口及二便，各一竅繫，陽數爲奇，三奇乾內。外坤內乾，是爲泰卦。天地生人，精微廣大，然皆中正，非爲誕怪，按卦核形，病從茲逮。耳竅屬腎，其病聾聵，或火或虛，肝邪同害。目爲肝竅，病最難制，多半屬火，兼由風戾，亦或內虛，間因寒滯，腫痛爲輕，甚則障翳，淚出羞明，隱澀多蔽。鼻之發竅，專主于肺，肺金受邪，鼻塞而閉，清涕常流，時或發噦，鼻衄鼻瘡，肺熱莫泄。鼻淵鼻息，病兼腦治。唇口屬脾，熱甚則碎，口瘡口糜，相連爲害。齒本骨餘，病來則齘，疳潰爛齦，腎脾肝憊。舌乃心苗，掉弄舌礙，濕食胎生，火熱黑綴，重舌木舌，皆屬危殆。至若咽喉，呼吸氣會，喉癬喉痹，喉鵝喉閉，種種惡證，最宜審諦，傷人性命，瞬息之際，瀉火逐痰，乃其要劑。或渴或燥，腫痛相繼，猶爲輕候，清之便解。諸證在上，彙爲一派，凡有病者，急治無怠。分經析證，勿俾敗壞，若前後陰，下部是隸，別爲疏論，聿分疆界。

《幼科釋謎·耳目鼻口舌齒咽喉·舌病原由證治》 初虞世曰：脾家微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舌，微露即收，名弄舌，宜瀉黃散。其欲飲水，脾胃液少也，勿用冷藥反下。舌腫硬，漸粗大滿口，名木舌，由風熱盛也，不急治，即塞殺人，宜當歸散、瀉黃散、玉露飲，以消黃散擦舌上。有小舌附舌下近舌根處，名重舌，用苦竹瀝浸黃柏末點舌上，不效，眞蒲黃傅之，不過三次愈。內服當歸連翹湯，外點綠袍散亦可。蓋舌者心之苗，心熱則生瘡破裂，肝壅則血出如湧，脾閉則白胎如雪，總宜涼散上焦及心肝脾三經邪熱，疏風化痰爲主。

《幼科鐵鏡·重舌木舌》 重舌者，舌下根復生如小舌也。木舌者，其舌腫硬塡口也。皆由心脾熱極，治用黃連、竈心土、木通、連翹等分煎，犀角磨水，和藥服之，用朴硝、紫雪、白鹽每五分，用竹瀝調敷即愈。

予于丙午科，同從弟鐸，再從姪謨，鄉試白下，姪忽患重舌。弟伴向外科，用刀刺破，流出如鷄蛋清，歸寓又腫，如此兩回不愈。予執舌乃心苗，立方用黃連、黃芩、木通、枳殼、甘草二劑，舌消一半，喉痰忽壅。予揣必是悞用黃芩之弊，蓋心火刑肺，肺已不安，悞將肺瀉，焉不痰壅。于是去黃芩，加五味二錢，一劑並愈。此因苗治臟，照證立方，見藥不可悞用之一驗也。

《保赤存眞·舌病證治》 一舌上黑胎，有屬寒者，水極似火也，其舌必滋潤，不若熱者之燥裂，其色必光亮，不似熱者之枯闇，宜附子理中湯。誤用寒

涼必死。一人病，舌必有胎，方書以黃者爲熱，白者爲寒，謬也。大抵熱病亦有白胎，寒證亦有黃胎，惟以燥潤辨之，寒熱始無誤矣。此余歷驗之秘旨也。

《宜黃黃錦芳醫案》：治一婦人，舌胎黃黑枯濇刺手，刺上又生靈芝，堅不可移，面色亦紅，身亦作熱，大便硬閉，脈亦浮數，但不甚堅勁有力，黃甚疑之，姑用連翹、川連、焦梔、赤芍、石斛、麥冬，僅投一劑而芝即除，胎亦不見，大便頓解，遂改用薑、附、廣、半以救，服至三十餘劑始愈。可見舌胎常有假熱之候，不可盡認爲熱也。

滯頤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滯頤候》　滯頤之病，是小兒多涎唾流出，漬於頤下，此由脾冷液多故也。脾之液爲涎，脾氣冷，不能收制其津液，故令涎流出，滯漬於頤也。

《幼幼新書·滯頤》《五關貫眞珠囊》小兒滯頤疾候：滯頤疾者，涎流口邊無時，此即因風冷入脾胃，故令涎水常流。

《惠濟方》小兒滯頤候歌：滯頤爲患本因傷，流出清涎口角傍。此患脾虛寒胃口，愚夫卻道破涎囊。終朝服藥全無效，夜卧流涎亦污床。洗肺更宜溫胃口，脾元一壯自安康。

張渙：小兒有多涎，常留在兩口角。此由脾胃有冷，流出漬於頤下，乃名滯頤之病。宜溫脾丹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滯頤論》　小兒滯頤者，脾冷所致也。脾之液爲涎，脾冷則不能約制，故涎常從口角流出，滯漬於頤頰，浸久生瘡，名曰滯頤。治小兒滯頤，涎從口出，浸漬頤頰，口角下生瘡：以桑白皮汁塗口中。

《仁齋直指小兒方·滯頤證治》　小兒滯頤，涎流出而漬於頤間也。涎者脾之液，脾胃虛冷，故涎液自流，不能收約。法當溫脾。半夏　木香　丁香各半兩　川白薑生　白朮　青皮　陳皮各貳錢半

右細末，糕糊圓麻子大。壹歲拾圓，貳歲貳拾圓，米湯灌下。

《嬰童百問·滯頤》　巢氏云：小兒滯頤者，涎流出而漬于頤間也，此由脾冷涎多故也。脾之液爲涎，脾胃虛冷，不能收制其津液，故流出漬于頤也，張氏溫脾丹主之。一法百藥煎含嚥，其涎自不出，亦截法也。益黃散亦治此證，溫脾散亦可服。

《全幼心鑑·脾冷流涎》　脾冷流涎唾，經云是滯頤。不宜頰下濕，濕久損傷肌。

《保嬰撮要·滯頤》　小兒滯頤者，涎流出而漬於頤間也。脾之液爲涎，由脾胃虛寒，不能收攝耳。治用六君子湯加木香。凡作渴飲冷者，屬實熱，宜瀉胃火。作渴飲湯者，屬虛熱，宜補中氣。若脾經實熱，而廉泉不能約制者，用牛黃清心丸。脾經虛熱而廉泉不能統攝者，用六君子加木香。胃經實熱而蟲動津液流出者，用瀉黃散，虛熱用五味異功散。大便秘結用清涼飲，中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食積內熱用大安丸。

治驗

一小兒滯頤，面色痿黃，余謂當調補中氣。不信，用清熱之劑，更加弄舌，乃用五味異功散漸愈。後因停乳，吐瀉復作，先用大安丸消其宿乳，次用五味異功散補其中氣而痊。

一小兒滯頤，面色赤，手指熱，用瀉黃散一服而愈。後因乳母飲酒，其子復患前證，用東垣清胃散加乾葛、神麴、麥芽、母子並服而愈。

一小兒停食腹痛，用疏導之藥痛止，左項筋動，口角涎流，面色痿黃，肢體微腫。先用六君、柴胡、升麻、山梔四劑，次用異功散加升麻而痊。

一小兒停食腹痛，服峻利之藥，吐瀉自汗，厥冷滯頤，用六君、升麻、柴胡而愈。

一小兒十一歲，滯頤兼噯氣下氣，時常停食。服消導清熱之劑，大便不實，小腹重墜，此脾氣下陷也。用六君、升麻、柴胡，飲食漸進，大便漸實，又用四神丸而愈。

一小兒滯頤，面色白或黧，腹痛，手足時冷，脈微細，此肺腎虛寒也。宜先培其脾土，用溫胃散二服，腹痛頓止。又六君子湯，諸證並愈。後停食挾驚，吐瀉發搐，滯頤腹痛復作，用六君加柴胡、鉤藤鉤，四劑而痊。

一小兒吐舌流涎，余謂心脾有熱，用導赤、瀉黃二散而愈。後自服清熱化痰等藥，更加弄舌。余用異功散加鉤藤鉤而安，又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滯頤，面色白或赤，目劄咬牙。此稟肝腎氣不足，內熱而生虛風也。用地黃丸以滋腎水，異功散以補脾土而安。

一小兒滯頤，面青，手按其腹則叫痛。此夾食與驚也，用異功散加枳實、升麻二劑而愈。後又停食，吐瀉滯澀發搐，面色青黃。此脾虛而肝木乘之也，用異功散加升麻、柴胡、鉤藤鉤而愈。

溫胃散，治脾冷涎多，流滯於頤。

愚按：此方治脾胃虛寒，涎流不止，或嘔吐腹痛之良劑也。脾氣稍溫，但服五味異功散。

《醫學綱目·脾主濕·滯頤口角垂涎是也**》** **肅：清心導痰丸，治舌縱涎下。湯：小兒滯頤者，多涎流出，積於頤上，此由脾胃冷，涎多故也。脾之液為涎，緣脾胃虛冷，不能制其津液，故流出於頤，法當補脾。**按：《內經》云：舌縱涎下皆屬熱。此恐湯氏之偏見，今兩存之，以備參考。

《赤水玄珠·滯頤》 滯頤者，涎自口角流出而滯于頤間也。此由脾冷涎多，脾虛不能攝其津液，泛而溢出，漬滯頤間，濕淫紅赤。惟當溫脾，益黃散、溫脾散皆治之。亦有脾熱者，但清其熱，則涎自不泛上。寒熱二字，在人看其面色，審其兼證，問其二便，庶治不偏。

《幼科證治準繩·滯頤》 巢氏論滯頤之病，是小兒多涎唾，流出漬於頤下，此由脾冷液多故也。脾之液爲涎，脾氣冷，不能收制其津液，故冷涎流出，滯漬於頤也。按《內經》云：舌縱涎下，皆屬於熱，而此專屬脾冷，亦一偏之見。張渙處冷熱各二方，爲得之，然以流出爲冷，不流出爲熱，恐亦未確。

《幼科金針·滯頤》 滯頤之證口流涎，脾寒胃冷出如泉。錯將疳證持疑惑，試看口中穿不穿。

小兒滯頤，流涎出於頤間也，此由脾冷。脾之液爲涎，脾胃虛冷，不能收制其精。然此證與口疳相似，當明辨之。其治法各有不同，疳宜清涼，滯頤宜溫。如牙根舌腭有穿破白泡，當從疳治，否即滯頤也，須投溫脾丹、溫胃散服之。

《誠書·記滯頤》 口角流涎名滯頤，兒所常有，二周以前者，未知收攝，甫有知，勿藥自治。在《內經》則曰：舌縱涎下，皆屬于熱。古方又云：脾液爲涎，脾冷不能收制，故冷涎流出，滯漬于頤。書既論及，世每相究，故存二論，以備考云。

《幼幼近編·滯頤》 小兒滯頤，即當視其口舌有瘡否。若無瘡流涎，此屬脾胃虛寒或實熱。蓋涎者脾之液，脾胃虛冷，不能統攝其津液，故涎液自出，宜溫脾散。或脾胃實熱而廉泉不能約制，宜瀉黃散。作渴飲冷，五心煩熱，屬熱，不渴肢冷，屬寒。脾胃熱者，鹿角屑、米飲調服。

《幼幼集成·口病證治》 小兒兩頤流涎，浸漬胸前者，此名滯頤。蓋涎者脾之液，口爲脾竅，脾胃虛寒，不能收斂津液，故涎從口出而滯於頤。宜溫脾丹。

外感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候》 傷寒者，冬時嚴寒而人觸冒之，寒氣入腠理，搏于血氣，則發寒熱，頭痛體疼，謂之傷寒。又春時應暖而反寒，此非其時有其氣，傷人即發病，謂之時行傷寒者。小兒不能觸冒寒氣，而病傷寒者，多由大人解脫之時久，故令寒氣傷之，是以小兒亦病之。診其脈來一投而止者，便是得病一日；假令六投而止者，便是得病六日。其脈來洪者易治，細微者難治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時氣病候》 時氣病者，是四時之間忽有非節之氣。如春時應暖而寒，夏時應熱而冷，秋時應涼而熱，冬時應寒而溫，其氣傷人爲病，亦頭痛壯熱，大體與傷寒相似。無問長幼，其病形證略同，言此時通行此氣，故名時氣。世呼亦爲天行。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溫病候》 溫病者，是冬時嚴寒，人有觸冒之，寒氣入肌肉，當時不即發，至春得暖氣而發，則頭痛壯熱，謂之溫病。又

冬時應寒而反暖，其氣傷人即發，亦使人頭痛壯熱，謂之冬溫病。凡邪之傷人，皆由觸冒，所以感之。小兒雖不能觸冒，其乳母抱持解脫，不避風邪、冷熱之氣，所以感病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傷寒》 論曰：夫小兒未能冒涉霜雪，乃不病傷寒也。大人解脫之久，傷於寒冷，則不論耳。然天行非節之氣，其亦得之。有時行疾疫之年，小兒出腹便患斑者也。治其時行節度，故如大人法，但用藥分劑少異，藥小冷耳。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風熱諸方》 夫小兒心肺壅滯，內有積熱，因其解脫，風邪傷於皮毛，入於臟腑，則令惡風壯熱，胸膈煩悶，目澀多渴，故曰風熱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傷寒諸方》 凡嬰孩傷寒，少可以燥藥發汗也。發汗則孩子一向燥極於臟腑，熱極傷於心氣，多厥不可治也。若以性寒湯藥，陽受於冷，冷熱相擊，孩子一向驚叫不睡，熱衝於腦，頭縫開張，皮肉筋脈急脹，不可治也。若以性熱湯藥餌之，乃助於陽也。陽極則陰必爭也，四肢汗出如油，手足或熱或冷，多狂癲驚瘈，即不可治也。

《活人書》 小兒大人治法一般，但分劑小、藥性差涼耳。尋常風壅發熱，鼻涕痰嗽，煩渴，惺惺散主之。咽喉不利，痰實咳嗽，鼠粘子湯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黃赤，腹中有熱，四順散、連翹飲、三黃圓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白而酸臭者，胃中有食積，雙圓主之。小兒無異疾，唯飲食過度，不能自節，心腹脹滿，身熱頭痛，此雙圓悉治之。小兒身體潮熱，頭目碎痛，心神煩躁，小便赤，大便秘，此熱劇也，洗心散、調胃承氣湯主之。頭疼發熱，而偎人惡寒者，此傷寒證也，升麻湯主之。無汗者，麻黃黃芩湯；有汗者，升麻黃芩湯，皆要藥也。小兒尋常不可過當服涼藥，胃冷蟲動，其證與驚相類。醫人不能辨，往往復進驚藥，加腦、麝之類，遂發吐、胃虛而成慢驚者多矣。小兒須有熱證方可疏轉，仍愼用圓子藥利之，當以大黃、川芎等吮咀，作湯液，以蕩滌蘊熱。蓋圓子巴豆乃攻食積耳。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昏睡，口中氣熱，呵欠，頓悶，當發散，與大青膏。解不散，有下證，當下，大黃圓主之。大飲水不止而善食者，可微下，餘不可下也。

《幼幼新書・時氣》 《嬰童寶鑑》小兒時氣歌：時氣皆因節令虧，頭疼壯熱汗微微。良工若得看形候，須作傷寒病有歸。

《嬰童寶鑑》小兒時氣後，大小便不通歌：熱毒還從腑氣衝，便成結熱在腸中。身體苦煩多躁渴，更兼便溺不能通。

《嬰童寶鑑》時氣後爲敗氣歌：時氣還須早早醫，變爲敗氣切須知。乍寒乍熱無時度，或減或增體漸羸。

《嬰童寶鑑》小兒時氣躁渴歌：誰言吐下熱無餘，只爲元因臟腑虛。熱盛更虛皮肉澀，至今煩渴躁難除。

《嬰童寶鑑》小兒時氣後爲瘧疾歌：陰陽邪氣兩相並，臟腑陰陽力競爭。發作有期名是瘧，宜須療理莫留停。

《嬰童寶鑑》時氣後餘熱並夾冷氣歌：時氣雖然瘥，猶多餘熱停。氣塡須不食，夾冷面皮青。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夜熱晝涼瘟疫候歌：夜間遍體有如湯，纔到天明又復涼。非是鬼神爲禍祟，都緣臟腑有風傷。只消將藥醫脾臟，次使神方瀉大腸。患候但觀喉厭動，更看眼急鼻頭光。此病已傳瘟疫候，若能辯別是醫王。

此內因傷物，外因傷邪所致也。先當表散其毒邪，次用藥去其積。亦主至夜多汗，只在其頭額上有之，亦口中涎響也，脾風則然。多言有禍祟，非也。更請細看前後。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夜熱晝涼溫壯歌後云：此患緣饑過後，冷食滯脾胃，氣不行於諸經。夜熱晝涼先進生南星圓與三五服，後進檳榔散，相間與服。然後氣平和，又須當與白丁香膏取，或只以磨積方調氣。只不得便取，動難止，爲肚大，恐成疳疾也。

《幼幼新書・傷風》 《玉訣》小兒傷風候歌：鼻塞傷風肺受寒，喘咳驚啼卧不安。頰赤口乾頻發熱，吐瀉邪攻臟腑傳。

此患先與解熱，後下風涎，次平胃氣，故無誤也。

《幼幼新書・傷寒》 茅先生：小兒有傷寒候。身微熱，咳唾吐乳，鼻寒，咳嗽。此候因抱兒子當風處，吹着背俞至此。所治者，當日下天麻散一服，硃砂膏二服，其患即愈，不得誤動臟腑。

茅先生：傷寒變蒸，夾驚夾食，中風，所中傷寒各說不一，因依根源各別，下藥有殊。如調理上件傷寒傳變，吐不可止，大小便不通，大渴，耳內膿

出，身上生斑點赤，心狂，眼直視，鼻口乾燥，死候不治。

漢東王先生《家寶》傷寒病證：嬰孩小兒單傷寒者，渾身壯熱，鼻流清涕，身上寒毛起，咳嗽欲喘，宜用解傷寒紅綿散三二服，間調胃氣，進乳食觀音散三二服。如有餘熱未退，睡裏多驚，須進七寶輕青丹三二服，再服調胃氣觀音散三二服。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傷寒可醫者七：

鼻內清水是傷寒。鼻者是肺之外應，傷寒故外風吹着身，皮毛及髮皆主於肺，故令外涕流出清水，身寒毛立，後則身熱躁叫，口乾，耳冷，汗出，塞傷寒。傷寒者，是邪氣傷其正氣，正氣軟弱，則不能主於身，被邪氣攻出，故爲汗。汗出多則令面黃無力，後若不止，則體虛生風，宜補實之。

鼻塞是傷寒。傷寒是外邪傷肺，所受則正在肺，邪氣傷正氣則滯，榮衛不通，故乃鼻塞。是發汗後更與通關藥耳。

面赤是傷寒。傷寒是傷氣及邪氣入腹，其肺當旺，不肯受邪。肺者受患，其初傳心則心氣虛，故令面赤則口乾，夜間不卧，陰陽相剋，日中可解，則涼藥服之。

吐白水是傷寒。何以吐白水？其傷寒受在於胃，其胃氣爲邪所傷，胃弱則吐白水。若吐食則入脾，差後須變身黃。脾胃俱象土，故色黃，宜早暖脾胃耳。

兩眼黃赤是傷寒。傷寒是先受在脾，在其色黃。次傳在肝，主眼，故邪傷於肝，故共脾邪入之，故令眼黃赤，宜以洗肝後發汗耳。

小便黃赤是傷寒。傷寒者，寒氣傷肺，肺虛故不受於心，心實傳腑。心以小腸爲腑，受邪則滯，榮氣則赤，後則尿如血。通小便後取之。

不可醫者六：

傷寒面黑者不治。傷寒氣傷皮膚，本入肺，肺傳腎。腎主水，水屬北方，其色黑。復傳心，心屬火。其水大能克火，故令面黑，不治。

傷寒大小腸痛不治。其傷寒受在肺，肺以大腸爲腑，臟不能受，倒傳出一臟，不再傳入心，則火克金；心將小腸爲腑，故大小腸痛耳。

傷寒忽作鴉聲不治。此是傷寒，邪氣傷肺。肺主聲，肺被邪傷，絕則聲出不迴。如便作鴉聲，是肺絕也。

傷寒叫聲不出不治。此是傷寒入腎失解，腎氣絕，不能作聲，即死耳。

傷寒糞黑不治。何以瀉黑血糞？其傷寒邪傷肺，肺絕不能行血。其血黑色，從大腸中下，如死鵝鴨一般，即死。如大便無赤黑不妨，卻是熱盛，宜與涼藥耳。

傷寒爪黑不治。爪黑者，傷寒傳肝，其邪勝，正氣絕。肝主筋及主諸爪甲，肝絕則不能榮於爪，故爲死之形也。

右件，其傷寒皆是邪氣傷於臟腑，滯其血氣，則寒熱，血脈亂，不能飲食。其頭痛面赤者，則是陽毒。其面青不語，多哭，身寒，是爲陰毒。凡傷寒，三日前宜汗，三日後宜轉。又云：陰毒宜迴陽，先與熱藥，後方汗。陽毒宜解。先與涼藥，後與汗之。取轉亦此說。三日前汗，三日後轉，此大略之言耳。有初得便宜轉者，有得之三兩日後宜汗者，不可拘此。

《嬰童寶鑑》：小兒傷寒爲客風傷於腠理，攻於皮膚，故身熱，頭痛，不食，氣多嘔逆，驚啼，面赤而喘。

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傷寒瘟疫者爲何？答曰：神氣雖圓，性情未定，衣裳不擇於厚薄，或恣情而脫着，嬌縱不常，生冷盡意；或過餐寒熱之物，因此致患頭疼，氣促，發熱增寒。或飲多尚渴，或虛汗連連，精神咳嗐。因綿綿用藥，須精審其根源，察病表裏，仍看脈體，未可便下，切須要知虛實，消停藥分，切在意處方治之。

《惠眼觀證》：傷寒外證，一見眼睛黃赤及鼻塞，遍身壯熱，口鼻出清水，非時冷汗，加之咳嗽氣閉，毛起，小便如粉汁，此皆是傷寒候。傷寒候如覺面帶黑色，大小腸乾痛，上吐下瀉，氣又刺痛，耳內膿及眼生浮膜，皆惡候也。

《惠眼觀證》：小兒傷寒形候亦分數類。有兼驚，挾實驚氣，溫候三證。一兼驚者，因患驚風，三日後治得驚退，第四日至五日忽有嗽，息粗大，面色恍惚，變動無時，上渴不止，急且治脾，宜下麥湯散，平胃圓，附子散。萬一記之，不得下冷藥，恐冰卻脾氣，伏熱不退。二挾實者，本因孩兒肥實，吃食無度，傷飽而閉卻胃氣。其候嘔逆，一見唇紅面赤，便問曾吐嘔逆無，如已曾吐嘔逆，必須頭痛或瀉不止，乃用鮓湯圓，通利後勻氣散，夾麥湯散服之。驚氣者，本因氣膨脹，咳嗽，咽喉中涎響，心間煩躁，臟腑疼痛，夢中虛驚，先用烏犀膏滾涎，次下麥湯散及大驚圓，相夾服，至兩日，方下鮓湯圓，通利二三日，氣行後常服醒脾平胃湯藥。如傷寒後，或遍身生黑黯血，所謂蘭斑形證，不可用藥。三溫壯者，亦渾身微熱面紅，常困睡，微汗，因客風吹着毛竅，冷氣

急，鼻塞，大體與變蒸相似，只下麥湯散與紅綿散治之亦安。

《小方脈》論傷寒皆因三陰三陽受病，緣未辨東西，不能言語，雖即遍身壯熱，四肢不任，其狀多喘，難爲識候。凡傷寒與諸熱疾皆同，奈諸熱不生呻吟，惟傷寒呻吟眉聚是也。宜服麥煎散。

茅先生小兒初受傷寒候歌：小兒傷寒身壯熱，面赤唇紅眼赤黃，身上寒毛初凜凜，更兼冷汗潤汪汪。鼻中清涕涓涓滴，小便如粉又如漿，上喘鼻塞將加嗽，口乾嘔逆是尋常。看有諸般難治療，別爲章句好看詳。

茅先生小兒傷寒死候歌：傷寒吐不止，便溺更難通。汗後發熱渴，耳中瘡潰膿。身生斑黑點，鼻丘出傾筒，咳嗽四肢厥，心狂下所攻。體軟睡不寤，腹脹喘聲雄，手足心熱痛，此候命須終。

茅先生小兒又傷寒死候歌：小兒傷寒面黑色，耳內有膿聲噎塞。氣逆吐瀉轉加增，大腸乾泄眼浮極。醫士精神還更昏，千萬歸泉休廢力。

《玉訣》小兒傷寒候歌：鼻多清涕肺傷風，寒氣相傳鼻不通，壯熱脈浮生內熱，發驚涎盛轉加濃。

夫小兒傷寒者，先與治風，後與下涎，次調胃氣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正受傷寒候歌：傷寒初得渾身熱，惡哭多啼無喜悅，眼紅臉赤類驚風，卻被醫人道驚熱。但須涼膈莫令渴，渴便飲水無休歇。若將三黃散子服，汗出身輕便無熱。

風邪寒入肌體，汗閉熱氣內蘊，致使煩躁而多渴，喘嗽，汗不得泄，發熱不止。若服冷藥太甚，則使汗不出而反作別候也。須先出汗，次涼膈方愈。若不然，則慢脾，慢驚緣此得之。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正受傷寒歌一同。後云：此爲正受傷寒，目急，壯熱，氣喘嗽，面赤。先與解表散吃，後用南星圓退風熱，如不退，卻將三黃散與吃。

《幼幼新書·囟風傷寒》 茅先生小兒有囟風傷寒候：氣急吃乳不得，身溫熱，鼻塞。此候因母夜間抱兒子睡，鼻孔內氣衝着小兒囟門，奈小兒子頭囟未合，被熱氣吹着而鼻塞至此。所治者，用葱涎膏塗囟門上，然後用鎮心圓磨與下之，氣通即愈也。

《幼幼新書·夾食傷寒》 茅先生有小兒中夾食傷寒候：大熱嘔逆，肚膨，上渴泄瀉。此候因與物食所傷，而五臟結實所得。治者先用青金丹與下三四次，方下醒脾散、勻氣散與服。如有咳嗽，即下麥湯散調理治之，即愈。

漢東王先生《家寶》云：夾食傷寒並單有積，證候稍異。如從膝下冷者，爲單有積，必潮熱，宜取之，即補。如膝下熱者，並渾身熱，面色青，則是夾食傷寒，須先理傷寒，後取之。以上病證並在審度用藥，無不應驗。

漢東王先生《家寶》夾食傷寒病證云：夾食傷寒者，面青吐逆，渾身發熱，或發渴，煩躁頭疼，宜用水精丹取之。至天明須取下，準前用觀音散三二服補之，後下薄荷散三二服，解其寒氣。如漸有退候，恐餘熱未退，宜進七寶輕青丹三二服，間以人參散三二服調之。

《石壁經》三十六種夾食傷寒候歌：夾食傷寒先自熱，內中有物傷形節。面上紅斑有似丹，開口時時生燥渴。先表方知醫有功，次取赤爲神妙訣。微微取動一兩行，臟腑調和自安悅。

此因氣血弱，即所食物滯在脾胃，使肌肉上或面上如豆大或指面大赤斑點，主至夜間不眠，多渴。看輕重，先取其積，次和胃氣、退熱，再看證候調整。

《三十六種》內夾食傷寒候云：此候宜服白附子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夾食傷候云：此候面上有點子，多作疹。

《仙人水鑑》：孩子傷寒與熱不同，有三兩說。因奶寒亦號食傷寒，熱氣逼之爲病傷寒。二途各使此方，救療孩子食傷寒且療乳母法。

附子充湯煮黃鷄肉擘細，薑葱去皮，更入牙硝三二分，充湯早吃治孩兒。

右附子煎湯去滓，煮黃雌鷄肉，入葱白、薑、牙硝作羹，空心食之。

《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茅先生有小兒中兼驚傷寒候：大熱狂躁，荒虛亂言，上渴，此候因驚熱候傳此。所治者，急用麥湯散三服，微汗出；次日下朱砂膏二服，熱漸退；第三日下青金丹通之，次用勻氣散，醒脾散相夾與服。第四日身猶有伏熱，即下大附散夾迴陽散與服，即愈。

漢東王先生《家寶》夾驚傷寒病證並方。夾驚傷寒候：渾身壯熱，心躁發渴，睡裏多驚，手足不定，兩面頰赤色，眼腥瞪，小便赤。宜用薄荷散三二服及輕青丹三二服，間用調胃氣藥，更進七寶牛黃圓治驚及金蓮散三二服退熱，如依次用藥不退，往往變作驚風，自有驚風諸方。

《玉訣》小兒傷寒驚搐歌：傷寒驚搐即生涎，胃熱乘虛遍體斑，頰赤口乾

皮受熱，涎高風盛發狂言。

風盛太過者，先與解之。涎實者，下之；傷冷，溫之；熱即利之。利涎調氣，即無誤也。

《玉訣》小兒傷寒驚搐候歌：傷寒熱病胃邪攻，燥渴頻頻面色紅。本是先傳心與肺，急須解利治驚風。

此乃傷寒在表，宜坯煎散，次烏犀膏利涎，又與調榮衛，切忌用熱藥。

《石壁經》三十六種夾食驚傷寒候歌：

腳冷頭燒氣不和，漸生喘急愛眠多。有時夢裏須頻搐，極嗽生涎不奈何。吐沫且汗方爲妙，解熱消涎去久痾。汗出除驚方已疾，其餘平藥與調和。

先調氣，次發汗和解，解即涼膈，膈涼則涎自化矣，涎化則搐自住。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夾驚傷寒歌一同。後云：此患有先受傷寒後受驚，亦有先驚而後受傷寒。如先受傷寒，即先退傷寒，後退驚；先受驚即先退驚也。如退驚與南星圓，如有餘熱更一服大青膏，如退傷寒即與解表散，後服調胃散。

《保生論》小兒傷寒並夾驚候：其脈浮洪傷寒者，小兒內停冷乳、包嚫之食，外傷冷風於腠戶。令兒面色黃，兩頰紅色，鼻塞氣喘，身上寒毛起，鼻流清涕，咳嗽噴嚏，煩躁吐食，頻多下泄，小便如粉，皆是傷寒候。若加睡中驚擲狂叫，卧不安穩，是夾驚傷寒，宜與坯煎散並三服出汗，次與鎮心圓。若只大喘啼叫，是傷寒正受候，宜與三蘇散三服，次與麥湯散三服退熱。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傷寒論》 經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熱病、有溫病、有中濕、有傷寒。其所苦各不同。此五者配入五氣，隨四時爲病，故春風、夏熱、秋燥、冬寒、中溫，而傷寒則居一焉。其四時之病，皆謂之傷寒者，乃總概之名也。內熱病者，乃盛暑之時，炎熱之氣中人爲病也。又名曰中暍。濕病者，乃雨露霜霧，烟嵐水漬，濕氣中人爲病也。小兒無此二病，謂小兒不治家事，未有幹辦，早卧晚起，不致衝冒故也。外傷風、傷寒、溫病，小兒有此三病。謂嚴寒、厲風、溫氣，無所不至，小兒肌肉脆軟，氣血柔弱，易爲傷之故也。是三病者，其證其脈，不可診切。兒稍大者，可切脈而別之。傷風之脈，陽浮而陰弱也。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濇也。溫病之脈，行在諸經，未知何經之動，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也。若嬰小未能診切者，但看其形候耳。

傷風者，乃四時八方爲厲之風傷人。其候昏睡呵欠頓悶，口中氣熱，或自汗惡風發熱，鼻鳴乾嘔，熱多寒少，面光而不慘，手足皆熱，煩躁，治當發散。有飲水者，有能食者，有不能食者。其飲水能食者，可微下之，餘不可下也。

傷寒者，乃冬時嚴寒之氣傷人。入於腠理，當是之時，壯者氣行而已。怯者則著而爲病，其即發者爲傷寒，至春發者爲溫病，一云在夏至之前，非時行溫氣之病。夏發者爲熱病。一云在夏至之後，非中暍之熱病。其候面赤，渾身壯熱，頭痛體疼，鼻塞聲重，清涕欬嗽，寒毛立，氣促急，或嘔吐白水，寒多熱少，面色慘而不舒，手足指末微冷，不煩躁而惡寒。傷風者，不惡寒而惡風；傷寒者，不惡風而惡寒。其惡風者，當風而乃憎寒也。其惡寒者，雖不當風而亦自憎寒也。以此別之。治者若脈洪盛，身體壯熱，頭痛面赤，四肢暖者爲陽證，宜汗之。若脈微細，身冷不甚，頭痛體疼，面青四肢冷者爲陰證，宜溫之。

溫病者，四時之間，非節候邪氣傷人。如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冷，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言此時通行此氣爲病，無少長略同，故名天行時氣，又名時行溫病。其候頭痛身重，壯熱體疼，與傷寒相似。但臨時看其脈與其證，屬何經受病，隨經而分別之，以爲治也。以上三病，通以傷寒爲治。邪在外者，解之汗之。邪在內者，溫之下之。當隨證按法而行之。錢乙言傷寒男體重面黃，女喘急面赤，各憎寒，口中氣熱，呵欠頓悶項急，此乃不分傷風傷寒而概言之也。況傷風、傷寒，證候傳變多端，自有專經可憑。孫眞人云：治小兒與大人無異，惟減用湯劑極少耳。更有傷風寒而兼食者，俗呼謂之夾食傷寒也。其候壯熱煩渴，鼻塞聲重，四肢困倦，眼黃腹中脹痛，涎唾嘔逆，或呵欠頓悶。治者不先攻所傷，但先解表，候表解然後下之，則病與食皆去也。若不顧其表，便以藥攻之，多致結痞也。又有因失饑而食寒飲冷，傷於脾胃，而中風寒。其候胸膈不快，腹脹而痛，面色唇口皆青，手足逆冷，脈沉細者，此寒傷於脾，病屬太陰。庸工不識，以爲胸膈不快，妄用針灸，或便投駃藥，則胸膈愈不快而吐利，只一兩日間，便致危殆。此不明之誤，非其治也。所謂傷寒，本經藥證甚多，難以具述。今採其小兒常所患者之方，及有所兼見之證，略爲條叙。

傷風寒，手足冷，身熱，面赤頭痛者，此脾怯也。宜先和脾，然後發散。

傷風寒自利者，脾虛也。宜先補脾，然後發散。未差者先調順其中，有下證者微下之，有驚者退之。

傷風寒，腹脹而喘者，脾虛也。宜先補脾，去脹定喘，候喘定，然後發散。

傷風寒得下後，大勢已退，而餘熱未解者，是下之太過，胃虛而熱乘之故也。胃中虛熱者，飲水無多，當生胃中津液，津液得生，則熱與渴皆止矣。

傷風寒，其熱在外者爲表病，若未入於裏而下之太早，裏虛氣逆，熱結胸中，堅鞕而痛者，此爲結胸。但若硬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氣。若因飲水得者，則爲水結。若三四日外，熱入於裏，則腹滿痛，內實有燥糞者，當下之。若熱入大腸，則爲大便秘澀不通。若熱入小腸，則爲小便難澀不通。熱入大小腸，則爲大小便不通。熱入脾胃，脾胃屬土，候於肌肉，熱盛蘊蒸於外則爲發黃，熱熏於心胸則爲煩躁。津液耗減者，則爲發渴。熱上衝咽喉口舌者，則生瘡疼痛。有血泄者，血得熱則流溢妄行，從鼻出者，則爲衄血；從口出者，則吐血；從大便出者，則便血；從小便出者，則遺血。若壯熱未汗，躁喘鼻鳴，因衄一升數合而熱得歇者，病則解矣。若出至二三升者，危矣。若熱毒積滿於內，不得時下，致毒乘瘀血，則煩盛發狂。若鬱塞昏怯者，傳變入陰，則四肢厥逆，面青體冷，下利清穀，並當隨證施治。

錢乙論傷風、傷寒、瘡疹、傷食、壯熱、昏睡，一皆相似。若倉卒未能辨認之間，但與升麻葛根湯、惺惺散、小柴胡湯，此數藥通治，甚驗。

《聖惠方》云：嬰孩傷寒，不可用性燥藥發汗。燥加府藏，熱極傷心，則厥逆而難治。又不可用性熱藥，乃助陽。陽極則陰爭，四肢汗出如油。手足或冷或熱，多致發狂，顛癎搐搦，爲難治。又不可用性寒藥，寒則陽受其冷，則寒熱相擊，一向叫啼不睡，使熱上衝於腦，則頭骨縫開爲難治。予流落錢塘，就館於親豪蘇伯正防禦家。伯正以醫治傷寒名聞，予常觀其用藥次第。若小兒傷寒壯熱，頭痛體疼，脈大鼻塞聲重，噦欬呵欠，惡風憎寒，病在表可汗者，用銀白散，熱多者甘露散。有食飲宿滯，脾胃不和者，以安胃丸間服。胸膈不快者，以香殼散間服。煩渴飲水，或作寒熱者，靈砂散間服。有驚者，天麻防風丸、人參化風膏。涎盛欬嗽者，小珍珠丸。如此施治，隨手得愈者，十有八九。餘一二者，乃病久傳深，或已成壞證，方纔請召，亦依法調治，乃得痊可。其所用之藥，多非古方，性不燥熱，率皆溫平，是謂達南北之異地，識寒熱之所宜，深通古人治病之大體也。

《仁齋傷寒類書活人總括・小兒傷寒》 或問：小兒傷寒可得聞乎？曰：小兒傷寒，與大人法度則同，但分劑少異，用藥少冷，已略陳於前矣。然而驚風、瘡豆亦嘗贅布，此尤不可闕，請發明藥證而條析之。惡風惡寒者，必限人藏身，引衣密隱，是爲表證，可微取其汗也。惡熱內實者，必出頭露面，揚手擲足，煩渴燥糞，掀衣氣粗，是爲裏證，可略與疏利也。至若頭額冷，手足涼，口中冷氣，面色黯淡，大便瀉青，此則陰病裏虛，當以溫藥救其裏也。舉是三者，汗下溫之法可以類推矣。發汗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加黃芩，解肌用香麻散加乾葛，通利四順清涼飲，微利人參敗毒散，溫裏理中湯，厥冷甘草乾薑湯。尋常感冒，惺惺散或參蘇飲。傷風發熱，人參羌活散或天麻防風圓。壯熱者，升麻葛根湯。潮熱者，生犀散，小柴胡湯加大黃。小便不通者，導赤散、五苓散、甘露飲。表裏俱熱，如表裏俱見之證，洗心散主之。咳嗽則人參潤肺散加紫蘇。夾食則異香散、紫霜圓輩。然亦視其小便或赤或白，可以知裏熱之有無；或清或濁，可以知裏熱之輕重。幼而嬰孩，則以虎口指紋之紅色驗之。長而童孺，則以一指按其三關，據左手人迎之緊盛者斷之。所謂七十二證，某證某方，皆無越張朱格例，特不遂小小分劑而中病則止也。不然《幼幼新書》駢集小兒傷寒，雖略舉《巢源》一二，而終篇以《活人書》爲法，果何意哉？故附于卷末，以備學者之觀覽云。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傷寒》 傷寒之候有多般，一概推詳便究難，面目俱紅時噴嚏，氣粗身熱是傷寒。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傷風》 惡風發熱頭應痛，兩頰微紅鼻涕多，汗出偏身兼咳嗽，此傷風證易調和。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夾驚傷寒》 身微有熱生煩躁，睡不安兮神不清，此是夾驚感寒證，亦須先表次寧心。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夾食傷寒》 鼻涕頭疼時吐逆，面黃紅白變不一，此因夾食又傷寒，發表有功方下積。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下後傷風》 表而未盡邊宣通，通後從而喘氣攻，此是陽微陰弱證，肺經再受有邪風。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夾風傷寒》 孩子傷寒又夾風，目多眵淚臉腮紅，太陽冷汗微生喘，口水如涎滴滿胸。

《活幼心法・活幼心證・風寒互證》 風寒雙中汗難通，重下雄黃散是功，

得汗來時猶可治，莫教不汗變張弓。

《活幼心法·活幼心論·傷寒》 按仲景《傷寒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四時正氣之序也。惟冬時嚴寒，去寒就溫，不致於傷。偶然觸冒名爲傷耳。小兒在襁褓中，或長成而稟賦虛怯，苟失其養，百病蠭起。故傷寒多得於秋冬，或薄暮清朝。蓋秋冬多冷，夜起便送或遽出風寒之地，爲邪氣所侵，旋即噴嚏凌振，五指稍冷，關紋不見，面目俱紅，慘而不舒，氣粗體熱，無汗惡寒，是傷寒也。或面色光而不慘，汗出惡風，是傷風也。其候與大脈科若同而異，治療之法亦相去不遠矣。餘外不然。蓋以小兒是純陽之體，用藥不可太熱，此醫門八法所謂治小兒無熱一也。然仲景一十六條三百九十七法，前賢名曰《金匱》，豈不貴哉！兼五運有太過不及之異，六氣有逆從勝伏之差，變生災眚，應在人身，或遇客邪臨御，藏氣虛弱，因受其病，謂之時氣。又與傷寒不同，乃四時乖戾之氣，如春應暖而反寒，夏應熱而反冷，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人感冒中傷而有病者，不擇地之遠近，所患一同，當以何經、何藏所受病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此仲景之妙旨。然治小兒傷寒、傷風與大方相同者，若發熱身無汗，麻黃湯主之。以表實無汗，榮血受邪而設也，得汗則寒邪發泄而無壅遏之患。若身熱自汗，桂枝湯主之。以表虛自汗衛受邪而設也，解肌則風邪疏散而無壅滯之患。凡治病之要，尤在臨機審察，庶無誤矣。

夾驚傷寒，其候謂感寒時忽受驚觸，情性昏沉，身微有熱，心燥或渴，睡中多驚，手足動掣，面紅痰嗽，齩牙呵欠，山根準頭皆淡青色，兩眉下有紫紅見。論其得病之由，或被驚發熱後感寒邪，或先感寒邪後因被驚，遂致兩熱相乘，所有此候。宜百解散發表，次牛蒡湯治驚熱、散邪氣。若看證大，蓯蓉當歸散、三解散，閒以無驚圓、琥珀抱龍圓與服。

夾食傷寒，其證鼻流清涕，頭疼發熱，晝輕夜重，時復吐逆，噫氣酸醙，面黃紅白變之不一，目胞微浮，乍涼乍熱，心煩發渴，腹痛脹滿。皆因飲食過傷，又感風寒，激搏而熱。其熱氣與食熏蒸於胃，胃爲水穀之海，脾實則能剋化，今脾胃因飲食所傷，致有斯疾。先煎小柴胡湯加生薑自然汁同服，或五苓散入薑汁，沸湯調下，與解寒邪、溫胃止吐。次用百解散及當歸散，水薑煎服，疏解外邪。溫正胃氣烏犀圓，去積勻氣散，止補參苓白朮散調脾胃則瘉矣。

下後傷風，其候兩臉微紅，眼胞浮腫，發熱痰喘，飲食少進。此則亦因外感風寒，未經發散，下之失宜，邪氣未除而正氣有損，調理又遲，致榮衛不和，正氣失守，脾胃尚弱，過傷飲食，名爲食復。用小柴胡湯和解，次三稜散調治。或因下後體氣虛弱，腠理不密，遽出風寒之地，易爲感冒，此爲再經。外邪侵襲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寒外侵於皮毛，內合於肺經，致有痰熱喘急，肺主氣故也，亦宜發散。表邪既退，然後調脾，使中州之土固守，則何患乎外邪得以侵襲哉。用五苓散加麻黃，去節存根，沸湯泡過，功全表裏。水薑煎服。其解表散、惺惺散、枳實湯、或當歸散加陳皮，水薑煎服，以和中散調理。

夾風傷寒與前證相似，但臉紅身熱，氣粗微喘，目淚口渴，手足皆溫，太陽冷汗，口水流滴胸前，時或惡風。此因先傷寒發熱日久，未經解散，將傳入裏而又感風，風熱相搏於內，致心脾蘊熱，熱氣上逼，口舌發瘡，名爲夾風傷寒。諸熱引肝風，目多眵淚，口燥發渴。手足溫者，邪將傳裏。口水不止而加生瘡者，熱上蒸也。太陽冷汗者，表之之虛也。邪實表虛，證在半表半裏之間，宜以小柴胡湯加桂爲用，疏滌肝風；羌活散、和解四順飲，去上焦熱，則口舌之證乃除，而重感之邪亦得消釋。

風寒互證，《活人書》云：脈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風喜傷衛，寒傷榮，榮衛俱病，仲景以大青龍湯治之。然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衛皆虛，疾由生矣。蓋兒小者，因抱養失宜，風寒不避，致有斯疾。兒大者，或因水浸雨侵，或因向火脫著，遽然出外，外邪乘虛而襲，汗閉不通，其後或冷或熱，昏醒不定，名爲風寒互證。但小方用藥，品味分兩不與大人同。若此證一汗，風寒既除，惟當順氣化痰，愼勿投峻補之劑，熱氣得補則復盛。

《活幼心法·治暑風用藥次序》 衡州萬戶張侯寓屯田日，長子三歲，六月得患不語，手足踡縮，已經二旬。命余至彼，諸醫議論不一，觀外形面垢有熱，氣促流涎，口眼喎斜，不省人事，次則手足俱冷而踡縮，身背反張，診六脈沈，按而取，獨心肝脈虛而細數，餘脈緩弱。余曰：面垢，色脈細數，此因中暑感風，前賢所謂暑風者是也。手足冷縮而不伸，或服涼劑太過，寒之使然。若手足溫，其效自速。愚以治暑法，分陰陽，順中氣，五苓散加寬氣飲，薑汁沸湯調下。三服，其證稍慢，次疏風和榮衛，百解散加荊芥、人參、當歸，水薑煎投。隨以溫灰湯澆洗手足，藥一服、洗一次，至八九次，手足溫則血活，活則筋舒，舒則手足運動如常。餘熱未除，消暑清心飲主之。聲音不全，二聖

散取效。調理惟用萬安飲。恰九日，前證俱減。張侯曰，此子更生，端藉藥力，不敢忘也。因筆漫記，後有是證，仿此活人，亦方便心矣。

《活幼口議·小兒傷寒正受夾驚夾食》 議曰：正受傷寒，所由感受邪冒冷，脫着傷於腠理，輕即傷風，重即壯熱，頭痛，鼻塞，流涕，斯乃正傷寒候。又有傷風、傷暑、傷冷、傷濕，皆能作熱，困乏，但不咳嗽。又有夾驚，因驚之時而又傷寒，故云夾驚傷寒。又有因食之時，而感受寒邪，故曰夾食。大抵傷寒或有他證，似積之類，切不可妄下。若下之太早，表裏俱虛，難以調理，謂之壞證。大人壞證，猶尚可藥。小兒壞證，救療無門。哀哉！凡傷寒有驚候，亦不可下驚藥。雖是夾驚證，亦不可用驚藥。幼幼傷寒，只可表解。雖曰用表，不可令兒汗出，如王氏杜薄荷散，《和劑方》人參羌活散之類。若熱在裏，讝語，鄭聲，於證當下者，只用散末藥，七寶洗心散，四順飲之類，不可用以圓子，或以取積藥下之。其熱不去，反成無辜。夾食者，於理用下，宜紫霜丸下之，量其虛實而用，須究問先傷寒後夾食，或先夾食後傷寒。然傷寒夾食，乃在於食時之間，惟母覺知其先後，多是不覺。若知其理，以後受者而先調理。既不明其先後，即可表解，以候裏證，有者方可與下，尤爲善也。且下與表二理，不可併行，有乎得失。且如《家寶》有云：三日前在表，三日後在裏。斯乃大概約而言之，恐後人傳之不當，及爲其害。凡傷寒在表即解，在裏即下，不可以日限爲拘。其或有在表裏之間，亦宜和解。又不愈，小柴胡湯治之。又不愈，候傳裏，下爲良。切不可意急取愈，宜在用心明究表裏。若也審察妄忽，用藥不當，吁哉！

《活幼口議·小兒傷寒》 小兒傷寒證候，止議三種，乃爲正要。有正受、夾驚、夾食。前述傷寒並用脫甲散。其病既分三種，須當究論輕重。鼻塞，小便赤，欬嗽，關竅不通，壯熱，面紅，頭疼體重，渾身手足俱熱。

凡治小兒正受傷寒，及感寒邪，傷風諸證，宜服人參羌活散。小便赤色，或心神不寧，病在表裏之間，或再復發，宜與小柴胡湯一二服。

凡治小兒夾驚傷寒，神困昏悸，頭疼氣粗，宜服王氏杜薄荷及消風散。

凡小兒夾食傷寒，即先與微利，次與脫甲散，或人參羌活散。下之，紫霜圓爲上，取微利爲度。大抵小兒傷寒，不可重表，亦不重下，亦不可併行表下之理，令兒虛乏困重，即成壞證，難療。

議曰：凡小兒傷寒，雖無多事，須是認證分明，應傷寒傷風只可表，惟有夾食宜用下之。凡夾食傷寒，腳微冷，似有積證相類。但此等傷寒，自是不同，不可不問知其端的，然後次第進藥。仍丁寧病家，令避風濕與忌生冷，勿令強力，無恣飽餐，恐勞胃氣，其病再復。且醫家調理，即須審度，無有是瘡疹盛時，及左右鄰舍有無所患之者。若或有之，亦不妨事，但表解藥與服，不可妄投驚藥，餘無恙矣。惟有壞證，蓋由前人用藥不當，撥亂陰陽，故致爲壞；或因觸受風邪，故致爲壞；或因強力食毒，故致爲壞；或用冷溫傷經絡，故致於爲壞。壞則難拯治，醫學宜乎疚心而已。凡小兒傷寒候，惟有咳嗽一證，不爲容易。若有此證，宜服人參枳實湯，尅效萬一，勿可攻擊。善醫者察之爲良。

大效人參枳實湯　治嬰孩小兒傷寒後氣不和順，喘急咳嗽，胸膈鬱塞，日夜頓悶，神困力乏，不思飲食。仍療虛痰煩滿頭目昏暈。但是傷風感冷咳嗽，並宜服之。

議曰：小兒傷寒作熱頭痛等證，或已發散退熱，或已化痰定喘，或已安神定志，或已開胃進食。兒孩平復，父母忘憂，喜之甚善。尚有一證，日夜咳嗽，多方不愈，良由元受邪氣入肺葉內，無能得出，不堪吐利，何由而安？凡兒傷寒後，及感風咳嗽不愈者，宜服此方，湯使煎令如法，椀盛盞蓋，將口就吸，徐徐服之，不過三五次瘳痊。此方瀉肺補氣，寬膈化痰，滋潤五臟，和益三焦，不惟理嗽，調中更善。

《世醫得效方·小方科·外感》 傷寒傷風，鼻塞頭痛，或鼻流清涕，唇紅，面赤，焦啼。凡傷寒宜解表，幼者麥湯散散發，額上有粘汗妙。滿口生瘡，頻出汗，只在頭上，光如油，難治。

《明醫雜著·傷風流涕》 小兒八歲以下無傷寒，雖有感冒傷風，鼻塞流涕，發熱咳嗽，以除痰爲主，略加微解。凡散利、敗毒，非幼稚所宜。感冒輕者，不必用藥，候二三日多有自愈。

薛己按：前證若手足冷或腹脹，脾虛也，用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若腹脹或氣喘，肺虛也，用四君子湯加柴胡、升麻。經云：肺主氣而司皮毛。肺虛則腠理不密，外邪易感。凡發表之後，其邪即去，用補脾肺以實其表，庶風邪不能再入。往往表散之後，熱嗽不退，復行發表，多變壞證。

吳江史玄年子，傷風，用表散化痰之藥，痰盛咳嗽，肚腹膨大，面色皎白，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也。余用六君子湯加桔梗，一劑頓愈。至三日，前證仍

作，鼻中流涕，此復傷風寒所致，用前藥加桑皮、杏仁、桔梗而愈。

史少參季子，喘嗽，胸腹膨脹，泄瀉不食，此飲食傷脾土而不能生肺金也，用六君子湯一劑，諸證悉愈。

史木川子，六歲，感冒咳嗽，發散過度，喘嗽不食，用六君子湯加桔梗而愈。時四月，隨其父巡視耕種，忽發寒戰，仍復咳嗽，或用發表之劑，痰中有血。余曰：此成肺癰也。次日吐痰兼膿，用桔梗湯而愈。後元氣未復，大便似痢，或用五苓、黃連、枳實之類，痰喘，目劄，四肢抽搐。余曰：此脾氣敗而變慢脾風也，辭不治。果然。

《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小兒傷寒初得，渾身發熱無汗，多啼笑，看眼急，有如驚風，但用發散退熱，莫令發渴。如渴，便欲飲水不歇，當發散，羌活散、三黃散、柴胡散、抱龍丸。或虛煩，可用竹葉湯。如嫩小兒，當服洗心散、薄荷散、紅綿散。四肢發汗，自然精神喜悅。感傷寒之重者，當依仲景之法治之。又有傷寒夾驚，先要發散，其乃退熱化痰截驚，乳下嬰兒，抱龍丸、羌活散加荊芥、防風、三黃散微利痰熱，次用柴胡、黃芩藥調理，管取向安。葱白湯亦可服。

《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夫小兒傷寒，得之與大人無異。所異治者，兼驚而已，又有因夾驚食而得。治法與大人一同，但小其分劑，使藥性稍差耳。仲景云：春氣溫和，夏氣炎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于四時之氣，皆能爲病。冬受寒毒之氣，其即時而病者，頭痛身疼，肌膚熱而惡寒，名曰傷寒。其不即時病者，寒毒藏于肌膚之間，至春夏陽氣發生，則寒毒與陽氣相搏于榮衛之間，其病與冬時即病無異，但因春而發，名曰溫病。至夏而發，名曰熱病。陽熱未盛，爲寒所制，病名爲溫。陽熱已盛，寒不能制，病名爲熱。故太醫均謂之傷寒也。然熱病、傷寒、溫病、時氣，傳變無異也。凡時氣者，四時之間，有不正之氣也。爲春應暖而反寒，夏應熱而反冷，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氣之中人，則頭疼壯熱，咳嗽氣粗，煩渴心躁，恍忽驚悸，傳變與傷寒無異。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治法：三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升麻湯、解肌湯主之。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調中湯、射干湯、半夏桂甘湯，可選用也。秋濕、冬溫，治濕則利小便，治冬溫亦宜解利。其利小便也，則以五苓散輩。其解利冬溫，宜葳蕤湯。蓋冬溫者，感溫氣而作。寒疫者，暴寒折人，非觸冒之過，其治法不同，所施寒熱溫涼之劑亦異。不可拘以日數，發汗吐下，隨證施行。要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以平爲期，不可以過，此爲大法。湯氏有七寶散加減服之，併與乳母尤好。有熱者加升麻湯加柴胡、黃芩等劑治之。柴胡石膏湯極效。

《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凡治小兒傷寒，須辨表裏，表裏不分，汗下差誤。古人云：桂枝下咽，陽盛即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傷寒有表證，有裏證，有半在表、半在裏，有表裏兩證俱見。然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下，在半表半裏者，宜和解，表裏俱見，隨證施治。無表裏證，用大柴胡湯下之。其表證者，發熱，惡寒，身體痛而脈浮，無汗，頭疼，項強，腰脊痛，此足太陽膀胱經受病也，宜汗之。然傷寒發表，當隨病輕重而汗之。頭疼發熱兼驚，亦只用葱白湯汗之。甚則麻黃湯、各半湯、解肌湯、葛根湯、柴胡散皆可選而用之。

《片玉心書·傷風》 傷風發熱面色赤，煩悶不困不思食，喜人偎抱畏風寒，作渴便秘裏必實。

惡寒病在表，敗毒拿法好。裏實三黃丸，驚來瀉青討。

《保嬰撮要·鼻塞鼻衄》 巢氏云：鼻乃肺之竅，皮毛腠理，乃肺之主。此因風邪客于肺。而鼻塞不利者，宜用消風散，或用葱白七莖入油，膩粉少許，擂攤絹帛上，掌中護溫貼囟門。

一小兒咳嗽，惡心，鼻塞流涕，右腮青白，此乃脾肺氣虛，而外邪所乘也，先用惺惺散，咳嗽頓愈。但飲食不思，手足指冷，用六君子少加升麻，一劑而痊。

《赤水玄珠·幼科·風熱》 內素有熱，或又冒風，發熱咳嗽，面赤氣粗，大便秘結者。但宜平平和解，使表裏疏通，其熱即退。疏風枳殼湯極效。熱甚者加黃芩。若大便仍不行，用葱煎湯，洗其腰腹。取熱葱以臍上下揩之，使其氣透則通利矣。或用生葱尖紅入穀道立通。

《醫學入門·外感》

小兒傷寒夾驚食，

治與大人無異，所異者，夾食、夾驚而已。雜病亦然。

陰陽表裏大科同；傷寒左額青紋現，肢冷無汗慘顏容；錢氏云：男子面黃體重，女子面赤喘急，其呵欠煩悶，手背熱，人迎脈盛則一也。

若手足溫又有汗，面光發熱是傷風；亦左額青紋，與人迎脈盛。

夾食肚熱兼嘔逆，右額角青似小葱；右額角青筋，發熱，頭額肚腹熱甚，或兼嘔肚腹痛者，傷食也。如傷寒夾食者，人參羌活散加青皮、紫蘇，或藿香正氣散合敗毒散，便閉加大黃。如內傷生冷，外感風寒，寒熱如瘧，惡心少食者，人參養胃湯。

夾驚手掌心有汗，青紋先見額當中。

額正中青紋，面色青紅，手掌心有汗，時作驚惕，夜睡不安，手絡脈微動，發熱者，驚熱也，脫甲散、紅綿散，或人參羌活散，加僵蠶、蟬退、南星、全蝎、白附子、麻黃。便閉加大黃煎，調朱砂安神丸，或溫驚丸。驚輕者，先發表而後安心神可也。

傷寒表初喜偎暖，

傷寒惡寒，初起未發熱時，喜偎人，藏身密衣被；若發熱者，晝夜不止，俱宜量體汗之。大概太陽證見，羌活冲和湯；陽明證見，葛根解肌湯；少陽證見，小柴胡湯。

裏熱掀衣便不通；

入裏內熱者，必揚手擲足，口中氣粗，壯熱作渴，大便不通，方敢與調胃承氣湯，或大柴胡湯微下之。大概太陰證見，羌活冲和湯加枳實、厚朴；少陰證見，羌活冲和湯加桔梗、知、柏；厥陰證見，羌活冲和湯加川芎、柴胡。有表復有裏，及驚風證見，雙解散加羌活、天麻、僵蠶、白附子、蟬退。

額冷肢厥面色慘，瀉青陰病裏虛空。

理中湯、甘草乾薑湯；甚者，四逆湯。

汗吐下溫俱從緩，免動驚痰與蛔蟲。

傷寒溫補太過，以致生痰，變作驚風者有之；或汗下涼藥太過，以致胃寒，變成慢驚及蛔蟲上攻者有之，危哉！

傷風鼻塞氣促亂，身熱咳嗽忌大汗；初起仍喜偎人引衣，惡風故也。凡傷風治與傷寒亦同，但傷風有汗，只宜解肌。身熱咳嗽，聲重氣促，體弱者，惺惺散；咳熱盛者，參蘇飲；發熱盛者，人參羌活散、天麻防風丸；壯熱者，升麻葛根湯。此傷風表藥，不可誤用麻黃。

入裏能食渴且煩，便閉大黃方可灌；入裏與傷寒亦同，但傷風能食爲異。如煩渴，二便赤黃者，四順清涼飲合小柴胡湯；二便閉者大柴胡湯；風熱內實者，大黃丸。風與滯血留蓄上焦，胸膈高起，大便不通者，沒藥散；沒藥、大黃、枳殼、桔梗各二分，木香、甘草各一分，薑煎服。

兼脾肢冷吐瀉攻，益黃補後大青散。

風主肝，兼脾則必四肢清冷，吐瀉不思乳食，不渴者，當先以益黃散或理中湯補脾，後以大青膏發散；如身熱能食作渴者，當先以大青膏或鉤藤散發散，後以益黃散補脾。如作喘脹者，兼用塌氣丸；虛渴者，兼用錢氏白朮散。

肺喘心驚腎畏明，各臟見證依此斷；兼肺則喘息，兼心則驚悸，兼腎則畏明，各隨補母臟藥選用。

尋常感冒必從輕，暑濕大科尤可玩。

《懷幼書》云：雙解散能治風寒暑濕勞倦，然貴加減得宜耳。

《幼幼集·傷風論》　傷風咳嗽，先要發散風邪，然後寬氣止嗽化痰。有熱用涼肺之藥，如面赤飲水，痰涎壅塞，咽喉不利，嗽吐痰食，當下之。八九月肺氣大旺，病嗽，看其病必實，非久病也，亦當下其痰。若久嗽，則不可下。冬月嗽，乃傷風也，宜當發汗。蓋肺主氣，應于皮毛，肺爲五臟華蓋。小兒感于風寒，客于皮毛肌膚，入傷肺經，輕者咳嗽，重者喘急。肺傷于寒，則嗽多痰涎，喉中鳴急。肺傷于暖，則嗽聲不通壅滯。傷于寒者，必散寒邪。傷于暖者，必泄壅滯。發散屬以辛甘，桂枝、麻黃是也。湧泄係以酸苦，葶藶、大黃是也，五味子收斂肺氣，亦治嗽之要藥也。久嗽不已，肺氣虛急，必發慢驚。有嗽甚，眼目兩眶紫黑，如物傷損，眼白紅赤如血，謂之血眼。治之之法，當用生地黃及黑豆溫研成膏，掩于眼上，而眼眶黑自消，其血于眼淚中出，眞良方也。兼服麥煎散，而嗽自止。蓋肺經鬱熱，用瀉白散加減。肺氣自虛，用四君子湯加減。中焦實痞，宜用大承氣。脾不能生肺，宜用異攻散。

夫肺氣盛者，肺中之邪氣盛也，其脈右寸必浮而有力，宜用瀉白散以瀉之。若肺虛而有熱者，執肺熱傷肺之說，而不用人參誤矣，仍參某證治之。若肺非虛而用人參亦誤也，用人參須以他藥制之，高明者酌議。

《簡明醫彀·濕證》 陰雨地濕，坐卧感受，或溺污衣被，皆能致之。脈見沉緩，身體煩痛，發熱惡風而多汗，小便不利，大便溏泄，日久則手垂足腫，入臟則瘖啞不言。治宜疏利小便，其濕自除，兼健脾土。不宜發汗及峻攻之。

主方　白朮五分。蒼朮五分。豬苓五分。澤瀉五分。乾薑炮，五分。車前五分。赤茯苓　木通各一錢。右加燈心十莖，水煎服。

《幼科金針·傷風》 身熱驚啼鼻吸遲，常兼呵欠睡無時。涕流清水頻加嗽，表散疏風卻正宜。

傷風者，感冒之證也。或更衣洗浴，或傳染而得。忽生身熱，睡多驚叫，呵欠咳嗽，鼻流清涕，有汗爲傷風，身熱頭疼，無汗無嚏爲傷寒。夫傷風夜多啼哭，因吮乳塞鼻，不通故也。先宜抱龍丸開其肺竅，化痰清熱，復以豁痰疏風散治之。

《幼科金針·傷寒》 傷寒頭痛身無汗，壯熱渾身粗氣多，口燥鼻乾煩渴甚，攻寒發表自調和。

小兒傷寒者，感冒所致。發於春夏秋者，爲外感，而嚴寒冬末春初者，爲傷寒。經曰：冬時最寒，萬物潛藏。君子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爲傷寒耳。凡小兒患者，感之即發。初壯熱頭疼，惡寒無汗，鼻乾氣粗，眼眶肢節皆痛者是已。三日前表其汗即愈。大便閉者下之。汗下之後，仍熱不退，以小柴胡湯疏之。如神氣昏憒，尋衣撮空取，噓無聲者，不治。

《瘟疫論·小兒時疫》 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痢等證，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耽誤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併諸雜證，在傷寒時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蓋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協熱下痢也。凡此，何暇致思爲時疫，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時疫，延挨失治，即便二目上弔，不時驚搐，肢體發痙，十指鉤曲，甚則角弓反張。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學習見聞之證，是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見不啼不語，又將神門、眉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拂，如火加油，紅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記，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柔脆，故所現之證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佛。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證尤宜加慎。

《誡書·論傷寒》 經曰：冬傷于寒，春必病溫。蓋寒邪入于湊理，應春暖而發，此即經言熱病是也。故其言曰：巨陽膀胱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于風府督脈，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于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于寒一日兩經受病而病者，必不免于死。悉言之，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內，其脈夾鼻，終于目，故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肋絡于耳，故胸脅痛，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病兩感于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五臟六腑閉，三日死。感在一臟者，治之何？以未滿三日，可汗而已；滿三日者，可瀉而已。當按其脈浮大，病在表，雖日數過多，宜汗；脈沉細，病在裏，日數雖少，宜下。然熱退而有所遺者何？熱甚而強食之故有遺。蓋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薄，兩熱相合，故有遺。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蓋傷寒而稱溫者何？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汗勿止。總之，因熱名曰熱病，以時行名曰瘟疫，以外感名曰傷寒。又以寒中有熱，熱中有寒，原不主專熱專寒，故名曰溫。

證治原

先大父曰：慨自今非古昔，天道移，人情易，疾之流傳已非盡一。余今也八旬有三，自郡中應酬習高曾業始二旬，迄茲而證變不一，唯傷寒爲甚。

幼科之言傷寒者，咸曰：無七情則無傷寒，即有之不過驚食兩感，類傷寒而已。三十年前余操是說，大都不爽不虞，今日諸證變遷，若發斑、若變疹、若夾驚、若結胸、若發狂、若咳嗽、若發喘發渴、若嘔吪、若鼻衄、若腹痛、若夾食、若大小便不通、若下痢、若自汗、若頭汗、若失音、若發黃、若餘熱不退、若溫病、若熱病、若時氣、若壯熱、若傷暑、若勞復、若口瘡喉痛，若不治諸證種種，爲六淫相感，大非當日者，此非世變風移之故耶，汝宜深究毋忽。

初起壯熱頭疼，口渴心煩，惡寒，眉棱骨痛甚，四肢如冰，脈浮洪，是傷寒本證，治宜解肌。如胸膈痞悶，惡心，宜吐。如腹痛脈數，宜下。

鼻流清涕，身背拘急者，鼻主肺，肺爲藏首，寒邪相搏則肺液爲涕，治宜開腠化液。若肺主皮毛而肌栗拘急，此亦邪之所乘，治宜疏宕。若正氣軟弱，邪自虛入，多汗面黃者，宜扶正氣。

鼻爲肺竅，爲邪所侵，榮衛滯而不通，故塞，汗後宜與通關藥。

寒邪傷氣則入肺，肺當旺不肯受則傳心，心虛故面赤口乾而夜不卧，治可解凉。

寒邪夾驚與熱極生風，風火旋眩則發搐，宜先治邪，後治驚。

寒邪夾食與食後感邪，以致發熱、氣粗、噯氣、口渴、頭疼、腹脹作痛、大便酸臭，解散與消導並進。

寒邪傷胃則吐白水，脾爲胃裏則發黃，治宜醒脾安胃。

寒邪傷肝則兩眼黃赤，治宜洗肝，繼以發汗。

寒邪傷心，心以小腸爲府，心實傳府則小便黃赤如血，利溺後宜取。

啼叫不出者不治，腎將絕矣。

忽作鴉聲者不出，肺將絕矣。

面黑者不治，水克火而心將絕矣。

大小腸痛劇者不治，大腸爲肺府，小腸爲心府，火克金而肺將傾矣。

糞黑者不治，如死鵝鴨血者不治，肝將絕矣。

爪甲黑者不治，甲乃筋之餘，肝主筋，肝絕不榮，故死。

臟腑爲邪氣所傷，血脈爲其所亂，寒熱作而飲食害，總曰時毒，然陰陽宜辨，故頭痛面赤爲陽毒，宜解，面青不語，多哭身寒爲陰毒，宜回陽。總之，三日前宜汗，三日後宜轉。若陽明則目疼、鼻乾、不得眠、脈洪而長，以葛根解肌，升麻等湯治之。在少陽則耳聾、脈弦數，小柴胡湯加減和之。若少陽陽明俱病，小柴胡加芍藥等。如脈沉實、譫妄、惡熱，六七日不大便，口燥咽乾，用大柴胡湯，甚則三一承氣湯。若三焦俱病則痞滿燥實，宜大承氣湯。三陽之邪在裏爲患，不頭痛惡寒而反渴，此爲溫病，當遵仲景法治，其餘自有專方不贅。

《誠書・論傷寒發斑》　斑者毒也，即時毒，即熱毒，六氣相感，乘表而出。胃主肌肉，毒氣熏蒸于胃，故狀如蚊嚙周匝，遍體紅赤者生，紫黑者死，但宜解毒化斑，切勿再汗。有等斑如錦雲者，治例相同。舌苔唇裂者不治。

《誠書・論傷寒變疹》　斑與疹有分乎？曷爲無分也，斑者隱隱于皮膚之外，視之則得；疹者累累于肌肉之上，手摸亦得。發斑變疹，其候有分乎？曷爲無分也，斑隨汗而來，疹久鬱而發。治斑與疹功候有分乎？曷爲無分也，斑以清凉化毒爲主，疹以松肌透托爲主。然則斑與疹其截然不同乎！總之曰：時毒但疹之變，現色澤多端，初起之熱悶，收功之嗽逆，種種各詳疹門，茲惟就其傷寒中之變證而論。

《誠書・論傷寒結胸》　傷寒下早則旁流注，而爲結胸，心下痞滿，按之石硬而痛，項強唇黧，寸脈洪數，關尺皆沉，名曰大結胸。按之心不痛，胸高氣粗，名曰小結胸。頭微汗，熱不甚，噫氣，名曰水結胸。躁悶，舌苔，飲冷，懊恨，名曰熱實結胸。無熱證，胸痞，噫氣，名曰寒實結胸。五等結胸，昭然耳目。在嬰兒苦莫能控者，上實痛極，筋攣項強，父母不察，猶以加食爲快，結上復結者，所宜究心。在庸俗弊莫能改者，不按虛實，妄施大峻，脾胃俱弱，猶以速下爲快，脾虛病增者，所宜推敲。

《誠書・論夾驚傷寒》　驚風諸證已詳驚風本門矣，茲就其傷寒而論。邪熱乘心，心主血，血氣軟弱，故熱極則生風，手足爲之動搖，精神爲之恍惚，語言爲之譫妄。由是煩渴，躁悶，痰涎，肢冷，噴涕，吐酸，肌栗，毛起，喉鋸，睡中狂叫。有治驚而熱愈者，有治熱而驚愈者，其間肯綮得中，是在良工。

《誠書・論傷寒發狂》　狂乃陽毒，然亦有失下而狂，又有畜血如狂，故煩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脈實、潮熱、獨語如見鬼者，此陽毒也。若噎氣、躁逆、譫妄、發黃、脈弦、五心熱、唇腫、口穢者，此失下也。若無表證，不寒熱，唇燥，欲漱水不欲入咽，脈微沉，小腹硬滿，小便反利，大便秘黑，身發黃，此畜血也。至于醫以火置床下，或以火迫身，此劫汗熨法，倘氣血虛者，必成火邪發驚，或汗多亡陽，診治宜詳。

《誠書·論傷寒咳嗽》 寒客于肺，則發咳嗽，然咳與嗽亦有因火而動者，較之悶痰滯膈不發聲而閉熱者，此論猶易。一失治或日久發疹，或傷肺咯血反食，則又危矣，故治之宜早。

《誠書·論傷寒發渴》 熱入臟則津液竭燥，故渴。若脈浮而渴，屬太陽，宜小青龍湯去半夏，加瓜蔞；若有汗而渴，屬陽明，宜人參白虎湯與竹葉石膏湯；若發熱惡寒而渴，屬少陽，小柴胡湯去半夏，加人參，與瓜蔞根湯；若自利而渴，屬少陰，宜豬苓湯與白頭翁湯。若太陽證無汗而渴，宜小青龍湯去半夏加瓜蔞，切勿與白虎湯；若陽明證汗後脈洪而渴，宜竹葉湯，切勿與五苓散；若陽毒倍常，躁盛大渴，宜黑奴丸；中暑伏熱深，累取不差，發渴不已，宜酒蒸黃連丸。凡病雖渴，勿與飲水，飲冷停滯胸膈，必發喘。又不可不與湯少飲，不飲則乾燥，無由作汗。

《誠書·論傷寒嘔吐噦》 諸嘔吐酸，皆屬于熱，則知嘔者乃熱氣逆于胃也。雖不大便，切勿妄下，論在仲景矣。除脅滿而吐有物者用大黃外，則唯從孫眞人生薑、半夏、陳皮、藿香爲良，故發熱而嘔者，宜小柴胡湯；嘔而發渴，宜豬苓湯。若先渴飲水而嘔，宜治膈間，以赤茯苓湯。若先嘔而後渴，宜眞武湯去附子加生薑。若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而嘔者，宜梔子生薑豉湯。若病少瘥後復嘔者，此餘熱在胃脘，宜竹葉湯加生薑。故治嘔以調胃爲生，況傷感用三法後萬勿再傷胃氣。

《誠書·論傷寒吐衄》 語鼻衄于傷寒，咸曰：鼻主肺，肺熱喘鳴則衄，脈浮無汗則衄，脈緊陽盛則衄，詳在仲景諸書。抑傷寒初起，三日前忽衄者，此邪熱乘肝，肝不藏血，木助火威，故陡發，宜立效散、犀角地黃湯。若三日後而衄者，所謂四日傳太陰，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故胃火攻冲與脾家失血俱爲衄，宜竹葉石膏湯。若六日後而衄者，此錯經妄行，將愈之兆，宜黃芩芍藥湯與導血歸經而已。

《誠書·論傷寒腹痛》 言腹痛者，輒曰熱入腹，故結聚而爲痛，不知痛有熱、有寒，有陰、有陽之分。煩滿氣粗，口渴噎氣，脈洪數者屬熱，即實痛也，宜梔子厚朴湯。若腸鳴瀉利而尺脈弦者屬寒，宜小建中湯。若脈澀腹中急痛者屬陽，治宜小柴胡湯。若脈弦便閉，按之痛者屬陰，治宜桂枝加大黃湯。

《誠書·論傷寒夾食》 身熱、嘔逆、渴瀉，病劇矣。父母未察，加以飲食，則爲喘爲狂矣，治宜與結胸、腹痛互參。

《誠書·論傷寒二便不通》 熱氣流結大小腸，故澀滯不通，或血枯不通，或下早旁流之後不通，故乾嘔，譫妄，氣逆而脹滿。

《誠書·論傷寒下痢》 熱毒流入臟腑則下痢，或藥品速攻而成痢，總之，脈大者虛，脈微弱者自止。日十餘行，脈反實者逆，脈數滑者有宿食，宜下。脈遲滑者實，痢未可止。三部脈皆平，按其心下硬者，急下。腹大痛者不治，如屋漏水者不治，如爛肉汁者不治，唇鮮渴甚者不治，乾嘔者不治。亦有寒毒入胃而痢者，宜四逆湯、理中湯。

《誠書·論傷寒自汗》 陽虛受邪，邪搏于氣，故發熱。陰氣又虛，邪又乘陰，陰陽俱虛，故自汗，汗而不愈，衛不和也。故汗出而渴者，主發瘡痍；汗出而不渴者，熱將自已。若悶熱汗極，昏瞀不言，將傳驚風者危。筋攣背強，小便數者，亦作驚風。如發熱，汗出，惡風者，爲傷風自汗，勿與桂枝湯。如身無汗而頭汗，心胸懊憹者，仍屬停滯，不可作五內乾枯，胞中空虛，津液衰少論。

《誠書·論傷寒失音》 膚熱煩悶，卒然不語者，或與大驚恐後，失血而然；或于熱毒相冲，厭會氣閉而然，治宜開鬱豁痰。至于心脾受熱，滿口糜爛者，尤宜清火化毒爲主。若熱甚而咽喉腫痛與吐膿血者，面赤脈浮，爲陽毒；肢冷脈沉，爲陰毒，治宜導利爲主。

《誠書·論傷寒發黃》 黃者脾色，熱毒傷及脾胃，熏蒸于外，故皮肉、爪甲、白睛、溲溺俱黃，人稱黃疸，非也。亦有夏月中暑濕而然者，亦有母患濕熱，飲乳兒而然者。其要在于清熱之後，即宜扶脾，不可徒事滲泄。

《誠書·論傷寒餘熱不退與成瘧或勞復》 正氣不能勝邪則餘熱不退，亦有飲食不節，風寒不避，致成餘熱不退，遷延日久而成瘧者有之。再不能謹，則勞復者有之，各宜隨證審治。

《醫宗說約·風寒》 風寒之證若何成，頭疼發熱咳嗽生，傷寒無汗風自汗，鼻塞身重拘急形。解表先服通神散，若夾驚痰細酌斟。

《馮氏錦囊秘錄·雜證大小合參·傷風兒科**》** 凡少感微風，頓然頭疼鼻塞，咳嗽噴嚏，呵欠喘急，身熱脈浮，停寒凄清，此謂傷風。因肺主皮毛，傳入肺經，故多咳嗽，其虎口三關指紋紅紫而長，其脈左寸人迎脈大，爲外感證也。或云肝以候風，當左關。復有傷風而自利，腹脹而手足冷者，此脾怯也，當與和脾而兼發散。有潮熱多睡，氣粗嘔吐，乳食不消，大便黃白而咳嗽者，此乃

脾肺受寒，不能入倉而故吐也。如潮熱而日依期發者，或壯熱不已者，此必欲成癇候也。若傷風而多淚，脅痛目腫咳嗽者，此傷風兼肝也。舌苦顏赤汗流咳嗽者，此兼心也。面黃唇腫，減食惡心者，此兼脾也。頤白眶腫，上氣喘急，肌栗毛焦者，此兼肺也。腰疼而嗽者，此兼腎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風熱兒科**》** 風熱者，其證有二，有素因痰火鬱熱在內，熱極生風，或爲風寒所束，不得發越，此熱爲本寒爲標，治宜辛涼輕劑，清熱散風。若熱甚生風者，但治其熱而風自消，風未生熱者，但治其風而熱自愈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暑門兒科**》** 嬰兒之患，夏秋爲甚，蓋火土旺于長夏，正當金水受傷，稚陽陰微，已失天和，加之暑熱陽氣浮于外，生冷戕于中，夏失長養，則不能生金而病于秋，故《素問》有夏傷于暑，秋必痎瘧。亦有即發爲病，入心則身熱頭疼，心煩口渴，或喘或滿，而不知人；入肝則眩暈，入脾則嗜卧，入肺則喘滿，入腎則消渴。更有面垢昏倦，毛聳惡寒，吐利煩渴，狀如傷寒，頭疼身熱，四肢厥冷，但身體不痛爲異。兼暑能耗氣，氣耗則脈虛散無力。然靜而得之者爲中暑，動而得之者爲中熱。更有冒暑以致五心煩熱，頭額亦温，小便赤少，面合地卧。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濕門兒科**》** 夫天下默然而受其累者，濕之謂乎。脾爲身主，最苦于濕，惟最苦者，最易受焉。如上部所積，遇濕則爲痰；下部所積，遇濕則爲痢。如值太陰濕土司天者，此氣化之濕也。如淫雨襲虛，或寢卧卑處，而受地土蒸濕，或汗濕久沾，或冒露奔走，此外感之濕也。如嗜瓜果，飲乳酪，啜酒漿，喜生冷，此内傷之濕也。如因母有濕病，或體肥而多濕者，此稟受先天之濕也。然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故土濕犯病者，厥體必重，治法惟宜滲濕而利小便，不可發汗，并忌向火烘襲，致濕内淫，變生别病。然濕本土氣，而火熱能生土濕，故夏熱則萬物濕潤，秋涼則濕復燥乾。濕病本不自生，多因火熱拂鬱，而水液不能宣行，即停滯而生水濕，雖爲濕證，而又兼熱證也。故濕熱相因者此耳。

《幼科鐵鏡·辨中暑中熱》 夏禹鑄曰：前輩云，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此言甚是。然中暑與中熱病形無異，中暑作渴，中熱亦作渴，中熱説詭話，中暑亦説詭話，若不細審形色，雖得動靜二字，究何益也。如探中暑説詭話，乃低聲平平而説，中熱發狂雄壯而説，此猶恐不得其眞。祇於口中一看舌色慘白，唇無血色，口氣微弱而冷，便是中暑，宜用清暑益氣湯立愈。若唇舌皆紅，氣出如焚，小便赤澀，定是心經中熱，宜用木通、薄荷煎湯，再以犀角磨水一杯，羚羊角磨水半杯，入煎藥和服即解。

《慈幼新書·感冒》 感冒輕於傷寒，得之淺易，不必用寒門重劑。凡頭痛，發熱，惡寒者，陽氣不得舒伸也，薄荷湯、八宣湯消息之。兼痰嗽氣壅者，半夏散、藿香散。兼鼻塞聲重者，神朮散。兼停食吐瀉者，藿香和中散。體虛者，參蘇飲。裏氣鬱結者，指迷湯。平素有瘡癬，皮膚燥癢，忽兼感冒者，荆防敗毒散主之。因感冒痰熱而發搐者，護子湯。

《醫權初編·論夏月小兒内傷外感》 夏月小兒腹脹、身暴熱，或有汗，或無汗，或時有汗，或時無汗，此證固内傷飲食，然外兼風寒暑濕者強半焉。蓋此時小兒或裸體乘涼，或就風熟睡，或暴日嬉戲，或濕地久坐，故此時最多内傷外感之證，即瘧痢之源也。幼科不明此理，以爲身熱單係内滯所致，止以腹脹爲憑，動用下藥。殊不知内傷之食一去，而外感之邪陷入，重則變爲結胸不治，輕則變爲痞滿。醫見痞滿，更下之，小兒元氣未全，遂變慢驚不治矣。又輕者，邪陷半表而爲瘧，或深入腸胃而爲痢，此皆專門幼科之罪也。良醫於此，必細辨外感之有無，方爲善治。故喻嘉言以小柴胡湯治痢，亦此義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感冒門》 感冒風寒總括

小兒肌膚最柔脆，偶觸風寒病榮衛。輕爲感冒病易痊，重爲傷寒證難退。夾食夾熱或夾驚，疏散和解宜體會。

小兒氣血未充，肌膚柔脆，風寒所觸，邪氣入于腠理，榮衛受病，輕者爲感冒，易痊；重者爲傷寒，難治。又有夾食夾熱夾驚等證，或宜疏散，或宜和解，臨證時細爲體察焉。

傷風　肺主皮毛感邪風，發熱憎寒頭痛疼。有汗嚏涕脈浮緩，鼻塞聲重咳嗽頻。杏蘇飲同金沸散，疏風解表莫從容。

〔注〕傷風者，風邪傷衛也。衛主皮毛，内合于肺，故令身體發熱，憎寒頭疼，有汗嚏涕，鼻塞聲重，不時咳嗽也。脈浮緩，宜杏蘇飲解散外邪，繼用金沸草散開通氣逆則愈。

傷寒　小兒傷寒表感寒，發熱無汗而惡寒。頭痛身痛脈浮緊，嘔逆煩渴病邪傳。初用羌活熱通聖，邪傳柴葛大柴煎

〔注〕傷寒者，乃寒邪傷表營分也。其證身體發熱，惡寒無汗，頭痛身痛而脈浮緊。若嘔逆煩渴者，則爲邪盛欲傳經也。此證初宜九味羌活湯。如熱盛者，以雙解通聖湯治之。服此藥後，已汗下不解而傳經者，用柴葛解肌湯。兼裏證者，用大柴胡湯以解表通裏。因證施治，庶不致悞。

《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幼科謂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不知此語出於何經。夫寒風暑濕燥火之爲六氣政令，乃陰陽代謝之機。豈傷人之物，只因人之臟氣有不足者，各從其類而翕受之，因其偏受而致病。所以謂六淫之邪，其來自天，決無擇人而入之理。今謂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不知寒邪不傷八歲以前之兒乎？抑八歲以前之兒不受寒邪之傷乎？若謂八歲以前，天癸未足，則八歲以後，天癸仍未足，則應云十六歲以前無傷寒，又何獨以八歲爲言哉。夫癸腎內藏眞陽，與膀胱爲表裏，今癸水眞陽未足，則壬水清寒，故寒邪之來，各從其類，竟趨太陽寒水之經，以寒召寒，誠莫能禦，所以小兒傷寒爲最多。今謂其無傷寒，不幾令小兒之病傷寒者束手待斃，皆死非命乎。非小兒無傷寒，因其榮血未充，易於生熱，治之不當，即變而爲瘛，幼科指爲驚風者，即此是也。然小兒傷寒，貴於急治，但不宜發表，由其膚肌薄，腠理疏，恐致汗多亡陽。若能於初起之時，即爲解肌，祛其表邪從外而出，則必無變瘛之虞。或曰傷寒同一病耳，而乳子與小兒，治各有異，何也？曰：乳子筋骨柔脆，不耐傷寒，初入太陽，即人事昏沉，渾身壯熱，筋脈牽強，醫不詳辨，誤認驚風，其禍立至，所以乳子傷寒，貴於急治。故辨證不繁，用方宜簡，若遷延時日，則無力耐之矣。是以與小兒之傳經論治者，緩急不同。其證初起，男體重，面黃而帶慘色，女面赤而帶慘色，喘急惡寒，口中氣熱，呵欠頓悶項急者是也。如惡風寒，必偎藏其身於母懷者，是藏頭伏面，此爲表證，可與解肌，桂枝防風湯。如惡熱出頭露面，揚手擲足，煩渴便秘，掀衣氣粗，是爲裏證，略疏通之，小柴胡湯加大黃，中病即止。如頭額冷，手足冷，口中氣冷，面色闇淡，大便瀉青，此爲陰證裏虛，當救其裏，宜理中湯。如大熱大渴自汗，此表裏實熱，宜和解，柴胡白虎湯清之。

又有先傷風寒，後傷飲食，或先停飲食，後感風寒，名夾食傷寒。其證壯熱頭痛，噯氣腹脹，大便酸臭，留連不解，大柴胡湯下之。體素怯者，惺惺散。

《幼幼集成·傷暑證治》 經曰：因於暑，汗，煩則喘滿，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又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嬰兒之患，夏秋爲甚，蓋火土旺於長夏，正當金木受傷，穉陽陰微，已失天和，加之暑熱陽氣浮於外，生冷戕於中，夏失長養，則不能生金而病於暑。然有中暑而病者，有因暑而致病者，雖病有不同，而總由於暑。故其爲病，有陰陽二證，曰陰暑，曰陽暑，治由冰炭，不可不辨也。

陰暑者，因暑而受寒也。凡膏粱之兒，畏暑貪涼，不避寒氣。又或居深堂廣廈，或乍熱乍寒之時，不謹衣被，以致寒邪襲於肌表。其證頭痛無汗惡寒，身體拘急，四肢酸疼。此以暑月受寒，雖名陰暑，即傷寒也。治宜溫散，五積散、清暑益氣湯。不惡寒而發熱者，人參白虎湯。熱退後，用調元生脈散補之。

又有不愼口腹，過食生冷瓜果，涼茶冷水，以致寒涼傷臟，而爲嘔吐瀉利腹痛等證，此亦因暑受寒，寒邪在內，治以溫中爲主，加味五苓散，不應，理中湯。

陽暑者，藜藿之兒有之，常在烈日之中，坐於熱地之上，澡浴寒澗之內。其證發熱頭痛，煩躁，大渴，大汗，脈洪滑，大便乾結，小便赤痛者，白虎湯。脈虛煩渴而少氣者，人參白虎湯。若眩暈者，生脈散。兼吐瀉者，薷苓湯。

凡治暑證，最當辨其陰陽虛實。若外中熱邪，內亦煩躁而熱者，此表裏俱熱，方是陽證，治宜清補如前。若脈虛無力，或爲惡寒背寒，或爲嘔惡，或爲腹痛泄瀉，或四肢鼻尖微冷，或不喜涼茶冷水，或息促氣短無力以動之類，皆陽中之陰證也。凡是此類，但當專顧元氣，四君子爲主治，或理中湯加芍藥。若虛寒甚者，當捨時令而從證，附、桂在所必用。切不可因暑熱之名，而執用寒涼解暑，則禍不可勝言矣。

《幼幼集成·傷濕證治》 經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是濕之爲病，有出於天氣者，雨露是也。有出地氣者，泥水是也。有出飲食者，酒漿生冷是也。有出人事者，汗衣卧濕，如小兒澡浴，糞穢衣褓不乾皆是也。然所因雖異，悉由乎脾氣之虛。而辨治之法，其要惟二：一曰濕熱，一曰寒濕，盡之矣。病而發熱者，謂之濕熱。病而多寒者，謂之寒濕。濕熱之治，宜清宜利，熱去濕亦去也。寒濕之治，宜燥宜溫，非溫不能燥也。

一、濕熱證，其證發熱身痛，多煩渴，小便赤澁，大便祕結，脈見洪滑，方是熱證，宜利宜清，柴苓湯、茵陳飲。如果濕熱之甚，或元氣壯而兼祕結不通

者，方可推蕩之，集成沆瀣丹。

一、寒濕證，惟脹滿泄瀉嘔吐，皆寒濕之病也。凡小兒喜弄冷水，坐卧濕地，其證頭痛身重，寒熱往來，宜胃苓湯。如兼嘔吐，藿香、砂仁足矣。如因中濕浮腫者，胃苓湯合五皮散。如不效，必用溫補，俟陽氣漸復，則陰邪始退，如理中湯、八味丸宜擇用之。

凡脾虛多病濕，內因酒麵停滯，嗜瓜果，喜生冷，燒炙甘肥，以致濕熱壅溢而爲病者，此內因也。復有坐卧濕地，霧露陰雨所客，澡浴爲風所閉，涉水爲濕所鬱，於肌腠則發黃也，此濕由外生。可見內外所感，皆由脾氣虛弱，而濕邪乘而襲之。中濕發黃者，茵陳五苓散，不效，六君子湯，燥裏而黃自退。

《續名醫類案·傷風》 劉雲密曰，丁酉臘，人病頭痛惡風，鼻出清涕，兼以咳嗽痰甚，一時多患此，用冬時傷風之劑而愈者固多，然殊治者亦不少。蓋是年君火在泉，終之氣乃君火，客氣爲主氣寒水所勝。經曰，主勝客者逆。夫火乃氣之主，雖不同於傷寒之邪入經，然寒氣已逆而上行，反居火位，火氣不得達矣。所以雖同於風，投以風劑如羌活輩則反劇，蓋耗氣而火愈虛也。至於桂枝湯之有白芍，固不得當，即桂枝僅泄表實，而不能如麻黃能透水中之眞陽以出也。故愚先治其標，用乾薑理中湯佐五苓散，退寒痰寒水之上逆，乃治其本，用麻黃湯去杏仁，佐以乾薑、人參、川芎、半夏，微微取汗。守此方因病進退而稍加減之，皆未脫麻黃。但有補劑不取汗矣，病者乃得霍然。

魏玉横治孫敦夫女，十歲許，冬日感冒微嗽，專科與發散太過，反致長熱不退。更醫投六君子加炮薑、五味一劑，熱退矣而咳嗽轉甚，下利頻併，裹急後重，中有白膿。醫以熱退爲藥對證，再與之，則面赤口燥，惡食不眠。余適診其大父，因求視，脈之，虛而駛，曰：四劑可愈，然必少衄血。與生熟地、杞子各四錢，天麥冬、蕪仁各錢半。乃詫曰，今病已泄瀉，又從而滑利之，寧不增劇乎。余笑曰，第服之，病自減。乃始進半鍾，覺咳嗽稍瘥，遂連進二劑，果愈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錢，不二劑，衄血一小盞全安。或問故，曰：兒稟素弱，所病即俗名火傷風也，不治亦愈，乃以荆、防、廣、半、芎、蘇、前、桔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虛。

《續名醫類案·感證》 總制石公子年甫十齡，丁丑六月患感冒風暑，寒熱頭疼，幼科已用葛根加羌防解表矣。後復寒熱不減，氣喘腹脹，醫者用消導，加小柴胡湯不應，神昏喘急，時或泄瀉，似痢腹痛，不知名爲何疾也。診之，已二十餘日，脈數無力，神昏氣亂，按其腹，時脹時痛，觀其神，時靜時躁，手足或冷或熱，虛汗不已。此外邪初感者，爲藥而解，久積者未曾清理，加之飲食失調，元氣欲脫，致外邪內陷。今以救本爲急，用理中湯，加桂附，痛瀉頓減，手足亦溫。然熱不退，小便赤澀，用金匱腎氣湯二服，小便方利，而寒熱愈加。此元氣漸回，證候復現，朝用六君子湯，加柴、葛、神麴、乾薑，夜用六味湯，加參、桂。旬日後，寒冷拘攣，目上竄，咬牙呻吟，咸以爲無救矣。陳曰：此名寒戰，正氣將回，積邪欲出，乃吉兆也。自未至酉，始大汗如雨，手足軟弱，不語熟睡，天明方能言，然虛證日出，潮熱汗出，則用補中湯合建中加附子。不寐，則用歸脾湯。元氣弱，則用十全大補湯。腹痛、滑瀉，則用理中六君湯。如是調理，三月方瘳。此條用藥俱不盡合法，玩葉天士暑熱論自知。

《續名醫類案·暑》 繆仲淳治高存之次子，童時夏月身熱十晝夜，止飲白虎湯。諸醫汗之不解，以麻仁丸下之，熱如故。繆診曰：此傷暑也，白虎湯是其本方，因誤汗下，虛甚，加人參三錢。一劑微汗，瞑眩，少頃熱解，更疏一方，防其瘧痢。乃用人參二錢，兼健脾清暑導滯之劑，未幾瘧作，如方飲之，瘧止，痢又作。存之不得已，于生脈散中，加益元散飲之，兒尪羸甚，痢少減。數日後，仲淳復至，語之故。曰：生脈益元散得之矣。不診而諦視兒，問：靡甘否？曰甘。繆曰：病去矣。存之問故，曰：視兒目光炯炯，且飲食味甘，是精神已王，胃氣轉矣。尋果脫然起。

臧玉涵子歲半，盛夏咳嗽七日，因浴受驚，又傷食，大熱倦頓，三日不敢與藥，目翳唇焦，舌乾。仲淳曰：此暑病也，當與白虎湯。曰：腹瀉，石膏無害乎？曰：先以天水散探之。服二錢。少頃，藥夾痰而吐，微汗身涼，黃昏復熱，又以天水散二錢，不效。仲淳曰：其爲暑證無疑，當以白虎湯加人參。因兒患肺熱，且止，再診之，曰：暑邪客於皮膚分內，有熱無寒，是爲癉瘧，斷當用白虎湯。連服二劑不效，鼻露眼開，口不納氣，勢甚急危。曰：此證氣不足勝邪也。《刺瘧論》云：凡瘧先時一食頃，乃可治，過時則失之也。又云：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意者服藥不得時耶。將前藥並劑煎露一宿，雞鳴溫服之，病頓失，不須調補，精神漸復。以此知察病望氣及服藥之貴及時也。

《幼科要略》 按襁褓小兒，體屬純陽，所患熱病最多。世俗醫者，固知

謂六氣之邪，皆從火化，飲食停留，鬱蒸變熱，驚恐內迫，五志動極皆陽。奈今時治法，初則發散解肌，以退表熱，仍混入消導。繼用清熱苦降，或兼下奪。再令病家禁絕乳食，每致胃氣索然，內風來乘，變見驚癇，告斃甚多。附記世俗通套之方藥於左，不可不知，不足取法也。

防風　荊芥　葛根　前胡　桔梗　木通　赤芍　蔔子　厚朴　陳皮
山查　麥芽　枳殼　神麴　鉤藤

夏佐香薷，冬佐麻黃、羌活。

兩三日熱不解：

柴胡　前胡　黃連　黃芩　山梔　連翹　薄荷　葛根　木通　鉤藤
厚朴　枳實　瓜蔞實　丸劑必用大黃。

四五日不解，但言食滯未盡，表裏不和，總以柴、芩、小陷胸。若嘔逆、煩渴，用竹茹、黃連、半夏。若痰多喘促，即用葶藶、杏仁、蘇子、蔔子、膽星、貝母，甚者加牛黃，此皆套法，所當戒也。

屢清消不愈，便無方法，苟不變驚，必曰骨蒸孩勞。所用藥餌，不分氣血陰陽，但知見證施治。如早涼暮熱，必用：地骨皮　丹皮　生地　玄參　甘草　北沙參　石斛　知母

有痰加：蘇子　杏仁　貝母　橘紅　膽星　桔梗

其鉤藤、石斛、茯苓、穀芽之屬，每劑必用。總之取無故疲藥，待其自愈。倘有變證，希冀掩飾而已。

愚按：嬰兒肌肉柔脆，不耐風寒，六腑五臟氣弱，乳汁難化，內外二因之病自多。然有非風寒，竟致外感，不停滯，已屬內傷，其故何歟？嘗思人在氣交之中，春夏地氣之升，秋冬天令之降，呼出吸入，與時消息。間有穢濁吸入，即是三焦受邪，過募原直行中道，必發熱煩躁。倘幼醫但執前藥，表散消導，清火通便，病輕或有倖成，病重必然顛覆。錢仲陽云：糞履不可近襁褓小兒。余言非無據矣，四十年來治效頗多，略述其概云。

夫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序也。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皆不正之乖氣也。病自外感，治從陽分。若因口鼻受氣，未必恰在足太陽經矣。大凡吸入之邪，首先犯肺，發熱咳喘。口鼻均入之邪，先上繼中，咳喘必兼嘔逆臌脹，雖因外邪，亦是表中之裏。設宗世醫發散陽經，雖汗不解，幼稺質薄神怯，日期多延，病變錯綜。

《幼科要略·風溫》　風溫者，春月受風，其氣已溫。經謂春氣病在頭，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此手太陰氣分先病。失治則入手厥陰心胞絡，血分亦傷。蓋足經順傳，如太陽傳陽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傳心胞絡，幼科多不知者。俗醫見身熱咳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荊、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蘇、蔔子、查、麥、廣皮之屬，輒云解肌消食。有見痰喘，便用大黃、蒙石滾痰丸，大便數行，上熱愈結。幼稺穀少胃薄，表裏苦辛化燥，胃汁已傷，復用大黃大苦沉降丸藥，致脾胃陽和傷極，陡變驚癇，莫救者多矣。

按：此證風溫肺病，治在上焦。夫風溫、春溫忌汗，初病投劑，宜用辛涼。若雜入消導發散，不但與肺病無涉，劫盡胃汁，肺乏津液上供，頭目清竅，徒爲熱氣薰蒸，鼻乾如煤，目瞑，或上竄無淚，或熱深肢厥，狂躁溺濇，胸高氣促，皆是肺氣不宣化之徵。斯時若以肺藥少加一味清降，使藥力不致直趨腸中，而上痺可開，諸竅自爽。無如城市庸醫僉云結胸，皆用連、蔞、柴、枳，苦寒直降，閉塞愈甚，告斃甚多。

按：此證初因發熱喘嗽，首用辛涼，清肅上焦，如薄荷、連翹、牛蒡、象貝、桑葉、沙參、梔皮、蔞皮、花粉。若色蒼熱勝煩渴，用石膏、竹葉辛寒清散。痙證亦當宗此。若日數漸多，邪不得解，芩、連、涼膈，亦可選用。至熱邪逆傳入膻中，神昏目瞑，鼻竅無涕淚，諸竅欲閉，其勢危急，必用至寶丹，或牛黃清心丸。病減後，餘熱，只甘寒清養胃陰足矣。

《幼科要略·夏熱》　夏爲熱病，然夏至已前，時令未爲大熱。經以先夏至病溫，後夏至病暑。溫邪前已申明，暑熱一證，幼醫易眩。夏暑發自陽明，古人以白虎湯爲主方。後賢劉河間創議，迥出諸家，謂溫熱時邪，當分三焦投藥，以苦辛寒爲主。若拘六經分證，仍是傷寒治法，致悞多矣。蓋傷寒外受之寒，必先從汗解，辛溫散邪是已。口鼻吸入之寒，即爲中寒陰病，治當溫裏，分三陰見證施治。若夫暑病，專方甚少，皆因前人略於暑，詳於寒耳。考古如《金匱》暑喝痙之因，而潔古以動靜分中暑、中熱，各具至理，茲不槩述。論幼科病暑熱，夾雜別病有諸，而時下不外發散消導，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溫發汗，能泄宿水，夏熱氣閉無汗，渴飲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氣，大順散取義若此。長夏濕令，暑必兼濕，暑傷氣

分，濕亦傷氣，汗則耗氣傷陽，胃汁大受劫爍，變病由此甚多。發泄司令，裏眞自虛。張鳳逵云：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再用酸泄微斂，不必用下。可稱要言不煩矣。然幼科因暑熱蔓延，變生他病，茲摘其槩。按口鼻吸入之寒。其重者爲中寒。其輕者，不得爲中寒，而總屬陰病。治宜溫裏，乃不易之理，已詳注前節。先生眞先得我心者。至於溫暑。起手即用辛涼甘寒，直須認定不夾風寒方可。若因風寒久閉內氣化熱，便當別議。內熱而外寒已開者，或從燥熱，或從濕熱。隨證治之。外寒仍閉者，其內必非眞熱。只是衛陽內陷，治宜鼓舞正氣，衛通寒解，而熱自消散。

《幼科要略・秋燥》 秋深初涼，稘年發熱咳嗽，證似春月風溫證。但溫乃漸熱之稱，涼即漸冷之意。春月爲病，猶冬藏固密之餘；秋令感傷，恰值夏熱發泄之後，其體質之虛實不同。但溫自上受，燥自上傷，理亦相等，均是肺氣受病。世人悞認暴感風寒，混投三陽發散，津劫燥甚，喘急告危。若果暴涼外束，身熱痰嗽，只宜葱豉湯，或蘇梗、前胡、杏仁、枳、桔之屬，僅一二劑亦可。更有粗工，亦知熱病，與瀉白散加芩連之屬，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變。當以辛涼甘潤之方，氣燥自平而愈，愼勿用苦燥劫爍胃汁。

秋燥一證，氣分先受，治肺爲急。若延綿數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輕浮肺藥可醫。須審體質證端，古謂治病當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耳。

翁姓子方數月，秋燥潮熱，咳嗽如瘧，幼科用發散藥二日不效，忙令禁乳更醫，用瀉白散，再加芩連二日，晝夜煩熱，喘而不咳，下痢粘膩，藥後竟痢藥水。延余診之，余曰：稘年以乳食爲命，餓則胃虛氣餒，肺氣更不爽矣。與玉竹、甘草、炒廣皮、竹葉心，一劑熱緩；繼與香粳米、南棗、廣皮、甘草、沙參二劑，與乳少進，令夜抱勿倒，三日全愈。

《幼科要略・冬寒》 深秋入冬，暴冷折陽。外感發熱，頭痛，身痛，嘔惡，必從太陽。若渴能飲水者，裏熱見證，即非純以表散。傷寒每以風傷衛，用桂枝法。寒傷營，用麻黃法。小兒肌疏易汗，難任麻、桂辛溫，表邪太陽治用，輕則紫蘇、防風一二味，身痛用羌活，然不過一劑。傷風證亦肺病爲多，前、杏、枳、桔之屬，辛勝即是汗藥，其葱豉湯，乃通用要方。若肢冷寒戰，嘔吐自痢，或身無熱，即從中寒裏證，三陰須分。但小兒科，太陰中寒最多，厥陰間有。若冬令應寒，氣候溫暖，當藏反泄，即能致病，名曰冬溫。溫爲欲熱之漸，非寒證得汗而解。若涉表邪一二，裏熱必兼七八，是癮疹丹痧，非徒風寒。或外受之邪，與裏邪相薄，亦令鬱於經絡。或飲醇厚味，裏熱熾烈，而衛氣不與營分相和。或不正直入內侵，即有腹痛下痢諸證。其治法按證，必以裏證爲主，稍兼清散有諸，設用辛溫，禍不旋踵矣。至於痧痘時癘，須分四氣也。

《幼科要略・春温風温》 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溫邪，繼爲冷束，咳嗽痰喘最多。辛解忌溫，只用一劑，大忌絕穀。若甚者宜晝夜豎抱勿倒三四日。夫輕爲咳，重爲喘，喘急則鼻掀胸挺。

春溫皆冬季伏邪，詳於大方諸書，幼科亦有伏邪，治從大方。然暴感爲多，如頭痛、惡寒、發熱、喘促、鼻塞、身重、脈浮、無汗，原可表散，春令溫舒，辛溫宜少用。陽經表藥，最忌混亂。至若身熱咳喘有痰之證，只宜肺藥辛解，瀉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屬。消食藥，只宜一二味，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須辨表裏上中下，何者爲急施治。

春季溫暖風溫極多，溫變熱最速，若發散風寒消食，劫傷津液，變證尤速。

初起咳嗽喘促，通行用：薄荷汗多不用　連翹　象貝　牛蒡　花粉　桔梗　沙參　木通　枳殼　橘紅　桑皮　甘草　山梔瀉泄不用　蘇子瀉不用，降氣

表解，熱不清，用：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裏熱不清，早上涼，晚暮熱。即當清解血分，久則滋清養陰。若熱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黃丸、至寶丹之屬。

按：風溫乃肺先受邪，逐逆傳心胞。治在上焦，不與清胃攻下同法。吾鄉幼科當此，初投發散消食不應，改用柴、芩、瓜蔞、枳實、川連，再下奪不應，多致危殆，皆因不明手經之病耳。

若寒痰阻閉，亦有喘急胸高，不可與前法，用三白吐之，或妙香丸。

《幼科要略・暑熱》 暑邪必挾濕，狀如外感風寒，忌用柴、葛、羌、防。如肌表熱無汗，辛涼輕劑無悞。香薷辛溫氣升，熱伏易吐，佐苦降，如杏仁、川連、黃芩則不吐。宣通上焦，如杏仁、連翹、薄荷、竹葉。暑熱深入，伏熱煩渴，白虎湯、六一散。

暑邪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後用酸泄斂津，不必用下。暑病頭脹如蒙，皆濕盛生熱，白虎、竹葉。酒濕食滯，加辛溫通裏。

小兒發熱，最多變蒸之熱，頭緒煩不能載，詳於巢氏《病源》矣。然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季中傷爲病，當按時論治。其內傷飲食治法，不宜混入表藥，消滯宜用丸藥，潔古、東垣已詳悉。

《幼科釋謎·感冒》 感者觸也，冒其罩乎。觸則必犯，犯則內趨，罩則必蒙，蒙則裏瘀。當其感冒，淺在肌膚，表之則散，發之則祛，病斯痊矣，寧至盤紆。若不早治，由外內徂，侵經及絡，臟腑壅沮。潛骨淪髓，邪毒固儲，變成大病，難以驟驅。而至于危，而至于殂，伊誰之過，能無憾歟。感冒之邪，惟風最初，風行迅速，飄忽吹噓。當風行止，便入身軀。由風挾寒，風寒是區，乃風之寒，非風寒俱。故異傷寒，六經遍踰，脈兼浮緊，其候吁喎。由風挾熱，風熱是呼，乃風及熱，非風熱殊。故異中熱，暑暍猝痛，脈兼浮數，其候齟齬。感冒之原，由衛氣虛，元府不閉，腠理常疏。虛邪賊風，衛陽受攄，惟肺主氣，首先犯諸。心火相合，肝風並煦，以漸而入，因風疾馳。避風避箭，載在方書，正風且然，況戾風刳。感冒之證，未可盡拘，頭疼身熱，輕則或無，必惡風寒，肢體不舒，鼻流清涕，堵塞氣粗，咳喘聲重，涎沫有餘，咽乾口閉，自汗沾襦，此外因也，當用表除。素有痰熱，窠囊若墟，太陽陽明，二經是居，風邪易入，招引而孚，風乘火勢，火煽風樞，互相鼓動，病盛膈肢，此內因也，當用爬梳。感冒之治，四時難誣。春夏辛涼，升麻柴胡，荊防羌葛，取效須臾。秋冬辛溫，桂枳參蘇，二胡二活，其要也夫。內治甘苦，升散同符，冲和通聖，二方是圖。臨時消息，以意酯酴，庶幾疚疾，如草加耡。所觸斯解，所罩亦紓。

《筆花醫鏡·內熱外熱辨》 外熱與內熱不同，外熱者，身終日發熱，或拘束肢冷，外有清涕咳嗽，頭痛鼻塞之象，內則脈浮而不渴，此外解之證也。不可用涼藥，宜荊防散表之，得汗自愈。內熱者，如夜熱潮熱，晝輕夜重，病最纏綿，或口渴，或腹脹，或盜汗。其證有因傷食停痞，伏燥伏火，陰虛陽虛等異，宜分別而治，此內解之證也，不可用表藥。傷食者，保和丸加地骨皮消之。停痞者，和中丸加鱉甲、牡蠣消之。伏燥者，貝母瓜蔞散潤之。伏火者，黃芩芍藥湯加山梔、丹皮等清之。陰虛者，蒿皮四物湯退之。陽虛者，四君子湯養之。此等熱久必傷陰，日漸削瘦，成爲疳癆，愼勿忽視。

《筆花醫鏡·傷暑》 小兒性秉純陽，不受火迫，一染邪暑，熱焰沸張。其證肌熱煩躁，口渴唇紅，溺濇，急宜香薷飲調服益元散以解之。且暑中有濕，濕易傷脾，故每作瀉利，甚者兼吐，治法詳吐瀉門。若受暑風而清涕頭痛者，用香薷飲加秦艽、荊芥主之。若熱動肝風而發搐厥，宜用清熱湯利其暑熱。而風自息。昏悶者，通關散啓其噓。切勿輕用治驚化痰之品，戕其正氣，變生他證。

《保赤新編·感冒風寒》 腠理未固，外失調護，則風邪乘虛從毛孔入，受四時不正之氣，邪輕而成者爲感冒；風侵於衛，邪稍重者爲傷風；寒侵於榮，邪重而深者爲傷寒。傷寒鬱而後發熱，傷風即發熱。傷寒無汗，傷風有汗。傷寒無涕，傷風有涕。傷寒手足微厥，傷風手足背皆溫。傷寒脈緊，傷風脈緩。此外感證，在小兒最多。但其臟腑脆嫩，寒氣甫侵，便不能勝，無復見其傳變經絡，故不論感冒及傷風、傷寒，以表散和解爲主。若稍長者，確見其病已傳經，當照仲景法施治，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感冒風寒總候，身熱，頭痛脊強，面赤，口渴，咳嗽，鼻塞，項痛，惡風寒，手背熱。治方統用桂皮加川芎防風湯、金沸草散、九味羌活湯、柴葛解肌湯、羌活膏等劑，俱當臨證酌用。有外感夾食者，內傷飲食，外復爲風寒所感也。其候身熱頭痛，或吐瀉或不吐瀉，必惡食，腹必浮脹，彈如鼓響，或作痛。治用消導二陳湯，加紫蘇葉、柴胡煎服，或藿香正氣散。有外感夾驚者，感冒邪氣未解，復爲驚異所觸也。其候身熱，面赤痰壅，氣盛足冷，驚悸，兩手抽掣。治用羌活膏，先疏散之，次用琥珀抱龍丸定之。

發熱分部

綜述

《素問·通評虛實論》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温壯候》小兒溫壯者，由臟腑不調，內有伏熱，或挾宿寒，皆搏於胃氣。足陽明爲胃之經，主身之肌肉。其胃不和，則氣行壅澀，故蘊積體熱，名爲溫壯。小兒大便，其糞黄而臭，此腹內有伏熱，宜將服龍膽湯。若糞白而酢臭，則挾宿寒不消，當服紫雙丸。輕者少服，令默除之；甚者小增，令微利。皆當節乳哺數日，令胃氣和調。若不節，則病易復。復則傷其胃氣，令腹滿，再三利尚可，過此則傷小兒矣。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壯熱候》小兒壯熱者，是小兒血氣盛，五臟生熱，熏發於外，故令身體壯熱。大體與溫壯相似，而有小異。或挾伏熱，或挾宿寒。其挾伏熱者，大便黄而臭；挾宿寒者，糞白而有酸氣。此二者，腑臟不調，冷熱之氣俱乘腸胃，蘊積染漸而發，溫溫然熱不甚盛，是溫壯也；其壯熱者，是血氣盛，熏發於外，其發無漸，壯熱甚，以此爲異。若壯熱不歇，則變爲驚，極重者，亦變癇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寒熱往來候》風邪外客於皮膚，內而痰飲漬於腑臟，致令血氣不和，陰陽更相乘剋，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陰陽之氣，爲邪所乘，邪與正相干，陰陽交爭，時發時止，則寒熱往來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寒熱往來五臟煩滿候》風邪外客於皮膚，內而痰飲漬於腑臟，致令血氣不和，陰陽交爭，故寒熱往來。而熱乘五臟，氣積不泄，故寒熱往來而五臟煩滿。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寒熱往來腹痛候》風邪外客於皮膚，內而痰飲漬於腑臟，血氣不和，則陰陽交爭，故寒熱往來腹痛。

《小兒藥證直訣》諸經發熱證治　潮熱者，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而發，此欲發驚也。壯熱者，常熱不已，甚則發驚癇也。風熱者，身熱而口中氣熱，乃風邪外感也。溫壯者，肢體微熱也。發熱而不欲飲水者，胃氣虛熱也，用白朮散。發熱而飲水作渴，喜冷飲食者，胃氣實熱也，用瀉黄散。

《小兒藥證直訣》風溫潮熱壯熱相似　潮熱者，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發熱，此欲發驚也。壯熱者，一向熱而不已，甚則發驚癇也。風熱者，身熱而口中氣熱，有風證。溫壯者，但溫而不熱也。

《幼幼新書·壯熱》《莊氏家傳》小兒壯熱有七候：傷寒候：渾身壯熱，時時舌出繳唇。斑瘡候：咳嗽，嗄聲，渾身壯熱，唯耳鼻不熱，不然噦逆也。風熱候：渾身壯熱，鼻兩邊胞動，吸吸然。甚者，鼻內生瘡，手有血紋也。氣積候：渾身壯熱，早晨手足冷，曉沉重困悶，晚哺發潮熱。虛積候：渾身壯熱，腳冷手不冷，積在左肋，即右腮赤；在右肋，即左腮赤也。驚熱候：亦渾身壯熱，愛睡，妄語，睡便仰卧，驚跳，啼叫，搖頭，弄舌，上竄也。喉痺候：亦渾身壯熱，時時發嗽，思冷水飲。喉中痛時，復小寒是也。已上七候，宜在審詳用藥。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小兒身熱，但溫而不甚壯熱，此爲溫熱。小兒身熱，口中氣熱，叫哭無時，呵欠煩悶，面目青色，此爲風熱，甚亦發驚。

小兒身熱，飲水悸惕，手足搖動，上視弄舌，印內青筋見，掌中赤，怕物生涎，此爲驚熱。

小兒身熱面赤，時久不退，睡覺顛叫，氣急發渴，胸高涎壅，此爲積熱，與壯熱相似，但胸高涎壅爲異，乃臟腑積蘊熱毒，三焦膈脘壅滯也。又搖頭項硬者，亦三焦膈脘壅也。

已上皆甚則發搐，治在驚癇門中。

小兒身體發熱，氣促鼻塞，清涕噦噴，寒毛立，眼淚出，或出痰水，此爲傷寒，治在傷寒門中。

小兒身熱，時發時退，退但壯熱；或夜發熱面黄，腹脹吐瀉，乳食不化，糞酸臭異常，此爲食傷，治在傷食門中。

小兒夜發熱，曉即如故，多涎喜睡，此肺虛發熱也。此與食傷夜發熱相似，要須識之。況二證餘候，各皆不同，食傷者可下，肺虛者不可下，下之則失津液，發渴引飲。

小兒身熱形瘦，多渴，飲食不爲肌肉，此爲疳熱，治在疳門中。

小兒血氣旺盛，發渴引飲，大便黄堅，小便赤少，四肢身體翕然而熱，此爲胃實熱也，治宜下之。

小兒身發熱，微驚，耳骯冷，上脣頭有白泡起如魚目珠子，或汗或不汗，此爲變蒸，治在變蒸門中。

小兒身熱，昏睡驚悸，喜噓，耳尻冷，此爲瘡疹候，治在瘡疹門中。此與食傷變蒸相似，傷寒耳尻皆熱，變蒸脣上有白疣泡珠子爲異。

小兒身熱者，更有內外。在內者多飲水得之，在外者多因風寒得之。錢氏有云：小兒身熱飲水者熱在內，身熱不飲水者熱在外，此大概之驗也。在

內者宜下之，在外者宜散之。

閻孝忠論小兒壯熱，傷風，溫疫，傷寒，風熱，瘡疹，傷食，率皆相似，未能辨認之間，但與升麻葛根湯、惺惺散、小柴胡湯服之甚驗。蓋此數藥通治之，不致誤也。惟傷食者則大便酸臭，乳不化，畏食或吐，宜與微下。

孫眞人論小兒內外氣盛，眠時小驚，或微覺傷風傷食，又慮變蒸身熱者，但以紫圓，或龍膽湯爲治。此二藥無所不療，雖微利動以減盛氣，亦不虛人。小兒糞黃而臭者，此腹中有伏熱也，宜服龍膽湯；若糞白而酸臭者，此挾寒不消也，宜服紫圓。但少與令內消，甚者少增令微稀溏，皆須節乳哺一兩日，令胃氣平和。若不節則病易復，復則復下，傷其胃氣，令腹脹滿；若至再三下之，則過傷矣。

小兒於立夏之後，有病身熱者，愼勿妄爲吐下，但以除熱湯浴之，除熱粉粉之，赤摩膏塗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小兒寒熱者，由風邪外客於腠理，痰飲內漬於藏府，致血氣不足，陰陽更勝而所作也。陽勝則發熱，陰勝則發寒，陰陽交爭，邪正相干，則寒熱往來，時發時止。然此證與瘧相似，而發寒不致戰慄，發熱不致悶亂，所以異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發熱證治》 小兒之病，惟熱居多。夫熱有潮熱、驚熱、夜熱、餘熱、食熱、疳熱、壯熱、煩熱、積熱、風熱、虛熱、客熱、痰熱、寒熱、血熱、瘡疹熱，十六者大同小異。熱之始發，必有所因。潮熱，發歇有時。驚熱，顚叫恍惚。夜熱，夕發旦止。餘熱，寒邪未盡。食熱，肚腹先發。疳熱，骨蒸盜汗。壯熱，一向不止。煩熱，心躁不安。積熱，頰赤口瘡。風熱，汗出身熱。虛熱，困倦少力。客熱，來去不定。痰熱，涎嗽飲水。寒熱，發如瘧狀。血熱，辰巳發熱。瘡疹熱，耳鼻尖冷。諸證各有所歸，其間或有三兩證交互者，隨其輕重而治之。

《秘藏保嬰集·潮熱》 小兒潮熱，或壯熱不退，多是變蒸及五臟相勝，不必用藥。又多食積鬱熱，由中發外，見於肌表，只理其中，清陽明之熱，而表熱自除，不可認作外感，用小柴胡輕利等藥重傷其內。又潮熱不退，恐是出痘，亦當審察，勿便用藥。竊謂發熱飲水者熱在內，不飲水者熱在外也，又當以此辨之。其諸熱證說見各類。

《活幼心書·熱證》 仲景論曰：有翕翕發熱，有蒸蒸熱，此分汗、下之不同。翕者，若翕之所覆，明其熱在表也，屬上太陽第一證，以桂枝湯主之。蒸者，如熏蒸之甚，主其熱在胃也，屬陽明三十二證，以調胃承氣湯下之。此仲景法也。緣小兒之熱，似是而非，若同而異。有傷寒熱，變蒸熱，積熱，麻豆熱，驚風熱，潮熱，骨蒸熱，有表裏俱虛而熱，有熱雖同，名則異，可不明辨標本以施治乎。須令驗證，對證用藥，斯爲的論。傷寒熱，十指稍冷，鼻流清涕，發熱無汗，面慘凌振，右顋有紫紋，治法載於傷寒條內。變蒸熱，溫溫微熱，氣粗驚少，喨乳瀉黃，上脣尖有小泡如水珠子，即變蒸也。不須用藥攻治。如兼他證者，當依其所感之候，略與和解，不必重劑可也。蓋變者變其形容，蒸者蒸長肌肉，三十二日爲一變，六十四日爲一蒸，又三大蒸，積五百一十二日，變蒸畢而形氣血脈筋骨全矣。夫變蒸之說，再考明醫陳氏書載，十變之內，五蒸存焉，又有三大蒸，計其數恰五百一十二日，最爲明矣。積熱，眼胞浮腫，面黃足冷，發熱從頭至肚愈甚，或聞飲食之氣惡心，及腹疼嘔吐，治法詳載傷積論中。麻豆熱，面赤足冷，身發壯熱，呵欠頓悶，咳嗽腰疼，時或作驚，腹痛自痢，及中指獨自冷者是也，治法詳見瘡疹證內。驚風熱，偏身發熱，面光自汗，心悸不寧，脈數煩躁，治法與急驚證同，所用藥餌，必先解表。潮熱，有午後發熱，或日晡發熱，對時如潮水之應不差是也。先用百解散發表，次以當歸散及三解散治之。脈實者下之，宜大柴胡湯。虛浮散者微汗之，用百解散。若發熱而嘔者，小柴胡湯主之。虛熱，因病後發熱無時，一日三五次者，此客熱乘虛而作，先以胃苓湯加黃芪末，溫米清湯調服。次投錢氏白朮散，或固眞湯，帶涼服，及用溫鹽湯，參入涼水送下黑錫丹，固守元氣。骨蒸熱，身體虛羸，遇晚二發，有熱無寒，醒後渴汗方止，此乃疳病之餘毒，傳作骨蒸，或腹內有癖塊，有時微痛。用參苓白朮散，薑棗三稜煎湯調服，或投化癖圓，先療脾虛宿滯，次以柴胡飲爲治，仍忌鷄、酒、羊、麵、毒物。有小兒熱證用表裏藥後，其熱俱退，既退復熱者何也？療病至此，難以概舉，或再解表攻裏，或施涼劑，熱見愈甚，以陰陽辨之，何者爲是？推其原乃表裏俱虛，而陽浮於外，陰伏於內，所以又發熱，宜用溫平之藥和其裏，則體熱自除。投錢氏白朮散，去木香加扁豆，水煎，及黃芪六一湯、安神散，自然平復。若日久汗多，煩渴食減，脈微緩，喜飲熱，可服眞武湯。雖附子性溫，取其收斂陽氣，內有芍藥性寒，一寒一溫，亭分得宜，用之無不驗矣。

《幼科全書·發熱》 凡小兒有病皆熱，證既不同，治亦當異，須明虛實，

不可妄自汗下。

凡傷風發熱，其證汗出身熱，呵欠面赤，目濇多腫，惡風喘氣。此因解脫受風所致，宜疏風解肌退熱，先服柴葛解肌湯，發去風邪，俟熱之時再服涼驚丸以防內熱。

凡傷寒發熱，其證無汗身熱，呵欠煩悶，項急面赤，喘急惡寒，口中熱氣。此因解脫受寒所致，宜發散寒邪，退熱鎮驚，先服惺惺散，發去寒邪，後服涼驚丸以防內熱。

二證，如小兒稟賦厚者可用涼驚丸，虛怯者用胃苓丸，甚效。

如傷風發熱，又吐又瀉者，不可發散，此脾家虛怯也，以五苓散吞理中湯最效。

凡傷風發熱，多得於夏，其證身熱自汗，作渴昏睡，手足俱熱。此因天氣已熱，包裹太厚，重受其熱也。先用白虎湯，調益元散以解其熱，次服調元生脈散以補元氣。

傷暑發熱，多得於夏，其證身熱自汗，作渴昏睡，手足微冷。此因陰室之中，取涼太過所致。先服調元生脈散補其正氣，次服四君子湯以防吐瀉之患。

如夏月汗出當風，以致身熱自汗不止者，此名暑風。先用四君子湯加麻黃根、黃芪以去其風，次用益元散以清其熱。

傷食發熱，其證手心熱，肚背尤熱，一噯氣便吐乳，大便酸臭，或腹痛多啼，或腹飽脹喘急，不思乳食。此得之飲食過度所傷，宜先利去其積，用丁香醒脾丸，後以集聖丸調之。如傷食已久，日漸黃瘦，作熱無時者，不可下，輕者保和丸，重者集聖丸，百無一失。

痘疹發熱，其證面燥腮赤，目泡亦赤，呵欠煩悶，乍熱乍寒，咳嗽噴嚏，手足指冷，驚悸多睡。此因時行痘疹各相傳染，宜清涼解毒。惟痘疹宜用參蘇飲加木香，麻疹宜荊防敗毒散。不可妄用自發汗，恐生變證。

變蒸發熱，此小兒正病，不須服藥，當於類下求之，不可錯誤。

潮熱者當分二證。有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復發，其狀如瘧，此肺熱也；有早晚發熱，每日兩度，如潮水應期，此胃熱也。蓋因感觸邪氣，以致血脈凝滯，不即流通，若不治之，變驚疳者多矣。肺熱者地骨皮散主之，胃熱者三黃丸下之，虛弱者集聖丸調之。

驚熱者，遍身發熱，面青自汗，心悸不寧，脈數煩躁，顛叫恍惚，此心熱也，以涼驚丸退熱，以安神丸定心。

夜熱者，但夜間發熱，晝作便住，此血虛證也，以人參當歸散治之，兼服抱龍丸以防作搐。

餘熱者，傷寒汗下後而熱又來，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不可再用涼藥。蓋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當和胃氣，使陽氣收斂，其熱自退，參苓白朮散主之，甚者四君子湯加乾薑甚效。

疳熱者，形色黃瘦，食不長肉，骨蒸盜汗，泄瀉無常，肚大筋弱，此多得於大病之後，失於將息，又或傷饑失飽而致，集聖丸大有奇功。

壯熱者，一向熱而不已，由血氣壅實，五臟生熱，熏蒸於內，則眠卧不安，精神恍惚，蒸發於外，則表裏俱熱，躁急喘粗，甚則發驚癇也。治法先以導赤散吞瀉青丸以治其熱，後以抱龍丸鎮其驚。如實熱大小便閉者，三黃丸下之。

煩熱者，心躁不安，五臟煩熱，四肢溫壯，小便赤濇，宜用導赤散、麥門冬、山梔仁治之，再以涼驚丸散其餘邪。

積熱者，頰赤口瘡，大小便濇，表裏俱實。或內因酒麵煎煿，熱藥峻補，外用重被厚綿，爐火侵迫，皆能生熱。此內外蘊積之熱，非食積之熱也。先以三黃丸下之，後以涼驚丸調之。

虛熱者，或因汗下太過，津液虛耗；或因大病之後，元氣受傷，皆能發熱。其證困倦少力，面色青白，虛汗自出，神慢噓氣軟弱，手足厥冷。此血氣俱虛，氣虛則發厥，血虛則發熱也。四君子湯加炒乾薑，甚者加熟附子一片；待熱少退，以集聖丸調之。

客熱者，邪妨於心也。心若受邪，則熱形於額，故先起頭面，次而身熱，恍惚多驚，聞聲則恐，良由眞氣虛而邪氣勝也。邪氣既勝，則眞氣與之交爭，發渴無時，進退不定，如客之往來也。先以導赤散去其邪，後以涼驚丸調之。

癖熱者，由乳食不消，伏結於內，致成癖塊，以生熱於外也，治法以集聖丸主之。

瘧熱者，寒熱往來。有頭痛汗出者，有嘔吐不食者，有憎寒壯熱而作渴者，有遍身疼痛者，有腹痛者，有吐瀉者，證皆百出，治非一端。頭痛汗出遍身疼痛者，小柴胡湯加羌活、蒼朮治之。腹痛者，脾積丸治之。作渴者，白朮

散治之。吐瀉者，理中湯治之，俱用平瘧養脾丸調之。

血熱者，每日巳午間發熱，遇夜則涼，此心熱也，輕者導赤散，重者四順飲治之。

祖傳治熱，不問其證，肝腎虛弱者，以胃苓丸，竹葉炒米湯吞治之；元氣素厚者，以涼驚丸，竹葉燈心薄荷湯吞治之。

西江月

小兒病則生熱，須知得病根因。風寒外感熱來潮，飲食內傷煩躁。吐瀉瘧痢瘡疥，變蒸痘疹如燒。骨蒸體弱漸成勞，調治般般分曉。

若是風寒外感，面紅又惡風寒。惺惺散子妙難言，有效參蘇靈驗。飲食內傷可下，三黃脾積相參。再添集聖保平安，莫使脾虛表轉。

吐瀉胃苓最好，痢如赤白香連。瘧家平瘧解邪干，瘡疥胡麻丸散。變蒸小兒常病，不宜妄用湯丸。如逢痘疹別科傳，集聖散調疳款。

治熱汗下休錯，誤汗誤下傷人。應汗而下痞滿侵，應下而汗驚定。只爲不明表裏，致令大命將傾。果難捉摸且因循，用藥胃苓集聖。

《衛生寶鑑·小兒季夏身熱痿黃治驗》 小兒身體蒸熱，胸膈煩滿，皮膚如潰橘之黃，眼中白睛亦黃，筋骨痿弱不能行立。此由季夏之熱加以濕令而蒸熱薄於經絡，入於骨髓，使臟氣不平，故脾逆乘心，濕熱相合而成此疾也。蓋心火實則身體蒸熱，胸膈煩滿，脾濕勝則皮膚如潰橘之黃，有餘之氣必乘己所勝而侮不勝，是腎肝受邪而筋骨痿弱，不能行立。《內經》言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又言濕熱成痿，信哉斯言也！此所謂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也。若脾土退其本位，腎水得復，心火自平矣。又《內經》曰：治痿獨取於陽明。正謂此也。予用加減瀉黃散主之。

《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仲陽云：壯熱者，一向熱而不已，甚則發驚癇也。溫壯者，但溫而不熱也。巢氏云：小兒壯熱者，是熱氣盛，熏發於外，故令身體壯熱，其發無漸，大體與溫壯相似，少有異者，熱加甚也。此候宜服輕藥，惺惺散，羌活散皆可，甚則黃芩、柴胡、乾葛之劑散之。夫溫壯者，由小兒臟腑不調，內有伏熱，或挾宿寒，皆搏於胃氣，故令不和。氣行壅澀，故積體熱，名曰溫壯。大便黃而臭者，內有伏熱。其大便白而臭酸者，則挾宿寒故也，宜溫之，服理中四君子輩加桂治之。伏熱宜五苓散並白虎湯，二藥俱效。其腹中有伏熱溫壯，柴苓散主之。其心神不安，大腑秘熱，二黃犀角散主之。凡解後餘熱不退，可服地骨皮散，黃龍湯，牛黃膏亦治壯熱。《直指》羚羊角湯治諸驚壯熱。治下後熱不退，身壯熱，百骨節疼，梔子仁湯、大連翹飲、六物黃芩湯，五物人參飲，對證選用之。古法去伏熱則用龍膽湯，去宿滯則紫霜丸，甚效。《聖濟經》用升麻、芍藥等劑治之。

《嬰童百問·諸熱證》 小兒之病，其熱最多。夫熱有虛有實。實則面赤濃黃，氣粗口熱，燥渴脣腫，大小便難，掀揭露衣，煩啼暴叫；虛則面色青白，恍惚神緩，口中清冷，噓氣軟弱，泄瀉多尿，夜出虛汗。其或乍涼乍溫，怫鬱驚惕，上盛下虛，泄瀉水穀不分，此則冷熱不調之證。虛則敗毒散加木香、當歸。然小兒表裏俱熱，面黃頰赤，脣燥口乾，小便赤濇，大便焦黃，先以四順清涼飲爲之疏利，其熱即去。或表未解也，當先用惺惺散少加麻黃去節，以取發出其汗；或用柴胡散則表熱已除，又當和解，其熱自平。若驚熱、風熱、積熱，可服寬熱散下之，保壽散、金粉散以退餘熱可也。

《嬰童百問·潮熱》 仲陽云：潮熱者，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發熱，此欲發驚也。發來潮熱又似瘧熱，總曰潮熱。蓋發作有期，其熱有三：榮熱、衛熱、瘴氣熱，兩日一發，或三日一發，並用梨漿飲治之。王氏云：潮熱乃是血氣壅實，五臟生熱，熏發於外，故令發熱。《傷寒論》云：潮熱者，實熱也，當利大便，大柴胡湯，承氣湯等劑治之。虛熱者，地骨皮散主之，犀角飲、鱉甲散、靈犀飲、秦艽飲、生犀散。《聖濟經》用地骨皮飲，羌活餅等劑。

《奇效良方·小兒諸熱須分主治》 夫小兒驚熱者，誤因驚著，執以爲常，致令心氣不和，身體微熱。睡夢虛驚，遍身有汗，甚者手足掣縮，變成癇疾。此由氣血不和，實熱在內，心神不定，所以發搐。又小兒變蒸，亦微驚，所以然者，亦熱盛故也。治之以七寶散、天竺黃散、甘露散、辰砂金箔散，皆可治之。小兒因驚則生熱，熱則心不寧，故睡卧不安，身體悚動。心主驚，實則發熱飲水，虛則卧而悸動不安，此其候也。

小兒溫壯者，由胃氣不和，氣行壅塞，故蘊積體熱，名曰溫壯。若大便糞臭而黃者，此腹內有伏熱，以四順飲子治之。若糞白而酸臭，則挾宿食不消，當服紫霜丸。輕者少服，重者節乳哺，增丸藥，當取微利可也。

小兒壯熱者，因五臟生熱，熏動於外，故身體壯熱。大抵與溫壯相類，而有小異。但溫溫然不甚盛，是溫壯也；其壯熱者，一向熱而不止，甚則發驚也，以七寶散、大黃樸硝湯皆能治之。

小兒風熱，若身熱面青，口中亦熱，煩叫不時，有風證者，宜虎睛丸、天竺黃散治之；若熱甚大便秘濇者，四順飲子亦可服之。

小兒煩熱者，由臟腑實熱，血氣盛，表裏俱熱，則苦煩躁不安，皮膚壯熱也，以八珍飲子、七寶散皆可服之。

小兒手足多熱，心煩躁哭，脣深紅，飲水不止，以竹葉石膏湯，加味甘露散治之。

小兒潮熱者，哺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而發，此欲發驚也。大抵血氣壅盛，五臟驚熱，熏發於外，故溫壯相類，或夾伏熱，或帶宿寒。夾伏熱者大便黃而臭，帶宿寒者大便白而帶酸臭，皆緣臟腑冷熱之氣俱盛，腸胃蘊積故也。治之以金蓮飲、剋效湯，加味甘露散，過期不解，小柴胡湯或竹葉石膏湯。錢氏云：假如潮熱，是一臟實一臟虛而內發虛熱也，法當補母而瀉本臟則愈。且如日中發潮熱者，是心虛也。肝爲心之母，則宜先補肝，肝實而後瀉心，心得母氣則內平，以潮熱愈也。醫見潮熱，妄謂其實，乃以大黃、樸硝輩諸冷藥利之，利既多矣，不能禁約而津液內竭，縱取一時之瘥，鮮有不成疳病而身瘦也。

小兒積熱者，由表裏俱熱，則遍身皆熱，頰赤口乾，小便赤，大便焦黃，先以四順飲子、三解牛黃散，利動臟腑，熱即去。既去，復熱者，裏熱已解而表熱未解也，當用惺惺散或紅綿散加麻黃微發汗，表熱乃去。表熱既去又發熱者，何也？世醫到此，盡不能曉，或再用涼藥，或再解表，或以爲不可醫，誤致夭殤者甚多。此表裏俱虛，氣不歸原，而陽浮於外，所以再發熱，非熱證也，只用異功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則收陽氣歸內，身體便涼。熱重者辰砂金箔散治之，錢氏白朮散亦可。

小兒虛熱者，因患後平復，血氣未勻，四體羸弱，時多發熱，治宜調氣補虛，其熱自退，如錢氏白朮散、異功散、四君子湯之類；或未退，人參、生犀治之爲良。

小兒實熱者，頭昏頰赤，口內熱，小便赤濇，狀如豆汁，大便堅鞕，或秘濇不通，腹急，此熱證也，宜四順飲子、大黃樸硝湯、八珍散，略挨動臟腑即安。

小兒疳熱者，發熱形瘦，多渴，喫食不長肌膚者，謂之疳熱。三四歲後有此疾，蓋吃食則有疳。用金瓜丸、玉蟾丸、肥兒丸之類治之，最爲穩當。

小兒純陽，未有虛羸形瘵之證，溫補之劑寡矣。且如前人論小兒發熱，有一十四證，見證立方，多獲功效。今人當效前人之心，觀形察色，切脈論證，以分表裏虛實，設有所誤，非惟夭閼人命，抑且欺於心哉！

《明醫雜著・潮熱》 小兒潮熱，或壯熱不退，多是蒸及五臟相勝，不必用藥。又多是飲食停積，鬱熱由中發外，見於肌表，只理其中，清陽明之熱而表熱自除。不可認作外感，輕易發汗，用小柴胡輕利等藥，重傷其內。又潮熱不退，恐是出痘，亦當審察，勿便用藥。

《幼科類粹・諸熱門》 脈法 《脈經》曰：小兒脈沉而數者，骨間有熱，欲以腹按清冷也。《難經》曰：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脈訣啓蒙》曰：小兒脈，八至九至爲發熱。浮大數爲風熱。

論熱因諸臟所發 《全嬰方論》云：凡人之熱，必乘陽邪而發。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邪正分爭，客搏於皮膚。或恍惚而啼叫，或悶亂而喘粗，其變多端。或在表或在裏，或似實或似虛，或半表而半裏，或半實而半虛。蓋小兒氣稟純陽，臟腑生熱，陰陽氣變，薰蒸於外，致令身熱也。夫肝熱，則兩眼赤痛，流淚羞明或生翳障。心熱，則口內生瘡，小便赤腫，淋瀝不通。肺熱，則鼻衄不止，大腑秘結。脾熱，則多涎沫，口內長流。心脾熱，則生重舌木舌。胃熱，則口作臭。腎熱，則耳聾或出膿汁。至於五臟蘊蓄風熱毒氣，則令面赤如緋，五心煩熱，四肢溫壯，痰涎壅盛，目澀，多渴。若上衝咽喉，則與氣血相搏，結聚壅盛而成喉閉，危在頃刻也。《內經・刺熱篇》云，脾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上先赤。肺熱病者，鼻上先赤。肝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間先赤。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其五臟所主熱各不同，是不可以槩論也。大抵熱則生風，風則生悸矣。

論表虛熱 《病機式要》云：有表而熱者，謂之表熱。無表而熱者，謂之裏熱。有暴發而爲熱者，乃久不宣通而致也。有服溫藥而爲熱者，有惡寒戰栗而熱者，蓋諸熱之屬心火之象也。治法：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苦者以治五臟，五臟屬陰而居於內；辛者以治六腑，六腑屬陽而在於外。故內者治之，外者發之，又宜養血益陰，其熱不治而自愈也。

諸熱治法 心熱者，視其睡，口中氣溫，或合面卧，及上竄，搖頭，咬牙，瀉心湯主之。肝熱，手尋衣領及亂捻物，瀉青丸主之。壯熱，飲水喘悶，瀉白

散主之。脾熱，其熱在肌肉，遇夜尤甚，怠惰嗜卧，身熱飲水，四肢不收，瀉黃散主之。肺熱，手掐眉目，日西熱甚，喘嗽寒熱，壯熱飲水。輕者瀉白散，重者涼膈散主之。腎熱，兩足不喜衣覆。然此者，臍之下皆腎之所主，緣心氣下行於腎部也，東垣滋腎地黃丸主之。

潮熱，因傷寒時疫，觸變邪氣，陰氣不足，陽氣有餘，陽邪暴傷，則血氣凝滯，不即流通，壅逆無歸，傳於足陽明之經，逐生潮熱，早晚兩度，如潮水之應期也。《傷寒論》云：潮熱者，實熱也，當利大便。脈實者，大柴胡湯下之，脈虛浮數者，百解散汗之。

驚熱者，遍身發熱，面青自汗，心悸不寧，脈數煩躁，顛叫恍惚，以錢氏涼驚丸、安神丸主之。

夜熱者，但夜間發熱，是陰中有陽邪也，以元戎四物二連湯主之。

餘熱者，謂寒邪未盡，傳驚之遺熱也。仁齋曰，傷寒汗下後而熱又來，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不可再用涼藥。蓋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法當和胃氣，使陽氣收斂歸內，其熱自止。宜以參苓白朮散主之。

食熱者，手心熱肚背尤熱，噯氣吐乳，大便酸臭，宜下積丸主之。

疳熱者，形瘦多渴，吃食不長肌肉，骨蒸盜汗，泄瀉無常，肚大腳弱是也。宜龍膽丸、胡黃連丸、蘆薈丸之類。

壯熱者，一向不止，由血氣壅實，五臟生熱，蒸熨於內，則眠卧不安，精神恍惚，薰發於外，表裏俱熱，煩躁喘粗，甚則發驚癎也。火府散、通聖散主之。

煩熱者，心躁不安，五心煩熱，四肢溫壯，小便赤澀，宜一粒金丹主之。

積熱者，頰赤口瘡，下盛則腰腿壅腫，表裏實則身熱便澀，虛則汗下後仍熱也。或內因酒麵煎煿熱藥峻補，外因大暖爐火侵逼皆能生熱，此內外蘊積之熱，非食積熱也。宜三黃丸、四順飲主之。

風熱者，汗出身熱，呵欠面赤，因其解脫，風邪致令所傷，客於皮毛，入於臟腑，則惡風發熱，目瀝多睡，陽氣有餘，身熱無汗，陰氣有餘，身寒有汗，陰陽有餘無汗而寒。《素問》曰：汗出而身熱者，風熱也。消風散、綠霞丸主之。

虛熱者，因傷寒及諸熱汗下之後，餘去津太過，氣血未調，食飲勞傷，致令虛熱。其候困倦少力，面色青白，泄瀉多尿，虛汗自出，恍惚神慢，噓氣軟弱。又有久嗽、久瀉、久痢、久血、久瘧以致諸疾之後成者，皆虛熱也。凡病久則血氣虛。氣虛則發厥，血虛則發熱，氣血皆虛則手足厥而身熱也。宜以惺惺散、四君子湯、錢氏白朮散主之。

客熱者，爲陽邪干於心也，心若受邪則熱形於額，故先起於頭面，次而身熱，恍惚多驚，聞聲驚恐，此良由眞氣虛而邪氣勝也。邪氣既勝，眞氣與之交爭，發渴無時，進退不定，如客之往來，故曰客熱。導赤散、黃連瀉心湯主之。

癖熱者，涎嗽飲水，由乳食不消，伏結於中，致成癖塊也。宜與白朮散，滋養津液，以珍珠丸下其痰涎，或以褐丸子磨之。

寒熱者，證如瘧狀，陰陽相勝也。先寒而後熱，陽不足；先熱而後寒，陰不足。寒多而熱少，陰勝陽也；熱多而寒少，陽勝陰也。寒熱相半，陰陽交攻也。寒熱隔日，陰陽乍離也。陽盛發熱，陰盛發寒也。其有頭疼汗出者，有嘔吐不食者，有增寒而飲水者，壯熱而飲湯者，有筋骨疼痛者，或瀉，或秘，或內寒而外熱，或內熱而外寒。又有寒而腹中痛，熱而腹中鳴，是有食積也。治法因於食積者，當用白餅子下之，次行補助以錢氏白朮散。寒多熱少者，小柴胡湯加桂。熱多寒少者，白虎湯加桂。寒熱相半者，並用小柴胡湯主之。

血熱者，每日巳午間發熱，遇夜則涼，六合湯主之。

疹熱，耳鼻尖冷是也。人參敗毒散、升麻葛根湯、參蘇飲之類。

按已上辨論諸熱證，可謂詳悉。《全嬰方》所云：血熱者，巳午發熱，遇夜則涼，與東垣所謂夜則發熱，晝則明了不同。然東垣所云：血熱者，指陰虛而生內熱也，夜則發熱，晝則明了，取其晝陽夜陰也。鄭氏所云血熱者，指小兒血盛實而言也，蓋謂巳午者，心火用事之時也。心主血，血氣行至巳午則陽氣盛，陽氣與正氣相搏，故至期而發熱。非其時者，非血熱也，因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幼科發揮·諸熱》 肝熱者，目中青，手尋衣領，及亂捻物，瀉青丸、當歸龍薈丸主之。

心熱者，目中赤，視其睡，口中氣溫，喜合面睡，或仰睡，上齘咬牙，宜導赤散、黃連安神丸主之。如目中熱，心虛也，宜錢氏安神丸主之。

脾熱者，目中黃，瀉黃散、茵陳五苓散主之。

肺熱者，目中混白，甘桔湯、木通散主之。

腎熱者，目無精光畏明，脊骨重，目中白睛多，其顴即解，地黃丸主之。

虛熱者，多在大病後，或溫熱，或潮熱，或渴或不渴，大小便如常，宜補之，竹葉湯、調元湯、地骨皮散主之。

實熱者，面赤腮燥，鼻乾焦，喜就冷，或合面卧，或仰卧，露出手足，掀去衣被，大渴飲水，大小便秘，宜瀉之，神芎丸、大金花丸。大便不通者，用膽導法。

或問：治熱以寒，治寒以熱，良工不能廢其繩墨也。今治虛熱乃用溫藥者，亦有說乎？予曰：說具《內經》。實熱，邪火也，可以水制，可以實折，故以寒治熱者，逆治法也；虛熱者，眞火也，水不能制，寒不能折，唯甘溫之劑可以勝之，故以溫治虛熱者，從治法也。逆之從之，不離乎正。

《保嬰撮要・潮熱》 錢仲陽曰：潮熱者，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而至。有風寒疳積食癖之分，陰陽虛實五臟之異。如汗出身熱，呵欠面赤者，風熱也。傷寒時疫，陰陽相勝，外感熱也。肌瘦口乾，骨蒸盜汗，疳熱也。大小便秘澀，汗下不解，積熱也。腹背先熱，夜發旦止，食熱也。涎嗽飲水，乳食不消，癖熱也。又有煩熱者，氣粗喘促，心躁不安，頰赤口瘡，兼發痢證。瘡疹熱者，耳鼻尖冷。血熱者，巳午間發，至夜則涼。虛熱者，困倦少力，發於病後。陽邪於心，則來去不定。陰陽相勝，則寒熱如瘧。前證在小兒，有因乳母或妊娠，七情厚味遺熱，或飲食停積，衣衾過暖，及頻浴熱湯而爲患。若寅卯辰時，熱而力盛，飲水者，肝經實熱也，用柴胡清肝散；熱而力怯，飲湯者，肝經虛熱也，用六味地黃丸。巳午時熱，心經也，實用導赤散，虛用秘旨安神丸。申酉戌時熱，肺經也，實用瀉白散，虛用秘旨保脾湯。亥子丑時熱，腎經也，用地黃丸。大凡壯熱飲水，大便秘結，屬實熱，用二黃犀角散下之。熱渴飲湯，大便如常，屬血虛，用四物湯補之。若下後，陰虛陽無所附而仍熱，用四物、參、芪。汗後，陰陽虛無所生而仍熱，用四君、芎、歸。若汗下後，煩渴面赤，血虛發躁也，用當歸補血湯。若見驚搐等證，肝血虛而內生風也，用四物、天麻、鉤藤鉤。頰赤口乾，小便赤澀，大便焦黃，表裏俱實熱也，用清涼飲子。如大便已利，或熱未止，表邪未解也，惺惺散未應，加麻黃微汗之。既汗而仍熱，此表裏俱虛，氣不歸源，陽浮於外而虛熱也，六神散加粳米。陽氣下陷於陰中而發熱者，用補中益氣湯。若乳下嬰兒，當兼治其母。

治驗

一小兒潮熱煩渴，大便乾實，氣促咳嗽，右腮色赤。此肺與大腸有熱，用柴胡飲子，一服頓愈。後因微驚，發搐咬牙頓悶，此肝脾氣血虛也，用四君、芎、歸、鉤藤鉤而愈。

一小兒潮熱發躁，左腮青赤，此心肝血虛，用秘旨安神丸及四物、防風、酸棗仁漸愈。又用六味地黃丸，調補肝腎而痊。

一小兒潮熱發搐，痰涎上涌，手足指冷，左腮至申酉時，青中隱白，手足時搐。此肝經虛弱，肺金所勝而潮搐，脾土虛弱，而手足冷也。用補中益氣湯調補脾肺，用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而愈。蓋病氣有餘，當認爲元氣不足。若用瀉金伐肝、清熱化痰，則誤矣。

一小兒寅卯時發熱，或兼搐有痰。服抱龍、瀉青二丸而愈。後復患，服前藥，兼咳嗽氣喘，不時發搐，面赤色，或青黃，或浮腫，或流涎。余謂：咳嗽氣喘，脾肺氣虛也；不時發搐，肝木乘脾也；面青黃，肝入心脾也；浮腫流涎，脾氣虛也。用益智丸，以養心血，補中益氣湯，以補脾氣而愈。

一小兒腹滿作嘔，飲食少思，至暮腹脹發熱，此脾虛下陷，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柴胡、升麻而愈。後因勞，不時寒熱，夜間盜汗，用十全大補湯而愈。

《保嬰撮要・寒熱》 經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寒熱往來，此乃陰陽相勝也。故寒氣幷于陰，則發寒。陽幷于陽，則發熱。寸口脈微，爲陽氣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尺脈弱，爲陰不足，陽氣下入陰中，則發熱。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陰陽不歸其分，則寒熱交爭也。又上盛則發熱，下盛則發寒。陽勝則乍熱，陰勝則乍寒。陰陽相勝，虛實不調，故邪氣更作而寒熱往來，或乍寒乍熱也。少陽膽者，肝之府，界乎太陽陽明之間，半表半裏之分，陰陽之氣，易於相乘，故寒熱多主肝膽經證，以小柴胡湯加減調之。若只見寒熱，起居如常，久而不愈，及大病後，元氣未復，悉屬陰虛生熱，陽虛生寒，宜用八珍湯補之，甚者十全大補湯。有食積爲病亦令寒熱，用保和丸消之。若兼嘔吐泄瀉，用六君子湯。厥冷飲熱，人參理中丸。作渴不止，七味白朮散。食積既消，而寒熱尚作者，肝邪乘脾所勝，侮所不勝也。用異功散加柴胡、山梔。其瘧證寒熱，詳見瘧門。

治驗

一小兒十四歲，朝寒暮熱，或時發寒熱，則倦怠殊甚，飲食不思，手足指

冷，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各二十餘劑，漸愈。後因用功勞役，前證復作，更加頭痛，脈虛，兩寸尤弱，朝用補中益氣湯，蔓荊子，夕用十全大補湯，兩月餘而痊。而勞役仍復寒熱，服前二湯稍愈。畢姻後，又用功過度，朝寒遍體如冰，暮熱遍身如炙，朝用補中益氣湯加薑、桂，暮用八味丸加五味子，各五十餘劑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壯熱便秘，服清涼飲，愈而復作，服地骨皮散，更潮熱。又服芩、連、四物，不時寒熱，體倦少食而熱，或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余謂肝脾虛熱，夕用地黃丸加五味子，朝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而痊。

《保嬰撮要·發熱》　小兒之熱，有心肝脾肺腎五臟之不同，虛實溫壯，四者之不一，及表裏血氣、陰陽浮陷，與夫風濕痰食，各當詳之。心熱者額上先赤，心煩心痛，掌中熱而噦，或壯熱飲水，巳午時益甚。肝熱者左頰先赤，便難轉筋，尋衣捻物，多怒多驚，四肢困倦，寅卯時益甚。脾熱者鼻上先赤，怠惰嗜卧，身熱飲水，遇夜益甚。肺熱者右頰先赤，手掐眉目，喘咳寒熱飲水，日西熱甚。腎熱者頰下先赤，兩足熱甚，骨蘇蘇如蟲蝕，熱甚不能起于床，夜間益甚。仍當辨其虛實，實則面赤氣粗，口燥唇腫，作渴飲冷，大小便難，或掀衣露體，煩啼暴叫，伸體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熱，宜用表下。虛則面色青白，恍惚神緩，口中虛冷，噓氣軟弱，喜熱惡寒，泄瀉多尿，或乍涼乍溫，怫鬱驚惕，上盛下泄，夜則虛汗，屈體而卧，睡露睛，手足指冷，宜用調補。壯熱者肢體大熱，熱不已則發驚癇。溫熱者手體微熱，熱不已則發驚搐。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以手輕捫之則熱重，按之不熱，此皮毛血脈之熱，熱在表也。重按之筋骨之分則熱，輕按手則不熱，此筋骨之熱，熱在裏也。不輕不重，按之而熱，此肌肉之熱，熱在表裏之間也。以虛實分屬表裏而言之，壯熱惡風寒，爲元氣不充，表之虛熱也。壯熱不惡風寒，爲外邪所客，表之實熱也。壯熱飲湯，爲津液短少，裏之虛熱也。壯熱飲水，爲內火銷爍，裏之實熱也。若夫內外皆熱，則喘而渴，齒乾煩冤腹滿，四肢熱，逢風寒，如炙于火，能冬不能夏，是皆陽盛陰虛也。脈尺寸俱滿爲重實，尺寸俱弱爲重虛。脈洪大，或緩而滑，或數而鼓，此熱盛拒陰，雖形證似寒，實非寒也。熱而脈數，按之不鼓，此寒盛格陽，雖形證似熱，實非熱也。發熱惡熱，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或兼目痛鼻乾者，此血虛發躁也，當補其血。如不能食而熱，自汗者，氣虛也，當補其氣。仲景論內外不足發熱自汗之證，禁不可發汗。加飲食勞役，雖病發熱，誤發其汗，則表必虛也。身熱而汗出者，風也。發熱身疼而身重黃者，濕也。增寒發熱，惡風自汗，脈浮胸痞者，痰也。發熱頭痛，脈數者，食也。寸口脈微爲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尺脈弱爲陰不足，陽氣下入陰中則發熱，陰陽不歸其分，則寒熱交爭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煩躁，是陽氣下陷入陰中也；晝則發熱煩躁，夜則安靜，是重陽無陰也，當急瀉其陽，峻補其陰。至若身熱脈弦數，戰栗而不惡寒者，癉瘧也。發熱惡寒，脈浮數者，溫病也。若四肢發熱，口舌咽乾，是火熱乘土位，濕熱相合，故煩躁悶亂也。若身體沉重，走注疼痛，乃濕熱相搏，風熱鬱而不得伸也。心熱則用瀉心湯，導赤散，安神丸。肝熱則用瀉青丸、柴胡飲子。脾熱則用瀉黃散。肺熱輕則用瀉白散，重則用涼膈散及地骨皮散。腎熱則用滋腎丸。實熱則宜疏下，虛熱則宜調補。壯熱者導赤散。溫熱者瀉黃散。若肢體熱輕，則用惺惺散，重則用羌活散之類。大便秘者，二黃犀角散。餘熱不退者，地骨皮散。骨節疼痛者，梔子仁湯。宿滯內作者，紫霜丸。肝火內熱者，龍膽草湯。陰盛隔陽而熱者，人參理中湯。肝經血虛生風而搐者，用四物、天麻、鉤藤鉤。若熱蘊便秘者，四順清涼飲。熱而二便調和，風邪蘊結于表而發者，用惺惺散加麻黃汗之。汗後血虛而益甚者，六神散加粳米。汗後氣虛而惡寒發熱者，補中益氣湯。汗後陰虛，陽無所附而熱者，用四物湯加參、芪。汗後陽虛，陰無所附而熱者，用四君湯加芎、歸。嬰兒諸熱，其因別證而作者，當從所重而治之。或乳母七情厚味，飲食停積，遺熱於兒；或見嗜食甘肥，衣衾過暖；或頻浴熱湯，積熱於內爲患者，各當詳之。蓋小兒臟腑脆弱，元氣易虛，補泄宜用輕和之劑，庶無變證。若乳下嬰兒，當兼治其母，仍參諸熱證治之。

治驗

一小兒夜間發熱，天明如故，或小腹作痛，飲食少思，面色痿黃，熱時面赤，不思飲食。此食積所致，用下積丸，治之而消。又用白朮散，調理而安。

一小兒飲食停滯，腹痛作嘔，用大安丸而愈，飲食雖進，其腹仍痛，用六君、山楂、神麴，痛少止。余以內脾氣傷，而飲食難化，乃去前二味，服六君子四劑而愈。後又傷食，仍服前藥，痛止而至暮發熱，用六君、柴胡、升麻而痊，此由脾虛下陷，不能升發，故至暮發熱也。

一小兒發熱，飲食少思，大便不實，常服蘆薈等丸。視其鼻赤，此寒涼之

劑，復傷脾土而虛熱也，用五味異功散，數劑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內熱晡熱，形體倦怠，食少作渴，此稟賦怯弱之虛熱也。用地黃丸，異功散補之，不越月而痊。

一小兒十四歲，而近女色，發熱吐痰，至有室，兩目羞明，頭覺脹大。用地黃丸料加五味子，當歸、黃芪，煎服，及補中益氣湯，得愼疾而瘥。

《保嬰撮要・注夏》 脾爲太陰，位屬坤土，喜燥而惡濕。故凡脾胃之氣不足者，遇長夏潤濕之令，則不能升舉清陽，健運中氣；又復少陽相火之時，熱傷元氣，則肢體怠惰不收，兩腳痿弱，嗜卧發熱，精神不足，飲食少思，口中無味，呼吸短乏氣促，目中視物眩眩，小便赤數，大便不調，名曰注夏。此皆稟賦陰虛元氣不足之證，丹溪《補陰論》言之詳矣，育子者可不知冬月養陽之道乎？治法用補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加炒黑黃柏主之。若因勞役發熱，血虛脈大者，用當歸補血湯；氣血兩虛者，八珍湯；肝腎陰虧者，地黃丸；大便作瀉者，人參理中湯。若乳母肝火乘脾，寒熱少食者，柴胡梔子散；胃火作渴者，竹葉石膏湯。小兒多因乳母之氣不調而致，當戒怒氣，調飲食，適寒溫，則可以遠病。又如今人夏月皆以香薷湯浸冷，代茶飲之。殊不知香薷利水，大損元陽；厚朴剋伐，大瀉眞氣。況脾性喜溫而惡寒，夏月陰盛於內，啜冷傷脾，若胃強有火，濕熱爲病之人，固無大害；其脾胃虛弱，中氣不足者，必爲腹痛少食、泄瀉寒中之疾矣。此大人亦當戒者，況小兒乎？愼之愼之！

《赤水玄珠・注夏》 子和曰：痿之作也，皆五月、六月、七月之時。午者少陰君火之位，未者濕土庚金伏火之地，申者少陽相火之分。故痿發此三月之內，爲熱也。故病痿之人，其脈浮大。

丹溪云：注夏屬陰虛元氣不足，補中益氣中去柴、升，加炒黃柏，挾痰者加南星。

東垣曰：《刺志論》云：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傷氣故也。《痿論》曰：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火熱也。此濕熱成痿，令人骨立無力，故治痿獨取於陽明。時當長夏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沉疼，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痞，小便黃而數，大便溏而頻，或痢出黃如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內經》曰：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熱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芪甘溫補之爲君。人參、陳皮、當歸、甘草甘微溫，補中益氣爲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而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炒麴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苦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以人參、五味子、麥門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於庚金爲佐。名曰清暑益氣湯。此病皆由飲食勞倦傷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但藥中犯澤瀉、豬苓、茯苓、燈心、通草、木通，淡味滲利小便之類，皆從時令之旺氣，以泄脾胃之客邪，而補金水之不及也。此正方已是從權而主之，若其時病濕熱脾旺之證，或小便已數，腎肝不受邪者，誤用之必大瀉眞陰，竭絕腎水，先損其兩目也。復立變證加減法於後：如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能升發陽氣，伏於地中。地者，人之脾也，必用當歸和血，少用黃柏以益眞陰。如脾胃不足之證，須少用升麻，乃足陽明太陰引經之藥也，使行陽道，自脾胃中右遷，少陽行春令，生萬物之根蒂也。更少加柴胡，使諸經左轉，生發陰陽之氣，以滋春升之和氣也。如脾虛，緣心火亢極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氣受邪，爲熱所傷，必須多用黃芪，甘草次之，人參又次之，三者皆甘溫之陽藥也。脾始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芪之甘溫，以益皮毛之氣而閉腠理，不令自汗而損元氣也。上喘氣短懶語，須用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用炙甘草，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甘草最少，恐滿也。若脾胃之急痛，並脾胃大虛，腹中急縮，腹皮急縮者，卻宜多用。經曰：急者緩之。咳甚者，去人參，如口乾嗌乾者，加乾葛。

如脾胃既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榮氣伏於地中，陰火熾盛，日漸煎熬，血氣虧少。且心包與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冤。冤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是由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清濁相干，亂於胸中，使周身血氣逆行而亂。經云：從下上者，引而去之。故當加辛溫甘溫之劑生陽，陽生而陰長也。已有甘溫三味之論。或曰：甘溫何能生血，又非血藥也。曰：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也。更加當歸和血，又宜少加黃柏以救腎水。蓋甘寒瀉熱火，火減

則心氣得平而安也。如煩亂猶不能止，少加黃連以去之，蓋將補腎水，使腎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陽氣也。如氣浮心亂，則以硃砂安神丸鎮固之。煩一減，勿再服，以防瀉陽氣之反陷也。如心下痞，亦少加黃連。氣亂於胸，爲清濁相干，故以陳皮理之，能助陽氣之升，而散滯氣，又助諸甘辛爲用。故長夏濕土，客邪火旺，可以權加蒼朮、白朮、澤瀉，上下分消其濕熱之氣。濕氣大勝，主食不消化，故食減不知穀味，加炒麵以消之，復加五味子、麥門冬、人參，瀉火，益肺氣，助秋損也。此三伏中長夏正旺之時藥也。

脾胃虛弱，隨時爲病，隨病製方。夫脾胃虛弱，必上焦之氣不足，遇夏天氣熱甚，損傷元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兩腳痿軟，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後，陽氣將旺，復熱如火，乃陰陽氣血俱不足。故或熱厥而陰虛，或寒厥而氣虛，口不知味，目中溜火，而視物眩眩無所見，小便頻數，大便秘結，胃脘當心而痛，兩脇痛，或急縮，臍下周圍如繩束之急，甚則如刀刺腹，難舒伸，胸中閉塞，時濕嘔噦。或有痰嗽，口沃白沫，舌強，腰背腹皆痛，頭痛時作。食不下，或食入即飽，全不思食。自汗尤甚。若陰氣覆在皮毛之上，皆天氣之熱助本病也，乃庚大腸辛腸氣爲熱所乘而作。當先助元氣，治庚辛之不足，黃芪人參湯主之。如心下痞悶，加黃連二三分。如胃脘當心痛，或太寒藥，加草豆蔻仁五分。如脅下痛或縮急，加柴胡二三分。如頭痛，目中溜火，加黃連二三分，川芎三分。如頭目不清利，上壅上熱，加蔓荊子三分，藁本二分，細辛一分，川芎三分，生地黃二分。如氣短精神少，或夢寐間困乏無力，加五味子九粒。如大便澀滯，隔一二日不見者，致食少，食不下，血少，血中伏火而不得潤也，加當歸身、生地黃各五分，桃仁三個，另研，麻子仁研泥，五分。如大便通行，所加之藥勿再服。如大便又不快利，勿用別藥，少加大黃，煨，五分。如不利者非血結，血秘而不通，是熱則生風，其病人必顯風證，單血藥不可復加，止常服人參黃芪湯。藥只用羌活五錢，防風五錢，二味咬咀，以水四盞，煎至一盞，去渣，空心服之。大便必大走也，一服便止。如胸中氣滯，加青皮、橘紅倍之，去其邪氣。

此病本元氣不足，惟當補元氣，不當瀉之。如氣滯太甚，或補藥太過，或心下有憂鬱之事，更加木香二分或三分，砂仁二分或三分，白豆蔻仁二分，與正藥同煎服。如腹痛不惡寒者，加白芍藥五分，黃芩二分，減五味子。

夫脾胃虛弱，至六七月間，河漲霖雨，諸物皆潤，人汗沾衣，身重短氣，甚則四肢痿軟，行步不正，腳欹，眼黑欲倒者，此腎水與膀胱俱竭之狀也，當急救之。滋肺氣以補水之上源，又使庚大腸不受邪熱，不令汗大泄也。汗泄甚，則亡津液，亡津液，則七神無所依。經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津者庚大腸所主，三伏之義爲庚金受囚也。若亡津液，汗大泄，濕令亢盛，則清肅之氣亡，燥金受囚，風木無可以制，故風濕相搏，骨節煩疼，一身盡痛，亢則害，承乃制是也。孫思邈曰：五月常服五味子，是瀉丙火補庚金大腸，益五臟之元氣。壬膀胱之寒已絕於巳，癸腎水已絕於午，今更逢濕旺，助熱爲邪，西方北方之寒清絕矣。聖人立法，夏月宜補者，補天元之眞氣，非補熱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爲熱傷元氣，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生脈，脈者元氣也。人參之甘，補元氣瀉熱火也。麥門冬之苦寒，補水之源，而清肅燥金也。五味子之酸，以瀉火補庚大腸與肺金也。當此之時，無病之人，亦或有二證，況虛損脾胃，有宿疾之人，遇此天暑，將理失所，違時伐化，必困乏無力，懶語氣短，氣弱氣促，似喘非喘，骨乏無力。其形如夢寐，矇矇如煙霧中，不知身所有也，必大汗泄。若風犯汗眼皮膚，必搐項筋，皮枯毛焦，身體皆重，肢節時有煩疼，或一身盡疼，或渴或不渴，或小便黃澀，此風濕相搏也。頭痛或頭重，上熱壅盛，口鼻氣短氣促，身心煩亂，有不樂生之意，情思慘悽，此陰勝陽之極也。病甚則傳腎肝爲痿厥。厥者，四肢如在火中者爲熱厥，四肢寒冷者爲寒厥。寒厥則腹中有寒，熱厥則腹中有熱。爲脾主四肢故也。若肌肉濡潰，痺而不仁，傳爲肉痿證，證中皆有肺疾。用藥之人，當以此調之。氣上衝胸，皆厥證也。痿者，四肢痿軟而無力也。其心煩寃不止，心神撩亂者是也。厥者，氣逆也。甚則大逆，故曰厥逆。其厥痿多相須也，於前已立黃芪、人參、五味子、麥門冬，湯中每加白茯苓二分，澤瀉四分，豬苓、白朮各一分，如小便快利不黃澀者，只加澤瀉二分與二朮，上下分消其濕。如行步不正，腳膝痿弱，兩足欹側，已中痿邪者，加酒洗黃柏、知母三分或五分，令兩足湧出力氣。如汗大泄者，津脫也，急止之，加五味子五粒，炒黃柏五分，炒知母三分，不令妨其食，當以意斟酌。若妨食則止，候食進再服。取三里，氣街，以三稜針出血。若汗不止不減者，於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禁酒、濕麵。

夫痿者，濕熱乘於腎肝也，當急去之。不然則下焦元氣竭盡而成軟癱，必腰下不能動，心煩寃而不止也。若身重或氣不短，小便如常，及濕熱之令退時，或所增之病氣退者，不用五味子、澤瀉、豬苓、茯苓、黃柏、知母、蒼朮、

白朮之藥，只依本病中證候加減，常服藥亦須用酒黃柏二分或三分。六七月之間，濕令大行，子能令母實而熱旺，濕熱相合而刑庚大腸，故用寒涼以救之。燥金受濕熱之邪，絕寒水生化之源，源絕則腎虧，痿厥之病大作，腰以下痿軟癱瘓，不能動矣。步行不正，兩足欹側，以清燥湯主之。

《赤水玄珠·幼科·潮熱》 潮熱者，今日發過，明日復來，如潮水之有信也。有一日一發，二日一發，三日一發，或一日二發，似瘧非瘧。皆由調護失宜，或冒風寒，或傷乳食，或發瘡疥，或陰陽不和，或虛熱骨蒸，皆當認證速治。亦有外感內傷，以致臟腑壅滯而成實證，當從權下之。

一、傷寒之後，餘熱不解者，宜脫甲散兼小柴胡湯。

一、內傷癖塊不消，脾胃不和而成潮熱，先服脫甲散，次場氣下之，後調胃氣。

一、營衛有熱，陰陽不和，發爲潮熱。

一、瘡疹後餘毒不解，蘊成潮熱，宜大連翹飲，更與助胃氣則安。

《慎齋遺書·小兒雜證·發熱》 大便閉，邪熱入裏者，胃有燥糞也。三焦暑熱者，津液乾枯，大腸夾熱也。宿食留滯者，腹脹痛悶，胸痞欲吐也。熱氣燔灼者，內受風熱，涸燥閉塞也。宜膠蜜湯。潮熱因暑熱，用柴胡炒黑，甘草，滑石，燈心，薄荷水煎服。小兒身熱作瀉，用四君子，加白芷，黃芪服，或加炒松花三分，五味七粒。傷食用草果煨熟去殼，再研炒焦爲末，每用半匙，入口以呷之，白湯亦可。傷寒時氣，熱極發黃，昏亂難言，不省人事，宜紫金錠。

《萬病回春·諸熱·小兒諸熱辨例》 傷寒熱，手足梢冷，發熱惡寒而無汗，面色青慘而不舒，左額有青紋色。傷風熱，手足梢微溫，自汗，面赤而光，咳嗽，鼻塞流清涕。傷食熱，眼胞腫，右額有青紋，身熱而頭額腹肚猶甚，夜熱晝涼，面黃或吐利腹疼。驚風熱，面色青紅，額正中有青紋，手心有汗，時作驚惕，手脈絡微動而發熱。風熱，身熱，倍能食，唇紅頰赤，大小便秘。潮熱，如水之潮，依時而至。變蒸熱，身體上下而蒸熱，上氣虛驚，耳冷微汗，唇上下有白泡狀如珠子，重者，身熱脈亂，腹痛啼叫，不能乳食或吐蛔，週歲以後無此證也。潮熱發渴，有時驚熱，顛叫恍惚，夜熱夕發旦至。餘熱寒邪未盡，食熱肚背尤熱，疳熱骨蒸盜汗，壯熱一向不止，煩熱心躁不安，積熱頰赤口瘡，風熱汗出身熱，虛熱困倦少力，客熱來去不定，癖熱涎嗽飲水，寒熱發如瘧疾狀，血熱辰巳時發，疹熱耳鼻尖冷。諸熱得之，各有所歸，其間有三兩證交互者，宜隨其輕重而治之。

《幼幼集·辨諸熱論》 小兒發熱早晚兩度者，謂之驚熱，亦呼爲潮熱。小兒發熱，形瘦多渴，喫食不長肌肉者，謂之疳熱。小兒發熱煩叫，不時面青者，謂之風熱。小兒發熱，日中可，夜間熱，天明復涼，謂之傷寒餘熱未解。小兒發熱，睡覺癲叫無時，遍身熱，發渴，謂之積熱。小兒諸病，惟熱最多，當先辨虛實，隨證治之。小兒病熱者，左腮先赤，肝受熱也；右腮先赤，肺受熱也；額上先赤，心受熱也；頤間先赤，腎受熱也；鼻間先赤，脾受熱也。五臟所主，熱各不同，其治也亦不同，是不可以一槩論。

虛熱　其證面色青白，身微熱，口氣冷，手足心不熱，小便自利，恍惚神慢，噓氣軟弱，泄瀉多尿，虛汗自出，叔和云：虛熱不可太攻，熱去則寒起。惺惺散，四君子湯，錢氏白朮散，酌用之。

實熱　其證面赤氣粗，口熱煩躁，唇腫，大便秘結，小便短數，揭衣掀被，煩啼躁叫，肚熱肚疼，在表宜汗，青龍湯，解肌湯加麻黃；在裏宜下，四順飲，解肌湯加大黃，孫眞人曰：得利謹勿中補，熱氣得補復作。若表裏俱熱，舉按脈實，面黃頰赤，唇燥口乾，大便堅硬，小便赤澀，口中氣熱，四順飲加川芎，惺惺散加麻黃、大黃，青龍湯，解肌湯加大黃、黃芩、麻黃。若汗下熱不除。仁齋曰：退表熱宜微汗，退裏熱宜微下。汗下而熱之再來，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不可再用涼藥及再汗下，當和胃氣，使陽氣收斂歸內，其熱自止。參苓白朮散，補中益氣湯加減用之。柳叔舉曰：若經汗下，大熱未除，恐防痘疹，不可妄用涼藥。餘熱不除。仁齋曰：用涼不可十分盡用，蓋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

邪熱在心　湯氏曰：本臟屬火，後爲熱所乘，故炎上而焦哭。其證面紅，小便赤，口氣熱，啼時有汗，仰身啼，煩躁畏燈，大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燈心，麥門冬，竹茹同煎，不拘時服。

積熱在內　小兒內外蘊積熱氣，非食積熱也，失治則發斑咽喉等疾。楊氏曰：內因酒麵煎炒，熱毒熱藥峻補，外被大暖爐火侵逼，皆能生熱。所謂積熱者，朝斯夕斯，內外久積熱氣。三黃丸最要之藥。熱出於心，熱盛則傷血。

風痰熱　得患風痰熱，晚熱早還涼，喫水無時度，粥飯食如常，日夜多啼

叫，喘息豈爲昌，患宜頻進藥，莫待復翻張。

頭熱腳冷氣不和，漸生氣喘愛眠多，夢裏自驚手足掣，除熱消痰不作磨。

麻痘熱　時行瘡痘數日前，狀似傷風面頰鮮，乍熱乍涼頭自汗，虛驚虛悸手多牽，唇紅面赤時加喘，鼻青耳涼只貪眠，目澀氣粗頻噴嚏，定有麻痘要相傳。

驚風熱　兒患驚風熱，驚啼汗出多，糞青兼哯乳，兩眼卻違和，咬乳流涎出，腳冷病纏疴，若逢頭伸視，早治莫蹉跎。

疳熱　此證疳爲熱，鼻赤齒頻搖，乳食常無飽，頭瘡虛髮焦，泥炭餐如飯，肌膚不長膏，五心煩熱盛，有積是肝勞。

潮熱　因疾未安和，潮熱早晚過，體虛並氣弱，調理莫蹉跎。日久加驚悸，脾邪困漸多，面腮唇色絕，厥逆已沉疴。

時氣傳變　時氣因邪觸，春秋及夏冬，受邪肝肉內，傷客衛胃中，頭痛渾身熱，心煩兩頰紅，鼻清痰嗽喘，傳變似傷風。

夜熱晝涼　夜熱身如火，天明依舊涼，非干邪氣作，蓋爲客風傷。肝熱尿多赤，脾蒸糞帶黃，汗來方始退，肌體漸羸尪。

諸身通治　身中有熱先除熱，熱裏逢虛先補虛。

時氣熱　巢氏曰：感冒四時不正之氣，頭疼壯熱與傷寒相似，但一時所行之證，人人相似，以爲時氣熱，用太乙十神湯。

《幼幼集·身冷熱驗證歌》　鼻冷知痘疹、耳冷緣傷風，熱證渾身熱，乍熱是傷脾。

囟門高起，脈來洪大而有力，渾身壯熱，日夜不寧者，是傷風寒，宜用發表之劑。

囟門高起，脈來緊大而軟，身體不熱，唇紅口乾，乃是內熱或有驚悸，宜抱龍丸治之。

乍涼乍熱，肚腹膨脹，大小便不通者下之，如大小便照常者，保和丸主之。

口乾發渴，大便泄瀉，小便赤短者，胃苓丸主之。

囟門陷下，肚腹膨脹，不思乳食，乃是傷食，宜用香砂保安丸治之。

《幼科證治準繩·實熱》　實則伸體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熱等證。

按實中宜分表裏：表實宜汗，裏實宜下，半表半裏宜和解。今一以利下爲主，非通論也。治法並方，更於後表裏條內求之。

小兒實熱在內者，四順飲之類，在上者吐之。

小兒熱病，六一散，妙藥也。

實熱，宜四順清涼飲加柴胡。

《幼科證治準繩·虛熱》　虛則喜熱惡寒，乍涼乍溫，怫鬱驚惕，上盛下泄，屈體而卧，睡而露睛，手足指冷等證。

虛熱，因病後發熱無時，一日三五次者，此客熱乘虛而作，先以胃苓湯加黃芪末，溫米清湯調服；次投錢氏白朮散，或固眞湯，帶涼服；及用溫鹽湯，參入涼水，送下黑錫丹，固守元氣。

風熱、邪熱，四君子湯加生薑、荆芥煎。

小兒客熱在內，先用導赤散，次用益黃散。

薛氏以虛實分屬表裏，及熱盛拒陰、寒盛格陽、血虛氣虛發熱等證，俱仲景、東垣諸聖醫辨證妙法，宜詳玩而熟記之，則虛熱似實熱之證，庶幾不至誤認而全活衆矣。

虛熱，宜惺惺散。

《幼科證治準繩·表裏》　身熱不飲水者，熱在外。

身熱飲水者，熱在內。

四順飲子，治熱在內而不厥。

連翹飲，治熱在外而不厥。

《幼科證治準繩·壯熱》　薛氏云：壯熱惡風寒，爲元氣不充，表之虛熱也；壯熱不惡風寒，爲外邪所客，表之實熱也。壯熱飲湯，爲津液短少，裏之虛熱也；壯熱飲水，爲內火銷爍，裏之實熱也。按：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豈可以惡風寒爲元氣不充，而不惡風寒爲外邪所客乎？薛氏之意本圓，而語則滯，癡人前豈可說夢。須以東垣外感內傷細辨別之，則無失矣。

《幼科證治準繩·表熱》　熱而二便調和，風邪蘊結於裏而發者，用惺惺散加麻黃汗之。

《幼科證治準繩·餘熱》　餘熱者，謂寒邪未盡，傳經之遺熱也。仁齋曰：傷寒汗下後而熱又來，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不可再用涼藥，蓋熱去則寒起，古人戒之。法當和胃氣，使陽氣收斂歸內，其熱自止，宜參苓白朮散主之。

汗後血虛而熱益甚者，六神散加粳米；汗後氣虛而惡寒發熱者，補中益氣湯；汗後陰虛，陽無所附而熱者，用四物湯加參、芪；汗後陽虛，陰無所附而熱者，用四君子湯加芎、歸。

《幼科證治準繩・壯熱》 壯熱者，一向不止，血氣壅實，五臟生熱，蒸熨於內則眠卧不安，精神恍惚；熏發於外則表裏俱熱，煩躁喘粗，甚則發驚癇也。輕劑火府丹、地黃煎，重劑雙解飲、七寶散、大黃朴硝湯。

《幼科證治準繩・驚熱》 驚熱者，遍身發熱，或熱而不甚，面青自汗，睡夢虛驚，顛叫恍惚。有因驚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驚者。錢氏導赤散、涼驚丸、安神丸之類，皆其治也。

《幼科證治準繩・骨蒸熱》 小兒一歲至十歲，衣絮皆不得著新綿，又不得冬月以火烘衣被，勿冷食桃杏楊梅果實，又不得食炙煿熱麵之類，皆令兒體熱。或因傷寒後食肉太早，令兒體熱者有之，或作骨蒸者，宜服生犀散、克效湯、地骨皮飲、七寶散、金蓮飲子治之。

骨蒸熱，身體虛羸，遇晚而發，有熱無寒，醒後渴汗方止。此乃疳病之餘毒，傳作骨蒸，或腹內有癖塊，有時微痛，用參苓白朮散、薑、棗、三稜煎湯調服；或投化癖丸先療脾虛宿滯，次以柴胡飲爲治。仍忌鷄酒羊麵毒物。

《幼科證治準繩・晝熱》 《全嬰方》小兒每早食後發熱，夜則涼，世醫多爲虛勞，或爲疳熱，不知此血熱證也，宜龍膽丸、地黃膏之類，時時與服即瘥。

按《全嬰方》所云血熱者，巳午發熱，遇夜則涼，與東垣所謂夜則發熱、晝則明了不同。然東垣所云血熱者，指陰虛而生內熱也；夜則發熱，晝則明了，取其晝陽夜陰也。鄭氏所云血熱者，指小兒血盛實而言也。蓋謂巳午者，心火用事之時也。心主血，血氣行至巳午則陽氣盛，陽氣與正氣相搏，故至期而發熱。非其時者，非血熱也。

《幼科證治準繩・夜熱》 海藏云：夜熱屬陰，四順飲之類，此血熱在夜也。

《脈經》云：小腸有宿食，嘗暮發熱，明日復止，此宿食夜熱也。

風痰熱，晚熱早涼，吃水無時。此候乃痰作潮而生風熱，即宜金星丸下之；或氣弱者，不可下，宜奪命散以控下涎，次服惺惺散加南星、白附子。

《幼科證治準繩・積熱》 積熱者，久熱也。疳熱亦久，但兼面黃，吃炭土，鼻下爛也。

小兒表裏熱，去後又發熱者，非熱證也，只用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則收陽歸內，身體便涼；熱重者用銀白散。

積熱眼泡浮腫，面黃足冷，發熱從頭至肚愈甚，或聞飲食之氣，惡心及腸疼嘔吐，治法詳載《傷積論》中。按曾氏所謂積熱，乃指腹中有癖而熱，與久積之積不同，不妨並存之。

《幼科證治準繩・寒熱》 寒熱者，證如瘧狀，陰陽相勝也。先寒而後熱，陽不足；先熱而後寒，陰不足。寒多而熱少，陰勝陽也；熱多而寒少，陽勝陰也；寒熱相半，陰陽交攻也。寒熱隔日，陰陽乍離也；陽盛發熱，陰盛發寒也。其有頭疼汗出者，有嘔吐不食者，有增寒而飲水者，壯熱而飲湯者，有筋骨疼痛者。或瀉或秘，或內寒而外熱，或內熱而外寒。又有寒而腹中痛，熱而腹中鳴，是有食積也。治法因於食積者，當用白餅子下之，次行補助，以錢氏白朮散。寒多熱少者，小柴胡湯加桂；熱多寒少者，白虎湯加桂；寒熱相半者，並用小柴胡湯主之。

《嬰童類萃・積熱論》 積熱之證非一，有實熱，有虛熱。實熱之候：實則脈實，眼赤，驚搐，面紅唇赤，心煩口渴，二便秘澀，腹中疼痛，胸脇脹滿，噯氣吞酸，肌肉消爍，飲食不能爲肌膚。虛熱之候：虛則脈虛，飲食不進，微聲短氣，惡聞人聲，大便溏瀉，完穀不化，小便清利，肚腹虛膨。得病之源，或爲風寒暑濕所乘，或爲飲食生冷所傷，或內有積聚，或外受驚恐，或肥甘油膩過度，或厚衣溫煖過節。積熱者，內有所積鬱而不泄，日久乃發。其發也，或渾身壯熱，經月不退，或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或日晡潮熱，發作有時。失而不治，久發不已，餘邪不退，久熱成疳，則不可救矣。調治之法：風寒和解之，暑熱清散之，飲食消導之，生冷溫散之。積聚蛔驚，視虛實而下之；跌撲驚恐，安神散驚而治之。肥甘，藥須寒苦；溫熱，治以清涼。察虛實而補瀉之。

《景岳全書・小兒則・發熱》 小兒發熱證，其最要者有四，一則外感發熱，二則瘡毒發熱，三則痘疹發熱，四則疳積發熱。凡此四者之外，如飲食驚風，陰虛變蒸之類，雖亦有之，然各有其說，均當詳辨。

一發熱當辨虛實，如實則面赤氣粗，口燥唇瘡作渴，喜冷飲水，大小便難，或掀衣露體，煩啼暴叫，聲洪脈強，伸體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熱，皆爲實證。實以邪氣有餘，或可散邪，或宜清火。虛則面色青白，氣怯神倦，恍惚軟弱，口鼻微冷，不喜寒涼，飲湯安靜，泄瀉多尿，嘔惡驚惕，上盛下泄，抱胞

喜按，乍涼乍溫，夜則虛汗，卧則露睛，屈體而卧，手足指冷，脈息緩弱，皆爲虛證。虛以正氣不足，最宜調補，或兼解邪，雖有發熱外證，必不可妄用寒涼及任意消散尅伐等劑。

《景岳全書·小兒則·外感發熱治法》 凡小兒無故發熱，多由外感風寒，若寒邪在表未解者，必有發熱頭痛，或身痛無汗，或鼻塞流涕，畏寒拘急，脈見緊數者是也。凡暴感者極易解散，一汗可愈，但察其氣血平和，別無實熱等證，或但倦怠昏睡者，則但以四柴胡飲，或五柴胡飲爲主，酌兒大小而增減其劑。此先固其中，次解其表，庶元氣無傷而邪且易散，最爲穩當極妙之法。有云小兒何虛乃堪此補，及又有補住邪氣之說，皆寸光昧理之談，不可信也。若胃氣微見虛寒者，宜五君子煎加柴胡，或以理陰煎加減用之最妙。元氣頗強而能食者，宜正柴胡飲。兼內熱火盛而外邪未解者，宜一柴胡飲或錢氏黃龍湯。壯熱火盛，往來寒熱者，宜柴芩煎；若中氣不足而兼熱兼嗽者，宜金水六君煎。冬受寒邪至春夏而發熱者，是爲小兒正傷寒，但取效稍遲，然治法不能外此。

新按：余之仲兒，生於乙卯五月，於本年初秋忽爾感寒發熱，脈微緊，然素知其臟氣屬陰，不敢清解，遂與芎、蘇、羌、芷、細辛、生薑之屬，冀散其寒。一劑下咽，不惟熱不退而反大瀉作，連二日瀉不止而喘繼之，愈瀉則愈喘。斯時也，將謂其寒氣盛耶，何以用溫藥而反瀉？將謂其火刑金耶，豈以清瀉連日，而尚堪寒涼？將謂其表邪之未除耶，則何以不利於蘇散？束手無策，疑懼已甚，且見其表裏俱劇，大喘垂危，又豈淺易之劑，所能挽回。因沉思良久，漸有所得，乃用人參二錢，生薑五片，煎汁半盞，然未敢驟進，恐再加喘，必致不救。因用茶匙挑與二三匙，即懷之而旋走室中，徐察其呼吸之進退，然喘雖未減而亦不見其增甚，乃又與三四匙，少頃則覺其鼻息似乎少舒，遂放膽與以半小鍾，更覺有應，自午及酉完此一劑。適一醫至，急呼曰：誤矣，誤矣，焉有大喘如此，而尚可用參者，速宜以抱龍丸解之。余諾之而不聽，乃復以人參二錢五分如前煎湯，自酉至子盡其劑，劑完而氣息遂平，齁齁大睡，瀉亦止而熱亦退矣。此所以知其然者，觀其因瀉反喘，豈非中虛？設有實邪，自當喘隨瀉減，是可辨也。向使誤聽彼醫，易以清利，中氣一脫，即自當置之死地，必仍咎余之誤用參也，孰是孰非，何從辨哉？余因紀此，以見溫中散寒之功，其妙有如此者。

《景岳全書·小兒則·外感發熱弗藥可愈》 凡小兒偶然發熱者，率由寒熱不調，衣被單薄，柔弱肌腠，最易相感，感則熱矣。余之治此，不必用藥，但於其熟睡之頃，夏以單被，冬以綿被，蒙頭鬆蓋，勿壅其鼻，但以稍暖爲度，使其鼻息出入，皆此暖氣，少頃則微汗津津，務令上上稍透，則表裏通達，而熱自退矣。若冬月衣被寒涼，汗不易出，則輕摟着身，赤體相貼，而上覆其面，則無有不汗出者，此余近年養兒至妙之法，百發百中者也。若寒邪甚者，兩三微汗之，無有不愈。然此法惟行於寅卯之際，則汗易出而效尤速。

《景岳全書·小兒則·諸熱辨證》 一小兒發熱，若熱隨汗退者，即外感證也。其有取汗至再，而熱不退者，必癰毒痘疹之候，俟其形見，當於本門求法治之。若是瘡毒，但當辨其陰證陽證，陽證宜清火解毒，陰證宜托裏助陽，方治詳具外科。若汗出熱不退，別無癰腫而耳後紅筋燦然，及眼如包淚，或手指尖冷，脈緊數者，必是痘疹，方治詳具痘疹門。

一小兒飲食內傷，本無發熱之證，蓋飲食傷臟，則爲脹爲痛爲吐爲瀉，本非肌表之病，焉得發熱。故《調經論》曰：邪之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此自不易之理也。今人但見小兒發熱，則多言傷食，而妄行消導，謬亦甚矣。其或飲食內傷，風寒外感，表裏兼病而發熱者，亦常有之。然此當察其食之有停無停，酌而治之，亦非可混行消耗。蓋恐內本無滯，而妄加尅伐，則虧損中氣，以致外邪難解，則病必滋甚。

一小兒疳積發熱，此誠飲食內傷所致，然必成痞成疳，陽明鬱積既久，所以內外俱熱，是非暴傷飲食者之比，亦非肌表發熱者之比，方治詳具疳積條。

一小兒有陰虛發熱之證，及變蒸發熱之說。凡陰虛發熱者，此即小兒勞損證也，亦名爲童子勞，此當於虛損門求法治之。至若變蒸之說，則辨在本條，並當詳察。

錢仲陽曰：潮熱者，時間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而發，此欲發驚也。壯熱者，常熱不已，甚則發驚癇也。風熱者，身熱而口中氣熱，乃風邪外感也。溫熱者，肢體微熱，熱不已則發驚搐。壯熱惡風寒，爲元氣不充，表之虛熱也。壯熱不惡風寒，爲外邪所客，表之實熱也。壯熱飲渴，爲津液短少，裏之虛熱也。壯熱飲水，爲內火銷爍，裏之實熱也。脈尺寸俱滿，爲重實，尺寸俱弱爲重虛。脈洪大或緩而滑，或數而鼓，此熱盛拒陰，雖形證似寒，實非寒也。熱而脈數，按之不鼓，此寒盛格陽，雖形證似熱，實非熱也。發熱惡熱，

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其脈洪大，按之無力，或兼目痛鼻乾者，此血虛發熱也，當補其血。如不能食而熱，自汗出者，氣虛也，當補其氣。

《景岳全書·小兒則·內熱證》 內熱與外熱不同，內熱以五內之火，熱由內生，病在陰分，故內熱者，宜清涼不宜升散，升散則內火愈熾，火空則發也。外熱以膚腠之邪，風寒外襲，病在陽分，故外熱者，宜解散不宜清降，清降則表熱愈留，外內合邪也。此外熱內熱之治，其不同者有如此。欲分內外之辨，則外熱者其至必驟，內熱者其來必緩。但察其絕無表證而熱在臟腑、七竅、三焦、二陰、筋骨肌肉之間者，皆是內熱之證。但內熱之證，亦有虛實，實者宜從正治，虛者當從反治，反正之間有冰炭之異，非可混也。

凡實熱之在內者，古法治分五臟，宜從正治。心熱者，宜瀉心湯、導赤散、安神丸。肝熱者，瀉青丸、柴胡飲子、龍膽湯。脾熱者，瀉黃散。肺熱者，輕則瀉白散，地骨皮散，重則涼膈散。腎熱者，滋腎丸、滋陰八味丸。實熱則宜疏下，虛熱則宜調補。肢體熱，輕則惺惺散，重則人參羌活散。大便秘者，二黃犀角散、四順清涼飲。餘熱不退者，地骨皮散。大小便血者，保陰煎。血熱妄行者，清化飲。三焦火盛，上下熱甚者，抽薪飲。小水熱痛者，大分清飲。陽明內熱，煩渴頭痛，二便秘結者，玉泉散。陽明火盛，兼少陰水虧者，玉女煎。凡元氣虛而爲熱者，必眞陰不足，皆假熱證也，宜從反治。心脾肺氣虛假熱者，五君子煎、人參理中湯。五臟氣血俱虛假熱者，五福飲。肝腎眞陰不足假熱者，輕則六味地黃湯，甚則理陰煎。肝腎血虛假熱者，大營煎、五物煎。肝腎陰虛，上熱下寒，則陽無所附而格陽爲熱者，六味回陽飲或八味地黃湯。肝經血虛生風而熱者，四物加天麻、鉤藤鉤。汗後血虛而熱甚者，六神散加粳米。汗後氣虛而惡寒發熱者，補中益氣湯。汗後陰虛陽無所附而熱者，四物湯加參、芪。汗後陽虛陰無所附而熱者，四君子加芎、歸；久從溫補而潮熱不退，脈見滑大者，五福飲加地骨皮或加知母。

《幼科金針·潮熱》 日晡微熱四更除，上午身涼倦怠餘。細看虛實如何證，莫作尋常一例拘。

潮熱者，將成之證。骨蒸者，已成之證。如潮汐依時而來也，或似瘧而兩日一熱，或三日一熱，或每日至期而熱者，乃實邪不散之。故，並用加味小柴胡湯，以除其往來寒熱。凡小兒有餘之證多，不足之證少，何也？兒乃純陽之體，非風邪未散，即乳食未消，風則散之，食則消之，而熱自除矣。若大病之後，日晡作熱，子午即涼者，乃虛熱也。須服加減地黃湯，久而不治，變證百出矣。

《幼科醫學指南·諸熱》 小兒病則有熱，熱則有風，不可不調理也。

肝熱者，目中青，手亂捻物及尋衣領，宜瀉青丸、河間當歸蘆薈丸主之。如身熱口中亦熱，謂之風熱，亦肝熱也，宜生犀散，脫甲散治之。

心熱者，目中赤，視其睡中口氣溫，喜合面卧，或仰面卧，上竄咬牙，宜黃連安神丸主之。如久熱不已，亦心熱也，甚則發搐，用黃連安神丸加當歸治之。目中熱，心虛也，用錢氏安神丸主之。

脾熱者，目中黃，弄舌，宜瀉黃散，茵陳五苓散主之。如但溫而不熱，謂之溫熱，亦脾熱也，宜用人參白虎湯主之。

肺熱者，目中混白，手掐眉目鼻面，用甘桔湯，清肺散主之。如有時發熱，過後即退，次日復如之，謂之潮熱，亦肺熱也，用地骨皮散主之。

腎熱者，目無精光，畏明亮，皆重，目中白睛多，其熱不久即解，用地黃丸主之。

表熱者，多因風寒之故，喜人懷抱畏縮，惡風寒，不欲露頭面，面有慘色，口不渴，清便自調，熱在表也，宜用惺惺散主之，或敗毒散，升陽散火湯、十神湯亦可。

裏熱者，喜露面卧，揚手擲足，揭去衣被，渴欲飲水，小兒不能言者，則吮乳不休，小便赤，大便閉，熱在裏也。當解之，用涼驚丸、三黃丸治之，或四順清涼散，錢氏抱龍丸、涼膈散、牛黃涼膈散、黃芩湯消息用之。

表裏俱熱者，宜通聖散、柴胡湯或人參白虎湯。

虛熱者，多在大病之後，或溫熱，或潮熱，或渴，或不渴，大小便如常，宜竹葉湯，調元湯，地骨皮散調之。

實熱者，面赤腮紅，鼻乾黑燥，喜就冷或仰面卧，或合面卧，露出手足，掀去衣被，大渴引飲，大小便閉，宜神芎散、大金花丸瀉利之，再不通，用膽導法。

晝熱夜止者，熱在氣分，以人身之氣晝則行陽二十五度故也，宜小柴胡湯合人參白虎湯治之。

夜熱晝止者，熱在血分，以人身之氣夜則行陰二十五度故也，宜四物湯治之。

日晡潮熱者，胃中宿食也，宜小承氣湯下之，或三黃枳朮丸加三化湯下之。

傷風發熱者，有汗身熱，頭痛惡風，當疏解風熱以去其邪，用柴葛解肌湯主之。

傷食發熱者，腹膨脹喘急，不欲乳食，宜用二陳湯加消導之味。至如變蒸發熱、胎熱、疳熱，各從其類，臨時斟酌治之可也。

醫按：一兒驚風熱不退，有欲用小柴胡湯，有欲用竹葉石膏湯者，有欲用涼驚丸者，予曰：大驚之後，脾胃已虛，寒涼不可用也，遂用理中丸一服而安。

《幼科醫學指南·發熱論治》 病之熱證不同，治法亦異，須分虛實，不可輕汗下也。如無汗身熱，頭痛，遍身痛，惡寒，此傷寒發熱也。宜散寒邪，先服惺惺散以去寒，次服涼驚丸以防內熱。

有汗身熱，頭痛惡風，此傷風發熱也，宜疏風解熱，先用柴葛解肌湯發去風邪，次用涼驚丸以防內熱。以上二證，稟氣旺者，可用涼驚丸，虛者只宜用胃苓丸。

傷風發熱吐瀉，乃脾胃虛也，用五苓散合理中湯即效。

傷寒惡寒無汗，用麻黃湯汗後，照前法治之。

暑月傷風發熱，乃由汗出當風，以致渾身發熱，自汗不止，此名暑風，用四君子湯加黃芪、麻黃根以止汗去風，次服益元散以去熱。

傷食發熱，手心熱，好卧，吐乳，大便酸臭，肚痛多啼，或腹脹喘急，不食乳食。皆由於飲食過傷，宜先去積，用丁香脾積丸，後以二陳湯加消導之味。

無時發熱，日漸黃瘦，此由飲食久傷，不可輕下之，輕者保和丸，重者集聖丸主之。

有時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舊發熱，其狀如瘧，此肺熱也，用地骨皮散主之。

發熱朝夕一日兩度，此胃熱也，由感冒風邪以致血脈凝滯，若不急治，必變爲驚疳，虛者集聖丸治之，重者三黃散主之。

驚熱者，遍身發熱，面青自汗，心悸不安，脈數煩躁，狂叫恍惚是也，宜涼驚丸退熱，安神丸鎮心。

夜熱者，日間則退，此血虛也，宜人參當歸散以補血，抱龍丸以防驚，或服白丹砂散亦可。

餘熱者，傷寒汗下後而熱又起，此表裏俱虛，氣不歸元而陽浮於外，不可妄用涼藥，蓋熱去則寒起，古人所戒。但使陽氣收斂，其熱自退，宜用參苓白朮散主之，甚者四君子湯加炒乾薑即安。

疳熱者，形色黃瘦，食不長肉，骨蒸盜汗，泄瀉無常，肚大足小，多渴，此得於久病之後，調理失宜，又或傷饑失飽而致，宜集聖丸主之。

積熱，頰赤口瘡，大小便澀，睡中啼叫，不時煩渴，此表裏俱熱，或以酒麵煎炒及熱藥峻補，或孕婦爐火侵逼，皆能生熱。蓋表裏內外蘊積之熱也，先服三黃丸，後服涼驚丸或抱龍丸。

久熱不止，由氣血凝滯，壅塞五臟生熱，蒸鬱於內，則卧坐不寧，精神恍惚，火發於外，則表裏俱熱，先用抱龍丸鎮驚，如熱甚不退，大便閉結，宜三黃丸下之。

煩熱者，心煩不定，五心躁悶，四肢微溫，小便赤澀，宜導赤散加麥冬、山梔，再以涼驚丸去其內熱。不然一日二日蒸蒸發熱，不時發熱，不時汗出，必致骨蒸。

虛熱者，或因汗下太過，津液虛耗，或因大病之後，元氣受傷，三焦不順，五臟不和，啼哭煩躁，皆能發熱。其證困倦少力，面色青白，虛汗自出，神慢氣吁軟弱，手足厥冷，輕按不覺，重按蒸蒸。此氣血俱虛，氣虛惡寒，血虛發熱，宜用四君子湯加炒乾薑，甚者加熟附子一片，熱少退以涼驚丸調之。

額熱者，陽邪客於心也，心受邪則熱乘於額，故先起於頭面併身熱，忽多驚，聞聲則恐，由正氣虛，邪氣甚也。二氣交爭，發歇無時，進退不定，如客之往來，又名客熱，先用導赤散去邪，後以涼驚丸調之。

實熱者，氣脈壯盛，臟腑充實，身熱如火，手不可近，大便秘，小便赤澀，宜用丁香脾積丸主之。

痞熱者，由飲食不消，伏結於內，致成痞塊，以生內熱，薰灼於外，宜用集聖丸主之。

瘧熱者，往來寒熱，頭疼汗出，嘔吐不食，壯熱增寒作渴，遍身痛，宜小柴胡湯加羌活、蒼朮。腹痛用備急丸下之，作渴用白朮散主之，吐瀉用理中湯主之。後以平瘧養脾丸調之。

巳午時發熱，遇夜則涼，此心熱也，輕者導赤散，重者四順清涼散調之。

內熱，遍身瘡癢多發丹毒之屬，用輕手按之熱甚，重手按之反不熱，熱在表也，宜柴葛湯加地骨皮、麥冬、竹茹。重手按之熱甚，輕手按之不熱，熱在裏也，宜升陽散火湯主之。

身熱不惡寒，內熱也；身熱惡風，外感也。身熱不飲水，熱在外也；身熱飲水，熱在內也。身熱飲滾水而不知熱，陰盛而陽虛也，異功散主之。身熱飲雪水而不知寒，陽盛而陰虛也，木香散主之。

凡風中有熱先除熱，熱裏逢虛先補虛，風熱解之風熱利，冷溫積下病根除。此斷用藥法也。

《幼科醫學指南·潮熱諸疾》 小兒潮熱，宜用柴胡炒焦五分，甘草三分，滑石五分，燈心二分，薄荷五分，水煎服。

初病潮熱，或病後潮熱，俱是食傷太陰脾土，宜服參苓白朮散加查肉、谷蟲、柴胡、黃芩、半夏。

瘡癤潮熱，宜用八珍湯加柴胡、黃芩、半夏，如熱加貝母、多服尤效。

《誠書·論骨蒸》 蒸熱之病每起於足陽明，其始也，火上冲而能啖，火消爍而善消，於此不治，遂成口穢，爲煩渴，爲夜熱，爲毛焦，爲氣促，爲盜汗，蒸熱見矣。若是則治骨蒸者，一平胃足矣，治之實難，何也？傳諸肝，多怒善恐，頰痛，轉筋，卯酉時較重；傳諸脾，神怠肉腫，足冷，腸鳴，辰戌丑未時較重；傳諸肺，喘咳，惡寒背楚，膈脹，午後較重；傳諸心，五心燔灼，唇鮮口苦，當午較重；傳諸腎，蟲蝕脊髓，宣露柴骨，至陰分較重，相傳相變而五臟俱困矣。治診何臟，虛實宜詳。如日中潮熱乃心虛也，肝爲心母，宜先補肝，肝實而後瀉心，必得母氣而後平，潮熱自退。

《誠書·論發熱》 凡熱之來也有因，診證之候也以熱，其寒之乍乘，或吐或瀉，面青唇白，體重倦言，膚熱肢冷，脈數口乾，此陰凝於陽之會也，一失治而爲慢脾矣。若風之感人，氣粗煩悶，皮膚閉而毫毛直，脈數喘短，厥熱多渴，有類急驚，是時也，風從汗解，病易已。倘已得汗而仍熱，脈浮，此傷風後感食，宜利。至於傷食發熱，吐黃酸而口穢，頭仰起而不卧，額汗，胸脹，氣逆多喘，掌心倍熱，人迎脈實，昧不求治，痰聲一作，爲厥爲搐，必傳驚矣。若喘聲連日，口吐涎沫，或嗽或咳，則因痰發熱矣。始其腑也，如傳臟則頰赤，目直，拘攣，善驚而屬肝，煩叫唇鮮，膚痛，志亂而屬心；目黃，足冷，嚙齒，好瞑而屬脾；鼻塞，毛焦，腦痛，面青而屬肺；神倦，肢冷，癡癃，少汗而屬腎。診其何臟，治法詳左。至於變蒸熱，驚風熱，積熱，疳熱，潮熱，骨蒸熱，將發瘡疹熱，癖熱，瘧熱，痢熱，俱各悉本文。若五六歲後而傷寒發熱，則又在傷寒例矣。

垂訓　先大人曰，汝之著《熱論》也，究風寒，辨痰食，虞驚風，析五臟，似有意問渡，或不聊草，但內外重輕攻補之際，尤宜細心。假如內外不足，發熱自汗之證，禁不可汗。如飲食勞役，雖病熱誤汗，其表必虛，故身熱而汗自出者，風也。發熱身重，體疼而黃者，濕也。憎寒發熱，惡風自汗，脈浮胸痞者，痰也。發熱頭痛，脈數者，食也。寸口脈微爲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尺脈弱爲陰不足，陽氣下入陰中則發熱。陰陽不歸其分則寒熱交爭。若晝則安靜，夜則發熱煩躁，則陽氣下陷入陰中也。晝則發熱煩躁，夜則安靜，是重陽無陰也。當亟瀉其陽，峻補其陰。至若身熱脈弦數，戰慄而不惡寒者，痺瘧也。發熱惡寒，脈浮數者，溫病也。四肢發熱，口舌咽乾，是火乘土位，濕熱相合，故煩躁悶亂也。身體沉重，走注疼痛，乃濕熱相搏，風熱鬱而不得伸也。發熱惡寒，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厥脈洪大，按之無力，或兼目痛鼻乾者，血虛發躁也，當補血。如不能食而熱，自汗者，氣虛也，當補氣。尺寸脈俱滿，爲重實，尺寸脈俱弱，爲重虛。脈洪大，或緩而滑，或數而鼓，此熱盛拒陰，雖形證似寒，實非寒也。熱而脈數，按之不鼓，此寒盛格陽，雖形證似熱，實非熱也。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以輕手按之，即知其熱，重按之不熱者，此皮毛之熱，熱在表也。重按之筋骨之分則熱，輕按之則不熱者，此筋骨之熱，熱在裏也。不輕不重按之而熱，此肌肉之熱，熱在表裏之間也。故壯熱惡風寒者，乃元氣不足，表之虛熱也。壯熱不惡風寒，爲外邪所客，表之實熱也。壯熱飲湯，爲津液短少，裏之虛熱也。壯熱飲水，爲內火銷爍，裏之實熱也。若喘而渴，齒乾，煩冤，腹滿，四肢熱，逢風寒如炙於火，能冬不能夏，是皆陽盛陰虛也。岐伯有言，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診尺論》云：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胸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粗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際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蟲。丹溪嘗曰：傷寒寒熱與發熱惡風，暨惡寒發熱，俱宜解表。實熱煩躁與胸中煩悶，俱宜用梔子仁。虛熱煩

躁宜服參、芪、茯苓、麥門冬、竹茹、白芍之類。虛中有熱，補中益氣湯最良。濕痰夜熱，三補丸得之。食積發熱，三黃二朮爲上。手足心熱，宜服鬱火湯。

《誠書·論消癉》 形如鵠立，餐倍平人，辰起似涼，薄暮則熱，以爲有蟲耶，服追蟲之劑，蟲去而病仍然；以爲有火耶，服芩、連之劑而病仍然；以爲陰虛耶，服養陰之劑而病仍然；以爲脾虛耶，服參、朮之劑而病仍然，若此者何經？所謂二陽之證發於心脾則成消癉。蓋治心宜先道小腸，貴在清膀胱之濕熱，青皮、木瓜、牛膝、柴胡爲良；理脾宜先平胃，貴在清胃家之實火，石膏、厚朴、蒼朮、陳皮爲良。寇宗奭曰：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幷者。時五六月間，脈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脈既單，夏之氣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脈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日，果卒。

《誠書·論寒熱》 治病必先究寒熱，假如熱證，在外鼻爛自揉，頭瘡濕癢，五心煩熱，氣粗飲冷，煩躁卧地，潮熱往來，肚熱足冷是也。假如冷疳，病在內，下痢五色，口沫青白，目腫肢弱，面黧神倦是也。又如冷熱疳者，外則卧地躁渴，內則滑泄無時，飲食漸減，肌肉日削是也。熱者涼之，寒者溫之，寒熱者溫涼之，不亦康乎？反此者危。

彼茫然者無論矣，其能辨五臟、審原委，介在毫釐，宜詳究也。夫言疳者，孰不曰客熱在中，孰不曰蟲積作祟，若是則寒之與取之爲首務矣。抑知虛則補而後取，實則取而後補，以熱攻熱，以寒治寒之妙乎？況嬰孩臟腑軟弱，營衛未周，大約起於脾虛者居多，若投以涼劑則必胡連、蘆薈、銀柴胡等類矣。不思脾寒則泄瀉，胃寒則艱食，若爲峻取則必雷丸、鶴虱、蕪荑、黑丑、使君子等類矣。不思津液衰少，肌肉已削，能堪此剝乎？脾爲中主，主既堅固，則諸邪不能侵矣。倘再爲消乏，則火者土之母也，子能令母虛，則下焦上奔，反生內熱。金者土之子也，母能令子病，則火乘肺虛，痰嗽靡寧。故首曰理脾，再曰補肝，肝爲心之母，肝實而心可泄也，此其大較耳。至於臨證，尤宜診其虛實、衰旺、寒熱、司天、陰陽、南北，則庶乎其不差矣。

《誠書·論傷寒餘熱不退與成瘧或勞復》 正氣不能勝邪則餘熱不退，亦有飲食不節、風寒不避，致成餘熱不退，遷延日久而成瘧者有之。再不能謹，則勞復者有之，各宜隨證審治。

《石室秘録·兒科秘法·發熱》 凡小兒發熱者，毋論夜熱、早熱、晚熱，用之無不神效。方用柴胡五分，白芍一錢，當歸五分，白朮三分，茯苓二分，甘草一分，山查三粒，黃芩二分，蘇葉一分，麥冬一錢，神麴三分，水一鍾，煎半酒鍾服，或分二起服。冬天加麻黃一分，夏天加石膏三分，春天加青蒿三分，秋天加桔梗三分。有食加枳殼三分，有痰加白芥子三分，瀉者加豬苓一錢，吐者加白蔻一粒。小兒諸證不過如此，萬不可作驚風治之。有驚者，此方加人參五分即定驚如神。有疳者，用脾胃方加蒲黃三分，黃芩三分可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幼科發熱證論》 小兒氣稟純陽，血氣壅實，故臟腑稍乖，陰陽氣變，即壅盛於內，熏蒸於外，乃發熱矣。蓋陰不能以配陽，血不能以配氣，故凡疾作，屬火俱多。肝熱則頰赤目直，手尋衣領，拘攣善驚，兩眼赤痛。心熱則煩叫唇鮮，上竄咬牙，虛痛志亂，口內生瘡，小便赤腫。肺熱則喘急不息，大便秘結，手捏眉口，鼻塞毛焦。脾熱則口流涎沫，目黃肚大，齦齒好嗔。心脾合熱，則重舌木舌。胃熱則口氣作臭。腎熱則停耳多膿，流臭不已，下竄畏明。五臟蘊蓄風熱毒氣，則面赤如緋，五心煩熱，四肢溫壯，目澀多渴。若上冲咽喉，則與血氣相搏，結聚壅盛，而成喉閉腮腫。若壅熱不散，留滯胸膈，熱則生風生悸矣。然發熱者，輕重不同。有所謂翕翕發熱者，若合羽所覆，明其熱在外而屬表，乃風寒客於皮膚，陽氣怫鬱所致，宜汗而散之。所謂蒸蒸發熱者，似熏蒸之蒸，明其熱在內而屬裏，乃陽氣下陷而入陰中也，當下以清之。是經汗下而熱不除者，此是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于外也。不可再用涼藥，及再汗下，當和胃氣，使陽氣收斂於內，其熱自止。若表證未罷，而邪復得聚，是謂兩感，則舉按脈實，面黃頰赤，唇燥口乾，口鼻氣熱，小便赤澀，大便堅硬，是表裏俱熱也。故發熱惡寒者，是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是發於陰也。有表而熱者，謂之表熱。非表而熱者，謂之裏熱。然諸熱屬心，火之象也。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折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之不去，則逆制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苦者以治五臟，五臟屬陰而居於內；辛者以治六腑，六腑屬陽而在於外。內者下之，外者發之，次宜養血益陰，其熱自愈。然古有八十種之分，不可具載。總之，諸病無不熱者，其熱總是本身之火發現，必求其所因以調之，切勿徒事寒冷，益令傷此身中陽氣也。有發早晚兩度者，諸之驚熱，世呼爲潮熱，此是榮衛壅實，五臟生熱，熏發於外，故曰日晡潮熱者，陽明實熱也。

實者，邪氣實，當利大便。然久則爲虛，非補土以藏陽，即滋陰而退火。有成於傷寒之後，餘熱不解者，有因痞氣有塊，陰傷不均者，有因癥瘕，並食冷成滯，脾胃不和者；有因臟腑虛怯，陰陽不和，或胃暑濕脾疳者；有因瘡疹未出，及餘毒不解者。然因積食等證而熱者，則必肚熱如火而腳冷，宜急下之。若形瘦多渴，骨蒸盜汗，頭瘡髮穗，餐泥食炭，五心長熱，吃食不長肌肉者，謂之疳熱。若因心脯有熱，當風解脫，是以風邪傷於皮毛，入於臟腑，而目澀頭昏，胸膈煩悶，惡風壯熱有汗者，謂之風熱。若面赤頭痛，唇焦咽疼，舌腫目赤，頰下結硬，口內生瘡，痰實不利，涕唾稠粘，睡卧不安，譫語狂妄，謂之膈熱。若在胎，母服熱藥，及糟酒煿炙，熱毒入胞，兒生之後，身體黃赤，眼閉呻吟，面赤身熱，口熱如湯，或生瘡疥，謂之胎熱。夜熱則夕發旦止。客熱則來去不定。寒熱則發如瘧狀。血熱則辰巳發熱。驚熱則癲叫恍惚。食熱則肚背尤熱。積熱則頰赤口瘡而煩渴。煩熱則焦躁不安而善啼。虛熱則困倦無力。癖熱則涎嗽飲水。熱而實者，必面赤氣粗，口熱煩渴，唇腫便難，掀揭衣被，煩啼躁叫。熱而虛者，必面色青白，身則微熱，口中氣冷，兩便皆利，手足心皆冷，恍惚神慢，噓氣軟弱，虛汗自出。然虛熱不可峻攻，蓋熱去則寒易起。又不可大補，蓋餘熱得補，則熱復作，必求其屬以衰之，所謂不求其屬，投之不入。更有因邪熱在心，心本屬火，又爲其熱所乘，故乃炎上而焦，哭啼時有汗，面紅便赤，口氣亦熱，仰身煩啼，畏見燈火，如見麻痘之狀者。然凡欲出麻痘而熱者，必中指鼻尖及耳皆冷，乳食不貪，目瀝眼赤，常如睡狀，或時寒熱，困亂心煩，耳後紅絲纏繞是也。其候最似傷寒，但傷寒是從表入裏，瘡疹是從裏出表耳。更有驚風熱者，必咬乳流涎，仰視驚啼而八候證見。更有疫毒熱者，因感冒四時不正之氣，頭痛壯熱，與傷寒相似，但一時所行之證，人人相類是也。夜熱有三，有因血熱，有因宿食，有因疳勞者。更有溫壯熱者，是由臟腑不調，或內有伏熱，或內挾宿寒，搏於胃氣，故令不和，血氣壅塞，蘊積體熱，名曰溫壯。若大便黃而臭者，伏熱也。若大便白而酸臭者，挾宿寒也。又曰：修竈缺唇，食薑餘指。有因小兒在胎，其母好食薑辣，薑性至熱，攻入血脈，傳入經絡，輕則令兒遍體生丹發疥，或頭額生核，重則令兒發大癰癤，潰爛肌肉，十死一生，此謂之榮熱。有小兒在胎，母傷和氣，或饑飽勞役或憂愁思慮，是以動之眞氣，乘襲虛邪，干亂神魂，流入胎臟，兒乃受之。既生之後，兒常昏困，腹急氣粗，重則喘急，睡思不穩，狂啼煩哭，肌肉不滋，亦生瘡疾，熱發早晚，此謂之衛熱。爰有病久則血氣虛，氣虛則發厥，血虛則發熱，氣血俱虛，是以手足厥而身發熱者。然凡病熱而左臉先赤，是肝受熱也。右臉先赤，是肺受熱也。額上先赤，是心受熱也。頤間先赤，是腎受熱也。鼻上先赤，是脾受熱也。有發熱而吐酸口穢，頭仰不卧，上熱下冷，額汗胸脹，氣逆多啼，掌心倍熱，人迎脈實，頭痛脈數者，此傷食也。若發熱身重，體疼而黃者，是濕也。若增寒發熱，惡風自汗，脈浮胸痞者，是痰也。若寸口脈微，則陽不足，故陰氣上入陽中而惡寒；若尺部脈弱，則陰不足，故陽氣下入陰中而發熱。若失治焉，則陰陽不歸其分，以致寒熱交爭而不已。蓋陽盛則熱，虛則寒，陰盛則寒，虛則熱，總之陰陽相勝也。然寒爲陰，熱爲陽，表爲陽，裏爲陰。若邪客于表，則與陽爭而爲寒；邪入於裏，則與陰爭而爲熱；邪在半表半裏，則外與陽爭爲寒，內與陰爭爲熱也。若晝靜夜熱，是陽氣下陷入陰；晝熱夜靜，是陽氣旺於陽分；晝夜俱熱者，是重陽無陰也。宜亟瀉其陽，而峻補其陰，故晝病則在氣，夜病則在血也。若身熱而脈弦數，戰栗而不惡寒者，是癉瘧也。若發熱惡寒，而脈浮數者，是溫病也。若四肢發熱，口苦咽乾，煩躁悶亂者，是火乘土位，濕熱相合，故煩躁悶亂也。身體沉重，走注疼痛，乃濕熱相搏，風熱鬱而不得伸也。若發熱惡寒，大渴不止，煩躁肌熱，不欲近衣，厥脈洪大，按之無力，或兼鼻乾目痛者，是陰血虛發燥熱也，治當補血。若不能食，身熱自汗者，是氣虛也，治宜補氣。若滑泄頻頻，唇乾咽燥者，是虛陽上浮也。尺寸脈俱滿者，爲重實，尺寸脈俱弱者，爲重虛。脈洪大，或緩而滑，或數而鼓，此熱甚拒陰，雖形證似寒，實非寒也。熱而脈數，按之不鼓，此寒盛格陽，雖形證似熱，實非熱也。如大熱而以手久按重按之不甚熱者，此皮毛之熱，而熱在表也。若重按久按之而愈熱，輕按之而不甚熱者，此筋骨之熱，而熱在裏也。若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此肌肉之熱，而熱在半表半裏也。更凡壯熱而惡風寒者，乃元氣不足，是表之虛熱也。若壯熱而不惡風寒者，乃外邪所客，是表之實熱也。若壯熱而好飲湯者，是津液短少裏之虛熱也。若壯熱而好飲水者，是內火消爍裏之實熱也。更凡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胸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又胃居臍上，胃熱則臍以上熱；腸居臍下，腸熱則臍以下熱；肝膽居脅，肝膽熱則脅亦熱；脯居胸背，

脯熱則胸背亦熱，腎居腰，腎熱則腰亦熱，可類推也。然凡重陽必陰，重陰必陽，陽主熱，陰主寒，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是以治寒者，須防熱，治熱者，尤須防寒也。凡諸熱證，皆忌飲酒，否則抱薪救火，終於無功。若脈陰陽俱虛而熱不止，及下痢發熱，或熱不爲汗衰，或汗後復熱，而脈躁及狂言不能食者，皆爲凶候也。

《幼科鐵鏡·辨燒熱》 夏禹鑄曰：燒熱之因不一，不可槩作風寒，今照證發明，人當探本。

肺部燒熱有五

一、感冒，面色寒滯，兩頰或似水紅桃花，鼻流清涕，惡風，痰壅，治宜芎蘇飲以表之。

一、受暑，面色慘淡，脣口舌皆淡白色，四肢困倦，神氣委靡，自汗煩渴，或說詭話，治宜用清暑益氣湯。

一、本臟發熱，鄰家有流行麻痘者，不可誤除。

一、本臟有虛，面色白，口氣微，脣舌淡色，或發嗽，熱必輕微，治宜用五味子、麥冬、冬花、白朮、白茯、陳皮等味，服之自愈。

一、本臟有熱而發燒熱者，面色紅燥，口中作渴，鼻門乾燥，或大便秘結，治宜瀉白散。

心經燒熱有二

額紅狂躁，脣舌色紅紫，口氣莽莽，小便赤，治用黃連、生地、木通、甘草、竹葉。

舌白，口氣微，小便清，驚悸，燒熱微微，此虛燒也，治用茯神、遠志、甘草。

脾家燒熱有三

一、實熱，舌脣牙牀皆紅燥，或破裂，或碎爛，或大便秘結，或瀉黃，或口渴氣莽，治用石膏一錢，竈心土三錢，黃芩、甘草。

一、虛寒，脾本無寒，虛則生寒，面色慘淡，脣口淡白，微渴，口氣微，微帶溫冷，燒熱勢微，治用六君子湯。氣虛即脾虛，治法同。

一、實痰燒熱，脾本有痰，因濕而動，或兼食傷，面色黯晦，脣有晦色，喉內痰勢響滑，治宜六君子湯加藿香。

肝經燒熱有一

一、肝經燒熱，面色青，目勇視，或驚，或轉筋，或兩手尋衣捻物，或多怒，治用瀉肝湯，或天保采薇湯。

時毒燒熱有一

一、時毒燒熱，或腫頸，或腫頤，或身有瘧毒，或頭瘡，採藥瘡愈，毒氣歸內，氣喘，治用天保采薇湯托解。瘡復出，仍用天保采薇湯，一二劑自愈。

血虛燒熱有一

一、血虛燒熱，面無血氣，下午至夜燒勢加重，脣口白淡，大便常滯而不出，出則溏瀉，治用四物湯。予會試都門，有粵東臬司張玉川令嫒，年十三歲，身極瘦弱，每食只能一茶鍾許，終日微微燒熱，下午加甚，都中醫俱作童癆治，不效。延予一望，知爲血虛，血虛必腸胃無滋，以致窄狹，故不能多食。用四物湯加厚朴、橘紅，服十劑，兼用熟大麥米爲飯，食半月愈。此望色審竅而知血虛燒熱之一驗也。

《幼幼近編·潮熱》 小兒初病潮熱，或病後潮熱，俱屬食傷太陰脾經，宜參苓白朮散。有瘡癰潮熱，八珍湯加貝母。

《醫學真傳·發熱》 寒爲陰，熱爲陽。發熱，陽也，由陰氣不和於陽而發熱也。夫陰氣不和於陽，是爲陰虛。然陰在內，爲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守，陽無所守則陽氣亦虛，是發熱有屬陰虛者，有屬陽虛者。陰虛發熱，宜養血滋陰；陽虛發熱，當養氣助陽。人身陰陽和則無熱，陰陽不和則發熱，揆其常理，但當和陰陽，調氣血也。然而熱之發也，有微暴不同。微熱者，熱而和緩，陰血內虛也；暴熱者，熱之燔灼，陽氣亢害也。陰血內虛而熱，當以滋養之藥治之；陽氣亢害而熱，宜以溫熱之藥治之。蓋微熱者，有根之熱也；熱暴者，無根之熱也。無根之熱，是爲脫熱；脫熱者，陽氣外脫而熱也，如是之熱，當求其屬以衰之，故曰甘溫除大熱也。凡病而發熱者什之九，是身雖發熱，必有本證。醫者當視其色，診其脈，察其表裏，揆其虛實，合本證而詳論之，得其要矣。

《慈幼新書·發熱》 小兒百病，先從熱起。自變蒸外，有感寒傷風者，則惡風寒，頭痛脈浮，咳嗽噦噴。有傷食者，則手心熱甚，噯氣吐食，大便酸臭。有癖積者，則頰赤口瘡，便瀝腿腫。有痘疹者，則耳鼻尖冷，兩目含淚，耳紋現，中指冷。有驚者，則面青自汗，心悸不寧，啼叫恍惚。有疳者，則形瘦多渴，骨蒸盜汗，泄瀉無常，肚大腳小。種種不同，隨證治之，百無一失。然疑

似之間，有古人未傳者。如一兒感冷，惡寒大熱，用發表藥，則汗出熱退，過一日復熱。大便秘，必裏未解也，服四順清涼飲，利一行熱退，隔日又熱。小便赤，服導赤飲，熱退，過三日又熱，庸劣者幾無措手矣。診其脈，脈已和，既發汗，又利大小便，其兒已虛，陽氣無所歸，皆見於表，所以熱。以六神散和其胃氣，加烏梅一枚，令微有酸味，收其陽氣歸內，自此全愈。又一兒有積熱，表裏俱熱，頰赤口乾，小便赤，大便焦黃，用四順飲，利動臟腑，熱乃去，既去復熱，裏解而表未解也；發散微汗，熱乃去，隔日又熱。此無他，表裏俱虛，氣不歸元，而陽浮於外，所以再熱，實非熱證也。只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則陽氣歸內，身體自涼。此等處最易誤人，特揭以補千古之缺。

《幼幼集成・發熱證治》經曰，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又曰，氣實者熱也。

小兒之病，多有發熱，然幼科論證太繁，來學眩目，莫得其要。予謂小兒之證，惟宜明顯簡切，有裨於治療足矣。今以小兒發熱，分爲四大證，一曰表熱，一曰裏熱，一曰虛熱，一曰實熱，表裏虛實既明，則大綱在手，然後逐證辨認，又豈能逃其冰鑑乎。

一、小兒無故發熱，多由外感風寒，其證喜人懷抱，畏縮惡風寒，不欲露出頭面，面帶慘色，不渴，清便自調，吮乳口不熱，或鼻塞流涕，或噴嚏，渾身拘急，此表熱也。初起時一汗可解，桂枝湯加柴胡、粉葛、熱服，取微汗效。若元氣怯弱者，四君子湯加防風、柴胡、粉葛。

一、發熱時，喜露頭面，仰身卧，揚手擲足，揭去衣被，渴欲飲水，吮乳不休者，口渴也。吮乳口熱，小便赤，大便閉，此裏熱也，宜解利之，導赤散煎送瀉青丸。

一、虛熱者，多從大病之後，或溫熱，或潮熱。如潮汐有定期也。或渴或不渴，大小便如常，宜補之，竹葉調元湯。

一、實熱者，面赤腮燥，鼻孔乾焦，喜就冷，或合面卧，或仰面卧，露出手足，揭去衣被，大渴不休，大小便秘，宜微下，集成沆瀣丹。

已上四熱爲綱，其下雜證爲目，有綱有目，而猶不能辨別者，未之有也。

傷風發熱，其證自汗身熱呵欠，目赤多睡，惡風喘急，此因解換裸裳受風所致，治宜解肌，柴葛桂枝湯，退熱之後，略宜滋陰。

傷寒發熱，其證無汗身熱，呵欠頓悶，項急面赤，喘急惡寒，口中氣熱，此因脫換受寒所致，治宜惺惺散，熱退後，微服沆瀣丹，以防內熱。既傷風寒發熱，又兼吐瀉者，不可發散，此脾胃虛怯也，但以五苓散煎送理中丸。傷熱發熱，多在夏月，其證身熱自汗，作渴昏睡，手足俱熱，此因天氣過熱，而包裏過厚，受其熱也，人參白虎湯以解其熱，次以調元生脈散補之。傷暑發熱，夏月有之，其證身熱自汗，作渴昏睡，手足冷，此由高堂廣廈，陰冷太過，中氣受傷所致，先以調元生脈散補其氣，次服四君子湯，以防吐瀉。心熱者，渾身發熱，面青目浮，心悸不寧，脈數煩躁，狂叫恍惚，此心熱也，導赤散加黃連。夜熱者，夜間作熱，旦則退去，此血虛也，六味地黃湯加龜板、當歸、白芍，斂納陰氣。

傷寒無汗，服表藥而汗出，其熱不退，又復下之，熱仍不退，乃表裏俱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此爲虛熱，不可誤用寒涼，即當和其胃氣，裨陽氣收斂，其熱自退，四君子湯加炮薑。疳熱者形色黃瘦，食不長肌，骨蒸盜汗，泄瀉無恆，肚大腳小，多起於大病之後，失於將息，又或傷饑食飽，脾氣受傷，六君子湯加當歸、白芍。壯熱者，一向熱而不已，由氣血壅實，五臟生熱，鬱蒸於內，則睡卧不安，精神恍惚，蒸發於外，則表裏俱熱，氣急喘粗，甚則搐搦，以導赤散煎湯送瀉青丸。大小便秘者，集成沆瀣丹。煩熱者，躁熱不安，五心煩躁，四肢溫壯，小便赤色，此心經有熱，宜導赤散加麥冬、梔仁。積熱者，面赤口瘡，大小便黃赤，此表裏俱實，或因內傷酒麵，煎炒炙煿，或誤投峻補之藥，或外因厚棉爐火，溫暖過度，皆能生熱，此人事所致，宜沆瀣丹清解之。

虛熱者，或汗下太過，津液枯焦，或大病之後，元氣受傷，皆能生熱，其證困倦少力，面色青白，虛汗自出，神慢氣怯，四肢軟弱，手足厥冷，此氣虛發厥，血氣發熱，大虛證也。四君子湯加炮薑，甚則加附子，熱退以平劑調之。

客熱者，乍有乍無，熱邪干心，則熱形於頭，故先起於頭面，而後身熱，恍惚多恐，聞聲則惕，此正氣虛而熱邪勝，故邪正交爭，發熱無定，乍進乍退，如客之往來莫測也，導赤散先徹其邪，後以團參散護其正氣。

血熱者，每日巳午時發熱，過夜則涼，此心經血熱也，輕則導赤散，重則四順散。

《懷少集・發熱》口中氣熱號風溫，潮熱有期壯熱驚。寒見呵聲痘耳冷，變蒸唇上白珠生。面黃羸瘦愛泥土，鼻下赤生疳熱成。驚風有作定抽搐，脈數躁煩顛叫頻。

身不熱而口中氣熱，及溫而不熱者，風溫之證也。潮熱如水之來而不失信，少頃即止，次日依時又熱，此欲發驚之候也。壯熱則無已時，熱甚驚癇須防。傷寒發熱，口熱呵欠，頓悶項急。痘熱迴出尋常，噴噦，悸動，耳尖冷。若變蒸發熱，唇上起白泡如珠，耳尖亦冷。至羸瘦面黃，鼻下赤爛，愛喫泥土煤炭，則爲疳熱。驚風痰癇熱作，必抽搐脈數，煩躁顛叫恍惚，俱當隨證以治。

《懷少集·五臟併各熱》 尋衣肝熱篤，心病牙與目。掐眉屬肺經，脾熱端大腹。衣拖地必嫌，此熱是腎鬱。實熱大腸堅，虛因病未復。表熱不貪湯，裏燒思飲酷。傳經遺熱侵，餘熱故聯續。寒熱瘧相同，陰陽混一局。肝熱，手尋衣領及亂捻物件，左頰先赤，便難轉筋，多怒多恐。心熱，口中氣溫，睡或合面，目竄咬牙，額上先赤，煩痛不堪。脾熱，面黃肚大，怠惰嗜卧，身熱飲水，四肢不收，鼻上先赤，其熱在肌肉，至夜益甚。肺熱，手掐眉目面鼻，右頰先赤，目面熱甚。腎熱，不喜衣裳覆地，頰下先赤，兩足熱甚，難以起牀。若實熱則小便赤澀，大便堅硬。虛熱病後氣血未勻，四肢羸弱，不時發熱。表熱不飲水，裏熱喜飲水。餘熱謂寒熱未盡，傳經之遺熱也。寒熱有似乎瘧，陰陽相勝也。

《幼科釋謎·發熱》 發熱煩躁　病有輕重，無不熱歟，熱不一端，內外久暴。陰虛內燒，陽盛外燥。病久骨蒸，病暴液耗。驚食風寒，疳痰癖懊，皆令發熱，昏迷顛倒。各有兼證，均宜詳校。而此諸熱，五臟分攬：額赤咬牙，掌中若燎，渴飲或嘔，心熱可料。左頰先赤，便難筋掉，多怒多驚，肝熱如告。鼻赤嗜卧，肢體惰傲，遇夜益甚，脾熱堪道。喘嗽氣粗，右頰紅冒，手掐眉目，肺熱宜悼。足不喜覆，頰赤聲噪，骨酥如蟲，腎熱與較。更參虛實，理無或拗。熱必發煩，熱必發躁，證異原同，俱非易療。如何謂煩？火入肺竅。如何謂躁？火入腎爺。其火維何，心君獨耀。金燔水涸，病日以醮。噫煎不安，心經熱鬧。噫咂不定，心經風鉸。皆足生驚，急慢天釣。發熱煩躁，往往齊到，尋源溯流，全憑性巧。對證立方，病根是掃。

《釐正按摩要術·熱證》 小兒發熱有表裏虛實之異。何謂表熱？外感寒邪，脈浮緊，苔微白，頭疼發熱，身痛無汗，惡風惡寒者是也。何謂裏熱？小兒肥甘過度，致生內熱，面赤唇焦，舌燥，小溲赤澀，脈實有力者是也。何謂虛熱，小兒氣質虛弱，營衛不和，其證神倦氣乏。又有陰盛格陽外浮發熱者，其面色雖赤，煩躁不寧，然小溲必清白，四肢必厥逆，方爲眞寒假熱。何謂實熱？小兒午後潮熱，蒸蒸有汗，肚腹脹滿，面脣紅赤，口舌乾燥，溲赤便難，煩渴不止，啼哭不已，脈洪數有力者是也。辨證確則施治不難矣。

胎熱，兒生旬日間，目赤身熱，溲黃啼哭驚煩。由母受胎後，過食五辛，以致熱蘊於內，熏蒸胎氣而生，名曰胎熱。久則有鵝口，重舌木舌，赤紫丹瘤等證，不可不預防也。

分陰陽二百遍　推三關一百遍　退六腑一百遍　推三焦三十六遍　清天河水五十遍　揉外勞宮一百遍　運內八卦一百遍，自坤至坎宜多二坎　掐腎水三十六遍　掐十王穴三十六遍　運斗肘三十六遍　水底撈明月三十六遍　凡推用葱水焠法焠虎口、曲池。

驚熱，小兒見異物則懼，或聞聲而心駭，心既受驚，氣則不順，身發微熱，夢寐不安，脈數煩躁與急驚相似。

分陰陽二百遍　推三關一百遍　退六腑一百遍　清心經一百遍　推二扇門一百遍　推肺經一百遍　掐中指節五十遍　掐合谷五十遍　掐總經五十遍　清天河水三十六遍　掐揉威靈五十遍　運斗肘五十遍　撈明月三十六遍　凡推用葱湯。

疳熱，小兒食積於中，鬱久生熱，自脾經失治，傳之各臟，致成五疳之疾，若脾病去，則餘臟皆安矣。

分陰陽二百遍　推三關一百遍　退六腑一百遍　推補脾土二百遍　天河入虎口一百遍　推大小腸一百遍　運內八卦一百遍　掐揉總經五十遍　運斗肘五十遍　摩運肚臍左右旋轉各三百遍　分胸腹陰陽二百遍　凡推用葱薑水。

惕厲子案：諸病屬熱者多，病機十九條，大半皆言熱，此熱證所宜辨也。其中眞熱假寒，眞寒假熱，一經差誤，生死攸關。然必辨之於平時，而施之於當境。庸工不讀書，不辨證，即至病者就診，既無主見，有何把握，隨意疏方，草菅人命，良可慨也。噫！病者不死於病而死於醫，並不死於醫而死於病家之延醫者。

《小兒諸熱辨·熱辨》 小兒之病，惟熱爲多，外而風寒暑濕燥火之乘，內而乳食生冷甘肥之滯，以及驚恐跌撲痲痘丹疹，莫不由熱而生。初發之狀，大勢相同，而所以致熱之因則異。病家但云發熱，醫家答以退熱，六淫不分，食物不辨，毒發不明部分早晏，不明氣血陰陽虛實，藏府經絡，不求病本，致

使熱久不退，夭人性命者，不可勝紀。予舉其顯而易見者證之，學者從此推求，熟而精之，自能於活幼一科，別開生面矣。

風者百病之長，六氣之先，無日無時不爲人患，輕則爲感，重則爲傷，又重則爲中，小兒受之，與大人無異。發熱啼吵，咳嗽吐乳，或噴嚏呵欠，指冷面青，或兩太陽浮掣，即是頭痛，或手搦頭仰，即同項強，如此形狀，全是表證，即宜疏散。太陽證多，羌活爲君，少陽證多，柴胡爲君，陽明證多，葛根爲君，總以荆防爲佐。痰嗽鼻塞，加前胡、桔梗、杏仁、橘紅數味。痰嗽吐乳，加橘紅，半夏、麥芽三味。驚跳手搦，加天麻、鈎藤二味，葱薑爲引。如此用藥，則功專走表，所謂辛甘發散爲陽，汗自易出，風從汗解，熱從汗退，何致纏綿之有？最可怪者，吾歙時醫於解表劑中，多加赤芍，木通二味，或見其驚跳，即以金器爲引。赤芍味酸苦能和陰，木通苦降利水之味，所謂酸苦湧泄爲陰者是也，更加以金器壓之，風邪何由得解？如此淺近易明之理，庸流尚不知悟，至於兩氣相兼，三氣相併，更何足與言哉。予於熱證辨之獨詳，不必分門治熱，但於熱裏尋源，斯足爲渡綫之金針也夫。

寒爲殺厲之氣，小兒感之，與大人無異。初則面青唇暗、振慄指冷，或皮膚粟生，或吐乳不變，即宜溫散，薑蘇飲主之。生薑、橘皮、蘇葉三味等分，或獨薑湯亦可，服後片時，寒散熱生，則爲易解，此感寒也。其有傷於寒者，病不即作，久而生熱，經所謂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也，當詳仲景書，依法用藥，但分劑輕耳。中寒之狀，其來也速，較之感寒加甚，寒戰咬牙，四肢厥冷，如大人直中三陰之狀，薑蘇飲加附子急救之。陽回熱發，方保性命，緩則無及矣。此證大人則在嚴寒之令，小兒肌膚薄嫩，秋分以後，春分以前，即或有之。庸醫不識，或進金石丸散，或加赤芍、木通，下咽即無救矣。

暑者夏令之炎熱也，小兒感之，發熱口渴，面垢自汗，或驚啼目窜，或嘔吐泄瀉，即從暑治，香薷飲主之。裏熱甚者，舌如楊梅，即加黄連，或天水散。暑與風併，則爲暑風，治驚之法，詳見治案。更有夏傷於暑，至秋發爲瘧痢，皆當從暑用藥。

濕之爲患，東南風土，自霉令長夏，以及秋初多有之。天之濕，則雨露嵐瘴，地之濕，則坐卧卑污，飲食則生冷瓜果酒麵之類，皆能致病，久而生熱。在表者，頭痛如裹，面色黄浮；在裏者，胸滿吐利是也。其治法，總以平胃散加減，在表者，加荆防，名胃風湯，加柴葛，名柴平散，在裏，則加豬苓、澤瀉。

燥者，秋氣也，秋初則暑濕未盡，治宜從暑，《内經》所謂秋傷於濕者是也。至秋分以後，則暑氣盡消，燥氣始盛。喻嘉言所謂秋傷於燥者是也。燥之自外來者，必兼風，使人乾熱無汗，或嘔，或咳，或渴，有時寒如瘧狀，單服表藥多不效。有熱至半月一月不退者，亦能作搐，予處清燥解肌，梨漿飲子二方，酌而用之，多獲全功。至若燥甚傷陰，午後潮熱，肌瘦煩渴，或咽焦鼻乾，腸枯便結，愈久愈燥者，宜甘寒滋潤之劑，甘能生血，寒能勝熱，潤能去燥，使金旺而水生，則火平而燥退矣。

病機一十九條，言火者十之七，況小兒純陽之體，不獨火之一字生熱爲患，即風暑燥濕，皆從火化，故清涼之劑，活幼者多用之而不疑。一見壯熱面赤，不惡風，無涕淚，即是火證，火鬱當發，今火既發，何可更散，速宜以涼藥濟之。但當視其在何臟腑經絡，氣分血分，參以兼證而辨之，又當視兒體質之虚實，而用甘寒苦寒之味以降之，則熱無不退矣。辨證之法，古書皆已備詳，予不復贅，但要醫家知辨耳。辨得熱在氣分，煩渴喘息，汗大泄，即用白虎湯，瀉火以保元氣。熱在血分，或吐衄，或發斑狂躁，午後熱甚，即用犀角地黄湯，瀉火以保陰血。辨得在何臟腑，當用何藥？如黄連瀉心火，龍膽瀉肝膽火，白芍瀉脾火，石膏瀉胃火，知母瀉腎火，黄柏瀉膀胱火，木通瀉小腸火，黄芩瀉肺火，梔子佐之。瀉大腸火，黄連佐之。柴胡瀉肝膽火，黄連佐之。瀉三焦火，黄芩佐之。更有生地、丹皮、羚羊、犀角、清血分之火，黄芩、梔子清氣分之火，當一一分辨，不可混淆。予自診治以來，所最慎者苦寒，凡遇火證，辨認的確，芩、連、知、柏，在所不吝，每見病家惑於俗說，視苦寒若砒鴆，以致火甚之兒，氣血枯焦，頃成不救，哀哉！更有久熱陰爍之證，醫家不知以水濟火，習用發散消導之藥，致令元氣益傷，變成慢驚者，不可勝紀，予用養陰益氣之劑，十中猶救五六。至於風化爲火，火靜則風息，暑化爲火，火退則暑平，若專事疏解，則火熱愈甚，而驚作矣。痲痘之火，雖屬先天，亦必待歲火相引而動，不急瀉火，則氣血焦枯，紫黑而不可救。故火之一字，活幼者，不可不夙講也。

小兒傷乳生熱，其患不一，有乳過飽而作吐者，吐多則胃氣浮，自能生熱。但當節乳，穀麥二芽、橘皮、半、麵之類，頻頻服之，不得用發散藥。傷乳而瀉者白色，麥芽、神麵、陳皮、茯苓、甘草五味，和其中自愈。大概婦人多鬱，鬱乳最傷脾胃，久而生熱，有面黄如疸者，有小便如泔者，有口舌生瘡者，

宜清熱消乳，和其脾胃，自然平復。有多啖五辛烹炙之乳，致成胃熱者，消乳之中，宜加黃連數分，以解熱毒，免生癰腫。時熱、瘧熱之乳，速令換去。消乳之中，兼解時氣，然後調理脾胃，自無不愈矣。

小兒傷食發熱，四肢冷，不思食，胸滿，噯腐，吐酸，或腹脹，腸鳴，泄痢，痛隨利減，孰不知爲傷食？香砂、平胃、神麴、麥芽之類，孰不會用？所宜酌者，漸傷積久之證，生寒生熱，時困時好，肌瘦膚枯，痞結腹大，或渴或利，或雀目生翳，或頸項生核，或吐利蛔蟲，或喫泥土、生米、布、炭、鹽花等物，午後潮熱，清晨指冷，如此形證，最難調治。醫當辨其所傷何物，及傷之久暫，或兒質之虛實，然後用藥。質實而傷未久者，先下去其積滯，再行調補。久而質弱，及屢經消導之不得其當，以致元氣虧乏者，當先益其氣，後磨其積，必使潮熱先除，胃氣不敗，乃可收功。若夜熱依然，大肉漸脫，不可爲矣。消乳則橘皮、麥芽之外無他物，二味單用甚好，與平胃散、二陳湯合用亦好。若與赤芍、木通同用，多不爲功。

凡消食之藥，丸散優於湯劑，蓋無形之氣以無形散之，有形之積以有形消之，平胃散加麴蘗，宜備用。

消食如山查化肉食，須炒焦搗碎，用麥芽、蘿子化麵食，酒麴化糯米食，牛羊肉則稻草灰作湯化之，生冷則香砂平胃散化之，肉食與生冷相雜滯於胃脘，宜加炒紅麴於消食藥中。如食某物，即以某物燒炭研末，酒冲服，俗名原物湯亦好。久而不化，則雞肫皮以磨之，五谷蟲以導利之。但功專不雜，則積滯自行，胃氣自復。

驚則氣散，氣散則神浮，安得不熱。其熱必夜甚，外無表證，內無停滯，但見額上及眉宇間赤色，印堂青色，睡中驚，煩吵不寧。問其曾見異物否？或跌撲否？或聞大聲否？有之則從驚治，質實者抱龍丸、鎮驚丸之類。虛而有熱者，補心丹皆可。若有兼證，然後用煎劑治之。煎劑只能散肝風，不能鎮心，故驚駭之驚，丸藥之力較勝。

保幼之家，因小兒多驚，故相沿以金藥誇奇，然非驚則氣散之驚不可輕投。

散驚與定驚，原是二義。散者疏其邪，定者安其神。天麻、鉤藤所以散驚，勢從外解，與柴胡、荊、防同爲疏散之用，肝主驚風是也。辰砂、琥珀所以定驚，質從內鎮，與丹參、茯神同爲鎮靜之用，心藏神是也，須要分辨。

驚則氣散，氣散則心虛，虛則邪氣乘之，故驚風之患，多有如中風之狀者，乘虛入也。況風喜傷肝，肝又主驚，有熱發而驚隨作者，俗謂之驚風。惟此一證，當用疏散驚風之劑，佐以鎮心安魂之藥。心定而邪自出，向讀《本草》，至丹砂能辟邪發汗，未解其義，及用之的當，罔不獲效。蓋心氣既寧，邪無所容，自從汗而解，非丹砂之力能發出其汗也。然金石之性，若邪在表而未深入者，不可輕投。

麻痘之熱，由於傳染者，不必論，若不因傳染而熱甚，痰嗽鼻流清涕，眼淚汪汪，或煩啼，或嘔吐，即是麻證。若不因傳染而熱甚，驚跳，面赤，唇紅，或指冷，嘔吐，兩顴之間隱隱有花紋現，即是痘證。此二種與六淫所感相似而實不同，辨證既明，即依麻痘用藥。

丹疹水痘瘡疥之類，皆濕熱滯於營衛之間，久而不去，發出於皮膚之外，治宜疏托之中，加以和營利濕之品。若發斑，則全是裏證，熱雖甚，不得用表藥，古方元參升麻湯、化斑湯、犀角地黃湯，皆急清血熱之藥也。

一出即灌，皮薄晶晶者，爲水痘。磊磊如雲頭成片者，爲丹。視之色淡形浮，捫之礙手者，爲疹。視之紅紫，深入肉中，如蚤所咬，捫之不礙手者，爲斑。莫不由熱而生。更有一片紅紫，熱甚啼叫者，名赤遊丹，又名火丹。皆以其形色而名之也。古書多方立名，可以不必，但發於頭面四肢者輕，發於胸腹陰囊者重。此證只宜清涼，不宜過表，予嘗用芩、連、梔、柏收效。勢迫者，急宜砭之。

砭法，以竹箸判開，夾磁鋒札定，迎腫處輕輕擊之，微見血即鬆，藥力無此神速。俗有用蘆荻草劃出血，亦砭意也。

週歲以內，發熱面赤，晝夜啼哭，服疏散藥不效者，是必身有腫處，須令其母細細尋看，若有紅腫堅硬無頭者散之，光亮而軟者，急宜追逐，膿出自愈。耳之前後，上下腫硬，小兒常常有之，治法同膿出，亦易愈。

《小兒諸熱辨·蛀夏》 夏，火令也，火旺則金虧，故陰虛之人多不耐夏。內熱食減，肌膚消爍，若蟲之蛀物焉，是其病也。治之之法，當於古方推之。熱傷氣，東垣清暑益氣湯是扶正氣以辟暑；邪火爍金，千金參麥湯是葆肺金以防火爍。蛀夏之病，水不勝火，參麥地黃湯是爲對證之藥。若不明蛀夏之理，而專治脾胃，脾胃之藥多燥，火就燥，燥則土旺而水愈涸，病日加甚者有之。此證東垣《格致餘論》及《薛氏小兒治案》名注夏，皆云稟賦陰虛元氣不

足之證。醫家更令於平時早服六味地黃丸，以杜來歲之患則善矣。

《羅氏會約醫鏡・論小兒諸熱》 小兒熱證不一，有表裏虛實之異。而人動謂小兒純陽，概用寒涼，其說亦誤。蓋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天癸者，陰氣也。陰氣未至，故曰純陽，原非謂陽氣之有餘也，特稚陽耳。稚陽之陽，其陽幾何？陽本非實，而誤用寒涼，則陰既不足，又伐其陽，多致陰陽兩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依賴而望其生長耶！故貴審稟賦陰陽偏盛，及外感風寒，內傷飲食等證，因人調治，斯無弊矣。

《保赤存真・發熱證治》 經曰：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又曰：氣實者熱也。此言發熱之大概，而小兒之病，初起無不發熱，然大綱不外四者，曰表熱，曰裏熱，曰虛熱，曰實熱，以此辨之，昭然無遁形矣。

發熱喜人懷抱，畏縮惡風寒，不欲露出頭面，面帶慘色，不渴，清便自調，吮乳口不熱，或鼻塞流涕，或噦噴，渾身拘急，此感風寒，爲表熱也。初起一汗可解，桂枝湯加柴胡、粉葛，熱服取微汗。若元氣弱者，四君子湯加防風、柴胡、粉葛。

發熱喜露頭面，仰身卧，揚手擲足，揭去衣被，渴欲飲水，吮乳不休，口熱，小便赤，大便閉，此裏熱也。宜解利之，導赤散煎送瀉青丸，或沆瀣丹亦妙。

大病後，或溫熱，或潮熱，或渴，或不渴，大小便如常，宜補之。竹葉調元湯。此虛熱也，若用發表清涼則誤矣。

發熱，面赤肥燥，鼻孔乾焦，喜就冷，或合面卧，或仰面卧，露出手足，揭去衣被，大渴不休，大小便閉，此實熱也，沆瀣丹。

已上四項爲綱，再以下諸證爲目，綱舉目張，而猶有不能辨認者，未之有也。

傷風發熱，其證自汗身熱，呵欠目赤，多睡，惡風，喘急，面色寒滯，兩頰或似水紅桃花，鼻流清涕，或痰壅，此脫換受風所致。宜解肌，柴葛桂枝湯。熱退之後，略宜滋陰。夏氏用芎蘇飲。

傷寒發熱，其證無汗身熱，呵欠頓悶，項急，面赤喘急，惡寒，口中氣熱，此脫換受寒所致，宜惺惺散。熱退後，微服沆瀣丹以防內熱。

既傷風寒發熱，又兼吐瀉者，不可發散，此脾胃怯也，五苓散煎送理中丸。

傷熱發熱者，多在夏月，其證壯熱自汗，作渴昏睡，小便赤濇，大便或秘，手足更熱。此包裏過厚，受天時之熱氣也，人參白虎湯，次以調元生脈散調之。

傷暑發熱，其證身熱面垢，自汗作渴，煩躁不安，唇舌皆赤，氣出如火，小便赤濁，四肢困倦，或手足冷，或唇舌淡白，宜調元生脈散，及清暑益氣湯，或卻暑丹擇用。次服四君子湯以防吐瀉。

心熱者，發熱，面青，或面紅，自汗狂躁，唇舌紅紫，口氣莽莽，心悸不寧，或狂恍惚，小便赤，脈數。此實熱也，導赤散加黃連。若舌白口氣微，小便清，驚悸，燒熱微微，此虛熱也，用茯神、遠志、甘草。

肺熱者，發熱，面色紅燥，或右頰紅，口渴，鼻孔乾燥，或大便秘結，此實熱也，瀉白散。若面色白，口氣微，唇舌淡色，或咳嗽熱輕微，此虛熱也，用五味子、麥冬、白朮、冬花、茯苓、陳皮治之。

脾發熱者，舌唇牙床皆紅燥，或破裂，或腫爛，或大便閉，或瀉老黃色，或口渴氣莽，壯熱煩躁，此實熱也。用石膏一錢。竈心土三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若微熱，面色慘淡，唇口淡白，微渴，口氣緩，或涼，此虛也。用六君子。

肝發熱者，面色青，目勇視，或驚，或轉筋，或兩手尋衣捻物，或多怒，或目腫痛，或大渴，或小便紅，此實熱也，瀉肝湯。若微熱，唇口淡，搐搦而不甚急，下午更熱，大便瀉青，此虛熱也，六味丸。

夜熱者，夜間作熱，旦則退去，此血虛也，六味丸加龜板、當歸、白芍以滋之。

疳熱者，形色黃瘦，食不長肌，骨蒸盜汗，泄瀉，肚大腳小。多因大病後失於將息，又或傷饑食飽，脾氣受傷，夜間發熱，六君子湯加當歸、白芍。

壯熱者，氣血壅實，大熱不已，熱蒸於內，則睡卧不安，精神恍惚，熱發於外，則躁急喘粗，甚則搐搦，以導赤煎送瀉青丸。大小便秘者，沆瀣丹。

煩熱者，躁擾不安，五心煩躁，四肢溫壯，小便赤濇，此心經有熱，導赤散加麥冬、梔仁。

積熱者，面赤口瘡，大小便黃赤，此證總由內傷煎炒，或誤服峻補藥，宜沆瀣丹。

虛熱者，或過汗或病後，津液枯涸，以致困倦少力，面色青白，虛汗自出，

神慢氣怯，四肢軟弱，手足厥冷，此氣虛發厥，血虛發熱也，四君子湯加炮薑，甚則加附子。熱退後，以平劑調之。

客熱者，乍有乍無，熱邪干心，則熱形於額，故先起於頭面而後身熱，恍惚多恐，聞聲則惕，此正虛而邪勝，故邪正交爭，乍進乍退，如客之往來無定也。先宜導赤散，後用團參散。

血熱者，每日巳午時發熱，過夜則涼，此心經血熱也。輕則導赤散，重則四順清涼散。

疹腮分部

綜述

《幼幼新書·咽喉腫痛》 茅先生：小兒生下中詐顓風壅候。渾身壯熱，耳邊連珠赤腫，喉中或結肉瘤起，有此爲詐顓風壅。此候本因積熱，甚即衝上乃如此。所治者，先微下奪命散，略與吐下風涎，後用匀氣散補，又用朱砂膏夾天竺黃散與服，又用葱涎膏貼顓腫處，如此調理，三日即愈。如見惡候，恐傳急驚。

《丹溪手鏡·蝦蟆瘟》 風熱也，宜服車前葉汁，又宜解毒丸下之。

附方：側柏葉汁調蚯蚓糞敷，燒灰大妙。

又：丁香尖　附子尖　南星　醋磨服。

又：五葉藤汁敷妙。

《嬰童百問·喉痺腮腫》 巢氏云，此二證乃風毒之氣，客于咽喉，與血氣相搏而結腫成毒，熱入于心，即煩亂不食而死。此候急用金星丸下之，治小兒咽喉腮腫疼痛，當用升麻、馬牙硝、硼砂、牛黃等劑，連翹湯不可缺也，連翹漏蘆湯亦可服。

《醫學正傳·温疫附蝦蟆瘟**》** 丹溪曰：蝦蟆瘟，屬風熱，防風通聖散加減用之。或用小柴胡加防風、羌活、荆芥、薄荷、桔梗煎服，外以側柏葉搗汁，調火煅蚯蚓糞敷之。或用丁香尖、附子尖、南星，醋調敷之。或五葉藤、車前草皆可搗敷之，有效。

大頭天行病，從頤頷腫熱者，又名顱顬瘟。東垣有方，用羌活、酒炒黃芩，酒蒸大黃加減，水煎服。十五六日，服小柴胡湯不愈者，仍用陳皮、紫蘇發散而愈。又法：酒炒黃芩，黃連爲君，炙甘草爲佐，水煎，細細呷之。再加鼠粘子，酒蒸大黃煎，入芒硝，亦細細頻與服之，微利爲度。腫減後，去後三味，只服前藥。如渴，屬陽明，加石膏；屬少陽，加瓜蔞根。若陽明行經，加升麻、芍藥、葛根、甘草；太陽行經，加羌活、荆芥、防風。如頭痛，加黃芩；渴，加葛根；身痛，加羌活、防風、荆芥、桂枝、芍藥，隨宜用之，入上藥相合煎服。或時疫腫毒疙瘩。或臟腑積熱，發于頭項，咽嗌堵塞，水漿不下，或面赤，脈浮洪，熱甚，漏蘆湯治之。升麻、黃芩、大黃各一兩，藍葉，即大青葉。玄參各二兩，煎服。

《外科心法·疹腮》 疹腮毒生于牙根耳庭之前後，通于肝腎，由少陽、陽明經所生也，亦名赤腮癰。乃氣血不行，壅滯頰腮，宜用清肝流氣飲一二劑，後用托裏飲，外用萬靈膏。如初起時覺癢，用艾灸六七壯，幷頰車、肩井穴內各灸三壯，甚效。

《瘡瘍經驗全書·疹腮毒》 此毒受在牙根耳聹，通於肝腎，氣血不流，壅滯頰腮。此是風毒證，先用清肝流氣飲，後用托裏流氣飲。

《瘡瘍經驗全書·發頤毒一名流注**》** 此毒傷寒後餘毒不散，汗發不透，故發此疽，在頭耳一寸三分，在心窩，兩肘。在身者可治，在耳後相連咽喉，恐毒氣內攻，難進飲食藥餌。鼻流清膿，兩耳閉塞者即死，無即生。用前二十四味流氣飲熱服，以出其汗，次服千金內托散。患上用鐵箍散，將薑汁、好醋加蜜少許和勻，火上熬熱調藥，搽四向空中出毒，時用餘汁溫潤之。

《外科樞要·論疹腮》 疹腮屬足陽明胃經，或外因風熱所乘，或內因積熱所致。若腫痛寒熱者，白芷胃風湯。內熱腫痛者，升麻黃連湯。外腫作痛，內熱口乾者，犀角升麻湯。內傷寒涼，不能消潰者，補中益氣湯。發熱作渴，大便秘結者，加味清涼飲。表裏俱解，而仍腫痛者，欲作膿也，托裏散。若飲食少思，胃氣虛弱也，六君子湯。肢體倦怠，陽氣虛弱也，補中益氣湯。膿毒既潰，腫痛不減，熱毒未解也，托裏消毒散。膿出而反痛，氣血虛也，人

參內托散。發熱晡熱，陰血虛也，八珍湯。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十全大補湯。若腫瘀痛，連耳下者，屬手、足少陽經，當清肝火。若連頤及耳後者，屬少陰經虛火，當補腎水。患此而有不治者，多泥風熱，熟用剋伐之藥耳。

《赤水玄珠·頰車病》 平江陳氏，因驚駭後常用手指甲掐住兩頰，遂兩頰破損，心懊憹不安，脈數而實，諸藥不愈。用《活幼口議》牛黃清心涼膈丸，數服如失。

凡伸欠頰車蹉，但開不能合，以酒飲之令大醉，睡中吹皂角末搐其鼻，嚏透即自止。

東垣云：咽痛，頷腫，脈洪大，面赤者，羌活勝濕湯加黃芩、桔梗、甘草各五分。如耳鳴，目黃，頰頷腫，頭、肩、膞、肘臂外後臑痛，面赤，脈洪大者，以羌活、防風、甘草、藁本，通其經血，加黃連、黃芩消其腫，以人參、黃芪，益其元氣，而瀉其火邪。

丹溪治兩腮腫。用細辛、草烏等分，爲末，入蚌粉，以豬脂調敷，口含白梅置腮邊，良久，腫退出涎，患立消矣。消時腫必先向下。

《濟世方》治疙腮：車前草、柏子仁、竹葉，杵碎，熱敷患處。腮腫，用赤小豆、醋調敷之。

《千金方》卒中風，頭面腫。杵杏仁如膏敷之。

又方，疙腮如神：鷄子清調赤豆末，及喉下諸般腫痛，用蝸牛、飛麵研勻，貼腫處。

《赤水玄珠·頭面腫俗名鸕鷀瘟，一名蝦蟆瘟**》** 車前草水煎服極效。大便秘者，加蜂蜜一匙。多是少陽、陽明二經之火上壅，熱極而生風也。故腫每在兩頰車及耳前後，當用清降二法，防風通聖散加減治之。感之輕者，只清之亦自消散，不必加硝、黃，恐藥過於病也。予嘗治多加痰藥於清散之中，取效甚速。今列於左：

白僵蠶　天花粉　酒芩　酒連　大力子　甘草　北柴胡各一錢　貝母　玄參　桔梗　枳殼各八分　連翹　石膏各三分　升麻一錢　葱白三根　生薑三片　淡竹葉廿片

食後緩緩服之。大便秘結，加酒煨大黃一錢。

若被重劑瀉下太過，損傷中氣，脾弱泄瀉，面與項腫不退，此所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者也。以小柴胡湯加白朮、山藥、升麻、白芷，一補一消，庶幾保全。

大頭病與此亦相須而治。丹溪曰：大頭天行病，乃濕熱在高巔之上。用羌活、酒芩、酒煨大黃，隨病加減，不可用降藥。

東垣有法有方，謂陽明邪熱太甚，資實少陽相火而爲之，視其腫熱在何部，隨經治之當緩，勿令重劑過其病所。陽明之邪，首大腫。少陽之邪，出於耳前後。先以酒炒黃芩、黃連、炙甘草煎，頻頻少與呷之。食後再煎大黃、大力子，臨時加芒硝等分，亦時時呷之。俟邪氣少殺，只服前藥。未已，再如前次第服之。取大便，邪氣已即止。陽明渴，加石膏；少陽渴，加栝蔞根。陽明行經，升麻、芍藥、葛根、甘草；太陽行經，羌活、荊芥、防風。並與上藥相合服之。

或云頭痛，酒芩；口渴，乾葛；身疼，羌活、桂枝、防風、芍藥。

海藏神朮湯，治內傷飲冷，外感寒邪，無汗者。

《外科正宗·傷寒發頤》 傷寒發頤，亦名汗毒。此因原受風寒，用藥發散未盡，日久傳化爲熱不散，以致項之前後，結腫疼痛。初起身熱口渴者，用柴胡葛根湯，清熱解毒。患上紅色熱甚者，金黃散敷之。初起身涼不渴者，牛蒡甘桔湯散之。患上微熱，不紅疼痛者，沖和膏和之。腫深不退，欲作膿者，托裏消毒散。已潰，氣血虛弱，食少者，補中益氣湯。以此治之，未成者消，已成者潰，已潰者斂，亦爲平常，黃道之法也，用之最穩。

《外科正宗·疙腮》 疙腮乃風熱濕痰所生，有冬溫後天時不正，感發傳染者多。兩腮腫痛，初發寒熱，以柴胡葛根湯散之，外敷如意金黃散。在裏內熱，口乾，二便不利者，四順清涼飲利之。表裏俱解腫仍不消，必欲作膿，托裏消毒散。膿成者即針之，體虛人兼服補托自愈。

《外科全生集·發頤遮腮》 患生於腮，有雙有單，一曰遮腮，一曰發頤，當宜別治。腮內酸痛是遮腮，取嫩膏敷上，次日全愈。倘病仍兩腮發腫，不酸痛者，是發頤。宜服表風散毒之劑，當用白芷、天麻、防風、荊芥各一錢，陳酒煎半碗，送服醒消丸三錢而愈。

馬曰：遮腮以疏風清胃爲主，如病後發頤，起耳根之下，腫連腮項，乃少陽邪熱結聚，須兼顧本證。天麻、白芷、防風、醒消，均非所宜。蓋此證發於溫熱病中，未能發汗解肌，熱病最易傷陰，故不得以辛溫治之。

《瘍科證治準繩·發頤疙腮**》** 或問腮臉生毒何如？曰：此名腮頷發，肌

肉浮而不着骨者，名疹腮，俱屬陽明風熱所致，急服活命飲加玄參、芩、連，水酒煎服，及紫金丹汗之。

或問顴骨之下，頤頷之上，耳前一寸三分發疽何如？曰：此名頤發。古云不治之證。屬陽明經熱毒上攻，宜活命飲加升麻、桔梗、黃連，水酒煎服。紫金丹、奪命丹汗之。壯實者，一粒金丹下之，老弱者十全大補湯、黃芪內托散、人參養榮湯。若治不得法，延及咽嗌，潰爛穿口，不食者死。嘗見一婦人患此證，經水適至，一醫開之，嘔逆不食而死。又一人患此，醫用點藥，潰爛臭穢，以致虛火上升，吐血痰，譫語而死。

按：《素問》云，腎熱者，頤先赤。故頤屬足少陰腎經也。而今醫師，以耳後一寸三分發銳毒者，名曰發頤，則是少陽分野。薛氏亦以爲屬足少陰經，當補腎水者，何也？蓋腎爲相火之宅，宅完且固，而火得歸息焉，則治腎正所以治少陽也。此證傷寒汗出不徹者多患之。亦有雜證客熱，久而不散，而發於頤者，宜以藥速消散之，失治成膿則費手矣。若又服剋伐之藥，而不滋補其氣血，即穿口、穿喉而死。

《幼科金針·疹腮》 發頤傳染疹腮名，不論雙單一例形。俗說鰻鱺瘟便是，散邪清熱莫留停。

此證乃四時不正之氣，感而發之也。如春時應暖反寒，夏時應熱反涼，秋時應涼反熱，冬時應寒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感之者，寒熱交作，以致項前結腫，狀若鰻腮，故俗呼之。極易傳染，須進柴胡葛根湯，表散其邪，腫自消矣。當避風戒口，如誤作腫毒治，則有內潰變遷之患矣。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疹腮》 胸膈蘊積熱毒，致生風痰，上攻頭面，壅滯不散，發爲疹腮。重則磁鋒刺去惡血，輕則或塗或點，次投湯劑，散風清熱，解毒消痰，自愈也。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發頤》 頭痛腫大如斗，是天行時疫，大頭病也。夫身半以上，天之氣也；身半以下，地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陽明少陽之火復熾，且感天地四時瘟疫之氣，所以上焦壅熱不散，干犯清道，濕熱上乘巔頂而爲腫，木挾火邪而爲痛，甚至潰裂膿血，復染他人，所以謂之疫癘。輕者名爲發頤，腫在兩耳前後，有以承氣下之，瀉胃中之實熱，是誅伐太過矣。治法不宜藥速，速則過其病，所謂上熱未除，中寒復生，必傷人命。宜用緩藥。徐徐少與；再視腫勢在於何方，隨經治之。陽明爲邪，首大腫；少陽之邪，出與耳前後也。大概普濟消毒飲主之。

《瘍科心得集·辨明鶺鴒瘟俗名土婆風**耳根癰同治論》** 夫鶺鴒瘟者，因一時風溫偶襲少陽，絡脈失和，生於耳下，或發於左，或發於右，或左右齊發。初起形如鷄卵，色白，濡腫狀，若有膿按不引指，但痠不痛，微寒微熱，重者或憎寒壯熱，口乾舌膩。初時則宜疏解，熱甚即用清泄，或挾肝陽上逆，即用熄風和陽。此證永不成膿，過一候自能消散。耳根癰，初起根盤堅腫，其色亦白，止發一邊，從無雙發，憎寒發熱，斯時疏解散邪，得汗則消。如過七日身熱不退，即欲成膿，治用羚羊角散。如寒熱無汗，即用小柴胡湯加製蠶、角刺攻透之，俟開刀出膿，腫消熱退而安。其時用藥，須扶胃和營，不可亂投補托。蓋風溫偶阻，是正旺邪實，若投參、芪、歸、朮，必致氣血壅滯，脾胃呆鈍，膿反不清，以致延綿日期，不即收口。大凡風溫偶感者，此爲陽實證，正旺邪實，俟膿泄邪退，營衛自和而愈。若用參、芪扶正固托，則反受其累矣，此不可不知也。同學者宜類推之，如時邪瘟證後，餘邪未徹，耳項發頤，亦有成膿者，治法與此同。

《保嬰易知録·疹腮》 兒初生兩腮腫硬有核，或在一邊，名曰疹腮。因妊恣食厚味，或鬱怒不解，以致鬱熱在內，兒受之以成此證，不治恐成腮癰。

敷疹腮法：桑柴灰少許，入雄雞冠血三四滴，加鹽滷一匙，和勻頻搽患處。

又方：皂角二兩去核，天南星二錢生用，糯米一合，爲細末，薑汁調敷。

又方：芙蓉葉不拘多少，搗敷之，以帛紮定，一日一換。

《神驗方》：以赤小豆爲細末，新汲水調敷赤腫處，乾則再敷。

《大全方》：大黃末加薑汁少許敷之，空頂透氣。

又方：霜後絲瓜煅存性，豬膽汁調敷。

又方：黃柏、鉛粉各等分，研勻，涼水調敷。

又方：染坊靛花，頻敷之。

又方：肥皂同砂糖搗敷，紙蓋，留頂出氣。

又方：豬膽汁入生薑汁少許，和勻，磨陳京墨敷之。

又方：扁柏葉搗汁，調蚯蚓泥搽上。

又方：用百合一兩，大貝母、山芝蔴根去皮，元明粉各一錢，銀硃七分，白麵少許，同搗敷。

《外科證治全書・疹腮又名含腮**發頤**又名汗毒**》** 患生于腮，有曰疹腮，有曰發頤，當分別治之。腮內痠痛者，疹腮也，以赤豆散敷之。病後兩頤發腫，不作痠痛者，發頤也，宜表散風毒，用白芷、天麻、防風、荊芥各一錢，陳酒煎，服醒消丸三錢即愈。

《慈幼便覽・疹腮》 小兒疹腮腫痛。用橄欖核醋磨濃汁，以鴨毛蘸塗，數次即效。

小兒毒氣攻腮，赤腫可畏，皂角二兩，生南星二錢，糯米一合，共爲末，薑汁調塗，立效。

《一得集・翁性子暑毒發頤治驗》 定海東山下翁姓子，年十二，丙戌夏患暑熱病，內挾穢濁，身熱如熾，十餘日不解，乃邀余診。脈極洪大，面色老黃，唇焦舌黑，舌本短縮，牙根舌心，鮮血盈口，渴飲不止，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閱前方係正氣散。余曰：證已至此，何能爲也。病家再三請方，余思木被火焚，杯水車薪，終歸無益，乃擬大劑辛甘鹹寒之法。於是以西瓜汁，蘆根汁，金汁水，銀花露，蔗漿，藕汁各一茶鍾，合置一甑，方用生石膏二兩，連翹五錢，鮮竹葉一握，黑山梔四錢，細生地一兩，犀角一錢，磨汁，羚羊角三錢，西洋參，鮮石斛，丹皮各三錢，滑石四錢，囑其用大罐煎成，去渣，和入諸汁，候冷恣飲，如再口渴，西瓜任食可也。第一日服藥盡，又啖西瓜一枚。次日復診，脈證如故，仍用前法，石膏再加一兩。第三日再診，熱仍未退，津液略見濡潤，而在旁之頤發赤，腫大如卵而痛甚。余曰：暑毒之邪，結聚於此，內恐爛穿，敷藥無濟，仍用前法。石膏又加一兩，至四兩，又加元參、麥冬、生地。至五劑而熱方退，更下黑矢數枚，諸恙盡解，胃亦漸動。此證轉危爲安，全賴病家之堅信不搖，而余得以一盡其技，否則難矣。

咳喘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嗽候》 傷寒，是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使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生熱，故頭痛體疼而壯熱。其嗽者，邪在肺，肺候身之皮毛而主氣。傷寒邪氣先客皮膚，隨氣入肺，故令嗽。重者，有膿血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後嗽候》 傷寒，是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使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生熱，故頭痛壯熱體疼也，瘥後而猶嗽者，是邪氣猶停在肺未盡也。寒之傷人，先客皮毛，皮毛肺之候，肺主氣，寒搏肺氣，入五藏六腑，故表裏俱熱。熱退之後，肺尚未和，邪猶未盡，邪隨氣入肺，與肺氣相搏，故傷寒後猶病嗽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嗽候》 嗽者，由風寒傷於肺也。肺主氣，候皮毛而俞在於背。小兒解脫，風寒傷皮毛，故因從肺俞入傷肺，肺感微寒即嗽也。故小兒生須常暖背，夏月亦須單背襠。若背冷得嗽，月內不可治。百日內嗽者，十中一兩瘥耳。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咳逆候》 咳逆，由乳哺無度，因挾風冷，傷於肺故也。肺主氣，爲五臟上蓋，在胸間。小兒啼，氣未定，因而飲乳，乳與氣相逆，氣則引乳射於肺，故咳而氣逆，謂之咳逆也。冷乳冷哺傷於肺，搏於肺氣，亦令咳逆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病氣候》 肺主氣，肺氣有餘，即喘咳上氣。若又爲風冷所加，即氣聚於肺，令肺脹，即胸滿氣急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咳嗽》 小兒出胎二百許日，頭身患小小瘡，治獲小差，復發。五月中忽小小咳嗽，微溫和治之，因變癇。一日二十過發，四肢縮動，背脊躭跳，眼反，須臾氣絕。已與常治癇湯，得快吐下，經日不間。爾後單與竹瀝汁稍進，一日一夕中合進一升許，發時小疏。明日與

此竹瀝湯，得吐下，發便大折。其間猶稍稍與竹瀝汁。

紫菀湯，治小兒中冷及傷寒暴嗽，或上氣喉咽鳴氣逆，或鼻塞清水出者方。

五味子湯，治小兒風冷入肺，上氣氣逆，面青，喘迫咳嗽，晝夜不息，食則吐不下方。

治小兒大人咳逆短氣，胸中吸吸，呵出涕唾，嗽出臭膿方：燒淡竹瀝，煮貳拾沸。小兒壹服壹合，日伍服。大人壹升，亦日伍服。不妨食息乳哺。

治小兒寒熱咳逆，膈中有癖乳，若吐，不欲食方：

乾地黃四兩　麥門冬　五味子　蜜各半升　大黃　消石各一兩

右陸味㕮咀，以水叁升，煮取一升，去滓，內消石、蜜，煮令沸。服貳合，日叁。胸中當有宿乳汁壹升許出。大者服伍合。

射干湯，治小兒咳逆喘息如水鷄聲方。

杏人丸，主大人小兒咳逆上氣方。

又方：

半夏二斤，去皮，河水洗六七度，完用　白礬壹斤，末之　丁香　甘草　草豆蔻　川升麻　縮砂各四兩，粗搗

右七味，以好酒一斗與半夏拌，合勻同浸。春冬三七日，夏秋七日，密封口，日足取出，用冷水急洗，風吹乾。每服一粒，嚼破，用薑湯下，或乾吃。俟六十日乾，方得服。

治少小嗽，八味生薑煎方。

治小兒嗽，日中差夜甚，初不得息，不能復啼。四物款冬丸方。

治小兒暴冷嗽，及積風冷嗽，兼氣逆鳴，菖蒲丸方。

治少小十日已上至五十日，卒得聲咳，吐乳，嘔逆，暴嗽，晝夜不得息。桂枝湯方。

治少小卒肩息上氣不得安，此惡風入肺，麻黃湯方。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咳嗽咽喉作呀呷聲諸方》　夫小兒嗽而呀呷作聲者，由胸膈痰多，嗽動於痰，上搏於咽喉之間，痰與氣相擊，隨嗽動息，呀呷有聲。其咳嗽大體同，至於治療，則加消痰破氣之藥，以此爲異爾。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咳嗽》　論曰：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而主氣，其俞在背。若風冷傷之，皆令咳嗽。小兒血氣肌膚嫩弱，若襁褓解脫不時，風寒傷于皮毛，搏于肺氣，則成咳嗽。其乳子未滿百日，傷于背，循俞而入者，則病難治。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咳逆上氣》　論曰：小兒咳逆上氣者，肺經有寒也。肺者氣之主，處于膈上。小兒啼呼未定，因以飲乳，與氣相并，停滯胸膈，引乳射肺，令咳而氣逆，故謂之咳逆。或由肺挾風冷，乳哺不節，《難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此之謂也。

《小兒藥證直訣》　咳嗽　夫嗽者，肺感微寒。八九月間，肺氣大旺，病嗽者，其病必實，非久病也。其證面赤、痰盛、身熱，法當以葶藶圓下之。若久者，不可下也。十一月十二月嗽者，乃傷風嗽也。風從背脊第三椎肺俞穴入也，當以麻黃湯汗之。有熱證，面赤、飲水、涎熱、咽喉不利者，宜兼甘桔湯治之。若五七日間，其證身熱痰盛唾粘者，以褊銀圓下之。有肺盛者，咳而後喘，面腫，欲飲水，有不飲水者，其身即熱，以瀉白散瀉之。若傷風咳嗽五七日，無熱證而但嗽者，亦葶藶圓下之，後用化痰藥。有肺虛者，咳而哽氣，時時長出氣，喉中有聲，此久病也，以阿膠散補之。痰盛者，先實脾，後以褊銀圓微下之，涎退即補肺。補肺如上法。有嗽而吐水或青綠水者，以百祥圓下之。有嗽而吐痰涎、乳食者，以白餅子下之。有嗽而咯膿血者，乃肺熱，食後服甘桔湯。久嗽者，肺亡津液，阿膠散補之。咳而痰實，不甚喘而面赤，時飲水者，可褊銀圓下之。治嗽大法：盛即下之，久即補之，更量虛實，以意增損。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東都藥鋪杜氏，有子五歲，自十一月病嗽，至三月未止。始得嗽而吐痰，乃外風寒蓄入肺經，令肺病。嗽而吐痰，風在肺中故也，宜以麻黃輩發散，後用涼藥壓之即愈。時醫以鐵粉圓、半夏圓、褊銀圓，諸法下之，其肺即虛而嗽甚，至春三月間尚未愈。召錢氏視之，其候面青而光，嗽而喘促，哽氣，又時長出氣。錢曰：病困十已八九。所以然者，面青而光，肝氣旺也。春三月者，肝之位也，肺衰之時也。嗽者，肺之病。肺自十一月至三月，久即虛痿。又曾下之，脾肺子母也，復爲肝所勝，此爲逆也。故嗽而喘促，哽氣，長出氣也。錢急與瀉青圓瀉之，後與阿膠散實肺。次日，面青而不光。錢又補肺，而嗽如前。錢又瀉肝，瀉肝未已，又加肺虛，唇白如練。錢曰：此病必死，不可治也。何者？肝大旺而肺虛絕，肺病不得其時而肝勝之。今三瀉肝，而肺病不退；三補肺，而肺證猶虛，

此不久生，故言死也。此證病於秋者，十救三四。春夏者，十難救一。果大喘而死。

京東轉運使李公，有孫八歲，病嗽而胸滿短氣。醫者言肺經有熱，用竹葉湯、牛黃膏，各二服治之，三日加喘。錢曰：此肺氣不足，復有寒邪，即便喘滿，當補肺脾，勿服涼藥。李曰：醫已用竹葉湯、牛黃膏。錢曰：何治也？醫曰：退熱，退涎。錢曰：何熱所作？曰：肺經熱而生嗽，嗽久不除生涎。錢曰：本虛而風寒所作，何熱也？若作肺熱，何不治其肺而反調心？蓋竹葉湯、牛黃膏，治心藥也。醫有慚色，錢治愈。

東都張氏孫，九歲，病肺熱。他醫以犀、珠、龍、麝、生牛黃治之，一月不愈。其證嗽喘，悶亂，飲水不止，全不能食。錢氏用史君子圓，益黃散。張曰：本有熱，何以又行溫藥？他醫用涼藥攻之，一月尚無效。錢曰：涼藥久則胃寒不能食，小兒虛不能食，當補脾。候飲食如故，即瀉肺經，病必愈矣。服補脾藥二日，其子欲飲食。錢以瀉白散瀉其肺，遂愈七分。張曰：何以不虛？錢曰：先實其脾，然後瀉肺，故不虛也。

段齋郎子，四歲，病嗽，身熱吐痰，數日而咯血。前醫以桔梗湯及防己圓治之，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請錢氏。下褊銀圓一大服，復以補肺散、補脾散治之。或問：段氏子咯血肺虛，何以下之？錢曰：肺雖咯血，有熱故也，久則虛痿。今涎上潮而吐，當下其涎。若使不吐涎，則爲甚便也。蓋吐涎能虛，又生驚也。痰實上攻，亦能發搐，故依法只宜先下痰，而後補脾肺，必涎止而吐愈，爲順治也。若先補其肺爲逆耳。此所謂識病之輕重先後爲治也。

《扁鵲心書·小兒·咳嗽》　小兒肺寒咳嗽，用華蓋散。若服涼藥並止咳藥更咳者，當服五膈散。若咳嗽面目浮腫者，服平胃散。咳而面赤者，上焦有熱也，知母黃芩湯。〔胡珏注〕咳而面赤屬上焦實熱者，宜用知母、黃芩。若咳甚而面赤兼嘔涎沫者，則當以溫補氣血爲宜。

《幼幼新書·傷寒咳嗽》《石壁經》三十六種內傷寒咳嗽候：唇青鼻紫嗽聲連，肺胃於中養毒涎。夜嗽胸高兼肚脹，汗收髓熱氣難宣。食逆復翻言語重，嗽聲頻作豈能痊。行風發汗方爲妙，定使風除絕本源。

內熱蘊積，賊風所傳，是致寒熱相感，便生咳嗽，久則胸高如覆杯也。肚脹聲重，須當發汗行風，次與調氣化涎利膈。若腹臟結，則當利動即差。

《幼幼新書·傷寒發喘》《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治熱傳傷寒歌：身熱皆因積熱生，至令潮熱變傷寒。先除積熱方成路，便作傷寒事轉難。夾食夾驚須下積，辯他虛實與重看。喘虛莫下熱當下，更與調榮患乃安。

此疾先潮熱，後作傷寒，加喘氣急，失調理，成驚難治也。先用南星圓或白丁香膏，少使退潮熱。如下盡熱，方調氣，或虛驚，卻與蚵蠐圓一、二服，須用意調理而安。

《幼幼新書·咳嗽》《嬰孺論》曰：嗽病所生，兒離其母，獨居而啼，其氣未定，因而乳之，啼時陰陽俱盛，虛實更作，肺胃受邪，故令兒嗽。

漢東王先生《家寶》治嗽病證：小兒發嗽，由風寒傷於肺，月內小兒不可治也。百日內嗽者，十中可一兩全活爾。宜先進麥湯散二三服，以金花散二三服，間觀音散二三服。大凡小兒，尤宜愼風，不可使嗽。

《嬰童寶鑑》咳嗽死候：嗽而眼時上視，下青黑糞。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咳嗽候：因乳哺無節，傷於肺，或乳之，次與氣相衝，氣乳相衝於肺，故令氣逆而嗽也。

《惠眼觀證》：凡生下一月至百日，或周歲，或三五歲已上，嗽分數種：有奶下嗽者，因吃熱奶傷肺而得，只下溫肺散及人參膏塗唇。有喉骼嗽，氣急嗽速，早起眼腫，乃下渾金丹，量大小與。吐下涎，即用勻氣化涎、涼心肺藥服之。有疳嗽者，此因久瀉，脾胃虛，上嗽發熱，攻擊心氣，宜先以疳藥蘆薈圓夾烏犀圓服之，後用退心熱及防己圓治之。有傷寒嗽者，此因客風在肺，其肺氣伏熱，嗽後多吐，宜以金粉散治之。上件諸般嗽，如脾胃氣實，胸膈太壅，先以鮓湯圓利之。

茅先生小兒受咳嗽死候歌：咳嗽胸高喘氣粗，眼睛上視定還除，時時下糞青並黑，不食看看命即無。

《幼幼新書·喘咳上氣》《嬰童寶鑑》：小兒客風傷肺即氣促。

《嬰童寶鑑》小兒因宿痰飲成塊，散後遍身虛腫，急喘。

《幼幼新書·咳嗽作呀呷聲》茅先生：小兒生下有中喉骼嗽，周歲以上有此。因多吃鹽、醋，熱奔上胃致此。即下渾金丹與吐下涎，然後下勻氣散及雌黃圓與服，即愈。

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咳嗽氣粗者爲何？答曰：小兒臟腑虛細，因食肥膩熱食及諸生冷，致冷熱相增，遂積痰涎結聚，冷熱攻脾，壅閉不通，宿

痰粘涎，肺經虛熱生於膈上，喉中如鋸，氣喘悶絕，嘔吐不快，面色青黃。大約此疾，難逢妙藥，積久不除，變成風病。

《玉訣》小兒咳嗽齁鮯候歌：咳嗽因風肺受寒，氣傷咯血喘生涎，齁鮯腑熱因風盛，嗽喘無時卧不安。

此候先治肺，後利膈下涎，如此治者，即無悞也。

《玉訣》小兒咳嗽齁鮯候云：因肺感寒，宜貝母圓、油衮圓。

《惠濟》小兒齁鮯候歌：齁鮯推來肺熱風，一回發作氣相衝。得名奶鮯爲初候，龜背龜胸恐起峰。口閉不言涎作響，一衝雙目柘黃同。此根終久成殘患，少有名方得斷蹤。

《幼幼新書·咳嗽聲不出》《嬰童寶鑑》云：小兒咳嗽聲不出，爲客風傷於肺管、吸門。肺主聲音故也。

《幼幼新書·驚膈嗽驚差而嗽作**》**茅先生：小兒有驚膈嗽，因驚風候好便此嗽，故號驚膈嗽。下金杏圓夾匀氣散與服，安樂。小兒月內有嗽候，不治必死。氣未盛而月內嗽，所以不治。嗽如調理得變，久嗽不止，心陷胸高，渴水不進食，死候。

《幼幼新書·傷風嗽》茅先生：有一種百日內傷風嗽，是百日內發也。即下奶豆膏相夾硃砂膏與服即愈。

《幼幼新書·痰嗽》張渙論：五臟之中，肺臟最爲嫩弱，若有疾亦難調治。蓋小兒氣血未實，若解脫不避風寒，傷於皮毛，隨氣入於肺經，則令咳嗽。凡小兒常令背暖，夏月背襠之類，亦須畏愼，蓋肺俞在於背上。若久嗽不止，至傷眞氣，亦生驚風。如嬰兒百晬內咳嗽，十中一二得差，亦非小疾。若膈上痰涎，尤宜隨證療之。

《嬰童寶鑑》：小兒咳嗽，爲客風流入於肺，生其痰嗽也。

《玉訣》咳嗽風疾候歌：咳嗽因風肺受寒，三焦伏熱轉生涎。胃冷虛痰頻嗽吐，時時發熱喘連連。

小兒痰嗽涎生之者，先與下涎，次和胃氣，後與治嗽疾。

《幼幼新書·熱嗽》《譚氏殊聖方》：小兒頻嗽又饒啼，喘息時時似火堆。此是乳食衝膈熱，莫冤神竈恐延遲。沙糖元劍塗酥炙，杵合依方請不疑。更取麥門知母等，三焦洗了是良醫。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又有停飲作痰者，由兒乳飲失宜，致脾胃不和，停滯其飲不散，留結成痰。若隨氣上干於肺而嗽者，此爲痰嗽。若不嗽者，則肺壅不利，咽塞唾涎，脇腹膈滯。又脾胃冷熱不調，涎不歸胃，致涎流口角，而無休止。冷者鼻上色青，及大便青白，熱者鼻上赤色，及大便赤黃。

《醫說·喘嗽·治齁喘》信州老兵女，三歲。因食鹽鰕過多，遂得齁喘之疾，乳食不進，貧，無可召醫。一道人過門，見病女喘不止，教使求甜瓜蒂七枚，研爲粗末，用冷水半茶鍾許調，澄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說，才飲竟，即吐痰涎若膠黏狀，胸次既寬，齁喘亦定。少日再作，又服之，隨手愈。凡三進藥，病根如掃。此藥味極苦，難吞嚥。俗諺所謂：甘瓜蒂苦。非虛言也。《類篇》

《備急管見大全良方·小兒咳嗽證治》小兒傷風咳嗽者，可與惺惺散發散風痰，次服潤肺散，細辛五味子湯，人參補肺湯。若痰涎壅盛咳嗽者，可與人參半夏圓，潤肺圓，辰砂化痰圓，天麻防風圓。喘急，喉中作水雞聲者，可與人參定喘湯，潤肺散，華蓋散，辰砂半夏圓。

《衛生寶鑑·小兒門·喘促胸痺》奪命散：治肺脹喘滿，胸高氣急，兩脇扇動，陷下作坑，兩鼻竅張，悶亂嗽渴，聲嗄不鳴，痰涎潮塞。若不急治，死在旦夕。

無價散：治風熱喘促，悶亂不安。

《活幼心書·咳嗽》咳嗽雖然分冷熱，連聲因肺感風寒。眼浮痰盛喉中響，戲水多因汗未乾。

《活幼心書·齁鮯》孩兒齁鮯爲啼時，食以酸鹹又乳之，或自肺經傷水濕，風痰結聚早爲醫。

《活幼心書·咳嗽》咳嗽者固有數類，但分冷熱虛實，隨證疏解。初中時未有不因感冒而傷於肺。《內經》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得從其合。故《難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使氣上而不下，逆而不收，衝壅咽膈，淫淫如癢，習習如梗，是令咳也。乍暖脫著，暴熱遇風，邪氣侵於皮膚，肺先受之而爲咳嗽。若初得時，面赤、脣紅、氣粗、發熱、嗽來痰鳴，此是傷風痰壅作嗽。用清肺飲、五拗湯及小柴胡湯、羌活散，皆可解表。次青木香湯。有小兒汗出未乾，遽爾戲水，亦致傷風咳嗽。外證眼胞微浮，額汗，痰鳴。亦宜清肺飲、瀉肺湯，與之疏風化痰，解

利邪熱。小柴胡湯亦可。若嗽日久，津液枯耗，肺經虛矣。肺爲諸藏華蓋，卧開而坐合，所以卧則氣促，坐則稍寬。乃因攻肺下痰之過，名爲虛嗽，聲連不斷，喉中痰鳴，氣息欲絕，嗽罷，則吐白沫或乾嘔，此肺虛而氣不順也。面脣皆白而慘，嗽過額上多汗，哽氣長出，乳食減少，致脾虛而胃亦虛，宜其有吐。投茯苓厚朴湯及藿香飲，次溫脾潤肺，理中湯加杏仁、北五味，水煎服。蓋此藥補脾而益肺，藉土氣以生金則自癒矣。或咳而夾紅，有紫黯色，於理中湯內再加乾薑爲用，亦良法也。有脾虛亦能作嗽，當投補劑，用醒脾散、茯苓厚朴湯，令脾氣實。然後間以清肺飲煎服，疏解肺經風寒，及藿香飲助脾養胃，亦救子益母之法也。有一證，咳嗽至極時，頓嘔吐，乳食與痰俱出盡方少定。此名風痰壅，成肝木剋脾土，宜以白附飲投之即效。百日內嬰孩，偶咳嗽痰壅，睡中不寧，亦因產後感風而得，但不可過用發散之劑。先以解表散一二服，次投貝母湯及惺惺散爲治。

小兒喘疾重於咳嗽，然有虛實冷熱之分，不可概舉。實熱者，投清肺飲加五和湯，水薑葱煎，及瀉肺湯、碧玉圓爲治。經云：喘急多因氣有餘。蓋肺主氣故也。虛冷者，投枳實湯，水薑煎，並如意膏、補肺散、坎離湯自效。此肺虛感風，氣不升降，致有是證。及用定喘飲，常驗，不拘冷熱皆可服。涎壅失音，二聖散主之。鮸鮧一證，郭氏曰：小兒此疾，本因暑溼所侵，未經發散，邪傳心肺，變而爲熱，有熱生風，有風生痰，痰實不化，因循日久，結爲頑塊，圓如豆粒，遂成痰母。細推其原，或啼哭未休，遽與乳食。或飼以酸鹹，氣鬱不利，致令生痰。或節令變遷，風寒暑濕侵襲。或墮水中，水入口鼻，傳之於肺。故痰母發動而風隨之，風痰潮緊，氣促而喘，乃成痼疾。急宜去風化痰，先以五苓散同寬氣飲、寬熱飲，用少薑汁和勻，沸湯調服。次進知母湯、雄黃散、如意膏、半夏圓。

《活幼口議・議咳嗽》 議曰：咳嗽屬肺經所主，肺主氣，外屬皮毛腠理。凡諸牙兒、嬰兒，日夜切與保持，毋令風吹腦囟背膂。致使肺受寒邪，咳嗽不已，作熱多痰。若被風吹，即曰感受，次第傳之五臟虛處，即任所入。蓋初生兒氣微，易得傳變。良由頓動五臟，有傷和氣，五臟不和，三焦不順，故有傳變。是以我生於一，腎水也，腎主虛邪。生我在五，脾土也，脾主食，吐逆、虛痰、四肢、唇口。我剋於三，肝木也，肝主風，癲癎、眼目。剋我即二，心火也，心主驚，恐悸、頑涎、血脈灌臉。其嗽傳受，或吐逆、或痰涎、或厥冷、或恐悸，至眼目兩眶，黑紫如被物傷，或重發癎。古人云：久嗽成癎。謂藥力不及，候已傳過，難可調理，預當告之。

《活幼口議・小兒咳嗽》 小兒諸證，悉皆著載方藥療理法度。惟有咳嗽一證，究莫能盡。月內牙兒難醫，百日嬰孩亦難調理。前人既有此言，豈不盡心究竟。若也輕易有乎得失，學者當知之。

議曰：所言牙兒及嬰兒咳嗽難治之者，蓋爲初生，血氣微弱，五臟未充，肌體未固，應變蒸未周之兒，所感寒邪，攻及腠理，表裏相干，邪正相勝，陰陽未和，不可強生攻治。妄吐、妄下、妄汗、妄補，皆令兒疾轉盛，不惟無益，甚有傷害。幼幼咳嗽，乳母之過。圓散狼虎，醫人之罪。豈特牙兒及嬰兒難爲調理。隱小兒有患咳嗽，未敢輕許一二服藥，便見安樂。雖傷寒、傷風，證候已歸平復，且咳嗽尚作。大抵究竟小兒咳嗽，先有有無熱與痰。有熱在表，無熱傳過或是未傳。近則未傳。遠則傳過。痰稠熱盛，痰壅即吐，宜服補肺散：人參、茯苓、麻黃、白朮、杏仁、甘草、阿膠、訶子、地骨皮、桑白皮、桔梗。有痰加半夏，風熱加防風、天麻服之，自然痰化熱散，咳嗽漸愈。未可直用粗澀藥：白礬、南星、石膏、雄硃、硇、粉之類。宜先滋潤脾肺，次用王氏金華散少少時時與服。或以白圓子加雄硃、腦子，隨大小作圓。凡兒患嗽，須究表裏，未可一向攻嗽。若用金石藥直入胃脘，乃成慢脾風候，手足勾曲，又何所益。巴豆、輕粉、砒霜藥下之，腸胃不禁，須臾成風，亦何所宜。只用溫平與表，順助其氣，滋潤肺經，和順三焦，其痰漸化，其熱自退，不必攻擊。所謂理嗽宜補氣化痰，益肺生胃。胃開氣壯，即嗽漸減。胃正即痰不生，肺滋即嗽不有。在乳母當忌食，稍長又用安存避風，回滋忌毒，慎冷。然小兒氣弱，其嗽作熱與夫大人一同，但用藥調理實不同耳。又有時氣咳嗽，謂其天時冷熱不調，幼幼虛怯，受患者衆。其嗽日夜不輟，或吐，或喘，痰熱壅盛。至重者利之即愈，謂用大黃、樸消、枳實、陳皮、半夏、人參、厚朴、柴胡。心神煩悶，胃膈不快，方宜與服。無熱與痰，亦不可下。伏請鑒辨，毋致得失。

《活幼口議・喘急證候方議》 小兒有因驚暴觸心，肺氣虛發喘。有傷寒，肺氣壅盛發喘。有感風咳嗽，肺虛發喘。有因食鹹齷傷肺氣，發虛痰作喘。有食毒熱物，冒觸三焦，肝肺氣逆作喘。喘與氣急，同出異名，別之輕重，疾究兩端。喘即口開，隘於胸臆。氣急即取息短滿，心神迷悶，盛即如之。喘促不待傳變，宜速降下寬中，補肺利膈，化痰固氣即愈。惟有驚喘暴

急，心肺干亂，停積不散，金火相剋，逆而不實，錯亂血脈，擊觸臟腑。速療乃瘳，緩即加重，重即傳變，變即八候有作。

《田氏保嬰集》 暴喘，俗傳爲馬脾風也。大小便硬，宜急下之。用牛黃散，奪命散，後用白虎湯平之。

又一法：小兒喘脹，俗謂之馬脾風，又謂之風喉者。以草莖，量病兒手中指裏近掌紋至中指尖截斷，如此三莖，自乳上微斜直上立兩莖，於稍盡頭橫一莖，兩頭盡頭點下，各灸三壯。此法多曾見愈。

《永類鈐方·全嬰門·冷熱咳嗽證治》 小兒初生百日內咳嗽，肺葉脆弱，最爲難治。平常冷熱，熱邪入肺，無能得出，又不堪吐利。必明病源，消解風寒，化痰順氣，益肺生胃，胃開氣壯，嗽即漸減，不可強攻。冷嗽則鼻流清涕，面白痰薄，日輕夜重，或微有邪熱。熱嗽則面微紅，鼻乾熱，痰稠，脈浮數。有胃嗽不因風寒而得，以兒啼便乳，壅結心肺不散，即嗽而逆，以珍珠元下之。

《陸氏三世醫案·第一世·感冒疑暑發散治驗》 歸安李縣尊公子年十一歲，於六月夜間，忽身體發熱，微汗，頭微痛。延兒醫治之，認爲傷暑，投以香薷飲冷服之，以身熱有汗故也。服後身熱頭痛更甚，且增咳喘吐痰。又延進看，謂脈氣浮數，火熱上炎，以芩、連、知母、天花粉輩清之。服後喘咳不絕，飲食不思，睡卧不安。予診其脈，弦緊左倍於右，面赤戴陽，明是風寒內束之證，理宜發散。李公曰：如此炎天，且身上時常有汗，何爲要表散？予對曰：正因風寒傷其衛陽之氣，令外之陽氣拒而不得入，故汗微微而不止。內之陽氣伏而不得出，故身翕翕而壯熱。若解散其風寒之邪，則外者得入，內者得出，汗止而身涼矣。用乾葛爲君，蘇葉、防風爲臣，前胡、白芷、川芎爲佐，橘、梗、杏仁、甘草爲使，熱服，微覆。汗大泄，少頃，喘咳、壯熱頓減，二劑全愈矣。

盧紹庵曰：安逸之體，與道途充斥者不同。雖是六月，原非中暑。大都貴宦公子，任情適意，口啖生冷，夜寢貪涼，致有表證。他醫清暑清火，其勢益甚。際此炎天，先生投以解表取汗，殊爲奇巧。

《普濟方·嬰孩咳嗽喘門·總論》 夫咳者，聲咳之咳，俗謂之嗽。肺主氣，形寒飲冷傷之，使氣上而不下，發而不收，衝擊咽膈，令喉中淫淫如癢，習習如梗而咳也。甚者連連續續不止，坐卧不安，引動百骸，聲聞內外矣。皮毛者，肺之候也，皮毛受之，寒氣從入，合內外邪客之爲嗽也。楊氏曰，肺爲矯臟，外主一身之皮毛，內爲五臟之華蓋。形寒飲冷，最易得寒；燥氣鬱蒸，最易生熱，爲其易爲冷熱而成咳嗽。痰塞胃脘，氣逆不下，衝擊動肺，與夫肺實肺虛，皆能壅痰而發嗽也。其證感風者鼻塞聲重，停寒者涕清怯寒，挾熱則焦煩，受濕爲壅滯，瘀血則肺間腥悶，停水則心下怔忡。或實或虛，痰之黃白、唾之稀稠可知也。治嗽之法，肺脈實爲氣壅內熱，宜清利行之。肺脈濡散爲肺虛，宜補肺以安之。其間久嗽曾經解利，以致脾胃虛寒，飲食不進，則用溫中助胃，加以和平治嗽之劑調理。然諸氣諸痰嗽喘之類，惟用枳殼爲佳。此藥不獨寬中，且最能行氣，氣下則痰下，他證自平矣。

《普濟方·嬰孩咳嗽喘門·喘》 夫喘急者，心肺之不安也。巢氏云：肺氣有餘即喘咳上氣，若爲風冷所加，即氣聚於肺，肺脹胸滿氣急也。肺主氣，氣爲陽爲衛。心主血，血爲陰爲榮。皆由榮衛運行失度，陰陽虛實不調，形寒飲冷不避，乳食饑飽不停，內則傷於肺，外則傷於皮毛，上不得下降，下不得上升，中不得中消，則令關膈不通，氣道不利，邪客肺經，痰停胃脘，與氣相逆，肺脘壅隘，故喘急鳴息。又有傷寒身熱喘急，肺脹胸滿者，是表不解，小青龍湯、麻黃杏子湯。又嗽喘者，時多涎唾，久則面目腫也。

郁受監稅孫男三歲，病涎極甚。喉中牽涎之聲喘急。有一醫治之，兒涎壅如大人中風之狀，喘急目直，自汗身冷。《傷寒論》云：喘急直視，譫言者死。死生在頃刻之間，可喜者能食而脈數，其口中氣溫。遂對主人曰：非大吐利不能取效。主人曰：用何藥？對曰：宜用輕粉十錢，鷄子清爲膏，盡灌之。主人畏而不用。愚曰：惜不吐利，稍遲即死。譬之韓信用兵，先臨死地，不戰則死，若戰則勝，可不戰而守死乎。又況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是之時，不忍袖手待也。主人聽服，少時即吐，良久即瀉，皆頑涎稠粘而出，喘定神清。以參朮散、琥珀散即安。梅氏子三歲，目直青鮮，痰盛喘急，驚恐不常。召愚視，曰：心虛則多驚，膽虛則多恐，蓋心氣虛則生寒，寒則陰氣盛，陰氣盛則血脈虛少，精神散失。加之喘急目青，汗出身冷，噎氣不回，金木相刑，心氣不守，當發癎，不可治也。主人曰：諸書皆不言死，病何遽云不治也？答曰：盧氏云：喘急目青者，七傳之病。經云：七傳者死。通眞子云：喘急不回，肺絕也，汗出身冷，心絕也，此二臟相剋，故知生不久也。主人怒，後別易數醫，果驚癎而卒。

《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肺主氣，應于皮毛，肺爲五臟華蓋。小兒感于風寒，客于皮膚，入傷肺經，微者咳嗽，重者喘急。肺傷于寒，則嗽多痰涎，喉中鳴急。肺傷于暖，則嗽聲不通壅滯。傷于寒者，必散寒邪，傷于暖者，必泄壅滯。發散屬以甘辛，即桂枝、麻黄、細辛是也。湧泄係以酸苦，即葶藶、大黄是也。更五味子、烏梅之酸，可以斂肺氣，亦治咳嗽之要藥也。久嗽不已，必主驚悸頑涎，血脈灌臉。其嗽傳受五臟，或吐逆，或痰涎，或厥冷，或恐悸。甚而至于眼目兩眶紫黑，如被物傷損，眼白紅赤如血，謂之血眼。治之之法，當用生地黄及濕黑豆研成膏，掩眼上，而眼腫黑自消，其血皆自眼淚而出，眞良方也。兼服麥煎散而嗽自止。久嗽成癇，當服散癇等劑。凡治嗽，先要發散寒邪，然後服寬氣化痰止嗽之藥，即得痊瘥。先服九寶丸、華蓋散、葶藶丸，抱龍丸或細辛五味子湯。如有熱，可服涼肺之藥，柴胡、黄芩等劑，並瀉白散。痰多氣喘，用金星丸利痰了，卻服前藥。後服百部丸、生犀散、天麻定喘飲調理而安。冷證咳嗽，小青龍湯加杏仁去麻黄亦可服。有熱及時氣咳嗽，柴胡散加杏仁、五味子，柴胡石膏湯亦可，錢氏生犀散加減亦佳。有驚咳嗽，天麻防風丸治之，惺惺散、化風丹皆可服。金沸草散、三拗湯加減，乃治傷風咳嗽之常劑也。和解湯治四時感冒，可加減服。

《嬰童百問・百睟内嗽》 此名乳嗽，實難調理，亦惡證也。當審虚實而施治焉，實者散之，虚者補之。其證氣粗、痰盛、口瘡、眼熱。發散後可利之，比金丸等藥主之，散其實也。其證嘔吐後驚悸，困倦，自汗，當用補肺散、益黄散、天麻散補其虚也。大抵治驚嗽，琥珀散主之，天麻丸乃要藥也。用天麻、蟬退、僵蠶、人參、川芎、甘草、硼砂、天竺黄、牛膽南星、白附子、雄黄，末之，煉蜜丸，如芡實大，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治未滿百晬，咳嗽不止，遠勝諸藥。

《嬰童百問・喘急》 其因驚發喘，逆觸心肺，暴急張口，虚煩神困者，大效雄硃化痰定喘丸主之，佐以天麻定喘飲乃效。其傷寒肺氣壅盛發喘者，是表不解，以小青龍湯、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湯，辨其冷熱而施治焉。其感風咳嗽肺虚發喘者，則三拗湯加減治之。其食鹹鹺而喘者，咱以生腐。有熱，治之以涼肺定喘之劑。又有哮喘者，以許叔微十六般哮喘之法治之，無不愈。又有汗下之後而喘急者，葛根、黄連、黄芩主之。喘甚者，加葶藶子。又有葶藶丸寬氣進食，千金射干湯治咳逆喘急大效。

《嬰童百問・齁鮯》 《聖經濟》論齁證，肺經受風寒，因咳嗽，肺停冷血生痰，致使腑臟有熱，睡卧不安，故成齁鮯，咽喉間如拽鋸之聲。小兒若有此候，可服通關梅花飲子，幷半夏丸及保壽散，小歸命散，解肌散，三兩服自安。若見齁鮯如瘕證，喉間若拽鋸聲者，乃肺感風邪，上氣喘急，面唇青色，項下有深凹陷，痰涎粘如膠漆，口生腥臭惡氣，舌縮者，皆不可治也。

《衛生易簡方・小兒・感冒嗽喘》 治發熱，咳嗽，氣喘，面紅，用人參、天花粉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治傷風發熱，咳嗽喘急，用麻黄去節三分，杏仁去皮尖炒黄四分，肉桂、甘草各一分，水半盞煎服。有汗者不宜服。治肺氣壅盛，咳嗽不已，用桑白皮炒，地骨皮各半錢，甘草炙二分，水一盞，粳米三十粒同煎，食後服。【略】治小兒咳嗽，用露蜂房，洗净，燒爲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又方用生薑四兩，剉碎，以水四碗同煎數沸，去滓，以湯浴兒，即止。治小兒咳嗽嘔吐，用輕粉一錢，百草霜一兩，同研細，米飯丸如米粒大。每服一丸，米飲送下，立愈。治小兒喘嗽，用石膏，火内飛過，爲末，蜜調半錢服。治小兒胸喉膈熱大喘，用甘遂二錢，雄黄一錢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新汲水五七匙，小油三點調下，吐涎後喘定。又方用大黄、黑牽牛、白牽牛等分，各一半生一半熟，檳榔亦等分爲末。每服半錢，三五歲每服一錢，漿水半盞，蜜少許調服。又方用膽礬、輕粉等分爲末。每服一字，漿水一匙，小油三點攪匀灌之。須臾即吐，喘便止。又方用銅青爲末，漿水調下半錢，吐涎即愈。又方用銅青、蛤粉等分爲末，每服一字，新汲水半盞，小油五點，調匀服，即吐。治小兒感寒咳嗽，用百部、麻黄去節各一分，杏仁四十箇去皮尖微炒，別研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每服三丸，熟水化下。一方加松子肉五十粒，入沙糖爲丸，含化尤妙。治大人小兒一切咳嗽痰飲，用生南星、生半夏各四兩，白礬二兩，飛時放去殼巴豆二十一粒，候礬冷定，去豆，三味爲末，生薑自然汁丸如桐子大，小兒丸如麻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薑湯下。又方用大黄酒浸，黄芩各八兩，青礞石一兩，以硝煅沉香半兩，爲末，水糊丸如桐子大，小兒丸如麻子大。一切痰飲積滯，服之極效。丸數量大小虚實加減，惟瀉痢幷雙身者不宜服。

《全幼心鑑・咳嗽》 久嗽者，肺無津液，惟款冬花五味子湯、人參阿膠散主之。亦有嗽而咯膿血者，乃肺熱盛也，合用人參清肺飲、三和湯加白茅根同煎，食後服。至於嗽逆者，由啼氣未定，因而飲乳，乳與氣相逆，氣則飲乳

射於肺，故咳而氣逆。胃之咳逆，杏蘇飲主之。有嗽而啼不出，由客風傷於肺管吸門也，肺主聲音，紫菀膏、柴杏湯主之。又有寒嗽、熱嗽、齁鮯嗽。寒嗽者由風冷入肺也，其證面青、氣逆、咳嗽、喘急、晝夜不息，人參寧肺湯主之。熱嗽者乃肺經蘊熱，其證氣粗喘滿，甚則悶亂不食，飲水不止，清肺飲子主之。齁鮯嗽者，由胸膈痰多，痰與氣相擊，隨嗽動息，所以齁鮯有聲也，七寶散、眞珠圓主之。治嗽之法，熱即下之，冷即溫之，更隨虛實，以意加減，卻不可泥古，反成大害。若久嗽不已，至傷眞氣，亦生驚風，誠非小疾，急宜治之。

小兒一時中風熱，喘鳴肩息，脈緩者生，脈急者死，莫作痰喘治。審得病之源，人之驟病。傷風發熱咳嗽者，宜先發散其表，人參羌活散加麻黃，或金沸草散加桑根白皮，惺惺散，參蘇飲，皆是發散之藥，熱不除，解肌湯主之。假如表散風邪，無別證，微嗽者，服抱龍圓、瀉白散平肺之劑。痰涎壅盛，玉餅子、金星圓。下痰熱，瀉白散加人參，或辰砂半夏圓，抱龍圓，尤良。下後熱不退，作驚風之狀，宜薄荷散服。感寒發熱咳嗽者，服惺惺散加麻黃表散寒邪。微嗽，杏參膏，人參半夏圓。痰嗽，半夏茯苓湯。久嗽曾經解利，肺氣虛寒，宜補肺，服補肺阿膠散、潤肺散。肺中風、肺受寒，久不已，灸肺腧穴三壯，服百部圓，陳皮、罌粟殼、桑根白皮煎湯研化，食後服。

小兒咳嗽者，腠理受風邪感激，臉紅、喘促。辯虛實，若見脣縮、胸前陷、鼻枯乾黑，皆爲不治。

腠理風邪感，涎生肺受邪，臉紅微帶喘，咳逆嗽頻加。脣縮胸前陷，喉中響似鈴，鼻枯乾紫黑，早暮命將終。

脣青鼻黑嗽聲連，積聚心中有毒痰，夜嗽胸高幷氣逆，此患通身氣不宣。

食後胃翻言語重，喘急因知病未痊，發汗散風爲妙手，順氣消痰絕根源。

小兒咳嗽最難醫，休說名方道喘由，頭痛面青兼唇黑，作發連連不肯休。

心肺痛時有膿血，醫士看了也須愁，此病根源邪在肺，用藥調和得解憂。

傷風咳嗽　惡風發熱頭應痛，兩頰微紅鼻涕多，汗出遍身兼咳嗽，此傷風證易調和。

鼻流清涕肺傷風，寒氣相搏氣不通，壯熱多啼心臟熱，發驚涎盛轉加膿。

咳嗽氣粗　百日嬰兒嗽，涎鳴肺臟虛，喘粗心腹脹，哽咽因難居。

喘嗽變驚　粘痰作嗽發連綿，喘急時時面臉鮮，外被客風傷肺穴，內緣冷氣入喉咽。看看拗頸雙眸直，漸漸翻身兩手牽，口角流涎心腹脹，鴉聲齁齒必難痊。

感風氣喘　邪客皮毛肺感風，忽然喘急氣難通，斜睛汗出脣青逆，猶忌痰涎滯腹中。

痰中有血　咳嗽痰中忽有紅，風傷氣血不和同，痰中膿血因頻嗽，肺損聲粗必引風。

咳嗽因風　咳嗽因風肺感寒，痰涎喘急睡難安，時時發熱心煩躁，臉赤唇紅口鼻乾。咳嗽因風肺受寒，氣生咯血喘多涎，風盛齁鮯因積起，乳喘無時卧不安。

肺穴傷風　肺穴傷風冷，痰涎嗽喘聲，滋煎因有熱，恍惚自然驚。

傷暖傷風　傷暖傷風冷，令兒鼻不通，乳多咽不利，痰聚引驚風。

胃冷咳逆　咳逆寒生胃，連聲最損人，衛虛榮不順，牽引痛頻頻。

喘息聲嗄惡候　寒邪傷肺掩，啼哭痙無聲，氣結停胸膈，痰涎喘自驚。

驚喘痰噎　驚喘痰潮熱，風驚又食傷，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

驚痰壅滯　痰涎壅乳滯胸中，膈節令兒氣不通，咳嗽自然生喘急，精神恍惚變驚風。

喉中哽氣　喉中多哽氣，噎飲欲生驚，二證皆癇疾，看看搐搦成。

百日內乳嗽　些些痰嗽是尋常，如斯好與肺清涼，大故日久宜作變，須求智者與商量。前篇論說皆痰候，卻與回生不死方，更遭新生百日內，若生此候不相當。

瘕齁　小兒瘕齁，則因肺臟軟弱，面唇常青。辯虛實，若見項下沉凹陷，涎如漆，口內腥臭，舌縮，皆爲死候不治。

齁鮯同瘕證，喉咽若鋸聲，肺因邪濕感，氣喘面唇青。項下深凹陷，涎如膠漆頻，口生腥臭惡，舌縮命將傾。

齁鮯亦是肺熱風，一回發時氣上衝，初即名爲奶衄病，後來龜背又龜胸。

口閉不開涎上響，雙目黃時似點燈，此疾終成殘患罕，有奇功斷不從容。

瀝脊　喘促兼蒸癉，痿黃臉脈紅，脊高如鋸齒，手足似枯筒，兩臉虛浮癰，心胸痞不通，鼻脣瘡紫黑，靈藥總無功。

《丹溪心法·咳嗽》　上半日多嗽者，此屬胃中有火，用貝母、石膏降胃火。午後嗽多者，屬陰虛，必用四物湯加炒柏、知母降火。黃昏嗽者，是火氣

浮於肺，不宜用涼藥，宜五味子、五倍子，斂而降之。五更嗽多者，此胃中有食積，至此時火氣流入肺，以知母、地骨皮降肺火。

《醫學正傳·醫學或問·小兒氣喘》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爲犯土，謂犯其土皇也。或安碓，或作竈，或浚井塡塞，開通溝渠等事，適遇小兒氣喘，遂云犯土無疑矣。信聽術士退土，或書符命貼於動土之處，或呪法水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皇居於何宮，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兒飲之，能釋土皇之厄而喘定，間亦有驗者。夫歷代醫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證，爲黃冠之流醫治歟？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因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爲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氏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借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窺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太陽之土能安土也。夫小兒之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盆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醫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致惑焉！

《幼科類粹·咳嗽門·論咳嗽所因》 大抵素秋之氣，宜清而肅。反動之則氣上衝而爲咳嗽，甚則動於脾濕而爲痰也。蓋風乘肺者，日夜無度，汗出頭痛，痰涎不利。熱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熱，手足寒冷，小兒多有之。火乘肺者，咳嗽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竅血溢。燥乘肺者，氣壅不利，百節內痛，頭面汗出，寒熱往來，皮膚乾燥，細瘡燥癢，大便秘澀，涕唾稠粘。寒乘肺者，或因形寒飲冷，冬月坐卧濕地，或冷風春秋之氣，或因外感。夏是火氣炎上最重，秋是濕熱傷肺，冬是風寒外來也。宜各隨其證而治之。

《名醫類案·哮》 江少微治小兒鹽哮，聲如曳鋸，以江西淡豆豉一兩、白砒一錢研細，拌入精豬肉四兩內，以泥固濟，炭火煅出青烟爲度，研細，和淡豉搗勻，爲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滾白水送下。忌大葷鹽醬，一月而愈。

一貴公子患鹽哮，年方九齡，每以風寒即發，投以噙丸藥餅，夜卧醒放舌上，任其自化下，隨效。方用苦葶藶五錢，隔紙炒，茯苓五錢、花粉、麻黃、杏仁、款花蕊、桑白皮蜜炙、貝母去心各三錢、五味子二錢、罌粟殼蜜炙一錢五分，右爲細末。烏梅肉三錢、棗肉三錢，煮爛如泥，搗和前末爲餅，每重一分半。服

未半料，永不復發。須忌大葷一兩月。

一小兒鹽哮喘嗽，用海螵蛸刮屑研細末，以白糖蘸吃愈。

一富兒厚味發哮喘，以蘿蔔子淘淨，蒸熟，曬乾，爲末，薑汁蒸餅爲丸。每服三十丸，津嚥下。

《幼科發揮·肝所生病·急驚風類證》 馬脾風似痫　馬脾風者，肺脹也。上氣喘急，兩脇扇動，鼻張悶亂，喘喝聲嗄，痰涎壅塞。其證危惡，宜急攻之，牛黃散主之。

或問何以謂之馬脾風？午屬馬，爲少陰君火。心主熱，脾主虛。心火乘肺，脾之痰升攻肺，肺脹而喘，謂之馬脾風也。一兒四歲，忽作喘，氣逆痰壅，鼻孔閉張。予曰：此馬脾風也，如胸高肩聳，汗出髮潤，則不可治。須急治之，以葶藶丸去防己，加大黃除肺之熱，合小陷胸湯除肺之痰，碾爲細末，竹瀝調服而愈。

《幼科發揮·咳嗽》 咳嗽有二：風寒外感者，痰飲者。如因感冒得之者，必灑灑惡寒，鼻流清涕，或鼻塞。宜發散，加減五拗湯主之。

如發熱不退，渴欲飲水者，宜瀉白散主之。

如不熱不渴，甘桔湯主之。

因于痰者，或母乳多，湧出，兒小吞嚥不及，嗆出而成痰嗽者。或因兒啼聲未息，氣未平，強以乳哺，氣逆而嗽者。此乳夾痰而嗽也，宜玉液丸主之。有痰甚氣弱，不可下，宜潤下丸主之。

發揮云：經曰：秋傷於濕，冬發咳嗽。乃太陰濕土之病也。凡咳嗽有痰有氣，痰出于脾，氣出于肺，皆飲食之所化，脾總司之也。飲食入胃，脾爲傳化，水穀之精氣爲榮，悍氣爲衛，周流一身，晝夜不息。虛則不能運化精悍之氣以成榮衛，其糟粕之清者爲飲，濁者爲痰，留于胸中，滯于咽嗌，其氣相搏，浮淫作癢，吟吟作聲，而發爲咳嗽也。故治咳先化其痰，欲化其痰者，先理其氣。陳皮、枳殼以理肺中之氣，半夏、茯苓以理脾中之痰，此治咳之大略也。若夫虛則補之阿膠散，實則瀉之葶藶丸，祖傳玉液丸，無多丸子。

監生胡篤庵滋，元溪翁之子也，辛丑方四歲。二月間患咳嗽，因與吾不合，請醫張鵬素。所用者，以葶藶治之，隨止隨作。四月間咳甚，又請醫甘大用，治以五拗湯，暫止復作，更迭用藥，咳不得止。秋益甚，咳百十聲，痰血並來。至九月加重。事急矣，不得已，欲請予治。乃筮之，得蹇之漸，其辭曰：

大蹇朋來。遂請予往。予以活人爲心，不記宿怨。視其外候，面頰微赤，山根青，準頭紅。視其內證，果咳聲連百十，氣促面赤，痰先出而血隨之，痰血既來，其咳方定。問其所起之時，曰自二月有之。問其所服之藥，曰某用葶藶丸，某用五拗湯。予細思之，此病起于春初，春多上升之氣，木旺金衰，法當抑肝補脾，以資肺之化源，以葶藶瀉肺，此一逆也。夏多火熱，火旺金敗，法當清心養肺，治以寒涼。反用五拗湯甘熱之藥，犯用熱遠熱之戒，此再逆也。今秋氣宜降矣，而上氣急者，春升之令未退也。氣宜斂矣，而痰血並出者，夏火之氣未退也。必與清金降火潤肺涼血，非三五十劑不效也。乃告之曰：令郎之病肺有虛火，幸過秋深，金旺可治。吾能愈之，假以一月成功。元溪曰，何太遲也？曰：病經八月者無效，公不曰遲，而以一月爲遲何哉。又思予雖用心，彼終不安。乃語元溪云：請置一簿，自初服藥日起，某日服某藥，某日加減某藥。彼聞之喜，終有疑心。因製一方，天麥門冬、知貝母、桔梗、生甘草、陳皮去白、枳殼、阿膠、片芩、蘇葉、水煎，取茅根自然汁和飲之。五劑後，咳減十分之七，口鼻之血止矣。元溪終不釋疑，又請醫萬紹治之。或謂予曰：他不要你，你可去矣。予曰：彼只一子，非吾不能治也，吾去彼再不復請也。誤了此兒，非吾殺之，亦吾過也。雖然，且看萬紹用何方，用之有理，吾去之。如又誤，必力阻之。阻之不得，去未遲也。乃語元溪云：令郎之病，吾今治之，將好一半矣，如何又請他人？彼云：有病衆人醫，恐一人之見有限也。予曰：然。紹立一方，以防風、百部、杏仁、桑白皮之類。予謂紹：王好古《湯液本草》風外生例，防風居先。此兒肺升不降，肺散不收，防風、百部，豈可並用耶？紹云：防風、百部，治咳嗽之神藥也。元溪從傍和之云：他是秘方。予曰：吾爲此子憂，非相妬也。故撫其子之頭曰：且少吃些，可憐疾之復作，奈何。囑畢不辭而退。元溪略不介意。是日服紹藥纔一小杯，咳復作，氣復促，血復來如初。其子泣曰：吾吃萬先生藥好些，爺請這人來，要毒殺我。其妻且怒且罵。元溪始悔，親至大用之家。予被酒困，坐待夜半方醒。元溪拜謝，祈請之心甚切。予嘆曰：早聽吾言，不有此悔。要吾調治，必去嫌疑之心，專付托之，任以一月爲期。至家，鄧夫人取白金五兩，權作利市，小兒好時，再補五兩，不敢少，望先生用心。予嘆曰：只要專信我用我，使我治好了，不在謝之多少也。至此專心聽信，依舊照日立方。血止後去芩、梔，加冬花、五味。咳止後，以參苓白朮散調之，凡十七日而安如舊。謝歸。因名其方曰潤肺降火茅根湯，今吾子等用之皆效。

黃州府省察許成仁，有子病咳血。醫用吾茅根湯治之，不效。吾見之，與其醫云：病不同也。彼乃肺中有火，氣逆而嗽，此則肺虛嗽血矣。乃立方與之，用阿膠珠、天門冬、麥門冬、桑白皮蜜炒、桔梗、甘草、蘇葉、烏梅、柿霜，煎服，五日效。

麻城曾芸塘一子，喻長州之妹婿也。病咳，半夜甚。其子年九歲，乃胎稟之不足，腎虛嗽也。用人參固本丸，加阿膠、桑白皮、蜜丸服，盡劑而安。

本縣汪元津一子，病腎虛嗽，與上證同，請予治。用人參固本丸，加白茯苓、知母、貝母、山藥各等分，爲末，蜜丸。服之安。

凡小兒百日內嗽不止者，名百晬嗽，難治。宜甘桔湯加阿膠主之。

小兒素有哮喘，遇天雨則發者，蘇陳九寶湯主之。如吐痰多者，六味地黃丸主之。

發揮云：腎者水臟也，受五臟六腑之津液而藏之。入心爲汗，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入腎爲精。凡咳嗽之多吐痰者，乃腎之津液不歸元也。宜補腎地黃丸主之，加巴戟、杜仲鹽水炒、肉蓯蓉酒洗去甲、小茴香炒、破故紙炒，研末，蜜丸，煎麥門冬湯下。

本縣胡三溪長女，素有喘痰，發則多吐痰涎，用上補腎地黃丸，人初不知，有笑之者。後喘止痰止乃信之。

凡小兒久嗽不止，面目浮腫者，此肺氣逆也。宜五皮湯加蘇葉最妙。

一富室小兒，瀉泄後病喘急。予思此脾虛也，寒濕之氣上升也，用陳氏芎蝎散，一服而止。

一兒三歲，病嗽血。醫用茅根湯主治，予阻之，彼有後言。予笑曰：此吾家方也，不信以夫子之道，反議夫子乎。因製方，用阿膠珠、桑白皮蜜炒，杏仁炒、桔梗、甘草、紫蘇葉各等分，爲末，蜜丸芡實大，每一丸陳皮湯下，五日而安。

《幼科發揮·喘嗽》 肺主喘嗽，喘有順逆，嗽有新舊，須辨明之。喘順者，或因風寒而發，不然則無是病也。此屬外感，宜發散，五虎湯主之。

或有喘疾遇寒冷而發，發則連綿不已，發過如常，有時復發。此爲宿疾，不可除也。初發之時，且勿治之，待其少衰，宜蘇陳九寶湯主之。愼勿用砒霜、輕粉諸毒藥攻之。與其巧而無益，不若拙而行其所無事也。

逆者，大病與諸危篤病，但氣喘急，痰涎有音，皆惡候也，不治。唯腫脹之病，常有喘者，宜蘇子降氣湯主之。

嗽新者，因風寒中于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肺受風寒之邪，則發爲咳嗽。其證或鼻流清涕，或鼻塞者是也。宜發散，華蓋散作丸服之，即三拗湯加減法也。或因乳得之，凡兒啼哭未定，不可以乳強入口，乳氣相搏而逆，必嗆出也。胃氣既逆，肺氣不和，發爲痰嗽，咳則吐乳是也。宜順氣和胃，加減大安丸主之。

初傷乳者，未得順氣化痰，以致脾胃俱虛，乃成虛嗽。宜健脾補肺消乳化痰，三奇湯主之。

久嗽者，初得病時，因于風者未得發散，以漸而入于裏，肺氣益虛，遂成虛嗽。宜潤肺兼發散，人參潤肺散主之。

久嗽不已，服上諸藥不效者，宜神應散主之，氣弱者必用之劑也。如氣實者不可服，宜家傳葶藶丸主之。

久嗽不已，嗽而有血者，此肺損也，宜茅花湯主之。

久嗽不已，胸高起如龜殼，此名龜胸，難治。宜家傳葶藶丸主之。嗽止者吉，不止者發搐必死。

久嗽不已，日漸羸弱，又發搐者，此慢驚風，不治。如不發搐，但羸瘦者，此名疳瘦，宜人參款花膏合阿膠丸主之。

久嗽不已而浮腫者，宜五皮湯加紫蘇葉主之。

久嗽咯唾膿血者，此肺癰也，宜桔梗湯主之。後嗽不已，發搐者死。

小兒初生至百日內嗽者，謂之百晬內嗽。痰多者，宜玉液丸。肺虛者，阿膠散主之。此名胎嗽，最爲難治。如喘嗽氣促，連聲不止，以致發搐，必死。

一女子四歲，嗽久不止，胸高起狀如龜殼，嗽則其骨扇動。母之父知醫，治之不效，問予何如？予曰：此肺熱而脹，成龜胸也。嘗聞諸父教云：龜胸龜背方，吾皆有之，無治法也。後嗽不止，發搐而死。

《幼科發揮·因五邪之氣所生病》 傷風咳嗽，此風入肺也，宜發散，人參荆芥散主之。【略】暑咳者，甘桔湯合黃連阿膠丸。

《片玉心書·咳嗽》 形寒飲冷即傷肺，咳嗽病來多痰氣。面青氣促怕生驚，面白胸高還不吉。初咳要發表，五拗幷九寶。氣實葶藶宜，肺虛阿膠好。嘗服玉液丸，桔梗同甘草。

五拗用麻黃，杏仁甘草強，石膏臘茶葉，發汗是奇方。

九寶蘇葉配麻黃，薄荷陳皮杏桂良，大腹桑白同國老，烏梅加入細參詳。

《片玉心書·哮喘門》 哮喘之證有二，不離痰火。有卒感風寒而得者，有曾傷鹽水而得者，有傷醋湯而得者，至天陰則發，連綿不已。輕則用五虎湯一帖，重則葶藶丸治之。此皆一時急解之法，若要斷根，常服五聖丹，外用灸法。

灸法　取心穴在背上，足三里穴各三壯，仍禁酸鹹辛熱之物。

西江月

哮喘證雖有二，皆由痰火中藏。或被風寒襲外方，內被鹽水醋嗆。亦有乳嗆而得，致令攻腠爲殃。用藥調理法雖良，斷根灸法爲上。

哮喘多成宿疾，天陰欲雨連綿。治時發表及行痰，九寶時常靈驗。表邪未除五虎，裏實葶藶爲先。不須砒石作成丸，悞了孩兒命短。

《片玉心書·咳嗽門》 咳嗽治法有三：有發汗，有下泄，有清補。如初起挾風寒外感者，輕則蘇沉九寶湯，重則五虎湯，一帖即效。如咳久，身熱喘急，此肺中伏火也，以葶藶丸利之。如咳久肺虛，連綿不已，即當補肺，阿膠散主之。如咳久連聲不已，口鼻出血者，茅根湯主之。如夏月得咳嗽者，以加味白虎湯治之。不可汗下。如咳痰甚者，以利痰丸主之。如咳久成龜胸者，以葶藶丸主之。如咳嗽吐血者，二陳湯加薑汁主之。如咳嗽咽痛聲嗄者，以甘桔湯主之。

凡咳嗽日久，面青而光，其氣喘促，哽氣時多出聲，唇白如練，此肝氣旺而肺氣絕者，不治。凡咳嗽日久，喉舌生瘡，其聲嗄者，不治。凡咳嗽日久，胸高而喘，肩與胸脅俱動，加驚搐者，不治。凡咳嗽日久，潮熱喘急，一咳之時，面青黑，目上竄，血從鼻口長出者，此木火旺盛而肺已絕，不治。凡咳嗽日久，面白，脣青，目閉悶亂，頭搖手擺者，此肺氣將絕，不治。

西江月

小兒或病咳嗽，醫家證要分明。咳爲有傷于肺經，嗽則脾家病證。有聲無痰是咳，無聲有痰嗽眞。時乎咳嗽病同臨，有聲有痰一定。

小兒傷風咳嗽，其證身熱憎寒。自汗躁煩不安然，日夜嗽聲無遍。時常

鼻流清涕，咽喉不利痰涎。脈浮頭痛證多端，治則宜乎發汗。

咳嗽或傷寒證，此因飲冷形寒。冬月坐卧濕地間，抑被冷風吹犯。其證脈緊無汗，煩躁不渴惡寒。治宜發散汗爲先，藥用參蘇飲驗。

若是咳嗽傷熱，其證面赤燥煩。飲水不止膈咽乾，咳唾稠粘證現。甚則急喘而嗽，痰涎必生喉咽。潮熱手足或冰寒，小兒多有此患。

咳嗽若患火證，決然咯唾血膿。甚者七竅血流通，此是肺熱火動。若吐青綠白水，胃冷停飲相攻。嗽吐痰涎乳食中，宿滯不消取用。

要知治嗽大法，依時認證扶持。春天外感證無疑，夏是炎上火氣。秋則肺傷濕熱，冬爲風冷相隨。相時而動作良醫，對證依方用劑。

大抵實者當下，虛則補藥爲宜。寒者溫散藥中推，熱證清涼爲貴。風則尤當發散，停痰消逐宜施。初間止澀莫投之，總要化痰順氣。

肺乃五臟華蓋，皮毛易感風寒。初醫發汗最爲先，杏仁麻黃最驗。薄荷石膏甘草，黃芩桔梗人參。前胡枳殼臘茶煎，一服諸風發散。

久咳不宜發汗，化痰順氣爲宜。潤下玉液有神奇，不效再行湯劑。貝母陳皮枳殼，茯苓甘草芩梔。前胡薄荷杏仁泥，有熱石膏堪取。

久咳痰壅發熱，看他二便何如。若還清利是中虛，只用抱龍區處。如果秘結實熱，葶藶五色驅除。要分虛實不須拘，此是小兒命主。

久咳連聲出血，清金降火爲佳。芩連甘桔款冬花，知貝二冬多下。去白陳皮枳殼，前胡地骨霜瓜。茯苓玄參茅根加，此個方兒無價。

大凡咳嗽治法，必須清化痰涎。化痰順氣最爲先，氣順痰行咳減。順氣陳皮枳殼，化痰半夏天南。黃芩梔子火邪干，桔梗茯苓開滲。

虛咳時加作熱，面黃氣短無神。當歸陳皮白茯苓，梔子黃芩桔梗。知貝前胡天麥，甘草枳殼人參。更加黃柏炒如神，煎同生薑作引。

久咳連聲不已，面青目竄常吁。胸高肩息汗如珠，臉白唇青背屈。骨瘦如柴潮熱，鼻乾發燥神虛。啞嗄驚搐不須拘，縱有靈丹無處。

蝦蟆瘟論證治歌：咳嗽小鷄鳴，痰多吐血淋。升麻湯一劑，管叫得安寧。

《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風寒乘外從虛入，肺主皮毛先受邪。氣逆上衝成咳嗽，綿延轉變入他家。

按錢氏論咳證云：八九月間，肺氣大旺，其病乃實，以葶藶丸下之；十一、二月間咳者，乃傷風寒咳嗽也，或以麻黃湯，或以甘桔湯；五七月間，身熱痰甚吐乳者，以褊銀丸下之；有吐青綠水者，以百祥丸下之；虛者，阿膠散補之。後人信之，得治咳大法不過如此，愚竊有疑焉。仲陽先生著論立方，仲景之下，一人而已。仲景之治傷寒，在表則汗之，在裏則下之，在半表半裏之間則和解之。小兒咳嗽，皆自風寒得之，豈無在表裏之可發散者乎。八、九月間咳嗽者，豈專可下之乎。觀其下藥，非牽牛、巴豆，則鉛綠、輕粉也，如此峻利之劑，幼小嬌弱者，豈能勝之乎。欲治其肺，先損其胃，豈有不誤人者乎。是書也，皆出于閻孝忠之筆，恐非先生法也，或曰有之，吾亦不敢用矣。

今采諸賢之論，分三法于左。初得之，未有不因感冒而傷于肺。《內經》曰：皮毛者，肺之合，皮毛先受邪氣，邪氣得從其合，使氣上而不下，逆而不收，充塞咽嗌，故令咳也。乍暖脫衣，風邪從背肺俞穴而入，面赤臀紅，氣粗發熱咳來痰鳴。或因汗出未乾，遽戰冷水者，眼胞微浮，額汗痰鳴。如此數者，當以鼻中辨之。因乎風者，則鼻流清涕，有汗，宜參蘇飲主之。因于寒者，則氣塞氣促，聲濁無汗，以麻黃湯主之。

此已上初治之法。

凡咳嗽發熱後不止，或有未發散，看其兼證，以法治之。咳嗽氣上逆，喘嗽有痰者，此肺咳也，宜清肺飲主之。喘甚者，葶藶丸下之。

咳嗽喉中介介有聲，面赤發熱心煩，或咽喉痛，聲啞者，此肺病兼見心證也，以清寧散。咽喉痛，宜清心湯加桔梗。心悶驚悸者，以錢氏安神丸主之。

咳嗽面黃，痰涎壅塞，或吐痰，或吐乳食者，食少喜卧，此肺病見脾證也。大抵咳嗽屬肺脾者多，肺主氣，脾主痰也。

咳嗽痰涎壅塞，搐咳不轉，瞪目直視，此肺病兼肝證也，不治則發搐，宜豁痰丸主之。重者，琥珀抱龍丸主之。

咳嗽久不止，吐痰涎水，此肺病兼腎證也，宜大阿膠丸主之。

凡咳嗽有熱者，宜東垣涼膈散加瀉白散主之。大小便不利者，加大黃、風化硝；咳嗽氣盛者，宜加減蘇子降氣湯。

咳嗽痰甚者，輕者，玉液丸；壅塞者，沉香化痰丸。

咳嗽聲不止，口鼻出血者，此氣逆血亦逆也。只宜止咳爲主，加味人參款花膏主之。

以上中治之法也。

調理之後，其咳不止者，此肺虛也，只以補肺爲主。錢氏阿膠散。然補肺不補脾，非其治也。虛則補其母，脾爲肺之母也，況病久者，胃氣亦虛，尤宜補其胃氣也，用人參五味子丸主之。

久咳不已經驗方，名提金散，此劫劑也。

以上爲末治之法也。

久咳須防百晬中，痰涎作搐類多凶。胸高其狀如龜殼，咳血無憂只怕膿。

小兒百日內有痰嗽者，謂之百晬嗽。或因出胎之時，暴受風寒；或因浴兒之時，爲風所襲；或因解換褓裳；或出懷喂乳，皆風邪之自外入者也。因乳多湧出，吞咽不及而錯喉者；或因啼哭未定，以乳哺之，氣逆嗆出者，此病之從內出者也，皆能爲咳。如前汗下調理之劑難其服之，蓋胃氣方生，恐藥傷也，故曰小兒百晬咳難治。

如上百晬咳者，一歲及三歲者，加以痰涎壅塞，逆氣衝幷，以致發驚搐者，多不可治。蓋小兒無知，痰在咽中，不會吐吞，往來自任故也。將作搐者，急進硃砂膏，以降去之。搐止者吉，頻搐者凶。故頭搖者、目睛上視者、閉目呻吟者、手足擺舞者、肩息胸突者、喉中痰鳴者、口噤不乳者、喘不休者、手足冷者、咬牙者，皆死也。

久咳不止，胸高骨起，其狀如龜者，謂之龜胸，此肺熱也。

天門冬去心，焙，杏仁去皮尖，微炒，百合水洗，木通、桑白皮炒、葶藶隔紙炒、石膏各等分。蜜丸，芡實大，服一丸，紫蘇湯下。

嗽止者吉，如龜胸已成，乃終身之痼疾也。

久嗽不止，咯唾血者，如前治之。唾膿血腥臭者，此肺癰也，多死。欲治此者，無如桔梗湯。

有熱，口乾燥，加黃芩；大便秘，加大黃；小便赤少，加木通。

《育嬰秘訣·喘》 氣喘綿綿自肺生，有寒有熱有痰涎。尋常哮喘無他慮，病篤發喘嫌急添。

《內經》曰：諸氣憤鬱，皆屬于肺。喘者，肺氣之憤鬱，逆而上行也。有因感寒而得之者，必惡寒發熱，面赤脣紅，鼻息不利，清便自調，邪在表也，宜發散之，用五虎湯主之。內有寒痰者，用芎蝎散。有因熱而得之者，必口燥咽乾，大小便不利，宜葶藶丸下之。有因宿痰而得者，必痰涎壅上，喘息有聲，以千緡湯主之。已上皆素無而暴有者也。

素有哮喘之痰，遇天寒煊不常，犯則連綿不已，發過自愈，不須上方。但人有苦于此，必欲治之，可預爲之防也。有一發而吐痰涎者，宜服補腎地黃丸，加五味子、破故紙炒。有發而不吐痰涎者，宜用丹溪治痰喘方。

南星　半夏　人參　瓜蔞　香附　陳皮去白　皂角炭　蘿蔔子

共爲末，薑汁煮神麴糊丸，黍米大，每服二十丸，薑湯下。

切不可輕聽時醫，妄用砒信有毒之物。臨時宜用九寶湯，此常治經年喘嗽屢驗。

有小兒胸膈積熱大喘者，此肺脹也，名馬脾風，用牛黃奪命散主之。

又方，用甘遂一錢　雄黃五分。每服五分，新汲水五七匙，清油三點調下，吐痰後喘定。

大抵喘者，惡候也。有因利下而愈者，亦有因利下而殂者。有數年沉痼而自瘳者，亦有因他痰火而不救者。如汗出髮潤喘者，爲肺絕；自汗如油喘者，爲命絕；直視譫語喘滿者，不治。諸有篤疾，正氣欲絕，絕時邪氣盛行，多壅逆而爲喘也。

《幼科指南·察小兒形色》 眼角眵生肝熱，口邊涎出脾寒。頭毛稀豎血將乾，胞腫脾家濕顯。鼻孔黑焦肺熱，耳輪枯燥腎傳。胸高氣促肺家炎，熱憊囟門腫陷。

《攝生衆妙方·小兒門》 治小兒喉中痰壅喘甚，用巴豆一粒，搗爛作一丸，以棉花包裹，男左女右塞鼻，痰即墜下，神效。

《保嬰撮要·咳嗽》 若咳嗽流涕，外邪傷肺也，先用參蘇飲。喘嗽面赤，心火刑肺也，用人參平肺散，及六味地黃丸。嗽而吐青綠水，肝木乘脾也，用異功散，加柴胡、桔梗。嗽而吐痰乳，脾肺氣傷也，用六君子加桔梗。若嗽唾膿痰者，熱蘊於肺而成肺癰也，用桔梗湯。凡風邪外傷，法當表散而實腠理。其用下藥，非邪傳於內，及胃有實熱者，不宜輕用。面色白，脈短濇者，肺之本證也，易治。面色赤，脈洪數者，火刑金也，難治。

治驗

一小兒潮熱煩渴，大便乾實，氣促咳嗽，右腮色赤。此肺與大腸有熱，用

柴胡飲子一服，諸證頓退。後又發搐，咬牙頓悶，此肝脾氣血虛也，用四君、芎、歸、鉤藤鉤而愈。

一小兒咳嗽惡心，鼻塞流涕，右腮青白。此脾肺氣虛，而外邪所乘也。先用惺惺散，咳嗽頓愈。但飲食不思，手足指冷，此外邪雖去而元氣尚虛也。當調補脾土而生肺金，遂用六君、升麻治之而愈。

大凡外邪所侵而痰涎壅塞也，宜表散之。外邪既去而喘嗽未愈，或更氣促，肺氣虛也，屬形病俱虛，須用六君子之類，調補脾土以生肺金爲善。設逕補肺氣，則反益其邪。況肺乃脆嫩之藏而司腠理，以脾爲母。若腠理不密，風邪外侵，蘊結於肺，而變咳嗽諸證，乃形氣不足，病氣有餘也，最難調理。設或嘔吐傷其胃氣，汗下損其津液，必變肺痿肺癰。

吳江史萬言子六歲。感冒咳嗽，發散過度，喘促不食，痰中有血，用桔梗湯而愈。後因元氣未復，清氣不升，大便似痢。或用五淋散、黃連、枳實之類，痰喘目劄，四肢抽搐，變慢風而歿。

一小兒傷風，咳嗽發熱，服解表之劑，加喘促出汗。余謂脾肺氣虛，欲用補中益氣湯，加五味子補之。不信，乃自服二陳、桑皮、枳殼而發搐痰湧。余仍用前藥加鉤藤鉤而痊。

一小兒有哮病，其母遇勞即發，兒飲其乳亦嗽。用六君、桔梗、桑皮、杏仁治之，母子並愈。

一小兒傷食，發熱、抽搐、嘔吐、喘嗽，屬脾肺氣虛有熱，用六君、炒黑黃連、山梔而愈。

一小兒咳嗽，因乳母素食膏粱炙煿所致，用清胃散而愈。後其母因怒，咳嗽脇痛，其子亦然。母服小柴胡湯，子亦隨愈。

吳江史萬洲子，傷風咳嗽。或用散表化痰之藥，反加痰盛腹脹，面色光白。予謂脾肺氣虛也，用六君、桔梗一劑頓愈。三日後，仍嗽，鼻流清涕。此復感於風寒也，仍用前藥，加桑皮、杏仁而愈。

一小兒發熱咳嗽，右腮赤色，此肺金有熱，用瀉白散而愈。次日重感風邪，前證復作，聲重流涕，用參蘇飲加杏仁、桑皮而愈。但右腮與額微赤，此心火乘肺也，用人參平肺散，一劑遂痊。

一小兒咳嗽，發熱、右臉赤色，作渴煩悶，倦怠少食，肚腹作脹。此風邪傷肺，飲食傷脾。先用六君、桔梗、杏仁、柴胡，一劑諸證少愈。後去杏仁、柴胡，又一劑而安。

一小兒發熱，右臉赤，咳嗽痰盛。余謂風邪蘊結於肺而痰作也，用二陳加桑皮、杏仁、桔梗，治之將愈，自用發散降火之劑，風痰不退，發熱益甚。余曰：此脾肺俱虛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桔梗四劑漸愈，又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三歲。痰涎上湧，氣喘胸滿，大便不實，睡而露睛，手足指冷，此屬形病俱虛也。用六君、桔梗一劑諸證稍緩。至四劑將愈，復傷風寒，前證仍作。又以前藥，加紫蘇、杏仁、桑皮而安。

一小兒傷風咳嗽痰盛，雜用化痰等藥，寒熱益甚，面色或青或赤。此風熱相搏也，用牛黃清心丸一服，又六君、桔梗，二服而痊。

《保嬰撮要·百晬內嗽》 百晬內嗽者，名乳嗽。【略】若脾胃內熱，用抱龍丸。風邪外感者，用惺惺散。痰熱既去而氣粗痰盛，或流涎者，脾肺氣虛也，用異功散加桔梗。口瘡眼熱，大便堅實者用三黃丸。大便不實者，用白朮散。若嘔吐不乳，困倦自汗，或自利腹脹者，脾胃氣虛也，用六君子加柴胡。若驚悸困倦，痰盛不乳者，心脾血虛也，四君子加芎、歸、酸棗仁。或因乳母食五辛厚味，致兒爲患者，仍參喘嗽諸證。

治驗

一小兒外感風邪，服表散之劑，汗出作喘。此邪氣去而脾肺虛也，用異功散而汗喘止，再劑而乳食進。

一小兒咳嗽，服抱龍丸，反吐瀉不乳，腹脹發熱。用六君子湯，母子并服而瘥。後因母飲酒仍嗽，用清胃散加麵蘗，母服而子亦愈。

一小兒患嗽，或用清痰等藥，反吐發熱，搐搦腹脹。此脾胃復傷而內虛熱也，用異功散加鉤藤鉤漸愈，又用前藥加當歸而安。

一小兒患咳嗽，服牛黃清心丸，加喘促腹脹。此脾肺氣虛也，用六君子湯，頓愈。

天麻丸，治未滿百晬，咳嗽不止。

愚按：前方乃金石大毒之劑，不可輕用。況百晬小兒，多是乳母飲食厚味，或母有肺病傳兒。昔一婦人，服截瘧丹內有砒者，兒飲其乳，良久，子母昏憒，遍身發赤，翌日方甦。又一婦人亦服前藥，其子吐瀉大作。大人倘不能勝，況小兒乎。凡服砒石之藥中毒，遍身發赤，昏聵，或吐瀉者，急灌醋碗許即甦，小兒數滴足矣。

《保嬰撮要・作喘》 前證多因脾肺氣虛，腠理不密，外邪所乘，眞氣虛而邪氣實者爲多。若已發則散邪爲主，未發則補脾爲主。設概攻其邪，則損眞氣。逕補其肺，而益其邪。凡喘嗽之證，若小便不利，則必生脹，脹則必生喘，要分標本先後。先喘而後脹者，主於肺。先脹而後喘者，主於脾。蓋肺金司降，外主皮毛，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肺既受邪，則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漸短，致水溢皮膚，而生脹滿。此則喘爲本，而脹爲標也，治當清金降火爲主，而行水次之。脾土惡濕，而主肌肉，土能尅水。若脾土受傷，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浸漬肌肉。水既上溢，則邪反侵肺，氣不能降而生喘矣。此則脹爲本，而喘爲標也，治當實脾行水爲主，而清金次之。苟肺證而用燥脾之藥，則金燥而喘愈甚。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寒而脹益增。觀其證，若中氣虛弱者，用六君子湯。中氣虛寒者，前方加炮薑。鬱結氣滯者，用歸脾湯，加柴胡、山梔。肝木尅脾土者，六君、柴胡、山梔。肺氣壅滯者，用紫蘇飲加白朮。食鬱壅滯者，用養胃湯加木香。肺中伏熱，水不能生而喘者，用黃芩清肺飲，及五淋散。脾肺虛弱，不能通調水道者，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膏粱厚味，脾肺積熱而喘者，用清胃散及滋腎丸。心火刑金不能生水者，用人參平肺散，亦用滋腎丸。腎水虧，虛火鑠金，小便不利者，用六味丸及補中益氣湯。肝木乘脾，不能相制而喘者，用六君、柴胡、升麻。脾胃虛寒，臍凸腹脹者，用八味地黃丸。脾腎虛寒，不能攝水如蠱脹者，用加減腎氣丸。凡虧損足三陰，而致喘脹，或二便不調，及牽引作痛者，俱用六味、八味、加減腎氣等丸治之，仍參傷風咳嗽證。

治驗

一小兒嘔吐發熱，胸痞脇痛，作喘發搐，因乳母恚怒，母服加味逍遙散，子服異功散加鉤藤鉤、山梔、並愈。

一小兒痰喘鼻塞，用惺惺散而愈。後因傷乳，服消導之劑，痰喘腹脹益甚。余謂脾虛不能生肺而痰喘，脾氣不能運化而腹脹，用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患喘，服發汗之劑，汗不出而喘益甚。用異功散頓愈，又用六君子湯而全愈。後復痰喘，服下痰丸，前證愈甚，更腹脹作嘔。此脾肺復傷也，再用異功散而漸愈。半載後，患喘嗽面赤，此心火尅肺金，用人參平肺散及六味地黃丸而痊。

一小兒傷風喘急不能卧，服參蘇飲之類不痊。余用小青龍湯，一劑而愈。後復感寒，嗽喘益甚。服發表之藥，手足並冷，腹脹少食。余謂脾肺俱虛也，用六君子加桔梗、杏仁而愈。

一小兒患喘面赤，服牛黃清心丸，面色皎白，手足不熱。余謂脾胃復傷，用六君子湯，不半杯而愈。又傷風寒而喘，面色仍白，用五味異功散加桔梗、生薑治之，頓安。

一小兒七歲，患前證久不愈。或用下痰等藥，連瀉數次，飲食不入，手足並冷，喘急不得卧。先用六君、桂、薑、益甚。用人參五錢、附子一錢、二劑少緩。又二劑，十減三四。乃用獨參，將愈，卻用四君子而痊。

《濟世全書・小兒科・痰喘》 痰者風之苗，熱生於心，痰生於火，火者痰之根，靜則伏於脾土，動則發於肺金。水澄則清，水沸則渾。小兒痰嗽，乃心火尅制肺金，或寒邪停留肺腧，寒化爲熱，必生痰喘，咳逆上氣，肺脹鬲鮯，俗爲馬脾風，又爲喉風。若不速治，立見危殆。

《赤水玄珠・幼科・哮喘門》 哮喘辯　孫仲子泰來曰：哮之與喘，極須分別，疑似之間，虛實攸繫，非細務也。夫哮以聲響名，喉中痰盛，膠塞肺竅，氣道壅滯，呼吸不暢，喉中如水鷄之聲，故氣高而喘，心熱而煩，抬其肩，擷其項，不能屈體而拾物，貼席而伏枕也。原其痰火內鬱，外被風寒，束其皮腠，肺氣爲之不利，皆上壅胸喉。斯乃有餘之疾，雖多日不食，亦不死。治惟調氣，豁痰，解表。蓋痰出而聲自寢也。顧喘以氣息言，喉中無痰，氣促不相接續，有虛有實。仲景云：汗出如油，喘而不休者死。故前人治法，有補有瀉，是故不可與哮同日而語也。

明治哮　哮發之原有三：有因驚風之後而得者，由治驚不調氣，故痰不盡徹去。有感風寒而得者。有食鹹酸嗆喉而得者。然皆不外乎利肺、調氣、豁痰六字也。

明治喘　喘之原有六：有風寒傷肺而得者。有厚味傷脾，積痰上迫於肺，肺氣爲之不利而得者。有大病後，被尅伐太過，傷其脾胃，而中氣虛弱者。有火逼肺金，金爲火侮而氣不得下降者。有水腫之疾，水溢迫肺而喘者。有破體太早，腎未完固，而泄其眞陰，以致腎虛不能納氣歸原者。故治法有疏風解表，有清水保肺，有清中化痰，有利水滲濕，有峻補腎元，有單補中氣。較之於哮，大不相侔。茲特揭而明之，俾認證循方，不啻駕輕車就熟徑，即夜行，亦無顚躓之慮也矣。

《赤水玄珠·幼科·咳嗽門》 有傷風嗽，有傷乳食嗽，有痰嗽，有火嗽，有虛嗽。風者，鼻塞或流清涕。乳食者，胸腹飽悶，發熱，日輕夜重。痰者，一嗽便有痰，喉中常有痰聲。火者，發熱面赤，小水短澀。虛者，呼吸力微，大小便利，體倦而面色青白。

《痘疹金鏡録·傷風門總括歌》 咳嗽歌：咳嗽皆因風入肺，重則喘急熱不退。肺傷於寒嗽多痰，傷於熱者聲壅滯。寒宜發散熱則消，實當瀉胃虛補肺。嗽而不已便成癆，痰盛不已驚風至。眼眶紫黑如傷損，嗽而有血難調治。疏風豁痰補瀉明，款花膏子妙通神。

《壽世保元·小兒科·咳嗽》 其證感風寒者鼻塞聲重，停寒者凄慘怯寒，夾熱者則焦煩，受濕者爲纏滯，停水者則怔忡。若痰飲則咳有痰聲，痰出咳止。火極則咳聲不轉，面赤。痰結肺氣則喘滿，氣結息重。風痰壅盛則咳至極，頻吐乳食，與痰俱盡，方得少息。而或實或虛，則視痰之黄白、唾之稀稠而可知也。以一歲論之，春乃上升之氣，夏乃火氣（痰）（炎）上，秋由濕熱傷肺，冬則風寒外束。以一日論之，清晨本曰痰火，午痰皆曰陰虛，夜間或有食積。其咳而吐膿血者，肺熱感也。久痰咳不已，必傷驚悸頑涎，甚至眼眶紫黑，如物傷損，（血）（白）珠紅赤如血，大可畏人。治法，風寒宜疏散，煩熱宜清利，受濕用勝濕之藥，停水宜瀉水之劑。痰飲即豁痰，火極則降火，肺脹則養血疏肝，風痰壅盛宜養胃而去風痰也。況肺生胃門，更能溫中與表，順助其氣，滋潤肺經，和順三焦，一將兒氣壯則咳漸減，胃復則痰不生，肺滋則咳不有。乳母遠飲食，愼風寒，咳何從而生乎。

《嬰童類萃·咳嗽論》 夫肺屬金，時應乎秋，外主皮毛，形寒飲冷則傷肺，喜溫而惡寒。如受寒邪，則皮毛先受其病矣。失於表散，則寒注於肺經，而生咳嗽。咳爲有聲，肺氣傷而不清。嗽爲有痰，脾濕動而生痰。須明四時，而施補瀉。如秋季肺經正旺，其病咳者，病必實，其證面赤身熱，痰涎壅盛，法當下痰降火爲先。冬季咳嗽，病則頭痛身熱，口乾鼻塞，乃傷於寒也，藥以辛散爲主。故云：輕則傷風，重則感寒。更當辨脈、視證而別之。傷寒，面垢、脈緊數；傷風，面赤、脈浮緩。大凡熱則泄之，寒則散之，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發散必以辛甘，湧泄係乎酸苦。臨時視證，故難執方，補瀉宣通，尤謹嚴於投劑。

《嬰童類萃·喘論》 諸喘爲熱者何也？長夏熱甚，則息數氣粗，喘之爲熱明矣。蓋肺主氣，爲陽，陽氣流行，通條臟腑。故肺爲五臟之華蓋，喜清虛，嫌滯濁。呼隨陽出，吸隨陰入，一升一降，陰陽乃和。若有窒礙，則陰不上升，陽不下降，陰陽乖戾，則生喘急矣。又有風寒暑濕，邪氣相干，皆能爲喘。又有七情之氣，傷於五臟，亦能爲喘。其證口張氣急，胸滿痰喘，或喉間如拽鋸之聲。證候雖有十六，當究其源。如感寒邪則驅散之，氣鬱則調順之，脾胃虛則溫理之。若小兒，無過四證：有肺受寒邪，咳嗽而生喘者。有肺熱壅痰而上氣喘急者。有食鹹酸，肺經受傷而作喘者。又有病後，氣虛生痰而喘急者，尤爲難治。脈滑手足溫者生，脈濇手足厥冷者死。若發汗如油，汗如珠不流，喘而不休者死。

《簡明醫彀·幼科·咳嗽》 小兒之嗽，多因感冒風邪，傷於肺經。或因衣衾太厚，肺家壅熱。或因過食鹹酸而致。受病不外此三種，最宜愼之。蓋兒臟腑脆，難於速效，遷延日久，變爲頓嗽。發則捏拳頓足，面赤淚流，飲食吐出，甚至有血，遂成頑疾。或變肺風痰喘，有至危殆者，皆由微漸成。外感宜參蘇飲，壅熱宜芩連二陳湯之類。

《丹臺玉案·小兒科·咳嗽門》 究病之所由成，皆由火之所致，然未始不由于外感也。是故或傷于風，或傷于寒熱，種種不同，內外夾攻，其所由來者漸也。然咳嗽之名，非一名所能悉，病有數端，詳載于咳嗽門矣。證雖與大人無異，而所感略有不同。大人兼七情所傷，或任勞嗜酒，而小兒無是，是以不能無少異耳。藥劑以輕清爲佳，而服藥亦不宜太驟，當逐時進之，不必盡劑。

《幼科折衷·咳嗽》 脈法　關上脈微爲咳。脈浮緩爲傷風，脈緊爲傷寒嗽。浮直者生，浮軟者死。

《幼科折衷·喘證》 總括　喘爲惡候古今傳，氣色形證看須詳。白虎梅花自解急，一服可教病必痊。

脈法　脈浮遲滑人生活，濇數微虛命必傾。脈宜浮遲不宜急，脈數有熱，喘咳吐血，上氣不得卧者死，上氣面浮腫有息，脈浮大不治，又加刺尤甚。喘有三，熱喘發于夏，不發于冬。冷喘則遇冬而發。水喘停飲，胸膈滿悶，腳先腫也。

附齁鮐

總括　小兒齁鮐爲啼時，食以酸鹹又乳之。因是肺經傷水濕，風痰結聚

早爲醫。

諸病原來有藥方，惟愁齁鮯最難當。麻黃桑杏尋蘇子，白果冬花更又良，甘草黃芩同半夏，水煎百沸必須薑。病人遇此仙方藥，服後方知定喘方。

《幼科金針・咳嗽》 咳嗽生痰風入肺，甚多見血久成癆。要分寒熱幷虛實，清肺疏風痰即消。

咳嗽者，以風邪入於肺部也。久而不愈，則成癆瘵。治者先審其寒熱虛實，用藥無不效矣。寒者嗽而多痰，以麻黃湯發散寒邪爲主。熱者聲音壅滯，以清肺飲治之。虛者久嗽而無痰，補肺飲治之。實者喘急壯盛，瀉白散治之。

《幼科金針・肺風痰喘》 肺受風寒拽鋸聲，小兒感冒食相因。滾痰定喘隨時愈，切勿狐疑變急驚。

小兒感冒風寒，入於肺經，遂發痰喘。喉間齁鮯，咳嗽不得舒暢，喘急不止，面青潮熱，啼哭驚亂，若不早治，則驚風立止矣。唯月內芽兒犯此，即肺風痰喘。搐鼻不噓者不治，不哭不乳者不治。當先以礞石滾痰丸下之，痰從大便而出。次服定喘湯，無不奏效。此證先感而復感成之，所以行痰推積之法，悉獲奇功。若誤作傷風嗽治，挨延日期，必變驚風，屈指甚多，可不愼歟。先賢治法，用麻黃湯表散取汗，以沃雪導痰行積治之甚良，莫若巴霜行痰立效之功。但芽兒用之，不無驚搐之狀。惟週歲以外者，用之甚妙。

《幼科金針・喘急》 風寒暑濕邪干肺，作熱生痰喘急頻。治法還須分冷熱，清金化喘自然平。

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爲之總，經云諸氣皆屬於肺。或爲風寒暑濕邪氣相干，則肺氣脹滿，發爲肺喘，呼吸，坐卧不安。如熱者，以清肺飲主之。因寒而得者，以定喘湯治之，或用抱龍丸磨服亦可。

《幼科金針・鹽哮醋哮》 哮拔總爲鹹酸得，經久膺胸高露骨。發時氣喘不能眠，艾火一灸拔山力

身熱在表爲肺風，氣促不息爲痰喘，無此兩端，時發時止，爲哮拔。肺乃輕清，惡鹹酸熱毒，食之太過，觸之暴哭，必入於肺，而成哮拔。方書治法頗多，從無效驗。家傳灸法，術秘青囊。男左女右，灸其小指尖頭少冲穴一壯，艾火將息，內有鹽塊半米許躍出爲驗。戒鹹酸四十九日，永不復發。

如延歲月，希其自愈，終成肺痿、龜胸等證而斃。

《醫鏡・小兒咳嗽》 小兒咳嗽，風熱居多，而寒者間或有之。以其爲純陽之體，其氣常熱，而不甚懼寒也。凡肌肉肥白者，易于惹風。色赤而結實者，易于感熱。惟虛弱瘦損，面青不實，乃易感寒焉。感風而嗽者，必鼻塞氣粗之證，惟口中覺熱，舌燥煩渴，面赤頓嗽，嗽而有濃痰者是也。感寒而嗽者，灑淅惡寒，哮喘不寧，至冬月即發者是也。凡此證，與大人無甚異，而所感略有不同。大人兼七情所傷，或任勞嗜酒，而小兒無是，是以不能無少異耳。藥劑以輕清爲佳，而服藥亦不宜太驟，逐匙進之，不盡劑。

《誠書・論喘》 余于十三歲，值先大人倦游後，呼余曰：汝朝夕咿唔，幾墮先業，萬一時事日非，隱策宜具。諸如內證之辨，外證之審，汝或能之。若喘之忽來，恐汝未之能悉也，故與汝言。凡嬰兒之病，惟喘最多，論者咸曰：氣實有餘故多喘，蓋肺主氣之謂也。不知厥病之由，正自有分，有感寒而喘，有犯風而喘，有熱極而喘，有悶痰而喘，有傷食作喘，有肺熱脹喘，有肝風怒喘，有驚風發喘，有瘡痍閉喘。諸喘之來，診其色脈，別其虛實，按其久暫，百不爽一。至于腹脹之慮，尤爲棨緊，故岐伯曰：喘鳴肩息，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至于久病之後，或驚風，或痘疹，或瘧痢等證，陡然一喘，勢在頃刻，治宜審此，與徒咳逆痰嗽者不同。

證治要　無過喘聲陡發如鋸，身不熱，目若竄者，不治。喘時目急、黑睛、出汗、印堂青色者凶。諸病小痊後，忽交子午時喘鳴者凶。腹堅多筋，口吐涎沫，兩頤腫硬，喘逆脣白者，不治。壯熱顴紅，多咳多喘，忽驚嗜飲者，將發瘡疹，治宜蟬殼湯，或參蘇飲，或甘桔湯。小便不利必生脹，脹則必喘，治宜枳實湯及三聖丸。面青多啼，體熱惡寒，喘嗽毛枯者，屬寒，治宜補肺散、坎離湯。因風暴怒，忽作驚悸瘈從，喉鳴聲喘，氣逆者，宜服天麻定喘飲，化痰定喘丸。膏粱積熱，粉麵過多，痰食夾雜中脘，則作喘不已，宜服三聖丸、大承氣湯。卧醒未甚，或重纊多汗，即與風迎，則肺傷作喘，治宜參蘇飲或解表散。熱鬱于中，肌削毛焦，肺脹多喘，胸骨高起者，名龜胸。息短神迷，心悶喉鳴喘急者，須防痘疹外，此即驚風矣，當與驚門參看。虧損足三陰而致喘脹，或二便不調，乃牽引作痛，俱用六味丸、八味丸，幷治腎氣。喘多于黃昏或五更候，及餐瀉時作者，此肺與大腸爲表裏，亦土不能生金，宜扶脾爲主。或先喘而頓嗽，與頻嗽復多喘者，皆肺氣實熱之故，宜順氣疏導爲主。

《誠書・論咳嗽》 證治要　心嗽者，顏赤汗流，舌苦痰結，宜菖蒲煎、導赤散。肝嗽者，眼中淚出，脇痛目腫，宜九寶飲、柴胡石膏湯。脾嗽者，面黃脣腫，減餐惡心，宜三聖丸、二陳湯。胃嗽者，嘔苦吐酸，面浮短氣，宜蚱粉煎、華蓋散。膽嗽者，多啼多恐，令人不睡，宜貝母散、紫蘇子散。肺嗽者，上氣喘急，頤白眶腫，肌栗毛焦，宜清肺散、天麻定喘飲。膈嗽者，痰成圓塊，舌乾口苦，宜瀉肺湯、鬱金散。三焦嗽者，脣堅頭痛，咳吐長蟲，宜百部散、比金丸。膀胱嗽者，多遺尿，宜茯苓甘草湯。腎嗽者，即勞瘵骨蒸，煩熱喘急，腰疼肌削，不寐，宜益氣養營湯、三才丸。小腸嗽者，失氣遺尿，宜芍藥甘草湯。大腸嗽者，多遺糞，宜赤石脂湯。肺實者，頓嗽抱首，面赤反食，宜陷胸湯、解表散。肺虛者，氣逆虛鳴，顏白餐瀉，宜和解湯。白如□者不治。肺熱者，痰腥氣穢，心煩意悶，宜三聖丸。肺寒者，惡風多涕，毛栗腸鳴，天晚則甚，宜木香半夏丹。傷風嗽者，增熱惡寒，毫毛栗起，宜參蘇飲。痰飲嗽者，潮熱唾粘，宜華蓋散、百部散。火鬱嗽者，氣逆不下，喉間淫淫如癢，習習如梗，宜鉛霜飲。濕蒸嗽者，形寒飲冷，卧濕汗風，宜理脾清肺。肺脹者，胸痞躁熱，氣上多痰，宜清肺飲。筋攣嗽者，肝火上衝，目直驚悸，宜平肝舒筋。肺痿者，嗽多膿血，口穢消渴，熱在上焦，宜紫菀散、知母茯苓湯。悶痰者，寡食仆跌，蠢蠢無知，時發癲厥，宜紫金錠。肺癰者，膏粱煿炙，毒聚三焦，已破入風者不治。未破者，宜甘桔湯。咯血者，多嗽傷肺則咯血不止，宜黃芪鱉甲散。哮嗽者，過啖鹽酸，邪入腠理，遇時則發，宜清肺飲。肺燥者，喉苦多腥，痰中血絲，宜順肺湯。久嗽者，風邪壅滯，肺逆粘痰，宜補肺化痰。暴嗽者，涕唾稠粘，宜驅風清肺爲主。氣嗽者，肚疼脹滿，開脾下氣爲主。齁鮯者，頑痰粘聚，聲如拽鋸，早治冀幸，遲則危矣。嗽逆，煩熱，驚搐，體如無病，不見疹紋者不治。乳鹽而成嗽者，不易治。

《醫宗説約・小兒科・咳嗽》 有聲有痰名咳嗽，風寒邪氣肺經受。若兼發熱及頭疼，通神解表功方就。火鬱肺經聲不轉，瀉白噙化丸能奏。痰塞喉中喘急者，巴豆塞鼻如神宵。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論咳嗽》 痰之標在於脾，痰之本在於腎，故有宜燥劑以消之者，有宜潤劑以化之者。在小兒由風寒、乳食者居多，宜從燥以消之，辛以豁之，半夏、陳皮、全胡之類是也。經雖曰五臟六腑皆能令人咳，然必臟腑各受其邪而與之，終不能離乎肺也。因痰而嗽者，痰爲重，主治在脾。因咳而動痰者，咳爲重，主治在肺。以時而論之，咳於春，春氣上升也。咳於夏，火氣炎上也。咳於秋，濕熱傷肺也。咳於冬，風寒外感也。以一晝夜而計之，清晨嗽者屬痰火，上晝嗽者屬胃火，午後嗽者屬陰虛，黃昏嗽者火氣浮於肺經，五更嗽者食積滯於三焦。肺實而嗽者，必頓嗽抱首，面赤反食。肺虛而嗽者，必氣逆虛鳴，顏白飧瀉。肺熱而嗽者，必痰腥而稠，身熱喘滿，鼻乾面紅，手捏眉目鼻面。肺寒而嗽者，必嗽多痰薄，面白而喘，毛栗腸鳴，惡風多涕。然嗽之爲病，雖主乎肺，實從於心，心氣過盛則火爍金，治當抑心滋肺。若脾氣虛冷則不能相生，是以肺氣不足，風邪外襲，痰濕內生，治宜補其脾肺。若脾實中痞則熱氣上蒸，治宜瀉脾清肺。故心乘肺爲賊邪，肝乘爲微邪，腎乘爲實邪，脾乘爲虛邪，肺自病者爲正邪。凡一咳即出痰者，脾虛不勝濕而痰滑也。有連咳十數聲不出痰者，肺燥勝痰濕也。滑者宜南星、半夏之屬燥其脾，若利氣之劑所當忌也。澀者宜枳殼、蘇子、杏仁之屬利其肺，若燥脾之劑所當忌也。大抵脾氣不足，則不能生肺家之氣，風邪易感。故患肺寒者，皆脾虛得之。患肺熱者，多脾實得之。若至脣縮胸陷，喉有鋸聲，鼻乾焦黑，咳嗽氣粗，心腹脹痛者死。若嗽久音啞，直視手牽，鴉聲腹脹，喘急多驚者，必變風喉而死。若齁鮯而聲嘶如鋸，唇面皆青，項下四陷，涎如膠漆，口生腥臭，喘甚唇縮者死。至於小兒百日內嗽名爲乳嗽，肺葉尤嬌，最易傷損，更須急治。久則血脈貫臉，兩眶紫黑，或眼白紅赤如血，謂之血眼。當用生地、黑豆共研成膏，掩於眼上，則眶黑自消，血隨淚出而愈。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論喘》 喘急者，氣爲火所鬱而積痰在肺胃也。膏粱之人奉養太過，及過愛小兒，皆能積熱於上而爲喘咳，宜以甘寒之劑治之。《脈經》云：肺盛有餘，則咳嗽上氣，喘渴心煩，胸滿短氣，皆衝脈之火行於胸中而作，係在下焦，非屬上也。蓋雜病不足之邪，起於有餘病機之邪，自是標本病傳。凡飲食勞役，喜怒不節，及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皆由中氣不足，故膨脹腹滿，咳喘嘔食，宜皆以大甘辛熱之劑治之。又曰：寸口陰脈實者肺實也，肺必脹，上氣喘逆，咽中塞如嘔狀，自汗，皆肺實之證。右寸陰脈虛者肺虛也，必咽乾無津，少氣不足以息。然實者肺中邪氣實也，虛者肺中正氣虛也。故華佗云：盛則爲喘，減則爲枯。《活人》云：發喘者氣有餘也。非言肺氣盛及有餘，乃言肺中之火盛及火有餘也。故瀉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也。《金匱》又曰：實喘者，氣實肺

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若寸沉實宜瀉肺。虛喘者，氣短腎虛，先覺呼吸少氣，兩脇脹滿，左尺大而虛，此腎虛證，治宜補腎，勿謂小兒無慾腎實。如稟先天不足者，尤爲眞虛耳。故實則清理其上，虛則溫補其下。況上病療下，治法之要領也。然大抵初喘多屬外因，宜從標治。或因風痰壅塞者，必兼壯熱、咳嗽、鼻塞、頭疼。因痘疹未出者，必兼驚厥、煩躁、身熱、足冷。因停滯脹滿者，必兼嘔吐、惡食、噯臭、肚疼。因驚癇痰熱者，必兼抽掣、搐搦、面青、啼叫。因痰哮大喘者，必發秋冬暴冷，張口抬肩。如非前證，繼諸病後，非子令母虛，即脾肺兩困，多從本治。況有短氣、少氣，似喘非喘，更難與喘同例也。諸喘久而不愈者，不妨先用劫藥一二服即止。既止之後，因痰治痰，因火治火可也。【略】如無故喘聲陡發如鋸，身不熱而目竄者，鼻孔、脇肋心胸俱爲開張者，腹硬青筋，口吐涎沫，面無神色而脣白者，諸病小痊之後忽交子午時喘鳴者，喘促目急，黑睛出汗，印堂青色者，皆爲不治。其脈滑而手足溫者生，脈濇四肢寒者死。經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蓋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脈當實大，更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故可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增，病當死矣。

《馮氏錦囊秘録·雜證大小合參·論哮》 哮吼喘者，喉中如拽鋸，若水雞之聲者是也。如氣促而連屬不能以息者，即謂之喘。夫哮以聲響名，喘以氣息言耳。喉如鼾聲者爲虛，喉如水雞聲者爲實，丹溪曰：治哮必用薄滋味，專主於痰。宜大用吐藥，吐藥中宜多用醋，不可純用涼藥。兼當帶表散，蓋此是寒包熱也。亦有虛而不可吐者，愼之。總是痰火內鬱，風寒外束而然。亦有過啖鹹酸，邪入腠理而致者。治法須審其新久虛實可也。

一朱姓兒三歲。哮喘大作，聲聞鄰里，二三日不止，身熱汗出。一醫投以滾痰丸利之，下瀉二三次。其勢更甚，六脈洪數，胸脇扇動，扶肚抬肩，旦夕無寧刻，粒米不能食，頭汗如雨，數日不寐。勢甚危迫，乃延余治。余曰：誤矣，夫聲出於氣喉，連喘數日，下元已傷矣。今以峻利藥從食喉下之，伐及無辜，下元更虛極矣，所以有扶肚抬肩惡候來也。令以人參、麥冬各一錢，五味子七粒，肉桂三分，水煎，溫服，一日二劑。服後而哮聲頓減，至夜復作。次日往視，余曰：此氣少復而陰未有以配之也。乃以八味丸加牛膝、麥冬、五味子者，內熟地每劑五六錢，桂、附每劑各四分，水煎，冷服。午前、午後各一劑。服後而竟熟睡，醒來飲食大進，其聲悉止。次日往視，喘熱俱已，但勞力運動喘聲微有，此未還元之故也。以生脈飲調理三四日，精神全復。

《湯頭歌括·瀉火之劑》 瀉白散錢乙。桑皮地骨皮，甘草粳米四般宜，桑白皮、地骨皮各二錢，甘草五分，粳米百粒。桑皮瀉肺火，地骨退虛熱，甘劃補土生金，粳米和中清肺。李時珍曰：此瀉肺諸方之準繩也。參在知芩皆可入，人參、茯苓、知母、黃芩聽加，名加減瀉白散。肺炎喘嗽此方施。

《張氏醫通·嬰兒門·咳嗽》 兒因腠理不密，外邪內蘊，或因乳母七情厚味鬱熱，若風邪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身重者，參蘇飲。小兒傷寒，發熱咳嗽，頭面熱，千金用麻黃湯，加石膏、黃芩，芍藥、生薑。小兒發熱喘欬，喉中水雞聲，千金射干湯。若嗽而吐青綠水者，六君子加柴胡、桔梗。若嗽而吐痰、乳者，但加桔梗，勿用柴胡。嗽而嘔苦水者，膽汁溢上也，二陳湯加黃芩。嗽而喉中作梗，心火刑金也，桔梗湯加山梔，有痰加半夏，茯苓，風熱加萎蕤、薄荷。小兒嗽久不止，服發散之藥不應，至夜微熱，急當改用小劑六味地黃以濟其陰。若面目浮腫者，五味異功以益其氣，其嗽立止，切禁升發及助氣藥。若痰中有血或嗽則鼻衄，須加紫菀。因風熱痰結，屢嗽痰不得出者，必用萎蕤、白蜜以潤之。

《千金方衍義·少小嬰孺方·咳嗽》 小兒出胎二百許日，頭身患小小瘡，治獲小瘥，復發。五月中忽小小咳嗽，微溫和治之，因變癇。一日二十過發，四肢縮動，背脊躁眺，眼反，須臾氣絕，良久復蘇。已與常治癇湯，得快吐下，經日不間。爾後單與竹瀝汁稍進，一日一夕中合進一升許，發時小疏，明日與此竹瀝湯，得吐下，發便大折。其間猶稍稍與竹瀝汁。

衍義：咳嗽有六淫、七情、經絡、臟腑，種種不侔。此專因胎毒發瘡後，變發癇。與竹瀝治痰滌熱，雖得小疏，然非吐下不能大朽其勢。故用麻黃、白薇開發肺氣於上，即用大黃、黃芩、竹瀝疏利大腸於下，羚羊、防己、蕘薢、寄生、茵芋專爲熱毒發癇而設，白朮、甘草和中實脾，師旅之糧餉也。

紫菀湯，治小兒中冷及傷寒，暴嗽，或上氣咽喉鳴氣逆，或鼻塞清水出方。

衍義：前方重在瘡毒發癇，故用羚羊、防己、茵芋等味。此方專主寒嗽，故取《古今錄驗》橘皮湯全方，但加大黃、青木香二味，以滌內積之乳癖，不可拘於大人治例也。

五味子湯，治小兒風冷入肺，上氣氣逆，面青喘迫，咳嗽，晝夜不息，食則

吐不下方。

衍義：小兒風冷入肺咳嗽，用麻、桂、薑、辛、款冬、甘、菀當矣。以其有面青、喘迫、吐逆不下，知肺胃之氣大虛，非藉人參不能安其胃氣，非藉白朮不能止其吐逆，非藉五味不能斂其喘迫。蓋小兒面青逆冷，必非伏熱假象。但其咳嗽晝夜不息，必有乳癖留滯於中。若係虛嗽，火動則劇，火靜則止，定屬虛中挾痰之象無疑，非藉大黃不能滌其乳癖，非藉當歸不能和其血氣。上三方總藉麻黃、大黃，內外上下兼幷之力也。

治小兒大人咳逆短氣，胸中吸吸，呵出涕唾，嗽出臭膿方。

燒淡竹瀝，煮二十沸。小兒一服一合，日五服，大人一升，亦日五服。不妨食息乳哺。

衍義：此即前第一方所言單與竹瀝汁之法也。

治小兒寒熱咳逆，膈中有乳癖，若吐，不欲食方。

乾地黃四兩　麥冬　五味子　蜜各半斤　大黃　硝石各二兩

右六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硝石、蜜，煮令沸。服二合，日三。胸中當有宿乳汁一升許出，大者服五合。

衍義：地黃、麥冬、五味、蜂蜜，治久咳肺燥。因膈中有乳癖，故用硝、黃。不用芒硝而用硝石，專磨乳癖之用也。

射干湯，治小兒咳逆喘息如水雞聲方。

衍義：此於《金匱》射干麻黃湯中，除去細辛、款冬、五味，易入桂心、甘草、蜂蜜。雖主治與《金匱》無異，而桂心和榮，較細辛搜肺之力稍緩，甘草和胃，較五味收津之味稍平，蜂蜜潤燥較款冬散結之性稍和，非若前五味子湯之有面青喘迫，不得不藉參、朮、五味之收斂津氣也。

又方：

半夏四兩　紫菀　桂心　生薑　細辛　阿膠　甘草各二兩　蜜一合　款冬花二合

右九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半夏取六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五合。五歲兒服一升，二歲兒服六合，量兒大小多少加減之。

衍義：前方專搜風寒逆氣，此方專搜痰飲瘀結，雖所見之證與前無異，而受病之源不侔也。

杏仁圓，治大人小兒咳逆上氣方：

衍義：杏仁爲辛散肺氣之峻藥，生用則治傷寒喘逆，熬黑則治結胸痰垢，其耗氣之性可知。此與蜜三分和擣，藉其甘溫潤澤以降肺逆，可爲曲盡製度之妙。然服不過半方寸匕則利，使肺氣從大腸降泄，無復咳逆上氣之患矣。

又方：

半夏二斤，去皮，河水洗六七度完用　甘草四兩　白礬一斤，研末　丁香　縮砂　草蔻　川升麻各四兩

右七味，以好酒一斗，與半夏拌和勻同浸，春冬三七日，夏秋七日，密封口。日足取出，用冷水急洗，風吹乾。每服一粒，嚼破，用薑湯下。或乾喫，候六十日乾，方得服。疑非孫思邈方。

衍義：前方用蜂蜜製杏仁以潤肺燥咳逆，此方用酒製半夏以逐胃濕痰氣。其白礬等味，藉以解半夏之毒，並助胃健運之力耳。

八味生薑煎，治少小嗽方。

衍義：此治肺氣咳嗽氣逆，用蜂蜜者，藉以制薑、桂之燥也。四物款冬圓，治小兒嗽，晝瘥夜甚，初不得息，不能復啼方。

衍義：咳嗽晝瘥夜甚，在少年當責之陰虛，在老人當責之血燥，在小兒當責肺胃虛冷。故用桂心、伏龍肝之辛溫實脾，以助款冬、紫菀溫肺之力。

菖蒲圓，治小兒暴冷嗽，及積風冷嗽兼氣逆鳴方。

衍義：本經以菖蒲爲風寒濕痺、咳逆上氣要藥。世人但知其有通心利竅、明耳目、出聲之功，咳逆絕不知用，是慮其溫燥也。其辛、烏、薑、桂、椒、茱，總取辛溫散冷之用，其妙尤在稀涎散之皂莢、礬石助菖蒲開竅滌痰之力，杏仁、款冬、紫菀不過藉以引諸藥入肺經耳。

桂枝湯，治少小十日已上至五十日，卒得聲咳、吐乳、嘔逆、暴嗽、晝夜不得息方。

麻黃湯，治少小，卒肩息上氣不得安，此惡風入肺方：

衍義：桂枝湯，風傷衛藥也，以本方無治聲咳藥，故去芍藥、薑、棗，而易紫菀、門冬，引領桂枝、甘草以開發肺胃逆氣。麻黃湯，寒傷榮藥也，以本方無治肩息藥，故借小青龍去白芍、細辛易生薑，以辟除惡風痰氣。皆長沙方中變法，豈特嬰兒主治哉。

《幼科鐵鏡·辨咳嗽》　夏禹鑄曰：前書只說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

邪氣侵肺，皆令人嗽，又曰五臟六腑皆有嗽，非獨在肺。此僅言咳嗽之大綱，卒未透發六淫侵肺之顏色，與臟腑俱嗽之分別。予憶其故，必從大方脈書上採來，惟照脈論證，故不說到六淫侵肺的顏色，亦未分疏臟腑致嗽的根由，即言一二形證，俱屬模糊。予把六淫侵肺，臟腑皆嗽這八個字上，一一體出形色，歷藥不爽。若風、寒、濕三邪侵肺，其候面白而畏風，燒熱而無汗，或頭疼，或鼻流清涕，唇色晦闇，痰涎白色，或滑而易出，小便清長，便知爲風寒與濕氣所侵，宜用疏風順氣湯，或清肺飲去白朮，加防風便愈。火侵肺嗽，與火炎無制相同。若燥侵肺嗽，其候頭面汗出，寒熱往來，皮膚乾燥，皮瘡搔癢，大便閉結，痰涎膠粘。治宜潤肺清金之劑，用麥冬、貝母、冬花、黃芩、防風、麻仁、甘草、赤芍、陳皮。暑氣侵肺而嗽，其候口渴唇淡，治宜香茹、厚朴、扁豆，加冬花、麥冬。至於六淫皆嗽之說，殊屬大概。

予着實窮究六淫之外，嗽又有五：一順傳、一逆尅、一反侮、一隔經傳染、一水火不相交濟。

順傳之嗽在脾。脾不能生金，金無土養故嗽。漢武帝金鐘自鳴，東方朔曰：土，其母也，母喪則子鳴，山必有崩者。久之，蜀郡有奏山崩。以此悟之，脾虛肺嗽，乃一定之理。其候唇口慘白，氣弱神疲，小便清短，大便或溏瀉，淡淡白色，便知脾嗽，治用六君子湯自愈。

逆尅之嗽在心。心火盛則金被火傷而嗽。試觀冶人燥金，火烈而金躍，息火則金安。嘗閱徐無猜《地理闡宗》書有曰：如金星結穴，火星作朝，此外火尅內，不爲吉穴。須兩旁有水星出現，則制火以救金，始爲吉。因此悟火尅金沸，亦一定之理。其候舌紅脣燥，小便赤濇，口氣蒸手，便知心火尅金。法惟瀉心，用貝母、陳皮、甘草、黃連、木通、杏仁、麥冬、五味等分，燈心引，煎服，三四劑自愈。

弱尅之嗽在肝。肝有制伏，肝始不旺。如肺弱木強侮金，則肺乃被侮而嗽。星士家書云：我尅者爲妻財。乃知肝猶肺之妻也。彼河東獅吼，必因夫主柔弱，便恃強侮夫。肝侮肺嗽，又一定之理。其候目勇口苦，宜用白芍、柴胡、冬花、五味、枳殼、半夏、甘草，等分，煎服，五劑自愈。

水火不相交濟之嗽。由腎水不能上升，則火炎無制，乃上刑肺金而嗽。猶之易之未濟，離火居上，坎水居下，水不得火而無功，火不得水而功亦無所施，水火不相交，故不各得其用，若既濟則爲有用矣。況五行惟火最烈，故昔有慾火無制，口中吐出，祆廟俱焚者。由此觀之，豈止嗽耶。其證涕唾帶血，甚至血溢。治用滋陰降火湯二三劑自愈，屢治屢效，案難悉載。

隔經傳染之嗽在胃。胃有熱，因染乎肺而嗽。肺胃各經，順傳不到，逆尅不及，又不相侮，胡爲亦嗽？乃由胃肺逼鄰，胃司食入，肺司氣出，出入雖不同途，卻共呼吸門戶。胃熱熏蒸，波及肺竅，所謂失火殃魚，亡猿災木者是也。其候唇紅、口紅、作渴、氣出大熱，治用石膏、冬花、麻仁、五味、甘草。

以上諸嗽，如喘，加麥冬、天冬。如咳有聲無痰，加杏仁、防風。有聲有痰，加半夏、枳殼。

余于本經咳嗽外，復將此五種旁引曲喻，無非爲嗽雖出自肺家，而卻有隔經之嗽。理實難明，故不惜多方以譬明耳，幸毋以卮言罪我。

江平世業醫道，地距四十餘里。一孫咳嗽，自藥不應。以形色札白之予，併來藥單，乃瀉肺之味。據曰：面舌唇口皆紅，小便赤色。予札復，示以瀉心之劑，後聞三劑愈。此心火刑金，瀉心救肺之一驗也。

《慈幼新書・咳嗽》 小兒咳嗽，六淫之氣乘於肺也，與大人頗異。從外入者，麻黃湯發之。長夏火旺，瀉白散清之。嗽而涎熱，咽喉不利，甘桔湯疏之。嗽而面青搐掣，散驚湯解之。嗽而痰喘面赤，飲水不休，褊銀丸下之。久嗽則肺亡津液，須阿膠散補之。至若麻痘或癖積，皆有痰嗽，則從專證治之，不必從事於此。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有嗽而聲啞者，蓋金實不鳴，金破亦不鳴。實則清之，破則補之，皆治肺之事也。胎嗽乳嗽，用去心川貝母五錢，甘草一錢，紅砂糖調，臨卧服七分，藥盡自愈，未愈再服。

《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小兒傷風，四時皆有。或裏食、或裏熱，而冬春亦有寒伏火者，有傷風又復加傷風，謂之重傷風。有咳嗽作嗆聲者。有病後表虛而易得傷風者。有風裏熱，而初時失表散，即成頓咳者。治法須分輕重虛實，體之大小用藥可耳。初起病在肺胃，在表。日久在脾，脾乃肺之母也。

初傷風，或咳嗽，或發熱，宜用杏蘇飲，幼孩兼服薑湯抱龍丸。

傷風有涕淚咳嗽，眼胞鼻樑或兼作微浮者，宜服加味杏蘇飲，兼服抱龍丸或錠子。

重傷風咳嗽，幷寒伏火，宜用羌活湯，小孩兼服錠子。

傷風咳嗽，面青，唇白體弱，或大便不實者，宜用加味柴苓湯。

傷風咳嗽，面色青白，或自汗，或病後表虛，時時傷風，體弱，或泄瀉者。不便重用發散，宜用四君子湯，或六君子湯，或補中益氣湯，氣壯脾健，自無此患矣。

傷風日久，存熱在肺成頓嗽，此證有二三月不愈者。一咳即一氣無休，或吐痰食，面目作浮，或眼白作紅，或痰內帶血塊血絲者，宜用清肺飲兼服牛黃丸並錠子。

頓咳日久，面色青白，身體瘦弱，或爲藥餌傷敗元氣者，宜服保肺健脾湯，兼服健脾肥兒丸。

《幼科直言·喘證》 諸病之中，皆有犯喘者，當隨證看表裏虛實治之。但喘必重，諸喘皆爲惡候。鼻乾孔掀，腹脹，雖盧扁亦難挽回矣。

小兒傷風咳嗽，有涕淚作喘者，宜用三蘇飲，兼服抱龍丸。

小兒傷食作喘者，宜用山查湯，兼服牛黃錠子。

小兒唇紅面赤，內熱作喘者，宜用連翹湯兼服牛黃錠子。

小兒內熱盛，食重，大便閉結，作喘者，宜用大黃湯。

小兒咳嗽，有驚作喘者，宜用牛黃錠子或抱龍丸。

喘脹內熱，大便不通，一切火毒證，宜用潤腸丸。

小兒虛喘，或出汗，面青脣白，或兼泄瀉，宜用加減逍遙散。

《醫宗金鑑·幼科心法要訣·咳嗽門》 咳嗽總括：肺病咳嗽有痰聲，有聲無痰咳之名。有痰無聲謂之嗽，爲病寒熱食與風。

注：《病機式要》云：咳嗽，謂有聲有痰，因肺氣受傷，動乎脾濕而然也。咳，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謂無聲而有痰，脾濕動而爲痰也。二者雖俱屬肺病，然又有肺寒、肺熱之分，食積、風寒之別，醫者宜詳辨之。

肺寒咳嗽　肺虛飲冷致咳嗽，面色㿠白痰涕清，聖惠橘皮宜初進，補肺阿膠久嗽靈。

注：寒嗽者，因平素肺虛，喜啖生冷，以致寒邪傷肺，發爲咳嗽。其證面色㿠白，痰多清稀，鼻流清涕。初宜聖惠橘皮散主之，若日久不愈者，須以補肺阿膠散主之。則氣順痰清，而嗽自止矣。

肺熱咳嗽　火嗽面赤咽乾燥，痰黃氣穢帶稠黏。便軟加味瀉白散，便硬加味涼膈煎。

注：火嗽一證，乃火熱薰擾肺金，遂致頻頻咳嗽，面赤咽乾，痰黃氣穢，多帶稠黏也。便軟者，加味瀉白散主之，便硬者，涼膈散加桔梗、桑皮煎服，則熱退氣清，而嗽自止矣。

食積咳嗽　食積生痰熱薰蒸，氣促痰壅咳嗽頻。便溏麵麥二陳治，便燥蘇葶滾痰攻。

注：積嗽者，因小兒食積生痰，熱氣薰蒸肺氣，氣促痰壅，頻頻咳嗽。便溏者，以麵麥二陳湯消導之。便秘者，以蘇葶滾痰丸攻下之。

風寒咳嗽　風寒咳嗽頻噦涕，鼻塞聲重唾痰涎。疏風參蘇金沸散，散寒加味華蓋痊。

注：小兒脫衣，偶爲風冷所乘，肺先受邪，使氣上逆，冲塞咽膈，發爲咳嗽。噦噴流涕，鼻塞聲重，頻唾痰涎。先以參蘇飲疏解表邪，再以金沸草散清其痰嗽。若寒邪壅蔽，當以加味華蓋散治之，則風邪解而氣道通，氣道通而咳嗽止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喘證門》 喘證總括　喘則呼吸氣急促，抬肩欠肚哮有聲。實熱氣粗胸滿鞕，寒虛痰飲馬脾風。

注：呼吸氣出急促者，謂之喘急，外候抬肩欠肚。若更喉中有聲響者，謂之哮吼。然致病之原不一。如氣粗，胸滿，痰稠，便鞕而喘者，此實熱也。氣乏，息微，不能續息而喘者，此虛邪也。其中有風寒鬱閉而喘者，又有痰飲壅逆而喘者。更有馬脾風一證，最爲急候。醫者須分別詳明，庶用藥如響矣。

火熱喘急　火喘燥渴面唇紅，肺胃涼膈白虎清。瀉心宜用導赤散，陰虛知柏地黃靈。

注：火邪刑金作喘者，多口乾、舌燥、作渴、面赤、脣紅也。因於肺熱者，以涼膈散主之。胃熱者，涼膈白虎湯主之。心火刑金者，導赤散主之。腎虛火來爍金者，宜知柏地黃湯主之。醫者果能審察精詳，按證調治，庶幾用藥如響，而不致有虛實之誤矣。

肺虛作喘　虛喘氣乏聲短濇，潔古黃芪湯效捷。百合固金化虛痰，本事黃芪清虛熱。

注：虛喘之證，氣乏，聲音短濇，以潔古黃芪湯主之。若喘促夾痰者，以百合固金湯主之。夾熱者，以本事黃芪湯主之。

風寒喘急　風寒傷肺氣喘急，表熱無汗華蓋方。肺虛被邪紫蘇飲，無邪氣逆降氣湯。

注：肺主皮毛，一受風寒，內閉肺氣，則氣逆不降，呼吸氣急，故作喘也。發熱無汗，宜以華蓋散，汗而散之。若肺氣本虛，外復被風寒所傷者，宜以紫蘇飲子，補而散之。若肺虛外無風寒所傷，內無痰涎壅塞，惟氣逆喘急者，以加減蘇子降氣湯降其逆氣，其喘自愈，治者宜詳察之。

痰飲喘急　痰飲壅逆因作喘，痰飲蘇葶滾痰從。停飲喘急不得卧，瀉飲降逆用蘇葶。

注：小兒痰飲作喘者，因痰壅氣逆也。其音如潮響，聲如拽鋸者，須急攻痰壅，蘇葶滾痰丸主之。若停飲喘急不得卧者，又當瀉飲降逆，蘇葶丸主之。醫者須分別施治，庶幾曲中病情矣。

馬脾風　暴喘傳名馬脾風，胸高脹滿脇作坑，鼻竅扇動神悶亂，五虎一捻服最靈。

注：馬脾風，俗傳之名，即暴喘是也。因寒邪客于肺俞，寒化爲熱，閉于肺經，故胸高氣促，肺脹喘滿，兩脇搧動，陷下作坑，鼻竅搧張，神氣悶亂。初遇之，急服五虎湯，繼用一捻金下之。倘得氣開，其喘自止。如兒生百日內見此者，病多不救。

《幼科要略·春温風温》　春月暴暖忽冷，先受溫邪，繼爲冷束，咳嗽痰喘最多。辛解忌溫，只用一劑，大忌絕穀。若甚者，宜晝夜豎抱勿倒三四日。夫輕爲咳，重爲喘，喘急則鼻掀胸挺。〔周學海按〕既有外寒，雖忌溫中，卻不宜寒中，大抵於辛溫發散之中，佐以甘寒苦寒便是，其溫中守補斷不可用。蓋溫散之品，走而不守，自不助邪，況又甘寒苦寒制之。世有用溫守固補，冀祛外寒，而內熱愈熾，往往致肺胃蒸腐而斃者，可恨也。然病家每喜溫補而畏溫散，尤可恨也。

春溫皆冬季伏邪，詳於大方諸書。幼科亦有伏邪，治從大方。然暴感爲多，如頭痛，惡寒發熱，喘促，鼻塞，身重，脈浮無汗。原可表散，春令溫舒，辛溫宜少用，陽經表藥，最忌混亂。至若身熱咳喘有痰之證，只宜肺藥辛解，瀉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之屬。消食藥只宜一二味，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須辨表、裏、上、中、下，何者爲急施治。〔周學海按〕最忌混亂，何者爲急二語，有許多學問在先。

春季溫暖，風溫極多，溫變熱最速。若發散風寒消食，劫傷津液，變證尤速。〔周學海按〕小兒乳食，血液必充，故久病乳結，每重化血而不可傷津。

初起咳嗽喘促，通行用：

桔梗　連翹　象貝　牛蒡　花粉　桑皮　沙參　木通　枳殼　橘紅　薄荷汗多不用　甘草　山梔泄瀉不用　蘇子瀉不用，降氣表解熱不清，用：

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裏熱不清，早上涼，晚暮熱，即當清解血分，久則滋清養陰。若熱陷神昏，痰升喘促，急用牛黃丸、至寶丹之屬。

若寒痰阻閉，亦有喘急胸高。不可與前法，用三白吐之，或妙香丸。

《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氣促原因肺未清，開口出納喘候眞，鼻扇痰鳴肺將絕，胸高必定歸幽冥。

氣促之證，多緣肺熱不清所致，治法當分時候。若見於未出及正出之時，藥宜疏托，以清熱透肌湯去甘草主之。如見於正收及收後，藥宜降火及瀉肺氣，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桔梗、甘草，加茯苓、陳皮以消痰。若開口而作出納，胸肋高聳，起止不常不定，是爲喘證。乃屬痰火之候，熱邪壅遏肺竅，氣道阻塞而然也。然喘證有虛實之分，實者易治，虛者難爲。欲察其虛實之確，在於大便之溏泄，小便之清利；大便之堅結，小便之赤濇上別之。若大便溏泄，小便清利，唇白而身無大熱，皆爲虛證。縱以半夏、蘇子、芥子、葶藶、桔梗、甘草、萊菔子、陳皮、南星、茯苓之類，以清痰潤肺，多難獲效。實則大便堅燥，小便赤濇，唇紅而身發壯熱。用甘草、桔梗、陳皮、枳殼、蘇子、栝蔞仁、杏仁、桑白皮、黃芩、黃連、天冬、麥冬等味，多易於取效。果係實者，以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半夏、炙甘草、粳米，加栝蔞仁、貝母、北芥子治之。冬月更加蜜酒炒麻黃少許，可以隨手而應。大抵未出時而喘者易治，收後而喘者難治。如發熱時多喘，邪熱壅於肺故也。愼勿用定喘之劑，惟宜以大劑石膏知母竹葉湯，或檸前葛根湯去甘草主之。初發熱而喘者，以麻黃湯去甘草，加連翹、牛蒡子、枳殼，或以清金散火湯，去桔梗、甘草，加酒炒黃芩、杏仁、連翹、枳殼治之。初發熱未出之時而喘者，以三拗湯去甘草，加荆芥、石膏、芽茶治之。如肺炎喘嗽，以加味瀉白散去人參、甘草主之。發喘而鼻黑乾燥者，以白虎解毒湯主之。如痰實壯熱，胸中壅悶，卧則喘急，以前胡枳殼散，除甘草，加貝母、黃連、黃芩、栝蔞霜

治之。如麻已出而喘者，用加味清肺降火湯主之。如麻出三日後而作喘者，急以靜遠主人清肺飲，去知母、桔梗、甘草，加杏仁、栝蔞霜、芥子治之，或以生地黃散治之。如麻後發喘，急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桔梗、甘草，合白虎湯去甘草、粳米，以滋潤肺胃。若麻後而喘，日久胃虛，不可用白虎湯，只宜以靜遠主人清肺飲主之。麻後如有日久發喘不歇者，以小柴胡湯，以貝母易半夏，沙參易人參，加五味子從權治之。若喘而無涕，兼之鼻扇者，則難治矣。蓋鼻扇證，肺氣將絕，若鼻扇而兼喘滿痰鳴者，此必不治。如鼻扇而咽喉清利，無喘滿而精神如故不減者，十救二三。宜滋培肺氣藥，以潤肺清痰爲主，以補肺阿膠散治之。收後而鼻扇者不治。若麻喘而胸高者，乃肺經熱甚而脹起者也，其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凡麻見胸高之證，爲肺壞，乃不治之候。有用葶藶桑白皮散治之者，亦僅十全一二而已。若冀其施無不應，未之有也。

《麻科活人全書·齁鮯》 喉中齁鮯痰鮯鮯，毒火不得發越者，未出正出十全一，正收收後難爲也。

麻屬肺胃。如喉中有痰齁鮯而鳴者，其證屬痰火之候。此因毒火內結之極，邪熱阻逆，不得發越所致也。若見於未出正出之間，治當清肺降火消痰爲主，十中可救二三。以除熱清肺湯去赤芍、甘草主之。若見於正收及收後者，必邪熱未透，毒火傳裏，或露風早收，餘熱內攻，而肺氣受傷也，實爲難治。此證宜防之未得之先。

《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因於寒者則氣壅喘促，聲濁而無汗，鼻塞聲重，宜參蘇飲微汗之。

咳而氣逆，喘嗽，面白有痰，此肺本經病，宜清肺飲。咳甚，葶藶丸微利之。

咳而喉中介介有聲，面赤發熱心煩，或咽喉痛聲啞者，此肺病兼見心證，宜清寧散。咽喉痛，沆瀣丹。

咳而面黃體倦，痰涎壅盛，或吐痰，或吐乳食，此肺病兼見脾證。大抵咳嗽屬脾肺者居多，以肺主氣，脾主痰故也，宜橘皮湯。

咳而面青多怒，痰涎壅盛而發搐者，蓋因咳嗽聲不能轉，所以瞪目直視，此肺病兼見肝證，宜集成金粟丹。

咳而面色黯黑，久咳而吐痰水，此肺病而兼見腎證，宜六味地黃丸加麥冬、五味。

咳而聲不出，口鼻出血者，此氣逆血亦逆也，須順氣寧嗽爲主，宜人參冬花膏。

咳而久不止，並無他證，乃肺虛也，只宜補脾爲主，人參五味子湯。

咳而胸高骨起，其狀如龜者，謂之龜胸。此肺熱之極，陽火熏蒸而致也，清燥救肺湯。

咳而日久，胸前疼痛，口吐膿血腥臭者，此肺火壅盛，已成癰也，桔梗湯。治不如法，其證多死。

凡咳嗽痰涎壅塞，逆氣冲併而作搐者，多難治。故頭搖目上視，乃閉目呻吟，手足擺舞，肩息胸突，喉中痰鳴，口噤不乳，喘而手足冷，皆死證也。

入方　人參敗毒散，此方辛平升散，爲咳門第一神方，舉世少有知者。凡有咳嗽，無論內傷飲食，外感風寒，夾濕夾毒，不拘男婦大小，胸緊氣急，咽痛口苦，痰不相應，即用此方升散之。或感冒重者服此，其咳愈甚，不知者以爲藥不相符，棄而勿服，不知正是升散之力，佳兆也。再服之，漸次輕減，不拘劑數，只以痰應爲度，聲響痰出，是其效也。枯燥之人，數劑之後，略加沙參、玉竹、當歸、白芍、生地、麥冬之類，以滋其陰，無不愈者。再有叮嚀：凡咳嗽初起，切不可誤用寒涼及滋陰之藥，閉其肺竅，爲害不小，但以辛散爲先着，俟痰應之後，漸加滋陰則得矣。

《幼幼集成·百晬嗽論》 予之治此，未爲不多，其用藥之治，有案在後。復有不治之治，更爲捷徑，而又百治百愈，但須乳母聽戒，治之無難。凡遇百晬嗽，先用荊防敗毒散二小劑，母子同服，服完止藥。惟令乳母忌口，凡葷酒油膩，鹽醋酸鹹，薑椒辛辣，青菜麵食之類，一概擯絕，惟用香茶白飯，少佐橘片橙片，以清其乳。雖兒嗽至重者，不過十日八日，得哺清乳，嗽自愈矣。倘不聽戒，復不擇醫，徒然服藥，有名無實，竟何益哉！

附案

澄陽明經高君作梅翁，與令弟雲軒翁，同於甲寅五月舉子。然皆膏粱之稟，胎元怯弱，於七月間，兩兒同患百晬嗽。予謂雲翁曰：公郎面白唇淡，白眼帶青，嗽聲連續，痰不相應。此肝風有餘，肺氣不足，雖有喘嗽，未可以常法治之。設投疏風清肺，適足益燥傷陰，不特嗽不能愈，而證必加重。雲翁深以爲是，乃投人參五味子湯，其應如響，四劑全瘳。計用人參二錢八分。

作翁者其體更弱，外候面白眼青，自汗多嗽，滿頭青筋，囟門寬大。因謂之曰：令姪正同此證，已服補脾保肺之劑愈矣。公郎中氣更虛，速宜用參，始不費手。適有老嫗專挑馬牙者，從內阻之，復有醫者，從外阻之，力言不可用參，服參則不可治，且云：未見百日之兒敢用參者。老嫗更囑其母曰：道翁丸藥，切不可服，其中多有人參，服之爲害不淺。其母聞之，以爲誠然，於是視予藥如砒毒矣。作翁因素艱嗣息，莫能張主於予言，似有陽是陰否之意。予見其遲疑不決，亦不敢強，姑聽之。此醫日一診視，自七月下旬治起，直至十月初旬，作翁往府考貢，其病愈治愈危，竟至奄奄一縷，而逆證叢生，無可救藥。醫者束手乏策，老嫗緘口無言，皆絕迹不至矣。夫人輩無所倚仗，復懇於予。予嘆曰：早聽予言，何有今日！乃入診視，見其面目如藍，形體惟皮束骨，聲啞無音，咳嗽氣促，雨汗淋漓，四肢搐掣，逆證全具，毫無生機。因不忍釋手，詳爲審視，惟兩目神光尚存。予曰：生機或在是乎！遂以大參一枝、天圓肉五粒，蒸湯與服。初服小半，予爲抱之，環步室中，審其呼吸之息氣雖未減，而亦不見其增。即與服完，良久覺氣稍順。予喜曰：得之矣。遂用大參二錢、天圓肉七粒，蒸湯服之，竟護大效。是夜汗搐俱止，喘嗽略亦輕減。第苦於人小體弱，即二錢之參湯，亦須一夜方能服完。幸予此時行功習靜，數載未曾設榻，終夕無眠，竟與抱之，晝夜不一釋手，醒即予服，服後仍睡。數日之後，則鼾聲如雷，睡眠極穩，呼吸極長。予知爲氣復神歸之效。如此者十晝夜，諸證已愈八九，惟形色未復，音聲未亮。予曰：功程雖半，未敢暫停，參須倍之。於是每日大參四錢、天圓肉十四粒，如前調理，計前後二十晝夜，共用官揀參六兩有零，始奏全績。於是聲音清亮，面色紅融，肌肉復生，精神勝舊。今已長成，儼然美丈夫矣，而且聰明特達，經史皆通，他日翱翔，奚能限量！如此之證，如此之治，不特世人未見，醫家未聞，即諸書亦所未載。半歲乳子，而用六兩之參，起沉痾於萬難之日，苟無定識者，未必有成。故拜懇同道，但須認證眞確，不必拘泥古方，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或問二證皆百咳嗽，何以前證用藥，而後證獨用參者何也？曰：各有理焉。前證在七月間，正肺金旺時，爲風邪衝併，但傷其中氣，他臟無涉。故以四君子補脾，生脈散保肺，收其耗散之金，得返清肅之令，中氣一回，應手而愈。後證自七月起至於十月，金已退氣，正當水旺木相之時，由腎水無源，所以肝木失養，誠母病子傷。故面目俱青，手足搐掣，此非肝強，實肝敗也。《內經》有善則不見，惡則見之之言，顯然可證。在常俗之輩，見其搐掣，又必爲之鎮驚化痰，截風定搐矣，誰復爲之保固眞元，維持竭絕哉？不知此等之證，陰陽兩敗，臟腑俱傷，苟非大力之品，莫可挽回。所以擯去雜藥，獨用人參之甘溫，天圓肉之甘潤，味極純正，飼之兒喜。況人參之力，在陰益陰，在陽益陽，榮衛氣血，精神意智，無不補者，而且晝夜不徹，則眞元陰受其長養之功，烏得不效！又曰：初服即效，而必待三七之日，始奏全績者何也？曰：剋削過傷，枯燥已極，如旱苗焦壤，暴雨無裨，必淙淙潤津，始可盈科。至於三七之久，天地來復之機，業已三至，人身榮衛，已周一千五十度，升降有恆，神氣已足，不藥之慶，夫復何疑！此等之治，非謂世之嬰兒，一有咳嗽，便當用參。第稟受先虧，胎元怯弱者，有不得不用之勢。獨惜前醫偏執己見，即數分之參，斷不肯用，孰知用至六兩之多，始收全效。可見辨證不眞，誤人非淺，故筆此以爲擇醫者勸。

《幼幼集成・哮喘證治》 經曰：諸氣臌鬱，皆屬於肺。喘者，肺之臌鬱也。吼者，喉中如拽鋸，若水鷄聲者是也。喘者，氣促而連屬，不能以息者是也，故吼以聲響言，喘以氣息名。凡喉如水鷄聲者爲實，喉如鼾聲者爲虛，雖由於痰火內鬱，風寒外束，而治之者不可不分虛實也。

凡哮喘初發，宜服蘇陳九寶湯。蓋哮喘爲頑痰閉塞，非麻黃不足以開其肺竅，放膽用之，百發百中。

或胸膈積熱，心火凌肺，熱痰壅盛，忽然大喘者，名馬脾風。蓋心爲午火屬馬，言心脾有風熱也。小兒此證最多，不急治，必死，用牛黃奪命散下之效。

凡大病久病之後，或久服寒涼剋削之後，或久吐久瀉之後，忽然氣急，似喘非喘，氣息短促，名爲短氣。短者斷之基，氣將脫也。速宜挽救，人參五味子湯效。

又有虛敗之證，忽然張口大喘，入少出多，而氣息往來無滯。此腎不納氣，浮散於外，大凶之兆，速投貞元飲。不效，理陰煎加人參、鹿茸，或可挽救。如汗出如油，髮潤而喘者，肺絕也。汗出如油，張口大喘者，命絕也。直視譫語而喘者，肝絕也。凡大病正氣欲絕，無根脫氣上衝，必大喘而絕矣。

《掃葉莊醫案・痰飲喘咳水氣腫脹》 幼年哮喘，是寒暄失時，食味不調，致飲邪聚絡，凡有內外感觸必喘逆。氣填胸臆，夜坐不得卧息，晝日稍可展

舒。濁沫稀涎，必變濃痰，斯病勢自緩。發於秋深冬月，蓋飲爲陰邪，乘天氣下降，地中之陽未生，人身藏陽未旺，所伏飲邪，與外涼相召而竊發矣。然伏於絡脈之中，任行發散攻表，滌痰逐裏，溫補，與邪無干，久藥不效。謂此治法，宜夏月陰氣在內時候，艾灸肺俞等穴，更安靜護養百日。一交秋分，暖護背部，勿得懈弛。病發之時，暫用湯藥，三四日即止。平昔食物，尤宜謹愼。再經寒暑陶溶，可冀宿患之安。發時背冷氣寒，宜用開太陽逐飲。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喘證》 乘六曰：喘乃出氣緊急，鼻孔煽動是也。其證因體熱之兒，忽被寒風中於孔，不得外泄，蓄而爲熱，熱氣熏蒸，上注於肺，以致肺葉焦舉故耳。上脣尖有泡如珠，是其候也。其證午時後多重，子時後多輕。病在乎太陰肺，故交陰則重，交陽則輕耳。若身熱如烙，面赤脣紅，大便秘而發渴飲水者，先用牛黃奪命散下之，繼進家傳保要丹，或五虎湯。身體壯熱，面赤脣紅，大便泄瀉者，肺熱移於大腸，臟腑俱病也，寧肺湯。如喉間有痰，間服家傳白附丸。日久不愈，身熱亦微，面白唇淡者，補肺湯。若服之不愈，漸加收斂之味。面青者，木盛侮金也。目中無神者，五臟之氣絕也。鼻孔黑者，肺氣絕也。口唇紫者，心氣絕也。胸高如龜者，肺脹滿胸，其內幾無空隙也。並爲不治。惟面青而目中有神，治之亦有得生者。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百晬內嗽》 乘六曰：百日內咳嗽，爲之乳嗽，最難調理，亦惡候也。其證嘔吐、驚悸、連嗽不止，多由胎間受風所致。宜以驚嗽之藥調之，用利驚丸、保要丹、防禦止嗽散。若面青黃唇白者，白附飲作丸，如白豆大，每服一丸，釅薑湯化下。凡遇此證，藥必多服乃效。若不早治，後必發搐而斃。

《幼科釋謎·咳嗽哮喘》 咳嗽哮喘，肺臟所招，爲虛爲實，有本有標。析而治之，理無或淆。咳則無痰，其聲必高；嗽則無聲，其痰若膠；聲痰俱有，咳嗽名昭。大抵咳嗽，由傷肺杓。或風乘肺，頭痛汗饒；或寒乘肺，肢冷疫痞；或熱乘肺，面赤熱潮；或火乘肺，涕唾血條；或燥乘肺，毛髮如燒。惟嗽之痰，脾濕未消。更詳時令，四序分鑣，秋冬多實，春夏虛勞。更分久暫，莫任歔歔。初時感冒，邪舍皮毛，淫淫習習，喉癢難搔。嗽久液耗，華蓋難澆，聲連氣促，涎沫盈瓢。更參臟腑，仔細推敲。嘔苦屬膽，脇痛肝撓，小腸失氣，喉梗心苗，長蟲胃嘔，吐乳脾嘈，大腸遺糞，喘息肺搖，膀胱遺溺，腎痛背腰，腹滿面腫，此屬三焦。須明種種，咳嗽堪標。哮喘相近，細核實遙。哮喘主痰，與氣相撩，或嗜鹹醋，膈脘煎熬，口開呷吸，口閉呀嗽，呀呷二音，乃合成哮。喘氣促急，喘主熱燎，痰聲喝喝，肚擷胸垵，抬肩張口，鼻扇氣休。俱爲惡候，非可易調。故知肺病，不自一朝，金爲火尅，熱被寒包，根因不一，辨析釐毫，肅清嬌臟，永令堅牢。

哮喘原由證治

沈金鰲按：哮證，古人喘主痰，後人謂寒包熱，治須表散。竊思之，大都幼稚多吃鹹酸，滲透氣脘，一遇風寒，便窒塞道路，氣息喘促，故多發于冬初，必須淡飲食，行氣化痰爲主。禁涼劑，恐風邪難解也。禁熱劑，恐痰火易升也。蘇子、枳殼、青皮、桑皮、桔梗、半夏、前胡、杏仁、山梔，皆治哮必用之藥。李士材謂先于八九月未寒時，用大承氣下其熱，至冬寒無熱可包。此法頗好，曾試之，亦效。而又有食哮，宜清金丹；有水哮，宜水哮方；有風痰哮，宜千緡導痰湯；有年久哮，宜皂角丸或青皮散。

馬脾風

初虞世曰：馬脾風者，暴喘而兼脹滿也，大小便哽，宜急下之，用牛黃奪命散，後用白虎湯平之。馬脾風，若患在百日內者，不治。

吳綬曰：有馬脾風者，因寒邪入肺，寒鬱爲熱，痰喘上氣，肺脹齁鮯，若不速治，立見危亡。宜用辰砂二錢半，甘遂一錢半，輕粉五分，共爲末。每取一字，以溫漿水少許，上滴香油一點，挑藥在油花上，待沉下，卻去漿水灌之。即名馬脾風散，此方甚妙也。

《幼科推拿秘書·咳嗽歌》 咳嗽連聲風入肺，重則喘急熱不退。肺傷於寒咳嗽多，肺經受熱聲壅滯。寒宜取汗熱宜清，實當泄之虛當補。嗽而不止便成癆，痰盛不已驚風至。眼眶紫黑必傷損，嗽而有血難調治。

《醫學精要·咳嗽辨治》 耐菴曰：掃盡三因十咳，陳氏有《三因論》，巢氏有《十咳論》。只尋外感內傷，這般要訣解端詳，怕甚嗽聲不轉。外感緣何發嗽，邪風襲在皮端。肺皮相合客風寒，陡覺冤煩氣上。《內經》欬嗽冤煩者，腎氣之逆也。

敗毒散柴胡前胡枳殼桔梗，川芎連翹二羌獨活荊芥防風。茯苓甘草薄荷生薑，不應麻黃可放。若是內傷證候，只宜保肺扶脾。審其來漸又來徐，五味子湯極美。

嗽證雖多，其要惟二，曰外感，曰內傷盡之矣。諸家立論太繁，徒眩人目，

無益於治，宜掃而空之。何爲外感？只因風邪襲於皮毛，毛孔閉塞，邪不得出，則犯乎肺而爲欬。其證或爲惡寒發熱，或爲鼻塞聲重，時流清涕，或爲頭痛頭重，嗽聲不轉。審其平素無病，陡然發嗽者，必外感也。即用辛溫之藥，表散其邪，治之甚易，六安煎、敗毒散，神方也。此證切忌寒涼及滋陰等藥，犯之必難愈。俗云：傷風不愈變成癆。夫傷風豈能變癆？醫誤之耳。何爲內傷？審其並無外證，止因平素秉賦怯弱，或病後虛羸，或因過服寒涼剋伐之藥，損傷胃氣而爲欬。其證初起微微有嗽，日漸以甚，或日輕夜重，或夜熱潮熱，或形容瘦減，或肌體虛肥而兩顴常赤，或氣短喉乾，或吐痰吐食，或食生冷即甚者，必內傷也。即用甘溫之藥，補土以生金，治之亦易。理中湯、六君子湯、五味子湯其選也。其或久而不愈者，可加烏梅、訶子等澀藥以劫之。徐東皐曰：久嗽者宜從虛治之，或用澀藥以擊其惰歸是也。治嗽訣要，無有出此二者，已得其要，神而明之，變而化之，存乎其人，非筆所能盡也。

備參

小兒百日前後痰嗽，名百晬嗽，俗名孩兒風，非火不爲功。臍下、臍左右約離一指，各一炷。兩額角髮際動脈處，左右各一炷。囟門骨脣，男左女右一炷，立愈。輕者，單灸額角，囟門亦愈。

一有表證已罷，嗽吐不止，用化痰健脾等藥亦不止者，肺中必有伏風。用二陳湯，以半夏二三錢爲君，加麻黃四五分，一劑可愈。蓋肺主皮毛，邪從皮毛而入，亦須從皮毛而出。麻黃最能開腠理，使邪從外散，此經所謂開鬼門也。但不可過多，過多則大發。

有外感挾熱者，用清金飲，除半夏，加黃芩、川貝，甚者用涼膈散。

有外感挾虛者，用金水六君煎加減主之，可稱神劑。

《醫學精要·哮喘辨治》 耐菴曰：聲粗曰哮，氣促曰喘。來暴而劇者多實，由漸而甚者多虛。實者肺病，虛者腎也。

哮喘實證：有風客皮毛，肺氣不得泄而爲喘者，經所謂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入六腑則身熱汗出不得卧，上爲喘呼者是也。審其清便自調者，去其風則愈，六安煎加麻黃，甚者五虎湯。有火鬱於肺而爲喘者，經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者是也。審其口燥咽乾，二便不利者，去其火則愈，定喘湯或葶藶丸微下之則愈。

哮喘虛證：或因久病，或因久吐久瀉，或新產失血，或因過服寒涼，而忽爲氣急氣短，似喘非喘者，脫之兆也。速宜挽救，人參五味子湯。若至張口大喘，入少出多，往來無滯，此正所謂子午不交，貞元將脫也，大凶之兆。速用貞元飲大劑與之，不應，急加人參、鹿茸，或用理陰煎加人參、鹿茸，或可挽救。若喘而汗出如油，髮潤，肺絕也，喘而直視譫語，肝絕也，不治。若平素有喘氣，或遇寒，或遇勞即發，發則連綿不已者，未發當以扶正爲先，扶正用上治虛喘法。已發則以攻邪爲主，攻邪用上治實邪法。其或痰盛者，千緡湯。上焦氣實者，蘇子降氣湯，皆可酌用。

《醫醫偶録·兒科論治·咳嗽》 小兒咳嗽，半由於風寒，初起以杏蘇散煎之。痰薄者，加半夏、生薑。痰濃者，加川貝、花粉、瓜蔞仁之屬。肺有火邪，則瀉白散。此一定之治法也。若秋冬燥令，肺受火刑，則咳而無痰，甚者咳血。宜以貝母瓜蔞散潤其肺，清肅之氣下行，則咳自止。

《保赤存真·咳嗽證治》 咳嗽連聲，抱首抱胸，痰涎稠粘，向來方書均作脾肺燥實治，而不知證變多端，亦有不盡然者。道光十四年甲午，余七男應南，年僅半週，七月在廣東西關外楊仁南住，忽發熱咳嗽。用消風丸疏表二劑，熱遂全退。惟咳嗽不止，每咳必連三四十聲，抱胸抱首，辛苦之極，俟痰轉乃止，少頃又咳。其痰膠粘，用手用筋，堅戛不下，色略帶黃。大便老黃色，亦多稠粘之痰。虎口紋青紫，粗硬，而小便卻清。余斷爲肺實，用瓜蔞，川貝、杏仁、桑皮、枯芩、枇杷葉、桔梗，又佐以沆瀣丹，每劑用生薑一錢，服二三劑，面色慘暗，紋更粗硬，透關，咳更不息。余心甚恐。因於夜間侍其熟睡，細診兩脈，卻浮大虛軟。因悟此證是火衰土困，脾濕膠結不能通活。況兒面黃而晦，不發熱，不口渴，舌胎白多黃少而滑，小便清，右脈更大而軟，確主脾肺氣虛。治用六君、補中益氣、異功散，附子理中等方，出入增減。約服十餘劑，神色頓改，手紋亦收小而帶淡紅。惟手掐眉目，猶有風熱。用六君加防風、桔梗、焦查而咳嗽全愈。後閱《黃錦芳醫案》，見其自治咳嗽，乃治伊族舜亭次男咳嗽案，同是連聲不止，同是痰甚膠粘，均用薑、桂、附子始效。可見方書一定，活變在人。咳有似實，而又不能作實證治者，此類是也。因補記之，以爲兒科之一助爾。

《幼科切要·咳嗽門》 感冒風寒，發熱、鼻塞、聲重者，服參蘇飲。因火痰熱，咳嗽、面赤、心煩、咽痛、鼻血者，服清熱導痰湯。傷食停痰，吐嘔腹痛

者，服平胃二陳湯。久咳氣虛，四肢怯冷，氣血不足者，服補中益氣湯。水泛爲痰，五心發熱，食減神昏，痰如水泡者，服八仙長壽飲。日間咳少，夜間甚者，服金水六君湯。

《幼科切要·喘急門》 凡小兒喘急，關紋浮大，手足溫，主外感。關紋淡白，脣白，主虛。外感之喘，發熱無汗，主表實也。有汗而喘者，主表虛也。

《釐正按摩要術·咳嗽》 肺爲華蓋，職司肅清。自氣逆而爲欬，痰動而爲嗽。其證之寒熱虛實，外因內因，宜審辨也。肺寒則嗽必痰稀，面白、畏風、多涕，宜溫肺固衛。肺熱則嗽必痰稠，面紅、身熱、喘滿，宜降火清痰。肺虛則嗽必氣逆，汗出、顏白、飧泄，宜補脾斂肺。肺實則嗽必頓咳，抱首面赤、反食，宜利膈化痰。外因在六淫，內因在臟腑。亦各有治法，而外治諸法，要不可緩。

《一得集·鄭姓子哮吼證治驗》 寧人鄭姓子，甫七歲，患哮吼證。脈形俱實，結喉兩旁，青筋突起如筆管，喉中作牛馬聲。此係果餌雜進，痰濁壅塞。始用蘇子降氣湯加減，服六七劑，不效。余思病重藥輕，遂以蘇梗八錢，易本方之蘇子，餘藥分量加重。連服三劑，青筋隱而不露，脈亦和軟，鳴聲不作矣。凡治病，雖用藥不悞，而分量不足，藥不及病，往往不效。

《張聿青醫案·咳嗽》 孫孩 咳嗽甚則嘔吐。脈濡滑，舌白。童質泄瀉之後，脾運不及，生痰聚濕。復感暑風，邪與痰合，肺胃因而失降。宜降宜下。

製半夏一錢五分　廣橘紅一錢　白茯苓三錢　枳實三分　光杏仁三錢，打

大力子二錢　粉前胡一錢　炒竹茹一錢　六一散荷葉包三錢　鮮佛手一錢

二診：大便暢行，所下穢濁甚多，凝痰乳食，從此而達，發熱因而大退。然肺胃邪戀未清，咳嗽嘔吐未止。再從疏肺之中，參以甘辛法。

前胡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茯苓三錢　杏仁二錢　橘紅一錢　薄荷七分

後入　炒竹茹一錢　薏仁三錢　薑汁三滴　枇杷葉二片去毛　活水蘆根六錢

三診：發熱已退，咳亦遞減，大便數日方行。再疏肺化痰，氣降則大府自通也。

前胡一錢　橘紅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牛蒡子一錢五分　炒竹茹一錢

杏仁三錢　茯苓三錢　桑葉一錢　枇杷葉去毛，二片　蘆根五錢　薑汁二滴

《醫學探驪·小兒科·嗽喘》 小兒咳嗽，易於作喘，蓋小兒之氣息短促，火一上炎，遂即作喘，宜服長壽膏，身見微汗即愈。倘或不效，再服牛黃千金散可愈。凡小兒咳嗽而喘，若兩足冰冷，頭汗淋漓，謂之上盛下虛，乃逆證也。

《衷中參西録·温病門·風温兼喘促》 遼寧小南關柴市旁，赫姓幼子，年五歲，得風温兼喘促證。

病因：季春下旬，在外邊嬉戲，出汗受風，遂成温病。醫治失宜，七八日間又添喘促。

證候：面紅身熱，喘息極迫促，痰聲漉漉，目似不瞬。脈象浮滑，重按有力。指有紫紋，上透氣關。啓口，視其舌，苔白而潤。問其二便，言大便兩日未行，小便微黃，然甚通利。

診斷：觀此證狀況已危至極點，然脈象見滑，雖主有痰，亦足征陰分充足，且視其身體胖壯，知猶可治。宜用《金匱》小青龍加石膏湯，再加杏仁，川貝以利其肺氣。

處方：麻黃一錢　桂枝尖一錢　生杭芍三錢　清半夏二錢　杏仁二錢，去皮搗碎　川貝母二錢，搗碎　五味子一錢，搗碎　乾薑六分　細辛六分　生石膏一兩，搗細　共煎湯一大盅，分兩次濕服下。

方解：《金匱》小青龍加石膏湯，原治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然其石膏之分量，僅爲麻、桂三分之二，而此方中之生石膏則十倍于麻、桂，誠以其面紅身熱，脈象有力。若不如此重用石膏，則麻、桂、薑、辛之熱，即不能用矣。又《傷寒論》小青龍湯加減之例，喘者去麻黃加杏仁，今加杏仁而不去麻黃者，因重用生石膏以監制麻黃則麻黃即可不去也。

復診：將藥服盡一劑，喘愈強半，痰猶壅盛，肌膚猶灼熱，大便猶未通下，脈象仍有力，擬再治以清熱利痰之品。

處方：生石膏二兩，搗細　瓜蔞仁二兩，炒搗　生赭石一兩，軋細　共煎湯兩盅，分三次徐徐溫飲下。

效果：將藥分三次服完，火退痰消，大便通下，病遂全愈。

不思食分部

綜述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脾氣不和不能飲食諸方》 夫脾者，臟也，胃者，腑也。脾胃二氣，合爲表裏，胃受穀而脾磨之，二氣平調，則穀化而能食。若虛實不等，水穀不消，故令腹脹，或泄利不能飲食，所以謂之脾胃氣不和，不能飲食也。

《聖濟總録·小兒脾胃氣不和不能飲食》 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水谷入胃，脾主磨而消之，脾與胃合俱象土，其氣喜溫而惡寒。故府藏内溫，則消谷引食。若脾胃虛寒，則食物化遲，故不能飲食。

《小兒藥證直訣》 胃氣不和　面㿠白無精光，口中氣冷，不思食，吐水，當補脾，益黄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胃冷虛　面㿠白色，瘦弱，腹痛，不思食，當補脾，益黄散主之。若下利者，調中圓主之。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實脾圓：治小兒脾虛不美飲食，兼治乳食不消，黄瘦等疾。

四君子圓：治脾虛不尅化乳食。能充肌體，悦顔色。

四君子湯加神麴、麥蘗、黄芪：治小兒病後，脾胃怯弱，五心煩熱，不美飲食。

飯虎湯：治脾虛不思飯食。

沈香磨脾湯：治小兒脾胃不和，黄瘦多汗不食。

山藥湯：治脾胃怯弱，不喜飲食。

加味觀音散：補虛調胃氣，進乳食，止吐瀉。

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因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人以脾胃爲本，所當調理。小兒脾常不足，尤不可不調理也。調理之法，不專在醫，唯調乳母，節飲食，愼醫藥，使脾胃無傷，則根本常固矣。

脾喜溫而惡寒，胃喜清而惡熱。故用藥者，偏寒則傷脾，偏熱則傷胃也。製方之法，宜五味相濟，四氣俱備可也。故積溫則成熱，積涼則成寒，偏熱偏寒，食也。食多則飽，飽則傷胃，食少則饑，饑則傷脾。故調脾胃，宜節飲食，適寒熱。奈今之調脾胃者，不知中和之道，偏之爲害，喜補而惡攻，害于攻者大，害于補者豈小哉。

兒有少食而易飽者，此胃之不受，脾之不能消也。宜益胃之陽，養脾之陰，宜錢氏異攻散合小建中湯主之。

《保嬰撮要·胃氣虛寒》 經曰：胃爲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人身氣血腑臟，俱由胃氣而生，故東垣之法，一以脾胃爲主，所謂補腎不若補脾，正此意也。在小兒，雖得乳食，水穀之氣未全，尤仗胃氣，胃氣一虛，則四臟俱失所養矣，故丹溪謂小兒多肝脾之疾也。若面色㿠白，目無睛光，口中氣冷，不食吐水，肌瘦腹痛，此胃氣虛寒之證，用五味異功散或六君子湯主之。若大便不實，兼脾虛也，加乾薑溫之。中滿不利，脾不運也，加木香開之。喜冷便秘，胃實熱也，用瀉黄散涼之。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者，用八味丸補之。稟賦胃氣不足，亦用此丸。蓋下焦眞陽充盛，則上生脾元，自能溫蒸水穀矣。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張氏溫脾散　治脾胃虧損，腹脅虛脹，乳食不進，困倦無力。

薛按：前方治脾肺虛弱之證。若肺病已去，前證未已，但用六君子湯以調補脾胃。

《醫鈐·不乳食》 小兒不乳食者，必熱也。葱煎乳汁，令小兒服之。不得已而煎黄連三分服之，自能食也。

嘔吐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嘔候》 傷寒是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生熱，故頭痛體疼而壯熱。其嘔者，是胃氣虛，熱乘虛入胃，胃得熱則氣逆，故嘔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服湯中毒氣吐下候》 春夏以湯下小兒，其腸胃脆嫩，不勝藥勢，遂吐下不止，藥氣薰臟腑，乃煩懊頓乏者，謂此爲中毒，毒氣吐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吐利候》 吐利者，由腸虛而胃氣逆故也。小兒有解脫，而風冷入腸胃，腸胃虛則泄利，胃氣逆則嘔吐。此大體與霍亂相似而小輕，不劇悶頓，故直云吐利，亦不呼爲霍亂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霍亂候》 霍亂者，陰陽清濁二氣相干，謂之氣亂，氣亂於腸胃之間，爲霍亂也。小兒腸胃嫩弱，因解脫，逢風冷，乳哺不消而變吐利也。或乳母觸冒風冷，食飲生冷物，皆冷氣流入乳，令乳變敗，兒若飲之，亦成霍亂吐利。皆是觸犯腑臟，使清濁之氣相干，故霍亂也。挾風而絡實者，則身發熱、頭痛、骼疼，而復吐利。凡小兒霍亂，皆須暫斷乳，亦以藥與乳母服，令血氣調適，乳汁溫和故也。小兒吐利不止，血氣變亂，即發驚癇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吐哯候》 小兒吐哯者，由乳哺冷熱不調故也。兒乳哺不調，則停積胸膈，因更飲乳哺，前後相觸，氣不得宣流，故吐哯出。診其脈浮者，無苦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嘔吐逆候》 兒啼未定，氣息未調，乳母忽遽以乳飲之，其氣尚逆，乳不得下，停滯胸膈，則胸滿氣急，令兒嘔逆變吐。又乳母將息取冷，冷氣入乳，乳變壞，不捻除之，仍以飲兒，冷乳入腹，與胃氣相逆，則腹脹痛，氣息喘急，亦令嘔吐。又解脫換易衣裳，及洗浴露兒身體，不避風冷，風冷因客膚腠，搏血氣則冷，入於胃，則腹脹痛而嘔吐也。凡如此風冷變壞之乳，非直令嘔吐，胃虛，冷入於大腸，則爲利也。

《顱囟經·病證》 小兒噦逆吐，皆胃氣虛，逆氣客於藏氣而作，當和胃養氣。如至下冷極，即小兒霍亂吐逆，皆胃氣與陰陽氣上下交爭而作，當用安和補藥調養即愈。

《顱囟經·病證》 孩子吃乳食皆出，此是脾冷。

《聖濟總録·小兒噦》 論曰：小兒氣弱，不能勝乳，致乳滿胃中，氣既不得宣導，復遇呼吸風冷，致使胃氣上逆，故令噦。能節其乳，仍溫胃氣，則噦自愈。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吐瀉身溫　乍涼乍熱，睡多氣粗，大便黃白色，嘔吐，乳食不消，時咳嗽，更有五臟兼見證，當煎入臟君臣藥，化大青膏，後服益黃散。如先曾下，或無下證，愼不可下也。此乃脾肺受寒，不能入脾也。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吐瀉身熱　多睡能食乳，飲水不止，吐痰，大便黃水，此爲胃虛熱渴吐瀉也。當生胃中津液，以止其渴，止後用發散藥。止渴，多服白朮散。發散，大青膏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吐瀉身涼　吐沫瀉青白色，悶亂不渴，哽氣長出氣，睡露睛，此傷風荏苒輕怯，因成吐瀉，當補脾後發散。補脾，益黃散，發散，大青膏主之。此二證多病於春冬也。

《小兒藥證直訣》 夏秋吐瀉　五月二十五日已後，吐瀉身壯熱，此熱也，小兒臟腑，十分中九分熱也。或因傷熱乳食，吐乳不消，瀉深黃色，玉露散主之。

六月十五日已後，吐瀉，身溫似熱，臟腑六分熱四分冷也。吐嘔，乳食不消，瀉黃白色似褐，或食乳，或不食乳。食前少服益黃散，食後多服玉露散。

七月七日已後，吐瀉身溫涼，三分熱，七分冷也。不能食乳多，似睡悶亂，哽氣長出氣，睡露睛，唇白多噦，欲大便，不渴，食前多服益黃散，食後少服玉露散。

八月十五日已後，吐瀉身冷，無陽也。不能食乳，乾噦，瀉青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不可下也。

《小兒藥證直訣》 吐乳　吐乳瀉黃，傷熱乳也。吐乳瀉青，傷冷乳也。皆當下。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廣親宅四大王宮五太尉，病吐瀉不止，水穀不化，衆醫用補藥，言用薑汁調服之。六月中服溫藥，一日而加喘，吐不定。錢曰：當用涼藥治之。所以然者，謂傷熱在內也，用石膏湯三服併服之。衆醫皆言吐瀉多，而米穀不化，當補脾，何以用涼藥。王信衆醫，又用丁香散三服。錢後至曰：不可服此，三日外，必腹滿身熱，飲水吐逆。三日外，一如所言。所以然者，謂六月熱甚，伏入腹中，而令引飲，熱傷脾胃，即大吐瀉，他醫又行溫藥，即上焦亦熱，故喘而引飲，三日當死。衆醫不能治，復召錢至宮中。見有熱證，以白虎湯三服，更以白餅子下之。一日減藥二分，二日三日，又與白虎湯各二服，四日用石膏湯一服，旋合麥門冬、黃芩、腦子、牛黃、天竺黃、茯苓，以朱砂爲衣，與五圓，竹葉湯化下，熱退而安。

馮承務子，五歲，吐瀉，壯熱不思食。錢曰：目中黑睛少而白睛多，面色皎白，神怯也，黑睛少，腎虛也，黑睛屬水，本怯而虛，故多病也。縱長成，必肌膚不壯，不耐寒暑，易虛易實，脾胃亦怯。更不可縱酒慾，若不保養，不過壯年。面上常無精神光澤者，如婦人之失血也。今吐利不食，壯熱者，傷食也，不可下，下之虛。入肺則嗽，入心則驚，入脾則瀉，入腎則益虛。此但以消積圓磨之，爲微有食也。如傷食甚，則可下，不下則成癖也。實食在內，乃可下之。下畢，補脾必愈。隨其虛實，無不效者。

廣親宮七太尉，七歲，病吐瀉，是時七月。其證全不食而昏睡，睡覺而悶亂，哽氣，乾噦，大便或有或無，不渴。衆醫作驚治之，疑睡故也。錢曰：先補脾後退熱，與史君子圓補脾，退熱石膏湯。次日，又以水銀、硫黃二物下之，生薑水調下一字。錢曰：凡吐瀉，五月內，九分下而一分補。八月內，十分補而無一分下。此者是脾虛瀉，醫妄治之，至於虛損，下之即死。當即補脾，若以史君子圓即緩，錢又留溫胃益脾藥止之。醫者李生曰：何食而晚。錢曰：脾虛而不能食，津少即晚逆。曰：何瀉青褐水。曰：腸胃至虛，冷極故也。錢治而愈。

《小兒藥證直訣》 治小兒吐瀉　凡小兒吐瀉，當溫補之。余每用理中圓以溫其中，以五苓散導其逆，連與數服，兼用異功散等溫藥調理之，往往便愈。若已虛損，當速生其胃氣，宜與附子理中圓研金液丹末，煎生薑米飲調灌之，惟多服乃效。候胃氣已生，手足漸暖，陰退陽回，然猶瘈瘲，即減金液丹一二分，增青州白圓子一二分，同研如上服，以意詳之。漸減金液丹，加白圓子，兼用異功散，羌活膏，溫白圓，鉤藤飲子之類，調理至安。依此治之，仍頻與粥，雖至危者，往往死中得生，十救八九。

《幼幼新書·吐利》 《嬰童寶鑑》：小兒爲乳母飲酒淫泆情亂，乳子爲疾，其候吐瀉青黃水，身熱，啼叫如驚，不治。

《嬰童寶鑑》小兒吐利歌：小兒吐利早須醫，只爲腸虛逆氣爲，更有中它湯藥毒，必加煩躁在心脾。

《幼幼新書·吐逆》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吐奶說：小兒吐奶有數般，或是風疾所致，則其吐不可安也。吐奶更夾痰，纔吐卻即風生。若止吐後，其風無止處，更入外風，則潮熱閉胃管，後變驚風。胃主四肢，被痰涎閉卻即搐。心主神，被外邪所干即驚。神不定，故變驚風也。故止住吐即驚風發，手足搐搦，口眼翻張，頭項強舉。雖多服名藥，亦不能救療耳。

小兒吐奶，鼻青，客風傷肺。客風者，則是外風也。鼻青是肺之外應也。夜間煩躁者，是肺氣逆而爲之也。身上發熱者，肺主身之皮毛，外邪所傷，故乃發熱。宜下傷寒藥，後平胃氣耳。

小兒吐奶，唇黑多哭是傷脾，須夾痰也。唇是脾之外應，被食所傷故黑。其夾痰者，脾能生涎，故痰衝胃而吐奶食。

小兒吐奶身熱，其奶成片子者，是胃有熱，積久即生風也。其人必四肢生瘡，多渴面黃是也。

小兒吐奶不化，夾清水是胃冷。其人必面青唇白是也，宜暖胃止之。

小兒吐奶，早晚發熱則是驚，吐而不睡是也，宜與調驚。

漢東王先生《家寶》：乳食不化，腹急氣逆病證，須進塌氣圓二、三服下卻胸膈，卻進觀音散二、三服，但生胃氣藥皆可以意與之。又乳母不忌口，吃生冷物，冷氣入乳則乳變壞。又不揑除之，仍以此乳與兒吃，冷乳入腹與胃相逆，則腹脹，氣急肚痛，或變爲瀉，亦依前項藥調理。如不退卻，用羌活膏治之。

《惠眼觀證》：凡生下無故吐乳，此因乳母冷熱不調，啼中餵乳，致令胸膈氣逆，舊乳不化，所以多吐。吐下奶瓣或帶酸氣，謂之奶積。急以牛黃圓療之，仍服勻氣平胃湯藥。若脾胃虛滑，吃食多吐，只以平胃圓夾蘆薈圓服之。若至正、二月間，方以鮓湯圓利之。

《小方脈》論小兒熱盛，患急熱而吐，更下熱藥，脾胃熱而胃口閉，所以吐傷，水穀不通。凡下湯藥，乳食只伏在管，胃口不開，脾伏乳食，上下不動。若下取藥，胃口不開，只在胸膈不上不下，乃是結腸翻吐候也。歌曰：得患初因是熱傷，熱極吐逆也尋常。醫人不會看形候，又服熱藥怎生當。至今胃閉並腸結，莫服冷藥不須涼。若還更取兒當死，先須開胃後通腸。

《嬰童寶鑑》小兒嘔逆歌：風冷吹雙乳，乳壞氣須凝。乳兒成嘔吐，氣喘腹膨脖。解脫當風下，洗浴向簷楹。喘中還餵奶，氣逆在胸停。皆成嘔逆病，醫者貴調停。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吐乳候歌：吐乳從來胃氣實，奶滿胃中生吐逆。吐多遍身有風生，驚邪本是從斯得。吐定無過腦後溫，吐出奶來無變色。先與定氣後除驚，如此醫流無費力。

此候胃氣實，其乳或氣不定，或食交奶，或怒未息，或行房了便乳孩兒，使劃時便吐。其奶吐出若不變色無害。若色青黃，或如水之狀，或其中有蟲者，治須涼膈，以溫物暖其腦後，避惡風吹其風府也。既生其氣，又涼其上焦。即止也。

《幼幼新書·吐哯》 茅先生：小兒生下有中吐哯奶形候。奶不穩而從口角頭自流出，身微熱，口鼻微冷，面目青黃，眼慢。此候因乳母房室淫泆，兒子叫，更將乳與吃，而陰陽不順，兒子胸膈不快，吃乳停滯在於胃，不消化而胃冷致此。奶不穩，遂自然從口角頭流出。所治者，先以睡驚沉香飲子夾丁香散與服，夾活脾散調理即愈。恐脾虛受熱，狂躁不睡，眼偏微喘，傳歸慢脾風，惡候不治。

又小兒吐哯奶死候歌：吐哯多時治不痊，脾虛狂躁睡難安。眼偏上視多微喘，傳慢須知命入關。

《嬰童寶鑑》小兒哯奶歌：乳母寒溫不節量，致令壅滯在胸膛。更加新乳相投觸，不得宣通入胃腸。此名哯奶須調理，診得輕浮尚不妨。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哯奶候歌：囟陷時時動不停，吐中時覺乳生腥。眼渾青碧生白膜，汗出津津腳似冰。氣細元因傷胃冷，氣粗卻是欲生驚。是風從早宜醫療，暖胃和脾氣乃平。此寒熱相勝使然也。氣急則是胃實，當涼則愈。若囟門陷下，氣細，當生胃氣。若渾身熱甚，目中白膜，甚者氣出喘粗，若不急治，必作癒癡。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哯奶歌一同，後云：此候是驚奶衝胃氣，或交奶衝脾，或是氣奶，或是病奶，致吐出遠聞腥氣，與蚵螂圓，氣細脈沉與調胃散。

《幼幼新書·霍亂吐利》 茅先生：小兒生下有中諸般瀉候，各別各有所見，下藥分次第。下項小兒有中霍亂吐瀉候，上吐下瀉，遍身微熱，不能乳哺。此候因吃食冷熱不調，氣不順，脾家受熱，胃冷不消化致此。所治者，先用沉香睡驚飲夾丁香散，乳香散，活脾散與服安樂。如傳變，大渴不食，面臉紅，眼微視，氣小不語，汗多，恐化慢脾風，死候不治。

漢東王先生《家寶》：凡嬰孩小兒霍亂而成吐瀉，仍須進大七寶散二、三服，並觀音散二、三服，溫白圓二、三服。如不退，恐脾困不進乳食，須進惺惺散二、三服。如依次用藥不退，往往變作慢脾風，慢驚風。如得此患，宜進竹瀝膏二、三服，間惺惺散調胃氣藥，並沉香散與之。

張渙謹按：小兒霍亂吐利，由陰陽不和，清濁相干，與大人無異。如救火拯溺，宜速療之。兼宜用聖石丹治之，又宜順正湯。

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霍亂吐奶者爲何？答曰：凡將息小兒之道，切愼擇奶母，精神爽健，精神詳慢，智惠深遠，身無疾病，脂肉肥潤，溫厚淳善，能調理乳食，何疾更生，衆疾易愈。緣不愼諸味，恣意亂餐孩兒，或變蒸，或乘寒哺乳，或蒸熱飼兒，或醉後嗔怒，或悲啼不常，驚亂神氣，乳食失節，即吐瀉可疑。

《惠眼觀證》霍亂吐瀉形候：忽然吐瀉，謂之霍亂吐瀉。如有渴，即下沉香飲子夾平胃圓服之。若未有渴，量大小下鮓湯圓通二二遍。白涎，只依前用沉香飲子，平胃圓調理。或尚猖狂躁，夜睡不得，喘息急促，此死候不治。

《玉訣》：小兒霍亂，有此兩證。若胃冷霍亂，身無大熱，但只微溫，面須青黃，宜銀白散調氣。若腹痛多喘，口吐清水，面色不定，乾噦不常，宜蘆薈圓殺蟲，後調氣。歌曰：霍亂皆因胃氣傷，冷熱攻脾氣受殃。或積或蟲寒與熱，胃虛乾嘔不尋常。

《石壁經》三十六種霍亂吐瀉歌：先以青黃面色看，定因風熱在脾間。髮如直立人多怕，開眼無休定有涎。胃逆更看風起擡，常疑唇白口多乾。舌上有瘡爲熱極，難過二七入黃泉。

此候青白滿面者，冷痰在胃間也，亦主吐瀉。若黃赤，胃有熱積所致也，亦主發霍亂。此胃虛實，皆作此證也，治各看其候調治。若失治，則口乾燥

煩渴，若搐搦逆候，口中瘡，鷄子白滿口者不治，不過二七日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上》嘔噦附　小兒吐瀉者，皆由脾胃虛弱，乳哺不調，風寒暑濕，邪干於正之所致也。其證不一，今條叙之。

吐　吐逆自生下便吐者，此是兒初生之時，拭掠口中穢血不盡，因咽入喉故也。

吐逆身熱，吐奶成片子者，胃有熱也。此因乳母冒熱，或因飲酒，熱入其乳，變壞其汁，而不捻出，仍以飼兒，或兒乘熱哺啜，致熱氣入胃，與氣相搏，致氣逆而吐也。其證若此，如久有積熱者，必四肢生瘡，多渴而面黃，宜微下之，虛者以穩藥磨化，後調其氣。

吐逆身熱，鼻青呵欠頓悶，口中氣熱，夜間發躁者，此傷風吐也。因解脫失宜，風冷襲之，搏於血氣，故身熱呵欠頓悶，口中氣熱也，氣不得順，故逆而作吐也，宜調氣止吐，發散風冷。

吐逆唇黑，面黃多啼，有痰吐氣臭者，此脾胃有傷也，宜先下之，後調其氣。

吐逆早晚發熱，睡卧不安者，此驚吐也。心熱則生驚，故睡卧不安而神不寧也，心神不寧，則氣血逆亂而吐也，宜與鎮驚去熱止吐。

吐逆面皖白無精光，口中氣冷，口頻撮，不思乳食，吐水者，胃氣不和也，宜補脾胃。

吐逆痰涎色黃，稠粘上壅者，胃熱也。若吐痰涎白淶，或吐沫者，胃虛冷也。熱者宜微利之，冷者宜溫補之。

吐逆痰涎及有血者，此肺熱也。久則肺虛成痿。昔錢乙治段齋郎子四歲，身熱吐痰，嗽數日而咯血，他醫以桔梗湯、防己圓治之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遂請乙治。乙下褊銀圓一大服，復以補肺湯、補脾散爲治。乙曰：此子咯血，肺虛也，肺雖咯血，有熱故也，久則虛痿，今涎上潮而吐，當下其涎，若不吐涎，則不甚便。蓋吐涎能虛，又生驚也，痰實上攻，亦能發搐，依法只宜先下痰而後補脾肺，必涎止而吐愈，爲順治也，若先補肺爲逆耳。

嘔噦　嘔噦者，比吐逆異也。吐者乃邪搏胃氣，逆而上行，穀不能傳化，隨氣出也。嘔者但氣逆而欲吐，吐則穀無所出，故俗謂乾嘔也。噦者乃兒因吮乳汁過多，胃滿而上溢出也，故俗呼謂之噫奶。當便與空乳令吮，即定，若頻久吮之，亦能爲病。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吐瀉》吐瀉多病於春夏秋三時，惟冬時絕少者，蓋吐瀉皆因脾胃虛冷熱所致，以冬時陽氣在內，多食溫暖，少飲水漿故也，設有患者，必因傷於乳食也。若春時病吐瀉者，多因於風，夏時病者，多因於熱，秋時病者，多因於冷。凡治吐瀉者，必當參其時候，觀其形證，察其溫涼寒熱，如此則無誤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傷食吐瀉》吐瀉乳食不化，其吐及糞，皆有酸臭氣者，此傷食吐瀉也。凡吐乳瀉黃赤者，傷熱乳食也，若吐乳瀉青白者，傷冷乳食也。並宜微下之，後和胃氣，虛者以緩化滯藥漸磨化之。

吐瀉在初生三日內，壯熱不乳，大便乳不消化，或白色者，是傷乳，當微與下。後和胃氣，虛者以緩化滯藥漸磨化之。

吐瀉在初生三日已上至十日，身溫涼，不思乳，大便青白，乳不消化，此上實下虛也。更有五臟兼見證，瀉其所實者，而補其脾胃虛者也。

吐瀉有兼臟證者，兼肺則睡露睛喘氣，兼心則驚悸飲水，兼脾則困倦饒睡，兼肝則呵欠頓悶，兼腎則不語畏明。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冷熱吐瀉》吐瀉在五月中已後，身壯熱者，此熱也，小兒臟腑中十分中九分熱。此因傷熱乳，或胃熱入內，吐乳不消，瀉深赤色，宜與解熱，錢乙用玉露散。

吐瀉在六月中已後，身大溫而似熱，臟腑中六分熱四分冷也。嘔吐乳食不消，瀉色黃多白少似褐，或食乳，或不食乳，宜少補脾而大解熱，錢乙少用益黃散，多用玉露散。更宜審察冷熱，如兒大熱，瀉色赤黃者，此熱多，依五月中後治之。

吐瀉在七月中已後，身溫，臟腑中三分熱七分冷也。不能食乳多，似睡，悶亂，哽氣長出，昏睡露睛，唇白，多嘔而不渴。錢乙於食前令多服補脾益黃散，於食後少服解熱玉露散，更宜相度冷熱，若身大溫，瀉後黃者，依六月中已後爲治也。

吐瀉在八月中已後，身冷，無陽也。不能食乳，乾嘔，瀉青褐水，錢乙只用益黃散補脾，不可下。

吐瀉所論冷熱月時，此錢乙以中原之地言也，今較之江浙，則氣候不同。今江浙之地，二三月尚寒，四五月溫暖，六月入伏之後纔熱，七月熱盛，八月熱尚未退，雖冬月晴多便暖，雖夏月陰多便寒，不可概以中原冷熱時候，便爲

定論。經所謂東西南北之異地，溫涼寒熱之異宜，況每歲寒熱，自隨時令早晚，難以拘定月日也。候之者乘其至也，謂至其熱則從熱治，至其溫則從溫治，至其寒則從寒治，至其涼則從涼治，此乃隨四時之氣，各適其宜。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霍亂吐瀉》 吐瀉於夏秋大熱之時，伏暑傷冷，則心藏煩躁，小便不利，清濁不分，陰陽二氣相干，名曰氣亂，亂於腸胃之間，名曰霍亂。其證乘熱傷冷，氣逆而喘，腹脇脹滿，身熱脈亂，頭痛體疼，如傷寒之狀，上即大吐，下即大瀉，重則四肢厥冷，腳脛轉筋。法當調順其氣，分別清濁，升降陰陽。若只伏暑吐瀉者，則小便不利，其證雖與上證稍同而輕，非霍亂比，瀉色赤黃，此但只名伏暑吐瀉，不爲霍亂也。治霍亂吐瀉，若熱多而渴者，五苓散。寒多不渴，而心腹身體疼痛，及煩躁渴不能飲者，可服理中湯。寒甚腹痛轉筋，四支拘急者，理中湯加附子。汗出惡寒，手足厥冷，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並四逆湯。已上諸證，幷可與香薷散服之，以他藥不能療此證也。治伏暑吐瀉，若小便不利，與五苓散利小便，及與香薷散解伏暑，坯蓮散、救生丹止吐。

吐瀉不拘何時，則令脾胃虛弱，多致生風，而爲脾風慢驚也。以脾土衰而肝木來刑故爾，當先補脾胃，不令困弱，則風不生，而病易愈也。

吐瀉已定未定煩渴者，皆津液內耗也，不問新久，宜煎錢乙白朮散，使滿意取足飲之，多即愈好。不爾即津液內耗，而引飲不止，內生其熱，外邪相干，則證變百端，以成他病，漸至危困也。

《醫說·小兒門·小兒吐瀉用藥》 小兒暑月多吐瀉，其證不一，宜詳審用藥，不可差謬。有伏暑吐瀉，小水必不利，宜服五苓散、香薷散，有傷食吐瀉者，其吐及糞皆有酸臭氣，宜服感應丸，三方易知，今不復載。瀉多日，口唇白及糞色亦白，及瀉糞頗多者，因而成冷也，宜以前方六神散，每二錢匕，加附子末一錢匕，煎作三四服，以防變癇也。

《活幼心書·吐瀉》 脾虛胃弱病根源，水穀如何運化行。清濁相干成吐瀉，久傳虛渴便風生。

吐瀉者乃揮霍擾亂之證，霍者吐，亂者瀉，有心痛而先吐者，有腹痛而先瀉者，莫不由中焦而作。上焦主納而不出，中焦主腐化水穀而生榮衛，灌溉百骸，下焦分別水穀，主出而不納，此三才成式，日用常行。故脾居中州，胃爲水穀之海，乳哺入胃，脾能剋化，然後水穀分，在臍上一寸名分水穴，分其清濁，傳受得宜，則無吐瀉之患。凡嬰孩上吐不止，下瀉不停，皆因六氣未完，六淫易侵，兼以調護失常，乳食不節，遂使脾胃虛弱，清濁相干，蘊作而然。有先瀉而後吐者，乃脾胃虛冷，其候先瀉白水或白凍，吐亦不多，口氣緩而神色慢，額前有汗，六脈沉濡，此爲冷也。先吐而後瀉者，乃脾胃有熱，氣促唇紅，吐來面赤，脈洪而數，渴飲水漿，此爲熱也。冷熱之分，要須詳審。

有數歲者亦患此證，始自夏秋，晝近極熱之地，解衣乘涼，夜卧當風之所，失蓋感冷，陰陽相搏，氣射中焦，名爲霍亂。《活人書》用香薷散調治，以其能分別水穀，升降陰陽。又曰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寒多不飲水者理中圓，詳究治法，得非欲平中焦乎。又有脾經積滯未除，再爲飲食所傷，不吐則瀉，不瀉則吐，宜以三稜散化積，守胃散和中，必自安矣。

錢仲陽議曰：吐乳瀉黃是傷熱乳，吐乳瀉青是傷冷乳，皆當下之。詳夫此理，乃迎奪之法也。不若傷熱者用五苓散以導其逆，傷冷者用理中湯以溫其中，自然平復。

有小兒盛夏初秋遇夜乘風，渴而飲水，過餐生冷果物，攻激腸胃，遂乃暴吐暴瀉，傳作手足俱痺，筋攣而痛，痛則神志不寧，以驚證治之，誤矣。所謂筋遇寒則引縮，又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因內傷生冷飲食，外感風邪，吐瀉交作，胃氣固虛，不能養其宗筋，亦致攣急。此證口氣溫，面色慘，脈沉緩，再以手按兩膝腕下，見筋縮而引於皮間，是其候也。治以理中湯加附子，半生半炮，水薑熟煎，空心溫服，更詳虛實冷熱爲治可也。

《活幼心書·諸吐》 論吐之原，難以概舉，有冷吐、熱吐、積吐、傷風嗽吐、傷乳吐，其吐則同，其證有異，各述於後。

冷吐：乳片不消，多吐而少出，脈息沉微，面白眼慢，氣緩神昏，額上汗出。此因風寒入胃，或食生冷，或傷宿乳，胃虛不納而出。宜溫胃去風，除宿冷，用當歸散，水、煨薑、陳皮煎服，或間投沖和飲，理中湯及薑橘湯，定吐飲。如諸藥不效，以參香飲治之。

熱吐：面赤唇紅，吐次少而出多，乳片消而色黃，遍體熱甚，或因暑氣在胃，或食熱物，精神不慢而多煩躁，此熱吐也。宜解熱毒，用大順飲，溫熟水空心調下，並五苓散、小柴胡湯，並加薑汁緩服及香薷散主之。誤服熱藥，先投菉豆飲解之，次服止吐之劑。

積吐：眼胞浮，面微黃，足冷肚熱，晝輕夜重，兒大者脈沉緩。此宿冷滯

脾，故吐黃酸水，或有清痰，脈實而滑，爲食積所傷，吐酸醎氣，或宿食並出，兒小者喫乳不化是也。先用五苓散，薑汁溫湯調下和解，次以烏犀圓主之，最小者投三稜散、化癖圓。

傷風嗽吐：有熱生風，有風生痰，痰結胸中，肺氣不順，連嗽不止，和痰吐出，此爲嗽吐。痰壅而作，乃爲實證，宜去風化痰，先投清肺飲，次小柴胡湯爲治。若嗽久而肺虛，土不生金，故面白唇燥，乾嗽乾嘔而無痰，可溫補爲上，用茯苓厚朴湯、惺惺散，如意膏爲治。

傷乳吐：纔乳哺後即吐，或少停而吐，此因乳飲無度，脾氣弱不能運化，故有此證，譬如小器盛物，滿則溢。治法宜節乳，投三稜散。

諸吐不止，大要節乳，徐徐用藥調治必安。節者撙節之義，一日但三次或五次。每以乳時，不可過飽，其吐自減，及間稀粥投之，亦能和胃解吐。屢見不明此理，惟欲進藥以求速效，動輒斷乳二三日，致餒甚而胃虛，啼聲不已，反激他證。蓋人以食爲命，孩非乳不活，豈容全斷其乳。然乳即血也，血屬陰，其性冷，吐多胃弱，故節之。醫者切須知此，乳母亦宜服和氣血、調脾胃等藥。

《活幼口議·議喫乳》 議曰：產婦血敗者當下，榮者化乳，血下不盡，母致其疾，乳有不調，兒招其病。凡兒吮其乳，有不到於胸堂，氣滯積隘，或冷或餿，故以喫出。或問之無恙否，曰不宜也。久喫令兒神困力乏，氣怯肌羸，脾家若虛，遂作癇疾，及至成疾，脾風定矣。初生與周晬之兒，胃氣未備，穀食未登，全藉吮乳，快如無恙，自然臟腑充，百脈順，肌體壯，神氣清。幼幼失乳，如人絕食，食爲根本，資養性命，豈可絕乎。乳幼本只柔弱，血氣輕微，臟腑淺薄，根基危脆，豈可失乎。乳之若失，乖繆甚多，乳之若絕，性命難保。其或母用性不順，則氣血亂，氣血亂則乳汁不和，乳汁不和令兒喫逆，宜其速與療理，若作尋常，必致害生，小沉香煎及鹽咳圓兼與服之，當欽其驗。乳母宜服藿香正氣散加枳朮，至良。

《活幼口議·議吐瀉詳證六法所治》 議曰：脾不和即胃不生，榮不足即氣不正，胃乃脾家之本，榮乃衛室之根，根本堅固，百虛不作，表裏充實，諸邪不入。治法服藥有六合：分水穀即與五苓散服之合。退暑氣即與香薷散服之合。均陰陽即與既濟丹服之合。溫脾胃氣，調順三焦，去濕即與理中圓服之合。平正五臟氣，散虛溫中即與正氣調胃散服之合。溫中脘，醒脾和胃，去虛助氣，開胃進食即與分氣紫蘇飲服之合。以上六證，用藥皆和，調順臟腑。且臟既溫亦和，既正且順，熱之一病自然釋散。此病證候萬一不可，直便用寒涼藥退熱。若將熱藥止吐與瀉，攻發陰陽，二氣差錯，致作風生，遂急醫風，又投涼藥，取次施爲，皆爲乖繆。由是，吐瀉之熱，不可用以寒涼，或致反誤，利害應時矣。

《幼科全書》 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嘔，有聲有物曰嘔吐。其證有三，有寒，有熱，有食積傷。

凡寒吐者，吐時少而出物多，此胃家受寒也。或用胃苓丸，煨薑湯吞，或以理中丸治之。寒吐食不化，不惡食。

凡熱吐者，吐時多而出物少，此胃家有熱也。以二陳湯加黃連、煨乾薑治之。熱吐食化，不惡食。

凡食積吐者，要分三焦明白，俱能食。如食時即吐者，此積在上焦胃口也，宜用淡鹽湯吞下，後用鵝翎毛掃口中，令其吐盡舊積，以二陳湯加煨乾薑、神麴、炒麥芽、炒杏仁治之。

如食下一二時而吐者，此積在中焦胃下口過小腸上口處也，先以丁香脾積丸通去舊積，後以二陳湯加消導藥治之。

如早食晚吐，晚食早吐者，此食在下焦，小腸口下過大腸口上處也，先以丁香脾積丸下之，後以二陳湯加消導藥治之。消導藥如神麴、麥芽、砂仁、香附之類。如嘔吐久而諸藥不納者，此胃口伏火關格之病，用理中湯加童便、豬膽汁同炒煎服即止，神效，妙不可言。

如嘔吐出蛔蟲者，以理中湯加烏梅一個、附子一小片、黃柏、川椒，一服即止。

如嘔吐後而瘦弱者，只以集聖丸調之。

如諸吐不納藥者，此陰盛拒陽也。必加童便、豬膽者，蓋童便味酸鹹性寒，膽汁味苦性寒，以和理中湯服，則陰體漸消，陽性乃發。此《內經》所云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也，非吾子孫不示。

凡吐不止，目上視，頭後仰者，不治。

祖傳治嘔吐，只用胃苓丸，煨薑湯送下，不問寒熱皆效。凡吐不止，服藥無效，更加煩悶，不治。

西江月

嘔吐飲食不納，任從湯藥難嘗。此爲陰盛隔孤陽，到是時醫魔障。參朮煨薑熟附，烏梅童便尤良。豬膽同入慢精詳，此法應如影響。

一等蛔蟲吐出，此爲蛔厥多陰。烏梅丸子效如神，一服蛔安吐定。又有咳而嘔者，化痰順氣須明。如常吐嘔只胃苓，湯用煨薑作引。

《幼科全書》 吐瀉之證有三，有寒，有熱，有積，治法略與泄門相似，觀者詳之。

凡吐瀉兩腮紅，足脛熱，好飲水，身上熱，此熱證也。治法以胃苓丸、一粒金丹，同車前草、燈心湯送下。

凡吐瀉面㿠白，足脛冷，不作渴，如有熱者，此寒證也。治法先以理中湯即止，不止，便以益黃散治之，或胃苓丸、肉豆蔻丸治之。

凡吐瀉惡食或不乳，心腹痛，吐瀉所出之物皆酸臭，此食積也。先去食積，以感應丸推之，後以胃苓丸調之，或食脾積丸亦可。

凡吐瀉日久漸漸瘦弱，作渴作熱，久不治，必成壞證，用加減補中湯治之。

西江月

大凡男女吐瀉，陰陽順逆當明。男逢泄盛下無陰，女子吐多不應。出物多而數少，此爲寒食相侵。如逢物少數頻頻，火盛細加體認。

吐瀉若然同見，此名霍亂陰陽。只消一貼理中湯，上吐下瀉了當。服藥若還不效，再加熟附煨薑。烏梅作引是良方，莫與俗人誇獎。

吐瀉時時作渴，諸般湯藥無靈。飲湯飲水腹腫膨，束手待觀死定。急飲茯苓飲子，時時與兒調停。須臾吐止火邪寧，才與理中對證。

《田氏保嬰集·夏日吐瀉》 凡小兒盛暑吐瀉，邪熱在下則瀉，在上則吐，亡津必渴，用玉露散，雖吐時時與啜之。過三日不愈，身熱脈大，小便黃，用五苓、益元各半，熱湯調，溫飲之。身涼脈細，小便清，早晨益黃散，午後玉露散，過四五日，如困弱，宜服異功湯、和中丸、開胃丸。

《田氏保嬰集·嘔吐》 凡有嘔吐不止者，皆宜朱沉煎，定吐紫金核，用無不效也。

《永類鈐方·嘔吐證治》 鄭氏云：但吐不瀉爲逆，吐而有痰。發驚者，危。治之當斷乳，但與稀粥食。

小兒哯、吐、嘔、逆、噦有五。哯者，謂哯乳如視簷水射出。吐者，吐出有物。嘔者，開口而作。逆者，心胸上下氣逆欝築。噦者，無物可出。皆緊切之證，慢驚皆由此而作。又須詳其冷熱虛痰食傷所因。胃寒即似氣吐，面青唇白，清涎夾奶吐出。

熱吐即似驚吐，有黃涎夾乳食，乳成片，頭額溫，五心熱，小便赤少，或乾嘔噦無物，夏秋間多有此證。

虛吐肌弱神困，不思乳食，用生胃氣藥。

痰吐即風壅吐，咳嗽氣急，或表熱。

傷乳食吐即積滯吐，吐作霍氣肚熱。

蟲吐面白毛焦，唇紅或紫，或昏困不醒人事，時吐。又當於驚風、內癇、蟲痛及疳積門求之。

《世醫得效方·交精吐奶》 四君子湯加藿香、木瓜煎湯服。又治經年吐奶不停，或成片段，眼慢，糞多穢氣，有筋膜，乃父母交感時吃乳所致，益黃散、保童圓兼用。

吐乳不止恐成脾風方：右以靈砂一粒，青州白圓子三粒，同研末，米飲調下，量大小與之。吐久虛甚者，對用靈砂，親試有效。

又方：蓮心二十一個，香附子三個，吳茱萸七個，丁香七個，一處新瓦上炒黃，研爲末，以乳汁調敷乳頭上，令兒吮食。屢用有驗。

《玉機微義·論吐瀉有傷乳食有風有熱有寒有虛》 錢氏曰：吐乳瀉黃，傷熱乳也。吐乳瀉青，傷冷乳也。有初生三日內，或至十日，吐瀉壯熱，不思食，大便乳不消，或白色，是停食，當下之，後和胃，下用白餅子。或食乳不消，身溫涼，不思乳，大便青白色，此上實下虛也，更有兼見證。吐瀉因傷風得之，身溫，乍涼乍熱，睡多氣粗，大便黃白色，嘔吐，乳食不消，時咳嗽，更有五臟兼見證，當煎入臟君臣藥，先大青膏，後服益黃散。如先曾下，或無下證，愼不可下也，此乃脾肺受寒，不能入食也。傷風吐瀉，身熱多睡，能食乳，飲水不止，吐痰，大便黃水，此爲胃虛熱渴吐瀉也。當生胃中津液，以止其渴，止後用發散藥，止渴多服白朮散，發散大青膏。傷風吐瀉，身涼吐沫，瀉青白色，悶亂不渴，哽氣長出氣，睡露睛，此傷風荏苒輕怯，因成吐瀉，當補脾，後發散，此二證多病於春冬也。吐瀉於五月二十五日以後，身壯熱，此熱也，小兒臟腑，十分中九分熱也。或因傷熱乳食，吐乳不消，瀉黃色，玉露散主之。六月十五日以後吐瀉，身溫似熱，臟腑六分熱四分冷也。吐嘔，乳食

不消，瀉白黃色似褐，或食乳，或不食乳，食前少服益黃散，食後多服玉露散。七月七日以後吐瀉，身溫涼，三分熱七分冷也。不能食乳多，似睡悶亂，哽氣，長出氣，睡露睛，唇白多噦，欲大便，不渴，食前多服益黃散，食後少服玉露散。八月十五日以後吐瀉，身冷，無陽也。不能食乳，乾噦，瀉青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不可下也。虛羸，脾胃不和，不能食乳，致肌瘦，亦因大病，或吐瀉後脾胃尚弱，不能傳化穀氣也。有冷者，時時下利，唇口青白，有熱者，溫壯身熱，肌肉微黃，此冷熱虛羸也。冷者木香丸主之，夏月不可服，如有證，則少服之。熱者胡黃連丸主之，冬月不可服，如有證，則少服之。

潔古曰：夏月心火用事，治吐瀉不可用溫暖藥，秋用溫藥，秋深用暖藥，更有五臟兼見證。如有風瀉，防風、羌活。有熱瀉，黃芩、大黃。有寒瀉，附子。有濕瀉，白朮、茯苓。有肺瀉，芍藥、桂。定喘，荊芥、人參。如甚，加檳榔、木香。大便不通，則加大黃。更詳看病新舊，新則止之，久則腸風之患，宜推陳致新，法當宣風散導，過以用入臟君臣藥調之，益黃散。

凡大瀉引飲者，其病不以新久，皆宜服白朮散，痢病亦同。身熱吐瀉，咳嗽，是風木入於脾，母虛其子亦弱，法當煎檳榔豆蔻湯下大青膏，後服益黃散。身熱吐瀉，大便必少，是熱入膀胱，亡失津液，此爲大逆，是陰陽相乘也，五苓散主之。身涼吐瀉，不渴，則知爲寒瀉，當補之，煎附子桂枝湯下大青膏。陰陽相乘，肝入於胃，故發熱而嘔，當服白朮散，後煎檳榔木香湯下大青膏。

閻孝忠曰：凡小兒吐瀉，當溫補之。予每用理中丸以溫其中，以五苓散導其逆，連與數服，兼用異功散等溫藥調理之，往往便愈。若已虛損，當速生其胃氣，宜與其四味理中丸，並研金液丹末，煎生薑，米飲調灌之，惟多服乃效。候胃氣已生，手足漸暖，陰退陽回，然猶瘈瘲，即減金液丹二分，增青州白丸子一二分，兼用異功散，羌活膏、溫白丸、鉤藤飲子之類，調理至安。依此治之，仍頻與粥，雖至危者，往往死中得生，十救八九。金液丸治小兒吐瀉虛極最妙，沈存中《良方》論金液丸云：親見小兒吐利劇，氣已絕，服之復活者數人。眞不妄也，須多服方驗。

按：此證錢論傷乳食所致，分冷熱傷風，辨兼見證，明寒熱因而治，可謂究其緒矣。閻主溫中，兼用金液丹之類，蓋是治寒證、濕證及升提下陷之法。至潔古更分時令，備兼見證而用藥，治法殆無餘蘊。但吐瀉止作一證，然有吐而不瀉，瀉而不吐，則當別議。若吐而不瀉傷冷者，宜溫胃，瀉而不吐，傷冷而脈微者，宜灸之。亦不可不分，蓋病本之不一也。

《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仲陽云：初生下，拭掠小兒口中穢惡不盡，嚥入喉中，故嘔吐，及多生諸病。嘔者有聲也，吐者吐出乳也，凡小兒乳哺，不宜過飽，若滿則溢，故令嘔吐。胃中納乳，如器之盛物，杯棬之小，不可容巨椀之物，雨驟則沼溢，酒暴則卮翻，理之必然。乳母無知，但欲速得乳兒長大，更無時度，或兒睡着而更銜乳，豈有厭足，受病之源，自此漸至日深，導其胃氣之虛，慢驚自此而得，可不愼乎。此候但令節乳爲上，甚者宜令斷乳，先此乳母可服調氣之劑，兒服消食丸，化乳壯胃爲上。議曰：吐乳哯乳，此證有數般，有冷有熱，當自辨認。若吐自口角出，此是乳多消化不出，滿而則溢，此非病也，常服消乳丸、異攻散，當令乳母節乳爲上。冷吐可服觀音散、香樸散、快脾等藥。熱吐則頭額溫，有黃涎而渴，小便赤少，此是熱吐，多是傷暑熱者有此證，乳母同服香薷散、五苓散。又有風痰吐，乃是傷風不解，吐乳夾痰，若經久必然生風，仍宜下疏風化痰藥，竹茹湯、去桂五苓散、青州白丸子、溫膽湯，又當留心調治，紫霜丸亦可服。

《嬰童百問・熱吐》 小兒秋夏伏暑，多有熱吐，何以別之？或有黃涎，頭額溫，五心熱，小便赤而少，或唇乾而煩渴。先令乳母服香薷散、五苓散，兒服竹茹湯、五苓散。熱甚者大柴胡湯去大黃服，或小柴胡湯亦可。熱極者可服大承氣湯，其效如神，玉露散亦可服。

《嬰童百問・寒冷嘔吐噦逆》 小兒感受風冷，或食生冷瓜果過多，胃口停寒，以致吐食吐乳。並用理中湯主之，或釀乳法、消乳丸、異攻散、香樸散、茯苓半夏湯、二陳湯、人參散、麝沉散俱可服。

《醫方類聚・小兒門・霍亂附吐瀉**》**《和劑指南》論小兒吐瀉證：吐乳瀉青者，是傷冷也，可與益黃散、異功散、參苓白朮散、挨積丸、小香連丸、駐車丸，可通服。吐乳瀉黃者，是傷熱也，或小便赤澀者，可與五苓散、香薷散、參苓白朮散之類，可通服。泄瀉糞白或酸臭，米穀不化者，是傷食也，可與感應丸、挨積丸、異功丸之類。泄瀉作渴，肚脹小便白濁者，是疳瀉證，可與紫霜丸、五疳保童丸、六神丹、蘆薈丸、蝦蟆散之類。久瀉不止，煩渴引飲，食乳不絕者，可與參苓白朮散、嘉禾散、正氣散。吐不止，可與丁香散及羌活膏之類。吐瀉不止，或發驚搐甚者，可與回陽丹、金液丹，研碎，米飲調灌之。

《全幼心鑑·嘔吐》 有物有聲名曰嘔，乾嘔則無物。有物無聲名曰吐，嘔者有聲，吐則無聲，嘔吐出物也。胃氣不和，足陽明經胃脈絡陽明之氣下行則順，今逆上行作嘔。吐有胃寒、胃熱、痰水、宿食、氣攻之證，有傷乳、氣乳吐、熱吐、寒吐、冷吐、傷食吐、傷寒吐，各受病非一，治法不同。凡吐不問冷熱，久吐不止，胃虛生風，恐成慢候。嘔吐每每大便秘，上下壅遏，氣不流行，當利導之藥治之。微慢，候胃氣將絕，常□□□不保天年。

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五：有熱吐、冷吐、虛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煿腌鹹，或冒風傷暑致熱，兒吮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兒即吐。虛吐者，其兒肌弱神困，疳積未消，胃堂久虛即吐。痰吐者，其兒胃氣本虛，復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胸膈，故吐。食吐者，其兒胃弱，飲食不節，強食傷脾，作熱神困，吐後即逆。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兼瀉共作，名曰霍亂。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見乳自流出，謂之嗯。嗯之不已，即謂之吐。吐之不已，則作嘔。嘔之不已，即傳逆。逆之不已，即作噦。自嘔、逆、噦，皆有出聲動氣。嘔者，口開而作，逆者，心胸上下氣逆鬱結，噦者，無物可出，即膈虛胃寒引氣，噦噦作聲。此等候惡，須與證變，即慢脾風。熱吐者，先去風痰，冷吐、虛吐，與生胃氣，痰吐，下卻其痰，次與正氣，食吐宜與塌氣，豈可一槩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風驚，眼合慢脾，治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幼，病察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發者。

大抵女孩以吐爲急，男以瀉爲速，若氣虛暴瀉暴吐，纔作便得之，惟有疳瀉不成風候，久則患無辜證，終於虛之矣。但滯腸止瀉爲良，吐即生胃爲正，截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切不可用，亦不可用太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士載之，勿妄爲幸。

熱吐者，夏間多有。小兒日中游戲，伏暑熱毒，又乳母出外，感冒暑氣，承熱便乳乳兒，多成熱吐。頭額溫，五心熱，小便赤，必夾中暑之證。當解暑退熱，止嘔化痰，五苓散，用生薑煎湯調化，不拘時候服。香薷飲、天水散，皆清暑之藥。

冷吐者，冬月多有。感冒風寒，由乳母感受寒氣，承寒便乳兒，冷氣入兒胃中，嘔吐，喜熱惡寒，四肢凄清，寒吐必夾清涎吐出。以溫中藥服，丁香圓、藿香正氣散加丁香，四君子湯加丁香、陳皮去白、乾薑炮、生薑、棗去核同煎，食前服。寒極者，理中湯加附子，炮，去皮尖臍，量虛實治之。

傷食吐，酸臭夾乳食而出，惡食，胃痛，身發潮熱。有下證，下之，有食積宿滯者，服消積圓、鶴頂丹，無宿滯者，下之後服消食圓、長生圓治之。

傷乳吐，乳食過飽，滿而必溢，導虛胃氣，久吐不止，慢驚自此而得。乳母服沉香降氣湯，兒服助胃膏、調中湯、大醒脾散治之。

氣乳吐，乳母憂思忿怒之氣食乳乳兒，乳隨上不能克化，故嘔。兒吐，子母同服沉香降氣湯。

傷寒吐，傷寒傳裏，裏氣上逆，半表半裏之證多嘔，有胃氣，熱乘虛入胃，胃得熱則氣逆嘔。

《醫學正傳·吐瀉》 論：《內經》曰：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又曰：濕勝則濡泄。夫小兒之吐瀉，皆由乳食過度，傳化失常，蓋食鬱則成熱，熱鬱則成酸，酸而成吐成瀉，此必然之理也。又曰：食滯于胃口者爲吐，食滯于大小腸者爲瀉。有生下而遂吐不休者，胞胎中穢惡流于腸胃而爲吐也。

《幼科類粹·吐瀉門·論小兒吐瀉有冷有熱》 丹溪云：霍亂之候，起於倉卒，多因夾食傷寒，陰陽乖隔。上吐下利而燥擾痛悶，是其候也。故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

《幼科類粹·吐瀉門·錢仲陽吐瀉治法》 又云：凡瀉黃赤黑，皆熱毒也，豆蔻香連丸主之。瀉青白穀不化者，胃冷也，理中丸主之。吐瀉乳不化者，傷食也，消積丸下之。吐瀉昏睡露睛者，胃虛熱也，白朮散主之。吐瀉昏睡不露睛者，胃實熱也，玉露散主之。吐瀉乳不化者，傷食也，消積丸下之。

《幼科類粹·吐瀉門·吐瀉不治證》 小兒瀉不定，精神好者，脾敗也。吐瀉唇深紅者，內熱故也，不退必死。面黑氣喘者，不治。大渴不定，止之又渴，腎敗也。遺瀉不覺者死。

《幼科發揮·脾所生病·吐瀉》 吐出上焦，瀉出下焦，乃腸胃之病也。脾在中焦，管攝乎上下之間，吐瀉互作者，乃脾之病也。

夫人身之中，足陽明胃脈之氣自上而下，足太陰脾脈之氣自下而上，上下循環，陰陽交接，謂之順而無病也。故胃氣逆而爲上，則爲嘔吐，脾氣逆而爲下，則爲泄瀉，吐瀉之病，脾胃爲之總司也。

《發揮》云：胃在上焦，主內而不出，嘔吐則不納矣。腸在下焦，主出而不入，有積泄瀉，出則無積矣。觀朱奉議《傷寒括》云：胃家有熱難留食，胃冷無緣納水漿，則嘔吐之出于上焦也明矣。又張長沙《傷寒論》云：下利服理中不止，理中者，理中氣也，治泄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五苓散主之，不止者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則泄瀉出于下焦也明矣。

又按：治泄利者，有四法焉。有用理中湯以治其中氣者，有用五苓散以利其小便者，有用眞武湯以溫其腎者，有用赤石脂禹餘糧以固澀其大腸者，不可不知其要也。蓋腎開竅于二陰，主蟄藏者也，如門戶然，泄瀉不止，門戶不固也，故用薑附以溫之，閉其門戶也。腸胃者，容受水穀之氣，猶倉廩然，脾司出納，乃倉廩之官也，吐瀉之不止，乃倉廩之不藏，官之失其職也，故用參朮以補之，封其倉廩也。下焦者，水穀注下之路，如溝瀆然，小便不利者，溝瀆之不能別也，故用豬苓、澤瀉以利之，疏通其水瀆也。大便不禁，溝瀆之不能瀦也，故用赤石脂、龍骨以澀之，塞其決也。

祖訓治吐瀉者，只用胃苓丸，吐以煨生薑湯，泄以一粒丹和之，炒米湯下。

錢氏曰：脾司困，謂疲憊也，非嗜卧也。吐瀉久則生風，飲食傷則成疳，易至疲憊也，此與腎主虛同論。腎者元氣之主，腎虛則爲稟賦不足之病，脾者穀氣之司，脾虛則爲津液不足之病。故小兒五臟之病，脾腎最多，肝心次之，肺又次之。

小兒吐瀉，多因傷乳食得之。

如吐瀉時不啼哭，不喜飲食，此傷乳食也。初得之不可遽止，宿食未盡去也，宜換乳食，勿令重傷。吐瀉益甚，非醫之咎，益黃散主之。

有熱者胃苓丸，用東向陳壁土，和生薑少許炒焦，入水煎湯，澄清吞下。瀉不止，以胃苓丸、一粒丹合而服之，煎湯下效。

如吐瀉時惡風寒，喜人懷抱，此傷風吐瀉也，宜發散，惺惺散。

如吐瀉時啼哭，其身俛仰不安者，必腹中有痛，此霍亂也，內傷乳食，外感風寒得之。先治其裏，宜理中湯加藿香，後治其表，桂枝湯，表裏通治，宜藿香正氣散。

一兒周歲，吐瀉並作，時天大寒，醫用理中、胃苓丸，服之不效。予曰：此表裏有寒邪，未得發散也。取益黃散與之，其夜得大汗而止。

一女歲半，與前兒同證吐瀉，此傷食也。前有外感風邪，故用益黃散溫其表裏之寒，此只是傷食，用胃苓丸、一粒丹，陳壁土湯下，調其脾胃，消其食積，而吐瀉俱止。

一兒暴吐瀉，上下所出皆乳不化，用理中丸服之效。

一兒暴吐瀉，上下所出皆黃水，中有乳片，用二陳湯加黃連、薑汁炒，煎服效。

或問：二病同而治之異者何也？曰：所出之乳不化者，胃有寒也，故以理中丸急溫之，所出乳片不化者，胃有熱邪，熱不殺穀，宜半夏、黃連以解之，此同病異治法也。

《幼科發揮・脾所生病・嘔吐》 小兒嘔吐，多因乳食之傷得之，非若大人有寒有熱也，然因于寒者亦有之。

嘔乳、溢乳，哯乳，當分作三證治之。

嘔乳者，初生小兒，胃小而脆，容飲不多，爲乳母者，無縱與之，勿令其太飽可也。子之胃小而脆，母之乳多而急，子縱飲之，則胃不能容，大嘔而出，嘔有聲而乳多出，如瓶注水，滿而溢也。

溢乳者，小兒初生筋骨弱，左傾右側，前俯後仰，在人懷抱扶持之也。乳后太飽，兒身不正，必溢出二三口，如瓶注水，傾而出也。

哯乳者，小兒無時乳常流出，口角唇邊常見，如瓶之漏而水滲出也，即哺露。

嘔乳者，節之可也，溢乳者，正抱其身可也，皆不必治。哯乳者，胃病虛也，宜補之，理中湯丸加藿香、木瓜主之。

先翁治小兒嘔吐，只用胃苓丸研碎，以生薑煨熟，煎湯調下即止。

理中湯治嘔吐或有不止者，嘔家不喜甘故也，必去甘草，加藿香之辛，木瓜之酸，用之效。

傷冷乳者，所出清冷，面㿠白者是也。宜益黃散，煨生薑煎湯調服。

傷熱乳者，物出熱，面赤唇燥者是也。宜六一散，煨生薑煎湯調服。

傷乳食，物出作醭酸氣者是也。宜胃苓丸，煨生薑煎湯研碎調服。

本縣儒學教官陶，一子生八月病吐，諸醫治之不止，湯丸入口即吐。諸醫云，食入即吐，是有火也，欲作火治，用瀉火藥又不效。衆醫不能治，其吐益劇，即請予至議治。予曰：理中湯。師曰：服此方不得入也。予曰：用

法不同。時有生員蔡一山，素與吾不睦，在傍笑曰：不必多言，且看汝法何如也。予曰：汝亦不必多言，明早來問，始見吾之能也。此非試宏詞博學科，何相忌耶。作理中湯劑，用獵豬膽汁、童便各半拌之，炒焦，以水煎服，藥入立止。次早蔡生來問，師曰果效。問是何方，曰理中湯。蔡子又問何法，予曰，此在《內經》中冷論豬膽人溺白通湯方下，兄歸讀之自理會，出來師密問予曰：吾聞蔡子常妬汝，今信之，請言其法。予曰：吐本寒邪，當用理中湯熱藥以止之，內寒已甚，格拒其陽，故熱藥入喉，被寒所拒，不得入也。今膽汁之苦寒，童便之鹹寒，下喉之後，兩寒相得，故不復出，須臾之間，陰氣漸消，陽氣乃發。此熱藥須冷服，以司治格拒之寒，以止嘔噦者是也。宋理宗嘔吐不止，召醫楊吉老治之，問用何方，曰辛熱藥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熱藥冷服。藥成，放井中良久，澄冷進服，一啜而吐止，即此法也。師聞而喜之，後以六君子湯作丸調之。

王少峰次子三個月，病吐，請醫治之，藥乳不納。予見其兒在乳母懷中，以身伸弩，上竄，呃呃作聲，有發驚之意。乃取理中湯丸末子一分，用豬膽汁、童便各半匙，調分三服，初一次少停，略以乳喂一二口即止，又進一次，又乳之，其兒睡一覺，醒則嘔止，不伸弩，不呃呃作聲矣。予以是法教諸子止吐，活人甚多，乃良法也。

英山鄭孔韶一女，辛丑三月患嘔吐，請予往視其證，乃傷食吐乳也，家人云：無。乃用理中湯去甘草，加丁香、藿香，不效，又作膽汁、童便法，亦不效。四日後吐出飯半碗，予謂家人曰：此女數日不食，何有此完飯也？吾言傷食，汝固曰無，勞吾心力，不得見效。遂取脾積丸投之，取下惡糞如靛。詢之，果五日前外翁王宅歸，比懷鷄子黃色變也，所吐出之飯，即所食之飯也，壅塞腸胃，格拒飲食，所以作吐，下之即愈。

予思小兒嘔噦不止，多是肝膽二經之病，故仲景豬膽人溺白通方在厥陰病中。

新製一方，止嘔吐不止之病。吳茱萸、黃連各等分，剉，用向東壁土一塊，杵碎，用藥放在銚中炒焦，入水煎一二沸，澄清服之。

凡治小兒嘔吐，止後，不可便與乳，其吐復作，非醫之咎也。吐後多渴，禁與湯水，須使忍一時，渴自止也。若與湯水，轉渴轉吐，不可止也。大人同。

有吐蛔者，胃寒甚也，宜理中丸，用烏梅與椒煎湯調服，神效。

寒水石煅，飛，二兩，半夏炮七次，七錢五分，白枯礬五錢爲末，水糊爲丸，麻子大，薑湯下。此家傳十三方也。

因于寒者，食久則吐，其乳不化，宜理中湯加藿香、砂仁主之。

因于熱者，食入則吐，其乳成片，宜理中湯加黃連、竹茹主之。

因于食積者，吐出酸酸氣味，惡食，宜養脾消積丸，甚者，丁香脾積丸主之，吐止後，胃苓丸主之。

因于蟲者，吐多清水，腹痛多啼，宜理中湯加木香檳榔丸主之。

嘔吐藥食不得入者，此胃中有寒，陰盛格陽也，宜理中湯入童便、豬膽汁主之。

一兒初生即吐，醫欲用錢氏木瓜丸，予阻之曰：不可，小兒初生，胃氣甚微，初飲乳或有乳多過飽而吐者，當令乳母緩緩與之，或因浴時客寒犯胃而吐者，當取其乳汁一杯，用薑葱同煎，少與服之，或因惡露涉水，停在腹中而吐者，宜以炙甘草煎湯而吐去之，如何敢用木瓜丸，以鐵粉、檳榔之劑，重犯其胃中初生中和之氣耶。故常語人曰：錢氏小兒方，非先生親筆，乃門人附會說也。

一兒自滿月後常吐乳，父母憂之，諸醫不能止。一日問予，予曰：嘔吐者，非常有之病也，今常吐乳，非病也。然孩兒賴乳以生，頻吐乳者，非所宜也，恐傷氣，不可不求其故。有母氣壯乳多者，唯恐兒饑，縱兒飽足，飽則傷胃，所食之乳涌而出，此名溢乳，如瓶之注水，滿而溢也。宜損節之，更服肥兒丸。兒之初生，筋骨軟弱，爲乳母者，當懷抱護持可也，不然則左右傾側，其乳流出，此名嗯乳，如瓶之側，其水流出也。能緊護持，則不吐也。有胃弱者，不能受乳而變化之，無時吐出，所吐不多，此名哺露，如瓶之漏，不能容受也。當補其脾胃，助其變化可也，亦以肥兒丸主治。

《廣嗣紀要·嘔吐》 縣學教諭熊文材，子二歲，病嘔吐，更數醫治之皆不效，藥食入口，即吐出也。時學中諸友，或嫉予者短之，至是病亟，或與吾厚者薦之，文材差人請，全往告曰：病可治也。文材問用何方，曰：理中湯。文材曰：服多劑矣，不效奈何？全曰：此在《內經》乃陰盛拒陽之病矣，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伏其所主，先其所因則效矣。時蔡惟忠在旁，嗾之曰：不必多言，且看用藥何如。予曰：吐止之後，乃見吾能，兄亦不必多談論也。乃

作理中湯一劑，猬豬膽汁、童便各半杯，和藥炒乾，煎而服之，吐立止。次日諸友來問，文材曰：神矣哉。藥入不吐，其吐止矣。公子稱渴，以湯飲之，復作吐。全曰：凡嘔家多渴者，胃脘之津液乾也，當忍一二時，吐止胃氣立，津液生，渴自止矣。可將先藥渣再煎服之，仍禁其飲食，半日而安。文材詳問：同是理中湯，他醫用之不效，先生用之效者，何也。全對曰：公子胃寒而吐，當以熱藥治之。寒盛于中，投之熱藥，兩情不得，故不效也。今以理中湯爲治寒之主，用豬膽汁之苦寒，小便之鹹寒以爲佐，以從其格拒之寒，藥下于咽，兩寒相得，藥入于胃，胃陰漸消，陽性乃發，其始則同，其終則異也。故曰：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也。此軒岐之秘旨，啓玄子之奧議，張長沙之良法也。文材稱善。

嘉靖戊午九月，庠生王民肅次子半歲，病吐，先請醫甘大文治之，亦吾之所教者，用理中丸、益黃散服之，不納，乳入即吐。議請予，大文阻之，民肅暗使人請。予往治，則昏睡仰卧而努其身，有作慢風之候。予謂民肅曰：勢危矣。取理中末三分，用水一酒盅，煎至半盅，入猬豬膽汁、童便各一匙在內，攪勻，用茶匙灌之。民肅曰：恐吐。予曰：不妨。初進一匙，少停，再進一匙，又少停進一匙，命以乳哺之。乳母曰：怕吐。予曰：不妨。吮乳三五口，命其止。兒乃熟睡，一覺而醒，服盡其藥，乳不吐，身不努而安。

《名醫類案·吐瀉》 程明祐治鄭氏子七歲，苦下泄，程診之曰：胃虛中暑，不能分別水穀，法當補胃，則暑易祛。濃煎白朮人參湯，一服精神回，再服泄減，三服愈。

程仁甫治朱氏子四歲，十二月吐瀉，神倦睛陷，脈紋青紫，漿水入口即轉。用六君子湯加藿香、砂仁、白蔻、乾薑、木通，煎熟，入薑汁，徐徐服之，一劑頓止。

一兒三歲，夏月吐不止，神倦睛陷，乳水入口即吐。用六君子去甘草，加枳殼、藿香、白蔻、薑、連，煎熟，入薑汁，一劑而止。常治小兒吐瀉之疾，得捷效者甚多，須辨寒熱。如夏月熱證，必用六君子湯加薑連，少用藿香、白蔻之類，徐徐服之，不可太急，若頓服，即不納。如寒月，用六君子加乾薑、砂仁、藿香、白蔻之類，或有傷食吐瀉者，初劑加麥芽、山查，二劑決可取效。如不效者，必發慢驚而死，屢試皆然。

馮鯨川治李參軍二子，患瀉證二月，治之不愈。馮視之曰：瀉出黃色，良久變而爲青，乃脾虛而受制於肝也，治之稍緩，即成慢驚矣。先投補脾益黃散數服，後加肉豆蔻、訶子止之，徐徐調理而愈。

江應宿治上舍孫龍登一子，年歲半，七月初因食西瓜患吐瀉，小兒醫投六一散，繼以胃苓湯，病增劇已經三日。泄瀉如注，神脫目陷，身熱如火，脈紋青紫，昏睡露睛，乳食藥物入口，少頃帶痰吐出。予思脾胃俱虛，已成慢脾，投七味白朮散，去木香，加大附子五片，訶子肉一枚，肉蔻、炮薑各三分，吐雖稍定而瀉未止。急用大附子二錢，人參一錢半，生薑五片另煎，入前藥服，吐瀉止，除附子，用五味異功散而愈。

《保嬰撮要·嘔吐乳》 嘔吐皆主脾胃，古人謂脾虛則嘔，胃虛則吐是也。嘔者有聲無物，吐者有物無聲也。蓋乳哺過飽，則胃不能受而溢出，銜乳多食睡，則脾不能運而作瀉，脾胃漸傷，疾病纏綿，甚至慢驚之患矣。若手足指熱，喜飲熱湯，或睡而露睛，皆胃氣虛弱也，用異功散。若手足指熱，飲冷，或睡不露睛，屬胃經實熱也，用瀉黃散。若作瀉少食，或小便色赤，胃經虛熱也，用七味白朮散。大凡嬰兒，在乳母尤當節飲食，若乳母停食，亦能致兒吐瀉，故不可不愼也。

治驗

一小兒傷食嘔吐，發熱面赤，服消導清熱之劑，飲食已消，熱赤未退。余以爲胃經虛熱，用六君、升麻、柴胡、四劑而痊。

一小兒傷食嘔吐，服剋伐之藥，嘔中見血，用清熱涼血，反大便下血，唇色白而或青。余謂脾土虧損，肝木所乘，令空心服補中益氣湯，食遠服異功散，使涎血各歸其源，果愈。

一小兒吐酸乳食，用四君、吳萸、黃連、木香補脾平肝而愈。後口中有酸水，仍用前藥隨愈。後吐苦水，而口亦苦，用龍膽湯以清肝火，四君子湯以補脾土而痊。

一小兒吐黃水，所食之物悉皆甘味，用瀉黃散清其胃火而愈。後因停食，服剋伐之藥，口甘不食，形氣殊弱，用補中益氣湯養其中氣而痊。

一小兒傷食噯腐，用平胃散一服，宿滯頓化。余云：不必多藥，但節其飲食自愈。不信，別用剋滯之藥，更加吐瀉，以致不救。

一小兒傷食，發熱面赤，抽搐嘔吐，氣喘唾痰，此飲食傷脾，肺氣虛弱所致，用六君子湯，炒黑黃連、山梔各二分，一劑頓愈。

《保嬰撮要·熱吐》 經云：胃傷則吐。小兒熱吐者，因多食甘甜炙煿之物，或乳母膏粱厚味，胃經積熱，或夏間暑氣內伏於胃所致。若肌肉瞤動，煩熱作渴者，暑傷胃氣也，先用香薷飲，次用竹茹湯。若吐乳色黃，不能受納者，胃經有熱也，先用瀉黃散，次用人參安胃散。若吐出酸穢者，乳食內停也，用保和丸。吐乳不消者，胃氣弱也，用異功散。吐而少食，腹痛欲按者，脾氣虛也，用六君子加木香。凡諸證當驗其手指，熱則胃熱，冷則胃寒。熱用瀉黃散，寒用理中湯，不熱不寒，異功散調之。

治驗

一小兒夏月吐乳，手指發熱，作渴飲冷，口吐涎水，余謂胃氣熱，廉泉開而涎出也，用瀉黃散而愈。後復嘔吐，另用剋滯之劑，口渴飲湯，流涎不已，余謂胃氣虛寒，不能攝涎也，用理中丸而愈。

一小兒七歲，嘔吐不食，面白指冷，此胃氣虛寒也，用理中湯，嘔吐頓愈，又用六君子湯而痊。後傷食腹痛，發熱嘔吐流涎，先用保和丸一服而痛嘔愈，再用四君、山梔而涎止。

一小兒食涼粉而嘔吐酸物，頭痛發熱，此內傷兼外感也，用人參養胃湯末二錢，薑湯調服，諸證皆愈，惟吐酸涎，用大安丸一服而止。

一小兒傷食發熱，嘔吐酸物，手指常冷，此胃氣虛寒，陰盛隔陽於外，虛熱所致也。用保和丸末二錢，濃薑湯調服而吐止，再用六君子湯加山梔而安。

一小兒嘔吐作渴，暑月或用玉露飲子之類而愈。又傷食吐酸，余先用保和丸一服，吐止，次用五味異功散，飲食漸進，又用四君子湯而痊。

一小兒暑月患吐瀉，服香薷飲、五苓散之類而止，但手足並冷，睡而露睛，飲食不入，腸鳴作嘔，欲用清涼之劑。余曰：此始爲熱，終爲寒也，當捨時從證。用人參理中丸，以薑湯化二服，病勢始定，次用助胃膏漸安，又用六君子湯調理而愈。

一小兒飲食多即吐，余用五味異功散愈之。又腹痛嘔吐，先服大安丸，仍用異功散而愈。後證復作，另投祛逐之劑，吐瀉不食，腹中痛甚，以手按之則止，此脾氣復傷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一劑，又用六君子、升麻、柴胡二劑，飲食頓進。後食生冷，挾驚吐瀉，手足並冷，唇口搐動，用六君、鉤藤鉤、柴胡而愈。

一小兒吐酸，作渴飲冷，腹痛發熱，用人參養胃湯加黃連一劑，吐熱稍定，又用保和丸一服，腹痛頓止。後傷食復吐，腹脹大便不通，用紫霜丸下之尋愈。又感冒咳嗽腹脹，另服下藥，發熱作吐，腹脹，手足並冷，睡而露睛，發搐，用六君、鉤藤鉤而安，又用四君加當歸、川芎而愈。後患吐瀉，手足並冷，用助胃膏頓痊。

一小兒嘔吐發熱，用瀉黃散而愈。後因乳母飲酒，腹脹吐瀉，用葛花解醒湯，子母服之漸愈，大便日去五七次，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二劑，日去三次，乃用四君、肉豆蔻而痊。

一小兒吐酸發熱，用保和丸漸愈，又用四君、山查、神麴而安。後因飲食過多，嘔吐復作，另用下積丸，更加作瀉腹脹，手足發搐。余以爲肝木侮脾，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鉤藤鉤而搐止，又用六君子湯，飲食漸進而痊。

一小兒夏間嘔吐腹痛，大便不通，服大黃藥而愈。又傷食患吐發熱，服瀉黃散等藥，嘔吐腹痛，按之即止，面色青黃，手足並冷，此脾胃復傷而虛寒也，用異功散加木香愈之。後又傷食，腹脹作痛，或用消食丸，吐瀉並作，小腹重墜，午後益甚，余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加木香而愈。

一小兒嘔吐，發熱腹痛，面赤手熱，口乾飲湯，按其腹不痛，此脾胃氣虛也，用異功散加木香、乾薑一劑而愈。後傷食吐而嗳酸，腹中作痛，按之益甚，此飲食內停也，用保和丸二服而痊。

《保嬰撮要·寒吐噦逆》 錢仲陽曰：寒吐者，由乳母當風取涼，或風寒客於乳房，其證面目脹，額汗出，脈沉遲微，寒氣停於胃，故胃不納而吐出也。噦逆者，由胃氣虛甚，過服剋伐，使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以致氣不宣通而作也。風寒在胃者用理中丸，次服釀乳法。若嘔吐清涎夾乳，小便清利，用大安丸。若因乳母食厚味，用東垣清胃散。若乳母飲醇酒，用葛花解醒湯，飲燒酒，服冷米醋三五杯。乳母食生冷而致者，用五味異功散。乳母停食者，母服大安丸，子服異功散。乳母勞役者，子母俱服補中益氣湯。乳母怒動肝火者，用加味逍遙散。乳母鬱怒傷脾者，用歸脾湯。乳母脾虛血弱者，用六君、芎、歸，其子亦服三五滴。氣血虛而乳熱者，子母俱服八珍散，仍參熱吐、霍亂治之。

治驗

一小兒因停食腹痛，服疏導之藥而愈。後復停食，又用前藥，寒熱不食，

腹脹後重，大便頻而少，此脾氣復傷而下陷也，先用異功散加升麻數劑，後重漸愈，再加當歸全愈。後因乳母恚怒，致兒寒熱發搐作嘔，用六君、柴胡、山梔以治其母，兼灌其兒並愈。

一小兒因乳母感冒風寒發熱，兒患嘔吐，身發赤暈，用東垣人參安胃散而愈。又咬牙發搐，嘔吐酸腐，待其吐止自安。

一小兒時吐乳食，診其母有鬱怒之證，用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治之而愈。

一小兒七歲，身羸兼吐，少食發熱面黃，余謂脾臟受傷，用六君、煨薑二劑而飲食進，去薑又數劑而愈。

一小兒吐乳，大便臭穢，目睛緩視，因乳母交感後飲乳所致，用六君、木香、藿香治之而安。

一小兒吐乳不食，手足搐搦，痰涎上湧，手足指冷，額黑唇青，此腎水勝心火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炮薑頓愈，去薑，又數服而愈。

一小兒不時乾嘔，不乳腹膨，此脾胃虛而將成疳也，用四味肥兒丸以治疳，四君子湯以健中而痊。後傷食，吐瀉完穀，形氣困憊，四肢微搐，余曰：且勿藥。次日吐止，但搐而瀉青黃，此脾土虛而肝木勝也，用六君、釣藤鉤而痊。

釀乳法：治嬰兒有胎熱證，今乳母服之，不可遽用冷藥，恐損脾胃，若加嘔吐，必成大患。澤瀉二兩五錢、豬苓去黑皮、赤茯苓、天花粉各一兩半、生地黃一兩、山茵陳去梗、甘草各一兩

右每服五錢，水煎，食後捏去舊乳服。

《保嬰撮要・霍亂吐瀉》 錢仲陽云：吐瀉壯熱不食，或乳不消，是傷乳也，宜白餅子下之，後用益黃散和胃。若吐瀉身溫乍涼乍熱，氣粗，大便黃白，吐乳不消，此傷風熱也，先服大青膏發散，後服益黃散和胃。若吐瀉身熱，多睡能乳，吐痰，大便黃水，胃虛也，先用白朮散生津止渴，後用大青膏、釣藤飲發散風邪。若夏至後吐瀉身熱，或吐乳瀉黃，此傷熱乳也，用玉露散之類。凡瀉乳腹痛，按之而哭者，食積痛也，用白餅子下之，按之不哭者，脾胃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補之。手足指冷者，脾氣虛寒也，用異功散加木香。傷風吐瀉者，風木剋脾土也，亦用前藥。若飲熱乳而瀉黃者，濕熱壅滯也，用四苓散。如不愈，或反甚者，元氣復傷也，用白朮散。瀉而腹中重墜者，脾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若服剋滯之劑而腹中窄狹者，脾氣虛痞也，用六君子湯。若面黃瀉青，脾虛而肝乘之也，用六君、柴胡、升麻、木香。若多噫瀉黃，心脾氣虛也，用六君、炮薑、升麻。生下半月旬日內吐者，止宜調治其母，恐嬰女臟腑脆弱，不勝藥餌故也。

治驗

一小兒盛暑吐瀉，米穀不化，或用黃連香薷飲之類，腹脹作痛，手足指冷，此脾氣虛而伏陰在內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治之而愈。先君嘗云：凡暑令吐瀉，手足指熱，作渴飲冷者，屬陽證，宜清涼之劑。手足指冷，作渴飲熱者，屬陰證，宜溫補之劑。故凡病屬陰證，誤用寒涼之藥，死後手足青黯，甚則遍身皆然，於此可驗。

一小兒吐瀉乳食，色白不華，露睛氣喘，此脾肺不足，形病俱虛也，先用異功散加柴胡、桔梗頓愈，再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吐瀉驚悸，困倦腹脹，此心火虛而脾土怯也，用六君、茯神、酸棗仁而愈，又用秘旨保脾湯乃痊。

一小兒吐瀉驚搐項強，乃脾傷而肝侮，形氣虛而病氣實也，用異功散加鉤藤鉤補脾平肝而愈。

一小兒吐瀉呵欠，頓悶不語，畏明，屬脾肺不能生肝腎也，用異功散補脾肺，地黃丸補肝腎遂痊。

一小兒吐瀉腹脹不乳，此脾胃傷也，先用香砂助胃膏而飲食進，後用六君子湯而脾胃健。

一小兒寒熱作嘔，飲食不入，按其腹則哭，此飲食停滯也，先用大安丸遂安，但唇目抽動，大便稀黃，此病邪去而脾氣虛弱也，用六君子湯以補脾土，釣藤鉤以平肝木悉愈。

一小兒白睛多，唇色白，停食吐瀉，困睡驚悸，久治不愈。余曰：驚悸爲心血虛怯，困睡爲脾氣虛弱，皆稟脾腎不足所致也，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加鹿茸而愈。

一小兒未週歲，氣短喘急，乳食少進，時或吐乳，乃脾傷而食積也，先用六君、山查、枳實漸愈，後吐瀉作渴，用胃苓膏以治吐瀉，白朮散以生胃氣而安。

一小兒四歲，每飲食失節，或外驚所忤，即吐瀉發搐，服鎮驚化痰等藥後患益甚，飲食不入，藥食到口即嘔。余用白朮一味，和土炒黃，用米泔水濃煎，不時灌半匙，尙嘔，次日微嘔，又一日不嘔，漸加至半杯，月餘而愈。

一小兒停食吐瀉，身熱作渴，瀉下紅白或青黃色，服香連丸而愈甚，兼手足指冷。余謂始爲實，終爲虛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肉果而愈。

一小兒傷食吐瀉，大便溏泄或青綠色，睡而露睛，手足指冷，額黑唇青，此中氣虛弱，寒水侮土也，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木香、附子一劑而愈。後患吐瀉不已，先用胃苓散，後用異功散而安。

一小兒寒熱嘔吐，或瀉青色，余謂脾虛肝木所乘也，用六君、柴胡、升麻治之而愈。後因驚，寒熱寅卯時益甚，小便頻數，久而不愈，此肝火血虛，先以小柴胡湯加白朮、茯苓、當歸二劑頓止，又用地黃丸而愈。

《保嬰金鏡錄》 東垣人參安胃散：治脾虛傷熱乳食，嘔吐瀉痢。

愚按：東垣先生云：益黃散內有丁香、青皮，辛熱蓋爲寒水侮土而設也。若因熱藥巴豆之類損其脾胃，或因暑熱傷乳食而成吐瀉，口鼻氣熱而致慢驚者，宜服前方。

平胃散：治乳食過傷，腹鳴嘔吐，或米穀不化。

愚按：前方若乳食停滯，噯腐吞酸，嘔噦惡心者，宜服是方。若飲食既消，脾胃虛弱，嘔吐惡心者，宜用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治脾氣虛損，吐瀉少食。

愚按：前方若脾胃虛弱，或因剋伐之劑致飲食少思，或食而難化，或欲作嘔，或大便不實者，尤宜用之。若兼痰嗽氣逆，肢體倦怠，面目浮腫，宜六君子湯。

胃苓湯：治腸胃受濕，嘔吐泄瀉。

愚按：前方若停食吐瀉，小便短少，腹脹作痛，宜用此以分利之，更用六君子湯以調補脾胃。

肥兒丸：治肝疳食積，肢體消瘦，二便不調。

愚按：前方若食積五疳，發熱口渴，大便不調，小便不清，或頸項結核，髮稀成穗，寒熱作渴，宜用之。若脾胃稍虛者，用五味異功散兼服。虛甚者，異功散爲主，佐以前藥。

助胃膏：治脾胃虛寒吐瀉等證。

愚按：前證若吐瀉酸穢，是乳食內停也，宜用保和丸以消導之。若吐瀉乳食難化，是脾胃虛弱也，用異功散以調補之。若吐瀉少食，腹痛惡心，脾胃俱虛也，用六君子加木香以培補。若睡而露睛，手足並冷，或寒戰咬牙，脾胃虛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炮薑以溫補。如不應，宜急加附子以回陽。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吐瀉兼雙證治》 五月二十五日已後，吐瀉壯熱，此臟腑中九分熱也。傷熱乳食，吐而不消，瀉色深黃，玉露散主之。六月十五日已後，吐瀉身溫，臟腑六分冷也。嘔吐，乳食不消，瀉色黃白，口乾作渴者，食前少服益黃散，食後多服玉露散。七月七日已後，吐瀉身涼，三分熱七分冷也。不乳多睡，悶亂，哽氣出氣，睡卧露睛，唇白多噦，亦用益黃、玉露二散主之。八月十五日已後，吐瀉身冷，不乳乾噦，瀉青褐水，無陽也，當用益黃散。吐瀉乳食不化，時時下痢，肌肉消瘦，此脾胃虛寒也，用木香丸。夏月不可服，如有冷證，則少服之。其身溫壯熱，或瀉痢紅黃赤黑，此脾胃實熱也，用黃連丸。冬月不可服，如有熱證，則少服之。

薛按：前法即《內經》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之本旨。又云：有假者反之，雖違其時，以從其證，蓋胃傷則嘔吐，脾傷則泄瀉，脾胃俱傷，則吐瀉並作。前證若傷辛熱，停滯嘔吐，或大便下痢者，用六君子加黃連、吳茱萸、木香。若停滯已去，泄瀉不已，用四君子加肉蔻、骨脂。若傷生冷，腹痛，瀉痢青白，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炮薑。若傷魚肉等物，用六君子加山查、砂仁。若瀉紅黃赤黑，諸臟皆熱也，先用香連丸，後用補中益氣湯送香連丸。若瀉痢青白，乳食不化者，用人參理中丸。若吐瀉昏睡而露睛者，用五味異功散，睡而不露睛者，用玉露散。若吐而手足俱熱，或喜冷飲食，或睡不露睛者，用瀉黃散。或手足冷，或惡冷飲食，或睡而露睛者，用六君子、木香。然木香、黃連二丸，雖能攻剋病邪，不無傷損脾胃，治者審之。

若吐乳瀉黃，傷熱乳也，吐乳瀉青，傷冷乳也，皆當下之。吐瀉昏倦，睡不露睛者，胃實熱也。吐痰涎及綠水者，腎虛冷也。

薛按：前證若兒自受驚，或乳母恚怒，致兒吐瀉青色者，宜用異功散加柴胡。

大凡吐乳瀉青色者，屬驚，法當平肝補脾。吐瀉青白色者，屬寒，法當溫補脾土。前諸證若手足指熱者，屬實，手足指冷者，屬虛，此亦驗法也。

初生十日內，吐瀉壯熱，不乳或乳不消，或白色，先用白餅子下之，後用

益黃散和之。

初生下吐，因穢惡下咽故也，用木瓜散主之。凡初生，急須拭淨口中，否則啼聲一發，穢物嚥下，致生諸病。

薛按：芽兒初生之患，多因乳母不愼七情，不節厚味，傳兒爲病。當審其因，以調治其母。前所用之藥，恐臟腑脆嫩，不能勝受，治者審之。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五味異功散：治脾胃虛弱，吐瀉不食。

薛按：前方補脾胃之聖藥也。況人之一身，以脾胃爲主，若小兒乳食失節，寒涼失宜，或乳母六淫七情失調，兒飲其乳，諸病頓起。當專以此藥治之，其應如響。

益黃散：治脾土虛寒，嘔吐泄瀉。

薛按：前證若因脾土虛弱而吐瀉者，用五味異功散，若因肝木侮脾土而吐瀉者，用六君子加柴胡。如不應，或手足指冷，屬脾胃虛寒也，更加木香、炮薑。若因乳母脾土虛而肝木侮，亦治以前藥。若乳母鬱鬱，致兒患前證，母服加味歸脾湯。

七味白朮散：治吐瀉或病後津液不足，口乾作渴。

薛按：胃傷則嘔，脾傷則瀉，故用前藥調補胃氣，以化生津液，如無他證，只因胃氣虛而津液不足者用四君子湯尤效。

五苓散：治霍亂吐瀉，躁渴飲水，小便不利。

薛按：前證若津液偏滲於大腸，大便瀉而小便少者，宜用此藥分利。若陰陽已分而小便短少者，此脾肺氣虛而不能生水也，宜用補中益氣湯加麥門冬、五味。虛火上炎而小便赤少者，此肺氣受傷而不能生水也，用地黃丸加麥門冬、五味。

大青膏：治傷風吐瀉，身溫涼熱。

愚按：大青膏乃表散之劑也，必外邪蘊結於肺，而肺氣之未損者，乃可施之。況前證屬脾肺氣虛而邪之所湊，必以固脾胃爲主，否則虛虛之禍，恐不能免矣。

玉露散：治傷熱吐瀉黃色。

薛按：前證若飲食如常，作渴飲冷，屬胃經實熱，宜用此藥。若食少體倦，或善噫瀉黃，此脾虛色陷也，宜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若瀉而變青，更兼腹脹，或善怒，此脾虛肝所乘也，宜用前湯更加木香。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嘔吐門》 脈候：寸口脈沉遲冷吐，脈浮洪數者熱吐，脈微細不語者難治。小兒乳後便嘔吐，更兼脈亂無憂慮。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霍亂吐瀉門》 脈候：《內經》云：脈浮者霍亂。劉宗厚云：霍亂脈來浮洪者可治，微而遲，氣少不語者難治。

治法　鄭氏云：小兒吐瀉，因外傷風冷，內傷乳食，或兒啼未定，氣息未調，以乳飼之，氣逆於上，則停滯胸膈，致令嘔吐，氣逆於下，則傷脾胃，致令泄瀉，上下氣逆，吐瀉俱作。凡小兒只吐不瀉者逆，其吐必有痰，發驚者，十無一生。若只瀉不吐，或吐瀉俱發者，日久不退，亦變陰癇。治之當暫斷其乳，輕者周時，重者三日，宜頻與稀粥，服藥速效，十全八九。或者不信是言，以小兒藉乳爲命，不肯暫斷，然乳固不可斷也，殊不知因乳所傷得之者，若再以所傷之乳乳之，如抱薪救火。而暴吐瀉者，脾胃俱虛，參朮散加薑、棗去核煎服，以正胃氣。大法吐瀉傷冷者，理中湯，傷熱者，五苓散。

《明醫指掌·吐瀉》 歌　吐瀉須知熱與寒，瀉黃吐乳熱邪干。瀉青吐逆爲寒候，更把天時月日參。

論　經云：脾虛則瀉，胃虛則吐，脾胃不和，陰陽不順，清濁相干，則吐瀉兼作。錢孔純云：小兒吐瀉，有濕，有熱，有寒，有驚，宜詳察而分治之。如夏月中暑發渴引飲，霍亂吐瀉，臉赤唇紅，去後黃沫色，小便赤澀者爲熱，可用香薷、五苓等藥治之。冬時中寒，腹痛厥逆，吐瀉白色，不渴，面微青色唇紫，大便如凍汁，或米穀不化，先戰慄而小便去者爲寒，可用香附、砂仁、煨薑、木香等藥治之。面微黑黃，眼亦黃，手足及腎囊稍腫，腹脹臍凸，小便短少，善嘔而無食，痰多，唇白氣促，愛坐畏眠者爲濕，可用蒼朮、厚朴、薏苡、木瓜等藥治之。面赤身熱，睡卧不寧，目睛斜定，頸仰身搖，不時悸動，舌碎唇瘡，唄乳便青者爲驚，可用天麻、川芎、茯苓、肉果等藥治之。吐瀉乳食不化，因傷粘膩難消之物，滯於中脘，不上不下，但食即吐，面色青白，發熱，四肢逆冷，不可便投止吐瀉藥，當先取積消導，寬利胸膈，次用調脾和胃之劑，此皆合而言之也。愚謂有吐無瀉者，胃必熱，然亦有寒而吐者，有瀉無吐者胃必寒，然亦有熱而瀉者。何以辨之？蓋吐清涼，順而易出者爲寒，吐苦酸，逆而難出者爲熱。瀉青白，小便利者爲寒，瀉黃赤，肛門如燒者爲熱。又瀉痢發噦者爲虛，只吐不瀉者爲逆，各隨其所屬治之可也。

《醫學綱目·脾主濕·吐瀉》 〔田〕　凡小兒盛暑吐瀉，邪熱在下焦則瀉，

在上焦則吐，亡津必渴，用玉露散。雖吐，時時與啜之，過三日必愈。如身熱脈大，小便黃，用五苓、益元各半，熱湯調，溫服之。如身涼脈細，小便清，早晨益黃散，午後玉露散。如過四五日困弱，宜異功散、和中丸、開胃丸。

〔潔〕 如有風而瀉，用防風、羌活。有熱而瀉，用黃連、黃芩、大黃。有寒而瀉，用附子。有濕而瀉，用白朮、茯苓。有肺病而瀉，用芍藥、桂心。定喘，麥冬、人參，甚者多檳榔。大便不通，加大黃。更詳看病新舊，新則止之，久則有腸風之患，宜推陳致新。法當宣風散導過，後用入臟君臣藥調之，宜益黃散。

〔海〕 吐瀉過多，脾胃虛乏，欲生風候者，四君子加白附子減半，生薑煎服。

《慎齋遺書·吐瀉》 吐乳，用紫蘇、甘草、滑石等分，水煎服。

夏月泄瀉，甘草、滑石、白朮，水煎服，入砂糖一匙。

吐瀉脾土虛弱者，參苓白朮散。有積加史君子，腹不和加木香。看病表裏，加引服之。

小兒作瀉，日久必致發驚。蓋久瀉脾土虛，不能生金，金衰則木旺，肝氣逆而不下，驚之所由發也。

久瀉用豆蔻一枚，切開，入麝香五釐在內合定，麵裹煨熟爲末服。又方：白芷、炮薑爲末，蜜丸納臍中，油紙蓋，熱鞋底熨即止。又用柿餅熟吃立止。

又方：五倍子爲末，醋調納臍。又方：生薑四兩，香油四兩，丹二兩鍊，熬膏貼臍皆效。

《赤水玄珠·吐瀉門》 小兒吐瀉，不異大人，當於大人門擇治，故不再論，茲採數方，以備不時之急。但審諦寒熱，體認傷積，證明則百投百效矣。

凡吐乳直出而不停留者，古謂之喫乳。但以炒麥芽三錢，橘紅一錢，丁香三分，水煎，服之立止。

凡霍亂吐不止者，用蘆稷米炒黃煎湯，飲之立止。

又方：白扁豆嫩苗，煎湯飲之立止。如無嫩苗時月，即用白扁豆，炒過，煎湯與之，亦安。

凡冷吐者，乳不消化，多吐而少出，面白眼慢，神昏，額上汗出，急宜溫中，理中湯，參香散。若將傳慢脾者，可用全蝎觀音散。

凡熱吐者，面赤氣粗唇紅，吐出之勢射而遠，乳已化，黃色，小水短少，二陳湯加薑汁炒黃連、黃芩、枇杷葉。

凡食傷而吐者，吐出之物有餿酸氣，眼胞浮，面色黃，足冷肚熱，日輕夜重，麥芽、枳實、青皮、檳榔、厚朴、陳皮之類，消而降之。

治瀉之劑，凡冷瀉者，面色青白，小水清，腸鳴溏瀉，腹中作疼，口不渴，益黃散，理中湯。挾風邪者，藿香正氣散，挾暑氣者，六和湯。

凡食傷而瀉者，腹中或疼或脹，噯氣如敗卵，詳其所傷，以對證之劑消而磨之。如傷乳食，以麥芽、糯米食，以酒麴、肉，以山楂、豆腐，以蘿蔔子。豆粉，以杏仁。諸果子，以麝香、肉桂。傷魚，以橄欖。每於理脾中倍加所以之藥爲君，則效也。凡諸內傷，初未下膈之時，只宜吐之，如瓜蒂散，或蘿蔔子，搥，滾水取汁，多飲之即吐。若食已下膈入胃，則不可吐，以香橘餅之類消之。若腹中飽硬，日數已久，而痛在臍腹，則宜備急丸等下之，然後調補，瀉始止也。若補之太早，恐食積不消，久而變爲痢疾。或爲脾泄，或爲痞滿，皆由執衡者失先後次第之宜，盲對證之劑之所致也。又投以上諸劑不止者，乃蟲瀉也，當從疳治。

夏月作瀉或傷暑吐瀉，以六和湯治之，名六和者，以其能和六腑也。

《痘疹金鏡録·便蒙捷法歌》 嘔吐或因太過飽，寒氣所冲亦吐了。頓嗽氣逆亦作吐，暑氣相干亦宜曉。胃中有火膈上痰，久病胃虛納穀難。胃中瘀血尤能吐，火氣炎上又一端。中寒而吐四肢冷，挾暑吐兮渴燥煩。酒後氣升尤作吐，傷風嘔吐是涎痰。當究其所因，各分治法，毋曰某藥止吐，某藥止吐，則善矣。月內嬰兒頻轉乳，氣息未定飲乳使。其氣逆上乳不下，停滯胸滿故嘔耳。霍亂吐瀉及轉筋，飲食不調脾虛因。日間受熱夜感冷，正邪二氣渾不分。轉筋吐瀉三氣作，肝木生風故轉筋。脾土受濕故作瀉，心火受暍吐上升。陰搏夫陽而作吐，陽搏夫陰而作瀉。陰陽相搏吐瀉成，霍亂米湯休飲下。風、暑、濕三氣戰於胸中爲霍亂，服藿香正氣散。

嘔吐一證，幼中之最險者，初起即當斟酌詳審，藥稍不當，胃氣一虧，慢驚作矣。縱善救療，十中不過一二，皆始治之不當也。余自保幼以來，所畏者此耳，不可不慎。

水瀉不止病名濕，完穀不化脾虛極。瀉水腸鳴痛陣來，火熱論之此宜識。或瀉不瀉或多少，此是痰兮最端的。腹痛必須去大便，瀉後痛止乃食

積。便青腸冷是驚糞，青而起沫風之逆。大便酸臭飽傷餘，受濕瀉兮亦傷食。

泄瀉一證，較之嘔吐稍輕，治失其宜，亦有慢驚之變。醫者急當照顧脾土，參以兼證，斯爲得矣。

《痘疹金鏡録·吐瀉門總括歌》 小兒吐瀉何以分，傷食冷熱風濕因。肚熱腳冷不飲食，日晡潮熱往來生。面黄腹痛餿酸吐，瀉而不化兼臭腥。急須消導香稜劑，七香丸子能通靈。冷吐乳片不消化，多吐少出瀉痢清。木香豆蔻還須服，五苓湯散皆能輕。夏月暑瀉唇臉紅，吐少出多瀉如筒。心煩口渴小便赤，不須加減有神功。

五苓散：分理陰陽。豬苓、澤瀉、白朮、茯苓、肉桂，加藿棗同煎。

吐瀉並作加藿香、木香。寒吐瀉，乳片不消，下痢清白，腹痛加煨薑。熱吐瀉，吐利黄水，瀉下如筒加土炒黄連。久吐加丁香。久瀉加訶子、肉果。腹痛加煨芍藥。宿食不消，吐瀉酸臭加山查、麥芽、神麴、枳殼。小便不利加滑石。吐瀉久成虚渴，加參、麥、花粉。濕甚加蒼朮、半夏。飲食不進加益智。虚脹加萊子、大腹。胃口作痛加草豆蔻、山查。小便自利去豬苓。生痰去桂，加橘皮。夏月暑瀉甚者加黄連、白扁豆。小腹痛加鹽炒吳萸。胃氣不足加人參、炒黄米、煨芍藥。

此仲景治水方也，今人用以治瀉，水利則瀉止也。所重在朮、桂，若去桂則名四苓散矣，況四味非止吐藥。吐瀉並作及兼證，全在加減得宜，原本加減有未妥處，予稍爲增損，更加註釋，用者詳之。

《痘疹金鏡録·吐瀉不治歌》 唇紅作渴肚如石，神脱口開渾不食。汗流作喘腹常鳴，面色昏沉齒露黑。脈洪身熱吐蛔蟲，魚口鴉聲並氣急。吐利不止常脱肛，喫下藥物隨時出。有藥不投定歸冥，良醫一見須拋擲。凡見此證，皆屬不治。雖欲治之，非六君倍參朮不可。

《幼幼集·吐》 脾虚胃弱病根源，水穀如何運化行。清濁相干成吐瀉，久傳虚渴便風生。

小兒吐證，皆脾胃虚怯，或過傷冷熱所致。是胃氣不和，則逆而上行，故作嘔吐。嘔者有物有聲，乾嘔則無物矣，吐者有物無聲。其證不同，有熱、有冷、有虚、有痰、有食，當詳辨之。

熱吐者，或感驚而心熱，或感暑氣而脾熱，或飲熱乳而胃熱，吐有黄涎，而夾乳食成片者，頭額溫熱，五心熱，小便短赤者是。用五苓散加生薑，及抱龍丸、香薷飲、天水散等，去驚、清熱、清暑之藥。

寒吐者，或冒風寒，或寒時就與乳喫，冷氣入胃，吐必夾乳食，或夾清水白沫，四肢凄冷，面白，喜熱惡寒者是。治用藿香正氣散加木香，四君子湯加陳皮、丁香、乾薑之藥。其或面有青氣，則肝來尅脾，急用附子理中湯加炮薑，量小兒虚實以治。

虚吐者，肌弱神困，面白，脾胃久虚，或原患疳積，及節次傷乳食，胃氣衰寒，不能停蓄，飲而即吐。治用實脾、化痰、溫胃、木香餅、參苓白朮散、助胃丸等施之。

痰吐者，傷風痰塞，咳嗽氣急，或身發熱，面色青紅。此因有風生痰，痰積日久，隔於中脘，遂令乳食不化不下，故咳嗽連聲，氣逆上塞，即便吐出。治法先與化痰定心，服天竺地黄丸、抱龍丸，後用解表惺惺散，寧嗽補脾潤肺之藥治之。

食吐者，因過傷乳食，吐出酸水，或宿乳食不消，蓋胃氣不和，物積不化，所爲滿而溢者，必肚腹發熱作痛，面額熱，時作噯氣。治先消其食，用妙應丸、挨積丸、保和丸之類，愈後用助胃丸、參苓白朮散等調理之。

《幼幼集·又吐論》 凡未周小兒吐奶，最爲重病，吐奶必夾痰，三吐之後，胃氣即虚，虚則外風乘入，內外夾攻，痰涎愈生而閉於胃脘，胃脘閉而四肢關亦閉，遂發驚搐或慢驚等證，如手足搐搦，口眼翻脹，頭額強舉，不可名狀，往往用藥無效，故此吐乳要預先治之。如吐成乳片者，是胃熱，熱盛生痰，久則成風矣，必先與清胃化痰定吐之劑。若吐久則胃又虚寒，尤宜溫補，不可執一。如鼻有青色，夜間煩躁身熱，是客風傷肺也，先宜發表，然後止吐。如唇口黑色，多哭，喉中作聲，是傷脾，宜調脾止吐。如吐出夾清水，面青唇白，是胃寒，宜溫胃，木香餅，助胃丸之類。如早夜發熱，不睡多啼。則將發驚矣，急宜調胃、補胃、補脾，人參溫中之藥，參苓白朮散、緩驚餅子、鎮驚丸、調中正氣等劑治之，切莫孟浪可也。

《活幼心法大全·吐瀉》 小兒吐瀉，其證不一，最宜詳審。有因傷食吐瀉者，有因感寒停食而吐瀉者，夏月則有因伏暑吐瀉者。

傷食吐瀉者，其吐有酸氣，其瀉糞狀如糟粕，亦有酸臭氣。此宜消導之。

感寒停食而吐瀉者，或食後感冒風寒，則其食停滯不化。或脾胃先受風

寒，而後飲食，則其食亦停滯不化。或飲食後誤食寒冷之物，則其食亦停滯不化。雖致病不同，其爲感寒停食則一也。此宜發散而兼消導。然此吐瀉，或多胸腹刺痛，即霍亂吐瀉是也。治法亦同。

伏暑吐瀉者，小水必不利，必兼煩渴。當以暑治之。吐甚者，煎香薷散調益元散，瀉甚者，煎四苓散調益元散，須斟酌用之。

然而吐瀉交作，最是小兒危證。若其屢作不止，則不論何因，皆當用參朮等急救胃氣。不惟傷食停食者，當急救之，即伏暑者，亦當急救之。蓋其初雖有暑氣，而多吐多瀉之後，則熱氣已散，而胃氣驟虛，若不用溫補急救，恐中氣頓絕，則虛痰上湧，而須臾告變矣。且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而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證者。俗醫不知其理，誤認爲熱，而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甚可畏也。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寧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救療，失之寒涼，其禍甚速，多不及救也。

凡吐瀉交作者，止吐爲急。吐而不瀉者，治法俱同上。

治小兒暑月水瀉，小便赤澀，或全不小便者：赤茯苓、朱苓、澤瀉各一錢　木瓜五分　白朮六分　木通八分　車前子略炒，四分　燈心一團，水二鍾，煎一鍾。入鹽少許，令藥微有鹹味。飢時服之，小便自利，其瀉立止。此即前四苓散，多木瓜。

治小兒脾瀉，其瀉每日只溏糞一二次。然病由脾虛，久而不治，多不可救。宜用參朮散加山藥、炒扁豆治之。

《丹臺玉案·吐瀉門附食積傷食》 小兒吐瀉交作，人皆以爲脾胃受寒，不能容飲食，故上則爲吐，下則爲瀉，此據其病形而言耳。而不知脾胃受寒者，止於腹中偎偎作痛，或微泄，或吐痰涎而已，其勢殊無可畏。至於大吐大瀉，一時發越，津液頓亡，面目乍瘦，豈受寒之爲病哉。必是平素先傷飲食，鬱蒸作熱，蓄之既久，將發未發，一感外之風勢，勢不可遏，故攻擊臟腑，一齊而至，遂令小兒困憊。當此之時，若以爲吐瀉空虛，即投補劑，盡溫熱之藥，立見危亡，愼之愼之。如有吐而無瀉，或有瀉而無吐者，乃有寒熱之分。吐酸臭而苦者熱也，清痰則非熱矣，瀉臭穢而不可近者熱也。

《景岳全書·小兒則·吐瀉》 小兒吐瀉證，虛寒者居其八九，實熱者十中一二。但察其脈證無火，面色清白，氣息平緩，肢體清涼，或神氣疲倦，則悉是虛寒之證，不得妄用涼藥，古人云：脾虛則嘔，胃虛則吐者是也。蓋飲食入胃，不能運化而吐者，此脾氣虛弱，所以不能運也。寒涼入胃，惡心而吐者，此中焦陽氣受傷，所以不能化也。若邪在中焦，則止於嘔吐，若連及下焦，則幷爲瀉矣。故在中上二焦者，宜治脾胃，連及下焦者，宜調脾腎。若非實熱火邪，而妄用寒涼消伐者，無有不死。

一、小兒虛寒嘔吐：凡無故吐瀉，察其無火者，必生冷寒氣傷胃所致。今小兒所病，大約皆是此證，宜養中煎，或溫胃飲爲主治，其次則五君子煎、理中湯、冬朮煎。若兼血虛燥渴者，宜五君子加當歸。若兼脾腎虛寒，或多痰涎，或兼喘促，宜理陰煎，甚者，人參、附子、理陰煎爲最妙，勿謂嘔吐不宜熟地也。若脾氣無寒，或偶有所觸，雖吐而不甚者，宜五味異功散。若脾中寒滯，氣有不順而嘔吐者，宜藿香安胃散。若上焦不清，多痰兼滯者，宜六君子湯，或更加砂仁、炮薑、木香。

一、小兒傷食嘔吐：若誤食不宜之物，或停積滯濁以致吐者，必胸膈脹滿，或肚腹作痛，此其中必有餘邪，宜和胃飲、益黃散。若但有食滯而胃不寒者，宜大和中飲、小和中飲。若食滯兼痰而吐者，宜二陳湯、六安煎、苓朮二陳煎。若飲食雖滯，而因脾虛不能運化者，此其所重在脾氣，不在飲食，止宜養中煎、溫胃飲，或理陰煎、聖朮煎之類，以培其本，不可因飲食之故，而直行消伐也。

一、小兒胃熱嘔吐者，其證最少。蓋內熱者多不致吐，即亦有之，其必多食炙煿甘甜之物，以致滯積胃口，或夏間冒暑，及臟氣素熱者乃有之。凡治熱證，必須詳辨的確，勿得以假熱作眞熱也。凡胃火內熱嘔吐者，察其證必煩熱，作渴喜冷，察其脈息必洪大滑數。火之甚者，宜瀉黃散、玉泉散、或竹葉石膏湯。若有痰食之滯兼火作吐者，宜二陳湯加石膏、黃連、山梔、或加山查、麥芽之類。若脾胃虛弱而兼火者，宜人參安胃散，或橘皮竹茹湯。若胃火嘔吐作渴者，宜竹茹湯。若夏月胃熱，陽暑傷胃者，必煩熱大渴，吐瀉並作，宜五味香薷飲，或十味香薷飲，或竹茹湯，或橘皮竹茹湯。若內熱之甚者，宜益元散、玉泉散主之。然暑有陰陽之辨，若因天氣暑熱，過用生冷，以致傷胃而爲吐瀉者，此屬陰暑，則宜暖胃溫中，如前虛寒治法，或用五苓散亦妙，凡本條之藥絕不可用。

薛氏曰：凡暑令吐瀉，手足發熱，作渴飲冷者，屬陽證，宜清涼之劑。若

手足並冷，作渴飲湯者，屬陰證，宜溫補之劑。故病有屬陰者，誤用寒涼之藥，死後手足青黯，甚則遍身皆然，於此可驗。

一、小兒吐瀉並作者，本屬內傷，然有因寒氣自外而入，內犯臟氣而然者，有因生冷不愼，致傷胃氣而然者，有因中氣本弱，飲食失宜而然者。邪傷陽分則爲吐，邪傷陰分則爲瀉，若吐瀉並作，則陰陽俱傷之證也。此當察其有滯無滯，詳辨其虛實而治之。若吐瀉初起，邪滯未清者，必有胸腹脹悶實滯等證，此宜先用和胃飲、苓朮二陳煎之類，以清上焦之氣。若吐瀉初起，腹脹腹痛而拒按者，宜先用胃苓湯，或五苓散加乾薑、木香之類，以分下焦之清。若上無脹滯，或所吐既多而嘔惡不已，此其上焦豈尚有物，但察其形氣困倦，總惟胃虛而然。若虛寒不甚者，宜五味異功散。然無寒不作吐，故惟五君子煎、六味異功煎，及養中煎、溫胃飲之類，皆最宜也。若下腹雖痛而可按可揉，或腹寒喜熨，或所瀉既多而泄仍不止，此其下焦必空虛已極，惟脾腎虛寒不能固攝而然，非胃關煎不可，其稍輕者，或用四君子加肉豆蔻、補骨脂、丁香之屬，若虛中兼滯者，或助胃膏亦可酌用。其或果由胃火，則火逆於上，熱蓄於下，亦能爲吐爲瀉，然必有火證火脈者，方是其證，乃宜大小分清飲，或用香連丸，或如前胃熱嘔吐條參而治之。然此證最少，不得輕易混用。

吐瀉新按

余季子於丁巳正月生於燕邸，及白露時甫及半週，余見新涼日至，虞裯褥之薄，恐爲寒氣所侵，每切囑眷屬保護之，而眷屬不以爲意，及數日後，果至吐瀉大作，余即用溫胃和脾之藥，不效。隨用理中等劑，亦不效。三日後，加人參三錢，及薑、桂、吳萸、肉豆蔻之類，亦不效。至四五日，則隨乳隨吐，吐其半而瀉其半，腹中毫無所留矣。余不得已，乃用人參五六錢，製附子、薑、桂等各一二錢，下咽即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則白潔無氣，仍猶乳也。斯時也，其形氣之危，已萬無生理矣。余含淚靜坐書室，默測其故，且度其寒氣犯胃而吐瀉不止，若捨參、薑、桂、附之屬，尚何術焉，伎已止此，窘莫甚矣。思之思之，忽於夜半而生意起，謂其胃虛已極，但藥之氣味略有不投，則胃不能受，隨拒而出，矧附子味鹹，亦能致嘔，必其故也。因自度氣味，酌其所宜，似必得甘辣可口之藥，庶乎胃氣可安，尚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錢，搗碎，加煨薑一兩，用水二鍾，煎至八分，另盛聽用。又用人參二兩，亦用水二鍾，煎至一鍾，另盛聽用。用此二者，取其氣味之甘辛純正也。乃用茶匙挑合二者，以配其味，凡用參湯之十，加椒薑湯之一，其味微甘而辣，正得可口之宜。遂溫置熱湯中，徐徐挑而與之，陸續漸進，經一時許，皆咽而不吐，竟得獲效，自後乳藥皆安，但瀉仍未止也。此自四鼓服起，至午未間，已盡二兩之參矣。參盡後，忽爾躁擾呻吟，煩劇之甚，家人皆怨，謂以嬰兒嬌嫩臟腑，何堪此等熱藥，是必燒斷肚腸也，相與抱泣。余雖疑之而不爲亂，仍寧神熟思之，意此藥自四鼓至此，若果藥有難堪，何於午前相安，而此時遽變若此，其必數日不食，胃氣新復，而倉廩空虛，饑甚則然也。傍有預備之粥，取以示之，則張皇欲得，其狀甚急，乃與一小盞，輒鯨吞虎嗜，又望其餘，遂復與半碗，猶然不足，又與半碗，遂寂然安卧矣。至次日，復加製附，始得瀉止全愈。嗚呼，此兒之重生，固有天命，然原其所致之因，則人之臟氣皆繫於背，褥薄夜寒，則寒從背愈而入，內干於臟，中必深矣。原其所治之法，則用藥雖當，而氣味不投，無以相入，求效難矣。及其因饑發躁，使非神悟其機，倘妄用清涼一解，則全功盡棄，害可言哉。故余筆此，以見病原之輕重，氣味之相關，及診治之活變有如此關係者。雖然，此特以己之兒，故可信心救療如是，設以他人之子，有同是病者，於用參數錢之時，見其未效，不知藥未及病，必且煩言吠起，謗其誤治，改用苦寒，無不即死，而仍歸罪於用參者，此時黑白將焉辨之，故再贅其詳，用以廣人之聞見云。

都閫錢旭陽長郎，年及兩週，季夏間以生果傷脾，因致先瀉後痢。旭陽善醫，知其不過傷於生冷，乃與參、朮、薑、桂溫脾等藥，瀉痢不愈，而漸至唇口生瘡。乃謀之余，曰：此兒明爲生冷所傷，今不利溫藥，將奈之何。余曰：此因瀉傷陰，兼之辛辣遽入，而虛火上炎耳，非易以附子，不能使火歸原也。因用二劑，而唇口瘡痛，咽腫倍甚，外見於頭面之間，而病更劇矣。又謀之余曰：用藥不投如此，豈眞因濕生熱耶。余診之曰：上之脈息，下之所出，皆非眞熱，本屬陽虛。今熱之不效，雖屬可疑，然究其所歸，寒之則死，必無疑也。意者，藥猶未及耳。旭陽曰：尚有一證似屬眞寒，今其所用湯飲，必欲極滾極熱者，余等不能入口，而彼則安然吞之，即其喉口腫痛如此，所不顧也，豈其證乎。余曰：是矣，是矣，遂復增附子一錢五分，及薑、桂、肉果，人參、熟地之屬，其瀉漸止，瀉止而喉口等證，不一日而全收矣。疑似之間，難辨如此，使非有確持之見，萬無一生矣。余自經此以來，漸至不惑，後有數兒，證治大同者，俱得保全。噫，此不惑之道，其要何居，在知本之所在耳，臨

證者可無愼哉。

《景岳全書·小兒則·霍亂吐瀉》 小兒霍亂吐瀉者，必以寒涼傷胃，或時氣陰濕，或飲食失宜，皆能致之。然此與前吐瀉並行者稍有不同，蓋霍亂者暴而甚，吐瀉者徐而緩，霍亂者傷在一時，吐瀉者其傷以漸，此其所以有異也。

若暴疾霍亂而胃口未清，胸腹仍滿者，宜先用和胃飲，苓朮二陳煎，或大小和中飲，或小分清飲，或神香散之類主之，俟胃口稍平，即宜五味異功散或溫胃飲，五苓散之類調補之。

若霍亂初起，便覺神疲氣倦，而胃口別無脹滯者，此其胃氣已傷，即宜溫補，如養中煎、溫胃飲之類，不得概行清利也。

《景岳全書·小兒則·論瀉痢糞尿色》 古人有以小兒瀉痢糞黃酸臭者，皆作胃熱論治，此大誤也。蓋飲食入胃，化而爲糞，則無有不黃，無有不臭者，豈得以黃色而酸臭者爲熱乎。今以大人之糞驗之，則凡胃強糞實者，其色必深黃而老蒼，方是全陽正色。若純黃不蒼而糞有嫩色，則胃中火力便有不到之處，再若淡黃則近白矣。近白之色則半黃之色也，糞色半黃則穀食半化之色也，糞氣酸腥則穀食半化之氣也，穀食半化，則胃中火力盛衰可知也。若必待糞青糞白，氣味不臭，然後爲寒，則覺之遲矣。故但以糞色之淺深，糞氣之微甚，便可別胃氣陽和之成色，智者見於未然，而況於顯然乎。余故曰：古人以糞黃酸臭爲火者，大誤也。再若小水之色，凡大便瀉痢者，清濁既不分，小水必不利，小水不利，其色必變，即清者亦常有之，然黃者十居八九。此因瀉亡陰，陰亡則氣不化，氣不化則水涸，水涸則色黃不清，此自然之理也。使非有淋熱痛澀之證，而但以黃色便作火治者，亦大誤也。

《景岳全書·小兒則·吐乳》 小兒吐乳，雖有寒熱之不同，然寒者多而熱者少，虛者多而實者少，總由胃弱而然。但察其形色脈證之陰陽，則虛實寒熱自有可辨，熱者宜加微清，寒者必須溫補。乳子之藥，不必多用，但擇其要者二三四味，可盡其妙，如參薑飲、五味異功散之類，則其要也。若兒小乳多，滿而溢者，亦是常事，乳行則止，不必治也。若乳母有疾，因及其子，或有別證者，又當兼治其母，宜從薛氏之法。

《幼科折衷·諸吐》 女子嘔吐甚者死，以其陰在上故也。

河間曰：胃膈熱甚則爲嘔，火氣炎上之象也。夫吐謂有物無聲，噦謂有聲無物，嘔者謂有物有聲也。前人以吐爲屬火，此特其一端耳。

有時惡心，常吐清水，心胃作痛，得食即暫止，饑則甚者，此胃中有蛔蟲也，宜檳榔散。

丹溪曰：胃中有熱，膈中有痰，令人時常嘔吐清水，作噯氣吞酸等證。用二陳湯，加薑汁炒黃連、山梔、蒼朮、川芎、香附、砂仁、神麴、山查，少加木香以行滯氣，加薑，水煎服。

凡病嘔吐，切不可下，以其逆之故也，此丹溪之論。而東垣乃云：吐而大便不通，則利大便，上藥在所當禁。二說相反，要當審其通與不通而治耳。

總括 面青唇白冷爲眞，熱吐腥酸頭額溫。停食作痰嘔乳逆，不宜尿濕燥紅唇。

脈法 脈浮而遲，氣少不語者，難治。吐屬太陽，多血少氣，乃血病。噦屬少陽，多氣少血，乃氣病。嘔屬陽明，多血多氣，氣血俱病也。

《幼科折衷·霍亂吐瀉》 《內經》曰：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有土鬱之發，民病嘔吐霍亂注下。有水土不及，風乃大行，民病霍亂飧泄，體重腹痛，筋骨強幷。有熱至，則身熱霍亂吐下。

仲景曰：邪在上焦則吐，在下焦則瀉，邪在中焦則既吐且瀉。夫小兒霍亂之候，皆因飲食內有所傷，外有所感，陽不升，陰不降，乖隔而成，故卒然吐瀉並作，揮霍撩亂矣。爲病之源有三：吐者，喝也，心火炎上之疾也。瀉者，濕也，濕土注下之疾也。轉筋者，風也，木火撓亂之疾也。由夏秋之間，濕熱大作，風涼乘之，入于脾胃，三氣俱作，所以上吐下瀉而轉筋也。治法以生薑細切，漬以新汲水調益元散，頓服之可愈，或五苓散、桂苓甘露飲，切勿與穀食米飲，如飲下咽立死，待瀉後饑甚，可與稀粥。

霍亂亦有病證不同，有心腹卒痛，吐利寒熱，頭痛眩暈，先心痛則先吐，先腹痛則先利，心腹並痛則吐利俱作，甚則轉筋入腹則斃。蓋陰陽反戾，清濁相干，陽氣暴升，陰氣頓墜，陰陽痞膈，上下奔趨，治之惟宜溫暖，更詳其所因而調之。因風則惡風有汗，因寒則惡寒無汗，濕則重着，暑則熱煩，此外因所致。元氣不足，鬱聚痰飲，痞膈滿悶，隨其腸腹而作，此內因所致。其或飽餐恣飲，膜脹停凝而發，此非內外因也。

小兒夏日多食生冷，因脾虛不能運化，加以外感風寒，則揮霍撩亂，上吐下瀉也。令人倉卒躁擾痛悶，似有鬼神，然實非鬼神，乃飲食痞膈，上下不

通，將欲吐瀉，故如是也。

錢仲陽謂吐乳瀉黃，是傷熱乳，吐乳瀉青，是傷冷乳，皆當下之，詳夫此理，乃迎奪之法也。不若傷熱者，用五苓散以導其逆，傷冷者，用理中湯以溫其中，自然平復。

經云：濕霍亂死者少，乾霍亂死者多。夫乾霍亂者，忽然心腹脹滿，胸脇刺痛，欲吐不吐，欲利不利，是俗謂之絞腸痧，最難治，死在須臾，升降不通故也。治法先疏利，或吐提其氣，最是良法。更宜刺委中並十指出血妙，委中在足膝腕內，約紋中動脈便是。

《幼科金針·吐瀉》 吐利相兼邪有餘，延綿日久致脾虛。須分冷熱邪虛實，旁流勿作瀉來醫。

小兒吐瀉，有傷風食而得之，有干寒暑而得之。風者身發寒熱，胃中無食，而嘔吐痰沫，或瀉青而起沫者，疏風兼分理之劑治之。食者面色痿黃，吐酸瀉臭，腹中響硬。此雖爲瀉，實旁流也，急以香稜散消之，不宜妄用止劑。更有感寒食而吐瀉者，面色㿠白，睡則露睛。雖胃中停食，先以醒脾丸固其眞元，俟吐瀉止，而積漸消，必當忌乳爲要。頻乳則頻吐，恐久則成慢脾耳。男以瀉爲急，女以吐爲急。亦有中暑，吐少出多，瀉則洞泄，心煩作渴，唇乾小便赤澀者，以黃連香薷飲並五苓散主之。

《幼科金針·嘔吐》 嘔吐或因太過飽，風寒頓嗽痘麻蟲。有物無聲名爲吐，有聲無物慮慢風。

有聲無物謂之嘔，有物無聲謂之吐，聲物俱有，謂之嘔吐。然飲食過飽，必眼浮面黃，足冷肚熱，惡食吞酸，並出宿食。理當消導，香橘餅、消積散主之。傷乳食者，自口角流出，名哺乳。是乳多不能消化，滿而溢，非病也。傷風嗽吐者，痰氣滯於胸中，肺氣不順，連嗽不止而吐也，宜香棗散、二陳湯主之。如傷於冷者，面色慘白，吐清涎而夾乳片，以理中湯、香稜散止之。如面色慘白無神，睡則目睛露白，急以醒脾飲扶脾爲主，不爾慢脾立至。如身熱鼻流清涕，飲食少思，咳嗽而吐者，發痧候。然亦有痘疹時行，非蟲非食，無故卒吐者，發痘也。若時常惡心，嘔清水及蛔蟲，胃中作痛，得食即止，蟲也，服追蟲散。故嘔吐不可不察，嘔者難成慢脾，吐者極易染患。書云：男以瀉爲急，女以吐爲急，此至言也。

《誠書·論吐瀉》 《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蓋太和自流行，若不保則不合而失其利貞矣。故吾人必資飲食以養生，則津液之腑，傳送之官，有攸賴焉。如經所言，脾虛則瀉，胃虛則吐，脾胃俱虛，吐瀉並作。虛非對實之謂也，凡飲食居處，風寒暑濕，痰與火之卒中然也，治宜分疏，切勿漫混。

其先瀉而後吐者，客氣上逆，心下痞硬，面白神倦，不熱不渴，厥脈沉濡，虛寒見矣，理中湯、白朮散與薑麵丸主之。若先吐而後瀉者，中焦氣不和，不能消納，面赤唇紅，煩渴溲短，厥脈洪數，受熱之徵，宜黃連芍藥湯、五苓散加竹茹主之。若積滯于脾，復爲飲食所傷而來者，亟宜消導以平胃。倘留而不去，其病益實，故消導二陳湯，遇仙丹主之。若陽氣不振而吐瀉不止者，急宜溫補，倘再清利，元氣必傷，故八味湯及六君子湯主之。自受暑傷脾日久而發者，醒脾清暑，寧能緩乎。其夏月內傷外感，陰陽不能升降，乖隔而陡發者，六和湯暨胃苓散，或保和丸。蓋足陽明以養宗筋，萬一津液枯竭，失其所養，則轉筋入腹而死，所以乘虛暴發者，有參朮散加薑棗之論。若欲吐不能，欲瀉不出，遍體轉筋，手足厥冷，腹中絞痛，名曰乾霍亂，切忌穀飲，如一入口，便不能救，但宜淡鹽水探吐可也。若初生下，拭口不淨，嚥下惡水，身熱氣粗，便瀉黃水，口吐涎沫咳嗽者，先用大青膏，後用益黃散，切勿妄下。如生下三日外十日內壯熱吐瀉者，此爲上實下虛，止宜服益黃散。

蓋吐瀉之證，醫家最怕，嬰兒易犯，夏秋最多，傳驚最易，再爲求詳。如五月夏至後吐瀉交作，煩悶渴極者，熱乘中焦，作熱證論，服玉華散。大暑後吐瀉身溫，似渴倦食，此熱多冷少之證，服益黃散與玉露散。七月立秋後吐瀉身涼，少食多睡，唇白氣噎，此冷多熱少之證，與八月秋分後之證同，服益黃散、玉露散。夏月伏暑，乳母冒暑，兒飲熱乳，此證尤宜詳察，少懈必成慢驚矣。

《誠書·論吐》 初生多吐者，母有伏痰，是得之胎氣使然，或拭口不乾，惡水流毒所致，宜木瓜丸治之。倘稍長而飲食乍乖，過飽無度，暨食卒之頃，或驚與怒幷，此胃氣驟傷，宜大爲消導順氣，毋稽延失治，致傳脾風。若耳後紅紋，與兩頰紅紫，氣粗作吐者，必發疹痘，宜爲透托，勿下勿汗，徒耗其元。若久病之後，胃氣虛弱，不能消納，宜亟扶元調胃。如久痢作嘔，有聲無物，唇鮮渴逆者，死不治。若胃家有實火，吐黃水而味苦，乘厥陰而入肝，則爲酸而爲逆，是宜平肝清火。或一日一發，或間日一發，吐清水而膈悶者，中有頑痰，是宜二陳、平胃。若傷于寒，則飲食未化，亦爲逆而爲酸。至于白痰稠

涎，作噫作嘔，皆火之徵。若食飲即還，爲氣上膈。俟食睟而出，爲蟲下膈，與脈之乍大乍小，時嘔清水，胃口時痛時止，得食則愈，饑則甚者，俱屬蟲積，面上必有白班點，二陳湯加苦練根、史君子煎服。惟虛憊之極，胃虛不納穀，用人參、生薑、白朮、黃芪之類，然六腑之首，水穀之原，圖治者愼諸。

《醫宗説約·嘔吐》 乳食傷胃則嘔吐，食消吐定法所在。沉香末子是總司，用濃薑湯調下。不愈定吐飲功大。半夏陳皮及藿香，神麴麥芽厚朴朮香助。水煎臨服加薑汁，口渴身熱黃連入。身冷不渴炮乾薑，脈遲厥冷人參白朮益。夏月香薷滑石添，大便秘時檳榔吃。秘甚者用小牛黃丸，薑湯化下。

《石室秘録·兒科秘法·吐瀉》 吐證雖胃氣之弱，亦因脾氣之虛。蓋小兒恣意飽餐，遂至食而不化，久而停積於脾中，又久之而上沖於胃中，又久之而大吐矣。故治吐必先治胃，而治胃尤先治脾。吾有奇方，止吐速效，方名定吐湯：人參一錢，砂仁一粒，白朮五分，茯苓二錢，陳皮二分，半夏一分，乾薑二分，無不愈者。此方即六君子之變方，乃治脾胃之聖藥。脾胃安而化導速，自然下行，不至上吐。況方中加減得宜，消積有法，有不奏功如神者乎。

瀉證則專責之脾矣，論理亦用前湯可以取效。然而瀉有不同，有火瀉，有寒瀉，不可不分。火瀉者，小兒必然身如火熱，口渴舌燥，喜冷飲，而不喜飲熱湯。若亦以前方投之，則益苦矣。予另有奇方，名爲瀉火止瀉湯。方用車前子二錢，茯苓一錢，白芍一錢，黃連三分，澤瀉五分，豬苓三分，麥芽一錢，枳殼二分，水煎服。一劑即止瀉，車前、茯苓、澤瀉、豬苓皆止瀉分水之聖藥，白芍以平肝，使不來尅脾，黃連清心火，不來助脾之熱，而麥芽、枳殼消滯氣以通水道，不必止瀉，瀉自止矣。

寒瀉者，腹痛而喜手按摩，口不乾而舌滑，喜熱湯，不喜冷飲。又不可用瀉火之湯，五苓散可也。然而五苓尚欠補也，蓋小兒致於寒瀉，未有不大傷脾氣者，脾氣既傷，非人參不能救，五苓散無人參，僅能止瀉，元氣未能頓復。我今傳一奇方，名爲散寒止瀉湯。方用人參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二錢，肉桂二分，甘草一分，乾薑二分，砂仁一粒，神麴五分，水煎服。此方參、苓、白朮乃健脾補氣之神品，分濕利水之聖藥也。又加肉桂、乾薑以祛寒，砂仁、甘草、神麴以調和之，則寒氣自然越出，而泄瀉立止矣。

小兒吐瀉，傷食之故也。蓋飲食飽餐，自難一時消化，不上吐，必下瀉矣。亦用前方六君子湯，但吐者，去甘草，加砂仁，瀉者加車前子治之，自能奏功於俄頃。倘不知補脾，而惟圖消尅，非救兒生，乃送兒死矣。願人敬聽吾言，其登兒齡於百歲也。

《辨證録·驚疳吐瀉門》 小兒生疳之後，飲茶水則吐，後則不飲茶水而亦吐，困弱之極，人以爲熱吐也，誰知是熱變爲寒而吐乎。夫疳證本熱也，疳久則寒者，以胃土之傷，土衰則火旺，火旺則土益衰，土益衰而前火之旺自減，火土兩衰，安得不寒乎。況小兒最喜者，生冷也，土衰又加生冷，自然作吐矣。故止吐以健胃爲主，單用止吐之藥，吾未見其能止也。即偶止吐于一時，未必不動吐于後日，惟健胃以止吐，則胃強而吐不再發也，方用六君子湯加味用之。一劑即止吐，二劑全愈。此方健胃以止嘔，治大人尚有成功，況小兒乎。小兒嘔吐，世人視爲輕證，往往不以爲意，變成大病而不可救。以胃氣之傷不能生養夫四肢，而角弓反張之病現，乃陰虛而成之也。今以此方扶其胃氣，胃健而飲食能受，既無嘔吐之傷，自有灌注之益，又何至有驚風之病哉。

小兒大吐之後，忽然大瀉，雖吐止而瀉不肯止，倦怠之極，人以爲吐變瀉則其氣順矣，誰知其氣愈逆乎。夫吐乃傷胃，而瀉乃傷脾也，氣順宜吐止而愈矣，今吐止而大瀉，乃胃傳於脾矣，由腑而入臟，是由表而入裏也，較吐更甚。蓋吐證補胃而可愈，而瀉證宜兼補脾，雖脾胃有同治之法，補胃自必補脾，但吐後作瀉，則補脾必須補胃也，方用生脾助胃湯。一劑而瀉止，二劑全愈。倘服之不應，不必治之矣。

此方治小兒之瀉，效驗如響，百人中可救九十，彼不應者，乃陰陽兩絕之人也，非藥之過耳。世人見參、附如酖毒，不敢浪用，醫生用之，亦輒抵毀，自陷於死亡，哀哉。

小兒上吐下瀉，眼目上視，死亡頃刻，其狀宛似慢驚風，人以爲驚風之證也，誰知是脾胃之氣將絕乎，小兒至此，亦人鬼之關也。若作慢風治之，用牛黃等丸，下喉即死矣。夫脾胃之氣將絕，是陰陽之氣欲脱也，非急救其氣，何能再活。救氣之藥，舍人參無第二味也，世間之藥，無過人參，至四、五錢以救嬰兒之吐瀉，無論近人無此膽氣，即古人亦無此方法，毋怪嬰兒之多亡也。予逢異人，訓予救小兒垂危之證，惟有多用人參，可變危爲安，鐸試之，無不奇效。蓋小兒脾胃虛寒，以致上吐下瀉，正至危之證也，宜多用人參以救之，方用安兒至寶湯。一劑即吐止，再劑瀉即止，三劑全愈。此方全在用參，附

之多，所以能奪命於將危，以人參能回陽于既絕，附子能續陰于已亡也。然非群藥佐之，則陰陽不能分清濁，而積穢亦不能祛除耳，故用參、朮以補氣，少少祛除，自能奏功，否則，烏可已傷而再傷，已絕而重絕乎。世人但尚祛除，全不識補中用攻之法，所以勞而無功也。

《幼科鐵鏡·吐瀉》 夏禹鑄曰：《內經》有曰：胃虛則吐，脾虛作瀉，脾胃俱虛，吐瀉兼作，此言極謬。若先泄後吐，面白神疲，不熱不渴，額有微汗，乃脾胃虛寒也，宜理中湯，或小異攻散，或六君子湯。若先吐後瀉，面赤唇燥，煩渴溺赤，乃脾胃有熱也，治宜五苓散加竹茹煎服。又有積滯在脾，不能運化水谷而吐瀉者，宜用消導二陳湯。

有長夏夾暑吐瀉者，宜用六和湯。

余髫年硯席友陳公載嫂患吐證，適余抱風寒，因延大方脈，用溫胃劑，吐益甚，帶疾往視。口唇紅麗，氣出蒸手，舌色紅紫。用熟石膏一錢研碎，神茶一碗送下。稍止，隨加一錢，立愈。在大人苗竅倘驗，況嬰兒乎。後又患吐，色竅俱同，仍用石膏，卻不甚應。揣之下元或有寒氣，用炒鹽熨腹，仍服石膏即愈。可見苗竅顏色，從不一悞。

余于歲癸丑北上，到會館，適陳是庵幼郎脾瀉將慢，付予治。問曰：曾服參否？是庵曰：如服一分，便爬了上壁。予心以爲南北或亦有異，轉思初到都門，恐孟浪來誚，以六君子湯去人參，連服二劑，了無一效，辭接別醫。及久，一醫擁輿至館，去後，予請所發劑視之，劑屬消導。因問彼何人斯？是庵曰：此名震京都之鄭小兒科也。予曰：久瀉將慢，尚可再用消導之藥？用之命不可知矣。乃止。予便不以是庵之言爲正，硬用六君子湯，倍加人參，且外加附子五分，兩服即愈。是庵歎曰：素聞妙手，今果然矣。此辨色審竅，勿以人言爲信之一驗也。

《幼科鐵鏡·吐》 胃虛發吐，其候面白神疲，不熱不渴，口氣溫和而帶微冷，額前微汗，治宜助胃膏。

胃熱發吐，面赤唇紅，煩渴溺赤，口氣蒸手，宜用熟石膏七分八分，研細末，神茶送下。

胃氣不和發吐，其候惡食，此由積滯在胃，復爲食傷，搖兒之頭便噯氣。治用水酒麵一枚，火煨黃色，研細，白湯調下。用枳殼、木香、陳皮、半夏、香附服之。

有長夏外感暑氣而吐者，宜六和湯。

有霍亂而吐不出者，手足厥冷，腹臍之上絞痛，名曰轉筋火。治用滾水一碗，冷水一碗，相和飲下即愈。

有內傷飲食，外感風邪而吐者，身燒熱，眼疲倦，治用藿香正氣散。

有傷風嗽吐者，治用清金飲。

《張氏醫通·吐瀉》 小兒脾胃俱傷，則嘔泄並作。傷辛熱停滯，則嘔吐出酸穢，或黃色乳，或腹痛下利者，瀉黃散、保和丸選用。胃虛食不化而發熱者，六君子加黃連、吳茱萸、木香。若停滯已去，泄瀉不已，理中湯去參，加茯苓、木香。胃氣不能化食，益黃散。若傷生冷腹痛，瀉利青白，六君子加砂仁、木香、炮薑。若傷魚肉等物，六君子加山查、砂仁。若瀉紅黃赤黑，腸胃俱熱也，養胃湯加木香、黃連。若夏秋傷熱，吐瀉色黃者，玉露散。若夏秋霍亂吐瀉，手足心熱，口乾唇燥，喜飲冷水者，五苓散。凡霍亂吐瀉，手足逆冷，喜飲熱湯者，理中湯。若瀉利青白，乳食不化，額上微汗，脈沉遲而或噦逆者，由胃氣虛甚，過服尅伐，使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以致氣不宣通而作也。若瀉而噯臭吞酸，胸腹滿痛，按之益甚者，雖作瀉而所傷之物未消也，保和丸消導之。腹痛按之不哭者，乳食已消也，異功散加木香。驚瀉者，肝主驚，木盛必傳尅於脾，脾土既衰，則乳食不化，水道不調，故泄瀉色青，或兼發搐也。亦有因乳母脾虛受驚，及怒動肝火，致兒吐瀉色青，異功、六君加柴胡、鉤藤鉤、蝎梢之屬，實脾以寧肝膽之氣。愼勿用峻攻之藥，脾氣益虛，肝邪彌甚，甚至抽搐反張也。若母食厚味而乳熱者，清胃散。若母飲燒酒而乳熱，或子母身赤，或昏憒吐瀉，丹方用錫掇盛滾水，蓋良久，取蓋上蒸氣水服之即解，同氣相求之義也。吐痰涎及綠水者，胃虛受冷也，吳茱萸湯。

小兒衣甚薄，則腹中乳食不消，不消則大便酸臭，此欲爲癖之漸也，便將紫丸微消之，乳哺自當如常。若兒不受食哺，而但欲乳者，此是有癖，當下之，不下必致寒熱吐利，失下之故也。凡小兒屎黃而臭甚，此腹中有伏熱，龍膽湯微下之。若白而酸臭者，此宿食不消也，當與紫丸。微者少與藥令內消，甚者稍增藥令小下，節乳哺數日，令胃氣平和。若不節乳哺，則病易復，復下之則令腹脹滿，必發癇。此爲食癇，輕則下之，重則難療。

大凡吐乳瀉青色，手足乍冷乍熱者，屬驚，法當平肝補脾。若吐瀉青白色而不甚臭，手足指冷，或昏睡露睛者，屬虛，法當溫補脾土。若吐瀉黃赤色

而臭穢異常，或喜冷飲而睡不露睛，手足指熱者，屬實，法當消導清理脾胃，此驗虛實補瀉法也。

《幼幼近編·吐瀉》 小兒吐瀉，有熱、有寒、有虛、有積、有驚，但因乳母所傷而致者爲多。凡手指熱則胃熱，手指冷則胃寒，腹痛欲按者屬虛，不可按者屬實。寒者，氣緩神清，面白肢冷，吐乳不消，糞色清白，宜理中湯，或異攻散加藿香、肉果、砂仁。熱者，食乳即吐，四肢五心煩熱，唇紅作渴，糞沫焦黃，小便赤少，瀉黃散加木通、滑石。傷暑者，香藿飲或五苓散。傷乳食者，昏睡噯氣，不思乳食，肚熱腳冷，吐出酸穢，瀉如敗卵，腹不可按，宜保和丸或平胃散加麴、蘗、半夏、丁香。傷風者，身溫乍寒乍熱，咳嗽氣急，天麻散加防風。虛者，睡則露睛，吐乳不消，瀉糞不變，懶貪乳食，手指常冷，腹痛喜按，異攻散、白朮散、助胃膏。驚者，面色青黃，乳食不化，泄瀉青色，宜六君子湯加柴胡、鉤藤、木香。大抵先吐後瀉者，多屬于熱，先吐後瀉者，多屬于虛。有但吐不瀉，但瀉不吐者，宜于大方脈中參治，又當根其致病之由而藥之，不可拘于吐瀉上着力也。

田氏云：小兒瀉青，肝風內盛，脾氣不和也，宜白朮散。

一小兒生方九日，即嘔吐腹脹，作脾氣虛寒，用半夏、陳皮、薑汁、萵子、丁香、藿香、砂仁各少許，煎飲半酒盞而安。

《慈幼新書·吐瀉》 小兒吐瀉，有因傷食者，吐出酸臭，瀉出糟粕，宜加味平胃散。有感寒停食者，胸腹刺痛，霍亂不寧，宜藿香和中湯。有伏暑者，小水不利，煩渴引飲，甚者轉筋寒熱，宜六和湯。若屢作屢止，最是小兒危候，吐瀉既多，胃氣虛極，急須七味白朮散，或參朮散，加山藥、扁豆溫補之。不則中氣頓絕，虛痰上湧，而須臾告變矣。

鄭明永曰：胃既虧敗，不能統攝諸氣歸元，而陽浮於外，更有身熱面赤，作渴而似熱證者，苟投涼藥，寧冀生乎。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吐證門》 吐證總括　諸逆上衝成嘔吐，乳食傷胃或夾驚，或因痰飲或蟲擾，虛實寒熱要分明。

注：嘔吐一證，皆諸逆上衝所致也。夫諸逆之因，或以乳食過多，停滯中脘，致傷胃氣，不能健運而上逆也。或於食時觸驚，停積不化而上逆也。或痰飲壅盛，阻隔氣道。或蚘蟲擾亂，懊憹不安而上逆也。總之上逆之因雖不同，而皆能成嘔吐也。但病有虛有實，有寒有熱，治者當於臨證時參合兼見之證，審愼以別之，庶不誤矣。

辨嘔吐噦證　有物有聲謂之嘔，有物無聲吐證名，無物有聲爲噦證，分別醫治中病情。

注：吐證有三，曰嘔，曰吐，曰噦。古人謂嘔屬陽明，有聲有物，氣血俱病也。吐屬太陽，有物無聲，血病也。噦屬少陽，有聲無物，氣病也。獨李杲謂嘔吐噦俱屬脾胃虛弱，潔古老人又從三焦以分氣積寒之三因，然皆不外諸逆上衝也。治者能分虛實，別寒熱以治之，自無不曲中病情矣。

《臨證指南醫案·吐瀉霍亂》 吐瀉一證，幼兒脾胃受傷，陡變驚搐最多。若是不正穢氣觸入，或口食寒冷，套用正氣散、六和湯、五積散之類。正氣受傷，肢冷呃忒，嘔吐自利，即用錢氏益黃散。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湯、理中湯等。倘熱氣深伏，煩渴引飲，嘔逆者，連香飲、黃連竹茹橘皮半夏湯。熱閉神昏用至寶丹，寒閉用來復丹。

《臨證指南醫案·吐瀉》 吳　身熱，吐乳自利。溫邪內擾脾胃，稚年防驚。藿香葉、飛滑石。

王　未到周歲，熱犯脾胃，嘔逆下利，壯熱不已，最多慢驚之變。人參、川連、黃芩、藿香梗、廣皮、生白芍、烏梅。

某　暑邪犯肺，交土王用事，脾胃素弱不運，暑濕腹鳴，泄瀉惡心，露睛，怕成慢驚。人參、藿香、炒厚朴、木瓜、川連、茯苓、炒扁豆、澤瀉。

章　傷食一證，考古用五積散之義，取煖胃使其腐熟也。既上涌頻吐，大便溏瀉，胃氣益傷，陽氣坐困日甚。清不升，濁不降，痰潮乾嘔，腹鳴便遺，睡則露睛，齦黑唇紫，小溲竟無。陽不流行，津液自耗，有慢驚昏厥之危。議通胃陽，讀錢氏薛氏之書，能知此意。人參、鬱金、炒半夏、炒白附子、茯苓、菖蒲、炒廣皮、炒粳米。

又　陽明胃陽受傷，腑病以通爲補，若與守中，必致壅逆。昨日用方，通勝於補獲安，幼稺非眞虛寒之病。人參、茯苓、益智、廣皮、炒荷葉、炒粳米。

又　鼻鳴汗出，齦血。陽明虛，胃氣未和，不宜涼降。六神湯加炒廣皮。

虞　面色痿黃，脈形弦遲，湯水食物，入咽吐出，神氣懨懨，欲如昏寐。此胃陽大乏，風木來乘，漸延厥逆，俗稱慢脾險證。幼稺弱質，病延半月有餘，豈可再以疲藥玩忽。宗仲景食穀欲嘔者，吳茱萸湯主之。人參、吳萸、茯苓、半夏、薑汁。

又　昨用泄木救胃土法，安受不見嘔吐。然中焦陽氣大虛，濁氣上僭，則爲昏厥，津液不升，唇舌乾燥，豈可苦寒再伐生氣。今如寐神倦，陽陷於陰何疑。仲景通陽理虛，後賢錢氏薛氏，皆宗其義。人參、炒半夏、茯苓、廣皮、煨薑、南棗。

蘇　周歲幼小，強食腥麵，身不大熱，神氣呆鈍，上吐下瀉，最防變出慢驚。此乃食傷脾胃，爲有餘，因吐瀉多，擾動正氣致傷耳。廣皮、厚朴、茯苓、廣藿香、生益智、木瓜。

陳　涼風外受，內鬱熱伏，身發癮疹，便解血膩，煩渴。得汗，僅解外風，在裏熱滯未和，啾唧似痛，大便仍有積滯，清裏極是。但半歲未啖穀食，胃弱易變驚證，少少與藥。藿香梗、川連、黃芩、生白芍、淡竹葉、廣皮、滑石、炒查肉。

余　形神衰弱，瘕泄純白，而癰瘍疳蝕未罷，氣喘痰升，總是損極。今胃虛納減，倘內風掀動，驚厥立至，孰不知因虛變病也。人參、炒粳米、茯神、炒廣皮、炒荷葉蒂。

呂十二　痰中帶血，食已嘔吐。因驚仆氣逆，令胃不和，與黃連溫膽湯。因年弱質怯，以金石斛代之。溫膽湯去甘草，加金石斛、薑汁。

某九歲　久嘔少食。人參、半夏、茯苓、廣皮、薑汁。

王九歲　久瀉，兼發瘡痍。是濕勝熱鬱，苦寒必佐風藥，合乎東垣脾宜升，胃宜降之旨。人參、川連、黃柏、炙草、廣皮、白朮、神麴、麥芽、柴胡、升麻、羌活、防風。

何十一　夏病入冬，仍腹痛下積。稘年不慎食物，腸胃屢滯，利久陰傷，身熱發嗆。先與理陰，疏腑滯濁。熟地炭、當歸炭、山查、炮薑、炙草、茯苓、麥芽。

《幼幼集成・嘔吐證治》　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又曰：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夫嘔吐者，陽明胃氣下行則順，今逆而上行，故作嘔吐。其證有聲有物謂之嘔，有物無聲謂之吐，有聲無物謂之噦，又曰乾嘔，久病見此者死。蓋小兒嘔吐有寒，有熱，有傷食，然寒吐熱吐，未有不因於傷食者，其病總屬於胃。復有溢乳，哯乳，嘔噦，皆與嘔吐相似，而不可以嘔吐治之。更有寒熱格拒之證，又有蟲痛而吐者，皆當詳其證而治之。凡治小兒嘔吐，先宜節其乳食，節者，減少之謂也。凡嘔吐多渴，不可與之茶水，水入復吐，終不能止，必強忍一二時久，而後以米湯與之，吐自止矣。

予按：爲醫者臨診治病，貴能體貼病情，能用心法。大凡嘔吐不納藥食者，最難治療。蓋藥入即吐，安能有功，又切不可強灌，胃口愈吐愈翻，萬不能止。予之治此頗多，先將薑湯和黃土作二泥丸，塞其兩鼻，使之不聞藥氣，然後用對證之藥煎好，斟出澄清，冷熱得中，止服一口，即停之半時之久，再服一口，又停之良久，服二口停之，少頃則任服不吐矣。斯時胃口已安，焉能得吐。愚人不知，明見其吐藥不納，偏以整杯整碗強灌之，則一吐傾囊而出，又何藥力之可恃乎。此等之法，不但幼科可用，即方脈亦當識此。倘臨證不體病情，全無心法，即如嘔吐一證，雖能識病，雖能用藥，其如不納何哉。

嘔吐簡便方

小兒嘔吐，外證不熱不渴，面白唇淡，神慢氣怯，寒吐也。用生薑一大塊，直切薄片，勿令折斷，層層摻鹽，以苧麻緊紮，外用草紙七層包之，水濕，慢火煨令熟，取起，去麻、紙，將薑搗爛，和早米煎湯服，立止。

小兒卒嘔不止：生薑取自然汁一盞，煎滾聽用，蜂蜜四兩，煉熟聽用。每服用薑汁一匙，蜜二匙，白湯調服，每日五六次，效。

小兒胃熱嘔吐：外證面赤煩躁，身熱作渴，手足心熱者，熱吐也。黃連一錢薑汁炒，熟石膏一錢，共爲細末，每服一錢，白湯調下。吐止，止後服。又方，用枇杷葉火上炙之，刷淨毛，每用葉三片，煎湯熱服，立止。

小兒乾嘔，極惡之證：用甘蔗取汁聽用，生薑取汁聽用。臨服用蔗汁六匙，薑汁二匙，和勻溫熱服，不用湯水調。

凡嘔吐服藥不納者，內有蛔蟲在膈間，蛔聞藥氣則動，動則藥出而蟲不出。但於嘔吐藥中，加入川椒十四粒，則不吐矣，蓋蛔得椒則伏矣。

治小兒一切吐逆，不拘冷熱，及久吐諸藥不效者：用硫黃五錢，水銀一錢，同研至不見星，薑汁打米糊爲丸，小豆大。三歲者三丸，大人則三四十丸，以陰陽水送下。此二味加增分兩，入陽城罐內封固，以炭火升煉之，即是靈砂，爲仙家所用之物，最能升降陰陽，交濟水火，乃扶危濟困之神丹也。

《懷少集・嘔吐》　兒如嘔吐甚慌張，過嘔須防胃氣傷。寒熱三焦證不一，分明施治乃爲良。

嘔吐不止，大非尋常。古人謂脾虛則嘔，胃虛則吐，有聲無物爲嘔，有物無聲爲吐。若手足指熱，飲熱湯，睡露睛，胃氣虛弱也。手足指熱，飲冷水，睡不露睛，胃經實熱也。作渴少食，小便色赤，胃家虛熱也。吐出物猶不化者，胃冷也。治當隨證，其寒、熱、食積三者，不可不辨。如吐時少，出物多，食不化，惡食，胃寒也，理中丸或胃苓丸煨薑湯下。吐時多，出物少，食化不惡食，胃熱也，二陳湯加黃連、煨薑。出物酸穢，胸膈不寬，胃積也，平胃散加神麴、麥芽、砂仁、香附、山查、藿香。然又宜分別三焦，食入即吐者，是積在上焦胃口也，用桔梗和中湯，或二陳湯加煨薑、神麴、麥芽、砂仁等味。食下半日乃吐者，是積在中焦胃之下口過小腸上口也，服丁香脾積丸，不愈，保和丸或二陳湯加消導藥。早食晚吐者，是積在下焦小腸下口過大腸上口，先以丁香脾積丸，後以二陳湯加消導藥及保和丸。

吐久諸藥不納，乃胃口積火閉格之病，用理中湯，藥以童便、豬膽汁同炒煎服。此陰盛格陽，童便味酸鹹，豬膽味苦，俱性寒，理中湯加此，則陽體漸消，陰生乃發，《內經》曰：先其所主，先其所固，此之謂也。

如蛔隨吐出，理中湯加烏梅一個，附子一片，黃柏、川椒各一撮。

凡嘔吐後瘦弱者，只以集聖丸調之。

凡吐多日不止者，可用滑石五錢，甘草一錢五分，丁香五分，藿香一錢共研末。每服二三分，煨薑湯下，不拘大人、小兒皆可用。

凡嘔吐不止，服藥不效，悶煩，目上竄後仰者，不治。

《懷少集·吐瀉》 吐瀉並行邪勝正，脾虛胃怯何須問。脈沉氣緩定爲寒，引飲浮洪作熱論。

吐瀉證本不一，有心痛而先吐者，有腹痛而先瀉者，有心腹不痛而吐瀉時行者。夫上焦主納而不出，中焦主腐化水穀而生榮衛，灌溉百骸，下焦分別水穀，主出而不納，脾居中州，胃爲水穀之海。乳食入胃，脾能尅化，水穀分焉，吐瀉當無因而作。然有時患此者，何也，皆由六氣不完，六淫易侵，兼調護失宜，乳食不節，使脾胃虛弱，正難勝邪也。先瀉而後吐者，脾胃虛冷，其候先瀉白水，吐亦不多，氣口緩而神色慢，額前有汗，六脈沉濡。先吐而後瀉者，脾胃有熱，氣促唇紅，吐則面赤，脈洪而數，渴欲飲水。

凡上吐下瀉，兩腮紅遍，身熱口渴，吐瀉時多，出物少者，熱也。用五苓散加煨薑，或煨薑湯澄冷調服益元散。

凡上吐下瀉，面㿠白，足冷腹痛，多啼哭，不渴，吐瀉時少，出物多者，寒也，理中湯，甚者加附子、烏梅。但此二證，皆不宜有阻乳食。

凡吐瀉久，身瘦作熱者，只用集聖散。

凡吐瀉不止，口舌生瘡，手足冷，身作熱，此陰瀉陽升，脾氣中絕，益元散加肉果爲末，井水下。

凡吐瀉不止，作渴驚搐者，不治。

夫人心腹冷熱不調，乳哺不節，使陰陽混而升降失宜，則成吐瀉。若只痛而不吐瀉，乃冷氣與眞氣相搏，或上或下，俱宜理中。

《續名醫類案·嘔吐》 龔子才治小兒傷食嘔吐，服尅伐之藥，嘔中見血，用清熱涼血之藥，又大便下血，唇色白而或青。問其故，龔曰：此脾土虧損，肝木所乘而然也。令空心用補中益氣湯，食後用異攻散，以調補中氣，使涎血各歸其原而愈。

大還治一小兒，生方九日，即嘔吐腹脹。作脾氣虛寒，用半夏、陳皮、薑汁、蔔子、丁香、藿香、砂仁各少許，煎飲半酒盞而愈。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吐證》 乘六曰：古人以聲物兼出爲嘔，有物無聲爲吐，有聲無物爲乾嘔，爲噦，名雖不同，要皆不外乎諸逆上衝也。

余治吐證，總以面唇爲主，認吐證，總以唇上皺紋及唇稜色黃爲準，分寒熱，總以面唇之色爲憑。如面黃唇白或淡者，虛寒也，乾薑二陳湯及定吐飲治之。面赤唇紅者，實熱也，石膏二陳湯或益元散治之。腹脹腹熱，口吐酸臭者，傷食也，益氣和胃丸治之。上吐下瀉，面垢唇紅者，傷暑也，二香丸。上吐而大便秘者，牛黃奪命散下之，大便通而吐自止矣。凡一切吐證，不拘寒熱，俱可以朱沉丹止之。

《幼科釋謎·吐瀉單吐單瀉**》** 吐病傷胃，瀉病傷脾，吐上焦鬱，瀉下焦衰。臟腑部分，各不相移，論吐之原，病非一機。或由胃虛，睡必露眥，或由胃冷，其脈沉微。或由胃熱，涼飲是怡，或胃虛熱，渴而溺稀。或胃有積，肚熱面黧，或胃有痰，嗽逆聲嘶。挾驚挾毒，吐亦相隨，和中助胃，止吐之基。論瀉之原，五臟兼推，脾受木尅，面黃神疲。脾爲水侮，洞洩如篩，心脾氣虛，瀉黃多噫。肺脾氣拂，沫出多啼，脾氣虛寒，冷及四肢。脾家積熱，心煩口糜，脾爲濕滯，浮腫脈遲。脾氣下陷，腹墜如遺，脾中虛痞，脹滿難支。清神益氣，止瀉應施，吐瀉交作，霍亂維危。或心先痛，吐難自持，或腹先痛，瀉必淋漓

中焦閉隔，上下氣暌，揮霍撩亂，方書愼之。曰攪腸痧，俗名甚奇，開通疏利，乃是正治。吐瀉之故，調護多非，兒生幼穉，六氣尚虧。乳食不節，外感侵欺，清濁相干，蘊作創痍。先瀉後吐，由虛冷兮，先吐後瀉，其實熱治。詳其輕重，審厥參差，維吐之屬，嘔則類齊。維瀉之屬，痢則同歸，其分別處，未可或迷。再參歲氣，更辨四時，勿輕心掉，纔可言醫。

四時吐瀉治分表裏

萬全曰：小兒盛暑吐瀉，邪熱在下焦則瀉，在上焦則吐，亡津必渴，用玉露散。雖吐時時與啜之，過三日必愈。如身熱脈大溺黃，五苓益元各半湯調溫服。如身涼脈細，尿清，早晨益黃散，午後玉露散。如過四五日困弱，異功散，或用和中散。

曾氏曰：小兒盛夏初秋，遇夜乘涼，渴而飲水，過食生冷，攻擊腸胃，遂乃暴吐暴瀉。傳作手足俱痹，筋攣而痛，痛則神志不寧。若以驚證治之，悞矣。

張元素曰：如有風而瀉，用防風、羌活，謂吐瀉兼肝病，風搐拘急。如有熱而瀉，用大黃、黃連，謂吐瀉兼心病，身熱也。有寒而瀉，用附子，謂吐瀉兼腎病，身冷，或足脛寒而逆也。有濕而瀉，用白朮、茯苓，謂吐瀉兼本臟脾病，多睡體重昏倦也。有肺病而瀉，用白芍、桂心，定喘麥冬、人參，甚者用檳榔，大便不通加大黃，謂吐瀉兼肺病，咳嗽也。

吐瀉心腹痛

《聖惠方》曰：小兒冷熱不調，乳哺不節，使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腸胃間，則成霍亂而心腹痛者，冷熱氣與正氣相擊，或上攻心，下攻腹，故痛。

單吐

吐病原由證治

巢元方曰：毒氣吐者，春夏以湯與兒，腸胃脆弱，不勝藥勢，逆吐下不止，藥熏臟腑，煩懊頓乏。爲中毒氣吐下，千金藿香湯。

錢乙曰：小兒經年吐乳，眼慢糞穢，有筋膜者，乃父母交感時吃乳所致，名曰交精吐奶。宜益黃散、五疳保童丸。

譚殊聖曰：小兒驚膈吐還頻，日夜連連不暫停，淥水槐黃泔澱汁，和蟲乳食一時噴。丁香研共生犀服，五膽牛黃主有勳，若有得逢如此藥，直饒危困卻還魂。此名歸命丹。

單瀉

瀉病原由證治

巢元方曰：小兒暴瀉者，由腸胃虛，卒爲冷熱之氣所傷而成。熱則色黃赤，冷則色青白，若冷熱相交，則變爲赤白滯痢也，宜龍骨散。小兒久瀉者，大法補虛消積，宜華佗久利神驗方。

張元素曰：乳食不消，初病，忽然氣出冷，四肢亦冷，面白無光澤，精神不定，乃胃氣不和。可以大溫藥治之，史君子丸、益黃散。若病洩瀉日久不瘥，乳食不化，是脾胃有風冷。先服益黃散二貼，後用宜風散導之，再大補胃。

《怡堂散記·論暑月吐瀉初起須用黃連香薷飲》 長夏暑濕當令，脾土受病，暴感時行之氣，多有發熱吐瀉者，吐瀉，裏證也，發熱汗出，表證也，口渴心煩，表裏俱病。黃連香薷飲爲對證之藥，一服可平，再服可愈。庸俗不明此理，例用疏散消食通套之方，藥病不合，徒傷正氣。吐瀉不止，精神已困，額熱指冷，目陷神脫，雖名暑風，實與慢驚同類。病家恐駭，每每更醫，醫有見其額熱口渴，暑證猶在而用黃連者，有見其發熱指冷，表證猶在而用香薷者。不知吐瀉大作，胃氣暴傷，故目眶陷而四肢冷，暑邪內陷，故內熱口渴心煩。其治法與初病不同，初病正氣未傷，可服黃連香薷飲，故一服而效，及待胃氣既傷而始用，是用於不可用之時也。一見目眶陷，四肢冷，長蟲出，雖有額熱口渴心煩等證，總以六君扶正爲主，體素實者少加土炒黃連於劑內。若囟門陷，面㿠白，體素虛者，雖有熱證，六君子只加扁豆花、黃土水甘寒之品，以清脾胃之暑。一切金石等丸屏弃不用，庶幾十救二三，若湯丸亂投，十不救一矣。長夏秋初小兒患此者，歲歲皆然，予前有參連飲之論，又有黃土稻花湯之論，皆屬後起之功，點破機關，莫若黃連香薷飲劈頭一服之爲愈也。

暑傷脾胃，解暑爲急，故用香薷從外一升，黃連從裏一降，藥之擔力，二味爲主，劑之偶者也。厚朴、麥芽以平胃氣，扁豆、木瓜以和脾氣，二陳和胃以行痰水，暑濕傷脾之證何患不除。臨證雖有加減，亦宜斟酌，不可輕易變亂，萬萬。

未至盛暑，霉月濕甚，多有風濕夾食之證，發熱吐瀉，又宜香砂平胃、藿香正氣等方。黃連、香薷是暑熱之藥，風濕非所宜也。

暑邪初感，病氣方盛，雖體質素虛，亦宜劈頭一服，蓋清急於補也。病經

多日，目陷肢冷，雖有熱證未除，亦宜六君扶正，蓋補重於清也。

四肢冷，不得用黃連，瀉痢皆然。尤當視唇舌，唇舌緋紅乾渴，四肢雖冷，亦有用黃連者，是用黃連，又當以唇舌爲準。壯熱煩渴，吐瀉初作，黃連生用，吐甚者，薑汁炒，瀉甚，陳土炒，皆有分辨。

單吐而不瀉者，最惡，宜加代赭以鎮逆。瀉而不吐，無熱證，六君不能止者，錢氏益黃散是爲對證之藥。凡止泄，丸、散優於湯劑，宜備用。

《醫鈐·驚疳吐瀉門》 吐證雖是脾氣之弱，亦因脾氣之虛。蓋小兒恣意飽食，遂至食多敗脾，至不能運化，而停積胃中，久之上沖，吐自應耳。治之必先治胃，尤先宜治脾。定吐方：人參、砂仁、白朮、茯苓、陳皮、半夏、乾薑、麥冬、山查。煎服。夏月加入黃連少許，冬月加入乾薑，無不效應。此六君子之變通，使脾胃安，而化導自行。方中加減得宜，有不奏功耶。

《醫鈐·吐瀉治法》 吐瀉者，固是飲食之傷，虧甚則不能運化。吐瀉宜矣，亦照前六君子湯而用之，吐者去甘草，加砂仁，瀉者加車前，自能奏功。倘不知補脾土，而消尅之，難望愈矣。

《醫學精要·嘔吐辨治》 按：有聲有物，謂之嘔。有物無聲，謂之吐。有聲無物謂之噦。噦，即乾嘔也，久病見此證者，不治。嘔家雖有別證，要必以胃爲主，嘔家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以其邪猶在上也。

耐菴曰：嘔吐無庸濫說，提綱只用三宗，胃虛胃實與傷風，識辨治療自中。虛至神疲面白，熱來口渴唇紅，理中湯補虛大清湯攻熱，新製甘陳湯風用。

嘔吐一證。據《內經》少陽厥陰少陰，皆能作吐，然總不離乎足陽明胃。胃吐之因非一，而曰虛、曰實、曰風，可以括之。胃虛而吐，虛則生寒，寒則不納也。胃實而吐，實則生熱，熱則氣逆也。傷風而吐，風屬木，胃屬土，木來尅土，則鬱而不受也。其證面白神疲，不熱不渴，口氣微冷，額前有汗，虛吐也，理中湯。甚則蛔蟲出，內寒之甚，蛔不能存也，加使君、川椒、烏梅。

面赤唇紅，煩渴溺赤，口氣蒸手，熱吐也，大清飲。甚則蛔蟲出內，熱之甚，蛔無所容也，加苦練根皮。

惡寒發熱，舌有風紋，嗽吐不止者，風吐也，甘陳湯加生薑。又或因痰而吐者，非虛痰即實痰、風痰，以前方加化痰藥。因傷食而吐者，非虛滯即實滯，以前方加消導藥。已得其要，復能變通無方，盧扁聲高，無難幾及矣。

《醫醫偶録·吐瀉》 小兒吐瀉之證最多，或專吐，或專瀉，或吐瀉交作。其因傷食而吐瀉者，腹必硬，所吐所瀉，必有酸臭氣，保和丸消之。因伏暑而吐瀉者，小水必不利，必兼煩渴，吐則香薷飲，瀉則四苓散加益元散，或導赤散加川連清之。因受寒而吐瀉者，唇舌面色必痿白，口不渴，四肢或冷，此證易成慢脾，始則平胃散、二陳湯，加煨薑以溫其中，繼則六君子湯以補其脾。若虛寒甚，則附子理中湯，不可稍緩。其因伏火而吐瀉者，身必熱，唇舌必赤，清中飲導之，火退後，仍宜四君子湯以養其脾。蓋火吐則乳飲不得入，一入即出，寒吐則乳飲受而後出，此其辨也。然吐瀉久則脾胃必虛，肝木必侮，無論因何而起，凡大吐大瀉之後，即有火亦清，有食亦出，速宜培補脾陽，勿使氣脫。

《杏軒醫案·續録·許玉書翁大郎腹痛吐瀉危證拯治之奇》 玉翁大郎，童年曾患頭昏，諸藥不愈，予作肝風治，書歸芍地黃湯，僉謂頭昏，是有風寒，童子不可輕服熟地，翁排衆議，依方多服而瘳。次春又患腹痛，嘔吐便瀉，延診，藥用溫中調氣，兩服未愈，家人着急，令更他醫，日請數人，或以爲蟲，或以爲血，或以爲火，治總不驗。淹纏旬餘，痛甚不止，嘔瀉不停，寢食俱廢，復邀診視。脈細面青，呻吟疲憊，予思病勢增劇，玉翁固雖相信，然旁議紛紛，難與着手，轉薦同道余朗亭先生診治。初投五苓散，續進眞武湯，亦俱不應。玉翁堅囑想法，予曰：非不欲爲借籌，奈令郎病久，胃氣必空，輕劑諒不濟事，若背城借一，尊公愛孫如珍，見方駭然，焉肯與服。翁沉吟云：有一善策，今早友人談及，鄰村有扶鸞治病者，家人欲往求方，予呵止之。祈擬一方，予持語家人云，是乩仙所開，自必信服。予曰策固善矣，治法尚難。令郎之病，起初不過寒凝氣滯，本無大害，因求速效，諸治駁雜，痛久傷氣，吐多傷胃，瀉多傷脾，致困頓若此。倘仍見病療病，必至土敗氣脫，計惟扶陽益氣，以拯其急，爰議附子理中湯米水煎飲，氣固胃安，庶堪保守。詰朝玉翁來舍，喜云：曩服他藥，如水投石，昨服尊方，不但病減，並可啜粥，家人信爲神丹，相煩往視，懇爲加減。予曰：藥已對證，勿輕易轍，今日照方仍服一劑，明日再爲斟酌。次早往診，病勢大轉，因其體素陰虛，方內除去附子。又服兩日，更用參芩白朮散調理而痊。是役也，非玉翁平素信心，兼施權變，安能圖成。誌此以見醫家臨證，不特病情之難窺，而人情之難處尤甚也。

《保赤存真·吐瀉證治》 一、吐有酸氣，瀉下糞如糟粕，亦有酸臭氣，胸膈脹滿，肚腹作痛，身熱，肚上更熱，渴飲，此傷食也，宜加味平胃散，或和胃飲。

一、吐瀉面黃，口氣溫，昏睡露睛，手足指或溫或冷，瀉下青白色，唇淡不渴，腹中重墜，腦門低陷，此脾陽下陷，而肝木乘之也。宜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木香。

一、吐瀉面垢，身熱口氣熱，煩熱大渴，小水不利，心腹疼痛，此傷暑也，宜五味香薷飲，或十味香薷飲。吐甚者，用香薷散調益元散，瀉甚者，煎四苓散調益元散。然暑有陰陽之辨，若天氣炎熱，過餐生冷，以致傷胃而吐瀉者，則宜煖胃溫中，用異功、理中、六君溫胃之類，或用五苓散亦妙。

《保赤存真·嘔吐證治》 一、初起哺乳，即當調治。不治，即成吐，吐不止，即嘔，嘔不止，即噦。至此胃氣大虛，精神漸脫矣。日漸沉困，囟陷囟腫，青筋大露，頻吐不食，昏沉語塞，喘急大熱，常吐腥臭，皆死證也，不治。

一、小兒初生三四日內吐乳者，皆寒吐也，用煨薑湯最妙。或用丁香三粒，陳皮三分，生薑三片煎服。小兒寒吐，不熱不渴，面白唇淡，神慢氣怯。用生薑一大塊，直切薄片，勿令折斷，層層摻鹽，以苧麻緊紮。外用草紙七層包之，水濕，慢火煨熟，將薑搗爛，和早米煎服立止。小兒卒吐不止，用薑汁煎滾一匙，煉蜜二匙，白湯調服，五六次效。小兒熱吐，面赤煩躁，作渴壯熱。用薑製川連一錢，熟石膏一錢，共爲末，白湯調服。又，用枇杷葉火上炙去毛三片，煎服立止。小兒乾嘔，極惡之候。用甘蔗取汁六匙，生薑汁二匙，和勻溫服。小兒一切吐逆，不拘冷熱，及久吐諸藥不效者，用硫黃五錢，水銀一錢，同研至不見星，薑汁打米糊爲丸，小荳大。三歲者三丸，大人則三四十丸，以陰陽水送下，此二味加增分兩，入陽城罐內封固，以炭火升煉之，即是靈砂。爲仙家上品，能升降陰陽，交濟水火，乃扶危濟困之神丹也。

《醫學探驪·嘔吐》 小兒於週歲上下，乳汁入腹即吐，此上焦熱盛也。嘔至二三日，遍體俱熱，熱極手足抽搐，則無治矣。宜於其方嘔一二日內，用伏龍肝四五錢，水煎澄清，入白糖少許，以酒盃緩緩與飲。涼熱均可，飲二三次，其嘔即止。若四五歲時，偶得此證，用帶將其胳膊扎好，細細於尺澤尋其紫脈，以鋒針刺之出血，泄其上焦之熱，其嘔可止，再煎伏龍肝飲之更好。

泄瀉分部

綜述

《三國志·魏書·方技傳》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後下利候》 傷寒是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使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毒氣，頭痛體疼而壯熱也。其熱歇後而利者，是熱從表入裏故也，表熱雖得解，而裏熱猶停腸胃，與水穀相幷，腸胃虛則泄利，其狀利色黃。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温病下利候》 溫病，是冬時嚴寒，人有觸冒之，寒氣入肌肉，當時不即發，至春成病，得暖氣而發，則頭痛壯熱，謂之溫病。又冬時應寒而反溫，其氣傷人，即發成病，使人頭痛壯熱，謂之冬溫病也。其下利者，是腸胃宿虛，而感於溫熱之病，熱氣入於腸胃，與水穀相搏，腸虛則泄，故下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洞泄下利候》 春傷於風，夏爲洞泄。小兒有春時解脫衣服，爲風冷所傷，藏在肌肉，至夏因飲食居處不調，又被風冷入於腸胃，先後重沓，爲風邪所乘，則下利也。其冷氣盛，利甚爲洞泄，洞泄不止，爲注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食不知飽候》 小兒有嗜食，食已仍不知飽足，又不生肌肉，其但腹大，其大便數而多泄，亦呼爲豁泄，此腸胃不守故也。

《聖濟總録·小兒胃風腹脹泄痢》 論曰：小兒肌膚腸胃脆弱，若解脫不時，風邪易侵，客于肌肉，搏于胃經，則爲胃風。其狀腹善滿，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蓋足陽明胃之經，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衝，故風冷入

中，則腹善脹大。又胃爲水穀之海，得寒則食物不化，氣血虧損，故泄痢而形瘦也。

《聖濟總録·小兒洞泄注下》 論曰：小兒下利不止，食已即泄，名爲洞泄注下，此由風邪客于腸胃所致。蓋方春之時，爲風冷所傷，藏在肌肉，至長夏陰氣方盛，或因飲食居處不慎，復被風冷入于腸胃。其病下利，冷盛則重，故爲洞泄注下，俗謂之水穀痢是也。病本于風，若甚則變胃風證。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自利　脾臟虛怯也，當補脾，益黄散，發散，大青膏主之。未差，調中圓主之，有下證，大黄圓下之，下後服溫驚圓。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二十三證　黄承務子，二歲，病瀉，衆醫止之十餘日，其證便青白，乳物不消，身涼，加哽氣昏睡，醫謂病困篤。錢氏先以益脾散三服，補肺散三服，三日，身溫而不哽氣，後以白餅子微下之，與益脾散二服，利止。何以然？利本脾虛傷食，初不與大下，措置十日，上實下虛，脾氣弱，引肺亦虛。補脾肺，病退，即身溫不哽氣是也。有所傷食，仍下之也，何不先下後補？曰：便青爲下臟冷，先下必大虛，先實脾肺，下之則不虛，而後更補之也。

《扁鵲心書·溏瀉》 冷氣犯胃，故水穀不化，大便溏滑，甚則脱肛者，厚腸散、半硫丸主之。

《扁鵲心書·水瀉》 火熱作瀉，珍珠散。食積作瀉，如聖餅、感應丸。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茱萸圓：治小兒稟受氣弱，臟腑泄瀉，乳奶不化，或瀉青水。此乃驚證之漸也，宜急服，神妙。

《幼幼新書·一切泄瀉》 《養生必用》論下利，謂：古人凡奏圊瀉者，皆謂之利。尋常水瀉，謂之利。米穀不化，謂之米穀利，或言下利清穀。

茅先生論霍亂、吐瀉、積瀉、驚瀉、疳瀉、渴瀉、傷瀉、冷瀉、熱瀉、諸般瀉，形狀各別，下藥殊等。如調一瀉患，見變眼微視，口內生瘡，鼻口乾燥，瀉久不止，幷下黑血，囟門腫陷，不能進食，大渴不止，死候不治。兼看三關脈微微青黑腫起亦死。

《嬰童寶鑑》洞泄死候：大瀉不止，體熱多困，眼緩溏泄，囟陷不動。

《嬰童寶鑑》：小兒交奶，爲乳母有孕，氣血不榮，其乳飲子，則其候髮立，腹急時瀉，胸背皆熱，夜啼，肌瘦，一如積聚之疾也。

《嬰童寶鑑》：小兒水痢癖者，因飲水時被驚，或啼未住而飲水也。

茅先生小兒諸瀉死候歌：大瀉應難止，渾身熱困多，緩睛溏泄滑，囟陷見奔波。

《幼幼新書·傷瀉》 茅先生小兒有中傷瀉候：肚膨脹硬，身微熱，微微地嘔。此候本因父母愛惜兒子，將黏滑物與吃，見食得美後，一向過剩將與兒子吃，奈兒子痴食，噎著五臟，停在胸膈不消化，驀然間瀉下。所治者，先用醒脾散、匀氣散與調二日，見瀉漸疏，便下青金丹與通下元食所傷，後再下匀氣散、健脾散與服即愈。

《幼幼新書·冷瀉》 茅先生小兒有中冷瀉候：腹中虛鳴，身微冷，腹肚脹滿，此候因冷食所傷至此。所治者，先用乳香散，調中飲與吃即愈。

《嬰童寶鑑》小兒冷瀉，爲脾胃虛冷，不消五穀，糞不結實，腹脹而瀉。瀉而氣酸，乃有積也。

《幼幼新書·熱瀉》 茅先生小兒有中熱瀉候：渾身微熱，上渴，驀地瀉下如水。此候本因兒子當風日，或日下夾去被，日曬得五臟受虛毒熱，忽然引水吃過多，致不消化如此。所治用乳香散夾三聖圓、龍涎膏與服即愈。

《嬰童寶鑑》小兒熱瀉，爲脾胃受熱，故五穀不能實也。

《幼幼新書·積瀉》 茅先生小兒有積瀉候：面帶青黄，眼微黄，上渴，肚膨嘔逆，遍身潮熱，通下臭穢，此候多因食物過度，傷着脾胃。所治者，先用青金丹與取下積，後用匀氣散、醒脾散、香連圓相夾調理即愈。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冷瀉有積歌：積傷冷瀉有多般，方脈唯須仔細看。四體平和無有熱，瀉終不定爲脾間。求醫最好休言止，止住之時怕轉難。取積爲先方順氣，調和迤邐卻求安。

此病冷食在脾，渾身溫和無事。若只瀉時，用皂角膏取調胃散補之。

《幼幼新書·驚瀉》 茅先生小兒有中驚瀉候：面青色，眼微青，身微熱，下瀉青紅水，或如草汁。此候本因先有驚，積在後，吃冷物衝發致此。所治者，先用活脾散、鎮心圓、夾乳香散、匀氣散與調理即愈。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驚瀉候歌：瀉出還如藍靛青，目光緊急黑添睛，只看眼凸胞青脈，便是驚傷冷瀉因。

先因冷傷臟腑，次又被驚，致使目睛青色，光轉甚，眼白亦青色，目睛與白睛高甚，唇口亦青，精神不足，勿怕，當先溫脾氣，次去其驚，亦分水穀。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瀉論》 瀉色白者，冷瀉也。此由小兒腸胃虛弱，因解脫風冷干之，或因食寒飲冷，入於腸胃，冷氣相搏，爲利下也。其色白面白，或腹痛者，並宜調中。若又傷風冷，前後重沓，冷甚則瀉不止，而爲泄注也。

瀉色赤者，熱瀉也。此由小兒腸胃本挾虛熱，而風冷乘之，入於腸胃之間，熱氣相搏，而爲利下，故其色赤也。宜微下之，以導其熱，後調其氣。

瀉色乍赤乍白，或水或穀者，此冷熱瀉也。由小兒腸胃先因有冷，而復傷熱，或先有其熱，而復傷冷，腸胃宿虛，冷熱交攻，而爲利下。宜調其冷熱，和養其氣。

瀉色黃赤紅黑者，皆熱也。赤黑者有毒。並微下之，然後調氣。

瀉色青，發熱有時，睡卧不安者，此驚瀉也。小兒糞黃，脾胃土之本色也。色青者，肝木爲風，肝木來刑脾土，宜早治之。不爾，則變脾風，而發瘈瘲，則難治也。所謂糞青者，須纔便下，便色青是也。若初下時黃，良久乃青者非也。小兒安者皆然，不可認爲青糞也。若瀉色青白，穀不化者，此謂冷也。宜溫補脾胃，發散風冷。

瀉釀下色赤白，腹大，上青筋見，髮稀饒啼，或喫泥土，時有蚘蟲，此疳瀉也。宜止瀉退疳。

瀉多日，唇口及糞色皆白，糞頗多者，久因成冷，脾胃衰困，恐變脾風發癇，宜以藥防備而溫養，補助脾胃。

瀉於暑熱時多患者，謂時熱及飲食皆冷故也。不傷於熱，必傷於冷。若傷熱伏暑而瀉者，則心藏煩熱，必小便不利，清濁不分，瀉色赤黃，宜利小便，解暑熱。若小便快而瀉者，冷瀉也，色必青白，穀不化，宜溫脾胃止瀉。

瀉者不可急以熱藥止之，多變爲痢而瀉膿血也。當審察冷熱證候，詳度緩急施治之。

《宣明論方·小兒門·小兒科論》 小兒脾疳痢瀉者，皆熱甚。急驚瀉痢色多青，爲熱證明矣。痢色黃者何，爲火甚則水衰而脾土旺，故痢色黃也。痢色紅赤者，爲心火熱甚深也。痢色黑者，爲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

五臟皆言熱證，無寒冷證，亦有謂瀉痢小便青白不澀爲寒，水穀不化而色不變，吐痢腥穢，澄澈清冷，白不澀，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證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小便赤黃而澀者，爲之熱證。世傳大人小兒吐痢霍亂，食乳未及消化而痢尚白，便言論爲寒證，誤矣。仲景：邪熱不化穀，豈爲寒也。

《醫說·小兒門·小兒瀉痢》 小兒暑月多瀉者，一則伏暑心藏熱，小水不利，清濁不分，因成泄瀉，可服五苓散或大順散，二藥皆用沸湯調。若小水快而瀉者，冷瀉也，宜於六神散內加附子煎服。若肚大瀉色白者，疳瀉也，宜服官局六神元。瀉者不可急以熱藥止之，若以熱藥止之，便變成痢。

《儒門事親·久瀉不止》 夫小兒久瀉不止者，至八九月間，變爲秋深冷痢，瀉泄清白，時腹撮痛，乳瓣不化。可用養脾丸，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飲下，日三服則愈。若治葛薨之兒，萬舉萬全，富家且宜消息。

《儒門事親·水瀉不止》 夫小兒水瀉不止，可服五苓與益元各散，用新水調下一二錢，不拘時服。

《活幼心書·諸瀉》 論瀉之原，有冷瀉、熱瀉、傷食瀉、水瀉、積瀉、驚瀉、風瀉、藏寒瀉、疳積釀瀉，種種不同，各分於後。

冷瀉多是白水，瀉密而少，腹痛而鳴，眉皺目慢，面帶白色，額有汗多，此爲冷瀉。沖和飲，當歸散合和水，煨薑煎服，並守中湯、參苓白朮散、益中膏、沉香檳榔圓治之。

熱瀉大便黃色，如筒吊水，瀉過即止，半日復然，心煩口渴，小便黃少，食乳必粗，此爲熱瀉。先用五苓散或大順飲，次以錢氏白朮散主之，香薷散亦佳。

傷食瀉乃脾胃素弱，復爲生冷果食所傷，故大便不聚而瀉，或因乳母餐生冷肥膩之物，自乳而過，亦能作瀉。面唇俱白，瀉稀而少，或如壞鷄子，腥臭異常，身形黃瘦，名傷食瀉。宜先溫正胃氣，次理積而後固脾，沖和飲、當歸散合和水，煨薑、棗子煎服。理積，兒大者烏犀圓，小者化癖圓、三稜散。固脾，和中散、醒脾散。

水瀉謂之洞泄，乃陰陽不順，水穀不分，瀉黃水而小便少，番次密而無度。是夏秋之際，晝則解衣取涼，夜則失蓋感冷，冷熱相激，清濁渾亂，或因母自熱中來，乳有熱氣，遽以哺之，令兒脾胃不和，水穀交雜而下。以咬咀五苓散加薏苡仁、車前子、半夏，水薑煎服，分正陰陽。或先用大順飲、溫白湯調下香薷散，調中止瀉，錢氏白朮散、六和湯亦好。

積瀉脾氣虛弱，乳食入胃，不能運化，積滯日久，再爲冷食所傷，傳之大腸，遂成泄瀉，留連不止，諸藥不效。蓋以積在脾胃，積既未除，何由得愈，宜先去積，後止瀉，瀉止實脾則病除矣。三稜散、烏犀圓，續用沉香檳榔圓、參苓白朮散、和中散、香橘餅調理。

驚瀉糞青如苔，稠若膠黏，不可便止，但鎮心抑肝，和脾胃，消乳食，斯爲治法。先投五苓散，次用三稜散，水薑粳米煎服，或三解散，煨神麴、生薑煎湯調服，及沉香檳榔圓、不驚丹調治。

風瀉慢驚大病後有之，其糞稀，黃褐色，或夾不消乳食同下。此因脾虛所致，或夾褐黑色者屬腎，蓋脾虛爲腎水所乘故也。若久不進飲食，再有驚搐，宜疏腎水，去脾風，次補脾則自愈，庶無復作之患。疏腎水，咬咀五苓散加黑牽牛，半生半炒，並薏苡仁，水薑煎服，去脾風，瀉黃散，調脾氣，參苓白朮散。

藏寒瀉糞如青竹色，不稀不稠，或下青水，未瀉時腹痛而鳴，叫哭方瀉。多是生來三五月內有此，周歲則無，始因斷臍帶短，風冷自外逼內而成此疾。先用沖和飲，水葱白煎投，溫中解表，次以當歸散，水煨薑煎服，及投勻氣散、理中湯。

疳積釀瀉，其候面色痿黃，肚脹腳弱，頭大項小，髮稀且豎，肌肉消瘦，不思飲食，晝涼夜熱，或腹內有癥癖氣塊，瀉則顏色不等，其臭異常，其瀉有時，或一月半月旬日一番，自瀉自止，名爲疳積釀瀉。先以當歸散加三稜、陳皮，水薑煎服，次投烏犀圓、沉香檳榔圓及化癖圓、蘆薈圓、沒石子圓。兒最小者難下圓子，止投三稜散、快膈湯，自然痊愈。

若瀉或痢色青甚而淡黃夾白，寒多熱少，此陰邪勝陽，宜用守中湯、胃苓湯與服，扶表救裏，方進當歸散加陳皮、紫蘇，水薑糯米煎服。亦宜和解，理中湯，清米飲空心調服，溫脾去濕，益氣清神。寒盛者，理中湯內加熟附子，水薑棗煎服，次投南星腹皮飲，水薑煎服，和脾胃，去陰邪。

若瀉或泄色青淡而有沫，糞稠，熱多寒少，亦致面黃肌瘦，煩躁不寧，宜以咬咀五苓散加薏苡仁、車前子，水薑煎服，解散餘邪。仍用茵陳蒿、梔子仁煎湯，調細末五苓散溫服，退黃色，消陽毒。及當歸散、水薑棗煎投，或服萬安飲、四神散。

《活幼口議·小兒泄瀉》 小兒泄瀉，除疳瀉爲虛熱瀉，餘皆臟腑虛寒弱得之。

議曰：小兒臟寒腑冷，大腸不禁，總謂之瀉，分別輕重，究竟緩速，有溏、有泄、有滑、有利、有洞，五者不同，豈可一概而理之。溏者糟粕不聚，由其尚濃，似瀉非瀉。泄者無時而作，或出不知。利者直射濺溜，氣從中脫。滑者穀食直過腸胃不化。洞者頓然下之，如桶散潰，餘更不留，即知其兒臟寒腑冷，瀉之作疾，其來緩速輕重可知。凡兒瀉糞出青色者，蓋脾受肝經所制，肝屬乙木，能剋己土，所勝之功，故現本質，由其臟之虛寒，非謂驚也。又瀉初黃，良久變青色，乃臟寒之徵。又瀉藥物直過，尤爲寒滑。凡虛滑三五次即困乏，若不急與溫其臟，調其胃，平順三焦，和正榮衛，不爾即慢驚。證候傳變如此之急，欲以止瀉藥次第理之，往往不及，惟務溫其臟腑，臟腑既溫，寒何能留於腸胃之間。或以熱藥頓止，則熱反爲它疾。須先投滯腸藥，然後生胃正氣與服，切不可意急過劑，投之熱藥。稍或臟腑至虛寒，孩童困乏，四肢厥冷者，是謂逆證，當用黑附子、白朮、乾薑，即量輕重而用。凡投熱藥，瀉止即痢作無疑。理瀉良方已著在後，請意度之，爲得即妙矣。

《活幼口議·泄瀉證候方義》 議：小兒泄瀉，傷積而作瀉者，初以補藥治，不止之時，須當下去其積，推積纔下，其瀉自止。下之宜與小沉香煎圓，理虛中積甚良，多與服之，或以小塌氣圓，又不下，更與三稜煎服之，切不可以宣轉藥，恐成滌蕩矣。積滯已下，與服調胃溫脾藥及既濟丹，此乃理積瀉。夏月暴瀉，由其臟寒虛，腸滑利泄，速與契聖丹。如滑不禁，進殕腸散，次與契聖既濟丹。若洞利，其瀉不常，發作駭人，速與殕腸末子，次與朮附湯，稍與遲緩，其候必更。療瀉之理，豈可相待，病家無知，醫工當謹。

《幼科全書》 凡泄瀉皆屬濕，其證有五，治法以分利升提爲主，不可一例混施。如泄瀉青白，或乳食不化，腸痛四肢冷，面皖白不作渴者，此寒濕也。其證多得於冬，以五苓散作引，吞化理中丸即止。如寒甚不止者，理中湯加附子一片即效。

如泄瀉黃稠，腹痛作熱，面紅口渴，此熱濕也。其證多得於夏，以五苓散加滑石、甘草、木通治之，甚者以玉露散、理中湯即效。

如泄瀉不住成黃水者，或渴或不渴，此風濕也。其證多得於夏，以五苓散加防風、蒼朮、羌活治之。

如久瀉腸滑不止者，此濕傷元氣下陷也。宜升提之藥，四君子湯加升

麻、防風、烏梅治之，或用四君子湯吞下七味肉豆蔻丸亦效。

如泄瀉酸臭，腹痛，面黃帶熱，不喜飲食者，此食積也。先以丁香脾積丸推去其積，後以集聖丸調之。

如泄瀉久，作渴不止者，只以白朮散多煎服之，未有不效者。

如泄瀉久，目無神，口略張，四肢冷，好睡，以四君子湯調之，多服有效。甚者加熟附子一小片，煨乾薑服之。

如泄瀉久，身熱不退者，只以調元湯治之。此虛熱也，不可妄用寒涼之藥，甚者加煨乾薑即效。

凡泄瀉後，人事黃弱者，只用集聖散服之。

祖傳治泄瀉不問寒熱，只用胃苓丸兼一粒金丹，以車前子同炒米湯治之。

凡治久泄不止，精神美好，面赤唇紅者不治。變成白痢者不治。脈沉細，遍身皮冷，不乳食，作渴不止者不治。又成鷩搐者不治。大孔如竹筒不收閉者不治。滑泄不止者不治。大肉消瘦者不治。

凡治泄瀉，不問輕重，只要乳食如常，不生他證者則易愈。

清江引

泄瀉五虛眞莫測，六脈細欲絕。腸滑魄戶開，脾寒大皮折。禁口飲食不下咽。少氣也。醫得此疾眞妙手，參芪朮芜附，甘草石菖蒲，訶皮罌子粟。若還見效，都無妨，蚵蚾補。假如服藥全無效，金液神丹妙。附子與硫黃，法製家傳奧。起死回生，減些兒，堪救療。

西江月

夏月人多泄瀉，腹痛煩渴相攻。豬苓澤瀉茯苓同，甘草乾薑多用。白朮黃連滑石，人參砂藿溫中。升麻提氣妙無窮，更把烏梅煎送。

夏月雨多傷濕，宜利小便爲先。豬苓澤瀉與黃連，梔子茵陳解散。羌活青皮枳實，茯苓赤者相參。木瓜蒼白朮同煎，黃蘗加些靈驗。

泄瀉秘傳治法，等閒不語時人。如今傳授與兒孫，勝似良田萬頃。初次且行淡滲，溫中以次施行。三升四塞救孩嬰，此法古今永定。

泄瀉緣何發作，只因水穀無分。所以淡滲法先行，小便長而泄定。滑石車前赤茯，人參白朮豬苓。甘草澤瀉與砂仁，薑棗煎時作引。

淡滲行而還泄，須防穀氣中虛。溫中丸散不須拘，但要一時泄住。白朮人參砂藿，炙薑炙草依書。烏梅熟附澤苓豬，引用棗薑作主。

溫中若猶不效，中氣下陷須提。人參白朮與黃芪，甘草乾薑炙取。澤瀉豬苓赤茯，升麻熟附烏梅。柴胡白芍與當歸，薑棗引兒休棄。

以次提升未止，此時腸滑難收。塞因通用更何憂，擊其惰歸可救。參朮炙薑炙草，烏梅粟殼相扶。升麻訶子芍歸求，薑棗同煎溫服。

法盡泄還仍舊，其間吉少凶多。假饒父母沒奈何，要爾醫人休錯。參朮茯陳薑草，砂仁豆蔻粟訶。乾蟾蘆薈木香和，赤石酢丸調可。

泄瀉時常作渴，白朮散子如仙。人參白朮木香兼，乾薑藿香葉片。甘草茯苓七味，烏梅加上同煎。臨時更帶伏龍肝，此法千金不換。

泄瀉如常法治，不須別用心機。只將丸藥胃苓醫，三服自然停息。如此不能取效，依前數法支持。吾將心法教人知，纔顯明醫三世。

五六月間泄瀉，其間寒少熱多。理中丸子救沉疴，玉露散調服可。不效四苓作引，用香理中調和。自然泄止不蹉跎，活得多人念我。

《永類鈐方·泄瀉證治》 熱瀉大便必黃赤，或有沫，糞射出遠。先用五苓散分其水穀，卻平胃氣。脾虛受冷，面青唇白，眼輪黑，糞或青或白，手足冷。不溫調其脾，必傳慢驚。

疳釀瀉，糞臭如寡鷄子，腹膨，時或一瀉，手紋紫，身熱體實。可下之，卻調胃。

傷食瀉，肚膨熱，足冷，瀉糞腥臭，此瀉補不止，宜下卻補脾。若體弱，用消脾積藥，卻忌取峻補。

驚瀉，糞青夜啼，或時驚悸。參苓白朮散，四君湯加茯神、連肉。

《嬰童百問·冷瀉》 湯氏云：此乃脾虛受冷，致令水穀不化，泄瀉注下。仲陽云：小兒不能食乳，瀉褐水，身冷，無陽也，當健脾，益黃散主之。古今不同，當依加減法用之，始爲穩當。冷積瀉，沒石子丸極效，人參散、理中湯加減服尤佳，更加肉豆蔻則止，來復丹、不換金正氣散皆可。觀音散、銀白散加減調治，乃平和之劑也。

《嬰童百問·傷食瀉》 湯氏云：凡此瀉不宜便補，先用消食藥，或用紫霜丸取其積盡，然後可補。經云：食瀉重，當取疳，虛用補虛。治食瀉與香橘餅子、加減觀音散、調中湯散，以意加減。凡傷食瀉不可即止，宜節飲食，當用進食丸取下食積令盡，次以錢氏加減益黃散，只一服可止，此乃切要治

法，然後異功散、四君子湯調理，必取全安。有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如冷積釀瀉，用香朴散止之。白朮散以和氣調胃，調中散、保安丸能止傷食瀉，感應丸、沉香煎三稜煎皆可服。

《嬰童百問·驚瀉》 仲陽云：慢驚病後或吐瀉胃虛，或氣弱因驚，眼白如淡墨，下糞青黃，此瀉合溫補，至聖保命丹、釣藤飲主之。或乳隨糞下，消乳丸、進食丸主之。或微渴，心脾喘燥狂熱，此瀉尤難治，辰砂五苓散主之，冷者定命飲子主之，後與溫驚朱君散，睡驚太乙丹。

《嬰童百問·熱瀉》 湯氏云：小兒熱瀉者，大便黃而赤，或有沫，乃臟中有積，或因乳母好飲酒，或嗜熱物，或生下傷濕蘊熱。醫者不明，但用豆蔻、訶子等藥服之，如水澆石，既不識其證，故不辨其冷熱，用藥又不得其法，焉得取效。此證當以小便赤少，口乾煩躁爲驗，治法當用錢氏白朮散去木香用之，五苓散去桂亦可服。其熱甚者，四逆散、大柴胡湯去大黃，服之殊驗也，更用黃連丸等劑亦佳，調中湯去大黃，加黃連、枳殼。如夾熱而瀉，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嘔者加半夏也。又有挾熱瀉利，而小便秘澀赤甚者，四順清涼飲主之。

《醫方類聚·諸痢附泄瀉、脫肛**·澹寮方》** 小兒暑月多瀉者，一則伏暑，心臟熱，小水不利，清濁不分，因成泄瀉，可服五苓散或大順散，二藥皆用沸湯調。若小水快而瀉者，冷瀉也，宜于六神散內加附子煎服。若肚大瀉色白者，疳瀉也，宜服官局六神丸。瀉者不可急以熱藥止之，若以熱藥止之，便變成痢。凡病者皆因有積，赤痢熱積也，白痢冷積也，赤白痢，冷熱不調之積也。赤多白少者，熱多而冷少也，白多赤少者，冷多而熱少也。

小兒糞青，此脾虛生風之證也。脾屬土，其色黃，糞黃則是脾家正色，今乃青，肝木剋脾也，肝屬木，其色青，肝盛脾虛受肝之剋，故糞青也。當服益脾去風藥，如半硫丸加白附子、蝎梢可以治之。雖然小兒青糞，拋下便青者，是風冷也，良久然後青者，非病也，小兒糞自然如此。

《全幼心鑑·泄瀉》 胃爲水穀之海，其精英流布以養五臟，其糟粕傳送以歸大腸。內由傷胃虛冷，乳食積滯，外因感冒寒熱所傷，遂成瀉痢。傷風自汗惡風者，痛引腰脊，鼻塞項強。夾寒者，筋節拘急，面慘惡寒。傷暑面垢煩躁，渴飲水漿，背寒自汗。傷濕者，肌肉虛浮，身痛重着。冷者則腸鳴肚冷，手足清。熱則煩躁身熱，而手足溫。冷熱不調者，乍瀝乍溏。熱積於內者，不能去其積，徒以冷藥冰之，熱氣無所發泄，冷熱相搏而下注。或冷積於中，不能去其滯，徒以熱藥壓之，冷積不能宣通，故冷熱相干而成泄。外則傷食一證，失饑傷飽，胃不能消，心腹膨脹，所下酸臭，夜熱晝涼泄者，若脾胃合氣以消水穀，水穀既分，安有所謂脾恙而泄也。

治法：究以受病之源，宜用對證之藥。吐瀉暴作，暴爲急證。蓋脾虛則吐，胃虛則瀉，脾胃俱虛，吐瀉並作。吐瀉不止，必傳慢驚，慢脾風也。足陽明胃經以養宗筋，暴吐暴瀉，津液驟之失其所養，則轉筋入腹而死。

大要散風邪，消積滯，開胃進食養脾之藥。惟傷食泄瀉者，必惡食發熱，心腹脹痛，下酸臭。先以疏利其食，服消積圓、鶴頂丹微疏導，不可峻取，後消食藥治之。

食積泄瀉者，積聚停飲，痞膈中滿，肋脇疼痛，夜熱晝涼，口吐酸水，嘔逆注瀉。脈實者，先利而後補，服消積圓、鶴頂丹下後，服消導藥，虛者先補而後下。

暴吐瀉者，脾胃俱虛，參朮散加丁香、生薑、棗去核同煎服以正胃氣。

傷風泄瀉者，脾臟虛怯也，當補脾。脾實者，先解風熱，服藿香散。風熱已退，微熱者，參朮散、褐圓子。脾虛者，先實脾，後發散，服醒脾散、實脾散。

假令春月間多有傷風咳嗽泄瀉者，表裏俱虛，服藿香正氣散，倍加茯苓去皮、白朮、生薑、棗去核同煎。痰嗽發熱微瀉者，服人參羌活散加半夏麵同煎，後加味四君子湯、參朮散止瀉治之。

夏月傷暑泄瀉者，其證面垢煩躁，作渴飲水漿，頭熱，嘔吐泄瀉。服丁香圓、定吐紫金核先定吐，後參朮散。發熱，煩渴不止者，參朮散加天水散，滾白湯食前調，任意服異功圓。單水瀉不止者，服玉華丹治之。

秋月痰嗽泄瀉者，服六和湯治之。

冬月感寒泄瀉者，助胃膏，益黃散加肉豆蔻、生薑、棗去核同煎服。寒極者附子理中湯。吐瀉，脾胃俱虛，欲作慢驚，服烏蝎四君子湯，生薑、棗去核同煎服，或醒脾散、全蝎觀音散治之。

中濕泄瀉者，着冷腸鳴肚腹痛，手足寒，服理中湯、大養脾圓、藿香正氣散。腹痛加桂、乾薑，伏暑加香薷，寒暑同用。

錢氏治傷寒泄瀉者，泄止而後復瀉，乃脾間有風，不能發泄，泄止而又泄，用宣風散宣去脾間風，然後止瀉。

夏月傷暑吐瀉者，乳母觸冒暑熱，熱乳乳兒，及小兒日中游戲，受熱成疾，便爲霍亂吐瀉，爲中滿瘧疾，大渴腹脹下痢。諸熱病疾，因暑得之，其根未除，難收其效。傷暑證似傷寒，但暑能消氣，氣消則脈散虛而無力，六脈沉浮微弱。其證面垢昏倦，毛聳惡寒，吐痢煩躁渴，其狀身熱頭痛，四肢厥冷，身體無痛。當解毒，毒後發散。表不解，暑定傳瘧疾，日久難瘥。治證服五苓散，生薑煎湯調服天水散發解。暑瀉不止者，玉華丹。煩渴不止者，參朮散合天水散，滾白湯調，任意食前服。

中暑昏沉不醒，黃連香薷散加羌活煎服，調天水散、異功圓、抱龍圓治之。逆搐，吐瀉交作，喘而不治。

夫大便青者，臟冷也。或初出微黃，良久則青者，亦然也。《靈秘》云：瀉下如藍澱，胎中受積驚。蓋心受驚，心主驚，心驚則膽怯，膽者，與肝爲表裏也，膽怯則肝冷，肝傳脾，脾受邪，故大便初出微黃，脾之本色，良又復青，肝之本色也。肝熱則外發目赤，肝冷則內作便青。又有不因驚而得此證者，蓋稟胎氣怯弱，內受風寒故也。有便青夾白濃稠粘如涎者，亦是腸寒，久則令見面白形青，腹痛驚啼，失治則變陰癇也。

《幼科類粹·吐瀉門·諸瀉治法》 泄瀉之源，有寒瀉、熱瀉、傷食瀉、暑瀉種種不同，各分于後。

寒瀉者，乃寒氣在腹，攻刺作痛，洞下清水，腹內雷鳴，米飲不下，宜理中湯。如四肢厥冷寒極者，加附子、官桂之類。

熱瀉者，糞色赤黃，肛門焦痛，小便不利，心煩口燥，食乳必粗，宜五苓散吞下香連丸。

傷食瀉者，因飲食過多，有傷脾氣，遂成泄瀉，故大便不聚，臭如敗卵，宜理中湯加砂仁半錢，或下積丸。有因傷麵而瀉者，養胃湯加蘿蔔子炒研半錢，痛者更加木香三分，瀉甚者去藿香，加炮薑三分。

暑瀉者，因中暑熱，宜胃苓湯，或五苓散加車前子末少許，甚效，或六和湯亦好。

《幼科發揮·因五邪之氣所生病》 經云：春傷于風，夏生飧泄。飧泄者，謂穀食不化也。

《發揮》云：《難經》有五瀉之辨，《脈訣》云濕多成五瀉，又有胃風湯證，雖大小不同，間亦有之，不可不知也。

如傷風吐瀉者，風屬木，脾胃屬土，土虛肝木乘之，水穀不化，謂之完穀也。此從胃中來，故不化，若自小腸來，則半腐化，出來成糟粕矣，自大腸來，水穀已別，穀多水少矣。故傷風飧瀉，有惡風表證者，宜發散之，桂枝湯加羌活、防風、黃芩，或瀉青丸去大黃，加炙甘草，或加減敗毒散，無表證者，神朮散、風瘧、柴苓湯。

夏月傷暑作吐瀉者，宜加味五苓散主之。

夏月泄瀉，小兒極多，治有三法，清暑者一也，利小便二也，溫中三也，以涼藥止之，治壞病也。

《發揮》云：初瀉有發熱口渴者，此宜以清暑氣爲先，不可便用理中湯丸，內有熱，恐乾薑犯時禁，加減香薷飲主之。

如初水瀉無熱無渴者，不可服玉露散太多，恐犯胃氣也，宜理中湯加藿香煎成湯，澄冷服，或理中丸用冷水化開服之。

如上法不止者，宜利小便，有熱有渴者，六一散同服，無熱無渴者，入理中丸化開服之，此吾家傳治夏月泄瀉之良方也。從吾法者有發有降，違吾教者得少失多，詳見前。

予甘妾初生男未周歲，六月病瀉，妾兄甘大用吾所傳者，治之不效，反加大熱大渴。予歸問，曰所服理中丸。吾蓋料其不知用熱遠熱之戒，犯時禁也，乃制玉露散以解時令之熱，冷水調服，一劑而安。玉露散自此收入小兒方也。又本縣一屠家徐姓者，有兒十二歲，六月病瀉，請大用，用因前失，以玉露服之，不知中病即止，恐犯胃氣之戒，又失之。此兒初服藥後瀉渴俱止，再服之瀉亦甚，又服之大熱大渴，面赤如火，張口喘呼。用見事急，因邀我同看，予問所服者何藥也，云前所制玉露散也，又問服幾次，其父母應云，初服一次效，後連服三日，越服越不好，望相公救之。予教用理中湯加熟附子一片服之，又教云：服藥後若安靜即止，藥後若煩躁，再與一劑。用受教往治，果加煩躁，連進二服而安，用獲厚謝，特至吾家拜曰，以報日前之教。因問予：二子病證相同，治法各別，何也。予曰：夏至後瀉者，七分熱，三分寒，治此泄者，當七分寒藥，三分熱藥。前證因汝多服理中湯，犯用熱遠熱之戒，故用玉露散以解火令之熱。後證因汝過服玉露散，傷其中氣，故用理中湯加附子以救裏也。用曰：何以安靜者不治，煩躁者反可治也。曰：夏至後姤卦用事，伏陰在內，六月建未，其位在坤，坤爲腹而屬土，土愛暖而惡寒，玉露

性寒，傷其脾土，陰甚于內，陽脫于外，故用理中附子之辛熱，所以收斂欲脫之陽，勝其方長之陰。服藥安靜者，脾以敗絕，投藥不知，故不可治。加煩燥者，寒熱相搏，脾有生意，故再投藥，便勝其寒也。用曰：如此神妙，予初何以知之乎。次治此熱瀉，當如之何。予曰：看其病證何如，瀉多熱渴少者，急以溫中爲主，先進理中湯，後以玉露散微解之，不渴者不必用也。先大熱大渴瀉少者，此裏熱甚也，急解其暑毒，以玉露散解之，熱渴略止後，用理中湯補其中氣，泄止不可再服也。如渴不止，只用白朮散治之，理中、玉露皆不可服，切記吾言，再勿誤也。白朮散，治瀉渴不止要藥也，如服白朮散渴泄不止者，此水壅以犯腎，腎得水而反燥，故轉渴泄，宜白朮散去乾葛，加炒乾薑等分服之，辛潤燥，致津液。用自此後醫術漸通，家道頗昌也。

《幼科發揮·泄瀉》 泄瀉有三，寒熱積也。寒瀉者不渴，宜理中丸主之。熱瀉者有渴，宜五苓散調六一散主之。積瀉者面黃，所下酸臭，食也，宜丁香脾積丸下之，積不去瀉不止也。

胡三溪子病瀉不止，三溪自與甘大用同醫，皆吾所傳也，不效。其兄元溪云：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今子病，何不請密齋，爾與甘子能治之乎。時吾在英山，此子原結拜我，吾聞之即歸。問其所用之方，皆不對證，觀其外候，面色黃，所下酸臭，此積瀉，宜下之，積去瀉斯止矣。乃取丁香脾積丸，一服而安。其父問云：吾聞濕多成五瀉，未聞所爲積瀉也，予曰：《難經》有云所謂大瘕瀉者是也。濕成五瀉者，有內因者，有外因者，有不內外因者。如因于風者，水穀不分，謂之飧泄。因于熱者，水穀暴泄，謂之洞瀉。因于寒者，水穀不化，謂之溏瀉。因于濕者，水穀稠黏，謂之濡瀉。此四瀉者，外因之病，濕自外生者也。因于積者，膿血交雜，腸鳴腹痛，所下腥臭，謂之瘕瀉，瘕者，宿食積瀉之名，乃食癥也，此內因之病，濕自內生者也。有不內外因者，乃誤下之病，有挾熱挾寒之分，所謂腸垢鵝溏者是也。又問：脾積丸乃取下之劑，何以能止瀉也。曰：胃者，水穀之海，腸者，水穀流行之道路也，泄瀉者，腸胃之病也，腸胃無邪，則水穀變化，便溺流行，是爲無病兒矣。今有宿食不化，陳腐之物菀積于腸胃之中，變爲泄痢，如源泉之水，停積于中，流出于外，苟不窮其源而出之，則泄痢終不止也。故以脾積丸去其陳腐，此撥本塞源之法。按《本草》云，巴豆未泄能令人泄，已泄能令人止，脾積丸之治積泄，祖訓當遵守也。

予教諸子治瀉泄，始終三法：初用理中丸一服。不止，次用五苓散一二服分利。不止，三用白朮散服之良。又不止，用參苓白朮散調理，未有不效。再不止，用參苓白朮散二分，豆蔻一分。

《發揮》云：《難經》五瀉之論甚詳，予論大腸瀉、小腸瀉、大瘕瀉，則易明，予論脾瀉、腎瀉，則難分曉也。且腑者府也，謂水穀所藏之府，有所受則有所出。臟者藏也，乃魂魄神志意所藏之舍，無有所受，豈有所出哉。其脾瀉者，即胃瀉也，謂脾不能約束其胃，胃不能藏而瀉也。故瀉有屬脾者，有屬胃者，但自胃來者，水穀注下而多，自脾來者，則成黃糜，瀉無度而少也。觀仲景《傷寒論》中大便不通者用脾約丸，其意明矣。腎亦臟也，謂之腎瀉者，腎開竅于二陰，爲閉藏之主，腎虛則不能主閉藏而水穀自下，且下焦如瀆，有所受則有所出也，但瀉不同，《難經》云：其瀉下重者，即腎瀉也。觀東垣先生《脾胃論》補中益氣湯方，凡大便努責者，加當歸身、紅花。努責者即下重，當歸、紅花以潤血，蓋腎惡燥，故用二物以潤之。腎瀉亦與大瘕瀉同，瀉者痢也，乃積滯之物，故痢曰滯下，況痢則腹痛，有腸鳴，有裏急，有赤白，若腎瀉則便時略難，卻無裏急後重之證，故云痢則下重也。古人立方，治腎瀉者，有用破故紙者，補其腎也，有用吳茱萸者，補其肝也，皆苦以堅之，辛以潤之之法。今吾立方，治脾瀉者只用參苓白朮丸，治腎瀉者只用六味地黃丸加破故紙，甚效。

胃瀉、大腸泄、小腸泄三者不同。蓋自胃來者，水穀注下而不分，所下者皆完穀也，此從寒治，理中丸主之。自小腸來者，亦水穀注下而不分，則成糟粕而非完穀，且小腸爲受盛之府，水穀到此，已變化而未盡變化也，治宜分利水穀，以五苓散主之，使水穀分利則瀉止矣。自大腸來者，則變化盡而成屎，但不結聚而所下皆酸臭也，宜用《傷寒論》中禹餘糧湯，陳文中《痘疹方》中肉豆蔻丸主之，此澀可以去滑之法也。

叔和云濕多五瀉，此本《內經》濕勝則濡瀉之論，所謂五瀉，則與《難經》之論不同，《素問》以臟腑分五瀉，叔和以風寒濕熱食分五瀉。如泄時有發熱惡寒，水穀不分者，此風濕證也，謂飧泄，經曰春傷于風，夏生飧泄者是也，宜小建中湯加防風主之，若兼膿血者，胃風湯主之。如瀉時有腹痛，或吐或不吐，所瀉者多完穀未化，此寒濕證也，宜理中湯主之。如瀉時有腹痛，或痛或不痛，所下亦有完穀而未盡化者，此邪熱不殺穀也，有成糟粕者，皆屬熱濕，

以《傷寒論》中豬苓湯主之。寒濕、熱濕宜詳辨之，屬寒者不渴，屬熱者渴也。如瀉時水穀混下，小便少而大便多者，此濕瀉也，有溏瀉無度者，此久濕也，並宜五苓散主之。如瀉時有腹痛腹鳴之證，惡食，所下酸臭之物，此因宿食停滯于中而成濕，此食化爲濕也，宜下之，積去泄自止也，丁香脾積丸主之。泄瀉二字，亦當辨之，泄者謂水穀之物泄出也，瀉者謂腸胃之氣下陷也。

春月得之，名傷風瀉，其證發熱而渴，小便短少，宜先清暑後補脾，清暑，薷苓湯，補脾白朮散。

夏至後得之瀉者，有寒有熱。渴欲飲水者熱瀉也，先服玉露散以清暑止渴，後服白朮散以補脾。

如不渴者寒瀉也，先服理中丸以溫中補脾，後服五苓散以清暑，此祖傳之妙也。

夏月水瀉，其詳在因五邪之氣所生病條內，有案。

秋月得之，傷濕瀉也，其證體重，所下溏糞，謂之濡瀉，宜滲濕補脾，利小便，胃苓湯主之，或升麻除濕湯。

冬月得之，傷寒瀉也，其證腹痛，所下清水，宜溫，理中丸或理中湯加熟附子少許主之，不止，宜豆蔻丸。

四時之中有積瀉者，面黃善腫，腹中時痛，所下酸臭者是也，宜先去積，後調脾胃，去積丁香脾積丸，調理脾胃苓丸。

治瀉大法，不問寒熱，先服理中丸，理中者理中氣也，治泄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五苓散主之。更不止，胃氣下陷也，補中益氣湯，清氣上升則不瀉矣。又不止者，此滑瀉也，宜澀之，豆蔻丸主之。此祖傳之秘法也。

兒久瀉，依法治之不效者，脾胃已衰，不能轉運藥性以施變化，只以補脾爲主，脾胃既健，藥自效也，白朮散主之，常與無間，此予先父之秘受也。

久瀉不止，津液消耗，脾胃倒敗，下之穀亡，必成慢驚，所謂脾虛則吐瀉生風者是也。故應補脾胃于將衰之先，宜用白朮散補之。補之不效，宜用調元湯加建中湯急救，否則慢風已成，雖使仲陽復生，不可爲也。

小兒泄瀉大渴不止者，勿與湯水飲之，水入則亦加渴而病益甚，宜生脾胃之津液，白朮散主之。

久瀉不止發熱者，此津液不足，乃虛熱也，勿投以涼藥，反耗津液，宜白朮散主之，如熱更甚，黃連丸主之。

一兒有病，一日夜三五行，或瀉或止，連年不愈，此脾瀉也，胃苓丸加人參主之。

一兒無病，時值盛夏，醫以天水散與之，謂其能解暑毒也。服後暴瀉，醫悔，用作理中湯，連進三劑，瀉變痢疾，日夜無度，膿血相雜，兒益困頓，皮燥無汗，髮聚成穗，請予治之。予曰：挾熱而痢者，其腸必垢，瀉久不止則成疳瀉。此兒初瀉，本時行之病，非干天水散也，醫當用天水散調五苓散服之可也，反以理中湯熱劑投之，遂成挾熱腸垢之病。皮燥髮穗者，表有熱甚也，下痢窘迫者，裏有熱甚也，表裏俱熱，津液亦衰，事急矣。因製一方，用黃連、乾蟾炙，各一錢，木香、青皮、白茯苓、當歸身、訶子肉各一錢五分，共爲末，粟米粉作糊爲丸，每服三十丸，炒陳米湯下。十日後滿頭出小癤，身上發痱如粟，熱平痢止而愈。噫，此子非吾無生矣。

一兒病瀉，大渴不止，醫以五苓散、玉露散皆不效，病益困，腮妍唇紅，予見之曰，不可治也。泄瀉大渴者，水去穀少，津液不足故也，法當用白朮散補其津液可也，乃服五苓散、玉露散滲利之劑，重亡津液，脾胃轉虛。訣云：大渴不止，止而又渴者死，泄瀉不止，精神好者死。父母不信，三日後發搐而死。

壬子經魁萬寶蘭，石泉翁之伯子也，翁得子晚，始生寶蘭，愛如珠玉。周歲得水瀉，一日夜十餘行，翁善醫，自作理中湯、訶子、肉豆蔻與之，不效，乃急請予至，叙其用藥不效。予曰：《正理論》云，理中者理中氣也，治泄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遂用五苓散去桂加甘草，一服瀉止，三日後遍身發出赤斑。石泉懼，予曰無妨，《活人書》云：傷寒病下之太早，熱氣乘虛入胃發斑，今夏月熱盛之時，瀉久裏虛，熱氣乘虛而入，且多服理中辛甘之劑，熱留胃中，今發赤斑，熱自裏而出于表也，宜作化斑湯必易愈。翁曰，石膏性寒，非瀉所宜。曰，有是病則投是藥，在夏月，白虎猶宜用也，一服而斑沒熱退。

本縣大尹朱雲閣公子病泄，十日不止，衆醫或用理中、五苓、益元、白朮散等，皆不效，瀉渴益甚，公亟召余至。視其外候，啓曰：渴太甚當先止渴。公曰：當先止瀉。余曰：病本濕熱，水穀不分，更飲水多，則濕傷脾胃，水積腸胃，所瀉之水，乃所飲之水也，故當先止其渴，渴止瀉亦止矣。公曰：當用何方，曰：白朮散。尹曰：已服過多。余曰：用之不同也。尹曰：用之不同別法乎？余曰：本方在常與服之，此常字便是法也。蓋白朮散乃治瀉作

渴之神方，此方有二法，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藿香、木香六味各一錢，葛根倍二錢者，泄瀉久不止，胃中津液下陷也，故葛根倍用之，以升胃中之津液，此一法也。今人不知倍用之法，與六味等分同，故效少也。兒病渴者湯水不離，今人不知常服之法，以藥常代湯飲之也，故所用之方雖同，所用之法不同。藥劑少而湯水猶多，藥少湯多，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水不勝火，如何有效。當作大劑煎湯以代湯水飲之，渴只飲本湯，一切湯水禁之勿與，則胃氣上升，津液自生，渴瀉止矣。尹聞而是之，果一劑治矣。不問泄瀉痢疾，並宜服此，多多益善，不唯泄瀉可止，亦不至脾虛生風也，眞神妙方也，謹詳述之。

公子脾胃素弱，常傷食，一醫枳朮丸、保和丸，其意常用枳朮丸補脾，至傷食則服保和丸，不效。公以問余，余曰：此法固好，但專用枳朮丸，則無消導之藥，初不能制其飲食之傷。專服保和丸，則脾胃之虛不能勝其消導，而反損中和之氣。當立一方，七分補養，三分消導，則脾胃自強不能再傷矣。公曰：甚善，汝作一方來看。余乃制用人參、白朮、陳皮、甘草、青皮、木香、縮砂仁、山藥、蓮肉、使君子、神麴、麥芽爲末，荷葉煨飯搗爛爲丸，米飲下，名之曰養脾消食肥兒丸。服後精采頓異，飲食無傷，公益喜，錄其方常久用之，親書儒醫二字作匾賜之。

庠生胡逸泉，東郊翁之伯子也，周歲時得水泄，先請醫甘大用治之不效，復請予至。視之則肌肉消削，面色㿠白，時盛夏，凝汗不潤，皮膚乾燥，髮豎，所下頻並略帶後重。此氣血俱虛也，按法治之，補中氣，利小便，升舉其陽，固澀其滑，次第調治，略無寸效。或曰何如，予曰：術將窮矣，唯有一法未用耳。乃作疳瀉治之。用人參、白朮、白茯苓、甘草、陳皮、山藥、當歸、蓮肉、砂仁、訶子、肉豆蔻、黃連、木香、乾蟾爲末，神麴糊丸，煎四君子湯下。服未二日，膚潤有微汗，再一日，頭上見出紅瘡，小便漸多，五日而瀉止，後更以參苓白朮散作丸服之，調理而安。

汪望峰長子城南生一子，寄婦父南河胡家養，南河嘗語人曰，萬老先生好小兒科，今子全作聰明，兒有病可請張祖兄醫之，乃先生親傳。予亦與人會，藥不執方，合宜而用，吾之活人多矣，試舉其一二驗者實之。城南一子病瀉十餘日不止，一向是張用藥，以胃苓丸、一粒丹服之，皆無效，請予治之。望峰知其故，恐予不肯用心，取白金二兩作利市，予嘆曰：不在利市，只在信我也。我之治病，敢作聰明，皆先人之舊方，顧用之不同耳。蓋治大病以重劑，治小病以輕劑，彼胃苓丸，一粒丹豈治此重病哉。乃取豆蔻丸五十，胃苓丸五十，陳倉米煎湯下，謂南河云：只此一劑而止，不再下也。南河初不聽，泄止大悟曰：良工不示以樸，信乎。

湖廣右布政孫小姐，五月病瀉，至七月猶未止，諸醫治之皆不效，差人召余，余往至，見其大渴，乃知津液不足也，不止其渴，瀉亦不止，熱亦不除也。公問余曰：數日可安？曰：三日止渴，五日止瀉，十日熱退，計十八日可安。公曰：病久矣，一月而安，幸也。乃進白朮散作大劑以代湯，須臾飲盡，予見其渴甚，再加制過天花粉二劑，其夜渴止，泄亦微止，次日又進一劑，渴泄俱止，三日熱亦漸退。四日，公又問余曰：小姐病未安奈何？余告曰：初來時曾許三日止渴，五日止瀉，十日退熱，今日來五日，渴泄俱止，熱亦漸退。耕當問農，織當問女，小姐貴體，余以身任之，唯足下寬量數日可也。公稱謝，再用白朮散減乾葛，加陳皮，調治半月而安。公大喜，給劄付冠帶儒醫匾，白金一十兩。此萬歷元年九月初四日也，本縣大尹唐百峰行之。

《廣嗣紀要·泄瀉》 庠生胡鳳原，有子病瀉，自精于醫，以理中湯治之不效，復與吾兒萬邦正求藥，正以理中丸服之，亦不效，復問予。予曰：長沙著《傷寒正理論》云，傷寒下利，宜理中湯。不止，理中者理中氣也，治瀉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五苓散主之。令郎之瀉不止，何不服五苓散。鳳原如其言，果效。

吾兒邦正，辛卯年閏六月生，壬辰年六月病瀉。時予遭蹶，出外教書，妾兒甘大用學小兒科于我，以藥治之不效，加以大熱而渴，亟報予歸。問其所用何藥，甘曰理中丸，吾知其犯時禁也，乃制玉露散，澄水調服而安。

嘉靖癸巳年六月，邑中有屠家徐姓者，一子歲半病瀉，請甘醫之不效，大熱大渴，煩躁不安，甘強予往視之。予問曰：向服何藥，甘曰玉露散，初服瀉已止，因熱未除，再與服之，又泄，至今五日，病益甚。予教可用理中湯加熟附子治之，如服藥後，越加煩躁，再進一劑即效，若不煩躁，不可治也。予歸半月後，甘攜三牲酒，來吾家供獻藥王畢，命其妹設酒，請吾上座，舉酒跪而勸吾。問何故，甘拜曰：祀藥王，乃問前年祖保乳名也正病瀉，用理中丸不效，師教以玉露散止之。今徐家子病瀉，用玉露散不效，師教以理中湯加附子止之，何也。予曰：理中丸之止瀉，補中氣之藥也，玉露散之止泄，解暑毒

之藥也。前年祖保病，汝用理中丸是也，中病即止，不可再服，因汝用之太過，犯時禁也。經云：用熱遠熱，故以玉露散解之。今徐家兒病，汝用玉露散，亦是也，中病即止，不可再服。因汝用之太過，犯臟禁也，脾喜溫而惡寒，故以理中湯加附子救之。甘曰：如此則理中湯、玉露散皆不可用也。予曰：理中、玉露正治暑泄之藥，但觀其證何如。若瀉而渴者，裏有熱也，先用玉露散煎服，以解其熱，渴止即用理中丸以補其中。瀉而不渴者，裏有寒也，先用理中丸以溫其中，即用玉露散、五苓散煎湯調服，以解其熱，利小便也。甘曰：師謂服理中湯後，加煩躁者可治，不煩躁者不可治，何也。曰：夏至後，一陰生坤，乃六月之卦。《易》曰：坤爲腹，陰在內而陽在外，坤屬土，土愛暖而不愛寒。玉露散雖治暑瀉之藥，其性寒，服之太過，脾土受傷，陰盛於內，陽脫於外。前日徐家兒病，吾見其面赤目張，口開唇燥，大熱大渴，此陽脫病也，故用理中湯加熟附子，以補其中氣，扶陽而抑陰也。如服藥之後，不加煩躁者，則脾爲死陰，不可救也。必加煩躁則陰勝陽，胃氣猶存，爭藥不敵病，故再進一服，則陽勝陰退而安。

胡汴一子，夏月病瀉，醫用理中以理中氣，五苓以利小便，豆蔻丸以止瀉，皆不效，請予治之。吾見發熱昏睡，腸鳴而痢，水穀不化，曰：此傷風泄瀉也。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飧泄者，謂水穀不化也。初病時，宜用黃芩芍藥湯加羌活、防風發散之。今病久，中氣弱矣，用建中湯加白朮、茯苓服之，三劑而安。

邑市中，一小兒未一歲，七月病泄，諸醫不效，請予視之。曰：面嬌唇鮮，不可治也。錢氏云：泄瀉不定，精神好者死。其家不信，請巫禱之，數日兒死。

《保嬰撮要·冷瀉》 湯氏云：冷瀉者，乃脾胃虛寒，水穀不化而泄。錢仲陽云：小兒不能食乳，瀉褐色，身冷，無陽也，當用益黃散加減治之。大便清白，口不煩渴，冷積瀉也，理中湯主之。若口鼻吸風寒之氣，脾胃受生冷之食而作者，先用理中湯，後用異功散。命門火衰，不能溫蒸中州之氣，故脾胃虛寒者，用益黃散及八味丸。脾胃虛弱者，五味異功散。脾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脾氣虛寒者，人參理中湯。寒水侮土者，益黃散。肝木乘脾者，四君柴胡散。手足並冷者，加木香、乾薑，治者審之。

治驗

一小兒瀉利青白，手冷面青，或時吃逆，余用人參理中湯。更加腹痛，仍以前湯加木香、乾薑二劑，稍緩，又以五味異功散加木香，漸愈。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調理而痊。

一小兒腹痛作瀉，飲食不化，小腹重墜。用補中益氣湯加乾薑爲末，每服錢許，米飲調，日二三服，旬餘稍愈，又以五味異功散爲末，米飲調服，旬餘漸愈，又以四君子湯而痊。

一小兒泄瀉腹痛，手足並冷，唇青額黑，余謂寒水侮土，用益黃散，痛止，再用六君、乾薑、漏蘆，子母服之，頓止，又用人參理中湯而痊。

一小兒久瀉，兼脫肛，小腹重墜，四肢浮腫，面色痿黃，時或兼青，諸藥到口即嘔吐。審乳母憂鬱傷脾，大便不實，先用補中益氣湯、五味異功散及四神丸調治其母，不兩月子母並愈。

一小兒患瀉乳食不化，手足指冷，服消乳丸，食乳即瀉。余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母子服之而愈。後時搐，唇口抽動，用異功散加木香、釣藤鉤，補脾平肝而痊。

一小兒泄瀉，手足發搐，痰涎上湧，手足指冷，額黑唇青，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炮薑，補心火救脾土而愈。

一小兒年十四，患泄瀉，小腹重墜，飲食甚少，先用六君子湯送四神丸數劑，瀉漸止，飲食稍進，又用補中益氣湯數劑，下墜漸愈。後因勞發熱，自劑而起，饑則熱甚，用六君炮薑治之，稍安，又用加味歸脾、補中益氣二湯而痊。

《保嬰撮要·熱瀉》 湯氏云：小兒熱瀉者，大便黃赤有沫，乃臟中有積或蘊熱所致。若小便赤少，口乾煩躁，當用四苓散，熱甚者四逆散。右腮色赤飲冷，胃經實熱也，用瀉黃丸。惡冷喜熱，胃經虛熱也，用白朮散。右腮及額間俱赤，心脾翕熱也，用瀉黃散加炒黑黃連。若左頰右腮俱赤，肝火乘脾土也，用四君子湯加柴胡。若兒暴傷乳食，用保和丸，乳母尤當忌厚味，節飲食。若乳母停食所傷，致兒吐瀉等病，當治其母。大抵始病而熱者，邪氣勝則實也，終變爲寒者，眞氣奪則虛也。久病而熱者，內眞寒而外假熱也。久瀉元氣虛寒，當參前證治之。

治驗

一小兒夏間食粽傷胃，吐而腹痛，余用保和丸，彼以爲緩，另用重劑，吐瀉並作，腹痛益甚，按其腹卻不痛。余曰：此食已消而脾胃虛也，當溫補之，

仍行消導，昏憒發搐，余用異功散加木香治之漸愈。後復傷食，另用去積丸，吐瀉不食，手足並冷，睡而露睛，變爲瘧疾，余用六君、木香、炮薑治之而愈。

一小兒瀉而大便熱赤，小便澀少，此熱蘊於內也。先用四苓散加炒黃連一劑，其熱頓退，又用白朮散去木香二劑，熱渴頓止，以四君、升麻調理而痊。

一小兒食炙煿甘甜之物，常作瀉，大便熱痛，小便赤澀，此膏粱積熱所致。用四苓散、清胃散各四服，諸證稍退，乃用四味肥兒丸而痊。

一小兒九歲，食炙煿之物，作瀉飲冷，諸藥不應，肌體消瘦，飲食少思。余用黃連一兩，酒拌炒焦爲末，入人參末四兩，粥丸小豆大，每服四五十丸，不拘時，白湯下，服訖漸愈，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服月餘而痊。後不戒厚味患疳積，消瘦少食，發熱作渴，用九味蘆薈丸爲主，以四味肥兒丸爲佐，疳證漸退，卻以四味肥兒丸爲主，以五味異功散爲佐而痊。後又不禁厚味，作瀉飲冷，仍服肥兒丸、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侵晨泄瀉，服消疳清熱之劑不應，余謂脾腎虛，用二神丸治之。不信，仍服前藥，形體骨立，復求治。用四神、六味二丸治之尋愈。停藥數日，飲食漸減，泄瀉仍作，至十七歲畢姻，瀉渴頓作，用前藥治之無效，乃用補中益氣湯、八味丸而始應。

一小兒因母怒氣，停食患泄瀉，服消導之劑，更加吐乳，先用養胃湯加炒黑黃連一錢、吳茱萸二分、木香四分治其母，子亦灌一二匙，悉愈。後母傷食患血痢腹痛，其子亦然，治以四君子加前三味，母子俱服。因惑於人言，但令母服，子另服治痢之藥，加作嘔不乳，手足並冷，余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炮薑、漏蘆，母子並服而愈。

一小兒患瀉，身熱作渴，瀉下穢氣，此爲內熱而瀉也，用香連丸一服而愈。後患瀉，服黃連香薷飲益甚，余用六君、木香、肉果而愈。

一小兒患瀉，作渴飲冷，手足並熱，睡而露睛，此爲熱瀉，用黃芩湯一劑而愈，又用白朮散二服而安。

一小兒患瀉，面赤飲冷，小便赤色，先用四苓散、香連丸各一服而便利勢減，又用異功散加木香、黃連各二分，吳茱萸一分，二服而愈。

一小兒瀉而腹痛，按之不痛，用異功散加升麻而愈。後復瀉，服消乳丸益加腹痛，余謂脾氣傷也，復用異功散加木香而痊。

一小兒吐瀉腹痛，睡而露睛，小腹重墜，手足並冷，先用六君、升麻、乾薑四服而痛墜愈，又用異功散加升麻、木香而悉愈。後又傷食腹痛，別服祛逐之劑，虛證悉具。余用理中丸、六君子湯而尋愈。但噫氣下氣，口角流涎，此脾胃虛寒也，復用理中、六君子二湯而愈。

《保嬰撮要·食瀉》 東垣云：傷食則惡食，小兒食瀉者，因飲食傷脾，脾氣不能健運，故乳食不化而出。若噯臭吞酸，胸膈脹滿，腹痛按之益痛者，雖作瀉，而所停滯之物尚未消也，用保和丸。腹痛按之不痛者，乳食已消也，用異功散。脾氣傷而未復，不思飲食者，用六君子湯，所傷生冷之物及喜熱者，並加木香、乾薑。乳食已消，腹痛已止，瀉尚未止者，脾失清升之氣也，用補中益氣湯。

治驗

一小兒泄瀉不食，噯腐酸氣，用平胃散一服而瀉止，又用五味異功散而飲食增。後復傷，吐瀉喘嗽，手足指冷，面色黃白，余謂脾虛不能生肺也，用六君、升麻、桔梗而愈。

一小兒傷食作瀉發熱，服寒涼藥，熱甚作嘔，此胃經虛熱也，先用四君、升麻而嘔止，又用白朮散而安。

一小兒乳哺失節，泄瀉腹痛，自用藥下之，反加痰搐，又服化痰止搐之藥而痰搐益甚，睡而露睛，手足微冷。余以謂脾胃已虛而重傷之也，用異功散加木香、釣藤鉤，母子並服，三日而痰搐止，五日而瀉痛除。

一小兒傷食，瀉青發搐，余謂肝木勝脾也，用六君、木香、釣藤鉤而愈。後傷食腹痛，別用消食丸，唇額頓黑，瀉益甚，此脾氣虧損，寒水反來侮土也，用六君、木香、乾薑而痊。

一小兒面色痿黃，傷食作瀉，面色頓白，氣喘痰湧，余謂脾肺氣虛下陷，法當升補。彼不信，別服清氣化痰之藥，虛證蜂起。余先用補中益氣湯一劑，諸證頓退，又用五味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泄瀉，兩寸脈或短或伏，用補中益氣治之頓愈。余見患前證不服此藥而危者多矣，惜哉。

一小兒飲食後即瀉，先用六君、升麻、神麴、山查而止，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而痊。後傷食，吐瀉腹痛，用保和丸二服，又用異功散調補脾氣而安。

一小兒傷食作瀉，腹脹，四肢浮腫，小便不利，先用五苓散加木香，旬餘諸證漸退。又用五味異功散爲主，佐以加減腎氣丸，又旬日二便調和，飲食

漸進，浮腫旋消，乃以異功散調理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傷食作瀉，服剋伐之劑，胸腹膨脹，手足並冷，余謂當調補中氣，不信。後見睡而露睛，唇口搐動，乃用六君、木香、釣藤鉤，至四劑搐動頓止，又一劑飲食加進，以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膈寬瀉止而愈。

《保嬰撮要・驚瀉》 小兒驚瀉者，肝主驚，肝，木也，盛則必傳剋於脾，脾土既衰，則乳食不化，水道不調。故泄瀉色青，或兼發搐者，蓋青乃肝之色，搐乃肝之證也。亦有因乳母脾虛受驚，及怒動肝火而致者。經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法當平肝補脾，愼勿用峻攻之藥。脾氣益虛，肝邪彌甚，甚至抽搐反張者，亦肝火熾盛，中州虧損之變證也。凡見驚證，即宜用四君、六君、異功散等方，加白附子定風，柴胡平肝引經以杜漸，則必不至瀉搐而自安矣。今已見瀉吐驚搐，尚不知補脾平肝，以保命，抱龍鎮驚等藥治之，其亦去生遠矣。

治驗

一小兒因驚久瀉，面色青黃，余謂肝木勝脾土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子母俱服而愈。

一小兒泄瀉驚搐，其母面青脈弦，先用小柴胡湯加木香、漏蘆一劑，次用四君、木香、釣藤鉤、山梔，母子同服而愈。

一小兒因其母被驚患瀉，服藥傷胃，反致吐乳，余用五味異功散、炒黑黃連、木香治其母，時灌子一二匙，俱愈。後母因鬱怒停食下痢，嘔吐腹痛，其子昏憒不食，以六君子湯加車前子、黃連、木香，母子俱服而安。

一小兒久瀉青色，腸鳴厥冷，余曰：此驚泄也，脾土既虧，則肝木來侮，須溫脾平肝，然後可愈。彼以爲迂，自用治驚等藥，腹脹重墜，小便不利，四肢浮腫，始信前言，重復請治。余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數劑，諸證稍可，又以補中益氣湯數劑，飲食少加，又因傷食夾驚，吐瀉發搐，復用異功散加柴胡、鉤藤鉤四劑。諸證稍退，又傷風咳嗽，腹脹作瀉，或用發散解利之劑，手足逆冷，睡中發搐，余謂此脾土虛而肺金受證，重傷眞氣故也。用異功散加紫蘇一劑以散表邪，次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調補眞氣而痊。

一小兒因驚吐瀉腹脹，先用六君、木香、柴胡治之稍可，又以五味異功散而愈。後因驚搐痰甚，或用鎮驚化痰之藥，倦怠不食而泄益甚，先用異功散加木香、鉤藤鉤四劑而愈。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泄瀉門》 病機

泄瀉乃脾胃顓病，凡飲食寒熱，三者不調，此爲內因，必致泄瀉。又經所論：春傷風，夏飧泄。夏傷暑，秋傷濕，皆爲外因，亦致泄瀉。醫者當於各類求之，毋徒用一止瀉之方而云概可施治，此則誤兒豈淺云耳。若不治本，則瀉皆暫止而復瀉，眩誤既久，脾胃益虛，變生他證，良醫莫救。

脈候

脈弦者，食積瀉，脈微小，虛寒瀉。小兒泄瀉，微緩者生，洪大急數者危。初生及未滿三歲看虎口脈紋。

治法

小兒泄瀉，證非一端，有冷瀉，有熱瀉，有傷食瀉，有風瀉，有驚瀉，當詳辨其證而治之。

冷瀉者，脾胃受冷，肚痛，穀不化，小便清，大便黃白或如糟粕，手足厥冷，當服理中湯、益黃散，人參藿香等散。

熱瀉者，大便黃赤，小便赤少，口渴煩躁。醫者不明，但用豆蔻、訶子等服之，如水澆石，用錢氏白朮散去木香、五苓散去桂服之。熱甚者，四逆散、黃連丸、調中湯去大黃，加黃連、枳殼治之，如挾熱而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嘔加半夏。又挾熱瀉痢而小便閉澀赤甚者，加減四順清涼飲服之。

傷食瀉者，由乳食過飽，坐卧風冷之所，傷食油膩之物，遂成食瀉，宜先服紫霜丸，取下其積，不可便補。經云：食瀉重，當取疳。虛用補虛進食丸、感應丸、紫霜丸。量虛實先取其積盡，次以加減益黃散、異功散、四君子湯調理之。

驚瀉者，由慢驚病後，或吐胃虛，或氣弱因驚，眼白如淡墨，大便青黃，此瀉宜至聖保命丹、鉤藤飲主之。或乳隨糞下，消乳熱，進食丸主之。或微渴，心脾喘躁狂熱，此瀉尤難治，朱砂五苓散主之。冷者，定命飲子，服後與溫驚朱君散，睡驚太乙丹等藥治之。大要散風邪，消積滯，開胃進食養脾之藥。惟傷食泄瀉者，必惡食發熱，心腹脹痛，下酸臭。先以疏利其食，服消積丸、鶴頂丹微疏導，不可峻取，後消食藥治之。

食積泄瀉者，積聚停飲，痞膈中滿，脅肋疼痛，夜熱晝涼，口吐酸水，嘔逆注瀉，脈實者，先利而後補，服消積丸、鶴頂丹，下後服消導藥，虛者先補而後

下。

傷風泄瀉者，脾臟虛怯也。當初若脾實者，先解風熱，服藿香散。風熱已退，微熱者，參朮散、褐丸子。脾虛者，服醒脾散、實脾散。

假令春月間多有傷風咳嗽泄瀉者，表裏俱虛，服藿香正氣散，倍加茯苓去皮、白朮、生薑、棗去核同煎。痰嗽發熱微瀉者，服人參羌活散，加半夏麵同煎，後服加味四君子湯、參朮散止瀉治之。

夏月傷暑泄瀉者，其證面垢，煩躁作渴，飲水漿，頭熱，嘔吐泄瀉，服丁香丸、定吐紫金核先定吐，後用參朮散。發熱，渴不止者，參朮散加天水散，滾白湯調。

秋月痰嗽泄瀉者，六和湯。

冬月感寒泄瀉者，助胃膏、益黃散加肉豆蔻、生薑、棗去核煎服，寒極者附子理中湯。吐瀉，脾胃俱虛，欲作慢驚，服烏蝎四君子湯，生薑、棗去核煎服，或醒脾散、全蝎觀音散治之。

中濕泄瀉者，着冷腸鳴肚腹痛，手足寒，服理中湯、大養脾丸、藿香正氣散，腹痛加桂、乾薑，伏暑加藿香、寒暑同用。

《醫學綱目·脾主濕·泄瀉》〔丹〕：萬安膏治吐瀉腹痛吐乳。

〔海〕：吐瀉，四君子加陳皮、厚朴等分，同煎。臟腑滑泄，四君子加訶子五分，米飲調下。

〔丹〕：瀉青亦是寒，宜用蘇合香丸、平胃散各等分，蜜湯調服。

〔田〕：便青者，因驚風內臟脾氣不和，治宜白朮湯。

〔潔〕：凡大瀉引飲者，其病不以新久，皆宜服白朮散，痢病亦同治。

〔丹〕：小兒夏月泄瀉，用益黃散。瀉黃、赤、黑，皆熱，用益元散、黃柏丸之類。

〔《脈》〕：小兒大便青瓣飧泄，脈小，手足寒，難已。脈小，手足溫，易已。

《幼幼集·瀉》 瀉證有五，曰溏、曰泄、曰滑、曰痢、曰洞，俱當分別。溏者糟粕不聚，似瀉非瀉。泄者無時無度，或出不知，稀薄如水。痢者氣從中脘下奔直射，測溜如卒筒然。滑者水穀不化，腸胃直過。洞者頓然大下，如桶傾水。凡此皆脾胃不調，或寒或熱，或過傷乳食，或素有蟲積所致。如大便黃赤有沫，糞出射遠，此熱也，宜五苓散、天水散分其陰陽，後平胃氣。如面青唇白，眼輪紫黑，糞白或青，手足冷，未瀉時先腹痛叫哭，此寒也，宜木香餅、助胃丸調其胃氣，參苓白朮散補之，五苓散分利之。

瀉下臭穢，如抱退鷄子，肚腹膨脹，其手脈紋紫，身熱，此裏實有食積，宜妙應丸治之，後與調補。如瀉出青色，乳片不化，小便短少，面色青紅，或糞腥臭，自傷乳食也，夾驚也，宜先與清寧散、抱龍丸，去驚後五苓散、胃苓膏利小水，後錢氏白朮散溫補之。

暑月作瀉清水，口發渴，小便短少，此傷暑熱也，宜天水散、五苓散、錢氏白朮散、香薷飲之類。

《幼幼集·泄瀉》 泄瀉之證，皆脾胃不調，或寒或熱，或過傷乳食，或素有蟲積所致。

若面色痿黃，肚脹腳細弱，頭大項小，肌肉消瘦，貪餐妬食，瀉出或青、或黃、或白、或稀、或稠，其臭異常，其瀉有時，或二日三日一次，腹似蜘蛛，瀉去頗軟，自瀉自止，此釀瀉也。釀者如酒之意，皆疳積爲病，宜蘆薈丸、肥兒丸，多服後調脾自安。若瀉出青綠色者，此肝來侮脾，將發驚也。

若初瀉出色黃，良久變而爲青，乃脾虛而受制於肝也。此等證，三五次即困乏，治之稍緩，即成慢驚風。急先溫其臟氣，調其胃氣，平順三焦，和正榮衛。如瀉不能止，且先投其補脾，益黃散、參苓白朮散加肉豆蔻、訶子之藥止之，後徐調理。若困乏四肢厥冷，目無睛光，鼻中乾燥，則逆證也，附子理中湯之類，宜量酌用之。如遲，過投熱藥，瀉止則痢作無疑矣，須當詳審。

又有吐瀉並作者，身體壯熱，不思乳食，大便白色，或所出物不化，此傷食也。當先消導之，後與助胃調脾。若身溫或冷，不思乳食，大便青白色，乳食不化，此上實下虛，尤當兼其所現之證治之，大要補脾益黃散、參苓白朮散爲先也。

又有吐瀉並作，身熱多睡，吐痰咳嗽，能食乳，大便稀黃，渴欲飲水，胃虛而有風熱之故。當先與白朮散生胃中津液以止其渴，後以抱龍丸發散風熱，更服養脾胃之劑。

《幼幼集·泄瀉論》 夫小兒泄瀉者，證非一端，然有冷瀉、有熱瀉、有傷食瀉、有驚瀉，當辨其證而治之。蓋冷瀉者，脾胃受冷，肚腹疼痛，水穀不化，小便清而大便黃白，或如糟粕，手足厥冷，當服理中湯、益黃散，對證服之。熱瀉者，大便黃赤，小便赤少，口乾煩躁，宜用六一散、五苓散去桂，錢氏白朮散去木香治之。如夾熱而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痢者，黃芩湯，嘔加半夏。又

夾熱瀉痢，而小便閉澀赤甚者，加減四順清涼飲服之。傷食瀉者，由乳食過飽，坐卧風冷之所傷，兼食油膩之物，遂成食瀉，宜先取下其積，不可便補。經云：食瀉重當取疳，虛用補虛，宜大消食丸、蘆薈丸，量虛實先取其積，次以益黃散、異功散、四君子湯、調中湯理之。驚瀉者，因驚而起，眼白青黯，大便青黃，宜辰砂五苓散、鎮心丸主之。大抵傷脾則瀉，而瀉久脾愈傷也，脾虛未有不成慢驚者。水藥如服過數貼不止，急宜大補脾生胃。若傳變慢驚，坐以待斃，醫者未必不無責也，愼之愼之。

《幼科證治準繩・瀉》 久瀉大法，補虛消積。《鳳髓經》歌云：脾中有積熱遲留，至使終年瀉不休。項軟見人多哽氣，更兼清水鼻中流。少間有似黃金色，若有垂腸更不收。形證又看胸膈上，胸前深赤汗如油。唇赤生瘡眼脈赤，若不調脾命即休。

《嬰童類萃・泄瀉論》 泄瀉之證，經云有五。所謂五泄者：曰胃泄、脾泄、大腸泄、大瘕泄、小腸泄。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瀉注，食則吐逆。大腸泄者，食已窘迫，腸鳴切痛，大便色白。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小腹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小腹痛，莖中痛。名則有五，泄非一端。有因脾胃虛弱，飲食不能運化而作泄者。有飲食過傷，食積停滯而作泄者。有久陰動濕而泄者。有寒暑調理失宜而作泄者。有乳母自病，兒吮熱乳而作泄者。脾虛則溫補之，停食消導之，積聚隨緩急而下之，動濕則辛散而滲之，寒暑則隨時令冷熱調理之，乳母有疾，問其證而治之。泄瀉初起，不可便用補劑，恐宿食不消，反生他證矣。證見五虛：脈細，厥冷，少氣，泄痢，不食，爲難治。

《幼科金針・泄瀉》 瀉分多種積風驚，冷熱虛疳暑瀉成。傷食臟寒並水利，各分調理治方平。

泄者，如水之泄也，勢猶紛緒，瀉者，如水之瀉也，勢惟直下，爲病不一，總名泄瀉，皆能成驚。面黃夜熱，頭頸細小，腹痛而瀉，瀉後痛減，或瀉或止，爲積瀉，以五疳散治之。身熱瀉青多沫，爲傷風瀉，以疏風分理散治之。大便青黃，睡中驚叫，因驚風脾弱得之，爲驚瀉，以健脾溫胃散治之。腹痛腸鳴，便或黃白糟粕，水液澄清，面容青白，不思飲食，爲冷瀉，以木香豆蔻散治之。大便黃不殺穀，小便赤澀，口乾而煩躁，有聲如釣桶，水瀉過即止，半日復然，爲熱瀉，以五苓散分理之。脾胃氣虛下陷，滑泄不止，爲虛瀉，以參苓白朮散溫補之。肚高腳細，腹膨頓瀉，色如腐漿而腥臭，出則安然，頃之復舊，爲疳瀉，以五疳散消導之。口渴唇乾，煩躁啼哭，小便澀數，大便洞泄，爲暑瀉，以益元散平之。面色痿黃，腹中作痛，瀉而少臭如敗卵，爲傷食瀉，香橘餅主之。初生時，糞如竹青色，爲臟寒瀉，以理中湯溫之。瀉多青水，夏則五苓散，冬則胃苓湯。然暴瀉非陰，久瀉非陽，陰陽之分務宜分，毋得混施而寡效也。凡諸泄瀉，勿使遷延日久，以成慢脾。若面赤唇紅，變痢發搐，肉削身冷，不食滑泄，糞門如筒者，俱屬不治。

《幼科折衷・諸瀉》 總括：脾虛胃弱病根成，水穀如何運化行。清濁相干應吐瀉，久傳虛瀉使風生。

脈法：泄主脈緩，時小結者生，浮大者死。大凡瀉屬氣虛、火、痰、食積。瀉水而腹不痛者是濕，飲食入胃不行，完穀不化是氣虛，腸鳴瀉水，痛一陣瀉一陣是火，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是痰，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是食積。

暴泄非陰，久泄非陽，諸書皆以泄瀉宜利小便，此乃萬古不易之定論。若久瀉脾虛，陽氣衰弱，伏于陰中，若用淡滲之藥，是降之又降，抑其陰而重竭其陽，則陽愈削而精神愈短矣。宜用升陽氣藥，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防風、甘草治之。大法寒濕之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得陽氣升騰而病去矣，此東垣治法。

《誠書・論瀉》 瀉證不同，有溏，有泄，有滑，有利，有洞，皆寒熱之不節，風濕之不調，脾胃之受傷。然其輕重緩急之間，是在良工。蓋寒者色白，熱者色黃，驚者色青，實者未化，虛者飧瀉，世所易辨。然有久寒之後因虛而生火者，有因熱而傷寒者，有因實而致虛者，有因虛不運化而反實者，奚考之。傷後頻傷，色白非寒，不可妄投熱劑。傷久不節，則色黃非熱，不可概施涼藥。木來剋土，則肝現本色，色青非驚，不可誤投驚藥。皆宜臨證裁酌，毋令傳驚，毋令變痢可也。

《難經》曰：泄有五，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瀉者，腹脹滿，泄注，食即嘔吐逆。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小腸泄者，溲短便膿血，少腹痛。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

食積瀉者，積聚停飲，痞膈中滿，肋脅疼痛，夜熱晝涼，厥口吞酸，脈實者，先利而後補，服消積丸、鶴頂丹，虛者先補而後下。若春月間受風咳嗽泄

瀉者，表裏俱虛，服藿香正氣散倍加苓朮薑棗。噦甚發熱瀉微者，服人參羌活散加半夏麵，後用四君子湯、參朮散治之。夏秋諸證，上文已詳。若冬月受寒泄瀉者，服助胃膏、益黃散加肉豆蔻、薑、棗，寒極者，附子理中湯，將傳慢驚者，烏蝎四君子湯，或醒脾散，或全蝎觀音散治之。若中濕泄瀉，與胃冷腸鳴，腹痛，四肢寒者，服理中湯、大養脾丸、藿香正氣散，痛極加官桂、乾薑，暑月香薷並進，如瀉時止時發者，宜宣風散去脾間風濕。氣虛多發厥，血虛須作熱，氣血若俱虛，身熱手足厥，泄而腹脹，脈弦者死，腹大而泄，脈微細而澀者生，緊大而滑者死，瀉注脈緩微小者生，浮大數者死，注下脈細者可治，浮滑者劇，洞泄食不化，下膿血，脈微小者生，緊急者死。

張三錫以濕火痰虛暑積風冷爲八證，以脾虛、肝虛、腎虛爲三虛，故曰八證既明，三虛宜辨。又曰：泄瀉、瘧痢同乎一原，多由暑月傷脾所致，飲食纔傷便作泄瀉爲輕，停滯既久則瘧痢爲重。而瘧與痢又有分別，飲食爲痰，充乎胸膈則爲瘧，飲食爲積，膠乎腸胃則爲痢。

王節齋曰：瀉本屬濕，多因飲食不節，致傷脾胃而作。須看時令、涼熱、新久而治，大法滲濕補脾、消導分利爲主，亦有宜升提下陷之氣者，有用風藥以勝其濕者，又有腸胃虛滑不禁宜收澀者。

戴氏謂：凡瀉水腹不痛者是濕，飲食入胃不住或完穀不化者是氣虛，腹痛水瀉，腸鳴，痛一陣瀉一陣是火，或瀉或不瀉，或多或少是痰，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者是食積。

世用利水，但不可施于久病之後，世用澀劑，切不可投于方起之時。

錢氏謂：脾氣久虛而成洞下者，宜大補脾。

繆氏謂：交寅時而瀉者，名爲腎瀉，宜溫補。

《醫宗説約·泄瀉》 乳食傷脾泄瀉證，健脾消食利水應，沉香末子亦可施，實脾利水煎方定。蒼朮白朮白茯苓，山藥扁豆甘草順，澤瀉木通及木香，砂仁煨薑陳皮進。有熱須增薑炒黃連，無熱肉果炮薑性，薑用少許。食積腹痛神麴麥芽，山查蔔子只實厚朴檳榔令。

《幼科鐵鏡·瀉》 夏禹鑄曰：吐從面色辨之不爽，瀉更宜辨所瀉之色。暴傾下迫屬火，水液澄清屬寒。老黃色屬心脾肺實熱宜清，淡黃色屬虛熱宜補。青色屬寒宜溫，淡白色屬脾虛宜補。醬色屬濕氣，宜蒼朮燥濕，餿臭屬傷食，宜消導二陳湯。

脾虛作瀉，瀉下白色，或穀食不化，或水液澄清。其候面白神疲，唇口慘淡，舌白，口氣溫冷。治宜理中湯加附子，或六君子湯。

脾熱作瀉，瀉時暴注下迫，便黃溺赤，口氣蒸手，煩渴少食，治宜五苓散加山梔仁。

有氣虛下陷瀉者，宜補中益氣湯，其候與脾虛差同。

有傷食兼滯瀉者，其候噯餿氣，吞酸，脹滿，一痛則瀉，一瀉痛減，治宜用大腹皮、神麴、麥芽、山查、白朮、木香、檳榔。如食已消，痛已止而瀉不止者，乃脾失清升之氣，宜補中益氣湯。若食消而腹猶痛，乃脾痛也，宜異攻散。

有肝瀉者，瀉青稠粘，乃肝木乘脾，治宜麥冬、桔梗、白朮、白茯苓、人參、木香、酸棗仁、甘草。

先瀉數日，已止又瀉，隨發驚，此證多不可治。蓋瀉而又瀉，脾敗之極，加之外邪，由肺剋肝，肝有動風剋脾，土敗將死，不受肝剋，故肝風烈極，毫無泄處。如祛風解熱，元氣將盡，將謂療驚，不能救脾，將謂救脾，驚不能止，無法可治。

《醫權初編·童天立幼時久瀉一案》 久瀉不止，而用八味地黃湯者，前人言之矣，爲其久瀉亡陰，而於補陰藥中，加以附桂，水中補火以生脾土。茯苓、澤瀉以利小便，且茯苓、山藥亦能補脾，萸肉酸收，即白芍治瀉之理而性溫，濟以地黃、丹皮之甘寒，自能補脾陰而奏效也。至於六味地黃湯治瀉，從未之聞。童天立十二三歲時，久瀉不止，脈浮數，無溫補之理，予用六味地黃湯四貼而愈。蓋久瀉亡陰，而童子純陽，不必用附桂而亦能奏效也。

《幼科直言·泄瀉》 泄瀉之證，人皆知其脾胃不調，但證非一端，有風瀉，有虛寒瀉，有傷食，有大腸熱瀉之不同，當辨其證而治之。

一種熱瀉，口乾作煩或腹痛，糞出射遠，或瀉後肛門努脹者，必分利清熱，用黃芩湯，或兼服六一散。

一種虛寒作瀉，或傷冷乳即作渴，瀉青白色，或腹痛，或兼吐乳食，服藥宜溫脾胃，用調脾散，或兼用參苓散、五苓散治之。

一種傷食瀉，肚痛作渴，或瀉糟粕惡臭，宜用加味平胃散，或兼用和中丸。

一種風瀉，乃大腸受風或瀉沫，或黃白凍，兼腹痛者，宜用防風湯，或兼用五苓散。

一種人虛之極，或瀉成慢驚，手足逆冷，宜用加味補中湯，或兼用參苓散。

泄瀉一證，多因傷食或傷乳，必戒乳食，以米湯薄粥代之。泄瀉多在夏秋時，亦有受暑氣者，當審明時候，果有暑者，發熱唇紅，作渴煩悶，當量入香薷、柴胡、薄荷、白扁豆、烏梅等一二味治之，或兼用六一散。

凡小兒泄瀉，用藥必審虛實寒熱，其藥如五苓散、補中湯、平胃散、參苓散、黃芩湯、六一散、香薷飲，仍察四時所感投藥，無有不效者。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瀉證門》　瀉證總括　小兒泄瀉認須清，傷乳停食冷熱驚，藏寒脾虛飧水瀉，分消溫補治宜精。

註：瀉之一證，多因脾被濕侵，土不勝水而成，然致病之原各異。或乳食停滯不化，或感受寒暑之氣，或驚邪外觸，或藏受寒冷，或脾虛作瀉，更有飧瀉、水瀉之證。致疾之因不同，而調治之法亦異，醫者詳細辨之，或分消，或溫補，因證施治，庶不誤矣。

傷乳食瀉　乳食過傷瀉酸膿，噫臭腹熱脹滿疼，口渴惡食溺赤澀，保安平胃奏神功。

註：傷乳食瀉者，因乳食過飽，損傷脾胃，乳食不化，故頻瀉酸膿也。噫臭腹熱，脹滿疼痛，口渴惡食，小便赤澀，須用保安丸消其滯，次用平胃散和其脾，庶積消而瀉止矣。

中寒瀉　過食生冷中寒瀉，腸鳴脹痛泄澄清，面白肢冷懶飲食，理中訶子散堪行。

註：中寒瀉者，因過食生冷，以致寒邪凝結，腸鳴腹脹，時復疼痛，所瀉皆澄澈清冷，面色淡白，四肢逆冷，飲食懶進也。溫中，理中湯主之，止瀉，訶子散主之。

火瀉　火瀉內熱或傷暑，暴注下迫腹痛疼，煩渴瀉黃小便赤，玉露四苓可收功。

註：火瀉者，皆因藏府積熱，或外傷暑氣，故瀉時暴注下迫，肚腹疼痛，心煩口渴，瀉多黃水，小便赤色也。先用玉露散清其熱，再用四苓湯利其水，庶得其要矣。

驚瀉　驚瀉因驚成泄瀉，夜卧不安晝惕驚，糞稠若膠帶青色，鎮驚養脾服通靈。

註：驚瀉者，因氣弱受驚，致成此證。其候夜卧不安，晝則驚惕，糞稠若膠，色青如苔。治宜鎮心抑肝，先以益脾鎮驚散定其驚，次以養脾丸理其脾，庶可愈矣。

臍寒瀉　剪臍失護受寒冷，糞色青白腹痛鳴，散寒和氣飲極效，溫補調中湯最靈。

註：臍寒瀉者，多因斷臍失護，風冷乘入，傳於大腸，遂成寒瀉之證。其候糞色青白，腹痛腸鳴，先用和氣飲溫散之，再以調中湯溫補之，庶治得其要矣。

脾虛瀉　脾虛食後即作瀉，腹滿不渴少精神，面黃懶食肌消瘦，參苓白朮奏奇勳。

註：脾虛瀉者，多因脾不健運，故每逢食後作瀉，腹滿不渴，精神短少，面黃懶食，肌肉消瘦也。宜用參苓白朮散以補脾，其瀉自止。

飧瀉　清氣下陷失健運，完穀不化飧瀉名，補中益氣湯升補，久瀉腸滑用四神。

註：飧瀉者，或因春傷風邪，清氣下陷，脾失健運，以致完穀不化也。治者須補養脾土，用補中益氣湯升其中氣。若泄瀉日久，腸滑不禁者，用四神丸治之。

水瀉　脾胃濕盛成水瀉，懶食溏瀉色多黃，清濁不分溺短澀，胃苓升陽除濕湯。

註：水瀉者，皆因脾胃濕盛，以致清濁不分，變成水瀉之證。其候小便短澀，懶食，溏瀉色黃，宜用胃苓湯以除濕。若瀉久不止，則用升陽除濕湯治之，其證自愈。

《幼幼集成・泄瀉證治》　經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又曰：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夫泄瀉之本，無不由於脾胃。蓋胃爲水穀之海，而脾主運化，使脾健胃和，則水穀腐化，而爲氣血以行榮衛。若飲食失節，寒溫不調，以致脾胃受傷，則水反爲濕，穀反爲滯，精華之氣，不能輸化，乃致合污下降，而泄瀉作矣。

凡泄瀉腸鳴腹不痛者，是濕，宜燥滲之。飲食入胃不住，或完穀不化者，是氣虛，宜溫補之。腹痛腸鳴瀉水，痛一陣瀉一陣者，是火，宜清利之。時瀉時止，或多或少，是痰積，宜豁之。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者，爲食積，宜消之，體實者下之。如脾泄已久，大腸不禁者，宜澀之，元氣下陷者升提之。

泄瀉有五：寒、熱、虛、實、食積也。但宜分別所瀉之色。凡暴注下迫，屬火。水液清澄，屬寒。老黃色屬心脾肺實熱，宜清解。淡黃色屬虛熱，宜調補。青色屬寒，宜溫。白色屬脾虛，宜補。醬色屬濕氣，宜燥濕。餿酸氣屬傷食，宜消。

脾土虛寒作瀉，所下白色，或穀食不化，或水液澄清，其候神疲，唇口舌俱白色，口氣溫熱，宜理中湯，或六君子湯。

熱證作瀉，瀉時暴注下迫，謂其出物多而迅速也，便黃溺赤，口氣蒸手，煩渴少食，宜五苓散加梔仁。

有傷食及滯瀉者，其候口噯酸氣，吞酸腹脹，一痛即瀉，一瀉痛減，保和丸消之。如食已消，痛已止，而猶泄瀉不止者，乃脾失清升之氣，氣虛下陷，補中益氣湯。

有風瀉，瀉而色青稠黏，乃肝木乘脾，宜六君子湯加防風、柴胡、白芍。

有濕瀉，腹內腸鳴，肚不痛，身體重而瀉水，或兼風者，水穀混雜，宜升陽除濕湯。

凡大瀉作渴者，其病不論新久，皆用七味白朮散生其津液。凡痢疾作渴亦然，蓋白朮散爲渴瀉之聖藥。倘渴甚者，以之當茶水，不時服之，不可再以湯水，兼之則不效矣。

久瀉不止，多屬虛寒，宜參苓白朮散，加肉豆蔻煨熟爲丸，服之自止。

久瀉未止，將成疳者，參苓白朮散加肉豆蔻煨，倍加懷山藥，共爲末。每日服之，則泄瀉自止，津液自生，不致成疳矣。

經曰：五虛者死，一脈細，二皮寒，三少氣，四泄瀉不止，五飲食不入。五虛悉具者死，能食者生。

凡瀉不止精神好者，脾敗也。吐瀉而唇深紅者，內熱也。色若不退者死，面黑氣喘者死。遺屎不禁者，腎氣絕也。

《懷少集·泄瀉》 泄瀉多般難概舉，總宜辨別用心取。吉凶順逆介其間，未可混同把藥予。

泄瀉皆屬於濕，其證不一，分利、升提爲貴。如瀉青白，食不消化，腹痛四肢冷，面㿠白，不作渴，此寒濕也。其證多得於冬，以五苓散作引，吞理中丸即止。如寒甚不止，理中湯加附子。若瀉黃水，或渴或不渴，此風濕也。多于春季得之，五苓散加防風、蒼朮、羌活。

凡瀉初作，水穀不分，治宜淡滲。可用滑石、車前、白朮、豬苓、砂仁、澤瀉。不效，加人參、山藥、烏梅、熟附、茯苓、去砂仁。

凡瀉多日，須防中虛。宜以參、朮、黃芪、煨薑、炙草、澤瀉、赤茯、升麻、熟附、烏梅、柴胡、歸、芍、棗、薑調治。不愈，加粟殼、訶子、去芪、附、澤瀉、赤苓、柴胡、烏梅。

凡瀉作渴，參、朮、木香、甘葛、藿香、甘草、茯苓、烏梅、伏龍肝可治。

凡夏月瀉，腹痛煩渴，以豬苓、澤瀉、茯苓、炙草、連、朮、滑石、煨薑、砂、藿等爲末，烏梅湯下。

凡瀉服藥不止，再以參、朮、陳皮、茯苓、薑、棗、砂仁、豆蔻、訶子、粟殼、乾(蟬)(蟾)、蘆薈、木香、赤脂治之，或金液丹。

凡瀉脾寒大肉禁縱，氣少尚含春色，投以參、芪、歸、朮、甘草、菖蒲、訶勒、罌粟、枳殼，或可挽回。

凡瀉青水，腹中不痛，此純濕也，以胃苓湯主之。

凡瀉腸滑不止，此濕傷元氣下陷也，宜升提之。四君子湯加升麻、防風、烏梅，或四君子湯吞豆蔻丸七粒。

凡瀉酸臭，腹痛面黃，不喜飲食者，此食積也。先以丁香脾積丸推其積，集聖丸調之，再用保和丸養脾胃而愈。

凡瀉久，目無神，口略張，肢冷好睡，以四君子湯調之。甚者加熟附子一小片，煨薑同煎。若身熱不退，虛熱也，只以調元湯治之，不可妄用寒涼之藥，甚者加炒乾薑。

久瀉後人黃瘦者，集聖丸調之。

凡久瀉不止，作渴不休者，不治。精神美好，面赤唇紅者，不治。脈沉細，遍身冷，不乳食，滑瀉無已，並成驚搐者，不治。大肉消瘦者，不治。久瀉變成赤痢，先以大黃爲末，用薑湯下，一時行一遍，二次爲度，糞變可治，不變者不治。大孔如筒不收者，不治。

凡久瀉，不問輕重，只要乳食如常，不生他證者，易愈。

歌云：脾中有積熱遲留，致使常年瀉不休。項軟見人多哽氣，更兼清水鼻中流。雖然糞似黃金色，詎料垂腸難得收。審證當觀胸膈上，胸前深赤汗如油。眼生赤脈並唇赤，不是調脾病怎瘳。

《續名醫類案・泄瀉》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消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證。時五六月間，脈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脈既罩洪，則夏之氣獨見，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脈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治療過於失時，不逾旬果卒。《衍義》。

滑伯仁治胡元望之女，生始六月，病泄瀉不已，與灸百會穴愈。滁州趙使君云：其女年甫周歲，忽苦臟腑泄瀉，每所下如鷄子黃者半盆許，數日之間，幾至百行，漸作驚風證。有一士大夫教以鐘乳粉二錢，以棗肉和搜，令取意食之，不然以濃煎棗湯調鐘乳服亦可，以小兒只用一錢，已平復矣。傳方者云：他日或作小瘡瘍，不足慮。兒子清輝年三歲，過鎮江時病久瀉危甚，用此法服至半兩遂安，亦不生瘡。《是齋方》。

萬石泉子病瀉，自作理中、訶子、豆蔻與之不效，延萬治。渠書一牛字安橈上，蓋治愈當以牛爲謝也。即以其字卜之，牛下橫一橈，乃生字也，曰：予到，令郎之病即愈矣。與以陳氏肉豆蔻丸合胃苓丸，車前草煎湯下，一服而瀉止。石泉欲再進一服，曰腸胃嬌嫩，不得已用藥，中病即止，不可過也。越三日身發紅斑，狀如錦文。石泉頗究心傷寒，謂瀉後發斑，與陽明證下之太早，熱氣乘虛入胃之證同，宜服化斑湯，但石膏性寒，瀉後脾虛，恐不可用。萬曰：有是病則投是藥，何不可者，請用之。未盡而斑去身涼。

龔子才治一兒，久瀉兼脫肛，小腹重墜，四肢浮腫，面色痿黃，時或兼青，諸藥入口即吐。審乳母憂鬱傷脾，大便不實，先用補中益氣湯、五味異功散及四神丸調治其母，不兩月子母俱痊。

喻嘉言治沈氏子，因痘後食物不節，病泄瀉久，脾虛病瘧，遂爾腹痛脹大，三年來消導無算，脹瀉如初，更服參苓白朮稍效，旋復如初，病本腹脹，更兼腸澼。腸澼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蓄，澼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證也。今則病加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引飲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寧四逆也。蓋初瘧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乃爲夜熱，至引外水以自救，醫不清其源，重以香燥破氣之藥助火劫陰，於是汗喘煩躁並作，治亦難矣。強求用藥，乃以清燥潤肺爲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蜜熬膏三斤。此兒三年爲藥所苦，得此甘味，稱爲糖也，日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遂愈，另制理脾未藥善後全安。

馮楚瞻治一兒，滑泄半載，肌肉瘦削，脾胃之藥備嘗無效。此久利不已，脾胃之中氣固虛，而腎家之元氣更虛，閉藏之司失職，當不事脾而事腎可也。以八味丸用人參，炒老米煎湯化服，不一月全愈。

張子和曰：予嘗告陳敬之，若小兒病，緩急無藥，不如不用庸醫，宜湯浸蒸餅令軟，丸作白丸，給其妻妾，以爲眞藥，使兒服之，以聽天命，最爲上藥。歲在丙戌，群兒皆病泄瀉，但用藥者多死，蓋醫者不達濕熱之理，以溫燥行之，故惟敬之不與藥，用余之言，病兒獨存。

張三錫治一稚子久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豆蔻少許作丸，用燈心湯化下，十數丸效。

汪城南子病瀉十餘日不止，或以胃苓丸、一粒丹服之不效，乃與豆蔻丸五十、胃苓丸五十，陳倉米煎湯下，一劑而止矣。

小兒吐乳瀉黃，傷熱乳也，吐乳瀉青，傷冷乳也，皆當下之。吐瀉昏倦，睡不露睛者，胃實熱也，吐痰涎及綠水者，胃虛冷也。初生下吐，因穢惡下咽故也。凡初生急須拭淨口中，否則啼聲一發，穢物下致生諸病。拭去穢物出痘必稀。

葉天士曰：霍亂吐瀉，必挾外之暑溫穢惡之邪，與內傷食物而起，宜藿香正氣散加減治之，不可用張景岳新方亂投。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瀉證》 乘六曰：經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潔古云：瀉從脾，是泄瀉之證，皆清氣不升，脾經有濕之所致也。然治瀉之法，當分寒熱、辨虛實，斯爲得也。若面紅唇赤而腹痛者，熱也，宜清熱止瀉湯。面垢唇紅，一日瀉一次或二次，所瀉極多者，傷暑也，淨君丹。若瀉酸臭腹熱者，傷食也，保和丸。若忽然暴瀉者，脾濕也，曲朮丸。若瀉中兼痢者，亦屬有熱，戊己丸。若面黃唇白淡紅，虛中有熱也，參連湯。若日久不止，面黃唇淡，睡而露睛，脾氣下陷也，補中益氣湯及參苓白朮散。至于止澀之味，瀉久者可暫用也，初然泄瀉，不宜驟加。收澀之味，如粟殼、肉果、訶子之類是也。瀉而兼渴，藥中加炒過麥冬。

《醫鈐・驚痞吐瀉門》瀉證則專責之脾矣，然而瀉有不同，有火瀉，有寒瀉，不可不分。

火瀉者，小兒必身如熨炙，口渴舌燥，喜冷而惡熱。熱瀉主方：

車前　茯苓　白芍　黃連　澤瀉　豬苓　麥芽　枳殼

一劑可止。

按：豬苓、澤瀉、車前皆分水聖藥，白芍平肝，使不來剋土，黃連清心，不使助脾之熱，而麥芽、枳殼消滯氣以通水道，不止瀉而瀉自止也。

寒瀉者腹痛而喜手按，口不渴而舌滑，喜熱湯惡飲水。此又不可用瀉火之劑，論理五苓散可已，然欠補也。蓋小兒致於寒瀉，未有不大傷脾氣者，脾氣既傷，非參不救。今立寒瀉主方：

人參　白朮　茯苓　肉桂　甘草　乾薑　砂仁　神麴

煎服。

按：此方參、苓、白朮乃補氣健脾之品，分濕利水之藥，又加乾薑、肉桂以祛寒，砂仁、甘草以調和，則寒去而瀉止矣。

《吳鞠通醫案・飧泄》甲申六月十三日　章男　十一個月，泄久傷脾，恐成柔痙，俗所謂慢脾風。議疏補中焦。

茯苓塊三錢　厚朴一錢　煨肉果一錢　炒薏仁三錢　蓮子連皮、去心，三錢　炒扁豆二錢　廣木香五分　芡實一錢五分　廣皮炭八分

十四日　今日仍用通補而進之。

茯苓塊二錢　人參五分　煨肉果一錢　炒薏仁二錢　半夏二錢　小茴香一錢　藿香梗八分　厚朴八分　焦範麴八分　廣木香七分　扁豆炒，三錢　廣皮炭八分

十六日　疏補中焦，業已見效，仍不能外此法。

茯苓塊三錢　人參五分　煨肉果一錢五分　薏苡仁炒，三錢　於朮一錢　炒扁豆三錢　藿香梗八分　半夏二錢　廣皮炭八分　廣木香八分　厚朴八分

十七日　神氣聲音稍健，皮熱亦覺平和，大有起色，但積虛非早晚可充。

茯苓塊三錢　人參五分　肉果霜一錢五分　淮山藥一錢五分　半夏二錢　炒扁豆二錢　廣木香八分　蓮子二錢　廣皮炭一錢五分

十八日　舌有黃苔，小便色黃，微有積，皆脾虛不運之故。且暫停參藥，加宣通法。

茯苓塊三錢　於朮一錢　白蔻仁五分　生薏仁三錢　半夏炒，二錢　鷄內金一錢　煨肉果一錢　厚朴一錢　廣皮炭八分　廣木香七分　蓮子去心，二錢

十九日　大便有不化之形，思乳食爲血肉有情，應於疏補之中，加消血肉積者。

茯苓塊三錢　薏仁三錢　白蔻仁三分　煨肉果一錢　厚朴一錢五分　鷄內金炒，一錢　南楂肉一錢　神麴八分　廣皮炭一錢　廣木香七分

二十日　脾虛火衰，則食物有不化之形，肝腎與衝脈伏寒，怒甚則疝痛。

製茅朮一錢　茯苓一錢　煨肉果一錢五分　小茴香炒黑，二錢　薏仁三錢　白蔻仁五分　南楂炭一錢五分　烏藥八分　廣皮炭八分　廣木香一錢　青皮六分

二十二日　通補中下。

茯苓塊三錢　人參三分　小茴香炒黑，一錢五分　煨肉果一錢　薏仁一錢五分　白蔻仁五分　廣木香六分　蒼朮製，八分　南楂炭八分

張男　八個月　泄瀉四五日，暑邪深入下焦，頭熱如火，手冷如冰，謂之暑厥，羸瘦難堪，脈遲緊。未必得愈，姑立方以救之。先與紫雪丹五分，作三次服。

桂枝木一錢　豬苓二錢　制蒼朮一錢　茯苓塊二錢　澤瀉一錢　廣皮炭七分　廣木香七分　扁豆二錢

又　略有轉機，然終可畏也。

薏仁三錢　茅朮炭一錢　半夏一錢五分　豬苓二錢　廣木香八分　厚朴六分　澤瀉一錢五分　炒扁豆一錢五分　廣皮五分

乙酉八月初六日　孟　十五歲　伏暑泄瀉，加以停食，欲瀉腹痛，瀉後痛減。防成滯下，與五苓散加消食。脈弦細而緩。

雲苓皮五錢　桂枝三錢　南楂炭二錢　蒼朮炭三錢　豬苓三錢　小枳實二錢　炒神麴四錢　澤瀉三錢　廣皮炭四錢　川椒炭二錢

一月後復診，病已大愈，善後方與調理脾胃。

《醫學精要・泄瀉辨治》耐菴曰：泄瀉總由脾濕，惟兒半是因風，泄如敗卵腥如鰡，新制升葛甘陳湯必用。若是瀉青神慢，脾家定受肝風，香砂六君加柴芍妙無窮，訣付爾曹非哄。

熱瀉唇紅口渴，暴傾下注如湯，便黃溺赤腹痛難當，只有大分清飲可仗。寒瀉清冷水液，口唇淡白脾傷，理中湯加減要精詳，不愈胃關煎絕上。

泄瀉之證雖多，可以一言括之曰濕，濕有寒熱。濕熱作瀉，因火乘陰位，水道閉澀，並歸大腸，以致水土相亂，則溏出糜也。寒濕作瀉，因中焦無火，土不制水，則水反爲濕，以致清濁不分，則傳爲濡泄也。在小兒則尤多因風，蓋小兒肌膚柔脆，腸胃薄弱，易感風寒，風寒一入，即犯乎脾，脾氣受傷，則運化無權而濕從中生，飧泄之病作矣。其證暴注下迫，便黃溺赤，舌燥唇紅，口氣蒸手，煩渴飲冷，臍以上肚皮滾熱者濕熱也。分利之則愈，大分清飲或胃苓湯，或五苓散加山梔。如痛一陣瀉一陣者，火盛也，可與開鬱導滯湯。

初瀉水液澄清，或瀉下白色不臭，或完穀不化，乳色不變，唇口淡白，口氣不熱，渴喜熱飲，神疲氣倦，手足清冷，或臍以下皮冷者寒濕也，理中湯，甚則加北味子、故紙或附子，腹痛加木香或吳茱萸。

如發熱惡寒，泄如敗卵，其氣魚腥者，風傷陽明胃也。宜發散，用予升葛甘陳湯，以葛根爲君，一劑可愈。或瀉青面色青者，肝風乘脾也，必有腹痛，香砂六君子湯加柴胡、白芍主之。此皆治泄瀉之常法也，證之暫者輕者可用之，若證之久者重者，必兼救腎。蓋腎者胃之關也，關之所主者火也，使腎命之火不衰，則丹田暖，尾閭固，雖泄易已，惟命火一衰，則關失其主，能開而不能閉，而洞泄、滑泄之病作矣。當此之時，若不爲之峻補眞陽，維持竭絕，飲食入胃，直走魄門，不少停留，雖有神丹，其能濟乎。經曰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此之謂也。考古治久瀉不愈，滑脫不禁諸方，雖多可採，無如景岳胃關煎，爲治虛寒泄瀉第一仙方也。

若暴瀉大瀉如傾不止，元陽將脫者，則不論新久，又當以四味回陽飲、六味回陽飲爲主，方能見效。倘藥有未及，急宜於氣海穴臍下一寸半以艾灸三五壯，以挽下焦陽氣，或幷灸百會穴以提攝之，庶可望生。蓋五奪之中，惟瀉最急，學者所宜知也。

《杏軒醫案・續録・汪靖臣兄乃郎冒暑瀉甚欲脱亟救元氣一法》 靖兄乃郎，年甫四齡，稟質向虧，夏冒暑邪，發熱便瀉。幼科僉用清散消導之品，服至匝旬，熱瀉如故，形疲氣餒，食入作嘔，醫稱邪滯未淨，仍用前藥，乃致食粥瀉粥，飲藥瀉藥，更醫以爲脾虛，投六君子湯不應，始來逆予。兒卧几上，闔目無神，脈細如絲，予曰胃氣告竭，慢驚欲來，不可爲矣。靖兄曰：固知病久屬虛，然昨服六君補藥，亦無靈效何也？予曰：病有倒懸之危，一縷千鈞，焉能有濟。考古人制六君子湯，原爲平時調養脾胃而設，非爲救急拯危而設也。且閱方內並無人參，僅用錢許黨參，數分白朮，而市中種朮，味苦性烈，與蒼朮等，不能補脾而反燥脾，復有二陳消之，茯苓利之，欲求撥亂反正之功，眞蚍蜉之撼大樹矣。靖兄曰：然則治當如何？予曰：非眞人參不可。蓋參者參也，與元氣爲參贊也，魚一刻無水即死，人一刻無氣即亡。兒質本薄，瀉久氣傷，加以醫藥重戕胃氣，經云食入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今腸胃通爲一家，幽門闌門，洞開不固，飲食入胃，不使少留，即從腸出，倉廩之官，廢弛厥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惟仗參力，急固其氣，氣不奪則命不傾，然須獨用，始克見功，古有獨參湯可法也。靖兄聞言大悦，即懇立方，專用人參二錢，令分兩次，米水煎服，熱退瀉稀。次日照方再進，便瀉全止，啜粥不嘔，更製八仙糕與服而痊。

《保赤存眞・泄瀉證治》 凡小兒吐瀉，乳母尤當忌厚味，節飲食，若乳母停食所傷，致兒吐瀉等病，當治其母。大抵始病而熱者，邪氣勝則實也，終變爲寒者，眞氣奪則虛也，久病而熱者，內眞寒而外假熱也，久瀉元氣虛寒，當參各證治之。此湯氏之秘旨也。

張氏云：古人以小兒瀉利糞黃酸臭者作胃熱治，此大誤也。蓋飲食入胃，化而爲糞，無有不黃，無有不臭，今以大人之糞驗之，凡胃強糞實者，其色必深黃而老蒼，方是全陽正色。若純黃不蒼而帶嫩色，則胃中火力必有不到之處。再若淡黃則近白矣，是穀食半化之色也。糞氣酸腥則穀食半化之氣也，如是而胃中火力之盛衰可知矣。若必待糞青或白，氣味不臭，然後爲寒，則治之遲也。再若小水之色，凡大便既瀉，清濁不分，小水必不利，其色必變，故清者亦間有之而黃者十居八九。此泄瀉亡陰，陰亡則氣不化，氣不化則水涸，水涸則色黃不清，此自然之理也。使非有淋熱痛澀之證，而但以黃色便作火治者，皆大誤也。

一、瀉時暴注下迫，便黃而赤，或有沫，小水短赤，口氣蒸手，煩躁口渴，少食，脈洪大滑數，此熱瀉也，宜五苓散加梔仁。如右腮色赤飲冷，胃實熱也，用瀉黃散。惡冷喜熱，胃虛熱也，用白朮散。右腮及額間俱赤，心脾翕熱也，用瀉黃散加炒黑川連。若左頰右腮俱赤，肝火乘脾也，用四君子湯加柴

胡。

一、瀉下白色，或穀食不化，或水液澄清，腹痛而鳴，眉皺目慢，面淡神疲，額出汗，唇口慘淡，舌白口氣溫冷，脈微而遲，此冷瀉也，宜理中湯加附子，或六君子湯。若口鼻吸風寒之氣，脾胃受生冷之食而瀉者，先用理中湯，後用異功散。命門火衰，不能溫蒸中州之氣而脾胃虛寒者，用益黃散及八味丸。《百問》云：冷積瀉，沒石子丸極效，人參散加減服尤佳。

一、泄瀉口噯酸氣，吞酸腹脹，胸膈脹，腹痛按之益痛，面唇俱白，瀉稀而少，或瀉下腥臭，一痛即瀉，一瀉痛減，脈沉實，此傷食瀉也，宜保和丸或六君子加升麻、神麴、山查，夏氏用大腹皮、神麴、麥芽、山查、白朮、木香、檳榔。

一、食已消，痛已止而猶泄瀉不止，面色頓白，氣喘痰湧，小腹重墜，此脾失清升之氣，氣虛下陷也，宜補中益氣湯。

一、泄瀉清水，腹內腸鳴，肚不痛，身體重，四肢浮腫，或瀉下水穀相混，此傷濕也，宜升陽除濕湯。

一、瀉而色青稠粘，手足時冷，睡而露睛，鼻梁青黯，或眼胞浮腫，口不渴，此肝木乘脾也，宜六君子湯加防風、柴胡、白芍。

一、泄瀉面色痿黃，肚脹腳弱，頭大項小，髮稀且豎，肌肉消瘦，不思飲食，晝涼夜熱，或腹內有癥癖氣塊，瀉則顏色不等，其臭異常，其瀉有時，或一月半月，自瀉自止，此疳積瀉也。曾氏用當歸散加三稜、陳皮，次用蘆薈丸或沒石子丸，仍參疳證門治之。

一、瀉糞如青竹色，不稀不稠，或下青水，未瀉時腹痛而鳴，叫哭方瀉，此臟寒也。因斷臍爲風冷逼入，三五月內有此，至周歲則無此證。曾氏先用沖和飲加葱白，次用理中湯或當歸散。

一、泄瀉色青，或乳食不化，角弓反張，手足抽搐，面色青黃，腸鳴厥冷，或睡中發搐，或腹脹，此肝木剋脾土，名驚搐也。薛氏用四君子、六君子、異功散等方加白附子、柴胡，或加木香、鉤藤。

治水瀉，或飲食過度，或飲冷水，冒暑而發，用生薑搗爛三錢，陳細茶三錢，濃煎飲立止。體素虛者加蓮子肉二錢。

因傷濕而瀉，米穀不化，不思飲食，用炒白朮、白茯苓各三錢。腹痛者加炒白芍一錢，炙甘草五分。

因寒而瀉，腹痛手足冷，用胡椒十四粒、生薑二錢、淡豆豉二錢，煎服。

泄瀉腹痛奇方：用鷄子一隻，打一小孔，入胡椒七粒在內，以紙封孔，紙包煨熟，酒送更效，胡椒吞與不吞不拘。

《慈幼便覽·泄瀉》 腸鳴腹不痛，身體重，瀉如醬色是濕氣。宜燥滲，用神朮散加連翹、茯苓各一錢。霍亂證瀉水或兼風，水穀混雜，是濕兼寒風，神朮散加木香、炮薑各五分，防風一錢，升麻六分，柴胡六分。

腹痛甚而瀉，瀉後痛減，瀉出酸氣是食積。神朮散加查肉、炒麥芽、煨神麴各一錢二分。

時瀉時止，或多或少是痰積。神朮散加茯苓、製半夏各二錢。

腹痛腸鳴瀉水，痛一陣瀉一陣，小便赤，大便老黃色是實熱。宜清解，神朮散加連翹、梔仁、澤瀉各一錢。前證瀉出淡黃色是虛熱，神朮散加漂白朮、茯苓、炒白芍各錢半，粉葛一錢。

熱瀉暴注下迫。謂其出物多而迅疾也。便黃溺赤，口氣蒸手，煩渴少食，宜五苓飲。豬苓錢半，茯苓、澤瀉各一錢，白朮錢半，青化桂去粗皮六分。加梔仁、藿香各一錢。

脾土虛寒作瀉，所下白色，或穀食不化，或水液澄清，其候神思疲倦，唇口舌俱白色。宜用理中湯或六君子湯。

風瀉色青稠黏。宜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八分，白芍炒錢半。

凡大瀉煩躁大渴，其病不論新久，皆用七味白朮散生其津液，痢疾作瀉亦然。此治小兒泄瀉之聖藥。

《活幼珠璣·泄瀉》 此屬於濕，其證不一，治法分利、升提爲主。

如泄瀉注成黃水，或渴或不渴，此風濕也，其證多得於春夏，以五苓散加防風、羌活、蒼朮治之屢效。

如泄清水，腹中不痛者，此純濕也，以胃苓湯主之。

如瀉腸滑不止者，此濕傷元氣下陷也，宜升提之，以四君子湯加升麻、防風、烏梅治之，或用四君煎七味肉蔻丸。

如泄瀉酸臭，腹痛面黃帶熱者，喜飲食者，此食積也，先以丁香脾積丸推去其積，後以集聖丸調之。

如泄瀉青白，或乳食不思，或乳食不化，腹痛，四肢冷，面㿠白不作渴者，此寒濕也，其證多得於冬，以五苓散作引吞理中丸即止。如再不止，理中湯加熟附子一片立效。

如瀉黃稠，腹痛，四肢作熱，面赤作渴，此濕熱也，其證多得於夏，以五苓散加防風、羌活、蒼朮治之。

凡久泄後黃瘦者，只以集聖丸調之。

如泄久作渴不止者，白朮散煎服效。

如泄久目無神，口略張，四肢冷，好睡者，四君子湯多服有效，甚者加熟附子一小片，煨薑服之。

如泄久身熱不退者，虛熱也，當以調元湯治之，不可用寒涼藥，甚者加炒乾薑服之。

祖傳泄瀉不問寒熱，只用胃苓丸兼一粒金丹，以車前草同炒末煎湯服。

凡泄瀉不問輕重，只要乳食如常，不生他病則易愈。若泄瀉不止，精神美好，面赤唇紅者，作渴不休者，脈沉細，遍身皮冷不乳者，食滑瀉不止者，及成驚搐者，變成赤白痢者，大肉消瘦者，大孔如竹筒不收者，俱不治。

《蠢子醫・小兒剥腸瀉大宜通利》 小兒剥腸瀉不安，不大通利不過關。我用滑石和金丹，連三趕四五六餐。到晚始能見稠糞，又噦黏膩三兩番。渾身乾燒始少退，毛竅亦覺透眞寒。此證宜利不宜汗，大人亦必依此得安然。

《蠢子醫・小兒寒熱噦瀉與大人同治》 小兒乳食未嘗動烟火，胡爲寒熱噦瀉一樣多。不知五運六氣遍宇宙，小兒一呼一吸亦該着。其母飲食寒熱通天地，其兒一動一靜與之合。此本天地大道理，不知不覺受漸磨。若到用藥時，亦與大人有同科。但是煎藥難與食，草藥不如麵藥合。或用些須黏乳食，或用些須和糖哈。每到夏秋時，只要伸手摸一摸。或是左手血不調，或是右手氣不和。我心已自有主意，便用金丹牛黃與之哈。二藥雖說有巴豆，小兒純陽恰相合。有熱便引下，有寒便能和。或加化石一二分，麵與麵兒有同科。若眞有大火，加些黃連亦不多。但是肝爲六經賊，治胃不如治肝合。我嘗二藥一齊備，金丹用盡牛黃多。可知人生雖說調胃好，人生端自平肝多。小兒雖小官骸具，每與大人有同科。會治大人會治兒，何用更看小兒科。

《一得集・顧小兒暑穢積食泄瀉治驗》 顧姓七月嬰孩患暑穢食積，泄瀉身熱，用鮮藿香、鮮荷葉、西洋參、木香、川連、條芩、穀芽、花粉、鷄內金、澤瀉、益元散、五穀蟲等出入爲方，調理而愈。凡夏秋之間，小兒之患泄瀉者甚多，由於暑穢食積者十居七八，余悉主是法，莫不應手取效。如脾虛而傷於生冷瓜果者，則又不當以此爲例也。

《一得集・劉姓子泄瀉危證治驗》 舟子劉某年十四，風餐露宿，日以爲常，夏秋之交，食少乏力，肌黃腹脹，其母以爲虛也，與食桂圓數日，人益困憊，胃口愈閉，腹痛泄瀉，然猶勉力操舟，迨至泄瀉無度，魄門不禁，肢冷脈伏，目直神昏，始延余診。至則其母對余而泣，以爲無生理也。余諦審之，舌胎白滑，口不渴飲，人不躁動，確系太陰寒濕，即慰之曰，病雖危險，尚屬可救，書附子理中湯與之，用生附子三錢。持方至藥鋪撮藥，而司櫃者謂附子多則不過一錢，從未見生附可用三錢，囑其再來問余，余曰：我曾用六七錢而應手取效者，三錢尚是中劑，何云多也，嫌多不服，我亦不能相強，且必濃煎方效。其母以病極危篤，姑進一劑，以冀萬一，於是申刻服藥，至酉戌時腹中作響，漸能開言識人，至亥子時，復大瀉一次，腹覺暢甚，起居自如，知饑索食，進鍋巴湯半盂。次日問以病狀，囑其原方再服一劑，竟不瀉，亦不服藥，三日即能負物以行。群以爲奇，不知古法轉危爲安者甚多，何奇之有。然是證幸在鄉僻窮民，故能速愈，若在富貴之家，延醫多人，各執己見，反多阻隔，不能愈矣。

痢疾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白滯下候》 小兒體本挾熱，忽爲寒所折，氣血不調，大腸虛弱者，則冷熱俱乘之。熱搏血滲腸間，其利則赤。冷搏腸津液凝，其利則白。冷熱相交，血滯相雜，腸虛者泄，故爲赤白滯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利候》 小兒有挾客熱，客熱入於經絡，而血得熱則流散，滲入大腸，腸虛則泄，故爲赤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熱利候》 小兒本挾虛熱，而爲風所乘，風

熱俱入於大腸而利，是水穀利，而色黃者，爲熱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冷利候》 小兒腸胃虛，或解脫遇冷，或飲食傷冷，冷氣入於腸胃而利，其色白，是爲冷利也。冷甚，則利青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冷熱利候》 小兒先因飲食，有冷氣在腸胃之間，而復爲熱氣所傷，而腸胃宿虛，故受於熱，冷熱相交，而變下利。乍黃乍白，或水或穀，是爲冷熱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卒利候》 小兒卒利者，由腸胃虛，暴爲冷熱之氣所傷，而爲卒利。熱則色黃赤，冷則色青白，若冷熱相交，則變爲赤白滯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久利候》 春傷於風，至夏爲洞泄。小兒春時解脫，爲風所傷，藏在肌肉，至夏因爲水穀利，經久連滯不瘥也。凡水穀利久，腸胃虛，易爲冷熱。得冷則變白膿，得熱則變赤血，若冷熱相加，則赤白相雜。利久則變腫滿，亦變病蠱，亦令嘔噦。皆由利久，脾胃虛所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重下利候》 重下利者，此是赤白滯下利，而挾熱多者，熱結肛門，利不時下而久嗳氣，謂之重下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利如膏血候》 此是赤利腸虛極，腸間脂與血俱下，故謂利如膏血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蠱毒利候》 歲時寒暑不調，而有毒厲之氣，小兒解脫，爲其所傷。邪與血氣相搏，入於腸胃，毒氣蘊積，值大腸虛者，則變利血。其利狀血色，蘊瘀如鷄鴨肝片，隨利下。此是毒氣盛熱，食於人臟，狀如中蠱，故謂之蠱毒利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利兼渴候》 此是水穀利，津液枯竭，腑臟虛燥則引飲。若小便快者，利斷，渴則止。若小便澀，水不行於小腸，滲入腸胃，渴亦不止，利亦不斷。凡如此者，皆身體浮腫，脾氣弱，不能尅水故也。亦必眼痛生障。小兒上焦本熱，今又利，下焦虛，上焦熱氣轉盛，熱氣熏肝故也。

《顱囟經·病證》 孩子痢如疳靛者，難效。痢如鵝鴨血者，脾已爛損，不宜與藥。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赤白痢諸方》 夫小兒赤白痢者，由乳食不節，腸胃虛弱，冷熱之氣，入於腸間，變爲痢也。然而赤白者，則熱乘於血，血滲入腸內則赤也。若冷氣搏於腸，津液凝滯則白也。冷熱相交，赤白相雜，重者狀如膿涕，而血雜之，輕者白膿上有赤脈薄血，狀如魚腦，亦謂之魚腦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久赤白痢諸方》 夫小兒久赤白痢者，由冷熱不調，熱乘於血，血滲腸間，與冷氣津液相雜而下，甚者腸虛不復，故赤白連滯，久不差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洞泄下痢諸方》 夫小兒春傷於風冷，則夏爲洞泄。小兒多因春時解脫衣服，爲風冷所傷，藏在肌肉，脾主肌肉故也。至夏因飲食居處不調，又被風冷入於腸胃，先後重沓，爲風邪所乘，則爲痢也。其冷氣盛痢甚，則爲洞泄。洞泄不止，則爲注下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水穀痢諸方》 夫小兒水穀痢者，由寒溫失宜，乳哺不節，或當風解脫，血氣俱虛，爲風冷所傷，留連在於肌肉。因其脾胃不和，大腸虛弱，風邪入於腸胃。腸胃既虛，不能制於水穀，故變爲下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無辜疳痢諸方》 夫小兒無辜疳痢者，是腦後有核如彈丸，捏之皮下轉動者是也。若漸長大，即隨氣血流散，所在停留，子母相生，侵蝕臟腑肌肉，或即生瘡，大腸泄痢膿血，毛髮皮膚枯槁，肌體日漸瘦羸。腸胃既虛，痢無時節，故名無辜疳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血痢諸方》 夫小兒血痢者，由熱毒折於血，血入大腸故也。血隨氣循環經絡，通行臟腑，常無停滯。若爲熱毒所乘，遇腸虛，血滲入於腸間，成血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膿血痢諸方》 夫小兒膿血痢者，由熱毒在臟，血得熱則流溢，滲入大腸，與腸間津液相搏，積熱蘊結，血化爲膿，腸虛則泄，故成膿血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暴痢諸方》 夫小兒暴痢者，由腸胃虛，卒爲冷熱之氣所傷，而爲暴痢。熱則色黃赤，冷則色青白，若冷熱相交，則變爲赤白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一切痢久不差諸方》 夫小兒一切痢者，由痢也無定，或水穀，或膿血，或青黃，或赤白，變雜無常，相兼而下也。此皆乳哺不調，冷熱交乘，經久則脾胃虛弱，連滯不差，令肌體羸瘦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曩痢諸方》 夫小兒曩痢者，由秋夏晨朝，多中暴冷之氣，冷氣折其四肢，則熱不可泄，熱氣入腹，則變爲痢。或作赤白，小腹

脹痛，肌體壯熱，其脈洪大急數。皆由冷熱氣相幷，連滯不差，故爲曩痢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冷痢》 論曰：凡痢皆由乳食不節，傷動胃氣，腸胃虚弱，清濁不分，因虚而泄，滯久不散，故爲痢也。虚而冷者，則所下青白，或如凝脂。久不差，則陳寒結痼，或下黑瘀。診其脈沉而遲者，冷痢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熱痢》 論曰：小兒挾熱痢，此由邪熱在于腸間，因胃氣不和，乳食傷動，故令腹痛腸鳴，下痢黄赤，名熱痢。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下利煩渴》 論曰：小兒腸胃虚弱，水穀不分，冷熱相交，赤白相雜，痢久不差，則津液少而内煩，虚陽上燥于胸膈，故引飲而渴。小便利者，爲欲愈。小便不利者，則濕歸胃土，土氣衰弱，不能制濕，散溢皮膚而爲浮腫，久變水病。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赤白痢》 論曰：小兒痢下赤白，由脾胃不和，乳食所傷，留滯腸中，與津液相搏，腸虚則泄，故爲痢也。虚而有熱則赤，虚而有寒則白，冷熱不調，則赤白相兼，膿血雜下，故名赤白痢。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血痢》 論曰：熱痢不差，則變血痢。由痢久腸虚，熱毒留滯，血脈妄行，流滲腸間，腸虚則泄，故爲血痢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膿血痢》 論曰：小兒膿血痢者，由腸胃虚弱，冷熱不調。寒多則色白，或如凝脂，與膿兼下。熱多則色赤，或似梔子汁，甚則純下鮮血。冷熱交攻，膿血雜下。治法當分其冷熱疳蟲而治之，則無不差。

《幼幼新書·八痢》 茅先生：小兒生下，周歲上至十歲以前，有中痢疾分八種，各逐一有説。赤痢臟腑積熱。白痢臟腑積冷。傷積痢其糞内一半似土色，本因奶食所傷。驚積痢其糞夾青涕色，因驚候不曾取下，驚積至此。脊瀝痢時下五色不定，不吃奶，又名五花閉口痢。此五臟積毒，孔竅不開。藥毒痢所出如魚腦漿，本因患痢久而成，醫人下藥不對，故名藥毒積痢。鎖口痢都不下食，常引水吃，秋後脾虚，又名調泄瀉。凡治得痢又瀉，治得瀉又痢，此是大腸滑，脾虚熱，又名臟中有積毒而成。熱毒風毒痢所出，痢如青草汁，又或如赤豆汁，時時自滴瀝出，乃脾家受風熱毒而成，此般痢十中無一生，係惡候。

右八般痢如見，不問色數，先用匀氣散夾醒脾散、香連散、乳香散調理二日。漸有黄下來時，便下褊銀圓一服，取下痢積三五行。再用匀氣散、醒脾散調平其氣，後常服香連圓夾調中飲與服即愈。如見大渴，都不進食，口内生瘡，鼻乾燥，肚膨，死候不治。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八痢者，皆因八邪而生也。或冷熱不匀，風熱入臟則爲痢也。熱痢則赤，冷痢則白，冷熱相加則雜赤白色，食痢則酸臭，驚痢則青，脾痢則吃食不消化，時行痢則有血，疳痢則曩瀉不時，此是八痢也。

《五開貫眞珠囊》小兒八般痢候：一白膿痢，二魚腦痢，三五色痢，四血瘕痢，五水瀉痢，六腹肚痢，七瘕積痢，八赤白痢。

茅先生小兒八痢不治死候歌：痢頻都不食，腹脹喘還粗。下糞全如墨，渾身熱渴俱。

《幼幼新書·一切痢》 《嬰童寶鑑》：小兒痢，爲腸胃中冷熱相擊，經絡澀滯而爲痢。熱多即赤，冷多即白也。

《嬰童寶鑑》痢疾死候：痢頻不食，腹脹喘急，下糞黑，體熱，渴。

《惠眼觀證》：赤白滯痢，且以平胃圓、參苓散、醒脾散吃。三日内痢變黄，糞成大糞，即量大小肥瘦下鮓湯圓取之。次調氣，下參苓散，即用痢藥，下阿膠散、香連圓夾平胃醒脾温和藥調理。或見大渴，不進食，糞不變，下青血汁，即謂之傳赤白滯，滯經二七日，乃鎖口疳痢而死。泛常患痢，便可以阿膠、香連治之亦得。若三、四分夾糞，須用通利，如等時時只一點兩點，來又治，兼幷不進食，此亦難治。

《嬰童寶鑑》小兒諸痢歌：小兒痢下有多般，不得將來一例看。冷痢有時青與白，或如丹色赤相干。熱侵經絡爲鮮血，蟲毒爲傷下紫肝。腸虚日有如膏血，渴甚仍知臟腑乾。脾弱遍身成腫滿，熱衝肝膽翳漫漫。更有脱肛爭忍視，急求名藥便平安。

《玉訣》小兒瀉痢積熱候歌：小兒瀉痢胃家傷，冷熱傳脾損大腸。胃氣失和寧化穀，邪攻變蟲自非常。

夫小兒瀉痢，先須調氣，次服痢藥。如是蟲毒，須看虚實用藥取之，更調胃氣。

《幼幼新書·冷痢》 漢東王先生《家寶》瀉痢病證並方：嬰孩、小兒春傷於風，因衣暖解脱，爲風冷所傷，藏在肌肉。至夏，因飲食、居處不調，又被風冷乘之，以入腸胃，先後重則下痢也。其冷氣盛則頻下，宜進元黄散二、三服，及下金鑰散二、三服。如痢下後重，腹肚腸胃攪痛，則進雄硃散二、三服。

張渙謹按：小兒脾胃久不和，食入不消，冷熱不均，其氣入於腸間，變爲痢也。若冷氣搏在腸間，津液凝則痢白。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白痢候歌：一瀉時時要水漿，面珠流出汗生光。騰騰眼慢常如睡，腹內幾同被物傷。努咽大腸多發痛，不思飲食面痿黃。髮焦眼碧涼浸耳，變色三朝定必亡。

此因驚、傷寒、毒物所致。此瀉久作渴，甚則腹痛。面黃或青，或黑滿面，則不治。其治，當分水穀，調氣止痢。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白痢候歌一同。後云：此候須有積、渴。水瀉久，腸脫，虛弱，特不可取，只與解脾痢藥。若實，微與，取後勻氣。

《幼幼新書·熱痢》《石壁經》三十六種內赤痢候歌：赤痢先看眼不開，定知熱發有從來。唇紅面赤瘡穿口，一云舌白唇紅瘡滿口。一日之間痢百回。滴瀝腹中加刺痛，難餐胃閉食全乖。此時脾熱一云：服毒。因云極，請細消許妙藥材。

此是熱積所致也。當去其積，涼胃調氣進飲食，治痢愼勿令藥大熱，熱則發汗作腫多困也。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赤痢候歌一同。後云：此候醫人將熱藥與服，至目閉唇紅，不進飲食，或下血痢，至損命，切不得用熱藥。宜服開胃解脾毒藥，如此調治三、五日即安。

《幼幼新書·冷熱痢》《石壁經》三十六種內赤白痢候歌：鼻梁白色唇如玉，此患本來非臟毒。只是當時愛吃泥，一云：吃茶。致使病成親手觸。此兩句在《鳳髓經》即云：初臟腑冷熱多，致使脾胃不消穀。臉白目胞垂青綫，莫作常疾一般看。只看伊家手足心，點點深紅若斑爛。

此病先當生胃氣，次去其積，亦分水穀，定渴即止。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赤白痢歌：赤白因積形如玉，鼻頭白色非常毒。下藥冷熱不依方，致使大腸多結促。臉白眼胞如青綫，若作常疾觀不足。定請看醫手足心，點點斑紅如血衄。

此候冷熱不調，手腳心有點子，紅赤色，宜宣連圓。

《惠濟》小兒赤白痢候歌：痢冷爲青熱帶紅，料因有積更兼風。初時患渴常身熱，飲食全妨痢愈膿。開胃但交調上膈，腹疼須與急交攻。重重熱渴無多日，爲他脈息大浮洪。

《幼幼新書·白膿痢》《嬰童寶鑑》論：小兒腸寒，即下白膿，腹痛。

《幼幼新書·純血痢》《嬰童寶鑑》：小兒腸熱，即痢下鮮血，一如腸風。

《仙人水鑑》小兒血痢方：甘草炙，一寸　大腹一個　人參　黃鹽陶隱居云：北海鹽黃草粒粗，以作魚鮓及鹹葅。　白石脂各一分

右並搗爲散，漿水二合煎取一合，米一錢匕服之，立驗。

《幼幼新書·五色痢》漢東王先生《家寶》治小兒下痢，腸虛胃冷，或毒氣蘊積。其大腸虛者則變血痢，其痢狀血色，蘊瘀如鷄鴨肝，隨痢下是也。宜服鮓湯圓。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五色痢歌：五色之痢最多端，見此方知有五般。青色只因驚積聚，黃多食積在脾間。白色冷虛腸胃患，赤爲積熱最難安。鷄肝隱積多成片，黑血相和不易安。膚搔胸高兼露齒，臉紅筋出每居前。急安臟腑和湯散，醫者留心按古賢。

又歌曰：五色之痢莫言奇，四歲之前始有之。青色只因驚積聚，黃因食積毒於脾。赤黑已知心腎病，白多殘害是脾爲。三七以前無變動，休令多睡飲餐遲。

此疾且須和五臟，補榮衛方，漸漸安愈。如目腫不進飲食，只與調胃散補之。

翰林待詔楊大鄴小兒五色痢候歌：痢色原因有五般，治患先須仔細看。青色只因驚積聚，黃多有毒在脾間。赤色還知心腎病，白多應是肺家寒。二七以前無變動，莫交絕食命傾殘。

此候須是安和五臟，調其榮衛，始得安然。如目腫不吃食，乃惡候也。先調榮衛，後隨形候用藥，勿令差誤，切須用意，況十中不得三五再生。

《幼幼新書·蠱痢》《石壁經》三十六種內脾毒痢候歌：脾間有毒號純陽，本爲醫人熱藥傷。致使大腸多結澀，多饒滴血在枯腸。如風腹閉難開眼，身熱頭溫腳轉涼。舌赤胸高爲此候，多啼喘急細消詳。四十八候云：更如狂。先須解熱並開胃，便是明醫用藥良。

此脾受熱積失治伏毒，治當以涼脾，次去其積。若胸前骨忽然高者，更加啼急，則不治也。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脾毒痢歌一同。後云：此候臟腑有積，或痢赤，不宜熱藥，宜用開胃散兼利藥，量虛實，微取大抵當宣轉。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風毒痢歌：八痢之中風轉難，形如青草汁多般。毒風豆汁添邪熱，胃敗鷄肝片片全。加赤不須先下積，閉眸食絕不堪看。若歸白痢還須下，臟腑頻溫得本源。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小兒氣血怯嫩，藏府軟弱，因觸冒風寒，飲食冷熱，以邪干正，致脾胃不和，凝滯停積，蘊毒結作，或水穀不聚，或膿血純雜，變而爲痢。其候有八：一曰水穀痢，謂便下糞稀，薄而不聚，駛利出易，水穀不化也。然雖是，瀉便時亦覺裏急後重，故爲痢也。二曰冷痢，謂便下純白膿也。三曰熱痢，謂便下純赤血也。四曰滯痢，謂便下膿血相雜也。五曰積痢，謂有積傷爲痢，浸久或差而復發也。六曰疳痢，謂患疳瘡而下痢也。七曰蟲痢，謂如蟲毒，下紫黑血，或如赤豆汁，或如鷄鴨肝片也。八曰休息痢，謂下血黑黯中有白物，如腸中之脂，或如爛魚腸之狀，此腸胃潰傷，患者更休愛惜，故以名之。亦名休息者，謂患即無休息而至死也。凡痢，若粥藥不能進者，此便爲死候也。

《儒門事親・久瀉不止》 夫小兒久瀉不止者，至八九月間，變爲秋深冷痢，瀉泄清白，時腹撮痛，乳瓣不化。可用養脾丸，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飲下，日三服則愈。若治葛薨之兒，萬舉萬全，富家且宜消息。

《宣明論方・小兒門・小兒科論》 小兒脾疳瀉痢者，皆熱甚。急驚，瀉痢色多青，爲熱證明矣。痢色黃者何，爲火甚則水衰而脾土旺，故痢色黃也。痢色紅赤者爲心火，熱甚深也。痢色黑者，爲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

《活幼心書・決證詩賦・赤白痢》 小兒下痢細尋推，不獨成於積所爲。冷熱數般雖各異，寬腸調胃在明醫。

《活幼心書・決證詩賦・五色痢》 痢成五色豈堪聞，日久傳來神氣昏。乾痛煩啼爲最苦，更防兒小命難存。

《活幼心書・決證詩賦・風痢》 風毒乘脾黃褐色，看來其痢與驚同。但聞不臭斯爲異，獨瀉脾經自有功。

《活幼口議・小兒痢疾》 小兒痢疾，醫云五疳八痢，究其理，種數多端，輕重不一，豈可定言。

議曰：痢者，利也。痢之爲疾，無積不成，及至積化成痢，且脾胃亦虛，即不可更下。善痢者，生其胃，溫其脾，厚其腸，和其氣，無不愈也。若成痢疾，故不可下，下之反虛，作渴浮腫，痞滿脹急不食。亦未可便補，補則傷熱，能令脫肛不收。先與禁卻一切毒食之物，頻與生胃調氣。或赤或白，即是冷熱不調，或受暑致濕，即與分陰陽氣，利水穀道。若裏急，即與厚腸胃。腹肚痛，即與和順氣，溫臟腑。或純白者，乃積冷毒加之，即與挨去其毒，卻與溫其脾胃，其痢自止。凡痢疾能飲食，可以治之，妙藥調理，無不瘥愈。稍失胃氣不能飲食，疾名禁口，有不食至死，又有毒氣侵胃口，亦不飲食。或患痢疾，因食毒物，不見腸頭，鮮血頻滴，肛門寬大，深黑可畏，腹肚疗痛，裏急後重，名曰刮腸。日夜頻併，飲食直過者，名曰滑腸。此三種痢疾，最爲惡候，乃是一十二種中皆能傳受而作此候。凡言小兒美飲食者，飲謂飲乳，食謂食飯。若病中能飲水漿，喜食果子魚肉之類者，亦助其虛，不能令臟腑充實，須是白棕子、爛煮飯可矣。若以糍粿糙粘膩不堪脾胃之物，猶其增困。幼者吮乳，尅化漸安，五臟平和，六腑調貼，然後陰陽自均，氣脈自壯。圓散湯劑，不必抑之，或有餘毒，宜以順調緩助，不可攻擊。又有時氣作痢，薰習相染而成，而由天氣晴雨不常，陰濕之氣冷熱相干，腸胃糟粕不聚，遂成其疾。腹肚疗痛，裏急後重，他藥莫治者，宜與服木香、黃連、地榆、川當歸、白芍藥治，豆蔻爲末，蒸烏梅肉圓，棗子湯下三五十圓，如麻子大，加減，神。

《幼科全書》 凡痢不論赤白，皆屬濕熱。或謂白爲寒者，非也，亦有食積而成者。其治有補有瀉。赤白，濕熱皆有，但熱證腹痛，濕證腹不痛耳。

凡赤痢者，濕熱傷在血分，從小腸中而來也。治法以四物湯加黃連、黃芩、黃柏治之。

凡白痢者，濕熱傷在氣分，從大腸中而來也。以四君子湯加黃連、蒼朮治之。

凡赤白相雜者，此血氣俱傷也。以八物湯加黃連、黃芩、黃柏、滑石、蒼朮治之。

以上三證後重者，俱加檳榔、枳殼。

凡治痢疾，不問赤白，初起之時，裏急後重，腹中脹痛者，先用三黃丸下之，大者承氣湯下之，後用香連丸補之。

凡痢赤白日久，人事虛弱，原未經下者，若下之則人事虛空，不可損其不

足，若不下則其積不去而難愈。只用保和丸連服數次，以腹痛愈爲度，後用香連丸調之。

凡治痢者，通藥中切不可妄用巴豆、牽牛等藥，只用三黃丸爲是。

凡痢下鮮血者，治法用清血丸，車前草、陳皮炒煎湯吞下，神效。

凡痢下白涎，久不止者，用固腸丸，陳米飲送下，神效。

凡痢下赤白，日久不止者，用二根丸，陳米飲送下，即效。

凡暑月下痢純赤者，以益元散炒過滑石，加紅麵爲丸，陳米飲送下。

凡赤白痢脫肛者，此氣下陷也，宜升提之，用和中丸，以升麻湯下。

凡赤白痢作渴者，用白朮散主之。

凡赤白痢嘔吐不食者，此名噤口痢。用木香則失之溫，用山藥則失之閉，只以參苓白朮散加石菖蒲末，以陳米飲調下，胸次一開，自然思食。

一海上方，用初生小兒胎糞，將小磁罐盛之，入麝香一分，水銀一錢，攪勻收之。如小兒噤口痢，將此藥點入眼內二三次，神效。

凡痢止後，身熱不退，或人事瘦弱者，只以集聖丸調之。

凡痢疾日久，大熱大渴不退者，不治。六脈洪數，面赤身弱者，不治。嘔吐不食，服藥無效者，不治。日久不止，下紫血成塊者，不治。下黑水如屋漏塵水者，不治。痢久轉作驚搐者，不治。痢後變作泄瀉，雖飲食如常者，不治。日久作渴不止，飲食漸減者，不治。手足消瘦，大肉折者，不治。脫肛一寸不收者，不治。

以上俱痢疾日久，犯此者不救。

祖傳治痢，不問赤白，先以解毒丸下之，後以香連丸調之。

西江月

痢疾古名滯下，食積濕熱相參。腸鳴疼痛不能安，裏急後重無偏。赤乃小腸火盛，白乃大腸邪傳。愚醫以白作寒看，辛熱亂行丸散。

治痢初無二法，河間秘訣流傳。行氣和血術中先，管取子全無變。氣行後重自止，血行下痢須安。寒涼淡滲禁辛甘，不怕年深日遠。

凡痢先行通藥，黃連枳殼檳榔。當加酒蒸過大黃，甘草芒硝相傍。若還赤白日久，人事虛弱彷徨。保和丸子是仙方，最要認病的當。

下後痛除裏急，再將赤白猜詳。赤痢無過芍紅方，白痢固腸穩當。赤白相兼不愈，香連丸子高強。明醫四海把名揚，奪取錦纏頭上。

若遇時行痢疾，排門一樣無差。頭疼身熱慢吁嗟，疫癘時行須怕。先用人參敗毒，次將承氣推車。然須察脈再減加，虛實分明方罷。

痢久前方不止，氣陷腸滑無停。急將良藥與提升，固濇兼行甚穩。參朮升麻歸芍，烏梅粟殼連苓。乾薑訶子赤茯苓，粳米陳皮作引。

記取痢家藥品，解毒梔子連苓。硝黃二味可推陳，木香青皮痛定。枳殼檳榔後重，升麻柴胡提升。固腸粟殼訶梅靈，澤瀉豬苓水順。

痢疾不治數證，脈如洪大須防。噤口不食吐水漿，大熱渴煩腹脹。大孔不收魂戶，糞如塵黑瓜穰。面紅唇赤陷眉眶，氣急悶亂死樣。

《嬰童百問·瀉痢》《千金》論：小兒春秋月晨夕中暴冷，冷氣折其四肢，熱不得泄，則壯熱，冷氣入胃變下利，或赤白滯起數去，小兒腹脹痛極，壯熱，氣脈洪大，或急熱數者，宜調中湯下之，熱便歇，利亦瘥也。但壯熱不吐下者，亦宜服之。又夏月秋初，急有暴寒折于盛熱，無可發散，客搏肌中，發于外則爲瘧，發于內則爲痢，內外俱發，則瘧痢俱作。皆由榮衛不和，腸胃虛弱，冷熱之氣乘虛客于腸胃。又因飲食所傷，冷熱不調，夾冷則白，夾熱則赤，冷熱交攻，則膿血相雜。亦因沉積所作，赤痢積熱，白痢積冷，赤白相雜，冷熱之積，若脾胃氣虛，不能消化水穀，則糟粕不聚。或春間解脫，風冷所傷，腸胃虛弱，卒被風寒所折，便爲下痢多矣。經云春傷于風，夏必飧泄故也。調中湯去大黃，加枳殼。更痢不止，則加黃連治之。其暴下痢者，車前子末之，米飲調下亦效。暑月用五苓散、車前子散，燈心湯調服，潑火散加減服。太陽陽明合病者，必下痢，葛根湯主之。嘔者加半夏，四逆散亦可服。

《醫方類聚·小兒門·諸痢》《和劑指南·論小兒痢疾證》赤白痢或泄瀉者，可與小駐車丸、益黃散、胃風湯、香連丸。久不止者，每遇欲下痢，先須腹痛，次下痢，痢了，其腹痛漸止者，恐有冷積，先服感應丸，挨積丸，磨積丸，紫霜丸，次與前件痢藥。或渴者，兼服參苓白朮散、人參散。不能飲食者，先與異功散助脾，次服治痢藥。血痢者，可與地榆散，次服黃連阿膠丸、胃風湯、小香連丸。久不止者有積，欲下痢時，胸腹痛，次下痢，可與感應丸、挨積丸、紫霜丸之類，次服前件下痢藥。

《全幼心鑑·痢》 小兒春傷於風，因衣暖解脫，爲風冷所傷，藏在肌肉，旺夏因飲食居處不調，又被風冷乘之，以入腸胃，先輕後重，則下痢也。其冷盛則頻下，痢疾赤白，赤者熱乘於血，血滲大腸則赤也。若風邪夾熱，則所下

黃而赤白者，冷搏腸胃間，精液凝滯則白也。若寒邪併之，則所下白而黑。冷熱相交，故赤白相半。重者壯若膿涕而雜之，輕者白瀉中間微有赤縷，內夾風邪，故清血流注，溫毒入腸胃之間，則下如豆汁，或有瘀血也。

治法大要：散風邪、行滯氣、消積滯、解暑毒、開胃進食爲先。初得痢者，便不可用肉豆蔻、罌粟殼、訶子、龍骨、石榴皮之劑補住邪，寒氣得補而不愈，風邪積滯不能發泄，腸胃澀滯腫脹，日久難愈。痢出於積滯，積，物積也，滯，氣滯也。物積欲出而氣滯不與出，則下墜，裏急後重，乍起乍止，日夜無度。痢者五臟窘痛，觸而不散，當先用通利之藥，疏其臟腑積滯，然後不問辨其冷熱寒暑，隨證治之。

其病感冒寒暑，食啖熱毒冷物，食饑傷飽，不能開發，皆成五泄。《太素》曰：五泄者，有溏泄，驚泄，飧泄，濡泄，滑泄。此五泄，青者感肝木之象，其色青。赤者受心火之氣，其色赤。白者得西方金肺之氣，其色白。黃者脾土之氣，其色黃。黑者得北方土之氣下與水隨之，其色蒼。頻併窘痛，久而不愈，諸藥不止者，須下，服導滯散加檳榔微利之。開除濕熱者，毒痞閉積滯而使氣液宣通。內腸胃虛冷，乳食積滯，外感冒風寒暑濕所傷，遂成瀉痢。傷風者，自汗惡風鼻塞。感寒者，面慘惡寒。傷暑者，煩躁飲水。傷濕者，肌肉虛浮。停積者，夜熱晝涼，乍澀乍溏。冷痢者，內脾虛胃冷，食啖食物停滯，下青白成凍赤白。赤者熱也，白者冷也。久痢者，腸胃久虛，脾胃滑泄不止。休息痢，腸胃虛寒，腸鳴不禁，日夜頻併無度。各受病不同，用藥難收其效。有積者，服消積圓、太乙圓或水沉丹、駐車圓，先疏其積滯，痢漸減疏，服阿膠梅連圓，或黃連阿膠圓。感風邪發熱，服人參敗毒散加蓮肉去心，粳米煎服。停寒腹痛，理中湯加茯苓、厚朴、生薑、棗去核，同煎服水煮木香圓。中濕者，不換金正氣散加木香、人參、赤茯苓、生薑、棗去核同煎服。感冒暑毒，五苓散入車前子炒末，用米飲食前調服黃連阿膠圓、香連圓。久痢、休息痢者，脾胃久虛不禁，服大養脾圓、眞人養臟湯，助胃膏、水煮木香圓。赤痢者，熱散大腸，下赤痢，發熱，服芍藥甘草湯，白水煎服，後服芍藥柏皮圓。白者腹中窘痛，身痛厥逆，表裏俱虛，理中湯，寒極者加附子。赤白痢者，冷熱不調，下痢赤白相雜，服胃風湯、小駐車圓。惟傷食下痢，夜熱晝涼，氣急發渴，目胞腫脹，肚硬，下痢赤白魚腦，酸臭惡食，此痢亦不可便補。紫圓子、消積圓，下後服褐圓子加炒黃連，能消食止痢，開胃進食。有積者用巴豆、大黃，氣用枳殼、桔梗、青皮、蓬莪朮，佐黃連、阿膠大腸要藥，有熱毒則能疏導，無熱毒則安。阿膠圓：當歸、青皮、赤茯苓、黃連、阿膠炒作劑，入烏梅，蜜同煎服，最能滌惡穢。若止則止，積滯既去，痢漸減疏，有熱去熱，無熱則安。用木香、茯苓、縮砂、白豆蔻、甘草和脾進食。

治痢，生姜助胃爲陽，茶助胃爲陰。平調陰陽，蜜治痢，生姜作片，好茶各一錢半，蜜水煎服。蠱毒痢，阿膠、黃蘗各二錢，用水同煎服。

痢疾不能飲食，邪氣疫毒不能發泄，傳入臟腑，腸胃折疊以禁口，九死一生。脾虛胃弱，有熱氣關閉胸中。禁口，服參苓白朮散加石菖蒲、枳殼、粳米一撮同煎，食前服，心氣一通而便能食。

小兒八痢，曰冷、曰熱、曰疳、曰驚、曰冷熱不調、曰休息、曰瀼痢、曰蠱毒諸痢。無積不能成。冷痢白積。積熱痢赤積。冷熱不調，積下赤白。疳痢黃白積，下無時度。驚痢青積。休息痢糞黑如魚腸，愈而復作。瀼痢停積而又下，肚大，飲食不爲肌膚，氣臭，大便秘澀，疼痛啼叫。蠱毒痢下紫黑。不可不詳察方藥，斟酌用之。

小兒久痢，渴而思酒，時時欲飲者，是腸胃精液枯竭也，諸書不曾說，累經有效。《素問》云：腸癖便血，身熱則死，寒者生。腸癖下痢白沫，脈沉者生，浮大者死。《大奇論》云：熱見七日死，腸癖下血，而身熱者，是火氣內絕，去心歸於外，故死。火成數七，故七日死。凡痢如癰中膿者多死，久痢舌黑者死。《聖惠方》云：久痢脈沉腹痛者死，久痢身熱汗出者死。

《幼科類粹・痢疾門・諸痢大法》《病機式要》云：後重則宜下，腹痛則宜和，身重則除濕，脈弦則去風。膿血稠粘，以重劑竭之。身冷自汗，以毒藥溫之。風邪內縮，宜汗之。鴨溏爲痢，當溫之。又云：在外者發之，在裏者下之，在上者湧之，在下者竭之，身表熱者內疏之，小便澀者分利之。又曰：盛者利之，去者送之，至者止之。《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墮歸，此之謂也。《秘藏》云：假令傷寒冷之物，脹滿而傳飧泄者，宜溫熱之劑以消導之。傷濕熱之物而成膿血者，宜苦寒之劑以內疏之。風邪下陷者升舉之，濕氣內勝者分利之，裏急者下之，後重者調之，腹痛者和之。洞瀉腹鳴，無力不及拈衣，其脈細而弱者溫之。膿血稠粘，至圊而不能便，其脈洪大而有力者，寒之下之。

按：人之飲食過傷，恣食辛熱寒冷之物，皆能致傷腸胃。腸胃一傷，不能

運化傳送，遂蓄停滯而爲痢。《經》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膜滿閉塞，不爲飧泄，久爲腸澼是也。治法當先化食毒，或可攻伐，然後隨寒熱溫涼以調之。

《幼科類粹·痢疾門·論痢疾用熱藥之誤》《原病式》云：或曰白痢既爲熱，何故服辛熱之藥亦有愈者耶。蓋辛熱之藥能開發腸胃鬱結，使氣液宣通，流濕潤燥，氣和而已。蓋病微者可愈，甚者鬱結不開，其病轉加而死矣。凡治熱甚吐瀉亦然。夫治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辛熱佐之則可。蓋辛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勝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爲君，以其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若乃世傳辛熱金石毒藥，治諸吐瀉下痢或有愈者，以其善開鬱結故也。然雖亦有驗者，或不中效，反更加害。

按：治痢用辛苦寒之劑，開鬱、燥濕、勝熱三法俱備。世之用辛熱金石毒藥者，誠非也。然亦有久痢腸胃虛滑者，亦當求責。

《幼科類粹·痢疾門·論痢疾不治證》凡小兒下痢如塵腐色者死。下如屋漏水者死。下痢日久，大孔如竹筒者死。下痢如竹筒注水者死。又：小兒赤白同下，久而不禁，小便赤澀，腹痛發熱，唇紅舌胎，氣促心煩，坐卧不安，狂渴飲水，穀道傾陷時復，面容似粧，飲食全不進者，並不治。

《幼科發揮·痢疾》痢不問赤白，皆從積治。濕熱者，食積之所生也。痢初得之，其法宜下，積不去，痢不止也。如吐泄後痢者，其積已下，不可再下，復傷胃氣。可下者，木香導滯丸主之。不可下，宜去積，保和丸主之。

予教諸子治痢，只用保和丸、香連丸同服，萬無一失。

鄖陽撫治都御史孫小姐，自五月病痢，至七月未愈，差荆襄承差取鄖陽醫官治之不效，遣承差王加宜取予。予往，病亟矣。至，用人參、白茯苓、甘草、當歸、白芍、黃芩、車前子、陳皮各等分，炒乾薑少許，煎服，略差，五日大安。公晚飲間問予云：諸醫皆用木香、黃連，今汝不用，所用皆非治痢之藥而效者，何也。余曰：此乃河間黃芩芍藥湯方也。所謂調其氣則後重除，養其血而痢止之法也。公云：小女前年在湖廣病泄，今年在此病痢，皆五六月間，幸遇汝之良而安。然小女之遇汝，爾之遇我，非偶然。余叩首謝。

本縣祝道士長子，七歲病痢，半年不愈，求予治之。予與一方，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陳皮、山藥、黃芪、桔梗、木香、黃連、訶子、肉豆蔻、車前子、乾薑炒、澤瀉、神麴、當歸、麥芽、白芍爲末，水麵丸，米飲下，一月安。名和中丸。

丁女十歲患痢，久不止，脈洪數。或曰下痢脈宜小，今脈洪數，恐難治。予曰無妨，《玉函經》云：欲識童男並童女，決在寸關並尺裏。自然緊數甚分明，都緣未散精華氣。此童女脈宜如是，胃氣當強，不久自愈。果數日痢漸止。

本縣張大尹，有公子半歲，病赤白痢甚苦。用黃連一錢，木香五分，石蓮肉五分，陳皮七分，乾薑炒二分爲末，神麴丸黍米大，陳米飲下。

痢疾渴者，七味白朮散去乾葛，加炒乾薑、黃連、阿膠、烏梅主之。

痢苦噤口者，宜參苓白朮散加石菖蒲爲末，陳米湯下。痢疾脫肛者，只止其痢，痢止肛自不下矣。

瀉後變痢後重者，胃氣之下陷也。赤白者，腸垢之下溜也。水谷盡而腸胃敗，故死。

痢後變瀉，後重止者，濕熱之氣去也。赤白止者，陳腐之物盡也。腸胃通而水谷行，故生也。

凡下痢鮮血者，黑如屋漏水者，氣促者，大孔如竹筒者，嘔噦不食者，足跌腫者，身熱脈大者，渴欲飲水者，只大渴者，面嬌面青者，皆死證也。

初病痢者，腹中急痛，大便窘迫，小便赤澀，身熱飲水，宜急下之。輕者三黃枳木丸，重者木香檳榔丸，去其陳垢，其痢自止。此時邪氣未動，正氣未傷，故宜下之。若喜補惡攻，使邪氣日強，正氣日弱，不下之則積熱不除，下之則脾胃俱弱，釀成大病，醫之過也。

初病泄瀉，漸變痢者，此時宿垢已去，不可再下。如有腹痛裏急後重之證，乃未盡之餘邪也，宜去積止痢。去積保和去滯丸，止痢香連丸。

痢久不止者，名休息痢，家傳和中丸。

或問：赤痢爲熱，白痢爲寒，何如。曰：《原病式》論之詳矣。痢下赤白，皆濕熱也。赤者自小腸來，小腸者，心之腑，心屬火，故其色赤。白者自大腸來，大腸者，肺之腑也，肺屬金，故其色白。赤者屬熱，白者屬濕，濕亦熱也。經云：濕盛而熱也。若初痢下鮮血者，非赤也，此風熱之毒，宜剪紅丸主之。如痢下瘀血，或如豆汁者，此濕氣下血也，宜胃風湯主之。

或問：河間云，行氣則後重除，養血則痢止，此千古不易之法也。今幼

科治痢之方，不用其法，何也。曰：痢者，《素》云腸澼，《難》云大瘕泄，古云滯下。腸澼者，因于飽食也。大瘕泄者，食癥也。滯下者，積滯之物下出也。故云無積不成痢，治法以攻積爲先務也，積不去則氣不行，去積所以行其氣，而不裏急後重也。熱則傷血，痢久則傷血，去熱止泄，所以養其血也。法雖不同，意則合。

或問：丹溪云，先瀉後變痢者，脾傳腎也，難治。先痢後變瀉者，腎傳脾也，易治。何以言之。曰：脾主濕，濕勝則濡瀉，瀉者脾之病也。瀉久不止，又變成痢，痢下後重，腎病也，如痢非眞痢也。故後重者，胃氣之下陷也。膿血者，腸垢之下溜也。眞氣敗而穀氣絕，是謂難治。腎惡濕，小兒久坐濕地則傷腎，裏急後重，便膿血者，腎之病也。痢久不止，忽變成瀉，濕去而脾病在也。故裏不急痛者，濕熱之毒除也，便無膿血者，陳垢之穢盡也，腸胃通而水谷行，故易治。

或問：痢疾身涼脈靜者生，身熱脈躁者死，其然乎。曰：初病時，邪氣方盛，身熱脈躁者多，不可呼爲死證也。邪氣盛則實，可急下之，邪去脈自衰，身自涼也。痢久而身熱脈躁，則不可治也。脈靜身涼，久痢之後，眞氣已虛之脈也。身宜溫，不可太涼，脈宜靜，不可太弱。經云：瀉痢五虛者死，脈細一也，皮寒二也，少氣三也，泄痢不止四也，飲食不入五也。此脈靜身涼之言，不可執着也。

痢久不能食，或有食入即吐者，名噤口痢，即經所謂五虛者死。古方雖多，無甚效者，大抵瀉痢日久，津液已竭，脾胃虛弱，不能食也。宜以補脾爲主，白朮散去乾葛，加炒乾薑主之。能食者生矣，不能食者死。

痢久脫肛者，氣血虛也。《素》云下陷者虛也，《難》云出者爲虛，古方多用澀劑，如蝟皮、木賊之類，此治其標也。當用河間行氣養血之法，痢止後重除，肛腸自不脫出矣。加減八珍丸主之。

有痢下赤白青黑者，名野鷄痢，用阿膠梅連丸主之。

有痢兩膝腫大者，名曰鶴膝風，加味地黃丸主之。

《保嬰撮要・諸痢》　錢仲陽云：瀉痢黃赤黑，皆熱也。瀉痢青白，米穀不化，皆冷也。東垣云：白者，濕熱傷於氣分。赤者，濕熱傷於血分。赤白相雜，氣血俱傷也。海藏用四君、芎歸治虛弱之痢，四君、乾薑治虛寒之痢。余嘗治手足指熱飲冷者，爲實熱，用香連丸。手足指冷飲熱者，爲虛寒，用異功散送香連丸。若兼體重肢痛，濕熱傷脾也，用升陽益胃湯。小便不利，陰陽不分也，用五苓散。若濕熱退而久痢不愈者，脾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倍加升麻、柴胡。瀉痢兼嘔或腹中作痛者，脾胃虛寒也，用異功散加炮薑、木香。或變而爲瘧者，肝尅脾也，用六君、升麻、柴胡、鈎藤鈎。若積滯已去，痢仍不止者，脾氣虛也，用四君子送下香連丸。若因乳母膏粱厚味、六淫七情致兒爲患者，當各推其因，仍兼治其母，並參冷熱瀉及積滯腹痛等證覽之。

治驗

一小兒下痢赤白，裏急後重，腹時痛，用香連丸而痊。後傷食復變痢，欲嘔少食，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三分，黃連二分，吳茱萸一分，數劑而愈。

一小兒患痢，口乾發熱，用白朮散煎與恣飲，時以白朮散送香連丸而安。

一小兒久痢，裏急後重，欲去不去，手足並冷，此胃氣虛寒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補骨脂，倍加升麻、柴胡而愈。

一小兒久痢作渴，發熱飲湯，用白朮散爲主，佐以人參二兩，黃連一兩，炒黑爲丸，時服數粒，盡劑而痊。

一小兒作瀉不乳，服尅伐之劑變痢，腹痛後重，余用補中益氣湯送香連丸，又用香砂助胃膏，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傷乳食，不時嘔吐，雜用消導之藥，變痢不止，先用六君、木香漸愈，後用七味白朮散而痊。

一小兒傷乳食，吐瀉變赤痢，後重腹痛，先用香連丸而愈。又乳食過多，腹痛，先用保和丸一服，痛止，又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二劑而愈。

一小兒下痢腹痛，陰冷，小便短少，用五味異功散加肉豆蔻，頓愈。復作嘔吐嚥酸，或用巴豆之藥連瀉五次，飲食頓減，手足並冷。余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乾薑，飲食少進。倍用乾薑，又四劑，手足溫而痢亦痊。

一小兒痢後腹脹作嘔，大便不實，小便不利，諸藥不應。余先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肉果數服，二便少調。又數劑，諸證少愈。用八味丸補命門之火，腹脹漸消。用金匱加減腎氣丸，諸證頓退。又用四君、升麻、柴胡而全安。

一小兒患痢，喘嗽不已，此肺氣虛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爲末，每服錢許，以人參、陳米、薑湯調服即睡，乳食少進。又二服而喘嗽頓安，乃用四君子湯而痊。

《明醫指掌・痢疾》 歌：小兒食積因成痢，初起必當先導滯。赤屬熱而白屬寒，紅而散者從傷治。下如五色定難醫，久病脫肛宜補氣。若還身熱不加餐，從來患此終須斃。

論：小兒痢疾，不問新久，皆以食積治。新者必用消導，久者必兼調補，挾熱治熱，挾寒治寒，挾傷治傷。白者爲寒，赤者爲熱，深黃者亦熱，紅而散者爲傷。治痢以傷，痢或尋愈。治傷以痢，未有愈者。

初痢宜消導：檳榔、枳實、蓬朮、大黃、牽牛等分爲細末，白滾湯送下。每服三錢，逐去積滯，徐爲調補。

赤痢宜消化兼涼：當歸、黃連、滑石、赤麵、芍藥、神麵、陳皮各一錢，甘草四分煎服。

白痢宜消化兼溫：白朮、茯苓、神麵、麥芽各一錢，肉桂、木香、甘草各三分煎服。

純血痢兼傷治：當歸、紅花、赤麵、滑石、山查、麥芽各一錢，甘草三分煎服。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痢疾門》 病機：小兒痢疾，大抵多由脾胃不和，飲食過傷，停滯不能尅化，又爲乳母恣食生冷、熱毒、厚味以傳之，又爲風寒、溫熱之邪以干之，故有此疾。有裏急、窘迫、急痛者，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或夏末秋初，忽有暴寒折於盛熱，無所發散，客搏肌膚之中，發於外則爲瘧，發於內則爲痢，內外俱發則爲瘧痢。凡痢久則令腫滿，下焦偏冷，上焦熱結，則爲上實下虛。若脾胃濕熱之毒薰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而成噤口之證。又有一方，一家之內，上下傳染，長幼相似，是疫毒痢也。當先推其歲運，以平其外，察鬱結，以調其內，審其所傷，別其虛實冷熱以治之。條然明白，不致妄投也。

脈候：《內經》曰：腸澼下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下白沫，脈沉則生，浮則死。仲景云：下痢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

治法：治痢大法與大人同，惟劑輕重耳。赤痢積熱窘迫者，宜通之，次用黃連解毒自止。如不止，用香連丸、地榆散之屬。秋後痢疾，多因夏傷暑，宜調中，五苓、黃連、枳殼。或下如豆汁，如瘀血，宜胃風湯。噤口不能食，宜石蓮、香橘之屬。

痢疾不治證：小兒下痢如塵腐色者死，如屋漏水者死，肛門如竹筒不斂者死，下血如敗血不收者死。凡小兒赤白大下而不禁，小水無，腹疼發熱，唇紅舌胎，氣促心煩，狂躁不安，面色變易如粧，飲食全不進，穀道傾陷者，並不治。

《赤水玄珠・痢門》 小兒痢疾，外感少而內傷多，故曰無積不成痢也。但當審諦新久虛實。若新起而腹痛手不可近，後重裏急，日夜頻迸，小水短少，稠粘之物若膿若血，不計遍數者，急宜下之，下後看輕重再爲調補。噤口者，審其從時令之氣而來，體必發熱，用人參敗毒散加陳倉米。有熱毒薰蒸胃口，虛而不納穀，或乾嘔嘔惡者，以辰砂益元散，用生薑汁調燈芯湯送下。若痢久而腸胃虛弱者，但當補養氣血，虛回而痢自止也。脾胃健，飲食進，痢自旋止。日數雖多，而無誤於事也。小便不利者，當利之，清六丸佳。

《活幼心法大全・治痢奇方妙論》 痢爲險惡之證，生死所關，不惟時醫治之失宜。而古今治法之家，多不得其竅，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今立方何以爲奇，不泥成方，故奇也。立論何以爲妙，不膠成說，故妙也。且能以數劑而取效於數日內。初起者，或一二劑，而取效於一二日內，此所以奇妙也。然其藥品，又不外乎常，識者愼無忽之。

川黃連去蘆　條實黃芩　大白芍生用　山查淨肉四味各一錢二分　陳枳殼去穰，炒　厚朴去皮，薑汁拌炒　厚青皮去穰，三味各八分　堅檳榔八分　當歸五分　桃仁炒，去皮尖，碎如粉，一錢　南木香二分　甘草五分　地榆五分　紅花酒洗，三分

用水二碗，煎一碗，去渣，空心服。渣再煎服。

此方或紅或白，或紅白兼者，裏急後重，身熱腹痛者，俱可用。單白無紅者，去地榆、桃仁，加去白陳皮四分，木香用三分。滯澀甚者，加酒炒大黃二錢，服一二劑，仍除之。此方用之於三五日，神效。用之於旬日內，亦效。惟十日半月外，則當加減，其法詳具於後。

川黃連　條黃芩　大白芍三味酒炒各六分，生用，各四分　山查肉一錢　厚朴製　陳皮製　青皮　檳榔各四分　南木香二分　當歸四分　地榆四分　紅花三分　桃仁粉六分　甘草炙三分，生用二分

如延至月餘，覺脾胃弱而虛滑者，用

酒炒芩連六分　白芍六分　陳皮製　厚朴製　南木香各三分　地榆醋炒，四分　紅花二分　當歸五分　人參五分　白朮五分　甘草炙，五分

以上三方，有胎婦人服之，去紅花、桃仁、檳榔。

以上方法，隨用輒效。間有不效者，必其初投參、朮等補劑太早。補塞邪氣在內，久而正氣已虛，邪氣猶盛，纏綿不已。欲補而澀之，則助邪，清而疏之，則愈滑，遂至於不可救療，雖有奇方，無如之何。則初投溫補殺之也，戒之戒之。

古今治痢者，皆曰熱則清之，寒則溫之，初起熱盛則下之，有表證則汗之，小便赤澀則分利之。此五者，舉世信用，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者。予有獨見，以爲五者惟清熱一法無忌，其四法則犯四大忌，必不可用也。

一曰忌溫補：痢之爲病，由濕熱蘊積，膠滯於腸胃之中。清邪熱，解內毒，行滯血，則其病速除。若用參、朮等溫補，則熱愈盛，氣愈滯。久之元氣衰，毒氣熾，至於不可救療者，初投補劑之過也。

一曰忌大下：痢因邪熱膠滯腸胃而成，與溝渠壅塞相似，惟用藥磨刮疏通則愈。若用承氣大下之，譬如以清水蕩壅塞之渠，壅塞必不可去也，徒傷胃氣，損元氣而已。正氣傷損而邪氣不除，強壯者猶可，怯弱者必危矣。

一曰忌發汗：痢有身發寒熱，頭痛目眩者，此非外感，乃內毒薰蒸，自內達外，雖有表證，實非表邪也。若發汗，則耗其正氣，而邪氣得肆。且風劑最熱，愈助熱邪，表虛於外，邪熾於內，鮮不斃矣。

一曰忌分利小便：利小便者，治水泄之良法也，以之治痢則乖。痢因邪熱膠滯，津液枯澀而成，若用五苓等劑分利其水，則津液愈枯，滯澀愈甚，遂至纏綿不愈，則分利之爲害也。若清熱導滯，則痢自愈，而小便自利，安用分利爲哉。

予於此一證，素畏其險惡，用心調治者二十餘年，百試百驗，頗有妙悟。既而身自患之，試驗益精，然後能破諸家之迷障，而爲奇妙之方論。今刊而布之，以救世人之疾苦，而登之壽域也。

《嬰童類萃・痢疾論》 痢疾古云滯下，多行於夏末秋初，其故何也。然內爲生冷所積，外爲暑濕相搏，其得病之由也。脾胃不和，生冷過度，停積於腸胃之間，不得尅化，又爲風寒暑濕之氣相干，淹留日久，而成斯疾。大抵痢疾無積不成。所謂痢者，利也。乘病初起，必先用疏利之藥，蕩滌腸胃，使毒氣外泄。切不可先用補澀之藥，使積停滯，不得外泄，則熱毒固閉，惡證生矣。所謂痢不可止，此也。當下不下，日久脾胃益虛，尤不可下矣。其證有八：曰冷、曰熱、曰疳、曰驚、曰冷熱不調、曰休息痢、曰蠱毒、曰瀼痢。冷痢則去白，熱痢則去紅。余謂不然，當辨手足溫暖則爲熱，厥冷則爲寒，以此分別治之，則不惑矣。疳證，痢兼黃白，下無時度。驚痢去青，乍寒乍熱。冷熱不調，則赤白相雜。休息痢，糞黑如魚腸，愈而復作。瀼痢，停積失於不下，大便秘澀，疼痛啼叫，惡食糞臭。蠱毒下痢紫黑。

《幼科折衷・痢疾》 《內經》曰：溲而便膿血，知氣行而血止也。又曰：少陽在泉，火淫所勝，民病注泄赤白。錢仲陽曰：瀉痢黃赤黑，皆熱也。瀉痢青白，米谷不化，皆冷也。丹溪曰：赤痢屬血，自小腸來。白痢屬氣，自大腸來。皆屬濕熱之氣。如夏秋之間，濕暑時行，此濕熱之氣生于外感者也。恣飲酒酪生冷，肬嗜肉食肥甘，此濕熱之氣生于內傷者也。內外交感，乃成痢疾。若諸書概以赤爲熱，白爲寒，則誤矣。其有白痢得辛熱而愈者，亦因素稟虛弱，腸胃虛寒耳。然有手足指冷，時欲飲熱爲驗也。其有赤白兼下者，氣血俱病也。下如豆汁色者，濕勝也。如五色之相染，五臟俱受病也。純血者，熱毒入深也。魚腦色者，脾虛不運，陳積脫滑下凝也。如鼻涕凍膠者，臟腑虛脫滑也。如白膿者，虛坐努圊而出，氣受熱邪瘀結也。如屋漏水，塵腐色者，元氣憊弱之甚也。後重裏急，至圊而不能便下，窘迫痛甚，大腸經氣滯不通，濕熱內甚也。後重裏急，初病元氣未虛，裏急甚者，下之。下後餘積未清，不可驟補。宜化滯清熱蕩滌之。直候積盡，方可調補氣血。今人不問新久，便行止澀，爲害不淺。善治者，辨明寒熱虛實氣血之證，而行汗下清溫補澀之法可也。

丹溪曰：瀉屬脾而痢屬腎。先水瀉而後膿血者，此脾傳腎，賊邪難愈。先膿血而後水瀉者，此腎傳脾，微邪易愈。

凡久痢，用溫藥止之。然須以陳皮爲佐，恐澀則長作痛也。

有初病挾外感者，發熱惡寒，身首俱痛，此爲表證。宜以微汗而解，則痢自止。不止者，以柴苓湯和之，不可遽下遽止也。

初得而腹痛窘迫者，此肺金之氣鬱于大腸之間，實者必推蕩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宜大承氣湯或調胃承氣湯以下之。下後不止者，以河間芍藥湯和之。

下痢赤積，身熱腹痛，裏急後重者，宜芍藥湯調天水散。下痢白積，腹痛，裏急後重者，用芍藥黃連湯調天水散。

血痢久不止者，宜煎四物湯下黃連阿膠丸。有下黑積中常有紫黑色，而又痛甚者，此屬死血證，宜桃仁承氣湯下之。

如受病既久，氣血俱傷，故纏綿而赤白兼下，脾胃氣陷，或經年者，名休息痢，宜阿膠梅連丸。

有積毒之氣上衝而嘔惡者，清解爲主，人參敗毒散。

有胃氣虛寒而嘔惡者，溫補爲主，附子理中湯。

噤口者，因脾胃濕熱之毒薰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而成不食之證。亦有脾胃虛而不能食者。亦有誤服痢藥，致藥毒犯胃而不食者。亦有服澀藥太早，邪氣閉遏胃口而不食者。或用石蓮肉以通心氣，敗毒散以散毒邪，山藥以補脾胃，果能開胃口而進飲食乎。其毒氣上衝者，宜丹溪方，以人參、黃連二味呷之，得一口下咽便好。一方加石蓮肉。其脾胃虛者，用仁齋法，以參苓白朮散加石菖蒲末，陳粳米湯調下。此方有蓮肉、山藥，胸次一開，自然能食。

有時疫作痢，傳染相似，宜推明運氣之勝負以治之。所謂勝負者，不越六氣之變也。四時疫痢，宜首用敗毒散加陳皮、陳倉米，名倉廩湯。隨所勝之氣加減用之。

總括：痢名滯下古來言，赤白腸中痛可憐。補澀厚腸須緩用，治之當以痢爲先。

《幼科鐵鏡·辨痢疾》 夏禹鑄曰：丹溪云痢無止法，以通利爲主，此言亦不盡然。何也，痢疾有寒有熱，白者虛寒也，紅者實熱也，治宜調脾爲主。若染一二日間，身壯熱，膿血稠粘，裏急後重，腹痛者，宜用承氣湯以下之，或用木香檳榔丸。若虛怯者，不可下。病久身涼自汗，宜用補中益氣湯。挾熱而痢純血，宜用四順清涼飲或黃連芍藥湯。挾冷而痢純白，或乳食不消者，宜用理中湯。有濕熱之毒熏蒸清道，上致胃口閉塞而爲噤口者，宜用人參、黃連、石蓮子。有痢久胃氣虛，則不能乳食而爲噤口者，宜用理中湯或六君子湯。有積毒之氣上衝而嘔惡者，宜用人參敗毒湯。有胃氣虛寒而嘔惡者，宜用附子理中湯。有痢後脾虛不能制水而偏身浮腫者，宜用六君子湯，外加蒼朮、厚朴、豬苓、澤瀉、黃連、芍藥。有痢久脫肛者，經曰：肺氣虛寒，由脾虛而金無所養，故大腸虛脫而下陷也，宜補脾溫胃，用固腸飲。有積盡而痢久不愈，乃脾氣下陷，宜用補中益氣湯或四君子湯。若初起，宜用薑茶散。有夾暑熱而痢下赤白相兼者，用清暑益氣湯加香茹飲。

予長男之日五歲時，與幼甥同患痢疾。男素脾弱，痢起腹並不痛，痢下純膿，白色中帶藍色，口氣微冷。不用通利，即以六君子湯服之。甥痢純紅，偏身有風疹。用四順清涼飲加防風、柴胡。兩藥各器，同爐煎。姻家誤以男藥與甥服之，風疹即隱，氣喘促，睡鼾。予急以天保采薇湯與服，疹復出，喘止，仍用前湯數劑愈。此可見脾虛之極，不必清利，便用補劑。熱痢宜清，不可用補之一驗也。

《慈幼新書·痢疾》 古論小兒八痢：饑、飽、勞、役、暑、濕、風、驚，又謂觸冒天地八風之邪，然未有不因臟氣衰弱，濕熱盛於大腸而作者。治法唯助其所能，而導其所滯，別無他主。

凡痢皆熱病。世以白痢爲寒，非也。亦有用辛熱藥而愈者，蓋病微得熱，則鬱結開通，氣和而愈。甚者病轉劇。故治痢者，必以寒勝熱，以燥勝濕，少加辛熱佐之，爲發散開通之用，如此無不愈者。

痢家腹痛後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飲，大腸口燥結，是爲挾熱下痢。舊法用歸、芍和其血，香、檳、枳殼調其氣，紅花、生地、地榆涼其血，芩、連、梔、柏清其火，重則更以大黃湯蕩滌之。然亦有挾寒下痢者，腹痛甚，唯口不渴，喜熱飲，小便清長，身不熱，腹喜熱手熨，須理中、薑、桂溫之。又有初起原係熱痢，遷延日久，各證不減，或反加重，理當別治，須補中益氣，倍用參、芪，一升一補。如小腹重墜，切痛奔豚，此兼屬少陰虛寒，急加吳茱萸、破故紙、肉桂、肉果，甚則加附子。更有純血者，加炒黑乾薑，虛回而痢自止。若必待血清痢止而後補，晚矣。

晚邨曰：久痢必補，其法精絕。然痢與傷寒大異，頗有不渴，喜熱飲，便清，身不熱，腹喜熱手熨，而仍屬火證者。挾寒二字須活看。

似痢非痢者，飲食所傷，胃中上升清華之氣反從下降，是爲飧泄。久則太陰傳少陰，而爲腸癖，裏急後重，膿血交錯，數至圊而不能即便。亦須補中益氣，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自愈。

有熱者，益氣湯加薑炒黃連。有寒者，加薑、桂。寒兼少腹痛者，建中湯。有風寒者，加羌活。肝氣乘脾者，倍柴胡，加芍藥、木香。滑泄者，加粟殼、訶子。如此不愈，更當從事命門。

如積滯已少，但虛坐努責，此下多亡血，須倍用當歸，更加入生血藥一二

味。

後重有二：邪氣墜下者，圊後不減。虛努不收者，圊後隨減。可辨虛實。

噤口痢者，湯藥入口，隨出肛門，纏注急迫。多因熱毒熾甚，逆衝胃口，胃氣伏而不宣。急用吳朱萸、炒過黃連，合人參、糯米濃煎，細細呷之，但得潤下，便不吐矣。如吐再服。間亦有寒氣逆上者，用溫補之藥調之。

休息痢者，經年累月，愈而復發。此係寒積在大腸底，諸藥所不到，獨巴豆一味研炒，蠟丸如龍眼大，空腹服之，再不復發。又有疳瀼休息痢，須鷄蠟丸治之。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爲瘧後，發泄已盡，必無暑熱之毒留爲痢疾，此係元氣下陷，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既爲痢後，下多亡血，氣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二者俱用益氣湯加溫補藥，其病不治自愈。

晚邨曰：瘧後之痢，亦有邪未盡而變發者，當於益氣湯中加清理之味。

世有疫毒痢，初得時，先發寒熱，或頭痛壯熱，思入涼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渾身肌肉疼痛，手不可著，忽下痢，或赤或白，或赤白相雜。此太歲中，其年春夏內，多寒肅之化，陽光少見，寒熱之氣交爭，寒邪犯心，水火相敵，血變於中，所以赤痢尤多，如紫草、莧菜色。若白者，尚爲輕，可治。法先奪其寒，以後隨證調理。

《幼科直言・痢疾》　痢之一證，乃伏暑於臟腑，兼裏飲食而成。氣血不能運化，腸胃不能通利，努脹墜痛，而下紅白凍矣。紅凍屬暑傷血分，白凍屬暑傷氣分。若暑毒攻胃，即成噤口。奶孩痢證，亦因傷熱乳而成，證有輕重之異，體有虛實之分，用藥必細心審察，方不至於錯誤也。

一種痢疾，初起體壯滯多者，宜用分利化滯湯。

一種痢疾，暑氣重者，惡心腹痛，瀝脹不寧，不知饑餓，兼之煩悶，或發熱作渴，唇乾，宜用清熱導滯湯。

一種痢疾，兼泄瀉腹痛，唇紅作渴者，宜用加味平胃散，或兼服加味香連散。

一種痢疾，體虛，不便行利導滯者，宜用加味逍遙散，或兼服加味香連散。

一種暑傷血分，下純血者，宜用芩連散，兼服香連丸並六一散。

一種暑傷氣分，下純白者，或兼青色，或兼泄瀉者，宜用加味逍遙散，或兼服加味香連散。

一種痢疾，便雜色滯凍，兼嘔噦不食者，此證必危，乃暑毒深重之故，宜用黃連解毒湯，或兼服香連丸或六一散。

一種痢疾日久，元氣虛弱，面白唇青，或作嘔吐，或爲藥餌傷胃，大便不墜而自利者，宜用六君子湯，或四君子湯，或參苓白朮散，或加味香連散。皆可詳察，擇而用之。

一種人虛，面青唇白，久痢傷氣，四肢作冷，宜用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引加煨薑、大棗治之。

一種痢證，暑傷血分，墜脹作渴，體虛，用藥不便燥補，不便消導，又不可分利寒涼，宜用加味四物湯。

一種痢證日久，腰痛，因作墜努，有傷肝腎，宜用加味地黃湯。

一種痢疾日久，面白作渴，津液枯乾，肢體瘦弱，糞門不收，兼無股肉，宜用固眞湯。

一種痢疾初起，毒氣深重，米穀湯水不能進，而成噤口者，宜用加味香連散。此方治一切紅白痢疾。

一種久痢，元氣虛弱，暑熱在內，唇紅作煩，而成噤口，水米不進者，宜用石蓮子湯，兼服香連丸。

一種痢疾，或體虛腫滿者，四肢厥冷者，氣血衰弱，不能運化穀氣者，古方有用八味地黃湯，或補中益氣湯治之。醫家必察明投用，眞有起死回生之功。

痢疾初起，最忌澀藥。若香連丸，乃痢中之聖藥也。

痢疾之藥，必斟酌不可苟簡。如地僻人貧，缺少黃連，不得已以黃柏、黃芩代之。缺少人參，倍用黃芪亦可。

痢疾有暑熱鬱結於小腸，尿管澀痛不利者，藥內可加車前子、川牛膝、薄荷、柴胡，或兼以六一散服之。

痢疾有傳云必先發散，嗟乎，內已受傷，豈可復傷其表。如果兼風邪，方內量加防風、葛根、薄荷、柴胡，升表氣分則可。如在盛暑之時，或量服四味香薷飲。一等愚俗，秋盡冬初，仍講病中有暑，猶加香薷，此愚之甚者也。

有云：治痢必先以大黃、芒硝行利而後可，此說不可執一而誤事也。補

泄須審輕重虛實，用藥治之。

老嫗訛傳云：撐不死的痢疾，餓不死的傷寒。不知痢疾乃暑氣積滯而成，必以飲食清疏，當戒葷腥膩物，服藥方望速愈，不然則有誤性命矣。

痢疾單方甚多，而有害者亦復不少，不可兒戲輕試。

《幼幼集成·痢疾證治》 經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則入五臟，塡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夫飧泄者，水穀不化也。腸澼者，下痢是也。小兒之病，傷食最多，內有宿食停積，更受外感，則成痢矣。古今方書，以其閉滯不利，故又謂之滯下。其證裏急後重，或垢或血，或見五色，或多紅紫，或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或爲發熱，或爲惡寒。此證之陰陽虛實，最宜詳審，庶不致誤。仍當以脈證辨之，凡身熱作渴，脈數有力而能食者，爲熱。身涼不渴，脈沉無力而不能食者，爲寒。

初起腹中苦痛，裏急後重者爲實，宜急下之，《集成》沆瀣丹、《集成》三仙丹二藥同服，立應。

如兼外感者，必身有寒熱，不可遽下。凡痢由外感而發者最多，急宜發散，若下之早，必致引邪入裏，而爲綿延之證。以倉廩散疏解之。

因傷風得之者，則純下清血。蓋風傷其陰絡，致血不循經，所以血妄下，宜胃風湯。

赤白相兼者：心主血，因傷熱得之，則心移熱於小腸，故赤者從小腸來。肺主氣，因傷熱得之，則肺移熱於大腸，故白者從大腸來。皆以芍藥湯治之，調血則便膿愈，行氣則後重除，此治痢之要法也。又法，以黃連阿膠丸加當歸、木香治血痢，於血中行氣。以胃苓丸加當歸、白芍治白痢，於氣中養血。有積者，治痢保和丸。

痢久不止，名休息痢，切不可止澀，和中丸最妙。後有《集成》至聖丹，專治久痢，百不失一。

有泄瀉變痢者，有痢變泄瀉者。先瀉後變痢者，脾傳腎也，爲賊邪，難治。先痢後變瀉者，腎傳脾也，爲微邪，易治。蓋初瀉變痢者，此氣病傳入血中，宜養血爲主，加調氣之藥，不可誤下，以傷胃氣。初痢變瀉者，血病傳入氣中，以調氣爲主，加養血之藥，不可收濇，恐毒氣留而不去，復成痢也。瀉變痢者，加味四物湯。痢變瀉者，加味四君子湯。

痢久不止，脾胃受傷，中氣下陷，則爲脫肛。熱毒上逆，則食入便吐，不思乳食，謂之禁口。久痢陰傷，腎氣虛敗，則兩膝紅腫，謂之鶴膝。

脫肛者，胃氣下陷，後重不除，努挣太過，故腸頭脫出。宜養血調氣，微加升提之品，則痢止肛自收矣，升麻湯。外用洗法、托法。

禁口者，乃胃虛逆氣上衝而吐也。有不思飲食，皆虛損也，宜參苓白朮散，米湯調服。凡痢疾能食者吉，不能食者凶。

鶴膝者，兩膝紅腫，如鶴之膝。小兒痢後多有此證，乃腎虛之極，宜補腎地黃丸加牛膝、鹿茸。

痢疾腹脹，中氣虛也，胃苓丸調之。倘因毒氣未盡，庸流誤服濇藥而致腹脹者，爲實也，不可作虛治，保和丸消導之。

《幼科釋謎·痢疾》 東垣有言，凡發痢疾，白則傷氣，赤則傷血。赤白相兼，氣血都怫。東垣此言，千古無匹。請申論之，昭昭若揭。惟肺主氣，氣傷肺遏。白由肺來，暑濕所折。惟心主血，血傷心熱。赤自心來，暑濕是結。至若痢黃，乃脾胃泄。暑濕傷土，飲食無節。黃中白垢，肺脾氣鬱。黃中赤穢，心脾氣奪。五臟俱傷，五色痢溢。治必求本，審之貴悉。因熱因寒，斯言恍惚。痢必腹痛，後重裏急。乃氣不宣，津液凝澀。每一滯行，腸痛如刮。大腸既瘀，小腸亦窒。陰陽不分，虛實更叠。《內經》之言，其因不一。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少陽在泉，火淫如燕。民病注瀉，赤白俱出。此皆病因，非病從發。至于噤口，至于休息。痢至于此，多死少活。審脈察證，毋少輕忽。方藥所投，庶保無失。

赤白痢原由證治　曾氏曰：赤白之痢，世人無不曰赤爲陽爲熱，白爲陰爲冷。或曰無積不成痢。至于調治，若冷熱藥更進，或單投去積藥，必難效。蓋風木尅胃土，不爲暴下，則成痢疾。赤白交雜，爲陰陽不分，法當分正陰陽。若既分仍赤白同下，則當究所因。若先白後赤，乃內傷生冷，失于蓋覆，又元氣感于暑熱，宜先救裏，次解暑毒。若先赤後白，乃先傷熱而後感冷，先宜解熱，後治痢。有夾熱痢者，則純下鮮血，此風能動血，宜冷服黃連香薷散，及當歸散加醋炒蒸柏葉。有夾冷痢者，則下純白凍，或白上有粉紅色，或似豬肝瘀血。皆爲陰證，蓋血得寒則凝也。先五苓散加守中湯，次固眞湯。倘不辨虛實冷熱妄治，必脾胃愈虛，或成噤口。又有裏急爲陽，後重爲陰，未圊前腹痛爲裏急，已圊後腹痛爲後重。裏急，大腸澀也，先大順飲加寬氣散，利解寬腸丸。後重爲氣虛，五苓散加人參送香連丸。若二證俱作，雙金飲。

然瀉痢二字，自是兩證。糞夾水，來多而順者，曰瀉。帶血純白凍，來三五點而疼者，曰痢。輕重陰陽，于此而分，斯爲治法。有膿血交雜，經久不止，日輕夜重，或日夜頻數，食減痛多，並用萬金散、神效散。有五色痢者，乃因五臟蘊熱，榮衛不調，五穀不化，熏腐臟腑，神氣昏沉，日久不散，此候已危。最苦是腹中利痛，兒小者無治法。蓋五色者，乃五臟之色皆見于外，兒大者可用局方三神丸，或小來復丹煎五苓散送下，或可療。又有風痢，多是黃褐色，與疳瀉頗同，但不臭爲異。此風毒停滯于脾，瀉黃散。若赤白同下不禁，小便少澀，痛熱並作，唇裂眼赤，氣促心煩，坐卧不安，狂渴飲水，穀道傾陷，飲食不進者，難治。

薛己曰：海藏用四君芎歸治虛弱之痢，四君乾薑治虛寒之痢。愚嘗治手足指熱飲冷者，爲實熱，用香連丸。手足指冷飲熱者，爲虛寒，用異功散送香連丸。若兼體重肢痛，濕熱傷脾也，升陽益胃湯。小便不利，陰陽不分也，五苓散。若濕熱退而久痢不止者，脾氣下陷也，補中益氣湯倍升柴。瀉痢兼嘔或腹痛，脾胃虛寒也，異功散加木香、炮薑。或變爲瘧者，肝尅脾也，六君加升、柴、鉤藤。若積去仍痢，脾氣虛也，四君送香連丸。若因母膏粱六淫七情致兒爲患者，當兼治其母。

葉桂曰：膿血痢，疙痛後重，初用宣通驅熱，如芩連大黃，必加甘草緩之。非如傷寒屎堅，須用芒硝鹹以耎堅直走，破泄至陰。此不過苦能勝濕，寒以逐熱，足可卻病。噤口痢，都因熱升濁攻，必用大苦，如芩連石蓮清熱，人參輔胃益氣，熱氣一開，即能進食。藥宜頻頻進二三口。小兒休息久痢，變爲糞後下血，最難速愈。有因氣弱下陷，補中益氣。虛寒，若飲食不化，益黃散。濕熱未淨，氣分延虛，清暑益氣湯。胃強善食者，苦寒清熱，更節飲食，須善調經月。久瀉久痢，必傷腎。腎司二便也，必肛門後墜，與初病濕熱裏急下重不同。治以攝陰液，或佐疏補，久則純與攝納。

《保赤存真・痢疾證治》 黃宮繡云：痢疾之名，《內經》名腸澼，諸書名滯下，其證濕熱居多，寒亦間有。總以能食爲貴，不能食爲重，故書曰噤口。噤口者，非熱衝胃口，即寒傷脾胃。其色不拘白爲寒，血爲熱，惟以稠粘光潤者屬熱，清稀黯淡者屬寒。其熱者，形氣必堅強，脈必滑實有力，畏熱喜冷，不欲衣被，渴飲冷水，愈涼愈快，隨飲隨消，小便熱赤澁痛，下痢純紅，痛則堅硬拒按，其痛亦必自下攻擊而上，至圊則痛，奔迫下墜，不及自顧，或頭疼身熱，筋骨痠痛，此其證之實者也。其寒者，形體必薄弱，顏色青白，脈雖緊數而無力無神，脈即見弦而中虛似實，血則微紅不鮮，及雜有紫紅、紫白、屋漏水形，又或淺黃色淡，不甚臭穢，痛則不實不堅，或喜揉按，或喜熱熨，其痛必自上奔注而下，或胸腹如饑而不欲食，或胃脘作嘔而多吞酸，或數至圊而欲出無所出，或口雖渴而不欲飲，或飲冷而不欲咽，此則證之虛者也。至如寒熱互雜，陰陽並見，又當細心察之。並有熱邪傳陰，精血衰敗，而見煩則似熱非熱，躁則似狂非狂，懊憹不寧，莫可名狀，此當滋陰補血。又如水火相隔，陽爲陰逐，而見在上則口渴口瘡，面紅身熱，在下則孔熱孔痛，或便黃便血，但外有熱而內衣被不捨，上下皆熱而中畏食嘔惡。此皆宜細審之，而不可粗疏以治也。

按：王損菴云：種種痢疾，總由濕熱入胃，此確論也。蓋濕，陰氣也，入胃則傷其陽。熱，暑毒也，入胃則傷其陰。邪傷氣分爲白痢，邪傷血分爲赤痢，氣血俱傷，則赤白交作。治法當調氣不當破氣，當和血不當利血。而腎爲胃關，開竅於二陰，痢久無不亡陰，陰亡斷無不傷腎。故治痢不顧腎陰，非其治也。古法七實三虛，攻邪爲急，七虛三實，扶正爲本。又云痢無止法，無分利法，皆治痢之要訣也。

痢疾不治證：唇如塗硃，發熱不休，面色青黑，或如緋紙，汗出如雨，胸陷口開，手足甲黑，口吐白蟲，或白沫青血，項軟魚口，肚如雷鳴，長氣鴉聲，舌黃舌黑，嘔逆昏沉，煩躁形脫，目陷神散，生翳，口臭唇青，皆不治也。

痢證脈：浮弦爲風，浮緊爲寒，浮數無力爲暑，浮濡無力爲濕。滑大爲實積，弦小爲虛滯，虛大爲傷氣，虛細爲血虧，虛數爲傷血，數大爲濕熱，洪數爲燥火。下白沫者，脈沉則生，浮則死。下血，脈懸絕則死，浮大則生。下痢身不熱，脈滑大則生，弦澀死。虛弦有胃氣則生，無則死。氣口脈盛，按之有力，雖久可治。人迎脈緩而大，雖重易愈。泄而脫血，脈實，難治。下痢膿血，脈滑大者生，弦急者死。沉小流連者生，數疾且大，有熱者死。下痢，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澹者，必清膿血。以上脈法，只大略耳，須以證參之，方能有準。

《活幼珠璣・分類二十門歌訣・痢疾》 痢疾古名滯下，食積溫熱相參。腸鳴腹痛坐難安，裏急後重不慣。赤乃小腸熱甚，白是大腸邪傳。愚醫以白作寒看，辛熱亂行可歎。

治痢無過二法，河間秘訣流傳。和血行氣術中仙，管取十全無變。氣行後重自止，血和下痢自安。涼寒滲淡禁辛甘，不怕年深日遠。

凡痢先行通藥，黃連枳殼檳榔。多加酒蒸大黃良，或用三黃推蕩。若是虛人忌此，先從消導推詳。保和丸子是仙方，認病須教的當。

下後痛除裏急，再將赤白參詳。赤痢無過剪紅方，白痢固腸穩當。赤白相兼不愈，香連丸子高強。術精四海把名揚，奪取錦標直上。

若遇時行痢疾，排門一樣無差。頭疼身熱漫吁嗟，疫癘氣行須怕。先用人參敗毒，次將承氣湯佳。再能察脈看除加，虛實分明調也。

痢疾前方不止，氣陷腸滑無停。須行溫補與提升，固澀兼行甚穩。蒼朮升麻歸芍，烏梅粟殼連芩。乾薑訶子赤茯苓，粳米陳皮作引。

記取痢家藥品，解毒梔子黃芩。芒硝大黃可推陳，木香青皮痛定。枳殼檳榔後重，升麻柴胡提升。固腸訶粟最通靈，澤瀉豬苓水順。

痢疾不療數證，脈洪氣呃須防。噤口不食吐水漿，大熱渴煩腹脹。大孔不收魄戶，糞如塵黑瓜穰。面紅唇赤陷眉眶，氣急悶亂死樣。

心腹痛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論·腹痛候》 小兒腹痛，多由冷熱不調，冷熱之氣與臟腑相擊，故痛也。其熱內痛者，則面赤，或壯熱，四肢煩，手腳心熱是也。冷而痛者，面色或青或白，甚者乃至面黑，唇口爪皆青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心腹痛候》 小兒心腹痛者，腸胃宿挾冷，又暴爲寒氣所加，前後冷氣重沓，動與臟氣相搏，隨氣上下，衝擊心腹之間，故令心腹痛也。

《小兒藥證直訣》 胃冷虛　面㿠白色，瘦弱，腹痛，不思食，當補脾，益黃散主之。若下利者，調中圓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積痛　口中氣溫，面黃白，目無精光，或白睛多，及多睡，畏食，或大便酸臭者，當磨積，宜消積圓。甚者，當用白餅子下之，後和胃。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小兒心腹痛者，由藏府虛而寒冷之氣所干，邪氣與藏氣相搏，上下衝擊，上則爲心痛，下則爲腹痛，上下俱作，心腹皆痛。更有一證，發則腹中撮痛，乾啼無淚，腰曲背弓，上唇乾，額上有汗，此名盤腸內吊之痛，亦由冷氣入藏所爲也。

《活幼心書·明本論·腹痛》 《內經·舉痛論》：五藏卒然而痛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則稽遲，泣而不行，故卒然而痛。蓋小兒腹痛，有藏寒痛，鎖肚痛，盤腸內吊痛，積痛，癥痕痛，痃痛，癖痛，吊腎痛，偏墜氣，寒疝痛，蛔蟲動痛。諸痛不同，其名亦異，故不可一概論之。

藏寒痛議附胎寒論後。

鎖肚痛，一月內嬰孩，忽乳不下咽，肚硬如石，面赤如朱，撮口而哭，面青唇黑，手足口氣俱冷是也。始因斷臍帶不緊，爲風冷所乘，證亦危急。以白芍藥湯、烏梅散，一字金投之。日久則難愈，更參考臍風證內議論。

盤腸內弔痛，議在夜啼論中。

積痛，腹中陰陰而痛，面黃不食，兒大者口吐酸餿氣。先治積滯，後調脾胃，其痛自止。仍辨虛實和解治法，見前傷積論中。

癥痕痛，乃久積所致，亦能成疳。此皆榮衛俱虛，外則感受風寒，內則過傷乳食，停滯既久，不能剋化，故邪併於陰爲癥，陰則專靜，凝而不移。邪併於陽爲痕，假物象形，動而不息。蓋此二證。若久而不治，亦成脾疳積。或兩脇間有塊如石，按之則痛，不按則輕，或面黃肌瘦，肚硬而脹，及有青筋，晝涼夜熱，蒸潮無時，乳食減少，愛喫泥土，或大便釀瀉，痛則身冷如冰，法當調脾養胃，用醒脾散、參芍白朮散。磨積理疳，用化癖圓、三稜散、木香莪朮圓。治釀瀉，沒石子圓、沉香檳榔圓。然此積滯之疾，非匕劑可療，必須次第調理，則日久自然平復。

痃痛者，始則腹內一小長塊，其硬如臂，從腰纏轉，或左或右，良久痛甚，則見於皮下，不妨乳食。其證先因有疾，表解未盡，遽爾下之太過，氣虛寒

搏，鬱結而成。法宜益氣理虛，用參苓白朮散、沉香檳榔圓、木香莪朮圓爲治。或間投白芍藥湯加人參、茯苓，水薑煎服。

癖痛者，癥瘕痃癖四證，大同小異，各有治法，惟癖證詳論在前。

吊腎偏墜痛，論在陰囊腫證內，當理腎和氣。

寒疝痛，即在疝證論中詳備。

蚘蟲動痛，口吐清水涎沫，或吐出蟲，痛不堪忍。其疾因食甘肥葷腥太早而得，故胃寒蟲動作痛。其蟲吐來，或生或死，兒小者此痛苦甚，亦致危難。先以理中湯加烏梅，水煎服，使胃暖不逆，次蘆薈圓，使君子圓，化蟲飲主之。有兒大者，面㿠白而間黃色，肉食倍進，肌體消瘦，腹中時復作痛，此有血鱉、蚘蟲雜乎其間，以二聖圓下之。又有胃受極寒極熱，亦令蟲動，或微痛，或不痛，遽然吐出。法當安蟲爲上，若以治蟲，反傷胃氣，固不可也。因寒而動者，用理中湯加烏梅，水煎服。因熱而動者，用吮咀五苓散，亦加烏梅，水薑煎投。

《仁齋直指小兒方・腹痛》 楊氏曰：俗謂脾家疼痛，出於胃虛，不究病源，多用和養等劑，以致掩蔽邪氣。蓋腹痛多因邪正交爭，與臟氣相擊而作也，受證非一。夾熱痛者，壯熱面赤，或四肢煩，手足心熱，藥宜四順飲加青皮去瓤炒，枳殼麵麩炒。夾食冷痛者，面白或青，甚者，面青，唇口爪甲皆青，藥宜理中湯。冷熱不調，邪正交爭，宜枳殼湯加青皮、陳皮去白，木香、丁香、桂，當歸去蘆炒。有積傷脾則面黃腹脹，夜熱晝涼，宜紫圓子去其積。風冷入脾則脾胃積冷，中滿疼痛，茬苒歲月，不可測識，藥宜抽刀散以伐其根。脾間蛔蟲痛，則乍作乍止，嘔吐清涎，藥宜檳榔圓主之。知此，通一畢萬矣。痛止，繼以養脾之劑，療病如濯衣，去其垢污，方加漿飾，借此爲喻。

《嬰童百問・腹痛》 夫腹痛者，多因邪正交攻，與臟氣相擊而作也。挾熱而痛者，必面赤或壯熱，四肢煩，手足心熱見之。挾冷而痛者，必面色或白或青，手足冷者見之。冷甚而變證，則面黯、唇口俱黑，爪甲皆青矣。熱證，四順清涼飲，加青皮、枳殼。冷證，七氣湯，加辣桂調蘇合香丸。若邪正交攻，冷熱不調，桔梗枳殼湯，加青皮、陳皮、木香，當歸爲妙。若內吊等證，則釣藤散。其餘則芍藥甘草湯爲要藥也。實痛有熱者，大柴胡湯主之。心腹痛甚有實熱者，大承湯下之。腹痛，桂枝加芍藥。痛甚，桂枝加大黃也。

《嬰童百問・積痛》 仲陽云：積痛口中氣溫，面色黃白，目無精光，或白睛多，及多睡，畏食，或大便酸臭者，當磨積而痛自除，宜消積丸，甚者白餅子下之。後胃氣不和，用白朮散、小沉香丸、感應丸治之。又有食積肚痛，有熱者，芍藥甘草湯，加乾葛，吐者加半夏、生薑，或加枳實亦效。

《普濟方・嬰孩心腹痛等疾門・心腹痛》 夫小兒心腹疼者，證候多端，不可枚舉。有蟲動者作疼，面變五色，口吐清水或涎沫，或合眼哭叫，仰身撲手，心神悶亂，沈沈嘿嘿者是也。宜先吃使君子，次服官局化蟲丸。小兒飲食不節，或餐冷硬肥膩甘甜過度，傷飽不得剋化，停積於臟，或因冷氣所觸，故作疼痛，診其脈沉細者，乃積也。輕則京三棱、莪朮、橘皮、縮砂；重則取動，非巴豆、硼砂、乾漆不可止也。又有氣痛，或因怒而食，或傷風冷之氣，或因體虛臟寒而作疼，診其脈弦緊者是也。當用木香、紫蘇子、沉香、青橘之屬。大人小兒皆可服四磨飲子，沉香、木香、檳榔、烏藥。而有一般心疼，大人小兒多患，凡有此疾，無藥可療，急用艾灸足大拇指節中，男左女右，無問大人小兒。又有一種勞瘵屍蟲作痛，食不知飽，人形羸瘦，五心煩熱，或骨蒸潮熱，宜服金露丸。小兒心痛者，本起於心，即邪氣客於心主之脈。夫少陰者心也，五臟六腑之所主也，精神之所舍。其臟堅固，邪不能干，干之即傷心，傷心即神去，神去即死矣。故諸邪在於心者，皆在於心包絡脈，包絡脈者，心之別脈也，故少陰不病。夫心痛者，厥氣上逆，痞而不散，或傷寒氣，邪冷搏於經絡，故發心痛也。

《幼科發揮・積痛》 小兒腹痛，屬食積者多。食積之痛，屬寒者多。蓋天地之化，熱則發散而流通，寒則翕聚而壅窒。飲食下咽之後，腸胃之陽不能行其變化轉輸之令，使穀肉果菜之物，留戀腸胃之中，故隨其所在之處而作痛也。如在胃中，猶是完物，在當心而痛，宜吐之，所謂高者越之是也，瓜蒂散主之。

其在小腸中，雖變化，猶是糟粕，其痛在心之下臍之上，宜辛溫之藥利下之，宜丁香脾積丸主之。

一兒周歲，食肉太早，自此成積，日漸羸瘦，不思乳食，其父沙溪告予，請醫治之。予取養脾去積丸先服三日，後用脾積丸，雞肉湯下，取下雞肉一片，猶未化也。再服養脾丸調理而愈。

其在大腸者，水穀已分，傳送廣腸爲疾也。其痛在臍之下，宜苦寒之藥下之，木香檳榔丸主之。

如可吐者，不如鹽湯探吐之法猶妙。如飲食之後，便有胃口痛者，此宜吐之。如因舊日之積作痛者，不可吐之，恐傷胃氣，宜小陷胸丸主之。

王小亭一日胃脘當心而痛，請予治之，七日不止，予以手摸其胸腹，問在何處？惟心之下手不可近。予曰：吾差矣，何怪其藥之不效也。凡腹，手可按者虛痛也，手不可按者實痛也。實痛非疾則痰，故手不可按也。乃立一方，以枳實導滯丸、控涎丹二方內，擇取枳實、黃連、半夏各二錢，木香、黑牽牛頭末、白芥子、炒甘草等分，搗羅爲末，用生薑自然汁，和神麴作丸麻子大，以沉香、木香、檳榔磨水下，或姜湯亦可。初服二十一丸，小頃，痛移下中脘。又服七丸，至臍下。又服五丸，利下清水而止。乃知是脾痛也。復作枳朮丸加青皮、陳皮、木香、砂仁、神麴、麥芽、山查調理而安。治痛者，其可忽諸。

凡腹中積痛者，只在腸胃之中，蓋腸胃爲市物之聚也，脾主腐化而無所受故也。非客所犯，必不爲痛。如有脾痛者，宜祖傳三聖丸主之。

《保嬰撮要·腹痛》 小兒腹痛，口中氣冷，不思飲食，脾土虛寒也，用調中丸主之。口中氣溫，大便酸臭，積痛也，用下積丸治之。面赤壯熱，或手足並熱，實熱也，用瀉黃散瀉之。面黃微熱，或手足並溫，虛熱也，用異功散補之。若作渴飲湯，胃氣虛熱也，用白朮散。若痛連兩脇，肝木乘脾也，用四君子湯，加柴胡、芍藥。若腹痛重墜，脾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加升麻。若手足指冷，或吃逆泄瀉，寒水侮土也，用六君、炮薑、肉桂，不效，急加附子。若服剋滯之藥，致腹作痛，按之不痛，脾氣復傷也，用五味異功散。中脘痛者屬脾，少腹痛者屬腎，按之痛者爲積滯，不痛者爲裏虛，積滯者消之，裏虛者補之。

治驗

一小兒停食腹痛，發熱面赤，或用養胃湯，枳殼、黃連、山查，反加腹脹，午後發熱。按其腹不痛，此脾虛而剋伐傷之也。用六君子湯數劑而瘥。

一小兒七歲，發熱驚悸，用化痰藥，反抽搐惡寒，吐痰喘嗽，腹痛少食，用抱龍丸。大便似痢，寒熱往來，殊類風證。余以爲脾氣復損，用四君子湯，少加升麻、柴胡，治之月餘而愈。

一小兒肚腹膨痛，食後即瀉，手足逆冷，此脾氣虛寒也。先用人參理中丸，後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九歲，常患腹痛。至冬月，因食生冷之物，其腹仍痛，服理中丸之類輒效。至十六歲，秋初，畢姻後腹痛又作，唇面黯，爪甲青，余先君用八味丸補火，隨愈。服四兩許，痛不再作。至二十歲外，痛復作，服前丸不應，乃服附子理中湯而止，仍用八味丸而安。

一小兒腹痛吐舌，流涎作渴，飲冷便秘，用清涼飲下之，頓安。余謂小兒元氣易虛易實，病勢稍安，不必再藥。不信，自用三黃一服，果吐瀉發搐。余用白朮散加釣藤鉤，補脾平肝而愈。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腹痛腫脹諸證》 小兒腹痛體瘦，面色皖白，目無睛光，口中氣冷，不思飲食，或嘔利撮口，此脾土虛而寒水所侮也，用益黃散，調中丸主之。若口中氣溫，面色黃白，目無睛光，或多睡惡食，或大便酸臭，此積痛也，用消積丸，甚者白餅子下之，後以白朮散調補胃氣。若腹脹而悶亂喘滿者實也，用紫霜丸。若不悶亂喘滿者脾虛也，誤下之，以致目胞、腮、面、四肢浮腫，肚腹愈脹，以塌氣丸主之。因下而喘，脾氣益虛也。脾虛不能勝腎水，隨肺氣行於四肢如水狀，若侵浮於肺，即大喘也。

薛按：痛腹不食，口中氣冷，下利撮口等證，屬形病虛寒也，用六君子加炮姜溫補之。食積多睡，口中氣溫，惡食，面黃白等證，屬病氣實而元氣虛也，用六君子加神麴、山查消導之劑。若腹脹喘滿，脾肺虛而氣不歸源者，用補中益氣湯。若因下脾肺氣虛而面目、四肢浮腫等證者，用金匱加減腎氣丸。況此證有因乳母脾胃宿積飲食，傷脾所致。其白餅子、紫霜丸，必形病俱實，方可用也。塌氣丸亦非調補之劑，宜審用之。

愚治一小兒，每停食腹痛，發赤暈，用清中解鬱湯而愈。後患搖頭咬牙，痰盛發搐，吐酸腐。待其吐盡，翌日少以七味白朮散，次日又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脾胃，遂不復患。大抵吐後兒安，不必更服他藥，恐復傷元氣也。

一小兒傷食腹脹，嘔吐發熱，面赤，服消導清熱之劑，飲食已消，熱赤未退，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各二分，升補胃氣，四劑而愈。

一小兒五歲，停食腹痛，發熱面赤。或用養胃湯，枳實、黃連，更加腹脹，午後熱甚，按其腹不痛，余以爲脾虛而藥傷，用六君子數劑而瘥。

一小兒數歲，每停食輒服峻厲之藥，後肚腹膨脹，嘔吐泄瀉，先用六君子湯，諸證漸愈，又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肚腹脹，飲食即瀉，手足逆冷，此脾氣虛寒也。先用人參理中丸，後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傷食，腹脹胸滿有痰，用異功散而痊。後復傷食，腹脹兼痛，或用下劑，痛雖止而脹益甚，更加氣喘。此脾益傷而肺益虛也，用六君子湯，加桔梗調補而愈。

一小兒腹脹惡食，發熱惡心，殊類外感。余曰：此飲食所傷，脾肺虛熱也。用保和丸一服，諸證頓退，但腹仍脹，用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傷食腹脹，服剋伐之劑，小便澀滯。又服五苓散之類，飲食漸減，小便不通，四肢頓腫。余朝用金匱加減腎氣丸，夕用異功散而愈。

若口吐痰沫，或吐清水，面皖白，心腹痛而有時者，蟲痛也。與癇相似，但目不斜手不搐也。用安蟲散主之。

薛按：蟲乃濕熱所生，或木氣而化。有因臟腑虛弱，有因胃冷胃熱，爲人身之固有者。其爲患往來攻痛，或吐涎水，肌體消瘦，面無正色，但當調補脾胃爲主。若蟲食上部，則上唇有白點，蟲食下部，則下唇有白點。腹中之蟲，朔日之後其頭向上，望日之後其頭向下。如或用藥，先以肉物近兒烹炙，使聞香味，蟲頭皆向上，則藥易於奏效。丹溪先生云：冬月吐蟲多是胃氣虛寒，用錢氏白朮散，加丁香二粒補之。可見小兒之蟲，皆飲食傷脾所致。患瘡疥內生蟲虱者，皆肝木所主也。

辛氏子年五歲，病蟲痛，或用巴豆、硼砂之類。哭而俛仰，按腹大叫，面青黃而時白，目仍青。師曰：此病大困，更加瀉則不救。次夜大瀉，并下前藥。師曰：今面青作瀉，此肝木乘脾，形病相反，當五日篤，七日死。已而果然。

愚治一小兒，蟲動心腹痛，先服蕪荑散下之，更加作嘔，食少，口渴飲湯，右肥鼻準，白中兼黃，此脾肺氣虛也。余用異功散二服少愈，仍加炮薑一服而安。

一女子年十三歲，面色青黃，頭左生瘭，頸項結核，寒熱往來，大便不利。余謂此肝木侮脾，元氣虧損所致。寒熱非客邪，便秘非內實。不信，仍服雜藥，後作泄瀉，瘭內出虱。余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蕪荑爲主，佐以九味蘆薈丸，諸證悉退，頸核頓消。

一小兒面色青黃，心腹作痛，時欲嘔吐，或小便淋瀝，或陰莖濕癢。余以爲肝經風熱侮脾。不信，後遍身生疥，出蟲虱。余用四味肥兒丸、六君子湯之類尋愈。

《活幼心法·腹痛》　小兒驟然腹痛，其證不同，有挾熱而痛者，其痛多緩，或一日只痛數次。甚者或自下而痛上，痛過一陣，則有時不痛，良久又痛，宜用涼藥加疏利藥治之。有感寒挾食而痛者，其痛多急，連綿少有停止。甚者或如刀剜，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手足冷，面色青，宜用升發藥加消導藥急治之。外有蟲痛者，聞煎炙食物香氣則痛，宜用苦練皮、史君子等藥，以殺其蟲，則痛自止。

《幼科折衷·腹痛》　《內經》曰：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鬱，故卒然而痛云。

按：《內經》言寒邪外客而痛者，甚爲詳悉，未能盡述，後學自宜檢閱。

《原病式》曰：熱鬱于內則腹滿堅結而痛，不可例言爲寒也。丹溪曰：如腹痛欲以物按住者，屬虛寒。如手不可按者，屬實熱。痛類不同，詳列于左。

有鎖腸痛者，一月後，嬰兒忽乳不下咽，肚硬如石，面赤如硃，撮口而哭，面青，唇黑，手足口氣俱冷是也。始因斷臍時不緊繫，故爲風冷所乘，證亦危急，以白芍藥湯、烏梅散投之。日久則難愈，更參考臍風證內論。癥瘕痛乃積久所致，亦能成疳。此皆榮衛俱虛，外則感受風寒，內則過傷乳食，停滯既久，不能剋化，邪併于陰爲癥，陰則專靜，凝而不移；邪併于陽爲瘕，假物象形，動而不息。此二證若久而不治，亦成脾疳積，或兩脇間有塊如石，按之則痛，不按則輕，或面黃肌瘦，肚硬而脹，及有青筋，晝涼夜熱，蒸熱無時，乳食減少，愛吃土泥，或大便酸瀉，痛則身冷如冰，法當調脾養胃。用醒脾散。磨積理疳，用化癖丸。治釀瀉，沒石子丸。然此積滯之疾，非匕劑可療，必須次第調理，日久自然平復矣。

痃痛者，始則腹內一小長塊，其硬如臂，從腰纏轉，或左或右，良久痛甚，則見于皮下，不思乳食，其證先因有痰，表解未盡，遽爾下之太過，氣虛寒搏，鬱結而成。法宜益氣。理虛用參苓白朮散，沉香檳榔丸爲治。蚘蟲動痛，口吐清水涎沫，或時吐蟲，痛不堪忍，其疾因食肥甘葷腥太早，故胃寒蟲動作痛。其蟲吐出，或生或死。兒小者，此痛若甚，亦致危難。先以理中湯加烏梅煎服，使胃暖不逆，次史君子丸。有兒大者，面皖白色而帶黃，肉食倍進，肌體消瘦，腹中時痛，此有血鱉蚘蟲雜乎其間，以二聖丸下之可也。

又有胃受極寒極熱，亦令蟲動，或微痛，或不痛，遽然吐出，法當安蟲爲

上。若治蟲反傷胃氣，固不可也。因寒而動者，用理中湯加烏梅煎，因熱而動者，用五苓散加烏梅，水薑煎服。

積痛者，腹中隱隱而痛，面黃不食，兒大吐酸餿氣，先治積滯，後調脾胃，其痛自止。仍辨虛實和解治法，詳傷積論。

癖痛者，癥瘕痃癖，四證大同小異，總名積聚，詳積聚論中。

臟寒痛，附胎寒論內。

盤腸內吊痛，在夜啼論內。

吊腎偏墜痛，當理腎和氣，論在陰囊腫內。

寒疝痛，詳在疝證內。

《幼科折衷·胃脘痛附心痛**》**《內經》曰：少陽司天，風行于地，心痛，胃脘痛，膈不通。又云：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交兩脇，膈臆不通，食飲不下，蓋風木之氣被鬱，發則太過，故民病有土敗木賊之候也。然心與胃各一臟，其病形不同，因胃脘痛處在心下，故有當心而痛之名。乃丹溪以胃脘痛即心痛，此言非也。蓋胃是眞濕土也。胃居中焦，稟冲和之氣，多氣多血，是水谷之海。爲三陽之總司，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皆受氣于此。是以壯則氣行而愈，弱則着而成病。其冲和之氣，變至偏寒偏熱，因之水谷不消，停留水飲食積，眞氣相搏，以致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而肝木之邪，得以乘機侵侮而爲病矣。然致病之因，多因縱恣腹口，喜好辛酸生冷煎爆脆硬之物，朝傷暮損，日積月深，自鬱成積，自積成痰，痰火煎熬，血亦妄行，痰血相雜，妨礙升降，故胃脘作痛。俗醫不究其源，例以辛香燥熱之劑治之，以火濟火，遂成危劇，良可痛哉。古方有九種心痛：曰飲、曰食、曰風、曰冷、曰熱、曰悸、曰蟲、曰疰、曰去來痛。夫所謂冷者特一耳。貴在醫者神悟，不可例以熱藥治之也。詳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實，不在心也。有寒、熱、火實、死血、食積、痰、蟲之異耳。

寒厥痛者，手足冷而通身冷汗出，便利溺清，或大便利而不渴，氣微力弱，宜以朮附湯溫之。

熱厥痛者，身熱足冷，痛甚則煩躁而吐，額自汗出，脈洪大，宜以金鈴子散加減之。

火實痛者因氣而食，卒然發痛，大便或閉久而注悶，心胸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飲食，宜微利之。

死血痛者，痛有常處，不動移者是也。

食積者痛，甚欲大便，去後痛減者是也。

痰痛者隱隱然痛，得辛熱湯則暫止者，此痰也。

眞心痛者必死，不可治。蓋謂包絡引邪入于心之正經耳。夫心之藏，君火也，是神靈之舍，與手少陰之經，皆不得而受傷故也。又平時喜食熱物，以致死血留于胃口作痛者，宜桃仁承氣湯下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腹痛總括》小兒腹痛有四因，食寒蟲動痛相侵，停食感寒相兼痛，臨證醫治要詳分。

注：小兒腹痛，其證有四：如寒痛、食痛、蟲痛、停食感寒痛也，須隨證施治。寒則溫中，食則消導，蟲則安蟲，停食感寒則消散，調治合宜，其痛自除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食痛》食痛傷食心胃痛，食入即痛喜飲涼，惡食腹滿吐便秘，承氣平胃酌量嘗。

注：食痛者，皆因飲食不節，積滯不化所致，故食入即痛也。其候喜飲涼水，惡食腹滿，吐酸便秘，宜先以小承氣湯下之。若下後仍痛者，以香砂平胃散消導可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寒痛》寒痛中虛脾受寒，尿爪俱白面青看，喜熱腹滿或下利，理中肢厥加附煎。

注：寒痛者，多因小兒中氣虛弱，復爲風冷所乘，則脾經受寒，故不時腹痛。現證尿白，爪甲白，面多青，喜飲熱，或腹滿下利，宜理中湯溫之。若四肢厥冷，兼屬少陰，則加附子。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蟲痛》蟲痛不安腹因痛，面色乍青乍赤白，時痛時止吐清涎，安蟲理中治最合。

注：蟲痛者，因腹中蟲動不安，故腹中作痛。其候面色乍赤、乍青、乍白，其痛時作時止，時吐清水。切不可妄用攻下，當以安蟲爲主，其痛即除。新痛者，錢氏安蟲散治之。痛久不愈者，加減理中湯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內食外寒腹痛》內傷乳食外感寒，發熱惡寒腹痛兼，惡食嘔吐多啼叫，藿香和中可急煎。

注：小兒內傷乳食，外感寒邪，遂致食寒凝結，腹中作痛。其候發熱惡寒，而更兼腹痛，惡食，嘔吐，啼叫不已者，以藿香和中湯治之。

《慈幼新書・腹痛》 小兒驟然腹痛，其證不同，有挾熱者，其痛多緩，或一日數次，痛過一陣，則有時不痛，甚則面赤壯熱煩躁，指迷湯去桂，夏，加翹、芎、梔、連。有感寒挾食者，其痛多急，連綿少有停止，甚者或如刀刺，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手足冷，面青或黑黯，亦宜前湯，或升消平胃散。有傷積者，時作時止，面黃，目無睛光，或白睛多，貪睡，畏食，大便酸臭，亦宜升消平胃散，去羌、防、芎、蘇，加吳茱萸炒過黃連、木香、肉桂。有蟲痛者，面㿠白，口中沫及清水出，聞煎炙食物香氣則甚。宜煎苦練皮、史君子肉，送下牛黃琥珀丸，殺其蟲則痛自止。

《幼幼集成・腹痛證治》 帝曰：願聞人之五臟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凡病心腹痛者，有上中下三焦之別。上焦者痛在膈上，此即胃脘痛也。中焦者在中脘，脾胃間病也。下焦痛在臍下，肝腎病也。然有虛實之分，不可不辨。辨之之法，但察其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久病者多虛，暴病者多實，得食稍減者爲虛，脹滿畏食者爲實。痛徐而緩，莫得其處者爲虛，痛劇而堅，一定不移者爲實。虛實既確，則治有準則矣。

夫腹痛之證，因邪正交攻，與臟氣相擊而作也。有冷有熱，有蟲痛，有食積，辨證無訛，而施治必效。

挾冷痛者，面色或青或白，冷甚者，面色闇淡，唇口爪甲皆青。此脾氣虛寒之極，輕者當歸散，重者燒脾散，有吐瀉者，保童丸。

挾熱痛者，面赤壯熱，四肢煩躁，手足心熱。宜四順清涼散加青皮、枳殼。大便秘者，木香檳榔丸。大便調者，芍藥甘草湯。

食積痛者，口中氣溫，面黃唇白，目無精光，或白睛多，多眠惡食，大便酸臭。宜三稜丸，甚者消積丸。下後用六君子湯調之。

蟲痛者，面白唇紅，六脈洪大，心腹疼痛，口中涎沫及清水出，腹內結聚成團，摸之梗起一條。小兒脾胃虛者，最多此證。宜烏梅丸。

凡腹痛喜手按及熱熨者，爲虛爲寒，速宜溫補。如手不可按者爲實，速宜下之。

《幼科釋謎・腹痛腹脹》 腹痛腹脹，病屬中宮。臟氣相擊，邪正交攻，挾寒挾熱，證見不同。日食日積，壅滯于胸，有虛有實，其故難窮，二病之因，各以類從。先詳腹痛，勢若攻衝，脾虛氣冷，胃虛嘔忤。虛熱面黃，實熱面紅。食積便臭，蟲積沫濊。肝木乘脾，兩脇恫恫，寒水侮土，瀉利重重。脾氣下陷，重墜如鐘，脾來剋腎，少復如春。盤腸內吊，腰曲猶弓。啼乾唇黑，由于肝風，亦有鎖肚，硬如石碏。撮口面青，初生屯蒙。此二證者，患之實凶。以上種種，務通其中。次詳腹脹，痞氣塡衷。悶亂喘滿，下則倥侗。不喘虛痞，誤下疲癃。土虛及肺，金氣銷鎔。目胞腮腫，內及喉嚨。或緣病後，脈細朦朧。或緣痰食，膈滿肚壅。或緣熱結，壯熱若烘。或緣寒積，肢冷涎汎。丁奚哺露，無辜病叢。頭小腹大，黃瘦其躬。乃脹之重，病氣日充。審其根原，毋俾病隆。爲補爲瀉，當可病鬆。莫作等閑，用拯幼童。

《保赤存真・腹痛》 小兒甘肥過度，或食甜物太多，以致濕熱久停成積，積久生蟲，時發腹痛。以手摸之，腹內有塊，或一條硬起。外證面白唇紅，六脈浮洪，其痛時作時止，痛止即能飲食者，蟲痛無疑。又有一痛即死者，亦是蟲證。欲去此蟲，無如苦楝根皮，誠天下打蟲第一神方。其法於月初旬蟲頭向上之時用之。先夜掘苦練根，須取每年結子者，方是母樹。其根浮於土面者，有毒不用，專取土中者，淨洗泥土，以刀刮其紅皮，止取白皮四五錢，兒大者六七錢，切碎聽用。次早以油煎鷄蛋，令兒嗅之，以引其蟲向上求食。另於別室以水一盞，濃煎苦練皮湯一小杯，不可使蟲聞藥氣。然後以鷄蛋與兒食，即服藥，半日不可飲食，俟蟲下後，方飲食之。服藥後，兒似困頓，可大放心，蟲下後精神如故。急爲健脾，庶蟲永不生矣。

《活幼珠璣・腹痛》 小兒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冷物，當心而痛，啼叫悶亂，手足冷，或吐或不吐，以熱手按摩則止者，寒也。草蔻丸主之。

小兒受寒，繞腹疼痛，啼哭不甯，手足冷汗出。或瀉或不瀉，得熱稍定，理中湯主之。

小兒腹痛，無時舉發者，此積痛也。不可妄下，下之則胃氣傷而難愈，集聖丸主之。

小兒飲食後，猝然腹痛者，此傷食痛也。須問平日有此疾否。若無此疾，作傷食治。即用所傷之物，燒炭煎湯，吞丁香脾積丸下之，下後以集聖丸調之。若原有此疾，當從積論。

小兒心腹刺痛，嘈雜，口吐清水，面黃肌瘦，得食則止，饑則再作，此蟲痛也。先用雄黃解毒丸，苦練根湯吞之。去蟲後，用集聖丸調理。如元氣弱不

可下者，只以集聖丸調之。

兒面有白斑者，蟲也。胃寒所生。上半月蟲頭向上，先用香油煎鷄蛋，令空心食之，引蟲向上，再服雄黃解毒丸。

小兒日則無事，夜多啼哭，此腹痛也。蓋夜屬陰，痛主寒，遇夜則發，陰寒甚也。理中丸煎燈心湯送下。

凡小兒心腹急痛，面青，手足冷，指甲青，目上竄，悶亂煩躁，狂言邪語，噴藥喘急者，皆不治。

疳疾分部

題解

《小兒藥證直訣》 諸疳　疳，皆脾胃亡津液之所作也。因大病或吐瀉后，以藥吐下，致脾胃虛弱亡津液。且小兒病疳，皆愚醫之所壞病。

《幼幼新書·一切疳》《嬰童寶鑑》諸疳通論：夫小兒疳證，互諭多端，言詞煩迷，愈失大旨。但小兒髮立焦黃，肌體瘦劣，腹肚疼痛，愛吃泥土，瀉痢無常，盜汗不止，腹大即喘，腳細難行，洞下脫肛，時時壯熱，面覆地卧，心喜啼呼，腹中蟲生，糞中有米，便如泔澱，嘔吐無時，有似瘦勞，更加寒顫，如此之狀，即是疳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小兒疳疾，乃與大人勞瘵相似，故亦名疳勞。大人勞者，因腎藏虛損，精髓衰枯。小兒疳者，因脾藏虛損，津液消亡，病久相傳，至五藏皆損也。大人勞疾，骨削而氣耗。小兒疳疾，腹鼓而神羸。以其病之始也，其藏之傳受不同故也，至於傳久，五藏皆損則一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疳·諸疳方論》 兒童二十歲以下，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疳與勞皆氣血虛憊，腸胃受傷致之，同出而異名也。

《活幼口議·小兒疳疾》 議曰：疳者甘也，疳因脾家有積，虛而所致。其積不下，復食粘膩甘甜、生冷炙煿之物，故得名曰疳。【略】十歲以下名曰疳，十歲以上名曰勞。

《普濟方·嬰孩諸疳門·總論》 凡兒童二十歲以下，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疳與勞皆氣血虛竭，腸胃受傷致之，同出而異名也。疳之爲候，頭皮光急，毛髮焦稀，顋偏口乾，鼻噓唇白，兩眼昏爛，揉鼻搯眉，脊聳體黃，齘牙咬舌，焦渴自汗，尿白瀉酸，肚脹腸鳴，癖結潮熱，酷嗜瓜菜、鹹炭、生米、泥土，而飲水吐飲者其候也。

《醫學正傳·諸疳證》《內經》曰：數食肥，令人內熱；數食甘，令人中滿，蓋其病因肥甘所致，故命名曰疳。

《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夫疳之爲病，亦小兒惡候。十六歲以前，其病爲疳，十六歲以上，其病爲癆。皆眞元怯弱，氣血虛衰之所致也。

綜述

《釋名·釋疾病》 小兒氣結曰哺，哺，露也。哺而寒露，乳食不消，生此疾也。畢沅曰：《說文》：哺，咀也。《玉篇》：口中嚼食也。咀，嚼，惟謂以食哺小兒耳。此亦謂以乳食之，而露衣受寒，則生此疾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大腹丁奚候》 小兒丁奚病者，由哺食過度，而脾胃尚弱，不能磨消故也。哺食不消，則水穀之精減損，無以榮其氣血，致肌肉消瘠。其病腹大頸小，黃瘦是也。若久不瘥，則變成穀癥傷飽，一名哺露，一名丁奚，三種大體相似，輕重立名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哺露候》 小兒乳哺不調，傷於脾胃，脾胃衰弱，不能飲食，血氣減損，不榮肌肉，而柴辟羸露，其腑臟之不宣，則吸吸苦熱，謂之哺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無辜病候》 小兒面黃髮直，時壯熱，飲食不生肌膚，積經日月，遂致死者，謂之無辜。言天上有鳥，名無辜，晝伏夜游。洗浣小兒衣席，露之經宿，此鳥即飛從上過，而取此衣與小兒著，幷席與小兒卧，便令兒著此病。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蠶鼻候》 蠶鼻之狀，鼻下兩邊赤，發時微

有瘡而癢是也。亦名赤鼻，亦名疳鼻。然鼻是肺氣所通，肺候皮毛，其氣不和，風邪客於皮毛，次於血氣。夫邪在血氣，隨虛處而入停之，其停於鼻兩邊，與血氣相搏成瘡者，謂之齇鼻也。

《顱囟經・病證》 小兒一、眼青揉癢是肝疳。二、齒焦是骨疳。三、肉色鼻中乾是肺疳。四、皮乾肉裂是筋疳。五、髮焦黃是血疳。六、舌上生瘡是心疳。七、愛吃泥土是脾疳。孩子肌骨肥實，皮膚白，無故煩渴，此自小奶猛衝損肺，但依後方內用甘草人參合飲子。若氣急甚，胸脹起，鼻連眼下瞼青色，呻吟之聲者，此必死之兆，不得與藥。

孩子無故肚大項細，四肢消瘦，筋脈骨節弛緩，是小來少乳，嚼食與吃早，成骨熱疳癆，先宜與保童丸吃，續與柴胡鱉甲飲子。

孩子頭面胸膊肌厚，臂脛細瘦，行走遲者，是小時抱損。

孩子鼻流清涕，或鼻下赤癢，此是腦中鼻中疳極，宜用後方青黛散吹鼻，兼傅下赤爛處。

《太平聖惠方・小兒五疳論》 夫小兒託質胞胎，成形氣血。誕生之後，骨肉輕軟，腸胃細微。哺乳須是合宜，藏腑自然調適。若乳母寒溫失理，動止乖違，飲食無恆，甘肥過度，喜怒氣亂，醉飽傷勞，便即乳兒，致成疳也。又小兒百日以後，五歲以前，乳食漸多，不擇生冷，好食肥膩，恣食甘酸，臟腑不和，幷生疳氣。凡五疳者，一曰肝疳，其候搖頭揉目，白膜遮睛，流汗遍身，合面而卧，目中澀癢，肉色青黃，髮豎頭焦，筋青腦熱，腹中積聚，下痢頻多，久而不痊，轉甚羸瘦。此是肝疳，亦名風疳也。二曰心疳，其候渾身壯熱，吐利無恆，頰赤面黃，胸膈煩滿。鼻乾心躁，口舌生瘡，利久不愈，多下膿血，有時盜汗，或乃虛驚。此是心疳，亦名驚疳也。三曰脾疳，其候腹多筋脈，喘促氣粗，乳食不多，心腹脹滿，多啼欬逆，面色萎黃，骨立毛焦，形枯力劣，胸膈壅悶，水穀不消，口鼻常乾，好吃泥土，情意不悅，愛暗憎明，腸胃不和，痢多酸臭。此是脾疳，亦名食疳也。四曰肺疳，其候欬嗽氣逆，皮毛乾焦，饒涕多啼，咽喉不利，揉鼻咬甲，壯熱憎寒，口鼻生瘡，脣邊赤癢，腹內氣脹，乳食漸稀，大腸不調，頻頻泄痢，糞中米出，皮上粟生。此是肺疳，亦名氣疳也。五曰腎疳，其候肌骨消瘦，齒斷生瘡，寒熱時作，口鼻乾燥，腦熱如火，腳冷如冰，吐逆既增，乳食減少，瀉痢頻併，下部開張，肛門不收，疳瘡癢痛。此是腎疳，亦名急疳也。今以一方同療之，故曰五疳也。

《太平聖惠方・小兒五疳可治候論》 凡小兒疳在內，眼澀腹脹，痢色無常，或如泔澱，日漸羸瘦，此候可療。若鼻下赤爛，自揉其鼻，頭上有瘡，生痂痛癢，漸漸引遶於兩耳，時時目赤，頭髮稀疏，腦皮光緊，頭大項細，肌體羸瘦，亦可治也。若脣口被蝕，齒斷作五色，或盡峭黑，舌下有白瘡，上腭有竅子，口中時有臭氣，齒斷漸染欲爛，亦可治也。若下部開張，有時赤爛，癢不可忍，下痢無恆，亦可治也。若疳蝕脊膂，十指癢，自咬指甲，髮豎作穗，脊骨如鋸，有時腹脹，有時下痢，若急治之，無不差也。

《太平聖惠方・小兒五疳不可治候論》 凡小兒肝臟疳，若目睛帶青脈，左脇下硬，多吐涎沫，眼角左右有黑氣所衝，不可治也。心臟疳，若愛驚啼，常好飲水，便食辛味，耳邊有脈，舌上有黑醫者，不可治也。脾臟疳，若肚大唇無血色，人中平滿，下痢無度，水穀不消，好喫泥土，皮枯骨露，不可治也。肺臟疳，若欬逆氣促，多吐白沫，身上有斑，生如粟米大，色若黑者，不可治也。腎臟疳，若愛食酸鹹，飲水無度，小便如牛乳，牙齒青黑，耳腦乾燥，肩豎骨枯，不可治也。又五疳有五絕候。一、襯著腳中，指底不覺疼。二、抱著手足，垂彈無力。三、病未退，偏身不暖。四、臟腑瀉青涎及沫不止。五、項筋舒展無力。如此候，皆不可治也。凡醫用藥，切在審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一切疳諸方》 夫小兒疳疾者，其狀多端，雖輕重有殊，形證各異，而細窮根本，主療皆同。由乳哺乖宜，寒溫失節，臟腑受病，氣血不榮，故成疳也。其五疳及諸疳等，今以一方同療之，故謂一切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風疳諸方》 夫小兒風疳者，由肝臟壅熱，乳食不調之所致也。是以孩子十旬之內，三歲之間，氣血未調，骨肉輕軟，凡於動靜，易爲所傷。若乳母昧於寒暄，失於調適，滋味不節，喜怒無恆，或外中風寒，內懷驚恐，便即乳兒，邪氣未除，傷兒臟腑，致成風疳也。其狀搖頭揉目，眼赤多睡，腦熱髮焦，百脈拘急，漸漸黃瘦者，是其候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驚疳諸方》 夫小兒驚疳者，由心臟實熱之所致也。凡小兒襁褓之內，氣血未調，臟腑細微，骨肉輕軟，因其哺乳不時，致生壅滯。內有積熱，不得宣通，心神多驚，睡卧不穩，胸膈煩悶，口舌生瘡，頰赤面黃，髮黃煩躁，多渴喫水不止，乳食漸微，久而不痊，體瘦壯熱，故名驚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食疳諸方》 夫小兒食疳者，由脾胃不調，乳食過

度，傷於臟腑之所致也。是以小兒百日之內，腸胃尚微，哺乳猶少。三歲之外，氣血漸盛，乳食則多。其乳母須在調適寒溫，知其撙節，減省五味，令氣血和平，則孩孺無病也。若飲食不節，生冷過多，積滯不消，在於腸胃，致成食疳也。其面色萎黃，肌體羸瘦，腹大腳細，毛髮乾焦，鼻口常乾，好喫泥土，腦中大熱，肚上青筋，口舌生瘡，水穀不化，下痢無度，漸漸困羸者，是其候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氣疳諸方》 夫小兒氣疳者，由乳食不調，內有壅熱，傷於肺也。肺主於氣，其氣不榮，則皮毛枯燥，欬逆上氣，多涕交流，壯熱憎寒，揉鼻咬甲，唇邊赤癢，鼻內生瘡，腦熱多啼，腹脇脹滿，乳食減少，下痢無恆，皮上粟生，糞中米出，漸漸羸瘦，故曰氣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急疳諸方》 夫小兒急疳者，由乳食不調，甘肥過度之所致也。甘味入於脾而動於蟲，但蟲因甘而動，傷於臟腑。若上蝕齒斷則生瘡出血，齒色紫黑。下蝕腸胃，則下痢無恆，肛門開張，生瘡赤爛，皮焦毛立，乳食不消，肌體羸瘦。若不早療，便至膏肓，故曰急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無辜疳諸方》 夫小兒無辜疳者，【略】腦後有核如彈丸，捏之皮下轉者是也。凡小兒有此物，如禽獸舌下有噤蟲，若不速去，當損其命。此初生軟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得熱氣漸長大，大則筋結定，定即蟲隨血氣流散，所有停留。子母相生，侵蝕臟腑，肌肉作瘡，或大便泄膿血。致使小兒漸漸黃瘦，頭大髮豎，手足細弱，從茲夭折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奶疳諸方》 夫乳下孩兒，有於疳氣者，由乳母恣食生冷油膩甘酸之物，傳氣乳中，或食交奶，傷兒臟腑。遂致寒熱不調，肌體羸瘦，哺乳漸少，面色青黃，口中生瘡，或時吐嘔，昏昏多睡，毛髮乾焦。因其食乳成疳，故謂之嬭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乾疳諸方》 夫小兒乾疳者，由乳食不調，心脾積熱之所致也。其候身體壯熱，或則憎寒，舌澀口乾，睡多盜汗，皮膚枯燥，髮豎毛焦，乳食雖多，肌肉消瘦，四肢無力，好睡昏昏。日往月來，轉加尪瘁，故號乾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內疳諸方》 夫小兒內疳者，由乳哺無恆，傷於臟腑之所致也。其候乳食不消，心腹虛脹，眼目澀癢，體熱皮枯，腸胃不調，痢下五色，漸漸羸瘦。蟲食肚腸，日月漸深，痢轉不止，故號內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腦疳諸方》 夫小兒在胎之時，其母挾於風熱，生下之後，熱毒之氣猶在臟腑，不得宣通。因其哺乳不節，胸膈壅滯，則令頭皮光急，髮枯作穗，腦熱如火，體多汗流，或頭生瘡，或腮虛腫。若久不差，損兒眼目，漸漸羸瘦，頭大項細，故謂之腦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脊疳諸方》 夫小兒脊疳者，由乳哺不調，甘肥過度，肉生於蟲，攻於脊膂。漸漸黃瘦，時時下痢，覆地而卧，毛髮乾焦，身體壯熱，煩渴不止，脊骨如鋸，謂之脊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眼疳諸方》 夫肝開竅於目，目者肝之候。若小兒內有疳氣，肌體瘦羸，而臟腑挾於風熱壅滯，不得宣通。因其乳食過多，胸膈疼結，邪熱之氣，上攻於目，則令腦熱目癢，或赤爛生瘡，或生障翳，漸漸遮睛。久而不差，損於眼目，故號眼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口齒疳諸方》 夫小兒口齒疳者，由臟腑壅熱，乳食不調，內有疳蟲，上蝕於口齒故也。其候脣口癢痛，牙齒齦黑，舌上生瘡，腦中乾熱，斷肉赤爛，頰腫齒疼，熱毒薰蒸，口多臭氣，故曰口齒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鼻疳諸方》 夫肺氣通於鼻，鼻者肺之候。若小兒乳食不調，上焦壅滯，令疳蟲上蝕於鼻也。其候鼻中赤癢，壯熱多啼，皮毛乾焦，肌膚消瘦，欬嗽上氣，下痢無恆，鼻下連唇，生瘡赤爛，故名鼻疳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疳渴不止諸方》 夫小兒疳渴者，由臟腑夙有疳氣，心肺壅熱之所致也。此皆乳母恣食五辛，或飲熱酒，多味酸鹹，夜餐炙煿，心胸氣滯，便即乳兒。致臟腑生熱，熱則煩躁，故令兒渴不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蛔疳出蟲諸方》 夫蛔疳者，由小兒多食甜物油膩生冷，在其腸胃不消，因此化成蟲也。其候常愛合面而卧，惟覺氣急，顏色萎黃，肌體羸瘦，啼哭聲高。又似心痛，或即頻頻動靜，或即發歇無時，每於月初二三四日，其蟲盛矣。小兒患此，人多不識，呼爲鬼祟。若不早治，蟲攻臟腑，必致危殆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五疳出蟲諸方》 夫小兒五疳之疾，皆由乳哺不調，寒溫失節之所致也。若久而不差，則腹內有蟲，肌體黃瘦，下痢不止。宜服藥出之，則疳氣漸退。其蟲狀如絲髮，或如馬尾，多出於腹背及頭項上，若蟲色黃白及赤者可療，青色者不可療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疳痢諸方》 夫小兒疳痢者，由因乳哺不節，生冷

過度，傷於脾胃，致臟腑不調，冷熱相搏，大腸虛弱，水穀不聚，變爲下痢也。其候面色赤黃，肌體羸瘦，盜汗壯熱，皮毛乾枯，嗜食酸鹹，心腹虛脹，洩痢惡物，日夜無恆，故名疳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疳痢久不差方》 夫小兒疳痢久不差者，因由臟腑宿挾疳氣，或乳食不節，冷熱相乘，腸胃既虛，遂令下痢，痢而不差，連滯日月，故名久疳痢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疳痢下部濕蠶諸方》 夫小兒乳食不節，冷熱相乖，傷於臟腑，致疳氣也。若脾胃虛弱，則哺乳不消，大腸虛寒，遂變泄痢。因其久痢不止，腸胃俱虛，爲水濕所乘，肢內蟲動，侵蝕下部，故名疳痢濕蠶也。

《聖濟總録·小兒驚疳》 論曰：驚疳之病，本于心臟實熱。小兒在襁褓中，氣血未調，腑臟微弱，乳哺不節，則生壅滯。熱積于內，不得宣通，心神不寧，病爲驚疳。其狀遍身壯熱，頰赤面黃，胸膈煩滿，口舌生瘡，髮枯皮燥，吐利無常，時有盜汗，或發虛驚，故名驚疳也。

《聖濟總録·小兒漏疳》 論曰：漏疳之病，由風邪毒氣，客于手陽明之脈，攻衝齒間，齦肉虛腫膿汁，瘀痛，綿綿不斷。久而不差，時發時愈，故名漏疳。

《聖濟總録·小兒腦疳》 論曰：小兒頭皮光而急，髮枯作穗，腦熱如火，或頭上生瘡，或腮臉虛腫，身體多汗者，名曰腦疳。此由在胞胎稟受不足，腦髓虛弱。既生之後，腑臟挾熱，乳養不周。上攻腦絡，則頭大項細，漸漸羸瘦，肌體常熱，髮落不生，故謂之腦疳。

《聖濟總録·小兒急疳》 論曰：急疳謂疳勢急暴。其狀臀口忽變青白，齒斷腮頰疼痛，或赤或黑，朽爛膿血俱出。速宜針去惡血，點烙死肌。此蓋養護無方，甘肥過度，致風熱內積，五臟俱虛，蟲因虛動，上蝕口齒，攻注斷頰。不早治之，死于旬日，俗謂之走馬疳者是也。

《聖濟總録·小兒無辜疳》 論曰：小兒病面黃髮直，時時壯熱，飲食不生肌膚，頭項生核，狀如瘤贅，以無辜而得，故名無辜疳。由小兒嗜肥甘過多，蟲因甘動，內緩脾氣，飲食不調所致也。治之當如治諸疳之法。凡小兒頭項有核如彈丸，按之虛軟，法當去之。爲此核初生，軟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得熱氣則能蔓生，蝕兒腑臟。故其外證肌膚瘦悴，毛髮聳直，下痢膿血，體常瘡痍，膿漏不已也。

《聖濟總録·小兒疳渴不止》 論曰：小兒宿有疳氣，肌膚瘦瘁，內亡津液，心肺壅熱，則爲疳渴。蓋因乳母不愼，恣食熱物，不擇酸鹹，致令壅熱潛流乳脈，或即乳兒，致腑臟生熱，疳熱相搏，上焦乾燥，津液枯少，故煩躁而渴。

《聖濟總録·小兒疳痢》 論曰：小兒疳痢者，由乳哺不節，生冷過度，傷于脾胃。冷熱相搏，致腑臟不調，久而不差，即變諸疳。若大腸虛弱，水穀不化，下痢無度，是爲疳痢。其證面色萎黃，肌體羸瘦，盜汗壯熱，皮毛焦枯，嗜好酸鹹，心腹虛脹，痢下蘊瘀，日夜無度是也。

《聖濟總録·小兒疳痢久不瘥》 論曰：小兒宿挾疳氣，加以乳食不節，冷熱相乘，腸胃虛弱，遂令下痢。甚則嘔噦，變成疳蠶。

《聖濟總録·小兒疳蠶》 論曰：小兒宿有疳氣，加以腸胃虛弱，寒邪乘之，則變下痢。痢久不止，腸胃益虛，寒濕相乘，蟲因虛動，侵蝕腑臟。或口齒生瘡，或肛門傷爛，故名疳蠶。

《聖濟總録·小兒五疳出蟲》 論曰：諸疳之病，皆因肥甘所致。蓋人之腑臟氣血，更相榮養，逢甘則中緩，中緩則榮衛行遲。故腑臟之間，化生諸蟲，狀如絲髮，或如馬尾，蝕于腑臟，令兒病疳。以藥治之，其蟲自出，或出頭項，或出腹背。其蟲色黃白赤者可治，青黑者不可治。

《小兒藥證直訣》 諸疳　疳在內，目腫腹脹，利色無常，或沫青白，漸瘦弱，此冷證也。

疳在外，鼻下赤爛，自揉鼻，頭上有瘡不着痂，漸遶耳生瘡。治鼻瘡爛，蘭香散，諸瘡，白粉散主之。

肝疳，白膜遮睛，當補肝，地黃圓主之。

心疳，面黃頰赤，身壯熱，當補心，安神圓主之。

脾疳，體黃腹大，食泥土，當補脾，益黃散主之。

腎疳，極瘦，身有瘡疥，當補腎，地黃圓主之。

筋疳，瀉血而瘦，當補肝，地黃圓主之。

肺疳，氣喘，口鼻生瘡，當補脾肺，益黃散主之。

骨疳，喜卧冷地，當補腎，地黃圓主之。

諸疳，皆依本臟補其母，及與治疳藥，冷則木香圓，熱則胡黃連圓主之。

疳，皆脾胃亡津液之所作也，因大病或吐瀉後，以藥吐下，致脾胃虛弱亡津液。且小兒病疳，皆愚醫之所壞病。假如潮熱，是一臟虛一臟實，而內發虛熱也，法當補母而瀉本臟則愈。假令日中發潮熱，是心虛熱也，肝爲心母，則宜先補肝，肝實而後瀉心，心得母氣則內平，而潮熱愈也，醫見潮熱，妄謂其實，乃以大黃、牙硝輩諸冷藥利之，利既多矣，不能禁約而津液內亡，即成疳也。又有病癖，其疾發作寒熱，飲水，脇下有形硬痛。治癖之法，當漸消磨，醫反以巴豆、硇砂輩下之，小兒易虛易實，下之既過，胃中津液耗損，漸令疳瘦。

又有病傷寒五六日間，有下證，以冷藥下之太過，致脾胃津液少，即使引飲不止而生熱也。熱氣內耗，肌肉外消，他邪相干，證變諸端，因亦成疳。

又有吐瀉久病，或醫妄下之，其虛益甚，津液燥損，亦能成疳。

又有肥疳，即脾疳也，身瘦黃皮乾而有瘡疥，其候不一，種種異端，今略舉綱紀：目澀或生白膜，唇赤，身黃乾或黑，喜卧冷地，或食泥土，身有瘡疥，瀉青白黃沫水，利色變易，腹滿，身耳鼻皆有瘡，髮豎作穗，頭大項細，極瘦，飲水，皆其證也。

大抵疳病，當辨冷熱肥瘦，其初病者，爲肥熱疳，久病者，爲瘦冷疳。冷者木香圓，熱者胡黃連圓主之，冷熱之疳，尤宜如聖圓。故小兒之臟腑柔弱，不可痛擊，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凡有可下，量大小虛實而下之，則不至爲疳也。初病津液少者，當生胃中津液，白朮散主之，惟多則妙。

《扁鵲心書·牙疳》 胃脈絡齒榮牙牀，胃熱則牙縫出血，犀角化毒丸主之。出《局方》。腎虛則牙齒動搖，胃虛則牙牀潰爛，急服救生丹。若齒齦黑，急灸關元五十壯。〔胡珏〕：牙齒動搖，或有知其腎虛者，至牙牀潰爛，誰不曰胃火上攻，敢服救生丸并灸關元者鮮矣。

《幼幼新書·丁奚》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丁奚，謂之鼓槌、鶴膝候。凡小兒或因吐而瀉久不差，或病退不能行，膝大、腸紅，號曰丁奚。七歲以下號鼓槌風，十五以下名鶴膝風。蓋此并是風冷傷於腎所致，腎主骨故也。

《莊氏家傳》疳肚、丁奚辨證云：小兒腹大如有青筋見，即曰疳肚也，如無青筋，乃名丁奚，是因過飽傷食而得之。

《嬰童寶鑑》小兒丁奚歌：腹高頸細體痿黃，精彩全無只愛啼。久病穀癥脾胃裏，小兒如此號丁奚。

《幼幼新書·哺露》 《嬰童寶鑑》小兒哺露歌：小兒哺露病尪羸，饑飽多傷損在脾。臟腑不通身有熱，如柴骨立漸枯衰。

《幼幼新書·五疳論》 漢東王先生《家寶》治五疳論：小兒五疳，因過食甘甜，或因驚氣入腹，或緣患後不長肌肉，致成疳疾。不思乳食，朝好暮惡，或發潮熱，四肢羸瘦，腹急氣喘，頭髮稀疏，喜食泥土，變成疳勞。宜進鷄肉煎圓及消疳蘆薈圓，兼服調胃氣觀音散，并四順散。

《嬰童寶鑑》五臟五疳論：心臟生疳，狀如大人勞疾，兩頰赤色，面色黃白，身體壯熱，胸中滿悶，鼻口生瘡，氣喘嘔逆，膿黑痢赤，虛汗饒多，漸加消瘦，此心疳也。肝臟受疳，目生白膜，面色青黃，夜汗饒多，時加氣壅，搖頭鼻癢，毛立髮稀，覆地而卧，腹中癥塊，下痢無時，常加羸瘦，此肝疳也。脾臟受疳，糞中有米，臭氣糟酸，好食泥土，心腹脹滿，肚有青脈，咳嗽惡心，口鼻乾焦，情懷不樂，憎明好暗，肌肉內消，此脾疳候也。肺臟受疳，咳嗽氣喘，鼻下生瘡，咬指捻眉，吐利冷沫，腹滿不食，壯熱憎寒，皮上粟生，喉中嗌塞，洞赤白泄，皮膚燥澀，此肺疳候也。腎臟受疳，下冷上熱，洞泄脫肛，下部開張，更加疳蟲，渾身瘡癬，時發憎寒，奶食不消，夜多啼叫，小便如水，胸脇似湯，日漸尪羸，久而沉困，此是腎疳候也。凡上件疳，皆屬五臟六腑也。

《幼幼新書·五疳候》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有五疳。風疳，主肝候，面青黃色，眼生障膜，頭搖，揉眼鼻。驚疳，主心候，面黃赤，身壯熱，或瀉色青黑，驚叫，口鼻乾燥，遍身虛汗。氣疳，主肺候，面黃白，咳嗽，鼻下赤爛，上渴氣喘，毛髮焦黃，形容枯瘦。食疳，主脾候，面色痿黃，腹熱青筋，好喫泥土，撏眉咬甲，多喘叫，糞內有蟲，細如馬尾，憎寒熱。急疳，主腎候，面青黑，不進奶食，虛汗，口生瘡，疳氣上焦熱，愛喫冷水，鼻口乾燥。

右件五疳，其候各別，逐一各有所管，下藥各有能通，能實，能冷，能溫。具說可依調理，莫亂差誤。風疳，欲要調理，先用勻氣散夾醒脾散及鎮心圓，調理得退三五分，并進得食，便下青金丹一服與通下。肝上被虛涎蓋之，而又眼開，通得積盡，再下勻氣散、醒脾散與調一日，腹臟調和後，常服鎮心圓夾蘆薈圓、牛黃膏與服，如此治之即愈。驚疳，所治先將勻氣散夾醒脾散、朱砂膏、活脾散，四個藥相交調理三、二日，漸次精采，有黃糞下來，便下青金丹通下積，再下勻氣散、醒脾散補氣，後常服朱砂膏夾蘆薈圓調理即愈。氣疳，所治者先用調中飲夾醒脾散、雌黃圓、龍涎膏，四個藥相夾調理二、三日漸

退，便下青金丹通下積，再下匀氣散補氣，後常服蘆薈圓、調中飲，與服即愈。脾疳，所治先用匀氣散、醒脾散，兩個藥調理三、二日，漸有黃糞變時，便下檳榔散，下疳蟲盡時，再下匀氣散補除，又將調中飲夾醒脾散，再調理二日，又下青金丹取疳積，再將匀氣散補氣，後常服蘆薈圓，健脾散調理即愈。急疳，所治者先用沉香睡驚飲夾鎖心圓，及調中飲、龍涎膏夾朱砂膏與調二、三日，漸精采，便下青金丹與通積，再用匀氣散補，後常服蘆薈圓、金鈴散、朱砂膏調理即愈。前件五疳候狀各別，下藥各有文理，莫令誤下。上件五疳，如調理不退，形候傳變，唇口生瘡，鼻口黑燥，瀉出黑血，項軟，遍身冷，舌卷，骨露惡瘦，死候不治。

茅先生小兒五疳死候歌：腳心襯着都不覺，抱着昏沉手足垂。疾狀未除身體冷，無休泄滑沫相隨。項筋舒展全無力，五絕疳勞仔細知。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五疳歌：心驚疳　渾身壯熱盛，四肢全不任，面黃幷臉赤，怕冷愛重衾。口鼻常乾燥，根源即漸深，只因驚撲着，此病本從心。

肝風疳　搖頭揉口鼻，白膜眼中瞞，指磨常淚泪出，兩目不曾乾。顏容面青色，渾身瘡癬斑，毛焦幷髮立，此病本從肝。

脾瀼疳　食物難消化，心中愛喫泥，腹高青脈起，頭髮薄稀疏。喘息饒呵欠，無歡只欲啼，痢多酸臭氣，此病本從脾。

肺氣疳　啼多幷嗽逆，口鼻腔生瘡，昏昏饒愛睡，體瘦又滑腸。四肢無氣力，容貌不同常，瀉膿幷吐血，此是肺家傷。

腎家急疳　瀉痢時頻併，吐逆轉加深，大腸肛又脫，壯熱腹兼驚。乳食全難進，肢梢冷似冰，急疳難治療，本是腎家興。

《幼幼新書・無辜疳》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無辜疾者，古云天上有一鳥名無辜，因曬小兒衣物，失取過夜，遇此鳥過尿之，令兒啼叫，諸病所生，日漸黃瘦者，非也，蓋此是八邪所傷得之，其八邪者，饑、飽、勞、役、風、驚、暑、積，謂之八邪。久則令人日漸黃瘦，喫食不長肌肉，夜間多哭，身上或發微微壯熱，多渴，喫食不知饑飽，或生瘡癬是也。

《嬰童寶鑑》：小兒無辜之疾者，腹中有塊，身上生癰，肌體羸瘦，毛髮焦落，有腹氣喘，冷痢脫肛，喫食愛吐，即是無辜，明其病據者是也。按《元中記》云：有一雌禽無雄，一名姑護，一名瘈星鬼。此禽但喜夜飛於人家庭院，見露小兒衣，即忙立其上，遺其毛羽，令兒患無辜之疾。至死不埋，死後即其魂魄化爲斯鳥之子也。俗云天瘈，即非天瘈人，乃指鳥之爲害爾，故名曰瘈星鬼也。

《萬全方》小兒無辜論：夫小兒無辜疳者，其候面黃髮直，時時壯熱，身無潤滋，頭露骨出，腦熱腹脹，好食肉醬，飲水無度，因而成痢。痢如泔色，背冷腹熱，又生積塊，腦後有核是也。

《玉函關》無辜論云：自永徽四年，有鳥焉自西域而來，轉於海內，形如鴟鵂，又若伏翼，不知其何物也，亦無有能識者。晝隱石室中，夜出撮蚤毛翅，有毒蟲如毫末遺於衣上，入肌膚毛孔中，致寒熱不常，作疾狀類疳。若襁褓嬰兒不愼於衣服，或洗或浴，夜張於簷楹，則致蟲毒而作是疾。病由無辜而得，故號曰無辜疾。凡浴衣服，濯以蘭湯，烘以軟火，永無害焉。又有寒溫不常，乳食不節，傳作疳疾，狀類無辜，面黃髮疏，身體枯羸，齒腥血出，頭鼻生瘡，寒熱往來，夜卧多汗，便餐泥土，臟腑不調，似結似痢，糞中蟲出，尿如米泔。作諸疳者，未有不因冷積留滯，蘊熱不除，寒溫饑飽喜怒虛實八證之中，肝心脾肺腎五臟之內，言其五八者，原自此始。若久不差，手足如筒，龜胸鋸脊，肚大青筋，肉乾骨露，項細喉出，喘促不常，溫潮間作，寒競無時，口含清涎，乳食向減，漸成疳勞惡瘦之候。《函關》別論解顱鶴膝、六腑停風、哺露丁奚、五臟失血，言胎而受焉。或見身體如紫光，目黃睛散，喘促心陷，兩脇腋滿，刺痛氣短，皮生紫瘡，牙根黑爛，舌如白梅，乾噦塞逆，乳食直瀉，滿面槁色，唇如枯骨，耳焦乾黑，皆爲惡候，不可治療。未有此證，幷分輕重得疾之源，用藥調理。

《朱氏家傳》無辜病八片錦歌：孩子無辜氣，多因母作爲。若人能愼護，安得見尪羸。驚薄成風疾，暄寒作氣痿。須交除病乳，莫更着重衣。喫食無令早，能言不怕遲。論中八不許，胸起力頻微。頭皮光哲哲，毛髮薄離離。肝壅侵雙眼，脾黃入四肢。渾身生癮疹，遍體是瘡痍。瀉痢無休歇，憎寒少定時。綉毬全不顧，竹馬豈能騎。白暈眸中現，清涎口畔垂。鬬牙須咬甲，舉手要揩眉。夜夜餐瓜果，朝朝食土泥。胃傷腸肚脹，肺盛喘何疑。飲食無休歇，躭眠以醉迷。

《幼幼新書・一切疳》　張渙論：小兒百晬以後，形骨輕軟，腸胃細微，乳哺須是合宜，臟腑自然調適。若乳母寒溫失理，動止乖違，飲食無節，甘肥過

度，喜怒氣亂，醉飽傷勞，便即乳兒，定成疳病，又周晬以後，五歲以前，食物漸多，不擇生冷，恣食肥膩甘酸，幷生疳氣。但小兒一切疳病，種類甚多，最爲緊急。

《嬰童寶鑑》諸疳通論：夫小兒疳證，互論多端，言詞煩迷，愈失大旨。但小兒髮立焦黃，肌體瘦劣，腹肚疼痛，愛喫泥土，瀉痢無常，盜汗不止，腹大即喘，腳細難行，洞下脫肛，時時壯熱，面覆地卧，心喜啼呼，腹中蟲生，糞中有米，便如泔澱，嘔吐無時，有似瘦勞，更加寒顫，如此之狀，即是疳也。凡一十二種，各異其名：在心爲驚疳，在肝爲風疳，在肺爲氣疳，在脾爲肉疳，在腎爲急疳。此五臟之五疳外，更十二般疳而重言別論。乾疳雖能乳食，見者皆餐，最便酸鹹之物。急疳瀉痢脫肛，其糞五色，雖食不生肌肉，睡多汗出，此急疳之候也。風疳手足顫瘛，雙目微牽，或笑或嗔，爪甲青色，狀如神祟，此風疳之候也。肉疳眼澀而痛，食物不消，體羸黃瘦，四肢無力，腹脹氣喘，此肉疳之候也。脊疳蟲攻，脊膂指背皆癢，頭髮焦立，皮肉枯燥，兩脇脹滿，一日數利，脊如鋸齒，此脊疳之候也。口疳唇皮齒黑，舌上生瘡，兩齦潰爛，幷蟲自出，此口疳之候也。腦疳鼻下赤爛，以手自揉，身熱體乾，目赤如朱，此腦疳之候也。食疳夜間潮熱，或即憎寒，手足俱冷，能乳即瘦，有如盜汗，此食疳之候也。奶疳因病後得之，乳母壅毒衝上，或是喫乳母之交奶也。初只氣促，雖能乳食，漸加羸瘦，瀉久不止，三焦壅熱，五臟困乏，此奶疳之候也。蛔疳合面而卧，氣急面黃，時哭聲高，又似心痛，或即發作有時，只在月初。脾疳常吃泥土、生米及鹽，心意不悅，身體黃，口內多涎，瀉痢有蟲，此脾疳之候也。氣疳或喫熱乳，或因重病，漸成此患，忽然咳嗽，初得更服冷藥，使日夕渾身壯熱，腳冷如冰，氣促而喘，漸漸目昏，此氣疳之候也。

《惠眼觀證》：疳病形候，本因餐瓜果油膩，恣食甘甜粘滑之物，故生疳氣。但見肌肉瘦弱，肚高腳細，臟腑或閉或泄，或澀或瀉，或滯或痢，則先調氣，兩日後，量大小下鮓湯丸通利，如許得脈細實，則重下鮓湯圓取下惡物，次日塌氣、勻氣、醒脾、平胃調理，後常服烏犀角圓、夾蘆薈圓、參苓散，喫一月日，長肥即安。若久患累經醫治，傳變成骨蒸疳勞，口生瘡，上焦虛熱往來，荏苒歲月，即成丁奚、哺露。此由脾氣大瘕虛怯，先宜塌氣，二日氣行，即下醒脾，貴得氣實而進少食，卻與勻氣夾柴胡圓與服，退骨蒸熱。如或熱退，即下蘆薈治勞。此病但多用勻氣調理，丁奚、哺露二候一同，但丁奚尤可便用鮓湯圓利之，取下疳蟲。若哺露腸腹多青筋，及喫物不變，且用前調理，候一月氣實乃可通利。

《莊氏家傳》小兒二十四候　第一候：瀉膿血，日漸瘦，是冷熱疳。第二候：腳細肚高，胸前骨生，愛喫泥土酸鹹，日久通身黃，時時吐逆下痢，腹內疼痛，是脾疳。第三候：鼻下赤爛，愛揉眼，兼血痢，是肺疳。乃因喫着承熱物或病奶，所損心肺，加之咳嗽，更以服涼冷藥過多，便上熱下冷，漸漸昏沉，日夜煩哭。第四候：皮膚皺，面無顏色，身上燥癢，心煩。第五候：頭生瘡，毛髮稀疏，鼻生瘡，是肺疳。第六候：頭生瘡，毛髮稀焦，是肝疳。第七候：牙變黃赤不定，是腎疳。第八候：頭髮焦乾，鼻下瘡生，是肺疳。第九候：咬指甲，毛髮作穗，四肢沉重，是心疳。第十候：肚上筋生，齒齦蟲蝕，是骨槽疳。第十一候：吐逆腹脹，是胃疳，又名奶疳。第十二候：齒齦臭爛，面無顏色，心不思食，是脾疳，又名口疳。第十三候：愛合面卧，多睡如醉，腹脹氣急。蓋是因曾喫生肉，如此腹內有蟲，是心脾疳。第十四候：鼻內乾痛，口中臭氣，齒根有鮮血，是肝肺疳。第十五候：腳細肚高，幷肚上有青脈，是脾疳。第十六候：非時生瘡，愛喫冷水，是熱疳。第十七候：皮膚上生粟子，糞中米出，是脾冷疳。第十八候：氣滿腹脹及口乾，是心胃疳。第十九候：愛餐生米面、炭、磚瓦，是脾胃疳。第二十候：揉鼻揩眼及咬指甲，愛飲水，是肝渴疳。第二十一候：多寒熱，愛卧不起，是骨熱疳。第二十二候：愛飲水，眼目不開，是肝疳。第二十三候：肌體或熱或涼，發渴無時，是急疳。第二十四候：齒齦黑，唇頤開，開則赤，是心疳積熱。

《幼幼新書·走馬疳》　茅先生：小兒生下有走馬疳候，甚即遍沿作崩沙候。牙邊肉腫爛，口內氣臭，身微有潮熱，喫食不得，齒縫出鮮血，齒常動，似欲脫，肉爛自漏落。此候因肚中疳氣盛而奔上，上焦蒸得牙如此。所治者先以黑鉛散一日三次揩，殺牙邊肉內蟲，然後將朱砂膏、牛黃膏、天竺黃散夾調理。如甚，則下秋霜散揩牙上，然常服三解牛黃散，如此調理則愈。如調理不退，候極齒落三個，面光淨，爪甲黑，死候不治。

《惠眼觀證》：走馬疳，疳蝕之極也，乃五臟蒸熱上攻，口齒潰爛。先以淡淡鹽湯洗口內，次下紫金散摻之，如大段甚，即下秋霜散摻，再以天竺黃散夾地黃膏與喫即安。若見先落齒一個，即死候不治。相次面光，發而肥漏見骨而卒。

《小兒形證》四十八候走馬疳歌：疳名走馬意如何，急疾生蟲胃熱多。腎冷又攻牙齒動，血腥氣臭不通呵。齒齦紫色爲深極，肺絕殃深事轉多。若使齒牙都又黑，腎家亦絕奈醫何。

此病先與退脾肺風熱，宜喫檳榔散五七服，後用此藥貼齦上。以大棗一個，砒少塊，去棗核，入砒在內纏定，燒灰存性，臨卧時貼齦上，數次效。

《惠濟》小兒走馬疳候歌：牙齦風腫熱攻傷，愚者須知走馬瘡。口氣和膿幷血臭，一回乳食污衣裳。邪傳腎臟風毒壅，熱極胸膛未可量，牙焦落地猶閑事，唇口都穿命亦亡。

此候先用葱湯圓取，次用蛇床散貼之。

《幼幼新書·鼻疳》《嬰童寶鑑》：小兒鼻下爛，爲疳氣上攻肺，故而癢而爛。

《嬰童寶鑑》小兒鼻下赤歌：蠶鼻生瘡在兩邊，赤爲疳鼻不虛傳。久停風熱來攻肺，難與崩沙共一源。

《幼幼新書·眼疳》《玉訣》小兒眼疳生翳歌：搖頭揉目熱生疳，愛暗憎明不奈觀。雀目每因風氣盛，斑瘡腑熱翳侵滿。

此患先與涼膈，後瀉肝，次淋洗之，即無誤也。又一《玉訣》云：此患小兒疳熱宜瀉疳散、薤仁膏涼膈退熱。又一《玉訣》云：小兒疳眼雀目斑瘡入眼者，先與利膈退熱涼心經，後與疳藥也。

《幼幼新書·疳熱》漢東王先生論：小兒發熱，形瘦，多渴，喫食不長肌肉者，謂之疳熱。

《幼幼新書·疳勞》《嬰童寶鑑》：小兒胎中受毒熱，流於骨髓之間，生下百日後，仍有驚疾，便服冷藥，過劑則利，利而腹冷，骨中熱，謂疳勞也。

《惠濟》小兒疳勞候歌：好餐時果好餐甜，此疾成疳不在占。腹有青筋時脹起，滿皮黃色病厭厭。口瘡眼腫盤爲面，渴飲無時瀉作泔。那更全身雖瘦弱，試將手觸火炎炎。此患只須先取轉，虛中疳積是名談。

《幼幼新書·疳積》茅先生：有小兒中疳積候，面帶青黃色，身瘦肚膨脹，頭髮立，渾身或熱，肚中微痛，此因疳盛而傳此候。所治者先用匀氣散、醒脾散調理一日，後下青金丹取下疳積，再下匀氣、醒脾散補，常服保童圓即愈。

《玉訣》疳氣腹脹潮熱候：先與調胃氣，後與取虛積藥，次服疳藥也。

《玉訣》五積疳候歌：小兒五積病，還因乳母生。生因傷腹肚，以漸面虛盈。多睡須舍地，小便帶油清。髮黃多滑瀉，吐逆亂交橫。

《幼幼新書·疳瀉》茅先生：小兒有中疳瀉候，渾身瘦弱，肚膨多渴，通下瀼糞，凡十處種糞即移三五處，糞內有蟲。此因疳積盛，而食得物不成腹肚至此。所治者先用青金丹、香連散、乳香散調理即愈，常服保童圓。

《石壁經》三十六種疳瀉、瀼瀉候歌：唇白毛乾額上青，定因有積又多驚。肚高癥瘕同鷄子，瀉得如糟黃色形。莫將熱藥令先止，瀉住腸中便作聲。渴發忽看身又熱，虛風腫起更驚人。

其候因不愼飲食，或食交乳，致使然也。腹中有片子，或如鷄子，又如三二子大。所以作瀉，糞出如糟，毛髮硬，面無光，或青黃色，目多反視。當分水穀，乃須溫和藥和氣即愈，若藥熱則作腫而死。

《鳳髓經》此候歌括一同。有注云：宜與惺惺圓、銀白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疳瀉、瀼瀉歌一同。後云：此候因喫食飽、驚着，唇白爲候。不得止，赤不可與熱藥，又不可和氣，卻只將驚積藥與服，後服疳傷藥辰砂圓。

《幼幼新書·疳痢》《宮氣方》疳痢羸瘦毛焦歌：孩子雜病變成疳，不問強羸女與男。恰似脊傍多變動，還如瘦疾困骯骯。項熱毛焦鼻口疳，皮膚枯槁四肢癱。青黃赤白時時痢，泔淀稠膿涕一般。眼澀面黃鼻孔赤，穀道開張不欲看。唇焦嘔逆不哺乳，壯熱憎寒卧不安。用藥必須青黛散，孩兒百病服來看。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豬肚丹：小兒疳瘦盜汗，多倦少力，大便有蟲者，竝宜服之。金連圓，治小兒疳氣。連胡圓，治疳熱。苦練圓，治疳。木香圓，治小兒疳氣。神麴豆蔻圓，治小兒疳氣羸弱，臟腑虛怯，及滑泄不止，飲食減少，腹脹寒熱，面黃肌瘦，引飲無度。溫疳圓，治走馬疳，枯攀入些甘草、麝香，頻擦蟲蝕牙處。龍膽散，治小兒一切疳日漸黃瘦，無問遠近皆效。更吹少許入鼻中，蟲子自出，黃白色可醫，黑色難療。烏金膏，治小兒疳氣灌入陰間黃亮色。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小兒疳病，諸論叢雜，唯五疳之說爲當。其證候外則傳變不同，內則悉屬五藏。一曰肝疳，其候搖頭揉目，白膜遮睛，遍身多汗，喜覆面而卧，眼中瀝瘡，色澤青黃，髮豎頭焦，筋青腦熱，腹中積

聚，下痢頻多，日漸羸瘦。二曰心疳，其候渾身壯熱，頰赤面黃，心胸膈脘煩躁滿悶，口舌生瘡，盜汗多驚，下利膿血，神彩衰耗。三曰脾疳，其候腹大如鼓，上多筋脈，喘促氣粗，心腹壅脹，多啼欬逆，水穀不消，唇口乾燥，好食泥土，情意不樂，憎明好暗，利多酸臭，肌肉內消，形枯力劣，甚則大肉陷下。四曰肺疳，其候欬嗽氣逆，皮毛焦落，咽喉不利，揉鼻咬甲，口鼻生瘡，腹內氣脹，乳食不進，大腸不調，泄利不常，憎寒體慄，糞中米出，洞下白沫。五曰腎疳，其候上熱下冷，寒熱時作，齒齗生瘡，耳焦胸熱，手足逆冷，吐逆滑泄，下部生蝕，脫肛不收，夜啼饒哭，漸成困重，甚則高骨乃敗。小兒疳疾，乃與大人勞瘵相似，故亦名疳勞。大人勞者，因腎藏虛損，精髓衰枯。小兒疳者，因脾藏虛損，津液消亡，病久相傳，至五藏皆損也。大人勞疾，骨削而氣耗。小兒疳疾，腹鼓而神羸。以其病之始也，其藏之傳受不同故也，至於傳久，五藏皆損則一也。故五損者，經言一損於皮毛，皮聚毛落，肺也。二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爲肌肉，脾也。三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藏府，心也。四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肝也。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牀，腎也。病極則大肉陷下，高骨敗壞，以至死矣。凡小兒疳疾，多是下藥所壞，小兒藏府嫩軟，易虛易實，一切於諸病誤行轉下，致脾胃虛弱，津液內耗，皆能成疳。【略】又如小兒食肥甘物多，因傷爲積，則蘊利發熱，津液內耗，亦能作疳，故甘即疳也。《聖濟經》云，肥甘之過，積爲疳黃，乃謂是矣，故諸病皆能成疳也。甘疳之候，眼濇多困，或生白膜，唇口淡白，身色黃黑，食泥土生米，喜卧冷地，疥癬頭瘡，洞泄青白黃沫，下痢膿血，腹滿喘欬，耳鼻生瘡，髮稀作穗，頭大項細，肚大青筋，腳手垂殫，瘦瘠飲水，筋痿骨重，形劣尪羸，皆其證也。本因脾虛津耗，久則傳變而成，傳緩者則爲慢疳，傳緊者則爲急疳。又當辨認冷熱肥瘦，其肥熱疳者，乃因食肥甘，積聚生熱而作，故多病於初也，錢乙治用黃連丸。其瘦冷疳者，乃因轉下瀉痢生冷而作，故多病於久也，錢乙用木香丸。通治冷熱疳者，錢乙用如聖丸。凡治小兒之病，必量虛實冷熱，不可妄行轉下，恐變生疳也。若病初之脾虛津少，發渴欲飲者，當生胃中津液，煎錢乙白朮散與服，惟多則才好。其錢乙諸方，本集載之。

又有一證，其候腹中有塊，身體羸瘦，毛髮焦稀，腹大氣喘，冷痢脫肛，喫食愛吐，俗曰無辜。《寶鑑》云：按《玄中記》有無辜之禽，一名姑護，一名釣星鬼，但喜夜飛。人有暴露小兒衣袂襆包，其禽飛立在上，令兒患此疾也。予性好尋閱異書，十餘年間，竟不知《玄中記》所出。又此禽既云夜飛，必有形狀，世間亦莫之曾見，是必巫覡假以鬼名而僞言者也。今詳其證，而對其病，實乃疳疾之候耳，特爲破其邪說，以祛惑亂矣。

《三因方·疳病證治》 小兒疳病，多因缺乳，喫食太早所致。或因久患藏府病，胃虛蟲動，日漸羸瘦，腹大不能行，髮豎發熱，無精神，肥兒丸主之。

吳黼堂曰：疳病由飲食過量，積聚蓄熱而發，不盡由缺乳也。其先喜食泥炭，後則日漸羸瘦。助胃消化，佐以殺蟲，即本書肥兒丸等類是也。

《儒門事親·牙疳》 夫小兒牙疳，牙疳者，齒齲也，齲者，是牙齦腐爛也。上下牙者，是手足陽明二經也，或積熱於內，或服銀粉、巴豆大毒之藥入於腸胃，乳食不能勝其毒，毒氣循經而上，至於齒齦，齒齦、牙縫爲嫩薄之分，反內害也。可以麝香玉線子治之，乳母臨卧當服黃連解毒湯一服，牙疳病則愈。

《儒門事親·疳眼》 夫小兒疳眼澀數日不開者，乃肝木風熱之致然也，可調服涼膈散數服，眼開而愈。

《仁齋直指小兒方·疳·諸疳方論》 兒童二十歲以下，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疳與勞皆氣血虛憊，腸胃受傷致之，同出而異名也。何者？小兒臟腑嬌嫩，飽則易傷，乳哺飲食，一或失常，不爲疳者鮮矣。疳皆乳食不調，甘肥無節而作也。或嬰幼闕乳，粥飯太早，耗傷形氣，則疳之根生。或三兩晬後，乳食稍多，過飽無度，則疳以傷得。或恣食甘肥粘膩，生冷鹹酸，以滯中脘，則疳因積成。或乳母寒暄失理，飲食乖常，喜怒房勞，即與兒乳，則疳因母患傳氣而入，此非病家不能調適之過乎。疳皆脾胃受病，內無津液而作也。有因吐瀉之後，妄施吐下，津液虛竭得之者。有因潮熱，大下利無禁約，胃中焦燥得之者。有因傷寒裏證，冷駃太過，渴引水漿，變而生熱，熱氣未散，復干他邪得之者。又有病癖，寒熱，脇下痛硬，或者不能漸與消磨，遂以碙巴峻決，津液暴傷得之者。此非醫家輕藥壞病之過乎？疳之爲候，頭皮光急，毛髮焦稀，腮縮鼻乾，口嚲唇白，兩眼昏爛，揉鼻擡眉，脊聳體黃，鬬牙咬甲，焦渴自汗，尿白瀉酸，肚脹腸鳴，癖結潮熱，酷嗜瓜果鹹酸，炭米泥土，而飲水占飲者，皆其候也。疳曰五疳，病關五臟，以臟別之。

《活幼心書·走馬疳》 傷寒熱毒上熏蒸，面色光浮氣喘生。口臭齒焦腮有穴，馬疳如此是眞形。

《活幼心書·五疳》 五疳五藏五般看，治法詳推事不難。若見面黃肌肉

瘦，齒焦髮豎即爲疳。

《活幼心書・丁奚》　久積成疳因失治，肚高頸細變丁奚。更兼手足如筒樣，面白身黃汗不時。

《活幼心書・哺露》　積傳疳後曰丁奚，哺露因而又得之。腹大青筋蟲滿肚，吐頻瀉數急調脾。

《活幼心書・疳證》　小兒疳證，其名有五，心肝脾肺腎是也，詳析於後。齦牙舒舌，舌上生瘡，愛飲冷水，唇紅面赤，喜伏眠於地，名曰心疳。目生眵糞，髮際、左臉多青，或白睛微黃，瀉痢夾水，或如苔色，名曰肝疳。愛喫泥土、冷物，飲無度，身面俱黃，髮稀作穗，頭大項小，腹脹腳弱，間或釀瀉，肌瘦目慢，晝涼夜熱，不思乳食，名曰脾疳。鼻下赤爛，手足枯細，口有腥氣，或作喘嗽，右腮皖白，名曰肺疳。兩耳內外生瘡，腳如鶴膝，頭縫不合，或未能行，牙齒生遲，其縫臭爛，傳作走馬疳之類，名曰腎疳。

大抵疳之爲病，皆因過餐飲食，於脾家一藏有積，不治，傳之餘藏，而成五疳之疾。若脾家病去，則餘藏皆安，苟失其治，日久必有傳變。然脾家病宜蘆薈圓、沉香檳榔圓，或水晶丹、烏犀圓，更察虛實療之。有蟲者，投使君子圓、化蟲飲。如心腹痛，吐清水，蟲自下多，投二聖圓。諸疳證皆宜用《局方》五疳保童圓，或萬應圓，常服化積治疳。仍各投本藏調理之劑，寧心用茯神湯，調肝用耆歸湯，調脾用參苓白朮散，補肺用補肺散，補腎用調元散，庶各得其宜，則前證不致再作。

《活幼心書・走馬疳》　凡得此候，多因氣虛受寒，及有宿滯留而不去，積溫成熱，虛熱之氣上蒸，或食甜酸鹹膩之物，而脾雖喜甘，積滯日久，蘊熱上熏於口，致齒焦黑爛，間出清血，血聚成膿，膿臭成蟲，侵蝕口齒，甚致腮頰穿破，乳食不便，面色光浮，氣喘熱作，名走馬疳。治之之法，先去積熱，用當歸散合三稜散，水薑棗煎服，次投蘆薈圓、玉露飲，及以溫鹽水灌嗽，或軟雞翎蘸鹽水拂洗，略拭乾，仍以燒鹽散、內金散、密陀僧散傳之。若經久不愈者，傳於唇之上下，乃成崩砂證，或穴發滿腮，齒落骨露，飲食減少，氣促痰鳴，必致危矣。

《活幼心書・丁奚》　丁奚者，亦久積成疳之證，皆因飲食過傷於脾胃，脾胃虛不能磨化飲食，飲食漸減，無以生其氣血。面白色慘，潮熱往來，腹大而多青筋，手足如筒，顱囟開解，頸項小而身黃瘦。先投萬應圓，次參苓白朮散，早晨一服，與養胃氣，及醍醐散進食，食後下烏犀圓三粒至五粒，助脾化食，此即用迎奪之法，間投醒脾散、沉香檳榔圓、木香我朮圓，次第調理。有渴瀉腹痛，千金膏自好。若脾氣稍和，飲食漸進，再以化癖圓、快活圓常服，或用烏犀圓略下二三行，勻氣散止補。有寒熱往來，柴胡飲主之。腹脹投南星腹皮飲。有餘熱，麥芽、柳枝煎湯調三解散。有蟲下使君子圓。故斯疾得之，非一朝一夕，然施治之法，亦須漸漸令其平復，欲求速效，則爲難矣。凡雞酒羊麵，魚鮓甘甜，生冷毒物宜忌之。

哺露者，亦由乳哺不節，損於脾胃，脾胃損而飲食減，形容羸瘦，則藏府之氣不能宣通，時間有熱，謂之哺露。此候與丁奚相去不遠，但食多吐逆，藏氣虛冷而泄瀉無度，糞中有蟲。治法同前丁奚證藥，惟加養臟湯服之。

《活幼口議・議疳疾》　小兒疳疾，其證數端，其候不同，發作不常，治療不一，方論不等，該載不盡，輕重斟酌，隨宜設方，加減審量，從長調治，必有可理者，良工順證而已。

議曰：疳者甘也，疳因脾家有積，虛而所致。其積不下，復食粘膩甘甜、生冷炙煿之物，故得名曰疳。初作爲疾，名曰疳氣，皆由飲食不節，生冷相投，積傷久滯不化而得之。久則疳氣傳於五臟，傳是名疳極候，又反傳名疳逆候。雖食不生肌肉，作渴煩躁，名疳虛候。時發潮熱，盜汗常有，名疳勞候。腹大喉細，手足無肉者，名丁奚候。自丁奚翻食吐蟲，虛熱來去，名曰哺露。十歲以下名曰疳，十歲以上名曰勞，治勞之理，悉不用疳藥，蓋疾作傳足，非常治疳之法，理其氣虛，□其血弱，調令脈壯，消其蟲子，散去疳熱，和順三焦，詳而後已。無用急力攻治，亦無勉強投藥，只可循候而設，不得過劑。若冷藥易動臟腑，燥藥易損三焦，審察端的，圓散隨其輕重，故無得失之歎矣。

《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議曰：五疳八痢，本經所載詳明，然究竟疳在五臟五病，故有五名，及其順逆相傳，變動臟腑，則病不循證候而作者，豈可以五疳爲數，八痢爲拘。疳者，始自於疳，痢者，起自於痢。疳以飲食不節，過傷脾胃，痢即脾胃虛弱，而受積毒。治疳之藥，理脾胃，溫中補氣，消疳煞蟲。治痢之藥，理腸胃，去濕調中，滋血和氣爲上。

治嬰孩小兒食肉太早，傷及脾胃，水穀不分，積滯不化，疾作疳氣等候，宜服大效史君檳榔良方。

議曰：積是疳之母，所以有積不治，乃成疳候。又有治積不下，其積存而臟虛，成疳尤重。大抵小兒患疳，泄瀉無時，不作風候者何？惟疳瀉名熱瀉，其臟腑轉動有限，所以不成風候。雖瀉不風，亦轉它證，作渴虛熱，躁煩下痢，腫滿喘急，皆疳候虛證。古云疳虛用補虛，是知疳之爲疾，不可更利動臟腑。發作之初，名曰疳氣。腹大脹急，名曰疳虛。瀉痢頻併，名曰疳積。五心虛煩，名曰疳熱。毛焦髮穗，肚大青筋，好喫異物，名曰疳極。熱發往來，形體枯槁，面無神彩，肉無血色，名曰疳勞。手足細小，項長骨露，尻臀無肉，肚脹臍突，名曰丁奚。食加嘔噦，頭骨分開，作渴引飲，蟲從口出，名曰哺露。此皆疳候。又因多食生冷甘粘肥膩，積滯中脘不化，久亦成疳。治疳之法，量候輕重，理其臟腑，和其中脘，順其三焦，使胃氣溫而納食，益脾元壯以消化，則臟腑自然調貼，令氣脈與血脈相參，壯筋力與骨力俱健，神清氣爽，疳消蟲化，漸次安愈。若以藥攻之五藏，疏卻腸胃，下去積毒，取出蟲子，雖曰醫療，即非治法。蓋小兒臟腑虛則生蟲，虛則積滯，虛則疳羸，虛則脹滿，何更利下。若更轉動腸胃致虛，由虛成疳，疳虛證候乃作，無辜之孩難救矣。

胡黃連圓：治嬰孩小兒一切證候，及一切虛痢，他藥無功，此藥極效。但是疳與痢，用粥飲下五七圓子，幼者三圓。不喫粥飲，乳頭令吮。能治一十二種疳痢及無辜者，功效非常。

議曰：疳之疾危，發由於漸，痢之後逆，傳自於延。延久爲逆。初見其輕，言之曰常，後知其重，告之無門。是以疳痢皆由積毒，嬌恣口腹，因虛以致虛，用害而傷害。醫工見有此等，自是憂疑，病家欲得便甦，豈無性急，更遷取活，展轉愈深。或疳極而復下痢，或熱盛而加作渴，或煩躁四體虛浮，或飲食一時嘔吐。常方不能安愈，快劑恐越傷和，惟宜服此。

肥肌圓：治小兒一切疳氣，肌瘦體弱，神困力乏，常服殺蟲消疳，開胃進食。

議曰：驚疳積痢，各分證候用藥。今有小兒患疳虛困，又作痢疾，二候相加，最爲惡重。疳痢併行，臟腑虛乏之極，熱毒差重，皆系積之久滯，雖曰系積，無積可療，乃虛受之。然謂其虛，補之不及。所見其證，不得良方，以何對治。雖護其方，不審其候，亦難療也。良由脈與病同，藥與證對，醫工運功，扶而起之，必得安樂。胡黃連圓無以加諸，肥肌良方亦佐勝。

蘭香散：治小兒走馬疳，牙齒潰爛，以至崩砂出血齒落。

議曰：嬰孩受病，證候多疳，良由氣鬱三焦，疳分五藏。內有腎經常虛，得疳名之曰急，以馬走爲喻，治療頗難。此等一證，初作口氣，名曰臭息。次第齒黑，名曰崩砂。盛則齦爛，名曰潰槽。又盛血出，名曰宣露。重則齒自脫落，名曰腐根。其根既腐，何由理之，嗟吁。豪家育子，餉以甘肥，腎堂受之虛熱。或緣母在難月，恣味珍羞，令兒所招，即非偶然而作。今將秘方述于後。

又方：傅齒立效散。研勻，每以少許傅牙齒齦上。又一方用蟾酥一字，加麝和勻傅之。

議曰：血之流行者榮也，氣之循環者衛也。變蒸足後，飲食之間，深恐有傷於榮衛而作衆疾。其或氣傷於毒，血傷於熱，熱毒攻之，虛臟所受。何臟爲虛熱。蓋小兒腎之一臟常主虛，不可令受。熱毒攻及腎臟，傷乎筋骨，惟齒受骨之餘氣，故先作疾，名曰走馬，非徐徐而作。所宜服藥，甘露飲、地黃膏、化毒丹、消毒飲。其外證以前件立效散及麝酥膏傅之，切忌與食熱毒之物。此疳不同常證，乃系無辜有作，醫宜深究，保全爲上，若用常方，難擬愈活。

獨活飲子，治腎疳臭息候良方。三黃散，治腎疳崩砂候良方。人參散，治腎潰槽候良方。檳榔散，治腎疳宣露候良方。黃耆散，治腎疳腐根候良方。地骨皮散，治腎疳齦齶牙齒肉爛腐臭，鮮血常出良方。每用少許傅之，頻與功效，喫不妨。

議曰：《本經》所載疳證有五，謂五臟所受，故得其名，今述腎疳一臟有五證候者，最爲要急，不可同常。此疾具陳有五種候傳，迅疾可畏，乃知走馬之號不誣。初發之時，兒孩口臭，上干胃口，氣息臭鬱，漸進損筋，斷肉生瘡，或腫或爛，其齒焦黑。又進，從牙槽肉發作瘡疱，破潰膿爛。又進，熱逼入脈，時時血出，其熱注久，牙斷腐壞，槽寬齒脫，六七歲孩落盡，不復更生，豈可治療。今以妙方宜速與，隨其傳變而理，不待疾作而後藥也。

《活幼口議·疳熱證候方議》 議曰：小兒疳患，乃是五臟所受積氣相傳，今議患疳有患熱者，由其候虛之盛。積者乃疳之母，所有積不治，遂傳成疳。又有治積不下，其積存而臟虛，其疳傳而脈弱，臟腑傳過，經絡致受，由此作熱，證候尤重，雖不發作風痰，畢竟危困沉重。經云：疳熱證謂勞形作渴，虛煩，頻嘔不食。下項良方，過其輕重而與服之，仍擇所當，勿可縱恣，誤

致乖違，便計利害。

蚵蚾圓：治小兒患無辜疳，三焦虛熱，飲水不歇，下痢頻併，日夜無度，煩躁乾嘔，食入即吐。如此惡證，服常疳藥，分水穀，止煩渴，治下痢，進飲食，但無效者，宜用此方治之，隨藥取安。一服虛熱去，兩服煩渴止，三服瀉痢住。不過三服，諸證悉應，尅效萬一，神聖秘密。日進二服，功效如神，宜至誠修合。

《世醫得效方·丁奚哺露》 十全丹：治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痿，腹大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喝嘔噦，是爲哺露。兩者皆因脾胃久虛，不能消化水穀以榮血氣，致肌肉銷鑠，腎氣不足，復爲風冷所傷，柴骨枯露。亦有胎中受毒，臟腑少血致之。此皆無辜種類之疾，幷難治。

《原機啓微·深疳為害之病》 衛氣少而寒氣乘之也，元氣微而飲食傷之也，外乘內傷，釀而成之也。父母以其純陽耶，故深冬不爲裳，父母以其惡風耶，故盛夏不解衣，父母以其數饑耶，故飼後強食之，父母以其或渴耶，故乳後更飲之。有愚戇而爲父母者，又不審其寒暑飲食也，故寒而不爲暖，暑而不能涼，飲而不至渴，食而不及饑。而小兒幽玄涵默，抱疾而不能自言，故外乘內傷，因循積漸，釀而成疳也。渴而易饑，能食而瘦，腹脹下利作鬯聲。日遠不治，遂生目病，其病生翳，睫閉不能開，眵淚如糊，久而膿流，竟枯爾目。何則？爲陽氣下走也，爲陰氣反上也。治法當如《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腑，各還其原，不反其常，是其治也。當作升陽降陰之劑，茯苓瀉濕湯主之，升麻龍膽草飲子主之。此藥非專於目，幷治已上數證，然勿後，後則危也，爲父母者其審諸。

《推求師意·疳》 疳有五，皆以肥美而得之，故曰疳。五藏所受不同，在肝爲風疳，在心爲驚疳，在脾爲食疳，在肺爲氣疳，在腎爲急疳。五疳之外，十二經氣血所受變狀不一，復有驚絕疳、乾疳、漏疳、腦疳、絕急疳、無辜疳、齒疳、濁疳、痢疳、慝疳、五疳出蟲等候云云。數百方中雖有攻補，終無先後設施與相兼分輕重而治的然之法，所治五疳，亦未見有分五藏補瀉之藥，且宜於金者不宜木，宜于火者不宜土。五藏升降浮沉之氣，寒熱溫涼之性，不及則順而調之，太過則逆而治之。喫黃土，因脾經濕熱，故口失味也。宜用乾黃土些少，碾細炒過，濃煎黃連湯調服，或作丸服亦妙。

《普濟方·嬰孩諸疳門·總論》 凡兒童二十歲以下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疳與勞皆氣血虛竭，腸胃受傷致之，同出而異名也。疳之爲候，頭皮光急，毛髮焦稀，腮偏口乾，鼻噓唇白，兩眼昏爛，揉鼻搔眉，脊聳體黃，齘牙咬舌，焦渴自汗，尿白瀉酸，肚脹腸鳴，癖結潮熱，酷嗜瓜菜、鹹炭、生米、泥土，而飲水吐飲者其候也。

心疳即驚疳，由乳食不調，心臟受熱所致也。蓋其血氣未定，乳哺有傷，易生壅滯，內有滯熱未得疏通，故心神驚鬱而作驚疳之候。外證身體壯熱，臉赤唇紅，口舌生瘡，胸膈煩悶，小便赤澀，五心皆熱，盜汗發渴，齦齒虛驚，是謂心疳。

肝疳即風疳，由乳食不調，肝臟受熱所致也。若乳母寒暄不調，滋味不節，或外感風寒，內傷喜怒，邪氣未徹，遽爾乳兒，多成風疳。風入眼，腫翳生眵，疳眼。外證搖頭揉目，白膜遮眼，眼多清淚，頭焦髮立，筋青腦熱，甲癢筋攣，躁渴汗多，下痢瘡癬，是謂肝疳。

腎疳即急疳，由乳食不調，臟腑伏熱所致也。凡甘味入於脾而動蟲，蟲動則侵蝕臟腑，遂使孩提心下擾悶。若上蝕齒齦則口瘡出血，齒色紫黑，下蝕腸胃，則下痢肛爛，濕癢生瘡。療治不早，精體消耗，難以有瘳。蟲名蠶也，目爲濕蠶，多因疳傷，久痢腸胃，受濕得之，狀如外感傷寒齒蝕之證。或以走馬命名，蓋齒屬腎主虛，纔受熱邪，疳氣直奔上焦，故以走馬爲喻。初作口氣，名曰臭口，次第齒黑，名曰崩砂，盛則齦爛，名曰潰槽，熱血迸出，名曰宣露，甚者齒皆脫落，名曰腐根，其根既腐，縱得全活，齒不復生。外證腦肌削，手足如冰，寒熱時來，滑泄肚痛，口鼻乾渴，齒齦生瘡，爪黑面黧，身多瘡疥，是謂腎疳。

肺疳即氣疳，由乳食不調，壅熱傷肺，所主乎氣，鼻乃肺氣所通，其氣不和，則風濕乘虛客於皮毛，入於血脈，故鼻下兩傍赤癢瘡濕，是爲鼻疳。瘡濕不通，汁所流處，隨即成瘡，亦名疳蠶。外證咳嗽喘逆，壯熱惡寒，皮膚粟生，鼻癢流涕，咽喉不利，頤爛唾紅，氣脹毛焦，泄利頻併，是謂肺疳。

脾疳即瘡疳，由乳食不節，脾胃受傷所致也。或乳母恣食生冷肥膩，或乳兒過傷，或飯後與乳，致使吐乳多脹，久則變爲乳癖，腹脅結塊，亦名奶疳。

外證面黃身黃，肚大腳細，吐逆中滿，乏力酷啼，水穀不消，泄下酸臭，合面困睡，減食喫泥，是謂脾疳。

析而論之，曰五疳出蟲，曰蛔疳，曰脊疳，曰乾疳，曰疳渴，曰疳瀉，曰疳痢，曰疳腫脹，曰疳勞，曰無辜疳，曰丁奚，曰哺露，證狀非一。五疳出蟲者，疳之源雖起於乳哺不調，然臟腑停積已久，莫不化而爲蟲，或如絲髮，或如馬尾，多有此積者，皆於頭項腹背之間，黃白或赤者可醫，青黑則難療也。蛔疳者失乳飯早，食肉太早，或腸胃停蓄，甜膩化爲蛔蟲。皺眉多啼，嘔吐清沫，腹中乍痛，肚脹青筋，唇口黑紫，傷齒頭癢是也。蛔雖食蟲不可動，從口鼻出者難治。脊疳者，蟲蝕脊膂，身弱羸黃，積中生熱，煩溫下痢，拍背如鼓鳴，脊骨如鋸齒，或十指皆瘡，頻嚙爪甲是也。腦疳者，胎中素挾風熱，生下乳餔越常，頭皮光急，滿頭餅瘡，腦如火，髮結如穗，遍身多汗，腮腫囟高是也，病在腎。聲焦皮燥，大便乾結，其病在肺，搭伏癡眠，胸脘乾渴，其病在脾，總爲乾疳是也。疳渴者，臟中夙有疳氣，加乳母恣食五辛酒麵炙煿，使小兒心腹壅熱，日則煩渴，乳食不進，夜則渴止是也。疳瀉者，毛乾唇白，額上青紋，腹脹腸鳴，瀉下糟粕是也，勿用熱藥止之。疳痢者，挾受風寒暑濕，或冷暖不調，或停積宿滯，水穀不聚，頻下惡物是也。疳腫脹者，虛中有積，其毒與其積交幷，故令腹肚緊脹，由是脾復受濕，攻令頭面腳手虛浮是也，法當磨積調氣。疳勞者，潮熱往來，五心煩熱，手足心及腦前熱而發瘡，盜汗骨蒸，嗽喘枯悴是也。或渴而復瀉，飲水惡食，肚硬如石，面色如銀，斷不可活。無辜疳者，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手披之轉動，軟而不疼。其間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蟲隨熱氣流散，淫蝕臟腑，以致肢體癰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是也，針刺破，膏藥貼。一或朝濯兒衣，露於簷下，爲雌鳥落羽所污，兒着此衣，蟲入皮毛，亦致無辜之疾。兒衣已曬，須微火烘之。其若手足極細小，骨高尻削，體痿腹大臍突，號哭腦陷，或生瘕癥，是爲丁奚。虛熱來往，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爲哺露。皆因脾胃久虛，不能化水穀，以榮血氣，故肌肉消鑠，腎氣不足，復爲風冷所傷，使柴骨枯露，亦有胸中毒，臟腑少血致之，皆無辜種之疾，病而至此，不幾殆哉。

又有小兒久患腎疳，內虛不食，甚者天柱倒。治法當用錢氏地黃丸加驅疳等劑，仍與貼項強筋，不識證謂之五軟，非也。天柱骨倒，凡有三種。有吐瀉日久，羸弱成者。有肝膽伏熱，面赤唇紅，忽變此者。有傷寒不及發表，或更被風邪入肝，以致筋絡放弛。吐瀉者當調胃氣，肝熱者隨輕重以涼肝，并與強筋貼項，惟傷寒天柱骨倒者難療。

心煩熱，掀衣氣粗，飲冷水，煩躁卧地，肚熱腳冷，潮熱往來，皆熱疳也。冷疳病多在內，痢色無常，其吻青白，肢體軟弱，目腫面黧。又一證，燥渴卧地，似有熱狀，惟飲食不進，滑瀉無已，亦冷疳也。其有瀉多膿血，日加瘦弱，此則謂之冷疳。大抵疳之受氣，皆虛使然，熱者虛中之熱，冷者虛中之冷，治熱不可妄表過涼，治冷不可峻溫驟補。故錢氏又曰：小兒易爲虛實，脾胃虛不受寒溫，服寒則生冷，服溫則生熱，當識此而無誤。上醫處此，消積和胃，滋血調氣，隨順藥餌以扶之，淡薄飲食以養之，榮衛調和，臟自然充實。去積之法又當權衡，積者疳之母，由積而虛，謂之疳極，諸有積者，無不肚熱腳冷，須酌量虛實而去之。若積虛甚則先與扶胃，使胃氣內充，然後爲之微利。若積勝乎虛，則先與利道，設得一泄，急以和胃之劑爲之扶虛，然去積雖疏利，如白豆蔻、蘿蔔子、縮砂、蓬朮，消痰亦不可無。脅間癖痛亦爲虛之中積也，先寒後熱，飲水不食，或飲水以致喘嗽，錢氏有癖爲潮熱之治法，解散寒熱，即與下癖，合是而觀，法作不同，療治不一，又可無權度於此哉。若夫諸疳惡證，心疳飲水不已，食則驚啼，耳邊紋多，舌上黯黑者不治。肝疳右脅結硬，頻數吐涎，目睛青筋，眼角黑氣者不治。腎疳飲水好鹹，小便如乳，耳焦肩聳，牙黑骨枯者不治。肺疳咳逆氣促，頻瀉白沫，身上粟生，其色斑黑者不治。脾疳喫泥泄痢，水穀不消，唇白腹高，人中滿者不治。其或滑泄不休，脫肛咳逆，抱起昏沈，手足垂軟，襯及腳心，全不知覺，項筋舒展，身體變冷，是則爲五絕證候。甚者胸陷喘噦，乳食直瀉，腫滿不痢，腹脅脹疼，皮發紫瘡，肌肉光紫，與夫疳勞渴瀉，面槁色夭，骨露齒長，肚硬不食者，皆危篤矣。

《普濟方·嬰孩諸疳門·疳瀉附論**》**《全嬰論》云，賈公賓監酒子四歲，六月中洩瀉黃水，身熱小便赤少或夾白酸臭，召一醫作伏暑，與五苓散、黃龍丸不退，一醫作食瀉，以感應丸、小益黃散補。因兒恣食，病多進退，至月餘，目胞浮腫，面黃消瘦，腹大氣粗，渴飲不食，糞食不化，腥臭肥膩，召愚視，曰：本傷水食，因瀉久則亡津液，變成疳瀉。主人曰：何傷暑食與疳瀉，兒平日不曾食甜物，何便成疳也？答曰：傷暑瀉黃，身熱小便赤少，傷食者瀉白酸臭，食物不化，疳瀉者瀉腥肥膩，腹急氣粗。錢氏云：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致也。蓋脾胃有疳食積，所以進退不已。此病以補之法，去其積。主人

曰：小兒瀉久憔悴，難動臟腑。答曰：積聚之病，終身爲憂，況疳病已成，虛中有積，若不以補瀉之法，恐久害身。主人聽，先以麝沉香膏、益黃散補，三日各三服，第四日與二黃丸止瀉，餘次除積，再前藥補二日，病退七分，後投石膏六甲丸治愈。

《玉機微義·小兒門·論疳證虛實》 潔古曰：疳者，小兒病癖，或久吐瀉，醫者妄投轉過之藥，小兒易爲虛實，致之胃虛，而亡佚津液，內發虛熱，外消肌肉，一臟虛則諸臟皆弱。其病目胞腫，腹脹，利色無常，漸遶瘦瘁，久不痊可。是腸胃有風積，法當用宣風散導之，後各依本臟補其母。

大抵小兒疳病肌羸，血氣不足，同大人癆瘵之疾。

《全幼心鑑·疳瘡》 人生自孩提以至弱冠，潮熱發瘡，皆是疳氣使然。蓋疳蟲耗其精髓，蝕其肌膚，體虛膚空，疳熱流注，遂致遍身熱瘡發歇無已。小兒諸病，不出於疳，則出於熱，熱則生痰，常須識此矣。

《全幼心鑑·疳》 諸疳惡證　肝疳左脇結硬，頻數吐涎，目睛青筋，眼角黑氣，不治。心疳飲水不已，食則驚啼，耳邊紋多，舌上黯黑，不治。脾疳喫泥泄痢，水穀不消，唇白腹高，人中平滿，不治。肺疳咳逆氣促，頻瀉白沫，身上粟生，其色斑黑，不治。腎疳飲水好鹹，小便如乳，耳焦肩聳，牙黑骨枯，不治。

五絕不治　其或滑泄不休，脫肛喫逆，抱起昏沉，手足垂軟，襯及腳心全不知覺，項筋舒展，身體變冷，是則爲五絕證候。甚者胸陷喘噦，乳食直瀉，腫滿下痢，腹脅脹疼，皮發紫瘡，肌肉光紫，與夫疳勞瀉渴，面槁色夭，骨露齒張，肚硬不食者，皆危篤矣。抑有聞焉，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人受父母之氣以生，精血不榮，胞胎有損，如草木萌芽之受傷，望其華實之不猥褊者難矣。丁奚、哺露、腦疳瘡，非胎中已受之病乎，不特此爾。兒方周晬，母復有孕，乳汁成毒，斂鬱小兒神氣，亦致骨立尪羸，是謂之魅病。凡此等類，盧扁復生，難施其功，余以終篇，所以爲之抽關啓鑰云。

一切疳後變作死候　手足如竹筒，口舌上黑白瘡，發喘渴熱。身體如柴無肉，色青黑，耳鼻生瘡。目如碧色，身體乾枯，吐出白沫，瀉下白蟲。龜胸鋸脊，氣喘，口舌生瘡，喉中涎噎。解顱鶴膝，下瀉如米泔，外腎黑，糞門如竹筒。肚大青筋，乳食即吐，塞噎，手足細軟不能行。忽吐下黑血連蛔，幷小白蟲出無數。手足鼻耳口舌後胎生黑大腫毒瘡，不乳。腹中刺痛，面青黑，吐瀉下黑血幷蛔等蟲。手足四肢如冰，頭項拘軟不收，口伴痰流。

《醫學正傳·諸疳證》 《內經》曰：數食肥，令人內熱，數食甘，令人中滿，蓋其病因肥甘所致，故命名曰疳。若夫襁褓中之乳子，與四五歲之孩提，乳哺未息，胃氣未全，而穀氣尚未充也。父母不能調攝，惟務姑息，舐犢之愛，遂令恣食肥甘與夫瓜果生冷，及一切烹飪調和之味，朝餐暮食，漸成積滯膠固，以致身熱體瘦，面色痿黃，或肚大青筋，蟲痛瀉利，而諸疳之證作矣。錢仲陽曰：小兒病疳，多因大病後，或吐瀉後，以藥下之，致脾胃虛損亡津液而成。蓋此證實由愚醫之所害耳。斯言也，特一端耳，未可悉以爲然。其所謂大病吐瀉，豈非飲食之所致與？夫仲陽爲兒醫之祖，豈有誤耶？其所論諸疳形證治法，班班可考，學者不可不審。

《名醫類案·疳積》 陳孝廉自述云：其子痘疹後患疳積病，骨瘦如柴，大便不固。偶得市人傳一方，用山查一兩，白酒麴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人中白最多者，將二物裝內，炭火煅存性，研爲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藥未完而病愈。

黃上舍瑤臺乃郎患疳，肚大如箕，足細如管，眼生翳膜遮睛，幾不可爲。在蘇州，得異人傳授一方，取鷄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令兒服之，遂愈。後以治數兒，無不立效。

一兒疳積，肌肉消瘦，兩目失明，方士以片腦五厘，硃砂三分，爲細末，用雄鷄脊血，調和無灰酒下，垂死者，一服可活。

江應宿見丁氏兒醫治疳積，腹大腳小，翳膜遮睛者，用大蝦蟆十數個，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一方，札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再取新瓦燒紅，置蛆於上，烙乾，令病兒食之。每服一二錢，後服參茯白朮散而愈。若兒稍大見疑，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蜜作餅或丸，看兒大小壯弱，無不驗者。

《名醫類案·走馬牙疳》 濮陽傳爲上虞丞，好醫方，傳授小兒走馬牙疳，灸頸後凹陷中七壯，再以樗樹東南引根去粗黃，取白皮，同黑豆一升煮熟，去皮食豆即愈。

一小兒患走馬牙疳，用瓦壟子，比蚶子差小，未醬醃者，連肉煅存性，置

冷地上，用盞蓋覆候冷，取出碾爲末，乾滲患處。

一兒用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患處。

一兒用馬蹄殼三錢，先洗淨，酒炙酥，鷄肫皮三錢，不見水，拭淨陰乾，眞珠七分炒，胡黃連一錢五分，雄黃五分，水飛白硼砂六分，黃柏去粗皮三錢，爲細末，滲患處。

一小兒痘後患走馬牙疳，用棗灰散，硃砂一分半，輕粉一分，麝香三厘，冰片五厘，膽礬二分，雄黃五分，黃丹三分，白芷五分，枯礬二分，兒茶一錢，北棗煅存性一錢五分，龍骨一分，爲細末，先用荆芥湯洗，一日搽二三次，效。

《幼科發揮·疳》 疳證，此小兒科之極病也，雖有五臟之不同，其實皆脾胃之病也。幼科書論諸疳，頭緒太多，法無經驗，無可取者。唯錢氏分肥瘦冷熱四者，庶爲近理。而以初病者爲肥熱疳，久病者爲瘦冷疳，似有虛實之分，不知疳爲虛證，曾有實者乎。至于治瘦冷疳，方上有續隨子，未免虛實之失。故予嘗曰，錢氏方論，非先生之親筆，乃門人附會之說也。今乃推先生之意以補之曰，兒太飽則傷胃，太饑則傷脾，肥熱疳，其食多太飽之病乎，瘦冷疳，其食少太饑之病乎。如審其食少者，肥兒丸，食多者，集聖丸主之。

小兒乳少者，父母嘗以他食物飼之，兒之性只欲一飽，或食太多，或食太少，所以脾胃受傷，生此疳病也。

蘄水陸沉巷李黃之妻，程希南之女也，新寡，止有一女。初病瘧，又病痢，瘦，發熱少食，日啖蓮肉五六枚。請予往治之，予與集聖丸。時有江西一醫萬鼎在彼，曰難治，常問予運氣之說，予詳教之。彼本不知，唯唯耳，予謂鼎曰，明年二三月，來看此女之長大也。次年三月半，其母在程氏宅，請予謝之。命其女拜，云，小女服後，一日改變一日，非昔日比也。

庠生王閑一子周歲，因食豬肉受傷，肢體瘦削，使人求藥。予問其詳，乃食積疳，似有餘，取脾積丸五粒與之，教以豬肉湯吞下。果下一塊如小指頭大，涎沫夾裹，其子頓安。

王三峰長子病疳瘦，請予治之。見之，曰，此乳少病也。父曰，乳極多，予即辭退。歸謂其友胡三溪云：王子病疳，乃乳少也，彼云乳多，不聽吾言，今成疳矣。時胡會川在座，聞言而退。後三溪云，病者會川之婿，聞兄之言，不說而歸。予曰，非也，必往邀三峰兄同來也。少頃果同至，三峰自訴云：我南監坐監時，一子病疳死，今此子病，我心甚慮，今特來登問。此兒討個乳母養，有乳無乳，實不知也。今夜歸家看仔細，明日來報，果無乳也。日則嚼飯喂，夜則一壺冷米湯灌之，奈何。予曰，不易乳母，治之無功，易之，則兒戀其乳母之愛，母依其兒衣食之計，請權擇乳母佐之，晝則抱之，夜則乳之，自然日久情熟，事兩全矣。乃作肥兒丸一料服之，兩月而安。

胡鳳崖子病疳，但多食則腹痛，請予治之。予曰：人以穀爲本，穀入作痛，豈新穀作痛乎，必有舊穀爲積，未能消去，故新穀相持也。豈有絕穀食之理，乃作養脾消積丸服之安。

《幼科發揮·腎所生病》 肝疳者，小兒生後，生瘡成餅，狀如覆盤，此風熱也。宜加味瀉青丸加蔓荆子、白蒺藜炒。

脊疳者，小兒疳瘦，脊如鋸齒，肋骨高起，拍之有聲。宜集聖丸加龍膽草、梔子仁、黃柏同爲丸服。

齒根黑爛，鼻息出血者，名走馬疳，橡斗散主之。

予有一孫無父，周歲生走馬疳。予用尿桶底白垢刮下，新瓦上火焙乾，五分，五倍子內蟲灰三分，鼠婦焙乾三分，枯白礬一錢，共研末。先用臘茶葉浸，米泔水洗淨，以藥敷之，神效。名曰不二散。

《廣嗣紀要·疳病》 羅田知縣朱云閣，只有一子，年七歲，甚珍愛之。脾胃虛弱，食多則傷，食少則困，形瘦而黑，常使韓醫治之。因其傷食，則與枳朮保和丸以消導之。因其困倦，則與參苓白朮丸以補之。時補時消，精神日瘁，將成疳矣。予告之曰：公子之脾胃素虛，不能消穀，故食易傷也。因傷食，而復消導之，則脾益虛，虛而復補，則脾未得實，而傷者又至矣，豈良法哉？全進一方，專以補脾爲主，內兼消導，名肥兒丸。公視其方，以四君子湯爲主，加青皮、陳皮、木香、砂仁、山藥、蓮肉、使君子肉、神麴、麥芽、山楂肉。共爲細末，荷葉包粳米，煮爛搗爲丸，米飲下。命予修合，自此不復傷食，而肌肉漸肥矣。

縣學教諭許厚舉，一子年十四歲，吐血，諸醫作痰火治之不效。生員董萬卷薦全，厚舉聽而請之。全診其脈，兩尺右關皆不足。全告曰：公子之年，未及二八，脈當沉緊，今反不足，當作胎裏怯弱之病，全觀宗師體厚，何以有此，必夫人有虛病，或乳少得之也。厚翁聞而躍起大笑，呼師母曰：汝當初懷身時多病，生小哥後無乳，密齋之脈神哉。問當作何病治之，全曰：十六歲以後病此者，曰勞，十五歲以前病此者，曰疳，疳即勞也。宜用六味地黃

丸以補腎，治其胎稟怯弱之病，參苓白朮丸以補脾，助其生發之氣，病自安矣。乃制二藥服之，一月而安。厚翁稱贊之，全之名由此漸著矣。

監生汪懷江，一子年六歲，病瘧久不已，面皖白，髮稀成穗，腹脹，食不作肌膚，乃疳病也。懷江一家凡有病者，諸醫用藥不效，惟予治之，所活者甚多，是以留居其家，朝夕甚恭。予重其情，故于此子之病，以養脾丸平其瘧，肥兒丸治其疳，調理半月而安。

吾縣富室胡黑三，長孫一歲，病腦後啞門穴出一毒，如桃大，已潰，白膿不干，請予視之。予曰：此無辜疳也，法不能治。或問何謂無辜之疳也，曰：《全幼心鑑》云：有妖鳥名睢，一名夜行游女，白晝不出，夜則出飛，此鳥無雄，飛入人家，有兒裸衣挂曬未收者，則布毒其上，兒着此衣，即病而死，掠取其魂，化爲己子，是名無辜疳，亦傳尸之類也。故病則頸上有核，針破之，內有白粉，況頸後之疽，又九不治中之一證也，故云難治。時有一老醫，號鄧瘋子者，以善拿法名，人相慕之，黑三請視其孫，鄧曰可治。予曰：久慕先生之名，如治此兒之病，名不虛傳，鄧曰是不難，乃留。五日後而兒死矣，鄧大慚而去。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五臟內外疳證主治》　凡小兒疳在內，目腫腹脹，瀉痢青白，體漸瘦弱。疳在外，鼻下赤爛，頻揉鼻耳，或肢體生瘡。鼻瘡用蘭香散，諸瘡用白粉散。肝疳，一名筋疳，白膜遮睛，或瀉血而瘦，用地黃丸。心疳，面黃頰赤，身體壯熱，用安神丸。脾疳，一名肥疳，體黃瘦削，皮膚乾澀，而有瘡疥，腹大嗜土，用益黃散。腎疳，一名骨疳，肢體瘦削，遍生瘡疥，喜卧濕地，用地黃丸。肺疳，一名氣疳，喘嗽氣促，口鼻生瘡，用益黃散。若患潮熱，當先補肝，後瀉心。若妄以硝黃諸藥利之，若患癖，當消磨，若誤以巴豆、硼砂下之，又傷寒悞下，皆能成疳。其初病者爲熱疳，用黃連丸。久病者爲冷疳，用木香丸。冷熱相兼者用如聖丸，津液短少者用白朮散。凡此因大病脾胃虧損，內亡津液所致，當固脾胃爲主，而早爲施治，則不變敗證也。

〔薛〕按：疳證或哺食太早，或嗜食甘肥，或服峻厲之藥重亡津液，虛火熾盛，或因稟賦，或乳母厚味七情致之，各當調治其內。若口舌蝕爛，身體壯熱，腮唇赤色，或作腫痛，腹膈煩悶，或掌熱咽乾，作渴飲水，便赤盜汗，齦齒虛驚，此心經內外疳也，用安神丸之類主之。若鼻外生瘡，眼目赤爛，肢體似癬，兩耳前後、項側、缺盆、兩腋結核，或小腹內股、玉莖、陰囊、睾丸腫潰，小便不調，或出白津，或咬指甲，搖頭側目，白膜遮睛，羞明畏日，肚大青筋，口乾下血，此肝經內外疳也，用地黃、蘆薈二丸主之。若頭不生髮，或生瘡痂，或髮成穗，或人中口吻赤爛，腹痛吐逆，乳食不化，口乾嗜土，瀉下酸臭，小便白濁，或合目昏睡，惡聞木音，此脾經內外疳也，用肥兒丸主之。若鼻外生瘡，咽喉不利，頸腫齒痛，咳嗽寒熱，皮膚皺錯，欠伸少氣，鼻瘡出涕，衄血目黃，小便頻數，此肺經內外疳也，用地黃清肺飲主之。若腦熱吐痰，手足逆冷，寒熱往來，滑泄肚痛，口臭作渴，齒齦潰爛，爪黑面黧，身耳生瘡，或耳出水，或食自髮，此腎經內外疳也，用地黃丸主之。凡疳熱上攻，或痘毒上升，爲患甚速，名爲走馬疳。急敷雄黃散，服蟾蜍丸。輕則牙齦腐爛，唇吻腫痛，可治。重則牙齦蝕落，腮頰透爛，不治。

愚治陳職方孫面頰患瘡，將蝕兩目。或用清熱之藥久而不愈，余用大蕪荑湯二劑清其肝火而愈。

陳司廳子遍身生瘡，面色痿黃，腹脹內熱，大便不調，飲食少思，倦怠口乾。用大蘆薈丸治其肝脾，不月而愈。

俞廷評子目劄面青，食少體倦，大便滑泄。此木乘脾土，用芍藥參苓飲而痊。

陳工部孫腹內一塊，小便不調。或以血痞，久服行氣破血等藥，發熱口乾，體瘦懶食，幾成瘵證。余謂面黃兼青，乃肝脾疳證，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大蘆薈丸四服，又用前湯加車前子煎送六味丸四服，又用清肝生血之藥而愈。

一女子十二歲，目生白翳，面黃浮腫，口乾便澀。此肝脾之證，用四味肥兒丸而痊。

一小兒九歲，目劄畏明，年深不愈。或以爲實火，服瀉青丸之類，益甚，求治於余，仍用瀉肝。余謂肝經虛火，用地黃丸補之而愈。夫肝氣爲陽爲火，肝血爲陰爲水。肝經之證，若非肝火血燥而生風，必因肝血虛而火動。其初患而病氣形氣俱實者，宜少與瀉青丸瀉之，其久患而病氣形氣俱虛者，當與地黃丸補其腎肝。蓋此證原因肝經血少而生風耳，不可輒用瀉青峻劑。經云：凡病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前證果肝經實熱，宜用柴胡、黃連之類，以治心火者審焉。

一小兒鼻外生瘡，不時揉擦，延及兩耳。又一小兒視物不明，鼻內或

癢或生瘡，用四味肥兒丸漸愈。

一小兒耳內出水，耳外生瘡，膿水淋漓，經歲不愈。余用九味蘆薈丸以治肝，用地黃丸以生腎水乃瘥。

一小兒遍身如瘡，或癢或痛，肌體消瘦，日夜發熱，口乾作渴，大便不調，年餘不愈。用蘆薈丸以治肝，兼五味異功散以補脾而愈。

一小兒數歲，腦後幷結二核，肉色如故，而不覺腫，正屬膀胱經。觀其形狀，審其糞色，兼屬肝脾腎三經。用九味蘆薈丸以清肝脾，佐用地黃丸以補腎水，形體漸健，不兩月而消。

一小兒腹內結塊，小便不調。余以爲肝經內疳證，用蘆薈丸爲主，佐以龍膽瀉肝湯而消。

一小兒自脫胎即兩目赤腫，或作癢，或作翳。此胎稟肝火耳，用六味、蘆薈二丸而愈。

一小兒患瘰癧，小便頻數，兩目連瞤，或作嘔少食，泄瀉後重。此肝經熱盛而脾土受邪也，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痊。

一小兒面色痿黃，眼胞微腫，作渴腹脹，飲食少思，腹中一塊，或移動，小便澄白，大便不實。此脾疳之患，用四君子加山梔、蕪荑兼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小兒嗜食泥土，困睡泄瀉，通身如疥。比脾經內外疳也，用六君子湯及四味肥兒丸而痊。

一小兒面黃頰赤，發熱作渴，睡中驚悸。此心經內疳證，用四君加炒黑黃連、芎歸爲主，佐以秘旨安神丸而痊。

一小兒所患同前，兼掌心發熱，遍身如疥。此心經內外疳證，用肥兒丸爲主，佐以秘旨安神丸而愈。

一小兒咳嗽寒熱，咽喉不利，鼻上有瘡，久不生痂。此脾經疳證，用地黃清肺飲、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小兒下疳潰爛，爪黑面黧，遍身生疥。此腎經內外疳證，用地黃丸爲主，佐以四味肥兒丸而瘥。

史少參幼子二歲，項後結核，不時仰首。或以爲熱瘡內潰，用針決之，服消毒之藥後，曲腰啼哭。余謂此無辜外吊證也，曲腰而啼，內吊證也，果歿。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木香丸　治冷疳。

〔薛〕按：前方消疳清熱，逐水破氣之劑。然云冷疳者，乃陽氣虛而脾胃冷也。其檳榔、續隨子恐導損眞陰，尅伐陽氣，治者審之。

胡黃連丸　治熱疳。

〔薛〕按：前證當以本方爲主，佐以四君子加蕪荑。脾胃虛甚者，以四君子加蕪荑爲主，以前丸爲佐。

如聖丸　治冷熱疳瀉。

〔薛〕按：疳之爲患，乃肝脾虛熱，津液乾涸之證。前方乃專於治疳清熱之劑，若脾胃虛弱者，當佐以六君子湯調補脾胃，使邪氣退，庶可取全功也。

涼驚丸　治驚疳。

〔薛〕按：前丸心肝二經清熱祛風，化疫散氣之寒劑。蓋疳者津液乾涸之證，不宜多服，恐傷胃氣，無以滋腎水，生肝血也。

《保嬰撮要·二便色白》 《秘旨》云：小兒便如米泔，或溺停，少頃變作泔濁者，此脾胃濕熱也。若大便泔白色，或如魚凍，或帶紅黃黑者，此濕熱積熱也。宜理脾清滯，去濕熱，節飲食。若忽然變青，此是變蒸也，不必用藥。若久而不愈，用補脾肝。若心膈伏熱，則成疳矣。大抵多因乳哺失節，脾氣有傷，元氣下陷，或乳母飲食七情所致。小便如泔，或大便泔白者，用四味肥兒丸。積滯黃黑者，用四君子湯加黃連、木香。色青，日久不復，或兼泄瀉，或腹痛者，用六君子湯加木香、芍藥。若小便小利，大便褐色，髮黃脫落，鼻下瘡痍，用梔子茯苓湯。乳食少思，胸腹脹脹，大便頻數，用四味肥兒丸。仍審乳母飲食七情主之。

《保嬰撮要·疳證》 錢仲陽云：小兒諸疳，皆因病後脾胃虧損。或用藥過傷，不能傳化乳食，內亡津液，虛火妄動。或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失宜，致兒爲患。五臟之疳不同，當各分辨。【略】大抵其證雖多，要不出於五臟。治法：肝疳，用地黃丸以生腎。心疳，用安神丸以治心，異功散以補脾。脾疳，用四味肥兒丸以治疳，五味異功散以生土。肺疳，用清肺飲以治肺，益氣湯以生金。腦疳，亦用地黃丸。無辜疳，用大蕪荑湯、蟾蜍丸。丁奚、哺露，用肥兒丸、大蘆薈丸。走馬疳，敷雄黃散，服蟾蜍丸。若作渴瀉痢，腫脹勞瘵等類，當詳參方論而治之。蓋疳者乾也，因脾胃津液乾涸而患，在小兒爲五疳，在大人爲五勞，總以調補胃氣爲主。

六味肥兒丸：消疳、化蟲、退熱。

愚按：前方又治脾疳飲食少思，肌肉消瘦，肚大頸細，髮稀成穗，項間結核，發熱作渴，精神倦怠，大便酸臭，嗜食泥土。或口鼻頭瘡，肚見青筋，齦齒下痢，便白五疳。用此丸加乾蟾一兩，蕪荑五錢，尤妙。

蚵蟆丸：治無辜疳證，一服虛熱退，二服煩渴止，三服瀉痢住。

愚按：前方又治無辜疳證，面黃，壯熱不食，舌下有蟲。或腦後有核，軟而不痛，中有粉蟲，隨氣流散。侵蝕臟腑，便滑膿血，日漸黃瘦，頭大髮豎，手足細軟，變生天釣、猢猻、鵝口、木舌、懸癰、重腭、着噤、臍風、撮口、重舌、龜背、龜胸一十二種敗證。急用蟾蜍丸、大蕪荑湯治之，多有生者。

十全丹：治丁奚、哺露。湯氏十全丹：治前證。

愚按：前證因乳哺不調，傷損脾胃，不思飲食，氣血日損，四肢日瘦，肚腹漸大，是名丁奚。呼吸少氣，汲汲苦熱，謂之哺露。屬形病俱虛，雖用前藥，宜佐以異功散，壯脾胃以行藥勢。

《明醫指掌・疳病》 歌　心肺肝脾腎五疳，形容羸瘦髮毛乾。四肢枯細尿如乳，肚大青筋飲食貪。心證口乾時壯熱，虛驚面赤更心煩。搖頭揉目睛生膜，髮直筋青疾在肝。咳嗽氣粗多喘急，肺家灑淅熱仍寒。遍身瘡疥形如鬼，足冷斷宣把腎參。腹滿氣粗頻泄利，脾虛偏愛土泥餐。潮熱骨蒸多盜汗，勞疳羸瘦面黃顏。脊疳脊骨如刀鋸，指背生瘡可驗看。腦熱囟高疳在腦，乾疳乾渴大便難。熱疳便瀝身如火，泄利頻頻認作寒。齒齦多啼唇口紫，蛔蟲盤結胃腸間。丁奚項小幷囟陷，肉削尻高臍又翻。哺露往來虛熱甚，頭開嘔吐胃中關。無辜腦項因生核，不破須知治療難。

論　夫小兒臟腑嫩嬌，腸胃脆弱，易傷飲食，一或失調，不爲疳者鮮矣。蓋飲食恣情，甘肥無度，致傷脾胃，脾胃一虛，則飲食不能運化，食不能化，則腹滿泄利，生熱，生積，生痰。所以肌肉日削，氣血日消，元氣日損，骨熱煩蒸。或幼小缺乳，粥飲太早，耗傷形氣。此二者，疳之所肇端也，延及歲月，多致不救。疳之狀不一，古有五疳之名，蓋傳入五臟也。

《醫學綱目・脾主濕・疳》〔丹〕一富家子，年十四歲，面黃，善啖易饑，非肉不飽，泄瀉一月，來求治。脈之，兩手皆大。怪不甚瘦倦，以爲濕熱，當脾困而食少，今反形健而多食，且不渴，予意其疾必疳蟲作痢也。取大便視之，果蚘蟲所爲。適往他處，有一小兒醫在側，教其用治蟲藥治之，禁其勿用去積藥。約回途當爲一看診而止痢也，後勿果，至次年春夏之交，其瀉復作，腹不痛而口乾。予曰：此去年治蟲而不治疳故也。遂以去疳熱之藥，濃煎白朮湯下，三日而瀉止。半月後偶過其家，見其子甚瘦，予教以白朮爲君，芍藥爲臣，川芎、陳皮、黃連、胡黃連，入少蘆薈爲丸，白朮湯服之，半月而止。禁其勿食肉與甜物，三年當自愈。

〔湯〕小兒腦疳者，是胎熱所爲，但頭皮光急，頭髮作穗，或有頭瘡。腫至囟，囟腫則多損眼。此疾因兒在胎中，母臨月，房事不已而成。項軟倒，肥而不瘦。附子生，去皮臍，南星。

右末，生薑自然汁調，攤貼患處，次服防風丸幷瀉青丸。

〔世〕小兒久患疳疾體虛，久不進飲食，患久諸候退，只是天柱骨無力。醫者不識，謂之五軟。用白殭蠶眞者去絲炒爲末，每服五分或一錢，薄荷酒調下，日三。更須貼藥，貼藥生筋散。

右疳五軟蓋痿屬也。不若用地黃丸及黃柏、龜板之類爲愈。

〔世〕心疳者，苦要驚啼，常只喫水，少食辛味，耳邊有青脈，舌上有焦點者，不治。肝疳者，目帶青，左脇下硬，多吐沫，眼、頭黑者，不治。脾疳者，肚大青筋，唇口無血色，人中平，下痢不止者，不治。肺疳者，咳逆氣急，瀉白水，身上黑斑者，不治。腎疳者，要喫鹹醋，喫水不住，小便如粉汁，齒黑有瘡，骨出耳乾腦焦，不治。

《醫學綱目・脾主濕・哺露》〔湯〕哺露者，因乳哺不消，脾胃衰弱，漸不能食，血氣減損，肌肉不榮，柴骨羸露，吸吸苦熱，謂之哺露也，宜麝香進食丸。

《慎齋遺書・驚疳》 疳疾初起，乃是食鬱則爲火。甘草、薄荷煎湯送下四聖丸。久則脾虛，如大人之怯證，宜參苓白朮散。

小兒喫土米瓦灰等物，有疳蟲也。用訶子肉、白朮各一兩，史君子肉、甘草各五錢，麥芽八兩，同所好之物爲細末，白糖調服。

《赤水玄珠・疳門》 生生子曰：小兒疳證，最爲重候。顧疳字從甘，明其嗜食甘肥，成積生蟲，損傷脾胃，脾胃一虛，百病蜂起。古稱五疳，言五臟之疳也。五疳之外，其名甚多。如曰疳氣，曰疳虛，曰疳熱，曰丁奚，曰哺露，曰腦疳，曰脊疳，曰無辜之類，不勝枚舉。蓋脾胃虛則停積，積則生熱，或瀉或痢，或風或瘧，生疳生蟲。二十以下，其病爲疳，二十以上，其病爲癆。證

雖多種，源一而派殊也。而治總在脾胃爲重，五臟皆受氣於脾胃，賴坤元以資生也。又有乳母未斷乳時，先躭身孕，兒飲孕乳，久爲魅病，以其疳成，肉消顱大，髮穗腿枯，形肖傀儡，若魆然也。又有母體虛弱，氣血不足，乳汁不充，強喂粥飯，耗傷形氣，皆成疳兆。

《醫學入門·內傷乳食類五疳》 丁奚腹大手足小，丁，手足與項極小伶仃也。奚，腹大也。甚者尻高肉削，臍突號哭胸滿，或生穀癥，愛喫生米。哺露翻食骨稜層。哺露疳，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骨瘦稜層露形者，死。蓋丁奚哺露，皆因脾胃久虛，不能消化水穀，以致榮衛氣弱，肌肉消爍，口氣不足，復爲風冷所傷，形體瘦露。亦有胎中受毒，臟腑少血所致。盡皆無辜種類，難治，宜十全丹救之。

《秘傳眼科龍木總論·小兒疳眼外障》 此眼初患之時，皆因腦熱頭上有瘡，或因雀目多時，瀉痢潛冲，疼痛淚出難開，膈間熱，肝風入。初患之時，時時癢澀撏眉，咬甲揉鼻，致令翳生，赤腫疼痛，淚出難開，瞼硬白眼遮滿，怕日合面而卧，不喜抬頭。此疾不宜燒灸頭面，恐損眼目。尤忌點藥，宜服煎疳散，退翳丸，立效。

《古今醫鑑·諸疳》 脈　小兒脈單細爲疳勞。虎口脈紋白色爲疳。

病　夫諸疳者，謂肥甘飲食之所致也。蓋小兒脾胃懦弱，多爲母之舐犢之愛，不知調養之法，遂令恣食甘肥瓜果生冷之物，一切烹飪調和之味，以其朝餐暮食，漸成積滯膠固，而不爲疳者鮮矣。或嬰幼缺乳，粥飯太早，耗傷形氣者。又或因久患瘧痢吐瀉，乃生諸病，誤以下藥，致損脾胃，亡津液而然者，皆能致身熱體瘦，面黃肚大，青筋蟲痛，瀉痢等證。

治　宜理脾胃，消積化蟲，清熱止瀉住痢。以肥兒丸、疳積餅爲主，此二方不問諸疳冷熱，服之最效。大抵疳之爲病，皆因過餐飲食，于脾家一臟，有積不治，傳之餘臟，而成五疳之疾。何爲五疳，心、肝、脾、肺、腎也。如疳在心，則面赤口干，咬牙舒舌，口舌生瘡，身熱體瘦，以安神丸主之。疳在肝，則面青，筋膜遮睛，搖頭揉目多淚，頭焦髮豎，筋青腦熱，瘦弱，以補肝湯主之。疳在脾，則面黃身熱，腹脹肚大，好食泥土，水穀不消，泄下酸臭，困睡減食，肌瘦，以益黃散主之。疳在肺，則面白咳嗽，喘逆，口鼻生瘡，咽喉不利，壯熱惡寒，鼻流清涕，以清肺湯主之。疳在腎，則面黑，肌肉瘦而體生瘡，身熱尿澀，手足冰冷，口臭干渴，以地黃丸主之。

《疳疹金鏡録·便蒙捷法歌》 五臟停積生五疳，五疳之形不一般。五疳之名又各別，驚風氣積急多端。心疳名驚其面赤，壯熱憎寒形體瘦。四肢不仁口鼻乾，瀉痢無時黑青色。肝疳名風其面青，白膜遮睛淚出頻。面合地卧揉口鼻，髮穗毛焦癬遍身。脾疳名積其面黃，腹大青筋瘦不常。飲食不消喫泥土，痢下頻頻兼脫肛。肺疳名氣其面白，口鼻生瘡時氣逆。渾身燥熱飲食少，吐血吐痰猶喘急。腎疳名急其面黑，手足如冰兼吐逆。背脊如鋸齒牙斷，瀉痢蛔蟲兼米出。

小兒之疳，即大人之勞，始而潮熱，漸致羸瘦。錢氏以五臟分治，心疳用安神丸，脾肺用益黃散，肝腎用地黃丸。總當兼固脾土，不得妄用硝、黃、巴豆等峻下之藥。時醫見此，動曰疳積，妄行消伐，失錢氏分治之旨。尤可怪者，用豬肝藥，鷄肝藥，其有白膜遮睛，蘊熱淚出者，用清熱之藥納入豬肝，以清肝熱，間有效者。若病在他臟而亦用之，鮮不爲害。又以牛黃、雄黃加入鷄肝，用治小兒疳證，余更不識其何解也。且疳者，乾也，燥者，熱也。若更以鷄肝、雄黃燥烈之性治之，必至齒槁毛焦，膚如錯甲，而成哺露、丁奚者矣。有活幼之心者，早從錢氏分治之法，優游浸潤，以透其生法之機，毋爲習俗所移，則善矣。

腹高頸小體偎羸，精彩全無只欲啼。喂哺不消因胃弱，小兒有此號丁奚。肌肉不榮柴骨露，手足細小腹不大。總然多食不生肌，傷飽失饑名哺露。此疳之極者。

《疳疹金鏡録·疳積門總括歌》 骨熱頭焦五臟疳，胸煩盜汗髮毛乾。肚高腳細牙黑爛，遍體生瘡瀉痢兼。好喫泥土生米穀，炭茶葱菜任皆餐。五疳消積肥兒劑，脫甲同投便見安。

疳者，因熱因瀉，久而羸瘦，氣血不能復振，無形之患也。積者，腹大青筋，或有堅塊，有形之患也。當各各分治，予於捷法論之詳矣。此歌所稱者疳，而方所治者積，故重及之。

《疳疹金鏡録·疳積不治歌》 疳極丁奚哺露時，腹膨臍突面黃羸。吐蟲瀉臭脾疳頭開解，鶴膝伶仃腎疳總莫醫。

《萬病回春·疳疾》 小兒疳病，由乳母寒熱失理，動止乖違，飲食無節，甘肥過度，喜怒氣亂，醉飽勞傷，便乳兒者，故成疳病。又以久吐之後，久瀉之後，久痢之後，以致久渴，久汗，久熱，久瘧，久嗽，下血，久瘡之後，皆能亡失津液，并成病疳。錢氏云：疳皆脾胃傷，亡津液之所作也。

凡養小兒宜戒敬，酒肉油膩偏生病。生冷硬物涼水漿，不與自無疳癖病。

《幼幼集·疳論》 疳之爲病，皆虛使然。熱者虛中之熱，冷者虛中之冷，積者虛中之積。治熱不可妄表過涼，治冷不可峻溫驟補，治積不可峻取。蓋小兒易虛易實，服寒則生冷，服溫則生熱，峻取則傷脾胃。醫者止宜消積和胃，滋血調氣，隨順藥餌，以扶持之。病家從容調理，節飲食以培養之，使榮衛調和，臟腑充實自安矣。蓋積者疳之母，由積而虛，謂之疳極。凡有積者，無不肚熱腳冷。若積而虛甚，則扶胃，使胃氣充實，方與微利。急以和胃之藥扶虛救急，加白豆蔻、蘿蔔子、縮砂、蓬莪朮消積等藥疏利也。脅間癖痛，亦虛中之積，先寒後熱，飲水不食等證，當分別治之。

《醫學六要·疳眼》 小兒肥甘恣意，寒暑不適，生冷油膩傷脾，糖麵熱物助火，因循積漸，釀成疳疾。渴而易饑，善食而瘦，髮豎下泄，腹脹鼻乾，作嘶聲。久久不治，脾弱肝強，肝火自燎其竅，遂成目眚，多生翳膜，睫閉不能開，眵淚如糊，久而膿流。乃中州弱而清陽不升，肝火盛而濁陰不降所致。當升清降濁，以白朮、人參先補脾胃爲君，柴胡、枳殼輔上藥理脾爲臣，蒼朮、茯苓、澤瀉滲濕降濁爲佐，羌活、蔓荊、升麻、川芎、薄荷諸風藥勝濕爲使，乃正治妙法。

小兒過用甜物，口臭牙痛眼腫，氣口脈洪數，屬胃火，瀉黃散妙。

小兒肝經濕熱內甚，上攻於目，眼眵腹脹，九味蘆薈丸妙。兼脾虛萎黃瘦弱不食者，間服肥兒丸。稟來陰弱有相火證者，心虛，少與六味地黃丸。

《活幼心法大全·疳》 小兒臟腑嬌嫩，飽則易傷。乳食不調，甘肥無節，則積滯而成疳。是積者疳之本，疳者積之標也。蓋積鬱既久則生熱，熱蒸既久則生蟲，有熱有蟲而疳成矣。熱盛蟲盛，而諸惡證生焉，則疳深而危矣。善治者，當其有積時，既用藥以消除之，則熱自退，而蟲不生。此能治其本者也，易爲力也。及其既成疳也，仍用我朮、三稜、檳榔、厚朴等藥以消積，用川黃連、胡黃連等以清熱，用史君子、蕪荑、川練、蘆薈等以殺蟲，此治本而兼治其標者也。循此法而早治之，未有不得痊安者也。但恐治之既晚而胸陷腹滿，骨露齒張，肌硬目閉等證交作，則元氣已脫，雖盧扁復生，難爲力矣。然消積、清熱、殺蟲，此古人治疳要法，必用此先除其病，然後可以加補養，此其次第也。近世治疳者，雜用參朮訶蔻等劑，非其治矣。蓋積疳之源，雖出脾胃虛弱，然當其有積有疳時，而投以補劑，適足以增其積滯，益其鬱熱，是助病而非除病也。其有疳瀉已久，脾胃極虛而不可單攻者，當兼用六神散與肥兒丸相間服之，此攻補兼施活法也。

又有一種，母已有孕，兒飲孕乳多，亦成積熱，久亦成疳。此病頗多，而古今方論不道及，何也？然其治法，大略亦同。有疳熱盛而成痢者，用清熱導滯湯去牛蒡、連翹，加三稜、莪朮。有成癖塊者，治法亦同，須兼用外貼藥交攻之。

疳亦難分冷熱，惟有瀉有不瀉耳。不瀉者，鬱熱無所發泄，故胸腹發熱更甚。瀉者，鬱熱有所發泄，故胸腹不甚熱。然亦由積熱作瀉也，非冷也。此瀉溫之而愈甚，清之、消之而自愈。著書立方者，不知何以有冷疳之名而用熱藥，無亦訛謬相承乎。

《丹臺玉案·疳積門》 小兒疳證，大抵多是過食甘甜膠膩之物，停積於脾，不能消化，則變而爲疳。疳者甘也，脾喜甘，而凡屬於甘者，其味皆屬於脾。從病從甘，故名曰疳。其證身體常熱，形容黃瘦，小便如泔，肚腹膨脹，毛髮黃膻，臉多白印，惡心欲吐，飲食不爲肌膚，或頭面頭上多生瘡癢。而疳之大概有如此者，此脾之證也。脾先受病，傳於他臟，故有五疳之名焉。在心則爲驚疳，在肝則爲風疳，在脾則爲瀼疳，在肺則爲氣疳，在腎則爲急疳。五疳分屬五臟，而其爲病，亦未盡同。悉而言之，則渾身壯熱，四肢無力，面黃臉赤，怕寒愛暖，口鼻干燥者，因驚撲而成，所謂驚疳是也。搖頭揉鼻，白膜縵眼，揩磨多淚，面有青色，體渾瘡癬，毛髮焦豎者，因感風而成，所謂風疳是也。食物難消，愛食泥土，腹大有筋，頭髮稀疏，喘息呵欠，無歡欲啼，痢多酸臭者，因傷食而成，所謂瀼疳是也。多啼嗽逆，鼻頸生瘡，昏昏愛睡，體瘦腸滑，四肢軟弱，面色帶白，瀉膿吐血者，因傷氣而成，所謂氣疳是也。瀉痢兼作，吐逆脫肛，身體壯熱，手足偏冷，飲食不進者，病勢已急，所謂急疳是也。五疳之證，惟急疳爲難療，以其腎氣不足，土來尅水故也。要而言之，總歸於脾，脾土一虛，則不能攝五臟之氣，故其傳變至於如此耳。

《景岳全書·小兒則·五疳證》 景岳曰：按楊氏云，疳者，乾也，在小兒爲五疳，在大人爲五勞。然既云爲乾，又云爲勞，豈非精血敗竭之證乎？察前諸法，俱從熱治，多用清涼。雖此證眞熱者固多，而元氣既敗，則假熱者尤多也。即前所用亦有地黃丸、異功散、益黃散、益氣湯之類，恐此數方有不足

以盡之。其或血氣俱損，有非大補不可者。陰虛假熱，脾敗腎虧，又有非溫補不可者。貴在臨證酌宜，仍當以虛損治勞之法參用，庶得盡善。

《幼科折衷·疳積》 總括　五疳五臟五般看，治法詳推事不難。若見面黃肌肉瘦，齒焦髮豎即爲疳。又曰：凡養小兒宜戒謹，酒肉油膩偏生病。生冷硬物涼水漿，不與自無疳癖證。

脈法　脈單細爲疳勞。虎口脈紋白爲疳，氣關青如魚刺，主疳癆。氣關赤色如懸針，主疳病，無肺臟積熱。

《幼科金針·心疳》 咬牙舒舌口生瘡，渴飲身軀瘦莫當。骨熱愛眠陰冷地，心經疳火療無方。

疳有五種，世俗渾稱爲疳積，殊不知發於五臟而各異也。手心足底，熱如火熾，面赤唇紅，鼻乾口渴，骨蒸肌削，髮直毛焦者，心疳也。此因驚不散，往來潮熱，積而成疳。宜先服茯苓丸鎮驚清熱，即進蘆薈肥兒丸除其骨蒸，自然平愈。若使延綿日久，致成疳火，而難療矣。

《幼科金針·肝疳》 肝疳之證面色青，體瘦如同鶴膝形。日間兩目似無恙，晚來有翳忽遮睛。

小兒肝疳，因胃風未散，久而爲患。初起時憎寒作熱，熱久覆卧滋煎，肢體瘦羸，髮穗毛焦，睛有白膜紅絲，晚來不見，俗呼爲鷄宿眼是也。若不早治，則成瞽目。急以五疳散服之，再以復明散間服，甚者以天麻丸投之亦妙。

《幼科金針·肺疳》 肺經疳積時多嗽，胸高腹大痰涎臭。口鼻生瘡氣逆粗，延及疳癆終不救。

肺疳先傷於風，次傷於食，未經表散，二邪爲患。積熱停於胃上，薰灼肺金，則咳嗽潮熱，飲食不減，形體瘦弱，胸高腹大，口鼻生瘡。急進清肺飲、蘆薈肥兒丸，方能取效。若染成癆，則不能治矣。

《幼科金針·脾疳》 脾疳俗語稱河白，生冷肥甘傷乳食。喫泥貪睡不生肌，腹膨頓泄非宜澀。

脾疳乃過食生冷，濕熱肥甘所傷，以致泄瀉，積久成疳。而患此者，必飲食無度，不生肌肉，頭肚大而脛腳細，頓瀉腥臭，色如腐漿，腹中脹滿，瀉出稍安，少頃復舊。此爲脾疳，雖係疲瘠，不宜以補劑驟止之，古云有積當與漸消也。俗呼爲河白，初起以老嫗挑指亦效。須服五疳消積散、香稜散消去其積，復以健脾丸調養其根元始可矣。

《幼科金針·腎疳》 腎疳身瘦多瘡疥，腐爛牙根見血流。氣奔上焦因齒脫，得名走馬腎經由。

腎疳乃骨蒸潮熱所致。小兒腹熱如火，四肢如冰，形體遙削，遍身瘡疥，時常泄瀉或吐逆。積熱奔湧上焦，牙齦腐爛，流涎臭穢，以致齒落，是名走馬疳。屬在腎經，此證最爲險重。必當內服蘆薈消疳飲，外以人中白散揩之。如穿腮破唇者不治。

《幼科金針·丁奚哺露》 疳蒸日久曰丁奚，手足如柴髮漸稀。日閉羞明純下痢，古今課定不須醫。

疳至經久不愈爲丁奚，其證起於疳蒸，朝涼暮熱，骨瘦伶仃，脾氣虛弱，飲食不能運化。以致腹膨臍突，面色痿黃，吐蟲瀉臭，頭骨開解，手足如柴，背脊如鋸，肚高腳細，項軟頭垂，眞丁奚疳，哺露疳也。此證犯之，俱爲不治。庶幾以鱉甲散、肥兒丸治之，圖僥倖於萬一。如其兩目喪明，瀉痢頻作，休得下藥。

《幼科金針·走馬疳》 臭息崩砂及潰槽，腐根宣露熱之饒。牙根脫落常流血，只爲疳蒸奔上焦。

走馬疳其名有五：初起因熱奔上焦，口臭出血，名臭息。次第齒黑，名曰崩砂。致於斷齦，名潰槽。熱血迸出，名宣露。甚者牙皆脫落，名腐根。其患迅速，久則穿腮破唇，必不可治。外用人中白散、冰硼散揩之。取去黑臭腐肉，內見紅肉血流者吉。如取頑肉不脫，穢臭不減，身熱不退者，不治。須服蘆薈消疳散。

牙疳有五不治：牙落無血者不治，口臭涎穢者不治，黑腐不脫者不治，穿腮破唇者不治，用藥不應者不治。

《誠書·論疳》 嘗讀恬澹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之句，旨哉，有味乎其言也。在昔藜藿之世，澹焉樸茂，人民鮮病。厥後膏粱炰炙，耳目嗜好，胎元之積中彌深，離裏之調攝不節，所以發爲痿黃，爲洞泄，爲骨蒸，爲消癉，爲溲白，爲瘕癖，似受故止足太陰一經，然諸臟皆爲之累者何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脾主一身而司傳送，既失其職，則風與火，痰與濕皆因之而動矣。故曰澹泊可以尊生。

二十歲以下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疳與勞皆氣血虛憊，腸胃

受傷致之，同出而異名者也。大抵臟腑嬌嫩，飲食失常，蓋有不成疳者鮮矣。故乳食不調，肥甘不節所致者多。【略】又或疹痘頗重，元氣太傷，暨驚風久嗽之後，失于調治得者，此又醫家未精，妄投藥劑而成。

凡有積者，無有不壯熱腳冷。若積而虛甚，則先扶胃，使胃氣充實，方與微利，此扶虛救裏之第一策。即肋間癖痛，亦虛中之痛，僅宜白豆蔻、萊菔子、縮砂、莪朮之類疏利之。

《誠書・論洞泄》 瀉證之著論詳矣，而此獨論洞泄者，何也？蓋論其疳中與痿黃偕來者也。泄屬脾虛，殊不知肝病與大腸，火證居多，忿怒氣逆則傷肝，肝盛而木侮土，故伐肝而泄止。腸鳴飧瀉俱屬火，故芩連所以厚腸而止瀉。然過極反傷陰，所以姜桂吳茱萸而亦止，蓋承乃制之意。此證大約于十歲上女子尤多。

《誠書・論瘕癖此就疳門而論，詳在積門本文**》** 厥體尪羸而成瘕癖乎，瘕癖爲累而體尪羸乎。總之其來也，內嗜五味，外乘六氣。少腹煩冤，洞泄溲短，面目皆黃，潮熱盜汗。或形在兩脇，或痛在當臍，或小腹如繩十餘枚，可大可小，能聚能散，奔上奔下而作聲。將欲迅攻，則元氣薄而反敗，將欲滋補，則邪得補而益熾。此《本草綱目》有守中之論，《內經》有毋伐天和之言。治者愼勿猶豫，操工幸勿粗心，幷戒附會好新。

《誠書・論寒熱就疳而論**》** 治病必先究寒熱，假如熱證，在外，鼻爛自揉，頭瘡濕癢，五心煩熱，氣粗飲冷，煩躁卧地，潮熱往來，肚熱足冷是也。假如冷疳，病在內，下痢五色，口沫青白，目腫肢弱，面黧神倦是也。又如冷熱疳者，外則卧地躁渴，內則滑泄無時，飲食漸減，肌肉日削是也。熱者涼之，寒者溫之，寒熱者溫涼之，不亦康乎。反此者危。

彼茫然者無論矣，其能辨五臟，審原委，則介在毫釐，宜詳究也。夫言疳者，孰不曰客熱在中，孰不曰蟲積作祟，若是則寒之與取之爲首務矣。抑知虛則補而後取，實則取而後補，以熱攻熱，以寒治寒之妙乎。況嬰孩腑臟軟弱，營衛未周，大約起于脾虛者居多，若投以涼劑，則必胡連、蘆薈、銀柴胡等類矣。不思脾寒則泄瀉，胃寒則艱食。若爲峻取，則必雷丸、鶴虱、蕪荑、黑丑、史君子等類矣。不思津液衰少，肌肉已削，能堪此剝削乎？脾爲中主，主既堅固，則諸邪不能侵矣。倘再爲消乏，則火者土之母也，子能令母虛，則下焦上奔，反生內熱。金者土之子也，母能令子病，則火乘肺虛，痰嗽靡寧。故首曰理脾，再曰補肝，肝爲心之母，肝實而心可泄也，此其大較耳。至于臨證，尤宜診其虛實衰旺，寒熱司天，陰陽南北，則庶乎其不差矣。

《誠書・論疳中諸證》 胸陷喘噦，乳食直瀉者，不治。

腫脹下痢，腹脇疼痛，皮發紫瘡，肌肉先紫者，不治。

疳勞瀉渴，面槁色夭，骨露齒脹，肚鞭不食者，不治。

搖頭揉目，白翳遮睛，腦熱自汗，鼻中瘡極者，凶。

合面而卧，目中澀癢，筋青髮黃，腸鳴下痢，病在肝，宜亟治。

壯熱吐痢，頰赤膈煩，鼻乾唇瘡，下血盜汗者，病在心，宜亟治

手足多瘡，鼻耳赤爛，口舌臭腐，發毒黑腫，不乳者，凶。

喫泥炭生米，愛暗憎明，腸胃不和，痢多酸臭者，脾疳，宜治。

痿黃骨立，心腹痞脹，水穀不消，溲白氣粗者，脾疳，宜治。

咳嗽氣逆，皮毛焦乾，多啼多涕，揉鼻咬甲者，肺疳，宜治。

壯熱憎寒，口鼻生瘡，唇傍赤癢，瀉痢頻頻者，肺疳，宜治。

肌肉消瘦，齒斷生瘡，寒熱時作，脫肛下痢者，腎疳，宜治。

壯熱如火，腳冷如冰，吐逆面黑，疳生走馬者，腎疳，宜治。

《辨證録・幼科・驚疳吐瀉門》 兒科之病，驚、疳、吐、瀉爲多，四者又相爲終始。大約因疳而成吐，因吐而成瀉，因瀉而成驚。故小兒口內流涎，乃疳之兆也。起首即治疳，而吐瀉之證不作，又何致驚證之生也。惟其失治疳證，而胃氣受傷矣。小兒純陽，原無損于陰氣。傷胃氣者，傷陽氣也，陽傷陰亦傷矣。傷陰者，傷脾氣也。人生後天以脾胃之氣爲主，脾胃兩傷，無氣以養心，而驚之證起矣。是驚乃虛病，而非有外風之入也。然則吐、瀉、驚俱脾胃之虛寒，而疳乃脾胃之實熱也。不知小兒因多食水果，以致口熱而成疳。口熱似乎陽旺也，然而陽極則變爲陰矣。故疳證既久而作吐，正陽變爲陰之驗也。可見驚、疳、吐、瀉俱是虛證，補脾胃而四病皆易愈也。世醫分驚爲風，分疳爲熱，分吐、瀉爲寒，亦未深知小兒之證耳。孰知單治脾胃之虛，而四證不必治而自愈也。方用活兒丹。一劑而驚、疳、吐、瀉無不即安，二劑全愈，三劑不再發也。此方健脾開胃，又能平肝，使肝亦無鬱滯之患，自能疏通土氣，變尅土之肝反爲益土之肝矣。脾胃無非生氣，而吐瀉自止，何至四肢無養，變成角弓反張之急慢驚風哉。

小兒生疳，上下牙床盡腫，口角流涎，咳嗽不已，咽喉腫痛，人以爲疳證

脾熱也，誰知是胃火之上升乎。夫既是胃火，宜用泄火之藥，瀉火而不效者，以火過於盛，將陽變爲陰矣。故用降火之藥以瀉火而火不降，轉至困憊者，正《內經》所謂壯火食氣也。蓋少火宜瀉，而壯火宜補。不補胃以治火，反瀉火以損胃，安得而不加困憊哉。治之法，補其胃氣之虛，少加息火之味，則疳證不治而自愈矣。方用平肝湯。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而疳證愈，不必四劑也。此方補胃以散火而火自平者，以火出于土之中也。土健而火藏，土衰而火現，故補其土而火藏于下，又何至上升于口頰之間乎。況方中有解火之味在于補之內，則土引火而自歸，火亦隨土而自息矣。

《石室秘錄·兒科秘法·兒科》 小兒病，驚、疳、吐、瀉，盡之矣。然而驚、疳、吐、瀉，不可不分別言之也。

疳證乃脾熱也，然亦因心熱而脾火旺極，遂至口中流涎。若不平其心火，則脾火更旺而濕熱上蒸，口涎正不能遽止。治法不可徒清脾火，而當先散心火。方用止肝散。此方心脾兩清之聖藥，不專清脾，引水下行，則濕熱自去，濕熱去，疳病自愈也。

《醫宗說約·疳疾》 小兒疳疾從何起，乳母寒熱失調理。肥甘過度喜怒偏，生冷油膩不得體。或因吐瀉及痢瘧，或熱或嗽病不已。以致脾胃中氣傷，溺如米泔又不長。皮黃肌瘦髮更直，肚大青筋腹痛殃。好食泥炭幷茶米，諸蟲作痛藥須嘗。先服珍珠丹一服，追蟲取積最爲良。連薈肥兒後調理，蒸餅攀丸細酌量。

《幼科鐵鏡·辨疳疾》 疳者，乾而瘦也。此由寒熱失理，飲食不節。或因吐久、瀉久、痢久、瘧久、熱久、汗久、咳久、瘡久，以致脾胃虧損，亡失津液而成也。

心疳者，面黃頰赤，小便赤澀，口舌生瘡，煩渴。治宜寧心丸。

肝疳者，肌肉消瘦，目胞赤腫，翳生淚多，白膜遮睛，瀉多青色。治用肝疳丸。

脾疳黃瘦腹大，或吃土吃米吃茶。宜調脾湯。

肺疳潮熱喘嗽，鼻爛流涕。宜先用清肺湯，次用化蟲丸。

疳腫者，乃由疳久脾衰，不能制水，故頭面四肢發腫。脹甚者褐子丸，大喘者不治。

丁奚腹大項細，哺露翻食吐蛔。宜蘆薈丸。

《幼科鐵鏡·齒病口疳瘡》 此病由胎中受熱而成，口瘡或牙床疳生走馬。治宜導赤散幷清胃湯。如久病之後，瘦弱之極，難治之證。

《幼幼近編·疳證》 疳病：因小兒飲食不節，肥甘無度。或幼小缺乳，粥飯太早，致傷脾胃。脾病則失運化而成積，積久生濕，濕生熱，濕熱內蒸，津液耗消。故內發虛熱，外消肌肉，成疳病也。疳者乾也，因脾胃津液乾涸而然也。迹其證，雖有五者之殊，究其由，實因于脾積所致。蓋五臟皆受氣于脾胃，脾病則四臟失其所養故也。治宜去脾積爲主，兼殺蟲清熱，而佐以各經見證之藥。若久而脾胃虛弱，又宜一補一消，如啓脾丸、蘆薈丸間服是也。錢氏云：疳病當辨冷熱肥瘦。初病爲肥熱疳，黃連丸。久病爲冷瘦疳，木香丸。

愼齋云：小兒病俱是食積爲多。用藥宜急將草果去殼，滾水泡過，炒焦研末，白湯調下三分。

疳積乃是食鬱爲火。用滑石一兩，甘草二錢，薄荷煎湯送草果末，效。調理用參苓白朮散，有痰加半夏、南星，風痰加白附子。

小兒病潮熱，或病後潮熱，俱屬食傷太陰脾土，宜參苓白朮散。

小兒疳，以天南竺煎湯飲，效。

經驗方：治小兒吃泥，以膩粉、砂糖爲丸，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一二丸。

疳蟲食土及生物，皂礬煆，豬膽汁爲丸。米飲下二三十丸。

疳痢垂死：新羊屎一升，水一升，浸一夜，絞汁。頓服，日午乃食。

疳積：金眼蝦蟆一箇，去頭足、腸肚，蛆一升。俱入新瓦中，以鐵綫系定，兩頭泥團，慢火炙脆。加瓦壟子煆過，谷精草等分。吐瀉加木香、橘皮爲末。白湯調下五分。

《幼科直言·五疳》 夫疳疾雖有心肝脾肺腎五證之不同，總因氣血失調而起。或缺乳進穀，或過傷物膩，即成脾疳。或感熱證後，即成肝疳。或稟來心氣不足，遇病後作驚悸，即成心疳。或久咳而醫藥失當，即成肺疳。或肝脾血少，以致腎水不足，即成腎疳。必察明而施治之，則無過犯矣。

脾疳多因乳食不調，饑飽不一，或一切病後，虧損氣血。以致時熱時冷，或大便非結即瀉，面黃肌瘦，肚大夜熱。宜用加味逍遙散，兼服健脾肥兒丸。

肝疳多因病後濕熱內蒸。肢體雖瘦，而善能哭叫，毛髮稀少，飲食頻進。或作煩渴，皮膚多黑。凡疳疾者多無股肉，或便食蟲。宜用滋肝散，兼服蛔

皮蘆薈丸。

心疳一證，體虛神弱而多驚悸，面色乍紅乍白，瘦弱畏人。宜用神棗湯，兼服健脾丸。

肺疳面多青白，因肺經受傷，或久咳後而成者。或泄瀉肚痛，或朝涼暮熱，或病中服藥失序，虧損脾肺。宜用保肺健脾湯，兼服健脾丸、八珍散。

腎疳乃肝脾失調，加之稟來先天腎水不足而成。體多瘦弱，目昏神倦，或涼或熱，或時時傷風。宜用保元地黃湯，兼服六味地黃丸。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疳證門》　疳證總括　大人爲勞小兒疳，乳食傷脾是病原。甘肥失節生積熱，氣血津液被熬煎。初患尿澀午潮熱，日久青筋肚大堅。面色青黃肌肉瘦，皮毛憔悴眼睛瞪。

注：大人者，十五歲以上也，病則爲勞。若十五歲以下者，皆名爲疳。緣所稟之氣血虛弱，藏府嬌嫩，易於受傷。或因乳食過飽，或因肥甘無節，停滯中脘，傳化遲滯，腸胃漸傷，則生積熱。熱盛成疳，則消耗氣血，煎灼津液。凡疳病初起，尿如米泔，午後潮熱。日久失治，致令青筋暴露，肚大堅硬，面色青黃，肌肉消瘦，皮毛憔悴，眼睛發瞪，而疳證成矣。然當分其所屬而治之，庶不致有誤也。

脾疳　脾疳面黃肌消瘦，身熱困倦喜睡眠。心下痞硬滿腫脹，卧冷食泥腹痛堅。頭大頸細食懶進，吐瀉煩渴便腥黏。攻積消疳肥兒治，補脾參苓白朮先。

注：脾屬土，色黃主肌肉。故脾疳則見面黃，肌肉消瘦，身體發熱，困倦喜睡，心下痞硬，乳食懶進，睡卧喜冷，好食泥土，肚腹堅硬疼痛，頭大頸細，有時吐瀉，口乾煩渴，大便腥黏之證也。宜先攻其積，用消疳理脾湯、肥兒丸主之。積退然後調理其脾，以參苓白朮散主之。

疳瀉　疳疾傷脾因作瀉，先清後補爲妙訣。初宜清熱和中湯，久瀉參苓白朮捷。

注：疳瀉之證，多緣積熱傷脾，以致水穀不分，頻頻作瀉。法當清熱滲濕，以清熱和中湯主之。若瀉久不愈，當漸爲調理，參苓白朮散主之。

疳腫脹　疳疾腫脹面浮光，傳化失宜脾肺傷。氣逆喘咳胸膈滿，御苑匀氣服最良。

注：疳疾腫脹之證，多因傳化失宜，以致脾肺兩傷。現證氣逆喘咳，胸膈痞悶，肚腹腫脹，面色浮光。宜用御苑匀氣散治之，其腫脹自消矣。

疳痢　疳疾日久頻下痢，多緣腸胃熱凝滯。或赤或白腹窘急，香連導滯爲妙劑。

注：疳痢之由，皆因熱結腸胃所致。故痢時或赤或白，腹中窘痛。急用香連導滯湯治之，其痢自愈。

肝疳　肝疳面目爪甲青，眼生眵淚攢難睜。搖頭揉目合面卧，耳流膿水濕瘡生。腹大青筋身羸瘦，燥渴煩急糞帶青。清熱柴胡同蘆薈，調養逍遙抑肝靈。

注：肝屬木，色青，主筋。故肝疳則見面目爪甲皆青，眼生眵淚，隱澀難睜，搖頭揉目，合面睡卧，耳瘡流膿，腹大青筋，身體羸瘦，燥渴煩急，糞青如苔之證也。治宜先清其熱，用柴胡清肝散、蘆薈肥兒丸主之。若病勢稍退，當以逍遙散、抑肝扶脾湯調理。

心疳　心疳面赤齦絡赤，壯熱有汗時煩驚。咬牙弄舌口燥渴，口舌生瘡小便紅。胸膈滿悶喜伏卧，懶食乾瘦吐利頻。瀉心導赤珍珠治，茯神調理可收功。

注：心屬火，色赤，主血齦。故心疳則見面紅，目脈絡赤，壯熱有汗，時時驚煩，咬牙弄舌，口舌乾燥，渴飲生瘡，小便紅赤，胸膈滿悶，睡喜伏卧，懶食乾瘦，或吐或利也。熱盛者，瀉心導赤湯主之。熱盛兼驚者，珍珠散主之。病久心虛者，茯神湯調理之。

疳渴　肥甘積熱傷津液，大渴引飲心煩熱。速用清熱甘露宜，熱減津生渴自歇。

注：疳渴者，多因肥甘積熱煎耗脾胃，以致津液虧損。故不時大渴引飲，心神煩熱。速用清熱甘露飲，其渴自愈。

肺疳　面白氣逆時咳嗽，毛髮焦枯皮粟乾。發熱憎寒流清涕，鼻頰生瘡號肺疳。疏散生地清肺效，清熱甘露飲爲先。肺虛補肺散最妙，隨證加減莫遲延。

注：肺屬金，色白，主皮毛。故肺疳則見面白，氣逆咳嗽，毛髮枯焦，皮上生粟，肌膚乾燥，憎寒發熱，常流清涕，鼻頰生瘡也。先用生地清肺飲以疏解之，繼用甘露飲清之。日久肺虛者，當以補肺散主之。

腎疳　解顱鶴膝齒行遲，骨瘦如柴面黑黧。齒齦出血口臭氣，足冷腹痛

瀉哭啼。腎疳先用金蟾治，九味地黃繼進宜。若逢稟賦氣虛弱，調元散進莫遲疑。

注：腎屬水，色黑，主骨。患此疳者，初必有解顱鶴膝、齒遲行遲、腎氣不足等證，更因甘肥失節，久則漸成腎疳，故見面色黧黑，齒齦出血，口中氣臭，足冷如冰，腹痛泄瀉，啼哭不已之證。先用金蟾丸治其疳，繼以九味地黃丸調補之。若稟賦不足者，調元散主之。

疳熱　小兒疳疾身發熱，輕重虛實當分別。初用青蒿飲爲宜，日久鼈甲散最捷。

注：疳疾之證，身多發熱，治者宜分別輕重虛實治之。病初起多實者，鼈甲青蒿飲主之。日久多虛者，鼈甲散主之。

腦疳　腦疳多緣受風熱，又兼乳哺失調節。頭皮光急生餅瘡，頭熱髮焦如穗結。鼻乾心煩腮囟腫，困倦睛暗身汗熱。龍膽龍腦丸甚良，吹鼻龍腦效甚捷。

注：腦疳者，因兒素受風熱，又兼乳哺失調，以致變生此證。頭皮光急，腦生餅瘡，頭熱毛焦，髮結如穗，鼻乾心煩，腮囟腫硬，困倦睛暗，自汗身熱也。腦熱生瘡者，龍膽丸主之。煩熱羸瘦者，龍腦丸主之。外用吹鼻龍腦散吹之，其證自愈。

眼疳　疳熱上攻眼疳成，癢澀赤爛胞腫疼。白睛生翳漸遮滿，流淚羞明目不睜。疏解瀉肝散最妙，雲翳清熱退翳靈。目久不瘥當補養，逍遙瀉肝二方從。

注：眼疳者，疳熱上攻於眼。故發時癢澀赤爛，眼胞腫疼，白睛生翳，漸漸遮滿，不時流淚，羞明閉目也。先用瀉肝散疏解之，再用清熱退翳湯消其翳。若日久不瘥，法當調補，逍遙散或羊肝散主之。

鼻疳　疳熱攻肺成鼻疳，鼻塞赤癢痛難堪。浸淫潰爛連唇際，咳嗽氣促髮毛乾。熱盛清金化毒效，疳蟲蝕鼻化蟲丸。調敷須用鼻疳散，吹鼻蟬穀效通仙。

注：鼻疳者，因疳熱攻肺而成。蓋鼻爲肺竅，故發時鼻塞赤癢，疼痛浸淫潰爛，下連唇際成瘡，咳嗽氣促，毛髮焦枯也。熱盛者，宜清金散、蔣氏化毒丹主之。蟲蝕者，用化蟲丸主之。外用鼻疳散敷之，或以吹鼻蟬殼散吹入鼻內。

牙疳　疳成毒熱內攻胃，上發齦肉赤爛疼。口鼻血出牙枯落，穿腮蝕唇命多傾。攻毒消疳蕪荑效，繼以蘆薈肥兒靈。外用牙疳散時上，能食堪藥始能生。

注：牙疳者，因毒熱攻胃而成。故熱毒上發，齦肉赤爛疼痛，口臭血出，牙枯脫落，穿腮蝕唇，病勢危急。急用消疳蕪荑湯瀉其毒熱，繼以蘆薈肥兒丸清其餘熱。外用牙疳散時時敷之，自愈。總之此證必胃強能食，堪勝峻藥，始有生機，否則難治也。

脊疳　積熱生蟲蝕脊膂，手擊其背若鼓鳴。羸瘦脊骨鋸齒狀，身熱下利煩渴增。十指皆瘡齧爪甲，此名脊疳病熱凶。蘆薈丸同金蟾散，急急調治莫從容。

注：脊疳者，因積熱生蟲，上蝕脊膂也。以手擊其背，必空若鼓鳴，脊骨羸瘦，狀若鋸齒，始爲脊疳外證。亦身體發熱，下利煩渴，十指皆瘡，頻齧爪甲，其證最爲可畏。須先以蘆薈丸殺其蟲，繼用金蟾散消其疳，隨時調治，或可愈也。

蛔疳　過食膩冷幷肥甘，濕熱生蛔腹內纏。時煩多啼時腹痛，口唇色變溢清涎。腹脹青筋肛濕癢，史君散治莫遲延。不愈下蟲丸極效，蛔退補脾肥兒丸。

注：蛔疳者，因過食生冷油膩肥甘之物，以致濕熱生蛔，腹中擾動。故有時煩躁多啼，有時肚腹攪痛，口唇或紅或白，口溢清涎，腹脹青筋，肛門濕癢也。先用史君子散治之，不愈，下蟲丸主之。若蛔退，又當調補其脾，肥兒丸主之。

《幼科要略·疳》　幼兒斷乳納食，值夏月脾胃主氣，易於肚膨泄瀉，頭熱，手足心熱，形體日瘦。或煩渴善食，漸成五疳積聚。當審體之強弱，病之新久，有餘者當疏胃清熱。食入，糞色白，或不化，當健脾，佐消導清熱。若濕熱內鬱，蟲積腹痛，導滯驅蟲微下之，緩調用肥兒丸之屬。

《幼科要略·口疳》　夏季秋熱，小兒泄瀉，或初愈未愈，滿口皆生疳蝕，嘗有阻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裏濕盛生熱，熱氣蒸灼，津液不升，濕熱偏傷氣分。治在上焦，或佐淡滲。世俗常刮西瓜翠衣治疳，取其輕揚滲利也。

《幼科要略·疳》　稈年五疳，猶大方之五勞，雖方書有五臟之分，是證夏令爲多，固從脾胃。蓋小兒乳食雜進，運化不及，初斷乳後，果腥雜進，氣傷

滯聚，致熱蒸於裏。肌肉消瘦，腹大肢細，名曰丁奚。或善食，或不嗜食，或渴飲無度，或便瀉白色，久延不已，多致凶危。宜忌食生冷腥肥凝滯。治法初用清熱和中分利，次則疏補佐運。常有繼病，治之無效，待妊婦產過自愈者。

《臨證指南醫案・疳》 沈　稺年歇乳進穀，脾胃氣餒少運，腹膨目翳，是爲五疳。夏日中土司令，久病投以補氣，恰合調其脾胃。近日嘔吐泄瀉身熱，乃寒暄失和，致食不易化，小溲既少，腑氣不和。余幼科久疏，憶錢氏每以調中爲主，而驅邪都主輕法，深慮脾土傷，則延驚癇耳。脾胃虛，腑氣不和。益智仁、焦朮、茯苓、廣皮、藿香梗、厚朴、查肉、澤瀉。

張四歲　五疳，腹脹數月，法當疏補。人參、茯苓、麥芽、炒查肉、廣皮、半夏、湖蓮。

又，照前方去半夏、湖蓮，加澤瀉。

陳五歲　官人自汗，短氣咳嗽，風溫見證。肌腠有痤痱之形，與疹瘡腑病不同。但幼稺生陽充沛，春深入夏，形質日減，色脈是虛，而補脾辛甘不應。腹滿，按之自耎，二便原得通利，腹痛時發時止，痛已即能飲食。考幼科五疳，與大方五勞相類。疳必因鬱熱爲積爲蟲，此飲食不充肌膚也。病來非暴，攻之由漸。再論疳熱蟲積，古人治肝治胃恆多，而潔古、東垣，於內傷夾滯，每製丸劑以緩治。取義乎渣質有形，與湯飲異歧，刻下溫邪攘攘之餘，聊以甘涼之屬，清養胃陰，以化肺熱，其辛氣泄表不宜進。內傷夾滯，蟲積。甜杏仁、麥冬、地骨皮、生甘草、冬桑葉、玉竹、和入青甘蔗汁一酒杯。倣治疳熱羸瘦，從陽明厥陰疏通，消補兼施。丸方：人參、黃連、蘆薈、川楝子、使君子、茯苓、白芍、廣皮、胡黃連、南山查。

某七歲　食物不節，脾胃受戕。腹脹，大便不調，此屬脾疳。食傷脾胃。焦朮、茯苓、廣皮、益智仁、大腹皮、木瓜、炮薑、炒神麴。

吳九歲　能食，色枯形瘦。暮熱泄瀉。此皆口腹不愼，值長夏溫熱，脾胃受傷，將成五疳。青蒿梗、枳實炭、胡黃連、炒穀芽、炒白芍、炒山查、廣皮、茯苓、澤瀉。

王　五疳已久，脾胃受傷，食物不運，腹膨溏瀉。此積聚未清，中焦先餒，完穀不化，腫脹皆至。難治之證。七香餅。

疳者，乾也。小兒腸胃柔嫩，若乳食失調，甘肥不節，運化不及，停積發熱，熱久津乾，此因積成疳者也。或五臟偏熱，或因病後，或醫藥悞下，致亡失津液。脾不輸化，積滯不行，此因乾致積者也。故五疳不離乎脾胃。其治法：胃滯當消，脾弱宜補，熱者用苦寒清火，冷者宜辛溫健運。有蟲者，兼用殺蟲之品。其虛者，各隨本臟補其母。總宜丸劑緩調，不能旦夕速功。或用鷄肝納入治疳藥燉食，最爲有效。陸履安

《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夫疳之爲病，亦小兒惡候。十六歲以前，其病爲疳，十六歲以上，其病爲癆，皆眞元怯弱，氣血虛衰之所致也。究其病源，莫不由於脾胃，蓋胃者，水穀之海也。水穀之精氣爲榮，悍氣爲衛，榮衛豐盈，灌溉諸臟。凡人身充皮毛、肥腠理者，氣也。潤皮膚、美顏色者，血也。所以水穀素強者無病，水穀減少者病，水去穀亡則死矣。凡病疳而形不魁者，氣衰也。色不華者，血弱也。氣衰血弱，知其脾胃必傷。有因幼少乳食，腸胃未堅，食物太早，耗傷眞氣而成者。有因甘肥肆進，飲食過餐，積滯日久，面黃肌削而成者。有因乳母寒熱不調，喜怒房勞之後，乳哺而成者。有二三歲後，穀肉果菜恣其飲啖，因而停滯中焦，食久成積，積久成疳。復有因取積太過，耗損胃氣，或因大病之後，吐瀉瘧痢，乳食減少，以致脾胃失養。二者雖所因不同，然皆總歸於虛也。其證頭皮光急，毛髮焦稀，腮縮鼻乾，口饞唇白，兩眼昏爛，揉眉擦鼻，脊聳體黃，齘牙咬甲，焦渴自汗，尿白瀉酸，肚脹腸鳴，癖結潮熱，酷嗜瓜果，鹹炭，水泥者，皆其候也。然治寒以溫，治熱以涼，此用藥之常法。殊不知疳之爲病，皆虛所致，即熱者亦虛中之熱，寒者亦虛中之寒，積者亦虛中之積。故治積不可驟攻，治寒不宜峻溫，治熱不可過涼。雖積爲疳之母，而治疳必先去積，然遇極虛者而迅攻之，則積未去而疳危矣。故壯者先去積，而後扶胃氣。衰者先扶胃氣，而後消之。書曰：壯人無積，虛則有之。可見虛爲積之本，積反爲虛之標也。

如惡食滑瀉，乳食直下，牙齦黑爛，頭項軟倒，四肢厥冷，下痢腫脹，面色如銀，肚硬如石，肌肉青黑，肛門如筒，口吐黑血，吐利蛔蟲，幷爲不治。

初病者以集聖丸爲主，久病者但以肥兒丸調之，以補爲消可也。

凡疳之初起者，集聖丸爲主方，其有五臟兼證，從權加減，不必多求方法。集聖丸□治冷熱□□入方新久一切疳證。

各證加減法：

一、病有咬牙舒舌，舌上生瘡，愛飲冷水，唇紅面白，喜伏地卧，此心疳

也。本方去莪朮、砂仁、青皮、陳皮、川芎、木香六味，加生地、茯苓、膽星各二錢，朱砂、甘草各一錢。

一、面青，目生白膜，泄瀉夾水或青色，此肝疳也。本方去莪朮、砂仁、陳皮、木香四味，加膽草、栀仁、防風、天麻、蟬蛻各二錢，青黛一錢五分。

一、愛食泥土、冷物，飲食無度，身面俱黃，髮稀作穗，頭大項小，腹脹腳弱，間或泄瀉，肌瘦，晝涼夜熱，不思乳食，此脾疳也，專用本方。

一、鼻下赤爛，手足枯細，口中腥臭，或作喘嗽，右腮皖白，此肺疳也。本方去莪朮、砂仁、青皮、川芎、木香五味，加桑皮、桔梗、蘇葉、阿膠、炙草各二錢。外用澤蘭葉、銅綠、輕粉，等分爲末，貼爛處。

一、兩耳內外生瘡，腳如鶴膝，頭縫不合，或齒縫臭爛，變成走馬疳，此腎疳也。本方去莪朮、砂仁、青皮、陳皮、木香、靈脂六味，加熟地、茯苓、山藥、萸肉各三錢，丹皮、澤瀉各二錢。

一、食積久而成疳。其證形瘦腹緊，時發潮熱，羞見生人，見之則哭。本方去蘆薈、靈脂二味，加人參、黃耆、白朮、茯苓、半夏、枳實、厚朴、炙草、神麴、麥芽、鱉甲、三稜各二錢。

一、久泄不止，胃虛成疳，此疳瀉也。本方去蘆薈、莪朮、靈脂三味，加白朮、茯苓、肉蔻、訶子各二錢，加人參三錢。

一、久痢不止，胃虛成疳，此疳痢也。本方去蘆薈、莪朮、青皮、靈脂四味，加訶子肉、建蓮肉各三錢。

一、瘧久未已，胃虛成疳，此必有癖，謂之疳瘧。本方去蘆薈、靈脂二味，加黃芪、鱉甲、柴胡、半夏、神麴、三稜各二錢，倍人參三錢。

一、腦疳：皮毛光急，滿頭瘡餅，腦熱如火，髮結如穗，遍身多汗，腮腫凶高，令兒眼痛。其病在肝。本方去莪朮、砂仁、青皮、陳皮四味，加膽草、川芎、升麻、羌活、防風各二錢。

一、脊疳：蟲食脊膂，發熱黃瘦，積中生熱，煩渴下痢，拍背如鼓鳴，脊骨如鋸齒，或十指皆瘡，頻嚙指甲，宜安蟲丸。蓋五疳或有停食成積，積久生蟲，或如絲髮、如馬尾，多出於頭項背腹之間，蟲色黃白赤者可治，青黑者難治也。安蟲丸，即本方去莪朮、砂仁、青皮、陳皮、當歸、川芎六味，加苦楝根白皮、貫衆、蕪荑、檳榔各二錢，名安蟲丸。

一、蛔疳：皺眉多哭，嘔吐清沫，腹中乍痛，痛時腹中結聚成塊，摸之梗起，滿肚青筋，唇口紫黑，腸頭嚙癢者是也。蛔從口鼻出者難治，宜安蟲丸，即上方。

一、丁奚疳：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瘦，腹大臍突，號叫胸陷者是也。集聖丸本方。

一、哺露疳：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躁嘔噦者是也。集聖丸本方。

一、無辜疳：因浣衣夜露，被無辜鳥落毛所污，小兒服之，身體發熱，日漸黃瘦，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隨動，軟而不痛，其中有蟲如米粉。宜刺破其核，以膏藥貼之。內以本方去莪朮、砂仁、靈脂三味，加黃耆、鱉甲、檳榔各二錢。

一、疳熱：由於胃脾虛弱，陽浮於外，氣不歸元，只以補脾爲主，使陽氣收斂，熱自退矣。用參苓白朮散多服爲妙。或兼脾陰虛者，間服六味地黃丸。

一、疳渴：由胃氣下陷，津液不生故也。宜補其胃，使清陽上升，津液漸生，渴自止矣。七味白朮散。

一、走馬疳，蟲病也。齒屬腎，腎主虛，纔受熱邪，直奔上焦。初起口臭，名曰臭息。次則齒黑，名曰崩砂。甚則齦爛，名曰潰槽。有血迸出，名曰宣露。甚至齒皆脫落，名曰腐根。縱得全活，齒不復生。外證腦熱肌瘦，手足如冰，寒熱時有，滑泄肚痛，口臭乾渴，齒齦破爛，瓜甲黧黑，身多瘡疥。痘疹之後，多有此證，不可救治，毒歸於腎故也。初起者清胃散，另有治法，在齒牙本門。

一、魁病：兒將週歲，母復有娠，兒飲其乳，謂之魁音歧。乳，以成此證。或有母患別病，兒飲其乳，以類母病者有之。蓋母之血氣若調，乳則長養精神，血氣一病，乳則反爲病根。母既妊娠，精華下蔭，衝任之脈，不能上行，氣則壅而爲熱，血則鬱而爲毒。小兒神氣未全，易於感動。其候寒熱時作，微微下利，毛髮髯鬣，意殊不悅，甚則面色痿黃，腹脹青筋，瀉青多吐，日漸尪羸，竟成疳證。俗以孕在胎中，因兒飲乳，其魄識嫉而致兒病，故謂之胎妒。龍膽湯。

一、骨蒸之病，多起於胃。其始也，邪火上衝而能啖，火消爍而善饑。蓋胃爲氣血之海，氣血不足，邪火殺穀，水穀之精氣不足濟之，漸成口穢煩躁，

夜熱朝涼，毛焦口渴，氣促盜汗，形如骨立，謂之消癉。若大便日十餘行，肢瘦腹大，頻食多饑，謂之食伤。此皆邪火爲害，耗傷津液而致者，大肥兒丸。

疳證簡便方

小兒疳積，黃瘦骨立，頭上瘡痂，髮如麥穗。用乾蟾蜍三五隻，去四足，以香油塗之，炙焦爲末，蒸黑棗去核，取肉搗膏，和蟾末爲丸龍眼核大。每日三服，積垢自下，多服之，形容自變，其病如失。又方，買天漿蟲四兩，洗極淨，晒乾，微炒爲末，加甘草細末五錢，米糊爲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米飲下。

小兒諸疳日久，身面生瘡，爛成孔臼，如大人楊梅瘡樣：用蒸糯米飯時，甑蓋四邊滴下氣水，以碗盛取，掃瘡上，數日即效。百藥不驗者，此方如神。

疳蝕口鼻：用糞蛆洗漂極淨，晒乾，微炒爲末，褐衣燒灰減半，共研勻，頻吹口內效。

小兒口疳破爛：人中白煅過，厚黃檗蜜炙焦，二味等分，少加冰片，共研末，以鹽茶洗口後，以藥搽之。

走馬牙疳及齒齦腐爛黑臭者：用溺壺內多年積垢，名人中白，煅紅一兩，兒茶五錢，黃柏、薄荷、青黛各一錢，冰片三分，共研細末。先以溫水漱口，然後吹藥於疳上，每日六七次。吹藥之時，涎從外流者爲吉，涎收向內者，毒入裏也，不治。

牙疳鼻疳：人中白煅一錢五分，毛褐灰、枯白礬各一錢，爲細末。濕者乾搽，乾者先以香油潤濕，然後搽藥。

急疳蝕爛口鼻欲死：海中紫貝子煅過，俗名南蛇牙齒，又名研螺，嶺南稱狗支螺者是也。炭火煅過爲末，臘豬油調塗。

牙疳潰爛，穿唇破舌，併治口瘡：胡黃連五分，膽礬、兒茶各一錢五分，共爲細末，搽之。

《懷少集・疳證》 小兒胃氣未全，乳哺節制宜然。朝餐暮噉過其度，停滯乃是病源。面色痿黃身熱，青筋肚大且堅。氣血消而津液耗，身體何能得安。

《內經》云：數食肥，令人內熱，數食甘，令人中滿，故命名曰疳。小兒氣血虛弱，臟腑嬌嫩，易於受傷。若使乳食過飽，肥甘不節，停滯中脘，膠固不化，則成痰矣。痰盛生熱，疳病作焉。故氣血消，津液耗，身熱體瘦，面色不一，肚大青筋，蟲痛瀉利，無所不至。然證之所屬，各有不同，因病而藥，庶幾可乎。凡人至十五歲以上者，病則成勞，十五歲以下者，皆名爲疳。世俗所謂童子勞病，勿信。

《懷少集・肝疳》 肝疳甲癢風生，面目色俱帶青。外感內傷邪未散，遂令肚大青筋。搖頭兩耳膿出，揉目一身汗淋。柴胡蘆薈逍遙散，肥兒丸亦通神。

此肝經受熱之所致也。當以柴胡清肝散清其熱，逍遙散抑肝扶脾，或蘆薈肥兒丸。如病稍退，神妙觀音散調補。肝疳目疾，天麻丸。疳眼閉合不開，內有朦霧者，生熟地黃湯。風疳羸瘦，搖頭揉目，百脈拘急，熊膽天麻丹。手足瞬動，眼目不開，有時語笑，嗔怒多驚，爪甲青癢，形狀似死，通神丸。

《懷少集・心疳》 心臟熱極發驚，口渴舌乾瘡生。胸滿悶煩懶飲食，身體壯熱燎人。臉赤唇焦盜汗，齦齒弄舌火熏。五心燒熱溺多澀，對證藥投回春。

熱盛小便澀，宜以瀉心導赤湯。熱盛兼發驚者，茯苓丸或珍珠散。病久心虛，茯神湯。

《懷少集・脾疳》 小兒乳哺不節，遂致津液虧竭。面黃身熱口生瘡，吐逆中滿積結。肚大腳弱無力，瀉下酸臭內熱。煤土頻餐合面眠，確是土受木尅。

凡嘔吐不食，作瀉不止，或食積目生雲翳，口舌生瘡，牙齦腐爛，發熱瘦怯者，脾疳也，四味肥兒丸主之。小便澄白及一切疳證，此丸亦可調治。其面黃潮熱，肚大青筋，肌瘦盜汗，瀉下糟粕，頭大腹急，以神效換肌丸或靈脂丸。若腳細肚高，胸前骨生，愛吃泥土酸鹹等物，日久通身黃，時時吐逆下痢，腹中疼痛，脾疳已極。宜服虎睛丸或參苓白朮散。

《懷少集・肺疳》 肺熱壅結氣滯，風濕乘虛疳至。毛髮焦枯膚不榮，涕出無休便是。咽燥咳嗽喘煩，壯熱惡寒當制。瘡生不痛汁常流，頤爛吐紅難治。

肺金色白，其候面白。肺主皮毛，故毛髮焦枯，皮膚粟生不潤，清涕常流莫休。若鼻下兩傍赤癢瘡濕，名爲鼻疳。其瘡不痛，汁所流處，隨即生瘡，亦名疳蟲。治宜先以地黃清肺飲疏解，繼以甘露飲清熱，日久肺虛者補肺散。若化蟲丸，須俟服地黃清肺飲後再服。至頤爛吐血，則土虧而金失其

母矣，何得不死。

《懷少集·腎疳》 氣虛爪甲面黧，顱囟開解不宜。口臭瘡生齦又爛，寒熱往來不齊。肌消肉瘦肚大，滑瀉腹痛多啼。手足如冰齒出緩，悉屬腎疳何疑。

齒屬腎，腎虛邪熱上衝，故病證多般。初作口氣，名臭息。因而齒黑，名崩砂。甚則齦爛，名潰槽。熱血迸出，名宣露。重者齒落，名腐根。其解顱、鶴膝及齒語行遲，瞳人昏慢等候，皆腎虛元氣不足。調元散、金蟾丸、九味地黃丸俱可用。

《懷少集·冷熱疳》 疳分冷熱二證，冷在內兮莫混。煩渴黃瘦久延纏，便利無時難定。熱疳雖屬外傷，心躁驚悸可恨。冷熱二疳如幷行，非新非久確論。

此疳久者爲冷，新者爲熱。熱病在外，心躁驚悸，情意不快。冷病在內，煩渴黃瘦，便利不定。冷用木香丸，熱以胡連丸。冷熱疳不內外因，妙聖丹主之。

《懷少集·無辜疳》 無辜疳雖二因，鳥遺尿羽勿聽。總緣八邪相染，面黃髮直熱生。頸項核軟不痛，蟲含爲禍非輕。奪氣漸次長大，臟腑均受蝕侵。肌肉生瘡便血，藥救那得回春。

小兒腦後有核如彈丸，捏之反下轉，初生軟而不痛，中有蟲如粉米，奪兒熱氣。漸漸長大，大則結定，蟲隨氣血流散各處。所有停留，子母相生，侵蝕臟腑，飲食不生肌膚，致兒黃瘦，頭大髮立，手足細弱，從此夭折。然有肥兒丸等方，或能挽回，故錄于後。

漢東王先生云：小兒無辜疳疾，因晒衣經夜未收，遇無辜鳥過，或遺尿落羽，有污兒衣，令兒着之，遂致啼叫，諸病叢生，日漸瘦黃者，非也。此蓋八邪所傷。八邪者何，饑飽、勞役、風驚、暑積也。久則肉消骨露，夜哭多渴，身發微熱，神昏志喪，或生瘡癬。

諸書俱謂無辜疳因兒着鳥遺尿落羽之衣而成。夫病之生也，雖有內外之因，然區區一鳥尿羽之微，何能至于此。既無此理，而有是說，殊屬悖謬。漢東王先生獨云其非，且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八邪所致，誠見到之言也。但兒染此證，病勢危篤，難以救藥，無罪就死，深可憫嘆，故曰無辜。豈可因鳥名以名其病，而信以爲寔耶？有識者當共鑒之。

《懷少集·五疳出蟲》 五疳證久堪嗟，腹內有蟲蝕化。肌體瘦黃利不止，須令蟲出可誇。其形如絲如髮，或如馬尾無差。頭與腹背若蟲，見青死黃白赤佳。

五疳之證，腹內有蟲侵蝕，故肌體黃瘦，下痢不止。逐其蟲以固其本，則疳氣漸退。凡腹背頭項間所出之蟲，形如絲髮馬尾，其色赤白黃者可治，青黑者危。宜用《聖惠》乾蟬散。

《懷少集·蛔疳》 小兒蛔若內纏，生冷肥甘使然。停傷腸胃變難料，啼叫腹痛流涎。頭搖唇焦眉皺，肚大青筋顯焉，肛門濕癢蟲攻府，史君散可保全。

《玉訣》歌曰：哭惡痰青蛔絞心，涎生積冷痛難任。每餐甜物幷時果，致得蟲生病轉深。此疳先用史君子散取蛔，後調脾胃自愈。

《懷少集·脊疳》 蟲傷脊膂積熱，身體羸黃煩渴。十指皆瘡甲嚙頻，拍背鼓鳴是得。脊骨狀如鋸齒，壯熱下利命絕。骨皮丸子與金蟬，急急調治可活。

此積中有熱，最爲可畏之證。須先以地骨皮丸微利其積，再以蘆薈丸或金蟬散殺蟲消疳。隨時調治，或可保全。

《懷少集·腦疳》 胎中素挾風熱，乳食又兼不節。頭皮光滑餅瘡生，腦熱毛焦髮結。囟腫囟高熱煩，睛暗自汗勿輟。身熱鼻乾多羸傷，牛黃丸下效捷。

此胎稟毒氣與乳食越常所致。腦熱生瘡用龍膽丸，身熱髮枯，《聖惠》牛黃丸。煩熱羸瘦，或以龍腦，或以蘆薈，不拘多少，爲細末。每服少許，亦可吹鼻中。如鼻中癢，冰射散吹之。

《懷少集·乾疳》 見身壯熱增寒，不時舌澀口乾。膚燥皮枯盜汗出，髮立毛焦可憐。四肢無力懶動，好睡常常欲眠。乳食雖貪肌肉削，日復一日延纏。

瘦瘁少血，舌乾啼哭，其病在心。目不轉睛，雖哭無淚，其病在肝。身熱尿乾，手足清冷，其病在腎。聲焦皮燥，大便乾結，其病在肺。搭眼癡眠，胸脘乾渴，其病在脾。此疳五臟之屬，各有不同。若壯熱增寒，舌澀口乾，皮膚枯燥，毛髮焦立，囟削懶動，及盜汗等證，乃心脾肺病，治宜斟酌勿混。

《懷少集·內疳》 小兒乳食不消，心腹虛脹可憔。體熱皮枯漸羸瘦，目

腫瀝癢欲搔。蟲蝕肛門作楚，多緣腸胃不調。五色痢纏若不止，史君丸治功高。

此疳兩目癢腫，肚腹虛脹，蟲蝕肛門，痢下五色，身體漸漸瘦弱，其證與冷疳相若。當以史君丸及厚腸丸調治。

《懷少集・外疳》 外疳鼻爛最堪嗟，叢起瘡痍不結痂。漸遶耳邊雖可惡，清涼解散自無差。

外疳鼻爛生瘡，總不結痂，其瘡漸遶耳邊。宜服清解之劑，及搽三黃散。

《懷少集・走馬疳》 走馬疳生迅速，五藏熱蒸病篤。腫爛牙床臭氣宣，黑腐不脫血出。落齒穿腮難療，唇裂鼻崩最毒。又兼潮熱食無貪，休教伊親莫哭。

此熱極上攻之證，爲時迅速，故曰走馬。須先用淡鹽湯洗口內，即以藥摻。一日三次，隨服蘆薈消疳飲，當有起色。若遲至月餘，去生遠矣。

《懷少集・口齒疳》 口齒疳生癢痛，斷肉有蟲侵動。齒牙峭黑舌生瘡，火毒上衝沉重。赤紫破爛不堪，乾燥頰腫無縫。臭氣皆由胃熱傳，甘露飲須速用。

此疳由水虧失制，火上攻衝。治宜內服甘露飲，外用炒黑五倍子，煅紅綠礬，煅存性，人中白各等分，入冰片少許，研末擦牙。或加檳榔殺蟲。

《懷少集・鼻疳》 熱攻肺成鼻疳，鼻塞赤癢難堪。蟲蝕潰爛連唇口，肚熱毛髮俱乾。氣促咳嗽啼哭，肌膚消瘦不堅。對證藥投自有驗，蟬殼散吹通仙。

肺氣通於鼻，又主皮毛。小兒乳食不調，上焦熱壅攻衝，故鼻連唇口瘡生，赤爛癢痛，下利無常。治宜清金散，或枇杷藥散。

《懷少集・眼疳》 兒患眼疳腫疼，腦瘡瀉痢致成。潛衝淚出眼常閉，癢澀赤爛羞明。翳生白睛遮掩，殺疳散治最靈。又有瀉肝退翳散，隨用效更通神。

此必久患腦瘡，瀉痢頻作，金虧失制，木旺風生，而土愈受尅也。其候揉眉咬甲，翳生胞腫，怕日羞明，常閉難睜。治宜殺疳散、退翳丸，或瀉肝散等，切忌點藥、燒灸頭顱，致傷其目。

《懷少集・疳濕》 疳濕不僅痢頻，藏熱嗜眠食停。蟲動侵蝕各處，致兒心煩腹膨。上焦蝕固不堪，口鼻齒齦瘡生。下焦蝕實難治，肛門損爛成坑。肚痛唇紫等證，化蟲金華丹靈。

此或因久痢，或因藏熱嗜眠，好餐甘美，幷令蟲動。蝕上則口鼻齒斷生瘡，蝕下則損傷肛門，痛癢潰爛，肚脹腹痛，唇吻紫黑。

《懷少集・疳熱》 疳熱口渴又身熱，乳哺雖貪肌肉拆。日久多虛黧甲靈，青蒿初起效神捷。

疳熱之證，身發熱，口作渴，食物不長肌肉。治宜分別虛實，青蒿飲療初起之實者，黧甲散醫日久之虛者。方有宜忌，當隨證用。

《懷少集・疳勞》 疳勞病證總多般，潮熱骨蒸食不貪。更兼咳嗽與盜汗，鱉血煎投可解寬。

此即疳熱證也，當作虛看。

《懷少集・疳渴》 熱生脾胃被煎熬，耗傷津液損兒膚。不時作渴常貪飲，心躁神煩清熱高。

疳渴，由多食肥甘，熱積脾胃，使津液不生，口乾大渴，引飲無休也。治宜清熱。

《懷少集・疳嗽》 氣促連朝嗽不作，肺難主氣腎難收。藥須防己阿膠散，間服有功病得瘳。

肺主氣，腎納氣。肺怯腎虛，氣無主而又無所納，嗽故日甚。以防己丸與阿膠散間服。

《懷少集・疳積》 小兒面帶青黃色，髮立肚疼身發熱。氣積脹膨脾胃虛，參苓散效無庸說。

脾胃虛弱，過傷乳食，致兒身體羸瘦，肚腹膨脹，積氣成塊，堅硬如石。治宜攻補幷進，俾其積消脾健。

《懷少集・疳瀉》 積熱傷脾泄瀉頻，不分水穀達幽門。和中湯可治初起，久瀉參苓效最神。

積熱傷脾，以致泄瀉不分水穀。初起清熱和中湯或香蔻丸，久泄不愈者，參苓白朮散。

《懷少集・疳痢》 病成疳痢便流紅，混濁不分五色膿。理氣又能兼逐血，自然痢止見奇功。

小兒身體柔脆，冷熱貴得其平。倘失檢不調，則氣血凝滯，飲食不化，疳痢之證，所由以作。故大便痢下五色，裏急後重。治宜木香丸或獨聖散。

《懷少集·疳腫脹》 腫來面色必浮光，土弱因之金亦傷。喘嗽氣凝胸隔悶，補脾利水是良方。

此失治傳變，致土虛不能生金，脾肺兩傷。故氣喘嗽逆，面浮，胸膈痞悶，小便不利等證幷作。治宜補脾、利水、舒氣。

《懷少集·疳氣入陰》 疳氣虛兮灌入陰，忽然囊腫病來侵。色黃光亮殊堪異，塗洗二方當在心。

此疳氣不足，灌入於陰，以致囊腫光亮，其色多黃。烏金膏、豬膽汁調塗。如腫不退，以蛇床子煎湯洗過再塗，或對證用藥令服亦可。

《懷少集·丁奚疳》 肉削骨露似丁，食傷肚大無筋。身軟面黧手足細，臍突又無精神。潮熱煩渴時作，尻枯啼哭病深。丁奚非別即疳脹，十全啓脾皆靈。

丁奚者，遍身骨露，其形似丁，故曰丁奚。由哺食不節，脾弱不能消磨，致肌肉乾澀，啼哭不已，肚大面黑，手足枯細，臍突尻削，身軟神倦，潮熱煩渴。治宜啓脾丸或十全丹。《丁奚辨證》云：肚大青筋，疳脹也。無青筋，即爲丁奚。得自過飽傷食。

《懷少集·哺露》 哺露脾傷食不消，如柴骨現心煩焦。吐蟲曰哺常潮熱，頭骨開張集聖高。

乳食不節，脾胃因以受傷。其證肌肉不榮，柴骨羸露，吐食吐蟲，心煩口渴，頭骨開張，曰哺潮熱，腹大時痢。集聖丸可治。但日久肚大青筋見者，又宜攻補幷施，人參丸有驗。

《續名醫類案·疳》 魏玉璜曰：愈氏兒四歲，痘後失調，致成疳疾。猛啖而頻瀉，腹大皮急，夜哭咬牙。因其母病延診，藥殊無效。適見醫至，見所用藥，皆香砂、查、枳、車前、扁豆、茯苓、豆蔻類，皆消積滲利之品，兒益困憊，其母哭泣至目腫流血。乃謂曰：今以母病託予，而子病不痊，則母病亦進，必先愈子，而後母可愈也。問當奈何，曰無已，請以母所服分飲之，則兩病俱愈矣。其家非素封，既難資費，又無旁議，遂如言治之，不逾旬母子皆安。蓋其母由產後，兒緣痘後。母則寒熱往來，面足俱腫，惡露逾月不止，頭痛不眠，食難下咽，與兒之證，同爲血虛生火，木盛尅土而然。彼兒醫者，烏能用生熟地黃、沙參、杞子、黃連、麥冬，以愈是疾哉。

凌表姪孫四齡，予嘗見之曰，兒將病疳，不以爲意也。逾半年則疳已甚，天柱傾側，臍突筋青，毛髮脫落，股肉亦消，嗜食而泄，利亦極穢，多怒多啼，似難爲矣。但其皮未急，目尚有神，乃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棗仁、米仁。病不減，心亦疑之，少加木香、砂仁則瀉益甚。西席黃澹翁，通人也，謂泄益甚，得毋香砂爲害乎？予曰然，遂去之，益以熟地、川連，十餘劑乃全愈。予女八九歲時，疳病枯瘠如柴矣。以六味加減，熟地用八錢，十劑而痊。向後但以前方治，效者不可枚舉。

小兒諸疳：使君子肉二錢，雷丸、檳榔各一錢，黑丑、赭石各五分。俱生曬研末，每服三分。以雞卵一枚，打破空頭，內藥紙封，飯上蒸熟食之。藥完即愈。

小兒積滯：海蜇、鼸茈，常煮食之。兼治大人痰哮，及肝乘胃痛，浸燒酒飲之，能消大人胸中痞塊。又紹興青腐乳汁作下飯，能消疳積，治腹脹牙黃。

小兒疳氣攻目：雞肝一具不落水，竹刀切片，用牡蠣粉八分，飛辰砂少許拌勻糝入，飯鍋上蒸熟食之。如此十次，翳即退淨，當時忌食茶湯油膩。

治小兒疳病：用雞肫皮二十個勿落水，瓦焙乾研末，車前子四兩，炒研末。二物和勻，以米糖鎔化，拌入與食，食完即愈。忌油膩麵食煎炒。又方：取田雞白水煮熟，薑末少許，亦效。

仲淳肥兒丸，又《集驗良方》肥兒丸，皆治疳病方也。彙錄於此，以便選用。又《廣筆記》疳積散，治小兒面黃腹大，小便濁如米泔，大便黃泄酸臭，皮毛枯索，甚至雙目羞明生翳，夜熱晝涼等證。服後病愈，再用肥兒丸調理。又脾氣未實，用啓脾丸或大健脾丸。如疳氣未盡，用陳皮一兩，白木香三錢，白茯苓五錢，加平胃散三錢爲末，陳米湯調下。若疳瀉痢見紅白積者，用前散加黃連薑汁炒，肉豆蔻二味，燈心湯，少入熟蜜調服。若食積重者，前散用砂仁湯調服。若疳眼用雞肝一具，不拘大小雌雄，一二歲兒只用半具，外去衣內去筋膜，研極細，入前末調極勻，入前末，厚薄相和，隔湯頓熟空心服。或用甜酒，少加熟白湯調服。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疳疾》 乘六曰：疳者，乾也。因脾胃乾涸，內無津液而作也。小兒恣食肥甘粘膩生冷之物，滯於中脘，以致發熱時作，面色痿黃，髮乾作穗，頭大項細，肚脹青筋，好吃泥土，而疳證成矣。昔人雖分五疳，肝心脾肺腎，而又立脊、腦、乾疳及無辜、丁奚、哺露等名，要皆不能離乎脾土也。何也？疳傷之源，皆起于乳哺不調，臟腑停積之已久耳。故余治疳

疾，只以脾臟爲主，而兼以治蟲之藥，多獲神效。蓋甘甜蓄於脾胃，則莫不化而爲蟲也。宜加味肥兒丸主之，加減集聖丸、快活丸皆可選用。

《幼科釋謎·疳積》　古稱兒病，驚疳最大。驚得心肝，疳得脾胃。臟腑因由，各不相蔽。童稚之時，病則爲疳。弱冠而後，病成癆瘵。同出異名，惟年齒計。元氣虧傷，氣血虛憊。其原則一，非有他癘。曰惟小兒，臟腑嬌脆。飽固易傷，饑亦爲害。熱則熏蒸，冷則凝滯。故疳之來，必有伊始。或幼闕乳，耗傷形氣。此疳之根，積漸生蒂。或兩三歲，乳食無制。此疳由脾，過飽反瘁。或喜生冷，甘肥粘膩。此疳由積，腸胃氣閉。或母自養，一切無忌。喜怒淫勞，即與乳吮。此肝由母，傳氣爲戾。或因病餘，妄行轉泄。胃枯液亡，虛熱漸熾。此疳由醫，冒昧錯治。大抵疳病，緣此等弊。然而古人，五臟分隸。俱各有證形，各有方劑。肝心腎肺，脾總多累。二十四候，更宜體會。莊氏家傳，最爲詳備。總之疳候，必先貪嗜。鹽酸炭米，好吃泥塊。口渴且饞，形體憔悴。潮熱腸鳴，面黃便穢。漸漸腹脹，牙乾目昧。揉鼻尋眉，脊高項細。甚至縮腮，頭皮光異。肚大筋青，髮焦毛萃。齦爛腿枯，周身疥癩。種種惡候，詎必齊逮。約略形神，實惟危殆。爲語病家，毋徒嗟喟。失治于前，今亦無奈。

初虞世曰：有熱疳，有冷疳，有冷熱疳，此其要也。熱疳者，病多在外。鼻下赤爛，頭瘡濕瘡，五心煩熱，掀衣氣粗，渴引冷水，煩躁卧地，肚熱腳冷，潮熱往來，皆熱疳也。冷疳者，病多在內。利色無常，其沫青白，肢體軟弱，目腫面黧。又一證，躁渴卧地。似有熱狀，惟飲食不進，滑泄無已，亦冷疳也。其有瀉多膿血，日加瘦弱，此則謂之冷熱疳。大抵疳之受病，皆虛使然。熱者虛中之熱，冷者虛中之冷。治熱不可妄表過涼，治冷不可竣溫驟補。故曰小兒易爲虛實，脾虛不受寒溫，服寒則生冷，服溫則生熱，當識此勿誤。

疳病名目　史演山曰：積是疳之母，所以有積不治，乃成疳候。又有治積不下，其積存而臟虛，成疳尤重。大抵小兒泄瀉無時，作渴虛熱，煩躁下利，腫滿喘急，皆疳候虛證。古云疳虛用補，是知疳之爲疾，不可更利動臟腑。發作之初，名曰疳氣。肚大脹急，名曰肝虛。瀉利頻併，名曰疳積。五心煩熱，名曰疳熱。毛焦髮穗，肚大筋青，好吃異物，名曰疳極。熱發往來，形體枯槁，面無神采，名曰疳癆。手足細小，項長骨露，尻臀無肉，腹脹臍突，名曰丁奚。食加嘔噦，頭骨分開，作渴引飲，蟲從口出，名曰哺露。總皆疳候。

走馬疳　王好古曰：走馬疳，疳蝕之極也。乃五臟蒸熱上攻，甚即遍沿作崩沙候，牙邊肉腫爛，口內氣臭，身微潮熱，吃食不得，牙縫出鮮血，常動搖似欲脫，肉爛自漏落。治之先以淡鹽湯洗口，即下紫金散摻之，日三次，揩殺牙邊肉內蟲。如大段甚，即下秋霜散摻之，然後以天竺黃散夾地黃膏調理即安。如不退，先落齒一兩三個，即死不治。相次面光，發腮漏見骨而殂。鯊按：曾氏治法，先去積熱，用當歸散合三稜散，加姜棗煎服。次投蘆薈丸、玉露飲，及以鹽溫水灌漱。或以軟鷄翎醮鹽水拂洗，拭乾，以蜜陀僧散傅之。若經久不愈，傳于唇之上下，成崩砂證，腮穿齒落而死。

疳病不治證　李梴曰：肝疳，目帶青，左脇下硬，多吐沫，眼頭黑者，不治。心疳，耳邊有青脈，舌上有焦點者，不治。脾疳，肚大青筋，唇口無血色，人中平，下利不止者，不治。肺疳，嗽逆氣急，瀉白水，身上黑斑者，不治。腎疳，要吃鹹酸，飲水不住，小便如粉汁，齒黑有瘡，骨出，耳乾腦焦，不治。疳渴，飲水不止，舌黑者死。疳癆，氣促者死。疳瀉痢，咳逆脫肛者，不治。

《橡村治驗·疳》　疳者，乾也。若大人之勞，肌膚枯槁，故曰疳。又說：疳之爲義，由食甘肥而成積，亦通。

族姪肝脾兩傷，腹膨內熱，雀目羞澀，人漸枯瘦。先與清熱消食藥數劑，再與柴胡、青皮、穀精草、夜明砂、大青草五味，煮雄豬肝四兩服之愈。大青草，俗名疳積草，又名鷄骨草。一味獨煮豬肝，亦治雀目，清肝熱之藥也。

附論：目爲肝竅，而肝屬木，木自土生。脾土之濁氣不行，則上蒸於目而爲翳。黃昏者，濁氣盛也。凡治此證，必先疏土，而後清肝則可。若徒以豬肝藥治之，則脾土益傷，而瘦熱愈甚。

五行水生木，此云木自土中生者，何也？凡物皆有先後天，皆有標本。水生木者，先天之木，木之本也。土生木者，後天之木，木之標也。或謂水爲土之賊，土何以能生木？予曰：土燥則木槁，木之所賴以生者，水也。木非水不生，水非土不約。土者，所以約水而生木者也，非土之能生木也。

黃境芳子五歲，潮熱腹膨，泄瀉，目生膜，項生核。先與清熱疏肝理脾之劑，熱退瀉止。反復再三，左目退出，右目已壞，項核漸大，手足胸背結核五六塊，堅硬不痛，半年後項始潰。內服參苓白朮散去砂仁，加白芍，外貼洪少

岡膏藥。至次年，手足皆潰，無內證，再與黃耆內托散數服，竟得收功。始知無辜疳亦有潰者，兒得保全，在治之先後得宜耳。

賀氏子四歲，潮熱兩月，腹膨人瘦，頸生瘰癧，煩躁咬牙。類乎疳證，醫用消痞藥雜治不效。予曰：此兒性躁多怒，蓋稟母氣而然，又食多鬱之乳，宜以逍遙散治之。服四劑左半手足掣動，其家大恐，以爲驚作。予曰：神氣清爽，食粥一盂，非作驚之象，此肝氣漸舒也。仍服逍遙散二十劑而愈。

鄭氏子日晡潮熱，少腹左側按之痛，人漸瘦，脈沉結。人以爲疳，請予治。予曰：此畜血也。用丹參、香附、枳實、桃仁、赤芍、歸尾二劑，下瘀血數行，人漸困。再用丹參二錢，人參五分。二劑而愈。

自製五疳保童丸：治潮熱人瘦，膚錯髮稀，雀目生膜，項生核。或渴或瀉，或喫泥土生米等物。

潔古云：壯人無積，虛人則有之。誠哉是言。壯實之人，胃氣強，何物不可消磨而使成積。惟胃氣弱者，甘肥生冷，消磨不盡，宿食未除，新食續進，胃氣應接不暇，安得不病。故俚有惜兒不如惜食之說。醫家不顧其虛，恣行消伐，胃氣漸盡，積何由推，蓋緣不知胃弱難消之說。倘積滯新停，能如潔古之言，壯其胃氣，節其飲食，又何致有腹大青筋，肌肉消鑠之患耶。

《怡堂散記・小兒常有之病》 一曰無辜疳。無辜，鳥名。啼時兩頷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累累，狀類無辜，因以爲名。後人穿鑿，遂謂兒衣夜露不收，爲無辜鳥羽所落，感而成病，荒唐之甚。予用逍遙加減緩緩調理，愈者甚多。

《羅氏會約醫鏡・兒科瘡科・論小兒疳證》 小兒疳病，因病后脾胃虧損，或用藥過傷，不能傳化乳食，內亡津液，虛火妄動。或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失宜，致兒爲患。其證目腫腹脹，瀉痢清白，肢體瘦弱，鼻爛身瘡，虛熱往來。又有走馬疳者，牙齒蝕爛，口臭齒黑，甚則齦敗牙宣。前人治法，多用清涼，不知此證，眞熱者固多，而元氣既敗，假熱者尤多也。當陰虛脾虧之際，非溫補不可，宜臨證酌宜，仍以虛損治勞之法參用，庶得盡善。

《醫醫偶録・疳證》 疳者乾也，久熱傷陰，津液乾涸之證，俗名童子癆。其證總因飲食不節，積滯化火，漸或生痞生蟲，致成骨蒸內熱，銷灼其陰。其證腹大青筋，髮直毛焦，肌膚枯燥，唇舌絳紅，而疳證成矣。此證陰血既槁，勢已難回，況又有熱未清，積未去乎。善治者，必乘其陰血未槁之時，清其火，消其積，育其陰，調其脾胃，尚克有濟。初治宜清熱導滯湯。有蟲者，唇內起白點，以化蟲丸間服。若陰分既虛，則用理陰和中煎。胃口不開，則并用異功散調其胃，俾得陽生陰長，庶幾有救。大約此證，腹軟者雖虛可治，爲其能受補也。腹硬者難治，爲其不可消也。

《温病條辨・疳疾論》 疳者，乾也，人所共知。不知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土虛生於飲食不節，飲食不節，生於兒之父母之愛其子，惟恐其兒之饑渴也。蓋小兒之臟腑薄弱，能化一合者，與一合有半，即不能化，而脾氣鬱矣。再小兒初能飲食，見食即愛，不擇精麤，不知滿足。及脾氣已鬱而不舒，有拘急之象，兒之父母，猶認爲饑渴而強與之。日復一日，脾因鬱而水穀之氣不化，水穀之氣不化而脾愈鬱，不爲胃行津液，濕斯停矣。土惡濕，濕停而脾胃俱病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不受水穀之氣，無以生血而血乾矣。再水穀之精氣，內入五臟，爲五臟之汁。水穀之悍氣，循太陽外出，捍衛外侮之邪而爲衛氣。中焦受傷，無以散精氣，則五臟之汁亦乾。無以行悍氣，而衛氣亦餒。衛氣餒故多汗，汗多而營血愈虛，血虛故肢體日瘦。中焦濕聚不化而腹滿，腹日滿而肢愈瘦，故曰乾生於濕也。醫者誠能識得乾生於濕，濕生於土虛，且扶土之不暇，猶敢恣用苦寒峻傷其胃氣，重泄其脾氣哉。治法允推東垣、錢氏、陳氏、薛氏、葉氏，誠得仲景之心法者也。疏補中焦，第一妙法。升降胃氣，第二妙法。升陷下之脾陽，第三妙法。甘淡養胃，第四妙法。調和營衛，第五妙法。食後擊鼓，以鼓動脾陽，第六妙法。即古者以樂侑食之義。鼓蕩陽氣，使之運用也。《難經》謂傷其脾胃者，調其飲食，第七妙法。如果生有疳蟲，再少用苦寒酸辛，如蘆薈、胡黃連、烏梅、史君、川椒之類，此第八妙法。若見疳即與苦寒殺蟲，便誤矣。考潔古、東垣，每用丸藥緩運脾陽，緩宣胃氣。蓋有取乎渣質有形，與湯藥異岐，亦第九妙法也。

近日都下相傳一方：以全蝎三錢，烘乾爲末。每用精牛肉四兩，作肉團數枚，加蝎末少許。蒸熟令兒逐日食之，以全蝎末完爲度，治疳疾有殊功。愚思蝎色青，屬木，肝經之蟲，善竄而疏土。其性陰，兼通陰絡，疏脾鬱之久病在絡者最良，然其性慓悍有毒。牛肉甘溫，得坤土之精，最善補土，稟牡馬之貞，其性健順。既能補脾之體，又能運脾之用。牛肉得全蝎而愈健，全蝎得牛肉而不悍，一通一補，相需成功，亦可備用。一味金鷄散亦妙。用鷄內金不經水洗者，不拘多少，烘乾爲末，不拘何食物皆加之。性能殺蟲磨積，即鷄之脾，能復脾之

本性。小兒疳疾有愛食生米、黃土、石灰、紙布之類者，皆因小兒無知，初飲食時，不拘何物即食之。脾不能運，久而生蟲，愈愛食之矣。全在提攜之者，有以謹之於先。若既病治法，亦惟有暫運脾陽，有蟲者兼與殺蟲，斷勿令再食。以新推陳，換其臟腑之性，復其本來之眞方妙。

徵按：奇偶偏方，每多奏效，其力專也。猶憶幼務舉業時，業師華陰孝廉李公，世精於醫。有以患疳證之小兒來求治者，出一方，則惟大棗百十枚，去核。象核之大小，實以生軍。外裹以麵，煨透熟，搗爲丸，如小棗核大。每服七丸，日再服，神效。此亦一通一補法也。

《杏軒醫案·續録·王策勳先生幼孫疳疾》 予弟綺蘭，服賈蘆江，戊辰冬予自中州回，道經彼地，羈留信宿。有王策勳先生者，與予弟善，抱其幼孫，懇爲診治。視其體熱面黃，肢細腹大，髮焦目暗，頸起結核。予曰：此乃疳疾。疳者乾也，小兒腸胃柔脆，乳食失調，運化不及，停積發熱，熱久津乾，故名曰疳，又謂之丁奚、哺露。丁奚者，言奚童枯瘠如丁。哺露者，言喻哺而骨愈露。但是疾每多生蟲，蟲蠶日滋，侵蝕臟腑，非尋常藥餌所能去病。古方有布袋丸，治此證多驗。藥用人參、白朮、茯苓、使君子肉各一兩，蘆薈、夜明沙、蕪荑、甘草各五錢。共爲末，蒸餅糊丸，每粒約重三錢。日用一丸，以夏布袋盛之。另切精豬肉二兩，同煮汁服，肉亦可食。如法製就，服完一料而愈。

《醫林改錯·通竅活血湯所治證目·小兒疳證》 疳病初起，尿如米泔，午後潮熱，日久青筋暴露，肚大堅硬，面色青黃，肌肉消瘦，皮毛憔悴，眼睛發赤。古人以此證，在大人爲勞病，在小兒爲疳疾。照前證再添某病，則曰某疳，如脾疳、疳瀉、疳腫、疳痢、肝疳、心疳、疳渴、肺疳、腎疳、疳熱、腦疳、眼疳、鼻疳、牙疳、脊疳、蛔疳、無辜疳、丁奚疳、哺露疳。分病十九條，立五十方。方內多有梔子、黃連、羚羊、石膏大寒之品，因論病源系乳食過飽，肥甘無節，停滯中脘，傳化遲滯，腸胃漸傷，則生積熱。熱盛成疳，則消耗氣血，煎灼津液，故用大寒以清積熱。余初時對證用方，無一效者。後細閱其論，因飲食無節，停滯中脘，此論是停食，不宜大寒之品。以傳化遲滯，腸胃漸傷，則生積熱之句而論，當是虛熱，又不宜用大寒之品。後遇此證，細心審察，午後潮熱，至晚尤甚，乃瘀血也。青筋暴露，非筋也，現於皮膚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內有瘀血也。至肚大堅硬成塊，皆血瘀凝結而成。用通竅活血湯以通血管，用血府逐瘀湯去午後潮熱，用膈下逐瘀湯消化積塊。三方輪服，未有不愈者。

《保赤存真·諸疳證治》 銅壁山人曰：治疳不必細分五疳，但虛則補之，熱則清之，冷則溫之，吐則治吐，利則治利，積則治積，蟲則治蟲，不出集聖丸一方，加減用之，屢試屢驗，此陳復正所以主此方也。余謂九味蘆薈丸，治疳亦有奇效，余嘗用之，實能起死回生。平時加蟾蜍一枚，預爲修合丸好，臨證再審明各證，立水藥方煎送前丸，靡不悉中。因特表之，以爲醫者之一助。

丁亥歲，族兄芳遠之孫，三歲患肝脾疳證。頭大項小，髮稀成穗，扯不知痛，兩目暴露，白珠微青，鼻孔掀紅，口角耳下生瘡，唇白齒枯，面青黑闇，肚大常熱，筋青臂削，手足乾瘦如柴，時發熱，夜更甚，胸高背陷，渴飲水。百治不效，力懇余救。余見其精神猶在，不忍棄之，囑覓活蟾蜍一隻，次日便送來。因遵法炙好，合蘆薈丸如梧子大三百六十餘粒。立方用炙芪三錢，炙黨二錢，焦朮一錢五分，山藥一錢，蓮肉十粒，陳皮一錢，炙草一錢，紅棗三枚，每日一劑，每劑化丸藥三十粒。外用紅棗製砒霜末搽口瘡。服至十餘劑，諸證頓除。丸藥已完，又用前水藥方服十餘劑，病遂全愈。一月之後，不特無病，而且肥胖。合家誦之，以爲再生云。

《冷廬醫話·疳》 治小兒疳病集聖丸，不寒不熱，亦補亦消，最爲穩善。名醫類案所載單方三亦佳。一用山查二兩，白酒麴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入二物，炭火煅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鷄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服之。其一用大蝦蟆十數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蜜作餅或丸，令兒食。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疳，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有謂妖鳥夜飛，其翼有毒，拂落於人家晒晾未收之襁褓衣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爲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頷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累累，其狀相類，因以爲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謂因乏乳所

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即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疳病之法耳。

《活幼珠璣·疳疾》 兒年二十歲以內，其病爲疳，二十歲以上，其病爲勞，皆氣血虛憊，腸胃受傷，同病而異名也。

小兒易實易虛，凡病久則成疳，用藥乖方則成疳，將息失宜則成疳，俱用集聖丸加減治之。

小兒臟腑嬌嫩，飽則易傷，飲食失常，不成疳者鮮矣。或因失乳，粥飲太早，致傷脾胃，遂種疳根。或乳食積多，過飽無度，則疳因傷得。恣食肥甘油膩，及生冷酸鹹等物，以滯中脘，則疳因積成。或乳母愛卧，寒暄失理，飲食乖常，房事甫畢，即與兒乳，則疳因母患。凡小兒目澀，或生白膜，唇赤身黃，喜卧冷地，愛吃泥土，瀉痢無常，肚腹脹滿，耳鼻生瘡，頭髮作穗，腳軟項小，極瘦飲水，潮熱進退，皆其證也。以集聖丸調之，兼以參苓白朮丸服之有效。

有因大病，妄投吐利之藥，致脾胃虛而無精液，內發虛熱，外消肉者。集聖丸去莪朮、青皮，加人參、白朮治之。

有因吐瀉下痢不止，而成疳者。集聖丸去莪朮、青皮，加白朮、訶子、肉豆蔻治之，亦兼服參苓白朮丸。

有因久瘧而成疳者，瘧久則漸成痞塊，猝難調治。以集聖丸內加鱉甲治之。

有因食積成疳，兼腹痛者。集聖丸去當歸、川芎，加川楝子肉、小茴、三稜治之。

有蟲痛成疳者。以集聖丸去當歸、川芎，加蕪荑、川楝子肉治之。

有因熱病不退，致津液枯燥者。當以集聖丸去縮砂、莪朮，加龍膽草治之。

有因脾胃久虛，不能轉運以榮其氣，或受胎毒，臟腑虧損，以致手足極細，項小胸高，肌削體瘦，腹大臍突，啼哭，名曰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吐，名曰哺露。見此證者，以集聖丸、參苓白朮散調之。

有因乳母恣食五辛酒麵炙煿，致兒日則煩渴飲水，乳食不進，夜則渴止，此名疳渴。以集聖丸去莪朮、砂仁，加人參、白朮治之，兼服人參麥冬散。

小兒略見黃瘦作熱，肚大腹痛，不思飲食者。即服五疳消積丸，或集聖丸，免致夭亡也。

凡疳證，熱者虛中之熱，冷者虛中之冷。治熱不可過冷，治冷不可過熱，尤忌妄施汗下，以致殺人。

予宦游淮海十餘年矣，聞小兒以疳疾殤者，不可枚舉。細爲訪察，非由妄服湯藥，即視爲不治，坐以待斃，良可憫也。予凡見乳食不思，肌削體瘦，項腳皆軟，潮熱往來，時醫束手者，予往往以兩儀膏活之。如興化縣令甘愚亭之孫，山陽洪茂才兆元之女，俱奄奄襁褓，遇予得生。其有兒大不肯服膏者，如元和縣令王蕙山之子，已九齡矣，病危性拗，無法可施。予令以紅棗煨湯，冲膏誘服，兩月而瘥。及入塾讀書數日，復又起熱，予急令息讀，仍服此膏，調理半載，身體較往日更爲壯健。蓋疳由熱生，熱因虛起，兩儀補虛，虛補而熱住，熱住而疳瘥。斯即《指南賦》治本爲先之謂也。

《醫藥家振·附走馬牙疳證》 走馬名者，言其速，失治即殞故也。蓋齒屬腎，腎主一身之元氣。積熱火毒甚，則奔上焦。或因痘疹及傷寒雜證後成，或因過服熱藥。凡初起氣臭，次第齒黑，名崩砂，潰爛血出，名宣露，甚者牙脫落，名腐根。

《保赤新編·疳》 此證古人分五臟立名。以頰赤、口瘡、煩燥、咬牙爲心疳。瀉青，目翳，流淚，多怒爲肝疳。黃瘦，瀉利，腹大，嗜泥爲脾疳。潮熱，咳嗽，音啞，鼻涕爲肺疳。頭破，囟陷，牙枯，面黑爲腎疳。然總由乳食饑飽失宜，恣食肥甘生冷之物，積滯不化，損傷脾胃而成。故有脾病而不兼他臟者，無有諸臟病而不由脾者。治法概以理脾胃爲本，其有他臟證，如隨所現而兼治之。至視證多端，擇其要者首治之。

小兒是否疳積，一望從來便識。形羸髮穗而枯，肚大面黃脾泄。時常腹內叫痛，作渴又兼潮熱。固多嗜食泥砂，不少目生翳膜。甚則肌浮腫脹，飲水吐蚘絕粒。庸醫板守一方，豈若靈通效捷。

疳證身熱，此積滯鬱蒸也，觀於濕物堆積其中，未有不生烘者可知。治用鼈甲青蒿飲。如不效，用雙象散。

疳證腹痛，非積則蟲，當用腹痛門審之。積用十三味氣積散或香檳消積丸，蟲用掃蚘散。

疳證咳嗽，積熱蒸肺。治用石室秘錄方。

疳證最多眼患，此肝有熱也。不拘紅筋白膜，翳障厚薄，已閉未閉，總莫

妙於心法精明散。如熱盛上攻，多生眵淚，隱澀難睜。白膜遮睛，早晚蓋滿，用清熱退翳湯一二劑。仍酌用珠藏散、仙授散、酉金散等散，早晨調粥服，以清其源，無有不效。

《金鑑》：疳渴，因積熱煎耗津液也。愚用雙青散加梨皮、北味、麥冬、烏梅等。

疳腫，因脾肺兩傷，傳化失宜也。愚用枳朮丸、氣積散或蝎子丸。俱用五苓散調服。

疳瀉，因積滯傷脾，以致水穀不分也。治用清熱散中湯。

疳痢，因熱結腸胃也。治用香連導滯湯，愚或用天臺仙授散或雙象散。

如閉口不思食，取蟾蜍三四隻，宰去臟及頭爪，烘篾用油鹽薑同炒至蟾蜍肉極香，淬水半碗，煮滾。令病兒以鼻聞吸其氣，蟾肉及湯，欲食則與之。

疳有大食者，此胃火也，謂之火消，越食越瀉，必不長肌。治用雙象散、珠藏散，早晚相間服。

疳多不思食，腹脹，腹中有積滯故也。消導可愈。不脹者，脾胃已傷，而正氣虛也，用參苓白朮散加羊糞、穀芽，俱炒香以升其胃氣。如百藥不效，雖啜粥亦只吞其水，而米渣則經幾嚼，即將舌送出者，不治。

此證有丁奚、哺露之名，即病形之甚者。《金鑑》：蓋肌肉乾澀，啼哭不已，手足枯細，面色黧黑，項細腹大，臍突尻削身軟，其狀似丁，故名丁奚也。《百問》：翻胃吐蚘，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也。愚治用集聖丸或救奚丹。

凡小兒略見黃瘦，不思飲食，小便或如米泔，大便頻泄者，此脾胃有滯也。便宜服珠藏散、仙授散、氣積散等散，庶免疳證之患。

凡治疳證，通用朝開暮閉葉、使君子葉、枇杷葉、破淬樹葉。俱蒸過晒乾，煲茶飲服。

虛羸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利後虛羸候》　腸胃虛弱，受風冷則下利。利斷之後，脾胃尚虛，穀氣猶少，不能榮血氣，故虛羸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羸瘦候》　夫羸瘦不生肌膚，皆爲脾胃不和，不能飲食，故血氣衰弱，不能榮於肌膚。凡小兒在胎，而遇寒冷，或生而挾伏熱，皆令兒不能飲食，故羸瘦也。挾熱者，即溫壯身熱，肌肉微黃。其挾冷者，即時時下利，唇口青黑。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虛羸候》　此謂小兒經諸大病，或驚癇，或傷寒，或溫壯，而服藥或吐利發汗。病癒之後，血氣尚虛，脾胃猶弱，不能傳化穀氣，以榮身體，故氣力虛而羸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寒熱往來羸瘦諸方》　夫小兒風邪客於皮膚，痰飲漬於臟腑，使血氣不和，陰陽交爭，故發寒熱往來也。胃氣挾熱，熱則消穀，穀消則引食飲。陰陽氣血不和，不能充養身體，故寒熱雖能食，不生肌肉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骨熱諸方》　夫小兒一歲至十歲，衣絮皆不得著新棉，又不得冬天以火烘炙衣服與著，亦令兒體熱。勿食桃杏，令兒體熱。因傷寒病後未滿百日，勿食羊肉狗肉，令兒體熱，或作骨蒸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久痢羸瘦諸方》　夫小兒久痢羸瘦者，由因乳食不節，臟腑夙挾疳氣，腸胃冷熱不調，變爲下痢。經久不差，則脾胃虛弱，穀氣減少，氣血不榮，故令肌體羸瘦也。

《小兒藥證直訣》　虛羸　脾胃不和，不能食乳，致肌瘦。亦因大病，或吐瀉後，脾胃尚弱，不能傳化穀氣也。有冷者，時時下利，唇口青白。有熱者，溫壯身熱，肌肉微黃。此冷熱虛羸也。冷者木香圓主之，夏月不可服。如有證，則少服之。熱者胡黃連圓主之，冬月不可服。如有證，則少服之。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鄭人齊郎中者，家好收藥散

施。其子忽臟熱，齊自取青金膏，三服併一服餌之。服畢，至三更，瀉五行，其子困睡。齊言：子睡多驚。又與青金膏一服，又瀉三行，加口乾身熱。齊言：尚有微熱未盡，又與青金膏。其妻曰：用藥十餘行未安，莫生他病否？召錢氏至，曰：已成虛羸。先多煎白朮散，時時服之，後服香瓜圓，十三日愈。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豬肚圓：治小兒肌體黃瘦，不思飲食，身體潮熱，四肢無力。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虛羸論》 小兒虛羸者，由諸病之後，或誤行轉藥，或吐而利，致脾胃虛弱，不能傳化穀氣，飲食不入，肌膚消瘦，乃成虛羸也。有冷者時時下痢，唇口青白，有熱者身體溫壯，肌肉微黃，此冷熱虛羸也。【略】昔錢乙治朱監簿子五歲，發熱，腮赤唇紅，煩躁引飲。前醫曰：此心熱也。遂用牛黃丸，及以一物瀉心湯下之，來日加無力而不能食，又下之，乃便利黃沫。召乙看之。乙曰：此心經虛而有留熱在內，必被涼藥下之，致此虛羸也。乙先用白朮散生胃中津液，以生犀散治之。朱曰：大便黃沫何如。乙曰：胃氣正即瀉自止，此虛熱也。朱曰：醫用瀉心湯何如。乙曰：瀉心湯黃連一物耳，性寒，多服則利，能寒脾胃也。坐久，前醫至，曰實熱。乙曰虛熱，若實熱，何以瀉心湯下之不愈，又加面黃頰赤，五心煩熱，不食而引飲。前醫曰：既虛熱，何大便黃沫。乙笑曰：便黃沫者，服瀉心湯多故也。乙復與胡黃連丸，愈。乙又治一子夜發熱，曉即如故，前醫作熱治，以涼藥解之，不愈。其候多涎而喜睡，醫又以鐵粉丸下之，其病益甚，至五日大渴引飲，唇白不食。召乙看之，乙曰：此肺怯有熱，不可下之，若下之，則損脾胃，致虛羸也。乃用白朮散，更以朮一兩，煎藥汁三升，使任意取足服，朱曰：飲多不作瀉否。乙曰：無生水不作瀉，縱瀉亦不作怪也，但不可下耳。朱曰：先治何病。乙曰：止瀉治涎，退熱清神，皆此藥也，至晚服盡。乙看曰，更可服之，又作三升，服盡稍愈。第三日又作三升與服，其子不渴無涎，遂投阿膠散二服而安。已上三證，皆因誤行轉下之藥，亡耗津液，致胃虛發渴不食，而成虛羸。錢乙并先煎白朮散與服，以生胃中津液，得胃氣正，然後依本病爲治也。如齊郎中子藏熱，與香瓜丸。朱監簿子心虛熱，與生犀散、胡黃連丸，次子肺怯，與阿膠散，并皆安愈。故閻孝忠云：轉下過多，泄瀉等諸病煩渴者，皆津液內耗也，不問陰陽，煎錢乙白朮散，使滿意取足飲之，彌多彌好。今特爲詳而論之，使學者法矣。

《嬰童百問·虛羸》 傷寒後虛羸者，竹葉湯主之。常服四君子湯、異功散、參苓白朮散主之劑，皆可服也。橘連丸久服充肥，兼服肥兒丸。

《保嬰撮要·虛羸》 仲陽云：小兒虛羸，因脾胃不和，不能乳食，使肌體瘦弱，或大病後脾氣尚弱，不能傳化穀氣所致。若冷者時時下利，唇口青白，熱者身溫壯熱，肌體微黃。更當審其形色，察其見證。如面赤多啼，心之虛羸也。面青目劄，肝之虛羸也。耳前後或耳下結核，肝經虛火也。頸間肉裏結核，食積虛熱也。面黃痞滿，脾之虛羸也。面白氣喘，肺之虛羸也。目睛多白，腎之虛羸也。仍審相勝而藥之。又寒熱二證，不可不辨。若腹痛瀉利清白，不渴喜熱，此屬寒證，雖在夏月，宜木香丸。身熱煩躁，瀉利焦黃，作渴喜冷，此屬熱證，雖在冬月，宜胡黃連丸。皆捨時從證之治法也。

治驗

一小兒十三歲，面赤驚悸發熱，形體羸瘦，不時面白，噯氣下氣，時常停食。服保和丸及清熱等藥。余曰：面赤驚悸，心神怯也，面白噯氣，心火虛也，大便下氣，脾氣虛也。此皆稟心火虛，不能生脾土之危證，前藥在所當禁者。不信，又服枳朮丸、鎮驚等藥，而諸證益甚，大便頻數，小腹重墜，脫肛痰涎，飲食日少。余先用六君子湯爲主，佐以補心丸。月餘，飲食少進，痰涎少止，又用補中益氣湯送四神而愈。畢姻後，病復作墜，時至仲冬，面白或黧色，手足冷，喜食胡椒、薑物，腹中不熱，脈浮，按之微細，兩尺微甚。乃用八味丸，元氣復而形氣漸充。年至二十，苦畏風寒，面目赤色，發熱吐痰，唇舌赤裂，食椒薑之物唇口即破，痰熱愈甚，腹中卻不熱，診其脈或如無，或欲絕。此寒氣逼陽於外，內眞寒而外假熱也，仍用八味丸而諸證頓愈。

一小兒八歲，面常青色，或時色赤，日間目劄，夜睡咬牙，二年餘矣。服清肝降火之藥益甚，形氣日羸。余考績到京，求治於余，曰：肝主五色，入心則赤，自入則青。蓋肝屬木而生風，故肝氣爲陽爲火，肝血爲陰爲水。此稟肝腎精血不足，虛火內動，陰血益虛，虛而生風，風自火出，故變面赤目劄等證耳，非外風也。遂用地黃丸以滋腎水，生肝木，兩月，目劄咬牙悉止。又三月許，諸證尋愈，而元氣亦充矣。凡肝經之證，若肝木實熱生風而自病，或肺金實熱而尅木者，宜用清肝降火之劑，以瀉其邪氣。若肝經風熱而目直等證，用柴胡梔子散以清肝火，加味四物湯以養肝血。若腎虛而咬牙諸證，用

六君子湯以健脾土，六味地黃丸以滋腎水則愈。

一小兒脾氣虛弱，飲食停滯，發熱作渴，服瀉黃散，不時下痢。余先用保和丸二服而愈，但不食惡心，面青手冷，又用六君、柴胡、升麻四劑，面色痿黃，食進手溫，惟形體羸甚，倦怠發熱，小腹重墜，肛門脫出，用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肉豆蔻二劑而安。凡脾胃之證，若發熱作渴，飲食喜冷，或泄瀉色黃，睡不露睛者，屬形病俱實，宜用瀉黃散疏導之。若發熱口乾惡冷，或泄瀉色白，睡而露睛者，屬形病俱虛，宜用異功散調補之。若脾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寒水侮土者，益黃散。肝木尅脾者，六君加柴胡。若目睛微動，潮熱抽搐，吐瀉不食，宜用秘旨保脾湯。凡小兒諸病，先當調補脾胃，使根本堅固，則諸病自退，非藥所能盡祛也。

一小兒五歲，形氣虛羸，睡中咬牙，夜間遺尿，日間頻數，余以爲稟腎氣不足，用補中益氣湯加補骨脂，地黃丸加鹿茸以補脾腎而痊。畢姻後，小便頻數，作渴發熱，日晡益甚，恪服黃柏、知母等藥以滋陰降火。後患腎痿，卧床年許，余因考績北上，仍用前藥，喜其愼疾，半載而痊。

一小兒年十一歲，面白或赤，足軟不能久行，用地黃丸加鹿茸，年許而瘥。畢姻後，兩目羞明，兩足仍軟，用前丸及補中益氣湯而痊。後病復發，增口渴足熱，頭囟覺開，視物覺大，此腎虛瞳人散大而然也。服前藥，遠房事則愈，因不自保，終患腎痿而歿。仲陽先生云：此證屬腦髓不足，不能榮養，宜用地黃丸補之，有至七八歲，或十四五歲，氣血既盛而自合。若縱恣色欲，戕賊眞陰，亦不能盡其壽矣。

一小兒體素虛弱，患咳嗽痰涎，服化痰藥而痰益甚。余以爲脾虛食積，先用六君、神麴、山查漸愈。後傷風咳嗽，腹脹不食，泄瀉酸臭，此食滯傷脾而肺氣虛也，用六君、桔梗而愈。又飲食停滯，嘔吐痰涎，喘嗽面白，余謂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而爲痰，肺虛不能攝氣歸源而作喘，仍用六君子湯而愈。大凡腠理不密，外邪所感而肺病者，因脾胃氣虛不能相生，必用六君子湯。若脾胃氣實，大腸不利而肺病者，用瀉黃散。若心火炎爍肺金而喘嗽者，用地黃丸。

一小兒形瘦，不時咳嗽，自用參蘇飲一劑，更加喘急驚搐，面白或黃。余謂此稟脾肺不足而形氣虛羸，因前劑峻利，外邪雖去而肺氣益虛。肺虛則宜補脾，先用異功散加桔梗、釣藤鉤一劑，痰喘頓定。乃去桔梗，加半夏、當歸再劑，驚搐亦去。又加酸棗仁治之而安。年十五歲，發熱痰盛，作渴面赤，形體羸瘦，用地黃丸加五味子及補中益氣湯各百餘劑，而形氣漸壯。若認爲陰火，用黃柏、知母等藥，復傷生化之源，其亦不治者矣。

一小兒五歲，尚飲乳，耳前後、頸間至缺盆，以手推尋，其筋結小核如貫珠，隱於肌肉之間。小便不調，面色青黃，形氣羸瘦。此稟母之肝火爲患，用九味蘆薈丸、五味異功散加山梔、柴胡與兒飲之，又以加味逍遙散與母服之，尋愈。

一小兒患虛羸，耳出穢水，左手尺關洪數而無力。余爲清肝補腎，耳中雖愈，脈未全斂。畢姻後，患瘵證，誤服黃柏、知母之類，復傷元氣，不勝寒暑勞役，無日不病，幾至危殆。余大補脾腎，滋養元氣而愈。

一小兒患證如前，肢體消瘦，面色痿黃，大便酸臭。此脾虛食積，用四味肥兒丸、五味異功散治之而愈。

一小兒體瘦腹大，寒熱嗜卧，作渴引飲。以白朮散爲主，佐以四味肥兒丸，諸證漸愈。乃以異功散、六味丸，月餘而安。

一小兒患前證，身熱如炙，此肝疳之證也。朝用異功散，夕用四味肥兒丸，諸證稍愈。佐以蚵蟆丸，數服而痊。

一小兒停食發熱，服芩連、三稜等劑，飲食日少，胸腹膨脹，肢體羸瘦。余謂脾虛飲食停滯，元氣復傷。先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釣藤鈎數劑漸效，又用六君、炮薑調理而安。

一小兒虛羸昏倦，咳嗽驚悸。自用參蘇散一劑，更加喘急，此脾肺氣虛而妄發表也。用惺惺散微解外邪，調和胃氣，諸證頓愈，但手足逆冷，又用六君子湯調補元氣而安。

一小兒九歲，吞酸惡食，肌體消瘦，腹中作痛。余謂食積虛羸也，用保和丸而愈。後腹中數痛，皆服保和丸。余曰：此因脾胃虛而飲食所傷也，當調補脾土，以杜後患。不信，後腹痛喜按，余用五味異功散二劑。因未應，自用平胃散等藥，腹脹作痛，余仍以異功散加木香四劑而愈。若屢用攻代之劑，陰損元氣，多致虛羸，深可愼也。

補中益氣湯：治中氣虛弱，體疲食少，或發熱煩渴等證。

愚按：前方若因藥尅伐，元氣虛損，惡寒發熱，肢體倦怠，飲食少思，或兼飲食勞倦，頭痛身熱，煩躁作渴，脈洪大弦虛，或微細軟弱，或寸關獨甚者，

宜用之。凡久病，或過服剋伐之劑，虧損元氣，而虛證悉具者，最宜前湯。若母有脾胃不足之證，或陰虛內熱，致兒爲患者，尤宜用之。

錢氏異功散：治脾胃飲食少思，吐瀉不食，凡虛冷證，先與數服，以正胃氣。

愚按：前方治脾胃虛弱，吐瀉不食，或驚搐痰盛，或睡而露睛，手足指冷，或脾肺虛弱，咳嗽吐痰，或虛熱上攻，口舌生瘡，弄舌流涎。若母脾胃虛，兒患此證，亦當服之。

保和丸：治飲食停滯，胸膈痞滿，噯氣吞酸，或吐瀉腹痛。

愚按：前方行氣尅滯之劑，若元氣無虧，暴停乳食，而致斯證者，宜用此消導之。若元氣虛弱，而乳食所傷者，必調補胃氣爲主，而佐以消導。若乳食已消而作嘔者，乃胃氣被傷，當用異功散補之，不宜仍用前藥，重損胃氣，治者審之。

肥兒丸：治肝疳食積，肢體消瘦，二便不調。

愚按：前方若食積五疳，發熱口乾，大便不調，小便不清，或頸項結核，髮稀成穗，寒熱作渴，宜用之。若脾胃稍虛者，用五味異功散兼服。虛甚者，異功散爲主，佐以前藥。

《醫學綱目·虛羸》〔湯〕：小兒疳積，其狀漸黃瘦，脊骨如鼓鳴，脊骨如鋸，乃積而生熱成疳也，宜服蘆薈丸、露星膏。

〔潔〕：小兒疳病，肌羸，血氣不足，同大人勞瘵之疾治之。

〔世〕：母氣不足，則羸瘦肉極。

《懷少集·虛羸》疳疾虛羸脾傷，令兒飲食維艱。血氣不榮肢體瘦，夾熱夾冷難當。冷則唇青下利，熱則肉色微黃。治以參苓白朮散、益氣八珍等方。

兒患疳疾日久，身體羸瘦，脾胃不和，不能飲食，則血氣不榮肌膚，遂致夾熱夾冷之證作焉。熱則肌肉微黃，冷則唇口青白，時時下痢，治法具在，用宜通變。

食癖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卒食病似傷寒候》此由脾胃有伏熱，因食不消，所以發熱。狀似傷寒，但言身不疼痛爲異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食傷飽候》夫食過於飽，則脾不能磨消，令氣急煩悶，睡卧不安。寸口脈盛而緊者，傷於食，脈緩大而實者，傷於食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寒熱往來食不消候》風邪外客於皮膚，內有痰飲漬於腑臟，使血氣不和，陰陽交爭，則寒熱往來。其脾胃之氣，宿挾虛冷，表雖寒熱，而內冷發動，故食不消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腹脹候》腹脹是冷氣客於臟故也。小兒腑臟嫩弱，有風冷邪氣客之，搏於臟氣，則令腹脹。若脾虛，冷移入於胃，食則不消。若腸虛，冷氣乘之，則變下利。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癥瘕癖結候》五臟不和，三焦不調，有寒冷之氣客之，則令乳哺不消化，結聚成癥癖也。其狀按之不動，有形段者癥也，推之浮移者瘕也。其弦急牢強，或在左或在右，癖也。皆由冷氣痰水食飲結聚所成，故云癥瘕癖結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否結候》否者塞也。小兒胸膈熱實，腹內有留飲，致令榮衛否塞，腑臟之氣不宣通。其痛，腹內氣結脹滿，或時壯熱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宿食不消候》小兒宿食不消者，脾胃冷故也。小兒乳哺飲食，取冷過度，冷氣積於脾胃，脾胃則冷。胃爲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胃氣和調，則乳哺消化，若傷於冷，則宿食不消。診其三部脈沈者，乳不消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飽候》小兒食不可過飽，飽則傷脾。

脾傷不能磨消於食，令小兒四肢沈重，身體苦熱，面黃腹大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食不知飽候》 小兒有嗜食，食已仍不知飽足，又不生肌肉。其但腹大，其大便數而多泄，亦呼爲豁泄。此腸胃不守故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癖氣諸方》 夫絕乳小兒，五臟調和，榮衛氣理，則津液通流，雖復多飲水漿，不能爲痛。若調養乖方，三焦否隔，則腸胃不能宣行。因飲水漿，便令停滯不散，更遇寒氣相搏，結聚而成癖。癖者，謂僻側在兩脇之間，有時痛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乳癖諸方》 夫小兒乳癖者，由乳母食飲無恆，醉飽過度，便即乳兒，不知撙節，小兒脾胃虛嫩，不能消化，或乳母偏卧，一向乳兒不能迴轉，兒亦睡著，乳滯偏於脇下，因茲結聚成塊而痛者是也。其候面色青黃，發歇壯熱，吐乳多睡，口內生瘡，漸漸黃瘦，腹內結塊不散，故名乳癖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傷飽諸方》 夫小兒氣血未調，腸胃虛嫩，凡於乳哺，須是合宜。若乳食過多，脾胃脹滿，不能消化，故謂之傷飽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宿食不消》 論曰：小兒腸胃嫩弱，飲食易傷。若將養失宜，乳哺不節，致脾胃不能傳化水穀之氣，故令乳食宿夕停滯不消。其候腹滿壯熱，眠寐不安。診其三部脈俱沉者，乳不消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腹脹》 論曰：小兒府藏怯弱，氣血未定。風冷客之，搏于正氣，升降不調，故令兒心腹脹滿。遇胃氣虛則食不消，腸虛則爲注泄矣。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乳癖》 論曰：小兒脾胃氣弱，保養不愼，則令三焦不調，乳飲不化，聚而成痰，流于脅下。寒氣乘之，遂成癖聚，久不消，横連少腹，上至心下。按之苦痛，肌膚漸弱，面色青黃，多睡目澀，寒熱往來，嘔吐咳嗽，故謂之乳癖，世呼爲奶癖是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癥瘕癖結》 論曰：小兒腹中脅下結聚之病，有形可驗。按之不動者，癥也。假結有形，推之浮移者，瘕也。僻在左右者，癖也。諸癥本于食，諸癖本于飲，諸瘕本于氣，皆由府藏不和，三焦不調，又爲寒濕之氣所乘，故令乳哺不化，食飲結聚，而爲癥瘕癖結之病。

《小兒藥證直訣》 積痛　口中氣溫，面黃白，目無精光。或白睛多，及多睡，畏食，或大便酸臭者，當磨積，宜消積圓。甚者，當白餅子下之，後和胃。

《小兒藥證直訣》 食不消　脾胃冷，故不能消化，當補脾，益黃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腹中有癖　不食，但飲乳是也。當漸用白餅子下之。小兒病癖，由乳食不消，伏在腹中，乍涼乍熱，飲水或喘嗽，與潮熱相類，不早治必成疳。以其有癖，則令兒不食，致脾胃虛而熱發，故引飲。水過多，即蕩滌腸胃，亡失津液。脾胃不能傳化水穀，其脈沉細。益不食，脾胃虛衰，四肢不舉，諸邪遂生，鮮不瘦而成疳矣。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曹宣德子，三歲，面黃，時發寒熱，不欲食而飲水及乳。衆醫以爲潮熱，用牛黃圓、麝香圓不愈，及以止渴乾葛散服之，反吐。錢曰：當下白餅子，後補脾。乃以消積圓磨之，此乃癖也。後果愈。何以故？不食但飲水者，食伏於管內不能消，致令發寒。服止渴藥吐者，以藥衝故也，下之即愈。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木香分氣圓：治小兒脾胃虛弱，飲食過傷，積滯內停，或多吐逆，胸膈不快，面黃腹急，下痢無度。消食圓：治小兒宿食不化，瘦悴。木香煎：治食不知饑飽，積滯內停，肚大腳細，下痢無度。

《幼幼新書·積聚》 茅先生：小兒有奶積候：但是吐下奶來有臭酸氣，此候因兒叫未住，母將奶與吃，致不消化，日久停滯，胃冷而至此。所治者，先用丁香散調胃，後下實積，牛黃圓。取下奶積後，下勻氣散補。常服健脾散即愈。

茅先生：小兒有食積候：夜間肚微微作熱，或嘔或瀉，此因飲食傷飽而更睡至此。所治者，下實積，牛黃圓通下，後用勻氣散補氣。常服萬靈圓即愈。

茅先生：小兒有氣積候：面黃白，不進食，肚微痛，夭矯啼叫。此因患諸般氣候，久而不安，傳歸氣積至此。所治者，用萬靈圓、勻氣散、醒脾散、健脾散相夾調理即愈。

茅先生：小兒有中脾積候：面黃如土色，或帶黃而面帶虛，臍上微痛，肚皮熱，飲食減少，纔食便言臍上及肚中痛，所食不化，頭微熱。此因先食硬物，不然冷物，所傷在脾。所治者，先下青金丹取下脾中積，後用勻氣散、醒脾散補。常服健脾散、萬靈圓即愈。

茅先生：小兒有虛中積候：渾身微熱，不思飲食，渴，日多昏眯，抱着一似睡未覺，此候因多端，久泄瀉不止而虛得。此候所治者，先下青金丹，通盡肚中積，後用匀氣、醒脾散調理。常服萬靈圓、保童圓調理即愈。

茅先生：小兒有實積候：大便不通，風毒瘡癤，喉閉胵腮，喉中涎響。此因兒子生來饑猛，飲食無度，至有前件候。所治者，先用奪命散吐下熱涎，後匀氣散、醒脾散調理。常服牛黃膏、鎮心圓、天竺黃散與服即愈。其前項諸般積氣候，各說分明，下藥各有等降。若然前積，調理不退，如變面黑，久瀉不止，腹肚脹滿，手心自生瘡，氣出粗，瀉黑色，瘦弱不能坐立，眼視鼻，口燥黑，死候不治。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積病可醫者九：面上虛腫是積。積者，是脾之所系。脾主身之肌肉，故應面，故知是脾積。其脾系土，土無正形，故早晚浮腫不定，多則早浮，其睡則脾不磨，上面作腫。若病後有此證，則是虛中積。宜用調脾、消積、行氣等藥。面合地卧是積。何以合地？其受積在脾，是冷積。何以知之？其脾好土，故知之在脾。其冷者屬陰，故知傷冷、硬食得之。宜下熱積氣藥耳。腹脹是積，其積在肺。何以知之？其肺主於氣，纔當受積，其氣便冷，腹脹滿，氣急，故知之在肺。如腹脹，先宜調氣後轉，轉後更宜調氣。小便如油是積，其積在小腸。何以知之？其積受於脾，脾當轉心，心不受觸，則入小腸。小腸是心之腑，故知在小腸。則節其水道，小便如米泔、油相似也。髮黃是積，是積傷心氣。心主血脈，蔭遍身毛髮，被積氣所干則髮黃，故知是積傷心。宜下空心散，及取積藥。此人必時復發熱也。赤白痢是積。其積在肺，受傳大腸，及有外傷冷而得。何以知之？其肺主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後赤則是外邪，故知肺傳大腸，則爲赤白痢也。宜取後調氣。兩眼黃赤、睛青是積，其積在肝。何以知之？肝主東方甲乙木，色青，卻被積氣所干，即黃赤。睛青者，眼屬五臟，肝是其主，肝若受積，故令眼睛青。是肝受積，若傳膽，其人口苦，不要吃物。宜涼藥退之。遍身虛腫是積，其積不在臟只在腑。何以知之？爲其積曾取後，被藥發動，即不在臟，故出皮膚之間爲腫也。只宜下，取虛中積藥，然後補之耳。多瀉白糞是積，是受冷，積在脾。何以知之？脾主化，受冷積在脾，冷滑而瀉白糞，故知在脾。宜先轉後熱藥補之。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積病不可醫者六：喘急是肺積。肺主氣，其喘急則肺絕，其人當面白，全無血色，故不可醫也。面黑是腎積。其人面黑者是腎絕也，人當不辨好惡，眼直無光，只得一日而死也。吐熱氣是榮積。其不醫者，是血絕不可治也。血主心，心不能管，故出熱氣不止耳。手腳心生瘡是衛積。衛者氣也，胃氣不生，故手足生瘡。若衛絕則氣不回，只得半日而死也。惡心、吐、乾嘔是胃積。何以不醫？胃主化食，其胃絕則惡吐，故不治。其人必食乳不化，不食亦乾吐嘔，面色青黃，無血色也。瀉久住又瀉，是積咬脾爛。何以知其脾爛？其人當瀉白糞，爲食不消，住了卻放糞赤黑而死，即知脾爛不可治。

《嬰童寶鑑》論：小兒五積爲臟氣不行，蓄積一處不動，故曰積。夫心爲伏梁，在臍上，上攻其心，下攻胃口。脾爲痞氣，在胃口上橫之。肝爲肥氣，在臍之左邊。肺爲息賁，在臍之右畔。腎爲賁屯，在臍之下。各有變動，非食之所成，乃氣積也。臟屬陰，故在一處而不動也。

《嬰童寶鑑》：小兒有聚，謂六腑之氣留聚也。腑屬陽，陽氣連轉不停，故其聚不定一處，發而腹痛。積聚之候，皆面黃瘦劣，噁哇不生肌肉，髮立或肌體浮腫，腹急多困，多爲水氣。

《五關貫珍珠囊》辨小兒積候：面虛腫，腹肚脹，多睡，小便如油，瀉痢，眼黃，頭髮疏黃，腹內虛鳴，吐逆。

《五關貫珍珠囊》論虛中積候：凡驚中虛積者，謂因驚取，復驚發動是也，所下糞青穢。凡虛中有積者，因傷食而瀉又吐，如此漸虛，其病未差，故曰虛積也。又虛中之積，有積而頻頻取轉，卻取轉不着，致其積尚伏，故亦曰虛中積。若驚積取下，則糞隨驚青。如是食積，即糞成塊子。凡疳中虛積者，因疳病轉瀉，虛而疳不退，故虛中爾，所取下糞裏白色也。

《小兒形證論》八種疾病，楊玄操云：多吐、多瀉、多困、多熱是也。面腫、手腳腫，是虛中有積。腹脹不思飲食，是胃中有積。合面吃土炭，痢痛，人腹中有積。面多黑，睏不眼開，脾臟中有積。小便似油，腳手腫，腎臟中有積。渴，瀉不止，膀胱中有積。腹內虛鳴，小便赤黃，小腸中有積。多吐逆，不吃食，上膈中有積。

《惠眼觀證》臟腑積候：渾身虛腫者，脾之有積，久取不下，號曰虛中積。先塌氣，後取之。肚腹腫，四肢黃色者，受水氣，須取之。小便如米泔，肝臟受積，此候用取之。頭髮黃者，疳勞候欲發，此背之積，用取之。眼睛黃，鼻

出水者，肝肺有積，曰風疳之候，當取之。赤白滯痢者，此臟腑內又積，用取之。腸內虛鳴者，此氣蟲之候，用取之。多吐逆，或日近及氣酸臭可取。若已又不可遂取，恐作慢脾，且調理。合地而卧，此蟲攢心，用取之。

《保生論》小兒積病：脈其脈沉實。積者，小兒恣餐毒食瓜桃李果、肥滑粘膩之物，蘊成積聚。其形候面色黃白，頭髮焦立，腹脹虛鳴，面仆地卧，小便如油，頻頻多滑，久患赤白痢，以上皆是積病。若小兒肥實，宜與葱湯圓取，次銀白散補。

《保生論》小兒積病死候：其脈洪大，下黑血，形瘦不行，坐久患積。腹急如鼓，項軟，四肢冷，口噤都不食。以上幷是死候，不可用藥醫救。

茅先生小兒初受諸積歌：小兒諸積病，還因乳哺成。先從腹肚脹，次及面虛盈。多睡面合地，小便似油清。髮黃兼滑瀉，吐逆肚虛鳴。白痢更幷赤，眼黃因得名。

茅先生小兒又受積歌：小兒因受諸般積，面腫腹脹因傷食。腹內虛鳴合地卧，多渴髮黃幷痢疾。眼黃吐逆幷多睡，尿色如泔疳積極。

茅先生又小兒積病不治歌：候得小兒諸積病，百個雞醫一個命。胃積多生手掌瘡，疳勞吐瀉應難整。孩兒生下五色惡，瘦弱伶仃無差日。久瀉止來又忽瀉，口中熱氣奔奔突。手足生瘡朝暮熱，不用苦藥多是卒。

茅先生小兒六般積不治歌：小兒六件積爲凶，面黑瘦惡藥難衝。久瀉多方止不住，手腳心痛命須終。頰紅熱極幷驚久，口中熱氣命還窮。

《玉訣》小兒積傷候歌：積傷腹痛哇饒啼，喘促痰高乳食稀。瀉痢無常頻發熱，面黃虛腫本傷脾。此患看虛實與下，次調胃氣即妙。又一本云：此看虛實，先取葱湯圓，次銀白散補。

《幼幼新書・癖氣》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五個月日，上至七歲，有結癖在腹成塊如梅核大，來去或似卵大，常叫疼痛不住者，亦分數類。在右脇下痛者爲癖氣，下蓬莪茂散夾健脾散與服即愈。如見面黑眼視，瀉黑血，鼻口冷，手足冷，不進食者死。

《嬰童寶鑑》：小兒食癖者，是小時失乳，或母無乳，暴將食哺之，或動或不動，食在於脾，兒不能消化，結聚成塊。其腹內左右不定，或如梨栗、覆盌之狀是也。

《嬰童寶鑑》：滯寒不流，又夾痰涎成癖，自然有聲。

《嬰童寶鑑》：小兒癖者，於腹中來往不常者是也。

《幼幼新書・乳癖奶脾是附**》** 茅先生：小兒生下，中遍身忽發寒候，遍身黃腫，小便赤黃，體微蒸熱。此候本因胎熱，又因哭後母愛惜，將奶與吃，不消化，遂爲奶積。所治者，先用牛黃膏、天竺黃散、調中飲，三個藥與服即愈。如見黃色入睛，眼目視，氣喘魚口，手握拳，惡候不治。

《嬰童寶鑑》：小兒奶癖者，謂小兒未會吃食，唯飲其乳，其乳湧猛。或其母當煩之次，便乳其子，子飲乳擁結不消，又夾頑涎，結成痞塊在腹內，或動不動，有時腹痛是也。

《玉訣》小兒奶癖積傷候歌：奶脾痞結積因傷，腹脹筋青面色黃。熱發有時或渴飲，疳傷脾熱口生瘡。此患先解利，後取積，次調胃氣無誤矣。又一本云：先用惺惺圓取，次銀白散調氣。

《幼幼新書・痞結》《嬰童寶鑑》小兒痞結歌：胸中熱兼實，榮衛不通徹，臟腑豈能和，經中號痞結。氣滿腹肚脹，時時變寒熱，何必問神祇，此是分明訣。

《幼幼新書・宿食不消》 漢東王先生《家寶》：小兒宿食不消，身體發熱，或發吐瀉，宜用水精丹利之，卻下補藥調理。如身上熱不退，瀉不止，仍發渴，心躁，宜進玉珍散二、三服。如更不退，須進銀涎散一、二服，卻將調胃氣藥相間服。若只瀉清水，宜用白龍圓二、三服。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小兒積聚癖癥者，其證不同，積聚乃氣之所患。又不與治，脾胃既已虛冷，飲食先已不化。乳哺再稍失宜，即便乃成傷也。其候身體壯熱，口中氣溫，面黃腹脹，目無精光，或白睛多，喜睡。四支垂弹，畏食肚熱，大便酸臭。或爲吐瀉，水穀不消。須宜穩藥剋化，不可便行駃藥取轉。小兒氣實，脾胃壯者，患之有漸。若氣怯脾胃弱者，但稍失調養，便成傷也。

《儒門事親・身瘦肌熱》 夫小兒身瘦肌熱，面黃腹大，或吐瀉，腹有青筋，兩筋結硬如椀之狀，名乳癰癖，俗呼曰奶癖是也。乳癰得之綿帛大厚，乳食傷多，大熱則病生肌，大飽則必傷於腸胃。生於肌表者，赤眼、丹瘤、疥癬、癰瘤、眉煉赤白、口瘡、牙疳宣爛及寒熱往來。此乳母抱不下懷，積熱薰蒸之故，兩手脈浮而數也。傷於腸胃者，吐瀉驚疳，哽氣腹脹，肌瘦，面黃肚大，筋直，喜食泥土，揉鼻竅，頭髮作捻，乳瓣不化，此皆大飽之致然也。久而不愈，

則成乳癰，兩手脈沈而緊也，此其辨也。已上諸證，皆乳母懷抱，奉養過度之罪。癖之疾，可以丁香化痹散，取過數服，牛黃通膈丸、甘露散、益黃散等藥磨之。如不愈者，有揉癖一法。呪曰：日精月華，助吾手法，勅斬滅消，驅毒勅攝。

右用法之人，每念一遍，望日取氣一口，吹在手心，自揉之。如小兒病在左癖上，用法之人亦左手揉之，在右癖以右手揉之，亦吹在乳癖上，令母揉之。男孩兒用單日，女孩兒用雙日。大忌風雨陰晦，產婦、孝子見之。用法之時，宜於日中前，晴明好日色則可矣。

《仁齋直指小兒方·痞結證治》 痞者，塞也，結者，實也。熱氣蘊於胸膈之間，留飲聚於腹脇之內，於是榮衛不得流行，腑臟不得宣通，由脹滿而至痞結，勢使然耳。此熱實之證也，時或發爲壯熱，《聖惠》甘遂散主之。

《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癖者，血膜包水，僻側於脇傍，時時而作痛也。惟癖爲能發潮熱，惟癖爲能生寒熱，故瘧家中脘多蓄黃水，日久而後結癖，寒熱之不已者以此。小兒臟腑和平，榮衛調暢，則津液自然流通，縱使多飲水漿，不能爲病。惟夫乳哺失調，三焦關隔，以致水漿停滯，腸胃不能宣行，冷氣搏之，於是結聚而成癖。輕者用積滯類，木香圓，重者用取癖圓。

《仁齋直指小兒方·積·積滯方論》 小兒有積，面目黃腫，肚熱脹痛，覆睡多困，酷啼不食，或大腸閉澀。小便如油，或便利無禁，糞白而酸，此等皆積證也。然有乳積，有食積，有氣積，要當明辨。吐乳瀉乳，其氣酸臭，此由啼哭未已，以乳與兒，停滯不化得之，是爲乳積。肚硬帶熱，渴瀉或嘔，此由飲食無度，多餐過飽，飽後即睡得之，是爲食積。腹痛啼叫，利如蟹渤，此由觸忤其氣，榮衛不和，淹涎日久得之，是爲氣積，合用木香圓主之。雖然，積有虛有實，虛積渾身微熱，不思飲食，昏昧神緩，抱起如睡。實積肚熱糞閉，腮腫喉塞，壅盛涎鳴，熱毒發瘡，推此可見。木香圓，虛者少與之，實者倍用之。亦有傷乳傷食而身體熱者，惟腹肚之熱爲甚。人知傷積肚熱，糞酸極臭，而夜間有熱，傷積之明驗，人所未識也。其或變證，面黑瀉黑，久瀉不止，腹肚脹滿，氣出粗大，手心生瘡，瘦弱柔軟，皆不可療。小兒消積多用青皮，然青皮最能發汗，有汗者勿與之。

《衛生寶鑑·小兒門·癖積治驗》 眞定總管董公長孫，年十一歲，病癖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熱，咳嗽自汗，日晡尤甚，牙疳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篤，召太醫劉仲安先生治之，約百日可愈。先與沉香海金砂丸一服，下穢物兩三行，次日，合塌氣丸服之，十日，復以沉香海金砂丸再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癖減半，未及百日良愈。近年多有此疾，服此愈之者多，錄之以救將來之病者也。

《活幼心書·傷積》 頭疼身熱腹微脹，足冷神昏只愛眠。因食所傷脾氣弱，下宜遲緩表宜先。

《活幼心書·驚積》 大府無時泄下青，見人啾唧似生嗔。解驚去積宜施劑，立致精神起卧寧。

《活幼心書·痞似結胸》 證同前證應無痛，病在陰經下早虛。邪毒結留心下滿，此名痞氣膈中居。

《活幼心書·癖證》 本因積久成頑結，男左女右居腹脇。俗云龜癆不須聽，化癖調脾自安帖。

《活幼心書·傷積》 凡嬰孩所患積證，皆因乳哺不節，過餐生冷堅硬之物，脾胃不能剋化，積停中脘，外爲風寒所襲。或因吃卧失蓋，致頭疼面黃，身熱，眼胞微腫，腹痛膨脹，足冷肚熱，不安昏神，飲食不思，或嘔或噦，口噫酸氣，大便餿臭，此爲陳積所傷。如覺一二日，先以百傷飲發表，次當歸散入薑煎服，溫動積滯，方下烏犀圓、六聖圓，重與寬利，後用勻氣散調補。有食飽傷脾，脾氣稍虛，物難消化，留而成積，積敗爲痢，腹肚微痛。先調胃氣，次理積，卻止痢，則病根自除。和中散理虛養胃，三稜散、烏犀圓助脾化積，沉香檳榔圓，守中湯進食止痢。仍忌生冷黏膩之物，不致復作。有時時泄青水如生菜汁，是受驚而後有積，煩悶啾唧，常似生嗔，名爲驚積。先解驚，後理積，解驚五苓散或百解散，理積三稜散或烏犀圓，及三解散炒神麴、生薑煎湯，調服醒脾散、沉香檳榔圓，寧驚化積，壯氣和胃，仍節冷乳，自然平治。

《活幼心書·癖證》 嬰兒始生，稟賦未完，失於襁褓之不謹，乳哺之不節，外爲六淫侵襲，內因五藏氣虛，冷積久停於脾，不能剋化，結成癖塊，突於脇下，或左或右，俗曰龜癆。其疾皆因積滯蘊作，致有寒熱，或腹肚疼痛，或晝涼夜熱。治療之法，氣實者亦須溫正胃氣，後用烏犀圓或水晶丹下之，如過二三次，即以稀粥，略止，候所作形證消盡，方投補益之劑。氣虛者，先與調脾胃，固眞元，神色稍正，飲食進多，如前法下之。若大虛甚，用三稜散、化癖圓漸消之，順適陰陽，以平爲期。然先補後瀉，行迎奪之法，則取去陳寒冷

積。若面黃唇白，髮豎肌瘦，乃爲虛極，不可輕下，但徐徐用藥消化調理爲上。若兒小者，更令乳母常服藿香飲，使藥從乳過，亦少助也。

《癍論萃英·瘡疹標本》 海藏云：傷食宜以藥下之者，當詳其所傷何物，生硬寒熱不等，不可遽用巴豆之類大毒之藥下之。升麻葛根湯，太陽陽明也。惺惺散，風熱咽不利，脾不和，少陽渴，小便不利也。小柴胡湯，往來寒熱，胸脇微痛，少陽也。然欲知其經，當以脈別之。

《永類鈐方·積疳癖總論》 夫積者疳之母，由積而虛，遂致成疳。兒十歲以下爲疳，十歲以上爲勞。良由乳母寒溫喜怒，饑飽醉飲，氣亂勞傷，便乳兒者致傷。且兒生脾胃嬌弱，飲食生冷不節，食肉太早，停滯于胃，脾弱不化，或久吐瀉，久瘧痢，久渴，久汗，久熱，久嗽，久血，久瘡，脾胃致傷，亡失津液，不能宣布，成積成痢。取積之法，又當權衡。諸有積者，無不肚熱腳冷，須量虛實而取之。若積而虛甚，則先與扶胃，使胃氣內充，然後爲之微利。若積勝乎胃，則先與利導，才得一泄，急以和胃之劑，爲之扶虛。然取積雖當疏利，如白豆蔻、蘿蔔子、砂仁、莪朮消積等不可無。癖證在脇膜間，亦虛中之積，先寒後熱，飲水不食，以致喘嗽。錢氏以癖爲潮熱，治法解散寒熱，即與下癖，痞證亦在左右脇，痞爲陽，癖爲陰。

《金匱鉤玄·小兒科》 小兒食積痰熱傷乳爲病，大概肝與脾病多。小兒肝病多，及大人亦然，肝只是有餘，腎只是不足。

《普濟方·嬰孩癖積脹滿門·總論》 食癖者，其狀在右脅，時復求衝心，多驚叫是也。宜服進食丸化之。

乳癖者，其形在心，時或上下，疼痛啼叫，時作壯熱。此不可取，宜用消乳丸。

疳癖者，其狀在右脅下，生如木梳子大，致令肌肉不生，漸成羸瘦，或作潮熱及肚大。急宜取之，仍服進食丸。

痞癖者，其狀或在左右脅間，致令啼叫。亦須取之。驚癖者，其狀在心頭，不動，常要驚啼。此因小年驚積成塊，涎裹成癖，伏之於心。此病須要礞石藥方可取之。大抵癖病，宜服三棱、蓬茂、橘皮、巴豆、硇砂、縮砂、烏梅等藥漸磨化，不可急取。

癥，傷食得之。痛刺脅肋，心胸煩悶，飲食不下，吐逆惡心，久不醫治，漸成癥結，又曰食結。

瘕，傷血得之。胸膈鬱悶，痛引少腹，時或攻築，上搶心胸，雖不阻食，肌肉不生，久而不治，漸成癥結，又曰血結。

痞，傷氣得之。心腹膨脹，肚大脅滿，痛刺往來，注左右肋，面黃肌瘦，倦怠無力，久而不治，漸成痞塊，又曰氣塊。

癖，傷積得之。其證如腸澼之疾，便利無度，滑不成糞，似痢非痢，似蟲非蟲，腹肚乾痛，上築心胸滿悶，久而不治，頑結不散，腸結成塊，有類痞狀。

以上四證，皆作寒熱，有如瘧候一般，悉由傷及五臟。惟痞癖左脅肋塊，其氣結聚，男女皆在左脅。四證大同小異。凡治寒熱，先以梨漿飲進一二服，退其寒熱。寒熱已消，去三五日後，方可與服磨痞丸。即日日頻頻與服。癥瘕之疾，只與三棱丸，下去積毒，以通爲度。

夫小兒寒溫失調，飲食不化，與臟氣相搏，結聚不動，名爲癥也。其食結在腹，喜寒，四肢灑灑如瘧，不能飲食，常自隱隱而痛，此則食癥也。

小兒瘕者，在腹中疼痛無常，不定在一處者，瘕也。小兒結癥成塊者，爲不愼滋味，嘗吃黏滑膩肥，腥羶瓜果，胃口不和，結實難化，癥痞於胸膈之間。攻衝脾胃，則嘔逆頻頻，喘粗眼澀，更加煩渴。或歸於下部，則泄瀉頻并，兩脅虛脹，便只和脾胃，或更疏瀉，或則飲食不化，漸次成癥。

《醫方類聚·小兒門·宿食》 《澹寮方》小兒傷乳食發熱者，或時發熱，熱有退時。熱退后，但肚熱，或夜間熱者，此傷乳食也，其糞有酸臭氣異常，千金丸主之。

《傷寒六書·傷食》 亦頭疼惡寒身熱，但左手脈平和，右手脈緊盛，知爲食也，大橘皮湯、二陳湯。心腹滿痛，大柴胡湯下之。胸滿嘔吐，瓜蒂散吐之。

《奇效良方·小兒門·食》 右太陰靑，及文臺靑，武臺靑，皆是食。如食傷，因飽食不節，或爲冷硬之物，或油膩之物，致令頭疼發熱，嘔吐宿食，肚疼。如傷在膈上痞塞者，藜蘆散吐之。停於肚中，嘔吐肚疼，宜用三物湯瀉之。有滯食，緣胃弱尅化不迭，心胸滿閉肚疼，與化鐵丸、消食二陳湯快膈。有中食，因其兒脾胃怯，常有停飲，或食飽兼飲滯而不化，痞塞三焦。如驚風搐搦，或迷悶而不省，似夢如醉，神思昏亂，發熱，金星丸主之。

《全幼心鑑·積》 五臟之所積名曰積，六腑之所聚名曰聚。且小兒只理五臟受病，故不有六聚候者何？腑屬陽，雖有積不治而自愈。且胃屬腑，氣

生以漸，乃脾主食，有疾當治之，臟屬陰，治之尤難調治。四季有積欲下之理，皆可用藥，但與究其虛實，然後利之，既有積氣，不能全實，量其輕重，故古人有挨積、磨積、消積、化積，無下積之說，是知積之一證，不可直便獨下。若積虛極，先和解調胃，令其充實，次與推下。若積證二三幷作之者，可先下而急與調胃藥服，稍用倒置，不免爲它咎，乃計利害。所議積證作疾，無可與之安和，一味當下，斯爲良法。有積不可安養，久則爲它病。唯痞癖證先宜定去寒熱，寒熱已去，方可挨下，以通爲度。下之太過，及生重熱。雖有重熱，即不宜用涼藥，乃於調理胃氣藥與治之，尤宜深究，無令得失。

積聚之因，蓋由恣餐生冷面食，肥滑粘膩之物，停於臟腑。臟屬陰，陰氣不行，蓄積一處不動，故曰積。腑屬陽，陽氣運轉不定，遇上即聚，故曰聚。積之候，面黃虛腫，面合地而卧，小便如油，腹脹虛鳴，頭髮焦黃，下痢赤白，兩眼黃赤，滿身虛腫，昏困多睡者是也，若面白喘急，面黑眼直，口出熱氣，手腳心生瘡，乾嘔不食，瀉住又瀉，腹急如鼓，項軟口噤，手足俱細，則難治。

經言病有積有聚，何以別之？然積者，陰氣也，聚者，陽氣也。故陰沉而伏，陽伏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故積者，五臟所生也，聚者，六腑所成也。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故以是別知積、聚也。

《全幼心鑑·癖氣》 癖，傷積得之，其證如腸癖之疾，便利無度，滑不成糞，似痢非痢，似蟲非蟲，腹肚乾痛，上築心胸滿悶，久而不治，頑結不散，復結成塊，有類痞狀。

湯氏曰：小兒食癖，其狀在右脇，時後冲心，多驚啼。乳癖在心，時或上下疼痛，啼叫，發熱。疳癖在脇下，如木梳子。痞癖在右左脇，多啼。惟驚積在心頭不動，因驚積而得，痰涎裹癖不動，多啼。當於取積藥中天南星、半夏麴化痰之劑，實者取而後補，虛者補而後取。

《全幼心鑑·腹中有癖》 小兒病癖，由乳食不消，伏在腹中，乍涼乍熱，飲水或喘嗽，與潮熱相類，不早治，必成疳。以其有癖，則令兒不食，致脾胃虛而熱發，故引飲。水過多，即蕩滌脾胃，亡失津液，脾胃不能傳化水穀，其脈沉細。蓋不食，脾胃虛衰，四肢不舉，諸邪遂生，羸瘦而成疳。

《全幼心鑑·虛癖》 小兒虛癖積者，有實中之虛，虛中之實，補下均誤，當細詳藥，有諸癖及死候不治。

噯噦酸餿息，昏昏懶語言。鬲脯寒熱作，乳食少曾餐。胞瞼浮黃色，心膨腹不寬。臟中停積滯，疏利語輕安。虛癖豈無因，昏昏似顫形。晡時溫熱作，更夜渴方惺。面□浮清白，酸餿臟腑停。日深加足冷，寒熱轉相親。□瘥痞癖積因傷，腹脹筋青面色黃。發熱有時加更渴，不然舌上又生瘡。

本因積久成頑結，男左女右居腹脇。俗云龜癆不須聽，化癖調脾自安帖。

堅積癖塊有多端，元因乳食聚脾肝。或即橫臍連腹痛，無時□見脇間安。

《全幼心鑑·虛癖潮熱未退》 發熱頻頻氣若濡，因傷積滯未消除。口乾唇白多煩渴，不食痰生胃轉虛。

《全幼心鑑·癖積死證》 湊心頻刺痛，氣短喘加煩。滿肚虛如鼓，皮焦瘡紫斑。

唇臉俱藍色，臍連脇硬攢。癖癥諸積證，死候莫醫看。

□□青紫，吐噦黃水。目眦衄血，肚滿如脆。皮焦黑點，舌乾唇縮。心下赤浮，兩瞼白爛。腎陷自瀉，面黑瀉黑。久痢不止，吐痢交作。腫肚脹滿，氣出粗大。手心生瘡，瘦弱柔軟。

《全幼心鑑·一切癖積候變作死證》 面紫黑，氣喘涎噎，肚脹如鼓，服藥不利。

腹中刺痛湊心，忽瀉下鮮血，口唇舌黑縮。

□□脹上生小黑瘡，自痢，面青多。

手足心忽腫起發反熱，口鼻吐出青黑血。

作寒熱，日久體虛，忽發搐不住，面青，口伴涎出。

肚腹臍出，熱盛刺痛，面青，吐瀉出蟲。

《全幼心鑑·脾胃宿食不消驚惕不食》 人以胃氣爲本，飲食爲命，脾爲中州，土也。胃受土之氣滋養萬物，食入胃，脾爲磨化，布五味以養五臟，榮養百骸，潤澤四肢，其根本也。胃氣調和，則乳哺消化，脾胃虛冷，則宿食不消。脾熱生痰涎。驚惕不食者，心爲脾母，火能生土，當以心藥入脾胃，母能

令子實。脾胃有冷，小兒涎多留在兩口角，流出而不收，漬於頤下，名滯頤之疾，俗謂之惶破涎滴滴者。

《幼科類粹・傷食門・傷食證治》 凡小兒飲食停滯中焦不化而發熱者，必惡食也。或噫氣作酸，或惡聞食臭，或欲吐不吐，或吐之不盡，或惡心，或氣短痞悶，或胃口作疼，或心下痞滿，按之則痛，此皆停食之候也，可辨之矣。【略】若停食或感寒邪者，則左手人迎氣口俱大，外證頭疼惡寒拘急，中脘痞悶，或吐，或嘔，或痛者，以藿香正氣散或人參養胃湯加木香、砂仁之類。若肉食不化，必加棠毬子末。面食不化者，加神麴、大麥蘗。生冷、肉食、果子之類不化者，必加草果、砂仁、枳實、青皮主之。如食在胃口上，未入於胃，乃可吐之，不吐則消導之。待食下胃，變化糟粕，外證已解，乃可下其食也，宜三物厚樸湯，熱多者大柴胡湯。如無外感，但只傷食者，以紫霜丸下之。凡治夾食傷寒，不可先攻其食，且先發散寒邪，次可消導之也。

《幼科類粹・傷積門・脈法》 《脈訣》云：小兒脈沉緩爲傷食。右手氣口脈大於人迎二倍爲傷食。宿食不消則右關脈沉而滑。經云：脈滑者，有宿食也。虎口脈紋黃色，爲脾家有積。《脈經》：小兒脈沉者，爲乳不消。

《幼科類粹・傷積門・傷積治法附調脾胃**》** 小兒諸疾，皆由乳食無度，過於飽傷，以致不能剋化，留而成積。初得之時，不問乳積、食積、氣積，幷以木香丸、消積丸之類。其驚積以辰砂膏或青龍丸，量輕重而疏導之，仍以調氣和胃取愈。大凡小兒肚腹或熱或脹或硬，皆由內實，法當疏利下之。故東垣云：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若消導，丁香爛飯丸、枳朮丸之類主之。積重則攻化，三稜消積丸、木香見喫丸之類主之。尤重則或吐，或下瓜蒂散，備急丸之類主之，以平爲期。蓋脾已傷，又以藥傷，使營運之氣減削，食愈難消，故《五常政大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肉果菜食之物，必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凡人以胃氣爲本，惟治病亦然。小兒胃氣，有虛有實，虛則嘔吐不食之證，實則痞滿內熱之證，虛者益之，實者損之，欲得其平則可矣。胃虛用木香、陳皮、厚樸、肉豆蔻等劑，胃實用北枯梗、枳殼、柴胡、大黃等劑。若夫胃中停寒，則乾薑、官桂、丁香又不可闕，貴在酌量，但以小小分劑與之夫，是爲之平胃。心者脾之母，進食不止於和脾，蓋火能生土，當以心藥入於脾胃藥之中，庶幾兩得。古人進食方劑，多用益智者，此也。

《幼科類粹・痞癖門・脈法》 《脈訣》云：小兒脈伏結爲物聚。【略】《脈經》云：脈來細而附骨來者，積也。

《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脹病有二，屬虛者多，屬實者少，東垣、錢氏等從虛治。《內經》云：太陰從濕，謂寒濕也，作熱治者誤矣，當以脈證辨之。實脹者，或因食積，或因癖塊。先有物在胃腸中，而後脹形于外也，按之則堅，宜消導以去之。不可攻之，攻則愈虛，不可治矣。宜胃苓丸主之。

虛脹者，或因吐瀉瘧痢之後，脾胃久傷而病。此虛氣在于膜肓之外，其外雖脹，其中無物，按之則濡，扣之有聲。不可外攻，攻之即死。宜用溫補，錢氏加減異功散作丸服之。

因于熱者，必口乾飲水，神識不清，無時譫妄。宜三黃丸、河間涼膈散，仍作膽導法。

因于宿食者，必惡食吞酸，腹中時痛，宜三黃枳朮丸、木香檳榔丸主之。

因于積者，腹中陳痛，丁香脾積丸主之。

小兒腹脹，與大人不同，多因傷食得之，宜胃苓丸合丹溪保和丸主之。

如果傷食，腹脹或痛，吞酸惡食，大便不利者，宜木香承氣丸主之。

予外甥女，有食積脾虛病，出痘後又傷食，腹脹不喜食。予用胃苓丸方加枳實炒、神麴、麥芽、青皮，作丸服之。

予孫邦子也，先病瘧，傷食成疳，又傷食。甚瘦，腹脹大而堅，見人則哭。予立一方，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半夏麴、枳實炒、厚朴、黃連、木香、莪朮、砂仁，使君子、神麴、麥芽、鱉甲、夜明砂、當歸、川芎等藥。

一小兒瀉後腹脹，予用加減塌氣丸服之愈。

一兒瘧久不退，腹大而堅，予用化癖丸服之愈。

一小兒五歲，腹大善食。予見之，謂其父母曰：乳多必損胃，食壅即傷脾。令郎腹大如是，又不知節，縱其口腹，吾恐腸胃乃傷，不成腸癖，必成疳也。後果成疳，肚大青筋，請予治，以集聖丸調理而愈。

一兒善食腹大，予用保和丸、胃苓丸二方，相間調理而愈。

一兒因傷食腹痛脹，醫用藥下之愈。又傷食腹脹，醫再下之。予聞之曰：非其治也，誤殺此兒。果半年而死。或問何料神也？曰：有食飽傷胃而脹，法宜消導之，不可攻下也。有脾虛不能消食，食飽則脹者，此宜補脾，以助其傳化之可也，豈可下乎。此兒初脹，食飽傷脾也，不行消導，乃下之，

誤矣。後又腹脹，則脾虛之病也，再三下之，不大誤乎。屢下屢脹，故令郎腹大無紋，臍突背平而死。雖醫之誤，不聽吾言，父母之過也。

腹中有癖，瘧後多有之。兒有癖者常作寒熱似瘧，不可作瘧治也，癖去則寒熱自止。家傳消癖丸甚效。

先翁治癖只用香蟾丸，此家傳十三方也。

《幼科發揮·脾所生病·積痛》 小兒腹痛，屬食積者多。食積之痛，屬寒者多。蓋天地之化，熱則發散而流通，寒則翕聚而壅窒，飲食下咽之後，腸胃之陽，不能行其變化轉輸之令，使穀肉果菜之物，留戀腸胃之中，故隨其所在之處而作痛也。如在胃中猶是完物，在當心而痛，宜吐之，所謂高者越之是也。瓜蒂散主之。其在小腸中，雖變化，猶是糟粕，其痛在心之下臍之上。宜辛溫之藥利下之，宜丁香脾積丸主之。

一兒周歲，食肉太早，自此成積，日漸羸瘦，不思乳食。其父沙溪告予，請醫治之。予取養脾去積丸，先服三日，後用脾積丸，鷄肉湯下，取下鷄肉一片，猶未化也。再服養脾丸調理而愈。

其在大腸者，水穀已分，傳送廣腸爲疾也，其痛在臍之下。宜苦寒之藥下之，木香檳榔丸主之。

如可吐者，不如鹽湯探吐之法猶妙。如飲食之後，便有胃口痛者，此宜吐之。如因舊日之積作痛者，不可吐之，恐傷胃氣，宜小陷胸丸主之。

王小亭一日胃脘當心而痛，請予治之，七日不止。予以手摸其胸腹，問在何處，惟心之下，手不可近。予曰：吾差矣，何怪其藥之不效也。凡腹痛手可按者，虛痛也，手不可按者，實痛也，實痛非疾則痰，故手不可按也。乃立一方，以枳實導滯丸、控涎丹二方內，擇取枳實、黃連、半夏各二錢，木香、黑牽牛頭末、白芥子炒、甘草等分，搗羅爲末，用生薑自然汁和神麴作丸麻子大。以沉香、木香、檳榔磨水下，或薑湯亦可。初服二十一丸，少頃，痛移下中脘。又服七丸，至臍下。又服五丸，利下清水而止，乃知是脾痛也。復作枳朮丸加青皮、陳皮、木香、砂仁、神麴、麥芽、山查調理而安。治痛者，其可忽諸。

凡腹中積痛者，只在腸胃之中，蓋腸胃爲市，物之聚也。脾主腐化，而無所受故也，非客所犯，必不爲痛。如有脾痛者，宜祖傳三聖丸主之。

《名醫類案·癖為潮熱》 江應宿治一幼女，發熱咳嗽，似乎傷風，服解表發汗藥，熱不退。詢其曾食何物，云食粽即睡，遂發熱不止。乃與消導之劑，加炒酒麴一錢，熱退，更食飴糖數兩而嗽愈。

《名醫類案·癖積》 劉仲安治一兒病癖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瘦，自汗咳嗽，日晡尤甚，牙疳口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篤。先與沉香海金砂丸一服，下穢物兩三行。次日合塌氣丸服之，十日，復與沉香海金砂丸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癖減半，未及百日良愈。

愚按：近年多有此疾，治之不得其法，多致夭殤，錄之以救將來之病者也。沉香海金砂丸：以沉香二錢，海金砂、輕粉各一錢，牽牛頭末一兩。爲末，研獨蒜如泥，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煎燈心湯送下。量虛實加減丸數，取利爲驗。大便利止後服塌氣丸：以陳皮、蘿葡子炒各半兩，木香、胡椒各三錢，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錢，蝎梢去毒二錢半，爲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米飲下。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腹痛腫脹諸治》 若腹中有癖不食，但飲乳是也，當漸用白餅子下之。蓋小兒病此，良由乳食不消，伏於腹中，乍冷乍熱，飲水過多，即蕩滌腸胃，亡失津液。脾胃虛弱，不能傳化水穀，以致四肢羸瘦，肚腹漸大而成疳矣。

薛按：前證或因小兒乳食過多，致傷脾胃，或乳食起居、七情六淫失宜所致。必先調補元氣爲主，佐以消散之劑。若除之不以漸，則必有顛覆之患。當治食積，既去而熱不退，或作嘔吐少食，用五味異功散。脇脹少食，善怒瀉青，用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少食體倦瀉黃，用補中益氣湯，手足冷加炮薑、木香。如不應，佐用四神丸。體瘦，潮熱口乾，大便不調，用肥兒丸。若兼頸項結核，口齒腐爛，當參前疳條主之。

愚治一小兒腹中痞塞，恪服二陳、枳實、黃連，其痞益甚。余謂屬脾經血虛，用六君子加當歸數劑，胃氣漸次復，乃朝用異功散加升麻，夕用異功散加當歸而愈。

一小兒素嗜肉食，腹中作痛，大便不調。半載之後，肚腹膨脹，右脇內結一塊，不時轉移。又三月，左脇內亦結一塊，胸腹亦脹，齦潰作渴，小便赤澀或澄白，大便色穢不一。又半載，頷下結核三五枚，服消塊行滯等藥，元氣益虛，其塊益甚。余用四味肥兒丸、五味異功散之類，隨證進退治之，熱渴

漸止。又月餘，腹脹漸消，更佐以九味蘆薈丸，齒齦漸愈。乃用四君子爲主，佐以蕪荑丸之類而痊。

一小兒飲食不節，或作瀉，或腹痛，或腹脹，腹中一塊，大便不調，作渴發熱，齦爛口臭。專服消導剋滯，前證益甚，形體益瘦。余曰：面色黃中隱青，脾土虧損，而肝木所侮也。法當調補中氣，平肝木，則脾氣自旺，虛火自退，諸證自愈。遂用冲和湯及大蕪荑湯之類，果愈。

一小兒患痞，服剋滯之藥。余謂：形氣有餘，病氣有餘者，當瀉不當補。形氣不足，病氣不足者，當補不當瀉。前證屬形病俱虛，非調補中氣不愈。不信，仍行剋伐，元氣虧損，虛火上炎，齒齦蝕爛，頷下結核。余用大蕪荑湯及異功散之類，尋愈。

消積丸　治食積，大便酸臭，發熱。

薛按：前證若食積既去而熱不退，或作嘔少食，宜用五味異功散以補胃氣，或用四君子加藿香、半夏以安中氣。若兼泄瀉，用六君子湯，如不應，加升麻、柴胡以升補脾氣。若久瀉不已，宜用補中益氣陽以升補陽氣。若虛寒，加炮薑、木香，如不應，兼以四神丸以補脾腎。若體瘦，潮熱口渴，大便不調，宜用肥兒丸以消疳積。

白餅子　治腹中有癖，但飲乳，嗽而吐痰涎。

薛按：前四方乃斬關奪門，起死回生之重劑也，必審形病俱實，方可施之，恐至失手，命在反掌。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乃實，實者，病氣寔而形氣則虛也。東垣先生云：形病俱實者，當瀉不當補，形病俱虛者，當補不當瀉，治者審焉。

《保嬰撮要・癖塊痞結》　錢仲陽云：癖塊者，僻於兩脇，痞結者，否於中脘。此因乳哺失調，飲食停滯，邪氣相搏而成，或乳母六淫七情所致。古人多用剋伐。痞癖既久，飲食減少，脾氣必虛。久而不愈，必先以固胃氣爲主，使養正則積自除。若欲直攻其結，不爲不能善消，抑亦損其脾土。凡脾土虧損，必變證百出矣，當參各類及隨見證而主治之。

治驗

一小兒患痞結久而四肢消瘦，肚腹漸大，寒熱嗜卧，作渴引飲。用白朮散爲主，佐以四味肥兒丸，月餘諸證漸愈。又以異功散加當歸，幷六味地黃丸，又月餘而愈。

一小兒患痞結，身熱如火，病狀多端，不可盡述。朝用五味異功散，夕用四味肥兒丸，月餘諸證稍愈，佐以地黃丸，自能行立，遂朝用地黃丸，夕用異功散及蝦蟆丸，數服而愈。

《保嬰撮要・積滯》　經曰：五臟之積曰積，六腑之積曰聚。凡小兒積滯或作痛，皆由乳哺不節，過餐生冷，脾胃不能剋化，停滯中脘，久而成積。或因飽食即卧，脾失運化，留而成積。其證面目黃腫，腹痛膨脹，壯熱足冷，嗜卧，不思乳食，大便酸臭或秘澀，小便如油。若吐乳瀉乳，所出酸臭者，爲乳積。腹脹作瀉，嘔吐噦氣者，爲食積。初患元氣未損之時，或腹脹作痛，大小便不利者，先用白餅子或木香檳榔丸下之，下後以白朮散或五味異功散和之。渴加乾葛，吐加半夏。下而熱不退，或作嘔作瀉，飲食不思，此脾胃俱傷也，用六君子湯。手足指冷，喜飲熱湯，此脾胃虛寒也，前方加炮薑、木香。面色黃白，目無精光，脾肺俱虛也，用四君子加柴胡、升麻。腹痛，泄利下重，或小便不利者，用四逆散。發熱晡熱，或瀉未已，脾氣下陷也，潮熱口渴，大便不調，欲變疳證也，幷用補中益氣湯，佐以肥兒丸。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乃實。必以調脾爲主，而以消導佐之。古人所謂養正積自除，正此意也。

治驗

一小兒每停食，身發赤暈，用清中解鬱湯而愈。後患搖頭咬牙，痰盛發搐，吐出酸腐。待其吐盡，翌日先與七味白朮散，次與參苓白朮散，遂不復作。若吐後兒安，更不必服藥也。

一小兒飲食積滯，患嘔吐發熱。服消導等劑，飲食已消，而熱未退。以爲胃經虛熱，用六君、升麻、柴胡各二分，四劑而愈。

一小兒七歲，停食後腹痛，服剋伐之劑而益加，按之不痛，此脾氣復傷也，用六君子湯而愈。後復傷食，服保和丸及三稜、檳榔之類而更腹痛，服瀉黃散，體重善噫，此脾氣虛而下陷也，仍用六君、升麻、柴胡、木香而愈。

一小兒數歲間，每停食，輒服峻利之藥，後肚腹膨脹，嘔吐泄瀉。先用六君子湯，諸證漸愈，又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腹脹，飲食後即瀉，手足逆冷，此脾氣虛寒也。先用人參理中丸，後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腹痛，以手按之，痛益甚，此乳食停滯也。用保和丸末一錢，檳榔

末三分，下酸臭糞而安。後患腹痛，別服峻利之劑，其痛益甚，手按則已，面色黃白。此因飲食失宜，脾氣不調，土虛不能生金也，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久患腹痛，診其母，右關脈弦緩，乃木剋土也。用六君子湯加木香、柴胡，母子幷服而愈。

一小兒停食腹痛，面色白，黑睛少，手足常冷，大便不實，口鼻吸氣，腹中陰冷。此稟命門火衰，不能溫蒸中州之氣，故脾胃虛寒也，用八味丸、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小兒患前證，服驅逐之劑，更惡寒發熱。余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五味異功散，尋愈。後飲食停滯，腹痛便秘，別用疏導之劑，朝寒暮熱，大便頻數。余用五味異功散，月餘，飲食漸進，乃佐以八珍湯，內芍藥炒焦，川芎些少。又兩月，寒熱漸愈。後又傷風，服參蘇飲，汗出喘嗽，發熱。服清熱化痰之劑，更煩熱不寐，尋衣撮空。先用六味地黃丸料，水煎服，諸證頓退，再劑而安。卻用五味異功散、八珍湯而痊。後因傷食吐瀉，大便欲去而不去，欲了而不了。先用補中益氣湯數劑不應，改用人參五錢，白朮三錢，陳皮、甘草各七分，升麻四分，乾葛五分，三劑。又手足幷冷，急用人參一兩，附子五分，薑、棗水煎，一日服二劑，手足始溫，又二劑，諸證漸退。仍用前人參五錢之方治之而愈。

《保嬰撮要·食積寒熱》 小兒食積者，因脾胃虛寒，乳食不化，久而成積。其證至夜發熱，天明復涼，腹痛膨脹，嘔吐吞酸，足冷肚熱，喜睡神昏，大便酸臭是也。有前證而兼寒熱者，名曰食積寒熱。若食在胃之上口者，吐之，胃之下口者，消之。腹痛痞脹，按之益痛者，下之。下後仍痛，按之則止者，補之。夾食傷寒者，先散之，用參蘇飲。熱甚便秘者，先利之，用大柴胡湯。如無外感，但只傷食不至於甚，保和丸調之。蓋脾爲至陰之臟也，故凡脾病者，至夜必熱，熱而兼寒，則又見所勝者侮所不勝矣。食未消者，消之則寒熱自止，食既消者，補之則寒熱自痊。若手足幷冷，喜熱飲食，此中州虛寒也，宜溫之。大便欲去不去，脾氣下陷也，宜升之。若夜間或侵晨泄瀉者，脾腎俱虛也，用四神丸。手足幷熱，作渴飲水者，脾胃實熱也，用瀉黃散，大便秘結，用大柴胡湯。手足雖熱，口不作渴，大便不實者，用白朮散。仍參腹痛腹脹、積痛積滯治之。

治驗

一小兒傷食腹脹，胸滿有痰，余用異功散而痊。後復傷食，腹脹作痛，或用藥下之，痛雖止而脹益甚，更加喘粗，此脾氣傷而及於肺也，用六君、桔梗調補而痊。

一小兒腹脹惡食，寒熱惡心，證類外感。余曰：氣口脈大於人迎，此飲食停滯也。用保和丸一服，諸證頓退，但腹脹未已，用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傷風，咳嗽痰湧，用六君、桔梗、桑皮、杏仁而愈。後飲食停滯，腹瀉脹痛，又用六君加山查、厚朴而安。復停食作嘔，或用藥下之，更加咳嗽。余謂此脾肺益虛，欲行調補，彼以爲緩，乃服發表剋滯之藥，前證益甚，更加搖頭。余用天麻散倍加鉤藤鉤及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胸腹脹痛，寒熱頓悶，以手按腹即哭，此飲食停滯也。先用保和丸一服，前證即愈。更加煩渴，按其腹不哭，此宿食去而脾氣未復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治之而瘳。

一小兒飲食停滯，服消導之劑，飲食既消，熱尚未退，此胃經虛熱也，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四劑而愈。

一小兒先因飲食停滯，服剋伐之劑，更加腹痛，按之則止，余用六君子湯而愈。後復傷食，服保和丸及三稜、檳榔之類，更加腹重善噫，此脾氣虛而下陷也，仍用前湯加升麻、柴胡、木香而愈。

一小兒面色青白，飲食難化，大便頻泄，或用消積化痰等藥，久不愈。余謂脾胃虛弱也，用六君子湯漸愈。或以爲食積，宜驅逐之，遂反作瀉，痰喘發搐。余謂脾氣復傷，不能生肺，肺虛不能平肝，而作是證。先用六君加鉤藤鉤，飲食少進，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而愈。

一小兒患前證腹痛，服攻下之劑，發熱不已，大便不化，按其腹不痛，與冷水不飲。此食積去而脾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升麻而愈。

《明醫指掌·小兒科·積病》 〔論〕小兒有乳積、食積、氣積、驚積、虛積、實積，積塊之不同。惟夜間有熱，肚熱面黃者，傷積之明驗也。乳積者，因兒啼叫未住，即便乳兒，致傷胃脘，吐下酸臭是也。食積者，乳食過飽，飽即困睡，肚脹吐瀉是也。氣積者，因母怒氣不散，即便乳兒，兒食氣乳，停滯不化，腹痛多啼，痢如蟹渤是也。驚積者，受驚而后有積，時泄青菜汁是也。虛積者，或曾傷食吐瀉，或曾取轉致虛，其積尚伏，故曰虛積，面與手足俱腫是也。實積者，壯熱屎硬，口渴引飲，善食是也，和脾化積湯加減治之。積塊者，丹

溪云：氣不能成塊，乃痰與食積死血也。凡治積塊，不可專用下藥，徒損眞氣，病亦不去。當清導行血開痰爲主，塊去，須大補。錢孔純云：癖塊游走不定，攻則痛悶，日漸枯瘦，急用化癖法貼之，內服消積化聚丸，以除痼疾。若臉黑頰青，不治。

《醫學綱目·脾主濕·癖》〔湯〕小兒積證：面黃腫，肚脹，面合卧地，小便如油，多嘔，眼睛黃，腹內虛鳴，多睡眼白黃，赤白痢下，髮黃，眼赤，多瀉。

凡有積滯，須辨虛實，況孩兒虛瘦，長短黑白，南北古今不同，不可一概論也。予今之法，實者可服進食丸，虛而微白及疳瘦者，宜服肥兒丸。

《古今醫鑑·癖疾》脈：脈沉細爲癖積。

病：天地氣運，固有南北之殊。小兒病患，亦有彼此之異。北方小兒患癖積者，十恆八九，南方小兒患癖疾者，百無二、三。是何謂而致之？蓋南方水土薄弱，飲食柔軟，易于剋化，厥疾少矣。北方水土厚實，面食堅硬，難于運動，厥疾生焉，亦由脾胃之不和也。故東垣以脾胃爲人之主，脾胃和，一疾不生，虧則百病生焉。小兒脾胃本自柔脆，臟腑尚且嬌嫩，爲之母者，多不知調護之法，惟務姑息之愛，不問鹹酸甘肥之味，瓜果生冷之物，及糍粽濕面，油膩煎炙之類，諸般稠粘，干硬難化之物，順其所欲。食之過多，損傷脾胃，脾胃既傷，則不能消化水穀，水穀不化，則停滯而痰發。發熱既久，則耗傷元氣，元氣虛，則不能運動其血，血遂不行，而停滯不散，留于脇肋之間，遂成血塊，居于皮里膜外，不能移動。始則有如錢大，發熱則日漸長，其形如龜，如蛇，如豬肝，肺者，長短大小之不一也，內有血孔貫通，外有血筋盤固。其筋直通背脊之下，與臍相對之間，有動脈之處，乃癖疾之根。夫人身之血脈，則晝夜循環無端，一周流及此，其血則貫入筋內，由筋入孔，由孔入癖。蓋癖得血養而漸長，邪得血助而漸盛，于是正氣愈憊，而血愈枯矣。發爲潮熱，以致諸疾，或頭出虛汗，或胸前項下跳動，或肚大青筋，毛焦髮豎，或面黃肌瘦，四肢干枯。淹延日久，則毒氣發出，變生諸證。有變爲牙疳口臭，宣露出血者，有變爲頭面腫大，口鼻潰爛者，有變爲一切瘡毒，流膿出血者，有變爲肢體浮腫，腹脹，氣喘者，有變爲寒熱往來，似瘧非瘧者，有變爲痰嗽喘熱，衄吐下血者，有變爲嘔吐瀉痢，脫肛下墜者，有變爲心腹疼痛，疝氣偏墜者。皆癖毒攻出之所致也，變證多端，難以悉舉，乃九死一生之病，非一方一法所能愈也。

治：治之先宜針灸之法，以斷其根，使血不貫入筋內，則癖無血所養，癖即自敗矣。外以膏藥貼之，內以湯丸攻之。大抵宜補脾養氣，以治其本，清熱消塊，以治其標，標本兼濟。又當執其權衡，以量兒之壯弱，病之輕重。若壯而輕者，則治標之藥多于治本之劑，若弱而重者，治本之劑多于治標之藥。大概肥兒丸、烏金丸、阿魏丸、千金保童丸之類，乃半攻半補，平和之劑，宜對證選用，于針灸之后，可收十全之功也。醫斯疾者，宜詳究焉。

《痘疹金鏡録·便蒙捷法歌》驚癖痰涎慢裹之，兒驚哭之時，痰涎入於心胞絡，慢裹而成驚癖。當心塊痛亦驚啼。當心塊痛，亦痰爲之也。乳癖多啼尤壯熱，在心上下痛兼時。疳癖漸加身痛瘠，右脇塊形如掌迹。食癖其疼兩脇下，往來時復剋心側。腑癖不動不移凝，左右脇間成塊疼。癪癖亦然。驚癖方宜滾痰藥，乳疳食腑消食分。二句言治法。

癖與積不同。按之軟，推之動者爲癖，病在腑之未堅者，易消也。若久而成積，則難爲力矣。

驚積小腸夜啼泣，溺黃其糞多青色。乳積斯分面必黃，乳罷哭來吐前食。風積之因目白青，渾身壯熱最分明。疳積目黃多肚脹，是疳而有積者。更衣數爲瀉之頻。古人登廁必更衣。數爲者，瀉之多也。食積是兒必多食，羸瘦議於《原病式》。河間有《原病式》。驚積相宜要鎮心，乳風疳食宜消食。二句亦言治法。

這一節言積與前癖相類而復別者，有輕重之分耳。諸書皆言積堅於癖，此言癖甚於積。醫者各當存一淺深之見於心，而以驚、風、疳、乳、食五字分之，毋負古人一片苦心也。

《痘疹金鏡録·傷積總括歌》積因停滯在胸中，乳食虛驚氣所鐘。腹痛面黃晡作熱，尪羸煩渴瀉流通。飲食不化酸腥吐，覆卧噁煎兩目紅。急用香稜消積劑，莫教日久致投空。

《幼幼集·積》頭痛身熱肚膨脹，足冷神昏只愛眠。因食所傷脾氣弱，不宜遲緩健脾丸。

積聚之證不同，其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或胸前脇下，或左或右，有物堅硬，按之礙手者爲積。其發無根本，上下有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者爲聚。皆面髮焦黃，昏困多睡，兩目黃赤，面目虛腫，乳食漸減，身體肌瘦，宜五疳消積丸、挨積丸、香砂保安丸之類。

《壽世保元·積癖》夫癖塊者，嬰兒飲食失調，三焦關格，以致停滯腸

胃，不得宣通，初得爲積，久則氣血與痰裹積，塞於腹脇。及瘧家縱飲生冷漿水，亦能成之。其證作痛，有時面黃肌瘦，倦怠無力，或生潮熱寒熱是也。治先定去寒熱，次用消堅散結，和脾益胃之劑理之。更用灸法貼藥，久之自然收效。

《壽世保元·傷食》 經云：脈滑者，有宿食也。虎口脈紋黃色，爲脾家有積。小兒脈沉者，爲乳不消。

夫小兒傷食，皆因乳哺不節，過食生冷堅硬之物，脾胃不能剋化，積滯中脘，外爲風寒所搏，或因夜卧失蓋。以致頭痛身熱，面黃，目胞微腫，腹痛脇脹，足冷肚熱，喜睡神昏，不思飲食。或惡食，或惡心，或嘔或噦，或口噯酸氣，或大便敗卵臭，或氣短痞悶，或胃口作痛，或心下痞滿，按之則痛。此皆爲陳積所傷也，宜以萬億丸利之。若內停於食，或外又感寒邪者，則人迎氣口俱緊盛，頭痛惡寒拘急，兼前等證，宜以太和散佐之。葛氏曰：乳者奶也，哺者食也，乳後不可與食，食後不可與乳。緣小兒脾胃怯弱，乳食易傷，難於消化，初則成積，久則成癖成疳，變爲百病，可不慎乎。

《景岳全書·小兒則·痞塊》 小兒多有痞塊者，總由口腹無節，見食必啖，食上加食，脾胃化之不及，則胃絡所出之道，未免漸有留滯。留滯不已，則日以益大，因成痞矣。或以感寒發熱之後，胃氣未清，此時最宜擇食節食。若不知愼，則食以邪留，最易成痞，此實人所不知也。第痞塊既成，必在腸胃之外，膜膈之間，故非可以消伐之劑推逐而去者。若但知攻痞，則胃氣益弱，運化失權，不惟不能消痞，且致脾土虧損，則痞邪益橫而變證百出矣。故治此者，當酌其緩急，專以調補胃氣爲主，外則用膏用灸，以拔其結絡之根，庶爲萬全之策。

凡調理脾胃之法，若痞邪未甚，宜芍藥枳實丸加減用之爲善。或大健脾丸及楊氏啓脾丸，皆可擇用。若脾胃氣虛，食少體瘦，宜五味異功散。若脾胃虛寒者，宜調中丸、溫胃飲、五君子煎。若兼胃脘停積，食滯作脹者，宜保和丸、消食丸，或大小和中飲。若脹急堅實，形氣尚強，不得不瀉者，宜赤金豆，白餅子。若痞久成熱，致動陽明之火，而牙口潰爛成疳者，宜蘆薈丸、胡黃連丸，或蟾蜍丸。

《幼科折衷·積聚》 《內經》曰：積聚、留飲、痞膈、中滿、濕積、霍亂吐下、癥瘕堅硬、腹滿，皆太陰濕土，乃脾胃之氣，積聚之根也。丹溪曰：塊乃有形之物，氣不能成形，痰與食積，死血也。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死血。治法行氣開血爲主。按此大略之言，不可太拘也。夫小兒熱氣蘊于胸膈之間，留飲聚于腰脇之內，由是榮衛不能流行，臟腑不得宣通，脹滿而致癖結，勢使然耳，或時發壯熱是也。故瘧家中脘多蓄黃水，日久而後結癖，寒熱不已者以此。大抵臟腑和平，榮衛調暢，則津液自然流通，縱使多飲水漿，不能爲病。惟乳哺失節，三焦關隔，以致水漿停滯，腸胃不得宣行，冷氣搏之，乃結聚而成癖也。治療之法，實者水晶丸下之，候所作形證消盡，便可攻補兼施。經云：大積大聚，乃可攻也，衰其半而止之是也。【略】積證寒熱似瘧，肚腹疼痛，面黃肌瘦，其候未可作瘧治，又不可峻取，亦不可太補。峻取則耗散元氣，津液虛損。太補則積溫成熱，轉生他證。治先發散，調和中氣。緩急次序下之，勿傷其胃。

《幼科金針·傷食》 小兒之病多因食，肚內難消寒熱逼。面黃神倦腹膨高，牛黃急進眞神術。

大人之病，其名不一，小兒之證，非感風寒，即傷乳食。所賴父母維持，風寒難入，飲食節制，不傷於胃。若胃氣一傷，穀食不能運化，是即爲患耳。犯之者，面色痿黃，日晡潮熱，噯氣吞酸，腹中作痛，或膨或脹，按之則硬，彈之則響，其證是矣。急以牛黃散一服，使大便行，而痛脹止矣。如胃中停食，兼有泄瀉，此旁流也。切不宜用止藥，但當消導順氣，外以紫蘇湯淨熨其腹，此良法也。甚則以備急丸下之。

《幼科金針·傷積》 傷積多因乳不調，過餐飲食熱來潮。足冷肚熱餿酸瀉，化積消脾勻氣高。

小兒積證，多因乳哺失調，過餐生冷、油膩、硬物，脾土受傷，停於中脘。或爲風寒所感，或夜卧失蓋，以致積氣停留，面黃腹脹，往來潮熱，口渴神倦，多睡少食，肚熱腳冷，大便酸臭，小便短澀者，傷積也。然有乳積、食積、氣積、驚積，須分別之。吐乳洩瀉酸臭，此由啼哭不已，氣息未定，即與乳，致停滯不化，而成乳積也。肚硬帶熱，按之則痛，渴瀉或嘔，此由多餐過飽，飽後即睡，故成食積。腹痛啼叫，利如蟹渤，此由觸忤其氣，營衛不和，日久而成氣積。瀉多清水，色如草汁，亦非冷瀉，乃受驚而得，故成驚積。然虛者，昏昧神倦，抱起如睡。實者，壯熱糞閉，煩渴滋煎。當究其源，先宜消導，均以香稜散，五疳消積散，甚則用白餅子，去其積滯。再以助脾和胃

之劑調理之，參苓白朮散是也。

《幼科金針·積氣》 積氣生於脾臟旁，現形發作痛難當。狀擬覆杯眞確論，下氣溫經陡得康。

腹痛有寒熱虛實之分，相類相反之別。夫積氣痛者，在臍之左右，或起於臍下丹田穴，痛則有形有聲，圓如覆杯，長似臂狀，以熱手熨之，痛緩而有聲，便無迹也。大方稱爲伏梁、奔豚，故經云：其形如瓜，其聲如蛙。小兒得之，因食積未盡，寒氣侵襲，流於小腹而成。法當以遇仙丹下其積，次以橘核散溫經逐冷，其功甚偉。如痛驟，面色皖白，脈來沉細者，大茴香湯治之。大凡腹痛一證，不可不詳究其源，倘概視其爲積氣，以熱攻熱，以寒逐寒，能無悞乎。

《幼科金針·停積》 心前脹滿食傷脾，硬肉頑鷄總莫醫。人生患此終須斃，雞金黃服不游移。

停積者，硬物停滯於胃脘也。人生一小天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以氣血臟腑，榮養百骸。脾者中央之土，土生萬物之義也，與胃相爲表裏。故脾健旺，五穀入胃，自能運化，而無疾病矣。凡爲生硬羊雞豬肉所傷，必胃脘高聳，按之輒痛，面黃煩熱，似瘧非邪。此證與傷食大不相同，輕則成疸，重則殞命。急以牛黃散消下，如未效，以雞裏金散磨其宿積可安。若是心前堅硬，熱久不止，大肉削瘦，生痰氣促，胸高脹滿者，不治之證也。

《誠書·論積》 古書不言疳與瀉及痢，隨證而述。凡脾病總名曰積，意在治未病之病。每見嬰兒，自幼及長，不患驚風、癇、痙、癲、痙者有之，未聞無患積證者，何也？風寒暑濕燥火隨地而在，嗜欲悲喜怒哀隨時而有，食飲居處隨人而感，則脾病之積誰不其然。然經中并言積聚，而此獨言積者，何也？正謂五臟之所積，名曰積，六腑之所聚，名曰聚。聚者，陽氣也，其始發無本根，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謂之聚。氣生以漸，不治自已。積者，陰氣也，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陰本屬裏，治之尤難，所以獨舉其難者而詳言之。

凡論積，無不首言利，然當究其虛實，量其輕重。故古人有挨積、磨積、消積、化積，無下積之說，無迅下之理。若虛極者，宜先和解調胃，令其充實，次與疏通。惟積證二三并作者，可先下，而急與調胃藥服。倘用若倒置，不免他咎。然有積又不可安養，久則爲他患矣。惟痞癖證，宜先去其寒熱，寒熱已去，方可挨下，以通爲度。若下之太過，反生重熱。雖有重熱，切勿用涼劑，惟調理胃氣，尤宜深究。蓋人以胃氣爲本，水穀之源，六腑之首。

積之候，面黃浮腫，合地而卧，小便如油，腹脹虛鳴，毛髮焦黃，下痢赤白，目珠黃赤，滿體水腫，昏困多睡者，宜急治。若面白喘急，面黑眼直，口出熱氣，手足心生瘡，干嘔不食，瀉住又瀉，腹急如鼓，項軟口噤，手足俱細者，難治。

楊氏有食積、乳積、氣積三積之分，湯氏有風積、肝積、食積、乳積、驚積五積之分，朱氏以在中爲痰，在右爲食積，在左爲血塊之分。

乳積者，吐瀉兼作，形色未變，其氣酸臭。因啼號未已，即與乳哺，停滯不化而得。

食積者，腹堅熱甚，渴瀉或嘔。因飲食過飽，飽時即睡，腸鳴腹痛，眼白臉浮。

氣積者，腹痛啼叫，痢如蟹渤。因觸忤其氣，營衛不和，日久得之。

虛積者，渾身微熱或冷，不思飲食，昏睡，或頭面手足腹肚浮腫，乳食不化。

實積者，壯熱糞鞕，身熱而渴，嗜食善饑。

積痛者，口中氣穢，面黃目白無精光，或白睛多，善睡畏食，及大便酸臭，當腹熱倍痛悠思，便當以磨積丸治之。

驚積者，驚時與食，痰由風生，潮熱面青，喉中時響，便青多恐，見人生嗔。

傷積者，即五積所傷之因也，然有久暫之分。初乘時熱壯惡心，腹脹足冷，眉稜骨大痛，神倦目黃，嘔逆酸氣，腹作陣痛，宜亟導利，毋令遷延。日久之後，溲油癥癖，嗜啖瓜果，骨蒸柴立，頻作瀉痢，吞酸吐黃，宜先平胃，毋伐天和。丹溪有言：凡有積不可用下藥，徒損眞氣，病亦不去，當須用消積藥，使之融化，則根自除。

積熱者，即積中所見之證，而此獨提論，何也？蓋熱極生風，肌膚消鑠，能食善饑，寒熱晝夜頻作，有類瘧狀，髮直毛豎，目睛黃綠，手足漸細，睡起眡瞼，眼眶浮腫，肛急腹鞕，幾于疳證，言之使人知愼。

上言積熱者，蓋言積久蒸熱，此又分論傷積漸熱與虛積似熱。傷積漸熱者，蓋脾主信，一爲傷累，乘風則便青，乘火則便黃，乘寒則瀉白，時渴時啼，

髮內多汗，則昏昏而熱。失于治，則成蒸熱癖結矣。虛積似熱者，肝氣有餘則尅土，脾虛不能運化則易積，筋青唇紅，羸瘦多便，終日無歡，膈脹虛飽，蚤間若涼，停午似熱，與勞相似，圖治宜蚤。

食停中脘與傷後頻傷，當自有辨。食停中脘者，氣靨膈悶，痰聲時作，不瀉而痛，欲吐不得，宜速峻取。傷後頻傷者，吐腥酸，便惡臭，黃瘦神昏，唇繭舌腫，當以快膈丸、長生丸治之。

驚疳因積與寒熱因積，又自有辨。瀉不甚瀉，或吐不吐，乍熱乍涼，多喜多怒，便青而恐，此驚疳因積也。熱時惡寒，寒時惡熱，皮膚燥澀，腹大而堅，此寒熱因積也。

食物不化與因饑傷飽，腹大非飽，虛腫腹脹，積腫誤脾，積熱虛腫，俱各有辨。陣痛陣瀉，瀉不變色，外證類于食停中脘者，此食物不化也。氣脹腹堅，渴汗疳黃，外證類于傷後頻傷者，此因饑傷飽也。腹大肌削，嗜食不知多寡，喘急夜熱，疳深尪羸，外證同于積熱者，此腹大非飽也。晨起面浮，午下足腫，喘與瀉兼，熱與寒幷，外證同于寒熱因積者，此虛腫腹脹也。肌膚似壯而光亮，喉聲似痰而氣逆，寒熱似瘧而往來，此五積相因，積腫誤脾也。積熱在中，唇紅臉赤，氣急胸高，合地而睡，小便如油，亦五積相因，積熱虛腫也。脾病之患，最足困人，在人亦易犯，余所以再三詳論，不厭重叠耳。

《誠書·錄五臟五積論》 秦越人曰：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痎瘧，連歲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傳肝，肝當傳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肝復欲還肺，肺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肥氣以季夏戊己日得之。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秋適旺，旺者不受邪，心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傳脾，脾當傳腎，腎以冬適旺，旺者不受邪，脾欲還肝，肝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痞氣以冬壬癸日得之。肺之積，名曰息賁，在脇下，覆如大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肺鬱，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傳肺，肺當傳肝，肝以春適旺，旺者不受邪，肺復欲還心，心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息賁以春甲乙日得之。腎之積，名曰奔豚，發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以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腎復欲還脾，脾不肯受，故留結爲積，故知奔豚以夏丙丁日得之。

《誠書·論積中諸證》 面上虛腫，脾虛。腳冷浮腫，積傷脾。面合地睡，五心積熱。口中氣穢，熱傷胃。小便如油，積熱膀胱。肛門急鞕，熱壅大腸。胸腹脹滿，積滯中脘。少腹有形如塊，積滯大腸。髮體俱黃，積久傷脾。盤腸陣痛，積傷肝。赤白痢下，積傷脾。屢食屢饑，膽移熱于胃。兩眼黃赤或青，傷積已久。遍體虛腫，積在脾家。渴悶心煩，積乘暑。腹痛瀉白，積乘寒。喘急痰聲，積傷肺。面黑牙疼，積傷腎。唇赤燥悶，積傷心。吐熱氣，積在營。手足心生瘡，積在衛。多睡神倦，積傷脾。惡心，吐，乾嘔，熱在胃。瀉久住又瀉，熱在大腸。渴甚驚悸，熱在膽。囟高氣逆，熱在三焦。

《誠書·論痞》 傷氣得之。心腹膨脹，肚大脇滿，痛刺往來，注在左脇，面黃肌瘦，倦怠無力，久而不治，漸成痞塊。痞者，塞也，結者，實也。熱氣蘊于胸膈之間，留飲聚于腹脇之內，于是營衛不得流行，腑臟不得宣通，由腹滿而至痞結，勢必使然。此熱實之證，甚而至于痞居膈中。下之太蚤，陰分有傷，毒邪留滯，氣靨口穢，脹滿結中者，危矣。法宜安胃理脾，切勿再加削伐。

《誠書·論癖》 因積得之。其證如腸癖之疾，便利無度，滑不成糞，似痢非痢，似蟲非蟲。或下鮮血，腹肚乾痛，心胸滿悶。久而不治，頑結不散，復結成塊，有類痞狀，在左脇下常多。其初起時不過血膜包水，因發潮熱，或寒熱作而成瘧，或只熱不寒而爲癉瘧。面目肢體皆黃，周身浮腫，有等鄉僻呼爲鵝白。不宜藥治，日復一日，熱蒸五臟，發諸惡證，悉詳于後。

《誠書·論癥瘕痞癖失治變成諸證》 痿黃肌削，腹脹唇白，溲短頻瀉，傳脾疳。毛焦蒸熱，喘咳氣促，便瀉腹脹，頤浮，傳肺疳。目眶頻睫，體枯潮熱，咳逆口穢，傳肝疳。煩渴唇燥，腹痛，五心熱，頰紅作嘔，傳心疳。齒痛色黑，噎噦，少腹堅如石，溲如油，傳腎疳。面紫黑，氣喘噎涎，肚脹如鼓，大便堅閉者，不治。腹中刺痛湊心，忽瀉鮮血，口唇舌黑縮者，不治。唇臉藍色，腹腫臍突，乾嘔氣促者，不治。腹堅臍突，熱盛刺痛，面青，吐瀉有蟲者，不治。皮焦斑紫，胸腹俱滿，煩渴，腸虛鳴者，不治。腹痞脹，上生小黑瘡，自痢，面青多噦者，不治。作寒熱，日久體虛，忽發搐不住，面青，口伴涎出者，不治。手足心忽腫起，發大熱，口鼻吐出青黑血者，死。兩頤白爛，目眦冽血，手足多

瘡，瘦弱自痢者，凶。

《誡書·論傷食》　病傷于飽，嬰兒之常，厥病之繇，靡不始此。矧孩赤之間，未識飽饑而口不能言者乎。試論之，周歲前乳汁佳濃，兒量不勝，吮其始急，或作嘔，或傷脾作瀉，或爲痰作喘，或停中脘作楚，厥體燔熱。當此時，母知之即爲之節飲，俟其消化，不亦康乎。有等乳汁酸劣，兒又善哺，以致乳食兼與，爲口穢，爲面黃，爲食積。若傷極陡發者，爲氣逆，爲鋸聲，爲消渴，爲悶熱。于此不治，驚風之患，其能已乎。及周歲後，一知嗜好，見物投口，父母以能食爲喜，堅鞕不辨，冷熱不分，悉與兒食，其以漸而積也，則成五疳。其一時乍發也，有類傷寒之狀，燔灼顱汗，掌中倍熱，煩啼不能仰卧。至于三四歲後，愛憎不一，取啖非時，或生冷與油膩互投，或粉麪偕瓜果幷進，或方怒即食，或大悲加餐。此日之中，患已深而長，上不知宿者未消，新食又與，爲痰悶，爲舌腫，爲唇堅，爲氣粗，爲狂厥，爲便閉，爲壯熱，爲忿怒，爲惡心，爲體重，爲煩躁，爲譫語，爲嘔吐，爲瀉痢。甚至爲背痛，爲眉稜骨痛，其脈堅實，小便短澀，面赤神倦。種種見證，皆爲傷累，病家不審，治者妄妄，厥禍匪輕。脾胃之論已悉，吐瀉門不贅。

《張氏醫通·食積》　小兒食積者，因脾胃虛寒，乳食不化，久而成積。其證至夜發熱，天明後涼，腹痛膨脹，嘔吐吞酸，足冷壯熱，喜睡神昏，大便酸臭，甚則下血是也。若兼寒熱者，爲食積發熱。若食在胃者，消之。腹痛痞脹，按之益痛者，下之。下後仍痛，按之則止者，補之。夾食傷寒者，先散之，參蘇飲。熱甚便秘者，先利之，大柴胡湯。如無外感，但只傷食，不至於甚，保和丸調之。蓋脾爲至陰之藏，故凡脾病者，至夜必熱。熱而兼寒，則又見所勝者侮所不勝矣。食未消者，消之，則寒熱止。食既消者，補之，則寒熱痊。若手足幷冷，喜熱飲食，此中州虛寒也，宜溫之。大便欲去不去，脾氣下陷也，宜升之。若夜間或侵晨泄瀉者，脾腎俱虛也，四神丸。手足幷熱，作渴飲水者，脾胃實熱也，瀉黃散。大便秘結，大柴胡湯。手足雖熱，口不作渴，大便不實者，白朮散。大便下血者，理中湯去參，加枳實、黃連、紅麴。

《慈幼新書·食積》　小兒脾胃脆弱，飽則易傷，健脾丸、豬肚丸主之，枳朮丸參之。有寒者，指迷湯。有熱者，去桂，加黃連。兼風寒者，藿香和中湯。久乃成積，肌瘦面黃，啓脾丸、丁香爛飯丸。傷生冷硬物，不能尅化，心腹滿痛，三稜消積丸、四神消積丸、驚積參寶丸、朱銀丸。癖積，或乳或食，積久成塊，在於腹脇，挨癖丸、消乳丸、對金丸。有腹脹者，指迷湯。有濕氣內攻，腹脹水腫，小便不利，大便滑泄，須大橘皮湯。

《幼科直言·痞疾》　證有痞塊痞滿，皆因氣血不和。或腹如皷硬，或眼羞明，而成雀矇。乃血脈失調，臟腑濕熱薰蒸，故肚腹痛，四肢乾瘦而黃。藥餌不可尅伐磨積，惟養中得保速愈，如春和則冰解也。宜用：白朮七分，炒　白芍七分，炒　木香二分　白扁豆一錢，炒　白茯苓七分　當歸六分　丹皮七分　史君子肉七分　陳皮六分　神麴一錢，炒　甘草六分　白水煎。

一種小兒喜食泥土雜物，乃臟腑濕熱，脾胃不和，宜服蚵皮蘆薈丸。脾胃得和，邪自不能勝正矣。

一種食傷脾胃，有似痞痞之證，宜用和中丸。

《幼科直言·傷食》　小兒傷食，受病皆從此而得。大者傷飲食雜物，小者傷宿乳、熱乳，或鬱結之乳。體有大小虛實，證有輕重淺深。凡傷食，大者必斷食，小者必斷乳，宜多吃滾水粗茶。傷乳傷食之重者，或全戒其乳食，傷乳食之輕者，或戒其一半。其證亦有餓一日者，有餓二三日者，在醫家與病家，當細審之。

傷乳食之重者，用藥如青皮、枳實、檳榔、厚朴。傷之輕者，如桔梗、神麴、麥芽、山查、陳皮。傷乳食而內熱者，或兼用黃芩、花粉、柴胡、薄荷、石膏、紅花。有傷乳食而有外感者，或兼用防風、乾葛、前胡。有傷乳食大便閉塞，或兼用大黃、萋仁。有傷飲食而氣湊生痰者，或兼用貝母、杏仁、膽星。或有脾虛瘦弱而傷乳食，不可消導者，當以白朮、茯苓、當歸、扁豆、神麴、麥芽、山查肉治之可耳。此論不過大概，必臨證察而治之。

小兒之病，有虛有實，有急有緩，有宜攻者，有宜守者，有不必服藥者。若認病不眞，妄爲醫治，或表或消，或補或行，不免其有誤，損功敗德，莫甚於此矣。

醫治乳孩，全以丸散錠藥，隨證調攝。醫家必照本方虔合，藥篩必細，等分炮治必如法如數，煉蜜必眞正，應證服之，無不見效者也。

小兒之病，誤於父母失調者有之，誤於過服藥餌者有之。若有微病，不可輕易服藥，必少用乳食，避風調養，亦可愈也。

小兒有病，衣被隨其四時，不可太厚太薄，更不可輕加厚蓋取汗。倘孟浪妄加，誤事不淺。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積滯門》 積滯總括：小兒養生食與乳，撙節失宜積滯成。停乳傷食宜分晰，因證調治保安寧。

注：夫乳與食，小兒資以養生者也。胃主納受，脾主運化，乳貴有時，食貴有節，可免積滯之患。若父母過愛，乳食無度，則宿滯不消而病成矣。醫者當別其停乳傷食之異，臨證斟酌而施治焉。

乳滯：嬰兒乳滯睡不安，多啼口熱吐驚煩。肚脹腹熱便酸臭，愼攻宜用消乳丸。

注：乳滯之兒，其候睡卧不寧，不時啼叫，口中氣熱，頻吐乳片，肚脹腹熱，大便酸臭也。但臟腑嬌嫩，不可過攻。惟宜調和脾胃爲上，以消乳丸消導之。

食滯：小兒食滯任意餐，頭溫腹熱便膿酸。噯氣惡食煩作渴，大安承氣審宜先。

注：小兒恣意肥甘生冷，不能運化，則腸胃積滯矣。其證頭溫腹熱，大便酸臭，噯氣惡食，煩不安眠，口乾作渴，滯輕者宜木香大安丸消導之，滯重便秘者，宜小承氣湯攻下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癖疾門》 癖疾總括：癖疾過食腸胃滿，濁液外溢被寒凝。潮熱飲冷肌削瘦，腹滿硬塊面黃青。

注：癖疾一證，皆因飲食過節，腸胃填滿，濁汁外溢，復感寒氣凝結而成。每生於左脇之下，始如雞卵，堅硬成塊，漸如覆盆之形，越膲則難治矣。其候身體潮熱，喜飲涼水，肌膚削瘦，面色青黃也。治者宜詳察之。

癖疾：癖疾潮熱渴飲冷，肚大青筋堅硬疼。內服消癖木香效，外貼紅花膏最靈。

注：癖疾之始作也，午後潮熱，口渴飲冷，肚大青筋，漸至堅硬成塊，不時作痛。內以千金消癖丸治之，外貼紅花膏，內外兼治，其癖自消。若無熱渴者，先以木香丸治之，外亦以紅花膏貼之。

《幼幼集成·癖積證治》 經曰：新積痛可移者，易已，積不痛，難已也。又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結而橫，有積矣。凡飲食之積，其漸積者，不過以飲食偶傷，心在腸胃之內，故可行可逐，治無難也。惟飲食無節，以漸留滯者，多成癖積於左脇膈膜之外，此陽明宗氣所出之道也。若饑飽無論，飲食疊進，以致陽明胃氣一有所逆，則陰寒之氣得以乘之，而脾不及化，故餘滯未消，幷腸外汁沫摶聚不散，漸成癥積矣。然其初起甚微，人多不覺，及其既久，則根深蒂固，而藥餌難及。今西北小兒多有此疾，而尤於食面之鄉爲最，正以面性多滯，而留積於皮裏膜外，所以不易治也。惟當以漸消磨，求法治之，幸毋孟浪欲速，妄行攻擊，徒致胃氣受傷，而積仍未及，以速其危也。

癖者，血膜裏水，側癖脇傍，時時作痛，時發潮熱，或寒熱往來似瘧，故瘧家多有此證。凡瘧疾發過之後，必令其熱退極盡，方可飲食。若熱未盡而飲食之，則中脘多蓄黃水，日久而成癖積。

小兒臟腑和平，脾胃壯實，則榮衛宣暢，津液流通，縱使多飲水漿，不能爲病。惟脾胃不勝，乳哺失調，三焦不運，水飲停滯，冷氣搏之，結聚而成癖也。體素弱者消癖丸，氣壯實者赭石挨癖丸。大約有癖之兒，虛者居多，攻下之藥，非可常用。即不得已而用之，待其略減，用消癖丸緩緩消之，至爲良法。

積癖簡便方

治癖積心腹內結如拳，及臍腹痛不可忍，用莊黃一兩酒蒸，炮薑五錢，熟附子三錢，九肋鱉八錢，用好醋將鱉甲煮一時久，取起，酥炙黃色爲度，共爲細末，用三年老米醋一升，熬至半升，和前末爲丸綠豆大。每服十丸，空心米湯下。取下積如魚腦、敗血、爛肉、青泥即愈，後用補脾調理。按此方藥廉功大，比挨癖丸力勝十倍，允稱神妙。

小兒好食茶葉成癖，用鮮樲子一斤，空心、晌午、黃昏，每服十四粒，吃完即愈。樲子，京果鋪有賣。

小兒食積結痞塊，用大紅棗一斤、皮硝一兩同煮，以水乾爲度，曬乾。每日食此棗，徐徐服之自消。

小兒積久而成鼈，腹內有形，搖頭掉尾，大者如杯，小者如錢，上侵入喉，下蝕入肛，或附脇脊，或隱腸腹。用生硫黃研極細末，每日老酒調服一錢，空心下，久服自化。硫黃須色如初出鵝雛者方可用，帶青帶赤帶黑色者，皆不堪。此物最平穩，任多服無礙。

《幼幼集成·食積證治》 經曰：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夫飲食之積，必用消導。消者，散其積也，導者，行其氣也。脾虛不運，則氣不流行，氣不流行，則停滯而爲積。或作瀉痢，或成癥痞，以致飲食減

少。五臟無所資稟，血氣日愈虛衰，因致危困者多矣。故必消而導之，輕則和解常劑，重必峻下湯丸。蓋濁陰不降，則清陽不升，客垢不除，則眞元不復。如戡定禍亂，然後可以致太平。若積因脾虛，不能健運藥力者，或消補并行，或補多消少，或先補後消，潔古所謂養正而積自除。故前人破滯削堅之藥，必假參朮贊助成功。經曰：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此之謂也。

夫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若消之，消之不去則攻之，此治初傷乳食之法也。倘治之不早，以致陳莝菀聚，乃成積也。其候面色黃白，或青黃，腹大或緊，食少腹痛，發則數日不止。而醫者治積，不問平日所傷之物是寒是熱，并不察兒之形氣或虛或實，可攻不可攻，竟用偏寒偏熱峻下之藥，而犯虛虛之戒，其害豈勝言哉。如先傷熱乳熱食者，則爲熱積，傷冷乳冷食者，則爲冷積。五穀之類爲食積，禽畜之類爲肉積，菜果之類爲冷積。故用藥宜分寒熱，冷積應用消積丸，熱積木香檳榔丸，仍用原傷之物，作湯送之，謂之溯源湯。

凡用攻下去積之藥，必先補其胃氣，如六君之類，預服數劑，扶其元神，然後下之，免傷胃氣也。

如小兒體質素怯者，雖有積，必不宜下，當以補爲消。六君子湯加莪朮、木香，共爲細末，薑汁打神麯糊丸。每一二錢，米湯下，久服自消。今兒稟受怯弱者衆，有積皆當識此，攻積之藥，愼勿輕用。

食積簡便方

治傷冷食及難化之物，用生薑、紫蘇煎濃湯，置浴盆內，令患者乘熱坐湯內，以手揉其腹胸，以熱湯淋之，氣通即化矣。

又方：以生薑搗爛，紫蘇搗爛，炒熱布包，熨胸腹。如冷，再炒再熨，神效。

治傷食停積不消，用白酒麯，即釀酒小麯，炒二兩，老麥芽取淨末一兩，共爲細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治粽傷及糯米所傷，更妙。

治飲食停滯，飽悶不消。以糯米一升炒熱，以布包之，分作二包，於臍腹上輪換熨之。助其脾氣轉運也，立消。

因食肉停滯不消，用山楂子三十粒，搥碎，煎濃湯飲之，自化。

因食犬肉成積，不治則殺人。用山楂肉二十四粒，杏仁去皮、尖二十四粒，煎濃湯飲之，自化。

因食牛肉腹脹不消，用乾稻草一把，煎濃湯滾熱飲之，自消。

因麵食腹脹，生薑搗汁，冲好酒熱服，即消。又方：以生蘿蔔取汁，溫熱服，神應。凡食麵必用醋，斷不作脹。

因食菱角腹痛作脹，生薑搗取自然汁，以滾湯冲服，立消。

因食瓜果生冷太多，以致腹脹氣急，用眞青化桂去麤皮，取肉研細末，以飯搗和爲丸綠豆大。小兒每服五丸，稍長者十丸，水送，病愈藥停。

凡小兒病，醫認證不確，錯用反藥，或煩躁不寧，或嘔瀉不止。欲與解去其藥，用黑豆一杯，甘草三錢，煎濃湯服之，自解。倘無黑豆，綠豆亦好。

《幼幼集成·傷食證治》 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東垣云：飲者，無形之氣也，食者，有形之血也。由此推之，乳爲血液，飲之類也，穀有糟粕，食之類也。乳之與食，原非同類，豈可不辨乎哉？

凡小兒飲食傷脾之證，非可一例而論。有寒傷、有熱傷，有暫病、有久病，有虛證、有實證。但熱者、暫者、實者，人皆易知，而寒者、久者、虛者，人多不識。如今之小兒，以生冷瓜果，致傷胃氣而爲腹痛瀉利者，人猶以爲火熱，而治以寒涼，是不識寒證也。有偶因停滯而爲脹痛，人皆知其實也，然脾胃之素強者，即滯亦易化，惟其不能化者，則恆有脹滿之證。又或有不食亦知饑，少食即作脹，或有無饑無飽，全不思食，或因病有傷胃氣，久不思食，本非有餘之證。時醫遇此，無論有餘不足，鮮有不用開胃消導之劑者，是不知虛證也。蓋脾胃原有運化之功用，今既不能化食，則運用之職已失其權，而尙可專意剋削，以益其困乎？故凡欲治病，必先藉胃氣以爲行藥之主。若胃氣強者，攻之則去，而疾常易愈，此以胃氣強而藥力易行也。胃氣虛者，攻亦不去，此非藥不去病，以胃氣本弱，攻之則益弱，而藥力愈不行，胃愈傷病亦愈甚矣。若乃體質貴賤，尤有不同。凡藜藿之兒，壯健之質，及新暴之病，自宜消伐，惟速去爲善。如以弱質弱病，而不顧虛實，概施欲速攻治之法，則無有不危矣。

凡素喜冷食者，內必多熱，素喜熱食者，內必多寒。故內寒者，不喜寒，內熱者，不喜熱。然熱者嗜寒，多生中寒，寒者喜熱，多生內熱。《內經》所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凡治病者，又當於素稟中察其嗜好偏勝之弊。

凡飲食致病，傷於熱者多爲火證，而停滯者少，傷於寒者多爲停滯，而全

非火證。大都飲食之傷，必因於寒物者居多，而溫平者次之。蓋熱則易於腐化流通，所以停滯者少。

馮楚瞻曰：凡小兒傷食，皆由胃氣怯弱所致。今時之醫，以平胃散爲脾胃之準繩，孰知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則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過劑，過則平地反成坎矣。又不若枳實丸爲勝，方爲潔古老人所製，用枳實一兩、白朮二兩，補多於消，先補而後消也。但此丸原爲傷食者設，今若專以爲補脾藥，又誤矣。夫枳實有推牆倒壁之功，用之不當，能無剋削。即如山楂、神麴、麥芽，舉世所常用者，然山楂能化肉積。凡多年母豬肉煮之不爛，但入山楂一撮，登時皮肉即糜。又產婦兒枕痛，以山楂煎服，兒枕立化。可見其破滯之功，豈可輕用。麴麥者，以米飯在磁缸中，必藉麴以釀酒，必藉蘗以成糖。脾胃在人身中非磁缸比，原有化食之功，今食不化，因其所司者病也，只補其運用之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剋藥哉？

大凡小兒原氣完固，脾胃素強者，多食不傷，過時不饑。若兒先因本氣不足，脾胃素虧者，多食易傷，如攻伐一用，飲食雖消，而脾氣復經此一番消伐，愈虛其虛。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效，湯丸疊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矣。故醫有貧賤之醫，有富貴之醫，膏粱子弟與藜藿不同，太平之民與瘡痍自別。鄉村里巷，頑夫壯士，暴有所傷，攻伐之劑，一投可愈。倘膏粱幼稺，稟受怯弱，嬌養柔脆，一例施之，貽害不小矣。

楚瞻曰：人之脾胃雖能化食，實由於水火二氣運用其間，非脾胃之所專能也。內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皆不能健運，乃生諸病。如消渴證，火偏盛而水不能制，水腫證，水偏盛而火不能化。惟制其偏而使之平，則善矣。制者，非謂去水去火之意。人身水火，本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則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馬子一定之數。今人見水利水，見火瀉火，是鑿馬子者也。

小兒之病，傷食最多。故乳食停滯中焦不化而成病者，必發熱惡食，或噫氣作酸，或惡聞食氣，或欲吐不吐，或吐出酸水，或氣短痞悶，或腹痛啼叫。此皆傷食之候也，便宜損之。損之者，謂姑止之，勿與食也，使其自運。經謂傷之輕者，損穀則愈矣。損之不減，則用胃苓丸以調之，調之不減，則用保和丸以導之，導之不去，則攻下之。輕則木香檳榔丸，重則消積丸。

傷食一證，最關利害。如遷延不治，則成積成癖，治之不當，則成疳成癆。故小兒之強壯者，脾胃素實，恃其能食，父母縱之，以致太過，停留不化。此食傷脾胃，眞傷食也，可用前法治之。如小兒之怯弱者，脾胃素虛，所食原少，或因略加，即停滯而不化。此乃脾虛不能消穀，轉運遲耳，非眞傷食，作傷食治則誤矣。惟宜六君子湯，助其健運，多服自愈。

凡小兒脾胃實者，倘縱其口腹，不知節制，則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而實者必致爲虛矣。其體之虛怯者，能節其飲食，則腸胃不傷，穀氣漸長，而虛者終變爲實矣。

凡傷食吐瀉後，則其所傷之物俱去，只與和其胃氣，或異功散、或六神丸。

《續名醫類案·傷食》 陸道仙治一兒多食果，腹脹，醫罔效。先取桂、麝、瑞香三味爲丸，服之立愈。《平湖縣志》

龔子才治一小兒食粽後，咬牙欲吐，頃刻腹脹昏憒，鼻青黃赤，此脾土傷而心肝動，食積發厥也。先令以雞翎探，吐出酸物頓醒，節其飲食，勿藥而愈。

一小兒好喫粽，成腹脹痛。用白酒麴末同黃連末爲丸，服之而愈。

一小兒因停食脹痛，服峻利藥後患瘧，日晡而作。此元氣下陷，以補中益氣湯治之而愈。

高鼓峰治吳章成弟，八歲，發熱悶亂，大便不通，醫作感冒治。高曰：此得之傷食，因發散太過，遂成虛熱，兼風藥燥血，故不便耳。《名言當玩》先以六味飲加肉蓯蓉三錢飲之，下黑矢數十枚，繼以補中益氣湯數劑，而諸證悉除。

薛立齋治一小兒傷食發熱，面赤。或用養胃湯加枳實、黃連、山查治之，更加腹脹，午後發熱，按其腹不痛。此飲食雖化，脾胃復傷，用六君子湯，數劑而愈。

一小兒傷食發熱，嘔吐面赤。服消導清熱之劑，飲食已消，熱赤如故。曰：此胃經虛熱耳，用四君子湯加升麻、柴胡各二分，四帖而痊。

一小兒傷食，發熱面赤，抽搐嘔吐，氣喘吐痰。以飲食傷脾發熱，肺氣虛弱所致耳，用六君子湯加炒黑黃連、山梔各二分愈。

一小兒飲食停滯，服消導之劑。曰：此脾胃氣虛，不能剋化也，法當調補爲善，若數用剋伐之劑，脾氣益傷，飲食愈停矣。已而腹內又結一塊，寒熱

潮熱，食少作渴，大便不實。用四君子湯，飲食漸增，又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萬密齋治孫監司女，病後誤食菱角傷脾，面腫而喘。用錢氏異功散加藿香葉以去脾經之濕，紫蘇葉以去肺經之風，一劑而安。

外甥女有食積脾虛病，痘後又傷食，甚瘦，腹脹不喜食。用胃苓丸方加枳實，炒神麴、麥芽、青皮，作丸服之。

王閑一子周歲，因食豬肉受傷，肢體瘦削，使人求藥。問其詳，乃食積疳，此有餘病也。與脾積丸五粒，教以豬肉湯吞下。果下一塊如小指大，涎沫裹之而出，頓安。

馬銘鞠治華氏子，連食冷鴨子二枚，午間又縱恣飲食，更餘病發，上不吐，下不瀉，胸腹脹滿，目閉氣喘身熱，按其胸腹，則雙手來護。曰：食也。鴨子黃閉氣，得水則化，今尚在胃口。急索大棗數枚煎湯，入砂仁錢許，以通其氣。兒渴，頓飲椀許，氣漸通，目開，手足亦漸流動。再煎飲之，夜半吐瀉交作，次日而愈。

立齋治楊錦衣子，十歲，腹脹痛，服消導藥，不應。彼以爲毒，請診其脈，右關沈伏，此食積也。河間云：食入即吐，胃脘痛，更兼身體痛難移，腹脹，善噫，舌本強，後復覺氣怯神衰，皆脾病也。審之，果因食粽得此。以白酒麴，熱酒服而愈。

張子和曰：舞水一富家有二子，長者年十三，幼者年十一，好頓食紫櫻一二斤，每歲須食半月。後一二年，幼者發肺癰，長者發肺痿，相繼而死。張常嘆曰：人之死生，命耶，天耶。古人有詩：爽口味多終作疾。眞格言也。天生百果，所以養人，非害人也，然而富貴之家，失教縱欲，遂至於是。

吳振公次女四歲，傷食吐瀉，發熱發顫。予謂此女多食瓜果，致藏氣不行，釀成濕熱。既經吐瀉，濕去，熱留臟腑之中，無陰相養，故變成風象。爲定參、朮、半夏、砂仁、乾薑、厚朴、歸、芩一方。某醫謂弱齡女子，豈得服參朮，遂易他藥。服至五日，人事昏沉，頭偏睛露。復延治，以溫中補脾救之，立甦。《慈幼篇》

《續名醫類案・癖積》 龔子才治小兒患痞癖，服檳榔、蓬朮、枳實、黃連之類，痞益甚。曰：此脾經血虛痞也，不可尅伐，遂用六君子加當歸數劑。胃氣耗憊，脾胃損傷，氣血乾涸，肢體羸瘦，面色瘦黃，肚大青筋，身熱自汗，喘急氣促，泄瀉腹脹，浮腫，不思飲食，與補中益氣湯，久服而愈。

李時珍治宗室富順王孫，嗜燈花，但聞其氣，即哭索不已。診之曰：此癖也。以殺蟲治癖之藥丸，服一料而愈。《本草綱目》

陸養愚治潘司寇子，年十四，初因感冒，服藥已愈，後復夜熱便黃，日中亦微熱。或謂表散之後，血氣不足，與補養氣血，熱益甚，遂以爲童子勞，陰虛夜熱也。滋陰降火，肚腹漸脹，肌肉漸瘦，飲食漸減，其熱日夜不止矣。脈之，人迎頗和，氣口緊盛，兩尺洪滑。此食積也，宜消導之，與枳實、黃連、檳榔、神麴、麥芽、山查、茯苓、澤瀉、甘草，數劑脹減熱除，精神漸復。去檳榔、澤瀉、麥芽，加人參、白朮、乾薑，數劑全愈。

陸祖愚治費表姪，垂髫患瘧後痢，初愈復傷食，蒸蒸內熱，大便欲行不行，數至圊而未嘗便。醫不細審，以久病初愈，復日數行，其爲脾虛滑泄無疑，投以參朮補劑。經所謂益其勝而贊其復，病寧不劇乎？服後身熱益甚，煩燥咽乾，又以六脈浮洪，久痢身熱，脈大，均非吉候。診之，果六脈洪盛有力，而胸腹手不可按。曰：脈證俱實，又且相應，無張皇也，但久痢之後，津液枯槁耳。用生地、當歸、白芍、黃連、倍枳實、山查，一劑覺腹中運動，二劑即轉矢氣，少頃去燥矢十餘枚，遂連去三四次，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再用生津補脾，調理半月而愈。

朱丹溪治賈福六舅子，十六歲，左脇有塊，能飲食。青皮醋炒、三稜、柴胡三分，桂枝、川芎、防風各二錢，白朮二錢半，木通一錢半，海藻一錢，甘草五分。分七帖，煎取半盞，下保和丸十五丸，忌一切發物。

蔣仲芳治一兒七歲，食後受驚，遂發寒熱，右脇有塊，重則脹痛，輕則硬滿，已三年。忽患三陰瘧，又年餘，以丸藥截之，瘧雖愈而朝涼暮熱，咳嗽骨立，痞塊痛甚。用芃朮、鱉甲，當歸各四兩，參、芍、知母、丹皮、麥芽、神麴、山查各二兩，青皮、陳皮、檳榔、木香、官桂各一兩，稜、莪、柴胡、桃仁各七錢，煎成膏，入飴糖四兩和勻。不拘時服，未終劑而愈。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積滯》 乘六曰：乳與食，小兒資以養生者也。若乳哺以時，飲食有節，自無積滯之患矣。然乳母嬌慣，任兒恣食，一切沉滯之物，停積於胃，不能運化。必口吐酸臭，腹脹惡心，夜間潮熱，肚皮爲甚，渴者飲水，或時作腹痛，或瀉利酸臭，或大便不通。久則身體羸瘦，髮乾面黃，漸成疳疾，則爲難治。須於積滯初得時，善爲調理，又戒其乳母，勿令兒任意恣食可也。傷乳者保和丸，傷食者益氣和胃丸，腹痛三奇丸，大便秘牛黃奪命

散，冷物沉滯烏犀丸。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癖疾》 乘六曰：癖疾之候，因肥甘無節，腸胃塡滿，忽被驚撲，以致濁汁溢于膈膜之外，又爲風寒所束，則結而成形。每生於左脇下，始如雞卵，漸至堅硬生塊。外候身體潮熱，喜飲冷水，面生痿黃，肚大青筋，口生牙疳是也。有熱者，內服千金消癖丸，外以雞脾膏貼之，無熱者，內服木香丸，外以貳反夸虎膏塌之。如屢貼屢塌不愈，再用取癖丸取之，取後瘡口以五香膏貼之。凡一切癖疾，俱可用狗皮膏貼之。此證每逢發熱，則癖漸長，宜以記非滋陰湯清之。口疳，外以鳳殼散敷之，內以消疳蕪荑湯調之。

《幼科釋謎·食積》 太陰脾臟，奠安一身。論其職掌，化宿消陳。滋榮臟腑，灌液布津。上承胃納，表裏相循。下輸大腸，傳送頻頻。土爲物母，乃見其眞。本臟氣虛，虛則寒因。虛寒相搏，或又濕屯。水穀所入，莫與磨磷。久則成積，腹痛脹膨。吞酸嘔吐，昏冒其神。夜必發熱，肚熱眉顰。當須識此，食積是論。若有外感，益覺遭迍。夾食傷寒，寒熱吟呻。先消其食，發汗湊湊。寒熱自止，寧至經旬。脾腎虛敗，瀉必侵晨。脾胃實熱，渴咽燥唇。此皆食積，脾病災親。或則傷飽，脾氣不呻。積留日久，潰敗濡淪。變成食利，膿積維均。微痛微脹，肚腹內堙。法從積滯，調理是遵。夫然後愈，病得回春。鰲按：小兒之病，多由乳食未化，即或六淫相干成疾，亦必兼宿食。故另出食積一門，不混于積癖條內。

《幼科釋謎·痞結積癖》 痞義爲閉，結則實哉。始由痰飲，熱蘊如煨。喘留腹脇，似盆似杯。營衛氣塞，不能往來。非心下痞，易于宣開。故時脹滿，按則哭哀。飲食減少，寒熱相催。原其所由，脾臟虛羸。久必土敗，變難預推。當須養正，勿但結摧。然痞雖結，未成硬胚。積且致癖，堅實難鎚。積因乳哺，節度多乖。膩滯生冷，停聚難裁。風寒外襲，濕熱中懷。老痰堅結，或系血衃。皆能成積，腹內爲災。始同雞卵，逐漸如胎。腹脹且痛，足冷面灰。亦由脾病，虛實兼該。實則宜攻，虛則宜培。未可概論，未可狐猜。漢東王氏，論積最佳。可治不治，分辨無差。虛中之積，證更難諧。因驚傷食，吐瀉與偕。其脾愈弱，其病難排。取轉不着，積反隱埋。驚疳之候，最易根荄。嬰兒乳積，面色莓苔。口瘡吐哯，腹中塊壘。皆由乳後，偏卧不迴。乳滯脇下，結塊而隤。痃癖一證，更屬奇佼。蘊結在腹，成塊如梅。時常叫痛，骨瘦如柴。左脇下痛，痃氣爲媒。右脇下痛，癖氣相偎。俗名龜癆，左右脇叉。此亦脾病，冷氣沉霾。致成是疾，寒熱侵骸。至于傷暑，秋必病痎。寒熱來往，脾胃氣衰。血膜包水，瘧癖如蛙。古人成法，可摩可楷。詳核方治，愼保嬰孩。

《吳鞠通醫案·食積》 乙酉七月十一日，金男，三歲。幼孩手心熱，舌苔厚而濁，嘔吐，食積也。法當和胃而醒脾，宜降不宜升。

藿香梗二錢　半夏二錢　廣皮炭一錢　焦神麴一錢五分　厚朴一錢五分
雞內金二錢　白豆蔻研，三分　薏仁研，二錢　煨生薑三小片

十三日　熱退脈平，以調理脾胃爲主。

茯苓塊三錢　半夏一錢　白扁豆一錢　炒白朮二錢　山藥炒，一錢　廣皮炭六分　炒神麴一錢　厚朴六分

二十三日，泄久脾虛，將成滯下。

焦白芍一錢　茯苓二錢　煨益智五分　廣木香八分　厚樸二錢　雞內金二錢　焦神麴二錢　薏仁三錢　廣皮炭一錢五分　黃芩炭八分

乙酉七月初一日，陶，二歲。幼孩手心熱甚，舌微黃，身微熱，體瘦，神不足。防成疳疾，與疏補中焦，兼之消食。

雲苓塊三錢　薏仁三錢　廣皮炭一錢　炒神麴一錢　厚朴八分　雞內金一錢　益智仁七分　煮三小盃，分三次服。三貼而愈。

丁亥七月二十五日，孫，九歲。疳疾已久，若不急講調理飲食，則勢不可爲矣。用藥以疏補中焦立法。

薑半夏三錢　雲苓連皮，四錢　雞內金炒，二錢　益智仁一錢五分　厚朴二錢　南楂炭一錢五分　廣木香一錢　廣皮炒炭，二錢　煮三小杯，分三次服。

丁亥十月二十四日，繼。脈大，浮取弦數，脾虛食滯，疳疾將成，大便頻仍，面腫腹大。與溫宣中焦法。

雲苓皮三錢　薏仁四錢　益智仁一錢五分　薑半夏三錢　神麴炒，三錢　莠炭一錢五分　白蔻仁一錢　廣皮炒炭，二錢　煮三小杯，分三次服。三帖。

二十八日，大便後見血，乃小腸寒濕，加黃土湯法。於前方內加熟附子一錢，蒼朮炭三錢，竈中黃土四兩，再服三帖。

《醫學精要·傷食》 傷食辨治　耐菴曰：乳子何爲惡食，便醱發熱惺

惺。腹浮脹痛拍有聲，定是食傷爲病。胸口輪臍五點，一枚酒麵煨吞。重須消導二陳湯煎，加上蘇葉柴胡便驗。

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大人且然，況在小兒臟腑嬌嫩，中氣未健。若不節其乳食，一有過則運化不及，停滯於中而病作矣。其候身熱，十指熱，噯酸惡食，溲便酸臭，眼胞浮腫，肚腹脹痛，拍如鼓聲，或腹痛啼叫是也。輕者用酒餅一枚，以濕紙包煨至黃色，白湯下即愈。略重者加燈火胸口一燋，輪臍四燋必愈。再重者，必用消導，二陳湯加柴胡、紫蘇煎服。

備參

一、傷食發驚，其證極似慢脾，面色唇舌亦淡白，搐搦亦無力，亦有眼泛口噤，唇青面黑，口鼻氣冷，手足冷等證。但慢脾之來也有漸，或因素稟怯弱，不能飲食，或因久吐久瀉久汗，或因過用寒涼攻伐之藥，竭絕脾胃而然。若審其形體肥壯，平素無病，且能食飲，而忽有驚搐，定是傷食，必不可作慢脾治。用夏氏消導二陳湯，以消其停滯。停滯消，則脾胃之治節行，而病愈矣。若作驚風，爲之疏風化痰，中氣益傷，治節愈不行，死不旋踵。

凡小兒一周三歲，脾氣尚稚，肥甘油膩瓜果等物，宜爲禁節，不可恣其啖飲。若感寒發熱之後，胃氣未清，尤宜擇食節食。如不知戒，遽與肥甘，則食以邪留，急則復病，經所謂熱病初已，食肉則復也。緩則留滯於腸胃之外，膈膜之間，而爲痞矣，可勝患哉。

按：東垣曰：胃中元氣盛，則能食而不傷。可知食傷證候，多由脾胃之虛。治此者，必審其有脹有痛，有塊有痞，有形證確鑿可據者，方可用山查、麥芽、神麴等藥以消導之。所謂堅者削之，客者除之也。若無脹無痛，或因病久虛羸，或因元氣素弱者，雖有不食、惡食等證，只宜以固本爲主。若一味消導，必成敗證。

王節齋曰：人之一身，脾胃爲主。胃陽主氣，脾陰主血，胃主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也。人惟飲食不節，起居不時，損傷脾胃，化納皆難，元氣弱而百邪作矣。

薛立齋治傷性熱之物者，用二陳湯加黃連、山查。傷濕麵之物者，二陳湯加神麴、麥芽。傷米食者，用六君子湯加穀芽。傷肉食者，六君子湯加山查。傷魚腥者，六君子湯加陳皮。物已消而瀉不已者，只用六君子湯便食。若食少食減而難化，脾胃虛寒也，加炮薑、木香、肉果。不應，加五味、吳萸、骨脂。脾腎兩虛，必用附桂八味丸，顧盼脾胃，誠治之善也。世之庸流，專以山查、神麴等藥，治痞悶不食等證者，景岳所謂斯道中之莫須有也。粗庸如是，其子若孫，必有受其報者矣。

《醫醫偶録・食積痞積蟲積痰積水積》 諸積皆屬於脾，脾土果旺，則何物不化。至於成積，脾力之弱可知已。然積既已成勢，不能不用藥以消。夫欲消困脾之積，必更傷受困之脾。願治積者，必時時顧念脾土而後可。食積者，肚腹必硬，膨脹拒按，吞酸噯腐，不思飲食，保和丸、大和中飲等消之。脾虛者，六君子湯參用。痞積者，或瘧後痰結，或血裹肝氣伏於脇下，時痛時止，和中丸消之，外貼消痞膏。氣虛者，六君子湯參用。蟲積者，濕熱所化也。蟲有九而血鼈最狠，蛔蟲最馴，寸白蟲上能蝕肺，柳葉蟲下能蝕肝。凡患蟲證，則唇內起白點。若蟲長一尺，貫胃則危，冲心則死。其人日漸消瘦，蟲則吸血自肥。當以化蟲丸下之，腹痛則服花椒湯，蟲聞椒則伏也。下後，仍以異功散養脾。痰積者，飲食所積，脾不能化，則釀而爲痰。其證初起時，兩脈皆弦，腹漸脹大而軟。急宜六君子湯加厚樸、麥芽、萊菔子等以消之。若遷延日久，則痰積愈多，一旦上湧，發爲厥逆，則吐之不能，下之不得，無藥可治也。水積者，即水腫之證，治法具詳首卷。

《醫林改錯・膈下逐瘀湯所治證目・小兒痞塊》 小兒痞塊，肚大青筋，始終總是血瘀爲患。此方與前通竅活血湯、血府逐瘀湯三方輪轉服之月餘，未有不成功者。

《保赤存真・滯積證治》 胃，陽也，主氣。脾，陰也，主血。胃司納受，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清氣上升，糟粕下降，臟腑氣血，皆由胃生。故東垣之法，以脾胃爲主，所謂補腎不如補脾者，正此意也。在小兒，水穀之氣未全，尤仗胃氣，調養不慎，必成滯積。【略】乳食之傷，多由於冷，而溫平者次之，熱者又次之。大法以扶正爲主，而參以消導。惟藜藿之兒，體質本強，從不積滯。或有積滯，則宜用消，甚則攻下。若膏粱子弟，大半屬虛，宜先補後攻。或攻補兼施，或補多攻少。【略】曰：脾胃有滯，元氣已傷，醫又肆行攻伐，致元氣愈虛，滯愈不化，日久積深，疳癆之成，勢所必至。【略】然則總而斷之，於滯重者，宜消宜攻。於略滯者，宜消宜補。於因虛而滯者，宜先補後消。於因滯而虛者，宜攻補幷行。於虛極而滯久者，先補數日，始攻一次，用攻一次，又補數日。相間而服，元氣易復，而滯易消。於滯消後而元

氣未復者，宜大補中州。於補之而元氣猶不復者，宜朝補命門，夜補脾胃，火以生土，正氣必充。

一、腹痛惡食，眼胞浮腫，瀉下酸臭，腹飽脹，彈之如鼓，或身發熱，夜熱更重，宜消導二陳湯。

一、面黃噯氣酸，大便酸臭，腹痛，便後痛減，足冷嗜卧，不思飲食，鼻梁青黯，虎口紋紅紫而闊，脈氣口滑實，或沉實。宜枳殼、檳榔、木香下之後，以小異功散補之。

一、多睡，口氣溫，惡食，面黃白或赤，或腹痛拒按，或發熱口渴，或胸膈脹，或惡心，或瀉下乳食不化，或精神倦怠，或面色昏黯。宜六君子湯加山查、厚朴，或異功散加神麴、木香、枳殼。大抵兒體素怯者，有積亦不宜下，當以補爲消。用六君子加莪朮、木香爲末，薑汁打神麴糊爲丸。每服一二錢，米湯下。久服自消。

一、消積各有制化，不得混用消導諸藥。如面滯者，宜用大蒜。糯米滯，宜用草果。索粉滯，宜用杏仁。肉滯，宜用山查核。犬肉滯，宜用山查、杏仁同煎。牛肉滯，宜用乾稻草煎水。菱角滯，宜用生薑汁。瓜果生冷滯，宜用肉桂或白蔻仁。麥食滯，宜用生薑汁冲酒，或生蘿蔔汁熱服。其有滯在小腹下右角間者，諸藥皆不能化，惟借氣以行之。用火酒磨木香，再以所滯之物，和藥制之，用以研末，同木香酒服之自愈。此景岳心得之治法也。

王宇泰云：同一發熱，而傷食者，惟肚腹之熱爲甚，且糞極酸臭，夜間潮熱，尤傷積之明驗也。

兒幼不知樽節，胃之所納，脾氣不足以勝之，故不消也。神麴、麥芽之屬，皆腐化之物，昔賢已謂能傷胃中生發之氣矣，況進而三稜、莪朮，又牽牛、大黃、巴豆乎？脾氣一傷於食，再傷於藥，至於下之而氣一脫矣，所存幾何？故夫尅食之藥，不可多用，下積之藥，尤不可不審其證之可下，與不得不下，而後用也。

薛氏云：痞癖既久，飲食減少，脾氣必虛，久而不愈。必先以固胃氣爲主，使養正則積自除。若欲直攻其結，不惟不能善消，抑亦損其脾土。脾土既虧，必變證百出矣。當參各類及隨見證而主治之。

按：痞癖積聚日久，當參疳證論治，而先以固脾胃爲主。但腹既有痞積，補脾之藥多壅滯，專於用補，必增其壅，而胸膈更不開。故善治者，先調其氣，次補其虛，後攻其積，乃良法也。然亦須看兒之體質。如形氣俱實，雖日久，亦當用攻用下。若形氣已虛，則宜扶正爲主，而尅伐之品，須愼用之。

李士材云：治積有初中末三法。初起正氣尚強，猶任受攻。中者邪較深而正稍弱，則且攻且補。末者病根經久，正氣傷殘，惟任受補。且去積宜漸，急則正傷而邪反固。余用陰陽攻積丸，藥雖稍峻，而用之有法。先補數日，然後攻伐，不問積去多少，又與補中，待其神壯而復攻之，屢攻屢補，以平爲度。此余獨得之訣，百發百中也。

倪士魯云：用六君子去白朮，倍茯苓，加肉桂、當歸，米糊丸，與攻積丸朝夕間服，隨人強弱酌治。積勢稍衰，即當停服，所謂衰其大半而止，專力以補脾可也。

《幼科切要·傷食門》 凡小兒傷食，關紋沉滯，胸腹飽脹疼痛，手足心熱，或下午熱，口渴。兼風者，咳嗽燒熱。兼寒者，吐瀉。凡傷食輕者，以神麴、麥芽、焦查各二錢，水煎服。傷飯食者，加穀芽二錢，炒老米二錢。傷面食者，加萊服子一錢小酒麴一個，燒。傷肉食者，倍加焦查，或加蕪荑各一錢。宿食者，加香附一錢。食重者，加枳殼、腹皮各二錢，或少加穀蟲數粒亦可。脾虛者，以四君子湯加枳殼、西砂各二錢。傷食咳嗽，服平胃二陳湯。傷食吐瀉者，服洪氏寸金丹，再有兼證，各自加減。小兒稟賦甚薄，切勿妄用三稜、莪朮，以傷元氣。

《活幼珠璣·積蟲痛歌訣》 積痛有時發作，面黃腹脹難痊。丁香脾積下當先，後用養脾調緩。蒼白青皮麴麥，茴香莪朮三稜。砂仁靈脂木香煎，枳實黃連川練。

《蠢子醫·小兒痞塊難治》 小兒痞塊醫甚難，好似囚犯入牢間。其初皆因寒與食，繼而瘧痢受熬煎。不知不覺半肚子，縱有仙人亦難剜。再說用藥去打他，徒傷胃氣非妙詮。胃氣一傷難收拾，不飲不食病愈難。我今告你正治法，其病源流皆在肝。略類女人癥瘕證，大破肝腎是正端。桃仁、紅花、醋軍、胡連、黑梔子之類。止住寒熱湯藥止，切勿再瀉敗脾元。後用紅糖帶金丹，藥只數釐細細餐。每晚服。或加八仙八仙膏。去喫麼，或加膏藥皮外宣。雖然用藥不顯藥，不過兩月把病剜。切記風寒與發物，一若蹉跌起來難。至於軟邊與蓮花，痞塊軟邊者，如蓮花瓣者難治，附注。原非人力所能痊。小兒病證此最難，故爲爾等細細言。

《醫學探驪·小兒科·停食》 小兒此證，每因飲食之際，遇有逆氣而致。亦有因無論何飯，貪其適口，而過食之，以致日後再遇此飯，則實在懶食，或每逢食飯，其腹即痛，此皆停食之病也。宜急爲調治。倘延緩日久，必致變生他證。

治小兒停食方：雞子一個、酒麴一捻。酒麴，即造燒酒之麴，乃以大麥造成者。將雞子打在鐵勺內，再將酒麴爲細面，撒於雞子內調勻，微火上炖熟，不着油鹽。令小兒自食，最能消食化氣。

又方：無論米飯面飯，察知小兒是因食此飯停滯，即將此飯用陰陽瓦焙存性，爲極細面，稍加白糖，滾水冲服。治停食亦效。

《醫學探驪·小兒科·痞積》 小兒此證，多由父母不善養育所致。在三四歲以前，小兒不能言語，不能步履，倘有所求，或不如意，以致哭泣鬱悶。其母於其正然哭泣，即以乳與食，或以食物與食。再者貪食生冷瓜果油膩，任其性使之多啖。或交與十歲八歲之哥姐，使之抱出，放在濕潮地上久坐，任其下部受涼。此皆致病之由。或久瀉不愈，或飲食減少，正氣日虧，四體羸瘦，肚大青筋，脇下積有病塊。此塊有生在脇下腹內者，有生在脇下肌肉中者。若早爲調治，尚可保全，苟延至口爛目盲，是痞之根蒂資深，將無可救藥。其痞初起之時，二三日必一潮熱，其虎口紋黃白，其血筋輕者紫色，重則黑色。宜刺四縫四穴，所出者黃白黏水。五六日針一次，俟所出者盡血，其痞根已斷，於針四縫穴時，即取塊頭塊中針之。再服千金化積散，或服雞肝散。

蟲證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三蟲候》 三蟲者，長蟲、赤蟲、蟯蟲，爲三蟲也，猶是九蟲之數也。長蟲，蛔蟲也，長一尺，動則吐清水而心痛，貫心即死。赤蟲狀如生肉，動則腸鳴。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胴腸間，多則爲痔，劇則爲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癬瘻瘑疥齲蟲，無所不爲。此既九蟲之內三者，而今則別立名，當以其三種偏發動成病，故謂之三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蛔蟲候》 蛔蟲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尺，亦有長五六寸者。或因腑臟虛弱而動，或因食甘肥而動。其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行來上下，痛有休止。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清水，貫傷心者則死。診其脈，腹中痛，其脈法當沈弱而弦，今反脈洪而大，則是蛔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蟯蟲候》 蟯蟲者，九蟲內之一蟲也。形甚細小，如今之瘑蟲狀，亦因腑臟虛弱而致，發甚者，則成痔瘻瘑疥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寸白蟲候》 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腑臟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一云以桑樹枝貫串牛肉炙，幷食生栗所作。或云食生魚後即食乳酪，亦令生之。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腳痠弱。又云此蟲生長一尺，則令人死也。

《外臺秘要·三蟲方》 三蟲者，謂長蟲、赤蟲、蟯蟲也。乃有九種，而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從食牛肉飲白酒所成，相連一尺則殺人。服藥下之，須結裹潰然出盡乃佳。若斷者，相生未已，更宜速除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其餘各種種不利，人人胃中無不有者，宜服九蟲丸以除之。

《顱囟經·雜證》 治孩子蛔蟲咬心痛，面伏地卧，口吐清水痰涎。

檳榔　苦楝根　鶴蝨炒，各半兩

右爲末，空心熱茶下一錢。以意加減，忌粘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五疳出蟲諸方》 夫小兒五疳之疾，皆由乳哺不調，寒溫失節之所致也。若久而不差，則腹內有蟲，肌體黃瘦，下痢不止，宜服藥出之，則疳氣漸退。其蟲狀如絲髮，或如馬尾，多出於腹背及頭項上。若蟲色黃白及赤者可療，青色者不可療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寸白蟲諸方》 夫小兒寸白蟲者，是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小兒多因甘肥不節，生冷過度之所致也。其蟲發動，則傷人臟腑，飲食不成肌膚，子母相生，無有休止。若蟲長一尺，則能害人。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諸蟲》 論曰：小兒有九蟲。一曰伏蟲，長四分。二曰長蟲，一名蛔蟲，長一尺，貫心則殺人。三曰白蟲，長一寸，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四曰肉蟲，狀如爛杏，令人煩滿。五曰肺蟲，狀如蠶，令人咳嗽。六曰胃蟲，狀如蝦蟆，令人嘔吐喜噦。七曰弱蟲，又名鬲蟲，令人多唾。八曰赤蟲，狀如生肉，令人腸鳴。九曰蟯蟲，狀如蝸蟲，令人下部癢。九蟲之中，三蟲最甚，而爲病之尤者，莫如蛔。皆由小兒氣血不調，府藏虛弱，或食生冷，或嗜肥甘，胃中氣緩，故生諸蟲。居腸胃之間，多則爲痔，劇則爲癩，或因瘡瘍，變成癰疽惡瘡。又有寸白蟲者，長一寸，色白形小褊，因食生魚牛臘冷物後飲乳，致生此蟲。損人精氣，令人心腹痛。若長及一尺，亦能殺人。凡此諸蟲，品類不可悉數，皆可通以化蟲藥治之。欲知蟲證者，凡腹痛之脈當沉弦，若反洪大者，蛔也。肘外垢聚甚者，蟲也。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辛氏女年五歲，病蟲痛。諸醫以巴豆、乾漆、硇砂之屬治之不效。至五日外，多哭而俛仰，睡卧不安，自按心腹，時大叫，面無正色，或青或黃，或白或黑，目無光而慢，唇白吐沫。至六日，胸高而卧轉不安，召錢至。錢詳視之，用無黃散三服，見目不除青色，大驚曰：此病大困，若更加瀉，則爲逆矣。至次日，辛見錢曰：夜來三更，果瀉。錢於瀉盆中看，如藥汁，以杖攪之，見有丸藥。錢曰：此子肌厚，當氣實，今證反虛，不可治也。辛曰：何以然？錢曰：脾虛胃冷則蟲痛，而今反目青，此肝乘脾，又更加瀉，知其氣極虛也。而丸藥隨糞下，即脾胃已脫，兼形病不相應，故知死病。後五日昏篤，七日而死。

《小兒藥證直訣》 蟲痛　面皎白，心腹痛，口中沫及清水出，發痛有時，安蟲散主之。小兒本怯者多此病。

積痛，食痛，虛痛，大同小異，惟蟲痛者，當口淡而沫自出，治之隨其證。

《小兒藥證直訣》 蟲與癎相似　小兒本怯，故胃虛冷，則蟲痛而心痛，與癎略相似，但目不斜，手不搐也，安蟲散主之。

《幼幼新書·蟲動》 張渙謹按：小兒胃氣久不和，自須蟲動不安。令兒腹中痛甚者，往來上下，痛有休止，狀若風候。六、七歲以外，不因吐利而作者，多是食甘肥物等而作。若攻心，即致夭折，亦非小疾，切宜愼之。

《幼幼新書·蛔蟲》 《嬰童實鑑》：小兒蛔痛，爲未五歲時食鷄肉而變爲蟲，蟲咬心而痛也。來去不定，故發歇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蛔蟲咬心痛候歌：只爲從前吃食粗，蟲生脾內瘦肌膚。愛甜怕苦多生痛，痛便高聲病不除。形容但看人中上，從鼻幷唇口亦烏。乾漆去蟲兼定痛，蛔蟲盡取痛皆無。

此因脾熱，食物太粗，是以物在脾內停，久不能化，感人血氣而化作蟲。其有數種，形類不一：有如馬尾者，有如釵條者，有如瓜子者。治當調氣血，去積毒，生肌肉也。次當去其蟲，定痛，行經脈，安五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經言人藏府中有九蟲，內三蟲偏能發動爲病。人藏府實強，則不能爲害，若臟腑虛弱，則隨蟲所動而生焉。故經亦別立三蟲之名，一曰蛔蟲，又曰長蟲。居胃脘之間，動則令兒吐青白沫，或吐清水，心腹刺痛，若蟲貫心者即死。二曰蟯蟲，居洞腸之間，多則發動爲痔瘻蠹蝕，瘡疥痂癩。三曰寸白蟲，居腸胃之間，動則損人精氣，令腰腳痛弱。更有一蟲，形若細絲，或如馬尾，故俗呼謂之馬尾蟲。此蟲不拘九蟲之數，或云飲食中誤嚥油髮所變，亦居胃中，動則令兒腹中攪刺發痛，不可忍受。小兒蟲動者，多病於諸病之外，蓋因藏府虛弱故也。患疳勞吐瀉者尤甚。錢乙論小兒蟲動之證面皎白，心腹痛，唯是口不吐沫，及無清水出也。故乙又言心腹痛而吐者，蟲痛也。心腹痛而不吐水者，冷痛也。但吐水不心腹痛者，胃冷也。又蟲痛亦與驚癎證略相似，但目不邪，手不搐也。以此別之，則無誤矣。乙治蟲痛者，用安蟲散。然世人用治蟲之藥，多於臨卧服之，幷無日分，故多不驗。唯於每月初四五日間，在五更時服之，至日午前，蟲盡下矣。後以平調藥一兩服和之，不可多也。凡在人腹中，每月上旬頭向上，中旬橫之，下旬頭向下。是以中下旬服藥，則不入蟲口，所以不驗也。亦如牛馬生子，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幷母而行，下旬生者行在母後。又如貓之食鼠，上旬則食前段，中旬則食中段，下旬則食下段。此物理之自然，莫不知也。然蟲痛極者，雖不貫心，亦能斃人。

《活幼心書·腹痛》 蛔蟲動痛，口吐清水涎沫，或吐出蟲，痛不堪忍。其疾因食甘肥葷腥太早而得，故胃寒蟲動作痛，其蟲吐來或生或死。兒小者，此痛苦甚，亦致危難。先以理中湯加烏梅，水煎服，使胃暖不逆。次蘆薈圓，使君子圓，化蟲飲主之。有兒大者，面皎白而間黃色，肉食倍進，肌體消瘦，腹中時復作痛。此有血鱉、蛔蟲雜乎其間，以二聖圓下之。

又有胃受極寒、極熱，亦令蟲動，或微痛，或不痛，遽然吐出，法當安蟲爲

上。若以治蟲，反傷胃氣，固不可也。因寒而動者，用理中湯加烏梅，水煎服。因熱而動者，用吹咀五苓散，亦加烏梅，水薑煎投。

《活幼口議・蛔蟲脹》 議曰：此證候作與脾氣冷積、虛積大抵相似。然小兒腹肚緊脹，天明吐津沫，要羹肉吃方少安，乃蛔蟲候。脾氣多噎逆，飲食不下，虛中有積，腹緊吊痛，冷積脹緊，膨滿心腹，不任坐卧，兩脅心鬲上下攻刺疼痛，內蟲痛脹。先與下蟲元殺蟲，其蟲困，次與水晶元推下，餘證各與調胃藥服，卻推下積，宜服小兒沉香煎元。

議曰：此方乃感應元加沉乳二藥是也。療小兒虛中積證，癥積疳疾，冷積食積，脾氣乳積，腸胃久虛，臟腑中脘不和，痞氣鬱結，或瀉或痢，或嘔或噦，腹肚疼痛，兒體虛羸，不堪動轉者，幷與服之。其方比眞珠元等取積大不同耳，只恐服此未能通利，若也通利，誠爲之幸，乃胃逐虛存實，和脾生胃之藥，功無加諸。

治小兒多蛔蟲、亦名食蟲。苗蟲、亦名疳蟲。胃蟲、亦名血蟲。幷宜服下蟲元方。議曰：小兒疳積，蟲積，皆由食肉太早，脾胃本弱，受之不磨，癥傷不化，何況更加肥膩冷硬之物，腸胃虛怯，因積生蟲，只有三種，蛔、苗、胃也。蛔多令兒善食滋味肉脯之物，腹肚緊脹，心胸膨滿。苗多令兒清瘦神困，肚脹青筋，疳氣漸盛，腸鳴瀉臭，食即嘔噦。胃多令兒喜食酒肉，食不生饑，常作困遁，嗔脹脅肋，煩躁迷悶，眠不安席，幷宜服此，眞蟲自化。盛用利下，仍須調胃和氣助之。

《田氏保嬰集・蟲痛》 其候哭啼俛仰，坐卧不安，自按心腹，時時大叫，面無正色，或青或黃，唇慢而白，目無精光，口吐涎沫，此爲蟲痛，宜服安蟲散。

《嬰童百問・蛔蟲》 仲景云：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煩，此爲臟寒，烏梅丸主之。其蛔蟲穿心者，用薏苡根煎湯治之即安。

烏梅丸：治蛔厥，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煩，此爲臟寒，蛔蟲上入其膈，故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自出，其當自吐蛔。又治久痢。

《全幼心鑑・蟲痛》 夫蟲者，由兒三歲之後，甘肥不節，生冷過度，或食生栗炙肉魚生，皆致生蟲。其蟲因臟腑虛弱而動，或食甘肥而動，或胃冷而動，或胃熱而動。動則往來上下，腹疼攻心，疙痛叫哭，仰身撣手，心神悶亂，吐涎吐沫，或吐清水，飲食不成肌膚，沉沉默默。其蟲不療，傷心害人。《保生》云：蛔蟲，九蟲之數，人腹中皆有之。小兒失亂而哺早，或食甜過多，胃虛蟲動，令兒腹動惡心，口吐清水，腹上青筋，是其證也。

《丹溪心法・小兒》 小兒吐蛔蟲，以苦楝根爲君，佐以二陳湯，煎服。

小兒冬月吐蛔，多是胃寒胃虛所致，錢氏白朮散加丁香二粒。

《幼科發揮・腹痛・有蟲有積》 蟲痛發作無時，隨痛隨止。發則面色㿠白，口吐涎沫，腹中痛作疙瘩，脈洪大，目直視似癇。宜下之，用木香檳榔丸，苦楝根白皮煎湯送下。先翁用雄黃解毒丸下之。小兒體弱者，不可下也，用安蟲丸以漸去之。

家訓云：凡欲取蟲，須于每月上弦前取之，蟲頭向上，若望後頭向下，不可取也。

王小亭子善食，嘗苦蟲痛。予用安蟲丸服之，三日後取下一蟲甚異，約長一尺，身赤色，大如鱔，令人手持其兩頭牽之，長二三尺，形如小綫，放下依舊短縮，此蟲母也。

胡泮西弟早卒，遺子，乃泮西夫人養之，嘗苦腹中蟲痛，請先翁治之，再三不效，復請予治之。予問先翁曾用何藥，翁曰雄黃解毒丸，予問翁再有別方否，翁曰只此一方，用之屢效。予告翁云，此蟲有靈，當設法取之。擇定除破日，在每月初旬取之，勿令兒知也。隔夜煎下苦楝根湯，次日五更與其伯母議，用清油煎鷄子餅一個，先食之，後服藥，故不與食。兒聞其香味，急欲食之，腹中如有物湧上心口。取藥與服之，少頃心口之物墜下，以蛋食之，不食也。已時腹中大鳴而瀉，下一蟲甚異，約小指長，有頭有手足，狀如嬰兒。予見之驚曰：此云傳癆蟲也。泮西云：彼父癆死，母亦癆死，今此兒正三傳也，幸去之矣。令一婢用鐵鉗夾之河中，以火焚之，有烟撲入婢口中，其婢亦病癆死。此男無恙，至今誦之。翁曰：汝用何藥，如此神效？余曰：雄黃解毒丸，恐人知之，故秘之。

本縣戶房吏閻姓者，麻城人也。子有蟲痛，黃瘦，腹中時痛，口饞，如有肉食則痛不發，一日無肉，則痛發也。請先翁治之。翁命予往，見其子甚弱，不敢下。乃思一計，只用苦楝根皮，放肉汁中煮食之。單服三日，下蟲如蝌蚪者一盆，色黃黑，後以養脾丸調理而安。閻厚謝。先翁謂先母曰：吾有子矣，往吾教他讀書，醫出于儒。先母聞之喜。

一兒七歲，善食肉，嘗病腹痛。其父問曰：積痛、蟲痛何如。予曰：積痛發有常處，手不可按，惡食而口乾。蟲痛無常處，喜手按摩，口饞而吐清水。此兒乃蟲痛也。以藥取之，下蟲大者十餘條而痛止。未一月又痛。予曰：不可再取矣，如不去其蟲，則痛不除，積不除，則蟲又生，苟再取之，恐傷胃氣，不可也。乃立一方，用黃連、木香、檳榔去積爲主，陳皮、青皮、三稜、莪朮、枳實、山查專去其積，使君子、白蕪荑、川楝子、苦楝根皮專去其蟲，等分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米飲下。常服之，時下小蟲，及下大蟲如指大，約長一尺，乃蟲母也，自後痛漸減。

或問，人腹中皆有蛔蟲，何兒之蟲獨多也。予曰：小兒食傷成積，積化爲蟲。嘗觀草腐而化螢，水腐而生蠹，人脾虛而蟲集，其理一也。或又問：蟲之狀有不同者，何也。曰：各從其臟變化也。如心屬火，化爲羽蟲。肝屬木，化爲毛蟲。肺屬金，化爲介蟲。腎屬水，化爲鱗蟲。脾屬土，化爲倮蟲。故蛔蟲倮蟲出于脾，爲土化也。

《保嬰撮要·肛門作癢》 小兒肛癢，或嗜甘肥，大腸濕熱壅滯，或濕毒生蟲，而蝕肛門。若因濕熱壅滯，用四味肥兒丸。大便秘結者，用清涼飲。蟲食肛門，先用化蟲丸，後用四味肥兒丸，外以雄黃散納肛內。若因病不食，蟲無所養而食臟食肛者，其齒齦無色，舌上盡白，四肢倦怠，其上唇內有瘡，唾血如粟，心內懊憹，此蟲在上食臟。若下唇內有瘡，此蟲在下蝕肛門。若蝕肛透內者，不治。諸蟲惟上半月頭向上，可用藥追之。望後頭向下，令患者聞烹食香味，蟲頭即向上矣，後用藥追之。

治驗

一小兒嗜膏粱甘味，患疥瘡。余謂當禁其厚味，急用清胃之藥，以治其積熱。不從，乃用敷藥以治其外，更肛門作癢發熱，瘡益甚，肌體骨立，飲食少思。遂用九味蘆薈丸，五味異功散加柴胡、升麻尋愈。

一小兒肛門作癢，耳前後結小核如貫珠，隱於肌肉之間，小便不調，面色青。此稟母之肝火爲患，用九味蘆薈丸爲主，佐以五味異功散加山梔、柴胡，又以加味逍遙散加漏蘆與母服之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肛門作癢，或脫出，或大便血，遍身生瘡，發熱作渴，腹大青筋。用大蘆薈丸，五味異功散，其瘡漸愈。佐以補中益氣湯，熱渴漸止，肛門悉愈。又用異功散爲主，佐以補中益氣湯加吳茱萸所製黃連治之而血愈。

一小兒十五歲，兩目白翳，遍身似疥非疥，肛門作癢，脯熱作渴，形體骨立。余以爲肝疳之證也，用六味地黃丸而痊。後陰莖作癢，小便澄白，服蟠蚵散。肛門腫痛，服大黃等藥。肛門脫出，作癢不可忍，雜用降火之藥，不應。下唇內生小白瘡，余以爲蟲蝕肛門，用九味蘆薈丸而愈。

一小兒肛門作癢，悞以爲痔，服槐角丸等藥，肢體消瘦，鼻下濕爛，下唇內生瘡，此蟲食下部也。先用化蟲丸二服，乃用五味異功散四劑，卻用大蕪荑湯、四味肥兒丸而痊。

一小兒七歲，飲食過多即作瀉，面色青黃，服峻利剋劑。余謂當節飲食，健脾胃爲善。不信，後牙齦赤爛，肛門作癢，服清熱之劑，腹痛膨脹。復請欲用前劑，余曰：此元氣虧損，虛火上炎也。仍不信，後腮間黑腐。余曰：此脾氣大虛，肉死而不知痛也明矣。後雖信余，已不救矣。若初用五味異功散健脾胃爲主，佐以大蘆薈丸、四味肥兒丸清脾濕熱，豈有不治之理哉。後之患者審之。

一小兒肛門作癢，屬大腸經風熱，用槐角丸而愈。

一小兒肛門連陰囊癢，出水淋漓，屬肝經濕熱也，用龍膽瀉肝湯、九味蘆薈丸治之幷愈。

一小兒嗜甘肥，肛門作癢，發熱作渴。雜用清熱之劑，腹脹少食，鼻下生瘡，余謂脾胃濕熱生蟲也。不信，後下唇內生瘡，先用四味肥兒丸，諸證漸愈，又用大蕪荑湯治之而痊。

《保嬰撮要·蛔蟲》 田氏云：蟲痛者，【略】若因胃冷即吐，用理中湯加炒川椒五粒，檳榔五分煎，下烏梅丸。古云：蟲蝕上部，則上唇有白點。蟲蝕下部，則下唇有白點。腹中諸蟲，望前，其頭向上，望後，其蟲向下。如欲用藥，先以豬肝，油炙香，令兒聞其香味，使蟲頭向上，則藥易伏。若中氣虛而蟲不安者，但調補脾胃自安。

治驗

一小兒吐瀉將愈，心痛吐水，手足幷冷，忽自手按心腹。此胃氣虛寒，類乎蟲痛也，用益黃散而愈。

一小兒病後吐水，心間作痛。余謂胃氣虛寒，用五味異功散而愈。後每吐，凡患病，飲食不進，手足幷冷，即吐水，心痛。余用前散加升麻、柴胡即愈。或用逐蟲之劑，前證益甚，更加腹痛重墜。余用補中益氣湯加炮薑治之

而愈。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腹痛腫脹諸證・蟲痛》 辛氏子年五歲，病蟲痛，或用巴豆、硼砂之類，哭而俛仰，按腹大叫，面青黃而時白，目仍青。師曰：此病大困，更加瀉，則不救。次夜大瀉，幷下前藥。師曰：今面青作瀉，此肝木乘脾，形病相反，當五日篤，七日死。已而果然。

愚治一小兒，蟲動，心腹痛。先服蕪荑散下之，更加作嘔食少，口渴飲湯，右腮鼻準白中兼黃。此脾肺氣虛也，余用異功散二服少愈，仍加炮薑一服而安。

一女子年十三歲，面色青黃，頭左生癤，頸項結核，寒熱往來，大便不利，余謂此肝木侮脾，元氣虧損所致。寒熱非客邪，便秘非內實。不信，仍服雜藥，後作泄瀉，癤內出虱。余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蕪荑爲主，佐以九味蘆薈丸，諸證悉退，頸核頓消。

一小兒面色青黃，心腹作痛，時欲嘔吐，或小便淋灑，或陰莖濕癢。余以爲肝經風熱侮脾，不信，後遍身生疥，出蟲虱。余用四味肥兒丸、六君子湯之類尋愈。

薛按：蟲動之因，多屬胃氣虛弱，或聞飲食氣味而動。前二方乃化蟲之劑，若因脾胃虛弱者，須當調補中氣。

《醫學綱目・肺主燥・肛癢》 〔丹〕治小兒蟯蟲攻下部癢，取扁竹葉一握，切，以水一升，煎取五合，去渣，空腹飲之，蟲即下。用其汁煮粥亦佳。《心鏡》

治蟲狀如蝸牛，食下部癢，取扁竹葉一握，水二升，煮熟。五歲兒空腹服五合，隔宿不食，明日早食之，尤佳。楊氏《產乳》

《赤水玄珠・蟲門》 小兒好食肥甘生冷，傷於脾胃，脾胃既傷，則不能運化精微，而生濕熱，濕熱久則生蟲也。發則腹中疼痛，上下往來，無有休止。或亦攻心，則合眼啼哭，撲手仰身，神思悶亂，嘔噦涎沫，或吐清水，四肢羸困，面色青黃，飲食難進，不生肌膚。或寒或熱，沉沉嘿嘿，不的知其病之所在。不早療則腹中子母轉轉相生，蟲長一尺，足能殺人。觀周歲以前小兒，鮮有此苦者，良由飲乳不食肥甘生冷，蟲無從而生也。即是觀之，蟲之生於濕熱肥甘也，不亦明乎。予故述此生蟲之源，以爲今之爲乳母者姑息之戒。

《痘疹金鏡録・便蒙捷法歌》 心蟲爲病好吃茶，肝蟲焊炭莫醫差。肺蟲尤欲吃布物，腎蟲慣欲吃鹽花。脾蟲吃土吃生米，膽蟲吃醋貪酸味。亦有長蟲寸白蟲，蛔蟲消食居脾胃。

這一節蟲分五臟，無病時以烏梅之酸，黃連之苦，加以本臟引經之藥治之。因雜證而致蟲動者，先治其所因。

《嬰童類萃・心腹痛論》 經有九蟲，嬰兒脾氣衰弱，腸胃脆薄，凡一切生冷之物，積之於中，久而不化，皆能爲積，變生諸蟲矣。再失於不治，附食臟腑，內耗精血。其候面色皎白，口吐清水，心腹時疼，肌肉消鑠，變生疳疾矣。凡蟲在人腹中，上旬頭向上，中旬橫之，下旬頭向下。欲取蟲，須上旬五更時服藥，至午前蟲盡下矣，否則藥不驗矣。

《景岳全書・雜證謨・小兒疳蟲》 小兒疳蠹，亦由飲食過傷，致成疳積，身熱腹大，面黃，四肢無力，昏睡，鼻爛汁臭，齒齦生瘡，或下利黑血，皆腹中有蟲故也。宜九味蘆薈丸、追蟲丸、四味肥兒丸、七味肥兒丸、蟾蜍丸之類主之。蟲去之後，仍當調補氣血。

《幼科折衷・蟲證》 《內經》曰：腸胃爲市，無物不受，無物不包。又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夫飲食不能謹節，則早損暮傷，自傷成積，積久成熱，濕熱相生，而諸般奇形之蟲，各從五行之氣而化生矣，若腐草爲螢是也。

總括 蟲雖濕熱感而生，亦因傷積偕成形。九種蟲名宜認曉，追安二字可詳行。

脈法 蟲脈當沉細而弦，今反洪大，即知蛔蟲甚也。脈沉實者生，虛大者死。

上唇有瘡曰惑，蟲食其臟。下唇有瘡曰狐，蟲食其肛。

《幼科金針・蛔厥》 蛔蟲癇證痰食厥，四病休將一例同。辨得分明如拾芥，定然奏效有奇功。

蛔厥者，小兒卒然不省人事，握拳直足，如驚之狀。惟厥之名甚多，風痰壅盛不已者爲痰厥，腹中鼓響者爲食厥，時發時止，有白沫出者爲癇也。古云：面上多黃色，腹內多蟲積，兩顴帶白小點者，乃其驗也。因好食肥甘濕滯之物，致停積於胃，日久生蟲，如腐草爲螢也。蛔逆攻心，誠爲可畏，須以遇仙丹殺蟲取積。甚用備急丸攻之，或追蟲散，使蟲從大便中出。出之太多，用參苓白朮散安脾調理。

《辨證録・便蟲門》 小兒便中下寸白蟲或蛔蛔之蟲，或吐出長短之蟲，種種不一，人以爲濕熱之蟲也，誰知是脾胃之傷乎。小兒最喜食生冷之物，

自然濕熱無疑。然而脾胃氣健，雖有濕熱，自易分消。惟是脾胃之氣傷，則難于運化，不生津液而生蟲矣。倘徒治蟲而不補其脾胃，則脾氣不能消，胃氣不能化蟲，且安居無恙矣，夫何益哉。惟補其脾胃之氣，則氣旺而自能治蟲，再佐以殺蟲之藥，蟲將何隙以逃生乎。此治之法，必須補中用攻也，方用治蟲丹：白朮三錢，茯苓三錢，白部一錢，檳榔五分，史君子十個，枳殼五錢，白芍三錢，甘草三分，白薇二錢，黃連二分，半夏五分。水煎服二劑，而蟲盡化爲水矣。但服藥之後，務須忌飲湯水茶茗。此方殺蟲之藥雖多，然入之健脾平肝之劑內，則正氣無傷而蟲又殺盡，乃兩得之道也。

小兒有糞門邊拖出長蟲，不肯便下，又不肯進入直腸之內，不痛不癢，人以爲蟲口咬住也，誰知乃祟憑之乎。夫蟲口咬住，必然作痛，今安然如故，豈蟲口之自咬耶。蟲既不咬，宜隨糞而俱下，今不下而留半截于中，非祟憑而何病。既祟憑，宜非藥物可治，然而人有一念之悔心，醫即有一種之治法。使人苟遷善而求醫無術，又何以見吾道之大哉。況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見其子生蟲之異，未必不疑自身之譴，尤而畏鬼神之作祟，或告天而代爲請禱，或信佛而自訴祈求，然而醫無以應之，不幾阻人改過之門乎。鐸得異人之傳，用藥外點蟲身，則立刻化爲水。方名點虬丹：水銀一錢，冰片一錢，硼砂一分，雄黃三分，樟腦一錢，輕粉三分，白芷一錢，薄荷葉三分。各研絕細末，以不見水銀星爲度，水調少許，點蟲頭或身上，少刻即盡化爲水。但點藥之時，必虔拜上天，然後點之則驗，否則或驗或不驗也。不須內服煎藥，至奇之方也。余恐負異人之傳，故罄書之，辯證論後異人者。余游南嶽，所逢道士自號雷公，狀貌殊異，傳鐸《活人錄》，奇方最多，此方其一也。

《續名醫類案·吐蛔》 張景岳治胡氏子三歲，因飲食不調，幼科以清火化痰等劑，損其胃氣，反致嘔吐溏泄，復與清利，遂致吐蛔。初止數條，漸至數十條，細如燈草，甚至成團攪結而出，早晚不絕，所下者亦如之，羸困已極。因與溫胃飲一二劑，其蟲如故，不知其從何來，而生化之速。一至於此，其家謂先逐蟲，蓋蟲不盡，則病日甚，其能生乎。弗聽，但以前藥倍人參，加附子，二三劑而嘔吐漸稀，瀉亦隨止。乃以理陰煎、溫胃飲出入間用，十餘日蟲漸少，月餘而飲食進，肌肉生，復元如故。大凡逐蟲之藥，多傷胃氣，尙使胃氣再傷，非惟蟲不能逐，病必不起。今使胃氣日強，則拔去化蟲之源而愈矣。

世俗以甘蔗宜小兒，雖痘食之無禁。群醫相爭，一曰性熱，所以發疹。一曰性寒，所以解毒。一曰性溫平，所以無害。及退，余撿方書則曰：蔗能節蛔蟲，多者減之，少者益之，蛔適其中，則兒無病，所以兒宜也。豈在寒熱溫平間哉。群醫不可漫猜，殊可哂也。雄按：此說未可信也。余四妹幼時，曾以多啖至疾。

《續名醫類案·蟲》 四明顧氏女十餘歲，尪羸骨立，百治不瘥，奄奄待斃。偶端午家人調雄黃酒，女竊飲之，不覺大醉，嘔穢狼藉。視之中有物如鱉，蠕蠕動，色純紅，兩眼正碧。家人驚怪，以足踐之，頸伸甚長，以鉗夾之，掉頭嚙之，格格有聲，箠之不死。亟搗搥至爛，埋之土中，明日發視，僅血塊耳。自後女益長成無恙。《新按方懋記》

朱肇能著圍棋，生一女腹多蟲，偶在何矩所在談及。一醫云：食梔子當愈。果食梔子，下蟲曝乾，尙有八尺長。《續金陵瑣事》

鄉間一大姓，有子方周歲，值熱天遍身疼痛，啼哭不休，延請諸醫，束手無策。王起雲後至云：能以十金酬我，一刻即愈，主人唯唯。乃濃煎甘草湯浴兒，未幾兒即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主人大喜，出銀酬之，特問小兒何病。王云：此乳母抱之，納涼爲刺毛所著耳。疑即毛蟲，俗呼爲羊辣子。故以甘草湯浴之，若預說明，豈肯以十金酬我哉。衆大笑而別。《雲間雜記》

《幼科直言·吐蟲解蟲》 蟲之一證，種種不同。有寒氣傷胃而出者，有脾胃鬱熱而吐者，有飲食內傷致生濕熱便蟲者，有熱蒸肺胃，鼻內出蟲者，有大腸受風，便寸白蟲者。小兒面部青色，肝脾不舒，多有蟲證。腹內拱痛，手不可近，即蟲證也。治法消蟲，惟宜調脾胃，清鬱熱，節飲食，氣血和暢，則無是證矣。然各證內出蟲者，又在各證中論之。脾胃鬱熱，作渴唇紅吐蟲者，宜用加減平胃散。

食傷脾胃，因生濕熱，下蟲腹痛者，宜用史君子湯，兼服和中湯。

寒氣入胃，吐蟲面青，手足作冷者，宜用桂枝湯。

肺胃濕熱，鼻內出蟲者，宜用加味甘桔湯，兼服抱龍丸。

小兒脾弱面青，似有驚風而解蟲者，宜用加減逍遙散。

《臨證指南醫案·蟲》 陳七歲　濕傷，脾胃失調，下注小腸，蟲從溺竅而出，糞溏完穀，不可溫補。濕熱。

黃柏　茯苓　豬苓　槐米　澤瀉　萆薢

又　蟲自小便而出，經月瀉皆粘膩及不化食物，此非虛寒，皆濕蠶內蘊，運化

失司，當苦藥勝濕，兼理幼稚疳積。

黃連　黃柏　茅朮　厚朴　澤瀉　槐角子　木通　使君子　淡竹葉

三服後續進肥兒丸。

龔七歲　濕熱生蟲，腹痛便溏，惡食。

川連　胡連　生白芍　烏梅　枳實　川椒　炒查　青皮

水法丸。

許　腸有濕熱生蠶蟲，用苦寒引導小腸。

苦楝皮　北秦皮　槐角子　胡粉　黃柏　牡蠣

生研末，豬肚腸一條漂潔，煮丸。

張十三　丹溪云：小兒盜汗不須醫，以體屬純陽，汗乃陽泄故也。至於瘡多，濕熱浮腫脹滿，得攻下而消，此六腑以通爲補也。其少腹痛屢發，亦由濕熱生蟲生積，當以酸苦泄熱。

川連　胡連　生白芍　鷄肫皮　炒查肉　蘆薈　枳實　苦楝皮

烏梅肉搗丸。

汪十六　肛漏時腫，瀉過白蟲，手足陽明熱甚。陽明熱。

槐角子　黃柏　樗子肉　生茅朮　樗根白皮　小川連　茯苓　炒地榆

蒸餅爲丸。

蟲類雖多，其源皆由飲食停滯，濕熱鬱蒸，變化而成者也。凡面色痿黃，飲食不爲肌膚，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痛止即能飲食者，皆有蟲積，或從嘔，或從小便，或從大便而出。治法當觀其微甚。若蟲勢驟急者，當用攻逐之劑，如黑丑、檳榔、大黃、胡粉、三稜、莪朮之類，蟲去則調其脾胃。緩者用酸苦泄熱燥濕，兼以相製相畏之品，如川連、胡連、蘆薈、苦楝、烏梅、川椒、雷丸、無黃，使君、榧肉之類。脾弱者兼運其脾，胃滯者兼消其滯。蟲證治法，大略如此。陸履安

徐評：治蟲有緩治之法，其病勢甚輕而日久，當用膏丸等藥，兼補兼消之。若病勢危急者，必另有峻厲之方，幷奇藥秘方，可殺蟲去積。否則元氣消乏，不可補救矣。

《幼幼集成・蟲痛證治》　經曰：腸中有蟲痕、蛟蛔，皆不可取以小鍼。又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涎出。夫蟲痛者，蛔蟲也。蓋由小兒脾胃虛弱，多食甘肥生冷，留而爲積，積化爲蟲。動則腹痛，發則腫聚一塊，痛有來去，乍作乍止，嘔惡吐涎，口出清水。久而不治，其蟲長至一尺，則貫胃傷心殺人矣。外證面白唇紅，六脈洪大，是其候也。凡腹內有蟲，必口饞好甜，或喜食泥土、茶葉、火炭之類，宜攻去之，檳榔丸。

小兒蟲痛，凡脾胃怯弱，多有此證。其攻蟲取積之法，卻又未可常用。及取蟲之後，速宜調補脾胃，或集成肥兒丸，或烏梅丸，或六君子湯多服之，以杜蟲之復生。

下蟲簡便方　凡小兒甘肥過度，或糖食甜物太多，乃致濕熱久停而成積，積久生蟲，時發腹痛，以手摸之，腹內有塊，或作一條梗起。外證面白唇紅，六脈浮洪，其痛時作時止，痛止即能飲食者，蟲痛無疑。又有腹痛，一痛即死者，亦是蟲證。欲去此蟲，無如苦楝根皮，誠天下打蟲第一神方，其法於月初旬，蟲頭向上之時行之。先夜掘苦楝根，須取每年結子者方是母樹，其根浮於土面者有毒，不可用，專取土中者，淨洗泥土，以刀刮其紅皮，止取白皮四五錢，兒大者六七錢，切碎聽用。次早，以油煎鷄蛋令兒嗅之，以引其蟲頭向上而求食。另於別室，以水一盞，濃煎苦楝皮湯一小杯，不可使兒聞其藥氣，一聞其氣，蟲即潛伏矣。俟藥熟，以鷄蛋與兒食，即服藥，半日不可飲食，俟蟲下後，方飲食之。服藥後，兒似困頓，萬萬放心。蟲下後精神如舊，仍當急爲健脾，庶蟲不復生，永無患矣。

《幼科釋謎・肛癢》　又有肛癢，甘肥過嘗。致生濕熱，壅滯非良。濕熱成毒，蟲生蝕肛。其肛作癢，腸吊心忙。便血發熱，神志悽惶。肌體骨立，遍身生瘡。清胃滌熱，扶脾是襄。內外兼治，乃其要方。蝕肛透內，此子必殤。

《醫學精要・蟲痛辨治》　耐庵曰：蟲痛唇紅面白，口中清水常流。《經》曰：胃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穴開，故涎下唾出。實宜苦楝根皮作湯投，虛用使君子煨吃絕妙。如或臟寒成厥，四肢厥冷。吐蚘腹痛堪憂。烏梅丸子一服瘳，借問醫人識不。

蟲痛之證，其最易辨者有三：作止有時，蟲嚙則痛作，不嚙則痛止。耕起往來，蟲不安于胃也。口吐清水者，蟲也。一面色雖有或青或黃或白之不同，而唇則紅麗者，蟲也。痛起則不能食，痛止即能食者，蟲也。結聚一塊，摸之硬起一條，搥之揉之而痛稍止者，蟲也。但蟲之生也，多由濕滯，濕滯之生也，多由飲食。蓋飲食者，皆入於胃，如飲食不節，或過食生冷肥膩煿炙，餅餌甜

糖之物，皆能爲滯，滯則脾之運化無權，而濕作蟲生矣。但濕有寒濕，有熱濕。如腹熱喜渴者，熱也，《三因》所謂濕熱蒸鬱而成，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義也。治之之法，不妙於苦楝根皮，取其東引未出土者，加檳榔煎服。不愈萬應丸。

如腹不熱，口不渴者，寒也，景岳所謂如收藏諸物，或近陰濕，則易蛀腐之義也。治之之法，不妙於使君子肉煨吃十餘粒，或幷殼煎服。不愈，烏梅丸。然景岳曰：臟氣盛者，未聞有蟲，正以隨食隨化，蟲自難存。蟲能爲患者，終是臟氣之弱，行化之遲，所以停聚而漸致生蟲耳。欲杜其源，宜先以溫養脾腎元氣爲主，使臟氣陽強，則蟲自不能生也，溫臟丸。

備參　仲景治傷寒厥陰證，寒厥吐蚘，及胃府發咳，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者，用烏梅丸。蓋以蟲得酸則軟，故用烏梅。得苦則伏，故用黃連、黃柏。蟲喜溫，故用附子、肉桂、川椒、炮薑。

新案：予鄰黃戊淑之女犯風熱吐蚘，適予有故不獲視，別延醫治。醫執《傷寒論》謂臟厥者死。蟲喜暖而惡寒，今長蟲出，胃中有寒也，名爲蚘厥，不治之證，弗肯下藥。強之，然後用理中湯加楝子服之，兒益困，醫辭去，舉家環泣。予聞趨視之，則舌胎黃甚，口氣蒸手。予爲之粲然曰：彼但知胃中有寒則蟲出，亦知《內經》所云胃中有熱，則蟲亦動乎。予用泄熱湯加大黃、黃柏一劑，熱退蟲止矣。

大棗肉，或飴糖拌銀硃烟，捻如勢，長二三寸，綿包，納大孔中一夜，蟲死癢止，神效。

疰病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注候》　注之言住也，謂其風邪氣留人身內也。人無問大小，若血氣虛衰，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間，連滯腑臟之內。或皮膚掣動，游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沈滯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爲注也。小兒不能觸冒風邪，多因乳母解脫之時，不避溫涼暑濕，或抱持出入早晚，其神魂軟弱而爲鬼氣所傷，故病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尸注候》　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無問小大，腹內皆有尸蟲，尸蟲爲性忌惡，多接引外邪，共爲患害。小兒血氣衰弱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爲病。其狀沈默，不的知病處，或寒熱淋瀝，涉引歲月，遂至於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爲尸注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蟲注候》　人聚蟲蛇雜類，以器皿盛之，令相噉食，餘一存者，即名爲蠱。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小兒有中者，病狀與大人、老子無異，則心腹刺痛，懊悶。急者即死，緩者涉歷歲月，漸深羸困，食心臟盡利血，心臟爛乃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爲蟲注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尸注》　論曰：人有三尸，能爲人患，無問老幼，但精神衰弱，氣血不足者，率多被害。小兒血氣未具，精神未全，因有尸注之病，其狀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所在。或寒或熱，彌引歲月，遂至于死。死後注易傍人，故名尸注。

治小兒尸注及中惡諸病，犀角散。治小兒尸注，心腹疼痛不可忍，木香湯。

《幼幼新書·尸注》　張渙論：小兒亦有疰病，與大人所病無異，久後疰易傍人，傳染骨肉，如尸疰蟲毒之類是也。雌黃丹方、立效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小兒疰病有三：一者鬼疰，小兒神魂氣弱，早晚抱持，出入無時，爲鬼厲邪氣所干。其候皮膚掣痛，游易無常，或心腹刺痛，夭矯悶亂欲死，乃名中惡。甚者卒致於死，緩者延引歲月，更變沉滯，以至於死，又疰傍人。二者尸疰，人腹中有蟲，曰尸疰。小兒氣血嫩弱，邪氣外傷，留滯身中，尸蟲移引，相乘爲病。其候沉沉嘿嘿，不知的病之處，或寒或熱，或心腹悶痛，涉引歲月，遂至於死，又疰傍人。三曰蟲毒疰，謂諸毒蟲之中有一能噉其餘者，即爲之最，名之曰蠱。或因人作，或因引注，隨飲食而入兒腹中，食人藏府。其候心腹刺痛，燠悶欲絕，利下無時，或便血片，急者即死，名曰中蠱之毒。緩者涉引歲月，以至藏爛乃死，又疰傍人。

《永樂大典》卷一〇三六　《經濟小兒保命集》尸注歌：或因胎受或相

傳，有似驚風項仰番。驚癇。後拋忽生紅赤腫，痰潮面臉色如藍。時時目上加乾唳，旋旋風拘齒禁關。偏搐額青唇眼顫，徒勞用藥保生全。小兒尸注者狀若驚癇，而後拋紅赤腫黑矣。如大人傳尸注之患，或胎中而受，或相傳而得，撿方對藥主之。若見偏搐，唇眼俱顫，滿頭赤腫，死候不治。

《誠書·記疰病》 先大人問曰：疰之爲然乎？否乎？

對曰：疰者主也。蓋言五運六氣各主偏勝，凡稚子之營衛乎不固，寒暖失調，飽饑不辨，則因而受病，其卒發爲厥、類中風、中惡、卒死、驚搐、瘛疰、癲狂諸證。或遷延日久，爲蒸熱，爲潮熱，爲心腹刺痛，爲痿黃，爲瀉痢不時。種種諸證，非先天稟薄，則後天怙恃不節，病之來也，亦其恆也。

大人又曰：然則方書之名鬼持、名尸疰，鑿鑿若據者何？

對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彼見辛發而爲疰也，面色青黑，筋攣痛死，口沫譫妄，恍惚見形，又日久而漸疰也。肌瘦柴立，顏變形痿，藥不速愈，見此諸證則疑鬼、疑尸矣，況俗亦喜言者乎。

大人曰：若此則子將刪其名，除其論矣。

對曰：存而不論可也，故就疰病中指其名而不注別論，間留其方以治痰厥諸痛耳。

大人曰：唯唯。

《誠書·記蟲疰》 方書都言：聚蟲蛇雜類，盛之以器，令相啖食盡，餘存其一名曰蟲。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急者刺痛卒死，緩者漸深羸困。余初想此證，理所本無，大塊不容再繹之律，有蟲毒之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故存其方。至若疳勞而蟲入膂髓，如二豎之入膏肓之類者，意即此乎。

《懷少集·疰病》 氣血兩虛邪易侵，因而客入疰其身。羈留肌肉延傳臟，種種恙生總不輕。

疰之爲言住也，謂風邪鬼氣，留人身內也。人無論大小，若氣血虛弱，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住肌肉之間，連滯臟腑之內。或皮膚掣動，游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沉逆至死。若尸疰、蟲疰及以上之候，并宜下之，又有獺肝散可用。

魅病分部

綜　述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魅》 魅，禹步三，取桃東枝，中別爲□□□之倡而竝門戶上各一。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被魅候》 小兒所以有魅病者，婦人懷娠，有惡神導其腹中，胎妬嫉而制伏他小兒令病也。妊娠婦人，不必悉能致魅，人時有此耳。魅之爲疾，喜微微下痢，寒熱或有去來，毫毛鬢髮鬢不悅，是其證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小兒魅方》 論曰：凡小兒所以有魅病者，是婦人懷娠，有惡神導其腹中，胎妬嫉他小兒令病也。魅者，小鬼也，妊娠婦人不必悉招魅魅，人時有此耳。魅之爲疾，喜微微下痢，寒熱或有去來，毫毛鬢髮鬢不悅，是其證也，宜服龍膽湯。凡婦人先有小兒未能行，而母更有娠，使兒飲此乳，亦作魅也。令兒黃瘦骨立，髮落壯熱，是其證也。

治魅方：炙伏翼，熟嚼哺之。

又方：燒伏翼末，飲服之。

又方：以水二升，煮扁蓄、冬瓜各四兩，取浴之。

治少小客魅挾實，白鮮皮湯。

《幼幼新書·被魅繼病附》《嬰童寶鑑》：小兒微痢腹脹，寒熱去來，毛髮鬢鬣曰魅疾，魅音奇。是小兒鬼也。蓋母腹有妊娠，即腹中子之靈識之嫉妬也，非母之魅乎。緣百靈娠婦身外，其嬰兒眼淨即畏之，致此患也。

繼病：《本草》伯勞毛，主小兒繼病。繼病者，母有娠乳兒，兒有病如瘧、痢，他日亦相繼腹大，或差或發。他人相近，亦能相繼。北人未識此病，懷妊者取毛帶之。

《活幼口議·魅病》 議曰：小兒有患魅病者，非五臟傳變，亦非六腑所主也。緣兒生後方且周晬，母復有孕，血氣所蔭，分之兩端，是故胚胎漸傷，乳汁成毒，虛邪相攻，兒吮致疾。斂率其氣，鬱傷其神魄，令兒疳虛尪羸，枯

瘁煩躁，朝昏嘔噦，日夜不可得療理。但速與斷其乳，溫平胃氣，和順血脈，自然而愈。其有萎怯致痰，乃成無辜證候，何足怪訝者耶。

《嬰童百問·魁病》 繼病，法當用紫霜丸下魁乳，以益黃散補之。令小兒斷乳即安，消乳丸、異攻散亦妙劑也。其或他婦人有妊而抱他人嬰孩者，亦有此證，同此治法。有熱者龍膽湯。

《菊坡叢語》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痞。

《全幼心鑑·魁病》 阮氏曰：小兒一二歲，面色痿黃，乳食不進，腹脹如紋，或生青筋，日漸羸瘦，此由乳母兒未斷乳，而又有孕，其乳名曰愛奶，小兒飲之，致有此疾。

《寶鑑》云：魁病是小兒鬼也。蓋兒有病，即腹中子之魂識嫉妬也，非母之魁子，緣百靈孕婦身外，嬰兒眼淨，畏而致患。以愚觀之，既言嬰兒眼淨，畏而得之，其嬰兒未能言，安能有是語也。又所言惡神導胎鬼神之事，吾亦難明，二說俱未之信也。要之，積神成胎，其子必靈，孩鬼成胎，其子必怪。靈子者，如后稷、端木賜是也。怪子者，如漢末之時，三頭二首是也。今之小兒形像，於形既非其靈，又非其怪，一旦受病，證可謂惡神導胎者乎？蓋婦人妊娠之時，氣血不榮，或頭疼嘔吐，或胎動不安，或氣溜不注，經絡澀滯，乳脈不調。將乳飲之，令兒面黃腹脹，臟腑不調，寒熱來去，毛髮髽鬌，精神不悅，日漸黃瘦者，乃是飲母魁乳故也，皆非惡神鬼魅爲之。其間有兒飲喜乳、怒乳、熱乳、寒乳、氣乳、病乳、壅乳、醉乳、淫乳，亦令兒病。斷乳小兒，必無魁病。如母有病孕，小兒飲別乳，亦無此患。《證類本草》云：小兒繼病，因母有娠乳兒，兒有病如瘧痢，他日亦相繼腹大，或瘥或發。其有受胎，或實或虛寒，或大飽而大饑，或大醉而大勞，至大雨大雷，大寒大暑，及陰陽不等，犯諸禁忌，受胎之氣，令兒生下，故多在懷抱中，宜有是病也。所謂惡神傳繼之說，蓋因此證而妄云也。若夫靈子怪者，是必有說焉。

《廣嗣紀要·疳病》 又鄉中一小兒，方二歲，常利下綠水，形瘦如鬼狀，醫作疳病治之不效。其父來問予，予審其病狀，曰：此非疳病，乃胎氣所害，名曰魁病是也。凡人家養子者，勿與懷妊婦人抱之，如胎稟強者，則無此病。胎稟怯弱者，胎氣犯之，則成魁病，如客忤之類。若治此病，只補其脾胃，待彼兒生則自安矣，宜肥兒丸主之。

《保嬰撮要·魁病》 海藏云：魁病者，因母有妊，兒飲其乳，致病如瘧痢，腹大，或瘥或發，他人相近，亦能致之。北人有取伯勞鳥羽帶之，云可愈者。竊謂前證因邪氣所觸而患，故用紫霜丸下之。若元氣被傷，吐瀉諸證者，當隨各證治之。

《醫學綱目·雜病·繼病》 〔海〕小兒魁病，母有娠乳兒，有病如瘧痢，他日亦相繼腹大，或瘥或發，他人相近，亦能相繼。北人未識其病，懷妊者取百勞鳥毛帶之，又取其蹋枝鞭小兒，令速語。《鄭禮》註云：鵙，博勞也。《楚辭》云：在外見鳴鵙，言其鳴惡也。《白澤圖》云：屋間鬬不祥，即百勞也，以此治繼病。《本草》云：百勞味平有毒，其毛用之，治小兒繼病。

〔海〕生者爲相繼，死者爲傳尸。有脈而無氣，謂之尸厥。有氣而無脈，謂之行尸。丁奚、哺露、客忤、無辜，四異病也。陽易、陰易、百合、狐惑，四奇病也。

《本草綱目·伯勞》 時珍曰：案《淮南子》云：「男子種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也。繼病亦作魁病，魁乃小鬼之名，謂兒羸瘦如魁鬼也，大抵亦丁奚疳病。

《幼科證治準繩·魁病》 女子氣血上爲乳汁，下爲經水，小兒飲交乳且病，況其大分已榮于胎，而乳汁之漓可知，能無使兒病乎，則又何鬼神之咎爲也。《千金》炙伏翼，熟嚼哺兒，而懷妊者帶伯勞鳥毛、白馬眼，不能滋榮氣血，乃徒剝裂禽獸。

《誠書·論魁病》 魁病者，微微下痢，寒熱時作，毫髮髽鬌，意況不悅。甚至面色痿黃，腹脹青筋，多吐瀉青，日漸羸瘦，竟類疳狀。大都起于子方及周，母即懷娠，而乳子必成此疾。乳者母之血氣，血氣不調，兒可乳乎？或母患病而兒飲乳，兒病類母者。或受娠時乘大實大虛，大飽大饑，大醉大勞，大雨大雷，大寒大暑，及陰陽不等，犯諸禁忌。病在先天者，世俗有謂惡神遁其腹中，又謂小鬼識嫉而成胎妬，俱屬荒唐。有以后稷、端木賜爲證，殊不知先聖先賢，原非人間尋常之事，豈今日凡人盡然耶。方書謂非五臟傳變，非六腑所主，俟彼兒產下可以自愈。抑知其始也，以氣相感而成，是疾其繼也。寒熱似瘧，泄瀉似痢，能不動其臟腑乎？總之調養乳哺，保獲先後二天得矣。

《張氏醫通·魁病》 海藏云：魁病者，因母有妊，兒飲其乳所致。他孕

相迫，亦能致此。其狀微利，寒熱往來，或發熱形瘦腹大，毛髮鬅鬙，情思不悅。令兒斷乳，先與龍膽瀉肝湯加扁蓄，及白餅子下之。後與異功散、益黃散補之。稟氣素虛，不勝攻擊者，理中加黃連、茯苓、扁蓄，或一味扁蓄濃煎日服，以其能利小便也。

《怡堂散記·小兒常見之病》 一曰魆病。婦人乳子，情意所關，腹既懷娠，生氣注於胎，雖乳何益。《淮南》有言：男子藝蘭，美而不芳。魆子得乳，萎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此眞透達之言，鬼神之說，無足爲據，速令斷乳爲是。

《增廣大生要旨·魆病》 小兒三歲以內，胃氣未全，穀氣未充，專賴乳汁。若未斷乳時，乳母先有身孕，兒食孕乳，肉消顱大，髮萎腿枯，形如傀儡，狀若旱魃，故名魆病。又有母體虛弱，乳汁不充，早強粥飯，津液內亡，外資漿水生冷瓜果，任其過啖，漸成此證。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乳其可容早缺乎。操璋瓦之權者，急宜留心。治法先令斷乳，隨製交泰、神機二丹，相間服之，以轉生機。余已救活數嬰，眞神妙也。

客忤中惡分部

綜　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中客忤候》 小兒中客忤者，是小兒神氣軟弱，忽有非常之物，或未經識見之人觸之，與鬼神氣相忤而發病，謂之客忤也。亦名中客，又名中人。其狀吐下青黃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反倒夭矯，面變易五色，其狀似癎，但眼不上搖耳，其脈弦急數者是也。若失時不治，久則難治。若乳母飲酒過度醉，及房勞喘後乳者最劇，能殺兒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中惡候》 小兒中惡者，是鬼邪之氣，卒中於人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理，榮衛平和，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精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先無他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也。凡中惡腹大而滿，脈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餘勢不盡，停滯臟腑之間，更發後變爲注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客忤》 論曰：少小所以有客忤病者，是外人來氣息忤之，一名中人，是爲客忤也。雖是家人，或別房異戶，雖是乳母及父母，或從外還，衣服經履鬼神粗惡暴氣，或牛馬之氣，皆爲忤也。執作喘息乳氣未定者，皆爲客忤。其乳母遇醉及房勞喘後，乳兒最劇，能殺兒也，不可不愼。凡諸乘馬行，得馬汗氣臭，未盥洗易衣裝而便向兒邊，令兒中馬客忤。兒卒見馬來，及聞馬鳴驚，及馬上衣物馬氣，皆令小兒中馬客忤。愼護之，特重一歲兒也。凡小兒衣，布帛綿中不得有頭髮，履中亦爾，白衣青帶，青衣白帶，皆令中忤。凡非常人及諸物從外來，亦驚小兒致病。欲防之法，諸有從外來人及有異物入戶，當將兒避之，勿令見也。若不避者，燒牛屎，令常有烟氣置戶前則善。

小兒中客爲病者，無時不有此病也。而秋初壹切小兒皆病者，豈是壹切小兒悉中客邪？夫小兒所以春冬少病，秋夏多病者，秋夏小兒陽氣在外，血脈嫩弱，秋初夏末晨夕時有暴冷，小兒嫩弱，其外則易傷，暴冷折其陽，陽結則壯熱，胃冷則下痢，是故夏末秋初，小兒多壯熱而下痢也，未必悉是中客及魆也。若治少小法，夏末秋初常宜候天氣溫涼也。有暴寒卒冷者，其少小則多患壯熱而下痢也。愼不可先下之，皆先殺毒後下之耳。《玄中記》云：天下有女鳥，名曰姑獲《肘後》、《子母秘錄》作烏獲。壹名天帝女，壹名隱飛鳥，壹名夜行遊女，又名鈞星鬼，喜以陰雨夜過飛鳴，徘徊人村里，喚得來者是也。鳥淳雌無雄不產，陰氣毒化生，喜落毛羽於人中庭，置兒衣中，便令兒作癎，病必死，即化爲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拾歲，衣被不可露，柒捌月尤忌。

凡中客忤之爲病，類皆吐下青黃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夭糾，面色變易，其候似癎，但眼不上插耳，其脈急數者是也。宜與龍膽湯下之，加人參、當歸，各如龍膽秤分等多少也。

小兒中客，急視其口中懸癰左右，當有青黑腫脈，核如麻豆大，或赤或白或青，如此便宜用針速刺潰去之。亦可爪摘決之，并以綿纏釵頭拭去血也。少小中客之爲病，吐下青黃赤白汁，腹中痛及反倒偃側，喘似癎狀，但目不上插少睡耳，面變五色，其脈弦急，若失時不治，小久則難治矣。欲療之方，用豉數合，水拌令濕，擣熟，丸如雞子大，以摩兒囟上、手足心各五六遍畢，以丸摩兒心及臍上下行轉摩之。食頃，破視其中，當有細毛，即擲丸道中，痛即

止。

治少小中客忤，強項欲死方：取衣中白魚十枚爲末，以傅母乳頭上，令兒飲之，入咽立愈。一方：二枚著兒母手，掩兒臍中，兒吐下愈。亦以摩兒項及脊強處。

治少小客忤，二物黃土塗頭方：竈中黃土、蚯蚓屎等分，擣合水和如雞子黃大，塗兒頭上及五心良。一方云：雞子清和如泥。

又方：香麝香如大豆許，立愈。

治少小犯客忤，發作有時者方：以母月衣覆兒上，大良。

治小兒卒中忤方：剪取驢前膊胛上旋毛，大如彈子，以乳汁煎之，令毛消藥成，著乳頭飲之，下喉即愈。

又方：燒母衣帶三寸并髮，合乳汁服之。

又方：取牛鼻津服之。

又方：取牛口沫傅乳頭飲之。

治小兒寒熱及赤氣中人，一物豬蹄散方：豬後腳懸蹄，燒末擣篩，以飲乳汁一撮立效。

治少小卒中客忤，不知人者方：取熱馬屎一丸，絞取汁飲兒，下便愈。亦治中客忤而嘔啼，面青腹強者。

治少小見人來卒不佳，腹中作聲者，二物燒髮散方：用向來者人囟上髮十莖，斷兒衣帶少許，合燒灰，細末和乳飲兒即愈。

治小兒卒客忤方：銅鏡鼻燒令紅，著少許酒中，大兒飲之，小兒不能飲者，含與之即愈。

治少小中忤，一物馬通浴湯方：馬通三升，燒令煙絕，以酒一斗，煮三沸去滓，浴兒即愈。

治小兒中人忤，嘔啼面青腹強者，一物豬通浴方：猳豬通三升，以熱湯灌之，適寒溫，浴兒。

小兒中馬客忤而吐不止者，灸手心主、間使、大都、隱白、三陰交各三壯。可用粉丸如豉法，并用唾，唾而呪之。

《千金翼方·小兒·養小兒》 小兒客忤愼忌法：凡小兒衣裳帛綿中，不得令有頭髮，履中亦然。凡白衣青帶，青衣白帶者，皆令兒中忤。諸遠行來，馬汗未解，行人未澡洗，及未易衣而見兒者，皆中客忤。見馬及馬上物、馬氣皆忌之。小兒中客之爲病，吐下青黃汁，腹中痛及反倒偃側似癎狀，但目不上插，少睡，面色變五色，脈弦急，若失時不治，小久則難治。治之法：以水和豉擣令熟，丸如雞子大，以轉摩兒囟上，及手足心各五遍，又摩心腹臍，上下行轉摩之食頃，破視其中，有細毛，棄丸道中，病愈矣。若吐不止，灸手心主、間使、大都、隱白、三陰交各三炷。

《顱囟經》 小兒客忤、無辜，皆因客人所觸，及暴露星月。小兒嫩弱，所以此候多惡。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客忤諸方》 夫小兒客忤者，是神氣軟弱，忽有非常之物，或見未識之人，氣息觸之，謂之客忤也。又雖是家人，或別房異戶，或乳母及父母從外夜還，或經履鬼神粗惡暴氣，或牛馬之氣，皆爲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水穀解離，腹痛夭矯，面變易五色，狀似發癎，但眼不戴上，其脈弦急數者是也。若失時不治，久則難差。若乳母飲酒過度，醉後及房勞喘乏，便乳兒者最劇，能殺小兒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客忤》 論曰：小兒無故吐下青黃赤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夭矯反倒，面變五色，其狀似癎，但眼不上戴者，名曰客忤。此由小兒血氣未充，精神未定，忽見非常之物，或見未識之人，或爲異類觸犯，暴然發作，故名客忤。診其脈弦急數者，忤也。若乳母醉後，及房勞喘困氣乏，即便乳兒，最爲切忌，劇則不可救矣。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中惡》 論曰：小兒無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絕者，中惡也。由兒陰陽氣血不調，神守不強，故鬼毒惡氣得以中之。凡腹大而滿，脈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若餘勢久留，再發則變爲注。

《幼幼新書·中客忤》 《葛氏肘後》論：小兒病發身軟、時醒者，謂之癎；身強直反張，不醒者，謂之痙。凡中客忤之病，類皆吐下青黃白色，其候似癎，但眼不上下接耳，其癎水穀解離是也。

茅先生客忤形候：眼翻騰，腰背強直，項硬，手足硬，返身歸後如角弓，面黑色。此候因兒子生下都不與出屋，被人相請乳母，有擔夫扛兜，身帶汗氣，或有腋氣，或牛馬氣，兒子吸着。且奈兒子五臟血氣未就嬌嫩，遂吸着其氣，乃積在心臟，日往月來，被風乘虛而發此之候。

《嬰童寶鑑》小兒客忤歌：客忤多因人物衝，更遭鬼氣亦相同。青黃吐出并白沫，水穀開張腹又疼。面色五般時變動，脈弦急數不干風。一同癎吊

多驚證，兩目依常異有風。

《幼幼新書・中人忤》《茅先生方》：小兒生下犯人噤候。面青黑，合臍眼閉，吐逆不下乳。此候因生下來不免外人看問，或有腋氣，或因婦人月假不淨，或外人帶邪神觸着，生下來大，故乳哺使觸異氣之物，氣血未就，又被風邪擊致此。所治者，先用朱砂膏乳上吮下，後用鎮心圓與服即愈。如兒不下乳，眼視肚硬，死候。大凡初生下兒子，家中人不見，不可便與外人入房看問，人家各有神祇。又恐婦人腋氣及月假不淨觸着，恐中客忤，此即是養兒之法。

《幼幼新書・中馬忤》《簡要濟衆》治小兒中馬毒客忤，取馬尾於兒面前燒，令兒嚥烟氣，日燒之，差爲度。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客忤論》 小兒中客忤者，小兒神氣嫩弱，忽有非常之物，或未經識見之人，偶然觸而見之，其客氣與兒神氣相忤以生病，謂之客忤。其候吐下青黃白色，水穀解離，腹痛夭矯，面顏變易，五色不常，狀似驚癎。但目不上視，其脈弦急數者是也。若不即治，久則難療。

《活幼口議・議客忤熱》 初生之兒，親戚外來，兒觸其邪以亂其正，故作熱。

《田氏保嬰集・客忤》 因而驚忤者，治法用竈中黃土貳兩。研雞子壹枚，去殼。二件相和，入少許水調，先以桃柳湯浴兒，後將此藥塗五心及頂門上。

《幼科發揮・客忤似癎》 客忤者，口中吐青黃白沫，水穀鮮雜，面色變異，喘息，腹痛反側，瘈瘲，狀似驚癎，但眼不上竄耳。治法宜辟邪正氣，散驚安神，蘇合丸、至聖保命丹主之。

客忤者，謂客氣忤犯主氣之病也。如五氣之邪，自鼻而入，則忤其心肝；五味之邪，自口而入，則忤其脾胃；有所驚恐，則忤其神；有所拂逆，則忤其意。當博求之，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詳見《育嬰家秘》。

一兒半歲，忽日慘然不樂，昏睡不乳。予曰：形色無病，將謂外感風寒，則無外感之證；將謂內傷乳食，則無內傷乳食之證。此兒莫有所思，思則傷脾，乃昏睡不乳也。其父母悟云：有一小廝相伴者，吾使他往，今三日矣。乳母亦云：自小廝去後，便不欣喜，不吃乳。父急命呼之歸，兒見其童，嘻笑。父曰：非翁之妙術，不能知也。

一兒一歲，啼哭不止。予審察之，非病也。其父母曰：無病何以啼哭異常？予乃問其乳母：此兒平日所好者何物？乳母曰：馬鞭。予即以取至。兒見大笑，擊入而哭止。

一兒九歲，吐乳便黃，身有微熱。予曰：此傷熱乳也。吐作腥氣，今已成積。母曰：未食熱物。予密語其父曰：必傷交奶得之。父問何故交奶？予曰：父母交感之後，以乳哺兒，此淫火之邪，忤兒脾胃正氣也。不治之，必成癖矣。何以致？曰：淫火者，肝火也。病則發搐；癖者，脾病也，積不消則爲癖。父問：何以治之？曰：瀉肝補脾。乃以瀉火胃苓丸服之。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中惡者，小兒之危惡也，其病有二。如中惡毒之氣者，病自外至，其證眩仆，四肢厥冷，兩手握拳，不能喘息，先用霹靂散。爲末，用燈蕊三寸長。蘸藥少許，插入鼻孔，得噓即醒，蘇合丸灌之。或攝生飲。如內生中惡毒之物，病自內生，其證心腹刺痛，腹皮青黑，悶亂欲死，宜急攻之。用雄黃解毒丸主之。

《育嬰秘訣・驚風諸證》 客忤似癎：小兒神氣怯弱，外邪客氣，獸馬異物，暴觸而忤之。其候口吐青黃白沫，水穀鮮雜，面色變異，喘急腹痛，反側瘈瘲，狀似驚癎，脈來弦急而數。視其口中懸癰，在左右若有小腫核，即以竹針刺潰，或以指甲摘破治之。當辟邪正氣，散驚安神，久延則難爲力也。古方作客忤及中惡者，急作醋炭，服蘇合丸。此方治客忤中惡之要藥也。

全按：客忤者，謂客邪之氣忤其兒之正氣也。論其所忤，不但外邪之氣與人物之氣自鼻而入，乃外因之客忤也；聞見之驚，自心而生，乃內因之客忤也。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小兒神氣既虛，故易動耳。邪有微甚，治有輕重，幼科混同論之，所謂辨之未辨者矣。夫癎則病發而困，忤則病發而醒，此似癎而非癎也。若發而困，亦眞癎矣。予特表而出之。按手指三關紋。經曰：脈候若深青，情知四足驚，赤因水火得，紅色是人驚。此治客忤者，以此爲辨。

凡小兒客忤中惡諸病，皆父母及抱養者之過也。或因生人遠來忤者，或因六畜忤者，或因戲冷水忤者，皆外生者也。人物之氣，自鼻而入，上冲巔頂。經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肺主皮毛，心主血脈。頂巔之上，諸陽之所會也，邪中之即病矣。宜用沐體法、塗囟法治其外，吹鼻法嚏之，內服對證之藥，以扶正氣爲主，正氣勝則邪氣自退也。并用釀乳湯。

如抱兒騎馬，或父母騎馬遠歸，未及換衣熏衣即抱其兒，或戲抱其兒在

馬鞍上坐得病者，此名馬客忤。或聞馬嘶著驚者。取馬尾燒烟熏兒面，頻熏，以醒爲度。

如見生人、異扮人，或六畜跳躍異者，或鬼神惡狀者，或迅雷擊鼓、一切大聲使兒客忤者，此內生之病也，宜安神去痰。不爾，病根日深，但見聞原忤之例即發，兒成癇矣。抱龍丸主之。

如見平常慣熟之人，喜啖之果，玩戲之物，有所不得，則忤其意，但見神昏不食，即其病也。宜順其意，更與之，及服安神之劑，沉香丸主之。

小兒客忤者，吾以爲父母之過：有所喜者，乃戲而奪之，則怒而哭矣；有所畏者，乃戲而嚇之，則恐而驚矣。夫失所喜者，思則傷脾；遇所畏者，驚則傷心。因循而成癇，誰之過哉？

中惡似癇：此客忤之甚者，乃小兒危惡證也。其候因初中惡毒，心腹刺痛，腹皮青黑，不能啼息，悶亂欲死。古方治此先用皂角末治鼻，急服蘇合香丸。

全按：中惡與尸厥同，但腹不鳴，心腹俱暖也。此有二證，幼科未辨。有中惡毒之氣，自鼻而入，心肺受之，故忽然倒地，四肢厥冷，兩手握拳，不能喘息也。有中惡毒之物，自口而入，腸胃受之，故心腹刺痛，腹皮青黑，悶亂欲死者。先用霹靂散嗅鼻令醒，進藥，仍以殺鬼丸房內燒之，以熏百鬼惡氣。小兒忽大叫一聲而悶絕者，亦中惡之例，不治。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客忤候》 小兒客忤，是外人帶來穢惡之邪氣忤之。一若中人，是爲客忤。雖是父母家人，或從遠來外至，經履神廟喪門，飲酒騎馬乍至，汗氣穢氣近兒，若一染之，皆爲客忤。凡兒中忤，面變五色，狀若驚癇，但目不上視，或口吐青白沫，喘息腹痛，反側瘈瘲，如驚無異。此緣小兒心虛，精神不足，易犯客忤之氣，切不可作驚治，宜補心神，自不畏犯。凡中忤發搐，脈來弦急而數，面色變易，視其口中有懸壅，左右有小泡，即以竹刺潰之，或以指甲摘之，藥用避邪正氣散驚安神，自愈也。

《醫學綱目・小兒門・中惡》 湯：小兒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眞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凡中惡，腹大而滿，診其脈緊細而微者生，大而浮者死。即服蘇合香丸，未醒，再以皂角末嚏鼻，次服藥。

《赤水玄珠・客忤》 客忤者，嬰兒神氣脆嫩，外邪易而觸之。或眼見犬畜異物，耳聽異聲，或入神廟而見凶惡神像，或入暴喪之家，觸而忤之，故夜多驚悸，睡卧中驚跳啼哭，因晝之所觸，而有夜之所感也。其候驚啼，口出青白黃沫，面色變易，喘急腹痛，反側瘈瘲，有似驚癇，但目不上竄耳。視其口中，懸癰左右有小小腫核，即以竹鍼刺破。治惟辟邪散驚安神爲上。凡客忤中惡，急作醋炭，或焚降香、皂角等薰之，速服蘇合香丸，立甦。蓋心藏神，神安則五臟和而愈也。

《萬氏醫貫・客忤似癇》 客忤者，謂客氣忤犯主氣之病。如五氣之邪，自鼻而入，則忤其心肝；五味之邪，自口而入，則忤其脾胃。有所驚恐，則忤其神；有所拂逆，則忤其意。其證口中吐青黃白沫，水穀鮮雜，面色變易，喘急腹痛，反側瘈瘲，狀似驚癇，但眼下視不上竄耳。治宜辟邪正氣，散驚安神，蘇合丸、至聖保命丹主之。

《萬氏醫貫・中惡似癇》 中惡者，小兒之危惡證也。其病有二：如中惡毒之氣者，病自外至，其人眩仆，四肢厥冷，兩手拳握，不能喘息，先用霹靂散，用燈心三寸，紙燃亦好，蘸藥少許，插入鼻孔，得噓即醒，又以蘇合丸灌之，或攝生散以服盡劑；如毒內生，其證心腹刺痛，肚皮青黑，悶亂欲死者，宜急攻之，用雄黃解毒散主之。

《嬰童類萃・中惡》 中惡者，亦類中風。原夫體弱神短，爲崇所乘，名曰中惡。其證：面青唇紫，痰涎壅盛，四肢厥冷，目睛不轉，身體僵仆，昏憒失音；或夢寐中爲鬼所魘，昏昏默默，譫言妄語，推叫不醒。如遇此證，不可妄行汗下、驅風之藥。先用擦牙散，通關散吹鼻。焚香，輕擊鼓，耳邊低低喚其名字，待其甦醒，方用安神驅邪之藥。

《幼科金針・中惡》 無端叫吼神昏窒，言語顛狂口吐沫，舌黑脈沉眞死候，縱逢陀景難祛辟。

小兒卒然叫吼，兩目上視，手足戰慄，舌根短縮，言語錯亂，口出白沫，非蟲非食，亦非痰厥，乃中惡也。因肅殺之氣，鬼神邪祟之物犯之耳。治法：蘇合丸爲穩當，鎮心定志，十中可保二三。但六脈沉伏，舌上青黑者，雖華陀、仲景亦不能挽回也。

《誠書・論驚風・論厥》 中惡卒死之類》 厥者何？逆也。曷爲而有逆？有氣虛、有血虛、有痰與火、有食與風、有熱極、有寒極、有陰陽衰旺失宜，乘權相激而然者。奚考之氣虛者，脈大而色白；血虛者，脈細而色黑；痰甚者，

脈弦而氣逆；火甚者，脈數而色赤；食甚者，脈緊而喘急；風甚者，脈浮而呻吟。熱極者屬陽，脈堅而筋急，周身作楚；寒極者屬陰，脈濡而神倦，手足若麻。總之，氣血虛者，以調養氣血爲主，其故不得不分疏。在嬰兒卒然乍乘，其所以緊緊處，以治痰清火導食蘇風爲第一。然一二劑後，急宜審其陰陽寒熱虛實，毋徒伐天和。

先大人曰：兒以氣爲本，神爲主，假如陰陽順，營衛調，神守舍，則邪不能相侵。如神不振，或睡方覺，或大啼後，或視不經，或大飽時，或諸痛卒發，或久病乍痊，傅怙不謹，以干六氣，一厥卒死，即名中惡。須診其色，而脈緊細微者生，若腹滿胸脹，氣粗口沫，脈緊而浮大者死。

又有飛尸卒厥，此謂中惡之候。因冒犯不正之氣，忽然手足逆冷，肌膚栗起，頭面青黑，精神不守，錯言妄語，多恐見鬼，口噤牙緊，或昏不知人事，頭旋暈倒。此證所云卒厥，客忤、飛尸、鬼擊是也。宜蘇合丸灌之。稍甦，以調氣散、和平散治。若蛔厥，則胃冷所致。經曰：蛔者，長蟲也。宜椒湯爲良，甚則理中湯。

楊氏曰：厥逆關竅不通，皆由痰塞中脘，留滯百節所致。痰之潮塞者，氣實使之。治風痰，當用半夏、南星、全蝎、僵蠶等，亦當用蘇合香丸，同青州白丸子，用薄荷煎湯，調入生薑汁灌服。蓋使氣下則痰下，則關竅自通。若嗅鼻不嚏者，不治。

巢氏云：中惡卒死爲三虛，乘年衰一也，逢月空二也，失時和三也。因此三虛，又傷賊風，使陰氣偏竭于內，陽氣阻隔于外，爲氣壅閉，陰陽不通，故暴絕而死。若臟腑未竭，良久乃蘇，日久失治，大都變痓者多。

《鄭氏瘡科保赤金丹·中惡》 瘡疹收完幸平復，動止如常飲食足，心腹絞痛忽然亡，此是氣虛中惡毒。

瘡疹收完之後，動止飲食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而死者，此是元氣虛弱，兼之乘以疫癘之氣，正不能勝邪，邪伏於中，外若無病，內已虧損，故一中即死，謂之中惡。

《懷少集·客忤》 兒受生人異物驚，觸傷神氣病叢生，此爲客忤類驚搐，腹痛仆身眼定睛，吐出青黃白水穀，停凝痰火在胸襟，脈弦急數證明確，久則難痊不再春。

小兒神氣軟弱，忽遇非常之物，不經見之人，與兒神氣相忤，不覺發病，謂之客忤，亦名中客，又名中人。其候吐青黃白色水穀，腹痛倒仆，面變五色，有類驚癎。但眼不上擢，脈弦急數者是也。若失時不治，久則難痊。大抵此證，藥宜清涼豁痰，安神定搐。

《幼幼集成·客忤》 小兒客忤，由兒眞元不足，神氣未充，故外邪客氣得以乘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忤者，謂外來人畜之氣，忤觸其兒之正氣也。或因生人遠來，或因六畜暴至，或抱兒戲騎牛馬，或父母騎馬遠歸，未及熏衣，即抱其兒，則馬汗不正氣之氣，從鼻而入。經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則正氣受忤，此外因之客忤也。其證口吐青黃白沫，面色變異，喘急腹痛，反側不安，手足瘛瘲。第此證神不昏亂爲異耳。治宜塗囟法、嗅鼻法，內服攝生飲。

復有內因客忤。或兒平日所喜者，乃戲而奪之；平日所畏者，乃戲而恐之。凡親愛之人，喜食之果，玩弄之物，心之所繫，口不能言，一時不得，遂逆其心志。其候昏昏喜睡，寤不惺惺，不思乳食，即其證也。宜先順其心意，內服沉香安神丸並惺惺散。

《幼幼集成·中惡》 此證比之客忤爲更甚。蓋客忤無非外來人畜不正之氣，中惡則中惡毒之氣。如老柩腐屍，淫祠古樹，冷廟枯井，敗屋陰溝，皆有惡毒之氣存焉。小兒觸之，從鼻而入，肺先受之，閉其清道，塡塞胸中，忽然而倒，四肢厥逆，兩手握拳，上氣喘急者是也。

復有中惡毒之物者，亦謂之中惡。如菌蕈河豚，瘟牛疫馬，自死六畜，併水鷄蝦蚌之類，自口而入，則胃腸受之，故心腹刺痛，腹皮青黑，悶亂欲死。前後二證，俱宜霹靂散嗅其鼻，令其噴嚏之後，毒氣已出，然後用藥。前證中毒氣死者，用返魂湯；此中毒物死者，用雄黃解毒丸下去之。

《鬻嬰提要說》 小兒爲異物所侵，夜睡驚悸，啼哭不止，面色或黑或紫。宜用雜色紙作一異物形狀，令受驚嚇者之兒視之，即對兒以火焚化，兒疑釋則病愈矣。

汗證分部

綜述

《脈經·平小兒雜病證》 小兒病困，汗出如珠，着身不流者，死。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頭身喜汗出候》 小兒有血氣未實者，膚腠則疏，若厚衣溫卧，腑臟生熱，蒸發腠理，津液泄越，故令頭身喜汗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盜汗候》 盜汗者，眠睡而汗自出也。小兒陰陽之氣嫩弱，腠理易開，若將養過溫，因睡卧陰陽氣交，津液發泄，而汗自出也。

《小兒藥證直訣》 喜汗　厚衣卧而額汗出也，止汗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胃怯汗　上至項下至臍，此胃虛，當補胃，益黃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六陽虛汗　上至頭，下至項，不過胸也，不須治之。

《小兒藥證直訣》 盜汗　睡而自汗出，肌肉虛也，止汗散主之。遍身汗，香瓜圓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張氏三子，大者汗出遍身，與香瓜丸，次者上至項，下至胸，與益脾散；小者但額有汗，與石膏湯，各五日而愈。若概用麥煎散治之，誤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小兒有遍身喜汗出者，此榮衛虛也。榮衛相隨，通行經絡，營周於身，環流不息，榮陰衛陽。榮虛則津液泄越，衛虛則不能固密，故喜汗出遍身也，錢乙用香瓜丸。若睡中汗出，不自知覺者，此肌肉虛而盜汗也。如盜者竊物，使人不知覺也。又有但額上汗出者，此厚衣溫暖，將養過宜也。上二項，錢乙幷用止汗散。若上至頭、下至項有汗而不曾過胸者，此六陽虛汗也。六陽脈皆上至於頭故也。若上至項下至臍有汗者，此胃虛汗也，當與補胃。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脾》 脾氣盛者，肌肉厚而色紫，耐壯而乳多。脾氣怯，則肌虛而喜汗，汗多則肉瘠。脾主肌肉，怯則肌虛，虛則榮衛衰，故汗多而內瘠也。

《活幼心書·諸汗》 汗者心之液，故叔和心藏歌曰：液汗通皮潤聲，言爽氣清。蓋人之氣血猶水火也，平則寧，偏則病，陰虛陽必湊，則發熱自汗；陽虛陰必乘，則發厥自汗。小兒脾虛自汗，多出額上，沾黏人手，速救胃氣。全蝎觀音散，用薑棗煎湯調服，及沉香飲爲治。脾虛瀉，自汗，遍身冷而出有時，遇瀉則無，瀉過即有，此候大虛，急當補脾，投益黃散，參芩白朮散，附子理中湯。肺虛自汗，其候右臉色多皎白，肺脈按之無力。蓋久因咳嗽，連聲不已，痰少不活，乃肺經虛氣上壅，致令汗出，宜用補肺散爲治，及以藿香飲調脾，此又益母救子之義也。慢驚自汗，遍體俱有，其冷如冰，此證已危，金液丹、固眞湯主之。有實證自汗，外因感冒風邪發熱，無問昏醒，浸浸汗出，當救表解肌，用百解散水煎服，或間投五苓散，溫白湯調下。有小兒無疾，睡中遍身汗出如水，覺而經久不乾，此名積證，盜汗脾冷所致，用三稜散，水煨薑煎服，次投益黃散、參芩白朮散。有時時冷汗微出，髮根如貫珠，面額上濈濈然，此爲驚汗證。宜鎮驚圓或琥珀抱龍圓，及茯神湯加麻黃根水煎服取效。有夜睡中而汗自出者，名曰盜汗。巢元方論云：病因睡寐中而身體汗流，此因陽虛所致。久不已者，令人羸瘠枯瘦，心氣不足，津液妄出故也。用茯神湯加黃芪、水薑、棗、燒鹽煎服。

《活幼口議·議自汗》 議曰：血不榮則神不備，氣不衛則脈不充，理其血用和其氣，安其神用調其脈，陰陽均平，氣血相參，百脈順流三焦五臟，自然以益其體。凡生至周晬之兒，不可自汗，自汗即亡陽，亡陽即氣怯，氣怯即脈虛，脈虛即神散，神散即驚風作，驚風已作，搐搦施爲，醫者失之究竟。血不榮氣不衛，作疾不輕，爲害必大，禍生起於微。

幼自汗切勿止之，方用白朮一分，小麥一撮，水煮令乾，去麥爲末，煎黃芪湯調與服，以愈爲良。若以止汗，反爲閉氣，作熱煩躁，所謂氣血相參，則汗自止矣。

《嬰童百問·自汗》 議曰：凡初生至周晬之兒，不可自汗。自汗則亡陽氣怯，脈虛神散，驚風有作。凡乳幼自汗，切勿止之，宜用白朮二錢半，小麥一撮，煮令乾，去麥爲末，煎黃芪湯調與服，以愈爲度。有傷寒熱證自汗，當以小柴胡加龍膽治之。夏月自汗多，宜白虎湯主之。熱多自汗而喘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嬰童百問·盜汗骨蒸》 仲陽云：盜汗出者，乃睡而自汗出，肌肉虛也。團參湯治小兒盜汗虛汗。或心血液盛，亦發爲汗，此藥收斂心氣。湯氏云：汗者，血也。血虛亦能自汗作熱，宜服團參湯，牡礪散、龍膽湯，治小兒一切盜汗。又有通神丸治通身多汗。小兒精氣未盛，體性多熱，若衣裘傷厚，過食熱物，或犯時氣大病之後，重亡津液，陽氣偏盛，水不勝火，腑臟積熱薰灼肌體，甚則銷爍骨髓，是爲骨熱之病。久而不已，變成骨蒸，日晚發熱，肌瘦頰赤，口乾，日夜潮熱，夜有盜汗，五心煩熱，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瘥後餘毒不解，生犀散主之。

《幼科發揮·諸汗》 汗者，心之液也。唯頭汗不必治。小兒純陽之體，頭者諸陽之會。心屬火，頭汗者，炎上之象也。故頭汗者，乃清陽發起之象，不必治也。

自汗者，晝夜出不止，此血氣俱熱，榮衛虛也。宜當歸六黃湯主之，其方用黃芪以補其衛，當歸生地黃以補其榮，芩連柏以瀉其氣血之火，用浮小麥爲引入肺，以瀉其皮毛之熱，此治諸汗之神方也。

盜汗者，夢中自出，醒則乾也。其病在腎，宜當歸六黃湯加止汗散主之。錢氏止汗散，敗蒲扇燒存性，碾末，入煎藥內，假物象形之理也。

本縣江蘭峰以子七歲，頭面出汗如流，用人參當歸二味，同豬豬心煮湯，服之安。

《保嬰撮要·自汗》 自汗者，汗無時而自出也。經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又曰：陰虛而陽必轝，則發熱而自汗。陽虛而陰必乘，則發厥而自汗。東垣云：表虛自汗，秋冬用桂，春夏用黃芪。丹溪云：汗者心之液也。自汗之證，未有不因心腎俱虛而得之者。巢氏云：虛勞病，若陽氣偏虛，則津液發泄而爲汗矣。自心爲主陽之藏，火也。陽主氣，人身津液，隨其陽氣所在之處而生，亦隨其火所擾之處而泄，則爲自汗矣。治法當用參芪甘溫益氣之藥，使陽氣外固而津液內藏，則汗止矣。若元氣虛者，夏月用六君子湯加山藥山茱萸，冬月用加減八味丸、十全大補湯，血虛者四物加參芪，有熱者當歸六黃湯，氣血俱虛者十全大補湯，心腎虛熱者六味丸，虛寒者八味丸，心經血虛者團參湯，胃經氣虛者六君子湯，飲食勞倦者補中益氣湯，嗜卧倦怠者升陽益胃湯，熱傷元氣者清燥湯，暑干心胞絡者清暑益氣湯，外傷風邪者惺惺散，虛勞羸瘦者人參養榮湯，思慮傷脾者歸脾湯，怒動肝火者小柴胡湯，肝經虛熱者加味逍遙散，肝經濕熱者龍膽瀉肝湯，泄瀉脈微者人參理中湯，手足汗者補中益氣湯，胸腹汗者四君子湯，當心一片有汗者茯苓補心湯，黃汗者茵陳五苓散，血汗者血餘散敷之，此皆云汗之大法也。仍推五臟相勝主之。若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此爲命絕；柔汗發黃，此爲脾絕；汗出不流，如貫珠者，并不治；若六陽虛，則汗出上至頭下至項，亦多主難治。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五臟雜證》 喜汗者，厚衣卧而額汗出也；盜汗者，肌肉虛而睡中汗出也，用止汗散。遍身汗，用香瓜丸。胃虛汗者，上至項下至臍也，用益黃散。六陽虛汗者，上至頭，下至項，難治。

注：按前證因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或因飲食停滯鬱熱；或厚衣溫暖，臟腑生熱而津液妄泄也。其喜汗屬心經血熱用導赤散，血虛用團參湯。其盜汗屬腎經，虛熱用五味異功散，氣血虛弱用人參養榮湯。若寒水侮土，用益黃散。設泛行施治，誤損脾胃，多成疳瘵。其六陽虛汗，乃稟賦不足，若用參附、芪附二湯，亦有生者。大凡汗多亡陽，必至角弓反張，頸項堅強，用十全大補之劑，多有生者。

《醫學入門·汗》 晉郎中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藥不效。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病已。蓋腎爲五液，化爲五濕，相火逼腎，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勝己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元府不閉而爲汗出也。出於睡中者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曰寢汗憎風是也。先以涼膈散瀉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臟，元府閉而汗爲之自已。

《幼科證治準繩·小兒諸汗門·汗》 汗者，心之所藏，在內則爲血，發外則爲汗。蓋汗乃心之液，故人之氣血平則寧，偏則病。經云：陰虛陽必湊則發熱而自汗，陽虛而陰必乘則發厥而自汗，皆由陰陽偏勝而致也。小兒血氣嫩弱，膚腠未密，若厚衣溫暖，熏蒸臟腑，臟腑生熱，熱搏於心，爲邪所勝，故液不能內藏，熏出肌膚，則爲盜汗也。又或傷於冷熱，冷熱交爭，陰陽不順，津液走泄，亦令睡中汗自出。其間有虛實之證：虛者謂諸病後，大汗後，血氣尚弱，液溢自汗，或潮熱或寒熱發過之後，身涼自汗，日久令人黃瘦，失治則變爲骨蒸疳勞也。

《幼科證治準繩·小兒諸汗門·自汗》 自汗者，汗不待發表而自出也。經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又曰：陰虛而陽必湊，則發熱而自汗，陽虛而陰必乘，則發厥而自汗。

小兒脾虛自汗，多出額上，沾粘人手，速救胃氣，全蝎觀音散，用薑棗煎湯調服，及沉香飲爲治。

脾虛瀉自汗，遍身冷而出，有時遇瀉則無，瀉過即有，此候太虛，急當補脾，投益黃散、參苓白朮散、附子理中湯。

肺虛自汗，其候右臉色多皦白，肺脈按之無力。蓋久因欬嗽，連聲不已，痰少不活，乃肺經虛氣上壅，致令汗出。宜令補肺散爲治，及以藿香飲調脾，此又益母救子之義也。

慢驚自汗，遍體俱有，其冷如冰，此證已危，金液丹、固眞湯主之。

有實證自汗，外因感冒風邪發熱，無間昏醒，浸浸汗出，當救表解肌，用百解散，水煎服；或間投五苓散，溫白湯調下。

有小兒無疾，睡中遍身汗出如水，覺而經久不乾，此名積證盜汗，脾冷所致，用三稜散，煨薑水煎服，次投益黃散、參苓白朮散。

有時時冷汗微出，髮根如貫珠，面額上濈濈然，此爲驚肝證，宜鎮驚丸，或琥珀抱龍丸，及茯神湯，加麻黃根，水煎服，取效。

《幼科證治準繩·小兒諸汗門·盜汗》 睡則汗出，寤則自收也。

自汗屬陽虛，盜汗屬陰虛。蓋陽爲衛氣，陰爲榮血。血之所主心也，所藏肝也。熱搏於心，故液不能內斂而外泄於皮膚。人卧則靜而爲陰，覺則動而爲陽，故曰自汗屬陽，盜汗屬陰也。多因心腎不交，水火不能既濟，腎虛則閉藏之令失守，故有是證。宜用六味丸、十全大補湯。血虛內熱者，當歸六黃湯。心經有熱者，導赤散。肝經虛熱者，六味地黃丸。血脫盜汗者，當歸補血湯。肝膽風熱者，柴胡清肝散。食積內熱者，二陳、枳實、山梔。胃氣虛熱者，六君子湯及浮麥散。血氣俱虛者，人參養榮湯。餘證見自汗，當參覽之。

有夜睡中而汗自出者，名盜汗，此因陰虛所致。久不已者，令人羸瘠枯瘦，心氣不足，津液妄出故也。用茯神湯加黃芪，水薑燒棗燒鹽服。

《壽世保元·汗證》 論小兒盜汗，潮熱往來，胡黃連、柴胡各等分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鷄頭子大，每一丸至三丸，銀器中用酒少許化開，更入水五分，重湯煮二三十沸，放溫，食後和渣服。

治小兒虛汗，或心血液盛，亦發爲汗，此藥收心氣。新羅人參、川當歸各三錢，右細剉，用雄豬心一個切三片，每服二錢，豬心一片，并水盞半煎，食前作兩次服。

治小兒盜汗，因食生冷之物過多，或熱水淘飯，大能損土，爲水之所傷，則不能制其津液，故成汗自出也。牡蠣煅二錢，黃芪蜜炙、生地黃各一兩，剉散，水煎服。

治小兒盜汗，用五倍子爲末，津液調塗臍中，一宿即止。又方，用何首烏爲末，津液調塗臍，效。

《景岳全書·小兒則·盜汗》 小兒元氣未充，腠理不密，所以極易汗出，故凡飲食過熱，或衣被過暖，皆能致汗。東垣諸公云：此是小兒常事，不必治之。然汗之根本，由於營氣；汗之啓閉，由於衛氣。若小兒多汗者，終是衛虛，所以不固。汗出既多，未免營衛血氣愈有所損，而衰羸之漸，未必不由乎此，此所以不可不治也。大都治汗之法，當以益氣爲主，但使陽氣外固，則陰液內藏，而汗自止矣。

治法：凡小兒無故常多盜汗，或自汗者，宜以團參散爲主，或參苓散、四君子湯、五味異功散，或白朮散之類，俱可擇用。若其甚者，宜三陰煎、人參養營湯，或十全大補湯。若心經有火而見煩渴者，宜生脈散、一陰煎。若肝脾火盛，內熱薰蒸，血熱而汗出者，脈必洪滑，證多煩熱，宜當歸六黃湯，或加減一陰煎。若陽明實熱，汗出大渴者，宜仲景竹葉石膏湯。若因病後，或大吐大瀉之後，或誤用剋伐之藥，以致氣虛氣脫而大汗亡陽者，速宜用參附湯、六味回陽飲，或芪附湯之類，庶可挽回也。大都汗多亡陽者，多致角弓反張，項強戴眼等證，此太陽、少陰二經精血耗散，陰虛血燥而然，速宜用大營煎、人參養營湯，或十全大補湯之類，方可解救。若作風治，萬無一生矣。前汗證門有詳論詳法，所當參閱。余之兒輩，有於襁褓中多盜汗者，但以人參一錢，泡湯與服，當夜即止。久不服參，必又汗出，再服再止，其效如神。凡養兒者，亦可以此爲常法。

《幼科金針·盜汗自汗》 小兒盜汗屬陰虛，自汗還從氣不舒，一劑六黃湯可治，倍芪自汗亦無餘。

小兒盜汗自汗，古云不須治，然久而不治，汗而不休，則成他病。治法以當歸六黃湯主之。自汗者以麥煎湯止之。

《幼科折衷·汗證》《內經》曰：心之液爲汗。《原病式》曰：心熱則汗出。東垣云：西南坤土也，在人爲脾胃。夫人之汗，猶天地之雨，陰滋其濕，則爲霧露的雨也。按：《內經》獨主于心，而東垣又指脾胃而言，何也？蓋心爲君火，主熱，脾胃屬土，主濕，濕熱相搏，爲汗明矣。亦如地之濕氣爲雲霧而上升于天，若不下降，則不成霖雨也。夫五臟皆令人出汗，獨心與脾胃，主其濕熱，此乃總司耳。故經曰：飲食飽甚，汗出于胃；驚而奪精，汗出于心；持重遠行，汗出于腎；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搖體勞苦，汗出于脾。若自汗與盜汗者，病雖似而實不同也。

《幼科鐵鏡·出汗》汗者寢中通身如浴，覺來方知，屬陰虛，榮血之所主也。治宜四物湯，加黃芪、浮小麥、黃連煎服。有自汗者，不時而出，動則乃息，屬陽虛，衛氣之所司也。治宜補中益氣湯，加麻黃根、浮小麥、麥門冬煎服。有脾虛泄瀉，自汗而汗出有時者，此證大虛，治宜六君子湯，或附子理中湯，薑棗引煎服。

《幼科直言·出汗》小兒出汗有濕熱出汗，因脾胃不調，有濕有熱，內蒸而外出汗者，謂之濕熱出汗。面青唇白，稟賦氣虛而出汗者，謂之虛汗。有病後面黃瘦弱，夜出汗者，謂之盜汗。有因脾胃不和，內鬱風熱，外兼發熱，必出汗而外熱方退者，謂之邪汗。用藥不一，必察其元氣虛實治之。

濕熱出汗宜用柴胡湯，小兒兼服和中丸或抱龍丸。小兒面青唇白出虛汗者，宜用黃芪湯。小兒病後面黃瘦弱夜出盜汗者，宜用加味健中湯。小兒身體發熱出汗而熱方退者，宜服逍遙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汗證總括》自汗屬陽有虛實，或因胃熱或表虛，睡中盜汗爲陰弱，心虛血熱隨證醫。

〔注〕汗乃人之津液，存于陽者爲津，存于陰者爲液，發泄于外者爲汗。若汗無故而出者，乃因陰陽偏勝也。如小兒無因而汗自出者，謂之自汗。自汗屬陽，有虛實之別。虛者汗出翕翕，發熱惡寒，乃表虛也；汗出蒸蒸，發熱不惡寒，乃裏熱也。表虛者，法當固表；裏實者，法當攻熱。又有睡則汗出，覺則汗止，謂之盜汗。盜汗主陰虛，然當分心虛不固，心火傷陰也。心虛當補心，心熱當涼血，治者宜詳辨之，庶無差謬。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自汗》表虛自汗玉屏風，甚者桂枝加附從，裏實自汗用白虎，便秘調胃承氣攻。

〔注〕表虛濈濈自汗，玉屏風散主之。若惡寒冷，陽氣虛也，桂枝湯加附子固之。陽明裏實，蒸蒸自汗，用白虎湯清之。便秘者，以調胃承氣湯攻之。玉屏風散〔方歌〕表氣虛弱時自汗，玉屏風治頗相宜，黃芪防風炒白朮，水煎溫服不拘時。

桂枝加附子湯：〔方歌〕表氣虛弱甚，桂枝湯最良，芍藥桂枝草，加附病漸康。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盜汗》心虛盜汗睡多驚，酸棗仁湯服即寧，心火傷陰必煩熱，當歸六黃湯奏功。

〔注〕盜汗有二，虛實兩分。心虛者，陰氣不斂也。睡則多驚，以酸棗仁湯主之；心熱者，火傷于陰也。身多煩熱，以當歸六黃湯主之。

酸棗仁湯：〔方歌〕酸棗仁湯治盜汗，陽不能藏陰本虛，歸芍生地茯苓棗，知柏五味共參芪。

當歸六黃湯：〔方歌〕當歸六黃治盜汗，陽盛傷陰液自流，生熟二地芩連柏，歸芪浮麥汗能收。

《懷少集·汗》心藏乎血本爲液，化作汗兮遂外洩，邪勝熱搏津不收，故而薰出無休歇。

汗乃心之所藏，在內爲血，在外爲汗，小兒血氣微弱，膚腠未密，熱搏於心，則爲邪所勝，故津液不能內斂，薰出肌膚而爲汗也。治宜清心火密腠理。

自汗盜汗　未經表發汗頻出，自汗無疑陰不足，睡出寤收心腎虧，須知盜汗虛難束。

凡不待表發而汗自出者，則爲自汗。乃腠理不密，陰虛使然。黃芪散、白朮散皆堪爲用。若睡則汗出，寤則自收者，盜汗也。非心腎不交，水火不能既濟耶，治宜補心丹、六味地黃丸間服。

《幼科釋謎·汗》汗爲心液，心陽固留，在內爲血，發外汗流。傷於客感，濈濈汗浮，發汗而汗，邪隨汗休，必以汗愈，去病之由。汗而爲病，病從汗搜，自汗盜汗，二者是求。陰虛陽湊，發熱汗稠；陽虛陰乘，發厥汗漚。心腎俱弱，自汗堪憂；腠疏膚嫩，邪熱內讐，熱搏心主，液不內兜。睡中汗出，其醒則否，或傷冷熱，陰陽相勾，津液走泄，肌體遍周，此皆盜汗，惟虛是謀。飲

食饑飽，胃汗外投；驚而奪精，心汗瀏瀏；持重遠行，腎汗悠悠；疾走恐懼，肝膽汗游；力作勞苦，脾汗霢霢，經言臟腑，各不相侔。總之汗病，日久體柔，骨蒸疳瘵，驚癇筋抽。黃瘦疲弱，汗冷如揉，凡諸變證，悉皆可愁。他如陽脫，其汗在頭；心空之汗，當心逗遛；命絕之汗，如珠如油，各從病決，醫法方優。

《保赤存真·諸汗證治》 經云：腎主五液，入心爲汗。故自汗之證，多由心腎兩虛。然陰虛陽必乘之，所以發熱而自汗。陽虛陰必湊之，所以發厥而自汗。陰陽偏勝，汗遂因而外溢。治此者，惟調其氣血，固其腠理，斯得之矣。

小兒臟腑嬌嫩，皮毛未固，或重衣厚被，致內臟生熱，熱搏於心，故心液不能自藏，而額汗出也。額屬心部位，宜收斂心氣，用團參湯。

大病後氣血兩虛，津津自汗，或潮熱，或寒熱，發過之後，身涼自汗，日久令人黃瘦，失治則變蒸疳，宜黃芪固眞湯。

睡中自汗，醒來則止，此心虛也，名盜汗，宜團參湯。

睡中汗出，醒亦不乾，此食積盜汗，脾冷所致，宜益黃散。

泄瀉自汗後而遍身冷，有時遇瀉則無汗，不瀉則有汗，此大虛也，急當補脾，理中湯。待瀉止用黃芪固眞湯。

自汗上至胸，下至臍，此胃虛也，用四君子湯加黃芪。

久嗽自汗，面白唇白，六脈無力，脾肺大虛，四君子湯加麥冬五味。

傷風自汗，宜實表，桂枝湯。傷寒汗出，自頭至頸而止者，欲發黃也，茵陳湯。

實熱在內，煩燥汗出不止者，沆瀣丹微下之。

諸汗服藥不止者，用五倍子一個，研末醋和作餅，貼肚臍上，以帶紮之。又以舊蒲扇燒灰，多加糯米粉和勻，以夏布袋裝之，自頭至足，遍身輕撲之。令粉入毛竅，玄府自閉，虛汗即止，此神治也。凡男婦大小及產母一切虛證，大汗欲脫者，皆可救之。

肝主驚，小兒因驚自汗，左關無脈者，此稟肝氣不足。因驚則氣散，脈必在臂腕，於尺部盡處候之必得，宜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多服久服，然後脈復本位。凡脈在合谷間者，皆自幼被驚所致也，不可不知。

因驚自汗發熱，虛證悉具，右寸脈短，胃氣肺氣大傷也。用獨參湯、及補中益氣湯，仍佐以加味地黃湯，久服自愈。

自汗目直，項強頓悶，此肝經實熱也。先宜柴胡梔子散，次用六味丸。

自汗面青善怒，小便頻數，睡間驚悸，或發搐目直，此肝火血燥生風也。宜用加味四物湯、加味逍遙散間服，再用四君子湯加山梔。

自汗盜汗，頸間結核，兩目連瞤，此兼肝脾疳證也。用四味肥兒丸及大蕪荑湯。

自汗叫哭，發熱作渴，飲水抽搐仰睡，此心經實熱也。用導赤散。自汗發熱飲湯，抽搐無力，驚窴咬牙，覆睡面赤，心經虛熱也，用茯苓補心湯。

急驚風分部

綜　述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嬰兒瘛》 嬰兒瘛者，目系斜然，脅痛，息嚶嚶然，屎不化而青。取屋榮蔡薪，燔之而乂匕焉。爲湮汲三渾，盛以杯。因唾匕，祝之曰：噴者劇噴，上如慧星，下如衃血，取若門左，斬若門右，爲若不已，磔膊若市。因此匕周撠嬰兒瘛所，而灑之杯水中，候之，有血如蠅羽者，而棄之於垣。更取水，復唾匕漿以撠如前。毋徵，數復之，徵盡而止。令。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驚候》 小兒驚者，由血氣不和，熱實在內，心神不定，所以發驚。甚者掣縮變成癇。又小兒變蒸，亦微驚，所以然者，亦由熱氣所爲。但須微發驚，以長血脈，不欲大驚。大驚乃灸驚脈。若五六十日灸者，驚復更甚。生百日後，灸驚脈，乃善耳。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欲發癇疾》 夫小兒未發癇，欲發之候，或溫壯連滯，或搖頭弄舌，或睡裡驚掣，數齘齒，如此，是欲發癇之證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癇候》 癇者，小兒病也。十歲已上爲癲，十歲已下爲癇。其發之狀，或口眼相引而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

背脊強直，或頸項反折。諸方說癲，名證不同，大體其發之源，皆因三種。三種者，風癎、驚癎、食癎是也。風癎者，因衣厚汗出，而風入爲之。驚癎者，因驚怖大啼乃發。食癎者，因乳哺不節所成。然小兒氣血微弱，易爲傷動，因此三種，變作諸癎。凡諸癎正發，手足掣縮，愼勿捉持之，捉則令曲突不隨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發癎瘥後身體頭面悉腫滿候》 凡癎發之狀，或口眼相引，或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直，或頭項反折，或屈指如數，皆由以兒當風取涼，乳哺失節之所爲也。其癎瘥後，而腫滿者，是風癎。風癎因小兒厚衣汗出，因風取涼而得之。初發之狀，屈指如數，然後掣縮是也。其癎雖瘥，氣血尚虛，而熱未盡，在皮膚與氣相搏，致令氣不宣泄，故停幷成腫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風癎候》 風癎者，由乳養失理，血氣不和，風邪所中。或衣厚汗出，腠理開，風因而入。初得之時，先屈指如數，乃發掣縮是也。當與純心湯。又病先身熱，瘈瘲，驚啼，喚而後發癎，脈浮者，爲陽癎。內在六府，外在肌膚，猶易治。病先身冷，不驚瘈，不啼喚，乃成。病發時脈沈者，爲陰癎。內在五藏，外在骨髓，極者難治。病發時，身軟時醒者，謂之癎。身強直，反張如尸，不時醒者，謂之瘂。診其心脈滿大，癎瘈筋攣，肝脈小急，亦癎瘈筋攣，尺寸脈俱浮，直上直下，此爲督脈，腰背強直，不得俛仰。小兒風癎，三部脈緊急，癎可治。小兒脈多似雀鬬，要以三部脈爲主。若緊者，必風癎。凡諸癎發，手足掣縮，愼勿持之，捉則令曲突不隨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傷寒兼驚候》 傷寒是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使腠理閉密，氣不宣泄，蘊積生熱，故頭疼體痛而壯熱也。其兼驚者，是熱乘心。心主血脈，小兒血氣軟弱，心神易動，爲熱所乘，故發驚，驚不止，則變驚癎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患癎瘥後更發候》 癎發之狀，或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或手足瘈瘲，或背脊強直，或頭項反折，或屈指如數，皆由當風取涼，乳哺失節之所爲。其瘥之後而更發者，是餘勢未盡，小兒血氣軟弱，或因乳食不節，或風冷不調，或更驚動，因而重發，如此者，多成常疹。凡諸癎正發，手足掣縮，愼勿持之，捉則令曲突不隨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驚癎》 論曰：少小所以有癎病及瘂病者，皆由藏氣不平故也。新生即癎者，是其五藏不收斂，血氣不聚，五脈不流，骨怯不成也，多不全育。其一月四十日已上，至期歲而癎者，亦由乳養失理，血氣不和，風邪所中也。病先身熱，掣瘈，驚啼叫喚，而後發癎。脈浮者爲陽癎，病在六腑，外在肌膚，猶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掣，不啼呼，而病發時，脈沈者，爲陰癎。病在五藏，內在骨髓，極難治也。病發身軟時醒者，謂之癎也。身強直反張如弓，不時醒者，謂之瘂也。諸反張，大人脊下容側手，小兒容三指者，不可復治也。凡脈浮之與沈，以判其病在陰陽表裏耳。其浮沈復有大小滑澀虛實遲駛諸證。各依脈形爲治。《神農本草經》說：小兒驚癎有一百二十種，其證候微异於常，便是癎候也。初出腹，血脈不斂，五藏未成，稍將養失宜，即爲病也。時不成人。其經變蒸之後有病，餘證幷寬，惟中風最暴卒也。小兒四肢不好驚掣，氣息小异，欲作癎。及變蒸日滿不解者，幷宜龍膽湯也。凡小兒之癎有三種，有風癎，有驚癎，有食癎。然風癎、驚癎時時有耳。拾人之中，未有一二是風驚者。凡是先寒後熱發者，皆是食癎也。驚癎當按圖灸之。風癎當與豬心湯。食癎當下乃愈。紫丸佳。凡小兒所以得風癎者，緣衣暖汗出，風因入也。風癎者，初得之時，先屈指如數，乃發作者，此風癎也。驚癎者，起於驚怖大啼乃發作者，此驚癎也。驚癎微者急持之。勿復更驚之。或自止也。其先不哺乳，吐而變熱，後發癎，此食癎。早下則差。四味紫丸逐癖飲最良。去病速而不虛人。赤丸差駛，病重者當用之。凡小兒不能乳哺，當與紫丸下之。小兒始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凡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若四味紫丸不得下者，當以赤丸下之。赤丸不下，當倍之。若已下而有餘熱不盡，當按方作龍膽湯稍稍服之。幷摩赤膏。風癎亦當下之，然當以豬心湯下之。驚癎但按圖灸之，及摩生膏。不可大下也。何者，驚癎心氣不定，一作足下之內虛，益令甚爾。驚癎甚者，特爲難治，故養小兒，常愼驚，勿令聞大聲。抱持之間，當安徐，勿令怖也。又天雷時，當塞兒耳，幷作餘細聲以亂之也。凡養小兒，皆微驚以長血脈，但不欲大驚。大驚乃灸驚脈。若五六十日灸者，驚復更甚。生百日後灸驚脈乃善。兒有熱不欲哺乳，臥不安，又數驚，此癎之初也。服紫丸便愈。不愈復與之。兒眠時小驚者，壹月輒壹，以紫丸下之。減其盛氣，令兒不病癎也。兒立夏後有病，治之愼勿妄灸。不欲吐下。但以除熱湯浴之。除熱

散粉之。除熱赤膏摩之。又以膏塗臍中，令兒在涼處，勿禁水漿，常以新水飲之。小兒衣甚薄，則腹中乳食不消，不消則大便皆醋臭，此欲爲癖之漸也。便將紫丸以微消之。服法，先從少起，常令大便稀，勿大下也。稀後便漸減之，不醋臭，乃止藥也。凡小兒冬月下無所畏，夏月下難差。然有病者，不可不下，下後腹中當小脹滿，故當節哺乳數日。不可妄下。又乳哺小兒，常令多少有常劑，兒漸大當稍稍增之。若減少者，此腹中已有小不調也。便微服藥，勿復哺之。但當與乳，甚者十許日，微者五六日止，哺自當如常。若都不肯食哺，而但欲乳者，此是有癖，爲疾重，要當下之，不可不下。不下則致寒熱。或吐而發癎，或更致下痢。此皆病重，不早下之所爲也。此即難治矣。但先治其輕時，兒不耗損而病速愈矣。凡小兒屎黃而臭者，此腹中有伏熱。宜微將服龍膽湯。若白而醋者，此挾宿寒不消也。當服紫丸。微者少與藥，令內消。甚者小增藥，令小下。皆復節乳哺數日，令胃氣平和。若不節乳哺，則病易復。復下之則傷其胃氣，令腹脹滿。再三下之尚可，過此傷矣。凡小兒有癖，其脈大，必發癎。此爲食癎。下之便愈。當審候掌中，與三指脈，不可令起，而不時下，致於發癎，則難療矣。若早下之，此脈終不起也。脈在掌中，尚可早療。若至指，則病增也。凡小兒腹中有疾生，則身寒熱，寒熱則血脈動，動則心不定，心不定則易驚，驚則癎發速也。

夫癎，小兒之惡病也。或有不及求醫而致困者也。然氣發於內，必先有候，常宜審察其精神，而采其候也。

手白肉魚際脈黑者，是癎候。魚際脈赤者，熱。

脈青大者，寒。脈青細，爲平也。

鼻口乾燥，大小便不利，是癎候。

眼不明，上視喜陽，是癎候。

耳後完骨上有青絡盛，臥不靜，是癎候。青脈刺之令血出也。

小兒髮逆上，啼笑面暗，色不變，是癎候。

鼻口青，時小驚，是癎候。

目閉青，時小驚，是癎候。

身熱，頭常汗出，是癎候。

身熱，吐哯而喘，是癎候。

身熱，目時直視，是癎候。

卧惕惕而驚，手足振搖，是癎候。

卧夢笑，手足動搖，是癎候。

意氣下而妄怒，是癎候。

咽乳不利，是癎候。

目瞳子卒大，黑於常，是癎候。

喜欠，目上視，是癎候。

身熱，小便難，是癎候。

身熱，目視不精，是癎候。

吐痢不止，厥痛時起，是癎候。

弄舌搖頭，是癎候。

已上諸候二十條，皆癎之初也。見其候，便爪其陽脈所應灸。爪之皆重手，令兒驟啼，及足絕脈，亦依方與湯。直視瞳子動，腹滿轉鳴下血，身熱口噤不得乳，反張脊強，汗出發熱，爲卧不悟，手足掣瘛，喜驚。凡八條，癎之劇者也。如有此，非復湯爪所能救，便當時灸。

論曰：若病家始發，便來詣師，師可診候，所解爲法，作次序治之，以其節度首尾取差也。病家已經雜治無次序，不得制病，病則變異其本候後，師便不知其前證虛實，直依其後證作治，亦不得差也。要應精問察之，爲前師所配依，取其前蹤跡以爲治，乃無逆耳。前師處湯，本應數劑乃差，而病家服一兩劑未效，便謂不驗，已後更問他師，師不尋前人爲治寒溫次序，而更爲治，而不次前師治則弊也。或前已下之，後須平和療以接之，而得差也。或前人未下之，或不去者，或前治寒溫失度，後人應調治之，是爲治敗病。皆須邀射之，然後免耳。不依次第，及不審察，必及重弊也。

龍膽湯治嬰兒出腹，血脈盛實，寒熱溫壯，四肢驚掣，發熱大吐哯者，若已能進哺，中食實不消，壯熱及變蒸不解，中客人鬼氣，幷諸驚癎，方悉主之。十歲已下小兒皆服之，小兒龍膽湯第一。此是新出腹嬰兒方。若日月長大者，以次依此爲例。若必知客忤及有魅氣者，可加人參、當歸，各如龍膽多少也。一百日兒加三銖，二百日兒加六銖，一歲兒加半兩，餘藥皆準耳。

大黃湯，治少小風癎，積聚腹痛夭矯，二十五癎方。

白羊鮮湯，治小兒風癎，胸中有疾方。

增損續命湯，治小兒卒中風惡毒，及久風四肢角弓反張不隨，幷癨疰僻不能

行步方。

石膏湯，治小兒中風，惡痱不能語，口眼了戾，四肢不隨方。

治少小中風，狀如欲絕湯方。

大黃　牡蠣　龍骨　栝蔞根　甘草　桂心各十二銖　赤石脂　寒水石各六銖

右八味㕮咀，以水一升，內藥重半兩煮，再沸，絞去滓，半歲兒服如雞子大一枚，大兒盡服。入口中即愈，汗出粉之。藥無毒，可服，日二。有熱加大黃，不汗加麻黃。無寒水石，朴消代之。

治少小中風，手足拘急，二物石膏湯方。

治少小中風，脈浮發熱自汗出，項強，鼻鳴乾嘔，桂枝湯方。

治少小新生中風，二物驢毛散方。

驢毛一把取背前交脊上會中拔取如手拇指大一把　麝香二豆大

右以乳汁和，銅器中微火煎令焦熟，出末之。小兒不能飲，以乳汁和之，葦筒貯，寫著咽中，然後飲乳，令入腹。

茵芋丸，治少小有風癇疾，至長不除，或遇天陰節變便發動，食飲堅強亦發，百脈攣縮，行步不正，言語不便者，服之永不發方。

鎮心丸，治小兒驚癇百病，鎮心氣方。

治少小心腹熱，除熱丹參赤膏方。

治少小新生肌膚幼弱，喜爲風邪所中，身體壯熱，或中大風，手足驚掣，五物甘草生摩膏方。

甘草　防風各一兩　白朮二十銖　雷丸二兩半　桔梗二十銖

論曰：小兒新生無疾，愼不可逆針灸之。如逆針灸，則忍痛動其五脈，因喜成癇。河洛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生兒三日，多逆灸以防之。又灸頰以防噤，有噤者，舌下脈急，牙車筋急。其土地寒，皆使舌下去血，灸頰以防噤也。吳蜀地溫，無此疾也。古方既傳之，今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於小兒也。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得，無有夭橫也。小兒驚啼，眠中四肢掣動，變蒸未解，愼不可針灸爪之，動其百脈，仍因驚成癇也。惟陰癇、噤、痙可針灸爪之。凡灸癇，當先下兒使虛，乃承虛灸之。未下有實而灸者，氣逼前後不通，殺人。癇發平旦者，在足少陽，晨朝發者，在足厥陰。日中發者，在足太陽。黃昏發者，在足太陰。人定發者，在足陽明。夜半發者，在足少陰。

右癇發時病所在，視其發早晚，灸其所也。

癇有五藏之癇、六畜之癇。或在四肢，或在腹內，審其候，隨病所在灸之，雖少必差。若失其要，則爲害也。

肝癇之爲病，面青，目反視，手足搖，灸足少陽、厥陰各三壯。

心癇之爲病，面赤，心下有熱，短氣息微，數灸心下第二肋端宛宛中，此爲巨闕也。又灸手心主及少陰各三壯。

脾癇之爲病，面黃腹大，喜痢，灸胃管三壯，俠胃管傍灸二壯，足陽明太陰各二壯。

肺癇之爲病。面目白，口沫出，灸肺輸三壯，又灸手陽明太陰各二壯。

腎癇之爲病，面黑，正直視不搖如尸狀，灸心下二寸二分三壯，又灸肘中動脈各二壯，又灸足太陽少陰各二壯。

鬲癇之爲病，目反，四肢不舉，灸風府，又灸頂上鼻人中，下唇承漿，皆隨年壯。

腸癇之爲病，不動搖，灸兩承山，又灸足心，兩手勞宮，又灸兩耳後完骨，各隨年壯，又灸臍中五十壯。

馬癇之爲病，張口搖頭，馬鳴欲反折。灸項風府、臍中二壯，病在腹中，燒馬蹄末，服之，良。

牛癇之爲病，目正直視，腹脹。灸鳩尾骨及大椎各二壯，燒牛蹄末，服之，良。

羊癇之爲病，喜揚目吐舌，灸大椎上三壯。

豬癇之爲病，喜吐沫，灸完骨兩傍各一寸，七壯。

犬癇之爲病，手屈拳攣，灸兩手心一壯，灸足太陽一壯，灸肘戶一壯。

雞癇之爲病，搖頭反折，喜驚，自搖。灸足諸陽各三壯。

小兒暴癇，灸兩乳頭，女兒灸乳下二分。

治小兒暴癇者，身軀正直如死人，及腹中雷鳴，灸太倉及臍中上下兩傍各一寸，凡六處。又灸當腹度取背，以繩繞頸下至臍中竭，便轉繩向背順脊下行，盡繩頭，灸兩傍各一寸五壯。若面白啼聲色不變，灸足陽明太陰。

若目反上視，眸子動，當灸囟中。取之法，橫度口盡兩吻際，又橫度鼻下亦盡兩邊，折去鼻度半，都合口爲度。從額上髮際上行度之，灸度頭一處，正

在囟上未合骨中，隨手動者是。此最要處也。次灸當額上入髮二分許，直望鼻爲正。次灸其兩邊，當目瞳子直上入髮際二分許。次灸頂上迴毛中。次灸客主人穴，在眉後際動脈是。次灸兩耳門，當耳開口則骨解開動張陷是也。次灸兩耳上，捲耳取之，當捲耳上頭是也。一法大人當耳上橫三指，小兒各自取其指也。次灸兩耳後完骨上青脈，亦可以針刺令血出。次灸玉枕，項後高骨是也。次灸兩風池，在項後兩轅動筋外髮際陷中是也。次灸風府，當項中央髮際，亦可與風池三處高下相等。次灸頭兩角，兩角當迴毛兩邊起骨是也。

《顱囟經》 小兒溫熱，皆因從氣熱而搏胃氣使然。下之，氣平即愈。氣虛，則生驚而變癇。

小兒驚癇，一從虛邪客熱相搏而生，其候當用補養安和即愈。加以性冷及太過即死。

《小兒藥證直訣》 肝有風　目連瞚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肝有熱　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肝有風甚　身反折強直不搐，心不受熱也。當補腎治肝。補腎，地黃圓，治肝，瀉青圓主之。

凡病或新或久，皆引肝風，風動而上於頭目，目屬肝，風入於目，上下左右如風吹，不輕不重，兒不能任，故目連瞚也。若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皆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若得心熱則搐，以其子母俱有實熱，風火相搏故也。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驚癇發搐　男發搐，目左視無聲，右視有聲。女發搐，目右視無聲，左視有聲，相勝故也。更有發時證。

《小兒藥證直訣》 早晨發搐　因潮熱，寅卯辰時身體壯熱，目上視，手足動搖，口內生熱涎，項頸急，此肝旺，當補腎治肝也。補腎，地黃圓，治肝，瀉青圓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日午發搐　因潮熱，巳午未時發搐，心神驚悸，目上視，白睛赤色，牙關緊，口內涎，手足動搖，此心旺也。當補肝治心，治心，導赤散，涼驚圓。補肝，地黃圓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日晚發搐　因潮熱，申酉戌時不甚搐而喘，目微斜視，身體似熱。睡露睛，手足冷。大便淡黃水，是肺旺。當補脾治心肝，補脾益黃散，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夜間發搐　因潮熱，亥子丑時不甚搐，而卧不穩，身體溫壯，目睛緊斜視。喉中有痰，大便銀褐色，乳食不消，多睡，不納津液，當補脾治心。補脾益黃散，治心導赤散，涼驚圓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傷風後發搐　傷風後得之，口中氣出熱。呵欠頓悶，手足動搖，當發散。大青膏主之。小兒生本怯者，多此病也。

《小兒藥證直訣》 傷食後發搐　傷食後得之。身體溫，多唾多睡，或吐不思食而發搐。當先定搐，搐退，白餅子下之，後服安神圓。

《小兒藥證直訣》 百日內發搐　眞者不過三兩次必死，假者發頻不爲重。眞者內生驚癇，假者外傷風冷。蓋血氣未實，不能勝任，乃發搐也。欲知假者，口中氣出熱也。治之可發散，大青膏主之。及用涂囟浴體法。

《小兒藥證直訣》 急驚　因聞大聲或大驚而發搐，發過則如故。此無陰也。當下，利驚圓主之。

小兒急驚者，本因熱生於心，身熱面赤引飲，口中氣熱。大小便黃赤。劇則搐也。蓋熱甚則風生，風屬肝，此陽盛陰虛也。故利驚圓主之，以除其痰熱。不可與巴豆及溫藥大下之，恐蓄虛熱不消也。小兒熱痰客於心胃，因聞聲非常，則動而驚搐矣。若熱極，雖不因聞聲及驚，亦自發搐。

《小兒藥證直訣》 五癇　凡治五癇，皆隨藏治之。每藏各有一獸，幷五色圓治其病也。

犬癇，反折上竄，犬叫，肝也。

羊癇，目瞪吐舌，羊叫，心也。

牛癇，目直視腹滿，牛叫，脾也。

雞癇，驚跳反折手縱，雞叫，肺也。

豬癇，如尸吐沫，豬叫，腎也。

五癇重者死，病後甚者亦死。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李司戶孫病，生百日，發搐三五次。請衆醫治，作天釣或作胎驚癇，皆無應者。後錢用大青膏如小豆許，作一服發之，復與塗囟法封之，及浴法，三日而愈。何以然？嬰兒初生，肌骨

嫩怯，被風傷之。子不能任，故發搐。頻發者輕也。何者？客風在內，每遇不任即搐。搐稀者，是內藏發，病不可救也。搐頻者，宜散風冷，故用大青膏。不可多服，蓋兒至小，易虛易實，多即生熱，止一服而已。更當封浴，無不效者。

李寺丞子三歲，病搐。自卯至巳，數醫不治。後召錢氏視之，搐，目右視，大叫哭。李曰：何以搐右？錢曰：逆也。李曰：何以逆？曰：男爲陽而本發左，女爲陰而本發右，若男目左視，發搐時無聲，右視有聲，女發時右視無聲，左視有聲。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肝木肺金。男目右視，肺勝肝也。金來刑木，二臟相戰，故有聲也。治之，瀉其強而補其弱。心實者亦當瀉之，肺虛不可瀉。肺虛之候，悶亂哽氣，長出氣，此病男反女，故男易治於女也。假令女發搐，目左視，肺之勝肝，又病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能任，故哭叫。當大瀉其肺，然後治心續肝，所以俱言目反直視，乃肝主目也。凡搐者，風熱相搏于內，風屬肝，故引見之於目也。錢用瀉肺湯瀉之，二日不悶亂，當知肺病退，後下地黃圓補腎，三服後，用瀉青圓、涼驚圓各二服。凡用瀉心肝藥，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虛不大瀉者，何也？曰：設令男目右視，木反克金，肝旺勝肺而但瀉肝。若更病在春夏，金氣極虛，故當補其肺，愼勿瀉也。

廣親宅七太尉方七歲，潮熱數日，欲愈。錢謂其父二大王曰：七使潮熱將安，八使預防驚搐。王怒曰：但使七使愈，勿言八使病。錢曰：八使過來日午間，即無苦也。次日午前八使果作急搐，召錢治之，三日而愈。蓋預見目直視而顋赤，必肝心俱熱，更坐石机子，乃欲冷，此熱甚也。肌膚素肥盛，脈又急促，故必驚搐。所言語時者，自寅至午皆心肝所用事時，治之瀉心肝，補腎自安矣。

《閻氏小兒方論・治小兒急慢驚》 小兒急慢驚，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類是也。陽動而速，故陽病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病曰慢驚。此陰陽虛實寒熱之別，治之不可誤也。急驚由有熱，熱即生風，又或因驚而發，則目上目劄，涎潮搐搦，身體與口中氣皆熱，及其發定，或睡起即了了如故，此急驚證也。當其搐勢漸減時，與鎮心治熱藥一二服，《直訣》中麝香圓、鎮心圓、抱龍圓、辰砂圓及至寶丹、紫雪之類。候驚勢已定，須與以藥下其痰熱，《直訣》中利驚圓、軟金丹、桃枝圓之類，或用大黃、朴硝等藥。利下痰熱，心神安寧即愈。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取轉，至脾胃虛損，風邪乘之，凡小兒吐瀉不止，必成慢驚，宜速治。似搐而不甚搐，此名瘈瘲，似睡而精神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鴉聲。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

《閻氏小兒方論》 驚風泄瀉等　驚風或泄瀉等諸病，煩渴者，皆津液內耗也。不問陰陽，宜煎錢氏白朮散，使滿意，取足飲之，彌多彌好。

《閻氏小兒方論》 治小兒急驚方搐　凡小兒急驚方搐，不用驚攫，此不足畏，慢驚雖靜，乃危病也。急驚方搐，但扶持，不可擒捉，蓋風氣方盛，恐流入筋脈，或致手足拘攣。

《閻氏小兒方論》 治急慢驚　治急慢驚，世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藥，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溫藥爲佐，或少用之。

《閻氏小兒方論》 治小兒驚風痰熱　治小兒驚風、痰熱、堅癖，能不用水銀，輕粉甚便。如不得已用之，僅去疾即止，蓋腸胃易傷，亦損口齒。

《幼幼新書・驚候》 《小兒形證論》五臟驚傳候：一肝臟驚風，令小兒非時竄上眼睛，手腳冷。二腎臟驚風，令兒齧齒，面色赤。三脾臟驚風，令兒夜啼，白日多睡。四心臟驚風，令兒發心熱，四肢逆冷。五肺臟驚風，令兒口內熱喘，出氣細微。五臟驚邪，皆因驚風傳受。緣初驚有涎，涎在膈上不發，或即涎潮臟腑入驚邪也。日久不醫，致傳邪氣入于心、肺，或傳肝、脾、腎等也。卻被巫師皆言有祟妖禍，求神，漸加深重，即令小兒枉喪性命。雖有名方千道，須曉病源，今具傳入五臟于左。

一驚邪入脾。鄭冲虛云：令兒非時噴乳，嘔逆翻吐，不思飲乳，故成慢驚也。二驚邪入心。周奇云：令兒非時面上赤紅，惡叫，四肢緩慢，故成慢驚也。三驚邪入肝。鄭冲虛云：令兒眼目上翻，眼多白，睛上竄，引飲，故驚瘈也。四驚邪入腎。趙氏云：令兒忽然面上黑色，惡叫咬人，故驚啼也。五驚邪入肺。崔氏云：令兒夜多虛汗，狂言亂叫，或傳下利，是虛驚也。

《惠眼觀證》論小兒驚候：急驚者，本內有風熱，面色紅赤。又因乳母不自調攝，酒食過度，或湧乳飲兒，或涎停膈中，或風感身內，故中此疾。遍身壯熱，吊上眼睛，四肢搐搦，牙關不開。胎驚者，在母胎內八、九月時，母曾中驚，胎納邪氣，傳之心臟，發時亦壯熱吐涎，眼帶翻張。此候生一月日或半月

後發。慢驚者，榮衛皆受邪氣，面無血色，臟腑久冷，或瀉或吐，或自驚撲，因而成之。

《惠眼觀證》論小兒元有驚候：白日多睡，遍身虛汗，是驚氣納脾；喘氣微細，是驚氣傳肺；無故咬奶，是驚氣傳腎；非時忽然眼睛吊上，是驚氣在脾；夢裏多咬牙，是驚氣在骨；夜啼至曉，是驚氣傳心；面色非時紅赤，是驚氣在心；上喘吃水，是驚氣在肝；惡聲啼叫，是驚氣在腎；前後心及四肢熱，是驚氣傳脾，欲吐瀉。凡小兒驚風，切忌爪甲青黑及吐出白蟲，有血瀉下，啼叫無淚，與夫眼直半開半閉，兼亦咬人，時復鴉聲，皆不可用藥。

《嬰童寶鑑》驚癇死候：項軟無力，魚口開，氣粗喉中如鋸，頭不直，面紅如粧，目陷無光，嚙衣幷咬人，兩目似開不開，瀉下如瘀血，身體若無筋骨。

《幼幼新書·驚積》 茅先生小兒有驚積候：忽然地身熱氣喘，啼聲低，夜睡覺腹裏有物跳動，此候因驚久而不安傳此，所治者用牛黃膏夾朱砂膏調理即愈。

《玉訣》驚積候歌：小兒驚積每因涎，積熱肝心腑臟傳，哽氣面青痰愈盛，胃虛頻嘔利多般。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驚風漸熱候歌：漸熱多因積在脾，瀉如白土又如脂。朝來髮內頻生汗，次後多煩渴水啼。若取轉虛其熱盛，涼心此患始相宜。更看耳畔爲形候，赤者爲風黑熱隨。

因積聚致深，故使腹肚熱，手足心亦熱。又發驚候：飲冷水，又多煩躁渴飲，至夜則多啼叫，其瀉有如豆沙之狀。若失治，則睡重仍加手足發搐搦也。治須分水穀調氣，旋旋去其積，次止渴，發汗即愈。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驚風漸熱歌一同，後云：此候是驚積相兼潮熱，早晨額上有汗便是形證，只與蛜蝛圓與服便安。或不退，微似疏瀉，次調氣。

《幼幼新書·搐搦》 《石壁經》三十六種驚風搐搦候歌：多啼急搐更無偏，吐瀉風傳氣不宣。先愛睡中微有汗，氣粗眼急自當然，面紅患在非爲差，愛哭心中卻聚涎，臉有紅筋癇病作。亂紋生指病應傳，看形定色須明審，靈藥除風不在言。

《石壁經》三十六種急驚偏搐候歌：先看孩兒面臉青，次看背上冷如冰。陽男搐左無妨事，忽然搐右便驚人。女搐右相猶可治，搐歸左畔不須聞。更忌手心如水汗，皺眉高腹豈安存。

此候因受寒邪所致也。若治則先調胃氣，次當發汗。如背上復暖則可治，若依前冷則不可治。更手中汗出，或臭氣，或叫不止，乃內瘀也，不治。

《幼幼新書·急慢驚風》 《養生必用》論：小兒驚癇，古醫經方論但云陰陽癇，而今人乃云急慢驚。今立方一準古聖賢爲治。陽癇屬腑，於治癇方中去溫藥。陰癇屬臟，於治癇方中用溫藥。寒溫等藥皆於治癇方中增損之，則無失。又小兒蟲證與癇相類，學者審別之。

《萬全方》小兒諸風幷天瘀客忤方論：小兒有急驚候，有慢驚候，又有天瘀候，又有客忤候，此數方大同而小異。夫身體壯熱，忽然之間四肢抽掣，痰壅口噤，謂之急驚；身體壯熱，心神不安，嘔吐痰涎，睡中多驚，乍發乍靜，荏苒經日，謂之慢驚。皆由內有積熱，外感風邪，候有遲速，因而爲名。其曰天瘀者，蓋出於驚風之候也，以其手足搐搦，眼目上戴，如魚之着釣，遂以爲名。大抵因驚而生熱，因熱而生風。指病則謂之驚風，指候則謂之天吊，治法亦同。其所謂客忤者，取其觸忤之意。小兒未有所識，外人適至，因而驚忤，故曰客忤。古人論說：謂人從外來，衣服經履用氣或牛馬之氣皆爲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腹痛夭矯，面色變易，狀貌似癇，眼不戴上，其脈弦急數者是其疾也。故治法有用粉圓幷法術者。

《玉訣》小兒驚風候歌：面青呵欠即因驚，啾哇饒啼睡不寧。上爨喘粗頻發熱，唲乳腸虛瀉痢青。

此患先除驚氣，後退驚風，次下驚涎，後調胃氣乃安矣。

《玉訣》治驚風候云：此因驚積涎，實加胸膈，宜生銀圓、烏犀膏行風下涎。

《幼幼新書·急驚風》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周歲已上至十歲已來，有中急驚風，客忤，卒死。此三種俱一般調理。各有初受起因：急驚風形候者，涎響雙搐，雙目直視，面口青黑，不記人事。此候因初生下兒渾陽，或將養剩有，衣被蓋覆失理；或因放送兒子大小便被鷄犬觸驚；或因人家鬧喚，大聲小叫驚着，遂積漸次第驚成，積在心家，被風邪虛，乃至此候。

張渙論：小兒心神多不定，胞絡多積痰涎，遂生邪熱。若熱盛，干於心神，兼外傷風邪客搏，使遍身壯熱，痰涎壅滯，四肢抽掣，牙關緊急，名曰急驚風病。

《嬰童寶鑑》論：小兒急驚風爲驚痰灌於心，而眼上、手足瘛瘲，身熱，牙

關硬，口噤不開者也。

《秘要指迷》論：凡小兒急驚風安痊，又經數日再發又安。如經三、四次，如此後發沉重，此乃惺惺形候，不足憑也。

《玉訣》論：小兒急驚風，因風熱干心，先遭驚怖，前後驚涎幷入於經絡之間，其狀發搐，眼吊唇黑，口噤難開，手足搐搦。此病但以吐瀉鎮心調治方愈。若使冷熱藥相逼，恐損命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纔發急驚風候歌：纔發驚風看握拳，指內指外細須言。陰內陽外爲順候，男左女右搐宜先。用藥開關雙眼下，又將形候再重看。大忌悶涎潮入肺，結響心中不解痊。遠與涼心爲治療，解驚下藥始求安。脈逆陰陽須意用，定知無命別人間。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急驚風候歌：七日歸前被物驚，在七日內，因驚作熱，發驚也。若嬰兒變蒸，亦主驚，愼勿冷藥過多。髮直喉乾瀉又青。髮如麻直不潤，但嬰兒頻吃乳，孩兒多飲水，所謂喉乾，其瀉多則青色也。但看上唇微有汗，次觀印內有青筋，掌中有似桃花嫩，怕物多涎聽有聲。會者鎮驚爲妙手，莫將風熱一般名。此乃外證候也。若治，先當鎮驚藥，次定渴化涎，則其疾必痊。雖孩兒氣實，亦當調胃氣，方下驚藥，愼勿過冷也。

《惠眼觀證》急風說云：內有風積熱涎，急潮口中，身背強直，雙目閉，雙手足搐，或目瞪而喉中涎響，不記人事，急以睡驚膏，用蜜、糖、薄荷熟水磨下，須臾吐三、兩口涎，眼即轉低，即睡。少時，相次即瀉三、四次青白粘涎，下調氣藥。次日多睡，只用醒脾散。如不思食，乃下安胃藥。喉中餘涎，乃下化涎湯藥。相夾調治，三日安。至第四、第五日再有潮熱，即是中風傷寒也，即麥湯散、平胃圓，兩日平復。

《小方脈論》說：急風之候，皆起於心臟也。所是諸般驚疾，累積在心，及至發時，先壯熱，次搐搦，體熱極，四肢煩悶，渾身壯熱，面頰赤色，口乾舌躁。皆因驚撲所致也，治之在心。

長沙醫者李剛中說云：古書無驚候，陰陽癇而已。故陽受之曰急驚，陰受之曰慢驚。故陽動而躁，陽疾而速；陰靜而緩，陰慢而遲。小兒急搐得之於熱淫所勝，表裏連運，久而不除，肝風心火，因熱相合，二臟交爭，其氣蕃灼，而一腎水不能製二臟者也。又肝主筋及目，熱則筋縮急，而風乘之則發搐，手足不能有所制，風相牽引而目上視也。其有左右搐者，各以其偏勝也。醫便以烏蛇、蜈蚣等藥，是治標而不治本也。故錢用瀉青圓主肝風；導赤散瀉心火；此醫用之上藥也。

《幼幼新書·驚癇忤是三候》 漢東王先生論：驚、癇、忤三候，大抵略相似，皆口面青黑，嘔吐涎沫，頭項強直，手足搖動。但驚即發拳搐；癇即搐搦；忤即掣瘛。驚則喉中涎響；癇則口中涎出，亦涎響；忤則口吐青黃白沫。驚則雙目直視；癇則口眼相引而目睛上搖；忤則眼不上插；不可得而同也。然病初治之，亦可一法。

《幼幼新書·天瘈》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有中天瘈者，心神不安，渾身壯熱，手足抽掣，驚悸，眼目翻騰。此候因母飲食不常，酒肉過度，毒氣入乳，宿氣滯不消，心肺相搏，風熱觸於心臟，故有此候。治者，急進奪命散與吐下風涎，然後用勻氣散醒脾，與調勻氣後，常服雄朱散夾鎮心圓，健脾散與服安樂。如見眼視、魚口、鴉聲、眼黑無光、指甲黑者，死候不治。

張渙論小兒心膈壅滯邪熱，痰涎蘊積不得宣通；或乳母飲酒食肉無度，煩毒之氣流入乳中，令兒宿滯不消，邪熱毒氣乘於心神，致使驚悸，眼目翻騰，壯熱不休，四肢瘛瘲。其病名曰天瘈，甚者爪甲皆青，狀若神祟。

《幼幼新書·驚風內瘈》 漢東王先生《家寶》論：凡嬰孩小兒驚風內瘈，盤腸氣瘈及蟲痛三者發作一般。驚風內瘈，眼尾有細碎紅脈現者，是也。盤腸氣瘈發動，腰先曲，空啼無淚，上唇乾，額上有汗者，是也。蟲痛則吐涎，唇口紫色者，是也。如得驚風內瘈即用桃符圓，服後卻進乳香圓幷大七寶散。如得盤腸氣瘈即用鉤藤膏二三服及魏香散二三服，亦須大七寶散二三服。如得疳蛔蟲痛，腹肚釣痛，即用乾漆散二三服，幷化蟲圓三五服，亦間與大七寶散服之。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驚風內瘈候歌：內瘈多啼子細看，莫將蟲痛一般言。唇涎鼻紫爲蟲痛，一云：蟲痛吐涎唇口紫。內瘈還須黑色觀。但覷紅筋生眼尾，便知風候本根源。四十八候云：只看眼畔紅筋見，有血相和點點斑。鎮心使藥方爲妙，始覺良工按古賢。

其候寒熱內薄，氣血凝滯，蘊結不散，腹中痛，但調氣，去其積熱積冷，調毒退愈。

《風髓經》歌括一同，有注云：宜與生銀圓、越桃散。

又三十六種內驚風內瘈候云：此候宜下蝎稍圓，未安，即微下。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驚風內癇歌一同，後云：此候與蛔蟲候一般，唇口紫黑是蟲候，目有紅筋，手在後，胸高是內癇也。

《幼幼新書·盤腸氣癇》《石壁經》三十六種內盤腸氣癇候歌：盤腸氣發先腰曲，無泪叫啼眼乾哭，口開腳冷上唇烏，額上汗流珠碌碌。小腸爲冷氣所薄，致使痛發腰曲，爲腸結痛也。當溫小腸則痛住，次去其小腸積冷，即痊安也。

《風髓經》歌括一同，有注云：宜與越桃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盤氣癇候歌：直莫吐瀉傷榮衛，經絡一定痛難屈，氣通微用三兩行，卻與調和自歡懌。

又歌：痛來難忍便身黑，體硬如弓一嚮張，如婦胎中傳邪毒，醫人何不用名方。

此候氣在小腸，結卻不伸，只將寬氣檳榔散與服幷與白丁香膏，兼茴香散相兼服必愈。不可誤吃他藥，吐瀉傷榮衛，但只和氣。

《幼幼新書·腹肚癇》茅先生：小兒生下五個月日以上至七歲，有結癖在腹，成塊如梅核大，來去或似卵大，常叫疼痛不住者，亦分數類。在臍下痛者爲癇氣，下薑薑散夾茴香散與吃，即愈；如見面黑眼視，瀉黑血，鼻口手足冷，不進食者死。

《幼幼新書·灸二十四癇》莊氏集臉穴灸小兒二十四種癇法：

第一癇，牙關緊，口不開，灸耳門相對一寸，七壯，穴在直耳門近眼。

第二鬼癇，手腳冷，眼不轉睛，口中亂道，灸大拇指後紋，每指七壯，在大指節上。

第三獐癇，渾身壯熱，兩手如梳頭，啼哭聲促，灸兩手心及項前一寸，各二七壯。

第四牛癇，弄唇撮口，灸鬼門穴，在乳下一麥粒地，七壯。

第五癇，渾身壯熱，上氣權肩，喘息不調，頭足俱冷，肚脹，灸兩肋頭幷髮心，各七壯，兩肋是章門穴。

第六虎癇，目不轉睛，兩手不開，乍寒乍熱，灸百會穴，大拇指節上，各三七壯。

第七貓癇，連牙欠口，吐舌，上唇灸人中穴，在鼻柱下，玉泉穴在枕骨下一寸，第四椎兩邊各一寸半，各七壯。

第八風癇，灸玉枕穴，在腦杓尖頭，二七壯。

第九螗螂癇，撮口吐沫，兩手在胸前，灸肩上頭、臍心各三七壯。

第十蛇癇，吐舌不住，灸耳垂下七壯。

第十一脾癇，胸內氣結，喘息不勻，灸臍下一寸，三七壯，未差，灸胃管、臍上四指，幷穴兩傍各四指，各七壯，腹中鳴是效。

第十二血癇，瀉血不定，灸大敦穴三壯，在脊骨盡頭是。

第十三搜腹癇，腳冷，瀉痢不常，灸脊臉，腰眼上四寸是。又灸穴兩傍各一寸半，各三七壯，未差，灸腰眼三七壯。

第十四心癇，吐逆不定，身體壯熱，灸百會穴三七壯，未差，灸後心三七壯。

第十五瘖癇，不語言，灸玉泉穴，在玉枕下一寸。又灸乳上三指，各二七壯。

第十六臈癇，不熱，乳食尋常，多睡眼不開，灸足踝骨上四寸，男內踝，女外踝，各三七壯。又灸髮際三七壯。

第十七鷄癇，手愛抓人，口黑色，灸後心五壯，未差，灸兩手心各三七壯。

第十八猴癇，搐一邊眼不住，灸前後心三七壯，或有手如梳頭者，灸第六椎兩傍各一寸半，各三七壯。

第十九弓癇，身體壯熱，脊梁急如反弓，灸後心三七壯，未差，灸第九椎兩傍各一寸半，三七壯。

第二十癇，乾嘔不定，四肢無力，灸氣臉五十壯，第十三椎兩傍各一寸半。

第二十一癲癇，握兩手如弓，不轉睛，灸後心五十壯。

第二十二癇，面青撮口，眼中淚下，此是破軍星所作，灸後心五十壯。

第二十三癇，驚哭不定，咬牙作聲，此是兼正星所作，灸第五椎下兩傍各一寸半，各三七壯。

第二十四癇，揉眼咬指甲，此是文曲星所作，灸兩手心三七壯，未差，灸中指頭七壯。

長沙醫者毛彬傳小兒驚癇灸法：

牙關硬，百會上灸三七壯，又灸耳後一寸，當時得效。

舌舐唇，連牙欠口，此名牛星癇，灸人中三七壯。

愛吐逆，舌不住，名蛇驚，於承漿穴中灸三七壯。

愛咬人，名孤瘈，灸後心一百壯。

下元虛，腹脹，氣塊排連臍，臍心灸一七壯。

翻眼抬睛，名天瘈，於腳大拇指當節上灸一七壯。

破腹害肚，米穀不消，腳脈不行，是尋腹瘈病，準前之穴灸之。

多睡，瞑目不開，內踝上面正四寸，急灸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欲發搐》 小兒驚癇者，世俗之總名，須分輕重也。輕者但身熱面赤，睡卧不安，悸惕上竄，不發搐者，此名驚也。重者上視身強，手足拳，發搐者，此名癇也。其發搐之病，最爲重大。必有因漸，亦有將發之候，以明之也。養小兒之家，若能辨之，求治於未發之前，不惟易愈，又不至於危殆，今集欲發搐候下項。

目上視喜惕者，欲發搐也；身熱項強，常汗出者，欲發搐也。手足喜振掉者，欲發搐也。搖頭弄舌者，欲發搐也。喜欠目直面青者，欲發搐也。潮熱或壯熱不歇者，欲發搐也。睡中時笑，或狂語言，手足搖動者，欲發搐也。鼻中燥，大便小便不利者，欲發搐也。髮上逆啼，面暗色不變者，欲發搐也。身熱吐哯喘粗者，欲發搐也。噫氣下而妄怒者，欲發搐也。鼻口青，喜忪悸者，欲發搐也。咬牙甚者，欲發搐也。目直色赤或青者，欲發搐也。瞳子卒大異常者，欲發搐也。面色青黃，上竄氣急者，欲發搐也。眼斜視者，欲發搐也。嚥乳不和或噎乳，唇舌緊者，欲發搐也。涎盛膈壅，呀呷有聲者，欲發搐也。卧而不安，身熱不乳，數惕恍者，欲發搐也。體熱口中氣亦熱，面目青，呵欠頓悶者，欲發搐也。掌中赤，印內青筋見，怕物生涎者，欲發搐也。吐利不止，厥痛時起者，欲發搐也。唇口頰顎赤，手足心皆喜冷者，欲發搐也。目痴昏悶，撮口吐舌者，欲發搐也。身熱小便難，或目直視，或視不精，皆欲發搐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已發搐》 發搐之候，世俗所說者多矣，有言一證屬一藏，一證屬一府。喬岳歌曰：小兒驚候有多般，不顯根源見病難；睡裡咬牙驚入腎，非時吊眼病歸肝。夜啼到曉元因肺，唇白面青一般看；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火向心間。乾嘔吃水脾驚患，脈微氣喘一同言。漢東王氏言：非時吊眼驚入肝，睡後咬牙驚入腎，夜啼到曉驚入小腸，面青乍白驚入膽，氣喘吃水驚入肺，面紅臉赤驚入心，五心煩熱驚入脾，喉中鋸響驚入大腸，乾嘔無時驚入胃，睡中啼哭驚入三焦。如此之類，言至百種，叢脞無據，何以爲治。又有言驚發三次爲癇者，第一次發，兩太陽左右青脈朝眼。第二次發，山根青脈見。第三次發，眼下瞼連金匱青脈見。又言發搐面赤，指內青紋見者爲癇。又云耳後完骨上青脈如綫者爲癇，此等之論，亦爲臆說。大抵不發搐者爲驚，發搐者爲癇也。《千金》論癇證，大體只分三種：一曰風癇，因解脫衣袂，觸冒風邪而作。其證先屈指如數乃發，口中氣熱，呵欠頓悶，手足搖動，治當發散；二曰驚癇，猛聞大聲，或撲仆驚怖而作。其證先叫啼乃發，心神不寧，不可下之，下之內虛，則病益盛，治當安神去熱；三曰食癇，因乳哺失節，或有積而作癖。其證先不乳而吐，先寒後熱乃發。其證身體或溫或熱，多睡喜唾，吐逆腹脹。故小兒有癖積，脈大者必發癇，治當下之。此三種內，風驚二癇，時時有之，食癇者十中無一，下之便愈。詳此三種，雖諸病皆能變癇，莫不緣於風、驚、食之所作也。又《內經》有云：五藏主五畜，其間發重者，各見其象。肝爲犬癇，目直視，身反折，手拳犬鳴；心爲馬癇，張口搖頭，背強硬馬叫；一云心爲羊癇，目瞪吐舌羊叫。脾爲牛癇，目痴腹滿牛叫；肺爲鷄癇，搖頭反折，手縱搖搦鷄叫；腎爲豬癇，目橫身直如尸，吐沫豬叫，已上論癇發者，乃諸書精要也。然不若錢乙所論發搐者，乃心肝二藏爲病也，其理有據而妙。肝主風，心主火，風火相加，發而爲搐。前論小兒諸病，新久皆能變癇發搐者，以人有病，則飲食退減，脾胃不旺，肝必凌之。引動肝風，肝又主掣，若不得心火，則不能發搐。又人有病，則氣血錯亂，心神不寧，引動心火，心又主驚，若不得肝風，亦不得發搐也。須肝心二藏相爲子母，俱有實熱，風火相搏，驚掣相持，乃能發搐。其狀亦如風之火蕩，焰熾掣然也。故肝心二藏爲病之源，餘藏雖不正主，亦有相乘兼見之證。及所發亦有其時，假如錢論潮熱變發搐，在早晨寅卯辰時者，此肝用事之時也。身體壯熱，目上視，手足搖動，口生熱涎，項頸強急，此肝旺也。錢治補腎瀉肝，是謂補其母而瀉其子也。發搐在日中巳午未時者，此心用事之時也。心惕目上，白睛赤色，牙關緊急，口內涎生，手足搖動，此心旺也。錢治瀉心，心熱退則肝母亦不能旺，是謂子能令母虛也。發搐在日晚申酉戌時者，此肺用事之時也。目微斜視，不甚搐而喘，身熱睡露睛，手足冷，大便黃水。錢治瀉其肝心，而補其脾。發搐者心肝實爲病之源，故瀉之；手足冷，大便黃水者，脾虛候也，故補之。發搐在夜間亥子丑時者，此腎用事之時也。

不甚搐，眠卧不穩，身體溫壯，目睛緊斜，喉中有涎，大便銀褐色，乳食不消，多昏不納津液。錢治但瀉其心而補其脾。且心肝二藏爲病之源，今獨瀉其心，而不瀉其肝者，此本因潮熱所作，發在腎用事之時，是腎虛心熱極甚也，故但瀉其心，熱退則肝亦平矣。若更瀉肝，則腎轉虛矣。其大便銀褐色，乳食不消，不納津液，皆脾衰之證，故補其脾也。以上四藏，分主十二時，脾藏爲兼見之證。此潮熱發搐，治則惟瀉心肝者，蓋二藏俱實，爲病之源故也。其肺藏有虛實之證，見虛則補，見實則瀉。況發搐是心火旺所作，而肺金實證亦罕，惟偏搐者有之外，腎藏但主虛而無實，見其虛則補之。《內經》有云：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先補其母，後瀉其子。子能令母虛，母能令子實。錢乙論此發搐元由，爲治次第，乃謂得聖人之經旨深意也，可謂出群拔萃矣。今更以錢論三事參之，一者發搐逆順，二者發搐陰陽，三者發搐眞假，及各於逐項之下。以錢治法爲證，後學之士，將此三事，參推五藏，審別形候，察其虛實，觀以時刻，依法爲治。則小兒發搐之病，無以外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發搐逆順》 男發左搐，或手大指屈外，或目左視，無聲者順也。若發右搐，或手大指屈內，或目右視，有聲者逆也。女發右搐，或手大指屈內，或目右視，無聲者順也。若發左搐，或手大指屈外，或目左視，有聲者逆也。順者相勝也，左肝爲木，右肺爲金，一負一勝，故無聲也；逆者戰也，二藏俱實，木金相擊，故有聲也。順者易治，逆者難治；男逆稍易，女逆極難。更當參其發時，以補瀉爲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發搐陰陽》 小兒發搐，爲急慢驚者，古書無有，惟曰：陰癇陽癇。所謂急慢驚者，乃後世名之也。以陽動而速，故陽搐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搐曰慢驚。此陰陽驚癇發搐之別也。

陽搐者，身大熱，面赤引飲，口中氣熱，大小便赤黃，眼上視連劄，手足搐急，牙關緊噤，項背強直，涎潮響，此因心熱極則生風，風屬肝，心肝子母，風火搏熾，動而發搐也，及其發定，則了然如故。此陽盛陰虛，治當利驚以除風熱，不可與巴豆駃藥大下之，恐畜虛熱不消。小兒痰壅積熱於心，因聞大聲，或誤驚觸，則動而發搐。若熱極者，雖不因聞聲驚觸，亦自發搐。小兒本實者，多此候也。

天吊附陽搐　小兒心膈壅滯，涎盛熱積，不得宣通。或因母飲酒食肉無度，致煩毒之氣，流入於乳，因以乳兒，令兒宿滯不消，熱毒乘心，發爲驚搐，眼目翻騰，壯熱不休，甚者爪甲皆青，狀若神祟，俗謂之天吊。此非天能吊人，以其眼吊上視，故取意名之。況小兒發搐，未有不眼上者，實亦陽搐之候也，治宜去涎熱。

陰搐者，身溫面皖白，手足似搐不搐，但時時瘈瘲，昏昏似睡，而無精神，眼露睛微微上視，或胃痛而啼作鴉聲，或不能啼哭，唇口白色，脈沉弱，此因大病之後，或吐瀉過甚，致脾胃虛損而生風，荏苒乃成，此陰盛陽虛，治當補其脾胃，瀉去肝風，小兒虛弱，雖不因吐瀉取轉，直發陰搐者亦有之。本怯者多此候也。

慢脾風附陰搐　小兒因傷風冷，或病吐瀉，醫以溫藥補之不已，復用涼藥治之又不已，本謂傷於風冷，醫亂治之，致脾虛而內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餘日，其證昏睡露睛，大便不聚而瀉，此脾虛風入，風在脾胃之間，故大便不聚而瀉。時瘈瘲，身體四支口鼻中氣皆冷。小兒亦有因驚所傳，或諸病久變，見此證者，皆因脾胃虛怯，而生風所爲也，故俗謂慢脾風矣。實乃陰搐之危候，治當去脾間風，風退利止，以補脾胃。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發搐眞假》 眞者，兒在母胎中時，血氣未全，精神未備，則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調適乖宜，喜怒失常，或聞大聲，或有擊觸，母驚動於外，兒胎感於內。至生下百日以來，因有所犯。引動其疾，則身熱吐哯。心神不寧，睡卧昏騰，噪啼無時，面青腰直，手足搐搦，口撮頤縮，目瞪氣冷，或眼閉膠生，或瀉青黃水，是胎癇也。是內藏感病，發爲眞搐，然亦發稀而難治，不過三兩次必死矣。

假者，兒生出母腹，百日以來，肌膚嫩怯，血氣軟弱。被外風傷之，入客於內。每遇則兒不能任，故發搐搦。口中氣熱，呵欠噓噴，此風癇之候。重者亦不呵欠噓噴，與胎癇相似。然發頻者輕，輕則易歇故也，治當發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論·驚癇雜論》 凡小兒急驚，雖搐甚不用忙攫，亦不足畏。慢驚雖微搐切當救，乃危候也。方搐之時，但與扶持，愼勿擒捉。蓋風氣方盛，恐流入筋脈，致手足曲戾不隨，或成拘攣。

凡小兒急驚，閻孝忠云：當其搐勢減時，與鎮心治熱藥一二服，如麝香圓、抱龍圓、辰砂圓、紫雪之類，候驚勢已定，用藥下其痰熱，如麝香圓、軟金丹、桃枝圓之類，如此則心神安寧即愈。

凡小兒慢驚，若因吐瀉，已成虛損者，閻孝忠云：當與速生胃氣，以理中

丸，并研金液丹末，煎生薑米粥調灌之，多服乃效。候胃氣生，手足漸暖，四肢猶然瘈瘲，即減金液丹一二分，增青州白圓子一二分同研，如上服，漸漸以意減金液丹，加白圓子，兼用異功散、羌活膏、鉤藤飲之類調理，頻頻與粥，雖至危者，往往死中得生。

凡小兒急慢驚，陰陽异證，切宜辨而治之。急驚合用涼藥，慢驚合用溫藥。世人多用一藥，不能分別，誤小兒多矣。殊不知藥性自有溫涼，豈可泛用！初虞世謂治陰陽癇，寒溫藥性，當於方中用時增損，則無失矣。又閻孝忠言，慢驚藥中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溫藥爲佐，或少少用之，惟涼故也。

凡小兒於天陰雷發聲之時，必掩塞其耳，或作雜聲以亂之，恐猛聞大聲而發搐。

凡小兒發搐，時醒而身軟者爲癇，若發搐不時醒，身硬者爲痙，乃中風之候。

凡小兒驚癇泄瀉等諸病，煩渴者皆津液內耗也。不問陰陽，煎錢氏白朮散，使任意取足飲之，彌多彌好。

凡小兒驚癇藥中，能不用水銀、輕粉者尤佳。如不得已而用之，僅去其疾即止。蓋小兒腸胃易損，亦傷口齒。今所集之方，多不用銀、粉，如須用之者，當依此酌量減損。

凡小兒欲生瘡疹，有發搐者，當從瘡疹爲治。餘諸病有與驚癇相兼，可以一方爲治者，依法用之。若不可以一方爲治者，則各用所主藥，相兼治之。

凡小兒驚，蜣螂爲治第一，世醫多不學，未見有用者，若用之，須擇不傷水者，傷水即不堪用。去其頭、翅、足，炙令焦，乃入藥。

凡小兒吐瀉後，精神困頓，多睡，不吃乳食，四支逆冷，欲變成癇者，以神麴爲末，入腦麝各少許，溫水調服。若已成癇，哭如鴉聲，面色青黃，手足瘛瘲，咽中不利，更入硃砂同末服之。若變癇滑利者，以麴末蜜圓如鷄頭大，溫水化下。

又一方麴末一兩，琥珀、甘草各二錢，硃砂、雄黃各一分，同末，蜜圓如鷄頭大，名太乙丹，治小兒百病。

《醫說・急慢驚風》 小兒發癇，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上視，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成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視，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溫藥，不可一概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

《儒門事親・驚風》 戴人常曰：小兒風熱驚搐，乃常病也。當搦時，切戒把捉手足，握持太急，必半身不遂也。氣血偏勝，必痹其一臂，漸成細瘦，至老難治。當其搐時，置一竹簟，鋪之涼地，使小兒寢其上，待其搐，風力行徧經絡，茂極自止，不至傷人。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急風慢風慢脾風總論》 小兒急慢驚風，古所謂陰陽癇是爾。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陽虧而陰盛。陽動而燥疾，陰靜而遲緩。其始也，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火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肺，而心亦主熱。《天官疾醫》注云：肺氣熱，心氣次之。驚風痰熱，合爲四證。四證已具，八候生焉。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曰八候。凡搭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青眼青，唇青瀉青，太陽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狀也。大抵熱論虛實，證別逆順，治有後先，蓋實熱爲急驚，虛熱爲慢驚。慢驚本無熱，所以發熱者，虛使然爾。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甚不可以陰陽無別，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引手挽右直左曲，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形勢彎弓入裏者順，出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目屬肝，肝受風熱，則目直視或上竄，或兩眥頻搭。若無臉赤、五心煩熱之證，卻不發搐，必挾心熱，則肝風、心火二者交爭而發搐也。但竄視直視者，與瀉青丸，更加發搐者，以導赤散兼之。大抵肝風、心火乃急驚受病之處，瀉青圓去肝風，導赤散降心火。《幼幼新書》以爲要藥。故曰證別逆順者，此也。陽病陰脈，陰病陽脈亦反。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於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并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析急慢脾風而言之，則暴烈者爲急驚，沉重者爲慢驚，而慢脾則重而深矣。急驚之候，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竄視反張，搐搦顫動，搦者十指開合。唇口眉眼眨引頻并，口中熱氣，頰赤脣紅，大小便黃赤，其脈浮數洪緊，蓋由內有實熱，外挾風邪，心家受熱而積驚，肝家生風而發搐。肝風心火，二臟交爭，血亂氣并，痰涎壅塞，所以百脈凝滯，關竅不通，風氣蕃盛而無所泄，故暴烈也。治法大要，用

藥有序，通關以後，且與截風定搐。痰熱尚作，廼下之。痰熱一泄，又須急與和胃定心之劑。如搐定而痰熱無多，則但用輕藥消痰除熱可也。然急驚雖當下，切不可過用寒涼，及銀、粉、巴、硝輩蕩滌太驟。水銀、輕粉、巴豆、芒硝、訟霜、蟾酥、腦、麝等劑，醫家不得已而用之，僅去疾即止。或不當用而用，或當用而過焉，往往由此成慢驚矣。下痰熱不必須用銀、粉、巴、硝，但能斟酌，大黃可也。欲下之法，須當審問前人已下未下，或曾經吐瀉否，已下及吐瀉者，不可再下，但驅風化痰，消熱而已。大約痰熱十分，且泄其三之二，下劑中須以枳殼、菖蒲寬氣通心之類佐之。蓋急驚急在一時，治之不可寬緩，稍緩則證候轉深。若一時體認未明，又不可妄施藥餌。截風定搐，先與通關，噓驚輩，次則人參羌活散、截風圓、一字散、陽癇散、擒風湯、定搐散、瀉青丸、木通散、清寧散、阿膠散，以意擇用。下劑有三，輕下則用定命丹、利驚圓、防風湯、宣風散、枳殼散、小柴胡湯輩。稍重下則用揭風湯、朱砂膏、疏風散、柴胡加大黃湯輩。重下則用青金圓、天麻圓、蘆會散、牛黃涼膈圓、青金丹、王監京墨圓輩。下後和胃助氣，如生氣散、銀白散、伏苓二陳湯、異功散、天麻蘇合香圓、參苓白朮散、和中散、醒脾散之類，皆可選用。定志寧神則以定志圓、溫膽湯、定心圓、百枝膏與之。他如太乙保生丹、聚寶丹、蟬蝎散，不冷不熱，祛風鎮驚之劑，又當繼此，以防其再發也。下之後，諸證猶存者，未易痊愈，更勿再下，當作慢驚理之。其有搐搦，反張斜視，而牙關不緊，口無痰涎者，未可直指以爲驚風，恐是傷風、傷寒、傷食，成三等證，或夾驚而成，如錢氏假搐之說。傷風夾驚，神困昏悸，頭疼氣粗，先用人參羌活散，惺惺散，消風散輩，微取其表。次與天麻防風丸。傷食夾驚，身熱溫壯，或吐不思食，大便酸臭，先用人參羌活散，加青皮、紫蘇取表消積，次用驅風鎮驚之劑。凡搐搦者，不可把握，但扶持之，否則風癇逆入經絡，遂使手足拘攣，以成廢疾。此治急驚之大要然也。慢驚之候，或吐或瀉，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睡則露睛，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或身冷，或四肢熱，或口鼻冷氣，面色淡白淡青，眉間脣間或青或黯，其脈沉遲散緩，蓋由急驚過用寒涼，或轉下太驟，傳變成之。又有吐利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錢云：夏月脾胃伏熱，大吐瀉者，當解暑熱，不可專曰固陽。有臟腑虛洞泄成者。風邪入於腸胃，故大便不聚而瀉。有久痢氣脫成者，有下積取瀉成者，有吐血瀉血成者，有感風不解誤藥成者，有傷寒傳變陰證成者，有得之久嗽作癇者，有得之發癇不已者，有得之蟲積衝心者，有得之如腫疝氣腹痛者。其或日夜汗出，脾困多睡，煩燥引飲，四肢浮腫，大小便閉，丹瘤腫毒，龍帶躥腰，走馬急疳，并傳慢候，惟吐瀉積痢成虛致之，則證變甚速。纔經吐瀉，便是慢驚，須用溫中扶裏，或搐來緊急，乃慢驚初傳，尚有陽證，不可誤作急驚用藥。世言搐慢爲慢驚，非也。若泥此，往往指慢脾爲慢驚矣。況慢驚，男子以瀉得之爲重，女子以吐得之爲重。治法大要，須當審問源流，不可概曰慢證，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臟寒洞泄得之，則先與朮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散。外感寒邪得之，則先與桂枝湯、解肌湯輩。其他可以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亦須準較陰陽虧盛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大熱之劑。惟於生胃氣中，加以截風定搐，如全蝎、花蛇、僵蠶、白附、天麻、南星輩爲良。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者，八候尚在。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可冷可熱，均平陰陽而已。太一保生丹、聚寶丹、蟬蝎散、伸保既濟丹、來復丹、王氏惺惺散、醒脾散、大醒脾散、溫白丸可選用之。若陽虧陰盛，病已傳過，純屬慢驚，無搐掣反引竄視之證，而但昏沉者，與星香全蝎散、定命散、四聖散、烏蝎四君子湯、天南星散、烏沉湯、沉香散之屬。若手足冰冷者，方可回陽，用硫黃、附子。慢驚下痰身暖者，天南星丸、蘇合香、白圓子。痰盛者，神保既濟丹、礞石散。虛甚而不可下痰者，靈脂圓、七珍圓，如腦、麝、銀、粉、巴霜、寒涼通關利腸輩，一切禁止。麝雖溫，然性屬陰，能化陽通膝。其有陽已傳陰，或者不知，但見引搐。誤用腦、麝、銀、粉及寒涼輩，必爲慢脾陰逆。若慢驚之候，其眼半開半合，則當預作慢脾風調理之。於斯時也，陰氣易盛，陽氣易微，時刻少延，則藥力不及。頻并投藥，則勢又不可，纔進一二劑，須審有無傳變，稍定則和平爲愈。勢篤，則以剛劑投之，此治慢驚之大要然也。慢脾風之候：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困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收。或身冷，或身溫而四肢冷，其脈沉微，陰氣極盛，胃氣極虛，十救一二。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脾間痰涎，虛熱往來，其眼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滯然爾。世所謂慢風難療者，慢脾風是也。然慢脾一名虛風。凡小兒或吐或瀉之後，面色虛黃，大勢虛損，若因虛而發熱，繼此必得慢脾風。纔見搖頭斜視，以手摸人，昏困喜睡，額上汗多，身亦粘汗，其聲沉小而焦，即是脾風之證，不必皆由急慢風傳次而至，又當識之。治法大要，生胃回陽，黑附湯、川烏散、金液丹、白圓子，各半，

生附四君子湯可斟酌用。胃氣漸復，則異功散輩，溫平而調理之。如蝎附散、陰癇散、靈砂、震靈等，亦可參用。若其眼半開半合，手足不冷，證候尚在慢驚，則勿用回陽。或已入慢脾而陽氣未甚脫者，亦不可用硫黃、附子。凡服回陽湯劑，手足漸暖者，仍以醒脾散等繼其後以調之。慢脾下痰輕者，神保既濟丹，白僵蠶圓，重者辰砂膏，甚則七寶妙砂矣。慢驚慢脾逆惡證候，諸藥不效者，如有太衝脈，則取百會穴灸之。此治慢脾風之大要然也。灸百會穴，詳具于後。雖然小兒有病，問之則幼不能言，望之則易驚易喜，診之則或惕或動，自六歲以下，黃帝不載其說者，以其難也。又況驚風一科，古無全書，則尤爲難。如前所云固足以知三證之詳矣。至於辨析體認通變之際，有言而不能盡其蘊者，可不深加之意乎。驚風一也，痙痙、發癇、卒中、天窬、撮口，亦風之種類焉。痙者，手足冰冷。痙者，舉身僵仆。痙痙本一病，當以陽剛陰柔別之。剛者有汗，柔者無汗，肢體強直，腰身反張，甚於風癇，大抵不治。癇者目瞪涎流，神氣鬱勃，四體不收，沉默昏潰，似死似生，其聲惡叫。身軟時醒，有聲者爲癇，身強不醒，無聲者爲痙痙。凡治驚遇咬牙啼叫者，須與通心行小便劑。癇亦多種，錢氏有牛、羊、雞、犬、豬之說，大抵以風、驚、食三證別而治之。中風者，五臟各有脈證，隨五臟俞以施灸法，與大科則同，特小小分劑耳。天窬者，身體壯熱，翻眼抬睛，手足搐掣，其狀如魚之上釣。又內窬腹痛多啼，臀黑陰腫，偃僂反張，眼有紅筋斑血，乃寒氣壅結兼驚得之。撮口者，一臟內之篤疾，臍風胎風，鎖肚吊腸，卵疝俱至撮口，蓋風入心脾，故令小兒氣促，口撮如囊而不乳也。其有初生百日，頻頻吐哯，呵來噴去，睡裏多驚，眼翻肚脹，手足緩怠，煩燥多啼者，當作胎驚風理之。又有變蒸，亦發微驚，不治自愈。又瘡豆欲發，亦或搐掣如風，右鼻冷、腳冷、尻冷，耳後有紅脈赤縷者，必是瘡豆之證。戒不可以腦、麝開腠，及銀、粉、巴、硝轉下而冰壓之，是辨析之不可不審也。至若眼陷無光，白睛灌人，爪甲青黑，四體垂殫，一臟氣絕，不可勉強下藥。面赤如緋，面青背冷，頭目仰後，足冷目青，腹脹胸高，手拏胸膈，唇舌鼻黑，魚口氣粗，囟腫囟坑，啼哭無淚，冷汗不止，汗出如珠如油，眼青，瀉黑血，悶涎入心，肺噓舌出，口咬人，五硬五軟，五冷五乾，皆惡證也。急驚眼睛翻轉，口中出血，兩足擺跳，腹肚搐動，或神緩而摸體尋衣，或證罷而神昏氣促，噴藥不下，通關不噓，心中痛絕，忽大叫者，難愈。慢驚四肢厥冷，叫瀉加嗽，面黯唇慘，胃痛鴉聲，兩脇動氣，口生白瘡，胃閉損也。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慢脾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大小便不禁，背直口噤頭搖者，最難爲力。或者慢驚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粗大，脈來浮數，是謂陰盛強陽。錯認以爲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藥下，氣隨痰絕，人以醫殺咎之。此則不識覆燈將絕之證，雖不下藥，亦無生意矣。又有喉中痰涎，聲如拽鋸，一兩日間，但閉目不開者，此爲虛候之極，虛痰飽養其氣然也。凌遽下痰，亦未可保，姑以蘇合香、白圓子輩與之。他如急驚安靜之後，兩日再發，面色變易，又三四日定而復發，其後淹延必至沉重。若急驚證候，徒知定搐，不去驚熱，纔見搐定，遂指爲安，未幾復搐，是爲過街候。若慢驚之候，藥服已瘥，尚虛乏，數日未省者，或妄攻之則前功俱廢，是體認之不可不精也。其或傷風、傷寒、傷暑、傷濕、傷食、停積疳勞、煩渴盤腸、肚癀、諸瘡疳證，皆因之而發風。須當體認，隨某證療某病，正病去則風自去矣。按錢氏方，小兒發搐，身熱喘急，目斜露睛，四肢逆冷，李醫概以定驚搐一劑與之，殊無主對。錢遂別之曰：發搐爲肝實，身熱喘急爲肺虛，目斜露睛爲肝肺相勝，四肢冷爲脾虛，治法先用益脾補肺。胃氣稍復，然後瀉肝涼驚而安。一證直視而不能食，或謂神祟使然。錢知其爲肝旺勝脾，與之瀉肺而愈。一證吐瀉，或利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作效已經數日，忽爾不語，衆醫類以失音湯劑主之，竟無寸效。錢氏用地黃圓數劑補腎，於是能言。所以然者，前乎清利小便太過，遂使脾腎俱虛，雖已補脾而腎尚虛故爾。至論肺虛痰實，治法當下，故下之。必先益脾，然後瀉肺。經云：欲瀉其子，先補其母，此錢氏要訣。錢氏方瀉青丸、瀉白散、導赤散、瀉黃散、宣風散、乃瀉五臟藥。益黃散、白朮散、阿膠散、地黃圓，皆補五臟藥。心中驚熱，清心而熱不退，則與之助胃。胃不虛則熱不生，或胃虛不食，又且大小便難，則不爲之疏利，蓋利之則胃愈虛而身必冷。其有傷風寒而吐瀉者，欲止吐瀉，不特溫脾，須以發散之劑先之，風寒散而吐瀉自止矣，不特此爾。小兒平常服藥過多，頑玩臟腑，調和之劑不愈，則易之以攻擊，固守之劑太過，則時乎而疏利，主治在我，不可不問源流，不可偏徇病家所欲。圓機達變，消息輕重而應之，是通變之不可無法也。大概小兒臟腑柔嫩，易實易虛，易冷易熱，兒有大小壯弱，病有輕重淺深，所貴乎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爲上矣。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方論》　驚熱者，內蘊實熱，鬱勃發驚，甚則搐掣，變而癇耳。治法，疏導熱氣，利驚定心。亦有變蒸微驚，以其熱盛得之，

但與輕藥，或不治亦自愈。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驚風方論》 驚者，虛惕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窜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妳咬牙；驚邪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乏；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色淡黃。據脈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某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溫驚，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爲活法。睡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痊。

《仁齋直指小兒方·定驚·通關定驚方論》 諸風搐搦，關竅不通，皆由痰塞中脘，留滯百節所致。痰之所爲潮塞者，氣實使之，治風痰雖不出南星、半夏、全蝎、僵蠶數輩，亦須先用蘇合香丸、入朱砂少許，以薑汁侵薄荷湯調和與之。蓋使氣下則痰下，痰下則關竅自通。

附驚風搐握拳　夫驚搐握拳者，有陰陽兩證。陰者拇指在內，陽者拇指在外，陽拳者順，陰拳者逆。又曰男子握拳於外爲順，於內爲逆，女子握拳於內爲順，於外爲逆。又指者惡候也。

附急驚握拳歌　急驚欲發先握拳，蓋因胸中有毒涎，陰錯陽差爲逆頻，男左女右搐須痊。目白唇白應少睡，口喎舌卷更驚眠，大忌腹高頭手汗，神昏氣促豈能安。

又　才發驚風看握拳，指分內外細須言，握指任內外內陰陽外斯爲順，女右左男令搐先。（太極）悶涎衝入肺，喘急入心之內不能安，更將形證重重看，用藥開關雙眼前。速與涼心爲治療，解驚調氣用湯圓，搐忌手心汗如水，此命端的屬九泉。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雜治》 驚積方論　驚積者，受驚日久而積成之。其狀額上有汗，喘息煩渴，潮熱往來，肚皮有熱，睡中覺腹內有物跳動，瀉下如白脂豆沙是也。治法量輕重而疏導之，仍與調氣和胃取愈。大凡小兒腹肚或熱、或脹、或硬，皆爲內實，法當疏利。

天癇方論　天癇壯熱驚悸。眼目翻騰，手足抽掣，或啼或笑，喜怒不常，甚者爪甲皆青，如祟之狀，蓋由乳母酒肉過度，煩毒之氣入乳，遄復乳兒，遂使心肺生熱，痰鬱氣滯，加之外挾風邪，致有此耳。治法解利風熱取愈。

驚風內癇方論附盤腸氣蟲痛　驚風內癇，腹痛多啼，脣黑囊腫，偏僂反張，眼內有紅筋斑血者，是蓋寒氣壅結，兼驚風而得之。又盤腸氣與蟲證亦令腹痛，多啼偏僂相若，但盤腸氣痛則腰曲乾啼，額上有汗，是小腸爲冷氣所搏然爾。蟲痛則嘔吐清沫，痛有去來，是疳化爲蛔，臟腑留滯然爾。內癇用調氣疏風鎮驚之劑，盤腸氣用溫和調氣之劑，蟲證用殺蟲之劑。

《仁齋直指小兒方·發癇》 發癇方論　癇者小兒之惡病也。小兒血脈不斂，氣骨不聚，爲風邪所傷，爲驚怪所觸，爲乳哺失節停滯結癖而得之。其候神氣怫鬱，瞪眼直視，面目牽引，口噤涎流，腹肚澎緊，手足搐掣，似死似生，或聲或嘿，或項背反張，或腰脊強直，但四體柔軟，發而時醒者，爲癇；若一身強硬，終日不醒，則爲痙痓矣。癇曰五癇，病關五臟。面赤目瞪吐舌嚙齒，心下煩燥氣短息數者，曰心癇。面青脣青，其眼上窜，手足拳攣，抽掣反折者，曰肝癇。面黑而晦，振目視人，其吐清沫，不動如尸者，曰腎癇。面如枯骨，目白反視，驚跳搖動，亦吐涎沫者，曰肺癇。面色痿黃，眼睛直視，腹滿自利，四肢不收者，曰脾癇。此五臟之證然也。調理之法，惟以驚、風、食三種，陰陽二證別而治之。風癇者，汗出解脫風邪澀，其初屈指如計數，有熱生痰是也。驚癇者，震駭懷怖，打墜積驚，其初驚叫大啼，恍惚神魂是也。食癇者，食時得驚，停宿結滯，其初吐乳不哺，大便酸臭，或結成乳癖，先寒後熱是也。別之以陰陽，則始者身體有熱，抽掣啼叫是爲陽癇。陽病脈浮，面色光澤，病在六腑肌膚，此猶易愈。始者身體無熱，手足清冷，不抽掣不啼叫，是爲陰癇。陰病脈沉，面色暗晦，病在五臟骨髓，此最難痊。或以仰卧屬陽，覆卧屬陰，亦可寥驗，蓋陽證不可用溫，陰證不可用寒。風癇則先爲之散風，驚癇則先爲之利驚，食癇則先爲之消積，續以痊癇等劑主之。若臟若腑，一陰一陽，是固不可無別。大概血滯心竅，邪氣在心，積驚成癇，通行心經，調平心血，順氣豁痰，又其要也。繼入小兒有熱有痰，不欲乳哺，眠睡不安，常常驚悸，此皆發癇之漸，即以紫霜圓導之。時間量與紫霜圓減其盛氣，則無驚風癇癇之患。癇證方萌，耳後高骨間必有青紋，紛紛如綫，見之急爲爪破，須令血出啼叫，尤得氣通，澣濯兒衣，不可露天，恐爲純雌落羽所污染，觸其間未有不爲癇也。挾邪怪者面色變易不常，見人羞怕。諸癇瘖不能言者，蓋咽喉爲氣之道路，風傷其氣，以掩聲音道路之門。抑亦血滯於心，心竅不通所致耳。南星炮爲末，雄豬膽汁調和少許，啖之輒效。若夫錢氏五癇圓并南星散，以昌蒲煎湯調下，甘遂豬心湯以和蘇合香圓，皆治癇之要藥也。故表而出之。

諸癇不治證候　目直無聲，目睛不轉，眼生白障，眼慢脣黑，瞳人瞬動，眉間色青黑，面青指黑，口中涎沫如白膿，口噤肚脹不乳，喉如鋸聲，多睡不乳，身熱下血不食，身體瘈軟不醒，腹滿虛鳴，厥逆而痛，吐利不止，汗出壯熱不止，卧久不寐，癇痙身體反張，大人脊下容側手，小兒脊下容三指，并不治。諸癇僵仆搐掣，但扶持之，謹勿把捉。

《衛生寶鑑・潔古老人辨急慢驚風》　急驚，陽證。小兒咳嗽，痰熱積於胸膈，屬少陽諸腑受病也。謂熱即生風，或因聞大驚而作，謂東方震卦，得火氣而發搐，火本不動，燄須風而動，當用利驚丸與導赤散、瀉青丸、地黃丸。搐止，服安神丸。

慢驚，陰證。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下痢，當去脾胃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史君子丸、益黃散，其痢即止。若不早治，即成慢驚。癡瘂者，似搐而不甚搐，脾胃虛損，致被肝木所乘，屬諸臟受病也。用溫補，羌活膏主之。

《活幼心書・急驚》　急驚之論，前代書所不載，惟曰陽癇。大概失所愛護，或抱於當風，或近於熱地，晝則食多辛辣，夜則衾蓋太厚，鬱蒸邪熱，積於心，傳於肝，再受人物驚觸，或跌撲叫呼，雷聲鼓樂，雞鳴犬吠，一切所驚。未發之時，夜卧不穩，困中或笑或哭，齘齒齩乳，鼻額有汗，氣促痰喘，忽爾悶絕，目直上視，牙關緊急，口噤不開，手足搐掣，此熱甚而然，況兼面紅，脈數可辨。蓋心有熱而肝有風，二藏乃陽中之陽。心火也，肝風也，風火陽物也。風主乎動，火得風則烟焰起，此五行之造化。二陽相鼓，風火相搏，肝藏魂，心藏神，因熱則神魂易動，故發驚也。心主乎神獨不受，觸遇有驚則發熱，熱極生風，故能成搐，名曰急驚。治之之法，先以五苓散加黃芩、甘草，水煎，或百解散發表。次通心氣，木通散、三解散。疏滌肝經，安魂退熱，牛蒡湯、防風湯主之。驚風既除之後，輕者投半夏圓，重者下水晶丹，與之去痰，免成癡疾。但不可用大寒涼藥治之，熱去則寒起，亢則害，承乃制。若倉卒之間，驚與風證俱作，只用五苓散加辰砂末，薄荷湯調服，少解其證。蓋五苓散內有澤瀉導小便，心與小腸爲表裏，小腸流利，心氣得通，其驚自減。內有桂，木得桂則枯，是以有抑肝之氣，其風自停，況佐以辰砂能安神魂，兩得其宜。大略要解熱涼心肝，後用平和湯散調理，稍熱之劑則難用，醫者宜審之。愚嘗感慨諸人每見驚風搐作，不明標本，混爲一證，遽然全用金、石、腦、麝、蜈、蠶、蛇、蝎，大寒搜風等劑投之，耗傷眞氣，其證愈甚，多致弗救。殊不知驚生於心，風生於肝，搐始於氣，是爲三證。其驚與風首已詳及，然所謂畜氣而成搐。陳氏之論最爲明理，但未著其方。余於此證，則用寬氣飲治之，只以枳殼、枳實爲主。蓋其氣也，四時平和則身安，一息壅滯則疾作，況小兒啼哭不常，其氣蘊蓄，內則不能升降，外則無由發泄，展轉經時，亦能作搐。善醫者審察病源，從而療之，萬無一失，更辨陰陽虛實，不可輕忽。若陽實證，煎平和湯調三解散主之，此急驚有搐之類。若陰虛證，煎固眞湯調寬氣飲治之，此慢驚有搐之類。若暴感此證，未別陰陽虛實，先用五苓散，和寬氣飲，及少加寬熱飲，三藥合用，薑汁沸湯調灌即解。大抵治搐之法，貴以寬氣爲妙，氣順則搐停，此自然之理。男左女右，手足搐者，即爲順證；男右女左，手足搐者，即爲逆證，故難治也。有男右女左證輕者，投順搐散，使分左右，庶好療之。

天釣者，初得時頓頻呵欠，眼忽下淚，身熱脈浮洪實，是風痰壅聚，上貫心包，致經絡閉而不通，目睛翻視，頸項強仰，兩手掣轉向後，大哭如怒，腳曲腰直，發熱痰鳴，爪甲皆青，狀如鬼祟，名曰天釣。治法同前，急以驚內藥與服。先解風熱，次理痰氣，斯爲當矣。

暑風一證，因夏月感冒，風寒太甚，致面垢唇紅，脈沉細數，忽發驚搐，不省人事，治用消暑清心飲，辰砂五苓散，及琥珀抱龍圓自安。切勿以溫劑調補，熱氣得補則復盛，尤宜戒之。

又有急驚天釣之後，變作潮熱，手足逆冷，有似瘧疾，蓋因病愈之時，不善將護，外感風邪，乘虛而入於經絡，再未解散，以致如此。《經》曰：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又曰：亢則害，承乃制，此其義也。宜服柴胡加桂湯及當歸散。氣實者則以烏犀圓、水晶丹，略與通利，勻氣散止補，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自然平愈。此證所用藥品，間使苦寒之味，務在消陽盛之火，肺金得勝，肝木自平，而風邪亦散，斯爲良法。

大凡幼穉，欲令常時驚悸不作，在乎腎藏和平，故戴氏曰：治驚不若補腎，謂心屬火，火性燥，得肝風則烟焰起，致生驚悸。補腎則水升火降，邪熱無侵，雖有肝風，不生驚駭。其法當於申時進補腎地黃圓一服，或琥珀抱龍圓。用申時者，蓋水生於申，佐之以藥則腎水得平，心火不炎，自無驚矣。

《活幼心書・急驚如瘧》　急驚之後傳如瘧，外感風邪爲氣虛。略表次和

脾與胃，自然寒熱得消除。

《活幼心書·急驚》 面紅卒中渾身熱，脣黑牙關氣如絕，目翻搐搦喉有痰，此是急驚容易決。

《活幼心書·天釣》 天釣元因積熱深，涎潮心絡又多驚，雙眸翻上脣焦燥，呵欠頻頻疾便生。

《活幼心書·遇諸途救治驚風》 大德戊戌夏，因幹出郭至五里外，見有夫婦二人抱子而哭於道旁。問之，答曰：入城探親，三歲孩兒忽得驚風，不省人事。觀其面青黯色，目閉神昏，診之六脈全無，按太冲脈沉而微有余。顧曰：毋慮，此子可救。且左右竟無人家，遂於路側拾得破碗半邊，有薑小塊，細嚼，捻汁碗中，用五苓散、蘇合香丸，寬氣飲，澆水調和，灌下十數次，方覺氣回聲出目開，自此蘇矣。漫附卷末，同志鑑之。

《活幼口議·療驚發風》 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元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涼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負其重，禍害生焉。

《活幼口議·驚熱》 議三焦熱，即上鬲虛煩作渴，頰赤驚悸，夜復啼哭，睡中讝語。

議五心熱，虛煩多驚，小便赤澀，睡不安穩，氣粗，或作瘈瘲。

議肝經熱，眼目赤腫疼痛，眵淚羞明，或筋脈拘急，有夾風痰。

《活幼口議·癇熱》 議癇熱驚風不散，聚在經絡，或入臟腑，共候常發，不省人事。

《活幼口議·小兒傷寒正受夾驚夾食》 有夾驚，因驚之時，而又傷寒，故云夾驚傷寒。【略】

凡傷寒有驚候，亦不可下驚藥。雖是夾驚證，亦不可用驚藥，幼幼傷寒，只可表解。

《活幼口義·驚風痰熱用藥》 議曰：小兒有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作風，風盛發搐，又盛牙關緊急，又盛反張上竄，痰涎擁，牙關緊，風熱極，閉經絡，即作搐搦，涎壅胃口，悶亂不省。纔入中脘，手足攣，是諸關竅不通，百脈凝滯，有退熱而愈者，有治驚而愈者，有截風而愈者，有化痰通關而愈者，皆是依證用藥，不可不究竟其所以受病。凡病在熱，不可妄治痰。病在驚，不可妄治風。病在痰，不可便治驚。病在風，不可便治搐。凡治小兒，病在驚，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急須退熱化痰。若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此乃謂醫工至妙之道。若以意急，雖治驚，痰不化熱亦不退，驚如何自止？化其痰，熱若不退，風亦不散，痰如何去？是知不治之治，所以治之之謂歟。學者深可留心操志於此一端，究竟無至得失，乃謂之醇全通道而已矣。

《活幼口議·議急慢驚風等證候總序》 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率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恐懼之多，乃抱怔忪，怔忪之久，則自惕愕，惕愕既有，瘈瘲已爲，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弱，暴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唇白，視之定晴，目無所睹，聽之闃聸，耳無所聞，精神頓亡，心智全失，及至良久收斂。且五臟六腑虛處，所受驚風而作疾，已述前議。然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乳，耗其心氣，作驚以漸。凡小兒因水火所加者，悸也。自跌撲所致者，恐也。人物之所觸者，愕也。惕惕不散，鬱鬱悶於胸堂者，怔忪也。是知積驚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恐悸悸者，蓋自能知之矣。不爲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悶心神，其肝主風，其脾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假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爲咎者何？蓋聲相應，情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害，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爲難事，悉皆憑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古人未備其意，或已著于集，後人未明者，今與詳悉本末，開陳利害，指於迷途，直徑可進，庶有益於學者胸次。務家治產之夫，及仕宦子弟，易曉其理，幼幼陰陽，稍有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夭橫，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觀，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巧僞，更無妄諂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疏，受疾不害，歡忻鼓腹，歌笑嬉娛，父母即無顰眉蹙頞憂苦之嘆，怡然順事，不勞再三，快哉至誠，感獲休焉。

《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議急驚風證候，上竄反張，搐搦，口流痰涎，壯熱幷有之。其或有視左視右者，有僵有仆，僵，仰也。屬陽。仆，覆也，屬陰。拳握指有裏有外，醫分男女，定陰陽順逆之理，有左右引搐，連及腳手，身體顫動，初則搐搦俱作，久而搐住只搦，有急有緩，但只肩動，口瘈瘲。瘈瘲者，候之輕也，搐則盛也，搦又重也。反張，牙關緊急，喉中有涎，即是驚風候。如牙關不緊，口無痰涎，只反張搐搦上竄者，未可便作驚風候。蓋夾驚夾食，傷寒疹豆，或三焦蘊熱，五臟不宣，流入經絡，熱在筋脈，亦作搐搦。錢氏云，搐有眞假，不言病也。前有云，急驚量其分數者，是約熱之輕重而與利之。

議急驚若是正候，氣粗涎潮，其證候猛緊，不只徐徐而來，搐即急促，唇口眉眼眨引連幷。俗諺云，急驚驚爺娘，慢驚驚藥王。然雖是說，治之有法，輕重調理。

議急驚先當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熱退驚，熱若不退，驚亦不散，不移其時，搐搦又作，所謂過街候，乃是醫家不明，纔見搐定，便言安樂。僕謂急驚風難治有三，只有初驚時，其風癇發作，斟酌輕重，去風定搐，隨而愈之，斯恐庸醫，或常人執見，妄便下之，既下了，諸證猶存者，一難治也。又其兒正搐，親人一向執捉，不令渠搐，且風癇不得縱恣，逆入經絡，藥力不及，雖病減瘥，根在血脈，或注經絡，二難治也。又兒患候，有順有逆，順即易理，逆即難療，惟恐病延既久，不得良餌，證候傳變，越去元由，而作它證者，三難治也。

議治急驚風候，用藥非謂難也，專至審察病候，循其法度，不慌不佞，次第下藥，無不愈之理。多是病家倉皇，不求善醫，信乎山野庸鄙之言，病候延久，不無傳變，傳即證重，變即候惡，凡經二三乎，醫藥不效，兒受困苦，無能安樂。士夫之家，收方錄證，一日兒病，證候危惡緊急，臨時以何方對治，告急無門，衆口磬磬，皆言有藥，不明端的，一向攻擊，信乎見識淺陋，擔負不起，有乎得失，用藥不及，則無妨事，可以療理，若也大過，即時害生。

議療嬰孩，豈可以藥有誤投之大過或不及，由尙不可，況越證候乃爲枉冤。兒童雖分長幼，有患臟腑，皆令怯弱，易冷易熱，易虛易實，若攻之相重，其不任彼藥，孰言疾不瘳，反爲它害，曷不謹歟。今著議急慢驚風及慢脾風方藥，即是老漢指準，應備緩急至要克效之者，不待更較可否之理。

議患驚風痰熱癇瘛瘲癲，此八種候，惟瘛與瘲少有議者，類同驚風發作之狀。瘲，腳手冰冷，瘛，舉身僵仆，癇癲不殊，目瞪流涎，手足搐搦，十歲以下，常作驚風，即謂之癇。至十歲以上，所發則曰癲。

議驚風痰熱，已論在前，且驚與風，其痰與熱，各自有本證候受病。急風爲疾，四者幷聚，有驚有風，有痰有熱，或因驚而有風，生痰作熱。或有熱而作驚，成風生痰。或積痰而發熱，熱盛生驚變風。或久有風候痰涎，常有因驚而發熱。調理嬰孩童稚，四者形證，一不可有。善明脈醫士，於暴作者，亦當知之。理驚截風，退熱化痰，久盛二者，醫風散熱，療痰鎭驚，四證相須，藥宜幷理，古人處方，亦合此意。然學醫者，不可不究其源遠，若見候將作，尋常用方輕忽，病無少安，證傳它候，不逆且惡，禍不旋踵。

議嬰孩急驚風候，便須先審察四證，四證之中，而作八候。八候者，一搐、二搦、三掣、四顫、五反、六引、七竄、八視。一搐者，臂肘搐縮。二搦者，十指開合，搦之不已。即成握拳，男子看大拇指，其指握在外爲順，在裏爲逆。女子反看之。三掣者，肩膊搐掣，或連身跳起。四顫者，或手或腳或頭或身，四體顫動。五反者，身首反張。六引者，以手有如挽弓狀。男子左手直右曲爲順，右直左曲爲逆，女子反看之。七竄者，眼上竄覷高。男子上竄爲順，下竄爲逆。女子反看之。八視者，男子斜目視左爲順，視右爲逆。女子反看之。既有四證八候，次第隨生，若只去得驚風，且痰熱不散，未可言安，痰與熱聚，將來必致癇疾。所治之法，其痰與熱須察之，可下即下，痰熱既下，驚風未盡消去，則病依前，又有發作，所言四證相須，不可留一。若理得驚風已定，隨便下了痰熱，且驚風不復有作，此理至爲妙也。

議嬰孩有患在痰熱，未有驚風者，只可退熱化痰，不宜妄投驚風藥，何也？驚風之藥，其味多寒涼，經絡本自無事，稍有攻擊，透其痰熱，入於經絡，卻成風痰之疾，搐搦致之。

議嬰孩五臟經絡，虛即生風。既虛所受，且驚自然而有作。驚風有作，八候次第而生，所謂兒童無病，不可與服攻擊所治之藥。

議嬰孩有小大，有壯弱，驚風發作有淺深，但輕重，大者加分劑，重者多與服數，乃合其理。

議嬰孩聞響即掣跳者，乃肝肺不足，魂魄不穩，故神有不安。即聞響掣跳者，非謂驚也，犀角地黃圓主之。又兒心氣虛怯，神不安定，連幷掣跳者，宜與四君子湯加辰砂。脾胃氣壯，神魂俱清，自然不恐。

議嬰孩欲發驚風候，先神不定，顧左復右，覷上及下，或已定其晴，凝其神，恍恍惚惚，怕物懼人，不若常日嬉戲者，急當療之。如有熱先退熱，有驚散驚，熱退不生痰，驚散不作風，良久自然安定，神情和悅，氣脈舒暢，若待風變而理驚，痰盛而退熱，事由至緩，不若四證俱全，由可治療。

議嬰孩急驚風發搐，手足不可執捉，及以手用力，灸之即傷經絡，經絡既傷，亦無所益，則廢肢害體。

議醫急驚風候，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有順有逆，有偏有正，詳審久暴，次第進藥，且病家無不倉皇驚恐，醫家須是正定，無自昏惑。

議急驚，即曰用醫，其驚氣和平，方可調理，若以急驚之謂，調理事致緩也，慢醫準此消息。

議醫急驚，初用藥在我，則我醫證候，遵法度，參傳變，審緩緊治之，切不可信病家及左右人說，其所欲稍順人情，有乎得失，主治在我，豈可妄信，致之荒繆，罪累誰耶。

議急驚初無痰而後痰盛，初有搐而後不搐者，此證所傳，候之至盛，人少知之。蓋由初醫縱恣，病家不謹，經三五家用藥，或庸士所見不同，有太過不及之害，如此曷不謹歟。

議醫急驚須量輕重下之，得其中爲良。且驚風頓去，痰熱已化，不作後患。所下之藥稍多，巴霜，膩粉爲重，即傳慢候無疑。

議嬰孩有患風瘀、風痙、風中等證候，皆上竄拳搐，號曰天吊，書載甚多。初無痰，後有痰，初作搐，後不搐，不拳身直，皆風之惡候，已是傳過。若作驚風，更與下之，爲害必也。

議急驚欲下之理，須在急驚上竄斜視反張所作之時可下，若傳過，或已搐定少緩之間，未可直便緊下，有乎得失。

議急驚用藥，先與服截風定搐，次與下熱，熱去則無風，風散則不搐，是知以藥之功在我意設，不至恣妄爲咎，到此顯功，方知難易。

議急驚有上竄者，有搐有搦，有引有反，有僵有仆，有叫者，有淚者，有痰涎潮盛，有溫壯發作，各隨四證輕重而受之。急驚截風定搐爲要，風搐既定，諸證漸息，定搐須用通關，非搐鼻之謂通，截風乃用調絡。

議凡定上竄左視，乃於男女之順候，忽反是，則逆也。大抵逆則難治，順則易理，不以逆證候爲不可治。古人言難治，謂陰陽相反，證候乖生，須用審究其證，祥察其候，以意盡力致之取效，而弗瘳者，爲之奈何？

議世方有云，治急慢驚風候者，言之失意，急驚乃陽癇，慢驚乃陰癇，正恐治陽作陰，治陰及陽，豈一藥以全兩證。又有云，治陰陽二證，傷寒之說能曉此理，可謂通變。

議急驚候至爲要急，在於片時之間，若或恙殊，互有得失。一時所見，見其端的，用藥無疑。尚在疑情，未須投藥，藥發無疑，其意靜善，疑在未發藥之前，良具妙矣。

議急驚，頭額心背元被灸了者，決定發癇，不可常藥。僕嘗謂風癇可灸，驚熱不可灸，蓋風與癇，痰涎壅盛，冒觸胸堂，昏亂迷悶，不能省知，心如所失，既灸着穴，痰化心開，即漸安愈。驚之與熱，心神常存，聞知被灸，忍痛不能，驚悸轉盛，其疾瘥重，所以用艾在先，藥必未有益。

議驚風疾愈，未嘗見因灸而活，每見老嫗鄙婦無術，只投艾炷，兒生三五日之間，便以艾燒之，不惟失穴，因痛增悸，經絡未全，如何愈病？智者消詳，不可枉冤。

議初生尚爲腐血，三五七日，有患吊腸鎖肚，世言人帶鎖匙相衝，愚曰非也，客忤所致。初生氣弱，不任其邪，肚緊臂筋，脇肋脹滿，氣促禁口不乳，斯證但用眞珠天麻圓下之，纔通即愈。屢救初生，無不獲安，若經患服藥得痊，長大皆肥壯重實，未詳其意，請較之。答曰，初生之兒方離淤結，分降之後，偶被邪氣干亂，臟腑微怯，不受其觸，故作疾曰吊腸，撮口，鎖壯，乃以天麻圓推下惡毒，虛邪之氣悉去，血脈順得流行，臟腑和調充實，自然肌長氣壯，形神俱備，體質醇厚，誠爲可愛。

議嬰孩又有臍風，因斷臍不如法，有傷臍帶，受濕乘風，由此成患。皆能撮口，乳食不下，膨脹青筋，腳直無力，只依臍風治法。

議發急驚風，吼叫兩三聲者，難治。心受驚觸，痛絕于內，乃傷其根本之謂。

議發急驚風，未投藥，四證俱全，已服藥，四肢垂軃者，難治。

議急驚噴藥者難治。又藥不下者難治。

議急驚搐搦之後，四體俱軟者難治。

議急驚發作之後，腳作擺跳者難治。

議急驚搐後，目睛翻轉者不可治。

議驚風搐搦已住，神情緩慢，手尋娘衣或尋自身體者，亦不可治。

議驚風諸證候，盡皆已住，但神情昏慢氣促者，未可保治。

議驚風證候已住，其兒拈物不舍，情性緩緩於中，非謂十全，必有再發之理，如或再發，不可調治矣。

議急驚風，鼻中出血者易治，口中出血者難治。鼻中出血者，其熱已散，故易治。口中出血者，心血妄行，故難治。

議驚風屎尿已遺者難治。大小便閉者易治。

《活幼口議・真珠天麻圓》 治急驚風，請量用之，以通爲度。此方仍治吊腸、鎖肚、撮口，至爲妙絕，功效無比。圓如麻子大。初生患者三日三圓，五日五圓，七日七圓，加青黛名青黛圓。

議曰：此方乃下驚風，又去痰熱。須先服截風定搐，次與下之，切不可以多，利之，但通爲度。宜其詢問前人已未曾下，惟恐病家不曉此理，遂致疏失。若初醫在我，則當循證截風定搐，或朱蝎散，尚有痰熱宜與下之，免作風候。且小兒被驚發風，胡不知先有熱在臟。若知有熱在臟，甚易驚着。蓋熱盛即心氣虛，一驚觸心，心氣迸散，所以面青唇白。良久驚氣卻收，其或肝虛入肝，肺虛入肺，五臟六腑皆由虛處，其驚氣自然投入，因而作疾，前歌亦載。然急驚之急，痰熱相觸，觸亂神情，氣脈互馳，經絡乘熱，熱即生風，風熱不散，筋吊脈縮，或搐，或搦，或掣，或引，各於輕重所適而然。善醫者截風定搐，有熱與痰隨而下之，其搐搦自定，拳攣自舒，吊縮自寬，風熱自散。何患氣不甦省，神不和暢。直言至簡，良士當和之矣。

《活幼口議・青金圓》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痰涎壅盛，欲下去痰退熱。

議曰：凡看小兒證候，不問長幼，目視指切，心究意到，醫權藥衡，準鑑疾之輕重。所謂斟酌對治，已遵其法，藥入腸胃，猶合符節者上也。按睹之後，忖度方法，思惟料理，良久始達其源，用醫投藥者，次也。不體全功，何謂艱療，非曰病之異端，乃謂究竟。不若是今議驚風之疾，有急有慢，鄙夫以搐急謂急，搐慢謂慢，斯說未當，古人言論陰陽癇者是也。陽癇曰急驚，陰癇曰慢驚。陽癇頰赤體熱唇紅脈數，牙關緊，口流涎。陰癇者吐利作熱生風，不有陽證，惟有搐搦，畢竟脈來散緩，乃是陰候無可疑。惟是陽證傳陰，陰盛陽虧。陰證作疾，速用扶裏。如急驚風候，陽盛陰虧，陰氣剛壯，當用下之。使陰陽二氣均平，調榮衛二脈和順，方乃可宜。前件方藥，輕則揭風，盛則劫風，重則青金，或以眞珠元，請詳而後已。其切察之輕重，審以湯劑，得中勝妙，莫令違也。若或怠緩，害加禍生，醫者主察，勿令致咎。

《活幼口議・定搐散》 治嬰孩小兒急驚，四證八候俱幷作者宜服。

議曰：搐證未作，痰熱壅盛，故生其風。風不自散，流入筋脈，又入經絡，遂發搐搦。定其搐搦，先用截風。風若不加，則搐搦自息矣。且搐搦已作，痰熱有盛，疾候傳極，其風不可得而截，搐不可得而定。猶如遺漏，炎熾猛烈，難以撲滅。如此患者，理宜下之，大抵陽癇用下乃良，陰癇何以加之。兒分長幼用藥，惟有發風作搐，大小皆然。風之爲疾，猖獗冲突，乃五臟虛處受之。察之在證。療之未前，由驚而作，或痰與熱而爲。察其源而定其疾，首要也。有其風即發搐，有其搐即因風。截風定搐，其議相續。今述截風散，不待搐搦，纔覺風痰驚熱有作，便與服之，令不搐搦，故曰截風。既已搐搦幷作，宜與定搐散禦之，御之不散，與服暖金丹。其勢加重，即與下之。且下之法，醫家出不得已而爲。劫風，揭風，青金三方，量其輕重。今人直便擬下，更不截風，定搐之藥，得失之議，皆由忽遽昏惑，智者良工，幸宜考較。

《活幼口議・暖金丹》 治嬰孩小兒急驚，八候四證未全脫去，尚存風熱痰涎。其驚風證候欲再發作，宜服暖金丹。

議曰：所患驚風痰熱四證，皆能搐竄斜視反張。惟是驚風作搐，名曰眞搐。爲其病受不傳，即作痰熱所發。或因傷寒等疾發作，總名假搐，爲其更有傳變。其時親人倉皇，那堪醫者昏惑，投藥不當，發作致久。

《活幼口議・癇疾證候》 右方具述多端，王氏著載有三，驚癇、風癇、食癇。風癇之疾，由於風熱而作。驚癇之疾，由於驚積而得。食癇由於食時而得。其驚三者發作，大抵相類，風癇有熱生痰，驚癇神魄散亂，恍惚無定。食癇因食而致驚，食未克化，氣停關鬲之間，生痰致風，由風成癇。

議治風癇，先用化痰，寬利胸膈，開通關竅，安鎮心神，定其搐掣，然後與治風癇藥服之。

議治驚癇，先涼三焦，利驚去熱。安神定志，平調臟腑，溫化痰涎，然後與治驚癇藥服之。

議治食癇，先用推下關鬲，停積驚氣，次和順中脘，次安臟腑，然後與治癇藥服之。

議曰：驚之與癇，風之與熱，皆遞相襲，有熱必恐有風，有驚必懼成癇。

治風先退其熱，治癇先用散驚，此乃至要之議，學者當明其理。所言癇之爲疾，古述繁多，或云六畜，牛、馬、鷄、羊、豬、犬，其聲音相類，形體相尚，有若六畜之狀，故得其名。《寶鑑》載云一百二十種，其說大繁，其傳乃執，但是癇疾，無越三證，皆由所生，總而言之，不必煩求，有誤初機，枉究遂成艱學。如此一病，尚陳羅縷，向其驚風者乎。王氏蠲之，得其詳要，以合禮法，今則著書，特示良妙，截治至簡，庶幾所受，頓漸瘳愈，靡不快歟。學者深詳，必無枉冤。

治小兒食癇，先用眞珠天麻圓推下，次服定癇妙藥。治小兒風癇，先用化風丹，去其風熱，次服定癇妙藥。

《活幼口議·化風丹》 議曰：風之爲病，其狀多端，皆由腠理疏弱，榮衛虛怯，經絡不順，關竅閉塞，其氣靈痺鬱勃音弗。其脈凝注，有同天地晦冥，日月暈蝕，颶暴發興，精神俱潰者，一身四體皆不我有，是謂風癇之至也。所謂化風，化其所受之風，不待久傳迅變。凡該五臟蘊熱，三焦作壅，速與流利。熱即風生，壅即風長，關竅不通，其風何能自散？若言化之，即順助之，其榮衛經絡，順得流行。若也便與截風定搐，爲已成癇，其風不散，若更攻擊，即衝任百脈雖不發作，畢竟隱伏，久而再發，無能去根。此方得名化風，不復加進矣。

《活幼口議·比金丹》 議曰：風行於四時，和順於內外，長養萬物，能生能敗，法令至周，惟風之德。夫人一身，亦同天地，順則和，逆則害。所發之風，由其虛而作，應其熱而生，有其痰與熱而發其驚，關竅不通，氣脈流注，遂有傳變，於身爲害，當用逐之。何向童稚幼雛，嫩嬌危脆，百病總歸于風，豈可取次疏怠。凡治風有法度，不可極力施功，若停待，即須臾而更倉皇，即拙謬而失深意。審詳隨其逆順以療之。襲逐在後，預追不及，所載在前，釋化不盡者，正謂庸工，醫之陋也。善治驚癇也，化其痰，和其氣，鎮心神，安魂魄，通關竅，順經絡，使其榮衛常順流行，調其臟腑，長和充實，邪自何生？風從何入？雖有些小，自然而散。此癇由驚爲疾，豈可見留。常令血脈充，肌膚壯，頭目清，精神備，飲食節，睡卧穩，寒暑知時，臟腑常固，其經絡自和，榮衛自順，比金之名，決定不壞，斯乃順調善攝而已。

《活幼口議·奪魂散》 治定癇良方，奪魂散。

議曰：癇之爲疾，又是一種證候。若言驚風所傳，古人有謂食風驚三癇，若言不于驚風所傳，古云驚風三發便爲癇。且癇爲疾，痰熱壅盛，傳入經絡，塞于心肺，是致關竅不通，故作癇疾。發作有如驚風天吊，或因驚而生痰多，或因熱而作風盛，大小便不利，上下氣不通，心神悶亂，若因而復生，生而復死，沉沉默默，無由甦省，忽爾氣透關竅，漸得開通，魂魄稍得安定，向後心被觸，腦氣不宣利，發作如前。是知癇之爲疾，乃由虛痰冷涎，頑結于胸臆，驚風并聚于關竅，常無精神，心致不寧，即存恍惚，療理不專，藥服不投，必自致害，何足怪者耶。奪魂散方，經效秘傳，修合如法，活人神驗，豈非至寶之謂也。

《幼科全書·驚風》 驚自是驚，風自是風，最要分別得明白，不可混治。驚者，因見非常之形，異類之物，或因爭鬪，或因跌仆，或水火或禽獸之類，以致驚其神，氣結於心而痰生焉。痰壅氣逆，結成搐搦，口眼喎斜，口吐涎沫，一時即醒，如常無事。或一日一發，或一日再發，或三五日一發，或一月一發，或半年一發。若不急治，變成癇疾，則爲終身之痼疾也。治法當先利痰順氣，後用清心安神。風者，或因外感風寒，或因內傷飲食，以致熱生於內，因熱生痰，因痰生搐，其狀口眼喎斜，手足牽動，氣喘涎潮，口吐涎沫，發過略醒，潮熱不退，須臾復發，治法當先瀉火開痰，後用清熱安神。

驚風有二，有急有慢。急驚風爲實爲熱，當用涼瀉；慢驚風爲虛爲寒，當用溫補。不可一例混治，恐致誤人。急驚風者，小兒元氣素實，或因恐怖，或因風寒，或因傷飲食而致，要詳審明白，先察其證而後施治法。

如曾因恐怖而成驚者，其證發過即如常，若無他病，先以利痰丸順氣開痰，後用安神丸調之。

如因風寒而成風者，其證發過略醒，須臾復發，輕者只用導赤散一服而風即止，後用涼驚丸、抱龍丸調之。重者痰涎壅閉，先以導赤散吞下五色丸，降火卻痰，次以導赤散吞下瀉青丸，以瀉心肝之火，後以抱龍丸治痰，保命丹治風，緩緩調之。

如曾傷飲食而成風者，其證發過略醒，醒多啼哭，須臾復發，不思乳食，先用陳皮、麥芽煎湯，吞下五色丸，推去食則痰自降，後用辰砂五苓散治之。

凡治急驚法，除傷飲食一證外，不可遽用下藥。必先問其大小便如何，若小便清，大便通，其邪在表，只用導赤散加防風，或瀉青丸去大黃加全蝎作湯服之，發去表之寒邪，其風自退；後以辰砂五苓散調之，不可犯麝香，恐引

邪入裏也。若果小便赤澁，大便閉結，此邪在裏，可用五色丸下之，後用牛黄清心丸、抱龍保命丹調之。

凡急驚喘急痰氣者，定喘湯加竹瀝治之。

凡急驚風涎痰壅塞不開者，可用吐法。

凡病退後潮熱不退，此脾虛熱也，四君子湯加炒乾薑治之。若小便赤，大便硬，兩腮紅，足脛熱者，此餘邪未盡，不可作虛看，用涼驚丸幷牛黄清心丸，薄荷燈心湯調之。

凡熱退後昏睡不醒者，此心脾二經之邪未盡去也，安神丸加鬼神丹治之。

凡小兒但有微熱，觀其兩頰若赤，雙目上視者，必作驚風也，當先以導赤散加燈心、薄荷以去其熱，次用抱龍丸以安其神，則風自不作也。

凡驚風之時，手散眼閉，口張凶陷，魚口氣急，吐沫噴藥，昏不語不啼，口噤絕不飲食，遺尿失屎，面赤如粧者，皆不可治。

慢驚風，小兒胎稟氣弱，又多疾病，或大吐大瀉，久瘧久痢，或誤服吐瀉之藥，皆致精神虛弱，漸成搐搦，十無一痊，蓋由元氣虛弱，又逢恐怖而成也。其證發過即如常，但多啼，睡中不寧，不可妄用利痰之藥，先以青州白丸子加青礞石以去其痰，次服安神丸以四君子湯送下調之。如吐瀉大病之後，手足逆冷，昏睡目睛微露而無搐掣者，此欲成慢驚風證也，急溫補之，四君子湯加酸棗仁炒、乾薑炮、大棗作引，水煎頻服，以手足溫爲度，甚者加熟附子一片。愈後以集聖丸調之。

凡治慢驚風，不可妄用辛香之藥，寒涼之劑，蓋辛香能走攪元氣，寒涼反傷脾胃故也。

凡吐瀉後手足厥冷，吐瀉不止，口舌生瘡，閉目無魂，口張不合，髮直搖頭，汗出如油，昏睡氣急，喉中涎響，哭作鴉聲，大小便不禁，眼上攪，角弓反張，頭軟，手足一邊牽引者，皆不可治。

凡咳嗽久，目閉神倦，面白手搖者，不治。

凡瘡疥忽平復，腹脹氣急悶亂者，不治。

如小兒夜多啼哭，目睛上視，日則略定者，此內釣驚也。蓋因受寒氣腹中作痛，以致痛極目定，治法以燈心燒灰，調滾白水化下理中丸，痛止病退。

如小兒日夜啼哭，目睹物不轉者，身後仰者，此外釣驚也。蓋因食積作痛，其身強直，面赤目定，治法以竈心土泡滾白水，送下丁香脾積丸，痛止病退。

如小兒肺脹喘滿，胸膈氣急，兩肋扇動，陷下作坑，兩鼻竅張，悶亂咳嗽，作渴聲嗄，痰涎壅塞，大小便閉，此爲脾風也。若不急治，或治不識證，死在旦夕。宜先用牛黄奪命散治之，後用白虎湯調之。

如小兒忽然氣急痰響，口眼如常，手足不搐，身上無熱，此乍傷風寒肺經受邪也，用芎蝎散一服即止。

如小兒兩手輪指，目略直視者，此白虎證也。但身不發熱，手足不掣耳。治法宜向本年白虎方上取土，泡滾白湯，吞下蘇合香丸散。

如小兒痘發驚者，只用導赤散調辰砂末，一服即效。不可妄用涼驚、抱龍、保命等藥。

西江月

小兒驚風證候，須分急慢根由。急爲實熱瀉涼求，慢是虛寒溫補。急因風寒食積，慢因久病綢繆。如斯辨認不差謬，才顯神功妙手。

急驚卒然大熱，因而熱則生風。痰涎哽塞角張弓，口眼歪斜沉重。先用噓驚妙散，後將導赤疏通。合灸少商與中冲，瀉青涼驚選用。

慢驚先因大病，精神頓減脾虛。厭厭沉困氣長吁，口眼開張不乳。搐搦時時發舉，四肢逆冷何如。理中附子急驅除，不瘥艾燒左乳。即期門穴。

若屬風寒外感，先須發汗爲宜。瀉青丸子作湯醫，加上蝎蠶二味。果是內傷飲食，又當解利相隨。三黄五色任施爲，積去熱除驚止。

要識驚風死證，面如紅粉塗揉。口張涎出緊關牙，髮直氣粗聲啞。喉內響如拽鋸，毛端汗似珠般。目瞪眼小不堪誇，大叫悶亂由怕。

拘掣乍作乍止，痰氣無了無休。昏昏鼾睡喚何蘇，藥食不知吞吐。尿屎遺時少覺，四肢僵直難收。啼聲潮熱汗如油，縱有靈丹難救。

《普濟方・嬰孩驚風門・急驚風》 夫急驚風證候，上竄反張搐搦，口流痰涎，壯熱幷有之。其或視左視右者，有僵有仆。僵，仰也，屬陽。仆，偃也，屬陰。拳握指有裏有外，醫分男女，定陰陽順逆之理。有左右引搐連腳手，身體顫動，初則搐搦俱作，久而搐不作只搦，有急有緩，但只肩動而瘈瘲者，候之輕也。搐則盛也，搦又重也，反張，牙關緊急，喉中有涎，即是驚風候。如牙關不緊，口無痰涎，只反張搐搦上竄者，未可便作驚風候。蓋夾驚夾食傷寒、疹

痘，或三焦蘊熱，五臟不宣，流入經絡，熱在筋脈，亦作搐搦。錢氏云：搐有眞假，不言病也。前有云：急驚量其分數者，是約熱之輕重而與利之。若是證候，氣粗涎潮，其證候猛急，不只徐徐而來，搐即急促，唇口眼眨引連併。諺云：急驚驚爺娘，慢驚驚藥王。然雖說之，有法輕重調理。先當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熱退驚。熱不退，驚亦不散，不移其時，搐搦又作，謂過街候。乃是醫家不明，纔見搐定，便言安藥。

急驚風難治有三：初驚時，其風癇發作，斟酌輕重，去風定搐，隨而愈之。斯恐庸醫，或當人執見，妄便下之，既下了諸證猶存者，一難治也。又其兒正搐，親人執促，不令渠搐，且風癇不得縱恣，逆入經絡。藥力不及，雖病減瘥，根在血脈，或注經絡，二難治也。又兒患候有順有逆，順即易理，逆即難療，惟恐病延既久，不得良餌，證候傳變，越去原因，而作他證，三難治也。

湯氏急驚發熱證歌：先自有驚身體熱，那更傷寒兼傷風，口開氣促心欲絕，先表方知醫有功。次與解驚神妙訣，微微利過自涼輕，但管安和必歡悅，忽然身熱便生驚。髮豎毛乾瀉又青，失調兩臉似丹紅，先看額間微有汗，次觀印內上筋青。掌裏一如桃色潤，心中怕忽作涎聲，良醫妙手施湯藥，若得安和和緩名。方發驚風看握拳，指內指外細須言，陰內陽外爲順候，男左女右搐令全。用藥開關雙眼下，又將形候細詳看，只怕毒涎衝入肺，心中若聚更堪憐。速與控涎爲妙手，鎮驚解熱未爲然，仰頭逆搐難求效，目瞪身強入九泉。多啼急搐更無偏，定是風傳氣不宣，先愛眼中微淚好，始知此病有根源。面紅病作非爲瘥，愛哭心中且聚涎，臉有紅筋癇已變，指紋青亂患相傳。

八片錦罡：紅淨爲安體則寧，如逢紅黑便須驚，更兼紅亂青尤甚，取下風涎藥有靈。亦一法也。良工取下須風熱，若得安和不可名，先觀孩兒眼色青，次看背上冷如冰，陽男搐左無妨事，忽逢搐右使人驚；女搐右邊猶可治，搐於左畔病非輕，喎斜口眼終爲害，妙藥靈方不會寧。搐來三度便成癇，何故胸中聚毒涎，恐被醫人重疊取，驚風不定候相傳。兩眼有如羊白腫，更加脉膿不能痊，太衝有脉猶堪治，如沒醫人不敢言。

凡嬰孩急驚風候，便須審察，四證之中，而作八候。八候者，一搐、二搦、三掣、四顫、五反、六引、七窜、八視。一搐者，臂肘搐縮。二搦者，十指開合。搦之不已，即成握拳，男子看大拇指，其指握在外爲順，在裏爲逆，女子反看之。三掣者，肩膊搐掣，或連身跳起。四顫者，或手或腳，或頭或身，四體顫動。五反者，身首反張。六引者，以手有如挽弓狀。男子左手直右曲爲順，右直左曲爲逆，女子反看之。至所云七窜者，看其眼上窜覷高。男子上窜爲順，下窜爲逆，女子反看之。八視者，男子斜目視左爲順，視右爲逆，女子反看之。四證八候，次第隨生。若只去得驚風，且痰熱不散，未可言安，痰與熱聚，將來必致癇疾。所治之法，其痰與熱須詳察，可下即下之。痰熱既下，驚風未盡消去，則病依前，又有發作。所言四證相須，不無痰而後痰盛，初有搐而後不出者，此證所傳候之至盛，人少知之。蓋有初醫縱量輕重下之，得於其中爲良，且驚風頓去痰熱，又已化不作後患。所下之藥稍稍多，巴霜、膩粉爲重，即傳慢候無疑。急驚欲下之理，須在急驚上窜斜視反張所作之時方可。若傳過即已搐定，少頃之間，未可即便緊下。

急驚用藥，先與服截風止搐，次與下熱，熱去則無風，風散則不搐。

急驚有上窜者，有搐有搦，有引有反，有僵有仆。有叫者，有唳者，有痰涎潮盛，有溫壯發作，各隨四證輕重而受之，急驚截風定搐爲要。風搐既定，諸證漸消，定搐須用通關，非搐鼻之謂通。截風乃用調絡。

急驚風吼叫三兩聲者難治。心受驚觸，痛絕於內，乃傷其根本之謂。急驚風未投藥四證俱全，已服藥四肢垂翳者難治。急驚噴藥者難治。又藥不下者難治。急驚搐搦之後，四體俱軟者難治。急驚發作之時，腳作擺跳者難治。急驚搐搦之時，目睛翻轉者不可治。驚風搐搦已住，神情緩慢，手撏娘衣，或撏自身體者，亦不可治。

急驚乃卒然得之，初發潮熱，目直視，牙關緊急，手足搐搦，面紅盛，頭額遍身汗出，口中熱氣，大小便黃赤，其脉浮數，宜用通關，服通心飲。大凡驚風，乃心受驚。肝主風，致筋脉搐搦。肝主筋，宜涼肝丸、大青膏。錢氏云：治急驚風，世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混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藥爲佐，宜少用之。凡小兒實熱，疏轉後如無虛證，不可妄泄邪熱，必須主治驚風痰熱堅疳。能不用水銀輕粉甚便，如不得已用之，僅去痰即止。蓋腸胃易傷，亦損口齒。

《永樂大典》卷九七五 《漢東王先生方》：小兒驚風可醫者，非時窩眼，驚入肝，何以知之？肝主筋，肝受邪則搐於眼。若眼赤，是肝之外應，故非時窩眼，必黃青也。夢裏咬牙，驚入腎；何以知之？腎主骨，骨齒也。其齒癢，及夜屬陰乃咬牙，故知驚入腎也。夜啼至曉，驚入腸；何以知之？小腸是心之府，心屬南方丙丁火，陰陽相克，故

入小腸，至曉乃歇。日屬陽，夜屬陰，乃相克，故啼矣。面青下白，驚入膽；何以知之在膽？肝屬木，其色青，膽是肝之府，故面青下白，而知在膽，必須吐妳也。氣喘吃水，驚入肺；何以知之入肺？肺主氣，被驚所折，其氣即喘。要吃水者，則是肺虛熱，故知在肺，要吃水也。面臉紅赤，驚入心；何以知之入心？其心屬火，又主血，外應臉，故令面赤，是知入心也。喘氣微細，驚入肝；何以知之入肝？其喘，即是肺也。肝畏金，故知陰入陽也，其人當糞青，睡時手腳搐俱不定。如治驚，宜下洗肝丸散矣。前後五心熱，驚入脾；何以知之入脾？胃與脾俱象土，胃主四肢，故主脾，肝入脾也。胃者是脾之府，其人必當吐後發熱不時是也。喉內如鋸，驚入大腸；何以知入大腸？其大腸是肺之府，肺爲諸藏之上蓋，又主於氣，入大腸則上沖咽喉，作聲而響。如無痰，故知入大腸，宜下取驚積藥。無時乾嘔，驚入脾胃；何以知入胃？其胃在咽喉之下，主化穀食，被驚風入其中則癢，而時時乾嘔，故知在胃也。宜調胃氣，後下驚風藥耳。睡中驚哭，驚在三焦。何以知入三焦？其三焦無形狀，只是脂膜，睡着時，三焦被驚邪所干，即乃驚起而哭，故知此患於三焦。發後日久自差，只宜下驚藥也。小兒驚風不可醫者，驚風爪黑不醫，其爪黑主肝，肝絕則不瘡其爪甲，黑不醫也，亦爲血絕。血絕，血不瘡則爪黑，十無一存也。驚風瀉黑血不醫。此爲心絕。心主血，心絕則不能榮於血，此人不得一周時也，何以知之？心是五藏之主，主若絕，故只得一日而死也。驚風日多盜汗不醫，何以不治？其汗者主於氣，氣是衛之所係，衛絕則不管於氣，故令汗出不止，數日而死。驚風忽作鴉聲不醫，此爲肺絕。聲只有出而不迴，肺亦主聲，肺絕則聲一去而無迴，其人三日必死也。驚風咬人不醫，其咬人者，是骨絕，主在齒。其骨若絕，故令齒癢，則便咬人，約七日死。爲從裏損出則遲，故在七日矣。驚風眼半開半合不醫，此謂之腎絕。腎是五藏之根本，外應其眼。黑腫，其腎絕，則無光無力，不能開閉其眼，只候四日而死。何以知之？其腎屬北方，而守末，其病從上下，故知四日而必死。驚風口鼻乾黑不醫。此謂脾絕。何以知其脾絕？主津液俱無，乃知是脾絕，兩日而死，死時須寅卯時，木克土也。凡是驚風者，則是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爲也。

黎民壽《簡易方》：驚者，七情中之一也。古人於小兒論中，不言喜怒悲憂思恐，而獨言驚者，小兒初生，氣脈未定，精神未全，天之所稟者，混然一眞，七情雖具而未有愛着，但念乳食，餘無所知，喜怒悲憂思恐皆動於中。惟驚從外來，神氣無雜，一有所觸，悸動不安，啼叫搐搦。嘗原喜怒悲憂思恐字皆從心，驚之爲字從馬，古人因字命名，亦寓意深。蓋氣者，善惡之馬也，適於善則爲善，適於惡則爲惡，其機甚可畏也。驚之爲病，有急有慢，留於陽則爲急，伏於陰則爲慢，亦猶馬之有善惡也。馬以喻氣，非銜轡則不能制。驚之爲病，非藥石則不能調。信知馬之不可以不善，猶驚之不可以或有也。是以驚風有急，慢兩證，而古方止曰陰陽二癎，所謂陰陽者，急慢之異名耳。況嬰孩十歲以下曰癎，十歲以上曰癲，陽癎屬腑爲陽證，俗曰急驚，其證身熱面赤，驚發則搐搦，兩目上視，牙關緊硬，宜用涼藥。陰癎屬臟，俗曰慢驚，其證因吐與瀉，或吐不瀉，積日漸困，面白脾虛，不甚搐搦，目微上視，手足振動，宜用溫藥，不可一概施治也。常見後人不明乎此，但知急驚用涼藥，不知太過則反成慢驚。至於慢驚，但知用溫劑，不知太過則反成急驚。迄無定見，用藥舛逆，縱能取效於目前，而不知釀成癲癎爲終身之痼疾。欲全嬰者，幸加意焉。療驚發風。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元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涼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致其禍害生焉。

湯民望《嬰孩妙訣總要》小兒積成驚八首歌：腹中有塊面如朱，疳積如油體亦虛。診脈看醫須着意，精神恍惚命須臾。第二變成浮腫患，形容土色是脾虛。爲嫌乳食不忺吃，醫持秋後命徐徐。第三眼下胃積虛，胎中受疾實難除。更加骨熱三焦渴，腹脹生蟲臟腑虛。第四身熱火相兼，膈熱風痰口有涎。多是所傷諸毒物，致令病苦有根源。第五七歲至三秋，遲行體軟亦難留。病狀只因不足月，自然修短命須休。第六青筋有數行，肝家受病自難當。若加嘔吐驚風作，空有良醫少妙方。第七脾疳鼻下赤，變驚心熱口生瘡。日中啼叫風癎作，眼反喉乾不久亡。第八赤脈亦然浮，渾身冷汗陰中虛。忽即高聲驚候起，乍進乍退必難除。

溫大明《隱居方》：小兒驚風多有等殊，或急或慢，或虛或實，或吐或瀉以至生驚者。但用花蛇頭一枚燒作灰用，如無花蛇，以烏蛇代之，全蝎二錢，麝香一錢，辰砂一大錢，防風，乳香各半錢，赤腳蜈蚣一條用火炙，南星一錢灰火炮，川烏尖半錢生用。右件幷爲細末，水煮棗肉爲丸如鷄頭大，陰乾。每服一丸，薄荷湯下。詩曰：急慢驚風有等殊，蛇頭蝎麝及辰砂，防風乳香

兼赤腳，星烏和劑便令甦。

鄭端友《全嬰方》滋煎生驚歌：滋煎無休歇，風生五藏中。面青因腹痛，不爾變驚風。呵欠生驚：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搖頭生驚：搖頭頻擦面，拗頸亦因風。目眨青鮮定，牽身勢若弓。掩面驚哭歌：掩面藏頭哭，心虛怕見人。驚潮肝腎作，戛齒及牽唇。驚喘痰噎：驚喘痰潮噎，風驚又傷食。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驚痰壅滯歌：痰涎壅乳滯胸中，膈節令兒氣不通。嗽吐自然生喘急，精神恍惚變驚風。驚風不語：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致令聲語不相連。孩子發驚：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瞪眼雙直視，軀體四肢垂。腹脹頻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驚風指黑歌：驚風指黑爪如烟，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妳多啼無淚下，暫時停息又牽纏。再發驚風：或發驚潮搐，涎流臉目斜。烏青連口鼻，啼哭類如鴉。

《永樂大典》卷九七八　鄭端友《全嬰方》分陰陽瘛證：吐虛者曰慢驚風，瀉虛者曰慢脾風，吐瀉虛者曰陰瘛，吐熱驚搐曰陽瘛。慢驚風，眼偏喜開；慢脾風，眼偏喜閉。陰瘛，眼半開半閉；陽瘛，眼半鮮半青。急驚風，十生一死；慢驚風，十死一生。

李樸《小兒保生要方》論急慢驚風乃陰陽瘛證候：小兒發瘛，聖人首說陰陽瘛，俗能分耶？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目上視，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或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視，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溫藥，不可一概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

施盧《續易簡方》小兒驚例：兒醫之難尚矣，愚嘗深考之。驚風急慢之候皆可畏，俗惟慢驚愁殺我爲說，且如小兒，或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或久瀉不吐，脾土既虧，日漸困悴，面青神慢，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上視，手足輕動，此慢風候也。《局方》出藥固多，兼治急慢兩證，皆失乎涼。近世明醫，以白丸子末，與金液丹末等分，蒸餅爲丸如小綠豆大，米飲送下，如未能嚥，清飲調徐徐飲之。痰多加白丸子，瀉未止加金液丹，風定即當調脾，惟四君子湯加褊豆、山藥，各炒爲末，每半錢，薑棗煎服。若欲生風，四君子湯加半夏麵炒沒食子等分，入冬瓜子數粒同煎。若虛甚作慢驚，脈來微緩，研震靈丹二、三粒，十分極細，米飲調下。若困而不醒，只以附子半錢切碎，水一盞，薑三片，丁香五粒，煎四分，溫灌之，醒即住藥，皆量兒之大小加減與之。或已作風候，雖有既濟丹、來復丹，二藥品味相類可用，莫若八神來復丹爲佳，蓋以來復丹加南星、半夏，二麵爲巧。若四肢厥冷，黑附子尖二個，生去皮，蝎梢七個，熟硫黃末一錢匕，十分細末，薑汁和丸小綠豆大，一歲兒十丸爲率，米飲下。治慢急諸驚，大概如此。若急驚候，其證身熱面赤，或唇紅脈數，或搐搦上視，或牙關緊急，咬齒有聲，或身腰反折，宜進少蘇合香丸，次以白丸子末加全蝎、殭蠶末，淡生薑湯，人參湯，任意調服，此順氣下痰解熱散風之劑。或關格未利，宜以麝香當門子研細，薄荷湯調下。有頃刻十發者，以生地龍一條去土，入五福化毒丹一丸，同研如泥爛，薄荷湯少許調灌。治急驚諸證，大概如此。其他不敢專其治，詳見和劑類例中。

僧本璿《醫學證類》：小兒患急驚發熱證，蘇合香和青州白丸，薑湯調下爲妙。熱盛者，下痰去熱即愈，一味麝香當門子，薄荷湯磨下，無不定者。倉卒，只以生薑、薄荷研，取自然汁灌之，自佳。若吐瀉後爲慢驚慢脾，最難治。其法惟當溫中補氣，疏風化痰，但當漸止其本藥，亦忌於大過。蓋脾虛不能勝，則證益變亂，不可不知。小兒以胃氣爲主，四君子湯乃其聖藥。錢氏惺惺散，雖感胃發熱，亦必以參芩白朮爲主。若吐瀉疳驚之類，謂胃氣藥，尤不可闕。其稟性中寒者，理中湯當時時服之，怯甚者可朮附湯。若脾虛作慢驚慢脾，四君子湯加附子，或以震靈丹兩三粒爲末，米飲調下，量大小加減最妙。小兒虛實，惟以面色察之。若面赤，唇腫燥，眼腫，氣喘促，爲脾有熱；面青白，眼神慢，長噓氣，即中寒，脾胃虛也。

袁當時《大方》論曰：小兒之疾，驚癇最甚，古所謂陰陽癇者，即今所謂急慢驚風也。陰癇本於胎稟怯弱，或因大病吐利後，或熱極生風，或大驚受恐而成。面青白色，體冷，口中風冷，反拗多啼，夜不得寐，手足瘈瘲，目睛上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或嘔逆涎潮汗出，口眼相引，時發時止，心神恍惚，或加昏塞，此陰癇慢驚也。面色赤熱，元稟素盛，或因痰、酸、鹹、滑膩、生硬、油麵之物，以致胸膈不利，心氣不通，痰熱相盛，暴然發作。或因大叫大聲，恐悸震懾，以致膈有頑痰，肝動風熱，發則揚眉瞬目，抽手擲足，反張強直，此陽癇急驚也。大率治陰癇以溫藥，治陽癇以涼藥，大概如此。然用溫藥者附子、硫、雄，不容不諗，否則寒疾未已，熱疾復起傷生。用涼藥者輕粉、大黃，

不容不諗，否則熱未退，冷燻虛人。治法細察盈虛，明知無損，則小兒之疾，無枉亡，醫者之德無罪戾。

《嬰童百問・急驚》 急驚者，因聞大聲及大驚而發搐，發過則如故，此無陰也，當下，利驚丸主之。小兒急驚者，本因熱生于心，身熱面赤引飲，口中氣熱，大小便黃赤，劇則搐也。蓋熱甚則風生，風屬肝，此陽盛陰虛也，故利驚丸主之，以除其熱痰。不可與巴豆及溫藥大下之，恐搐，虛熱不消也。小兒熱痰客于心胃，因聞聲非常，則動驚搐矣。若熱極，雖不因聞聲及驚，亦自發搐。急驚之候，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竄視反張，搐搦顫搦者，十指開合。動，唇口眉眼眨引頻并，口中熱氣，頰赤唇紅，大小便黃赤，其脈浮數洪緊。蓋由內有實熱，外挾風邪，心經受熱而積驚，肝經生風而發搐。治法大要，用藥有序，通關以後，且與截風定搐。痰熱尚作乃下之，痰熱一泄，又須急與和胃定心之劑。如搐定而痰熱少者，則但用輕藥，消痰除熱可也。蓋急驚須當下，切不可過用寒涼及銀、粉、巴、硝輩，蕩滌太驟。此等重劑，醫家不得已而用之，僅去疾即止。或不當用而用，或當用而過焉，往往由此而成慢驚矣。此證亦用搐鼻通關，打噴涕，牙關開後，用疏風化痰退熱藥，導赤散、柴胡、天麻等劑，便可無事。琥珀散通治諸經驚狂之要藥。至寶丹亦可服。

《嬰童百問・驚風》 驚者，虛惕怔忡，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竄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妳咬牙；驚邪入肺則面目淡白，喘息氣乏；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色淡黃。據脈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何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溫驚，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謂治法。睡中驚啼聲浮者易治，沉者聲不響，難痊。又有驚積者，受驚日久，積而成之，其狀額上有汗，喘息煩渴，潮熱往來，肚腹有熱，睡中覺腹內有物跳動，瀉下如白脂豆沙是也。治法量輕重而疏導之，仍與調氣和胃取愈。大凡小兒腹中或熱，或脹，或硬，皆爲內實，法當疏利，辰砂膏、青龍丸主之。凡疏利之劑，皆可隨證用之。熱甚心經煩渴者，至寶丹解之。羌活散、防風導赤散、蟬蛻鉤藤飲、天麻丸等劑皆可服。大便秘澀者，七寶洗心散加辰砂治之。大小便不利者，神芎丸、寬熱散極效。輕者化風丹可服，安神丸亦效。

《嬰童百問・天釣內釣》 天釣者，壯熱驚悸，眼目翻騰，手足抽掣，或啼或笑，喜怒不常。甚者爪甲皆青如祟之狀。蓋由乳母酒肉過度，煩毒之氣入乳乳兒，遂使心肺生熱。痰鬱氣滯，加之外挾風邪，致有此耳。治法解利風熱則愈。又有內釣者，腹痛多啼，唇黑囊腫，傴僂反張，眼內有紅筋斑血。蓋寒氣壅結，兼驚風而得之。經云：內釣胸高，時復漸安，眼尾紅脈見是也。此乃胎中有風有驚，故有此證。先是內臟抽掣，極痛狂叫，或泄瀉縮腳，忍疼啼叫。內證一過，外證抽掣又來，內外交攻，極難調理，卻要分作兩項下藥，內證服聚寶丸、鉤藤膏、魏香散，外搐服鉤藤飲，保命丹。最要進得乳可以加得。小兒受此病間有好者，楊氏乳香丸、木香丸皆要藥也。

《奇效良方・驚風搐搦不治證》 如驚風搐搦略定，精神如常，神思不改，即是躁冒。煩躁不安，須急急調理，稍緩則不及事；亦懼不療。須要兩眼鮮明爲吉。其餘難療之證，須詳細審察。

驚風搐搦，兩眼不開，不治。驚風定了，兩眼亦開不得，不治。叫不出，說不得，更不唧聲，不治。驚風連搐不止，不治。手抓胸膈及咽喉間，不治。口中不時吐出鮮血，不治。吐不出者，不一月死。囟門腫起，紅青脈交橫見，不治。大便瀉紫血黑血，不治。囟門如坑陷，青脈現，不治。驚風搐動，連日不下，不治。尋常無事時，唬口唬眼，連日搐動，不治。痰涎滿口，咽喉間如解鋸，不治。痰涎如水鷄聲，乃二氣爭，不治。聲音不出口，不治。

《奇效良方・驚》 脈在囟門，額上、印堂三處。紅嫩則初驚方熱。紫脈則重驚而熱。囟門屬腎。髮際屬膀胱。印堂屬心。囟門先紅及印堂青，此心之微邪淫水。囟印皆紫紅，此同前上證皆輕。囟門青及印堂紅，此腎之正邪克心火，必危。囟印皆青，同上證病危。如加之左太陽上紅，傷風內熱。日角紅至眉中，變蒸兩熱，生驚。左太陽紅，食了乳母傷風乳汁。右太陽紅青，吃乳母傷寒乳汁。

《全幼心鑑・明四證八候》 四證者，驚、風、痰、熱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合；掣者，勢如相撲；顫者，頭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引者，臂若開弓；竄者，目直似怒；視者，睛露不活。四證已備，八候生焉。四證既無，八候安有。專是藥者，可不究心及此。脈病證治明有條類，大抵嬰孩得疾如火，燈蛾撲之在微，不致有延蔓之盛，療病亦然。若初覺是受驚，傷風發熱，便與疏解，何患有傳變之異，所謂闔門之盜，不可以固留，逆流之水，不可以順決，此有疾在謹初之意

也。

《全幼心鑑·慢驚變為急驚之因》 慢驚變爲急驚者，因傷乳食，或吐或瀉，時作瘈瘲，醫以溫熱藥太過，以暖驚藥不愈，體熱涎盛，面紅目赤，大便不通，小便赤澀，舌白唇紅，急發驚搐，此慢驚變成急驚也。

《全幼心鑑·急驚變為慢驚之因》 急驚變爲慢驚者，因壯熱，精神恍惚，忽發驚搐，醫以吐下藥太過多，以涼驚藥不愈，荏苒經日，脾虛不實，昏睡露睛，涎鳴氣粗，肢冷肚疼，時作瘈瘲，此急驚變成慢驚也。

張氏云：急驚不除，進退不定，荏苒經日，乍靜乍發，嘔吐痰涎，鳴氣潮搐，爲慢驚。

《全幼心鑑·驚風候》 小兒非時釣上眼睛，是肝風驚。小兒夢中五指動，驚風在筋。小兒白日非時喜笑，驚風在心肺。小兒夢中非時手足動，驚風在脾肝二臟。小兒面色赤，非時變黑，驚在腎。小兒畏人怕怖，驚在脾。小兒非時手足拏人，驚在三焦。小兒非時咬人牙，驚風入骨。小兒睡時喉中響拽，驚在肺幷胃脘。小兒夢中吐舌，驚在心。小兒非時喜身上汗出，驚在三焦。小兒非時面上生黑惡叫，驚在腎。小兒五心熱，心經受熱。小兒面色青白，非時發熱戰，驚在脾。

眼直兼炙烙，萬中無有一人生。小兒驚風熱，夜啼汗出多，糞青兼哯乳，兩眼慢相和，咬乳流涎出，腳冷病纏痾，若逢頭仰視，早治莫蹉跎。目白沉沉碧，瞳人散黑睛，乳時頻齘齒，髮際印堂青，見物多憂怕，饒啼少悅情，卧時常不穩，此候累因驚。腮臉如裝色，鴉聲直瞠睛，喉中鳴似鋸，遶口黑侵唇，仰頭時珠汗，牙關舌縮者，急驚如有證，休要費精神。兩腮無時赤，驚邪久積中，渾身當壯熱，氣急口唇紅，喉膈痰頻響，腸間積不通，更兼微煩渴，早晚發驚風。

小兒驚搐積生涎，胃熱腎虛遍體斑，頰赤口乾多發熱，涎高風盛發狂言。急驚之候本因涎，積熱肝心兩所傳，眼赤唇青幷手搐，下涎風去是精專。面青呵欠累遭驚，痰壅饒啼睡不寧，翻眼面紅頻壯熱，忽然至後是驚人。面中卒中痺身熱，唇黑牙關氣如絕，目翻搐搦喉有痰，此是急驚容易決。搐證□外急慢驚，亦因氣鬱致昏沉，醫士欲治宜寬氣，氣寬之時搐自停。急慢驚風是兩般，急驚屬熱慢驚寒，脈來息數唇焦燥。臉赤心煩口舌乾，目睛上視生眵淚，尿赤便堅睡不安，時時手足頻抽搐，號急驚風此的端。七日從前便發驚，喉乾髮豎瀉時青，但看唇上微微汗，無有涎生怕物驚，掌內一似桃花赤，印堂之上有筋青，醫士仔細分明看，莫作一般風熱名。未發之時先愛睡，睡中吐舌更搖頭，面紅亦作青毛髮忽然豎，手足渾身亦似鈎，吐乳作腥生氣息，鼻頭手顆汗珠流，速宜表汗通腸藥，先取常常瀉不休。多啼急搐更無偏，定滯風宣氣不宣，先看眼中微有淚，醫士須識病根源，面紅紫色非爲差，愛哭心中有聚涎，臉有紅筋爲癇疾，青紋虎口患須傳。先辯孩兒面色青，次看背上冷如冰，陽男左搐無妨事，右搐須知是可驚，女搐右邊猶可理，若還搐左恐無生，手心大忌如冰冷，汗如水。搐在肚膨爲不寧。驚風之候有多般，顯出根源見易難，夢裏咬牙驚入骨，非時眼上病歸肝。夜啼至曉聲方息，面白兼青候一般，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火向心觀，夜多盜汗日多困，氣喘不言邪在肝。

《全幼心鑑·退熱疏風》 驚風者，則身體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瀉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爲也。小兒聞響即掣跳者，非驚也，乃肺肝不足而神有未安。小兒驚風發搐，手足不宜執捉，恐風癇逆入經絡，廢害肢體。

《全幼心鑑·半陰半陽》 身熱脈浮，精神恍惚，或吐瀉，不思乳食，發搐，即是半陰半陽合病。身涼脈沉，精神倦怠，不吐不瀉，又能乳食，發搐者，亦是半陰半陽合病，正如傷寒半是表半是裏之義也。

《全幼心鑑·驚風不語》 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至今聲語不相連。

《全幼心鑑·再發驚風》 再發驚潮搐，涎流臉目斜，烏青連口鼻，啼哭類如鴉。

《全幼心鑑·啼哭無淚》 啼哭無淚或無聲，下氣時時又發驚，齦齒粘痰魚口動，瞳人昏暗翳遮睛。

《全幼心鑑·驚風指黑》 驚風指黑爪如烟，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妳多啼無淚下，暫時停息又牽纏。

《全幼心鑑·發搐面白》 發搐面白唇中黑，身上皮膚□□血，汗出如油粘體滑，頑涎滿口喉中塞。

《全幼心鑑·孩子發驚》 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瞪睛雙直視，軀體四肢垂，腹脹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

《全幼心鑑・搖頭生驚》 搖頭頻擦面，拗脛亦因風，目眨青鮮綻，牽身勢若弓。

《全幼心鑑・呵欠生驚》 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

《全幼心鑑・驚搐握拳》 夫驚搐握拳者，有陰陽兩證，陰者拇指在內，陽者拇指在外，陽拳者順，陰拳者逆。

驚風搐握拳　男子握拳於外爲順，於內爲逆，女子握拳於內爲順，於外爲逆，又指者惡候也。

急驚握拳　急驚欲發先握拳，蓋爲胸中有毒涎，陰錯陽差爲逆候，男左女右搐須痊。目白唇白應少睡，口喎舌卷更驚眠。大忌腹高頭手汗，神昏氣促豈能安。

纔發驚風看握拳，指分內外細須言，大指在內外內陰陽外斯爲順，女右左男令搐先。大忌悶涎冲入肺，喘急入心之內不能安，更將形證重重看，用藥開關雙眼前。速與涼心爲治療，解驚調氣用湯圓，搐忌手心汗如水，此命端的屬九泉。

《全幼心鑑・驚氣哽噎》 夫因驚則氣亂，氣亂則上下不通，併於中焦，氣壅則痰聚，痰聚則不散，故氣結噎哽，抑而虛歎，此驚之先兆也。

《全幼心鑑・驗驚搐先證》 目鮮目眨，目白目青，目斜目鬬，目轉目瞪；聲焦聲嗄，聲顫聲輕；咂口弄舌，捲舌露筋；噓氣哽氣，噎氣撮唇，噎乳噎食，忽然定睛；吐涎吐沫，拗頸仰身；搖頭擦面，藏頭畏明；手攣手顫，腳彎不伸；忽撩忽亂，恍惚精神；失張失志，眠睡不寧；睡中喜笑，困戛齒齦；心煩燥熱，啼哭咬人；面臉弄色，或紅或青；伸舒用力。微微作聲；有前證候，是欲發驚。

已上證候，不久必發驚癇，預防之驅風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治之。

頻頻哂乳，日日便青，吐痰吐食，瀉酸瀉腥，吐嫌多困，瀉怕脫形，晝眠默默，夜起頻勤，瘧痢無度，涎喘作聲，虛腫藏冷，盜汗骨蒸，諸竅失血，諸渴亡津，諸病進退，必成慢驚。

已上證候，久則必發陰癇。預防之安神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治之。

《全幼心鑑・驚風熱證》 嬰孩小兒驚風，急驚方搐，不可驚攪，但扶持，不得擒捉。蓋風氣方盛，恐流入筋脈，或手足拘攣。待疏轉，如無虛證，不可妄用溫補；如無熱盛，不得便用腦麝牛黃、銀粉巴霜，大寒之劑下之；如患風熱未有驚搐之狀，則疏風退熱化痰，不可妄用投截驚等之劑。急驚風脈紅者，風熱；脈赤者，風熱盛；紫者，驚熱；青者，驚積；青赤相半，驚積、風熱俱有。

《全幼心鑑・驚邪入五臟》 入肝，面目俱青，眼睛窻視；入心，面紅腹赤，惕惕夜啼；入脾，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帶黃色；入肺，面色淡白，喘息氣乏；入腎，面黑惡叫，嚙妳咬牙。

其脈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

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究竟五臟受證而調理之。有所謂溫驚、利驚、涼驚。驚者，虛則溫之，實則利之，熱則涼之。

《全幼心鑑・辨驚風證》 似是而非，若同而異，受證非一，治法不同，此疾之惑人也。醫以當首明辯而治之。

陳氏曰：驚風二證，驚自驚，急驚慢脾也。風自風，五臟中風也，當分別治之。世言熱極生風，而不知風寒暑濕之氣亦能生風也。醫士每見小兒發搐，不辯是否驚風，便用蜈蚣、腦、麝、牛黃、巴霜、輕粉寒涼毒劑，多致夭傷，或成慢候。蓋眞氣者，元陽也，如用藥性溫，則間養元陽，用藥性冷，則敗傷眞氣，宜用溫涼之劑，則無過與不及。

楊氏曰：驚風暴烈，惟蜈蚣能截能擒。貴乎病藥相當，辯認的是驚風之證，方可用之。或一字，或半字而止，或恐傷風等證假搐，不可妄投，中毒非淺。或有誤焉，急以桑根白皮、蚯蚓爲解。述之於醫士戒之。

《全幼心鑑・驚風等證》 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率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恐懼之多，乃抱怔忡，怔忡之久，則自惕愕，惕愕既有，癡癎已爲，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慚，但分輕重爾。又有心氣虛弱，暴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唇白，視之定睛，目無所睹，聽之鬨聵，耳無所聞，精神頓去，心智全失，及至良久收斂，是五臟六腑虛處所受驚風而作疾。已述前議，然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乳，耗其心氣，作驚以漸。凡小兒因水火所加者，悸也。自跌撲所致者，恐也。人物之所觸者，愕也。惕惕不散，鬱鬱悶於胸堂者，怔忡也。是知積驚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悸者，蓋自能知之矣。不爲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悶心神，其肝主風，其脾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

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假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爲咎者何？蓋聲相應情，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害，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爲難事，悉皆憑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古人未備其意，或已著于集，恐後人未明者，今與詳悉本末，開陳利害，指於迷途，直徑可進。庶有益於學者胸次，務家治產之夫，及仕官子第，易曉其理。幼幼陰陽，稍有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夭橫。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觀，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功僞，更無妄諂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疏，受疾不害，歡忻鼓腹，歌笑嬉娛，父母即無顰眉蹙額憂苦之歎，怡然順事，不勞再三，快哉妙哉，至誠咸獲休焉。

小兒受病，其最危者莫如驚，然人皆知有驚，而不知驚之從來證非一，所宜審察，蓋小兒之神氣未備，氣血怯弱，肌膚軟薄，臟腑未堅，在捧抱者愛護，如持脫薄之器，不令疏虞可也。若被掀轟惡逆之音，凶猛怪詫之物，觸犯小兒，則驚先於心矣。心者神之舍，神好靜，若有所觸，必致心神亡散，心神亡散，則四肢抽掣而成搐。驚本起於心，而五臟亦有焉。各隨虛實所屬，感而受之也。夫肝驚則眼上視，筋脈急，面青呵欠，搖頭褪舌，手足振掉；心驚則大啼叫而神散，壯熱面赤，睡卧不安，舉動多懼怖；驚入脾則不能食，五心煩熱，或在嘔吐，恐懼啼哭，眠卧不安，驚入肺則咳嗽喘急，涎壅喉中如曳鋸；驚入腎則面黑咬牙，嚼乳睡多，露睛，此五臟之驚也。又有小兒在胎之時，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有所動，胎必感之，若將理失宜，飲食不節，喜怒不常，坐卧當風，遇酒房勞，或被驚恐，必傷胎氣，致兒生之後，形體怯弱，顱囟開□額上青筋，壯熱痰盛，百日之前，二月之內，手足抽掣，身體強直，眼目反張，此胎驚風也。愈而復發，連綿不絕，是名胎癇。又有小兒邪熱干心經，痰涎壅胸膈，因驚而感風邪，則令心神不定，身體壯熱，牙關緊急，手足搐搦，此急驚風也，證屬陽；又有小兒體氣虛怯，或因吐瀉，或病後失調，脾胃虛弱，陽氣不足，陰氣暴盛，手足抽掣，發時身熱冷，口鼻氣出亦冷，昏睡露睛，或出冷汗，此慢驚風也，證屬陰；又有小兒，久患驚風，證候乍靜乍發，茬苒不安，或用取轉之藥稍過，致令脾氣虛弱，脾氣既衰，風疾自生，故手足抽掣，四肢逆冷，睡多露睛，醒多喜閉，此慢脾風也；又有小兒身體潮熱，耳輪鼻尖手足稍冷，或發搐者，此瘧搐證也；又有小兒盛夏之月，先伏暑而後傷風，致身體潮熱，手足搐搦者，此暑風證也。此二證切不可作急驚證醫。以上諸驚，其名雖同，其證各異，其藥療亦異，可不謹哉。

《全幼心鑑·驚風方論》 驚者，虛惕怔忡，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色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色目俱青，眼睛竄視。驚邪入腎，則面色黑惡叫，嚙妳咬牙。驚邪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乏。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面色淡黃。據脈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其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溫驚，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爲活法。睡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痊。雖然小兒有病問之，則幼不能言，望之則易驚易喜，診之則或惕或動，自六歲已下，黃帝不載其說者，以其難也。又況驚風一科古無全書，則尤爲難，固足以知三證之詳矣。

《全幼心鑑·驚風痰熱四證如何用藥》 小兒有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又盛牙關緊急，又盛反張上竄，痰涎壅，牙關緊。風熱極，閉經絡，即作搐搦，涎壅胃口，悶亂不醒。纔入中脘，手足拳攣，是諸關竅不通，百脈凝滯。有退熱而愈者，有治驚而愈者，有截風而愈者，有化痰通關而愈者，皆是依證用藥，不可不究竟其所以受病。凡病在熱，不可妄治痰，病在驚，不可妄治風，病在痰，不可便治驚，病在風，不可便治搐。治小兒病在驚，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急須退熱化痰，若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此乃爲醫士至妙之道。若以意急雖治驚，痰不化，熱亦不退，驚如何自止？化其痰，熱若不退，風亦不散，痰如何去？是知不治之治，所以治之之謂歟。醫士深可留心操志，於此一端究竟，無至得失，乃謂之醇全通道而已矣。

虎口三關紋紅紫或青，皆驚風之狀。脈浮、數、洪、緊。治法大要：用藥有序，治病有方，法當急以退熱、疏風，下痰定搐，開關當下，便不可用巴豆、硝、銀粉、腦、麝、牛黃大寒之劑下之，大黃可也，恐傷眞氣元陽也。小兒易虛易實，用溫涼之劑無過與不及。亦不問前醫曾經解利不曾，又不知眞假逆順。傷寒、傷風、麻痘、食積、變蒸、熱急，亦能發搐，假搐者是也。各有現證

可驗，牙關不緊，若無痰潮，見其驚風，便言熱則生風，便與腦、麝、巴霜、輕粉、牛黃、蜈蚣、大寒毒劑截風，峻取下痰，以致脾胃虛損，以傳慢候，夭傷者多矣。凡百病不可損其胃氣，醫士戒之。

曾經下後，諸病猶存，不可再下。有驚則散驚，有熱則退熱，有痰則利痰，壅實則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實去氣自平，病何由作。

錢氏用溫驚圓、涼驚圓、利驚圓者何也？虛則溫之，實則利之，熱則涼之。

楊氏曰：急驚屬陽，用藥以涼，慢驚屬陰，用藥以溫，不可以陰陽無別，春夏肺氣虛肝木旺，當補肺瀉肝；秋冬肝木虛肺金旺，當瀉肺補肝。驚風多因感冒風熱，及諸熱失表，以致熱則生風。見急驚風手足搐掣者，以瀉青圓瀉肝，導赤散降心火，二藥合服之。身熱不退，搐不止者，導赤散加黃芩、防風煎，調服全蝎散，大便實者，加大黃。如壯熱痰涎壅盛者，利驚圓或牛黃奪命散加輕粉一字，用蜜薑水調服。疏利後神志未寧，至聖保命丹、安神圓、寧神膏、金箔鎮心圓，用沙糖煎湯研化，食遠服。

假令神志未定，宜定志化痰利驚。凡驚熱出於心肺，須從小便利之，用清寧散，用薑棗同煎服。微熱不退，溫膽湯用竹茹、生薑、棗同煎服，痰嗽者，抱龍圓，皆驅風化痰之藥。

假令肝有風熱，身必反張強直而不搐，心不受熱也。當補腎治肝，服補腎地黃圓，治肝瀉青圓，病退則調理脾胃進食，藥不可用寒涼之劑，《經》曰：熱則涼之，寒則溫之。

假令驚風已退，神志未定，宜寧心定志，安神化痰利驚，安靜之後，二三日復發，急須調治，免致沉重。若急驚既定，徒知定搐，不去驚熱，便以爲安，未幾復搐，是過街之證。

《全幼心鑑・驚風不治證》 爪甲黑是肝絕，瀉黑血是心絕，吐止又吐是胃絕，久瀉住又瀉是脾絕，兩目不開不合忽作鴉聲是肺絕，口吐白沫是腎絕。

《全幼心鑑・急慢驚風雜病不治證》 眼陷無光，白睛灌人，爪甲青黑，四肢垂韲，臟既絕，不可強用藥。面赤如緋，面青背冷，頭目仰後，足冷目青，腹肚胸高，手挐胸膈，唇舌鼻黑，魚口氣粗，囟腫囟陷，啼哭無淚，冷汗不止，汗出如珠，如油眼青，瀉黑悶痰，入心肺虛，舌出虛口，齦乳齦人，五硬五軟，五冷五乾，吐出不定，泄瀉不止，面精神好，煩渴不止，止而又渴，吹鼻不嚏，病重口乾，不睡時氣，唇上青黑，點頰深赤，如塗臙脂，鼻竅開張，喘急不定，俱是死證，病逆不治。

《全幼心鑑・驚風死證》 忽作鴉聲，黑瞳浮散，噎氣不通，長叫音絕，額汗作珠，口開唇縮，定睛不轉，兩臉如朱，鼻枯乾黑，腹中虛鳴，疾如膠黑，手足丁直。

《全幼心鑑・驚後肢軟》 慢驚雖差後，神思一如癡，不語因痰滯，須防軟四肢。

《明醫雜著・小兒病多屬肝脾二經》 小兒病大率屬脾土肝木二經。肝只是有餘，有餘之病，似重急而爲治卻易，見效亦速。脾只是不足，不足之病，似輕緩而爲治卻難，見效亦遲。二經爲病，惟脾居多，用藥最要分別。若肝木自旺，則爲急驚，目直視，或動搖，手足搐搦，風痰上壅等證，此爲有餘，宜伐木瀉肝，降火清心。若脾胃虛而肝木來侮，亦見驚搐動搖諸證，但其勢微緩，名曰慢驚，宜補養脾胃，不可錯認，將脾經誤作肝經治也。

〔薛己〕注　按急驚及風火之證，脾土受制，肝經實熱者，用瀉青丸徑伐其肝，或導赤散以瀉其子。肝經虛熱者，用六味地黃丸以滋腎水，補中益氣湯以養脾土，則風木自息，脾土自安矣。若因乳食不調，脾胃虧損，木來侮土，似慢驚而見抽搐搖頭，劄目咬牙等證，宜用六君子加鉤藤鉤。若脾胃虧損，寒水反來侮土，成慢驚而見前證，用前藥加薑、桂；如未應，更加附子，多有復甦者。

《明醫雜著・急驚》 急驚是有餘之證，屬肝木心火，陽邪太旺，宜直瀉之，降火下痰是也。五臟俱有陰陽，如肝氣爲陽爲火，肝血爲陰爲水，肝氣旺則肝之血衰矣，火妄動則水被煎沸不寧矣。陽旺陰消，風火相搏，陰血走散，勢所必至也，故亦宜養血。急驚雖屬肝心，然木火旺則肺金受虧，不能平木，木來克，土斯損矣，故亦宜養脾。況治驚諸藥，大率祛風化痰瀉火峻厲，及腦麝辛散之味，易於消陰血，損脾胃者。故治有餘急驚之證，先須降火下痰，一二服後，加養血安神之藥。若飲食少，大便溏或吐瀉，則當兼補脾胃。若脾胃原虛，當於直瀉藥中，加補脾藥。若屢作屢服利驚驅逐之藥，便宜認作脾虛血散，治驚藥內加養血補脾藥，不可用溫熱丁香等藥，恐助胃火，宜參、朮、芍藥等，以補脾中氣血，麥門冬、黃連以清金制木。

〔薛己〕註　按前證，若肝經風熱、抽搐、目瞤、筋急、痰盛等證，用四物湯以生肝血，鉤藤鉤以清肝火，更用四君子以補脾土。若肝經血燥，發熱、驚搐、眼瞤、痰盛、筋攣，用六味丸以滋腎水，生肝血，用四君子湯加芍藥以補脾土，生肺金。若肺金克肝木，用六君子以實脾土，芍藥、木香以平肺金。若屢服利驚之藥，而脾胃虛寒者，須用六君子以補脾胃，加木香、丁香以培陽氣。若脾土虛寒，腎水反來侮土，而致中寒、腹痛、吐瀉、少食等證者，用益黃散以補脾土而瀉寒水，庶幾不致慢驚矣。治當審察虛實，凡證屬有餘者，病氣也，不足者，元氣也，故有餘當認爲不足，思患預防，斯少失矣。

《幼科類粹・急慢驚風總論・附慢脾風》　《直指方》云：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陽虧而陰盛。陽動而躁疾，陰靜而遲緩，其始也，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肺，而心亦主熱，驚、風、痰、熱，合爲四證。四證已具，八候生焉。凡搭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青、眼青、瀉青、太陽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脈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也。大抵熱論虛實，證別逆順，治有後先。蓋實熱爲急驚，虛熱爲慢驚，慢驚本無熱，所以發熱者，虛使然耳。急驚屬陽，用藥以涼；慢驚屬陰，用藥以溫。其不可以陰陽無別，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挽手右直左曲，皆爲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形勢灣入裏者順，出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故曰證別逆順者此也。凡熱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欲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幷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析急慢驚風而言之，則暴烈爲急驚，沉重爲慢驚，而慢脾則又重而深矣。

按：驚者虛惕怔忡，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驚風也。夫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青竄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乳咬牙；驚邪入肺，則面白淡黃。據脈視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駛。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其臟受病之處而調治之。然所謂溫驚，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和之，熱者涼之，是爲活法也。

《幼科類粹・論治驚當分三因》　錢氏曰：小兒驚搐，因傷風後得之，口中氣出熱，呵欠煩悶，手足動搖，當發散，大青膏主之。小兒本怯，多此病也。因傷食後得之，身體溫多睡，或吐不思乳食而發搐，當先定搐，搐退白餅子下之，後與安神丸主之。惟瘡疹能發搐，風火相爭故也。治當瀉心肝補其母。按：小兒因傷風而得已上證者，同大人傷風寒之類。當辨有汗無汗，陰陽二證，用大青膏、仲景小續命之類開發則愈。因傷食發搐，謂不因他病，忽然而搐，此因飲食過度，致損脾胃，故見多睡或吐不思乳食，脾胃既虛，引肝風則發搐，當先定其搐，加羌活防風煎下瀉青丸，後用白餅子下其食，漸漸用調中丸、異功散養其氣。因班疹而得之者，蓋疹爲脾虛所生，脾虛而肝旺乘之，木來勝土，勢氣相擊，動於心神，心喜爲熱，神氣不安故也。斑爲心所生，心主熱，熱則生風，風屬於肝，二臟相搏，故發搐也。宜瀉心肝補其母，導赤散、地黃丸主之。

《幼科類粹・丹溪先生治急慢驚風大法》　小兒驚風有二，急驚屬痰熱，宜涼瀉，一云用降火下痰丸，養血藥作湯下之；慢驚屬脾虛，所主多死，宜溫補，一云當養脾，用朱砂安神丸，清米湯下，更於血藥中求之。世以一藥通治之甚妄。急驚風發熱、口瘡、手心伏熱、痰嗽痰喘，幷用湧法，重則用瓜蒂散，輕則用赤小豆苦參末，須用酸藍汁調服之，候少定，用通聖散蜜丸服之。間以桑樹上桑牛，陰乾，爲末調服，以平其風。又以北薄荷葉、寒水石各一兩，青黛、白僵蠶、辰砂各一錢，全蝎二枚，豬牙皂角、槐角各五分爲末，燈心湯和乳汁灌之。角弓反張，目直視，因驚而致，宜南星、半夏入薑汁、竹瀝灌之，更灸印堂。頻吐瀉將成慢驚，用錢氏白朮散加山藥、扁豆炒、肉豆蔻麵煨各一錢，入薑一片煎服。若慢驚已作，加細辛、天麻各一錢，全蝎三箇去稍，白附八分麵煨。驚而瀉用參、苓、芍藥、酒炒白朮薑煎，夏月加黃連、生甘草、竹葉服之。

《幼科類粹・東垣先生治急慢驚風大法》　外物驚，宜鎮心，黃連安神丸。若氣動所驚，宜寒水石安神丸。大忌防風丸，防風辛溫之藥，必殺人，何也？辛散浮溫熱者，火也，能令母實，助子之氣盛，皆殺人也。如因驚而瀉青色，先鎮肝，以朱砂之類，勿用寒涼之氣，大禁涼驚丸。風木旺必尅脾胃，當先實其土，後瀉其木。閻孝忠編集錢氏方以益黃補土，悞矣。其藥有丁香辛熱助火，火旺土愈虛矣。青橘皮瀉肺金，丁香辛熱，大瀉肺與大腸。脾實當瀉子，

今脾胃虛，反更瀉子而助火，重虛其土，殺人無疑矣。其風木旺證，右關脈洪大，掌中熱，腹皮熱，豈可以助火瀉金，如寒水來乘脾土，其病嘔吐，腹痛瀉痢青白，益黃散聖藥也。今立一方，先瀉火補金，大補其土，是爲神治之法。以黃芪二錢，人參一錢，炙甘草五分，加白芍藥一錢，此四味皆甘溫能補元氣。甘能瀉火，《內經》云：熱淫於內，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白芍藥酸寒，寒能瀉火，酸味能瀉肝而大補肺金，所補得金土之位，金旺火虛，風木何由而來尅土，然後瀉風之邪。夫益黃散，理中丸養神之類，皆治脾胃寒濕大盛神品之藥也。若得脾胃中伏火，勞役不足之證，及服熱藥巴豆之類，胃虛而成慢驚之證，用之必傷人命。夫慢驚風者，皆由久瀉脾胃虛而生也。錢氏以羌活膏療慢驚風，悞矣。脾虛者由火邪乘其土位，故曰從後來者，爲虛邪火旺，能實其木，木旺故來尅土，當於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源，更於脾土中瀉火以甘寒，更於脾土中補金以酸涼，致脾土中金旺火衰，風木自虛矣。

《幼科類粹·論風癇所因》《原病式》云：風癇之發作者，由熱甚而風燥，爲其兼火化。涎溢胸膈，燥爍而痰瘀，昏冒，僵仆也。《千金》云：病先身熱掣瘛，驚啼叫喚而後發癇。脈浮者，爲陽癇，病在六腑，外在肌膚，尤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掣，不啼呼，而病發時脈沉者，爲陰癇，病在五臟，內在骨髓，難治也。《內經》曰：神不守謂神亂也，大抵熱生於肝。又《三因》云：夫癲癇病，皆由驚動使臟氣不平，鬱而生涎，閉塞諸經，厥而乃成。或在母胎中受驚，或幼小感風寒暑濕，或飲食不節逆於臟氣而成。大抵胎內受驚與飲食作癇者多，而外感者間而有之。

《幼科類粹·論三癇》《千金》云：小兒之癇有三，風癇、驚癇、食癇也。風癇緣衣暖汗出，風因入也。初時先屈指如數物乃作。驚癇起於驚怖，大啼乃作。食癇其先不哺乳，吐而變熱後發。然風癇，驚癇時時有之，十兒之中，未有一二。凡是先寒後熱，熱者皆食癇也。驚癇皆按圖灸之，風癇當以豬心湯，食癇當下乃愈，紫霜丸佳。

按：此論三癇，蓋有三因之分。風癇屬外因，驚癇屬內因，食癇屬不內外因也。又按《全嬰方》云：風癇因將養失度，血氣不和，或厚衣汗出，腠理開舒，風邪而入之，其病在肝。肝主風，驗其證目青，面紅，發搐，宜驅風膏、大青膏，琥珀散鎮驚藥，有熱四順飲，退後與利驚丸下其痰涎。驚癇因血氣盛實，臟腑生熱，或驚怖大啼，精神傷動，外邪所入爲之，其病在心。心主驚，驗其證忽然叫聲，發搐，宜琥珀散、紅龍散、鎮心丸，有熱四順飲，利驚丸下之，不生別病也。食癇其病在脾，脾納食，驗其證，噯吐酸氣即發搐，此病或大便酸臭，紫丸子下之。已上三證大同小異，並屬陽也。各目睛鮮斜，手足潮搐，或作豬聲，發過即差，皆十生一死也。

《幼科類粹·論癇治法》仁齋曰：小兒之惡候也，蓋小兒血脈不歛，氣骨不聚，爲風邪所觸，爲乳哺失節，停結癖積而得之。其候神氣拂鬱，瞪眼直視，面目牽引，口禁涎流，腹肚脹脖，手足搐掣，似死似生，或聲或啞，或項背反張，或腰脊強直，但四體柔弱，發而時醒者爲癇。若一身強硬，終日不醒，則爲痙證矣。大概血滯心竅，邪氣在心，積驚成癇。通行心經，調平血脈，順氣豁痰，乃其要也。假令小兒有熱有痰，不欲乳哺，眠睡不安，常常驚悸，此皆發癇之漸，即以紫霜丸導之。時間量與紫霜丸減其盛氣，則無驚風癇釣之患。癇證方萌，耳後高骨間必有青紋紛如綫，見之則爲爪破，須令出血啼叫，尤得氣通。諸癇發不能言者，蓋咽喉爲氣之道路，風傷其氣以掩聲音道路之門，抑亦血滯於心，心竅不通所致耳。南星炮爲末，雄豬膽汁調和少許，啖之輒效。若夫錢氏五癇丸幷南星散，以菖蒲煎湯，調下甘遂豬心湯和蘇合香丸一丸，皆治癇之要藥也。

按：癇病古方或云風癇，或云驚癇，或云顛癇，由此疾與中風顛狂、急慢驚，或因聞大聲而得。蓋小兒神尚弱，驚則神不守舍，舍空則痰涎歸之：或飲食失節，脾胃有傷，積爲痰飲，以致痰迷心竅而作者，治法當導火導痰。而前人多用鎮墜清心之藥，固可以治熱，可以清痰，若有頑痰膠固者此藥未易驅逐。在上者必用吐，吐後方宜服此藥；有痰實在裏者亦須下之，隨病輕重而用之也。或曰癇有陰陽何也？予曰：此與急慢驚者可同論也。陽癇不因吐下，由其有痰有熱客於心胃之間，因聞大驚而作，若熱盛，雖不聞驚亦自作也。宜用寒涼以攻治之。陰癇亦本於痰熱所作，醫以寒涼藥攻之太過，損傷脾胃，變而成陰，宜用溫平補胃燥痰之藥。若曰不因壞證，而陰陽之分，則是指痰熱所客，表裏虛弱，臟腑深淺而言，癇病豈有陰寒者哉！

《幼科類粹·風癇不治證》小兒癇病，目直無聲，目睛不轉，眼生白障，眼慢唇黑，瞳人瞬動，目間青黑，面青指黑，口出涎沫如白膿，口禁肚脹不乳，喉如牽鋸之聲，多睡不乳，身熱下血不乳，身體痿軟不醒，腹內虛鳴，唇逆而

痛，吐利不止，汗出壯熱不止，卧久不寢，身體反張，大人脊下容一手，小兒脊下容一指，幷不治。

《幼科發揮·心經主病》 心主驚，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虛則困卧，悸動不安。實則導赤散瀉心湯，虛則二安神丸服之。

《幼科發揮·兼證》 諸熱，驚悸不安，多啼，此心臟本病也。宜導赤散加朱砂主之，甚者，涼驚丸、三黄瀉心丸。兼見肝證則發熱而搐，宜木通散主之。兼見脾證，則嗜卧，夢中咬牙，多驚，宜錢氏安神丸主之。兼見肺證則發熱作搐而喘，宜青寧散主之。兼見腎證則爲驚癇，發則忽然卧仆，咬牙搐搦，手足逆冷，發過即醒，精神恍惚。

蓋心藏神，驚則傷神；腎藏志，恐則傷志。小兒神志怯弱，有所驚恐，則神志失守，而成癇矣。如書傳所謂請僧寄名，僧爲摩頂誦咒，兒被嚇而成癇，後見穿皂衣人即發是也。亦有驚久成癇者，初起即可治，定志丸主之。父母怠忽，久而不治，遂成終身之患。

一小兒驚後成癇，予制一方，天水散一料，碾爲細末，分作三劑，二兩三錢，入眞青黛五錢，碾勻，名清魂散，寅卯時煎竹葉湯，調服一錢，以平肝火。一劑二兩三錢，入水飛朱砂五錢，名安神散，巳午時煎燈草湯調服，以鎮其神。一劑二兩三錢，入眞輕粉二錢，研勻，名定魂散，申酉時煎淡薑湯服，以去其痰，旬日而安。

一小兒十歲，久得癇疾，予視兩目渾白，無有睛光，語言蹇澀，舉動癡迷，乃語其父曰：不可治矣。後請醫治之，竟無成功。

驚久成癇，乃痰迷心竅之病，最爲難治。或分五癇，以牛馬狗豬羊名之者，未見其方，不必拘也。錢氏五癇丸，祖訓未用，予亦不敢輕用也。兒有癇者當先觀其狀貌，而後治之可也。如伶俐聰明者，可治之，若或癡呆，言語錯亂，不必治之，如強治之，終無成功。間有聰明伶俐，治之無效，非眞癇也，此宜琥珀抱龍丸主之，或辛香者，不如抱龍丸猶穩。蘄水周維峰有子病癇，予見神氣昏滯，語言含糊，狀類癡呆，告其父曰：不能治也。辭歸。

黄州府萬魯庵有子病癇，予見容貌俊偉，性格聰明，告其父曰：可治。乃與琥珀抱龍丸方，使自製服之。

本縣汪前川兒驚病，一月之間嘗發二三次。予曰：不治必成癇也。求治于予，乃立一方，用枳實、黄連、半夏、白茯苓各等分，折半，朱砂飛，又折半，同前碾末，神麯糊丸芡實大，朱砂衣，每服一丸，用猬豬心一個，切開，入藥在內，綫札定，放瓦罐中煮熟，取出豬心，和藥食之，以湯送下，後竟不發，名斷癇丸。

《幼科發揮·五臟主病·肝經主病》 肝主風，實則目直視，呵欠，大叫哭，項急頓悶；虛則咬牙呵欠。氣溫則內生，氣熱則外生也。氣謂口中氣也。實則瀉青丸、當歸龍會丸瀉之，虛則地黄丸補之。

《幼科發揮·兼證》 兼證諸風搐搦，牽引喎斜，皆肝之病也。宜瀉青丸主之。一小兒七月，發搐無時，昏睡不醒，不哭、不乳，掐之灸之不痛，嗤之鼻不嚏，灌藥不入。予曰：此眞搐也，不可治矣。

兼見心證則發熱而搐。予曰：肝有風則目連劄不搐，得心熱則搐。肝有熱則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瀉肝，瀉青丸，瀉心，導赤散。兼見脾證，輕則昏睡不嗜飲食，當視其大便何如，大便秘者，宜蜜導法，愼勿下之，恐下得脾虛，反爲篤疾；大便潤者，宜琥珀抱龍丸主之。

兼見肺證，喘急悶亂，痰涎壅塞，須從大小便以利之。如喘急有聲，肩聳胸高，喉中痰響者，不治。清寧散主之。

一小兒痰壅而發搐，氣促而喘，予用礞石滾痰丸、桑白皮煎湯，碾碎，調服之，喘定痰下，搐亦止矣。

兼見腎證，暴暗失音，手足強直，此從風治。輕者地黄丸主之，重則爲廢疾而不可治矣。

五臟諸證，此因五臟，氣動所生之病，乃病生于內者也。

《幼科發揮·肝所生病》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脈訣》曰：熱則生風是也。

《幼科發揮·急慢驚風》 急驚風者，肝風甚而心火從之，木生火，從前來爲實邪，實則瀉之，宜用瀉青丸，以瀉肝之風，導赤散以瀉心之火。慢驚風，錢氏云：脾虛則吐瀉生風，此脾土敗而肝木乘之。肝屬木而脾屬土，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故慢驚爲難也。脾虛生風，虛則補之。東垣用調元湯加白芍主之，此以黄芪人參補脾之虛，白芍藥、甘草以瀉肝之實，誠千古不傳之秘法也。予加桂在內，乃黄芪建中湯，木得桂而枯。古方治慢驚者如醒脾散、觀音散皆良法也，可用之。

或問曰：上工治未病，急慢驚風何以預治之？曰：方其熱甚之時，顯紅

面赤，兩目如怒，直視不轉者，此驚風之兆也，宜服河間當歸龍薈丸，以瀉肝膽之火，則不成急驚風也。當吐瀉不止之時，見其手足冷，睡露睛，口鼻氣出冷者，此慢驚風欲成之兆也，急用參苓白朮散以補脾，琥珀抱龍丸去枳殼、枳實，加黃芪，以平肝，則慢驚風不能生矣，此吾家傳秘法也。

急驚風屬陽，病在六腑，易治，宜用涼瀉。

慢驚風屬陰，病在五臟，難治，宜用溫補。

或問：病有急慢陰陽者，何也？曰：肝主風，木也，飄驟急疾，莫甚于風；心主驚，火也，暴烈飛揚，莫甚于火。木、火，陽也，故病在于心肝者，謂之急而屬陽。脾胃者土也，沈重遲滯，莫甚于土；脾土者，至陰之屬也。故病在于脾者，謂之慢而屬陰。肝常有餘，有餘則瀉而損之；脾常不足，不足則補而益之。至于心主驚，肝主風，似宜前論，然火資風勢，風資火威，風火相扇而發搐，故不可別論也。驚風之病，有兼證者，有類證者，不可不辨也。

《幼科發揮·急驚風有三因》 有外因者，如感冒風寒溫濕之氣而發熱者，宜即發散之，和解之，以除其熱可也。苟失而不治，熱甚發搐，此外因之疾也，宜導赤散、瀉青丸主之。

有內因者，如傷飲食發熱者，即宜消導之，下之，如保和丸、三黃枳朮丸之類，以除其熱可也。苟失而不治，熱甚發搐，此內因之病也。當視大小便何如，如大便不通，先去其宿食，宜木香檳榔丸及膽導法；大便潤，宜辰砂五苓散、琥珀抱龍丸主之。

有不內外因者，如有驚恐或客忤中惡得之。蓋心藏神，驚有傷神，腎藏志與精，恐有傷腎，經曰：隨神往來謂之魂，并精出入謂之魄。故神傷則魂離，精傷則魄散。小兒神志怯弱，猝有驚恐，所以精神潰亂，魂魄飛揚，氣逆痰聚，乃發搐也。客忤中惡，出其不意，大人且驚，況小兒乎。宜先去其痰，辰砂膏主之；後安其神，琥珀抱龍丸主之；有熱者，柬垣安神丸。下痰之藥，慎勿用輕粉、巴豆之類，恐傷元氣損脾胃，誤殺小兒。

或問：熱盛則生痰，痰盛則發搐，錢氏有利驚丸以下其痰，陳氏有芎蝎散以吐其痰，皆可用否？予曰：藥不執一方，合宜而用可也。兒壯實者吐之下之，病愈則止。兒怯弱者，不可孟浪，反傷元氣，大抵痰在咽喉之中，壅塞沾滯，藥食不得入者，則宜吐而去之，此在上者越而治之法也，宜用僵蠶、芽皂炙焦，等分碾末，每服少許，以土牛膝根自然汁灌之即吐，吐後卻進下痰藥，如五色三黃丸、礞石滾痰丸、辰砂膏皆可用之。辰砂膏下痰甚妙。

予初習醫，治一兒，二歲，發搐而死。請予至，舉家痛哭，乃阻之，告其父曰：此兒面色未脫，手足未冷，乃氣結痰壅而悶絕，非眞死也。取艾作小炷，灸兩手中沖穴，火方及肉而醒，大哭，父母皆喜，遂用家傳治驚方，以雄黃解毒丸十五丸利其痰，涼驚丸二十五丸去其熱，合之，煎薄荷湯送下，須臾利下黃涎，搐止矣。予歸，父問：用何藥如是速效？全以具告父。父語母曰：吾有子矣。

一兒發搐痰壅，有醫用白餅子下之，不退，凡三下，病益深，合目昏睡，不哭不乳，喉中氣鳴，上氣喘促，大便時下。予曰：五臟氣絕，病不可治，轉下之過。彼醫曰：白餅子錢氏下痰神方也。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錢氏小兒皆出于門人附會之事也。蓋人之有痰，猶木之有津，時令大熱，草木流津，痰自熱生，此明驗也。痰猶水也，附氣自行，過嶺在山，豈水之性哉，乃搏激使之也。今痰隨火上，不知降火，而反下之，損其胃氣。胃氣既攻，五臟俱損，故目不開者，肝絕也；昏睡不乳者，脾絕也；啼聲不出者，心絕也；喘促痰響者，肺絕也；便溺遺失者，腎絕也。果不可治而死。

邑中有儒醫，治病有奇方，唯性太執，不知變通。時有小兒發搐，予謂：急驚也，當用涼瀉，導赤散、瀉青丸是也。彼謂驚風者，肝火鬱遏而成也，火鬱則發之，小續命湯是也。人不能決，兩從。予所治者，一日而安，彼治者死。悔不信吾言，無及矣。

一兒發搐先取善推法推之，止，向後發病益危甚。予曰：推法者乃針灸按摩之遺意也。經曰：無刺大虛人。推掐之法，壯實者可用之，如怯弱者，其氣不行，推則有汗，反傷元氣也。其家不信予言，予曰：不死必成癇疾。半月後，果死。

一兒發搐，因有推法暫退，一月後如期復發，又推之，或一月一發，或一月再發。予曰：病成癇矣。推法者，乃發表之意，痰聚在心，不得出也。幸初成癇者，當可治，若久，則爲終身癇疾，不可治也。因立方，用

黃連五錢　硃砂二錢半飛　白甘遂三分　膽星一錢

爲末，粟米糊丸，猪心血杵勻，丸芡實大，每服一丸，燈草煎湯化下，夜服三，日服一，遂安。

癸亥二月，英山縣大尹前縣吳公一子發搐。彼一醫以二陳湯，薑汁、竹

瀝治之不退。公初來任，過羅，與全有識，承差人請之，全往視，其外候三關青氣，兩頰赤色，目常直視，指如燃物。曰：此得之外感，未與發散，熱入于裏。錢氏曰：肝有熱則目直視，得心熱則發搐。又曰：兩頰赤而目直視，必作驚風。小兒肝常有餘，又乘木旺之時，當與瀉肝，若二陳湯、陳皮、半夏、生薑之辛，皆助肝之物。經曰：以辛補之。所以無效。乃用瀉青丸以瀉肝木之有餘，導赤散以瀉心之火，一服而搐止。公喜，謂其下曰：所見不同，用藥即效，眞良醫也。彼到時，吾心有主，今果無憂矣。全見其胎稟素怯，脾胃且弱，恐後作搐便成癇疾，又作琥珀丸，與之常服而安。

蘄水沙坂徐淑道一子患驚風，先取醫張姓者治之，數日不效，請予往，痰喘正急，驚搐頻發。予先治其痰，次治其搐，以次而定，唯身熱猶熾。張姓者欲用解毒湯、竹葉湯、小柴胡湯，予皆不可，謂之曰：小兒肝常有餘，脾常不足，病發于肝，風木太旺，脾土受傷，此乃虛熱，勿用寒涼，致損中氣也。乃用四君子湯加炙黃芪、炒黑乾薑，一服而安。

一小兒年五歲，夢中驚哭，抱其母，叫怕，此因被驚嚇得之。予製一方，用人參、麥門冬、白茯神、黃連、酸棗仁、柏子仁、炙甘草、朱砂各等分，一半水煎，一半入地黃，加炙甘草爲末，山藥粉糊丸黍米大，每服二十五丸，燈草煎湯下，未盡劑，而安。

一小兒周歲發熱而搐，以瀉青丸投之，不效，乃問其發搐之狀，其母曰：搐過後只好睡，以乳與之則飲，不與乳飲，則不思乳。醒時則戲作貓兒聲，見人則笑，不發搐便是好了。予曰醫要識證，藥要對證，怪底前藥之不效也。以導赤散服之，一劑而安。其父問是何故？予曰：心臟屬火，其聲爲笑，火生于寅，屬虎，貓者，虎之類也。貓聲而笑，知非肝病，乃心病也。故以導赤散，瀉其心火而安。聞者嘆服。

《幼科發揮·急驚風證·臍風發搐者難治》 初生月內，非臍風證發搐者，此胎驚也。宜至聖保命丹，金銀磨水送下。

或用全蝎一枚，薄荷葉包炙爲末，硃砂末三分，和勻，豬乳調五粒許服。如常發者，名胎癇病，不可治也。

變蒸發熱甚，發搐者，只用導赤散，瀉青丸主之效。瘡疹未出發搐者，此吉兆也，宜用導赤散煎調朱砂服之效。或將醫發搐者，凶兆也，此毒氣攻心，宜急解救之，用眞牛黃、腦子各一分，硃砂末五分，和勻，豬尾尖血和丸，粟粒大，每一丸，燈草煎湯化下。

丹瘤發搐，視其先後何如。先發丹，後發搐者，不治，此胎毒自外入裏也；先發搐後發丹，此名驚丹，可治，此胎毒自內而外也，宜用大連翹飲主之。

蟲疥浸淫瘡入腹發搐難治。急用雄黃解毒丸，升麻煎湯下，瘡再發，兒搐止者吉。

咳嗽發搐，視其病之新久，如初咳嗽時，痰甚，氣促，連聲不止而不能治。發搐者，宜葶藶丸，蘇葉煎湯下。利去其痰，咳止搐亦止矣。如久嗽不止者，難治。宜用小阿膠散，服五分至一錢，煎，去渣，灌下。如發搐後變嗽者，此風邪入肺也，宜人參荊芥散再發之。

泄痢發搐，如先吐瀉，或痢疾久不止，以致脾胃虛弱者，此慢驚風也，難治。如先發搐後發泄痢者，此因發搐之時，多服利驚下痰之藥，或多服寒涼之藥傷其胃氣。泄痢不止，宜補澀之，錢氏異功散加木香、砂仁、肉豆蔻、煨訶子肉爲末，山藥粉糊丸，米飲下調之。

瘧疾發搐，瘧作熱時發搐者，此宜截去其瘧，瘧止搐亦止矣。小柴胡湯加常山、檳榔、烏梅，發日服，以截其瘧；發過服辰砂五苓散，以定其搐，神效。如發搐後變瘧者，此脾風之證也，宜平瘧養脾丸主之。

蘄水李中庵，吾婿也，一兒未周歲，因傷食發瘧，間一日一發，在子丑時，瘧發搐亦發也。發時咬牙呻喚，大便黃綠，努力而出，用口吮母口，得乳即止。瘧後汗出，心下跳，腹中鳴，退後頂上有小熱。其父母愛惜之，會瘧退搐退，則喜而稱愈，瘧搐俱發，則憂懼不勝，其母又不禁口，病未十日，成疳矣。面色㿠白，顋陷，髮疏，兒漸羸瘦，請予治之。予曰：此兒先受暑濕，暑則爲瘧，濕則爲痰，又傷飲食，助其暑濕之邪，暑則傷心，濕則傷脾，暑生熱，濕生痰，脾土一衰，肝木隨旺，瘧曰食瘧，疳曰食疳，當從虛治。且大哭手撒，皆肝膽之病，子時屬膽，咬牙者，心肝俱熱也。肝木心火，子母病也。大叫哭者，肝病也。呻喚者，腎病也。腎水肝木，母以子病也。肝者厥陰風木也，心腎者少陰君火也，木火相搏，則內作搐，故大便努力而出。用口吮母之口，此內熱作渴也，兒口不能言，得乳自解。汗出者，初發之時，邪氣拂鬱，及其退而有汗，此眞氣外泄也。故治瘧之法，無汗要有汗，散邪爲主；有汗要無汗，養正爲主。此兒汗泄于外，便泄于內，心下跳，腹中鳴，皆火盛證也。肝膽從火

治，此其法也。退後頂熱，兒頂顛亦厥陰肝經之脈也。予制一方，兩治之，于平肝止搐方中加治疳之藥，于補脾消瘧方中加止搐之藥，調理五日，瘧搐俱止，兒亦漸肥而疳瘦除矣。附其方于下，其平肝止搐，加減當歸龍薈丸，用歸身、人參、炙甘草、柴胡、川芎各一錢，青皮、蘆薈、木香各七分，膽草酒洗，枝仁各五分，半夏大者三個，一本有黃芩、陳皮。神麴糊丸黍米大，每服二十五丸，寅卯時竹葉湯下。治瘧補脾，加味參苓白朮散，人參、黃芪蜜炙、歸身、九肋鱉甲、使君子、白芍藥酒炒各一錢，炙甘草、青皮去白各八分，桂、澤瀉、木香、夜明砂、柴胡各五分，陳皮七分，一本有乾蟾、蓮肉。共碾末，山藥糊丸粟米大，每服三十丸，巳戌二時服，炒米湯下。乳母服加味四物湯，當歸、川芎、赤芍藥、生地黃、柴胡、升麻、麥門冬、木通、黃芩酒炒、桔梗各五分，薄荷葉七分，燈草水煎服。

《幼科發揮・急驚風變證》　急驚風變成癇者，此心病也。心主驚，驚久成癇，蓋由驚風既平之後，父母玩忽，不以爲慮，使急痰停聚，迷其心竅，或一月一發，或半年一發，或一年一發，發過如常，近年可治，久則不可治矣。宜服如神斷癇丸治之。

一兒三歲，病驚風後，未服豁痰安神之藥，自後成癇。每發之時，面色青黑，兩目連劄，口如嚼物，涎出于口，昏眩仆地。當欲發之狀，即以手探其口中，以吐其涎，如此調理至七歲，不作矣。

一兒四歲，病驚已絕，予用鍼刺其涌泉一穴而醒，自此驚已不發。予謂其父曰：此驚雖未發，未服豁痰之藥，若不早治，恐發癇也。父母不信，未及半年，兒似痰迷，飲食便溺皆不知也，時後昏倒，果然成癇病。其父來訴曰：不信先生之言，誠有今日之病，願乞醫治，不敢忘報。予乃問其子：爾病發時能自知乎？子曰：欲昏則發。乃作錢氏安神丸加膽草服之。教其父曰：爾子病將發時，急掐兩手合谷穴，如此調理，一月而安。

急驚風成癱者，肝主風，風淫末疾，故驚風之後，有手足癱瘓而不能舉者，此血虛不能養筋故也。宜地黃丸加當歸、牛膝、川獨活、肉桂爲丸服之。

一女子十四歲，病驚風後，右手大指、次指屈而不能伸，醫用羌活、防風、天麻、全蝎、僵蠶、蟬退諸風藥治之，病益甚。予嘆曰：彼庸醫也。不知手足不隨，血虛也；伸而不能屈者，筋弛長也；屈而不能伸者，筋短縮也。皆血虛不能養筋之證也。手大指者，太陰肺經之所主，手次指者，陽明大腸之所主，肺與大腸皆屬燥金，此血燥之象也。一切風藥，助風生燥，故血轉虛而病轉盛。口授一方：用黃芪、人參、天麥門冬、生熟地黃、當歸各等分，官桂減半，爲引經橫行手指之端，共爲末，煉蜜丸芡實大，每一丸，食後湯化下。

一小兒驚風後，右手僵硬，五指拳曲，不能舉物，口角流涎，語言蹇澀。予曰：此脾有濕痰，脾不足而肝木乘之，不可治也。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天釣似癇》　天釣者，壯熱驚悸，眼目翻騰，手足掉掣，或啼或笑，喜怒不常，甚者爪甲皆青，如祟之狀，故宜和解風熱，鉤藤散主之。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牖病似天釣》　痙病，項背強直，腰身反張，搖頭掣瘛，噤口不語，發熱腹痛，鎮日不醒，其狀可畏。但受病與天釣不同，中風自汗，不可再汗，汗多則發痙；中濕宜微汗，不可大汗，大汗過則發痙。有剛柔二痙。無汗曰剛痙，宜麻黃葛根湯；有汗曰柔痙，宜桂枝葛根湯。二痙幷宜人參敗毒散加防風主之。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盤腸似內釣》　或問：天釣、內釣、痙病、盤腸，屬何臟？何以辨之？曰：經云：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氣主之。故天釣在上，生于風熱，宜發之；內釣在下生于寒，宜溫之。二釣者，皆足厥陰肝病也。足厥陰之脈外則與督脈同行，循脊而上，入于顛之頂，所以病則目上翻，背後仰，如角弓之反張也。內則循陰氣而入于小腹，所以病則小腹切痛爲囊腫也。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故二釣皆有搐掣似驚。但天釣或哭或笑，內瘈則多啼爲異耳。痙病屬足太陽膀胱經，上起兩目，上頭循頂而下行于背，循腰而下于足，與厥陰之脈下行者同，所以角弓反張之證亦相似也。但天釣有搐掣，而痙病無搐掣也。盤腸痛屬手太陽小腸經，內行于小腹，與厥陰之脈，內行者不同，所以小腹忽痛也。但內釣有瘈瘲，而盤腸痛無瘈瘲可辨也。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中惡似癇》　中惡，小兒之危惡也。其病有二：如中惡毒之氣者，病自外至，其證眩仆，四肢厥冷，兩手握拳，不能喘息，先用霹靂散或攝生飲。如內生中惡毒之物，病自內生，其證心腹刺痛，腹皮青黑，悶亂欲死，宜急攻之，雄黃解毒丸主之。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蟲病似癇》　蟲痛，乃蚘蟲攻其心痛也。發則目直視，口噤不言或大叫哭，口中流沫涎水，面色或青或白，手足強直，宜急

攻之，雄黃解毒丸，苦練根皮煎湯下。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白虎證似癎》 白虎證，乃流年白虎歲前九位之神，兒觸犯之，則不精爽，而目視不轉，手如數物，宜服至聖保命丹。取太陽眞土伏龍肝杵碎，煎湯送下，取龍虎相制之義。

或問：客忤、中惡、白虎三證，何氣使然，曰：皆客氣也。客氣，不正之氣也。兒之所稟，謂之主氣；爲之忤者，謂之客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兒之主氣強者，雖有客氣，不能忤也。主氣弱者，稍有所忤，則成病矣。客忤者，病之總名也。中惡則客忤之重者。白虎者，則客忤之輕者也。治法皆以辟邪養正，安神和胃爲主。蘇合香丸，治三病之聖藥也。

《保嬰撮要·驚風》 驚風者，虛惕怔忡，氣怯神散，痰涎來去，泄瀉色青。若驚入心，則面赤夜啼，用梔子清肝散加黃連；入肝則面青眼竄，用柴胡清肝散；入脾則面黃嘔吐，虛汗嗜卧，用六君加柴胡、山梔；入肺則面白喘急，用異功散加柴胡、桔梗；入腎則面黑嚙奶咬牙，用六味地黃丸。若因乳母恚怒肝火，或膏粱積熱遺兒爲患，或兒吐瀉傷脾，清氣不升，風木陷入太陰傳變等因，皆能致此，當隨主治，否則必成慢脾也，須預愼防爲善。

《保嬰撮要·發搐》 寅卯辰時搐而發熱，作渴飲冷，便結，屬肝膽經虛熱，用柴芍參苓散。作渴引飲，自汗盜汗，屬肝膽經血虛，用地黃丸。口吻流涎，屬肝木克脾土，用六君子湯。

巳午未時發搐，若兼作渴飲水，屬風火相搏，以地黃丸補肝，導赤散、涼驚丸治心。若作渴飲湯，體倦不乳，土虛而木旺也，用地黃丸以補腎，六君子以補脾。

申酉戌時微搐而喘，目微斜，身似熱睡而露睛，大便淡黃，屬脾肺虛熱，用異功散。手足逆冷，或喘瀉不食，屬脾肺虛寒，用六君、炮薑、木香。久病而元氣虛者，用六君子、六味丸二藥主之。

亥子丑時微搐，身熱，目睛緊斜，吐瀉不乳，厥冷多睡，屬寒水侮土，用益黃散；未應，用六君、薑、桂。傷風發搐，口氣不熱，肢體倦怠，用異功散補脾土，鉤藤飲清肝木。若因風邪內鬱，發熱而變諸證者，當理肺金，清風邪。若外邪既解，而內證未除，當理肺補脾。若肺經虧損而致驚搐等證者，當補脾肺以平肝心，則驚搐自止矣。若停食發搐，嘔吐乳食者，宜用消食丸。若食既消而前證仍作，或變他證者，脾土傷而肝木乘之也，用六君子加鉤藤以健脾平肝。若百日內搐者，因胎氣所稟，亦有乳母七情厚味所致者，當兼治其母，而以固胃爲先，不可逕治其兒也。

《保嬰撮要·急驚》 急驚者，陽證也，俱腑受病而屬實，乃少陽相火旺。經曰：熱則生風，風生痰。痰熱客於心膈間，則風火相搏，故抽搐發動。經所謂木太過曰發生，其動掉眩顫疾是也。當用利驚丸、導赤散、瀉青丸等藥，搐止，與安神鎮驚丸。婁全善亦曰：急驚屬木火土實。木實則搐而有力，及目上視動劄頻瞤；土實則身熱面赤而不吐瀉，偃睡合睛。治法宜涼宜瀉，而用涼驚、利驚等丸。亦有因驚而發者，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竄視反張，搐搦，顫動唇口，眉眼眨引，口中熱氣，頰赤唇紅，二便秘結，脈浮洪數緊，此內有實熱，外挾風邪，當截風定搐。若痰熱尚作，仍微下之。痰熱既泄，急宜調養胃氣，搐定而痰熱少退，即宜調補脾氣。東垣云：若因外物驚者，宜黃連安神丸。因氣動所驚者，宜安神鎮驚丸之類，大忌防風丸。如因驚而瀉青色，宜朱砂丸，大忌涼驚丸。蓋急驚者，風木旺也，風木屬肝，盛則必傳克於脾，欲治其肝，當先實脾，後瀉風木，若用益黃散則誤矣。經曰：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前所云實者，乃病氣有餘而形氣不足也，當先瀉而後補，虛甚急當補脾爲先，少以攻邪之藥佐之，其所云虛者，乃病氣形氣俱不足也，當純補眞氣爲要。若肝經風火相搏，抽搐目瞤，筋急痰盛者，當用四物湯以生肝血，加鉤藤鈎、山梔以清肝火，更用四君子以補脾，六味丸以滋腎。若肺金克木而兼呵欠者，用瀉白散以泄肺邪，地黃丸以益肝血。若邪入肝，則用柴胡清肝散加龍膽草亦可。邪入心，用梔子清肝散加炒黃連亦通。邪入腎，用六味地黃丸。邪入肺，用地骨皮散。邪入脾，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此證屬肝膽經血虛，風火相搏，而善行數變者爲多。若不養肝血，不補脾氣，純用祛風化痰之藥，則脾益虛，血益損，邪氣延綿，必傳慢驚矣。

《保嬰撮要·驚搐目直》 小兒忽然驚搐目直者，皆肝之風熱也。若肝虛生風，則目連劄而不搐，及多欠咬牙。若肝經風實，則目直大叫，呵欠，項急頓悶。若肝經有熱，則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氣熱則外生，氣溫則內生，其證手尋衣領及亂捻物，宜用瀉青丸。壯熱飲水喘悶，宜用瀉白散。凡病之新久，皆能引肝風，風內動則上入於目，故目爲之連劄；若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亦有飲食停滯中焦，致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肝木生發之氣不得升，致生虛風者，須詳審之。若胸滿腹痛，嘔吐惡

食，輕則消導化痰，重則探吐滯積，更須審其所傷寒物熱物。亦有因感冒吐瀉，致使土敗木侮而生虛風者，不可遽服驚藥，宜用六君子加芍藥、木香、柴胡，制肝補脾。若因脾土虛而自病者，用五味異功散。凡飲食停滯，痰涎壅滿而見驚證者，實因脾土虛弱，不能生金，金虛不能平木，故木邪妄動也，宜健脾消食，其證自愈。若輒用驚風之藥，反成其風而益其病也。況臟腑脆嫩，不可投以峻厲之劑，治者愼之。

《保嬰撮要・目動咬牙》 小兒驚後目微動咬牙者，皆病後亡津液，不能榮其筋脈也。亦有肝經虛熱而生風者，當審其氣血有餘不足而治之。若日中發熱飲冷而動者，氣有餘也，用瀉青丸。夜間盜汗及睡不寧而動者，血不足也，用地黃丸。或因肝經風邪，傳於脾腎者，亦令咬牙，先用柴胡清肝散，次用五味異功散、六味地黃丸。若因脾胃虛熱，用補中益氣湯加芍藥、山梔，實熱用瀉黃散，蓋牙牀屬手足陽明故也。若肝腎熱，用六味地黃丸。

《保嬰撮要・天釣內釣》 天釣者，發時頭目仰視，驚悸壯熱，兩目反張，淚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時悲笑，如鬼祟所附，甚者爪甲皆青，蓋因乳母厚味，積毒在胃，致兒心肺生熱痰鬱滯，或外挾風邪爲患，法當解利其邪，用鉤藤飲。上氣喘粗者，用烏蝎四君子湯。內釣者，腹痛多喘，唇黑囊腫，傴僂反張，眼尾赤，此胎中受風及外驚所致。若內臟抽掣作痛狂叫，或泄瀉縮腳，內證一作，外證亦然，極難調理。內證服聚寶丹，外證服鉤藤飲，進乳食者可治。若腹痛唇黑囊腫之類，用聚寶丹。若外驚內臟抽搐之類，用鉤藤飲。若因乳母醇酒厚味，積毒在胃，用加味清胃散。若因乳母鬱怒，積熱在肝，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俱加漏蘆，子母俱服。凡母食膏粱厚味，飼兒之時，先擠去宿乳，然後乳之。

《保嬰撮要・痙證》 痙證因傷風汗出，誤發汗或濕證汗多所致。若項背強直，腰背反張，搖頭掣瘛，噤口不語，發熱腹痛，病在足太陰也。若面目赤色，無汗惡寒，牙關緊急，肢體反張，痰涎壅盛，昏憒煩渴，小便赤澀，先譫語而發者名剛痙，當發汗。若大便滑泄，不語不渴，有汗而不惡寒，先手足厥冷而發者，名柔痙。并以小續命湯加減主之。剛痙去附子用麻黃，柔痙用附子去麻黃。若壯熱譫語口乾，手足微寒，大便滑泄，此兼剛柔，無汗用葛根湯，有汗用桂枝加葛根湯。若痰塞氣盛，用南星、半夏、茯苓以消痰，枳實、陳皮、紫蘇以順氣。更審其熱輕者用敗毒散，熱甚者用小柴胡湯。壯熱有汗，胸滿口噤，咬牙便閉爲內熱，以大承氣湯下之，後用大柴胡湯解之，過三日則難治。此皆治六淫外傷元氣，形病俱實之法也。若小兒多因驚駭停食，或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失宜所致，更當審之，兼治其母。大要因驚目直呵欠，項強煩悶，屬肝經實熱，用抑肝散。咬牙呵欠，手尋衣領，屬肝經虛熱，用地黃丸。若肺金不能平木，用異功散。脾不能養肝，用六君子湯。水不能生木，用地黃丸。

《保嬰撮要・搖頭便血》 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木得風則搖動，乃肝經火盛而生虛風也。湯氏治鄭都丞子，搖頭便血七年，用祛風藥止血藥，百試無效。此肝經風熱所乘，土受木克，不能攝血，而潰入大腸，故便血不止，遂制清肝益胃湯以平肝益脾，祛風熱，兼服胃風湯，旬餘，諸證悉愈。便血者，風木搖動，則土受凌虐，而不能統血也。或食酸味過多，以益其肝，致令陰結。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又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結陰之病，陰氣內結，不得外行，滲入腸間，故便血也。血亦有乳母恚怒，風熱熾盛，或肝木傷脾，使清氣不升，或風邪侵入大腸者。治法若因風熱，用柴胡清肝散。若因怒火，用加味小柴胡湯。若清氣不升，脾氣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若風邪侵於大腸者，用清肝益胃丸。肝經血熱妄行者，用六味地黃丸。脾土不能培肝木者，用六君、柴胡、鉤藤鉤。肝木勝脾土者，用四君、芍藥、鉤藤鉤。結陰者，用平胃地楡湯。

《保嬰撮要・驚瀉》 小兒驚瀉者，肝主驚。肝，木也，盛則必傳克於脾。脾土既衰，則乳食不化，水道不調，故泄瀉色青，或兼發搐者，蓋青乃肝之色，搐乃肝之證也。亦有因乳母脾虛受驚，及怒動肝火而致者。經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法當平肝補脾，愼勿用峻攻之藥，脾氣益虛，肝邪彌甚，甚至抽搐反張者，亦肝火熾盛，中州虧損之變證也。凡見驚證，即宜用四君、六君、異功散等方，加白附子定風，柴胡平肝引經以杜漸，則必不至瀉搐而自安矣。今已見瀉吐驚搐，尚不知補脾平肝以保命，抱龍鎮驚等藥治之，其亦去生遠矣。

治驗

一小兒因驚久瀉，面色青黃。余謂：肝木勝脾土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子母俱服而愈。

一小兒泄瀉驚搐，其母面青脈弦，先用小柴胡湯加木香、漏蘆一劑，次用

四君、木香、鈎藤鈎、山梔、母子同服而愈。

一小兒因其母被驚患瀉，服藥傷胃，反致吐乳，余用五味異功散，炒黑黃連、木香治其母，時灌子一二匙，俱愈。後母因鬱怒，停食下痢，嘔吐腹痛，其子昏憒不食，以六君子湯加車前子、黃連、木香，母子俱服而安。

一小兒久瀉青色，腸鳴厥冷，余曰：此驚泄也，脾土既虧，則肝木來侮，須溫脾平肝，然後可愈。彼以爲迂，自用治驚等藥，腹脹重墜，小便不利，四肢浮腫，始信前言，重復請治。余先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數劑，諸證稍可，又以補中益氣湯數劑，飲食少加。又因傷食夾驚，吐瀉發搐，復用异功散加柴胡、鈎藤鈎四劑，諸證稍退。又傷風咳嗽腹脹作瀉，或用發散解利之劑，手足逆冷，睡中發搐，余謂此脾土虛而肺金受證，重傷眞氣故也，用異功散加紫蘇一劑，以散表邪，次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調補眞氣而痊。

一小兒因驚吐瀉腹脹，先用六君、木香、柴胡治之稍可，又以五味異功散而愈。後因驚搐痰甚，或用鎮驚化痰之藥，倦怠不食而泄益甚，先用異功散加木香、鈎藤鈎，四劑而愈。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急驚風證治》 小兒急驚，因聞大聲，或驚而發搐，搐止如故，此熱生於心。身熱面赤引飲，口中氣熱，二便黃赤，甚則發搐，蓋熱盛生風，陽盛而陰虛也。宜以利驚丸除其痰熱，不可用巴豆之藥。

薛按：《秘藏保嬰集》云：急驚之候，牙關緊急，壯熱涎湧，竅視反張，搐搦顫動。口中氣熱，頰赤唇紅，脈浮洪數者，此肝經血虛，火動生風。蓋風生則陰血愈散，陰火愈熾，火動則肺金愈虧，肝木愈盛。宜滋肝血，養脾氣，若屢服祛風化痰、瀉火辛散之劑，便宜認作脾虛血損，急補脾土，若風火相搏，發熱抽搐，目瞤筋攣痰盛者，用四物鈎藤鈎以生肝血，清肝火，用四君子加當歸以補脾土，生肺金。若肝經血燥，發熱驚搐，目瞤筋攣痰盛者，用六味丸以滋腎水，四君子以補脾土。若肺金克肝木，用六君子湯以實脾土，加芍藥、木香以平肺金。若屢服驚藥而脾胃虛寒者，須用六君子湯以補脾胃，丁香、木香以培陽氣，否則必變慢驚。

愚治一小兒，因驚發熱，抽搐頓悶咬牙，作渴飲冷，大便秘結，面色青赤，然印堂左顋赤甚，此心肝二經風熱相搏，乃形病俱實之證。先用瀉青丸料加炒黃連煎服一劑，大便隨利，熱搐頓減，用抑青丸一服，諸證悉退，但面色痿黃，形氣倦怠，飲食少思，此病氣去而形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及地黃丸而安。一小兒發熱抽搐，口禁痰湧，此急驚風也。先用瀉青丸一服，六味丸二服，諸證頓退，又用小柴胡湯加芎、歸、山梔、鈎藤鈎而安，繼以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小兒六歲，忽然發搐，目動咬牙，或睡中驚搐，痰涎湧盛。或用化痰祛風，面色青黃，此肝木克制脾土，不能攝涎而上湧也，當滋腎水生肝血，則風自息而痰自消，用六味丸而愈。一女子十二歲，善怒，睡中驚搐，遍身作癢，飲食少思，此肝火風熱，脾土受侮，用參朮柴芩湯以清肝火涼肝血，健脾胃而愈。一小兒三歲患急驚，面赤發熱，作渴飲冷，先君已用瀉青丸一服，勢去大半，翌早又自用前丸一服，即吐瀉發搐，面色青白，手足指冷，余以爲脾胃受傷，用六君子湯加羌、桂、升麻、柴胡一劑頓安。前哲謂：小兒易爲虛實，攻伐之藥中病即止，不可過劑，我先君蓋守此法。

一小兒三歲因驚抽搐，發熱痰盛，久用抱龍丸等藥，面色或赤或青，此肝心二經血虛風熱，用六味丸滋養肝腎，佐以六君加柴胡、升麻，調補脾胃而愈。

嘉興王舉人女七歲，因跌傷腿膝，兩牀腫潰，左顋色青，左關脈無，余意驚則氣散，而風熱鬱滯，先用四君子加升麻、柴胡、防風、鈎藤、生血補肝而愈。

《赤水玄珠·明驚風篇》 孫仲子泰來曰：驚者病之名，風者病之象，言其抽搐有似於風之動而爲名也。

生生子曰：小兒之證，莫大於驚風，以其疾顧盼間暴若雷迅而電逝也。緣其致疾之由有二，極須體認，不可循俗，只曰驚風。驚風云耳何言之？夫驚有因外因內，外至者，或耳聞異聲，目擊異物，驀然仆地者是也；內生者，由痰生熱，熱生風也。所得之由既殊，療治之法必異。治外須當養神，治內自宜清降。予慨今之專門，偶獲一方，便大言曰，治急慢驚風如神。急慢二字，漫無分別，視之得無太易易乎。不思急屬陽，陽爲熱，爲實；慢屬陰，陰爲虛，爲寒。顧治法，實熱即當清當瀉，虛寒即宜溫宜補。蓋治寒之劑，不能治熱，治熱之劑，不能治寒，聖哲莫能越其矩也。世無大丹，曷能以一藥概能治其寒熱虛實者乎。急慢二字，間有能言之者，至於內外之因，鮮有知之者矣。予故揭而論之，以補其略。

《赤水玄珠·急驚風》 生生子曰：急驚風者，乃有數種之殊，須當細察。

觀古人治法，有云鎮驚者，有云利驚者，有云涼驚、定驚、截驚者，究其法，明是教人要知邪之入於何經，識投劑有此數等之緩急也。蓋邪之入心，則面紅頰赤，惕惕夜啼；邪之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竄上視；邪之入腎，則面黑惡叫，嚙齒咬牙；邪之入肺，面色淡白，喘息氣乏；邪之入脾，面色淡黃，嘔吐不食。此亦大約言之耳，仍當審其兼證。蓋此疾之發，其始未有不由於痰熱者。雖有五臟之殊，尤重在心肝二臟，內積痰熱，外挾風邪，風火交爭，血亂氣幷，呼吸賁鬱，關竅壅塞，面赤努氣，百脈凝澀，總由痰涎膠固，而肝風心火無所疏泄，故頭搖眉掣，目斜上視，搐掣不休，名曰急驚。證固暴烈，乃爲陽證。陽盛則多動而證實熱，故列已上數法，非若慢驚陰證者，所可比也。急驚須當急治，先宜通關，通關後且與截風定搐。設仍不定，乃議下之。痰熱既降，又當養胃安神，若搐定而仍有微邪，但用輕劑消痰清熱，則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也。

孫季子朋來曰：夫治急驚，當下即下，第不可過用寒涼，及巴霜、水銀、芒硝輩蕩滌太驟。蓋已上諸劑與腦、麝等藥，醫家有所急而用之，殆亦不得已也。疾去即止，若不當用而用，或當用而過用，慢驚之成，率多由此，可不愼哉。凡欲下之際，須當細問，前師已下未下，或曾經吐瀉否也。設已經下及曾吐瀉者，不敢再擬下劑，只須驅風化痰清熱，令其自已，不可峻攻，重傷胃氣。若體認未明，不可孟浪施治，先與通關，噫驚輩以開其竅，次用人參羌活散，定搐散在意選擇。下劑亦有三等，輕則利驚丸，稍重則用疏風散、柴胡加大黃湯，重則用天麻丸、牛黃涼膈丸，下後和胃補氣，用生氣散，茯苓二陳湯，蘇合香丸之類，寧心定志丸，全蝎散，溫膽湯，此等不寒不熱，祛風鎮驚之餘，酌而繼之，以防再發，庶稱良師。凡急驚鼻衄者，乃陽明經中熱壅將散，從血而解，此易治。口中吐血者，乃心血爲熱迫妄行，難治。犀角湯加滑石、牡丹皮、黃連、山梔。

凡急驚抽搐，聽其自發自止，切不可令人緊抱束繫之，恐他日有痼疾，以氣不得流通故也。

《古今醫鑑·驚風不治證》　急驚眼睛翻轉，口中出血，兩足擺跳，肚腹搐動，或神緩而摸體尋衣，或證篤而神昏氣促，噴藥不下，通關不嚥，心中熱痛忽大叫者，不治。

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咳嗽，面黯神慘，鴉聲胃痛，兩脅動氣，口生白瘡，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頭軟，大小便不禁，手足一邊牽引者，皆不治。

慢脾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背直，口噤頭搖，痰如牽鋸之聲，縮唇氣粗者，不治。

《傷寒論條辨·痙書或問》　問：兒醫之家，驚風之論，其說何如？曰：鑿設耳。鑿謂何？曰：此論乃鑿虛而起，從頭至尾，句句皆是生出來的說話，理之所無，不可稽也。請申之。其言曰：治驚要識驚、風、痰、熱四箇字。大意如此，故其又自飾曰：小兒血氣虛弱，虛則生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殊不知血氣之在人身，虛莫虛於有生之初，初生雖虛，未聞即此便有生熱之說。繼之以乳哺而不熱者，乳，血氣物也，故資於乳哺而血氣生，生而齒生，生之徵也。試可飲食而不熱，繼之以飲食之養，資於養而血氣充，齒更髮長，天癸至，充之徵也。三十而壯，充而實也。四十而強，實而盛也。物盛必反，故五十則反衰，七十而老，此固人血氣虛實盛衰之自然，不待安排，至當不易之正理。外此而言虛道實，亂斯生矣。夫虛則純而無邪，無邪則異釁無自而端，故自然而然如此，謂虛則生熱，有此理乎？以熱盛生痰言之，痰之爲物，與血氣俱，靜則爲養，動則爲病，三者一也，不偏有之，與生俱生，無時無有。褚澄有言：血枯死，氣絕死，痰盡死。謂痰可治而能使之無，不知死也。謂生於熱，熱無形，痰有質，有質生於無形，亦無此理。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爲何物，而謂生於驚？驚爲何物，而謂生於痰邪？人當定而安靜則不驚，必有事焉，驟聞惡聲，卒見怪狀，則惕然猛驚，茫然自失。蓋見聞者，感也，驚，應也，所以感而應者，心之知覺，神之虛靈，無踪跡可尋也。驚於自已，且無踪跡可尋，而謂生於痰，又能生得出風來，理安在哉！詳觀三者，皆謂由盛而生，熱則摸不著事故，乃反駕說生於虛，自相矛盾。亂言若此，不知生，不知死，而謂知醫，可乎！風盛發搐，搐不出於六書，六書無文，義不可考，而又蔓延抽掣與搦。抽即掣也，掣亦抽也，物在器中，拔而出之，抽掣之謂也，故世有抽籤掣籤之說，國有抽分掣鹽之法。人之肢體，頂天立地，病何如而何抽何掣乎。搦是讜而按杜之之謂，故械有讜衆，軍有搦戰。人至治所見讜衆，則畏而不敢犯；致師至敵陣，見搦戰，則持而不能騁，其義一也。戒嚴防閑之謂耳，不在動作上言，何病而人之身搦何邪。以此言之，此論之無稽如此，不謂之鑿，將謂之何？然則熱者何？曰：外入之病，必起於太陽，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故

病在太陽，則其經之筋脈，皆牽強而疼痛。邪正交爭則發熱，熱而自汗，或發汗，汗出過多則溼，溼則寒，寒則瘛也。所謂強痛者，證則內隱，事屬病者自省耳。診家不審，則未易覺察，兒家無言，察覺尤難，鹵莽忽略，則誤在此矣。驚風之異，不端於此乎。迨夫頭搖手勁，乃瘛而外著也，識見不眞，則抽掣之祆，不造於此乎。卒口噤，腳攣急，瘛著而甚也。目邪心亂，則搐搦之怪，不罔兩於此乎。背反張，瘛甚而危殆也。指鹿爲馬，則角弓之水底月，不倒影於斯乎。孰知強者瘛之機，瘛者強之劇。瘛在《廣韻》注：風強病。強在六書，彊之省文，居良切，則平聲。弓有力也，故從弓。從畺聲也。又畺界也，渠兩切，則上聲。木勁而不和柔，反拗而不順從也。又弓之反拗而張也。強瘛音義如此，太陽病之證亦如此。仲景用之誠如此，本始於《素問》，淵源固如此，《千金》略之，而未詳道，猶垂於一線綿如此。《金匱》言背，而不言角弓，病不在弓，而弓義具背，幌然盎於不言中。所以皆指見在之實，無論男婦大小之言，道本一視同仁可推，此則仲景之所以仲景也。嗚乎！仲景歿，瘛亡於痙，而此義不明。此義不明而斯道晦，斯道晦而驚風之亂起，亂起而兒家之禍興，禍興而角弓之銜售。角弓一不是人身，二不病此病，三又不在目前，抽掣搐搦，事理皆不可求。論之鑿，不妄何？啻妄哉，不盲乎？醫婦人者，盲以群盲，鑿以習鑿，而產後驚風之蘗突，不順非而效尤，瞑行而索途何？此屬易知易明，而亦不審不察，非後人之所以後人歟。然則大人亦有此病否？曰：中傷風寒，爲病一也，有無視汗，多寡不均耳，不可以無言。在大人，則病者亦不省，診家皆不審。不審，則袖手捏譎，不省，則枉命銜冤。學家昧矇，至今不醒。余以幸荷上天試病之感，身親經歷，死而重生，力致體究，遂覺悟《素》《匱》言外之緒醞，《千金》發而未白之躍如。竊案候對，兆報已子，用經成效，歷履有年。顧惟異端之害不闢，則墳典之道不行。墳典之道不行，則積昏之闇不曉。以是不敢懷迷，敬復修此，梓告多方，上以盡祈副蒼蒼之特意，旁以期維輓滔滔之沉昏，庶幾同心同好，同歸正覺，則同在同聚，安知不至同際一休徵乎。雖以鄙野，質朴不文，然扣鐘求聲，蓋出於端本澄源之傾心也。重明三古，則在仰望賢智仁孝於將來。

《幼幼集·驚》 面紅卒腫渾身熱，唇黑牙關氣如絕，目播搐搦喉有痰，此是急驚容易決。陰盛陽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溜甚，此證分明是慢驚。急驚受病之源，皆因其母平日恣食辛辣熱物，厚衣暖室閉藏大過，致使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四證既具，則變爲八候。蓋風盛則兩手伸縮而成搐，搐盛則十指開合而成搦，搦盛則勢如相撲而成搏，搏盛則頭搖不定，或偏而成顫，顫則身仰向後而爲反，反則臂若開弓而爲引，引則兩目或上視，邪視，直視而爲竄，竄則睛露不動而爲視。所爲八候者，其類俱牙關緊急，痰如拽鋸，手足拳攣，張口出舌，唇紅臉赤，或滿面俱青，唇青瀉青，虎口脈紋紅紫或青者，皆急驚也。此證積於平時，發於頃刻，最能駭人。然專屬心肝二經，乃風火相搏之故。必先去痰瀉肝，後清心利小水，定驚安神，養脾，方無變證。宜用瀉肝散、天竺黃丸、滾痰丸、牛黃清心丸、琥珀抱龍丸、參苓白朮散等施治，無不愈者。但當辯認搐之順逆，蓋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爲順；反者爲逆。如發逆證者，金木相戰也。俱當瀉肺湯以瀉肺，地黃丸以補腎，瀉肝散，涼驚丸以瀉心肝。又當采其氣之冷熱，如氣冷不乳者，難治，氣熱能乳者，雖搐不妨。至於慢驚，則或吐或瀉，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目慢露睛，昏睡跳搐搦，似有似無，乍發乍止，口開臭氣冷，或身熱或冷，脈紋透關，皆因吐瀉之後，脾胃虧損，元氣虛弱，及下吐太多所致。唯當醒脾溫胃之中，加以截風化痰之藥，宜醒脾散、惺惺散、參苓白朮散、附子理中湯、蘇合香丸之類。

《幼幼集·驚論》 驚分急慢，治有溫涼。書云：急驚合宜涼泄，慢驚合宜溫補，誠格言也。故素無疾病，卒然之間，或發熱，或不發熱，痰涎壅塞，手足抽掣，角弓反張，目睛上視，牙關緊急，人事不省，此急驚也。蓋心爲火，肝爲風，風火相搏，抽搐不寧，此證或飲食過多，或食後兼驚，或傷風發熱，鬱熱生痰，痰盛發搐，或過食肥甘之物，停蓄胃中，以致清氣不上升，濁氣不下降，關格而發搐，皆有餘之證。治宜清涼行食行痰之劑，如牛黃丸、鎮驚錠、醒風天麻湯之類，皆不可緩。痰一行，氣一降，安在須臾矣。若因久熱、久吐、久瀉、久嗽，或病後失調，或急驚過用涼苦之藥，或傷食，大便久閉不通，發熱日久，元氣燒爍，傳變慢驚，手足微微搐搦，兩頰乍赤乍白，張口露睛，吁氣常出，昏睡不語，此慢驚也。蓋急驚之病，得之自外而入者多，慢驚之病，得之自內而出者多。五臟虛極，虛則生風，所以微微動搖。俗云：急驚驚病不驚醫，慢驚驚醫不驚病。吐後生驚者，以星香散主之。瀉後生驚者，以參苓白朮散主之。嗽後生驚者，以門冬散主之。病後生驚者，補中益氣湯加減治之。急驚傳變爲慢者，鎮心丸、回生丹，本藥內少加截風化痰藥治之。大抵

治急驚者，十全八九，治慢驚者，十不救一。辨之不眞，藥之不當，延緩不能速救，以致夭亡者，得不歸咎于醫歟。

《幼科證治準繩・急慢驚總論》　急慢驚總論　小兒急慢驚風，古謂陰陽癇也。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陰盛而陽虧。陽動而躁疾，陰靜而遲緩，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肝而心亦熱，以驚、風、痰、熱合爲四證，搐、搦、掣、顫、反、引、窜、視爲八候。凡眨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眼唇青，及瀉皆青，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候也。大抵肝風心火，二者交爭，必挾心熱，而後發始於搐。故熱必論虛實，證先分逆順，治則有後先。蓋實熱爲急驚，虛熱爲慢驚。慢驚當無熱，其發熱者，虛也。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然又必明淺深輕重，進退疾徐之機，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窜，女眼下窜，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引手挽右直左曲，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彎弓入裏者順，反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故曰證分逆順者，此也。陽病陰脈，陰病陽脈，亦爲反。凡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於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幷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分三者言之，暴烈者爲急驚，沉重者爲慢驚，至重者肝風木之克脾土則爲慢脾風矣。

《幼科證治準繩・急驚》　急驚之候，亦曰眞搐，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窜視反張，搐搦顫動，唇口眉眼眨引頻幷，口中氣熱，臉赤唇紅，大小便黃赤，其脈浮數洪緊。此內挾實熱，外感風邪，心家受熱積驚，肝家生風發搐，肝風心火二藏交爭，血亂氣幷，痰涎壅盛，百脈凝滯，關竅不通，風氣蕃盛無所發泄，故暴烈也。又有搐搦，反張斜視，而牙關不緊，口無痰涎而氣熱，未可直指以爲驚風，恐是傷風，傷寒夾食，夾驚，疹痘等證，此即錢氏假搐之說，又各依本證施治矣。又急驚搐搦，不可把握，但扶持之，否則風癇逆入經絡，遂使手足拘攣成廢疾。

垣曰：治驚大忌防風丸，防風辛溫之藥，必殺人。何也？辛散浮溫熱者，火也。能令母實，助子之氣盛，皆殺人也。如因驚而瀉青色，先鎮肝，以朱砂之類，勿用寒涼之藥，大禁涼驚丸。風木旺必克脾胃，當先實其土，後瀉其子。

丹曰：急驚風，發熱口噤，手足心伏熱，痰嗽痰喘幷用涌法。重則用瓜蒂散，輕則用苦參、赤小豆末，以酸漿汁調服，候少定，用通聖散蜜丸服之。間以桑樹上桑牛陰乾，研末調服，以平其風。桑牛比楊牛則色白黃者是。又以北薄荷葉、寒水石各壹兩，青黛、白僵蠶、辰砂各壹錢，全蝎貳枚，豬牙皂角、槐角各伍分，幷爲末，燈心湯和乳汁灌之。角弓反張，目直視，因驚而致，宜南星、半夏入薑汁、竹瀝灌之。更灸印堂。初驚用防風導赤散，生乾地黃、川木通、防風、甘草等分，用竹葉叁錢煎服。須用寧神膏，麥門冬去心，天竹黃，茯神，朱砂各壹兩，麝香壹錢，各搗研極細，煉蜜和，捏作小餅子，臨卧，薄荷湯化下，一夜一餅。老醫常言，小兒驚搐，多是熱證，若先便用驚風藥，白附子、全蝎、殭蠶、川烏之類，便是壞證。後有醫幼科者，只用導赤散，加地黃、防風，進三服，導去心經邪熱，其搐便止，次服寧神膏神效。從孫道潤幼時患驚搐甚危，延京口諸有名幼科醫療之，益困篤。其祖易菴兄求方於余，以是授之，二服立愈。自後常以救人，無不效者。恐人忽易，故著之。

曾曰：急驚之論，前代書所不載，惟曰陽癇。大概失所愛護，或抱於當風，或近於熱地，晝則食多辛辣，夜則衾蓋太厚，鬱蒸邪熱，積於心，傳於肝，再受人物驚觸，或跌撲叫呼，雷聲鼓樂，雞鳴犬吠，一切所驚。未發之時，夜卧不穩，困中或笑或哭，齘齒齴乳，鼻額有汗，氣促痰喘，忽爾悶絕，目直上視，牙關緊急，口噤不開，手足搐掣，此熱甚而然，況兼面紅脈數可辨。蓋心有熱而肝有風，二藏乃陽中之陽。心，火也。肝，風也。風火，陽物也。風主乎動，火得風則烟焰起，此五行之造化。二陽相鼓，風火相搏，肝藏魂，心藏神，因熱則神魂易動，故發驚也。心主乎神，獨不受觸，遇有驚則發熱，熱極生風，故能成搐，名曰急驚。治之之法，先以五苓散加黃芩、甘草水煎或百解散發表，次通心氣，木通散，三解散，疏滌肝經，安魂退熱，牛蒡湯、防風湯主之。驚風既除之後，輕者投半夏丸，重者下水晶丹，與之去痰，免成癡疾。但不可用大寒涼藥治之，熱去則寒起，亢則害，承乃制，若倉卒之間，驚與風證俱作，只用五苓散加辰砂末，薄荷湯調服，少解其證。蓋五苓散內有澤瀉導小便，心與小腸爲表裏，小腸流利心氣得通，其驚自減，內有桂，木得桂則枯，是以能抑肝之氣，其風自停，況佐以辰砂能安神魂，兩得其宜，大略要解熱涼心肝後，惟可用平和湯散調理，稍熱之劑則難用，醫者宜審之。愚嘗感諸人每見

驚風搐作，不明標本，混爲一證，遽然全用金石腦麝，蜈蠶蛇蝎，大寒搜風等劑投之，耗傷眞氣，其證愈甚，多致弗救。殊不知驚生於心，風生於肝，搐始於氣，是爲三證。其驚與風首已詳及，然所謂畜氣而成搐，陳氏之論最爲明理，但未著其方，余於此證則用寬氣飲治之，只以枳殼枳實爲主。蓋其氣也，四時平和則身安，一息壅滯則疾作，況小兒啼哭不常，其氣蘊蓄，內則不能升降，外則無由發泄，展轉經時，亦能作搐。善醫者審察病源，從而療之，萬無一失。更辨陰陽虛實，不可輕忽，若陽實證，煎五和湯調三解散主之，此急驚有搐之類。若陰虛證，煎固眞湯調寬氣飲治之，此慢驚有搐之類。若暴感此證，未別陰陽虛實，先用五苓散和寬氣飲，及少加寬熱飲，三藥合用，薑汁沸湯調灌即解。大抵治搐之法，貴以寬氣爲妙，氣順則搐停，此自然之理。大凡幼稚，欲令常時驚悸不作，在乎腎藏和平，故戴氏曰：治驚不若補腎，謂心屬火，火性燥，得肝風則烟焰起，致生驚悸，補腎則水升火降，邪熱無侵，雖有肝風，不生驚駭，其法當於申時進補腎地黃丸一服，或琥珀抱龍丸。用申時者，蓋水生於申，佐之以藥，則腎水得平，心火不炎，自無驚矣。《鈐方》治法大要，用藥有次序，有輕重，通關以後，且與截風定搐，風搐既定，卻下痰熱，理爲至當。若患在痰熱，未有驚風，只可退熱化痰，不可妄投驚風藥，蓋藥中多用寒涼，恐引人痰熱入經絡。凡病在熱，不可妄治痰，止當解表。病在驚，不可妄治風，蓋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而驚自止。病在痰，不可便治驚，急須退熱化痰。病在風，不可便治搐，蓋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若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至妙之道。若治驚而痰不化，熱亦不退，驚安得自止。化其痰，熱若不退，風亦不散，痰安得去。是知不治之治，所以治之之謂歟。急驚初傳，風搐得定，而痰熱一泄，又須急與和胃定心之劑。若搐定而痰熱無多，則但用輕藥，消痰除熱可也。然急驚雖當下，切不可過用寒涼，及水銀、輕粉、巴豆、芒硝等。蕩滌太驟，或當劑之，皆不得已，但使疾去即止。或不當用而用，或可用而過焉，由此遂成慢驚矣。且如只下痰熱，不必太驟，但斟酌處，用大黃一品足矣。且急驚證源在於去肝風，降心火，幼幼書以爲至要之說也。

《幼科證治準繩·天釣》 天釣亦驚風之證，但天釣發時，頭目仰視，驚風則無也。

湯：小兒瘈瘲不定，翻眼抬睛，狀若神祟，頭目仰視，名爲天釣。凡有此疾，宜服蘇合香丸，灸兩手大拇指兩甲肉相半，男先灸左，女先灸右，及兩足大拇指中間各三五壯，又灸前後手心，各五壯，此皆得效之法。

張：小兒心膈壅滯，邪熱痰涎，蘊積不得宣通，或乳母飲酒食肉，煩毒之氣，流入乳中，令兒宿滯不消，邪熱毒氣乘於心神，致使驚悸，眼目翻騰，壯熱不休，四肢瘈瘲，其病名曰天釣。甚者爪甲皆青，狀如神祟。

《東醫寶鑑·驚風證》 小兒之病，急慢驚風，與夫痘疹等證，最爲酷疾，以其吉凶反掌，生死須臾故也。

小兒驚風三發則爲癇，乃惡證也。

小兒疾之最危者，無越驚風之證，驚有急驚、慢驚、慢脾風三者之異。

《東醫寶鑑·驚風先見證》 凡乳兒欲發驚風者，先神志不定，恍惚懼人，劄眼上視，左顧右盼，伸手握拳，悶鬱努氣，情態不如尋常，皆驚風先見證也。

《東醫寶鑑·四證八候》 四證者，驚風痰熱也。其肝主風，其脾主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八候者，一搐二搦，三掣四顫，五反六引，七竄八視。

一搐者，臂肘搐縮。二搦者，十指開合，搦之不已，即成握拳。男子看大拇指，其指握在外爲順，在裏爲逆。女子反看之。三掣者，肩髆搐掣，或連身跳起。四顫者，或手或腳，或頭或身，四體顫動。五反者，身首反張。六引者，以手有如挽弓狀。男左手直，右手曲爲順；右直左曲爲逆。女子反看之。七竄者，眼上竄覷高。男子上竄爲順，下竄爲逆。女子反看之。八視者，男子斜目視，左爲順視，右爲逆視。女子反看之。

《東醫寶鑑·驚搐之證有五》 驚搐一也，而有晨夕之分，表裏之異。身熱力大者爲急驚，身冷力小者爲慢驚，仆地無聲醒時吐沫者爲癇，頭目仰視者爲天吊，角弓反張者爲痙，治各不同也。

《東醫寶鑑·急驚風》 急驚乃卒然得之，心受驚，肝主風，致筋脈搐搦，肝又主筋，宜通心飲、瀉青丸、涼驚丸、大青膏。

急驚者，因聞不常之聲，或遇禽獸之吼，以致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竄視反張，搐搦顫動，口中熱氣，頰赤唇紅，大小便黃赤，其脈浮數洪緊。蓋由內有實熱，外挾風邪，心家受熱而積驚，肝家生風而發搐，肝風心火，二臟交爭，血亂氣幷，痰涎壅塞，所以百脈凝滯，關竅不通，風氣蓄盛而無所泄，故暴烈

也。

治法：通關截風，定搐去痰。其熱尚作，則當下之，一泄已後，急須和胃鎮心，截風定搐。先與開關散、噓驚散，次與驅風膏、鎮心丸、鎮肝丸、錢氏安神丸、鎮驚丸、保幼化風丹、靈神膏。痰盛宜抱龍丸、截風丸。鎮心安神，宜金箔鎮心丸。寧心膏。

所謂溫驚丸、利驚丸、涼驚丸者，蓋虛則溫之，實則利之，熱則涼之，是謂活法。

驚風形證不明，若言陰證則渾身又溫，若作陽證則又不大搐，乃陰陽不分，宜用防風溫膽湯，下大驚丸、小驚丸。

急驚先當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下熱退驚。熱若不退，驚亦不散。

急驚截風定搐爲要，風搐既定，次與下熱，去則無風，散則不搐。

《東醫寶鑑·急慢驚風通治》 宜備急丸、牛黃抱龍丸、保命丹、至聖保命丹、千金散、星香散、朱粉散、奪命散、探生散。

《東醫寶鑑·天釣驚風》 天吊亦驚風之證，但天吊發時，頭目仰視，驚風則無也。此由乳母過飧熱毒，心肺生熱，加以外感風邪所致，宜用九龍控涎散、釣藤散。熱盛則保命丹，痰盛則抱龍丸。偃僕反張，外腎腫，尿如米泔，眼有紅筋血點，乃寒氣壅結，宜鉤藤膏。

《壽世保元·急驚》 《脈訣啓蒙》曰：小兒脈促急爲虛驚。《直指》云：浮數洪緊爲急驚。沉遲散緩爲慢驚。虎口脈紋青紫爲驚風。紅者風熱輕。赤者風熱盛。青者驚積。紫者驚熱。青紫相伴，驚積風熱俱有，主急驚風。青而淡紫，伸縮來去，主慢驚風。紫絲青絲，或黑絲隱隱，相雜似出而不出，主慢脾風。形勢彎入裏者順，出外者逆。

夫急驚風者，因內有鬱熱，外挾風邪，心家受熱而積驚，肝家生風而發熱。夫水制在金，火盛金受克，金衰不能平木，木能生火，火得風則焰烟起，故子母縱橫，血亂氣幷，痰涎壅塞，關竅不通，風火燔盛而不得泄，暴烈而盛，急驚也。其證牙關緊急，壯熱涎潮，竄視反張，搐搦顫動，唇口眉眼眨引頻，幷六脈浮散洪緊。治先搐鼻通關。痰涎壅盛，以吐風散吐之。次用敗毒散、保命丹，或雄黃解毒丸下之。驚退而神志未定投安神散。但噴藥不下，通關不噓，眼睛翻轉，口中出血，兩足擺跳，肚腹搐動，或神緩而摸床循衣。證篤而神昏氣促，心中熱痛，忽大叫聲者不治。

《活幼心法·急驚風古謂之陽癎**》** 急驚之候，身熱面赤，搐搦上視，牙關緊硬，口鼻中氣熱，痰涎潮壅，忽然而發，發過容色如故。有偶因驚嚇而發者，有不因驚嚇而發者，然多是身先有熱而後發驚搐，未有身涼而發者也，此陽證也。蓋熱盛生痰，痰盛生驚生風，宜用涼劑以除其熱而化其痰，則驚風自除矣。切不可用辛燥等驅風藥，反助心火而爲害也。當其搐搦大作時，但可扶持，不可把捉，恐風痰流入經絡，或至手足拘攣也。又不可驚惶失措，輒用艾火灸之，燈火燒之，此陽證大不宜於火攻，曾見有用火攻而壞事者矣，戒之戒之。此證雖急，若從容服清涼之劑調理，自可平安，不可聽信時醫，峻用攻擊，如巴豆、輕粉之類，以取速效，傷害不小。古諺云：急驚風，慢慢醫。此邇言之切當而可用者也。急驚有八候，不可不知：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合。掣者，勢如相樸。顫者，頭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引者，臂若開弓。竄者，目直似怒。視者，睛露不活。是謂八候也。身仰向後，即所謂角弓反張也。又有一證，欲出痘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者，此似驚風而非驚風也，最宜辨認，當服發散藥，切不可誤認驚風治之。

《景岳全書·小兒則·驚風》 驚風之要領有二，一曰實證，一曰虛證而盡之矣。蓋急驚者，陽證也，實證也。乃肝邪有餘而風生熱，熱生痰，痰熱客於心膈間，則風火相搏故其形證急暴而痰火壯熱者，是爲急驚。此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慢驚者，陰證也，虛證也。此脾肺俱虛，肝邪無制，因而侮脾生風，無陽之證也。故其形氣病氣俱不足者，是爲慢驚，此當專顧脾腎以救元氣。雖二者俱名驚風，而虛實之有不同，所以急慢之名亦異。凡治此者，不可不顧其名以思其義。

《景岳全書·小兒則·論驚風證治》 小兒驚風，肝病也，亦脾腎心肺病也。蓋小兒之眞陰未足，柔不濟剛，故肝邪易動，肝邪動則木能生火，火能生風，風熱相搏則血虛，血虛則筋急，筋急則爲掉眩反張、搐搦強直之類，皆肝木之本病也。至其相移，木邪侮土則脾病，而爲痰，爲吐瀉；木盛金衰則肺病，而爲喘促，爲短氣；木火上炎則心病，而爲驚叫，爲煩熱；木火傷陰則腎病，而爲水涸，爲血燥，爲乾渴，爲汗不出，爲搐，爲痙，此五臟驚風之大概也。

治此之法，有要存焉，蓋一曰風，二曰火，三曰痰，四曰陽虛，五曰陰虛，

但能察此緩急則盡之矣。所謂風者，以其強直掉眩皆屬肝木，風木同氣，故云驚風，而實非外感之證。今人不明此義，但爲治風必須用散，不知外來之風可散，而血燥之風不可散也。故凡如防風、荆芥、羌活、獨活、細辛、乾葛、柴胡、紫蘇、薄荷之類，使果有外邪發熱無汗等證，乃可暫用，如無外邪，則最所當忌，此用散之不可不愼也。

所謂痰火者，痰凝則氣閉，火盛則陰虧，此實邪之病本也。若痰因火動，則治火爲先，火以痰留，則去痰爲主。火之甚者，宜龍膽草、山梔子、黄連、黄柏、石膏、大黄之屬；火之微者，宜黄芩、知母、玄參、石斛、地骨皮、木通、天麻之屬。痰之甚者，宜牛黄、膽星、天竺黄、南星、半夏、白芥子之屬；痰之微者，宜陳皮、前胡、海石、貝母、天花粉之屬。此外，如硃砂之色赤體重，故能入心鎮驚，內孕水銀，故善透經絡，墜痰降火。雄黄之氣味雄悍，故能破結開滯，直達橫行。冰片、麝香，乃開竅之要藥；琥珀、青黛，亦清利之佐助而已。又如僵蠶、全蝎、蟬蜕之屬，皆云治風，在僵蠶味鹹而辛，大能開痰涎，破結氣，用佐痰藥，善去肝脾之邪，邪去則肝平，是即治風之謂也。全蝎生於東北，色青屬木，故善走厥陰，加以鹽味鹹而降痰，是亦同氣之屬，故云治風，較之殭蠶，此其次矣。蟬蜕性味俱薄，不過取其清虛輕蜕之義，非有實濟不足恃也。凡驚風之實邪，惟痰火爲最，而風則次之，治實之法，止於是矣。

然邪實者易制，主敗者必危。蓋陽虛則陰邪不散而元氣不復；陰虛則營氣不行，而精血何來？所以驚風之重，重在虛證，不虛不重，不竭不危，此元精元氣相爲幷立，有不容偏置者也。故治虛之法，當辨陰陽，陽虛者宜燥宜剛，陰虛者宜溫宜潤。然善用陽者，氣中自有水；善用陰者，水中自有氣，造化相須之妙，既有不可混，又有不可離者如此。設有謂此非小兒之藥，此非驚風之藥者，豈驚風之病不屬陰陽，而小兒之體不由血氣乎？若夫人者，開口便可見心，又烏足與論乾坤合一之道。諸補之法具詳如左。

一、驚風反張，強直轉筋等病，在《經筋篇》曰：足少陰之筋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病在此者，主癇瘈及痙。在外者不能俯，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又曰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俯不伸。

《景岳全書·小兒則·急驚風》 急驚之候，壯熱痰壅，竄視反張，搐搦顫動，牙關緊急，口中氣熱，頰赤唇紅，飲冷便結，脈浮洪數。此肝邪風熱，陽盛陰虛證也。治此之法，當察緩急，凡邪盛者，不得不先治其標。若痰甚喘急者，宜抱龍丸、琥珀散、清膈煎、梅花飲之類主之。火盛而煩熱者，宜涼驚丸、抑青丸，或黄連安神丸、牛黄散，及山梔、黄連、龍膽草之屬。火盛燥熱而大便秘結者，宜瀉青丸，或以爲湯煎服之，或利驚丸亦可。若外感風寒，身熱爲驚者，當解其表，宜抑肝散倍加柴胡，或參蘇飲，五積散，星蘇散之類，擇而用之。若表邪未解而內亦熱者，宜錢氏黄龍湯。若驚氣漸退而火未清者，宜安神鎮驚丸。凡以上者，皆急則治標之法，但得痰火稍退，即當調補血氣，如後附薛氏之法，或參用慢驚諸治以防虛敗，此幼科最要之法。前哲有云：小兒易爲虛實，攻伐之藥，中病即止，不可過劑，誠至言也。大抵此證多屬肝膽脾腎陰虛血燥，風火相搏而然；若不顧眞陰，過用祛風化痰之藥，則脾益虛，血益燥，邪氣綿延，必成慢驚矣。此中陰虛之義，皆人所不知，當閱小兒補腎論，始見其詳。

東垣曰：急驚者，風木旺也。風木屬肝，肝邪盛必傳尅於脾。欲治其肝，當先實脾，後瀉風木。

婁全善曰：急驚屬木火土實。木實則搐而有力，及目上視，動劄頻睫；土實則身熱面赤，而不吐瀉，偃睡合睛。治法宜涼宜瀉，而用涼驚利驚等丸。亦有因驚而發者，以致牙關緊急，壯熱等證，此內有實熱，外挾風邪，當截風定搐。若痰熱尚盛，宜微下之。痰熱既泄，急宜調養胃氣。搐定而痰熱少退，即宜調補脾氣。

薛氏曰：此肝經血虛，火動生風。蓋風生則陰血愈散，陰火愈熾；火動則肺金愈虧，肝邪愈盛。宜滋肝血，養脾氣。若屢服祛風化痰，瀉火辛散之劑，便宜認作脾虛血損，急補脾土。若風火相搏，發熱抽搐，目瞤筋攣，痰盛者，用四物，鈎藤鈎以生肝血，清肝火，用四君子加當歸以補脾土，生肺金。若肝經血燥，發熱驚搐，目瞤筋攣，痰盛者，用六味丸以滋腎水，四君子加芍藥以補脾土。若肺金剋肝木，用地黄丸以益肝血，加芍藥、木香以平肺金。若屢用驚藥而脾胃虛寒者，須用六君子湯以補脾土，丁香、木香以培陽氣。若脾土虛寒，腎水反來侮土，而致中寒腹痛，吐瀉少食等證者，用益黄散以補脾土而瀉水，庶幾不致慢驚矣。但治小兒，當審察虛實，凡證屬有餘者，病氣也，不足者，元氣也，故有餘當認爲不足，思患預防，斯少失矣。

《景岳全書·小兒則·發搐》 搐，抽搐也。是即驚風之屬。但暴而甚者

謂之驚風，微而緩者謂之發搐，發搐不治，則漸成驚風矣。雖錢氏等書皆以時候之氣，分五臟之證爲論治，然病變不測，有難以時氣拘者，是不若察見在之形證，因臟腑之虛實，隨宜施治者之爲得也。總之小兒之實證無他，惟東方之實，及中央之滯耳。蓋東方木實，則生火生風而爲熱爲驚，中央土實，則生濕生滯而爲痰爲積。知斯二者，則知所以治實矣。若小兒之虛證，則五臟皆有之。如心虛則驚惕不安；肺虛則氣促多汗；脾虛則爲嘔吐，爲暴泄，爲不食，爲痞滿倦卧，爲牙緊流涎，爲手足牽動；肝虛則爲筋急血燥，爲抽搐勁強，爲斜視目瞪；腎虛則爲二便不禁，爲津液枯槁，爲聲不出，爲戴眼，爲肢體厥逆，爲火不歸源。知此五者，則知所以治虛矣。然此虛實之證，固亦多有疑似者，但以形色、聲音、脈息參而察之，則無有不燎然者。諸治實之法當從急驚，治虛之法當從慢驚。及如後夜啼，諸治法已盡其蘊，當并察之。總之諸言實者，乃邪氣之實，非元氣之實也。故治此者切不可傷及元氣，若病已久，尤當專顧脾腎，則根本完固，諸無不愈矣。

薛氏曰：寅卯辰時，搐而發熱，作渴飲冷便結，屬肝膽經虛熱，用柴芍參苓散。作渴引飲，自汗盜汗，屬肝膽經血虛，用地黄丸。口吻流涎，屬肝木尅脾土，用六君子湯。巳午未時發搐，若兼作渴飲水，屬風火相搏，以地黄丸補肝，導赤散、涼驚丸治心。若作渴飲湯，體倦不乳，土虛而木王也。用地黄丸以補腎，六君子湯以補脾。申酉戌時微搐而喘，目微斜身似熱，睡而露睛，大便淡黄，屬脾肺虛熱，用異功散。若手足逆冷或喘瀉不食，屬脾肺虛寒，用六君、炮薑、木香。久病而元氣虛者，用六君子、六味丸二藥主之。亥子丑時微搐身熱，目睛緊斜，吐瀉不乳，厥冷多睡，屬寒水侮土，用益黄散。未應用六君薑桂。傷風發搐口中氣熱，呵欠手足動者，名假搐，用大青膏發散風邪。傷風發搐口氣不熱，肢體倦怠，用異功散補脾土，鈎藤飲清肝木。若因風邪內鬱發熱而變諸證者，當理肺金清風邪。若外邪既解而內證未除，當理肺補脾。若停食發搐，嘔吐乳食者，宜用消食丸。若傷食後發搐身熱，困睡嘔吐，不思乳食者，當先定搐，後用白餅子下之。若食既散而前證仍作或變他證者，脾土傷而肝木乘之也。用六君子加鈎藤鈎以健脾平肝。若肺經虧損而致驚搐等證者，當補脾肺以平肝心，則驚搐自止矣。如手足冷汗，搐眉搐肚，日夜不止，名眞搐。當用人參湯、川烏、全蝎等藥，平其胃氣。百日內發搐，眞者內生風，二三次必死；假者外生風，雖頻發不死。百日內搐，亦有因乳母七情厚味所致者。當兼治其母而以固胃爲先，不可逕治其兒也。若涎入心脾則不能言，用涼心鎮驚下痰之藥，逆搐者不治。若吐瀉後變證者，亦不治。大凡發搐，因風者則面青目赤，因驚則叫呼搐搦，因食則噯吐氣悶，脾肺虛則生粘痰，喉間作鋸聲，此乃心火不能生脾土，脾土不能生肺金，以致肺不能主氣，脾不能攝涎，故涎氣泛上而喉中作聲耳。若用祛風治痰之劑，則氣散痰消而促其危矣。

《幼科折衷·急慢驚風》《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蓋小兒係純陽之體，爲其眞水未旺，心火已炎，肺金受制，而無以平木，故肝木常有餘，而脾土常不足也。爲父母者，或失于保養，抱于當風，近于熱地；或辛辣多食，衣衾過厚，邪熱鬱蒸，積于心，傳于肝，再受人物驚觸。未發之時，夜卧不穩，睡中或笑或哭，齘齒齩乳，鼻額有汗，氣促痰鳴，忽爾悶絕，目直上視，口噤不開，手足搐掣，此熱甚而然，況兼面紅脈數可辨。蓋心有熱而肝有風，風主乎動，火得風，則煙焰起，二陽相鼓，風火相搏。肝藏魂，心藏神，因熱則神魂易動，故發驚也。心主乎神，獨不受觸，遇有驚，則發熱，熱極生風，故能成搐，名曰急驚。以寬氣飲，三解散，去參主之。如暴感此證，未別陰陽虛實，先用五苓散和寬氣飲，少加寬熱飲三藥合用。薑汁沸湯，調灌即解。大抵治搐之法，以寬氣爲妙，氣順則搐停，此自然之理。予嘗感慨諸人，每見驚風搐作，不明標本，混爲一證，遽用金石腦麝，蜈蚣蛇蝎，大寒搜風等劑投之，耗傷眞氣，其證益甚，多致勿救。殊不知驚生于心，風生于肝，搐始于氣，是爲三證。其驚與風，首已詳及。所謂搐始于氣者，蓋因風寒暑濕燥火之氣，有一不順，便蓄于喉膈間，搏于心肺，傳入肝經，其氣上不能升，下不能降，使津液鬱滯，不得流行，故痰涎壅蔽而作搐也。亦宜寬氣飲治之。

然當知所以受病，如病在驚，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急須退熱化痰，若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此不治之證也。

總括　面紅卒中渾身熱，唇黑牙關氣如絕，目翻搐搦喉有聲，此是急驚容易決。

又　陰虛陽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流甚，此證分明是慢驚。

脈法　浮數洪緊爲急驚，沉遲散緩爲慢驚，虎口紋青紫爲驚風，形勢灣

入裡者爲順，出外者爲逆。

《醫學綱目》云：驚搐一也，而有晨夕之分，表裏之異，身熱力大者爲急驚，身冷力小者爲慢驚，仆地作聲，醒時多涎者爲癎，頭目仰視者爲天吊，角弓反張爲痙，而治各不同也。

病有相似而實不同，此余素所經驗。近有小兒先覺身熱，少頃便僵仆不知人事，目睛上視，口唇牽動，狀如驚風，掣跳不止。一醫以驚風治之，食頃間屢醒屢搐，故招予視之。予問曰：兩日熱否？病家曰：前日午時發熱，至傍晚方止，昨日無恙，不意今午後熱，遂成驚風。予曰：此宿食頑痰膠固于中，榮衛不行，邪正相攻，乃瘧疾也。以金石鎮驚之藥投之，寧無助火爲患乎。命渠且勿服藥，恐藥毒交攻，病勢反劇，至下午少減，以二陳湯加查、麥、青皮、檳榔、葛、防服之，至次日瘧作而餘證悉退，又服消痰散表之藥四劑而痊愈。

《寓意草·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案並誨門人》 門人問曰：驚風一證，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百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鐘輩尚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聾瞶。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爲子輩大破其惑，因以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恆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遂以爲奇特之病也。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勁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腳攣急也，而立目邪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證出，無不以爲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因筋脈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證輕得愈者，又詫爲再造奇功，遂至各守專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之內，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闕。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爲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早已身強汗多，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由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獨多，世所妄稱爲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爲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痙無汗，柔痙有汗，小兒剛痙少，柔痙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爲名，而用參芪朮附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爲大害，但比金石藥爲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捨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爲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頰。要知吾闢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鑿空之謬。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污，至寓長跽請救。診畢，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證。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反得諉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其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詆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證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

《幼科醫學指南·急驚風類證》 天釣似癎。天釣者，肚熱驚悸，眼目翻騰，手足搐掣，或啼或笑，喜怒不常，甚者爪甲皆青，頭面向後仰，身反折，渾如角弓之狀。此風傷肝，宜和解風熱，用鉤藤散主之。一云天釣，屬木，宜發散，用瀉青丸去大黃，加僵蠶、天麻、全蝎、鉤藤治之。

痙病似天釣。痙病者項背強直，腰身反張，搖頭瘈瘲，噤口不語，發熱腹痛，鎮日不醒，但天釣有搐掣而痙病無搐掣，故受病與天釣不同。中風自汗，不可再汗，多則發痙。中濕宜微汗，不可大汗，大汗過則發痙。有剛柔二痙，無汗曰剛痙，宜麻黃葛根湯；有汗曰柔痙，宜桂枝葛根湯；二痙幷宜人參敗

毒散加防風主之。內釣似癇，內釣者，小腹痛，大叫哭，目直視，唇黑囊腫，僵僂反張，眼內有紅筋紅斑者是也。此肝經寒氣壅結，宜溫散木香丸，及當歸茱萸湯主之。

《幼科醫學指南·心所生病》 凡驚後其氣不散，鬱而生痰，痰生熱，熱生風，如此而發搐者，陳氏所謂氣逆而作搐發驚是也。此驚風二字所以不同，因驚而發搐者，心火甚而肝木乘之也。宜先止其搐，宜導赤散送下河間當歸蘆薈丸，後安其神，以錢氏安神丸主之。有痰壅盛者，又宜先降其痰，用辰砂膏，次止其搐，後安其神。予先翁治驚風，用至聖保命丹。蓋風從肝治，驚從心治，至聖保命丹，止搐之聖藥也，予加蟬脫一錢，使君子肉一錢五分。

醫按：一公子病驚風，醫作風治，予曰：非風也，乃得之於驚，蓋風從肝治，驚從心治也。以至聖保命丹治之而搐止。又心熱則煩，心屬火，故惡熱夜啼，用導赤散治之而愈。

《幼科醫學指南·心經主病》 心主驚，邪氣實則叫哭發熱，飲水而搐，用導赤散瀉心湯主之。正氣虛則困卧悸動不安，用錢氏安神丸主之。經曰：熱淫於內，治以甘寒，以苦泄之，故用黃連之苦寒，去心熱除煩燥爲君，甘草生地瀉心火，補氣生陰血爲臣，當歸補血不足，硃砂鎮浮游之火以安其神也。

喜合面卧，心氣熱，以致心胸亦熱，所以欲言不能，而欲就涼，治以導赤散。

喜仰面卧，心胸氣澀，上下不通而然，治以瀉心湯，凡口中氣溫，目竄搖頭咬牙，俱心熱也。

心經兼證　驚悸不安多啼，此心臟本病，宜導赤散加硃砂主之。甚者涼驚丸，三黃瀉心湯主之。

兼見肝證，則發熱而搐，用木通散主之。

兼見脾證，則嗜卧，夢中咬牙多驚，錢氏安神丸主之。

兼見肺證，則發熱，發搐而喘，用清寧散主之。

兼見腎證，則爲驚癇發熱，發則忽然跌倒，咬牙搐搦，手足厥冷，過後則醒，精神恍惚，宜天水散主之。

醫按：一兒驚後成癇，予立方用天水散一料，以去痰涎，旬日而愈。

一兒久得癇病，予視其兩目渾白，鮮有精光，語言蹇澀，舉動癡迷，曰不可治矣。後果死。蓋久驚成癇，乃痰迷心竅之證，最爲難治，或爲五癇，有牛馬豬羊狗之名，未見方書，不必拘定。錢氏五癇丸，祖訓未用，予亦不敢輕用也。但兒有是證者，當先觀其狀貌而治之，如伶俐聰明者可治，若成癡呆，言語錯亂，不可治也。伶俐者，用琥珀抱龍丸主之。

一兒驚病常發，予曰，若不急治，必成癇也。乃立一方服之，後竟不發。用枳實、黃連、半夏、白茯苓各等分，硃砂水飛減半，神麴炒減半，共末爲丸，如芡實子大，硃砂爲衣，每服一丸，豬心一枚，破開入藥扎緊，瓦罐內煮熟食之，仍以原湯送下。

《幼科醫學指南·急驚風餘證》 醫按　一女十四歲，驚風後右手大指次指屈而不伸，醫用羌活、防風、天麻、全蝎、僵蠶諸風藥，病益甚。予曰：手足不遂，血虛也。伸而不屈，筋弛長也。屈而不伸，筋短縮也。皆血虛不能養筋之證也。手大指者，太陰肺經之所主；手次指者，手陽明大腸之所主。肺與大腸皆屬燥金，此血燥之象也。一切風藥，助風生燥，故血轉虛。乃立一方，用人參、黃芪、天冬、麥冬、生地、熟地、當歸等分，官桂減半，作引經藥，橫行手指之端，蜜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食後米湯下，又以人參固本丸，作蜜丸調服。

一子驚風後，右手強硬，五指拳曲，不能舉物，口角流涎，語言蹇澀。予曰：此脾有濕痰，脾不足而肝木乘之，不可治也。

《誠書·論驚風》 《陰符經》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克。《內經》曰：諸躁狂越，皆屬心火。諸風掉眩，皆屬肝木。驚風者，明乎其手少陰足厥陰之證矣。故火非風不發，風非火不動也。則風與火相搏而成者耶？抑又論之，心生血，肝受血，其營之枯涸所致耶？抑其正位失，而錯經妄行耶？蓋血者，陰也。火與風，陽也。或陰陽相亢耶？抑水不能制火，金不能尅木，其淫氣之反勝耶？總之，其火愈熾，則肺金受制，水失其母矣。木鬱斯達，則脾土愈虛，木反乘權矣。經曰：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則其氣必虛。故曰：不能治虛，安問其餘？大都以元陽爲主。眞氣既固，則所謂暴病與怪病，皆不攻而自退矣。烏慮其四證合而八候生也。《全幼心鑑》曰：因驚則氣亂，氣亂則上下不通，併于中焦，氣壅則痰聚，痰聚而不散，故氣結噎噁抑而虛歎，此驚之先兆也。

《誠書·論四證》 四證者，曰驚、曰風、曰痰、曰熱是也。受病不同，調劑不一，四者併聚，治疏後先。或因驚而有風，生痰作熱，或有熱而作驚，生風

聚痰，或積痰而發熱，熱盛生驚變風，或久有風候痰涎，常有因驚而發熱，總之，四者一不可有。彼乍乘者，當理驚截風，退熱化痰，攻治爲主。久盛者，驅風散熱，療痰鎮驚，扶元爲主。古人立方，大都此意，學者究其本元，細心體認，母輕試漫投，致成他禍則幸矣。

《誠書·論八候》 八候者，曰搐、曰搦、曰掣、曰顫、曰反、曰引、曰竄、曰視是也。搐者臂肘伸縮。搦者十指開合不已，即成握拳，男看大拇指，其指握在外爲順，在裏爲逆，女則反之。掣者肩頭搐掣，勢如相樸，或連身跳起。顫者，或手或腳，或頭或身，偏動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勢如反張。引者臂如挽弓，男左手直右手曲爲順，左手曲右手直爲逆，女則反看之。竄者目直似怒覷高，男上竄爲順，下竄爲逆，女反之。視者露睛不活，男斜目視左爲順，視右爲逆，女反之。驚之變遷多矣，此獨闡四證八候者，蓋以方書所論，余不敢廢，且易爲學者指迷。況嬰孩得疾，保護莫知，如飛蛾撲火，不可救治，何也？假如傷食、傷風、受暑、受寒、受恐，迎機導竅，何患傳變。粗工妄識，不得其由，爲害彌大，良可悼也。

《誠書·論驚風·論證治》 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邪自虛入，虛易受邪，兩兩交加，實者重實，虛亦益虛，厥所由來。風爲百病之長，其傷人也，或乘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厲風，或爲偏枯。總之，客于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善行而數變。初在腑，傳陽明而入。胃，水穀之海，六腑之原也。爲寒熱所侵，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厥。有痰厥，有食厥，有寒厥，有熱厥，有痛厥，故其爲病也，爲吐，爲逆，爲搐，爲熱中，爲消中，爲搖頭，爲擦面，爲嘻笑，爲恐怖，爲仆擊，爲狂語，爲天吊，爲內吊，爲偏枯，爲氣滿，爲反張，爲屈躬，爲暴僵，爲燔炙，爲痛癲，爲失聲，爲塞閉，爲噎氣，爲蹠跛，爲魄汗，爲拘攣，爲泄瀉，爲痰壅，爲弄舌，爲反目，爲目邪，爲咬唇，爲啞口，爲牙閉，爲鼻扇，爲魚口，爲鴉聲，爲舌卷，爲囊縮，爲簸血，總曰驚風。有名急者，有名慢者，有名怔忡者，論者皆言腑屬陽而臟屬陰，急屬陽而慢屬陰，實屬陽而虛屬陰，殊不知脈絡未定，營衛未周，別無七情之撼，易傷五臟之精者乎。其始發也，肺經之狀，多汗惡風，色皎然白，時欬短氣，晝則差，暮乃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心經之狀，多汗惡風，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快，診在口，其色赤。肝經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人聲，診在目下，其色青。脾經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腎經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彼陡然乍乘也，腠理未開，腑臟未撼，貴在治未病而不治已病。反此而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從逆，不辨虛實，故病未已，新病復加，殆矣。

方書有言，小兒受病，其最危者，莫如驚。然人皆知有驚，而不知驚之從來，證非一端，所宜審察。蓋小兒之神力未備，氣血怯弱，肌膚軟薄，臟腑未堅，所貴愛護者，善于調攝可也。若猛裂之風，惡逆之音，凶悍怪詫之物觸犯，則驚先入心矣。心者神之舍，神好靜，若有所觸，必致精神亡散，神散則四肢抽掣而成搐。驚始于心，五臟咸受焉，各隨虛實所感而受。入肝則眼上視，筋脈急，面青呵欠，搖頭縮舌，手足振掉，入心則大啼叫而神散，壯熱面赤，睡卧不安，舉動多恐；入脾則不能食，五心煩熱，或吐或瀉，恐懼啼哭，睡卧不安；入肺則咳嗽喘急，涎壅喉中如曳鋸；入腎則面黑，咬牙嚼乳，睡多露睛，此後天之相撼也。若在胎之時，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有所動，胎必感之。故將理失宜，飲食不節，喜怒不常，坐卧當風，遇酒行房，或被驚恐，必傷胎氣，致兒生之後，形體怯弱，顱囟開解，額上青筋，壯熱痰盛，百日之前，手足抽掣，身體強直，眼目反張，乃胎驚也。愈而旋發，連綿不已，是名胎癇。甚至十朝內發爲臍風則危矣。若有感陡發，名曰急驚，屬在陽。體虛病後，名曰慢驚，屬在陰。如日久脾虛，眞元細耗，名曰慢脾風。又有潮熱喘逆，搐掣嘔吐，名曰類驚風，將發疹痘之兆。如暑月受暑冒風，過飽而來者，名曰暑風，即傷暑也。不可概作驚治。如無虛證，不可妄用溫補暨熱藥。如熱甚將發瘡痍，及傷食諸證，不可妄用腦麝牛黃，輕粉巴霜大寒之劑。如僅痰熱而未搐，不可即投截驚之藥。上文著論詳矣，此再詳言覆論，欲學者易曉耳。

《誠書·論驚風·論搐》 病家所患在搐，醫家扼要亦在搐，故就八候中一端而再詳之。凡身體壯熱，舌白唇紅，大便堅實，或瀉焦黃，或吐而發驚搐者，不可認爲慢驚，用溫熱藥則生痰燥，亦不可認爲急驚，用涼藥反增吐逆。蓋熱盛本欲發急驚，又傷乳食，因吐發搐，此食癇也，宜下。若男發搐目左視無聲，右視有聲，而女反此者，相勝故也。至若潮熱，寅卯辰時壯熱上視，手足動搖，口內生熱涎，項頸強急，此肝旺，當補腎治肝。補用地黃丸，治用瀉青丸。至若潮熱，巳午未時發搐，心神恍惚，目上視，白睛赤色，牙關緊，口多涎，手足動搖，此心旺，當補肝治心。治心導赤散，涼驚丸，補肝地黃丸。至

若潮熱，申酉戌時不甚搐而喘，目微斜視，身體似熱，睡露睛，手足冷，大便淡黃水，是肺虛，當補脾治心。補脾益黃散，治心瀉青丸、導赤散。至若潮熱，亥子丑時不甚搐而卧不穩，身壯熱，目睛青，啼叫喉中有痰，大便銀褐色，乳食不消，多睡不省，不納津液，當補脾治心。補脾益黃散，治心導赤散、涼驚丸。至若傷寒後之口中氣出熱，呵欠頓悶，手足動搖，當發散，宜大青膏。大抵生怯者多此病也。至若傷食後得之身體溫，多唾多睡，或吐不思飲食而發搐，當先定搐。搐退，宜玉餅子利之，後服安神丸。若夫百日內發搐，眞者不過兩三次必死，假者發頻不爲重。眞者內生驚癇，假者外傷風冷，血氣未實，不能勝任，乃發搐也。欲知假者，口中氣出熱也。治用發散。總之蓄氣而作搐，結氣而成癇，多因驚怖而風冷之氣，蓄于喉間，搏于心肺，傳于肝膽。其氣上不能升，下不能降，使津液鬱滯不得流行，故痰涎壅閉而作搐矣。如腹中氣響，囟門腫陷，則難療治。法先去痰，次固元氣，元氣盛則津液行，血氣流轉，自然不搐。陳氏曰：驚風二證，方書未嘗分析，蓋驚自驚，風自風，當分別而治之。世俗通言熱極生風，殊不知寒暑燥濕，亦能生風。輒見作搐，不察形氣虛實，便用牛黃朱砂，金箔腦麝之劑，以致不救者多矣。深可憫也。況有變蒸而發搐，熱狂而發搐，歲露之似搐，俱非眞搐，過劑則變假爲眞，古人所以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論。至若痘疹發搐，目睛上竄，中指冷，耳後紅紋，呵欠噴嚏，睡中急驚，耳尖冷，眼澀，發驚不可下驚藥，有熱不可用退熱藥，有汗不可下止汗藥，或吐不可用理吐藥，或瀉不可用止瀉藥。尤宜愼諸。《準繩》論畜氣而成搐。故四時和平則身安，一息擁滯則疾作，若啼哭不常則氣鬱滯，內不能升降，外不能發泄，展轉經絡，所以發搐，此治搐以寬氣飲爲先。

《誠書·論驚風·論急慢》　先大父嘗曰：急慢之說，果有分乎？分之誠是也，不分亦是也。何則？蓋所以分者，虛與實、陰與陽之謂也。然則曷爲不分而亦是？夫虛則補之，盛則瀉之，病在陽毋犯陰，病在陰毋犯陽者，此不易之論，責在臨論時得心應手，所謂知者，能調五臟，和自然，察認諸家。病者必實，實者必陽，而虛者必陰之義也。即若所云急者，夜卧不寧，身熱煩躁，便閉溲赤，痰喘咬牙，目直上視，口禁內吊，手足搐搦，脈浮洪數，彼所謂陽也，實也。視口噤內吊，手足搐搦，脈浮洪數，彼所謂陽也，實也。假如先天稟薄，調理失宜，神氣不足，如前等證當作有餘治否？又若所云慢者，面色枯槁，昏沉不甦，痰壅瀉甚，虛熱往來，鴉聲魚口，手足厥冷，脈沉微濇，彼所謂陰也，虛也。假如熱極頻飲，宿食未化，新餐益投，及受補太早者，如前等證，當作不足治否？故有急變慢、慢變急之論也。余所謂不必分，蓋嬰兒易虛易實者也。故或朝有餘而夕不足，或朝不足而夕有餘，非極深研，幾寧易得哉。經曰：審察氣機，毋失其宜，此之謂也。更可訝者，述一方顏曰，此治急，此治慢，取者茫如，與者茫如，豈方之咎哉？用方者之咎耳。

《誠書·論驚風·論急驚》　急驚候至爲要緊。急在片時，若有差殊，互有得失，一時所見，見其端的，用藥無疑。尚有疑情，未須投藥。藥發無疑，斯爲妙策。假如欲下之理，須在上視反張，抽掣氣逆時，若傳經已過，搐少緩，便不宜下。倘曾經下後，諸病猶存，不可再下。有驚則散驚，有熱則退熱，有痰則利痰，壅實則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實去病自平矣。假如心肺有熱，須從小便利之，用清寧散，加薑、棗同煎服。微熱不退，用溫膽湯加竹茹、薑、棗同煎服。痰嗽者，佐以抱龍丸。假如肝有風熱，身必反張強直而不搐，心不受熱也。當補腎治肝，補用地黃丸，治用瀉青丸。病退宜調理脾胃進食，藥不可寒涼。經曰：熱則寒之，寒則溫之，假如驚風已退，神志未定，宜寧心定志，安神化痰利驚。安靜之後，二三日復發，急治勿怠。若急驚既定，徒知定搐，不去驚熱，便以爲安，未幾復搐，是過街之證。假如身熱脈浮，精神恍惚，或吐瀉不思乳食，發搐，即是半表半裏合病，正如傷寒半是表半是裏之義也。當以解表退熱爲主。假如驚後失音者，咽喉爲通氣之道路，風傷其氣，故掩閉聲音之路。亦有血滯于心，心竅不通，不能言語。治宜肥兒丸、木通湯，至若暑風則五苓散、益元散，異功丸足矣。合而論之，熱盛生風，風生于肝，痰生于脾，驚出于心，熱出于肺，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發搐，治搐先于截風，治風先于利驚，治驚先于豁痰，治痰先于解熱，一失治而四證合八候生矣。

《誠書·論驚風·論驚風之目》　其兩眼如羊不睡者，何也？夫因吐而得者，胃氣先虛。胃與肺母子也，母虛令子衰，二經虛則生黏痰，凝滯在咽喉，如牽鋸之聲，時復瘈瘲是也。胃虛生風，眼偏喜開。通眞子云：風能動能開。

其目閉無魂者，何也？夫因瀉而得者，脾氣先虛，脾與肺子母也，母虛令子衰，二經虛則生頑痰，溢流在咽喉，如水鷄之聲，時復瘈瘲是也。驚氣入脾，眼偏喜閉，通眞子云：氣能靜能閉。

其眼半開半閉者，何也？夫吐瀉已久，脾胃俱虛，表裏盡憊則生痰。頑涎相纏如膠，塞于咽喉，故聲鳴而喘，時復手足顫搖，或如角弓反張是也。風氣併行脾胃，故眼似睡不睡，半開半閉。

《誠書·論驚風·論怔忡》 病有類于驚風厥逆，其實不同者，怔忡之謂也。年方四五歲以上，知識漸開，心意能動，或爲所恐嚇，或怙恃傅姆所失，而心有思慮，起自夢寐間，若驚若異若思，甚而至于覺悟時，似人追捕，與見異物之狀。心搖搖然如懸動耳，聞巨聲若溺暨心，一響而衆俱聞，面赤唇紅多汗諸證，皆由于血虛之故。人一身所主在心，心生血，所令在肝，肝藏血。或爲怒激而傷肝，或爲恐怖而傷心，則不能生不能藏矣，由是而爲邪侵，則游行之火一動而痰熾矣。貴在寧神定魄，平肝養血安胃，佐以化痰。

《誠書·論驚風·論治則》 首定四證藥法　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又盛牙關緊急，又盛反張上竄，涎壅胃口，悶亂不醒，纔入中脘，手足拳攣，諸竅不通，百脈凝滯。有退熱而愈者，有治驚而愈者，有截風而愈者，有化痰通竅而愈者，其所以受病處，不可不爲之究竟。故病在熱，不可妄治痰；病在驚，不可妄治風；病在痰，不可便治驚；病在風，不可便治搐。其故何也？病在驚者，驚由痰熱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者，風由驚作，只可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者，急須退熱化痰。惟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是爲至要。倘治驚者徒治驚，痰不化，熱不退，驚如何治？倘化痰者徒治痰，熱不退，風不散，痰如何去？凡不治之治，所以治之妙，是在良工敢云心苦。

宜治痰不宜治火　痰無火不升，故治痰以降火爲先。不知火者，十二經各有，況陰虛則愈熾，故與其添湯沸水，不若抽薪去火之論者，乃扶陰之謂，非寒之之謂也。矧療痰之品，大都輕清涼薄之性，可再加寒峻以重傷脾胃乎？譬諸釜下無火而飯不得熟，此至論也。況證有眞假，勢有順逆，假如傷寒、傷風、傷食、痘疹、食積、變蒸熱急亦能發搐，是假搐，非眞搐也。不究其來歷，遽投以腦麝巴霜、輕粉、牛黃、蜈蚣、大黃之類，可乎？

楊氏曰：急屬陽，用涼藥；慢屬陰，用溫藥，不可以陰陽無別。春夏肺氣虛，肝木旺，當補肺瀉肝，秋冬肝木虛，肺金旺，當瀉肺補肝。驚風多因感冒風熱，及諸熱失表，以致熱則生風，故手足搐掣者，以瀉青丸、瀉肝丸、導赤散。熱不退搐不止者，全蝎散加利痰等藥。大便實者加大黃。如壯熱痰壅者，利驚丸或牛黃奪命散加輕粉一字，用蜜薑水調服。疏利後神未寧，至聖保命丹、安神丸、寧補神膏、金箔鎮心丸。

戴氏曰：治驚不若補腎，謂心屬火，火性燥，遇肝風則煙焰起，致生驚悸。補腎則水升火降，邪熱無侵，雖在肝風，不生驚駭。其法當于申時，進補腎地黃丸，或琥珀抱龍丸。用申時者，蓋水生于申，佐之以藥，則水得生，火不得熾矣。

宜安神不宜鎮驚　經曰：血爲營，氣爲衛，故驚之發也，血虛則精神恍惚，狂躁語顛，氣虛則痰因火動，喘息逆奔，筋絡拘攣。安治之患有二：急爲宣泄，則瀋下之味必來矣，旋見不效，則又進曰：是宜定魄，則八珍之類混施矣，所以邪熱歸心而狂躁轉甚，氣逆傷肝而筋反緊急，遂成癇證，百不一二救也。故開脾平胃爲首，而清肺之與寧心繼之，扶陰之義，蓋可緩乎哉。

論有之聞響即掣跳者，乃肝肺不足，魂魄不穩，故神有不安，非謂驚也。當以犀角地黃丸主之。夫心氣虛怯，神不安定，連併掣跳者，宜四君子湯加辰砂。脾胃氣壯，神魂俱清，自然不恐。

宜道不宜下　道者疏其九竅，舒其筋絡，縱有痰飲停滯于胸膈，引之使歸大腸，不伐天和。若下則迫爲瀋利，胃氣一傷，脾虛益甚矣。

有如證屬陰，臟寒氣虛，泄瀉不止，驚搐時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不曾理脾，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增。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不退，危矣。要在臨證審機旋轉化，工不可執滯一藥，不可連換湯頭。

宜解不宜汗　證之發也，有類表邪，治之者必曰風從汗解。又觀其汩汩然，其傳而爲壯熱也，爲氣逆也，爲泄瀉也。治之者又曰風勝濕。倘腠理未密，骨力未堅，漫然一表，于何收入？仲景有言：陰不得有汗，正謂陰證無汗耳。汗多者亡陽，故自我論之。假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診其五臟之所以受過而爲解散可也。

論回陽　凡驚從急驚來者，縱使陽虧，不必即曰回陽。若速投以附子硫黃等類，使陽歸陽，八候反急。學者一知陽證傳陰，宜服保命丹、牛黃清心丸，惟手足冰冷，四逆幷現者宜回陽。

論灸　驚風未嘗見因灸而活，每見老嫗鄙婦，無術即投艾炷，兒生三五

朝之間，輒以艾燒之，不惟失穴，因痛增悸，經絡未全，如何愈病，智者宜詳，不可枉夭。

倘頭額心背被灸者，當發癎，不可輕用藥，故嘗論之。風癎可灸，驚熱不可灸，蓋風與癎，痰涎壅盛，冒觸胸堂，昏亂迷悶不能醒。知心如所失，既灸著穴，痰化心開，即漸安愈。驚之與熱，心神常恐，聞知方灸，驚悸轉盛，其疾差重，所以用艾在藥先，決其無益。

《誠書·論驚風·論驚中諸證》 爪甲黑，主肝絕，亦爲血絕，十無一存。

瀉黑血，主心絕，心爲五臟主，主絕一日死。

忽作鴉聲，爲肺絕，其聲有出而不回，三日必死。

吼叫兩三聲者，心受驚，觸痛，絕于內，傷其根本，死不治。

咬人主骨絕，是齒癢咬乳，從裏損出，七日死。

眼半開半合，黑瞳無光無力，主腎絕，四日死。

口鼻乾黑，脾絕。無津液，兩日而死，寅卯時。

病極眼下青筋出，及青色起，不治。

鼻上粟米粒聚出者，不治。

下藥不得，口中有痰，枯塞者，凶。

啼哭無淚無聲者，死。

頭軀向後，及腦開或腫起者，凶。

唇青眼紅兼炙烙，萬中無有一人生。

項筋舒展無力，手足垂而不收者，凶。

汗出如油不流，及指甲青黑者，凶。

喉中作噓聲長短，及五心凹者，凶。

目內生赤脈，上侵瞳人者，不治。

通體紫斑，氣逆口穢，唇堅者，凶。

口內生瘡頭黑者，風熱毒氣入藏。

病似瘧疾，發時無度，或噤齒作聲，名鎖肚疳，不治。

惡乳，疳氣冲心，口如魚咬。

諸病，口下唇畜漏水者，死。

諸風肚緊，手足硬，目直大者，凶。

病極，襯腳底心不知痛者，死。

咬齒搖頭，拳禁胸高，心陷喘氣者，死。

面青多困，目不開，手足如冷者，凶。

目黑神散，鼻唇耳舌俱黑者，不治。

窩眼非時，驚入肝，治以鎮肝丸、保命丸。

夢裏咬牙，驚入腎，治以牛黃清心丸。

夜啼至曉，驚入腸，治以抱龍丸。

喉內如鋸，驚入大腸，治以化痰丸。

面青下白，驚入膽者，可治。目觀高視，風灌膽者，死。

前後五心熱，驚入脾，可治。瀉痢如鵝鴨血者，脾敗，死。

睡中驚哭，渴在三焦，治以安神丸。

臉赤面紅，煩渴妄語者，驚入心，治以大聖奪命丹。

乾嘔無時，牙乾口穢者，驚入胃，治以聚寶丹。

氣喘頻咳，喫水面白者，驚入肺，治以定志丸、至聖保命丹。

五冷五乾五軟五硬者，凶。

甫出胎七日前，啼哭不止，口啞不乳者，名曰臍風，不治。七日後發者，可治。

時令不和，乍寒乍熱，失于保護，似傷寒之狀者，以解肌湯、十神湯之類治之。

初暑陡熱而爲熱中，口禁無聲，諸竅流血，兩眼如羊，不睡，忽然初起者，以四順湯及清涼散、香薷飲之類治之。如越三四日傳藏者，不治。

新浴受風，飲哺過飽，體若燔炙，手足厥冷，氣逆內吊者，以二陳湯、牛黃丸之類治之。日久傳藏，目珠紅腫，咬唇不休者，不治。

有先仆蹙而啖粉麵堅梗難化之物，欲吐不得，欲瀉不得，熱壯氣粗，目反發搐，聲直多汗者，以陷胸湯及承氣湯加減治之。若挖舌者，囊縮者，死。

有瘡毒正熾，倏然即愈，腹脹啼號，面青吐逆，氣虛內攻者，以托裏散及透肌湯加減治之。或邪熱攻冲者，以升麻湯之類治之。倘元氣大敗，暨敷藥熏藥所致。

面如土色，喘急腹脹者，死。

有未及嚴寒，即與重纊，或火烘太早，以致目眦盡冽，氣湧痰喘，煩悶腹大者，以醒風天麻湯加減治之。

過食角黍，及新栗銀杏梅子之類，兼冒風寒，或犯仆顛，熱極多汗，腹陷氣粗唇腫，穢氣以枳殼湯，繼以醒脾飲加減治之。若胸次起紅點如雲，挖舌目閉失神者，不治。

有曬衣過晚不收，觸犯星宿，或爲鴟鳥所污，痰壅天吊，痛癲搦視，或一月一發，或數日一發者，宜以抱龍丸與鈎藤湯治之。

有久吐久瀉，久痢久熱之後，目陷無神，唇燥煩渴，厥，掌中熱，宜以參苓白朮散、補中益氣湯加減治之。元氣敗者不治。

上數條撮其最要者，令司業揆所自，使父母知趨避。凡發證時，任其展舒，切勿緊抱以致傷肝，其間時異地殊，年歲攸別，證之變遷，不可執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誠書·論驚風·證治變》 驚風感人也甚矣。進而推之，又有所謂癇、瘛、痙、顫、狂者，因是而嘆造物之不仁也。蓋寒、暑、燥、濕、風、火剛柔之氣，或中于先天，或困于人事，故其發也，不在腑而在臟。有因乎虛者，有乘乎邪者，或發諸目前，或發諸久遠，睹茲疾苦，能不惻然。

《誠書·論驚風·論瘛痙》 與癇相似而甚于癇者，名曰瘛痙。陽痙者剛，無汗，陰痙者柔，有汗，俱不可用風藥。何者？《內經》論：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諸瘛項強，皆屬于濕。蓋濕過極反兼風，化制之然。兼化者虛象，實非風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病在足太陽者，先爲寒濕所中，以故熱盛。蓋熱極生風，現證大都項背強直，腰身反搖，語譫頭掣，癮瘕腹滿，或口禁面紅，或瀉頻氣冷，其狀類于諸風，治之宜先別其眞僞，考其陰陽。故痰盛者，宜利痰熱，輕者敗毒散，熱盛者小柴胡湯。壯熱胸滿，口禁咬齒，大便秘者，是爲內實，大承氣湯下之。得病以來，從未有汗之，可用麻黃等劑。曾有汗當謹勿用麻黃，若痰塞氣逆，則天南星、半夏、茯苓，以消其痰，枳實、陳皮、紫蘇，以順其氣，痰消則風止，氣順則神清。

《幼科鐵鏡·闢諸驚之名之謬治之當從本病辨風寒暑濕虛實痰熱**》** 夏禹鑄曰：小兒發驚，而村婦庸夫多以鐵針於兒手挑筋破肉。噫，異矣。此喪心之村婦，覓食之庸醫，不知驚之爲驚，而誤認爲筋骨之筋也。蓋驚者，驚嚇也。由兒先有內傷，復來外感，肺竅痰迷，心無所主，一着驚而即發也。若不豁痰以療驚，祛風以止掣，只把手筋挑斷，以免筋抽，不猶之止兒之啼，而惟塞其口耶。況驚屬心，筋屬肝，若挑筋以治驚，便與《明紀》上有云：女婿牙疼，灸岳母的腳後跟，又何有異。推前人所稱蛇絲、馬蹄、鯽魚、烏鴉等驚名之意，無非爲後之癡人立其名色，告以病表，使易識耳。因兒舌吐出如蛇舌，遂以蛇絲驚名；兒手足撐踢如馬蹄，遂以馬蹄驚名；兒口動如魚吮水，遂以鯽魚驚名；兒身黑如烏鴉，遂以烏鴉驚名。如執此以治驚，則當用雄黃以治蛇絲，絆馬繩以治馬蹄，香餌以治鯽魚，穿楊箭以治烏鴉，方爲治病之藥。然筋亦有時而抽者何？蓋筋屬於肝，血行於筋，氣以行血，肝有賊邪，則氣血與賊邪交戰而不行，以致筋受風邪而抽掣耳。故豁痰以療驚，祛風以止掣，乃莫破之理。予妙法備傳，較之王宮紫府之仙方，枯木回春之造化，不相軒輊。凡我同人，萬不可以蛇絲諸詭名，執爲正論垂之，以殺有冤莫愬之嬰兒也。

《幼科鐵鏡·闡明發驚之由兼詳治驚之法》 夏禹鑄曰：驚生于心，痰生于脾，風生于肝，熱出于肺，此一定之理也。熱盛生風，風盛生痰，痰盛生驚，此賊邪逆尅必至之勢。療驚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風，祛風必先解熱，而解熱又以何者爲先乎？肺主皮毛，皮毛爲賊邪入內之門戶，彼風寒暑濕燥火六邪之來，皮毛受之即入犯乎肺。肺本出熱地也，燥火暑邪一入，則熱與熱依而熱盛，風寒濕邪一入，肺竅爲之閉塞，則熱無所泄而熱亦盛。若解熱必先祛邪，前書上只云解熱，并未說到祛邪，今以祛邪之法詳之，一用拿，一用推，一用燈火，一用灸，一用藥。

《幼科鐵鏡·驚癇死證辨》 先君初明有曰：如兒體不近肥，痰不甚盛，不省人事，張目視人者，在精威二穴對拿緊，了不知痛，竟無掙聲模樣，惟咬齒搖頭，此肺經已絕。肺，金也。如鐘磬之類。空則聲亮，碎則聲無，治之無益。夏禹鑄曰：驚之爲證，證屬有餘，語云寧醫有餘，不醫不足。既曰有餘，胡亦有死？我知之矣。此乃肺氣先弱，肺主皮毛，淫邪一犯，肺實受之，是已弱又加弱也。由肺犯肝，由肝犯脾，理應犯腎，奈腎只虛位，卻無實地，亦且水鄉，風則可動，而熱與燥火俱不得入，其勢又難中阻，只得又順傳入肺。嗟乎！肺氣幾何，而能堪此重困耶。到此地位，須得聚窟中返魂樹，西域內重生香，庶乎可活。

《幼科鐵鏡·驚癇活證辨》 初明曰：如驚痰築甚盛，昏昏不省人事，手不抽掣，時把精威二穴對拿緊，不咬齒，不搖頭，不直視人，亦無掙聲的模樣，將兒面向我，以我兩手騎兒肩，大指握前，以第二兩指，并狠狠揉肺俞兩穴，聲雖不出，一掙一掙，恰似那蜾蠃在窠中，喚化螟蛉，卻不是開口叫類我類

我，有聲有音的樣子。卻是個緊閉着口，掙不出疊疊如貫珠，有聲無音的樣子。此乃肺被痰築，如鐘磬中以物塞之，即重扣亦不響，定是活證，急灸肺俞穴各三壯，只用天保采薇湯。不必用推。若發驚拿醒，便知人生事，即用後推法，并燈火及藥。

推法：開天門二十四下，從眉心推上髮際。分陰陽九下，用兩大指從眉心分推至太陽太陰。此不論寒熱虛實皆用。如感寒在太陽上，重揉發汗，體弱感寒，亦揉太陽發汗，并揉太陰以留汗，使發汗在皮裏膜外之間，庶免汗失亡陽，更加虛弱之弊。女則揉太陰發汗，揉太陽止汗。隨向天庭、眉心、山根、準頭、人中、承漿，各掐一下，以代針法。男在左手三關，推上三十，退六腑五六下以應之。又將我兩手握兒在手，掌向上。于總筋穴分推六七下，又在左手掌上運八卦，從艮宮推往坎宮，二三十迴。曲兒左手小指，重揉外勞宮，名曰黃蜂入洞，三十下。即于五指節，逐一捻揉兩次。在左腳委中穴往下捋三十下。以上男女各推左手左腳，即用元宵火定之，隨服天保采薇湯，邪即解，驚即退，而燒熱即除矣。此祛邪之法也。如證重燒極，再加一劑，從未有不效者，燒熱退定在五更鼓以上，法不論肺熱肺寒，肝旺肝熱脾濕并用。

《幼科鐵鏡·辨驚有痰盛風盛熱盛》 初明曰：痰盛發驚，一驚即死，不省人事，抽掣輕而燒熱盛，此脾痰入肺。亦用天保采薇湯，內半夏倍加三四錢，前胡倍加二錢，蒼朮倍加一錢，夏月加香薷。

初明曰：風盛發驚，雖驚死而精威二穴一拿即甦。若手足抽掣不已，一日一夜，竟發數十次，此肝風入筋，亦用天保采薇湯，內羌活、柴胡各倍加一錢，半夏倍加三錢，如在夏月，外加香薷一錢五分。

初明曰：熱盛發驚，其狀無異風痰，只口多作渴，此外邪入肺，亦用天保采薇湯內乾葛、桔梗倍加二錢。除以上三證外，有心經發驚之證，舌必吐出，其色紅燥，此本臟有熱而發。推法開天門分陰陽，男在左手，退下六腑，女推上三關，男女俱在左掌心運八卦，推坎入艮，掌中水底撈月，引水上天河，再用連翹二錢、黃連五分、木通、防風各一錢，水煎服。若在夏月，加香薷。

初明曰：驚證或驚死一二日，或三四五六七日不甦，即甦亦不省人事，或抽掣或不抽掣，宜急于肺俞穴。用艾灸三燋。若一拿即甦，不必用灸，只須元宵火，天保采薇湯連服三四劑，重加半夏四五錢，從未有不活者。如在夏月，外加香薷一錢五分。

初明曰：間亦有肺無痰塞，拿之無聲者，不搖頭張目，亦是活證。此由病久，亂醫亂推亂拿，無所不至，哭喪肺氣，以致無聲。如此便知失聲之由，切不可再推拿，用火用灸。惟用天保采薇湯等分，服之一劑便愈。如在夏月，外加香薷二錢。

初明曰：又間有發驚，昏昏沉沉，條條直直而睡者，雖不省人事，亦能自己翻身，手腳曲直自如，竟至十日內外不醒，卻又不死，此證卻與柔痙相似，不必推，惟用拿，拿精威、大敦、中衝，并肩諸穴，并揉五指節，及肺俞穴。以上諸穴各用燈火一燋，用彌陀僧一字，原二厘半研細醋製，用半杯水酒灌下，再服天保采薇湯，倍加桔梗、半夏即甦。如在夏月，外加香薷二錢。

夏禹鑄曰：以上驚證，先君只說形狀，不言色竅，蓋因驚死之際，面目唇舌俱非本色。如云望色，必清濁難分，求其治法，必亂絲無緒，北適南轅，在所不免，只得把形狀辨別，方無有悞。

《幼科鐵鏡·辨熱瘧似驚風傷寒》 夏禹鑄曰：熱瘧之燒熱，與傷寒無異，最難辨別。看時若無眞傳慧眼，以熱瘧作傷寒驚風治者，十有其十。即問之普天下醫家能辨此者，吾知其必無半個也。予考先君效案中，醫愈不下數十人，看法載之甚悉，治法亦覺平常，然治之必效，古所謂藥用當而通神者此也。余遵先君辨法，一見便知，自信不啻雙鏡照膽，一藥便愈。無不駭曰：奇證奇醫。然而無奇也，人惟辨之不眞，以故藥之不效。今發辨瘧之秘傳，我同人俾嬰兒不苦于熱瘧，庶可告無罪於盧醫。

傷寒燒熱，每日到晚，不減一分，不增一分，始終毫不間斷，只是平平而燒，不抽不驚，此乃傷寒之燒熱也。驚風燒熱，似乎傷寒而多一抽掣，蓋由筋屬于肝，肝風動故抽筋，肝風入脾，脾動痰故驚。此乃驚風燒熱之辨也。

熱瘧燒熱雖同，而證實有別，或食滾茶滾湯，或大哭大呼，頭面上必有汗，一有汗燒熱即退二三分，少頃又照原，便是熱瘧，此一辨也。

自早至晚必有一時更甚，或眼眨去，或手足掣，一掣出汗，燒熱即退，獨腹上不退，少頃又燒，每日皆然，定是熱瘧，此一辨也。喉內必有痰，一哭必嘔，嘔即痰出，定是熱瘧。若驚風之痰，盤踞乎肺，必不到胃，何得吐出，此一辨也。

醫家具有靈心慧眼者，不須辨此，只須一眼一望而知。面色非黃似黃，非白似白，精采似倦不倦，面皮慘慘而無潤澤，毛孔爽爽而不直樹，兩眼瞧

人，卻像個無病的光景，熱瘧昭然。此證多發于五六七八九月之間，用清脾飲，無有不效。發一二日者，定要服五六劑，發至五六日者，只須三四劑。亦有悞作驚風傷寒治者，或至十日二十日，甚至一月不愈，只須一二劑。切不可以一劑不愈，遂作別證，更方而悞殺人性命也。不知者難怪指鹿爲馬，在予父子兩代治之屢屢，不啻黑白分明，今把金針遠度，何難巧繡鴛鴦。

又有熱瘧，一日一發，發有定期。其候不冷。一來只發熱，或自下午起至半夜，汗出便解，手心肚腹熱不盡解，或不自下午發，不可拘，亦用清脾飲。四七以上熱瘧，如小兒瘦怯者，熱退或弱，病去必要用六君子湯以補脾。

後例雜證，余半出書傳，惟於疑惑處辨之，經驗者著之，不效者刪之，於書所未傳，見證想出治法，不過十之四五，獨驚類以及熱瘧、臍風辨法，前所未傳，推拿傳法亦悞。予父子兩代，於七十餘年中，因證生悟，由悟入神，一見便知，一藥便愈，倘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非耶。今出蘭亭眞本，愼勿視爲楓落吳江。

凡證用藥不過一二三味，甚至八九味爲度，獨驚癇證。作至十九味，何也？只因群邪逞勢，各臟爲殃，深入內地，無不受害，上而顚頂，下而厥陰手足腹心，到處波及，是以攻堅削亂之兵。不可缺一，故王翦伐荆，預知非六十萬衆不克，正此之謂。凡我幼科，愼不可以天保采薇湯作八寸三分帽，盡人可戴也。

《幼科鐵鏡·癇證》 癇雖有七種，歷治惟從陰陽二癇治之爲驗。一癇即死，咬牙抽掣，痰壅喉內，不省人事，在日發者，爲陽癇。面色光澤，病在六腑肌表，如拿不甦，必灸肺俞各穴三壯，即用天保采薇湯，等分各一錢，連服二三劑自愈。

一癇初發身無燒熱，手足青冷，口噤驚啼，吐舌搖頭，是爲陰癇。面色黯晦，或從夜發，病在五臟骨髓，此最難治，宜用固眞湯加南星。

《幼科鐵鏡·陽瘧兼癇》 夏禹鑄曰：其證先有燒熱，一癇而死，拿之即甦，汗出稍退，汗止又發，此乃陽瘧兼陽癇也。瘧是本病，癇是標證，急則治標，先用天保采薇湯表散，倍加半夏三錢，連服二三劑，再服清脾飲一二劑，標本俱清即愈。

《幼科鐵鏡·辨痙證》 烏沙夾邑庠程灼公，子九歲時得病，請予往治。群醫在座，抱兒出，兩手挑破，筋肉膿血淋漓，慘不忍見，每日夜抽掣數十餘回，壯熱不退。予戲問曰：如此一證，諸位塡門。治胡不愈？厮閒各庠之藥。有以竹瀝墜痰言者，有以牛黃鎮驚丸言者，有以天麻勾藤定驚言者，有歸咎于排筋用火之爲害者。予不禁掩口胡盧，此證君輩不知也。交口請以證示。曰：此陽瘧兼陽癇也。如此治法，證有萬千，吾不知從何處說起。中一人問曰：先生認法得自何書？予曰：唐許胤宗有曰，醫者，意也。思精則得之，自我作祖，何書之有。衆皆默然，用天保采薇湯各一錢五分，半夏倍之，共三兩許。一服抽定，燒熱減半，隨用清脾飲一劑全愈，與諸醫解座。此挑筋無濟，望色通神之一驗也。鄰邑石埭沈蒼錫，年五十餘，僅妾出一子，方二歲，患病請救於予，即拿精威二穴，了不出聲，通身燒熱，面白雖慘，寶色內存，皮不輕浮光溜。據面色不應無聲，據無聲卻犯死證，因問前可醫過否？沈曰：初起時蒙鄰嫗挑筋兩次，又別請拿推數次。昨有人將桃柳柔枝，遍身推括，晚便無聲矣。予揣病久，肺氣已虛，屢致慘哭，氣喪無氣，以致無聲，惟照色用劑，以天保采薇湯，外加冬花一錢，薄暮煎服，夜半熱退。此熱瘧兼癇，望色審聲之一驗也。

徐聖緒子患驚癇，不省人事約五六日，緣乃伯措大伯孚，曾與予同硯席，邀治。精威二穴，拿之無聲，即向肺俞重揉，聲雖不出，卻有纍纍貫珠，掙不出來模樣，灸肺俞各三壯，用天保采薇湯，倍加半夏，單向大方脈，素與余友善，徐仲石處撿藥，對聖緒云：在禹鑄信石砒霜俱用得，然好也是這一服，不好也是這一服。予臨別云：服此一劑，鷄鳴便退燒熱，果如期熱退，二服全愈。此陽癇已死，揉肺俞探肺竅之一驗也。

庠友張孔邇婿，邑庠王紹宗，年可二十餘歲，一時癇死，不省人事約半月餘。他醫純用連苓之劑，毫不見瘳，邀予看治。予以證屬大方脈，固辭，孔邇力迫之行。一見顏色，便知痰患，拿精威二穴不應，於老龍穴一掐，直視乎予，有哄哄若甕裏音，用半夏四錢，桔梗二錢，枳殼、防風、甘草各一錢，一劑稍甦，五劑全愈。足見肺雖無聲，非金碎何不可藥。此中痰望形審竅大小皆同之一驗也。

《張氏醫通·嬰兒門·天釣內釣》 天釣者，發時頭目仰視，驚悸壯熱，兩目反張，淚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時悲哭，如鬼祟所附，甚者爪甲皆青。蓋由乳母厚味，積毒在胃，致兒心肺生熱，熱痰鬱滯爲患，加以外挾風邪而發，法當解利其邪，鉤藤飲。面色皎白，氣虛喘促者，四君子湯加蝎尾。內釣者，腹

痛多喘，唇黑囊腫，傴僂反張，眼尾赤色，若內藏抽掣，作痛狂叫，或泄瀉縮腳，內證一作，則外證亦然，極難調理。內證烏蝎六君子丸，外證鉤藤飲，進乳食者可治。若因乳母醇酒厚味，積毒在胃，加味清胃散。若因乳母鬱怒，積熱在肝，加味逍遙散，稍加漏蘆。母子俱服。

《張氏醫通・嬰兒門・發搐》 驚癇發搐，多因乳母鬱怒傳兒，胎中受患，或生後乳傷驚恐致病。證多吐乳面青，若痰實壅積，則壯熱面紅，當兼調治其母，切不可損其元氣。驗其順逆，男則握拳，拇指又入食指中爲順，於外爲逆；女則又入食指爲逆，於外爲順。凡小兒忽然驚搐目直者，皆肝經風熱。若肝虛生風，則目連劄而不搐，及多呵欠咬牙。若肝經風實，則目直大叫，呵欠項急頓悶。若肝經有熱，則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其證手循衣領，及亂捻物，宜瀉肝熱爲主。凡病之新久，皆能引動肝風，風內動則上入於目，故目爲之連劄。若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視，故目直也。亦有飲食停滯中焦，致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肝木生發之氣不得升，致生虛風者。若胸滿腹痛，嘔吐惡食，輕則消導化痰，重則探吐攻積，更須審其所傷寒物熱物。亦有因感冒吐瀉，致土敗水侮而生虛風者，不可遽服驚藥。若輒用之，反成其風而益其病矣。

潔古云：傷風發搐，當辨有汗無汗，用大青膏、小續命分治。薛按前證：若口中氣熱，搐而有力，屬形病俱實，宜大青膏以散風邪。若口氣不熱，搐而無力，屬形病俱虛，宜異功散以補脾土，六味丸以滋肝木，鉤藤飲以清肝火。因風邪鬱熱而變諸證，當理肺經，清風邪。若外邪既解，而諸證不愈者，當實脾土補肺金。若竟治其風，恐脾氣復傷，諸證蜂起矣。若傷食後發搐，身溫多睡，或吐不思食，宜先定搐，搐止白餅子下之，後與秘旨安神丸。若飲食停滯，嘔吐不食，腹脹便秘者，屬實熱，白餅子下之。若下後搐熱益甚，嘔吐不食者，屬虛熱，異功散補之。若脾胃既傷，肝火所勝，六君子加鉤藤鉤，以健脾氣，平肝木。大凡飲食既消而不愈者，但調補脾胃，則諸邪自退。

百日內發搐，眞者不過兩三次必死，假者頻發不死。眞者內生驚癇，假者外傷風冷，血氣未實，不能勝任，故發搐也。口中氣熱，大青膏及塗囟法，幷用大青膏加白礬，取三錢，入桃枝一握，煎水浴之，勿浴兒背，此即浴體法也。前證多因胎中受患，或乳母鬱怒傳兒，或兒脾傷自病，當固元氣爲主。凡搐頻者，風在表易治，宜發散，搐稀者風在藏難治，宜補脾。

《幼幼近編・急慢驚》 驚有急慢，治隔雲泥。急驚者，或因感冒發熱，或因乳食停滯，或忽見忽聞，或跌磕受驚，驚則入通于肝，由是風邪內作，火得風而動，風火相扇，故手足牽引，劄眼搖頭，張口出舌，涎潮上壅也。頃爾發過則如故。其脈洪數浮緊急促，緣風火之性急暴故也。錢氏謂無陰之證者，蓋因心經實熱，陰不能以配陽，是爲陽盛陰虛之候也。痰盛者，用稀涎散，直取其痰，後用瀉青丸、利驚丸、鎮驚丸，去肝風降心火。如口噤不能下者，即從鼻中灌入，牙關少舒，隨用吐藥。痰盛不得吐者，用竹瀝、薑汁吐之，或以小牛黃丸，或滾痰丸，下取其痰。仍須別其所因而治，因食過傷者消其食，因冒風寒者散其邪，因受驚恐者鎮其心，不可概治以驚藥。若驚久不醒，急以搐鼻散撚紙條取嚏。如不嚏，或啼聲不出，口噤不省，額汗如珠，遺尿噴藥，皆死證也。

《幼幼近編・發搐》 發搐者，皆因熱痰滯於胸腹，風火相扇，故手足牽引也。有搐時男左視無聲，右視有聲者，女右視無聲，左視有聲者，此金木相勝故也。有目連劄者，因肝風內動，上入于目也。有目直視者，因熱入于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盼故也。若急驚及風癇發搐，宜利驚丸、滾痰丸，俱用薄荷、天麻、鉤藤煎湯送下。若吐瀉後病後，慢驚發搐，此脾胃虧損之虛象也。無風可祛，無痰可逐，宜六君子加天麻、鉤藤、芍藥、木香、柴胡，制肝補脾。陽氣脫陷者，補中益氣湯加薑、桂。陽氣虛敗者，參附湯。若因飲食停滯，痰涎壅滿而見此證者，乃脾土弱不能生金，金虛不能平木，故木邪妄動也，宜健脾消食，其證自愈，不可用涼驚等藥。凡搐頻者，風在表也，易治，宜發。搐稀者，風在藏也，難治，宜補脾。

《幼幼近編・驚・天釣》 天釣，屬心肺積熱所致。其證涎潮搐搦，項強痰鳴，雙眸翻上，爪甲色青，皆痰熱壅滯上焦所致。宜先用滾痰丸，去其積熱與痰，後以涼膈散，隨虛實增損調治之。

《幼幼近編・急驚方》 一小兒急驚，雙眸突出，舌吐三寸，角弓反張，兒科望而奔走。予曰：此風火相扇，風痰上壅而然。用稀涎散薺汁調服，吐痰涎數碗，目舌俱收。後三日，復如前證，以腸胃膠痰尚在下也，以神效丸薑湯化下，去膠痰二三升愈。

《幼科直言・急驚》 急驚者，因受病在內，發於卒然之間，痰涎壅塞，手足抽掣，角弓反張，目睛上視，或邪視，牙關緊急，人事不省。蓋心爲火。肝

爲風，風火相搏，抽搐不寧。其證有因過傷肥甘辛熱之物，兼感風熱在內，以致傷脾損肝，生風生熱生痰，清氣不升，濁氣不降，關竅閉塞，即發抽搐。證有輕重不同，不可皆泥爲急驚可治，而醫家即輕忽之也。用藥宜清涼行痰之劑。乳孩發驚者，皆受乳母熱乳，兼之寒熱不調，或受驚嚇而成，必戒乳，服牛黃錠子，并抱龍丸。一種急驚，有風，有食，有痰，宜用醒風湯，兼服牛黃鎮驚錠子。一種熱盛煩躁作渴抽搐等證，宜用涼肝散，兼服牛黃丸。一種驚搐之證，體氣壯實，氣湊痰喘，大便閉塞，宜用清氣化痰湯，兼服牛黃丸。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驚風總括》 心主驚兮肝主風，心熱肝風作急驚，素虛藥峻因成慢，吐瀉後起慢脾風。急驚陽證有實象，慢脾陰證有虛形，慢驚半陰半陽證，虛實寒熱要詳明。

〔注〕心藏神，心病故主驚也；肝屬木，肝病故主風也。凡小兒心熱肝盛，一觸驚受風，則風火相搏，必作急驚之證也。若素稟不足，或因急驚用藥過峻，暴傷元氣，每致變成慢驚之證。更有因吐瀉既久，中氣大虛，脾土衰弱，肝木乘虛而內生驚風者，名曰慢脾風也。三者致病之因既不同，故所現之證亦各異。急驚屬陽，必有陽熱有餘等實象也；慢脾屬陰，必有陰冷不足等虛象也。至于慢驚初得之時，陰陽尚未過損，或因急驚傳變而成，其中常有夾痰、夾熱等證，故屬半陰半陽，不比慢脾純陰之病也。治者須詳分虛、實、寒、熱以治之，庶不致悞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驚風八候》 驚風八候搐搦掣，顫反引窻視之名，肘臂伸縮名爲搐，十指開合搦狀成，勢若相撲謂之掣，顫則頭肢動搖鈴，反張身仰頭向後，引狀兩手若開弓。窻則目直常似怒，視則睹物不轉睛，內外左右分順逆，須識急慢證皆同。

〔注〕八候，謂搐、搦、掣、顫、反、引、窻、視是也。搐，謂肘臂伸縮。搦，謂十指開合。掣，謂肩頭相撲。顫，謂手足動搖。反者，身仰向後。引者，手若開弓。窻，則目直而似怒。視，則睛露而不活。其搐以男左手女右手，男大指在外，女大指在內爲順，反是爲逆。此候急驚、慢驚同皆見之，虛實無所異焉，治者宜切記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通關急救法》 驚風搐搦神昏憒，痰壅氣塞在心胸，急用通關吹入鼻，無噓則死有噓生。

〔注〕驚風搐搦，必神氣昏憒。皆由痰壅氣塞，壅結胸中而致，急用通關散吹入鼻內，無噓者不治，有噓者，審其表裏、虛實隨證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急驚風》 急驚觸異心驚熱，或由風鬱火生風，暴發痰盛或熱極，壯熱煩急面唇紅，痰壅氣促牙關噤，二便秘濇脈數洪。驚用鎮驚風至寶，牛黃攻痰涼膈清，平治羌活瀉青等，化痰導赤共涼驚。

〔注〕急驚風一證，有因目觸異物，耳聞異聲，神散氣亂而生者；有因心肝火盛，外爲風寒鬱閉，不得宣通而生者；有因痰盛熱極，而內動風者。然證多暴發壯熱，煩急，面紅，唇赤，痰壅氣促，牙關噤急，二便秘濇。噤急者，齒緊急不能開也。二便秘濇者，大便秘結而小便澀難也。脈洪數者，主陽熱也。觸異致驚者，清熱鎮驚湯、安神鎮驚丸主之；火鬱生風者，至寶丹主之，痰盛生驚者，牛黃丸攻下之；熱極生風者，涼膈散清解之；病不甚者，則用平治之法。風熱者，羌活散主之；肝熱者，瀉青丸主之；痰兼熱者，清熱化痰湯主之；心經熱者，導赤散涼驚丸主之；惟在臨證者審而用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急驚後調理法》 急驚之後尚未清，痰熱琥珀抱龍靈，神虛氣弱痰兼熱，清心滌痰大有功。

〔注〕急驚多用寒涼之藥，亦急則治標之法。但得痰火稍退，即當調補氣血。若過用寒涼，必致轉成慢驚等證，故驚邪一退，餘熱尚在者，當用琥珀抱龍丸主之；若脾虛多痰者，宜清心滌痰湯主之。

《葉天士幼科醫案·驚》 小兒倉猝驟然驚搐，古曰陽癇，從熱證治，古人用涼膈散爲主方。

按：急驚屬陽，熱病，用涼膈以清膈間無形之熱。膈上邪熱，逼近膽中，絡閉則危殆矣。此宜通乃一定之法，然必詢病因，察時候治之。

幼科以痰熱風驚四治，猶可說也。吾鄉有專科，立方鉤藤、連翹、木通、薄荷、前胡、枳殼、桔梗，加入表散消食，多不效驗。

驚爲七情，內應乎肝，肝病發驚駭，木強火熾，其病動不能靜，且火內寄肝膽，火病來必迅速，後世龍薈芩、連，必加冰、麝、硝、黃，取其苦寒直降，鹹苦走下，辛香通裏竅之閉也。如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皆可選用。凡熱邪塞竅，神迷昏憒者倣此。

鉤藤、丹皮之屬，僅泄少陽膽熱，與急驚暴熱內閉之證無益。若火熱劫爍血液，苦寒鹹寒，不中與也。宜用犀角地黃湯之屬。方書有鎮墜金石之

藥，有攻風劫痰之藥，雖非常用，不可不考。

驚與厥，皆逆亂之象。仲景云：蛔厥都從驚恐得之。凡吐蛔腹痛嘔惡，明是肝木犯胃，幼醫亂治，束手告斃，余宗仲景法每效。

慢驚古稱癇，其治法急培脾胃，理中湯爲主方。有痰嘔吐，用南星、白附子、六君子湯。聲音不出，開竅如竹瀝、薑汁、菖蒲根、鬱金之屬。

是病皆他病致變，其因非一。有過饑禁食氣傷，有峻藥強灌傷胃，有暴吐暴瀉脾胃兩敗。其證面青皖白，身無熱，雖熱不甚，短氣骨耎，昏倦如寐，皆溫補治之。惟嘔逆不受乳食，溫補反佐薑連。　連理湯。

錢氏益黃散。　錢氏異功散。

盧十四痰病已成，癇疾難愈。

竹節白附子　天竺黃　陳膽星　石菖蒲　川連　鬱金　茯神　橘紅

汪九歲驚恐，陽升風動，宿癇遂發，吐痰，嘔逆不言，絡脈失利也。

羚羊角　石菖蒲　膽星　遠志　連翹　鈎藤　天麻　橘紅

曹十四春病及長夏，癇厥屢發。前用龍薈丸意，苦泄肝膽，初服即瀉。此久病陰分已虛，議理陰和陽，入酸以約束之。

生鷄子黃　阿膠　川連　黃柏　生白芍　米醋

風濕化熱，上鬱肺氣，咽喉阻塞，胸脘不通，故呻吟吸呼不爽，上下交阻，逆而爲厥，乃閉塞之甚，病在上焦。幼科消食發散，表裏混治，久延必致慢驚莫救。

蘆根　飛滑石　川通草　甜水梨皮　桑葉

年方二七，長者呵責受驚，即起癇厥。驚氣內應足厥陰肝，述前先見頭搖，病發仰極反弓，是厥逆內風，由前上胸，起必喟然歎者，氣冒膻中，神識自蒙蔽也。小溲通利得甦者，小腸赤府泄濁，心胞蒙神下降也。是證當理手足厥陰，諒施針刺，以宣其絡，服藥未易有功。

至寶丹半丸化服。

田十三脈細數，聞雷被驚，心下漾漾作痛。

逍遙散去柴胡，加鈎藤、丹皮。當用鎮心方

穉年陽有餘，陰不足，驟加驚恐，厥陽直升爲頭痛，身不發熱，二便自通，豈是風寒停滯？羌、防、葛、薑，辛溫混發陽經，愈升其陽，必致損目，宜養陰藥。

穉年頻頻傷風，咳嗽汗出，痰多，不嗜穀菜，乃衛外不固，肺易偏傷冷熱，當春升氣泄，忽然指握無力，走動足疲，語言或蹇，常有嘔惡。蓋衛應乎胃，胃屬陽明，其脈主司束筋骨，以流利九竅，而四肢原屬脾胃，舌爲心苗，脾竅通焉，此皆久傷氣分，乘氣泄而病，乃虛也。治法以充脾胃脈絡，疏竅諸藥，皆當屏絕，百日可期其效。

人參　蜜炙芪　歸身　炙草　廣皮　白芍　防風根　煨薑　棗子

周　穉年癇厥，病發迅速，醒來二便自通，此係陽氣拂逆，阻其靈竅，姑與清絡宣通方法。

犀角　遠志　膽星　黑山梔　元參　菖蒲　連翹　竹葉心

唐十四面青脈濡，神呆，舌縮不伸，語寂寂然。癇證四肢皆震，口吐涎沫，此陰風已入脾絡矣。

人參　生朮　蜈蚣　全蝎　薑汁炒南星　薑汁炒白附

某　伏邪經旬，發熱不解，唇焦舌渴，暮夜神識不清，慮其邪陷心胞，有痙厥之變。

犀角　捲心竹葉　鮮石菖蒲　連翹　元參心　浙生地

又　化熱液枯。

生地　竹葉心　丹皮　元參　麥冬　生白芍

吳　冬月伏邪，入春病自裏發，裏邪原無發散之理，更悞於禁絕水穀，徒以芩、連、枳、朴，希圖清火消食，以退其熱，殊不知胃汁再劫，肝風掀動，變幻痙厥危疴，診視舌絳，鼻竅黑煤，肌膚甲錯，乾燥，渴欲飲水，心中疼熱，何一非肝腎陰液之盡，引水自救，風陽內爍，躁亂如狂，皆緣醫者，未曾曉得，溫邪從陰，裏熱爲病，清熱必以存陰爲務耳。今延及一月，五液告涸，病情未爲穩當，所恃童眞，食穀多歲，錢氏謂幼科易虛易實，望其尚有生機而已。

阿膠　生地　天冬　川石斛　鷄子黃　元參心

又　鹹潤頗安，其熱邪深入至陰之地。古云熱深厥深，內涸若此，陰液何以上承，慮其疳蝕阻咽，故以解毒佐之。

元參心　眞阿膠　眞金汁　細生地　天冬　銀花露

又　胃未得穀，風陽再熾，入暮煩躁，防其復厥。

生地　白芍　麥冬　金汁　阿膠　牡蠣　金銀花露

又　神識略蘇，常欲煩躁，皆是陰液受傷，肝風不息，議毓陰和陽。

生地　牡蠣　阿膠　麥冬　木瓜　生白芍

又　膻中熱熾，神躁舌乾，痰多咳嗆，皆火刑肺金，宜用紫雪丹一錢。

華岫雲曰：小兒癇、痙、厥，本屬險證，十中每死二、三。奈今之患者，十中常死六、七，其故何也？蓋緣醫者不察病情，概以芩、連、鉤藤、菖蒲、橘紅等，夾金石之藥投之，以冀清火降痰而已，此醫之不善治也。而最可惡者，尤在病家之父母，失於調治，有名爲愛之，實以殺之之故。何也？小兒諸證，如發熱無汗，煩躁神昏譫語之頃，或戰汗大汗將止之時，或嘔吐泄瀉之後，或痙厥漸甦，或便久閉而適然大便，或灌藥之後，斯時正元氣與病邪交戰之際，若能養得元氣一分，即退一分病邪，此際小兒，必有昏昏欲睡，懶於言語，氣怯神弱，身不轉動之狀，此正當養其元神，冀其邪退正復。乃病家父母，偏於此際張皇驚恐，因其不語，而呼之喚之；因其鼾睡，而頻叫醒之；因其不動，而搖之拍之；或因微有昏譫，而必詳詰之；或急欲以湯飲進之，或屢問其痛癢之處，嘵嘵不已，使其無片刻安寧。如此，必輕變爲重，重變爲死矣。更有豪富之家，延醫數人，問候者多人，房中聚集者多人，或互談病情病狀，夜則多燃燈燭以照之，或對之哭泣不已，或信巫不信醫，祈禱叠興，舉家紛擾，此非愛之，實以殺之也。試以大人之病情體貼之，抑好安然寂靜乎，抑好喧嘩動擾乎，此理概可知也。余曾見一孩兒，患暑濕初瘧，半月有餘，病勢甚重，醫者投以蒼朮白虎湯，夜半發汗，至寅時身體漸涼，冷汗不止，默默倦睡，口不肯言，氣息甚微。醫云：六脈安靜，并不煩躁，此病退之象也。因戒其父母，切勿擾動，直至申時，汗止聲出，而病已霍然矣。可見大人與小兒諸病，總宜安然寂靜爲主。其調養之法，有非筆墨所能罄者，惟在病家能細心體會，醫者能諄諄告戒，勿以余之言爲迂拘，則幸甚。更有幼孩發熱昏迷，手足厥冷，竅絡阻塞，哭不出聲，藥難下咽，斯時惟有請善於推拿者，可使立時甦醒，然後再議用藥。至於治法，癇、痙、厥本屬三證，與大方相類，茲不重贅。

《幼幼集成·驚風闢妄》　第驚風之名，誤傳既久，沉迷者衆，倘不爲之剖晰詳明，指出證候治療，俾臨證者有所依歸，則後人何能深信。予不辭狂瞽，請爲詳晰申明之。蓋病痙非止一端，男婦皆有，不特小兒爲然也。如太陽過汗變痙，風病誤下變痙，瘡家誤汗變痙，產後汗多遇風變痙，跌撲破傷當風變痙，風病誤下風寒變痙，一切去血過多變痙。然男婦病此，醫者皆從太陽厥陰循經救治，未聞以驚風之治治痙者。無如小兒病痙，獨以驚風爲名而治者，由宋人之訛傳也。一人倡之，遂群起而和之，然亦無師之智，各爲臆說，愈趨愈下，遂致於離經叛道，乃有黃帝不知幼小之妄談。殊不知《內經·通評虛實論》有乳子病熱，乳子病風熱脈證之辨。《刺論》有嬰兒肉脆，血少氣弱。毫鍼之傳，經雖三章，而脈證治療，井然可據。蓋以今日之丈夫，即昔年之乳子，他時之方脈，即此際之幼科。人此人也，理此理也，安可岐之爲二，故不易立科分。孰料後人不特岐之，而併皇皇經旨，全然抹煞，蒙蔽後人耳目，得肆其無稽之妄談，背經毀聖，罪無可逭，所以嘉言痛闢其謬者，有由來矣。予亦非妄言附和，實有成見。蓋臨證四十餘載，所治嬰幼以萬計，從不以驚風掛齒頰，亦未嘗起一兒之驚風。間有傷寒病痙，昏迷不省者，予以火功甦之，仍爲循經治療，無不生全，從未假一抱龍、蘇合，爲之鎮墜開關，可見喻氏之言，確乎其不爽矣。或曰：經以風寒濕合邪而病痙，今乳子未離襁褓，安得有風寒濕而病痙乎？曰：所謂風寒濕嬰兒絕少，殊不知風寒濕惟乳子爲獨多。如藜藿之兒，房廊卑隘，戶牖蕭疏，衣裸單寒，坐卧非處，風寒之來，孰能悉爲捍禦？膏粱之子，過於愼重，於其甫生，輒閉戶塞牖，不親風日，不窺外門，重衣叠綿，溫暖過度，微汗時出，腠理甚疏，倘或脫換，風寒則乘虛而入矣。至於濕氣，尤爲難避。凡衣裸不乾，非濕乎？衾褥遺溲，非濕乎？澡浴糞穢，非濕乎？愚夫愚婦，遇兒有疾，重衣複被，包裹嚴密，以致雨汗淋漓，失於更換，非濕乎？嬰兒患是三者，於隱微之中，而醫者莫之能測也。況幼科諸君，臨證不察病源，惟以驚風二字橫於胸臆，及至診視，但見發熱昏沉，即以驚風名之，輒以開關鎮墜截風定搐之死法，以治變幻莫測之傷寒，抑遏其表邪，邀攔其出路，乃致荼毒以死，而死者不知其然，父母不知其然，醫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死之也。此非後人之咎，作俑者不得辭其責矣。妄名之書，其禍最酷，不特舉世兒科滿口驚風，而舉世病家亦滿口驚風，其至愚至惑者，乂惟婦女爲尤甚，習俗相沿，竟成一驚風世界。最可駭者，遇兒有疾，亦不察其爲傷寒爲雜證，爲內傷外感，且先曰病由於嚇。致醫者聞之，正中其懷，不辨是嚇非嚇，先與之鎮驚。及其引邪入裏，壯熱不退，醫者復不究其熱之在表在裏，爲虛爲實，且先曰熱則生風矣。病家聞之，適合其意，不察有風無風，乃囑其醫者，先需截風定搐之藥。醫必其投所好而與之，病家坦然無疑而受之，南轅北轍，劫奪誤投，病日沉危，而病家不以爲怪。設有明者，辨證

既確，不事驚風，而病家不喜，是必更醫，必致覆水難取，死而後已。如此死者，亦不盡歸咎於醫，蓋病家有以致之也。吁，妄名之爲害如此乎。

《幼幼集成・録諸家驚風論》　驚風之名，其來已久。今忽謂小兒之病非驚風，必致投珠按劍，詫爲不祥。予亦不必深辨，但以諸家驚風之説，逐細節録，亦不忍直指其姓氏書曰，凡有一家，惟書有曰二字於首，其中偏陂固執，支離牽強者，不辭狂瞽，小註其下而辨定之，則是非當有公論矣。

有曰：急驚身熱目赤，口鼻氣粗，痰涎潮壅，忽然而發，發過容色如舊。未有不因外感内傷，而無故身熱目赤，氣粗痰壅而發者。此突然而來，亦摹擬之辭也。有因驚駭者，亦有不因驚駭者，大都是火燥木急，由寒傷筋急者居多，未可盡指爲火燥也。故身先有熱，未有身涼而發者。二語好。但應體究熱從何來，始有實據。若但曰身先有熱，不知此熱，在表在裏，未足服人。證皆屬陽，宜用涼劑。豈有不經疏散而輒用涼劑，不慮其引邪入裏乎。除熱化痰，則驚自息。昔人謂痰生熱，熱生風，風生驚，其實皆本氣自病。何所據而知爲本氣自病？世不解風自内生，焉知其不由外至，而盡由於内生，未確。徒執天麻、膽星、瓜蔞、貝母、僵蠶、全蝎、雜亂風痰之藥，治之不應。由於遞相授受，以致禍世殃民，千古恨事。更以廣東蠟丸牛黄、紫雪治之，及至元氣損傷，虚痰上逼，胸膈膨脹，則謂證變結胸，有是理哉。此開門揖盜，引邪入裏，誤治致敗之故。

有曰：驚者嚇也。驚由嚇致由兒先有内傷，復來外感，肺竅痰迷，心無所主，一着驚而即發也。既知先有内傷，復來外感，以致於肺竅痰迷，心無所主，此實由於病，非由於驚也。今曰一着驚即發，則所重在驚，治之者不治痰而治驚，置内傷外感於不問，而從事問無據之驚，罷本逐末，其害可勝言哉。

有曰：驚生於心，痰生於脾，風生於肝，熱出於肺，此一定之理也。半真半假，雖曰確然。熱盛則生風，風盛生痰，痰盛生驚，此賊邪必至之勢。上云驚生於心，痰生於脾，風生於肝，熱出於肺，驚風痰熱，皆本臟自生，何以又爲别邪，不幾認主作賊乎。療驚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風，祛風必先解熱，而解熱又以何者爲先乎？肺主皮毛，皮毛爲熱邪出入之門戶，此又明指外邪，則非心肝脾肺自生矣。彼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來，前云風自内生，此又明言六淫外至，不知孰是孰非。皮毛受之，即入犯乎肺，肺本出熱地也。肺出清肅之地，何以見肺爲出熱之地。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此門戶豈熱邪可以出入，而寒邪獨不可以出入乎？燥火暑邪，一入則熱，與熱依而熱盛。風寒濕邪一入，肺竅爲之閉塞。六淫初來，無過皮毛，猶爲太陽所主，若昔爲之疏散，豈能便入肺竅，而致於胃塞耶。則熱無所泄，而熱亦盛，若解熱必先祛邪。上云療驚必先豁痰，豁痰必先去風，祛風必先解熱，解熱必先祛邪。豈非在先竟不祛邪，以致邪不能解，而發熱生風，生痰生驚。今者仍從發表祛邪起，而後解熱祛風豁痰定驚，何若在先爲解表祛邪，豈不一了百當，又何致費如此周折乎。幼科鎮墜止瀉之誤，於斯盡見矣。

有曰：急驚者，肝經血虚，火動生風。此另換題目，别開生面。蓋風生則陰血愈散。陰火愈熾，陰虚則陽火熾，此陰火又不知指何物爲言也。火動肺金愈虚，肝邪愈熾，宜滋肝血，養脾氣。若屢服祛風化痰瀉火之劑而不效，若果火盛生風，則祛風化痰瀉火之劑，不爲誤用。今屢服而不效，蓋由證候不確，藥不對病，所以費如許揣摹，亦終歸於無濟也。便宜認作脾虚血損，便宜認作，是無確見，上味模稜。急補脾土。急補脾土，則知誤治致變，刻不容緩，不然何用急乎？

有曰：急驚屬木火土實，履言木邪凌土，木旺土衰，何能有上實之謂。木實則搐而有力，目上視，動劄頻；土實則身熱面赤而不吐瀉，偃卧合睛，治宜涼瀉。亦有因驚而發者，因驚而發，神虚可知，此爲火虚，非人實也。以致牙關緊急壯熱等證，此内有實熱，外有風邪，此折挾之風，不知指内生之風耶，外來之風耶？當截風定搐。截風定搐四字，比千將、莫邪、龍泉、太阿更勝百倍。今天下幼科，皆用此利器也。

有曰：急驚者，壯熱痰壅，竄視反張，搐搦掣動，牙關緊急，口中氣熱，頰赤唇紅，脈浮洪數，此肝邪風熱，陽盛陰虚證也。脈浮洪數，飲冷便結，明是傷寒之證。木結疏解，以致熱邪入裏，表裏皆急，方顯以上諸證，非疏裏不足以解表，猶敢以急驚稱之也。

有曰：小兒驚風，肝病也，亦脾腎心肺病也。諸書皆以小兒天癸未起，腎不主病，惟心肝脾肺主之。今忽言反於腎，誠所謂破天荒矣。蓋小兒之眞陰未足，柔不濟剛，故肝邪易動，人身榮衛脈度，每日寅時，起於手太陰肺，然後五十度周於身，至丑時終於足厥陰肝，寅時復交於肺，爲肝陰大會之臟，眞邪起元之所，而幼科目爲肝邪，則人生無不邪之臟矣。則木能生火，火能生風，風熱相搏，則血虚，血虚筋急，寒傷陰榮，多見筋急。筋急則眩掉反張強直之類，皆肝木之本病也。此本《内經》太陽經所生病，而爲驚面之色相，可笑。至其相移，木邪侮土則脾病，木盛金衰則肺病，木火上炎則心病，木火傷陰則腎病，肝爲乙木，陰柔之體，芽蘖之姿，發生之本。天地無此風木，則春生夏長，秋實冬成者，以何物爲利？蓋五運無此丁壬，則芥黄赤素玄運行於五天之中者，以何物爲從合？六氣無此己亥，則司天在泉，循環於左右兩間，更以何物爲對化？人生無此肝膽，則受胎一月，如露方凝之際，以何間爲重始？可塞化元，莫大乎此，而幼科一倡百和，

曰爲萬惡凶淫之害氣，諸臟逢之，無不焦頭爛額，乃至於動風生火，凌土侮金，傷陰害水，諸惡畢備，即攻伐幷至，不足以盡其辜，除非殺此嬰兒，使肝木無置身之地，始可祛其凶殘也。諱心背理，其何以堪。或曰：大都腎水未足，肝氣有餘，所以害及諸臟，亦或有之，今必謂其無，恐難盡信。曰：嘻，此言愈相矛盾矣。既知腎水未足，肝氣有餘，則此無根之木，偏勝之氣，搖搖不定，欲住無因，正宜速救根本，滋水以生之，養血以配之。汲汲培補，猶恨其遲，致認爲賊邪者，尅之凌之虐之，在令其凋殘摧折，挽及無由，不亦大可悲哉。此五臟驚風之大概也。此處明言五臟驚風，則驚風之屬五臟也明矣。治之之法，祛痰清火，一曰風，二曰火，三曰痰，四曰陽虛，五曰陰虛。忽談陽虛陰虛之法。

有曰：急慢驚風，古人所謂陰陽癇也。癇爲癎疾，非是暴病，不應排入。急驚屬陽，慢驚屬陰。驚邪入心，則致面紅頰赤，惕惕夜啼。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竄視。入腎則面黑惡叫，嚙齒咬人。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急。入脾則嘔吐不食，面色淡黃。前云驚者嚇也，惟心臟受之足矣。此處忽曰驚邪入心，入肝，入腎，入肺，入脾，又不知驚邪是爲何物，而嘵嘵然論之也。然風非火不動，火非風不發，風火相搏而成驚風，故心肝二臟主之。前云驚邪在五臟，則肝風無與焉。於此又必邪入肝風，以證其木火生風之妄語，令人欲嘔。然火虛則金傷，水失其母，而火無所畏，且木無所制，而脾土又受傷矣。獨不可曰水盛則火傷，土失其母，而水無所畏，且金無所制，而肝木又受傷矣。瘨（連）枝帶葉，何患無辭，不過欲實一肝風名目，而累及於五臟，即失火殃魚，亡猿禍木，未若是之婪也。

有曰：急驚者，陽證也。小兒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經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又曰：陽精下降其人夭。易以陽爲君子，陰喻小人，非貴陽賤陰，蓋以陽主升生，陰主肅殺故也。幼有之人，必欲相反，聖人則扶陽抑陰，幼科則護陰賊陽。每每以陽有餘陰不足爲言。然雖諄諄言之，究竟不知其所謂。若謂氣爲陽，血爲陰，經曰：嬰兒內脆，血少氣弱。未嘗曰血少氣多，蓋謂眞氣未生，惟此呼吸一綫而已。今認爲有餘，必使此一綫之氣，出入全無，方可謂陽不足乎？若謂寒爲陰，熱爲陽，寒主收斂，熱主發生，人之所賴者，惟此陽和而已，有此陽和，則百骸五官方能運動。今認爲有餘，必使此溫疫之氣，寂滅無餘，至於四肢殭木，遍體寒水，方可謂陽不足乎？若謂水爲陰，火爲陽，天一非陰，地二非陽，坎戊非陰，離巳非陽，更爲不切。若謂肝爲陰，肺爲陽，金不制木，肝氣有餘，不知肝屬厥陰，藏司藏血，血乃陰榮，乙癸同源，誤認爲陽，益倍殊謬。若謂肝爲陰，膽爲陽，膽無出入，雖屬少陽，專司半表半裏，有病惟宜和解表裏，嚴禁汗吐下三法。今誤認少陽膽經之熱，爲陽水有餘，輕用涼瀉攻下之治，不幾故變常經，甘蹈誤垂之譏乎。若謂眞陽有餘，小兒天癸未足，眞陽尚未肇基，無發熱候。若謂五臟爲陰，六腑爲陽，即應專瀉六腑之陽，不應以心火肝風爲陽邪，乃以黃連、甘遂大寒大毒之物，以瀉其不足之陰。不知果何所本而嘵嘵具詞，豈小兒別有所謂陽有餘，陰不足乎。予之識見短淺，不足以窺其幽深。易於生熱，熱盛則生風生痰生驚。巴人下里之音，連國和之者。且食飲難節，忽歸咎於飲食。喜怒不常，忽委罪於性情。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傷陰則瀉，傷陽則驚。上云陽常有餘，既有餘，則傷不爲害；今曰傷陽致驚，則陽之不可傷者，必在言外矣。辭執兩端，難堪爲式。小兒暴喜傷乳，上云暴喜傷陽，此言暴喜傷乳，乳爲血液，本非屬陽，何以暴喜傷之矣？夫乳甘緩戀膈，又歸咎於乳汁，特有發明乳食之議矣。又兼外感寒邪，則痰凝壅塞，鬱滯熏蒸，乳既戀膈，寒復外侵，以致於痰凝壅塞，鬱滯熏蒸，治痰之術，惟有絕其乳食爲上者，不然，病根何時得所哉？內有食熱，外感風邪，上云乳滯挾寒邪，此云食熱挾風邪，一路迷離夢境。心家熱盛則生驚，前云驚由嚇致，此言心熱生驚。肝家風盛則發搐，肝風心火交爭。前云風非火不重矣，非風不發，是風火交相爲用者。此言風火交爭，不知所爭者何物也。因乃痰生於脾，風生於肝，驚出於心，熱出於肺，驚風痰熱四證，若其八候生焉。此篇從陽盛陰虛生熱，自風說起，乃至食飲喜怒乳哺，冷熱寒邪，內傷外感，多般粧點，仍舊說到驚風痰熱四字上。費如此心思，不過欲爲驚風二字作陪，殊不知無本之學，謬誤之談。任極巨鋪陳說來，總不順理，無非東扯西曳，以誑俗人耳目。明眼者，必不爲其所欺也。

有曰：急慢驚風，或聞大聲，或大驚而發搐，發過如故，此無陰也，當下之。《內經》言大驚卒恐，氣血分離，此正神志受傷，陰陽破敗，急救尚慮其不及，何以見無陰而當下，不慮其下多亡陰乎。此證本因熱生於心，既大驚卒恐，心熱何來？身熱面赤嗜飲，口中氣熱，大小便黃赤，劇則熱也。蓋熱盛則生風，屬肝陽盛陰虛也，故下之，以除其痰也。上云發過如故，下云身熱面赤，二種熱證，若謂未發搐前而見此證，此出於病，非出於驚也。若謂發搐之後而見此證，則前之所謂發過如故者，不幾荒語耶。小兒痰熱客於心間，無怪乎多用巴豆、甘遂，以逐心間之痰。豈知小兒作搐，縱使有痰，不過阻於脾之大絡，塞其氣道耳。何嘗能入心間，而以大毒之物，伐及無辜，傷其神明之臟，欲不成癎，其可得乎？因聞非常之聲，動而發搐矣。若熱極不聞聲及驚，亦自驚發搐矣。聞聲悸惕，神虛者有之。修煉家以精生氣，氣生神，神之倚氣，如魚依水。大凡小兒稟受薄者，先天既不足於妊前，癸水復未成於衝任，故元精未足，元氣無根，所以元神最怯，每多聞聲則惕。此實神虛膽怯不足之證。而幼科不但不憐其元神不足，而偏指爲心火有餘，不但指心火有餘，而併肝風脾痰肺熱，一綫扯入，以證其驚風痰熱四證八候之妄言。復有聞非常之聲，見異類之物，乍然驚怪動惕，此正神魂無主，榮衛俱亂，搖搖汎汎，欲定不能之際，而不爲之防護保救，猶曰熱生於心，必欲下之，以除其痰，入井下石，雪上加霜，此等人不知是何肺腸，洵堪詫異。

有曰：小兒平常無事，忽發壯熱，手足搐搦，眼目戴上，涎潮壅塞，牙關緊急，身熱赤目。既曰平常無事，則無病可知，乍見以上種種惡候，必如俗人所言鬼病也。不然，何以平常無事，而忽凶危若是耶。豈知小兒易感邪寒，易傷乳食，在先半日，邪已入內。兒不能言，父母未覺，邪鬱不伸，所以乍然而搐，觀其忽發壯熱之言可知矣。非風寒入裏爲邪熱。即食飲停滯爲壯熱，此實因病而致，豈平常無事之謂。或治此無難，但應察其受病之源，外因則達之發之，內因則導之奪之，病邪既去，神性自寧焉耳。若必曰無因而致，在俗人必疑爲鬼祟，求之巫覡，庸醫必目爲驚風，妄爲治療，兩相軋悞，奈之何哉。此急驚屬陽，病在腑。每云驚風爲心肝所主，此處忽云屬腑，抑知心肝屬腑乎，屬臟乎？要問幼科之開天祖師，方能辨白。否則眼花撩亂，莫能識也。

有曰：急驚者，陽證也。俱腑受病耳。小兒客痰熱於心膈，是少陽相火旺。每指心火，此曰相火，新奇。經云熱生風，因時火盛而猝。不知此火何由而盛。蓋東方之震木，得火氣而發搐。此處不言肝風心火作搐，硬說爲少陽相火作搐，但聞震得火而豐，未聞震得火而搐，杜撰。

有曰：身熱脈浮，精神恍惚，或吐瀉不思乳食。發搐，即半陰半陽合病。身病脈浮，外感風寒也；吐瀉兼作，內傷飲食也；但曰外感內傷足矣，何必曰半陰半陽。原其意，不過以身熱脈浮屬太陽，吐瀉屬陽明太陰。凡幼科所言者，無非心肝脾之臟病。若曰外感內傷，則驚風痰熱之證，何處安放，豈不自呈敗露乎。身熱脈沉，精神倦怠，或吐不瀉，又能乳食發搐，亦半陰半陽合病。身熱脈沉屬太陰，但吐不瀉屬陽明。明是陽明傷食，太陰受寒，顯然夾食傷寒，偏不明言，悲哉。

有曰：亦有急驚，涼瀉而不愈，或與吐下藥太過，變爲慢驚者。此等之言，益見皆謬。諸書以急驚爲陽熱實熱，既是急驚，則用涼瀉無疑。何以不愈，蓋因誤以傷寒表證爲急驚，所以不愈也。既涼瀉不愈，則認證不確，自應愧悔，何昧焉不察，而更用吐下之藥乎。涼瀉一誤，吐下再誤，而不變爲壞證者，未之有也。非病之能變，由醫變之也。又有慢驚補溫而不愈，變爲急驚者。幼科疏忽，於此數語，盡見底裏。既以脾虛陰寒爲慢驚，則用溫補，適爲恰當。今不特不愈，反加變證，蓋誤以傷風自汗爲驚慢。不知此證，本有風邪在表，正宜解肌，誤用溫補而致變。偏不言錯認病源，誤用反藥，而曰病變急驚，即至於死，亦曰病變於死，與醫何涉。可謂善爲說辭者矣。

有曰：病有陰陽，急驚風屬實熱，病在心肝二臟，謂之陽癇；慢驚風屬虛寒，病在脾肺二臟，謂之陰癇，此以寒熱分陰陽也。以寒熱分陰陽，雖曰牽強，猶可混賴。以心肝二臟主陽癇不通。五臟屬陰，六腑屬陽，急驚發於六腑爲易治，慢驚發於五臟爲難治，此以臟腑分陰陽也。上節言急驚屬實熱，病在心肝二臟，慢驚屬虛寒，病在脾肺二臟。此以急慢二驚，皆屬五臟也明矣。與六腑無涉。下節即云急驚發於六腑，慢驚發於五臟，是又以臟腑均有驚風也。夫六腑者，膀胱、胃、膽、小腸、大腸、三焦六經是也。其六經證治，輕重不等，理應指明急驚發於何腑。五臟者，心、肝、脾、肺、腎五經是也。其五經證治，貴賤不同，理應指明慢驚發於何臟，後人始有實據。今竟不指明，第就言急驚發六腑，慢驚發五臟，豈急驚之來，六腑齊病，應用六經之藥治之乎？慢驚之至，五臟身傷，應五經之藥治之乎？必無有是理。若以上節心肝脾肺之言爲是，則與下節六腑五臟不相侔矣。若以下節六腑五臟之言爲是，則與上節心肝脾痫，脾肺陰痫相矛盾矣，蓋腑臟關夫表裏，豈容混稱？如腑爲表，臟爲裏，表病不可治裏，裏病不可治表，不易之類，以其陰陽不同，內外自別，不可誤治者也。今詳前說，既驚風之屬臟屬腑者，已無定論，而臨證之治表治裏者，安有成規？吾恐其李帽張戴，勢所不免。

如前諸家之論，非但臟腑混淆，表裏不辨，而反多增名色，眩人心目。曰風、曰痰、曰驚、曰嚇、曰火、曰熱、曰血虛、曰木急、曰相火、曰陰火、曰外感、曰內傷、曰喜怒、曰乳哺、曰陽盛、曰陰虛、曰屬腑、曰屬臟，究於驚風二字，毫無着落，其論證如此支離，治證何能不誤，不爲規正，其害豈勝言哉。

諸家之說，已見於前，種種不經，殊能盡述。夫古哲立言，自有定理，如仲景傷寒六經，表裏汗下和溫，井然不亂，孰敢妄贊一辭。獨此驚風之說，紛紜鼎沸，莫可究詰，醫事動關生命，豈容混亂經常。不特來學無歸，練達者，難言不惑。予因不辭狂悖，易去驚風字樣，庶知病各有名，治無致誤，在醫者俾不致入海求蟾，病者亦可以鑑車易轍也。

《懷少集・驚》　驚搐一也，而有晨夕之分，表裏之異。身熱力大者爲急驚，身冷力小者爲慢驚，仆地作聲，醒時吐沫者爲癇，頭目仰視者爲天吊，角弓反張者爲瘛。肝用事，發在寅卯辰時，心用事，發在巳午未時，脾肺用事，發在申酉戌時，腎用事，發在亥子丑時，而治各不同也。

《懷少集・闢妄》　小兒陰氣未足，性稟純陽，腠理不密，易感寒邪。夫寒邪中人，先入太陽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病則筋脈牽強，有似乎驚。若不審愼，妄以金石腦麝，開關鎮墜之藥，引邪入裏，兒可保乎？小兒體脆神怯，易於感冒，傷寒獨多，即指爲驚者，妄也。且傷寒中有剛柔二痙，剛痙無汗，柔痙有汗。小兒每患柔痙，人但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便作慢驚，遂用參芪附朮，閉塞腠理，致熱邪內含，爲禍雖比金石差減，而究無所補。故凡治小兒者，必須審其本元虛實，外邪重輕，陰陽表裏，令邪隨表出而不終伏於裏也，斯爲上工。若徒事驚風，毫釐千里，害豈勝

言哉。

《懷少集・急慢驚論》 急驚屬陽，陽盛而陰虧。慢驚屬陰，陰盛而陽虧。陽動則躁疾，陰靜則遲緩，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于肝，痰生于脾，驚出于心，熱出于肝而心亦熱，故四證八候，眨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眼唇吻皆青，大便瀉青，三關虎口紋紅紫青，皆驚風候也。大抵肝風心火交爭，必挾心熱而後發搐，故熱必論虛實，證先分順逆，治則有先後。蓋實熱爲急，虛熱爲慢，當無熱而發熱者，虛也。急驚屬陽，當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當用藥以溫。然又必明淺深輕重，進退疾徐之機，故曰熱論虛實。男搐視左，女搐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在外，女握拇指在內，男引手向左，女引手向右，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逆則有聲。其指紋彎弓入裏者順，反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故曰證分順逆。陽病陰脈，陰病陽脈，亦爲反。凡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宜截風，治風先宜利驚，治驚先宜豁痰，治痰先宜解熱。其若四證俱見，又當兼施治而幷理之。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綱領如此，若分三者言之，暴烈者爲急驚，沉重者爲慢驚，至重者，肝木之風尅脾土，則爲慢脾風矣。

《懷少集・驚風約言》 夫心屬火而驚根以生，肝屬木而風因以動，故木旺則火熾，急驚風證所由作焉。治之之法，固宜涼瀉，而其人之虛實，尤當審愼。倘執成議而不知悟，概用涼瀉，則胎稟素虛者，元氣愈虧，傳變而成慢驚，咎將誰歸？若吐瀉時作，延纏日久，中氣虛極，脾土必衰，慢脾風成，有必然者。大約急驚傷於積熱，陽也。慢驚得自大病之後，半陰半陽也。慢脾風中氣不足，陰也。陰虛則寒生，陽實斯熱盛，半陰半陽之慢驚，夾熱夾痰，失治傳染者多夷，詎可執一以治之哉？驚風款類雖繁，原其要祗急慢二證，包括乃盡。急驚卒然未熱，因而熱則生風，痰涎硬塞角張弓，口眼喎斜沉重，先使噓驚妙散，後導表汗疏通，合炙少商與中冲，瀉清涼驚有功。

慢驚先因大病，傳變神減脾虛，口眼開張不食乳，懨懨精怯長吁，搐搦隨時舉發，四肢厥冷何如，理中附子急驅除，不瘥艾燒在乳。

要識驚風死證，面如丹粉塗搽，口張涎出緊閉牙，髮直氣粗聲啞。喉中響似拽鋸，毛端珠汗堪嗟，目瞪眼小不須誇，人叫悶亂尤怕。

搐掣乍作乍止，痰氣無了無休，惛鼾沉睡病難瘳，不知吞吐堪憂。尿屎遺時少覺，四肢殭直不收，啼聲漸減汗如油，縱有靈丹莫救。

《懷少集・驚風治法》 驚者，因聞非常之聲，見異類之物，或爭鬬撲跌，或水火禽獸之類，致驚其神，結其心，而痰生焉。痰壅氣逆，遂成搐搦。口眼窩斜，口吐涎沫，或一時即醒，如常無事，或一日一發，或三五日發，或半週一歲發，若不急治，變成癇證，則爲終身之痼疾也。治法於利痰順氣後，當用清心安神之劑。風者，或因外感風寒，內傷飲食，以致熱生痰，痰發搐，其狀口眼喎斜，手足牽動，氣喘涎潮，口吐涎沫，發過略醒，潮熱不退，須與復發。治法當先瀉火，後用清心安神之藥。

急驚多因痰熱，屬木火土實也。木實則搐而力大，目上目劄，火實則身熱面赤，土實則不吐瀉，睡合睛，法當涼瀉，宜降火下痰丸。養血藥作湯下之。慢驚得自大病之後，屬木火土虛也。木虛則搐而力小，似搐而不甚搐，火虛則身冷口氣冷，土虛則吐瀉露睛，法當溫補調脾，內兼用硃砂安神丸，清米飲下。更宜參以血藥。不受溫補者，多不起。慢脾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膈間痰壅，虛熱往來，其眼閉者，脾困氣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滯故爾。凡小兒或吐或瀉後，面色痿黃，大熱虛損，搖頭摸人，昏困喜睡，額上汗多，身亦粘汗，其聲沉小而焦，即是脾風。或由急慢風傳次而至。其治法大要生胃回陽黑附湯，生附四君子湯，可斟酌以用。胃氣一復，則用異功散，溫平而調理之。如蝎附散，陰癇散，亦可參用。倘眼半開合，手足不冷，其慢驚也。尙當化痰鎮心，或以金箔鎮心丸與服，勿以回陽等方。亦要訣也，如已入慢脾，而陽氣尙未甚脫者，服回陽湯手足漸暖，仍宜以醒脾散等繼其後，不可擅用極劑。通治急慢驚風，保命丹有效。

凡急驚眼睛翻轉，口中出血，兩足擺跳，神緩搐掣，摸體尋衣，氣促噴藥，口中痛絕大叫者，難治。

凡治急驚，除傷飲食外，不可遽然用藥。必先問其大小便何如。小便清，大便利，其邪在表，只用導赤散加防風，或瀉青丸加全蝎，用湯服之，去表中寒邪，其風自退，後以辰砂五苓散調之。不用麝香者，恐引入裏也。若小便赤澀，大便閉結，此邪在裏，可用五色丸下之，後以抱龍丸、保命丹調治。凡急驚發時，牙關緊閉不醒者，急用艾炷，將兩手大指合而灸之，醒即施治。

凡急驚發時，手撒目閉，口張囟陷，魚目氣急，吐沫吐藥，昏睡不啼不語，

口禁絕不飲食，遺尿屎，面赤如粧者，俱不治。倘其家必欲究全，可先以兩手大指相合，於甲側縫處燒一二壯，又以兩手中指相合，於甲縫中心燒三壯，即甦可治，否終不起。

凡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咳嗽，面黑唇慘，鴉聲，兩脅氣動，口生白瘡，胃閉損也。髮直搖頭，眼睜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

凡慢脾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大小便不禁，口噤搖頭者，最難調治。

慢驚風，小兒胎稟素弱，又兼多病，或吐或瀉，久瘧痢成。誤服湯藥，皆致精神虛耗，十無一全。如元氣虛耗，又逢恐怖，而成慢驚者，其證發過如常，但多啼哭，睡中不寧，不可妄用利痰之藥。先以青白丸加磠石去痰，繼用安神丸，四君子湯送下。若吐瀉大病後，手足逆冷，昏睡睛露，不搐掣者，此欲成慢驚也。急溫補之，四君子湯加熟附一片。愈後以集聖丸調之。

凡吐瀉大病後，已成慢驚，其證口目牽引，手足搐掣，以溫脾散驅風，醒脾散退熱，參苓白朮散爲丸調理。

凡慢驚不醒不退，灸百會穴與三里穴，男左女右乳下。

凡慢驚已退，餘熱未清，或喜飲食，先服四君子湯一二劑，後以集聖丸調之。

凡吐瀉後，四肢厥冷，吐瀉不止，口舌生瘡，目閉無魂，口張不合，髮直搖頭，汗出如油，昏睡氣急，喉中痰涎，響作鴉聲，大小便不禁，眼上竄，角弓反張，手足一邊牽引者，不治。

凡久嗽目閉神倦，面白手搖者，不治。毒內攻也。

凡瘡疥忽腹脹氣急，悶亂者，不治。

凡小兒忽然氣急涎響，口眼如常，手足不搐，身無熱者，感風寒，肺經受邪也。用芎蝎散，一服即愈。

凡小兒肺脹喘滿，胸膈氣逆，兩脅扇動，陷下作坑，兩鼻竅開張，悶亂咳嗽，作聲喝嗄，痰涎壅塞，大小便閉者，土不能生金，脾風證也。倘緩治之，死在旦夕。宜先服牛黃奪命散，下其痰，後以白虎湯平之，或滾痰丸利之。如小兒輪指目略直視者，白虎證也。但身不熱，手足不掣，宜向西方上取土泡湯，吞蘇合丸。

凡治慢驚，只宜溫補之藥。若用寒涼，則傷脾胃，辛香則竄元氣。凡慢驚痰氣壅塞，不可妄用通利之藥，只宜清白丸。如不愈，再用返魂湯。

如小兒口吐青黃白沫，面色變易，喘急腹痛，久則發搐，其狀似驚，但目不上視，此由精神虛弱，外感客氣，名客忤也。先視其口中上腭左右，若有小小腫泡，急掐破，更以蘇合丸薑湯下之。外以降眞香併皂角燒熏，用淡豆豉三合，水浸濕，搗爛爲丸，如鷄卵大，摩兒囟門及足心，各五六遍，次摩臍心良久，須防摩開毛竅，當即止之。

小兒久嗽，肺脹作喘，胸急氣逆，目睛上視，手足牽引，此龜胸熱候也。身不熱者，治以葶藶丸。以上二證，與驚風相似不同，未可混淆。

凡病退後，潮熱不退者，脾虛也。四君子湯，加炒乾薑治之。若小便赤，大便硬，兩腮紅，足脛熱，乃餘熱未盡，勿作虛看。涼驚丸，薄荷燈心湯下。

凡病退後睡不醒者，心脾二經之邪未盡也，安神丸可服。

凡小兒潮熱，兩腮若赤，目上視，必發驚風。先以導赤散，加燈心薄荷，以去其熱，次用抱龍丸安其神，其風自退。

痘證驚風，只用導赤散和硃砂末服，不可妄用涼驚丸、抱龍丸、保命丹。然痘患驚風，有前後之殊，未可一概施治，參以痘科，自知其詳。

《懷少集·目睛瞤動》 肝納血兮血不足，致生風火瞤雙目，種種證候須分觀，未可混同乖厥術。

目者，肝之竅也。肝膽屬風木二經，兼爲相火。肝納血，血不足則風火生，故目睛爲之瞤動。經曰：曲直動搖，風之象也。宜以四物湯益其血，柴胡山梔清其肝，陰血內榮，則虛風自消。若肝經血燥，則用六味丸以滋其源，肺金剋肝木，則用瀉白散以平金。邪眼眶瞤動，肝木乘脾土也，用抱龍丸。愈後驚悸不寐，或寐中發搐咬牙目動者，血虛不能榮筋脈也。用補中益氣湯，或歸脾湯加茯苓、五味，凡此則當斟酌，勿令爲慢驚之漸。

《懷少集·唇口蠕動》 唇本脾華口乃竅，最嫌病後嘴微掉，治同脾慢不容分，補胃方知藥有效。

唇爲脾之華，口乃脾之竅，大病後脾胃虛者，唇口蠕動。治法與慢脾風同者，胃藥中須加升麻、柴胡，切勿用青皮膽草之類。色黃者，脾弱也。青者，肝勝也。青黃不澤，木剋土也。青赤相兼，木火風熱也。黑爲寒，水反悔土也。白爲氣虛，亡陽金衰也。以上六君子湯合小柴胡湯主之。若四肢微搐，潮熱往來，泄瀉嘔吐，面色痿黃，皆脾胃有傷，宜用白朮、黃芪、川

芎、當歸、人參、陳皮、肉蔻、神麴、乾葛、白芍、黃連、炙甘草、雲苓，以補胃氣。脾胃虛弱者，用五味異功散，虛寒加木香、炮薑。脾氣下陷者，用補中益氣湯升其陽。作渴者，用七味白朮散生津液。肝木侮脾，亦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芍藥以制肝補脾。

《懷少集·目直視》 驚搐發時目直視，肝家風熱休遲制，定風涼瀉藥堪投，飲食更防多壅滯。

此肝之風熱也。忽發驚搐，治當定驚涼肝。若飲食停滯中焦，致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肝木生發之氣無升，而虛風生焉。如胸膈腹痛，嘔吐惡食，輕則消導，重則祛積。更宜究其所傷熱物寒物，亦有因感冒吐瀉，致木侮土，虛風以生，不可遽服驚藥。宜用六君子，加芍藥、木香、柴胡，制肝補脾。若脾虛自病，用五味異功散。凡飲食停滯，涎壅胸滿而見驚證者，實因脾土虛弱，不能生金，金虛不能平木而木妄動也。健脾消食爲主。

《懷少集·睡中驚動》 心腎不交神莫攝，嬰兒熟睡故抽掣，其間更有諸般證，動擊鬱痰風滯熱。

心腎兩虧，故睡中驚動也。蓋心主血與神，肝藏血與魂，肺主氣與魄，腎主精與恐。小兒臟腑脆弱，易爲驚恐。且人之神氣，寤行於目，寐棲於腎，今心腎不足，莫能寧攝精神而有此證。治當清心安神，用茯苓補心湯，加棗仁、茯神、五味。亦有驚嚇而作者，因擊動其肝，治當鎮驚。若飲食緣驚停滯者，用六君子加神麴、厚朴。食既消而驚未定，亦用茯苓補心湯。肝火太過心神不寧者，用導赤散。風熱相搏者，用柴胡梔子散。食鬱生痰，驚動不安者，用四君以健脾，神麴、半夏以化痰，山梔、芍藥以清熱也。

《懷少集·驚後目動咬牙》 目動咬牙津不榮，須知驚后累兒童，證分肝腎及脾胃，莫漫糊塗渾一叢。

目動咬牙得自驚後者，皆因津液不能榮其筋脈也。有肝經虛熱生風者，當審其氣血有餘不足而治之。其日中發熱飲冷而動者，氣有餘也，用瀉青丸。夜間盜汗及睡不寧而動者，血不足也，用地黃丸。或肝經風邪傳於脾腎者，亦令咬牙，先用柴胡清肝飲，次用五味異功散、六味地黃丸。若脾胃虛弱發熱，用補中益氣湯，加芍藥、山梔。實熱用瀉黃散，夫牙床屬手足陽明。肝腎有熱用六味地黃丸。

《懷少集·驚瀉》 木強尅土食難化，水道不調驚夾瀉，補肺平肝法最良，峻攻藥味毋庸下。

泄瀉，脾虛也。驚夾瀉者，肝屬木主驚，木盛則必傳尅於脾，脾土既衰，乳食不化，水道不調，故泄瀉色青，或兼發搐。青乃肝之色，搐乃肝之證，治當平肝補肺，愼勿用峻攻之藥。俾脾氣益虛，肝邪彌甚，甚至抽搐反張者，亦肝火熾盛，中州虧損之變證也。凡瀉久恐生驚搐，宜用四君、六君、異功等方，加白附子定風，柴胡平肝引經以杜漸。若吐瀉已見驚搐，尚不知補脾平肝，去生意不亦遠哉。

《懷少集·煩渴》 驚煩渴欲飲茶湯，津液內虧脾受傷，凡此固宜白朮散，清心丸下亦安康。

煩渴者，津液內耗也。凡驚風見此，不問陰陽，宜以錢氏白朮散令其多服，若清心丸解煩尤效。

《懷少集·潮熱似瘧》 驚痙潮熱忽時作，非瘧其形若似瘧，風不乘虛何得入，須知病後要斟酌。

急驚天吊之後，有潮熱忽作，手足逆冷，似瘧疾者，此因病後不善將護，風邪乘虛入裡，或未解散所致。法當以柴胡加桂湯，及當歸散、參苓白朮散。氣實者，略爲通利。

《懷少集·雜證類驚》 病作其形有類驚，勿將驚看殞兒生，其間多有不痊證，逐一分明說與君。搐動不休休再搐，叫號發搐實難禁，汗流痰塞足常冷，目直口開死必直。

凡搐而不休，休而再搐，驚叫發搐，汗出足冷，痰滿胸喉，目直口開等證，皆屬不治。

《懷少集·角弓反張》 太陽經受風邪客，必是氣虛痰火結，莫漫驅風藥味投，人參竹瀝所當啜。

角弓反張，風邪客太陽經也。其病氣虛有火兼痰，用人參竹瀝治之，毋以驅風藥投。

《懷少集·頭搖便血》 肝火盛兮易動風，頭搖病作速宜攻，脾虧木旺受凌虐，血失統而便帶紅。

頭搖，肝火盛而虛風生也。便血，木尅土也。脾受凌虐，不能統血，血溢妄行，大便所以出血，治當平肝補土。

《懷少集·偏風噤口》 偏風肝膽二經證，治以瀉平乃一定，風木尅土噤

口成，補脾還要把風鎮。

偏風口噤，少陽厥陰肝膽二經病也。其偏風之證，或平或瀉，理所莫易，若口噤風木尅制脾土，口爲脾竅，治宜小柴胡湯加白附去風，六君子湯調脾。

《懷少集·口喎失音》 元氣未充兒體微，易虛易實要栽培，肝衰火熾風因動，唇口喎斜音不隨。

小兒元氣未充，外邪易乘，或驚風過服金石之劑，耗損肝血而風乃動。或吐瀉後內亡津液，不能養肝，致木難生火，則火土兩乘，金有不衰者哉。夫口本脾竅，風動尅土，口何能不喎，音出于肺，金無自生，氣必不足，故音失治法，非補血調脾不可。血足風滅，土旺金生，四物湯中，當重用熟地滋水，加參朮補土，麥門冬生金，則口正而音清矣。

《懷少集·天釣》 邪熱痰涎壅在胸，無時悲笑憂忡忡，甲青仰視似驚搐，淚出不流赴冥中。

天釣證，由邪熱痰涎壅塞胸間，不得宣通而成。其狀似驚，但發時目多仰視，淚出不流，驚悸壯熱，手足搐掣，不時悲笑如鬼祟，所附甚者，爪甲皆青。治當以九龍控涎散，或牛黃散、鉤藤飲。

《懷少集·內釣》 肝藏素虧內釣成，急啼腰屈由腹疼，目有紅絲併血點，肢冰唇黑兒難存。

肝臟素病，外受寒冷，其候糞青潮熱，作止有時，腹痛屈腰，口吐涎沫，證與驚癇相類，但目有紅絲血點之異耳。瘛瘲甚者，鉤藤飲。急啼腹痛者，木香丸。若肢冷甲青唇口黑者，養臟散。然內吊至此，中寒陰盛多爲不治。

《懷少集·拘攣》 風寒之證本多端，手足拘攣勿等觀，伸屈不隨筋脈強，醫須仔細用心參。

拘攣者，手足屈伸不得自然，有似驚搐痰迷之狀。其因或感風寒，或傷脾胃，或血不榮筋。

《懷少集·四證八候》 四證者，驚、風、痰、熱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顫、反、引、窜、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闢，掣者勢如相撲，顫者頭偏不已，反者面仰於後，引者如開弓手樣，窜者直視如怒，視者睛露不合，以上等候，急慢驚風皆見。虛實無異，治者宜切記之。通關散急吹鼻內，有嚏則生，無嚏則死。

《懷少集·驚癇》 心肝熱極忽時驚，便是癇生，神氣惛惛形已脫，面色紅白不勻。發時吐舌急叫，當知內因，狀似人拘多悚惕，鎮驚丸下通神。

此證起于驚怖，熱在心肝二經，故悚惕不安，如人將捕之狀。治宜先服大黑龍丸，繼服鎮驚丸。

《懷少集·風癇》 汗出當風癇乃成，十指屈伸，狀如數物因邪入，面紅目黯而青。此證外感兼痰，疏解斯平，羌活湯方休過服，抱龍牛黃丸靈。

此緣過暖汗出，腠理開張，風邪入裏。初發屈指如數物之狀，重者羌活桂枝湯疏風解散，輕以抱龍丸，風兼痰者牛黃丸。但羌桂乃過表之藥，病退當即止服。

《懷少集·食癇》 兒身柔脆胃家嬌，食多難消，停結胸中癇病作，面黃腹滿可憔。日久痰熱壅盛，先寒後燒，熱痰和胃丸神效，積痰滾痰丸高。

小兒身體柔脆，腸胃嬌嫩，乳食過度，運化不及，停結胸中，食癇之病作焉。其候面黃腹滿，下利酸臭，久則痰熱壅盛，先寒作而後熱發，宜以清熱和胃丸治痰熱，硃衣滾痰丸消積痰。

《懷少集·不治歌》 目瞪青黑不轉睛，睛慢白障忽然生，瞳人瞬動唇口黑，涎若白膿不出聲。指黑面青肚腹脹，口噤乳食不思吞，喉中牽鋸多昏睡，身熱下血實可矜。體弱痿黃唇逆痛，吐瀉不止腹虛鳴，汗出壯熱終如故，久卧不寐病必深。大人脊下容一手，小兒脊下一指存，身體反張癇已極，縱使靈丹枉費心。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急驚風》 乘六曰：急驚者，忽然發搐，牙關緊急，壯熱燎人，甚至氣絕，少頃即甦是也。其證有因大驚而得，或見非常之物而得者，亦有無因而得者。總由心火太盛，薰動肝木，木得火則熾，而風自作耳。外間候額間印堂色青，臉赤唇紅，口中氣熱，乃純陽無陰證也。宜利驚丸下之，或以除驚導赤湯治之。朱丹溪曰：初驚宜防風導赤散或寧神膏。

附八候歌　驚風八候搐搦掣，顫反引窜視之名。肘臂伸縮名爲搐，十指開合搦病成。熱若相撲謂肩頭相撲謂之掣，顫則頭肢動搖鈴。反張身仰頭向後，引狀兩手若開弓。窜則目直常似怒，視則睹物不轉睛。內外左右分順逆，男左手，女右手，男大指向外，女大指向內，反則爲逆。須識急慢證皆同。此八候虛實無異。

《幼科釋謎·驚風》 小兒之病，最重惟驚，驚必發搐，驚必窜睛，驚必牙緊，驚必面青，驚必魚口，驚必弓形。心經熱積，肝部風生，肝風心火，二臟交

爭，血亂氣壅，痰涎與幷，百脈凝滯，關竅不靈，或急或慢，隨其所攖。急由陽盛，慢屬陰凝，急緣實病，慢自虛成。急驚之證，暴疾難名，種種惡候，一一幷呈，迨其發定，了了神清。揆厥所原，調護失情，晝抱當風，夜卧厚衾，多食辛辣，偶觸鼓鉦，跌撲嚷叫，人物雷霆，凡諸驚恐，動魄亂經，一旦疾作，詎比尋恆。慢驚之證，睡卧靡寧，乍發乍靜，神思昏暝。大抵久病，逐漸勢增，吐瀉瘧痢，消耗匪輕，脾虛胃弱，陽常不升，虛邪火旺，肝木來乘，淹延困頓，遂致命傾。有慢脾風，證更堪憎，慢驚之後，虛極難勝。病全歸脾，故慢脾稱，脾家痰飲，凝聚胸膺，脾家虛熱，來往相仍，脾困氣乏，肢冷目瞪，頻嘔腥臭，微搐焦聲，無風可逐，無驚可平，十不救一，魂魄歸冥。又有天吊，狀若祟憑，頭目仰視，身熱不停，爪青肢瘛，是眞病情，邪熱毒氣，壅遏心精，頗難調治，醫藥速營。諸驚疾發，診視察聽，表裡虛實，尤貴詳明。驚風之屬，痫痙易醒，更多兼證，一一細評。毋輕心掉，毋躐等行，方治無悞，醫始稱能。

《橡村治驗·驚風發搐》 汪赤厓親翁孫，素患驚風發搐，質頗旺，多痰，每發服清散利痰之藥即定。戊子春。忽發如前，始以常法治之不應，壯熱痰響，頭仰目直，此風盛挾痰，因用羌活、防風、膽星、半夏、枳殼、僵蠶等藥，三日不定。熱甚多汗，啼叫不寧，外見唇如硃，舌生刺，神昏目竄，的係邪熱在心，乃以黃連加入導赤散中，一劑而熱退，以爲再劑則心熱除，病當愈。再劑之後，人事不省，汗大泄，四肢冷，勢將危矣。再三審視，全是虛脫之象，乃以養心毓神之劑救之，人參、黃芪、當歸、熟地、茯神、五味、棗仁、龍齒爲一劑，徐徐呷之，神氣漸回，人事漸省。因思此證，始於內有痰熱，兼受驚風而作，驚則神氣散，神散則心虛，心虛則邪熱乘之，故熱甚神昏，病日加甚。宜用秘旨安神丸。一面瀉心經邪熱，一面養心毓神，則熱去而神不傷。今乃重與瀉心，熱雖去而神不復，故敗證疊見，向非急用養心安神之劑，不爲汗脫者幾希矣。此兒幸虧其父又蘇兒自明醫理，與予見相符，亦主峻補，故得轉危爲安。愈後回思始治之不善，幾致悞人性命，記之以警將來。

張孝占兄子百日，本有胎熱，因受驚風，發熱驚搐。始用疏風退熱散驚藥，熱不退，搐反甚，至夜半，口鼻眼角抽出鮮血，舌脹滿口，藥不得入，危矣。視其頭溫足冷，面赤如裝，類乎虛陽上泛之狀，相對逾時，不能進藥，乃用桂附爲末，生姜搗爛，唾津和成餅，微焙熱，貼臍下幷兩足心，軟帛札定。不一時辰，驚搐漸定，舌腫漸消，能吮乳，再以清熱養陰藥治之而全。緣此兒胎熱本甚，陰不能制，加以疏散之藥，陽氣盡發，驚風隨作，上干空竅，故先以導引之法，後用滋降之劑，此亦奇格也，記之。

張詔蒼兄乳子，患驚風，面青指冷，頭仰目竄，喉中有痰，醫用驚藥，琥珀、金器、鴨兒花等，雜治不效，勢已危急。予視其內有蘊熱，外爲寒邪所掩，熱不得泄，閉而成搐，必專於解散，表氣通則驚可定，非辰砂琥珀之所能治也。用解肌湯加羌活、生薑一劑，汗出而愈。

斗山殷良彩兄，子六歲，發熱驚搐，目竄反張，不省人事，請予治已數日矣。兒質頗實，脈滑大。予謂肝臟有風，心胞有熱，風熱生痰，固結不解，醫用表散藥，是病在臟而求之肌膚，邪熱何由得出。爲處一方，丹參、茯神、生地、麥冬、黃連、梔仁、木通以清心火，天麻、鉤藤、防風、僵蠶、柴胡以散肝風，膽星、半夏、石菖蒲以開其痰。藥已難進，徐徐灌入。三日後，驚始漸定，人事漸省，熱漸退，滿口舌上生瘡。予喜曰：驚定熱退，肝風去矣。口舌生瘡，心熱解矣。除去黃連、半夏、膽星、菖蒲，加入甘、桔、牛蒡，數日而全。

北門饒氏子，發熱兩月，屢更醫，皆用疏散藥。一日，忽然發搐，目斜手搦，有時筋急如反張狀，脈弦數，無涕淚。此熱久陰傷之故，予用生地、丹皮、當歸、白芍、山梔、麥冬、天麻、鉤藤、羚羊角，二劑定，十劑愈。

孫兒素多內熱，復受驚受暑，發熱夜啼，次日上午發搐。夜啼心熱也。上竄，心熱也。腸胃無病，故二便利。當午發搐，君火旺，暑邪盛也。此但暑而無風，不與暑風同治。方用黃連、木通、柴胡、鉤藤、辰砂、琥珀，一劑愈。

曹氏子四歲，秋燥時發熱嘔吐，服消散藥二日而驚作。延予治時，搐未定，熱未退，脈滑大，舌如楊梅，出口不能收。予曰此燥火上冲而吐，不與清涼，是以驚作，視其舌則爲熱甚之確據。先用梨汁以潤其舌，舌能轉動，即以牛黃生蜜調塗舌上，少頃舌收，遂能嚥藥。乃用生地、丹皮、麥冬、連翹、梔子以清心瀉火，丹參、茯神以寧心，橘紅、半夏、天麻、鉤藤以開痰散驚，徐徐進藥，至夜搐定，夜半熱退，天明人事省，但倦耳。因其吐多，遂與和胃之劑，午後四肢微冷，熱復大作，唇紅口渴，人事昏悶，此胃熱復甚也。前證當用黃連、石膏，見其胃弱，治以平劑，是以復作。不得已，乃用白虎湯加柴胡、黃連，人參，退而復發，十日乃全。

黃氏子三歲，秋深時久泄成慢驚，面㿠白，四肢冷，奄奄一息。委之於地，有時手搦，有時足踢，有時噓氣，問之尚能食粥。予以白朮散和粥中與

之，泄漸止，驚漸定，十日而全。備用白朮散，人參、白朮、茯苓、炙甘草、煨訶子、木香共爲細末，磁瓶收貯。

程氏子五歲，患泄瀉，唇紅口渴，發熱不退，五心尤甚。十日後發搐，一身痿軟，醫謂已成慢驚。予曰：非也，此濕熱甚也。用四苓加防風、黃連，二劑愈。

三十年前，曾見畢載源兄子，泄瀉已成慢驚，喫下藥物隨時瀉出，不能停止，衆醫束手。汪履嘉先生用鷄子黃調赤石脂末，頓熱六君子湯，溶化服之，泄止，驚不復作，亦妙法也。

《橡村治驗·附論七條》 戊子春，小兒時行嘔吐，面青微熱，數日而成慢驚者，不一而足。以客歲冬行春令，甲木先旺，胃土受尅，醫家見其發熱嘔吐，便謂冒風傷食，而用疏風消食之藥，不知疏風之藥，能助肝木之威，消食之藥，則伐胃土之和，是速其成慢驚也。予當此令，有曾經流俗之手，則用藥難繼，十中只救二三。若病家早延予治，即用六君加柴胡、鈎藤、生姜煎服，吐止熱退，竟不作驚者，十之七八，即見微搐，亦能應藥而全。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凡時行之病，以歲氣爲主治，歲氣之藥，亦只瀉其太過，補其不及，無他道也。

急驚之作，或先搐而後病，或一病而即搐，故曰急。大概實證多，風痰生熱者，十中八九，故多可治。慢驚之作，多由於初起，醫家不善辨證，藥悞而成，故多不治。間有一二得起者，脾土未敗耳。

問：吐瀉而成慢驚，與雜病久熱，而成慢驚治同乎？予曰：不同。吐瀉之慢驚，責在脾胃；久熱之慢驚，責在肝腎。

問：慢驚既作，而吐反止者，何也？予曰：非吐止也，胃中之津液盡也，胃中之陽氣竭也。試觀吐止之慢驚，飲以湯藥，含之而不能嚥者，胃氣不行也。

問：嘔吐而成慢驚，十救二三，泄瀉而成慢驚，十救五六，何也。予曰：吐重而瀉輕也。瀉甚猶有能食者，能食即是可救之道。

《橡村治驗·暑風發搐》 賀氏子七歲，暑月作搐，請予治已五日矣。目竄頭仰，舒舌出口，壯熱反張，人事不省，二便不行，痰如曳鋸，藥已難進。予先用生石菖蒲搗汁，和竹瀝、薑汁，徐徐透之，以開其痰，少時能嚥藥。煎劑用黃連、香薷、橘紅、半夏、梔子、木通，一服不應。視其目直且赤，舌出不收，身熱如火，予曰：此眞實火證也。磨犀角以塗其舌，加石膏一兩，再進一服。小便利，而目漸瞑，安卧片時，驚搐始定。醒時復搐，又進如前，次日除去香薷，加鈎藤、僵蠶，又加知母、花粉。十日之內，共計服過石膏一斤，黃連一兩，熱始退，驚始定，但項強不語。再用生地、丹皮、麥冬、茯神等養正之藥，漸加歸、芍，服至一月，始能坐立。令服六味地黃丸，百日始能言。予治此一證，守住黃連、石膏，見者皆駭，蓋有此證，則當用此藥也。

王旭林兄孫，患暑風，熱甚驚搐，用解肌湯，加黃連、石膏，熱退搐定，但週身痿軟，此熱傷陰血也。服養陰之劑，一月漸能坐立。

汪氏女，暑月發搐，搐甚無汗，壯熱強直，用羌活、防風各八分，山梔、枳殼、木通各六分，鈎藤鈎一錢，石膏五錢，一服而表解搐定。去羌活，又一服而熱退。大便閉結不行，加杏仁、元明粉又一服，二便利而全矣。

程氏子週歲患暑風，壯熱搐甚，不省人事，置之涼地一夜，復能吮乳，身發紫斑，予用暑風飲子加犀角，斑漸退而愈。

張孝占兄女六歲，患暑風發搐，壯熱，脈洪大，日中時甚。發則面赤痰響，驚搐隨作，請予治，已四日矣。問其曾由發熱嘔吐而起，予曰：此暑邪由胃入心胞，白虎湯加黃連證也。因前醫曾經大下，人事昏倦，不敢更用峻劑，先以粥湯調其胃，清心安神之劑養其心，俟其胃氣少回，然後用清心之藥。至當午熱甚，驚復作，面赤痰響，舌苔黃黑，心熱仍在，復用黃連、山梔、木通以治心，橘紅、半夏、菖蒲以開痰，辰砂、琥珀、牛黃，細研冲服以寧心定搐，合而言之，全是清心之劑。三日後熱退神安，驚搐乃定。要知下藥但能除六腑之熱，熱在臟無下法。緣此女胃氣素強，故仍待清心而愈，倘胃氣不回，無能爲矣。

鄰家子，脾土素弱，受暑泄瀉，發熱煩渴，初以四苓加葛根、扁豆、厚朴，瀉不止，漸加甚。予用六君加烏梅肉，二劑而愈。一時患此者皆用此法，竟不作驚。俗以烏梅酸收，多不肯服，不知烏梅解暑妙品，生津和胃，瀉熱除煩，約束六君，歸功脾土，又能平肝木，使不侵脾，安蛔蟲，使不妄動，止泄其餘事耳。一藥之功，而具衆妙，世不知用，惜哉。

汪赤厓親翁第五孫，晉三兄子也。初秋患伏暑泄瀉，瀉甚人倦，招予治，已三日矣。予曰：水泄而困倦若此，不發熱而煩渴，津液受傷，舍參朮無與治也。與六君加葛根、扁豆、木瓜一劑，瀉不止，更加木香一劑，又不止，渴轉

甚，額上熱。予曰：此暑邪內陷，非清不可。六君除半夏，加生扁豆，炒黃連一劑，渴瀉如舊，反增煩熱。又一劑，瀉稍止，而渾身大熱矣。有時指冷，有時煩躁，或渴或嘔，此因服過參朮三日，正氣漸回，邪熱欲出之勢，莫若乘其機，與以和解。柴胡、葛根、陳皮、半夏、炒黃芩、生甘草一劑，大熱退，瀉全止，熱退瀉止能乳，而小便利，則脈當平，神當轉，猶復頭傾視深，倦到十分，此熱則痿軟，非脾困也。脈大不平，病爲未愈。又以甘淡清涼之劑解之，是夜驚作，由亥子丑時至日出，抽掣無定，目斜手搦，啼叫咬牙，皆肝熱生風之象。同道視此，以爲瀉後慢驚，不可爲矣。予不忍弃，再四推求。此證先因伏暑傷陰，瀉久傷脾，病作之時，但知救脾胃，何暇顧肝腎，及至瀉止，而肝腎虧矣。肝腎虧而驚作矣。治法當從肝腎議藥，生地三錢酒洗焙，丹皮、白芍酒炒，茯苓、山藥、麥冬各錢半，天麻、鉤藤、桑寄生、代赭石、炒梔子、澤瀉各一錢，日夜盡一大劑。驚定，脈未平，醒時煩躁，啼叫，唇紅咬爛，舌起黃苔，除去白芍、山藥，加入竹葉、石膏，再進一劑，人靜脈平，精神漸起矣。此一伏暑泄瀉證，十日之後，至於生驚。粗工視之，六君之後，更無他法。孰知逐日推尋，至於病愈，六變其方，節節應手，病情無定位，治法其可拘乎。

泄瀉困倦用六君，人所同也。服六君而熱渴不除，瀉不止，加黃連，亦人所同也。加黃連而熱渴如故。變爲和解，則人所不從也。服和解而熱退瀉止，則人所不知也。瀉止而驚作，則我所不知也。驚作之時，不加詳審，變爲養陰，則前功盡弃矣。

問驚風之作，治以養陰，有自來乎？予曰：錢氏所謂陽盛陰虛者是也。

《橡村治驗·附論十條》 眞暑風，實證也。暑喜傷心，風喜傷肝，予製暑風飲子，以羌活、防風治風，黃連、石膏治暑，以餘藥治兼證，酌而行之，十生八九。若暑傷脾胃，或吐或瀉，而後發搐者，謂之暑風慢驚，虛證也。治之不當，十死七八。

吐瀉二者，易成慢驚，然吐更甚於瀉。止瀉之法，可用溫補，能受補則生。吐則胃氣傷，胃氣傷則不能宣布津液，是以諸藥雜投，多無應驗。予思養胃之法，非寒非熱，必得生機活潑，方轉靈軸，因製黃土稻花湯，取效甚多，時人未之識也。

黃土、稻花，養胃之神品也。人參佐之，以益胃中元氣。吐甚則胃中元氣大耗，烏梅之酸以收之，橘紅、半夏助之以宣布也。此證多發於暑月，稻花暑月多有之。三時用此方，生穀芽、秧、針皆可代之，但不及稻花之妙耳。

暑與心合，故喜傷心。暑風驚，有直中者，有由胃熱，肝膽熱傳入者。由漸傳入，可緩緩用藥清之，直中之驚，一發即死，不可不知。

驚搐方作，須視其額熱，四肢熱，脈大而微數者，易解。若額熱，四肢冷，或四肢熱而脈細數之極者，皆暴脫之證。

暑邪入心，認證的確，即用清心之劑。黃連有用至五七日者，不可一二日不愈，便思改轍，書云：臟者藏也，病雖難入，亦復難出，故治法宜守。

暑風驚搐，額熱，四肢熱者，可用黃連瀉心收功。額熱，肢冷，不可用，何也？黃連瀉心，實瀉脾也。實則瀉其子，子既虧，如何瀉得。

暑風有纏綿日久，人事不省，目斜目窺，咬牙涎湧者，爲痰阻心胞。仍用牛黃、膽星、竹瀝、薑汁、菖蒲等透竅之藥，兼以清心。若人事清爽，聲音明亮，能食便調者，是臟證已罷。但手足強直，或反張，或手拳曲，足蹙縮者，是大筋爲熱所傷，血不榮經。不必用利痰，及入臟之藥，只宜重養陰血，兼以舒筋之味，久久自回。

強直證，用養陰愈者多，緩弛證愈者少。緩弛宜兼健脾，健脾則苡仁、扁豆，爲清暑濕之餘藥也。

養陰藥用大生地、丹皮、當歸、白芍四味，皆用酒洗焙，麥冬、桑寄生、羚羊角，或加柴胡、秦艽、鉤藤鉤子以舒筋。

暑風驚，大概胎氣壯，脾土不虧，能受清涼者可治。若吐瀉并作，額熱肢冷，搐不甚者，是爲暑風慢驚，清補兩難，六君加黃連，應藥者生，不應者死。

《橡村治驗·或問五條》 或問：金藥所以治驚風，子治驚風，不用金藥何也？答曰：予是帙所錄十證，又錄暑風七證，皆不用金藥而愈。曾見小兒驚風服金藥而愈者幾人。驚風之患，治法不同，辨證既明，各有攸當之濟，何事金藥爲。

或問：子既不用金藥矣，而牛黃、膽星、辰砂、琥珀亦常用之，何也？予曰：病未入臟，斷不肯用之以引賊入門。若熱邪已入臟矣，又何得不用入臟之藥，以透其痰熱耶。

或問：丸散古人所尚，子能全不用乎？予曰：丸散何嘗不用，但不肯輕用亂用耳。清心安神，則有秘旨安神丸，清暑則有辰砂六一散，瀉肝熱則用瀉青丸，補肝腎則用地黃丸，補脾則用白朮散，益黃散等，皆備用之藥。但

用之則用其全力，明以示人，斷不以發散消食之藥，化下金藥抱龍丸，以圖僥倖也。

或問：世俗有用推驚之法，能愈疾乎？予曰：導引按蹻，古原有之，小兒柔弱之質，徐徐摩按，未嘗不可，但不得亂揉亂掐，以增其患耳。且按摩之病，在經者宜之，若熱邪已入臟，推之何益。

或問：世俗治驚風用鴨兒花，有效否？予曰：鴨兒花治驚風，不知始自何人，竟成故套。且一二枝所重不過一二毫，不禁煎沸，有何氣味，以之治驚風。譬猶千鈞之墜，以一髮引之，愚矣。

《橡村治驗·丙申長夏復論暑風》 向治暑風驚搐，用暑風飲子加黃連，全活甚衆。丙申歲，如法施治，率多不效。求所以不效之故，終夜不寐。因思暑者，天氣也。天時之病，當從歲氣用藥。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黃連瀉心火故效。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黃連苦燥濕，雖瀉心實瀉脾亦效。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瀉相火當君黃柏而用黃連，其爲不效宜矣。乃復於暑風飲子增加減法，循歲氣也。

痘書韓氏五瘟丹，又名代天宣化丸，亦從歲氣用藥。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人中黃爲君。乙庚之歲，金運統之，黃芩爲君。丙辛之歲，水運統之，黃柏爲君。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梔子爲君。戊癸之歲，火運統之，黃連爲君。荆、防、苦參、牛蒡、連翹、山豆根之類，皆爲佐之藥也。

加減暑風飲子

子午黃連梔子　丑未黃連木通　寅申黃柏柴胡　卯酉黃芩梔子　辰戌黃連羌活　巳亥梔子黃連。餘藥同前

《怡堂散記·驚風發搐》 辛亥首春，嬰幼多驚風之患，此天行之病，氣候使然。經曰：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厥陰司天，其化爲風。小兒純陽之體，冬月伏陽在內，生痰生熱，乘春氣而病發，驚風作矣。醫家視其色脈，察其虛實，當爲之清痰熱平肝風，則風熄而熱平。粗工昧此，但持通套之方，予見用荆防柴葛者，病不除而加甚，用羌活者，一服而驚厥不回。因製對證之方，取效甚多，示以爲法。

連翹　赤芍　炒山梔　天麻　鉤藤鉤　橘紅　半夏　代赭石　茯苓　甘草　加燈心金器同煎

肝以散爲補，荆、防、柴、葛，皆疏散肝風之藥，肝家有鬱熱宜用以疏達，肝木病逢春旺，若再達之，是助紂爲虐矣。故一概疏肝之品皆叱不用。連翹、赤芍、山梔、燈心瀉心肝之蘊熱，所謂實則瀉其子也。天麻、鉤藤所以平肝，代赭金器，所以鎮肝，肝木既平，驚風自熄。再加二陳以開痰結而保脾土，蓋風木旺則脾土自虧，瀉其太過，補其不及，藥雖平淡無奇，而功用切當，未可移置他時者。醫貴變通，必先歲氣，舉此可爲法也。

凌氏子患驚風，大便下青黃沫，日五六次，本方加白朮、車前、冬瓜仁，去燈心，二劑愈。仰氏子驚作，日夜十餘次，加辰砂、琥珀二分，二劑愈。畢氏子搖頭目竄，戰慄不寧，加菊花、桑寄生，二劑愈。茶園孫氏子手足反張，面青咬牙，加羚羊角、川芎，二劑平，去燈心、山梔，再加當歸、白芍，二劑愈。王氏子，食入作嘔，除梔子、燈心、赤芍，加白朮、藿香，二劑愈。此皆春二三月病也。

風木之旺，冬至後甲子日爲始。經曰：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厥陰司天，其化爲風。風令最早，小兒得春氣之先，風勝則動，其病爲搐。

歲氣之病，各有所主，此專言巳亥之歲。如子午之歲，上見少陰。少陰司天，其化爲火。火則旺於夏，錢氏瀉心、導赤爲對證之方。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太陰司天，其化爲濕，民病吐瀉風痙，胃風、胃芩、羌活勝濕之類，甚則加黃連，又爲對證之藥也。

春杪夏初，多見發熱不退之證，治之屢驗，因記之。

小兒純陽之體，四月爲純陽之月，若乾之上九六陽皆現，小兒時感，多有發熱不退之病。幼科用藥，無非發散，消食，甚致亂投丸散，胃氣爲藥所傷，病不能去，食減人困，累成慢驚者有之。凡病已得汗，表既開而熱不退，二便皆利，裏無阻滯而熱又不退，再發什麼表？消什麼食？予遵錢氏訣，製救陰煎，從時令上用藥，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者是也。八九月秋燥亦宜之。

生地　丹皮　麥冬　陳皮　茯苓　甘草

此方止六味，而歸重救陰，外見有風證在，加柴胡、防風，驚踢加鉤藤勾，嗽加桔梗、杏仁，有痰或嘔加半夏、蘇子，吐乳加麥芽，泄加神麴、澤瀉，大便不出加梨汁，小便不利加山梔、木通，唇紅舌瘡加連翹、山梔、貝母，午後夜間熱甚加青蒿、地骨。

其時瘧痢并作者，數人皆用和解行滯之劑，瘧先止，痢亦漸減。惟驚與痢并作者，竟不能救。

溪南吳氏子六歲，園中隨賞桂花，其夜發熱腹痛，天明下痢，上午驚作，連下數行，延予至，已二更矣。急入診視，額汗指冷，脈息已絕。後數日，又一三歲子，亦於夜間發熱腹痛，天明驚作，旋下白凍，延予至，見其病難救，不忍坐視，勉與平肝風，扶脾土之劑，六君加柴胡、鉤藤、山梔、白芍、木香、車前，一服而驚稍定，二服而食稍進，但腹痛下痢不減。第三日清晨，連下數行而脫，予所見驚與痢齊作者，竟不能救。

有驚定熱退，而後痢作者，又在可治之例。

有痢後作驚者，脾土虧敗，肝木生風，亦不治之證。

《怡堂散記·雜治得心隨録可為法者二十二證》 奕皇姪之孫女九歲，風濕發丹，遍身搔癢，三日丹發未透，熱未退，大便多日不解，腹痛，此尋常小病也，與疏托利濕消食之劑。其夜忽發驚風，目直大叫，手足搐搦，唇口連掣，少停又搐，一夜十餘次，舉家驚愕。延予至，初視之不解其故，再四推求，外無新感之風邪，內有未泄之濕熱。據侍者云：因高處貓跳而受駭，驚由是作。予曰脾經濕熱，斷無作驚之理。因於驚，則脾家所蘊之熱，乘驚而入於肝膽，是脾移熱於肝病之變者也。此病在脾則為濕，入肝則為風，肝得驚風，病斯作矣。其治法當疏肝膽之風，泄脾土之濕，表裏一通，庶幾驟解，稍遲病深，則難救矣。為處一方：羌活、防風、天麻、鉤藤、僵蠶、全蝎、當歸、赤芍、枳殼、大黃、山梔、木通、甘草，共十三味，其法蓋合瀉青丸、牽正散、四順清涼三法，以成疏肝泄閉之方。一服而表裏雙解，其病如失。

嚴鎮潘氏子十歲壯熱五日不退，目竄反張，頭額紅腫，醫作驚風治，用牛黃、抱龍等丸，不效，請予治。診其脈大，予曰：此太陽風證，無汗為剛痙，今額上紅腫，兼濕毒上攻，當從太陽處方。用羌活五分，秦艽一錢，連翹、赤芍、蒼朮各八分，荊、防、蟬退、木通各六分，酒炒桑枝一錢，一劑病減十之三，二劑病減十之七，除去羌活、蒼朮，加入鉤藤、菊花、炒梔子、馬料豆，又二劑而痊。

嚴鎮方氏子週歲，深秋無外證，夜間忽然吐乳一口，隨發驚搐二次，初服表藥一劑，搐不作，無熱證，但夜間煩吵，又服廣東抱龍、牛黃等丸，乳食如常，六日不大便，六日後又復發搐，抽出大便青黃色，微有痰，一連三日抽掣無時，搐定時安卧能乳，不發熱，請予治。予曰：驚搐不由外感，無寒熱痰食之患，此病從內發也。發時吐乳一口者，時方食乳，冲湧而出，非吐乳也。外證面色青，肝病也。手掣頭搖，肝木生風之象。顱腫筋現，目生脂唇口紅，皆火象也。小兒純陽之體，先天不足，不能制火，加之秋燥，衣棉早，鬱遏太過，熱從內生，上冲肝膽而作搐，病自內生，當從內治，用平肝養陰之劑，生地、丹皮、麥冬、炒梔子、陳皮、茯苓、澤瀉、鉤藤、代赭一劑。服藥後，胸中噯氣，微有痰聲，食乳後湧出痰二口，此膈間有阻滯。次日用分治之法，早用橘紅、半夏、茯苓、石菖蒲，少加生薑，先服半杯，以開其痰，午後用六味加參、麥、陸續夜服，搐雖作而勢漸緩。連守二日，搐定人倦，抱起時頭尚搖，面色青，時作努恨聲，此肝氣未舒也。易以柴胡、鉤藤、蘭葉、茯苓、橘紅、半夏、甘草，一劑而肝氣舒，日間困倦，夜間啼吵不寐，復請予治。視其唇口干，目生脂，舌有刺，頭皮光急，青紫筋現，按之如熟柿子，抱起時頭傾不能豎。予曰：顱脹如此，急宜養陰以平肝腎之熱。大劑六味加白芍、龜版、磁石、羚羊角，外用塗囟法，導引法，二日而諸證略平。除去磁石、羚羊，加入百合、龍骨，又二劑，而顱收大半，夜亦安卧。五日後抱起，頭可豎，目有神，命自製六味加麥冬、龜版，緩緩調之。

塗囟法：龍骨醋磨汁，攤青絹上，微焙溫，緊束頭顱，一日一換。

導引法：用肉桂三分，川椒三十粒，研細，少加白麵，薑汁調成膏，焙熱貼臍下及兩足心，熱手頻護，二日後揭去。小兒陰不足，不能服桂附，故用導法，可以引熱下行。椒性善下，勝於附子。

顱脹與囟填不同，囟門凸起為囟填，屬心火，錢氏用瀉心湯。顱脹則頭皮光急，額角皆大，肝腎虛熱上冲，六味地黃湯加重劑以鎮之。

《小兒諸熱辨·發搐論》 發搐者，幼科之一大證，諸書皆以急驚、慢驚名之。後世因其名而重視驚字，每用雄、硃、金、珀鎮墜之品以治驚，非其治之悞也，名之不正也。蓋小兒百病皆可生驚，其名則同，其實則別，徒習其名而不責其實，何以為治。急驚慢驚之稱，非指病者而言，實指視者而言也。試詳論之：急驚之來，先因於風而生痰生熱，或熱三四日而發，或熱一二日而發，或發於倉卒之間，其來也急而驚人，故曰急驚。慢驚多因於吐瀉之後，為土敗木賊之證，其來也緩而難治，醫家見之，無有不驚者，故曰慢驚。古云：急驚驚爺娘，慢驚驚藥王。又《慢脾論》云：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即此二義，釋盡驚字之悞。若以急慢驚證指小兒之抽掣，則何不曰急筋慢筋乎？若以其證因七情之受驚而致，然驚雖跳動，而不致於抽掣。蓋

跳動者，全身一躍，心驚所主也；抽掣者，手足時搐，肝木生風也。以之相較，迥然不同。張介賓曰：大驚卒恐，不可與急慢驚風同治，其見亦甚明矣。何世俗之治此二證，於急驚，每不重在驅邪，而重在治驚；於慢驚，又不重在溫補，而重在治驚，則皆名之不正，有以悞之也。予今爲之正其名，而遵錢氏之稱，曰：發搐。

《小兒諸熱辨·風搐》 男子二八，女子二七，氣血始盛，筋骨乃堅，得免發搐之患。是知搐證之獨生於小兒者，以其血氣未充，肌膚未實，風邪易以動其軀。經曰：曲直動搖，風之象也。此論言古稱急驚者，而以風搐論之。然是搐又稱陽證實證，蓋風，陽邪也，實，邪實也。搐來拳緊而強直，婁全善所謂木實則搐而有力也。搐來口噤涎潮者，其兒素必多痰，痰挾風勢，湧塞氣道，增其患也，搐來目劄目直者，錢氏謂肝之脈絡於目，風動上連於目，目爲之劄。熱牽經脈，兩眥皆緊，目乃不轉而直視。其有纔受風邪未經潮熱，驟然發搐，搐定而後熱生者輕，以其元氣未傷，風邪易出故也。有熱一二日及三四日，熱甚而搐來者，其兒必素有積熱，因風鼓動而熱與風相擊而作也。有熱至五六日及十餘日而發者，乃熱傷血分，經絡空虛而風內動也。此風搐之因，兒之所恆有者，辨其寒熱虛實，參乎兼證，斟酌而清解之，風去臟和而搐定矣。何乃一見發熱，便施鎮驚之劑，不問寒熱虛實，而以宿搆丸散混入湯劑，豈能百發而百中哉。況外來之風，其性輕揚外動，重墜之劑，鎮心肝之神氣耳，風何可鎮？即內動之風，亦不能鎮。人身血得所養，百骸乃安，熱久爍其血，不能營養經絡，風乃內動而作搐也。錢氏所謂陽盛陰虛者，陽盛指風生，陰虛指血耗也。治法起之暫，而輕者解肌湯，重者羌活愈風湯。內釀積熱者，兼服瀉青丸；熱久傷陰者，養陰定搐湯主之。更有百日乳兒，氣血未定，纔受風邪，最易發搐，治法當疏其邪，雖不治搐，邪去而搐自愈，俗謂之胎驚，每用鎮墜丸散，多致損兒。凡此數者，皆古書所稱急驚者，悉屬風之爲患也。

《温病條辨·濕痙或問》 或問：子疑《素問》痙因於濕，而又謂六淫之邪皆能致痙，亦復有濕痙一條，豈不自相矛盾乎？曰：吾所疑者，諸字皆字，似濕之一字，不能包括諸痙，惟風可以該括，一也。再者濕性柔，不能致強，初起之濕痙，必兼風而後成也。且俗名痙爲驚風，原有急慢二條。所謂急者，一感即痙，先痙而後病。所謂慢者，病久而致痙者也。一感即痙者，只要認證眞，用藥確，一二帖即愈，易治也。病久而痙者，非傷脾陽，肝木來乘，即傷胃汁肝陰，肝風鴟張，一虛寒，一虛熱，爲難治也。吾見濕因致痙，先病後痙者多，如夏月小兒暑濕泄瀉暴注，一晝夜百數十行，下多亡陰，肝乘致痙之類，霍亂最能致痙，皆先病後痙者也。當合之雜說中《風論》一條參看。以卒得痙病而論，風爲百病之長，六淫之邪，皆因風而入。以久病致痙而論，其強直背反瘈瘲之狀，皆肝風內動爲之也。似風之一字，可以包得諸痙。要知痙者筋病也，知痙之爲筋病，思過半矣。

《温病條辨·痙因質疑》 痙病之因，《素問》曰：諸痙項強，皆屬于濕。此濕字，大有可疑，蓋風字誤傳爲濕字也。余少讀方中行先生《痙書》，一生治病，留心痙證，覺六氣皆能致痙。風爲百病之長，六氣莫不由風而傷人，所有痙病現證，皆風木剛強屈伸之象。濕性下行而柔，木性上行而剛，單一濕字，似難包得諸痙。且濕字與項強字即不對，中行《痙書》一十八條，除引《素問》《千金》二條，餘十六條內，脈二條，證十四條，俱無濕字證據。如脈二條：一曰：夫痙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二曰：《脈經》云：痙家，其脈伏堅，直上下。皆風木之象，濕之反面也。餘十四條，風寒致痙居其十，風家禁下一條，瘡家禁汗一條，新產亡血二條，皆無所謂濕也者。即《千金》一條，曰：太陽中風，重感于寒濕則變痙也。上下文義不續，亦不可以爲據。中行注云：痙，自《素問》以來，其見于《傷寒論》者，乃叔和所述《金匱》之略也。《千金》雖有此言，未見其精悉。可見中行亦疑之。且《千金》一書，雜亂無章，多有後人羼雜，難以爲據。《靈樞》《素問》二書，非神聖不能道，然多述於戰國漢人之筆，可信者十之八九，其不可信者二二。如其中多有後世官名地名，豈軒岐逆料後世之語，而先言之哉？且代遠年湮，不無脫簡錯誤之處。瑭學述淺陋，不敢信此濕字，亦不敢直斷其非，闕疑以俟來者。

《温病條辨·小兒痙病瘈病共有九大綱論》 寒痙　仲景先師所述方法具在，但須對證細加尋繹，如所云太陽證，體強，几几然，脈沉遲之類，有汗爲柔痙，爲風多寒少，而用桂枝湯加法。無汗爲剛痙，爲寒痙，而用葛根湯。湯內有麻黃，乃不以桂枝立名，亦不以麻黃立名者，以其病已至陽明也。諸如此類，須平時熟讀其書，臨時再加謹愼，手下自有準的矣。風寒咳嗽致痙者，用杏蘇散辛溫例，自當附入寒門。

風溫痙按此即。瘈證，少陽之氣爲之也。下溫熱暑溫秋燥，皆同此例。乃風之正

令，陽氣發泄之候。君火主氣之時，宜用辛涼正法。輕者用辛涼輕劑，重者用辛涼重劑，如本論上焦篇銀翹散白虎湯之類。傷津液者加甘涼，如銀翹加生地、麥冬，玉女煎以白虎合冬、地之類。神昏譫語，兼用芳香以開膻中，如清宮湯、牛黃丸、紫雪丹之類。愈後用六味、三才、復脈輩，以復其喪失之津液。風溫咳嗽致痙者，用桑菊飲，銀翹散。辛涼例，與風寒咳嗽迥別，斷不可一概，用杏蘇辛溫也。

溫熱痙即六淫之火氣，消鑠眞陰者也。《內經》謂：先夏至爲病溫者是也。即同上風溫論治。但風溫之病痙者輕而少，溫熱之致痙者多而重也。藥之輕重淺深，視病之輕重淺深而已。

暑痙暑兼濕熱，後有濕痙一條，此則偏於熱多濕少之病，去溫熱不遠。經謂後夏至爲病暑者是也。按俗名小兒急驚風者，惟暑月最多，而兼證最雜，非心如澄潭，目如智珠，筆如分水犀者，未易辨此。蓋小兒膚薄神怯，經絡臟腑嫩小，不奈三氣發泄。邪之來也，勢如奔馬，其傳變也，急如掣電，豈粗疏者所能當此任哉。如夏月小兒身熱頭痛，項強無汗，此暑兼風寒者也，宜新加香薷飲。有汗則仍用銀翹散，重加桑葉；咳嗽則用桑菊飲；汗多則用白虎；脈芤而喘，則用人參白虎；身重汗少，則用蒼朮白虎；脈芤面赤多言，喘喝欲脫者，即用生脈散；神識不清者，即用清營湯加勾藤、丹皮、羚羊角；神昏者兼用紫雪丹、牛黃丸等：病勢輕微者，用清絡飲之類。方法悉載上焦篇，學者當與前三焦篇暑門中細心求之。但分量或用四之一，或用四之二，量兒之壯弱大小加減之。痙因於暑，只治致痙之因，而痙自止，不必沾沾但於痙中求之。若執痙以求痙，吾不知痙爲何物。夫痙，病名也。頭痛，亦病名也。善治頭痛者，必問致頭痛之因，蓋頭痛有傷寒頭痛，傷風頭痛，暑頭痛，熱頭痛，濕頭痛，燥頭痛，痰厥頭痛，陽虛頭痛，陰虛頭痛，跌撲頭痛，心火欲作癰膿之頭痛，肝風內動，上竄少陽膽絡之偏頭痛，朝發暮死之眞頭痛，若不問其致病之因，如時人但見頭痛，一以羌活藁本從事，何頭痛之能愈哉，況痙病之難治者乎。

濕痙按：此一條，瘈痙兼有。其因於寒濕者，則兼太陽寒水氣。其泄瀉太甚。下多亡陰者，本氣來乘，則瘈矣。按中濕即痙者少，蓋濕性柔而下行，不似風剛而上升也。其間有兼風之痙，《名醫類案》中有一條云：小兒吐哯欲作癎者，五苓散最妙。本論濕溫上焦篇，有三仁湯一法；邪入心包，用清宮湯去蓮心、麥冬，加銀花、赤小豆皮一法；用紫雪丹一法；銀翹馬勃散一法；千金葦莖湯加滑石、杏仁一法。而寒濕例中，有形似傷寒，舌白不渴，經絡拘急，桂枝薑附湯一法。凡此非必皆現痙病而後治，蓋既感外邪，久則致痙，於其未痙之先，知係感受何邪，以法治之，而痙病之源絕矣，豈不愈于見痙治痙哉。若兒科能於六淫之邪，見幾于早，吾知小兒之痙病必少。濕久致痙者多，蓋濕爲濁邪，最善瀰漫三焦，上蔽清竅，內蒙膻中，學者當於前中焦下焦篇中求之。由瘧痢而致痙者，見其所傷之偏陰偏陽而補救之，於瘧痢門中求之。

燥痙　燥氣化火，消鑠津液，亦能致痙。其治略似風溫，學者當於本論前三焦篇秋燥門中求之。但正秋之時，有伏暑內發，新涼外加之證，燥者宜辛涼甘潤，有伏暑則兼濕矣，兼濕則宜苦辛淡，甚則苦辛寒矣，不可不細加察焉。燥氣化寒，脊痛嘔吐，法用苦溫，佐以甘辛。

內傷飲食痙俗所謂慢脾風者是也。按此證必先由于吐瀉，有脾胃兩傷者，有專傷脾陽者，有專傷胃陽者，有傷及腎陽者。參芩白朮散、四君、六君、異功、補中益氣、理中等湯，皆可選用。虛寒甚者，理中加丁香、肉桂、肉果、訶子之類。因他病傷寒涼藥者，亦同此例。葉案中有陰風入脾絡一條，方在小兒癎痙厥門中。其小兒吐瀉門中，言此證最爲詳細。案後，華岫雲駁俗論最妙，學者不可不靜心體察焉。再參之錢仲陽、薛立齋、李東垣、張景岳諸家，可無餘蘊矣。再按此證最險，最爲難治，世之訛傳妄治已久，四海同風，歷有年所。方中行駁之於前，諸君子暢論於後，至今日而其僞風不息，是所望於後之強有力者，悉取其僞書而焚耳。細觀葉案治法之妙，全在見吐瀉時，先防其痙，非於既痙而後設法也。故余前治六淫之痙，亦同此法。所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本臟自病痙此證則瘈病也按此證由于平日兒之父母，恐兒之受寒，覆被過多，著衣過厚，或冬日房屋熱炕過暖，以致小兒每日出汗，汗多亡血，亦如產婦亡血致痙一理。肝主血，肝以血爲自養，血足則柔，血虛則強，故曰本臟自病。然此一痙也，又實爲六淫致痙之根。蓋汗多亡血者，本臟自病，汗多亡衛外之陽，則易感六淫之邪也。全賴明醫參透此理，於平日預先告諭小兒之父母，勿令過暖，汗多亡血，暗中少卻無窮之病矣，所謂治未病也。治本臟自病法，一以育陰柔肝爲主，即同產後血亡致痙一例，所謂血足風自滅也。六味丸、復脈湯、三甲復脈三方、大小定風珠二方、專翕膏，皆可選用。專翕膏

爲痙止後，每日服四五錢，分二次，爲塡陰善後計也。六淫誤汗致痙者，亦同此例。救風溫溫熱誤汗者，先與存陰，不比傷寒誤汗者急與護陽也。蓋寒病不足在陽，溫病不足在陰也。

徵按：痙證有五，乃督脈病也。秦越人《難經》督脈爲病，脊強而厥。張仲景《金匱》脊強者，五痙之總名。其證卒口噤，背反張而瘈瘲。此段重重細說，可以補仲景之未備。

《温病條辨・小兒易痙總論》 按：小兒易痙之故，一由于肌膚薄弱，臟腑嫩小，傳變最速；一由近世不明六氣感人之理，一見外感，無論何邪，即與發表，既痙之後，重用苦寒，雖在壯男壯女，二三十歲，誤汗致痙而死者，何可勝數，小兒薄弱，則更多矣。余于醫學，不敢自信，然留心此證幾三十年，自覺洞徹此理，嘗謂六氣明而痙必少，敢以質之明賢，共商救世之術也。

《温病條辨・痙病瘛病總論》 《素問》謂：太陽所至爲痙，少陽所至爲瘛。蓋痙者，水也，瘛者，火也，又有寒厥熱厥之論最詳。後人不分痙、瘛、厥爲三病，統言曰驚風痰熱，曰角弓反張，曰搐搦，曰抽掣，曰癇、痙、厥。方中行作《痙書》其或問中所論亦混瘛而爲痙，籠統議論。葉案中治癇、痙、厥最詳而統稱痙厥，無瘛之名目，亦混瘛爲痙。考之他書，更無分別，前痙病論因之，從時人所易知也。謹按痙者，強直之謂，後人所謂角弓反張，古人所謂痙也。瘛者，蠕動引縮之謂，後人所謂抽掣搐搦，古人所謂瘛也。抽掣搐搦不止者，瘛也。時作時止，止後或數日，或數月復發，發亦不待治而自止者，癇也。四肢冷如冰者，厥也。四肢熱如火者，厥也。有時而冷如冰，有時而熱如火者，亦厥也。大抵痙、瘛、癇、厥四門，當以寒、熱、虛、實辨之，自無差錯。仲景剛痙、柔痙之論，爲傷寒而設，未嘗議及瘛病，故總在寒水一門。兼風則有有汗之柔痙，蓋寒而實者也。除寒痙外，皆瘛病之實而熱者也。濕門則有寒痙有熱瘛，有實有虛，熱病久耗其液，則成虛熱之瘛矣。前列小兒本臟自病一條，則虛熱也。產後驚風之痙，有寒痙。仲景所云是也。有熱瘛，本論所補是也。總之痙病宜用剛而溫，瘛病宜用柔而涼。又有痙而兼瘛，瘛而兼痙，所謂水極而似火，火極而似水也。至於癇證，亦有虛有實，有留邪在絡之客邪，有五志過極之臟氣，葉案中辨之最詳，分別治之可也。瑭因前輩混瘛與痙爲一證，故分晰而詳論之，以備裁採。

徵按：此亦數千餘年之疑案，莫能剖而析之，女媧鍊石補天，予獨不以其言爲河漢。

《保嬰易知録・天釣》 胎熱蘊於心脾，加以外夾風邪，內熱不得發越而成。其證壯熱痰壅，驚悸抽搐，眼睛上翻，淚出不流，證似驚風，但目多仰視爲辨。

《兒科醒・辨驚風之誤論》 小兒急慢驚風之說，古書不載，後人妄立名目，概用金石腦麝之品，貽害至今，殺人不知凡幾。雖代有名哲，因世俗膠結既久，猝難更正，故著作之家不得不仍以驚風二字目之矣。夫小兒形氣未充，易生恐怖，又何嘗無驚嚇之證，是凡驟聞異聲，驟見異形，或跌撲叫呼，雷聲鼓樂，鷄鳴犬吠，一切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皆能致病，治法急宜收復神氣爲要。此即《內經》所謂大驚猝恐之證是也。但當以驚嚇二字立名，不當以驚風二字目之矣。此立名之妄，其誤一也。其次亦有因驚嚇而致肝心二臟木火俱病者，用藥但宜瀉心平肝，其病自已，亦非金石腦麝所宜投，其誤二也。至於慢驚，或因吐瀉，或因病後，或因過服剋伐之劑，或脾胃素虛，以致臟腑虛損已極，全屬虛寒敗證，急宜溫補，無風可逐，無驚可療，而名之曰慢驚，更屬謬妄，其誤三也。此外如傷風發搐，傷食發搐，潮熱發搐，將見痘疹發搐，太陽病變痙，以及天釣。內釣、癇證之類，皆有搐掣反張強直之狀，世人不知，昧於分別，往往亦混作驚風施治，且或委之於無知婦人之手，致令無辜赤子，橫遭夭折，其誤四也。今將以上各條辨證論治之法彙列於後，俾臨證者有所指歸，一洗從前陋習，庶幾登赤子於壽域矣乎。

《兒科醒・辨驚風論・傷風發搐》 凡小兒身熱脈浮，口中氣熱，呵欠頓悶，手足搐搦者，此因傷風而得之，宜大青膏或人參羌活散之類主之。若搐而肢體倦怠，口氣不熱，則屬虛矣。宜異功散以補脾，鈎藤飲以制肝。則搐自止矣。若月內小兒，搐而鼻塞，亦屬風邪所傷，宜用葱白七莖，生薑一片，細擂攤紙上，合置大人掌中令熱，急貼囟門案方書，頂中央旋毛中爲百會，百會前一寸爲前頂。百會前三寸即囟門。少頃即搐止而鼻亦利矣。尋常小兒傷風，亦可用之。愈後取去，仍當以綿胭脂一片，週圍以熱麵糊護之，以蔽大人口鼻之氣爲善。

《兒科醒・辨驚風論・傷食發搐》 凡小兒飲食過度，致傷脾胃，嘔吐多睡，不思乳食，忽然而搐者，此因傷食得之，宜消食丸。若食既消而前證仍作，或見虛象者，此脾土傷而肝木乘之也，宜六君子加鈎藤勾以健脾平肝，愼

勿肆用消導，而致變壞證也。

《兒科醒·辨驚風論·潮熱發搐》 小兒潮熱發搐，謂因潮熱不已，血虛筋急而發搐也。所謂潮熱者，謂時閒發熱，過時即退，來日依時而發，如江海之潮汐，而罔或愆期也。原其所自，由於因熱而致搐，不由驚嚇而致病，若妄作荒誕之驚風施治，則大誤矣。主治之法，要不外乎虛實寒熱四者而已。假如病因於肝，其候則身體壯熱，目上視，手足動搖，口生熱涎，頸項強急，當用地黃丸以補腎，瀉青丸以治肝。若兼作渴飲冷便結，屬肝膽經虛熱，用柴芍參苓散。若更兼自汗盜汗，屬肝膽經血虛，用地黃丸。若口吻流涎，屬肝木剋脾土，用六君子湯主之。假如病因於心，其候則心惕，目上視，白睛赤，牙關緊急，口內涎生，或渴而飲水，手足動搖，當用導赤散以治心，地黃丸以補肝。若渴而飲湯，體倦不乳，屬土虛木旺，用六君子地黃丸主之。假如病因於肺。其候則不甚搐而喘，目微斜視，身熱如火，睡露睛，手足冷，大便淡黃水，當用益黃散以補脾，瀉青丸以治肝，導赤散以治心。若身體微熱，屬脾肺虛熱，用異功散，若喘瀉不食，手足逆冷，屬脾肺虛寒，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若久病而元氣虛者，用六君子、地黃丸主之。假如病因於腎，其候則不甚搐而卧不穩，身體溫壯，目睛緊斜，喉中有痰，大便銀褐色，乳食不消，多睡不省，當用益黃散以補脾，導赤散以治心。若吐瀉不乳，厥冷多睡，屬寒水侮土，用益黃散，不應者用六君子加薑桂主之。大都治搐之法，皆當以固脾肺之氣爲先，蓋土旺金生，則肝木有制，不來乘脾，其搐自止。治者審焉，宜兼詳虛實二論。

《兒科醒·辨驚風論·將見痘疹發搐》 凡小兒於將見痘疹之時，必先發熱，熱甚則陰分受傷，或心移熱於肝，以致風火相搏，而見手足搐搦，口眼歪斜者，亦常有之。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又云：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蓋心主熱，熱甚則肺經受剋不能制伏肝木，熱則生風，風火相搏，神氣不安，故驚惕而發搐也。苟或妄以驚藥治之，則心寒而肌斂，毒必內陷。害可勝言哉。主治之法，當察其所屬而調劑之，如發熱無汗，表邪甚而搐者，柴歸飲或惺惺散之類主之。煩渴飲冷，裏熱甚而搐者，導赤散或辰砂六一散之類主之。肝膽熱甚，大便秘結，煩躁而搐者，瀉青丸主之。熱甚見血而搐者，犀角地黃湯主之。風熱既退，則痘隨出而搐自止矣。然此皆治實之法，此外有因稟賦素虛，心脾不足而搐者，但當以面色青白，神氣怯弱爲辨，宜七福飲或養心湯，或六氣煎加棗仁主之。

《兒科醒·辨驚風論·太陽病變痙》 仲景先生云：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痙。小兒肌膚嫩薄，腠理不密，血液未充，易於感冒，往往初傳太陽一經，便覺身強多汗，筋脈牽動，人事昏沈，是即變痙證也。良由熱甚傷陰，汗多傷液，血氣內虛，筋失所養，以致此耳。主治之法，若初病便痙，表邪未解，陰虛無汗身熱者，宜人參羌活散，或三柴胡飲，或四柴胡飲之類主之。若因汗出太多，或過事表散，陽氣虛甚者，宜參附湯、參歸湯，人參建中湯之類主之。若汗出兼火，脈見洪滑，證見煩躁或痰熱，甚者用丹溪人參竹瀝之法主之。若身微熱，脈不緊數，此表邪已隨汗解，不必再用發散，只宜專顧正氣爲要，宜五福飲之類主之。若大虛而脈見沈細陰勝者，宜大營煎、大補元煎、十全大補湯之類主之。其次有以誤下傷陰，或泄瀉過度，或濕證誤汗，或瘡家誤汗，或亡血過多，或婦人產後，或傷暑，或中風之類，種種不一，皆能致痙。奈何世醫不明此理，以小兒太陽初病變痙而謬名之曰急驚風，以汗下過度，神氣微弱，口開眼張，而名之曰慢驚風；以婦人產後，血虛發痙，而名之曰產後驚風；以損傷亡血過多變痙，而名之曰破傷風；以暑傷正氣，汗多厥逆，而名之曰暑驚風。以及體虛非風之類，不知皆屬極虛之證，動以驚風爲名，輒投開關鎮墜之品，致使眞氣益虛，邪反內陷，死亡相繼，何生民之不幸，若此其甚也。業幼科者，毋得以頭搖口噤，反張搐搦，便妄作驚風施治，以致誤人不救也。

《兒科醒·辨驚風論·天釣內釣》 天釣之狀，發時頭目仰視，驚悸壯熱，兩目反張，淚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時悲笑，如鬼祟所附，甚者爪甲皆青。由乳母厚味，積熱貽兒爲患，或外感風邪所致。宜內服鉤藤飲，外用雙金散吹鼻。至於內釣，其狀則腹痛多啼，唇黑囊腫，偏僂反張，眼尾赤色，或內臟抽掣，作痛狂叫，或泄瀉縮腳，亦由乳母起居不愼，或爲寒氣所乘而致。宜鉤藤飲，五味異功散，加乾薑、木香，甚者宜加肉桂，進乳食者可治。若因乳母鬱怒傷肝，宜兼治其母，宜用逍遙散加熟地，或加味歸脾湯，俱加漏蘆，子母同服。

《筆花醫鏡·痰火閉證》 痰火之證，即俗所謂急驚風也。小兒或感風

寒，或積乳食，皆能生痰，痰積則化火，或受暑熱亦生火，失於清解，則火升而痰亦升，痰火上壅，閉其肺竅，則諸竅皆閉。其證目直氣喘，昏悶不醒，且火甚則肝燥，筋急爲搐搦掣顫，反引瞤視，而八候生焉。總因痰火鬱結，肝風內動而成。當其拘攣弓仰之時，但以手扶，勿可用力抱緊，傷其筋絡，致成廢疾。初起以通關散開其噫，得噫則醒。輕者利火降痰湯，重者清膈煎，加石菖蒲、竹茹，或抱龍丸，醒後清熱養血湯。

《保赤存真・陳復正闢驚論》 小兒病，自有驚風家言，而札傷者殆無數矣。其弊始於錢仲陽。後人以兒科自陳錢氏開其眼，故奉若聖經，不敢贊一詞，不知《小兒直訣》一書，是門人閻孝忠所集，由繼述之不善，非仲陽之過也。原《顱囟經》肇於東漢而成於仲陽，其以仲景六味丸治稟賦不足，以七味白朮散治瀉痢作渴，實有卓見，開拓萬古。獨于傷寒痙病，指爲驚風，妄用金石，夭札嬰孩。喻嘉言、陳遠公、程鳳雛闢之是矣，然未切實發明，後人猶難深信。至陳復正大聲疾呼，議論暢快，使談驚風者無地自容，眞爲幼科開一清涼世界矣。薛鎧先生云：錢氏之法，可以日用，錢氏之方，可以時省。夫法善者方尚難用，況驚風一門，立論既謬，立法自然未善，其方之不可用，又何待言哉。嗚呼，《幼幼集成》一編，啓後學之迷，實以補錢氏之過也。顧後人信其論說，而猶疑其有偏者，何也？驚風之謬，闢之論俱明透，痙病之治，試之法有未詳也。嘗讀《保嬰撮要》，如發熱抽搐，口噤咬牙，痰湧目直，角弓反張，面青或赤，頭搖肢冷，種種見證，有作肝脾風熱，而用瀉青抑青者，有作肝腎陰虛而用六味者，有作肝木乘脾，而用六君異功加柴胡鉤藤者，有作脾肺不足而用補中益氣者。若陳氏之法，疏解有之，而火燥生風，宜滋潤者未嘗論及也。溫補有之，而先補後攻，先攻後補者，未嘗齒及也。故予於闢驚一門，將各證之虛實，分別注明，各證之補瀉，逐層剖晰。立論本乎經旨，主治參乎成案，以陳氏原書較之，庶稱完璧焉耳。

《保赤新編・急驚風》 蓋感冒外邪不散，鬱而爲熱，熱盛生風，風盛生痰，痰盛生驚。飲食不節，心肝蓄熱或停痰，亦能生風生驚。至若小兒神志嬌嫩，忽聞異聲，見異物，與傾跌之類，每致驚恐。驚則神不守舍，舍空則痰聚，痰迷心竅，風與熱更相因而生矣。其候驚、風、痰、熱四者俱有，古人只舉驚風兩字以立證名，省文耳。總屬實熱，爲心肝有餘之證。愚按：此證書多遺卻表邪一說，專主金石等藥鎮驚，固誤人不少。然前輩俞嘉言獨據太陽經脈，謂小兒凡身熱眼翻，抽掣角弓反張等證，盡屬太陽，爲傷寒病痙之候。飛霞陳氏宗之，其所注《幼幼集成》，直闢驚風兩字爲妄稱，又不無矯枉過正之弊，胥失之矣。

愚治此之法，凡屬風寒外感者，其候燒熱必盛，項腰背強，前日平安無事，忽然病起霎時，或曾冒風濕水，宜疏散之，用桂枝加川芎防風湯，或羌活膏。屬心肝蓄熱者，其候燒熱或輕，而抽掣必重，肝主筋故也。唇燥口渴，咬牙，或前日已多病證，宜清利之，用瀉清丸，加柴胡、鉤藤、薄荷、甘草。屬驚嚇者，其候痰必盛，宜豁痰而兼鎮驚，用集成金粟丹。按：《幼幼集成》稱此金粟丹及瀉青丸爲截風定蓄之聖藥。金粟丹內赭石、金箔，是鎮驚，瀉青丸是清肝熱，可知亦從蘇氏內因不外內因之說矣，何得偏主驚風爲全是傷寒無汗之表證乎？至凡口噤牙關緊閉，涎壅不省人事者，俱先用通關散。以通其竅，然後進藥取效。

《保赤新編・驚風後餘證》 《發揮》驚風後有成癱瘓者。肝主風，風淫末疾，血虛不能養筋，故手足癱瘓，不能舉動也，治用六味地黃丸，加當歸、牛膝、獨活、玉桂。

驚風後有瘖不能言者。愚言乃心之聲，驚氣入心絡故也。《發揮》用六味地黃丸，加巴戟、遠志、石菖蒲等。或《本草》用醋製蜜陀僧末一匕，茶調服。《正法》又凡治小兒驚風并退，只是聲啞不能言，及諸病後不能言，用天南星大的一箇，泡去皮爲末，量兒大小，每服二三分或四五分，豬膽汁拌成稀糊，將淡薑湯開食，煎服愈。驚風後，有手大指、次指俱屈而不伸者。凡手足筋不能屈，筋縮不能伸，皆血虛不能養筋也。況手大指乃太陰肺經所主，次指乃陽明大腸經所主，肺與大腸皆屬燥金，血虛而燥，若誤服一切風藥，則愈燥愈虛，而病益劇矣。宜用人參、黃芪、天冬、麥冬、生地、熟地、當歸各等分，少加官桂，爲橫行手指引經之藥，共爲末蜜丸，服之即愈。

《保赤新編・諸證與驚風相類辨》 天釣與驚風相類，以皆有壯熱、驚悸、眼翻、角弓反張、手指抽掣諸證，然天釣或啼或笑，喜怒不常，甚有爪甲皆青，如祟之狀，驚風無之，此可以分辨也。

內釣與驚風相類，亦皆有壯熱、驚悸、眼翻、角弓反張、手指抽掣諸證。然內釣則腹痛多啼，唇黑囊腫，眼肉有紅筋斑血，驚風無之，是可分辨。

《保赤要言・驚癇死證辨》 先君初明有曰：如兒體不近肥，痰不甚盛，不省人事，張目視人者，在精威二穴對拿緊，了不知痛，竟無掙聲模樣，惟咬齒搖頭，此肺經已絕，不可治矣。

精靈穴在小指腕下側邊凹處，威靈穴在大指腕下側邊凹處，醫用大指及第二指將二穴掙緊，謂之對拿。

《保赤要言·急慢驚風辨》 急驚實熱，慢驚虛寒，急驚驟發，慢驚漸成，急驚生於壯實之體，慢驚因於不足之軀。急驚之熱如火燒，必面赤，口渴喜冷飲，聲壯氣粗，大便或閉結，或洞泄，小便短赤而熱，甚至四肢厥冷，面色轉青，熱極似寒之象也。治宜瀉火爲急。慢驚之寒是眞陽告竭，譬如隆冬冰合，未易解凝，非用附、桂、薑、椒，斷難挽救。況虛陽上浮，亦必發熱，其熱夜盛朝淡，溫和而不烙手，面色桃紅，口鼻中無莽莽之熱氣，舌必滋潤，苔必淡白或微紅，口不作渴，即飲亦不多，喜熱不喜冷，是謂虛熱，甚至有唇裂出血，寒極似火者，治宜引火歸原，大劑扶正，庶乎有濟。若誤認實熱爲虛熱，而投以溫補，誤認虛熱爲實熱，而投以寒涼，皆必死之道也。

慢驚風分部

綜述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慢驚風》 夫小兒慢驚風者，由乳哺不調，臟腑壅滯，內有積熱，爲風邪所傷，入舍於心之所致也。其候乍靜乍發，心神不安，嘔吐痰涎，身體壯熱，筋脈不利，睡卧多驚，風熱不除，變化非一，進退不定，荏苒經時，故名慢驚風也。宜速療之。

《小兒藥證直訣》 日晚發搐　因潮熱，申酉戌時不甚搐而喘，目微斜視，身體似熱，睡露睛，手足冷，大便淡黃水，是肺旺，當補脾治心肝。補脾，益黃散，治肝，瀉青圓，治心，導赤散主之。

《小兒藥證直訣》 慢驚　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時瘈瘲，昏睡，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

凡急慢驚，陰陽異證，切宜辨而治之。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世間俗方多不分別，悞小兒甚多。又小兒傷於風冷，病吐瀉，醫謂脾虛，以溫補之，不已，復以涼藥治之，又不已。謂之本傷風，醫亂攻之，因脾氣即虛，內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餘日，其證多睡露睛，身溫。風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爲瀉，當去脾間風，風退則利止，宣風散主之，後用使君子圓補其胃。亦有諸吐利久不差者，脾虛生風，而成慢驚。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東都王氏子吐瀉，諸醫藥下之，至虛變慢驚，其候睡露睛，手足瘈瘲而身冷。錢曰：此慢驚也。與栝蔞湯，其子胃氣實，即開目而身溫。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諸醫以藥利之。醫留八正散等，數服不利而身復冷。令錢氏利小便，錢曰：不當利小便，利之必身冷。王曰：已身冷矣。因抱出。錢曰：不能食而胃中虛，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即脾胃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幸胎氣實而難衰也。錢用益黃散、史君子圓，四服令微飲食。至日午果能飲食。所以然者，謂利大小便，脾胃虛寒，當補脾不可別攻也。後又不語，諸醫作失音治之。錢曰：既失音，開目而能飲食，又牙不緊，而口不緊也。諸醫不能曉。錢以地黃圓補腎。所以然者，用清藥利小便，致脾腎俱虛，今脾已實腎虛，故補腎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痊也。

《幼幼新書·驚虛》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驚虛候歌：長虛嚙齒面青黃，噎乳涎高胃氣傷。嗞哇饒啼眠不得，上竄氣急瀉偏黃。風盛涎多應發搐，變異時時色不常。退取虛驚無別候，痰涎墜下病何妨。

此候因虛成驚虛，涎上可下變涎圓，次補虛勻氣。如咬牙啼哭，微下，數服通心行小腸藥即痊，宜服安神散。

《幼幼新書·慢驚風》 茅先生論：小兒生下有中慢驚風者，雙目上視，雙手搐搦，上喘，喉中涎響，乍靜乍發，心神恍惚，不記人事。此候因驚橫心舍而成；有因吐瀉而成；有大患痢而成；有久瀉痢後脾虛，風邪所干，乘虛致此者。如見此候，急用小便和酒調睡驚膏一服，須臾搐定，即吐兩盞已來青沫粘涎，或三、五盞已來，方得少甦。急進勻氣散兩服，喉中由有一、二分餘涎，即下朱砂膏，次日下醒脾散三服、鎮心圓兩服。若伏熱不退，即下大附散，三日內即安。如見背母，搖頭，嘘舌出口，咬奶，眼障淚出，偏搐，死候也，不治。

張渙論：小兒急驚風不除，進退不定，荏苒經時，乍靜乍發，嘔吐痰涎，潮搐甚者，名慢驚風病，宜速療之。

《秘要指迷》論：凡小兒初生下，不問日數或忽患慢驚，醒後四肢厥冷，不知人事，但心中微暖。即用側子湯服。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慢驚風候：凡慢驚風，身體不大熱，似困而不睡，間驚哭不止，不肯食乳。此爲慢驚風之候，困風盛而生也。

茅先生小兒受慢驚風候歌：眼睛上視是風驚，手足頻頻搐不定。喉內涎鳴先取轉，化涎不下請量情。

茅先生小兒慢驚死候歌：慢驚風候實難醫，遍體昏沉壯熱時，睡卧多驚心不穩，手牽腳搐喘相隨。荏苒時多爲此候，速令下藥莫遲疑。

《玉訣》小兒慢驚虛風候歌：長噓嚥齒面青王，哯乳涎高胃氣傷，風盛涎高生搐搦，瀉痢頻頻色不常。

此患先調其氣，後退驚風，次下涎，調臟腑。即無誤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慢驚將發候歌：未發驚時先好睡，睡中吐舌又搖頭，面青睛髮如鍼立，壯熱通身腳似鈎。此候多因傷寒失治或奶母動作不定，是致發熱或作吐瀉，又復被寒邪苦楚，漸漸多睡，少汗，不食乳，手足軟弱，或即曲硬，此當出汗，醒脾去風即愈。吐乳作腥生氣息，額中千顆汗珠流，通腸表汗兒當差，若取之時瀉不休。仍須先汗後下，其下旋旋，下之不可太猛，并兩少溫藥生胃氣。

此病冷氣傷，腠理不通，蘊結爲大患，未發先困，及發面青，頭額有汗，吐乳腥臭。若有此疾，先解表，後用蚵螂圓二服。肥大者，微與下，次調氣即安。如此不退，成慢脾風也。

《石壁經》三十六種慢驚正發候歌：惡心纔作便生驚，吐瀉頻頻氣上侵，舌赤唇紅雙眼閉，搖頭髮直一如鍼。此候亦主困傷，寒氣已表發，毒氣內淫傷於胃經，內熱初感，所以多吐，或瀉，渴不止。失治則主多困，因重則發搐，不至大，既緊，只是或時發手足微動，奈半月十日不愈，亦不能絕，多無汗，遍身乾燥。當醒脾發汗去驚。悶生氣急搐雙脅，口白生瘡命不任，此候未生宜早治，涎潮肺腑更難禁。若氣急則兩脅微動，動則氣短而喘也。用冷藥太甚，逼毒氣傷脾胃損，致令口中有瘡出，若赤猶可治，白瘡滿口如珠子者，目直視，睛不轉，滿面黑色無光，必死。

《鳳髓經》此一篇云：小兒吐瀉後成慢驚風，慢脾風。仍注云：如口未生瘡，不妨先與白鶴丹，次神白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吐瀉傳慢驚歌後說云：此候發時先吐逆，醫人不識，卻將調榮衛藥與服，致令口生瘡成惡候，先將蚵螂圓下胸膈風涎，不吐後調氣。

《惠眼觀證》說云：慢驚形候，乍靜乍發，或吐或瀉，或因着撲，或以患痢，脾胃乘虛而作，若見肉暈，啼聲有淚，手足微微掣動，急下慢脾湯藥及以鮓湯圓利之。至次日，調氣，兼進醒脾平胃化涎湯藥調理。若先潮熱，後口相牽一邊，手足只搐一邊，喉中作拽鋸之聲，不啼，無淚，此候不可治，三日中死，死後眼生障膜而五臟絕也。

長沙醫者李剛中說云：陰靜而緩，陰慢而遲。錢述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服冷藥，取轉而腸胃虛弱，風邪乘之，似搐而不甚搐，以睡而露睛，手足瘈瘲，或作鴉聲者，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是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表裏俱虛，相合受病，風淫所勝也。人皆以胃氣爲本。胃者，水穀之海，脾之大源，乘納水穀，清者爲榮，濁者爲衛，脾氣像土而居中洲，氣血循環，以灌四傍。今小兒氣血未定，五臟方成，復因乳哺不調，冷熱相搏而致吐瀉，久而不差，脾胃俱虛，風邪內乘，故面青，昏睛睡，口鼻氣冷，手足瘈瘲。醫或以鐵粉、水銀、龍腦、朱砂之類，是抱薪而投火也。故錢用青州白圓子末、金液丹末量以輕重，參以分數，二物和合，米飲調之，以主脾胃，候手足溫即漸減之，復投以醒脾驅風之藥。此錢之垂教龜鏡也。又有慢脾風，亦與慢驚相似，但分別輕重耳。亦由小兒脾胃俱虛，風邪內乘也。

《幼幼新書・一切驚》漢東王先生論小兒驚風可醫者十一：非時窩眼，驚入肝。何以知在肝？肝主筋，肝受邪，故搐於眼。若眼赤，是肝之外應，故非時窩眼，必糞青也。夢裏咬牙，驚入腎。何以知在腎？腎主骨，齒也。其齒癢，及夜屬陰，乃咬牙，故知驚入腎也。夜啼至曉，驚入腸。何以知在小腸？小腸，是心之腑。心屬南方丙丁火，陰陽相剋，故入小腸，至曉乃歇。日屬陽，夜屬陰，乃相剋，故啼爾。面青下白，驚入膽。何以知在膽？肝屬木，其色青，膽是肝腑，故面青下白而知在膽，必須吐妙也。下白，尿、糞白也。大抵面青概是寒候，則二便矣。氣喘吃水，驚入肺。何以知在肺？肺主氣，被驚所折其氣，即喘。要吃水者，則是肺虛熱，故知在肺，要吃水也。面臉紅赤，驚入心。何以知入心？其心屬火，又主血，外應臉，故令面赤，是知入心也。喘氣微細，驚入肝。何以知入肝？其喘即是肺也。肝屬木，肺屬金，故知陰傷陽也。其人當糞青，睡時手腳俱搐不定。如治驚，宜下洗肝圓散矣。前後五心熱，驚入脾。何以知入脾？胃與脾俱像土，胃主四肢，故知入脾也。胃者，是

脾之腑。其人必當吐後發熱不時是也。喉內如鋸，驚入大腸。何以知入大腸？大腸是肺之腑。肺爲諸臟之上蓋，又主於氣，入大腸則上衝咽喉，作聲而響。如無痰，故知入大腸。宜下，取驚積藥。無時乾嘔，驚入胃。何以知入胃？其胃在咽喉下，主化穀。食被驚，風入其中則癢，而時時乾嘔，故知在胃也。宜謂胃氣後下驚風藥耳。睡中驚哭，渴在三焦。何以知在三焦？其三焦無形狀，只是脂膜。睡着時，上焦被驚邪所干，即乃驚起而哭，故知此患在於三焦。發後日久自差。只宜下驚藥也。

漢東王先生又論小兒驚風不可醫者七：驚風爪甲黑不醫。其爪甲主肝，肝絕則不蔭。其爪甲黑者不醫，亦爲血絕，血不蔭則爪甲黑，十無一存也。驚風瀉黑血不醫，此爲心絕。心主血，心絕則不能榮於血，此人不得一周時也。何以知之？心是五臟之主。主若絕，故只得一日而死也。驚風日多盜汗不醫。何以不醫？汗者主於氣，氣是衛之所係，衛絕則不管於氣，故令汗出不止，數日而死耳。驚風忽作鴉聲不醫。此爲肺絕聲，只有出而不迴。肺亦主聲，肺絕則聲一去而無迴。其人三日必死也。驚風咬人不醫。其咬人者，是骨絕。主在齒。其骨若絕，故令齒癢，便則咬人。約七日死。爲從裏損出則遲，故在七日矣。驚風眼半開半閉不醫，此謂之腎絕。腎是五臟之根本，外應其眼，其眼黑腫，其腎絕則無光，無力，不能開閉其眼，四日而死。何以知？其腎屬北方而首末，其病從下上，故知只四日而必死。驚風口鼻乾黑不醫，此爲脾絕。何以知其脾絕？脾主津液，脾絕則津液俱無，乃知是脾絕，兩日死，死時須寅卯時，木剋土也。凡是驚風者，則身體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爲也。

《嬰童寶鑑》論：小兒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瘛瘲，不食乳，或如傷寒候也。

翰林待詔楊大鄴論小兒生下百日內難養者，爲胃腸未整，神氣微怯，舉動多驚。此蓋由在胎之時，母多吃動風及黏滑肥膩之物，炙煿諸般肉等，兼嗔怒不常，言話高聲，交合陰陽之時，搖動百脈；或生時坐婆疏拙，使口中不淨；或帶風入四肢；或浴當風包裹失度，被浮熱引惡物於脾胃之間，漸流散於五臟六腑，毒氣既得，榮衛差牙。初即頻頻吐哯，腹脹是常，時時呵來噴去，往往睡裏虛驚；或即手足緩怠，目帶上翻，尋究病源，豈是卒然。

《保生論》小兒驚候其脈急數：驚者，乃腎受驚也。驚熱之氣，流灌於心，心爲帝王，不受觸搦，既受觸搦，便生風候。孩兒面青色，是驚。若一次受驚，看太陽左側，青脈朝眼是也。男左女右。第二次受驚，山根上青脈是也。第三次受驚，眼下瞼連金匱有青見是也。三處皆有青者，皆是受驚極候。主小兒睡中驚擲，見人恐怖，咬齒無時，喉內有涎，渾身抽掣，手足瘛瘲，吐食，非時吐舌，將手拿人，多哭不住，凡有此者，皆是驚候。若小兒風熱盛，乃驚痰流灌肝心二臟，令小兒忽然眼目上視，手足急搐，惡叫，暴絕悶死，此名急風疾候，宜與壓涎乳香散二服，次與生銀圓三服下驚涎。若小兒臟腑虛薄，驚涎灌心胞絡，令兒眼目緩慢，手足微動，喉內涎響，渾身不熱，此慢驚風候，宜與生銀圓，次與鎮心圓。若驚風死候，則其脈弦大，魚口開，氣粗，喉中如牽鋸，項軟無力，腳面直，囟腫囟陷，目似開不開，瀉如痢血，身體軟無力，已上幷是死候，不可用藥醫救。

《飛仙論》小兒病候：小兒非時吊上眼，是肝驚。小兒非時夢裏咬牙，是骨驚。小兒夜啼至曉，是肝驚入肺。小兒非時要咬奶，是驚帶邪氣。小兒面上青白色，是驚風。小兒前後心熱及四肢熱，是驚。小兒非時面紅赤，是驚入心。小兒上黑色要叫，是驚風面。小兒口內微喘細，是驚。小兒夜卧有盜汗，是驚風。小兒白日多睡，是驚風。

《茅先生方》小兒初受驚風候歌：驚風之候有多般，說出根源見易難。夢裏咬牙驚入骨，非時眼上病歸肝。夜啼到曉聲無息，面黑兼青候一般。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血嚮心間，夜啼盜汗日多困，氣粗吃水肺邪干。惡聲頻叫形多黑，非時咬奶腎邪端。口中氣喘眼直視，此是驚風仔細觀。

又小兒驚風死候歌：小兒如得驚風候，指甲青兼黑似煙，口吐白蟲便黑血，眼開不閉半抬肩，咬人白日多驚汗，忽作鴉聲不可看。

又小兒驚風死候歌：項軟都無力，喉中似鋸枋，面紅粧色見，目暗杳無光，魚口開粗氣，腳項直偏長，嚙衣胡亂咬，瘀血瀉於床，睛開還又閉，渾身硬似僵。十般驚疾病，休用更思量。

《惠濟》小兒驚風日久肝臟絕候歌：壯熱頭旋不舉頭，目黃眼澀也堪憂，有時哯奶兼翻食，四體如冰痛入喉。須信本因驚患得，連綿日久更何求。只因命盡歸泉壤，脈亂薄洪卻似鉤。

《養生必用》說：諸蛇骨牙皆有大毒，取之特愼，傷人多損性命。殭蠶去

絲瓜，剉碎，炒赤色。蛇蛻炙。黃蟬蛻洗去土，去頭、翅、足，焙，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乾。蜣螂去頭、翅、足，炙令焦。蛇黃燒令赤，醋淬五次。蜣螂勿用傷水者。

《幼幼新書·慢脾風》 茅先生小兒生下有中慢脾風候：時時吐嘔，頻頻咬齒，手足掣瘛，舌卷頭低，兩眼上視，先頭低而次第高。此候久瀉痢而下冷藥，只止瀉痢，不活得脾，是以脾虛弱，臟腑乘虛。故此所治先用勻氣散調一日後，便下一醉膏通下，後用活脾散夾鎮心圓、建脾散常服之即愈。若更喘吐、五哽、如角弓風，死候不治。

《玉訣》小兒慢脾風候：是傷寒疹子，庸醫未明表裏，使即宜利臟腑，更使冷熱藥相通，故小兒發搐眼不倒，脾困極不醒，手足不收，此病但迴陽醒脾調治方愈。若更吐瀉，必定損命也。

茅先生小兒受脾氣風歌：四肢逆冷體沉迷，因宣吐瀉補還遲。脾胃伏際涎壅肺，心生毒熱面青時。如此唾爲慢脾候，更加喘嗽不通醫。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慢驚傳慢脾歌：慢脾只因傷取轉，吐瀉虛涎脾胃存，四肢逆冷頻頻嘔，沉困難醒豈易明，唇紅目開手微搐，病行心臟及脾神。醫者鎮心爲上法，更開關竅細詳論，莫令加喘頭先軟，眼白矇矇命不存。此病是驚風傳入胃，胃兼有虛涎，下大青丹一二服，更將搐鼻散開關，次用醒脾散。

又四十八候慢脾將死候歌：驚入風癇轉在脾，直眠不動卧如尸。搐搦已休牽掣定，爲他安好不生疑。便通大小難收乳，遍體如冰汗若泥。眼目不明常似睡，睡中不覺赴幽期。

又四十八候慢脾侵肺歌：慢脾多睡重重取，吐瀉傳脾胃轉虛。逆冷四肢多重困，虛涎脾伏盛難除。生風肺臟添邪擁，任喚千聲氣不舒。莫使目瞑兼項軟，十中難保一人甦。

《幼幼新書·慢肝風》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慢肝風歌：孩兒眼澀羞明目，春不宣分夏不通，秋被毒風傷肺得，次傳肝腎別尋蹤。先調五臟患方退，退得肝風便有功。蓋爲小兒元氣壯，此名立號慢肝風。

此病肺與肝相剋，見日眼不開，未出月有，有目腫者，或出血者。

《活幼口議·療驚發風》 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原因，便投驚藥。日輒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涼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負其重，禍害生焉。

《活幼口議·慢驚風傳變》 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證，其陽即虧。不必迴陽，又不特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若直便與服附子、硫黃之屬，使陽歸陽，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服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丸子。其有四證且八候，稍緩疾成。陰癇者，即與服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證尚在，只冥冥者，與服定命飲子。若腳手冰冷者，乃四逆候，方可迴陽。次第眼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靈脂丸。其痰壅熱盛，口角自垂者，白羌丸。功效驚風搐搦。身體雖暖，風痰不化，宜服天南星丸。

議：嬰孩所受，此等證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不甦省。切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盈，藥力不及，使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服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證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以次第緊急藥與服，不可執滯一藥，又不可便換湯餌，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止而後已。今著妙方，不勞檢閱，修合如法，對證投治，剋效萬一。

議：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陽脫而傳陰。陰重陽虧，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曾服太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洞洩而爲，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議：理慢驚當知陰癇之說。其證屬陰，臟寒氣虛，或尚泄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增。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不退，慢驚雖曰難活，蓋醫亦不曾究竟，病作加進，深爲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爲要。眼睛昏定爲重，竄視爲重，四肢厥冷爲重，睛定不眨爲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流亦重，口面忽作黯黯色至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經屬陰，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醫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定搐藥。急驚謂關竅不通，故以腦子、射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慢風陰重陽虧，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脾風。

議：醫慢驚不可急攻，急驚陽癎稍易理，慢驚陰證最難治。服藥已愈而尚虛乏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過街候。發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劑投之攻擊，則前功俱喪。

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問原因。所發若是急驚傳陰爲慢驚者，乃陽癎所作陰癎也。當察陽證未純，其陰證用藥斟酌。如因洩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爲重。如因吐逆而作慢驚者，女子爲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之別，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盛也。或有二三日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風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爲易。若久瀉漸傳成風者，爲虛爲之，故難療理。

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臟寒洞泄當服。取瀉成風，因藥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全蝎散愈之。有服寒涼藥成風，下藥太涼致冷，臟腑先寒，過涼藥吐瀉即傳成風候。以助氣醒脾藥溫之。王氏大惺惺、大喝起散子服之即效。若手足冷，回陽宜朮附湯效。陽癎傳作陰癎者，急驚傳作慢驚風候。以截風藥治之。眼前方截風定搐藥，若在前三者慢驚候，便以截風，往往未爲當，蓋由病自虛乏得之，所以云調補之理。

議：驚風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述在前。雖則四者之議，猶爲大概，智者得之開發，詳其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

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跌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驚熱傳極，即變生風搐搦等候，皆熱所乘，若也順證，依法下之，諸候自息。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仔細，所以故宜消息爲之慢也。不可倉皇恐懼，有乎得失。非失治躊躇疑貳之爲慢也。又曰慢驚無爭攻，蓋所療至爲難事，無妄當何。

議：醫慢驚不可與語無妨。疏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恐於人事，但存妙理，究竟深得法度者，投藥必愈。不曉於理，截度未良者，千萬無順人情投餌。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術者調治，庶不枉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實有勉強倉皇者耶。

《活幼口議·保命丹》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良方。

議曰：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藥純和，卻驚安神化痰定搐，功效非常。然急驚傳來，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爲法則。陰盛陽虧，方謂陰癎。榮虛衛弱，方傳陰癎。心驚神散方傳熱。熱經桑絡弱方傳熱。熱癎之爲病，四體不收，精神失守，百病千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爲難事，請究所受，療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爲虛設。

《活幼口議·觀音全蝎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宜服觀音全蝎散。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脈，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正於危急之際，卻作兩餌投之，先與生其胃氣，次服截風定癎，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丸子末以半和之，乃盡其妙。

《活幼口議·犀角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議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緩。若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朮陳皮預理脾胃，犀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發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甦省，兼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爲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劑，一正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稽首智者作之，施功利益而已。

《活幼口議·醒脾散》 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醒脾散方。

議曰：此良方最爲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疾，驚風，神困氣弱，沉沉默默，皆脾經虛乏已盛，風痰併聚，故爾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濟丹及觀音全蝎散俱良。其疾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丸散，及腦麝寒涼等藥，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兒疾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絕，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宜所謂活人飲子。

《活幼口議·神保既濟丹》 治嬰孩小兒肚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效。

議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制，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腳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服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生驚，但胃氣未脫，速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服，以愈爲度。若腳手冰冷者，服之立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并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便尤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敬而行之。

《活幼口議·定命飲子》 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效如神，醫工少有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膏者方用之，俗夫便言好藥，殊不知腦、麝乃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利關竅，開閉塞，疏湊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疳痢藥用之，虛者亦禁，惟有瘧痙癲癎宜用。定命飲子屢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深智高明，往往欽誚。痰搦連併，脈息虛怯，不敢頓下者，宜與靈芝丸。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活傷之權也。

《活幼口議·慢脾風候》 議曰：慢脾風候，即是慢驚風所傳，元由吐瀉脾虛，驚與風傳入，故曰脾風。謂其脾家受風，若更逐風，無風可逐，若也逐驚，無驚可療，但有療涎，虛熱來去，兒病至此，所以難醫。蓋由證與候，驚與風，傳經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何故不曰胃風。胃屬陽，其病即傳陰臟，故無胃候。兒既尚有胃氣，可以一向生胃，兼與回陽，即漸甦省。若更一向攻擊驚風，脾亦不受，而又傳散諸經，不可得而加藥，若見眼合，即是脾風，宜服下項藥。

議：治慢脾風，乃是不得已而設。其疾危如燈無油，漸見昏滅，錢氏所用金液丹，又青州白圓子各半，細研和勻，飯飲薄荷湯下一錢半錢許，此乃截風回陽又一方。以四君子湯加黑附子末四分之一，腳手冰冷者，用和對半生姜棗子煎與服，此方古人用之，豈不同常，所較下項良方，亦盡世之善也。

議：治慢驚慢脾，須禁腦麝膩粉水銀粉霜之類，及寒涼動臟腑等，或以燥熱，俱不可用，只宜回陽醒脾湯使與服。

議：慢脾風候，十個孩兒，有個以艾灸之，須當斟酌病候，有已來脈絕之理。若也一臟絕，即不可用藥，謂如眼無光，指甲黑，四肢垂韲，五體俱冷，并不可勉強下藥。

議：慢驚風候，至於痰涎在膈之時，諸臟皆虛，喉中聲如拽鋸，一二日之間不散，但只閉目，此乃虛之盛也。只是虛痰飽養其氣，未有所知之者，直便下去痰涎，其兒隨時化去，宜用下項妙沙丹，服之乃良。

議：嬰孩所患急驚、慢驚、脾三者，皆由風痰所作，以漸傳及，未有初得病而便慢脾，或急驚傳來。或即吐瀉而得，久病，其氣虛脫而得，傷寒表裏俱虛，傳入陰證，亦成慢候，久嗽成癇，亦傳慢候。霍亂吐利，亦傳慢候。脾困久睡，亦作慢候。吐血亦傳慢候。蟲積衝心，亦傳慢候。肝風筋急，亦傳慢候。大小便閉，亦作慢候。心虛煩躁，亦作慢候。煩渴引飲，亦傳慢候。腹肚疙痛，亦傳慢候。睡裏咬牙，亦傳慢候。日夜汗出，亦傳慢候。走馬疳急，亦傳慢候。諸般丹毒，亦傳慢候。龍帶纏腰，亦傳慢候。膀胱弔疝，卵腫莖曲，亦傳慢候。莖曲，陰莖勾曲。四體浮腫，亦傳慢候。以上小兒所患諸疾，皆能傳作慢驚風候，由慢驚乃傳作慢脾，脾氣既絕，胃氣已盡，無可得而治療故也。

議：嬰孩五臟，易冷易熱，易虛易實，醫方并不治腑受病，曰脾不病耳，曰非也。小兒在腑有疾，自愈者有之，在臟不可不治。臟者陰屬，腑者陽屬，謂小兒先陰而後陽。又曰小兒乃純陽之氣，在腑則順，在臟則逆，故前賢皆理其臟，未言治腑也。又腎一臟，常主虛，不可攻療，若有腎臟患，但清心肺，緣心與腎，即既濟也，肺與腎乃子母也，無與腎藥及諸補藥。若治腎臟，即他病發生，故戒上不可療。

議：嬰孩慢候，皆由臟虛，陽虧陰盛，應小兒所患臟病，陽虛陰盛者，無不入慢候而斃，惟吐與瀉，痢與積，致入慢候，其證速也，虛又速也，宜用良方治法，循其次第，無不獲安。然其慢驚脾，無令速愈頓瘳之理，既和且平，更用調脾養胃，萬萬不可過劑用冷熱湯藥，若失之即吁哉。

《活幼口議·白僵蠶圓》 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痰涎潮盛不化，宜用白僵蠶圓良方。

議曰：脾家有風，乃虛所致，驚搐所由生也，疾涎是故作也。陰癇不暴，其實驗醫，若也意急，役之衝烈，愈見害重，誠爲不可。所以禁卻腦麝通利關

竅之藥，悉無利益治法所宜者，今選用妙方，頓以活人。白僵蠶圓，一味去痰，尤能截風，既已傳入慢脾，則風痰混致，驚熱交臨，醫工看候，藥用當權，未敢決之可否，候未脫去陽者，直宜與服之。若陽虧陰盛，至危至急，候變非常，精神色脈，駭於人情者，當服下項良方。

《活幼口議·辰砂膏》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傳慢脾風候，有冷痰在膈，潮作不散，此疾虛久，不可頓下，其兒搐緩，昏困至重者，宜服此方。

議曰：此三方皆用黑附子，直不可執謂性熱，兒在幼小，礙與服之。其兒患脾風，腳手冷者，有微有暴，審其輕重，輕即用湯，盛即以圓，重即以膏服之，皆效。須候手足煖，陽氣回，即爲之快矣。既已溫煖，更以醒脾正胃藥兼服，除是慢驚傳入慢脾候，方可與服之。硫黃其功甚速，又且逐風化痰，醒脾正胃，溫煖臟腑，補益腸胃，奪命回陽，省活危困，至良至驗，切不可倉皇妄投圓散，或爾大過不及之時，則致咎于後，方宜學受，不至誣誕故也。

《活幼口議·七寶妙砂丹》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及慢脾候，神情昏困，膈上有虛痰，不能得化，不可服巴豆輕粉，恐動臟腑，只將神仙所留妙方與服，其痰須臾自下，良久神情已定，眼目微開，漸與溫平藥調理胃氣，兼順理驚風藥與服，勿更攻擊。其方乃一文開元通寶銅錢，名七寶妙砂丹。錢樣見後，其錢背上下有兩月子，只有一個月子者不用，錢色淡黑，頗小諸錢，將錢頓鐵匙頭，於炭火內燒，霎時四維上下，各出黃白珠子，遍舡都是，將出候冷，傾放茶盞中，入朱砂末少許，只作一服，煎金銀薄荷湯送下。多收此錢準備緩急，或先燒成珠子收拾亦得。此方墜下小兒虛痰，別無它作證候者用之，乃保十全功效，無可疑訝。

議曰，調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無過前件藥，對證剋效，須審慢脾已傳未傳之理，其兒眼開未合，尚在慢驚，腳手不冷之時，未可便與迴陽，且與七寶妙砂丹一二服。眼合沉困，陰證極盛者，方可與服回陽。凡服回陽醒脾湯劑，手足漸暖，仍與觀音全蝎散及醒脾散兼服。凡慢脾風候，最爲惡證，只可前方調治，雖曰緊急，不得并雜用之，泛泛不惟無益，枉勞其功，虛延其候，閑養其疾，此疾傳陰陽重，病盛，如燈光油，只見次第蛻去，若不助陽生胃，只知截風去驚，兒痰轉見增長。且兒陰證，未至十分，與藥加其寒涼，攻得陰重陽虧，難以救療。若也共其陽氣，隨陰而化，所謂制之在始，無在於末，醫慢脾風證候，如其所述用藥，由可救活，若鄙夫意見不同，難以省活，噓哉。

《活幼心書·慢驚》 治慢驚者，考之古書，亦無所據，惟載陰癇而已。蓋慢驚屬陰，陰主靜而搐緩，故曰慢。其候皆因外感風寒，內作吐瀉，或得於大病之餘，或傳誤轉之後，目慢神昏，手足偏動，口角流涎，身微溫，眼上視或斜轉，及兩手握拳而搐，或兼兩足動掣。各辨男左女右搐者爲順，反此爲逆。口氣冷緩或囟門陷，此虛極也。脈沉無力，睡則揚睛，謂兩目半開半合，此眞陽衰耗而陰邪獨盛。陰盛生寒，寒爲水化，水生肝木，木爲風化，木剋脾土，胃爲脾之府，故胃中有風，瘈瘲漸生。其瘈瘲證狀，兩肩微聳，兩手垂下，時復動搖不已，名爲慢驚。宜以青州白圓子、蘇合香圓入薑汁杵勻，米飲調下。虛極者，加金液丹，次用沖和飲同七寶散水煨薑煎服，使氣順風散。少解吐瀉，閒以胃苓湯救其表裏，若吐不止可投定吐飲，瀉不減宜服六柱散，或日生湯去胃風，定瘈瘲清神氣。五苓散導其逆，調榮衛和陰陽。若痰多唇白，四肢如冰，不省人事，此虛慢之極，用固眞湯速灌之，以生胃氣。胃氣既回，投醒脾散，沉香飲調理。有慢脾風者，自慢驚傳變。始因吐瀉經久不治，故胃弱脾虛，脾虛生風，風入經絡，則手足無時搖動，昏沉不省，面帶瘸色。風勢太甚，乃虛之極，急用青金丹，天麻飲灌服，或六柱散，固眞湯，不問有熱有痰，皆風入脾經，亦是危證。若痰如牽鋸之聲，面無風，氣猶甚縮，氣粗頑軟，搐甚不可治也。

《活幼心書·慢驚》 陰盛陽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流甚，此證分明是慢驚。

《河間傷寒心要·木侮土證》 木侮土證，即俗所謂慢驚風也。小兒受暑受寒，或傷乳食，皆能作吐作瀉，或吐瀉交作。久則脾土虛弱，肝木乘之，其瀉漸見青色，面部痿白帶青，手足微搐無力，神氣懨懨不振，而慢脾成矣。初起即宜異功散。吐則加藿香、煨薑。若病已數日，糞見青色，即加木香或肉桂。若手足皆冷，脈息微細，唇舌痿白。此將脫之證。宜急用附子理中湯。以溫中回陽。尚有可救。諸臟之證皆緩，獨脾病之變甚速，盡有吐瀉一晝夜而即脫者，愼勿緩視也。

《田氏保嬰集·灸慢驚風及臍風撮口》 小兒慢驚風，灸尺澤二穴各七壯，在肘中橫紋約上動脈中，灶如小麥大。

小兒初生，臍風撮口，諸藥不效者，灸然谷穴，在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可灸三壯，鍼入三分，不宜見血，立效。

《普濟方・嬰孩驚風門・慢驚風》 夫慢驚風病後，或吐瀉，脾虛胃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錢氏曰：無陽何用栝蔞湯？內用栝蔞根、白甘遂。按本草栝蔞根味苦寒無毒，主心渴身熱。甘遂味苦甘，大寒有毒，主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又曰：驚急合涼瀉，慢驚合溫補。錢氏既云急驚涼瀉，慢驚溫補，乃用栝蔞湯寒毒之藥，又無溫補爲佐，首尾亦無輔助，兼主對不親，如此治之怪也。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慢驚虛病，寒毒之藥甚戾人，正合《難經》虛虛之論，乃錢氏之非也。愚常治此病，以神貫丹、寬筋湯治之多愈。錢氏方脈議論優長，甚爲可取。其間如治慢驚法，栝蔞湯陰癇壞病內，亦用此方。錢豈不知栝蔞湯反爲害也，觀其知識，必不如是。倘或說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庶幾不悞後人。徐仲秀子三歲，七月中，因傷乳食，嘔吐數次，而後作瀉。召一醫視之，三日不退，加之眼露。後因囟陷氣粗，面白形青，虛煩腹痛，忽發驚風進退。召愚視曰：此子雖是慢驚，法當斷乳三日，頻與稀粥，服藥可安。主人曰：小兒以乳奶爲本，豈可遽然捨乳也？答曰：舟非水不能行，然波濤沸湧，則有覆舟之患。兒非乳不養，然吐瀉過傷，則有傾人之患。波濤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鼓不平之勢作之也。吐瀉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冷不便，乳引之也。風息則水勢平，乳少則吐瀉止。善行舟者，不逆波濤，而懼舟之不固。善爲醫者，不懼吐瀉，而懼乳之不節。蓋乳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始因傷乳爲病，若以所傷之乳乳之，如以酒解醉，轉加昏憒。固能節乳，使藥速驗也。主人乃聽，用神寶丹、續命湯、安神膏日各三服，頻與稀粥，至夜驚不再潮。翌日嗄哺尚困，是中脘有食，脾胃有風。主人曰：何知也？答曰：嗄者有食，困者有食有風，當用宣風散汁調下紫丸子，令微利，再用神寶丹、安神膏、琥珀散日各二服。調治三日，時與稀粥，止奶，至五日全安。主人曰：慢驚風何能復生？答曰：病雖至困，神清而不昏，肚痛而手足常溫，驚搐無痰喘，氣微熱，是胃氣未脫。經曰：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故皆以胃氣爲本。此子病雖至危，而胃氣尚未脫，可以復生也。蘇氏子半年，自生下時即缺乳，一日吐而身熱，召愚視曰：心者精神之本，清虛不欲昏，不可昧。昏昧則氣濁，氣濁則神亂，神亂則血脈不榮。冷者血脈俱虛，精神離散，不可治。主人曰：何便不治？答曰：緣見兒目解而囟腫，面白而唇青，兼遶口鼻人中肉內隱出黑色，是精神散失。《素問》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設或苟安，猶若輕漚浮水，暫駐目前，豈眞能久，微燭乘風，其不亡者何待。主人大怒，後易數醫，果驚而卒。

大便青，臟冷也。或初出微黃，良久則青者亦然也，《靈秘》云：瀉下如藍靛，胎中受積驚。蓋惟心主驚，心驚則膽怯，膽者與肝爲表裏也，膽怯則肝冷，肝傳脾受邪，故大便初出微黃，脾之色也；良久後青，肝之本色。肝熱則外發目赤，肝冷則內作便青。又有不因驚而得此證者，蓋稟胎氣怯弱，內受風寒故也。有便青夾白膿稠粘如涎者，亦是腸寒久冷，則令兒面白形青，腹痛驚啼，失治則變陰癇也。

嬰孩所患急驚、慢驚、慢脾三者，皆由風痰所作。以漸傳及，未有初得病而便慢脾者。或急驚傳來，或吐瀉而得，或久利氣虛脫而得。傷寒表裏既虛，傳入陰證，亦成慢候。久嗽成癇，亦傳慢候。霍亂吐痢，亦傳慢候。脾困久睡，亦作慢候。吐血亦傳慢候，蟲積衝心亦傳慢候。肝風筋急，大小便閉，心虛煩躁，煩渴引飲，腹痛吐瀉，睡裏咬牙，日夜汗出，走馬疳急，諸般丹毒，龍纏腰，膀胱吊疝，卵腫莖曲，四體浮腫，以上諸證，皆傳慢候。有如此者，其所患諸疾，皆能作慢驚，乃傳作慢脾，脾氣既絕，胃氣已盡，無可得而治療故也。

嬰孩五臟易冷易熱，易虛易實，醫方并不治腑受病，曰脾不病耳。曰非也，小兒在腑有疾自息愈者有之，在臟不可不治。臟者陰屬，腑者陽屬，謂小兒先陰而後陽。又曰小兒乃純陽之氣，在腑則順，在臟則逆，故前賢皆理其臟，未言治腑也。又腎一臟常主虛，不可攻療，若有腎臟，但清心肺。緣心與腎既濟也，肺與腎乃子母也，無與腎藥及諸補藥，若治腎臟即他病發生，故戒止不可療。湯氏曰：吐瀉纔生便惡心，胃虛脾弱汗相侵，舌出唇緋雙睛閉，捶頭髮穗起如鍼。喘悶氣粗兩脅動，口生瘡白命難任，未生此證宜先治，有瘡胃閉命須沈。未發慢脾先要困，夢中吐舌更搖頭，吐奶作腥生氣息，額頭千顆汗珠流。睡裏多驚驚哭起，面黃脈細最堪憂，醒脾助胃成功效，傷奶依前命也休。凡有此疾，宜暫斷乳，控令胃乾饑甚，當用藥，令乳母釀其乳與之，十救一二矣。

《全嬰簡易方》云：驚風似是而非，若同而異，受證非一，治法不同，此病之惑人也，醫者當首辨明而治之。宿州陳氏曰：驚風二證，驚自驚，急驚、慢脾也。風自風，五臟中風也。當分別治之。世言熱極生風，而不知風寒暑濕

之氣亦能生風。錢仲陽云：傷風、傷寒、傷食、痲痘、變蒸等候亦能搐，所謂斷搐者是也。陳氏曰：醫者每見小兒發搐，不辨是否驚風，用蜈蚣、腦、麝、牛黃、巴粉等寒涼毒劑，多致夭傷，或成慢候。蓋眞氣者，元陽也，如用藥性溫則固養元陽，用藥性冷則敗傷眞氣，宜用溫涼之劑，則無過與不及。楊氏曰：驚風暴烈，惟蜈蚣能截能擒，貴乎藥病相當，辨認的是驚風之證，方可用之，或一字半字而止。或傷風等證假搐不可妄投，中毒非淺，或有悞焉，急以桑白皮、蚯蚓爲解。錢氏、湯氏、胡氏、楊氏辨云：傷風傷寒，熱盛生驚，必有傷風傷寒之證，但牙關不緊。痲痘搐及熱乘於心，心火炎上，故目瞪上竄，乃痘證欲出之狀，心中(□)冷耳後紅(□)乃四臟之證，但無痰潮。食積發搐，必有面黃吐利，夜熱晝涼等證。變蒸微搐，但唇上白珠生。厥多似慢驚，但唇口紫，吐清涎。癇者四肢柔軟，發而時醒。痙病一身強直，終日不醒。痙則舉身強直，痙則手足冰冷。剛痙無汗，柔痙有汗。中風口眼喎，必有五臟中風之證。天吊或啼或笑，狀似鬼祟，頭目仰視，如魚上鈎。內吊偏僂反張，唇黑陰腫，眼有紅筋血斑。客忤、物忤、中惡，面變易五色，狀似驚癇，但目不上視。

楊氏曰：慢驚本無熱，乃虛熱也，當用藥以溫之。又曰：纔經吐痢，便是慢驚，由虛使之，須用溫中扶裏，抑陰助陽，用理中湯加木香。錢氏云：夏月脾胃伏熱，當解暑毒，不可便曰回陽。

楊氏曰：方傳慢驚，當有八候，竄、視、反、張、搐、搦、掣、顫也。但昏沉者，不可回陽，宜調胃截驚，可涼可熱，均平陰陽而已，用全蝎觀音散。又曰：若陽虛陰盛，病已傳過，無搐掣反視之證，昏沉者，用四君子湯加附子三分，病之重者對加。又曰：手足冰冷，方可回陽，用附子理中湯。慢驚下痰，用蘇合香丸、白丸子。又曰：若眼半合半開，手足不冷，不可回陽，其證尚在，慢驚用調中湯、參苓白朮散，或用實脾散。楊氏截驚，用太乙保生丹，或用奪命丹，柳氏曰：凡吐瀉氣虛，體弱者，調胃用實脾散，研服奪命丹以截其驚。

《普濟方·嬰孩驚風門·慢脾風·附論》 曾經吐利不止，損傷脾胃，或慢驚之後，病已傳極，總歸虛處，推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治驚則無驚可治，但脾間痰涎虛熱往來爾。其眼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昏迷，痰涎凝滯然耳。所謂慢驚難治者，慢脾風是也，一名虛風。凡小兒或吐利之後，面色虛黃，大勢虛損，若因虛而發熱，即傳慢脾矣。纔見搖頭斜視，以手摸人，昏迷喜睡，額上汗多，身亦粘汗，其聲沈小而焦，是脾風之證。未必皆由急慢驚風傳次而得，醫者詳之。

三關紋紫絲，或青絲，或黑絲，隱隱相雜，似出不出。其證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搖頭困睡，常常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收，或身冷身溫而四肢厥，脾氣困乏，神志昏迷，虛熱往來，痰涎凝滯。

治法大要醒脾回陽，黑附湯、川烏散、生附四君子湯、靈砂。若眼半開半合，手足不冷，尚在慢驚，不可回陽。或已傳慢脾，陽氣未脫，服姜附回陽之劑。手足漸煖，宜漸退回陽熱劑，以醒脾等藥調理。

慢驚慢脾，危惡之證可畏，而大衝有脈，眼中睛光瞳人動活，囟門未陷，面色不至黯黑，襯腳知癢，猶可用力。即灸百會，次服附子理中湯，研迴陽丹同服之。百會穴取前後髮際至頂門折中，又取兩耳尖至頂門折中是穴，用線量之，艾炷麥子大，或五壯七壯。

慢脾風候，兒病至此，所以難醫，蓋由其證爲驚與風傳經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不曰胃風。胃屬陽，其病即傳陰臟，故無胃候。兒既尚有胃氣，可以一向生胃兼與回陽，即漸甦省。若更欲攻擊驚風，脾亦不受，而又傳散諸經，不可得而加藥。若見眼合，即是脾風，宜服下項藥治慢脾風，乃是不得已而設。其疾危如燈無油，漸見昏滅，錢氏所用金液丹及青州白丸子各半，細研和勻，飯後薄荷湯下一錢半錢許，此乃截風回陽。一方：四君子湯加黑附子末四分之二，腳手冰冷者，可和對半，生姜棗子煎爲服。此方古人用之，豈不周常。所錄下項良方，亦盡世之善也。

治慢驚慢脾，須禁腦麝、腻粉、水銀、粉霜之類，及寒涼動臟等，或以燥熱俱不可用。只宜回陽醒脾湯使與服。

慢脾風候，十個孩兒有九個以艾灸之。須當斟酌病候已未脈絕之理，若一臟絕即不可用藥調。如眼無光，指甲四肢垂弾，五體俱冷，不可勉強用藥，慢驚慢脾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粗大，脈來浮數，是謂陰盛強陽。或誤認爲陽氣已復，又喉中有痰，不識覆燈怦絕之證，又行用藥，痰隨氣下，氣隨痰絕，人以醫殺咎之。

《全幼心鑑·虛陽生風》 虛脫變虛風，虛陽必上攻。下焦陰氣盛，中脘食難通。

《嬰童百問・慢驚》 慢驚者，因病後或吐或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時時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凡慢驚之候，或吐或瀉，痰鳴微喘，眼開神緩，睡則露睛，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身冷四肢熱，口鼻冷氣，面色淡白淡青，或眉青唇青，其脈沉遲散緩。蓋由急驚過用寒涼，或轉下太驟，傳變成之。又有吐利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有臟腑虛洞泄而成者，有久利氣脫而成者，有取瀉下積而成者，有吐血下血而成者，有感風不解，傷寒傳變而成者。有久嗽作癇不已者，有蟲積衝心者，有疝氣腹痛者。或日夜汗出。脾困多睡，煩躁引飲，四肢浮腫，大小便閉，丹瘤腫毒，龍帶纏腰，走馬急疳，幷傳慢候。惟吐瀉積利成虛致之，則證變甚速。治法須當審問源流，不可一概用藥。曰慢候，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如臟寒洞洩得之，則先與朮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散，調和脾胃。如外感風寒，則可與桂枝湯，葛根湯輩，其他可以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亦須準較陰陽虧盛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大熱之劑。惟于生胃氣中，加以截風定搐，如全蝎、花蛇、殭蠶、白附、天麻、南星輩爲良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者，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可冷可熱，惟均平陰陽而已。太乙寶生丹、聚寶丹、蟬蝎散、神寶既濟丹、來復丹、王氏惺惺散、醒脾散、大醒脾散、溫白丸，可選而用之。若陽虧陰盛，病已傳過，純屬慢驚，無搐掣反引窴視之證而但昏沈者，與星香全蝎散、定命飲子、四聖散、烏蝎四君子湯、天南星散、烏沉湯、沉香散之屬。若手足冰冷者，方可回陽，用硫黃附子。慢驚下痰身煖者，天南星丸、蘇合香丸、白丸子。痰盛者，神寶既濟丹、礞石散。虛甚不可下痰者，靈脂丸、七珍丸。如腦麝巴霜寒涼通開利腸之輩，一切禁止。如未發慢驚，先要睡吐舌搖頭，面青毛髮豎，吐乳作腥，額上有汗，此證乃吐後胃虛生風，當下截風醒脾散，或四君子湯加全蝎、防風、銀白散，或鉤藤飲。去麻黃，更宜多方走變，藥餌不可輕忽。又有慢驚正發，泄瀉吐乳冷汗，雙眼閉，唇紅舌出，搖頭髮直，兩脅動，心悶氣粗，口瘡，當用南星末貼腳底心，常進參湯尤好。少間口瘡不納乳食，名曰鎖腸，卻難救。凡小兒病證，見口如魚口作鵝聲者，不治。《聖濟經》有琥珀丸、南星煎等劑，皆可服。論曰：心藏神而惡熱，小兒體性多熱，若感風邪，則風熱搏于腑臟，其氣鬱憤，內乘于心，令兒神志不寧，故發爲驚。若驚甚不已，則悸動不寧，是爲驚悸之病，紫金散、牛黃散、大丹砂丸治之。其急驚則有龍齒散、巨勝散等劑，可選而用之。

《嬰童百問・脾風》 慢脾風之候，面青舌短頭低，眼合不開。困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禁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及收，或身冷，或身溫而四肢冷，其脈沉微，陰氣極盛，胃氣極虛，十救一二。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脾間痰涎虛熱往來，其眼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滯然爾。世所謂慢風難療者，慢脾風是也。然慢脾風，一名虛風。凡小兒或吐或瀉之後，面色虛黃，大勢虛損，若因虛而發熱，繼此必得慢脾風。纔見搖頭直視，以手摸人，昏困喜睡，額上汗多，身亦黏汗，其聲沉小而焦，即是脾風之證，不必皆由急慢風傳次而至。治法大要，生胃回陽。黑附湯、川烏散、金液丹、白丸子各一半。生附四君子湯可斟酌。胃氣漸復，則異功散輩溫平而調理之。如蝎附散、陰癇散等亦可參用。若其眼半開半合，手足不冷，證候尚在慢驚，則不必用回陽。或已入慢脾，而陽氣未甚脫者，亦不可用硫黃附子丸。服回陽湯劑，手足漸煖者，仍以醒脾散等繼其後以調之，不可輕易用極劑也。

《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慢驚下痰輕者，神寶既濟丹、白僵蠶丸。重者神砂膏。甚則七寶妙砂丹。炙慢脾慢風驚逆惡證候，諸藥不效者，如有太衝脈，則取百會穴灸之。此治慢脾風之大要然也。急驚亦下劑有三，輕下則用定命丹、利驚丸、防風湯、宣風散、枳殼散、小柴胡湯輩。重下則用青金丸、天麻丸、蘆薈散、牛黃涼膈丸、青金丹、王監京墨丸輩。稍重下則用揭風湯、朱砂膏、疏風散、柴胡加大黃湯輩。下之後宜和氣助胃，如生氣散、銀白丸、茯苓二陳湯、異功散、天麻蘇合香丸、參苓白朮散、和中散、醒脾散之類皆可選用。凡急驚眼睛翻轉，口中出血，兩足攤，腹肚搐，摸體循衣，氣促噴藥，口中痛絕大叫者，難治。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咳嗽，面黑唇慘，鴉聲，兩脅動氣，口生白瘡，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慢脾身冷黏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大小便不禁，口噤頭搖者，最難爲力。若急驚甚者，服鎮心丸化痰鎮心，或金箔鎮心丸，亦可服珍珠丸下痰亦效。熱甚大便閉者，寬熱散下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九八〇 鄭端友《全嬰方》論慢驚曰陰癇　夫慢驚雖曰陰癇，實陰三種而得。三種者，或只吐，或只瀉，或吐瀉俱發，亦因風驚食所作是也。

論慢驚之因　慢驚者，因久吐而胃氣先虛。胃與肺母子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虛，則生黏痰，黏痰者，肺胃所出也。痰則凝滯在於咽喉，如牽鋸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以慢驚風，眼偏喜開者，胃虛生風。通眞子云：風能動能開。慢脾者，因久瀉而脾氣先虛。脾與肺子母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俱虛，則生頑涎，頑涎者，脾肺所出也，涎則溢流在於咽喉，如水雞之聲，時復瘈瘲是也。所謂慢脾之風，眼偏喜閉者，驚氣入脾。通眞子云：氣能靜能閉。

論陰癇之因　陰癇者，吐瀉之久，脾胃俱虛。脾與胃表裏也，二經俱虛，則生痰，頑涎相纏如膠，塞於咽喉，故聲鳴而喘，時復手足顫搖，或如角弓之張是也。所以陰癇半開半閉者，是風氣併行脾胃。《飛仙論》云：陰癇，眼似睡不睡。王氏云：驚風，眼半開半合。已上三證，似同而異，並屬陰也。各目睛昏暈，背脊強直，或作鴉聲，發頻難差，皆十死一生也。凡慢驚有汗，多死。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蓋陰證無汗，有汗者亡陽。古人說慢驚瘈瘲，是似搐不搐，其間亦有慢驚如急搐者，是死期之速也。有嗽變驚者，第十二卷有治法。

陳文中《養子直訣》：小兒誤服涼藥，鎮心宣導，或用帛蘸湯水，繳搌唇口，因此傷動脾胃，或泄瀉，或腹脹，或腹中氣響，小兒面少紅色，常無喜笑，不看上而視下，小兒囟顱高急，頭縫青筋，時便青糞，小兒肌體肥壯，糞如青涕，或如凍汁，小兒時時眨眼，糞便青白沫，有時乾嘔。已上五證，忽然嘔吐者，必成陰癇，俗謂之慢驚風搐。醫患之家，不究病之源因，不分陰陽表裏，又不察血脈虛實，妄爲熱即生風，便餌牛黃、朱砂、腦麝鎮心宣導等藥，因此敗傷眞氣，搐而不救者多矣。蓋眞氣者，元陽也。其藥性溫，則固養元陽，冷則敗傷眞氣，故宜用溫中下氣藥治之。緣小兒腑臟嫩嬌，皮骨軟弱，血氣未平，精神未全，言語未正，經絡如絲，脈色如毫，不可妄投藥餌，亦不可湯繳口舌。無病者，在乎攝養正氣；有疾者，先看外證，而爲多矣。

《永樂大典》卷九八一　湯民望《嬰孩妙訣總要》吐瀉成虛風歌：吐瀉才生便惡心，胃虛脾弱汗相侵。舌出唇緋雙眼閉，搖頭髮直起如針。膈悶氣粗兩脅動，口生瘡白命難任。未生此證宜先治，有瘡胃閉命須沉。

又歌曰：未發慢脾先要困，睡中吐舌更搖頭。吐奶作腥生氣息，額頭千顆汗珠流。睡裏多驚驚哭起，面黃脈細最堪憂。醒脾助胃成功效，傷奶依前命也休。

吐後生驚歌曰：吐乳從來胃氣實，奶滿胃中生吐逆。吐多遍身有風生，驚邪本是從斯得。吐定無過腦後溫，吐出奶來無變色。先與定吐後祛風，如此醫流無費力。

又歌曰：慢脾之候脈微微，昏昏只睡難辯之，或若搖頭幷口噤，萬中無有一能醫。凡有此疾，先用奪命散，青州白丸末，煎如稀糊，入蜜調，控下涎。然後服祛風、醒脾等藥。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慢脾風證歌　脾風先要睡，吐舌更搖頭。面青毛髮直，腳手曲如鉤。吐奶腥臊氣，千顆淚珠流。表汗通腸效，只恐瀉不休。

慢脾風證：若是急驚傳來，而尙有陽證。其陽即虧，不必回陽，又不可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

慢脾死證　此病屬陰。因吐瀉胃氣虛，變成慢驚，慢脾風，四肢逆冷，面色青黃，沉困氣喘。此是陰盛後了陽氣不舒，脾胃空虛生涎，肺藏受風氣，胸膈脹滯。此慢驚也，不得下涼藥取吐。先用發汗藥回陽，後下驚藥。如加白瘼上眼睛，若更氣急，瀉下黑色，嘔逆不治，死候。

慢驚慢脾二證歌　長呼多困面青黃，喫乳痰生胃氣傷，風盛涎多驚瘛瘲，醒脾利膈藥爲良。若有此等形證，可下竹瀝散及通關梅花飲子，兼與龍腦硼砂膏、小歸命散，次與勻氣調胃藥。

《幼科發揮·慢驚有三因》　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亦冷，手足時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宜待其未發而治之，調元湯合小建中湯主之。如見上證，雖有神丹，不可治也。

或問：吐瀉何以生風而不可治者，何也？曰：五行之理，氣有餘則乘其所勝，不足則所勝乘之。吐瀉損脾，脾者土也。風者肝木所生也。脾土不足，則肝木乘之，木勝土也，其病不可治。人身之中，以穀爲本，吐多則水穀不入，瀉多則水穀不藏，吐則傷氣，泄則傷血，水穀已絕，血氣又敗，如之何不死也。

或問：風從風治，何以所立之方，不用風藥，何也？曰：《內經》云：肝苦急，以甘緩之，以酸泄之，以辛散之。又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調元湯參芪甘草之甘，可以緩脾之急，爲治風之聖藥也，而又可以補脾。芍藥桂枝辛熱之從，可以建中。二方合而用之，治慢驚風者，此東垣老人之秘傳也。

因得驚風，醫用利驚之藥太多，致傷脾胃，元氣益虛，變爲慢驚者，此外風未退，中虛又生，風虛相搏，正去邪存，天命隨傾，此慢驚風證，尤愼于始也。

一兒五歲病痢，醫用藥治之，痢轉甚，其脾胃中氣下陷也。予用參苓白朮散調之，十日痢止。予辭歸。有惑者謂其父曰：無積不成痢，富家之子多是肉積，吾有阿魏，嘗用治痢有效。父惑而聽之，乃以阿魏作丸如小豆大，連服三丸，其子昏睡。適予又至，以服阿魏丸告之。予驚曰：阿魏雖去肉積，大損元氣，令郎脾胃已弱，豈可服之？父曰：病安而喜睡未醒也。予謂乳母叫之，則目露睛，氣已絕矣。

有兒脾胃素弱，一日病瀉，以理中丸服之，瀉未止，口內生瘡。謂兒前藥性熱助火，復以冷藥投之，身微熱，睡則揚睛。予見之曰：此兒發慢驚風，令郎脾胃本虛，瀉則益虛，口中生瘡者，脾虛熱也。誤服冷藥，則中氣益損，昏睡不乳，虛損之極也。當急作調元湯，倍人參服之。調理半月而愈。

一女子五個月內發搐，予以瀉青丸投之，三四服搐不止，轉甚。予思痰壅氣鬱，乃發搐也。丸散頗粗，與疹粘滯于咽喉之間，致氣不通，而搐愈甚也。用竹葉煎作湯，取綿紙濾去其渣滓，澄清服之，搐止而安。其父嘆曰：醫之貴於變通也，如是夫。

一小兒得眞搐，予曰：不治。彼家請一推拿法者掐之。其兒獲痛，目瞪口動，一家盡喜。再觀兒斜視，彼曰：看娘。兒口開張，彼曰：尋娘乳吃。予嘆曰：誤矣。睹子轉睛，謂之看娘，急口張開，謂之尋乳，皆死證也。其夜果死。

肝主風，急驚風搐搦振掉，肝之本經氣動所生也。當急治之，得心熱則發，宜瀉青丸，用導赤散煎湯送下。初發搐，昏睡不醒，或掐人中，或掐大陵，或灸中衝，待其醒而藥之。或用白僵蠶、豬牙皂角、細辛、川芎、藜蘆等分爲末，吹鼻中，噦者可治，不噦者不可治。

如頑涎壅塞者，用僵蠶末吐之，或礞石滾痰丸吐之，家傳三黃五色丸下之。

小兒發搐，如法治之。搐止者，吉。如時發時止，昏睡不醒，不食者，死。兒一歲發搐不止，口鼻氣出溫者，此眞搐也，不可治。搐後易醒，口鼻出熱者，此假搐也，可治。

錢氏云：氣溫則爲生，謂肝之眞藏病見者，牧曰眞。氣熱者，病自外生者也，故曰假。

先翁治一兒，滿月後發搐，以至聖保命丹治之安。

祖訓：治急驚風，只用瀉青丸、導赤散。

舊縣張月山長子，病急驚風，十七日不醒。待請予到，舌色黑矣。予嘗見父念《玉函經》：傷寒舌黑洗不紅，藥洗明分見吉凶。全問曰：用何藥洗之？父曰：薄荷湯。乃依法急取薄荷湯洗之，舌變紅色。予曰：可治也。用瀉青丸二錢煎湯服之，一飲而盡，口燥渴已止也，其夜搐止熱退而安。此子不遇予，幾死也。

汪元津幼子，七月間因傷食病瘧七日，發搐。予見之，肝風雖甚，脾未至困，當瀉其肝，後補其脾可也。乃以瀉肝散三服而搐止，後用調元湯以補其脾，琥珀抱龍丸以平其肝。喜睡，二目不能開。予思喜睡者非脾困也，乃神昏火煜煜也。目屬肝，兩胞屬脾，合目不開者，非亡魂也，乃神倦也。今兒目欲開欲合可知也。只用前方。又二日，令其家中平日相與嬉戲者，取其小鼓小鍰之物，在房中床前唱舞以譟之，未半日，目開而平復也。凡十日而安。

胡鳳崖有子，痘瘡後傷食疳，肌瘦髮穗，有醫童十冊見之，曰：不是疳證，乃血虛也。其家惑之，始效則生一病，如癇非癇，晝則安靜，夜則夢寐，抱其乳母，叫云我怕我怕，如人捕之狀。詢其病原，此兒性不吃藥，一冊來餵藥，必將鍼火以恐嚇之，而得斯疾也。蓋胃爲戊土，腎爲癸水，合而化爲火。腎主恐，恐則傷腎，此因脾胃虛弱，不能生肺，腎無化原，亦從而虛也。腎藏志，腎虛則神志不安而生驚恐也。寤則神棲于心，寐則神棲于腎，脾志往來出入之門戶也，必以補脾爲主，安神次之。補脾肥兒丸，安神錢氏安神丸，調理半年而安。

天釣內釣，足厥陰肝經之脈起足大指而上環陰器，左交右，右交左，上入小腹，下會督脈，循脊膂，過而上至于巔。如風傷肝，則發天釣。其狀眼上翻頭頂向後仰，身反折，渾如角弓之狀。錢氏云：肝有風，甚則角弓反張者是也。天釣屬木，宜發散。瀉青丸中去大黃，加天麻、全蝎、僵蠶、鉤藤。內釣者，肝受寒則小腹痛，大叫哭，目直視，但不搐耳。宜急溫其內，當歸茱萸湯及木香丸。

咳嗽不止作搐者，此肺衰也，而肝木侮之也。當先補肺，阿膠散；後瀉肝，瀉青丸。搐止者可治，不止者不治。木寡乎畏也。錢氏所謂三補肺而咳

嗽不除，三瀉肝而肝搐不止者是也。

蘄水舉人蔡沙江有子，病咳久不止，請予治。予往見其連聲不止，咳時面青，右手嘗自擺動。謂沙江曰：令郎不可治也。沙江問何故，曰：嗽者肺病也，肺屬金。面青者，肝之色也，肝屬木。手擺者肝風欲發之狀也。木來侮金，寡乎畏也。維時十月，金病木生之時，四時之序，將來者進，成功者退，木生而進，金病而退，發搐不可治也。甲乙日劇。果甲乙日搐而死。

《幼科發揮·馬脾風似癇》 馬脾風者，肺脹也。上氣喘急，兩脅扇動，鼻張悶亂，喘喝聲嗄，痰涎壅塞，其證危惡，宜急攻之，牛黃散主之。

或問：何以謂之馬脾風？午屬馬，爲少陰君火，心主熱，脾主虛，心火乘肺，脾之痰升攻肺，肺脹而喘，謂之馬脾風也。一兒四歲，忽作喘，氣逆痰壅，鼻孔開張。予曰：此馬脾風也。如胸高肩聳，汗出髮潤，則不可治。須急治之，以葶藶丸去防己，加大黃，除肺之熱，合小陷胸湯，除肺之痰，碾爲細末，竹瀝調服而愈。

《明醫雜著·急驚變慢驚》 急驚屢發屢治，用直瀉藥既多，則脾損陰消，變爲慢驚，當主以補脾養血，佐以安心清肺制肝之藥。（薛己注：按前證多因吐利，脾胃虛損，肝木所乘，或腎水反來侮土所致，故似搐而不搐，先用鉤藤飲子；如發搐少退，乃用寶鑑天麻散。若吐利不食，急用木香異功散，實其脾土，其病自已。如未應，用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溫補脾土。更不應，急加附子以回陽。蓋慢驚之證，外虛熱而內眞寒也，無風可逐，無痰可驅，但溫補脾胃爲主。大凡發搐因風，則目青面赤，因驚則叫呼搐搦，因食則嘔吐氣悶，肺脾虛則生粘痰，喉間作鋸聲，乃心火不能生脾土，脾土不能生肺金，以致肺不能主氣，脾不能攝涎，故涎氣泛上，而喉中作聲耳。若用祛風治痰理氣之劑，則氣散陰消而促其危矣。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慢驚風證》 小兒慢驚，因病後，或吐瀉，或藥餌傷損脾胃，而肢體逆冷，口鼻氣微，手足瘈瘲，昏睡露睛，此脾虛生風，無陽之證也。溫白丸主之。

薛按：《保嬰集》云：急驚屢發屢用直瀉，則脾損陰消而變爲慢驚者，當補脾養血，佐以安心清肺制木之藥，最爲切當。竊謂前證多因脾胃虧損，肝木所勝，但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佐以鉤藤飲子，以補脾土平肝木，亦多得效。如不應，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溫補脾土。更不應，急加附子以回陽。若用逐風驅痰之藥，反促其危也。每見小兒脾胃弱者，一病即成慢驚，不可泥爲久病誤藥而後成也。《內經》云：爲慢脾風，言脾虛受病也。其意可見矣。

王氏子患吐瀉，或用藥下之，腫而露睛，瘈瘲身冷，此慢驚也，即用拒痛湯治之。而目開身溫。但二便不利。或用八正散，身復冷不食，即用益黃散，史君子丸溫補脾胃，諸證悉愈。後又不語，用地黃丸以補腎，半月而愈。

愚治一小兒停食吐瀉，先用剋滯之劑，更加咬牙發搐，面色青白，手足指冷，眉唇抽動。余以爲脾胃虛弱，因藥復傷，肝木所乘而成慢驚矣。遂用六君子加木香、柴胡、升麻，二劑頓安。大凡傷食停滯，雖見發搐等證，且勿用藥，待宿食化盡，胃氣漸健而自愈。設若強與飲食，或誤用藥餌，不惟甚其所有，而且生其所無矣。

舉人余時正子，傷食發丹，服發表之劑，手足抽搐。服抱龍丸，目瞤痰盛，余謂脾胃虧損，而變慢驚矣。用六君加附子，一劑而安，再劑而愈。

一小兒患抽搐，痰涎自流，或用驚風之藥益甚。視其面色黃白，余用六君子，補中益氣二湯而愈。

小兒初生，壯熱吐哯，身體強直，手足抽掣，目反直視，是胎驚風證也。

薛按：前證多因娠婦忿怒驚恐，調攝乖常，或挾外邪內傷於胎。蓋母有所觸，胎必感之，當用豬乳膏拭兒口中，或用惺惺散加漏蘆，令母煎服，使藥通乳中，兒病自愈矣。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發搐證治》 驚癇發搐，男則目左視無聲，右視有聲，女則右視無聲，左視有聲，相勝故也。故有發時之證。

薛按：前證多因胎中受患，或乳母鬱怒傳兒，或小兒乳傷自病，其證吐乳面青，若痰實壅積，則壯熱面紅。當兼詢治其母，切不可損其元氣。若欲驗逆順，男則握拳，拇指叉入食指中爲順，於外爲逆。女則叉入食指爲逆，於外爲順。仍參吮乳不能，類以治其母。後倣此。

駙馬子五歲，目直視而不欲食，或以爲鬼祟，用符水噴之，反加發搐，此肝經實火之證也。用瀉青丸而愈。

愚治少參王陽湖孫，跌傷股骨，正體科接之，余視其面青而兼黃，口角微掣動，此肝木侮脾證也。且氣血筋骨皆資脾土而生，但壯脾氣則所傷自愈。遂用六君子加鉤藤鉤、當歸三十餘劑，諸證悉愈。

愚治一小兒，兩目連劄，手足發搐，頻服天麻防風丸之類益甚，得飲則稍愈。視其鼻準及左頰色青黃，此肝木制脾土，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鉤藤鉤，二劑而愈。又用補中益氣湯而安。若寅卯辰時，身體壯熱，目上視，手足

動搖，口出熱涎，頸項勁強，此肝旺也。當補腎治肝，用地黃丸、瀉青丸主之。

薛按：前證若煩熱作渴，飲冷便結者，宜用瀉青丸。若發熱飲溫，大便不結者，宜用柴芍參苓散。若自汗盜汗，腎虛液不歸源也，用地黃丸。若服峻劑，或久病流涎，脾虛涎不歸源也，用六君子湯。所云肝旺者，乃肝虛而邪氣旺也。故先補其母，後瀉其子。一小兒寅卯時發熱，或兼搐，有痰，服抱龍、瀉青二丸而愈。後復患，仍用前藥，以致咳嗽氣喘，不時發搐，面兼赤色，或青黃，或浮腫，或流涎。余謂：咳嗽氣喘，脾肺氣虛也。不時發搐，木乘土也。面青赤黃，肝入心脾也。浮腫流涎，脾氣虛也。用益智丸以補心氣，補中益氣湯以養脾肺而愈。

若巳午未時發搐，心神驚悸，竄視睛赤，牙關緊急，口中流涎，手足動搖，此心旺也。以地黃丸補肝，導赤散、涼驚丸治心。

薛按：前證屬邪氣實而眞氣虛，故用地黃丸。其流涎不止爲心火虛而脾土弱也，佐以六君子湯。

愚治一小兒，巳午時發熱驚悸等證，發時形氣倦怠，面黃懶食，流涎飲湯，余以爲心氣不足所致。不信，反服涼心藥，更加吐瀉，睡而露睛，幾至慢脾風。先用六君子加薑、桂，佐以地黃丸而愈。

一小兒七歲，因驚久患搐熱，後午未時益甚，形氣倦怠，熱定飲湯。余謂心脾氣虛，朝用補中益氣湯加益智仁，夕用六君子加當歸、鉤藤鉤而尋愈。後因飲食過多吐瀉，或用保和丸治之，加寒熱發搐，此脾土復傷，而肝木所侮。余用六君子柴胡治之，寒熱止而飲食進，但巳午未時去後，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鉤藤鉤而愈。

若申酉戌時，微搐而喘，目微斜，身似熱，睡而露睛，手足逆冷，大便淡黃，肺旺也。當用益黃散以補脾，導赤散以治心，瀉青丸以治肝。

薛按：前證屬脾土眞寒，不能生肺氣而假熱，故宜益黃散以補肺金之母，如用六君炮薑尤效。若手足不冷，屬虛弱，用五味異功散，木香導赤散，瀉青丸。初病元氣未虛者，酌量用之。若久病元氣已虛者，必用六君子湯，秘旨安神、六味地黃二丸主之。

一小兒潮熱，自申酉時熱，至子丑時方止，遍身似疥，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熱渴飲冷，此脾胃實熱而傳肺大腸也。先用清涼飲四劑，結熱始退，又用四物加柴胡、黃連、數劑，其瘡漸愈。彼欲速效，另用槐角丸之類，諸證益甚，遂請於陰長，治之亦同余藥，惟加桃仁、赤芍二味，至百劑而愈。

一小兒先停滯飲食，服剋伐之藥，致面色淡黃，體倦少食，申酉時潮熱，余欲用調補之藥，不信，更用清熱消導，益加泄瀉，余用六君子數劑，又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小兒酉戌時熱，面赤腹中作痛，按之益甚。服峻厲之劑，下五七次，發搐吐痰，作渴腹痛，按之卻不痛，此脾胃復傷而變證也。用七味白朮散、補中益氣湯，頓安。

一小兒飲食停滯，服消導丸藥。余曰：此因脾胃虛而食停滯也。當調補爲善。巳而申酉戌時潮熱，食少作渴，大便不實，用四君子湯，而飲食進。又用補中益氣湯，而諸證愈。

若亥子丑時微搐，身體發熱，目睛緊斜，喉中有痰，大便白色，多睡不省，當用益黃散以補脾，導赤散、涼驚丸以治心。

薛按：前證屬形病虛寒，宜用六君子加炮薑溫補脾土，用清心安神丸、六味丸調補心血。潔古張先生云：此證皆因大病後，脾胃虧損所致，其旨明矣。若非六君子湯以固本，必變慢脾風也。

朱監簿子五歲，夜半發熱，曉則如故，用涼藥解之，反多涎喜睡，大便青白，作渴引飲，師曰：此當健脾胃則諸證退。遂用白朮散一兩，水煎恣飲，二劑稍愈，三劑渴止涎消。又投阿膠散，二服而安。

愚治一小兒，亥子丑時發熱泄瀉，用益黃散而愈。後復發，服前藥，嗜卧露睛，作渴少食，大便頻黃。余謂：肝勝脾虛，元氣下陷，用補中益氣湯，佐以地黃丸而尋愈。

若傷風發搐，口中氣熱，呵欠頓悶，手足動搖，當以大青膏發散之。

薛按：潔古先生云：傷風發搐，當辨有汗無汗。用大青膏，小續命湯。竊謂前證，若口中氣熱，搐而有力，屬形病俱實，宜用大青膏以散風邪。若口氣不熱，搐而無力，屬形病俱虛，宜用異功散以補脾土，六味丸以滋肝木，鉤藤飲以清肝火。若因風邪鬱熱，而變見諸證，當理肺經，清風邪。若外邪既解，而諸證不愈，當實脾土補肺金。若徑治其肺，恐脾氣復傷，諸證蜂起矣。

一小兒傷風鼻塞流涕，服藥過重，發搐呵欠頓悶，汗出氣喘久不愈，其母因勞役發熱，余用補中益氣湯，時以五七滴與兒飲之，母子并愈。

一小兒傷風發搐，痰盛喘急，余謂此脾肺氣虛，腠理不密，而外邪所乘。

用六君加柴胡、升麻、桑皮、杏仁，一劑痰喘悉退，又一劑，去桑、杏，加鉤藤鉤而安。乃用異功散數劑後，不復發。此證若不補脾胃，實腠理，專治痰邪，鮮有不誤。

若傷食後發搐，身溫多睡，或吐不思食者，宜先定搐，搐止，用白餅子下之，後用安神丸主之。

薛按：前證若飲食停滯，嘔吐不食，腹脹便秘者，屬實熱，宜用白餅子下之。若下後搐熱益甚，嘔吐不食者，屬虛熱，用異功散補之。若脾胃既傷，肝木所勝，用六君加鉤藤鉤以健脾氣平肝木。大凡飲食而不愈，但調補脾胃，則諸邪自退矣。

一小兒七歲，發熱驚悸，服祛風化痰藥，更惡寒吐痰，喘嗽腹痛少食，又服抱龍丸，大便似痢，寒熱往來，殊類風證。先兄以爲脾氣大傷，藥復損之，諸經無所資養而然也。用四君子湯，少用升麻、柴胡，以升補陽氣而愈。

一小兒傷食，發熱抽搐，嘔吐氣喘痰嗽，屬脾肺氣虛。以六君子加炒黑黃連、山梔各二分，一劑而頓安。

一小兒三歲，停食吐瀉，或用剋滯之劑，更咬牙發搐，面色青白，鼻準青而兼黑，手足指冷，眉唇抽動，此脾胃虛弱，而肝木乘之。用六君子加木香、柴胡、升麻，二劑頓安。

百日內發搐，眞者不過兩三次必死，假者頻發不死。眞者，內生驚癇，假者，外傷風冷，血氣未實，不能勝任，故發搐。口中氣熱，用大青膏塗囟浴體二法。

薛按：前證多因胎中受患，或乳母鬱怒傳兒，或兒脾傷自病，當固元氣爲主，而兼調治其母，仍參吮乳不能類治之。後倣此。

李司戶孫，百日發搐，日三五次，或作胎驚治之，不應，即用大青膏豆許，幷塗囟浴體二法，三日而愈。蓋嬰兒血氣未實，不能勝外邪而發搐，故用浴體法。凡搐頻者，風在表易治，宜發散。搐稀者，風在臟難治，宜補脾。

愚治一小兒，百日內患抽搐，痰涎自流，用驚風藥益甚，視其面色黃白，仍用六君子、補中益氣二湯而愈。

一小兒面色青黑或痿黃，審其母，素有鬱怒所致，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治其母，其子亦愈。

一小兒月內發搐，鼻塞，余以爲風邪所傷，以六君子加桔梗、細辛，子母俱服，更以葱頭七莖，生薑一片，細擂攤帛上，兩掌護溫，貼子囟間，半晌鼻利搐止。

一小兒未兩月，發搐嘔乳，腹膨作瀉，余以爲乳多傷脾胃，用五味異功散加漏蘆，母服之，子服數滴，而尋愈。

《保嬰撮要·慢驚》 蓋慢驚者，陰證也，俱臟受病而屬虛。因吐瀉脾肺俱虛，肝木所乘，而致瘈瘲微搐。婁全善所謂木虛則搐而無力，經所謂木不及曰委和，其病搖頭是也。謂手足搐動泄瀉心悸。火虛則身寒，口中氣冷，土虛則吐瀉，睡而露睛，治宜溫補脾胃，用六君子湯、五味異功散之類。徐用誠云：乙木屬陰，乃肝臟病，故慢而難治，況有夾熱夾食夾痰，與外感證相似者，當宗錢氏方主之。《保嬰集》云：急驚屢發而屢用直瀉之藥，則脾陰愈消，而變爲慢驚多矣。大率吐瀉痰鳴，氣喘，眼開神緩，昏睡露睛，發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身冷，面淡青白，或眉唇青赤，其脈遲沉而緩是也，當溫補脾氣爲主，而佐以安心制肝。東垣亦云：慢驚風由脾胃虛而生。脾虛者，因火邪乘其土位，火旺能實其木，木旺故來剋土，當於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源，更於脾土中瀉火以甘寒，補金以酸涼，致脾土中金旺火衰，風木自虛矣。稟賦不足，或久病脾虛，及常服剋伐之藥者，多致此證。若因土虛不能生金，金不能平木，木來侮土而致前證者，以五味異功散加當歸、酸棗仁，佐以鉤藤飲子，補土平木。若脾土虛寒者，用六君子加炮薑、木香；不應，急加附子以回陽氣。蓋陰血生於脾土，宜四君子湯當歸、酸棗仁。凡元氣虧損而至昏憒者，急灸百會穴。若待下痰不愈而後灸之，則元氣脫散而不救矣。此乃臟腑傳變已極，總歸虛處，惟脾受之，無風可逐，無驚可療。因脾虛不能攝涎，故津液妄泛而似痰者，當依前法自效。若不審其因，泛用祛風化痰之劑，則脾氣益傷，陰血益損，病邪益盛而危矣。

《慎齋遺書·驚疳》 慢驚一證，小兒最劇之候也。蓋因三藏受病，先後天皆傷也。腎藏精主恐，肝主氣主動主升，心主脈主驚。驚者，心氣動而肝隨以升，腎氣爲肝氣吊動，而精氣亦隨之而幷於上，則腎精不藏矣。精不藏則下虛，肝氣升則上實，故驚證腎無不虛而肝無不實也。痰者，精氣之變也，精幷於上而爲痰，得肝火扶之，內而心胸上下，外而經絡手足，無非痰氣矣。蓋肝主氣，心主脈，腎主痰，心肝腎三經之證，而心肝腎三經之經絡，皆痰之道路也。然猶易治也，只須用薑桂斂而下之，兼用通經清水之劑即安矣。所

以易治者，脾氣尚能運動，而藥力可行，升降之機猶在我也，若一傳於脾則難矣。脾氣滯於痰，則胃不運。胃不運則後天之氣病，而先天之虛處更無所生，則腎精益枯，腎枯則肝火益起，火益起則痰益盛，痰盛則四肢九竅百骸無非痰氣閉塞，而生機息矣，不死何待！所可恨者，人但見痰害之甚，而一以消痰爲事。消痰固好，奈不消其本而消其末，是猶抱薪救火也。以消痰之劑皆傷脾胃伐腎耗元之味耳。故遇急驚，其證實，其來路淺，治痰而痰易退，雖不合法，然猶以逐一無能小賊，尚易除也。至於慢驚，則根深勢猛，倘不從其來處著力，而亦以逐小賊之法治之，是使激其怒而行性也，豈可救治哉！用藥皆宜通行下降，溫中納氣爲主，炮薑、肉桂、蘇梗、廣皮、遠志、茯神、鐵衣、甘草、五味、人參之類皆可用也。舍此而消痰，我不知其可也。

《東醫寶鑑・慢驚風》 慢驚者，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及過服寒涼藥，其證眼慢騰騰或露睛，手足瘈瘲，面色青白，渾身四肢冷，默默聲，其脈沉遲，用白朮散、益黃散，加防風、冬瓜仁煎服。

慢驚陰證，急驚陽證。傳來才經吐瀉，便是慢驚。男子以瀉得之爲重，女子以吐得之爲重。

慢驚純陰證，宜烏蠍散；陽證尚在，宜蟬蠍散。

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用蟬蠍散、醒脾散；若手足冰冷，方可回陽，用硫黃、附子。如腦、麝、銀粉、巴、硝輩，一切禁斷。古云：病家怕驚不怕瀉，醫家怕瀉不怕驚。如泄瀉不止，且先治瀉，若便治風則驚風愈甚。

瀉滑青者，防慢驚，蓋瀉青色者，乃夾驚，木剋土也。

凡兒瀉出青色者，由脾土受肝木剋勝而見本質，由其臟之虛寒，黃芪益黃散主之。

小兒慢驚，或吐利不止，變成虛風搐搦者，非風也，胃氣欲絕故也。用來復丹五粒，研碎末飲，送下即效。

慢驚宜用溫驚丸、神效散、觀音散、全蝎觀音散、三味天漿子散、補脾湯、保生丹、延生丹、參朮半夏湯、防風丸、銀白散。涎盛宜奪命散、雙金丸、南星飲。

《東醫寶鑑・慢驚風不治證》 似搐而不甚搐，似睡而精神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中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鴉聲，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也。慢驚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粗大，脈來浮數，是謂陰盛強陽。錯認以爲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藥下，藥隨痰絕，人人咎醫殺之，此不識覆燈將絕之候，雖不下藥，亦無生意矣。

《東醫寶鑑・慢脾風》 若見眼合，即是脾風。

慢驚察視爲要，眼睛昏定爲重，竄視爲重，四肢厥冷爲重，睛定不眨爲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油亦重，口面忽作黯黯色至重。眼在半合半開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經屬陰，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慢驚其眼半開半合，則當預作慢脾風調理之。

慢脾風用藥，乃不得已也，其危如燈無油，漸見昏滅，錢氏用金液丹與青州白丸子各半研勻，飯飲薄荷湯下一錢，此截風回陽也。

小兒頭雖熱，眼珠青白而足冷；頭一熱，或腹脹而足冷；頭雖熱，或泄瀉而足冷；頭雖熱，或嘔吐而足冷；頭雖熱，或渴而足冷。已上五證作搐者，名曰慢脾風，速與補脾益眞湯加全蝎一枚，或全蝎觀音散。

《東醫寶鑑・痰搐》 凡搐痰，因氣順則痰化而搐自止，先以蘇合香丸，以薄荷湯入薑汁化下，或星香散。

《東醫寶鑑・搐搦瘈瘲輕重》 其有搐搦反張斜視，而牙關不緊，口無痰涎者，多是外感，或內傷夾驚而成，謂之假搐，非內生驚癇也。宜參蘇飲、人參羌活散。

搐搦者，手足牽引，一伸一縮，即瘈瘲之甚者也。

閻孝忠曰：似搐而不甚搐，此名瘈瘲。

急驚初則搐搦俱作，久而搐住只搦，有急有緩，但只肩動瘈瘲者，候之輕也，搐則盛也，搦又重也。

《東醫寶鑑・慢脾風不治證》 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背直口噤，頭搖，大小便不禁，唇縮氣粗，痰如牽鋸之聲者，不治。慢脾風若見一臟絕，即不可用藥。如眼無光，指甲黑，四肢垂弸，五體俱冷，幷不須下藥。

《壽世保元・慢驚》 夫慢驚風者，因外感風寒，內傷乳食，而作吐瀉，或大病之餘，或誤吐下之過，脾胃兩虛者也。脾與肺母子也。母虛子亦虛，而生粘痰。胃虛則能生風，風能開能動，故其證目偏喜開，痰滯咽喉如牽鋸狀，口鼻氣冷，唇緩面青，涎流口角，將復瘈瘲是也。治宜祛風活痰，健脾生胃，

不可妄用腦麝巴粉等藥。其有眼閉，四肢厥冷者，名曰慢脾風。極危篤，速用回陽之藥。手足漸溫，復以醒脾散理之。其服藥不效，太衝脈尚有者，灸百會穴。但面暗神慘，魚口鴉聲，脾痛脅動，身冷粘汗，頭搖髮直，睛定口瘡，喘嗌仄卧。唇縮氣粗者，不治。

《壽世保元·慢脾》 慢脾之證，面赤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床，手足微搐不收，或身冷，或身溫而四肢冷，其脈沉微，陰氣極盛，胃氣極虛，十救一二。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慢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脾間涎痰壅滯而然耳。世所謂慢驚難療者，慢脾風是也。

《活幼心法·慢驚風》 慢驚之候，多因吐瀉，或因久瀉，或因久瘧而得之。身冷面或白或黃，不甚搐搦，目微微上視，口鼻中氣寒，大小便清白，昏睡露睛，筋脈拘攣，俗謂之天吊風。蓋由脾土極虛，中氣不足，故寒痰壅盛而風動筋急也。此陰證也，亦危證也。急宜溫中補脾，則風痰自退。蓋治本即所以治標，全不必治風治驚，彼用蜈蚣全蝎，辰砂牛黃等藥皆悞也。

有所謂慢脾風者，即慢驚失治而甚者耳。其實難大分別，亦不必別立治法。

慢驚因吐瀉而得者最多，其病勢最危急。予第二兒，稟氣頗旺，甫二歲時，因脾胃受寒而泄，小便不利。有一幼科老醫姓蔡者，予家素信用之。其時予尚未精醫也，固召蔡治之。蔡用四苓散，加木通、車前，以分利小便，不效。第二日加琥珀磨服，亦不效。第三日又少加炒黃連服，不知其瀉，原因感寒，而服分利清涼藥太多，遂致脾胃虛寒，第三日申刻後不惟泄不止，而又增嘔吐矣。每飲乳輒吐，至一更初即傳慢驚。目上視，手微搐，身冷昏睡，舉家驚惶。予同先大人檢方，以錢氏益黃散與之。纔投藥下咽即吐。因以茶匙每次只挑二三匙，少停又挑與之，然積至二三次，又盡吐出。舉家相顧駭愕，以爲吐不受藥，不可如何，危急甚矣。予因思此必脾胃虛寒，胸膈胃口有寒痰，是以拒藥不受。惟用辛熱，或可以衝開之。因用人參、黃芪、白朮各一錢，乾薑、白蔻、砂仁各八分，官桂、陳皮、半夏、炙草、白芍各六分，加薑、棗濃煎，以一酒杯騾灌之，其藥下咽，即受而不吐。舉家慶幸，因漸漸灌服此藥二劑而吐瀉立止，驚搐等證悉除。但至次日，眼皮猶不能舒，因用前藥，加熟附子四分，再服一劑而全愈矣。予因此而知庸醫治此等病，不知悞卻多少人，自此遂不信時醫，而益精心於醫也。

急驚屬實熱，宜用清涼，慢驚屬虛寒，宜用溫補，二病若霄壤之相隔，治法若水炭之相反，而諸方書多用一藥以治二病，何其謬妄之甚也。雖錢氏明戒之，而諸家又明犯之，著書立方者且然，而又何責於時醫乎。

《景岳全書·小兒則·慢驚風》 慢驚之候，多由吐瀉，因致氣微神緩，昏睡露睛，痰鳴氣促，驚跳搐搦，或乍發乍靜，或身涼身熱，或肢體逆冷，或眉唇青赤，面色淡白，但其脈遲緩，或見細數，此脾虛生風，無陽證也。小兒慢驚之病，多因病後或以吐瀉，或因誤用藥餌，損傷脾胃所致。然亦有小兒脾胃素弱，或受風寒，則不必病後及誤藥者亦有之，總屬脾腎虛寒之證。治慢驚之法，但當速培元氣，即有風痰之類，皆非實邪，不得妄行消散，再傷陽氣，則必致不救。凡脾土微虛微瀉而內不寒者，可平補之，宜六神散、四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脾腎俱虛而臟平無寒者，宜五福飲。且陰血生於脾土，又宜四君子加當歸、棗仁。脾氣陽虛微寒者，宜溫胃飲、理中湯、五君子煎。脾氣虛寒多痰者，宜六君子湯或金水六君煎。脾腎陰陽俱虛而寒者，惟理陰煎爲最妙。脾腎虛寒之甚，或吐瀉不止者，宜附子理陰煎，再甚者宜六味回陽飲，或四味回陽飲，量兒大小與之。脾腎虛寒泄瀉不止者，宜胃關煎。

薛氏曰：《保嬰集》云：急驚屢發，屢用攻瀉則脾損陰消，而變爲慢驚者多矣。當補脾養血，佐以安心清肺制木之藥，最爲切當。竊謂前證多因脾胃虧損，肝木所勝，外虛熱而內眞寒也。但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佐以鉤藤飲以補脾土平肝木，亦多得效。如不應，用六君加炮薑、木香溫補脾土。更不應急加附子以回陽。若用逐風驅痰之藥，反促其危也。愚按：附子溫中回陽，爲慢驚之聖藥也。如元氣未脫，用之無有不效，氣脫甚者，急宜炮用之。

《保嬰撮要》曰：凡元氣虧損而至昏憒者，急灸百會穴。若待下痰不愈而後灸之，則元氣脫散而不救矣。此乃臟腑傳變已極，總歸虛處，惟脾受之。無風可逐，無驚可療，因脾虛不能攝涎，故津液妄泛而似痰者，但當以溫補脾胃爲主。若不審其因，泛用祛風化痰之劑，則脾氣益傷，陰血益損，病邪益甚而危矣。

婁全善曰：木虛則搐而無力，火虛則身寒，口中氣冷，土虛則吐瀉，睡而露睛，治宜溫補脾胃，用六君子湯、五味異功散之類。

《景岳全書·小兒則·發搐》 搐，抽搐也，是即驚風之屬。但暴而甚者，

謂之驚風，微而緩者，謂之發搐。發搐不治，則漸成驚風矣。雖錢氏等書，皆以時候之氣，分五臟之證爲論治，然病變不測，有難以時氣拘者，是不若察見在之形證，因臟腑之虛實，隨宜施治者之爲得也。總之，小兒之實證無他，惟東方之實及中央之滯耳。蓋東方木實則生火生風，而爲熱爲驚；中央土實則生濕生滯，而爲痰爲積。知斯二者，則知所以治實矣。若小兒之虛證，則五臟皆有之。如心虛則驚惕不安，肺虛則氣促多汗，脾虛則爲嘔吐、爲暴泄、爲不食、爲痞滿倦卧。爲牙緊流涎、爲手足牽動，肝虛則爲筋急血燥、爲抽搐勁強、爲斜視目瞪，腎虛則爲二便不禁、爲津液枯槁、爲聲不出、爲載眼、爲肢體厥逆、爲火不歸源。知此五者，則知所以治虛矣。然此虛實之證，固亦多有疑似者，但以形色、聲音、脈息參而察之，則無有不瞭然者。諸治實之法，當從急驚，治虛之法，當從慢驚，及如後夜啼諸治法，已盡其蘊，當并察之。總之，諸言實者，乃邪氣之實，非元氣之實也。故治此者，切不可傷及元氣。若病已久，尤當專顧脾腎，則根本完固，諸無不愈矣。

薛氏曰：寅卯辰時搐而發熱作渴，飲冷便結，屬肝膽經虛熱，用柴芍參苓散；作渴引飲，自汗盜汗，屬肝膽經血虛，用地黃丸；口吻流涎，屬肝木剋脾土，用六君子湯。巳午未時發搐，若兼作渴飲水，屬風火相搏，以地黃丸補肝，導赤散、涼驚丸治心。若作渴飲湯，體倦不乳，土虛而木旺也，用地黃丸以補腎，六君子湯以補脾。申酉戌時微搐而喘，目微斜，身似熱，睡而露睛，大便淡黃，屬脾肺虛熱，用異功散；若手足逆冷，或喘瀉不食，屬脾肺虛寒，用六君、炮薑、木香；久病而元氣虛者，用六君子、六味丸二藥主之。亥子丑時微搐身熱，目睛緊斜，吐瀉不乳，厥冷多睡，屬寒水侮土，用益黃散；未應，用六君、薑、桂。傷風發搐，口中氣熱，呵欠，手足動者，名假搐，用大青膏發散風邪。傷風發搐，口氣不熱，肢體倦怠，用異功散補脾土，鉤藤飲清肝木。若因風邪內鬱，發熱而變諸證者，當理肺金，清風邪。若外邪既解而內證未除，當理肺補脾。若停食發搐，嘔吐乳食者，宜用消食丸。若傷食後發搐，身熱困睡，嘔吐不思乳食者，當先定搐，後用白餅子下之。若食既散而前證仍作，或變他證者，脾土傷而肝木乘之也，用六君子加鉤藤鉤以健脾平肝。若肺經虧損而致驚搐等證者，當補脾肺以平肝心，則驚搐自止矣。如手足冷汗，搐眉搐肚，日夜不止，名眞搐，當用人參湯、川烏、全蝎等藥，平其胃氣。百日內發搐，眞者內生風，二三次必死；假者外生風，雖頻發不死。百日內搐，亦有因乳母七情厚味所致者，當兼治其母，而以固胃爲先，不可逕治其兒也。若涎入心脾則不能言，用涼心、鎮驚、下痰之藥。逆搐者不治。若吐瀉後變證者亦不治。大凡發搐，因風者則面青目赤，因驚則叫呼搐搦，因食則噯吐氣悶，脾肺虛則生粘痰，喉間作鋸聲。此乃心火不能生脾土，脾土不能生肺金，以致肺不能主氣，脾不能攝涎，故涎氣泛上而喉中作聲耳。若用祛風治痰之劑，則氣散陰消而促其危矣。

《赤水玄珠・慢驚》 慢驚屬陰，爲寒爲虛，多發於大病之後。或先後吐瀉，不善調理，或剋伐過度，損傷脾胃。夫脾屬土，主四肢，虛則四肢冷，手指微動，或口角掣動，面色青，二便利，是其候也。與急驚大不相同，蓋急驚乃初病之證。元氣未虛，邪氣正盛，故抽搐大作。證雖急，乃有餘之證，治可攻擊，使二便通利，痰降熱散而愈也。慢驚乃病後虛弱，無氣以言，無氣以動，無力抽搐，元氣大虛故也。有似於風，俗云慢脾風證，雖緩實惡候也。治惟溫補，使胃氣漸回，大便結實，其風自定。切切不可攻擊，證雖有痰，只以六君子湯加天麻、炮薑，或烏蝎四君子湯。所重只在保護脾胃上着功夫，餘不暇及。

孫季子朋來曰：慢驚需要審問前證根由，按輕重而施治之。不可概稱慢候，而遽投大溫大熱之劑。又不可不識緩急，泛泛然夾雜他藥，失時誤事。如從吐瀉後者，即以理中湯、治中湯，甚者加大附子。若水瀉，輕者，五苓散、益黃散，尤附湯之類。如從急驚漸漸轉致於慢者，全蝎觀音散。風邪而得者，桂枝湯。若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搖頭吐舌，俗曰慢脾風。此土極似木之候，逐風則無風可逐，療驚則無驚可療，乃脾間虛痰虛熱往來作祟，眼合者係脾虛之極，不能展開，神志昏迷。治之早者，十全二、三，大要只在助胃回陽。若眼半合半開，手足不冷，此雖屬慢驚，而陽氣尚未全脫，不必用硫黃附子輩，只與截風謂胃，可冷可熱，和調陰陽，太乙保生丹、聚寶丹、蟬蝎散，皆可選用。所重只在保脾，故所致無失。

《幼科折衷・急慢驚風》 東垣云：小兒瀉青有驚，當先補其土，後瀉其木。其風木旺證，右關脈洪大，掌中熱，腹皮熱者是也。今立一方，黃芪益黃散主之。人參、甘草、黃芪各等分，此三味皆溫補脾土，益元氣。甘能瀉火，《內經》云：熱淫于內，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白芍藥酸寒，能瀉火，酸能瀉肝木，而大補肺金。所補得金土之位，土旺則火虛矣，風木何由而來剋土。然

後瀉風木之旺，脾虛者，以火邪乘其土位故也。故曰：從後來者爲虛邪，火旺能實其木，木旺故來剋土，當于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源，更于脾土中瀉火以甘寒之，補金以酸涼，故致脾土中金旺火衰，則風木自虛也矣。

有傷風後發搐者，口中氣出熱，呵欠煩悶，手足動搖，此氣血未實，不能勝任故也。治當先發散，大青膏主之。

有傷食後發搐者，身溫多睡，或嘔吐不思乳食，此食滯而氣亦因之而滯，故發搐也。當先定搐，加羌活、防風，兼下瀉青丸，後用白餅子下其食，漸用異攻散養其氣。

有欲出痲痘而發搐者，身溫多睡，或嘔吐不欲飲食，此乃熱乘于心，心火炎上，故目睛上竄，其證耳輪鼻尖手足梢冷，噴嚏眼澀，睡中驚跳是也。但無痰涎爲異耳。治法當平肝木，利小便，平肝木則風自去，利小便則心熱除。風熱既退，則痘出而搐愈矣。宜導赤散加白芍、防風、荊芥之類。

有痘後發搐者，此氣血虛弱，復感風寒，熱毒交滯，且不敢發散清利，不治者多矣。

有小兒聞聲即掣跳者，乃肝肺不足，魂魄不安，故神有不穩，非謂驚也。可服犀角地黃丸。

又有小兒心氣虛怯，神不安定，連併掣跳者，可服四君子湯，加辰砂少許服之。

暑風一證，因夏月感冒風熱太甚，致面垢唇紅，脈沉細數，忽發驚搐，不省人事，治用消暑清心飲，辰砂五苓散及抱龍丸。

慢驚屬陰，陰主乎靜而搐緩，故曰慢驚。或得于大病之餘，或傳誤轉之後，目慢神昏，手足偏動，口角流涎，或口氣冷緩，或囟門陷下，睡則揚睛，或半開半合，此眞陽消耗，而陰邪獨盛，陰盛生寒，寒爲水化，水生肝木，木爲風化，木剋脾土，胃爲脾之腑，故胃中有風，瘈瘲漸生，兩肩微聳，兩手垂下，時復動搖不已也。此證有汗者必不治。故仲景曰：陰不得有汗。蓋陰證無汗，有汗者亡陽耳。治法不可一概用藥，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如臟寒泄瀉得之，則先與朮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湯，調和脾胃。如外感風寒，則可與桂枝湯、葛根湯，其他可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視其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之劑。惟于平胃氣中，加截風定搐之劑，如全蝎、僵蠶、白附、天麻、南星等劑爲良方。若吐不止，可投定吐飲，瀉不止，宜服六柱散、五苓散，若痰多唇白，四肢如冰，不醒人事，方可回陽，用固眞湯速灌之，以生胃氣。胃氣既回，投醒脾散，徐徐調理。

慢脾之候，面青額汗，舌捲低頭，眼合不開，困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收，或身冷，或身熱，其脈沉細。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慢脾。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脾間涎痰虛熱往來。其眼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昏迷，痰涎壅滯然耳。世所謂難療者是也。大要生胃回陽，金液丹、生附四君子湯，酌而用之。胃氣漸復，仍服醒脾散、異攻散之類。諸藥不效者，如有太衝脈，則取百會穴灸之可也。

急驚不治證：口中出血，通關不嚥，間或亦有生者。眼睛反轉，口中出血，兩手擺挑，肚腹搐動，或神緩而摸體尋衣，或證篤而神昏氣促，噴藥不下，通關不嚥，心中熱痛，忽大叫者，不治。

慢驚不治證：四肢厥冷，面黯神慘，鴉聲魚口，口生白瘡，髮直搖頭，眼不轉睛，頭項軟，二便不禁，手足一邊牽引者，不治。慢脾不治同。

看手法　風關青黑如懸鍼，主水驚，易治。氣關赤色如懸鍼，主疳病，兼肺臟積熱，猶可治。命關凡有此脈，不問五色，皆是危證。又三關通度如懸鍼，主慢驚，難治。風關青如魚刺，易治，乃初驚之候，黑色難治。氣關青如魚刺，主疳癆身熱，易治。命關青如魚刺，主虛風邪傳脾，難治。三關青是四足驚，赤是水驚，黑是人驚。

《幼科金針・慢驚》　慢驚久熱病之遺，項軟鴉聲委四肢。眼則露睛時搐搦，囟門腫陷百難醫。

慢驚者，多成於大病之餘，又有夾食證，悞投補劑，宿食不化，以致久熱不止，此慢驚之大原也。其證初起，啼哭無聲，如醉如癡，似睡非睡，眼慢騰騰，久則半體抽掣者是矣。如大病之餘，可服六君子湯主治。如胃中停食，悞服補劑而見此證者，誠爲攻補兩難，必不可治。

《幼科金針・風癇》　風癇者，發則與驚風相似。因大病之後，汗出解脫，風邪乘虛迷悶，以致驚搐，涎潮，目直上視，惟手指如計數者是也。以牛黃散治之。如遲，危在旦夕也。

《幼科醫學指南・肝經主病》　肝主風邪，氣實則目直視，呵欠大叫哭，項

急煩悶，用瀉青丸、蘆薈丸瀉之。正氣虛則咬牙呵欠，氣溫則內生，氣熱則外生也，用地黃丸補之。如肝經熱甚，身反強直，治與風同。若目直視，爲因熱始搐，以其子母俱有虛熱，風火相搏之故也。

《幼科醫學指南・肝經兼證》 凡諸風搐搦，牽引喎斜，皆肝病也，宜瀉青丸。如發搐無時，昏睡不醒，不哭不乳，掐之灸之不痛，搐之鼻不嚏，灌藥不入，此眞搐也，不治。

兼見心證則發搐而熱。蓋肝有風則目連劄不搐，得心熱則搐。肝有熱則目直視不搐，得心熱則搐。瀉肝熱用瀉青丸主之，瀉心熱用導赤散主之。

兼見脾證則昏睡不進飲食，當視大便何如。大便閉者，宜蜜導法，切勿妄下，恐致脾胃虛，反爲篤病，大便潤者，宜琥珀抱龍丸主之。

兼見肺證，喘急悶亂，痰涎壅塞，須從大小便以利之。如喘息有聲，肩聳痰響者，不治。若驚熱出於心肺，當利小便，服青寧散。若肝熱則大便難，可加大黃。

〔醫按〕一小兒痰壅發搐氣喘，用礞石滾痰丸而安。

兼見腎證，暴瘖失音，手足強直，此從風治，輕者用地黃丸，重則爲癈疾，不可治矣。

《幼科醫學指南・肝所生病》 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脈訣》云：熱則生風是也。急驚風，肝火盛而心火從之。木能生火，從前來者爲實邪，實則瀉之，宜用瀉青丸以瀉肝風，導赤散以瀉心火。又方：用東瓜根絞汁服下即醒。如無鮮根，以枯根煎湯亦可。

慢驚風，錢氏云：脾虛則吐瀉生風，此脾土敗而肝木乘之。肝屬木而脾屬土，從所不勝，乘者爲賊邪，故慢驚爲難也。脾虛生風，虛則補之，用調元湯加白芍主之。方內以人參補脾之虛，白芍甘草瀉肝之實，誠千古不易之秘方也。予加桂爲黃芪建中湯，木得桂而枯。古方治慢驚如醒脾散、觀音散皆良法也。

或問：上工治未病，急慢驚風可以預治之否？予曰：方其熱甚之時，腮紅面赤，兩目如怒，直視不轉者，此驚風之似也。宜河間當歸蘆薈丸以瀉膽之火，則不成急驚風矣。如吐瀉不止之時，見其手足冷，睡露睛，口鼻氣出冷者，此慢驚欲成之似也。急用參苓白朮散以補脾，或用琥珀抱龍丸去枳實、枳殼，加黃芪以平肝，則慢驚風不成矣。

凡諸般驚風，四時感冒，暑濕風寒，溫疫邪熱，煩躁不寧，痰嗽氣急，及瘡疹欲出發搐，并宜服琥珀抱龍丸。如慢驚虛弱者，減枳實加川芎、當歸。

急驚風有外因者，如感冒風寒暑濕之氣而發熱者，即宜解散和中去熱可也。苟失不治，熱甚發搐，此外因之病也。宜導赤散瀉青丸治之。

急驚風有內因者，如傷飲食發熱，即宜下之，如保和丸、三黃枳朮丸之類，以除其熱可也。苟失而不治，熱甚發搐，此內因之病也，當觀大小便何如，若大小便不通，先去其宿食，宜木香檳榔丸及膽導法，大便調，宜辰砂五苓散、琥珀抱龍丸。

急驚有不內外因者，如受驚恐客忤中惡之類，蓋心藏神，驚則傷神；腎藏志與精，恐則傷腎。經云：隨神往來謂之魂，并精出入謂之魄，故神傷則魂離，精傷則魄散。小兒神志怯弱，猝有驚恐，所以精神潰亂，魂魄飛揚，氣逆痰聚，乃發搐也。宜先去其痰，用辰砂膏主之，後用琥珀抱龍丸主之，有熱東垣安神丸主之，切勿用輕粉、巴霜之類，致傷元氣也。

或問熱甚則生痰，痰甚則發搐，錢氏有利驚丸以下其痰，陳氏有芎蝎散以吐其痰，皆可用否？予曰：藥不執方，合宜而用可也。小兒壯實者，吐之，下之，中病即止。怯弱者，不可猛浪，及傷元氣。大抵痰在咽喉之中，壅塞粘滯，藥不得入者，宜吐而去之，所謂在上者越而治之也。宜姜蠶、牙皂炙焦等分爲末，每服少許，以杜牛膝根搗自然汁灌之即吐，吐後即進下痰藥，如五色三黃丸、礞石滾痰丸、辰砂膏皆可選用之。

初發搐昏睡不醒，或掐人中穴，或灸中衝穴，或掐大陵穴，待其醒而藥之也。或用白姜蠶、牙皂、細辛、川芎、藜蘆等分爲末，吹鼻中，噦者可治，不噦者不治。

醫按：一子患急驚風十七日不醒，舌已黑矣。用薄荷煎湯洗之，舌變紅色，再用瀉青丸二錢煎湯服之，口燥渴已止，其夜搐止熱退而安。

小兒發搐，如法治之，搐止者，吉。如時發時止者，昏睡不醒不食者，死。發搐不止，口鼻氣出溫者，氣溫則內生，謂肝之眞臟。病見此，眞搐也，不可治。搐後易醒，口鼻氣出熱者，熱則病自外生，此假搐也，可治。

醫按：一兒滿月後發搐，以至聖保命丹，一服而安。

一子二歲發搐而死，予見其面色未脫，手足未冷，乃氣急痰壅悶絕，非眞搐也。取艾作小灶，灸兩手中衝穴，火未及肉而醒，大哭，遂用治驚法以雄黃

解毒丸十五粒利其痰，涼驚丸十五粒去其熱合服，煎薄荷湯下，須臾利下黃涎而搐止矣。

一子發搐痰壅，醫用白餅子下之不退，凡三下病益深，合目昏睡，不哭不乳，喉中痰鳴，上氣喘促，大便時下，此五臟氣絕轉下之故也。蓋人之有痰，猶木之有津，時令大熱，草木流津，痰自熱生，此明驗也。今痰隨火上，醫不知降火而反下之，致損胃氣，胃氣既敗，五臟皆傷，故目不開者，肝絕也，昏迷不乳者，脾絕也，啼聲不出者，心絕也，喘促痰響者，肺絕也，溺便遺尿者，腎絕也，果不治。

一子發搐，用推法暫退以後，屢發屢推。予曰：病成癇矣。推法者，鍼灸按摩之遺意，乃發表之謂。痰聚於心，不得出也。經曰：無刺大虛人，幸初成癇可治，久則終身癇疾矣。因立一方，用黃連五錢，朱砂飛二錢半，白甘遂三分，膽星一錢共末，用粟米和猪心血，杵丸芡實子大，每服一丸，燈心湯下，夜服三丸，日服一丸遂安。

一子患驚風，痰喘正急，驚搐頻發，於是先治其痰，後治其搐，以次而定，惟身熱猶熾。予曰：小兒肝常有餘，脾常不足，肝木太旺，脾土受傷，此乃虛熱，勿用寒涼致損中氣也。乃用四君子湯，加炙黃芪、黑薑，一服而安。

一子五歲，夢中驚哭，抱其母叫怕，此因驚嚇起。予製一方用人參、麥冬、茯神、黃連、棗仁、栢子、甘草、硃砂一半煎水，一半入地黃、甘草爲末，山藥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二十五丸，燈心湯下，未盡劑而安。

一子發搐而熱，以瀉青丸投之不效，乃問其發搐之狀，曰搐過後則好睡，與之乳則飲，不乳則不思，醒時則戲，作貓兒聲，見人則笑，不發搐便是好了。予曰醫難識證，藥要對病，何怪前藥之不效也，以導赤散一服而安。其父問其故，予曰：心經屬火，其聲爲笑，人生於寅，寅爲虎，虎者貓之類，貓聲而笑，知非肝證，乃心病也，故瀉其心火而安。

《幼科醫學指南·急驚風兼證》 泄瀉發搐，如先吐瀉或久痢不止，以致脾胃虛弱者，此慢驚也，難治。如發搐後泄瀉，此因發搐之時，多服利驚下痰之藥，傷其胃氣。泄痢不止，宜錢氏異功散主之。

初生非臍風發搐者，此胎驚也。宜至聖保命丹，用金銀磨水送下，或全蝎一個，薄荷葉包炙爲末，硃砂三分，和猪乳五滴許服。如常發者，名胎癇，不治也。

變蒸熱甚發搐者，宜用導赤散、瀉青丸主之。

痘疹未出，先發搐者，此吉兆也，宜導赤散服之。

痘疹將醫發搐者，凶兆也。此因毒氣攻心，宜急解救之，用眞牛黃一分，朱砂五分，猪尾尖血和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燈心湯送下。

丹瘤發搐，視其先後何如。先發丹後發搐者，不治，胎毒自外入裏也。先發搐後發丹者，名爲驚丹，可治，此胎毒自內而出也，宜大連翹飲主之。

蟲疥浸淫瘡入腹發搐者，難治。急用雄黃解毒丸升麻湯下。如瘡再發兒搐止者，可治。不止者凶。

咳嗽發搐，視其病之新久，如初嗽時痰盛氣促，連聲不止而發搐者，宜葶藶丸，蘇葉湯下，利其痰，咳止搐亦止矣。如久嗽不止者，難治。宜小阿膠散。如發搐後變嗽者，此風邪入肺也，宜人參荊芥散再發之。

瘧疾發搐，瘧作熱時即發搐者，此宜截去其瘧，瘧止搐亦止矣。先用小柴胡湯服之，加常山、草果、檳榔、烏梅以截其瘧。發過服辰砂五苓散以定其搐。如發搐後變瘧者，此脾風之證也。用平瘧養脾丸主之。

醫按：一子未周歲，因傷食發瘧，間日一發，在子丑時，瘧發搐亦發也。發時咬牙呻吟，大便努黃而出，用口吮母乳，得乳即止。瘧後汗出，心下跳，腹中鳴，退後頂上有小熱。其母又不禁口，未至十日而兒成疳矣。面色皎白，囟陷髮疏，身漸羸瘦。予曰：此兒先受暑濕，暑則爲瘧，濕則爲痰，又傷食，助其暑濕之邪，濕則傷脾，暑則傷心，暑生熱，濕生痰，脾土一敗，肝木隨旺，瘧曰食瘧，疳曰食疳，宜從虛治。且大哭手撒，皆肝膽之病。子時屬膽，咬牙者，心與肝俱熱也。肝木心火，子以母病也。大叫哭者，肝病也。呻吟者，腎病也。腎水肝木，母以子病也。肝膽厥陰風木也，心腎者少陰君火也，水火相搏則內作搐，故大便努黃而出，用口吮母之口，此內熱作渴也。兒不能言，得乳即解。汗出者，初發之時，爲邪熱拂鬱，及其退而有汗，此眞氣外泄也。故治瘧之法無汗要有汗，散邪爲主；有汗要無汗，養正爲主，此兒汗泄於外，便泄於內，心下跳，腹中鳴，皆火盛證也。肝膽從火治，此其法也。退去頂熱，兒之顱頂，亦厥陰肝經脈也。予製方兩治，平肝止搐方中加治疳之藥，用加減當歸蘆薈丸，於補脾消瘧方中加止搐之味。用加減參苓白朮散，調理五日，瘧搐俱止，兒亦漸肥，疳瘦除矣。

《幼科醫學指南·慢驚風諸證》 慢驚一因吐瀉後脾胃虛損而然，遍身

冷，口鼻亦冷。手足時常瘈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宜及其未發而治之，用調元湯合小建中湯主之，否則不可治矣。

或問吐瀉生風何以不可治，予曰：五行之理氣有餘則乘其所勝，不足則所勝乘之，吐瀉損脾，脾，土也，風者肝所生也，脾土不足則肝木乘之，木勝土也，其病故不可治。人生之中以穀爲主，吐多則水穀不入，瀉多則水穀不藏。吐則傷氣，瀉則傷血，水穀已絕，氣血又敗，如之何不死。或又問曰：風從風治，所立方中不用風藥何也？予曰：《內經》云：肝苦急，以甘緩之，以酸泄之，以辛散之。又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調元湯，參芪甘草之甘可以緩肝之急，爲治風之聖藥也。而又可以補脾，芍藥桂枝辛熱之品，可以散肝之急，調元，建中二方合而用之，治慢驚之秘訣也。

慢驚二因得驚風，醫用利驚之藥太多，致傷脾胃，元氣益虛，變爲慢驚者，此外風未退，內虛又生，風兩相搏，正去邪存，大命隨傾，此慢驚風證尤宜於始也。

慢驚三因瘧痢後得之，脾胃日衰，元氣日虛，漸漸少食，以致絕穀抽搐而死。

醫按：一子脾胃素弱，一日病瀉，以理中湯服之，瀉未止口內生瘡，謂前藥性熱助火，復以冷藥投之，身微熱，睡則揚睛。予見之曰：此兒發慢驚風，是脾胃本虛，瀉則益虛。口中生瘡者，脾虛熱也。誤服冷藥，則中氣益虛，昏睡不乳，虛損之極也，用調元湯倍加人參，服之半月而愈。

一子發搐，予以瀉青丸投之，三四服，搐不止轉甚，予思痰壅氣鬱乃發搐也，丸散頗粗與痰沾滯於喉之間，致氣不通而搐愈甚也，用竹葉煎湯取綿紙濾去渣，澄清服之，搐止而安，此變通之法也。

一子七月間因傷食病瘧，七日發搐，予見其肝風雖甚，脾未至困，當瀉肝補脾可也，乃以瀉肝散三服而搐止，後用調元湯以補其脾，復以抱龍丸以平其肝，但喜睡目不能開，予謂睡者非脾困也，乃神昏欠惺，目屬肝，兩胞屬脾，合目不開，非亡魂也。乃神倦也，今兒目欲合欲開可知矣，只用前方，又令其平日相嬉戲與所玩在房中唱舞以噪之，未半日而目開平復矣。

一子痘後傷食發疳，肌瘦髮穗，一醫謂其非疳，乃血虛也，始效，但生一疾，似癇非癇，晝則安靜，夜則夢寐抱母叫怕，此兒素性不肯服藥，醫喂藥時以鍼火恐嚇之，故得此疾。然胃爲戊土，腎爲癸水，合而化火，腎主恐，恐則傷腎，此因脾胃虛弱不能生肺，腎無化源亦從而虛也，腎虛則神志不寧而生驚恐也。悟則神棲於心，寐則神棲於腎，脾志往來出入之門戶也，必以補脾爲主，安神次之。補脾用肥兒丸，安神用錢氏安神丸，調理半年而愈。

肝之竅在目，目赤痛者，肝熱也。宜瀉青丸加黃連蜜丸服之。

《幼科醫學指南·急驚風變證》 急驚風變成癇者，此心病也。心主驚，驚久成癇。蓋由驚風既平之後，父母玩忽而不慮，使結痰停聚，迷其心竅。或一月一發，或半月或一年一發，發後如常。近年者可治，久則不可治矣。宜急服如神斷癇丸。

醫按：一子三歲，病驚風，未服豁痰安神之藥，自後成癇。每發之時面色青黑，兩目連劄，口如嚼物，涎出於口，昏睡撲地。當欲發之狀，即以指探其口中，以吐其涎，如此調理，至七歲而愈。

一子四歲，病驚風，未服豁痰之藥，未及半年，兒似痰迷，飲食便溺皆不知時，後昏倒成癇。問曰：爾病發時能自知乎？答曰：欲昏則發。因作錢氏安神丸加膽草服之，且教其父曰：兒病將發時，急掐其兩手合谷穴，如此調理，一月而安。

急驚風變成癱瘓者，肝主風，風淫末疾，故驚風之後，有手足癱瘓而不能舉者，此血虛不能養筋故也。宜地黃丸加當歸、牛膝、川芎、獨活、肉桂爲丸服之。

《誠書·論驚風·論慢驚》 慢驚，慢脾，大都得諸大病之後，或急驚峻取，過用涼藥，以致脾胃虛損，風邪乘之。似搐而不甚搐，似睡而精神昏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則露睛，或胃痛而啼叫如鴉聲，名曰瘈瘲證，甚危而難治。欲治者，切勿以燥烈大熱之劑爲翻案，可用生胃生津健脾驅風之類。治其陰氣易盛，陽氣易微，慢驚本無熱，虛熱者是也。蓋脾胃虛損，發熱痰盛，六脈浮洪，虛熱虛痰上攻咽喉，引氣粗大，痰響聲如曳鋸，此謂陰盛陽強，亦無汗下之理，一時錯認爲陽氣，陽氣已復，覆燈將戕。用藥下痰，痰隨氣下，氣隨痰絕，殺之甚速，用阮氏白丸子、四聖散，或青州白丸子、合金液丹二藥等分，搗碾羅細麵糊丸，薑湯下。瀉痢不止微搐者，烏蝎四君子湯，加薑棗煎服至聖奪命丹。亦可有陽證者，太乙保生丹。脾胃虛瀉不止，全蝎觀音散、實脾散、大醒脾散皆可服。寒極無陽氣者，理中湯、四君子湯加乾姜、丁香、木香、生姜、棗煎服。蓋驚風所首重者，脾與胃也。往往困于吐瀉者居多，先民有

言：病家怕驚不怕瀉，醫家怕瀉不怕驚者，何也？凡慢驚男子以瀉得爲劇，女子以吐爲劇，此亦章明易曉。至若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睛露煩渴眉頻，乍熱乍冷，面色時白時青，眉唇間青黯，脈沉遲散，其伏機于微茫者，尤宜分疏，故有吐瀉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有夏月脾胃伏暑大吐瀉，當解暑熱，不可專曰固陽。有臟虛洞洩成者，風邪入于腸胃，大便不禁而成者，有久痢氣脫成者，有下積取瀉成者，有吐血瀉血而成者，有傷寒傳變陰證成者，有得之久嗽作癇者，有得之發癇不已者，有得之蟲積衝心者，有得之卵腫疝氣腹痛。其或出汗太過，脾虛煩渴，四肢浮腫，大小便閉，走馬急疳，俱傳慢候，而脾病之變甚速，故慢驚與慢脾，尤宜分疏也。假如因洩瀉已久而得者，且先治瀉，截風次之。倘急于治風，則驚轉甚。諸如他證，皆當因例循原可也。又如從急驚來者，但可截風調胃，不宜妄投陽藥，使驚轉劇者，其故何也？慢驚者，諸經已虛，付以通關之劑，陰重陽虧，付以寒涼之劑，藏憊府虛，慢脾所尤作也。以故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禁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收，或身涼身溫，四肢厥冷，脈沉微散，陰氣極盛，胃氣極虛，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若補元則邪補愈疾，所貴得心應手，要非神識大力者，未易幾也。

年歲有長幼之別，藏府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此由虛之盛也。或有二三日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風候者，尚可與初起者等治乎？調中補氣，暨以回陽，乃首務也。

凡初起無痰而後痰盛，初起有搐而後不搐者，此證已傳。候之至盛，蓋由醫無定見，病家不謹，政出多門，皆太過不及所悞。

有等止患痰熱，原非驚風，其狀類似者，但宜退熱化痰，去其標而自愈。好事者無識者，妄與驚藥，反傳藏矣。猶曰我初時便作驚治，而驚莫療者，病基深耳，豈非枉與。

有等置方書于几案，輒曰某書用某藥，今日某證類某證，操醫家之權。醫者又誇曰：我于某豪貴家，某證用某藥而愈。以庸術駭人，以翻案爲奇，二者交失而病極矣。

有等以庸夫婦女偶中之成方試者，暨巫禱爲事者，有等未經經歷，得一方得一術，不辨易冷易熱，易虛易實，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故見一泄瀉，即曰脾胃病，不分脾屬藏，爲一身主，胃屬府，爲水穀元，妄施補瀉。

有等臨證輒曰無妨，致令疏脫有之，無誠不謹有之，昧不求明有之。又輒曰難治，恐嚇父母者有之，中傷前手者有之，致令張皇無主，金石亂投，消補不一，危矣。

急者用涼，慢者用溫，方書恆論。假如傷于風冷，病吐瀉，妄謂脾虛，以溫補之，不已，復以涼藥治之，又不已，復以燥藥投之，醫藥亂攻，脾氣自虛，內不能散，外不能解，危矣。

《誠書·論驚風·論癇》 閻氏云：急慢驚風，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之名。大抵治法須判陰陽，陽癇爲急，陽動而速，身熱脈浮，口中氣熱，大便實，小便赤，或食或不食，病在腑，易治。陰癇爲慢，陰靜而緩，身涼脈沉，口中氣冷，大便瀉，小便青，或吐或不吐，病在臟，難治。

癇乃惡病，當血脈不斂，氣骨不聚，爲風邪所傷，爲驚怪所觸，爲乳哺失節，停滯結癖經絡而得之。或浣衣夜露，爲純雌落羽沾污得之。當先診其耳後高骨間，必有青紋紛紛如線，見之亟與抓破，須令出血啼叫，方爲通氣。

癇分五臟，攻治惟以驚、食、風三癇爲的。又當別以陰陽二證，此爲要法。大概血滯心竅，邪氣在中，積驚成癇，宜通行心經，疏肝舒筋，調血順氣，豁痰爲良。陰陽二證，上文上分疏，故不贅。若風癇者，汗時解衣，邪虛入，其始屈指如計數，熱極生痰，當先爲之散風。驚癇者，震駭恐怖，打墜積驚，其始驚叫大號，神魂恍惚，當先爲之利驚。食癇者，甫食即驚，停滯胸膈，其始吐乳不哺，大便酸臭，先寒後熱，當先爲之消食。三癇陡乘，圖治不早，必傳五臟。

其在心而爲驚癇也。神魄恍惚，叫號大震，面赤目瞪，弄舌嚙齒，煩悶短氣，其脈洪緊。

其在肝而爲風癇也。邪從虛入，痰盛熱壯，唇面皆青，手足抽掣，目直上竄，其脈洪弦。

其在脾而成食癇也。胸膈脹悶，氣鬱痰結，面色痿黃，露睛直視，腹滿自利，四肢不收，其脈浮緩。

其在肺而爲顛癇也。心神昏亂，躁越狂痙，面若枯骨，口吐涎沫，目反頭搖，腰脊反折，其脈微濇。

腎居其下，宜不受邪。然邪乘虛入，亦有腎癇者，色黎口噤，流沫目閉，

不動如尸，其脈漸衰。

方書謂五癇者，病狀類于馬、牛、鷄、羊、猪，故作是聲。

《張氏醫通・嬰兒門上・目睛瞤動》 目者肝之竅也。肝膽屬風木二經，兼爲相火。肝血不足，則風火內生，故目睛爲之瞤動。經曰：曲直動搖，風之象也。宜四物湯滋其血，柴胡、山梔清其肝，陰血內營，則虛風自息。兼用六味丸以滋其源。若愈後驚悸不寐，或寐中發搐咬牙，目睛瞤動者，血虛不能榮筋脈也。補中益氣倍歸、耆。凡病氣有餘，皆屬元氣不足，況此證兼屬肝脾，多爲慢驚之漸，尤當審之。

《張氏醫通・嬰兒門・唇口蠕動》 唇爲脾之華，陽明之脈，環唇而交人中，是以脾胃虛者，多有此證，不獨病後而已。夫脾主涎，脾虛則不能收攝，多兼流涎。或誤認爲痰而用祛逐之藥，則津液益枯，不能滋養筋脈，遂致四肢抽搐，病勢愈甚。原其治法與慢脾風相同，當大補脾胃。六君子加升、柴。切禁青皮、龍膽草伐肝之藥。若兼四肢微搐，或潮熱往來，或泄瀉嘔吐，面色痿黃，皆脾胃有傷也。加黃芪，當歸、白芍。若脾氣下陷而肝木侮之者，補中益氣以升其陽。加芩、半、芍藥制肝補脾，切不可用疏風治驚之藥。

《張氏醫通・嬰兒門・搖頭便血》 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肝屬木，木得風則搖動，乃肝經火盛而生虛風也。便血者，風木搖動，則土受凌虐而不能統血也。或因乳母恚怒，風熱熾盛，肝木傷脾，使清陽不升，亦有風邪侵入大腸者。治法：若因風熱，柴胡清肝散。若因怒火者，小柴胡湯加白芍、丹皮。若清氣不升，脾氣下陷者，補中益氣湯。肝經血熱妄行者，六味地黃丸。脾土不能培肝木者，六君子加柴胡、鉤藤鉤。

《張氏醫通・嬰兒門・目動咬牙》 小兒驚後，目微動咬牙者，皆病後亡津液，不能榮其筋脈也。亦有肝經虛熱生風者，宜審其氣血有餘不足而治之。其日中發熱飲冷而動者，氣有餘也。瀉青丸。夜間盜汗及睡不寧而動者，血不足而肝腎有熱也。地黃丸。或因肝經風邪傳於脾腎者，亦令咬牙。先用柴胡清肝散，次用五味異功散、六味地黃丸。若因肝胃虛熱，補中益氣加芍藥、山梔。實熱，瀉黃散。以牙齦屬手足陽明故也。

《張氏醫通・嬰兒門・偏風口噤》 小兒偏風者，少陽厥陰肝膽二經證也。口噤者，由風木太甚而乘於脾，則筋燥而急。然燥令主於收斂勁切，或左或右，其因一也。若足陽明胃經氣虛，風邪所乘，其筋脈偏急者，屬內因。若脾肺虛弱，腠理不密，外邪所乘；或吐瀉後，內亡津液，不能養肝，致口眼喎斜，皆屬肝血不足，內火生風。宜滋腎水，養肝血，壯脾土。治法：脾胃虛而動風者，異功散加柴胡、鉤藤鉤。肝肺虛而外邪所乘者，鉤藤飲。若兼目緊上視，寒熱往來，小便淋瀝，面青脅脹，皆肝經本病也。或唇口喎斜，腹痛少食，目胞浮腫，面色青黃，肢體倦怠，皆肝木乘脾證也。當審五臟相勝而主之，設執其見證，概投風藥，反成壞證矣。

《幼科鐵鏡・慢證吾宗》 人動曰慢驚，予獨曰慢證，蓋此證多成于大病之後，或庸醫一見病愈，遂不防守去路，或初誤汗誤下，吐瀉久而脾胃虛極，故成慢證。慢字緩字，雖對急字而言，然所以成此證者，皆由父母怠慢之故。或有汗出不止者聽之，吐瀉不止者聽之，以致汗久亡陽，吐久亡胃，瀉久絕脾，成難起之疾，故曰慢證。慢證何驚之有，以慢證而云驚，皆庸醫見兒眼翻手掣，握拳形狀似驚，故以驚名之。一作驚治，或推或拿或火，是猶兒已下井，而復落以石也。慢證者，脾虛也。眼皮屬脾，脾敗故眼皮不能緊合，而睡則露睛。虛極則脾失元氣，故兩目無神而多漂昵。脾敗則枯涎無統，故凝滯咽喉而有牽鋸之聲。手足脾胃所司，脾胃敗，故四肢厥冷。虛慢必生寒，寒則大便瀉青而小便清利，便知爲慢脾之證。若療驚則無驚可療，祛風則無風可祛，除痰則無痰可除，解熱則無熱可解。惟脾間枯痰，虛熱往來耳。治宜固眞湯加天麻、鉤藤，或六君子湯加炮薑，或理中湯加附子。

凡兒一到慢證，十僅能醫六七，蓋證至此，肺心脾三臟俱虛，胃氣大腸兩腑俱敗，若虛而不絕，雖久能生，如胃氣將盡，萬不可活。即強藥之，亦活只一二日，究非眞活也。然非假活不足以見藥力之妙。予見之甚衆，如慨然領手者，其證必生踟躕，固謝之，縱藥亦死。此無他，惟于面上看寶色，胃脾探消息，生死便燎然在目矣。

余幼女於壬寅冬，值先君辭世之會麻證，有失經理，冷瀉成慢，幼甥同證，熱瀉成慢。妹婿聞遠波僧精于此道，呼治之。日索藥價，丸如綠豆大，每丸銀三錢，屢服證加重。予女眼閉不開，約十餘日。問乳母，幸吮乳不輟，面上寶色猶存。予用固眞湯加附子五分，服三劑，眼一開頃又閉，揣之藥力未及，連服十劑，愈。甥慢雖同，寒熱迥別，知不可治。妹婿嗔予有親疏之別，藥吝參附，與予妹反目。遠波僧見予甥光景強健如故，滿口許其必生，予作色辨曰：爾以健壯爲生耶，獨不思熱則氣壯，況熱瀉明知肺熱，用參反傷

乎？肺不用，則慢無治法。將謂清肺再用參，一清則脾氣即絕，清不得，補不得，何生之有？遠波默然，趨去。越三日，死。此慢證雖同，寒熱迥異，不可不察之驗也。熱慢不多見，亦學者之所宜知。

《幼幼近編·驚·內釣》 內釣，屬脾胃虛寒。寒主收引，故傴僂拳曲，腹痛多啼，唇黑囊腫也。宜理中湯，加木香、吳茱萸、肉桂。

《幼幼近編·發搐》 立齋治一小兒發搐，饑則益甚，得食稍安，目上劄，此肝木乘脾也。用六君子加升麻、鉤藤，二劑而安。

又治一兒，月內發搐鼻塞，乃風邪也。以六君子加細辛、桔梗，更以葱白七根，薑一片，搐攤紙上，以手熨熱，貼囟門，少頃鼻利搐止。

又治一小兒發熱，左腮赤而搐，此心肝二經風熱，以柴胡清肝散治之而愈。

又治一小兒發搐，啼叫。手足指俱冷，左腮青黑，此脾土虛而腎水侮之也。用六君子加薑桂一劑而愈。

《幼幼近編·急慢驚》 慢驚起于吐瀉，或久病後，因脾肺俱虛，則肝木橫行，土爲風木所乘，故作驚狀。似搐而不甚搐，似睡而不穩睡，面青身冷，睡則露睛，四肢與口鼻中氣俱冷，其脈沉遲虛敗。錢氏謂：無陽之證者，蓋脾土虛甚，陽不能以勝陰，是陰盛陽虛之候也。治宜溫補脾胃爲主。總有痰涎，亦由脾胃虛不能運化而成，不可驟去。縱見發搐，亦由脾土弱而自招木剋，不可截風。慢驚本無熱，縱或發熱，亦是虛熱，切禁涼驚，惟溫補脾胃，則肝木自寧。譬猶土薄而上有大木，不能乘載，故無風而自動。厚培其土，俾根深本固，自無風邪之害矣。亦須較量陰陽微甚用藥，若方傳慢候，尚有陽證者，不必回陽。止宜異攻散以溫養脾胃，微加天麻、全蝎、白附子、膽星以截風定搐。若陽虧陰盛，身涼面青，純屬慢驚者，宜加味朮附湯，加味回陽散。若四肢厥冷，二便不禁，髮直頭搖，目睛不轉，涎喘鴉聲，皆死證也。

凡驚用鎮驚豁痰藥勿效，即宜安神補心。蓋驚屬心氣不足，愈下則愈虛，痰涎驚氣乘虛入客。則不可治矣。

《幼科直言·慢驚》 慢驚者，因小孩稟賦先天不足，或因一切病後，虧損元氣，神不歸經，或過傷藥餌，饑飽不一，即成慢驚，慢脾風等證。醫治與急驚大相懸遠。因虛生風，張口露睛，手足微搐，面白唇青，四肢作冷，蓋急驚可治，而慢驚不可治。因眞氣有虧，俗云：急驚驚病不驚醫，慢驚驚醫不驚病者是也。凡驚證有涕淚則輕，用手指掐人中，哭有轉聲者，可救其萬一。不然，則束手無爲矣。

一種似慢驚非慢驚之證，宜用加味逍遙散。

一種面白唇青，吁氣常出，微作驚搐，或閉目，或張睛，此眞氣有損，宜用補中益氣湯，兼服四君子湯、六君子湯。

一種慢驚，慢脾風，或因吐瀉有傷，或一切病後虧損氣血，面白唇青，或吐痰沫，四肢厥冷，宜用附子理中湯。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慢驚風》 慢驚多緣稟賦弱，或因藥峻損而成。緩緩搐搦時作止，面白青黃身則溫，昏睡眼合睛或露，脈遲神慘大便青。氣虛夾痰醒脾效，脾虛肝旺緩肝靈。

[注]慢驚一證，或緣稟賦虛弱，土虛木盛者有之；或由急驚過用峻利之藥，以致轉成此證者有之。發時緩緩搐搦，時作時止，面色淡黃，或青白相兼，身必溫和，昏睡眼合，或睡卧露睛，脈來遲緩，神氣慘慘，大便青色，此乃脾胃虛弱，治宜培補元氣爲主。虛而夾痰者，醒脾湯主之；脾虛肝旺者，緩肝理脾湯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夾熱夾痰慢驚》 慢驚夾熱或夾痰，身熱心煩口溢涎，宜以清心滌痰治，白丸柴芩六君煎。

[注]慢驚之證，本無熱可言，但脾虛虛熱內生，故痰涎上泛，咽喉氣粗，身熱心煩，所謂虛夾痰熱是也。痰熱相兼者，清心滌痰湯主之；脾虛肝旺痰盛者，青州白丸子、柴芩六君湯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慢脾風》 肝盛脾衰金氣弱，金失承制木生風。每因吐瀉傷脾胃，閉目搖頭面唇青，額汗昏睡身肢冷，舌短聲啞嘔澄清。溫中補脾爲主劑，固眞理中隨證從。

[注]慢脾風一證，多緣吐瀉既久，脾氣大傷，以致土虛不能生金，金弱不能制木，肝木強盛，惟脾是克，故曰脾風。閉目搖頭，面唇青黯，額汗昏睡，四肢厥冷，舌短聲啞，頻嘔清水，此乃純陰無陽之證。逐風則無風可逐，治驚則無驚可治，惟宜大補脾土，生胃回陽爲主。吐瀉亡陽者，溫中補脾湯主之；大病后成者，固眞湯主之；四肢厥冷者，理中湯加附子主之。

《懷少集·陰癇》 陰癇乃是臟家寒，色青流涎，得自慢驚傳染後，拘急偃卧堪憐。脈來沉細音微，肢冷可嫌，輕當易治劇難醫，固眞湯或保全。

陰癇得自慢驚之後，病在五臟骨髓，輕者醒脾散，劇者固眞湯。

《幼科釋謎・陰陽二癇》 史演山曰：陽癇者，因感驚風，三次發搐，不爲去風下痰，則再發。曰三次者，或一月，或一季，一發驚搐，必經過三度，故曰三次。非一日三次也。所謂驚風三發即爲癇者是也。其候身熱自汗，目上視，嚼沫咬牙，手足掣搐，面紅紫，脈皆浮數，以百解散加五和湯疏解，下痰用水晶丹，半夏丸。陰癇者，因慢驚後去痰不盡，痰入心包而得。四肢逆冷，吐舌搖頭，嚼沫，牙關緊閉，不甚驚搐，作啼，面色或白或青，脈沉微，治以固眞湯，調寬氣飲和解。

王汝言曰：癇，小兒之惡候也。蓋小兒血脈不斂，氣骨不聚，爲風邪所觸，爲乳哺失節，停結癖積而得之。其候神氣怫鬱，瞪目直視，面目牽引，口噤流涎，肚腹膨脹，手足掣搐，似死似生，或聲或啞，或項背反張，或腰脊強直，但四體柔弱，發而時醒者爲癇。若一身強硬，終日不醒者，則爲痙證，不可不辨。

《幼科釋謎・風驚食三癇》 王肯堂曰：《全嬰方》云：風癇因將養失度，血氣不和，或厚衣汗出，腠理開舒，風邪入之。其病在肝，肝主風，其證目赤面青發搐，宜琥珀散。驅風膏，大青膏，有熱四順飲，退後，與利驚丸下其痰涎。驚癇因血氣盛實，臟腑生熱，或驚怖大啼，精神傷動，外邪入之。其病在心，心主驚，其證忽然叫聲發搐，宜琥珀散鎮心丸。有熱四順飲利驚丸下之，不生別病。食癇其病在脾，脾納食，其證噯吐酸氣，即發搐。此證或大便酸臭，紫丸子下之。以上三證，大同小異，幷屬陽也。各目睛翻斜，手足潮搐，或作豬聲，發過即差，皆十生一死。

《温病條辨・小兒痙病瘈病共有九大綱論・客忤痙》 客忤痙俗所謂驚嚇是也。按小兒神怯氣弱，或見非常之物，聽非常之響，或失足落空，跌撲之類。百證中或有一二，非小兒所有痙病，皆因於驚嚇也。證現發熱，或有汗，或無汗，面時青時赤，夢中囈語，手足蠕動，宜復脈湯去參、桂、薑、棗，加丹參、丹皮、犀角，補心之體，以配心之用。大便結者，加元參，溏者加牡蠣，汗多神不寧有恐懼之象者，加龍骨、整琥珀、整硃砂塊。取其氣而不用其質，自無流弊。必細詢病家，確有所見者，方用此例。若語涉支離，猜疑不定者，靜心再診，必得確情，而後用藥。愚兒三歲，六月初九日辰時，倚門落空。少時發熱，隨熱隨痙，昏不知人，手足如冰，無脈，至戌時而痙止，身熱神昏無汗。次日早余方與復脈湯去參桂薑棗，每日一帖，服三四杯，不飲不食，至十四日巳時，得戰汗而愈。若當痙厥神昏之際，妄動亂治，豈有生理乎。蓋痙厥則陰陽逆亂，少不合拍則不可救。病家情急，因亂投藥餌。胡鍼亂灸，而死者不可勝紀。病家中無主宰，醫者又無主宰，兒命其何堪哉。如包絡熱重，唇舌燥，目白睛有赤縷者，牛黄清心丸。本論牛黄安宮丸、紫雪丹輩，亦可酌而用之。

汪按：世妄傳驚風之證，惟此一證，乃副其名。其因風因熱等項之驚，神氣昏憒，往往對面擊鼓放銃，全然不知，客忤之證，則神驚膽怯，畏見異言異服，極易分別也。又按此證心氣素虚者，復脈中須仍用人參。

《福幼編・治慢驚風心得神方》 慢驚之證，緣小兒吐瀉得之爲最多。或久瘧久痢，或痘後疹後，或因風寒飲食積滯，過用攻伐傷脾，或秉賦本虚，或誤服涼藥，或因急驚而用藥攻降太甚，或失於調理，皆可致此證也。其證神昏氣喘，或大熱不退，眼開驚搐，或乍寒乍熱，或三陽晦暗，或面色淡白青黄，或大小便清白，或口唇雖開裂出血而口中氣冷，或瀉利冷汗，或完穀不化，或四肢冰冷，幷至腹中氣響，喉内痰鳴，角弓反張，目光昏暗，此虚證也，亦危證也。俗名謂之天吊風，虚風，慢驚風，慢脾風，皆此證也。若再用寒涼，再行消導，或用膽星抱龍以除痰，或用天麻、全蝎以驅風，或用知、柏、芩、連以清火，或用巴豆、大黄以去積，殺人如反掌，實可畏也。若治風而風無可治，治驚而驚亦無可治，此實因脾腎虚寒，孤陽外越，元氣無根，陰寒至極，風之所由動也。治宜先用辛熱，再加溫補，蓋補土所以敵木，治本即所以治標。凡小兒一經吐瀉交作，即稟最危之證，若其屢作不止，無論痘後疹後病後，不拘何因，皆當急用參朮以救胃氣，薑桂參熟等藥以救腎氣。不惟傷食當急救之，即傷寒傷暑，亦當急救之。蓋其先雖有寒暑實邪，一經吐瀉，業已全除，脾胃空虚，倉廩空乏，若不急救，恐虚痰上湧，命在頃刻矣。庸醫見之，皆誤指爲熱爲食，投以清火去積涼藥，立時告變，爲之奈何。與其失之寒涼，斷難生活，不若失之溫，補猶可救療。此語發明吐瀉驚風之理最爲明透，後之君子，願無忽諸。今將慢驚辨證臚列於後：

慢驚吐瀉，脾胃虚寒也。慢驚身冷，陽氣抑遏不出也。服涼藥之後，往往致此。慢驚鼻孔煽動，眞陰失守，虚火燦肺也。慢驚面色青黄及白，氣血兩虚也。慢驚口鼻中氣冷，中寒也。慢驚大小便清白，腎與大腸全無火也。慢驚昏睡露睛，神氣不足也。慢驚手足抽掣，血不行四肢也。慢驚角弓反張，血

虛筋急也。慢驚乍熱乍涼，陰血虛少，陰陽錯亂也。慢驚汗出如洗，陽虛而表不固也。慢驚手足瘈瘲，血不足以養筋也。慢驚囟門下陷，虛至極也。慢驚身雖發熱，口唇焦裂出血，卻不喜飲冷茶水，進以寒涼愈增危篤，以及所吐之乳，所瀉之物，皆不甚消化，脾胃無火可知。唇之焦黑，乃眞陰之不足也明矣。

大凡因發熱不退，及吐瀉而成者，總屬陰虛陽越，必成慢驚。幷非感冒風寒發熱可比，故不宜發散。治宜培元救本，加薑桂以引火歸源。必先用辛熱衝開寒痰，再進溫補方爲得法。經驗二方列後：

逐寒蕩驚湯　此方藥性溫暖，專治小兒氣體本虛，或久病不愈，或痘後疹後，或悞服寒涼，泄瀉嘔吐，轉爲慢驚。清熱散風，愈治愈危，速宜服此，能開寒痰，寬胸膈，止嘔吐，蕩驚邪，所謂回元氣於無有之鄉。一二劑後，嘔吐漸止，即其驗也。認明但係虛寒，即宜服之，不必疑畏也。

加味理中地黃湯　此方助氣補血，卻病回陽，專治小兒精神已虧，氣血大壞，形狀狼狽，瘦弱至極，皆可挽回之。如法濃煎，頻頻與服，參天救本之功，有難以盡述者。

如咳嗽不止者，加粟殼一錢，金櫻子一錢。如大熱不退，加白芍一錢。泄瀉不止，加丁香六分。只服一劑，即去附子，止用丁香七粒。隔二三日，只用附子二三分。蓋因附子太熱，中病即宜去之也。如用附子太多，則小便閉塞不出，如不用附子，則沉寒臟腑固結不開。如不用丁香，則泄瀉不止。若小兒虛寒至極，附子又不妨用至二三錢。此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用者審之，此方乃救陰固本之要藥，治小兒慢驚，稱爲神劑。若小兒吐瀉不至已甚，或微見驚搐，胃中尚可受藥喫乳便利者，幷不必服逐寒蕩驚湯，只服此藥，一劑而風定神清矣。如小兒尚未成驚，不過昏睡，發熱不退，或時熱時止，或日間安靜，夜間發熱，以及午後發熱等證，總屬陰虛，均宜服之。若新病壯實之小兒，眼紅口渴者，乃實火之證，方可暫行清解。但果係實火，必大便閉結，氣壯聲洪，且喜多飲冷茶水。若吐瀉交作，則非實火可知矣。此方補造化陰陽所不足，實回生起死有神功，倘大虛之後服一劑無效，必須大劑多服爲妙。

治驗

北平黃孝廉女，甫週歲，病久不愈。余視之，瘦弱已極，熱仍不退，頃之羣醫畢集，俱商用山查、神麴、荊芥、防風等味，皆消導藥也。余竊謂不然，因憶《內經》有云：實者瀉之，虛者補之。此女瘦弱已極，豈實證乎？然衆論譁然，未可與辯。越三日，余又往視。黃曰：我女昨大瀉下黃沫，且角弓反張，不知其故。余曰：此涼藥毒也。黃曰：然前服山查等藥不效，復加黃連二分，遂劇。適前醫在側甚慙，強余立方，余辭之歸。次日，黃以衆方請正。余閱之，乃五苓散仍加消導發散之味。彼時本欲另立一方，又恐醫家撓阻，黃亦未必深信，因就原方加注，剖明某藥可用，某藥難投，總本張景岳直救眞陰之說。黃亦心折，因謂衆醫曰：我女病久必虛，滋陰爲上，乃加大熟地二錢，連進二劑，其熱陡退，病亦漸愈。緣前此刻削太甚，復元較遲。

鄰友方元興有子歲餘，常見其持單買藥，詢之，方曰：兒病已久，更數醫矣。今又延某醫包治，此其藥單也。逾數日，泣謂余曰：某醫悔口，子不生矣。君其有術乎？細叩其故，方曰：我子體熱已久，近日氣弱神昏，腹中膨脹，吐瀉發喘，兩目上視，命在須臾。邀余往視，見其子囟門下陷，面色青黃。取向日醫方閱之，悉是去積發散涼血之藥，與證相反。余曰：得之矣。用理中地黃湯去附子、澤瀉，加枸杞、故紙，一劑而安，十餘劑而健壯矣。

余胞姪，乳名文豹，素甚壯實。周歲疹後，發熱兼旬不退，咳嗽，時以手捫口，喉痛可知。後數日，晝夜昏睡不醒，因延本地時醫，投以清熱解表冷藥一劑，而熱立止。逾時，體冷徹骨，熱復大作，再投前劑，則無效矣。又延他醫，投以芩連石斛等藥，非惟熱不能解，且面色青黃，三陽黑暗，大喘大瀉，愈增危篤，醫亦束手。余查痘疹諸書，皆云疹係熱證，宜用寒涼。其說亦與證不符，姑用救陰固本平補之藥一劑，灌之，悉皆吐出。余母顧兒謂余曰：腹中作響，風已動矣。喉如鷄聲，痰已塞矣。且喫乳即吐，頭搖睛泛，氣促神昏，兩目無光，面無人色，敗證現矣。急請前醫，皆裹足不至。遍查各書，俱載疹後發熱不退，而頭搖睛泛，吐瀉神昏，乃慢脾風，不治之證。然亦不忍坐視不救，細思喉中作響，必係寒痰，蓋緣眞陽外越，寒生於中，如係實火，則前此芩連之藥，何至反劇。外雖極熱，內實眞寒，非用大辛大熱之品，不能衝開寒痰，故前諸藥皆吐而不受。因取附子、薑、桂煎湯欲灌。余母曰：此兒現在發熱，且唇已開裂出血，何可再用附子？余思《內經》云：假者反之，此證非辛熱之品，終不能引火歸源，以消寒滯也。雖易去附子，仍改用胡椒一錢，肉桂一錢，炮薑四片，似覺平淡，以期老母不疑。煎湯灌下，痰聲立止，又取

伏龍肝衝水灌之，吐亦漸止。少頃，兒忽眼動呵欠，咳嗽時即不以手捫口。又頃，連溺小便，稠濁紫黑，疹後邪毒，節次盡下，似有起色。因用附子理中湯，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丹皮，加故紙、枸杞，一劑而敗證全除，惟大熱未退。乃於前湯內，復加棗仁、五味、白芍斂陰之藥，一劑而安。此正《類經》所云：治風先治血，及甘溫退大熱之義也。其後細審此證，咳嗽喉痛，心火燦肺金也。嘔吐泄瀉，脾腎虛寒也。用胡椒、薑、桂，所以開湧喉之寒痰也。用竈心土者，補土所以敵木也。木平則風息，土旺則金生，金既得生，火不能剋，則向者剋肺之邪火，仍返而歸心。心爲君主之官，邪不能犯，心與小腸相表裏，故疹毒傳入膀胱，下溺爲紫黑色也。余弟云：此兒疹後發熱，誤服寒涼，命幾不測，得吾兄方藥，眞不啻起白骨肉之，實如再生。爰更其名藥生，將來即取字曰佩伯，誌不忘也。一知半解，請政高明。聊記簡末，以備方家採擇，或者於活人之術，不無小補云爾。

續附醫案五則

余胞姪鈞，守南陽時生一女，偶爾傷食，中州醫者，必以九製大黃推蕩之，每月一二次。屢經剋伐，至二歲，此女脾胃太傷，瘦弱至極，陰虛夜熱，昏睡露睛，忽成慢驚。庸醫尚不知其爲不足證，乃以五苓散加黃連四分，下咽即結胸不語，次日斃命。中虛生寒，再進黃連，未有不斃者。

余姻親家人之子，甫二歲，其母已逝，乳母哺之。飲食不調，髮黃氣短，發熱腹脹，虛弱之形已現。奈醫者堅稱內熱，進以寒涼，吐瀉不止，遂成慢驚。有鄰人授以《福幼編》一本，其父與醫商。醫曰：小兒純陽之體，何可用此熱藥。乃向藥包中取出抱龍丸一粒，研而灌之，尚未灌完而已斃矣。

余外甥閻霖家使女，十歲出疹，稠密成片，隱隱不出。三日後，絕口不語，卧於西廊，面無人色，將成慢驚。余二女往彼問及，霖曰：使女患疹，湯水不入，置之此間，已經二日，只待氣絕，送出埋之。二女曰：何不於《遂生編》內求方治之？因照大補元煎本方，用附子一錢，肉桂二錢，濃煎，節次灌之，一劑能食粥一酒杯，二劑脾胃漸健，於是遞減附子，數劑全愈。倘以疹爲熱證，進以寒涼，豈能生乎？

六安廣文程公之子九歲，久病不愈，泄瀉抽搐，懨懨一息。醫曰：已成慢驚，雖神醫來此，亦難爲力。廣文呼號求救，幾不欲生。同學宋孝廉以余向贈之《福幼編》授程，程閱而疑之。宋曰：此子已無生理，舍此更無他術，服此溫補之劑，或可挽回。倉猝間無肉桂，遂以桂子四錢研碎，加入理中地黃湯內，如法濃煎，頻頻與服。一劑驚止，又三劑全愈。乾隆壬子年，余回六安，宋孝廉親告言之也。

《怡堂散記·小兒常有之病》　一曰癇，癇之爲病，小兒常有之。諸書皆言，積驚成癇，故有驚風三發，便爲癇之語。大概肝主驚風，初作之時，不爲疏解，便投金石丸散，使邪留於心胞肝膽之中，久而不除，生痰生熱，觸著便發。或目直喊叫，搖頭手掣，口吐白沫，或卒然昏仆不知人，或作豬聲、羊聲、鷄、犬、牛吼之聲，後世遂有五癇之名。陰陽之別，多方雜出，莫非雄、硃、金、珀、膽星、牛黃、鉛粉之類，愈治愈深，逼成壞證者有之。予治此證，惟以肝主驚風爲本，得之未久，體質旺者，用錢氏瀉青丸去龍膽，加橘、半，以疏豁之，病久體弱者，用逍遙加橘、半，以疏達之，搐鼻散不時噓之，兼以調和胃氣，久久自除。

《小兒諸熱辨·虛風古稱慢驚，與大人類中同**》**　虛風者，風自內生，不從外發，其來也緩，其掣也微，多因吐瀉之後，土之極虧，金之不生，不能制伏肝木，而賊邪乘之，亦復不強，故外見虛態，與急驚相反。婁全善所謂木虛則搐而無力也。病狀多般，古論之詳，不煩細述，即其理亦皆本之錢氏，人所共知，特以一驚字而爲之辨耳，故或有以驚字悞。急搐者，間有幸中，若於虛風之搐而亦曰驚，投以雄、朱、金珀、南星、烏蝎之丸，仍欲其生，則斷斷乎其不能也。委之於命，良可悲矣。其治法，急以溫補脾土爲主，平肝之藥且不必，何況鎮驚乎。予恐後之治者，又因風之一字而再悞，故舉大人類中同義。

《小兒諸熱辨·補遺》　發搐一證，論之已詳，猶有未盡其變者。以小兒經絡空虛，百病皆能致搐，搐雖同，而所以致搐者不能悉具，略舉其數見者數條以參之。其一百日乳兒，初受驚風，痰涎入於心胞，暫時雖愈，一遇驚風即涎潮口噤，手足抽掣，少時痰滑熱生，病解而愈。治當於未發之前，用橘紅、半夏、防風、姜蠶、天麻、膽星、石菖蒲等分，或少加牛黃、辰砂、竹瀝、姜汁杵爲丸，淡姜湯服，透其胞絡之痰，名透涎丹，痰盡自不更作。若久而失治，必成癇證。古人所以有豬癇、羊癇之名，其一風挾寒邪，中於經絡，項背強直，腰身反張者，名剛痙。古方用小續命湯，予用羌活愈風湯加當歸、附子主之，多收速效。當歸和血附子溫經散寒也。亦有唇口牽動，手足微搦，漸至癱瘓不收者，熱在絡也。愈風湯加炒梔子、羚羊角治之。此百問所謂風挾寒邪即

攣急，風挾熱氣即緩弛之類。亦有長夏暑盛，先伏暑於內，而後受風者，俗謂之暑風驚。治法若獨清其暑，則風不解，若疏其風，則暑不除，必須重輕之劑同解之。愈風湯去蠱、蝎，加石膏名暑風飲子，輕者一服可定，重者亦可少殺其勢。石膏質重能降熱氣，輕能解肌，色白屬金，得西方之令，金能制木，木火交煽，此能平之，故爲效甚速也。若伏暑吐瀉而作搐者，當與虛風同治，又不在此例矣。

又更有發熱目竄，忽然抽掣啼叫者，俗名響驚，可治。壯熱痰湧，抽掣無聲者，俗名啞驚，險。發熱抽掣，少時掣定，神氣清，能吮乳者，錢氏名假搐，無妨，掣雖定而神氣昏悶者，名眞搐，不治。屢試有驗。

啞驚之治尤忌金石藥，宜橘紅、半夏、僵蠶、菖蒲之屬以開之，神氣昏悶者亦然。

《兒科醒·辨驚風論·虛寒敗證》 凡小兒病後，或吐後瀉後，或脾胃素虛，或誤服藥餌，或過服剋伐之劑，或感受風寒而致氣微神緩，昏睡露睛，手足厥冷，身體或冷或熱，或吐或瀉，涎鳴氣促，口鼻氣冷，驚跳瘈瘲，搐而無力，乍發乍靜，面色淡白，或眉唇青赤，脈象沈遲散緩，或細數無神，此蓋舉世共詫爲慢驚風者是也。殊不知病本於虛，臟腑虧損已極，無風可逐，無驚可療，全屬虛寒敗證，不必盡由驚嚇而致。蓋脾虛不能攝涎，故津液妄泛而似痰，火虛則身寒，口中氣冷，本虛故搐而無力。每見世醫狃於陋習，輒作驚風施治，致令百無一救。此無他，良由前人立名之不愼，以致此耳。若更乞靈於無知婦人，則其死更速。蓋斯時一點眞氣，已屆半續半離之際，一經動搖，鮮有不隨手而脫者，吁可哀也。主治之法，急宜溫補脾胃爲要。如四君子湯，五味異功散。加當歸、酸棗仁、東垣黃芪湯。若脾土虛寒甚者，六君子加炮薑木香，不應者，急加附子。脾腎虛寒之甚，或吐瀉不止者，附子理陰煎，或六味回陽飲。若但泄瀉不止者，胃關煎。若元氣虧損已極，而至昏憒者，急灸百會穴。兼服金液丹。凡此貴在辨之於早，而急爲溫補之，始剋有濟。倘稍涉遲疑，則必致不救，愼之愼之。

《筆花醫鏡·木侮土證》 木侮土證，即俗所謂慢驚風也。小兒受暑受寒，或傷乳食，皆能作吐作瀉，或吐瀉交作。久則脾土虛弱，肝木乘之，其瀉漸見青色，面部痿白帶青，手足微搐無力，神氣懨懨不振，而慢驚成矣。初起即宜異功散，吐則加藿香、煨薑，若病已數日，糞見青色，則加木香或肉桂。若手足皆冷，脈息微細，唇舌痿白，此將脫之證，急宜用附子理中湯，以溫中回陽，尚有可救。諸臟之證皆緩，獨脾病之變甚速，儘有一晝夜吐瀉而即脫者，甚勿緩視也。

《保赤新編·慢驚風》 慢驚之候，面色青白，氣微神緩，額汗痰鳴，昏睡露睛，目微上視。脾虛不能生肺金，金虛不能制木，則肝風欲動，但不如急驚風之暴烈耳。白輪青藍色，身冷或微熱，大便白，小便清長是也。治此之法，惟景嵩厓補脾散風四字，最爲得奧，直開萬古愚蒙。如醒脾湯，調元合小建中湯。《發揮》蘇氏云：東垣用調元湯加白芍治慢驚風，蓋取參芪補脾之虛，白芍甘草瀉肝之實，誠千古不傳之秘也。予加桂在內，則爲調元合小建中湯。木得桂而枯，法更周密也。參蔻散皆妙劑也。可選而用之。

有一種夾熱慢驚者，諸書並無論及，惟《鐵鏡》自述醫按，內載伊甥熱瀉成慢，知清補俱難措手，竟弃而不治。末謂慢熱不多見，亦學所宜知云。據予管窺，閱歷此證，原常有之，清補兼施，間或有保全一二者。予細思慢驚本屬虛寒，豈復有熱之理，大抵此證，其初實因蓄熱，熱故吐瀉，吐瀉多，故損傷眞元。至慢驚已成而熱仍在，故爲夾熱慢驚也。其候吐瀉不止，面青睛藍，元氣大虛，眼翻口撮，風動驚人，然神卻不沉昏而煩燥，情卻不怠緩而緊迫，擲巾裂衣，鬬齒咬人，所見無非熱證。此時欲清熱則脾愈虛，欲補脾則熱益盛，所以難治。若不忍束手待斃，則依景嵩厓法，用藿荅湯。加人參，有風加天麻、蠶、蝎等，或可期效於萬一耳。

《保赤新編·慢脾風》 此慢驚之甚者。《指南》蓋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慢脾。其候上下眼皮不能緊合，而睡每露睛，兩眼無神而多漂蕩，枯涎無統而有牽鋸之聲，氣不能運於手足而四肢厥冷。愚胃不能納而吐，腸不能固而瀉，津液亡竭而渴，欲祛風而風不可祛，欲除痰而痰不可除。《鐵鏡》云：無風可祛，無痰可除，然非無風痰也，但不能祛除耳。《尊生》云：飲祛風之藥輒能生風，飲祛痰之藥輒能生痰是也。陰陽將脫，如燈無油，漸漸昏滅。惟急用固眞回陽重劑，庶乎可救。宜用景岳新方六味回陽飲。此證大腸滑瀉，方內有當歸，理合禁用，但病到此則陽固虛，其陰亦竭，先生此方，與理陰兼之妙，全在善用熟地當歸。予每治此證，凡津液亡竭者，燥渴必甚，其當歸用陳壁土炒黃，去其滑腸之弊，取其滋陰之功，質之前輩，當以爲然也。或固眞湯，木齋參合兩方，製爲保赤萬金丹，屢用其應如響。

《保赤要言·記刻書緣由》 蘇城宮巷錦和紙店主筧君圭如，年已三十有

五，凡舉五男二女，而已殤其六。第七子甫生兩月餘，以先天不足，嘔吐發熱，痙厥三晝夜，囟陷目定，面青神倦，將絕矣。邀余往視，余姑以逐寒蕩驚、加味理中兩湯出入治之，二劑而厥定。定五日而又厥，再投之復定。前後用附桂者十劑，每劑各一錢，此外如炮薑、胡椒之熱，地、朮、參、芪之補，無不照方配藥，投即應手，可見慢驚一證，非大劑溫補連投，斷不能救。非篤信不疑，亦不能救。圭如之子，命在呼吸，卒能轉危爲安，雖由莊氏治法之神妙，實由圭如不爲浮言所搖惑，信之深而持之力也。今圭如矢願，獨力翻刻《福幼編》。余爲之采集幼科要證治法，使幷刻之，以普告凡有子女者，而圭如以幼及幼之仁，爲不可及焉。

驚悸分部

綜　述

《太平聖惠方·小兒驚悸》 夫小兒驚悸者，由心藏壅熱，爲風邪所乘。邪搏於心，則令多驚不安。驚不已，則悸動不定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驚悸》 心藏神而惡熱。小兒體性多熱，若感風邪，則風熱搏於府藏，其氣鬱憤，內乘于心，令兒神志不寧，故發爲驚。若驚甚不已，則悸動不寧，是爲驚悸之病。

《小兒藥證直訣》 心病，多叫哭驚悸，手足動搖，發熱飲水。

《小兒藥證直訣》 驚啼　邪熱乘心也，當安心，安神圓主之。

《河間傷寒心要·大驚猝恐》 大驚猝恐，眞驚也。小兒氣血未充，心神怯弱。一遇驚嚇，則神魂震怖，舉動失常，夜則跳醒，晝則驚惕。治宜安神魂，斂心氣，七福飲、秘旨安神丸、安神定志湯皆可。心有蘊熱而驚悸者，七味安神丸。神定後，氣虛者，四君子湯以補其陽。血虛者，六味地黃丸以補其陰。若妄投以硃砂鎮驚丸子，耗其心血，則愈發愈盛。肝風乘虛而亢，其勢不可復制矣，愼之。

《蘭室秘藏·小兒門·治驚論》 外物驚宜鎮心，以黃連安神丸。若氣動所驚，宜寒水石安神丸。大忌防風丸治風，辛溫之藥必殺人。何也？辛散浮溫，熱者火也，能令母實，助子之氣盛，皆殺人也。因驚而泄青色，先鎮肝以朱砂之類，勿用寒涼之氣，大禁涼驚丸。風木旺必克脾胃，當先實其土，後瀉其木。閻孝忠編集錢氏方，以益黃補土悞矣。其藥有丁香辛熱助火，火旺土愈虛矣。青橘皮瀉肺金，丁香辛熱大瀉肺與大腸。脾實當瀉子，今脾胃虛反更瀉子而助火，重虛其土，殺人無疑矣。其風木旺證，右關脈洪大，掌中熱，腹皮熱，豈可以助火瀉金？如寒水來乘脾土，其病嘔吐腹痛，瀉痢青白，益黃散聖藥也。今立黃芪湯，先瀉火補金，大補其土，是爲神治之法。

黃芪湯：黃芪二錢　人參一錢　炙甘草五分　此三味皆甘溫，能補元氣。甘能瀉火，《內經》云：熱淫于內，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白芍藥酸寒，寒能瀉火，酸味能瀉肝而大補肺金，所補得金土之位大旺，火虛，風木何由而來尅土？然後瀉風之邪。

夫益黃散，理中丸、養神丸之類，皆治脾胃寒濕大盛，神品之藥也。若得脾胃中伏熱，勞役不足之證，及服熱藥巴豆之類，胃虛而成慢驚之證，用之必傷人命。夫慢驚風者，皆由久瀉脾胃虛而生也。錢氏以羌活膏療慢驚風，(悟)〔誤〕矣。脾虛者，由火邪乘其土位，故曰從後來者爲虛邪。火旺能實其木，木旺故來尅土，當於心經中以甘溫補土之源，更於脾土中瀉火以甘寒，更於脾土中補金以酸涼，致脾土中金旺火衰，風木自虛矣。損食多進藥愈，前藥是也。

《活幼口議·恐悸喘息議》 驚悸屬心，喘息得同而言否？愚曰：非心主之。若心所受，其疾不作喘發，是知肝臟魂，肺臟魄，魂魄不安，恐悸傷乎肝肺。肺受其驚，而受其喘，須求水飲。肝受其驚，發喘細細。若張口大喘者，肝肺俱不利。鎮心安神，調氣定喘，必未盡善。當於損益魂魄丸散，瀉心補肝，立見功效。所述疑難，是請探賾，毋蹶高志。

《永樂大典》卷九八一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驚悸客忤證歌：累累連驚恐，心虛膽積憂。額青浮碧色，津液出唇流。目上牙微噤，胸番似搦潮。安神兼正胃，早治自然瘳。小兒驚悸客忤，乃累遭驚撲，氣虛而作也。只是此證辨虛實，檢方對藥調理。若見四肢悚懼不止，面色黑，目上視無光，涎流不收，牙噤氣冷，此證不治。

《嬰童百問·夜啼客忤驚啼》 客忤者，小兒神氣嫩弱，外邪客氣，獸畜異

物，暴觸而忤之。其候驚啼，口出青黃白沫，水穀鮮雜，面色變易，喘息腹痛，反側瘈瘲，狀似驚癎。但眼不上竄，脈來弦急而數。視其口中懸癰左右，若小小有腫核，即以竹針刺潰之，或以爪甲摘破亦佳。治法辟邪正氣，散驚定心爲上，延久則難爲力也。凡客忤中惡，急作醋炭，或降眞香、皂角，併用熏之。乃服蘇合香丸即自痊愈。治驚啼拗哭，《本事方》龍齒散主之。又有花火膏，亦卒急可用也。論曰：心藏神，神安則臟和，故小兒晝得精神安而夜得穩睡。若心氣不和，邪氣乘之，則精神不得安定，故暴驚而啼叫也。安神散等劑治之。又有軀啼之證，小兒胞胎中，其母將養失宜，傷于風冷，則邪氣入于胞胎，既生之後，冷氣停留，復因乳哺不節，邪氣與正氣相搏，故腹痛軀脹，感是氣而啼也。牛黃丸等劑主之。冷甚者，理中丸主之。

《保嬰撮要·驚悸》 人身有九藏，心藏神，肝藏魂，二經皆主於血，血虧則神魂失寧而生驚悸也。經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又曰：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驚者，心卒動而恐怖也。悸者，心跳動而怔忡也。二者因心虛血少，故健忘之證隨之，用四物安神之類。丹溪謂：亦有屬痰者，宜用溫膽湯，加辰砂、遠志之類。若思慮便動，虛也，用養心湯。時作時止，痰也，用茯苓丸。觸事易驚，心膽虛怯也，用溫膽湯。卧驚多魘，血不歸源也，用眞珠母丸。夢寐不寧，肝魂失守也，用定志丸。恐畏不能獨處，膽氣虛冷也，用茯神湯。睡卧煩躁，膽氣實熱也，用酸棗仁丸。眩運驚悸，風痰內作也，用《本事》辰砂遠志丸。思慮欝結，脾虛氣滯，用歸脾湯。前證雖曰屬心與肝，而血之所統，實主於脾，脾之志曰思，思慮多，則血耗損而不能滋養於肝心者，脾使之也。思慮內動，未嘗有不役其心者。夫心爲君火之藏，十二官之主也。夫君之德，不怒而威，無爲而治，故宜鎮之以靜謐，戒之以妄動，動則相火翕合，煽爍陰精，精血即虧，則火空獨發，是以驚悸怔忡之所由生，五志之火，心所不能制者矣。故治脾者，不可不知養心，養心者，不可不知鎮靜而寡慾。然人孰無思也，思之正則無妄動之慾矣。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養於心者也。

治驗

一女子素血虛驚悸，出嫁後，更怔忡哺熱，月經過期，用八珍湯加遠智、山藥、酸棗仁，三十餘劑漸愈。佐以歸脾湯，全愈後，因勞怒，適經行不止，前證復作，先用加味逍遙散，熱退經止，又用養心湯而痊。

一小兒十五歲，徹夜用功記誦，去後少寐，仍不戒勞，患怔忡，發熱不止，用歸脾湯爲主，佐以八珍湯，諸證漸愈。後復作，服歸脾、定志二藥，即愈。

一小兒十五歲，因用心太過，少寐驚悸，怔忡惡寒，先用補中益氣湯，茯苓、酸棗仁、遠志，惡寒漸止，又用加味歸脾湯，驚悸稍安，又用養心湯而愈。

一小兒驚悸，睡卧不安，發熱飲冷，用《治要》茯苓散而愈。又因勞役恚怒，發熱吐痰自汗，用溫膽湯二劑而安。又用歸脾湯，寧志丸而愈。

一小兒十三歲，善思多憂，體倦發熱，心懷畏懼，必多人相伴乃止。用茯神湯，佐以歸脾湯，兩月餘漸愈。畢姻後，前證復作，加寒熱頭運，先用前二湯而驚悸愈，後用十全大補湯，補中益氣湯，諸證漸愈。後因科舉入場勞役，朝寒暮熱，自服前二湯各三十餘劑不應，時仲秋，脈虛大，按之微細，面白腹痛，亦用前方，倍加肉桂、乾薑，四劑亦不應，遂以八味丸料煎服，四劑和緩，又四劑漸愈。乃用八味丸、十全大補湯而安。

一女子十五歲，性沉靜，被盜所恐，遂驚悸，腹脅脹痛，寒熱往來，不食無寐，善思恐懼，用酸棗仁丸、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而尋愈。出嫁後，因喪子，兼大勞，驚悸無寐，吐痰發熱，飲食少思，胸腹膨脹，服化痰藥，日吐痰四五碗。時考績，至京請治。余謂：脾肺虛寒，不能攝涎化食，而爲痰也。用六君、乾薑六劑，其痰益甚，手足幷冷，用前藥每加附子一錢，仍不應，乃用人參一兩、附子二錢，四劑始稍緩，又二劑，仍用六君加薑、附各五分，數劑後，易桂治之而愈。

溫膽湯，治心膽虛怯，觸事易驚，或夢寐不祥，遂致心驚。膽懾氣鬱生涎，涎與氣搏，變生諸證，或短氣悸乏，或復自汗，膽虛不能制脾，則脾之水飲作矣。

《保嬰撮要·睡中驚動》 小兒睡中驚動，由心腎不足所致。蓋心主血與神，肝藏血與魂，肺主氣與魄，腎主精與恐。小兒臟腑脆弱，易爲驚恐，恐則氣下，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且夫人之神氣，寤則行於目，寐則棲於腎。今心腎既虛，則不能寧攝精神，故睡中驚動也。治宜清心安神，用茯苓補心湯加酸棗仁、茯神、五味。亦有驚嚇而作者，因擊動其肝，故魂不安也，治宜鎮驚定魂，用安神鎮驚丸。若飲食間因驚而停滯者，用六君子加神麴、厚樸。食既消而驚未定，用茯苓補心湯。若木火太過，而心神不寧者，用導赤散。風熱相搏者，用柴胡梔子散。食鬱生痰，驚動不安者，用四君子以健脾，神

麴、半夏以化痰，山梔、芍藥以清熱。

《景岳全書・小兒則・大驚卒恐》 小兒忽被大驚，最傷心膽之氣。《口問篇》曰：大驚卒恐，則氣血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此《內經》槩言受驚之病有如此，矧小兒血氣尤非大人可比，若受大驚，則其神氣失散，潰亂不堪，尚何實邪之有。斯時也，收復正氣猶恐不暇顧，可復爲清散耶。即如硃砂、琥珀之類，不過取其鎮重之意，亦非救本之法。今幼科諸書，皆以大驚之證例作急驚論治，誤亦甚矣。不知急驚慢驚，一以風熱，一以脾腎之虛，皆不必由驚而得，而此以驚恐致困者，本心膽受傷，神氣陡離之病，所因不同，所病亦異，胡可以同日語也。

治大驚氣散之病，當以收復神氣爲主，宜秘旨安神丸、七福飲、茯神湯、團參散、獨參湯之類，加金銀等物煎服之。

《景岳全書・小兒則・驚啼》 小兒驚啼證，本與驚風不同，亦與大驚卒恐者有異。蓋小兒肝氣未充，膽氣最怯，凡耳聞驟聲，目視驟色，雖非大驚卒恐，亦能怖其神魂。醒時受怖，寐則驚惕，或振動不寧，或忽爾啼叫，皆神怯不安之證，總宜安神養氣爲主，如獨參湯、團參散、七福飲、秘旨安神丸之類，皆其所宜。若微煩熱者，宜生脈散，熱甚者，宜硃砂安神丸，或導赤散。驚哭多淚忽啼忽止者，是驚惕；啼叫無淚聲長不揚者，是腹痛。

《幼科金針・驚悸》 俄然惕跳爲驚悸，治法難從驚證醫。稟受先天心血少，清心溫膽定神宜。

驚者，恐怖之謂。悸者，惕跳之謂。或睡與不睡之間，偶爾閃跳，謂之悸也。乃先天心血不足之故。俗醫不辨其源，咸稱驚證，妄用鎮心丸，焉能取效。須用溫膽湯，清心養血，安神定志，心血既充，而悸自除矣。

《幼科鐵鏡・迅雷所驚》 其候抽掣，形狀與前驚無異，只手掌內橫直紋痕皆是深黃顏色，此因驚膽，其色故黃。拿甦，用鼓對兒輕輕敲起，漸漸加重，重擊二三聲，持去鼓以解疑，即服參竹湯以寧膽。

穿山林宅諱祥者，一子四歲，臘月被爆竹驚死，拿甦。如父母喚聲略重，又驚死。與飲食時，先以食示之，再做聲，便不驚。其父亦業幼科，投以棗仁、遠志等味不效，至予，告其顛末。余曰：此膽家受病作心家醫，誤矣。余授以參竹湯，二劑愈。

《張氏醫通・嬰兒門・睡中驚動》 小兒睡中驚動，由心腎不足所致。蓋藏府脆弱，易爲驚恐。夫人之神氣，寤則行於目，寐則棲於腎，今心腎既虛則不能寧攝精神，故睡中驚動也。治宜清心安神。亦有驚嚇而作者，因擊動其肝，故魂不安也。宜抱龍丸以豁痰鎮驚。若食鬱生痰，驚動不安者，用四君子以健脾，加神麴、半夏以化痰，山梔、柴胡以清熱。

《幼幼近編・急驚方》 小兒失跌受驚，肝系受風，致瞳神不正，視東則見西，視西則見東。名曰通睛。用石楠一兩，瓜蒂五枚，爲末，吹鼻，一日三次，內用牛黃平肝之藥。

《兒科醒・大驚猝恐》 小兒氣怯神弱，猝見異形，猝聞異聲，最傷心膽之氣。《內經》云：大驚猝恐，則氣血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又驚則氣散，又恐傷腎，驚傷膽，其候則面青糞青，多煩多哭，睡卧驚惕，振動不寧。治法急宜收復神氣爲要，宜秘旨安神丸，或獨參湯，茯神湯之類主之。若妄進金石腦麝之品，是猶落井而又下之以石矣。

喜笑不休分部

綜述

《保嬰撮要・喜笑不休》 經曰：心藏神有餘則笑不休。又曰：在臟爲心，在聲爲笑，在志爲喜。又：火太過曰赫曦，赫曦之紀，其病笑謔狂妄。又云：少陰所至爲喜笑。又云：精氣併於心則喜。此數者，皆言屬心火也。若笑不休，呻而爲腹痛，此水乘於火，陰擊於陽，陽伏熱生，狂妄譫語，不可聞，心之損矣。扁鵲云：其人脣口赤色者可治，青黑者死。若腎水虛涸，不勝心火，而喜笑不休者，用六味地黃丸。肝火熾盛，能生心火，而喜笑不休者，用柴胡清肝散。餘兼別證，各從其證而參治之。

治驗

一小兒喜笑，常作不安，面赤飲冷，手足並熱，先用黃連瀉心湯，未二服稍定；又用六味地黃丸料，煎服頓愈。常服此丸則安，月許不服，仍前復作，又服，愈矣。

一小兒患前證，面青赤，此肝心二經風熱所致也。用柴胡梔子散、六味地黃丸漸愈。又因乳母大怒發熱，先用加味柴胡湯，又用加味逍遙散，母子服之幷愈。

一小兒患前證，因乳母大怒，患血崩寒熱，先用加味逍遙散一劑，用當歸補血湯三劑，如此治之，各數劑，母子並愈。

一小兒年十四歲，用心過度，飲食失節，患喜笑不休，脈洪大而虛，面色赤而或白，余用補中益氣湯而愈。次秋科舉，飲食勞倦，前證復作，或兼譫語，脈洪大，按之微細如無，用人參一兩，薑棗煎服稍定，又三劑而愈。又勞役用心，自汗作渴，煩躁，似癇證，先用當歸補血湯二劑頓安，又十全大補湯而尋愈。

一女子十六歲，面色痿黃，素沉靜，喜笑不休，月經先期，用柴胡梔子散、加味逍遙散而愈。次年出嫁，不時復作，但作時面赤勇力，發後面黃體倦，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加味逍遙散而愈。後每發，悉用前藥則愈。

《幼科鐵鏡·呆笑》 兒無甚病，忽然見人呵呵而笑，即不見人，亦然。每日如是，治用桔梗三錢，半夏五錢，木通一錢，甘草五錢煎服，隨于頂心百會穴，艾灸二壯，即愈。

《懷少集·喜笑不休》 笑本水虧不勝心，木強火愈得其生。口唇色赤還須治，青黑當知命必傾。

心藏神，有餘則笑不休。扁鵲云：其人唇赤者，可治。青黑者，死。赤，火色也。唇屬脾土，赤色見則火能生土，故可治。木青水黑，若二色並見，不惟木尅脾土，而水又尅心火。火土兩乖，脾絕必死。腎水虧涸，不勝心火，喜笑不休者，用六味地黃丸，滋壬癸以制陽光。肝火熾盛，更助心火而喜笑不休者，用柴胡清肝散，平肝爲貴。如兼別證而笑者，各隨證治可耳。

拘攣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癇候》 凡諸癇正發，手足掣縮，愼勿捉持之，捉則令曲戾不隨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中風不隨候》 夫風邪中於肢節，經於筋脈，若風挾寒氣者，即拘急攣痛。若挾於熱，即緩縱不隨。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中風四肢拘攣候》 小兒肌肉脆弱，易傷於風，風冷中於膚腠，入於經絡。風冷搏於筋脈，筋脈得冷即急，故使四肢拘攣也。

《幼幼新書·驚退而筋脈不舒》 漢東王先生《家寶》：治嬰孩、小兒驚風並退而汗不溜，筋脈不舒，不能行步，天茄散方。

茄種見霜者，細切，焙　附子炮，去皮臍。各半兩　羌活一分，焙

右爲末。每服五七歲半錢，八九歲一錢。麝香酒調下，一日三服，疾愈即止。

《趙氏家傳》治小兒驚退後，手足攣屈，不能舒展方：

羌活　芎藭　防風去蘆　天麻　當歸微炒　甘草炙。已上各三分　白附子炮，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以薄荷酒調下，日三，量大小加減。

《活幼心書·風毒》 風毒者，因驚風之後，風從氣行，血從氣使，毒氣著於皮膚，流結而爲腫毒，遂成頑核。赤色多在頤頰之間，或耳根骨節之處，重則成癰成癤，謂之遁毒風。宜以百解散、牛蒡湯及當歸散，倍加枳殼、大黃，水煎服，或用皂角子、薄荷同煎，續投雄黃散，消毒飲。結在頤頰者，治用烏豉膏以護咽喉，外則敷以拂毒散及外消散。若因跌撲破損皮膚，風邪侵襲，傷寒而發毒腫，謂之破血傷風，可投疏風散，活血散，及黃芩四物湯調治。

《活幼心書·明小兒四證八候》 四證者，驚、風、痰、熱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顫、反、引、窜、視是也。搐者，兩手伸縮。搦者，十指開合。掣者，

勢如相撲。顫者，頭偏不正。反者，身仰向後。引者，臂若開弓。竄者，目直似怒。視者，睛露不活。四證已備，八候生焉。四證既無，八候安有。專是業者，可不究心及此。脈病證治，明有條類。大抵嬰孩得疾，如火燎原，撲之在微，不致有延蔓之盛，療病亦然。若初覺是受驚，傷風發熱，便與疏解，何患有傳變之誤。所謂閭門之盜，不可以固留，逆流之水，不可以順決，此有疾在謹初之意也。

《活幼心書・治暑風用藥次序》 衡州萬戶張侯寓屯田日，長子三歲六月，得患不語，手足瘛縮已經二旬。命余至彼。諸醫議論不一，觀外形面垢有熱，氣促流涎，口眼喎斜，不省人事。次則手足俱冷而瘛縮，身臂反張。診六脈沉，按而取，獨心肝脈虛而細數，餘脈緩弱。余曰：面垢色脈細數，此因中暑感風，前賢所謂暑風者是也。手足冷縮而不伸，或服涼劑太過，寒之使然。若手足溫，其效自速。愚以治法分陰陽，順乎氣，五苓散加寬氣飲，薑汁沸湯調下，三服，其證稍慢。次疏風和榮衛，百解散加荊芥、人參、當歸，水薑煎投，隨以溫灰湯澆洗手足。藥一服洗一次，至八九次，手足溫則血活，血活則筋舒，筋舒則手足運動如常。餘熱未除，消暑清心飲主之。聲音不全，二聖散取效。調理惟用萬安飲。恰九日，前證俱減。張侯曰：此子更生，端藉藥力，不敢忘也。因筆漫紀，後有是證，倣此活人，亦方便心矣。

《幼科發揮・慢驚有三因》 黃州府甘秀才女，驚後右手大指屈而不能伸。醫用全蝎、僵蠶治之不效。問予求治法，肝主筋，筋賴血養，故曰：掌得血而能握也。血燥則熱枯，屈而不能伸也。手大指手太陰之脈以起也，金本性燥，復用風藥以治之，燥益甚矣。劉宗厚云：休治風，休治燥，治得火時風燥了。乃授一方，用人參固本丸，加黃芩、黃柏、知母，作丸服之。

《幼科發揮・驚風後餘證》 搐後成癱瘓者，左氏謂，風淫末疾是也。肝主筋，肝熱則筋弛而長，長則軟弱，手足伸而不能屈矣。肝寒則筋縮而短，短則拘攣，手足屈而不能伸矣。並宜六味地黃丸主之。拘攣者，加附子、肉桂，軟弱者，加黃柏、知母，當歸、牛膝，續斷，蜜丸服之。

驚風後，瘖不能言，宜六味地黃丸，加巴戟、遠志、石菖蒲。

本縣二尹吳子，生四個月，病驚風，搐過則昏睡不乳，發搐則醒，眼邪視，右手搐搦。請予，予曰：此眞搐，不可治。而辭退。

《幼科釋謎・瘛必拘攣》 張渙曰：小兒瘛病，所受肝風，怯弱，致筋脈攣縮，兩手拳伸展無力，是名拘攣。宜薏苡丹。

《保嬰易知録・脚拳不展》 兒在胞，母臟腑有積冷，或爲風邪所乘，生後氣血未榮，故腳指拳縮不展。或因母娠時因病不能行步，日惟盤坐，子母一氣相通，形隨氣化，故亦如是。

《必效方》：海桐皮、當歸、人參、牛膝、酒炒牡丹皮、熟地黃、補骨脂、獨活各等分，共爲末，和勻，每服一錢，用葱白三寸、薑一片煎湯調服。

《衛生要訣》用牛膝三筋，黃酒十五斤，煎三炷香，日以酒洗足。

又方用轎夫襪底燒灰，每日酒調服之。

《大生要旨》治足指向後，用軟綿捲如棍子，紮兒膝後灣內，再用木瓜湯常常洗熨之，日久筋長紓展，則自能伸也。

《保嬰易知録・手拳不展》 小兒所受肝氣怯弱，致筋脈攣縮，兩手伸展無力也。

薏苡丹：用薏苡仁湯浸去皮，研細，當歸酒洗，焙，秦艽、防風、棗仁炒，羌活各等分，共爲細末，如龍眼大，每服一粒，以荊芥湯入麝香少許化下。

《衛生要訣》：用急性子即鳳仙子也。爲末，酒煎洗一日，次日以當歸鉤藤水煎洗，如法互易。

又方用烏雀瓜燒灰，酒調，搽手心。

腫脹分部

綜述

《小兒藥證直訣》 虛實腹脹　腹脹由脾胃虛，氣攻作也。實者，悶亂、滿喘，可下之，用紫霜圓，白餅子。不喘者，虛也，不可下。若悞下，則脾虛氣上，附肺而行，肺與脾子母皆虛。肺主目胞、腮之類，脾主四肢，母氣虛甚，即目胞腮腫也。色黃者，屬脾也，治之用塌氣圓漸消之。未愈，漸加圓數。不可以丁香、木香、橘皮、豆蔻、大溫散藥治之。何以然？脾虛氣未出，腹脹而

不喘，可以散藥治之，使上下分消其氣，則愈也。若虛氣已出，附肺而行，即脾胃內弱，每生虛氣，入於四肢面目矣。小兒易爲虛實，脾虛不受寒溫，服寒則生冷，服溫則生熱，當識此勿悞也。胃入虛熱，多生疸病，或引飲不止；脾虛不能勝腎，隨肺之氣上行於四肢，若水狀，腎氣浸浮於肺，即大喘也，此當服塌氣圓。病愈後，面未紅者，虛衰未復故也。

治腹脹者，譬如行兵，戰寇於林。寇未出林，以兵攻之，必可獲寇。若出林，不可急攻，攻必有失，當以意漸收之，即順也。

治虛腹脹，先服塌氣圓。不愈，腹中有食積、結糞，小便黃，時微喘，脈伏而實，時飲水，能食者，可下之。蓋脾初虛而後結有積，所治宜先補脾，後下之，下後又補脾即愈也，補肺恐生虛喘。

《小兒藥證直訣》 腫病　腎熱傳於膀胱，膀胱熱盛逆於脾胃，脾胃虛而不能制腎水，反尅土，脾隨水行，脾主四肢，故流走而身面皆腫也。若大喘者，重也。何以然？腎大勝而尅退脾土，上勝心火，心又勝肺，肺爲心尅故喘。或問：心刑肺，肺本見虛，今何喘實？曰：此有二，一者肺大喘此五臟逆；二者腎水氣上行，傍浸於肺，故令大喘。此皆難治。

小兒腫病有二：一者氣腫，因脾胃虛而氣攻腹，腹脹誤行轉藥下之，致氣上附於肺，行人四肢面目，而作腫也。疳氣亦然。二者水腫，因上焦煩渴，飲水無度，脾胃虛而不能約制其水，腎反乘脾，土隨水行，上附於肺，肺主皮膚，脾主四肢，故水流走於四肢皮膚而作腫也。甚則腎水浸浮於肺，則生大喘，爲難治也。

《儒門事親·小兒風水》 鄜之營兵秋家小兒病風水，諸醫用銀粉、粉霜之藥，小瘥反濇，飲食不進，頭腫如腹，四肢皆滿，狀若水晶。家人乃爲勉強求治於戴人。戴人曰：此證不與壯年同。壯年病水者，或因留飲及房室。此小兒才七歲，乃風水證也，宜出汗。乃置燠室，以屏帳遍遮之，不令見火。若內火見外火，必昏憒也。使大服胃風湯而浴之，浴訖，以布單重覆之，凡三五重，其汗如水，腫乃減五分。隔二日，乃依前治之，汗出，腫減七分，乃二汗而全減，尙未能食，以檳榔丸調之，兒已喜笑如常日矣。

《儒門事親·通身浮腫》 小兒通身浮腫，是水氣腫也。小便不利者，通小便則愈。《內經》曰：三焦閉塞，水道不行，水滿皮膚，身體否腫，是風乘濕之證也。可用長流水加燈心，煎五苓散，時時灌之，更於不透風暖處頻浴，汗出則腫消，腫消則自愈。一汗減半，再汗減七八分，三汗消盡，內外兼治故也。

《活幼心書·腫證》 原腫病之由，標本之疾。腎主元氣，天一之水生焉。肺主冲化，地四之金屬焉。腎爲本而肺爲標，皆至陰以積水。其爲病也，腎者胃之關鍵，關鍵不利，樞機不轉，水乃不行，滲於脈絡皮膚，而爲浮腫。當推究內外所因，而爲施治。兒大者憑脈以明虛實。古方有十種論證：短氣不得卧爲心水，兩脇緊痛爲肝水，大便鴨溏爲肺水，四肢苦重爲脾水。腰痛足冷爲腎水，口苦咽乾爲膽水，乍虛乍實爲大腸水，腹急肢瘦爲膀胱水，小便閉澀爲胃水，小腹急滿爲小腸水。然脈浮爲風爲虛，沉伏爲水病，沉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即爲正水。脾脈虛大，多作脾腫，因循不治，乃成水腫。蓋脾屬土，喜燥而惡濕，常感濕氣，濕喜傷脾，血化爲水，土敗不能制水，則停蓄不行，留滯皮膚，故作浮腫。初得病時，見眼胞早晨浮突，至午後稍消，以羌活散疏解，次醒脾散主之。及間投南星腹皮散，其脾冷困，則燥以草果、縮砂之類。然此證夏與秋冬治之頗易，惟春不然。蓋四時之水，無如春水泛溢，兼肝木旺而脾土受尅，不能受水，所以難療。進退不常，須徐徐調理取效。若脾熱而困，又以藥燥之，雖火能生土，亦可勝水，奈何燥之太過，土不敵火，則熱愈甚，而不食發熱煩渴。醫者又進之以燥劑，由此而面目轉浮，致脾敗而手足背皆腫。蓋手足背與臍凸，音迭即脾之外候，有未經發表，遽用下藥以瀉之。則一瀉而腫消，乃云得瀉之力。殊不知脾愈瀉而愈虛，不逾旬月，其腫如初。此世人只知瀉腫爲最，而不求其十補勿一瀉之論。法當隨四時用藥，解表通利小便。春以七寶散，加麻黃、桂枝、赤茯苓、水薑葱煎服。夏以五苓散，加麻黃、車前子、薏苡仁。秋以清肺飲，加羌活、細辛、商陸。冬以冲和飲，加白朮、生川烏、赤小豆。已上三藥，幷用水薑葱煎，投滋潤救脾導水湯劑滲泄之，乃爲良法。更以香陸胃苓圓、赤蒼飲頻服，自然獲安。蓋《內經》云：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小便。平治權衡，以平爲期，此之謂也。有初腫便覺痰嗽氣喘，小水不通，正屬肺腎所主。先服解表散，次以三白散爲治。餘證輕者，投商陸圓。故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即湧吐之義也；下者引而竭之，即滲泄之義也。凡得此病，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可以孟浪之藥求其速效，以致虛脫，如癒後再感外風，滿面虛浮，用排風湯和解，仍服前救脾湯劑，免致反復。飲食之忌，惟鹽、醬、醯、鮓、濕麵，皆味鹹能溢水者，其他

生冷毒物亦宜戒之。重則半載，輕者三月，須脾胃平復，腫消氣實，然後於飲食中，旋以燒鹽少投，則其疾自不再作。故劉氏曰：治腫非易，補養尤難，所忌者切須詳審。有經久不消者，下川濬圓即效。

《普濟方・嬰孩癖積脹滿門・總論》 食癖者，其狀在右脅，時復求衝心，多驚叫是也，宜服進食丸化之。

乳癖者，其形在心，時或上下，疼痛啼叫，時作壯熱，此不可取，宜用消乳丸。

疳癖者，其狀在右脅下，生如木梳子大，致令肌肉不生，漸成羸瘦，或作潮熱，及肚大，急宜取之，仍服進食丸。

瘠癖者，其狀或在左右脅間，致令啼叫，亦須取之。

驚癖者，其狀在心頭，不動，常要驚啼，此因小年驚積成塊，涎裹成癖，伏之於心，此病須要礞石藥方可取之。大抵癖病，宜服三棱、蓬朮、橘皮、巴豆、硇砂、縮砂、烏梅等藥，漸磨化，不可急取。

腹脹之狀，膨膜如鼓，《素問》云：濁氣上，則生膜脹。如鼓之有聲，心腹脹滿，旦食不能暮食，名爲鼓脹。榮衛隔塞，鳴息喘粗，皆由冷氣所作。《寶鑒》云：凡冷結在脾，因茲腹脹。壅滯於脾，內不通而外不散，痞凝於胃，上不降而下不升；或乳食過度，致傷脾胃，脾胃氣弱，則臟腑弱，令腹脹有虛實二證，亦有半虛半實者。虛者腹脹不喘，泄瀉不食；實者朝寬暮急，悶亂喘粗；半虛半實者，喘滿洩瀉，或腹脹不喘，小便如常，皆半虛半實也。

虛者皆益黃散，次塌氣丸、導氣丸、再益黃散。實者妙丸子，再下白朮散。若心腹脹滿，大便秘澀，煎宣風散送下妙丸子。半虛半實者，益黃散補，次妙丸子，再下益黃散。若腹脹不喘，大便如常，塌氣丸，導氣丸，漸漸消之。有一等腹脹滿。肚大青筋四肢瘦劣，謂之疳蟲，此病多死。

癥，傷食得之。痛刺脅肋，心胸煩悶，飲食不下，吐逆惡心，久不醫治，漸成癥結，又曰食結。

痕，傷血得之。胸膈鬱悶，痛引少腹，時或攻築，上搶心胸，雖不阻食，肌肉不生，久而不治，漸成癥結，又曰血結。

痞，傷氣得之。心腹膨脹，肚大脇滿，痛刺往來，注左右肋，面黃肌瘦，倦怠無力，久而不治，漸成痞塊，又曰氣塊。

癖，傷積得之。其證如腸癖之疾，便利無度，滑不成糞，似痢非痢，似蟲非蟲，腹肚乾痛，上築心胸滿悶，久而不治，頑結不散，腸結成塊，有類痞狀。

以上四證。皆作寒熱，有如瘧候一般，悉由傷及五臟。惟痞癖左脅肋塊，其氣結聚，男女皆在左脅，四證大同小異。凡治寒熱，先以梨漿飲進一二服，退其寒熱，寒熱已消，去三五日後，方可與服磨痞丸，即日日頻頻與服。癥痕之疾，只與三棱丸，下去積毒，以通爲度。

凡疳氣脹、疳積脹、氣積脹、小兒患疳證候，皆由虛所傳積，乃爲積。既已作，虛氣傳授，遂成疳疾。其名數種，皆由漸所致，不可更與通利，尤如重候，即宜和益，消疳調氣。若尚有虛積，便白後重，當兼塌氣以去之。先與服神功保童丸，以至泄氣，若爲快，既泄虛氣即散，不傷其氣，功效至良。應患疳積，便利無度，大有功效。鎖肚脹急，此一證候，皆在胞胎中無病，只由初生七日內，有患觸受而成。急如水火，其作延久，漸見加重，以致肚上青筋，撮口不乳，其候甚速，名脹急。其兒感觸邪氣，入腹衝心，不能自化，遂變風候，乃至成風，不可更投疳藥。雖然鎖肚撮口不乳，其色未變，精神未亂者，速用下藥，以通爲度，纔通便安，宜服眞珠天麻丸。

凡上膈脹、中脘脹、食傷膨脹者，膈與脘上下相承，膨與脹輕重自別。脘受疾久則痞悶，膈則作病，停則鬱結，是知膈隱胸膛，脘臨脾胃。膈者猶隔也，有如隔礙，脘者猶管也，通即流利，二病皆由食傷宿冷，眠卧過時，停滯之氣，不順於三焦，怯弱脈虛，傳於五臟。所謂脾不磨食不化，胃不化食無益，所以膨脹。若於膨脹之時，不與消利，遂致虛滿，又於虛滿不爲疏補其氣，即攻中脘，又於中脘不化，即胃上膈，既在上膈爲疾，必作形證，傳即爲重，醫莫容易取愈。食傷膨脹，服三棱煎丸，中脘痞脹，服王氏塌氣丸，上膈鬱脹，服大茱連丸。

《嬰童百問・腹脹》 腹脹有虛有實，皆由脾胃氣攻所作也。實者悶亂喘滿，可下之。紫霜丸、白餅子。其不喘者，虛也，不可下。若誤下，致脾虛氣上，附肺而行，肺與脾，子母皆虛。肺主目胞，腮頰腫也，脾主四肢，母氣虛甚即黃也，治之用塌氣丸漸消之。未愈，漸加丸數。然脾虛氣不運動，故腹脹而不喘，可以散藥治之，使上下分消其氣即愈也。又有疳氣積脹，用褐丸子治之。又有癥癖痞脹，三棱丸主之。有實熱脹滿者，大承氣湯主之。一法用五苓散吞紫霜丸，量虛實用丸數亦妙。熱輕者，大柴胡湯治之。

《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議曰：腫脹二證，此由虛中有積，久患失治，日

漸傳變，證候多端。隨輕重，察盛衰，審表裏，以主治先固其本，後正其標，斯無恙矣。有濕腫，有毒氣腫，傷寒虛腫，瀉痢虛腫，氣血虛腫，有肝脹、氣脹、癥積脹、鎖肚脹、脘膈脹、食膨脹、蛔氣脹、虛冷積脹，以上腫脹虛積，並當下之，各有其法。其受濕於脾胃，久不剋化，氣浮四肢，頭面皆腫。食毒氣由脾胃傷之，冷積毒氣停留于脘膈，致虛入腹作腫。傷寒下之太早，乘虛入腹作腫。瀉利之人，脾氣亦虛，是以致腫，以上宜平調胃氣，補臟充實，方可去腫。其氣血虛腫，皆由榮衛不順，臟腑怯弱，壅滯三焦，流注百脈，表裏俱虛，邪正相亂，以致四肢浮腫，腹肚膨滿。以上先調榮衛之順，次服分氣以散之。其疳氣積脹，宜先與保童，當兼塌氣以去之。其痞癖氣脹癥脹，宜三棱以消痞。其鎖肚脹，宜與珍珠天麻丸以通之。其上膈中脘食傷膨脹，宜三棱塌氣大茱連丸以消磨之。其蛔脹，宜下蟲丸以化之。其虛冷積脹，宜沉香煎以溫之。以上諸證宜調和胃氣，消磨通利腫脹，必然平復矣。如有熱者，必以葶藶、牽牛等輩以治之，推氣丸劑亦可服。

《幼科類粹·腹脹門》 脈法 《脈經》曰：關上脈虛即爲內脹。遲而滑者爲脹。脈盛而緊者爲脹。嚴氏：腹脹，脈浮者易治，虛者難治。《針經》曰：其脈大堅似濇者，脹也。

論小兒腹脹之由 《內經》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又《針經》曰：夫脹者，皆在于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胸脅，脹滿皮膚，故命曰脹。或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爲脹也。又《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中，末傳寒中，皆由脾胃之氣虛實，不能運化精微而制水穀，聚而不散而成脹滿，此寒濕鬱遏而脹也。大抵小兒多由飲食饑飽生冷甜膩聚結不散，或因久患疳積及瘧後癖塊不消，皆能爲脹，按之如鼓膨脖者是也。故有疳脹、氣脹、膈脹、蟲脹、積脹、食脹、虛脹、冷脹、鎖肚脹，病名不同，宜各隨輕重盛衰主治，庶不差誤。

丹溪治腹脹大要 小兒腹脹，蘿蔔子、紫蘇梗、乾葛、陳皮等分，甘草少許，煎服，食少加白朮。一法用大蝦蟆一箇，入豬肚內煮熟，去蝦蟆，將肚食盡。若脈實人壯者，或可攻之，便可收拾，用白朮爲主，如因有食積而腹脹者，有熱用木香檳榔丸，有寒用木香，厚朴、丁香、砂仁、神麴、香附，有食肉多腹脹，三補丸料內加香附、半夏麴蒸餅丸服。實者按之不堅不痛，宜下之消之，次補之；虛者溫之升之，補爲要。厚朴治腹脹，因味辛，以氣聚於下焦故也，須用薑製之。

《幼科發揮·脹》 腫有二，經曰：面腫曰風，足腫曰水。凡腫自上起者，皆因于風，治在肺，宜發散之，所謂開鬼門者是也。鬼門，汗孔也。參蘇飲合五皮湯主之。

腫自下起者，因于腎虛，宜滲利之。所謂潔淨府，是利其小便也。故仲景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宜五苓散加防己、檳榔主之。

有一身盡腫者，宜胃苓五皮湯主之。經鬱則折之，謂上下分消，以去其濕。發汗，利小便，此方是小兒者，胃苓丸煎五皮湯送下。

先翁治小兒腫，只用胃苓丸。正方順取長流水，入燈心，煎湯送下。每日午時用五加皮煎湯，抱兒于房內無風處浴之，浴罷上床，睡令一覺，以被蓋之，得微汗佳。如是腫消而止，未有不效者。

經紀萬邦瑞女二十七歲病腫，甚異，寅後午前上半身腫，午後丑前下半身腫，上下盡消，唯半夜牝戶腫，小便難，諸醫不能治。請予治之。予曰：經云：身半已上，天之陽也，宜發其汗，使清陽出上竅也。身半已下，地之陰也，宜利小便，使濁陰出下竅也。正上下分消以去其濕之法。唯半夜陰戶腫，不得小便，此又當從肝經求之。蓋厥陰肝經之脈，丑時起于足上，環陰器，又肝病者，則大小便難，用胃苓五皮湯，發汗利小便也。內有茯苓所以伐腎肝之邪，木得桂而枯，又以辛散其肝經之水，以溫腎之眞寒濕也，連服十一劑而腫盡消去矣。

予奉先翁之教，凡腫微者，只用胃苓丸本方治之。如面腫甚者，胃苓丸本方內加紫蘇葉二錢，苦葶藶一錢，隔紙炒，以去肺經之風。足腫甚者，本方內加漢防己二錢，牽牛炒，取頭末一錢，共爲丸，燈心煎湯下。吾有一二人不守先訓，專用葶藶、牽牛爲治腫之藥，隨消隨腫，殺兒甚多，累吾之德，雖禁之，不能阻也。

湖廣右布政使孫，隆慶丁卯入場監試，爲《書經》、《禮記》總裁，有小姐病，留全司中調理，小姐誤食菱角傷脾，面腫而喘，夫人憂之，命全進藥。全立一方，用錢氏異功散加藿香葉以去脾經之濕，紫蘇葉以去肺經之風，一劑而安。場罷，後公出見其方，謂全曰：此方甚好，取筆札令舍人孫璟書記之。

小兒病嗽，病瘧，病後腫者，皆虛腫也。

如受風雨水濕之氣而腫者，實腫也。通用胃苓丸主之，此家傳之法也。

小兒諸腫，不問虛實，并用胃苓丸、五皮湯主之，此家傳也。如因喘嗽面目浮腫者，宜消腫葶藶丸主之。

如瘧後遍身浮腫者，此因瘧發之後，外中風邪，內傷冷水得之。宜胃苓丸，用長流水順取，入燈心，煎湯送下，更于日午浴之，法如前。

如無他病浮腫者，視其腫起之處治之，如自面起上半身先腫者，此風腫也，宜五皮湯加紫蘇葉、防風主之，如從足起，下半身先腫者，此濕腫也，宜五苓散、防己、木通主之。如腫久不消，氣實能食者，宜利其木，商陸胃苓丸主之。腎者水之根，濕則傷腎，小兒久坐濕地者多此疾。如氣弱食少者，只以補脾爲主，脾屬土，土勝水，脾強則水去而腫消矣。宜參苓平胃散加藿香葉、紫蘇葉、木香、砂仁爲丸服之。

有腎虛者，安腎丸服之。

有面目俱黃，遍身俱黃且腫者，此黃腫也，宜胃苓丸加茵蔯服之。如黃而不腫者，此疸證也。觀其色之明黯，如黃而色鮮明，小便色黃且澀者，此熱也，宜三黃金花丸主之；如黃色昏黯，小便不利者，此濕也，宜茵蔯五苓散主之。

安腎丸　大腫不消，腎虛不納水也。

一兒瘧後腫，用胃苓丸，長流水煎燈心湯下。又用浴法調理，二十日而安。

一兒病腫，有庸醫假專門之名，不守家傳之法，嘗稱得異人之術，用牽牛、葶藶爲治腫方之神藥，作散服之，元氣下陷，肚大，坐不得卧，陰囊腫大，莖長而卷。予見之嘆曰：脾土已敗，肝木獨旺，乃賊邪也，不可治矣，果死。

一兒病腫腹大，彼自庸醫妄談五日消一分，乃取繩子圍其腹，量之，投以牽牛、葶藶服之，利下數行，腫減十分之三。父母甚喜，約至五日再消三分。未二日，又大腫，較大如前，庸醫聞之走去，病勢益甚而死。

一義子十五歲病疸，面目俱黃。予問之，對曰：傷食起，腹中大熱又痛。乃立一方，用黃柏、梔子等分，大黃減半，以退其熱；豬苓、澤瀉、茯苓、蒼朮等分，以去其濕；枳實、厚朴、神麴以去其食積，茵陳蒿倍用，以去其黃，共爲細末，酒糊丸，車煎子前湯下。三日後，吐去黃水二碗許，胸中不熱，又二日，泄三行，腹中不痛，十日以後，小便漸清，黃亦減矣。

《幼科發揮·腫》　脹病有二，屬虛者多，屬實者少，東垣錢氏等從虛治。《內經》云：太陰從濕，謂寒濕也，作熱治者誤矣，當以脈證辨之。實脹者，或因食積，或因癖塊，先有物在胃腸中，而後脹形于外也。按之則堅，宜消導以去之，不可攻之，攻則愈虛，不可治矣，宜胃苓丸主之。

虛脹者，或因吐瀉瘧痢之後，脾胃久傷而病。此虛氣在于膜肓之外，其外雖脹，其中無物，按之則濡，扣之有聲，不可外攻，攻之即死，宜用溫補，錢氏加減異功散作丸服之。因于熱者，必口乾飲水，神識不清，無時譫妄，宜三黃丸，河間涼膈散，仍作膽導法。

因于宿食者，必惡食，吞酸，腹中時痛，宜三黃枳朮丸、本香檳榔丸主之。

因于積者腹中陳痛，丁香脾積丸主之。

小兒腹脹與大人不同，多因傷食得之。宜胃苓丸合丹溪保和丸主之。

如果傷食腹脹或痛，吞酸惡食，大便不利者，宜木香承氣丸主之。

予外甥女有食積脾虛病，出痘後又傷食，腹脹不喜食，予用胃苓丸方，加枳實炒、神麴、麥芽、青皮作丸服之。

予孫邦子也，先病瘧，傷食成疳，又傷食，甚瘦，腹脹大而堅，見人則哭。予立一方，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半夏麴、枳實炒、厚朴、黃連、木香、莪朮、砂仁、使君子、神麴、麥芽、鱉甲、夜明砂、當歸、川芎等藥。

一小兒瀉後腹脹，予用加減塌氣丸服之愈。

一兒瘧久不退，腹大而堅，予用化癖丸服之愈。

一小兒五歲，腹大善食。予見之，謂其父母曰：乳多必損胃，食壅即傷脾，令郎腹大如是，又不知節，縱其口腹，吾恐腸胃乃傷，不成腸癖，必成疳也。後果成疳，肚大青筋，請予治，以集聖丸調理而愈。

一兒善食腹大，予用保和丸、胃苓丸二方，相間調理而愈。

一兒因傷食腹痛脹，醫用藥下之愈；又傷食腹脹，醫再下之。予聞之曰：非其治也，誤殺此兒。果半年而死。或問：何料神也？曰：有食飽傷胃而脹，法宜消導之，不可攻下也。有脾虛不能消食，食飽則脹者，此宜補脾以助其傳化之可也，豈可下乎？此兒初脹，食飽傷脾也，不行消導乃下之，誤矣。後又腹脹，則脾虛之病也，再三下之，不大誤乎。屢下屢脹，故令郎腹大無紋，臍突，背平而死。雖醫之誤，不聽吾言，父母之過也。

腹中有癖，瘧後多有之，兒有癖者，常作寒熱似瘧。不可作瘧治也。癖去則寒熱自止，家傳消癖丸甚效。先翁治癖只用香蟾丸，此家傳十三方也。

《保嬰撮要・腫脹》 經曰：至陰者，腎水也。少陰者，冬脈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腑腫腹大。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也。丹溪云：惟腎虛不能行水，脾虛不能制水，胃與脾合，又胃爲水穀之海，因虛而不能傳化，腎水泛濫，反得以浸漬脾土，於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水滲於皮膚，注於肌肉而發腫也。其狀目胞上下微起，肢體重着，喘咳怔忡，股間清冷，小便澀黃，皮薄而光，手按成窟，舉手即滿是也。古方有十種論證，以短氣不得卧爲心水，兩脅緊痛爲肝水，大便鶩溏爲肺水，四肢苦重爲脾水，腰痛足冷爲腎水，口苦咽乾爲膽水，下虛上實爲大腸水，腹急肢瘦爲膀胱水，小便關泄爲胃水，小腹急滿爲小腸水。又有濕氣毒氣，傷寒後，瀉痢後，氣血虛者之五腫，及疳氣、癥積、鎖肚、胸膈作脹、蛔氣、虛冷積者之七脹，亦當詳之。其受濕氣者，由脾胃之氣敦阜，四肢頭面皆腫也。食毒者脾傷，積毒停留於胃也。傷寒下早者，邪氣乘虛而入也。瀉痢後者，脾氣虛也。皆宜先調胃氣，次可治腫，其患七脹皆中血氣不足，臟腑怯弱，表里俱虛，邪正相亂，以致四肢浮腫，腹肚膨滿。亦當先調榮衛，分別陰陽，治法宜補中行氣，利小便。凡有熱者，水氣在表也，可汗之。身無熱者，水氣在裏也，宜下之。腰已下腫宜利小便，腰已上腫宜發汗，此仲景之法也。若遍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秘結，此屬陽水，遍身腫不渴，大便溏泄，小便清利，此屬陰水。陽水兼陽證者，脈必浮數，陰水兼陰證者，脈必沉遲。氣若陷下，宜用二陳加升提之藥。如腹脹，少加木香調之。若朝寬暮急，屬陰虛，朝用四物湯加參朮。夕用加減腎氣丸。朝急暮寬，屬陽虛，朝用六君子湯，夕用加減腎氣丸。朝暮皆急，陰陽俱虛也，用八珍湯主之。眞陽虛者，朝用八味地黃丸，夕用補中益氣湯，若肚腹痞滿，肢體腫脹，手足幷冷，飲食難化，或大便泄瀉，呼吸氣冷者，此眞陽衰敗，脾肺腎虛寒，不能司攝而水泛行也。急用加減腎氣丸，否則不治，惟調補脾土，多有生者。

治驗

一小兒傷食膨脹，服尅伐之劑，小便澀滯，改服五苓散，小便益閉，四肢頓腫。余謂脾胃虛寒，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也。朝用加減金匱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而愈。

一小兒患前證，小便頻赤，盜汗發熱，朝間用補中益氣湯，午間用五味異功散，晚間用六味地黃丸而愈。後作功課太勞，盜汗發熱，用八珍湯、六味丸而痊。

一小兒患前證，飲食少思，大便不實，先用補中益氣湯，又用五味異功散而愈。畢姻後復發，更手足幷冷，飲食難化，或吞酸噯腐，用六君子、炮薑而痊。後又發，用八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而痊。

一小兒小腹脹墜，小便澀滯。午前爲甚。以補中益氣湯加木香，與朝服，以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與夕服，兩月餘而愈。後飲食失節，腹脹嘔酸，用五味異功散、四味茱萸丸而痊。畢姻後復患如前，更惡寒腹冷，小便清頻，大便不實，手足幷冷，用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而尋愈。

《保嬰撮要・腹脹》 東垣云：寒脹多，熱脹少，皆主於脾胃。虛者，宜用六君子湯。若喘而氣短者，脾肺氣虛也，用異功散補之。若服尅伐之類而喘脹益甚者，脾肺之氣復傷也，用前湯加半夏、升麻。若既下而不喘，則邪氣去，而肺氣寧也，不必用藥。或病久小便不利，或四肢浮腫者，脾肺之氣虛，不能通調水道也，用《金匱》加減腎氣丸主之。或手足逆冷睡而露睛。脾胃虛寒也，用六君子加炮薑。手足不冷，睡而露睛，脾胃虛弱也，用六君子湯。若面色青，木尅土也，用六君、木香、柴胡，更當調治乳母，節其飲食。恐藥餌過劑，復傷胃氣故也。

治驗

一小兒腹脹面赤痰喘，大便秘。壯氣飲冷，此形病俱實，用紫霜丸一服，諸證益甚，面色頓白，飲湯不絕。余以爲邪氣退而眞氣復傷。故面白而喜湯。用白朮散大劑煎湯，令恣飲。長久而睡，翌日頓安。

一小兒傷食腹脹，胸滿有痰。余治以異功散而痊。後復傷食，腹脹兼痛，或用藥下之，痛脹益甚，而加氣喘。此脾胃傷而致肺虛也。用六君子加桔梗，調補而痊。

一小兒腹脹惡食。發熱惡心，證類外感。余曰：此飲食停滯也，用保和丸。一服諸證頓退，惟腹脹，用異功散而痊。

小兒傷食腹脹，服尅伐之劑，小便澀滯，又服五苓散之類，飲食漸減。小便不通，四肢頓腫，余朝用金匱腎氣丸去附子，夕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傷風咳嗽痰湧，用六君、桔梗、桑皮、杏仁而愈。復飲食停滯，作瀉腹脹，仍用六君、山查、厚樸而安。後停食作嘔，或用藥下之，更加咳嗽

余謂此屬脾肺俱虛，欲行調補。彼以爲緩，乃發表剋滯，前證益甚。更加搖頭，余用天麻散倍加鉤藤鉤，及異功散尋愈。

一小兒五歲，食粽後咬牙欲吐，頃間腹脹昏憒，鼻青黃赤，此脾土傷而食厥也。令用雞翎探吐，出酸物，頓醒，節其飲食，勿藥而愈。

一小兒胸腹脹，發熱頓悶，以手按腹即哭，此飲食停滯也。先用保和丸一服，前證即愈。更加煩渴，按其腹不哭，此宿食去，而脾胃發傷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治之，頓瘳。

一小兒腹脹，大便青白，腹左一塊，面色痿黃，齒齦赤爛。食少滯頤。余用異功散調補中氣爲主，佐以大蕪荑湯清疳治熱，月餘，諸證稍愈。仍服異功散及蚵蟆丸，外貼阿魏膏，兩月塊消。左脅微痛，用四君子湯、九味蘆薈丸而愈。

《保嬰金鏡録·腫脹門總括歌》　小兒腫脹脾家濕，臟腑氣虛即成極，或因停積於胃中，或因瘧痢虛而得，疳氣痞塊或血虛，飲食饑飽皆爲積，醫人審察盛與衰，分氣補虛不可失，有積當與漸消之，固本正標方是的。因積而成脹者，當緩治。陰囊無縫掌無紋，臍凸如李面黧黑，唇焦口燥脈不來，有藥莫投徒用力。此水腫之敗證。

腫脹二字當分看，腫有在肺者，在腎者，有屬風者，屬水者，捷法中已論之詳矣。脹則肝脾所主，或因積久而成，虛實之間，治宜斟酌。

一小兒發熱吐瀉，腹脹不乳，其紋如流珠，此脾胃氣傷，先用香砂助胃膏，後用六君子湯全愈。

一小兒寒熱作嘔，飲食不入，按其腹乃哭，脈紋如長珠，此飲食停滯也，先用大安丸吐瀉宿滯遂安。但唇目抽動，大便稀黃，此病邪去而虛熱所迫也，用六君子湯加鉤藤鉤而愈。

一小兒胸腹膨脹，發熱煩悶，脈紋如環珠，以手按腹即哭，此屬脾胃虛而飲食停滯也。先用保和丸一服，前證如失，更加煩渴，按其腹不哭矣，此宿食去而脾胃復傷也，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治之，頓瘳。

一小兒不時乾嘔，乳食不進，肚腹膨脹，其形如來蛇，此脾胃虛而成疳也，用四味肥兒丸治疳，佐以四君加蕪荑、健中而痊。後傷食吐瀉完穀，形氣甚困，四肢微搐，視其紋如去蛇。余曰：且不用藥。次日吐止，但搐而瀉青黃，此脾土虛而肝木勝也，用六君子加鉤藤鉤而癒。

一小兒四肢消瘦，肚腹脹大，行步不能，狀如蜘蛛，頗能飲食，作渴發熱，去後臭穢，此脾臟傷也，以十全丹數服漸愈，又用異功散、肥兒丸調理，肢體如常。

一小兒停食發熱，服苓、連、三稜、厚樸等劑，飲食日少，胸腹膨脹，其紋透至指甲，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鉤藤鉤，溫補脾氣，制肝木，數劑漸效；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治之而安。其間泛用金、石、腦、麝祛逐之劑，變驚而歿者，不能枚舉，惜哉。

一小兒八歲腹腫脹，臍凸出，大便下血，糞亦似痢，小水短少，面目皆黃，兩腮兼赤，此食積傷脾，又兼肝木所侮脾土。蓋脾病則肺氣虛而不能生腎水矣，故有是證。當先消導其積滯，遂用越鞠丸末加三稜、蓬朮三錢，以淡薑湯調和，入酒二匙服之，腹中鳴動，二便頓利；再服二錢，腹臍頓消；卻用大安丸末二錢，腹臍全消，便血亦止。自進薄粥杯許，腹中頓痞惡心，吐痰不出，此脾虛不能腐化而成痰滯也，用六君子末二錢，以薑湯和服，調補胃氣，飲食漸進。但日晡熱倦，腹中覺脹，此脾虛故陰分而作，用補中益氣湯而愈。後復傷食發熱，腹脹，小便下血，保和丸四服而愈。

一小兒傷食，腹脹嘔吐，發熱面赤，服消導清熱之劑，飲食已消，熱亦未退，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各二分，升補胃氣四劑而愈。

一小兒稟父腎熱，小便赤澀，服五苓散之類。後患停食，服剋伐之藥，四肢面目浮腫，小便不利，漸至氣喘，此誤行滲利，脾肺氣虛，不能攝水而患腫，脾腎虛寒，不能制水而氣喘，用六味丸加牛膝、車前及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小兒數歲，每停食，輒服峻厲之藥，後肚腹膨脹，嘔吐泄瀉。先用六君子湯，諸證漸愈；又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小兒肚腹脹，飲食即瀉，手足逆冷，此脾氣虛寒也，先用人參理中丸，後用六君子湯而愈。

一小兒傷食腹脹，胸滿有痰，用異功散而痊。後復傷食，腹脹兼痛，或用下劑，痛雖止而脹益甚，更加氣喘，此脾益傷而肺益虛也，用六君子湯加桔梗調補而愈。

一小兒腹脹惡食，發熱惡心，殊類外感。余曰：此飲食所傷，脾肺虛熱也，用保和丸一服，諸證頓退，但腹仍脹，用異功散而痊。

一小兒傷食腹脹，服剋伐之劑，小便澀滯，又服五苓散之類，飲食漸減小

便不通，四肢頓腫，余朝用金賈加減腎氣丸，夕用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傷食腹脹，面赤痰喘，大便秘，壯熱飲冷，此形病俱實，用紫霜丸一服，諸證益甚，面色頓白，飲湯不絕。余以爲邪氣退而眞氣復傷，故面白而喜湯，用白朮散大劑煎湯，令恣飲，良久而睡，翌日頓安。

一小兒腹脹，小便青白，腹左一塊，面色萎黃，齒齦赤爛，食少滯頤，余用異功散調補中氣爲主，佐以九味蘆薈丸，外貼阿魏膏，兩日塊消，左脅微痛，用四君子湯、大蕪荑湯清疳治熱，月余，諸證稍愈，仍用異功散及蚵蝲丸而愈。

《古今醫統大全·幼幼彙集·濕證候》 巢氏曰：濕者，水氣也。《活人書》云：風雨襲虛，山澤蒸氣，豈止大人中濕，小兒亦有受濕者。緣小兒入夏以來，脾胃虛弱，腠理開疏，或因連日陰雨，或地蒸濕，小兒坐卧於上，便受熱氣，脈見沉緩，身體煩痛，發熱惡寒，或多汗惡風，精神昏悶，或小便不利，大便溏瀉。若久不愈，則手足垂囲，入臟則瘖啞不言。治法大要，疏利小水，其濕自除，不可發汗及峻攻之。

《幼科證治準繩·水腫》 演山云：腫脹二證，此由虛中有積，久患失治，日漸傳變，證候多端，隨輕重，察盛衰，審表裏以主治，先固其本，後正其標，斯無恙矣。

演山治法　受濕，腫腳手、面目虛浮。食毒氣，腫腹肚、腎囊脹急。傷寒虛氣入腹腫。瀉痢虛氣入腹腫。此四種所患，病不相同，皆由虛而得之。受濕謂脾胃受濕冷，久不剋化，氣浮四肢，頭面皆腫。食毒氣，由脾胃傷之冷積，毒氣停留胃脘，致虛入腹作腫。傷寒由下之太早，乘虛入腹作腫。瀉痢之久，脾氣亦虛，是以致腫。以上宜平調胃氣，補臟充實，方可去腫。先服四味理中，乾薑減半，加白朮、桑白皮同煎。傷寒虛腫加枳實，作喘加淡豆豉，瀉痢虛腫服正氣調胃，胃氣既壯，以救生丹利之，其腫即退；再調補臟腑，用觀音散即平復矣。氣虛腫，亦名氣蠱。血虛腫，亦名血蠱。榮衛俱虛腫，亦名氣血蠱。小兒所患腫脹一門，最爲要急，前人少有究竟。然腫脹之作，皆由榮衛不順，臟腑怯弱，壅滯三焦，流注百脈，表裏俱虛，邪正相亂所以致受。四肢浮盛，腹肚脹滿，多由食毒得之，飲食得之，癥傷得之，積久不化，故成斯病。病由虛得，或則妄亂通下。因虛致虛，根不得去，疾加已盛，是謂壞證危候。智者怯而爲辭，庸者暴以攻擊。二醫不同，誠屬難治。智者商之，良者審之，疑者塌之。疑其病盛不可利，只與塌其氣，明者調之。正衛也。先調營衛之順，次服分氣飲子，以散其滯，斯病去矣。

《嬰童類萃·水腫門·水腫治法》 丹溪云：水之爲病不一，賈洛陽以病腫不治，必爲痼疾，雖有扁鵲，亦莫能爲，則知腫之危惡，非他病比也。治水大法宜補中行濕利小便，凡有熱者，水氣在表可汗，身無熱者，水氣在裏宜上腰已下腫宜利小便，腰已上腫宜發汗，此仲景之要法也。若遍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閉結，此屬陽水，先五皮散，次四磨飲加生枳殼，重則疏鑿飲。若遍身腫，不煩渴，大便溏，小便少不澀赤，此屬陰水，宜實脾飲，或木香流氣飲主之。陽水病兼陽證者，脈必沉數，陰水病兼陰證者，脈必沉遲，氣若陷下，用二陳加升提之藥，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如腹脹，少加厚朴佐之，氣不運加木香木通以調之，又有小兒初中，便覺痰嗽喘急，正屬脾胃所主，宜先解表散，次投商陸丸。《內經》曰：開鬼門，潔淨府，正此謂也。

水腫不治證　凡水腫先超於四肢而後歸於腹者，不治。大便滑泄，與夫唇黑、缺盆平、臍突、足平、背平，或肉硬，或手掌平，或男從腳下腫而上，女從身上腫而下，并皆不治。

《幼科折衷·腫脹》 《內經》曰：諸濕腫滿，皆屬于脾。又曰：諸腹脹大，屬于熱，夫脾喜燥而惡濕，常感濕氣，濕蘊爲熱，熱久又生濕，濕熱相生，而腫脹矣。其所受病者何也？蓋人所賴以生者，水谷也。水則腎主之，谷則脾主之，惟腎虛不能行水，脾虛不能制水，胃與脾合，胃爲水谷之海，因虛不能傳化，故腎水泛溢，浸漬脾土，于是三焦停滯，經絡壅塞，水滲于皮膚，注于肌肉而成腫脹也。腫乃水腫，脹乃腹脹，須分別治之。

腫之病不一，洛陽稱腫爲痼疾，知病之危惡甚矣。有感濕作腫，有風寒閉塞作腫，有食積作腫，有病後作腫，總宜補中行濕，通利小便。身有熱者，水氣在表，可汗。實者，水氣在裏，可利小便，切不可輕下，以耗眞氣。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也。

夫脹者，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不能運化精微，以制水谷，聚而不散，故成脹也。實者可下之，其證時飲水，能食，小便黃，時微喘，脈伏而實是也。其脾初虛而後有積，治宜先補脾，然後下之，下後又補脾即愈也。不可補肺，恐生虛耳。

盧氏云：《醫鏡》以水腫隸于腎、肝、胃而及脾，又肺金盛而生水，水溢妄

行，豈理也哉。

夫脾土受病，肺爲之子，固不能自盛而生水，然肺金氣清而能生水，則滋長腎陰，奉行降令，爲生化之原，何病腫之有。今爲腫亡水，乃腐濁之氣，滲透經絡，流注谿谷，灌入隧道，血亦因之而化水。欲藉土以制之，導腎氣以利之，殊不知脾病則金氣衰，木寡于畏而來侮土，脾欲不病，不可得矣。治法宜清心經之火，補養脾土。金，運化之職，肺金下降，滲道開通。其精之清者，復生爲氣血，爲精液；敗濁者，在上爲汗，在下爲溺，以漸而分消矣。

總括　古今議定有脾虛，大抵多從濕熱爲，十種根因各調理，詳分補瀉在臨機。

脈法　水病浮大者可治，細微者難治，腹脹脈浮者易治，病虛則難療也。經曰：至陰者腎水也。少陰者，冬脈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其類也。

王節齋云：先喘而后脹者，主乎肺，先脹而後喘者，主乎脾。

凡腫病，見大便滑泄，唇黑，缺盆平，臍突，足平，背平，或肉硬，或手掌平，又或男從腳下腫而上，女從身上腫而下，并不治也。

遍身光腫，手按成窟，舉手即滿者，屬脾虛不能制水，水漬妄行故也。治當補脾，脾氣實則自健運，不可妄下。治腫大法，宜補中行濕利小便，以參朮爲君，蒼朮、陳皮、茯苓爲臣，黄芩、麥冬爲使以制肝，少加厚朴以制腹脹，氣滯加木香、木通，氣陷加升麻、柴胡提之，血虛補血，痰盛利痰，隨證加減爲妙。

早寬暮急屬陰虛，早用四物加參朮，夕用地黄丸加膝、前、車、桂、附之類。早急暮寬屬陽虛，早用六君子湯，夕用地黄丸，如前加減。

東垣云：寒脹多，熱脹少，皆主于脾胃。

《幼科醫學指南・脹病諸證》　脹病有二，屬虛者多，屬實者少。東垣錢氏二先生皆從虛治。《内經》云：太陰從濕。謂寒濕也，作熱治者誤矣，當以脈證辨之。

實脹者或因食積，或因痞塊，先有物在腸胃中，而後脹形於外也。按之則堅，宜消導以去之，不可攻。攻則虛不可治矣。宜胃苓丸主之。

虛脹者或因吐瀉瘧痢之後，脾胃久傷而病，此虛氣在於膜肓之外，蓋外雖脹，其中無物，按之則軟，扣之有聲，不可外攻，攻之即死，宜用溫補，錢氏加減異功散主之。

有因於熱者，必口干飲水，神識不清，無時譫妄，宜用三黄丸、河間涼膈散主之。

有因於宿食者，必惡食吞酸，腹中時痛，宜三黄枳朮丸，木香檳榔丸。因於積者，腹中陣痛，宜丁香脾積丸。

凡小兒腹脹與大人不同，多因傷食得之，宜胃苓丸合丹溪保和丸主之。如果傷食腹脹或痛，吞酸惡食大便不利者，宜木香承氣丸主之。如腹脹宜加減塌氣湯治之。

醫按：予甥有食積脾虛病，出痘後，又傷食，腹脹不喜食，用胃苓丸加枳實、神麴、麥芽、青皮作丸服之。

一孫先病瘧，後傷食成疳，甚瘦，腹大而堅，見人則笑。予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夏麴、枳實、厚朴、黄連、木香、砂仁、莪朮、使君子、麥芽、鱉甲、夜明砂、川芎、當歸等藥而愈。

一兒瀉後腹脹，用加減塌氣湯，一劑而安。

一兒五歲，腹大善食，予曰：倘不知節，不成腸痞，必成疳也。果後成疳，肚大青筋，用集聖丸而愈。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水腫總括》　水腫俱屬脾肺經，肺喘脾脹要分明，上腫屬風宜汗散，下腫屬濕利水靈。通身腫者兼汗利，喘則逐飲脹則攻，再辨陽水與陰水，攻瀉溫補貴變通。

〔注〕小兒水腫，皆因水停于脾、肺二經。水停胸中則喘，水停膈下則脹。其間所腫部位，不可不察：如腫在腰以上者，屬風，法宜發汗；腫在腰以下者，屬濕，法宜利水；有通身上下皆腫者，系風濕兩傷，法宜汗利兼施。腫而喘不得卧，宜逐肺飲；腫而脹滿便秘，宜攻脾水。腫從腹起至四肢者，可治；腫從四肢起至腹者，不可治。然又有陽水、陰水之分，宜詳別焉。陽水屬實，法宜攻泄；陰水屬虛，法宜溫補。應證而施，自無不效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風水腫》　腫在上者因風起，急宜發汗莫從容，越婢湯中加蒼朮，汗后全消病即寧。

〔注〕上身腫者，頭面，肩臂至腰間皆腫也。病因外感風邪，法宜發汗則愈，經所謂開鬼門是也。以越婢加蒼朮湯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濕水腫》 腫在下者因濕起，急宜利水可安然，外法貼臍如神妙，內服沉香琥珀丸。

〔注〕下身腫者，腰臍至兩足皆腫也。病因脾經濕熱所成，急用利水之法，經所謂潔淨府是也。外用貼臍法，內服沉香琥珀丸。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風濕腫》 通身皆腫屬風濕，外散內利最相宜，峻攻則用疏鑿飲，和劑茯苓導水醫。水上攻肺喘不卧，蘇葶定喘最相宜，水停中州脹急滿，舟車神祐量攻之。

〔注〕通身腫者，頭面手足皆腫也。得病之由，內停濕飲，外感風邪，風濕相搏，水道不利，外攻肌表，因而作腫也。重者用疏鑿飲峻攻之，輕者用茯苓導水湯和解之。若水停上攻于肺，喘急不得卧者，以蘇葶丸瀉之；水停中州脹滿者，以舟車神祐丸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陽水》 陽水身熱脈沉數，小便赤澁大便難，熱盛煩渴浚川散，濕盛脹滿神祐丸。量兒大小斟酌用，應變而施勿一偏。

〔注〕陽水者，小兒濕熱內鬱，水道阻塞，外攻肌表，以致外腫內脹，發熱口渴，心煩，小便短赤，大便秘結。法當泄水，不可少緩。熱盛煩渴者，以大聖浚川散攻之；濕盛脹滿者，舟車神祐丸攻之。須量兒大小，視病輕重，合宜而用，勿執一偏，過于峻攻，徒傷正氣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陰水》 陰水便利不煩熱，須服實脾腎氣丸，若服溫補俱無驗，攻補兼施病始痊。

〔注〕陰水者，因脾、腎虛弱也。脾虛不能制水，腎虛不能主水，以致外泛作腫，內停作脹。若二便不實，身不熱，心不煩者，宜用實脾散、金匱腎氣丸。若服溫補之藥而無效驗者，則是虛中有實也。欲投攻下之劑，恐小兒難堪，若不攻之，又豈可坐以待斃。須攻補兼施，或一補一攻，或二補一攻，或九補一攻，審其進退，俟可攻之機，以意消息，藥與元氣相當，始能逐邪而不傷正也。必須忌鹽、醬百日，方可收功。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腹脹總括》 腹脹脾虛因久病，胃實多由食滯停，補虛健脾兼理氣，攻食消導自然寧。

〔注〕腹脹之病，脾、胃二經主之。有虛有實，宜分晰焉。虛者，因久病內傷其脾；實者，因飲食停滯于胃。虛則補脾，實則消導。調治合宜，其脹自漸除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虛脹》 久病脾虛失運健，或因吐瀉暴傷脾，食少即脹精神倦，面黃肌瘦四君宜。

〔注〕凡小兒久病脾虛，或吐瀉暴傷脾氣，健運失常，所以飲食不化，食少腹即脹滿。現證精神倦怠，面黃肌瘦，此虛脹也。宜用香樸四君子湯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實脹》 飲食過度內傷胃，停滯腹脹便不通，潮熱煩渴形氣壯，平胃承氣施治靈。

〔注〕小兒飲食過度，則胃中停滯，以致腹脹，大便不利，身體潮熱，心煩口渴，形氣壯實，此實脹也。輕者，平胃散主之；重者，小承氣湯主之。

《葉天士幼科醫案》 夏季濕熱鬱蒸，脾胃氣弱，水穀之氣不運，濕着內蘊之熱，漸至浮腫腹脹，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濕久漬，逆行犯肺，必生咳嗽喘促，甚則坐不得卧，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脹，脹必生喘，方書以先喘後脹者治在肺，先脹後喘者治在脾，亦定論也。《金匱》有風水、皮水、石水、正水、黃汗以分表裏之治。河間有三焦分消，子和有磨積逐水，皆有奧義，學者不可不潛心體認，難以槩述。閱近代世俗論水濕喘脹之證，以《內經》開鬼門取汗爲表治，分利小便潔淨府爲裏治。經旨《病能篇》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以健脾燥濕爲穩治。治之不效，技窮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陰陽，通表利小便，乃宣經氣，利肺氣，是陽病治法，暖水臟，溫脾腎，補方以驅水，是陰病治法。治肺痺以輕開上，治脾必佐溫通，若陰陽表裏乖違，臟眞日漓，陰陽不運，亦必作脹，治以通陽，乃可奏績，如《局方》禹餘糧丸。甚至三焦交阻，必用分消，腸胃窒塞，必用下奪。然不得與傷寒實熱同例，擅投硝、磺、枳、朴，擾動陰血。若太陰脾臟飲濕阻氣，溫之補之不應，欲用下法，少少甘遂爲丸可也。

附記：一徐姓小兒，單脹數月，幼科百治無功，僉用肥兒丸、萬安散、磨積丸、綠礬丸、雞肫藥俱不效。余謂：氣分不效，宜治血絡。所謂絡瘀則脹也，用歸鬚、桃仁、延胡、山甲、蜣螂、蚯蚓、靈脂、山查之類爲丸，十日全愈。

《幼幼集成・脹滿證治》 經曰：足太陰虛則鼓脹。又曰：胃中寒則脹滿。又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夫脹滿者，腹脹氣滿也。因於脾肺氣虛，

不能健運，所以作脹也。有虛脹、實脹、熱脹、寒脹。大抵虛脹、冷脹，十之七八；實脹、熱脹，十之二三。蓋實熱之證，人所易見，或因傷食，或因傷寒入裏，所以易知而易治。虛冷之證，由中氣虛衰，脾氣不化而脹，所以難見而難醫。若以虛冷之脹，而誤以爲實熱之脹治之，其變不可勝言矣。

虛脹者，或因吐瀉之後，或因服藥攻下太過，致成腹脹者，宜溫中調氣，厚朴溫中湯。若虛而兼寒者，加附、桂。

實脹者，腹中原有食積，或飲食過飽，固結於中。外證則胃口、胸前高脹，身熱口渴，倦卧不語，腹痛微喘，目閉不開，儼然虛極之象。小兒此證最多而難識。昧者不爲詳審，見其四肢不舉，目閉不開，誤以爲慢驚，而用寧神導痰之藥，千中千死，無一活者。不知大實有羸狀，即此是也。急宜下之，集成沆瀣丹、集成三仙丹同服。

熱脹者，或傷寒熱邪入裏，大便秘結，小便短赤，渾身壯熱，面赤煩躁，集成沆瀣丹。

寒脹者，由中氣素寒，冷滯鬱結，無身熱口渴，面唇青，手足厥冷，氣喘腹脹。先以塌氣丸消之，後以異功散調其脾胃。

凡遍身瘡疥，因淋洗涂搽，逼毒歸內而腹脹者，輕則荆防敗毒散升散之，重則集成沆瀣丹微利之。瘡出脹消者吉，瘡不出者凶。

經謂臟寒生脹滿。蓋脾爲陰中之至陰，因脾濕有餘，無陽不能施化，如土之久於雨水，則爲泥矣。豈能生育萬物？必待和風暖日，濕去陽生，自然生長也。凡此宜以辛熱之藥運用之可也。

經謂下之則脹已。此以濕熱飲食有餘，脾胃素實，形體氣質壯實者言之也。若脾虛內寒，而氣不能運精微以成脹者，只宜以甘溫補脾爲主，少佐辛熱以行壅滯之氣，庶使脾土健旺，脹滿運行，斯可愈矣。此經之所謂塞因塞用，從治之法耳。醫者不察乎此，惟執下之脹已，急於獲效，病者喜行利藥，以求通快，不知暫快一時，則眞氣愈傷，脹滿愈甚，去死不遠矣。

諸家治脹治腫，但知行氣利水，剋削幷行，輒用猛劑下之，此速死之道。不知脾氣虛極，而腫而脹，愈下愈虛，惟劫目前之快，而陰損眞元，禍不旋踵，後賢幸加意焉。

《幼幼集成·腫滿證治》　經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腹大，身盡腫，皮厚，按之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又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夫腫滿之證，悉由脾胃之虛也。脾土喜燥而惡濕。因中氣素弱，脾虛無火，故水濕得以乘之，而脾愈不運，則乳食凝而不化，停積於中，而腫滿作焉。治腫者，當以脾胃爲本，而以浮腫爲標，斯庶幾矣。若以消伐剋削爲能事，未有不致危殆者。

治腫當分上下，經曰：面腫者風，足腫者濕。凡腫自上而起者，皆因於風，其治在肺，宜發散之，參蘇飲合五皮湯。

腫自下而起者，因於腎虛水泛，或因於脾氣受濕，宜滲利之。故仲景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宜五苓散加防己、檳榔。

一身盡腫者，或胎稟不足，卒冒風寒，或因瘧痢脾虛，皆能作腫。輕者胃苓丸，重者加味胃苓丸，當與末條參考。

凡小兒之腫在表者，頭痛身熱，此風寒在表。宜微汗之，五苓散少加麻黃、葛根、蘇葉、杏仁以發之。若身無熱，五苓散加肉桂，膀胱氣化，小便利而腫消矣。

陽水腫，身熱，大便秘，小便赤澀，煩躁口渴，以五皮湯作煎，送沆瀣丹微下之；陰水腫，身不熱，口不渴，身冷怯寒，二便自調，平胃散加白茯苓、草果、木香、藿香。

凡腫證先起於腹，而散於四肢者可治，先起於四肢，後歸於腹者不可治。若小兒元氣本虛，復遇大病之後，而渾身浮腫，四肢冷，不渴，小便清長，大便滑泄，不思飲食。此陰寒之極，脾胃將絕，治腫之方俱不可用，惟以四君子湯加青化桂、炮薑、砂仁、白蔻，以救其脾胃斯可矣。昧者但見其腫，不知元氣之竭絕，而猶消導利水，復以舟車，禹功暨大戟、芫花、甘遂劫奪之者，此殺人之事，愼之戒之。

加味胃苓丸，即胃苓丸本方加後藥。

頭面腫初起，略加麻黃，作喘加桑白皮、杏仁，小便黃赤加木通，身腫加五加皮，腹脹加砂仁、白蔻、丁香、枳殼，腳冷不溫加附子、上青桂、防己。

加味四君子湯，治脾敗胃傷，陰寒作腫，多服自消。

《幼科釋謎·水腫》　少陰腎水，太陰肺金，金本生水，水融兩陰。腎邪相傳，膀胱是侵，逆于脾土，反被水沉。脾虛失制，隨水所淫，脾既受尅，不能生心，水激心火，與肺相臨，肺又受害，化原失憑。以致水溢，腎邪縱橫。脾易受淫，水乃與幷，脾主四肢，流走駸駸。滲于脈絡，皮膚是尋，血亦化水，停積

日深，乃作水腫，腹飽筋青，手足面目，悉屬水停。或氣喘逆，或口呻吟，或發煩渴，或寒熱乘，或小便秘，溺出如針，胸滿脅脹，減食失音，背平臍凸，命乃將傾。須潔淨府，亦開鬼門，去菀陳莝，《內經》是箴。當須識此，急早治懲。根由證狀，仔細詳明。嗟嗟水腫，病豈尋恆，時俗謬妄，河白是稱，遍攷方書，古無此名。

《橡村治驗·腫脹》 程氏子三歲，面目腹背下，及腰足漫腫如瓜，獨囊不腫，卧則涎湧有聲，四肢冷。醫用發汗藥不應，利水藥又不應。予診之曰：此衛氣不和也。經曰：腰已上腫宜發汗，腰已下腫宜利水。腫分上下，故以風水辨之，視此通身漫腫，無上下之分，風水交錯於膚腠，當以通劑和之，與桂枝湯四劑而腫消。和即解肌之義，實從發汗利水中推而得之也。

畢氏子五歲，患水腫，週身脹滿，安卧能食，但小便不利。予曰：此膚脹也。用五皮加桂枝，腫漸消。食鹹，食麵，愈而復者三，此脾土弱不勝食物也。服健脾藥一月，始不復。凡水腫退後，宜健脾，不可斷藥，宜戒口，麵食能助濕熱，鹹能生水氣，尤宜戒。

族孫患水腫已經一月，頭面、四肢、腹背、陰囊無處不腫，腹現青紫筋，膚如熱李子，脈沉細，服利水健脾藥，小便不利。予曰：利之不應，此風水也。經曰：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傳爲腑腫，名曰風水。水無有不下，水之不利，實由於風，風去則水自行矣。爲製加味葱豉湯二劑，鬆，又二劑，汗出水行，病遂愈。

淡豆豉三錢　葱白三寸　桂枝六分　橘紅　半夏各五分　赤苓錢半　甘草三分　長流水煎服。水之爲患，其本在腎，其末在肺，淡豉腎之穀也，葱白肺之菜也，桂枝和衛去風，二陳宣布痰水，不專於利而水自利，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問：水病脈沉何也？予曰：皮之內爲膚，膚之內爲脈，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脈外者，膚腠之地，衛之分也，水溢於衛，脈是以沉。

問：面腫曰風，亦有水乎？予曰：是水爲風鼓蕩而上於面也。腫者風也，左卧則左甚，右卧則右甚者，水也。

頭爲諸陽之首，天道也，君道也。水者至陰也，地道也，臣道也。以至陰之邪，上干陽位，其爲病也大矣。不有純陽之藥，何以服之，此五苓所以有肉桂也。或曰：風腫易桂枝亦是。若身半已下，則非肉桂無功矣。

豬苓、澤瀉、茯苓，滲利之藥也，得白朮補土以制水，更得肉桂補火以生土，兩層輔助以成利水之功，五苓之力大矣哉。

或曰：仲景五苓爲太陽之下藥，與陽明府之承氣同一法也。膀胱氣化則小便行，肉桂能使膀胱氣化者。

五苓一方，不但膀胱府證賴以化行，即諸濕腫滿亦皆賴之，其功效而速，淡滲之藥安能速效，速效者，肉桂之能化氣也。去桂名四苓，何能化氣，氣不化則水必不行，腫何由退？降而至於五皮，更其淺焉者也。

吳氏子，腹脹面青，脈弦細，脹連胸脅，起青筋，漸加潮熱浮腫，亦安卧能食。予曰：肝脹也。用消遙加炒梔、車前，十劑鬆，又十劑愈。

汪氏子五歲，浮腫肚脹，四肢冷，脈沉細，先服四苓、五皮，半月不效，予用五苓加附子、干姜，四劑退。

張笠江兄子七歲，發天泡瘡，大如棋子，天寒發不透，數日而收，醫用清涼解毒藥，面目浮腫，肚腹膨脹，請予治。診其脈沉細，身寒四肢冷。予曰：此風濕未解，結爲腫脹，當以陽藥化之，用五苓加防風、生姜，四劑愈。

天泡瘡大如白豆，或如棋子，皮薄，一包清水，擦破水，惹處即成瘡，此脾肺二家風濕，用平胃散加防風、腹皮、木通以治濕，外以新棉拭去毒水，三妙散干撲之，則易愈。若與丹疹同法，用表散之藥，表氣益虛，必至延蔓無已也。

陳氏子六歲，自七月便血起，服苓、連、梔、柏不效，至九月，面目浮腫，胸腹膨脹，又服燥利藥一月，中氣愈傷，請予治，已嚴冬矣。腫脹已到十分，額汗肢冷，痰嗽喘促，不得卧，脈微欲絕，尚能飲藥。予曰：中氣已傷，脾土將敗，營衛不行，水何由利，以苓桂朮甘湯，加人參與之。一服而陽回喘定，二服而水利腹減，三服而安卧，再與和胃之劑，十日而全。藥之對證，其應如響，病雖至危，不可輕棄也。

《保赤存真·腫滿》 按：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夫氣化即腎中之氣，即陰中之火也。陰中無陽，氣不能化，故水道不通，逆而上泛，散於四肢，遂成腫證。大法：治腫先治水，治水先治氣。下焦眞氣得行，始能傳化，下焦眞水得位，始能分清，壯水通竅，補火生土，此治腫之要決也。

《保赤存真·脹滿》 此證果因氣滯脈滑實而大滿大實者，景岳廓清飲、

夏氏五子五皮飲甚效。其瘡閉者，上半身腫甚，宜羌活勝濕湯加升麻、白芷、蘇葉；下半身腫甚，宜五苓散換蒼朮，加木瓜、大腹皮；通身腫，用天保采薇湯。至如脾肺腎三經俱虛，腎中無陽，氣不能化，所以水道不通，逆而上傳於脾，土不制水而肌肉浮腫，更上而傳於肺，金不生水而氣息喘急，此則仲景之金匱腎氣丸；乃對證之仙丹也。薛氏每以補中益氣湯、五味異功散等方，朝夕間服，屢得奇效，後賢宜加意焉。又：此證與腫滿治法仿佛，宜合參之。方書有彙爲一門者，正此意也。

《活幼珠璣・脹滿》 有虛脹、積脹、熱脹、寒脹，其證皆屬於脾。虛脹者，或因吐瀉誤服下藥，以致內虛而脹，宜補中調氣利小便，四君子湯去甘草，加厚朴、陳皮、蒼朮、木香、木通治之。蓋中滿忌甘，故去甘草。若厚朴，滿脹必用之藥也。積脹者，腹中原有食積，以致糞結，小便黃赤，腹中時作痛，微喘，脈伏而實，又不能飲食。可用丁香脾積丸下之，下後以集聖丸調之。如脾胃素弱，不能消導運化，而傷食作脹者，先補脾，四君子湯去甘草，加厚朴、陳皮、砂仁，後以脾積丸下之。下後用補脾集聖丸主之，輕者以保和丸調之。熱脹者，渾身壯熱，面赤煩躁，大小便秘，此因胎稟素厚，悞用熱藥而致。急以三黃丸下之不通，則用膽導法，取大豬膽一個，將鵝毛管一頭插入膽中，用線紮定，以口吹氣入膽令滿，又以棉活套紮定，納入病人穀道中，取去活套，捏膽汁入腹，須臾氣通，即時見效。下後，以胃苓丸調之。寒脹者，因寒而致，或積鬱結而脹。手足厥冷，面青氣急，先以椒蝎塌氣丸治之，後以胃苓丸調之。凡腹脹滿喘急者，除寒脹一證，餘用葶藶丸治之。亦有遍身瘡疥，因薰洗塗擦，逼毒歸內而腹脹者，輕則敗毒散治之，重則解毒丸下之，以瘡出脹消爲愈。祖傳治腹脹，以雄黃解毒丸下之，胃苓丸調之。凡腹脹嘔吐，二便不通者，喘急氣促，手足冷，目直視，或目閉或嘔乳者，不治。

《活幼珠璣・浮腫》 治法：邪在上焦，宜開鬼門發汗。在下焦，宜潔淨府利水。小兒面目遍身浮腫者，或因胎稟素弱，猝冒風濕，或因瘧疾汗後，不曾禁風，皆成此證。輕者胃苓丸治之，重者加減胃苓湯主之，再用浴法尤妙。浴法於日午時，煎葱薑百沸湯，於避風處浴之，蓋被取微汗，日日如此必效。

小兒浮腫，又加氣促喘急者，此脾傳肺也，當專治脾而兼治肺，日服加減胃苓湯，夜服葶藶丸。如先喘急，而後浮腫者此肺傳脾也，當專治肺，而兼治脾，日服葶藶丸，夜服胃苓湯，更加麻黃、杏仁治之。如先浮腫而後腹脹者，此表邪傳裏也，加減胃苓湯治之。

凡治浮腫，不可妄加汗下，更不可用大戟、芫花、甘遂、牽牛之類。

祖傳治浮腫，只服胃苓丸，用長流水入五加皮、燈心煎湯吞下，外用浴法。

凡浮腫，氣促，面黑，脈細，不飲食者，不治。

遺尿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遺尿候》 遺尿者，此由膀胱有冷，不能約於水故也。足太陽爲膀胱之經，足少陰爲腎之經，此二經爲表裏。腎主水，腎氣下通於陰。小便者，水液之餘也。膀胱爲津液之府，既冷，氣衰弱不能約水，故遺尿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治小兒遺尿方：

瞿麥　龍膽　皂莢　桂心各半兩　雞腸草一兩　車前子一兩六銖　石韋半兩　人參一兩

右八味末之，蜜丸，每食後服如小豆大五丸，日三，加至六七丸。

又方　小豆葉擣汁服。

又方　燒雞腸，末之，漿水服方寸匕，日三。一云：面北斗服。

遺尿，灸臍下一寸半，隨年壯。

又灸大敦三壯。亦治尿血。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遺尿諸方》 夫小兒遺尿者，此由臟腑有熱，因服冷藥過度，傷於下焦，致膀胱有冷，不能制於水故也。膀胱爲津液之腑，與足少陰之經爲表裏，腎主於水，腎氣下通於陰，小便者水液之餘也，今膀胱既冷，不能約制於水，故遺尿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遺尿證治》 小便者，津液之餘也。腎主水，膀胱爲

津液之腑，腎與膀胱俱虛而冷氣乘之，故不能約制，其水出而不禁，謂之遺尿。睡裏自出，謂之尿床。此皆腎與膀胱俱虛而挾冷所致也。用雞腸散。

《全幼心鑑·遺尿》 葛氏曰：亦有稟受陽氣不足，胞冷傳送失度，尿出不禁。

尿床遺溺：膀胱因受冷，夜卧必尿床，久則遺便溺，淋瀝滑小腸。

《育嬰秘訣·治小便》 膀胱不利號爲癃，不約遺尿夢寐中。

如此兩端分冷熱，還來水火覓眞踪。

經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尿。癃者小便不通也。又曰：肝有熱則小便先赤。凡小便赤澀爲熱，小便自遺爲寒。熱者火有餘，水不足，治宜瀉心火，滋腎水，加味導赤散主之。寒者火不足，水有餘也，治宜溫腎水，益心火，益智仁散主之。

《片玉心書·大小便門》 小便不禁，此腎與膀胱俱虛，而冷氣乘之，故不能制其尿，出而不禁，謂之遺尿。睡裏自出者，謂之尿床。俱以鷄腸散治，更以地黃丸調之。

《保嬰撮要·遺尿》 《巢氏》云：腎主水，與足太陽相爲表裏。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卧則陽氣內收，腎與膀胱之氣虛寒，不能約制，故睡中遺出。《內經》謂膀胱不約爲遺是也。用破故紙散、益智散、雞腸散之類主之。亦有熱客於腎，干於足厥陰之經，廷孔鬱結，而氣血不能宣通，則痿痺而無所用，故液滲入膀胱而漩溺遺失者，用六味地黃丸。虛熱亦用前丸。脾肺氣虛者，用補中益氣湯加補骨脂、山茱萸。

治驗

一小兒眼胞微腫，欬嗽惡心，小便泔白。余謂脾疳食積也，用五味異功散，佐以四味肥兒丸而愈。後不節飲食，視物不明。余曰：目爲五臟之精，脾胃復傷，須補養爲主。不信，乃復峻厲之劑，變慢脾風，竟爲不起。

一小兒三歲，素遺尿，余視其兩頰微赤，此稟父腎與膀胱二經陰虛也。與六味丸復之，赤色漸退而遺尿亦愈。

一小兒四歲，飲食少思，便泄腹痛，素遺尿，額頰青黑，雖盛暑而惡風寒。余謂：經云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用八味丸治之，諸證悉愈。

《赤水玄珠·幼科·遺尿尿床附**》** 遺尿者，謂小便日夜時出，多而不禁。尿床者，謂夜入床睡去乃小便出而不知也。良由下元不足，腎與膀胱虛冷所致。故古方多用溫補下元之劑，腎氣實則氣固而溺有統攝，則不致遺失也。劉守眞又謂：有熱客於腎部，干於足厥陰之經，乃廷孔鬱結極甚，而氣血不得宣通，則痿痺而神無所用，故夜滲入膀胱，而旋溺遺失不能收禁也。此又不可不知。

孫仲子泰來曰：夫謂不禁者，乃小便出多，不計其遍數，爲下元大虛之證。由陽氣虛憊不能收持，此急證也，不急治則死矣，非大溫大升大補，則莫能濟其虛而固其原。彼尿床者，嬰孩童稚當有之。蓋男子十六而精通，腎氣固，即不爲治，至其時亦自止。若治之早者，則早止也。亦有至老而不止者，余目擊十數人矣。余族且三人，皆乏嗣，總由下元虛冷，良可徵矣。劉守眞謂：有熱客腎部，干於厥陰，廷孔鬱結極甚，不能宣通，故遺失不能收禁。愚謂既鬱結極甚，不能宣通，則小便所出者，僅點滴而已，所出必短澀疼痛，色必黃赤，安能直遂長清不收不禁哉。《內經》謂：膀胱約而爲癃，不約爲遺溺不禁。由是參之，守眞之論只可言淋，乃暫有之疾，非遺失日久者可擬。余不佞，僭爲辯。

《幼科證治準繩·遺尿》 曾氏謂：乃心腎傳送失度，小腸膀胱關鍵不能約束，有睡夢而遺者，皆是下元虛冷所致，亦因稟受陽氣不足，用《三因方》家韭子丸治之，及參苓白朮散、補腎地黃丸。然又當實土以存水，乃免滲泄之患，所謂補腎不如補脾是也。平胃散倍加益智仁剉碎，薑棗燒鹽煎，空心溫服。

《嬰童類萃·遺溺論》 小兒遺尿者，乃膀胱虛冷不能禁約，故尿自出也。夫腎主水，下通於陰，小便者，津液之餘也。膀胱爲津液之府，因虛弱內寒不能約制，其尿出而不禁，故云遺溺也。又有尿牀者，亦由膀胱虛冷，夜間不禁，小便睡中自出，謂之尿牀。宜用溫補之藥即效。下賤之輩，有此疾者多，此亦非病，藥不能療也。

《幼科醫學指南·大小便諸疾·遺尿》 遺尿不禁，用牡蠣一錢，益智仁一錢，石菖蒲五分爲末，酒調服。又方用烏藥、益智等分，山藥糊爲丸，鹽湯送下。亦治便數。

《張氏醫通·遺尿》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卧則陽氣內收，腎與膀胱之氣虛寒，不能約制，故睡中遺尿。一味補骨脂，酒炒爲散，醇酒或益智仁煎湯送下。脾肺氣虛者，補中益氣加補骨脂、山茱萸。

《醫學心悟・》 遺尿有二證，一因脾胃虛弱，倉稟不固，腸滑而遺者。一因火性急速，逼迫而遺者。宜分別治之，脾虛理中湯，火盛芍藥甘草湯加黃連

經云：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所以不約者，其因有三，一曰肝熱。肝氣熱則陰挺失職，書云肝主疏泄是已，加味逍遙散主之。二曰氣虛。中氣虛則不能統攝，以致遺溺，十補湯主之。大抵老幼多見此證，悉屬脬氣不固，老人挾寒者多，小兒挾熱者衆。挾寒者，用本方，挾熱者，六味地黃丸。三曰腎敗。狂言反目，溲便自遺者，此腎絕也。傷寒日久見之，多難救。中證見之，隨用大劑附子理中湯頻灌，間有得生者。蓋暴脫者，可以暴復，若病勢日深，則不可也。然中證亦有陰虛而遺溺者，不宜偏用熱藥，治此者詳之。

《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小便自出而不禁者，謂之遺尿；睡中自出者，謂之尿牀。此皆腎與膀胱虛寒也。益智散加附、桂、龍骨。

《雜病源流犀燭・臟腑門・膀胱》 遺溺，腎、小腸、膀胱三經氣虛病也。而經又推及肺、肝、督脈。緣肺主氣，以下降生水，輸於膀胱，肺虛則不能爲氣化之主；故溺不禁也。宜補中益氣湯，不愈，當以黃柏、生地、麥冬清其熱。肝、督二經之脈，並循陰器，繫廷孔，病則榮衛不至，氣血失常，莫能約束水道之竅，故遺溺不止也。肝病，宜川芎、歸身、澤瀉、白芍。督脈病，宜荆芥、黃連、防風。若夫腎，上應於肺，爲子母，母虛子亦虛，其遺數宜也，宜菟絲子散。小腸主傳送，故其氣虛，亦患遺溺也。宜茯苓、澤瀉、赤石脂、白芍、生地。膀胱者，水泉所藏，虛則不能收攝而溺自遺也。宜菟絲子散、固脬丸。如挾寒，家韭子丸。挾熱，白薇散。滑脫，牡蠣丸。以上皆小便不禁之由於諸經者也。至如小兒睡中遺尿，多由於實熱，而間或因寒。宜沈氏閟泉丸，挾寒去山梔，加萸肉、巴戟、乾薑。

遺溺原由證治：《內經》曰：膀胱不約爲遺尿。又曰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直指》曰：腎與膀胱俱虛，內氣不充，故脬中自滑，所出多而色白，是以遇夜而陰虛愈多。又曰：下焦畜血與虛勞內損，則便尿自遺而不知。又曰：下焦虛寒不能溫制水液，則尿出不禁。又曰：經云水之本在腎，其末在肺，則知天一之水，自上而下，相爲貫通也。丹溪曰：小便不禁，屬熱，屬虛。熱者，五苓散合黃連解毒湯。虛者，五苓散合四物湯，加山萸、五味子。又曰：下虛內損而不禁，宜補膀胱陰血，瀉火邪爲主。《入門》曰：傷寒熱病及風溫，狂言直視，遺尿者不治。尿色　丹溪曰：小便不禁，赤者有熱，白者氣虛。

《類證治裁・閉癃遺溺論治》 若遺溺一證，有睡中自遺者，有氣不攝而頻數不禁者，有氣脫於上則下焦不約而遺失不知者。睡中自遺，幼稚多有，俟其氣壯乃固，或調補心腎自愈。寇氏桑螵蛸散。惟水泉不止，膀胱不藏，多是年衰氣弱，以氣爲水母，水不能蓄，由氣不固攝也。宜參、芪、歸、朮、益智、五味、補骨脂、升麻。甚至氣脫而遺失不知，惟類中風證及大病後有之。宜獨參湯。大抵遺溺失禁，由肺腎膀胱氣虛，肺虛，補中益氣湯，加五味、牡蠣。腎虛，菟絲子散。膀胱虛，固脬丸。挾寒，家韭子丸。挾熱，白薇散。滑脫，秘元丹、牡蠣丸。命火衰。右歸飲、鞏隄丸。治水必先治氣，治腎必先治肺，惟鞏隄丸一方，凡心脾肺腎之屬皆宜。有因恐懼輒遺者，此心氣不足下及肝腎而然。宜歸脾湯或五君子煎。下元虧損，固精丸。睡中自遺，多屬下元虛冷。宜螵蛸丸。然遺失不知，必交通心腎。寇氏桑螵蛸散。小兒自遺多屬熱，沈氏閟泉丸。間或因寒。閟泉丸去山梔加山茱萸、補骨脂。

淋證分部

綜　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諸淋候》 小兒諸淋者，腎與膀胱熱也。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水入小腸，下於胞，行於陰爲小便也。腎氣下通於陰，陰，水液之道路，膀胱，津液之府，膀胱熱，津液內溢而流於澤，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積於胞；腎氣不通於陰，腎熱其氣則澀，故令水道不利，小便淋瀝，故謂爲淋。其狀小便出少起數，小腹急痛引臍是也。又有石淋、氣淋、熱淋、血淋、寒淋諸淋，形證隨名，具說於後章。而以一方治之者，故謂諸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石淋候》 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腎主水，水結則化爲石，故腎容砂石，腎爲熱所乘，熱則成淋。其狀小便莖中痛，尿不

能卒出，時自痛引小腸，膀胱裏急，砂石從小便道出。甚者水道塞痛，令悶絕。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氣淋候》 氣淋者，腎虛，膀胱受肺之熱氣，氣在膀胱，膀胱則脹，肺主氣，氣爲熱所乘，故流入膀胱，膀胱與腎爲表裏，膀胱熱則氣壅不散，小腹氣滿，水不宣利，故小便澀成淋也。其狀膀胱小腹滿，尿澀，常有餘瀝是也。亦曰氣癃。診其少陰脈數者，男子則氣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血淋候》 血淋者，是熱之甚，盛者則尿血，謂之血淋。心主血，血之行身，通徧經絡，循環腑臟。其熱甚者，血即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而成血淋矣。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熱淋候》 熱淋者，三焦有熱，氣傳於腎與膀胱，而熱氣流入於胞而成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寒淋候》 寒淋者，其病狀先寒戰，然後尿是也。小兒取冷過度，下焦受之，冷氣入胞，與正氣交爭，寒氣勝則戰寒，正氣勝則戰寒解，故得小便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治小兒淋方：

車前子一升，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服。

又方：煮冬葵子汁服之。

又方：取蜂房、亂髮燒灰，以水服一錢匕，日再。

治小兒小便不通方：車前草切，一升　小麥一升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煮粥服，日三四。

又方：冬葵子一升，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服，入滑石末六銖。

《外臺秘要·小兒諸淋方》 文仲療小兒淋兼石淋方：取特牛陰毛燒灰，以漿水服一刀圭，日再服。

又方：榆皮　瞿麥各六分

右二味切，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分溫服之。

又方：小麥一合　葱白一握

右二味，以水一升，煮，去滓，取一半，分服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石淋諸方》 夫小兒石淋者，爲小便中出石也。腎主於水，水結則化爲石，故腎爲熱所乘，熱則成淋，其狀小便莖中痛，尿不能卒出，時時小便，痛引膀胱，裏急，甚者水道塞痛，令悶絕也。

治小兒石淋，水道中澀痛不可忍，葵子散方。

治小兒石淋，澀痛心煩，滑石散方。

治小兒五六歲石淋，莖中有沙石子不可出者，宜服鷄糞白散方。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血淋諸方》 夫小兒血淋者，是熱淋之甚，則變成血淋也。心主於血，血之行身，通於膀胱，而熱氣流入於脬，即成血淋矣。

治小兒血淋澀痛，心躁體熱，犀角屑散方。

治小兒血淋不止，水道澀痛，冬葵子散方。

治小兒血淋，日夜淋瀝，小腹及陰中疼痛，露蜂房灰散方。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諸淋》 論曰：小兒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入小腸，下于胞，行于陰，爲小便也。腎氣通于陰，津液下流之道也。若乳食無節，悲啼不恆，虛實不調，則腑藏不和，致腎虛而膀胱熱也。膀胱津液之府，熱則津液內溢，而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積于胞，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少，數而且澀，致淋瀝不宣，故謂之淋。又有熱淋、血淋、氣淋、石淋、寒淋。三焦壅盛，移熱于膀胱，則溲便赤者爲熱淋。熱甚而搏于血脈，流入胞中溺血者爲血淋。小腹滿，溺澀有餘瀝者爲氣淋。溺出沙石者爲石淋。寒淋之病，本于寒客下焦。餘皆本于膀胱有熱，令少腹急痛，水道不利，故數起而不能出也。

治小兒淋或澀痛，小便如血色，桑白皮湯方。

治小兒諸淋，腹中妨悶，石燕丸方。

治小兒淋或澀痛，小便如血，石韋湯方。

治諸淋澀，心煩悶亂，車前子湯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淋病有五，一曰熱淋，血淋。二曰寒淋，膏淋。三曰氣淋，四曰勞淋，五曰石淋。五淋之中，小兒有所患者，惟寒、熱、氣之三證外，勞、石二證，虛極所致，小兒未親色慾，故無患者。內石淋，恐兒本怯腎弱者有之，亦千金中無一矣。今並具五淋之證于下。

熱淋者，因熱乘小腸、膀胱二經。皆主水，水入小腸，傳於膀胱，行於水道，出於陰中，而爲小便也。故陰爲水液之路，膀胱爲津液之府，熱則水道燥熯，水液行澀，致水道不利，小便淋瀝，因名曰淋。其候出少而起數，小腹急痛，引臍連莖中痛也。熱甚者溺血，故亦曰血淋。血得熱則流散，滲入於胞，隨淋溺而下也。

寒淋者，因寒冷干於二經而作，其候先寒戰而後溺之，是邪氣與正氣交爭也。寒氣勝則發寒戰，正氣勝則寒戰解而得溺，溺則出少瀝滯，小腹連莖中而痛。寒甚者溺白如稀膏，故亦曰膏淋。亦如痢下熱則便血，寒則便膿也。痢下者寒熱搏於大腸也，今淋者寒熱搏於小腸也。

氣淋者，小兒因怒而啼，氣入二經，留滯不散，邪正相搏，胞內氣脹。其候每溺則臍下憋膨，水道瀝不能下，莖中相引而痛，常有餘瀝也。

勞淋者，因房事過度，腎虛精竭，氣通於陰，水道乾瀝之所爲也。腎與膀胱爲表裏，今腎虛精竭，則膀胱亦虛，不能約制其水，故水液頻數而下，水道乾燥，則不能通利，其候尿留莖內，數起不出，引小腸連莖而痛也。

石淋者，小者爲沙，大者爲石，皆云腎主水，水爲熱結，化而爲石。其言雖近，而不知其本也。且腎有二藏，左者爲腎，右爲命門，主水而爲壬。《聖濟經》云：壬者一水一石之謂歟。不知一水一石之道語，未達生化之妙，本太一精眞在上，兆於水，立於石，是腎中本有眞之物也，患者乃眞精化而眞物出焉。其候沙石從水道中出，塞痛悶絕，故痊者鮮矣。

《幼幼新書·小便淋瀝》 茅先生　小兒生下有諸般淋瀝。砂石淋，所出砂石，此腎中有客熱。冷淋，遺下白色，時時滴瀝，此下焦極冷。熱淋，瀝痛不出，此腎中有客風。血淋如血，此五臟甚熱，熱極之候。其所治前件諸淋，用滑石散夾羊灰散與服即愈。如調理冷淋，要夾溫藥與服。如見面黑色，肚膨脹，不進食，惡叫唇縮，死候不治。

張渙謹按：小兒小便淋瀝，與大人無異，亦由膀胱有熱所致。諸淋難瀝，甚者臍下妨悶，心神煩熱。

《嬰童寶鑑》：小兒淋者，膀胱積熱，尿莖不通，乃淋瀝痛也。

《嬰童寶鑑》：小兒尿時啼哭，而尿少者，緣氣滯膀胱，莖中瀝痛者，淋也。

《玉訣》小兒淋瀝候歌：小便淋瀝膀胱熱，氣滯因風腸裏結。聚積胞中砂石淋，熱極氣攻還變血。

此候解熱，利下小腸風毒妙矣。又一云：此患利小便，去風毒，即無誤也。

又一《玉訣》小兒淋瀝候歌一同，云：先與薑黃散，次與石韋散利小便，通心氣。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五種淋瀝候歌：五淋之病熱相傳，一一須分病本源。或即叫啼生水積，忽然餐食在脾間。次後復還歸腎臟，至令淋瀝小便吝。但觀眼尾紅筋見，有血相和汗不乾。肚上青筋垂至腹，定知砂石痛難安。兩唇乾燥如皮退，此是風淋定惡痊。下陰不腫氣不急，下陰纔腫氣相煎。先與寬腸海金散，必能通達使安全。

此因膀胱熱使然也，或熱逼水聚結砂石，若肺經氣滯，使小腸不分，亦爲淋疾。脾積而飲食不足，亦爲此疾。治當去膀胱毒氣，次寬胞脹即愈也。

《鳳髓經》歌括一同，有注云：血淋宜與薑黃散，熱淋宜與石韋散。

《儒門事親·熱形·沙石淋》 酒監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後又因積熱未退，變成淋閟，每發則見鬼神，號則驚鄰。適戴人客鄧牆寺，以此病請。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足厥陰肝之經病，遺溺閉癃。閉謂小溲不行，癃爲淋瀝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腸與腎也。木爲所抑，火來乘之，故熱在脬中，下焦爲之約結成沙石，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鹼。今夫羊豕之脬，吹氣令滿，常不能透，豈眞有沙石而能漏者邪。以此知前人所說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盡然。《內經》曰：木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湯鹼等分，頓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又屈村張氏小兒，年十四歲，病約一年半矣。得之麥秋，發則小腸大痛，至握其鞍，跳躍旋轉，號呼不已，小溲數日不能下，下則成沙石，大便秘澀，肛門脫出一二寸，諸醫莫能治。聞戴人在諸葛寺避暑，乃負其子而哀請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效。時日在辰巳間矣，以調胃承氣僅一兩，加牽牛頭末三錢，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服嚥之。又服苦末丸如芥子許六十粒，日加晡，上湧下泄，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湧瀉既覺定，令飲新汲水一大盞，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晚凡飲新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止哭一次，明日困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與母歌笑自得，頓釋所苦。繼與太白散、八正散等，調一日大瘥，恐暑天失所養，留五日而歸。戴人曰：此下焦約也，不吐不下，則下焦何以開？不令飲水，則小溲何以利？大抵源清則流清者是也。

又柏亭劉十三之子，年六歲，病沙石淋，戴人以苦劑三湧之，以益腎散三下之立愈。

《儒門事親·大小便不利》 夫小兒大小便不利通者，《內經》曰：三焦約

也。約者，不行也，可用長流水煎八正散，時時灌之，候大小便利，即止也。

《活幼心書·活幼心論·五淋》《巢氏病源》曰：諸淋皆腎虛所致。腎與膀胱爲表裏，至水下入小腸通於胞，行於陰而爲溲，腎氣通於陰，下流之道也。淋有五：名曰膏，曰冷，曰熱，曰血，曰石，各具於後。

膏淋，見小便有肥脂似膏而浮於小便之上，此腎虛不能制其肥液而下行也。

冷淋，先戰慄而後小便，此亦腎虛而下焦受冷，冷氣入胞，與正氣交爭，故小便澀而戰慄。

熱淋，下焦有熱，熱氣傳於腎，流入於胞，其溺黃多而澀，間有鮮血同來者。

血淋，熱之極也。心者血之主，外行經絡，內行藏府，熱盛則失其常道，心與小腸爲表裏，故下流而入於胞，則爲血淋。

石淋，腎主水，水結則化爲石，腎爲熱所乘，遇小便則莖中痛不得流利，痛引小腹，則沙石從小便出，甚至塞痛，令人昏悶，偏身有汗而後醒，此痛之使然。

蓋五淋者，雖曰腎虛所致。然小腸爲受盛之府，氣通於膀胱，膀胱爲津液之府，氣通於腎，餘化下流而不通，皆曰腎氣不足。熱入膀胱，水道澀而不利，出入起數，臍腹急痛，蘊作有時，或如豆汁、膏血，并以局方五淋散下龍腦雞蘇圓，自然平癒，及香芎圓、補腎地黃圓，與之疏導，補益爲上。

有癃閉、遺溺二證，與淋不同，《內經·宣明五氣篇》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蓋癃者，乃內藏氣虛，受熱壅滯，宣化不行，非澀非痛，但閉不通，腹肚緊滿，宜用吹咀五苓散加木通、車前子煎服。遺溺者，乃心腎傳送失度，小腸膀胱關鍵不能約束，有睡夢而遺者，有不知而遺者，皆是下元虛冷所致，亦因稟受陽氣不足。用《三因方》家韭子圓治之，及參苓白朮散、補腎地黃圓。然此證，法當實土以存水，乃免滲泄之患，所謂補腎不如補脾是也。平胃散倍加益智仁剉碎，水、薑、棗、燒鹽煎，空心溫服。

又有陰陽二閉證：陰閉者，爲冷濕乘虛入裏，因而不通，名曰陰閉，以白芍藥湯加南木香，水煎服；及用炒鹽，以絹帕兜，令帶溫熨臍四圍；併投五苓散入靈砂末，溫鹽湯空心調下，其效尤速。陽閉者，因暴熱所逼，澀而不通，名爲陽閉。以吹咀五苓散加車前子、燈心，水煎服，及木通散、玉露飲、益元散，皆可用之。或貼薑豉餅於臍上取效。不拘陰、陽二證，悉能療之，併投萬安飲。

《普濟方·嬰孩大小便淋泌門·淋泌》 夫淋者，有熱淋、血淋、石淋、氣淋、寒淋，五者大同小異。熱淋者，三焦熱氣傳膀胱。《飛仙論》云：熱氣傳於膀胱吃腎，爲熱淋也。血淋者，久熱積聚，結澀脬中。《巢氏》云：熱甚入脬，多成血淋也。石淋者，腎熱水結，化爲砂石。《孫氏》云：腎熱水結，化爲砂石。《巢氏》云：腎爲熱所乘則石淋也。其狀如莖中痛，甚者令人悶絕故也。氣淋者，膀胱受冷，小腹脹滿。《巢氏》云：腎虛，膀胱受肺之熱氣，氣在膀胱則脹，肺主氣，氣爲熱所乘，故流入膀胱，氣壅不散，小腹氣滿，水道不通利，故小便結滯而成氣淋。寒淋者，取冷過度，顫後尿。《巢氏》云：取冷過度，下焦受之，冷氣入脬不能禁約於水。小便者水溢之餘，膀胱者爲津液之腑，既受冷氣，脬中衰弱，不能禁約於水，故遺尿成寒淋，其狀先寒顫後尿是也，皆由冷熱之氣，客入腎與膀胱，流滲脬中之所致也。小腸乃心之腑也，水竇流行，隨其氣而利之。心氣若壅，小便不通；心氣若冷，小便多灑；心氣若寒，小便多旋；心氣若熱，小便艱澀；心氣積熱，小便赤白。先赤而復白者是也。所言閉小便者，醫謂下結腹肚，脹緊膨滿不通，氣結熱盛，用力努旋，點滴而出，乃是閉也。不通利于心，疼痛，精神昏悸，速即用生地龍數條，蜜少許，研傅莖卵。仍燒蠶蛻紙灰留性，用豬腦子、麝香同研，煎麥門冬、燈心湯調下與服，一時見效。《湯氏》歌云：五般淋瀝病相傳，一一須分病本源，或見叫啼傷水積，或然餐食入脾間。次更因循傳入臟，致令淋病小便乾，但看微紅筋上有，熱入相和汗又連。肚上青筋至腹足，熱結石淋最難安，唇上乾燥如皮退，此是風淋定惡泉。外腎不腫氣不急，下陰刁腫氣相連。先與寬膈疏導氣，定知醫藥可安痊。諸淋皆腎虛而膀胱生熱也。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蓄在下焦，故膀胱裏急，膏、血、砂、石從水道出焉。故有欲出不出，淋瀝不斷之狀，甚者窒塞其間，或令人悶絕。大凡小腸有氣則小便脹，有血則小便澀，有熱則小便痛。痛者爲血淋，不痛者爲尿血。敗精結者爲砂，敗精散者爲膏，金石結者爲石。揣本尋源，各從其類。治法並用流行滯氣，疏通小便，清解邪熱，調平心火。蓋心清則小便自利，心平則血不妄行。切不可姑息用補，氣得補而愈脹，血得補而愈血，熱得補而愈盛。水道不行，加之穀道閟遏，關格不通，未見其能生者也。又有腎氣虛熱，囊中受寒爽冷，而小便淋瀝者，其證先寒戰而復溲便。蓋冷氣與正氣交爭，冷氣盛則寒戰而成淋，正氣盛則寒戰解，方得便尿也。

小兒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入小腸，下於胞；行於陰爲小便也。腎氣通於陰，津液下流之道也。若乳食無節，悲啼不恆，虛實不調，則腑臟不和，致腎虛而膀胱熱也。膀胱津液之腑，熱則津液內溢，水道不通，水不上不下，停積於胞，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少，數而且澀，致淋瀝不宣，故謂之淋。又有熱淋、血淋、氣淋、石淋、寒淋。三焦壅盛，移熱於膀胱，則溲便赤者爲熱淋。熱甚而搏於血脈，流入胞中，溺血者爲血淋。小腹滿，溺澀有餘瀝者爲氣淋。溺出砂石者爲石淋。寒淋之病，本於寒客下焦。餘皆本於膀胱有熱，令少腹急痛，水道不利，故數起而不能出也。

《全幼心鑑·淋》　血淋尿血　久熱膀胱內，胞中積聚成，小便時下血，澀少痛于心。

熱淋結澀　三焦因有熱，熱聚入膀胱，結澀陰中痛，淋漓溺色黃。

石淋沙石　膀胱幷腎熱，小水胞中結，似石或如沙，澀痛溺難泄。

氣淋頻澀　寒氣膀胱內，尿難澀又頻，腎虛胞又冷，水道不藏精。

寒淋如膏　淋瀝脂膏水，胞寒腎氣虛，溺頻精液耗，白濁又難除。

水泉不止　水泉頻不止，胞內不收藏，冷滑溺難禁，亡精耗小腸。

淋病雖然分五種，要明各類在詳看，曰膏曰冷同其證，血不均爲熱一般。

小兒淋瀝膀胱熱，風滯氣澀小腸結，胎中積聚沙石淋，熱結氣攻小便止。

小兒淋瀝成難忍，冷熱須分色數般，小腹刺痛常結閉，腰間急脹豈能寬。或如膏色兼膿色，有似黃梔若米泔，腎縮黑青心撮痛，便投靈藥亦難安。

外黑裏縮，臍下清脖，皴滿額裂，湊心唇黑，頭軟腰折，口開氣冷。

《育嬰秘訣·治小便》　小便不通，乃內臟氣虛，受熱壅滯，宣化不行，非塞非痛，但閉不通，腹脹緊滿，宜五苓散加車前子、燈芯主之。

有大病後，氣虛津液少者，不可利之，利之則氣益虛，津液日枯。宜人參、麥冬、甘草梢各等分，黃柏鹽水炒減半，爲末，煉蜜丸，薑湯下。

小兒諸淋，不問五者，皆屬于熱，幷用香附子、川芎、赤茯苓各半兩，海金沙、滑石各一兩，枳殼、澤瀉、石葦、檳榔各二錢半，共爲細末，糯米粉煮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順取長流水，入鹽少許，煎湯送下。

如小兒氣病，常病淋者，不可服上藥，宜補腎地黃丸，甚效。

《片玉心書·大小便門》　小便淋瀝者，蓋小腸爲受盛之腑，氣通于膀胱，膀胱者，爲津液之府，氣通于腎，小腸受氣，客于膀胱，銷爍腎水，水道瀝而不利，故小便瀝痛也。先以八正散泄去其熱，次以香芎丸調之。不論五淋，治法皆同。

《保嬰撮要·諸淋》　夫小兒諸淋者，腎與膀胱熱也。二經相爲表裏，俱主水道，水入小腸下行於胞則爲溺。若膀胱熱，則津液內涸，水道不通。腎氣熱則小便淋瀝，或少腹引臍而痛。夫淋有五：石淋者，腎熱化石，內塞水道，痛引膀胱。氣淋者，肺氣壅熱，小腹脹滿，小便瀝滯。熱淋者，三焦有熱，傳入腎，膀胱，流入於胞，小便赤瀝。血淋者，心熱血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寒淋者，膀胱氣冷，與正氣交爭，寒戰氣解是也。亦有因妊毋肝熱及乳母恚怒者，當分五臟蓄熱治之。若心臟有熱者，柴胡梔子散。大便不通，瀉青丸。脾臟有熱者，瀉黃散。脾氣不足，異功散；脾氣下陷，補中益氣湯。肺臟有熱者，瀉白散；肺氣虛熱，異功散加炒黑山梔。腎臟有熱者，地黃丸。或因乳母肝經熱者，用梔子清肝散。恚怒者，用柴胡清肝散。乳母厚味者，用加味清胃散。心、小腸熱者，用清心蓮子飲。或兒早近色慾，小便瀝滯或作痛，及更去後大小便牽痛者，皆屬肝腎不足也，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加牛膝、車前、肉桂。未應，當參五臟所勝，不可輕用滲泄寒涼之藥，大損胃氣。仍參前小便不通證覽之。

治驗

一小兒小便不通，服五苓之類不應，頰間及左腮色赤，乃肝腎虛熱也。用四物、山梔及地黃丸而愈。後因感冒誤汗，小便仍不利，余用補中益氣湯加麥門、五味而安。

一小兒小便不利，莖中瀝痛，時或尿血，此稟父腎熱爲患也。先用五淋散以疏導，又用滋腎丸、地黃丸、補肝腎漸愈。後出痘色紫，小便短赤，頰間右腮或赤或白，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前證並愈。

一小兒小便不利，衄血鼻色赤，屬脾肺有熱也，用濟生犀角地黃湯而愈。後頰間常赤，作渴有痰，此稟賦腎氣不足，用地黃丸而諸證瘥。

一小兒十五歲，所賦虛怯，且近女色，小便滴瀝，誤服五苓散之類，大小便牽痛，幾至不起，用六味丸而愈。

《保嬰金鏡録·治驗·小便不利》　一小兒小便不利及莖中瀝痛，或尿血、石，此稟父腎熱爲患。先則五淋散以疏導，又用滋腎丸、地黃丸補其肝腎，漸

愈。出痘後，小便短赤，頰間右顯或赤或白，屬肺腎氣虛而熱也，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痊。

《赤水玄珠·幼科·淋門》 淋，淋瀝也。尿竅澀滯，小便點滴而出，艱澀而疼，頻而數起也。由熱結膀胱，不能滲泄，下焦之氣壅滯而然。其血淋者，熱自小腸而來，小腸與心爲表裏，心主血，熱則妄行，滲於膀胱而致之也。

《嬰童類萃·五淋論附便濁》 膀胱與腎爲表裏，俱主水，爲熱所乘，乃煎熬而成淋也。如水煎滾則渾，火之證明矣。其名有五：一曰石淋，腎經爲熱所乘，化沙石從小便出，瀝瀝有聲，莖中疼痛；二曰氣淋，腎經爲肺熱所乘，流入膀胱，小便短澀，其痛來去，小便或赤或白；三曰血淋，心主血，心經熱盛，血失其常，滲入膀胱，小便痛而尿血；四曰寒淋，先戰慄而後小便方得出者是也；五曰熱淋，三焦鬱熱，下乘於腎，流入膀胱，小便赤澀，身熱而煩。淋者，淋瀝而不得通利也。其證小便引臍莖中急痛。又有兒在胎中，父母交媾，用興陽熱藥，胎中受毒，生下即有此證，當用紫雪丸方效，不在五淋醫治。又有小便渾濁，溺出即變米泔白色，此乃飲食傷脾，熱結於中，陰陽不分。宜消食清熱，分利陰陽，亦不在五淋治例也。

《幼科金針·五淋》 淋證原來有五般，寒熱氣血食相兼，膀胱受熱因成病，小便須通治法全。

淋病有五：熱淋、冷淋、血淋、氣淋、食淋是也。名雖不同，小兒得之，不過腎熱流於膀胱，故令水道不利，小便赤少而數，小腹急痛引臍，當以八正散治之。又有熱甚出血，導赤散治之。

《幼科醫學指南·大小便諸疾·淋》 小便淋瀝，卧而多驚，東垣所謂邪在小陽，厥陰，宜加太陽藥，兼補中氣，升舉發散之。用羌活、防風、藁本、甘草、柴胡、澤瀉、車前，入蜜，食前服。

《幼科直言·淋疾》 小兒淋疾，亦屬肺經濕熱，流入下焦，有赤白二色，作痛者名有五種，然皆屬於熱。一種久淋，面色黃瘦，淋而不痛，或小便後，淋濁而不痛者，此脾肺兩虛之故，又在調脾固氣治之。一種濕熱流下而成白濁，亦當分利其熱可也。

小兒赤白淋疾，痛不可忍者，宜用分利飲，或兼用犀角丸。

一種雖淋而不痛者，或久淋而不愈者，宜用加味逍遙散。

一種淋疾，肝腎有虧，淋而不痛，月分久而不愈，或爲藥餌所傷者，宜用加味地黃湯。

小兒白濁疼痛者，宜用連翹湯，兼服犀角丸

淋疾作痛單方：生陳秈米一鍾搗碎，以井水泡湯，擠汁去渣；用白果肉三四十枚，搗汁去渣，合而服之。如不愈時，再服之可也。此汁須隔水盪溫餓吃。

《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又曰：肝有熱則小便先赤。凡小便赤澹爲熱，小便自遺爲寒。熱者火有餘，水不足，治宜瀉心火，滋腎水，加味導赤散；寒者火不足，水有餘，治宜溫腎水，益心火，益智散。

小便不通，乃由臟氣虛，受熱壅滯，宣化不行，非塞非痛，但閉而不通，腹脹緊滿。宜五苓散加車前、燈芯。

大病之後，氣虛津液不足，而小便閉者，不可利之。利則中氣日虛，津液愈涸。宜人參散。

小兒患淋，小便淋瀝作痛，不必分五種，然皆屬火熱，宜清利之，海金沙散。

小兒久病氣虛而淋病者，不可利小便，宜六味地黃丸，滋其化源。

《幼科釋謎·大小二便》 蓋聞二便，均司于腎。元陽上蒸，肺脾符吻。脾腐水穀，大腸導引，大便通調，登圊勿窘。肺主化原，膀胱氣醞，小便通調，無須堅忍。二便自利，惟腎無損。若夫閉澀，各有其本。傷暑傷寒，風熱相等，驚癇客忤，疳積可憫。類皆煩熱，燥渴引飲，二便秘結，乃其兼證。原其所由，哺乳失準，酸鹹凝滯，甘甜食幷。腸胃風壅，心胸癖梗，水穀不行，氣脈如捆，三焦熱焚，臟腑毒蘊。治之之法，疏導爲穩。至于癰淋，陰莖諸疾，腸頭癢痛，癰毒高墳，尿血腸紅，一切宜審。二便病除，陰陽分畛。

《活幼珠璣·二便》 若小便淋瀝，乃膀胱熱結也。蓋小腸爲受盛之府，氣運於膀胱，膀胱爲津液之府，氣通於腎；小腸熱邪客於膀胱，銷鑠腎水，水道閉而不通，故瀝而痛也。先以八正散瀉去其熱，後以香芎丸調之。又方歌：凡人小便出血，下焦結熱膀胱。滑石通草生地黃，小薊根兒停當。梔子仁同藕節，淡竹葉與蒲黃。當歸、甘草兩梢強，止痛住紅爲上。

小便出血，熱之盛也。蓋心主血，與小腸相合，熱甚則失其常道，故下流而滲入於泡，所以出血也。導赤散加蒲黃末，燈心湯，空心下。

《鄭氏痦科保赤金丹・小便赤澀》 膀胱餘熱小便澹，火毒如何消散得。無分初潮與收後，三苓導赤爲定格。

小便赤澹，此裏熱甚之證也。在初熱正出之時見之，乃熱邪澹滲，是爲正候，痦出現時小便赤澹或淋者，以三苓散加燈芯、石膏、葶藶、射干治之。若熱甚小便赤澹，譫語驚恐者，以導赤散去甘草，合三苓散加辰砂主之。夏月以辰砂益元散去甘草，加石膏主之。若小便不利而嘔吐者，以三苓散加藿香、竹茹、枇杷葉治之。一二日不通者，以加味導赤散主之。若於正收及收後而見小便不通者，是內有熱毒不得消散，而餘熱下匿膀胱，用導赤散加麥冬，或用加味導赤散以滋氣化。導利而小便仍不通者，必因大便秘鬱之故，速宜通利大便，以通幽湯去升麻，熟地、甘草，加枳殼、丑牛合導赤散治之，大便一通而小便自利矣。

尿白分部

綜述

《仁齋直指小兒方・尿白證治》 小兒尿如白米泔狀，由乳哺失節，有傷於脾，致使清濁不分而色白也。久則成疳。亦心膈伏熱兼而得之，用茯苓散。

《普濟方・嬰孩大小便淋泌門・白濁》 夫小兒尿白者，由乳哺失節，有傷於脾，致使清濁不分而色白也。久則成疳，亦兼心膈伏熱爲得之。直疏脾土，消食化積則愈。

《明醫雜著・大小便白》 小兒大小便，時時審看，小便如米泔，或澄停少頃變作泔濁，此脾胃濕熱也。若大便泔白色，或如魚凍，或帶紅，或色黃黑，此積滯濕熱也。宜理脾消滯，清中宮，去濕熱，節飲食。若忽然變青，此是變蒸也，不必用藥。若久不愈，用補脾制肝藥一二服，亦不宜多用。

愚按小便如泔或大便泔白，宜用肥兒丸。若積滯黃黑，宜用四君子加黃連、木香。若色青日久不復，或兼泄瀉，或兼腹痛，當用六君子加木香、芍藥。若肌體色黃，小便不利，髮黃脫落，鼻下瘡痍，嗜土少食，大便青褐色者，須用梔子茯苓湯。

《嬰童百問・尿白濁》 湯氏曰：小兒尿白者，由乳哺不節，過傷于脾，故使清濁不分而尿白如米泔也，久則成疳，亦心脾伏熱，兼而得之。宜疏脾土，消食化積，通利小腑也，茯苓散主之，三稜散、消食丸可選而用之，分清飲亦可服。

《全幼心鑑・白濁》 小兒夜間尿床，有父母不曉，只管捶撻，愈重其病。殊不知此因膀胱冷，夜屬陰，故小便不禁，睡裏自出也。至於便濁，則有三：先赤後白者，心熱也。便下純白者，疳證也。又有年齒稍長而非熱非疳亦白濁也，此由習毒辯大過，或因驚入，小□□□□□雖同，其治則異，隨證用藥。

《片玉心書・大小便門》 小便出白者，初出微赤，良久澄白，如米泔狀。此由乳哺失節，有傷于脾，致令清濁不分而色白也。久則成疳，以分清飲主之。

祖傳治小便白色如米泔者，以胃苓丸，溫鹽湯下。

《育嬰秘訣・治小便》 小兒初出便黃赤，落地良久，凝如白膏者，謂之尿白。幼科云：久則成疳是也，宜用胃苓丸，鹽湯下，效。

如小便出而色白渾濁，謂之白濁，宜清心蓮子飲主之。

《保嬰撮要・白濁》 仁齋曰：小兒尿白，久則成疳，此因心膈伏熱，或乳哺失節傷脾，使清濁不分故也。《全嬰方》云：小便初溺微赤，良久白濁者，乃熱疳之證也。初溺黃白，良久白濁者，冷疳之證也。冷者益黃散，熱者牛黃丸，冷熱相兼者蘆薈丸，純下白濁者君朴丸。諸失津液欲成疳而小便白者，茯苓散。小便如泔，或良久變白，亦有脾虛食積，濕熱下注者，先用茯苓散五七服，次用四味肥兒丸。若乳食少思，或腹肚脹大，小便頻數，此脾虛元氣下陷也，朝用五味異功散，夕用四味肥兒丸。若肥體色黃，小便不調，髮黃脫落，鼻下瘡痍，嗜土少食，大便青褐者，用梔子茯苓湯。仍審其乳母飲食、七情治之。

治驗

一小兒發熱懶食，小便良久變白，余用四味肥兒丸即愈。或誤以爲積

熱，用清涼祛逐之劑，形體頓弱，虛證悉至，小便如泔，用補中益氣湯及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小兒面色痿黃，眼胞微腫，作渴腹脹，飲食少思，小便澄白，大便不實，此脾疳之證也，用四君子加山梔、蕪荑，兼用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女子小便或黃或白，後前陰作癢出水，此肝經濕熱，先用龍膽瀉肝湯一劑，又以加味逍遙散加龍膽草而愈。

一小兒兩耳後腦下各結一核，小便白濁，面色痿黃，體倦口乾，大便不調，用蘆薈丸而愈。後鼻外生瘡作痒，小便仍白，視物不明，用四味肥兒丸而愈。

一小兒白濁，兩耳內、耳外生瘡，膿水淋漓，用大蘆薈丸而愈。後遍身如疥，肌體消瘦，發熱作渴，大便酸臭，小便白濁，用九味蘆薈丸、五味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白濁，形氣甚虛，發熱作渴，余謂肝腎虛羸也，用大蘆薈丸、地黃丸而愈。畢姻後，小便仍白，唾痰發熱，形氣益虛，用大劑益氣湯、六味丸各五十餘劑而愈。

一小兒白濁，發熱口乾，體瘦骨立，余謂腎經虛羸，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地黃丸而愈。後兩目或生白翳，面黃浮腫，小便仍白，此變肝脾疳證，用四味肥兒丸月餘漸瘥。

《景岳全書·小兒則·溺白》 小兒便如米泔，或溺停少頃變作泔濁者，此脾胃濕熱也。凡飲食不節者多有此證，然亦有氣虛下陷而然者。若脈證兼火者，當清利，宜導赤散，或四味肥兒丸。若飲食過傷兼脹滯者，宜保和丸、大安丸。若形氣不足，或黃瘦，或嘔泄者，宜五味異功散，或四君子湯，或補中益氣湯。若肝腎火盛，移熱膀胱者，必兼痛澀煩熱，宜七味龍膽瀉肝湯。若脾胃本虛而復兼濕熱者，宜四君子湯加炒黃連。若止見溺白而別無煩熱脈證，則但節其生冷水果及甘甜等物，不久自愈。切不可因其溺白，而過用芩、連、梔子之類，多致傷脾而反生吐瀉等證，漸至羸敗者，是皆誤治之害也，不可不察。

《誠書·論溲白》 當其病未形而小便先爲色變者，或一載前，或數月前，或數日前，有黃色惡臭，有渾濁若汁，有淋閉溺楚，有便在地逾刻成五色，有溺畢腸頭結白翳，女子如蒂下者，起時調其陰陽，平胃、和肝、啓脾、補心，則五疳可消，失調治或心包絡炎蒸之氣流入小腸，或上焦濕熱之征流入下焦，或胃中積火移于脾，或大腸燥熱移于肺，則爲瀉、爲痢、爲癃瘧、爲消渴而五疳成矣。

《醫宗説約·百病·治尿濁方》 治尿濁方　小兒胃中濕熱下流，則小便濁如米泔，或多食糯米食之故，沉香末子主之。一用澄清飲：白朮、茯苓、白芍、黃連、澤瀉、山查、青皮、甘草。水煎，空心服。

《幼科鐵鏡·便濁》 屎白如米泔水，久則成疳，用人參、甘草、當歸、木通、豬苓、赤芍、赤茯、青皮、川萆薢治之。

《張氏醫通·二便色白》 《秘旨》云：小兒便如米泔，或溺停少頃變作泔濁者，此脾胃濕熱也，若大便滑白色，或如魚凍，或帶紅黃黑者，此濕熱積滯也，宜理脾消滯、去濕熱、節飲食。若忽然變青，即變蒸也，不必用藥。若久不愈，用補脾制肝藥。若母因七情致兒小便如泔，肥兒丸。大便色青，日久不復，或兼泄瀉色白，或腹痛者，六君子加木香。仍審乳母飲食，七情主之。

《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小兒初便黃赤，落地良久，凝如白膏者，謂之尿白。傷脾所致，久而成疳。胃苓丸，鹽湯下。

小兒小便出時，色白混濁，隨尿而來，謂之白濁。此心經虛熱，宜清心蓮子飲。

疝證分部

綜　述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癪疝論》 小兒癪疝由怒啼軀氣，衝擊腎經，氣下通於陰囊，故令腫大堅硬。又偏腫者，氣乘偏虛而作也。其有水者，腎主水，下通陰，因怒啼軀氣，腎水隨氣而下作。

《幼幼新書·癪疝》 《嬰童寶鑑》小兒疝氣陰囊大，爲腎久冷，攻於膀胱，下入小腹，結聚不行，流于陰中，故陰囊腫也。

《小方脈》論小兒疝氣四等：一盤疝氣，其病元帶白色，卧間奔臍下，坐時卻在腹。如作天色，先喘粗，後臍下疼痛，名疝氣也。二瘕氣，其患似鷄子形，中間粗兩頭尖，碧色如作天氣。先困後喘粗，臍下疼痛，瘕氣漸作聲，名瘕氣也。三偏氣，一偏腫無頭，如作天色，先無力後臍下痛。四小腸氣，其病元緊實不去，如發天色，臍下痛。此病皆因母月內啼泣，閉小腸氣。

《嬰童寶鑑》小兒陰疝歌：陰疝因何得，邪風在腎經，傳流因血聚，如此漸成形。

《玉訣》小兒胎積疝氣候歌：小兒疝氣每因啼，胎積膀胱不散之，偏者氣傷或左右，結實年深不可醫。

此患先下小腸積熱，調膀胱，氣順即妙。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疝氣候歌：此病從來有兩般，夜啼胎疝在詳觀；要知胎氣生紅脈，啼哭黃昏青脈連。中指只看交脈處，須識伊家病本源；一枚搐上宜先理，兩個雙提妙藥難。

治此當行心氣，利小腸，去膀胱毒熱。其有如李者，亦有稀軟者，亦有幷腎大者，亦有木硬者，其楚痛不可忍，只以證知。

《鳳髓經》歌括同。有注云：夜啼與睡紅散。疝氣與膀金圓。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疝氣多啼候歌腎腫爲疝：小兒疝氣有多般，日夜啼聲意不歡，或有胎中毒氣在，傷寒一種亦難安。請看指內相連處，識得醫家病本源，一脈紅時須急整，莫教雙脈恐難痊。

此候多因啼哭，得冷氣衝膀胱爲疝氣。又傷寒與胎氣衝下者，但手中心個指面上有紅筋一條者是疝氣，兩條者是驚氣。驚氣宜蜱蛸圓，疝氣服抽抱散。

《惠濟》歌小兒疝候歌：氣積膀胱入腎囊，疝癩兩腫各分張，喜怒嘔啼因滯氣，驚撥兒眠氣亦傷，幸有小腸通水氣，莫教虛損病難將，更有一般胎氣病，人言獨腎不成雙。

《幼幼新書・吊起外腎》 茅先生：小兒於六十日內連哭，至一百日不止者，此驚疝之候。是以哭而吊起外腎，遇陰疼痛，四肢強直，哭至天明不已者，此候纔見啼叫，急看外腎，或一個在，或一個不在，或兩個俱不見。如一個不見，下兩粒桃奴圓；兩個不見，下四粒桃奴圓。後用鐵掬散貼外腎，常服朱砂膏、勻氣散與服即愈。如面見黑色、氣少、項軟、鼻口燥黑，死候。女人看兩腳下上，便此外腎也。

《仁齋直指小兒方・癩疝證治》 癩疝者，陰核氣結腫大而吊痛也。多因小兒啼怒不止，傷動陰氣，故陰氣下擊，結聚不散而得之。或胎婦啼泣過傷，令兒生下小腸氣閉，亦變此候。惟是陰氣不得流行，加以風冷入焉，血水聚焉，故水氣上乘於肺，先喘急而後疝痛。其狀有如李者，亦有稀軟者，亦有幷腎腫大者，亦有木硬者，臍下痛楚皆不能忍。用藥行心氣，逐腎邪，利其大小二便，更無補法。

《活幼心書・陰囊腫》 厥陰少陰寒激搏，致令腫縮宜溫藥。光浮不痛作虛醫，赤腫須憑涼劑卻。

《活幼心書・疝證》 按《內經・大奇論》曰：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證。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蓋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故令臍腹絞痛者是也。又巢元方曰：諸疝者，陰氣積於內，復爲寒氣所傷，榮衛不調，二氣虛弱，風冷入腹而成。故《脈經》云：急者，緊也。緊則爲寒，爲實，爲痛。血爲寒泣則爲瘕，氣爲寒聚則爲疝。皆因本藏氣虛。外感於寒濕，內傷於生冷，遂使臍腹絞刺，激搏而痛，無有定處，倉卒之際，不堪忍者，謂之疝也。幷宜先用五苓散，沸湯調服和解。輕則但以白芍藥湯、烏梅散、鉤藤膏爲治，重者金茱圓、散氣圓，未有不愈也。

《田氏保嬰集・辨小兒病證》 小兒狐疝氣，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者，蜘蛛十四枚，熬焦，桂半兩，二物爲散，每服八分，一匕，日再。酒調下，蜜丸亦通。

《幼科類粹・論小兒陰腫》 《全嬰方》云：小兒陰腫核腫者，由兒啼怒，氣逆不順，乘虛而行，陰核偏大，又因甘肥不節，生冷過度，致生疳氣，氣結不行，流入陰中，或傷暑毒，或觸風邪，使血氣與邪氣相搏，停結不散，則成陰腫也。仁齋云：夫若腎經氣虛，或坐石不起，冷氣凝之，或近地經久，風邪濕氣傷之，不爲陰腫幾希矣。間有啼叫怒氣，閉繫於下，結聚不散，加以水寶不行，亦能發爲此疾，治用桃仁丸主之。丹溪謂：脫囊腫大，墜下不收，用紫蘇莖葉爲末，水調，荷葉包之。一人傳此方，用野白紫蘇爲末，濕則摻之，乾則香油調傅，雖皮潰子墜，皆有神效。此用紫蘇，蓋亦同功也。

《幼科發揮・慢驚有三因》 小兒腸痛，亦在小腹。腰屈，空啼無淚，此名盤腸痛。證似內釣，但不直視也。金鈴子散主之。

癩疝，此厥陰肝經痛也。與腎無干，皆寒所致。有腫而不痛者，名癩；

痛而不腫者，名疝；有腫又痛，名癩疝。茱萸內消丸主之。

本縣大尹梁公子病疝，右邊睾丸腫大如鷄卵，長約五寸，上絡臍傍，下抵陰囊，直直硬痛，大小便不通。急召全，全立方用當歸、川芎、木香、青皮去穰，山梔仁、山查子、小茴香、川練子、澤瀉，二劑而安。

卵腫，小兒性急多哭者有之。

予曾治小兒，立方用香附子、川芎、木香、青皮、山梔子、麥芽等分，作丸服。

又一小兒腸痛，予用諸證辨疑，內一方五苓散加川練子、小茴香，入鹽一捻煎，神效。

肝之竅在目，目赤痛者，肝熱也。宜瀉青丸加黃連作丸服之。目中白膜遮睛者，肝虛也。宜瀉青丸去大黃、枝子，加乾菊花、木賊、蟬蛻，作丸服。

經曰：肝有熱者，則小便先赤，導赤散加梔子、條芩、膽草、甘草梢主之。

《幼科發揮·癩疝》 癩疝，此厥陰肝經病也，與腎無干，皆寒所致。有腫而不痛者名癩，痛而不腫者名疝，有腫又痛名癩疝。茱萸內消丸主之。

《保嬰撮要·陰腫疝氣》 小兒陰腫疝氣者，多屬肝腎氣虛，及坐卧寒濕之地，或風邪所傷，血氣相搏，或啼叫氣逆，水道不行，或稟父肝經虛熱，或妊娠肝氣鬱結，或乳母怒動肝火而致者。若兒肝經熱，用梔子清肝散。兒啼躁怒，用勻氣散。乳母恚怒，用柴胡清肝散。肝火氣逆，用加味逍遙散。小腹作痛，小便澁滯，用龍膽瀉肝湯。久坐冷地，小便不利，用四苓散加柴胡、山梔、車前子。不時寒熱者，加味小柴胡湯。經云：肝氣熱則莖痿，宗筋弛縱，腎莖腫脹，或出白液癢痛，或裏急筋縮，挺縱不收，或精隨便下者，此名筋疝，俱屬肝火，不系於腎，宜詳治之。

一小兒陰囊赤腫，余作胎毒治，瘥。後發熱痰盛等證，診其母素有鬱熱，用加味歸脾逍遙二藥，子母俱服而愈。後吐瀉，小便赤澀，兩目瞤動，視其寅卯二關脈赤，此屬肝經風熱也。用柴胡清肝散，加鉤藤鉤、木賊草而愈。

一小兒陰莖作癢，小便頻數，此屬肝火之證。反服五苓散，頸間結核。余用柴胡梔子散，四味肥兒丸，諸證稍愈，又用蝦蟆丸而痊。

一小兒莖痿濕癢，後陰囊瘃腫，莖中作痛，時出白津，余診之，肝火也。用龍膽瀉肝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小兒睾丸作痛，小便赤澀，寒熱作嘔，乃肝脾之疝。用小柴胡湯加山梔、車前子、茯苓而愈。

一小兒睾丸腫鞕，小便黃澀，用小柴胡湯加車前子、山梔。并蘆薈丸而愈。

一小兒莖中作癢；一小兒下疳潰爛作痛，發熱；一小兒莖中潰痛，小便秘濇，日晡尤盛；一小兒目癢出水連劄，項間結核，陰囊搔癢，俱屬肝火之證。俱用九味蘆薈丸而愈。

一小兒小便澀滯，陰囊腫痛，寒熱，此肝經濕熱也，用龍膽瀉肝湯而消。但內熱倦怠，此兼脾氣虛也，用四君、柴胡、山梔、芎、歸而愈。

一小兒陰囊赤腫，因乳母怒氣及飲酒而發。余審之因於怒，則用加味逍遙散。因於酒，則用加味清胃散，并加漏蘆、乾葛、神麴，與母子服之，隨愈。

一小兒陰囊腫痛，小便赤澀，用加味小柴胡湯加漏蘆，母子并服而愈。

《幼科證治準繩·陰腫》 小兒陰腫核腫者，由兒啼怒氣逆不順，乘虛而行，陰核偏大；又因甘肥不節，生冷過度，致生疳氣，氣結不行，流入陰中；或傷暑毒，或觸風邪，使血氣與邪氣相搏，停結不散，則成陰腫也。

若腎經氣虛，或坐石不起，冷氣凝之，或近地經久，風邪濕氣傷之，不爲陰腫幾希矣。間有啼叫，怒氣閉系於下，結聚不散，加以水竇不行，亦能發爲此疾。治用桃仁丸主之。丹溪謂脫囊腫大，墜下不收，用紫蘇莖葉爲末，水調荷葉包之。一人傳此方，用野白紫蘇爲末，濕則摻之，乾則香油調傅，雖皮潰子墜，皆有神效。此用紫蘇，蓋亦同功也。

諸筋會於陰器，邪客於厥陰少陰之經，與冷氣相搏，則陰囊腫痛而引縮。經中雖分四證：曰腸癩，氣癩，水癩，卵癩，然小兒患此，若治之不早，則成痼疾。如腰曲腹痛，冷汗自出，而陰囊二子吊縮入腹，痛止方出，名爲內吊，用烏梅散，勻氣散，金茱丸，金鈴散爲治。

有陰莖全縮不見，有陰囊光腫不痛，此因肝腎氣虛，宜以橘子仁煎湯，調下金鈴散，勻氣散，皆可投之。《內經》曰：癩癰疝膚脹者，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癩癰疝。由是觀之，乃陰氣盛而致有此。吊縮者，筋急也。筋遇寒則引縮，遇熱則弛張，故《三因》所用方法，以寬小腸氣疏風爲治。然小兒此證，多因坐陰濕之地，感風濕而得。用當歸散加檳榔、蒼朮，水薑煎服，并青木香湯、鉤藤膏，外以立消散傅之。

有外腎無故而膚囊腫大，不燥不痛，光亮如吹，此名氣虛所致，以勻氣散

調治。《三因方》家韭子丸主之。

一證，外腎膚囊赤腫通明，及女兒陰戶腫脹，乃心熱之所傳，皆以木通散、導赤散爲治。或用薏苡仁煎湯調五苓散，及以外消散敷之。并投天花散，用無灰酒煎下；不能飲者，水煎少入酒同服亦好。張渙曰：小兒足少陰之經虛而受風邪者，衝於下經，則成陰腫病，桃仁丹主之。

《奇效良方·小兒》 卵腫，蚯蚓連土爲末，吐涎調敷。如因坐地被蚯蚓呵腫者，雄鴨涎抹之。

胎疝，新生小兒其卵甚大者，恐變木疝。如過滿月外，候端午日午時，以腳盆盛熱水安於中堂，隨抱小兒於水內一浸，再將小兒在於中門檻上中間一擱，其卵上之水印痕於檻，將艾圓在檻上涇印處靈三壯，其卵漸收小如此。

小兒陰子腫大不消，棚砂二錢水研塗之。陽物腫痛，燈草煎湯服。

小兒囊腫，薄荷、生甘草煎汁，和蚯蚓泥涂之。或蟬蛻五錢，水一盞，煎水日洗二三次。

小兒陰囊過大，名胎疝，日後恐成木疝。石蟹用好醋磨汁搽之。

小兒陰囊赤腫，老杉木燒灰存性，加宮粉、清油調搽。

《幼科折衷·疝證》 《內經》曰：腎脈太急沉，肝脈太急沉，皆爲疝。又曰：三陽結爲瘕，三陰結爲疝。《難經》曰：任脈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夫謂七疝者，寒、水、筋、血、氣、狐、癩是也。自《素問》而下，俱稱寒氣結聚之所爲，故令臍腹絞痛也。而丹溪獨斷爲濕熱焉。或者熱鬱于中，寒束于外者有矣。宜用五苓散加茴香、橘核、金鈴子、檳榔　木通之類，斯愈矣。又或肝經濕熱而拘腫痛者，服龍膽瀉肝湯。

總括　疝有七證君須記，狐癩寒水筋血氣，總之寒氣結而成，丹溪獨斷濕熱致。

脈法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衛氣不行則惡寒，緊則不欲飲食。弦緊相搏，則爲寒疝。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熱則氣泄，勞則氣亂；思則氣結。

《幼科折衷·陰囊腫》 《內經》曰：癰癉疝膚脹者，陰氣盛而脈脹不通也。今小兒陰莖全縮不見，有陰囊光腫不痛，此因肝腎氣虛，用橘仁煎湯，調金鈴散或勻氣散。觀《內經》之言，乃陰氣盛而致。此吊縮者，筋急也。筋遇寒則引縮，遇熱則弛張，故三因所用方法，以寬小腸氣疏風爲治。然此乃坐陰濕之地，感風濕而得，用當歸散加檳榔蒼朮服。或服鉤藤膏，并以立消散敷之。

陰囊腫痛而引縮者，蓋諸筋會于陰器，邪客于厥陰少陰之經，與冷氣相搏而成。治之不早，遂成痼疾。如腰曲腹痛，冷汗自出，陰囊內二子吊縮入腹，痛止方出，名曰內吊。用烏梅散、勻氣散、金鈴散爲治。

有外腎無故而膚囊腫大，不燥不痛，光亮如燈，此名氣虛所致，亦用勻氣散調治。一證外腎膚囊赤腫通明，及女兒陰戶腫脹，乃心熱所傳，皆以木通散、導赤散爲治。以樸硝散敷之。

《幼科金針·疝氣》 疝氣從何得病成，邪風客腎少陰經，或時囊腫兼偏墜，治法溫經逐冷行。

疝氣之病，以少陰經感風邪寒濕而成也。治以小茴香湯主之。有卵翼偏墜者，以五苓散加防風、丹皮治之，外以茱萸湯煎而薰之，汗出便安矣。

《幼科鐵鏡·膀胱氣痛》 嬰兒小腸與膀胱氣痛，在臍下氣海兩邊，筋腫到腎囊邊，痛不可抵。治用川練子、橘核、小茴香、荔枝核，俱焙炒爲末，白酒熱調，三四錢一服，不數服即愈。

《幼科鐵鏡·偏墜》 腎囊子，或一個腫大一個小，用香茹、厚朴、枳殼、薑汁炒。木通、扁豆、生薑、甘草、車前葉煎服。或用萬年青根約五寸，去黑皮搗碎，白酒煎服，不吃渣亦愈。

《幼科鐵鏡·莖腫痛并腎囊腫》 莖即陽物，如腫，用黃連、木通各一錢，煎服即愈。

腎囊腫如琉璃燈樣，用塘內水上無根浮萍，以篩盛之，下用水一盆，置篩于盆上，烈日曬乾爲末，每服二錢即消。浮萍如用鍋焙，萬萬不乾。

《幼科醫學指南·急驚風類證》 癩疝，此厥陰肝經病也。與腎無干，皆寒所致。有腫而不痛者，名癩；痛而不腫者，名疝；有痛有腫，名癩疝。宜吳萸內消丸主之。

醫按：一公子病疝，右睾丸腫大如鷄卵，長約五寸，上絡臍傍，下抵陰囊，直直硬痛，大小便不通，予立一方，訣曰：芎歸茴木與青皮，川練山查澤瀉梔。

卵腫，小兒性急多哭者有之，宜用香附、川芎、青皮、山梔、木香、麥芽等

分，作丸服之。

醫按：一子腹痛，用五苓散加川練子、小茴香，入鹽一撮煎服，神效。

《幼科直言·疝氣》 小兒疝氣，與大人不同。大人之疝，多因腎虛受冷，若勞碌着急，則舉發之，治法多用橘核、茴香、溫暖之味。小孩此證，雖因受冷，然多肝氣相兼，腎不納肝之故，不可隨例而治。童子疝氣，或右一腎子脹大而痛者，當用加味逍遙散。

乳孩稟賦性急，好哭叫，亦能令腎子偏大，過時隨愈，不可用藥治之。服抱龍丸或牛黃錠子，和其肝氣可耳。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疝證總括》 諸疝厥陰任脈病，外因風寒邪聚凝，內因濕熱爲寒鬱，證皆牽睾引腹疼。胎疝多因稟賦病，總審熱縱寒痛疼，血左不移氣右動，濕則墜重虛墜輕。

〔注〕厥陰環陰器，入少腹，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里上關元，故諸病疝莫不屬之也。小兒病此，多因先天不足，本藏虛弱，復因外感風邪，內食生冷，寒邪凝結而成者有之。或因濕熱鬱于中，復被寒邪束于外，邪氣乘虛幷于血隧，流入厥陰，厥陰屬肝，其性急速，故牽引睾丸，少腹絞痛也。又有胎疝一證，多因孕婦啼泣過傷，動于陰氣，結聚不散，令兒生下即成此證者。大抵熱則多縱，寒則多痛。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濕腫墜則重，虛腫墜則輕。因證施治，自切中病情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寒疝》 寒濕內蓄日已深，復被風冷水氣侵，囊冷硬痛成寒疝，烏頭桂枝金茱神。

〔注〕寒疝者，因兒平日過食生冷，或卧濕地，以致陰結于內，氣滯不行。爲日既久，復爲風冷所束，水濕所傷，故發時囊冷結硬，牽引少腹作痛。初得之兼表者，以烏頭桂枝湯主之；寒甚者，以金茱丸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濕熱感寒疝》 厚味過度生濕熱，復觸風寒疝氣成，囊縱紅腫常刺痛，烏頭梔子服即寧。

〔注〕小兒平素過食厚味，致生濕熱。濕熱之氣下行，流入囊中，復爲風寒所束，而疝證成矣。發時囊縱紅腫，常常刺痛，當以烏頭梔子湯調治之，庶疝可愈矣。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胎疝》 胎疝多因母過啼，兒生胞硬痛無時，輕用十味蒼柏治，重用金鈴川楝宜。

〔注〕胎疝者，因孕婦啼泣過傷，氣結不散，蘊于胞中，令兒生下胞硬疼痛。輕者，十味蒼柏散主之；重者，以金鈴散或川楝丸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陰腫》 陰囊腫大邪氣凝，風癢濕墜熱多疼，疏風五苓導赤散，偏墜守效丸最靈。

〔注〕陰器者，乃諸筋之總會也。因邪客于少陰、厥陰之經，濕熱之氣與風冷之氣相搏，氣不得通，故結聚而陰囊腫大。總之風盛多癢，濕盛多墜，熱盛多疼。如外腎膚囊腫大，癢痛墜下，此風濕襲于下也，宜疏風五苓散主之；如外腎膚囊腫痛光亮，此因心火移熱于小腸故也，宜加味五苓散或導赤散主之。更有偏墜一證，或左或右，睾丸作腫者，此因食積不消，濕氣下行故也，宜加味守效丸主之。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小腸氣》 痛引腰脊小腸氣，加味香蘇溫散宜，上衝心痛失笑散，有形胡盧巴丸醫。

〔注〕小腸氣一證，其受病與疝氣等，亦因濕氣在內，而寒氣又束于外也。發時少腹脹控睾丸引腰脊，上衝心痛而不腫是也。治宜分別形狀：如引腰而痛者，加味香蘇散溫散之；痛而衝心氣者，加味失笑散主之；如少腹中有形如卵，上下往來，痛不可忍者，宜胡盧巴丸主之。

《懷少集·疝》 狐疝名偏墜，不疼氣自退。腫痛突然呈，木香飲可配。

小兒下部受寒，致氣凝聚，外腎腫大。不疼痛者，其氣散腫隨消。若突腫痛引臍腹，木香飲主之。

《懷少集·陰腫》 少陰虛受諸邪侵，氣血不行衝入陰。濕熱致傷陰腫大。桃仁丹下病能興。腎浮種大如升樣，囊脫須知證不輕。若是陰瘡痛有水，洗搽藥餌要庸心。

小兒陰腫核腫，由啼怒氣逆，乘虛而行。陰核偏大，亦由肥甘不節，生冷過度，致生疳氣，而氣傳入陰也。又或傷于暑毒，觸于風邪，使血氣與邪氣相結不散，遂成此證。至外腎腫大，莖物通明，乃感受濕熱也，未可狐惑。若莖囊俱浮腫作痛，證名囊脫，與陰囊生瘡同屬陰濕，內外幷治爲貴。

《怡堂散記·小兒常有之病》 一曰疝，疝之爲病，雖發於腎，實本于肝，雖始於寒，實成于熱，時發時好，腫一睾丸，故名偏墜。邪伏厥陰之經，不移之病也，小兒多有之，皆由坐卧濕地而得。古人治疝，每用寒熱兼施之劑，亦有初生，月內即患此者，濕則有之，寒則必無，不可以溫藥急攻。予制治疝

煎方，柴胡、青皮、鉤藤、香附、梔子、橘子、川練子、山查子、荔枝核、茯苓、料豆、澤瀉之類，出入加減。外用橘葉、葱、艾三物煎洗，久久自除。

《保嬰易知録·陰囊腫墜》 初生，陰囊光腫，墜下不收，有皮潰而核欲墜者，《小品必效方》用紫蘇爲末，患處濕則乾摻之，乾則香油調塗之，神效。

《保赤存真·疝氣證治》 黄宫繡云：疝氣之病，《内經》有曰：衝疝、潰疝、癰癤疝、狐疝、癩疝、瘕疝、厥疝，在張子和，則諱瘕疝之名爲筋疝，諱衝疝之名爲氣疝，諱癰疝之名爲血疝，諱厥疝之名爲寒疝。而又别有水疝之名。在巢氏則將《内經》疝名盡改，而言疝有癥、寒、氣、盤、附、狼、厥，共計有七，止有厥疝之名合於《内經》。至於他氏，則又祖子和而曰水疝、木疝。又有祖《内經》脈滑之説，而曰風疝。是名色之雜，已各不同。且有言其七疝皆屬於任，謂總於諸陰之會，故諸疝多從任治。又云厥陰主筋，筋聚陰器，疝病在於陰器，當從肝治。又云諸疝主筋，則疝更合諸筋而皆有。又云諸寒收引，皆屬於腎，則疝之攣急而上衝心，正屬腎病。然總不越陰氣久積，復遇寒氣而發，及或陰器久積成熱，更冒寒濕與熱内發，及或因於酒色勞損，鬱勞牽動所感，寒痰陰血流結衝任，下歸於陰而成。至就七疝分形以論，如經所云：衝疝其病主督，其證屬氣，其因則由寒濕之邪固結於内，積久爲熱，更合外邪復觸而不得伸。經所云：潰疝潰癰，其病主肝，其證屬血，其因責之更感春夏火燠，努力使内，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結成癰腫。經所云：狐疝病亦在肝，其證屬血屬氣，其因則由寒濕與熱俱積，復遇客邪感觸而成。經所云：癩疝其病主於陽明，其證屬濕，其因得於地氣卑濕所生。經所云：瘕疝其病在脾與骨，其因屬熱，得於房勞邪術所致，并内鬱濕熱而成。經所云：厥疝其病在肝與脾，其因屬寒，得於坐卧濕地，涉水冒雨，或於冷風之處使内，或患飲食生冷所致。至於七疝之外，又有風疝，亦是七疝内見兼風之證。又有腎疝，而見臍下撮急，周身皆痛，小便數而清，亦是七疝中病主於腎之證。又有木腎，硬痹硬結，即是癩疝中，結硬不痛之證。水疝囊如水晶，即是癩疝腫脹至硬之狀。小腸氣疝，痛引睾丸，腰脊。膀胱氣疝，囊大如斗，偏墜，腫在一邊。三證雖由七疝所出，而證獨不兼有，不得不另立其名。而究辨證大要，受熱則縱緩不收，受寒則牽引作痛，受濕則腫脹累重。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屢發而屢更其處者，多是風木爲患，腫極而不甚痛者，當是太陰濕土爲患，痛而拒按者，濕熱也，痛而喜按者，寒積也。睾丸患在左者，痛多腫少，患在右者，痛少腫多，此疝氣之大要也。治者能隨其寒熱虚實以用藥，斯得之矣。

按：前論疝氣詳且悉矣。但小兒患此，多由稟受胎元虚寒，及感受濕氣所致。至於酒色勞損，則可無此累也。及早治之猶易，否則恐爲終身之患。經曰：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又曰：病在小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故治疝用溫熱者，十居七八，而用寒涼者，十止二三。此論治之大要也。

一小兒性急，因叫哭多而得者，名氣疝。宜行氣開鬱。初用柴苓湯升散之，次用加減二陳湯，或木香内消丸。

一因久坐濕地而得者，此冷氣入腹，名寒疝，宜溫中散寒，用加減當歸散，或茱萸内消丸。

一卵腫而無熱，又不痛者，宜行濕消腫，加減守病丸。

一素有疝氣，或一年半年發者，發則有形，外連睾丸，内貫小腹，腫硬一條如小杵，約長五六寸，大小便不通，宜當歸木香湯。

一木腎腫大不痛，連年不消者，不早治之，便爲痼疾，宜茱萸内消丸。加牽牛半生半炒。取頭末用。更灸臍傍章門穴，神效。取穴法以本兒手掌第五指，本節横紋對臍中心，其中指頭盡處，便是章門穴。

一坐濕地上，有蚯蚓吹其卵，腫大而垂者，以鹽湯浸洗之。蓋鹽能殺蚯蚓毒也。或以蒼朮煎湯加鹽少許，洗之即效。

一陰囊生瘡瘭爛者，名脱囊，用紫蘇葉砍末敷之，以荷葉包之，或用生荷葉火烘令軟包之，雖囊丸露出，亦可治也。

一外腎臊臭，時復濕癢者，用柴胡龍膽湯。癢甚不止，胡椒煎湯洗之。

《保赤新編·前陰病》 小兒陰莖腫痛，用黄連、木通各一錢，煎服即愈。小兒腎囊腫如琉璃燈樣，用塘内水上無根浮萍，以篩盛之，下用水一盤，置篩於盤上，約離水一寸許，烈日曬乾爲末，每服二錢即消。指南

腎囊腫大外治法：一用葱捶碎，煎百沸湯，即滚水。入鹽少許，以瓶盛之，令兒正坐其上，薰其腫處，待水溫，以手醮水洗之。一用蚯蚓糞泥，不拘多少，煆過爲末，以葱汁調敷患處，日一易之，以消爲度。

嬰兒小腸與膀胱氣痛，在臍下氣海兩邊，筋腫到腎囊邊，痛不可抵，用川楝子、橘核、小茴香、山枝核，俱焙爲末，白酒調三、四錢，不數服即愈。

脱肛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脱肛候》 脱肛者，肛門脱出也。肛門大腸之候，小兒患肛門脱出，多因利久腸虚冷，兼用腹氣，故肛門脱出，謂之脱肛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脱肛論》 小兒脱肛者，謂大腸肛頭脱出也。此因瀉利日久，腸滑冷氣相搏，裏急下重而便難，用力努腹，致肛頭脱而下出，寒冷干乘，不能收返得入。

《三因方·脱肛證治》 肛門爲肺主下口，大腸、肺藏實則熱，熱則肛門閉塞，肺虚則大腸寒，寒則肛門脱出。婦人產蓐，用力過度，及小兒叫呼，及久痢後，皆使肛門滯出。

《衛生寶鑑·灸吐瀉脱肛法》 岐伯灸法，療小兒脱肛瀉血，秋深不效，灸龜尾一壯，如小麥大，乃脊端窮骨也。

小兒脱肛，灸臍中三壯。《千金》云：隨年壯。

小兒脱肛久不瘥，及風癇，中風，角弓反張，多哭，語言不擇，發無時節，盛則吐沫，灸百會穴七壯，在鼻直入髮際五寸頂中央旋毛中，可容豆，炷如小麥大。

《活幼心法·脱肛》 《脈訣》曰：大腸共肺爲傳送，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肛者，大腸之門，肺實熱則閉結不通，肺虚寒則腸頭出露。有因痢久裏急後重，努力肛開，爲外風所吹；或伏暑作瀉，腸滑不禁；或稟賦怯弱，易於感冷，亦致大腸虚脱。凡小兒所患瀉痢，皆因暑濕風熱乘脾胃虚而得。蓋風屬木，木勝則制土，土主脾胃，虚而受制；又濕喜傷脾，因虚受濕不能分別清濁，水穀交雜，則爲洞泄；洞泄既久，大腸亦虚，大腸乃手陽明燥金，而土虚不能生金，金氣既虚則傳送之道亦虚，又爲風冷所襲，故肛門脱而不收。法宜補脾溫胃，使金得受母之益而氣實，宜藿香飲、匀氣散、平胃散主之。次則內投固腸之劑，用健脾飲、養藏湯服餌。外以敷貼之法，用伏龍肝散傅之，及萆麻膏貼囟門，使引氣上，令其自收。如收盡，仍以水洗去其膏。又有邪熱積滯於大腸，未經疏滌，亦成此疾。其肛門色紅而軟，肺脈浮數，右手指紋紫，兒身微有熱，時或煩躁，先投清肺飲疏解，次用薄荷散、蟠龍散爲治，間服萬安飲亦佳。

《田氏保嬰集·脱肛》 治法宜用蒲黄一兩，豬脂二兩，煉豬脂和蒲黄成膏，塗腸頭上。

《嬰童百問·脱肛并痔證》 湯氏方治脱肛大腸自糞門出，宜用葱湯薰洗令軟，款款送上。此因瀉利得之者，亦可服瀉利之藥。然後用槐花等藥，又有用一味五倍子煎湯，入朴消薰洗而縮者。又有用眞蒲黄碾極細，以豬膽拌勻，傅肛門上而入者，《全嬰方》用澀腸散，兼有痔證腫痛者，用黄丹、滑石等分，井水調塗即消。並用鉛白霜半錢，片腦半字，好酒調敷腫處甚佳。黄連解毒湯亦可服，用苦參湯洗亦效。亦有蜜陀僧、白礬、片腦末傅上，再用荆芥、防風等項洗之，用生栝蔞根者效。

《保嬰撮要·脱肛》 夫肺與大腸相爲表裏，肛者大腸之魄門是也。巢氏云：實熱則大便秘結，虚寒則肛門脱出。此多因吐瀉，脾氣虚，肺無所養，故大腸之氣虚脱而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或四君子爲主。若脱出緋赤，或作痛者，血虚而有熱也，用補中益氣湯佐以四物、牡丹皮。微者或作痛者，氣虚而有熱也，佐以四君、牡丹皮。大凡手足指熱者屬胃氣熱，手足指寒者屬胃氣寒。

治驗

一小兒痢後脱肛，飲食少思，面色青黄，余謂脾土虧損，肝木所勝也，不信，另服消導尅滯之劑，腹痛膨脹，倦怠作嘔。余曰：脾氣虚甚矣。又不信，恪服前藥，腹益脹重墜，四肢浮腫，復請治之，仍欲尅滯。余曰：腹脹重墜，脾氣下陷也。先用五味異功散加木香，四劑，更手足冷，又加乾薑，四劑而腹脹諸證漸愈。後因飲食過多，作瀉脱肛，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及五味異功散而愈。

一小兒脱肛半載，侵晨便泄，兩目白多，用升補脾氣之劑不應。余曰：腎開竅於二陰，此屬腎虚也。用四神、地黄二丸，及補中益氣湯，月餘而愈。

一小兒痢久脱肛，目睛多白，面色漸黄，余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黄丸，

調補脾腎而痊。

一小兒小便先頻數澀滯，次下痢脫肛，久而不愈。余以爲稟父腎虛，用六味地黃丸尋愈，後患泄瀉，咳嗽聲瘖，亦用前丸而瘥。

一小兒脫肛，用寒涼之藥，肢體倦怠，飲食少思，肛門重墜。此脾氣虛而中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加酒炒芍藥、白朮、茯苓而瘥。

一小兒肛門腫痛，出血水，年餘未愈，忽吐血便血，皆成紫塊。此腸胃積熱，用《聖濟》犀角地黃丸頓止，更用金銀花、甘草爲末，白湯調服，半載而痊。

一小兒脫肛，雜用除濕祛風收澁等藥，面黃體倦少食，便血。余欲升補脾氣，以攝其血，及服四物、槐花之類，而血亦甚，更加作嘔。余先用四君木香治之，形氣漸充，便血頓止，又用補中益氣湯，更以蓖麻仁塗頂心而愈。

一小兒因咳嗽，服化痰等藥，或作或徹，服滾痰丸，更吐瀉手足指冷，眉目發搐，肛門脫而不赤。余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治之，諸證漸愈，但脫肛未入，恪服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小兒患痢脫肛，色赤或痛，用補中益氣湯，送香連丸而愈。後傷食作瀉，肛復脫不入，仍用前湯，更以蓖麻仁研塗頂門而愈。

《赤水玄珠・脫肛門》 生生子曰：脫肛之證，多由腸內有積而清氣不升，如痢疾裏急後重而下脫也。治當從滯下門，先推去積滯，然後升補。積滯去而清氣自升，不復脫下。其或因下血及痢疾之後，脫而不收者爲虛，升補之藥看氣血孰重。脫之已久，當以澀劑收之。腸胃有風，脫而下血者，以風藥舉之。脫久亦有虛寒者，當溫藥微洗，內服大補之劑。

丹溪曰：有氣虛、氣熱、血虛、血熱。氣熱者，條芩六兩，升麻一兩，爲末，麵糊爲丸服之，其證肛脫紅腫者是也。氣虛者，參、芪、芎、歸、升麻，或加白朮、訶子，有熱加條芩，其證多於勞倦房慾而發者是也。血熱者，四物湯加炒黃柏，其證多於好酒及辛辣之物而發，及便血也。血虛者，用四物湯加升麻、荆芥，其證下血過多，面色痿黃者是也。

下痢脫肛，痢門參治。

截腸病，其證大腸頭出痛苦，乾又落，落又出，腸盡則死。初出寸餘時，治之以芝麻油一盞，以臀坐之，飲火麻子汁數升愈。

脫肛之證，前人以爲肺氣虛寒。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肺臟蘊熱則閉結，虛寒則脫。婦人有此疾者，多由產育用力過多。小兒有此疾，皆因久痢，大腸虛冷所爲也。有腸頭作癢者，此係腸中有蟲。

黃桂峰云：親見一人，裏急後重，肛脫紅腫，百藥皆試，乃有蟲在肛故也。

《赤水玄珠・幼科・脫肛門》 脫肛乃腸胃有積滯，以致濕熱之氣下流，蘊於肛門而然也。法當推逐其積。又或貪坐冷地，熱爲寒凝，結爲內痔，致每登廁肛即脫下。此當從痔而治，痔消而肛自收也。有泄利日久，中氣虛而下陷者，宜大補中氣，兼爲升提。從推、從補、從升，皆當看證。又有肛上生蟲者。予友黃桂峰丈，治一人肛出，百方不應，乃以生豬肚子一具，刮下垢物，用紗囊盛之，罨於肛上一夜，次早細蟲不計其數，盡叢於囊垢上，肛即收入，此亦濕熱之所生也。

《醫林繩墨・脫肛方論》 脫肛者，肛中脫出若卵黃之不收者是也。凡諸物之所生，有臟而無肛，惟人有臟而有肛。蓋人之生直立而肛在下，肛之關閉，由卵黃在內之關閉也。否則無以內關其元氣，則糟粕糞屁不知其所來矣，氣血何以由之而得存乎。今而脫出，皆由元本空虛，大腸虧損，氣血不能固守，關門無所收納，致令便結不通，努力掙下，或大或小二三塊，有似無白去殼之卵黃，治宜大固元氣而兼升提之藥，如補中益氣，多服自可。

愚按：經云：出爲虛，入爲實。肛門之脫，由虛無疑，此惟以大劑參、朮、芪、草，加製升麻、柴胡治之。則可補提元氣不使下陷者也。

治法主意，脫肛元虛之謂，當爲大固元氣，切不可圍藥傷損，傷損則潰爛難收。

脫肛主方，補中益氣湯。效方，提肛散。

《東醫寶鑑・脫肛》 脫肛者，肛門翻出也，肺與大腸爲表裏，腎主大便，肺腎虛者，多有此證，參芪湯升之。《回春》

脫肛一證，氣聚不散也，裏急而不得出，外脹而不得入，先以枳殼散糝傅，則氣散腫消矣。《直指》

《難經》曰：病之虛實，出者爲虛，入者爲實。肛門之脫，非虛無故然哉。其有產婦用力過多，及小兒叫號努氣，幷久痢不止，風邪襲虛亦有此證。脫肛者，氣下陷也，肺主魄門，肺熱則肛門縮入，肺寒則肛門脫出。

《嬰童類萃・脫肛論》 肺與大腸爲表裏，蓋肺蘊熱則秘結不通，肺臟虛寒則肛門外脫。因兒久患瀉痢，腸胃內虛，或因病後氣虛下陷，亦令脫肛。

下失久不治，外爲風濕所乘，則爲終身之痼疾矣。凡脫肛之證，內用調理之藥爲主，外用洗托之藥方得效也。又有父母有痔，生兒有此，照痔證調理之。參苓白朮散、助胃膏、啓脾丸三方並效。

《幼科金針·脫肛》 脫肛病久大虛極，元氣下陷多傷力。或因瀉痢滑難收，積止升提方有益。

肺與大腸爲表裏，而肛門爲大腸之魄門也，故肺臟蘊熱，則肛門秘結，肺臟虛寒，則肛門脫出。小兒患此，大都因痢而得。痢乃裏急後重，用力太努，肛門墜下，久則元氣虛極，豈能收斂耶。亦有大病之餘，叫號耗氣，不在此論。然痢病提肛更難，提其肛，恐阻塞積滯，如行其積，恐肛門愈滑。必須審其積滯已定，當用升提，大補元氣，無不奏效。

《幼科切要·脫肛》 一脫肛以鰲頭燒灰研細，以麻油調勻塗之，外用尿泡桐葉托進。

一小兒脫肛，用陳壁土、地瓜根煎水溫洗，用菜葉抬手托進，帕子兜起大裹腳，從屁凹勒住，負於大人背上，外用蓖麻葉搗爛包小兒囟門一時即收。

《難經》云：出者爲虛，肛門之脫非虛如何！況大腸與肺爲表裏，肺臟蘊熱則閉，虛則脫。須用補中益氣湯爲主，升舉而補之，不可用墜氣之藥。

一脫肛不紅不痛，是氣血兩虛，本方加粟殼、伏龍肝各一錢。

脫肛赤腫有痛，宜涼血去風，本方加羌活、防風、白芍。

脫肛裏急後重有膿血者，本方加木香、烏梅。

《辨證録·脫肛門》 人有不必大便而脫肛者，疼痛非常，人以爲氣虛下陷也，誰知大腸之火奔迫而出之乎。夫大便屬金，原屬於肺，肺與大腸爲表裏，休戚相關。大腸不勝火氣之炎燒，不得已，欲求救於肺，而肺居膈上，遠不可救，乃下走肛門，聊爲避火之計。肛門既屬於肺，大腸畏火，豈肛門獨不畏火耶？況魄門與大腸，既有同氣之好，禍難相救，寧忍生棄，故以己之地方，甘心讓客，而己身越境以避其氣，此肛門直腸所以脫出於糞門之外也。疼痛者，火焚被創，無水以養，故乾燥而益疼也。此等之病，用升提之法全然不效，反增其苦楚。蓋升提之藥多是陽分之品，陽旺則陰虛，陰虛則火益勝，安有取效之日哉。治法宜急瀉其腸中之火，火熄而金自出矣。然而大腸之火不生於大腸也，胃火盛而大腸之火亦盛，腎水乾而大腸之水亦乾，單治大腸之火而不瀉胃中之火，單治大腸之水而不益腎中之水，則大腸之水不生而大腸之火亦不息，何以使大腸之氣返於腹中，肛門之腸歸於腸內哉！方用歸腸湯：玄參一兩、石膏三錢、熟地一兩、丹皮三錢、當歸三錢、地榆三錢、槐花二錢、荆芥炒黑三錢，水煎服，一劑痛安，再劑腸升，二劑全愈。此方胃腎同治，兼去清大腸之火，水源不斷，則火氣自消，有不急返者乎？客去而主歸，此必然之理也。

《潛齋醫話·二陰諸病》 脫肛，萬年青連根煎湯洗，川五倍子末敷之，或先以麻油潤之，再用風菱殼煎湯洗之。

《慈幼便覽·脫肛》 因久痢所致者，水煎葱頭薰洗令軟送上。或以五倍子細末漸漸托入，或用五棓子煎湯洗亦可。或以鮮蚌肉一隻敷肛門上即能縮入。或用團魚頭燒灰存性，加冰片二釐共研，每用二三分，唾津調塗即上。又方，豬脂二兩，煉去渣，入蒲黃末一兩調勻，塗肛即能縮入。外治雖或有效，總宜服補中益氣湯。

丹毒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丹候》 風熱毒氣客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之塗，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爛傷。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五色丹候》 五色丹發而改變無常，或青黃白黑赤。此由風毒之熱有盛有衰，或冷或熱，故發爲五色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熱折於血氣，蘊蒸色赤而得。有冷氣乘之，冷熱互交，更相積瘀，令色赤黑。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白丹候》 丹初是熱毒，挾風熱搏於血，積蒸發赤也。熱輕而挾風多者，則其色微白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丹火候》 丹火之狀，發赤，如火之燒，須

與熛漿起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天火丹候》丹發竟，身體斑赤，如火之燒，故謂之天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伊火丹候》丹發於膀，青黑色，謂之伊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熛火丹候》丹發於臂背、穀道者，謂之熛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骨火丹候》丹發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謂之骨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厲火丹候》丹發初從骼下起，皆赤，能移走，謂之厲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火丹候》火丹之狀，往往如傷赤著身而日漸大者，謂之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飛火丹候》丹著兩臂及背膝，謂之飛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遊火丹候》丹發兩臂及背，如火炙者，謂之遊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殃火丹候》丹發兩脅及腋下膀上，謂之殃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尿竈火丹候》丹發膝上，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謂之尿竈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風火丹候》丹初發，肉黑忽腫起，謂之風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暴火丹候》暴火丹之狀，帶黑皰色，謂之暴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留火丹候》留火丹之狀，發一日一夜便成瘡，如棗大，正赤色，謂之留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朱田火丹候》丹先發背起偏身，一日一夜而成瘡，謂之朱田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鬱火丹候》丹發從背起，謂之鬱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神火丹候》丹發兩膀，不過一日便赤黑，謂之神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天竈火丹候》丹發兩膀裏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謂之天竈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鬼火丹候》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謂之鬼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石火丹候》丹發通身，自突起如細粟大，色青黑，謂之石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野火丹候》丹發赤，斑斑如梅子，竟背腹，謂之野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茱萸火丹候》丹發初從背起，偏身如細纈，謂之茱萸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家火丹候》丹初發，著兩腋下兩膀上，名之曰家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廢竈火丹候》丹發從足趺起，正赤者，謂之廢竈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螢火丹候》丹發如灼，在脅下，正赤，初從骼起而長上痛，是螢火丹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丹候》此謂丹之純赤色者，則是熱毒搏血氣所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風瘡隱胗候》小兒因汗，解脫衣裳，風入腠理，與血氣相搏，結聚起，相逼成隱胗。風氣止在腠理浮淺，其勢微，故不腫不痛，但成隱胗瘡癢耳。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卒腹皮青黑候》小兒因汗，腠理則開，而爲風冷所乘，冷搏於血，隨肌肉虛處停之，則血氣沈澀，不能榮其皮膚，而風冷客於腹皮，故青黑。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藍注候》小兒爲風冷乘其血脈，血得冷則結聚成核，其皮肉色如藍，乃經久不歇，世謂之藍注。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身有赤處候》小兒因汗，爲風邪毒氣所傷，與血氣相搏，熱氣蒸發於外，其肉色赤而壯熱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遊腫候》 小兒有肌肉虛者，爲風毒熱氣所乘，熱毒搏於血氣，則皮膚赤而腫起。其風隨氣行遊不定，故名赤遊腫也。

《千金要方·少小孺嬰方·癰疽瘰癧》 治丹毒大赤腫，身壯熱，百治不折方。

寒水石十六銖　石膏十三銖　藍青十二銖，冬用乾者　犀角　柴胡　杏人各八銖　知母十銖　甘草五銖　羚羊角六銖　芍藥七銖　梔子十一銖　黃芩七銖　竹瀝一升　生葛汁四合澄清　蜜二升

右十五味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煮取三升三合，去滓內杏人脂、葛汁、蜜，微火煎取二升。一二歲兒服二合，大者量加之。

治小兒丹腫及風毒風疹，麻黃湯方。

治小兒惡毒丹及風疹，麻黃湯方。

治小兒數十種丹搐湯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沈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一兩　芒消三兩

右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一升，煮取四升，去滓，內芒消，以綿搵湯中，適寒溫搨之，乾則易之，取差止。

治小兒溺竈丹，初從兩股及臍間起，走入陰頭皆赤方。

桑根皮切一斗，以水二斗，煮取一斗，以洗浴之。

治小兒丹毒方：擣愼火草，絞取汁塗之，良。

治小兒赤遊腫，若偏身，入心腹即殺人方。

擣伏龍肝爲末，以雞子白和傅，乾易之。

又方：白豆末，水和傅之，勿令乾。

治小兒半身皆紅赤，漸漸長引者方：

牛膝　甘草

右二味㕮咀，合得五升，以水八升，煮三沸，去滓，和伏龍肝末傅之。

治小兒身赤腫起者方：熬米粉令黑，以唾和傅之。

又方：伏龍肝　亂髮灰

右二味末之，以膏和傅之。

治小兒卒腹皮青黑方：以酒和胡粉傅上。若不急治，須臾便死。

又灸臍上下左右，去臍半寸，并鳩尾骨下一寸，凡五處，各三壯。

《顱囟經·火丹證治》 黃帝問岐伯曰：後生少稚，多被惡疾，丹毒二品，若何分之？岐伯曰：陽解百年，一十以上爲毒，一十以下爲丹，丹毒一也。隨其大小分別以治之，有毒至依方，萬無一差。喻人間男女皆遭丹毒，至依此枉死者，復何限哉！良由信邪師之語，仍被恐之。愚昧之人，勿與下手，請依方用之。今出此圖形狀如後。

伊火丹，從兩脅起。　神竈丹，從肚起。　尿竈丹，從踝起。　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天雷丹，從頭頂起。　煉火丹，從背甲起。　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廢竈丹，從曲臂起。　神氣丹，從頭背起。　土竈丹，從陰踝起。　朱黃丹，赤豆色遍身上起。　螢火丹，從耳起。　野竈丹，從背脊起。　鬼火丹，從面上起。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諸丹》 論曰：風熱發丹，古方謂小兒得之最忌，以其氣血未定，肌膚柔脆，無以勝悍毒故也。是以諸丹不同，其發無定處，俗又謂之溜，流走經絡，散發肌表，如塗丹之赤。有法可劇，泄去毒氣，不爾則丹毒入腹，近心即死。但初發于心頭者，不可劇爾。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游腫赤痛》 論曰：小兒游腫，由風熱客于經絡，隨氣行移，流走肌膚，致赤腫疼痛。治法當內服藥，以滌其蘊熱，外傅劑，以散其煩痛，則游腫自消。

《本事方·治小兒諸疾》 治小兒十種丹瘤腫毒所起形候并方法：

一、飛竈丹：從頭頂起，先腫，用葱白研取自然汁塗。

二、古竈丹：從頭上紅腫痛，用赤小豆末，鷄子清調塗。譚氏方不拘何處皆治。

三、鬼火丹：從面起，赤腫，用竈心土，鷄子清調塗。又此方不拘何處皆治，妙妙。

四、天火丹：從背起赤點，用桑白皮末，羊脂調塗。

五、天竈丹：從兩腎赤腫黃色，柳葉燒灰，水調塗。腎一作臂。

六、水丹：從兩脅虛腫，用生鐵屑研末，豬糞調塗。

七、葫蘆丹：從臍上起，黃腫，用檳榔爲末，米醋調塗。

八、野火丹：從兩腳赤腫，用乳香末，羊脂調塗。

九、烟火丹：從兩腳有赤白點，用豬槽下土，麻油調塗。

十、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用屋漏處土，羊脂調塗。

右此十種丹毒，變易非輕，治之或緩，則致不救。故予不惜是方，能逐一仔細辨認，依此方法治之，萬不失一。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則終不救，不可緩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赤游腫論》 小兒患赤遊腫痛者，由內有積熱熏發於外，外被風毒所干，內外相乘，搏於血氣，則皮膚赤腫，其風邪毒氣隨經絡行遊不定，故爲赤遊也。若重者，隨血氣虛處流注爲赤腫，或片或渦，毒漸引大，疼痛難忍，若遊至於心，或毒入腹者，皆能殺人。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丹毒論》 小兒丹毒者，由風熱毒邪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皮膚之所作也。又《千金》論小兒黃丹惡毒，皆熱積所成，或冬間向火烘衣，夜間蓋覆太暖，或乳母愛食燒炙飲酒，皆令兒病丹。發處其熱如火，輕輕手近，則痛不可忍。又有五色丹，雖赤色者最多，皆煩熱作痛，甚者遍身壯熱，煩渴悶亂。更有諸火丹，其名證甚多，不可盡述，皆赤丹之異名也。其毒入腹者，亦能殺人，宜速治之。

《儒門事親・丹瘤》 夫小兒丹瘤，浮赤走引，或遍身者，乃邪熱之毒在於皮膚。以磁片撤出血則愈，如不愈則以拔毒散掃三二十度必愈矣。《內經》曰：丹熛赤瘤，火之色也。相火之病是也。

《東垣試效方・拾遺・生子不病胎瘤》 李和叔一日問先師曰：中年以來得一子，至一歲之後，身生紅絲瘤不救，後三四子，至一二歲，皆病瘤而死，何緣至此疾？師曰：予試思之。翌日，見和叔曰：吾得之。汝乃腎中伏火，精氣中多有紅絲，以氣相傳生子。故有此疾。遇觸而動，發于肌肉之間，俗名曰胎瘤是也。汝試視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腎丸數服，以瀉腎中火邪，補眞陰之不足，忌酒辛熱之物。其妻與六味地黃丸，以養陰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黃芩、白朮二味作散，啖五七服。後生子，至三歲，前證不復作矣。李中心誠服曰：先生乃神醫也。遂從而學之。其子今已年壯。

《金匱鈎玄・赤溜》 赤溜宜用生地黃、木通、荊芥，苦藥帶表之類，再用芭蕉油塗患處。

〔薛己注〕夫小兒心氣鬱而多瘡疽，由胎食過而受毒，此至論也。小兒識見未萌，欲想未動，心氣何鬱？先哲謂乳下小兒，常多濕熱，與胎食過而受毒；又有成胎之時，父母氣血有寒熱之偏，多致子之病。況形體未堅完，肯膜尚脆嫩，何爲略而未論？向見一人連年痘病，新愈而生一男，生來三月，病熱，右腋下陽明少陽之間生一癤，甫平，左腋下相對又生一癤，膿血淋漓，無復生意。醫者王壽甫以四物湯，敗毒散加參，以香附爲佐，犀角爲使，大料飲乳母，兩月而安。踰三月，忽腹脹生赤疹如霞片，取剪刀草汁調晚蠶沙，敷之隨消。半月脹移入胞囊爲腫，黃瑩可畏，越兩日囊裂開，兩丸顯露，出清水，以紫蘇葉承麵炭細末托之，旬餘而合。夫以父之久病，其母寧無憂鬱之火，與痘之餘熱毒致此，亦不可不知。

《活幼心書・丹毒》 經云：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心主血而火性熱，血熱相搏，陰滯於陽，即發丹毒。心虛寒則癢，心實熱則痛。自腹生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生入腹者難療。先用百解散表之，次以當歸散加連翹、荊芥水煎服，及牛蒡湯加炒麻仁研碎同煎，與宣熱拔毒，其次赤葛散，或初用化丹湯亦好。有身上發時亦如前證，不甚燥癢，但見出浮於偏體，神昏不悅，名陰濕毒證。先以冲和飲加南木香，水薑煎服，次用當歸散、雄黃散。然此二證，不問赤白，若入腹入腎，多致爲害，不可輕視如常，自取困爾。

《活幼心書・驚丹》 嬰孩生後百日之內，半歲以上，忽兩眼胞紅暈微起，面帶青黯色，向夜煩啼，或臉如臙脂，此伏熱在內，亦有臉不紅者。始因居胎之時，母受重驚，驚邪傷胎，遞相傳襲，降生之後，復受熱毒，或再有驚，有驚則有熱，熱氣內蘊，形發於外。初發時，散生滿面，狀如水豆，腳微紅而不壯，出沒休息無定。次到頸項，赤如硃砂，名爲驚丹。用四聖散先洗其目，次百解散加五和湯同煎，與解驚熱丹毒。牛蒡湯，當歸散，三解散，黃芩四物湯皆可爲治。

如驚丹發至胸乳間，微有痰喘作搐，急宜宣熱拔毒，免致內流，爲害不淺，五和湯加升麻、生乾地黃，水薑燈心煎服，則自消除。仍用前數藥調治，不生他證。或投萬安飲。

《嬰童百問・丹毒赤遊腫》 仲陽云：熱毒之氣客于腠理，搏于血氣，發于外，皮上赤如丹。熱毒與血相擊，而風氣乘之，所以赤腫遊走而遍體也。此由乳母食酒麵煎炙過度，與夫烘衣與兒，不候冷而即穿著，多成此證。或發于頭面胸背，令兒燥悶腹脹，如火之熱，痛不可言，有入腹入腎之證，便不可救。又方小兒一週之內，皮毛肌肉、筋骨髓腦、五臟六腑、榮衛血氣皆未堅

固，譬如草木萌芽之狀，未經寒暑，嬌嫩軟弱，今嬰孩稱爲芽兒故也。一週之內，切不可頻頻洗浴，恐濕熱之氣鬱蒸不散，遍身生赤遊丹毒。俗爲之瘤，片片如胭脂塗染，皆腫而壯熱。若毒入腹者，則腹脹硬氣，以致殺兒。此因洗浴而得也。若肌肉寬緩，腠理開泄，包裹失宜，復爲風邪所乘，而身生白瘤，皆腫而壯熱也。或增寒壯熱，鼻塞腦悶，或上氣痰喘，咳嗽吐逆，種種之疾，皆因洗浴脫著而得也。治赤瘤丹毒，可用小刀子疏去瘤頭赤暈惡血毒汁，次以水黃散、葛根白朮散、惺芎散主之，敗毒散及升麻湯、防己散皆可選而用之。又丹熱、實熱，龍帶熱，並用大連翹湯加大黃及燈心煎服，殊驗。

《全幼心鑑·丹毒》 熱毒與血相繫而風乘之，所以赤腫遊走而偏體也。此由乳母酒麵煎炙過度，與夫烘衣與兒，不候冷而即着，多成此疾。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令兒燥悶腹脹，其熱如火，痛不可忍。才有入腹入腎之證，便不可救藥。通用敗毒散加紫草茸，外用青黛、土朱研極細末，用井水入蜜調傅。丹之名有種最多，究其因熱毒與血相搏而風乘之，有赤腫而遊走遍體者，入腹入腎則殺人。亦由乳母酒麵煎炙過度，或與兒烘衣未冷即着所致。丹瘤熱毒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上赤如丹，用白玉散傅。

楊氏曰：丹有五色，乃血熱風毒有盛有衰，夾冷夾熱，故其色變不同。大抵諸瘡皆屬於心，心主血，熱爲血之媒，古人以丹名者，謂心應火而色赤也。乃心家血熱，風以動之，是以遊走遍體。初生自背腹流散四肢易治，自四肢流入腹入腎則殺人矣。

阮氏曰：治丹毒必先服藥內解熱毒，方可塗傅，免毒氣無所泄而入裏害人。

湯氏曰：所謂丹有一十五種，又有赤遊風及熛瘡，《本事方》以十種治。

熱盛生風瘧，俄然發遍身，火丹并赤腫，斑毒亦驚人。

毛竅風邪觸，皮膚癮瘕招，臟中加熱毒，赤腫轉難消。

肚脹臍青出，通身黑點焦，心膨加噎氣，定死在昏朝。

小兒丹毒候，壯熱作驚啼，腳膝連陰腫，岐婆死不知。

兒在胎時母受驚，驚傳邪熱子傷神，忽然赤片微微起，涼解肌膚始見寧。

小兒氣弱肌膚薄，熱毒乘虛來發作，急須化毒與消風，毒散風消始安樂。

臍疊出漿，面頰紫浮，噎氣不乳，皮肉白脹，手足拳噤，大小便絕，胸背血點，舌中瘡黑，心胸紫腫。

《醫方類聚·小兒門·丹毒》 《保童秘要·發丹諸方》夫小兒身上或有成片，赤如胭脂，或稍帶白色，漸漸引多，此疾有因風而得。因熱而得，因風而得者其色白，因熱而得者其色赤，皆腫而壯熱。但不于心上而發者，并可取一刀子鋒頭，于所患處散劘之，令惡血出。劘了以白礬湯洗之，其次用鷄子膏塗之，其次宜服升麻飲子。

《片玉心書·丹毒》 小兒赤遊丹毒，雖有十種，皆由心火內盛，熱與血搏，或起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遊移上下，其熱如火，痛不可言，赤如丹砂，故名丹毒。自腹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入腹者難治。療此證者，其法必先用表藥以解熱毒，方可搽敷。若遽用藥搽，使氣無所泄，而入裏傷人者多矣。

小兒丹毒，一歲以上者易治，未周歲者難治。

小兒十種丹毒，俱先服防風升麻湯以解其毒，次用蜞針法以去其毒血。如無蜞針，用砭針法。然後用救急法。

小兒丹毒，腹脹氣喘，悶亂不乳，及驚搐者，皆不可治。

小兒生後百日之內，半歲以上，兩眼泡紅暈微起，面青黯色，夜則煩哭，或臉如臙脂，此因伏熱在內，發之於外，初則滿面狀如水痘，腳微紅而不壯，出沒休息無定次，至頸項赤如丹砂，名爲驚丹，三解散治之。

捷法先須解毒，或將利藥疏通。初起塗敷莫胡攻，毒入於裏遏壅。解毒無價散子，防風升麻湯同。利藥靈應有神功，只在醫人善用。

經驗治丹妙法，而今說與後人。先將靈應滌病身，下後才施塗潤。田螺搗餅敷貼，或用水調竈心。又將南星大黃停，芒硝研勻水浸。

歌　烘熱衣與兒，火丹遂成之。芒硝寒水石，青黛石膏奇。赤痣因何起？胎中受熱多。原來無大害，不必請醫和。

《育嬰秘訣·驚風總論》 丹毒發搐者，病在少陽。少陽者，膽之相火也。先搐後發丹瘤者，此毒火自內出外也，可治。先發丹後發搐者，此毒自外入內也，必死。自內出者火之餘，宜發散解毒及砭法，防風通聖散主之，或用加減升麻葛根湯。

《保嬰撮要·胎毒發丹》 胎毒發丹者，因胎毒內伏，或頻浴熱湯，或著烘衣，或乳母飲食七情，內熱助邪爲患。發於頭面四肢，延及胸腹，色赤遊走不定。古人云：從四肢起入腹囊者，皆不治。當急令人隨患處遍吮毒血，各聚

一處砭出之，急服活命飲。惟百日內忌砭，以其肌肉難任也。若發散過劑，表虛熱而赤不退者，用補中益氣湯加防風、白芷；寒涼過劑，胃氣受傷而熱赤不退者，用異功散加柴胡、升麻；或兼發搐等證，用四君、升麻、當歸、鉤藤鉤。若復用攻毒，必致不起。頭額間患者，當卧劃砭之。

《保嬰撮要·傷食發丹》 傷食發丹者，因脾胃之氣方充，乳食過多，不能運化，蘊熱於內而達於肌表也。若因乳食停滯者，先用保和丸消之，大便秘結，量加大黃通之；乳食既消而丹尚作者，用清中解鬱湯治之；丹邪既去而乳食不思者，用五味異功散補之；發熱作渴，或飲食少思者，用七味白朮散補之。大凡飲食厚味所致者，赤暈或行而緩慢；若飲燒酒，或誤吞信石所致者，遍身赤暈，其行甚速。又有瘡瘍發炁，周圍有赤暈，其熱消散，或膿出自退。凡此俱忌砭法，皆宜安裹爲主，不可攻伐。若自吐瀉，亦不可止之。吐瀉中有發散之意。因飲燒酒者，飲冷米醋一二杯解之，此神妙之法也。因母多食炙煿膏粱，或飲燒酒，或服辛熱燥藥，或鬱怒傷肝脾，致兒爲患者，當參胎熱毒瘡瘍治之。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丹瘤》 丹瘤之證，因熱毒客於腠理，搏於氣血，發於皮膚，當以白玉散塗之。

注：按前證或命門所稟，或風熱相搏，或頻浴熱湯，或頻著烘衣，或傷食發熱，或乳母膏粱厚味，七情鬱火，皆能致者。其赤暈遊走者，乃血隨風熱也。若稟胎毒，用化毒丹；風熱者，敗毒散；頻浴烘衣者，四物、連翹、山梔；飲食發熱者，四君、柴胡、神麴；母食厚味者，加味清胃散；母有鬱火者，加味逍遙散。俱加漏蘆，母子俱服。白玉散，其性大寒，能解熱毒，若毒發於四肢而輕淺者宜用。若延及胸背脅腹者爲重，須用活命飲。令人用力於各患處遍吮毒血，各聚於一處，急砭出之。若肚腹膨脹，二便不通者，毒入內也，用大連翹飲亦有生者。

《瘡瘍經驗全書·赤遊丹》 小兒患此赤丹，皆從母胎中受蘊，故發皮膚，遊走不定。但腹起於四肢收者輕；四肢起收於腹者重。急治得生。小兒赤遊丹固蘊熱所致，即胎毒也。或母懷胎之時，好食辛辣毒物，沐浴熱湯，冬天炭火，以致熱氣入胎，嗜欲無度；或生下火烘衣裳，或火烘牀褥，以致熱毒內外交攻，半歲上下，無有不發者。初起身體發熱，燃火視之，其色紅赤，啼哭不止，其光遊走不定。發於四肢者生，發於腰腹者死。急用磁鋒砭去其紫血，自下而上，則毒血流下。不可逆砭。急用乳香末，鷄子清調勻塗砭處，時用芭蕉根汁塗之；內服朱砂化毒丹，生蜜調下，再服紫金錠水磨汁下。

或遊丹發於頭者，何以治之？必須將患兒眠在牀上，以牀腳根一頭加磚一二塊，以墜毒氣於頭，用磁鋒砭之，使毒氣毒血皆從頭頂而出。若乳母抱立在身砭之，則毒氣順下，遂壅咽喉，必難生矣。近觀同道之友顛倒砭之，不得其手法，以害諸兒。故不辭瑣瑣，又明言之。

《赤水玄珠·丹毒·赤游風腫》 孫仲子泰來曰：小兒丹毒赤遊風者，書謂半週一歲之間，不宜頻頻洗浴，恐濕熱之氣，鬱蒸不散，發爲丹毒。愚謂此固一說也。總由妊母血熱瀆流於胎，胎受熱毒，蘊於腠理，或乳母好食酒麵煎炙辛熱等物，皆能致之。發於四肢者，易爲調治。發於頭面胸背，令兒煩躁脹悶，身如火灼。古謂入心者死，以其毒劇火盛故也。亦有濕熱滯於皮膚，搏擊氣血，發爲丹毒，入腹入囊，總成凶兆。良由包裹失宜，復爲風邪所襲，發爲白丹遊腫，壯熱憎寒，鼻塞胸悶，息氣喘急，咳嗽吐逆，種種之緣，一受於母之血熱爲內因，一爲頻洗脫着失宜爲外因。知內外之因，明合治之法，庶幾有藉手焉。

《幼科證治準繩·瘡瘍·丹毒》 《嬰童寶鑑》小兒諸丹毒歌云：丹火初成似火燒，天火渾身赤轉饒。伊火膀邊青黑色，厲從額上起根苗。臀并穀道燥丹毒，如帶黶紅暴火調。留火發時一日盛，改變無常五色標。家火頰連雙腋乳，天竈內踝及陰尻。背并膝赤飛丹病，股內臍陰尿竈招。

《嬰孺方》云：火丹者，來往如傷寒，赤著身體，不從傷火而得名，如日出時以從其處，又名日丹。宜同用千金漏蘆散。

大抵丹毒雖有多種，病源則一。有赤丹毒遍身癢者，或女子十五六而脈未通者，多發丹疹，皆由血有風毒乘之，宜服防己散。

小兒黑斑、紅斑、瘡癢、癮疹，并用防風通聖散治之。

《幼科證治準繩·顧囟經二十二丹證治》 竈額丹：先從頭上起，漸滿身，其丹赤色，用豬槽下土，并桃柳根皮搗末，生油調敷。

竈尾丹：從腰起，黑色遍身疼痛者，用堂屋四角草燒灰，入白礬末，鷄子白和塗。

龍火丹：先從腹起至心，微黃赤色，用屋脊上草燒灰，松花白、鷄子黃、豬槽內水調塗。

君竈丹：從右手上起，引似蛇行，赤色，用竈下土油調塗。

母竈丹：從左腳上起者，用婦豬湯，竈額上灰敷。

女竈丹：從陰上起，紫赤色，用女兒小便，生煤竈右邊磚縫上土和調塗。

朱黃丹：從右腳起，徹至遍身，用屋四角草，鐵匠家磨刀水調傅。

星子丹：從頭起，徹遍身如錢大，赤色，用桃樹向北枝燒灰，油調敷。

蜂子丹：從頭面四向徹，用竈頭上土，入膩粉，以鷄子白調敷。

亂神丹：天下惡證，從肚內起，出口內，紫黑色者，用善火草、白礬末幷蜜，入洗銀水調服之。

住火丹：從背上起，黃赤色，用壁上土、豬槽下土、白礬末、生薑汁、生油調塗。

母子丹：從眼眶上起，用白礬、蛤粉、樟柳根杵汁和塗之。

火焰丹：從前心起，頭痛如火燒，用善火草、豬槽下土、鷄子黃調塗。

蜘蛛丹：滿身痛，用白礬、皂莢燒灰，豬槽下泥和塗。

佛家丹：從耳起，用乳香、善火草、瓦霤內土，油調敷。

神氣丹：從頭背上起，用牯牛骨燒灰，羊脂調塗。

熛火丹：從背胛起，用生麻油合豬槽下泥塗之。又巢氏云：丹發於背臂及穀道者，名熛火丹。《嬰孺方》治熛火丹，用景天草十兩，眞珠一分，杵爲膏，封丹上。

胡漏竈丹：從臍中起，用屋滴水調竈中土塗。

胡吹竈丹：從陰上起，用水茄窠下泥，和苦酒塗之。

土竈丹：從踝起，用屋四角茅草、竈橫麻燒灰，鷄子白調塗。

野竈丹：從背起，用柔香茸、朔藳、赤小豆末塗。

神竈丹：從肚起，用土蜂窠、杏仁、膩粉，生油調塗。

《幼科證治準繩·辨小兒欲發丹毒候》 初生小兒，蓄伏胎熱，欲發丹者，必先見於外，但人不之察耳。小兒在襁褓中，無故眼生厚眵者，此丹毒欲發之候也；更微喘急者，毒氣已甚而上乘於肺也。才覺有此證，急以水調龍腦飲子，或藍根、犀角等藥，潛消其毒。如渾身已有赤處，即更以芸苔等外挫其鋒，消息而次第治之。予家凡兩兒，初生眼有厚眵，後俱發丹。何宰宜人外孫女，生七日眼多眵，已而小腹下有赤丹一點如錢，漸漸引開，上至腹心而死。不可不知也。

初虞世謂百日內發必死不治，然亦有可治者，不可不治也。

《幼科證治準繩·禁忌》 大凡小兒病諸丹腫，其勢雖盛，切不可遽用大黃、芒硝輩快藥大下之，恐毒氣乘虛入裏，以客爲主，則難施功也。但用性平解毒托裏藥，當調停臟腑，微微通利而已。此則護元氣而排外邪，庶保十全也。比舍陶氏子半歲病丹，醫以青金丹下之太過，蓄毒入裏，發喘生驚而死。蓋嬰孺肌膚柔弱，易虛易實，而服藥復不能多，治之固不可怠慢，然亦不可躁急，全在精專調護，以保無虞。世俗多不知此，故廣記而備言之。

小兒丹發，若預度其勢必展引至咽頸腹心陰尻諸虛處，可先用塗藥以護之，仍砭其引頭所向，微出惡血以泄其毒。或謂當以篦子刮去惡血令盡，直至清黃水出即止，此必勢危氣壯而血熱者始宜之。大抵此疾，人受之有輕重，年長氣實，乃能禁當；若未滿月兒而感之又重，恐不可概用此法。無爲主簿張康道子二歲，火焰丹，魯醫爲砭之，出惡血盞餘，兩日而殂。不可不知也。

《本草》云：大人小兒丹毒，宜食鯽魚鱠及蛇。蛇即水母，名海蜇者是也。然不可以宜食而恣食之，反能爲害。鯽魚亦魚類，得無不宜。

《幼科證治準繩·禁法》 無爲南汰寺僧宋澄師傳酎文法禁火焰丹：用松明五條，細如箸，以火點著一頭，右手執之，大指掐定第二指中節紋，左手亦如此掐定。面北立，靜想北方壬癸水，渺漫無際，一口吸盡，吹在火上，再想再吹，如是三次。將火向自己口中試，如不燒人，即以松明火於小兒丹上周回焠一遭，兼於丹上十字焠過，即已。如試得燒人疼，更想吸水。正旦及端午日受持。

《外科正宗·小兒遺毒爛斑》 遺毒乃未生前在于胞胎稟受，因父母楊梅瘡後，餘毒未盡，精血孕成，故既生之後，熱湯洗浴，烘熏衣物，外熱觸動，內毒必發於肌膚之表。先出紅點，次成爛斑，甚者口角、穀道、眼匡、鼻面皮肉俱壞，多妨乳哺，啼叫不安。初治宜早，內與土茯苓湯調人中黃末，每日數次，共飲四五分，外用解毒紫金丹磨塗患上，效者可保十中三四。遲延毒甚，爛斑遍身不乳者，百中難活一二。此由根蒂受毒之深故也。

《外科正宗·小兒赤游丹》 赤遊丹受毒於未生前，發病於有生後。蓋胎在胞胎，皆賴父精母血，借以生養，父母不能節其慾，多致淫火猖熾，胎必受；又不能戒諸厚味，以及炭火烘熏，重衾叠褥，往往受熱，子無弗有，及至

生後，熱湯洗浴，烘熏衣物，觸動內毒而發。欲發之時，先必身熱，啼叫驚搐，次生紅腫，光亮發熱，瞬息遊走，發無定處。先從頭額起者，名天罩丹，以升麻葛根湯母子同服。餘皆起於腹背，流入四肢者輕；起於四肢，流入胸腹者重。醫此總皆先砭惡血爲要。砭血之後，先用精豬肉切片貼之，一時許，換如意金黃散，用水芭蕉根搗汁調敷，甚者日換二次。內以大連翹飲，消毒犀角飲，五福化毒丹。毒氣入裏，腹脹堅硬不乳者，紫雪散下之。三日後身漸徹涼，砭血之處，肉便軟活，聲清腹軟，乳哺如常者順，反此爲逆。

《外科正宗·小兒胎瘤》 胎瘤者，初生小兒頭上胸乳間腫起，大者如饅，小似梅李。此皆胎中瘀血凝滯而成，須候兒滿月外，方可用針刺破，內如赤豆汁則安，內服五福化毒丹。

《外科正宗·小兒黃水瘡》 黃水瘡，於頭面耳項忽生黃泡，破流脂水，頃刻沿開，多生痛癢。此因日曬風吹，暴感濕熱，或因內餐濕熱之物，風動火生者有之，治宜蛤粉散，搽之必愈。

《幼科金針·赤游癬》 穢毒胎中遊癬逢，奚堪誤認赤遊風。若將刀砭圖僥倖，一似咽喉遇劍鋒。

遊癬者，感受胎中穢毒也。初則發於唇口眉眼之間，或肛門小便之處，其色淡紅，其形似癬，有邊沿開，故名赤遊癬。遊癬風易愈易凶，遊癬難以取效而無喪命之虞。忽發紅斑，遍身脂水沿流皮膚，成片脫落，令人可畏，不日脫然無迹，醫者從不能治痊，必候其血脈充足，不藥而愈。如誤作遊風治，以刀針砭割則害人多矣。遊癬有二，乾者易治，濕者粘爛甚痛，因而殞命者不少，爲治者須察之。

《張氏醫通·遊風猴疳》 丹瘤之證，俗名遊風。因胎毒客於腠理，搏於氣血，發於皮膚，其赤暈遊走者，乃血隨風熱也。若發於胸脅，遊走四肢者輕，發於頭面四肢，延及胸背脅腹者重。《千金》云：赤遊風腫，若偏身入心腹者，即能殺人。伏龍肝爲細末，雞子白和傅，勿令乾。或加髮灰、豬膏傅之。古人云：從四肢起入腹囊者皆不治。當令人用力於各患處遍吮毒血，各聚於一處，急砭出之，內服小劑活命飲。惟百日內禁砭。若肚腹膨脹，二便不通，毒入內也，用大連翹湯亦有生者。或用雄黃二分、硃砂一分，水飛，生蜜水調勻，隔湯溫熱，常服數匙，得瀉其毒便解。在小腹、脅上、陰囊等處，忽紅腫如霞，流行不定，不止一處者，用白殼胡桃七個，連殼搥碎，大川連一錢五分、生甘草節去皮二錢，水煎燉熱，陸續勤服。鄉村不便醫藥者，以生萊菔搗汁塗之，亦可灌服數匙，更以萊菔滓絹包烘暖，裹紅腫處。猴疳者，狀如圓癬，色紅，從臀而起，漸及遍身，四圍皮脫，中露赤肉，臀疳若猴之狀。乃胎中毒邪，蓄於腎藏而發，不急治必死。用大川連、生甘草各六分，乳香、沒藥並炙，雄黃水飛各四分，青黛研淨，硃砂水飛各分半，西牛黃一分，各爲細末和勻，每服分半，蜜調燈心湯下，日三夜二服。外用淨青黛二錢、黃柏末微炒，閉口連翹炒黑，人中白火煅醋淬，各一錢，土貝母去心炒褐色五錢，爲末和勻，臨用入西牛黃、冰片各半錢，麻油調傅神效。

《幼科鐵鏡·赤遊丹火》 此候由內有積熱，熏蒸于外，被風熱所感，搏於血氣，皮膚赤腫，色如火灼，或注頭上，或發肢體，卻非輕證，入腹入腎亦能殺人，宜速治之。用升麻、黃芩、連翹各一錢，大黃、樸硝各二錢，同煎服，四五劑自愈。

余同袍胡道生乃孫，頭患丹火，接余治。用前方服二劑不退，又以僕來請，余以札復曰：此證非輕，非一二服可愈，宜重用各味五六劑，定然見效。後如數服愈。前歲，余宗人有一女患此證，余囑曰：此重證也，不可怠緩。不聽果死。

《保嬰要言·瑣語》 小兒遊風，發於臀尖，延及兩股，入腹者死。熱而紅者，名赤遊風，胎毒也。宜用糞坑中沉磚，磨汁塗之，或用馬蘭頭鮮根，搗汁塗之。白而不熱者，名白遊風，胎寒也。宜用煮熟雞子黃三五枚，去白，入小銅鍋，放在炭火上，乾灼出油，傾入碗中，放平地上涼透，隔水溫暖，頻塗之。或用黃鱔血加銀硃少許，塗之，皆相傳之舊法。又赤遊神方，生錦紋錢半、冰片、青黛各一錢，同研，蜜調搽。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初生門》 赤游風　赤游胎中毒熱成，皮膚赤腫遍身行，頭面四肢猶可治，若歸心腹命難生。內服犀角藍葉散，外用砭法敷神功，百日之內忌砭血，貼塗二法可安寧。

〔注〕小兒赤游風證，多由胎中毒熱而成。或生後過于溫暖，毒熱蒸發于外，以致皮膚赤熱而腫，色若丹塗，游走不定，行于遍身，故名曰赤游風。多發于頭面、四肢之間，若內歸心腹則死。治法當服犀角解毒飲。如不愈，繼以藍葉散，外用砭法刺出毒血。毒甚者，敷以神功散；毒輕者，不用敷藥。在百日內者，小兒忌砭血，以其肌肉難任也。須用豬肉貼法，或以

赤小豆末，鷄子清調，塗之甚效。

砭血法　口吮毒血各聚一處，用細磁器擊碎，取鋒芒者，將筋頭劈開夾住，用綫縛定。兩指輕撮筋梢，令磁芒對聚血處，再用筋一根頻擊，刺出毒血。砭後毒甚者，以神功散敷之；毒輕者，砭後不可用，恐皮膚既破，草烏能作痛也。如患在頭者，不用砭法，只宜卧針倒挑患處，出毒血則愈。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赤游丹毒》　胎毒初患赤游丹，腹肢先後內外參，內服外貼兼砭血，紅輕紫重黑難痊。

〔注〕小兒赤游丹之證，皆由胎毒所致。欲發之時，先身熱，啼叫，驚搐不寧，次生紅暈，由小漸大，其色如丹，游走無定。起于背腹，流散四肢者順；起于四肢，流入胸腹者逆。或初生之後，外用熱水洗浴，兼以火烘衣物，觸動內毒，遂成此證。治之者，先宜砭出惡血，看血色紅者輕，紫者重，黑者死。次宜牛、羊肉片，遍貼紅暈處，微乾再易，俟肉片不乾，換如意金黃散，用藍靛清汁調敷。內初服大連翹飲，次服消毒犀角飲。大便秘結，加生大黃三五分；若煩躁、唇焦、面赤者，宜服五福化毒丹。若失治，毒氣入裏，腹脹堅硬，聲音雌啞，吮乳不下咽者，宜服紫雪散下之。一二日間，身輕腹軟，熱退身涼，砭處肉活，乳哺如常者生，反此者不治。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胎驚丹毒》　胎驚丹毒面初生，形如水痘根微紅，時出時隱延頸項，繼發丹毒赤游同。

〔注〕此證因孕母受驚，傳襲子胎。嬰兒初生之後，周歲以上，忽兩眼胞紅暈，面色青黯，煩熱夜啼，或面如燕脂。此屬伏熱在內，散發于面，狀如水痘，根腳微紅，時出時隱，延及頸項，繼發丹毒。初用四聖散洗目，其形色順逆，治法皆同赤游丹。若此患延及胸乳，痰喘抽搐，此屬火毒攻裏，防變驚風，宜服百解散，五和湯救之。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滯熱丹毒》　滯熱丹毒赤游形，傷乳多食滯熱生，較之赤游走緩慢，先宜消食次宜清。

〔注〕此證初發，形若赤游丹，較之赤游丹游走緩慢。因嬰兒乳食過多，不能運化，蘊熱于內，達于肌表而生。發熱面赤，口酸，舌有黃胎，宜服保和丸，先消食滯。若唇焦便秘者，宜一捻金服之；丹毒仍作者，宜犀角散服之。其餘治法，俱按赤游丹。

《幼科直言·丹癗》　癗者，流，走動也。其證如紅雲成片，如胭脂色，總屬胎熱；或借烘衣被，或受乳母熱乳而發。走入心腹者，作喘作脹，不裹乳食，毒氣深入而胎弱者，即難治之。或腎囊糞門皆紅如胭脂色，或出水者，或起乾皮者，治宜清熱解毒，乳母亦兼服藥治之爲是。

《幼幼集成·丹毒證治》　小兒赤遊丹毒，皆由心火內壅，熱與血搏，或起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遊移上下，其熱如火，痛不可言，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凡自腹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入腹者難治。治丹之法，先用辛涼解表，使毒漸消，方可搽敷；若先不解毒，遽用搽敷，必逼毒入腹，以致不救。小兒一歲以外者易治，未週歲者難治，然治之得法，無論大小。予嘗治百日內外火丹，從陰囊下起，按法治之，三日後陰囊蛻去一殼而愈。

小兒十種丹毒，如三日不治，攻入腸胃則不救。宜逐一辨認，依方治之，百不失一。

凡治丹毒，俱宜先服防風升麻湯，以解毒發表，次用磁鋒針去其血，則毒隨血散。至神至捷，百發百中。

治丹若不砭去惡血，專用搽敷，十不救一。

《瘍科心得集·辨胎火胎毒及猴猻疳論》　夫小兒之有胎火胎毒何也？或其父醉酒入房而得胎孕，或既孕之後，房慾不禁，內蘊火毒；又或其母滋味過厚，忿怒無節，驚喜不時，火熱燔灼，營血不清，兒在胎中，吸飲穢濁，此皆先天受毒。致產後或月內或月餘，其毒驟發，痛楚號泣，臀腿瘀紅紫暈，其膚碎裂，狀如刮痧，或遍體瘀赤，或口糜難乳，或咽腫音啞。若不急治，毒即內陷，腹滿氣逆，致成胎驚而斃者多矣。治以生大黃磨濃汁，調入西黃末，再以金銀花、蘆根、甘草、鉤藤鉤煎湯冲服，得大便瀉後，其火自退，毒氣外泄，即可調理而愈。如或臀腫瘀爛，紅赤無皮，或亦有瘀赤遍體者，此即名猴猻疳。緣其父曾患下疳楊梅惡疾，服輕粉昇藥，遏抑毒氣在內，故遺毒於胎元。須以猴疳化毒丹治之，四五十服可愈。設或晚治，毒氣浸淫，亦必內陷，漸致形瘦神怯，音啞鼻塞，氣逆腹滿而不可救，愼之愼之。

《瘍科心得集·辨小兒赤游丹游火論》　赤遊丹者，乃心火內鬱，三焦風熱乘之，故發於肌膚之表，風勝則樹木皆搖，故令遊走殊速。名之丹者，以應心火而色赤也。形如雲片，上起風粟，作癢而痛。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令兒躁悶腹脹發熱。遊走遍體，流行甚速，須急治之。自腹而流於四肢者易治，自四肢而歸於腹者難療。治宜涼心瀉肝，如龍膽瀉肝湯、犀角地

黃湯之類。又當順天時，若暑熱，以通聖辛涼之劑解之，嚴寒以升麻葛根辛溫之劑解之。外宜用磁鋒砭去紫血，以泄其毒，再用精肉片貼之。或用鷄子清調乳香末塗之亦可。又有色白者，名白遊風，其候流塊作癢，大小不等，津水作爛。此感風濕而發，治以疏散滲濕爲主。遊火者，或頭面，或腿上，紅赤腫熱，流散無定，以城水掃上旋起白霜者是也。其色光亮，其熱如火，治宜疏風清火、涼血解毒。外用白海蜇皮洗淨拭乾，包紮患處，一伏時揭開看，如蜇皮黃枯，即另換一張包裹，如此三四張即消散矣。

《醫門補要・赤白遊風》 表虛風入，兼血熱皮燥，致皮癢搔落白屑，或生水窠，或有黃白醫，遊走不定，赤者名赤遊風，白者名白遊風。治不易效，久進祛風丸可退。

瘡瘍分部

綜述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蠼螋毒繞腰痛候》 蠼螋蟲長一寸許，身有毛如毫毛，長五六分，腳長而甚細，多處屋壁之間云。其遊走遇人，則尿人影，隨所尿著影處，人身即應之生瘡。世病之者，多著腰。瘡初生之狀，匝匝起，初結瘖瘤，小者如黍粟，大者如麻豆，染漸生長闊大，繞腰生膿汁成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疣目候》 人有附皮肉生，與肉色無異，如麥豆大，謂之疣子，即疣目也。亦有三數相聚生者，割破裏狀如筋而強，亦微有血而亦復生。此多由風邪客於皮膚，血氣變化所生，故亦有藥治之瘥者，亦有法術治之瘥者，而多生於手足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頭瘡候》 腑臟有熱。熱氣上衝於頭，而復有風濕乘之，濕熱相搏，折於血氣，而變生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頭多蝨生瘡候》 蝨者，按《九蟲論》云：蟯蟲多所變化，亦變爲蝨。而小兒頭櫛沐不時則蝨生，滋長偏多，嚙頭遂至生瘡，瘡處蝨聚也，謂之蝨窠。然人體性自有偏多蝨者。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白禿候》 白禿之候，頭上白點斑剝，初似癬而上有白皮屑，久則生痂瘼成瘡，遂至遍頭。洗刮除其痂，頭皮瘡孔如筋頭大，裏有膿汁出，不痛而有微癢時，其裏有蟲，甚細微難見。《九蟲論》亦云：是蟯蟲動作而成此瘡。乃至自小及長大不瘥，頭髮禿落，故謂之白禿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頭面身體諸瘡候》 腑臟熱甚，熱氣衝發皮膚，而外有風濕折之，與血氣相搏，則生瘡甚壯。初赤起瘖瘤，後乃生膿汁，隨瘥隨發，或生身體，或出頭面，或身體頭面皆有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惡瘡候》 夫人身體生瘡，皆是臟熱衝外，外有風濕相搏所生。而風濕之氣，有挾熱毒者，其瘡則痛癢腫煩，久不瘥，故名惡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熛瘡候》 小兒爲風熱毒氣所傷，客於皮膚，生熛漿而潰成瘡，名爲熛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惡核候》 惡核者，是風熱毒氣，與血氣相搏結，成核生頸邊，又遇風寒所折，遂不消不潰，名爲惡核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漆瘡候》 人無問男女大小。有稟性不耐漆者，見漆及新漆器，便着漆毒，令頭面身體腫，起隱胗色赤，生瘡癢痛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癰瘡候》 六腑不和，寒氣客於皮膚，寒搏於血，則壅遏不通，稽留於經絡之間，結腫而成癰，其狀腫上皮薄而澤是也。熱氣乘之，熱勝於寒，則肉血腐敗，化爲膿，膿潰之後，其瘡不瘥，故曰癰瘡。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腸癰候》 腸癰之狀，小腸微強而痛是也。由寒熱氣搏於腸間，血氣否結所生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癤候》 腫結長一寸至二寸，名之爲癤。亦如癰熱痛，久則膿潰，捻膿血盡便瘥。亦是風熱之氣客於皮膚，血氣壅結所成。凡癰癤捻膿血不盡，而瘡口便合，其惡汁在裏，雖瘥終能更發，變成漏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疽候》 五臟不調，則生疽，亦是寒氣客於

皮膚，折於血氣，血氣否澀不通，結聚所成，大體與癰相似。所可爲異，其上如牛領之皮而硬是也。癰則浮淺，疽則深也。至於變敗膿潰重於癰也，傷骨爛筋，遂至於死。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疽瘡候》 此疽瘡者，非癰疽也，是瘑之類，世謂之瘑疽。多發於指節腳脛間，相對生，作細瘖瘤子，匝匝而細孔，瘡裏有蟲癢痛，搔之有黃汁出，隨瘖隨發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癆候》 寒熱邪氣客於經絡，使血氣否澀，初生作細瘰癧，或作梅李核大，或如箭幹，或圓或長者，至五六分，不過一寸，或一或兩三相連，時發寒熱，仍膿血不止，謂之漏也。是皆五臟六腑之氣不和，致血氣不足，而受寒熱邪氣。然癆者有鼠瘻、螻蛄瘻、蚯蚓瘻、蟯蟲等瘻，以其於當病名處說之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瘑候》 瘑者，風濕搏於血氣所成，多著手足節腕間，匝匝然，搔之癢痛，浸淫生長，世謂之瘑。以其瘡有細蟲，如瘑蟲故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疥候》 疥瘡多生手足指間，染漸生至於身體，癢有膿汁。按《九蟲論》云：蟯蟲多所變化，亦變作疥。其瘡裏有細蟲，甚難見。小兒多因乳養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兒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癬候》 癬病由風邪與血氣相搏於皮膚之間不散，變生隱軫。軫上如粟粒大，作匡郭，或邪或圓，浸淫長大，癢痛，搔之有汁，名之爲癬。小兒面上癬皮如甲錯起，乾燥，謂之乳癬。言兒飲乳，乳汁漬污兒面，變生此。仍以乳汁洗之便瘥。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赤疵候》 小兒有血氣不和，肌肉變生赤色，染漸長大無定，或如錢大，或闊三數寸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臍瘡候》 臍瘡由初生斷臍，洗浴不即拭燥，濕氣在臍中，因解脫遇風，風濕相搏，故臍瘡久不瘥也。臍瘡不瘥，風氣入傷經脈，則變爲癇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蟲胞候》 小兒初生，頭即患瘡，乃至遍身，其瘡有蟲，故因名蟲胞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口下黃肥瘡候》 小兒有涎唾多者，其汁流溢浸漬於頤，生瘡黃汁出，浸淫肥爛，挾熱者，瘡汁則多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凍爛瘡候》 小兒冬月爲寒氣傷於肌膚，搏於血氣，血氣壅滯，因即生瘡。其瘡亦煩腫而難瘥，乃至皮肉爛，謂之爲凍爛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月食瘡候》 小兒耳鼻口間生瘡，世謂之月食瘡。隨月生死，因以爲名也。世云：小兒見月初生，以手指指之，則令耳下生瘡，故呼爲月食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耳瘡候》 瘡生於小兒兩耳，時瘥時發，亦有膿汁，此是風濕搏於血氣所生，世亦呼之爲月食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浸淫瘡候》 小兒五臟有熱，熏發皮膚，外爲風濕所折，濕熱相搏身體，其瘡初出甚小，後有膿汁，浸淫漸大，故謂之浸淫瘡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王灼惡瘡候》 腑臟有熱，熱熏皮膚，外爲濕氣所乘，則變生瘡，其熱偏盛者，其瘡發勢亦盛。初生如麻子，須臾王大，汁流潰爛，如湯火所灼，故名王灼瘡。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疳濕瘡候》 疳濕之病，多因久利，脾胃虛弱，腸胃之間蟲動，侵蝕五臟，使人心煩惱悶。其上蝕者，則口鼻齒齦生瘡；其下蝕者，則肛門傷爛，皆難治。或因久利，或因臟熱嗜眠，或好食甘美之食，並令蟲動，致生此病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陰腫成瘡候》 陰腫下焦熱，熱氣衝陰，陰頭忽腫合，不得小便，乃至生瘡，俗云：尿灰火所爲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毒腫候》 毒腫是風熱溫氣搏於皮膚，使血氣澀不行，蘊積成毒，其腫赤而熱是也。

《諸病源候論·小兒雜病諸候·熱病熱瘡候》 人藏府虛實不調，則生於客熱，表有風濕，與熱氣相搏，則身體生瘡，癢痛而膿汁出。甚者一瘥一劇，此風熱所爲也。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癰疽瘰癧》 漏蘆湯，治小兒熱毒癰疽，赤白諸丹毒瘡癤方。

五香連翹湯，治小兒風熱毒腫，腫色白，或有惡核瘰癧，附骨癰疽，節解不舉，白丹走竟身中，白軫瘇不已方。

連翹丸，治小兒無辜寒熱，強健如故，而身體頸項結核瘰癧，及心脇腹背

裏有堅核不痛，名爲結風氣腫方。

五香枳實湯：治小兒著風熱，痦瘟，堅如麻豆粒，瘡癢搔之，皮剝汁出，或遍身頭面年年常發者方。

治小兒火灼瘡，一身盡有，如麻豆，或有膿汁，乍痛乍癢者方。

甘草　芍藥　白斂　黃芩　黃連　黃柏　苦參各半兩

右七味末之，以蜜和傅之，日二夜一。亦可作湯洗之。

治小兒瘡初起，熛漿似火瘡，名曰熛瘡，亦名爛瘡方：桃人熟擣，以面脂和傅之。亦治遍身赤腫起。

又方：馬骨燒灰傅之。

治小兒熱瘡，水銀膏方。

水銀　胡粉　松脂各三兩

右三味，以豬脂四升煎松脂，水氣盡，下二物攪令勻，不見水銀以傅之。

治小兒上下遍身生瘡方。

芍藥　黃連　黃芩各三兩　苦參八兩　大黃二兩　蛇床子一升　黃柏五兩　拔葜一斤

右八味㕮咀，以水二斗，煮取一斗，以浸浴兒。

苦參湯，浴小兒身上下百瘡不差方。

治三日小兒頭面瘡起，身體大熱方。

升麻　柴胡　石膏各六銖　甘草　當歸各十二銖　大黃　黃芩各十八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服，日三夜一，量兒大小用之。

治小兒身體頭面悉生瘡方。

榆白皮隨多少，暴令燥，下篩，醋和塗綿以傅瘡上，蟲自出，亦可以豬脂和塗之。

枳實丸：治小兒病風瘙。癢痛如疥，搔之汁出，遍身痦瘟如麻豆粒，年年喜發，面目虛肥，手足乾枯，毛髮細黃，及肌膚不光澤，鼻氣不利。此則少時熱盛極，體當風，風熱相薄所得也，不早治之，成大風疾方。

治小兒風瘙癮疹方。

蒴藋　防風　羊桃　石南　秦椒　升麻　苦參　茵芋　芫花一云茺蔚　蒺藜　蛇床子　枳實　礬石各一兩

右十三味㕮咀，以漿水三斗，煮取一斗，去滓，內礬，令小沸，浴之。

又方：牛膝末酒服方寸匕。漏瘡多年不差，擣末傅之。亦主骨疽、癲疾、瘰癧，絕妙。

澤蘭湯，主丹及癮疹入腹殺人方。

治小兒手足及身腫方，以小便溫暖漬之良。

又方：巴豆五十枚，去心皮，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以綿內湯中，拭病上，隨手消。并治癮疹。

論曰：小兒頭生小瘡，浸淫疽癢，黃膏出，不生痂，連年不差者，亦名妬頭瘡。以赤龍皮湯及天麻湯洗之，內服漏蘆湯，外宜傅飛烏膏散及黃連、胡粉、水銀膏散。

治小兒一切頭瘡，久即疽癢不生痂，蘜蘆膏方。

治小兒頭瘡，經年不差方。

松脂　苦參　黃連各一兩半　大黃　胡粉各一兩　黃芩　水銀各一兩六銖　礬石半兩　蛇床子十八枚

右九味末之，以臘月豬脂和研，水銀不見，傅之。

又方：取屋塵末和油瓶下滓，以皂莢湯洗傅之。

又方：取大蟲脂傅之。亦治白禿。

又方：髮中生瘡頂白者，皆以熊白傅之。

治小兒頭瘡方：

胡粉一兩　黃連二兩

右二味末之，洗瘡去痂，拭乾傅之即差。更發如前傅之。

又方：胡粉　連翹各一兩　水銀半兩

右三味，以水煎連翹，內胡粉、水銀和調傅之。

又方：胡粉　白松脂各二兩　水銀一兩　豬脂四兩

右四味合煎，去滓，內水銀、粉調傅之。大人患同。

治小兒頭瘡，苦參洗湯方。

治小兒頭上惡毒腫痤癤諸瘡方：男子屎尖燒灰，和臘月豬脂，先以酢泔清淨洗，拭乾傅之。

治小兒禿頭瘡方：取雄雞屎、陳醬汁，苦酒和，以洗瘡了傅之。

又方：芫花、臘月豬脂，和如泥，洗去痂傅之，日一度。

治小兒頭禿瘡方：葶藶子細末，先洗傅之。

又方：不中水蕪菁葉燒作灰，和豬脂傅之。

治小兒頭禿瘡無髮苦癢方：

野葛末　豬脂　羊脂各一兩

右三味合煎令消，待冷以傅之，不過三上。

治少小頭不生髮，一物楸葉方：楸葉擣取汁，傅頭上，立生。

治小兒頭不生髮方：燒鯽魚灰末，以醬汁和傅之。

治小兒瘻瘡方：家中石灰傅之，厚著之，良。

又方：燒桑根灰傅之。并燒烏羊角作灰相和傅之。

治小兒疽瘻方。

丹砂三十銖　雄黃二十四銖　礬石十八銖，馬齒者　雌黃二十四銖　大黃三十銖　黃連三十六銖　莽草十八銖　藺茹二十四銖，漆頭者

右八味咬咀，以豬脂一升三合，微火煎，三上三下，膏成去滓，下諸石末攪凝傅之。

治小兒惡瘡方：熬豉令黃，末之，傅瘡上，不過三傅愈。

治小兒疽極，月初即生，常黃水出方：酢和油煎令如粥，及熱傅之，二日一易。欲重傅，則以皂莢湯洗瘡，乃傅之。

治小兒月蝕瘡，隨月生死方：以胡粉和酥傅之，五日差。

治月蝕，九竅皆有瘡者方：燒蚯蚓屎末，和豬膏傅之。

又方：水和粉傅之。

治小兒浸淫瘡方

竈中黃土　髮灰

右二味，各等分，末之，以豬脂和傅之。

治小兒黃爛瘡方：

四交道中土　竈下土

右二味，各等分，末之以傅。亦治夜啼。

又方：燒艾灰傅之。

又方：燒牛屎傅之，亦滅瘢。

治小兒疥方：燒竹葉爲灰，雞子白和傅之，日三。亦治疵瘡。

又方：燒亂髮灰，和臘月豬脂傅之。

又方：以臭酥和胡粉傅之。

治小兒頭面瘡疥方：麻子五升，末之，以水和絞取汁，與蜜和傅之。若有白犬膽傅之，大佳。

治小兒濕癬方：枸杞根擣作末，和臘月豬膏傅之。

又方：桃青皮擣末，和醋傅之，日二。

又方：揩破，以牛鼻上津傅之。

又方：煎馬尿洗之。

又方：燒狗屎灰和豬脂塗之。

治小兒身上生赤疵方：取馬尿洗之，日四五度。

治小兒身上有赤黑疵方：針父腳中取血貼疵上，即消。

又方：取狗熱屎傅之，皮自卷落。

治小兒疣目方：以針及小刀子決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瘡人瘡中汁黃膿傅之，莫近水，三日即膿潰根動，自脫落。

《千金要方·丁腫癰疽》　凡附骨疽者，以其無故附骨成膿，故名附骨疽。喜著大節解中，丈夫產婦喜著脞中，小兒亦著脊背。大人急著者，先覺痛不得動搖，按之應骨痛。經曰：便覺皮肉漸急洪腫如肥狀是也。小兒纔手近便大啼呼，即是肢節有痛候也。大人緩者，先覺肌烘烘然。經曰：便覺痛痺不隨，小兒四肢不能動搖亦如不隨狀，看肢節解中若有肌烘烘處，不知是附骨疽，令遍身成腫不至潰，體皆有青黯。大人亦有不別，呼爲賊風風腫，不知是疽也。凡人身體患熱，當風取涼，風入骨解中，風熱相搏，便成附骨疽，其候嗜眠沉重，忽忽耳鳴。又秋夏露卧，爲冷所折，風熱伏結而作此疾。急者熱多風少，緩者風多熱少。小兒未知取風冷，何故而有此疾？由其血盛肌嫩，爲風折之，即使凝結故也。凡初得附骨疽，即須服漏蘆湯下之，敷小豆散得消，可服五香連翹湯。

《千金要方·蛇毒》　凡蠷螋蟲尿人影着處，便令人病瘡，其狀身中忽有處慘痛如芒刺，亦如刺蟲所螫後起細瘡瘡，作聚如茱萸子狀也。四邊赤，中央有白膿如黍粟，亦令人皮肉急，舉身惡寒壯熱，劇者連起，竟腰脇胸也。治之法，初得之摩犀角塗之，止其毒，治如火丹法。余以武德中六月得此疾，經五六日覺心悶不佳，以他法治不愈。又有人教晝地作蠷螋形，刀子細細畫取蠷螋腹中土，就中以唾和成泥塗之，再塗即愈，將知天下萬物相感，莫曉其由

矣。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毒腫諸方》 夫小兒毒腫之候，與風毒不殊，時令人壯熱，其邪毒盛者，則入腹，令人赤色，惡寒，心煩悶而嘔逆，氣急腹滿。有如此狀，宜速療之，不爾則殺人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熱瘡諸方》 夫小兒熱瘡者，是諸陽氣在表，陽氣盛則表熱，小兒解脫，腠理開，則爲風邪所客，風熱相搏，留於皮膚則生瘡。初作瘭漿，黃汁出，風多則癢，熱多則痛，血氣乘之則多膿血，故名熱瘡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魚臍瘡諸方》 夫小兒魚臍瘡者，此瘡頭黑深，破之黃水出，四畔浮漿起，狹長似魚臍，故謂之魚臍瘡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夏月痱瘡諸方》 夫盛夏之月，小兒膚腠開，易傷風熱。風熱毒氣搏於皮膚則生痱瘡。其狀如湯之潑，輕者匝匝如粟粒，重者熱浸漬成瘡，因以爲名，世稱之爲痱子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代指諸方》 夫小兒代指者，其指先腫，煩煩熱痛，其色不黯，然後方始爪甲結膿，劇者爪甲脫也。亦名代指，亦名糟指，亦名土竈火。爪，筋之餘也，由筋骨熱盛，氣澀不通，故結腫生膿而爪甲脫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癰瘡》 論曰：經謂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蓋小兒榮衛否澀，不得通利，逆于肉理，致肌肉腫結，皮薄而澤，是癰之狀也。癰既不得內消，則膿潰穿穴而成瘡，故謂癰瘡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疽瘡》 論曰：小兒因五藏不和，寒邪壅滯，榮衛閉塞，逆于膚肉，遂生疽腫。其狀腫結皮強，上如牛領，然疼煩堅鞕，深附筋骨，既得膿後，其疽可愈，更須用排膿換肌之藥。若餘毒未去，封斂稍疾，則源流復至，或癢或痛，肌汁不斷，瘡竅不得合矣。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惡瘡》 論曰：小兒氣血純陽，肌肉柔脆，風毒邪熱，易以致傷，若榮氣不從，逆于肉理，結成悍毒，疼痛腫煩非常，故名惡瘡。其候或癢或痛，或赤根隱肉，鞕不作膿，或穿穴作膿，久不得差。治法隨內外證療之，則瘡可愈。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凍爛瘡》 論曰：小兒肌肉柔脆，外邪易侵，故風寒搏于肌肉，凝于氣血，則致皴裂，久而生瘡，或癢或痛，其狀煩腫，破出膿汁，多在兩耳，或手足間，故謂之凍爛瘡。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疥》 論曰：小兒瘡疥，率因于蟯蟲變化而生。小兒多此疾。仍喜生于手足指縫間，浸淫遍體，近暖及衣服過厚，則癢悶不任，搔之黃汁出，疼痛不止。蓋由風熱客于脾肺，散于肌肉，熏發皮膚使然也。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癬》 論曰：小兒體有風熱，脾肺不利，或濕邪搏于皮膚，壅滯血氣，皮膚頑厚，則變諸癬，或斜或圓，漸漸長大，得寒則稍減，暖則癢悶，搔之即黃汁出。又或在面上，皮如甲錯乾燥，謂之奶癬。此由飲乳，乳汁漬著乃生。復以乳汁洗之即瘥。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風瘙癮胗》 論曰：小兒風瘙癮胗者，由風邪客于腠理，搏于榮衛，傳而爲熱，熏散肌肉，溢于皮膚，變生癮胗，狀如瘖瘧，乍差乍發，癢瘙不時，搔之血出，其癢不已，故名風瘙癮胗。赤胗者熱，白胗者寒，治法不可不察。

《幼幼新書・癬》 《養生必用》論治癬疽等方謂：凡癬疽始作，皆須以大黃等藥極轉利。既利之後，病人當自知之，勿以困苦爲念。若曰：與其腹背潰爛，臟腑焦枯，膿血流漓，孔穴穿空，備諸惡而死，不若利而死，況有生道哉。古聖賢立法，率用五香連翹、漏蘆等湯。道路貧苦，恐不能及，即單煮大黃、甘草作湯以利之。須排日不廢，直至膿潰，漸有生意，即服黃芪等藥，排膿止痛，《千金》、《外臺》備矣。世醫不學，蔽以妄意，不達標本。皆曰：瘡發於表，豈可轉利，死者比比，良可悲夫。孫眞人云：緩急單煮大黃一物，服取快利，此要法也。

張渙謹按：小兒癰疽、毒腫、瘡癤、瘰癧、結核、癭氣、諸瘮、疳瘡等，皆與大人無異。經云：五臟不和，則九竅不通，六腑不和，則流結爲癰，皆由寒熱結搏，淺則爲癰，甚則爲疽。毒腫者挾風，又腫及寸者爲癤。邪熱上衝於頭面則生瘡，結於皮膚間則成瘰癧。氣結於頸下則成癭，病久不差則成瘮，甚則成疳，本根一也。

《幼幼新書・瘰癧》 《嬰童寶鑑》：小兒瘰癧，是肝之積熱攻衝胸項，筋血結聚留停不去，作腫塊於頭項及腋下也。

《幼幼新書・一切瘡》 漢東王先生《家寶》論小兒諸瘡癤：夫瘡者，皆因臟腑不調，風邪失守而得。或有積毒，或是風化爲蟲，或則熱氣有盛，或是驚入皮膚。其大者，是滯於血脈而橫出於皮膚之間，若節其氣血則易破。若或風纏，則生其癮疹。或是外邪所入，即多燥癢而不定，其食毒則滯死成血氣，

久則化爲膿也。或作驚瘡者，驚本無物，亦蹉其血氣，在臟而爲積，在腑故出皮膚爲瘡，發遍身而四肢難較。其積即是不化之食在脾。有積者，皆是脾得之。其脾胃主四肢，故有根本在臟，宜以取轉耳。

風瘡亦發遍身，其形甚小，世呼爲疥。其風出入毛竅之間，久感外風化爲氣也。熱毒瘡發處不定，節滯其血，故作瘡。

蟲窠瘡常發於脛後，作其窠，窠內有蟲如蟻子。蓋因腹中燒，蟲隨氣化，其瘡即較而再發成片子，如癬相似，甚有死血，癢。若以藥敷較，只是歸腹中，須是取卻蟲方差，及與殺蟲藥。

驚瘡若發在四肢手足腕時，亦難差，宜服驚藥。

頭瘡多因胎熱，及腎上衝之所爲也。

雁過瘡是肺熱也。其瘡遇秋肺盛則發；遇春水旺必差。發在腳腿腨上，成片子也。

《嬰童寶鑑》論小兒瘡是臟腑有積熱，幷宿食停留胸中，毒氣流十二經絡而生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疣子論》 小兒有附貼皮膚生核，如麥豆大，其色與皮肉無異，謂之疣子。有一兩箇生者，又有數箇連續生者。割破其裏狀如結筋，亦有微血，亦與肉相似，此由風邪搏客血氣變化所生。又有一種，初生核小，日久漸長，滋益而大，名曰瘤子。亦由邪搏血氣變化所生，則氣血順活，故漸長大也。今叙方于後。

以針或小刀子決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瘡人瘡中膿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膿潰，其根動自落。

以白粱米粉於銚內炒令赤色，用衆唾相和傅上，厚一寸許，即消。

治疣子連續生十數箇者。以艾炷一枚，如麥豆大，灸最生者一箇，名疣母，餘即自消。核大者稍增艾炷。

治瘤子：以稻科上花蜘蛛十餘箇，取頓於桃科子枝上放之，候絲垂下，取東邊撚爲線子，繫定瘤子上，七日後換，其瘤自落。沈興宗待制有老母病瘤如拳，用此法繫之，至三換，遂乾落，於枕畔得之，一似乾栗。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頭上諸病論·頭瘡》 小兒頭瘡者，由藏府有熱，上衝於頭，外被風濕復相乘之，搏於血氣而生其瘡，故曰頭瘡。此候與禿瘡特異。且禿瘡者，有白有赤，硬痂遍滿其頭。此頭瘡者，但一兩處生，其痂並不白硬而乾，時時常有膿血濕汁，俗呼爲長頭瘡。小兒失於沐髮者，便生此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頭上諸病論·軟癩》 小兒頭上生軟癩者，由風邪冷熱之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壅滯經絡，蘊結而生。亦如身上生癩無異，但生在頭上。始則赤腫而硬，其邪微者，散則自消。其邪甚者，腫赤內搐，潰膿血作痛。以頭上皮緊，至熟多不能去膿，根中有惡汁不盡，因而復發，或在根邊別生，連續不差，常常生膿，故名曰軟癩。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頭上諸病論·禿瘡》 小兒頭有禿瘡者，按《九蟲論》云，是蟯蟲動作，與風邪相乘，上干頭之皮膚，搏於血氣，傷其榮衛而所生也。榮爲血，受病則爲赤禿。衛爲氣，受病則爲白禿。榮在內，邪稍難干，故患赤禿者少。衛在外，邪易得者，故患白禿者多。其始生如癬之斑點，上有皮屑，漸漸作痂，以成其瘡，遂至滿頭髮落逮盡。若刮去其痂，則瘡皆是孔眼，大小不等，如蟲之窠，有膿汁出，不痛而癢，癢乃不可禁，是知有蟲爲風也。又一種俗呼爲鬼舐頭，小兒有頭瘡，遇夜被鬼舐之，則引及滿頭有赤痂，或云便赤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面上瘡論》 小兒面上忽遇有經絡虛隙，謂風濕寒熱所乘，搏於氣血則生其瘡，或如火燒，或出膿，或出黃水，日久不能痊差。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唇口病論》 風毒濕熱，隨其虛處所著，搏於血氣，則生瘡瘍。若發於唇上生瘡，乍差乍發，謂之緊唇，又曰懸唇。其發頻者，唇常腫大粗厚，或上有瘡，不較甚者，以至唇腫。若發於唇裏，連兩頰生瘡者，名曰口瘡。若發於口吻兩角生瘡者，名曰鷰口。俗云因乳食看視燕子，則生鷰口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風疫癮疹論》 小兒風疫癮疹者，小兒肌膚嫩，血氣乘弱，或因暖衣而腠理疏開，或天暄而汗津潤出，忽爲風邪所干，搏於血氣，藏流於皮膚之間，不能消散，而成碍成趾，相連而生，其狀如生薑片，輕者名曰風疫，不至改色。重者名曰癮疹，改赤紫色，發搔癢，搔之不解，甚者使人心神悶亂。右先看其色澤，白者以牛膝酒浸一宿，焙乾爲末，每服一錢或半錢，溫酒調下。若色赤者，以竈下黃土研細末，生薑蜜水調下一錢或半錢。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核瘰癧論》 小兒府藏不和，及遇項邊經絡虛隙，爲風熱毒氣所干，與血氣相搏於項邊，結成核子，復遇風寒所加，則不消不潰，名曰惡核。若更風溫相加，搏於津液，與府藏相乘，則潰化膿血，或較

而復發，或根傍別生，以至數箇，連續不差，名曰瘰癧。俗呼癧子。此府藏血氣內外相屬之病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疥癬論》 小兒血氣熱，爲風濕所干，搏於血氣，散於皮膚之間，而生疥癬。又云，蟯蟲作動，內外相乘之所生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湯火傷論》 小兒有偶被湯燙火燒成瘡者，輕則初乃疱起，破有黃水而爲瘡也，重則便皮破肉傷而爲瘡也。切不可用冷物泥蜜之類塗之，恐令熱氣不出，伏留潰爛，深傷經脈，宜加愼之，今叙方于後。

以洗麵腳日曬乾，炒焦黑，研細，好麻油調塗，更解熱毒。以蓼葉燒灰研細，油調塗之，止痛無瘢，經驗。以水煮大豆汁塗之，易差無瘢。以醋和泥傅之。孫光憲家婢抱一孩兒，誤落炭火上燒瘡，便以醋和泥傅之，較無瘢痕。

以栢子房曬乾，通風處掛之，要用時旋爲末，好油調鷄翎掃上，如鋪冰，痛便止。

以蛤蜊殼爲細末，油調塗之，如冰無瘢。

以小麥麵炒焦黑，研如粉，生麻油調塗，鷄羽掃上，大妙。

又以風化石灰不拘多少，銚子中炒黃色，地上出火毒畢，研細末，生麻油調塗。凡傷至重，瘢痛不已，敗壞筋骨皮肉者皆治。

又以捉一大活鼠，先用銚子煎芝麻油一斤至熱，旋打死鼠，候冷，頓油內煎，直至毛骨俱散，濾去滓不用，入乳香末、沒藥末各半兩攪勻，上炭火熬成膏，盛器盛封繫定，掘一坑深一尺許窖之，候三月取出。凡遇湯火傷塗之立效，亦治金瘡。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疳瘡論》 小兒有諸疳瘡者，由內有疳氣，因而蟲動，外被風毒所干，內外相乘，搏於血氣蝕發之所作也。若發於口鼻牙齒者，初則瘡小，漸漸蝕大，其蝕有緩急，緩者名曰常疳，急者名曰走馬疳。有至鼻口蝕爛，牙齒脫落者。若發於緣身四支者，只名疳瘡。若發於陰物者，名曰下疳。其疳皆不甚痛，但微癢而已。不覺之間，蝕以深大，若不早治，皆能爲害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小兒生癰癤者，由六府不和，風毒邪熱等干於皮膚，搏於血氣，入客經絡之間，留結而生。小而有頭者爲癤，大而無頭者爲癰。初生則赤腫，漸漸腫起，外則皮薄而光，內則肉腐敗潰，變而爲膿，無頭者須針刺破，有頭者不必刺也。熟則捻去膿血得盡者，隨即便差。若膿血不盡，瘡口合者，雖暫時得差，終須更發，或根邊別生。若邪毒入深，附骨留結者，則爲附骨癰。若出膿血復遇風冷所乘，傅搏日久不差者，則爲疽瘡。若外面皮膚雖合，而毒氣入裏，攻潰轉深，只有瘡孔，時出惡汁者，此變瘻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瘡論》 小兒有緣身生諸惡瘡者，由府藏有熱衝發於外，外被風濕所干，內外相乘，搏於血氣，隨其經絡虛處，停滯留結而生，或大或小，或癢或痛，破潰成瘡，或膿或血，或腐或敗，挾毒所作者，久而不差，皆曰惡瘡。若毒行攻裏，亦皆能變瘻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浸淫瘡論》 小兒生浸淫瘡者，由府有熱，熏發皮膚，復爲風濕相持，搏於血氣，而其瘡初生碎小，後有膿汁，浸淫漸大，膿汁著處便生，故謂之浸淫瘡也。又一證，風毒濕瘡，頗似浸淫瘡，亦膿汁浸淫而生，但膿痂遍周，比浸淫瘡稍大爾。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漂漿瘡論》 小兒生漂漿瘡者，由風熱毒氣客於皮膚，搏於血氣而所生也。始生如火燒湯燙，作泡而起，尋即皮破，漂漿出以成瘡，亦甚疼痛，漸引相續而生，有至遍身潰爛，皮肉不可救者，故又名爛瘡，宜速治之。又一證，生瘡狹長，如魚臍，黃水出，四面亦漂漿泡起，此雖與漂漿相似，而有少異。漂漿瘡者，先起漿泡，破而成瘡。此瘡先乃生瘡，後即四面續生漿泡，其狀狹長，渾似魚臍，故名曰魚臍瘡。漂漿瘡即不似魚臍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凍瘡論》 小兒有凍瘡者，多生於耳輪或腳上，由冬月嚴寒之氣所傷，客於肌膚，搏於血氣所作。初即腫癢，須漸破而成瘡，頗難得差，至春暖時自可，到冬月冷時復發，故名凍瘡。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痈瘡論》 小兒夏月多生痈瘡，此由盛熱汗津出而腠理開，被風熱毒氣干於血氣所生。其狀細碎，累累如粟芥之類，色赤而癢，多生額頭胸背之上，甚者遍身，俗呼痈子。癢而搔之，亦能成瘡。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漆瘡論》 小兒有偶謂漆傷者，本不耐漆，或因見聞，或因使新漆器，被漆氣所觸，便著其毒而生腫赤，狀似癮疹，破而作瘡，微有膿汁，亦頗疼痛，俗呼爲漆咬瘡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月蝕瘡論》 小兒有月蝕瘡者，或生耳鼻，或生手指，隨月生死。世云：月初生之時，兒以手指月，乃生其瘡，故因以名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蠷螋瘡論》 小兒生蠷螋瘡者，因居處屋壁之間，

有其蟲，名曰蠼螋。其形寸許，腳甚多而細瘦，其遊走之時，偶遇人影則尿之，隨所尿著處，人身則應而生瘡。多在腰間，初生赤小瘖瘟，如黍粟麻豆，茬苒不已，長出膿汁成瘡，因其蟲名而名之也。北方人便爲浸淫瘡也，未知的否，今兩存具之。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水毒論》 小兒有諸般瘡瘍，因洗面或洗手腳或澡浴等，偶然水入瘡中，則發腫而疼痛，名曰水毒，宜早治之。不爾，則潰發其瘡，變出膿汁，遷延時日，久不能效也。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鱗體論》 鱗體者，謂皮膚之上，如蛇皮鱗甲之狀，故又名蛇體。此由氣血否澀，不能通潤於皮膚矣。又生下便有者，此兒在母腹形象未具之時，母曾觀看或曾食吃或服藥餌，有犯鱗甲網罟穢毒之物，兒胎中感而化之，故又謂之胎垢，謂生下身皮黑垢，若鱗者也，此必難治。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疵靨論》 疵靨者，謂皮膚之上生赤色或黑色之點，大小不等，如滓粒之狀，緣身猶可，若生面上，則多惡之，女子尤甚。此由風邪搏於津液之氣而作。又言因傅胡粉，皮膚虛而爲粉氣入於腠理化生。又有生下便有者，此由胎中形象未具之時，母食雜有毒，感氣而化，又有父母遺體所生者。此下二項，不可治也。

《儒門事親·治病百法》 眉煉　夫小兒眉煉，在面曰眉煉，在耳曰輒耳，在足曰靴癬。此三者，皆謬名也。《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乃心火熱盛之致然也。可用鈹針刺之而出血，一刺不愈，當再刺之，二刺則必愈矣。《內經》云：血實者，宜決之。決者，破其血也。眉煉者，不可用藥傅之。其瘡多癢則必爬，或藥入眼則眼必損矣。

瘡疥風癬　夫小兒瘡疥風癬，可用雄黃散加芒硝少許，油調傅之。如面上有瘡癬，不宜擦藥，恐因而入眼則損目矣。

甜瘡　夫小兒甜瘡久不愈者，俗呼曰香瘡是也。多于面部兩耳前。有一法：令母口中嚼白米成膏子，臨卧塗之，不過三五上則愈矣。小兒幷乳母，皆忌鷄、豬、魚、兔、酒、醋，動風發熱之物。如治甜指亦可。

白禿瘡　夫小兒白禿瘡者，俗呼爲鷄糞禿者也。可用甜瓜蔓龍頭，不以多少，河水浸之一宿，以砂鍋熬取極苦汁，濾去瓜蔓，以文武慢火熬成如稀糖狀，盛于磁器中。可先剃頭，去盡瘡痂，死血出盡，着河水洗淨，卻用熬下瓜蔓膏子一小盞，加半夏末二錢，生薑自然汁一兩匙，狗膽一枚同調，不過三兩上立可。大忌鷄、豬、魚、兔，動風發熱之物。

瘡疱癮疹　夫小兒瘡疱癮疹，附瘡丹熛等疾，如遇火運勝時，不可便用升麻湯解之。升麻湯者是辛溫之劑，止可用辛涼之劑解之。太平之時可用辛溫之劑發散，後便可用涼膈加當歸、白虎湯、化斑湯、玉露散煎服之。甚者，解毒湯、調胃承氣湯投入。古人云：瘡瘍者，首尾俱不可下。此言誤人久矣。豈不聞揚湯止沸，釜底抽薪。《內經》曰：五寅五申歲，多發此病。此言少陽相火之歲也。少陽客氣勝，丹熛癢疱癮疹之疾生矣。又《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于心火。由是言之，皆明心生，不可用辛溫之劑發散，以致熱勢轉增，漸成臟毒下血，咬牙搐搦，爲大烈之證明矣。如白虎湯加人參、涼膈加桔梗，當歸不論秋冬，但有瘡疱之證便可用之。亦且瘡疱癮疹，丹熛附瘡者，是天之一氣以傷人也。且如瘡疱癮疹，以少爲吉，以稠爲凶。稀少者，不服藥而自愈，稠密者，以寒涼藥捨死而治之，十全其一二。敝家親眷相知，信服此藥，獲效多矣。

《儒門事親·十形三療》 濕癬　一女子年十五，兩股間濕癬，長三四寸，下至膝，發癢時爬搔，湯火俱不解，癢定，黃赤水流，痛不可忍，灸炳熏漦，硫黃、茼茹、白僵蠶、羊蹄根之藥皆不效。其人姿性妍巧，以此病不能出嫁。其父母求療于戴人，戴人曰：能從余言則差。父母諾之。戴人以鈹針磨令尖快，當以癢時，于癬上各刺百餘針，其血出盡，煎鹽湯洗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書以告後人，恐爲癬藥所誤，濕淫于血，不可不砭者矣。又葵塞成家童子一歲，病滿胸腹濕癬，每爬搔則黃水出，已二年矣。戴人先以苦末作丸上湧，湧訖，次以舟車丸、濬川散下三五行，次服涼膈加樸硝，煎成，時時呷之，不數日而愈。

背疽　一富家女子，十餘歲，好食紫櫻，每食即二三斤，歲歲如此，至十餘年，一日潮熱如勞。戴人診其兩手，脈皆洪大而有力，謂之曰：他日必作惡瘡腫毒，熱上攻目，陽盛陰脫之證。其家大怒，不肯服解毒之藥。不一二年，患一背疽如盤，痛不可忍。其女忽思戴人曾有是言，再三悔過，請戴人。戴人以鈹針繞疽量刺數百針，去血一斗，如此三次，漸漸痛減腫消，微出膿而斂。將作痂時，使服十補內托散乃痊。終身忌口，然目亦昏，終身無子。

《外科精要》 癰疽之疾，小兒純陽多熱，心氣鬱而多癰疽，胎食過而受熱毒，犀角散爲最，餘如常法。大下恐傷其胃。

《活幼心書·瘰癧》 瘰癧一證，先賢名曰九漏，究其所因似熱，稽考形狀非一，不過隨象命名。大概初發於頸項肌肉之間，未成膿者，從本引末，可使衰去，針之灸之傅之，從其所因而施療。然小兒幼弱，豈堪針灸，但以服餌塗貼之劑爲治。此疾多生於耳後及頸項兩旁，初發止是一枚，次必連生大小十數，纏繞項下，累累如貫珠，逐箇先腫，作膿穿破，輕者可愈，重者難除。先穴漏膿，長歲不乾，謂之漏項。原其得病之初，自足三陽感受風熱，與血氣相搏而成。治以百解散加當歸散，水薑葱燈心煎服。次用玄參飲及牛蒡湯、木通散、內消圓，與之宣熱化毒。洗以槲皮散，塗用白芨散、二香散，使氣順血行，膿乾汁盡則自愈矣。仍忌臊毒野味，其證不致再作。

《活幼心書·諸瘡》 《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火鬱內發，致有斯疾。蓋心主乎血，血熱生風，熱鬱內甚，遞相傳襲，故火能生土，血注陽明，主肌肉，風熱與血熱相搏，發見皮膚，其名不一。有黃膿而白者，土生金，母歸子也。始生微癢而熱輕，腫痛潰爛，爲熱極。血凝化水，氣滯成膿，甚至寒熱作而飲食減，尤爲可慮。宜宣泄風毒，涼心經，解胃熱，用當歸散加黃連、升麻、乾葛，水薑葱燈心煎服，及三解散、牛蒡湯、木通散，間服，塗以四黃散，一抹金。

若頭上散生成片，常常燥癢，毛髮稀少，有類白屑，此因積熱上攻，名曰禿瘡。瘡雖生於頭，世人只知以藥外傳得愈，不逾旬月，其瘡又發，何爲而然？蓋頭者，諸陽所會之處，《洪範》五行，火曰炎上，熱毒上攻，兩陽相灼，故瘡生於頭。法當解陳莝之積熱，導心經之煩燎，斯可矣。宜百解散倍加五和湯，水薑葱燈心煎服，次連牀散塗之，及四黃散亦好。

有遍身糜潰成片，甚至煩躁衣不可著，蓋因風火內鬱於陽明，流毒於外，名曰風熱瘡。用百解散加五和湯，入何首烏、荆芥、白芷，水煎服，及牛蒡湯、當歸散、木通散、五黃湯，疏滌腸胃，解散風熱，其瘡自愈，不致再生。外則塗以四黃散，或連牀散亦佳。

若見滿頭連額有痂如癩，或成黃膿，即是驚風積熱久滯在裏，致上薰於頭皮，名胎風瘡，俗曰甜瘡。亦以百解散先和表，次水晶丹去積疏風，或用烏犀圓與之寬利，勻氣散止補，然後塗以連牀散、四黃散，或投消毒飲，自然獲安，更隨稟賦虛實療之。

《嬰童百問·癰毒腫瘤》 湯氏云：此四者，皆由血氣凝滯，而有熱毒之氣乘之，故結聚成癰瘤腫毒也。《備急神驗方》末結之初，微見有頭紅瘟起隱痛者，急用不語唾，夜半頻頻塗之即消散。若已結成，當用天烏散貼方。治小兒癰瘡驚毒瘤腫，皆可服漏蘆散，眞良方也。熱甚者，青解毒丸，四順清涼飲加防風、連翹、玄參劑亦可服，五福化毒丹尤良，連翹湯可服。青露散掩之，留小孔，後用驚毒掩子收瘡口取效。熱甚者涼膈散亦可服。

《嬰童百問·惡核瘰癧》 巢氏云：小兒惡核者，乃風熱毒氣與血氣相搏，結成頑核，生於項頸，遇風寒所折不消，結成瘰癧，久而潰膿成瘡者也。凡有此證，宜服清涼飲子，及升麻湯等藥。湯氏貼惡核瘰癧，各有妙方，千金連翹丸、千金龍膽湯皆可服之。

《嬰童百問·瘡癬》 湯氏云：小兒傷濕，血氣壅滯則生瘡。多由父母幷奶子不好潔淨，衣褥不與頻換洗濯，或尿屎穢污，連日不洗，亦能浸漬而成瘡。天氣溫和，頻與澡洗更衣，名曰外宣，亦不須服藥。小兒不得已而服藥，此乃下策。將養合宜，何病可侵？更令乳哺有節，勿令過飽，其身乃如蒔樹，此調養之理也。浴方：春用柳條、荆芥，夏用棗葉、槐枝，秋冬用苦參頻浴，身安外宣無病。金華散又傅瘡癬等方皆可用也。摩風膏傅瘡癬極妙，兼服羌活散加防風、荆芥，及大連翹飲、升麻湯等劑。

《嬰童百問·瘭瘡》 巢氏云：夫小兒瘭瘡者，爲風熱毒氣所乘，搏於皮膚，乃生瘭漿，潰而成瘡，故名曰瘭瘡也。湯氏牛黃散、淋洗方治之。又有瘭疽之發有數種，先作點而後露骨，小者如粟如豆，劇者如梅如李，赤黑青白，色變不常，或生口齒，或肚臍，或臂臀，發無定處，大槩多見於手指之間。根深入肌，走臂遊腫，毒血流注，貫串筋脈，爛肉見骨，出血極多，令人狂言煩躁噯悶，皆毒氣攻心之候也。南星、半夏、白芷末傅之，用藥先洗而後傅之甚佳。其諸療理，推廣癰疽法度行之，皂角、血餘等藥尤佳。

《全幼心鑑·頭瘡》 王氏曰：小兒頭瘡，多因胎熱及腎上衝之所爲也。

小兒頭瘡，是六陽受毒熱而攻頭成瘡也。若頭上散成片，常常燥癢，毛髮稀少，有類白屑，此因積熱上攻，名曰禿瘡。瘡雖生於頭，世人只知以藥外傅得愈，不逾旬月其瘡又發，何爲而然？蓋頭者，諸陽所會之處，《洪範》五行，火曰炎上，熱毒上攻，兩陽相灼，故瘡生於頭。法當解陳莝之積熱，導心經之煩燎，斯可矣。

《全幼心鑑·疳瘡》 人生自孩提以至弱冠，潮熱發瘡，皆是疳氣使然。

蓋疳蟲耗其精髓，蝕其肌膚，體虛膚空，疳熱流注，遂致遍身熱瘡，發歇無已。小兒諸病，不出於疳，則出於熱，熱則生痰，常須識此矣。

《全幼心鑑·瘰癧》 小兒瘰癧是臟腑久伏熱積，而頸項筋內宛之中，及項下有樣如梅子，初生枝，漸次而多，謂之瘰癧也。

瘰癧者，結核是也，或在耳後，或在耳前，或在耳下連及頤頷，或在頸下連缺盆，皆謂之瘰癧。或在胸及胸之側，或在兩脇，皆謂之馬刀，手足少陽主之。

瘰癧結塊

瘰癧本因肝，連珠核數般，項邊筋結塊，膿潰卒難安。

初發原於耳項旁，證輕多謂是無妨，因循作腫成膿後，穿破名爲瘰癧瘡。

瘡口深黑，內潰青爛，穿過透喉，乳食不通，目腫舌出，耳出黃膿。

《全幼心鑑·瘡瘺》 夫瘡者，皆因臟腑不調，風邪失守而得。或有積毒，或是風化爲蟲，或則熱氣有盛，或是驚入皮膚。其大者是滯於血脈，而橫出於皮膚之間，若節其氣血則易破。若或風纏則生其癮疹，或是外邪所入即多燥癢而不定，其□毒則滯死其血氣，久則化爲□也。或作驚瘡者，驚本無物，亦蹉其血氣，在臟而爲積，在腑故出皮膚爲瘡，發遍身而四肢難較。風瘡亦發遍身，其形甚小，世呼爲疥。熱毒瘡發處不定，節滯其血故作瘡。蟲窠瘡常發於脛後作其窠，窠內有蟲如蟻子，蓋因腹中蟯蟲隨氣化其瘡。即較而再發，成片子如癬相似，甚有死血，癢。若以藥傅較，只是歸腹中，須是取卻蟲方瘥，及與煞蟲藥。

《全幼心鑑·鼻瘡》 壅熱傷肺，肺主氣，通於鼻，風濕之氣乘虛客於皮毛，入於血脈，故鼻下兩旁瘡濕癢爛，是名鼻蜚。其瘡不痛，汁所流處卻又成瘡。

《幼科類粹·論小兒風毒》 風毒者，因驚風之後，風從氣行，血從氣使，毒氣蓄於皮膚，流結而爲腫毒，遂成頑核，赤色，多在腮頰之間，或耳根骨節之處，重則成癰成癤，謂之遁毒風。宜以百解散、當歸散倍加枳殼、大黃或皂角刺、薄荷之類。如結在腮頰者，治用烏豉膏以護咽喉，外則敷以拂毒散及外消散之類。若因跌撲破橫皮膚，風邪侵襲，傷處發腫，謂之破血傷風，可投疏風散、活血散、黃芩四物之類。

《醫方類聚·小兒門·癰疽》 《小兒藥證·小兒諸瘡腫》：夫小兒五臟調，六腑安和以靜，理繁取齊約須固，先爲攝保將息，乳防貴無差，感用寧魂魄。雖則氣度安暢，四肢無疾，不覺癰聚爲乖，瘡痕轉出，兼斯虞于後代，謬立方書，誤使傳名，虛爲實理，敢披古秘，聊備簡術，用證根源，以明爲驗。

諸瘡腫吟　雄黃本是藥中尊，一分。膩粉一分。由來要杏仁，四十九個。巴豆不勞開心脈，半分，去心。朱砂傍用密陀僧，各一分。乳頭香內添巴戟，各一分。甘草除煩望防風，各一分。烏犀少少幷龍腦。各一錢。大黃兼助腫中門，一分。零陵且要和諸藥，一分。蘭香乾者最爲新，一分。黃連只望威靈仙，各一分。麝香同力在南星，各半分。麻油半斤徒自煉，白臘五兩必凝眞。

《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醫部彙考》卷四五三引《片玉心書》 胎毒者，精血中之火毒，即命門相火之毒。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也。觀東垣有紅瘤之論，丹溪胎毒之論，治法可見矣。古方有解毒之方，如黃連甘草法，又有育嬰解毒延齡丹，皆良法也。余新立一方，用丹溪三補丸方，芩、連、柏半生用半酒炒，甘草半生半炙，各等分爲末，雪水丸，麻子大，朱砂、雄黃爲衣，名曰生熟解毒丸。小兒日與服之，佳。

有胎毒所生者，如蟲疥流丹，浸淫濕瘡，癰癤結核，重舌木舌，鵝口口瘡，與夫胎熱胎寒，胎黃胎驚之類。兒之初生，有病多屬胎毒，如一臘之臍風、百晬之痰嗽難醫，恰半歲而眞搐者凶，未一周而流丹者死是也。況初生之兒，腸胃薄小，血氣未充，藥石難進，榮衛微弱，筋脈未實，針灸難周，業幼科者，愼勿忽諸。

或問胎毒之說，余曰：先賢論之詳矣。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胎之性也。欲者火也，故思慮之妄，火生於心；恚怒之發，火生於肝；悲哀之過，火起於肺；酒肉之釅，火起於脾；淫佚之縱，火起於腎。五欲之火，隱於母血之中，即是毒也。男女交媾，精氣凝結，毒亦附焉，此胎毒之原也。如謂兒在母腹，饑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血，及其破胎而出，口有餘血，拭之不淨，嚥下腹中，是名胎毒。斯言也，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未有辯之者，此書之不可盡信也。胚胎資始，父精所生，身體資生，母血所養。是水殊露花，男女漸分，毫髮筋骨，形象斯具，誕彌厥月，氣足形全，乃破胎而生矣。初在母腹之時，如鳥之雛伏於卵殼之中，何所飲食耶？口之血，乃母臨產，受露漬入口中，未必是母腹中所銜血也。既云嚥下腹中，則入於大腸界，從大便出矣，安得留在命門待時而發耶？

丹瘤發搐，視其先後何如，先發丹後發搐者不治，此胎毒自外入裏也。先發搐後發丹者，此名驚丹，可治，此胎毒自內而外也，宜用大連翹飲主之。

西江月

小兒遍身瘡疥，蟲窠膿血浸淫。此由胎毒內藏深，故有許多形證。涼血殺蟲解毒，胡麻丸子通神。切防搽洗毒歸心，腹痛神昏命盡。

若是要用搽藥，瘙癢無過蛇牀。蜇蟲作楚用硫黃，痛腫寒水爲當。不癢須加狗脊，喜鹽湯火硫黃，斑貓同研熟尤良，手擦鼻聞擦上。

《幼科發揮·心所生病·諸瘡》《發揮》云：心火者，君火也。君務德而不爲毒，爲癢痛瘡瘍者，乃命門相火之所爲也。小兒諸瘡，皆胎毒也。命門者，右腎也，雖云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父母命門之中，原有伏火，胚胎之始，兒則受之，既生之後，其火必發爲癰疽丹疹癬一切惡瘡，名曰胎毒者是也。古人立法，于兒初生之時，有拭口法，有黃連甘草硃蜜法，無非以解毒而設也。後人因之，合上三法，取臍帶合藥，名曰育嬰延齡解毒丹。

東垣之治紅絲瘤，丹溪之治小便淋，皆有解毒之法，見《格致餘論》，請博求。

予立一方，以丹溪三補丸半生用半酒炒，甘草半生半炙，各等分爲末，雪水丸，麻子大，朱砂、雄黃各二分之一，水飛爲衣，淡豆豉湯送下。初生二朕內服之良。天行痘疹之歲，尤宜服之。

小兒初生，有育嬰延齡解毒丹，服之能解其胎毒。其有發瘡瘍者，有遡源解毒湯，乳母服之。

丹瘤，此胎毒之最酷者，即紅絲瘤也。名龍纏火帶也，乃小兒之惡疾。二歲以上兒可治，半周歲者難治，百無一二也。發處腫硬一塊，其色甚赤，手不可近，如火炙流銅，往下趕走，自頭上起至心即死，自足下起至腎即死。古方治法，無可取者，唯家傳蜞針法砭法，出其惡氣，以泄其火毒，十治六七，誠良法也。經云：血實者決之是也。切不可用寒冷之藥傅之，使火毒鬱而不得泄，入腹爲腹脹，爲腹痛，爲喘，爲驚狂，爲搐搦者，必死。宜用通聖散全料，剉細，入酒中浸濕曬乾炒，碾爲極細末，蜜水調服。外以通聖散加金銀花藤葉煎湯浴之，此水漬法，亦火鬱則發之也。先發驚後發丹者，可治，通聖散主之。或用導赤散加連翹、玄參、防風、荆芥穗、瀉青丸。先發丹後發驚者不治。

疥癬，乾者可治，胡麻丸主之。若浸淫潰爛，內無完膚，日夜啼哭者，不可治。切不可用砒、硫、粉、汞爲藥搽之，使毒氣乘虛入腹，發搐發喘者皆死。

小兒生下，遍身蟲疥乾癢，喜人摩拍，予制一方，用烏蛇酒浸焙乾取肉一錢、苦參酒浸焙乾二錢、胡麻仁炒、白蒺藜炒去刺各一錢五分，共爲末，用浸蛇與苦參酒糊爲丸，甘草湯下愈。

兒瘡入腹，腹脹，大小便不通，或喘或作搐者，先用雄黃解毒丸治之。

小兒生癰毒者，不可輕針。恐傷筋骨，愼之。

小兒頸下或耳前後有結核者，此熱也，切不可作瘰癧治之，內服蟹螯，外施針灸及爛藥，必殺兒也，戒之。予家傳消結神應丸，乃新立，眞神方也。

肥瘡膿血堆積久不愈，用熟皮竈上烟膠，松香共研，清油調搽。如蟲多不絕，用水銀、鉛製入鍾內，指揉唾調搽上，蟲盡斃矣。

軟癩不愈，只用紫金丹水磨搽之，膿盡乾而自效也。又苦參研末敷之。

耳前後，或鼻下，或眉間，生瘡赤爛，用蘆甘石、海螵蛸研末，入輕粉三之一，和勻敷之。

腳背上生瘡，癢痛不常，久不愈，俗呼牛頸癬，用雞子黃熬油搽之。

《育嬰秘訣·驚風總論》瘡癰發搐者，此胎毒也。小兒身生蟲疥，浸淫癢痛，不知用藥，內外解毒之劑，外用砒硫毒藥搽之，瘡忽自平，或不搽自平者，其候腹脹便秘，膚無血色，目閉不開而發搐者，乃惡候也，急進解毒之劑，瘡出方生，瘡不出加喘者死。雄黃解毒丸主之。

凡小兒未週歲者，不問癰毒、瘡疥、丹瘤，但發搐者皆難治。脾胃嫩脆、穀氣未實，難以藥攻也。

《保嬰撮要·腫瘍》腫瘍者，以瘡瘍未潰而言也。經云：形傷痛，氣傷腫。又云：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皆因稟受胎毒，或乳母膏粱厚味，七情陰火，或兒食炙煿甘美積毒，氣血不和所致。當分其經絡所屬，五臟相勝，與元稟虧損，預爲審用攻補調和之劑，速令散潰。尤當審其勢之腫漫，色之赤白，與痛有微甚，毒有表裏。若腫高煩痛，便利調和，邪在表也，宜表散之。腫硬痛深，大便秘澀，邪在內也，宜下之。外無拘急，內則便利調和者，邪在經絡也，宜調榮衛。腫煩大痛，或麻木不痛，邪氣凝滯也，用隔蒜灸，活命飲。若煩躁飲冷，赤痛發熱，二便不通者，火熱內熾也，有清涼飲、活命飲，加大黃尤善。若微腫微痛，或不痛，陽氣虛弱也，用參芪托裏散。微黯微

赤，或不赤，陽氣虛寒也，用加味托裏散。若惡寒而不作膿，或膿熟而不潰者，陽氣虛也，用加味托裏散，如此則未成者自能消散，已成者自能潰腐。尤當別其屬陰屬陽，或半陰半陽而治之。若泥於腫瘍禁用辛熱之說，不分受證之因，兼證之經，槩行敗毒，泛擾諸經，誅伐無過，以致不能起發，或不能腐潰收斂，變證莫能枚舉。《癰疽論》云：腫瘍內外皆壅，宜以托裏表散爲主。但見腫痛，參之脈證，虛弱便與滋補，氣血無虧，可保終吉。嬰兒有疾，兼調其母。若腫瘍之際，治失其法，必致潰瘍之變證。此推《內經》之微旨，而生平之徵驗者，尤當觸類而長，愚奚庸贅。

《保嬰撮要·潰瘍》 潰瘍者，以瘡瘍膿潰而言也。膿潰而腫消痛止者爲順，若膿潰腫痛，或發寒熱者，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湯。膿潰欲嘔少食，脾胃虛弱也，用六君、炮薑。手足並冷者，脾氣虛寒也，用六君、薑、桂。如不應，急加附子。膿潰而仍痛，或二便秘澁者，熱毒未解也，用清熱消毒散。熱退而渴不退，津液不足也，用八珍加黃芪、麥門、山茱萸。熱止而小便頻數，腎虛也，用加減八味丸料。若熱不止，或腫痛反甚，虛熱內作也，用人參黃芪湯。或熱退而肌肉不生者，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瘡色夭白，或陷下不斂，寒氣所襲也，用五味異功散，佐以豆豉餅。膿血過多，煩躁不安，乃亡陽也，急用獨參湯。尤當審其腫之軟硬，飲食冷熱，與膿之稀稠多少，肉之赤色微甚青黯，及瘡口之收斂遲速，而投托裏、消毒、調補之劑，庶無變證。《癰疽論》云：潰瘍內外皆虛，宜以托裏補接爲主。蓋潰瘍之變證，因由於腫瘍之際，治失其宜，虧損元氣之所致。治者誠能謹之於始，則無後變之患矣。

《保嬰撮要·胎毒瘡瘍》 初生芽兒一塊血，也無形證也無脈。有驚即係是胎驚，有熱即係是胎熱。嬰兒實與乳母一體，凡患瘡疾，但審乳母肝經有熱，用加味小柴胡湯之類。肝經虛熱用加味逍遙散之類。腎水不能生肝，用地黃丸。心經積熱，用柴胡梔子散。心經虛熱，用茯苓補心湯。膏粱積熱，用東垣清胃散。脾經鬱熱，用錢氏瀉黃散。脾經虛熱，用錢氏異功散。若服犀角丸、化毒丹、外敷寒涼之藥，復傷生氣，乃促其危也。

《保嬰撮要·熱毒瘡瘍》 熱毒瘡瘍，因食膏粱厚味，或乳母七情鬱火所致。若腫臂作痛，氣血凝滯也，用仙方活命飲。口渴便秘，熱毒內蘊也，用四順清涼飲，佐以如聖餅。腫硬色赤，熱毒凝聚也，用活命飲，佐以隔蒜灸。腫瘍不消，欲作膿也，用托裏消毒散。不成膿，或成膿不潰，氣血虛也，用八珍湯。潰而肉赤不斂，脾血虛也，用四物、參、朮。肉白不斂，脾氣弱也，用四君、芎、歸。食少體倦而不斂，脾氣虛也，用六君、當歸、升麻。凡藥對證，無有不愈，設或妄行攻毒，元氣虧損，則變惡證而難治矣。大抵瘡瘍屬腑者易治，元氣無虧者不治自愈；屬臟者難治，元氣虧損者則變爲惡證。誤行剋伐，元氣虧損，尤難療理，故切不可用峻厲之劑。觀東垣、丹溪云：但見腫痛，參之脈證虛弱，便與滋補，血氣無虧，可保終吉；若用驅逐敗毒，不免有虛虛之禍矣。

《保嬰撮要·胎毒瘰癧》 胎毒瘰癧者，乃稟肝膽二經鬱火氣滯所致。蓋肝膽經行人身之側，若因肝火動而受患，故發於肝膽二經部分，當審其因而藥之。或因乳母恚怒，或血虛內熱者，當審其所因而調其母，不可用峻厲之藥，恐傷元氣也。

《保嬰撮要·熱毒瘰癧》 熱毒瘰癧，乃手足少陽、足厥陰二經風熱之證，或肝疳食積所致。其證發於項腋，或耳前後，或如貫珠，當分表裏虛實。若焮赤腫者，肝經熱毒也，用人參敗毒散。作痛寒熱者，肝火內作也，用九味小柴胡湯。不痛而小便黃，肝血虛也，用六味地黃丸。隱於肉裏而色不變者，肝疳內作也，用九味蘆薈丸。膿成而不潰，或潰而不斂者，脾氣虛弱也，用益氣養榮湯。凡此腫焮疼痛，寒熱作渴者，屬病氣有餘，形氣不足，宜清肝火生肝血；腫硬不潰，潰而不斂者，屬病氣形氣俱虛，治宜補腎水，實脾土。若因乳母恚怒，肝火遺患者，又當隨所因而治之。

《保嬰撮要·驚風結核》 驚風結核，屬肝膽二經，風木相火用事，木旺生風，熱同化，其病抽掣擾動，此乃風熱血燥而然耳。蓋風動則肝火盛，火盛則肝血內消，血不能養筋，故筋攣結核如貫珠。然頸項兩側，正屬肝膽經部分，治宜滋腎水，清肝火，養陰血，壯脾土。蓋腎水旺則肝火自清，肝火清則陰血自生，陰血生則相火自寧，火既寧則無熱傷元氣火乘土位之疾矣。

《保嬰撮要·胎毒瘡疥》 胎毒瘡疥，因稟胎熱，或娠母飲食之毒，七情之火。初如乾癬，後則膿水淋漓，或結靨成片。或發於兩眉，或耳前後髮際之間，屬手少陽經；若發於四肢，屬脾胃經；發於兩脅，屬肝經；發於額屬心經；發於腦屬膀胱經；發於頰頰屬腎經。當隨各經所主，五臟勝負，及乳母食啖厚味鬱怒所傳致而調治之。不可驟用化毒、犀角等丸，設元氣復傷，轉變他證，尤爲難療。

《保嬰撮要・熱毒瘡疥》 熱毒瘡疥，因乳哺過早，或嗜甘肥，臟腑積熱，或母食膏粱厚味，或七情內火所致，當分臟腑所屬之因，病之虛實，調其血氣，平其所勝。如肝經實熱用柴胡清肝散，虛熱用六味地黃丸。心經實熱用導赤散，虛熱用補心湯。脾經實熱用瀉黃散，虛熱用補中湯。肺經實熱用瀉白散，虛熱用五味異功散。腎經熱用六味地黃丸。大凡手足冷者屬虛寒，手足熱者屬實熱。脈沉數有力，作渴飲冷，大便乾實，此邪在裏，宜內疏；若脈浮數有力，作渴飲冷，此邪在表，宜發散。若脈浮大按舉無力，或作渴飲湯，乳食少思，此眞氣虛而發熱也，調理脾胃，其病自愈，切不可用寒涼之劑，復損眞氣。嬰兒宜調治乳母爲主。

《保嬰撮要・諸疳瘡疥》 諸疳瘡疥，因脾胃虧損，內亡津液，虛火妄動，或乳母六淫七情，飲食起居失宜，致兒爲患，當分其因，審其經而平之。如面青寒熱，或白翳遮睛，肝經之證也。面赤身熱，或作渴驚悸，心經之證也。面黃體瘦，或作渴泄瀉，脾經之證也。面白欬嗽，或鼻間生瘡，肺經之證也。面黧體瘦，或喜卧濕地，腎經之證也。嬰兒宜調治乳母。若不審五臟勝負，形病虛實，妄行敗毒，多致不救。

《保嬰撮要・諸疳口瘡》 諸疳口瘡，因乳哺失節，或母食膏粱積熱，或乳母七情鬱火所致。其證口舌齒齦如生瘡狀，若發熱作渴飲冷，額間色赤，左寸脈洪數者，此屬心經，先用導赤散清心火，次用地黃丸滋腎水。若寒熱作渴，左頰青赤，左關脈弦洪者，屬肝經，先用柴胡梔子散清肝火，次用六味地黃丸生肝血。若兩腮黃赤，牙齦腐爛，大便酸臭，右關脈洪數，按之則緩者，屬脾經，用四味肥兒丸治脾火，以五味異功散補脾氣。若發熱欬嗽，右腮色赤，右寸脈洪數，按之濇者，屬肺經，先用清肺飲治肺火，用五味異功散補脾胃。若發熱作渴，兩頰黧色，左尺脈數者，屬腎經不足，先用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次用補中益氣湯以生肺氣。又有走馬疳者，因病後脾胃氣血傷損，虛火上炎，或痘疹餘毒上攻，其患甚速，急用銅綠散、大蕪荑湯。輕則牙齦腐爛，腎吻腮腫；重則牙齦蝕露，頰腮透爛。若飲食不入，喘促痰甚，此脾胃虛而肺氣敗也；腮頰赤腐不知痛者，此胃氣虛甚而肉死也，並不治。

《保嬰撮要・熱毒口瘡》 經云：手少陰之經通於舌，足太陽之經通於口。因心脾二經有熱，則口舌生瘡也。當察面圖部位，分經絡虛實而藥之。若元氣無虧，暴病，口生白屑，或重舌者，用亂髮纏指蘸井花水揩之；或刺出毒血，以柳花散敷之。上鬁腫脹或有泡者，並令刺破，敷前散，或以青黛搽之。刺後又生，又刺。若脣吻坼裂者，用當歸調柳花散敷之。若元氣虧損，或兼服寒涼之藥，作嘔少食者，此虛熱也，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若泄瀉作渴者，脾胃虛弱也，用七味白朮散。若腹痛惡寒者，脾胃虛寒也，用六君、薑、桂。若因母食酒麵煎煿者，用清胃散。若因母飲食勞役者，用補中益氣湯；肝脾血虛者，用加味逍遙散；鬱怒內熱者，用加味歸脾湯，母子並服。若泥用降火，必變慢脾風矣，仍參吐舌弄舌治之。

《保嬰撮要・疔瘡》 諸瘡惟疔瘡爲甚，殺人亦速。古云：疔有十二種，種各不同，內三十六疔，滿其數即不可救，亦有不滿其數而死者，乃毒氣走散故也。若痘毒染人，發於頭面或遍身者，又非此類。在小兒，多因乳母食有毒之物，或兒卒中飲食之毒，或感四時不正之氣，皆能致之。其瘡多生頭面四肢，形色不一，或如小瘡，或如水泡，或痛或癢，或麻木不仁。外證寒熱，嘔吐惡心，肢體拘急。大要當分邪之在表在裏，急用隔蒜灸法，幷解毒之劑。若不省人事，牙關緊閉，急以奪命丹爲末，熱酒調灌。如食生冷之物，或用涼水淋洗，則輕者難愈，重者不治。生於兩足者，多有紅絲至臍；生於兩手者，多有紅絲至心；生於脣口之內者，多有紅絲入喉。急用針挑出惡血，以泄其毒，可保無虞。其在偏僻之處，藥難導達者，惟灸法有回生之功，若投峻厲之劑，是促其危矣。小兒肌肉柔脆，且不能言痛否，灸法須將蒜切薄片，著肉一面，略剜少空，灼艾燃蒜，先置大人臂上，試其冷熱得宜，然後移著瘡上；又別灼艾如前法試之，以待相易，勿令間歇。

《保嬰撮要・時毒頭面赤腫》 小兒時毒，因四時不正之氣，致鼻面耳項或咽喉赤腫，寒熱頭疼；甚者恍惚不寧，咽喉閉塞，狀如傷寒，五七日間亦能殺人。脈浮數者，邪在表；脈沉濇者，邪在裏。在表用葛根牛蒡子湯，在裏梔子仁湯，表裏俱病者犀角升麻湯。甚則宜砭，及用通氣散宣泄其毒，旬日自消。若不消而欲作膿者，用托裏消毒散；欲收斂者，用托裏散。若咽腫不能言、頭腫不能食者必死。

《保嬰撮要・流注》 小兒流注，乃氣流而滯，血注而凝，元氣不足之證也。或因閃跌墮傷，或因肝火氣逆，或因六淫內侵，或因脾虛食積，或因稟賦所致，結於四肢節髀，患於胸腹腰臀，或結塊，或漫腫，或作痛，悉用葱熨之法，須固元氣爲主。閃跌者，和血定痛丸；肝火者，九味蘆薈丸；食積者，四

味肥兒丸。藥能對證，未成自消，已成自潰。若膿成不潰者，元氣虛也，先補而針之，庶使毒氣不致內攻，氣血不致脫陷。若膿出而反痛者，氣血虛也，用八珍湯。作嘔少食者，胃氣虛也，用四君子湯。欲嘔不食，或腹作脹者，脾氣虛也，用六君子湯。口噤搐搦者，氣血虛極而變證也，十全大補湯。內熱晡熱，陰血虛也，四物、參、芪、白朮。表熱惡寒，陽氣虛也，十全大補湯。熱來復去，或晝見夜伏，晝伏夜發者，虛熱也，當大補元氣。若色赤腫起而膿稠者，尚可治；不赤硬而膿清，或脈洪大，寒熱發渴，及不受補者，皆不可治。

《保嬰撮要·天蛇毒》 手指頭生瘡，俗名天蛇毒。然五指各有經絡，拇指屬手太陰肺經，食指屬手陽明大腸經，中指屬手厥陰心包絡經，無名指屬手少陽三焦經，小指屬手少陰心經。亦有患於足者，足跌屬肝膽胃三經，大指屬肝脾二經，次指屬膽經，小指屬膀胱經。各當隨經而治。其致患之由，或因胃中積熱所致，或因乳母膏粱厚味所致，或因濕熱下流，或因風毒外中，大率多由所稟足三陰之經虛，故邪得以入之也。其初患腫痛者，先用仙方活命飲，次用托裏消毒散。元氣下陷，重墜作痛，久而不潰者，用補中益氣湯。若服敗毒散及敷寒涼之劑，則瘡口變黑，或努肉突出，或指皆黑。大抵手足爲氣血難到之處，手屬於胃，足屬於脾，不可損其眞氣。丹溪以臂居僻位，尙言氣血罕到，況肢末乎？故寒涼剋伐之藥所宜深戒者也。

《保嬰撮要·天泡瘡》 天泡瘡狀如水泡，屬肺胃二經風熱。若發熱煩痛，邪在表也，用人參敗毒散。發熱欬嗽，邪在肺也，用加味瀉白散。熱渴便秘，邪在內也，用加味清涼飲。此肌膚之證，當去毒水，以金黃散或黃柏、蚯蚓敷之，當歸膏亦善。既安，不必服藥。若因攻伐過度，元氣虛而變生別證者，當參各門治之。

《保嬰撮要·楊梅瘡》 楊梅瘡乃天行時毒，亦有傳染而患之。或稟賦所得者，受證在肝，故多起於下部。治失其宜，多致蝕傷眼目，腐敗腎莖，拳攣肢節。初起之時，上體多者，先用荊防敗毒散；下體多者，先用龍膽瀉肝湯；大便秘者，先用大連翹飲，後用換肌消毒散。若蝕傷眼目，兼用九味蘆薈丸、六味地黃丸；肢節拳攣，兼用蠲痹解毒湯。若因脾胃虧損而不能愈者，先用異功散，後用換肌消毒散。若用輕粉之藥，多致敗證也。

〔王肯堂〕按：楊梅瘡起於近代，多淫夫御不潔之婦，傳染而致者。其在小兒，得之乳抱傳染者輕，得之父母遺體者重。治法與大人同，更當求之專科。

《保嬰撮要·黃水粘瘡》 小兒黃水粘瘡，屬肝脾二經風熱積熱所致。邪在表而痛癢者，輕則犀角消毒散，重則連翹防風湯。邪在內而大便秘者，輕則九味解毒散，重則大連翹飲。若頭目不清，憎寒壯熱，作渴便秘者，表裏俱有邪也，加味清涼飲。若悞服剋伐之藥而致發熱惡寒者，肺氣傷也，用四君、桔梗、柴胡。發熱嘔吐，胃氣傷也，用異功散。發熱作瀉，脾氣虛也，用六君子湯，並加柴胡、升麻。餘當隨證裁之。

《保嬰撮要·頭面瘡》 人身諸陽之氣，會於首而聚於面，其有患瘡痍者，因臟腑不和，血氣凝滯於諸陽之經，或稟賦腎陰虛肝火，或受母胎毒，或乳母六淫七情，或食膏粱醇酒，或兒食甘肥厚味所致。其因不同，當各辨其經絡，審其所因而治之。若發於目銳眦，耳前，上頰抵鼻，至目內眦者，皆屬小腸經；發於顴及頭角下頰，耳後腦左右者，皆屬膽經；發於頰前鼻孔，及人中左右者，皆屬大腸經；發於鼻之挾孔下脣口，及承漿、耳後、頰車、耳前、髮際額顱者，皆屬胃經；發於目內眦，上額尖，至後腦項者，皆屬膀胱經。既察其經，即當分治。若稟腎火者，用六味地黃丸；胎毒者，犀角消毒丸；食積疳者，四味肥兒丸；乳母膏粱者，東垣清胃散。至於諸臟受病，必兼諸臟，故患於額間屬心經，發熱飲冷者爲實熱，用導赤散；發熱飲湯者屬虛熱，用養心湯。左腮屬肝經，或頸項勁強者爲實熱，用柴胡清肝散；或咬牙煩悶者，虛熱，用六味地黃丸。右腮屬肺經，欬嗽飲冷者爲實熱，瀉白散；發熱欬嗽者爲火刑金，用人參平肺散。鼻間屬胃經，發熱飲冷，大便黃硬者爲實熱，用瀉黃散；發熱飲湯，大便清白者爲虛熱，用異功散。患於頰及耳輪者屬膀胱經，腎無實證，用地黃丸。若瘡已潰，久而不愈，則當審其臟氣之相勝，病邪之傳變，而以調補脾胃爲主。若因乳母遺熱爲患者，當先治其母，則兒病自愈也。

《保嬰撮要·眉煉》 眉煉者，小兒兩眉間生瘡如疥癬，當求其因而藥之。蓋眉屬膽經，若原稟肝膽經熱，或乳母肝膽經有熱者，用柴胡梔子散。或乳母食厚味醇酒者，用加味清胃散。或乳母有鬱怒者，用加味逍遙散。俱與乳母服，子亦飲少許，仍參前證主之。

《保嬰撮要·腮癰》 腮屬足陽明胃經，其生癰者，多因兒食甘甜厚味，脾胃積熱所致；亦有乳母鬱怒。兒受其患者。若因積熱於內，二便不通者，用

涼膈散。風邪相搏，二便如常者，用漏蘆湯。胃經風熱，或兼咽喉腫痛，用升麻防風湯。若稟賦陰虛火動，頰間或兩耳內生瘡，或膿出不止者，宜用地黃丸。若因乳母肝火乘脾，用加味逍遙散；脾經鬱熱，用加味歸脾湯；膏粱積熱，用東垣清胃散；脾胃風熱，用清咽利膈湯。仍參口瘡治之。

《保嬰撮要・臂癰》 臂癰之證，當分經絡所屬，受證之因而治之。上廉屬手陽明經，下廉屬手太陽經，外廉屬手少陽經，內廉屬手厥陰經，內之上廉屬手太陰經，內之下廉屬手少陰經。或經絡熱鬱，風邪外干，氣血有乖，即生癰毒。若因心經有熱者，導赤散加黃連。心包絡有熱者，柴胡梔子散。肺經有熱者，瀉白散。大腸經有熱者，大連翹飲。癤腫作痛者，血氣凝結也，用仙方活命飲。腫痛不散者，欲作膿也，用托裏消毒散。膿熟不出者，氣血虛也，用托裏消毒散。膿出反痛者，氣血虛甚也，肌肉不生者，脾胃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不可外敷生肌散，恐反助其邪而肌肉難長也。

《保嬰撮要・腋癰》 腋癰屬足少陽、手少陰、手厥陰三經，小兒患之，多稟賦肝火所致。初起先用活命飲，次用柴胡梔子散。五七日間，作膿，癤腫作痛者，亦用活命飲，殺其大勢，雖潰亦輕而易斂。若膿已成，用托裏消毒散。已出，用托裏散。如有變證，當隨證治之。

《保嬰撮要・脅癰》 脅癰者，足厥陰少陽之經，相火之司也，乃木之主。肝膽之氣不平，則風火內搏，榮逆血鬱，熱聚爲膿，而癰腫之所由生也。亦有稟賦母氣肝膽之熱，恚怒之火而致。然初患癤腫作痛者，宜用柴胡梔子散；未消者，用仙方活命飲。其熱既殺而腫不消者，則必成膿也，乃用托裏消毒散。其膿已成，以代針膏決之，仍用托裏散自愈。若膿出而痛止腫消，則不必用藥也。

《保嬰撮要・腹癰》 腹癰者，患於臍下，或傍二寸許，屬脾經；近脅屬膽經。蓋因脾經陰虛，氣滯血凝，或因脾虛，飲食積熱所患。若癤腫作痛者，瀉黃散；堅硬腫痛者，清胃散；腫痛便秘者，清涼飲。如此而仍痛者，瘀血凝滯也，活命飲。既用此藥而不消，則內欲作膿也，用托裏消毒散。若膿出而痛不減者，毒未解也，亦用前藥。若膿出而反加痛，及膿水清稀者，氣血虛也，用參芪托裏散。若食少體倦者，脾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柴胡、升麻。哺熱內熱者，脾血虛也，用四君、當歸、丹皮。如有他證，當隨證治之。

《保嬰撮要・臀癰》 臀癰屬膀胱經濕熱，或稟賦陰虛。若腫硬作痛，用內托羌活湯；微腫微痛，用托裏消毒散。若初起大痛，或五日之間似消不消，似潰不潰者，先用仙方活命飲，後用托裏消毒散。若已潰，食少體倦，瘡不生肌，脾胃虛弱者，用五味異功散加柴胡、升麻。稟賦陰虛，小便數而不斂者，加減八味丸。氣虛，久不生肌收口，用豆豉餅及補中益氣湯，培養元氣。若用解熱攻毒，及敷圍寒涼之劑，則氣血受傷，必成敗證矣。

《保嬰撮要・腿癰》 腿癰之證，所主之經不同，而所治之法亦異。發於內側者，屬肝脾二經；發於外側者，屬膽胃二經。漫腫堅硬者，元氣虛弱也，用內補黃芪湯。腫勢高癤者，元氣未虛也，用內托柴胡黃芪湯，外並用隔蒜熨法。若瘀血凝滯而不消，或不作膿者，用活命飲。血氣虛弱而不能潰，及不生肌肉者，用托裏散。此其梗概云爾。

《保嬰撮要・便癰》 便癰，因肝火肝疳，或稟肝經熱毒。若初起腫硬作痛者，先用龍膽瀉肝湯一二劑；腫痛不減，用仙方活命飲二劑；五七日不減腫尚硬，亦用前二藥各一劑；如不消或更痛，欲成膿也，用活命飲一劑，卻用托裏消毒散加柴胡、山梔一二劑。若膿已成而不潰者，血氣虛也，用托裏消毒散一二劑。膿已潰而痛不止者，毒氣不解也，用活命飲一劑。若膿已出而反痛者，血氣虛也，用內補黃芪湯。膿已潰而發熱煩躁者，氣虛血脫也，用當歸補血湯。膿已潰而惡寒發熱者，血氣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膿已潰而惡寒者，元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膿已潰而不生肌者，脾氣虛也，用六君子湯。若稟賦怯弱，或因飲食勞倦而爲患者，但用補中益氣湯加射干自消。設使不分經絡，不別虛實，概行攻伐，虧損氣血，則輕者難治，重者必變瘵證，甚至不起。

《保嬰撮要・囊癰》 囊癰屬肝經濕熱，或稟胎肝熱所致。初起腫痛小便赤澀者，濕熱壅滯也，先用龍膽瀉肝湯。如不消，用仙方活命飲。若腫痛數日不止，欲成膿也，用托裏消毒散。若腫未潰而小便不利者，毒氣壅滯也，當分利之。膿已成而小便不利者，毒氣未解也，當針泄之。膿出而反痛者，氣血虛也，當補益之。若元氣無虧，雖陰囊悉潰，睾丸懸露，亦不爲害。若乳母恚怒，令兒患此者，加味逍遙散；肝經氣血虛者，八珍散加味柴胡、山梔，俱加漏蘆，子母并服。

《保嬰撮要・足指凍瘡附耳凍瘡**》** 足指凍瘡，因受稟虛怯，故寒邪易乘，氣血凝滯，久而不愈，則潰爛成瘡。治法須壯脾胃，溫氣血，則死肉自潰，良

肉自生。若骨脫筋連者，宜急剪去，否則毒延腳面而死。蓋肢末之處，氣血難到，又爲外邪遏絕，則氣血不能運行。若用湯燙火烘，其肉即死而不仁，至春必潰腐脫落。元氣無虧，雖患無害。如外敷寒藥，內服消毒之劑，則元氣受傷，必成敗證。凡初凍時，以熱手頻熨之爲妙。北方凍耳，若誤以手觸之，其耳即落。大寒能裂膚墮指，信然。

《保嬰撮要·湯火瘡》 湯火之證，若發熱作渴，小便赤濇者，內熱也，用四物加山梔、連翹、甘草。若肉未死而作痛者，熱毒也，用四君加芎、歸、山梔、連翹。若肉已死而不潰者，氣血虛也，用四君加當歸、黃芪，外敷當歸膏，或柏葉末蠟油調搽，至白色，其肉自生。若因烟熏將死者，以生蘿蔔汁灌之即蘇。若飲食後被湯火所傷，發熱腹脹，惡食發搐變證者，當參食積驚搐門治之。

《保嬰撮要·翻花瘡》 翻花瘡之證，由瘡瘍潰後，風寒襲於患處，或肝火血燥生風，或乳母肝火生風，必致瘡口努肉，突出如菌，或如指大小，長短不同。如風邪承襲者，先用補中益氣湯加防風、天麻。風寒凝滯者，先用十宣散加羌活、天麻。兒肝火生風者，先用加味逍遙散加天麻、羌活。母肝火生風者，先用加味小柴胡湯，次用加味逍遙散加漏蘆、天麻。其風邪所乘，外用豆豉餅；風寒所凝，外用熨葱法。更用太乙膏護瘡口；突肉不消，更以藜蘆膏塗之。如瘡口不斂而惡寒發熱者，元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晡熱內熱者，氣血俱虛也，用八珍湯，倍加參、芪。食少難化者，脾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若飲食少思，大便不調，或肌肉消瘦，小便澄白者，此兼肝脾疳證也，用九味蘆薈丸以清肝火，用五味異功散以補脾氣，外仍用熨治之法。

《保嬰撮要·多骨疽》 多骨疽，由瘡瘍久潰，脾胃損虧，血氣不能榮於患處，邪氣陷襲，久則筋爛骨腐，故骨脫出，非稟胎所有也。當補脾胃，壯元氣，內用大補湯、地黃丸，外以附子餅、葱熨法，祛散寒邪，補接元氣，則骨自脫，瘡自斂。若用剋伐之劑，復傷眞氣，鮮有不危。嬰兒患此，當調補乳母，外用葱熨，以歲月除之。尤不可用可追蝕之藥。

《保嬰撮要·漏瘡》 漏瘡之證，因稟氣血不足，或久病血氣虛弱，或兒肝脾食積內熱，不能生肌，或乳母七情不和，脾氣不能收斂。當審其所因，調補元氣，佐以如聖餅、葱熨之類爲善。若用流氣破血追蝕等藥，反爲敗證矣。餘當參各門主之。

《保嬰撮要·赤白游風》 赤白遊風屬風熱血熱，蓋血得熱而遊走耳。白屬氣分，赤屬血分。或因腠理不密，風熱相搏，怫鬱而成。或因乳母食膏粱厚味所致。若風熱者，用小柴胡湯加防風、連翹。血熱者，用四物湯加柴胡、山梔、牡丹皮。風熱相搏者，用人參敗毒散。內熱外寒者，用加味羌活散。胃氣虛弱者，用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或消風散。血虛者，用加味逍遙散。如未應，用逍遙散、六味丸。若嬰兒患此，當審其受證之因，而調治其母。

《保嬰撮要·作痛不止》 瘡瘍作痛，當審邪之所在，證之所因。如寒熱而痛，邪在表也，用人參敗毒散。便秘而痛，邪在裏也，用內疏黃連湯。腫瘀而痛，血凝滯也，用仙方活命飲。膿作而痛者，用托裏消毒散排之，膿脹而痛者針之，膿潰而痛者補之。氣虛而痛，則用四君、歸、芪；血虛而痛，則用四物、參、芪。大抵形傷痛，氣傷腫，不知此數者，徒以乳香、沒藥爲止痛之方，則非所以爲法矣。仍審五臟相勝相兼之證而治之，後仿此。

《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丹溪先生云：腫瘍時嘔，當作毒氣攻心治之。潰瘍時嘔，當作陰虛補之。此論其常耳。竊謂前證如腫赤瘀痛而嘔者，熱毒甚也，用仙方活命飲。作膿而嘔者，血氣虛也，用五味異功散。膿脹而嘔者，血氣虛也，用六君子加歸、芪。便秘而嘔者，熱在臟也，用內疏黃連湯。寒藥服多而嘔者，胃氣傷也，用托裏健中湯。食少胃寒而嘔者，托裏益中湯。中虛寒淫而嘔者，托裏溫中湯。肝氣乘脾而嘔者，托裏抑青湯。胃虛停痰而嘔者，托裏清中湯。胃虛自病而嘔者，托裏益黃湯。鬱結傷脾而嘔者，托裏越鞠湯。徐院令云：治癰疽不可一日無托裡藥。確哉是言也。蓋毒氣者，熱有餘也；陰虛者，脾不足也。皆因脾氣虛弱以致之。但宜調補中氣，則正氣復而邪氣自去矣。嬰童當兼治其母。

《保嬰撮要·出血不止》 瘡口出血，有因五臟相勝，陰陽不調，而血不止者；有因乳母六淫七情之氣不平，而血妄行者。若因肝火內動，用四物、山梔、牡丹皮。肝經血虛，用六味地黃丸。心虛不能統血，用四物、參、朮、丹皮、酸棗仁。脾虛不能統血，用四君、山梔、牡丹皮。脾氣鬱滯，用歸脾湯。脾肺氣虛，用補中益氣湯。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湯。腎陰不足，而肝火內動，用六味地黃丸、柴胡梔子散加五味子。大凡失血過多，而見煩熱發渴等證，勿論其脈，不問其證，急用獨參湯以補其氣。經云：血生於氣。苟非參、芪、歸、朮甘溫之藥，決不能愈。若發熱脈大者多不治。

《保嬰撮要・肌肉不生》 肌肉乃脾胃所生，收斂皆氣血所主，二者相濟以成者也。若肌肉不生而色赤者，血熱也，用四物、山梔、牡丹皮。晡熱內熱者，血虛也，用四君、歸、地、牡丹皮。膿水清稀者，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食少體倦者，脾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煩熱作渴。起居如常者，胃熱也，用竹葉黃芪湯。煩熱作渴，小便頻數者，腎虛也，用六味地黃丸。肉腐而不潰者，用烏金膏。若肉潰而不斂者，用六君子湯。穢臭脈洪大而作渴，乃眞氣虛而邪氣實也，此爲難治。大凡瘡瘍久而不愈者，皆元氣不足，或因邪氣凝滯於患處。苟能調補脾胃，則元氣自足，元氣既足，則邪氣自消，死肉自潰，新肉自生，而瘡自斂矣。使不保其本，而槩敷生肌之劑，是反助其邪，後更潰爛耳。

《保嬰撮要・發熱不止》 瘡瘍發熱，初患乃毒氣所煽，已成乃內煽作膿，已潰乃血氣虧損，不可概行敗毒，以傷元氣。蓋未成者，當分邪之在表在裏。將成者，當分邪之可攻可補。已成者，當分膿之作與未作。膿已成者，當分膿之淺深高漫。膿已潰者，當分痛之止與不止。若作痛而發熱者，用仙方活命飲。作膿而發熱者，用托裏消毒散。膿脹而發熱者，用加味托裏散。膿出而發熱者，用八珍、黃芪。午前發熱者，陽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午後發熱者，陰血虛也，用四物加參、芪。日晡惡寒發熱者，陽氣下陷於陰分也，用補中益氣湯。發熱作渴，小便頻數者，腎氣虛弱也，加減八味丸。膿血多而熱者，陽無所附也，十全大補湯。日將晡而熱者，氣血虛也，八珍湯。若無寐而熱者，內補黃芪湯。煩躁者，血脫也，當歸補血湯。自汗而熱者，胃氣虛也，四君子湯。惡寒發熱者，肺氣虛也，補中益氣湯，或四君、黃芪、當歸主之。亦有五臟相勝，夾食夾驚，或乳母六淫七情所致者，不能備述，治者臨證詳之。

《保嬰撮要・大便不通》 瘡瘍大便不通，初起則審所致之因，所見之證，而行內疏外表之法；已潰則分血氣虛實傳變之證，而用托裏滋補之法。不可泛用苦寒疏導之劑，恐復傷眞氣，則腫者不能消散，成膿潰者不能生肌收斂。故丹溪先生云：腫瘍內外皆壅，宜托裏表散爲主。潰瘍內外皆虛，宜托裏補接爲主。治者審之。

《保嬰撮要・大便不止》 瘡瘍泄瀉不止，或因膿血出多，脾氣有傷；或命門火衰，不能生土；或脾氣虛寒，不能司攝；或稟腎虛，不能禁固；或乳母脾胃虧損，元氣下陷，致兒爲患。若瀉而煩熱無寐，脾氣虛也，用東垣聖愈湯。瀉而口乾飲湯，胃氣虛也，用錢氏白朮散。瀉而煩渴飲水，胃經有熱也，用東垣瀉黃散。瀉而色黃，飲食不化，或腹中作痛，脾氣虛弱也，用六君加木香。瀉而色黃，小腹重墜，或大便去而不了，脾氣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瀉而色青，飲食少思，腹中作痛，肝木侮土也，用六君、木香、升麻、柴胡。東垣先生云：診右關脈弦，風邪傷脾也，用芍藥甘草湯之類。右關脈洪，熱邪傷脾也，用三黃丸之類。右關脈緩，本經濕邪傷脾也，用平胃散之類。右關脈濇，燥邪傷脾也，用異功散加當歸，或四君子湯加熟地黃之類。右關脈沉細，寒邪傷脾也，用益黃散、理中丸之類，寒甚加附子。大凡飲沸湯而不知熱者，陽氣虛寒之證也，急用四君、桂、附。飲冰水而不知寒者，陽氣亢熱之證也，急用清涼飲之類。又法：以手足並冷者爲虛寒，用五味異功散加薑、桂，不應，急加附子。手足不熱者爲虛熱，用五味異功散、七味白朮散。手足並熱者爲實熱，用瀉黃散，多有更生者。

《保嬰撮要・小便不通》 瘡瘍小便不通者，其因不一，當分經絡虛實而藥之。若心，小腸熱而不通者，用黃連導赤散。心經氣虛，用養心湯。肝經實熱，用龍膽瀉肝湯。肝經虛熱，用地黃丸。脾經實熱，用瀉黃散。脾經虛熱，用四君子湯。肺經實熱，用黃芩清肺飲。肺經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腎經燥熱，用滋腎丸。腎經虛熱，用地黃丸。設若潰而惡寒發熱，氣血虛也，用八珍湯。手足並冷，陽氣虛寒也，用四君子湯加乾薑、升麻。手足不冷，乃脾氣虛弱也，用四君、柴胡、升麻、半夏。寒熱往來，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大便了而不了，脾氣虛而下陷也，用補中益氣湯。切不可輕用疏導之劑，復傷元氣，致腫者不能起發腐潰，潰者不能生肌收斂。須臨證制宜而治，庶無悞矣。

《保嬰撮要・小便不止》 瘡瘍小便不止，有膀胱氣虛而不能禁止者，有膀胱虛熱而自遺者，有肺經傳熱遺於膀胱而然者，有肺虛不能生腎而然者，有稟腎虛早近女色而然者。治法：膀胱氣虛，用六味丸、六一散。膀胱有熱，用六味丸、滋腎丸。肺經遺熱，用清肺散、六味丸。肺氣虛，用益氣湯、六味丸。早近女色而小便不止，或大小便牽痛者，乃腎肝虧損所致，作渴飲冷屬虛熱，用六味丸、補中益氣湯；作渴飲熱屬虛寒，用八味丸、補中湯。《精血篇》云：男子精未滿而御女色以通其精，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

疾。老人陰以痿而思色以降其精，而精不出而內敗，小便澀痛如淋，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若不條分縷析，而泛投雜藥則悞矣。

《保嬰撮要·作渴不止》 瘡瘍作渴，當分經絡所屬，及血氣虛實而治。若煩痛發熱，便利調和者，邪在腑也，用清熱消毒散。腫痛發熱，大便秘澀者，邪在臟也，先用瀉黃散，如未應，用涼膈散。煩痛熾盛，邪在經絡也，用仙方活命飲。右關脈洪數有力者，胃火消爍津液也，用竹葉石膏湯。右關脈數無力者，胃虛津液短少也，用補中益氣湯。飲食失度，胃氣內傷而亡津液者，用錢氏白朮散。膿血出多而氣血虛弱者，用八珍湯加五味子。稟腎不足而津液短少者，用加減八味丸。其餘當臨證制宜。

《保嬰撮要·敷寒凉藥》 瘡瘍敷藥，當分陰陽虛實而用內治之法，不可槩敷寒凉之藥。若腫痛熱渴，脈滑數而有力者，其證爲純陽，宜服濟陰湯，外敷抑陽散，則熱毒自消，瘀滯自散。若似腫非腫，似痛非痛，似赤非赤，似潰非潰，脈洪數而無力者，其證屬半陰半陽，宜內服冲和散，外敷陰陽散，則榮逆自從，血鬱自散。若微腫微痛，色黯堅硬，肉色如故，久而不潰，脈按之沉細，舉指虛浮者，其證屬純陰，宜內服回陽湯，外敷抑陰散，則寒氣自解，陽氣自復。凡陽氣虛寒，不能消散腐潰，或潰而腫不消，口不斂者，必內外溫補，庶可保全。若陰寒之證而用寒凉之藥，則腠理迷塞，氣血凝滯，毒氣益深，良肉反死，瘡口不斂，惡證蜂起，不可復救矣。蓋胃氣得寒則不能運行，瘀血得寒則不能消散，死肉得寒則不能腐潰，新肉得寒則不能化生，治者不可不察也。

《保嬰撮要·服取毒藥》 小兒瘡瘍，多由胎稟遺熱，或乳哺積熱，或乳母七情致熱。經云：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又云：氣主噓之，血主濡之。治者當察其經絡所因，表裏虛實，而調和以固其本。假如腫痛熱渴，大便秘結者，邪在內也，宜疏通之。腫煩作痛，寒熱頭疼者，邪在表也，宜發散之。煩腫痛甚者，邪在經絡也，宜和解之。漫腫微痛而不潰者，血氣虛弱也，宜補托之。色黯微痛而不潰，或潰而不斂者，陽氣虛寒也，宜溫補之。如是則五臟自和，六腑自調，氣血自生，瘡毒自解，此即敗毒之法也。若槩用寒凉之劑，復損脾胃，則腫者不能消散，潰者不能收斂，諸惡蜂起，多致不救矣。

《保嬰撮要·用刀針法》 小兒瘡瘍用針法，比之大人，尤宜愼重，當審經絡表裏之虛實部分，肌肉之厚薄而施之。夫腫高而軟者，發于血脈也。腫硬而堅者，發于肌肉也。肉色不變者，發于骨也。瘡未成者，解散以消其毒。已成者，托裏以速其膿。膿已成者，當驗其生熟淺深而後針之。以指輕按便痛者，膿淺也。重按方痛者，膿深也。按之不起者，膿未成也。按之即起者，膿已成也。若膿初生而即針，則泄其氣血，而膿反難成。若膿已熟而不針，則腐潰益深，而不能收斂。若瘡深而針淺，則內潰不出，外血反傷。若瘡淺而針深，則其膿雖出，良肉亦傷。蓋瘡瘍之證，氣血已傷，肌肉已壞，當隨決其毒，不可拘泥人神部分，其膿一出，諸證自退。若膿出反痛，或煩躁嘔逆者，皆由胃氣虧損，急宜托裏調理。凡膿已成者，宜急刺去，以紙撚蘸油紅瘡內，以膏藥貼之，兒安不必服藥。如瘡反覆未痊，多是乳母食厚味，或七情火動而然，當審所因而調治其母，但藥中加漏蘆令母服之，乳中藥過，兒瘡自愈。

《保嬰撮要·五善七惡》 瘡瘍之證，齊氏、陳氏有五善七惡之論，又云：五善見三則瘥，七惡見四則危。竊謂前證各有所屬之經，各有所主之方。蓋五善屬六腑，氣血無虧，人能調攝，不治自愈。七惡乃五藏虧損，失於滋補所致，非瘡瘍自有也，調治失宜，必致不起。如動息自寧，飲食知味，乃胃氣平和，一善也。便利調勻，乃腸胃調和，二善也。膿潰腫消，水鮮不臭，乃邪氣去而胃氣平復，三善也。神彩精明，語言清亮，乃心肺氣血無虧，四善也。體氣平和，脾胃無虧，五善也。作渴發熱，或泄瀉淋閉者，屬胃火內淫，一惡也，竹葉黃芪湯。氣血俱虛，八珍加黃芪、麥門冬、山茱萸、未應，佐以加減八味丸料。潰而腫痛尤甚，膿色臭敗者，屬胃虛火熾，二惡也，人參黃芪湯，未應，十全大補湯加麥門冬、五味子。目視不正，黑睛緊小，白睛青赤，瞳子上視者，屬肝腎虛火，三惡也，六味丸料加山梔、麥門冬、五味子，未應，八珍湯加山梔、麥門、五味。喘粗氣短，恍惚嗜卧者，屬脾肺虛火，四惡也，六君子加薑、棗，未應，用補中益氣湯加麥門、五味。若心火刑肺，人參平肺散。陰火傷肺，六味丸料加五味子煎服。潰後肩背不便，四肢沉重者，屬脾胃虧損，五惡也，補中益氣湯加山茱萸、山藥、五味子，如不應，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茱萸、山藥、五味子。食不下咽，服藥而嘔，食不知味者，屬胃氣虛弱，六惡也，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未應，加附子。聲嘶色敗，唇鼻青赤，面目浮腫者，脾肺俱虛，七惡也，補中益氣湯加薑、棗，未應，加附子。若腹痛泄瀉，咳逆昏憒者，

陽氣虛寒之惡證也，用托裏溫中湯，次以六君子湯加附子、薑、桂。若潰後發熱惡寒作渴，怔忡驚悸，寤寐不寧，牙關緊急，或頭痛目赤，自汗盜汗，寒戰咬牙，手撒身熱，脈洪大，按之微細，厚衣仍寒，此氣血虛極，傳變之惡證也。若手足逆冷，肚腹疼痛，泄瀉腸鳴，飲食不入，吃逆嘔吐者，此陽氣虛寒之惡證也。若無汗惡寒，口噤足冷，腰背反脹，頸項強直，此血氣虛極，傳變之惡證也，急用參、芪、歸、朮、附子救之。夫小兒患之，因胃氣虛弱，或膿血出多，虛邪內作，或乳母失調，血氣不和，致兒爲患。能審其所致之因而主之，亦有復生者。若更與攻毒，乃促其亡也。

《幼科證治準繩·瘡瘍》 癰疽證治已詳《瘍醫準繩》。其在小兒，雖肌體柔脆，而天眞未鑿，鮮五發之毒，亦無五善七惡之診。初生周晬前後，遍體生瘡，俗忌療治。其他小小癰癤，自可敷貼而消。若增寒壯熱，沉困躁擾，爲心腹之害，又當求其本而治之。乳下嬰兒，母子俱服，是在醫師神而明之，無按圖索驥之理。薛氏乃掇大科癰疽證治，贅附保嬰，近於駢拇枝指矣。若夫溯流窮源，明經絡，分表裏，審順逆，則無大小之異，有專科書在，又何贅焉！

《幼科證治準繩·紅絲疔》 有一種紅絲瘡，雖非丹毒，其毒實同。多生於兩手中指節上，男左女右，則尤甚也。其狀但一水泡，清澄光瑩，如小鷄頭大，其底下濺濺然數十如小針孔，不癢不痛，都無妨礙。泡邊則有一絲脈如紅絲，隱隱在皮裏，其行甚速，循臂而上，過肘則危，至心即死。有此證者，急以針迎頭挑斷，或嚼白梅封之，絲即不行。

《簡明醫毂·白禿瘡》 胎中熱毒，或生後感熱毒，上攻頭額成瘡，致白屑燥癢，或黃汁流爛。

敷方：瀝青一兩　苦參末　川椒末　水銀各五錢　杏仁研如泥　百草霜各三錢

先入柏油少許，百草霜、杏仁同水銀研，不見星；再入衆藥，添柏油，研如糊。先以葱、椒煎米泔或濃茶洗，剃髮搽之。忌發氣、熱毒之物。

《簡明醫毂·諸瘡》 小兒瘭瘡，皆因乳母飲食熱毒、七情之火，發於內爲驚痰身熱，發於外爲瘡瘍疥癬。必先令乳母服清火解毒煎餌。小兒服解毒丸，化毒丹之類，次用敷藥。

月蝕瘡：小兒指月，耳前後瘡。薔薇根四錢、地榆皮二錢、輕粉五分。右研末，敷。

眉瘡：生眉上。用傾銀罐研爲極細末，加輕粉少許，麻油調敷。

鼻匿瘡：鼻外四邊生瘡。枯礬、海螵蛸、雄黃各一錢，赤石脂、鉛粉、黃丹各二錢，孩兒茶五分，輕粉五分。右研極細末，濕者乾摻，乾者油調搽。

鼻下爛：鉛粉油敷。澤瀉、鬱金、山梔、甘草等分。右水煎服。

火灼瘡：小兒遍身赤爛如無皮。木鱉子去殼。對半切開，用香油一鍾，煎至木鱉焦，切開無白心。濾淨碗內，坐水中，過夜出火毒。鵝毛搽患處。

魚臍瘡：頭黑，深黃，水四畔流出。蛇退燒存性爲末，鷄子清調搽。

溜膿瘡：膿流至即成瘡。綠豆粉一兩、黃丹三錢、枯礬三錢、輕粉一錢，香油調搽。

賴頭瘡：滿頭生瘡。牛皮烟膠、薰皮烟出口上刮起者爲末，一兩。加黃丹、枯礬各三錢、輕粉、香油調搽。

滿頭遍身瘡爛癢痛：黃連末五錢、蛇牀子末二錢半、五倍子末一錢、輕粉三分。右研勻，先以荆芥、葱、椒煎湯，冲化白礬、樸硝各一撮。洗淨，次將前末香油調搽。

又：楝樹根皮炒，研末，豬油調搽。

頭瘡：柏油山西來者搽，或調苦杖根末搽。前藥用柏油調尤效。

頭至足諸熱瘡：滑石水飛，一兩，大黃末二錢　黃柏末各一錢五分　青黛二錢研勻，冬青葉搗汁，調搽。

周身有膿結醫諸瘡，用外科萬靈膏加乳香、銀硃等者，攤貼即效，且不污衣。

諸瘡久不癒：白膠香即楓樹脂，五錢、輕粉二錢。右研勻，細末，豬骨髓或油調搽。

癬瘡：羊蹄根、明礬同搗，絹包搽。或川槿皮醋磨，或馬鞭草葉搽。

漏瘡：松香葱、椒煮，曬燥，研末，頭髮燒灰，黃丹等分。右研勻，油調敷患處。

《幼科金針·奶癬》 疊疊肌膚似癬形，小兒此患爲何生。須教娠母知撙節，免使周身瘡疥成。

小兒奶癬發於百日之內，忽然頭面周身，形如癬狀，有邊，圓廣大小不一。因父母素食辛熱炙煿之物，以致熱毒浸潤胎中，生下孩兒成此患矣。不發寒熱，全無痛癢。治之文蛤四兩，打成塊，先炒黃色，次下川椒二兩，同炒黑色，烟起爲度，入罐內密封，再下輕粉五錢研細，香油調敷。母戒口味，

立愈。

《幼科金針·葡萄疫》 不正之氣鬱肌膚，色似葡萄漸漸多。庸愚未諳將斑治，直待牙宣誰執誤。

葡萄疫出於外科方書，乃不正之氣使然。小兒稍有寒熱，忽生青紫斑點，大小不一，但有點而無頭，色紫若葡萄，發於頭面者點小，身上者點大。此表證相干，直中胃腑，邪毒傳攻，必致牙宣，十有八九，久能虛人。急以羚羊角散清熱涼血。又有牙根先腐者，人中白散搽之。不可混作斑治。

《幼科金針·膿窠瘡》 膿窠瘡痛苦煎熬，皆從濕熱互相遭。內服消風涼血飲，外搽仙散一齊燋。

經曰：諸痛瘡瘍，皆屬心火，惟膿窠之證不同。蓋因肺經有熱，脾經有濕，二氣交作而發也。初起作癢，搔破變作膿窠而疼。宜進消風涼血之品，又以鍼挑破去膿，搽蛇床子散，戒口自愈。愈後復發，搽至三次，自永絕其患矣。

《幼科金針·瘡痘》 古語生瘡不死人，膚肌血脈漸來侵。過餐粉麵當風睡，立見虛浮鼓脹臨。

瘡疥乃微芒之疾也，濕熱所變，易於蔓延，治則難痊，愈而又發，多致皮膚枯槁。浸淫血脈，搔癢無度者，一掃光搽之，止癢殺蟲取效，忌食粉麵等物，必無瘡痘之虞。若內停飲食，外感風邪，瘡勢頓減，便是入腹之機，卒然胸腹脹滿，眼胞浮而四肢腫矣。急用表散，先取其汗，次以消導退腫，使瘡毒達表，則腫自消裏自清矣。

《誠書·論出胎諸毒》 後天諸毒易辨，先天所中難明。甫離胎而即發者，豈赤子之辜，即由父母之精氣，以爲精氣則若血，若脈，若風，若火，若濕，若毒，皆氤氳中之停毓，故其發而爲瘡也。起似風癮，漸成細瘰，一作燥癢，即濕而爲片子如癬，世名疥熱，俗云蛇窠。巢氏論兒頭一患瘡，頃至遍體者，其瘡有蟲，故名蟲胞，蓋謂從胞胎來也。上下前後，隨感而生，此濕與火相乘而爲血熱毒盛，腠理愈開，其毒益熾。癢屬氣虛，楚屬血虛，其端在腑，旋久而氣血兩虛，則因熱而起者，又因熱而內攻矣，治宜托裏解肌爲主。厥後稍愈而結聚于頂也，蓋由六陽諸毒上冲，此火毒炎上之征也。兩陽相灼，故旋愈旋發，治宜清火、化毒、養血爲主。至于收在四肢，則又日久脾虛之故矣，治宜理脾解毒爲主。若發而爲丹毒，岐伯有言，陽解百年，一十已上爲毒，一十已下爲丹，丹與毒一也，然有赤紫瘤之分。所腫有十，其色有五，熱毒客于體膚，搏于氣血，而風乘之。蓋熱極生風，晷刻間游走遍體，乃陰滯于陽之明驗也。虛寒則癢，實熱則痛。總之，起自腹而達于四肢者生，起自四肢而歸于腹者死，治宜化毒解肌爲主。而外用砭法，上則血紅，次則血紫，下者血黑。若發而爲火灼也，火氣必遇竅而出，故始于或眼，或耳，或口，或鼻，或輩門，或臍，或陰囊等處，赤色無皮，嗣後即起，紅泡逾日而穿，去皮鮮汁如湯火燙炙之狀，痛楚殊甚，夜卧不寧，一二日內能腐周身，故圖治者宜早，必須道氣、涼血、解毒爲主。

證治原　先大父嘗曰：毒在于身，攻之使出乎？抑之在內乎？聽其自然乎？夫不出則內攻，諸書具論，乃十之八；愈泄則愈憊，剝耗元精，論抑者乃十之二；神王則能起，神衰則不能出，調神養精，聽諸自然，論者常相參半。汝可合諸家而酌之，蓋不可偏廢，必先審其年之大小，毒之重輕，力之厚薄，時之寒熱，先天之稟受，然後酌而施之。如瘡毒之宜發，丹毒之且解，火灼之宜抑，治法各條，貴乎審機。

證治委　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火。矧赤子純陽者乎？若是則黃連、玄參、天花粉、丹皮之類宜亟投矣。抑知熱則行，寒則凝，血凝則毒滯，謂濕熱內蒸，必風能勝濕，則羌活、防風之類不宜緩矣。抑知莫治風，莫治燥，治得火時風燥了，大要俱不可執。其始莫如透肌，即繼之以解毒，嗣後亟宜和血當佐之以養陰，則本元固而諸毒不能作祟，庶毋傳驚之虞矣。

證治要　有未及一月而發毒者，其毒自重，當視其口，或腥或腐者可治至于糊口幷鵝口者凶，口無涎沫者尤凶。凡瘡必先審色，色紅者生，色白者氣虛，色紫者毒盛，色青如苔者死。

有未見點而痰壅、體熱、腹脹不寧者，當診其標面，以甘桔之類治之。

凡瘡色焦枯，肚腹卒然青黑，得之胎毒者不治。或浴時客風所搏，以荊風透托之法治之。或失治毒攻內者，以桑蠶托裏治之，其法雖具，勢甚實危。

有瘡已出而煩悶氣逆者，只宜化毒養血之類治之。

有起時瘰癧，濕久而乾，唇燥眦壅，啼號不已，當以四順湯及蟬殼湯之類治之。

有毒方起，誤投雄黃及寒涼等藥者，神氣未敗者可治，已耗者不治。

有發泄已久，或收頭者，頭爲諸陽之首，宜養血平肝爲主。或收四肢者

四肢屬脾，當以扶脾收斂爲主。

有痘與疹之後發瘡者，宜和血化毒爲主。

有久瘧之後發瘡者，始宜透出，繼以扶脾。

瘡無濃汁者不治。

遍體皆瘡而毒發于肋者，或在少腹者不治。

頂門腫起者不治。

父母當年有毒，產子如前毒者，宜攻解兼施。

瘡前發驚與瘡後傳驚，皆宜理瘡爲主。

丹名不一，治法另書。

有年方長而腦疳，白禿不生髮者，蓋足少陰腎經，其華在髮，患疳日久，血氣損少，不能榮髮。

《誠書・論癰疽疔腫諸惡毒》 余之著《出胎諸毒暨丹毒記》者，蓋因余友李青來中年得子，患此毒而不知治，後求治而任匪類，竟爲枉夭，故茲論之作，刻意求詳。先大父閔之曰：汝僅言其胎中三種，餘不罄言之，何也？對曰：嬰兒元陽未凋，情欲未染，膏粱炷炙之中毒未深，或不犯癰疽、疔腫、惡毒，況業有專科，是以不贅。大父曰：不明運氣，不明井、榮、經、俞、原、合，不明色脈，不明從逆，不可以言醫。凡毒之起，當先究其時年則燥濕明，審其經穴則腑臟辨，知其紅、白、堅、軟、高、陷則順逆判，汝以未凋、未染、未深而忽之，則謬甚矣，何不多讀書？如經云：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又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六腑不和，留結爲癰。此腑臟之宜辨明矣。又曰：瘡腫高而軟者發于血脈，腫下而堅者發于筋脈，肉色不變發于骨髓，則筋脈之宜辨明矣。假如諸書俱用寒峻、解熱、收斂之品，甚而有用白及、商陸根者，有用蒼耳子、金銀花者，有用寒水石、天花粉者，有用芭蕉、赤小豆者，有用草烏、白芷之類者，皆不分溫平寒熱，拾一方聞一法，咸曰能醫，有不殺人者鮮也。故先立其年則陰陽辨，陰陽辨則尻神明，尻神明而赤白判，赤白判而腫陷分，腫陷分而痛癢審，痛癢審而血氣明，血氣明而診治易矣。世見癰疽，輒投下藥，蓋謂毒從瀉出，即《養生方》與孫眞人皆持此議。不知癰從俞穴來，陽者紅腫瘀起，陰者青白而陷，疽者附筋骨而生，皆賴血氣爲主。經云：氣主噓之，血主濡之。氣者，胃冲和之元氣，倘元氣傷而不能噓嘯則下陷不濃，能禁其不內攻乎？又有用番木鱉者，一爲戰栗殆矣。故癰疽以養氣血而托裏乃爲良工，疔瘡以宣拔爲善策，萬勿以斑蝥、蚣、蝎混施。故東垣、丹溪凡治毒腫便與滋補，正謂血氣毋虧，可保終吉之意也。汝其志之，謹述《癰疽論》。

《誠書・治囊癰》 囊癰者，屬肝經濕熱。初起腫痛，小便赤澀，用清利解毒爲主。若膿已成而小便不利者，毒氣未散也，當針泄之。膿出而反痛者，氣血虛也，當補益之。倘元氣未虧，雖陰囊悉潰，睾丸懸露亦不爲害。乳母多怒者，子母俱宜清肝藥。

《誠書・治便毒》 便毒者，因肝火、肝疳，皆肝經熱毒。初起腫硬作痛，宜龍膽瀉肝湯與仙方活命飲之類以消之。倘未能即消，宜視其血分毒氣，爲之斟酌可也。

《誠書・論諸瘡》 治瘡者，始以驅風行血，繼以調養氣血，此百不失一之論。然痛不可忍者，須用苦寒之劑，蓋諸痛癢瘡瘍屬火之謂也。若性急面黑血熱者，亦宜芩、連、苦參之類。若體胖之人，則又燥濕清火爲上，佐以驅風豁痰。在四肢盛者，又以起脾勝濕爲主。若體壯毒盛者，不妨以大承氣湯下之。如久病之後，濕蒸外達，但宜托裏補治，四物調和，切勿多浴塗遏，致使內攻。元氣足者，舊證立發；元氣不足者，徒自斃而已。瘡之形類，隨在著方。

《誠書・記疔瘡》 火鬱流注，得之天時者十之一二，中于人事者十之八九何？則彼在天者，不過燥火熱鬱；而人事之或過于炷炙，或困于憂忿，或湯沐火烘，或瓜果魚腥，或父母縱酒房勞而稟在先天者。方各條左推，血絲疔一種已載丹門不贅，古方有十二種三十六疔之分，總之其毒不可犯，犯宜速治。

《誠書・記瘰癧惡核》 風痰熱毒相搏而結成頑核，久則潰而爲瘰癧矣，治宜和血理脾爲主，切忌徒令導痰清利，致損眞元。若嬰兒產下胎毒瘰癧者，此稟母之肝膽二經火鬱氣滯，但宜平肝化毒爲主。若母血虛，內熱久病，厲藥所致，亦宜養血解毒，切勿速攻。至于肝疳、食積、無辜耳前後如貫珠者，尤宜療疳，詳本門。岐伯曰：鼠瘻，寒熱之毒氣也，其本皆在于臟，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浮于脈中，內未著于肌肉，外爲膿血者，易去也。若反其目，視之其中亦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三脈如之，赤脈未見者可治也。後世俗云鼠用飲食流涎于中，人誤啖

之，毒氣相感而生，以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相似故耳。取貓制方，勝其毒也。

《張氏醫通·胎毒》 小兒初生，其身如有湯潑火傷者，皆母過食膏粱所致。母服清胃散，逍遙散清其氣血，兒亦常飲數滴。有身無皮膚而炙赤發熱者，皆由產母胃中火盛也。用熟石膏末加珍珠粉撲之。亦有因父遺毒所致，當從黴瘡毒治，夏月以兒臥蕉葉上尤良。有身無皮膚而不炙赤者，皆由產母脾肺不足也，以參芪末加珍珠粉撲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故知病脾肺也。子母俱服保元湯。如腦額生瘡者，火土相合，濕熱攻擊髓海也，難治。腳上有瘡者，陰虛火盛也，不滿五歲而死。如未滿月而撮口握拳腰軟者，此肝腎中邪勝正弱也，三日內見者必不治。如男指向裏，女指向外，尚可治，鉤藤散主之。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胎瘤》 嬰兒初產患胎瘤，胎熱瘀血是根由，色紫漸大熟透刺，放出膿汁自可瘳。

注：此證由胎前孕母積熱，以致胞熱，更兼血瘀滯結而成。多生頭上及胸乳間，初如李核，漸大如饅，色紫微硬，漫腫不甚疼痛。嬰兒初生即有者，候過滿月熟透，方可針之，放出赤豆汁或膿水汁，其腫即消。初服五福化毒丹，兼貼黃連膏；潰貼生肌玉紅膏，生肌斂口。若滿月後生者，必待膿鼓熟透針之。若瘤皮含血絲者，詳注于紅絲瘤。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紅絲瘤》 嬰兒初生紅絲瘤，皮含血絲先天由，精中紅絲腎伏火，相傳患此終難瘳。

注：此證一名胎瘤，發無定處，由小漸大，嬰兒落草，或一二歲之間患之。瘤皮色紅，中含血絲，亦有自破者。治法雖同胎瘤，但此患由先天腎中伏火，精有血絲，以氣相傳，生子故有此疾，終變火證，潰處亦難收斂。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胎癬瘡》 癬瘡始發頭眉間，胎中血熱受風纏，乾癢白屑濕淫水，熱極紅暈類火丹。

注：此證生嬰兒頭頂，或生眉端，又名奶癬。癢起白屑，形如癬疥，由胎中血熱，落草受風纏綿，此系乾癬；有誤用燙洗，皮膚起粟，搔癢無度，黃水浸淫，延及遍身，即成濕癬。俱服消風導赤湯，乾者抹潤肌膏；濕者用嫩黃柏頭末，與滑石等分撒之，膿痂過厚，再以潤肌膏潤之。又有熱極皮膚火熱，紅暈成片，游走狀如火丹。治法不宜收斂，只宜外發，宜服五福化毒丹，亦以潤肌膏抹之。癢甚者，俱用烏雲膏搽之。乳母俱忌河海魚腥、鵝、鵪、辛辣動風發物，緩緩自效。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痘癰》 痘癰毒留經絡中，發無定處腫不紅，留于肌肉爲治易，結于骨節難成功。

注：此證因出大痘，漿灌不足，以致毒漿不得透發，留結經絡之中，隨處可生。小如李者爲毒，大如桃者爲癰，漫腫不紅，亦無炙痛，身熱多煩。若生單個者，毒在肌肉屬順，易治；連發數處者，船小載重屬險；若結于骨節之間，或成對發出者，其毒已盛，潰破之後，滲泄氣血，不能斂口屬逆。初發不可強消，俱宜服透膿散，外敷烏龍膏；膿熟針之，加味太乙膏貼之。若氣血虛弱者，兼服保元湯。潰後潮熱全退，毒氣方淨，否則他處又發。忌生冷，硬面，發物。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葡萄疫》 葡萄疫同葡萄狀，感受癘疫鬱凝生，遍身發點青紫色，毒攻牙齒類疳形。

注：此證多因嬰兒感受癘疫之氣，鬱于皮膚，凝結而成。大小青紫斑點色狀若葡萄，發于遍身，惟腿胫居多。甚則邪毒攻胃，以致牙齦腐爛，臭味出血，形類牙疳，而青紫斑點，其色反淡，久則令人虛羸。初起宜服羚羊角散，久虛者，宜服胃脾湯，米疳水漱口。以非疳散日擦四、五次即效。

《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嬰兒瘡瘍》 嬰兒瘡瘍乳火成，因食厚味濕火凝，更兼六淫氣感受，腫潰治法按疽癰。

注：凡嬰兒生瘡瘍小癤，多由乳母七情之火，或過周歲能飲食者，由過食乾焦厚味，而生滯火，更兼六淫之氣感受，皆能成之。但發表，攻裏，托裏消毒等法，及腫潰外治，俱按癰疽腫瘍、潰瘍門。嬰兒純陽，火證居多，非峻劑不能勝其病。但肌體臟腑柔脆，應效即止，不可過劑。

《幼科直言·小兒奶癬瘡證》 此瘡發於百朝，一週內外，係稟胎毒，生連背上，出水作癢，沾衣濕被，頭堆厚痂，發而又發，毒氣出盡，自然漸愈。萬不宜用藥搽洗，即如香麻油、柏油、檾子油、燭油、並花椒、苦茶、米泔等水，一概不可兒戲輕試。雖極輕微搽洗之藥，亦能受害，犯者多作嘔。其證似受外感，實係內毒相搏於外。當用生荸薺去皮，每次以十數枚搗汁，徐徐飲之，但能咳嗽，有涕淚則輕，瘡復發爲愈。平日用清水溫洗無妨。若瘡盛者，必常服二聖解毒丸，能清熱化痰，消散毒氣。

《幼科直言·疥瘡膿窠瘡》 小兒生瘡，皆因濕熱而生。亦有因病後濕熱

感出而生者，不宜用藥搽洗，並不宜用薰藥，犯之者瘡毒入內，能作腫、作喘、生痰，因此而成不救者有之。藥宜清熱疏風解毒，日久不愈者，即宜滋陰養脾，方可得愈。疥瘡作癢，乃血分風熱所致，宜用荊防解毒散。疥瘡兼皮乾肉瘦者，宜用苡仁湯。紅根膿窠乃血熱蒸脾，宜用清涼散。

《幼幼集成·諸瘡證治》 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世間瘡瘍癰疥，惟小兒最多。豈其稚陽純氣，易與歲運火政相乘耶？抑不識不知，而寒溫動定之乖其道耶？復有父母之遺毒，爲兒終身之害者，可不有以治之乎？

小兒初生，遍身蟲疥，與乎流水風瘡，一皆胎毒也，切勿外治，宜內服胡麻丸。倘誤用搽洗，逼毒入腹，以致腹脹，危候也，急服解毒湯爲佳。

凡頭面遍體有瘡，原未搽洗而瘡忽自平，更加痰喘氣急者，切不可下，宜連翹丸解托之。

小兒未過週歲，無論一切瘡疥，皆不宜搽洗，總以胡麻丸爲主治，至穩。

小兒生癰毒腫癤，皆氣血凝而火熱乘之，內服大補湯，外以紫金錠塗之。頭上結核腫脹發熱者，內服胡麻丸，外以五倍子爲末，醋水調敷，一日二易爲妙。

《幼幼集成·瘰癧證治》 小兒瘰癧，由肝、膽二經風熱血燥而成。蓋二經常多氣少血，倘怒則肝火動而血熱，腎陰虛則不生木而血燥，燥則筋病，累累然結若貫珠。其候多生於耳之前後，連及頤項，下至缺盆及胸腋之側，又謂之馬刀。初起如豆粒，漸如梅李，或一粒或數粒，按之則動而微痛，不甚熱。久之則日益以甚，或頸項強痛，或午後微熱，或夜間口乾，飲食少思，四肢倦怠，或堅而不潰，或潰而不合，皆由氣血不足，往往變成疳瘡。此證本非外科，切忌刀鍼爛藥取去其核。昧者不識病源，誤用爛藥取核，不知肝、膽二經內有相火，抑鬱不伸而生瘰癧，爲之益氣養榮，舒筋散鬱，猶恐不暇，何敢用刀鍼爛藥，以致破爛不收，膿血交併耶？予目擊其誤治致死者，不可勝紀。凡小兒患癧，不可妄治，只宜內服單方，切忌取核，愼之戒之。

凡小兒頸項結核，或三五粒、十數粒，或痛或不痛，或熱或不熱，用牆根下鳳尾草，梗如鐵綫而黑，葉似鳳尾，《本草》內名石長生，即牆縫中所生小蕨其也。單取其根，水洗淨，每用一兩，以糯米濃酒一碗，瓦瓶濃煎，去渣服酒，每日一服。勿求速效，多則一月，少則二十日，其核全消，再不復發。此藥氣味平淡，更不苦寒，實爲神授，藥賤而功弘，誠仙方也。

凡小兒耳之前後，忽有瘡作核如杏核，大小不一，名馬刀瘡，爲瘰癧之根。用桃樹白皮，切三指大一塊，刮去外皮，留內一層，貼瘡上，以艾炷於桃皮上灸之，覺熱痛即止，毋令傷皮。明日又灸，不數次而核消矣。

治小兒瘰癧未潰者令內消，已破者能收口，服此一月痊愈。用直僵蠶半斤，先用清水洗三次，去石灰淨，曬乾炒枯，另將晚米半斤炒熟，共研細末，米糊爲丸，重一錢一顆。每日空心時，以夏枯草煎湯，兒大者二丸，小者一丸，研爛調服。常須以甘肥葷潤之物滋澤之。

《幼幼集成·梅瘡證治》 夫梅瘡一證，以其腫突紅爛，狀如楊梅，故爾名之。西北人名天泡瘡，東南則名棉花瘡。蓋小兒患此者，實由於父母貽毒傳染而致也，然非尋常胎毒之可比。蓋青樓艷質，柳巷妖姬，每多患此，而少年意興，誤墮術中。由泄精之後，毒氣從精道乘虛直透命門，以灌衝脈，所以外而皮毛，內者筋骨，凡衝脈所到之處，無不受毒，此其爲毒最深最惡。設初起之時，治不如法，去毒未淨，而隨至敗壞殞生者有之矣；或遺毒兒女，以致生而不育者有之矣。世人見此惡道，而不寒心知避者，愚亦甚矣。

小兒亦有不因遺毒而成，蓋因偶傷濕熱，即或患此，亦不過在皮膚肌肉之間而已。治之者，能知清熱解毒除濕，自必痊愈，無足慮也。

予高友少年不愼，嘗發梅瘡，治不如法，以致毒氣內伏，外雖愈而內成結毒。每夏月則手心多現紫疹，如鵝掌風樣。及其生子，皆於月內二十七日必發此毒。初起陰囊之下紅瘡數點，似火丹之狀；不數日，則延及遍體，皮肉潰爛，形類火燒，晝夜啼號，諸藥莫救；延至半月，則精神竭脫而死。連生三子，有如一轍，友悔恨無及，力懇於予。予雖感其誠敬，而實不得其法，因靜思熟計，恍然有得。蓋此毒從泄精後，乘虛透入命門，直灌衝脈，已爲負嵎之虎矣，而且盤踞多年，根深蒂固，何可動搖！倘剿捕不得其法，反致蹂躪疆場，損我民物。古人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苟非攻堅破壘，搗巢覆穴，不足以絕其根株。因自製一方，名竄毒丸。以鮫鯉甲，頭尾，胸脊以及四足，各用鱗甲數片，取其穿山透穴，率領諸藥，直趨毒巢，則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衝脈所行之地，無處不到，以之爲君。用刺猬皮仍以上法，各取其刺，雖搜毒之功不如鮫鯉，而以毒攻毒，力則過之，故以爲臣。用蟬蛻、蛇蛻，雖爲解毒清熱之需，實所以取其蛻脫之義，以之爲佐。以芩、連、梔、柏清其雷龍之火，用皂刺、土茯、槐花領毒外出，不使久留精竅，以之爲使。復略加人參護其胃

氣，使之宣行藥力，庶無潰亂壅遏之虞，以爲四路救應。製而服之，誠所謂得心應手，鍼芥相投，藥未盡而毒出。忽於左腳膕發一惡瘡，皮肉紫黑，痛苦異常，號呼牀第，一月方痊。嗣是手掌如故，所生子女，不特不發梅瘡，而並毫無疥癬。可見病有萬殊，理無二致。予素未諳外科，而能拔茲社鼠城狐之毒，恃此理也。倘無其理，而欲邀天之幸，吾未能信。

小兒梅瘡，最爲惡候，倘發於一二月間，或半歲之內，最難救治。以其毒稟先天，來路既遠，方藥難及，即日服數匙之藥，杯水車薪，終難有濟。昧者但以探洗之法治之，適足以阻其出路，反致內攻不救。只當緩以圖之，庶能保全。先以胡麻丸修製精細，每日服之，三七之後，內毒將盡，方用點藥，不三日而瘡盡愈矣。此法至神至捷，第不可用之太早，恐內毒未盡也。

《幼幼集成·瘙疹癮疹證治》 癮疹多屬於脾，以其隱隱在皮膚之間，發而多癢，或不紅者，俗人名爲風丹。加味羌活散。

《瘍科心得集·辨白禿瘡肥瘡論》 白禿瘡者，俗名臘瘭瘡，乃足太陽膀胱、督脈二經受濕熱，生蟲作癢，瘡痂高堆是也。風襲則起白屑，熱甚則禿，久則傷孔而不生髮。治當消風除濕，殺蟲止癢養血。

肥瘡生於頭頂，乃臟腑不和之氣上衝，血熱之毒上注。小兒陰氣未足，陽火有餘，故最多犯之。宜內服荊芥、防風、連翹、天花粉、貝母、元參、赤芍、生地、牛蒡子等，清熱解毒，涼血和血，俟毒氣少解，方外用藥以塗之。切不可驟加寒涼塗遏，以致熱毒內攻不救。蓋小兒臟腑嬌嫩，易入難出也。

兒科總部

痘疹部

題解

《肘後方》 比歲有病時行，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後，瘡瘢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東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薤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飯下菜亦得。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爲虜瘡，諸醫參詳作治，用之有效方。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碗豆瘡候》 傷寒熱毒氣盛，多發皰瘡。其瘡色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膿漿，戴白膿者，其毒則輕。有紫黑色作根，隱隱在肌肉裏，其毒則重。甚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其瘡形如豌豆，故以名焉。

《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傷寒豌豆瘡後滅瘢候》 傷寒病，發瘡者，皆是熱毒所爲。其病折則瘡愈，而毒氣尚未全散，故瘡痂雖落，其瘢猶黶，或凹凸肉起，所以宜用消毒滅瘢之藥以傅之。

《諸病源候論·時氣病諸候·時氣皰瘡候》 夫表虛裏實，熱毒內盛，則多發皰瘡。重者周布遍身，其狀如火瘡，若根赤頭白者則毒輕，若色紫黑則毒重。其瘡形如豌豆，亦名豌豆瘡。

《諸病源候論·熱病諸候·熱病皰瘡候》 夫熱病皰瘡者，此由表虛裏實，熱氣盛則發瘡，重者周布遍身。若瘡色赤頭白則毒輕，色紫黑則毒重。其形如豌豆，故名豌豆瘡。

《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疫癘皰瘡候》 熱毒盛，則生皰瘡。瘡周布遍身，狀如火瘡，色赤頭白者毒輕，色黑紫黯者毒重。亦名爲豌豆瘡。

《幼幼新書·瘡疹論》《疹痘論》：夫疹痘瘡者，因熱積臟腑，蒸鬱毒氣而生。若腑間伏熱，則生細疹赤瘡，俗呼爲麻子是也。若臟間伏熱，則生痘瘡，形似豌豆者是也。

《三因方·斑疹證治》 夫斑瘡病，《內經》與張仲景皆不載，尋撚方論，蓋自魏朝，方有以白頭赤根者，俗呼爲豌豆，即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爲麻，即膚疹也。又有大者，俗呼爲芋爲萍，此皆輕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

《痘疹心法·或問》 痘瘡之名何義？曰：古人謂之斑瘡，後人因其形似豆，故曰痘瘡，又曰豌豆瘡。今又有呼爲珍珠豆者，以其形圓緊而小也。有呼爲大豆者，以其形圓充實而大也。有呼爲茱萸豆者，以其二三成叢中心落陷也。有呼爲蛇皮者，因其空殼無水，如蛇蛻之皮也。有呼爲錫面者，以其成餅帶灰白色也。是皆因象取名，無別義理。但珍珠豆最輕，大豆次之，茱萸豆最重，蛇皮錫面則死證矣。

《痘疹金鏡賦集解·疹疹秘旨》 按字學，疹，章引切，音軫，膚創即瘡字。癮疹如麻粟也。癮同癮，以忍切，音隱，癮疹，皮外小起也。疹類不一，舊註脣瘍者非。又丑愼切，嗔去聲，與疢同，亦非。又俗呼痘瘡曰疹，《同文備考》：疹，瘡疹也。《肉部》：胗，乃痘瘡也。按痘疹亦瘡類，安見胗獨爲痘瘡，疹獨爲瘡疹乎。《備考》之說太汎。愚按：疹，南人呼爲痧子，北人呼爲瘡子，偏檢字學，竝無痧、瘡二字，想是近代方言，古無之也。

《治瘡全書·因形命名論》 形如麻子大者曰癮，形如沙粒細者曰疹，潮時即現，潮過即無者曰癮，因感時行疹戾之氣而出，故曰疹也。浙江曰瘡子，以其忌用醋，恐酸斂不發也。江西麥癮子，以其粒粒如麻也。吳地曰痧子，以其瑣細如沙也。四川曰麩子，以其如曰麩之皮在肌膚也。湖人曰瘙子，以其如蚤咬之迹也。然其名雖異，其證則同。

論說

《千金要方·傷寒》 治人及六畜時氣熱病豌痘瘡方：濃煮黍穰汁洗之。一莖是穄穰。即不差，瘡若黑者，擣蒜封之。

又方：煮芸薹洗之。

治熱病後發豌豆瘡方：黃連三兩，以水二升，煮取八合，頓服之。

又方：眞波斯青黛，大如棗，水服之差。

又方：青木香二兩，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又方：若赤黑發如疥大者，煎羊脂摩傅之。

又方：小豆屑，雞子白和傅。

又方：婦人月水帛拭之。

又方：小兒著取月水汁和水浴之。

治瘡出煩疼者，木香湯方。熱毒盛者加犀角一兩。無犀角，以升麻代。病輕者去礬石，神驗。

又方：瘡上與芒消和豬膽塗，勿動，痂落無痕。仍卧黃土末上良。此病小便澀有血者，內壞，瘡皆黑厭不出膿者，死不治也。

治內發瘡盛方。

酢四合　大豬膽一具

右二味，合煎三沸，服一合，日五服之，良驗。

治豌豆瘡初發覺欲作者方：煮大黃五兩服之愈。

治時行病發瘡方：取好蜜徧身摩瘡上。亦可以蜜煎升麻摩之，幷數數食之。

熱病後發豌豆瘡，灸兩手腕研子骨尖上三壯，男左女右。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發胗豆瘡諸方》　夫嬰孩患胗豆瘡子者，皆是積熱在於臟腑，蒸鬱熱毒，散於四肢。小兒皮肉嫩弱，多成此疾。凡食乳嬰孩，湯藥不可與童兒同，同療則藥過劑，必有損也。蓋由飲啜熱乳，在於臟腑，熱極方成此疾。腑熱生於細胗，臟熱生於豆瘡。若用湯藥，宜療於乳母也。又絕乳嬰孩患者，由積熱伏在於脾肺之間，而不早以湯藥療於病源，養熱行於四肢營衛之中，漸透於皮表成胗豆，而乃出於膿水也。嬰兒之性，自然陽盛而陰微也。臟腑陰陽氣逆，大小便多祕不通也。纔覺是此疾，即可便與疏利，即輕患也。若胗豆已出，即不可疏轉，若胗豆出定，卻宜利大小腸。按扁鵲及倉公論云：療於嬰孩，服以湯散，性有可餌之者不可餌之者。宜先和節陰陽，調治榮衛，方利臟腑，即熱氣漸解也。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發胗豆瘡諸方》　凡斷乳嬰孩童子，患胗豆疾。候初覺，多傷寒，面色與四肢俱赤，壯熱頭痛，腰背疼，足多厥冷，眼睛黃色，脈息但多洪數，絕大不定，小便赤少，大便多祕。纔覺四肢色候及脈息，雖是胗豆疾，未攻皮毛穴出者，便可以服餌勻和，臟腑疏泄逐下。若胗已結在皮毛穴處，微微似出，即不可疏泄也。或胗出大盛，竇穴膿水者，卻可疏利也。或未與疏轉，即且急服紫草飲子方。

《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總論》　論曰：夫生民之道，自微而著，由小而大，此物理灼然，不待經史證據可知。然小兒氣稟微弱，故《小品方》云：人生六歲已上爲小，六歲已下，經不全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疾難治者，皆爲無所依據。至如小兒斑疹一候，不惟脈理難辨，而治療最比他病尤重。始覺證與傷寒陰癇相近，通都輔郡，名醫輩出，則猶能辨其一二，遠地左邑，執病不精，失於詳審，投藥暴妄。加之小兒藏府嬌嫩，易爲傷動，斑疹未出，往往疑爲傷風，即以麻黃等藥重發其汗，遂使表虛裏實。若爲陰癇治之，便用溫驚藥品，則熱勢愈盛，直至三四日，證候已定，方得以斑瘡藥治之，則所失多矣。大率世俗醫者，斑疹欲出，多以熱藥發之，遂使胃中熱極。其初作時，即斑疹見於皮下，其已出者，變黑色而如陷。既見不快，尤用熱藥薰蒸其疾，斑疹得熱則出愈難，轉生熱證，大小便不通。更以巴豆取積藥下之，則使兒藏府內虛，熱又不除，邪氣益深，變爲喘滿便血，或爲疱癰，身體裂破，遂使百年之壽，一旦爲俗醫所誤者，可不痛哉。大抵斑疹之候，始覺多咳嗽，身體溫壯，面色與四肢俱赤，頭痛腰疼，眼睛黃色，多睡中瘈瘲，手足厥，耳尖及尻冷，小便赤，大便秘，三部脈洪數絕大不定，是其候也。其乳下兒，可兼令乳母服藥。其證候未全或未明者，但可與升麻散解之。其已明者，即可用大黃、青黛等涼藥下之。次即與白虎湯。如秋冬及春寒，未用白虎湯之時，但加棗煎服，不必拘於常法。仲景云：四月後，天氣大熱，即可服白虎湯。特言其梗槩耳。大率疹疱未出即可下，已出即不可下，出足即宜利大小便。其已出未快者，可與紫草散、救生散、玳瑁散之類。其重者，以牛李膏散之。或毒攻咽喉者，可與少紫雪，及如聖湯，無不效也。其餘熱不解，身熱煩渴，及病疹兒母，俱可與甘露飲。或便血者，以牛黃散治之。兼宜常平肝藏，解其敗熱，慮熱毒攻肝，即衝於目，內生障翳，不遇醫治，瞳人遂損，尤宜愼之。然已出未平，切忌見雜人，恐勞力之人及狐臭薰觸故也。未愈不可當風，即成瘡痂。如膿疱出，可燒黑丑、糞灰，隨瘡貼之，則速愈而無瘢也。又左右不可闕胡荽，蓋能禦汗氣，辟惡氣故也。如兒能食物，可時與少葡萄，蓋能利小便，及取如穗出快之義也。小兒斑疹，本以胎中積熱，及將養溫厚，偶胃中熱，故乘

時而作。《外臺方》云：胃爛即發斑，微者赤斑出，極者黑斑出。赤斑出，五死一生。黑斑出，十死一生。其府熱即爲疹，蓋熱淺也。藏熱即爲疱，蓋熱深也。故《證色論》云：大者屬陰，小者屬陽。汲總角而來，以多病之故，因而業醫，近年累出諸處治病。當壬申歲，冬無大雪，天氣盛溫，逮春初，見小兒多病斑疹。醫者頗如前說，如投以白虎湯之類，即竊笑云：白虎湯本治大人。蓋不知孫眞人所論，大人小兒爲治不殊，但用藥劑有多少爲異耳。則是未知用藥之法，故多失誤。

《傷寒總病論·斑豆瘡論》 天行豌豆瘡，自漢魏以前，經方家不載，或云建武中南陽征虜所得，仍呼爲虜瘡。其後名醫雖載發斑候，是發汗吐下後，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氣燥於外，故身體發斑。又說豌豆疱瘡，表虛裏實，一如發斑之理。別云熱毒內盛，攻於藏府，餘氣流於肌肉，遂於皮膚毛孔中結成此瘡。既是裏實，熱毒內盛，則未發及欲發瘡斑，未見皆宜下之也。瘡已差則再下之。此病有二種，一則發斑，俗謂之麻子，其毒稍輕。二則豌豆，其毒最重，多是冬溫所變。凡覺冬間有非節之暖，瘡毒未發，即如法下之，次第服預防之藥，則毒氣內消，不復作矣。有不因冬暖，四時自行者，亦如法下之。古方雖有治法，而不詳備，疑當時毒熱未甚，鮮有死者耶。近世此疾，歲歲未嘗無也。甚者天枉十有五六，雖則毒氣內壞不治，因醫爲咎又大半矣。若身疼壯熱頭痛，不與小汗，何由衰散？大腑久祕，毒攻腰脅，或心腹脹滿，不與微利，何由釋去？故當消息汗下。然則寒藥固不當行，溫藥反增熱毒。若熱勢大盛，脈候洪數，涼性之藥，不阻表裏氣者，亦可通用。若寒氣阻礙，脈候浮遲，則溫性之藥，不阻表裏氣者，可冀冰釋云。不可汗下寒熱之藥，只可紫草一味者，乃滯隅之流，秖是遭逢輕疾，以自差爲功，若值重病，則拱手待斃矣。世有權貴，自信不任人，拘忌冷熱汗下，病或不救，則責醫謬誤，斯又可爲傷歎。夫調瘉者必當移柱，故用古方，附以愚見爲斑豆方，以小兒多染此患，故專用小湯劑，大人可倍用之。

《活人書·小兒瘡疹藥方》 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脈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湯。緣升麻湯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疏轉，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宣其毒也，誤矣。又云瘡痘已出不可疏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盛，卻用疏利，亦非也。大抵瘡疹首尾皆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冷，尻冷，欬嗽，輒用利藥，即毒氣入裏殺人也。但與化毒湯、紫草木通湯、鼠粘子湯。出得大盛，即用犀角地黃湯解之。若瘡痘出不快，煩躁不得眠者，水解散、麻黃黃芩湯、升麻黃芩湯、活血散主之。瘡黑倒靨，豬尾膏、無比散、龍腦膏子，無不驗也。若熱毒攻咽喉痛者，如聖湯。瘡痘入眼，決明散、撥雲散、蜜蒙花散、通聖散與蛤粉散主之。治瘡疹之法，無出此矣。

《聖濟總録·小兒門·小兒瘡胗》 論曰：小兒稟受純陽，府藏蘊熱，自內出外，隨氣熏蒸，散于榮衛肌肉之間，留連肉腠，或因飲熱乳，或因遇時疫，熱氣乘其肌肉嫩弱，遂變瘡胗。微者其邪在府，發爲細胗，狀如蚊喙所螫，點點赤色，俗號麩瘡。甚者其邪在藏，發爲豆瘡，狀如豌豆，根赤頭白，穴出膿水，俗號疱瘡。皆于未發之時，先蒸熱如傷寒狀，頭痛面赤目黃，遍身皆熱，腰背疼痛，小便赤色，大便或溏或澀，煩渴引飲，甚則譫言，其脈浮大洪數，審得其證，速宜疏利藏府。然亦須詳審，若大便已利，或瘡已出者，皆不可疏，亦不可汗。若發其表，則瘡孔開泄，更增斑爛。倉公、扁鵲常用油劑草劑，其法最妙。大率湯劑之用，所以透肌和裏，開通中外，使胗毒通快，不致壅閼，去其邪毒，乃得痊差。然食乳嬰孩與童兒瘡胗，治法不同，嬰孩之病，唯宜調節乳母，令氣血清和，乳汁通利，最爲要法。若初斷乳小兒，則以湯劑和其陰陽，調其榮衛。既差之後，尤宜利其藏府，以去餘毒。此治瘡胗之大法也。

治斷乳嬰孩幷童兒患胗豆疾，其候初覺，多似傷寒，面色與四肢俱赤，壯熱頭痛腰脊疼，足多厥冷，眼睛黃色，脈息多浮洪，至數數大不定，小便赤少，大便多秘。才覺四肢色候及脈息，雖是胗豆疾未攻皮毛穴出者，便可以服餌勻和藏府疏泄逐下藥。按《倉公論》云：可服油劑，不可用燥藥，不可用冷藥。若胗已結在皮毛穴處，微微出，即不可疏泄也。或胗出太盛，竇穴膿水者，卻可疏利也。

《小兒藥證直訣》 瘡疹候　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煩悶，乍涼乍熱，咳嗽嘔噴，手足梢冷，夜卧驚悸，多睡，並瘡疹證，此天行之病也。惟用溫涼藥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發。受風冷，五臟各有一證，肝臟水疱，肺臟膿疱，心臟斑，脾臟疹，歸腎變黑。惟斑疹，病後或發癇，餘瘡難發癇矣。木勝脾，木歸心故也。若涼驚，用涼驚圓。溫驚，用粉紅圓。

小兒在胎十月，食五臟血穢，生下則其毒當出，故瘡疹之狀，皆五臟之液。肝主淚，肺主涕，心主血，脾爲裏血。其瘡出有五名，肝爲水疱，以淚出

如水，其色青小。肺爲膿疱，以涕稠濁，色白而大。心爲斑，主心血，色赤而小，次於水疱。脾爲疹，小次斑瘡，其主裏血，故色赤黃淺也。涕淚出多，故膿疱、水疱皆大。血營於內，所出不多，故斑疹皆小也。病疱者，涕淚俱少，譬胞中容水，水去則瘦故也。

始發潮熱，三日以上，熱運入皮膚即發瘡疹，而不甚多者，熱留膚腠之間故也。潮熱隨臟出，如早食潮熱不已，爲水疱之類也。瘡疹始出之時，五臟證見，惟腎無候，但見平證，耳尻涼，耳涼是也。尻耳俱屬於腎，其居北方，主冷也。若瘡黑陷而耳尻反熱者，爲逆也。若用百祥圓、牛李膏，各三服不愈者，死病也。

凡瘡疹若出，辨視輕重。若一發便出盡者，必重也。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出稀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也，外白裏黑者大重也。瘡端裏黑點如針孔者，勢劇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

凡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必歸腎而變黑，難治也。

有大熱者，當利小便。有小熱者，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圓下之。不黑者，愼勿下。更看時月輕重，大抵瘡疹屬陽，出則爲順。故春夏病爲順，秋冬病爲逆。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又當辨春膿疱、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順也。雖重病猶十活四五。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其候或寒戰咬牙，或身黃腫紫，宜急以百祥圓下之。復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死病也。何以然？腎氣大旺，脾虛不能治故也。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以脾生勝腎，寒去而溫熱也。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妄下則內虛，多歸於腎。若能食，而痂頭焦起，或未焦而喘實者，可下之。身熱煩渴，腹滿而喘，大小便澀，面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差者，宜風散下之。若五七日痂不焦，是內發熱，熱氣蒸於皮膚中，故瘡不得焦痂也。宜宣風散導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使熱不生，必着痂矣。

瘡疹由內相勝也，惟斑疹能作搔。疹爲脾所生，脾虛而肝旺乘之，木來勝土，熱氣相擊，動於心神，心喜爲熱，神氣不安，因搔成瘺。斑子爲心所生，心生熱，熱則生風，風屬於肝，二臟相搏，風火相爭，故發搔也。治之當瀉心肝，補其母，栝蔞湯主之。

瘡黑而忽瀉，便膿血幷痂皮者順。水穀不消者逆。何以然？且瘡黑屬腎，脾氣本強，或舊服補脾藥，脾氣得實，腎雖用事，脾可制之。今瘡入腹爲膿血及連痂皮得出，是脾強腎退，即病出而安也。米穀及瀉乳不化者，是脾虛不能制腎，故自泄也，此必難治。

《小兒藥證直訣》 傷寒瘡疹同異　傷寒，男體重面黃，女面赤喘急，憎寒，及口中氣熱，呵欠，煩悶，項急也。瘡疹則腮赤燥，多噴嚏，悸動昏倦，四支冷。傷寒當發散之，瘡疹當溫平，有大熱者解毒。

《小兒藥證直訣》 記嘗所治病二十三證　睦親宮十太尉，病瘡疹，衆醫治之。王曰：疹未出，屬何臟腑？一醫言胃氣熱。一醫言傷寒不退。一醫言母腹中有毒。錢氏曰：若言胃熱，何以乍涼乍熱？若言母腹中有毒，屬何臟也？醫曰：在脾胃。錢氏曰：既在脾胃，何以驚悸？醫無對。錢曰：夫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已成形，食母穢液入兒五臟。食至十月，滿胃脘中。至生之時，口有不潔，產母以手拭淨，則無疾病。俗以黃連汁壓之，云下臍糞及涎穢也。此亦母之不潔，餘氣入兒臟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瘡疹未出，五臟皆見病證。內一臟受穢多者，乃出瘡疹。初欲病時，先呵欠煩悶，驚悸，乍涼乍熱，手足冷，面腮燥赤，咳嗽，時嘔，此五臟證具也。呵欠頓悶，肝也。時發驚悸，心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脾也。面目腮頰赤，嗽嘔，肺也。惟腎無候，以在腑下，不能食穢故也。凡瘡疹，乃五臟毒。若出歸一證，則肝水疱，肺膿疱，心斑，脾疹，惟腎不食毒穢，而無諸證。瘡黑者，屬腎，由不愼風冷，而不飽，內虛也。又用抱龍圓數服愈，其別無他候。故未發出，則見五臟證，已出，則歸一臟也。

四大王宮五太尉，因墜鞦韆，發驚搐。醫以發熱藥治之，不愈。錢氏曰：本急驚，後生大熱，當先退其熱。以大黃圓、玉露散、惺惺圓，加以牛黃、龍齒解之。不愈，至三日，肌膚尙熱。錢曰：更二日不愈，必發斑瘡，蓋熱不能出也。他醫初用藥，發散入表，表熱即斑生。本初驚時，當用利驚藥下之，今發散，乃逆也。後二日，果斑出，以必勝膏治之，七日愈。

睦親宅一大王，病瘡疹。始用一李醫，又召錢氏。錢留抱龍圓三服，李以藥下之，其疹稠密，錢見大驚，曰：若非轉下？則爲逆病。王言：李已用藥下之。錢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證，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藥，頻與乳食，不受風冷可也。如瘡疹三日不出，或出不快，即微發之。微發不出，即加藥。加藥不出，即大發之。如大發後不多，及脈平無證者，即瘡本稀，不可更發

也。有大熱者，當利小便。小熱者，當解毒。若出快，勿發，勿下，故止用抱龍圓治之。瘡痂若起，能食者，大黃圓下之，瀉一二行，即止。今先下一日，瘡疹未能出盡而稠密甚，則難治，此悞也。縱得安，其病有三：一者疥，二者癰，三者目赤。李不能治，經三日黑陷，復召錢氏，錢氏曰：幸不發寒，而病未困也。遂用百祥圓治之，以牛李膏爲助，各一大服，至五日間，瘡復紅活，七日而愈。若黑者，歸腎也。腎旺勝脾，土不尅水，故脾虛寒戰則難治。所用百祥圓者，以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若二服不效，即加寒而死。

《幼幼新書·瘡疹論》《養生必用》論治瘡疹曰：陽明主肌肉，瘡疹毒氣泄於肌肉，始覺必以利藥利之，宣其毒也。又其始難知，蓋與傷寒相類，不可不審也。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瘡疹候也。又一歲之中，瘡疹大小相類，此疫氣耳，當作疫氣治之。傷寒至陽明經亦用利藥，須是未見瘡疹，疑貳之間乃可利。及見是瘡疹，不可利也。

張渙論：小兒瘡疹之疾與大人傷寒病相似，雖治療不同，蓋或愈或危，皆六七日之間。小兒往往多有此疾，豈不愼哉！且瘡疹皆由積熱在於臟腑，蒸鬱熱毒發於四肢，小兒皮肉嫩弱，多成此疾。邪熱在臟，即生痘瘡。蓋臟屬陰，大體難治。若邪熱在腑，則生細疹，腑屬陽，大體易治。且如乳下嬰兒，周晬已裏至二三歲宜少服藥，量其輕重，將湯藥與乳母服之，其乳母切宜諸般忌愼。若湯藥與兒，多服則反爲累也。若五六歲至十歲已外童兒，則方可施爲湯藥。然邪氣熱多在脾肺間，若不求其本，早以湯藥治之，養熱氣行於四肢，即利害甚多。蓋童男長大，則肌膚稍實，毒氣難出。若方覺似瘡疹，便早疏利，即熱輕易療。蓋小兒瘡疹未出以前，或熱乘於心，心神易動，即發驚癎。若醫者湯藥不相投，即危殆矣。若疹痘已出長快，自不可動利，正如大人傷寒下之早也。且如古之名醫，不出倉公、扁鵲、孫思邈、巢元方輩，論小兒疾證，湯藥有可服者，有不可服者，宜先服順陰陽、調榮衛後，方利臟腑，即熱漸除。又扁鵲論曰：小兒瘡疹未出以前，多是誤認，以他藥解之，或以燥藥，或以冷藥，不無夭傷，深戒。時醫及病家愼之，至時拱手無及。又瘡疹欲出，切宜護目，若熱衝於眼目，致損瞳人。世間小兒瘡疹多入眼目，遂生障翳。凡小兒稍大，六歲至十四歲，皆屬童男，初覺頭痛壯熱，腰背疼重，熱甚則手足厥冷，卻似挾寒，全在詳察脈理疾狀。脈但多洪數，甚大不定，若小便多赤，大便多祕，此證正宜先疏利也。應瘡疹早出，若才出，皆不可轉利也。渙頃時禁中供應湯藥，屢嘗調治，此證皆獲寧愈。在外治過尤多，蓋不敢越古人之論。

《疹痘論》：夫疹痘瘡者，因熱積臟腑，蒸鬱毒氣而生。若腑間伏熱，則生細疹，赤瘡，俗呼爲麻子是也。若臟間伏熱，則生痘瘡，形如豌豆者是也。其始也，熱毒積於脾肺之間，治之不早，流注四肢榮衛之中而成其疾。初覺受病，多似傷寒，而身色與四肢俱赤，壯熱頭痛，腰脊疼，只鼻耳尖冷，足指冷，兼咳嗽，眼青黃色也。小便、大便祕，兩手脈洪數者，乃是疹痘之證也。其有冬月天氣溫暖，仍感乖候之氣，未即發動，至春又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夏初得熱，其春寒方解，冬溫毒氣始發者；及有不因冬溫，四時自天行者；又有小兒熱毒之氣，傷天令不時之氣而發者；有感寒邪伏熱毒，眞元之氣被熱毒邪氣渾雜而發者。近世醫流議者云：痘瘡始於魏晉，腳氣肇於晉末。或云：建武中於南陽征虜得之，仍呼爲虜瘡。或言：永徽四年，此疾自東域流於海內。且人之有生，臟腑受寒熱邪氣而爲病，凡感之者則受。若言今有古無，豈可同草木之類所產有方，而苗裔留傳於天下哉？巢氏又呼爲發瘡及呼爲疱瘡、麩瘡，此皆分陰陽所受。人凡覺冬有非節之暖，當瘡未發而預防之，先急下其毒。凡春冬之間，未嘗無此疾，夭枉者，十有五六，而因醫死者大半。蓋證候形色所發不同，致有誤認。其候有三五日遍身粟生，時作咳嗽，耳尖冷，毛寒肌慢，眼澀不開，作寒欲以溫暖覆之者。初覺之時，當用薄荷散微微發汗，次進調中散，瘡即自愈。服薄荷散汗未出者，亦服調中散，即汗出漸漸解。若作寒熱，其脈反遲者，進脫齒散。或患者寒熱不定，目澀、耳鼻冷，此邪毒不傳諸臟，便攻皮膚而作，或出遲者，亦服脫齒散。凡有三五日鼻中壅，喉咽不利，咳嗽目赤，毛焦，肌膚緊，脈洪大而數，此應疹痘之候。順者宜煎薄荷散發汗，則瘡毒自出。或鼻中壅，咽喉不利，目赤額紅，脈不甚洪大者，亦是瘡疹之候，皆宜服脫齒散。瘡如出白珠子，或出紅小瘡子者，乃是解也。或鼻壅、唇焦，脈細，面色痿黃，時變青色，皮膚慢，吐清涎者，亦是疹子之候。此皆因醫人誤下涼藥太多，致令瘡難發。凡瘡毒血氣順，脾溫則易發，若服涼藥過多，則血澀氣弱，脾冷，則瘡毒難泄，遂變惡候。此候亦服薄荷散幷脫齒散。若面青氣粗，大小便不通，瘡毒未發，宜進滑石散。如大小便不通利，則服脫齒散，次觀色候調治。或有面色赤者，亦是瘡疹候。若

先赤而後青，爲逆候也。或患數日，面色青或痿黃，四肢微冷，上喘不涎，手足搐縮，以三焦氣壅，血脈凝滯，氣不得相榮，當用薄荷散發泄瘡毒。小兒初得病，便驚狂，身熱、汗出。問之身不憎寒，並不惡風，脈洪數者，皆當下之。覺得有此證，疹痘未發之前，當服當歸散。或有先頭疼，口鼻出熱氣，憎寒壯熱，胸膈痞噎，生涎，心逆，作渴不止，足指冷，口作臭氣，兩手脈弦而或微，脾脈弦數者，此因失饑，傷邪熱，當發赤疹。及有患頭疼，身不大熱，口鼻有熱氣，咽喉乾痛，口頰生瘡，兩目如火熱，耳尖、手足稍冷，兩手脈洪大，後三二日必作渴，面赤，時作憎寒，心逆，口作臭氣，目忽如朱色，亦是伏瘡疹之候。亦先當去邪毒，藥須用大黃湯蕩之。不可用巴豆、水銀、輕粉，此等則無去熱毒之理，反傷於臟也。或覺已結於皮毛之間，微微似出，愼不可利，或誤利之，則瘡毒反沒，畜伏心間，邪入肺中，瘡毒內壞而死。若瘡疹既出太盛，竇膿水者，卻當以大黃藥微利除毒。如未發毒疹以前，曾經利者，即不用大黃藥。但以解熱藥除其敗毒。多有愚俗禁服藥餌，只望巫祝，不以藥泄利瘡毒，致令大小便不通，停熱毒於臟腑，攻衝眼鼻，咽喉腫塞，口舌壞爛，束手受死。及有疹證，口進涼藥或調氣藥，恣其所措。既疹痘已出之後，又復猛利，用藥既失，疾勢已壞，雖扁鵲無門救療，所以時人不能盡其天年。又按扁鵲活疹痘之法：覺有疹痘之證，先用油麻劑解四肢極熱，如服藥了，良久就卧，少時，服至三五服，大小便利，四肢熱退，邪毒漸解，疹痘既出亦輕。若曾服大黃散利者，亦不必服此。嬰兒服此頗有益。或有未經解利而瘡毒已發者，服解毒必聖散，或升麻散發散。若瘡毒在肌膚，三四日隱隱不發者，則急用紫草飲子，至數服則瘡疹出。凡瘡疹未發前，當用黃柏膏塗兒面頰眼目之間，仍續用胡荽酒噴背上、四肢，令速發出也。若瘡未出，及雖出躁渴者，宜服甘草散以少解利，熱毒即住。若瘡出遲，亦當服紫草飲子。大人針兩腕硯子骨間，或灸一壯，亦助發出疹痘毒氣。若已發，則不必用之。如瘡候未作膿，心膈躁，睡不安者，服青黛散、黑豆汁。若瘡毒出盡後，宜服黃芩散以解餘毒。若嘔吐服此，嘔吐自定。若赤口有瘡，下部亦有瘡，自下利者，服黃連散。或瘡疹出後煩喘，小便不利者，宜進燈心湯。若瘡疹煩喘甚者，即用麻黃湯，或咽喉痛並嗽，則加入麝香。其有服冷藥太過，咳嗽、手足冷、脈遲者，煎炮乾薑、炙甘草各四錢，水一升二合，取四合服之。其或下痢赤黃膿血及渾身熱，當與薤白湯解去惡積便差。有疹痘安便攻動，眼生翳膜腫脹者，皆因肝臟敗熱停留所致。切忌用點者藥，惟宜利脾肺，解肝熱毒，仍於眼邊上下貼熁藥以散毒氣，當服薤仁散。若生翳障重者，兼密蒙花散，量力服食，翳膜退則止。凡有時氣天行瘡痘者，則急預服豆湯，則不發瘡。或發瘡而因天行熱氣，疱瘡自疼、壯熱，則當以桂枝及去節麻黃、黃芩各半兩爲末，量大小一二錢，暖水調下，覆令汗出，又以葛根散解肌出汗。凡身疼、壯熱、頭痛，若不與小汗，無由表散；大便久祕，毒氣藏伏，心腹脹滿，不與微利，無由釋去邪毒，切在消息。若痘瘡已出者，不可發表，更增瘡爛。若發膿痛甚者，即用乾淨黃土羅細爲末敷之，仍數數食蜜。若瘡勢稍輕者，則用川芒硝以豬膽汁調塗瘡上，勿令動着，直候瘡痂落。有大段瘡發，不通卧蓆者，用麥麩簟卧將息。如痘瘡作漿戴白膿者，其毒輕；或紫黑色隱隱在肌肉裏者，其毒重。甚者，五臟、咽喉內皆有瘡。其大便澀、出血，瘡黑黯不出膿者，死。舌黑，鼻有黑氣者，死。其或疹痘未出以前，熱毒內逼，目睒上竄驚叫，有如驚風者，此乃瘡欲出之候。若誤認爲驚風調治，毒氣內蓄，邪熱不泄，乃死。或有惡瘡既出，譫語不止，此是惡候，更以冷藥解利，則使聲瘖，瘡疹反沒，乃死。或用燥藥太過，咽喉腫痛，猛發鼻血、喘嗽而死。或瘡作白疱，忽然蓄入臟腑，漸作紫黑，無膿，日夜煩悶者，服化毒散，其毒氣當從手足心出，乃差，此五死一生之候。若便血、瘡壞無膿者，十死不治候。大熱瘡毒順出，然後依證調理。有患瘟毒豆瘡不出者，一法以地黃、雄黃令飲。然不可太多，太多則反有所損。或飲啜食熱乳積於腑臟者，當兼用藥療乳母。嬰兒孩童之性，陽盛而陰微，臟腑陰陽氣稍差逆，大小便多不順利。自扁鵲、太倉公論療嬰孩藥性有可餌者，皆先知節氣陰陽治之，利臟腑，則病勢漸解也。

張仲景論孩兒初生下時，宜進地黃汁，點在孩兒口中，退下黑屎，至壯年不患瘡疹。及小兒生下未滿一百日以來，如遇天氣和暖、無惡風之時，抱於日中，使皮膚緊密，常奈風日。若只在房室之間，或常於溫暖之處，忽乍見風日，使寒邪之氣伏積臟腑，若遇天氣不調，多作瘡疹之候。若瘡疹出，方得寒邪散，毒氣消也。若孩兒患瘡子，父母即不得行房，若有觸犯，使瘡疹不出，毒氣入心，悶亂而死。若已出之候，觸之則令其瘡黑爛痛極，如刀割爾；設或瘡疹得安，其瘢經年黑色。仲景謂瘡疹未生之間，宜於房室燒赤朮、豬甲二物，辟惡氣。父母常戒其色慾，亦令人守房室門，勿令外人入房，恐有觸犯，令小兒瘡疹難出。或得上喘、面青黃色者，猶良。若因此犯而死者，不可

勝數。又有疹痘安後，瘡痂雖落，其瘢猶黶，肌肉或凹凹，再作瘡疹，此因安後不解利毒氣，留滯敗熱於肌肉之間也。余歷究諸古今方目，漢魏以前，瘡疹之說經方不載，惟扁鵲有油劑，仲景有數方，悉已修錄。昔宋之秦承祖，晉中書令王珉，各有一方，亦見於後。自後巢元方乃論疹痘之證，《太平聖惠》稍編其方，諸家方書亦少有載者。今所習諸方，皆世良工經用調理得效，祕而不傳者。愚不忍坐視其人之亡，故叙其傳變脈證、病候及藥，以廣其傳，庶使患者免罹夭傷之苦矣。

《全生指迷》論曰：瘡疹之疾，見《巢氏病源》及《千金要方》所載，或附於時行熱病之後，亦無專論的確主療之法，或出於俗傳俚語，執以爲法。今初得此疾，往往以胡荽酒、葡萄酒及投以諸溫熱藥，咸云發之使快。或出之未快，隱隱在皮膚間，則以火煅人齒，酒調服之。又云：始得此疾，不可投之涼藥，恐胃冷致瘡不能發出，多以爲瘡疹宜溫。余自歷事以來，嘗見執此論者，致使病人耳目口鼻悉平，咽中閉塞，大便堅祕，小便皆血，如此死者，幾三十餘人。又或見疱瘡，其頭黑色凹而不起者，則謂之倒黶。亦由始得之，失於調解，更增暖溫湯藥，孤陽無陰，鬱毒不散，熱無從出，反攻腑臟，其氣俱絕，故使凹而不起。又加溫藥以發之，其斃者不可勝數。余嘗究此疾，大抵亦時氣之一端。有如癮疹麩片狀者，有赤熱如斑狀者，有如豌豆之狀者，或大小不等皆出膿水者，亦謂之膿疱。蓋毒氣有淺深，故發之有異狀。其先風邪外客於皮膚，熱不得發泄者，則爲癮疹之狀，但皮膚瘙瘙，而其疾亦輕。其先熱蘊於內，外與風邪相連，客搏於血則爲赤斑之狀，其毒氣深蘊伏於臟腑，閉於經絡，內外相合，熱蓄血聚，壅遏不行，結而成膿，則爲疱瘡。大抵其疾始發，令人頭痛發熱，皮毛灑淅如寒，手足耳鼻時冷，胸中煩躁，如以針刺其皮中，時或瘙癢，甚者至於昏睡譫語，其脈或大小不定，其應指必疾，甚者至六七至。非必日數深而後見，亦有始得之便發此證者，愼無惶惑，亂作別治。故將往者爲可鑒，及取近世已驗之法條次于下：其疾始覺頭痛發熱微寒，煩躁咽痛者，則以四味升麻湯。若瘙癢成癮疹者，則以荊芥湯。時嘔者，宜小柴胡湯。不惡寒，但煩躁，小便赤澀、多渴，成赤斑點者，則以竹葉湯、犀角飲子。大便不通者，則以四順飲子。若昏甚譫言、大便不通，則與大承氣湯。若大便自利黑黃色，此毒氣亦有所出，亦不必廣於湯劑，恐重增他病。其大便已利，不得以溫藥助之，則其瘡亦希少而自快利。但只以升麻湯、荊芥湯最佳。

劉洙小兒瘡子訣：若小兒覺身熱，或是瘡痛，又恐是傷風、傷寒，又恐是傷食。未辨明中間，且與少惺惺散。唯候一二日，若身上無赤點，必是傷風。須候他五六日，必自安。若是傷食熱，一二日決自安。若是一二日身上有赤點，大便二三日不通，須用少藥動。若是大便如常，切不可與他藥吃，恐冰住不出。若是患到四五六日卻泄瀉，須與他理中圓及溫中藥吃，其瀉便止。若到四五日不大便，瘡子又盛出，卻喘粗氣急、腹脹、小便赤澀，須用四順散通之。若得通氣不喘，腹不脹，便休與藥吃，漸次安愈。若初覺有赤點子，大便如常，小便赤，須用藥通過大便，要出快也。若出得色紅而快，更不須通也。世人言：小兒瘡已出，更不得下。設若瘡子半出半不出，或盛出卻大便不通，小便赤澀，喘粗腹脹，吟齒唇乾，口燥引渴，譫語，急當下也，不下則不可。若半出半不出，或盛時卻下利支厥，嘔逆腹脹，吃噫，須急與理中、四逆、薑附湯之類，不須疑，已試甚良。瘡子發如膿窠，不肯靨者，但調沙糖水與吃。瘡子將欲乾時，須得兒掐去痂，令血出，則定無瘢子。若從他至乾，定隱一瘢子也。

《幼幼新書·瘡疹候》 茅先生：小兒生下有痲痘候，各有所說。痘候，早晨渾身微微地熱，日午後大熱，眼白加黃色，兩脇下吸吸動，更發甚如鼈風，遍身大熱，手足逆冷，此病屬臟。所治者只用獨勝散與發痘，愼不得瀉，恐水入大腸，痘子不出，瀉下如赤豆汁及朝出暮靨。或出如掌大，赤色及痘口內有臭氣，唇黑色，死候。大凡痘只得用獨勝散發出痘，將息安樂後，可用青金丹取下餘積，後用勻氣散補之，常服朱砂膏即愈。第一先莫吐瀉，恐水入大腸成惡候。

茅先生：小兒痲候：渾身微熱，午後大熱，眼不白不黃，微加赤色，手足冷，吐逆，此候屬腑。所治者亦依痘候調理，惡候一同。

《嬰童寶鑑》：小兒疹痘爲臟腑積熱發於皮膚爲之。其熱在腑，發之即疹也，腑屬陽。其發之微熱在臟，發之即痘也，臟屬陰。發之甚、未發，同一治。未出可下，解熱而退；既出愼勿下之及冷藥逼之。其病不出，在內害人也。

《嬰童寶鑑》斑痘死候：斑痘出後熱不去，大瀉而渴。有此疾，皆因已出後服冷藥，逼在肺中也。煩躁，迷悶不食，大小便難。

《五關貫眞珠囊》小兒痘瘡所主候：凡小兒痘瘡，瘡外應之候。若壯熱汗不流，先躁而出者，主心也；先嗽而出如砂子形者，主肺也；先肚痛而出疹子者，主脾也；先如瘡而發渴，後爲水疱或有黯血者，主腎也；先目赤如珠，暗流羞明，出瘡子或有硬膿而不破者，主肝也。

茅先生：麻痘不通治惡候歌：斑瘡出後熱難除，冷藥先冰在腹居。渴甚瀉多便溺澀，不餐躁發命須臾。

《玉訣》小兒斑疹候歌：傷寒胃熱作斑瘡，倒靨因風氣受傷。太過損肝多紫黑，大爲陰盛小爲陽。

此患未出，多不辨之。只作傷寒調治，多誤。如太過者，解之。

《玉訣》小兒斑疹候歌：目澀語聲短，發熱有時涼。手耳如冰冷，三關洪又長。

《石壁經》三十六種內瘡子候歌：小兒瘡子候偏多，咳嗽涎潮作久痾。發熱發寒如怕物，看燈停目眼光多。喉中自響如鼾鮹，吐後常添氣不和。夢裏發來如急搐，唇紅臉赤脈交多。渴水心煩多躁熱，耳冰足冷發溫和。舌上有瘡如粟子，定知三日熱來多。此病變成麻子候，草將涼藥與相過。認取證形爲妙手，只須平藥病消磨。

此因溫熱毒氣在人，至春人感寒邪，陰陽相錯，在腑作細赤瘡疹，在臟則爲痘瘡。雖有前候，切看手足梢冷，尻陰冷，腹中痛硬，是瘡疹候。若誤投驚藥則反受毒邪內攻，其瘡不出；更服熱藥，則使瘡鬱陷而受死矣。但服調氣升發散藥必愈。

《幼幼新書·瘡疹未見乃可疏利》《王氏手集》：世之論瘡疹者，莫不以古書之說，纔覺便與疏利爲非，以錢氏之說，治以溫涼之藥，不可妄下爲是。遂以謂近世小兒瘡疹之出得無橫夭者，皆錢氏之功也。蓋小兒腸胃嬌嫩，若妄取轉，便見內虛，熱氣反入，必能殺人。故以瘡疹倒靨而死者，皆取轉之罪也。此說誠是，然而不考其言，遂失其意。殊不知古書所謂疏利者，乃云先和節陰陽，調治榮衛，方利臟腑，即熱氣漸解。又曰：嬰兒之性，自然陽勝而陰微也。臟腑陰陽氣逆，大小便多祕不通也。纔覺是此疾，即可便與疏利，即輕患也。若疹痘已出，即不可疏利。又曷嘗使人瘡疹之出，便即取轉耶？況疏利與取轉相去遼遠，疏利者必以輕涼之藥微利動之，如青黛、黃連之類是也；取轉者，以峻快之藥極轉下之，如巴豆、芒硝之類是也，不可同日而語。愚醫不詳古意，輒以疏利便爲取轉，得不誤耶？況取轉之際，曾先和節陰陽，調治榮衛乎？小兒已大小便不通乎？纔覺之說，即是瘡疹未見。醫者取轉之時，知瘡疹之已出未出乎？又曾知疹痘出，即不可疏轉之語乎？蓋庸醫往往見是瘡疹便與取轉，云使瘡疹出快，所以多誤也。錢氏之說云此天行之病，唯用溫涼藥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發。亦曷嘗有此證不得疏利之語乎？妄下非疏利之比。至如初虞世猶具誤解其意，乃以瘡疹比傷寒，至陽明亦用利藥，殊不知傷寒至陽明則宜下。既庸醫不曉古意，又使善醫者以此印證其說，不疑爲非，故特爲辨。其瘡疹之初，果有此證，則宜與疏利，特不可取轉耳。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瘡疹之候，古今皆云大率與傷寒相似，然亦有小異也。其初覺之時，頭痛體重，面赤氣粗，壯熱多睡，驚悸呵欠，頓悶欬嗽，嘔逆噦噴，此皆同也。其瘡疹者，不惡寒而惡熱，面色與四支俱赤，眼睛黃，手足厥，唇紅，耳尖冷，尻骨冷，小便赤，大便秘，其脈三部皆洪數絕大不定，是其候也，此小異耳。傷寒者宜發散解之，瘡疹者宜溫平處方。惟不可妄發妄下，又不可令受風冷。其瘡疹乃兒在母胎中之時，食母血穢，滋養兒五藏之氣，至生下已後，其毒不拘何時，須當出矣。惟年小者，皮膚嫩軟，瘡出快易。謂數歲已下者。若長大者，皮膚厚靼，瘡出艱難。謂數歲已上者。然小兒所畜胎中穢毒，因中寒溫，蘊發生熱，三日已上，熱運入皮膚。始如蚊蚤咬成赤點，或如沙粟，癮疹、風疹之類，漸漸出而作瘡也。前人言瘡疹有表裏證，其瘡皮厚，如赤根白頭，漸加赤腫有膿，差遲者謂之大痘，此謂裏證，發於藏也。其瘡皮薄，如水泡，破即易乾者，謂之水痘，此爲表證，發於府也。此言雖簡，然未盡善，此但言膿泡水泡二種，外斑疹又不知屬何所主也。不若錢乙所論，其瘡出有五名，以屬五藏之液。其狀有五象，以屬五藏之色。肝爲水泡主淚，以淚出清如水，其色青而大。肺爲膿疱主涕，以涕出濁如膿，其色白而大。心爲斑主血，其色赤而稍大。脾爲疹主裏血，其色黃赤而小。腎爲倒靨，其色黑。諸藏內惟涕淚出多，故水泡膿疱皆大。血營於內，所出不多，故斑子疹子皆小也。又病水泡膿疱者，涕淚俱少，以液從瘡出故也。譬如泡中容水，水去則泡癟矣。凡瘡疹初欲出之時，則五藏證皆見，以熱併動於五藏也。及至已出時，乃得歸一藏者，以一藏受穢多而毒氣盛也。亦有兩證三證同出者，所受同而併發也。

凡瘡疹欲出者，身必發熱。其發亦自有時，隨藏所主。如早晨發熱不已爲水泡，日午發熱不已爲斑，晡時發熱不已爲疹，日晚發熱不已爲膿疱。發熱三日已上，熱運入皮膚即出也。其熱重者瘡亦重，其熱輕者瘡亦輕。方其身熱瘡未出之時，須審認證候子細，不可有誤，誤則爲害大矣。且瘡疹欲作之時皆身熱，熱則瘡亦未出，熱至三四日乃歇，瘡方出也。若腹痛者，是腹中先出。眼澀者，是眼中先出。咽喉口舌痛者，嘴先出也。若三日已後不出，或出快，熱留膚腠之間故也。當以藥微發之，止可服升麻葛根湯、抱龍圓之類，藥平平者。或兒身不甚熱者，與少胡荽酒飲之。此微發不出，即加藥發之。既發之後，出不多，脈平無他證者，即是瘡本稀也，不可更發。若不能審察病勢輕重，但務多以熱藥發之，則熱藥薰蒸，瘡出轉難，別生熱證。大小便不通，更以快藥下之，便致危殆，此誤之甚矣。若瘡欲發之時，有大熱甚者，只可與利小便，如覺熱極毒盛，服常藥不可及者，宜微與利之，以減其毒，不可大利，須是子細，常與看覷，雖夜間亦不住用燈觀照。若未有赤紅點子出時，乃可與微利。若已有出者，則不可利也。錢乙有曰：身熱煩渴，腹滿而喘，大小便秘澀，面赤悶亂，大吐者，當利小便。不差者，微導利之。此亦瘡疹未出之前，有此熱濕之證，解而不減，乃可與微利之。張渙亦曰：瘡疹未出，脈洪數甚大不定，而小便赤，大便秘者，此證正宜疏利。渙頻年在禁中及在外治此證甚多，皆獲安愈，亦與上證並同者也。若紅點未出之前，無此熱實之證者，亦不可利。朱肱曰：傷寒身熱在表，固不可下，瘡疹身熱在表，亦不可下。蓋傷寒與瘡疹一體之病，是以傷寒證中有出瘡疹之候也。世人不學，妄云瘡疹初覺未出時，宜先利。其毒已出者，不可利。若出已定，膿血太盛者，亦可與利，此皆非也。大抵瘡疹首尾皆不可下，此言甚善。醫者當務從之，若能審察瘡疹於未出之前，別無熱毒之證者，不可與下。有熱毒之證，輕者與利小便，重者利小便不減，方可與微下。若已出者，愼不可下。至出足已定，亦未可與下。須直候瘡痂焦落，美飲食，能舉動之後，方可與解餘毒藥下之。亦不可用快藥過多，如此則無誤矣。是以瘡疹變黑陷者，多因誤投冷藥，妄亂下之，及不愼風冷，乳食不飽，內虛脾弱所致也。故兒病瘡疹，不得令受風冷，冬月必在暖處，夏月雖不可擁遏，亦須避其風涼，在涼蔭處則可。又當頻頻喂飼乳食，常令飽足，無令饑餒。今俗輩多禁食餌，殊不知饑則內虛，脾胃氣弱，別生他證也。且瘡疹欲發之時，身必壯熱，二三日漸涼，瘡方始出，其出快，瘡紅肥，脈浮大而數者，毒氣出也。若瘡出多，卻身熱疼痛者，是內熱外瘡煽之所作，至出盡則涼也。庸工不明，見身熱疼痛，以爲熱盛，便投涼藥，致身反涼而瘡出不快，變黑靨倒陷，脈沉細壞亂。到此病家方覺，醫者拱手，如是夭傷，誠可哀惜。昔倉公、扁鵲論小兒疾證，湯藥有可服不可服之別。宜先順陰陽，次調榮衛，然後方利藏府。古聖立言垂法，爲後世逆治之戒，豈可忽諸，故衆病之中，惟瘡疹切忌妄下爲最。

凡瘡疹欲作，有發驚搖搦者，以疹瘡由熱所生，心主熱而爲驚，又熱則生風，風屬肝，心肝二藏風火相搏，故發驚搖也。輕者瘡出熱去則自愈，重者亦當瀉其心肝之盛也。又有因驚而發瘡疹者，驚本亦由熱作，治當退熱定驚。庸工不明，更以熱藥發之，致發熱入表，表熱而斑出也。

凡瘡疹出有輕重、逆順。輕重者，若只出一般，或出作數次者輕；若三兩般同出，或一次便出盡者重。出稀者輕，出密者重。裏紅外肥者輕，外黑裏赤者重，裏外俱黑者大重。瘡端裏有黑點如鍼孔者，勢劇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滿而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逆順者，先發膿疱，後發疹子者順；先發水疱，後發疹子者逆。先發膿疱，後發水泡，多者順，少者逆。先發水泡，後發斑子，多者逆，少者順。先發疹子，後發斑子順。先出疹子，斑子者，後必更出水泡、膿疱。先出水泡、膿疱者，後必不出疹子、斑子。蓋以水泡、膿疱重而毒氣出甚，斑子、疹子輕而毒氣出微，甚者必帶了微者也，微者不帶甚者故也。予家有數小兒，皆先出疹子，次出水泡，次出膿疱，共三次而已。其先出疹子者，或恐有斑子兼出，以斑疹相似。此兩般乃子母之藏，故又輕重順逆更看時月。大抵瘡疹之病，在表屬陽，出則爲順，不出則爲逆。春夏病之則順，秋冬病之則逆。又冬月腎旺寒冷之時，病者多歸腎而變黑也。又當辨春膿疱，夏黑靨，秋斑子，冬疹子者，亦不順也。病雖重，瘡紅肥猶當十活四五。若黑陷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其候寒戰牙噤，或身腫瘡黑紫者，急以藥瀉膀胱之府，以減腎氣而救之。若服藥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以脾氣生而勝腎，寒冷去而溫熱生也。若服藥之後，惡寒不已，身冷汗出，耳尻反熱者，死候也。以腎大旺，脾虛不能制也。

凡瘡疹出多，稠密遍身，其勢太甚，兒甚苦之，及變黑倒靨不出者，急以豬血、腦子救之。沈存中侍郎有方，治瘡疹欲發，及伏陷危困者，取臘月豬血，瓶盛，掛風中令乾。每用半棗大，加生龍腦豆許，溫酒下，甚效。予家有

小女病傷寒，但腰痛，晝夜號哭，手足厥冷，日加昏困，形證極惡。予疑是倒發瘡子，先不畜此藥，急令就屠家處買少生豬血。時盛暑，投之，血已敗惡，無可奈何，遂多以龍腦和而灌之，一服遂得少睡，須臾一身瘡點出，獲安，不爾幾死。

凡瘡疹若黑陷而忽瀉便膿血幷痂皮者，此卻爲順也，如水穀乳食不化者逆也。何以然？且瘡黑屬腎，今脾氣本壯，或舊服補脾藥，脾氣得實，腎雖用事，脾能制之。今雖入腹，爲膿血及痂皮得出，是脾強腎退，即出而安也。若瀉米穀乳食不化者，是脾虛不能制腎，則自泄也。此必難治。

凡瘡疹若嬰小及乳下兒病者，不可與稚一等爲治，妄施湯藥。小者宜少少服藥，惟忌多服，多則反爲累也。又令母愼口，又不可令兒失饑，避其風冷，及用藥調理乳母爲佳。若斷乳兒患者，亦當審其輕重大小用藥，如至八九歲以上，至十歲外者，方可施藥也。

凡瘡疹兒病大盛，遍身潰潰膿血，沾粘衣衾，睡卧不得，及有瘡成片段無皮，或作竇穴，痘癰膿血多。盛者用臘月黃牛糞，日乾燒灰，鋪一寸許厚，令在上卧之，及摻其瘡潰無皮之處即愈。一方用黑牛糞燒灰傅，亦得。

凡瘡疹兒病面上有者，纔膿出，急以眞酥潤之，頻潤爲佳。纔有痂，便揭去更潤之，縱雖揭損，有少血亦不妨，但以酥或麵油塗潤之。若不潤及揭遲，則瘡痂乾硬不落，有礙肉生，即隱成瘢子也。此理昭然，人多不曉，反謂揭早成瘢，甚誤也。

凡瘡疹切忌雜人，恐有汗氣狐臭觸之，又不可令兒聞穢惡臭物也。故左右不可闕於胡荽，以胡荽能禦汗氣，及辟諸惡氣故也。家有數兒，一兒既患，餘兒次皆及之，便當爲備以防之，以穢氣轉相傳染也。兒能食者，可時與少葡萄食之，蓋能利小便，及取惡穢出快之義也。

凡瘡疹兒患者，切不可洗面，恐生水入眼，即損眼也。若初欲發時，驗得的當，急以胭脂或藥塗兒面目周圍，令瘡不上面入眼也。若瘡入眼者，是毒氣入於肝經，上衝於目。若瘡初出時，覺眼腫痛，便與時時開眼看之，睛上無瘡，即不妨矣。若有瘡，須服藥治之，睛破者無奈也。若瘡乾以後，無故眼腫痛者，是餘毒不盡所攻也。又瘡疼已發，及或入眼，切要愼口。止可食粥及鯽魚、青魚、鵪子，餘魚及豬羊等物皆不可食。最忌者鷄卵、鴨子，食之即目盲，漫若卵白之狀，其應如神。

凡瘡疹兒病出盡，至痂焦落，身已涼，喜飲食，能起動者，以清涼飲子濃煎，量大小與服，微利一兩行，去其餘毒即安，無後病也。若不下，則後恐發熱爲腫腮鼻衄下利，世人不用此法者，於此數證，或不能免也。

凡瘡疹治療之法，初覺之時，身熱未出，證候未明，未能辨認者，與升麻葛根湯，消毒散服。若熱二三日，證候已明者，則塗面目，辟穢氣。若出快，別無他證者，平和藥調之。出不快者發之，出太盛者散之，變黑黯者救之。又毒攻咽喉口舌，則腫痛生瘡；毒衝心胸者，則煩渴躁悶；毒入大小腸，則大小便不通，或遺瀉下血；毒攻肝經，則目生瘴翳。瘡生於時，則損瞳人。以至滅瘡瘢，退餘熱，一切諸候，皆隨證用藥。其乳下兒患者，可令乳母同服其藥，則病得易愈。

《三因方·斑瘡證治》 夫斑瘡病，《內經》與張仲景皆不載，尋摭方論，蓋自魏朝方有。以白頭赤根者，俗呼爲豌豆，即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爲麻，即膚疹也。又有大者，俗呼爲羊爲萍，此皆輕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百問》云：悔不得轉利。以瘡疹發於表，利之則毒氣入裏。龐安常云：身疼壯熱，須少解散，藏閉毒攻，非利不愈，必令汗下。初慮世亦云：瘡疹發於肌肉，屬陽明，古人治法，皆以承氣湯利之。諸說矛盾，不無疑誤，今皆存之。要當分其未發已發爲治。若其始發，必作寒熱，如傷寒狀，方證所載，耳冷尻冷，咳嗽者，皆瘡疹證。又小兒初得，手足搐搦如風癎者，亦瘡疹候。便可與宣熱拔毒，必須利之。《千金》治豌豆瘡初發欲發者，單煮大黃服之，即明文也。若其已發，只須解肌，用升麻、紫草輩是也。如是分之，諸說自泮。又此病多因傷寒失於汗下，或時氣勝復，歲主客氣，及天行疫病，長幼相染者，當隨因辨證治之。其間唯倒靨最危，宜早爲治。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小兒斑疹論》 斑疹之病，其狀各異。瘡發煩腫于外，屬少陽三焦相火，謂之斑；小紅靨行于皮膚之中不出者，屬少陰君火也，謂之疹。凡顯斑證者，若自吐瀉者，愼勿治，則多吉，謂邪氣上下皆出也。大凡瘡疹首尾皆不可下，恐妄動而生變。此謂少陽通表，宜和之也。當先安其裏以解毒，次微發之。安裏解毒者，謂能安和五藏，防風湯是也。如大便不祕，次微發之。微發之藥，錢氏方甚多，宜選用之。如大便過祕，宜微利之，當歸丸、棗變百祥丸是也。初知是斑疹，若便發之，令斑併出，小兒難禁，是使別生他證也。首尾不可下者，首曰上焦，尾曰下焦。若已吐利，不可下

也，便宜安裏藥三五服。如能食，大便祕者，內實，宜微疏利之。若內虛而利者，宜安裏藥三五服。末後一服，調微發之藥服之。大抵用安裏之藥多，發表之藥少。祕則微疏之，邪氣不併出，能作番次，使小兒易禁也。身溫者順，身涼者逆，則宜服防風湯以和之。治大便祕而內實，能食，宜當歸丸。治瘧疹大便祕結，棗變百祥丸。

五臟病各有所見證：熱則從心，寒則從腎，嗽而氣上則從肺，風從肝，瀉從脾。假令瀉，見嗽而氣上，脾肺病也，瀉白、益黃散合而服之。又宜黃芩厚朴湯、白朮厚朴湯。謂脾苦濕，肺苦燥，氣則上逆也，其證先瀉，又兼面色黃，腸鳴呴呴者是也。如見渴熱多者，當服厚朴湯。不渴熱少者，當服白朮厚朴湯。其他五臟若有兼證，皆如此類然。更詳後說四時經移用藥。

假令春分前，風寒也，宜用地黃、羌活、防風，或地黃丸，及瀉青相間服之。春分後，風熱也，宜用羌活、防風、黃芩，或瀉青丸，用導赤散下之。立夏之後，熱也，用三黃丸，導赤散。夏至後，濕熱也，宜導赤、瀉黃散合而服之，或黃芩、甘草、白朮、茯苓之類，爲勝濕之藥。立秋後，宜用益黃散、瀉白散、陳皮、厚朴、人參、木香之類。秋分後，用瀉白散。立冬之後，地黃丸主之，謂腎不受瀉也。大凡小兒斑疹已發，有瘡有聲音者，乃形病氣不病也；無瘡無聲音者，乃氣病形不病也；有瘡而無聲音者，是形氣俱病也。後一證，當清利肺氣，八風湯，或涼膈散，大黃、芒硝亦可，或如聖湯加大黃，或八味羌活湯加大黃。此是春時發斑，謂之曰風斑耳。瘡疹者，《內經》云：痛痒瘡瘍，皆屬心火。斑子者，是相君行令，三焦眞陽氣之所作也。若氣入肺，變膿胞；入肝，爲水胞；自病爲斑。心乃君火，入于皮作癮疹，爲肺主皮毛，心不害肺金，此乃君之德也。未瘡而發搔，而外感寒邪，內發心熱而發搔，用茶粉下解毒丸，或犀角地黃湯主之。已發便稠密，形勢如針頭者，當輕發其表，涼其內，連翹升麻湯主之。若斑已發稠密甚，而微喘飲水，有熱證，當以去風藥微下之。若出不快，清便自調，知爲在表不在裏，當微發之，升麻葛根湯主之。若有乾黑陷，身不大熱，大小便澀，則知熱在內，當煎大黃湯下宣風散。身表大熱者，表證未罷，不可利大便。若斑疹已出，見小熱，小便不利者，當利小便。已發後有餘毒不散爲復，有身熱癰瘡之類，當用解毒之藥。

《傷寒直格論·俱中風寒》 小兒疹痘未出，誤以熱藥發汗，致使陽熱轉甚，則重密出不快，多致黑陷而死。因以世俗多癍疹，不敢服藥，以誤小兒諸病多矣。亦不知古人所留涼瀉之藥，通治風驚積熱，傷寒熱病，縱誤是癍瘡，亦使熱勢稍退而稀少出快，早得痊安也。

閻孝忠集《小兒方論》，未達錢氏本意，不明造化之理，反妄言疹病黑陷爲寒，及曰凡癍疹始終不可服涼瀉之藥，後人因之，反致熱甚黑陷而死者，不可勝計也。閻公豈不詳自所編錢氏方，治癍疹黑陷用牛李膏及百祥圓，凡寒藥下之而多得痊愈者，而不救則必死。然則痘疹之爲熱病，豈不明哉。況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及夫癍瘡黑陷，無不腹滿喘喝，而小便赤澀不通，豈不是熱極乎？況癍疹本因熱而生，病勢轉甚也，豈能反爲寒者也。

《痘疹論·小兒必患瘡疹者何》 此由在胞中受穢濁故也。凡小兒瘡痘，或作於幼年，或發於壯歲，古人預療之術，載在方策。《千金方》云：兒初生，用綿裹指，急拭去口中污血，不爾，則啼聲一發，嚥下入腹，致生諸疾。又令飲以甘草湯，吐出胸中之惡，仍服生地黃汁一蜆殼許，利下惡物。至如今之人，用黃連、淡豉，亦所以革惡穢也。穢惡既革，則可使瘡痘不作，雖作亦稀小也。

《痘疹論·四臟皆有證腎獨無證者何》 小兒在胞中，食穢濁以養五臟，生下則其毒當出，故瘡痘發作之時，悉見其證：呵欠頓悶者，肝也；乍涼乍熱，手足冷，多睡者，脾也；時發驚悸者，心也；面赤痰嗽打噦者，肺也；惟腎無候，但見平證。耳尻涼，耳涼，腎之平證也。蓋尻耳俱屬於腎，其象配水，腎又居臟下，不受穢濁，所以無其證。若瘡黑陷而耳涼反熱者，乃變壞歸腎，其證爲大逆，視瘡痘者不可不知。

《痘疹論·名狀不同者何》 四臟之瘡，名狀不同：肝爲水疱，以肝之液爲淚，淚出如水，其色微青而小。肺爲膿疱，以肺之液爲涕，涕如膿，其色微白而大。心主血，其瘡爲斑，色赤而小。脾主裏血，其瘡爲疹，色赤黃而濁。惟腎不受穢濁，不發見耳。此言其初發之狀不同如此也。及五七日之後，不問其初出自何臟，當悉成血疱，血疱成膿疱，膿之後結痂疕則愈矣。或人疑之曰：肺之狀既爲膿疱，而血疱之後又成膿疱者何耶？蓋膿疱之出於肺者，言其初時淡淡如膿，其色白而非黃，俗稱曰豆者是也。若血疱之後所結膿疱，則是其瘡已熟，譬果之成實，飽足充滿，包裹黃膿，其色黃而非白，當是之時，或有瘡破而膿出者。所言膿疱雖同，而所以爲膿疱則不同，學者不可不辨。

《痘疹論·瘡痘之熱與諸熱不同者何》 似是而非，若同而異，此病之所以能惑人也。小兒瘡痘，其初不免乎發熱，然必須見四臟之證，呵欠頓悶，時作驚悸，乍涼乍熱，手足冷，多睡面赤，痰嗽打噦，惟腎不受穢濁，獨無證耳。若他病之熱，種種不同：如手足稍微溫，惡寒而無汗，面色青慘而不舒，左額有青紋者，傷寒之熱也。手足稍微冷，發熱有汗，面赤而光者，傷風之熱也。目胞腫而右額有青筋，發熱而頭額腹肚最甚，或兼嘔吐腹疼，傷食之熱也。面色青紅，額正中有紋，手掌心有汗，時作驚惕，手絡脈微動而發熱者，此驚熱也。身熱而倍能食，唇紅頰赤，大小便秘，脇下汗者，此風熱也。又有潮熱者，發熱有時。壯熱者，一向熱而不已。如懵然不分，一槩調治，鮮不敗事。吁，臨病之際，可不審哉。

《痘疹論·諸熱失治皆能作瘡痘者何》 病有初異而後同者，要當早爲之所宜。且瘡痘之毒，蘊伏在裏，非熱蒸則無自而出，是以古書云：熱蒸三日而斑生。往往其間已見瘡痘之證。今也不同，傷寒、傷風、傷食之熱，與夫驚熱、風熱，或潮熱、壯熱之類，久而不去，內外感發，則所蘊瘡痘之毒，亦能乘間而出。用藥者既先知熱之所以異，又能慮熱之不解亦將爲瘡痘之證，斯可謂之良工矣。嘗觀傷寒有胃爛發斑、溫毒發斑，二者其初均發熱也，方其熱作之初，孰謂其有發斑之證耶？然則諸熱失治而能爲瘡痘者，斯言信矣。

《痘疹論·潮熱者何》 谷空而響答，形動而影隨，舉此而得彼也。瘡痘未有不因發熱而出者，觀其熱之有時，便可先知自何臟發出。寅卯辰時潮熱者，屬肝，當出水疱。巳午未時潮熱者，屬心，當出斑瘡。申酉戌時潮熱，屬肺，當爲膿疱。亥子丑時潮熱，屬脾，當屬疹子。獨腎在腑下，不受穢濁，故無證耳。

《痘疹論·其勢輕重不同者何》 小兒所受穢濁，多寡不同，加之乳哺飲食、衣服居處、護養之法，多不得其平，一旦瘡痘之出，故有輕有重，觀其形狀，即可知之。若一發便出盡者，必重也。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出稀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赤，微重也。外白裏黑者，至重也。瘡端裏黑點如針孔者，勢劇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善用藥者，能使輕者易安，重者不致大困，斯可謂之十全矣。

《痘疹論·有先發驚搐者何》 挾熱而吐利者，不可誤投燥藥。蘊瘡痘證而先發畜者，不可遽投驚藥。經云：諸痛癢瘡，皆出於心火。今瘡痘之出，雖四臟各有證，要其心實爲之主。毒氣始作，未形見之間，忽發驚搐，是毒氣自心經而出也。苟不以內外證辨明之，不爲瘡痘防備之，便用銀、粉、腦、麝、青黛等藥，則心寒而肌斂，毒氣內陷。往往瘡痘之初，似驚風發搐者多，每因誤服寒藥而死者，氣絕之際，或隱隱斑出，已無及矣。蓋心竅一寒，則毒氣閉伏，表裏不透，又況心主一身之血，心寒則血凝而不行，瘡子欲出不可得也。且瘡痘發驚，必有他證相雜。又有小兒平居安樂，素無疾苦，而忽爾作搐者，必是瘡痘，尤當審諦。但用發散毒氣，如惺惺散、升麻湯、紅綿散，兼快氣利小便等藥服之，雖未能即效，決不敗事，待其熱氣得泄，心神亦自安矣。或有風寒與內熱相搏而致此者，則各有其證，治之亦如前法，但加匀氣藥爲妙。張氏云：痘瘡氣匀即出快。蓋氣匀則榮衛無滯，有寒亦散。大抵治驚惟平肝利小便最爲第一，志於醫者試思之。

《痘疹論·有先作腹疼或腹中有塊者何》 小兒臟腑先有伏熱，而適外感風寒，或內傷生冷，以致陰陽相拒，發作腹疼，或腹中作塊攻痛，若手足梢冷，尻陰俱冷，而腹中硬痛者，是瘡疹證無疑矣。更參以其他證候爲詳審，但與平和匀氣兼發散藥爲妙。苟不知此，便投巴豆、大黃輩，殘賊胃氣，使毒氣不能宣發，立致危殆。其間縱有能發見者，往往中道而廢，爲倒靨，爲陷伏，終歸不救。嗚呼，古人有言曰，用藥如用兵，可不愼哉。

《痘疹論·古人升麻湯云治已發未發者何》 道有經有權，兵有正有奇，病有常有變。病之常者可必，病之變者不可必，古人立升麻湯治小兒瘡痘爲一定之論，豈固而不通哉。嘗思古人之意，升麻湯一方，蓋治瘡痘之常，不治瘡痘之變。常者何也？未有斑點之前，均發熱者，常也；已結痂疙之後，均有餘熱拂鬱而肌表未清涼者，亦常也，是以升麻湯方狀云，治瘡疹未發已發。未發者，謂未見斑點之前，已發者，謂已作痂疙之後，此升麻湯所以爲治瘡痘之常者也。若夫斑點既見，與夫痂疙未結，其候千變萬化，治法在隨證飨泄，曾非定論之可拘，猶如傷寒之變異不一也。當此之際，安可執藥以應無窮之變哉。且升麻湯所用之藥，不過涼肌解表而已，未見斑點之前，已結痂疙之後，則可以涼肌，可以解表，古人處方之意如此，曷嘗令用之於瘡疹正作之時耶。今昧者不能究此，既見斑點，尚令兒服餌，致肌寒表弱，陷伏而危殆。吁，讀古人之書，而不能探古人之妙，不可以言醫矣。

《痘疹論·戒失饑及冒風冷者何》 食者，人之天，風冷者，害人之邪氣，

凡人一日不食則饑，觸風冷則病。況小兒當瘡痘之際，正欲賴穀氣以助其內，避風寒以護其外，苟穀氣虧少，風寒侵襲，則爲患可勝言哉。乳下嬰兒宜常令其母飲食充足，居處避風，能食童子，專令老成耐事人時時管顧。雖然，事亦貴得其平，或者以失饑冒風寒爲戒，遂致過飽極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其識瘡痘之家，宜備知之。

《痘疹論・必令避穢惡雜氣者何》 木得桂則枯，雌黃遇胡粉則黑，柑得脯則壞，物之相畏有如此者。瘡痘之畏穢惡雜氣，其理亦如是也。仲景云：瘡痘欲出之間，宜燒蒼朮、豬甲二物，仍令人謹伺門戶，勿使生人輒入。亦忌勞力人、狐臭人，若行房觸犯最爲大害。婦人經水適來，尤當迴避。床帳左右前後，宜掛胡荽，以酒噴之。或常燒乳香尤妙。蓋榮衛得香則運行甚速，可使瘡痘易出。苟防備一不如法，則禍患踵至，欲出者使之不出，已出者斑爛成片，甚者瘡黑陷伏，加以爛臭，痛如刀剜，悶亂而死。其中縱得安者，亦令癥痕經年黑色，或久成疥癬，不可不戒。

《痘疹論・防備入目方法者何》 痘瘡方出之時，使不入目，以臙脂塗眼四邊，或傅以水調黃柏末，或以白芥子末水調塗足心。仍抱兒投菉豆七粒於井中，五七歲兒令時時觀井，欲得陰冷之氣相感，此皆養護之良法也。又有忌食之法，如醲厚滋味，牛雞鵝鴨，皆不可食。往往食雞鵝鴨卵，未有不爲目害者，雖去後數月，猶未可食。但令食和淡之物，或入少鹽亦無害。如淋隘之家，不可煮雞鵝鴨卵，其氣相襲，亦能損目，不可不知。

《痘疹論・春夏為順秋冬為逆者何》 經云：春夏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秋冬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今瘡痘之發，自裏達表，當春夏之時，則氣血隨陽氣而上，其行也疾，秋冬之際，陽氣既下，則血氣亦陷下而行遲，是以發於春夏者爲順，秋冬者爲逆。然而論時令之逆順，又當觀兒之虛實。何以言之？凡兒之資稟厚者，堪耐寒暑，節候變遷，不以爲事，故雖瘡痘發於秋冬，初不爲害。若受氣怯弱者，則凡遇寒暑易節，便生疾疚，故雖瘡痘發於春夏，亦未爲順。是知古人分別逆順，雖以時言之，而知逆順之大者，又不專泥於此。錢氏方云：春膿疱，夏黑陷，秋斑瘡，冬疹子，皆不順也。茲併及之。

《痘疹論・始末日數有定論者何》 熱蒸三日則紅斑生，紅斑生至足心爲齊，不拘多少，重者遍身，輕者數枚而已。紅斑生血疱，血疱起如豆，在肌皮之上，故以痘名焉。血疱結膿疱，膿疱結痂疕，方爲愈也。紅點既見，愼不可用升麻湯。蓋升麻湯寒肌，多致害人。已見而出遲者，用紫草飲子、胡荽酒。如證候平和者，勿妄服藥，惟愛護安養之。紅點出齊之後作血疱，七日結膿窠，膿窠結定七日，悉成痂疕，此皆大略之言耳。病人虛實不等，不可一切拘以日數。且古人云：熱三日而生斑，今有熱七日或數日而方生者，亦有熱一二日而即生者。自紅斑出齊之後，當盡成血疱，若血疱之中，又尚有紅斑點相雜，則亦不可拘定日數，待其皆作血疱爲齊。如紅斑出齊生血疱，血疱七日結膿疱，膿疱七日結痂疕，此乃榮衛調和，內外無諸傷犯，方能如期。或正作之際，遇氣候乖變，遲速因而失序，又豈可必拘以日數哉。其有當結膿疱而不結者，是以毒氣彌盛而不斂，用豬尾膏以解之。豬尾膏是治毒氣大盛，血疱脹不結膿窠，膿已成不結痂疕，熱極毒熾，恐復入於心，令兒昏悶而死故也。非若外感風寒而倒靨，內虛吐瀉而陷伏者之比。今將豬尾膏證別立一篇在後，見愼之至也，不可不審，宜詳證用之。

《痘疹論・出不快者何》 有數證不同，不可不辨。自紅斑出齊之後，當漸有紅斑，方出或內虛，或因犯胃氣，臟腑自利，虛弱不食，遂陷而不出者，宜用溫裏之藥，甚者雖硫黃、薑、附、靈砂、伏火丹砂等亦可用。大抵用藥治病，或冷或熱，所以救一時之不及，不可拘以常制。或將成膿疱之際，一半尚是紅斑點者，此毒氣發越未透故也，當此必不能乳食，大便如常者，宜半溫裏半助養之劑。其或內虛甚而生寒，大便利者，宜理中、薑、附輩以溫之。裏溫則氣不消削，氣不消削則不伏陷矣。又有內實之人，皮厚肉密，毒氣難於發越，至服大黃、梔子、乾葛、石膏之類而得平順者。或有適當炎月，觸冒暑邪，煩躁喘急，大渴昏迷，而發作不快，用白虎石膏湯，抱龍、五苓之類而得安靜者。此皆臨病識證，隨時審諦，不可執泥也。

《痘疹論・出未匀者何》 大凡平居安樂，則心神調暢，氣體和平，一旦有病，則陰陽偏勝，盛衰不同，瘡痘已出而不遍匀者，前人治法，惟透肌解毒而已。肌透毒解，既無壅塞之患，則自然出匀，宜必勝散、快毒丹、紫草飲、胡荽酒之類。張氏云：瘡疹氣匀即出快。誠哉是言也。

《痘疹論・出太盛者何》 出太盛而面黃，大便色黑，煩躁喘渴，或腹脹者，此爲有瘀血在裏，宜犀角地黃湯，及治病瘡疹中衄吐血，毒氣彌盛者。若太盛之際，不能解利，則其害尤速，如抱龍丸、至寶丹、生犀磨汁、紫雪之類，皆可選而用之。若大便不秘實，小便不黃赤，恐外熱而內寒，又當別求治法。

《痘疹論·以藥發之稀盛不同者何》 是瘡疹證熱數日而不發見者，進退皆難，便欲大發之，懼其本稀而成斑爛，不發之，又無以出其毒氣。古人立論，始以藥微發之，微發不出，則加藥，加藥不出，則又發之。又發之後，所出不多，氣候和平，無他證者，即是瘡本稀，不可更發也。以此言之，發不至太過，守不至不及，乃用藥之圓活也。

《痘疹論·不可妄發及妄下者何》 嘗觀傷寒邪在裏，則不可妄發汗，邪在表，則不可妄下。瘡痘之不可妄發妄下者，尤甚於傷寒。雖然，治瘡疹之家有云：非微汗則表不解，非微下則裏不解者，何也？予應之曰：此說微汗，則在表熱方熾，斑點未見之先；微下，則在病之始，及病之末，裏熱壅實之際，何嘗於瘡痘正發作之時，而輒施汗下哉。是故非通達有識之士，不足以言醫。蓋妄發之則成斑爛，妄下之則成虛脫，不可不審。如治傷寒之法，表和裏病，下之則愈，汗之則死；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亦此理也。

《痘疹論·非微汗則表不解者何》 瘡痘之源，雖是蘊毒，然必因天氣暄暖，或感冒風寒，及諸熱不解，然後斑生。方其發熱，斑未見之時，得微汗解散，則雖爲瘡痘，其熱亦輕，此所以言非微汗則表不解也。蓋其證身熱頭疼，鼻塞咽壅，痰涕咳嗽，面目赤色，皮膚緊而脈數，此皆熱極之故。當此之際，毒氣亦不輕，若得微汗少解，則可以折其方來之勢，升麻湯等主之。如斑點已出，則愼不可用。又有因服發散藥，邪毒之氣隨汗作白珠子，或出小紅瘡，應手而解者，不可不知也。

《痘疹論·非微下則裏不解者何》 病有始有中有末，三者不同，不可一槩用藥。且身熱脈數，大便秘而腹脹，此熱毒壅遏，未見形狀者，當微下之。非微下則熱不減，此是始者熱在裏，斑未出之時也。若斑點隱隱在肌膚中者，是已發越在表，瘡正發時則不可妄下也。又有結膿窠痂疙之後，脈尚洪數，能食而大小便秘。此表已罷，裏有熱毒，宜微利之。大抵臟腑有熱，往往利大小便者，以其主出而不納故也。

《痘疹論·大便如常者何》 胃中主腐熟水穀，大腸主傳送已化之物，此平居察虛實冷熱之處。蓋飲食進退，則知人穀氣之虛實，大便滑澀，則知人臟腑之冷熱。今大便如常，則是其中平和，無過冷過熱之患，不必溫補，亦不可妄攻擊。然則大便如常，是亦瘡疹者之一順也。

《痘疹論·戒輕用利藥者何》 病勢自有遲速，用藥者當度其宜，可速則速，可緩則緩。凡瘡痘非合下證，但當以平和藥持之，乳食調之，避風寒以溫之。如已見三五日而尚未快出者，可微發之，微發不出則加藥，加藥又不出，無他證者，即是瘡本稀，不可更發也。今人纔見發之不出，往往便下，使其人內虛，欲出者因利而不出，已出者爲陷伏，爲倒靨，變壞歸腎，以脾土弱而腎水反勝故也。錢氏論以百祥丸下膀胱毒，則脾土再實，瘡痘復出。要之，與其下膀胱毒於黑靨之後，莫若保脾土於未下之先。則不下爲愈，亦有三證：一疥癬，二痘癰，三目赤。故前人論曰：斑點未見，蘊熱壅盛，毒在臟腑，宜預下之。又牛黃丹證云：瘡痘出定，大便不通，膿汁不乾者，可以下之。以此觀之，當下是病之始，未出之前，及病之未已出定之後，非正出之時可下也。大抵用藥治病，能隨證飧泄，斯爲良法。至於或用下藥者，實出於不得已，如傷寒有承氣之戒，皆愼之至也。雖然，有當下證而不即下，又爲失下之患，所貴乎審變細察耳。

《痘疹論·有可下證者何》 瘡疹出得太盛，當結膿疱痂疙而不結者，此是毒氣內外貫注，若不速解之，毒內入攻心，爲害極大，治法宜豬尾膏。其有不結膿窠痂疙，及能食而喘，腹脹譫語，不大便者，當以承氣湯下之。如熱甚而渴，面赤悶亂，大小便澀，或大吐者，合利其小便，通關散主之。或瘡疹已出定，膿汁不乾，而大便不通者，宜牛黃丹。或有瘡疹證而未見斑點，胃熱潮作，氣粗腹脹，大小便秘，驚悸煩渴，脈沉滑而數者，此是毒氣盛而不得泄，亦當藥下之。則內無滯塞，榮衛升降，其勢將自出，皆合下證也。

《痘疹論·有發出有温出有解毒者何》 病有輕重，善治者，能令重者輕，輕者安和，仲景論治傷寒，謂隨證飧泄是也。且身煩躁，脈促喘滿，有瘡疹證，而斑點不見，其熱未退者，以麻黃湯等發之。若斑點纔見，即止後藥，此謂表發而出之也。或稟受怯弱，胃虛冷，大便自利，而手足厥逆者，炮乾薑甘草湯，益黃、理中輩可選而用之，此溫使之自出也。或瘡痘正出，有毒入大腸，下利黃赤膿血，身熱而渴者，以薤白湯、三黃熟艾湯解之，此解其大毒而使之自出也。於斯三者，或發，或溫，或解其毒，其證不同，再審而用之也。

《痘疹論·有令大便過者有當温者有當下者何》 瘡疹、傷寒、傷食等病，身有熱者，如大便六七日不通，須令潤過，非取其峻快也，然亦當以外證參之。如仲景論陽結陰結，期十四、十七日方劇，若其人不腹滿，不裏急後重，則亦不必攻之。今言六七日令潤過者，得氣道升降，則無壅遏之患。緣小兒

脆弱，身熱而大便不通者則易實，大便自利者則易虛，惟令得所，最爲要法。其有忽然溏瀉者，須與理中湯丸輩以溫之。又有出正盛，喘促腹滿，小便赤，手掌心幷腋下有汗，或譫言妄語，而大便不通者，當投小承氣之類以下之。下後瘡子紅活，諸證悉退者，更不須再服也。

《痘疹論·已利而瘡痘出則不可再利者何》 飲食滋味雖能益人，食之太過，亦能害人，況烈毒慓悍之藥，在已下之後，其可再用乎。且當其未出，因熱勢大盛，曾利臟腑，今瘡痘既出，則內無壅滯明矣，縱其熱尚熾，但當解毒，切不可更用利藥。蓋實實虛虛，古人之深戒。雖然，若使果令再利，亦當更用，但小其劑可也。

《痘疹論·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者何》 大熱，謂身熱脈實，大小便秘，津液燥而渴，氣滿於胸中，能食而不結膿疱痂疕。當此之際，懼其變生他疾，故利小便，使心火有所導引，則雖不用冷藥，熱亦自減去矣。瘡痘不至熱過，不爲冷誤，甚爲良法。小熱解毒之說，謂小熱不解，大熱必生，利其小便，則慮損氣，故但可解毒而已。利小便之藥，導赤散爲上，解毒之劑，如玳瑁湯、獨聖散、如聖散、紫草散、犀角飲皆可選而用之。嘗謂古人治病，其謹審如此，彼不顧邪氣淺深而輒妄下者，得無愧乎。

《痘疹論·誤服熱藥則損目冷藥則夭傷者何》 五臟平和，能相資養，一有太過不及，則病從而生。況人身難任非常之熱，亦不堪非常之冷。今瘡疹者，是表裏俱熱而發出，或助之以熱藥，則其勢太過，輕爲咽喉癰瘍之疾，甚則熱盛生風，風熱之毒，炎上不已，無不害目矣。或抑之以冷藥，則脾土無溫暖之氣，腎水反勝，爲黑醫，爲陷伏，遂致夭傷。不可不戒。

《痘疹論·有正瘡痘有膚疹者何》 臟腑不同，表裏有異，膚疹瘡痘，分別淺深。六腑屬陽，有熱則易出，是以作膚疹，一出即遍滿肌皮之上，如痧瘡細疱子，見而便沒，其所受氣淺故也。五臟屬陰，有熱則難出，其爲瘡痘，在肌內血脈之間，必先發紅斑，而後如豆，故名瘡痘，其所受氣深故也。大抵暴熱而便出者必膚疹，久熱而難出者，必是正瘡痘。膚疹非正瘡痘也。

《痘疹論·傷寒熱毒發疱瘡相似者何》 傷寒熱邪在表，（裏）未能作汗，或當汗不汗，熱鬱於肌膚，故發疱瘡。色白，或赤如火丹，頭作膿漿白膿者輕，根下紫色隱隱在肌內者重，甚者五內七竅皆有之，其形亦如豆。小兒肌肉嫩薄，尤多此證，亦非正瘡痘也。

《痘疹論·冬温發斑温毒發斑者何》 《活人書》云：冬月溫暖，觸冒寒氣，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汗，或未汗，表證未罷，毒氣未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冬月溫暖，人感乖戾之氣，冬末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癮疹如錦紋，欬而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小兒常多此病，醫人不識，妄亂調治，寧不敗事。此亦非正瘡痘也。

《痘疹論·當先知節候陰陽臟腑虛實者何》 稟氣實者，夏酷暑而不甚畏熱，冬嚴寒而不甚畏冷。稟氣怯者，易寒易熱，天寒陰雨，則感寒濕而濡瀉，天氣稍炎，則伏熱而中暍。是故先知節候者，能辨陰陽寒暑之盛衰。經云：陽盛人耐冬不耐夏，陰盛人耐夏不耐冬。此亦知人稟受之不同。且自立夏，氣變純陽，萬物盛大，治藥者用熱遠熱，如桂枝、麻黃、大青龍之輩，必加知母、升麻、石膏等藥服之。立冬氣合純陰，治藥者用寒遠寒，如用諸涼劑服湯，中病即止，不必盡劑。治瘡疹之法，亦當知此。又如冬溫暖則虛者安而實者病，夏寒涼則實者安而虛者病，冬溫暖則夏寒涼，非節之氣，來暴而去速，在人將攝之如何耳。錢氏論瘡痘之發，以春夏爲順，秋冬爲逆，亦是以陰陽盛衰言之也。

《痘疹論·身疼者何》 經云：癢爲虛，痛爲實。內快外痛爲外實內虛，外快內痛爲內實外虛。又曰：諸寒爲痛。今瘡痘若身痛者，是發作之時，皮膚厚，肉理密，或爲外寒相搏故也。投以匀氣去寒解肌透毒之劑爲妙，不必外此而他求也。

《痘疹論·身癢者何》 此有二證：一則氣血不足，其癢爲虛，活血散，或四君子湯加黃芪、枳殼主之。一則不能食淡，以致發癢，蟬蛻一物湯主之。瘡痘作癢，深爲可慮，能調和愛護，勿令有此，乃爲上策。

《痘疹論·瘡毒入大腸者何》 當發作之時，其人或臟氣自脫，或因服寒藥，致令瘡毒陷入大腸，瀉下如豆汁，或便膿血，或便黑汁，顴赤如血，口內臭氣，唇焦目閉，加腹脹者，必死之證。當急用實脾暖胃之劑救之，得大便秘固，瘡痘紅活，亦死中求生也。

《痘疹論·攻咽疼者何》 心胃有熱，上攻於咽，乾澀而疼，如兼口舌生瘡，齒浮齦腫者，宜甘露飲。水漿不入者，紫雪最妙，如聖湯、抱龍丸、消毒飲皆可選而用之。已上證候，須能食，臟腑亦熱，方可用。如上焦雖熱，卻覺小

便清，大便溏薄，飲食不進者，當以清上溫下藥調下。

《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心熱盛則生肝風，肝主目，熱毒薰之，故爲目患，治以涼肝丸，洗以秦皮散。或因食毒物，睛突出者，宜仙靈脾散。暴赤腫毒者，宜導赤散。患半年一年餘者，宜蟬蛻散。成翳者，宜瓜蔞散，威靈仙散。目睛疼痛者，宜浮萍散。目中痘瘡成翳者，宜大黃散貼之。赤脈侵睛者，宜羚羊角丸。昏暗者，宜金花散。已上各隨證見之。

《痘疹論・面青爲逆者何》 瘡痘以心血爲主，身熱煩躁，驚悸面赤，皆心經形見也，所以面赤者爲順者。今反見青色，是色不與病相應，安得不謂之逆。當更察他病隄防之，實必生風，虛必下利厥逆，各宜思所以預制之，庶幾治未病之意也。

《痘疹論・遍身發青紫紋者何》 此由外感風寒與內熱相距故也。瘡痘之出，蓋熱邪內外蒸發，其有當熱作之時，忽遇天氣大寒，熱氣方運出而暴寒折之，外寒爲內熱拒而不得入，內熱爲外寒閉而不能出，毒氣壅於肌皮之間，如癮疹，如痣點，或青或紫，俚俗云鬼捻青者是也。往往壯年出者，皮膚厚，肉理密，尤多此證。宜用透肌散、牛蒡僵蠶散、紫背荷葉僵蠶散，凡是卻寒溫肌透表之劑，皆可選而用之也。

《痘疹論・狀如蚊蚤所嚙而色黑者何》 此榮血不能流行內外，毒氣壅遏，欲散而未散故也。瘡痘屬血熱，血活則其色如丹砂，如雞冠，若毒凝血聚，則遂成黑色。有是證者，甚爲危困，其人必大小便秘，喘急煩躁，宜用山梔子湯，宣毒膏。治黑瘡子，無比散。莊氏云：斑瘡倒靨而黑色者，謂之鬼瘡子，宜獺豬尾血調腦子最佳。豬尾血調腦子證，其人自利不食者難用，不可不審。

《痘疹論・既出而腹脹者何》 腹脹有二證：一則陰陽不和，一則毒氣陷伏入裏。瘡痘正作，熱毒既盛，則必生煩渴，或飲冷過多，或誤投涼劑，熱爲冷所激，欲出而不能，冷熱相拒，毒不發越，故令腹脹，甚者氣喘發厥，瘡白而無血色，多致不救。急當以溫中藥疏逐冷氣，冷氣散則腹脹自消。昧者莫不又用藥宣瀉，致令重困。且傷於冷者，必不能食，大小便利，腹中虛鳴，此傷冷，陰陽氣不和也。若毒氣陷伏入裏者，但用溫平解毒快氣之劑，如人齒散、活血散之類。大抵毒氣陷伏者，必又有他證相雜，或煩躁大渴，或大小便秘，或啼哭不止。萬一腹脹而目閉，口中如爛肉臭者，其證爲大惡。

《痘疹論・小便赤澀心腹脹滿者何》 伏熱在胃，則中有所隔，上爲心氣不降，故小便澀少而赤，下爲陰氣不升，故腹中脹滿。董氏用四聖散發出其毒，得胃中熱散，則邪氣自然冰釋。詳其藥味，紫草發散，黃芪養瘡痘解毒，枳殼和氣寬中，木通導心氣而利小便，又以甘草調和之，古人用一藥，必有理存焉，可不以意推之。

《痘疹論・出遲而朝夕啼哭者何》 凡人五臟平和，則精神安靜，有病則不然。今瘡痘是五臟蘊毒，當內外蒸鬱，發作之時，朝夕啼哭者，由不安舍，察其毒氣在表在裏，若虛若實，隨證飡泄。大抵榮衛流通，則神宇清快。昧者不知，見其朝夕啼哭，或以爲心熱，或以爲腹疼，妄亂投藥，以致冷熱偏勝，變生他證，可不審哉。

《痘疹論・煩躁或虛煩不得睡者何》 調護瘡痘，當審次序。盛作之時，必令心火有所導引，苟或不然，毒氣已出而未盡，遂生煩躁，宜以生黑豆煎湯，令徐徐飲之，渴者冷飲，可以解散熱毒，召復陰氣。抱龍丸、生犀磨汁等皆可選用，甚者新汲水調沙糖少許飲之。又有津液不足，虛煩不得眠者，《活人書》酸棗仁湯最佳。

《痘疹論・或吐或瀉而不能食者何》 此有冷熱二證：吐而不渴，瀉而手足冷，面色青白，此冷證也，益黃、理中輩主之。既吐且渴，雖瀉而手足心熱，面戴赤色，居處喜冷，此熱證也，五苓散、竹葉石膏湯加橘皮等主之。不食亦有實虛之異：脾胃怯弱，精神慢而不食者爲虛，當溫養之。身熱中滿，渴而不食者爲實，當清利之。臨病之際，貴在熟察之而已矣。

《痘疹論・便血或下黑糞睡不醒者何》 瘡痘雖是溫毒而發，所以爲之運者實血也，今大便下血，是裏毒大盛。或下黑糞者，其理亦同，加之睡不醒者，證候爲甚惡。蓋一身之血，心爲之主，便血下黑糞，而又睡不醒，則是心之神昏矣，犀角地黃湯、抱龍丸、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主之。

《痘疹論・當下當救裏不同者何》 瘡子半出未出，此裏毒未盡也，若其人大便不通，喘息腹脹，煩燥作渴，譫語不安者，當急下之。蓋毒氣彌盛，內外皆熱，當令大便稍稍潤過。若其人虛弱自利，四肢厥冷，腹脹發噦者，以裏氣虛也，宜薑附理中輩急救之。一則言當下者，毒氣大盛，昏悶而死故也。當救裏者，恐裏虛胃氣脫絕故也。虛實之證相反如此，投藥之際，可輕易也耶。

《瘡疹論·鬱毒不散者何》 瘡痘之初，斑點未見者，惟當用平和藥，如升麻湯、惺惺散、鼠黏子湯、紫草飲子等解利之。或有不問虛實，便以胡荽酒灑之，葡萄酒飲之，又火煅人齒酒調服之，施之虛者猶庶幾焉，若盛實之人，則禍害至矣。熱毒之氣，須臾灌注耳目口鼻，咽中閉塞，大便堅閉，小便如血，是謂鬱毒不散，毒氣無所從出，反攻臟腑，瘡凹而不起，遂成倒靨。當此之際，不能解利，至於斃者多矣。是陽盛熱熾，無陰氣以感之也，如豬尾膏、犀角地黃湯、犀角玳瑁湯皆可選而用也。得毒氣解散，榮衛流通，瘡子將自出矣。且初覺頭疼發熱，或兼微寒，煩燥咽痛者，宜升麻湯、如聖湯。瘙痒或癮疹者，宜荊芥湯。面赤黃，大便澀，小便少，而或嘔者，宜小柴胡湯。不惡寒，但煩躁而渴，作赤斑點者，宜竹葉石膏湯、犀角飲子。大便難通者，宜四順飲子。如譫言昏迷者，宜承氣湯。或大便自利，黃赤而渴者，宜三黃熟艾湯、黃連解毒湯。服湯中病即止後服，不必盡劑也。

《痘疹論·斑爛者何》 病當發散而不發散，則毒氣閉塞，喘促悶亂。不當發散而誤發散，則熱毒隨陽氣暴出，遍身皮肉潰爛。此不善表之過。治法宜調脾進食，令大便得所，安養榮衛，生肌解毒，則無目赤咽痛、口瘡吐衄等證。解之不至於冷，調養不至於熱，方爲良法。斑爛作膿痛甚者，用乾黃土羅細末傅之，輕者則研芒硝，豬膽汁調塗，勿令動著，直候痂疕自落。大段不眠卧者，用麥麩襯之。又有因發表過甚，外爲斑爛而內虛，陽氣不守，□臟自利，此又急當救裏，宜理中、豆蔻之類。臟腑既平，則解外亦不可緩也。

《痘疹論·膿汁不乾者何》 瘡痘出得太盛，膿汁淋漓，不可著蓆疼痛者，用乾黃土羅細末傅之。欲不成瘢痕者，火煅乾牛糞研細，以綿撲之。大段甚者，麥麩襯卧。如暑月熱盛，當藉之以芭蕉葉爲佳。

《痘疹論·陷伏倒靨者何》 內虛不能出者，謂之陷伏。外感風寒，被惡衝觸，而不得出者，謂之倒靨。然有始末輕重不同，若一槩用藥，必致夭橫。瘡痘以出斑點爲始，血疱爲中，結膿窠痂疕爲末。且斑點之始，熱毒方運出，亦有陷伏，亦有倒靨者。若外感風寒，肌簇閉塞，血凝而不行，必身痛，四肢微厥，斑點不長，或變黑色，或青紫癮疹，此爲倒靨也。宜溫肌發散，如紫草、蟬退、人齒、僵蠶、紫背荷葉之類，須令溫散寒邪，然後熱氣復行，則其斑自出矣。若胃虛而不能副榮衛者，出而復沒，斑點白色，或黑色，其人必不能乳食，大便自利，或嘔或厥，此胃虛而不出，謂之陷伏也。宜用溫中之劑，令其胃暖，榮衛復行，則當自出矣，宜理中湯、丁香煮散之類，甚至薑、附、硫、桂亦可用。血疱爲中者，是紅斑出齊之後，其狀如豆，起於肌皮之上，乃未結膿疱痂疕之前證也。血疱七日，當結膿窠痂疕，當此或風寒襲而爲倒靨，或胃虛吐利而爲陷伏者，治之亦如前法。又有房室等雜氣觸犯而然者，當用蒼朮、豬甲、乳香、胡荽等法薰解之。《良方》腦子豬血酒，治毒氣入臟而不出者，本方用豬尾膏治瘡子倒靨而不出者，皆非前項證候，乃血熱毒盛之藥耳，學者宜詳辨之。

《痘疹論·黑陷而耳尻反熱者何》 瘡痘之疾，惟腎無證，以其不納穢也。當其發作之初，及血疱之際，一身盡熱而尻耳自涼，此即腎之平證也。蓋尻耳皆屬於腎，今一旦黑陷，是變壞歸腎，使尻耳亦爲之熱，其證爲大逆。錢氏立論，用百祥丸瀉膀胱毒，謂腎邪既衰，脾土復旺。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以脾能勝腎，寒去而溫熱也。百祥丸之意，即《活人書》論厥陰傷寒，土敗木賊，急用承氣湯，皆是不得已而用之，僥倖十救一二而已。往往此證必先作寒慄，令兒禁齒。要之與其下百祥丸於已變之後，孰若保脾土於未變之先。是故治病者，要當早爲之所也。

《痘疹論·瘡黑有逆順者何》 大凡黑靨陷伏，本是逆證，然亦有順者。謂脾強可以勝腎，雖黑靨而忽瀉膿血，痂疕能食者爲順。此必舊服補脾藥，故令脾氣不衰，毒須入腹，皆瀉出也。經云：脾病則五臟危。今脾土既盛，他恙無慮矣。黑靨而逆者，謂脾虛不能制腎，乳食不消，水穀雜下，脾虛受毒，四臟皆困而危殆。然古人云：病在腑者易治，在臟者難治。瘡黑及變壞入臟，雖得脾胃強盛，是亦九死一生之證耳。

《痘疹論·黑靨而發寒者何》 瘡痘黑靨有四證：一則感風寒；二則毒氣大盛，毒復入裏；三則內虛，無陽氣應之；四則房室等雜氣觸犯。所得之證既不同，用藥救療豈得不異？感風寒則宜溫散，毒氣盛則宜利小便解毒，內虛宜溫裏，觸犯宜熏解。大抵黑靨而發寒者爲重，不發寒者爲輕。發寒之證，是脾弱反爲腎水所勝，錢氏用百祥丸以瀉膀胱之毒，令陽氣復還，脾土溫暖，所謂瀉膀胱經水，必令脾土自勝也。

《痘疹論·既出而狂叫喘呼者何》 瘡痘已出，熱毒自裏而達表，狂叫喘呼者，臟腑熱燥而無津液也。今五臟皆熱，無陰氣以和之，故令陽氣獨盛於上，爲狂叫，爲喘呼，宜犀角地黃湯、抱龍丸、竹葉石膏湯之類。更看大小便

何部不利，利之則平。

《痘疹論・熱盛則出愈難其證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為癰瘡身上破裂者何》 物之盛者，皆失其中，況病勢太過者乎。瘡痘本因熱而出，熱勢甚則其出愈難。蓋勢盛而榮衛為之閉塞，毒氣彌漫，裏毒盛者，大便不通，小便如血；表毒盛者，或為癰瘡，身上破裂。此由不曾解利之，故救之法，宜犀角地黃湯、小柴胡加生地黃湯、四順飲、牛黃散、紫雪之類，皆可選而用之也。

《痘疹論・不結痂疙者何》 血疱既成，當結膿窠痂疙而愈，痂疙者，作醬子是也。當結而不結者，由內外極熱，毒氣散漫，無陰氣以斂之，古方以宣風散導之，生犀磨汁以解之，或飲之以水調沙糖，當隨手而愈。然用沙糖不可失之太早，恐使瘡子入目，切宜忌之。又有血疱脹起，毒氣彌盛而不結痂疙，用豬尾膏者，其詳於豬尾膏證見之。

《痘疹論・誤以巴豆丸藥下之則內虛而熱不除者何》 腸胃有熱而須蕩滌者，宜湯液之劑。飲食成積而須下者，宜丸子藥。今瘡疹合下證，誤用巴豆丸藥，則徒損胃氣，熱毒反得以深入，其熱愈不除，或致便膿血，或為癰疽，或為腫毒，變生諸證，用藥者宜當知之。

《痘疹論・百祥丸證》 瘡痘紫而乾陷，以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然陷下有數種，當以外證參詳。感風寒而黑陷者，宜溫散之。內虛自利而黑陷者，宜溫之。誤下之後，毒氣入裏而黑陷者，則宜溫養而表出之。被雜穢惡氣衝觸而黑陷者，則宜熏解之。若夫毒至重，內外蒸鬱，不結痂疙，大小便秘，腹脹而黑陷者，當以百祥丸瀉膀胱經毒。服之身溫欲飲水者可治，是脾強勝腎，陷者當復出矣。若加以寒戰，身冷汗出，耳尻反熱，死。要之，錢氏論瀉膀胱毒於已陷之後，不若保脾土於未陷之先，乃為上策，學者試思之。

《痘疹論・豬尾膏證》 虛汗實汗，皆汗也，虛熱實熱，皆熱也，瘡痘倒靨，亦有虛實之不同，可不分析而辨正之哉。如瘡痘始發，或斑點，或血疱，未結痂疙之際，因久不食，或自利，或感風寒，至不能出者，雖名倒靨，則宜溫之。其或心煩狂躁氣喘，妄言如見鬼神，大小便秘，渴而能食，毒盛而倒靨者，此證為實，與前諸證倒靨霄壤相遠，宜豬尾膏。又有血疱六七日，當結膿窠痂疙，而不結者，是毒氣盛實，心火獨燥，當此亦宜用豬尾膏。曾用之，進一服，隨手結痂疙，神速特異。以意思之，人遇寒暄不常之時，脫著衣服，必先呷冷水一二口，即不感冒者，是心涼腠理閉而斂，則風寒不能侵之也。今用豬尾膏，正以血能歸心，引腦子以涼之，心涼則毒氣消釋，榮衛流通，於是血疱結膿窠，膿窠結痂疙，而餘證自退矣。如傷寒厥陰證，土敗木賊，以承氣湯下之，脾間毒去，則脾土和，水升火降，寒熱作而大汗解。豬尾膏之意，得心竅開通，熱毒解散，則氣和神蘇，自結痂疙。蓋當結而不結者，恐毒氣復入於裏，昏悶而死故也。以此言之，瘡痘至血疱欲作膿疱之際，毒氣已盡在外矣。昧者見斑點之後，血疱出遲，便用豬尾膏，殊不知毒氣未出盡，而使心胃寒涼，則毒氣內閉，殺人甚速。然則豬尾膏一藥，是實熱證方可用也。茲特出此一項，正欲明白，使人無惑也，學者宜盡心焉。

《痘疹論・已結痂疙欲不作瘢痕或已成瘢痕欲消者其法何如》 纔結痂疙，即以眞酥潤之，用手搔破，或剝去又更潤之，稍遲則乾硬，深入肌肉，經久方脫，遂成瘢痕。此理昭然，人多不曉，反謂剝落早則成瘢痕，何其誤也。然既剝去之後，卻不得早見風冷，須當愛護。其或不能剝去，而又出風太早，以致成瘢痕者，蜜陀僧為末，水調塗之。蒺藜散、鷹屎白散、馬齒莧散、青金散皆可選而用之也。

《痘疹論・瘡痂起而能食者何》 人身安健為常，稍有疾病，則精神氣血為之不安，況小兒瘡痘，自斑點發見，至結痂疙，日數雖有遲速之不同，其精神氣血勞耗多矣。大率瘡痂既起，則中氣暴虛，多不能食，必藉參苓輩調養之。其間或有瘡痂起而能食者，是胃中宿有蘊熱故也。蓋胃熱則消穀，所以能食，其人更大便稍秘，或大便難，當用三黃丸利之。否則恐胃熱不去，鬱為口臭齒腐生風之證，流散四肢，則發為癰疽瘡腫之毒。是說也惟善治未病者知之。然亦有一等脾胃素壯實者，亦自能食，大便亦不至有秘結之患，此又不可不知也。

《痘疹論・病後解利當觀虛實者何》 稟受有虛實，病有虛實，病後亦有虛實，不可一槩而論。瘡疹後須當解利，此世俗通議，然觀虛實可也。且小兒稟受既實，榮衛充壯，病後有熱者，宜與解利。其證大便難，小便赤，能食而渴，大段熱甚者，宜大黃散。熱留胃經，嘔吐而口舌生瘡，或下利黃赤者，宜黃連散。煩渴而小便少者，宜五苓散。餘熱溫壯，齒疼或腫者，宜甘露飲。咽疼者，宜抱龍丸、如聖湯。肝有熱毒，多怒叫而不得眠者，宜調肝散。大腸下血疼痛者，宜牛蒡散、三黃熟艾湯。生痘癰者，宜小柴胡加生地黃湯、犀角地黃湯。無熱證者，但當隨宜安養而已。或其人所稟素弱，瘡痘既出之後，

榮衛大虛，坐立振搖，大便不秘，小便不赤，飲食不甚進者，宜胃愛散、異功散、雙和散之類以扶持之。候其飲食如故，起居稍盛，榮衛既充，然後微微解利，未爲之晚。或至虛之人，不必解利也。嘗見虛怯小兒，不應解利而強與解利，遂爲寒中，爲下利，生病多端，事敗於已成，可勝惜哉。

《瘍疹論·餘毒作嘔吐者何》 脾胃主納而不出，大小腸主出而不納，瘡疹後嘔吐者，是餘毒在胃也，然有冷熱之不同。如心煩作渴，食乳甚急，聚滿於胸中，然後吐出如射，其人必面色帶赤，手足心熱，居處喜涼，此熱吐也。如乳食水漿隨吐，面色青白，手足冷，大小便自利，此冷吐也。熱吐者，竹茹湯、五苓散、竹葉石膏湯加橘皮之類以主之。冷吐者，益黃散、理中湯丸輩主之。要之病後餘毒，多是熱邪，其間冷證，十有一二也。

《瘍疹論·病後忽遍身青黑色手足瘛瘲口噤涎聲如鋸者何》 此名中風也。小兒瘡痘方愈，榮衛正弱，忽作前項證候者，由節令氣交，八方不正之氣乘虛中入，宜《和劑方》消風散二錢，入蟬蛻末一錢，分爲三服，投生薑、薄荷汁及酒各數點，溫湯浸之，連二三服，當隨時少進，或作癮瘕，或再出膚疹而愈。京師醫官宋鑑嘗用此藥，無不愈者，後傳此方，用之如神。或小續命去桂、附加荊芥亦可也。

《瘍疹論·病後非時發搐搦者何》 一則心熱留而不去，熱盛生風，風火相搏，其人必喉中有痰，目直上視，面赤引飲，居處喜冷，宜導赤散、抱龍丸、小柴胡加生地黃之類。一則病後多食，胃弱不能勝穀，謂之食蒸發搐，其人必潮熱，大便酸臭，秘泄不調，或嘔吐腹疼，宜紫霜丸、小承氣湯輩以利之。用藥之際，要在加審。

《瘍疹論·作瘍癰結核腫毒者何》 此由毒氣留藏經絡，故於肌肉虛處，或關節動搖處偏盛而成癰。又或既平之後，失於解利，餘毒大盛，外不得泄於皮膚，內不得入於臟腑，聚而不去，遂爲之癰。如毒氣淺者，止生結核腫毒瘡癤而已，甚者至頭頂腦脇手足肢節盡瘀腫作痛。治法惟小柴胡加生地黃最妙，如升麻湯、消毒飲、犀角地黃湯皆可選而用也。

《瘍疹論·病後目翳忌用點藥者何》 瘡痘毒氣之爲目翳也，蓋自臟而達外，治之之法，但活血解毒而已。活血不至於熱，解毒不至於冷，五臟平和，則翳當自去。或誤用點藥，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不可不愼。

《瘍疹論·病後大小便不通或便膿血者何》 此由失解利之故，熱氣併於小腸，則小便不通，併於大腸，則大便不通，如前後部俱不通者，熱勢爲甚，四順飲、承氣湯、五苓散、導赤散之類可選而用也。其有熱毒入大腸而便膿血者，牛黃散、犀角地黃湯、黃連解毒湯，三黃丸等宜斟量用之。

《瘍疹論·餘毒咳嗽脅疼者何》 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左右，兩脅之謂也。瘡疹後咳嗽脅疼，由餘毒在中，陰陽之氣不能升降也。脅居一身之左右，陰陽二氣之所行也。脅病是氣不能升降之故，但解毒氣，毒氣去則眞氣行，所苦自平，赤茯苓湯、小柴胡加五味子、桔梗、枳殼等療之。

《瘍疹論·餘毒作煩渴者何》 心胃二經受邪熱故也，五苓散、竹葉石膏湯、黃連散、燈心散等主之。

《瘍疹論·天氣暄熱即與疏利膿疱之後亦當疏利者何》 經言：上工治未病。嬰兒童子雖虛實不同，畢竟純陽，當瘡痘未出之先，或遇天氣暄熱，當與疏利，庶幾發作之日，其勢必輕。又膿疱之後，毒氣大盛，未結痂疕，能食而大便秘，面赤引飲者，亦當疏利之。疏利之說，非是轉下，不必用峻藥也如三豆飲子、升麻湯、消毒飲、導赤散之類是也。

《瘍疹論·疏利與轉下不同者何》 瘡痘已出，即不可疏利，未出之時，可疏利之。疏者疏散熱氣，利者滑利肌竅，使無壅遏之患而已，曷嘗令轉下也疏利用輕清之劑，彼轉下者，非猛浪不可。疏利轉下相去甚遠，不可不辨。

《瘍疹論·用藥不可執一者何》 前輩言老人之病，必先助火，以其陰盛而陽微，當預溫之。治小兒當先瀉火，謂其陽多而陰少，須用導引，勿令生熱。然或有老而實，幼而虛者，此又當隨時變通。又五實當瀉，謂身熱、脈大、大小便不利，能食、悶瞀爲五實之證。五虛當補，謂身寒、脈細、不食、前後利、汗出爲五虛之證。或曰：用利藥者，候大小便秘而利，則利之愈；用溫藥者，候大小便利而溫，則溫之愈，二者合利而利，合溫而溫也。其或外證合利，大小便已自利，何必利？合溫，大小便既自溫，何必溫？大抵治病最嬌陰陽偏勝，用藥者但令陰陽不偏，則是常有生意。又況小兒臟腑嬌脆，易寒易熱，易虛易實，尤難調和，所以用藥不可執一也。

《瘍疹論·用緩慢藥反致害人者何》 病有外同而內異者，又有病中遇天時節令變遷，因而感異氣者，又有病中氣血不定，宿有蘊藏之疾隨之發動者，其證未易辨識，凡用藥之際，須當識證，切中病源。但欲治熱，當令熱去而不冷，治冷，當令冷去而不熱，則無不愈者。治風以治風藥，治溫以治溫藥，治

癆治氣用治癆治氣藥。今人不能究其病因，一槩用不急之藥，如四君子、參、苓之類，其意止欲逃差誤耳，殊不知縱令病勢滋蔓，誤人極多。要之用和緩之藥，亦各從其類而和緩耳，何嘗謂不切病情而徒能和緩耶。

《痘疹論·貴賤不同用藥亦異者何》 富貴之人，形樂而志苦，加之以奉養既過，風雨寒暑之邪易於侵襲，故方暑而傷熱，多陰則中寒，嗅荆芥、薄荷而腹痛，服桂、附、丹、石而不知其熱。貧賤之士，其形雖苦，其志則安，服薑、橘、蒼朮則熱發而大便秘，狎風雨霜露而習以爲常，用藥之際，安可一槩論哉。其他又有形志俱樂，形志俱苦之不同，學者各併知之。

《痘疹論·方宜不同用藥亦異者何》 經云：一病而用藥各不同，然皆愈者何也？答曰：此地勢使然爾。於是悉論五方地勢，與夫風土受病治病之異。如張仲景論治傷寒，用桂枝、麻黄，大青龍證云：西北二方，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惟江淮地暖處，須用加減法。此亦言方宜之不同也。雖然，西北風土剛強，外邪不能侵襲，病生於裏，其治宜毒藥，設有陰證，亦須用理中、四逆之類以復陽氣。東南方陽精拱上，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證有陽盛之證，如大黄、芒硝輩寒涼之劑亦當用之。治小兒瘡痘，亦當知方宜之說，又當知變通之理。是故非圓機之士，不足以言醫。

《痘疹論·乳下嬰兒與能食童子不同者何》 乳下嬰兒榮衛未足，胃氣未全，風冷易入，乳食易傷，如水上之泡，草頭之露，一但遇疾，不得已而用藥，須精確審諦。蓋藥性非寒則熱，不表則下，嬰兒多服藥，乃是反爲之累，不若常令乳母服餌，間以少許與兒，始爲良法。彼能食童子，自絕乳之後，酒麵甘肥，魚肉滋味無不備矣，但有疾疚，與大人治法一同，但小其劑耳。

《痘疹論·董汲方指迷論錢氏朱氏所論不同者何》 董汲方謂瘡疹證候已明，便用大黄、青黛等藥。《指迷論》謂切不可投以溫劑。錢氏仲陽立說，戒不可妄發及妄下。朱奉議《活人書》中云：小兒身熱，耳冷尻冷，輒用利藥，則毒氣入裏殺人。四人之見不同，皆局於一方，非通論也。大抵臨病之際，要在隨證商確，安可執一定之說，以應無窮之變哉。古人有言曰：醫也者意也，其有旨乎。

《儒門事親·小兒瘡疱丹熛癮疹舊蔽記》 兒之在母腹也，胞養十月，蘊畜濁惡熱毒之氣非一日，及歲年而後發，雖至貴與至賤，莫不皆然。輕者稀少，重者稠密，皆因胞胎時所感濁惡熱毒之氣有輕重。非獨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氣之屬，皆有蘊蓄濁惡熱毒之氣。有一二歲而發者，有三五歲至七八歲而作者，有年老而發丹熛癮疹者，亦有傷寒中溫毒而發癍者，亦有陽毒發班者。斑有大小，色有輕重，大者爲陰，小者爲陽，均是熱也。但色重赤者熱深，色輕紅者熱淺。凡治者，輕者因而揚之，重者因而減之。《內經》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爲丹熛。手少陽者，三焦少陽相火也。啓玄子云是五寅五申之歲，即少陽相火司天故也。他歲亦有之，但《內經》獨明瘡疹者，少陽相火之所爲也。俗呼曰痲疹傷寒，此言卻有理，爲此證時與傷寒相兼而行，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從太陽傳至，四五日熛疹始發，先從兩脇下有之，出於脇肋，次及身表，漸及四肢，故凡小兒瘡疱丹熛癮疹，皆少陽相火客氣勝也。《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豈有寒乎？故治瘡疱與治傷寒時氣同法。初覺頭痛，身熱惡寒，此小兒初發瘡疱之候也。其脈息皆浮大而有力，亦與傷寒、時氣、冒風、驚風、宿乳一概難辯，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陽炎熱之時，以辛涼解之；遇久寒凝冽之時，以辛溫解之。辛涼之劑者，涼膈、通聖之類是也。辛溫之劑者，升麻、葛根之類是也。此二法愼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後，次以白虎湯加人參冷服之勿輟。蓋防瘡疹發喘，喘者必死，人參止喘故也。或云立秋之後不宜服白虎湯者，非也。假如秋深發瘡，瘡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虎湯證，豈可間以秋冬乎？瘡疱、癮疹、丹熛，皆是火之用也，是肺金之不及也，故曰白虎湯加人參一日不可闕也。瘡疱、熛疹或出不均，大小如豆黍相親，見其不齊也，相天之寒溫，以蟬殼燒灰，抄半字或一字，以淡酒調少許飲之，大人以淡酒溫調之，不半日則均齊。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飲子，皆可服之。俗以酒醋薰之者，適足增其昏瞀耳。至六七日，疱疹出全，可調胃、涼膈下之，同調理傷寒法。或言瘡疹首尾俱不可下者，此朱奉議公之言也，適足使人戰戰兢兢而不敢用藥也。錢仲陽之用百祥丸，其間有大戟，豈奉議公獨不見耶？自奉議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矣。予家其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以白虎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灌下泄，晝夜不止，又使睡卧於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目手足，膿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爲瘡疱外燔，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於心肺，如醉得醒，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瘡疱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六七，何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予之莊鄰沿蔡河，來往之舟，常

艤於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沿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師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開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疱周匝，密無容隙，兩目皎然，饑而索食，因以粥飽。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疱傳染奈何？私料此兒沿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是，瘡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於瘡疱。舟師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眞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活，大痛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今二十餘歲矣。此兒本死，得水而生，伏諗來者瘡疱之疾，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疱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於先人，閱病多矣，苟誣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丘，以瘡疱而死者，皆誤殺人也。故療小兒，惟錢仲陽書中可採者最多，但其方爲閻孝忠所亂，有識者宜擇而取之。

《儒門事親·瘡疱癮疹論》 夫小兒瘡疱、癮疹、趺瘡、丹熛等疾，如遇火運勝時，不可便用升麻湯解之。升麻湯者，是辛溫之劑，太平之時可用，發散後便可用涼膈加當歸、白虎湯、化斑湯、玉露散煎服之，甚者解毒湯、調胃承氣湯投之。古人云：瘡瘍者首尾俱不可下。此言誤人久矣。豈不聞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內經》云：五寅五申歲，多發此病，此病少陽相火之歲也。少陽客氣勝，丹熛、瘡疱、癮疹之疾生矣。又《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火。由是言之，皆明心火，不可用辛溫之劑發散，以至熱勢轉增，漸成臟毒下血，咬牙搐搦，爲大熱之證明矣。如白虎湯加人參、涼膈加桔梗、當歸，不論秋冬，但有瘡疱之證，便可用之。亦且瘡疱癮疹丹熛趺瘡者，是天之一氣以傷人也。且如瘡疱癮疹，以少爲吉，以稠爲凶。稀少者不服藥而自愈，稠密者以寒涼藥捨死而治之，十痊其一二。敝家親眷相知，信服此藥，獲效多矣。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論小兒諸疾》 論小兒疹痘證　小兒患瘡疹，其證乍熱乍涼，呵欠煩悶，咳嗽噴嚏，耳鼻冷及腳冷，但只惡熱，不惡風，渾身熱甚者，或發搐或不搐，一向發熱者，此乃痘疹也。可與升麻葛根湯、惺惺散、消毒犀角飲。已瀉者，不可與他藥，只服惺惺散。

《東垣試效方·癍疹論》 夫癍疹始出之證，必先見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煩悶，乍涼乍熱，咳嗽嚏噴，足稍冷，多睡睡驚，並瘡疹之證。或生膿胞，或生小紅癍，或生癮疹，此三等不同。何故俱顯上證，而後乃出，蓋以上諸證，皆太陽寒水，起於右腎之下，煎熬左腎。足太陽膀胱寒水，夾脊逆流，上頭下額，逆手太陽丙火，不得傳道，逆於面上，故顯是證。蓋壬癸寒水，剋丙丁熱火故也。諸癍證，皆從寒水逆流而作也，醫者當知此理，乃敢用藥。

夫胞者，一名赤宮，一名丹田，一名命門。主男子藏精施化，婦人繫胞有孕，俱爲生化之源，非五行也，非水亦非火，此天地之異名也，象坤土之生萬物也。夫人之始生，血海始淨，一日二日，精勝其血，則爲男子；三日四日五日，血脈已旺，精不勝血，則爲女子。乃二物相搏，長生先身，謂之神，又謂之精，道釋二門言之本來面目是也。其子在腹中，十月之間，隨母呼吸，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者，陽氣也，而生動作，滋益精氣神，饑則食母血，渴則飲母血。兒隨日長，皮肉、筋骨、血脈、形氣俱足，十月降生，口中尚有惡血。啼聲一發，隨吸而下，此惡血復歸命門胞中，僻於一隅，伏而不發。直至因內傷乳食，濕熱之氣下溜，合於腎中，二火交攻，營氣不從，逆於肉理，惡血乃發。諸癍疹皆出於膀胱壬水，其瘍後壞肉理，歸於陽明，故三番癍始顯之證，皆足太陽壬膀胱，剋丙小腸。其始出皆見於面，終歸於陽明肉理，熱化爲膿者也。二火熾盛，反勝寒水，遍身俱出，此皆從足太陽傳變中來也。當外發寒邪，使令消散，內瀉二火，不令交攻其中，令濕氣上歸，復其本位，可一二服立已，仍令小兒已後再無一番癍出之患。此《內經》之法，覽者詳之。

《小兒痘疹方論·論痘疹受病之由》 夫小兒在胎之時，乃母五臟之液所養成形也，其母不知禁戒，縱情厚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氣傳於胞胎之中，此毒發爲瘡疹，名曰三穢液毒。一、五臟六腑穢液之毒，發爲水泡瘡。二、皮膜筋肉穢液之毒，發爲膿血水疱瘡。三、毒既出，發爲疹痘瘡也。子母俱忌食葱、韮、薤、蒜、醋、酒、鹽、醬、獐、兎、雞、犬、魚腥等物。世俗未曉，將爲發舉，往往不顧其後，誤傷者多矣。

《小兒痘疹方論·論痘疹治法》 小兒痘疹未出已出之間，有類傷寒之狀，憎寒壯熱，身體疼痛，大便黃稠，此正病也。若無他疾，不必服藥。〔薛己〕按：痘疹，若小兒首尾平和，自有勿藥之喜。蓋其腸胃軟弱，易爲虛實，故必不得已，折其太過，益其不足可也。

凡療瘡疹，先分表裏虛實。如表裏具實者，其瘡易出易醫。表裏俱虛者

反是。表實裏虛者，其瘡易出難醫。表虛裏實者亦反是。若始出一日至十日，渾身壯熱，大便黃稠，乃表裏具實，其瘡必光澤起發滿肥，且易醫也。

〔薛己〕按：治痘疹之法，與癰疽無異。若邪氣在裏而實熱者，用前胡枳殼散。元氣怯而虛熱者，用參芪四聖散。虛弱者，用紫草木香湯。虛寒者，用參芪內托散。虛寒內脫者，用木香散。若邪氣在表而實熱者，用麻黃甘葛湯。此要法也。餘見各證。

凡瘡疹已出未出之間，或瀉渴，或腹脹，或氣促，謂之裏虛，急用十一味木香散治之。

〔薛己〕按：經云：眞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實謂邪氣實而眞氣虛也。然倒靨瀉渴等證，若喜熱飲食，手足並冷，或不食嘔吐者，是爲陽氣虛寒也，用辛熱之劑補之。喜冷飲食，手足不冷，或唇舌黑裂者，陽氣實熱也，用苦寒之劑瀉之。

凡瘡疹已出未愈之間，不光澤，不起發，不紅活，謂之表虛，急用十二味異功散治之。

〔薛己〕按：張翼之云：吐瀉少食爲裏虛。陷伏、倒靨、灰白爲表虛。二者俱見，爲表裏俱虛。用異功散救之，甚至薑、附、靈砂亦可用。若止裏虛，減官桂。止表虛，減肉荳蔻。若能食便閉而陷伏倒靨者，爲裏實，輕用射干鼠粘子湯，重用前胡枳殼散。下利吐瀉能食爲裏實，若用實裏則結癰毒。紅活綻凸爲表實，若用補表則潰爛不結痂。凡痘一見斑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

凡痘瘡已出未愈之間，不光澤，不起發，不紅活，或腹脹，或瀉渴，或氣促，謂之表裏俱虛，急用十二味異功散，送七味肉豆蔻丸治之。

〔薛己〕按：前證審悉表裏虛寒，急用前法，緩則不救。一小兒出痘，不起發紅活，腹脹瀉渴，皆以爲不治。施院使謂表裏虛寒，用十二味異功散一劑，即起發紅活，諸證頓退，又用參芪內托散貫膿而醫。儒者薛戒甫子五歲，出痘三四日，下紫血，日數滴，至八日不止，而瘡不起。御醫錢春林謂脾氣虛寒，用木香散二劑，用丁香十一粒，人參五錢，一日服之。次日痘皆起而有膿，由是血漸止，二十餘日而愈。一小兒起發紅活，但不時作癢，口乾作渴，便血，面赤發熱。先君謂腸胃有熱，先用濟生犀角地黃湯加柴胡，一劑諸證漸退；形體倦怠，此邪氣去而形氣虛弱耳，用四君子湯加當歸、黃芪、紅花，二劑而安。一小兒痘疹赤痛，煩熱作渴，或便血，或衄血。先君用犀角地黃湯而血愈，又用紫草快癍湯加黃芪、芍藥而愈。後瘡痕色白，用四君、歸、芪治之而痊。一小兒出痘吐血，其痘赤痛如錐，或瘡出血。余謂肝火熾盛，用小柴胡湯加生地一劑，隨用濟生犀角地黃湯一劑，頓愈。又用芹菜汁而痊。一小兒痘瘡下血而不起發，先君謂氣血不足，用紫草快癍湯加參、芪、歸、朮治之，血止瘡起。但貫膿遲緩，用八珍湯倍加參、芪，數劑瘡醫而根白癢，此氣血虛而熱也，用八珍湯二十餘劑而愈。一小兒痘疹，大便下血，小便甚赤，瘡顆色赤，發熱飲冷。先君謂熱毒鬱滯，先用八正散一劑，後用解毒防風湯一劑，頓愈。又飲芹菜汁而全痊。一小兒痘正發而便血，倦怠少食，作渴飲湯。余謂倦怠便血，此脾虛而不能攝血也；少食作渴，此脾虛而津液短少也，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紫草治之而愈。一小兒便血腹脹，困倦發熱，口乾飲湯，四肢逆冷。先君以爲脾氣虛寒，不能攝血，用五味異功散加丁香十粒、炮薑五分，二劑血止，痘貫而醫。一小兒七歲，患痘瘡腹脹八九日矣。先君云：當急補脾土。不信，仍服消毒之藥，忽大便下血甚多而歿。一小兒作渴泄瀉，發熱飲冷，唇舌皺裂，瀉糞穢臭。先君以爲內熱所作，用前胡枳殼散一劑，稍愈，又用清涼飲加漏蘆，乳母服之，兒頓安。

凡小兒斑駁疹毒之病，俗言疹子，是肺胃蘊熱，因時氣薰發於外，狀如蚊蚤所咬，赤則十生一死，黑則十死一生。大抵遇春而生發，至夏而長成，乃陽氣薰蒸，故得生成者也。臟腑調和，血氣充實，則易出易醫，蓋因內無冷氣，外常和暖也。凡痘疹熱渴，切不可與瓜、柿、蜜水等冷物，及清涼飲、消毒散等藥，恐傷脾胃，則腹脹喘悶，寒戰咬牙而難治。蓋咬牙者，齒槁也，乃血氣不榮，不可妄作熱治。

〔薛己〕按：前證若兼吐瀉，手足指冷者，屬內虛寒而外假熱也，急用木香散。如不應，用異功散。若大便不通，渴欲飲冷者，則前所禁蜜水之類又當用矣。但宜審其熱之虛實，若屬虛熱者，雖欲水，拒之而不飲，當用人參白朮散，熱渴自止。屬實熱者，自甚索水，且喜而飲之，當以犀角磨水服，諸證即解，其後亦無餘毒之患矣。北方出疹，不拘冬夏，若喜冷者，再不用藥，但與水飲，無有不愈。蓋北方地燥而又睡熱炕故也。一婦人患時疫將愈，更出痘，瘡大起發，體倦痛，甚則昏憒，煩渴飲湯，不思食。用十全大補

湯及朱砂末，其痛頓止，食進體健。仍用前湯，倍加參、芪，十餘劑而貫膿，又數劑而愈。一妊婦發熱作渴，遍身骨節作痛，用仙方活命飲二劑，諸證稍愈。至十一日，出痘百餘顆，形氣甚倦，用紫草木香散，又出少許；但口乾作渴，用人參白朮散而渴止，用八珍湯加丹皮、柴胡而貫膿。後去丹皮、柴胡，倍加參、芪，數劑而痘靨。一男子年將三十出痘，根窠赤痛，發熱作渴，服紫草飲之類，前證益甚，痘裂出血。余用小柴胡加生地、犀角，二劑，諸證頓減，又用《聖濟》犀角地黃湯而貫膿，再用八珍湯而結痂。一小兒煩躁飲冷不止，先君用《濟生》犀角地黃湯頓愈，後渴而喜熱，又用當歸補血湯而痊，惟倦怠少食，用七味白朮散而癒。一小兒患此，飲冷不止，或痘脹痛，先君用《濟生》犀角地黃湯幷芹菜汁而頓愈。

凡痘疹出不快，多屬於虛，若誤謂熱毒壅盛，妄用宣利之劑，致臟腑受冷，榮衛澁滯，不能運達肌膚，則瘡不能起發，充滿後不結實，或痂癢塌煩燥喘渴而死。

〔薛己〕按：前證亦有各經熱盛壅遏而出不快者，亦有毒甚痘疔而不能發起者，亦有餘毒而潰癢者，當細審其因而藥之。一小兒九歲，出痘六日，癢塌寒戰，院使錢密庵用十一味木香散二劑，貫膿，用參芪托裏散而靨。後痕白作癢，用十全大補湯而愈。一小兒痘瘡膿未滿，面赤作癢。余謂氣血虛而有熱，欲用溫補之劑，不信，乃服清熱之藥。至十三日，瘡痘色赤，虛煩作渴，腹痛不食，手足逆冷而歿。一小兒未周歲，痘瘡煩痛出血，哭不能已。診其母有肝火，先用小柴胡加山梔、生地與母服，子飲數滴頓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而痊。一小兒出痘，內有痘疔數枚，雖挑破出黑血，熱毒不解，餘痘不發，皆以爲不治。先君以仙方活命飲徐灌一劑，痘疔解而諸痘亦愈。一小兒痘疔，患在臀間，色黑大痛，挑出黑血，仍復堅痛，皆以爲不治。先君用隔蒜灸數壯，痛止，色淡而軟，挑出黑血甚多，灌以活命飲，患處及諸痘貫膿而愈。

凡小兒纔覺傷風身熱，是否痘疹，便服四味升麻葛根湯。

〔薛己〕按：痘疹未明而元氣實者，最宜前湯。若元氣虛者，又當詳治，恐發得表虛而痘難出也；一儒者年三十餘，因勞役倦怠發熱，服補中益氣湯數劑，發赤點，以爲癍，另服升麻葛根湯一劑，更加惡寒；仍服益氣湯四劑，至九日出痘甚多。余用八珍湯加黃芪、白芷、紫草四劑，至二十日膿始貫，用十全大補湯，月餘而靨。

凡痘疹始出，一日至五七日之間，雖身熱，或腹脹，足梢冷，或身熱瀉渴，或身熱驚悸腹脹，或身熱出汗者，服十一味木香散。

〔薛己〕按：前證屬脾氣虛寒假熱，非此藥不救。如未應，佐以六君子，專補脾氣。更不應，加木香、補骨脂、肉豆蔻，兼補腎氣。一小兒第五日不紅活，至九日貫膿不滿，余謂氣血虛弱，用十全大補湯治之，庶無後患。不信，至脫痂痕作癢色白，至十四日而歿。一小兒第七日膿清不滿，形氣倦怠，飲食少思，大便不實，用托裏散二劑，手足指冷，咬牙作渴，用木香散，倍用參、芪，一劑諸證頓退。又用參芪四聖散四劑而愈。

凡瀉水穀，或白色，或淡黃，煎十一味木香散，送十味肉豆蔻丸治之。瀉止者住服，不止者多服。

〔薛己〕按：前證若察其外證，若唇青指冷，睡而露睛，口鼻氣寒，瀉色青白，脾腎虛寒也，用前藥六君子湯加補骨脂、肉豆蔻；若色赤體熱，睡不露睛，口鼻氣熱，瀉色黃赤，脾土實熱也，用瀉黃散。一小兒腹脹渴瀉，氣促體倦，先君以爲表裏俱虛，用六君子湯加歸、芪，送四神丸，一服諸證頓退，瘡勢頓正。但膿遲而渴，仍用前湯加歸、芪，二劑，瘡色紅活，形體頗安，任其貫膿而痊。

凡瀉頻，津液內耗，血氣不榮，瘡雖起發，亦不能靨也。如身溫腹脹，咬牙喘渴者難治。緣穀食去多，津液枯渴，飲水蕩散眞氣，故多死矣。速與十一味木香散救之，如不應，急用十二味異功散。

〔薛己〕按：前證兼手足指冷，面色青白等證者，屬陽氣虛寒，急用木香散。陽氣脫陷，用異功散。脾氣虛弱，用六君子湯。血氣虛弱，用八珍湯。不應，用十全大補湯。一小兒第九日不紅活，不貫膿，云當歿於十三日。陳院長謂屬虛寒，用十一味木香散，二劑，漸紅活，貫膿。又用紫草木香湯，及人參白朮散而愈。族姪孫衍慶六歲，出痘稀少，瘡痂悉落，至十三日，身煩熱而畏寒，手足逆冷，厚衣圍火不能溫，皆謂不治。余思大熱而不熱者，是無火也，急用人參理中湯煎服一盃，肢體頓溫，更用人參白朮散調理而痊。一男子年二十餘，發熱煩躁，痘黯出血，足熱腰痛，用《聖濟》犀角地黃湯二劑而貫膿，用地黃丸料數劑而瘡靨。一男子年將三十，出痘色紫，作渴飲水，腰痛足熱耳聾。余謂腎虛之證，用加減八味丸料煎與恣飲，熱渴

頓止，佐以補中益氣湯加五味、麥冬而愈。一小兒十二歲，出痘色黯，兩足及腰熱痛，便秘，咽舌乾渴，引飲不絕。衆謂腎虛不治，先君用加減八味丸料作大劑，煎與恣飲，至二斤，諸證悉退，又佐以補中益氣及八珍湯各十餘劑而痊。

凡四五日不大便，用嫩豬脂一塊，以白水煮熟，切豆大與食之，令臟腑滋潤，使瘡痂易落。切不可妄投宣瀉之藥，元氣內虛，則瘡毒入裏，多傷兒也。

〔薛己〕按：前證若因熱內蘊，宜用射干鼠粘子湯解之。或發熱作渴，或口舌生瘡，或咽喉作痛，並宜用之。

凡瘡疹初出，兩三日至十三日，當忌外人及卒暴風寒穢惡之氣，輕者三次出，大小不一，頭面稀少，眼中無根，窠紅肥滿光澤也。重者一齊出，如蠶種灰白色，稠密瀉渴，身溫腹脹，頭溫足冷也。輕變重者，犯房室，不忌口，先曾瀉，飲冷水，餌涼藥也。重變輕者，避風寒，常和暖，大便稠也。

〔薛己〕按：丹溪先生云：痘疹密則毒甚，用人參敗毒散、犀角地黃湯，或以涼藥解之，雖數貼亦不妨。一小兒痘疹甚密，至九日貫膿不滿，色不紅活，或云當歿於十二日。余以爲氣血虛弱，用八珍湯內加糯米百粒，數劑，至十五日，膿完色正，結痂而愈。一小兒五歲，出痘密而色白，屬虛弱也，始末悉用補托之藥而安。旬餘，飲食過多，忽作嘔吐，面白兼青，目唇牽動，先君以爲慢脾風證，用五味異功散，加升麻、柴胡。不信，翌日手足時搐，服煎藥而不應，急加木香、乾薑，二劑而愈。一小兒第五日矣，稠密色黑，煩躁喜冷，先君以爲火極似水，令恣飲芹汁，煩熱頓止，乃以地黃丸料服之，至二十餘日而愈。

凡身熱發煩渴者，宜用六味人參麥門冬散治之。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薛己〕按：前證若渴而飲冷者，脾胃實熱，宜用麥門冬散。若渴而飲湯者，氣虛熱渴，宜用白朮散。若大渴引飲，面赤，血虛發躁也，用當歸補血湯。

凡痘疹欲醫已醫之間，而忽不能醫，兼腹脹煩渴者，急用十一味木香散。

〔薛己〕按：前證若兼惡寒，或四肢冷，瘡毒去而脾胃虛寒也，宜用前藥。若十指逆冷、咬牙等證，陽氣脫陷也，用十二味異功散。脾氣虛陷，用六君加川芎、當歸、黃芪主之。一小兒九歲出痘，第七日發熱煩躁，不貫膿，色灰白，寒戰咬牙，瀉渴腹脹，手足冷，時仲夏，飲沸湯而不熱，腹中陰冷。先用木香散二劑，益甚，用異功散一劑頓安，又用六君子加附子三分，二劑後用調補之劑，至十四日而愈。

凡痘瘡欲醫已醫之間，忽頭面溫，足指冷，或腹脹瀉渴氣促者，急服十二味異功散。若十一二日當醫不醫，身不壯熱，悶亂不寧，卧則哽氣煩渴，嚙牙者，急用十二味異功散加歸、朮，以救陰陽表裏。

凡痘瘡已醫，煩渴不止，或頭溫足冷，或腹脹，或瀉，或咬牙，多致難愈，急用十一味木香散以救之。已上之證若誤用蜜水生冷之物，則轉加熱渴而死。

〔薛己〕按：前證屬脾胃虧損，內眞寒而外假熱耳，非溫補不救。如前藥未應，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以純補之。一小兒頭生一癤，出膿將愈，忽癤間腫脹，發痘二十餘顆，遍身赤點。用快癍湯而漸出，用紫草散倍加參、芪而出完，用托裏消毒散而膿貫，用托裏散而瘡醫。一小兒痘已醫，其痕色赤而錯縱，日食粥七八碗，作渴面赤。先用白朮散二劑，渴減五六，粥減太半，又用四君加蕪荑、黃連二劑，痕平色退，乃用八珍湯加蕪荑、山梔而痊。一小兒痘瘡愈後，泄瀉，飲食不化，此脾腎氣虛，用六君加補骨脂、肉豆蔻治之而愈。一小兒痘瘡將愈，患泄瀉，侵晨爲甚，飲食不化，屬脾腎虛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二神丸而愈。

凡身壯熱，經日不除，如無他證，用六味柴胡麥門冬散治之，熱退即止。如不愈，服七味人參白朮散。

〔薛己〕按：前證若肝膽熱毒，用柴胡麥門冬散。若肝經血虛，用四物湯加黃芪、柴胡。若中氣虛熱，用人參白朮散。一男子患痘瘡作痛，發熱不止，其勢可畏，皆以爲不起，施銀臺用消毒救苦湯治之，諸證頓退。予先用仙方活命飲，痛全止，又用八珍湯加紫草三錢，四劑貫膿而醫。一小兒患痘稠密，大痛發熱，勢甚危急，先君用消毒救苦湯一劑，安卧良久，遍身出小痘，頓消，再劑貫膿而醫。

凡身壯熱，大便堅實，或口舌生瘡，咽喉腫痛，皆瘡毒未盡，用四味射干鼠粘子湯。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薛己〕按：前證若壯熱飲冷，屬熱毒在表，宜用前湯。若兼大便不通，屬熱毒在內，少用四順清涼飲。若熱毒既去，胃氣虛而發熱，用七味人參白朮散。若因陰血虧損而發熱，用四物湯。一小兒六歲患痘，第七日根顆赤

痛，大便祕結，小便赤澁，煩躁飲冷，或用清涼解毒之劑未應。錢密庵以爲熱毒內蘊，用四順清涼飲一劑，幷豬膽汁導下結糞而安，又用犀角地黃湯，其痘自醫。一小兒痘瘡，發熱作渴，瘀赤脹痛，大便祕結，先用四順清涼飲一劑，諸證頓退，又用四味鼠粘子湯一劑，諸證全退，再用紫草湯而貫膿，用消毒飲而痘醫。一小兒痘愈而聲瘖，面赤，足心發熱，小便赤少，先君以爲腎經虛熱，用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湯而愈。其時患是證用清熱解毒者俱不起。一小兒十一歲患痘，第四日根盤紅活起發，因痛甚不止，至七日，形氣甚倦，痘色淡而欲陷，此因痛盛而傷元氣也，先用仙方活命飲一劑而痛止，再用八珍湯而貫醫。

凡風熱咳嗽，咽膈不利，用三味桔梗甘草防風湯治之。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主之。

〔薛已〕按：前證如痘熱內作，宜用桔梗甘草防風湯。如兼痰熱咳嗽，佐以抱龍丸。若氣虛痰涎壅上，宜用人參白朮散以補脾肺。一小兒痘瘡十二日，患咳嗽十餘日不愈，所服皆發表化痰。余曰：此脾肺氣虛，復傷眞氣而變肺癰也。不信，仍服前藥，果吐膿血。用桔梗湯而愈。一小兒痘將愈，咳嗽，面色黃白，嗽甚則赤，用五味異功散調補而愈。

凡涕唾稠粘，身熱鼻乾，大便如常，小便黃赤，用十六味人參清膈散。如不應，用七味人參白朮散。

〔薛已〕按：前證屬脾肺蘊熱，痘邪爲患，用清膈散解散邪氣。若脾肺虛熱，不能司攝，用人參白朮散調補中氣。一小兒痘赤壯熱，咳嗽痰甚，煩熱作渴，用人參清膈散一劑，諸證頓退，日用芹菜汁，旬餘而醫。一小兒痘瘡，狂喘躁熱，作渴飲冷，痰涎不利，先君用十六味清膈散、犀角地黃湯各一劑，頓愈，又用當歸補血湯而愈。一小兒痘赤狂喘，大便不利，先君以犀角地黃湯、芹菜汁而痊。一小兒痘愈後，涕唾口乾，飲湯鼻塞，或腹作脹，先用白朮散二劑，後用六君子湯而愈。

凡痰實壯熱，胸中煩悶，大便堅實，卧則喘急，速用五味前胡枳殼湯治之。

〔薛已〕按：前證若因腸胃蘊熱，宜急用前湯，緩則熱毒延內，多致有悞。一小兒患痘赤痛，痰喘作渴，大便不利，錢密庵用前胡枳殼散一劑，諸證頓退，又用《濟生》犀角地黃湯二劑，月餘而愈。一小兒第八日，根顆赤腫，脹痛作渴，大便下黑血，煩渴痰喘，飲冷，呻吟求治。施銀臺以爲血熱，毒蓄於內，用《聖濟》犀角地黃湯一劑，諸證悉退，又用消毒丸及化斑湯而愈。一小兒痘根色赤，作痛發熱，口渴喜冷，大便堅實，用清涼飲一劑，痛熱少減，再劑便利渴止，卻用《聖濟》犀角地黃湯而安，用芹菜汁而醫。一小兒痘根色赤作痛，熱渴喜飲冷水，大便不利，先用五味前胡枳殼散，大便利而熱渴減，又用《聖濟》犀角地黃湯而安，用芹菜汁而醫。一小兒大便不利，小便赤澀，作渴飲冷，先君用涼膈散一劑漸愈，又用《濟生》犀角地黃湯及芹菜汁而痊。若乳母有肝火，兒患此證，必用加味逍遙加黃芩、犀角兼治其母。一小兒痘已愈而痕赤作痛，內熱作渴，二便不利，先君用《濟生》犀角地黃湯及芹菜汁而痊，後用四物、黃芪而安。一小兒痘痕白，或時痒，作渴飲湯，大便稀溏，先君用五味異功散加當歸、黃芪而瘥。一小兒痘痕白，時或痒，先君以爲氣血俱虛，用八珍湯補之。不信，自用解毒之劑，後卒變慢脾風而歿，惜哉。

凡飲冰雪不知寒者，陽盛陰虛也；飲沸湯不知熱者，陰盛陽虛也。陽盛則補陰，木香散加丁香、官桂。陰盛則補陽，異功散加木香、當歸。每一兩藥共加一錢。

〔薛已〕按：陽盛者，當用清涼飲以補陰；陰盛者，當用異功散以補陽。須審的實而用，若或少差，死在反掌。前云乃傳寫之誤。

凡痘瘡首尾，若誤飲冷水，瘡醫之後，其痂遲落，或生癰腫，或成疳蝕。蓋脾胃屬土而主肌肉，水濕所傷，則津液衰少，榮衛澀滯，不能周流，故瘡痂遲落而生癰腫。

〔薛已〕按：痘癰之類，屬血熱未解而內作，外邪搏於肌膚之間，或餘毒蘊結經絡，輕則肌表津淫瘡癢，重則肢節壅腫作痛。若餘毒熾盛，先用仙方活命飲以解其毒，卻用托裏消毒散。毒氣將盡，用四君、歸、芪以補托元氣。大凡痘瘡始末，皆係脾胃之氣所主，若飲食藥餌失宜，多致變證。故凡飲食少思，內熱晡熱者，屬脾胃氣虛血弱，佐以四君、芎、歸、黃芪、升麻。若飲食如常，發熱作痛者，屬氣血虧弱，餘毒爲患，佐以射干鼠粘子湯。若飲食如常，發熱作痛，大便祕結者，屬熱毒內蘊，用大連翹飲，如不應，仙方活命飲。若根赤而作癢，血虛也，四物加牡丹皮。色白而作癢，血虛也，四君加當歸、芍藥。色赤而作痛，血熱也，四物加連翹、金銀花。腫而不潰，

血氣虛也，用托裏消毒散。潰而不愈，脾氣虛也，用六君子湯。一小兒痘毒蝕陷，敷以雄黃散，及服加味解毒散而愈。一小兒痘毒，遍身腐潰，膿水淋漓，以經霜茅草研末，鋪於寢席，更服九味解毒散頓愈，用神效當歸膏敷之而痊。一小兒痘毒後，腿膝腫痛，此脾腎虛而毒流注，先用活命飲四劑，腫痛頓減，再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地黃丸而痊。一小兒腿膝腫潰而膿水不止，內熱晡熱，體倦肌瘦，先君以爲元氣復傷，用補陰八珍湯、六味丸，三月餘而愈。一小兒痘已愈，兩目昏閉，先君用鼠粘子湯加山梔、龍膽草、犀角，目開而有赤白翳，佐以蛇蛻散，外用二粉散尋愈。

凡瘡疹已靨未愈之間，五臟未實，肌肉尚虛，血氣未復，被風邪相搏，則津液澀滯，遂成疳蝕，宜用雄黃散、綿繭散等藥治之。久而不愈則潰，多致不起。

〔薛己〕按：前證屬足陽明胃經，其方解毒殺蟲之劑，若毒發於外，元氣未傷者，用之多效。若胃氣傷損，邪火上炎者，用蕪荑湯、六味丸。若赤痛者，用小柴胡湯加生地黃。肝脾疳證，必用四味肥兒丸及人參白朮散，更佐以九味蘆薈丸。一女子痘痂將脫，因其穢氣以湯浴，已而身熱如炙，四肢強直如發痙然。此腠理開泄，熱毒乘虛而入，用十全大補湯一劑頓安。一小兒痘出甚密，先四肢患毒，膿潰而愈，後口患疳，涎蝕牙齦。先用大蕪荑湯、活命飲各一劑，又用清胃散加犀角，及蟾蜍丸而愈。後發熱作渴，口中作痛，服蟾蜍丸，探人中黃而安。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方論》　小兒瘡疹，大抵與傷寒相類，發熱煩躁，臉赤唇紅，身痛頭疼，乍寒乍熱，噴嚏呵欠，嗽喘痰涎，傷寒證候類有之。始發之時，有因傷風傷寒而得者，有因時氣傳染而得者，有因傷食嘔吐而得者，有因跌撲驚怒蓄血而得者。或爲竄眼禁牙驚搐如風之證，或爲口舌咽喉腹肚疼痛之狀，瘡從口腹中出故痛。或爲煩躁狂悶昏睡讝語之形，或自汗，或下利，或發熱，或不發熱，證候多端，卒未易辨。方論所載，以耳冷、尻冷、足冷驗之。蓋謂瘡疹屬陽，腎臟無證，耳與尻足俱屬於腎，故腎之所部獨冷。然疑似之間，或中或否，不若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爲眞，於此可以稽驗矣。調護之法，首尾俱不可汗下，但溫涼之劑，兼而濟之，解毒和中安表而已。如欲解肌，乾葛、紫蘇可也。其或小兒氣實，煩躁熱熾，大便秘結，則與犀角地黃湯、人參敗毒散輩，或紫草飲多服，亦能利之。小便赤少者，分利小便，則熱氣有所滲而出。凡熱不可驟遏，但輕解之，若無熱則瘡又不能發也。已發未發，並與參蘇飲爲當。虛者益之，實者損之，冷者溫之，熱者平之，是爲權度。借喻而言，亦如庖人籠蒸之法，但欲其鬆耳。如苟妄汗，則榮衛既開，轉增瘡爛。如苟妄下，則正氣內脫，變而歸腎，身體振寒，耳尻反熱，眼合肚脹，其瘡黑壞，十無一生。舌黑者尤難療。何者？瘡隨五臟有證，未發，則五臟之證悉具，已發則歸於一臟，受毒多者見之。故肝臟水疱，淚出如水，小而色青。肺臟膿疱，其涕稠濁，色白而大。心臟發斑，血疱色赤而小。脾臟發疹，色黃微赤，又小斑瘡，惟歸腎則變而黑焉。青紫乾陷。瘡疹屬陽，本無腎證，腎在腑之下，不受穢毒，故無證。陽取火也，腎取水也，以火用事，爲水所制，豈不殆哉。然則欲救黑瘡將何如？曰：先瀉膀胱，而後急溫脾是爾。錢氏云：黑陷青紫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謹勿下。余知其所下者，瀉膀胱之邪也。小兒腎主虛，不可瀉。但瀉膀胱以虛其腑，則腎邪去矣。又云：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水穀不消，或寒戰者爲逆。余知其脾強者，土可以制水也。百祥丸太峻，當以宣風散代之。瀉後溫脾，則人參、茯苓、白朮等分，厚朴、木香、甘草各半爲妙。蓋瘡發肌肉，陽明主之，脾土一溫，胃氣隨暢，獨不可消膀已泄之腎水乎？此錢氏不刊之秘旨也。雖然瘡黑本爲惡證，治之有方，猶有幸而生者。至於調衛之際，乳母不能謹口，流毒於小兒，或粥乳不時，使之饑虛，或衣被不調，致傷風冷，以至閨房有觸，外邪有忤，則亦水硬變壞，而歸於腎，自我致寇，又誰咎耶！能調衛者，以溫散湯劑，釀乳蔭之，謹護風寒，使之氣體和適，其於粥餌，則勿令飽而氣實，饑而內虛，斯得矣。此尤在瘡家垂意焉。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備論》　瘡疹之論，秦漢以來，其詳可得聞也。粵自扁鵲、倉公作古，以爲嬰孩湯散當先和節陰陽，調治榮衛，方利臟腑，即熱氣漸解。而董汲、張渙、初虞世、栖眞子諸醫，認贅爲嫡，每曰：瘡疹證候，初覺即疏利之，以宣其毒。又曰：已出者不可疏利。瘡出已定，卻用利之。余竊惑焉。蓋嘗深索古書之意，見其諄複持重，不直曰利臟腑，而必以和陰陽調榮衛先之，則知古人所謂利者，暢達流行之謂，而非勇決竣下者比也。如曰：已患之後，俗多禁餌，大小便不通，不能調湯藥以和臟腑，遂停敗熱於其間，是古人之利大小便，不過調劑以和之而已。如曰已出者可服平和湯藥，療其肝臟，解其敗熱，以防熱毒攻眼。是其解熱，又曷嘗不用和平之劑乎。然則破諸家似是之非，開後世未明之惑，惟錢氏《直訣》、朱氏《活人書》，

其說爲甚正。錢氏療瘡疹證候，惟用溫涼藥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發。朱氏曰：瘡疹已發未發，但不可疏轉，此爲大戒。又曰：瘡疹首尾皆不可下。輒用利藥，即毒氣入裏殺人。以此觀之，瘡疹證狀雖與傷寒相似，而瘡疹治法，實與傷寒不同。傷寒所傳，從表入裏，瘡疹所發，從裏出表。蓋毒根於裏，若下之則內氣一虛，毒不能出而返入焉，由是土不勝水，黑陷者有之。毒發於表，若汗之則榮衛一虛，重令開泄，轉增瘡爛，由是風邪乘間變證者有之。汗下二說，古人所深戒也。調解之法將何如？曰：活血調氣，安表和中，輕清消毒，溫涼之劑二者得兼而已。溫如當歸、黃芪、木香輩，涼如前胡、乾葛、升麻輩，佐之以川芎、芍藥、枳殼、桔梗、羌活、木通、紫草、甘草之屬，則可以調適矣。繼自今小兒凡覺身熱，證似傷寒，但未經瘡豆，疑似未明，且先與惺惺散、參蘇飲，或人參羌活散輩。熱甚則與升麻葛根湯、人參敗毒散。瘡豆已出，則少與化毒湯。出不快者，加味四聖散、紫草飲子、紫草木香湯、紫草木通湯，或快斑散、絲瓜湯。出太盛者，人參敗毒散、犀角地黃湯。小便赤澀者，大連翹湯、甘露飲、麥門冬、五苓散。大便秘結，內煩外熱者，小柴胡加枳殼湯，或小小四順清涼飲。咽喉痛者，大如聖湯、鼠粘子湯。喘滿氣壅者，麻黃黃芩湯。胸腹脹滿者，枳殼桔梗湯、二陳加枳殼湯。煩渴者，甘草散、烏梅湯。下利嘔逆者，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幼兒泄利，稠煮米泔，用匙送下，未可與乳。陷入者，加味四聖散，更以葫荽酒薄傅其身，厚傅其足，噴其衣服，併以厚綿蓋之。若猶未也，獨聖散入麝香、老酒調劑，或不用酒，則木香煎湯。若其瘡已黑，乃可用錢氏宣風散加青皮主之。然而瘡疹用藥，固有權度，大便小便，不可不通。其有大便自調，所下黃黑，則毒氣已減，不必多與湯劑，但少用化毒湯可也。大小二腑，一或閉焉，則腸胃壅塞，脈絡凝滯，毒氣無從而發泄，眼閉聲啞，肌肉黧然，不旋踵而告變矣。凡小兒先發搔而後發瘡者生，瘡已癍而後發風，或吐或瀉者死。先發熱自利而後瘡出者存，瘡已發而後泄不止者亡。瘡黑而忽瀉膿血痂皮者順，腹中有瘡也。瀉血而水穀不消者逆。脾胃虛也。或瀉血而瘡壞無膿者，亦不可救。胃爛也。要之陽明主肌肉，胃氣不可一日而不強也。世俗無知，每見瘡疹，不論男女，稟受虛實，槩用葫荽酒以傅其身，酒麵毒物以充其腹，猥曰使瘡出快。其間兒氣素快，或遇天時陰寒，猶可扶之而無恙。設若春夏之間，陽氣發越，或兒氣素強，酒麵助虐，則以火濟火，胃中熱熾，素蓄血聚，瘡出愈難，亦或爲之黑陷。當此之時，能用紫草煎湯，入生豬尾血和腦子少許以解之，猶可措手。或者更與熱毒之物，遂使咽喉結閉，耳目口鼻腫滿悉平，大便秘堅，小便出血而死矣。又或妄施巴、粉取積之劑，則臟氣暴脫，熱又不除，邪氣愈甚，變爲喘滿便血，癰爛破裂而死矣。吁！自詒伊阻如是，其可畏哉。雖然，瘡亦有再發者，特間有之。瘡皮厚而色頑濁者，發於臟，其候重；瘡皮薄而色精明者，發於腑，其候輕。臟熱則爲豆瘡，腑熱則爲細疹。熱重者瘡亦重，熱輕者瘡亦輕。平復以還，消解餘毒，甘露飲、參蘇飲、人參羌活散輩常須與之，否則敗熱留滯肌肉之間，亦令凹者再發，或瘢黑而不變。猶更飼之以毒，必致發癇患瘡，腮腫鼻衄眼翳之患。瘡爛成片者，黃牛糞乾傅。膿多痛甚者，乾淨黃土爲末傅之。瘡遍口中，痛不能食者，五福化毒丹，或生蜜浸漬黃連取汁啖之爲愈。凡瘡欲成痂，頻以面油、乳酥、清蜜潤之，可揭即揭，血出無害，若乾硬已久，必成瘢痕。如茶如醋，如豬肝豬血之屬，妄與食之，則已脫之迹，必爲之黯慘。然而瘡痂已脫，肌肉猶嫩，不可鹽洗太早，亦不可以手加之也。葫荽酒能辟惡氣，左右所不可無，或蒼朮、降眞用之亦可。瘡曰聖瘡，七日熱而發，七日泡而乾，又七日則平復如舊矣。大抵調順血氣，溫和脾胃，均平冷熱，則瘡出爲甚易。若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則瘡出爲甚難。調解之法，無以逾此，故備論之，以解世俗之惑云。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候》 瘡疹證候，面色燥，臉唇赤，眼睛黃，目胞赤，四肢亦赤，手足冷，耳尖冷，尻冷，鼻冷，身熱，或乍涼乍熱，頭痛腰脊痛，咳嗽噴嚏，呵欠煩悶，搐跳驚悸，昏昏多睡，小便赤少，大便不通，不惡寒，惟惡熱。方其身熱，未即發瘡，迨其身涼，然後發出。三部脈洪數，往來大小不應指而疾。

《仁齋直指小兒方·壞瘡治法》 一曰內虛泄瀉，二曰外傷風冷，三曰變黑歸腎。蓋內虛泄瀉者，或因臟腑虛怯，其證已逆，初發以來，自然作瀉。或未發之前，誤服涼藥，以致泄下。凡此者，其瘡不發，每形見小點淡紅而白，或白而微黃，如水泡之狀。治之當用參苓白朮散，南木香煎湯調下，先與止瀉，然後以溫和之劑發之。外傷風冷者，或因煩躁惡熱，出頭露面，點點方萌，遽爲風冷所折；或瘡出如珠，妄與解脫以取涼快，而風冷襲之。凡此者，輕則其狀如蠶，色紅而不發，重則陷如石，巨腳色白而冰粗。治之當溫血散寒邪，用不換金正氣散加川芎。若惡寒隈人，更加官桂、紫蘇，然後與發瘡之

劑。或內虛泄瀉，或外傷風冷，荏苒經日，胃氣虧損，由是而變壞焉。故令耳尻反熱，其瘡青紫變黑，此則腎證曉然矣。蓋腎屬北方水，是以其色黑，其證逆。治法先瀉膀胱之府，而後急與溫脾。若其瘡不黑，則斷非腎證，謹不可下，請詳審之。瀉膀胱法，先用桂枝、芍藥、大戟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棗湯調下。次用宣風散一錢，加青皮煎服。若瀉下惡物，急以溫脾湯劑繼之。瘡豆爲陰邪穢氣所傷，亦令變壞，可用醋炭、蘇合香圓解之。

《仁齋直指小兒方·論升麻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按《和劑方》瘡豆已發未發者皆可服，世俗習爲常談，不問小兒虛實冷熱，自首至尾，率多用之。甚者方發而不快，既發而復陷，亦以升麻湯爲常用之劑，其爲害可勝嘆哉。何者？葛根解表，升麻差寒，小兒氣盛熱多，服之猶可以消毒；萬一內虛胃弱，則以水濟水，寧不虧損胃氣，冰凝血脈，而瘡疹轉爲之逆陷乎。夫古人所謂未發者，方身熱尚疑似之時也；所謂已發者，既透徹欲成痂之候也，曷嘗以發而不快，與發而復陷爲可用升麻哉？若不辯明，殆恐世俗相傳，枉死者半矣。又況人之齒牙大熱大毒，或者相習變陷不透者，不問虛實，一槩用之，其害又有甚於妄用升麻之不審也。蓋瘡豆變陷，有因外感風寒而壓之者，治法則當解散寒邪。有內氣太實，榮衛不得調暢而出不快者，治法則當流行氣脈。安可槩曰冰冷，直用人牙，遂使小兒服之，鬱悶聲啞，迨其發出，稠疊異常，往往沿此而不救矣。曷不用紫草、黃芪、川芎、甘草輩爲愈哉。

《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惡證》 瘡疹屬陽，春夏爲順，秋冬爲逆。冬月寒盛，腎水得時，多歸於腎。或先如瘡，後發渴，其瘡色如黯血，此腎證也，不治。春膿疱，爲金尅木，夏黑陷，爲水尅火，秋斑子，爲火尅金，冬疹子，爲土尅水，並逆。舌黑，或鼻有黑氣，並不治。瘡已出而譫言者，爲惡證。燥渴，小便澀，泄瀉，不入食，不治。瘡成餅搭，黯慘不發，其聲焦啞，不治。兩眼閉而黑睛蒙昧無魂，不治。面腫鼻陷，目閉頻嚙齒者，不治。頭面腫大，瘡盡抓破，或臭不可近，或腳冷至膝，並不治。瘡小黑而焦，風攻頤頷，唇項腫硬，或胸高而突，並不治。

小兒諸病，但見兩眼無精光，黑睛無運轉，目睫無蜂芒，如魚眼貓眼之狀，個個不治。或神藏於內，但外若昏困者無妨。其有病篤而眼中神氣不脫者，猶可以活。眼者，五臟六腑神氣之所養，神氣已脫，脈雖僅存，亦未能保。

《小兒痘瘡八十一論方·附入魏氏重刻一宗方訣後·琴川張先生調理痘瘡要法》 凡痘瘡切戒初出飲食水蜜等物，與極毒諸物，并諸禁忌也。大抵出瘡春夏爲順，秋冬爲逆。當冬月冷時，宜置爐火於寢室，使常如陽春。頻煨芫荽、棗子以辟除穢氣，不可燒芸香、線香等香。亦勿令生人入房，恐體有狐臭、身佩諸香以觸兒。瘡疹宜以荔枝、龍眼及甘蔗食之，以助其生發，且宜常與玩弄，以消其病閑。四五六日間，該生膿漿，宜用砂礶於爐火上煎糯米薄粥，略加人參煎煮極爛，傾於生絹中絞如濃糊，與兒飲之，每日四五盞，則膿漿易生，黃如蠟色，肥澤充滿。八九日間，從面至項次第好靨，若膿漿清少，則中虛作癢，兩手抓搔，至去皮而見血，甚爲難制。宜用紅豆一撮，虛裹紅絹中，於癢處點之，或用燈草作帚，於癢處擦之，則其癢漸止。兒有知覺，就令手取自用，使兩手不閑，不至搔損。痘瘡多則毒氣大發，至面浮而眼閉，痘瘡少則毒氣少發而眼開。若瘡多而眼開，少而眼閉者，皆不祥。毒氣大發，須十日後眼開則可，太早則毒氣發未盡出，餘毒未除。十二三日應靨未靨，須鋪多草并褥席於卧房泥地上，令兒少卧片時，則易靨。痂未落亦如之。若瘡損膿濕，用蕎麥細粉些少摻之。若濕爛太甚，用敗草散。若面多瘡，結痂甚厚，至不見鼻面，不可用手指爬刮，恐致風入。須用羊酥潤之，則其痂自落，久之光澤矣。十五六七八日，瘡雖靨過大半，若犯房事，頃刻寒死矣。父母愛子者，切宜知所戒。婦人在外，使女年大者皆不可令入內視疾，恐犯月水與不知所戒，此尤所當愼者也。痘瘡出過，食荸薺與栗子，恐致重出。大率以百日爲期。

《活幼心書·瘡疹》 瘡疹之作，始自嬰孩生時，啼聲一出，則嚥下口中穢濁，蓄之在胃，因氣運變遷，主客勝復，邪氣鬱發，與元受穢濁激搏，而形於肌肉皮膚之外。初發有類傷寒，不拘四時，皆有此候。經云：春夏爲順，秋冬爲逆。蓋春夏則陽氣布，玄府開，人之氣血流暢，邪毒易出；秋冬則寒氣勝，而水冰地凍，人之氣血凝泣，故難出也。小兒所患此證，輕重不等，命名亦異。輕者如麻，俗言麻子；重者如豆，謂之豆瘡。重而又重，密如浮漚，俗曰赤漚，既傳及此，已是危急，醫與病家，切宜詳審。故出各有其名，心爲紅點，肝爲水疱，肺爲膿疱，脾主結痂，惟腎居下，不受穢濁，所以獨無其證。若見瘡色黑陷，乃毒氣入腎，急投麝香人齒散救之，及一匕金尤妙。此言五藏各有所主。及其發也，始焉壯熱，腰痛咳嗽，面目皆赤，或乍涼乍熱，兩足微冷，有驚搐讝語者，有腹痛欲吐者，有頭痛煩渴者，六脈緊數，耳尻俱冷，呵欠頓

悶。至五六日，身出紅點，紅點成水疱，水疱成膿疱，膿疱之後，結痂疙則愈矣。此證才見，似是而非，若同而異，疑貳之間，但以升麻湯加麻黃與之發表，及清肺飲。蓋肺主氣，王氏曰：豆瘡氣均則出快，故用之，仍不可過投。兼此疾首尾無下法，若下之，必損脾胃。然萬物得土氣溫暖而生，下之則脾土虛冷，氣血無自而盛，故豆瘡因脾胃虛冷，而氣血亦衰，遂有伏陷之變。又《內經》云：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雖各藏形證不同，而心實爲之主。心主血，因其血熱在裏，再遇六淫侵襲，兩相攻擊，自內而形於外，則發之爲豆瘡。未有不先見其血點，而後結膿疱，故其原出於心。或痛或癢，以分虛實，經曰：諸痛爲實，諸癢爲虛，切宜知此，不可妄投藥餌。若一出便齊者爲重，不齊者爲輕。以中和湯通順表裏，及芪歸湯催脹而已。既出不多，發之亦少，此爲本疏，不宜再發。有大熱者，以導赤散利小府；微熱者，用咬咀五苓散加人參、甘草，水煎。欲出不見者，快斑飲。久而不結痂疙者，是表有熱盛，烝於皮膚，可用升麻湯加黃芩以解之。若豆瘡見形，有渴瀉吐痢，用陳氏木香散、異功散、豆蔻圓治之。有虛癢者，多服芪歸湯及中和湯。已上豆瘡，大約施治不過如此，其餘雜證預防之法，胡大卿、陳文秀二公之書該載詳備。

或問：升麻湯治豆瘡已發未發皆可服，何如？愚曰：予每致思及此，屢見病家不循次序，不問可否，以爲常服，自取危困，良可嘆也。殊不知古人立方，深有意焉，但後學不能究心造微，以爲一定之方，誤人多矣。蓋未發之先可服，使其解利肌膚，自然出快。已發之際，便不可服，爲其藥性差涼，凝滯氣血，毒不能出，反以爲害。結痂之後可服，使其解散餘毒，氣順血和，免有豆癰之患。

或問：豆瘡倒靨有用麝香人齒散，有效亦有不效者何？予曰：其說有二：若見黑陷，毒氣入腎，腎色主黑，蓋齒者腎之餘，用麝、齒之法引導歸腎，而發出其毒，故效耳。及用一匕金救之，其效尤速。若見癢塌，灰白色，脾虛所致，多投陳氏異功散取效。已上二證各有主治，不可執一，切須詳審。

或問：豆瘡投紫草飲固好，亦有不服者。曾子曰：處方之妙，在乎君臣佐使，後之醫者不諳古法，令病家自取紫草，修合品味，或爲湯使，入諸藥內，彼欲速效而倍用恣飲。按《本草》云：紫草性寒，小兒脾氣實者，或爾偶中，脾氣虛者，反以爲害。如戴氏方名紫草茸飲，後人訛傳此方，缺其茸字。蓋茸者，春月纔生之芽，色澤而紅嫩，得陽氣之使然，以類觸類，所以用發豆瘡故效，但罕得嫩茸，後以紫草頭僅半寸者代之，即與茸初萌處同類。今人不達其理，遽全用之，有脾虛者服之，瀉作瘡陷，不救者多，予嘗目擊其事，深爲可傷。凡治豆瘡，不可不明此理。蓋戴氏紫草茸飲內，有人參、黃芪、當歸、白芍藥佐之，故用驗矣。

或問：病豆瘡者忌食粥，然歟？予曰：此俗忌也。病家恐患者瘡爛如粥，故忌之，其實不然。毒氣自裏達表，滿口糜潰，乳食不能進，非以粥飲飼之，則脾土虛而豆瘡陷，必致不救，深可痛惜。予嘗調治此證，始終與粥，全活多矣。蓋粥者以米爲之，何毒之有？爲父母者，切宜知此。

或問：禁食葷腥者何？予曰：此亦世俗拘執之論。天以五氣生萬物，人以五味養五藏。豆瘡之萌，始因藏受邪毒，感時氣而鬱發，自內達外，榮衛俱虛，裏氣亦弱，必藉五味葷腥以爲滋補，使氣順血和，自然出快。但不可食動風發熱之物，以助毒氣，亢則必害。

或問：豆瘡後與產後相類何如？予曰：蓋產後之婦，血脈傷損，榮衛大虛，敗血未盡，偶六淫侵襲，便致急證，亦有不救者，故郭氏著產後二十一論，正爲此設。且小兒豆瘡，一身精血皆形於外，熱作脹痛，叫聲不已，耗損眞氣，結痂後表裏俱虛，榮衛亦弱，餘毒未解，失於調護，暴感邪氣，多致夭傷，與產後傳變何異！在父母者，儻不究心及此，悔將噬臍，爲之晚矣。然有瘡少氣實，飲食如故，又不拘以此論。醫者宜審之，切勿例指爲虛也。

凡豆瘡欲愈未愈之間，傳變黑陷乾枯，咳嗽失音，吐瀉煩渴，渾身手足俱冷，睡則昏迷，飲食減少，及痰多氣促，燥癢，皆爲不治，醫者宜察之。世言麻子者，亦疹毒也。經曰：疹屬於脾，胃爲脾之府，有疾則同矣。疹毒乃天行氣運變遷之使然，亦隨天地乖戾之氣而受病，故曰時氣。不拘長幼，身發大熱，咳嗽連聲，腰痛口乾足冷，有寒熱腹痛者，有頭疼自痢者，有煩熱驚搐者，此熱使然也。但外證形於身體頭面，如蚊蚤所齧，發紅點而起頭，其瘡腳有紫黯色爲異耳。蓋因四時有非節之氣，著人肌膚，留而不去，再經外邪鬱烝，與元受蘊熱相觸，毒氣遂發於外，形而爲疹。若熱太甚，則爲癰爲疽，爲赤紫丹瘤，傳入藏府，治之稍緩，亦致害人。有胎受穢液，熱毒蘊蓄於肺胃，因感時氣而發者，並以清肺飲疏表，及百解散去桂加黃連，水煎。或餘毒之氣上烝口齒，糜爛作臭，飲食不便，以當歸散加七寶散，入鹽，水、薑煎服，併牛蒡湯疏風化毒。若疹出盛時，頭痛肚熱，神思煩悶，麥門冬湯主之。如夏月得

此證者，煩躁發渴，小便少，神不安，投卻暑丹即效。

《活幼心書·拾遺·治痘瘡不應疏利》 張氏治小兒豆瘡法，若才覺是其證，便當疏利。又云：若才見出時，皆不可轉利。自立兩說，遂使後人多生疑惑，以何爲當，此張氏之論別矣。劉茂先曰：嬰孺豆瘡一證屬裏，首尾無下法。若下之則裏虛，毒氣何由而發泄，必至傳變。大要愛護，庶獲全安。此茂先之言是也。然後學不可執一而取，當擇其善者而從之。亦有孩兒稟賦素實，豆瘡出見，偏體紅肚光澤，飲食快順，無外證，自然效速。如俗用符水神藥，皆非良法，愼勿輕信耳。

《活幼口議·瘡疹證候方議》 凡兒所患瘡疹、水豆、痲子、蚊丁、火疱等，諸家之說，或有異同。大抵此證出乎五臟，肺曰水疱，肝曰膿疱，心曰血疱，脾曰黃疱，腎曰黑子。小兒不問長幼，所出黑子陷者，最爲惡候。或因風吹，或由觸毒，皮下隱隱出而不透，名黑陷子，死者多矣。良由服藥有誤，冷冰其內，毒不發出，爲害甚重。凡瘡疹之疾，證有多端，其欲發出之時，或有作熱者，不作熱者，有驚有掣者，有狂躁者，有叫哭者，有煩躁者，有自汗者，有讝語者，有呵欠者，有遁悶者，有神昏者，有嘔吐者，乃緣所發於五臟虛實之不同耳。或謂耳鼻腳梢中指冷爲之驗者，屢究之或中或否，今得至要妙訣。凡兒作熱有如傷寒候，疑惑之間不敢直謂者，但看耳後有紅脈赤縷，定是瘡疹證候，更無可疑。若發驚不可下驚藥，有熱不可退熱，有汗不可止汗，或吐不可理吐，但順其表，溫其中，自然而發出。或有首尾不可下，或曰首尾皆可下，衆疑謂之非說。愚曰：二家所說皆善也。且兒氣脈充實，宜微下之，恐作煩躁。若也氣虛，直不可下，恐瀉易脫。如欲利下，即用消毒飲子、七寶洗心散，或四順清涼飲一二服，以通爲度。切不可用眞珠圓，及有巴粉之類，並宜禁之。如有熱煩躁，與順大連翹飲加紫草茸，功效但減黃芩。今人纔見瘡疹，已出未出，便與升麻葛根湯，其性頗寒，只宜少少與服。其或不當者，蓋用大過，反壞其表。凡服葛根湯，宜加白芍藥、糯米、人參、紫草茸、川當歸，功效甚良。

《斑論萃英·海藏老人斑論》 夫癍之爲病，皆由子在母腹中時，浸漬食母血穢，蘊而成毒，皆太陰濕土壅滯君相二火之所作也。因小兒眞氣既盛，正氣又王，邪無所容，或因天冷，或因傷表，或因傷裏，癍由是而生焉。治當何如？外者外治，內者內治，中外皆和，其癍自出。至於惡寒者發之表，大熱者奪之，渴者清之，大便秘結者下之，小便不通者利之，驚者安之，泄者分之，可以執一爲哉。大抵傷寒同治，最爲高論，隨經用藥，不可闕也。假令五日已裏，諸病與癍疹不能別辨者，不可疑作癍疹，必須發之，但各從其所傷應見治之，皆不妨癍出，若強發之，其變不可勝數矣。前人言首尾俱不可下者何也？曰首不可下者，爲癍未顯於表，下則邪氣不得伸越，此脈證有表而無裏，故禁首不可下也。尾不可下者，爲癍毒已顯於外，內無根蒂，大便不實，無一切裏證，下之則癍氣逆陷，故禁尾不可下也。有如所言溫暖蓋覆，不令通風，以其癍未出，或身表涼而惡寒，或天令寒而惡冷，溫暖蓋覆，不令通風也。癍若已出，身熱天暄，何必用蓋覆而不使之通風乎。後人執此二句，首尾俱不敢下，溫暖不令通風，不知天令之所加，人身之所感，致使悞人多矣。大抵前人之言，隨時應變，以其所可者而言之。後人不知其變，故執常而不移也。噫，首尾俱不可下者，以其始終藏府元無凝滯也。若有一切裏證，及大便結者，安得不下？溫暖不使之通風，以其發在冬時，故如此也。若發在夏時，癍雖未出，亦不用於此也。癍之用藥，大率以脈爲主，浮中沉之胗，平舉按之，候察其虛實，定其中外，則可以萬全矣。

《格致餘論·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苟讀其書而不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陳氏方爲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朮、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

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朮、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曾深及，癡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癢塌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迥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爲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爲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挾寒而豆瘡者，其用燥熱補之，固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予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誠舉一二以證之。從子六七歲時，患豆瘡發熱，微渴自利，一小方脈視之，用木香散，每貼又增丁香十粒。予切疑焉，觀其出遲，固因自利而氣弱，察其所下，皆臭滯陳積，因腸胃熱蒸而下也，恐非有寒而虛，遂急止之，已投一貼矣。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白朮，與十貼，以解丁香之熱，利止瘡亦出。其後肌常有微熱，而手足生癰癤，與涼劑調補，踰月而安。又一男子，年十六七歲，發熱而昏，目無視，耳無聞，兩手脈皆豁大而略數，知其爲勞傷矣。時里中多發豆者，雖不知人，與藥則飲，與粥則食，遂教參、芪、當歸、白朮、陳皮大料濃煎與之。飲至三十餘貼，豆始出，又二十餘貼，則成濃泡，身無全膚。或曰：病勢可畏，何不用陳氏全方治之？余曰：此但虛耳，無寒也。只守前方，又數十餘貼而安。後詢其病因，謂先四五日，恐有出豆之病，遂極力樵採，連日出汗甚多。若用陳氏全方，寧無後悔？至正甲申春，陽氣早動，正月間，邑間豆瘡不越一家，卒投陳氏方，童幼死者百餘人，雖由天數，吾恐人事亦或未之盡也。

《丹溪心法·痘瘡》 痘瘡，分氣虛、血虛，用補。氣虛者，人參、白朮，加解毒藥。血虛者，四物湯中加解毒藥。凡痘瘡初出之時，色白者，便用大補氣血，參、朮、芪、芎、升麻、乾葛、甘草、木香、丁香、酒洗當歸、白芍。若大便瀉，加訶子、肉豆蔻、酒炒芩連，名解毒藥。但見紅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吐瀉食少，爲裏虛。不吐瀉，能食，爲裏實。裏實而補，則結癰毒。陷伏倒靨爲表虛，灰白者亦表虛，或用燒人屎。紅活綻凸爲表實，表實而更復用表藥，則反潰爛不結痂。吐瀉陷伏，二者俱見，爲表裏俱虛。黑陷甚者，亦用燒人屎，蜜水調服。出子和方。痘瘡初出時，或未見，時人有患者，宜預服此藥，多者令少，重者令輕。方以絲瓜近蒂三寸，連皮子燒灰存性爲末，砂糖拌，乾喫。入硃砂末尤妙。痘瘡分人清濁，就形氣上取勇怯。黑陷二種，因氣虛而毒氣不能盡出者，酒炒黃芪、酒紫草、人參。顏色正者如上治，將欲成就，卻色淡者，宜助血藥，用當歸、川芎、酒洗芍藥之類，或加紅花。將成就之際，卻紫色者，屬熱，用涼藥解其毒，升麻、葛根、黃連、黃芩、桂枝、連翹之類，甚者犀角，大解痘毒。爐炭白色，靜者怯者，作寒看。勇者，燥者，煩發者，作熱看。痘瘡，鼠粘子、連翹、山查、甘草，此四味始終必用之藥。全白色，將靨時如豆殼者，蓋因初起時飲水多，其靨不齊，俗呼倒靨，不好。但服實表之劑，消息以大小便，如大便祕，通大便，小便祕，通小便。有初起煩躁譫語，狂渴引飲，若飲水則後來靨不齊，急以涼藥解其標，如益元散之類亦可服。癢塌者，於形色脈上分虛實。實則脈有力，氣壯。虛則脈無力，氣怯。輕者用淡蜜水調滑石末，以羽潤瘡上。虛癢者，以實表之劑加涼血藥。實癢，如大便不通者，以大黃寒涼之藥少許與之，下其結糞。疏則無毒，密則有毒，宜涼藥解之，雖數十貼亦不妨，無害眼之患。瘡乾者宜退火，濕者用瀉濕。退火止用輕劑，荊芥、升麻、葛根之類。瀉濕乃肌表間濕，宜用風藥，白芷、防風之類。如痘瘡傷眼，必用山梔、決明、赤芍、歸尾、芩、連、防風、連翹、升麻、桔梗，作小劑，末，調服。如眼無光，過百日後，血氣復，自明。痘癰多是實毒，血熱成癰，分上下用藥，一日不可緩。已成膿，必用涼藥爲主，赤芍、甘草節連翹、桔梗。上引用升麻、葛根，下引用檳榔、牛膝。助以貝母、忍冬草、白芷、瓜蔞之類。大便燥，用大黃。發寒熱，用黃芩、黃柏。痘瘡黑屬血熱，涼血爲主。白屬氣虛，補氣爲主。中黑陷而外白，起得遲者，則相兼而治。初起時自汗不妨，蓋濕熱薰蒸而然故也。痘風分氣血虛實，以日子守之，多攢氣血不足。虛則黃芪，生血活血之劑助之，略佐以風藥。實則白芍爲君，芩亦爲君，佐以白芷、連翹、續斷之類。若屬寒，陳氏方可用。

《原機啓微·斑疹餘毒之病》 東垣李明之曰：諸瘡疹皆從寒水逆流而作也。子之初生也，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者陽也，而動作生焉。饑食母血，渴飲母血，飲食者陰也，而形質生焉。陰具陽足，十月而降，口中惡血因啼即下，卻歸男子生精之所，女子結胎之處，命宗所謂玄牝、玄關者也。此血僻伏而不時發，或因乳食內傷，或因濕熱下溜，營氣不從，逆於內理，所僻伏者乃爲所發。初則膀胱壬水夾脊逆流而尅小腸丙火，故頸項已上先見也。次則腎經癸水又尅心火，故胸腹已上次見也。終則二火熾盛，反制寒水，故胸腹已下後見也。至此則五臟六腑皆病也。七日齊，七日盛，七日

謝，三七二十一日而愈者，七爲大數故也。愈後或有病疽病瘡者，是皆餘毒尚在不去者。今其病目者亦然，所害者與風熱不制之病稍同而異，總以羚羊角散主之。便不鞕者，減硝黄。未滿二十一日而病作者，消毒化瘡湯主之。此藥功非獨能於目，蓋專於瘡者之藥也，不問初起已著，服之便令消化，稀者則不復出，方隨四時加減。

羚羊角散　治小兒瘡疹後餘毒不解，上攻眼目，生翳羞明，眵淚俱多，紅赤腫閉。

方以羚羊角主明目爲君。升麻補足太陰以實內，逐其毒也；黄芪補手太陰以實外，禦其邪也，爲臣。防風升清陽，車前子瀉濁陰爲佐。草決明療赤痛淚出，黄芩、大黄、芒硝用以攻其固熱爲使。然大黄、芒硝乃大苦寒之藥，智者當量其虛實以爲加減。未滿二十一日而目疾作者，消毒化瘡湯主之。

消毒化瘡湯　治小兒瘡疹未滿二十一日而目疾作者。餘證上同。

方功非獨能於目，蓋專於瘡者而置也。今以治瘡之劑治目者，以其毒尚熾盛，又傍害於目也。夫瘡疹之發，初則膀胱壬水尅小腸丙火，羌活、藁本乃治足太陽之藥；次則腎經癸水又尅心火，細辛主少陰之藥，故爲君。終則二火熾盛，反制寒水，故用黄連、黄芩、黄柏以療二火。酒製者，反治也。生地黄益寒水，故爲臣。麻黄、防風、川芎升發陽氣，祛諸風邪，葛根、柴胡解利邪毒，升麻散諸鬱結，白朮、蒼朮除濕和胃，生甘草大退諸熱，故爲佐。氣不得上下，吴茱萸、陳皮通之；血不得流行，蘇木、紅花順之，當歸愈惡瘡，連翹除客熱，故爲使。此方君臣佐使，逆從反正，用藥治法，俱備通造化，明藥性者能知也。如未見瘡疹之前，小兒耳尖冷，呵欠、睡中驚、嚏噴眼瀝，知其必出瘡者，急以此藥投之，甚者則稀，稀者立已，已後無二出之患。

《古今醫統大全·痘疹泄秘·痘疹表裏不同》　痘之與疹，雖皆中於胎毒，其原雖同，其證則異。原孕成之初，先有臟而後有腑，臟乃積受之地，腑乃傳送之所。臟屬陰爲裏，故其受毒爲最深，而痘所以久熱而難出；腑屬陽爲表，故其受毒淺，而疹所以暴熱而易生。

痘瘡出於臟，故在肌肉血脈之間，必先出紅斑而後漸起如豆，故名曰痘。

疹子出於腑，故在皮膚之下，而出皮膚之上，其形如麻，一出而没，故名曰麻。

痘自裏而出於臟，故重；疹自表而出於腑，故輕。

痘證：早晨身微熱，午後大熱，眼睛黄色，兩脅下吸吸然動，甚則發驚搐，此屬心臟病，稍有失治或裏虛，則青陷入而不能救。

疹證：早晨微熱，午後亦大熱，眼白珠赤色而不黄，手足冷而吐逆，此屬肺臟病，隨熱發散，則易生易没而愈爲不難。

甫按痘難疹易之說，此則自其世俗常情而言之。其有所感入深，胃氣原弱，又或因瀉痢而出之不快，或發之未透而隨現隨收，因之邪氣漸入於胃，必瀉不已而復發，加之喘促，爲必死矣。若然，是亦不可以易易言之耳。所以疹證又何可以輕視之耶？凡覺出疹，略見虛弱，當先補養脾胃，欲出不出，急宜托裏發表以助之；首尾俱不可瀉，一如痘證同也。

支氏曰：疹證之發，多在天行癘氣傳染之時，沿門比屋相傳，輕重相等，發熱之間，或欬嗽噴嚏，鼻流清涕，眼泡浮腫，腮赤，或覺淚汪汪，或惡心嘔噦，即是疹候，便宜用解毒發散之藥，依時令輕重催發出外，不使停留於中，自無後患。然其所發，但以六時即收爲度，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妙，如午後出者子後收之類。若一出即收者，失之太速，或一出之後，連延三四日不收者，此毒太甚，外發未盡，內有餘邪所致，須與化斑解毒等湯，如元參、石膏之屬。

又有疹既收回，餘毒未盡，三日之外，又復發出，至五六次不已者。此因發熱之時，不避風寒，邪氣鬱於肌肉之間，留連不散，雖得前解發之劑，終不舒暢。若出疹之際有雜證，亦當隨證而治之。

凡疹證發熱之時，或嘔吐，或自利，或滯下者，皆火邪內迫毒氣所行之地而隨病也。吐者竹茹石膏湯，自利者升麻澤瀉湯，滯下者黄芩芍藥湯加黄連、枳殼，實者少加大黄微下之，虛者適加人參以佐之。

《古今醫統大全·痘疹泄秘·痘夾疹》　痘瘡之發，常觸於天行時氣；疹之發，多中於時氣風寒。本非尋常併發者，或有齊發併出，此謂之兩感。歲氣臟腑擊動，表裏交征，皆爲不順之候。如痘稀疏，可用升麻湯解之；疹散痘出，隨證調治。如痘太盛，其疹雖解，氣血重傷，至於收斂脱落，終難痊安，惟以保養脾胃，調和氣血，庶幾能濟。

《簡明醫彀·痘疹總要》　夫太極而生兩儀，人道而有夫婦，男女交合，無慾不行，無火不動。恣情縱慾，而火毒遺於精血之間，小兒痘疹之毒，由此而

成。然痘之與疹，雖皆胎毒，原同而證異。孕成之初，先有臟而後有腑，腑屬陽而臟屬陰。痘在裏，從肌肉內起，故難；疹在表，從皮膚間出，故易。痘屬陰，陰主靜，有形有汁，顆粒不動而合偶數；疹屬陽，陽主動，有形無汁，乍出乍收，一日三見，三日九發而合奇數也。其見證之不同者，痘則首尾不可吐瀉，能進飲食爲吉。如吐瀉，乃毒火盛極而攻衝；不食，由毒火鬱遏而壅滯，藥不可治。疹則吐瀉並作，飲食不進爲吉。得吐瀉，則毒火由此而泄；不食，則空虛而毒火疏通。痘宜益氣生血，藥用補托而求內實；疹宜養陰制陽，藥用解散而忌內實。痘則有平順、有虛寒、有實熱、有血熱。疹則皆屬實熱毒火，一從清涼，忌辛溫藥。痘以頭面多爲逆，疹以頭面多爲順。皆宜房室固密，衣衾厚覆，常令和暖則腠理疏豁而易出。又須嚴守禁戒，如或風寒外襲，觸犯避忌，皆能以輕變重，以安易危。但疹之日數少，痘之日數多。若謂痘重而疹輕，不知疹之變態，作於頃刻，危亡之機，甚於痘也。

《簡明醫彀・痘疹無醫》 若鄉居，若宦邸，無醫之處，忽患痘與疹，最宜房室固密，謹避風寒，衣衾溫厚，懷抱和暖。父母、乳母須赤身與卧，令患兒融和如春，大助發生之力。又不宜烈火熏蒸，以助火毒。經云：寒主收引。人之腠理即毛孔暖則疏通快暢，在痘則易於發出，起脹貫膿，收斂結靨，結痂無滯；在疹則依時發出，依時收斂，三日毒盡，疹散斑消。寒則閉塞不通，在痘則不能盡出，有陷伏、內攻、倒靨等證作焉；在疹則發不透徹，有喘急、腹脹、昏亂等證生焉。蓋痘之與疹，內之本原，雖有輕重寒熱之殊，外之調護，當知宜忌始終則一。倘遇寒天，和暖最爲急務；若逢暄日，清涼必爲要詮。用意調理，可保無虞。今之變壞者，原犯逆證者有之，常因風寒觸犯，而夭枉者亦多矣，深可痛惜！大凡兒至十歲外，氣血壯盛，飲食寒暖自知保護，肯聽教戒，保全爲易。所以嬰兒值遇痘疹天行，勿令出外，恐傳染流殃。及避風寒，節飲食，更令歡悅，勿焦煩怒哭，致動心肝之火，及跌撲驚恐，庶可延免。

《續醫說・〈痘疹全書〉》 痘疹自漢以前，方書不載，至拓拔魏時，始有方書。自唐迄宋，有董汲、錢乙挺然獨出，著方立論，羽翼聖經，最爲有功。近時慈谿趙繼宗著《小兒痘疹全書》，板行於世。余始讀其序，竊謂繼錢乙之後者一人。及讀至終篇，詳加考究，與序大異。其書總出六十二方，其間喜用紫草、蟬殼、大力子、露蜂房四味，如是者凡四十六方，抑何其偏戾如此耶？若小兒氣實有風邪熱毒者，用之可也。設使氣虛、血虛、表裏不實、大便自利、灰白色、頂陷、咬牙寒戰等證，其可輕用乎？按：胡大卿《痘疹方論》云：紫草雖是瘡疹家聖藥，然性寒，利大腸，若大便結者可用。又云：蟬殼八日之後忌用。鼠粘子即大力子，有虛寒者禁之。按：《本草圖經》云：露蜂房味苦鹹，氣平有毒，主驚癎、蠱毒、腸痔、腫毒、風牙等證，並不及小兒痘疹。趙氏每方用之，此用藥之一誤也。小兒柔脆弱質，前哲用藥恆少，劑不過三四錢。趙氏動輒用一兩六七錢，此用藥之二誤也。或內虛泄瀉，或頭溫足冷，或煩渴，或腹脹，或氣喘，或寒戰咬牙，此表裏俱虛也。趙氏則曰：不可便謂之裏虛，乃傷食傷冷所致。既曰傷食傷冷，主治仍用鼠粘子、紫草，此用藥之三誤也。甚至癢塌內虛，作瀉氣促者，復投寒涼之劑，此用藥之四誤也。趙氏既云寒戰咬牙，脾胃受冷，鼠粘子、紫草、苦參更不忍捨，殊不知寒冷太過，脾胃清純之氣寧無損乎。經曰：五臟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臟之本。胃氣一虛，其死可立而待。楊仁齋有云：諸熱不可驟去，宜輕解之。蓋痘瘡無熱則不能起發，比之種豆，值天時暄暖則易生。古人用藥，審度寒暄，推詳運氣，苟執一偏之見，其誤人也必矣。余豈好辯哉，亦幼吾幼之意云爾。

《痘科類編釋意・痘疹不同論》 痘出於五臟，臟屬陰，所以言痘稟於陰也，然雖稟於陰，而必成於陽。疹出於六腑，腑屬陽，所以言疹稟於陽，然雖稟於陽，而必成於陰。蓋陽主氣，氣盛則痘易成功；陰主血，血旺則疹易成就。痘有顆粒，有膿汁，又結痂，是稟於陰，陰氣重濁而如是也。若頂尖膿白，使之能起頂，能灌漿收靨，則又氣之領逐其血以成功也，非稟于陰而成於陽乎？疹有小顆粒，尖而不長，無膿汁，又不結痂，是稟於陽，陽氣輕清而然也。若顆粒紅潤鮮艷，使之不紫黑，不枯焦，則又血之附隨其氣以成功也，非稟於陽而成於陰乎？寒則傷氣，熱則傷血，所以謂痘宜溫暖，而疹宜清涼，此常法也。設疹生於天氣嚴寒之際，而清涼之藥，亦當斟酌用之；設痘生於天氣暑熱之時，溫暖之劑，豈可輕用乎？痘以稀爲貴，稀則毒輕；疹以密爲佳，密則其毒盡泄。痘怕大紅，皮嫩易破，必生瘡癤；疹喜鮮紅，疹發於心，紅，心之正色也，又不可不知。

《保赤存真・麻痘科以聶氏為正論》 上古無痘證，至漢時征西域，始流入中國，故其病名不見於聖經。後賢各抒已見，著論立方，充棟汗牛，不下數百家，其弊皆因認《內經》諸瘍瘡皆屬心火一言。不知痘瘡本乎胎毒，與諸瘡不同，諸瘡可用藥力以清解，痘瘡必藉氣血以運化。前賢認屬心火，則主

治必用清涼，所以未出之先，有稀痘之法，將出之際，有解毒之方，卒之毒愈解而痘愈陷，灰白癢瘡，無法可救，不慕慘哉。劉河間、張潔古、王海藏皆主寒涼，至陳仲文力矯其偏，重在溫補，以熱則流通，寒則凝滯之義斷之，陳氏得其旨矣。然宜於虛寒，不宜於實熱，偏害又難免也。朱丹溪創爲解毒，和中、安表三義，黃西邱立順、逆、險三圖，持論主方，似覺後起較勝，究之認爲心火，如命題作文者，題旨既錯，雖通篇錦繡，實無用也。他如馮氏、翟氏、萬氏、張氏，議論亦多可採，而因訛傳訛，總不能出解毒二字之意，則上下數千百年，終如長夜耳。明萬曆間，豫之清江有久吾聶先生者，著《活幼心法》一編，僅有九卷，不過數十篇書，如探驪得珠，如操舟有舵，朗誦一遍，覺痘疹一科，從前俱是濃煙重霧，至此乃白日青天。其大要於痘之將出也，調氣血以送毒出外；痘之正出也，補氣血以化毒行漿；痘之已出也，和氣血以散毒結靨。若痘多壯熱色深紅者，始用清涼以解毒，除此則治法祇知送毒化毒，而解毒斷不敢也。蓋解毒方全用寒涼，寒涼必冰毒，且痘原胎毒，一經觸發，多少總要發出，斷不因解毒而遂可減輕。故人以丹溪之三法爲得其要，而聶氏獨以三法之解毒爲害不淺也。至其論血泡一條，更爲發前人所未發。血泡之痘，通體嬌紅，時人多認爲熱，妄用清解，終成癢陷。聶氏以爲血侵氣位，陽不統陰，急主參、芪大補元氣，余嘗依法施治，實有奇功。其論麻證也，立四大法，則又歸重於清涼。以爲痘出五臟，麻出六腑，臟陰多虛寒，宜溫補；腑陽多實熱，宜解散，數語已扼麻痘之要。門人張遜玉得其心傳，著《種痘新書》，發明更透。後來純嘏朱氏《痘疹定論》，則又私淑於張氏，而同爲聶公傳道之苗裔也。惜聶公以鄉進士出知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事，其姓氏著於儒宦，而沒於醫林耳。然其書在則其人在也，麻痘科如《活幼心法》者，千百年以前，無人有其卓見，千百年以後無人越其範圍，吾故曰以聶氏爲正，當不妄爾。

《幼幼集・治痘詳說・論大痘水痘斑疹分別》　發熱後三五日之間，紅點出水疱，水疱成膿疱，膿疱結痂，乾靨脫落者，總謂之痘，此則胎毒之所發也。其或隱隱見於皮膚之間，不發胖，不膿不痂者，謂之癮疹。一見紅色，出而復沒，沒而復見者，謂之膚疹，北人謂騷疹。遍身紅瘢，如蚊蚤所咬，如錦紋雲霞者，謂之斑疹，吳人謂爲疹，越人謂爲瘖。其或初紅點有類痘瘡，不三日而灌水灌漿，顏色紅潤，方見漿而即焦者，謂之水痘。世人有以水痘悞認爲正痘者，或有醫人奉承病家，妄言水痘內帶過幾粒大痘者。殊不知大痘之毒，五臟之毒，毒之重者也，出不易長，長不易漿，漿不易收。水痘之毒，毒之輕者也，出即生清漿，漿滿即破，皮破即乾結痂。間有家人不忌表藥，妄食毒發之物，以致水痘潰膿成瘡作麻點者，又不可不辨也。且大痘毒重，水痘毒輕，重病兼輕病，容或有之，豈有患輕病而帶過重病者耶。以上諸證，乃脾肺經蓄熱，或外感風熱，或傷食積熱，或驚後、傷寒後乘間而發，不可盡歸於胎毒也。方書內皆謂，痘瘡色赤而小者屬心，色白而大者屬肺，色青而小者屬肝，色黃赤而淺者屬脾。又有陳氏三穢毒之說，皆以意逆之而云然耳。予何人斯，而敢妄爲議論耶？醫者能審表裏，察虛實，別寒熱而施治焉，自無夭枉之患矣。

天花分部

綜　述

《幼科全書・原痘賦》　痘本胎毒，號曰天瘡。傳染由於外感，輕重視夫內傷。初起太陽，壬水克乎丙火；後歸陽明，血水化爲膿漿。所喜者紅活滋潤，可畏者黑陷乾黃。勢若燒眉，變如反掌。皮膚臭爛，血氣狼猖。若救焚兮徙薪，何如焦額；似拯溺兮落井，不及寬裳。原夫一元肇化，二氣成祥。慾火動而妄作，胎火熾而流殃。啼聲驟發，穢毒深藏。命門養虎，胞戶收鉗。特四時之疫癘，動五臟之皮囊。營氣逆於肉理，惡血發於膀胱。二火相扇，四大成瘡。毒之輕者發則微，貴乎調養；毒之重者發則甚，急於隄防。至若運氣推遷，有干勝負升降；時令乖異，無非寒熱溫涼。苟陰陽之逆理，爲氣候之反常。五行鬱而災見，九曜窒而變張。癘氣流行，不論郡邑鄉黨；惡毒傳染，豈分黎庶侯王。此則辨形於診，貴在能製其方。先事解散兮，十全八九；臨時區處兮，算爲尋常。大抵氣運先歲，瘡疹屬陽。春夏爲順兮，樂其生長；秋冬爲逆兮，惡其收藏。暴寒兮，恐邪毒之鬱遏；暴熱兮，慮腠理之

開張。膿泡春而莫療；黑陷夏而爲殃。秋斑慮惡，冬疹非祥。此逆四時之令，休誇三世之方。知其凶而治之，自求怨謗；明其吉而往也，得號賢良。且如證候殊形，臟腑異狀。肝主淚而水泡，肺主涕而膿漿。心斑紅艷，脾疹赤黃。惟腎經之有病，爲變黑而可防。所以觀其外證，因而知其內臟。呵欠煩悶兮，肝木之因；咳嗽嚏噴兮，肺金之象。手足梢冷而昏睡兮，脾困於中央；面目帶赤而驚悸兮，心火炎於膈上。耳尻屬腎，溫暖如常。二處灼熱兮，下極火炎而必斃；四肢厥冷兮，中州土敗而須亡。先分部位，次察災祥。陽明布於面中，太陽形於頭上。心肺居胸膈之內，肝膽主脅肋之傍。手足司乎脾胃，腰背統乎膀胱。外證分明，用心想像。泄瀉者邪盛於下，嘔吐者邪盛於上。氣逆而腹痛隱隱，毒甚而腰痛惶惶。心熱甚而驚搐，胃邪實而顛狂。口燥咽乾，肺受火邪而液竭；屎硬溺濇，腎因火旺而精亡。氣弱食少者，不任其毒；神強能食者，不失其常。欲決重輕，但觀發熱；如占順逆，須認其瘡。毒甚兮身如炎火，熱微兮體或清涼。因寒熱之來往，定徵兆之凶祥。數番施出兮，春回寒谷；一齊湧出兮，火裂崑岡。蚊跡蚤斑，刻期而登鬼錄；蛇皮蠶殼，引日而返泉鄉。不喜朱紅，更嫌灰白；最宜蒼蠟，切忌紫黃。常要明潤兮，恐薄嫩之易破；不宜乾枯兮，又搔癢之難當。惡候形現，上工審詳。面頰稀而磊落，清安可保；胸膈密而連串，凶吉難量。頂要尖圓，不宜平陷；漿宜飽滿，切忌空洋。顏色喜老而愁嫩，皮膚愛糙而怕光。焰起根窩，終妨癢塌；丹浮皮肉，必主禍殃。頭面預腫兮三陽亢甚，手足發厥兮五臟摧傷。瘡堆喉舌，毒纏頸項。咽喉痛而呼吸則難，飲食少而吞吐則噎。此天命之安排，豈人力之倚仗。煩躁悶亂兮，七神離散；譫妄眩冒兮，五毒猖狂。鼓頷戰慄兮肺敗，咬牙口噤兮腎強。渴不住兮焦膈，瀉不止兮滑腸。失聲兮咽爛，吼氣兮腹脹。晝夜抓搔兮，將營氣之外脫；飲食斷絕兮，必胃氣之中傷。腫忽消而毒歸於內，色變黑而疔起於瘡。食穀則噦兮，在人之夭壽；飲食則噴兮，較醫之短長。輕重反復，調理乖張。輕變重而可畏，重變輕而莫慌。風寒素謹，飲食如常。出入禁乎男女，蓋覆適其溫涼。內無妄動，治不乖方。此則變輕之候，實爲保命之良。若常犯乎禁忌，或誤服乎丸湯。徒自肆乎房室，不知順乎陰陽。外感不正之氣，內傷不時之糧。平人且病，患者何當！是以順則逆而逆則險，宜乎輕者重而重者亡。發自肺經，相連脾臟。氣熱味辛，燥金受剋；形寒飲冷，華蓋先傷。浩飲則水來侮土而成瀉利，過食則脾不消穀而作痞脹。皮毛虧損，肌肉羸尪。起發遲而不能胖壯，故醫緩而反作膿瘡。輕則延綿於時日，重則泣送於郊邙。何愚夫之不曉，致生命之早亡。不信醫而禱諸神鬼，枉殺牲而號乎穹蒼。藥貴中病，醫不執方。喜行溫補者，動稱乎文仲；專用涼解者，祖述乎仲陽。孰知因人而治，毋虛虛，毋實實；相時而行，必遠熱，必遠涼。正氣爲先，戒開門而延寇；解毒爲急，休視虎以如狼。首尾不宜汗下兮，治之要略；緩急各有權宜兮，法之經常。執其繩墨者，如守株之待兔；惑於方書者，似多歧之亡羊。且如紅紫斑腫兮，涼血爲上；灰白平陷兮，補氣最良。出不快兮，則表實而發散可用；便或秘兮，則裏實而疏利何妨。毒不能以速解，毒盛者令微汗之發越；熱不可以盡除，熱劇者使小便之清長。三陰盛而多寒兮，必投辛熱；三陽數而多熱兮，無過苦涼。安可惡寒而喜熱，莫執貴陰而賤陽。是故補氣者參芪白朮，養血者歸芍地黃。發散表邪，輕柴葛而重官桂；疏通裏實，微枳殼而甚大黃。解毒兮連芩梔子，快斑兮牛蒡荊防。連翹瘡中之要領；甘草藥中之君王。咽痛求諸甘梗，頭腫取夫荊防。木通利其小水，人屎救其黑瘡。氣逆兮青皮陳皮，胃寒兮丁香木香。泄瀉莫如訶蔻，嘔吐無過橘薑。麥冬乾葛而止渴，厚朴腹皮而治脹。五味杏仁，傷風者以之定喘；山楂枳實，善食者用之消糧。良工司命，推惻隱之仁心；神物效靈，起沉疴於反掌。諸凡藥味，各有主張。春夏桂枝而少服，秋冬連芩而莫嘗。瘡若乾枯，白朮非其所益；色如紅艷，黃芪豈其攸良。裏虛少食兮，勿投枳實；表實多毒兮，休使生薑。汗自出兮用乾葛重虛其表；溲自數兮加木通再虧其陽。泄瀉酸臭兮，訶蔻不可以遽止；嘔吐清冷兮，連梔安得以作湯。凡用芩連，必須炒製；如加丁桂，必假寒涼。應制伏而不誅其過，得平和而保壽無疆。大勢若平，餘邪須講。毒氣流肝兮雙睛生翳，火邪入脾兮四肢成瘍。口內生瘡兮爛齦破舌，腹中作痢兮腐胃敗腸。皮膚嫩而洗浴太蚤，因添餘熱；臟腑虛而肥甘太過，遂至內傷。若中風寒，多爲咳嗽；無時撏抓，即灌蝕瘡。既多異證，必有奇方。望月砂退翳有準，穿山甲排毒無雙。枳實麵芽山楂子，消宿食而剋化；大黃柴葛地骨皮，解餘熱以清涼。咳嗽以款冬杏仁，痢疾以黃連木香。苦參主乎熱毒，溺白治其疳瘡。用之合宜，工可謂良。嗟夫！罹此證候，勢非尋常，外纏皮肉，內連腑臟。換改形容，如蛇蛻皮龍蛻骨；淋瀝膿血，若蚓在灰鱔在湯。軒岐置而未言，秦漢棄而無方。古無其疾，或云起於

建武；今有是證，相傳得於南陽。拘於日數者，不知重輕之病；執其偏見者，罔察虛實之當。本溫再熱，已寒又涼。徒膠固而不變，反赤子而見殃。泄骨髓之眞詮，非子孫而莫示；授肺腑之秘的，牢記誦而莫忘。

《幼科全書·西江月》 痘瘡毒從何起，母胎火毒流傳。生來穢物下咽喉，藏在命門裏面。一旦天行時氣，感令相火熬煎。毒從骨髓見皮間，彼此一般傳染。

五臟各般形證，認時須要分明。往來潮熱睡脾經，呵欠煩悶肝證。咳嗽噴嚏屬肺，面紅驚悸屬心。惟腎清淨忌邪侵，手足耳尻俱冷。

五臟各有一證，其間治法難同。肝爲水疱肺爲膿，大小瘡形異種。脾證發爲疹子，心經見作斑紅。腎爲黑陷病多凶，縱有靈丹何用。

痘疹須明順逆，天時人事相隨。大都陽火是根基，若遇陰寒不喜。春夏順而多吉，秋冬逆以何疑？如逢稠密必凶危，稀少爲輕治易。

治法如今不定，清涼溫補分明。各持一見論紛紛，俱曰予爲神聖。解毒喜行涼瀉，補中愛使辛溫。不明時令與元神，枉自捕風捉影。

假使天時煊熱，辛溫助火爲殃。嚴寒涼解雪加霜，病者如何抵當？勇實再行溫補，羸虛又使寒涼。虛虛實實伐元陽，好似隔韡爬癢。

看取時行疫癘，天時熱氣炎炎。精神壯健又能餐，解毒清涼甚便。若是寒凝太甚，虛羸吐瀉連綿。此宜溫補法爲先，又在醫人活變。

痘疹要知輕重，吉凶順逆精通。毒輕瘡少順家風，湯藥不宜妄用。痘密毒重爲逆，皮膚寸寸成膿。此般形證例多凶，仔細扶持休縱。

輕者三四次出，頭面胸背稀疏。小便清利大便稠，飲食如常充足。重者遍身齊出，狀如麻子麥麩。咽痛泄瀉悶啾啾，飲食不思可惡。

輕者不須服藥，重者凶吉難明。出時紅點如蠶蚊，密似針頭血浸。頭面預先浮腫，皮膚黑爛黃昏。四肢逆冷啞無聲，悶亂爲凶死證。

多有先輕後重，只因觸犯風寒。房事不避臭腥傳，縱口只思生冷。閒雜人帶穢物，諸般禽獸腥羶。庸醫淺術誤湯丸，致使痘瘡改變。

重者變輕何以，常常和暖衣裳。房中緊密少人行，飲食如常添進。不曾誤投湯藥，亦未妄啖酸辛。此爲人事奪天靈，安可歸乎有命。

要識痘瘡死證，無過五證分明。紫黑喘渴悶何寧，癢塌咬牙寒噤。灰白頂陷腹脹，皮嫩易破成坑。泄瀉氣促見鬼神，聲啞頭溫足冷。

既識五般死證，其間吉病如何？瘡頂飽滿作膿窠，任是揩摩不破。四畔根兒紅活，安眠靜睡平和。光壯收靨不蹉跎，管取痘證勿藥。

黑陷乾枯腎敗，咬牙寒戰肝傷。失聲氣喘肺郎當，泄瀉脾虛腹脹。癢塌悶亂心死，狂言見鬼神亡。嫩皮易破氣無陽，便血陰崩模樣。

首尾不宜汗下，汗時腠理開張。風寒易入透斑瘡，收靨不齊火旺。誤下必害脾胃，無事自取內傷。泄瀉黑陷必傾亡，枉使神魂飄蕩。

大抵痘瘡未出，先須升葛參蘇。如斯不出汗令疏，紅點見時藥阻。大便若還閉結，輕輕四順相扶。假饒自利莫糊塗，只與閻王掌簿。

治痘無過二法，補中解毒兼行。補中參朮草芪苓，枳實山楂有應。解毒芩連梔柏，連翹枳實防荆。歸芎養血妙如神，加減消詳前定。

氣血要分虛實，但與痘色中求。紅焮紫腫血實由，四物內加消毒。灰白中陷氣弱，四君子是良謀。略加解毒藥相扶，莫使丁香桂附。

但見痘瘡初出，如逢熱甚昏沉。解毒發散藥先行，莫教臨渴掘井。桔梗升麻乾葛，連翹甘草黃芩。牛蒡梔子木通荆，蟬蛻防風作引。

若是如常潮熱，只須乾葛升麻。芩連甘草赤芍加，枳實連翹無價。或用參蘇飲子，青皮木香內加。煎來一服勝靈砂，痘見表疏才罷。

初出若生驚搐，急將導赤疏通。木通甘草與防風，生地黃連同用。再加辰砂調服，須臾救醒朦朧。此方端的有神功，管取百發百中。

壯熱不曾出見，大便閉結難通。顛狂唇裂眼珠紅，此證凶危堪痛。急與芩連梔柏，大黃酒炒疏通。連翹枳實與木通，貫仲射干俱用。

自此出而稠密，認他虛實調醫。虛家泄瀉色如灰，大補煨薑堪取。若是腫焮紅綻，芩連梔柏芎歸。升葛翹蒡桔甘奇，此個眞機秘的。

色似塗朱滿面，身如蚊蚤傷痕。不消三日喪黃泉，切莫再行丸散。若彼爺娘強勒，要伊死裏求生。但將四物入連芩，翹枳梔甘桔梗。

灰白不能起發，又加泄瀉頻仍。溫中丸散不宜停，急急扶危濟困。當歸黃芪白朮，乾薑甘草人參。木香訶子及青陳，官桂丁香靈應。

毒甚常生咽痛，可憐飲食難嚐。射干甘梗與牛蒡，連翹升麻穩當。若是痘堆頸項，此名鎖膈恓惶。一朝惆悵命將亡，變作咽啞水嗆。

發起狀如蠶殼，乾枯不見水漿。此名血竭毒歸臟，不治必然命喪。當歸地黃養血，參芪甘草溫良，連翹牛蒡與木香，青皮桔梗發旺。

發起常常檢視，須防黑陷來攻。若見黑陷現其中，藥點許多妙用。菟豆七粒燒過，亂髮火煅和同。珍珠水浸胭脂紅，針破搽時脹腫。

藥點轉加黑陷，喪門弔客匆匆。百祥牛李及宣風，總是脫空賣弄。不如人貓豬屎，各燒存性和同。木香湯引妙無窮，萬兩黃金何用。

起發若生搔癢，此與癢塌差殊。傷風身癢正相宜，血蟲瘡窠不愈。宜用疏風涼血，荊防翹實歸芎。生地乾葛木通宜，竹葉引煎癢住。

大抵痘宜脹痛，若加虛癢顛連。只因飲食冷邪干，心火剋而悶亂。外用茵陳艾炷，內服參朮調元。若還癢住便回生，又怕抓傷正面。

何以正面怕癢，內含五臟精華。假如破損實堪嗟，氣散魂飛魄罷。尤忌先傷正額，心經火帶虛邪。幾番試驗不參差，教與兒孫休錯。

相火居於正額，出現胖醫休先。果然額上露其端，記取決依死斷。最喜兩頤口鼻，始終都在其間。任從稠密勢纏綿，到底終無傾險。

起發成漿欲醫，忽然泄瀉來攻。此時脾胃不宜空，變出百端可痛。多是內傷飲食，只求藥有神功。若還腫消泄淋膿，父母爬坑泣送。

先用人參白朮，黃芪甘草乾薑。茯苓訶子及木香，大劑切來溫養。不效次求豆蔻，木香陳氏良方。三番只有異功良，此是盡頭模樣。

記取成漿時候，最防穢物風寒。大黃蒼朮共燒煙，可解一切穢厭。內服調元飲子，黃芪甘草人參。當歸蒼朮酒芩連，莫犯荊防發散。

得到漿成痘熱，依時都要成痂。若還腐爛臭腥加，此是表虛堪訝。急進參芪桂朮，荊防蒼葛升麻。連翹枳實密蒙花，休得弄眞成假。

若是痘瘡潰爛，皮破血膿淋漓。內服參朮歸芪，枳實連翹官桂。外用多年敗草，曬乾切細成灰。展來席上任施爲，最解火邪毒氣。

痘熱不能收醫，反將破損成瘡。一時焦痛甚難當，請問如何度量？但取甘草滑石，辰州眞粉清涼。蜜調塗上便安康，此法不留書上。

有等痘瘡正氣，緣何日久難收？請君仔細問根由，不可臨時差誤。或是曾傷冷水，或因便結熱留。此般治法各追求，不枉秘傳肺腑。

果是曾傷冷水，濕傷脾胃中虛。脾主肌肉待何如？怪的血膿流注。可用參芪蒼白，青皮甘茯無拘。丁香薑桂照方書，救裏收表妙處。

於是大便秘結，三朝一七未通。此爲熱氣內蒸烘，因此毒難開縱。內服歸黃麻子，大黃略用相攻。再行膽導妙無窮，管取痂成去壅。

收後許多餘證，醫人各要分明。毒流肝臟目生疔，翳障瞳人隱隱。毒流脾肺壅腫，責歸手足太陰。內傷外感一時辰，變作百般怪證。

兩目忽然腫痛，痘家毒入肝經。輕爲浮翳掩瞳人，重則終身廢病。去翳菊花蟬蛻，密蒙蒺藜穀精。各爲細末共和勻，別用豬肝作引。

癰毒發於肢節，常常膿水不乾。不知調理早求安，廢疾終身貽患。內服千金托裏，外塗萬病金丹。排膿長肉未爲難，任是千金勿換。

痘後不宜澡洗，瘡斑皮嫩易傷。不知禁忌受寒涼，遍體熱生痛僵。此因傷寒勞後，不用官桂麻黃。只消九味羌活湯，又以補中調養。

痘後或傷飲食，致令腹痛難禁。不宜轉下損脾經，消導方爲對證。白朮人參枳實，黃連麵麥青陳。山楂白茯與砂仁，積化腹疼俱定。

痘爛不齊收醫，正面灌痛流膿。急防兩目毒來攻，解毒清涼好用。酒炒芩連梔柏，連翹蟬蛻木通。升麻蒡子苦參同，研細酒丸湯送。

大凡痘瘡一證，名爲百歲聖瘡。如龍退骨換心腸，又似蟬蛻殼樣。出現光壯收醫，落痂顏色相當。不宜黑色在中央，犯著實爲魔障。

痘瘡終始日子，難以定日爲言。俗人不解妙中元，專把日期來算。人有虛實勇怯，毒分疏密淺深。密深虛怯定延綿，勇實淺疏日短。

痘瘡苦難捉摸，假如用藥如何？常行參朮芎歸多，甘草黃芪白芍。枳殼木通黏子，連翹桔梗相和。青皮木香茯苓訶，調理陰陽不錯。

痘瘡若見血證，或從口鼻長流。從口出者勢多凶，從鼻出者可救。藥用當歸芍藥，川芎生地升麻。薑炒黃連入內加，服吃血止不怕。

大便若下血餅，痘色灰黑其形。六脈浮洪氣紛紛，定是臟腑熱蘊。白朮豬苓澤瀉，更兼肉桂赤苓。生地加入內中存，一服血止爲幸。

痘瘡雖已泛漲，若見膿不貫充。此爲氣血內虛空，大補湯宜急用。當歸川芎白芍，地黃人參相同。肉桂白朮茯苓從，甘草黃芪炙用。

出痘要知凶吉，須將部位消詳。如從腮頰及承漿，口耳鼻邊先放。此者當爲吉論，其他正額堪防。天庭方廣兩眉眶，切忌如丹模樣。

《幼科全書・治痘節要總論》 痘疹源流，諸書已詳。或謂方母懷胎之時，不肯禁口，恣食辛酸煎炒而成者；或謂父母交姤之時，淫火熾盛，流注於胞而成者。論雖不同，大抵同歸於胎毒。但視其瘡有稠稀，則知其毒有淺深。毒淺瘡本稀者，不必服藥；若不知禁，誤服湯丸，漸次變成重證者有之。

毒深瘡勢稠密者，臨機應變，因時制宜，必使元氣得實，毒氣得退而後已。苟病家縱意以違工，醫者隱忍而冀癒，漸成死證，不可爲者有之。又有廛市村落相傳染者，輕則俱輕，重則俱重，此係天行疫癘，豈可概謂胎毒哉？凡遇此等，必先立其年以定其氣，次視其人虛實以審其治，要在於解表、和中、解毒而已。

痘疹治法，久無定論。喜行溫補者，不問其人壯實，概行丁、桂、薑、附之屬，以致皮肉潰爛，咽瘡目昧，傳諸惡毒不可治者多矣。喜行涼瀉者，不問其人虛弱，概行芩、連、梔、柏之屬，以致脾胃損傷，嘔吐泄瀉，不食癈塌而死者有矣。予深痛之，故立治法，先定歲年，次察色脈，以審病勢。如果天令嚴凝，形體虛痿，六脈微弱，或曾經大病而未愈，或初起而吐瀉之交作，此當從虛而治，宜行溫補，使正氣勝而邪氣退也。如果天時煊熱，形體壯盛，六脈洪數，飲食如常，大小便閉，此當從實而治，宜行清涼解毒之法，使邪氣無留滯之處，以爲正氣之賊也。今分別門類，收集歌括，詳裁方藥。其命方也，以預防、通解、托裏、化毒、快斑、和氣、復元，其實不出古方，庶臨病之醫擇而取之，因病得方，合宜用藥，以收十全之功，非敢謂得魚而忘筌也。

《幼科全書・治痘總括》　痘疹原因胎毒成，發生須是待天行。如逢疫癘時行候，預解湯丸總有靈。

痘疹之病，皆由父母胎毒，蓄於命門之中。命門者，右腎相火也，爲人身生化之本。或遇冬溫陽氣暴泄，人則感之，能動相火，至春夏生長之時，其毒即發，傳染相似，是謂天行疫癘也。未出痘疹者，但覺冬溫，或天時不正，鄉邑痘瘡盛發，此天時之正令也。欲預防者，宜先解毒，如辰砂散、三豆湯，或只用代天宣化丸頻頻與之，使瘡易出易靨，無平陷留連之患也。如脾胃素弱者，更宜調其胃氣。此藥只宜服於未出之先，若既出之後，當隨證而治之。

《幼科全書・預占痘疹輕重》　預知痘疹吉凶機，氣色俱於面部推。年上山根爲緊要，紅光吉兆暗凶危。

凡痘疹未出之先，欲知吉凶輕重者，但於面部推之：其色紅黃明潤者吉，暗黑者凶。相法以山根管命宮，年上管疾厄，故此二處爲緊要也。

《幼科全書・首尾皆宜汗下》　首尾汗下固非宜，能通時變在良醫。虛實不分徒執一，罔知寒熱亂施爲。首尾不可汗下，此特言平順之證。若遇風寒外襲，應出不出，則汗劑亦可用也。如大便連日不行，煩悶狂躁，下劑亦可用也。但能消息虛實，與時權衡，斯稱良醫。

《幼科全書・通利大小便》　治終清利自調佳，便溺多艱事可嗟。腹脹喘呼多冷滯，急行疏導解留邪。

此可利則利者也。大抵痘瘡首尾小便長，大便潤者爲順。若小便閉塞，急宜利小便，八正散主之；大便閉二五日不行，宜利其大便，通幽湯、三黃丸主之。

《幼科全書・脈候》　痘疹脈候宜和平，胃氣開中最要清。弦急浮洪爲太過，微遲短濇是虛因。

人以胃氣爲主，所謂弦不弦，石不石，太過爲實，不及爲虛，最宜詳看。

《幼科全書・不可汗下》　痘疹傷寒證一般，上醫臨證細詳看。莫將汗下輕相試，疏表和中併快斑。

痘疹發熱，與傷寒相似，但傷寒只見一經形證，若痘瘡五臟之證皆見。如呵欠煩悶，肝證也；乍冷乍熱，手足梢冷，多睡，脾證也；面燥腮赤，噴嚏咳嗽，肺證也；尻冷耳涼，腎之平證也。已上諸證，獨見多者，即主其臟之毒特甚，治之者要識此意。如肝證多用川芎、梔子仁、青皮之屬；肺證多用黃芩、知母、地骨皮之屬；心證多用黃連、木通之屬；脾證多用防風、甘草之屬。惟腎不可有證，如耳熱尻熱則邪在於腎，用黃柏、木通、茯苓、豬苓之屬。此其大略也。臨期應運，存乎其人。凡痘疹未出，疑似之間，不可妄用汗下之藥。蓋痘疹首尾不可汗下，汗則虛其表而難成就，下則虛其裏而易倒陷。古人戒汗下，衛生嚴矣。大抵治痘，不過疏表、和中、解毒而已。疏表如防風、荊芥、升麻、葛根之類；和中如人參、白朮、當歸、川芎、陳皮、甘草之類；解毒如酒芩、黃連、牛蒡、連翹之類。古人謂如庖人蒸籠之法，但欲其鬆者，正此之謂也。

《幼科全書・不除熱》　痘疹爲陽待熱成，徵之發熱始和平。假如大熱身如火，解毒常令小便清。

凡痘疹屬陽，非熱不能成就，故治痘疹者，不可盡除其熱。如熱太甚，毒未發盡，只解其毒利小便，加味連翹升麻湯主之，兼服牛黃丸。

《幼科全書・不可妄補》　痘疹皆言要補脾，補中有害少人知。虛虛實實

休輕易，審證施方貴合宜。

痘疹始終以補脾胃爲主，若飲食如常，臟腑充實，此脾胃本強，不須服藥。今人不論虛實，概以四君子湯，愈增煩熱躁悶昏亂，貽害匪輕。大抵不能食，常泄瀉，瘡灰白者，此氣虛也，四君子湯主之；能食大便閉，瘡燉腫者，此血熱也，四物湯主之。

《幼科全書·可表》 表解升麻湯最良，紅斑須現飲何妨。時師膠柱無通變，一見紅斑不可當。

時師治痘疹者，方其發熱，但知用葛根湯，一見紅斑，便禁用葛根湯，此膠柱鼓瑟之流，不能清濁相濟而合羽商也。或曰：醫者意也，藥不執方，合宜即用。如瘡見熱除，此表裏無邪，不須服藥，所以不可再服葛根湯。若瘡已見，熱盛不退，此毒深於裏，尚恐葛根湯力少不足以勝之，豈可止而不飲乎？凡痘疹發熱，初用解表之劑，要在審證用藥，不可草草，詳見此門之下，庶不重述。但附葛根湯加減之例於後，臨時看病之大小，擇而用之可也。

《幼科全書·四時施治》 治痘先須審四時，風寒暑濕亦同推。莫教異氣來相觸，方泄乾坤造化機。

大凡養生之道，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故春病者治在肝，夏病治在心，秋病治肺，冬病治腎，不可逆也。治痘之醫，切須識此，勿使有誤。如天時有飄風暴雨，酷暑嚴寒，常要謹其帷帳，適其寒溫，故寒則蓋覆欲厚，熱則居處欲清。苟偏熱則血氣醞釀而瘡易腐爛，偏寒則血氣凝濇而瘡難起發，一有觸犯，則輕者變重，立生異證。如暴風連日，則有傷風之證，桂枝葛根湯主之；若嚴寒凜烈，則有寒病，正氣散主之；若酷暑熏蒸，則有熱病，人參白虎湯主之；久雨濕淫，則有濕病，胃苓湯主之。要在適中，無犯正氣。

《幼科全書·發熱》 痘疹未形先發熱，吉凶輕重如何說。熱輕毒淺吉堪期，熱重毒深凶可決。

凡發熱乍進乍退者其痘必稀，熱少者其痘亦稀，蓋熱淺則毒輕故也。若燔燔發熱，或蒸蒸發熱，煩躁昏眩者，其痘必盛，蓋毒深則熱甚也。宜發表解毒托裏，加味葛根湯主之。

《幼科全書·發熱不出》 發熱綿綿不見形，其中凶吉事難明。解肌托裏須斟酌，施治詳分外內因。

熱三朝便出者，此常期也。如過四五日不出者，熱勢綿綿，無有休歇，吉凶之兆，未可卜也。急與解毒托裏，分外內因而治之。疏者吉，密者凶。如勞苦之人，皮膚粗厚，腠理閉密，及外感風寒，其痘被外邪所遏而不易出，此外因也，麻黃解表湯。如內虛吐瀉，毒氣內陷而不出；及傷飲食陳積腸胃之間，而毒合併，鬱而不出者，此內因也。內虛托裏十補散，內實則枳實導滯散主之。

《幼科全書·渴》 發熱而渴熱在裏，切忌生冷及冰水。生津解毒口中和，小渴任之而已矣。

凡發熱作渴，此毒火內蒸，消鑠津液，故口乾而渴也。微渴者，頻以炒米湯飲之。切不可以冷水、紅柿、甘梨、西瓜等物，反傷胃氣，必有後災；亦不可以薑椒湯飲之，恐助瘡而成他變也。渴甚不止者，人參麥門主之。如吐瀉不止而更作渴者，此脾胃虛弱也，參苓白朮散主之。

《幼科全書·腹痛》 發熱腹中急痛時，毒攻於內不須疑。大便鞕結須當下，莫待臨危悔卻遲。

訣曰：發熱腹中痛，斑瘡腹內攻。發多防不透，發少更防癰。言痘疹腹痛者，乃惡候也。凡痘疹發熱，但覺腹痛，即當托裏解毒，俾毒得散，不可逡巡以致後艱也。若能飲食，大便如常，腹痛者，化毒湯主之；大便鞕結，煩躁作渴，腹痛者，三黃解毒湯主之；泄瀉腹痛者，建中托裏湯主之。

《幼科全書·腰痛》 發熱腰疼毒氣深，人或病此或惺惺。人參敗毒眞奇絕，病減瘡稀免殞傾。

凡痘疹發熱腰痛者，最惡，治之宜蚤也。但覺腰微痛者，即與人參敗毒散。如痛止者吉，不止者凶。

《幼科全書·發搐》 若遇痘疹時發搐，須知病屬於肝木。木能勝土又歸心，風火相爭脾不足。

凡痘發熱有驚搐者，以導赤散加辰砂末服之。此驚痘，甚好，以驚搐發於四肢也。如痘應出不出，驚搐不止，以瀉青導赤散主之。如不作搐，但心煩啼哭者，以麥門冬導赤散主之；如瘡已收靨，餘熱不退而發搐者，此慢驚之類也，多致不治。但父母不忍坐視，責而治之，以寧神湯、抱龍丸合而治之，輕者可愈。

《幼科全書·吐利》 發熱之時吐利頻，不須驟止毒攻身。久而不止瘡形

見，方可調中養胃純。

凡痘發熱，有嘔吐者，有泄瀉者，有吐瀉並作者，不可驟止，令毒氣上下得出也。但痘見形，吐瀉即止者，吉兆也。如久不止，先用理中湯和之；瀉仍不止者，以豆蔻丸治之。吐瀉既止之後，更以調中湯服之，使脾胃氣實，其瘡易壯易醫。

《幼科全書·譫語》 譫語狂言見鬼神，皆緣熱毒亂天君。辰砂導赤安魂魄，莫聽巫師誤世人。

凡痘發熱，妄有所見而譫語者，或昏昏好睡，夢中言語喃喃者，或狂妄欲走，循衣摸牀者，皆毒氣內攻，神識不清故也，急用鎮神解毒之藥，辰砂導赤湯主之。人事清爽，神彩復舊者吉；若連綿不止，則魂魄將離之兆也。

《幼科全書·四肢厥冷》 遍身有熱四肢寒，脾胃俱虛仔細看。急用補中併益氣，仍前厥冷治應難。

凡痘遍身皆熱，獨耳尻一處宜涼，所以痘疹之證，頭宜涼，手足宜溫。如手足發冷者，此脾胃虛弱也，可用補中益氣湯治之。服後手足和暖者生，厥逆不退者死。

《幼科全書·失血》 熱毒熏蒸血妄行，此名惡候令人驚。一身出血俱難治，鼻衄須知病稍輕。

凡人身之血不可妄行，痘疹之火熏灼於內，迫血妄行，隨火而動，或從口出、鼻出、大小便出，皆死證也。但鼻出者或有可治之理，元參解毒湯主之。痘疹潰爛不能收效，出血不止者，多不可治。

《幼科全書·口舌生瘡》 晝夜發熱渾不歇，口舌生瘡唇破裂。咽喉塞痛食難嚥，解毒黃連併甘桔。

凡痘未出之時，一向熱不退，晝夜煩躁，口舌生瘡，唇破喉痛者，此毒火內蒸，其熱誠急，治之不可緩也，急用黃連解毒湯合甘桔湯治之。不已者勿治。

《幼科全書·多汗》 發熱身汗不須疑，腠理疏通痘發稀。但恐汗多陽氣弱，調元端的有神奇。

凡痘發熱自汗者，此不必治，腠理疏通，毒氣越泄，無鬱遏也。所以古人謂庖人蒸籠之法，但欲其鬆者，正此意也。如恐出汗太過，胃氣反陷，痘不能成就，治法以調元湯主之。

《幼科全書·發戰》 寒熱時時且戰兢，表虛邪與正相爭。但將柴葛加官桂，入口能令大勢平。

痘瘡所懼者，寒戰也。如發熱之時，增寒壯熱，其身振振戰動者，其人表氣素虛，瘡毒欲出不出，留連於腠理之間，邪正相爭，故振振如戰慄之狀，治法以柴胡加桂枝湯主之。

《幼科全書·能食不能食》 始終能食最爲良，平日其人脾胃強。食少即防中氣弱，滲流引日變瘡瘍。

始終能食，其人脾胃素強，自然血氣充實，易出易醫。如平日能食，一旦食減者，即問其人咽痛否，或傷於飲食，依法治之。咽痛者，加味甘桔湯；傷食者，桔皮湯。如無上證，只食少者，此脾胃氣弱，不能消食，以參苓白朮散治之。

《幼科全書·煩躁》 痘瘡安靜號和平，表裏無邪患自寧。煩躁忽然宜細審，癢虛痛實熱呻吟。

凡痘疹以安靜爲貴，此表裏無邪，不必服藥。但有煩躁者，必毒氣壅塞，併表裏不寧，宜審視之。如搔爬不停者，瘡癢也，起卧不寧者，裏熱也，呻吟者，痛也，非折肱之妙手，焉能識其病而藥之哉？

《幼科全書·見形》 發熱三朝痘出稀，此爲吉兆不須疑。先期毒盛渾無制，過此多因氣血虛。

凡痘疹發熱，三日而出，此常期也。依期而出稀者，不須服藥。如不及期，發熱一二日即出者，此毒氣太甚，冲擊榮衛，一齊湧出，無所制伏，大凶之象也。必欲治之，不過解毒輕軟托裏，使無陷伏，消毒快斑湯主之。如過期至四五日始出者，氣血本虛，不能戰毒，使之即出，當補中托裏發表，增損八物湯主之。

《幼科全書·出形遲》 瘡出遲遲有數般，皮膚閉塞屬風寒。裏虛吐瀉宜分治，癰毒三焦治卻難。

痘疹出自有常期，如應出不出，責而治之。苟外感風寒，皮膚閉塞，不能即出，其證頭痛身熱及痛無汗，喜蓋衣服，偎倚懷中，此惡風寒之象也，當與發散之，用加減參蘇飲。若曾吐瀉多，當溫其裏，裏虛不能快出故也，用加減調中湯主之。如發熱，煩躁狂妄，大渴唇燥，其毒氣壅併，流而不泄，上焦主頭面至胸，中焦主胸至臍，下焦主臍至足，毒火蘊於三焦，營衛不行，

上下不通而死矣。

《幼科全書·應出不出》 應出不出是如何？發表奇方效驗多。腹脹便堅煩悶苦，消斑承氣救沉疴。

凡痘應出不出，或外感風寒，或內虛吐瀉，治各不同。如前參蘇飲、葛根湯，敗毒散，調中湯，皆奇方也。若熱甚，腹脹氣粗，煩渴悶亂，大便閉結者，此毒火內蓄，宜急解之，用消斑承氣湯。

《幼科全書·瘡出熱未退》 瘡出熱退毒已盡，熱還不退毒還甚。纍纍常出無定期，外邊最怕乖形證。

痘瘡之熱，毒火所致也。未出之時，其毒在裏，煎熬氣血，熏蒸營衛，故熱發於外。及其見形，則毒泄而熱解，所以瘡疹出而熱退者，其毒本輕，瘡勢亦稀。若痘既出，熱還不減，此毒積於中，其熱方盛，未可言其爲輕也。當急解之，用解肌化斑湯，服後其熱漸退者可言輕。熱更不退，其瘡纍纍旋出於空痘之間，始疏而終密，如此者，最怕生出他證，或煩渴，或狂妄，或泄瀉，或腹脹，或搔癢，或寒顫咬牙，或失聲，或錯喉，或乾嘔，或黑陷，或喘促，諸如此類，皆不可治而死。

《幼科全書·觀瘡出處定凶吉》 出現先於面部中，其間凶吉妙難通。繞唇頰頰方爲吉，額上眉間定是凶。

人之面部，左頰屬肝木，右頰屬肺金，額屬心火，頰屬腎水，鼻屬脾土。又正額者太陽脈之所會，頰者陽明脈之所經，兩耳傍少陽脈之所過。痘爲陽毒，故隨陽先見於面。但陽明者，胃與大腸也，積陳受污，氣血俱多，先於其位出現者吉。若太陽則水火交戰之位，少陽則木火相戰之宮，於其位出現者凶。不但出形忌於正額，眉間及兩耳之前後，凡收靨起漿，但於此數處先者，皆逆象也，多不可治，故不立方。

頭面呼爲元首尊，咽喉緊隘譬關津。若還瘡痘多稠密，鎖項蒙頭事可驚。

經曰：頭者精明之府，又言養氣者病在頭，可見頭爲諸陽之會，發生之本也。五臟精華，皆會見於面，是頭面者爲元會之首，至尊貴而不可犯也。咽者水穀之道路也，主內而不出；喉者呼吸之所關也，主出而不內。人非此則水穀呼吸廢而死矣，故在人身，譬之關津隘口焉。痘疹之出，須頭面頸項稀少。如頭面多者謂之蒙頭，頸項多者謂之鎖項。蒙頭則視聽俱廢，鎖項則外者不入，內者不出，死之候也。

《幼科全書·稀密》 頭面胸前總要稀，四肢多也不須疑。遍身碎密堪惆悵，解毒當令髮透齊。

頭面者，諸陽之所會也。胸者，諸陽之所受也。陳氏曰：痘疹輕者，作三四次出，頭面稀少，胸前無，以陽分不可犯也。若遍身稠密瑣碎者，急與解毒，疏通營衛，使氣得其均，血得其活，齊齊起發，無乾枯黑陷之變，可與疏毒快斑湯主之。

痘瘡磊落最爲奇，只怕相黏成聚堆。蠶殼蛇皮生不久，蚤斑蚊跡鬼相隨。

凡痘瘡初出，視其相去遠近多少何如，相去三五寸一粒者必輕而稀，相去一二寸者頗密。如三兩成叢而出者，必密而重，其後多變癢塌也。如蠶殼蛇皮者，氣至而血不隨也，當用行氣補血之藥，歸芎均氣飲主之。如蚤之斑、蚊之跡者，血至而氣不至也，當用涼血補血之藥，參芪和血飲主之。服後氣血相隨者吉，瘡如舊者凶。

《幼科全書·虛實》 一出形來色艷嬌，瘡空皮嫩不堅牢。溶溶破損生難久，個個成膿死可逃。

痘瘡出形如平日皮肉正色者吉，若瘡色常帶艷而赤，其後多癢塌而不可救也。但見帶艷者，即防後日癢塌之變，早用疏風固表消毒之藥，使血氣充實，邪火漸退，正氣不虧，光壯乾收，如期不亂可也。治法用固陽散火湯爲主。

最怕頭焦形焠焠，又嫌皮嫩水溶溶。頭焦變黑瘡歸腎，皮嫩逡巡癢塌攻。

痘瘡先出最可喜者，明潤而鮮也。若瘡頭帶黑，此毒在血分，治法以涼血解毒爲要。

《幼科全書·咽喉》 痘瘡初要解咽喉，喉痹咽瘡毒火燒。只恐一朝封管鑰，錯喉嗄啞卻徒勞。

凡痘疹有咽喉瘡痛者，如煙囪之狀，火焚於下，其焰上熏而痛，急用鼠黏子湯解其毒；痛甚者，用一聖散吐之。若不早治，以致咽瘡潰爛，喉門腫塞，水入則嗆，食入則錯，咽啞失聲，則難治矣。

《幼科全書·痘瘡入眼》 若怕痘斑入眼中，膏煎黃柏妙無窮。但觀眼內

多紅腫，急瀉心肝免毒攻。

痘瘡之毒爲害者，咽喉最甚，眼次之，所以古人用黃柏膏爲護眼法，其慮深矣。但兩眼紅脈縈纏，或眼閉不開，以致多生翳淚，急瀉心肝之火，庶免他日喪明之患。

《幼科全書・痘兼斑疹》 痘瘡只出一般奇，夾疹夾斑總不宜。解毒化斑除火熾，若還不減勢傾危。

錢氏曰：痘瘡只出一般者善，其間碎密若疥子者，此夾疹也；皮肉先紅成塊者，此夾斑也。皆毒火熏灼於中，故斑疹夾出於外也，宜急解毒，使斑疹消散，荆防解毒湯主之。服後不退者凶。

《幼科全書・身癢》 痘標才見二三點，爬掐渾身癢不禁。此是火邪留腠理，便須發散瀉肝心。

凡痘初出之時，遍身作癢，爬掐不寧，此是邪火停於肌膚皮肉之間，不能即出，故作癢也，與傷寒汗不出而身癢者同。況諸瘡癢痛屬心火，又肝主風，抓癢不寧者，風使之也；肝屬筋而運乎爪，經曰：在變動爲握。可見瘡癢而爬者，心肝二臟之證，治宜瀉心肝之火邪，其癢自止，風火併治湯主之。

《幼科全書・口臭》 口中出氣多腥臭，肝臟火邪焦爛朽。清金瀉火急治之，七日以後應難救。

凡痘初出，口中腥臭勃出沖人者，肺中火邪煎熬潰爛故也，急以瀉火清金之藥治之。若淹延不治，至七日以後必死。經曰：肺絕者七日死。此證多或失聲而喘，或乾嘔，皆其候也，清金瀉火湯爲主。

《幼科全書・起發》 五六日間起發時，俗人計日強猜疑。不知毒氣分深淺，妄執方書只補脾。

俗云：三日發熱，三日出形，三日起發，此俗論也。蓋毒有淺深，氣有厚薄，出之先後，狀亦因之，大抵不出五六日間。被毒淺而氣厚者，起發常易，被毒深而氣薄者，纏綿延捱至六七日始壯者有之，未可以常期論也。俗醫見其起發之遲，不論毒之淺深，氣之厚薄，概謂中氣不足，妄用補脾之藥。殊不知曾吐瀉而不能食者，補脾以助長可也。若未經吐瀉，能食而六腑堅實，復用補脾之藥，不免黨邪爲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起發如期貴適中，太過不及總成凶。先期毒盛充膚腠，過此瘡成腹內癰。

凡痘瘡起發，只在六七日間，謂之中。自發熱算起，正當在六七日也。如未及期而先起發，此毒火太甚，營衛氣虛，直犯清道而出，謂之邪氣太過，法當固表解毒，以防癢塌之患，黃芪芍藥湯主之。如過六七日，又不起發者，此臟腑虛弱，毒留於中，壅塞不出，謂之正氣不及也，法當托裏解毒，以防倒塌乾中之變，內托護心散主之。

《幼科全書・出形紫黑》 出形已定視根窠，紅活光肥氣自和。若是青乾多紫黑，急宜解毒莫蹉跎。

痘瘡出見已盡，當起發時謹視根窠，以決輕重。如形充肥色紅活者，氣血和暢，毒氣發越，大吉之兆也，不須服藥。若見形扁而塌，色枯而黑者，此氣血虛乏，毒氣壅遏，不能起發，急用解毒托裏之藥，如十宣內托散之類。

《幼科全書・稠密》 大抵痘瘡只要稀，如期平順不須疑。若還稠密休輕易，解毒時時免險危。

凡痘稀者毒淺，不須服藥。若見稠密，其毒必甚，切防血氣不足，起發不透，漸生變異，常服解毒托裏散，令其易壯易靨可也。如服此藥，紅活光壯者，毒不能留，血氣內實，此爲可佳。若服後病勢連延者，邪氣盛，正氣衰，不能成就，宜屢服之。如服此藥，當起不起，必致變證，不可治也。

《幼科全書・囊薄破損》 郭郭充肥實且堅，色多蒼蠟或紅鮮。若逢破損多囊薄，縱有良方命不痊。

郭郭充肥，皮裏堅實，以指捺之，堅實不破，又有蒼蠟色或紅活者，皆順候也，不喜乾燥淫濕。若瘡紅鮮及乾燥而不充肥者，此火盛而血不足也，宜退火涼血輕清之劑，四物快斑湯主之。如瘡光潤而帶濕者，此濕盛而氣不足，宜瀉濕補氣兼風藥而治之，蓋風能勝濕也，四君子快斑湯主之。如紅活充肥，以手捺之，隨捺即破，此乃皮嫩易破，後多癢塌而死，宜大補養命湯。如但起發而浮囊空殼，如麩皮中無水色者，此血氣俱虛，用大補快斑湯主之。其瘡轉潤澤而中含水者可治，無水者必增癢搔煩躁，啼哭而死。

《幼科全書・觀形色》 痘瘡將起辨形色，虛實寒熱分氣血。莫教差錯半分毫，仔細參詳用補泄。

凡痘瘡起發，常須視其形色，以定吉凶輕重。如根窠紅潤而頂肥者，吉；根窠紅，頂灰白者次之。根窠赤而頂紅帶艷色者，此火勝也，用解標瀉火湯主之，退者生，不退者死。如純灰白色者，此虛寒也；如純紫赤色而齊

湧者，此實熱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以平爲期。服藥瘡色不回者，十死一生。

《幼科全書・中枯黑子》 四圍起後陷居中，中氣虧虛尚未通。若是中虧成黑子，又名疔毒急須攻。

痘瘡起發，其名不一：有緊小而充實者，俗呼珍珠痘是也，則易壯易醫；有高大而飽滿者，俗呼大痘是也，則蚤壯遲醫；有四圍起而中落者，俗呼爲茱萸痘是也，此則有凶有吉，有輕有重。密者蓋由中氣不足也，所以時日未到，但四圍起發而中心尚是好肉，未得起發，再時日既至，自然充壯而成血漿，輕稀者不須治之，重密者解毒化斑湯。若先有水而忽乾枯黑陷者，此名惡候也，不可與中氣不足者例論。

《幼科全書・四圍乾枯》 中心起發四圍乾，不久焦枯變一般。毒火熏蒸津液竭，開關啓鑰治應難。

痘本稀者，自然易壯易醫；痘本密者，常防不透之害。有中心微起，含水色，而四畔卻乾枯者，此毒火熏蒸，津液乾枯之兆，急宜治之，如痘疔之法。失此不治，則盡焦枯，復入於裏，煩躁叫哭，腹痛喘渴而死。

《幼科全書・痘疔》 痘疔治法古多般，只要開通毒氣先。解毒透肌須發散，胭脂四聖保平安。

大抵痘疹初出一點血，爲正氣被毒氣衝擊腠理而出現也。其後毒與血併，血化爲水，水化爲膿，膿成而毒解矣。故毒火太甚，煎熬陰血，其血乾枯而變黑色，不得化水，反塞其毒之路，以致毒氣陷伏而不得出，此名倒陷是也。其人煩躁喘渴，多不可治。故古方外用針刺破而吮去其血，或因疔碎之者，無非欲其開關啓鑰而後毒氣得出也，然不如四聖散有效。內服山甲、燒人牙者，亦解毒發表之意，又非托裏快斑之法，然不如加味四聖快斑散用之多效。錢氏用牛李膏，必其人大小便閉結，煩熱作渴，故宜服之。若大小便自調，身無大熱者，則不可用。故用牛李膏、百祥丸，以宣風快斑湯代之。若或泄瀉，其瘡由灰白而變黑陷者，此名倒伏倒醫也，以木香快斑散治之。中病即止，不可多服；若多服，反增熱證。

《幼科全書・黑陷》 黑陷瘡中最所嫌，此名惡候古今傳。莫教見出渾身上，縱有靈丹治亦難。

凡黑陷亦有可治者。如用前藥，其瘡紅活，依期先壯者，吉；若服藥後而瘡如故者，不治。但瘡本稀或瘡稠密，其中起發者多，略有數個黑陷者，可治；稠密如縫，又不起發，或灰白，或紫色，或青乾又加黑陷，此等治之，則無功矣。大抵痘疹之出，紅鮮者吉，黑乾者凶，其變黑歸腎之說乎。

《幼科全書・紫紅灰白二證》 灰白遲延頂又平，紫紅掀腫候須明。只將氣血分虛實，莫學庸醫執一評。

凡痘喜紅活充實，不紅活充實者虛也，紅腫太過者實也。假如灰白色當起不起，其頂平陷者，此氣虛也，必問其人初起證候，若初起時吐瀉不能飲食，其後瀉止而瘡灰白頂平者，此正氣虛弱，用十全快斑湯；其瀉不止者，用異功快斑湯、豆蔻丸，甚者用附子理中湯；若未吐瀉，其人素怯，元氣不足，用補元快斑湯；或誤服解毒涼藥及冷水者，用調中快斑湯。若灰白色又加癢搔，頂平陷，腹作脹者，此不治之證也。假如紅紫掀腫，此血熱也，用涼血快斑湯。或其人素實，初起時誤服熱藥，以致此證者，用三黃解毒湯。紫赤變黑，併喘渴不寧者，此亦不可治也。庸醫不知氣血虛實之分，喜溫補者，不問內實，概用木香異功散；喜解毒，不問中虛，俱用芩、連、梔、柏，以致實實虛虛，執著一偏，誤人多矣！

《幼科全書・錫餅》 初發猶如錫面形，皮膚浮腫勢猙獰。其人能食方無慮，不食昏迷鬼伴行。

凡痘稠密，要依次起發，紅活尖長者吉。如一齊起發，遍身白色，如錫餅形，頭面浮腫者，此惡候也。但看其人飲食何如？若其人能食，大便堅，小便清，無他證者，往往捱至日久，渾身皮脫而愈。若不能食，又加吐瀉熱渴搔癢者，此必死之證也。能食者，宜清導解毒之藥，用助脾快斑湯，頻頻與之，不可過多也。

《幼科全書・口唇瘡色焦黃》 起發初時未試漿，口唇瘡色早焦黃。如斯惡候無人識，謾自多方立紀綱。

口唇者脾之候也，脾司水穀以養氣血，所以痘瘡不宜脾胃受病。如初發之時，漿水未試，口唇瘡色便帶黃漿，此惡候也。時人不知，喜其成漿，便呼爲吉，延至五六日間，其瘡先醫，唇皮剝破，一層又一層，加病而死矣。

《幼科全書・瘡頭帶白漿》 起發瘡頭帶白漿，不拘何處總爲殃。謾勞妙手調湯藥，七日之中見不祥。

凡痘由紅點而水疱，由水疱而膿疱，由膿疱而結痂，有自然之次第。若初

起發瘡，頭帶白漿者，此疫癘也，不問何處，但有此證，便不可治，主七日而死。

《幼科全書·牽連相串》 發時磊落最堪誇，相串牽連事可嗟。若是四圍添小粟，定然搔癢證來加。

凡痘瘡起發，顆粒分明，尖圓磊落者吉；如彼此相串，牽連一片者重。仍要看虛實，用解毒化斑之藥，如前所論，分氣血而治之。若本痘起發而根窠四畔又旋出小痘，與本痘成叢，不待漿來，加搔癢而死。

《幼科全書·手足發不透》 起發時常看手足，發而不透多反覆。此緣脾胃弱中來，發散補脾兼解毒。

但痘起發之時，常要看其手足發達如何？手足循序起發，此毒得發越，脾胃素強，不必憂慮。若遍身俱起，手足起不透，此脾胃弱也。蓋脾胃主灌溉四肢，脾胃虛，不能行其津液，所以手足起發不齊，用補脾快斑湯治之。若手足之瘡，見而復隱，起而復塌者，必死之候，此根本已廢，枝葉未枯之象也。

《幼科全書·護持》 變輕變重在斯時，調養看承勿縱弛。禍發卒然難救療，噬臍束手悔應遲！

痘瘡始終有輕變重者，犯禁戒，誤醫藥，受風寒也。有重變輕者，守禁戒，擇醫藥，適寒溫也。然輕重吉凶之變，又存乎起發之時，所以調護不可縱弛也。凡痘瘡起發，或遇迅雷卒風暴雨之變，即當密帷幄，謹飭房戶，以防客氣之侵。如有失於調護，爲寒涼所鬱，不能起發者，用正氣快斑湯治之。遇久雨而不能起發者，用平胃快斑湯治之。凡遇天時煊熱，俗人不知，謂痘欲溫，蓋覆太厚，以致毒火鬱遏而不得發越者，此壯火食氣反虛其氣也，用白虎快斑湯主之。凡痘起發，誤食生冷，以致脾虛而不能發透者，用理中快斑湯治之。凡痘起發，內傷飲食，腹中飽悶或痛，以致中氣鬱遏而不能發透者，用寬中快斑湯治之。凡痘起發，誤服湯丸，偏寒偏熱，以致不透者，必詳問其所服之藥，若誤服寒涼者，用調中快斑湯治之；誤服熱燥者，用三黃解毒湯治之。

《幼科全書·泄瀉》 痘瘡常宜大便堅，清長小便主無艱。若逢泄瀉無休歇，寒熱須教仔細看。

痘自起發之後，大便要堅，雖三四日不大便亦無妨。惟小便常欲流利，若見赤少，用四苓新加湯。如有忽然泄瀉者，要分寒熱治之。又視其所泄之物何如？其焦黃酸臭者，此內熱或傷食也，用胃苓和中飲；若所出之物，清白澄冷者，此裏寒也，用附子理中湯；久泄不止，以理中湯吞豆蔻丸，甚效。

其人能食素脾強，大便雖無也不妨。但用補中兼消導，二陳君子是奇方。

如其人能食，雖有泄瀉，不能爲害。但以補中之藥，用六君子湯主之。

《幼科全書·頭腫》 起發瘡頭預腫時，大頭時氣亦兼醫。瘡頭磊落色宜潤，反此須妨命必危。

凡痘瘡起發，有頭面以漸而腫者，此毒氣發越，聚於三陽，欲作膿血，故頭面皮肉掀腫也。此雖正病，亦當解毒護咽，與咽喉兼治之，用大化毒湯。有頭面不腫者，此瘡本稀疏磊落，毒根必輕淺，雖作膿血，卻不相黏，故不腫痛，不必治之。若痘稠密，應腫不腫者，此毒積於內，不能發透，急服托裏快斑湯，瘡起者吉，不起者凶。至於腫時，又要觀其氣色，瘡本磊落，皮色活者吉；瘡本稠密，皮色黃黑暗灰色者，多不可治。亦有瘡將起發，便先頭面腫者，此天行疫癘，俗呼爲大頭瘟也，急宜解毒，用救苦散治之，效者吉。不效則易腫易消，漸變搔癢，飲食錯喉，聲啞倒陷，百無一生。

《幼科全書·目閉》 頭面腫胖雙目閉，毒氣壅塞在經隧。此爲惡候謹隄防，腫退目開事不濟。

痘瘡起發時頭面腫，有目閉者，有目不閉者，亦觀其瘡疏密，與毒氣輕重。若瘡疏毒輕者，目自不閉；瘡密毒甚者，其目應閉而不閉者凶。但遇目閉之證，必待收較而後漸開者吉；未收漸生搔癢，腫消目開者凶。

《幼科全書·痛癢》 痘瘡痛癢作何評？癢虛痛實自分明。都來痛者終爲吉，諸癢元來不吉云。

大凡諸痛爲實，諸癢爲虛。謂之實者，邪氣實也；謂之虛者，正氣虛也。蓋痘瘡終始，氣以載之，血以養之，氣血充盛，則禁固綳束，其毒不得橫行，所以緊實而爲痛也。痛者是美事，不須服藥。苟欲治之，用涼血芍藥湯。氣血若虛，則邪氣橫行，泛溢皮內，燎灼侵螫而癢也。蓋痘瘡回頭作癢者，容或有之，此否極泰來之象也。若發熱及養漿之時而作癢者，此危證也。治法內用托裏解毒之藥，外用熏浴之法，令其不致養塌破陷可也。仍要分

虛實而治，若能食大便閉結者，此邪氣內實，正氣外虛也，用加味四聖解毒湯主之，外用熏浴之法；如泄瀉者，正氣內虛，邪氣外實也，用調元托裏湯主之，外用熏浴之法。如用上二法而癢即止者吉，不止者凶，反甚者不治。

《幼科全書·熱渴》 起發之時熱渴加，火邪內迫事堪嗟。急宜解毒生津液，休得俄延恨落花。

凡痘起發時身熱者，勿除其熱；蓋不熱則痘不起發。如熱太甚過常，唇焦舌燥，小便短小，此則可治，用導赤解毒湯，熱平即止，勿過其劑可也。凡痘瘡作渴，此是常事，蓋由胃中津液不能滋養本源，內則熾於毒火，外則灌潤瘡本，故作渴也。凡渴之時，不可與以西瓜、紅柿及蜜水、梨、菱之類。又或有飲冷水、椒薑湯而安者，此僥倖，不可爲常。但渴太甚者，看其虛實而治，如大便堅實而作渴者，此內實作熱也，用生津地黃湯；如泄瀉而作渴者，此內虛作熱也，用白朮散。

《幼科全書·失聲咬牙寒戰》 幾番起發便無聲，咬齒增寒神識昏；乾嘔錯喉痰氣急，瀉清腹脹總歸冥。

痘瘡始終要聲音清亮，人事安靜，六腑堅實，飲食如常。如起之時，便咽啞失聲，咬牙寒戰者，煩躁昏迷者，乾嘔者，嗆食錯喉者，痰氣喘急、泄瀉不止、腹脹悶亂者，皆凶證也。人皆知瘡已出而聲不變者，形病也，瘡未出而聲變者，氣病也，瘡出而聲不出者，形氣俱病也，將欲治之，誠難爲力。吾見失聲而死者多矣。有咳嗽而失聲者，則不在此例。

《幼科全書·嘔噦》 病人嘔噦勢堪驚，莫聽寒邪在胃停。妄進湯丸如獨聖，內傷臟腑死將臨。

痘瘡乾嘔無物或時噦逆者，此肺腑內傷，衝任之火上犯清道而出聲，爲嘔噦之聲。嘔噦者，惡聲也。經曰：絃敗者聲必嘶，木陳者葉必落，臟壞者聲必噦。此之謂也。若飲食而嘔吐者，當分寒熱而治，如胃傷冷物，受寒氣，此寒嘔也，二陳理中湯；如未傷冷物，未受寒氣，此熱嘔也，二陳一連湯、鼠黏子湯主之。要用控涎散與獨聖散吹之，殊效。

《幼科全書·狂躁》 遍身稠密發未透，啼哭呻吟更煩躁。狂言妄語見鬼神，臟腑敗傷大限到。

痘瘡稀疏磊落者，自然起發光壯；若是稠密者，切防氣血虧損。起發不透，即視病之所在，如前法治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在氣治氣，在血治血。如藥不效，反增沉重，或啼哭不止，日夜呻吟，煩躁悶亂，狂言妄語，如見鬼神，此臟腑敗傷，神魂離散，復何爲哉！

《幼科全書·成實》 起發已透漸成膿，毒隨膿化決無凶。或逢空殼及清水，毒氣流連可慮終。

痘瘡起發後血化爲水，水化爲膿，至此膿已成而肉已化，飲食如常，自無所苦，可以言吉也。若但起發，殼中無水，此氣至而血不隨；或含水色，平塌不起，此血至而氣不隨；或窠囊浮腫，含清水而如水泡之狀者，此氣血俱虛，不能制毒，反爲毒迫漸變癢塌也。治此之法，血不足者益其榮，用四物化毒湯；氣不足者益其衛，用保元化毒湯；氣血俱不足者托其毒，固其榮衛，用十全化毒湯。中病者吉，不效者凶。亦有飲食如常，六腑充實者，其見空殼清水之證，雖能收斂，未免爲癰毒也，不可不早待之，治法如上。痘至膿疱，乃收功之時，手足常要和暖，過冷過熱者變也；人事常靜，煩躁昏悶者變也；六腑要充實，忽吐利者變也；聲要清亮，忽然啞者變也；飲食要漸進，忽不飲食，反作渴者變也；色要蒼蠟飽滿，忽灰白平塌者變也；瘡要平安，忽癢痛者變也。或觸風寒，或犯禁忌，或傷飲食，或誤湯丸，審而治之可也。

《幼科全書·寒熱異常》 四肢溫暖最相宜，寒熱乖常勢漸危。補瀉中間能謹愼，折肱端的是良醫。

痘疹始終手足常要溫和，不可太熱太寒，太熱則火盛，太寒則水甚，偏勝則殘矣。假如病人六腑閉結，狂妄煩躁，口乾作渴，脈洪數沉緊者，此實也，宜瀉之。手足熱者，本病也，冷者陽極似陰，謂之陽厥，下之勿疑，用承氣化毒湯。如病常吐利，脈微弱沉細者，此虛也，宜補之。手足冷者，本病也，熱者陰極似陽，謂之陽脫，用四物化毒湯。

《幼科全書·戰慄咬牙》 養漿安靜始爲奇，戰惕鳴牙總可疑。癢痛煩躁雙足冷，縱然盧扁也難醫。

痘已成膿，或寒戰，或咬牙，單見一證者，或可治之。蓋寒戰者，痘出太甚，表蒸而振振搖動也，養衛化毒湯主之；咬牙者，心肝火旺，其牙相戛而鳴也，清神化毒湯主之。若寒戰咬牙並作者，陽脫神喪，則不可治。瘡痛者，膿血綳急而脹痛也，芍藥化毒湯主之。瘙癢者，血螫而癢也，外用前熏法可解。若煩者，內熱也，導赤化毒湯主之。煩躁不止，反增昏亂悶者死。

吐利而手足冷者，用四物化毒湯。

《幼科全書·吐利》 有膿有血毒歸瘡，只要其人正氣強。莫遣中虛兼吐利，功虧一簣費猜詳。

痘疹成膿之時，不宜輕利。如嘔而無物，多乾嘔，爲忌證，此衝任之火上衝於胃，直犯清道，故逆出之。吐而有物者，用養胃化毒湯。其瀉者，視所出之物色黃而臭者，熱也，用香連化毒湯；瀉青者寒也，用理中化毒湯。瀉久不止，不論寒熱，通以前理中豆蔻丸兼而治之。而吐利不止手足冷者，用附子化毒湯或陳氏木香異功散，可選而用。但其藥性猛峻，不可不愼。或有無時溏泄，手足和暖，飲食如常，治之不止，亦不可言無事也。

《幼科全書·失聲》 痘出身中膿血成，咽喉從此漸和平。反加嗆水聲音啞，咽爛喉穿敢料生？

初時失於調解咽喉，以致毒火熏蒸，喉舌多瘡；又失於解毒，其瘡稠密。然外瘡未熟，內瘡先熟，於養漿之時，則熟又先醫矣。所以咽喉宜漸寬平，飲食無苦，聲音清亮爲吉。當此之時，飲水則嗆，食穀則噦，甚者失聲，此痘瘡糜爛，舌上成坑，咽喉腐壞，肺管壅塞，呼吸俱廢，飲食俱絕，必死之證也。亦有先本無瘡，而因食辛熱之物，或服辛熱之藥，變成此證者，可急用甘桔化毒湯。病退者吉，不退者凶。或有喉中無瘡而暴啞者，此少陰之脈不榮於血也，用養心化毒湯。中病者吉，不中者勿治。

《幼科全書·灰白色》 陷起平尖腳潤紅，窠囊飽滿盡成膿。自然血氣都如舊，略有差池便是凶。

養漿之時，則平日中陷者盡起，頂平者盡尖，自然根腳紅活。若色灰白者，雖膿之正色，亦由氣血不足，用大補化毒湯。或因泄瀉而致者，用固本化毒湯。若氣有腥臭者，此有濕熱，當解其標，用解肌化毒湯，更敷益元散，令瘡不致潰爛可也。

《幼科全書·搔癢》 每怕成漿搔癢攻，用心調護極疲癃。不分乾濕皆凶兆，只要瘡中有血膿。

瘡灌漿成功，切妨搔癢抓破，以泄其氣。俗言抓破出血者吉，不出者凶。殊不知起發之時，其瘡未熟而內裏血，故抓破則血出；養漿之時，其瘡已熟，而內是膿，故抓破則無血。何以辨吉凶？大抵不宜作癢，如作癢而病人精爽，自知其誤抓，或自言其癢而欲人之拊之者吉；作癢而悶亂煩躁，語之不聽，禁之不止，搖頭紐頸，手舞足亂者凶。其精爽而搔癢者，視其形體壯實，曾無吐瀉者，用四聖化毒湯。元氣素怯而又加吐瀉者，用參歸化毒湯。已上俱要用熏法。更看其抓破者，若復灌漿成瘡則吉；破而不溢，皮肉焦黑，俱不可治。

《幼科全書·死證》 眉心鼻準耳輪邊，唇口諸瘡要活鮮。但有焦枯並黑黯，慢求醫卜早尋棺。

凡痘欲成膿時，眉心、鼻準、耳輪、唇口及兩頰，若見焦枯黑黯者，此名倒陷，決主凶，決不可治。痘至養漿之時便成漿，如當養漿，反不見漿，依舊平塌，與未發時相似，或止起發，內卻無水，乾枯虛空，此名倒伏。謂之倒者，膿根在脾也；謂之伏者，毒伏不出也；謂之陷者，毒出而復入也。於此時候，人事清爽，飲食如常者，別而治之。小便少，大便閉，壯熱煩渴者，宜下之，用承氣化毒湯。吐利頻數，六脈微弱者，宜溫之，用回陽化毒湯。若人事昏悶，寒戰咬牙，足冷腹脹，氣滿喘促者，此必死之證也。

額上渾如滾水澆，溶溶破爛不堅牢。漸延兩頰皆虧損，泄盡元陽命莫逃。

痘瘡起發養膿，額上如滾水澆之狀，皮溶易破，不成顆粒，大片潰爛，此衛氣不生，毒火熏灼，漸延兩頰破損，水去皮乾，似醫非醫，則陽脫陰留，復增躁哭，此亦必死之證也。

痘瘡有孔流膿水，結聚成堆鷄屎形。此證未聞人救得，不須醫治費辛勤。

痘瘡要皮厚包裹完全。若瘡頭有孔，膿水漏出，乾聚乾結，其色灰白，如天泡瘡及癩頭瘡之形者，或清水自破，水盡而乾黑者，此皆癘氣傳染相似，俗云漏瘡，未有能治者矣。凡瘡稠密，臂髀腰股之間，其處久著牀蓆，輾轉揩摩，若非堅牢厚實，未有不破者。但破損之處，定須灌爛，急難成痂。苟破成片，其色焦乾黧黑，如火燒湯澆之狀者，必死。凡手足破爛成片，不灌者，亦難治。

《幼科全書·避忌》 略見漿膿謹護持，莫教人物往來馳。邪風穢氣相侵觸，變化無常悔卻遲。

痘瘡起發之後，漸漸養漿，即須謹防門戶，禁止人物，內者休出，外者休入，恐防厭穢觸犯其瘡，輕者作癢作痛而變爲重，重者作癢抓破煩悶而死。故

房中內外，常要燒蒼朮、大黃，以避不正之氣。今人出入用稻草燒灰亦可。切不可燒諸香，香能助火透入關節，所以忌之。凡諸厭穢，房事最毒，酒次之，五辛又次之。死尸之氣，烈於糞穢；狐臭之氣，甚於犬、羊。烈風暴雨，亦能爲害；飲食之間，偏寒偏熱者，不可恣口也。故遇天時大熱則薄其衣，令常清涼；大寒則厚其蓋，令常溫暖。皆調治切要之法，不可不知。世俗喜用僧道於家誦經噀酒，噴水解厭，以密呪靈章卻不祥，用之雖無忌，但僧道恐有不潔而反爲害。若解厭之時，愼毋以法水與病者飲之，尤害之甚者也。凡被經水房事及生產之污所犯者，以大棗燒煙解之；被酒厭者，以菊根、茵陳槁燒煙解之；被死尸及疫癘之氣所犯者，以蒼朮、大黃燒煙解之；被狐臭、犬、羊所犯者，以楓裘子燒煙解之；遇風雨日久，以蒼朮、楓裘子燒煙解之。

《幼科全書·譫語》 膿血淋漓心臟虛，舍空神亂被邪如。睡言妄語難甦醒，養血安神病自除。

痘瘡稠密者，成漿之時，或有昏昏而睡，呼之而醒，或有喃喃而語，如被邪之狀，時人不知，多生驚恐。殊不知此因膿血去多，心中空虛，神無所依而致。法當養血安神，其病自愈，寧神化毒湯及安神丸。服藥不醒，反昏亂者必死。

《幼科全書·腹痛》 瘡成腹痛是何因？便閉腸中燥糞侵。轉下頓教人爽快，若曾受冷卻宜溫。

痘出之初腹痛者，方可言毒氣；瘡成爲膿而腹痛者，非毒也。若一向未大便，此燥糞在裏，用大黃化毒湯。不可泥首尾不可汗下之說，坐以待之，反生他變。若誤食生冷，或飲冷水而痛者，可溫之，用溫中化毒湯，中病即止。

《幼科全書·腹脹》 瘡毒無邪膿血成，忽然腹脹喘難平。多因穀食傷脾胃，消導寬中病自寧。

痘瘡順證，表裏無邪，膿血已就，忽然腹脹喘促，痘瘡色變，又加煩躁者，此必傷食而得也。何以知之？瘡正故也。輕者消導之，用助脾化毒湯；甚者用不二丸，以所傷之物爲引送下，再服補中化毒湯。

《幼科全書·收靨》 收靨難拘日數論，但憑稀密實虛分。緩收循序多平穩，大意須防餘毒侵。

收靨不可拘日數，大抵痘稀元氣實者，易出易收；若痘密元氣虛者，難出難收。只要循序緩收，飲食如常，更無他證者，吉；如收太急，乃毒火煎熬，熏灼血枯，非正收也，必生癰毒，發怪證，甚則夭亡，不甚則殘形損目，愼之哉。

《幼科全書·毒氣內攻》 人中上下別陰陽，收靨先從此處良。若是足顛先靨黑，多凶少吉早隄防。

人中者，任督二脈交會之處也，痘瘡出壯收靨，俱要在此部位先見者，謂之陰陽和暢。若於額頭手足心先收者，此邪氣攻內，臟腑先壞，不可救也。

《幼科全書·臭爛》 收靨元來要整齊，臭腥潰爛更蹺蹊。中間順逆須詳審，不可逡巡當局迷。

收靨貴於整齊，乾圓如螺靨者，上也；頂破膿出，聚如鷄糞者，次也；破損血痂者，下也。凡遇此等收靨，便須詢察曾犯何逆。如血氣未實，曾誤投補藥者，此邪氣因補，反蝕正氣，如火灼爛，宜用天水散以解其標，則邪火退而收靨齊矣。如曾多飲冷水，濕浸脾胃，以致收靨不齊者，宜用除濕湯，內滲其濕，外燥其表，令好收靨也。若頭面潰爛，其氣腥臭，及遍身手足和皮脫者，宜分順逆。其膿成毒化，飲食如常，更無他苦者順也；膿水未成，是名倒靨，逆也，逆則生變。

《幼科全書·倒靨翻生》 但逢倒靨細猜詳，復腫翻生卻不妨。頭面腫消空不補，毒根深入剝膚牀。

凡痘出時一點血化爲水，水化爲膿，膿成結痂，封藏斂束，渾如螺靨，此毒從外解，正也。若膿成之後不結痂，反成腐爛，和皮脫去者，此倒靨也。痘瘡倒靨，皆緣中氣不足，急用補中托裏之法。其頭面瘡已破者，後復加腫灌，手足遍身原無痘處，又復出一層，謂之補空，俗呼翻生痘是也。此正氣不虧，邪氣不留而復出外，雖綿延日久，不爲大害。若服補中托裏之藥後，頭面手足不復腫灌，不補空，此毒氣深入於裏，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矣，安可救哉。

《幼科全書·死證》 頭面深如堆糞形，鼻端黃黑勢猙獰。唇皮塌破多艱苦，嗆水之時又失音。

滿面臭爛不成形，寒戰咬牙更失音。飲食能多幸無事，食艱嗆水命應終。

醫時泄痢忽頻頻，逆順中間仔細評。膿血痂皮爲順候，不分水穀逆堪云。

凡痘瘡收靨之時，忽然泄瀉者，看其所出之物何如。如膿血痂皮者，此倒靨之證，凡脾強腎弱爲順，利盡膿血則愈，不可強施治法。如利下水穀不化者，此腎強脾弱，急用陳氏木香散、豆蔻丸，利止則吉，不止則凶。

《幼科全書・潰爛》 過期不靨病遲遲，臭爛渾身靨不齊。黏席黏衣多苦楚，白龍敗草任扶持。

凡痘瘡之沒，過期不靨，渾身潰爛，以致黏席黏衣，治法用白龍敗草散，黏襯鋪敷最佳。

《幼科全書・難靨》 當靨不靨候難諳，治法分來有幾般。縱意違師徒自斃，臨危方悔噬臍難。

凡痘當靨不靨，須要詳審。如冬寒之時，蓋覆稍薄，被寒氣所遏而不能靨者，用桂枝解毒湯。如夏月之氣，蓋覆太厚，被熱氣蒸熏而不能靨者，宜去衣被令清涼，用甘露解毒湯。如不大便，裏熱太甚，不能靨者，用陳氏木香散。如曾服補藥，以致難靨者，此只收漿不齊，俗呼寫坐漿遊是也，不須醫治。如元氣素弱，以致難靨者，用參歸解毒湯。世人不知此等關係匪輕，視若泛常，不早治而徒斃，悔何及哉！

《幼科全書・犯禁》 膿水將乾易靨時，紛紛庸俗欠扶持。不知禁忌多翻變，卻似爲山一簣虧。

世俗於痘瘡結靨之時，即殺鷄食之，或用薑椒之類，謂其和暖，使瘡易收。殊不知鷄能動風，辛能助火，脾胃素強者幸免，如脾胃虛者反助火邪，以致發癰傷眼，口舌生瘡，馴致壞證者多矣，可不愼邪！又或妄稱痘要溫暖，不宜寒涼，於亢熱之時蓋覆重綿，以致當靨不靨，變生他證，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

《幼科全書・發熱》 頭面渾身涼且和，靨時發熱事如何？微微作熱乾膿水，太甚焦煩病轉多。

痘瘡始末要有微熱，不可盡去；若至收靨之時，反增大熱發渴煩躁者，此毒火在內，更防陷伏，治法急用葛根解毒湯。

《幼科全書・頑瘡》 先前破損灌成瘡，到得收時不斂漿。此等頑瘡須急治，淋漓膿血久難當。

凡痘瘡犯著皮嫩易破者，本不治之證。如破損之時重覆腫灌者，此正氣尚強，毒不能入而發於外。至於收靨之時，亦當依期乾較。設不靨者，此正氣被邪氣剝削，雖能逐邪於外，不能逼邪成痂也，急用大補湯治之，不可因循生戾。

數個頑瘡不肯收，爬時鮮血卻長流。如逢此證休輕視，日久須教一命休。

其痘瘡破損，灌膿作痛，不能乾結者，一名疳蝕瘡，但犯著即出血不止，又名陽瘡出血，極難治之證也。內服大補湯，外用綿繭散敷之。逡巡不治，以致潰筋傷骨，穿膜破空，夭命者多矣。

滿面瘡灌血膿多，敗面傷形怎奈何？卻在良醫施妙手，調和中外救沉疴。

如痘瘡盡破，又復腫灌膿血浸淫者，切防壞眼、崩鼻、墮唇、敗面也，宜服升麻解毒湯，庶免傷殘之患。

痘瘡抓破狀多般，出血乾枯或作坑。搔癢焦疼渾小事，穿皮潰爛致傷殘。

痘瘡抓破者，證非一般。有破而血出者，此陽瘡出血也，宜用當歸涼血湯；有破而血水俱乾枯者，此陷伏也，要瘡更灌，肉更腫者爲妙，內服托裏回生散；有破而成坑者，此內陷也，急用白袱散敷罨其瘡，內服托裏回生散。如此三者，不知施治，微則成瘡，淹延歲月，不能痊可，甚則潰筋穿膜，殘人性命，醫者其詳愼之。

《幼科全書・戰慄》 收靨依期要看痂，或時戰慄或言邪。三元正氣將回復，不必良醫病自瘥。

常見收靨之時，痂面圓淨，或時戰慄者，或時言語妄誕者，此皆正氣將復，不能自持之兆，不必驚疑，須臾自定。

《幼科全書・落痂》 痂皮應脫都不脫，此際誰知復有憂。固表調元湯可服，免教日久病難收。

瘡若收靨，痂殼自脫，或黏著皮肉，不肯脫落者，此表虛也，尤當禁忌，不可以其易而忽之，治法服調元固本湯。

收靨之時不落痂，昏昏喜睡事堪嗟。只緣脾胃多虛弱，調治專宜戊己家。

設若痂皮不落，更加昏睡者，此脾胃氣虛故也，蓋脾虛多睡，治法用調元清氣湯。

落痂之後察瘡形，平整紅鮮日漸寧。若是凸凹併點黑，急宜敷治免憂驚。

其瘡落痂之後，根瘢平正紅活者吉；若瘢血或凸起，或凹陷，其色或白或黑，此吉凶未可知也，用滅瘢散敷之。如瘢色鮮者吉，否則凶。

醫脫精神已自由，緣何頭足更遲留。陰陽總犯如鰥寡，安得同時取次收。

凡痘陽生者以陰成之，陰生者以陽成之。經云：孤陽不生，孤陰不成。《玉函經》云：孤陽寡陰即不中，譬取鰥夫及寡婦。其痘瘡收醫，自人中平分上下，髮際以上陽之陽也，足膝以下陰之陰也，陽謂之孤陽，陰謂之寡陰，所以瘡之收醫，到此二處，每每遲留，不便乾較也，不可服藥。

《幼科全書·餘毒》 痘後緣何發痘癰？只因平塌少成膿。毒邪蘊聚難消散，透節尋關出空中。

癰毒者，蓋痘出之時，一點血須臾化成水，水化成膿，膿成而毒解矣。若痘出形之後，應起發而不起發，應作膿而不作膿，一片空殼，狀如蛇皮，或平塌破損，卻無膿水，此本死證，以脾胃素強，尚能飲食，亦可延至收較。只是毒邪蓄於中，不能發泄，以尋出路，故於關節之處透出而爲癰毒也。但發一二處者可治，若流注於足，灌腫不愈者，綿延日久而死。

癰毒先要分經絡，解毒調元兼裏托。決膿去毒急施功，莫待殘形變爲惡。

凡癰毒之後，先看在何經絡，分氣血多少而治；次看人之虛實，以解毒托裏爲先，不可妄施苦寒敷貼之藥，反使毒不得出，內潰筋骨。如腫未成膿，以必勝膏貼之；已成膿者，以針決去其膿，用生肌散敷之。腫瘍者，用一十六味流氣飲，連翹解毒湯治之；潰瘍者，只以十全大補湯治之。凡見瘡癰，即依上法治之，不可因循以成大患。微則傷殘肢體，必爲廢人；甚則脫腕腐筋，以殞性命。

痘後緣何發大丹？只因毒火鬱成斑。看他所發歸何部，若歸心腎治應難。

痘後發丹瘤者，只因毒火太甚，不能發泄，鬱於肌肉之間，故發而爲丹。從頭上起者，至心即死；從腳下起者，至腎即死。治法內服元參化毒湯，外用蜞針斷之。

痘後緣何癮疹成？只因毒火未全形。若教發盡無停滯，免得重重怪諺生。

癮者，皮膚間隱隱起成疙瘩也。疹者，皮間點點如蚊蚤所咬之狀。痘後發癮疹者，由毒氣發泄未盡，藏於皮膚之間，或因搔癢爬而成者，或因受風火相搏而成者，此是吉兆，正宜發泄，無使停留，以變他疾。如發太甚不已者，內服防風敗毒散，外用蜆子水洗之。如無，以天花水沸拭之。

痘後緣何成血風？妄加撏掐遍身膿。苦參丸與花蛇酒，不至彌漫可免凶。

凡痘收醫之後，切忌以手撏掐，如犯此忌者，必成血風瘡，至逢春時便發遍身膿疱，俗名痘風瘡是也。治法用苦參丸、花蛇酒，更須灸風池、曲池、血海、三里，則永不發矣。

痘後緣何醫不乾？或時出血病難安。只因毒氣藏肌肉，壞筋腐骨作夭殘。

凡痘醫之後，內有不著痂者，內蝕肌肉，膿血日久不乾，或時作痛，謂之陽瘡出血，又謂之疳蝕瘡，壞筋腐骨，乃不治之證也。但當醫不醫，即防此證，內服大補湯，外用綿繭散敷之。

痘後緣何翳膜睛？只因熱毒壅肝經。還睛去翳多奇術，點洗常教作廢人。

出痘之時，先用黃柏膏和胭脂塗眼四圍者，正以防斑瘡之入眼也。斑瘡入眼，不在於初，在於初醫之時，或滿面痘瘡爛破，重覆腫灌者，毒火鬱蒸，內攻於眼，故其斑入眼。又或瘡出已甚，成就遲緩，醫用辛熱之藥發之，致令斑瘡入眼；或又於收較之時，喜啖辛熱，謂之乾漿，以致二火相扇，令其斑瘡入眼。在白珠者久當自去，在黑珠者或掩瞳子者，急用密蒙花散治之，切不可用洗藥，反爲大害。如瞳仁損破與突出，並下陷，俱不可治。

痘後緣何目畏明？肝虛又帶火邪侵。涼肝養血功無比，解使雙眸得見人。

凡痘醫之後，兩目不開，惡見明者，謂之羞明證，向暗處則敢開也。若向暗處亦不開者，此目中有瘡，如上法救之。只羞明者，治以涼肝散。

痘後緣何利血膿？只因倒陷熱腸中。利盡血膿應自愈，莫教饒舌枉施功。

膿血痂皮一路來，待他自止莫疑猜。和中清熱施妙著，劫濟輕投病轉乖。

痘醫之後，忽然便下膿血，此由痘瘡不能正醫，和皮破爛，倒陷於內，本危證也。其人脾胃素強，毒不能留，卻流入大腸，所以膿血從便出也，痢盡膿血自止，最宜詳審，不可亂治。若膿血痂皮一路下者，此非倒醫，裏素彊不能停留，故膿血痂皮從便中出也。待其自愈後，用清裏和中之劑，不可便投豆蔻丸，及諸劫濟之藥，使毒不出，流於腸胃之間，必生腹滿之病。正猶寇在堂奧之間，欲驅而反閉其門，安得不爲禍乎？勢甚者，黃連解毒湯主之；膿血盡，用和中湯。

痘證曾無倒陷形，緣何膿水利頻頻？只爲大腸多火毒，解毒通腸效若神。

如痘收較之時，一齊結醫乾淨，並無倒醫，卻有便下膿血者，此由平日多食煿炙，素有積熱，今因痘後氣血一虛，不能勝積，故便膿血，故腸鳴作痛，裏急後重；或因痘出之後，飲水太多，停留作泄，熱毒乘虛而入，便下膿血，此名腸垢。經云：挾熱而利者，腸必垢是也。並宜先與調胃承氣湯，次以黃芩湯，切忌劫濟；如久者，香連丸主之。

痘後緣何泄利多？看他所出物如何。痂皮膿血斯爲順，無分水穀夢南柯。

痘瘡之後，氣血兩虛，最怕瀉利，裏氣不實，變生諸疾。凡看所下之物，痂皮膿血爲順，少以四君子湯調之；水穀不分爲逆，以理中丸、四苓湯主之；久不止，用豆蔻丸。

痘後緣何嘔噦頻？只因胃家毒氣停。錯喉嗆水宜施治，失聲乾噦枉勞心。

胃之上口名曰賁門，納而不出者也。凡痘瘡之後，吐而有聲有物者謂之嘔，有物無聲者謂之吐，有聲無物者謂之噦，食穀而噴出者謂之錯喉，飲水而噴出者謂之嗆水。此由熱毒壅於胃之上口，毒火上炎，故令嘔吐；喉門閉濇，故令錯喉嗆水也。惟乾噦證，乃胃瘡腐爛，不能消穀，故時時張口，似吐不吐，乃惡證也。亦有咽喉作痛，不能納食而嘔吐者，若是失聲，則咽喉腐壞，不可治矣。嘔吐者，用陳皮竹茹湯；咽痛者，用甘桔湯。

痘後緣何熱不除？或因毒甚或元虛。調元解毒分投用，引日須教保幼軀。

痘既收醫，則毒解而熱當除；若熱仍在者，非毒氣之餘烈，必元氣之素虛。惟以脈證辨之，如脈有力而煩熱者，此邪實也，用知母解毒湯；如脈微遲無力，又喜睡者，此心氣虛也，用黃芪調元湯。

痘後渾身一向溫，忽然發熱不堪論。內傷外感分投治，此個眞機說與人。

痘醫後並無餘熱，忽然發熱者，又不可以餘毒未解及正氣虛同論也。此因外感風寒，其證惡寒，頭痛脈浮，用桂枝解肌湯。或因內傷飲食，其證肚腹飽悶，不喜飲食，其脈弦滑，用補中益氣湯加消導之法。

痘後緣何腹裏痛？或因傷食不能安。看他虛實行消導，方顯良醫是折肱。

痘醫後，忽作腹痛，或嘔或利，不思飲食，此傷飲食也，虛則用上補中益氣湯；如無吐利，只腹脹而痛，煩躁氣急者，以脾積丸下之。若未傷飲食，忽然腹滿而痛，煩悶不寧者，毒氣入裏，急以雄黃解毒湯治之。若漸加喘急，手足厥冷者，難治。

收後緣何食不思？只因傷食少人知。誰知消導爲良法，強忍成疳悔是遲。

如一向能食，至痘收後反不能食，聞食氣即嘔逆者，此必過食。問其所食何物？甚則以原物爲引送下脾積丸，微則以保和湯調之。如久不治，則成疳勞，用集聖丸主之。

收成緣何寒氣攻？只因正氣受虛空。戰惕畏寒還作熱，大補湯丸藥有功。

寒熱往來似瘧形，不分早晚依期臨。只因脾胃多虛弱，補中益氣有神靈。

痘發之後，忽然寒熱大作，乍寒而戰慄，乍熱而躁亂，此皆正氣虛也，用補中益氣湯。

收後緣何手足寒？好將元氣補虛看。六脈細沉如欲絕，治若乖方自惹愆。

痘收之後，手足厥冷，六脈沉細者，此因元氣素弱，以調元生脈散。不可妄認手足厥冷，遂投木香異功散，以取敗亡。

痘後緣何神識昏？終朝喜睡不惺惺。只因毒解神虛倦，氣血和平四體寧。

痘後緣何不識人？口中妄語似邪侵。只因熱伏心包絡，治此無差妙入神。

痘出太甚，至於既收之後，多有昏昏喜睡。俗人不知，見其昏睡，妄生疑怪。醫者不察其形與脈，乘人之疑，恐嚇取利，其立心之無恆，固不足惜。然而妄投湯藥，實實虛虛，誤人性命，不遭陰譴亦倖矣哉！其痘後昏昏睡者，設若連日不醒，口中喃喃自語，或有睡而復醒，但精采不與人相當，形如醉人，亦多妄語。此邪熱入心，心爲君主之宮，不肯受邪，傳於包絡，治法以導赤散、解毒湯主之，或安神丸亦佳。

痘後緣何又發驚？只因毒火內攻心。清心散火驚宜退，發作無休命必傾。

痘出發熱，心惡熱，候多驚搐，此驚證也。若於收靨之後，毒從外解，反又驚搐者，何也？蓋由痘發未盡，毒火內蓄，攻於心，故發搐也，用清神散火湯主之。此疾得於痘收之後，氣血已衰，治之甚難。只要藥值時早，病勢易退者可治；連綿不息，則死證也，以脾虛而肝木乘之，動於心火故也。

痘後緣何手足攣？只因血少受邪干。補血養血神仙訣，不遇知音莫浪言。

凡痘收後，手足忽然拘攣，不能屈伸運轉者，此固血少不能養筋，又或感以風濕之氣而然。治之不可輕用發散，恐反耗其血，只補血養血，此秘訣也，用當歸桂枝湯。

痘後緣何咳嗽多？只因毒火肺中魔。清金降火平和氣，肩息胸高夢南柯。

痘疹之後，惟肺受傷，至於既收，毒解而肺寧矣。若又咳嗽喘急者，何也？良由毒火流入肺中，肺焦葉舉，故令咳嗽喘急也。治宜清金降火，用寧肺湯；久而不已，加龜殼。肩息者不治。

痘後緣何腫脹生？或風或水食傷成。腫屬肺經宜汗解，脹屬脾經利解寧。

凡痘收之後，或面目虛浮，四肢腫滿者，此屬於肺，因表虛受風濕之氣，宜以汗解，用五加皮湯。或腹脹如鼓，目泡微腫者，此屬於脾，因脾胃素虛，飲水太多，以致水蓄於中，滿而不去，又或傷食，脾不能消，濕熱內蓄，宜以利解，厚朴湯主之。若虛腫者，不可妄投，又宜萊菔丸主之。

痘後緣何小便遲？膀胱蓄熱少人知，不將導赤爲良法，只恐遲延有變時。

痘收之後，小便不利，此熱蓄於膀胱也，治法以導赤散主之。

痘後緣何大便難？只因腸胃津液乾。潤腸暗導宜兼用，縱有餘邪糞後安。

收靨後大便鞕結及難者，此由瘡出太虛，血枯氣不能運，腸胃津液乾燥故耳，用潤腸湯主之。若因誤食熱藥，及辛燥煎炙，以致陰血受虧，不能滋潤六腑而大便難者，用涼血潤腸湯主之。

痘後反渴者，此由痘出太甚，津液枯燥，津液主胃脘，故作渴也。不可縱飲，以法救之，免生水蓄之證，人參生津散主之。

痘後緣何雨汗淋？只因弱衛熱其榮。自汗黃芪湯最勝，盜汗當歸藥有靈。

浸浸渾身汗未休，膚濡髮潤亦堪憂。胃中氣弱榮中熱，莫待亡陽治不瘳。

痘瘡出後，衛氣最不宜傷，故收靨之後，衛弱而汗出也。汗常出者，謂之自汗；睡中汗，寤則乾者，謂之盜汗。此由胃弱不能斂束，六腑榮間有熱而爲汗，此證在內爲血，在外爲汗。自汗以黃芪湯爲主，盜汗以當歸湯爲主。

痘後緣何吐衄侵？只因毒甚血狂奔。要他血止宜清血，不止終爲薤露人。

痘收之後，忽然衄血不止者，血出於肺也；吐血不止者，血出於胃也；尿血不止者，血出於小腸也；便血不止者，血出於大腸也。此皆由毒入於裏，迫血妄行，急以涼血地黃湯主之。不止者必死之候。

痘後緣何忽吐蛔？只因內熱又傷肌。但聞食臭蟲應出，吐嘔心煩急早醫。

傷寒吐蛔，則知臟寒；痘疹吐蛔，則知裏熱。由熱氣拂鬱於裏，又不能食，蟲無所養，爲熱所迫，但聞食臭則上湧吐出也，用黃連止蛔湯治之。若不

急治，蟲無所食，則食臟肛而爲狐惑之死證矣。

痘後緣何發口瘡？只因辛熱助諸陽。牙齦臭爛防穿頰，唇口生瘡怕啞張。

凡痘疹牙齒生瘡，時時出血謂之齦宣，呼吸臭出謂之息露，此走馬牙疳也。由熱在陽明少陰，宜用蠶蛻散敷之。如唇面浮腫，穿鼻破頰，潰喉腐肉者，不治。又如生瘡破爛，上唇有瘡，蟲食其臟，謂之狐；下唇有瘡，蟲食其肛，謂之惑。由熱在裏，蟲無所食，不肯吐出，內蟲食其臟肛，而證見於唇也。其人好睡，默默不食，其聲啞嗄，謂之狐惑證，宜用黃連除蠶丸治之。如唇落鼻崩，牙脫失聲者，不治。又如舌上生瘡，赤者謂之赤口瘡，白者謂之白口瘡。此皆熱在心脾二經，赤瘡用陰陽散，白瘡用朱礬散，通以洗心散主之，外以珍珠散主之。

痘後緣何不長肌？只因血氣兩相虧。平和丸散宜常服，不可偏傷氣血機。

凡人素肥，痘後一旦瘦弱，雖能飲食，不作肌膚者，此由氣血兩虛故也。治之宜兼氣血，不可一偏，偏陽則傷血，偏陰則傷氣。陽日服參苓白朮丸，陰日服當歸益榮丸，此不傳之妙。

《幼科全書・痘後多疾》 痘後緣何多怪疾，問其元日犯何逆。隨其所犯法治之，此是家傳眞秘的。

痘後以漸平復者，不須用藥。如生諸疾，不由痘中來者，謂之怪異，必先詳審服何湯藥，啖何飲食，或感冒風寒暑濕，知犯何逆，即以所犯治之。

《幼科全書・痘後調理》 痘後渾身肌肉薄，如蛇蛻皮蟬蛻殼。最宜調養忌衝風，洗拭動勞諸證作。

痘既收靨，肌肉嫩薄，榮衛不密，只宜隨其寒暑，愼其起居，不可衝冒寒暑之氣。設遇卒風暴雨，宜謹避之。尤不可洗浴身體，梳頭洗面，出外行動，恐生變證也。

痘後腹中若換腸，生硬辛熱莫輕嚐。若還貪口渾無忌，犯卻中和變內傷。

又痘收之後，腸胃氣傷，凡有飲食，不可太熱太寒，尤不可忍饑過飽，恣食甘肥生冷難化之物，使犯腸胃衝和之氣，變爲內傷，貽患終身者有之，可不愼哉！

《幼科全書・婦人痘疹》 女人痘疹最難醫，分明陰質血先虧。出形起發乾收日，生怕時逢天癸期。

經曰：小兒女子，益以滋甚，以女人陰質，血常不足也。痘疹始終以氣血爲主，氣以充之，血以濡之，一有不足，則變生焉。所以女人十四以後有出痘者，常恐起發成就之時，天癸一行，內動其血，未免裏虛，終成陷伏也。

發熱適逢經水斷，神識不清多妄誕。血室空虛熱入來，涼血瀉肝金不換。

若女子天行痘疹發熱之時，經水適斷，增寒壯熱，神識不清，妄有所見，言語妄誕，此爲熱入血室。血室衝脈是也，肝主之，肝藏血，衝爲血海，行經之後，血室空虛，天行邪熱，乘虛入裏，肝藏魂，開竅於目，神不清者魂亂也，目妄視者視亂也，讝語者肝移熱於心也，用瀉肝散主之。

發熱經行非正期，火邪迫血事堪疑。急須解毒兼涼血，莫待中虛卻責醫。

若發熱之時，經水適來，卻非正經之期，此因毒火內甚，擾亂血海，迫血妄行，故月事不以時下也，急以涼血地黃湯加以解毒之藥，使熱得發而毒得解。

發熱適逢經水來，熱邪得出移之胎。如過四日經無盡，又恐中虛有後災。

發熱之時，經水以期而至，此蓄血得出，熱隨血解，乃吉兆也。但至四五日，其經當止。若不止者，此亦熱入血室，迫血妄行，用涼血地黃湯加人參主之。

女人經閉不爲月，天行痘疹時發熱。血海滿實痘彌留，治宜二陽依秘訣。

女人一向經閉未行，血海蓄血，至天行痘疹發熱之時，毒氣拂鬱衝任之間，其病必甚，治不可攻擊，輕動其血。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但治其心脾，使毒得以泄於外可也，用瀉火越毒湯主之。

崩漏時時血已枯，瀉而不滿臟中虛。豈堪當此天行證，濟弱扶危救病軀。

女子一向崩漏不止，氣血已虛，若當天行痘疹之時，必不能任其毒。先宜大補氣血，使裏充實，毒不得留，易出易收也，十全大補湯主之。

起發泡漿忽輕動，莫將厭穢乍心驚。急防陷伏乘虛起，大補湯丸妙入神。

凡痘疹起發，至泡漿數日，最宜表裏無病，飲食如常。若當此時忽然行經者，人但知厭穢以觸正痘，殊不知此乃己身之血，安得爲厭？但恐血去裏虛而生陷伏之變，急宜救裏，解毒大補湯主之。

經行暴啞勢堪驚，血去津枯舌不榮。養血通心言語出，一時聲價重千金。

若起發泡漿之時，其經忽行，其聲忽喑啞而不能言者，此乃血少，少陰之脈不能上榮舌也，當以當歸養心湯主之；其能言者，用上大補湯爲正。

月事如來變壞瘡，神虛陷伏豈尋常。補中托裏休輕慢，瘡若回時免損傷。

如起發泡漿之時，月事大來，瘡應起不起，漿應灌不灌，頂平形塌，或灰白或黑陷者，此皆陷伏，乃壞瘡也，急宜托裏，以調元內托散主之，外用胡荽酒噴之。其瘡起發腫脹，或於空隙中再出一層者，此乃大吉之兆也；若加腹脹喘急，寒戰咬牙，手足厥冷，凡此皆必死之兆也。

《幼科全書·孕婦痘疹》 妊娠痘瘡治應難，表裏煩熱胎不安。清熱安胎爲秘的，胎元觸動命中殘。

如孕婦出痘，只以清熱安胎爲主，不可觸動其胎，治法以安胎如聖散主之。

痘出之時逢產育，表裏無邪慎不足。大補氣血急施功，腹痛微微行惡露。

如孕婦出痘，正當其時有正產者，只以大補氣血爲主，用大補湯。若小腹急痛，恐有惡露，微與行之無妨，用黑神散。

產後天行出痘瘡，此時平順不須忙。只將大補收功效，謾向諸書再撿方。

凡產後遇天行瘡疹，無胎繫累，不必驚惶，只補血氣，用大補湯主之。

《嬰童百問·瘡疹》 仲陽云：瘡疹候面燥腮赤，目胞赤，呵欠頓悶，乍涼乍熱，咳嗽嚏噴，手足梢冷，夜卧驚悸多睡，煩躁發熱，臉赤唇紅，身痛頭痛，痰涎，傷寒證類有之，并瘡疹證。此天行時氣之病，始發之時，因傷風傷寒而得者，有因時氣傳染而得者，有因傷食嘔吐而得者，有因跌撲驚恐畜血而得者。或爲窠眼禁牙驚搐如風之證，或爲口舌咽喉腹肚疼痛之狀，或爲煩躁發熱臉赤狂悶昏睡讝語之形，或自汗，或下利，或發熱或不發熱，證候多端，卒未易辨。方論所載，以耳冷，尻冷，足冷驗之，謂瘡疹屬陽，腎臟無證，耳與尻足俱屬於腎，故腎所部獨冷。然疑似之間，或中或否，不若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者爲眞，於此可驗。其脈洪大而弦數，診脈之際，身略戰動，是證也。

調護之法，首尾俱不可汗下，但溫涼之劑，兼而濟之，解毒和中安表而已。凡熱不可驟遏，但輕解之；若無熱，則瘡又難發也。虛者補之，實者損之，冷者溫之，熱者平之，是爲權度。借喻而言，亦如庖人籠蒸之法，但欲爲鬆耳。如苟妄汗，則榮衛既開，轉增瘡爛；如苟妄下，則正氣內脫；變而歸腎，身體振寒，耳尻反熱，眼合肚脹，其瘡黑壞，十無一生。舌黑者尤難療，何也？隨瘡五臟見證，未發則五臟之證悉具，已發則歸於一臟受毒多者見之。

瘡疹首尾皆不可下，及輒用利藥，毒氣入裏即殺人。以此觀之，瘡疹證狀，雖與傷寒相似，而痘疹治法，實與傷寒不同。傷寒所傳，從表入裏；痘疹所發，從裏出表。蓋毒根於裏，若下之，內氣一虛，毒不能出而反入焉，由是土不能勝水，黑陷者有之。毒發於表，若汗之則榮衛一虛，重令開泄，轉增瘡爛，由是風邪乘虛變證者有之。汗下二說，古人所深戒也。調解之法將如何？曰：活血調氣，安表和中，輕清消毒溫涼之劑，二者得兼而已。溫如黃芪、當歸、木香輩，涼如前胡、乾葛、升麻輩，佐之以川芎、芍藥、枳殼、桔梗、羌活、木通、紫草、甘草之屬，則可以調適矣。

凡小兒覺身熱，證似傷寒，但未經瘡痘，疑似未明，且與惺惺散、參蘇飲、抱龍丸、升蘇散。熱甚則先與升麻湯，或加川芎、紫蘇、茯苓；嘔吐者，香蘇飲加半夏、茯苓、白芍藥；泄瀉者，香蘇飲加白朮、茯苓；吐瀉胃虛者，陳氏木香散；渴者升麻湯加紫蘇、茯苓；發搐及讝語熱甚者，至寶丹、抱龍丸和服。瘡疹未出透者可服，如出已透膚者，不可服也。或用防風天麻丸亦可。如一二日疹出紅點，如麻子大小不一等者輕；一齊并出，密甚者重。並服四聖散。及泄瀉者，紫草木香湯，或四君子湯加木香、丁香。如冷戰出不透者，加官桂。有驚熱出未透者，快斑散治之，內有蟬蛻者也。三四日瘡疹出不快者，四聖散；皮膚冷者，加木香、肉桂。更須活血散、溫酒紫草湯調下，以助藥力則出快。如欲止痛，用溫熱水調下。如紫色黑陷內熱者，大便秘者，用龍膽膏、豬心血、辰砂、腦子研細，木香湯調下可也，或用豬尾膏亦可。如內無大熱，不可輕服也。常用胡荽酒噴幃帳及身上爲佳，不可噴面上，以辟惡

氣耳。又燒蒼朮、降眞香亦佳。五六日痘瘡炊甚，但服芍藥甘草湯定痛，多服不妨；卻服甘露飲數服。或口內有膿瘡，咽喉腫痛不能乳食者，並皆治之。七八日瘡炊透略爛，方可服地黃湯。大便秘者，可服消毒飲。凡痘根窠紅潤光澤明淨者輕，如損陷稠密灰白色瀉渴者重。無熱者，可服四物湯，用麥門冬、防風、蟬蛻等劑。九日十日有熱甚，可服犀角地黃湯、消毒飲，便利者不可服。小便不通者，大連翹湯加減服，以小便利爲度。導赤散、羌活散皆可服。熱甚者，小柴胡湯。渴甚者，白虎湯。大便秘甚，數日不通者，宣風散，一服便可，間服前藥。痘瘡長足肥滿，蒼蠟色者輕；寒戰悶亂，腹脹煩渴，喘急咬牙者重。十一日十二日，痘瘡當靨，瘡痂欲落而欲愈也。若痘瘡未靨之前，或不能靨，或腹脹煩渴，或泄瀉氣促者，不可與蜜水、瓜果等冷物，食之即死，當歸木香散、異功散加減服之。凡小兒先發搐而後發瘡者生；如瘡已癍而後發搐，或吐或瀉者死。先發熱而後出瘡者存；瘡已發而後泄不止者亡。瘡癍而瀉膿血痂皮者順，腹中有瘡也。瀉血而水穀不消者逆，脾胃虛也。或瀉血而瘡壞無膿者，亦不可救，胃爛也。要知陽明主肌肉，胃氣不可一日不強也。凡出瘡疹，先須護眼，或用辰砂，或用胭脂以塗眼眶，內有紅花以活血爲妙。如痘瘡入眼，宜與決明散、紫貝散。瘡痂欲落不落，則用酥油或白蜜時時潤之，可揭則揭去。若失潤揭遲，痂才硬則成瘢痕，仍用滅瘢藥塗之，切不可與鷄鴨卵與食，食則即時目盲，瞳子如卵白色，其應如神。亦不可再食豬肉，不可不戒也。中間錢氏有百祥丸下之，及有用人牙齒之藥，切不可輕服，甚以爲戒也。不若用獨聖散與牛李膏爲愈。或痘瘡已發，爲風冷所傷，榮衛不和，或爲宿食所傷，內氣壅遏，以致冰硬者，調解散主之。如瀉不止，用參苓白朮散加木香可也，四君子湯加木香、豆蔻亦妙。雖然，瘡黑本爲惡證，治之有方，猶有幸而生者。至於調衛之際，乳母不能謹口，流毒於小兒；或粥食乳哺不時，使之饑虛，或衣被不週，致傷風冷，以致閨房有觸，外邪有犯，則亦冰硬變壞而歸腎，自我致寇，又誰咎也耶？能調衛者，以溫散湯劑釀乳飲之，謹護風寒，使之氣體通和；其於粥餌，則勿令飽而氣實，饑而氣虛，斯爲得矣。然瘡曰聖瘡，七日熱而發，七日疱而乾，又七日平復如常矣。若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則瘡出甚難。如調順血氣，溫和脾胃，均平冷熱，則瘡出甚易。調解之法，無愈於此，故備論之。痘疹初感未出而發熱者，扁鵲油劑法治之，則出痘疹甚稀，或即消解而瘡疹不發者有之，自然解散而安泰必矣。

《奇效良方・瘡疹論序》　醫之爲難，古今通患。且大人之有疾，能言致疾之因與目即所苦，醫者因參脈證，隨虛實冷熱療之，亦易爲愈。若夫小兒不能言得疾之由及目即所苦，醫之診治，倍見其難。兼小兒瘡疹欲出未見之間，或發壯熱，或發驚悸，不止一端，疑似難明，非深於醫者不能辨也。新學小生諳歷未久，多執偏見，率以小兒爲純陽，胃熱則發斑，每投涼劑。夫以瘡疹爲熱，固是一說，然盡以爲熱則又不可。世徒知用熱藥太過，往往損目，曾不知服冷藥太過，比比傷生，利害皆是不細。況嬰孩腸胃嬌脆，胎氣稟受虛實不同，運氣天時寒暑燥濕不齊，隨證施藥，以收十全之功則善矣，詎可執一偏之見乎。比年書肆刊行方書，充棟汗牛，獨瘡疹一證，散漫難考，檢閱彌艱，或收方之家，未能全備，設遇此疾，憂惶窘迫，不過付庸醫之手以僥倖萬一。吁，可勝惜哉。今《痘疹方論》，予家藏是編久矣，有論有方，有證有治，門類綱目，靡不畢備，明效大驗，彰灼弗誣，不敢私秘，紹定庚寅春，謹鋟梓以廣其傳，庶好事者便於觀覽云。

《奇效良方・論瘡疹》　世嘗治瘡疹，與傷寒時疫、傷食風熱、潮熱疳熱，疑似之間，便與一藥，均而治之，殊不知邪正不同，虛實各異，輕者至重，重者性命危於風燭，束手待斃，誠爲可哀，今試論之。且瘡疹與傷寒時疫等證，始者均爲發熱，又有他證不同，可相爲別，證則列之次篇。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固瘡疹也，雖然五臟證各別，究之則歸一臟也。瘡疹爲內實而生，熱毒由兒在母腹所受，非若內虛而感外寒之比。蓋古方論云：風熱傷胎，生兒口噤；風冷傷胎，生兒軀啼。納污則爲血癖，胎弱則爲諸癎，積驚而夜啼，蘊熱而斑毒。以此觀之，子之虛實，由母之盛衰所致也。母若有疾，亦爲子患。故知瘡痘在母腹中，蘊熱毒也。非若一歲中有異氣、暴寒、時疫、風熱、傷食之比，學者不可不察。

《奇效良方・錢氏云瘡疹是在母腹中所受積穢故五臟各有一證》　夫人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變易，蓋母導胎育，有盛衰虛實，在其子也，皆是母胎所受，是知積穢，故生下有瘡疹，則五臟各見一證。其呵欠煩悶者，肝也；時發驚悸者，心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者，脾也；面目顒赤咳嗽時噦者，肺也。腎在腑下，不納穢濁，瘡黑者屬腎，由胃風冷內虛之所致也。且以嬰兒初生下，惡血未咽，綿指拭兒之吞，惡血在胸膈者吐以甘草，如惡血入

腹中者利以黃連、菉豆粉，皆所以革惡穢也。此乃世用保子之常法。觀已生既出腹外，其母之虛實邪正在於子也，況在腹中，同母氣血呼吸出入，豈非受積穢而成者？錢氏論之當矣。

《奇效良方·瘡疹論日數》 熱毒蒸三日，則熱運於肌而紅斑生。惟紅斑生至足爲出齊，不可拘多少，重者遍身，輕者數枚而已。以紅斑生血疱，血疱起如豆，在肌皮之上，故以痘名焉。血疱結膿疱，膿疱結痂疕，方爲愈也。紅點出者，以紫草飲子；欲出速，用胡荽酒。紅點出齊之後作血疱，血疱七日則當結膿窠，此皆大略之言爾。病人虛實不等，不可拘以日數，但正應病日形證以爲活法。古人云：熱三日而成斑。有熱五七日而生斑者，有至十餘日而生斑者，但足上有斑爲出齊，不可拘以日數也。自斑至足有爲出齊，出齊之後長成血疱，血疱七日當結膿疱。苟若血疱中，又尚有紅斑點相夾而生，則不可拘以日數，待其皆作血疱爲齊。爲血疱當結膿血痂疕，至七日已上而不結膿血痂疕，此恐毒氣內外貫注倒靨，急與豬尾膏服，則隨時結痂疕，故以血疱出七日爲齊。若七日爲期，膿疱血疱出齊，而不結膿血痂疕，則失其平矣。大抵小兒有病發熱，日數稍久，用藥者便當預防爲瘡疹證，蓋熱不解而熱毒運於肌中，變爲瘡疹故也，所以不可不防也。如紅斑出齊生血疱，血疱七日結膿疱，此乃榮衛調和，內外無諸感冒，方能如期。且如血疱正作之際，遇天令寒暑燥濕，風火不節，氣候異宜，遲速因而失叙，亦不可拘日數，但以紅斑皆爲血疱日爲齊。若出血疱七日，病人氣虛，尚有紅斑未能結成血疱者，毒氣爲未盡，當此合宜溫肌快榮衛藥以托之，且以守出血疱七日爲期，膿疱如期結痂疕矣。如當結膿疱而不結，此是毒氣彌盛而不斂，用豬尾膏以解之，此爲急務。然豬尾膏是治毒氣盛，血疱脹起不結膿血痂疕，血熱瘡毒，能復入心故也，非若外感風寒，倒靨內虛，吐瀉陷伏者，更宜詳之。

《奇效良方·瘡疹出於心則有先驚搐者》 夫熱吐熱瀉，不可投燥藥；傷寒而身熱，不可便投涼藥；瘡疹發搐，不可投驚藥，此皆外同而內異也。《素問》云：瘡瘍煩躁痛癢，皆出於心。今瘡疹出於心，驚搐亦出於心也。瘡疹毒氣始作，心火大盛則生風，生風則驚悸，甚則搐搦，熱氣蒸盛則煩躁，爲瘡疹則痛癢矣。所以爲驚搐、爲煩躁、爲痛癢、爲瘡疹數證，心所主者必備，無一闕焉。如始者毒氣蘊於心臟，則驚悸搐搦，醫者不以內外證辨明之，不爲瘡疹防之，便以銀粉、腦、麝、青黛、朱砂、硝石等投之，則心寒而肌斂，毒氣內伏，是瘡疹而驚搐者，無由而出也。此證似驚風，用藥當作瘡疹防備之。蓋瘡疹之初，似驚風者多，醫者不審，便作驚風治之，爲害不淺。大抵瘡疹必有他證相雜，必先有咳嗽痰涎，心神驚悸，煩躁嘔吐，唇紅頰赤發渴，耳冷足冷，脈數舌白，如有此數證，則銀粉涼心藥切不可用之。心一涼而肌斂伏，何由運出？又有小兒平常安樂，皆無疾病，忽然發搐者，必是瘡疹，尤當審諦之。蓋毒氣內盛，但以發散毒氣，如惺惺散、消毒散、升麻湯、紅綿散，兼以快氣、利小便、祛風等藥與服之。此等藥雖未能即效，亦不至敗事，亂其次第，待其熱氣得泄於肌膚，心氣亦自定矣。有風寒與內熱相搏而驚搐者，則各見其證，治之亦如前法，但加勻氣藥爲妙。張氏云：瘡疹氣勻即出快，氣行即榮衛無滯，有寒亦散，瘡疹當自出矣。

《奇效良方·紅斑點隱隱在肌中似出不出者》 紅斑點隱隱在肌中，似出不出者，此由榮衛有病也。蓋蘊熱而生斑毒，非熱毒則不能成斑瘡矣。小兒所稟，有虛有實。且《寶鑑》云：受父精不足者，頭骨巨，囟顱開，母氣衰微，則體虛而肉極，此皆所稟不足者。大抵瘡疹緣兒在母腹中食穢而成蘊熱，即能隨天氣非節之暖而蒸出。如冬月應寒而反熱，謂之冬溫。亦有隨春氣暄暖而出者，有因他病發熱而蒸出者，此皆發熱於外，所蘊熱毒隨之出於肌中爲瘡疹。醫者不能防備，見其熱而攻其熱，殊不知因他病蒸發，而其中有瘡子證已存焉者。若蒸既成斑疹而出，使內虛而無熱以應之，故瘡疹雖見，則外無壯盛之氣而不得泄，內無由復入，當此之際，其人面青而惡寒，肌肉慢而不食，精神昏倦，令瘡疹隱隱在肌膚，似出不得出者，內虛寒也。有身熱面赤者，又大便利小便清，有此證者，但溫中進食，然後榮衛自復，則毒氣隨多少出，而不至太過與不及矣。有人於此，見瘡疹出遲，不能溫裏，但用發散與之，又豈知內無陽以相應，更發陽氣外出，令瘡疹色白，其人必脫。當此反言既出得甚好，忽然而斃，如此者不可勝數，此爲虛脫也，世常患之。《活人書》云：瘡疹出遲者，以活血散用白芍藥末入酒數點，湯調服之，及人齒散。

《奇效良方·瘡疹出有逆順》 瘡疹既出而有逆順者三：有時之逆順，有虛實之逆順，有出入之逆順。且春夏陽氣發生，瘡疹出之爲順；秋冬陽氣伏藏，瘡疹出之爲逆，此時之逆順也。何謂虛實之逆順？大小便秘而能食者，此爲實，順也；大小便利而不能食者，此爲虛，逆也，此虛實之逆順也。何謂出入之逆順？起發紅活者則爲順，倒靨陷伏者爲逆，此出入之逆順也。要

之，傷寒熱在表，而不可下者，恐裏虛不能作汗而解故也。瘡疹發熱，在表結膿痂，必先得其裏實，則外方不陷伏，此簡易平直之理，人之通論也。又有稟氣弱而內虛冷，因出瘡疹間，大便自利，懼其陷伏，至於服薑、附、硫黃、豆蔻、鍾乳、桂、朮等藥以助之，至於平安者固有之。又有內實皮厚，肉密難出，毒氣不得宣泄，至於服大黃、硫石、龍膽、乾葛、大青、梔子、木通、石膏，服之至於平安者亦有之。此皆臨用則隨時變通，豈可執泥於一曲哉。

《奇效良方·瘡疹出遲有數證》 瘡疹出遲有數證，不可不辨。一者出紅斑於肌膚之中，紅點生爲血疱，血疱生膿疱，膿疱結痂疙而方愈。若紅點見，至數日而反不出者，此爲毒氣復陷，其證危也。蓋小兒熱毒在內，又遇冬溫，或春夏煊暖，內外皆熱，鬱發腠理，遂爲瘡疹。始者瘡疹出，必先爲紅斑點，當此之時，或遇天氣大寒，肌膚閉密，毒氣反伏而不出，則身涼內躁，面青而煩，或譫言妄語。當此之際，宜用解肌表出之藥，如紫草散、猴梨酒，蓋斑毒未甚出也。發散，如活血散之類。又有紅斑點方出於外，或內虛，或食生冷，或投涼劑宣瀉，致令臟腑虛冷，不食自利，亦復陷而不出者，宜用溫裏之藥，蓋謂裏虛寒故也，益黃散、活血散、參朮丸之類以溫之。此紅點既見不可復入者，但宜溫出者一也。二者瘡疹已見斑點，斑點盡生成血疱者，期七日而結膿疱。今一半尚爲斑點，未全皆爲血疱，此毒氣半出故也。緣瘡疹遇冬溫或春月陽氣半煊，其熱毒一時隨天氣運出於肌中，當其未出，則內外皆熱，及其出也，則外盛而裏虛。大抵五行四時寒暑，則從漸而久，非節氣之冬溫而夏冷，來暴而去速。小兒爲暴熱運行，內熱出外，天之暴熱一退，令兒外盛而裏虛，虛則無陽以應，瘡疹故出遲，令半出半未出也，故半爲斑點，半爲血疱。當此必不能食乳，大便如常，小便清白者，宜用半溫裏、半發表藥，如紫草、蟬殼、芍藥、葡萄酒以表之，如活血散、人齒散以溫之。內虛甚者生寒，寒則大便或溏或泄，宜理中、益黃、豆蔻、丁香之類以溫裏，裏溫則氣不消削，氣不消削則不伏陷矣。蓋胃腑爲裏，既得溫暖，與肌膚相應，血氣溫深，方能蒸出也。三者瘡疹既出太盛而不出者，尋之臟腑無病，榮衛自和，無諸虛實寒熱爲害，但遲遲不結痂疙而反成血片，甚者至於內陷，其瘡黑黯爛臭，痛如刀剜，由毒氣入心，悶亂而危，此由雜氣衝之，房室觸犯故也。故仲景云：瘡疹未生之間，宜燒赤朮、豬甲以辟邪氣，勿令外人入房，恐有觸犯，最宜防備。其中縱得安者，亦必瘢痕經年黑色也。又勞力人、狐臭人熏觸，坐卧切忌當

風寒，愈而成瘡疥，宜燒黑牛糞貼之，貴速愈而無瘢痕矣。左右上下，安胡荽酒以禦汗氣、惡氣，食葡萄以利小便。大凡患瘡疹處，常燒乳香，最辟諸惡氣，不可不知。人之榮衛遇香則行，遇臭則止，故惡氣不可不辟。譬如物理相感，木得桂而枯，雌黃遇胡粉而黑，亦如此之意，在前人既有所戒，在後人不得不遵之。

《奇效良方·論諸熱失治變為瘡疹候》 病有初同而後異，有初異而後同者，此皆物極則反，勢使之變也。若不通而變之，則似是而非，若同而異，迷而不反者有矣。且傷寒、傷風、傷食、風熱，均是熱也，須詳辨之。且如手足指微冷，面青煩躁而惡寒，左額有青紋者，傷寒也。面赤而鼻流清涕，手足煩躁，自汗惡風者，傷風也。眼胞腫而右額有青筋，頭與肚俱熱，胸滿不食腹脹者，傷食也。面青紅，額正中有青紋，手掌心有汗，獨處不安，時發驚悸，手絡肚微動似驚惕，此驚熱也。身熱而倍能食，唇紅面赤，大小便秘，脊下汗，此風熱也。夫諸熱證則均，究其所以熱則異。且諸證皆熱也，故人身無非常之熱，亦無非常之冷，但溫和而已。今失於將理，肌膚蘊熱蒸於一身，蓋善醫者如此而汗，如此而下，隨證滲泄，應手而愈。若用藥遲速失序，當溫反吐，療熱以溫，則變證百出，蒸爲瘡疹者多矣。且前諸證皆熱也，瘡疹亦熱也，熱毒蘊於肌中，失於治療，皆可變爲瘡疹。故傷寒則有胃爛發斑，小兒則有胃熱發斑，冬溫則有溫毒發斑。故初發熱則不同，其蘊熱則同，此乃後同而初異，皆瘡疹證也。夫知其始異，不致於變成瘡疹者明矣，不知其始異，致其變成瘡疹者敗矣。

《奇效良方·瘡疹作搐》 水流濕，火就燥，此勢之必至。瘡疹本熱，熱則動心，此理之自然。夫心火熱而生肝風，肝風旺而剋脾土，脾土受剋於中，則上下氣不循環，五行之氣無以相制，則心火獨盛於上，肺金受火剋而無力，不能制伏肝木，熱則生風，風火盛而脾土衰，熱氣相擊，動於心神，心喜爲熱，神氣不安，故發驚也。當此宜瀉肝利小便，風定而斑疹隨出。心臟斑，脾臟疹。瀉肝則風去，利小便則心熱退矣。風熱既定，則驚搐亦自愈矣。味者見風火相勝而作搐，不顧瘡疹，便用硃砂、水銀、黑錫、腦子、硝石諸般涼藥以治之，使已出者反伏陷，則當出而不能出。蓋瘡瘍煩躁痛癢，皆出於心，心熱太過則搐。古人治大熱則利小便，熱雖甚，不能蘊蓄爲驚搐之害。今心受熱，投以寒涼損心胃藥以冷之，則其氣斂，何由而出？況中焦既冷，上焦熱愈不降，

其熱尤甚。常見小兒患此，誤投寒毒藥至死者，臨終則遍身斑出，以致不救。蓋心一寒，無緣發已在表者，命終氣散，黑醫陷伏，已無及矣。要之但是治驚，當平肝去風，利小便，最爲要妙。況瘡疹在發驚之後，何不謹防瘡疹之敗耶。又況治驚者，專用涼毒藥，使脾滯心氣不降，尤爲驚病大害，況後有瘡疹者乎。

《奇效良方·瘡疹論疏利》 龐安常云：冬月溫暖，小兒至春月必出瘡痘，則冬月預服三豆飲子以解利之。《外臺》方云：時行煊暖，便服油劑。又云：瘡疹盛行，恐相傳染，煎茜根汁與服以解利之。此皆防微杜漸，見其未兆，間以疏利爲良也，何嘗拘於臨發熱時然後利之耶？且如用升麻湯，是治未發已發，皆可服。夫未發之意，其爲未見斑點已前可服之；已發之意，其爲已結痂疙已後服。今人咸稱方狀云，治已發未發，皆可服之，曾不知稟氣厚者則庶幾，若受氣薄者則爲害不淺，遂使遲速失度，致於陷伏者多矣。然則小兒稟氣厚者，能食，唇紅頰赤，喝水，睡中譫語，或時啼哭，又遇天氣煊熱，易生瘡疹，逐時以少藥疏利心肺，使熱毒皆散，縱有瘡疹亦輕矣。雖曰小兒純陽，亦有稟受怯弱，內無蘊熱，雖天氣煊熱，若面青大小便如常無熱者，則不可輕用解利藥，恐反生他疾。故用解利藥者，宜審察虛實可也。蓋瘡痘屬血熱，轉下屬穀氣。今言小兒發斑瘡，此熱在裏而未發者，斑毒未出，則宜疏散熱毒，導引快利，使無壅遏，何嘗以轉下爲法，況疏利與轉下相去之甚遠。疏利者，如三豆飲子、油劑、生地黃、茜根紫草湯、升麻之類，又何嘗在已發斑之後用也？瘡疹雖有轉下之法，非謂瘡疹而轉下，因生內熱，使瘡疹毒氣內外蒸鬱，恐生他疾，方以疏通之，以平爲期。因瘡疹外熱，臟腑受熱，內外皆熱，遂令正患瘡疹之中，大便秘，裏急後重，小便赤澁，腹滿而喘，渴飲水漿，手掌心并腋下汗出，譫言妄語，能食，而瘡痘不結痂疙，此是胃中穀氣，瘡疹熱毒蒸蘊，亦熱至甚，方可令大便調過二三次，使裏無壅遏之患而已。轉下雖有內熱，亦不可過利，常因有內熱，昧者偶然大利，使內虛，痘疹必陷，反爲深害，不可不知。故傷寒下之早，爲結胸，瘡疹下之早，爲陷伏。或有不問虛實寒熱，見出不快便下之，言瘡疹是熱毒壅，殊不知瘡疹因熱而得出，因虛寒不熱而陷，如此爲害者甚多。大抵治小兒純陽多熱毒，固爲防瘡痘之患，然身不熱，斑未出已前，內有熱證，可下者則下之。若已出斑瘡，疏利在結疙之後，二者迎合，毒氣在臟腑則宣利之，毒氣在肌膚則疏散，非若瘡疹在肌膚，反空瀉腸胃之理。又云：才覺是瘡疹，便宣利使出快，此恐方宜不同，用藥亦異，若執之以爲用，則得失相半。治疾用藥，豈專在於補瀉？當隨證所宜，斯爲活法矣。

《奇效良方·論表出與温裏不同》 瘡疹因熱而生斑，此皆因熱氣藏於胃，故因內熱與外熱相合，隨榮衛運於肌膚，則爲瘡疹矣。夫外熱者，或感寒，或感風。風熱驚熱，皆感外邪而生熱。苟失於治療，邪氣盛則實，實則生熱，故爲外熱也。既爲瘡疹，因熱而生斑，因寒而陷伏，蓋熱則出而散，寒則收而斂，當此溫肌表散而已。又熱毒正盛，因煩熱而食生冷，或服涼劑，使胃寒則榮衛流注循行失度，不能運化，當此溫裏最爲宜也。此則內外之感，當隨證滲泄。或感風寒，閉密腠理，而瘡痘不出，或出紅點，或血疱，其肌膚青白而惡寒，鼻流清涕，耳與陰皆熱，宜與表散則可，如惺惺正氣散、活血散、紅綿散、紫草湯之類，是表散之藥也。其內傷生冷，或服涼藥過劑，或吐或利，此爲裏寒，急宜溫裏以救之。其人必大小便利，腹痛不食或嘔，此宜用理中丸、益黃散、五積散、理中湯之類。若醫者不明於此，裏寒不能運出，當溫之，反發散；外寒所伏不能出，當表散而復下之，是皆表裏不分，寒溫失度，當察其證。

《奇效良方·論瘡痘膚疹》 臟腑不同，表裏有異，是以瘡痘與膚疹分淺深也。腑屬陽，有熱則易出，是以名膚疹。膚疹一出，便如痧瘡細疱，出於肌皮之上，一出而便沒。以言膚疹在肌，其所受氣淺，故易出也。臟屬陰，有熱則難出，其爲瘡痘，在肌肉血脈間，必先出紅斑而後生成如痘，故名瘡痘。其所受氣深，是以難出也。暴熱而便出者必膚痘，久熱而難出者必瘡疹，不可不知。

《奇效良方·天氣暄熱即與疏轉後有瘡疹則輕既出不可疏利》 瘡疹所感而未成，既成瘡疹而已出，瘡疹出盡而結膿痂，此三者邪氣輕重表裏先後不同，用藥亦異。方書云：才覺是瘡疹，便與疏轉即輕者，大凡用藥之意是瘡痘便與疏轉。蓋冬究觀天氣煊暖，至春夏陽氣發生，兩熱相合則生病。或嬰孩或童子，內藏蘊熱，天氣煊暖，即唇紅頰赤，又渴飲水，咳嗽痰盛，睡中驚悸，此皆熱氣所作。以意推之，臟腑蘊熱，春夏必發瘡疹，以藥疏利臟腑，熱氣既去，縱有瘡痘亦輕，此冬時便當即解之。今人不然，見紅斑已出，熱毒在

表，復轉下之，是表熱不除，胃氣太虛，無以運行，榮衛毒氣，輒伏入裏，則多危斃矣。但既成瘡疹而已出，是紅斑見時，切不可疏轉，其熱氣已在表故也。既結膿疱者，是毒氣已出而未結痂疕，恐毒氣再入臟腑，餘毒爲害，卻宜疏利之，則不生他疾矣。以此觀之，疏利在未發瘡子之前，及已愈之後，不在瘡子正發出時利也。

《奇效良方·瘡疹已出諸證不一》 響應桴，影逐形，動則隨之；病有證，藥有性，用則應之。如虛補實瀉，未嘗不愈也；瀉虛而補實，未嘗不危也。瘡疹本蘊熱毒於內，及其發也，體熱則血脈敷榮於外，要在血氣溫深，胃氣盛壯，水升火降，然後熱不能伏藏，隨血氣以流於肌絡，結瘡痘而出，豈一證可拘？有胃虛不食而出，或吐或瀉不食可見也，則宜溫之。有榮衛虛弱不能出者，惡寒面青白，肌膚軟慢似出不出者，是榮衛弱也，當和其榮衛，如活血散可也。有已出被風所感不能出者，或發熱，或狂言，或風搐，或遍身青紫紋是也，當發散，如惺惺散、僵蠶散。有已出而服冷藥，或食生冷，而內寒沉伏不出者，則令瘡黑黯，潮熱啼哭，或白色腹脹，口氣目閉，四肢微厥，如人齒散、理中湯可也。有出甚被穢氣所熏觸，則成血片，燒乳香或胡荽酒可也。有悞服表藥過多，遍身變成一片，謂之斑爛者，宜安養之，如六神七珍散、內補散、雙和湯可也。有正出盛，服涼心藥，沉伏在裏，發寒戰慴伏者，如丁香、豆蔻、薑、桂，當歸、附子可也。有本虛，少用藥大發之，出得正盛，忽然氣脫者，此裏本虛也，如丹砂養氣、理中、益黃等可也。有出毒氣彌盛，內外通遂，無陰氣所感，但血疱灌注，結痂疕不成者，七日已上，豬尾膏證是也。其證各異，宜細辨之。

《奇效良方·論瘡疹熱毒所起之由》 熱毒伏於臟腑，則蒸於肌膚而成瘡疹，非熱毒則不能出。或感四時非節之氣，或感外寒，相搏於榮衛，邪氣盛則實，實則生熱，因熱而成斑；或傷食滯於中焦，心氣不下，膈熱而斑生；或心熱甚則生風，風盛搐搦如驚癎而生斑，是皆熱有所起之由。其熱至極，動臟腑之熱而成瘡疹也，則五臟各見一證。且呵欠煩悶，肝熱也；時發驚悸，心熱也；乍涼乍熱手足冷，脾熱也；面目腮頰赤嗽嚏，肺熱也；腎居下焦，不受穢，無諸證但瘡黑者，屬腎也。良由不謹風冷，或因過利內虛，毒氣伏陷歸腎，則變黑色醫黯。世皆言瘡疹是熱，此人之通稱也。因熱而內外相蒸，兩熱相合，陽喜歸外，熱蒸而出，昧者不察，見瘡疹發熱諸證已見，便與疏利，殊不知疏轉當時未覺爲害，後因瘡子出盛之時，胃氣因疏而致虛，不能運出，使人不覺是先疏轉爲害，則因內虛爲倒醫，爲不食，爲下利，爲昏倦，變證百出。不知所遇之初，因疏轉爲害，而瘡疹出遲，醫者不察，當此又增發散，更或下之，愈增重困，因此又救之不善，他疾必生。殊不知傷寒因身熱而下早爲結胸，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毒氣已發在表，尤不可疏轉，固言小兒因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毒氣入裏則殺人。因知傷寒身熱爲汗解，瘡疹身熱爲瘡疹、爲血疱、爲膿疱、爲痂疕而方愈，則瘡疹又不宜利，其於傷寒身熱不可下，無以異也。其瘡疹有宜利者，在合下證詳論之矣。大抵瘡疹是熱毒，非熱則不能出。瘡子有大熱者當利其小便，有小熱者當解毒，是亦利其熱也。何必須轉利，反虛其穀氣耶？故知瘡疹是熱毒，剝其熱則瘡疹反不出爲陷伏，爲害更深矣。

《奇效良方·瘡疹已出不可服油劑》 冬嚴寒而反溫，小兒陽盛而陰微，無陰以制之，則熱停於胸膈，令兒頭髮豎直，飲食以減，此伏熱之兆，便宜解之，服油劑隨時便服，預以防之也。如《千金方》論人之初生，服生地黃汁一蜆殼，則不害瘡疹。龐氏論冬月天氣溫暖，小兒至春陽氣發生，必發瘡疹，宜預服三豆飲子。常論瘡疹未發，服升麻葛根湯，此皆未見紅點時先服以防之，豈是身熱斑生而用者？且油劑、三豆飲子、升麻湯，是皆預用之。或是冬月應寒而反熱，名曰冬溫，前人推度之，小兒純陽，至春陽氣發生，與伏熱相搏，必作瘡疹，故隨冬溫時以服之，又何嘗見斑點時服耶？《千金》論人之初生，服生地黃汁數蜆殼，終身不患瘡疹，此爲知幾，尤預於未然者。若斑點已出，則不可服油劑矣。

《奇效良方·瘡疹有發出者有温出者有解毒者》 病之在人，所得有輕重，善用藥者，能使病重者即輕，病輕者即安，故仲景謂之隨證滲泄，最爲活法。且瘡疹身熱而煩躁，喘滿脈促，有諸瘡疹證不見斑點，其熱未退者，以麻黃等湯以發之。若已出斑點者，即止後服，不爾再服，此表發出之也。或稟受虛寒，脾胃怯弱，或服冷藥至多，傷於脾胃，令兒手足逆冷，脈息遲細，大便溏而小便清者，炮乾薑、炙甘草湯、豆蔻、丁香、參、朮藥，可選而用之，此溫裏使令自出也。或瘡疹出後有餘毒者，下利黃赤膿血，身熱而渴，當又薤白湯與解之。於斯三者，或發或溫或解，能審而用之，瘡疹可保無虞矣。

《奇效良方·瘡疹雖有熱證大便如常過則不可再下》 事物以中爲正，臟

腑以溫爲平，故過熱太涼，皆非所宜。臟腑有熱者，則大便數日不通，熱蓄血聚，壅遏不行，勢必增劇，不得已而下之。若或悞下，爲害不淺。故大便如常，是內無蓄熱，切不可再下。此前人言之諄復者，蓋警策後人，使無悞爾。方書論五實證，人能食而大便閉，脈大，發熱，無汗，又有熱證相兼，都可下之。又論五虛證，令人不能食，嘔吐，皮寒，脈細，大小便利，則宜補之。以此而觀，臟腑既已如常，則知裏無毒熱，若下之者，豈不爲重虛者乎？大便既如常，有大熱證者，但利其小便，則雖熱亦不能爲害矣。常觀病者大便不濡瀉，有虛證，用溫藥而愈者有矣。大便濡瀉，又用下藥而愈者，未之聞也。雖或有之，是食積或冷熱不和，互相爲害，但半補半利，去其食積，分其冷熱，此非正下者也。

《奇效良方·不可妄發妄下》 一物具一性，一性有一用。藥之性或補或瀉，或表或下，或散或斂，既各不同，若能以所性施之所用，用之當則逐時而病愈，故錢氏論發散轉下，皆稱不可妄者，恐其用之不當爾。且瘡疹諸證俱見，及斑點既生，若無內外寒熱虛實者，但安養之，待其所蘊多少，任其自然，則無太過不及之患。如此非爲當時不生他證，亦病後易於將理。今人則不然，才瘡疹斑點方出，不顧所蘊輕重多寡，心速而惟恐不出，故用藥表而出之，服以紫草、蟬蛻、副以人齒、猴梨，併與酒、麵、芫荽，無所不試。曾不知毒氣遇藥，發之則一爲十，十爲百，百爲千，千爲萬，千萬之變，合爲一瘡，方書稱名斑爛。至於五內七竅皆有，重者爲之不救，輕者爲聲啞、爲目疾、爲斑爛、爲閉耳塞鼻之患。又有用表藥過多，瘡表則盛，裏無陽氣以應之，爲虛脫者多矣，此妄表者之爲也。大抵瘡疹已出，方賴熱氣逼其毒氣以出，出則無鬱遏壅悶之患。善攻其熱者，熱甚則利其小便，熱輕則解其毒氣。昧理者不知，但言瘡疹是熱，無時進涼劑，致於胃氣虛羸，令兒胸滿腹脹，又且下之，致內虛毒氣入裏，則殺人甚衆，此不善下之過也。錢氏稱不可妄發妄下，誠不誣矣。要之，治熱以溫，涼而行之，未至於冷；治寒以溫，未至於熱，當從其漸而已。合下合發，各有其證，別論又詳具矣。

《奇效良方·發熱有時則應臟腑知其斑瘡痘水疱膿疱》 谷空而響答，形動而影隨，舉此而得彼也。故錢氏云：熱應時而出，是見熱而知臟腑明矣。且以一日而觀之，寅卯辰時熱者屬肝，爲水疱；巳午未熱者屬心，爲斑；子丑寅熱者，脾疹也。耳腎不受穢，無證，但出瘡疹變黑，屬腎；申酉戌時熱者屬肺，爲膿疱。觀其熱發有時，亦知瘡疹之所本，是亦即前錄，後之先見也。

《奇效良方·蘊熱而斑毒》 人之將理，失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故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蘊熱而斑毒，非一日之熱，皆積微成著也。大抵小兒自然陽盛而陰微，況朝夕飲啜熱乳，兼重衣溫厚，幃帳週密，則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此蘊熱而斑毒者，表裏皆受熱也，宜預服升麻湯、消毒散、紫草湯、油劑爲良。又有傷寒發斑，爲感寒毒，失於解利，邪氣盛則實，實則熱，熱毒而斑生，遍身如被蚊蚤所嚙，不作瘡疱起，但赤斑點者，此五死一生之證；作黑點者，九死一生之證，名曰發斑，非瘡痘之比，皆稱曰斑，故因而及之。瘡痘有數證，疹起如痱瘡，隨出隨愈，此名麩疹，其毒輕。瘡痘如豆，水疱如淚而青小，膿疱有膿而大，其形各異。又有心斑脾疹，五臟各有所主，不可不知。

《奇效良方·瘡痘已出未能匀》 人之平居樂逸，則心神安靜，氣體和平，及其病則陰陽偏勝，盛衰不同，故令虛實不齊，是以瘡疹已出，不能遍匀。前人治法，透肌解毒而已，使毒得出，肌透消解，氣既無壅遏，則自然出匀也。用必勝散、快毒丹令出快，紫草飲、胡荽酒、紅粉丹自然匀順也。

《奇效良方·瘡子未發者令內消》 前人於瘡疹，防微杜漸，無不盡其意焉。見小兒遇天氣溫熱或身溫，恐發瘡疹，遂以犀角、玳瑁二味磨汁與服之，以茜草煎汁與消之，則未發者令內消，已發者亦能解利，使毒氣不致太盛。或有伏熱，瘡疹未出，四肢微熱，飲食似減，頭髮乾立，或時額多微熱，宜服牛油方最佳。

《奇效良方·瘡疹發熱而痛者》 癢爲虛，痛爲實。又云：諸寒爲痛。又云：內快而外痛者，爲外實內虛；外快而內痛者，爲內實外虛。是以《聖惠方》云：痛者，言其通也，則痛爲實可知矣。今瘡疹身熱而痛，是時行寒熱所感，未能解也，故用麻黃湯、水解散以解肌，汗出，寒熱自已，瘡疹亦無阻矣。

《奇效良方·瘡疹出不快》 病之始末不同，深淺各異。瘡疹之出不快者非一端，用之當隨宜而已。凡瘡疹紅斑點出，日數未盡，其內實而肌熱者，宜疏利之。若自利者，當溫裏。斑點見齊，血疱結起，遲者實熱；大小便秘，渴而腹脹者，宜勻氣解毒；甚熱者，宜利小便；虛而自利者，宜溫裏調榮衛。蓋血疱出甚，亦令小兒內虛故也。自血疱作膿疱，膿疱不結痂疕者，當此毒氣已出在表，但解餘毒而已，故出遲。名同出遲，先後之序不同，醫者當辨毒

氣在表在裏，若虛若實，補瀉調解，隨證治之，此是正瘡疹證，無諸內外邪氣所感者也。若患瘡疹中，設有所感冒，則治療不同。且瘡疹正出，遇時令寒暑燥濕風火不節，則脈證與居常相異，用藥則不同，尤當消息。且正患瘡疹中，暑氣大作，則或煩躁而咽痛，或喘滿而作渴，此乃暑氣與瘡疹，表裏熱氣併遏壅滯而出不快，宜與白虎湯、荊芥散。如出瘡疹中，遇天氣暴寒，令兒膚腠秘密，寒氣結聚，出不快者，宜用麻黃正氣散之類。又有瘡疹正出，煩躁飲冷過多，或悞服涼藥，使胃冷無以運行榮衛，致中滿，則上下氣不升降，出不快者，宜用理中湯、薑黃散、活血散。至於下痢者，硫、附、豆蔻之類，皆可選而用之。又有瘡出正盛，內外熱氣壅遏，血蓄結聚，令兒能食，腹脹不大便，煩躁而渴，手掌裏有汗，喘滿出不快者，此由毒氣與心火貫注，無陰氣以斂之，宜用乳香豬血膏、紫金散、豬尾膏以飲之。或瘡疹正出，被惡衝觸房室，觸犯禁忌，或狐臭人、勞力人氣觸者，令出不快者，宜燒豬甲、赤朮、乳香，常燒令氣不絕，仍上下安胡荽酒以御之。是以略舉其數證，方書但云出不快而已，皆在隨所得之由變通。若大小便秘，氣壅遏而出不快出者，鉤藤紫草散。氣濇出而不快，以脫齒散、活血散。倒靨者以紫金散、如聖散、開花蘿蔔煎汁與服之。蟬蛻甘草散、豬血乳香丸、豬血麝香丸、木星飲、紫草膏。瘡疹已出，熱滯喉舌生瘡，懊惱氣喘，煩渴多睡，精神昏塞者，以透肌散主之。伏熱在胃，腹脹便赤者，四聖散。瘡疹不出，傷寒不語，乾野人糞散。溫毒既發，痘瘡不出者，地黃豆豉散。

《奇效良方・瘡疹面青者逆》《素問》云：內藏心肺，聲色彰明。大凡病在臟腑，其證皆見於外，所以瘡疹病而煩躁面赤者，心也；面黃體倦者，脾也；面青多怒者，肝也；喘嚏面浮而白者，肺也；面黑善恐欠耳尻手足厥者，腎也。此五臟有五色，常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也。又曰：色之與脈，當參相應，其不相應者病。今瘡疹屬心，令人身熱煩躁，驚悸面赤，皆屬於心，其赤者順。今面色青，是色不與病相應，爲不順也，當更察外證防備之。故《素問》云：色以應日，脈以應月。今瘡疹臨時觀之，豈不以色應日也？瘡疹當唇紅腮赤，而反青色，其爲病實者必生風，大小便秘而燥渴者實也；虛者必下利不食，四肢厥者虛也，各宜用藥預制之。

《奇效良方・瘡疹身熱而脈反遲》脈數爲熱，脈遲爲寒，此最驗也。數熱屬腑，遲寒屬臟。今瘡疹在表，屬腑而外發熱，脈反遲而屬臟而爲寒，是脈不應其病，陽病而得陰脈也，宜當溫之，以活血散、當歸散、人齒散之類。臟寒下利脈遲者，以甘草乾薑湯、豆乳散之類。蓋得胃氣既溫，營衛以和，則或汗或疹而解矣。其脈遲者，是胃氣虛冷，營衛不足故也。

《奇效良方・瘡疹非微汗則表不解》用藥之法，貴簡而當，則病重者輕而危者安。且瘡疹證雖蘊久熱，然發斑之際，必因天氣暄暖，或感風寒而發熱，或驚熱，或傷食而熱，因熱而生斑疹。斑未出者，方其初發熱，得微汗散之，後雖爲斑瘡亦輕，此非微汗則表不解也。其證令人身熱頭痛，鼻中壅塞，咽喉不利，咳嗽目赤，毛焦皮膚緊而脈數，此皆熱極爲瘡痘，雖順而出，毒氣亦不輕。議者始以微汗解散，其毒漸輕矣，如水解散、控心散、麻黃湯等主之。如斑點已出，則愼不可用此法。蓋自然出快則不可表，表之則成斑爛。又有用發散，隨汗爲白珠子或出小紅瘡，亦因汗而毒氣隨散，不可不知也。

《奇效良方・瘡疹既出不盡透透而不長血疱》瘡疹既出，隱隱在肌膚，不盡出透，盡透而不長血疱，此皆脾胃虛，榮衛怯弱使然也。良由一時被天氣暄暖諸暴熱壅而成斑點，斑點既出，無陽氣以應之，故令在肌膚隱隱而不出也。當此則先和脾胃以行營衛，營衛既暖，毒無所容則出矣。故前人用人齒散、活血散，皆暖榮衛以發之；發之斑未出者，用乳香豬心血丸；出而不盡透者，以豬血、麝香塗手足心、唇上，最爲要妙。或以紫草散之類，并脫殼散，皆隨寒熱虛實而投之。又有當出被外風寒所逼而不能出者，其人必鼻流清涕頭痛，宜以解利藥隨證溫散也。又有被風寒所逼而不能出，其人必鼻流清涕，頭痛發熱，宜以麻黃湯解利之。

《奇效良方・未出可下已出不可下出已定當利其大小便》毒氣在裏，瘡疹未出者可下；毒氣在表，瘡疹見斑點已出者不可下。如已出定結膿窠，尚有熱證見者，當利大小便。此猶恐裏有餘毒不盡，因而生疾，其大小腸主出而不納，有餘毒可利之。前人一動一靜，必有至理存焉。

《奇效良方・發瘡疹有微盛》凡是瘡疹證而熱數日，瘡疹不出，進退皆難，誠可慮也。便欲大發之，懼其瘡太稀而成斑爛，成倒靨，不發之又無以散毒熱。故方書論始以微發之，微發之而不出即加藥，加藥不出則大發之。大發之後，或出不多，或無斑疹，脈息和平，無他證者，即瘡疹本稀，不可更發也。以此思之，皆是用藥有漸，發散不至太過，庶不至不及，亦用藥之善也。

《奇效良方・瘡疹熱在表不可疏轉》毒氣在表宜散，在裏宜下，此爲不

易之法也。今瘡痘熱在表，卻用疏轉其裏，是表裏不分，是故前人於一言一字，無不審之。其在表宜散，在裏宜下。其瘡疹是熱毒在表，每每妄下，虛其裏，則至於夭傷多矣。殊不知傷寒身熱在表者不可下，故《活人書》論瘡疹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則毒氣入裏，殺人尤甚刀刃。瘡疹固有下者，自有可下證，別具其詳矣。

《奇效良方·瘡疹出太盛》 瘡疹出太盛而面黃，大便黑色，煩喘燥渴，或腹脹，此爲有瘀血在裏故也，宜以犀角地黃湯，及治瘡疹中鼻衄吐血，毒氣未盡，有餘瘀血，皆可服之。然出得太盛燥渴者，服甘草散，其未出者，亦可服之。煩喘甚者，以麻黃湯；咽痛而嗽者，入麝香服之，尤妙。出遲者，以紫草飲子爲妙。

《奇效良方·傷寒與瘡疹同異》 傷寒，男體面黃，女面赤，增寒，各口中氣熱，呵欠頓悶，項急也。瘡疹則腮赤燥，多噴嚏悸動，昏倦四肢冷。傷寒當散，瘡疹當溫平勻氣。面赤腮赤之不同，又有諸熱證蒸爲瘡痘。雖始終各變，當隨證而治之，不可泥於一曲。

《奇效良方·未能辨認間服升麻湯已發未發用胡荽酒》 善治病者治於未然，不善治者治已然。昔人論升麻湯，未能辨認間可服之，是瘡子未發，未見斑點之前可以內消，所以服之。若已發見斑點者不可服，蓋升麻湯性大寒故也。已發而服升麻湯，是以出齊結痂疙之後方服，解餘毒也。往往人未知此，見斑點既出而後服之，令肌涼而反不得出，爲害極多。用胡荽酒，則曰已發未發皆可服之。胡荽辟一切惡氣衝觸外護之用。胡荽酒者，以胡荽漬酒，灑於牀帳左右上下，可辟惡氣，瘡疹正宜用之，非升麻湯之比。故知升麻湯未辨認間服之，能消諸蘊熱，而解毒於未然。及斑已見，則當以和平藥安養之。升麻、葛根性大寒，瘡疹既出而服之，則反使寒弱，爲出遲，爲寒中，爲陷伏。小兒稟受實者庶幾，或所稟怯弱者，最爲大害，不可不知。故方書有直言瘡疹可下者，有直言不可下者，人之稟受不同，方宜又異，豈可執於一偏而不知變？且北方冬月則風寒冰烈，南方除夜，天氣溫和，花卉亦發，萬物亦應時豐，四季皆無毒熱酷寒之害。以此觀之，所稟既異，所治亦殊，在臨時通宜而用之。不可下與可下，自有證候，故執一者乃醫之病矣。

《奇效良方·張氏論瘡疹氣勻即出快》 《難經》云：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故氣主呵之，血主濡之。濡，軟也。氣行即血隨而行之，氣滯則血壅之。故張氏論瘡疹氣勻即出快，蓋臟腑既有蘊毒，方其壅於肌膚，熱喜散而出爲瘡疹，熱亦不能復還。營衛調流，血氣流注，則出而無阻，蓋氣勻即出快，此其義也。或有結搏，或裏有食滯於中焦不化，或外寒所感，皆令壅遏不通，故氣既滯則血不流，何由而出？當此不能審察之，則至危斃者有矣。能使氣勻，行而不滯，瘡疹無不出者。

《奇效良方·瘡疹血疱作成膿疱令人心膈煩躁不安》 瘡疹之發有漸，當審次序可也。若先後失序，輕重失時，斂散不得其宜，則必見差悞矣。夫斑瘡疹始作而未出者，當疏利令輕也。既出而成血疱，當令營衛升降，調脾胃，令不冷不熱。及其將作膿，毒氣正甚，大腸不通者，潤以通之；大便自利者，溫而固之；小便不通者，導之；及其結痂則解散其毒，此治之大體也。且瘡疹作膿，是血疱結造也。心者主瘡瘍，主煩躁，當其作膿，毒氣已出，未得淨盡，則毒氣應心而燥生矣。若血疱作而煩躁，此熱毒欲散未散之際，但解熱毒而已，宜用豆湯解之，以黑豆煎汁放溫，徐徐與飲之。

《奇效良方·瘡疹身熱耳尖脚梢冷腹內痛或塊》 病有似是而非，若同而異者。蓋肢體冷而腹痛者，此毒氣在裏，若不能審諦，必作極寒治之，反以熱藥，爲害愈深。未冷極者，不問身有無寒熱，肢冷腹痛，必大便自利，倦卧惡寒。今身熱肢冷，腹痛，大便不通，蓋熱毒在裏，則熱甚而發厥，伏熱深而瘡疹不能出者，宜以蟬蛻末煎水服之；而已出者，亦可服之，無害。毒氣得泄則四肢溫暖，腹痛自止矣。前人論腹痛有虛有實，腸鳴自利而腹痛者爲虛痛，是冷也；腹滿而不大便者爲實痛，是熱也。今腹中痛而不大便，又身熱，耳尖冷，腳冷，爲瘡疹證明矣。又有瘡疹始發，腹中有塊而痛，醫者不能詳辨，多作食積下之，至於夭亡者多矣。

《奇效良方·愛護將理》 小兒鼻塞，摩囟以通之；營衛不和，洗浴以通之；腠理空疏，粉末以密之，此皆外可以通肌也。及其瘡疹既作，血肉作膿痂，肌嫩未實，諸氣可通，恐惡氣有所觸犯而入，故製方論，使愛護而爲防備計。故云：已出未出，切忌見雜氣衝觸，兼勞人及狐臭人熏之，尤忌房勞人相近；未愈者不可當風坐卧，如當風即成疥癬也。若瘡疥膿疱出，可燒牛糞灰貼之，則速愈而無瘢痕也。及左右上下，不可缺胡荽酒，能禦汗氣惡氣也。若能食者，時與葡萄食之，爲其能利小便，及取出快如穗之義。若斑爛膿痛甚者，以乾淨黃土細羅以敷之，仍數數食蜜。若勢輕者，則以芒硝和豬膽調

塗瘡上，勿令動著，直候瘡痂落也。有大段瘡發不通，卧席以麥麩墊卧將息。不問已發未發，皆可燒乳香於房室中，令氣味不絕，辟一切惡氣。

《奇效良方・手足冷腹中硬為瘡疹》 臟腑已有伏熱而感外風寒以擊之，此陰陽相搏於營衛，輕者在腑爲疹，重者在臟爲瘡痘；若手足梢冷，尻陰冷，腹中硬痛者，是瘡疹證。或有驚證者，由蘊熱動心，切不可悞投驚藥。若驚藥悞投，則毒邪內攻，其瘡不出，便至危殆。或出後爲倒靨，便服平和勻氣發散藥必愈。

《奇效良方・〈聖惠方〉論瘡疹未見乃可疏利》 凡嬰童患瘡痘候，初覺似傷寒，面色與四肢俱赤，壯熱頭疼，腰背痛，足多厥冷，眼睛或黃或赤，脈息但多洪數，絕大不定，小便赤而大便多秘，才覺四肢色候，雖是瘡疹未攻皮毛穴出者，可便服餌，勻和臟腑，疏利毒氣。若瘡痘已結在皮毛穴間，微微自出，即不可疏利也。或有膿水者，卻可疏利也。蓋熱毒已在外，恐裏有餘熱未解，則可疏利也。疏利宜黃連散、青黛散、當歸散。

《奇效良方・〈石壁經〉論瘡疹歌備詳其證》 小兒瘡疹候偏多，咳嗽痰涎作久疴。熱候心神如怕物，驚時羊眼白番波。認目看燈睛有焰，吐來氣逆又相磨。十歲夢中如發搐，唇紅臉赤疏交羅。湯水心煩頭滿熱，耳冷腳冷發無過。舌上有如粟米樣，定知三日發交瘥。此病未來宜早療，莫將涼藥與伊摩。細辨形證爲妙用，只將平藥以調和。

《奇效良方・辨劉氏論轉下張氏論用藥》 劉氏云：初虞世所著《必用方》，大有益於世，惟瘡疹云當轉下，悞人甚多。緣方宜不同，所稟虛實有異故也。蓋小兒瘡疹轉瀉則內虛，毒氣不能運出，復攻於裏，陷伏多致夭傷。張氏論用藥，瘡疹服惺惺散，次服人參羌活散等，如壯熱未退，切不可通利大便，及溫熱藥，恐令瘡疹不出。二人之論，與初虞世之論，皆未可執，須在臨時可溫則溫，可下則下，皆有可溫可下證，別具詳之，學者宜通變用之可也。

《奇效良方・瘡疹熱與諸般熱不同》 發熱證候多般，瘡疹亦發熱也，其體熱則同，所得之由不同，須引證而辨明之則各異。發熱如瘧狀，熱作有時者，名潮熱；發熱飲食不減者，名風熱；發熱而頭熱肚熱，右額有紋者，名食熱；發熱而多渴，渴則瀉者，名疳熱；發熱唇上下汗出，唇中間起一白疱子，及耳陰皆冷者，名變蒸；發熱而額正中髮際有青紋，下至眉心則發驚者，名驚熱；發熱而皮膚或赤色熱痛，時時啼叫者，名丹熱；發熱目閉面赤色者，名胎熱；發熱而面赤，汗出而鼻流清涕，左額有青筋紋者，名傷風熱；發熱而面色青慘，耳鼻冷，惡寒無汗，亦左額有青筋，手足厥冷者，此名傷寒熱也。又有變蒸之中，偶有時行寒疫者，則耳與陰反熱。若瘡疹發熱則不同，然呵欠煩悶，時發驚悸，乍涼乍熱，手足時冷，面目腮頰赤，嗽嚏者，此皆瘡疹之熱證也。

《奇效良方・瘡疹出視輕重》 病有輕重，藥有深淺。病深藥淺，不能去病；病淺藥深，眞氣受弊。觀瘡疹分輕重而治之。其瘡出稀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白者輕。瘡夾疹者，半輕半重也。一發而出盡者重也，外黑而裏赤者微重，外白而裏黑太重也。青乾勢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瘡中端黑點如針孔者，勢劇也。論輕重爲用藥之法，輕者宜勻氣，令其自出也；半輕半重者宜解毒，散毒則自輕也；毒氣重者宜利小便，太重而勢劇者，當隨證滲泄。熱氣衝於心，則譫言妄語，則朱砂、參、苓之類可用也。蒸於肝則搐搦，伏若驚癎，則防風、羌活、天麻、全蝎、南星之類可用也。蒸於脾則腹脹渴水，大便秘，目腫，則枳殼散、橘、麴、山梔、地黃之類可用也。蒸於肺則喘急渴水，咳嗽鼻乾，則桑白皮、馬兜鈴、半夏之類皆可用。毒氣歸腎而黑黯倒入者，宜豬尾膏、活血散，皆可急而用之也。又有風邪客搏於皮膚，熱不得泄，瘡變爲癮疹之狀，皮膚搔癢者則輕。又有內先蘊熱，外被風邪相連，搏於血則赤斑，其毒亦深。傷寒變瘡痘者，其傷寒熱毒甚而發皰瘡，其瘡也或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漿戴白膿者輕；有紫黑作根，隱隱在肌肉裏者，其毒必甚；重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其形發如豆，故以名焉。大抵正瘡，痘是母腹中時受積穢，良由內實而斑毒生，其感風感寒，爲癮疹，爲斑毒，爲痘瘡，皆外邪乘內虛而伏於臟腑，內外皆熱，熱蓄血聚，壅遏不行，蘊結而成也。所遇之初不同，可不辨正之。瘡子內實而生者，五臟各有一證，前篇備論之矣。且傷寒傷風，何以別之？面青四肢微厥，無汗而惡寒，耳與陰皆熱者，傷寒也；傷風者，面赤四肢煩，鼻流涕，有汗惡風。此二者宜審，早早治之，不爾，爲瘡疹也。若在母腹中蘊毒氣者，《千金方》云：兒初生，以生地黃汁一蜆殼與服，便下黑糞佳。及瘡疹臨發未出之間，以升麻湯解之；冬溫，以三豆飲子解之。時氣發瘡疹，恐相傳染，以茜草煎汁解之。此皆瘡痘當用者。惟傷寒傷風，變爲瘡痘，是汗下失時之過。

《奇效良方・瘡疹疏利與取轉不同》 瘡疹已出，熱毒居表而不可疏利。

疏利是未出時即疏利之，疏則散其熱氣，利則滑其肌竅，使熱毒則發泄而不壅遏，其瘡疹輕而易出也。及其瘡疹已出，即不可疏利，宜以和平勻氣藥調理爲宜，又曷嘗令人取轉耶？且疏利與取轉，相去遼遠。疏利者，是以輕涼之藥，疏散使易出也，如黃連散、青黛散、當歸散。煩躁睡卧不安，頻煎豆湯徐徐服之。取轉者，是以峻快之藥轉下也，如巴豆、芒硝、輕粉、水銀之類是也。疏利與取轉，輕重殊等，不可同日而語。古言疏利，今乃爲取轉，得不爲誤耶。

《奇效良方·辨董汲〈指迷方論〉與錢氏〈活人書〉不同》 小兒所稟，有虛有實，病證有寒有溫，故良工隨宜而治，各得其所。今觀董汲與《指迷方論》，其稟氣厚者，或病熱而又失於解利，有蘊積熱毒者，治法則當利，利之無不愈。此由小兒稟氣已厚，又有病熱而失於解利，蘊熱在中則宜利之，利之無不愈矣。此董汲《指迷》用藥之意，皆熱毒未出於表，蘊毒在裏時用之也，若無錢氏方。《活人書》用藥之意。錢氏論：倒僵欲脾強勝腎，得身溫而渴，陽氣復者可生也。《活人書》云：身熱耳冷尻冷，輒用利藥則殺人。二人之論身熱，爲瘡疹毒以在表，氣虛在裏，故不可利，但以溫平解毒而已。故知傷寒身熱而下之早，毒氣入裏爲結胸。瘡疹爲熱，若表下之早，爲黑僵，爲陷伏。四人之論，皆不可廢，用之要得其宜。後之醫者，當以董汲《指迷方》治瘡疹未出，預截熱毒；若已出了者，解利餘毒，則無不愈矣。以錢氏、朱氏之意治瘡疹正作，使外不至太過，裏不至陷伏，亦無不愈者。大抵治病皆當隨宜用之，最爲要法。譬如小兒患有傷冷者，有伏熱者，有被驚者，有感風寒者，有傷食者，臨期分別，豈可泥於一曲？況習醫者又隨方而用之，以愚觀之，昧者徒互見其偏。審之四說，皆爲可用。

《奇效良方·治瘡疹方宜不同用藥亦異》 《素問》云：一病而用藥各不同，皆愈者何也？此地勢使然爾。且東方食魚而嗜鹹，令人黑色而粗理，爲病癰瘍，以砭石治之。西方風土剛強，外邪不能傷，其病生於內，治之宜於毒藥。北方風寒冰冽，臟寒生滿病，其治宜於灸焫。南方天地所長養，陽盛處，其地下水土弱，而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腑，病爲攣痹，治以微針。中央地平以濕，其生萬物也衆，食雜而不勞，病爲痿厥寒熱，其治宜於導引按蹻。是以五方地勢高下不同，治法亦異。故仲景治傷寒用桂枝、麻黃、大青龍湯，皆是熱性藥，云西北二方，行之無不應驗；惟江淮地暖處，用加減法，如升麻、石膏、知母之類，是隨此五方地氣而用藥也。又云：病素有虛實者，并用古方不在加減法，當此隨時變通，不可泥於一曲。且西方風土剛強，外邪不能襲，病生於裏，其治宜毒藥利之。設有陰證者，亦須用理中湯、四逆湯之類以助陽氣。南方雖爲陽精拱上，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病爲攣痹，設有陽證者，宜用大黃、大青、黃連、葶藶、苦酒之類，以復陰氣也。此皆前人得隨時增減之理，則知瘡疹豈在專補專瀉，但應當日脈證祛逐可也。方宜各自不同，故用藥豈可執泥哉。

《奇效良方·瘡疹戒失饑不可當風冷》 人之飲食起居，有消息虛實存焉。且晝日起居行坐，其氣血漸降也；夜則倒眠，血氣漸升，則心安而逸也。此上下升降，虛實運動也。且人之胸腹，方其饑也，則腸實而胃虛；及其飽也，則胃實而腸虛。此平居飲食進而無病，尚且一起居一飲食而一虛一實存焉。況小兒在母腹中，所蘊穢毒在臟腑，欲出爲裏熱；熱甚而發於外，其熱暴出，其裏暴虛，正賴飲食湯藥以助之。苟或失饑，內無食以助胃，何以運出其瘡痘，則爲黑僵陷伏者多矣。此內虛所致也。故不可失饑者此也。又瘡疹正出，乃表實裏虛，心煩惡熱而欲冷，或起居當風，或失蓋覆，則虛熱被外風寒所搏，而爲陷伏者亦多，此外邪所致，視瘡疹者可不謹歟。

《奇效良方·瘡疹有大熱者當利小便有小熱者當解毒》 前人論瘡疹有大熱，則當利其小便。蓋大熱則皮熱脈實，大小便皆不利，心熱而渴，氣滿而喘，能食，不結膿血痂疕，當此裏熱既盛，懼其生他疾，故利小便，心火有所導引，雖不用冷藥，熱亦自減去矣。可待其瘡疹至熱過，不爲冷悞，尤爲良法。其小熱則解毒，蓋小熱不解，大熱必生，小熱而利小便則損氣，當此有小熱，不可利小便，但解熱而已，如玳瑁湯、獨勝散、安斑散、如聖散、紫草湯、犀角飲，此雖不利其小便，其熱亦不能爲害。當思前人云，大熱者方利其小便，有小熱者尚不敢利其小便，恐致損氣。彼其妄下者，可不愧乎。

《奇效良方·小便赤澁心腹脹滿》 因瘡疹伏熱在胃，則中有所隔，上則心火不降，故小便赤，下則陰氣不能升，故爲心腹脹滿，董氏紫草散發出其毒，胃中熱散，自然冰釋。詳其藥味，以紫草發散，以黃芪定痛解毒生肌，以枳殼治腹脹，令大腸不秘，氣通消脹，以木通導心熱而利小便，以甘草和之。古人用藥，必有至理焉，可以意推之。

《奇效良方·先曾利而後瘡疹出不可再利但解毒而已》 飲食芳味，雖能

益人，用之過亦能害人。況烈毒慓悍之藥，又在已下之後，豈可再利之？此五臟不可再傷故也。蓋瘡疹未出，已曾先利之，今瘡疹始出，則內無壅滯，熱毒縱有，亦輕矣。故云曾經下後，惟有熱者但解毒，其熱亦庶幾矣。大抵瘡疹不經下，亦有內虛者，當勻氣安養之。又況曾下而後瘡疹出，若又下之，是重虛也。

《奇效良方・煩躁而渴》 心經有熱則煩躁，脾臟津液少，必口燥咽乾而渴也。瘡疹已出未出，皆宜用甘草散。若心煩發渴，大便不通，小便赤澁者，宜服通關散。煩而喘悶，燈心湯主之。夏月天氣大熱夾暑，煩躁熱渴，大便秘而小便赤者，白虎湯加人參煎服之。虛煩發躁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酒蒸黃連丸皆要藥也，宜擇而用之。

《奇效良方・瘡疹煩躁睡卧不安者》 陽氣勝而陰氣少，則煩而躁，甚則蘊，心悸動不能安矣。故身熱煩躁，睡卧不安，但清心利小便則自然安適。若表不解，身熱而煩躁，睡卧不安者，服冰解散。或結糞大便秘而煩躁不得眠者，必腹脹，手掌心下有汗，宜服麻仁丸，或煎黑豆徐徐飲之，甚者青黛散以水調服。惟津液枯少，虛煩乏氣，晝夜不得眠者，酸棗仁湯爲良也。

《奇效良方・麩疹斑毒狀如蚊蚤所嚙毒盛而色黑者》 瘡疹陷伏，虛實不同，宜詳辨之。有胃寒營衛氣虛而陷伏者，則肌膚慢，瘡瘢皆白，不欲食或嘔，大便不秘，小便清白者，此皆宜溫之，活血散、人齒散、胃愛散。虛寒甚而至於自利，間亦可用，雖附子理中、豆蔻亦可用，瘡出爲期。又有毒氣內外壅遏，熱蓄結聚而不散，毒氣壅瘀於肌膚，急出不得，壅於毒氣，倒靨黑色，蓋血活如朱砂、如鷄冠色，若毒瘀血聚則黑色。又如蚊蚤所嚙而黑色者，由毒氣暴出，瘀熱搏之，故血凝而不得出，爲黑靨，其證最惡。其大小便秘，腹脹滿，喘急煩躁者，宜用山梔子湯、宣毒膏。治黑瘡子患候，無比散。毒氣內攻，紫黑色出不快者，莊氏云：斑瘡倒靨而黑色者，謂之鬼瘡子，宜獺豬尾血調腦子佳。

《奇效良方・誤服凉藥冰伏瘡疹者服胃愛散》 小兒胃熱出斑瘡，蓋胃者主一身肌肉，其胃中熱則身熱，身熱太甚，斑毒得出，胃熱既出，其裏已虛，合以和平藥調助之。又有醫者及病家，未明乎此，見其熱便用凉藥，是裏無熱，又加冷藥，則裏稍寒，使瘡子不能出也。凡有熱則氣散，有寒則氣斂，使肌膚急而腠理秘固，瘡子輕者爲出遲，重者爲倒靨，可用胃愛散以溫之。胃氣既復得溫，營衛復行則出矣。故胃愛散以脾胃生寒而用之。

《奇效良方・瘡子便血糞黑睡而不醒者》 瘡子當出而不出者，此由毒氣當散而不散也。蓋心主血而營於血，瘡疹不出，毒氣壅瘀於裏，則爲便血黑色，故神昏睡而不醒，其證甚惡，脫殼散、犀角地黃湯主之。

《奇效良方・瘡疹已出而腹脹》 瘡疹已出而腹脹者何？此陰陽不和也，此毒氣陷伏入裏也。二者緣毒氣已出而未盡，又正熱，或外傷寒而內傷於冷也。大抵瘡毒正作，熱毒蘊積，則多渴煩躁而引飲，又或投凉藥，或飲冷水，故熱被冷激而不能蒸出，冷氣內拒而不能消化，其冷熱毒氣相搏於裏則不消，令人腹脹氣喘，甚者發寒肢厥，瘡瘢白而無血色，或至不救，急宜以溫中藥逐冷氣，冷氣散則腹脹亦消。昧者一見腹脹，莫不更增宣瀉，是謂重困。蓋傷於冷者，必不能食，大小便利，時時下氣，此傷冷陰陽氣不和也。又有毒氣陷伏入裏者，瘡疹出遲，毒氣倒靨，亦令兒腹脹，亦宜用溫平解毒快氣藥，如人齒散、活血散之類服之。大抵毒氣伏入者，必有熱證相雜，或渴或煩躁，或大小便赤澁，或啼哭不止者，則陷伏黑靨，證中具詳。若腹脹目閉，口中如爛肉臭者，其證惡，此爲難治。

《奇效良方・當下當救裏》 瘡子半出半不出，此毒氣半在裏而不出盡故也。或盛出大便不通，小便赤澁，喘粗腹脹而齒唇乾，口燥引飲，譫語者，當急下之。此由毒氣彌盛而內外皆熱。若大便裏急後重者，當令大便潤過；內不燥不裏急後重，腹不脹者，且利其小便。又有瘡子半出半不出，下利，四肢厥逆，腹脹呃逆，此由裏寒毒氣不能出，故宜以薑、附、理中等藥急溫之。一則言當下者，恐毒氣復入故也；一則言宜溫者，恐無胃陽以行營衛，虛實之勢劇也。故二者俱不可廢。

《奇效良方・瘡疹既下懼太早》 夫病有遲速，藥當隨應而用，可以速則速，可以緩則緩，如響應桴，間不容櫛。且瘡疹始出，未有可下證，但以和平藥調理之，乳食飽哺之，避風寒以溫之，三者皆爲保子之常法。如瘡疹見而三五日尚未出者，可微發之；微發不出，則大發之；大發之出不多，脈息平和，無他證者，即瘡本稀不可更表散也。今人才見表不出，熱又不退，必便下之，其內虛，瘡子將發者則因利而不出，瘡子已出者必復陷，陷必黑靨，瘡子歸腎，此爲脾土弱而腎水反勝，錢氏以百祥丸下膀胱毒，則脾土自實，瘡痘可以復出。與其下膀胱毒於黑靨之後，莫若正脾土於未出之先，則不下爲愈。

是風與熱證皆可下，今見熱而即下，故不可也。況下之縱愈，亦有三證：一爲疥癬，二爲痘癰，三爲目赤。有此證者，皆下之失於早，不可不戒。故前人論曰：瘡疹未見，乃可疏利，是熱毒未形容間。毒在臟腑則預下之也。又牛黃丹證云：瘡疹出定，大便不通，令膿汁不乾者，可下之。以此觀之，當下證是未出之前，及已出定之後，非正出而可下也。且利毒丸雖治胃熱，瘡疹欲出，溫壯腹脹，氣粗，大小便赤澁，煩渴舌乾，睡中驚而厥，脈沉大滑數，雖名利毒丸利其邪熱，況用大黃，大黃性利毒解表，故傷寒當利亦用之。又通關散證云：治患瘡疹，心躁發渴，便赤，口舌生瘡，用木通、瞿麥、滑石，皆利小便藥也。二方皆謂大小便熱爲害，甚則去其熱毒氣，苟不用之，又爲失下之害，故用之。豈是瘡疹正出而下之也？故下之者不可太早。

《奇效良方·誤下證》 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熱亦在表，尤不可轉下者，蓋熱毒已在表故也。《活人書》云：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必毒氣入裏則殺人。蓋熱在表則表實而裏虛，故身雖熱，裏無可下證而便下之，則裏無陽以應表，至於陷伏而死者多矣。大抵瘡疹，血氣順，脾胃溫則易發，若裏無熱而誤於疏轉，則令氣弱血澁脾冷，營衛無以運化，而毒氣難泄，立見危殆，尤當審辨。又況小兒鼻塞唇焦，內伏熱也。脈細面色萎黃，或青色，皮膚又慢，口吐清涎者，此誤下證也。或服涼藥太過，或裏無熱壅滯，則不可下也。

《奇效良方·瘡疹當令大便過者有當温者有當令下者》 夫瘡疹傷寒風熱傷食諸證，身有熱者，如大便四五日或六七日不通者，須用少藥令潤過，非取峻快之意。亦有外證參之，須仔細辨認爲宜。如仲景云：陽結陰結大便秘者，至十四日、十七日方劇。苟若至十四日、十七日，因有他病，損耗津液而無結糞，腹不脹，不裏急後重，則不可攻之，蓋腸無結糞故也。今言六七日令潤過，氣升降，則身熱者不生他疾，緣小兒純陽身熱，而大便不通者易實，大便自利者易虛，易生他疾，當調令大便如常，最爲候臟腑虛實之要法也。雖然，大便秘非一證，有風秘，有氣秘，有熱秘，虛秘，冷秘，用藥當細辨也。且人能食，大便不通，結澁如下栗塊者，風秘也；煩躁飲引，小便赤而大便秘，腋下、手掌心有汗者，熱秘也；腹脹腸中虛鳴，胸脅不利者，腰腹引痛者，氣秘也；嘔吐清水，不能食，面青而瘦，冷秘也；或久病不能乳食，腹不脹，不裏急後重，雖久不大便者，虛秘也。凡此五秘者，當隨證治之。若大便如常，且不可以冷藥與服，恐水注胃脈，營衛不行，則瘡疹亦不出矣。又有患至五七日，自然瀉者，須用如理中丸等溫腸胃藥。若瀉住即止後服，亦不可過熱，此是當下當溫之證。又有瘡疹出正盛，喘粗氣急腹脹，小便赤澁，手掌心幷腋下有汗，或睡中譫語大便不通者，用四順飲子，得氣通喘定腹不脹則已之。下之瘡紅快者，更不須通也。

《奇效良方·瘡疹或吐或瀉或不食》 瘡疹之證，或吐或瀉或不食者，此由脾胃虛弱也。小兒胃熱出斑瘡，大抵瘡疹多出於胃，緣熱毒方作之際，必多煩渴燥熱引飲，或於風寒處坐卧，遂令冷熱相搏，冷氣入胃，故令胃冷則吐，脾冷則瀉，脾胃皆虛則不食也。當以治中、益黃等隨證與之，甚者隨宜增減，以吐利止爲度。又有熱吐熱瀉則不同，何以別之？蓋熱吐者，手掌心幷腋下熱而濈濈有汗，發渴而臉赤，喜飲冷，未能言而渴者，則一向飲乳，聚其飲乳滿於胸臆，不能消化，吐出時，是熱吐也，熱吐了，又急欲食乳，是內熱而渴，但不能言其渴。醫者不審，見吐利便用燥藥，熱極生風者，害人甚衆。非特瘡疹有此，他證亦不用。此分熱吐熱瀉尤審。熱瀉者，小便赤澁而渴，口燥咽乾，皆當用五苓散、竹葉半夏湯主之。小兒不食，亦有虛實二證，或吐或利，面青而目睛青黑色而不食乳者，爲虛寒而不食也，宜溫之。大小便如常，面赤而壅，或渴或睡中驚，或咬齒，目白睛黃赤，或氣喘，或身熱而不食乳者，此爲實熱中滿而不食乳也。猶如伏熱者，亦不思食，胸膈滿悶故也。尤宜詳審。

《奇效良方·瘡疹皆多在表不可妄下》 傷風與寒以汗解，汗者穀之精氣也。瘡疹作膿血痂疙，膿血痂疙，血也，古人以解利藥如升麻湯之類，皆懼其血熱毒甚，則瘡疹尤甚，故少涼血以解其毒，瘡疹亦易於將理，何嘗以轉瀉傷其臟腑脾胃也？蓋臟腑脾胃既寒，何以運行營衛？營衛既遲，瘡疹膿血痂疙何以蒸成？故知傷寒則氣行汗出而已，尚不可下，況瘡疹在血氣溫厚，內不虛而外不寒，則出而不伏陷矣。胡不觀內補散治癮疹至驗，皆是暖血行營衛藥？今瘡疹與癮疹，皆瘡也，何嘗以轉瀉治癮疹也。

《奇效良方·瘡疹陷伏倒靨》 瘡疹陷伏倒靨，方書稱倒靨而已，殊不知內虛不能盡出者爲陷伏，外被風寒所迫，或被惡氣衝觸而不得出者名倒靨。然得之有始末輕重不同，若一概用藥，因茲夭橫者多矣。蓋瘡疹已出斑點爲始，以血疱爲中，以結膿窠痂疙爲末，三者淺深不同，烏得不論？夫既出斑點

爲始者，臟腑蒸蘊毒氣，內外皆熱，數日既熱甚，蘊斑毒於肌竅，出於皮膚，亦有陷伏，亦有倒靨。斑點始出，外被風寒所感，使肌竅復閉，血凝澮而不行，必身疼四肢微厥，氣血盛實，與風寒相搏於肌膚，必大小便秘，斑點不長或黑色，或身生青紫癮疹，此爲倒靨也。當此可溫肌發散風寒，如紫草、蟬蛻、陳皮、葡萄、人齒、僵蠶、荷葉之類，溫散寒邪，然後熱氣復行則斑出矣。有胃虛而不能副營衛者，雖出而復沒，故斑暈白色或黑色，此內虛所致，故出而無血氣以應之。其人必不能食乳，或大便自利，小便不赤而清，或倦或嘔，四肢微厥，其由內胃既虛，自不能出，此爲陷伏也。當此宜用溫辛之藥，令其胃暖，營衛復溫，必自然出矣，如理中湯、活血散、人齒散之類以溫之；吐利甚者，須薑、附、硫、桂亦可用，此治內自虛而陷伏者也。若以血疱爲中者，是紅斑出之後，至足有斑爲齊，斑疹毒方出盡也。自斑點生如豆，起於肌膚之上，所以血疱爲中者，未結膿血痂疙之前證也。血疱七日，當結膿血痂疙，當此或外被風寒所感爲倒靨，或胃氣虛吐瀉爲陷伏者，亦如前法治之可也。血疱是毒氣正盛，陽熱內外彌滿，無陰以收之而疱出，至七日而當結膿窠痂疙而愈。今七日而尚如豆大，血貫之不結膿窠，此由毒氣內外貫注，血熱相搏，必復入於心矣，立至危斃。急以豬尾膏涼心血，使陰氣感之，必隨時結痂疙而愈。古人以朱砂、腦、麝、豬血等涼心藥治瘡疹，是治其毒氣已出後，心熱毒氣倍常則用之也，非治裏自弱而陷伏者，非肌竅感寒而倒靨者可用也。陷伏倒靨皆虛寒證。陷伏胃弱自不能出，當溫之。倒靨是風寒外感於肌竅，當發散，故非豬尾膏證。豬尾膏是治心熱太過而不能自收斂結痂疙者，非爲涼脾藥也。蓋《素問》云：瘡瘍燥痛瘙，皆出於心。當血疱後紫黑而不結膿窠，其熱內外貫注，毒氣必復於心則危矣。以血疱結膿窠，膿窠結痂疙，如結膿窠痂疙，內外有感冒而生病者，此觸冒之過，治之無異於前斑點時用藥也。觀小兒數日減食則胃虛，熱甚氣耗，作斑點膿窠則血弱，結痂疙之際，少增滋養營衛調適寒溫藥以助之佳。病後服解利藥，亦不可緩也。瘡疹未透，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者，龍腦膏；觸犯黑色者，奪命膏；黑陷者，百祥丸、藍根散、四聖散、人齒散；毒盛而黑色者，山梔湯、宜毒膏。《良方》治毒氣入臟而不出者，腦子豬血酒。《活人書》黑瘡子惡候，無比散、倍金散、朱砂散；瘡子反入，抵聖丸、救生散、玳瑁散、化斑散；瘡子靨，花蛇散、麻黃湯、濕生蟲散、橄欖核磨水、牛蒡散；治黑色名鬼瘡子，人齒豬血散。皆是熱盛毒氣倒靨者，非治裏虛吐瀉，不食而倒靨。如脾胃虛吐瀉，或斑未出，醫人不識，誤用涼藥冰卻，致令內伏不出，胃愛散主之。服之汗出者，不用控心散；如無汗，即服控心散，後下羌活散爲良。

《奇效良方·瘡痘黑陷耳尻反熱》 五行以土旺制水，五臟以脾制腎，蓋土旺水升上而不下走泄，此五行相生相制，使之既濟，此五臟平和陰陽升降也。且人平居飲食以滋脾土，脾土運化滋營衛。觀脾土於中，上滋肝營肺衛，下以腎水不走泄，苟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何以知之？瘡痘出而耳尻冷，此脾土勝腎水；瘡痘陷而耳尻熱，此腎水反勝脾土矣。蓋耳尻者腎也，體熱則血脈敷榮，則穀氣盛也。錢氏百祥丸瀉膀胱腎水，令脾土復旺，當此致於不救者，亦十有八九，亦豈得已而用之哉？當此之際，不用百祥丸則無治法，毒氣去而眞氣不絕者猶活，不去其毒則束手矣。如《活人書》厥陰證土敗木賊，用承氣湯瀉其毒氣，亦豈得已而用之？當此而不下，亦不可也。愚思之，與其瘡痘用百祥丸、傷寒承氣湯下其毒，莫若救脾土於未侵之先，治其未然者爲良，庶幾不致狼狽之地，成功於不見危處爲妙。

《奇效良方·瘡黑亦有逆順者》 瘡疹出者爲順，黑靨陷伏者爲逆。然其中黑靨亦有順者，此爲瘡逆，脾氣乃強，則脾土盛制水也，是脾強而腎退，雖黑靨而忽瀉膿血并痂疙者順。此必舊服補脾藥，脾氣得盛而不衰，其外肢絡瘡黑靨而不危者，得脾臟不衰，則心肺肝腎有以救之。《素問》云：脾病則五臟危，今脾土既盛，餘四臟則無慮矣。臟腑既無虧盈，則不能爲害。又有黑靨而逆者，乃水穀不消，瀉乳不化者逆。是脾虛不能制腎，故水穀乳食不化而自泄，此脾土既衰於裏，外有瘡疹黑靨者，是毒氣陷伏，必先入脾，脾虛而受毒，四臟皆困而危殆矣，是以爲逆，爲難治。嘗觀古書云：病在臟者半死半生，病在表者輕。以此瘡疹瀉膿血瘡痂者雖順，非可爲常治法，此亦九死一生之證爾。

《奇效良方·瘡疹出遲朝夜啼哭》 神、魂、魄、意、智，此五臟之正神也。喜、怒、悲、憂、恐，五臟之情僞也。人之五臟調暢則安適，抑鬱則煩悶。故小兒瘡疹者，蘊非常之熱毒爲瘡疹，而外未得出，在臟腑而不能散，故喜怒不常，悲恐相仍，則神不能安而朝夜啼哭也。當此醫者察其蘊毒在表在裏，當隨證滲泄。若發熱渴水，面赤小便赤，宜微表令出可也。若外無熱，大便秘，腹脹滿者，當令大便通。大抵內無壅滯之氣，則營衛通行，神魂泰然，瘡疹亦

出快矣。昧者不知察，惟見朝夜啼哭，或以爲心熱，或以爲聚痰，或涼或下，不能去其表裏熱毒，復使其冷熱相併，反生多疾，不可不知。

《奇效良方·瘡疹凸凹生瘡》 瘡疹結膿痂，可抓碎之，則不成瘢痕，今瘡痂雖結瘢，猶醫肌肉，致令凸凹也。故在結膿未成乾疕，抓去之，則不成瘢痕矣。有瘡疹愈而再生者，此因瘡疹安後失解利，毒氣留滯敗熱於肌肉之間也，宜用明膠散，次服密陀僧散、膩粉散、雁屎白散、牡蠣散、馬齒莧散、秦皮散等，以敷之爲良。與其用藥於已再生瘡疹之後，莫若解毒於未再成瘡疹之先。

《奇效良方·瘡疹大便如常》 脾胃納穀氣，大小腸出滓粕，此平居察虛實冷熱之處。蓋飲食進退則知人之穀氣虛實，大小便滑濇則知人之冷熱也。熱則秘濇而不通，冷則滑泄而無度。今大便如常，則知臟腑平和，無大熱大冷之患，故不在補瀉，亦不可妄攻擊也。且《活人書》云：清便自調，則是大便如常；又云：大便堅，小便數，不可用承氣湯攻之。是津液已行於小便，故但以麻仁脾約丸用之可也。小便清者不可下，此無裏熱也。大便硬而小便少者，未可攻，此津液當還入胃中，大便自過也。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不可下，此表裏皆亡津液也。又云：小便赤卻當下，此是表裏證俱見，以五苓散主之。又云：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者，是裏證，當下。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又云：大便硬而脈沉細是裏證，當下。以此觀之，古人治病，未有不審飲食進退，大小便滑濇者，自外而知裏。此非專治瘡疹之法，若或瘡疹或醫他病，用之亦良。況嬰兒未能言者，尤當用此。

《奇效良方·瘡疹誤服熱藥則損目服冷藥則無不夭傷》 火制金，木制土；水生木，木生火，皆自然之理也，順之則安，逆之則否。故瘡疹是熱而生，又益以熱藥則損目，抑之以冷藥則爲陷伏。蓋人身無非常之熱，亦無非常之冷，但溫和而已。今瘡疹身暴蘊非常之熱，而鬱發肌腠，蒸之爲瘡疹，順其熱則出而毒散；及其熱過則損目，爲咽痛，爲癰瘍，爲狂眩；抑之以冷爲陷伏，爲黑黤，爲夭傷。故善醫者，使陽不致虧盈，陰不至愆伏，調適中和而已。苟爲不然，陽勝則熱盛而生風，肝應於目，無不害目者；陰盛則脾土無燥氣，腎水反勝，爲黑黤陷伏，則夭傷者多矣，不可不察。

《奇效良方·斑爛》 病當發散而不發散，則毒氣閉塞，胸滿喘促，悶亂而不知人；不當發散而強發散，則熱毒隨陽出於肌竅，皆爲斑瘡，遍身無數，肌肉如爛，故名曰斑爛，此失於不善表者之過也。治斑爛之法，調脾進食，大便令不秘不利，養營衛以生肌解毒，則無目赤，無咽痛，無口瘡，無吐衄等證。解之不至於冷，調養不至於熱，最爲良法也。但斑爛發膿痛，甚者用乾黃土羅爲細末敷之，輕者則芒硝、豬膽汁調塗瘡上，勿令動著，直候瘡疹痂疕自落。大段瘡發多不適卧席者，即用麥麩簟卧將息，最爲佳。又有因發表過多，外則斑爛，爲陽氣在外，內虛生寒，臟腑自利，急當救裏，如理中、豆蔻之類，臟腑自溫平，其瘡必愈。

《奇效良方·感寒與瘡疹伏熱混雜而發者》 瘡疹是五臟伏熱於裏，因熱蒸而出外，其感冒是外感寒邪，漸伏入裏。且感寒始發，則頭疼發熱惡寒，鼻流清涕，左額有青紋者，感寒也。夫感寒者，寒極則生熱邪，熱盛則實，實則動所伏瘡疹之寒熱交作，陰陽混雜，證候非一。故醫者若汗若下，則瘡疹隨出。蓋感寒在表，蘊熱在裏，寒極而生熱，熱則隨出，若不去其寒，則瘡疹不能出。但表證身熱而喘，則微汗和解之；裏證腹脹，大便秘小便赤濇者，則微利之；煩躁渴甚者，但利小便；胸滿食不下者，宜吐之。此發汗吐下利小便，皆是去感寒伏熱邪氣也。治之則當發汗吐下利小便，隨手而愈。但用藥者，不可令藥太過，最爲良法。如過於表者，瘡疹出則爲斑爛，爲口瘡爛赤；下之過者爲痞悶，爲內陷，爲下膿血。當此細推之，瘡疹非感寒之比，緣有瘡疹隨出，故用藥者不可不謹。

《奇效良方·鬱毒不散》 治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於一曲也。且瘡疹之證，如熱毒在表者不可下，下之則裏虛爲害；非虛，亦不可助之，助之裏有壅熱爲害；亦不可令有大熱。故前人云：斑疹未見者，以葛根湯、鼠黏子湯、惺惺散、紫草飲子解利之，但裏不至冷，大便不至利，氣實者可服之。或有不問虛實，以胡荽酒灑之，以葡萄酒飲之，又火煅人齒以酒調服之，若盛實者，服之則爲害。蓋胡荽酒、葡萄酒、火煅人齒，此皆內虛自利陷伏者可服之。苟爲不然，則助之以熱毒氣，貫注耳目，口鼻悉平，咽中閉塞，大便堅秘，小便如血，是鬱毒不散，則熱毒無從出也。毒氣反攻臟腑，故使凹而不起，謂之倒黤，蓋鬱毒不散，又不能解之，至於斃者，不可勝數矣。蓋陽熱無陰氣以守之，當此之際，豈不觀大便堅秘，小便皆如血，若有此證者，豬尾膏、化斑湯、犀角地黃湯、犀角玳瑁湯，可選而用之也。用之則毒散，營衛無滯，瘡疹自出矣。皆常用已驗之法，姑條次於下。其瘡始覺頭疼發熱，或微熱而後作寒，

煩躁咽痛者，則以四味升麻湯。搔癢或癮疹者，則以荆芥湯。面赤大便秘、小便赤而嘔者，以小柴胡湯。不惡寒，但煩躁而小便濇，又多渴而成赤斑點者，以竹葉湯、犀角飲子。大便不通者，與四順飲子。昏甚譫語、大便不通，與承氣湯。若大便自利，黑黃色，毒氣亦有所出。大便已利，又得調氣藥以助之，其瘡亦稀。肌生斑者，此自然出者，不可表也，斑生而至足。

《奇效良方·飲乳嬰兒與能食童子用藥不同》 夫飲乳嬰兒者，由人之生，胃氣未充，膚革未成，飲乳易傷，風邪易入，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體未堅，精神易弊，故用藥當審其大小輕重而用之可也。蓋差之毫釐，立見危殆，不可與能食童子同用藥也。且能食童子，自絕乳後，食火熟炮炙之物，酒麵甘肥，魚肉滋味，安可與飲乳嬰兒同用藥也。夫嬰兒有病服藥，但與乳母服之爲要法。譬如童子吃食，與嬰兒飲乳同。乳母既服其藥，必流入乳，兒亦飲之，是以童子能食服藥也。免其慓悍毒烈之藥，蒸熏臟腑，亦爲良法。且能食童子，穀氣既實，臟腑充盈，如生疾病，能食不大便，裏急後重，手掌心并腕下有汗，當令大便如常過。心熱而大小便不通，心神不安，當利其小便。飲乳嬰兒有斯疾，但用斯藥與乳母服，是亦嬰兒服之也。

《奇效良方·瘡疹本稀不可發表》 夫傷寒表證，須看營衛淺深，故仲景有發汗者，有調營衛者，有和解者，三者分輕重虛實淺深也。瘡疹固蘊熱毒，而斑生亦看熱氣深淺，故瘡疹本稀者，爲不可表。小兒數日熱運，少於自快，但以升麻湯、荆芥散主之，出雖少，足心有者，此出齊，不可表也。出齊皆爲血疱，或已出膿疱或水疱，或至於痂疕者，皆不可表，此臟氣既平，營衛既和，勿治而愈。如仍治，補之則熱，瀉之則寒，表之爲斑爛，愈生多疾矣。何謂瘡本稀？蓋瘡疹無定數，如汗之無多寡，但看所蘊熱毒之微盛爾。且瘡疹出而不甚熱，既出而喜笑如常，無寒熱，無煩躁諸證，蓋有少便膿血痂疕，此皆瘡本稀，不可表也，但解毒而已。若本稀而強欲發之，則爲斑爛，爲倒靨，爲虛脫，爲中寒，爲虛熱，不可不知。

《奇效良方·瘡疹無凝滯則勿表勿下》 病有遲速，蓋日數待營衛以祛運其蘊毒而出也。且瘡疹熱數日，運熱毒爲赤斑點，出於肌膚中，至足有，方爲出齊。蓋斑點長成血疱，血疱成膿疱，膿疱結痂疕，此雖大略之言，瘡疹必先斑，次血疱，又次膿疱，又次結痂疕，此自然之序。善治病者，不可先時而後，亦不可爰時而先也。蓋傷寒表證，出汗而愈。其有一二日便汗出者，則名爲狂汗，雖出之必復重，又期六七日正汗出則愈矣。傷寒裏證，當下則下之。若下早爲結胸，爲痞氣，蓋病深在裏者則可下。以此言之，比之治瘡疹，或表或下，若太早則病毒不去，眞氣受弊，有如瘡疹自然出快，不勝其幸。若反加妄表妄下，適以爲害。然發表則熱氣承表而出，不知自然微盛，爲斑爛，爲倒靨，爲虛脫者多矣。妄下則爲內虛，爲陷伏，爲夭傷，宜審究之可也。合表合下證各別具詳之矣。

《奇效良方·瘡痂起而能食》 病生於裏而達於表，觀其表而知其裏，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且瘡痂起而能食者，蓋瘡疹出於表而裏虛，當食少，今陽氣出表，能食爲裏不虛，而有熱者，可用牛黃丸下之。亦更看脈與外證，然後用之。若瘡痂起而能食，大小便秘而喘渴煩躁，內多毒熱，宜下之。若無此證，知其熱，便下之，則悞矣。豈不謂瘡痂起而能食，便下之，便知其中不虛爾。雖瘡起而能食，無別熱毒證，則不必下也。

《奇效良方·黑靨而未發寒》 夫黑靨，世俗之稱有二：一曰倒靨，二曰陷伏。且倒靨有四證：一則感風寒；二則毒氣彌盛，心熱與外熱壅鬱蒸不消，毒復入裏；三則飲食少而內虛，臟腑或泄利，無陽以應之，遂倒靨；四則不禁房室，穢氣衝觸。名同倒靨，所得之由既不同，用藥救之，豈得不異？若不究其源，一概論之，則無不夭傷。不特此爾，一者瘡疹正出，坐卧當風，或失於蓋覆，感外風寒搏於肌膚之中，營衛受寒，必發熱而惡寒，頭痛鼻流清涕，當此之際，宜以溫辛藥表散寒氣；若失於治療，營衛受寒不解，加寒戰而喘悶，則爲倒靨者，一也。二者五臟蘊積其熱，出於肌膚，小兒陽盛而陰微，熱毒瀰漫，心熱壅蓄而不散，使外不得作膿結痂疕，內不得毒氣消散，當此之際，用涼藥解毒利小便藥以治之，令其毒氣漸消則愈，苟失其治療，則爲倒靨者，二也。三者其人稟受氣怯，或因患而飲食少，遂致脾胃虛弱，因虛而生寒，因寒而不利，因利而內虛冷，當此宜急用進食固臟腑藥以溫之，臟腑既平，因飲食進，手足溫暖，則瘡疹復出矣。世有醫者，瘡子是熱，不敢用溫藥，遂致倒靨者，三也。四者瘡疹正盛，內外無寒熱，無虛實證候而不出者，此由不能禁忌，穢氣衝冒，房勞觸犯，若有此犯，則瘡疹不出，毒氣入心，悶亂而斃；若已出之後觸之，則令其瘡黑爛，痛極如刀割。

《奇效良方·諸惡證》 夫痘子出而復不出，或大瀉而渴，或有此候，皆因瘡痘出而服冷藥，逼熱毒在肺中也。故煩躁迷悶，不食或大小便難，皆惡候

也。瘡痘帶白膿者，其毒輕；或紫黑色隱隱在於肌肉裏者，其毒重；甚者，五臟咽喉內皆有瘡，其不大小便，兼便濇出血而痛，黑黯不生膿者死，鼻有黑氣者死。或痘疹未出，毒氣內逼，目瞪上竄，驚叫有如驚風者，此乃瘡欲出之候也。若悞認爲驚調治，必使毒氣內蓄，邪熱不泄，亦乃死候。或有瘡痘既出，譫語不止，此亦惡候。或見是瘡，以藥解利，見瘡疹反沒者乃死，宜急溫之，復出乃愈。或瘡作白疱，忽然伏入臟腑，漸作紫黑無膿，日夜煩悶啼哭，其證尤惡，服化毒散，其毒從手足心出乃差，此是五死一生之候。若便血、瘡陷、無膿者死。其有溫毒痘瘡不出者，一法以地黃、雄黃令飲，不可太多，多則反有所損。前證皆惡候。

《奇效良方·先知節候陰陽臟腑虛實》 夫稟氣盛者，夏酷暑而不熱，冬嚴寒而不冷，此裏實而寒暑不能侵之也。稟氣弱者，未寒先寒，未熱先熱，故未有十日，天寒日陰，則感寒濕而濡瀉；未有十日，天溫日明，則伏熱而中暍，此虛弱之人常態也。蓋先知節氣者，能辨陰陽寒暑出入之盛衰。《素問》云：陽盛人能冬不能夏，陰盛人能夏不能冬，此亦人之虛實與寒暑相爲否泰者矣。且立夏氣變純陽，萬物茂盛，用藥者用熱過熱，如桂枝、麻黃、大青龍湯幷諸熱藥，必加知母、升麻、石膏輩，是不盡用熱藥也。且立冬兩陰俱盡，氣合純陰，用藥者用寒遠寒，如服諸涼劑，服湯利過者止後服，不必盡劑，是不盡用涼藥也。是寒月不盡用涼藥，若盡用涼藥，表裏皆寒，人不能當故也。治瘡疹亦當依此，隨虛實寒溫陰陽出入而用藥也，豈可拘一證一藥爲盡而已矣？病人素有盛實，或素有虛寒者，幷用古方，不在加減爾。且春分陽漸在外而陰漸在內，秋分陽漸在內而陰漸在外，用藥者豈得而同諸？此按四時陰陽，迎合臟腑內外虛實而用之。故時當陽出而陰入則實者愈，陰出而陽入則虛者愈；故陽出而陰入者虛者病，陰出而陽入者實者病，此其常理不變者也。如冬溫暖，虛者安而實者病；夏寒涼，則實者安而虛者病，此皆節氣陰陽虛實使之也。冬溫暖夏寒涼，非節之爲病者，在人將攝如何爾。所以錢氏治瘡痘，言春夏順而秋冬逆者，是論陰陽出入，迎合表裏之意也。

《奇效良方·行房觸犯燒赤朮猪甲》 伏積熱毒，甚者爲瘡疹。方其榮衛被熱毒所蒸，毒出爲斑痘方出，其肌膚受毒，靜以守之，則順出而愈。若加觸以不馨之物，兼以行房觸犯，陰陽相感，毒氣著於人，則使瘡疹入裏，毒氣入心，悶亂而死。若已出之後，觸則令瘡黑爛極，如刀割，縱或瘡疹得安，瘢痕經年黑色。仲景論瘡疹未出之間，宜於房室內燒赤朮、猪甲二物辟惡氣，謹戒飲酒嗜慾，令人守房室門戶，恐生人入有觸犯，令小兒痘疹難出也。如有觸犯，或有面青黃色者猶輕。要之安胡荽於左右上下安頓之，能解狐臭絕惡穢污之氣；更燒乳香，令室中香不絕，辟除一切惡氣，兼令易出易結痂疕。瘡疹畏雜惡氣，不可不謹者。辟如柑、脯同處，一壞皆壞。古語云：樹得桂而枯，雌黃遇胡粉而黑，抑亦物類相感然爾。

《奇效良方·初生服生地黃汁令不生瘡》 錢氏論瘡疹是母腹中所受穢毒，故小兒患瘡疹，五臟皆見證，故前人亦先有以制之也。《千金》論云：方嬰兒初生，宜進生地黃汁，點孩兒口中，令便下黑穢，則至老亦不害瘡疹。蓋便下黑者，此是腹中所受穢毒。今人但見簡易平直而不用，抑亦顧目前不思後患者歟！

《奇效良方·瘡疹毒氣令胃爛便血》 小兒胃熱發斑，其斑既出於肌膚，今瘡疹正出，或外被風寒所伏，或毒氣太盛，熱毒壅遏則出不快。蓋毒氣復輒還於裏，有誤服涼藥，使腠理秘，外不得出於肌膚，毒氣倒於裏者，有被惡氣衝觸，不謹房事，復觸入裏，甚者皆可爲胃爛便血，各隨證救之。如風寒所伏者，當解表而散之，治瘡疹麻黃湯是也。內外毒氣壅遏，復入裏，當解毒，如犀角湯之類是也。冷氣入胃冰伏者，當溫之，胃愛散之類是也。惡氣熏觸，不謹房事觸伏者，當燒乳香、赤朮、猪甲之類，服以蘇合香丸等以禦之。又有毒氣內外有所感冒陷伏者，急以麻黃湯主之。《王氏手集》白花蛇散、橄欖核水煮服之，無不立效。如有內外觸冒，失於救療，遂至胃爛便血，此證最惡，急宜用犀角地黃湯、甘草散以解之。解之漸甦醒，瘡出者活，神昏冒悶者死。

《奇效良方·餘毒失解利則嘔吐并諸雜證》 脾胃主納而不出，大小腸主出而不納，是平居飲食，水穀糟粕出納也。常論胃主納食，而瘡疹後嘔逆，是有邪氣相干，使胃逆而不順，故使氣逆而吐也。其吐有冷吐，有熱吐。瘡疹病後吐者，此餘毒在胃不解，當仔細辨驗，終是不同。其熱毒在胃而吐者，令人心煩作渴，小兒不住食乳者，是渴也。小便赤濇，手掌心有汗或熱，面赤引飲，停於胃中成痰，膈中不利，縱能食乳，聚滿吐出如射，則一時胸中稍寬，又復飲乳者，渴也。飲乳又吐，脈洪數，此熱吐也。冷吐者，不渴，飲食與水隨吃隨吐，面青白，手足冷，大小便利，宜細辨之。有熱有餘毒在胃脘嘔吐者，

宜服黃芩散、五苓散、人參竹葉湯。若餘毒在中，口舌生瘡，下部亦有瘡，或下膿血，服黃連散、三黃熟艾湯。發喘而煩躁、小便不利者，燈心湯。若胃熱齒齦腫痛，妨其嚼食，至不欲食，煩熱面黃者，宜服甘露飲、槐花散。如毒入目者，服淨心散最良。咽喉痛并嗽不已者，麻黃湯加麝香服之。或大便不通，致熱毒攻於臟腑及眼，并咽喉腫塞，口舌壞爛者，以如聖湯、紫河車散、紫雪之類，可選而用之，皆解餘毒之要藥也。

《奇效良方・預服油劑以解瘡毒》 防患於未然者，則思熱毒未成瘡痘時，預服油劑以解之。蓋小兒四肢微熱，食物似減，頭髮乾立，或時額微熱，則與生油劑飲之。每夜如方法與飲，似覺四肢熱，服之良久就卧，多至三五服，大小便利，四肢熱減，邪毒漸退，疹痘雖出亦輕，尤良法也。

《奇效良方・斑疹熱則出愈難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為癰身體破裂》 似是而非，若同而異，醫者當詳審於疑似之間。言斑疹得熱，則出愈難，此非得熱而出愈難，爲氣不通，營衛與毒氣混雜不行，故出難非獨熱而難出也。胡不觀大便不通，是氣不通行，故或便血，或爲癰疽，或肌肉破裂。以此觀之，氣不通，又熱毒之氣壅盛，毒在腸中，則血滲入腸爲便血，毒壅肢絡不行，爲癰疽，爲身體破裂，使其大便通，小便利，則無斯患矣。有此證者，宜服犀角地黃湯、白虎湯、升麻湯、紫雪之類；便血以牛黃散，可選而用之。

《奇效良方・誤以巴豆丸子藥下之則內虛而熱不除》 表熱而蕩滌，故宜湯液以散之。取食積，宜下之，用丸子藥磨之。蓋用丸子藥者，取收攝之義也。今病瘡疹是表熱，若用丸子藥反攻，虛其裏則表熱陷伏於裏，其熱愈不除，復爲倒靨，爲便膿血，肌膚毒壅遏不通，爲痘癰，爲腫毒瘡疹。不可用巴豆丸子藥者，但能取腸中積熱故也。瘡疹表熱者不可用。

《奇效良方・瘡疹不可用巴豆水銀輕粉》 小兒頭痛身有大熱，口鼻有熱，咽乾痛，口頰生瘡，兩目如火，耳尖手足指冷，脈洪大而作渴，面赤增寒，心逆熱口臭，此是伏瘡子候，先當去熱毒邪氣，用大黃湯煮湯液，蕩滌其表熱，表熱散則諸疾皆愈矣。昧者以巴豆、水銀、輕粉，此藥無去表熱之理，反傷臟也。蓋巴豆、水銀、輕粉，但能去臟中驚涎積熱而已，豈可以爲瘡疹表熱者用？則用之者夭傷，不可不戒。

《奇效良方・熱毒攻肝衝目》 肺金燥，心火熱，肝木風，脾土濕，各有所統。夫肝木勝，脾土衰，且風入臟腑，熱則爲腸風、爲秘結、爲下鮮血，冷則爲不食、爲飧泄、爲肢厥，此五行相生相剋之意也。熱則生風，由火盛而風作，肺金既受火剋，金衰不能制木，則無金以制之，木勝肝旺，心火炎上，肝竅於目，心熱壅則衝於目，故瘡疹之始，最宜防備之。使之視井則欲觀深，視遠則自運於目，得陰氣感之。揉胭脂則欲涼血散毒氣，服以鼠黏、荊芥、防風以去其風，敷以白芥子末於兩腳心，瘡痘則不入於眼，是皆防微杜漸，使神水不被風毒熱壅之害，得無睛脹凹凸盲暗之憂。方書多稱此於卷首者，欲消目疾於未然，不可不察。

《奇效良方・瘡疹後餘毒咳嗽脅痛》 夫血氣者，陰陽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今瘡疹病後咳嗽，左右脅痛，飲食不下，此餘毒所隔，氣不能升降也。且咳嗽者，由陽不降，心火剋於肺金也。脅痛者，脅居人之左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氣之所行處，今脅痛，是氣不能升降也。飲食不下者，由呼吸升降之間，脾受穀味，今氣不能升降，脾氣不能運磨水穀也。數者但解毒，毒去然後眞氣自復。當以赤茯苓湯導心火利小腸，小柴胡湯治咳嗽脅痛，二和散調順陰陽則自愈矣。

《奇效良方・傷寒熱毒甚則不可不發表》 傷寒熱毒在表，未能作汗，或當汗而不得汗，暴熱灼於肌膚，故發斑瘡疹痘疱也。其疱色白，或赤如火丹，瘡頭癟漿白膿者輕。若紫色作根，隱隱在肌肉者甚重。五內七竅皆有瘡，其形如豆，故以名焉。此乃傷寒發疱，小兒肌肉嬌嫩多有此，故因而表之。

《奇效良方・瘡疹餘毒不盡煩渴胸滿》 熱在表而生瘡疹，瘡疹已出將愈，則表雖退，有餘毒在裏，則令小兒胸滿煩躁而渴。此皆失於解利，熱毒不散所致也，宜黃連散、燈心散、黃芩散、甘露散，皆可選而用之。

《奇效良方・瘡疹不結痂疙》 瘡疹因熱而出，又因太熱甚而不能結痂疙，是以內外蒸鬱，無陰氣以斂之故也。前人以宜風散導之，以生犀散解之，使熱不壅脹，必結痂疙矣。又有發如膿窠，不肯作靨者，調砂糖水與吃即結疙，此法須觀瘡子，未出盡切不可用。蓋瘡子初發而食甜物，如糖、蜜、棗、柿，必使瘡子入目，尤宜忌之。此云用砂糖者，是瘡子作膿窠，毒已定而用之，庶不爲目害矣。又有血疱出已七日，不能結痂疙者，宜用豬尾膏則愈矣。

《奇效良方・辨瘡疹并水瘡子入大腸》 疹與痘輕重不同，疹自表而出於腑則輕，痘自裏而出於臟則重。世俗但見疹見痘，方知輕重，未能預知而防備。然疹與痘，其初何以辨之？茅先生論有見於未然，且早晨渾身微熱，至

日午後大熱，眼睛黃色，兩脅下吸吸然動，甚至發如驚風狀，亦身有大熱，手足逆冷，此病屬臟，治以獨聖散發之，以和平生津藥潤之。此必是瘡痘，謹不可投冷藥，恐冰入大腸，而痘子不出，則瀉下如赤豆汁，及朝出而暮斃，或腮頰赤色如掌大，口內有臭氣，唇焦目閉腹脹者，此必死候。此是瘡毒入裏，由用利藥裏虛，毒陷入腸中，或便膿，或便赤汁，皆惡候也。且疹候早晨微熱，午後亦大熱，眼白赤色而不黃，手足冷而吐逆，此屬腑爲疹，治法如治瘡痘皆同。輒用利藥，變爲惡候。

《奇效良方·結核腫毒》 瘡疹熱毒，臟於肌膚，使營衛流注失度，則營衛合行而不行，爲之壅遏，壅遏則結核腫癰毒，或爲痞癟，或爲瘡瘍，發於頭頂手足肢節間，甚者則爲癰毒，此熱毒壅遏之過也。亦令人咽膈不利，痰涎壅塞，咳嗽咽乾，眼赤臉腮項煩腫，宜以消毒散，小柴胡湯最驗。癰癤腫毒出膿數日不止，體虛煩熱頭痛昏悶者，黃芪散。大便不通者，大黃散主之。癰毒赤腫初生者，燒鷄毛水敷之，又醋調伏龍肝敷之，地松、葫荽以敷之，鷄子清調赤小豆末以敷之，地龍糞新水以敷之，幷馬齒莧、龍葵葉、鷄腸草、芸苔葉、景天葉皆可搗敷之。赤腫不散，成瘡而未得頭出者，馬鞭草以敷之。

《奇效良方·冬温發斑癮疹如錦紋》 《活人書》云：冬月煊暖而溫毒發斑，癮疹如錦紋者，以冬月觸冒寒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或未發汗，表證未罷，毒不散，故發斑，以黑膏主之。又有冬月溫暖，非節乖戾之氣，冬未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煊暖，溫毒始發，則肌膚斑爛癮疹如錦紋，咳而心悶，但嘔清汁者，葛根橘皮湯主之。小兒常有此證，令兒心悶咳嗽，嘔吐清水，醫者不辨，作胃寒治之，轉加悶亂，狀若驚癎，遂生他疾。但咳嗽而吐汁者，知其心悶矣，宜預服葛根橘皮湯則立愈。

《奇效良方·瘡疹用百祥丸證》 黑紫乾陷者，下以百祥丸；不黑者，謹勿下。要之紫黑乾陷，則下之無疑矣。然當下有數證，宜仔細以外證與脈別之。有感風寒而黑陷者，則宜溫散之；有內虛自利而陷者，則宜溫之；有下之早，毒氣入裏而陷者，則宜溫而表出之；有被外物衝觸而陷者，則宜熏解之，其用藥皆不同。又有蘊積毒氣深，而內外蒸鬱，瘡起能食，不結痂疙，毒氣不得散，大小便秘，腹脹而陷者，爲其毒氣入裏，宜用百祥丸瀉膀胱之毒，服之身溫飲水者可治。以脾旺而勝腎水，寒去而復溫，則瘡疹復出矣。若寒戰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死。要之，錢氏稱腎氣太旺，脾虛不能制之，此寒氣太旺，胃氣不溫，瘡疹復陷而不出矣。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此寒去而復溫爲可治。以此而言，瘡疹不可妄下，故不過溫脾胃暖血氣也。錢氏言瀉膀胱水於已陷之後，不若助脾土於未陷之先，尤其爲盡善盡美矣。

《奇效良方·瘡疹後患目翳忌點藥》 湯散膏丹之殊異，灸刺點洗之不同。且瘡疹之爲目翳者，毒氣自臟裏而達外，治之要法，但活血解毒而已。活血不至於熱，解毒不至於冷，得其血活毒散則睛不壅，血不怯，不致凹凸損陷，是爲良法也。方其病根自裏而外，始者毒氣在於臟腑，外達於筋絡，筋絡而至目，其病深，似非點藥可取效。蓋點藥非毒則冷，必相攻擊，反以爲害，前人有所不取也。瘡疹後患目，不在點藥，故辨及之。

《奇效良方·冬月預服三豆飲子》 龐氏云：冬令溫暖，當時便服三豆飲子以解其毒，則春夏不生瘡疹矣。蓋冬令風寒冰烈，是謂閉藏之時，此天地之正氣也。冬月天氣煊暖，是冬應寒而反熱抑之，非其時而有其氣，小兒抱純陽以生，至春必發瘡疹。預服三豆飲子，以菉豆、赤小豆、黑豆，副以甘草、淡竹葉、木通、砂糖煎之，臨睡以飲之，則解一切熱毒，冬月隨受熱而隨解之也，至春夏間則無瘡痘之患，縱有亦輕，此乃冬月暖時預服之也。

《奇效良方·瘡疹入目防備法》 瘡疹方出間，欲使不入耳目，可噴胡荽酒於耳目邊，或以黃柏末水調敷兩目，兼以白芥子末水調敷兩腳心，乃抱兒令自投菉豆七枚於井水中，使斑瘡不入目中，此皆愛護目之法也。又有忌食之法，如醬、醋、五味、牛、鷄、鵝、鴨，皆不可食。蓋小兒患瘡子，食鷄鵝鴨卵，未有不患目者，雖瘡疹已愈數月，尚未可與食之，食之亦爲目患，此皆爲瘡疹之所忌。但令小兒食淡物，爲淡豬肉淡餅之類。不能食淡物者，入少鹽無害。患瘡疹之家，可預令知之，最爲要法。患瘡疹之家，亦不可煮鷄鵝鴨卵之氣相襲，亦能損目，不可不知。

《奇效良方·瘡疹攻咽毒》 瘡疹咽痛者，由心胃有熱衝於咽，故咽乾而痛，口舌生瘡，上衝齒齦腫而齒牙搖動者，宜服甘露飲子。欲涼膈去痰，則服消毒散。咽喉腫痛者，宜如聖散、消毒散。心煩者，宜鼠黏子湯。冬月老幼皆可服之，則春夏不生瘡瘍也。有聲瘖不出，舌頰生瘡，煩悶潮熱面赤者，以紫河車散主之。咽痺水漿不下者，以紫雪主之。已上諸證屬熱，須是臟腑亦熱者，方可用之。如上焦有熱，其人若小便清，或大便稀溏，是臟腑無熱，則別以清上溫下藥兼服，不可一概而用藥也。

《奇效良方·瘡疹大小便不通》 瘡疹熱毒在裏，令兒大小便不通，熱毒蘊而不散，則不結痂疕；及其熱氣少而下之早，則爲陷伏。如大小便不通，欲以藥下之者，須是微覺腹脹滿而喘，按之腹微實，手掌心幷腋下汗出者，此有熱毒燥糞在裏，宜服之。瘡疹大便不通者，川黄散。瘡疹既出定，大便不通，瘡出膿汁不乾，敗毒牛黄丹、大承氣湯。又有瘡疹欲出，胃熱發溫壯，氣粗腹滿，大小便赤濇，睡中驚煩渴，口舌乾，手足微冷，多睡，時嗽涎，脈實沉大滑數，宜服利毒丸。心煩躁渴，小便赤濇者，通關散。前四藥皆有熱證方可用之，性寒通利故也，不可妄投，爲害不輕。

《奇效良方·乳下嬰兒服湯藥多則反爲累》 小兒如水中之泡，草頭之露，以表用藥，無令造次焉。爲小兒臟腑嬌嫩，血氣懦弱，肌膚不密，精神易憊，故言不易醫也。然乳下嬰兒，周歲二三歲有病者，宜少服湯藥，量其大小，但將藥與乳母服之爲妙。忌一切藥與兒吃，恐反生多疾。蓋藥性慓悍毒烈，非寒即熱，不表即下，或飲或散，服多則反爲累。蓋其攻擊太甚，不可不察。大抵用藥在簡而當則病除，又不損氣，若泛然而用，非止不效，藥性將何處之，必反爲害。故瘡疹出而無他證者，宜少與湯藥。

《奇效良方·瘡疹冬温當先下其毒》 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冬月陰氣在外，陽氣在內。其陽氣在外，則人喜冷；陰氣在外，則人喜熱。蓋夏月扶陰以助陽，冬月扶陽以助陰，以平爲期。人有盛衰與四時不相當者，則反爲病。且夏月天氣大熱，則人食冷以助陰，《素問》云：用熱遠熱者是也。亦不可過冷，過冷則逆正氣爲害。且老人氣衰而火少，夏月豈可過冷也？嬰童自然陽盛而火壯，雖冬月豈可多食熱物？其能食童子兼能啜熱乳嬰兒，如冬月食火炮炙烙之物，乳母恣食酒麵甘肥，便與兒乳，其熱毒因微成著，又遇冬月天氣煊暖，則內外蘊熱於臟腑，至春陽發生，其毒熱隨營衛而出，遂成瘡疹，無復疑慮。如冬月應寒而反熱，此是冬溫，毒氣在臟，未出於肌膚間，當冬月便疏利，解去其毒可也。如葛根湯、三豆飲子、解毒飲、三黄丸、當歸飲、油劑，導赤散、化毒丹之類，皆可隨輕重，冬月溫暖時，皆可選而用之也。

《奇效良方·瘡疹便膿血》 瘡疹病後餘毒不解，毒熱入胃，令兒便血，日夜無度，腹痛啼哭者，宜用牛黄散。又有渾身熱，下痢黄赤膿血者，薤白散解之，或胃風湯尤佳。小便赤而煩，宜以導赤散、犀角地黄湯服之。

《奇效良方·瘡疹膿汁不乾》 小兒瘡疹太盛，膿汁水粘，不可著蓆，不可轉側疼痛者，用黄土末敷之便乾。欲不成瘢痕者，以牛糞曬乾，火煉成粉，研如蛤粉相似，用綿撲有瘡痛處；膿甚者，以黄土細羅爲末敷之。大段不能卧席者，以麥麩不計多少，簟卧將息，最爲要法。

《奇效良方·瘡疹入目用藥》 心熱毒生肝風，肝主目，熱毒衝之，故爲目患，以涼肝丸服之，秦皮散洗之，密蒙花散服之。或因食毒物，睛突出外者，仙靈脾散。暴赤腫痛者，犀麻子散。患半年一年餘者，蟬蜕散。出正盛而不令入目者，調肝散。入眼成翳者，瓜蔞散。生翳遮膜者，威靈仙散。入目痛楚傷目者，浮萍散。生翳者，撥云散。風熱攻眼者，井泉石散。目中痘瘡成翳者，大黄散貼之。赤脈侵睛者，羚羊角丸。痘瘡入目昏暗者，金花散。瘡入目裏侵睛者，樺皮散。翳障不見光明者，蟬花散爲良。

《奇效良方·瘡疹後餘毒諸方》 瘡疹熱毒，內外皆作，今瘡疹已出而結痂疕，餘毒在臟者，宜解利之。若解之稍遲，至於生病多端。瘡疹出盡後，大便秘者，宜服大黄散。小便赤濇者，宜服黄芩散。胃中有熱，胸中有邪氣而嘔，面赤而渴，大便秘或如常，或瘡疹後下利色黄者，黄連散。煩喘小便不利者，燈心湯、槐花散。發渴飲水，下血不止者，消毒散、薄荷湯調下黄芪散服之。

《奇效良方·消瘢痕》 瘡疹生於肌中，瘡痂不可早抓去之而出風，早則爲之癮疹，肌膚爲凹凸。宜用硼砂散酒調服之，密陀僧水研塗之，蒺藜散、胡粉散、鷹屎白散、馬齒莧散、豬脬散、羊脬散、羊脬鸕鷀散、升麻水豆散、黄柏散、白蜜、羊骹髓等，青金散皆可選而用之。欲無瘢痕者，在結膿結疕，勿令癮疹成瘢痕矣。

《奇效良方·痘癰》 痘癰者，瘡疹毒氣當出而不得出，毒氣壅遏於肌膚，故使肌虛偏盛而成痘癰。又有瘡疹既平，失於解利，是致毒氣不散，外不得泄於肌膚，內無由入於臟腑，滯於肢體，則爲痘癰，或爲腫毒，令頭、項、胸、脅、股內赤腫。大抵瘡疹結痂疕之後，便以消毒散、升麻湯、五香散、連翹散、犀角地黄湯，皆可選而解之。失於解利，腫毒所發未成膿者，小柴胡湯加生地黄煎服之，立愈。又有稟受怯弱，病瘡疹後，面青不能飲食，自利，肌體倦怠，無熱證者，且與調平藥安養之，令其裏實。如面赤大便秘，或發渴咳嗽，睡中驚叫，小便赤濇，則可用前諸藥解利之。今人見解利可治餘毒，不問虛實，便解利之，遂爲虛弱者害，亦不可不知也。

《奇效良方·瘡疹後發搐》 五臟蘊熱毒成瘡疹，熱則生風，當其未出，心火生肝風，令兒發搐。今瘡疹既出之後，又發搐者，是餘毒未解，熱積停蘊，不能消散，故動肝風而發搐也，宜以導赤散、化毒丹、消毒飲、柴胡湯、三白散之類，散熱退風而已。或瘡疹後飲食暴復，未能損穀，食蒸發搐者，宜以紫霜丸服之，其證必頭熱肚熱，是傷食證也。又有瘡疹後再作瘡疹者，亦輕，此亦餘毒未盡，皆失解利之故。瘡疹之出後，豈可不解利？解利者，當隨虛實而用藥也。後人見瘡疹後解利餘毒，一例而投涼藥，氣虛者反爲大害，不可不知。氣虛者，不渴面青，飲食減，大便不利，四肢弱無力，皆虛證也。有此證者，未可解利也。又時有瘡疹證，而瘡疹未出而發搐者，用藥不可太冷，恐爲瘡疹之後害。瘡疹已出而發搐者，此熱甚也，故宜用化毒丹、大青膏諸搐藥無害，蓋無瘡疹之悔矣。若能詳審而調理，皆獲安愈，因而具述，以廣其傳。

《奇效良方·瘡疹愈後忽遍身青色或黑色手足厥冷口噤涎聲如鋸者何》 小兒瘡疹方愈，營衛尚弱，餘毒未解，忽然遍身或青或黑色，手足厥冷，口噤涎響如鋸，此名中地風也，甚者手足發搐。此由四時五行節令氣交，有風雨寒暑，地風暴至，小兒瘡疹方愈，營衛尚弱，被地風所吹，毒氣襲之，所以得生是疾也。宜用表劑，以消風散二錢，入蟬蛻二錢，分作三服，生薑、薄荷汁、酒各數點，溫湯頓服，二三服即立醒矣。隨時少汗而能或出癮疹，或再出麩疹而愈，此乃京師醫官宋鑑用此，無不愈者。後傳於此方用之。

《奇效良方·瘡疹已出狂叫喘呼》 瘡疹已出者，熱毒自裏而達外，狂叫喘呼者，臟腑熱燥而無津液也。夫腎水常欲升，心火斂而降，今五臟皆熱，瘡疹既出，津液外泄，臟腑乾涸，無陰氣以守之，則陽毒燥於上，故狂叫喘呼，宜服犀角地黃湯、玳瑁散、甘草散、麻黃散主之。更看大小便何部不利，利之必愈。

《奇效良方·猪尾膏證》 虛汗、實汗，皆汗也。虛熱、實熱，皆熱也。是以瘡疹倒靨，有虛有實，方論皆稱倒靨而已，可不分而辨正之？是以瘡痘始發，或斑或血疱未結痂疙之際，或因久不食，或因自利，或感寒邪，表裏虛寒，不能運行營衛，至不能出者，猪尾膏，使心既通，營衛將復，則氣和神甦，瘡疹自結痂疙矣。夫蘊毒作斑點，斑點作血疱，血疱如豆，起於肌皮之上，名曰痘瘡。既作血疱，血疱作膿疱，膿疱結痂疙而愈。今作血疱，而日數當結膿窠而不結膿窠者，是毒氣尚可復入於裏，古人處方，心涼則熱毒氣不能復侵於心也，毒在肌膚則無慮矣。以此觀之，瘡痘至血疱是毒已盡在外也，後用猪尾膏則毒氣不能復入也。今有醫者及病家，見斑點或見血疱出遲，便用猪尾膏，殊不知毒氣未出盡，而心胃寒涼，毒氣不能出，悞人者多矣。猪尾膏是毒氣已出盡，未結膿窠者，熱氣與血相搏，尚可同營衛出入週流，恐其毒氣入裏而用之也。又論小兒方書，亦用腦子、猪血等藥服之，遂斑點出而愈者。此言爲害尤甚，非瘡痘之藥也。乃是治傷寒瘟毒熱證危急用之，熱散然後斑出而愈，是治發斑者，非治瘡痘之斑。後人不爲祖述，以悞傳悞而用之者，可怪矣。

《明醫雜著·序次丹溪痘瘡治法》 小兒瘡疹，大抵與傷寒相似，發熱煩躁，臉赤唇紅，身痛頭疼，乍寒乍熱，噴嚏呵欠，嗽喘痰涎。始發之時，有因傷風傷寒而得，有因時氣傳染而得，有因傷食嘔吐而得，有因跌撲驚恐蓄血而得。或爲竄眼驚搐如風之證，或口舌咽喉肚腹疼痛，或煩躁狂悶昏睡，或自汗，或下痢，或發熱，或不發熱。證候多端，卒未易辨，亦須以耳冷，尻冷，足冷驗之。蓋瘡疹屬陽，腎臟無證，耳與尻足俱屬於腎，故腎之所部獨冷，又不若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爲眞，於此可以稽驗矣。調護之法，首尾俱不可汗下，但溫涼之劑，兼而濟之，解毒和中安表而已。虛者益之，實者損之，冷者溫之，熱者平之，是爲權度。借喻而言，亦如庖人籠蒸之法，但欲其鬆耳。蓋毒發於表，如苟妄汗，則營衛一虛，重令開泄，轉增瘡爛，由是風邪乘間變證者有之。毒根於裏，如苟妄下，則內氣一虛，毒不能出而返入焉，由是土不勝水，變黑歸腎，身體振寒，耳尻反熱，眼合肚脹，其瘡黑陷，十無一生。汗下二說，古人深戒。以此觀之，瘡疹證狀，雖與傷寒相似，而其治法實與傷寒不同。傷寒從表入裏，瘡疹所發，從裏出表故也。如欲解肌，乾葛、紫蘇可也。其或氣實煩躁熱熾，大便秘結，則與犀角地黃湯，或人參敗毒散，又或紫草飲多服，亦能利之。故雖云大便不通者，少與大黃，尤宜仔細斟酌之。若小便赤少者，分利小便，則熱氣有所滲而出。凡熱不可驟遏，但輕解之，若無熱，則瘡又不能發也。

凡痘疹春夏爲順，秋冬爲逆。

瘡疹分人清濁，就形氣上取勇怯。

凡已發未發，幷與紫蘇飲。但覺身熱，證似傷寒，若未見瘡，疑似未明，且先以惺惺散、參蘇飲，或人參、羌活輩；熱甚則與升麻葛根湯、人參敗毒

散。但一見紅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表虛也。

凡痘瘡初欲出時，身發熱，鼻尖冷，呵欠，咳嗽，面赤，方是痘出之候，便宜服升麻葛根湯，加山楂、大力子，其瘡稀疏而易愈。

凡痘初出時，或未見時，宜服後方，多者令少，重者令輕。方以絲瓜近蒂三寸，連瓜子皮燒灰存性爲末，砂糖拌乾喫，入朱砂末亦可。又方朱砂爲末，蜜水調服，多者可減，少者可無。

凡痘瘡發熱之時，便以惡實子爲末，蜜調貼囟門上，免有患眼之疾。

凡初出之際，須看胸前，若稠密，急宜消毒飲加山楂、黄芩酒洗、紫草；減食加人參。

初出之時色白者，便大補氣血，參、芪、芎、朮、升麻、葛根、甘草、木香、丁香、酒洗當歸、白芍藥；若大便瀉，加訶子、肉豆蔻。初起時，自汗不妨，蓋濕熱熏蒸而然故也。

有初起煩躁譫語，狂渴引飲，若飲水則後來靨不齊，急以涼藥解其標，如益元散之類亦可用。

凡瘡已出，可少與化毒湯。

出不快者，加味四聖散、紫草飲子、紫草木香湯、紫草木通湯，或快斑散、絲瓜湯。

出太甚者，人參敗毒散、犀角地黄湯。

疏則無毒，密則有毒，以涼藥解之，雖數十貼亦不妨，無害眼之患。

灰白色，靜者，怯者，作寒看；齊湧者，燥者，炸發者，作熱看。黑屬血熱，涼血爲主；白屬氣虛，補氣爲主。中黑陷而外白，起得遲者，則相兼而治。

凡痘瘡分表裏虛實。吐瀉少食爲裏虛，不吐瀉能食爲裏實。裏實而補，則結癰毒。陷伏倒靨爲表虛，灰白者亦表虛，或用燒人屎。紅活綻凸爲表實，表實而復補表，則要潰爛不結痂。

痘瘡分氣虛血虛用補藥。氣虛者人參、白朮加解毒藥，血虛者四物湯中加解毒藥。

痘瘡分氣血虛實，以日子守之。多帶氣血不足，虛則黄芪，生血活血之劑助之，略佐以風藥；實則白芍藥爲君，黄芩亦爲君，佐以白芷、連翹、續斷之類。若屬寒，陳氏方可用。

調解之法，活血調氣，安表和中，輕清消毒溫涼之劑，兼而治之，二者得兼而已。溫如當歸、黄芪、木香輩，涼如前胡、乾葛、升麻輩，佐之以川芎、白芍藥、枳殼、桔梗、羌活、木通、紫草之屬，則可以調解矣。

黑陷二種，因氣虛而毒氣不能盡出者，酒炒黄芪、紫草、人參輩。

黑陷甚者，亦用燒人屎、蜜水調服，出子和方。

癢塌者，於形色脈上分虛實。實則脈有力氣壯，虛則無力氣怯。虛癢者，以實表之劑加涼血藥；實癢，如大便不通者，以大黄寒涼之藥少與之，下其結糞。

氣怯輕者，用淡蜜水調滑石末，以羽潤瘡上。

瘡乾者，宜退火，止用輕劑，荆芥、升麻、葛根之類。

濕者用瀉，濕乃肌表間濕，宜用風藥，白芷、防風之類，上引用升麻、葛根，下引用檳榔、牛膝，助以貝母、忍冬草、白芷、瓜蔞之類。

若咽喉痛者，大如聖散、鼠黏子湯。

如痘瘡傷眼，必用山梔、決明、赤芍、歸尾、芩、連、防風、連翹、升麻、桔梗，作小劑末調服。

如眼無光，過百日後，血氣復自明。

胸腹脹滿者，枳殼桔梗湯、二陳加枳殼湯。

喘滿氣壅者，麻黄黄芩湯。

煩渴者，甘草散、烏梅湯。

下痢嘔逆者，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

顏色正者，如上治。將欲成就，卻色淡者，宜助血藥，用當歸、川芎、酒洗芍藥之類，或加紅花。

將成就之際，卻紫色者，屬熱，用涼藥解其毒，升麻、葛根、酒炒黄芩、黄連及連翹之類，甚者，犀角大解痘毒。灰白色將靨時如豆殼者，蓋因初起時飲水多，其靨不齊，欲呼倒靨不好，但服實表之劑，消息他大小便；如大便秘，通大便；小便秘，通小便。

小便赤澁者，大連翹飲、甘露飲、麥門冬、五苓散。

大便秘結，內煩外熱者，小柴胡湯加枳殼最當，或少用四順清涼。

痘疹用藥，固有權度，大小二便不可不通。其二便自下黄黑，則毒氣已減，不必多與湯劑。若大小二便一或秘焉，則腸胃壅遏，脈絡凝滯，毒氣無從

發泄，眼閉聲啞，肌肉黧黑，不旋踵而告變矣。陷入者加味四聖散，更以胡荽酒薄傳其身，厚傳其足，噴其衣服，併以厚綿蓋之；若猶未也，獨聖散入木香煎湯；若其瘡已黑，乃可用錢仲陽宣風散加青皮主之。錢氏云：黑陷青紫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謹勿下，余知其所下者瀉膀胱之邪也。又云：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水穀不消，或寒戰者，爲逆。余知其脾強者，土可以治水也。百祥丸太峻，當以宣風散代之。瀉後溫脾，則用人參、茯苓、白朮等分，厚朴、木香、甘草各半爲妙。蓋瘡發肌肉，陽明主之，脾土一溫，胃氣隨暢，獨不可消膀已泄之腎水乎？此錢氏不刊之秘旨也。

鼠黏子、連翹、甘草、山楂，此四味乃痘瘡始終必用之藥。

其瘡壞者，一曰內虛泄瀉，二曰外傷風冷，三曰變黑歸腎。

近時小兒痘瘡，止宗陳文中木香散，異功散，殊不知彼立方之時，爲運氣在寒水司天時令，又值嚴冬大寒，爲因寒氣鬱遏，痘瘡不紅綻，故用辛熱之劑發之。今人不分時令寒熱，一概施治，誤人多矣。時值溫熱，山野農家貧賤之人，其或偶中也。

痘癰多是實毒，血熱成癰，分上下用藥，一日不可緩。已成膿必用涼藥爲主，赤芍、甘草節、連翹、桔梗。

丹溪痘瘡治法，最爲明備。近世通用陳文中木香、異功等方，乃一偏之術。若痘瘡虛怯，淡白色，癢塌，此屬虛寒，宜用陳文中方；若發熱壯盛齊湧，紅紫色躁癢，此屬熱毒，急宜涼血解毒。自陳文中方盛行後，屬虛寒者率得生，屬熱毒者悉不救。痘是胎毒，古人治法，只解毒。然氣血虛則送毒氣不出，及不能成就，故陳文中之法亦千載妙訣，補前人之未備者。但溫補之法既行，而解毒之旨遂隱，故救得一邊，又害了一邊。今必詳究丹溪二法通用，斯無弊也。

痘瘡屬虛寒，直可延至十數日後方死；屬毒盛轉紫色者，不過七八日。蓋痘是胎毒，自內出外，二三日方出齊，毒氣尚在內；出至六日，則當盡發於表；七八九日成膿而結痂矣。若毒氣盛不能盡出，過六日毒反內入臟腑，故須於六日以前毒氣該出之時，急服涼血解毒之藥以驅出之；六日以後，醫無及矣，故其死最急。若虛弱毒氣少者，只是氣血不足，不能貫膿成就，故綿延日久而後死。此虛實輕重之分也。

痘瘡多者，是毒氣多，便先宜解毒；然多則恐氣血周貫不足，故隨後亦宜兼補藥以助成膿血。

《醫學正傳·痘疹·痘疹》《內經》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夫小兒痘疹之證，最爲酷疾，不日之間，死生反掌。蓋因胎毒藏於命門，遇歲火太過，熱毒流行之年，則痘毒因之而發作矣。一發則出於心肝脾肺四臟，而腎無留邪者爲吉。若初發便作腰痛，見點則紫黑者，多死。蓋毒氣留於腎間而不發越故耳。錢氏雖有百祥丸大下之法，然活者十無一二。大抵痘瘡之法，多歸重於脾肺二經，蓋脾主肌肉，而肺主皮毛，故遍身爲之斑爛也。其爲證也，宜發越，不宜鬱滯；宜紅活凸綻，不宜紫黑陷伏。瘡出之後，醫者當察色詳證，以辨表裏虛實用藥。其吐瀉不能食爲裏虛，不吐瀉能食爲裏實。灰白色陷頂多汗爲表虛，紅活凸綻無汗爲表實。又諸痛爲實，諸癢爲虛。外快內痛爲內實外虛，外痛內快爲內虛外實。裏實而補則結癰毒，表實而復用實表之藥則潰爛不結痂也。如表虛者瘡易出而難醫，表實者瘡難出而易收。裏實則出快而輕，裏虛則發遲而重。表實裏虛則陷伏倒靨，裏實表虛則發慢收遲。治之之法，三日已前，未見紅點，必用升麻湯、參蘇飲之類，以發其表，務令微汗爲度。若未汗，如表猶未解，雖略見紅點隱約於肌肉間，而升散開發之劑，尚未可除。凡見出遲發慢者，根窠欠紅活者，便當憂慮調攝，切勿袖手待斃。夫古人用藥，寒熱迥別，主意不同。醫者再宜臆度寒煊，推詳運氣而治。如陳文中之木香散，異功散，用丁、附、薑、桂等峻熱之藥，而與《內經》病機不合，丹溪常發揮其悞，亦有用得其當者，屢獲捷效。若劉河間、張子和輩悉用芩、連、大黃等寒涼之劑。丹溪亦曰：酒炒芩、連，各解痘毒，依法用之而獲安者，亦不少也。今之醫者，往往不同，依陳氏而行者多用熱藥，宗劉張而治者多用涼藥，意見不偏於熱則偏於寒，此刻舟求劍之道也。愚按《內經》有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陳氏用從治之法，權也；劉張用正治之法，常也。然皆不外乎參、朮、芪、草、芎、歸、茯苓、芍藥等補氣血藥爲主治焉。亦當看時令寒熱緩急施治，固不執一見也。楊氏曰：痘瘡發於肌肉，陽明胃氣主之。脾土一溫，胃氣隨暢，決無陷伏之患。湯氏曰：如庖人籠蒸之法，但欲其鬆耳。滄淵翁昌復折衷衆說，看方立論，適中用藥，寒熱攻補，斟酌時宜，未嘗執一治也。學者能遵守其法而行之，庶無一偏之患矣。

《醫學正傳·痘疹·辨內外因》凡瘡欲出而未出，因發搐者，是外感風寒

之邪而內發心熱也，宜王氏惺惺散，或升麻葛根湯、木香參蘇飲。

凡瘡欲出未出而吐利者，是中焦停寒，或夾宿食也，宜四君子湯加砂仁、陳皮，和中散。如夾宿食者，用紫霜丸。

《醫學正傳·痘疹·五臟形色》 肝臟發水疱，色微青，以液爲淚，故疱色如水，其形小。

肺臟發膿疱，色多白，以液爲涕，故膿稠濁如涕，其形大。

脾臟發疹，脾爲裏血，其色如淺黃，或如糠麩，其形小如斑。

心臟發斑，其色主血，故純赤，其形小，次發水疱。

腎臟居下，獨不受穢毒，故無候，但耳尻冷耳。若痘瘡黑陷，耳及尻反熱者爲逆。

《醫學正傳·痘疹·斑痘所發之源》 夫嬰兒之胚，胚胎也，必資胎養以長其形焉。緣母失節愼，縱欲恣餐，感其穢毒之氣，藏之臟腑，近自孩提，遠至童丱，值寒煊不常之候，瘡疹由是而發，因其所受淺深而爲稀稠焉。其原實係於心，一云相火之氣所爲，故入於肺則成膿疱，俗名豌豆，亦名麻豆，以相火乘金故也；入於肝則成水疹，俗名麩瘡，入於脾則成癮疹，入於心則成斑疹。

《醫學正傳·痘疹·辨形氣病》 如瘡已出而聲不變者，形病也；瘡未出而聲變者，氣病也，宜補肺散加生黃芪。瘡出而聲不出者，形氣俱病也。形病身溫者，宜解毒防風湯；大便閉者，宜當歸丸。形氣俱病，小兒稟賦素弱者，宜預服十奇散，倍當歸，少木香煎服。

《醫學正傳·痘疹·辨三陰三陽經候》 太陽病寒身熱，小便赤澁出不快，宜荊芥甘草防風湯。

少陽病乍寒乍熱，出不快，宜連翹防風湯。

陽明病身熱目赤，大便閉實，瘡遍肌肉，出不快，宜升麻葛根湯加紫草。

太陰病自利，四肢逆冷，宜附子理中湯、木香散。

少陰疳瘡黑陷，口舌燥，宜四物湯加紫草、紅花。

厥陰病舌卷卵縮，時發厥逆，宜異功散。

三陰病法當救裏，故宜以溫劑助之。

《醫學正傳·痘疹·辨三陽證治》 凡痘疹春夏爲順，當純陽之時也。古人治法與傷寒同。

足脛熱、大便秘、兩腮紅、小便澁、渴不止、上氣急、脈洪數，已上七證，不宜服熱藥。

痘疹一發，有密如蠶種者，糠粃者，合清表，宜連翹升麻湯。或未出而先發搐，是兼外感風寒之邪，宜荼湯下解毒丸及犀角地黃湯。瘡出不快，清便自調，知其在表，當微發散，升麻葛根湯。若瘡青乾黑陷，身不大熱，大小便澁滯，是熱蓄於內，宜煎大黃湯下宣風散。若表大熱者，不可下。黑陷甚者，百祥丸。

若瘡已發，稠密微喘，渴欲飲水，宜微下之，當歸丸及龐氏地黃膏，外以黃柏膏塗面佳。

值盛夏暑熱正熾，適瘡大發煩渴，大便實者，宜玉露散及甘露飲子。或昏冒不知人，時作搐搦，瘡倒靨黑陷者，宜豬心龍腦膏。

《醫學正傳·痘疹·辨三陰證治》 凡瘡發於秋冬爲逆，當純陰之時也。足脛冷、腹虛脹、糞青色、面晃白、嘔乳食、目睛青，脈沉微，已上七證，不宜服寒藥。

痘瘡盛出，四肢逆冷或自利，係在太陰脾經，宜急溫之，用異功散、附子理中湯、調中丸。

痘瘡平塌，灰白色不澤，此是正氣不足，宜十補托裏散倍黃芪加熟附子。或四肢厥逆，時作搐搦，係在厥陰，宜溫之，異功散加防風、青皮，或和中散去乾葛、藿香，加附子、肉桂心。

《醫學正傳·痘疹·辨形色不足》 肺主氣，氣不足則致後三證：自汗聲不出，瘡頂陷塌，不綻肥。併宜十奇散。自汗倍黃芪，聲不出倍桔梗。心主血，血不足則致後三證：灰白色，根窠不紅，不光澤。併宜芎歸湯加芍藥、紫草、紅花，良驗。

《醫學正傳·痘疹·辨表裏虛實》 表裏俱實，其瘡難出而易醫。表裏俱虛，其瘡易出而難醫。

諸痛爲實。內快外痛爲外實內虛，內痛外快爲內實外虛。

諸寒爲痛。凡瘡發身痛，不爲外寒所折，則肉腠厚密，宜分而治之。若紅點方見，爲寒所折，而內體有熱，宜木香參蘇飲；輕者消毒飲，或葛根升麻加芍藥湯。肉腠密者，宜活血散併勻氣飲。

諸癢爲虛。凡血氣不足，多癢，此證所謂諸癢爲虛也，宜十補托裏散，及

木香散加丁香、官桂。胃主肌肉，尤宜四君子湯加芎、歸、木香、紫草煎服。或患者不能忌口，因食毒物，兒作癢者，二物湯、百花膏，或四君子湯加解毒藥。

石壁胡氏曰：小兒難任非常之熱，亦不可任非常之冷。如涼藥太過，輕則吐利腹痛，重則陷伏倒斃，是宜溫涼適中可也。仁齋楊氏曰：諸熱不可驟去，宜輕解之。蓋痘瘡無熱則不能起發。史氏曰：比之種豆，值天時煊暖則易生。

凡值天時不正，鄉鄰痘瘡盛發，宜服三豆湯、油飲子、鳳龍湯。

凡初覺痘疹欲發，當先解利，與傷寒相類，疑似之間，兼用解表。胡氏云：非微汗則表不解，解表當於紅斑未見之時，宜用王氏、錢氏惺惺散、張氏防風湯、升麻葛根湯、張氏四物解肌湯、參蘇飲。

凡痘瘡出不快者，有五證，臨病審兒調之。天時嚴寒，爲寒所折，不能起發，宜散寒溫表。冬三月寒甚，紅斑初見，宜五積散、正氣散、參蘇飲、楊氏調解散、陳氏木香散。

一證炎暑隆盛，煩渴昏迷，瘡出不快，宜辰砂五苓散加生地黃、麥門冬煎服。身熱甚者，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煩渴而便實者，白虎人參湯；輕者人參芍藥湯加生地黃煎服。

一證服涼藥損傷脾胃，或胃虛吐利，當溫中益氣，宜理中湯，吐利甚者加附子，或陳氏異功散、木香豆蔻丸。

一證或成血疱一半尚是紅點，此痘氣發越不透，必不能食，大便如常者，宜半溫裏半助養之劑，用四聖散加減，及紫草木香湯、絲瓜湯、阮氏萬全散、湯氏安斑湯。

一證外實之人，皮膚厚，肉腠密，毒氣難以發泄，因出不快，宜消毒飲、透肌散。如大便秘實，於消毒飲內加大黃、梔子仁煎服。瘡出太稠，宜犀角地黃湯、張氏解毒防風湯。血氣不足，宜十奇散。咽嗌不利，宜如聖湯加薄荷、枳殼。口中氣熱咽痛，口舌生瘡，宜甘露飲子。驚風搐搦，宜抱龍丸。煩渴宜獨參湯、黃芪六一湯。

《醫學正傳·痘疹·辨外證輕重》 輕者作三次出，耳中無，大小不一，根窠紅活，頭面稀少，肥滿光澤。

重者一齊并出，如蠶布種，灰白色，瀉利而渴，身溫腹脹，頭溫足冷。微者其邪在腑，發爲細疹，狀如蚊蚤所螫，點點赤色，俗名麩瘡。

甚者其邪在臟，爲瘡痘，狀如豌豆，根赤頭白色，出膿水，俗名痘瘡。二三日始見，微微欲出，如粟如黍，或如菉豆，或如水珠，光澤明淨者佳。四日，大小不等，根窠紅光澤者輕；如稠密陷頂併瀉者重。六日七日，瘡形肥紅光澤者輕；如身熱氣喘，口乾腹脹，足指冷者重。八日九日，長足圓滿，瘡肥色老者輕；如寒戰悶亂，腹脹煩渴，氣急咬牙者，重之至也。十日十一日，瘡當結靨，痂欲落之時將愈。十二十三日，當靨而不靨者爲逆，宜稍利之，以防其餘毒。身不壯熱，或腹脹或瀉渴，用十二味異功散救之。

《醫學正傳·痘疹·辨外證順逆》 身體溫暖者順，能食大便實者順。寒涼者逆，不能食大便利者逆。

《醫學正傳·痘疹·辨痘疹初未形證》 痘腳稀疏，根窠紅綻，不瀉不渴，乳食不減，四肢溫和，身無大熱。

已上六證，并不須服藥，惟宜善加調護，須使房室溫盎，屏諸穢氣，忌見外人，毋犯房色，及往來婦人月水併腋臭者，皆不可近。惟宜燒大黃、蒼朮以辟惡氣，切勿燒沉、檀、降眞、乳香、腦、麝。帷帳之內，宜懸胡荽，或以胡荽漬酒噴牀帳，併燒木香爲佳。夫痘瘡之毒，最怕穢惡之氣觸犯，切不可信僧道，看經解穢，況無纖毫之力，而反恐被其穢惡之氣觸犯，亦不可恃其能解而不預防。戒之戒之！

《醫學正傳·痘疹·辨五不治證》 癢塌，寒戰咬牙；渴不止，痘紫黑色，喘喝不寧；灰白色陷頂，腹脹；頭溫足冷，悶亂飲水；氣促，泄瀉，渴。

《醫學正傳·痘疹·辨瘡後餘毒》 毒氣流於太陰脾經，則癰發四肢，手腕併膝臏腫痛，宜消毒飲；重者十六味流氣飲加附子，或酒浸大黃煎服，及必勝膏、蜈子水等敷之。

毒氣流於太陰肺經，則臑肉併手腕腫，流爲赤癰毒，宜消毒飲、如聖湯、五福化毒丹、雄黃解毒丸解之。氣血虛者，十補湯加桔梗、枳殼、犀角煎服。咽喉不利或腫痛，宜薄荷如聖湯。

毒氣流於大腸，則便膿血，或下腸垢，或大便秘結，宜犀角地黃湯。身熱煩渴，宜黃連解毒湯。熱勢盛者，小承氣湯。下利者，黃連解毒湯、黃連阿膠丸、駐車丸。

痘瘡入眼，宜決明散、密蒙花散、撥雲散、蛤粉散。

熱毒流於三陽經之後，則腮項結核腫痛，宜荆防敗毒散、十補湯減桂服，消毒飲倍加忍冬藤煎服。

《醫學正傳・痘疹・陷伏倒靨黑陷》 凡痘瘡膿汁不乾，蓋瘡出太甚，表虛難醫，以致膿水黏衣著席，濕痛不能轉側，宜白龍散、敗草散等敷之。

凡孕婦身發痘瘡，宜馮氏罩胎散。若胎動不安，宜獨聖散、安胎飲。身熱甚，宜木香參蘇飲。或瘡稠密，宜十奇散倍芍藥、當歸減桂加香附、烏藥。如胎已五月，則半夏、桂心之屬，俱不必禁。

一證變壞歸腎黑陷，宜錢氏百祥丸、宣風散。

一證外感風寒所致，冬時宜五積散減麻黄，加桂心、紫草，春時不換金正氣散加川芎、白芷、防風。或風邪所襲，宜消風散加紫草兼服。

一證乳食所傷，內氣壅遏，宜楊氏調解散，或四君子湯加縮砂、木香、川芎、紫草。大便自利，宜附子理中湯。

一證或因父母不謹，犯房事月水，及乳母腋氣穢濁諸忤所致，宜阮氏辟穢丹焚而熏之，仍以胡荽酒噴帷帳，及懸胡荽於牀帳中；甚者以胡荽湯化下蘇合香丸，兼塗熏亦妙。聖製再甦散尤妙。

一證毒氣入裏黑陷，宜豬尾膏，神驗。

《痘治理辨・預防痘疹》 辨曰：人傳有藥預投兒服，則終身不出痘疹，豈理也哉？痘中于有生之初，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得人身之大造化也。人有三百六十五骨，應期變蒸諸骨，十有三次，五藏六府始能濬通脈絡，行運氣血于身。其蒸熱之時，藏府無不振動，變易之際，經絡無不疏通。又或有傷寒風熱，而泄六陽等汗，諸瘡癰腫丹毒，一身之間，無不發泄，其痘毒尚不能解，又何藥可以解此毒耶？雖東垣救苦散，亦何益于是哉。

《痘治理辨・痘疹當分輕重治之》 辨曰：余嘗究痘出之理，血先至而氣後也。血載毒出，至表會氣，氣交于血，血會于氣，氣尊于中，血附于外，痘始形焉，氣始令焉，血聽制焉。于此足見氣血有君臣濟會之道。然而氣血負毒出一步，則內虛一步，氣血負毒一日，則內耗一日。痘有陷塌攻剝之患而不可救，實出于陽氣消爍，有如缸油盡而燈燼不明，田水竭而禾苗不秀，是任位者不能順聽命之情故耳。于此可見氣血交會之難。何況投以發泄之劑，而至內備虛耗乎。然則如之何？必須保元湯以保氣血，保氣血以保生靈，猶國家之固邦本。余故得補益之旨久矣。又推及四時順者，是毒聽命于榮衛也。四時逆者，是榮衛聽命于毒也，又何春夏爲順，秋冬爲逆哉。余知久雨亢陽，則難于痘也。其時陰濕，則天地之氣阨寒，人之氣亦阨寒；其時旱暵，則天地之氣散逸，人之氣亦散逸，氣血因而自病，則不能成痘之功也。務必加以溫暖，則陰濕自解，暵旱自和。解則抑氣伸焉，和則逸氣收焉，誠能燮理人身之氣，何患痘之不痊乎。前人謂重變輕，輕變重之證，雖能之之，不能格之。余嘗究其自矣。重變輕，是任位之盡道也。痘初出雖密，氣血豐盛，不失負載交會之情，是任位者任之，致聽命者聽之矣。輕變重，是聽命之不忠也。痘初出雖稀，氣血衰離，有失負載交會之情，是聽命者任之，致任位者不得任矣。審其榮衛之弱而變者，則必有陷塌之患。前人又謂大小不一等之痘，今人呼爲菜萸，妄立名色，非止一端，考諸方書，亦無此說。余嘗推及大小者，是血載毒挾氣而馳，有若噴唾，雜然而散，大者如珠，小者如粟，此理必然。厥痘始終不能離乎痘之形色，無乃出于氣血造化之機乎。

《痘治理辨・痘瘡初出》 辨曰：人非氣血不成形，氣血非水谷不長養。故人之身，根乎內者曰神機，根乎外者曰氣血。氣血者，神機之充。神機者，氣血之帥。二者旋相交養，此其生生之道者焉。然天地之元氣，大而難虧，否而易泰；吾人之元氣，薄而易壞，剝而難復，此不易之理。故人之性命，惟係乎補之何如耳。且痘毒客于百骸，必賴氣血剋制之力，始得存乎生命。痘毒之發，奔馳脈絡間，血不縱其毒，承載上行，氣分不容其毒，拘領逐散肌表，斯毒于元氣無妨矣。是以毒苟既盛，使血氣足以領載，則正能勝邪。氣血一敗，則邪反勝正，中氣于焉不固，神機于焉不守，神門于焉不禁，血無氣領，毒反內攻，嗚呼，元氣至此，直一綫耳。苟非保元湯，內固外護，毒之爲害，烏可勝言！予嘗痛峻藥者，峻藥多熱毒，其性趫猛，其氣燥烈，如異攻散類。兒服之後，搜藏搗府，一時駕毒併氣血衝達肌表，雖得快于一時，殊不知寇盜雖出，內備已虛，寧可保其寇不復入乎？將見氣血受害，眞元愈耗，一快之後，百悔並來，兒不死也何待。愚故曰：治痘宜補者，即王者專行王道也，雖若迂緩，而自有益于久遠。治痘用攻者，即伯者務行伯道，雖暫快利，而必無補于治道也。

《痘治理辨・痘疹不出》 辨曰：夫痘，內毒所感也。風寒，外邪所感也。若痘出不快，蓋因風寒橫塞阻絕，無路可出故也。痘未發之初，以升麻湯、和解湯量輕重治之。既出之後不解，痘不起發，或熱不退。以保元湯加薑、桂主

之。及至行漿之次又未解，不灌膿及熱不退。當以保元湯加薑、桂連服二次于前，乃以水楊湯暖沃于後。此湯大能滌去風寒，內外相攻，風寒易去，痘毒豈有不發之理。不可峻下解散發泄之劑，皆傷氣血交會之機，故毒內攻，多不救也。

辨曰：痘之發係乎氣血也尚矣，苟氣血盛，則能歸附成漿，而毒可解；若氣血弱，則無所乘負其毒，而毒難痊。所以有內剝不起，有起而不員混，有員混而不成漿，有頂陷而不起發之惡證，是皆氣血而不自任故也。但人不悟其理，以蟲魚、腥膻、毛血、牙骨、鱗角等毒藥投之，發其中氣，以毒攻毒，理難並勝。痘雖不得已而出，少頃中氣歸復，氣血不外旺矣。藥氣少歇，則其毒反攻于內，其勢較烈，再將何法以治哉？即此可見氣血有乘載之效，用藥有王道之大也。間有百數兒中稍得一者，特其兒之氣血本厚耳，豈可以一例行之乎。

《痘治理辨·痘出太盛》 辨曰：淫火逆順，必使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之順。若恣情肆欲，縱其火毒，謂之逆。毒受淺深，則痘之稀稠可見矣。蓋稀如匝豆，則毒不能勝其氣血，雖不治其邪自解。間有氣血弱，而爲風寒所侵，泄瀉所陷，毒藥所傷者，亦有可死之理焉。痘雖稀而犯此數者，亦須補其氣，而不治亦死。稠如綴粟，則氣血不能勝其毒，其毒反勝，火動生風，鼓舞血氣，血氣柔弱，則無以當其邪，表裏爲之不順，榮衛爲之不調，十二經絡百脈七竅皆爲之壅塞，如此豈得而療乎。間有血氣勝其毒者，其形員淨不連，其色紅活不滯，痘雖稠，若形員不連，紅活不滯，尚可治也。大如保元湯連進數服，防其倒陷損爛癢塌，斯爲要法。

辨曰：痘之爲證，不可使氣血之有虧盈也。蓋氣體天而常親乎上，血體地而常親乎下。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是故氣不可虧，虧則陽會不及，而痘之員暈之形不成。血不可盈，盈則陰乘陽位，而痘之倒陷之禍立至。如此者，則交會不足，外剝內攻之大害，不復有可拯矣。治道必須益氣之虧，引血而入，血入氣盈，盈則能制血之有餘，可以保合天和也。

《痘治理辨·陷伏倒靨》 辨曰：陷有五，蓋陽始會，氣至血附，根窠既立而中陷者，爲因元氣不足，不能續其後而然也。蓋陰血雖有附氣之功，而陽氣使無制毒之力，以致陷而不滿，生生之意絕矣。且陷有五，一曰黑陷，二曰血陷，三曰紫陷，四曰白陷，五曰灰陷。黑陷者，爲初出少稀，後出加密，陽會陰之次，陽氣弱不能續其初出，血無氣養，故枯萎而黑陷也。血陷者，血盛于氣，氣弱不能拘領其毒，久則變而爲紫陷也。紫陷者，爲氣愈虛，血無氣畜毒之盛，負載不前，血亦爲之離去也。白陷者，爲氣不足，久則變而爲灰陷也。灰陷者，氣血衰敗而不榮也。此等之陷，一皆氣之虧損使然。如折奇花，少頃生氣既絕，則憔悴不榮矣。噫！毒縱狼戾，肆虐有生之正氣，非藥之靈慧神功，孰能裨補乾坤之大，奈何灰紫二陷，俱從自吉向凶傳變而來，則難于施治矣。

《痘治理辨·痘瘡黑色》 辨曰：五色者，五行之精華也，王則光而明，衰則慘而暗，五藏榮枯于此可見矣。故痘毒之出于藏，惟利乎明，不利乎暗。光明者，氣血王也，慘暗者，氣血衰也。氣位旺而血得其令，氣位衰而血被其囚。血非氣則毒不收，氣非血則毒不化，信乎痘毒必血氣而後可以終始其功。且夫色之紅者，毒始出也；白者，毒未解也；黃者，毒將解也；乾黃者，毒盡解也；灰白者，血衰而氣滯也；黑者，毒滯而血乾也；焦褐者，氣血枯也。如紅變白，白變黃者生；紅變紫，紫變黑者，死之兆也。且毒出于五藏，而非獨一藏，前人言五藏各主一色，斯言謬矣。嘗究錢氏、陳氏所論，變黑歸腎，此皆過于理也。然五色固有之，而又不載各藏，治法但用辛熱解毒發泄之劑，若此不過攻毒動氣之術耳，痘果可以如此一例治之哉！須察形色之淺深，辨邪正之善惡，治必固氣以勝其毒，斯爲可也。予曾試驗無失，如此者豈有顧沛之理哉。

《痘治理辨·痘疔變黑》 辨曰：痘初出有黑點子，世皆謂之斑疔，痘而有此，則不能宣發諸毒，往往以針刺之，納藥于中，以待其發，此亦劫術矣。亦有渾身黑點者，前人謂之變黑歸腎，予謂非也。蓋血載毒上參陽位，陽不足陰往棄之故也。又血與氣交而不偶，不能復歸本位，爲因元氣虛弱，不能續其衛氣以制其血，乃自失其政而然。且血順氣而蓄氣，不能蓄血，亦爲之不榮，故致枯萎而黑，此亦理之必然也。凡痘初出稀少，後更加密，則氣亦因之而弱，不能助其初出者。血無領袖，一旦壅塞，幾何而不枯耶。然痘出則各經俱動，豈有腎不相干？毒既歸腎，便能究之，又何有血載毒逆經而出之理。此以保元湯加芎、桂補提其氣，氣旺則諸毒自發，黑者亦將轉而爲黃，此乃王道之大也。予嘗留心于此，屢試屢驗，世醫不明其理，竟以針刺，致使氣血愈泄，反因治而難救，雖父母不知，其可哀也夫。

《痘治理辨・癢塌者于形色脈上分虛實》　辨曰：陽分者氣居之地，陰分者血居之地。陽氣弱則陷于陰，陰氣盛則乘于陽。氣少虛則血進步，血少虛則氣下凌，此必然之理也。癢塌者，蓋因血上行氣分，血味鹹，醃螫皮肉，爬破血流之故也。然氣愈虛而愈癢，癢之甚必氣陷，而毒倒塌矣。嘗以保元湯倍加黃芪以助表，少芍藥以制血，則癢自止矣。或有食毒物而發中氣，致津液外行，發爲水泡血泡，氣勢虛甚，水遺肉理，澀滯難行，不能進退，作癢不已，爬穿皮肉，如湯火泡者，此乃不治之證矣。余治痘固裏，未嘗待血氣失政，何癢塌之有。

《痘疹心法・痘疹碎金賦上》　痘本胎毒，俗名天瘡。雖癘氣之傳染，實殺機之顯彰。變遷莫測，酷惡難當。肌肉潰脫兮，若蛇蛻皮龍蛻骨；精神困頓兮，如蚓在灰鱔在湯。瘡有疏密兮，疏者輕而密者重；毒有微甚兮，微則祥而甚則殃。笑彼拘於日數者，未達遲速之變；悲夫惑於鬼神者，不求醫藥之良。

乾坤妙合，震巽分張。受氣於父兮，得陽精而凝結；成形於母兮，賴陰血以培養。民多嗜慾，氣匪淳龐。淫火熾於衽席，食穢蓄於膏粱。精血稟其毒氣兮，甚於射罔；形體負於殺氣兮，險於鋒芒。或謂去其口血兮，不過脫空之語；或謂解其胎毒兮，未見抵聖之方。

五運統於南北兮，有太有少；六氣分於主客兮，曰陰曰陽。變化各正，勝復靡常。得其序而氣治兮，國無疵癘；失其序而氣亂兮，民有疹瘍。應至而不至兮其氣徐，貴迎之以奪其勢；未應至而至兮其氣暴，姑持之以避其強。不知此而妄作兮，違時者敗；能審此而愼動兮，順天者昌。

春令溫和而升生，夏令暑熱而浮長，秋令清涼而降收，冬令寒冽而沉藏。是得四時之正，不爲萬物之傷。冬反燠暖兮，勾萌早發；春反栗烈兮，蟄蟲且藏。夏反清肅兮，涼風襲肉；秋反蒸溽兮，暑汗沾裳。若此逆氣兮，染之者即成疫癘；又有虛風兮，中之者必致夭傷。受父母之穢毒兮，隱於黝僻；觸天地之癘氣兮，發其伏藏。自內而出兮，布於四體；自外而散兮，根於五臟。肝主淚而爲水泡，肺主涕而作膿囊。心則斑而且赤，脾則疹而又黃。腎乃封藏之本，變則黑陷之象。可喜者苗而秀，秀而實，如鳥之脫距；所惡者枯而陷，陷而伏，如虎之負岡。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各分布而有定；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自流行而無疆。初出血點兮，紅鮮得生之氣；次化水液兮，白瑩漸長之狀。膿成而色黃兮，欲收之候；痂結而色黑兮，已藏之象。謂腎無證者，似去冬不能成歲；謂黑爲逆者，如廢北何以調陽。

方其發生兮，春夏爲順而秋冬非吉；及其收斂兮，秋冬爲順而春夏不藏。應發生而反收斂者，謂之陷伏；應收斂而反發生者，謂之爛洋。順者不必治兮，待其平復；逆者不可治兮，避其怨謗。若逢險證，必在奇方。治不乖方兮，險變順而春回幽谷；藥不對病兮，險變逆而火烈崑岡。

病似順而反逆兮，認之要確；病似逆而反順兮，察之貴詳。似粟堆聚堅硬兮，孰若磊落而稠密；如丹艷赤嬌嫩兮，不如淡白而老蒼。初出現而涵水，乍起發而戴漿。膿未成而乾黑，囊未滿而萎黃。早發先萎兮，如園林之花蕊；暴長遽消兮，似溝澗之潦潢。是謂奪命之證，休誇折肱之良。

輕或變重兮，悞服藥而或犯禁忌；重或變輕兮，得遇醫而且善調養。蚊迹蚤斑兮，不旋踵而告變；蛇皮蠶殼兮，惟束手以待亡。夾斑疹者，斑瘡消而足喜；頂平陷者，平陷起而莫惶。切戒臨病揮霍，最宜用藥審詳。病有標本兮，視急緩以立法；藥有補瀉兮，因虛實而立方。

噫嘻兮醫無定法，迷亂兮藥無定方。大率賤攻而貴補，故多喜溫而惡涼。設若病遇虛寒兮，溫補有效；假如證屬實熱兮，辛香敢嘗？辛熱下咽，陽之盛者必困；苦寒入胃，陰之盛者乃戕。戒汗下於首尾兮，惡攻之說；補脾土以制腎水兮，喜補之常。不識補者之短，奚論攻者之長？

形尖圓而光壯兮，氣之充拓；色鮮明而潤澤兮，血之涵養。可以勿藥，是謂無恙。灰白平陷兮，血氣虛而補之以溫；紅艷�腫兮，氣血熱而瀉之以涼。氣至而血不足兮，雖起發根窠不肥；血至而氣不足兮，雖明潤郭郭不長。泥章句以舉一隅者，守株安可得兔？馳辨說而執兩端者，多歧必然亡羊。脾爲水穀之本，固不可以不補；腎爲津液之源，尤不可以不將。土雖爲水之防，水能制火之亢。腎主骨髓兮，倒陷入於骨髓者莫救；腎司閉藏兮，變黑至於閉藏者可防。是皆歸腎之害，豈可謂腎之強。毒火燔灼兮，腎水且涸；營氣敗壞兮，脾土亦傷。故補脾不如救腎，而養陰所以濟陽。熱則氣血淖澤而不斂，寒則氣血凝澹而不彰。氣血失養，痘疹受傷。或受於熱兮，爲煩躁，爲赤爲痛；或受於寒兮，爲振悸，爲白爲癢。順時令之寒暄，禁人畜之來往。勿動溷廁之臭，勿燒檀麝之香。恐乘虛而易入，反助毒以爲殃。痘雖

吉而犯多凶，屢經怪變；證雖惡而調則善，終見安康。

若夫痘疹之熱，相似內外之傷。邪火烜赫兮，玉石俱焚；眞水靜順兮，波浪不揚。噴噓咳嗽兮，肺金流鑠；項急煩悶兮，肝木被創。呵欠驚悸兮，心雖君主而不寧；吐瀉昏睡兮，脾則倉廩而不藏。各臟有證，惟腎無象。不受穢毒之火，獨見耳尻之涼。熱微兮毒少，熱盛兮火旺。大熱安靜兮，毒隨熱出而無慮；小熱煩躁兮，毒與火留而可防。凶災莫測兮，又熱又渴；輕疏可許兮，乍熱乍涼。吐瀉勿止兮，使毒得越而無遏；驚悸不定兮，恐毒深入而反藏。血妄泄於空竅兮，死期速於彈指；語妄涉於鬼神兮，變候易於反掌。

形證定其疏密，部位決其存亡。如豆紛布兮，且顆粒而其疏已定；如麻堆聚兮，更模糊而其密堪傷。挨頰繞口兮，庚戊陽明之位；顴間額上兮，壬丙太陽之鄉。頭爲元首之尊，最怕蒙頭；項乃關津之要，偏嫌鎖項。鼻準初出兮，淫毒犯於天根；耳輪先現兮，邪火侵乎玉堂。

漸次出兮吉兆，齊湧出兮凶狀。痘將出而熱減兮，藥勿妄服；痘正出而熱劇兮，醫宜早防。解其火毒兮，恐鬱遏而乾枯；養其氣血兮，欲流行而舒暢。遠寒熱之犯兮，損之益之而必使和平；助春夏之令兮，達之發之而必使長旺。治其未亂兮，徹桑土於迨雨；知其方漸兮，戒堅冰於履霜。

出欲盡而不留，發欲透而齊長。苗漸成窠兮，氣之所呴；血漸化水兮，血之所養。疏則毒少兮，頭面不腫而休怕；密則毒多兮，氣血不充而宜慌。時日既足兮，自翹翹而雜起；表裏無邪兮，勿汲汲以作湯。所謂良將用兵，善攻不如善守；又云上農治田，勿助生於勿忘。咽喉急痛兮，勿違時而早治；頭面預腫兮，但引日以必亡。小便欲清兮，大便卻欲其堅實；淡味可食兮，厚味不可以啖嘗。茹淡者胃氣不損，養厚者火邪益亢。或見黑黔兮，點之速以胭脂；或遇乾枯兮，浴之貴以水楊。搔癢忽生兮，取茵陳以熏燎；爬搔不寧兮，雖盧扁而徬徨。

痘長滿水，毒化成漿。愛其稠濃兮，惡其清淡；取其滿足兮，捨其虛癟。欲知透與不透兮，於手足而細察；欲知足與不足兮，於輔頰以端詳。設四末之未透，取脾胃而服藥；如一方之未足，視經絡以求方。譬如爲山兮，勿功虧於簣土；又如執熱兮，寧濯洗於探湯。

面頰最嫌破損，肩背猶怕焦囊。腫忽消兮氣脫，語忽妄兮神亡。食穀則嘔兮胃爛，飲水則嗆兮咽傷。咬牙兮肝火熾而腎敗，寒顫兮陽氣弱而陰強。膿反乾兮倒陷，膿不成兮伏藏。叫哭不止兮，毒攻腸胃；悶亂不寧兮，火烈膈肓。倉廩不藏兮，魂魄歸於溟漠；水泉不止兮，姻親泣於北邙。

膿血已化，收靨相當。痂自唇吻兮，漿足結如珠粒；靨自人中兮，部分界乎陰陽。令行秋冬兮，依先後而不亂；氣應收藏兮，循上下而有常。顴上平乾兮，慮乎倒靨；額間先收兮，謂之不祥。痂不著而壅腫兮，由榮血之淖溢；痘盡裂而皺揭兮，此衛氣之殘傷。

當靨不靨，當藏不藏。便秘未通兮，裏氣熱而涼導；便溏不實兮，中氣虛而溫養。熱傷皮毛兮，怪肺金不收餘氣；濕傷肌肉兮，責脾土不燥殘漿。頭瘡堆膿不平兮，孤陽似鰥而不生；足瘡包水不乾兮，純陰如寡而不長。飲食減少兮，迤邐引日而斃；煩熱增劇兮，倏忽絕命而亡。

若問痂皮之不脫，其間病氣之相妨。痘若敗壞兮，補空痘勿疑番次；瘡如潰爛兮，成潰瘡莫厭膿漿。遍身浸淫兮，黏被蓆而最苦；正面腫灌兮，忌腥臭而再妨。利多水液兮，此蓄水之病也，水去盡而自止；便多膿血兮，此倒靨之證也，膿去盡而可詳。瘢痕凹凸兮，陷者虛而突者實；痂皮嫩薄兮，裏則困而外則瘍。

邪氣盡而正復，痂皮脫而身康。苟幼軀之多病，定餘毒之有藏。出或未盡兮，無空痘須妨卒暴；發或未透兮，無潰膿必發疽瘍。不及時兮早收，毒火陷而可怕；或過期兮不靨，邪氣留而堪悵。身熱審其虛贏，咽痛觀乎嘔噦。忽灑淅而肌熱兮，知風寒之外感；暴吐瀉而腹痛兮，必飲食之內傷。

病有苦而眩暈兮，凶多吉少之占；身無邪而昏瞀兮，否去泰來之象。聲音不出兮，求諸肺腎之經；斑疹復現兮，責其心脾之臟。疳蝕出血者難治，洞泄完穀者不祥。勿謂痘收而縱弛，勿謂毒去而怠遑。正氣浸長而未復，邪氣方消而未央。特犯禁忌兮，今即生變；多食肥甘兮，後必有殃。

疥癩腐潰兮，一面黯瘢而似鬼；癰疽流注兮，四肢殘廢而如尪。目腫赤痛兮，痘瘡入而成翳；齒宣黑爛兮，熱毒侵而潰牀。雖曰餘毒之爲害，抑皆調理之失常。形容頓改兮，令人駭愕；療治悔遲兮，空自惆悵。謂人不能勝天兮，何以立乎醫藥；謂醫不如用巫兮，安能格乎穹蒼？

但逢出痘之歲，多求解毒之方。重者必輕兮，輕者不出；凶者變吉兮，吉者何妨。其方則有，其效未嘗。與其先事而輕妄，孰若臨時以消詳？審歲

氣之災祥兮，必解其鬱；視形氣之勇怯兮，各平其臟。欲避癘氣傳染兮，必先擇地之善；欲仗藥力調護兮，尤要識醫之良。惺惺參蘇，乃發散之妙劑；人參通聖，誠疫癘之奇方。熱而驚悸兮，導赤瀉青合用；熱而焦渴兮，柴胡葛根作湯。自利兮黃芩，不便兮清涼。腹痛毒攻兮，勻氣散再加枳實；腰痛病劇兮，敗毒散更入木香。調元可補兮，表裏實者勿飲；承氣可攻兮，脾胃弱者莫嘗。養正兮黃芪人參甘草，解毒兮連翹山豆牛蒡。咽喉苦痛兮，甘桔湯中加大力；斑疹夾出兮，防風散內去硝黃。小便赤澀兮，連翹導赤；大便滑泄兮，豆蔻木香。瘡若乾枯兮，四物合乎涼膈；痘如黑陷兮，奪命助以水楊。赤艷煩腫兮，解毒入三黃歸芍；灰白平塌兮，異功用桂枝芪防。氣虛而毒盛者，四君枳實；血虛而毒盛者，四物牛蒡。氣血兩虛兮，十全無價；便溺俱阻兮，八正三黃。再用膽導之法，以泄毒氣之藏。黑陷審其虛實，虛者大補而實者涼膈；癢塌分其急緩，急者異功而緩者調陽。昏悶譫妄兮，龍腦膏孰知其妙？虛煩迷亂兮，抱龍丸莫及其良。滿面燥痛兮，百花調水；遍身潰爛兮，敗草鋪牀。蟬蛻去目中之膚翳，苦參治身上之淫瘡。虛熱多汗兮，調元湯引用浮麥；食積常痛兮，脾積丸飲以原湯。饑不喜食兮，異功宜久；渴欲飲水兮，白朮可常。敗毒通聖，允矣冲陣之先鋒；調元異功，信乎殿後之大將。

大抵醫要識證，藥不執方。專行溫補者，則宗乎文中；喜用涼瀉者，則師乎仲陽。不解其書兮，似瞽冥行於蹊徑；未會其神兮，如矮仰望乎宮牆。嘆吾年之耄兮，欲深造而力不足；懼斯道之晦兮，特發明而言不彰。嘔盡心肺兮，非欲立異；勞費頰舌兮，豈敢恃長？幸取正於具眼，毋見笑於大方。

《痘疹心法・原痘論》　上古之時，未聞瘡痘之證，《素》《難》之文鮮有及者，豈其人淳龐樸野，積精全神，虛邪苛毒，莫之能害歟？或云：自建武征虜，遂染其毒，流布中國，謂之虜瘡。或曰聖瘡，言其變化莫測也。或曰天瘡，言其天行疫癘也。或曰百歲瘡，言人自少至老必作一番也。或曰豌豆瘡，言其形之相似也。故病此者，如蛇蛻皮，如龍蛻骨，死生存於呼吸之間。夫上古所無而末世有之，抑時世異邪？抑人將失之邪？予思其繇，天地之氣。春夏生養之紀也，其物熙熙；秋冬殺戮之紀也，其物黯黯。時逮末世，已非泰和之景，不可謂非時世之異。然人日習僞，不知持滿御神之道，七損八益之數，務快其心，以散其眞，不可謂非人自失之也。有論穢毒者，有論淫火者，有論時行正病者，靡有定論。將謂穢毒淫火邪，則一歲之中，大而郡縣，小而村落，病者相似，而死相繼，比屋哭聲，穢毒淫火，未必人人若此之甚也？將謂時行正病耶，何以自少至老，但作一度，厥後再無傳染也？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精血之毒已蓄於陽施陰化之始，固不待誕生之頃，嚥其血而後有是毒也。況男子惜其氣以養其精，女子純其氣以養其血，苟失所養，即貽他日之患。子之受於父母者雖殊，其爲毒則一也，豈有男子淫火起於氣，爲陽毒而易治，女子淫火起於血，爲陰毒而難治之理耶？至於天行正病，亦有其時，但觀夫年之所加，及有四時不正之氣，即知有是正病也。然則待時而發者，胎毒也，或速而危，或徐而安，或暴而死者，氣之微甚所使也，發則其毒泄矣。所以終身但作一度，後有其氣不復傳染焉。痘爲胎毒昭昭矣，其間或疏而輕，或密而重，或重變輕，或輕變重，變化叵測，是又有說也。疏而輕者，始終如一；密而重者，變怪百出。或因父母相傳而然，或因疫癘相染而然，或因鬼疰相著而然，杳冥恍惚，出於聞見思慮之所不及，此與智者道之，癡人前不必說夢也。何者？蓋痘疹之毒，父母原自有之，雖常作過一番，而臟腑經絡皮毛肌肉骨髓之間，餘毒猶有存者，一旦分形化氣，注之於子，其毒亦隨之泄矣。所以子之瘡瘢，多肖親也。加之調攝失宜，放恣無忌，其毒益甚。瘡痘之候，沉困危篤者，未必非父母之所致也。凡子之侏儒跛躄，必肖於親，況疹痘之毒乎？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變，人之氣亦變，或遇遷止失守，淫勝鬱復之紀，德令乖常，眚菑迭見，自然厲氣傳染，證候相似，所以輕則俱輕，重則俱重，若有主之者，是則疫癘之所爲也。故人之癘疾而死者，精靈不散，游魂往來，隨氣而行，常以其氣疰於平人而爲之疾，如瘵癩之傳染。然形質龐厚，福澤悠遠者，不能相及；苟體虛福薄之人，陰陽舛亂之歲，則膏肓之豎，臺駘之祟，互相染著，反復變化，術不能禁，工不能治也，此非鬼疰之害乎？夫治此三者當奈何？曰：必爲之豫解其毒，平其氣，遷其處，庶乎可免矣。

《痘疹心法・胎毒論》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乾稱父，資始者，氣之始也。坤稱母，資生者，形之始也。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是以毛髮皮膚肌肉筋骨四肢百骸，其來固有自矣。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施血受之候，輔翼調養，抑豈無道邪？奈何爲父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命門衰敗，陽道弗興，

乃服助陽之劑，至於陽火益熾，陰水益枯，失其乾道，此父遺毒於氣之始也。

爲母者褊急妒忌，以致衝任氣逆，月事不時，乃服暖宮之劑，煎熬眞陰，血中伏火，失其坤道，此母遺毒於形之始也。且古之男子，必待婦人月水時下之後，與之交媾以成其胎。婦人有孕，則居側室以保其胎，而又不妄作勞，飲食必謹。今之夫婦，不知此理，情慾妄動，飲食妄嗜，此父母之餘毒，又不特一朝一夕而已也。況子喘息呼吸，氣通於親，故蓄毒於腸胃膈膜皮毛筋骨之間，待時而發，或爲瘡瘡，或爲驚忤，或爲丹瘤。胎毒之中，惟痘最酷，加以天地肅殺之氣，歲運乖戾之變，水土之不齊，疫癘之交作，則夭昏稚殤，難以枚舉，是雖氣數，抑人之所自致歟？誠使爲父母者，以繼嗣爲重，以無後爲慮，節其嗜慾，守其禁忌，父之有疾謹而治之，母之有疾謹而治之，必使精血和平，則陽施陰化，氣清形粹，子亦不攖其毒矣，復何夭殤之恫邪？

或曰：兒在胎之時，其母不畏禁忌，恣意所欲，加添滋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氣搏於胞胎之中，所以兒受此毒，發爲瘡疹也。殊不知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胞胎之毒，父當分任其咎，未可專責母也。如東垣所論紅絲瘤是已。

又曰：胎在腹中，食母穢液，至生之時，啼聲一發，口中所含惡血，隨吸而下，寄於右腎胞絡之中，瘡疹之發，乃下焦相火熾也。蓋兒在胞中，賴母氣以養其形。母懷胎之時，天食以五氣，五氣各有所湊也。如臊氣湊肝，焦氣湊心，香氣湊脾，腥氣湊肺，腐氣湊腎之類。地食以五味，五味各有所入也。如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之類。至於五志之動，各有所傷。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之類。兒之受病於母者，不特始生嚥血一事而然也。

又曰：小兒瘡疹，五臟之中，惟腎無候，以在腑下，不能受穢故也。夫腎有兩枚，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胚胎之初，精血混合，設有其毒，腎將受之，豈有腎在腑下而不受毒者哉？況肝生筋，心生血脈，脾生肌肉，肺生皮毛，腎生骨。設使腎無所受，何以能生骨也？既瘡疹諸證，起於右腎之下，行足太陽之經，足太陽膀胱，腎之腑也，安得謂腎無候乎？或曰：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今謂起於右腎何也？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於君位，而天氣不加。相火者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君火之氣。所以心者君火也，欲彰其德，右腎爲命門相火，代君之令而行之耳。故曰：起於右腎之下也。

昔人謂兒在胞中，饑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血。予獨謂其不然。蓋兒始受氣之時，一月胚，二月胎，不過一點精血，凝結中涵生意也。至三月以後，其形漸成，在胞之中，譬諸禽鳥之雛在卵殼中，渾融變化，熏蒸滋養，惟所受太初之氣，漸自生長，日月既足，乃破其胎卵而出矣，何以能飲食邪？必謂有所飲食，則胚胎之初，形象未具，何飲何食耶？且血者渣滓之物，入則有出，十月之前，所飲所食之血，又從何道出耶？若生下口含惡血，乃母臨蓐之時，血穢流溢，入兒口中，未必便是先在腹中所食之血也。但云兒在胞中，滋養體形，長育變化，培植根蒂者，則在母之血液也。

《痘疹心法·瘡疹惟腎無候論》 瘡毒之火，起於三焦，煎熬腑臟，燔灼皮肉，非腎水有以制之，則慓悍之勢，莫之能御矣。惟腎無候者，所以存生生之源，見陰陽造化之妙也。又腎在下而主骨，腎獨無候者，此瘡疹之毒，升浮發散而出於外，不然則反陷伏入於內矣。觀其但見平證，謂之平者，乃耳尻如常，不似渾身之熱，非謂眞冷也。蓋腎主骨，尻者骨之本也。腎通竅於耳，故尻涼耳涼，爲腎不病。若反熱則火炎水涸，眞陰敗絕，而死不旋踵矣。或欲用四君子湯專補脾土以制腎水者，殊不知白朮之燥，腎之所惡，茯苓淡滲腎中津液，腎本無候而又伐之，所謂誅伐無罪也。或見錢氏用百祥丸以下腎之實者，又欲虛其腎以防黑陷之變，不知百祥丸正謂黑陷，爲毒氣入腎，故以百祥丸下之。若不煩躁大小便秘，安可下之乎？謂之實者，邪氣實也。苟無黑陷而下之，寧不反虛其裏，自取陷伏之變乎？或云：以瀉膀胱，非瀉腎也。此文飾之詞，不足信也。然則保脾土以制腎水者非歟？曰：察其虛實。如果內虛泄瀉，則補脾土，使裏氣實，瘡疹不致於陷伏。若內實則補脾之說，正犯實實之戒。但云補脾土，使毒不陷伏而歸於腎則可，謂補脾土以制腎水則不可。

《痘疹心法·腎主痘中之水論》 論者皆曰：痘瘡惟腎無證，腎不可實，腎實則爲黑陷，有欲虛其腎之意，是未知五行生化之理也。蓋心、肝、脾、肺、腎，五行之所屬也；聲、色、臭、味、液，五行之所化也。《難經》云：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淚。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言，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此五臟之中，各具一五

行也。然肝主色，五色之變在乎木也。心主臭，五臭之變在乎火也。脾主味，五味之變在乎土也。肺主聲，五聲之變在乎金也。腎主液，五液之變在乎水也。此一臟之中，統體一五行也。既曰肝爲水泡，以淚出如水，淚則腎之液也。肺爲膿泡，以涕出稠濁，涕則腎之液也。心爲斑，以血色赤而小，血則腎之液也。在內爲血，在外爲汗。夫五臟之液，皆本於腎如此。然則痘中之水，腎乃主之。至於結痂，則土來制水而乾較，所以脾主結痂，其色微黃也。腎又爲封藏之本，痘之痂靨，腎又主之。觀乎此，不可謂腎無證，亦不可使之虛也。雖曰腎主黑陷，乃火太過，水不能勝，津液枯萎而變黑矣。

《痘疹心法·五臟證見論》 凡病發於一臟，惟痘疹之證，五臟悉見。蓋兒受父母之氣以成形，屬毛離裏，喘息畢通。肝氣通於筋，心氣通於血脈，脾氣通於肌肉，肺氣通於皮毛，腎氣通於骨髓。至發痘疹之時，內連臟腑，外達百骸，所以五臟悉具也。故發熱之初，呵欠煩悶，肝證也；乍涼乍熱，手足梢冷，多睡，脾證也；面燥腮赤，咳嗽嚏噴，肺證也；驚悸，心證也；尻涼耳涼，腎之平證也。於其證之多寡，可以知其臟之主病矣。自是之後，初出一點血，心也。諸瘡屬心，其毒斬關而出，血先受之也。血化爲水，肝也，肝主淚，水泡者，淚出如水也。水化爲膿，肺也，肺主涕，膿泡者，似涕稠濁也。膿成毒解而結痂者，脾也，脾屬土，萬物功成於土，痂皮微黃者，土之色也。其所以收斂閉藏者，肺與腎也。肺主收斂，腎主閉藏也。如初出一點血，隱伏皮下，不成顆粒者，毒伏於心，其死至速。出如水珠，皮肉染丹者，毒伏於肝，必加癢塌而死。出如灰白，皮枯不潤者，毒伏於肺，必喘呼悶亂而死。出於皮下，肉先浮腫者，毒伏於脾，必至灌爛嘔瀉，不食而死。出多血泡，黑陷者，毒伏於腎，必血妄行而暴死矣。如初出成顆漸乾黑者，元府閉塞，毒無從出，其血先乾，轉添悶亂而死者，心之病也。血化爲水，浮囊嫩薄者，肌肉已敗，必至癢塌，肝之病也。脾主肌肉，肝木剋之，脾敗者死。皮破復灌，飲食能進，此脾土尚強，肝木不能犯之也。水化爲膿，膿未及成，忽然收斂，痂皮焦黑，肺之病也。未至而至，是謂太過，反兼火化也。若於空中再出一番，此腎不受邪，復遠於肺，從下上者順也。以痘形言之，裏束於外者，脾也，脾虛則易破；充拓於裏者，氣也，肺主氣，肺虛則不起發；榮於根腳者，血也，肝主血，肝虛則色不榮；痘中之水，腎也，腎虛則乾枯；黑陷癢痛者，心也，心主火，實則痛，虛則癢。以痘之色言之，紅活者，心也，惡其嬌艷；中黑者，腎也，惡其焦陷；漿白者，肺也，惡其灰褐；蒼蠟者，肝也，惡其青乾；淡黃者，脾也，惡其肉爛。臨病之工，審察五臟以施方，治無不效矣。

《痘疹心法·氣運》 瘡疹之候，或間數年而發，或發則連年不已，何也？經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蓋司天者，主行天之令，上之位也；歲運者，主天地之間，人物化生之氣，中之位也；在泉者，主地之化，行乎地中，下之位也。一歲之中，有此上中下三氣，各行化令，氣偶符會而同者，則通其化，其中於人則病矣。所以瘡疹必待其年而發也。六十年中，天符十二年，戊子、戊午、己丑、己未、戊寅、戊申、乙卯、乙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

其中又四年，爲太乙天符。戊午、己丑、己未、乙酉。

謂之天符者，司天與運同也。太乙天符者，司天與運及辰之同也。歲會八年。丙子、己丑、丁卯、甲辰、甲戌、戊午、己未、乙酉。

謂之歲會者，運與支同也，同天符六年。甲辰、甲戌、庚子、庚午、壬寅、壬申。

同歲會六年。癸卯、癸酉、癸巳、癸亥、辛丑、辛未。

謂之同者，謂歲運與在泉合其氣化，陽年曰同天符，陰年曰同歲會也。此五者雜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有二十六年。經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人，則執法者其病速而危，行令者其病徐而待，貴人者其病暴而死也。又子午之歲，少陰君火主之；寅申之歲，少陽相火主之。經曰：少陽所至爲瘍疹，少陰所至爲嚏嘔、瘡瘍、惡病、暴死。凡此數年，剛柔失守，升降窒抑，舊者不退，新者不遷，則連年發而不已也。

《痘疹心法·疫癘》 瘡疹雖胎毒，必待時令不正之氣相傳染而發。蓋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四時正氣之序。若春應燠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清，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乃不正之令也。夫人感之，或爲寒熱，或爲瘧痢，或爲喉痹，或爲腫毒，或爲斑疹，謂之天行正病，又云疫癘。是以一歲之中，彼此傳染，大小相似。又若冬溫，陽氣暴泄，至於來歲，必發瘡疹，何也？蓋小雪以後爲終之氣，太陽寒水主之，水德不彰，使厥陰少陰木火之氣，反來乘之，陽氣早發，奉生者少，故來春民多病也。況瘡疹之毒，藏於至陰之下，發於太陽之經，當其時而動其氣，毒

乃發矣。此冬溫之後，必發瘡疹也。凡此不正之氣，發之泄之，解之平之，勿犯歲氣，是謂良工。故治疫癘者，以解毒爲急。

《痘疹心法·部位》 諸瘡皆屬心火，心之華在面，瘡病之候，但以面之部各位占之，思過半矣。且痘瘡陽毒，諸陽皆聚於面，吉凶善惡，尤易見也。額屬心火，如印堂以上，髮際以下，橫兩日月角位，先見紅點，先作漿，先結靨者，此惡候也。蓋心爲君主，毒發於心，故先見於其位，君危則十二官皆危，其死速矣。右臉屬肺金，左臉屬肝木，如兩臉先見紅點磊落者吉；如相聚作塊，其肉硬腫者死。蓋肝藏魂，肺藏魄，生意既絕，魄魂將離，故不治也。頰屬腎，承漿橫抵兩頤，先見紅點，先發先靨者吉。此位雖屬腎，然三陰三陽之脈，皆聚於此，陰陽和，故可治也。鼻屬脾土，若準頭先出先靨者凶。蓋脾屬土，四臟稟命於脾，毒發於脾土，敗則四臟相隨而敗，故綿延日久後斃也。腎之竅在耳，又云心開竅於耳，心腎皆少陰君火也；又少陽相火之脈，行耳之前後，凡在耳輪先見紅點者凶。蓋君相二火用事，燔灼之勢，難可撲滅也。惟口唇四圍先出先收先靨者大吉。蓋陽明之脈，夾口環唇，胃與大腸主之，無物不受故也。

《痘疹心法·脈候》 瘡痘有形之證，無所用診。又歲氣主之，似不必診。經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是則不可不診也。先哲有言曰：痘疹脈靜身涼者生，脈躁身熱者死。可見瘡疹亦用診矣。故小兒七歲已上，四至爲平脈；七歲以下，六至爲平脈。或云八至者，非也。大抵小兒之脈，多帶緊數。《玉函經》云：自然緊數甚分明，都緣未散精華氣。又瘡毒之脈，多浮大而數。《傷寒論》云：浮爲風虛，大爲氣強，風氣相搏，必爲癮疹。又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脈六至爲數，如過於本脈爲太數，邪氣實也；不及本脈爲遲，遲則正氣虛也。診脈之法，浮以候表，沉以候裏。浮而數，表熱也；浮而遲，陽氣衰也。沉而緊，裏熱也；沉而細，元氣脫也。瘡疹之陽脈浮沉宜帶洪實，弱而無力爲陽病見陰脈者死。凡診得浮而無根，瞥瞥如羹上之肥；數而急疾，連來如雀之啄；細而欲散，縈縈如蛛之絲；遲而欲絕，滴滴如屋之漏；沉而時見，如魚之躍。皆死脈也。

《痘疹心法·氣血》 人之一身，本乎營衛。衛者，陽氣，所以開闔橐籥，運動樞機者也。營者，陰血，所以充溢臟腑，灌溉肢體者也。故氣虛則神機息，血虛則化源絕，二者不可偏勝也。痘疹之毒，本於五臟之液，各隨經絡部位，直犯營衛而出，氣血從之。觀其裹束堅厚，窠囊充長者，氣之足也；根窄紅活，形色潤澤者，血之足也。氣血既足則痘易發易靨，不須施治，以蹈實實之戒。如平陷嫩薄者，氣之病也；乾枯紫黑者，血之病也，宜速治之，不可因循以貽後悔。然脾胃者，氣血之父也；心腎者，氣血之母也；肝肺者，氣血之舍也。脾納水穀，其悍氣注於腎而爲氣，腎舍於肺而爲衛，以溫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開闔也。衛氣虛則瘡不起發，其毒乘氣之虛而入於肺，肺受之則爲陷伏而歸於腎矣。脾納水穀，其精氣注於心而爲血，心舍於肝而爲營，以走九竅，注六經，朝百脈也。營血虛則瘡不光澤，其毒乘血之虛而入於肝，肝受之則爲癢塌而歸於心矣。凡治此者，氣病治氣，血病治血，寒則溫之，熱則清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仍以脾胃爲主，不可犯之也。

《痘疹心法·陰陽》 《內經》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者，血也；陽者，氣也。《難經》曰：氣以呴之，血以濡之。言氣以行其血，血以濡其氣也。痘瘡之出，其浮沉聚散，使於外者，陽之德也；灌注滋潤，守於內者，陰之德也。陽守乎陰，陰使乎陽，互爲其用，所以易發易收也。若陰不足則陽不長，而枯萎之變出焉；陽不足則陰不生，而陷伏之變出焉。必陰陽相濟，毒化而解矣。故治此者，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瀉爲陰，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陰病治陽，陽病治陰。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形不足者，溫之以氣，陽也；精不足者，益之以味，陰也。是皆《素》《難》之所秘，能達陰陽之理，可以爲人司命矣。

《痘疹心法·標本》 病有標本，治有先後。有從標者，有從本者，有先標後本者，有先本後標者，有標本兼治者，視其緩急，其法不同也。痘疹之候，自人身而言，氣血爲本，痘疹爲標；自痘疹而言，痘疹爲本，別證爲標。如瘡子稠密，在標之病也。視其氣之不勻，血之不周，以勻氣活血，兼行解毒，此則標本兼治也。瘡若起發，氣或虛者補其氣，血或虛者補其血，此緩則專治其本也。氣血充實，瘡或壅遏者，單行托裏解毒之劑，此急則專治其標也。瘡勢太甚，咽喉腫痛者，以治咽喉爲主，此急則治其標也。瘡勢太甚，自利不止者，以止利爲主，此急則治其標也。利久不止，漸成壞證，救裏發表，兼而行之，此亦標本兼治也。先救其裏，後攻其表，此則先標後本也。大小便秘，

煩躁喘呼者，急利之，此急則治其標也。瘡勢太甚，煩渴不止，以解毒爲主，兼治其渴，此先本而後標也。凡此之類，擴而充之，以盡其餘，則治不紊矣。

《痘疹心法·形色》 或云：痘瘡之候，無以脈診，言形色可辨也。謂之形者，痘之形也。故尖圓堅厚，始出之形；發榮滋長，欲壯之形；飽滿充足，成漿之形；斂束完固，收靨之形。與大豆、豌豆、菉豆相似者，皆正形也；或平或陷，形之變也。如初出時空若蠶種之蛻，隱如蚊蚤之迹，薄如麩片，密如針頭，若熱之痈，寒之粟者，不能起發而死。黏聚模糊，肌肉虛浮，溶軟嫩薄，皮膚潰爛者，不能收靨而死。謂之色者，痘之色也。喜鮮明而惡昏暗，喜潤澤而惡乾枯，喜蒼蠟而惡嬌嫩。紅不欲焰，焰則易破；白不欲灰，灰則難靨。由紅而白，白而黃，黃而黑者，此出形起發成漿結痂之正色也；出形而帶紫，起發而灰白，此色之變。能辨痘之形色，可知死生之期。

《痘疹心法·疏密》 痘欲其疏，疏則毒少；不欲其密，密則毒甚，此古今確論也。疏密之分，各有喜忌。如頭面欲疏，元首不可犯也。頸項欲疏，管籥不可塞也。胸背欲疏，臟腑俞募之所附也。若夫手足，不忌其密矣。謂之疏者，非但稀少也，鋪排磊落，大小勻净，亦可以言疏。謂之密者，非必盛多也，攢聚黏連，片復一片，雖只數處，亦可以言密。疏而凶者，亦有數等：如初出時才見紅點三兩處，其熱便退，可以語其疏也。苟大熱不解，唇口燥裂，大小便秘，煩躁不寧，或身無熱，但增煩渴者，此由毒甚鬱遏於中，不能遽出，日復漸出，漸加稠密，一也。又如初出一兩點，頂尖焦黑，或三四粒作一堆者，僅見數處，他無所出，喜睡不食，煩渴大小便澹，此由毒伏於中，加譫妄者，不待起發而死，若能起發，後必發癰毒也，二也。亦有出現實疏，遂生玩忽之心，禁忌不守，風寒不避，飲食所傷，湯丸之試，變生不測，三也。設有密而吉者，治之早，衛之嚴，裏無病而瘡悉成也。

《痘疹心法·輕重》 痘有輕重：輕者不須服藥，但加保護而已；重而未成壞瘡者，可急治之；重而且壞，不可治也。何謂之輕？輕者，作三四次出，大小不一等，根窠紅肥澤充滿，頭面稀少，眼中及喉舌無瘡，能食，大小便如常，此毒之輕也。重者，一齊出，起發收靨如期，能食，此重之可治者；若頭面頸項胸背喉舌皆瘡，稠密無縫，或灰白色，或青紫陷下，或外白裏黑，或外黑裏赤，食穀則噦，飲水則噎，或自利不止，或大便不通，此重之不可治也。然有輕變重者，以犯房室，觸穢污，食生冷，冒風寒，惑於鬼神，誤投湯藥，此人事之失也。有重變輕者，以避風寒，節飲食，忌生冷，遠人物，醫不乖方，此人事之得也。吁。本輕本重者，諉之於命；變輕變重者，非人所自致歟？

《痘疹心法·順逆》 古人謂瘡疹春夏爲順，秋冬爲逆。春三月謂之發陳，萬物以生；夏三月謂之蕃秀，萬物以長，得其時所以順也。秋三月謂之容平，草木萎落；冬三月謂之閉藏，蟄蟲坏戶，違其時所以逆也。此亦語其生長收藏之理，豈有春夏皆順而吉，秋冬皆逆而凶者乎？如春失養生，夏失養長，則春夏亦逆；秋能養收，冬能養藏，則秋冬亦順也。惟痘出一般，疏密得所，不愆其期，證之順也；痘出夾雜，帶斑帶疹，稠密無縫，常失其期，證之逆也。噫！春夏爲順，秋冬爲逆，古人之言，豈眞拘拘於時令之說耶？蓋春夏發生之令也，秋冬殺伐之令也，痘瘡之出起發者，得春夏之令，所以爲順；陷伏者，得秋冬之令，所以爲逆，其斯之謂歟？或云：春膿泡，金剋木；夏黑陷，水剋火；秋斑，火剋金；冬疹，土剋水，謂之逆者，此不經之談。黑陷一證，四時不治，何但在於夏耶？故非其時而有是證者，氣血和平，臟腑充實，莫不皆順；如其時而有是證者，氣衰血弱，臟腑虛憊者，莫不皆逆。

《痘疹心法·痘有怪變》 夫痘曰聖瘡者，謂之變化莫測也。若正而順者，自然苗而秀，秀而實，以成造化之功。被邪而逆，則有許多怪變焉。一曰試痘。初發熱兩三日，面上報出紅點，磊落稀疏，十分可喜也。不起發，也不灌膿，至五六日後，都不見了，其人面多青黑，精神困倦，再過兩三日後，遍身發熱，其痘一齊湧出，善醫者能保其一二，其實不可治者多矣。二曰痘母。初發熱四五日後，其痘不出，或肩背上或胸前忽然腫起一塊，小者如杯，大者如盤；又有發熱二三日後，面上遍身，其痘盡出，至起發時，中間有痘瘡三五糊塗，根腳頑硬，但見此證，多不可治。三曰鬼痘。發熱三日出痘，又三日磊落稀疏，十分可喜，至起發時，痘頂作膿，如菉豆色，根腳紅圈戴豔，至六七日後，其瘡自破，個個深孔如錢墜中心之狀，必不可救。又有一等起發之時，忽有瘡頂變黑，拊之則痛者，急以法治之，若待傳開，不可活矣。四曰爛痘。初出之時，十分可喜，至於起發作膿之時，自然爛潰破損，此病甚危。五曰乾痘。出形之後，細密混雜，如疹如疥，皮膚乾燥，瘡頭焦黑，不能起發而死。六曰空痘。出見時好，起發時好，只到灌膿之時卻不作膿，一片空殼，此證若不死，必發癰毒，大抵不可活者多矣。七曰生痘。痘瘡之出，即如枝頭之果，以漸成熟，今起發之時，中心平陷，再不滿頂，至於作膿之時，四圍紅紫，猶是

生血，不化膿水，其期已過，不見成熟之色，此證必死。

《痘疹心法・虛實》 不知虛實者，不可以爲工。經曰：無虛虛，無實實。虛實之分，不可不知也。經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瘠，以調其氣之虛實。此以形體別虛實也。又曰：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以飲食別虛實也。又曰：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以血脈別虛實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以邪正別虛實也。大抵實者，邪氣實也；虛者，正氣虛也。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是也。又曰：五實死者，謂邪氣之實也；五虛死者，謂正氣之虛也。痘瘡之證，其人形體肥健，飲食能多，六脈洪實，素無疾病，大便如常，瘡色紅潤者，此表裏正氣俱實也，不須服藥。若形體羸怯，素多疾病，飲食減少，六脈微弱，吐利頻頻，瘡色淡嫩者，此表裏正氣俱虛也，陳氏溫補之法可用。如瘡勢太盛，瘀腫痛脹，大熱不退，煩渴昏睡，大小便秘，此表裏邪氣俱實也，錢氏涼瀉之法可用。如瘡本稠密，瘀發紅活，吐利不食者，此表實裏虛也，於補湯中加解毒藥。如瘡色淡白，發不透滿，大小便秘，浩飲大嚼者，此裏實表虛也，於解利中加升發藥。如瘡痛者，邪氣實也，當活血以開其鬱。痛如刀剜，悶亂大叫者勿治。瘡癢者，正氣虛也，當補氣以燥其濕。如爬搔不定，破爛皮脫者勿治。灰白者，氣虛也，參、芪之功爲大。乾燥者，血虛也，歸、芎之力宜多。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中病則已，無過其制，此治之權衡也。若本實而反補之，則毒氣彌盛，或爲潰爛，或爲癰腫，或爲目病，或爲咽瘡失血煩躁，皆補之過也。如本虛而反瀉之，則正氣益虛，或爲吐爲利，爲厥逆，皆瀉之過也。經云：毋致邪，毋失正，絕人長命，其此之謂歟。

《痘疹心法・動靜》 凡物得其平則靜，失其平則動。經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夫患痘者，陰陽俱病，息欲其勻，語欲其少，寐欲其定，寤欲其寧，饑則索食，渴則少飲，觸其瘡則吟，拂其欲則鳴，此平人之候，神清氣定，謂之靜而吉也。如呻者身有苦也，自語者神不清也，喘粗者內熱也，腸鳴者泄也，坐卧不寧者心煩也，啼叫不止者痛也，搖頭者風也，指欲搔者癢也，嘔物難者咽痛也，咬牙者心肝熱也。若悶亂躁擾，譫妄昏眩，如見鬼狀，搖頭扭項，手舞足擲，目睛上翻，寒戰咬牙，語音不出，則皆死候矣。如病向靜，忽作擾動者，異也，以法求之。於瘡色變，無他候者，此戾氣所觸也。如瘡色不變，又無他證，此必有因，但俟自定。其有目瞑息微，四肢僵直，口噤瘡壞，昏睡不醒者，此眞氣將脫，魂魄欲離之兆，又不可作靜論也。

《痘疹心法・痛癢》 諸痛爲實，諸癢爲虛。謂之實者，邪氣實也；謂之虛者，正氣虛也。又瘡疹爲火，火盛則痛，火微則癢，故常作痛者，此邪氣之實也。蓋痘瘡之毒，發於皮膚肌肉之間，氣以束之，血以潤之，醞釀其毒，以抵於化，正氣周旋而不捨，毒氣變化而未成，鬱而作痛，此其常也。毒化膿成，其痛自止。若肉如刀剜，膚如錐刺，一向痛而不止，大叫多哭，此則皮傷肉敗，不勝其毒，又痛之變也。常作癢者，此正氣之虛也。經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胃氣既虛，則水穀不化，津液內竭，不能輸精於皮毛，氣失其衛，血失其營，不能醞釀毒氣，以至於成，使毒氣浮沉隱伏，聚散倏忽，灼於皮毛，所以癢也。此其爲異，補其氣血，和中托裏，其癢必止。若一向搔癢，時甚一時，爬抓破壞，皮脫肉坑者，此毒氣內陷，正氣外脫，不旋踵而告變矣。如先痛後癢，此常候也。蓋先則毒未解化，其火正盛，宜爾作痛；厥後膿成毒解，火氣漸微，宜爾作癢也。但痛癢俱不宜甚耳。

《痘疹心法・老嫩》 嘗觀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堅，隆冬不凋。夫以草木堅脆不同，堅者難壞，脆者易傷。況於人質有厚薄，氣有強弱耶？彼瘡痘之毒，喜老而惡嫩。蒼蠟嬌紅，色之老嫩也。緊實虛浮，形之老嫩也。濃濁清淡，漿之老嫩也。堅厚軟薄，痂之老嫩也。老嫩之故，衛氣主之。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是故衛氣強則分肉堅，皮膚厚，腠理密而開闔得也。所以收斂禁束，制其毒而使不得以放肆，故色蒼而蠟，形緊而實，漿濃而濁，痂厚而堅，自然易收易醫，雖有邪風穢毒，不能害也。如衛氣弱則分肉脆，皮膚薄，腠理疏而開闔失矣，所以不勝其毒，而毒得以恣其猖狂之性，故色嬌而紅，形虛而浮，漿清而淡，痂軟而薄，易破難醫，不待邪風穢氣而先敗壞矣。觀夫瘡之有老嫩，則氣不可不養也。

《痘疹心法・榮枯》 夫物濕則潤澤，燥則乾枯。榮枯之分，血實主之。故血者，所以營陰陽，濡皮毛，流關節也。瘡本疏者，血不在多而易充足；瘡本稠密，貴乎血之有餘矣。苟血有餘則經脈流行，淪於肌膚，浹於皮毛，灌溉滋潤，肥澤長養，自然形色鮮明，根窠紅活也。如血不足則經脈壅遏，窠囊空虛，黑燥而不鮮明也，枯萎而不肥澤也，皮膚皺揭而加唇裂也。經曰：諸濇

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又曰：燥勝則乾。由其人血常不足，加之以毒火熏灼，反兼燥金之化，精血並竭，是以有此證也。法宜活血養液，散熱解毒，清金潤燥，則乾涸可回，觀夫瘡之榮枯，而得養血之理。其或濕氣太過，瘡本浸淫，犯之則破，潰爛難醫者，此又火極而兼水化也。脾強則生，脾弱則死。

《痘疹心法・善惡》　夫良工者，必知瘡之善惡。善則就之，惡則去之。瘡痘之證，有五善，有七惡。五善者，飲食如常，一善也；大小便調，二善也；瘡紅活堅實，三善也；脈靜身涼，手足和暖，四善也；語聲清亮，動止安寧，五善也。五善之證，不能悉具，但得一二，自然清吉。七惡者，煩躁悶亂，譫妄恍惚者，一惡也；嘔吐泄利，飲食不能者，二惡也；瘡青乾黑陷，癢塌破爛者，三惡也；頭面預腫，鼻塞目閉唇裂者，四惡也；喉舌潰爛，食入則吐，水入則嗆者，五惡也；寒戰咬牙，聲啞色黯者，六惡也；腹脹喘促，四肢逆冷者，七惡也。七惡之中，但見一證，勢不可爲。七惡之外，復有渾身血泡，心腹刺痛，陷伏不出，便溺皆血，尋衣撮空者，是又卒死之候也。

《痘疹心法・始終》　治痘之法，貴乎謹始而慮終，庶無後日之悔。經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將病，下工治已病。治未病者，十全八九；治將病者，十全四五；治已病者，功莫能施。發熱之初，大熱煩渴，大便秘結，腹痛腰痛，鼻乾唇燥，驚悸譫妄，此毒氣鬱遏於中，即當防其伏而不出也。吐利不止，即當防其中氣虛弱，不能助瘡成就，或致倒陷也。故熱則解之，便秘則利之，驚則平之，吐利則止之。且如初出一點血，此春之氣，發生之令也。至於起發，此夏之氣，長養之令也。水化爲漿，此秋之氣，成實之令也。膿乾結靨，此冬之氣，閉藏之令也。初出而便有水，將發而便戴漿，膿未成而便收靨，此未至而至，謂之太過，須防陷伏倒靨，宜急發表托裏解毒。若應出不出，應起不起，應收不收，此當至而不至，謂之不及，此必氣衰血微，須防其不出不起，無漿斑爛，急宜表暴起發，補托回漿，兼與勻氣活血解毒。又如初出色艷者必皮嫩，皮嫩則易破，當防癢塌。相聚成塊者，不可謂之疏，此有伏也。殼空無水者，後必發癰。頭面預腫者，防其易消而倒陷。咽痛者急解之，防其失聲。嗆喉中多水泡者，後必自利。目濡淚出者，防其膚翳。頻更衣者，防其倒靨。瘡破不結痂，此倒靨也。

《痘疹心法・治瘡要略》　夫治痘者，必先視其人之勇怯，次審其邪之盛衰，又參以時之寒燠，逐日淺深，臨時消息而施方治，自無不效。世俗治痘者，偏執首尾不可汗下之說，喜補而畏攻，取溫而捨涼，不知形之盛衰，邪之表裏，時之寒燠，而妄施治，習以成俗，莫之救正也久矣。經曰：諸痛癢瘡，皆屬心火。又曰：少陽所至爲瘍疹。則痘爲火毒昭昭矣。苟皮膚閉密，應出不出，非用汗劑以微發之，則瘡子何以得出耶？火鬱則發之，是汗劑亦可用也。毒伏於裏，焚灼腸胃，六臟閉結，大小便不通，非用泄劑以微利之，則毒氣何以得解耶？是下劑亦可用也。

《痘疹心法・攻補利害》　經曰：毒藥攻邪。謂之攻者，發汗、吐、下三法也。又曰：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謂之虛者，正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瀉即攻之謂也。痘瘡輕疏，更無他苦，不須服藥，攻補皆勿用也。設若邪氣方盛，正氣未衰，不知攻邪爲急而反補之，貽禍非淺。試以攻補利害言之。如發熱之時，煩渴驚妄，目赤唇焦，大便秘，小便不利，不以輕劑發其表，涼劑攻其裏，而反用參、朮之類以補之，則增悶亂昏憒，毒伏於內而不出矣。如瘡出太甚，瘀腫紅艷，煩渴不止，大小便秘結，不以涼劑解其表，寒劑攻其裏而反補之，則增潰爛癰腫目病之變。凡若此者，醫害之耳。世俗補者，喜用四君子湯，不知白朮燥津液，茯苓滲津液，瘡子乾燥者，寧不爲害耶？惟內虛吐瀉，瘡色灰白者，則補爲利而攻則有害。內實能食，瘡色紫赤者，則攻爲利而補之害不小矣。【略】治痘疹之法，必欲發表攻裏，使之盡出，然後補而調之。如元氣素弱者，當未出之先，補之可也。

《痘疹心法・雜證宜攻》　或謂病痘之人，臟腑動搖，血氣虧損，如有雜證，戒其峻治。殊不知痘之爲病，貴於榮衛流通，血氣充養也。調護保愛，常恐有雜證以介乎其間，人之血氣，只有些許，苟添一證則虧一分，虧一分則於痘上增一分病矣。謂之雜證者，不過內外傷而已。故天地之氣感則害人皮毛，謂之外傷，外傷則表病，表病則或出不快，或發不透，或靨不齊，是因外傷而貽患於瘡也，須從外傷之證攻之，但發散中兼救表解毒之藥。水穀之氣感則傷人腸胃，謂之內傷，內傷則裏病，裏病則或吐或利，或腹痛或喘滿，以致爲伏爲陷，是因內傷而貽患於瘡也，須從內傷之證攻之，但消導中兼補中托裏之法。亦有不因內外傷而生異證者，此則毒之所爲，專從痘證論之，亦須急治，勿使毒氣滋蔓，以成大戾也。

《痘疹心法・壞證不治》　治痘之法，常須識證。苟有雜病，迎而奪之，勿

使滋蔓，致成壞病也。病至於壞，治之無及。如發熱吐利並作者，此毒火內攻，令其上下得出也，勿驟止之。瘡出而吐利不止，宜急止之，恐其內虛毒伏而不出也。自此以後，吐利不止者，壞病也。發熱驚妄者，內熱也，急止之；瘡出之後，反加譫妄者，壞病也。發熱腹痛者，毒也，急攻之；攻之不止，其瘡乍見乍隱者，壞病也。瘡出模糊者，急攻之；顆粒不成，但加虛腫者，壞病也。瘡出皮紅者，急解之；紅艷不退，瘡皮嫩薄者，壞病也。瘡出焦黑者，毒深也，急攻之；紅潤不回，反見乾沒者，壞病也。瘡出帶水者，肝病也，急解之；若生搔癢者，壞病也。瘡癢破損，急治之；破者不灌，空中無痘，壞病也。瘡敗成癰，急救之；痂皮不結，深潰出血者，壞病也。頭面預腫，疫毒也，急解之；其腫忽消者，壞病也。又如喘急而悶亂不寧者，肺絕也；直視搖頭，心絕也；泄利水穀不化，脾絕也；手足搐搦，肝絕也；溲便遺矢，腎絕也。寒顫咬牙，手足厥冷，咽啞失聲，皆壞病也。

《痘疹心法·飲食所禁》 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言平人也。病痘之人，腸胃先困，飲食可不謹歟？故五味之入，各有所宜，各有所禁。如芳草之氣、美酒氣盛而慓悍，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魚者使人熱中，食毒負毒者其毒必發，乘氣伏氣者其氣必靈。以至偏熱偏寒，動風動火，一切辛酸炙煿油膩之物，不知禁口，若貪食之，則腸胃僅存冲和之氣，不但爲之傷，而乖戾之渣滓，又能助毒爲虐矣。所可食者，糜粥淡菜，間以猪精肉飼之，使腸胃常實，血氣常充，以助痘之成就。仍無太飽，無太饑，熱無灼灼，寒無滄滄，以致傷脾胃也。吾見痘中喜飲酒者多目疾，喜飲甘者多齒疾，喜酸鹹者多喘咳之疾，貽禍終身。詩曰：爽口物多終致疾。邵子豈欺我哉。

《痘疹心法·異氣所害》 夫痘者，天行正病也。所居欲靜，所御欲潔，但見眞候，即當灑掃房室，修飾帷帳，避風寒，遠人物，調護保養，以待收成。若犯異氣之感，倏忽變化，留連反覆，未免爲壞病也。故保痘之法，毋太寒，寒則血凝泣而氣滯；毋太熱，熱則血焊澤而氣淫。毋熏諸香，香氣竄而動火；毋動諸穢，穢氣臭而敗元。毋令男女往來，恐帶淫穢狐馬之氣；毋掃地，毋掘溝，恐動塵草糞溺之氣。毋使犬豕得入，毋使喪孝得近。如遇天地卒有風霾雷雨之變，宜謹護之，毋使乖戾之氣乘空而入也。如有病痘死者，宜遠避之，毋使癘氣得相傳染也。所居之室常要明亮，毋得太暗，使幽陰之氣勝也。《西山記》曰：近穢氣而觸眞氣。觀諸幼孩，血氣未足，有客忤之證，破傷癰疽，少犯風寒穢惡之氣，即增變異，況痘家乎。

《痘疹心法·起發不透》 痘瘡所喜者，起發成漿，斯無留毒也。瘡出疏者亦易起發，瘡若稠密則難起發矣。然應起發而不起發者，氣虛也。應作膿而不作膿者，血虛也。曾未起發作膿，一向空虛者，謂之伏。將欲起發作膿而忽平塌者，謂之陷。遍身起發手足獨遲者，脾胃不足也。起發將半，不能充頂者，元氣素弱也。此皆留毒於內，日後必有餘毒也。惟背瘡平塌，不須責之。

《痘疹心法·收靨不齊》 痘瘡膿成之後，應結痂而不結痂者，氣虛也。蓋氣主外，虛則不能約束皮毛，收斂津液也。或因內實便秘，不能成痂者；或因內虛便泄，不能成痂者；或因飲水太過，濕傷脾胃不能成痂者；或因蓋覆不謹，衝冒寒熱，不能成痂者；或因尋掐反復，潰爛不能成痂者，其候各不同也。惟頭足收靨獨後，此常證也。蓋天地之化，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陰者成於陽。頭爲諸陽之會，自額已上，陽之陽也。陰氣不達於諸陰，皆集於足，自膝而下，陰之陰也，陽氣不盛，所以收遲。如遍身收靨不齊，不能成痂者，此倒靨也，日後必有餘毒。手足不能成痂，彼此串連成泡，此膿已化，毒已解，外泡未破，內膚已生，用針破之無妨也。間有不能收較，反增潰爛，膿水不乾者，此疳蝕瘡也。久而不愈，必成陷瘼，爛見筋骨而死。如正面灌爛，膿血痂皮結成一片，焦裂濺起者，能食則吉，不能食則凶。

《痘疹心法·差後餘證》 痘瘡已靨，其痂不脫，此脾胃弱也。其人少食，血氣不充，不能填滿肌肉，滋益皮毛，令痂不得脫也。如痂已落，發熱作渴者，陰陽俱虛也。蓋陽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由瘡出太甚，氣耗血虧，津液枯涸，故熱而渴也。微熱不可妄治，甚者以補藥求痊，亦不可多用涼藥也。痘瘡差後，臟腑未實，血氣未平，瘡瘢未老，肌肉尚嫩，腠理尚疏，風寒易感，若出風太早，或因澡洗，則風寒乘虛而入，爲寒熱，爲喘嗽，爲腫，於補藥中微發之可也。如內傷飲食，腸胃新虛，不勝水穀，穀氣留薄，則成內傷，或飽悶，或煩躁，或吐或利，或腹中痛，於補藥中消導之可也。戒勿因循釀成壞病，此大虛之後不任病者也。

《痘疹心法·差後餘毒》 凡瘡不分疏密，但要其出必盡而無留伏，其發以漸而透，其收以期而淨。若出不能盡，發不能透，收不能齊，未免有餘毒也。出之盡者，作三四次出，大小不一，等至成漿收靨之時，於瘡空中猶出未

已。若只始出一層，後無補空之痘，此有伏也。發之透者，謹於手足候之，充拓飽滿，可以謂之透。蓋手足位遠，若只平塌不能成膿，此毒雖出，不能旁達四肢，必復陷而入也。收之齊者，自面而下，痂皮潔淨，中無潰爛，可以謂之收齊。若收太急，或不成痂，此必有陷伏之證者，火逼之也。凡若此者皆有餘毒，須看部位，分經絡，別臟腑，補之利之解之，以平爲期。治之不已，此壞病也，不須再攻。

如毒留於肝則爲目病，或目腫痛，或麩翳內障，或羞明癮濇難開。

如毒留於心，則爲驚搐癲痫，爲斑瘤，爲諸血證。

如毒留於脾，則爲癰腫，出於手足骨節之間。

如毒留於肺，則爲喘爲咳。

如毒留於腎，則爲敗瘡而死。

如毒留於腸胃，則爲利膿血。

《痘疹心法・痘疹證似傷寒辨》 傷寒之邪，自表入裏也，前三日在表，可汗而散，後三日在裏，可下而解。瘡疹之邪，自裏達表也，本與傷寒不同，先賢謂其相似者，蓋恐人審候不明，誤作傷寒，失其汗下也。不特傷寒相似，內傷發熱亦相似。凡外感之熱，熱在表也；內傷之熱，熱在裏也；瘡疹，表裏俱熱也。外感則汗之，得汗則熱自平矣；內傷則下之，物去熱亦去矣；瘡疹不可妄汗下，雖汗下，熱不少減。然三者發熱雖同，證亦自別。外感發熱，面赤惡風寒，頭疼身重，腰重呵欠，煩悶昏睡，噴嚏喘咳，驚悸；內傷發熱，面黃紅，惡飲食，腹痛，昏睡，煩躁則手足熱，吐利則手足冷；瘡疹發熱，腮赤昏睡，呵欠噴嚏，咳嗽吐瀉，身重腰酸，煩悶煩躁，驚妄，耳涼尻涼，手足時冷，熱乍進乍退也。如值瘡疹大行之時，不問內傷外感，但發熱不退，皆作瘡疹也。惟挾外感者兼發散而治，挾內傷者兼消導而治，無內外因者只從瘡疹治也。

《痘疹心法・首尾不可汗下辨》 今之治痘者曰：首尾不可汗下。聽者和之，曰：痘宜溫補，汗下不可也。此亦喜補惡攻之遺弊。殊不知痘疹之法，莫要於解毒，或攻或補，務使毒氣得解而已。如其氣血和暢，榮衛流通，表裏無邪，其出則盡，其發則透，其收則時，非但不可汗下，雖溫補亦不可用也。設使外感風寒，約束皮膚，閉塞腠理，瘡出不快，此當汗之，令陰陽和，榮衛通而瘡易出，毒得解散可也。苟不汗之，則毒無從得出，留伏於內，未免閉門留寇之禍矣。如大熱不退，煩渴轉增，譫妄昏沉，便溺阻塞，此毒畜於腸胃之間，與穀氣併，宜急下之，使臟腑疏通，陳莝滌去可也。苟不下之，則藏莝畜毒，煎熬於中，寧無養虎遺患之悔乎？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臻和平，此之謂也。

《痘疹心法・不可以日期論辨》 或曰：痘發於前七日，自現紅點至泡漿也；結於後七日，自泡漿至結痂也。前後以十四日爲限，此其大略耳。蓋人稟賦有厚薄之殊，毒氣有淺深之別，時有寒燠，治有工拙也。如壯實之人，瘡本稀疏，能飲食，常和暖，守禁忌，固有八九日而愈者，不待十四日也。虛弱之人，瘡本稠密，飲食俱廢，氣候乖常，調理失度，起發不透，收斂不齊，或延至一月而愈者，又不止十四日也。治痘之工，不可拘於日數。苟拘日數，則出現未定而先戴漿者有之，不可謂其成膿也；起發未透而先乾陷者有之，不可謂其結靨也。有收太亟而凶者，有收遲而吉者，有致綿延日久而斃者，是豈日數可限耶？或者取傷寒傳經之日數，謂十二日已過，其邪傳盡自愈。不知傷寒之邪，或在表汗而已者，或在裏下而已者，或過經復傳而不解者，亦未可以日期限也。痘瘡之邪，初出一點血，血化成水，水化成膿，膿成毒解而收矣，何必拘以日數也。然欲知其易發易靨者，莫如以瘡爲主。如形緊磊落，色潤紅活，尖圓厚實者，自然易發易靨也。如稠密黏連，平塌灰白，嫩薄淫濕者，難發難靨，更有餘毒也。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故醫莫貴於知要也。

《痘疹心法・大人小兒富貴貧賤不同論辨》 痘疹之證，自王公以至庶人，莫之能免者。天下之人，未有不本於父母，均是人則均是毒矣。有輕有重，有疏有密，何也？蓋失精血者，治合異乎嬰孩；飫膏粱者，療莫同於藜藿。且如小兒孿蒸未周之時，腑臟尚脆，血氣尚少，其疾則多胎毒也；至於能食，則有傷食證矣。大人天癸方動之時，慾火未淫，天眞未耗，其病則多內傷也；至於相感，則有陰虛之證矣。飯藜藿者負饑渴勞役之傷，飫膏粱者挾痰火積鬱之病，一旦有瘡疹之證，當相兼而治之也。故治嬰孩則急於解毒，常恐其不勝，而大人則兼氣血之虛以治矣。治貧賤則急於解表，惟恐其難出，而富貴則兼表裏之虛以治矣。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不虛不實，守以待之，此治痘之要也。

《痘疹心法・升麻葛根湯辨》 或因痘瘡一見紅點，便忌葛根湯，恐發得

表虛也，人皆信之。余獨謂其不然。按《本草》，升麻解疫毒，又升陽於至陰之下，以助發生之氣。痘乃疫毒，得此解之，令其升發，決無下陷歸腎之證矣。葛根能解熱毒，疏通榮衛之氣，使瘡易起發，無伏無陷。芍藥養陰，陽勝則陰虛，痘本陽毒，眞陰受傷，非此不可。甘草能解諸毒，瀉邪火，尤不可缺。是皆痘家切要之藥，宜常用之，豈有發得表虛之理，遂置之弗用也耶？但謂一見紅點，磊落輕疏者爲毒少，不須再服；苟痘稠密，其毒太甚，安可棄之不用歟？

《痘疹心法·順逆辨》 古人著書，有泛語其概者，有直道其實者，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可也。錢氏小方脈之祖，醫中之聖，無出其右者，宜若所著之論，更無可議矣，然亦有未可盡信者，或泛語其概，或後人補之者也。如云：先發膿疱，後發疹子者順，脾肺相生也。先發疹子，後發斑子者順，心脾相生也。先發水泡，後發疹子者逆，肝剋脾也。先發膿疱，後發斑子者逆，心剋肺也。先發膿疱，後發水泡，多者順，少者逆，肝多肺少，木乘金衰也。先水泡後斑子，多者逆，少者順，子衰母旺則順，火乘木衰則逆也。此皆泛語其概耳。其曰：凡瘡疹只出一般者善，此則直道其實者也。夫四毒之發，各有其時，膿疱最酷，疹次之，水泡又次之，斑爲輕。分作四番，其毒則微；一併夾出，其毒則甚矣。如云：春夏爲順，秋冬爲逆。春膿泡，金剋木也；夏黑陷，水剋火也；秋斑子，火剋金也；冬疹子，土剋水也。此亦泛語其概耳。其曰：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其一二，此則直道其實者也。蓋四者之毒，常乘天地不正之令而發，乃疫癘之氣，傳染相似，時亦不得主之也。又云：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此則後人因秋冬爲逆，而杜撰以補之者也。錢氏謂春夏爲順，秋冬爲逆者，蓋以瘡疹屬陽，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其氣則順，違其氣則逆，不過欲人常和暖，而從春夏之化，未常拘定某證，必某時爲順也。即如冬月變黑之說，則凡冬月出瘡疹者，皆屬腎，無分輕重，皆變黑而死。天地之氣，必不如是之隘；錢氏之意，亦不如是之拘也。但曰冬盛寒，腠理閉塞，氣血凝滯，非和暖，瘡難成就可也，何必以變黑歸腎，獨主於冬乎？彼夏盛熱，腠理開張，氣血淖澤，亦有變黑歸腎而死，何不云夏有黑陷乎？設云夏火旺，腎不主事，則夏黑陷爲逆之言，又何自而取乎？況黑陷爲逆，四時皆然，亦不獨在於夏也。吾固知非錢氏之言。《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痘疹心法·變黑歸腎辨》 水火者，陰陽之迹也。坎離者，水火之位也。心腎者，坎離之配也。故水陰也而生於陽，離中之陰，乃眞水也；火陽也而生於陰，坎中之陽，乃眞火也。陰根於陽，陽根於陰，互爲其根，此所以能變合而生萬物也。孔子贊《易》，以坎爲血卦爲赤，離爲鼈、爲蟹、爲螺、爲蚌、爲龜，其義可見。以人身言之，血陰也，氣陽也。心配離而生血，陽中有陰，乃眞陰也；腎配坎而生氣，陰中有陽，乃眞陽也。故心中之血，即腎中之眞水也，灌溉滋濡，水之德也；腎中之氣，即心中之眞火也，呴噓鼓動，火之象也。然水善而火惡，《老子》曰：上善若水，下惡如火。善惡之分也。況人之兩腎，左爲水，右爲火。經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小心者，命門相火也。以其爲君之相，故云小心，行君之令，故曰命門也。夫以一水立乎二火之間，其不勝也明矣。運之於中，而使火不赫曦，水不涸流者，有神以主之也。所謂神者，何物也？太虛之中，神之棲也。然水火不並立，各有所勝，盛衰之變，此其常也。故盛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衰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瘡疹之火，起於命門之下，二火相合，所謂得助者強也。相火復挾君火之勢，肆其猖獗，銷鑠燔炳，無所不至，可恃者，心中之眞水，尚有以制之。奈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赫曦者其氣淫，涸流者其氣迫，幷眞水亦亡之而已矣。經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焉。眞水既亡，津液暴絕，其氣滯，其發燥槁，不能潤乎皮毛，滋乎腠理，而瘡中之血，亦乾而黑矣。是則變黑者，血色本赤，而乾則變黑也。謂之歸腎者，血本腎中之陰，血乾則腎水亦乾矣。此腎虛之證，豈有腎實爲邪之理乎。

《痘疹心法·變黑有逆順辨》 邵子《觀物篇》曰：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由是推之，嬰兒始生而赤，長稍變而白，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落則黃，枯槁而黑。凡物皆資一陽之氣，以生此四色也，乃一陽之氣色遞變者也。夫痘瘡由出現而起發，起發而成漿，成漿而結痂，亦人身中一陽之氣之流行也。其出現而赤，起發稍變而白，成漿則黃，結痂則黑，此亦色之遞變自然而然者，乃證之順，未可全以變黑爲不正之色也。夫以變黑爲逆者，以四時言之，春主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自然之序，遞相成功者也。痘瘡出現猶春之生也，起發猶夏之長也，成漿猶秋之收也，結痂猶冬之藏也，亦自然之序。苟出現而黑色，是春行冬令矣；起發而黑色，是夏行冬令矣；成漿而黑色，是秋行冬

令矣。不循遞變之次，故謂之逆。黑者腎之色也，爲起蟄封藏之本，故以變黑爲歸腎也。又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腎主骨髓。瘡痘之毒，由內而外爲順，內不出者曰伏，已出復入曰陷，不能成漿謂之倒陷，不能結痂謂之倒靨。曰伏，曰陷，曰倒，皆由外而內入於骨髓，故曰歸腎爲逆也。

《痘疹心法・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辨》 經曰：少陰所至爲瘍疹。又曰：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夫瘡疹之毒，發於五臟六腑之液，各隨其經絡部位而出，視其疏密，知其毒之多寡，不但少陰心臟專主之，而經專以心言者何？蓋火之爲物，微則癢，近則痛，灼之則成瘡。心者火也，故諸痛癢瘡，惟心主之。又心爲君主之官，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瘡疹之毒，雖出於五臟六腑，而其能爲形病者，實君不務德，使邪火得逞也。《周禮》曰：夏時有癢疥疾，亦此意也。

《痘疹心法・過飲冷水變生諸證辨》 痘疹發渴，切不可與冷水。俗夫不知，謂水可勝火，習以與之，病者適中其欲，亦貪而不止，設值天時煊熱，氣血強盛者，猶或可勝，若精神痿弱，脾胃虛憊者，水寒相搏，未有不成壞病者矣。有飲水而黑陷癢塌者，脾虛不能勝水，水氣寒，反從腎化，故歸腎也。有飲水而不發不靨者，脾惡濕，爲水所淫，不能主肌肉，布散血氣也。有飲水而渴轉增者，水停心下而不行，則腎氣燥，腎惡燥，故咽乾渴不止而死也。有飲水而喘成咳者，飲冷傷肺故也。有飲水而吐者，胃本虛，虛寒相搏，食入不內也。有飲水而利者，胃爲倉廩之官，水漬入胃，濕多成五泄也。有飲水而腹痛者，腹爲陰，水寒犯之，故痛也。有飲水而吃逆者，中焦虛寒，又得冷水，使中焦之氣不行，故氣逆而吃也，其病曰餧。凡若此者，皆飲水之過，臨病之工，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痘疹心法・錢氏陳氏立法用藥同異辨》 世之論治痘者，皆曰：錢氏治痘，專用涼瀉；陳氏治痘，專用溫補。遂喜用陳氏之方，不惟不知錢氏立方之意，而陳氏救急之法，亦并不知而已矣。姑摘取二公之言，參互考覈，而後知二公之治，未嘗不同也。常觀錢氏曰：凡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陳氏曰：子母須當愼口，首尾不宜與水喫。是同一調養也。錢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證，不可下也。陳曰：若無他證，不宜服藥。是同一禁忌也。錢曰：瘡疹屬陽，故春夏爲順。陳曰：遇春而生發，至夏而長成，乃陽氣熏蒸，自然易出易靨。是同一喜好也。錢曰：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腎氣太旺，脾虛不能制也。陳曰：其瘡癢塌寒顫咬牙，是脾胃肌肉虛也。是同一歸重於脾也。錢曰：惟用溫涼藥治之，是錢亦有用溫補之時矣。陳曰：如六七日身壯熱，不大便，與三味消毒散，微得利即住，是陳亦有用涼瀉之時矣。錢曰：更看時月。陳曰：須分表裏虛實。是二公之法，因時制宜，未必如今人一偏之說也。其不用者，惟於黑陷癢塌，錢則主大戟之寒以下之，陳則主桂、丁之熱以補之。人見其偏寒偏熱之不同，即謂錢專用涼瀉，陳專用溫補。殊不知錢之所下者，乃邪氣在裏，裏實之證也，觀其煩躁大小便不通是也；陳之所補，乃邪氣在表，表虛之證也，觀其泄渴手足冷是也。虛則補之，即錢所謂惟用溫涼藥治之法也。實則瀉之，即陳所謂與三味消毒散得微利即住法也。各因一證而發，其實未嘗不同也。然錢急於解毒，攻邪氣也；陳重於和中，補正氣也。邪氣解，則正氣自平；正氣實，邪氣未有不去者矣。是又二公之異而同也。二公立法之善，未始不同如此。至用二公之法，乃有效者，有不效者，此不善用法者之過，非制法者之弊也。噫，醫者意也。爲工者不惟其法，惟其意，則二公法外不傳之意，自得於神會之下矣。

《痘疹心法・補脾土瀉腎水辨》 楊氏曰：痘疹毒根在裏，妄下之則毒氣得以深入，土不勝水而成黑陷。胡氏曰：若其救痘瘡於黑陷之後，孰若保脾土於未下之先？由二公之言觀之，因其妄下而虛其裏，以致黑陷，此醫責虛取實之過，非腎之疾也，故戒之。若救黑陷於妄下之後，孰若保脾土而不下之爲善耶？錢氏曰：凡瘡疹當乳母愼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寒，必歸腎而變黑難治也。又曰：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下則內虛，多歸於腎。上言即保脾土之法，下言即不可妄下而成黑陷之說也。蓋痘瘡始終以脾胃爲主。經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八日寄治。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所以不可令饑及受風冷也。瘡疹之邪，自內而外，苟壯熱煩躁，大渴，大小便不通，目赤唇焦，此毒伏在內而不即出，下之可也。若瘡盡發於外，清便自調，不渴不煩，此裏無邪，不須服藥。如妄下之，則誅罰太過，反虛其裏，所以歸於腎矣。然則變黑歸腎，皆由外受風冷，內傷飲食，及妄下之所致，非腎本有之疾也。其曰土不勝水者，經曰：穀氣通於脾，六經爲川，腸胃爲海。又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可見水入於胃，必待脾爲轉化而達

於川海也。今脾虛則不能轉化，使之四布，而瀦畜於胃，脾惡濕，爲水所漬，則土益敗，故曰土不勝水也。腎雖主水，乃天元眞一之氣，道之本也，非此水則天地之生意息矣。若土所不勝之水，乃飲食形質之物，非腎之眞水也。既非腎水而曰歸腎者，腎主骨髓，又主閉藏，言妄下則裏氣虛，瘡疹之毒，復自外陷入於裏。其外黑陷者，腎之化也。其裏入於骨髓者，腎之主也。況汗之則亡陽，亡陽則心先受之；下之則亡陰，亡陰則腎先受之，所以歸於腎也。其曰：保脾土於未下之先者，謂不可妄下也，謂適其寒溫，節其飲食也。時俗不識此理，乃謂四君子湯保脾土之要藥，宜常服之，以防變黑歸腎之證。陳氏曰：凡療瘡疹，先分表裏虛實，若虛實不分則無所治。又曰：若無他證，不宜服藥。如裏氣果虛，四君子湯要藥也，裏實可以服之乎？蓋參、朮補陽，芎、歸補陰，陰陽不可偏勝，偏陰偏陽則病矣。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又曰：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之夭殃。脾胃素實，又服實補之藥，正所謂盛盛也。常服之，則久而增氣，兩實相軋而變生焉。謂之變者，經云：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渴。又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又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懣也。又曰：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又曰：陽盛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又曰：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曰：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凡若此者，皆妄補之過也。夫妄下則脾虛而歸腎，妄補則脾實而乘腎。經曰：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乃受邪，乘之謂也。惜乎人但知妄下之則脾虛，變黑而歸腎；不知妄補之則脾實，反增潰爛倒靨，而亦歸於腎也。然則百祥丸之所下者何邪也？錢氏曰：青乾紫陷，睡昏，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其勿下。蓋左腎水也，右腎命門相火也。相火常挾君火之勢以侮腎。相火者，腎水之賊也。水火不幷立，一勝則一負。瘡疹之火，起於命門之下，因相火之勢，假君火之威，煎熬眞陰，津液內涸，腎不能制，反爲所勝，毒邪留連於內而不肯出，所以紫黑乾陷也。其證昏睡汗煩躁渴，腹脹喘啼，大小便閉，皆裏實之證，故宜以百祥丸下之，苟無是證，必不可下也。錢曰：所用百祥丸，以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噫！錢氏一則曰不可妄下，一則曰腎主虛，不受瀉。其惓惓立命之心，抑何深長也哉。

夫腎主虛，不受瀉，如此安得妄補脾土，以爲腎水之賊與？其瀉膀胱之腑，又有深意存焉。蓋脾輸精於肺，肺下輸於膀胱，膀胱之水，乃是平日所飲渣滓之物，非腎之眞水也。膀胱又足太陽之經，爲十二經之屬，四通五達之衢也，凡有邪氣，必先經此而傳。瘡疹之邪，由膀胱之經，上風府至巔，下額會手太陽小腸之經於面。小腸者丙火也，亦挾君主丁火之勢而不受邪，其毒留於足太陽膀胱之經，而不得散。膀胱者，壬水也，爲火所迫，不免自附於腎，引癸水以自救。錢氏恐其毒歸於腎，先於膀胱中瀉之，亦迎而奪之之意。一服不效而作寒顫，則毒入於腎矣。腎變動爲慄，眞臟證見，故知死也。曰：腑不實者，邪氣去也；臟自不盛者，不入於臟也；不實不盛，息邪氣也。豈有瀉正氣之理乎？可見由膀胱受邪而黑陷者，裏實也，宜以百祥丸下之。由脾受邪而黑陷者，裏虛也，不可以百祥丸下之。不審虛實之證，概以百祥丸下之，謂之裏虛。經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瀉之則眞氣脫。此之謂也。其曰：下之復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死。腎水太旺，脾虛不能治也。此即所謂無裏證而妄下之者也。無裏證而下之，則脾土無故而被轉下之藥，腎未受瀉，脾已先傷，陰氣內盛，陽氣外絕，故惡寒不已，身冷汗出，耳尻反熱也。腎何以旺？陰氣盛也。陰陽相離，則受傷之脾，安能復爲之主，而使之再合邪？故曰：脾不能治也。其曰：下後氣溫身熱欲飲冷水者可治，以脾旺勝腎，寒去而溫熱也，治之宜解毒。此即所謂有裏證而宜下之者也。蓋先則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不通，今下之身熱氣溫者，火氣去也，欲飲冷水者，餘邪未盡也，故又曰：治之宜解毒。脾旺勝腎者，大戴主行十二水，脾土本強，能運其物注於下焦，以泄下焦之邪，此脾旺勝腎也。寒去而溫熱者，太陽寒水之邪已去，布散於經，小腸熱火乘之，故溫熱也。大抵陽幷於陰，則陰實而陽虛，外寒內必熱也；陰幷於陽，則陽實而陰虛，邪自內而外，外熱裏必平也，故曰可治。不但痘瘡惡變黑，如陽毒發斑，內傷發斑，黑者皆不可治，抑豈腎水爲邪乎？故病瘡，病蟲，皆惡黑者，北方屬水，其色黑，入通於腎，居亥子之位，萬物生於子而死於亥，腎者生死之戶也，變黑而死，歸根復命之時也。此天地之道，陰陽之化，生長收藏之機，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噫，此實出吾肝膈之要，非有蹈襲，亦非好辯以亂人聽。但恐世之曲學者，不知虛實之理，補所不當補，瀉所不當瀉，盛盛虛虛，遺人夭殤，無異於操刃之殺人也。借使錢氏復生，必謂吾言爲信，觀此者不主先入之言，亦必謂吾言

之不誣也。

《痘疹心法・瀉膿血痂皮水穀辨》　錢氏曰：瘡黑而忽瀉，便膿血痂皮者順，水穀不消者逆。夫痘瘡自內而外謂之正出，自外而內謂之倒陷；從外收者謂之正醫，從內收者謂之倒醫。倒醫、倒陷，內穿膈膜，壞臟腑，皆惡候也。倒陷者十無一生，倒醫者十或救其一二。錢氏謂瘡黑而忽瀉，其倒醫之類乎？蓋瘡黑本是死證，裏實者可下之。忽然作瀉，則不必下。毒氣由外入內，臟腑之氣不通，營衛之氣不行，表裏俱病，不急下之，轉增躁悶而死，故主百祥丸下之。若自利則火性急速，不少停於腸胃之間，腸胃熱甚，亦自失其轉化之常，故暴注而瀉，瀉則毒從利減，亦若下之義。當時暴瀉，未必便膿血痂皮也。抑將淹延數日，而後有是膿血痂皮也。何以有是膿血痂皮者？痘瘡內陷，則臟腑膈膜之間，亦如外出之狀，瀉膿血者內潰之證也，瀉痂皮者內醫之證也。瀉膿血痂皮爲順者，邪在腑也，在腑得由腸胃而出，故順。瀉水穀者臟也，邪在臟不得由腸胃而出，所去者腸胃之水穀耳。人絕水穀則死，故逆。然其水穀不化，不可誤認爲寒。仲景曰：邪熱不殺穀。水穀不化者，火迫而出也。錢氏謂瀉痂皮者，是脾氣得實，腎雖用事，脾可制之。瀉水穀者，是脾虛不能制腎，故自泄也。讀者不識此義，即謂脾土可以制腎水，有欲專補脾土之意。殊不知脾胃者，倉廩之官，以納水穀者也。腎開竅於二陰，以司開闔者也。火氣下迫，腎必受之，開闔不利，不能禁固便溺，所以暴瀉也。曰腎用事者，腎爲火所役也。若自用事，則能封閉約束而不瀉矣。脾可制之者，言門戶雖弛，食廩猶藏，能制其水，不爲濕所勝也。至於水穀不化，則泌別無統，幽闌不關，脾亦不能自勝其濕，故自泄也。然五虛之中，泄瀉爲甚，痘瘡自利不止，鮮有痊者，予以一言斷之曰：能食者吉，不能食者凶。故經曰：漿粥入口，泄住止則虛者活，此其驗也。

《痘疹心法・五行生死論》　按五行之理，生於陽者死於陰，生於陰者死於陽，抑隔別損益之數歟？夫五臟六腑，所以配五行也。腑爲陽，臟爲陰。腑生於陰，臟生於陽，根陰，根陽之義也。腑死於陽，臟死於陰，分陰、分陽之義也。陽之所死，陰之所生，陰之所死，陽之所生，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之義也。自子至巳爲陽而統乎足，自午至亥爲陰而統乎手，亦陰陽互爲其根也。以腑言之，水火者，南北之對也，壬膀胱水生於申，申者手少陽三焦之位也。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故壬水生於申，死於卯者，水月象也，生於西，死於東矣。丙小腸火生於寅，寅者足少陽膽位也，膽爲甲木，甲祿在寅，故丙火生於寅，死於酉者，火日象也，生於東，沒於西矣。金木者，東西之對也。甲膽木生於亥者，風木之分。經曰：風生木，故甲木生於亥，死於午者，木陽也，午則陰生而陽死矣。庚大腸金生於巳，巳者六陽之位，卦應乎乾，乾爲金，故庚金生於巳，死於子者，金陰也，子則陽生而陰死矣。此四腑生死之理也。然木主於東而生於北者，水流趨東以生木也。火主於南而生於東者，鑽木取火木所生也。金主於西而生於南者，金曰從革火所出也。水主於北而生於西者，水西而東金所生也。以五臟言之，丁心火生於酉，酉者肺旺位也。坎中之陽，乃火之原，坎位於子，辛金所生，不能再生丁火，故丁火乘辛金生旺之氣而生於酉，所以心與肺相連而位乎上也。死於寅者，寅乃顯明之地，丁爲陰火，其光自伏矣。癸腎水生於卯，卯者肝旺之位也，離中之陰，乃水之原，離位於午，乙木所生，不能再生癸水，故癸水乘乙木生旺之氣而生於卯，所以腎與肝相連而位乎下也。死於申者，申手少陽相火，所謂一水不能勝二火也。又水生於一，一者乃天元初動之氣也，於卦爲震，在卯之中，所以癸水生於卯，而震初爻爲子水也。火生於二，二者地元初動之氣也，於卦爲巽，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兌爲少陰，巽之反也，在酉之中，所以丁火生於酉，而兌初爻爲丁火也。乙肝木生於午者，乙震木也，青龍之象，寄生於午，龍從火裏出也。死於亥者，午爲一陰，至於亥而極，陰老不能生乙木也。辛肺金生於子者，辛兌金也，白虎之象，寄生於子虎，向水中生也。死於巳者，子爲一陽，至於巳而極，陽老而不能生辛金也。又肝在下，陰也，陰生於午，肺在上，陽也，陽生於子，此四臟生死之理也。夫陽則順者，陽道常饒，故左行而有餘，此六腑之氣常盛，而病在腑者易已也。陰則逆者，陰道常乏，故右行而不足，此五臟之氣常弱，而病在臟者難愈也。若夫脾者己土也，離中之陰是已，故離納己。胃土戊土也，坎中之陽是已，故坎納戊。己土生於酉，死於寅者，心象離而生己土，故己與丁同生死也。戊土生於寅，死於酉者，腎配坎，腎有二枚，左爲水不能生土，右爲相火能生土，故戊與相火同生死也。然脾得心之氣多而喜熱，從火化也；胃得腎之氣多而喜寒，從水化也。食熱則損胃，食寒則損脾，養生之道，所以貴適其寒溫，熱無灼灼，寒無滄滄也。故傷風冷則胃強而脾弱，脾不主事，胃與右腎相火相合，而同歸於火，所以戊癸化火也。傷熱則脾強而胃弱，胃失清化之令，脾與心火相得而

致敦阜，所以火炎則土益燥也。苟得其養，則脾胃稟中和之氣，而陰陽無偏勝之疾，苟失其養，則脾氣歸於心而成潰爛癢塌之瘡，胃氣歸於腎而成陷伏青黑之變，知乎此可以語瘡痘之治矣。

《痘疹心法·或問》 或曰：痘瘡發熱，何以能預識其輕重而解之耶？曰：凡發熱乍進乍退，氣色明瑩，精神如常，大小便調，能食不渴，目清唇潤，此毒輕也，痘必稀疏，縱出多亦自易發易靨也。如壯熱不減，氣色慘暗，精神昏悶，大便或秘或瀉，不能食，目赤唇焦，此毒甚也，痘必稠密，宜預解之。其出疏者，防其有伏，未可便許爲疏，但看熱減渴止，精神爽快，清便自調，能食，更無他苦，是眞疏且輕也。

或曰：既識其候，如痘稀密，何以解之？曰：諸瘡皆屬於心，心之華在面。如初發熱，青筋現露，目中淚出，此毒發於肝。肝木生心火，從後來者爲實邪。肝爲水泡，風火相扇，必作搔癢，宜先解肝之毒。面赤如錦，額上紅筋露現，譫妄多驚，此毒發於心。心火自旺爲正邪，君主不明，必有陷伏不治。口乾唇焦，面黃而燥，此毒發於脾。心火生脾土，從前來者爲虛邪。脾爲斑，心爲疹，必有夾斑、夾疹。又脾主肌肉，爲火所灼，必作潰爛，宜先解心脾之毒。面色晃白，鼻中乾燥，或流清涕，或衄出，此毒發於肺。心火刑肺金，乘其所勝爲微邪，宜略解肺之毒。面色黑，氣如煙浮，目中見鬼，頭熱足冷，此毒發於腎。腎水剋心火爲賊邪，必成黑陷不治。

或曰：痘子出形，輕重吉凶，何以別之？曰：痘子出後，其熱便退，三五磊落，相去位遠，其瘡圓淨，以火燭之，皮中無復紅點，此候必疏而輕。如瘡大出，熱不少減，細碎叢聚，無有空膚，以火燭之，皮下通紅，此必密而重也。

或曰：古方預解痘毒，謂重者能令出疏，輕者能令不出，其言信乎？曰：痘之疏密，本於毒之多寡，毒之所受，本於父母始生之初，區區藥石，豈能解之而使重者必疏，輕者不出耶？但謂解之使無鬱遏陷伏之患則可，謂解之使重者必疏，輕者不出，吾不知也。

或曰：解毒之方，若是不必用歟？曰：何可廢也！蓋解毒法要分三治：一則視其父母平日有餘不足之病而解之，一則視其年氣運疫癘之變而解之，一則視其人所見氣色所稟虛實而解之。稱物平施，因時制宜，豈有定方耶？如代天宣化丸，只解得氣運疫癘之變。或曰：痘瘡始終何以能吉？何以能凶？請詳言之！曰：瘡子之出，不問疏密，但其出必盡，其發必透，其靨必齊，不徐不疾，適於其期，能食，大小便調，此可言吉。如一齊湧出，其發不透，其靨不齊，或太急，或太遲，不能如期，食少，大便自利，此可言凶。與之期日，出不能盡而伏者，四五日死。起發不透而枯萎癢塌者，七八日死。收靨不齊而灌爛者，常在一旬之外，綿延日久而斃也。

或曰：何謂其出必盡？曰：作三四次出，大小不一等，收靨之時，空中猶有出者，俗呼爲落零痘子者是也。必有此候，方無餘毒。

或曰：何謂其發必透？曰：初出一點血，以漸長大，血化爲水，水化爲膿，其頂圓，其腳潤，其膿稠，充實飽滿，審察手足，莫不皆然，可謂透矣。蓋手足位遠，一時難透，脾主四肢，脾胃氣虛者，手足瘡子常發不透，至於靨後，多成癰毒也。

或曰：何謂其靨必齊？曰：自上而下，循次收斂，無有潰爛，痂皮堅厚是已。

或曰：何謂不徐不疾，適如其期？曰：自出現而起發，起發而成漿，成漿而收靨，先後循次，上下周匝，輕者七八日，重者十二三日，此其期也。若出未定而先涵水，將起發而便帶漿，膿未成而就乾收，此失之太疾，由毒火併迫，氣血奔騰，未至而至，謂之太過也。如應出而不出，應發而不發，應收而不收，此失之太緩，由毒火鬱遏氣血，即當至而不至，謂之不及也。過與不及，皆死證也。

或曰：痘瘡何以取能食與大小便調？曰：痘子之出，惟資氣血以助其成，欲表裏無邪也。人能食則氣血自充，大小便調則裏無邪。

或曰：亦有不能食而愈者何？曰：大便燥實，數日不更衣，賴平日之穀氣以養之，雖不食，無苦也。然起發收斂落痂，終不及能食者之易焉耳。

或曰：痘瘡痛癢，何以別之？曰：出現之初，無有痛癢。至於起發養漿，其瘡始痛，痛者毒欲出也。膿成毒解，其瘡則癢，癢者邪氣出而正氣復也。如此痛癢，痘家常候。若當出現起發，膿水未成之時，忽然痛癢者，此黑候也。亦須分其虛實，如煩發紅嫩，大熱煩渴，大便秘，小便少，此邪火甚而癢也。形色灰白，平陷，大便自利，此正氣不足而癢也。其云諸癢爲虛，諸痛爲實者，亦大略之言耳。

或曰：凡視瘡子，先能識其作癢否？曰：凡瘡子初出，色嬌皮嫩肉紅者，瘡子起發，多成水泡者，其後皆癢塌而死。

或曰：瘡子皮嫩色嬌，必作癢，何也？曰：皮膚者，皮在內約束經脈，膚在外分布腠理，皮深厚而膚淺薄。瘡子之出，皮厚色老者，皮膚堅實，毒有約束，不得肆其猖狂之性，故能漸次成熟以致收斂也。皮嬌色嫩者，皮肉已虛，但存薄膚以包其外，不能約制毒邪，風火相扇，游散往來，故癢易破也。

或曰：嘗見瘡子，有乾癢者，有濕癢者，何也？曰：乾癢者，火甚也，其治在心。濕癢者，火濕幷也，其治在脾。譬之火炙湯沃，皆能作癢。然瘡乾而癢者必死，心爲君主，不可犯也。瘡濕而癢者，或有可治，脾屬土，無定位故也。

或曰：瘡子作癢，爬搔潰爛而不死者，何也？曰：其人能食，瘡之破者，復加腫灌，膿血稠濁，痂皮潤落，原無痘處，補出一番，語音清亮，此爲裏實表虛，毒不能入，故潰爛而不死也。若不能食，飯入則嘔，水入則嗆，聲啞言微，面瘡臭爛，痂皮焦起，大便不固，此爲表裏俱虛，淹延引日而盡矣。

或曰：何謂陷伏？曰：內者不出謂之伏，外者復入謂之陷。如應發不發，應出不出，伏也，謂毒氣留伏於中而不出也。陷有二種：起發有水不能成膿而遽乾者，或已成膿復化成水者，謂之倒陷；膿已成就，不即結痂而潰爛者，謂之倒靨。皆陷也，謂裏虛毒氣乘虛而陷入也。

或曰：痘瘡何以能發渴？曰：初發熱便渴者，火邪內蒸，焦膈熏噬，故渴也，宜以清涼之劑解之。痘出稠密而渴者，此氣血分散，津液虛耗，故渴也，宜以滋補之劑救之。自利渴者，此脾胃虛，津液少，宜以補中之劑升而潤之。若瘡細密不起發，不光澤，不收靨，好飲冷水，不能食，或大便瀉，邪火益熾，眞水已枯，不治之證也。

或曰：痘疹咽痛者何？曰：火性炎上，瘡疹邪火，熏灼於中，咽喉先受，宜急解之。不然，咽喉受傷，腫塞灌爛，嘔食嗆水，暴啞失聲，治之無及矣。

或曰：痘瘡嗆食失聲，有生有死者，何也？曰：瘡子之出，失於早治，咽喉都有，外者未成，內者先熟，一旦收靨，飲食則噴而出，乃咽傷痛，不能直入也；語音不清，乃咽喉乾而語不能出也。但觀瘡子，是屬正靨則生，非正靨則死；能食飲則生，不能食飲則死。

或曰：瘡疹自利者何？曰：腸胃受熱，傳化失常也。大凡瘡疹發熱，類多吐瀉，不須遽止，令毒邪上下得出也。待瘡出定，裏氣和而利止。利不止者，中氣被傷，不能禁固也，宜急止之，恐裏虛復生他變。

或曰：痘瘡煩躁者何？曰：瘡家喜靜，毒氣外出，中無留邪，臟腑和平，心神安泰。如多寤少寐，啼哭不止，此內熱也。心惡熱，不能安眠而哭，謂之熱煩；痘瘡掀發光壯，欲待成漿而哭，此瘡作痛不能忍，謂之疼煩，皆常候也，待瘡平熱退而安。若昏憒躁擾，循摸悶亂，此謂喪神失志，十無一生。

或曰：痘瘡寒顫咬牙，有生有死者，何也？曰：以瘡爲主，無變候則生，瘡壞則死。若瘡出密甚，煩腫，身體動搖者，此轉移艱難，主持不定，不可謂之寒顫。時渴思飲，吞嚼牙鳴者，不可謂之咬牙。

或曰：痘後發癰毒者何？曰：瘡至成膿，則毒化而解。如未成膿，倏而乾收，則毒不化，故重發癰毒也。

或曰：痘後目中膚翳，此初出現便有痘子乎？曰：初出那得便有，只緣收靨不齊，面瘡腫爛，毒氣攻眼而後有之也。或因悞服辛熱之藥，喜食炙煿之物，亦能令目腫痛。今人但見瘡子初出，目中流淚，便謂眼有痘。殊不知肝熱則淚出於目，肺熱則涕出於鼻，脾熱則涎出於口，心熱則汗出於面，火熱液出，造化之理也。目中膚翳，乃瘡瘢也。惟內服藥，久自退去。不可妄用點割，自取損睛之患。

或曰：痘子收後，忽無故而暴死者何？曰：非正靨也。乾收太速，火迫之耳。毒氣復入，眞氣先敗，不死何爲。

或曰：瘡毒內陷，亦有不死者何？曰：或發癰腫則毒得泄，更審毒歸何臟也。如毒歸脾肺，則爲癰腫，甚則爛見筋骨而死；毒歸肝則爲目病，甚則筋骨不固而死；毒歸心腎，則無疾而暴死。

或曰：痘瘡治法，皆言發表和中解毒而已，不識三者何先？曰：發表最先。大凡瘡疹只要發出得盡，不使留伏於中，發表須兼解毒，非發表自發表、解毒自解毒也。瘡疹已出，表裏無邪，不須服藥。如瘡發太甚，裏實能食者，解毒之法可單用也。瘡出已甚，裏氣不和，或吐或利，於和中法內略兼解毒可也。若瘡疹無邪，惟裏氣虛者，只用和中，不必解毒。

或曰：發表和中解毒，以何藥爲主治？曰：發表須辛甘清陽之劑，如羌活、防風、升麻、白芷、桂枝之類。蓋辛甘發散，清陽發腠理也。和中須甘溫濁陰之劑，如人參、當歸、甘草、芍藥之類，蓋中不足者以甘補之，又濁陰走五臟、歸六腑。解毒須苦寒之劑，如牛蒡、連翹、葛根、芩、連、梔、柏之類，蓋毒者火也，苦能瀉火故耳。但解毒藥須酒炒而用之，令勿犯胃氣也。

或曰：古人云痘瘡首尾不可妄下，信乎？曰：不可妄三字，最宜詳味。蓋治痘之方，當時必有不問虛實，一概輕用巴豆、牽牛之屬以下之者，故戒之。首尾不可妄下，苟可下而下之，非妄也。可下之證，巴豆、牽牛亦不可輕用，況不可下者乎？如曰首尾不可汗下，乃拘泥之見，非通變之術矣。

或曰：疹愛清涼痘愛溫，其然乎？曰：此亦拘泥之說。疹愛清涼，設使天氣大寒，氣血凝濇，不用溫覆，何以能出？痘愛溫，設使暑熱之時，氣血淖澤，更加溫暖，寧不潰爛乎？故治疹子者，宜專用清涼解毒之劑；治痘子者，宜溫涼解毒之劑兼用之可也。

或曰：陳文中治痘之法，行之久矣，人或喜而取之，或畏而捨之，何也？曰：捨之不敢用者，固不知文中立法之善，取而用之者，亦不知文中製方之本旨，胥失之矣。文中有言曰：熱則氣血和暢，自然出快。又曰：表裏俱實則不致癢塌。此發前人所未發，乃千古不刊之秘也。觀其痘瘡引證，或因泄瀉，或因寒顫咬牙足指冷，或因癢塌，或因瀉渴不止，皆脾胃肌肉虛，氣血衰，精液少，故用木香散、異功散，再加丁香、官桂以治之。今則不審虛實，於起發光壯表裏皆實者，概而用之，可乎？

或曰：人有終身不出痘者，何也？曰：痘乃胎毒，又名百歲瘡，天下之人，豈有無父母而生，能逃於造化之外者哉？但云受天地之清氣，稟父母之清氣，氣清質粹，無有穢毒，當天令種痘之年，亦曾發熱，只出一兩點而不覺也，豈眞終身不出者乎？

或曰：世俗保養痘子者，習用僧道灑水誦呪以解厭，可乎？曰：習俗已久，不能遽改。用與不用，從其所好，不可阻止。設有變怪，歸咎於醫，而悔僧道之未用矣。

或曰：痘子收後，表裏無邪，復作昏暈者何？曰：邪氣已去，正氣方生，乃否極泰來之兆。

《痘疹心法·治痘凡例》 凡發熱疑似之間，宜用人參敗毒散一劑以發之，是與不是，一發便明。大抵瘡疹只要發盡，不使留伏於中也。

凡初發表，要看天時，如天時大寒，則腠理閉密，氣血凝濇，防其發泄得遲，有毒氣壅遏之變，以辛熱之藥發之，宜桂枝葛根湯、五積散去乾薑主之。如天時大熱，則腠理開張，氣血淖澤，防其發泄太急，有潰爛之變，以辛涼之藥解之，宜升麻葛根湯、雙解散主之。如不寒不熱，天氣溫和，只人參敗毒散甚佳。

凡初發熱，二三日間有驚搐者，以導赤散、羌活湯、辰砂散主之。大便秘者，三黃丸微利之。小便濇少者，導赤散。渴甚者，葛根解毒湯。腹中痛者，桂枝大黃湯。腰痛者，人參敗毒散。自利者，黃芩湯。吐利者，黃芩加半夏湯。如脾胃素弱，自利清白者，理中湯丸，或四君子湯、肉豆蔻丸，合而服之。

凡痘子出現，疏則毒輕，不可妄治；密則毒甚，卻要磊落，大小分明，不相黏連，略與托裏解毒之劑，快斑湯、消毒飲主之，使之易發易醫。如出太密，黏連模糊，其毒尤甚，托裏解毒之劑宜多飲之，以防癢塌黑陷之變。更察外證，可治則治，不可治則勿治。

凡痘子出形，皮肉如常，根苗明潤，此毒輕也，不可妄治。如皮肉昏黑，或赤腫，根苗乾枯，青紫或灰白者，此毒甚也，以消毒飲、奪命丹合服。

凡痘子已出，自發標之日算起，如當起發不應有漿，先有戴漿者；如當作漿不應收靨，便有乾收者，此皆惡候，治之無功。

凡痘子之出，最要唇潤舌潤，紅鮮如常，其毒則輕。如唇焦破裂，舌燥有芒，爲毒火太甚，表裏鬱遏，急宜解之，黃連解毒湯加大力子、東垣涼膈散更妙。

凡痘子已出，頭面要稀疏磊落，頸項上宜少不宜多，胸前要少而疏，如此者其毒則輕。如面上模糊一片，未發先腫，纏項稠密，胸前亦密，此毒甚也，愼勿治之。

凡痘子初出，磊磊落落似稀疏之狀，其後旋加，日多一日，此毒伏於裏，裏氣虛弱，不能使之即出，要大補兼解毒，或十可救其二三也，十宣散加無價散主之。

凡痘子初出，便自手足先出者，他處未起而手足先起，他處未收而手足先收者，此陽火太旺，宜用解毒抑陽扶陰之劑，四物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如他處俱起而手足起遲，他處俱收而手足不收者，此脾胃虛弱，不能行其氣血，達於手足，宜補脾胃，十全大補湯、桂枝芍藥湯主之。

凡痘子出盡，正將起發，其中有發血泡者，此毒伏於心即死；有發水泡者，此毒伏於肝，旋見癢塌而死。

凡痘子始出，須問其咽喉痛與不痛，但有微痛，急與解之，令得疏通，甘桔湯加牛蒡子主之。大抵痘家要以解咽喉爲急務，不知此義，以致失聲乾

噦，水穀不入，噴吐而出，悔無及矣。

凡痘子不渴者，裏無熱也，不須妄治。渴者有熱，此亦常候，切不可與冷水、瓜、梨、柑、柿、糖、蜜之屬，恐損脾胃，致生他變。小渴者，以炒米湯與之；大渴者，人參麥冬散主之。痘子稠密，津液少者，補中用十全大補湯，解毒用葛根解毒湯，相間服之。自利而渴，輕則白朮散，甚則陳氏木香散主之。

凡痘子要大小便自調，則裏氣和無留邪也，故小便宜長而清。如小便赤澁，導赤散；小便短少，八正散。瘡出太密，小便不通者，連翹湯。蓋瘡子發熱，不可驟去，惟利小便以折其鬱。如痘稠密，小便少者，此氣血衰少，津液虛耗，非熱也，不可利之，反損眞陽之氣，十全大補湯主之。能食者，大便宜潤，有入必有出也。不能食者，大便宜實，存舊穀氣以養氣血也。如四五日不行，大便結燥者，用膽導法導之；不通，以三黃丸微利之；如大結腹脹者，以三乙承氣湯下之。如大便泄瀉即止之，蓋痘瘡要裏氣實，恐瀉得脾胃虛也，輕則理中湯丸、益黃散、豆蔻丸，甚則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大便出血者，看其血來何如，又看是何時。如瘡子正壯，大便數日未行，血從糞出者，此肛門傷血出也；如瘡已收，大便膿血者，此倒靨之血也。非此二類，但溺血便血者，乃臟腑敗壞，陰血妄行，必死之候。凡痘子，腹中常宜寬舒，爲裏無邪。若腹脹滿，須審其傷食否及大小便何如。如曾傷食，微滿不痛者，木香大安丸；脹滿腹痛甚者，丁香脾積丸；小便不通者，百祥丸；大便不通者，宣風散主之。此上諸證，皆實脹者也，故宜利之。若自利腹脹，乃虛脹也，陳氏丁香散主之。

凡痘子手足常宜和暖，頭宜涼，故頭熱手足冷者不治。如因泄瀉手足冷者，此脾胃虛弱也，陳氏木香散、異功散、聖藥也。如大熱渴，大便秘，煩躁手足冷者，此陽極似陰也，三乙承氣湯主之。凡手足冷者，惡候也。手足諸陽之本，陽脫故冷也。

凡痘家能食者，不問稀稠皆吉。不能食者，痘雖疏亦難發難靨，瘡密者危，蓋人絕水穀則死，表裏皆病則困也。有欲食而不能食者，必喉舌有痘作痛，艱於吞嚼也，宜以爛粥米飲頻頻與之，以助脾胃之氣，更以甘桔湯加牛蒡子以解咽喉、利胸膈也。

凡痘瘡飲食之間，毋令太饑，毋令太飽，毋太寒，毋太熱，以損脾胃。但與糜粥爛飯，淡薄滋味以養之，切忌肥甘、煎炒、五辛、一切動風、動火之物。

凡痘子出得稀疏者，自然易發易靨，不可妄治。若瘡稠密，常患其發不能透，宜細觀之。但紅活不甚長大者，氣不足也，用四君子湯合勻氣散加燒人糞治之。如瘀腫色帶紅紫者，血熱也，用四物湯合消毒散加燒人糞治之。如不潤澤而乾者，此血弱也，用活血散加消毒飲與之。如不起發，不紅活，平塌灰白者，此氣血俱弱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燒人糞、牛蒡子與之。如有青乾者，內服快斑湯加燒人糞合奪命丹與之，外用四聖散合胭脂塗法，或用胡荽酒，或用水楊湯浴法，務求光壯紅活而後已。如中間有成水泡者，防其癢塌，宜先補脾胃，疏風瀉火，使肌肉實不作癢可也。十全大補湯加防風、大力子主之。

凡痘子貴在調養，如天大寒，蓋覆常宜溫暖，勿使受寒，恐毒氣爲寒所阻而不得出也。如天大熱，不可蓋覆，卻宜清涼，勿使客熱與毒相併，致增煩躁，使瘡潰爛也。如時有迅雷烈風暴雨之變，宜謹帷帳，添蓋覆，多燒辟穢香以避一時不正之氣，勿掃房室，勿動溝渠，勿啓溷廁，恐穢臭觸瘡而增癢痛也。勿燒諸香，恐其動火也。門戶常須關閉，服事之人，選其謹厚潔淨者，無狐臭者，使之看守保護，內者勿出，外者勿入，恐有不潔觸犯其瘡也。瘡家所忌，男女房事及尸氣最毒，其他則婦人月事、酒氣、五辛之氣，遠行染帶之氣，皆宜避之。如夜房室中有虛響，此不祥之兆也。其病者卧處常要無風，又要通明，切忌幽暗，夜靜不斷燈火，不離親人看守，恐要飲食，一時得具，或有癢塌，與之撫摩，恐他人未必盡心也。

凡痘子膿成漿熟，或癢，悞犯破者，恐復灌爛，不能成痂。若膿漿未成之時，犯破半個，必然癢塌而死。

凡痘子勢重者，以脈候之，脈洪實者吉，浮數虛小者凶。故云脈淨身涼者生，脈躁身熱者死。又云，陽病得陰脈者死。

凡痘子搔癢者，須於形色上詳審。如瘡一向起發紅活，光壯肥滿，忽然搔癢者，此穢氣所觸也，宜內服十全大補湯，外用茵陳熏法。其破者，以白龍散敷之。如瘡本乾枯，又添搔癢者，火甚也。如瘡原帶水，皮肉嫩薄又癢者，此濕熱也。擺頭搖項，手足動作昏悶者，死證也。

凡痘子已熟，忽作搔癢抓破者，此脾胃虛弱，不能榮養肌肉也，內服四君子湯加黃芪、官桂，外以敗草散主之。如因自利脾胃虛，致癢塌者，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出盛咳嗽者，此肺中有火，或咽喉有瘡作癢也，只用甘桔湯加牛蒡子多服良。如唾涎帶血，此咽中瘡或齒縫中出也，不須妄治。

凡痘子黑陷，古方用穿山甲者，取其穿腸透膜而善走也。用人牙者，取牙齒乃骨之餘，骨主骨，可以入腎也。此二物者，但借爲鄉道，引解毒之劑以施治則可，若單用之，何濟于事哉？有用燒人糞者，蓋糞大解疫毒，痘乃時疫所發，故宜用之。若加入發表和中解毒湯內，尤良。

凡痘子已出之後，最怕泄瀉，恐脾胃虛，裏氣弱，不能助瘡成就，反致倒陷，以理中湯、肉豆蔻丸合而治之。如泄久不止，瘡癢塌，手足冷，寒顫咬牙者，陳氏木香散，異功散主之。

凡痘子寒顫咬牙手足冷者，惡候也，急用陳氏之法救之。瘡壞者勿治。

凡病痘者，瘡本稠密，轉動之間，身體振搖者，此一身被瘡所困，不能支持，轉動艱難之故，斷不可便作寒顫，妄投熱藥也。有只咬牙者，此心肝二經火旺也。蓋肝虛咬牙，心熱者亦咬牙，勿便作不治論。

凡痘子已熟，不肯結痂潰爛者，其人必不能食，或曾吐瀉，脾胃虛弱也，內服十全大補湯，外用敗草散主之。如大便不通，此內熱也，用膽導法以去其結糞，外以天水散蜜水調刷，以解肌表之熱。

凡痘子收後，目癮濇羞明或淚出者，此肝火虛旺也，瀉肝明目散主之。如目中翳膜遮睛者，蟬蛻散主之。

凡痘子收後發癰毒者，要分經絡論氣血多少而治，不可妄用利藥，宜大補氣血。蓋此時氣血已虛，十全大補湯加忍冬草主之，外用敷貼拔毒膏主之。

凡痘子用藥，須分氣血虛實，毒氣微甚而治。故灰白者，不起發者，癢塌者，吐利者，寒顫咬牙者，手足冷者，皆氣虛也，宜用補氣之劑。瘡乾者，不紅活者，膿水少者，皆血虛也，宜用補血之劑。稠密者，煩腫者，紅紫者，皆毒甚也，宜用解毒之劑。陷伏者，兼氣血解毒治之。

凡用補氣，宜四君子湯，如瘡帶濕，或有自利，用之可也。若瘡乾者，白朮燥津液，茯苓滲津液，或便秘實者，不可用也。

凡用補血，宜四物湯，故瘡乾或色太嬌，用之可也。若不能食者，生地黃泥膈，白芍藥收斂腸胃，必不可用也。

凡解毒不過黃連、黃芩、黃柏、梔子、連翹、牛蒡子、升麻之屬，俱用酒製，恐其寒涼，反損脾胃也。若欲行表，須少加桂枝。他如紫草、山豆根、葛根之類，則不必用酒製矣。

凡用解毒藥，要別臟腑，分陰陽而治之。如黃連解心火，黃芩解肺火，梔子解肝火，黃柏解腎與三焦火，石膏解脾胃火，木通解小腸火，黃柏又解大腸火，連翹、牛蒡子解瘡毒火，山豆根、紫草解痘毒火，升麻解疫毒火，各有主治不同也。又歲半已上屬陽，心肺主事，宜芩、連多用之。歲半已下屬陰，腎肝主事，宜黃柏、梔子多用之。

凡治痘子，要識證候。如痘腳稀疏，根窠紅潤，不瀉不渴，飲食不減，四肢溫和，身無大熱，如此候者，不須服藥，惟善調護以待成就而已。若癢塌，寒顫咬牙，渴不止，痘紫黑色，喘喝不寧，灰白色，頂陷腹脹，頭溫足冷，悶亂飲水，氣促泄瀉渴，如此候者，不必服藥，雖強治之，亦無功也。

凡治痘瘡，善攻不如善守。表裏無邪，不須妄治。有等貪利之人，不分虛實，妄投湯丸，謂曾治某病，治某病，貪天功以爲己有，以致虛虛實實，致生變異，悞人性命，此醫之罪也。

時俗出痘子者，謂是天瘡，不肯請醫看治，但請僧道呪水解厭，習以成風。毒之輕者，能食者，幸以痊愈，設或變證一出，不可救療，委之於命，而不知省，此時人之罪也。

《痘疹玉髓·痘前十八犯痘後十八證治法》 第一犯名猿猴跳鎖

小兒未痘之時，身中火烙，頭痛自汗，感冒風邪，咳嗽不已，傷寒未愈，而痘隨出，此一犯也，將何所治？訣曰：一犯傷寒痘勢危，醫須斟酌痘無虧。亂將湯藥柴胡服，嬰魄含花死可悲。

黃石峰評曰：傷寒纔愈痘隨形，元氣囂漓勢欲傾，須用滋陰三寶飲，纔能振拔建奇勳。

滋陰三寶飲。歸芪生地茯苓，橘紅甘草及防風，玄參麥門加一倍，薑棗煎來服一鍾。

第二犯觀音拂座

小兒飲食不能檜節，暑濕不能護養，肚腹壞傷，泄瀉頻頻，飲食懶餐，肢體羸瘦，愈未幾而倏然痘出，將何所治？訣曰：瀉後俄然痘證臨，脾虛元耗勢沉沉。一時單補元虛脹，冷藥毫釐不可侵。

黃石峰評曰：痘形瀉後急調脾，妙法調脾世少知。白朮半斤分四製，再

加脾藥更相宜。

四製白朮散：二兩砂仁炒去油，糯米麩皮壁土炙，依方合製研爲末，乳酒調來效最優。

第三犯馬馳劍道

小兒飲食寒暑不能樽節愛養，瘧疾纏身，寒熱消鑠，肌肉漸瘦，未幾而痘出，將何所治？訣曰：嬰兒瘧後痘相迎，元氣囂漓細究因。斯疾釀成緣濕食，莫教胡治致傷生。

黃石峰評曰：瘧餘患痘極難醫，草果常山速遠離。若用柴胡還劫劑，勸君須仗八珍宜。

八珍膏：一兩人參四兩蜜，乳加梨汁熬成液，隨方法製紫河車，酒服兩匙功最益。

衛元湯：全蝎參苓蒼白朮，山查半夏當歸入，橘紅枳殼及烏梅，薑棗同煎加乳汁。

第四犯一葦航海

小兒纔五六歲，元體薄弱，身發火熱，乾渴惡嗽，疹出未幾，而痘隨後見，將何所治？訣曰：小兒出疹太陰虛，痘證隨形毒客脾。滄海萬重航一葦，臨危思補漏嫌遲。

黃石峰評曰：疹後痘來急補陰，清金培土免危沉。黃芪毫忽難加入，若見黃芪喘咳侵。

內托至奇湯：二門參朮與歸芩，薏苡芍陳甘桔均，銀杏去皮同糯米，頻頻服去效千金。

第五犯三仙入洞

小兒平時患成疳積，肚大青筋，四體羸瘦，變爲丁奚，倏然痘證發作，將何所治？訣曰：丁奚疳積痘交關，理胃消疳治亦難。虛氣補漫如鼓脹，須時痰喘萎花欄。

黃石峰評曰：痘中疳積莫消磨，厚朴檳榔害甚多。若把肥兒丸共服，柴連冷藥反沉疴。

益黃散兼惠脾湯：陳皮枳實半山查，白白謂白朮。茯歸芍大腹加，木香芍藥和甘草，薑棗濃煎效可誇。

滴滴金：蝦蟆腹內有黃金，取出金來和酒吞，不但消疳幷去積，八門朵朵痘花鮮。

第六犯倒掛銀瓶

小兒風熱，腠理時發火熱，自頭達身，遍啓丹瘤，愈未幾而痘隨形，將何所治？訣曰：丹瘤未愈痘盈身，又屬肝心合二經。最苦臬紅根座繞，解炎祛毒痘方明。

黃石峰評曰：痘前丹火苦纏身，莫把三黃孟浪侵。犀角地黃湯可服，散名紫草亦堪親。

犀角地黃湯：乳汁磨犀僅一錢，丹皮芍地四般全，再加燈草同煎服，丹可無虞痘可痊。

第七犯霜橋印跡

小兒未痘之前，火烙臉赤，眼睛直豎，手足掣搐，口語譫躁，驚厥屢次，不數日而痘隨形，將何所治？訣曰：小兒驚厥爲因虛，鬼箭呈形熱亦危。若見痘形驚不歇，不須祈禱覓仙醫。

黃石峰評曰：未痘驚須覓茯神，硃砂金石忌相侵。非徒驚厥難痊可，痘勢時教到底沉。

茯神湯：生地當歸甘草芍，茯神遠志桔梗行，七根燈草薑三片，自然服後定心驚。

第八犯藕池滲水

小兒未痘之前，身熱自汗，口中咯血，或鼻衄，或溺血，不數日而痘隨形，將何所治？訣曰：失守心官血妄行，痘隨形見必深沉。人身流動全由血，痘欲開花血抵金。

黃石峰評曰：諸血皆緣熱犯心，清心抑火自歸營。莫教輕用寒涼劑，獨聖由來散最靈。

野仙獨聖散：扁柏玄參血見愁，地榆生地木通儔，歸身甘芍乾薑配，不怕心經血妄流。

第九犯石鼓陰鳴

小兒未痘之前，身發火熱，飲食懶餐，肚腹膨脹，眼胞浮腫，睡卧不安，不數日而痘形，將何所治？訣曰：眼浮腹脹痘隨形，脾氣虛成卧不寧。速急補脾調氣血，莫令花痘附陰沉。

黃石峰評曰：腹中膨脹不思餐，氣阻脾虛痘必難。白朮參苓誠可服，青

龍散用亦須安。

加減參朮散：參苓山藥朮陳皮，蓮肉當歸扁豆齊，薏苡防風加枳實，隨方加減細潛思。

第十犯赤澤栽蓮

小兒未痘之前，身發火熱，自汗不止，眼睛昏昏，喘欠啼叫，未愈而痘形，將何所治？訣曰：心虛自汗浥蒸蒸，氣散榮枯體不寧。痘證隨時仍竊發，急宜斂汗補肝經。

黃石峰評曰：汗蒸患痘潰天元，痘犯心肝十不全。秘授黃芪熬乳和，頻頻飲去可能全。

固眞湯：綿芪二兩蜜來炙，酸棗仁宜加倍入，參當芍地茯甘陳，薑米煎來連進益。

第十一犯巖頭走馬

小兒未痘之前，因嬉戲跌撲，損傷肢體，手足頭面破損未愈，不數日而痘隨出，將何所治？訣曰：跌撲驚傷未愈時，箇中番出好花枝。安驚活血兼開滯，方見群花朵朵奇。

黃石峰評曰：撲跌花開用十全，芪歸甘橘芍熟地，蘇紅蟬蛻朮升麻，地鱉鼠粘助酒味。

第十二犯寶舟入海

小兒未痘之前，往來潮熱，腹生痞塊，日積月累，身體羸瘦，面黃力弱，未幾而痘出，將何所治？訣曰：痞患朝朝隔宿來，倏時又遇豆花開。扶脾補胃加溫暖，升出花枝吐玉蕤。

黃石峰評曰：痞後花開服衛元，參苓白朮歸全蝎，蒼朮山謂山查。橘半升麻，枳殼烏梅薑乳汁。

第十三犯破屋重修

小兒未痘之前，因稟父母胎毒，身犯楊梅廣瘡，不時寒熱，未愈而痘形，將何所治？訣曰：嬰兒纔患廣梅瘡，時值花欄痘發揚。欲假連翹諸敗毒，必傷花蕊不芬芳。

黃石峰評曰：梅瘡未愈出天花，先用升麻藥不差。患處急加敷洗藥，莫將薰點命歸沙。

第十四犯霖雨添霜

小兒未痘之先，身如火烙，不時嘔吐，不能飲食，投諸時氣，痘隨見焉，將何所治？訣曰：嘔吐驚惶胃不和，急着花痘又相磨。脾君失職能扶持，胃雨披霜出險坡。

黃石峰評曰：止嘔必憑調胃散，橘半朴朮苓加減，甘紅力梗薏苡仁，再加燈草薑三片。紅謂紅花，力謂大力子，即牛蒡也。

第十五犯倦龍行雨

小兒未痘之前，飲食不樽節，致傷脾胃，四肢不收，發熱惡寒，痘隨形見，將何所治？訣曰：兒傷飲食遇時災，痘入陽明胃裏來。着意調脾休咤叱，免教花痘變灰煤。

黃石峰評曰：食傷臨痘急調脾，神麴麥芽查白朮，蛻升歸芍陳黃米，甘草橘紅通枳實。

第十六犯秋蟬泣露

小兒未痘之前，因感濕熱之氣，患赤白痢疾，未愈而痘見，將何所治？訣曰：久痢嬰兒痘滿身，張惶驚駭恐損生。滋花除濕方爲治，別見花開又遇春。

黃石峰評曰：痢痘須除胃濕熱，防風芍藥蒼白朮，大力蟬蛻升通苓，紅花甘橘爲第一。

第十七犯凍鱗出谷

小兒未痘之前，誤持刀刃，致傷手足，寒熱往來，痘隨形見，將何所治？訣曰：金瘡未愈又添憂，倏忽花開出滿頭。凍合巨鱗難出谷，須將表裏藥能收。

黃石峰評曰：刀瘡未愈痘隨形，聖愈湯加蟬蛻升，生熟地黃紅大力，芪歸甘橘酒來烹。

第十八犯浪裏漁舟

小兒未痘之前，每因驚厥，或患風癇，未愈而痘見之，治之先後，將何如處？訣曰：風癇顛沛痘來催，只把花欄着意培。灌得漿來花朵朵，不愁風雨更顛危。

黃石峰評曰：風癇先服化風丹，荊防茯神歸芍甘，蟬升力橘羌獨活，薑棗燈心可便安。

《痘疹玉髓·玉函金鎖賦》 痘裏乾坤最大，門攔輔軸稀奇；八門十二攔，

稀少爲奇美。方廣崇高空片，兩陽地位憑虛。額之方廣宜空，兩太陽之位宜虛。鼻準元陽流裔，眼眶坐鎮盤屍；鼻準不宜流毒，兩眼眶忌盤屍之形。人中不宜投轄，腮宮喜得懸珠。人中投轄則脾傷，腮宮懸珠則身安。掛綵鈿於顴阜，撒臬神於氣樞；兩顴掛鈿心經吉，氣樞臬生則凶。張兔羅於眉上，垂漁鈎於兩頤。兩眉不宜張網，兩頤垂鈎則脾土受傷。大庭高位，莫令干將蹲踞；天庭，君位也，不可投干將之形，象劈斂是也。絲竹商丘，毋得哀猿聚泣。絲竹在眉後，商丘在足內踝兩眼眶之下，不可使此二處多痘。怕唇軒之投粒，忌地閣之榮枝。唇軒投粒則傷脾，地閣不可以先發。要識臬紅罩錦，還徵胸口纏珠。心肝二經毒甚火盛，痘有罩錦，纏珠之形。喉突呈形聯搭，嗽逆肺氣鬲漓；喉突宜清朗，聯搭則肺鬲漓嗽逆。食倉蟾子營窠，嘔吐脾君失職。兩倉如蟾窠形，脾有嘔吐瀉逆之危。指梢冰冷兮，痘必重於陰僉；指梢皆冷，則背上五僉必痘多。頭疼汗流兮，毒自損於上池。頭上有汗，則太陽、陽池之上痘必少。腮井堆錢兮，防泄瀉於尾閭；兩腮堆錢，則脾傷而泄瀉之危難免。顴臉遊蠶兮，懼痘入於椒皮。兩臉遊蠶，痘必椒而難治。右太陽之揚幟兮，結虛泡於軸轤；右太陽先發，則手足軸發虛泡，必難鼎峻。左太陽之繫珮兮，知鼻衄以遭虞。左太陽先發，則鼻出血而肝必壞。兩倉豐溢，五經自如；唇上爲兩倉，腮傍亦爲兩倉，稀疏則五經傳注，無他證。雙霞明暢，六府無虧。兩眉上爲雙霞，如明朗則六府無虧損之失。欲逐捲簾，速察赤帝之通衢；舌不生疔，生疔爲捲簾。舌乃心之苗，須降心經之火。諳究燕窠，須明少陰之拂拒。兩脅生毒名燕窠，須逐少陰之邪。疔不駐於玄門，水能尅火；玄門，兩腎也，屬水，故疔火不生。又云：男之陽，女之牝，爲玄門。瘢必啓於傳脾，陽明受辱。三日傳注脾胃，脾胃爛則斑生。眉心宜廣闊，一片雲遮歸冥途；兩眉之間痘宜少，多則必焦紫而死。氣窩素清朗，三星垂照必臬鳴。氣窩爲生殺之樞，三星垂照，必主難救。乳盤交壘，端知煩躁捲床飛；兩乳之間交壘，則心煩躁而難遏。臍麓旋珠，預報脾胃多瀉逆。臍傍多痘，必有瀉逆之禍，宜止之。諸痘未起，兩眼角先黃，木未霜而葉脫；眼角先黃，肝木未霜而先萎。膿漿未灌，而右陽先白，金不扣而妖聲。右陽先白，金不扣而妖聲，凶。肺絡經於鼻沿，愼爾失音；肺經痘纏於鼻沿，必失音而亡。心經達於臉底，惡哉疔毒。心經痘注於臉底，後必焦紫而死。俯首承花花不艷，陽絕於中；頭垂則天柱折而陽絕，死期將近。翻睛見點點珠明，陰馳於外。睛翻則陰氣重而陽亡，死在旦夕。龜頭一粒似櫻桃，氣血和平而不逆；陽物上一粒，身必少而痘美。項頸緊鎖似盤蛇，臬毒攻冲而難峻。項頸如盤蛇之形，毒盛而難峻。標狀元於三鎮，福地爭先；額、鼻、地閣名三鎮，此三鎮美麗，爲狀元。列北斗於五岳，神天普曜。兩顴、額、鼻、地閣爲五岳，疏朗美麗爲北斗。雙鉗禁口，食焉能以下咽；口上下唇爲雙鉗，痘形相鎖，則不食而死。一鵠冲心，氣必至於呵欠。心堂一顆大痘，則氣塞而難食。背似撒麻，須曉上方梅白；五僉如撒麻，則上必梅花色。臉如嵌珠，自知下部桃紅。臉上痘如嵌珠，則下必桃花色。口吐白涎兮肺炎熬；口中出白沫，肺遭心火熬煎。眼流清淚兮肝榮浥。眼中流淚，肝木之榮浥也，生之兆。虎口疊錢，一握何能起鼎？食指大指之間痘如疊錢，痘必難鼎灌。魚尾搖鈴，勺水自難活潑。魚尾結毒如鈴，必難灌漿。淚堂結椒實，四肢鐵葉重重；兩淚堂焦，四肢必焦。嵩岳吐石榴，五大夭桃灼灼。兩顴、額、鼻、地閣名五岳，痘如吐石榴，則手足必美麗。水窠沿口，虛泡紐於臍封；沿口起水窠，則臍封亦虛泡而脾土壞。黃蠟鋪唇，眞元絕於玄窖。唇鋪板黃，則眞元絕而土崩之患不先。搖頭束頸不安祥，腰錐疔毒；腰生疔須速治之，以乳抹之則光榮。撒手號聲不嗜卧，腹納臬炎。毒入於腹，四肢不收，死在旦夕。鼻冲一直煤兮，少陰蒸鬱；鼻冲煤黑，少陰經脾之困乏也。口中臭氣噴兮，陽明潰爛。口中噴臭氣，陽明潰之厄也。未三日而顴骨有黃囊，誠爲芝生午位；三日而顴骨先灌漿，生者之兆。期六朝而年壽起紫泡，號曰臬入夫門。六日而鼻上生紫泡，死者之徵。兩眼碧睜睜，五氣分散而難醫；兩眼不封，則痘不起，痘少則不妨。一聲連翕翕，五陰耗損而必夭。聲連翕翕，則肺絕而必夭。欲知兩脅聚蜂螫，但看臉底形焦；兩脅蜂螫，兩頤不焦亦死。既驗氣所添葡萄，遂覺身中黑陷。氣樞焦紫，身多黑陷必死。眼胞上浮綠色兮，生者之徵；兩眼浮綠色者，吉。正額間竦黃豆兮，安全之兆。正額間竦黃豆者，吉。夾頸作癭，何必盧門覓劑；頸兩邊生癭瘤，毒盛不可治。舌根生虺，速宜醫國求丹。舌根下生捲簾，速治可生。腮並隱癰毒，只怕陋谷害成；兩腮癰腫，陋谷有毒，決不可治。耳邊結馬刀，隨仍臬淫腫脹。耳邊結馬刀，雖痘不灌漿而可治。小腹沉石而尿澀，子辰患於陰囊；喉管燥烟而脅刺，毒倍牢於腸胃。脅痛咽燥，毒歸腸胃，聲必啞也。睛紅舌喘口渴枯，急查髮際；筋抽腳震作鴉聲，須察公孫。倏時暈厥，肺絡客感風邪；連日譫狂，心營馳入臬毒。譫狂妄語，心營臬毒，忌肝之地。惡日光之映照，陰伏於陰；怕人聲之驚懾，陽雜於陽。錦紋如蚤咬，少陰血分成傷；錦紋蚤咬之形，名爲棄痘。囊殼似土蚌，陽明胃氣失養。其囊土之形，乃惡痘也。痘經心而犯子辰，竟多變亂，餘者一例相推；肝犯酉，腎犯巳，脾犯寅，肺犯午，此日辰相尅，犯者凶。兔年育而遭寅月，終搆參商，舉隅足以自反。歲運年符，生日相剋。發腎經見黑，黑可轉而爲紅；腎經初發，痘黑如疔，其色可轉。脾傳益黃，黃

自充而結蠟。脾經痘黃，加蟬，朮其漿可灌。擔日月於兩掌心，忌纏破泡；兩掌心痘如日月之形。麗奇花於鼻直柱，喜見盤珠。鼻柱中痘如桃花之美。不愁連片牽繩，只怕犯經逆道。連皮牽繩尚可醫，犯經逆道，決不可治。汗滋滋而頭痛，纔識心干乎胃，心犯胃，胃火炎臬，皆棄痘。吐頻頻而火烙，隨知肺逆乎脾。肺犯脾，脾火爍金，皆棄痘。蛇皮輳乎一擁，蠶布暴於六臬。蛇皮、斷蠶、布種皆難生。一鶴橫空，要識雙林無叢木；額上痘美，須兩眼眶稀少則可。四腎遷險，端詳一水有眞源。痘醫過四關及臍，則水有源而可。血盆鯁鯉逐蚩尤，細觀臬赤；肛門墜石腫燒榴，速治丹田。洪鐘起架兮，恐叩腹之無聲；鐘去架，則不鳴而聲啞。封鼎鎔金兮，防爐中之失色。鼎不固則金失色，喻其色之變也。有食不餐非是飽，鼓漫腹腸；腹中毒盛。無錢欲飲爲因消，熬乾喉舌。口乾舌燥。消謂消渴。莫誇浪裏漁舟，撐過海，尋着源頭；十七八歲，名浪裏漁船。痘後驚厥，亦名浪裏漁舟。兢慕紙瞞小鼓，得經敲，厚培元本。一二月嬰孩名紙瞞小鼓。肝肺並驂，不宜脫轡先馳；肝犯肺，肺犯肝，相併則殺，不治。心腎二儀，豈可奪權煽禍。心犯腎，腎犯心，水火相煎，痘瘍不治。三日而臬毒竄遂，肚腹決不蛙鳴；三日傳於脾，痘克峻，毒盡出，則腹中安。七期而花欄鼎灌，膚囊自無臬癢。七日該鼎灌漿足，則無臬癢。人道湧泉漏腫於眼角，木侮土虛而難塞；衆惡破底癰患於足心，脾徹腸鳴而極苦。風裏箏聲吹散了，損耗天元；空中樓閣掛銀壺，囊房虛豎。佛頂珠第二樣痘，倒懸鏡不識一欄。提籃拾海棠，深明肝經之不美；眼屬肝，忌海棠之色。攜手覓金柑，獨顯脾胃之居功。兩手脾之軸，痘如金柑，乃脾胃之正色。九日震皮毛，要得二望轉軸；兩傳脫醫痂，眞到改火復元。此玉函之要訣，實治痘之眞筌。

《痘疹玉髓·玄玄賦》 粵聖賢之沓邈兮，體崇高而難匹；啻童稚之脫衷兮，符古今而莫易。慨痘疹之淘溶兮，溯源流於陽毒；識造化之推遷兮，由氣機之感激。精髓伏儀兮，脾土生息；正大榮發兮，稟賦異質。陰陽周旋兮，從順而不從逆；五經峻達兮，百二十不一。腎、心、脾、肝、肺，七日五經傳，主一百二十種豆。哂盲瞽以三疑，揭九形之不識。膿窠、天泡、水痘爲三疑。九不識痘圖在後。別形體於少壯，判風氣於南北。含淑順於兩儀，建中和於三極。得天地之正氣，合時令之中和，則痘美而輕。一騎當先，萬馬齊力；一發便齊者凶，如萬馬之齊出也。片花落徑，全枝失色。五經地位有一點疔毒，爲片花落徑。暗投鬼箭兮，翻睛驚厥而不入；熱一日而見者，名鬼箭。時值藥銃兮，賦畀囂漓而反賊。十四五歲之外者，名藥銃。候正兮鑒形，愆期兮勢逼。熱二三日而見，爲正候。熱四五日而見，爲愆期。望穹窿以見位兮，陽先馳；五岳之位勢穹窿，痘必先見於此，則爲陽。墜井谷以下建兮，陰垂惕。牝竅之處爲井谷，痘先見於此，則爲陰。希狀元之一枝，貼金錢於瑞壁；鼻、額、地閣各一顆，爲狀元。兩頤爲瑞壁。嫌五鬼之弄朝，脫蛇皮以粘席。五關之地有蛇皮斷則難生。簧口無交兮楊翕，樞突連片兮氣塞。雙鉗禁口爲無交，三星垂照爲連片。離明蛤兮捲塵沙，肺竅封兮逐蜥蜴。眼爲封蛤，固去塵沙之色。鼻雖閉塞，須去蜥蜴之狀。喉呷呷兮丹田傷，眼碧碧兮肝榮竭。聲啞則丹田有傷，眼不封則肝傷而枯竭。蕩紫萍於顴阜，知赤帝之反廁。兩顴焦紫，心經受傷。放梅花於頤池，慨脾君之失職。兩頤梅白，脾家有病。胸前漫脹，鴟梟停翼。胸阜之間，心之關轄，梟毒停則漫脹。嘔吐無休，虺蛇纏腹。如小兒嘔吐不息，則知腹纏虺蛇之毒。八門齊擁兮，森羅刀戟；心爲赤帝門，肝爲青陽門，肺爲肅白門，脾爲黃央門，腎爲玄武門。六欄次第兮，奇英露浥。腎、心、脾、肝、肺，次第傳證爲美。根窠盤紅兮，雖至尾而不易；痘疹根窠紅潤，雖險不變。形色脫元兮，竟痊後而爲逆。痘之形色，或太紅，或太白，後必有變爲逆。飛矢兮困於脾絡，劈劍兮強與心敵。脾部有飛矢之形，不吉。心絡有劈劍之勢，不吉。識日輪之煦照兮，防梟炎於譬克；七日五傳如車輪。忌日夜之譬克。驗風府之呈疔兮，逐蚩尤於蠻貊。肩背之上，逐去蚩尤之兵。鼻關梗痛兮，火珠填實；鼻中有疔如火珠。牙關緊閉兮，蜈蚣蹲吃。牙關緊閉如蜈蚣。耳孔疔兮名豨虎，豨虎速乎鈎穿；耳疔速宜挑破。眼沿疔兮曰亡劫，亡劫忌乎挑剔。眼疔不宜挑，當以藥治之。小指建疔兮眼睜睜，膝彎坐疔兮腳筋直。豐丘拔幟兮，躭睡卧而好食；五經高處爲豐丘。拔幟，痘出少也，主神安好食。傷門流孛兮，擁煩躁而搥繫。五關爲傷門，流孛則變，故煩躁。棄倒珮於腮田，爲鐵蛆之嚼粒；腮頤，脾部也，倒珮之形必見棄。畏水形於鼻柱，因疳蟲之攻敵。鼻爲陽明胃部，有水形必難治。不養鸇於青田，怕乘風而搏擊；青田，肝部也，不可有鸇猿泣聚。不潛蠭於陽池，避螫螟之接翼。陽池，肺部也，不可潛蜂蠆之毒。人中主司命之堂，喉突居生殺之職。人中、喉突，軀命之所關，不可多痘。傳三日而不食兮，驗脾關之隱凸；三日傳於脾，不食則脾氣絕。踰六朝而惡癢兮，視痘囊之紫黑。手軸倏腫兮皮腫亮，豈毓乎癰毒；手足上有毒痘，雖半漿亦無妨。牙床忽脹兮舌上卷，非偃於含谷。舌有捲簾疔，宜急挑剔。按湧陵之牢塊兮，知貔貅之透足；足背透毒難治。觀天柱之垂折兮，請精神之運璧。天柱折則難治。兩脅疊椒兮，腸鳴熱極；五俞撒網兮，頭多臉赤。嚙指咮舌兮，凶魅歸而削跡；仰天咬乳兮，痘魘即而難闢。脣皮堆蠟於七朝兮，要石榴之竦粒；未熟先黃，須兩

顴竦粒方可。腮頰先灌，名爲劈破石榴。膿涕交流於九日兮，雖半漿而不賊。霎時臭癢兮，非有干乎穢液；撲衣捏縫兮，豈鈎視乎邪色。覆釜兮似禿瘡，懸鏡兮謬痘毒。此九不識中二痘名也，見後。膚紋熱紅兮丹瘤纏，胸皁漫脹兮眉慘戚。胸，心之關也。七期結鯉鯁於血盆，雖空房而可積；血池如生毒痘，雖不鼎灌亦不妨。二六起擣杌於項鎖，縱充裕而飛錫。擣杌，醫痂中又發痘，凶。下灌上囂兮曰槳麟，槳鱗視乎背座；背座以下充滿，上不灌，宜速治，遲則凶。上灌下囂兮曰鍊滴，鍊滴觀乎顴骨。顴骨以上充滿，縱下體不灌亦不妨。痘匪嫌乎排密，醫獨忌乎黑突。交骨不留乎遊蠶，中腕遠避乎蜂螫。交骨，耳前一寸。中脘，臍上三寸。究五關三殺之非輕，眼爲肝關，喉爲肺關，胸爲胃關，臍爲脾關，陽毬爲腎關。孰八門六欄之是益。八門、六欄見前。貧富不可以二心，精微貴宜乎潛悉。醫乃活人之心，貧富不可以異治。玄玄信乎玄玄，一玄自釋乎百惑。精微之妙，備載於賦，誠所謂此玄之外，更無玄也。

李少陽評曰：不識玄門路，誰知玄理微。鴻濛分造化，燮理合天機。關轄須明辨，權衡莫誤迷。此中多種德。方是代天醫。

八門五樞

心爲赤帝門，附心包絡。兩顴爲心樞。肝爲青陽門，附膽。兩眼眶爲肝樞。脾爲黃央門，附胃。兩腮頤爲脾樞。肺爲肅白門，喉突爲肺樞。腎爲玄武門，兩耳垂爲腎樞。

三關兩殺

胸堂乳皁，心之關。臍封，脾之關。陽毬腎之關。

白帝殺門，座於氣窩右太陽。青帝殺門，座於眼眶左太陽。

五軸

顴皁胸乳，心之軸。左太陽左脅、眼泡、兩臂皁，肝之軸。右太陽右脅、項頸、氣窩，肺之軸。顋頰、中庭、口角、肚腹、手足，脾元之軸。地閣、後頸、耳窖、背俞、腰脊、陽毬，腎之軸。

七日五傳

腎、心、脾、肝、肺。一日、二日，胎毒自腎發骨髓之分。二日、三日，傳心血脈之分。三日、四日，傳脾胃肌肉之分。四日、五日，傳肝筋之分。五日、六日，傳肺皮毛之表而醫。七日、八日，膿厚，漸至於乾而愈，否則必成壅腫。十五時爲一傳，司天以十二支爲一候，金、木、水、火、土應五臟，三陰三陽應六腑。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原痘》

萬菊軒曰：上古之時，未聞痘瘡之證。《素》、《難》之文鮮有及者。豈其人淳龐樸野，積精全神，虛邪苛毒，莫之能害歟！或云：自建武擊虜，遂染其毒，流布中國，謂之虜瘡。或曰聖瘡，言其變化莫測也。或曰天瘡，言爲天行疫癘也。或曰百歲瘡，言人自少至老，必作一番也。或曰豌豆瘡，言其形之相似也。故患此者，如蛇蛻皮，如龍蛻骨，死生存於呼吸之間，夫上古所無而季世有之，抑時世異耶！抑人將失之耶！余思其繇，天地之氣，春夏生養之紀也，其物熙熙。秋冬殺戮之紀也，其物黟黟。時逮末世，已非泰和之景，不可謂非時世之異。然人習僞，不知持滿御神之道，七損八益之數，務快其心，以散其眞，不可謂非人自失之也。有論穢毒者，有論淫火者，有論時行正病者，靡有定論。將謂穢毒淫火耶，則一歲之中，大而郡縣，小而村落，病者相似，而死相繼，未必人人若此之甚也。將謂時行正病耶，何以自少至老，但作一次，厥後再無傳染也。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精血之毒，已畜於陽施陰化之始，固不待誕生之頃，嚥其血而後有是毒也。況男子惜其氣以養其精，女子調其氣以養其血，苟失所養，即貽他日之患。子之受於父母者雖殊，其爲毒則一也。豈有男子淫火起於氣，爲陽毒而易治，女子淫火起於血，爲陰毒而難治之理耶。至於天行正病，亦有其時，但觀夫年之所加，及有四時不正之氣，即知有是正病也。然則待時而發者，胎毒也。或速死而危，或徐而持，或暴而死者，氣之微甚所使也。發則其毒泄矣，所以終身但作一度，後有其氣，不復傳染焉。

孫季子朋來曰：淫火即胎毒也，天行即疫癘，致痘之由端，不外是二者。蓋淫火肇於有生之初，伏而不發，必自天行煅煉一番然後泄之，雖百歲不免焉。殆亦有生之後一劫也，設非淫火胎毒，安得一生只發一次哉。矧人之出疹出痘，正如蠶之蛻殼，一眠、二眠、三眠也。若謂純是胎毒，不假天行，何臨作之年，郡縣村鎮，沿鄉接境，莫不皆然，即卵生如鷄、鴨，胎生若豬、犬，且皆不免，又概可見。至於生者死者，實由所感天行之輕重，非干所稟之厚薄也。觀今之童稚，體盛神壯，宜其稟氣之厚，亦多死者，形羸色瘁，豈非所稟之薄，且多生者。迹此驗之，死生輕重乃臨時所感天行之輕重也。爲父母者，愼加保惜，以膺天和，不可純委於命而尤天也。特筆此以告。

或有問曰：兒在胞中，饑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血。萬菊軒以爲必無

此事。驗今之初產之孩，口有穢血，少頃就有黑糞從便而下，是其徵也。安可遽謂必無之耶！孫季子朋來對曰：以物理格之，似無此事也。兒之胞胎在腹，猶瓜果然，瓜果賴藤樹滋灌，汁從蒂入，日漸肥大成熟，兒在胞胎，混混沌沌，懵然無知，焉有饑餓？蓋藉母之湆從胞蒂而灌入臍中，十月充足，胞分而出，口中之穢，間或有之，實分娩時胞中之餘穢惡露也。大便黑糞，如瓜果中之汁水耳，此必有之物。殆平時灌滲積於其中，出懷之後，各自立極，陽升陰降，陽升者，啼聲上出也；陰降者，大便下行也，此必然之勢，亦必然之理也。出懷之後，始有出有入，在腹胞中，安有出入之徑竇者乎？格物者自能辯之，毋致疑也。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痘不宜毒物酵發》 生生子曰：痘本火毒，尤因天行，故發熱之初，看其熱盛，便知毒重，即宜解散，使表裏疏通，俾熱毒有門路出也，全在頭着工夫。胡大卿曰：小熱宜解毒，大熱宜利小便。觀此可見前人愼重之意，不輕易用大寒大毒之劑，動其大便，恐傷冲和，壞脾胃也。緣痘全藉脾胃，尤賴冲和，使能灌漿結靨。所謂冲和者，即胃中坤元之氣，人賴之以養臟腑而灌溉週身者也。近觀西吳治痘，罔用頭着工夫，動輒便以鱖魚、桑蟲、鷄冠血、虺蛇等毒物，謂之酵痘，習俗爲常。不思痘本火毒，毒固宜發，但當先門路未清，小毒蘊成大毒，茲又以毒攻毒，不啻火熾添油，則脾胃冲和若燎毛矣。故毒發之後，痘粒粗大，膿何得滿？或潰而爛，或噦而嘔，或發癰毒，或成外剝，或致泄瀉，種種之禍，變難悉舉。豈知門路疏通，則痘縱不起發，不過補助氣血，而或以大成散佐之，自能行漿灌膿，蓋痘粒小則漿易滿，亦無變證，是曲突徙薪之法也。捨此不爲，而徼彼焦頭爛額之功，殆亦危矣，戒之戒之。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戒用天靈蓋》 生生子曰：醫本仁術。夫仁者，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無見無隱，無處不然。故啓蟄不殺，方長不折，皆所以體天地而愛物存仁也。醫之治痘，逆者不治，險者宜治。前人方法，林林種種，何莫非藥，何物非劑，何適非宜？故乃取人之骸骨而煅煉之，嗟嗟，其忍心亦劇矣乎。不思痘之無膿者，由氣虛而血不充也，補氣以氣，補血以味，合取其氣味之純厚者以補之則得矣。如人乳、紫河車、鹿角膠之類，皆氣純味厚者，庶可以補氣血而資精神。彼遺久死骸，迫氣血竭絕枯朽之物，猶槁木死灰，己且不能延生，而又能資他人乎？此必無之理也。且痘古稱天花，貴清潔而厭腥臭，其不可用一也。膿少由於血虛，喜潤而惡燥，茲犯煅煉枯燥，其不可用二也。況律有禁條，以無可取效之物，而戕人之遺體，犯律之禁，傷天之和，噫，操殺術也，焉得仁。或曰：有用之而痘立發者，何謂也。生生子對曰：余非謂此物不能發，特嘅其發之後，燥毒交扇，烈若燎原，正如燈巵油盡而又益之以燈芯，立見焦枯，良可悼夫。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腎無痘辯》 生生子曰：諸書皆言四臟俱有痘，獨腎無痘，故發熱之初，單顯四臟之證，驗耳之冷，則知腎無痘也。余謂此皆臆度之言，非見道之語也。緣痘稟於有生之初，父母之淫火伏於子之命門，爲天行癘氣感觸而發。觀《銅人圖》，命門穴在兩腎俞之中，與臍相對。秦越人謂兩腎中間動氣者，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臟腑從此而生，故人之所以不得死者，賴此動氣以爲生生不息之根，有是動則生，無是動則呼吸絕而物化矣。夫耳之冷熱，驗痘出之輕重則可，若以耳之冷而遽謂腎之無痘則不可。腎既曰無痘，何前人又有變黑歸腎之說？由其有出，斯有歸也。詳古人用四牙散一方，亦可見矣。蓋牙者骨之餘，腎之標，是亦以腎補腎之意。惟腎之元氣充足，則其痘始能盡出，且又能制伏其火，而使其氣血相依，故化膿結痂而愈也。腎虛則不能化漿而使之盡出結痂，則色變黑，馴至焦枯而告殆矣。故曰歸腎者，猶言痘本出於腎而仍還於腎也。是爲辯。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首尾不可汗下辯》 萬菊軒曰：今之治痘者悉云：首尾不可汗下。聽者和之曰：痘宜溫補，汗下不可也。此亦喜補惡攻之遺弊。殊不知治痘之法，莫要於解毒，或攻或補，務使毒氣得解而已。如其氣血和暢，營衛流通，表裏無邪，其出則盡，其發則透，其收則時，非但不可汗下，雖溫補亦不可用也。設使外感風寒，約束皮膚腠理，痘出不快，此當汗之，令陰陽和，營衛通，而痘易出，毒得解散可也。苟不汗之，則毒無從得出，留伏於內，未免閉門留寇之禍矣。如大熱不退，煩渴轉增，譫妄昏沉，便溺阻塞，此毒留于腸胃之間，與穀氣併，宜急下之，使臟腑疏通，陳莝滌去可也。苟不下之，則藏污畜毒，煎熬於中，寧無養虎遺患之悔乎！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心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審證》 孫季子朋來曰：治痘先須審證。痘固胎

毒，必假天行令氣，或內傷飲食，激而發也。發熱之初，預當明其輕重。蓋熱輕毒輕，熱重毒重也。設熱既重，便宜察其表裏。外感內傷，內傷爲裏。夫痘全藉脾土以爲依歸，脾爲倉廩，五臟皆仰給於脾，外主肌肉，行漿灌膿結痂，皆在肌肉，脾既受傷，則內熱蘊悶，或腹痛嘔惡，急宜消之，重者下之。使裏無壅遏，則熱自退，神自清也。內傷不急治，六七日後，痘既外出，腹中虛矣。內傷之物，因而瀉痢，則不能灌膿而成內陷。外感風邪，即宜清解，若頭項痛，腰脊強，便知爲太陽經表證。若鼻乾不得眠，口渴，便知爲陽明經。太陽以防風、羌活，寒月麻黃、桂枝，陽明升麻、葛根之類。古人云：必使一晝一夜汗出熱退爲佳。蓋腠理疏通則痘易出易壯，遲則熱燒地盤。腠理緻密，熱無從出，出必稠密，或蘊成癮，由解散不清，縱然發出，日後灌漿，必咳嗽聲啞，嗆喉，外剝，可不謹之於始哉？觀乎古人呼爲痘瘡，以其形圓而肖痘也。豆喜土鬆滋潤，則易出易成熟。初出最嫌土燥，成熟尤怕濕淫。燥則難出，濕則潰爛。故治痘亦如之，若熱盛毒重，神昏足冷者，即於前解散內消之中，大加解毒。故曰：六日以前解毒爲主，六日以後補托爲主，過六日則大事已定，救無及矣。是以貴在審證，勿失時也。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總驗部位》《內經》曰：諸瘡皆屬心火，心之華在面。痘瘡之候，但以面部之位占之，思過半矣。痘本火毒，火性上炎，諸陽皆上聚於面，吉凶善惡尤易見也。額屬心火，如印堂以上，髮際以下，橫兩日月角部位，先見紅點，先作漿，先結痂者，此惡候也。蓋心爲君主，毒發於心，故先見於其位，君危則十二官皆危，死迫速矣。左臉屬肝木，右臉屬肺金，如兩臉先見紅點磊落者吉，如相聚作塊，其肉腫硬者死。蓋肝藏魂，肺藏魄，生意既絕，魂魄相離，故不治也。頰屬腎，承漿橫抵兩頤，先見紅點，先發先痂者吉。此位雖屬腎，然三陰三陽之脈皆聚於此，陰陽和故無虞也。鼻雖爲肺竅，而準頭則屬脾土，若準頭先出先痂者凶。蓋四臟皆稟受於脾，毒發於脾，則四臟皆失所資，殆土敗，則四臟皆相隨而敗，故延綿日久而後斃也。腎之竅在耳，又心之用亦在耳，心者，少陰君火也，而少陽相火之脈行乎耳之前後，凡在耳輪前後先見紅點者凶。蓋君相二火互發，燔灼之勢，難以撲滅。惟口唇四圍，先出、先起、先痂者大吉。緣陽明之脈俠口環唇，胃與大腸主之，無物不受，殆猶海也，乃多血多氣之經，故曰大吉也。

驗面：發熱之時面色明瑩者吉，赤若塗胭脂者凶。此邪氣拂鬱於陽明胃與大腸也，陽明經上循於面，熱盛故赤也。宜清涼解毒，稍通利之。面垢慘黯者凶。面垢者，少陽候見也，邪熱拂於少陽，甚則面微壅，宜表裏雙解，蓋少陽從中治也。

驗耳：腎通竅於耳，故耳以候腎也。腎臟屬北方，天一所生之水，受氣之初，先生兩腎，如豆子離泥，兩邊分開之瓣也。痘疹發熱耳獨涼者，瘡疹屬火，外邪不干於腎故也。如耳熱是邪干於腎，毒不發越，則反有歸腎之變。凡觀痘瘡，先看耳後，有紅縷者，蓋少陽三焦之脈，從膻中上出缺盆繫耳後，直上出耳角。紅者，火色也，此瘡疹之火發從少陽，故色先見於其經也。凡痘自耳先出，未及成漿，耳輪先醫者，此漸萌歸腎之勢，多凶。

驗目：目者，心之使也，神所寓焉。發熱之初，觀其兩目神倦不欲開者，痘也。目中汪汪若水者，疹也。諸瘡皆發於心，故候見於目也。目赤者熱甚也，心惡熱，急解之。經云：肝開竅於目。瘡疹發熱，目連瞤者，肝有風也。風入於目，上下左右如風吹，不輕不重，兒不能任，故目連瞤也。目直視者，肝有熱也。熱入於目，牽其筋脈，兩眥俱緊，不能轉盼，故目直也。得心熱則搐者，風火相搏也。痘疹發搐，此其常候，但瀉心肝二經之火，搐止則吉，不止則凶。五臟精華皆上注於目，痘瘡之毒發於五臟，毒之甚者，目必受之，故前人註有護眼之法，良有深意。凡兩眼常出淚者，肝熱也，此時眼中無痘，宜服瀉肝火之藥。蓋眼中之毒，常在收靨不齊之後方有，如痘入目成膚翳者，切不可用點藥，恐損睛破瞳，成廢人矣。痘瘡收後目不開者，肝熱則目澀不敢開，明暗皆然；心熱，見明則合，見暗則開，謂之羞明，此有餘熱在心肝也。如瘡未成膿，腫消目開者。瘡已過期，收靨不齊，目閉不開者。瘡壞欲變，目上竄者，心絕也。直視不轉者，腎絕也。非泣而淚自出者，肝絕也。微瞑者，氣脫也。血貫瞳子者，火盛水竭。皆死候也。

驗鼻：鼻爲肺之竅，痘疹發熱之初，噴嚏者，火邪上干於肺，外應於鼻，而癢則嚏。鼻乾黑燥者，火刑於金，金體本燥，得火反甚，急宜清金瀉火，以解其毒。鼻衄者，血得熱而妄行，故衄出於鼻，急以涼血瀉火，以解其毒。鼻流清涕者，疹也。疹發於心，心肺相連，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爲水也。痘出之後鼻塞不通者，熱也。痘已成漿收靨之時，鼻塞不得息者，此鼻內有瘡，膿涕粘結，可用金銀小簪子以通之。如痘未成漿，鼻端先乾者凶。《內經》曰：臟眞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邪火刑肺，肺敗不能輸精於皮毛，故皮毛焦

枯，先見於鼻，營衛不行，陰陽不續，以漸遍身皆乾枯而死矣。凡瘡變壞，鼻中出血者，鼻孔開張，喘急者，肺絕之候，皆死證也。

驗唇口：脾之竅開於口，其華在唇四白，發熱之初，口中和，唇色紅潤者吉。如口燥唇裂，其毒必甚，急解之。痘出稠密，唇口痘子相粘，諸痘未發，此處先已戴漿；諸痘未收，此處先已焦黑者凶。面痘腫灌唇上，痘裂成塊乾濺者重。如痘出太密，口中氣臭者，臟腑敗壞，故臭出於口也。痘欲變壞，唇上縮者，脾絕也，唇下自呷者，魚口也。口中涎如膠粘者，脾津竭也。皆不可治。

驗手足：四肢者，諸陽之本。痘出欲疏，其發欲透，其醫欲齊。如應出不出，應發不發，應收不收，此脾胃氣虛，不能旁達四肢也。發熱手尋衣領亂捻物者，肝熱也。手掐眉目鼻口者，肺熱也。手足搐搦者，心肝風火相搏也。各隨其臟而瀉之。足涼者，此常候也。足冷，手亦冷者，脾臟虛也。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能至也。脾虛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冷耳，宜溫之。痘已出，手足多水泡者，此肝勝脾衰，爲鬼賊，宜急治之，不久便生癢塌也。如遍身皆發，手足不透，是空殼者，此脾胃虛弱，津液耗竭，營衛凝澀，故其毒亦鬱而不發也，不能食者死，能食者必發癰疽。痘勢太甚，手足冷者不治。痘未成漿，手足皮脫者必死。痘已正醫，惟足不收者，足爲純陰，無陽相濟，所以收遲。如痘始成漿，他處未收，手足心先醫者，其後必生怪疾也。痘醫之後，手足關節腫痛者，必發癰也。痘癢，手足搔亂者凶。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夾斑》 斑者血之餘，有色點而無頭粒，隨出隨沒者也。丹則成片，赤如雲頭而突，皆血太過而氣不及，營衛失護，致血任三焦浮遊之火，散慢於皮膚之間耳。宜以輕劑散其火邪，兼活血解毒之藥治之。並用玄參升麻湯加石膏、黃芩、荊芥、芍藥、芎、歸，或升麻湯加紫草、蟬蛻，多磨犀角汁化下烏金丸。又或結痂之後而發者，餘熱煎熬肉分，其斑必爛，宜解毒湯加歸、芍、黃芩、石膏，甚則大連翹飲，爛處以生肌散敷之，無不瘳矣。至若青黑紫斑，乃毒氣不能發泄之故，死生一反掌間耳，急與四順清涼飲利之。其斑既退，即以四君子湯加黃芪、薑、棗，煎服。如不止，再用肉果，須要預煎候之，俟斑退血附即服，庶可免其內陷也。大抵斑在發熱放標起脹時，多用表散。灌膿收靨時，多用解利。遍身通紅者治同。

發斑有二：陽毒發斑者，壯熱渴燥，兩目如火，脈洪有力，其色紅赤者胃熱也，紫黑者胃爛也。一則下之早，故熱乘虛入胃，一則下之晚，故胃熱不得泄，皆內外挾熱而發斑也。當服玄參升麻、白虎等湯。陰證發斑者，身無大熱，手足指甲俱青，脈沉細而急，其色微紅或暗晦，此無根失守之火聚於胃，薰於肺，傳於皮膚而爲斑也。若妄以涼劑則誤矣，當與升麻鱉甲湯，調中溫胃而斑自退。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夾疹》 痘毒出於陰，疹毒出於陽。陰主血，故痘有形而灌膿結痂；陽主氣，故疹有色，而不膿痂。此皆有生初之淫火，伏於命門之間，本非尋常，並發者，惟痘出之時，或天行所激，觸動其毒，故並出耳，此亦不順之證也，故急宜清散，先服升麻葛根湯，如不解則犀角地黃湯，內既清涼，則疹亦隨之而解矣。

錢氏云：痘疹只出一樣者善。凡痘已見形，其間碎密若瘡子者，此夾疹也。由火毒薰灼於中，故使疹挾出於外也。急宜解毒，使疹消散，痘得單成可也，宜荊防解毒湯主之。若服後而疹不退者，凶之兆也。夾斑治同。膚疹者，熱毒之氣發越而然也。暴出之時，點如麻狀，但色鮮赤成片耳。用敗毒散，毒當隨散，越數日而痘出，痘反稀疏。

劉宗厚云：癮疹多屬脾，隱隱然在皮膚間而名之也。發則多癢，或麻木不仁者，是兼痰兼濕之殊也。色紅者兼火化也，用解毒防風湯。若內傷外感而發者，用調中湯。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內潰》 《心鑑》曰：內潰者胃爛也，蓋因風寒所中，腠理固密，陰陽二分，壅塞不通，其毒內攻，而臟腑之間毒火炮熾，則潰而成膿，口舌皆白，是其驗也。識者於痘未出之時，或有風寒阻膈，氣粗熱甚，身必戰動，肚腹急痛，謹防此患。以敗毒散，或升麻葛根湯逐散寒邪，開泄腠理，縱毒外出，必無是證。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癢塌》 痘瘡癢塌，今人總歸之氣血虛寒，殊不知亦有氣盛血熱而然者，須從形色及他證辨之。如痘色淡白，精神虛怯，小便利，大便頻，至夜癢甚者，此脾氣弱而氣血均虛也。參芪內托散，及四君子湯加黃芪、肉果、官桂、白芷、蟬蛻主之，甚則陳氏木香散佐之。如瘡色紅紫，煩躁，大小便不利，渴欲飲湯水，甚至抓破血流者，此氣虛血熱毒盛，血行氣分，血味鹹，醃蟹皮肉而癢也。四物湯加參、芪、連翹、蟬蛻、白芷、甘草，及三味消毒飲加紫草、連翹主之。血流者，敗草散，蕎麥麵，炒黃土摻之。又遍身癢

甚抓破者，不問前後，皆服蟬花散，外以乳香或敗荷葉、茵陳燒烟薰之。若穢氣衝觸作癢抓破者，宜服內托散，外以辟穢散薰之。然發癢，精神清爽，自知其悞，欲人拊摸者吉。若悶亂不寧者，搖頭扭項，手足舞亂，言不聽，禁不止者，凶也。

《群玉》曰：痘疹發癢，如能食而大便堅結者，此邪氣內實，正氣外虛也，加味四聖解毒湯治之。外用升麻、蒼朮、麻黃、槐柳、桑皮煎熱拭之。如泄瀉者，此正氣內虛，邪氣外實，調元托裏治之。外用山茵陳、白艾二味爲末，燃火薰之。如用上二法而癢即止者吉，癢不止而反甚者，凶也。

《心書》曰：痘瘡作癢者，火邪傳於肌膚之間，不能即出，或血方流行而爲風寒外束，故鬱滯而作癢。與傷寒汗不出而作癢相同。法以荊芥穗束之以紙，而刺癢痘之項，以散鬱邪，其癢即止，驗之如神。內服消風火化毒湯以解之。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驗動靜》 凡痘以靜爲貴，內有不和則動，凡靜屬陰而動屬陽。痘之爲證，陰陽俱病，但息欲其勻，語欲其少，寐欲其安，寤欲其寧，觸其瘡則吟，拂其欲則鳴，飲食二便如時，此平人之候，是謂靜而吉也。如呻者身有苦也，自語者神不清也，喘粗者內熱也，腸鳴者泄也，坐卧不寧者心煩也，啼叫不止者痛也，搖頭者風也，指欲搔者癢也，嘔物難者咽痛也，咬牙者心肝熱也。若悶亂躁擾，譫妄昏眩，如見鬼狀，搖頭扭項，手舞足擲，目睛上視，寒戰咬牙，語言不出，皆爲死候。如病向靜，忽然擾動者異也，須細察之。痘色變而無他候者，戾氣觸之也。痘色不變，又無他證，此必有因，但俟自定。其有目瞑息微，四肢僵直，口噤，痘壞，昏睡不省者，此眞氣將脫，魂魄欲離之兆，又不可作靜看也。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發熱有數種》 生生子曰：凡痘疹發熱，與傷寒、傷風、傷食、驚風等相似，先當辨明。傷寒之熱手足梢微冷，無汗惡寒，面色青慘不舒，左額有青紋。傷風熱手足梢微溫，自汗，惡風，面赤而光。二者皆太陽證，俱頭項痛腰脊強。傷食熱目胞腫，右額有青紋，身熱而額腹最甚，夜熱晝涼，面色黃，或吐利腹痛。驚風熱面色青紅，額正中有青紋，手心有汗，時發驚悸。痘子之熱必顯四臟之證，耳鼽冷，中指冷，尻冷，面燥腮赤，呵欠頓悶，乍涼乍熱，多睡咳嗽，噴嚏，驚悸，吐利。夫發熱者，瘡疹常候也。但熱微毒微，熱甚毒甚。微者勿藥，甚者必宜及早清解。原痘無逆險，只在發熱之初，調治之早，觀其熱重神昏，即以清解之劑投之。或發表，或攻裏，法在不避。必使一晝一夜表裏通和，熱退爲佳，蓋毒解則熱始退，熱退痘出自然稀疏明朗。若不早爲疏通表裏，則毒無出路，雖小毒釀成大毒，迨及出齊則順、逆、險已定，順者幸而無虞，逆者無所措手矣。古無順、逆、險之名稱，順、逆、險者，自魏桂岩始也。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血熱痘證禁忌》 血熱痘證，熱毒彌盛，然毒氣無所分消，只宜重用升提發散，使毒得以達表而從外解。引以滲泄，使熱得以潤下而從內消。佐以清涼，消毒，行血，涼血之劑，則痘雖稠密，亦能消散，而易出，易化漿也。所謂輕其表而涼其內。十神解毒湯，蓋得安表、和中、解毒三法盡善，誠痘科之神方也。丹溪曰：熱者清之，實者平之。此其方之謂歟！是故發熱至見點之後，三日以前，毒氣未盡達表，內外彌盛，血熱之證悉具，辨證不差，並只以本方處治之。切不得用參、芪、白朮、茯苓補氣之藥，於熱證未漿之前，如誤而用之，是謂實其實，腹脹氣喘，狂亂譫語，咽喉腫痛，口舌生瘡，變證百出，所謂邪得補而愈盛也。嘔吐泄瀉慎不得用半夏、丁、桂、乾薑、木香、藿香、訶子、肉果。如誤而用之，則是以熱助熱，氣得熱而愈亢也，燥證必至，咽疼，狂亂，失血，便秘，無所不至矣。至於龍骨、枯礬澀滯之物，且能使氣道阻塞，是欲其出而反閉其門也，腹脹之患生，而喘急之勢至矣，尤宜戒之。及至血包已成，氣血定位，頭頂白光，勢將行漿，又宜易方，另行別議。

《赤水玄珠・痘疹心印・婦女痘》 童女出痘與童男相同，無以議也。但天癸通者，則治法不能不異。且夫發熱之初，適遇經水如期而至，則熱隨血解，痘出亦輕，不須服藥。若過三、四日而熱不止，痘不出者，此熱入血室，血必妄行，爲內動中虛之患，宜涼血地黃湯加人參治之。

一、非經行之期，於發熱之際而經忽至者，此毒火內熾，逼血妄行之故，必痘多而毒盛。急用涼血解毒湯倍加連翹、牛蒡，使熱得清，毒得解，痘得出，經得止，始無他變。遲則內虛，痘必陷矣。柳花散佳。

一、正當起發灌漿之時，適遇經行，過三日不止，痘應起發而不起發，應灌漿而不灌漿，頂平形塌，或灰白，或黑陷，此爲經血去多，陰血虧耗，必爲陷伏壞證矣。急以八物湯去地黃，加黃芪、木香、熟附子以調元氣。或葫荽酒噴之，使痘起發灌漿，或出增痘者爲吉。若寒戰咬牙，喘急腫滿，手足厥冷

者，爲內脫不治之證矣。

一、起發灌漿之時，經水適來，忽口瘖而不能言者，乃血入少陰，不能上榮於口也。宜先以當歸養心湯主之，俟其能言，後以大補湯治之，或豬心血調服亦可。

一、經水不斷之時，適逢出痘，身發壯熱，神思昏沉，言語狂妄如見鬼神，尋衣撮空。此行經之後，血室空虛，天行邪熱乘虛而入，犯於衝脈。蓋肝藏血，開竅於目，神思昏者，魂亂也；目妄見者，視亂也；妄言者，肝移熱於心也。宜瀉肝散，或小柴胡湯加生地、丹皮。

一、正直崩漏不止，氣血俱虛之後，適逢出痘，此必不能勝任，宜大補其氣血，以十全大補湯，八物湯加木香、黃芪、官桂主之。使裏氣充足，毒無留停，更能飲食，則可保全，否則倒塌不治矣。

一、向來經閉不通，血海乾涸，適逢出痘，毒氣拂鬱於衝任之間，二陽之併發，其熱必甚。若攻擊之，則血妄行不止，痘亦不出，爲喘急，爲腫脹，爲陷伏矣。須調其心脾，使毒得發泄，庶可以保其生，以歸脾湯、逍遙散治之。脾和食進，然亦方可收功。

一、痘瘡起發至泡漿數日，最宜表裏無病，飲食如常。若當此時忽然行經者，人但知厭穢以觸正痘，殊不知乃本身之血，不爲之厭，但恐血去裏虛，防生陷伏之變。急宜救裏解毒大補湯主之。

一、妊婦最忌出痘，蓋熱能動胎，胎落則血氣衰敗，痘必不能起發灌漿，命其危矣，故孕婦出痘深爲可慮。蓋痘之用藥，多主溫補，如半夏、肉桂之類，皆妊婦所忌，而烏、附又非痘家所宜。凡遇此證者，不問輕重，悉以清熱安胎爲主，不可觸動其胎，宜安胎散加黃芩、芍藥主之。血動者，四物湯加芩、連治之。及單胎散佐之。身熱足冷腹脹者，八物湯加木香。脾氣虛不進飲食，毒發不出者，四君子湯加木香、糯米、紫草。胎動不安者，安胎散加砂仁。痘出稠密者，參芪內托散加紫草、芍藥、當歸。單身熱有外邪無內證者，參蘇飲加木香。更以如聖散爲主，隨證加減，如初發熱加升麻、葛根、連翹，痘出太甚加酒炒黃芩、大力子、山楂、連翹，不起發加大力子、白芍藥、口渴加麥冬、知母、天花粉，痰多加半夏。所謂可攻而攻，似乎無攻。故雖有胎，不忌半夏也。

一、痘正在起發灌漿之時，忽遇坐草分娩之期，此氣血俱虛之候，宜大補湯加熟附子主之，以補氣血，固表裏。若產後小腹急痛者，此血未盡也，黑神散略與行之，不必拘泥。若寒戰咬牙，腹脹，作渴，足冷，身熱者，此脾胃內虛，外作假熱也。大補湯加熟附一、二劑，更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當歸、陳皮、木香，多服。止者吉，不止者凶。

一、疹後十日或半月之間，適逢出痘，此無胎孕繫累，只以大補氣血爲主，以大補湯或八物湯去芍藥，痘出多加連翹、大力子，大便自利者加肉豆蔻。只照常一體用藥施治，不必妄爲而多疑之，反致誤事。

一、《痘疹要訣》曰：妊婦出痘，收斂之時胎落者，多無事，若發熱初出之時胎落者，猶或可救。若時當起脹灌膿，而有犯此者，多死。蓋血氣衰敗，無以逐其毒也。

一、痘已出未出，不起不發，隱在皮膚，並治麻證斑證，用梅花一兩、桃仁二錢、絲瓜五錢、辰砂二錢、甘草二錢，爲末，每服五分，參蘇湯下。

一、痘不問前後，凡黑陷，咬牙寒戰，用梅花六錢，穿山甲一兩，仙靈脾五錢，麝香一錢，爲末，每服三五分。咬牙寒戰，加人牙二三釐，內托散送下。

《古今醫鑑·痘疹》 夫痘疹之原，乃胎毒所致。嬰兒在胎之時，必資胎養以長其形焉。緣母失於節愼，縱慾恣餐，感其穢毒之氣，藏於臟腑之中，近自孩提，遠至童年，若值寒暄不常之候，痘疹由是而發，因其所受淺深而爲稀稠焉。大抵初娩之時，孩兒口內亦有餘穢之毒，急用綿裹指頭，拭去口中污汁，免嚥入腹；事倘不及，宜以拭穢等法，幷預解胎毒諸方，擇便用之，亦能免痘疹諸證，眞良法也！然痘疹雖是素稟胎毒，未必不由諸病相傳而成。其始發之時，有因傷寒傷風而得者，有因時氣傳染而得者，有因傷食發熱，有因跌撲驚恐蓄血而得者。或爲目擩口噤驚搐如風之證，或口舌咽喉肚腹疼痛，或煩躁狂悶昏睡譫語，或自汗，或下利，或發熱，或不發熱。證候多端，卒未易辨，必須以耳冷、尻冷、足冷驗之。蓋瘡疹屬陽，腎臟無證，耳與尻足俱屬於腎，故腎之部獨冷。然疑似之間，或中或否，不若視其耳後有紅脈赤縷爲眞，於此可以稽驗矣。治療之法，痘疹未出之先，預解胎毒；發熱未出之際，急須微汗；已出未收之時，當用溫和之劑。又曰：始出之前，宜開和解之門；既出之後，當塞走泄之路。痂落已後，清涼漸進；毒已盡去，補益爲宜。大凡初起未見紅點，證與傷寒相類，發熱煩躁，臉赤唇紅，身熱頭疼，乍寒乍熱，噴嚏呵欠，喘嗽痰涎等證，身熱未明，疑似之間，急須表汗發散，可服升麻

葛根湯、參蘇飲之類。其或氣實，煩躁熱熾，大便閉結，則與犀角地黃湯、敗毒散之類；或多服紫草飲，亦能利之。如小便赤澁者，分利小便，宜以四苓散、導赤散之類，則熱氣有所滲而出。凡熱不可驟遏，但輕解之，若無熱，則瘡又不起發也。蓋發熱之初，紅點未見之前，非微汗則表不解，乃痘瘡未出，表熱壅實之時也；非微下則裏不解，在紅點未見，裏熱壅盛之際也。若正出未收之時，妄汗則成斑爛，妄下則成陷伏。痘瘡一發，出於心肝脾肺四臟，而腎無留邪者，爲吉。若初發便作腰痛，見點則紫黑色者多死，乃毒氣留於腎間而不發越故耳。何者？瘡隨五臟，有證未發則五臟之證悉具，已發則歸於一臟受毒多者見之。故肝臟發爲水泡，色青而小；肺臟發爲膿泡，色白而大；心臟發爲斑，色赤血泡；脾臟發爲疹，色黃小斑瘡；惟歸腎則變黑青紫乾陷。故瘡疹屬陽，本無腎證，腎在下，不受穢氣。陽取火也，陰取水也，以火爲水所制，豈不殆哉！太抵痘瘡之法多歸重於脾肺二經，蓋脾主肌肉而肺主皮毛，故遍身爲之斑爛也。其爲證也，宜發起，不宜鬱滯；宜紅活凸綻，不宜紫黑陷伏。瘡出之後，醫者當察色詳證，以辨表裏虛實用藥。其吐瀉不能食爲裏虛，灰白色陷頂多汗爲表虛，紅活凸綻爲表實。又諸痛爲實，諸癢爲虛。外快內痛爲內實外虛，外痛內快爲內虛外實。內實而補，則結壅毒；表實而復用實表之藥，則潰爛而不結痂矣。如表虛者瘡易出而難醫，表實者瘡難出而易收。裏實則出快而輕，裏虛則發遲而重。表實裏虛，則陷伏倒靨；裏實表虛，則發慢收遲。調養之法，切不可妄用硝、黃、巴豆大寒大熱之藥。蓋解表不致於冷，調養不致於熱。小兒難任非常之熱，亦不堪非常之冷，稍有偏焉，病從此生。故熱藥之助熱者，以火濟火，而熱勢太盛，榮衛壅遏，輕爲咽喉目疾，吐衄癰瘡，重則熱極生風，斑爛不出；冷藥之乘寒者，以水滋水，使脾胃虛寒，氣血凝滯，輕爲吐利腹脹，重則陷伏倒靨。又宜謹避風寒，嚴戒房事，禁止雜人月婦，清除穢氣觸忤，調節乳食，勿使過飽失饑，忌餐冷熱，毋使傷脾損胃。大法活血調氣，安表和中，輕清消毒溫涼之劑，二者得兼而已。又曰：首尾宜以保元湯增損爲主治焉。醫斯疾者，當看時令寒熱，審兒之虛實，辨痘之榮枯，參考各門方法，庶無執泥之弊。故曰虛者益之，實者損之，冷者溫之，熱者清之，是爲隨機應變。若膠柱鼓瑟，則何足以妙圓神不滯之機乎。

《古今醫鑑・痘疹・預解胎毒免痘》　痘疹乃胎毒所致，人生無不患者。若欲免之，亦有法也。故《千金方》以小兒初生，啼聲未發，急用綿裹指頭拭去口中污汁，免嚥入腹，免生痘疹，固是良法。然倉卒之際，或有不及如法者，古人有甘草、朱砂等法用之殊佳。如或又有不及於此者，宜以延生第一等方擇便用之，可免痘疹或出亦稀少也。詳考《幼幼全書》，云：凡值天時不正，鄉鄰痘疹盛發，宜服後禁方則可免，永不出痘疹矣。

《古今醫鑑・痘疹・發熱三朝證治》　凡發熱之初，急宜表汗，使臟腑胎毒及外感不正之氣，盡從汗散，則痘出稀少。然表藥必在紅點未見之前也。如發熱壯盛者，痘出必重，急煎加味敗毒散調三酥餅，熱服表之，須令遍身出臭汗，則毒氣表散，痘出必稀。若得眞犀角磨汁和入尤妙。如無三酥餅，煎敗毒散調辰砂末表之，更研辰砂末調塗眼四圍，或黃柏膏之類，可免眼目之患。

凡發熱之初，證類傷寒，疑似之間，或耳尻冷，呵欠欬嗽面赤，必是出痘之候，宜服升麻乾葛湯加山楂、大力子，其瘡必出稀少而易愈。

凡發熱之初，增寒壯熱，鼻流清涕，欬嗽痰涎，此因傷風傷寒而得，以參蘇飲或調紫草膏表之。

凡發熱發狂，譫語煩渴者，急煎敗毒散調辰砂末解之。

凡發熱之初，或作腹痛及膨脹者，由毒氣與外邪相搏，欲出不得出也，用參蘇飲去參、苓，加砂仁、陳皮表之。

凡熱盛吐衄，面黃糞黑，瘀血相續，及一切失血之證，並宜犀角地黃湯。

凡熱盛發驚搐爲吉候，用紅綫散調辰砂六一散表之；痰涎壅盛，不省人事者，薄荷湯化下抱龍丸。

凡發熱欲出痘作腰痛者，急服神解湯，出汗，腰痛止爲度；不止，再進一服，免出腎經之痘。

凡因積冷腹痛，或胃寒泄瀉嘔吐者，用理中湯加砂仁、陳皮、香附，溫而出之。

熱毒本盛者，表藥出汗，熱退爲佳。其有一切雜證，皆由毒氣欲出不能故也，但宜表散，使毒氣得泄，則諸證自退，痘亦稀矣。此治初熱預防要法。

《古今醫鑑・痘疹・發熱三朝決生死》　一發熱時，用紅紙條蘸麻油，點照心頭皮肉，裏若有一塊紅者，或遍身有成塊紅者，八九日後決死，勿治。

一發熱時，身無大熱，腹痛腰不痛，過三日後才生紅點，堅硬礙手者，勿藥有喜，所謂吉證。

一發熱時，渾身溫暖，不時發驚者，痘在心經而出也，乃爲吉兆。

一發熱時，一日遍身即生紅點，稠密如蠶種樣，摸過不礙手者，決死。

一發熱時，頭面上有一片色如臙脂者，八九日以後決死。

一發熱時，腹中大痛，腰如被杖，及至出痘乾燥，而前痛猶不止者，決死。

《古今醫鑑·痘疹·出痘三朝證治》 凡三日痘漸出齊，然毒氣尚在內，忌用大寒大熱之劑。寒藥滯毒不散難出，熱藥愈熾火邪。故熱毒盛者便當解毒，毒解之後，略與溫補，否則反變虛寒之證矣。虛寒甚者，先當溫補，補後略與解毒，否則反生熱毒之證矣。善治者，調適中和而已。

夫發熱一日即出痘者大重，二日即出者亦重。微微發熱，三日後乃出痘者爲輕，四五日身涼乃見痘者尤輕。自出痘一日至二三日方齊，大小不等，紅潤圓頂，光澤明淨如珠者吉，不須服藥。若有他證，照後所論加減調治。

凡小兒發熱一日，遍身紅點如蚊蚤咬者，決非痘瘡，乃熱毒爲風寒所遏，不能發越故也，宜照發熱門內，煎敗毒散熱服表之，汗後身涼，紅點自退。再越二日，出痘反稀矣。

凡發熱一日，遍身出痘，稠密如蠶種，根雖紅潤，然頂白平軟，不礙指，中有清水者，此由熱毒熏蒸皮膚而生痱瘡，亦名疹子，俗曰麻子。其始發熱，亦類傷寒之狀，但麻證始終可表，宜照發熱門內，煎敗毒散表之；表退肌膚之熱，則麻子自沒矣。夫發熱門內云，既見紅點，切戒再表者，謂痘瘡也。此復云表退者，謂麻疹痱瘡，非正痘也，宜愼辨之！然痘瘡初出，與麻疹痱瘡略相似，若根窠紅頂圓突，堅實礙手者痘也；若根或不紅頂虛軟，略有清水，摸過不礙指者，麻疹痱瘡也。疑似之間，可不辨明而用藥得無誤乎。

凡發熱一日，即見紅點，根紅頂圓，堅實礙指者，正痘瘡也。此由毒氣太盛，故出速，宜敗毒散或化毒湯加紫草、紅花、蟬蛻之類，涼血解毒可也。若一日出齊，稠密紅赤成片，此毒氣太過，不久紫黑發斑而死。

凡壯熱驚搐，煩渴譫語，如見鬼神者，宜辰砂六一散；痰盛者，宜抱龍丸。

凡痘出不快者，加味四聖散、紫草飲、絲瓜湯之類。

凡痘出灰白不紅綻，或灰黑陷頂，表寒而虛，二便清，身涼口氣冷，不渴不食，食不化，裏寒而虛，此表裏虛寒也。急宜溫脾胃補血氣，以助貫膿收靨，保元湯加白朮、川芎、當歸、木香之類。蓋脾土一溫，則胃氣隨暢而無內虛陷伏之憂，氣血既盛，則送毒得出，無癢塌之患。苟失此不治，必不能貫膿收靨，過十二日後發癢抓破而死矣。若溫補之後，痘肥滿紅潤，能食，二便如常，此表裏皆平矣，再勿溫補，恐變熱毒。若痘紅紫，又當解毒以調血氣，否則變成黑陷。譬猶傷寒變證不常，非如雜病可徑直而取效也。

凡痘色紅紫，根窠成片，近黑，黑如烏羽色潤者爲血活，尚可醫；若黑如炭者，血死，不可治。凡看色倣此推之。焦陷表熱而實，大便閉結，小便赤濇，身熱口氣熱，口乾引飲，裏熱而實，此表裏皆熱盛也，急宜涼血解毒祛出，化毒湯加紅花、黃芩、地骨皮，或紫草湯調四聖散。蓋涼血不致紅紫，解毒則免黑陷。失此不治，過六日後毒盛不能盡出，反攻臟腑，變黑歸腎死矣，悔何及哉！若解毒之後，痘頂不紅，根窠紅潤，小便清利，大便如常，能食不渴，此表裏皆清矣，再勿解毒。若色轉白，證變虛寒，又當溫補氣血以助貫膿收靨，否則反成癢塌。猶傷寒過服涼藥，陽證變陰，又當服保元湯加乾薑、白朮之類，不可拘泥。

凡痘瘡初出之際，須看胸前，若稠密，急煎消毒飲加山楂、黃芩酒洗、紫草，減食加人參。

凡痘色淡白，頂不堅實，不礙指者，氣虛也；根窠不紅，或略紅，手摸過處轉白者，血虛也。便當大補氣血，以保元湯加川芎、當歸。

凡痘熱盛，發紅斑如錦紋在皮肉者，化毒湯加紅花、黃芩、升麻；喉痛，加黑參、磨犀角和服。此傷寒陽毒發斑，用黑參升麻湯加減之法。若見黑斑，不終日而死矣。

凡出痘時，或有紅丹如雲頭突起者，敗毒散加紫草、紅花、黃芩解之。

凡出痘後，或發麻疹稠密如蠶種者，化毒湯加柴胡、紅花解之。若色好，不可過用涼藥傷脾，以致陷伏。

凡出痘時或泄瀉，大便黃，小便赤，口氣熱，如渴，此爲熱瀉，宜去桂五苓散加木通、車前、燈草。如溏泄清利，口氣冷，不渴，此爲寒瀉，宜五苓散加肉豆蔻，甚者保元湯加白朮、乾薑。

凡痘正出，或因吐瀉陷伏，宜胃苓湯；寒甚吐瀉不止，宜理中湯加丁香、肉豆蔻、附子。

凡因食積生冷，膨脹疼痛者，平胃散加山楂、麥芽、香附、砂仁之類。

凡痘瘡初發時，自汗不妨，蓋濕熱熏蒸故也。甚者保元湯實表，以防其

難醫也。

凡痘出紅赤焮，摸過皮軟不礙指者，此賊痘也。過三日變成水泡，甚至紫黑泡，此危證也，急少下保元湯，大加紫草、蟬蛻、紅花解之；或煎燈草木通湯調六一散，利出心經蘊熱而紅自退；如已成水泡，則保元湯中倍加四苓散利之，此千金秘法也。不然，則遍身抓破赤爛而死。愚見賊痘是諸痘未漿，而此痘先已成熟者，亦是賊痘也，又名假虛泛發。又太陽、脈門、喉、掩心等處三日見者，六日死，四日見者，七日亡，五六日見者，十一二日必死也。

凡痘一出即變黑者，乃腎證也，此爲惡候。如有起興，少用保元湯大下紫草、紅花服下，外用四聖散點之。然早能涼血解毒，必無此患。亦多因脾胃衰弱，土不能制水故也。經曰：紅變白，白變黃者生；紅變紫，紫變黑者死。

自出痘三日內毒氣半於表裏，此時妄汗則成斑爛，妄下則成陷伏；峻寒之藥傷胃，峻熱之藥助火；虛寒不補則陷伏癢塌，盛熱不解則變黑歸腎，然則醫者可不審乎？

《古今醫鑑·痘疹·出痘三朝決生死》 出痘之時，須面稀少，胸前、背上皆無，根窠紅潤，頂突礙手，如水珠光澤者，上吉也，不須用藥而愈。

出痘之時，腰腹疼痛不止，口氣大臭，其自出紫黑色黯者決死。

出痘之時，色白皮薄而光，根全無紅色，或根帶一點紅，三五粒如菉豆樣，此證決不能貫膿，久後成泡，清水擦破即死。不可因其好者而妄與下藥。

出痘之時，全不起頂，如湯泡及燈草火灰者，十日後決主癢塌而死。

出痘之時，口鼻及耳癢，紅血不散者決死。

出痘之時，起紅斑如紋者，六七日後決死。

出痘之時，起黑斑如痣狀，肌肉有成塊黑者，即死。

痘出雖稀，根窠全白，無血色，三四日便起脹痘大，按之虛軟，此名賊痘。血氣太虛，至貫膿時變成水泡，大若葡萄，內是清水，無膿皮薄，白如紙，擦破即死。好痘相間可治。

凡痘初出，每三五點相連者必密，單見形者稀，有小紅點先見，名血痘，不起不退者不治。

凡痘出後見紅點，太陽、脈門、胸心、喉咽無者可治。

若太陽、兩頰、胸心如蠶種者，不治。

乾濇如尲尬者不治。

舌縮者不治。

初出即虛泛不治。

燈照，恍惚見黑蔭者，不治。

見赤點如菉豆大，於兩腋小腹數點者，不治。

一二日，初出，圓暈成形，乾紅少潤，毒雖犯上，其氣血未離，可治，以俟其氣血交會也。然毒尚淺，急以保元湯加官桂，兼活血勻氣之劑；如毒若盛，兼解毒之藥。活血，加當歸五分，白芍一錢；勻氣，加陳皮五分；解毒，加黑參七分，牛蒡子炒七分，水一盞煎七分，溫服。

二三日，根窠雖圓而頂陷者，血亦難聚，爲氣虛弱，不能領袖其血，以保元湯加川芎、官桂，扶陽抑陰，豈有不痊者哉？四五日根窠雖起，色不光澤，生意猶存，爲氣弱血盛，以保元湯加芍藥、官桂、糯米，助衛制榮，斯爲調燮之妙也。

五六日，氣盈血弱，色昏紅紫，以保元湯加木香、當歸、川芎，助血歸附氣位，以全中和之道也。

五六七日，氣交不旺，血雖歸附，不能成漿，爲氣血少寒，不能收，急投保元湯加官桂、糯米，助其成漿而收濟惠之偉功，斯爲治矣。

七八日，毒雖化漿而不滿，爲血氣有凝，不能大振，以保元湯再加官桂、糯米，發陽助漿，斯可以保全性命矣。

一至此專主貫膿，膿已滿，雖有他證亦不壞事；若痘無膿灰暗，雖無他證亦死。

八九日，漿不冲滿，血附綫紅，氣弱而險也，以保元湯加糯米，以助其氣而駕其血，斯漿成矣。於此可見施治者之妙道也。

十一二日，氣血冲滿，血盡漿足，濕潤不斂者，內虛也，以保元湯，血亦有力，加白朮、茯苓助其收斂而結痂也。

十三四日，毒雖盡解，漿老結痂之際，或有雜證相仍，以保元湯隨證加減，不可峻用寒涼大熱之劑，恐致內損之患故也。

十四五六日，痂落，潮熱唇紅，口渴不食，以使君子湯加陳皮、山楂、黃連；如渴甚，以參苓白朮散；如熱不解，以大連翹飲去黃芩主之。證去之後，多有內損，或餘毒未解，此則尤爲難也。

凡痘瘡發渴者，爲氣弱而津液枯竭也，以保元湯加麥門冬、五味子即止；如不止，以參苓白朮散一二劑即止。

凡痘瘡不起發，膿漿不厚，以保元湯加川芎五分，丁香四分，夏月二分。糯米二百粒煎熟，加好酒、人乳各半盞同服。

若頭額不起脹，加川芎六分爲引；若面部不起脹，加桔梗四分爲引；若腰膝不起脹，加牛膝四分爲引；若兩手不起脹，加桂枝二分爲引。

《古今醫鑑·痘疹·起脹三朝證治》 夫出痘歷此四日，當漸起脹，先出者先起，後出者後起，至五六日毒氣盡出已定。若根窠紅活肥滿，光澤明淨者，不須服藥；若有他證，照後論治。

凡痘不起脹，灰白頂陷者，氣血不足，虛寒證也，宜服內托散加丁香，或酒調紫草膏。若灰黑陷伏，酒調無價散；或就加酒少許，煎內托散調下無價散最好。

凡紫紅不起脹者，火盛血熱，宜服內托散去官桂加紫草、紅花；熱盛加黃芩。若紫黑陷伏，調獨聖散，即穿山甲。熱極黑陷有痰者，先服抱龍丸降痰，後煎紫草湯調無價散，或少加蟬蛻末。蓋以證屬腎，四牙亦屬腎，故能發腎毒。內有貓牙解毒，故熱證亦宜。如無此，無價散、至寶丹皆治熱毒紫黑焦陷之要藥也，可選而用之。

凡痘起脹時，毒盡在表，須賴裏實則無虞，苟略有瀉則內氣虛脫，毒乘虛反攻而瘡陷伏矣。熱瀉所下黃黑赤色便時，肛門熱痛如火，下者臭滯殊甚，氣強盛而能食，或小便黃赤澹痛，宜四苓散加木香、車前子、赤芍、烏梅煎服。若所下白色，或淡白色，氣怯弱而不能食，或兼小便清滑，此虛瀉也，宜服固眞湯。若泄瀉腹脹，口渴氣促，痘色灰白者，可服木香散送下肉豆蔻丸；腹脹愈作者，酒調人牙散。

凡血氣不足發癢者，輕則保元湯加減；重則內托散去桂，倍白芷、黃芪、人參、當歸、木香。癢塌者，木香散加丁香攻裏，官桂治表，表裏皆實則易愈。

凡癢塌者，皆因血上行氣分，血味本鹹，醃螫皮肉作癢。然氣愈虛而癢愈甚，必氣陷而毒倒塌矣，以保元湯倍黃芪而助表，少加芍藥以制血，其癢即止。

凡起脹時中有痘大而黑者，名曰痘疔，失治則遍身皆變而死。若疔少，根窠紅活者，可治。用銀簪挑破疔口，吮去紫黑惡血，將四聖丹點入瘡內，即變紅活，仍服涼血解毒藥一二帖。若疔多，根血不活，背心前多者，不治。凡有熱壅盛脹滿，便閉，不可通利者，宜蜜皂丸導之。自出痘至此六日，仍前紅紫滿頂者，不治。頭面雖腫，痘不起脹者，不治。

《古今醫鑑·痘疹·起脹三朝決生死》 一、痘三日之後，逐漸起脹，若紅綻頂肥滿光澤者，不必用藥，皆吉證也。

一、痘當起脹之時，根窠全然不起，頭面皮肉紅腫，瓠瓜之狀者，決死。

一、痘當起脹之時，遍身痘頂皆黑，其中有眼如針孔紫黑者，決死。

一、痘當起脹之時，遍身痘陷伏不起者，腹中膨脹，不能飲食，氣促神昏者，決死。如六日內痘尚紅紫滿頂者，即死。

一、痘當起脹之時，腰腹或痛，遍身尚是紫點如蚊蟲咬，全不發換者，決死。

一、痘當起脹之時，黑陷悶亂，神氣昏憒者，決死。

《古今醫鑑·痘疹·貫膿三朝證治》 凡痘七八九日漸貫膿，膿水之盈虧，視血氣之盛衰也，故須調和脾胃，滋補血氣，令易膿易醫。

夫出痘，歷七日當貫膿，八日九日肥滿光澤，蒼蠟色。如果黃熟者，不須服藥。貫膿三日有他證，照後論治。七日前後見五陷者，氣不足也。氣不足不能收血，而毒不能成漿，蓋氣不勝毒故也。以保元湯加川芎、官桂、糯米，溫胃助氣。

七日前後倒陷者，氣血衰也，以保元湯加白朮、茯苓、肉豆蔻，渴以參苓白朮散主之。

七日前見寒戰者，表虛也，咬牙者，肉虛也；七日後見寒戰者，氣虛也，咬牙者，血虛也。氣虛以保元湯加桂以溫陽分，血虛加川芎、當歸以益陰分。

凡痘疹七八日不貫膿，灰白陷頂，寒戰咬牙，腹脹口渴，此非因熱，津液少也，內托散倍加丁、桂、參、芪。腹痛加丁香、乾薑；瀉以木香散下豆蔻丸。

凡痘當貫膿之時，雖若起脹而中空乾燥，並無膿血者死。若略有清水，或根窠起脹，血紅而活，猶有生意者，內托散倍加參、芪、當歸，又將人乳、好酒各半盞，和入溫服，此貫膿之巧法也。

凡貫膿肥滿，庶易結靨。若痘雖脹滿光澤可觀，然摸過軟而皮皺者，雖有膿不甚滿足，後必不能收靨。或痘皆貫膿，中間幾顆不貫者，終變虛寒癢塌之證，宜內托散倍加補血氣排膿之藥。

凡痘陷無膿，雖因服內托藥而暫起，不久又陷者，貫膿不滿故也，宜內托散倍參、芪，當歸、人乳、好酒之類。蓋貫膿既滿，必無陷伏之患矣。

凡困虛發癢，遍身抓破，膿血淋漓，不能坐卧者，宜內托散去桂，倍白芷止癢，當歸和血，木香調氣，氣行血運，其癢自止；外用敗草散敷之，庶免破處感風變證，以致上痰、欬嗽、聲啞。若變遍身抓破，並無膿血，清水皮白，乾如豆殼者死。

凡穢氣衝觸，發癢抓破者，宜內托散照前加減，外用祛穢散焚熏。如黑陷不起，煎內托散調下無價散服之。

凡當八九日貫膿之時，最不宜寒藥解毒，以傷脾胃，凝氣血，不能貫膿。尤忌食魚，以助痰氣。

《古今醫鑑·痘疹·貫膿三朝決生死》 一、痘當起脹三日之後，根窠紅潤，貫膿充滿，如黃蠟色，二便如常，飲食不減，吉候也，不必下藥。如紅紫黑色，外剝聲啞者死。

一、痘當貫膿之時，痘中乾枯，全無血水，此名空倉痘，決死。

一、痘當貫膿之時，吐痢不止，或二便下血，乳食不化，痘爛無膿者，決死。

一、痘當貫膿之時，二便不通，目閉聲啞，腹中脹滿，肌肉黑者，決死。

一、痘當貫膿之時，純是清水，皮白而薄，與水泡相似，三四日遍身抓破而死。

《古今醫鑑·痘疹·收靨三朝證治》 凡痘十日十二日，痘漸收靨，自上而下爲順，自下而上爲逆。其遍身皆靨，雖數顆不靨，尚能殺人。猶蛇退皮，雖一節被傷不能退者，是亦死也。

夫出痘十二日，從口唇頭面逐漸收靨至足者，不須服藥。若有他證，照後論治。

凡痘當靨不靨，泄瀉，寒戰咬牙，抓破，此虛寒者，服異功散；觸穢冒寒，黑陷不靨，煎異功散，調下無價散；外癢者，外用祛穢散熏之。

凡過服熱藥，以致熱毒猖狂，氣血彌盛，痘爛不靨者，內服小柴胡湯、豬尾膏解之，外用敗草散敷之。

凡痘在前發越已透，貫膿已滿，茲解毒已清，至收靨時或因觸冒，致陷伏斑爛，癢塌不靨者，但服異功散自愈。瘡雖不起，不必憂也。

凡痘皆收靨，惟數顆臭爛，深坎不收口者，用硝膽膏塗之。

凡痘不收靨，氣急上痰聲啞，目閉無神者死。靨後瘢紅者吉。白者、血色者，毒氣歸內也，恐生餘證。

凡痘收靨後，氣血大虛，肌肉柔嫩，不耐風寒，愼戒觸冒風寒，乘涼不謹，輕則餘毒內攻，重則中風癱瘓，危矣，戒之，戒之。

凡痘既收靨，欲落不落而燥癢者，或瘡痂雖落，其色黯，或凸或凹，或瘡愈痂未落，用白沙蜜，不拘多少塗於瘡上，其痂易落，亦不令瘢痕紫黑，又不腥穢，甚妙。凡痘瘡已靨未愈之間，五臟未實，肌肉尚虛，血氣未得平復，忽被風寒搏於膚腠之間，則津液澹滯，故成疳蝕瘡，宜雄黃散、綿繭等藥治之。久而不愈者，潰骨傷筋以害人也。

小兒痘自出至收靨，要十二日可保平安，首尾不可與水喫，少與滾熟水則可。若悞與之，瘡靨之後，其痂遲落，或身生癰腫，若針之則成疳蝕瘡，膿水不絕，甚則面黃唇白，以致難愈者何也？蓋脾胃屬土，外主身之肌肉，只緣飲水過多，濕損脾胃，搏於肌肉，其脾胃肌肉，虛則津津衰少而榮衛滯澹，氣血不能周流，凝結不散，故瘡痂遲落而生癰腫也。

黃帝曰：飲有陰陽何也？好飲冷者，冰雪不知冷，好飲熱者，沸湯不知熱。岐伯對曰：陽盛陰虛，飲冷不知寒；陰盛陽虛，飲湯不知熱。治之何如？故陽盛則補陰虛，木香散加丁香、肉桂治之；陰盛則補陽虛，異功散加木香、當歸，每一兩藥，共加一錢。異功散能除風寒濕痹，調和陰陽，滋養血氣，使痘瘡易出易靨，不致癢塌。木香散性溫平，能和表裏，通行津液，清上實下，扶陰助陽之藥也，善治小兒腹脹瀉渴，其效如神，不能盡述。大抵天地萬物，遇春而生發，至夏而長成，乃陽氣熏蒸，故得生長者也。今瘡疹之病，臟腑調和，則血氣充實，自然易出易靨。蓋因外常和暖，內無冷氣之所由也。

《古今醫鑑·痘疹·收靨三朝決生死》 一、痘當靨之時，色轉蒼然，成紫葡萄色者，一二日決從口鼻四邊靨起，腹中收至兩腿，然額上和腳一齊收靨，落皮而愈，此乃吉證也，不必驚疑下藥。

一、痘當靨之時，遍身臭爛，如拼搭不可近，目中無神者，決死。

一、痘當靨之時，遍身發癢，抓搭無膿者，皮捲如豆殼乾者，決死。

一、痘當靨之時，寒戰手足顫掉，咬牙噤口，即死。

一、痘當靨之時，目閉無神，腹脹，足冷過膝者，決死。

一、痘當醫之時，聲啞氣急，痰響，小便少，大便頻者，決死。

一、痘當醫之時，痘瘢雪白，全無血色，過後亦死。急用消毒散二貼，後用助氣血藥以養脾胃，或可得也，宜預先治之。

《古今醫鑑·痘疹·痘後餘毒證治》 夫小兒痘瘡，自首至尾，脾胃溫暖，表裏中和，痘後亦無餘證。若熱毒太盛，失解或過服桂、附熱藥，則收醫之後，餘毒猶作，輕則咽喉齒目吐衄癰瘡，重則熱極生風，變成驚搐而死者多矣。當照後調治。

一、痘初毒盛，或因服附子毒藥者，醫落之後，便服消毒飲一二貼，或飲三豆湯，解毒之良法也。若餘熱不退，輕則小柴胡湯；虛煩不眠者，竹葉石膏湯加酸棗仁；渾身壯熱不退者，黃連解毒湯；煩渴譫語者，辰砂六一散；熱盛大便閉，腹脹內實者，小承氣湯下之。

一、痘後餘毒，或先服附子，熱毒失解，聚而不散，以致頭頂胸背手足肢節赤腫成癰毒者，宜消毒飲，小柴胡湯，倍加羌活、獨活、連翹、金銀花、天花粉。有膿須刺破。如生痘風瘡，只用消毒飲、敗毒散之類。

一、餘熱發驚搐者，抱龍丸主之。過二三日後，證惡者死。

一、熱毒上攻眼目，熱脹疼腫，血絲遮睛者，洗肝散。壯熱甚者，加黃連、黃芩、黃柏、梔子；腫脹不能開者，仍用鷄子清調黃連末，塗兩太陽、足底心，引熱毒下行。

一、咽喉腫痛，甘桔湯加防風、黑參、射干、牛蒡子。熱盛加黃芩，小便濇加木通。

一、牙疳腫痛失血，牙齦宣露者，甘露飲子；牙疳腐爛者，用老茶、韭菜根濃煎洗淨，仍敷搽牙散。

一、觸冒風寒欬嗽者，疏散藥內加瓜蔞、桔梗、杏仁、韭菜根、桑皮；痰盛加枳實、半夏、石膏。若毒攻肺，喘急欬臭膿血者死。

一、脾胃虛弱，飲食不化，少進平胃散加山楂、神麯、麥芽、香附；吐瀉者胃苓湯；寒甚嘔逆泄瀉，理中湯。大抵痘後證多餘熱，因寒者少。

《古今醫鑑·痘疹·痘瘡首尾戒忌》 夫小兒痘既出，不可表汗。蓋初發時，內蓄胎毒，外感邪熱，故用發散表汗之藥，使毛竅開通，則在表之邪得以發散，而在裏之毒亦易於發越矣。若既有痘發於表，必賴表實，庶易貫膿收靨；如再汗之，表氣一虛，風邪易入，陷伏斑爛作矣。

一、自痘出收靨，雖有大便閉證，止用蜜皂丸導之，不可妄下；至收靨後有實證，方可下也。蓋未靨之前，毒雖在表，必賴裏實以滋養之，則在表者方得貫膿收靨。譬之種豆，土肥根固，則易秀易實也。妄下則脾胃一虛，氣血隨耗，陷伏之證隨作，豈能貫膿收靨哉？既靨之後，則在表毒氣已盡，苟有實熱膨脹糞結之證，一用下藥，臟腑疏而病愈矣，又何遺患之有？

一、始終忌食熱毒之物。如辛熱煎炒，葱蒜好酒，發氣發毒之物。無虛寒之證，不可妄用熱藥，以火濟火，致熱毒太盛，氣血糜爛，爲患不小。

一、始終忌生冷之物，如冷水、紅柿、瓜、蜜之類。無熱毒證，不可妄用寒藥，蓋溫暖和暢，痘方發出，寒涼傷胃滯氣，爲患不小。

一、自發熱至收靨，諸般血肉皆不宜食。蓋血肉皆助火邪，遂至熱毒壅滯，或爲斑爛，或靨後重復發斑，經月不愈。況起脹貫膿之時，毒氣壅盛，稍食肥豬肉，則即時氣急痰上。若脾胃虛弱，不能進食者，止用鯊魚、精肉，煮啖少許，以助滋味。

一、當調節飲食。失於饑則脾胃虛損，氣血不能充滿；過於飽則胃氣壅塞，榮衛不能調暢，惟得中爲無患。

一、當謹避風寒。蓋痘瘡內外熱蒸，毛孔俱開，況小兒肌膚嫩弱，易於感襲，一有觸冒，諸證隨作。醫落之後，氣血大虛，髓肉柔嫩，尤當謹於防避也。

一、首尾切忌房事，月婦、外人、醉酒葷腥、硫黃蚊藥、葱蒜韭薤、燒灰溝糞，殺生腋臭，諸般穢氣，務宜防避。

《博集稀痘方論·避地》 拙者曰：痘瘡，胎中之毒氣也。鄉鄰痘瘡盛發，天地之滲氣也。天地之滲氣，與胎中之毒氣相觸而成痘，故一兒痘，百兒隨之，氣爲之也。重則俱重，滲氣厲也；輕則俱輕，滲氣未甚厲也。時證方重而獨輕者，胎毒輕也；時證方輕而獨重者，胎毒重也。若天行不正，滲氣爲厲，兒未出痘者，可避之五六里外，氣不相觸，痘惡乎發？吾鄉都諫曾前川先生，艱於子息，晚得兒女，恐爲痘虐，一遇痘發，東西遁避，今其子女年四十餘，俱未出痘，然業已不復避矣。嗟夫，吉則趨，凶則避，聖人與民同患。水能溺人，沒者死焉；虎能咥人，撩者傷焉。彼土處而市居者亡恙也。昧昧者曰：是數也，不可逃也，則坐以待其斃已矣。

《痘疹金鏡録·論痘始終總要》 夫人同得天地之氣以有生，均受父母之氣以成形，然小兒必患痘疹之證者何也？蓋因淫火中於有形之先，發於有生

之後，遇歲火太過，熱毒流行，則痘毒因之而發。是痘也，與傷寒相似，發熱煩躁，臉唇紅，火遊行也。身痛頭疼。太陽經。乍寒乍熱，陰陽相勝。噴嚏肺。呵欠，脾。嗽喘痰涎。肺熱。始發之時，有因傷風傷食而得，有因時氣傳染而得，外因。有因傷食嘔吐而得，內因。有因跌撲驚恐而得。不內外因。或爲竄眼，膀胱起目內眥。驚搐，肝主筋，心熱乘之。如風之證。或口舌、心脾熱。咽喉、肺。肚腹脾。疼痛。或煩躁、心肺。狂悶、脾冒熱。昏睡。熱甚神昏。或自汗，表虛腠理開，或濕熱薰蒸。或下利，毒氣下陷，亦有傷食。或發熱，熱盛于外。或不發熱。氣壯。證候多端，卒未易辨，亦須以耳冷、尻冷、足冷驗之。蓋痘證屬陽，出則腎臟無證。耳與尻臀尖。足俱屬於腎，故腎之部獨冷。又不若視其耳後有紅絲赤縷，於是可以稽驗矣。然治痘之法，惟察其表裏寒熱虛實而已。此六字當細心分辨。蓋外重則治表爲本，內重則治裏爲要。寒者溫之，木香、異攻之類。熱者平之，清涼、益元之類。虛者益之，四君益氣、四物益血。實者損之。退火解毒下結之類。一二日宜於解表，使痘易出。三四五日清涼解毒，使痘易長。六七八九日溫補氣血，使易於貫膿。十與十一二日清利收斂，使痘易靨。此治痘之常法也。夫痘亦有先期而速，後期而遲者，豈可執一以治之哉。苟痘未盡出而清涼，則痘得寒而凝滯。熱毒未解而溫補，則毒蘊蓄而不能化漿。至於靨後，不過愼風寒，節飲食而已。治痘者必以六日之前而斟酌以用藥，則輕者可以高枕候愈，而重者亦可以扶危而奏績矣。

《痘疹金鏡録・因期施治法》 夫痘由中以達外，用藥因期而變通。以其常而言之，發熱三日而後見標，出齊三日而後起脹，蒸長三日而後貫膿，漿滿三日而後收靨。發熱之初，耳尻中指俱冷，耳後起紅絲，呵欠噴嚏，眼目困倦，兩顴之間有花紋見者，預知其爲痘也。發熱三日，當托裏解表，使其易出。亦有氣弱而不能出者，當微補其氣，氣和則出快。初不可用芪，恐腠理一密，則痘難出也。是以古方參蘇飲，人參羌活散皆用參而不用芪，參惟補氣，芪則固表也。四五六日，以清涼解毒爲主，清涼則無血熱枯燥之患，解毒則無壅滯黑陷之害。七八九日，以貫膿爲主，治法當補氣血，氣血流行，而成漿自易也。十與十一二日，以收斂爲主，大和血氣，補脾利水，則自然結靨矣。此特語其常也。蓋常者可必，而變者不可必，當隨候參詳，安可執藥以應無窮之變哉。言見紅點之時，如痘輕少，不可過表，在後恐成斑爛。或乾紅紫色，急宜疏利，不然，在後必成黑陷。四五日之內，痘出至足下爲齊，苟未盡出，於解毒之中，宜兼發散。若專於寒涼，則痘遲滯不出。七八日之間，毒未盡解，於溫補之中，又兼解毒，若偏於燥劑，則毒盛不能化漿也。十一二日之間，漿未滿足，必大補氣血，略兼解餘毒，不然，恐有癰毒疱疹之患。此變通之妙，要在隨時制宜也。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一》 初發悠悠身熱，尤宜氣息和平，二便如常，面容不改，兼之卧睡安寧，便見證來順候。肌色青而眯白，精神少而倦怠，此證當作虛看，痘出決然不振。再見便溏嘔乳，只須補益爲先。若還熱盛而氣粗，煩躁而不寧，譫語狂言，均爲內熱。如加喘滿腹膨脖便秘，須知熱癍。肌膚燥而毛色焦，口氣熱而身燔灼，此則蓄熱癍遏，內證固重而外證尤烈。腹脹口張而喘急，啼哭不絕而嗄嗄，七竅不通，須防失血。點來隱隱，出恐復顯。吐乳更兼搭眼，面青又見搖頭，狂亂忽生，發驚先兆。是故熱甚者，只宜清涼發散，不宜峻困苦寒。發散則毒得外出而熱自解，苦寒則毒反冰伏而出愈難。故發散之劑，輕則如升麻、乾葛以疏其熱，而煩躁壯盛者，非此何以定其標。重則有麻黃以開其癍，而喘急腹脹者，非此何以救其危。未萌先泄，有熱證莫作虛看，無熱證便爲虛論。止熱泄以清涼，重加發散；治虛瀉以溫補，仍用開提。是以內虛誤用寒涼，不特助伊作瀉；實熱如投補劑，只恐轉增煩劇。安靜而能食，勿謂便食而可下；泄瀉而煩渴，莫言熱證以投涼。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二》 嘗謂痘初見點，便觀顏色榮枯，一來，遂覺粗肥，稀疏可必；初發如還瑣屑，繁密堪知。帶熱敷瘡，陸續出來，雖甚密尤爲可救；一齊擁出，掀紅皮薄，縱稀疏未必全生。細細白頭如痞，乾枯後作內攻形；啾啾紅點如丹，焦萎定成憔悴勢。粗肥蓬頂，點子不紅終白陷；頭尖皮薄，茹莫紋起定空漿。肌嫩則皮薄嬌紅，黃瘦則痘成褐色，人黑皮粗，瘡色必然慘暗。是故嬰童之肌肉不同，未可一例而斷。只要綻凸有神，不喜煩紅乾燥。色澤神安，見點如珠如粟；毛焦皮燥，敷瘡或紫或焦。是雖帶熱齊出，只恐密似針頭；縱然陸續出來，尤忌形如蠶種。如麵如痞，如疹如疥。根窠不立，腳地俱無。犯此數端，皆云莫救。夾斑如同蚊咬，惡勝烈似蛇傷。乃或螺螄雲電，此際差爲可救。未熟先敷數點，俗名報痘；若還熱久不敷，便作疔看。先發瘡而後發塊，塊名痂毒而必生；先發塊而後發瘡，塊名鬼種以難差。避痘避於隱僻，眼胞唇內必多凶；悶痘悶於要處，舌胸背而不吉。順不增多，逆嫌一點。冷疔先見諸瘡，誰敢彰形；賊痘若生諸痘，不能灌汁。

辨認若眞，急宜剔破。是以裏證未平，毒雖出而毒猶在內，透肌發散，又加毒解爲良；便調人靜，身雖熱而毒已在表，補兼發散，仍以安表爲先。設使內外證平，此候不須過治；再看精神勇怯，審詳表補何如。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三》 三曰四日，痘出當齊，點至心，勢方安定。猶有陸續不出之狀，或隱隱於皮膚之內不見不起者，古名不快。若非風寒壅遏之因，必有氣虛不振之過。是以四日已前痘毒方出，身表宜涼；四日已後毒已出定，身表宜溫。涼則氣血和平，痘色必然潤澤；溫則腠理開通，其毒易以成漿。故至此而身不微熱，雖未必至於冰伏，而痘瘡斷乎弗長。四五日來，血疱已成，候當肥大而粗，頂宜發光而白。故根紅而頂白者，已具行漿之勢。若還赤色過頭，雖見嬌紅可愛，延綿六日依然，到頭空殼虛花。皮薄而光亮如燈，內含是水；頂尖而根腳不紅，行漿弗實。是熱毒甚而未解，則爲紫爲黑，壅而不滯，則爲陷爲塌。滯而不榮，則爲乾爲枯，爲青爲灰。怯而不振，則爲不快，爲停漿。或有肉先腫脹而痘反不起者，漿則滯而不行；面已虛浮而痘反退伏者，毒則遏而不進。故身不熱而痘不起，而成冰硬之形，赤色若還不變，溫之可興；氣血弱而不振，遂成不快之狀，紅潤依然如舊，補之可生。紫色乾枯，切忌溫中帶補，只宜活血鬆肌；爲壅爲滯，烈藥雖然可發，透肌尤是良方。湯泄惟與溫補，瀉甚佐以升提。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四》 六七日之期，順候漿行半足，虛瘡方見分光。毒重而壅遏者乾枯退縮，氣盛而復發者飽滿光榮。頭面行漿而四肢未起，見之切莫慌張；腿膿發疱而臉額焦枯，見之且休歡喜。既而懼其發噦，且又慮其喘急。飲食不多，或致臟虛而內陷；水漿頻進，恐來泄瀉而復顛。調理失宜，倒戈反掌。熱盛渴煩，到此休依實論；再加湯泄，此時只作虛看。黑紫乾枯，急攻發而或生；氣虛塌陷，重溫補而幸活。發噦愁其失聲，喘急恐其腹脹。瘡或白而少神，根雖紅而莫治；皮不起而離窠，腳雖赤而難生。淡白而塌，此內無漿汁；皮薄而嬌紅，有漿亦是清稀。犯此四端，八九日必然發癢，若還壯熱燎人，不癢定行乾燥。紫色乾枯，不須著眼，中凝血跡，或可幸成。漿既行其半足，時則未宜收斂。忽爾一齊紫黑，古名曰倒靨，請君莫認爲結痂。攻發若得其宜，此證尤堪復活。傍生血點再行漿，危殆也當又治。若見氣急而脹腹，黃泉在邇；失聲而嗄嗄，陽數無幾。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五》 痘出八九日來，已結乾紅痂疤。如或少生不順，至此方作膿窠。行漿飽滿，是宜次第收成。若遇身重發熱，停漿不易結痂，此則陽亢陰虛，引以清涼收斂。漿足氣促，恐因痰擁而然；忽爾發驚，或乃小便秘結。再見虛氣而塌陷，倒靨而黑焦。一則溫補可與，一則攻發可活。泄瀉安寧，大虛少毒。肺寒則下膿粘，臟毒必然便血。挫喉聲啞，漿行飽滿亦無妨；塌癢咬牙，便實聲清尤可治。靨來痂硬，變證終無；疤脫如麵，須愁餘毒。蒸發或致太過，潰爛難行收拾；身熱若見燎人，泡發燎漿可畏。空遺痘殼不成痂，只爲漿清熱重；腹脹喘呼而塌靨，皆因毒入內攻。出來不灌黃漿，痂疤尤如血赤，若曾解毒於先，此痘之極美。胃氣絕則口唇硬腫，肝熱盛則目睛吊白。喘急發於瀉後，總是氣虛而斷；便泄繼以渴煩，豈爲實熱而然。泄瀉而煩渴不止，理必可以升提；好飲而發渴愈甚，勢必難以援救。氣虛寒戰，痘瘡無恙。即溫經漿水難收，便實熱蒸須解利。進清涼以助結痂，叱補法而防過熱。斟酌合宜，庶無後悔。

《痘疹金鏡録·辨痘賦六》 痘成痂疤，雖云生意已成其八九；餘毒變遷，尤未得爲結痂而可喜。是故眼合腹脹，猶蹈危機；虛浮不退，尚罹凶咎。痂或成而反致失聲，前疤恐爲黑靨；腫未消而眼已先開，眼開疑是內攻。陽氣極而狂叫喘呼，腸胃傷而嘍嘍不寧。以至風冷入胃，則利下膿粘；熱滲膀胱，則小便尿血。熱毒逗遛不化，結痂而增寒壯熱；經絡各遺餘毒，日晡而潮熱往來。發在午前爲實證，煩渴腮紅；申過方作是陰虛，便調減食。他如撮唇弄舌，心經熱甚何疑；扶腹抬胸，肺胃毒冲有準。身熱燎人便秘，恐成暴急驚風；悠悠潮熱便溏，久變慢脾風搐。驗喪明於眼合差明，辨口疳於唇焦齦黑。實熱下注，大腸必有秘結之禍；虛寒客留，臟內乃成泄瀉之疴。喘渴須分虛實，驗證切勿差訛。欲顴痂落之餘，再審疤痕之色。桃紅光澤，榮衛俱安；黑紫乾焦，尚留風熱。粉白爲氣血之虛，週過也應深逝；走馬狀牙疳之烈，月餘亦見長驅。遍體赤斑，乃是失於解利；渾身青紫，恐爲風寒所吹。餘毒未消，不特爲疽爲癤；見風太早，尤防復發瘡痍。此是先人之秘訣，匪人切勿以胡傳。

《痘疹金鏡録·論表裏寒熱虛實》 凡痘灰白，不紅綻，不起發，出不快，昏暗頂陷，皆表寒而虛。二便清，身涼，手足口氣俱冷，不渴少食，唇白涕清，飲食不化，皆裏寒而虛。此表裏虛寒之證，急宜溫脾胃，補氣血，當用參、芪、四物、木香、肉桂等藥，以助貫膿收靨。夫表虛者，以補氣爲主，而補血次之。

裏虛者，於補血之中而兼補氣。苟能補氣，則脾胃自壯，胃氣隨暢，在後必無陷伏之憂。既能補血，則氣血週流，送毒出盡，不致凝滯，在後必無癢塌之患。凡紅紫乾滯，黑陷焦枯者，皆表熱而實。大便秘結，小便赤澀，身熱鼻乾，氣熱唇燥煩渴者，皆裏熱實。此表裏實熱之證，急宜涼血解毒，當用化毒湯，紅花、紫草、黃芩、牡丹皮、辰砂、益元散、蟬蛻、黃連、荆芥之類。如表熱者，則宜清涼解表，而分利次之。裏熱者，則重於解毒而兼清涼。或在二三日之前，熱毒盛者，微下之亦可。蓋涼血不至紅紫，解毒則免黑陷。故表虛不補，則成外剝；裏虛不補，則成內攻。表實過補，則不結靨；裏實過補，則發癰毒。所以痘證變遷無常，若色一轉，又當變通，不可拘於一定也。

《痘疹金鏡録・論氣血虛實》 夫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故氣不可虧，虧則陽會不及，而痘之圓暈之形不成。血不可盈，盈則陰乘陽位，而痘之倒靨之禍立至。是痘有氣血虛實之殊也。大抵寒爲虛，熱爲實，氣虛寒則宜溫補，氣實熱則宜清涼，血虛則宜補血，血熱則宜解毒，必取其氣血中和，無過不及可也。何謂氣血虛實，且如氣過則疱，血過則斑，氣不及頂陷不起，血不及漿毒不附。凡痘色淡白，頂不堅實，不礙手，不起脹，皆屬氣虛，大宜保元，倍加酒炒黃芪、肉桂、川芎、丁香、人乳、好酒同服。根窠不紅，或紅而散亂，以手摸過即轉白，痘上如寒毛豎起，枯澀不活者，皆血虛也，宜保元加川芎、當歸、酒洗紅花，及下山查以消參芪之滯，再下木香數分以行滯氣，而血自活也。凡用黃芪，當在痘盡出之後；凡用熱藥，當看毒盡解之時，又察氣血虛實而治之，則藥無不效矣。凡補血首尾用地黃，防滯血必用薑製；用芍藥恐酸寒伐胃氣，必用酒炒。

《痘疹金鏡録・虛證調護論》 痘證以元氣爲主，元氣充實則毒易出易化，故善治痘者，惟保元氣于虛弱之前，使不致于耗散爲貴耳。然其治法惟何？一曰實腠理而固肌表，二曰節飲食而保脾土。肌表固則外陷之患不足慮，脾土實則下陷之患不足憂。更加以參、芪補益之功，則元氣自然充實，而痘之出也自然易以成漿，變證不生，而結靨順候矣。是以禁用寒涼蕩滌之劑，如大黃、滑石、車前、生地、鼠粘、紫草、枳殼之類，恐其蕩滌潤下，遂傷脾胃。脾胃傷則元氣由此而下陷，氣脱內攻而死，勢所必至，是則藥殺之也。禁用滑潤發散之劑。如鼠粘、人牙、蟬蛻、麻黃、乾葛、升麻、紫草、桔梗、羌活、防風、荆介之類，恐其發散太過，遂致表虛。表一虛則元氣由此而外耗，癢塌外剝，命由此喪，誰之過歟。

《痘疹金鏡録・虛證補氣不補血》 虛弱痘證，精神倦怠，面青眩白，蓋氣不充則精神倦怠，血不榮則面青眩白。今治虛證補氣不補血者，何也？氣有神而無形，補之則易充，血有形而無神，補血之藥難收速效。況氣陽而血陰，陰從陽，血從氣者，理也，故補氣不補血，使氣盛而充，則血自隨而亦盛矣。況補血之劑，如當歸、生地，皆能潤燥滑下，多用恐致溏泄故耳。然虛證痘疹，亦有白陷不榮，不得已而用當歸、芍藥補血之劑。亦有虛火外浮，痘點繁紅，而類於血熱之證，不得已而用紫草、紅花、生地活血涼血之藥，並用酒炒，以抑其潤下之性。借酒力而行之達表，則補血活血之中，而有升發達表之妙，庶無潤腸溏泄之患矣。

《痘疹金鏡録・虛證壞勢必至辨》 氣虛痘證初發，勢必悠悠，乍熱乍涼，肌慢神倦，面青眩白，飲食減少，手足時冷時熱，嘔吐便溏。痘點方見，隱隱不振，淡紅皮薄。三四日陸續不齊，不易長大。五六日不易成漿，少食氣餒，傷食易泄。七八日塌陷，灰白不起，自汗微渴，或腹脹喘渴，泄瀉癢塌，悶亂咬牙寒戰，頭溫足冷，勢所必至。故治虛痘初發之際，不宜投參蘇飲、人參敗毒散、黃連解毒湯、升麻葛根湯、紫草三豆湯，當用參芪飲。氣粗皮燥無潤色亦忌之，只以四君子減人參，少加桔梗、川芎、腹皮，補益之中，略佐以升提之法爲妙。點子出齊，重用參、芪。及至八九日間，無他凶證，用法如常。若或頂陷，灰白不起，漿清，自汗，微渴，大補湯加桂。塌陷灰白，腹脹泄瀉，木香散。塌癢悶亂，腹脹渴瀉喘嗽，頭溫足冷，寒戰咬牙者，急進異攻散救之。

《痘疹金鏡録・虛證變實辨》 氣虛痘證，父母能守禁忌，及用藥不誤，調燮順候，則元氣充實，腠理堅固，脾胃強健，飲食如常，二便清調矣。若補益太過，漿足之後，重用參、芪，容亦有腹脹喘急之患，用枳殼湯。誤用五苓、木香，多有大便秘塞之患，用寬中散。便實而渴，麥門冬湯。過用丁、桂辛熱之劑，則亦有咽喉腫痛，煩躁閉渴之變，滋陰潤燥湯。蓋喘急腹脹，大便秘堅，煩渴咽痛，皆類實證也。然而氣虛變實者，非眞實也，是病淺而用藥過深之失也。只宜斟酌，不宜疏通、重治。疏利之過，則方生之氣復虛，而脱證將至矣。

《痘疹金鏡録・虛證似實辨》 氣虛痘證，或爲飲食生冷，調理失宜，致傷脾胃，遂成泄瀉。津液下陷，虛火上盛，必發而爲渴。元氣下陷，則虛陽上

擁，下氣不續，必發而爲喘。夫渴與喘，實證也，起於泄瀉之後，則爲津液暴亡而渴，氣虛而喘。豈有實熱而渴，氣擁而喘，生於泄瀉之後哉。故治渴則用參苓白朮木香散，渴瀉不止，異攻散。悶亂腹脹，毒成內攻，眼合自語，已名失志，謬認爲實，醫何愚哉。

《痘疹金鏡録·熱證變虛辨》 血熱痘證，只宜清涼發散，不宜峻用苦寒，若過投寒劑，如升麻、芩、連及滑泄之藥，必致內傷脾胃，外冰肌肉。脾胃傷，輕則飲食減而溏泄，重則洞泄無度，而遂致虛寒；肌肉冰，則熱蒸之氣不行，腠理閉澀，痘不肥大，不起發，不行漿，而遂成伏陷，此熱證變虛之驗。虛證既明，便從虛治，參、芪、丁、桂，亦所不忌。五六日後見之，則木香、異攻，所在宜施，惟在審證而斟酌之也。

《痘疹金鏡録·擁熱變虛辨》 毒盛擁遏，固宜升提發散爲主，而佐以清涼解毒爲善，又宜得平乃止。若發散太過，必致肌肉空虛，元氣耗散，內貫清漿。或虛抬空殼，或癢塌外剝，或潰爛不收，百變皆生，見此數端，皆成表虛。表既虛則元氣從此耗泄，而內氣亦不能以自守，略傷飲食或生冷，則成泄瀉。泄瀉不止，遂成虛寒，而氣脫煩渴悶亂，寒戰咬牙，無所不至矣。既知虛證，治從虛例，參、芪、白朮、丁、桂、薑、附，亦所不忌。六七日後見之，雖木香、異攻，亦宜急進，在察證而酌量之也。

《痘疹金鏡録·實熱擁遏證用木香異攻散辨》 實熱擁遏之證，多用寒涼，致冰伏泄瀉。發散太過，或成表虛。既成冰硬，藥宜溫和，薑、桂之熱，亦所不忌。泄瀉之後，熱氣自散，眞氣自虛，既成氣虛，藥宜補益；氣虛必寒，虛寒既明，藥宜溫補。是以始出之時，雖爲血熱擁遏，至於三四日後，身反不熱，肌膚冰冷，痘瘡不長，焉得不進以溫和之劑，如官桂、川芎、乾薑之類。使內氣一暖，則外氣自和。泄瀉之後，其內必虛，雖有腹脹煩渴喘急，焉得復爲實熱，不過內虛伏陷，毒成內攻而然。故實熱之證，七八九日曾經泄瀉，皆從虛治。有木香、異攻之證，便進木香、異攻爲貴。如無冰硬之證，切勿誤投溫劑。無泄瀉之證，勿得誤投木香、異攻等。蓋塌陷倒靨乾枯，而無冰硬泄瀉之患者，多因熱毒內攻而然，故宜百祥、豬尾等方以治之可也。

《痘疹金鏡録·辨疑賦》 胎毒蓄積，發爲痘疹。傳染由於外感，輕重過於內傷。初起太陽，壬水剋乎丙火。後歸陽明，血水化爲膿漿。勢若燃眉，變如反掌。欲知表裏虛實，須明實熱溫涼。證候殊形，臟腑異狀。肝火激成水疱，肺主涕而膿漿。心斑紅紫，脾疹赤黃。腎經居下，不受污濁，爲黑而可防。觀其外證，惟何內臟。呵欠煩悶兮，肝木之因；咳嗽噴嚏兮，肺經之象。面目帶紅而驚悸兮，心火炎於胸膈；手足厥冷而昏睡兮，脾土困於中央。耳尻屬腎，溫暖如常。二處灼熱，痘證乖張。先分部位，次察災祥。陽明從目落鼻，太陽形於頭上。心火炎熱，則鼻乾面赤；肺金鬱結，則胸膈先傷。手足屬乎脾胃，肺肝主脅肋之傍。頸項三陽交會，腰背統乎膀胱。外證分明，用心想像。泄瀉者邪甚於下，嘔吐者邪甚於上。氣逆而眼脹隱隱，毒甚而腰痛惶惶。心熱甚而驚搐，胃邪實而顛狂。口燥咽乾，肺受火邪而液竭；便秘溺澀，腎因火旺而津亡。欲識痘之輕重，當觀熱與形狀。毒甚兮心如炎火，熱微兮內外清涼。寒熱往來，神氣爽定，知痘出必稠祥。數番漸出兮春回寒谷，一齊湧出兮火烈崑岡。蚊迹蚤班，刻期而歸陰府；蛇皮蠶種，引日而返泉鄉。雖怕紫紅，更嫌灰白，最宜淡紅滋潤，切忌黑陷乾紅。色要明潤兮，猶恐薄嫩之易破；痘貴乾結兮，又愁癢塌之難當。面頰稀而磊落，清安可保；胸膈密而連串，吉凶難量。頂要尖員不宜平陷，漿宜飽滿切忌空瘡。皮喜老而愁嫩，膚愛活而怕光。□結高聳始終無慮，丹浮皮肉必主形傷。唇面預腫兮八九如何可過，腰肢胃爛兮一七定受災殃。瘡堆口舌，毒纏頸項，咽喉腫飲食難當。瀉痢膿血，毒甚無漿，人力難盡，天命匪長。痘瘡焦落辨陰陽，人中上下，先醫爲良。若是足腰先醫黑，多凶少吉要隄防。

《痘疹金鏡録·金鏡賦》 痘毒未出之初，宜開和解之門；既出之後，當塞走泄之路。是故壯熱肥紅，便服升麻；面青神慢，急進參蘇。氣粗熱擁，心煩小便秘，便須和解，升葛芍殼前羌防芷柴芩絕勝。喘呼腹脹，疳眼胞浮肌燥，急宜疏散，麻黃乾葛芍升麻甘桔鼠粘最宜。及夫痘出之門既開，則熱蒸之毒自解。未見點前，惟茲一法；既敷瘡後，別有奇方。稀疏而氣血和平，須知安表和中之理，歸芎芍藥朮苓甘腹芷益元湯子；繁密而不勝重任，當識內外分消之妙，荆翹歸地芍紅芎通用小連翹飲。瘡來赤色見焦枯，藥用清涼而解毒。紅斑赤紫，芩連犀柏同施；身熱燎火，乾葛前胡並用。氣粗而腹脹膨膨，蟬退枳腹木通；血痢而腹疼陣陣，玄胡查芍木香。若遇色來紅潤，便宜撤去荆翹；如見二便清泄，縱是生歸俱免。加入白朮茯苓，自古更名平劑。精神倦而飲食少，進以人參；出不快而痘不振，兼平查蛻。初覺繁紅稠密，紫草用之無疑；如見毒盛色煩，鼠粘進之何害。是故三日以前，即

許遵斯而用，循是以往，不可一例而施。瘡端放白，勢若行漿。參看內外虛實之異，酌以溫平補表之宜。若神壯而氣盛，能食而便實者，痘雖繁密，只用中和表發，防甘查芎桔歸芪，催膿而已；若精倦而神衰，減食而痘陷者，毒則繁多，卻用重劑補益，參芪甘草芎歸桂桔爲先。立此二方，乃作釀膿之具，膿疱未滿，不可輕易其方。痘或變遷不一，另設便宜妙用。至於漿或饒足，毒已盡行枸化，法當漸進於清涼。氣血回元復位，不可重崇乎表補。參芪切勿多食，胖甚恐難收拾。故夫便實而能食，壯熱而不退者，便宜疏利爲先，升麻乾葛四順清涼；便溏而減食，壯熱而不渴者，則以健脾爲貴，朮茯通歸防風芷芍。如還內外證平，不必過令服餌，直至結痂以後，再觀餘毒有無。當疏利便宜疏利，當調補急宜調補。身熱煩渴便赤者，大連翹飲；氣粗壯熱秘結者，四順清涼。泄瀉則益黃理中，瘡痍則升麻乾葛。如若別無餘證，安養氣血而已。

《痘疹金鏡録·節制賦》 夫病深而藥淺，終見無功；病淺而藥深，反增他劇。熱緩而投急劑，急則拂亂其經；病劇須用劫藥，緩則援生不及。以本藥而治本病，病去便當行別議；防變證而用變藥，變證則難逆乎將來。故偏行補法，未必盡爲怯弱；執用辛溫，豈應概是虛寒。合用而用，當去則去，藥隨病更，凡要在我。故升麻進於未點之先，若非瀉甚而莫投；參芪用於催膿之際，必須氣弱而可用。身無壯熱，休加乾葛柴胡；臉不煩紅，勿進芩連翹芥。擁渴只許疏通，投補劑而胸膨減食；內熱便宜清利，多發藥而表爛瘡疼，熱鬱心煩不休，須知患目。便溏胃弱，芩連誤用夭亡。傷食吐酸，尤宜開導，不食乾嘔，須與和胃。糞焦熱瀉，溫補豈其所宜；溏泄清稀，涼藥終爲不合。胃虛弱而補陰，恐增泄瀉；三焦擁而益陽，慮發狂煩。喘滿便清，雖虛煩而可補；氣粗腹脹，加祕結而可通。咳嗽有痰，切勿亂投半夏；熱冲作嘔，且教慢入乾薑。氣虛不振，則參芪奏捷；脾胃虛寒，則桂附成功。設使渴煩喘祕，用此反生跋扈。芩連解熱毒於未解，荆翹清血熱於血疱。若還熱在行漿，此輩皆爲所叱。是故六七日內不起，保元十奇無禁；八九日外變生，木香異攻何遲。補法不宜早加，溫藥必須在後，發散乃作先鋒，溫補縱爲截陣。遵斯節制，庶不誤人；識此玄機，用之無窮。

《痘疹金鏡録·權宜賦》 痘有緩急，治宜權變。且如紅紫斑腫兮涼血爲上，灰臺虛白兮補氣最良。出不快兮，爲表實而發散可用；二便閉兮，是裏實而疏利何妨。毒不能以速散，毒甚者令微汗之發越；熱不能以盡除，熱劇者使小便之清長。三陰甚而多寒，必投辛熱；三陽實而多熱，無過苦良。是故補元氣參芪白朮，養榮血歸芍地黃。發散表邪，重乾葛而輕桂枝；疏通實熱，微枳殼而甚大黃。解熱毒芩連梔子，快斑疹紫草荆防。牛蒡連翹瘡中之要領，甘草乃藥之君王。玄參桔梗能治咽痛，木通車前利其膀胱。氣逆兮陳皮青皮，胃寒兮丁香木香。泄瀉兮訶子豆蔻，嘔吐兮砂仁藿香，祛風熱兮蟬退白芷，定驚搐兮天麻僵蠶。頭痛兮川芎藁本蔓荆可用，腰痛兮杜仲牛膝玄胡堪當。麥門乾葛清心熱而止煩渴，厚朴腹皮療水腫而消腹脹。五味杏仁潤肺止嗽而定喘，山查枳實消食行滯氣爲良。痰實半夏南星貝母，汗秘羌獨紫蘇麻黃。紅花牡丹皮可除熱，鹿茸穿山甲能起痘瘡。食積神麴麥芽草果，後重枳殼檳榔木香。犀角羚羊解乎心肺之熱，秦艽香附退乎脾胃之黃。乳香沒藥止痛，乾薑附子回陽。前胡蘇子能消痰咳，豬苓澤瀉茯苓清利小腸。此乃藥味加減之權宜，若病之輕重各有主方。

《痘疹金鏡録·指南賦》 人參益內，甘草和中。用黃芪而實腠，得蟬蛻以開肌。紅花有活血養血之功，生地有涼血行血之效。痘若乾紅，便宜加入紫草，滑肌通竅，毒壅堪行。熱賴證之而有益，虛寒誤用以溏便。山查善遏瘡疼，能消食積兼理滯氣於補益方中，且解鬱結。於透肌湯內，輕其表而涼其內，功在荆翹；疏其肌而發其擁，妙在蟬殼。利咽喉而清氣道，能發散而善開提，功必資於桔梗；分清濁而利小便，消痘毒而去膨脹，效莫大於腹皮。川芎引清陽而達表，勿缺於未滿之前；芍藥斂陰氣以濟陽，可多於漿足之後。牡丹皮去血中之毒，壯熱繁紅爲聖藥；地骨皮去氣中之毒，毛焦熱甚是良工。官桂有鼓動陽氣之能，神倦而不振者用之以收實效；丁香有贊助元陽之力，內虛而不起者得之以奏奇功。木香順氣而理脾寒，泄瀉湯中必用；乾葛療肌而退胃熱，渴煩方內須加。白朮茯苓能健胃，佐參芪而益氣；當歸生地補陰氣，君枳殼而潤堅。解蘊毒於犀角黃連，惟熱甚則前後堪用；定心煩於麥門五味，有渴證則始終宜加。大附子反本回元，能理虛寒而收戰慄；天花粉消痰消胃，且收肺氣以發聲音。白芷疏風，痘毒憑之而發散；紫蘇流氣，實邪賴是以驅除。羌活有運毒走表之功，防風有散邪逐毒之妙。僵蠶只利於肌膚，捐風定癢如神；枳殼能平於胸膈，下氣寬中最速。開腠定喘於麻黃，壅遏憑之而發散；平胃溫中於胸膈，腹脹用是以消磨。龍骨枯礬權行澀

泄，豬苓澤瀉暫用安便。乾薑溫中氣而止嘔吐，是以胃寒而虛瀉者宜用則用；大黃蕩腸胃而潤燥堅，是以熱壅而便秘者當加即加。鼠粘清利咽喉，透肌解毒；升麻升發元氣，堪散瘡痍。柴胡前胡解肌安表，黃芩黃柏退熱消斑。止嗽開痰於貝母，清便降熱於山梔。牛中黃化風熱而療顛癇，成扶危救濟之效；龍腦片涼心血而起黑陷，有撥亂反正之才。麝香通竅於毫毛，亦能發汗；雄黃解毒於臟腑，兼可消痰。辰砂鎮心定志而有養血涼血之能，珍珠透裏入堅而解骨中髓中之熱。訶梨勒斂肺氣而澀腸，肉豆蔻溫脾胃而止瀉。天靈人齒但能發鬆肌肉，過用則肉裂皮崩；蟾蜍穿山實可振揚痘毒，多施則虛抬空殼。藥味不求於異人，取效每存乎常品。明此一篇，思惟過半。

《壽世保元·痘瘡》 夫痘瘡者，乃胎毒之所致也。嬰兒在胎之時感其穢毒之氣，藏於臟腑之中，發時有近遠之不同耳。若值寒暄不常之候，痘疹由是而發，因其所受淺深而爲稀稠焉。大抵始發之時，有因外感風寒而得者，有因內傷飲食而得者，有因時氣傳染而得者，有因跌撲驚恐而得者。大凡初起未見紅點，與傷寒相類，發熱煩躁，臉赤唇紅，身痛頭痛，乍寒乍熱，噴嚏呵欠，喘嗽痰涎等證。身熱未明，疑似之間，急須表散，可服敗毒散，以微發其汗，則胎毒隨汗而解，而痘疹亦隨發而出矣。痘苗一見之際，則禁表藥，恐發得表虛故也。雖視痘之稀稠，稀者輕，不須用藥，而稠者重，宜以九味神功散以化其毒，痘自出至齊，宜此加減用之，能除諸病。毒已解盡，又看痘之起脹何如？如痘不起脹，此元氣虛也，宜以保元湯主之，而痘必起脹。又看痘之貫膿如何？痘不貫膿，此氣血虛也，宜內托散加人乳、好酒，此貫膿之巧法也。貫膿已滿，又看收靨如何？若當靨不靨，灰陷黑陷，嘔吐白沫爲表虛，宜木香散治之。若當靨不靨，寒戰咬牙，癢瘡泄瀉爲裏虛，宜異功散治之。有過服熱藥，以致熱毒猖狂，血氣彌盛，痘爛不靨者，宜小柴胡湯、豬尾膏解之。收靨已畢，又看痘後有無餘毒，若餘毒盛，必因過服附子，熱毒失解，聚而不散，以致渾身手足赤腫，成癰瘡也，宜清毒散、五福化毒丹治之。又有毒攻發爲諸病，宜隨證而療之。大凡痘瘡，七日以前爲裏實，不可投溫燥之藥，能助毒也。八日以後爲裏虛，不可投寒涼之劑，能伐生氣也。但世俗不分寒熱，但看痘出不快，舉手悉用陳氏治虛寒熱藥。殊不知痘瘡屬燥熱者多，急以丹溪涼血解毒治之。若概投熱劑，豈無死者。今不知致病之因，又不求立方之意，倉促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并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余觀陳氏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因手太陰屬肺，主皮毛，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外感，脾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薑、桂所以治肺之寒，用朮、附、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使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已，何傷之有！今徒見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利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卒投木香散、異功攻，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成誤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繩尊，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陳氏立方之時，必痘瘡而挾寒者，其用燥熱補之，故其宜也。今未挾寒而用一偏之方，寧不過於熱乎？余嘗會諸家之粹，求其意而用之，實未敢據其成方也。若痘瘡虛寒，淡白色，癢瘡，屬虛寒者宜用之。若發熱壯盛齊勇，紅紫色，燥癢，此屬熱毒，宜涼血。自陳氏方盛行後，屬虛寒者率得生，屬熱毒者悉不救。痘是胎毒，古人治法只解毒，然氣血虛則又送毒氣不出，及不能成就，故陳氏之法既行，而解毒之旨遂隱。只顧救其虛寒之痘，而不能治其燥熱之瘡也。余思治法，陳氏與丹溪寒熱兼用，俱不可廢。如痘瘡陷頂，灰白色，寒戰悶亂，腹脹泄瀉者屬寒，只用異功等方治之；如熱盛，紅紫燥癢屬熱毒者，急用涼血之藥，消毒等散，相兼而用之，豈有不中其病耶？予謂痘疹乃小兒之酷疾，生死反掌，古人論之不一，有見於寒者，有見於熱者，學者不可執一而誤赤子之生。何也？蓋痘疹乃胎毒所致，初生小兒失於拭去口中穢毒者，一誤也；及長，失於未用預解胎毒免痘之方者，二誤也；初起發熱，有當汗而不汗者，三誤也；將出之際，有不當汗而汗者，四誤也；既出之後，有毒盛當解毒而不解者，五誤也；起脹貫膿之時，有當補虛而不補虛者，六誤也；有首尾證平，不當下而下者，七誤也；有首尾實熱，當下而不下者，八誤也；有首尾虛寒，當溫補而不溫補者，九誤也；有過服熱藥，致痘瘡後餘毒，當解毒而不解毒者，十誤也。凡此十誤，當預慎之，務加變通。故曰：寒者溫之，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又曰：化而裁之，神而明之。若斯治者，庶免小兒夭枉之禍耳。

《壽世保元·痘瘡》 空谷而響應，形動而影隨。夫痘瘡之發也，內熱和緩，達於外者必輕；便閉煩躁，彰於外者必重。有諸中，形諸外，理勢之自然也。夫顏色貴潤澤而嫌昏暗，貴光彩而嫌枯澀，貴淡紅而嫌黑滯，貴圓淨而嫌破碎，貴高聳而嫌平塌，貴結實而嫌虛薄，貴稀疏而嫌稠密。根窠收緊，痘分陰陽。見點動活，更怕臉浮。出要參差，血宜歸附。耳後、心、喉，少於他

處爲佳，眉稜、兩顴、額前，光潤不泄爲妙。一發熱便出者重，瘡夾疹者半輕半重。裏外微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外赤裏黑太重，瘡內黑點如針孔者勢極。青乾紫陷，昏睡汗出，煩躁熱渴，腹脹啼喘，大小便閉者困也。善治者觀其形色而辨之，輕者獲安，重能取效矣。

《活幼心法大全·論受病之源》 痘疹之源，有謂兒在胎時食母血穢而致者，有謂父母慾火所致者。慾火之說出於臆測，固無明據。然嘗見孕婦飲食清淡者，生子出痘多稀少而平順，恣食厚味者，生子出痘多稠密而險危，則其病源受毒於母胎血穢，似有明驗。蓋飲食淡則血氣清，而胎毒輕，飲食厚則血氣濁，而胎毒重。受毒輕，故出痘少，受毒重，故出痘多，其理易明也。近有好爲奇論者，謂胡人豈無慾火胎毒，而獨不出痘，則此二說皆非也。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以中國地對胡地，分四方則中國屬東南，胡地屬西北，東南屬火，故心火旺，而有痘瘡；西北屬水，故心火不旺，而無痘瘡。又以胡人居中國，則亦出痘，中國人居胡地，則亦不出痘爲證。此論似是而實非也。若痘非胎毒，果因地方火旺而有之，則閩廣等極東南之地，其人出痘當至再至三，何以一生止一次，與中國同也。意者胡地極寒，無屋居火食，犯風霜冰雪，腠理秘密，若無毒然。即有胎毒，當爲別證，不能宣發於皮膚而爲痘瘡，是以胡人不出痘也。不可執此而謂痘非胎毒也。夫胎毒潛伏於五臟，有觸則發，無觸則不發，故其發有遲速。當其未發時，形氣俱泯，無可端倪。若未燧之火，何處尋覓？又何可解釋？故余以爲古立預解痘毒諸方，若無故而逐寇於通都，不近理也，及其有觸而發，則勃然不可禦。蓋其毒氣發自五臟，實動五臟眞氣，全賴血氣送毒氣而出之於外，運化之而成漿，收結之而成痂，而後臟腑可安。若血氣送毒氣不出，則毒氣反攻臟腑，如寇作於都城中，主者不能操謀奮武，逐之於外，致令操戈內攻，安得不危。故用藥如用兵，不可不透此理也。

《活幼心法大全·闢時醫之謬》 痘證與他證不同，自初發熱以至結痂，限日限時，救困扶危，當用之藥宜及時而用，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蓋痘毒發自五臟，實動五臟之眞氣，其出痘多者眞氣發泄亦多。當此之時，人之血氣幾絕，炭炭乎殆哉。如油盡之燈，不速爲之增油，則燈焰熄；如風中之燭，不速爲之蔽風，則燭光滅也。時醫則不然，輕視人命而重視財利，其愚而不知用藥者姑無論已，即稍知用藥者，亦不肯及時用藥，欲因禍大而顯功，直待諸惡證出，然後乘人父母之驚懼而要重利，遲延至于血氣已絕，不可復續。雖有對證之藥，緩不及事，因而誤人性命者多矣。嗟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欺罔，此輩以貪利而殺人，心術不善，豈無幽責？豈無冥誅？殃必及身，必及子孫，不可逃也。此醫家之害，而病家不可不知也。又時醫識見淺陋，未諳妙理，執泥祖傳舊方，不知通變。遇痘證之輕者，猶可動手調治，而自以爲功，一遇危險重證，便束手無策，不能救療。甚至治一家十人，而不活者七八人，則以爲痘證原惡，而不自咎其術之拙，病家亦以爲痘證本惡，而不歸咎醫之拙。殊不知痘瘡常數，若無甚惡之證，而調治得宜，十可十生。間有極惡之證，必不可救療者，十不過一二。今治十人而死者七八，何惡證之多也？無亦術之不精乎，予深憫之，故不得不爲之著論立方也。

《活幼心法大全·折諸家之衷》 治痘之家多矣，劉河間悉用寒涼，偏害非小，至於錢仲陽立方，亦以解毒爲主，而多用寒涼，少用溫補，張潔古、王海藏咸宗之。此其意俱本於《內經》諸瘡瘍屬心火之一言，故以寒涼瀉火也。厥後陳文中立方，力矯其偏，專主溫補，凡痘瘡已出未出之間，諸證悉用十一味木香散，已出之間，諸證悉用十二味異功散，其意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肺主皮毛，足太陰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脾土惡濕，故用丁香、官桂以治肺之寒，用朮、附、半夏以治脾之濕。二方用之得其當，其效固大，然不分寒熱虛實而一概用之，則宜於虛寒不宜於實熱，其偏害又可知也，朱丹溪辨之是矣。至丹溪立論，矯陳氏之偏，而取錢氏之長，主於解毒，和中安表，似爲的當，舉世宗之，數百年來無敢議其失者。予則以爲丹溪治他病多妙論，獨於治痘則孟浪而未盡其妙，儻亦千慮之失乎。蓋其矯偏于陳氏，而不敢輕用木香、丁香、桂、附等熱劑，似乎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其取長于錢氏，而必用芩、連、牛蒡、連翹之類，以監制參、芪、歸、朮等補劑，似乎用將而中制，用兵而外監也。其失亦起于泥《內經》瘡瘍屬心火之言，而未透其理也。不知痘瘡雖屬心火，卻與諸瘡不同。諸瘡之毒，當其初發而未成形，可用藥解散，內消而愈。及其已形而未成膿，又可用藥逐散，未成膿而愈。痘毒發自五臟，必藉血氣送出于皮膚，運化之而成膿，收結之而成痂，而後收全功也。可內消而愈乎？可未成膿而愈乎？故諸瘡以解毒爲主，能解毒於早則輕，不能解毒於早則重。痘瘡以血氣爲主，血氣能送毒以灌膿結痂則生，血氣不能送毒以灌膿結痂則死。解毒之藥多損血氣，不顧血氣之虧損而急于

解毒，是猶不慮我兵之羸弱而急于殺敵也。故毒有不必解者，又有不可解者。若小兒稟賦強壯，脾胃氣好，飲食如常者，其血氣自旺，自能送毒氣以成功，其痘自始至終多順證，此不必解毒者也。若其稟賦素弱，脾胃又弱，出痘時飲食又少，或瀉或渴，或腹脹，或手足冷，或氣短促，或失聲，痘或出不快，或根窠不紅活，或色白而頂陷，或當灌膿不灌膿，或當結痂不結痂，皆由血氣不能送毒氣，此不可解毒者也。當速用溫補以扶胃氣，而助血氣，若用參、芪、歸、朮等，而力不及，即加入木香、丁香、桂、附等佐之，亦不爲過，又何可參入芩、連、蒡、翹等涼品，以監制溫補之力，而損血氣乎。所謂丹溪未盡其妙者，此也。丹溪又教人用犀角地黃湯以解痘毒，後人沿其說，失其初意，相習用之，以爲奇妙，而不知其害。蓋心者血之主，心之所以能主血者，以其屬火也。痘瘡屬心火，正藉心火，以運用一身之血而成功，豈心火可瀉而去之乎。蓋人身之血，溫則流行，寒則凝滯。犀角地黃湯涼心經而瀉心火，心經既涼，心火既瀉，則一身之血俱凝滯不行，何以運化痘毒，而成膿結痂乎。則內攻之患作，而竟以告斃者，瀉心火之藥實殺之，而人竟不知也，醫亦竟不悟也，可慨也。故予謂痘已出之後，未痂之前，凡一切涼心之藥，如犀角、生地之類，姑禁絕不用，直待結痂後，用之解餘毒可也。或曰：若然，則未收結之前，毒俱不可解乎？曰：奚爲皆不可，若其血氣與毒氣俱盛者，脈必洪數，痘或初出即帶紫黑，或既出而稠密紅紫，內證則煩悶燥渴，小便赤澀，大便祕結，此則屬實熱，宜速用清涼之劑以解毒。如大便久祕者，量入酒炒大黃微利之可也。若其毒氣雖盛，而血氣未旺者，以解毒爲主，而兼活血養氣，則參、芪、歸、朮之類，亦不可離也。

近世痘方多宗黃西邱，其書自始至終俱分順、逆、險，而立三圖說。其爲順者，不必服藥是也。謂險者，宜以保元湯加減調治，猶近理也。但謂逆者俱不可治，治之徒勞無益，是教人袖手待斃矣，其言不仁之甚，而貽害于世不小也。此爲俗醫圖利計則甚便，而於救濟生靈之術則甚乖也。蓋醫者仁術，聖人以之贊助造化之不及，所貴者扶危救困，起死迴生耳。若治其易治者而棄其難治者，則何以醫爲？惟俗醫意在圖利，又恐壞名，見證有不順者，輒委棄之，彼誠恐利未必得，而徒冒不識證之名。若仁人君子當爲之死裏求生，豈忍斷其必死，而坐視不治。故曰西邱之言，便於俗醫，而非所以濟世也。且其所指逆證多端，痘瘡稠密者多有之。如初熱而驚悸吐瀉，報痘而先發于印堂、司空、天庭等處，初出而根窠無暈，既出而色白灰陷，或發水泡，或癢塌，或當行漿而不行漿，或痂未落，而寒戰咬牙等證，皆其圖說所謂逆而不治者，予每治之而得生者多矣，奈何悉謂治之無益，而戒人勿治乎？惟初出形如蠶種，既出而紫黑乾枯者，難以灌漿，多不可救耳。然寧救之而不活，不忍坐視而不救也。

近年有庠生管橎編集《保赤全書》，載痘疹方論頗爲詳備。然其人博而不精，未諳妙理，所論氣血虛實寒熱等，理多混雜，未能融通，所論某證該用某方，多鹵莽，又多乖舛，而不得其宜。在明者得之，猶可備參考；若昧者執而用之，鮮不誤事。予恐其無益于世而反惑世也，故表而出之。

《摘星樓治痘全書·氣血强弱論》 夫氣血原不相離，不相離，則氣充於頂，領血之清瑩而爲光潤。血附於下，拘氣之跳梁而爲緊固，其形凝結聳拔，其色活動鮮明。若有離畔，則氣直冲上，不能領血，爲枯爲澀；血亦流漫，不能配氣，爲滲爲漏。甚或以盈血而混居氣頂，以微氣而陷守血圄，其形色立見其衰萎也。

《摘星樓治痘全書·氣血配合論》 氣中有血，血中有氣。氣之來也，妙無形而形自長，其間滋潤光明，乃氣中之血也，非血則枯澀不能堅厚矣。血之充也，妙有形而形不測，其間活動流通，乃血中之氣也，非氣則凝滯不能長進矣。試觀蒸籠得水，石泉自溫，非宇宙間陰陽配合之至妙者與。

《摘星樓治痘全書·內外論》 予非軒岐，焉知五臟？但據外可以察內，見影可以標形耳。大抵初見點即頂白根紅，連肉聳起，如笋初出土，則知其在中之氣血完固堅凝，必能送毒。若紅白相混，或淡白無暈，或赤色過頭，軟軟萎萎，痘陷肉裏，不能聳出，則知其在中之氣血離散滲漏，何以成功。屢見初出，針頭小點，枯滯紫暗，未有不由氣血之朽敗而然者。此明眼人過前即決死生以此耳。

《摘星樓治痘全書·起發論》 痘最喜其起發，然起發不得其時，則爲光亮，爲空倉，先勇而後怯，其精力盡養乎皮囊，而此中則涸，何以化漿而送毒哉？此初時最宜窠粒緊實，隨時充長，其血根如從腳地拔起，一至大灌，不覺流利圓滿，倏然而成實矣。若不論時候，概以起發爲上，豈不誤哉。

《摘星樓治痘全書·漿論》 試觀天地間草木，生則有汁，死則無汁，此予單取痘之生氣也。凡痘有生氣者，潔淨光榮，自然活相，中含水色，依期充

長。如無生氣，焦滯乾枯，一瞬而爲平塌歪斜，一瞬而爲堆壘破裂，變壞之形，千態萬狀，不可盡述，此無汁之根源也。

漿者，毒之化也，無漿而愈者，萬中之一二也。然有眞漿，有假漿，有始眞漿，而終縮不行者，何以別之？原係好證，神安氣靜，色潤根緊，一見白漿，自然精彩，不待收成，知其必愈。乃有危證，一臨大灌，亦放白勢，似爲漿影，苟不細察其中，未有不認爲眞漿矣。又有界順逆者，用藥清之，始或枯滯，終則放光，眞漿漸來，面部亦似充足，倘或內證頓加，四肢胸背多滲紫暈，或至十二三日以後，忽見變壞而逝。予故細思將化之人，其元神必然發泄，發泄必成漿汁，譬如斬斷之木，未有不抽漿透葉而枯死者。此危險證之漿，似眞而假，始眞終縮，正爲其元神之將盡而發泄耳。嗟夫，漿之假，根之不化也，根之不化，元神之將脫也。予故嘗曰，根在則毒在，誠非虛言也。

《摘星樓治痘全書·根脚論》 夫痘之紅根，乃漿之盈虧，元氣之消長所關，而人之死生之根本也，故曰根。毒輕者則根之滲者亦生，況必收而歛乎。毒壅者，則根之緊者亦死，況未必不散而溢乎。此根宜緊不宜滲也。大凡痘少者根自歛，痘密者根始緊而終忽滲，爲其氣血不能因毒而化也。每危證至九十日後，多留紫暈，此乃毒之不受羈絆而跳梁於窠粒之外者也，鮮不仆矣。予治密痘，初見緊小窠粒，若易成漿，必至大灌，紅根盡化，方可安枕而卧。不然變生呼吸，眞漿安在？此痘有似順而逆者，最難前知也。每治痘費盡心力，多被紫暈而壞，今則知其故矣。嗟夫，痘毒遇感，未有不擊而出者，人之氣血送毒，未有不因而化者。第毒盛而氣血弱，載以出者，復載以入，此始有漿而根歛，終漿縮而根滲也，總之標密而內證酷烈者然耳。如曰放白即非逆證，行漿即可成功，此全不知造化消息者矣。

《痘疹奇衡·明宗篇一》 危矣哉，痘之爲病也。死生存亡決於旬日，有志慈幼者，可不究心乎。予苦心是道三十餘載，此中竊有別見，試略而言之。痘之爲證，狀似傷寒，而與瘡瘍同類。瘡瘍之作，系火爲之，則痘之出於火也審矣。是火也，非他也，即命門之相火，與生俱來，感乎時令不正之氣，則發而爲之痘也。是火也，與左腎之水配合，氤氳冲和，是則所謂元氣也。腎水足者，元氣自足，故其爲痘也，蒸蒸而熱，應期而出而發而長而化而醫，可勿藥而有喜也。

然人之生也，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陽者火也，陰者水也，水不足則孤陽獨旺，火失其本然之正，眞火既亢，即是邪火也。邪火熾者，毒之所以盛也，紛紛敗證之所由作也。是故業是科者，始終不離一火字，而治療之法，不失一水字也。火也者，氣也，所以主宰乎痘也，非此則無以爲出爲發爲長爲化爲醫也。水也者，精也血也，所以妙運乎火而令其勿潛，勿妄，應期而出而發而長而化而醫也。予從仰觀俯察，近探遠取，旁參《大易》、《陰符》諸經，而恍然有見於此，故於諸家之外，獨標一法曰，救眞水也。救眞水者，即可以救眞火，而令元氣之復也。元氣復則險者可平，逆者可順，此已試之法，十不失一之道也。

《痘疹奇衡·明宗篇二》 救眞陰之說，先賢未發，而倡之者自予。非立異也，亦非謂陽不可過，而陰獨可過也。蓋痘之始終，全恃乎血氣，血氣和平，萬全無患，一有偏勝，鮮不爲殃。然血勝氣者，猶易爲治，何也？其證爲陽虛陰旺，濟以保元之品，猶可收功。氣勝血者，最爲掣肘，何也？其證爲孤陽獨旺，一味清涼解毒，鮮克有濟。故予立救應眞水一法，所以滋扶不足之水，以配有餘之火，使水火既濟，元氣冲和，未壞之前可以保全無害，將壞之際亦可轉敗爲功。故是法也，蓋至平，至實，至中，至正之道也。

或者曰：大人涉世既深，雕琢日甚，眞陰不足，理有固然。小兒混沌未開，全無人損，眞陰之虛，何自而致？噫！是徒知人損，而未知天損也。今世之人，異於往古，淫慾鑿其眞，浩飲滑其和，非男精之怯弱，則女血之偏枯，以是成胎，安有具足之理。故嬰兒之陰虛，蓋虛自結胎之始也。

或者又曰：痘之爲證，有血有氣有毒，所以昔賢治痘，自始迄終，按期施治，爲法不一。今專主救陰一法，得毋膠柱鼓瑟，未盡其變乎？噫！是殆知有殊途，而不明於一致也。夫人身止有氣血耳，何從有毒？毒也者，乃濁氣之別名也。蓋水虧則火旺，火旺水益衰，濁火奮盈，五臟六腑十二經脈淆然受其混亂，百般險逆之證，種種見矣。是毒之爲毒，皆火之過，統由水不及也。吾惟救其眞陰，則火得水而平，毒從火而化，不必清涼而自清涼，不言解毒而毒自解矣。是拔本澄源之功夫也，豈曰舉一而廢百哉。

《痘疹奇衡·應變篇》 夫痘有順、逆、險三證，視乎血氣之盛衰。血氣盛者，其證必順，無妄之藥可以勿試。血氣敗者，其證爲逆，雖有良工，難施妙手。所宜用力扶持，惟有險證而已。證之險者，多由血氣之稍虧，不能應期供給，所以或現虛寒之證，或顯毒熱之候，非補其敝，救其衰，安能萬全無患

哉！而又有血充氣實，火勢深重者，有感乎外邪，而變爲極寒極熱之證者，進退之法，全係寸心。是必以有主之衷，而妙機權之用，參之運氣，行其補瀉，乃可以有成而無敗。故善治者，險變爲順；不善治者，險變爲逆，可不愼乎。

《痘疹奇衡·胃氣篇》 痘之始終，全恃血氣，血氣和平，百變不生。反乎是者，必有病焉。病在血分者主救陰，病在氣分者亦同是法。救陰之法，惟資藥品，水穀之味，厥功尤茂。蓋飲食入胃，旋輸於脾，脾運其精液于諸經，由是生氣生血而生精。是故善飲啖者，血氣必盈，縱使不盈，亦易調停。譬諸富人，費用廣博，儲蓄既多，豈憂匱乏。肌膚之內，臟腑之間，或感外邪，或生內火，亦猶富人牆壁完固，主人精明，時有小盜覬覦，彼自潛遯，安事驅逐？故知胃之爲腑，司血氣之籥，而扼痘瘡之要也。然胃之根柢又在腎，腎足則胃清，胃清則強，腎虧則胃濁，胃濁則弱。世間晨起而噦，不喜飲食，皆腎臟不足之人也可驗已。是故救痘者必救陰，救陰者必扶胃也，扶胃者終歸救陰，其互根之妙，通復之機微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痘疹奇衡·險證》 痘疹用藥，六朝以前，宜補陰破陽之藥；六朝之後，宜補陽融陰之品，此二法爲痘家之綱領者也。今之醫者，初發熱時，進以解毒；見點之後，服以清涼；起脹補以甘溫，收靨治以滲濕，結痂調以滋補，兼之解毒，如此調治，守株待兔之法也。不若總歸一途，調其陰陽，無使乖戾。首宜進養陰宣化湯，次宜進復陰歸陽湯，晚宜進斂陰和陽滲濕湯，首尾含一陰字，眞爲成物之基，生化之本。

治痘如植物，六朝之前，謂之根苗，七朝之後，謂之花實。專此科者，先助陰以固其根苗，則無花不實矣。此爲治痘大功夫。

治痘亦有勉強成功者。蓋人生以胃氣爲本，若首尾保得胃氣時，眞爲起死回生之大柄也。時醫見痘凶惡，多棄不治，不知飲食如常，得生者多矣。養胃一法，此爲治痘大關節。

痘宜靜而後動，方合造化之機。若輕用動散之劑，耗其精血，必致陷伏而不可救，戒之戒之。

煎氣藥宜用井水，以靜而濟動也。血藥宜用長流水，以動而濟靜也。

《痘疹奇衡·方法》 凡小兒將發痘疹，類似傷寒，頭痛身熱，唇臉俱紅，或腹脹痛，眼眵、噴嚏、耳尻足皆冷。此是痘疹之先兆，人多投以托散之劑。曾不思痘雖未萌，始在今日，《中庸》曰：凡事豫則立。此時正宜豫養眞陰，以配眞陽，庶可獲萬全之功。故一見前證，宜進融陰宣化湯。

諸方初起，俱遵升散解表爲先，愚概不取者何也？治痘之法，以深明血氣陰陽，參審胃氣，方稱良工。今痘初起，大歸于陽明，陽明主乎肌肉，肌肉非得胃氣強健，善啖飲食，以化生血氣，能供給之乎？初發熱時，急宜救陽明胃腑，使胃和血生氣旺，則痘自然根窠成粒，易于生膿化漿。如過服散劑，有傷正氣，則胃火炎炎，傷血損氣，反逆而不能起泛。此劑內前四味，有培陰充陽之用；後二味，有開結破滯之能，合之則有融陰宣化之神，發熱見點六朝之前俱可用。世人不明此理，謂此陰藥，何能發痘？不知火得水生，此藥能喚起陰氣，以充陽火，則胃氣強矣。假胃氣強以疏通載化于肌肉，何痘之不起發乎？此補千古未發之秘旨也，屢見奇效。

小兒痘證有發熱一二日即見點者，又有一齊湧出者，皆爲無根之痘，此爲逆證，故古人不立治法。予按此證皆由陰陽不足，陰血不及，不能充實肌膚，所以表虛不能固守元氣而成也。愚製一方，名爲復陰歸陽湯，除蠶種、橘皮、蛇殼者，爲眞元敗散，必不能救，其餘服之，能斂復元氣，可使痘瘡依次而出。蓋萬物得土而生，痘瘡必得血而生也。此方之旨，猶如加工以培物之意，屢試奇驗。

復陰歸陽湯　凡胃氣不強，血氣不足，以致肌肉虛胞舉發，不能約束元氣，痘瘡一齊湧出者，宜服此藥，大能斂陽復陰，以防痘再出，誠固根本萬全之神策也。

凡灰白頂陷，諸書皆言之虛，多以保元湯加辛熱味治之，愚謂未盡得其妙。蓋保元湯只得助陽補氣，是爲假虛客虛者設也。此證雖是氣虛，亦爲血少，惟眞陰足則陽自健，宜服養陰健陽造化湯。

灰白頂陷，無火之證，宜服此藥。能救眞陰，接引先天之元陽，以資後天之氣血精神，屢著奇功。

宜陽融陰湯　黑陷焦枯，無水之證，宜服此藥。能清胃瀉火，使氣清血和而毒化。

以上四方，乃痘瘡神劑也，首尾皆可服，宜消息用之。

《痘科類編釋意·原痘論》 痘之一證，其名不一，曰聖瘡，曰百歲瘡，又曰天瘡。聖瘡言其變化莫測，百歲瘡言其自少至老只作一番，天瘡言爲天行疫癘也。總之不可以定名，惟曰痘瘡，正世俗所謂豌豆瘡是也，言其形之相

似耳。言其形之似豆則順，形之不似豆則逆也。取名之義甚確，而痘之名定矣。特痘毒之所由來，其論不一：有謂男女媾精，無慾不行，無火不動，恣情肆慾，淫火之毒，遺於精血之間，精血成胎，胎形完備，子母分張，其毒蘊於五臟，百骸四肢無不有者；有謂胎在腹中，食母穢液，至生之時，啼聲一發，口中所含血餅，隨吸而下，寄於命門包絡之中，痘瘡之發，乃下焦相火熾者；有謂痘瘡者，母血之毒也，地氣重濁，故含虛碩大，既作膿汁又復結痂，陰之道也，非受於父者；而麻疹則父精之毒也，天氣輕清，故但結顆粒，不作膿汁，亦不結痂，陽之道也。前人論痘不一若是。吾今統會其說，若謂之胎毒則誠是也，千古不易之論也。但以男女媾精，無慾不行，無火不動，淫火之毒遺於精血之間，謂痘毒專得於交媾淫火，則未詳也。何也？蓋自人之幼壯以至有年，自貧賤以至富貴，男女交媾，豈有有慾不行有火不動者哉？何小兒生痘而有輕重之不同也？殆由於父母之氣血先異也。父母素性和平，滋味淡薄，或稍知自愼，血氣已無蓄毒，則交媾淫火之毒必淺，不待言矣。如爲父者，平日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暴戾自恣，厚其滋味，或服助陽之藥，邪火已伏於血氣之中，交媾之際，淫火已動，邪火併熾，父之遺毒於氣之始者必深矣。如爲母者，褊急嫉妒，恣其所慾，厚味是嗜，好啖辛酸，好食異物，穿綿向暖，受用過度，血氣之中，已有伏火，懷胎之後，又不知禁忌，其氣傳於胞胎之中，母之遺毒於形之始者亦必深矣。且古之君子，必待婦人月事當期，與之交媾以成其胎，婦人有娠則居側室以保其胎，不妄作勞，飲食必謹。今之夫婦，不知此理，情慾妄動，飲食妄嗜，父母之遺毒，嬰兒受之，原非一端，豈是在父母交媾之際，而有淫火之遺，誕生之時，嚥其血餅，以致有痘毒哉？由是觀之，謂小兒初生口含血餅嚥下，寄於腎經，以致痘證者，謬矣。且人之有生，既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則痘疹之毒，皆父母所遺，以痘而專責之母者亦偏矣。蓋胎毒蘊於五臟筋肉骨髓之中，歲氣流行，相感而動，乘時而發，或遇天地肅殺之氣，歲運乖戾之變，厲氣侵人，大人感之而生瘟疫，小人感之，胎毒即發而生痘瘡。壅市村落，互相傳染，證候相似，輕則俱輕，重則俱重，若有主之者，是則天行癘疫之氣所爲也。豈可概責之胎毒哉？是胎毒之外，又有時氣邪熱之毒所兼併而發者。若非歲運時氣之太盛，有因中寒而發者，有因傷食而發者，或受驚或感風而發者，種種不一。外有所感，內毒因之而發，毒有淺深則痘有輕重，非若天行癘疫爲之主，一時輕則俱輕，重則俱重之比矣。可見待時而發者，胎毒也，一發則其毒盡泄，所以終身只作一番，後即有時氣之感，亦不復作矣。有曰：痘非胎毒，乃天地之癘氣所爲，是以一時之輕則俱輕，重則俱重。若果胎毒也，何輕重各在一時，而一時則無輕重之殊乎？俱重者無論，俱輕者豈時氣能減胎毒耶？予曰：若然，天地之癘氣發不一次，何痘瘡只生一番而無二次也？若謂癘氣之爲，能令痘有輕重則是，若謂痘證必因癘氣之感而後有，則非也。痘毒之在人身，感時氣而後發，若磁石之引針，陽燧之取火，火取之而始出，針引之而後動。其毒原稟於胎元，伏於五臟，其重者深藏久蓄，時氣不烈，不足以感動而引出，元氣虛弱，又不能驅逐而送出，必待天行之癘氣一感，輕者出而重者亦出。重則俱重者，不必論痘毒之輕重，而一時之癘氣，則足以殺人也。輕則俱輕者，元氣壯，胎毒淺，時氣稍感而即發，值時氣之不烈，所以輕也。若一時之癘氣甚烈，求一輕者豈能得乎？又有從旁而詰之者，曰：痘果胎毒耶，曾見胎母一產而攣生者，則生痘就當相同，乃有一出痘稀而且輕，一出痘密而且重，豈胎母之遺注，能有異乎？予應之曰：父母之遺注於胎者則一，而胎之所以承受於父母者則異。如攣生之中，曾有一男一女，而陰陽之大不相同者，如木之結果，一枝併生幾枚，有長成者，就有不成而墜落者之大不相同也。可見胎毒之所遺，而承受亦自有異耳。況方書有云：飲食淡薄，足生膨脹；厚味過度，足生大疔。小兒降生之後，或乳母食無禁忌，隨乳而遺其毒；或小兒能食之後，父母過愛，滋味厚養而釀其毒。乳食之毒，釀於氣血之中，痘瘡一發，食毒與胎毒合并而熾，則輕重又不專係於承受之胎毒矣。若非然者，則痘瘡之有輕重，必胎毒之有淺深也。痘乃胎毒，可勿疑也。

補遺　口含血餅，降生之時，嚥下寄於命門，而作痘證之說，不可憑也。何也？人之有生，自父母交會而二氣相合，即精血爲胞胎，是一點精血凝結中涵生意也。一月胚，二月胎，三月之後，形骸臟腑，次第而生。惟有一臍帶，子母相聯，兒在母腹，暗注母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凡百動盪，內外相因。至於血之灌注，則如樹之結果，如蔓之結瓜，其血液之滋養兒體，由於臍帶以灌溉也，胡有血液以資兒食？如必曰：兒在腹中，必有所食。胚胎之初，形象未備，何能飲食？且胞從胎長，並無間孔，血何自而入到兒口邊以資兒食？兒之在胞中也，猶鳥雛之在卵殼中，渾渾然熏蒸滋養，惟所受太初之氣，漸自生長，日至形完，自破卵而出，豈卵內者亦有所食邪？所謂口含血

餅，或產時母血橫流，兒啼口開，灌兒口中，容或有之，斷非所食之血餅也。若謂兒食此血以養成，則此血是眞元至寶，既能養兒於胞中，必能養兒於胞外，豈有未產時則爲寶，既產後則爲毒也？或曰：兒在母腹，既無所食，降生之始，而即有便，俗名臍屎者，何也？曰：便之下行，猶瓜果中之汁水耳，原非食之所化也。況胎之有始，父精之所種，胎之生長，母血之所成，父母之遺毒，小兒受之，豈是一朝一夕哉？斷非形成之後，降生之始，口含血餅，咽下寄於命門，而始有是毒也。則痘毒之不專由於此也明矣。

《痘科類編釋意·論氣血并晰氣血盈虧消長之理》 人稟氣血以有生，即借氣血以成形。氣爲衛，血爲營。氣屬陽，主乎動，以衝暢隧道；血屬陰，主乎靜，以濡潤肌膚。氣無血不走，血無氣不行。氣行血亦行，氣先而血隨，灌溉周身，無處不到。至於小兒痘瘡，尤仗氣血以成功，初借氣血逐毒送毒以出外，繼則運毒化毒以結靨，是痘中之最要者氣血也，而盈虧消長之理，不可不詳矣。蓋氣體天而親上，血體地而親下。痘之出也，其高起之疱，氣之位也，上也，氣宜充焉；其四暈根腳，血之位也，下也，血宜附焉。疱頂尖圓而色白潤，是氣充而居其親上之尊也；四圍有暈而色紅活，是血附而安其親下之分也。氣居其尊，血安其分，氣血和順交會，而載毒外出，此最吉之痘，可勿藥而愈也。若頂陷則氣反親下，此氣虧而不能充也，法當補氣；四圍根腳無紅暈，此血虧而不能附也，法當補血，此其理猶易明也。其有通頂紅色成血疱者，是血反親上也，此證最險，必不能漿，至八九日後則癢塌而死。此非血之毒盈，乃由氣虧而失其居尊之常，故血得以妄行而僭居其位也，急宜大補其氣，氣充則必居其在上之位，而血自安其在下之分，不得泛濫妄行，而疱轉白矣。世人不識此理，見其血疱，謬爲血熱，而用涼血之劑，致令氣愈虧而斃愈速也，不亦悲乎！故氣血虧盈之理，微妙而難識也。至於調治痘瘡之氣血，其氣獨虛者，固宜專補氣而不宜補血，蓋陽不能從陰，陰愈消也。有血虛者，多由胃氣損傷，元氣不足所致。補血亦宜兼補其氣，蓋陰必從陽，陽生則陰長也。有謂血虛而用參、芪以補氣，則陽旺而陰血愈消者，是不明於陰陽消長之理也。曾見治便血之虛滑者，婦人產後去血過多而大發熱者，婦人血虛與崩漏而血不止者，俱用參、芪、薑、附爲主，佐以血藥與升提藥，皆獲奇效，安在血病不可補氣乎？則補血宜兼補氣也明矣。是氣血消長之理，不可不講也。

《痘科類編釋意·寧教有色而無形休教有形而無色論》 此就痘之壞證而有生機者論也。有形無形，非止就可見之顆粒有無論也。如平頂，如空囊，如破爛流漿，如三五串成一片，皆謂之無形，是形迹不完固，而無可觀之佳狀也。凡痘始終以氣血爲主，若色紅活而不滯，光潤而不枯，氣血活動，則痘可調治成功，所以謂寧教有色而無形。如頂尖圓而色黑，或漿滿而根不紅，或一片紫黑，後必板黃，是氣血不活，痘何由而成其功也？所以謂休教有形而無色。蓋以形雖平塌，其色光潤，根窠紅活，亦可治愈。是痘始終以色爲主，色以紅活爲貴。但紅有圈紅、噀紅、鋪紅之別：圈紅者，一線蕊紅，緊附於根下而無散走之勢，順之兆也。噀紅者，血雖似附，而根腳血色隱隱出於部外，險之兆也。鋪紅者，痘色與肉色不分，平鋪散漫，凶之兆也。治痘者，不可不明辨之。

《痘科類編釋意·虛實寒熱不同辨》 凡治病必先辨虛實寒熱四證，望聞問切，無非辨此四者而已。四者了然於胸中，則用藥取效，其應如響。四者不能辨，而執成方以用藥，鮮有不誤者，時或奏效，亦幸中耳。至於痘瘡之虛實寒熱，尤爲緊要，辨之不明，用藥多致敗事，況成功乎？奈何歷代治痘之家，著論立方，互相同異，至於虛實寒熱，多略而不辨，或辨而不明，致令檢方者，漫無下手處，竟不知某證屬虛寒當用某方，某證屬實熱當用某方，則雖千百方書，千百妙論，無益於用。無怪乎自古及今，治痘者多迷途，而慈幼之術疏也。且痘之虛實寒熱，與諸證之虛實寒熱，其異同固自有辨。諸證有虛者，元氣自虛也，宜補也；痘證有表虛，有裏虛，亦元氣自虛也，宜補也，此其相同者也。諸證有實者，邪氣實也，可瀉也；痘瘡有表實，有裏實，此則元氣完固，而毒氣不能爲害，不可瀉，亦不必瀉也，此其不同者也。諸病有虛之甚者，陰有餘陽不足，而寒自虛生，宜溫熱之劑以補之；痘瘡有虛之甚者，亦陰有餘陽不足，而寒自虛生，亦定溫熱之劑以補之，此其相同者也。諸證有寒自外入者，外感是也，當其在表宜發散之，久而入裏，則鬱而爲熱，宜清解之；痘出而風寒外襲，宜溫而散之，或外寒入內而爲吐瀉，亦宜溫之而已。外不可發汗，內不可清解，此其不同者也。諸病有虛熱者，元氣虛，津液竭，而火從虛起，補之則熱自除，不必解熱也；痘證亦有虛熱者，元氣虛而毒氣肆也，當以補元氣爲主，而略解毒可也，此同而有不同者也。諸病有實熱者，血氣未虧而邪氣壅盛，單用寒涼瀉之可也；痘證亦有實熱者，賦稟強血氣盛

而毒亦盛，亦單用寒涼解之可也，此又其相同者也。今自發熱之初，以至還元之後，俱辨證之虛實寒熱，逐一立方，令人細心審證，而後用藥，庶不至於虛虛而實實乎！不至於損不足而補有餘乎！不至於以水益寒以火益熱乎。然痘之虛實寒熱，較之他證，猶顯明而易察。蓋自見點以至結痂，其形其色既朗然可睹，若又聽其聲音，觀其動靜，視其飲食之多少，審其大小便之澹利，三歲以上者，診其脈之遲數洪微，以辨其虛實寒熱，常若黑白之分明，而用藥取效，猶反掌耳。

《痘科類編釋意・熱不可盡除説》　痘瘡始終借熱以成功。如初出，不熱不出，出齊則熱退；迴漿則又熱，漿將行則又熱，遍體紅活而後漿行，漿足則熱退；漿迴則熱退；結痂收靨落痂後則又熱，謂之燒斑，誰曰痘不借熱以成功哉！治痘者不諳此理，泥於解毒之説，見熱則用涼藥以解之，不思人身之血氣，溫則流行，寒則凝滯，痘之出長，成膿結痂，必借血氣運行而後成功，血氣既已凝滯不行，何以運行痘毒而出長成膿結痂也。如初出用涼藥過度，令熱盡解，則血氣凝滯，不能逐毒出外，毒留於內則內攻矣。常見醫於痘未出將出之際，見熱不論熱之淺深，輒用涼藥清解，令痘不得出，且曰：清解無差，可殺痘毒；又曰：熱深毒亦深，清涼之劑不可緩投，恐痘出稠密。不知痘不出，毒留內，內寇也；痘已出，毒在外，外寇也。出則稠密者，外攻也。留中不出者，內攻也。內寇與外寇勢孰急？內攻與外攻禍孰烈？故痘不出而死者，多在六日之內；痘已出而死者，多在旬日之間。況於已出之後，相形察色而調治之，則易於施功。若必用涼藥，盡除其熱，俾血氣凝滯，不能逐毒出外，是知急於解毒，而不知急於逐毒也。即起脹行漿之日，熱亦不可盡除。若用涼藥盡除其熱，則一身之血氣，俱凝滯不行，何以運化痘毒而成膿結痂乎？語云：灌漿時不宜輕用涼藥，誠然矣。或曰：痘未出已出之際，與已出之後，涼藥概不可用乎？曰：奚爲概不可用，若痘毒與時氣相搏而熾盛，其熱太過，血氣爲邪熱煎熬，皮膚枯焦，痘不能出，或出不快利，或初出即帶紫色，或既出而稠密紅紫，當急用清熱之藥以解之，但不可令熱盡除耳。

《痘科類編釋意・解毒化毒論》　解者，毒從氣分而解；化者，毒從血分而化。痘毒蘊於五臟肌肉之間，感天之時氣流行而後發。未感之時，痘毒與血氣渾成一塊，未曾破解；有感之後，痘毒與血氣漸漸分離，如胎之將產，正子母分形解體時也。痘出一分，毒解一分；痘出二分，毒解二分；痘盡出而能長，則五臟無留邪，其內毒盡解，特在肌膚之間而未化耳。所以然者，成表成膿而有色，雖是血使之能出透，能起發者，則氣之領逐其血，開竅衝利而爲之運行也，所以謂毒從氣分而解，此十成痘也。等而下之，有出不快，出不透，而不起脹者，須借醫藥以療之，當乘其勢，迎其機，開竅理氣，竭力疏通，使之出透起脹。亦如所謂痘出一分，毒解一分；痘出二分，毒解二分；痘盡出，其毒盡解。解乃分解之解，如人之相鬬，衆聚一塊，而我爲之分解也，與解凡瘡之毒不同。世醫謂痘未出，解可使之不出；痘出密，解可使之不密。不思痘毒之在人五臟肌膚之中，如胎之在腹，痘可使之不出，可使之不密，然胎之在腹者能使之不產，將產亦可使之有不產者哉？且謂痘與凡瘡同治法，解之純用涼藥。不知人身之氣血，冷則凝滯，熱則流通，若涼藥過用，氣血因之而滯，痘毒與氣血渾成一塊者，何由分解而使之出透起脹耶？惟天之時氣流行，與痘毒相搏而熾盛者，用涼藥以解時氣之熱，令血氣不受煎熬而痘得成其功耳，豈是解法必用涼藥也哉？毒從血分而化膿者，血之變也，必膿稠而滿，色白根紅，不寒不熱，痘毒之在肌膚者，盡附於瘡窠而內無留邪，將毒化而成痂矣，上也。等而下之，或肉腫而痘枯，或空殼而無膿，或漿清而不滿，或有膿而根窠不紅，種種之證，不能悉述，然皆血病而毒不化，治之必兼調氣。如血虛補血，亦補其氣，陽生而陰長；血滯活血，亦理其氣，氣行而血亦行。即此類推，治法雖不能一，然必血不病而毒自化。化乃腐化之化，渾化之化，如草腐爛而成敗土，如柴火化而成灰燼，與痘之已出起脹成膿而毒化，所剩者痂而已矣無異也。世醫不惟不悟解化之意，幷解化二字亦不作兩看，輒謂用藥於痘之未出，能解毒化毒，沒痘毒於無何有之鄉，令痘之不生，眞怪論矣。吾因此將解化二字分破，而各暢其説，俟高明者再正之。

補遺　解之意不一。胎毒蘊於五臟，感時行之氣而發，發而成痘，此時仔細詳察，看時氣盛則解時氣，胎毒盛則解胎毒。解時氣之解，清解也，或解表，或解裏，或表裏雙解，或用涼藥清之以殺其熱，與治痘之分解解散不同。雖然，胎毒與時氣合併而熱熾，痘爲時氣撓擾，出不得透，長不起發，痘毒何由分解？用涼藥以清解其熱，時氣退則痘易出而易長，仍與分解解散之意兩相成也。豈可謂涼藥一概禁止而不用哉。

《痘科類編釋意・痘不為害惟毒為害論》　痘之輕重稀密，由於毒之淺深，古人已言之矣。但痘不爲害，惟毒爲害之理，猶未晰也。何也？毒盡附

於痘之顆粒則不爲害，不歸顆粒則爲害也。如痘之初出時，顆粒尖圓，其色微紅，與無痘處皮色迥異，挨次出齊，是毒盡歸於顆粒，隨顆粒而達於皮膚，五藏無留邪，何害之有？倘痘顆粒不尖圓，其痘色與無痘處渾無界限，或出不快，或出不齊，是毒不盡歸於顆粒，邪留五臟，將變證百端。此時當觀其形，察其色，隨其所因而施治，必使其毒盡歸於顆粒，達於皮膚而後已也。無論隨所因而用何劑，劑中必加穿山甲末，以透其竅而逐其毒。如痘之起脹行漿時，顆粒漸漸放白，血色盡附於顆粒之根腳，周圍環抱，而無外布之勢，是毒盡歸於顆粒，肌膚無留邪，何害之有？倘顆粒之頂不放白，根腳之血色散漫，痘色與無痘處皮色，渾無分界，或爲倒陷，或爲倒靨，是毒不盡歸於顆粒，邪留肌膚，將變證百出。此時當觀其形，察其色，隨所因而施治，必使其毒盡歸於顆粒，無稍留於肌膚而後已也。無論隨所因而用何劑，劑中必加白芍，以斂其血而收其毒，此余之治痘屢試而屢驗者也。

《痘科類篇釋意·痘不以稀密分輕重説》 世俗謂痘稀則輕，痘密則重；醫亦謂稀者毒淺，密者毒深，言之誠是也。然不知稀亦有重者。如痘毒甚盛，表實而氣血凝滯，出不得透，只疏疏顆粒，見於皮膚之外，餘毒窩伏於內，至起脹之時，餘毒變而爲黑點，在皮膚之內，煩悶喘急而斃。若眞稀則輕也。密亦有可救者，毒甚而痘密，其毒已出於皮膚之外，非若痘似稀而毒伏於內者，此只看其形色，若紅活滋潤，頂尖不焦，亦可調理而愈，不必執方書密如蠶子不救之說。況其說亦有意也，言密可救，如蠶子則不可救。蠶子之形，色闇頂陷，周圍似圈形，中心硬黑，是毒潛於內，血氣已不活，何能救也？治痘者，不可不明辨之。又有痘在肌膚之內，氣血虛弱，無力送出，出不得透，只疏疏顆粒，見於皮膚之外，餘毒窩伏於內，綿延多日，諸證蜂起，竟不可救。又有發熱二三日，痘出二三粒或兩三粒，已出之後，突然高起，根腳開闊，暈紅帶紫，五六日後似膿非膿，七八日後似靨非靨，種種證出。若遇此等怪痘，當於出長之時，用銀針挑破，去其毒血，敷以拔毒膏，或四聖膏，再投以解毒之劑，使痘毒以解而退，得出增痘，庶可回生。倘治失其時，毒伏於內，靨後喘急而斃。此皆非眞稀，誤認爲稀，以稀爲輕，見稀守稀，其害非小。須細加詳審，察其實者清解而開發之，虛者溫補而開發之，宜挑者挑之。若眞稀則輕，又不在此類矣。

《痘科類編釋意·痘中疹子與正疹子丹毒斑點沙子不同論》 有先出疹，疹靨而痘即出者，名爲墊疹。有與痘併出，疹靨而痘始長者，名曰夾疹。有痘出即有小小顆粒，堆於痘之上者，名爲罩痘沙。又有痘出時，而皮肉間隱隱有斑點，大小不一者，名爲夾斑。皮肉間艷色紅赤如雲頭，而突起成片者，名爲丹毒。靨後痂落而疹出者，名爲蓋疹。種種不一，然皆痘毒之浮遊散漫於皮膚之間者，只當於痘中用活法，不可與正經麻疹、瘟疹，時證之發斑點、發丹毒出疹者，同一治也。

《痘科類編釋意·痘不可與凡瘡同治論》 世人見《內經》諸痛瘡瘍皆屬心火之言，輒謂痘亦瘡類也，亦屬火也，治法可以類用。不知諸瘡有皮瘡、血瘡、肉瘡、筋瘡、骨瘡之不同，初發已有淺深之分，或發於一經而與他經全無干涉；痘則胎毒蘊於五臟，發亦自五臟而發，自內達外，由筋骨而血肉，由血肉而皮膚，與凡瘡之發，各有深淺，發自一經者自異，可同治法乎？況凡瘡之毒，初發而未成形可用藥解散內消而愈；及至已成形而未成膿，又可用藥逐散，不成膿而愈。痘毒發自五臟，必借血氣送出於皮膚，運化之而成膿，收靨之而成痂，而後收成全之功也。斷不能用藥解散內消而愈，斷不能用藥逐散不成膿而愈。且凡瘡以解毒爲主，若失其解而形成膿熟，必令頂破膿出，另生肌肉而後愈。痘則是起脹成漿，漿滿而稠，頂殼完固，回漿還元結痂而愈。若頂破膿出，反爲不美。與凡瘡膿熟之後，必頂破膿出另生肌肉而始愈者，亦自異矣。可曰痘瘡與凡瘡同治法耶。

《痘科類篇釋意·痘疹不同論》 痘出於五臟，臟屬陰，所以言痘稟於陰也，然雖稟於陰而必成於陽。疹出於六腑，腑屬陽，所以言疹稟於陽，然雖稟於陽而必成於陰。蓋陽主氣，氣盛則痘易成功；陰主血，血旺則疹易成就。痘有顆粒，有膿汁，又結痂，是稟於陰，陰氣重濁而如是也。若頂尖膿白，使之能起頂，能灌漿收靨，則又氣之領逐其血以成功也，非稟於陰而成於陽乎？疹有小小顆粒，尖而不長，無膿汁，又不結痂，是稟於陽，陽氣輕清而然也。若顆粒紅潤鮮艷，使之不紫黑，不枯焦，則又血之附隨其氣以成功也，非稟於陽而成於陰乎？寒則傷氣，熱則傷血，所以謂痘宜溫暖而疹宜清涼，此常法也。設疹生於天氣嚴寒之際，而清涼之藥，亦當斟酌用之。設痘生於天氣暑熱之時，溫暖之劑，豈可輕用乎？痘以稀爲貴，稀則毒輕；疹以密爲佳，密則其毒盡泄。痘怕太紅，皮嫩易破，必生瘙癢；疹喜鮮紅，疹發於心，紅，心之正色也。又不可不知。

《景岳全書·痘瘡·總論治法》　痘瘡一證，順者不必治，逆者不能治，所當治者，惟險證耳。何爲險證？如根窠順而部位險，部位順而日期險，日期順而多寡險，多寡順而顏色險，顏色順而飲食險，飲食順而雜證險，雜證順而治療險，治療順而觸穢險。然猶有最險者，則在元氣與邪氣，邪氣雖強，元氣亦強者無害，只恐元氣一餒，邪氣雖微者亦危。設或犯之而不爲速治，則順者不順，而吉變爲凶矣。凡此數者，皆痘中之要領，所當詳察詳辨也。故凡欲治痘，必須先識死生，辨虛實，審寒熱，明此六者，則盡之矣。

治痘之要，惟邪氣正氣二者而已。凡邪氣盛而無制者殺人，正氣虛而不支者殺人，及其危也，總歸元氣之敗耳，使元氣不盡，則未必至死。凡治此者，但知補瀉二字，而用之無差，則盡善矣。故補瀉難容苟且，毫釐皆有權衡，必不可使藥過於病，亦不可使藥不及病。是以善用攻者，必不致伐人元氣，善用補者，必不致助人邪氣，務使正氣無損，而邪氣得釋，能執中和，斯爲高手。然執中之妙，當識因人因證之辨。蓋人者本也，證者標也，證隨人見，成敗所由，故當以因人爲先，因證次之。若形氣本實，則始終皆可治標；若形質原虛，則開手便當顧本。若謂用補太早，則補作邪氣，此愚陋之見也。不知補中即能托毒，灌根即能發苗，萬無補住之理。是以發源之初，最當着力，若不有初，鮮克有終矣。此可與智者言，不可與庸人道也。

治痘不宜遲。凡痘瘡之有不同者，無過寒熱虛實四證；大都寒則虛，熱則實，虛寒則宜溫補，實熱則宜清解。然其挽回之力，當於三五日前治之，過此則恐無及。若七日之後，毒發於外，外不足則外剝而死；若毒發不盡，則又內傳，內不足則內攻而死。故治痘有時，時之不可失也有如此。倘初時不慎，則後來之禍，從此伏矣。

解毒當知表裏。所謂毒者，火毒也。所謂解毒者，求其所在而逐之也。蓋痘瘡之發，內則本於淫火，外則成於風邪，內外相觸，其毒乃發。故其發也，不甚於內則甚於外，甚於內者，以火邪內盛而熾焰於外也；甚於外者，以寒邪外閉而鬱火於內也。故但察其無汗外熱而邪在表者，則當疏之散之，使熱邪從外而去，則毒亦從外而解矣。若察其多汗內熱而邪在裏者，則當清之利之，使熱邪從內而泄，則毒亦從內而解矣。其有內熱既甚而表邪仍在者，則當表裏相參，酌輕重而兼解之，則邪必皆散矣。若邪不在表，則必不可妄兼發散，以致表氣愈虛，而痘必終敗，其證則身有汗而外不甚熱者是也。若毒不在裏，則必不可兼用寒涼，以致中寒脾敗，而毒必反陷，其證則口不渴而二便不秘者是也。知斯五者，則解毒治實之法，無餘蘊矣。此外有虛邪虛火等證，則當先酌元氣，次察邪氣，無使失楫中流，顧本不及，則尤爲切戒。凡云痘毒者，痘必自內而達外，但得出盡，則內無毒，但得化盡，則外無毒，既出既化，而不使復陷，則毒盡去矣。故或宜散表，或宜托送，或宜清解，或宜固中，而治法盡之矣。

補虛當辨陰陽。凡痘瘡血氣各有所屬，已見前氣血條中。然痘之所主，尤惟陰分爲重，何也，蓋痘從形化，本乎精血，凡其見點起脹，貫漿結痂，無非精血所爲，此雖曰氣爲之帥而實血爲之主。且痘以陽邪，陽盛必傷陰，所以凡治痘者，最當重在陰分，宜滋潤不宜剛燥。故曰：補脾不若補腎，養陰所以濟陽，此秘法也。然血氣本自互根，原不可分爲兩，如參、芪、白朮之類，雖云氣分之藥，若用從血藥，則何嘗不補血？歸、芎、地黃之類，雖云血分之藥，若用從氣藥，則何嘗不補氣。故凡見氣虛者，以保元湯爲主，而佐以歸、地。血虛者，以四物爲主，而佐以參、芪。蓋氣血本不相離，但主輔輕重，各有所宜，而用之當否，則明拙自有差耳。

治痘有要方，茲表而出之，以便擇用。其有未盡，當於各條求之。

凡解表諸方，乃初熱時所必用者，諸家皆以升麻葛根湯爲首，程氏則用蘇葛湯，似爲更妥，余則常用柴歸飲以兼營衛，似爲尤妥，此當隨宜擇用。營虛表不解者，五柴胡飲。陽氣虛寒表不解者，柴葛桂枝湯。元氣本壯而表不解者，疏邪飲，或加減參蘇飲。寒氣勝而表不解者，五積散，或麻黃甘草湯。

凡清火解毒諸方，所以解實熱也。如欲解毒清火而兼養氣者，惟四味消毒飲爲妙，鼠粘子湯亦佳。熱毒兩盛而不化者，宜搜毒煎。煩熱作渴，小水不利者，導赤散、六一散。血熱赤斑，煩燥多渴者，犀角散。熱在陰分而失血者，元參地黃湯。內熱不清者，東垣涼膈散。二便俱不利而火盛於內者，通關散。熱毒內蓄，小水不利，而爲丹爲癰者，大連翹飲。煩熱多驚而神不安者，七味安神丸。熱毒內甚而狂妄者，退火丹。

凡表裏兼解諸方。如內外俱有熱邪者，宜柴葛煎，或柴胡麥門冬散。裏邪甚而表邪微者，解毒防風湯。表裏俱有邪而元氣兼虛者，實表解毒湯。表裏俱實熱者，雙解散。

凡托裏諸方，有宜專補元氣者，有宜兼解毒者。如氣血俱虛不起者，六

物煎，或托裏散。虛寒不達，兼托兼表者，參芪內托散，或十宣散。氣分虛寒不透者，六氣煎。氣血俱虛，微熱不起者，紫草快斑湯。

凡諸補劑，皆痘中元氣根本，祛邪托毒者之所必賴，但見虛邪，必當以此諸方爲主。氣分不足者，調元湯。氣虛宜溫者，保元湯、六氣煎。氣虛微熱宜兼涼解者，參芪四聖散。血虛者，四物湯、芎歸湯。血分虛寒宜溫者，五物煎。血虛血滯者，養血化斑湯。血虛血熱宜兼解毒者，涼血養營煎。氣血俱虛者，六物煎、八珍湯、十全大補湯。氣血虛寒，大宜溫補者，無如九味異功煎、六味回陽飲。即陳氏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異功散，但虛寒而兼氣滯者宜用之，欲賴補虛，大有不及。

凡攻下諸方，亦痘中所不可無，惟必不得已然後用之，勿得視以爲常也。血虛秘結，大便不通者，四順清涼飲。裏實多滯秘結者，前胡枳殼湯。表裏俱實，大便不通者，柴胡飲子。血熱便結毒盛者，當歸丸。

凡痘出已盡，內無不虛，蓋隨痘而爲托送者，皆元氣也。使於此時，不知培補化源，則何以灌漿？何以結痂？何以收靨？倘內虛無主，將恐毒氣復陷，無不危矣。若痘之稀疏者，氣血之耗，猶爲有限，若痘之多而甚者，其氣血內虧，必更甚矣。此不可不預爲之防也。

平順之痘，毒原不甚，既出之後，內本無邪，此輩原不必治。無奈父母愛子之切，且不識病之輕重，故必延醫診視。既延醫至，無不用藥。既已用藥，無匪寒涼。在彼立意，不過曰但解其毒，自亦何妨？不知無熱遭寒，何從消受？生陽一拔？胃氣必傷，多致中寒泄瀉，猶云協熱下利，更益芩連，最可恨也。又如痘瘡初見發熱，每多不審虛實，止云速當解毒。凡於十日之外多有泄瀉而致斃者，皆此輩之藥殺之也。冤哉，冤哉！余見者多矣，故筆諸此以爲孟浪者戒。

痘在肌肉，陽明主之，故自出齊以後，最不宜吐瀉，與其救治於倒陷之後，孰若保脾土於未壞之先？故凡生果茶水之類，皆宜愼用，而寒涼之藥，尤不可不愼也。

治痘須辨其證，大都濕多則泡，血熱則斑，氣不足則頂陷，血不足則漿毒不附，裏實大補則生癰毒，表實大補則不結痂，裏虛不補則內攻而陷，表虛不補則外剝而枯。但使周身氣血活潑無礙，則雖密亦不難治。故惟貴得中，勿使偏勝，則寒熱虛實，自無太過不及之患，斯足云盡善矣。

秘傳治痘之法，首尾當以四物湯爲主，隨證加減用之。惟肚腹不實者須遠當歸，但將全劑通炒微焦，則用自無礙，且復有溫中暖脾之妙。

首尾皆忌汗下，此先哲治痘之心法。蓋妄汗者必傷陽氣，陽氣傷則凡起發灌漿收靨之力，皆失所賴，此表虛之爲害也。妄下者，必傷陰氣，陰氣傷則凡臟腑化源，精神鎖鑰，飲食倉廩，皆爲所敗，此裏虛之爲害也。然表虛者猶賴裏氣完足可以充之，裏虛則根本內潰，衛氣亦從而陷，無策可施矣。故古人深以汗下爲戒，誠至要之旨也。然此以常道爲言，非所以應變者設。遇外感寒邪，腠理閉密，其出不快，其發不透者，若不用辛甘發散之劑以通達肌表，則痘有壅遏之患矣。又若有大小便秘結，而毒有留伏不達者，不與苦寒泄利之藥以疏通臟腑，則有脹滿煩躁，焦紫黑陷等患矣。故當察其虛實，寒其常變，當汗則汗，當下則下，中病則已，無過其制。若無汗下之證，則必不可妄用汗下以賊人之命也。務得其宜，然後謂之明醫，而福自有歸矣。

萬氏曰：解其火毒，恐鬱遏而乾枯；養其血氣，欲流行而舒暢。按此說誠善，然所謂火毒者，以實熱爲言，若火有虛實眞假，則不得概認爲火毒。

程氏曰：痘瘡出自六腑，先動陽分，而後歸陰經，其本屬陽，故多發熱而陰血虛耗者多也。首尾當滋陰補血爲主，不可一毫動氣，貴從緩治，所以白朮、半夏之燥悍，升麻之提氣上衝，皆不可輕用也。且痘瘡多有血熱者，故宜用四物加芩、連之屬，以養其陰而退其陽也。

程氏曰：痘毒根於淫火，必因歲氣傳流而發，故多兼表證，則內外交攻。此時若不用輕揚之劑，祛風散邪，淡滲解毒之藥，利便退熱，則外邪內火何由得解？邪既不解，則痘何由得善？此治之不容已也。然治之之法，必須審兒形色，察兒虛實，因證用藥，庶幾神效。世之醫者多宗錢氏清涼解毒之論，或按陳氏辛溫發散之方，主見不同，致誤多矣。殊不知痘疹色灰白，不起發，根窠不紅活，此皆虛寒，必宜陳氏方救之。苟非理明於心，無不眩惑。故必熱則涼之，寒則溫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何患乎疾之不愈耶。

程氏曰：治痘之要，始出之前，宜開和解之門；既出之後，當塞走泄之路。落痂之後，清涼漸進；毒去已盡，補益宜疏。

程氏曰：凡治痘前後須加木通，以瀉熱邪，自小便中出，不使攻胃，令無變黑之證。七日之後，熱退者少用之。凡痘瘡前後總有危證，萬勿用天靈蓋、腦、麝之屬攻之。蓋毒出一步，則內虛一步，血氣運一日，則內耗一日，豈

可復用辛香耗氣之劑，雖僥倖偶中，後必有餘害也。是可見王霸之殊，相去遠矣。

程氏曰：凡婦人有孕而出痘者，以安胎爲主。氣虛者，保元湯。血虛者，四物湯。或加白朮、黄芩、砂仁、陳皮，必使胎氣無損爲主。

程氏曰：桂巖鄭先生云：痘者，象其形而名之也。愚謂不獨象形而名，而治之之法，亦猶農家之種豆也。豆之爲物，土實則難出，土瘠則難長，故實者鋤耰之，瘠者灌沃之，不實不瘠，惟順其性，不使物害之而已，知此則可以語醫矣。今人於痘初起，不察虛實寒熱，或過用木香散、異功散之類，則以火濟火，致變紫黑倒陷，癰毒吐衄者有之；或妄用芩、連、梔、柏寒涼之藥，則大傷脾胃，爲吐爲瀉，爲寒戰內陷者有之。故凡治痘之法，六日之前，不宜溫補，亦不宜妄用寒涼。師云：凡解毒之內略加溫補，溫補之中略加解毒，此不傳不刻之秘訣也。若六日已後，毒已盡出於表，當溫補而不溫補者，膿不得壯而癢瘍寒戰之患，必所不能免矣。

《仁端録痘疹玄珠·痘疹溯原》 痘疹之證，有謂在母腹中時食穢血而生者，有謂在交媾時慾火所鍾者，蓋皆胎毒也。有謂天時疫癘與傷寒同，則是外感了，與胎毒無干。不知傷寒之證人有不患者，而痘則人人不得而免。傷寒或一病再病，而痘則一出而止，如此則所謂胎毒者似矣。然食穢之與慾火自有生以來皆然，何痘不見於漢以前，而獨見於東晉元帝建武之後？蓋建武時胡虜極西北之人來南方溫熱之地，腠理開通，偶感時行疫癘之氣，觸動其胎中濕熱之氣，發爲此瘡。蓋人在氣交之中，故痘疹由外感而激成者類能傳染，惟莫開其端則痘亦不發，要未可執一而論也。惟內染外感，相搏而成，故未發之前，將見紅點之際，以微汗散之，未有不易愈者。微汗是論其常，夾邪者不可。失此不汗，至將出未出之時，大勢已成，然後汗之，則虛者不能成漿，實者必成斑爛，可不審哉。

《仁端録痘疹玄珠·原痘論》 自建武擊虜，遂染其毒，流播中國，謂之虜瘡、或名聖瘡，言其變化不測也。或名天瘡，言由天行時疫也。或名百歲瘡，言人雖百歲止發一次也。或名碗豆、肖其形也。人之患此者，如蛇脱殼，龍脱骨，生死存仁係乎呼吸。究其從何而來，有云精毒者，即交媾時之淫泆與精俱種者也。有云乳毒者，食息起居稍有不慎，則毒氣與血氣交變爲乳毒也。有云胎毒者，兒在胞中，氣團於內，血護於外，內外堅固，風氣不通，惟臍帶中隨母呼吸水穀之氣，沁入兒腹，長養兒體，即胞漿是也。子之臍通於母之諸經百絡，母不慎口腹、調其七情，則氣從臍帶而入，與孩骨俱長者也。有云穢血毒者，兒降生時，以胞蒂脱於右腎，母氣始離，而授於子氣，即從丹田而湧出。兒之口鼻鬱悶不禁，頭重於體，故從下而出也。其時少有阻滯，則母之惡血穢汁兒含在口，隨咽入腹是也。究而論之，惟父母之精毒，爲先天之毒，隨稟而來，釀爲痘毒也。何也？交感之際，膠黏如脂膩者，醇精也，眞元之所聚也，故出痘少而順。不膠如清水者，淫火之泆也，即痘之所種也，故出痘多而逆。自臟腑皮毛筋骨之形既就，而淫火即種矣。其伏於命門者，天一生水故也。是猶果核萌芽已聚於中，待時生發也。命門以膀胱爲府，故痘初起於太陽也。若由太陽傳於陽明，乃順候也。若傳於太陰脾經，則有腹痛；若傳於少陰腎經，則有腰疼；若傳於厥陰肝經，則有腿足小腹痛，乃逆候也。然淫火必俟天行之氣觸而發之者，何也？蓋男女媾精，無慾不行，無火不動，精血包裹，陽施陰受，何莫非淫火之所爲。人身之淫火，與天地之歲火相擊而動，故然後出痘也。火未至也，寂然無聲；火既至也，赫焉震發。故值歲火之氣，冬溫之令，必有天行之氣相觸而發之也。所以每值歲火冬溫之時，須服藥預解之。藥雖未必能解先天之淫毒，庶以減外感之時毒而痘亦輕耳。若死生吉凶，皆由所感天行之輕重，合于精毒之多寡，及元氣之厚薄而分也，至於胎毒乳毒穢血毒，皆成形以後一切胎證而已。人有一生不出痘者，非果不出也，蓋鶴不發頂不能聞聲，蠶不三眠不能成絲，蟹不脱殼不能大其匡，虎不轉爪不能振其威，人不出痘不能泄其毒。但有原來無毒或值痘疹盛行之時，報痘稀少，偶出於凡瘡之中而不覺者。或歲火外行，其人年命不犯，則毒火不動於內，兩不相值，延至暮年始發者有之，豈眞不出哉。

《仁端録痘疹玄珠·腎經無痘辨》 諸書皆言四臟有痘，獨腎臟無痘，故發熱之初止顯四臟之證，驗耳之冷因知其無痘也。豈知兒受淫火之毒，伏於命門，觸於癘氣而發，何可謂之無痘？夫以耳之冷熱驗輕重則可，若以耳之冷熱而遂謂無痘則不可。腎既無痘，何又有變異歸腎之說？必其有出始有歸耳，觀古人製四牙散便可見矣。蓋牙者骨之餘，腎之標，是以腎補腎之意。惟腎之元氣足則其痘始能盡出，且又制伏其火而使血氣相依，此化膿結痂而愈也。腎虛則不能化漿結痂而變黑，馴至焦枯而死矣。故腎而曰歸者，由出于腎而歸于腎也。痘出四臟皆熱，耳尻屬腎獨無熱者，以腎屬寒水，所以獨

冷也。又謂腎經不宜有痘者，以托根之處先已受傷，不能生發收斂故耳。按：腎雖水臟而實有相火寓於其中，象水中龍火因動而發。夫男女媾精，先結河車，天一生水，腎最先成。先天淫火同類相求，故毒必伏乎腎。痘既發動，象龍火自然躍出於淵，而耳尻之不熱固其常也。若變黑者，火極似水之象，非水之本色也。故腰痛于痘爲最逆，蓋以毒火發動，自應傳於別臟，乃仍復歸併於腎，而不能發散，譬如龍戰于淵，其害可勝言哉！至人牙散方，則又求其屬，以衰腎中之毒火，則腎中作強之性，已從火化而衰矣。火毒得之，有不升發而出腎乎。治痘者，特患火毒之不能盡發，非患水之不足也。以火盛則水涸，散火所以收水，故痘出於腎則是，以腎補腎則非。

《仁端録痘疹玄珠·原痘賦》 痘本先天之胎毒，觸癘氣而發其伏藏，散布四體，自內出而根五臟。初起太陽，壬水尅乎心火；後歸陽明，血水化爲膿漿。肝主液而爲水泡，肺主涕而作膿囊。心則斑而紅紫，脾則疹而赤黃。腎乃封藏之本，變則黑陷可防。先分部位，次察災祥。陽明從目絡鼻，太陽形於頭上。心火炎熱則鼻乾面赤，肺經鬱結則胸肺先傷。手足司乎脾胃，腰背統乎膀胱。頭項三陽交會，肝膽主脅肋之傍。陽不足兮不能振作而起發，陰不足兮不能收斂而閉藏。初時吉凶，先看眉心喉額，眼沿耳根，唇內唇外，及齦舌布點之疏密；後來變起，必察夫痘頂凹凸，根血聚散，舌心紅白，幷漿痂形色之神光。應生發而反收斂兮謂之陷伏，應收斂而反發生兮謂之爛洋。病似順而反逆兮認之要慣，病似逆而反順兮察之貴詳。初出現而涵水，乍起發而帶漿；膿未成而乾黑，囊未滿而萎黃。似順而逆。如夾斑疹，斑疹消而足喜；若頂平陷，平陷起而有救。似逆而順。形尖圓而光壯兮氣之充拓，色鮮明而潤澤兮血之涵養。灰白平陷兮氣血虛而補之以溫，紅艷掀腫兮氣血熱而瀉之以涼。氣至而血不足兮，雖起發而根窠不紅；血至而氣不至兮，雖明潤而郭廓不長。熱則氣血淖濁而不斂，寒則氣血凝滯而不張。或受於熱兮爲煩躁爲赤爲痛，或受於寒兮爲振悸爲白爲癢。病遇虛寒兮溫補有效，證屬實熱兮辛香莫嘗。須怕紫紅，更嫌灰白。最宜淡紅滋潤，切忌黑陷乾紅。色要明潤兮猶恐薄嫩之易破，痘貴乾結兮又怕癢塌之難當。面頰稀而磊落清安可保，胸膈密而連串凶吉難量。頂要尖圓不宜平陷，漿須飽滿切忌空囊。皮喜老而愁嫩，膚愛糙而怕光。結實高聳始終無慮，丹浮皮肉必主刑傷。唇面預腫兮八九日如何可過，腰疼胃爛兮一七日定受災傷。瘡堆口舌，毒纏咽項；咽喉嗆腫，飲食難嘗。瀉利膿血毒盛無漿，人力雖盡天命靡常。戒汗于于首尾兮惡攻之說，補脾土以制水兮喜補之常。脾爲水穀之原固不可以不補，不補則水潰溢而泄瀉；腎爲津液之府尤不可以不補，不補則火爍金而虛。水雖制火之亢，火毒熾而腎水亦涸；土雖防水之溢，榮氣敗而脾土亦傷。故補脾不若救腎，而養陰所以濟陽。欲知透與不透兮，于手足而細察，欲知足與不足兮，于輔頰而端詳。設四末之未透，取脾胃而服藥；如一方之未足，視經絡以求方。出或未盡兮，無空痘須防猝暴；發或未透兮，無潰膿必發疽瘍。不及期兮早收，火毒陷而可怕；或過期兮不斂，邪氣留而周張。晝夜抓搔兮，將榮氣之外脫；飲食斷絕兮，必胃氣之中傷。腫忽消而毒歸于內，色變黑而疔起于瘡。食穀則噦兮在天之大數，飲食則噴兮較人之短長。毋虛虛，毋實實，毋熱熱，毋涼涼。正氣爲先，戒開門而延寇；解毒爲急，休視虎以如羊。須順時令之寒暄，切忌人畜之來往。勿動溷廁之垢，勿燒檀麝之香。小便清兮大便其結實，淡味食兮厚味不可嘗。父母切須保護，醫藥尤貴精詳。

《仁端録痘疹玄珠·春夏為順秋冬為逆辨》 胡大卿曰：春夏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秋冬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痘疹之發自裏達表，當春夏之時，血氣隨陽氣上運而行早，秋冬則血氣隨陽氣下運而行遲，是以春夏爲順秋冬爲逆。此順逆不以吉凶言。又當以小兒稟氣爲主，稟氣充實者，雖發於秋冬亦不爲害；稟氣怯弱者，雖發於春夏，亦必有傷，稟氣看形氣便見。

《仁端録痘疹玄珠·傳經次序》 傷寒自肺傳內，痘自腎傳外，傳肝木，傳心火，傳脾土，傳肺金，此自內出外之意，非謂痘毒獨藏於腎，而後傳於各經也。蓋毒隨遇而伏，各臟俱有。一二日，胎毒自腎發骨髓之分，自髓達筋，而腎經毒解；二三日傳肝經之分，自筋達血脈，而肝經毒解；三四日傳心血脈之分，自血脈達肌肉，而心經毒解；四五日傳脾胃肌肉之分，自肌肉達皮毛，脾經毒解；五六日傳肺皮毛之分，自皮毛達瘡窠，而肺經毒解。若已傳肝筋而少滯於腎，則渾身壯熱，口渴悶亂；已傳心血脈而少滯於肝，則搐搦牽掣，紫黑潮熱；已傳脾胃肌肉而少滯於心，則焦紫疔斑癰發四肢；已傳肺皮毛而少滯於脾，則痘不圓肥；出瘡窠而少滯於肺，則痂遲落而多斑痲，此傳經之次序也。血載毒行氣分而出，所以生熱。經絡者，血氣之道路也，故痘亦

日以前氣血自外傳腑，而生發自內出外之漸也；六日以後血氣向內傳臟，而歸結從外入內之漸也。所以順痘氣旺血盛，毒自托于外而不退歸也；逆痘氣衰血敗，毒反入於內而不外充也。內者不出曰毒伏，出而復入曰陷伏。不成漿瘡塌曰倒陷。膿成復化水，不能結痂曰倒靨。皆自外反，入于骨髓，謂之歸腎，爲逆也。

《救偏瑣言·救偏總論》　太極判而天地分，天地位而萬物育，生生化化，不外於陰陽相濟，而成時行物生之令。一有偏勝，雨暘便不能時若，四時便不能順叙，而萬物俱爲病矣。妙於調變者，是在於太過則泄之，不及則補之，偏以偏救，而後可以救大造之偏。人肖天地，亦猶是焉。元氣即天地之陽，五液即天地之陰。有是陽則一身之生長有源，有是陰則一身之滋養有本。是陽之爲陽，非陰不成；陰之爲陰，非陽不就。猶天地之生化，定相濟而不宜偏勝者也。否則陽勝則陰虧，虧久則竭，竭則陽亦隨之矣；陰勝則陽衰，衰久則脫，脫則陰亦繼之矣。所謂氣和則物生，氣偏則物病，氣絕則物死，理固然也。妙於藥其偏，而還歸於無過不及者，是在醫之衡量耳。矧痘之一證，與他證不同，一有偏勝，生死捷於反掌，尤非他證之可緩也。蓋痘有順、逆、險三項，順與逆無借於醫矣，至險之一證，亦自有三項焉。有險中之順，險中之險，險中之逆。險之順者，痘原平易，治者何用過求，按日數而循規則，痘自依期而起，依期而脹，灌漿結痂，亦順叙而功成矣；若過求之，反失中和之的。若險之險者，證必偏陷，非氣血虧於不足，即毒火盛於有餘，若規規焉峻補虞其太實，重瀉虞其虛至，第酌之於輕重之間，聽浮沉於其際，何藉乎醫之有哉？至險而逆者，證已偏陷，而勢又猖獗，虛幾不及補，毒幾無可消，所爭在於一綫，而間不容髮，其機不容少待，猶之入虎穴而取虎子，若存畏縮，何能挽造化於人工也？然所謂補救其偏者，亦甚難矣。識見不眞，先迷向往之路；膽力不雄，同歸廢弛之地；理障未捐，難神變化之用。是必膽與識俱，心隨理運者，而後可以語此。夫識見何以難眞也？有如白者辨其爲虛，而抑知有血鬱之白；紅者辨其爲熱，而抑知有嬌艷之紅。密者爲凶，得充肥而何妨於密，稀者爲吉，有內證而何貴於稀。頂喜其綻，痘不蒼而綻歸何用；陷則爲虛，色若滯而陷豈緣虛。至皮薄者，慮其漿清，有浮衣而非眞薄；漿黃者，慶其蒼老，有板黃而非眞蒼。毒滯不鬆，誤認以爲平扁；根窠毒絆，錯羨以爲能拘。以膿成便爲無恙，以痂落即快收功。此由識見之不眞，形色之莫辨，一也。作癢者補之於氣，咬牙者養之於血；寒戰者助陽，咽乾者補液。補中健胃，施於食之不思；定志安神，行於夜之不寐。汗多則實表而虛亡陽，解頻則固脾而虞氣泄。夫固用藥之常法，業是者所習熟也。殊不知證有似是而非，僅是毫釐之謬；誤認以非爲是，殆至千里之差。每見養血而牙仍鬬，助陽而戰適增，開胃而食愈不思，安神而煩躁愈甚。斂汗止瀉，俱屬抱薪而救火；定癢生津，猶之助桀而爲虐。病自炳於星日，昧者竟是矇聾，此識見之不明，致施治之差訛，二也。膽力何以貴雄也？偏僻之性，固所最忌，設有補不宜重者重而不覺，伐不必過者過而不知，此蓋偏之爲害而誤不淺也。若見爲車薪之焰而僅以杯水之救，見若江河之潰而將撮土之防，可乎不可乎？懵焉任事，病在鹵莽，不若曲謹之爲愈，趨向既眞，而當機畏縮，何如必至之有成也。病故有舉手而應心者，有事半而功倍者，有竭其心思盡其藥力而始奏效者，蓋病有淺深，功自有難易，若概期於速效，藥餌未半，變端遂起，是何異功虧一簣，棄井九仞也哉。此膽力之未雄，卒廢於半途者，三也。理障何以難損也？凡人出於臆度者，猶存疑畏；自見爲理者，居之而不疑。蓋理本無障，執之即爲障。略舉一二言之。如放標時而升發者，理也；執升發於放標時者，障也。清解於起脹候者，理也；執清解於起脹候者，障也。補拓於灌漿之際，收斂於結痂之時者，理也；若執於是期必拓，是期必收者，皆理之障也。痘有變遷，日期難執。嘗有痘雖初放，功不在於升發；時雖起脹，寧必事乎清涼。寓補於瀉，何嫌於灌漿而解利；用散爲收，何病於結痂而疏發。入門之始而不循規則，是無階梯；臨證之時而必拘繩墨，何以司命？往往株守者，終身迷而不悟，此繇理障之不清，至臨證之多乖，四也。前人處方立論，有就證而論證者，有因時而制宜者，有矯前人之僻而言下不無過激者，有慮後人放佚而立論不無拘檢者。亦有喜行溫補，凡證歸於虛論者，有樂於清解，凡證歸於熱治者。總之，一隅之見不可徇，言筌之迹不可泥。如泥於言筌，即如春夏爲順秋冬爲逆之說而拘之，則春夏無不起之痘，秋冬無生全之證矣，有是理乎？如局於一隅，宗文中必致害於血熱，信仲陽必致損於氣虛。守魏氏而概用溫補者，未有不致誤實實而夭折生命者也。貴在因其法而窮其理，彙其紛而歸於一，是謂得之。至臨證當機，其著見明顯者，迎眸自照，不必猜疑。其隱伏莫測者，多似是而非，當必細察其形，詳驗其色。形色未燭，復於神情而繹之；容有可疑，更於內證而參之，則庶乎

似虛寒而反實熱者難逃，似有餘而反不足者莫掩，似平易而實危困者何廋，似必斃而實有可生者自在。調之得當，扶元見化毒之工，施之不合，即爲伐性之斧。治之得宜，蕩滌即保護之丹，用之不當，即爲腐腸之藥。首尾遍徇，卻與中和而適合；小心曲謹，適與敗謀而同事。苟非膽與識俱，從心所欲者，何可以語此。

《救偏瑣言・原痘論》 痘一胎毒耳，名之曰痘，取象形之義也。有謂天瘡者，以先天所種，非後來之毒也。然所謂先者，非懷娠時母感七情六慾，辛熱煿炙之毒，當二五妙合，精行血就時當下之毒也。何也？孩體以精血而成，精血以情慾而媾，有是身則有是毒矣。精血爲成身之本，情慾在會合之先，先孰最焉？同一情慾而痘有順、險、逆之分，何也？精血厚而情慾淡，更得性恬味薄者，合天地化生之理，得陰陽和合之宜，其稟旺，其毒輕，痘瘡自順。有血旺而精薄，有精強而血虛，或偶爲七情所擾，或適爲辛熱煿炙所乘，至交媾時，或男淡而女熾，或女淡而男濃，是精血不能無病矣，其痘自險。至若積爲七情所擾，或嗜厚味無厭，或久服興陽壯火之藥，皆足以致火，洽髓淪肌，更兼男女俱熾，藥及於縱，即精血極旺，而精乃毒精，血爲毒血矣。以毒精毒血而成此孕，其能保痘之不逆乎？又有欲泄而強閉以貪歡會，此又逆之最速，不終日而可斃，是謂悶痘。此順、險、逆之由分也。究其出也，是痘未出時，果屬何象？出則布於周身，未出時著於何地？古來列說紛紛，皆是捕風捉影。不知人身百骸，未生元始之初，先結右腎，謂之命門，以其爲受命之門也。其毒如一小櫻桃，即結於此臟，如膽之繫於肝者然，內所包孕者，僅氣而已。順者其氣清，險者其氣濁，逆者其氣黑。毒惟有囊包孕，故未有感觸，藏之若無，一泄而吉凶便判。可見稀痘之方，理之所無，藥即刀圭，亦何從而稀之？若可以稀，則可以化之使無矣。有一富翁，晚年得一子，訪此道於余。余以此理言之，弗聽，出得意之方十餘以相質，據方有巧思，然雖無益，卻亦無損者，余亦不之禁，彼一一如方而預圖之。及後出痘，最逆無倫，不及透點而斃。神奇不根於理，總屬虛誕。試問清與濁，濁與黑之呈見何如？清者其毒輕，感觸其竅，一任氣領血載，徐徐而出，出於蘊藏之地，漸而升於脾絡，猶太極而分兩儀也。自脾而行於肝，勢猶寬緩，未之分布，猶兩儀而分四象也。次第而至於心肺上乘之地，而始分布於外，猶之四象變化，庶類自繁，熱故得以和緩。越三日而見標，漸漸而出，先於頭面，次及乎身，以至四體，灌漿結痂，亦自上而下，所以謂心肺之痘爲上。氣濁者其毒湧盛，遇有感觸，非若清者之從容緩布也。一出本位，燔熱燥渴，經於脾絡，一及乎肝，毒其莫御，非領毒之氣受壅，即載毒之血被灼，所以熱不三日而即見，不暇論其形色各證，第驗筋抽脈惕之象，而證已非輕矣，所以肝經之痘爲險。有未及乎肝，而於脾即發者，勢尤猛烈，一出本位，毒便猖狂，熱及周時，痘即一齊湧出，或見點而累日不起，氣血俱受其困，凡通臟腑，無不見其凶象，第驗其腹痛唇焦，其餘證自惡，此險中帶逆，濁而兼黑者，其象如斯。黑者一觸其竅，勢若砲烈，未及離乎本位，毒即肆虐，幷亦不容分布，氣受其錮，血受其瘀，凡通腎臟之地，無不聽其攻擊，即如腰如被杖，屈不能伸，已卜其喪無日矣。要知五臟見證皆出於腎，第腎爲稟受之地，諸臟爲分布之所，緩急關生死之界，緩一步則毒輕一步。緩而至於心，緩之至者也；肺則次之，故心肺爲順。肝則界於緩急之間，故爲險。至於脾則急矣，腎則急而更急，若迅雷之不及掩耳，故爲逆。然則腎痘之不救，以人力之不及施也。若謂腎不受毒，諸臟獨可以受毒乎？更有變黑歸腎之說，得毋以腎爲元武，其色故黑耶？若是則赤當歸於心，青當歸於肝，黃當歸於脾，白當歸於肺。赤與白，白與黃，痘固宜有之色，青獨非所忌乎？何獨慮腎而不及肝耶？總以血瘀則黑，血爲毒瘀，其毒自不可解，豈有變黑歸腎之理乎？有因虛而不起者，必其兼毒盛者也。毒得其輕，雖虛何害？毒若猖狂，氣血成何用耶？

《救偏瑣言・論氣》 〔人身之氣〕應乎痘瘡，氣得其正者，透必暢快，脹必如期，頂尖而腳圓，頭面先身而至，以見痘之非氣弗領，升發於陽而輕清上升之義明矣。包血成暈，不令腳散，磊落分明，不令細碎，雖密必成顆粒，以見氣之拘制其毒，而陽剛之義昭矣。放點明潤可觀，成漿肥黃悅目，收靨結痂，不乾不燥，以見氣之津液外旺，而證敷榮之象矣。紅而得白，白而得黃，黃而得老，以見氣之運行不息，成血之功而合乾健之體矣。痘從無而至有，見點以至成痂，靡不成形於氣，以見氣之體物不遺之象矣。是氣得其正之局也。令毒火太盛而氣爲毒壅，火太盛而氣爲火蝕，氣本輕清而屬陽也，爲毒火所虐則不能上升，而痘必倒置，頂必不能尖綻，或平或陷，而反制於毒矣。不能蓄血定位，痘其稠密細碎而界地不分矣。氣主乎神，神被火灼，色自不能光澤，或乾紅，或紫滯，連血亦爲不榮矣。氣主動盪，一爲桎梏，氣必不能化毒，或外剝，或內攻，而成熟無望矣，安冀其有終乎？氣若不足，則又餒而不振，

雖無壅遏侵蝕之患，亦終虧拘領成熟之功。邪正不並立，正氣一虛，邪毒進步，變證蜂起，其殆疾如反掌。故毒制於氣則吉，氣制於毒則凶。氣虛而不能馭毒則從補，毒盛而虐陷乎氣則當攻。或補氣，或攻毒，總不令氣爲毒害，斯明乎太極之理，而治氣莫能出其右矣。

《救偏瑣言・論血》〔人身之血〕應乎痘瘡，初見一點紅，昭其爲痘，以見血之載毒而出，同於載物之功矣。紅而能潤，色得以呈乎外，以見血不自呈，而需輕清之氣明矣。紅而能白，白而能黃，黃而能老，血得以化而成膿，以見血不自化，而借剛健之氣又明矣。歸附周圍得以圓淨，放白眼鼻得以封塞，黃熟周身得以脹滿，以見血隨氣運，而象順德之無疆矣。痘本從無而有點，點而遞至於成痂，以見痘之皆屬血體，而合乎資生之理矣。放點如粟，起脹如豆，漿黃如蠟，以見痘之血體日繁，而合乎博厚之道矣。漿足漸收，成痂落醫，以見痘之收斂於陰，如冬令之解葉辭條而歸根於土矣。是皆血之制毒而然也。今反爲毒制而血失其正，血本爲榮而屬陰也，爲毒火所爍，痘自不能榮潤，輕則煩紅，而重者紫艷矣。血本運行而流通者也，爲梟毒壅閼，痘必血瘀，輕則椒皮紫黯，重則紫背浮萍，黑如灑墨矣。血本賴以滋養者也，爲毒火逼迫，血必妄行，而致失血之患矣，尚冀其載毒而出，放白成膿，收痂落醫之境哉？此係血被毒害，而非血之不足也。血若不足，則白而不紅，氣縱有領毒之功，而血無載毒之力，以致有頂而無盤。氣足以包血成圓，血不能以附氣成暈，以致空殼無漿。痘賴血體而成膿，毒賴膿成而毒解，膿乏其本，即毒得其輕，氣得其旺，亦何能濟其缺陷哉？故血虛之證，必當養於平素，以補氣之功易，補血之功難也。治血與治氣同參，斯妙於治血，而明乎太極之陰者矣。

《救偏瑣言・發熱論》痘瘡未形，熱兆其先。何以其自熱始也？蓋痘本一先天毒火，毒而係乎先天，毒自內出可知。而且濟之於火，其爲熱毒又可知。熱毒發於內而欲達於外，其有不熱者乎？然熱證繁多，何以則其爲痘之熱也？毒一萌動，出乎包孕之地，其勢旁達，細察其毛竅則聳簇，按其肌肉則瞤惕，唇口必濡跳，手指微抽掣，有似驚意，但驚則顯見而迫，彼則隱微更緩耳。其所以然者，以毒尋竅而出故也。其氣腥穢衝衝而起，眼必昏沉，胃必嘔吐，氣濁而神不清，所以然者，以胃與目，神與氣，屬上焦而主輕清，目更係五液水會之地，爲腥穢所干，自搖動而不得清寧矣。凡發熱而有是象者，痘之熱也。古人驗中指獨自冷者，亦謂其中指通受納之關，胃爲穢毒所衝而故失其常也。又卜其兩耳紅筋必輕，紫筋必重，與夫耳尻冷熱之辨，亦爲耳乃腎之竅，水受火之搏也。然有驗有不驗者，必合驗前象之爲最確耳。寂無所感，痘自驀然而萌動者，其象如斯。若先感寒邪，必鼻流清涕，面顏青慘，翕翕發熱，不免於淅淅惡寒，頭疼拘縮而無汗，啞兒烏知其疼，驗其眉愁是也。若感風熱則面赤聲重，涕唾稠黏，氣粗鼻塞而氣熱，太陽筋惕，身有微汗。若傷飲食，胸腹按之必愁，彈之如鼓，口中噯腐酸臭，大便或閉或瀉，閉則轉氣極矢臭，瀉則如注，穢臭倍常。驚則面有青氣，但不惡寒，手足兢跳而不拘縮，卒然啼哭而若有所見，神情恍惚，如人捕捉，緊抱則安，稍動即悸，甚則或斜視，或上竄，手足拘攣，角弓反張。四者皆客感，本非痘象，然皆足以致痘。痘若因感而動於中，心合痘象而見於外，證雖多般，總不離熱。是熱也，痘雖未形，而痘之吉凶生死，未始不判於當下。如客感無侵，則毒無阻礙，更得熱勢和緩，體膚滋潤，微兆其欲痘之象，別無可虞之證，將來放點，痘必氣領血載，稀疏綻突，榮潤可觀，吉之兆也。如痘本輕，客邪太重，重在表則腠理閉密，而毒無出路，重在裏則中宮填塞，而毒難宣暢，重在驚則精神虛惕，而毒不得振作，縱令痘無可虞之象，而客邪有變痘之虞，是謂險從順變，而吉中不能無凶矣。若夫壯熱煩渴，或大便燥，或小水赤，或不耐衣被者，不必問客邪犯與不犯，熱象如是，痘自匿輕，難乎其爲吉矣。至於熱如火熾，體膚更燥，發渴不已，口熱如爐，鼻燥唇裂，目紅頰赤，小便癃而大便閉者，此熱之盛而凶之至也。乃有遍體燔灼而四肢則冷，體燥如炙而頭汗如蒸，有靜則燥熱如炙，動即汗泄如油，唇口焦裂，舌起芒刺，目紅而拳毛倒豎，面赤而板硬如膨，鼻衄成流，溺血如膏，置身體於泥水之中則快，嚥冰雪於咽喉之下則爽，有一於此，是熱盛之劇，窮凶之至，而與死幾鄰者也。又有骨節煩疼，腰如被杖，徹夜無眠，身無安放，靜則昏憒如迷，躁則如魚失水，筋抽脈惕，甚至手足俱揚，皮毛刺痛，甚至衣衾難動，有叫喊而不休，有欲啼號而莫得，目閉者終日不開，直視者終夜不合，舌弄如蛇，天柱倒側，此等惡證，熱如炮烙者有之，頭溫足冷者有之，唇焦頰赤者有之，青慘黯滯者有之，即一體之中，寒熱相判者有之，陰陽殊絕者有之，殆不可以數計也。所以然者，以毒火有隱見之分，非眞有寒熱之介也。乃若從前所論熱之有溫有壯，壯而有潤有燥，燥而有劇與不劇者，何以故？以毒火有輕重之別，在氣在血之不同耳。火毒初萌，有血

當其先者，血當其先則血之受毒倍於氣；有氣當其先者，氣當其先則氣之受毒倍於血，毒所以有在氣在血之證也。血屬陰，以陰遇火則自熱，火毒得其輕則熱自透而能和；氣屬陽，以陽遇火則熱自壯，火毒得其輕則熱雖壯而能潤。令重者而血當之，身之賴以滋養者惟血，血爲烈火煎熬則血失其養，其熱自燥而體不得潤矣。令重者而氣當之，身之賴以運行者惟氣，氣爲壯火氣蝕則氣失其運，而脈絡爲之阻塞，遏鬱處則冷，衝突處則熱似火，汗如蒸矣。重極者而血當之，以有限之血，而抵無涯之火，猶杯水而敵車薪，鼎沸於內則妄行空竅，蓄聚於中則凝結成瘀矣。血至於瘀而氣有不受困乎？尚冀其能領毒而發見也耶？不熱自有之矣。外見青紫如傷，藍斑如靛，是其驗也。重極者而氣當之，以陽剛之性，而攖烈毒之火，陽既亢而毒且厲，陽亢則熱極生寒，火極似水，毒厲則萌動即攻，未幾欲潰，經絡隧道，悉爲毒錮，尚冀其能蒸發而熾熱也乎？凡見悶亂無聲，面顏青黯，是其驗也。所以悶痘之斃，不俟終日，總以無所容其發泄焉耳。故熱雖發始之證，而熱之輕重緩急，不可不知。輕者不治而自愈，緩者從容而可圖。重若忽而必敗，急若懈而何追。挽回調劑，古人必按痘之形色而後推敲，施於緩者則可，其重且急者，痘雖未形而兒體之生命，已在涉春冰而蹈虎尾。乘痘未及見，毒雖猛而尚未有定位，火雖烈而尚未及燎原，此誠轉危就安之機，起死回生之會也。必俟察形驗色，其勢已成，而牢不可破矣。況乎形從氣見，色以血呈，欲卜形色之美惡，即氣血安危之機而逆睹矣。欲察氣血之機，即發熱時之景象而昭然也。誰謂發端非究竟乎？火未至而先烟，雨將至而雲合，由來其機如此。得此元關於發熱時之調劑，不必求合於痘而自中的。若泛以熱治，未有不致誤於重而急者矣。

《救偏瑣言·升發論》 升者，提清氣以上達也。發者，開百竅以四播也。世俗但知以毒透毒，不知升發之義者也。痘自包孕之地，萌動而起，達於肌肉，見於皮毛，一皆從竅而出，竅有阻塞則毒無出路矣。周於一身，遍於四體，一以頭面爲主，清氣不升則元首蒙蔽矣。捨輕淺之痘，不得沾沾以逐毒爲發也。故古人有以升麻葛根湯，謂已發未發俱可用，以葛根能開泄腠理，疏暢百竅，痘得以縱步而出；升麻能提氣上升，透發頭面，痘得以挈領提綱，其不專以毒逐毒可知。然成方又不可拘者，愚謂痘犯氣虛，腠理不疏而自泄，必用乾葛，則重泄其表，俾氣愈虛，痘反餒而不振矣。痘犯血熱，毒火不提而上竄，必用升麻，則更提其焰，俾毒愈湧，致毒反攻頭面矣。又有謂一見紅點，便忌升麻，乾葛，愚謂氣虛則氣下陷，虛劇者升之而猶未能上達，法必得補而可充，併升麻且不敢用，痘將何由而起？血熱則表裏壅遏，熱劇者疏之而還虞未濬，法必攻之而得暢，併乾葛且不敢用，梟毒何自而鬆？此兩說者，各執一定見而不通變，學者不可以概法也。況升發之妙，亦非僅以提爲升，以疏爲發。疏則第可以逐寒邪，散風熱；提則第可以助清陽，發眞氣。不惟眞虛眞寒，惡火惡毒所不能調劑，即如飲食停滯，暑濕穢氣，孰非阻竅脈而礙氣道者，其得以兼攝否耶？存心於此道者，必審其何痘宜疏，當不虛其表；何痘宜升，當不提其毒；何痘宜升發併行，兩用而兩得其效；何痘可以升發無借，即得以無事爲工；何痘宜寬中，何痘宜清徹；何痘以不發爲發，不以疏爲例；何痘以不升爲升，不以提爲則。總令氣之得以直達，不爲毒錮，不爲火蝕，不爲邪鬱，不爲穢閉，不使窒礙，不使消阻，得以拘領其毒而出，升發之梗概，庶乎其得之矣。得此機關，苦寒如芩、連，辛熱如桂、附，補塞如參、芪，蕩滌如硝、黃，何莫非升發之劑？此竅不得，山甲、人牙施於燥熱之兒，地龍、尾血投於寒凝之痘，桑蛀、蟬蜕隨痘皆宜，據日期而不敢多用，魚蝦鷄笋，鑽瘡宜禁，凡遇痘而漫無區別，本透毒之利刃，與不能操刀者而反割矣。若是則玄之又玄，似乎無可適從，要不外於表裏虛實之間，輕重緩急之勢，驗其形色，考其證狀，體其神情，參其脈息，一一而端詳之，治法與發熱之條無兩軸也。

《救偏瑣言·疏表》 發痘機關先辨表，表係痘瘡之門戶。表若無邪莫過求，表若干邪無出路。疏表必審是何邪，不可混同無區別。冒寒清涕在隆冬，蜜炒麻黃蘇與芎。傷風涕唾必稠黏，羌活荊防可去風。風熱相兼身燥熱，面赤騂騂口膩渴。前胡荊芥葛根宜，莫用辛香與燥濕。表證雖無痘不鬆，亦宜三味無他擇。痘如起發表邪清，不可過用令肌泄。若還表虛痘必癢，表若留邪毒閉塞。亦有表清毒已透，痘出煩紅或紫色。此是血熱火熬煎，血中之火當俾徹。荊芥一穗妙靈丹，徹始徹終莫計日。

《救偏瑣言·達裏》 發痘機關當究裏，痘有未見先傷食。飲食內停中氣阻，轉運失職脾困苦。縱然痘順亦淹遲，設一痘險尤難布。要識如何爲內傷？口中噯腐氣非常。恆有吐瀉交相迫，亦有胸膛難按掌。有轉失氣甚酸臭，指彈腹聲如悶鼓。此等內傷悉非輕，萊菔陳皮枳實君。青皮等味佐桔

梗，欲其下降心兼升。有升有降理自然，前胡下氣必推陳。木香厚朴薑砂類，氣味辛香與燥溫。證非燥渴方擬用，不可混作消食論。食若無多僅帶消，山楂麥芽亦足應。輕重寒熱最宜分，若還倒置痘先困。

《救偏瑣言·清火窮源論》 問痘緣何用清火，只因虐焰獨炎炎。不第肺金愁彼爍，坎宮五液畏其煎。五液所關滋五臟，離宮亦借有丹田。萬物化生皆賴水，人身資水更何言。一生一剋本天成，水火玄關又獨深。木受水生寧第木，金爲火剋豈惟金？試觀坎離生與剋，痘宜清火殆非輕。

腎主五液一爲涎，涎養脾陰己土安。胃本陽明爲戊土，亦需汁養胃無愆。誰道中央無借水，但愁甲乙不愁南。

腎之液入脾爲涎。土雖得火而生，然象中坤，無專氣，無定位，寄旺於四季，爲己土，屬陰，其性中和而喜溫，得腎之液，生發其涎，以滋培其性，而始得運化，消磨五穀，安穀得昌，血賴之而統，唇賴之而華，身賴之而潤，肌肉以之而滋長，己土乃安。胃雖戊土，性固純陽，然脾胃相通，達其液於胃，而胃得有汁，以見陽中有陰，得以受納五穀，胃庶無愆。不則俱爲燥土矣，燥則失其爲土矣，以證土之不能無水可知。痘若火旺，燔灼其液，必口膩如脂，唇裂肌燥，目泡紅腫，渴而喜冷，口穢噴人，凡屬熱證，類多如此。木受水生，而土亦賴水滋培者也。火能生土，火極亦能侮土者也。此論邪火不可容，眞水不可涸則然耳。若眞火不及，客水泛溢，水大而土又崩，脾所以有惡寒惡濕之理。此五行反覆顚倒，其可不知之乎？總以痘之形色神情見證，及似是而非，一一而參詳之，無不得矣。

腎液輸肝淚滿涵，長生得水旺仍然。膽同津液成爲腑，滋養曲直得成酸。所畏莫道惟從革，火到燎原木盡焉。

腎之液入肝爲淚。肝生於腎，還以腎旺，肝得液養則能以藏心之血，而滿血之量，謂之血海。目能視，筋能榮，爪能華，手能握，足能步，魂以之而能定，聲以之而能呼，皆津液外旺之象也。膽爲之腑，一氣相通，同爲津液之府，得以發陳而主春升，以遂其直達之性，而總成其爲肝。獨歸乎淚者，淚尤肝之精華也。淚足則血無不足，人故有過泣，至於淚不能繼則血矣。以見血即淚，淚即血，木之借水可知，不則肝爲槁木矣。痘若火旺，煎及其液，肝液沸騰，目必多淚，其淚必熱，甚則有如膽汁，更有流血。舉一而言，凡肝熱可概。其長生於水固然，而帝旺仍需於水也。固畏金剋，不知受虐於火，更甚於金也。崔眞人云：火不出則薪存。火發於外，薪之盡矣。

潤下從來剋上炎，誰知作苦反根鹹。令無腎液生心血，君宰神煩溲亦艱。須解象離非燥火，燥炎不戢自終燔。

腎之液入心爲血。心爲神舍，係一身之主宰，得其液以養而神始寧，慮事不煩，處喧無惡，外應舌榮，內行血海，以見火亦不能無水可知。有言汗爲心液者，此言心之汗也。有心血而有心汗，所以奪血者不奪汗。心固屬火象離，離下必需坎應，方爲水火既濟而成其爲火，是謂坎離交媾，非燥火也。故《分火論》云：久而不戢，將自焚矣。痘若火旺，燔其心液，輕則煩躁，重則顚狂，緩則舌燥，急則黑刺如煤，或舒或弄。小腸乃心之腑，本同一氣，輕則短縮如油，重則溺血如膏。舉一而言，其他可知。第知火生於木，何知水足以濟火也。知水能剋火，孰知火還以自剋也。

玄武本是兌金生，那曉西方得坎成。液滋氣主根何在，傳送和調得任因。若遇炎炎尤所畏，由來火熾不容金。

腎之液入肺爲涕。肺爲氣之主，諸臟之華蓋，得其液以滋養，通調水道，運行百脈，潤乎一身，分布四體，以輸降下之令。鼻得之而瑩，能悉香臭；咽得之而清，聲音嘹喨；皮毛得之而潤，不至燥濇。大腸爲之腑，因之而傳送，得以和調，大便無愆，以見肺之賴腎可知。不則肺爲燥金矣，燥則不成其爲金矣。痘若火旺，銷爍其液，鼻燥咽乾，皮毛燥炙，便閉衄血，咽痛聲啞，甚至便血，瀉則暴注如射。凡屬燥金，可概金木生水，抑知金反資乎水耶？慮火剋金，抑知助水有以制火也耶？

南方本畏北方剋，縱有炎炎當易滅。誰知杯水與車薪，那論相生與相剋。腎主五液且猶然，餘臟當之何足說。

腎爲五液之主，諸水發源之地。其爲水也，無成名，無定液，形其無形，乃爲形君。兩目瞳神，其眞水也。褚氏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雲興雨降，百物生化，賴有水焉。人肖天地，亦猶是也。以故腎之爲腎，木得之而能生，火得之而克濟，土得之而能培，金得之而能潤。充之本位而精髓洋溢，耳聰目明，骨力堅強，炎暑而不畏熱，藏精納氣，以待發陳，諸臟均以賴焉，五行之關乎水也如此。若火之爲暴也，金遇固燥，木遇則焚，土遇雖生，過而又燥，本位過極而自焚，諸臟之畏其虐也固如此。其所畏者惟水，此造物相制之權，五行生剋之理。乃若火旺水衰，燔灼其腎，猶之杯水車薪，日

受其傳，其臟必至腦髓空虛，遺精盜汗，骨蒸夜熱，軟弱無力，五色眩而五聲聾，人其失志，面色如粧，失其閉藏之令，反爲火所竭矣。水且猶然，而何有於他臟也。痘若火旺，煎熬及此，則無臟不銷，無臟不爍，不但重而險，必至逆而莫挽矣。千形萬狀，惡證難悉。大都於色則灑墨塗硃，於形則迸裂泡湧，於證則空竅失血，腰如被杖，於神情則瞳矇失志，躁亂不寧，其大略也。人知水能剋火，抑知水反爲火竭耶？知五行生剋之常，抑知水火玄關之奧也耶？此論邪火則然，如元陽眞火，賴以生發，賴以鼓盪，賴以暢茂，賴以成熟，五行得之，亦豈小哉。

腎無瀉法是眞詮，養病息火誠秘訣。火之爲病其證暴，火之殺人其死卒。火有君相局不同，君火猶容緩調燮。相火厲局殆其然，客感邪陽尚難滅。痘瘡毒火種先天，更值暴令交相賊。勸君莫把等閒看，蹉跎因循令猖獗。猖獗之時枉用功，生死安危爭頃刻。

《救偏瑣言·論行漿》 痘之體，始終一血而已；痘之用，始終一氣而已。血之體成漿，氣之用化血。漿之成，血之化也；血之化，氣之噓也。噓血化而漿始成，漿老則爲膿矣。血不得氣則頑而不化，氣不得血則鼓吹無地。氣血虛餒則寒凝不振，毒火燔灼則氣血沸騰。氣爲毒錮，則氣不動盪，囊窠不松，平陷乾憔；血爲毒錮，則血不融通，盤暈不活，乾紅紫滯。血足而氣不足，歸附厚而囊薄，漿不充溢，氣足而血不足，窠粒壯而暈淡，漿不濃厚。以見虛則乏其本，而漿無所化；實則受其虐，而化不得行。是則行漿之理，有當制以泄其過，有當助以補其不足，不可專以保元爲則矣。然補與瀉之形色證狀，不可殫詰，即逐一指之，未必無似是之誤，約之於虛實之的，即靡弗齊也。虛則斷無熾熱之理，熱劇似寒則有之，未有虛而熾熱者也；實則斷無皺濕之象，虛而乾憔則有之，未有實而皺濕者也。是謂江河一點血，辨別虛實之妙訣。不必拘其便與食，戰與渴。作癢責以氣，咬牙責以血。紛紜雜揉之象，悉於此而總括矣。痘無可議，漿忽停駐，此必因護調失宜，飲食失節，起居不時，香穢阻塞，是亦不可不察也。

《救偏瑣言·論補氣》 問痘如何用補氣？形色神情證悉虛。氣虛之痘身不熱，縱熱溫和非熾烈。冒寒伏火儘多涼，形色現證是迥別。氣虛之痘色不紅，縱紅嬌艷不蒼實。血虛血鬱白恆多，非若氣虛終嫩色。內虛不振少充肥，或平或陷根盤塌。皮薄肉軟嫩溶溶，到得成漿漿不濃。漿未稠濃頂未滿，進退浮沉漿忽停。輕不肥濃不蒼蠟，重若錫皮如灰白。盡有漿色亦堪回，到得收回不能結。儘有漿薄望堆沙，面不堆沙腫似鱉。亦有當頂如針刺，漏出清漿頂陷白。亦有痂薄痘疤凹，疤色淡白無血澤。神情懶倦語話慵，重語聲輕音濇濇。氣虛之證亦繁多，總無烈火灼皮膚。惟有濕潤無燥烈，脈微緩弱無數實。此痘若還有別證，種種將來作虛論。不惟寒戰助元陽，癢塌方思固氣分。縱有似熱正由寒，寒極生熱古論定。毒即留連總屬虛，治毒亦須還養正。呻吟不寐莫猜煩，累日不解毋虞結。眼封日久毒非壅，求飲頻頻豈火渴？推之疑似且無差，明明虛證尤易識。知其虛寒看輕重，重不早圖必虛脫。

《救偏瑣言·論補血》 問痘如何當補血，色不榮兮嫌淡白。囊殼僅僅非空飄，囊竟空兮補何益？盤暈歸附亦不厚，竟若無盤難轉易。補血之功較氣難，氣主神兮彼屬體。點點有形難促致，長養工夫由平素。放點一見色欠紅，便慮成漿漿不濃。漿若不濃毒不盡，毒一不盡多別證。即使收回醫必薄，痘痂飄薄疤亦白。凡見血虛須預補，根得紅兮漿自足。漿足收回痂自厚，疤得榮兮皆血力。始終得血體無虧，體若虧兮必令實。有孩稟賦素血虛，有兒本質多內熱。恆有痘與娠相逢，亦有痘與經相值。又有善衄慣腸紅，儘有疹後痢方歇。此等皆令致血虧，放點雖紅終慮白。血熱宜攻毋問體，血虛偏宜顧本質。欲審其虛人必清，唇口溫潤無燥烈。痘無斑點雜其間，按其體膚無熾熱。不則縱使色不紅，是爲痘中血鬱白。的是眞虛芎與歸，倍用酒蒸懷熟地。血鬱用芎反提火，歸味辛香反助熱。白芍酸斂尤不堪，熟地庶幾終膩膈。若使血虛兼滑瀉，歸地潤腸亦不合。惟有嫩鹿茸爲良，佐以川芎功莫及。參芪同用亦相宜，由來氣有生血力。

《救偏瑣言·論實表》 何爲表？腠理是也。何爲實表？固氣是也。氣爲一身之衛，內主充塞，外護腠理。氣虛於內，則餒而不充，衛護無力而致表虛，表虛則腠理不密而氣難存養，氣又因虛而致虛，而虛愈甚，故表虛之痘，客感易侵。已發未發之時，若有表證，便當疏邪實表，以豫防其起發不振。起發之後，痘之虛象立見，便宜扶元固氣，以豫防其癢塌之患。漿得過半，稍可以回，即宜與斂，令氣還元，以豫慮其虛脫之地。不拘痘之首尾，兒之厚薄，但看神情懶倦，身體溫涼，面顏恍白，二便清利，唇口不乾不燥，凡此景象，按之體膚有汗者，是表虛也。若有表邪，不可專以疏散。及見囊薄腳軟，

色或淡白，或嬌紅，漿清痂薄，絕無燥熱雄猛、煩躁乾紅、板實壅腫之象，即稠密毒盛，不宜清涼，亦不可專以解毒，悉以固氣實表爲先，稍兼佐理可也。

《救偏瑣言·論健胃》　人以飲食爲命。經云：地食人以五味，味有所藏，以養五臟，氣和而生，津液乃成。津液者，誠資生之源，成身之本也。是以安穀則昌，必得胃氣強健，乃能受納，故人以胃氣爲本。痘瘡初放便能食者，是爲裏實，夫固爲順。即不能食，毒尚未透，邪害空竅，故未之思，未足爲虞。痘若已齊，毒其盡行於肌表而內空矣，空則宜思，儘有不食者，其胃弱也何疑！至於成漿，則一身之精神發泄於外，一身之氣血耗散於痘，其內尤虛矣，尤賴飲食相繼，濟其空乏，庶克有終。至此猶未作想，即勸勉之而終不知味，亦不能多，安望其成痂而結局也？宜以保元湯加山藥、扁豆、薑、棗、陳倉米以開助其胃。如身涼體倦，重語聲輕，漿清色白者，保元湯加白朮、木香、當歸、陳皮、薑、桂、大棗、陳冬米以醒豁之。更有淡白皺濕，如嫩腐皮，頭溫足冷，痂後目無精彩者，前方更加熟附以振之。痘若虛之劇者，不必待其起齊成漿時，方思開胃之地，發始之初，便當早爲之計者也。必須以痘爲準，不見惡形惡色，不見一切燥烈之象，以證爲憑，不因毒侵火擾，不因一切閉塞之故，方可健胃，不則不可以常理論也。

《救偏瑣言·論安神》　心藏神，得血而寧，神寧則睡自安，安睡而神又足，兩相需而兩相輔者。諸病剝而之復，皆以睡中來也。血虛之體，痘兼稠密，氣虛者有儘血化漿而血無餘地，血熱者有腐爛作臭而侵淫日久，皆有以致血空虛，而神無所養，恍恍惚惚，不能收攝，而睡何能安？雖曰靜則神藏，寐固主靜，靜中之神不守，殆不令其藏矣。驗其證，於漿必清，於痂必薄，色必淡白，體必溫涼，一切燥熱之證，自不相涉。即血熱者，未必如是。然人必倦乏，目必少神，重語聲輕，色必乾憔，一切雄烈之象，自是銷鑠。證難悉指，類多如此。一似傾國之兵，一似強弩之末，總歸虛論，法當以安神散治之。兼別證者，隨其證而損益焉，要不外以安神爲主。

《救偏瑣言·凉血清火不拘首尾論》　痘瘡凉血清火，於起脹時，人人之能事，至於放點成膿結痂之際，知之者或寡矣。以爲痘之出，非熱不發，時方見點，以鬆肌透毒爲主。遽用寒凉，毒冰不發，發亦不透。如春溫得以生發也，不知正取其溫，不欲其熱。若春行夏令，時便酷熱，萌芽有不槁乎？是拘於熱則行、冷則凝之說誤之也。化育之妙，在不偏枯。獨陰不生，獨陽不長。毒火旺極，始即炮熾，五液沸騰，痘賴氣血領載而出，氣爲壯火所蝕，血爲烈火所燔，痘其何自而出？徒以透肌升發，俟其起齊而後涼解，毒已內攻，痘其焦紫矣，是謂火裏苗未有能秀者也。試比一物，其理豁然。譬之欲得乳鴨，暖其卵則生，寒其卵則隱。如欲其暖而置之於烈火之中以炙之，所欲其可得乎？痘之漿非熱不灌，以氣呴血化而成，如夏熱得以成熟也。寒凉恐氣失其呴，血失其化，而膿漿何自？不知夏熱象離，離下必需水濟，如亢旱之年，惟有烈日，萬物亦自焦枯，血熱其猶是也。亦有疑而相詰曰：失治於前者，其象如此，放點及今，清解已多日矣，從前功力何在？熱毒其猶熾耶？曾聞痘毒出一步，則內空虛一步，邪熱縱有未盡，當亦毒隨漿化，即血熱者，不至敗於虛寒，當無事溫補足矣，緣何尚有虞焉？吁，總不知偏枯缺陷之理者也。輕淺者易清，重極者難徹。血熱之極者，偏僻於火，期至八九日，如日至中天，歲當三伏，於少陽初起，尚即猖熾，至此純陽旺極之際，烏能便解？若從前失治者，至此亦無可清解矣。火得一分清徹，漿得一分融化。間有平時血旺之人，足以御火，不至焦枯，迅速催成，漿極黃老，然絕無榮活滋潤之意，頂平囊實，是謂板黃，不諳其故，而謂膿成毒解，遂致誤焉，終亦必亡而已矣。論痘之痂，非熱不結。俗語謂蒸痘回見，火不宜熾，始終不可無；漿得肥濃，所冀惟在收斂。有生長，應有收藏，亦天地自然之理。痘至於斯，用燥濕、斂陰、實脾、利水之劑，以助其收靨結痂，自是宜然。仍復涼血以助其濕，清火以寒其胃，寒凝太過，中氣必虧，漿即肥濃，不幾始實而終虛乎？痘將何以終局也？如曰：毒火未清，漿何能足？化毒成漿之謂何？而猶云未盡也。嗟夫！是但聞毒化成膿之說，而未知血盡毒解之理。化毒成膿，蓋言氣化囊窠之毒也。血盡毒解，蓋言根盤血分之毒也。血有一絲之未收，毒有一絲之未解。氣之振作易，血之成熟難。以氣輕清而無形，血重濁而有體。氣尊於中，氣清頂所以陷而能起，起而能白，白而能黃。漿雖血之體，而鼓蕩之權操於氣，氣毒不清，血其物而不化矣。血附於外，血清盤所以紅而能淡，淡而能收，收而能盡。血雖氣之輔，而乘載之體在乎血，血毒不清，氣亦歸於淪喪矣。況云化者頑而至化，毒將解而猶未盡也；解者化而至解，毒其盡而無餘也。故囊極融化，根底血附綫紅，其毒未爲盡解。乃若紅暈燉赤，身熱未退，但見漿足，即與滲濕收斂，毒即隨火而乾，未盡之毒，仍歸於內，其靨乾焦燥，硬嵌入皮肉，輕則發癰發斑，重則發疔，更有悶亂喘急而莫可挽矣，可勝道

哉！古人云：氣足血收，痘始成功，斯言不我欺也。

《救偏瑣言·分別毒火論》 毒與火，自有相因，亦自有不同。有火者必其爲毒，有毒者未必其皆火也。毒盛而蔑火者有之，未有火盛而毒不盛者也。如血熱毒盛者，血屬陰爲寒，陰且熱矣，有陽而反寒者乎？其爲毒也自火，故無有血熱而兼氣虛者也，是火即是毒矣。如氣虛毒盛者，氣屬陽爲火，陽且虛矣，有陰而反熱者乎？其爲毒也又寒，故不見有氣虛而兼血熱者也，是毒與火無干矣。然虛者固未有不寒，即毒之實者，未必盡出於火也。是以苦寒之劑，自無投於氣虛之理。即毒之雄猛者，亦還宜精察而明辨者矣。有如梟毒而濟烈火，併行交迫，治火治毒，在所併進，不容偏廢。有如毒重而火輕者，治必因其輕重而輕重之，不得混而無別。有如毒火太重而致遏鬱者，必先攻其毒而後清其火，宜知先後。有如無證不實，而火無可據者，不得妄以實爲火也。凡痘囊窠蒼老者，其毒爲實也。老而疏朗者，毒輕者，投寒劑致毒凝而冰伏。甚哉，火毒之不可以不辨也！分珠而密者，毒盛者也。既密而間，貫珠堆簇，成形成象者，盛而尤重者也。密而不成顆粒，與稀而形象繁多，更見要害之地者，類多不起者也。毒雖猛而能起能脹者，毒其見於外也。痘雖稀，陷而板實者，毒其伏於內也。

凡痘紅而色老者，實火也。老而能潤者，火實而輕者也。老而色乾，或紅而絳色，紫若胭脂者，均火之凶暴者也。紅而更黯，紫而更滯，俱淪於莫挽者也。以見毒辨於形，火呈於色。然毒之輕重見伏，皆在於形火之輕重見伏，全不在乎色也。又當於體膚之熱與不熱，以證其見伏。

如遍體壯熱者，火其見於外也。色即紅紫而體膚若涼者，火其伏於內也。身壯熱而肢獨冷者，因氣滯而火偏伏也。有身燥熱，頭汗如蒸者，火上湧而毒參陽位也。有靜則躁炙，動則汗泄者，火閃霎而無定也。是火與毒之呈於形色，昭於體膚者如斯。乃若神情見證，亦未始不昭其辨也。如愁眉蹙頰者，痛也。諸痛皆毒，叫喊不已，皮毛若刺，轉側呻吟，屈伸甚楚，脈惕筋抽，衣衾難動，便時艱塞而容愁，卒然啼號而聲厲，此皆痛之象而毒之徵也。

如躁亂不寧者，煩也。諸煩皆火，不耐衣衾，夜不成寐，惡聞人聲，惡見人形，若欲求食，食之而又不欲，似欲思安，安之而又不樂，此皆煩之象也。如皮壅肉腫者，滯也。諸滯皆毒，鬱悶不舒，身如捆綁，胸塡腹滿，面目預腫，通塞不均，此皆滯之象也。如唇焦舌黑者，燥也。諸燥皆火，大渴不已，口內如爐，溺血便紅，憶水思冰，狂言譫語，此皆燥之象也。是痛是煩，若滯若燥，總歸於以熱爲見，以不熱爲伏也。

治毒之法，審其輕重爲先。輕而發見者，治之以解散；輕而隱伏者，治之以透發。重而發見者，輕與之攻而重與之散；既重而又隱伏者，重與之攻，兼透而兼散。治火之法，察其隱見爲先。發見而輕者，治之以涼解；發見而重者，治之以苦寒。隱伏而輕者，輕與之攻而重與之散；隱伏而又重者，重與之攻而兼與之散。攻毒不嫌於早，治火期於適時。攻毒當厄，可以該治火之效；治火失宜，更有以妨治毒之功。假令失於清火，其必紅變乾焦，紫變焦黑，可勝道哉！外有當然之火，自然之毒，又非一概論也。有如痘脹而頭面發腫，眼封鼻塞，漿滿而身重難移，肢浮體胖，項大聲粗，回漿發臭，此非自然之毒也乎？氣領血載，非熱何能達表？氣煦血化，非熱何能黃熟？漿老成痂，非熱何能收結？此非當然之火也乎？只合行其無事而已，亦何分別之有。

《救偏瑣言·論結痂》 痘瘡行漿，三日後期至九十朝，其得膿漿飽滿，氣足血收，此陽極化陰爲姤，時當收結矣。始於人中，以及兩頤鼻準，漸至地角，以至周身，末及巔頂足脛，次第收結，痂如蠟鎔初凝，厚而滋潤，是謂珠結，毒盡解矣。其餘可知，不須調劑。有等氣虛之痘，得補成漿，漿終淡薄，至此雖云收結，痂皮飄薄，神色枯淡者，謹防精神不繼，鮮克有終，以保元八珍湯，減川芎加山藥，以濟其匱乏。更有土虛不能制水，濕潤不斂，漿水腐白，頭溫足冷者，前方減熟地加河車膏、茯苓、白朮，以助其收結。如便不實而胃弱者，前方減當歸、熟地，加茯苓、陳皮、白朮。渴者，前方減枸杞加麥冬、五味。睡不熟者，減黃芪加棗仁暨紅花分許，餘可類推。所謂痘後無實證，總歸虛治者，此也。有等血熱之痘，稠無隙地，得力於清解，成漿連成一片，腐爛作臭，煩熱猶在，燉赤猶存，終係邪陽太旺，不得陰氣收斂，而不能成痂者，以消斑快毒湯減蟬蛻主之，外以金蓋散收其熱毒。亦有同於血熱，浸淫日久，至後氣血虛耗，不能收結。驗其煩熱退聽，神情懶倦，腐爛處，肉地與漿水淡白者是也，以保元回漿散主之，外以細茶末以清其肌表。至有梟毒烈火，血熱之極，非不極其清解，其如烈熱未減，紅暈未收，膿囊便有斂意，謹防火遏以成倒靨，以清涼攻毒飲，重以生地、石膏主之，庶不至焦痂黑靨，令毒復歸於內。更有從前失治，漿未成熟，血暈如霞，競爲烈火燔灼，已成倒

靨，焦黑如煤，平者如螺靨，陷者成煤坑，間有老痂，亦黑硬如鐵，如此等象，若變證雜出，皆毒氣內攻所致，不得目之以膿成毒解而作虛論也。希援於望外，以必勝湯倍用生地，復以大桑蟲以攻發之。熱熾者，加石膏、黃連。根下腫硬者，貼以胭脂膏，得盤暈漸淡漸收，平陷者鬆，黑硬者潤，或泛疤，或補空，或發斑疹癰疔，毒仍達表，可慶重生。凡血熱之痘，勻朗稀疏者，必能成漿，漿必肥濃，第虐焰未消，收靨可畏耳。是痘因其漿濃，且以日久，悞認以爲回頭，不食者以之開胃，不寐者以之安神，發渴者以之補液，下利者以之實脾，如此等類，促其斃者，不可勝紀矣。僅記其一二，以爲鑑觀云爾。

《救偏瑣言·論落靨》 易痂易落，收局之佳境。然易痂有凶有吉，易落有吉無凶。以邪毒盡淨而無餘毒煿炙，痂故得一收便落。其疤大都榮潤，肌膚大都滑澤。亦有疤白不榮，陷而凹下者，此因氣血虛乏而然，非因易落而有此象也，以保元八珍湯主之。外此有爬肌抓肉，累日不脫者，有擦去疤有血迹者，有褪去兩邊中獨留一綫者，有半掀起半咬緊者，有日久方脫而疤凸起者，有四沿浮皮掀簇者，有身褪而頭面不褪者，或有血疤或紫黯或黑黯，或似茄花色者，痘疤不一，皆爲毒火煿炙所致。身熱溫和，無甚惡證者，涼血解毒而清散之。身體壯熱而多惡證者，攻毒清火，重以涼血而散解之。輕則泛疤發斑發疹而愈，重則發癰發疔而解。痂落之際，證亦多端，總以痘爲準。餘毒作祟，治毒爲主；毒盡元虛，保元爲要。總有實中虛，虛中實，亦權其緩急輕重而因應之，不可遺其重且急，而反迂務其輕且緩也。若執以痘後無實證，總歸虛治，悞之甚矣。

《救偏瑣言·妊娠痘》 娠婦出痘，平順輕鬆者，以安胎爲主，兼治其痘，是百病以末治之之謂也。安法不外於保脾養血，寬氣道，清子宮等項。然放標時，則以寬氣爲重而帶升發，氣鬆則痘亦易透，升發亦無病於胎，兩全無害之道。寬氣如陳皮、川芎、酒製香附、大腹皮、蘇梗或蘇葉。升發如蟬蛻、桑蟲、荆芥、牛蒡、山楂、桔梗、甘草、乾葛或升麻之類。起齊候則以清子宮爲重而帶涼解，清則與痘適宜，涼解與胎適合，有並行不悖之妙。如黃芩、山梔、生地、元參、甘草、清之屬也。如連翹、牛蒡、木通、黃連、荆介、山楂、涼解之類也。行漿時，則以保脾爲重，而帶排膿，痘之成膿本於血，血之根本出於脾。保脾正催漿之地，如茯苓、白朮、砂仁、陳皮、甘草、保脾之要劑也；如人參、黃芪、木香、糯米、大棗、僵蠶、白芷，催漿之首藥也。回漿時，則以養血爲重而帶斂陰。胎之所養，全賴乎血，血之所有，皆耗於漿，補血且得陰收之義。如當歸、白芍、丹參以補其不足；如茯苓、砂仁、防風、甘草以助其收結。擇取金銀花、牛蒡、連翹、元參、貝母等味，以稍解毒。此蓋語其常，非所以論其變也。借令痘犯氣虛，囊薄腳散者，豈得拘於胎前母氣滯而必以蘇梗、蘇葉乎，荆芥、乾葛無論矣。錫皮皺濕者，豈得拘於子宮宜清而必以黃芩、梔子，連翹、黃連無論矣。更有頭溫足冷，灰白寒戰者，豈得拘於胎熱則動，置桂、附而弗講乎，僅以參、芪、苓、朮何能砥柱也。借令痘犯臬毒烈火，血受其殃者，如紫艷爛紅等色，失血內瘀等證；氣受其虐者，如貫珠攢聚等形，躁亂燔熱等證，勢必制其亢，攻其毒，令氣血歸於和暢，乃得化而成膿。若泥於百病且安胎，惟知胎以血養，血以脾統，而不治其毒，必得胎前之毒，不治而自解則可，不則任其燔灼，聽其內攻，可有身外之胎乎？痘證本輕，妄投重劑，胎必受之，胎損而母亦隨之矣。痘證惡極，劑雖極重，毒其受之，毒解而胎自安矣。凡病權其輕重緩急，重在務本，不得專事其末；急在除邪，不得迂務其本。得其要領，總歸一道。

《救偏瑣言·論餘毒》 餘毒者，痘瘡未盡之毒也。痘瘡毒化而成漿，漿老成膿，膿成血盡而毒解。氣血虛者，血不患不盡，患漿不成膿，膿成而毒盡矣。熱毒盛者，漿不患不老，而患血未收，血收而毒解矣。氣虛之證，行漿時或失於內拓，拓而尚有未足，或人力極盡，而氣血其如虛劇，幸不至灰白平陷，漿蓋不能老而成膿，餘毒有所不免矣。血熱之證，行漿時或失於涼解，或依傍日期而解之不早，或慮寒涼太過而工力有未暢，或循規則而反投溫補，或極其周酌而毒火其如雄烈，幸不至紫陷乾焦，而膿或板黃，即鬆而或燥，即潤而紅暈，尚有未收，或收而未盡，帶火收結，餘毒尤有所不免，更有甚焉者矣。痘有氣虛血熱之分，順逆險三途之異，而餘毒亦然。驗其毒不紅腫，身涼體靜，或神情懶倦，其得飲食進而睡卧安，毒且小，小而且軟，痛楚不甚者，屬虛而順者也，以參歸化毒湯而調治之。

毒若大而白，平而板，不能起發，愁容可掬，靜而忽躁，神情終倦，涼而忽熱，未幾復涼，能食而不能強，能睡而不能熟，兩目有神，神思能定，此屬虛而險者也。以加味內托十宣散治之，庶得以潰而成膿，而毒其化解矣。

毒不拘大小，按之板實，白而帶青，神思昏倦，痛楚難支，兩目無神，口出涎沫，體欲靜而不得，聲欲出而難揚，此虛而逆者也，不治。

血熱之辨何如？有發斑，有發疹，散於周身，布於四體，一發而即身涼體靜，神情爽朗，此血熱之順者也。其未發之前，熱必不免，睡必不寧，痂必老，色必燥，而血必不全收，神必旺而氣必粗，此發斑發疹之機也。不諳者以膿成可以收斂，以收結可用調補，致毒不得發泄，往往有輕而變重，重則有不可知之患矣。不拘已發未發，均以消斑快毒湯而一清徹之，可無不瘳矣。

若癰則毒聚矣，毒併於一處而發，勢必潰而得解。其毒紅腫，發於四肢，兩肩兩脅，熱不甚熾，寢食如常，亦險而順者也，以活血解毒湯主之。

發於兩顴、腦後、胸背、環跳等處，身體壯熱，痛楚殊甚，毒大而且板，則險矣。然得板而不硬，大而紅腫，熱雖壯而體不躁，痛雖甚而不至難支，飲食與夜卧居半，亦無大害，以前方加地丁、白項地龍併蜜湯，調服賽金化毒丹以治之。

發於百會、太陽、少腹上下及穀道、湧泉等處，板而更硬，紅而帶紫，更有凝結成疔，形似螺肉，毒黑而堅，根深入肉，不拘是癰是疔，燥熱如炙，飲食不思，徹夜不寐，此險而逆者也。癰則內服賽金化毒散，外即以此散調入油胭脂內，以綿紙攤貼，中留一頂。疔則用銀針挑鬆，四圍亦如癰之貼法，不必留頭。次日有膿水來，用軟絹拭乾，將此散摻入四圍，仍以胭脂膏貼好。又次日復如此法，俟其疔褪出，竟以此填滿復貼之，以疔潭長滿而止。二毒通以必勝湯治之，庶可保全生命。

借令發於咽喉、當心、腰胯，不論小與大，疔與癰，癰則按之硬而青黯，或紫黑，疔則大如錢，聲啞氣促，神情躁亂，兩目徬徨，如畏刀鋸，如見狼虎，惡聞人聲，惡見人形，或身涼而乾惡，或身熾而肢寒，證難枚舉。凡此等證，痘即屈指可數，痂落無遺，亦禍不旋踵矣。

外此毒聚於肝，則目起翳障，或兩目掀腫，內皆膿血淋漓，或有如豬膽汁，有過期不開，均以撥雲散治之。不可點洗外治之法，眼科規則之劑以療之，毒必不消，火必不散，而眼廢矣。

留於脾，於上則唇裂掀腫，堆結如煤，動即血流，血即燥結；於下則注入大腸，下利惡垢，猶之滯下之疾，如漆如膠，有純下鮮血，痛楚不堪，若以瀉治則枉死矣，以滌除救苦湯治之。便血者，加生地；血紫滯而堅凝者，加桃仁；艱塞之極者，倍大黃、滑石；痛極者亦如之，更加赤芍。

留於胃，則口內生疳，或牙齦腐爛，甚則穿腮落齒，漸入咽喉，名爲走馬疳，一日爛一分，十日爛一寸，以忍冬解毒湯加黃連、山豆根、元參、桔梗以治之，外吹消疳解毒散。

有熱毒上壅巔頂諸陽會集之所，時值炎天，臭惡熏蒸，潰爛生蛆者，以涼涼攻毒飲治之；剪其髮，去其蛆，以金銀花煎湯淨洗之，或金蓋散或黃金散研入冰片、青黛而外治焉。

有餘火留於肺，津液不能上行，咽喉乾燥，音啞而發嗆者，以清金飲治之。毒鎖咽喉者，不治。

時值隆冬，表邪未盡，風邪與熱毒鬱於皮毛，至收靨時，發出如炎天痛子，名爲水珠毒，以清肌散毒治之。餘毒般般，總不越一虛實中來也。虛者眞元不繼，實者邪毒留連。痘至收痂，一身之精神，發皇於外，兒體之實者日虛，況虛者乎！此時火清毒解而擬調治，詎不晏然？即毒有未盡，僅屬強弩之末，補中帶解，亦無難事。至若仍然清解，復用寒涼，猶然蕩滌，似屬理之所無，而實熱所必至，斯亦難矣。故治痘難，治偏鋒之痘尤難。偏於虛者難於始，偏於毒者難於終。漿前恐攖其毒，而孰知不預則廢；漿後防其虛脫，而孰知當如除惡者矣。人言百日是痘，蓋謂惡痘有潛藏之毒也。虛實之辨，必究其眞，不令有似是之誤，斯爲盡善。如毒色白而身涼者似虛，合之於唇裂迸血，非虛也；頻解不食似虛，合之於腹痛乾嘔，非虛也；贏瘦日久似虛，合之於氣雄壯熱，非虛也；寒戰咬牙似虛，合之於面赤躁熱，黑硬乾痂，非虛也。毒色紅而時躁時熱者似實，合之於兩眼倦開，重語聲輕，非實也；便閉思飲似實，合之於唇白而潤，不見裏急，非實也；多言妄語似實，合之於四肢不舉，重語聲輕，非實也；餘毒不一，合之於平而塌，涼而軟，非實也。似是之證，非語言所能罄者，惟在於會心者得之。得其眞實眞虛，而更權其緩急輕重，治餘毒無餘蘊矣。

《救偏瑣言·痘後調護宜謹》 痘後表裏俱虛，調護悉宜加謹，一有疏漏，以實投虛，病即終身不拔，非細故也。最要有五：一節飲食。飲食不節，脾氣受傷，脾係一身根本之地，精神生發之源。有因過飽，終身不能多食者；有爲一物所傷，終身不能一見者；有因偶爾失調，致脾氣不實，遂成痼疾者，皆能致肌肉不長，面不華色，然此尚屬日後久遠之慮。曾有東林陳九嶷之子，痘已收功，喜食圓眼，因過愛而不之禁，縱及斤許，遂致腹脹如毬，喊不絕口，一懷抱而更加喘悶，以手扶其肋下，坐於膝上而已，極其撫摩而不稍息，

以和脾宣化飲投及三劑不效，舉家徬徨，追悔無地。余思藥雖對證，賴脾運化，叫喊幾及一晝兩夜，神其敝矣，仍以前方加參三分助脾運化外，以山楂二兩煎湯代水服。及逾時，兩眼矇眊有睡意，因得漸漸懷抱，竟爾睡著。自午及申，醒餘大解極多，所食未化者幾半，遂得開爽，調理而愈。幾乎有意外之變，飲食不謹如此。

一防客感。痘痂初褪，腠理開泄，直抵筋骨臟腑，六淫易襲，起居一有不謹，輕則傷而重則中，非泛常感冒可例。恆有寢食如常，神情如故，而卒然昏暈者，其由此也。

一戒煩擾。痘後精神盡發於外，縱得歡容笑口，僅脫離苦境之象，精神氣血，尚未之復，必得靜養可致。儘有愛而不當者，戲弄而引之，致其喜以爲喜，不知傷其神矣。即房闈舉動，亦當以靜爲貴。去年胡某有三歲一長郎，痘方初起，時值炎天，以房不寬暢，移於廳後，左右窗紙，日光耀目，痘眼初開，何堪當此照耀也。余令以青紗蔽之，嫌氣悶而弗聽，且頻頻煩擾，非弄其笑，即以換衣撲粉，殆無寧刻，欲其適體，不知傷神何地矣。苦口諭之，全不入耳，次日，兩目上竄，牽唇鼓頷而斃。

一體寒暄。天時冷熱不常，痘後之體，又難調攝，衣服之間，稍冷即傷榮，過暖即傷氣，或驟寒而不知加，驟熱而不知減，寒與暖大人不覺，痘體受之，較常人十倍矣。有因寒而即寒熱似瘧者，有因熱而即神情昏憒者，難以悉指，由不體寒暄之故也。富貴之家過暖，更什居八九，不知過猶不及也。

一戒好潔。房中幃帳衽席，自是宜潔。至痘兒之體，自頭面及身，以至手足，任其穢則穢，任其臭則臭。究其所以日久而穢臭猶存者，以收斂之局未盡也。收斂未盡，精神猶在於肌表而未還元，欲滌其穢而反以滌其神，如之何其可也？更有可畏者，體膚柔嫩，猶脫皮脫骨之餘，輕則皮毛若刺，重則湯氣入裏，喘急腫脹，可立而待。有一兒痘將一月，其母愛潔，竟濯之以湯，而且暢其浴，次日遍體浮腫，喘急而莫救，可不慎歟。

《救偏瑣言・痘前諸瘡宜急治》 諸般瘡瘍在痘前者，務宜急治，必愈爲貴。萬一與痘相值，痘即極順，降而爲險矣。險自可知。以痘之最惡，無如外剝，外剝必由於癢，瘡則未有不癢者，痘即可免，而瘡爲之招連，痘亦沸然矣。或得蒼老稀疏，間瘡而出者，即癢或可禁止。設若稍密，其必繞瘡四畔，攢集其窠，以瘡爲壑矣。水從下流，毒從虛發也。至痘起脹時，浮浮一片，無分瘡痘，一擦而身無完膚矣。雖有善者，何能濟其患哉？世人不諳者，多恆置而不問，有悞認瘡痘總是一毒，反暢其發，以爲稀痘之計。不知痘係交媾慾火之毒，感於娠之先者，瘡乃成孕之後，受母腹之積熱，或生下後濕熱流火所發，與痘絕不相侔，累月經年，何能致稀一粒？亦有瘡後而果稀者，適相湊也，與瘡何與？又有無稽之言云：嬰兒體膚柔嫩，瘡藥一及，滲入骨髓，發痘不出。舉世訛傳，悞人不淺。但治瘡有法，當以漸而施，先於胸腹，次日肩背，又次日四體，結末頭面，治其一，緩其三，周而復始，以愈爲度，乃爲良法。不則治之太驟，柔體不勝，反致變矣，不可不知。

《救偏瑣言・論大黃》 有客過余而問曰：伏火伏毒，非清解之能事，攻之固不容已矣。然大黃之力，斬關奪門，爲蕩滌之將軍，元臬毒火當之，尚爾退聽，於氣血則獨無所虧乎？氣血若虧，孰爲領載，孰爲化解，而終始其功也？予曰：不然。有病則病受，病受其藥則銷鎔在邪毒，邪毒銷鎔則氣血不爲邪毒桎梏，而融通灌溉於痘矣。不第於氣血無損，正以救護氣血之地也。邪正相乘，一負則一勝。負既在此，則勝自在彼。但當衡其輕重，所重在補，養正則邪自除；所重宜攻，驅邪則正自復。何虞氣血之受損乎。

蕩滌之法，古來不數見也。間有用者，不過錢許至三錢，一劑至二劑，更不出便閉者方用，便利即止。若錢許以至兩許，自放點以至落痂，甚至瀉利者用之，而便反實。有純利清水而攻猶未已，豈是索隱行怪好奇示異哉？奈世運變遷，甲子以來，痘瘡迥別於前。是年曾有一痘，磊落粗綻疤紅，光澤圓滿如珠，目之者咸贊其爲狀元痘。予按其身熱如火，口中乾膩，予思痘象固佳，不宜熱渴如此。謂其父曰：是痘氣血強旺，又得內無伏毒，外象固好，然熱渴太甚，火毒非輕，速宜涼血清火，不可懈也。此人全不之信，不事醫藥，至九朝帶火乾收，燥硬焦痂有如瀝青，盤暈肆溢有似紫霞，喘急躁亂而莫能挽矣。以如是之痘，縱失醫藥，亦何至於此地，乃竟以一熾熱一膩渴之嫌，便同於逆，可遞而推之。熾熱而更頂陷者當何如？頂陷而更紫滯者又何如？紫滯而更稠密者又何如？稠密而更加貫珠堆簇者又何如？貫珠堆簇而更內多惡證者又何如？是知清解所不效者，當破其凝滯之毒，而佐之以清解矣。至破滯而不能取勝者，當進而攻其伏藏之毒，而佐之散達矣。放點凶惡，攻之而起脹，得以滿徹則已；起脹未應，攻之而成漿，得以暢遂即止。乃至有收結而始盡淨者，有落痂而始霍然者，然其所以然者，原非有怪異也。前之

毒盛者，至起脹時，毒盡發於外，所謂毒出一步，內虛一步。至行漿時，痘稠密者，惟有氣血不繼，故必以保元爲要。一失內拓，必至白陷灰陷，錫皮皺濕，氣離血散而敗。今有毒盛者，恆多伏藏於內，輕則內攻，重者內潰。內攻者猶可以清解疏達而起，即有不應，蕩滌之而自松透矣。若內潰者，臟腑糜爛，藥即金丹，亦爲無用，而況清解乎？故內毒甚者，無論發始半途，即結尾收成，餘殃未殄，當如除惡務本，必期於盡。但盡之之法，又當察其輕重緩急而因應之，不可執成見於我也。純熟於此，不特險之重者，得以轉危就安，即鄰於逆者，施功於已發未發時，儘可挽回。若腰如被杖，叫喊不已，空竅失血，蚤斑蚊迹，紫背浮萍，纏腰兩截，托腮鎖項，拳毛倒豎，稠密細碎，面目預腫等證，前賢往哲，列於不治之條，皆可以起，尤宜治之於早，乘毒無定位，內未受攻，乃克有濟。若至三日之期，內已受攻，亦無如之何矣。

《救偏瑣言·論石膏》 石膏名爲白虎，湯火泡燃，桐油調敷，痛即如失，性果何如其寒也。人有言：疹要清涼痘要溫。芩、連、犀角尚不敢輕投，恐傷脾胃，用之而且兩許，更有始終不撤，不惟無傷於脾胃，而更得益焉何也？喜溫之說。前人言氣虛之痘，若犯血熱，熱而且甚者，內煎熬而外沸騰，五內之地，輕則恣其銷爍，重則爲其焦枯。蓋以先天毒火，火而出之於毒，不啻一熱而已，毒而濟之於火，其猛烈當何如也！石膏雖大寒，僅足以制其亢，寧有餘寒而傷及於脾胃乎？儘有落痂之後，火邪盡淨，復起牙疳，目生翳障，但有未盡之餘，不見有過寒之證，總不越有病病受。若使中病即已，不必盡劑，容可過乎哉？何爲中病？假令身熱如火者，熱和爲中；大渴不已者，渴緩爲中；紫艷煩紅者，紅活爲中。何爲未中？如口熱如爐，空竅失血，唇焦舌黑，狂煩譫語，其勢未殺，病猶未中，雖多何畏焉。借令泥古方，拘日期，論劑數，則悞矣。

《痘疹正宗·痘證窮源論》 古人謂痘爲先天之毒，此定論也。是其父母七情六慾五味偏勝之毒，中之於二五妙合之時。人之一身，先生腎臟，所謂天一生水也。故痘毒即蘊於腎，寂無所感，藏之若無，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始出。肇於腎而升於脾，由脾而肝，而肺，而心。毒從容一步，則輕緩一步，所以出自心肺上乘之地爲順，出於腎脾之間爲逆。夫痘而曰毒，其猛烈可知矣。毒既猛烈，非火而何以猛烈也。毒既爲火，是毒盛即火盛，火盛即毒盛。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痘既爲毒，毒既有火，其不可補助，又可知矣。人之一身，氣血而已，痘毒一萌，即流入於血中。毒輕者，血載之而氣領之，先出一點紅，血也，顆粒郛廓，氣也。又有盤暈而根鬆，血之通也。其頂綻者，氣之暢也，漿者血之所化也。所以化者，氣煦之也。膿成飽滿者，血之充溢也。光澤明潤者，氣之精華也。血盡結痂者，血之還元也，是皆氣收之也。痘固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故善治痘者，先調氣血。毒若盛者，一出孕包之地，勢即猖狂，氣血不及駕馭，勢必爲其所縛。故氣滯之而滯，血遇之而淤，氣滯血淤，猶能伸其領載之功也乎？今人治痘，動言升發補拓，氣固可補，爲毒滯之，連氣亦爲毒氣矣，亦可補乎？血固可補，爲毒淤之，連血亦爲毒血矣，亦可補乎？況毒盛即火盛，火性炎上，不提而猶卜竄，一見升麻、川芎，如火之得風，其焰不更熾乎？氣不得上升，血不得通融，緣爲毒火錮之也。毒火愈熾，則氣愈受蒙蔽，血愈受侵炙矣，尚冀其起脹化漿，以自伸其領載之權也乎？氣血虛宜補，此在雜證則然也，爲未痘者言也。爲痘後邪火既退，本質不足者言也。且痘證與雜證天淵，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痘當毒火方盛之時，大害氣血，不思急救其病以維護之，而欲養正以抑邪，不猶之火上加油乎。況毒火盤據氣血之中，疏瀋之尚不得透，清解之猶不能息，一見參、芪、歸、芎，以實投實，不愈塞其隧道乎？所以實證用補，謂之齎敵以糧也。夫養正抑邪之說，在痘之輕淺而順者，亦可成功，然痘果順，補之可愈，即不補之，獨不能愈乎？補之適足以添其病，何若靜聽之而得中乎？痘稍有證，皆是毒火，補之以添其病，何若解散之而使其無病乎？況毒火之爲害，在氣血旺者，猶足當其侵蝕煎熬，即氣血稍虛，而痘稀疏不板實者，尚足以周給，倘毒火一盛，有限之氣血一煎即枯。將謂峻補，毒火乘之而愈熾；將謂逐毒清火，氣血劣薄，不能爲主，所以多不可救。往往病家聞補則喜，言攻則懼，不知痘之斃於補者，蓋十居八九也。

《痘疹正宗·古人之誤》 古人治痘，紛紛不一，有喜行溫補者，有樂用清解者，有謂時有變遷，虛實隨氣運而改者。不知人之氣血有虛者，一至出痘，則不可以虛言也。人之所謂虛者，如白爲血虛，凡白皆謂之血虛。平扁爲氣虛，凡平扁皆謂之氣虛。所以處方立論，止言虛而不言實，即子和用蕩滌，亦不過微示其意，而未暢言其旨。如謂痘隨時變遷，何以內外大小諸證，自古不變，獨至於痘而有變邪。抑知所謂白者，皆血淤而色不逞也，平扁者皆氣滯而板實者也，皮薄者皆根不鬆而起水泡者也，色嫩者皆油光也。種種皆是

實，何以概謂之虛。且立論遊移，絕無鑿鑿可據之語；處方朦朧，絕無輕重緩急之用。一味模稜糊塗，以致後人紛紜而莫知所從，因循而茫無所據，今之夭折生命者，未必非古人誤之也。或曰東垣以實脾爲主，河間以滋陰爲重，薛氏以保元爲要，何以皆表表於一時邪？蓋上古無痘，自漢而始，未經岐黃之論斷，不過由雜證而類推其治法耳，抑知痘證與雜證絕不相類乎。大抵五成以下之險證，盡付之鬼錄，所治者皆五成以上順證也。至建中之《瑣言》出，獨能發前人所未發，有高人之識，有異人之膽，痘論自此可定，長夜由此而開，大有功於天下後世。不諳者嗔以爲偏，而不知痘毒極惡，用補者固爲錯訛，即用攻者，非此治法，不足以中其病，正所謂大中至正也。費子以偏名者，特因人說法耳。但猶附會前人之說，虛實之論並存，且其治驗往往失於不及，而致後日之餘毒。以今日而衡治法，非數倍其藥，不足以稱病，有繼建中而起者，亦宜斟酌之。

《痘疹正宗・今人之誤》 前人處方立論，有就證而論證者，有因時而制宜者，有矯前人之僻而言不無過激者，亦有慮後人放佚而立論過於拘謹者，是在後人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斟酌而善會，因證而制宜也。如痘無虛證固已，子和蕩滌，已得其旨，何獨不見後人有推廣其說者，而乃專以溫補爲事邪？且不善會古人之書，即如古人云：疹受清涼痘受溫，遂泥其溫之說，誤認以爲非熱不出，非熱不長，非熱不貫，非熱不醫，因而概用參、芪，橫施桂、附，即熱極之證，芩、連亦不敢用，以致焦紫黑陷，死而不悔。抑知毒火一萌，熱兆其先，不是非熱不出，是非出不熱也；不是非熱不長，是非長不熱也。且溫字從水，熱字從火，水火既濟之謂溫，炎炎燥烈之謂熱。如春溫草木生長，使春行夏令，有不枯焦者乎？如三伏純陽，五穀賴以成熟，使非大雨時行，亦能秀實乎？是痘受溫，非受熱也。又云：痘後無實證，總歸虛治。執其說而以帶火收醫之痘，寒戰厥逆，概認爲虛，峻用桂、附，坦而不疑。即有疑而商之者，彼將朗誦古語，援以自證。抑知痘後者，是言痘證結局，邪火既退之後，非謂初醫之後也。又云：已發未發，必用升麻葛根。因而諺語亦曰：是瘡不是瘡，升麻葛根湯。執其說，不論痘之宜用與否，一見出痘，即先投以升麻葛根。不知痘之難出難長者，皆因毒火凝滯氣血，以致不快也。是痘有病，皆是毒火，毒火不提而猶上竄，如用升麻，則更提其焰，俾毒愈湧，反攻頭面矣。此皆徒讀父書，執守成見，非通儒也。亦有溫補升提而得愈者，以痘原順，特治之不死耳。因人成事以爲功，我之所不取也。

《痘疹正宗・識見宜真》 痘證千態萬狀，不可不得其準。毒有輕者，有重者，有潛伏者，有鬆活者，有偏在氣者，有偏在血者。火亦有輕重緩急之異，在氣在血之殊。各項有各項之定局，使冒昧從事，必有過不及之失，是必細察其形，詳驗其色，復於神情而審之，更合內證以參之。似平易而實危困者，不爲所瞞；似必斃而實有可生者，必得其據，不爲似是所惑，不爲臺說所紛。審量既眞，則胸有成竹，緩急輕重，行所無事矣。

《痘疹正宗・膽量宜雄》 凡證之屬臆度者，必存疑畏；識見既定者，當一往而莫禦。如證在緩淺者，猶可從容而圖之；若痘之險逆者，一出即攻，未幾欲潰，挽回之機，僅在旦暮之間，猶之孺子將入井，偶爾遲疑，何能挽造化於人工邪。故懵焉任事，失於鹵莽，不若曲謹之爲愈；趨向既端，而當機畏縮，何如必至之有成也。使見爲江河之潰，而僅防之以撮土；見爲車薪之焰，而姑救之以杯水，因循探試，未有不致悞者。是知膽量之不雄，總由於識見之不眞也。

《痘疹正宗・毒有輕重》 痘發熱和緩，三四日見點於面，大而且肥，疏而且勻，先於頭面，漸及周身，次第不紊，二便如常，寢食如故，此毒之最輕鬆者。亦有痘小而圓，雖稠而鬆，明潤可觀，神情如故，或稠而大，充肥均勻，蒼老悅目，此亦毒之輕而鬆和者也。若一熱即出，見點緊束，三五成羣，或碎小而密，或如蠶殼，或如蛇皮，或多攢簇，或在要地，此皆天生秉受至重之毒也。

《痘疹正宗・毒有潛伏》 毒之潛伏者，壅塞於內而不透也。爲平爲板，或浮沉於皮肉之間，或累日而不起，非乾即滯，色如蒙垢，或填滿昏悶，或目下紅絲，或咬牙不止，或手足厥逆，或作搐不已，或骨節煩痛，天柱不舉，頭如斧劈，屈伸愁楚，此皆毒之深藏者，不急透之，必成內攻。

《痘疹正宗・毒在氣在血》 毒在氣，是氣之受病倍於血，而氣必爲毒滯。或皮肉擁腫，或面色晃亮，或平或陷，不能鬆綻，或板或硬，不能融化，或痘起浮衣，或痘色乾滯。毒在血，是血之受病倍於氣，而血必爲毒淤。或唇焦舌黑，或痘色乾赤，或痘根緊束，或紫黯，或板黃，或焦黑，或空殼，或血泡，或有頂無盤，或白或黯，或蚤癍蚊跡，或紫背浮萍，一身之血皆爲毒錮而歸於無用。

《痘疹正宗・火有輕重》 火者毒之焰，蘊於毒中，毒盛火亦盛，毒輕火亦

輕。火之輕者熱亦輕，雖熱亦潤，口不膩渴，二便調和，睡卧安靜，痘色紅活。火重者熱必盛，哈舌弄舌，小便短縮，面赤譫妄，心火盛也；目紅驚惕，咬牙搐搦，肝火盛也；痰湧氣促，發喘咳逆，咽啞喉痛，大便結燥，或洞瀉如注，肺火盛也；大渴不止，舌燥咽乾，嘔吐乾惡，胃火盛也；口熱如爐，滿口如霜，唇裂掀腫，眼胞預封，足涼手冷，脾火盛也；腰如被杖，骨節刺痛，毬腫囊縮，腎火盛也。不必驗痘之形色，已卜其喪無日矣。

《痘疹正宗・火有隱見》 火之性喜旁達，不受遏閟，一遏閟而拂其性，則煩躁，或寒戰咬牙，或四肢逆冷，或昏悶無聲，面顏青慘，或喊叫不已，或瘈瘲不止，或忽靜忽躁，或兩目徬徨，或舌卷囊縮，此皆火隱伏而不得出。驗之於身，必不大熱，此火不宜寒涼，宜透而散之。火一發揚，則又肆其猖狂之性，大渴思水，熱如炮烙，目紅面赤，顛狂譫妄，痰湧氣喘，撩衣棄被，勢雖梟惡，較之隱伏者，猶易於撲滅，此火宜寒涼而清解之。

《痘疹正宗・火在氣在血》 氣爲陽，而爲火所侵炙，爲蝕氣，燥熱大渴，口膩舌胎，唇掀燥裂，乾嘔狂叫，皮肉擁腫，面色油光，口熱如爐，頭汗如淋，氣湧膈滿，胸腹絞痛，痘色乾滯焦枯，頂囊逆裂，過期腐爛，一身之氣，皆爲火蝕而失其尊，此火急宜攻發。血爲陰，而爲火所煎熬，爲熱血，大便傾注，小便短赤，鋪紅肆溢，或紫豔，或煩紅，或發血泡，或迫血妄行空竅，有從口、鼻、目而出者，有由大小便而出者，有由瘡痕當頂而出者，此火急宜涼解。爲火所盤據，則凝結成淤，大便閉，小便癃，唇焦舌黑，痘色乾紅，或紫黯，或焦黑，或白黯無暈，或蚤瘢蚊跡，紫背浮萍，一身之血，皆爲火炙而失其附，此火先破其淤而後涼解。

《痘疹正宗・攻毒清火撮要》 欲明毒火之理，不可不究其源；欲善攻解之法，不可不審其證。如痘出疏朗，充肥綻突，並無病之可見，此本來輕淺之毒而無事攻之者也。如自初出以至收靨，身熱和平，血色活潤，更不見有煩躁之證，此痘應有之火而無事清之者也。至於痘犯攢簇細密，板實乾焦，煩躁而身不熱者，此毒重而隱伏者也。如痘疏朗，或板而不綻，或紅而帶乾，此毒輕而隱伏者也。痘犯攢簇細密，外現惡證，而身燥熱如火者，此毒重而發揚者也。疏朗而充肥粗大身熱者，此毒輕而發揚者也。如大熱大渴，氣壯神狂，煩紅紫豔，此火重而發揚者也。如靜躁不常，身熱肢冷，昏聵痛楚，痘色乾白黯滯，身不甚熱，此火重而隱伏者也。形色證狀雖多，總以熱爲見，以不熱爲伏也。治毒之法，審其輕重爲先。輕而發揚者，治之以解散；輕而隱伏者，治之以透發。重而發揚者，輕與攻而重與之散；既重而又隱伏者，重與之攻，兼透而兼散。毒在氣者，先破其氣，後導其淤；毒在血者，先破其血，兼行其氣。治火之法，察其隱見爲先。發揚而輕者，治之以涼解；發揚而重者，治之以苦寒。隱伏而輕者，輕與之攻而重與之散；既重而又隱伏者，火焰不見，不可驟用寒涼，即生地亦在所當審，必先重與之攻發以達其鬱。身忽大熱，火焰既發，大涼而兼散。火在氣者，重清其氣而兼涼其血。火在血者，重涼其血兼清其氣。所以攻毒不嫌於早，治火要在適時。攻當扼，可該治火之效；治火失宜，並妨治毒之功。惟權其輕重隱見，與夫先後緩急，而神明變化之，則近道矣。

《痘疹正宗・升發權宜》 升者，提清氣以上達也。發者，開百竅以四播也。世人但知以提爲升，以疏爲發，若果虛寒，升之而自起；眞有客邪，散之而自透。若毒火太盛，氣血皆爲阻滯，而不得伸其領載之權，故淹滯不起也。毒火阻滯氣血，是氣血之中，皆毒火用事，一見升提，引毒火而愈熾，毒火熾而氣血愈受制矣，是欲助之而適以害之也。痘既賴氣血以始終其功，則以調和氣血爲主，逐其毒，清其火，即所爲調和也。存心此道者，當隨證權宜，不執成見，何痘宜升？何痘宜發？何痘宜疏表？何痘宜達裏？何痘宜清徹？何痘以不升爲升？何痘以不發爲發？總令氣血得以直達，不爲毒錮，不爲火蝕，不爲邪鬱，不爲機閉，不使窒礙，不令消沮，得以伸其領載之權，而成其尊附之功，庶乎得之矣。

《痘疹正宗・中病可止不可止》 古人言中病即止，不可盡劑，斯言誠足爲法，然不可概之於痘也。痘證與別證絕不相同，痘證有始必有終，如出而脹，脹而漿，漿而膿，膿而靨，各有當然之候，不能躐等，亦不可淹滯。如六成以上之順證，間或有病，或是毒是火，或在氣在血，病原輕淺，一中其病即全愈矣。設應止而不止，必有太過之慮矣。至於五成以下之痘，其梟毒烈火，惡形惡色，費盡移山之力，始得殺其勢而歸於正。然得歸於正者，以藥力強制而然，非天然之本質也。若屬天成，並不必藥。若是強制，使藥力一懈，惡證復發，日期再迫，豈不功虧一簣哉。惟中其病，不必再急，隨其病之輕重緩急而因應之。務使血活毒解，熱和神爽，斯爲中病可止，不可泥成說而悞事也。

《痘疹正宗・論痘之形》 痘之毒，先天秉受，其輕重多少，一定之局也。重者不能使之輕，猶少者不能使之多也。然得散布均勻，雖稠何害？是正氣猶能爲主，得拘領其毒而不使之模糊，後日氣血猶易周給而起脹化漿。若有堆聚攢簇間乎其間，空隙雖多，亦何取焉。即痘稀者得之，猶嫌其毒聚一處而難化，況稠者乎？如田禾滿種，出而簇簇如馬鬃，烏能望其秀實邪？須知梟毒深藏，拘囚正氣，不得通融，故多隙地；氣不得其權，一任毒之縱橫凝結而成塊，衝突之處，故多攢簇。亦有因瘡痕而出者，以此地先虛而易出，亦物從其類也。此毒頑而不化，諸痘皆爲之抗拒而難成功矣。所謂順不怕多，逆嫌一點也。

疊錢蟆窩　團團攢簇，不分顆粒，如錢許之大，故名。再大者爲蟆窩，更大而長者名履底。其形愈大，其毒愈重，然得小而少，餘痘猶鬆肥者輕。即以化毒膏貼之，內用攻毒應服之藥。務令統脹有漿，或有膿水滲出，其毒方化，不然恐成疔。若大而且多，餘痘稠碎者，多不救。

瓤沙　扁闊歪斜，腳不圓淨，有細粒攢於根旁，稍長如橘皮蓋頂，有似乎瓤沙而名之也。無多而餘痘充肥勻朗者輕，急破其氣而使鬆，後可成漿。不然後必板實乾癟，偏及者不治。

《痘疹正宗・痘後調護》 痘後者，收靨落痂結局之後也。邪火一退，本質即現，氣血耗散於膿漿，或餘毒纏擾日久，表裏俱虛，所謂痘後無實證，總歸虛治也。欲用補益，當在此時，然其調護尤宜謹，一有所中，即終身不拔。第一節飲食。及病方起，飲食必多，萬一不節，脾氣受傷矣。脾爲後天根本，精神發生之源，肌肉生長之本，脾氣受傷，每成痼疾。有致滑瀉者，有一物過傷，終身不食者，其關係豈小哉。而況過爲奉養，又爲人之通病乎。以後證治，與雜證同。一謹風寒。痘痂初落，腠裏開泄，一有不慎，輕則傷而重則中，恆有大愈之後，忽然昏暈不省，每至不救，俗謂癍後風者即此也。外此數爲煩擾，易於傷神，強其喜笑，易於耗氣，過寒傷榮，過熱傷衛，見風早以傷目，浴體早以致腫，皆足以致大病也，可不慎與。

《痘疹正宗・餘毒順險逆》 至於癰，則毒大矣。不在要地，身不大熱，寢食如常者，以忍冬湯解之可消。如不消，外用化毒膏貼之，藥內加皂角刺、白芷以決之，或用參、芪以拓之，得潰而解，亦險之順者也。

毒即不發於要地，或大而板，或潤而紅腫，或不一而足，身壯熱痛楚，然飲食猶進，睡卧得安，目有神而聲音亮，亦無大害。此險之險者也。

毒發於腦後、胸背、百會、太陽、小腹上下、穀道、湧泉各要地，大而板，紫而紅，或腐爛成坑而肌不生，或成疔黑大而堅，寢食俱廢，煩躁作渴，或聲音不亮，或二便不常，或譫語昏聵，此險而逆者也，必以歸宗湯加減，或可保全。

發於咽喉、耳旁、當心要處，毒大而板，青黯紫黑，疔大而多，烈熱如火，肢冷如冰，聲啞氣促，面顏青慘，啼聲不出，兩目徬徨，頻頻乾嘔，搖頭鼓頷，兩目失神，此逆者也，不可爲矣。

有痂退而疤黯白，或青黑相兼，如青蓮色，忽而大熱，神情如上，此餘毒盛而悶焉者也，斃不終朝矣。

餘毒留於肝，兩目紅腫，或起翳障，切不可點洗，一點而眼廢矣，唯以撥雲散治之。

留於脾，上則唇裂瘡腫，動即流血，目開復封，下則注於大腸，或純利清水而兼壅滯，大渴不已，或下惡垢如痢而腹不痛，有純下血水者。若以瀉治，誤用止塞，則速其死矣。大熱作渴者，量以歸宗湯加滑石、石膏。下血水惡垢者，加桃仁、歸尾以清利之。

留於肺，咽喉腫痛，聲啞，或水噎而不啞，或啞而不噎，身不甚熱者，忍冬湯加枯芩、甘、桔、山豆根以清之。大熱氣喘者，歸宗湯減生地，加枯芩、甘桔、豆根、前胡，或加石膏。若失音水噎，及喘氣不利，往來作聲者，爲毒鎖咽喉，不治。

留於胃，則口內生疳，牙齦腐爛，甚而穿腮落齒，穢氣侵人，漸入咽喉，其證甚惡，當急治之，忍冬湯加黃連、花粉、元參、桔梗，外吹以消疳散。大熱作渴者，大黃、石膏。已入咽喉而聲啞者，難治。

毒留於筋骨，或兩膝屈而不伸，亦有兩肘如是者，以忍冬湯加牛膝，毒解而筋舒矣。

有頭仰而不能俛，足拘縮歪而不正，此天地失常，多至不救。

《痘疹正宗・論痘有成色》 狀元痘　古人論痘不過分順、險、逆三項而已，不知痘有順而險者，有似順而逆者，有險中之順，險中之險，險中之逆者。層次輕重，千態萬狀，三項烏能定其局也。予因分爲數等，非故爲多立名色也，權衡證之輕重緩急，以爲藥劑輕重緩急多寡之準，務使藥足以稱病，適得其中而不致有過不及之誤也。痘若發熱和緩，神爽體潤，二便飲食如常，越

三日而後見點，先於頭面，形如黍而尖鬆明潤，微紅其色，熱比以前即稍和；次日又輕，漸及周身，次第不紊，勻朗稀疏；三日而即出齊退熱，神情若未痘者然；四日即放明，五日而根紅頂綻，尖頭微白，已是膿矣；六日即血收結痂，亦有七日而然者。痂一結即落，形如黍皮，疤微紅而潤，此狀元痘也，不可多得。

十成痘　痘有神情證狀如上，但顆粒較上而大，鬆綻蒼老。四日而始出齊，勻朗光壯，淡紅其色；五日而根血皆透，六日頂白根紅，頭面成漿；七日成膿，通身光澤明潤，身微熱而神情如故；八日膿老，正面黃痂，九日全收，十日痂老，漸漸脫落，疤潤而高，微紅其色，此十成痘也，不必服藥。形狀不一，聊舉一以概其餘耳。

九成痘　痘有神情證狀如上，有稀有稠，雖稠而勻，但發熱時較前痘而過熱，神情卻爽。四日出齊，有先出數顆稍板者，間有數粒不紅者。板則氣稍受制，不紅則血稍有未融，於四五日時，用小劑一二劑，以疏其氣而通其血，其應立至，以後起貫收醫如前，此九成痘也。用藥一二劑，即不藥亦不妨，但落痂稍遲，頭與腿汎疤數顆而已。

八成痘　痘有熱勢盛者，有作嘔者，有作搐者，熱不三日而即見痘，亦先於頭面而後周身，顆粒隨出隨長，熱勢漸出漸輕。前二日出者，有鬆有板，後二日出者，鬆而不板。有稀者，有稠者，稀者多近於板，稠者卻得均勻，但大小不一；有過紅者，亦有不紅者，卻鬆和者多而板實者少，亦勻朗，亦榮潤，此亦氣血稍有通塞不均也。於四五日用小劑一二服，以通其氣血，七日之後較前痘稍熱，而神情亦如常，膿成而極痛，當用藥一服以清其熱；八日一服，九日一服，以收其血，以後順序收醫，毫無病證，此八成痘也。若不藥，醫後猶熱，必汎疤發瘡，重則多結對癰。

七成痘　痘有熱勢較前又盛，有面赤者，有作嘔者，有作渴者，有譫語者，有發搐及二三次者，有腹微痛者，有二便不甚調者，而神情大都猶靜。熱二日而即出，出即漸輕，但身多於頭面，及出齊，頭面卻多於周身。大勢與八成相類，但板者多，有深紅者，有數粒帶紫者，有不紅，有數粒焦頭者。板者，氣滯之象也；深紅者，血熱之象也；紫者，血熱而將淤也；不紅者，血未至也；焦頭者，不長之所致也。其餘皆蒼老明潤鬆活，但不及八九成之美耳。亦有痘粗壯而稀，血帶紫而近於板者，亦有痘鬆和而勻，色淡紅而近於嫩者。出齊熱退，神情亦爽。不終日而即作煩，或哭泣，或作癢，寢食不得安，總由於血不得勻，而內猶有伏毒耳。此痘若得用藥三兩服，於已出未出之時，後即不作煩，即煩亦輕，血亦易透。即不然，於四日時用中劑二服，五日二服，血即透而氣亦舒，六日鬆綻，七日正面貫漿，身熱而靜，用二劑清火，八日成膿，用二服涼血，九日黃痂，恐血收未盡，用一二服以盡收其血，以後順序成功矣，此七成痘也。藥可八九劑，否則必餘毒纏擾。以上屬順證，皆出自心經者也。

六成痘　痘有熱盛作渴，或腹痛，或譫語，或嘔吐，或作瀉。熱二日而出，有不及二日者。此痘出於肺經也，將出齊，多噴嚏，鼻有清涕。有鬆有板，有稀有稠，大小不一。有深紅其色者，較七成而稍暗，有淡紅其色者，較七成而稍豔，暗則血近淤，豔則血更熱。大抵粗壯蒼老而均勻，與七成相類，不及七成之鬆活，所以爲六成，順中之險也。凡時師能治好之痘，皆六成以上之痘也，雖不治亦皆可生。惟多餘毒，所以肆行發表，橫用補拓，特多添其病，而竟不至於死者，以其根本原順也。六成治法，與七成同，但多三兩劑耳。

五成半痘　至於六成以下，又難言矣，成色愈下，則條例愈多，不得不多分層次，以爲治法之規則。有如熱不二日而即出者，或先見點於身而後見於面，或見於面，形亦可觀而不甚起，先見於身者卻見長。言其形雖稠而充肥，或稀而多板。有尖綻者，即有焦頭者，頭雖焦而根得鬆，形雖尖而血不勻。言其色雖紅而間有帶紫者，卻蒼老而不豔，或有不紅者，雖不紅而不至於板。有數顆帶病即有大半可觀者，其神情較六成雖同，其證狀比六成卻重，此五成半痘也。大凡五六日，雖長而根不甚鬆，雖紅而色不甚活。七八日雖成漿而不得光澤。九日雖成膿而不得充滿。或板而不綻，或盤暈深紅而不收，雖收而不能盡。九日身必壯熱，大渴不已。以後必帶火收醫，寒戰厥逆，或咬牙，或艱塞，或大瀉，或不食，或聲啞，或痰喘，或目過期而不開，痂必燥薄而難脫，或腐爛而不收，餘毒般般留連，百病皆見，死而後蘇，歷盡艱苦，毀容殘相而始得生者，此五成半痘之大概也。用藥以四日爲則，用大劑一日二服，始而活血透毒，繼而清火涼血，大約十二三劑，而諸病皆潛消矣。

五成痘　至於五成則險矣。出自肺肝兩經之間，存亡爭微危之界，痘中可嘉者半，可慮者亦半。即如熱嫌其太盛，雖盛而能安，睡欲其安，雖安而驚

惕。渴雖甚而不至唇燥，口雖膩而不至生苔。點宜先見於頭面，而見於身者卻多。痘最忌其倒出，而先見於身者，卻鬆而見長。痘喜其稀，稀而多板。痘嫌其密，密而得肥。形慶其尖而平者半，色欲其潤而滯者半，根欲其紅而白者多，紅喜其活而紫豔亦不少，顆欲其勻而間有攢簇，形懼堆聚而得分珠。有通身過於紅者，而喜其不豔。有通身過於白者，猶喜其粗壯。有爲內傷所滯者，有爲外感所束者，例難屈指，類此可推。證狀大約類五成半，形色但不及其稍鬆活耳，不治無一生者。其證至六日而血猶不勻。七日面雖有漿，而通身猶板。八日雖少有漿，而色如蒙垢，有板黃者，有水泡者。九日必帶火倒黶，諸惡證皆集，餘毒般般，有半月者，有二十餘日者，有至一月餘者，終不能保其生也。用藥四五日時三大劑，可以不死，以根血得透，而膿漿立其本也，至十五劑而全愈矣。

四成半痘　至於不足五成，僅得四成半，則又險矣。大概皆類五成，但諸證較五成而少重耳，用藥大劑可二十二服。又有較四成半而稍重，較四成而稍輕，謂之四成二三分，藥可三十劑，其中細微曲折，筆難逐項形容，閱歷久而自得之。

四成痘　痘僅四成，又險之險矣。毒蘊於腎，其出也由腎而脾，自脾而肝，自肝而肺而心。毒升一經，則輕一等，漸升而至於心肺上乘之地，則又寬緩之至也。故其熱猶豫而不迫，其出亦從容而不紊。先見於頭面，次及通身，磊落勻朗，所以爲順。若四成痘僅至肝，勢不可遏，觀其兩目徬徨，筋抽脈惕，或見點後而搐風，或凡所見而憎惡，是其驗也。故熱一日餘而即見點，不先於面而先於身。有次日而面始見者，即見亦不鬆不長，乾紅其色。有三日而始見者，必緊細而板，間有一二粒可觀者，幸得磊落，天庭不至模糊，兩鬢口旁不至攢聚，頷下不至堆簇耳。考其發熱也，必日重一日，至三日餘始稍輕。稽其證，有忽汗忽燥者，有昏聵如迷者，有身熱肢冷者，有大瀉如注者，有二便艱塞者，有小水短縮者，有腹痛不已者，有大吐乾嘔者，有譫語不止者，有妄聞妄見者，有大渴不已者，有煩躁如狂者，有目紅面赤者，有弄舌哈舌者。忽然喊叫而若有所見，卒然驚惕而若有所捫，身雖熱然猶潤而不燥，口雖渴而不至苦，神情多端，大都類是。待出齊而始安，其熱方退，頭面必稠於身。觀其形，或板，或焦頂，或有鼠跡瓢沙間乎其中，得餘痘不細碎，亦有鬆活蒼老者。此氣爲毒錮，爲火蝕，而不得上達也。觀其色，或乾紅，或紫黯，或紫豔，或絳紅，或紫白與淡紅相間，或均勻嫩紅而油光，或磊落而絕無血色。此血爲火灼，爲毒淤，而通塞不均。四日出齊，安靜半日而即作煩，身無安放，百般不足，舌苔唇燥，忽然叫哭，此毒火蘊於血中，血不得透，故不安也。五日雖長而板，四肢先出者起水泡。六日雖有血色而不勻，面雖微活而身黯。七日面不行漿，雖有漿，色或板黃，或紫黯，通身或如蒙垢。或板實不鬆，根無盤暈。八日不成膿，兩鬢猶有晦色，正面若有斂意而色乾赤，通身非板焦即水泡。九日乾收，癢不能禁，抓破無血，形如剝兔，咬牙寒戰，大渴不食，痰湧咽啞，至十三日而不生矣。此痘治之於三日前，熱勢可和，渴亦可減。後二日出者，形亦得鬆，色亦得潤，時日寬緩，治之亦得從容。若治之於四日，大劑一日夜可四服，治之於五日，一日夜可五服，何也？以時迫也。六日則急促，七日則無及矣。此證共計得藥四十餘大劑，則無病矣。雖然，難矣哉，治之得分罔不生，治之一失罔不亡，在醫者不可悠忽探試，在病家無容姑息畏縮。先急於破血而兼行氣，大便務使其下，如漆如膠之物一出，則毒血不容不動矣。五日正面務使血透，起於兩頤，漸滿兩腮，次及胸背。六日周身血勻，頭面放白，餘俱鬆綻。七日正面行漿，通身放白。八日正面成膿，周身光壯如珠，紅活可觀，如血色太紅身太熱者，多加石膏、生地，大劑涼血。九日膿老而面血漸收，如色太重，急於涼血，恐帶火收醫作癢大渴寒戰也，後日餘毒，即此而中。十日結痂，血盡毒解，亦有十一日而始結痂者。痂得榮潤，熱得溫和，飲食大進，神情開爽，此正候也。稍有不及期者，藥不到故也，即當加劑以追之。七日前務使其血色和潤，根鬆頂綻，八九日務使其膿滿光澤，十日後務使其血盡熱和，則得之矣。四成之痘，雖有千態萬狀，大都皆類於斯。治法雖有輕重遲速，大約不出乎此，苟能細心審量，觸類旁通，神而明之，萬無一失矣。

三成半至三成痘　至於四成以下，出自脾肝之間，則又險而帶逆矣，諸證皆類四成，較四成而又惡。如熱不一日而即出，先見於身，稀少而細。三日身稠而面始見點，緊細不鬆，間有鬆者而不甚起，熱勢較前反重。四日稠密不堪，僅不至蒙頭、鎖唇、抱鬢、托腮耳。有間瓢沙者，有間疊錢、蟾窩者。餘痘僅有可觀，有通身細而勻以乾紅者，有通身紫焦而正面有充肥可觀者，形色不一，類此可推。此僅三成半，得藥六七十劑，尤必圖之於早，六日則不救矣。再有焦紫不堪，而粒猶粗疏者，有稀稠不均，卻乾紅貫頂而又板者，有

兩鬢多瓢沙，僅不模糊，身稠而乾滯不鬆者。此僅三成逆證，微有生機者。然必圖之於蚤，治之得法，藥必百劑，死中求活，始可挽回。

《痘疹正宗·不治之證》 三成以下，不可言矣。凡密如蠶子，與肉色無別，鎖口，鎖唇，唇裂流血，滿口如霜，此脾經之證也。再下而腰如被杖，有點無粒，形如灑墨，此腎經之證也，皆不可救。今將不治之證開列於後：細密如蠶殼者不治。平板如蛇皮者不治。一出有黑點者不治。一出紫點無粒不成顆者不治。倒出面無一點，三日始及頷下而細密，四日面細密無縫者，不治。一熱即腰痛，先見點於腰，紫白相間者不治。四日通身稠密無縫，而灰色者不治。蒙頭覆釜者不治。鎖口鎖唇不分珠者不治。兩鬢細碎不分顆者不治。托腮、鎖項，餘痘灰暗者不治。通身瓢沙者不治。痘稠而間青紫點者不治。油光細密者不治。身多攢簇，餘痘慘淡板實者不治。頂薄根板，通身淡乾紅者不治。頂如菜萸殼，暈紫豔者不治。痘即稀，血色如桑椹點紙紫鮮者不治。通身焦，如火煤色暗者不治。痘頂平板，根細束而乾紅者不治。見點後，搐風不已者不治。咽啞兼水喰者不治。咽啞失音者不治。嗽喘往來有聲者不治。兩目無神，天吊者不治。一出，吐蛔蟲不止者不治。大便下蟲多者不治。五日唇掀腫而痘不起者不治。瘡痕出血者不治。目中出血者不治。口流血水者不治。大小便下血而痘慘淡者不治。五日四肢先起而面不起，乾焦者不治。身多青紫，如浮萍者不治。痰湧氣促者不治。六日痘密板而面血不動者不治。六日作癢抓破者不治。七日作癢不禁者不治。七日面上滯色不退者不治。七日血不定位，按之全無者不治。七日肉腫痘不腫者不治。七日聲啞兼痰喘者不治。八日面痘板實無漿者不治。八日身下皆水泡者不治。八日正面無膿乾斂者不治。八日抓破無血者不治。九日無膿色晦者不治。九日面上乾收而血不斂，身上血紫散漫者不治。十日後目開失神者不治。帶火收醫，兩目不開，搖頭鼓頷，手足撩亂，啼聲不出，此餘毒發泄無門也，不治。帶火乾收，黑痂嵌於肉內，而肉地板實，黃黑暗色者不治。頭仰而不能俛，足歪而不能正者不治。痘疤暗白，全無血色者不治。痂落無疤痕者不治。疤泛而四潰穿連，色乾暗者不治。發出瘡毒，絕無血色者不治。發瘡爛成深坑，無血色者不治。口內出疳流入咽喉而聲啞者不治。毒結於肺管，喘氣出入有聲者不治。餘毒纏綿日久，以致氣血兩虛，元氣脫而目上吊者不治。痂落後忽然中風，角弓反張者不治。以上不治之證，見於七日以前者，證本逆而不治也，見於七日以後者，皆失治而戕也。

《醫學真傳·痘》 痘，豆也，形似也。豆爲腎之穀，而痘之根源，亦起于腎，義同也。人之結胎，由父精母血而成，是交感之淫火，爲痘之根源，藏于腎者。人之成形，先有兩腎，猶瓜實果種之兩葉。痘之出也，有循行之脈道，從脈道而出爲順，不從脈道而出爲逆。脈道者何？心包絡是也。心包之絡，主血，主脈，遍行周身。其毒從陰出陽，由下而上，冲擊心包，從心包而走經脈，從經脈而出皮膚。夫冲擊心包，故必先發掠搐；從經脈而出皮膚，故續出而不驟；從心包而走經脈，故化血以成漿。如是，痘雖稠密，亦必收功。如不從心包之脈道而出，則隨三焦之氣，以走肌腠，從肌腠而出皮膚，爲逆而險矣。夫心包主脈，脈者，陰血也；三焦主氣，氣者，陽氣也。隨心包血脈而出，則出之有漸，化血爲膿，順之證也；從三焦氣分而出，則出之無漸，不能化血爲膿，必至肉腫而痘不腫，氣至而血不隨，根窠不斂，界限不分，或扁大空倉，或碎雜紫艷，或陰寒灰白，則爲逆矣。蓋毒走經脈，則三焦和，而爲胃外之然，自能進食；如毒走三焦，則三焦病，而不能爲胃外之然，自不能進食。故痘出順逆，有一定循行之道，醫者當靜以觀之，不可妄投以藥。若與藥，便當泄腎毒而通經脈，毒盛則先泄之，毒不盛則導之引之，使從經脈而出，此爲治之之法也。苟不知此，而處方投劑，落方書之窠臼，大攻大涼，非所以治之，適所以害之也。余爲此言，乃一定不易之理，無甚奇也。醫者不知人身經脈氣血之道，陰陽交會之理，見驚悸，則曰心經痘；咳嗽，則曰肺經痘；扁大，則曰脾經痘；紅潤圓綻，則曰肝經痘；灰紫不起，則曰腎經痘。于是攻發虛其肌表，寒涼亂其經脈，常見痘之密而順者，遇兒醫而必重，重則危，危則死矣；未聞痘之逆者，遇兒醫而能收功者也。嘗觀鄉村窮谷之中，醫藥少有，痘之生者常多；省會城市之內，醫藥最多，痘之死者大半。豈非治而致死之明驗歟。

《慈幼新書·痘瘡·總訣》 痘曰胎毒，由男女交媾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此火蘊釀於胚胎之中，爲血液之賊，外有感觸，忽然而生，莫可止遏。間有輕重不等者，或父母稟受所致，或天行運氣使然。善治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何難皆中理解也。

兒在胞中，如雛在卵，形體未全，口無透竅，賴其母血液灌溉於臍帶中，渾渾然太初之氣也。產時母血橫流，滲入兒口，容或有之，俗謂口含血餅嚥

下，寄於命門，蘊蓄成毒誤矣。其有臍矢者，猶瓜果中漿汁，豈食血餅而成。若云腹中賴此滋生，則此乃血液之寶，焉得成毒哉。

痘毒在人身中，無處不有，然其發也有次第。自骨髓而達於筋，腎主骨，血氣壯盛，毒盡送出於筋，則腎經毒解。自筋達於肌肉，肝主筋，氣血充足，毒盡送出於肌肉，則肝經毒解。自肌肉達於血脈，脾主肌肉，血氣充足，毒盡送出於血脈，則脾經毒解。自血脈達於皮毛，心主血，氣血充足，毒盡送出於皮毛，則心經毒解。自皮毛達於瘡窠，肺主皮毛，氣血充足，毒盡送出於瘡窠，則肺經毒解。五臟毒解，血化爲膿，毒從膿化，痂結靨落而功成矣。若出於筋而少留於骨髓，則壯熱口乾悶亂。出於肌肉而少留於筋，則搐搦牽掣，紫黑潮熱。出於血脈而少留於肌肉，則得癰腫於四肢。出於皮毛而少留於血脈，則痘不圓肥。出於瘡窠而少留於皮毛，則痂落遲而多麻癍。

痘毒與諸瘡毒不同，諸瘡毒未成形，可解散內消而愈；既成形而未成膿，猶可逐散不成膿而愈。痘毒發自先天，應期開落，不可內消，不能逐散，全仗氣血送毒歸痘，以灌膿結痂，生理沛然。一用寒涼冰伏，變證叢生矣。況有不必解者，又有不可解者。小兒稟賦強壯，素無疾病，飲食如常，其氣血足以運送，變化成功，順證也，焉用解？若先天稟賦素虛，後天脾胃復弱，出痘時飲食減少，或瀉利腹脹，或手足冷，或氣短促失聲，或出不快，或根窠不紅活，或色白頂陷，或當膿而不膿，當靨而不靨，此氣血不能運送變化，宜速用溫補，若參、芪、歸、朮，力不及者，即丁香、桂、附佐之，亦不爲害，焉可解爲。

痘毒蘊結於臟腑骨肉之間，與血氣渾成一塊，未曾破解，有感之後，漸漸分離，如胎之將產，此解字乃分形解體也。故痘出一分，毒解一分，痘出二分，毒解二分，痘盡出，則毒盡解，特在肌肉之間而未化耳。出不齊，脹不起，膿不化，痂不結，氣血弱也，速宜助之。助之者，恐膠結難解也。若曰：未出可解之不出，多出可解之少出，將使胎之在腹者，可使之不產，將產亦可使之有不產乎？

痘之發與雜證不同，雜證只在一經，痘則五臟之證俱見。古云似傷寒者，亦大概言也。孟春沂曰：寒由外入，故惡寒。痘由內出。故惡熱。故惡寒無汗，頭痛脊強，左額青紋，面色慘而不舒，此傷寒之所有，痘證之所無也。兩目含淚珠如水精，鼻氣出粗，睡中微驚，耳紋現，淡紅者吉，青紫者凶。惡熱不惡寒，此痘證之所有，傷寒之所無也。有云中指獨冷，耳尻冷等說，理亦信焉。

《慈幼新書・痘瘡・總訣》 痘者豆也，肖其形則生，不肖其形則死。形之不肖，元神竭矣。尖圓而突，周淨而鬆，形之有神者也。如麩，色白。如沸，空殼。如疥，無根顆。如蠶種，黑小。如蛇皮，一片。如蚊跡，血散。如蚤癍，根散。如湯泡，皮肉先爛。如火刺，血乾。形之無神者也。形而無神，可冀生乎？至於色也，欲如春花之在露，紅活光潤。不欲如秋草之經霜，黑暗乾黃。紅白兩分，明潤光活，色之有彩者也。如膩粉，如枯骨，如紅米飯，如豬肝色，色之無彩者也。形不有神，色不現彩，生意可知矣。嗚呼，神彩其生死之門戶也。

凡痘之看，先看元氣，痘兒元氣，非有非無，唯心領意會而已；如形色初善而終變惡者，元氣內竭也；形色初惡而終歸善者，元氣內強也。元氣本也，形色末也，故善治者必求本。

陳氏云：痘以太陰脾肺二經爲主，肺宜溫而脾宜燥。萬氏云：痘始終以脾胃爲主，胃當養而脾當補。馬氏云：痘以少陰心經爲主，火不可太清，而血不可太寒。夫脾爲孤臟，主肌肉，化水穀而生津液，灌溉諸經，而熏蒸發育。肺主氣，心主血，氣血充盈，呴濡流貫，而痘有不得其天者乎。

心主血而屬火，痘藉之以運用一身，溫則流行，寒則凝滯，世以犀角涼之，此不知陰陽之屬也，惡能使之運化痘毒而成功乎？故予只於痂後餘毒用之。若天行癘氣，與氣血爭盛者，脈洪數，痘初出即帶紫色，既出而稠密紅紫，內證煩悶躁渴，小便赤澀，大便秘結，量入清涼之味解之，或酒炒大黃微利之。甚有口鼻出血者，犀角暫用之。若毒盛而氣血不盛者，雖曰解毒，必兼活血補氣，參、芪、歸、芍安可缺耶。

黃連、犀角皆瀉心之品，時下恃爲治痘神良，不論虛實寒熱，一切用之，更益以石膏、明粉、生地汁、羚羊角之屬，冰伏其生生之氣，噫，異哉。

痘始終藉熱成功，先三日熱而後出，出齊則退，漿將行又熱，漿足則退，回漿前又熱，漿回則退，結痂收靨落痂又熱，名曰燒瘢。凡此皆不宜涼解，涼解則氣血凝滯不行，痘毒留中而禍作矣。初熱未退，痘即出曰火苗，宜辛涼托表。

痘不爲害，惟毒爲害，毒盡附於痘中不爲害，惟不盡附於痘中則爲害。故無論隨所因而用何劑，必少加穿山甲末，透其竅而逐之，使毒歸於顆粒而後已。又必加白芍，斂其血而收其毒，使無一分滲漏傍溢，治痘之法，其庶幾

乎。

痘未出前，升發微汗，使毒氣宣通，毒出外而內自安也。既出後，調氣助血，使漿路充盈，漿始化而毒無不盡也。毒停肌肉則發腫，毒滯皮膚則作臭。肌肉陽明主之，屬土。皮膚太陰主之，屬金。癰腫土象，腥臭金象，亦各從其類也。

書謂紅癍者生，紫癍者死，黑癍藍癍，百不救一。雖然，亦有紅癍死，而紫癍藍癍得生者。夫癍，血熱也，失於解利則發癍。惡痘癍出，勢所必然，無論顏色，癍與不癍皆死。但天庭疏朗，形色善而癍出，又當別論。昔一癍證，諸醫莫治，召予視之，已七日矣。癍分上、中、下，上癍紅，中癍紫，下癍青。視其痘則綻突疏朗，內含清水，色黑黯而精神爽健。視唇舌，則多苔燥。予曰，失解故也，進以清涼自愈。後果然。由是書不可拘也，察形色，驗唇舌是準。

痘前後有衄血者，毒氣外泄，衝於肺也。此非惡候，只宜髮灰散、清肺湯調之，不可用犀角等峻劑。

疔之結也，亦熱毒壅盛，失於解和，內不能入，而結隧道空隙之處，惡痘疔結，逆轉爲順矣。但結前後心必死，結耳門喉下者死。辨疔有法，愼無以黑痘作疔，黑痘猶痘也，疔則陷入肉中，形如螺蓋，捏之則有核，割之不知痛，其根白或長寸許，醫多誤認。醫後疔爛，七日前後者，四聖丹主之。

痘起脹，或收結時，驟然泄瀉不止，危在旦夕。有用異攻散仍不效者，豆蔻丸、白朮散止之。熱毒作瀉，用加味四苓散。起脹灌膿時，有六七日不大便而煩悶作痛者，毒盛而秘也，清毒活血湯去參、芪，加牛膝、倍紫草、當歸，服時入生蜜半杯，甚者加酒炒大黃三錢利之。若仍不通，用豬膽汁滴入穀道中，即通。切不可用硝、黃大下，使生變證。

禁絕葷腥是矣，然亦有富貴之子，其脾胃賴此以養成者，一旦使之不食，則生生之氣將何賴以熏蒸長育乎。是又不可以常法論者。

痘之所恃者，血爲養而氣爲充也。故眼鼻必欲封塞，眼封則神不外馳，鼻塞則氣不外逐，神氣內榮，而毒不爲之制伏者鮮矣。然又有鼻塞而有涕，美之徵也。鼻塞而竅外乾黑者死，眼封而有淚，生之兆也。封而沿眶塗煤者死，封眼五六日間未腫，過封後必眼疾。痘少者不封，或封而纔醫即退。

氣血之分，猶清濁之本於上下也。氣血之交，猶陰陽之互爲依附也，當分不分毒結之，當交不交毒隔之。知陰陽散鬱，何不分之有？知清熱解毒，何不交之憂？

痘之形證有四，曰毒壅，曰血熱，曰氣虛，曰血虛。又虛實有四，表裏虛實是也。見點稠密，形不尖鬆，色慘黯而皮膚間欲出不出，此毒壅也。見點深紅，而漸變紫黑，夾疔夾癍，此血熱也。頂陷皮薄，平塌不振者，此氣虛也。色淡根散，或痘色與肉色無異者，此血虛也。身微熱而有汗，曰表虛。壯熱無汗，喘促，脈浮，皮毛焦，肌肉痛，表實也。精神疲倦，唇舌淡白，曰裏虛。狂亂氣盛，渴飲善食，唇燥而舌見黃白苔者，裏實也。毒壅血熱，同表裏之實；氣虛血虛，同表裏之虛。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壅者疏之，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平劑以調之。明此數者，思過半矣。雖然，辨寒熱虛實，尤須用舌作綱維。

三等：順、險、逆。順者，血氣充和，痘毒宣暢，不必施治。險者，氣血不舒，痘毒壅遏，或雜證攪擾，當急施治。逆者，痘毒凝結，氣血乾枯，治之無功。五要：一、出欲盡。二、起發透。三、膿稠滿。四、收斂齊。五、結痂厚。五善：一、飲食如常。二、大小便調。三、瘡紅活堅實。四、脈靜身涼，手足溫暖。五、聲音清亮，動止安和。五者不能全得，得一二亦自清吉。七惡：一、煩躁悶亂，譫妄恍惚。二、嘔噦泄利，飲食不能。三、黑陷焦枯，癢塌破爛。四、頭面預腫，鼻煽肩抬，目張唇裂。五、喉舌潰爛，食入即噦，水入即嗆。六、寒戰咬牙，聲啞色黯。七、腹脹喘促，四肢逆冷。七者不必皆有，有一二亦自難爲。七惡之外，又有渾身血疱，心腹刺痛，陷伏不出，便溺皆血，尋衣撮空，是又卒死而不可救者。葉天士曰：逆證亦有得生者，未可捨之不治也。險證無必死理，死者醫之過，非痘之過也。今且有揀順證治之，以混俗沽名，而捨棄其險者，吾是以惡《金鏡錄》等書分證之言，爲不仁也。

痘有至佳者，隨出隨長，隨長隨灌，頂尖圓而色紅潤，稍見漿而即斂。又有至奇者，隨出隨長，隨長即斂，通不見膿汁，名爲旱痘。二者俱不宜施治，庸妄者每至殺人。先出疹，疹斂而痘始出，曰墊疹。疹與痘並出，疹斂而痘始長，曰夾疹。痘出即有小小顆粒堆於痘之上，曰罩痘痧。痘出時，皮肉間隱隱有癍點，大小不一，曰夾癍。皮肉間艷色紅赤如雲頭，而突起成片，曰丹毒。斂後痂落而疹出，曰蓋疹。種種不同，要皆痘毒之浮遊散漫於皮膚間者，只當於痘中用治法，不可與正經麻疹癍毒同科。

大都證候相似，運氣使然也，彼與此一，證狀無殊，非氣運而何？乾涸者火鬱勝，吐瀉而肉腫者土鬱勝，咽燥喘促者金鬱勝，彼此凝伏者水鬱勝，鬱而不出者木鬱勝。火則淸之，土則平之，木則發之，金則潤之，水則溫之。不泥於法，求之於經，自可斡旋造化。

諒形體用藥，上工也，小兒臟腑易虛易實，體實過劑，尤爲之損，況弱乎。凡痘極光潤，極榮灌，至回謝日而忽變逆，誰之咎歟？形體本虛，理宜補益，不察而行攻劫，使人元氣一驅而出，外雖榮灌，內實耗蠹，欲不死得乎？諒形體者，非泥於形體之形，而審形體之神也。

痘證之陷有四，有白有紅，有灰有黑，魏桂巖皆責氣虛，而後人以四者俱用補，誤矣。彼之論陷，有深究其源。唇舌滋潤，身不壯熱，惟色變遷而陷，故責以氣虛。若唇燥舌苔，壯熱燎人，焦紫其色，而凹陷不起，果虛耶？抑毒耶？補益妄投，按圖索驥，予治不然。有外實則解之，有內實則淸之下之，內外無證，則平劑調之，不獨治陷，痘終始皆然。藥隨舌轉，證用舌痊。嗚呼，舌之功大矣。

舌通乎五內，人知之而莫之用，不由指示，臨局必迷，不知此乃用藥樞紐也。藥有寒者、凉者、溫者、熱者，一唯樞紐在手，則縱橫顚倒，皆自我出。而是非，而利害，姑置勿論。夫易虛易實，小兒也，使無定見，而謂不枉人命，吾未之信。此吳氏秘法，旬仲得自孫其猶而語予者，因思凡一切藥，欲通乎臟氣者，皆曰放舌底噙化，非舌能通百脈之竅乎。況痘假心火成功，運用造化，全在此靈臺方寸，至論不刊。

治痘之藥不可過，過於熱則涸，過於寒則凝，過於燥則耗血，過於潤則滑腸，過於攻則損眞，過於補則助邪。古有云：藥須病更，機非在我。我者不通變之謂也。

邪熱壅盛，隧道阻塞，而卒然死者有之，禁絕寒凉過也。若根顆不散尙活，宜置凉處以徹其熱，亦能復甦，毋因其氣絕而遂捨去。

治痘有四節次，務要不紊，紊則氣血顚倒，火毒肆瘧，而諸證蜂作矣。故驚者，狂者，吐者，瀉者，癍者，疹者，腰痛腹痛者，肉腫痘不腫者，水噦錯喉者，皆當發不發，毒壅三焦，停氣道也。焦紫者，枯黑者，渴者，躁者，發疔毒者，胃爛口臭者，皆當淸不淸，陽明內熱所致也。當補不補，則爲白陷，爲泄瀉，爲癢塌，爲倒靨，外剝內攻，中氣虛也。當滲泄不滲泄，則反壯熱，或少食，或吐瀉不止，或肌肉作痓癒而疤爛，何者？脾濕內淫也。標離而異，本合而同，藥當其節，變證息矣。不應四法，必三因乘之，六氣外襲爲外因，驚恐內動爲內因，調理失宜爲不內外因。四法正也，三因奇也，奇正互用而得之矣。

治痘證不治雜證，萬古秘論也。雜證有日，痘證只兩七日而已。且痘中之證，緣失治而作，今猶治證不治痘，將證愈甚，而痘愈憊矣。程既莘曰，雜證非痘中所有，醫實誤之，願世人着眼。治雜證一寸，則痘證落後一丈，昔人固嘗言之，今人欲故犯之，何也？

痘有當吐者吐之，吐中有發意存焉。滴水不入者，毒壅氣道也，宜吐之。食飲痰停，形色生變，陽氣鬱遏也，宜吐之。惟氣虛多汗者忌之。吐法，用升麻、梔子、豆豉煎服，探吐之。痘有當汗者汗之，當汗不汗，後必變證。壯熱皮燥，喘促面浮，可汗也。痘隱隱不出，肉腫瘡不腫，毒停不成漿，或因寒倒靨，皆可汗也，但兼解補有殊耳。可淸也，可下也，舌之黃白盡之矣。可溫也，可補也，舌之淡紅盡之矣。其詳審諸。

出痘之童，嗜慾開而血氣耗，虛火炎蒸，或煩或渴，或咽喉痛，或鼻時出血，腫盛，不任溫補。當是時，參麥淸補湯頻服於五六日前，猶或可救。若七八日不成膿，非參歸鹿茸湯不可。

女人月事，時至必行，將行經，忽然暴至，險之險也。痘之成功，全藉氣血，氣虛可爲，血虛難爲。如痘不倒陷，根暈不散，猶可冀生，若倒陷根散者必死。治療之法，在重養其陽以生陰。證屬血熱，又有得行經而反吉者，然在見點起脹時，非灌膿時宜也。

凡治孕婦，務要無失時。胎之墮也，非血熱必氣虛，藥投其時，皆有安胎之妙。四五日唇燥舌苔，雖硝、黃亦可下。經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謂胎亦無殞也。有實證不下，胎可保乎。故傳曰：變而通之存乎人。痘證墮胎，務審在何時。在初出，則補而升之，在起脹，則補而淸之，在行漿，則峻補之。又當以根暈散不散爲生死證驗。

痘之失治，必至於死，然死之日死之狀何如？沈虛明曰：鬱而不出者三日死，出而不齊者六日死，不起脹者九日死，不灌漿者十二日死。凡內攻之痘，皆死於十二日之前，不成痂者，十五日死。又毒陷於脾者，泄瀉而死。毒壅於胃者，乾枯焦黑而死。鬱毒未解，喘促而死。火毒未解，外剝而死。此

勢之所必有也。節齋曰：重證屬虛寒者，九日後變證而死，或延至十數日變證而死。屬實熱者，毒蒸內傷五臟也，不過六日而已。余又不然，不斷以日，唯斷以死。若曰某日變、某日死爲神奇，吾不羨也。

世有神痘家，其術在能定嬰兒稟賦，出痘不死，然後種之，百無一失。間有壞事者，偏屬富貴之子，蓋非不能灼見，未免貪利心切，即不可種而意圖徼倖，遂至失手。此醫之過，抑富貴者自取？果能聽造化主持，出痘雖重，高明猶可着手，乃必勉強矯揉其正氣，使之根本脫離而不可救，不亦可哀也夫。

《痘疹定論·痘瘡根源論》 醫稽上古之世，未聞痘瘡之說，亦無治痘之書，即《素問》集中，並無隻字言及于痘，非黃帝、岐伯以痘爲輕鬆，不必詳加問難，而無一言以及之者也。蓋三皇五帝之時，天清地寧，民淳俗樸，虛邪苛毒無由而生。及至漢時建武年間，征邊染毒，軍中遂生此疾，其說出于萬密齋《痘疹心要》。查建武二十五年，征武陵蠻，伏波軍次下雋，從壺頭進兵。會甚暑，士卒疫死大半，援亦中病卒于軍，史乃以疫書之，意者其痘乎。然傳之年久，姑存以俟後之考正。總之當日不知是何病證，因其生長、收藏、大圓、紅潤，有似于豆，故名之爲痘。

《痘疹定論·五陷論》 痘有五陷，辨之不可不早也，白陷也，灰陷也，紫陷也，黑陷也，血陷也。夫所謂灰陷者，白陷失于溫補而變成灰陷也。所謂黑陷者，紫陷失于清補而變成黑陷也。若夫血陷者，血泡通紅不作漿也，緣因氣虛不能統血，而血反僭溢于氣分，而令泡乃通紅，不能及時成漿，雖未至于大陷，而亦有陷之意，故名曰血陷。

白陷之證，痘雖稠密，其色淡白，根無紅暈，而頂陷。此乃氣血虛寒，不能運化毒氣以成漿，故陷也，宜用溫補之藥。初宜千金內托散或參歸鹿茸湯，至于白陷失治而變成灰陷，乃氣血虛寒之極也，仍宜用前二方，倍加參、芪、鹿茸以救之。

紫陷之證，痘稠密紅紫，身必發熱，呼吸氣粗，根腳紫暈而頂陷。此乃毒火內盛，挾氣血而俱熱，故陷也，宜用清補之藥，清毒活血湯以主之。

如紫陷失治，變成黑陷，亦有誤服溫補而變成黑陷，仍宜用清毒活血湯，倍加生黃芪、芩、連以救之。

若夫血陷之證，庸醫看之，多誤爲紫陷，殊不知血陷元屬氣虛，呼吸之氣出入平和，且身涼不熱，痘泡雖紅，然淡而不紫也，根腳亦淡紅也。宜用參芪四味湯，服一二劑即化成漿矣。

五陷分晰明白，用藥救治，如此精詳，凡司痘科者切不可粗心浮氣，視人命如草菅，務宜加意辨別。某陷當用某藥，起死回生，係于頃刻，可不慎與。即成五陷，攻漿莫緩，一劑不足，再劑攻之，再劑不滿，三劑攻之，必以漿足方可歇手。若乃遲緩，則漿不成而變證蜂生，不可救矣。予治此五陷之證，獨得攻漿之法，在庸醫則束手待斃，予則以攻漿而轉移，陰陽造化于掌握矣。所謂攻漿者，如玉人攻玉之攻，必以玉之成器而歇手。又如大將用兵克敵，攻賊之城，環而攻之，必以賊之棄戈解甲，率士歸誠，開門向化，方可解圍。此攻漿之法，非有學識者未可輕易以從事也。

《痘疹定論·封倉論》 痘出稀疏，何必以封眼爲順，痘若稠密，必須封閉兩目，元氣內固，名曰封倉，若兩目炯然，決難成漿。如五陷之證，仍照治五陷之藥，極力攻漿，兩目自然封固，倉不期封而自封矣。予昔年奉旨差往邊外蒙古科爾沁地方，與八德馬親王種痘。伊姊馳騁，自出痘證，十分稠密，予以清毒活血湯攻其長漿。時值長夏炎熱，氈子帳房腳下，捲起一尺，以透風涼，帳房之內，日潑涼水二三次，以解暑氣。始終兩目不封，炯然明白，此又出常格之外。予以膿漿充滿，驗其得生，又不在必以封倉一例論也。此千百之中僅一見也，不可以爲常例也。

《痘疹定論·痘疹原于胎毒論》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乾爲父，資始者氣之始也；坤爲母，資生者形之始也。人之有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是父精母血之毒，已凝聚于陽施陰受之始，是胎元之初成，即胎毒之蘊蓄，故名之曰胎毒。夫所謂胎毒者，不論富貴貧賤俱皆有之，豈待成胎之後，歸咎于慾火妄動，飲食不節，降生之頃，嚥其血而後有是毒耶。雖然，天地有非常之氣，即有非常之令。或于春而不溫和，或于夏而不炎熱，或于秋而不清涼，或于冬而不凜冽。四時之正氣失序，兩間之雜氣交攻，夫然後五臟之邪氣內侵，命門之胎毒外透，痘疹從此而發矣。

《痘疹定論·胎毒蘊于命門論》 痘出五臟，疹出六腑，前哲言之不窮其本，後輩傳之不究其源，遂致以訛傳訛，千有餘年，習爲成語，誰能辨其非者。今特表而出之，非無徵而敢云然也。人之有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當陽施陰受之始，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胎之內，先有命門，

猶混沌未分，先有太極。命門，人身之太極也，自其凝而成形言之，先有命門，則父精母血之毒藏于命門，眞且確矣。外形則先長鼻，故今人稱始祖爲鼻祖，內如五臟六腑，外如百骸九竅，俱從此逐日逐月漸次生長。故胎有十月之期，而始生育，惟命門凝成于有形之初，則胎毒亦蘊蓄于有形之始。命門即太極也，兩腎，兩儀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中之一陽，命門也，坎上下之二陰列于兩旁，兩腎也。今人以右腎爲命門，不能致知格物也。兩腎列于命門之兩旁，是太極生兩儀也。地二生火，生心也，天三生木，生肝也，地四生金生肺也，天五生土生脾也。然地止能成物，不能生物，今曰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似與坤作成物說不去矣。然《河圖》一二三四五者，五行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數也。生數，五行之發端；成數，五行之結果，故人生以十月爲期，得天地之成數也。間有七個月而生者，八個月而生者，九個月而生者，間亦養育成人，婚配生育。是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數也明矣。然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天包羅于地之外，其氣常行乎地之中，非地之孤陰能生火與金也，得天之氣貫于其中而生火生金，實由天地絪縕，陰陽配合而生此水火木金土也。或問之曰：子言胎毒藏于命門，固言之有理，而心肝脾肺腎可不必復言矣？予應之曰：是何言也。命門，體也，五臟，用也，相須而生成也。鼻之氣通乎肺，如遇痘疹之氣，鼻聞其氣則傳于肺金，肺金傳腎水，腎水傳肝木，肝木傳心火，心火傳脾土。一晝一夜隨天運轉一周天，次日早，脾土復傳肺金，肺再傳于腎，腎再傳于肝，肝再傳于心，心再傳于脾。一晝一夜隨天運又一周天，次早又復傳于肺，五日五夜將五臟傳遍。痘疹之時氣自外而達內，命門之胎毒從內而發外。至六日而微熱，至七日而身熱大作矣。或又問曰：子何知之詳且悉也？答曰：以種痘而得造化之機緘也。自出之痘，無形之氣傳染也；種出之痘，有形之痂引導也。若夫自出之疹，亦無形之氣傳染也，胎毒蘊于命門，其中有陰陽之辨別焉。命門者，人身之太極也。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陰陽互藏于太極之中，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胎毒蘊蓄于命門之中，亦有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陰陽互藏于命門之內，感痘之氣化而出痘，感疹之氣化而出疹，何也？是陰爲痘而陽爲疹也。總言之則爲胎毒，分言之胎毒之中又有陰陽之各別也。當其陽施陰受之始，成胎凝結，先有命門，莫可端倪，無可想像。命門也，胎毒始藏之密處也，體也。五臟者，迎接時氣之傳遞也，用也。胎毒發出而爲痘，則胎毒之靜而陰者盡矣，一發不復再發矣。若出正痘之後，隔三五月或隔半年一年，或隔七八年之久，如感時氣出疹，胎毒發出而爲疹，則胎毒之動而陽者亦盡矣，所以一出亦不復再出矣。或又問曰：命門在何處？予應之曰：脊骨自上大椎數下二十一椎，自尾閭尻骨望上數七椎之上。上從下數二十一椎之下，上下相接之界，命門之所居也。命門居脊骨之前，兩腎列于兩旁，脂膜護之，爲一身之主宰。凡出痘與疹而腰不痛者順也，痘疹初發，即云腰疼，命門傷也，未可以言吉也。故曰：一身之主宰也。

《痘疹定論・辨五臟合一論》　痘之爲證，始焉一點紅。紅者，血之色也，血之爲血，雖賴氣以生之，究其本則水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乃北方之坎，兩腎是也。腎水充足而得木火土金之氣，交相養，互相長，而成氣與血焉。是血之源于水，水之源于腎也明矣。雖分屬于心生血，肝藏血，脾裹血，藉令腎中水枯則心何自而生？肝何自而藏？脾何自而裹？合之則五臟同一太極也，陽動陰靜而生水火木金土也。痘中之一點紅，血也，出齊之後次第起長，充滿于痘之中者，漿也，漿者血之所化也，化毒而爲漿也。漿既充足膿成，則毒解也，漸次轉褐色，回水結痂之候也，痂結蒼蠟色，此一十二日之成功也。何獨前此之高明不論陰陽五行之正理，妄立名色，且曰：惟腎無候，而又實之以耳冷，尻冷，以明腎家無候之證佐。又曰：痘之變黑，始歸腎也。此皆不經之談，千有餘年，誰其辨之，予不得已，著《五臟合一論》以辨之。

《痘疹定論・辨別七暈論》　痘出而根腳有暈，其名有七焉，辨之不可不早也。痘粒之尖圓者，氣充也，實也；痘粒之平塌者，氣弱也，虛也。若以暈言之，老紅也，紅紫也，紅紫乾枯也，淡紅也，焦紅也，鋪紅也，淡白也。此七暈之分別也，其中有順、險、逆之分焉。老紅者，暈色紅而老，不嬌妖也，不閃爍也，不乍紅而乍淡也，亦不帶紫也。此老紅之暈，必發熱三日而始見痘苗也，身體必平和不甚熱也，必能飲食也，二便必調也，精神必清爽也，此順證也。痘出必稀疏，即姿有百十粒，亦順證也。紅紫者，痘色深紅而帶紫也，必發熱二日即見痘苗也，身必熱微煩躁也。當以敗毒和中散主之，看其出齊，即用清毒活血湯催其長漿，漿足亦歸于順。紅紫乾枯者，初見痘苗即見如此暈腳，其證多係逆證，必發熱，一日即見痘苗，報痘必稠密，必大熱蒸蒸，煩燥，昏沉不省人事，唇焦口渴，此危證也，其證多不可救。若大便結燥，二三日不解，小水短澀又黃，其毒火內盛急，宜下之，以清其毒火，仍宜用敗毒和

中散加熟大黃以利之，毒火必從此而少減。看其出齊，即以清毒活血湯催其長漿，向之所謂紅紫乾枯者，今見根腳紅活，漿在泛起，此尚可救。若仍復乾枯，不見起長，不見泛漿，加之身熱蒸蒸，煩躁煩悶，譫語昏沉，不省人事，不思飲食，痘乃平塌，中有黑膲，此必不可救也。淡紅者，暈腳四圍淡紅有嬌嬈之色，以紙燈照之，若有紅色，若紅色不定，將來變淡白色，此乃氣血俱虛。若初見痘苗之時，見此淡紅暈腳，寒涼之藥切不可用。倘或身不退熱，微有煩躁，宜用敗毒和中散，去芩、連、紫草茸，加羌活、蘇葉、白芷，以托其苗。俟其出齊，以千金內托散催其長漿，漿足仍歸于順。若先期用寒涼，暈轉淡白，急用參歸鹿茸湯以救之，緩則成灰陷矣。此淡紅之暈易于變淡白，不可不知。焦紅者，初見痘苗，頂乃先焦，根腳紅紫，有芒角不見滋潤，暈腳不圓，且又帶紅紫乾枯，此乃毒火內盛。若初見痘苗，急用敗毒和中散倍加芩、連、紫草茸以托之，俟其出齊，熱不減，不能食，兼之神昏不省人事，煩躁頓悶，水漿不入，則不可救矣。倘或熱少減，神氣稍清，能食，不甚煩躁，急以清毒活血湯催其長漿。若漿足，仍可歸順，此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鋪紅者，痘無紅暈，痘粒淡白，通身皮肉盡紅，故名曰鋪紅。良由毒火內盛，氣不能總血，散漫于皮膚之間也，若神清能食，痘稀疏者可治，若人事昏沉則不可救矣。淡白者，痘之根腳四圍無一絲紅色，止見有淡白之痘，而亦不見其有暈也。蓋因氣血兩虛，或因久病之後，或因吐瀉之後，或因生母有病以致折乳，或因內有積患，或因生大毒，膿血出多，元氣傷泄之後，故出此淡白之痘。初見痘苗，宜用加味參蘇飲以托之，俟其出齊，即用千金內托散催其長漿，如或漿不足，即用參歸鹿茸湯以催之。今日不足，來日再催。予曾治此等氣血兩虛之證，竟至一十二日成滿漿者。今之庸醫見八九日漿不滿而平塌者，盡委而去之，皆因內無學問，知識平常，未見久吾聶氏《活幼心法》之書，又不能親敬高明，未免自以爲是。予業痘疹有年，此七等之暈，辨別極其精細，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雖前哲未曾分晰明言，今特表而出之，以開示後學，沉潛玩味，廣其知識。一臨此等七暈之證，內有一定之主意，外用合宜之藥味，舉斯世之幼稚，咸出險途而躋壽域，豈非仁人君子，仁心仁術，參天地贊化育之妙用乎。

《痘疹定論·伏陷分別論》 陷而不出謂之伏，出而復塌謂之陷。夫所謂伏者，如散其之埋伏于幽僻之處，險隘之地，尋之不見其蹤，聽之不聞其聲。倘爲將者失其探聽之機，輕忽以進，未有不喪師而撓敗者矣。如遇此等伏而不出之證，先審察其報痘之的確，或二三顆，或五六顆，或上下于受有十餘顆，此爲出痘之明證。否則只有身熱，而無報痘之確據，此乃雜病，非出痘也，辨之不可不明也。雜病則以雜病之藥治之，出痘則以拓痘之藥以宣托之。予曾治一伏而不出之證，用敗毒和中散，去芩、連、紫草茸，加羌活、蘇葉、白芷，煎服，本日即出三五十顆。來日又照前方煎服，通身俱出。至於出齊，又看其虛實寒熱，用藥催其長漿，向之所謂伏者，今乃盡出而長漿矣。倘或不明宣托之法，則伏者必不得應時而出，熱必鬱遏于內，而頃刻告變矣。又有足下先報痘苗，此痘中之罕見者也。次于手梢又見一二顆，後又于臀上見一二顆，此名倒裝之證。猶之船上載貨，正理先裝前倉，後裝後倉，名曰順裝。若先裝後倉，名曰倒裝。今出痘，理宜從面部先報痘，次及身上，次及手足，此順報順出也。今反從腳下手梢臀上先出痘苗，亦比例而言倒裝也。予曾治此一痘，仍用敗毒和中散，去芩、連、紫草茸，加羌活、蘇葉、白芷、升麻以宣提之。服一劑即上部現出痘苗，次日又服一劑，上身通出。因其淡紅，隨用千金內托散。三日三服，膿漿充滿，而得生矣。因此痘面部不先報苗，亦有伏之之意，故幷言之。陷乃痘已出齊，頂不高聳，盡皆平塌。蓋緣毒盛氣虛，當細看暈腳，辨別七暈之中，屬何暈主之，則虛實寒熱一目瞭然，按證用藥起死回生。實熱者，清毒活血湯主之，虛寒者，千金內托散主之。萬一此證漿不能滿，則倍加參、芪以攻之，今日不滿來日再攻，攻之又不見滿，急用參歸鹿茸湯以催之。予遇此等證候，人委之而不治，予接手治之。先與出痘之家言明險逆之證，大劑濃煎，連進疊攻，十之中常救活五。

《痘疹定論·逆證一十三條論》 蒙頭，一也。面部身上及手足俱稀疏，獨頭上以至髮際形若蠶種，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蓋面，二也。他處俱稀疏，獨面上形若蠶種，無絲毫空處，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托腮，三也。他處俱稀疏，獨兩腮頰及地角相連一片，形若蠶種，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鎖項，四也。他處俱稀疏，獨項間形若蠶種，無絲毫空處，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雲錦鋪胸，五也。他處俱稀疏，獨胸前一處上連咽喉之下，下及兩乳之間，形若蠶種，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雲錦鋪肩，六也。他處俱稀疏，獨肩上及後頸窩形若蠶種，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前後補服，七也。

他處俱稀疏，獨心窩之下，肚臍之上，脊背鳳翅骨之下，脊後腹之上，前後如職官穿補服樣，或方或圓一片，形若蠶種，此逆證也。若稠密有地界，又當別論。斷橋，八也。他處俱稠密不分地界，獨脊背腰之上下及臍之上下，前後不見痘粒，此逆證也，猶橋之有梁而中斷也。若上下別處所出之痘有地界，猶可望生，又當別論。蝦蟆瘟，九也。遍身上下痘出稠密，不分地界，惟胸腹之間不見痘粒，有似于蝦蟆形狀，故名蝦蟆瘟，此逆證也。若稀疏，又當別論。無根，十也。通身上下痘俱稠密，不分地界，獨兩手心兩足心無痘，蓋以手足爲諸陽之本，陽絕則兩手心兩足心俱不出痘，此逆證也。若通身出痘稀疏，又當別論，不得拘泥于此也。枯樹挂蛇，十一也。有單挂，有雙挂，有挂在手肱者，有挂在腿股者。他處俱稀疏，獨挂處如蛇形而纏繞之，密如蠶種，此逆證也。倘稀疏有地界，又當別論。玉帶横腰，十二也。他處俱稀疏，獨後腰及腰周圍如玉帶形，密如蠶種，闊不過二寸，此逆證也。倘或稀疏，又當別論。形如瓜匏，十三也。痘初見標，尚未出齊，以及將出齊之際，痘未見起發，而面部腮頰以及兩目俱皆腫脹，形如瓜瓠，此毒氣內盛，先攻脾肺，此逆證也。煩躁頓悶，昏沉不省人事者，決不可救。

《痘疹定論·空倉論》 痘名空倉，痘泡內無漿，止有外面一層空殼，如倉內無穀粟于中，非空倉乎。急宜詳看虛實寒熱，用藥攻漿。如實熱又兼毒火內盛者，急以清毒活血湯攻之。如屬虛寒，急以千金內托散或參歸鹿茸湯以攻之。雖至日數之多，猶可望生，若不及時救治，則變證蜂生。業痘科者當以手指次第按其痘頂，其中空與不空，一目瞭然。倘疑心未決，再以銀針挑破痘頂一二顆，則俱空可知，又何疑乎。

《痘疹定論·漏漿論》 痘已成漿而漿自漏者，元氣虛弱而肺氣不固也。其漏之孔在痘粒之頂上，微有小孔，而痘漿從此漏出。急用松花粉攪上堵其小孔，結其厚痂，亦外治之聖藥也。然亦看其虛實寒熱用藥，助其回水結痂。

《痘疹定論·潰爛論》 膿漿充滿而潰爛，作臭穢氣，多因痘出稠密，藥力攻其長漿，漿足而潰爛流膿。喜其潰爛也，喜其流膿也，更喜其作臭穢氣也。宜用松花粉敷之，此膿成而毒解也，不必妄加調治。若身熱不結痂，清表敗毒湯主之。若身不熱不渴，唇淡食少，手足之不能依時結痂，須大補氣血，助其收結，宜用溫表調中湯。

《痘疹定論·擦破焦乾論》 痘之行漿，務期充滿。若不滿而躁癢，擦破血出，隨即焦乾，如鍋焦樣。又有一種長漿不濃，渾身俱是淡白水漿，形如燈籠，及回水之際，躁癢異常，擦破隨即焦乾，形如蛇之蛻皮，此皆必死之證也。

《痘疹定論·裸袹芽兒出痘并收靨時日不同論》 所謂芽兒者，不分男女，或生下不上十日或半月一月，俱謂之芽兒。以其初出胎懷，隨母在產房之內，未經風日，如種穀之萌芽。此雖吳楚俗語，其中有至理存焉。如身熱二日，切不可指爲驚風雜證，用藥妄治。予曾治一芽兒出痘，先問其家有出痘之男女否乎。彼曰有，予向主人曰：今且勿藥，姑少待之，俟來早再看。至次早，看其面部已報痘苗兩三顆矣，亦不必用藥。俟至三日，痘日出齊，通身上下手足不滿二三十顆。至第四日，次第長漿。第五日，灌漿充滿，尖圓紅潤。第六日，漿足回水，先從腎囊結痂，有兩三顆黑色。予初見之而驚疑，因其身又不熱，喫乳，好睡，又安靜，因思未出房幃，時令之濁氣，溝渠之穢氣俱不能侵犯。且腎囊居至下之位，天一所生之眞水繫焉，地六成之，是腎氣生于五行之初，而亦成于五行之始，宜其先靨。及至七日而通身之痘痂已落其半，此乃出于常格之外，未可以一十二日拘泥也。或問之曰：子言不出房幃，時令之濁氣，溝渠之穢氣不能侵犯，固言有理，獨不思產婦房中，產婦懷中能無產後瘀血而厭穢者乎？予笑而應之曰：氣血原屬一本，非外人可比，正所謂母不厭子也。

《痘疹定論·水痘赤痘論》 水痘、赤痘，形色與正痘相似，其實非正痘也。正痘之根源，發于命門，自發熱造端，以至報苗及出齊灌漿、足漿、收結，刻時限日，死生繫于頃刻，故予編輯定論，諄諄告戒，詳悉備陳，以開示後學。若不以水痘、赤痘之形色辨別明白，誠恐庸醫以紫奪朱，以鄭聲亂雅樂也。夫所謂水痘者，灌漿時全是水泡，毫無濃漿。所謂赤痘者，初出形色紅而微帶赤也，是水痘之一類也，灌漿仍是清水。庸醫往往以此痘誑言正痘，以收厚謝。及至巧立名色，稱爲赤痘，亦圖哄人射利。世有遭其簧惑者，及至出正痘之時，乃言于某年出過正痘，何得又出一番。若遇順證猶可，倘或險逆，往往誤人性命。予今直指水痘者，以灌漿之清水而命名；赤痘者，以初出之形色而巧立名也。總之，赤痘以形色而取義，水痘以灌漿而立名也。其標名雖殊，而本則一。蓋固脾肺兩家素有濕熱外感風寒，風濕相搏，寒熱交併，而脾肺之濕熱，盡發出于肌肉皮毛之間。初出亦發熱頭疼、嘔吐，既出即上漿，漿滿即結薄痂矣。

《痘疹定論・種痘論》 宋仁宗時，有丞相王旦，初生諸子，俱苦于痘。後老年生一子，名素，招集諸幼科而告之曰：汝等俱明于治痘否乎。咸應之曰：不敢言明于治痘，但略知治痘之法也。王旦曰：能知之，即能明之也。每年予各以千金相贈，俟小兒出痘，衆皆請來共相認證，訂方用藥，俟結痂還元之後，再厚贈酬謝，幸毋吝教推諉。時有四川人做京官者，聞其求醫治痘，乃請見而陳說種痘之有神醫，治痘之有妙方，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王旦聞之喜，相問曰：此神醫是何姓名，何處居住也？汝既知之，爲我請來。彼應之曰：此醫非男子，乃女人也，傳說生身于江南徐州之地，自幼喫齋念佛，長不婚嫁，亦不披剃，雲遊至四川峨眉山頂，蓋茅菴而居焉。惟時有上橋、中橋、下橋三處，女人好善者俱皆皈依，喫齋念佛後，此現身說法。自出痘證至一十二日回水結痂，乃命上、中、下三橋女人曰：此痘痂可種也。一歲之兒女，可用此痂三十粒，于淨磁鍾內以柳木作杵，研此痂爲細末，用潔淨棉花些須，又用潔淨之水，春秋溫用，夏則涼用，冬月略帶熱些，滴三五點入于鍾內，乾則又加幾點，總以研勻不乾，捏成棗核樣，以紅絲線拴定，約有寸許，則剪去其線，納于男左女右之鼻孔內，線露在外，以防吸上。未滿一歲之兒，種六個時辰取出，若二三歲之兒，種十個時辰取出，即種十二個時辰足亦可。此痘痂，春秋二季即一個月之痂可種得，若夏五六月，半月二十日之痂亦可種。若冬月嚴寒，四五十日之痂亦可種。蓋以寒則氣聚，熱則氣散，故時日有不同耳。至種苗取出，約計五日，而五臟傳遍，至七日身必發熱，發熱三日，苗必見焉。見苗三日而出齊，出齊之後，痘必次第長漿，漿長三日而膿漿充足，既曰足漿，則回水結痂之候也。以發熱三日，應天時正二三月，春令發生之時也。見苗出齊，應天時四五六月，夏令長養之時也。長漿、足漿，應天時七八九月，秋令成熟之時也。回水結痂，應天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令收藏之時也。若未出齊以及灌漿未足，不妨多一日以象閏月，此在人神而明之也。汝等依予之法，將汝自己之兒女種之，十可十全，百不失一。遂如法種之，皆得全愈。自是環峨眉山之東西南北，無不求其種痘，若有神明保護，人皆稱爲神醫，所種之痘，稱爲神痘。若丞相必欲與公郎種痘，某當雇人夫肩輿，即往峨眉山，敦請此神醫亦不難矣。不踰兩月，敬請神醫到汴京。見王素，摩其頂曰：此子可種。即于次日種痘，至七日發熱，後十二日，正痘已結痂矣。由是王旦喜極而感謝焉。神醫年近九十，乃辭厚贈，對王旦曰：我修行人，要金帛何用？汝爲丞相，內則贊助君德，外乃表率臣工，鎮中國而撫四邊，令天下萬民共享太平，此則我受汝之酬謝也，比金帛更多焉。由是辭回峨眉。至次年，傳三橋女人前皈依者，明白指示之曰：我非凡胎所生，乃慈悲觀世音菩薩轉劫，指出種痘之法，欲天下之幼兒少女咸躋壽域。吾今以此法傳授汝等，當爲我廣其傳焉。三橋女人皆俯伏，求慈悲普度，俱稱讚神功，命我等稱何名號以重久遠。神醫曰：吾乃天姥娘娘，凡種痘之家，焚香禮拜，稱揚天姥娘娘，吾即于虛空之中，大顯神通，化凶爲吉，起死回生。言畢坐化而去。予種痘俱遵天姥垂訓，凡調治俱遵久吾聶氏《活幼心法》，果然十可十全，百不失一。種痘多順證，調治得宜，不至夭折，此一定之理也。然必要先看自出之痘，十百之中，順逆不一，目力所至，見解便明，某證爲順，某證爲險，某證爲逆，一目瞭然，謹愼小心，不可妄作臆見，此學種痘者之當先知也。

《痘疹定論・不可種痘論》 彼家無世德，本人無陰功，以不義而得富貴，天道終必厭棄，子孫豈能享長壽乎？勿貪其利，不種可也。本人門戶衰敗，疾病連年，且健訟不休，屢遭刑讞，彼之怨聲載道，自然殃及子孫，勿種可也。本人近日之所作爲，皆違背天理，報應必及于子孫，勿種可也。本人家稍殷實，重利剝削窮人，自恃其有餘錢，交通衙門人役，行賄官府，債刷貧民，墳山、住基、田地，當官一斷，彼即得之，鄉愚畏其錢鋒，幷家僕使女疊利算去。予曰：激此人不踰二十年，身死家破。現今子孫流落，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查其從前，曾請一姓楊者與伊子種痘，先出仍是好苗，及至出齊之後，頃刻出一身，形如蠶種，彼出痘者，自言惡報，非汝種之不善也。凡遇此等人家，勿種可也。

《痘疹定論・續補種痘論》 天姥教人種痘之法，已于前《種痘論》中言之詳矣，今復續補種痘之法，此乃後人之變法也，爲之亦似有理；若在大內種痘，必須依天姥之種法。至于窮鄉僻壤，則以續補種痘之法亦可。其法以紋銀命銀匠造一銀管，約有五寸長，其管之孔合鼻之孔，可以入得鼻內。先著痘痂末于管內，對上鼻孔輕吹入于鼻內，此續補之一法。又有以出痘之衣，當長漿足漿三四日內，痘氣充盛，取其貼身裏衣與未出痘之兒女穿之，穿兩三日，夜間亦不脫下。至九日十一日始發熱，曾見七日發熱者，十中不過一二，此乃衣傳。然恐氣薄不透，多有不熱不出。若夫狂妄之輩，挑破痘漿而

作種者，此乃不仁之人，不必再言之矣。選苗有二不用：犯一十三證，濁處流清者不用，恐毒盛仍變逆也。痘夾紫浮萍者不用，夾一兩片猶可，若太多則不可也，恐氣化相傳，久而仍舊也。其種之法，總以上好痘痂爲主，藉其得天地陰陽之正氣，以氣相傳，順而又順。凡一切麝香等味俱不用，謹記，謹記。當日種痘，男種左鼻孔，女種右鼻孔，未滿一週，種六箇時辰取出，若一週歲之後，十箇時辰取出。三五日之後，男則左頸項之下，與咽喉相隔不遠，微有小疙瘩，此痘苗必發之候也。女則在右頸項之下，亦與咽喉相隔不遠，微有小疙瘩，亦痘苗必發之候也。然此說不可一概而論，亦有無疙瘩者，其苗亦發。恐日後學種痘者見此疙瘩，勢必驚疑，因筆之于此，以廣後學之見聞。若痘長漿之期，必用藥催漿，催得大漿充足，此疙瘩自然消散，若消散不盡，勢必餘毒凝結而爲痘毒矣。

《痘疹定論·預解胎毒論》 夫胎毒藏于命門至深至密之地，藥之氣味無從而入，譬之火石，火藏于石中，著于硝磺之內，不見其吐焰，沉于水底之下，未聞其泄光，若以鐵敲之，其火星勃然四出。何世人不究竟胎毒之理，創立奇說，詭訂異方，哄弄愚人，希圖射利，可慨也夫。又刊刻稀痘丹，彼且曰：重者可使之輕，密者可使之稀，稀者可使之不出，此皆無稽之言，切不聽。

《痘疹定論·種痘精神形氣論》 種痘之說，治未病也。未病要其必病，已病要其全愈。其中辨別幼稚之精神形氣，未可以一言盡也。予自辛酉仲秋考選進京，爲聖子、神孫、公主、郡王種痘。仰賴皇上洪福，歷二十五年之久，凡所出種，俱獲全安。始則愼于選苗，揀擇痘之稀疏，漿之充滿，尖圓紅潤，四字俱全，結痂蒼蠟色，且又厚實，此等痘苗，得天地陰陽清正之氣，收其痘痂作種，百發百中，萬不失一。若夫在外所種之幼稚男女，甫及一歲者爲上，歲半者次之，若至二歲三歲又次之，若長至五六歲，知識漸開，未免任其情性，不依調理，不肯服藥，難于種痘，學種痘者當先知之。至所種之幼稚男女，必要辨別其精神。夫所謂精神者，面部有精彩喜色，明亮透達，印堂年壽山根，無青暗之色，滿面紅光純粹者，吉。所謂神者，兩目視瞻平正，愈看有神。至于神之完固，乍見奇異而不驚，就看熟識而必要，神情安逸，嬉笑自如，更兼目有精光者，吉。若目無神思，昏蒙倦怠者，不種。更要詳察其形氣，夫所謂形氣者，頭面胸背手足形也，體之各具者也。必要詳看其骨肉相稱，肥不見□而瘦莫露骨。肉色要緊，微帶紫黑色者，吉。若鬆寬如發麵樣者，不種。所謂氣者，體之充也，天柱端正，頸不歪斜，手執物件把持有力，站立懷中，腳不倦怠，小便遠而長，腎囊小緊，微帶紫黑色，如荔枝殼者，吉。若形氣倦怠，呼吸之氣不均勻，出入粗細不一者，不種。目無神者，面無喜色者，皮肉如發麵樣者，形氣瘦弱者，內有疳積者，病後虛弱者，吐瀉纔愈元氣未復者，渾身有疥瘡者，生大毒正氣未復者，聲音不亮幷不長者，俱不可種。

《幼科直言·發表藥說》 痧痘本來屬火毒，借感歲氣而出，非寒疫病也。初見點時，古人用羌活者，必同入清涼藥內，乃借羌活鬆肌透表，或兼以荊芥、防風、前胡，皆相助達外之意。庸醫不悟，重用發散，豈不謬哉。痘至灌漿時，用白芷、川芎，或皂刺、穿山甲者，乃排黃芪、當歸、糯米，成膿起頂之故。若無參、芪，此發散之物不可用也。灌漿時作癢，乃氣弱漿清，不能化毒成漿，用藥保元可也。俗人止癢，多用蟬退、皂刺、白芷、川芎等味，不知此發散之物也。保元湯內惟加一二味，以佐參、芪成功，若專言白芷等味能止癢起頂，冤哉，反盜其眞氣，不但不能止癢，而更令其作癢矣。未灌漿之期作癢，幷回時作癢，此非病也，不過瘡熱之所致耳。李瀕湖云，出痧痘戒吃筍湯，幷忌爲藥引。此物能發汗，傷眞氣，原夫痧痘不宜發汗，故戒之也。以生荸薺去皮代之，荸薺能發，而不發汗，所以爲善。

《幼科直言·藥引說》 藥內用引子，不可雜亂，治痘尤所當愼。庸醫泛加，多致誤事。即筍尖一物，爲害不淺。初見苗，藥內宜用去皮荸薺，或觀音柳。補劑內，宜用紅棗，或糯棗。熱在表內，宜用竹葉。止瀉藥內，宜用蓮米，或加生薑。

《種痘新書·論痘宜種》 夫世俗之人，道及痘證，其難其愼，惶恐無措，每欲避之以免其禍。孰知此本胎元之毒，來自先天，無人不有其毒，故無人得免其瘡。若遇天行疫氣，傳染鄉閭，則浸淫漸感，毒氣必增，況發熱之初，不知是痘，或失於調理，爲風寒穢氣所觸，使痘毒遏抑，又恐醫者誤投藥餌，則輕者重而順者逆。況癘疫流行，苗源不順，則毒發不由經絡，其間逆證恆多。余行痘科數十年，往往見苗順者十無一死，苗凶者十祇八存。種痘之家，醫人必取吉苗，苗吉則痘無不吉矣。且既種苗，則發熱之初，知是痘疹，凡飲食衣被，各思戒愼，自可無冒風觸穢之虞，而醫者時常省視，亦自無誤投滯阻之弊。息患預防，開提發竅，毒得外宣，其痘出必稀也。且建壇奉聖，神明默祐，其痘又必吉也。故余遍歷諸邦，經余種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記之，

所莫救者，不過二三十耳。若天行時疫，安有如是之吉乎！是以余勸世人，凡有子女，斷不能免痘疹，當時疫未臨之際，宜預請醫人種痘，斯爲最得計也。若疫氣臨門，方請人種，恐瘟疫之氣預染，醫者固不敢妄種，即種亦難救全美，恐致爛額之驚，故呈徙薪之策。

《種痘新書·辨苗吉凶》 夫種痘之家，全恃苗頭之吉。蓋苗之吉者，猶之紀律之師，進必有序，衍必有方，毒氣之發，必由經絡次序傳宣，故無一齊湧出之弊，達之皮膚，泄于毛孔，各分道路，尋竅而出，又無鋪壇、蠶種之虞。且毒不凝於血分而血自榮，毒不滯於氣道而氣自暢，氣血榮暢，則痘必光潤，起脹灌膿，總無灰白紫黑之患。若苗之凶者，猶之爲烏合之衆，進止無節，尊卑紊淆，毒氣一動，不由經絡，一湧而出，不尋毛竅，各無道路，以致一片紅氈，又或密如蠶種。且毒無所泄，非紊于血，必纏于氣，而五陷癢塌之危，不旋踵而至矣。是以術家宜取吉苗，愼勿妄取凶苗，以致誤人而自誤也。戒之，戒之。

《辨苗吉凶·擇苗秘訣》 夫苗者，痘之痂疕也。大凡取苗，要訪其痘之來路，鄉間之中，其痘吉多凶罕，逆證全無，乃往取之。又要看其顆粒分明，無蒙頭、鎖頸之弊，頭面胸背稀疏，出齊熱退，漿足痂厚，潤澤光明，不藥而愈者，其來路既正，氣血又充，毒化已盡，乃佳苗也。痘雖多亦見美種，遍體四肢之疕俱好，只要厚實光彩。往取之時，須囑其父母，但其兒睡起，即將睡衣數抖，令痂落於蓆上，撿取包固，置于身傍，勿令泄氣。若疕薄而自落者，苗路雖好，究亦無力，種多不發。若出齊猶熱者，乃是險證，其痂不可用。痂色帶黑者，熱毒必盛，其苗亦不可用。惟赤色者上，黃者次之。切宜緊記，不可潦草而取，以致自誤，後悔何及。

《種痘新書·藏苗法》 既取苗來，用紙包固，再納小竹筒中，以塞其口，勿令泄氣。不可曬于日中，亦不可焙于火上。須帶在身邊，令其自乾。且苗包須寫取苗月日，蓋冬月之苗，陽氣在內，雖留三四十日，種之猶發大半。夏月之苗，陽氣外泄，即過二十餘日，亦少發矣。總之苗必以新爲主，新則氣盛，十常發九。稍舊則氣弱，祇發其半。再舊則無氣，雖種亦不發矣。若新苗少而人又衆，則須兼舊苗而用之，但吹苗時要多放些，種之亦自能發。

《種痘新書·論苗貴新賤舊》 夫痘本胎毒，藏于背脊第七骨節之中，無以觸之，則終身不發。必因外面痘毒之氣，冲到命門，則氣類相求，引之即動。新苗氣旺，一吹入鼻，直冲臟腑，故所種必發，發亦必輕。蓋苗毒不致逗遛，祇爲招毒之使，而非助伊作惡也，其證之來安不順乎。故放苗之後，七八日間發者，其證必輕。若舊苗氣弱，不能直射命門，此非特種而不發，以致人之譏誚，尤恐外毒容留臟腑，反增內毒之邪。故放苗之後，遲之十餘日乃發者重，俟加苗後發者亦重，此皆用舊苗之過也。昔吾一友在泰邑向余索苗，遲之三四十日方去放苗，其所種之兒，祇十發其一，值鄉中天行痘到，其所種者陸續而發，皆是逆證，以致怨尤交作，此用舊苗之鑑也。

《種痘新書·放苗秘訣》 昔人種痘則棉團蘸其漿膿，塞於小兒鼻孔之內，謂之漿苗。後因犯痘之家不肯與人剔破痘瘡，故取痘疵乳爲細末，略無放通關散少許，合仝乳勻，用小竹管乘苗吹之鼻竅中，男左女右。未吹之時，令去鼻漿，然後將苗吹入。又要使其頭面端正，向上執管而吹，不歪不斜直透竅中，則苗無不到矣。然苗太少則氣不盛，亦種不發，必多放些苗，而苗又新，則百發而百中。吹入之時，即將手閉其鼻竅片刻，令苗吸歸氣道方妙。

凡種痘必先開小兒姓名，觀其多少，然後乳苗。蓋乳碎之苗易於走氣，更兼通關之藥走而不守，其氣尤宜泄也。今日所乳之苗，只可今日用之，他日其氣已泄，即種亦不發矣。一凡放苗，必其門內無天行惡痘，方可與之種苗。

若門內有痘，必其證多險逆。故請人種，醫者苟不訪察，而妄與下苗，孰知其兒已沾疫氣之毒，及痘發不順，致行醫人縱決西江之水，亦難洗其冤矣，悔之又何及乎。余昔在泰邑，有顏姓來請種痘。余到其家，未曾詳審，即與放苗。及放苗之後，方言天行痘證已進門中二十餘日矣。乃引余往視，未進房門，臭氣冲人，形若蛇皮，誠惡候也，余始悔之，亦無及矣。後未出三日，諸小兒盡皆發熱，竟有身已熱亦來吹苗者。其間惡證甚多，不得不任其責，如拯溺救焚，何嘗全活。其鄰朱姓，則惡痘未入其門，雖共日放苗，而數十餘人，悉無險證。可見主家莫待天行到宅，方去請醫種痘，術家亦要訪無天行惡證，方可與之放苗。但痘毒傳染，必在起脹灌膿之際，毒化成膿，方有腥氣傳人。若初到門，當發熱見點之時，其餘小兒即與放苗，則天行之痘未染，放苗美種先施，斯亦必皆順證。故天花臨門，凡請醫者，不可遲延而行，術者亦當審察，愼勿冒昧施苗，遷延觀望，以自貽伊戚也。

《種痘新書·先觀小兒形色然後施苗秘訣》 夫痘毒之發，出自五臟，是

室中之盜也。發越之際，邪正交爭，而元氣壯旺，力能逐毒，則毒氣雖盛，亦必退外而自散。若元氣怯弱，不能勝毒，則毒氣橫盛，勢必內攻以爲殃。凡人之內毒，雖不可以逆睹，而小兒之氣血，觀形察色，自可立知。未放苗時，須察其顏色之榮枯，榮則血盛，枯則血衰。觀其毛髮之焦黑，焦則血枯，黑則血盛。且髮疏而嫩者，氣多不足；髮稠而粗者，氣必有餘。既詳毛髮，再看囟門。囟門闊者，胎元未足，而腦骨故爾難收；囟門小者，胎氣甚充，而陽會所以易合。且五臟之精華，皆著于兩目，神光炯炯，則內精自足無疑；瞳子昏沉，則元神知其未足。山根青者，痰多體弱，慣驚風。面色青者，質怯元虧，多吐瀉。髮開路而直豎，斷有疳積；唇淡白而倦怠，定作虛看。聲亮而長，丹田知其氣足；音揭而促，氣海自是多虧。指有紫紋而汗起，其兒蓄熱必將宣；腹有青筋而硬脹，已有食□□當知。是以壯實無病之人，方可與之下種；元虧有病之輩，切莫輕與投苗。外此兒未滿週，須慮根基未穩；奶娘鮮乳，亦防缺養之虞。女子若過十四，天癸已動，須防痘發而行經。男人若到十五，慾火或張，更慮房勞而泄損。有孕之婦，恐痘出而胎動難安，孤隻之孩，慮風霜而偏凌弱莫。或腰不挺者，其腎必虧；膝常軟者，其髓必薄。偶見令人必怯，即此便是凶機；父母或出危言，究竟終非吉兆。過慎之家不宜安種，趙趄之戶切莫輕施。此施苗之種訣，余嘗屢試而皆然。謹囑後賢，宜從吾論。

《種痘新書・論宜避穢》 夫痘瘡之毒，乃受胎之際，父母交媾，男女慾火之凝而結成此毒也。此毒之性，其勢甚熾，不動則已，動則炎炎莫遏。但猖狂於房幃錦帳之中，畏縮于耳目聞見之地，故痘毒之出，一過風寒穢氣所觸，即倒戈退縮，而爲內攻之禍。是以犯痘之兒，宜置之溫和清潔之室，禁忌生人來往，腥羶穢污之氣，邪淫不潔之行，梳頭跣足，胎產臨經，俱不可近。古有遺訓，不可自誤，勿謂余言之謬而不聽也。

《種痘新書・論痘發日期》 夫痘毒藏于命門，此先天之毒，是固有之孽也。種痘者不過以外苗而引其內毒耳。吹苗之後，其苗入腹，由淺入深，一日傳過一經，要六日方到命門。外苗相感，內毒乃動，算至七日，其毒乃發。若八九日後而發者，其苗氣弱而傳送緩，故痘發亦稍遲耳。七八日必發者，乃常數也。

《種痘新書・將撚照法》 痘初潮熱二三日，尚在疑似之間，將草紙作撚子，飽蘸清油，乃于燈上往來熾薰，令勿瀑咤。將病者房中窗門緊閉，令其黑暗，乃點撚子照之，須一手執撚，一手用掌抵其火光。觀兩顴宜以撚子在耳邊及鼻邊平照，觀中庭宜以撚子在兩目角平照，則痘疹之在皮膚中，皆歷歷而可指矣。但麻疹則浮于皮外，而肉內無根；痘疹則從肉底而出，其根腳甚深，此又所當辨也。

《種痘新書・治痘總訣》 夫痘本臟中之毒，非猶外染之瘡。故諸瘡雖烈，而外染之瘡終不至傷臟腑；痘毒雖微，倘內攻不出，頃刻立夭，治之可不慎乎。其發熱之初，內毒已動，而欲出外，慮其寒邪壅閉，腠理緊秘，毒氣難宣，治之之法，宜開提發竅，解毒鬆肌。此時毒火方張，最忌驟投辛熱，以致助毒爲虐，故桂、附、乾薑諸品，戒之萬勿亂投。當此毒邪欲出，尤忌藥中滯補，以致毒不能宣，故芪、朮、熟地諸藥，愼之切莫輕試。懼發驚，宜利小便。慮不出，善用開提。嘔吐多是毒攻胃管，待痘出而吐自平，勿驟用砂香而止塞。惟面青唇白，虛寒可據，然後稍投和胃之劑。泄瀉多是毒氣奔越，宜用加味四苓，內分清濁，以導毒于膀胱，俟毒盡而瀉自止。凡柯、朮、粟殼，切勿妄施，以滯毒氣。惟利清糞白，神力困倦，方用參、苓、豆蔻，以固其脾。若或寒戰咬牙，此際恐爲實熱，而清胃解肺，其證立平。設或頻頻腹痛，此內毒作痛，須以解毒爲良。若是痛曰太甚，則寒邪積胃，當以平胃爲佳。在腰痛最爲不吉，速剖生□，以敢其腰。或發搐不要驚慌，與益元加以鎮驚。夫發熱固宜發散，尤恐發表大過而表虛，必成潰爛；痘前雖要清解，尤慮清之太甚而裏虛，後變灰白。故治之于始，而必慮之於終，不可以不愼也。既詳發熱，須論見標。未熱先標者死，二日見點者凶，三四日而後見點者，乃吉也。且標喜粗肥而嫌瑣屑，粗肥則必稀，瑣屑而痘密。一齊湧出，定作南柯；一片紅氈，必歸陰府。青斑若見，魂歸鬼錄；焦紫遍身，魄赴黃泉。二便出血，須知莫故；痰鳴腹脹，總是難醫。三五成羣如梅瓣，後日必成水泡；皮間隱躍似紅萍，此際便知不起。點如蠶種，十死一生；形同蚊咬，良醫難治。出齊熱退，乃爲吉兆。若痘齊猶熱，急與解毒之劑，而牛蒡、連翹是其聖藥；界地不清，速解血分之毒，而紅花、紫草可謂良方。清毒活血之藥，此際不容少緩，以爲灌膿之計。蓋毒不清則必焦，血不活則必紫。焦紫之痘，安能起脹而升漿乎。但毒不可以盡解，過於解毒，其漿必清；熱不可以盡除，身無微熱，其膿不成。故一至地清色潤，而清涼在所必屏，以顧成漿之地。倘至七

八日後，則臟腑空虛，候當用補，而清解之藥敢復試乎！故治痘之法，六日以前不敢溫補，七日以後不敢清涼。若到七八日間，總以安裏爲主，而大扶元氣，使氣血壯盛，乃能送毒升漿，此內托之藥所以不敢缺也。但漲水之符，忌其泄漏，而膀胱利水之劑，切不可用。又忌上燥制水而助脾，乾液之藥不可輕嘗。觀痘之形，畏頂平而腳闊。然腳闊由于血散，治當斂血爲主；頂平必是氣弇，法以補氣爲先。迨水足而漿尤清，則補益中須加白朮。縱或身熱口渴，此時定作虛看。況作漿定然身熱，痂結乃自退潮；即有譫語狂言，補血寧心自定。若或咬牙寒戰，理中桂附無疑。然痘之生死，總看膿漿有無，有漿則生，無漿則死。至于收靨，須從鼻準。地角先收則腎竭，天庭先靨則心焦。聲啞痰鳴，死期已至，一時齊靨，頃刻立亡。遍身痂皮如竹紙，收齊亦當長逝；面部手足盡無痂，不久定返泉鄉。漿清痂薄，必留餘毒；漿濃痂厚，變證終無。餘毒薰蒸，扶元而兼化毒；冒風潮熱，發表而且溫中。熱瀉能消餘毒，不必驟止；盜汗乃是表虛，宜固表肌。手足拘攣，是血氣之不定；眼目羞明，乃餘毒之傷睛。爲疽爲癰，解毒內貴調元；爲疳爲疥，雖內解亦兼外敷。變證雖多，因人調治，虛實得宜，自無不效。

《醫學源流論·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於臟腑骨脈，而發于天時。所謂本于臟腑骨脈者，凡人受生之初，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于臟腑骨脈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疹戾日積，與人身之臟腑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于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術也，奈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際，氣爲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即不靨。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蟲、全蝎等毒藥，爲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證，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爲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之靈也。故證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於是羣以爲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多也。

《醫學源流論·痘科論·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強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強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強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溫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漿成十分而後毒不陷，種痘之漿五分以上即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靨，並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種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於種出危險之痘，或生痘毒，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則尤爲十全矣。

《天花精言·原痘論》 痘爲先天之毒何也？男女購精而胎氣成，慾心動處便是火，火即毒也。嬰兒內而臟腑，外而肌膚，皆精血所成，而毒火寓乎其中，受氣成形，始於命門，毒之源也。感天地邪陽之氣，而發肇於腎，由腎而脾，由脾而肝而胃，由胃而心而肺，次第而達及於皮膚。其形如豆，名之曰痘，象形之義也。昔人謂毒之潛伏，如一小櫻桃，藏於命門，其說誤矣。蓋此毒孕育於周身，如石中之火，擊而後發，原非有形象可指，稀痘之方，千變萬化，而卒不能免此患者，當其未發，無可下手故也。亦有終身不出痘者，交構之始，感受者淺，觸之而發，當亦至輕。間有三五粒散報於身，而父母不及覺者有之。或趁疹子水痘，而夾雜數粒者有之。或嬰兒月中赤遊丹毒，隨之而解者有之。或竟不出者亦有之。總之，毒輕則易散耳。又如極北之地，絕不知此，彼其父精母血獨無慾火乎，此何以故？塞北凝寒，無中原瘟癘之氣，所謂石中之火，不擊則不出耳。乾隆丙寅，遼兵過洛，其出痘者甚多。予詢其故，云至中原，覺有瘟熱之氣撲面而來，由口鼻而入，如辛辣之氣下嚥者，則周身發熱，遍體骨軟，而此瘡即見。可知痘毒潛伏，感天地邪陽之氣而發，其說固確乎可信矣。然則未痘之先，百計而解之，終無可據。何如出痘之時隨證而治之，確有可憑乎。予故究其秉受之始，著其感發之由，俾世之業此者得其源流焉。

《天花精言·發熱論》 痘之兆也，必先發熱。胡爲其必熱乎？梟毒烈

火，萌動於內，由內達外，其勢蒸蒸，即毒火之騰也。小兒熱證甚多，胡爲決其爲痘之熱乎，此不可不詳辨也。昔人有謂中指獨冷者，有謂鼻準獨冷者，有謂耳後高骨獨冷者，有謂耳後紅絲發現者，其說皆可參觀而不敢以爲定論。試思小兒之熱不過食熱、肝熱與感冒而熱三者備矣。食熱則腹脹神倦，手足之熱倍甚，可證也。肝熱則眼朦面黃，髮交而燥，可證也。感冒之熱由表而得，其熱淺，惡寒鼻涕，可證也。獨痘之熱始於命門，其機一發則遍體骨蒸，依依近人，若不自持，筋脈自惕，神情恍惚，此痘熱之象也。察其神情，觀其飲食，考其二便，或更詳其有他證與否，爲之隨時而先除其標病，則痘之吉凶大略可睹矣。至於熱之甚而種種惡象，至某經則宜有某證，痘雖未見，而因證斷痘，毫髮不爽。詳載於傳經結經各條之下，並不備載，俾閱者先辨其如何爲痘證之熱，而後尋經而細參之。

《天花精言·原氣血論》 痘之成始而成終也，孰爲之？氣領之而血載之者也。氣何以領？痘粒圓滿而尖綻，氣之正也。血何以載？痘色紅活而明潤，血之正也。氣尊血附，淡紅蒼老，無不透之氣，無不活之血，自無不解之毒矣。大矣哉氣血之爲用乎！氣爲毒鋼，火傷氣也；血爲毒瘀，火傷血也，此兩實之證也。氣虛難領，顆粒扁塌，氣弗充也；血虛難載，顏色淡白，血不榮也，此兩虛之證也。氣體猶充，既無塌軟不振之形，又非板實、板黃、板白與夫空泡、飛漿，則氣不失其正，宜其能領矣。而血色淡白，歸附不厚，此氣足，血不足之痘也。色澤猶活，既無淡白嬌嫩之象，又非乾紅、豔紅、爨紅與夫紫背浮萍，則血不失其正，宜其能載矣。而顆粒平扁，囊殼不肥，此血足、氣不足之痘也，所謂偏勝者也，然此猶偏而得其正者。若夫氣分不足而血分火又極勝，則氣宜助而血宜破；或血分不足而氣分火又極勝，則血宜養而氣宜攻，此更偏而不得其正者矣。治之之法，兩實者攻之，兩虛者補之，偏勝而得其正者補其不足，偏勝而不得其正者，攻其有餘，養其不足，備乎此矣。而用藥蓋有甚難者，非難於攻之、補之，而難於攻之、補之而不傷本來之氣血也。兩虛之證，氣血兼補，似矣。然子午對交之頃，即氣血分界之關，或氣分當令而投以補血之劑，或血分當令而投以補氣之劑，施之未當其可，反令治之偏受其累，而氣血已被傷矣，則兩虛者難。至於兩實之證，今之治者其禍更有不忍言者矣。毒勝宜攻而過用克伐，意在驅毒而氣分餒矣。血熱固宜涼而過用苦寒，意在清火，而血分凝矣。氣餒則痘何由起？血凝則漿何由灌？不知氣已傷而不能領發，更歸咎於攻之之不暢；不知血已凝而不能流通，更致慨於涼之之未至。嗚呼，嬰兒何辜，遭此慘毒，而又遇此辣手哉！則兩實者難。偏勝之痘，補氣恐燥其血分，養血恐滯其氣分，交相濟而不乖其節，互爲資而適得其中，則偏補者又難。況乎氣不足而血分有熱，則助氣分而兼清血破血之功，治之不妙，血之瘀未開而氣先受其害，誰領毒而透乎？血不足而氣分有滯，則養血分而兼破氣調氣之功，用之偶錯，氣之鬱未舒，而血轉被其傷，誰載毒而出乎？則偏而不得其正者更難。而究之無難也，其要總歸於先辨夫本來之氣血。人知藥能補氣養血，孰運藥而使其補之養之乎？人知藥能攻毒清火，孰運藥而令其攻之清之乎？仍是本來之氣血爲之鼓盪流通耳。譬之盜傷主人，救難者以爲盜去主人自安，而不辨夫孰爲盜？孰爲主？刀劍交加，眞僞不分，是主人不死於盜而死於逐盜者矣，豈不冤哉。治痘者倘其留心體察，或攻或補，總無傷其本來之氣血，斯得其主腦，而後可次第求之而無難矣。

《天花精言·傳經結經論》 兒之初孕，百骸未成，先有兩腎。氣血交凝之初，即毒火隱寓之始，故痘之發也，肇於命門，其機一動，熱氣熏蒸乎腎。腎主一身之骨，骨熱則軟，故發熱之始，若有不能自持之意，而筋脈因之而息惕，神情因之而恍惚，此熱傳於腎本然之象也。若夫毒氣極盛，一動而凶暴即逞，則有腰如被杖者，頭疼如劈者，通身骨疼如碎者，甚有毒鋒四射，透出黑點隱隱於肌膚之間者。熱雖不熾，而神情悶閉，此皆朝發夕死，禍不旋踵，昔人謂毒攻本位，良有以耳。所謂毒結腎經者也，由腎而脾，熱氣熏烝乎脾，脾熱則神倦思卧，四肢懶動，如蠶之眠，喜靜惡鬧，此熱傳於脾本然之象也。若夫腹脹如鼓，四肢厥逆，手冷而至肘，足冷而至膝，甚則腹疼難忍。嬰兒雖不能言，觀其腰曲而不能伸，眉皺而不能舒，輾轉於牀褥之間，此即十中一生猶不敢保，所謂毒結脾經者也。由脾而肝，熱氣熏蒸乎肝，肝主一身之筋，筋熱則縱，故抽搐不寧而四肢微動。膽實與肝相連，肝熱則膽熱，故驚懼時形而寢寐弗安，此熱傳於肝本然之象也。若夫角弓反張，天弔直視，一心驚悸，兩目彷徨，如畏刀鋸，如見鬼神，所謂毒結肝經者也。由肝而胃，熱氣熏蒸乎胃，唇微乾而渴不甚急，口雖膩而喉猶生津，喜冷而惡熱，臨食而不爽，此熱傳於胃本然之象也。若夫唇焦而裂，舌起芒刺，大渴引飲，乾嘔不食，兩腮生瘡，牙牀出血，與夫掀唇鐵唇等象，所謂毒結胃經者也。由胃而心，心爲君

火，血統於脾，潮於心經。君火而色紅，藏於肝而灌輸乎周身，故心經祇言傳而不言結，以其無不活之血也。兩顴微紅，唇尖偶腫，舌欲吐而與唇齊，便雖頻而覺未快，此熱傳心經本然之象也。其或舌弄不止，小便閉塞，火繞難寐，面部發赤，此則心經過熱之象耳。由心而肺，肺爲氣主，氣運於脾充於肺，位至高而能領達於表，而散著乎皮毛，故肺經亦言傳而不言結，以其無不透之氣也。間有嗽聲，時兼噦噴，髮際微汗而不覺燥，毛孔既開而不畏寒，此熱傳肺經本然之象也。其或咳嗽連綿，咽喉乾渴，氣息迫粗，胸膈滿塞，此則肺經過熱之象耳。治痘者當小兒發熱之時，痘雖未見，而各經之證歷歷如睹，按部就班，即證之淺深，決痘之吉凶，觀形察色。或大熱而神情不迫，或似靜而氣血已悶，或有標證之未除，或有客感之乍投。留心體察，辨其孰爲傳經之本象，孰爲結經之惡形？孰爲適當其可？孰爲熱過其節？先事而圖之，迎機而治之，或則宜攻，或則宜表，或則宜清，或則宜散，在某經則當以某經藥治之，用某藥則當以某引經藥導之。氣分血分之各殊其用，在表在裏之不一其法，神而明之，勿膠於心，則其於治痘也思過半矣。

《天花精言·表裏論》 痘證之惡，內則臟潰腑爛，外則毀形滅像者，何也。上至顛頂，下至腳跟，內而腑臟筋骨，外而肌肉皮膚，彌漫布濩，無處不有者也。故病有在表在裏之分，而痘則表裏俱發；亦有各經各絡之別，而痘則臟腑兼病，此嬰兒雖壯，不數日而即於死亡也。世之看痘者其形如何？其色如何？觀其外矣，而各種證候，所謂稀有內證者，多不詳究，是觀外而遺其內也。世之治痘者，毒宜用攻，火宜用涼，治其內矣，而不知表散，是又閉於戶內而逐之使出也，治內而忘其外也。狃於一偏之見，而未能圓融而變通之，其操術未精，其見理不明也。儘有見痘不過數粒，觀者方幸其少，以爲上吉，一經攻伐，蜂擁而出者有之矣。亦有終不能出，即此數粒而至於敗者矣。是必察其遏鬱之由，或閉於表而出不快，或據於中而毒不透。或有內證，而痘爲所制，其在表之形色可睹也。即有雄標疔毒，把截而不得出，亦易辨也。惟毒火盤據，顆粒不發，此必有內證焉。詳悉而察，或爲某證，或在某經，治證即治痘也，證除而痘之生機露矣，庶不至觀外而遺其內矣。至於攻裏之法，盡力斬除而常恐不勝者，何不散之而緩其勢，發之而透其機乎。譬之梟賊割據一方，臨之以大兵，摧朽折枯，亦復何難。而巢穴深密，盤結堅固，不可猝拔，散其黨援，而賊勢已弱矣，開其出路而逃避又多矣，驅除正自易易耳。不知出此而務爲攻之，不勝則敗軍覆將，禍不可言，即使幸勝而元氣虧損，幾不能支。所謂大攻大伐之後，漿不至而死於末路者不可勝道。其或苟且完結，而餘毒之竊發，外邪之感觸，千孔百瘡俱由此出，蓋腸胃之毒可攻而下，而筋裏膜外之毒復由外而歸於內，凋殘之餘，何堪當此。嗚呼，奈何不兼散之透之，而但云攻之乎，所謂治內而亡其外者此也。治痘者於此觀其外更須治其內，攻其裏必使達於表，則表裏並治，內外加攻，毒火無處躲閃而痘可成始成終矣。

《天花精言·隱伏發揚論》 痘何以有隱伏發揚乎？毒火悶閉，熱不甚熾，神情昏迷，筋骨強直，爲氣爲血，皆被毒制，不能領載。故蘊藏之火，一任其盤結，而遏鬱熏爍臟腑，煎熬津液，而五內已枯矣。如木之爛心，如果之腐仁，所謂內潰者也。毒火沸騰，大熱如炮，神情咆哮，唇舌焦黑，爲氣爲血，皆受毒爍，不能管束。故燎原之勢，一任其燔炙而衝突，透骨穿筋，肉腫皮吹，而偏體成泡矣。如刮鱗之魚，如剝皮之兔，所謂外剝者也，此隱伏發揚之極者也。及早而圖之，其勢不得猖獗，間有挽回於一二者。若至三日，則毒已定位而莫可救藥矣。但人知隱伏之痘，若用寒涼，則凝滯於內而不得發，故清火之劑概不敢加，而專力攻破。攻之未能開，而焦黑之狀其機已露，是內之盤據者難除，而其勢必爲之外燒也。垂首嗟歎，羣致憾於攻破之不力，又烏知其不能兼清火之妙用乎。大攻大伐，大寒大涼，可以並用，而參以發表流暢之品，則氣得發而能透，血得通而自活，隱伏者不可散其盤結乎？奈何決死打於一勢，不知隨手變化，而寒涼之味避若虎狼哉。人知發揚之痘，若用攻下，則燔爍於外而不可解，故攻伐之藥舉皆從輕，而專用寒涼。涼之未能清，而胸腹之間其脹愈甚，是外之烘烈者難撲，而其害必爲之內攻也。束手無措，皆歸咎於清涼之未至，又烏知其不能兼攻毒之妙用乎。大寒大涼，大攻大伐，可以兼施，而參之以散解疏通之劑，則氣鬱開而熱退，血鬱開而熱減，發揚者不可平其暴燥乎？奈何畏百沸而揚湯，不知竈底抽薪，使攻伐之能投之閑散哉。此二條者，險證中之大門頭也，一步走得錯，則偏執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一著跟不上，則猖狂之勢有莫能制服者矣。膽力固期其壯，識見不可不精，有紮硬寨打死仗之手段，而後可以臨大敵；有出奇制勝隨機應變之智謀，而後可以除梟寇。心靈手活，見景生情，是在人之善於領悟耳。

《天花精言·攻毒凉血論》 今之治痘者，動云攻毒莫嫌其早，清火貴及

其時。株守其說而不知變通，於是前三日內涼藥俱不敢用，七八日間一味清涼而不用攻伐，衆口一辭，牢不可破，此痘之所以多敗也。夫上吉之痘無庸論矣，險上之痘，梟毒未至盤結，何必過爲攻伐，稍加清解便可成功。拘於攻毒不嫌其早之說，涼藥一切不用，而攻之必盡其力。攻之太甚，氣血兩被其傷，痘何以起，漿何以行乎？此誤之於其始者也。及七八日間，一遇躁亂，則云火炎發矣。專用清涼，不言攻伐，又不審痘之形色何如，清之而火不息，轉歸咎於攻之之未盡，而所謂清火貴及其時者，漫無可據。於是更作攻伐之計，而勢已遲，而不能及。嗚呼，兒之死生，只此數日耳，何堪一錯再錯乎。此誤之於其後者也。不知毒與火原非兩端，以其在氣分則曰攻毒，在血分則曰涼血。氣血兩分，無結聚之毒，但用涼解，便可平治，則曰清火。氣分何以曰攻？氣爲周身之衛，衛者，捍衛之意。內則領毒而出，外則杜邪之入，眞氣鼓盪，護衛周身者也。爲毒所侵，則眞氣阻困，遏鬱而不能升發，愈結愈固，而生機息矣。攻之者，攻其結聚，使氣得以流暢也，氣流暢則領毒而出矣，故在氣分則曰攻毒。血分何以曰涼？血爲周身之榮，榮者潤和之意，內則滋養臟腑，外則潤澤肌膚，活水流通，灌溉周身者也。爲毒所炙，則活水煎熬乾涸，而不能滋息，愈耗愈竭，而生機枯矣。涼之者，涼其沸騰，使血得以活潤也，血活潤則載毒而出矣，故在血分則曰涼血。至清火之說，有險上之痘，毒勢未嘗盤據，不假攻伐，但用清涼者，概投以攻伐之劑，則過矣。亦有大攻大破，至六七日，氣得攻而暢，則痘必起，血因涼而轉，則色漸活，其勢蒸蒸，此氣血發越之象，所謂不熱則不脹，不熱則不漿者也。察其證候，果有或渴或燥之形，爲之散解清涼而功可成矣，此清火之規則也。如遇此象，即以爲火炎暴發，恐有火褐、灰褐、帶火乾收之害。而大寒大涼遂使氣血之勢不暢，而毒亦不能盡出，有因之而漿勢終止者矣。即或了草收靨，而紅暈決不能淨，痘之餘毒尚可言乎，此皆不知清火之妙用而誤用之者也。若夫帶火乾收則仍是攻之涼之，未能眞殺其勢，始則悶閉於內，繼而燔爍於外，內潰之兆也。夫豈臨時之火未清乎？此始終攻伐之痘，而收功甚難者。內之臟腑已虧，氣血不能達於表，而乾枯之形象乃兆於外也。人每歸咎於清火之不力，又烏知失治於前，而欲以清火挽回於後，豈不誤哉。然則曰攻毒，曰涼血，曰清火，總之去其毒焉而已矣，何必分若者爲毒，若者爲火乎？或攻毒，或涼血，或清火，總之隨其證焉而已矣，何必分始則攻毒，後則清火乎？至於攻之而不令其餒，涼之而不令其凝，清之而不令其寒，予敢爲業此者更進一籌焉。毒勝宜攻，攻而帶發，透於肌表，氣透而毒得出矣。攻而帶散，舒其鬱結，氣舒而毒得解矣。攻下之藥，濟之以發揚表散，則各分其勢，何至專攻腸胃，使中氣已餒而不覺乎。血熱宜涼，涼而帶破，開其積聚，血行而毒得化矣。涼而帶活，導之流通，血潤而毒得載矣。涼血之劑，參之以和順流暢，則走而不守，何至專用苦寒，使血分已凝而不覺乎。其或有火宜清，審其火在氣分，火在血分，清之而兼散之之法，清之而兼活之之妙。猶慮未漿之先，或凝滯而不行，既漿之後，或濕爛而不靨，吾未之見。苟攻而畏其餒，涼而畏其凝，清而畏其寒，藥不勝證，此則識見未精，膽力未雄之故，而欲借此以爲解免，予又何敢爲之任咎乎。治痘者或攻，或涼，或清，隨時而察，因證而施，不必論其前後，何須定以日期。攻之，涼之，清之，各善其用，不膠於一。觀外可以知內，治裏可以達表，神而明之，是所望於留心者。

《天花精言·補氣養血論》　痘者毒也，既云毒矣，攻之猶恐氣爲毒制而不能暢，而況補之乎，然則溫暖之劑，不益助其虐哉；涼之猶恐血爲毒瘀而不能活，而況養之乎，然則滋補之藥，不轉增其焰哉。執是說也，而痘之虛證百無一生矣。亦有疑似之間，見以爲虛證而惑於毒火之害，則又遲迴畏避，而不敢直用補養，死於治痘者之手，亦復不少。是豈氣血兩虛竟無毒火乎，而又非也。無毒而痘形何以著？無毒而痘漿何以成？其氣分血分之有毒，不待辨而自明矣，胡爲攻毒涼血之藥舉無所施哉。蓋人知以克伐爲攻，不知氣充而毒自透，補之正所以攻之也；人知以苦寒爲涼，不知血足而毒自化，養之正所以涼之也。夫補之正所以攻之者何也？頂軟而陷，皮薄而皺，語重聲輕，體倦神弱，此眞氣虛者也，氣不能達，誰領毒而出乎？苟投以攻伐之劑，則癢塌而死，所謂陽脫者是也。補之而氣分得充，則眞陽暢發，顆粒起得一分，毒氣透得一分，圓滿充肥，而毒從此泄矣。中氣怯餒，表裏不固，則人參、炙芪可用也；四肢厥逆，口鼻氣冷，則肉桂、附子又何嘗不可用乎，而猶慮氣爲毒制乎，所謂補之正所以攻之者此也。養之正所以涼之者何也？顏色嬌嫩，盤暈散緩，身涼體靜，唇淡面白，此眞血虛者也，血不能運，誰載毒而出乎？苟投以苦寒之劑，則灰陷而死，所謂陰脫者是也。養之而血分既榮，則眞陰灌輸，漿勢上得一分，毒氣化得一分，根紅頂白，而毒從此解矣。紅活不足，歸附不厚，則當歸、白芍可用也；淡白無光，遲緩不至，則熟地、鹿茸又

何嘗不可用乎，而猶慮血爲毒爍乎，所謂養之正所以涼之者此也。然又有權變之法焉。有實火獨無虛火，有眞熱獨無假熱乎，不知安插之方，敢云治痘能手哉。氣分宜補，而加以升發之味，則不滯矣；血分宜養，而加以疏通之味，則不燥矣。即如麥冬、竹葉可以解煩渴，黑梔、元參可以清浮遊，苟非眞陰眞陽之已虧，漫用大熱大補之峻品，酌度於或輕或重之間，審量於或緩或急之際，隨時而調停之，眞有筆墨所不能罄者，可弗細心體察哉。總之不拘痘前，不拘痘中，不拘痘後，因證而圖之。見有痘至六七日，漿勢已行，忽而泄瀉，眼眶低陷，神氣衰敗，危在傾刻者。亦有痘至十日，開目無神，身涼疤白，鼻翼微動，直如慢脾者。此皆過用克伐，而氣血不能支持，或敗於中塗，或竭於末路，急以回陽之劑，留其元氣，而徐爲補之，不無挽回於一二者。是在認之至眞，持之至確，勿參以疑似回惑之見，則又絕處逢生之一機關耳。大抵今之治痘者，長於有餘，短於不足，一遇虛證，每多束手，予故爲之詳悉而備論之。

《天花精言·氣血偏勝論》 夫兩實兩虛之證，或攻或補，總歸一途，辨之既眞，治之何難，此固無庸論矣。若夫氣血有偏勝之害，世人多不詳察，而執以爲並無此說，是予之鑿而好爲多事者。夫豈然哉！夫豈然哉，即如談方脈者，常言氣分不足，血分不足，而人不以爲怪。獨至痘疹門中，則以爲虛則俱虛，實則俱實，而無或偏。嗚呼！豈小兒之氣血與大人有殊乎，其亦弗思之甚矣。此無異故，彼其胸中沾沾於毒火二字，方且謂痘中並無虛證，而況偏勝乎。攻毒清火之論，日紛擾於心目之間，而未嘗即本來之氣血，而細究之也。夫氣能領毒，未聞氣至而血有不至者，亦未聞氣不至而血有能至者，如是則無氣足血不足之說，不知此爲氣分受制者言之。氣滯則血亦滯，氣行則血亦行，破氣之妙用，而非謂血分不足，但主破氣而漿遂自足也，此治痘者之一誤也。血能載毒，未聞血歸附而氣不管束者，亦未聞血灌輸而氣不領發者，如是則無血足氣不足之說，不知此爲血分受制者言之。血破則氣能催，血活則氣能運，破血之妙用，而非謂氣分不足，專主破血而囊遂自充也，此治痘者之再誤也。今試擬一痘之形於此，既無平扁軟塌之意，又無板滯緊束之狀，顆粒鬆活，氣得其正，宜其能領矣。而血色猶覺淡薄，漿勢或嫌遲延，此時將欲補氣而無可補之象，將欲攻氣而無可攻之形，是誰之咎歟。助其血分爲之調養而活潤之，而其機沛然充滿盈溢矣，此非氣足血不足之明證大驗歟。今試擬一痘之色於此，既無淡白嬌嫩之意，又無紅艷紫滯之狀，顏色活順，血得其正，宜其能載矣。而囊殼或未老蒼，頂頭終欠尖綻，此時將欲補血而無可補之象，將欲涼血而無可涼之形，是誰之過歟。助其氣分爲之升發而表揚之，而其勢沛然圓滿尖峻矣，此非血足氣不足之明證大驗歟。不亦可爽然失而憬然悟乎，則奈何弗平心而細按之，臨證而密參之也哉。然此猶偏而得其正者，氣分虛而血分或無駁雜，血分虛而氣分猶無掣肘，各救其偏，尚不至於束手耳。若夫氣分當攻而血分宜養，血分當破而氣分宜補，補氣恐燥其血，養血恐滯其氣，此則偏而逆矣。走滾多端，變遷無常，本屬不治之證，而或迫於熱腸，不容自已。幸未過乎三日，冀挽回於萬一，須在子午分界之會，察其氣血轉變之由，治於當令之時，防於交代之際。或氣虛而血熱，則桑蟲發表而性不烈；葛根升發而氣不燥，燕窩滋脾之陰，沙參生肺之液，舉其一二可以類推，妙選氣分之藥，勿用乾燥之品，則不至助血分之火矣。至於血分，則從肝經破其滯，從小腸導其赤，即如攻至大黃而極，以陳醋煎之，以紅花煮之，則走肝經而歸血分，血之滯破矣，何至伐其中氣乎。涼至黃連而極，以赤芍導之，以木通引之，則由小腸而歸膀胱，血之熱解矣，何至寒其腸胃乎。得其運用之妙，羣藥皆可驅使耳。或血虛而氣滯，則當歸能養而能活，白芍能斂而能調，生地可以滋陰，川芎可以升清，得其一隅，何難旁通。妙選血分之藥，勿用辛熱之味，則不至助氣分之火矣。至於氣分，則從胸膈暢其氣，從腸胃攻其結。即如驅毒莫如大黃，催之以枳實，濟之以枳殼，則由肺經而注大腸，氣之結破矣，何至傷其血分乎。清火莫如石膏，升之以乾葛，散之以荊、防，則由陽明而達肌表，氣之熱散矣，何至寒其血分乎。知其活變之法，各味由我調停耳。總之此種證候，難處見奇，急中生法，不畏艱險，不避嫌疑，或有冀倖之時，而已不知費盡幾許精神，嘔盡幾許心血矣。更有治之而不及治，防之而不及防，變起於倉猝，禍中於隱微，外之機關方露，而內之氣血已敗，雖有智者，無如之何，徒致悔於腸熱焉耳。究何益哉，究何益哉。苟非萬難推諉，決勿受其責成，愼之，愼之。事每壞於輕嘗，而名多敗於貪功，吾願業此者當留神焉。夫偏而得其正者，治之既失其宜，偏而逆者，則又雖死而莫解其故。此予之所以不憚反覆辨論，爲之丁寧而誥誡也。夫豈樂此嘵嘵也。

《天花精言·治法總論》 痘證不同，治法亦異，而其大旨不過數端，因證

而施，隨時變化，斯可以應用無窮，而收功不難，今得爲業此者約略而言之。蓋治痘之法，曰補氣，曰養血，曰攻毒，曰涼血，曰清火，曰解表，曰升達，曰透毒，盡乎此矣。而運用之妙，則有機關在眼，會通在心，變化在手，而成見不敢少拘者，是存乎人之自領耳。即如氣虛宜補，血虛宜養，而痘則虛而有毒者也，補之養之，所以扶正而助其領毒載毒之功也，此豈尋常補氣養血之法，所能盡其妙乎。氣宜補而佐以透發之品，血宜養而佐以疏達之味，則補而不滯，而氣能領矣。養而兼活，而血能載矣，而毒有不解者乎。他如偏逆之痘，或助氣分而兼破血涼血之方，或養血分而兼破氣行氣之能，子午對交，氣血轉關，此中大費斟酌，非拘守成規者所能領略其精微也。妙選氣分血分之藥，使補氣而不至燥其血，養血而不至滯其氣。細審爲氣爲血之界，氣分當令則治其氣，血分當令則治其血，偏勝者又何嘗不可交濟乎。至於攻毒涼血，攻而帶透，攻而帶表，愼勿專攻腸胃，使中氣餒而不振；涼而帶破，涼而帶和，愼勿專用沉寒，使血分凝而不流，此即攻毒涼血之巧妙也。若夫清火之規，則不拘痘之前後，審其熱之輕重，或清，或散，各隨其宜可也。每見痘當起脹上漿之時，熱勢蒸蒸，鬱陶之象，毒氣透發之徵也，或有面紅口渴之意，不過少加清散耳，即以爲火炎暴發而大用寒涼，毒氣反鬱而不泄，豈非不知清火之妙用哉。或其熱鬱於表，或爲風邪所束，或爲火氣外逼，散之，涼之，不過輕清之劑。果其毒有未能盡透，或盤據中宮，或深藏隱伏，是必攻伐以聳動之，搜剔而透發之，或從氣分，或從血分，要使氣透血和，而毒隨氣血而暢發，斯爲透毒能手。若夫火鬱必發，得升達而可散，則從陽明升發之，從肺經表達之，其勢得透於肌肉之表，而痘自沛然莫遏矣。又或克伐之餘，其機雖動，微嫌遲滯，一得升達之劑而光壯如珠，則無不至之氣血，而毒氣亦因之而盡泄矣。所謂升達之功，則又有如此者。總之治痘之法不越此數條，予已反覆詳悉，備載於各篇之內，茲爲統舉其大概，而會歸於一途，約略其門類，俾閱者得其要領，而印證於諸篇之中，則千頭萬緒，紛而不亂，雜而有紀矣。至於機關在眼，通會在心，變化在手，是在臨證之時，細心推求，領悟於眉睫之間耳。蓋紙上陳言，可以談理，傳神之妙，筆墨難罄，吾願業此者各盡爾心，不我鄙棄，庶幾於濟世活人之意，不無少補云爾。

《遂生篇·痘證秘訣·治法》 痘科一證，順者不必治，逆者不能治。可治者，惟險證耳。險證治之得法則生，不得法則不生，是治法之不可不精也。《內經》未嘗言及，今行世諸書皆本之於諸瘡痛癢，皆屬於熱八字，所以立意先言解毒，開方定用寒涼，在其父母聞之，解毒最爲入耳，寒涼似亦應然。殊不知痘瘡全以發透爲吉，起發必賴氣血滋培，方能自內達外，齊苗灌漿結痂，無非陽氣爲之主也。寒涼則血滯，剋削則氣破，血滯氣破，毒氣乘虛深入，此痘證陷塌之所由來也。譬之豬脬，即尿胞。若欲其脹滿，必需以氣充之，散其氣立即陷矣。此理相同，顯而易見。痘之始終，全憑氣血，但得氣血充足，則易出易結。血氣不足，則變證百出。痘之欲出，陽氣蒸騰。小兒發熱，正是痘欲見苗，斯時氣虛者宜服補中益氣湯，血虛者宜服荊防地黃湯，兼寒者宜服大溫中飲，或大補元煎。察其氣體之虛實酌而用之，所謂培補氣血，疏通筋絡，無不立奏全功。時師不明此理，定言用補太早則補住毒氣，乃愚陋之見也。不知補中即所以托毒，灌根即所以發苗，萬無補住之理，且有散藥在內，此實先哲治痘之心傳。高明者必以爲然，淺學者何能窺其萬一。要之治痘之法，總不外乎虛寒實熱四字。何者爲虛寒？凡小兒向日氣體薄弱，面色青黃，唇淡，畏寒，大便溏而不結，小便清白，飲食減少或不甚消化等證，知腹中火少，出痘時必難灌漿，亦難結痂，氣血不足之故，是名虛寒，速宜培補元陽以防變證也。何者爲實熱？或小兒氣體壯實，飲食易消，出痘時大便結而燥，小便赤而澀，口鼻中出氣如火，惡熱喜涼等證，是名實熱，察明果是內熱，方可暫行清解，荊防地黃湯，用生地加大黃，一二劑而火退矣。然不可以虛火誤認爲實火，察虛火實火之法，全憑大小便爲主，小便清白，大便不燥，身雖大熱，乃是中宮有寒，火無所依，浮而在外，誤服寒涼亦有此證，不得以身熱便認爲實火。虛火者十中八九，實火者數十中之一二耳。

《遂生篇·痘證秘訣·痘有四宜》 一宜補氣。眞陽充足方能送毒外出以成痘，倘痘頂不起等證，皆元氣不足之故，宜服黨參、白朮、黃芪、甘草之類以補之。

二宜補血。眞陰充盛方能隨氣到苗以成漿，空殼無膿等證皆陰血不足之故，宜於補氣藥中加熟地、當歸、丹參、川芎之類以補之。

三宜補脾腎。脾土壯健，氣血自充，飲食減少，口淡無味等證，皆脾土虛弱之故，須脾腎雙補，即於前氣血藥中加枸杞、故紙、附子、肉桂等藥，痘瘡自無陷塌泄瀉之患。經云：虛則補其母，此之謂也。

四宜察虛實。小兒飲食有味，二便如常，不服藥最爲穩當。設或灌漿不

滿，燒漿不乾等證，必察其氣分血分何處虧虛，照證調補，不可妄用涼藥。必口臭、尿臊、便結，有實火可據者，方可暫行清解。

《遂生篇·痘證秘訣·痘有四忌》 一忌清熱敗毒。胎中陰毒必賴陽氣托送方能發出，陽氣被清，陰毒內歸，痘之塌陷，實由於此。是連翹、生地、黃芩、澤瀉等藥，非有實火者萬不可用。

二忌剋伐氣血。氣血充暢，痘易成功，剋削下咽，中氣虧而毒乘虛深入，泄瀉塌陷諸證作矣。是大黃、芒硝、山甲、山查等藥在所必禁者也。

三忌妄投醫藥。小孩出痘延醫診治，求其有益也。豈知近代醫師不分虛實，總是涼藥，毒輕者幾死，毒重者不生，是以不如不服藥之爲妙。客問曰：痘之順證可以不藥，我知之矣，痘之險證亦可不藥乎？余曰：若純用涼藥以治險證，但見治斃，未見治愈也。客猛然省悟而去。

四忌吞服醫家小丸。近代痘師所帶小藥總是巴豆丸，彼以爲痘是胎毒，巴豆下行，自必可以瀉去之。豈知中虛下陷，性命休矣。小丸數粒，斷非溫補氣血之藥，即抱龍、牛黃等丸亦與痘證大有妨礙，是以最不可誤服。親友處受此害者甚多，目擊心傷，故特表而出之耳。至於前人所製人牙散、獨聖散、鷄冠血、桑蟲之類，逼毒外出，旋即收陷，皆非正理。可曾見其治愈一人？斷不可用。

《遂生篇·發熱》 痘者，胎中之陰毒也，必賴陽氣以成之。小兒出痘，大約發熱三日，是運水到苗以成清漿。漿足熱退，及至養漿，眞陽仍出。發熱三日，化毒以成膿，膿成熱退而陽伏。毒既化膿，又必發熱蒸乾，方能結痂。痂落後眞陽外出，蒸化斑點，謂之燒斑。倘有黑斑，乃是火衰，並非因吃鹽、醬之故，所謂痘稟於陰而成於陽也。如此治痘之法，始終當以補氣血、扶陽氣爲第一義，用藥以溫補少加發散爲首務。否則，氣不足則痘頂不起，火不足則漿不稠，且恐厥逆腹痛，陰寒起而壞證作矣。或問曰：痘宜溫補，此理甚明，若兼發散，豈不傷氣。不知純用散藥，汗多則傷氣，少加發散藥於溫補藥中，則血脈疏通，痘瘡易出，無壅滯之患，受解散之功。所以古方補中益氣湯內有升麻、柴胡，大溫中飲內有麻黃，溫中補氣尙用散藥，可見古人用心之妙，痘之初出是斷不可減去散藥者也。或又問曰：痘宜溫補兼散，此理已明。後開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此二方，重用附、桂，並無散藥，兼用龍骨、粟殼收澁之藥，其義何取？不知溫補兼散乃治尋常痘瘡之法，更有一種小兒，發熱一二日即遍身出痘，古書無方，時師袖手，此乃陰毒太重，陽氣太虛。陰毒一發，陽氣已消，故瀉痢不止。瀉出之物多作青黑色，肝氣所化，胃氣將竭之兆。速宜大補元煎、六味回陽飲二方大劑連進，可以扶元陽，可以消陰毒，操起死回生之功，有鬼神莫測之妙。二方合煎名返魂丹，治痘收效，指不勝屈。余治外孫汪陵醫案，所當細閱。至於清火解毒涼藥，必察明果有實火者方可暫用，若誤用於齊苗時，則水不能升而頂陷；若誤用於養漿時，則漿不能稠而癢塌。癢塌者，眞火衰也，明者當前，速宜參、熟並用，附、桂同煎，脾腎雙補，大劑疊進，尙可挽回。否則寒戰咬牙，吐瀉交作，不可爲矣。至於身涼而膿不乾，痂落而斑不化，及痘後發毒，皆因誤服生地、銀花、澤瀉、連翹等涼藥之故，不可不知。熱有邪正，必當體察。正熱者，陽氣蒸騰，自內達外，喜露頭面，不惡寒，時熱時止，兼有小汗，手足溫和，飲食有味，二便如常，所謂內外無邪，不必服藥。邪熱者，偶受風寒，頭痛惡寒，四肢冷而無汗，荊防地黃湯內加肉桂一錢，一二劑儘可解散表邪而愈。古人云：熱不可盡除，眞格言也。

《遂生篇·形色》 痘以飽滿爲形，紅活爲色。頂陷不起是氣虛，色不鮮明是血虛，宜培補氣血爲主。眞陽虛者乃無紅暈，甚至通身皆白，身涼不溫，宜大補元煎，陽回身溫，轉白爲紅矣。又有一種遍身血泡者，此非血多，乃氣少不能統血，故血妄行，急當大補元煎，陽氣充滿，血泡變白而成功矣。庸醫不明此理，謬言血熱，誤用寒涼，變證日增。形與色，外象也，必要飲食有味，二便如常，知其無內病，可以不服藥。若二便不調，飲食不下，煩躁悶亂，夜中不寧，形色雖好，亦甚可憂。必當察其病情何故，小心用藥，挽回方妙。形色不佳，多半是氣體虛寒，手足厥冷，頭重神疲，便清泄瀉等證，必當大補元煎，兼用附桂。若泄瀉不止，並當添入龍骨、粟殼等藥以收澁之，瀉止方可回生。

痘以紅爲貴，有圈紅、噀紅、鋪紅之別。圈紅者，一線紅圈緊附痘根，最爲佳兆。噀紅者，痘根血色隱隱散漫，亦氣不收之故，速宜大補氣血。鋪紅者，一片平鋪，無痘之處亦紅，所謂地界不分，若兼不惡寒，口臭而渴，小便臙而短，大便燥而結，內熱有據，宜白虎地黃湯以利之。熱退身涼，即宜平補，不可多劑。又有一種錫光痘，身涼不溫，色白不紅，此乃陽虛陰象也，宜大補

氣血，附、桂同施。氣足陽回，痘根紅而漿稠，痂結矣。又有一種，根無紅盤，頂含黑水者，乃陽氣大虛，陰氣凝結，亦宜大補元陽，兼用附、桂，黑水化爲膿矣。痘有五泡，曰水泡，膿泡，灰泡，血泡，紫泡。痘有五陷，曰白陷，灰陷，血陷，紫陷，黑陷。水泡者皮薄而明，經言氣熱生水，要知清漿皆水，何以不成膿，火少故也。必當薑、桂、附子等藥，大劑陡進，水必成膿。若誤用涼藥作瀉，後轉爲白陷。膿泡失治，則破流膿水，灰泡失治，轉爲灰陷，二證亦宜參、熟、附、桂，大劑多進。若有小顆粒發出，謂之子救母，生意在焉。血泡者乃氣虛，非血熱，亦宜大補元陽，否則變爲血陷。紫泡者其證有二：紫中帶青者，亦因氣虛不能攝血，陰血凝結而成。其人必身倦惡寒，舌胎白，飲食不多，大小便清白，速宜大補元陽，否則變爲紫陷。又有一種紫黑焦枯者，乃純陽無陰之證。其人必口乾惡熱，小便短，大便結，此實火也，宜清涼解毒，白虎地黃湯酌加大黃以行之。但得線漿，尚可望生，失治，轉爲黑陷。又有一種，小兒因服涼藥，腹中作痛，嘔吐瀉利，將成慢驚，頭面大熱，唇焦舌黑，亦似實火，此乃火不歸元之故。實火者二便臊閉，虛火者瀉利不止，全在細心體察，方得其眞。經云：有者求之；無者求之，實者責之，虛者責之。蓋言萬病皆當體察寒熱虛實，醫治痘證，可概云實火，肆用苦寒剋削，以斃人性命耶？

《遂生篇・起脹》　痘至開盤，頭面腮頰亦腫，謂之起脹，至膿成漿足，痘回而脹消，謂之收脹。蓋緣毒氣由內達外，此時尚在肌膚之間，故腮頰亦隨之而腫。迨至膿成漿足，毒氣盡化爲膿，而脹自消，亦必脾胃強健方能如此。若當起脹而不起脹，乃由元氣內虛不能送毒外出之故。宜用大補氣血之藥，少加發散，大補元煎、大溫中飲，相間服之，盤自開而脹自起。若痘未開盤而頭面先腫，乃元氣大虛，此乃虛腫，非起脹也，其痘必不能起脹，亦宜大補元氣，腫自消而脹自起。又有痘已回而脹不消，乃元氣大虛，不能攝毒，餘毒留於肌肉之間，不能盡化爲膿所致，亦宜大補元煎、大溫中飲，相間服之，餘毒盡化而脹消矣。痘書云：痘出稠密封眼者有救，不封眼者無救。此言不確。起脹者有救，不起脹者無救，此言甚確。封眼者眼弦多痘，胭脂水塗之，仍可以不封眼。不起脹者乃元氣大虛，何以送毒外出？必當大補元煎、附子、肉桂大劑多進，脹起而毒化，一定之理也。

《遂生篇・養漿》　痘之緊要全在養漿，漿成則毒化，漿不成，痘斯壞矣。自發熱見點，齊苗灌漿，無非爲養漿而設。若顆粒稀疏，根盤紅潤，精神爽健，二便如常，乃上等痘也，可以不藥。倘形色平常，全憑用藥助其氣血以養其漿，最怕者無熱，全仗眞陽充足，出而用事，方成化毒成膿。設陽氣不足，何以蒸化其毒，宜大補陽氣，實爲上策。緊防泄瀉，瀉則中虛，陽氣一虧，毒必內陷，定當預爲隄防，補其陽氣，助其脾胃，漿乾痂結而成功矣。煎藥方無非補中益氣湯、大補元煎之類，相間服之，萬不失一。而世之面麻者，皆因不明是理，養漿時被庸醫誤用消伐之藥，中氣乍虧所致。若於養漿時大劑溫補，氣血充足，落痂後斷無面麻之患。又有一種小兒，痘後滿頭潰爛，名曰虛陽貫頂，又曰髮疽，經年不愈。此乃出痘時誤服涼藥，胃中受寒，陽無所依，上沖頭頂，譬之火爐中以水潑之，則熱氣必上沖，此理無二。速用大補元煎、大溫中飲，相間服之，引火歸元，旬日可愈。

《遂生篇・收結》　收者，漿回而脹收也。結者，膿乾而痂結也。收結如法，其功成矣。倘漿回而腫不消，膿成而痂不結，亦是眞陽不足，身無熱，不能乾漿化毒之故。膿漿充足，必賴陽氣薰蒸，方能結痂，陽氣二字，豈非痘證始終必需之至寶。設此時氣體虛弱，不能結痂，必相其虛實，無非培補氣血，無不立見奇功。又有一種，漿不能乾而生蛆，謂之蛆痘。總由陽氣不足之故，俱宜大補元煎、大溫中飲，相間服之，膿自乾而蛆自化，結痂而愈。

《遂生篇・痘毒》　痘本胎毒，自內達外，若出痘時盡化爲膿，痘後無餘毒矣。當其初，總宜培補元陽，兼用散藥，毒氣方能盡出，化而爲膿。時師用連翹、黃芩、澤瀉等藥，在彼以爲涼藥可以解毒，豈知痘乃胎中陰毒，得陽氣則行，得涼藥則滯，毒氣因涼藥留滯於肌肉之內，痘後所以發爲大疽，名之曰痘毒，皮色不變者居多，宜大溫中飲，數劑全愈。其色紅白相兼者，半陰半陽證也，荊防地黃湯與大溫中飲，相間服之，數日亦愈。倘已潰爛，亦宜荊防地黃湯與大溫中飲，相間服之，計日可愈。荊、防解其凝結，薑、桂散其寒涼，所以可愈。倘時醫見之，不分陰陽，統言火毒，仍用生地、連翹、銀花等藥，以致堅腫不消，潰爛不斂，清膿淋漓，久而不愈，漸至泄瀉不食，脾胃一敗，不斃鮮矣。若紅而帶紫者，乃陽證也，方可以荊防地黃湯愈之。大便結者，下之，然陰證多，陽證少，痘後並未見有陽證之毒也。

《痘訣・總論》　人身之火毒也，與天時之火遇，則天時之火亦並而爲毒。毒即火也，火即毒也，有火毒甚，而氣血不虛者，未有氣血虛而無火毒者也。

故治痘用補法，要安頓得毒氣住。兒本胎毒輕，感時亦輕，故其痘稀。胎毒重，感時氣輕，痘雖密，猶爲可救。胎毒輕，感時重，解去時疫，痘自然順。若胎毒本甚之兒，兼逢疫癘之氣，其有能治者鮮矣。痘書云：春夏爲順，秋冬爲逆。春時之順，固不待言。秋涼治痘，亦多順手。若時當酷暑，三分痘便抵十分，刻刻防變，不可不愼。冬時雖似難調，猶愈於夏日也。春月裏實表虛，秋月表實裏虛，冬月表裏皆實，夏月表裏皆虛，故治痘，以夏爲難。盛夏之難，汗之慮其表虛，清之下之，慮其裏虛。遇實熱擁遏之證，不得不清，不得不下，一經過度，實證變虛，能知所慮，可與言醫。用藥之法，暑月要表得輕，清得猛，轉得快。天寒要表得透，清得緩，轉得遲。體實之兒，前面表得開，下得通，清得透，後面便受得補；體虛之兒，前面清得艱難，後面便補得礙手。

《吳醫彙講·痘毒藏脾經說》 痘之毒，當由妊婦飲食中得來。曾見伍氏《痘科》論毒藏脾經云：飲食氣味屬濕，濕本從脾。胎孕賴脾氣生養，母脾氣有濕熱，襲於子之脾經，猶豆種土中，非時則寂然不動，必待陽氣外鼓，萌芽內生，然後苗而秀，秀而實矣。且物入水則腐，入木則蠹，入火則焚。金堅不容物，惟土受物則可久，又能植物，又能生實也。按此論最爲有識，其云痘毒藏脾，祇是太陰經氣有未純處，毒字亦勿太泥，即此知古人保嬰用拭口法，及硃蜜等方，逐下穢糞，亦非不見到者。命門藏毒之說，從此無容印定矣。

《吳醫彙講·痘出同時論》 痘本天瘡，其始也，無不因天時驟暖，氣從外泄，濕熱乃蒸而爲痘。譬如大人病春溫，同一自內達外之象。所以溫病禁汗下，痘瘡亦禁汗下。病痘者多，則痘氣薰蒸，飄泊遠近，天氣通於鼻，橐籥相感，引動而出，故證候相同，而亦各隨其人之體氣爲變動。治法以和其陰陽爲主，而升發尤爲喫緊。蓋諸瘡屬火，火鬱則發。況氣從鼻入，在上者尤宜引而越之。若毒厲深重，必直行膜原，擾動三焦，與素有之濕熱兩相搏激，阻遏氣機，則當如喻嘉言論疫之法，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乃爲調劑無誤，榮衛得通，痘出自順。務宜先達其邪，而後聽其元氣之收發，拓之斂之，貴在行所無事而已。蓋痘雖本胎中濕熱，然爲毒皆不甚重，惟穢惡之氣乘內氣不實而潛入者，痘發乃密。今種痘之法盛行，而選苗不善，易涉險候，其明驗也。故毒重者，須分別三焦以逐其邪，即宜照顧中氣以扶其正，但云見痘治痘，急於清解，無惑乎輿尸而歸矣。至於必先歲氣，無伐天和，道理極變通，極精微。《內經·至眞要大論》詳列司天在泉、間氣主客勝復之治法，最難執一，非子午火燥，治皆清潤，丑未濕寒，治皆溫補之謂也。苟能於陰陽表裏、虛實寒熱、標本先後之間，因病施治，即於歲氣天和之道，無不合矣。

《吳醫彙講·痘由太陰轉屬陽明論》 疹屬肺而達於皮毛，從太陽而泄；痘屬脾而達於肌肉，從陽明而透。其宜於溫補者，太陰虛寒也，異攻、保元所以得效；其宜於涼瀉者，陽明鬱熱也，承氣、白虎所以致勝。祇因由內達外，激動眞氣，證候似旁涉五臟，非相傳也。傷寒邪自表入，痘瘡毒自裏出。毒由太陰轉屬陽明，土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灌漿收靨，計日可愈。故順者，能自出者也。險者，欲出而不能自出者也。逆者，不得出者也。然則痘瘡之首尾，重陽明一經，從可知矣。胃爲十二經之海，氣血俱多，外鄰太陽，爲之閤闢，自能領毒出戶，鼓清陽而上升，務使毒火透出肌肉。夫然，而內火得化，膿之灌漿之養，何莫非陽明融化之功乎！即如升麻葛根湯，古人以爲首尾可用，深得鼓舞陽明之旨。若妄執解毒之說，承氣入胃，劫盡眞陰，白虎下咽，鏟盡元陽，中土一餒，後天本撥矣。明者必計不出此。

《吳醫彙講·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是書也，今人家置一編，而究竟解悟者亦少。夫既云救偏，原爲爾時偏尚溫補者說法，集中雖虛實並舉，而虛證作賓意，以人所共知者，不妨從略也；實證作主意，以人所未悉者，不嫌縷述也。苟順口念去，眼光都注定實火一邊，直以痘爲有實無虛矣。又每條詳載治驗，全以大黃、石膏等收功，然其詳述病情處甚明，無一證非身熱如火，躁亂異常，口膩如脂者。夫身熱而曰如火，陽明熱盛也。躁亂而曰異常，三陽熱極也。口燥咽乾，亦少陰中急用承氣湯證也。建中治法，原自中竅。況所述痘點，不曰形色紫黯，即曰按之板實，可知脈象亦必滑數實大，實火有餘，於茲可悟。然則表證苟非壯熱之極，內證苟非躁亂之極，咽中苟非乾燥之極，痘粒苟非紫黯板實之極，脈象苟非滑數實大之極者，斷不宜參用大黃、石膏等藥矣。建中未始非錚錚者，即所著《瑣言》，亦一片婆心。惜語意太責重熱毒，治驗復多誇蕩滌，且又雜撰覆釜、鱗座，及游蠶、疊錢諸名目，概用寒涼攻發，全不顧慮氣血，和其陰陽，俾灌漿周浹，以偏救偏，語刺刺不能休，使無識者奉爲指歸，更無隅反，則建中與有罪焉。嘗考吳又可論治疫而及痘證，專以承氣爲制勝之法，且云諸家論痘，從未言及，但知揚湯止沸，不思釜

底抽薪，則古來小兒不死於正命者多矣，此論當爲建中開山之祖。顧下奪之法，雖不可偏廢，祇是全體中一隅，古人如萬密齋、聶久吾方書，何嘗無三一承氣湯、桂枝大黄湯、敗毒和中飲等法。只取數語，該括《救偏》全部，其餘按證列方，變化生心，未嘗印定後人眼目也。效密齋、久吾不得，當不失爲中醫，刻鵠不成，尚類鶩焉。效又可、建中不得，必致殺人無算矣。即又可著《瘟疫論》時，因明季辛巳、壬午之疫起見，而喻嘉言《寓意草》又言，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殣相望，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多以活人。更有發斑一證最毒，惟用人參入消癍藥內，全活者多。由此觀之，南昌去蘇郡雖遠，或證治自當不同。然安知喻氏所謂活者，入又可手而不誤藥耶！著書垂後，爲萬世計也。病變何常，而師心自用，據目前得效之方，自詡爲不易之法，多見其不知量耳。

《吴醫彙講・迴瀾論》 痘瘡關係生死，非精於《内經》、《傷寒論》者，不能療。一有專門，則局量不闊，識見不廣，沿流而昧其源，此道遂絶。即如建中濫觴，釀成今日之倒懸。究其變本加厲之故，因見痘初起，血有熱，駭爲毒火，峻用苦寒逆折。在爾時火勢勃勃欲出，雖經冰伏，尚相持不下，不致入口即斃，醫者遂信爲用熟無礙。於是氣機鬱遏，紅暈轉深，倍增煩熱，益共信爲血熱毒重，恣用寒涼，以誤傳誤，其弊一也。遇眞險證，即作危言，斷以不治，而按日處方，尤害在手口相應。到得送終，病家不咎其手法之辣，轉贊其眼力之高，醫者益嘐嘐自負，無復變計，斷決愈精，聲名鵲起，其弊二也。病家樂聞清解之說，婦嫗嘈嘈，總以瀉食積，降火毒爲第一着。苟不迎合其意，即使收功，後稍有咳嗽及痤痱，尚認爲未曾解毒所致，歸咎前醫。其或過十餘朝，諸法並窮，不得已加人參入清攻藥中，爲江心補漏，徒見氣喘胸高，死後心頭猶熱，無識者益悔用補之誤，視同鴆砒，時醫深於世故，務求不失人情，其弊三也。刻板方治，通國皆然，稍有異同，便無聲援。入附出污，顯成時局，彼此互薦，方同一律，成固可以居功，敗亦可告無罪，醫道之行，惟此爲噶矢矣。彼惟急於道之行，寧復知其術之謬？況箕裘如是，衣鉢如是，數頁方書，錦囊具在，眼光本不盈尺咫，更無從參悟靈機，其弊四也。具此諸弊，種種相因，殆禍何知，遭此巨劫。謹披肝膽，吐心腹，而告諸爲人父母者曰：順痘本無不生之證，而誤藥轉有致死之因。險痘極有可生之路，而誤藥必無不死之倖。逆痘尚有求生之法，而誤藥反爲速死之方。與其誤藥，毋寧不藥。年來痘疹甚行，比戶哭聲，順而死者猶十之三，險而死者已十之七。幸而獲愈者，非痘出極稀，即貧家無力延醫，或兒性倔強，滴藥不肯沾唇，否則藥雖下咽，立即嘔出，如有神助，求其因藥而愈者，百不獲一也。曾有一幼醫之女痘殤，哭甚哀，余笑謂之曰：君當取《左傳》語自爲懺悔。因朗誦：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嗟嗟！余豈好爲詬病哉，亦思稍挽狂瀾爲嬰兒開一絲生路耳。苟能明不服藥爲中醫之訓，則全活已過半矣，況由《内經》《傷寒論》而精之者哉。

《吴醫彙講・葵菜預解痘毒説》 預解痘毒，萬氏有代天宣化凡，但可預防天行，究於内毒無涉。若餌硃砂、珍珠、黄連、犀角、兔血、鶴卵之屬，總因視爲慾火之毒，故專入少陰，方雖新奇，試多無效。或塗蓖麻膏，浴鱧魚湯，欲提毒出外，亦取末捨本。余究心格致，獨主毒襲脾經之説，又得《松槃山人筆記》，詳言葵菜解毒之驗。按葵性涼滑，入脾，清濕熱有功。喜其言之信而有徵也，今附載於後。葵，一名甜菜，一名女菜，一名滑菜，一名君蓬，蓋百菜之主也。四時可種爲蔬，秋種者更佳，故冬葵子尤爲藥品所尚。嘗閲《本草綱目》，李氏開載葵菜之功，萬不失一，而歷代流傳，疑信相半，遂從菜部改入草部。且因葵性寒滑，恐傷脾胃，不敢輕試，遂令對病妙藥，棄置不用，而惡毒流染，坐致痿頓，心甚傷之。久有此疑，無從辨識，十數年間，廣詢博訪，乃知爲甜菜無疑。間令童稚餌之，雖無傷害，而功效未顯，未敢輕傳。比年以來，數經此證盛行，見不治者十有八九，而嘗食此菜者，百無一失，乃知相傳之訛，致神功之久湮也，可勝慨哉！方敢形之諸著，以廣其傳。嗟乎！因愼重而坐令陸沉，因未廣而猶然胥溺，失今不傳，後悔奚及。乃開列其方，以公諸天下後世。蓋其寒滑者，性也；泄利者，毒也，與脾胃根本何與？且未病而先藥，病受之，病去本完，最爲上策。即見點而後食，猶將收大半之功，不猶愈於坐火觀薪者乎！又豈若俗醫見危迫，輒進芩連，慘均剉刃者乎！噫，是在信不信，試不試之間耳。安敢以人命爲等閑，而冀其必售乎！其法：采此菜熟之，以供蔬食，愈久愈佳。余所爲懇懇款款，祈人之必信必傳者，聊以逭逋慢之愆，而爲不可復生者志痛耳，余何慕焉。天啓乙丑歲三月吉旦。慈溪松槃山人姜應麟筆記。

《吴醫彙講・痘科伏毒急於悶證説》 痘之一證，先賢立論甚詳，但近時氣候變遷，竟有不同於向日者，莫甚於伏毒而爲時癘壅遏。初起寒熱悠悠，

腰腹並無痛楚，兩潮而見點，亦色潤而形單，並非要害之處。身熱未解，得噓便通，根窠雖立，不易掀發。一到三朝，神蒙氣喘，癍點全無，唇不腫而口不渴，火伏內攻，迅如反掌，痘未退縮，即已喘閉告竭。雖多識者進以芳香雙解，大劑劫奪，一無奏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瘍科心得集·辨痘毒總論》 夫痘者，係先天之毒所發，而痘毒者，是毒發未盡而復結爲癰也。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當父母媾精之時，惟恃一點眞元之火，相爲凝結，是胎元之初成，即胎毒之蘊蓄，故名之曰胎毒。此毒潛伏命門，至受生以後，有觸則發，無觸則不發，故其發有遲速。有數月而即發者，有數歲而始發者，更有十餘歲而後發者。當其未發時，形氣俱泯，無可端倪，若未燧之火，何處尋覓？又何可解釋？及其有觸而發，則勃然不可禦。蓋其毒氣動於命門，發自五臟，實動五臟眞氣，斯時全賴血氣送毒外出，運化之而成漿，收結之而成痂，而後其毒始盡，臟腑可安。若或血氣衰弱，漿水不足，不能盡送毒氣外出，雖痘瘡已愈，而遺毒之未盡者，不免結爲癰瘍，而痘毒生焉已。然痘毒之生也，發於時痘後者輕，發於種痘後者重何？則時痘感時行之邪，觸動胎元之毒而發，故其爲痘證也重，而毒能盡泄，痘後即或生瘍，不過痘癰、疔癤而已。至種痘則外無天行時邪，祇借些微痘苗之氣，以引胎元之毒，故其爲痘證也輕，痘出之後，餘毒未能盡泄，而發爲痘毒，純是先天火邪所結，所以潰膿腐爛，未能速愈也。且餘毒必發於節骭，蓋以痘未結痂，火毒未泄，走入絡中，故或發於肘腕，或生於膝脛，起則漫腫，寒熱潮熱，煩躁口乾。成膿潰後，若小兒先天稟足，氣實壯強者，即可數日收功。其或正虧，餘毒攻絡者，即名氣虛毒滯，穿潰後每難收口。總須胃強脾旺，氣血充盈，始可無妨；如體怯少納，或脾泄便溏，或潮熱不退，即成損怯矣。要知此瘍起時，若煽紅漫腫，寒熱交作者，當從實證治，宜清火解毒。起時如色白漫腫，緩於成功作膿者，當以虛證治，即用補托。如潰後不收斂者，當以虛痰治。若止用清火解毒之劑，使脾胃受戕，乳食不貪，微熱不退，致成損怯而斃者多矣。此不可不辨也。

《種痘心法·論痘源流》 天運自北而南，地氣自南而北。痘疹之源本於父母媾精時，慾火藏於嬰孩之命門，所謂先天之毒是也。上古俗厚人龐，蓋無此患。迨東漢馬伏波征交趾，南方濕熱，與相火煽動，遂染痘瘡。傳入中原，流毒嬰孩，千百餘年無可預挽。宋王文正公之父生子，數患痘瘡，後得文正公旦百計千方，預求挽護，廣詢醫巫，力行善事，感天母降凡，神人授術，變衍化流，而種痘之法遂傳於世。由今推之，蓋先天之毒伏於命門，外無所感，原靜而不動；至氣運用事，保攝失宜，則比戶連村，一人乍起，傳染殆遍。所以少陰司天，在泉之歲，痘證尤多。其有飲食驚恐傷於內，風寒跌撲傷於外者，遇之輒殆。此非痘之殺人，良由多證之夾攻，勢不支也。若夫種痘，則饑飽預節，溫涼預調，神完氣固，時疫未作，以馴粹之苗，引平和之毒，是以計日而發，應候而收，萬全無害。譬諸渡江河，衝風冒浪，縱巨艦未免沉覆之虞；而風恬浪靜，雖小艇亦克濟於洪流，詎得謂人事不能勝天，盡委諸氣運也哉。

《種痘心法·審時熟苗》 種痘之派有二，其一爲湖州派。其法選時痘之極順者，取其痂以爲苗，是名時苗。種出之痘稀密不常，時或有失。起於秋分之後，停止於小滿之前。蓋圖利之所爲，非仁人之心也。其一爲松江派。其法專用種痘之痂以爲苗，是名熟苗。種出之痘，稀密視乎胎毒之輕重。輕者不過數顆，而毒已盡，即重者亦不過二三百顆，從無通漿，合眼諸苦，雖酷暑嚴寒，並無妨礙。良由其苗傳種愈久，則藥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練愈熟，火毒汰盡，精氣獨存，所以萬全而無患也。若時苗能連種七次，精加選鍊，即爲熟苗，不可不知。

《種痘心法·選苗》 痂不拘大小圓厚，色紫明徹，無昏濁氣者佳。頭面爲上，身手爲次，腰下至足又其次，皆可用。惟手心、足底、紅唇、無毫竅處，及天庭、眉心、鼻尖、人中、地閣、咽喉、枕骨、當胸乳尖、當臍背脊，各正中等處並前後陰器者，俱不可用。

《種痘心法·收苗》 收苗，回漿結痂色老，四圍起白衣，用指甲輕輕挑起，揭取爲上，脫下拾取者爲次。況脫下遺失，尋覓甚難，總宜揭取。貴乎恰好，太早則傷疤，太遲則無及。

《種痘心法·貯苗》 貯苗先選合式之痂，用指撚淨浮污，預備乾潔竹紙包好，寫明日月并孩子姓名，以便臨用揀取。包不宜用紅礬紙，恐損苗故也。宜於近身少佩片時，以去痂中潮氣，則不蒸霉，即藏於乾淨磁瓶內，置之涼燥之處。蓋熱則苗氣易耗，穢則苗氣易雜，不燥則潮濕相侵，不密則鼠蟲竊損，皆所宜避。遇暑月及有時疫痘證，或預備堅厚竹筒烘曬乾潔，納苗包於內，亦好。須緊塞其口，庶苗氣不散，疫氣不侵。

《種痘心法·苗力久暫》 苗之大而厚者，冬月春初可貯月餘，秋末夏初

猶可半月，盛暑僅可六七日。若更薄小，焉能耐久。

《種痘心法・用苗輕重》 用苗輕重在量苗之大小厚薄，孩之長幼虛實，時之寒暖燥濕，以斟酌調劑。厚大之痂，兩三顆足種一孩，薄小者二三十顆不嫌多也。大抵孩長而實宜加重，孩幼而虛宜減輕，時暖而濕宜加重，時寒而燥宜減輕。此其概也，權衡通變，在乎臨時。

《種痘心法・可種不可種》 凡孩子生滿百日，肝視靈動，認生啼笑者，即可種。至十三四歲，皆可種，十五以上勿輕種。蓋痘瘡最忌穢濁與走泄，若男子情竇已開，女子天癸已至，能保無穢濁走泄之害乎。若年長之男，必須誠實，自惜身命者，方可下苗，否則痘中走泄，登時黑陷，立致危殆，無藥可救。女之天癸，其來以漸，服眞阿膠，可以力止，猶得僥幸於萬一，然亦不可不愼。總之，孩子種痘不愁太小，只愁太大，蓋太大則任性自由，不容大人調理。大而傾危，小而痼疾，何如兩三歲時不識不知，任憑大人調度者之省事乎。凡孩子須看兩目，瞳人深黑緊小，光芒流動，便是命門充足，根本深固，毒雖重而無妨。最忌黃淡散大，呆滯無神。再診耳尻，脈在耳後高骨上，幷驗中指尖，脈動指熱爲相火煽動，時痘將發之候，不可種。凡有風寒外感，飲食內傷諸證，須留心調理，宜緩種。凡面色痿黃，毛髮焦捲，皮膚枯裂者，不宜種。凡氣脾木腎，身有隱病者，不宜種。凡頭大頸細，肌肉瘦削者，不宜種。凡腰細膝大，肉軟如棉者，不宜種。凡意見疑惑，語言不祥者，不宜種。

《種痘心法・下苗吉日》 下苗宜天德、歲德、月德、天德合、歲德合、月德合，母倉開成等日。

《種痘心法・避忌日辰》 忌破閉滿日、月忌、神在日、孩子本命冲尅等日。

《種痘心法・治苗塞苗法》 下苗時，選入鉢，用杵研細，加水再研，入和苗丹少許，以微有紅色爲度，不可太多。再研極和，乾濕得所，大約苗新宜潤，苗久宜乾。天寒用溫水，天熱用涼水。隨取木棉絮一丸如豆大，泡透，仍挹乾，先展鉢底苗漿，再收杵上苗漿，務必淨盡，勿致狼籍。然後令孩子向明，用左手拈起苗丸，塞入鼻孔，男左女右。再將乾絮豆許，蓋塞苗丸之外，右手取苗杵，量鼻淺深，拇指掐定，送入鼻梁凹處。須要恰好，太深則傷鼻，太淺則苗丸易致脫出，苗氣不入。徐疾淺深，全在手法，熟則生巧。下苗後須防噴嚏打出苗丸，宜仍送進，必過五六時方可抽出，即不抽出亦並無妨。下苗後兩三時即服稀痘丹，五歲內三丸，七歲內五丸，八九歲以上七丸。不拘湯下，即入粥飯內亦可。若幼不能服者，須以少熟水浸透研爛，塗母乳頭，令兒吮食之務盡，勿使狼籍。下苗後五日，耳尻脈當動，中指尖當熱，七日身發熱，十日佈點，此一定之候也，然亦時有不齊者。孩體之氣稟有厚薄，臟腑之傳送有遲疾，肌體之腠理有疏密，苗性之久新有馴暴，時令之氣化有寒暑。是以早者五日而發熱，遲者或十二日而發熱，要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一例拘也。故種而不出者，必俟十五日後方可覆苗。纔發熱，於口鼻上下兩旁先見一點，平塌腫硬者，爲痘標，四月八月間多有之。急用銀針挑破其心，使出紫黯血，以泄臬毒，則腫硬消而餘痘易起，否則壯熱困人。凡發熱而兩目起紅者，是痘將發於目中，速用吹耳丹。發熱時向來曾有驚風者，不免舉發，或抽掣搐搦者，甚則角弓反張，痰壅發厥，俱不必張皇，靜以待之，不可誤治，佈點自定，從此驚風永除矣。凡發熱乍作乍止，時輕時重，不拘一例，其以七日爲率者，蓋人身內之五藏與外之軀殼相爲配合。肺主皮毛，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肝主筋絡，腎主骨髓。苗氣之入，自外至內，每日一藏，計五日而至腎。五日之後，先天之毒被苗氣引動，腎中發熱，其熱在骨髓，外不覺也。其候耳尻脈動，中指尖熱，目眸子滯而不流。六日之後腎傳之肝，其熱在筋絡，外猶不覺也。其候目中帶淚，肢體怠倦，情若不怡。七日之後肝傳之脾，其熱在肌肉，蒸出皮膚，外始覺熱，故曰七日發熱也。其候飲食減少，手足欠伸，噓噯作渴。八日之後脾傳之心，其熱在血脈，而體乃大熱。其候有若驚恐，手足發痙，睡卧不寧。九日之後心傳之肺，其熱在皮毛，而毒氣欲出矣。其候胸膈脹滿，時作吐嘔，或有汗出，其點始佈，故曰十日見點也。至十一二日而點齊，熱退身涼，飲食如故。十三四日而起脹，十五六日而化漿，十七八日而回漿結痂，十九二十日而脫痂收功矣。布點之後原與時痘相同，痘之順證原不必服藥，但調理之法宜知，約略三方以備參考，如其可已，竟不必用。種痘之異於時痘者有二，一則佈點，時痘初覺甚稀，而日漸增佈，每至加密；種者始雖覺多而日漸減退，總歸於稀。一則周身無害處所，時痘稍違礙，便覺費手；種者不拘何處，並無妨礙。凡孩子身抱微疴，原須俟其痊可，方與下苗，乃爲穩當。當然有父母愛子心迫，遇時痘將起，急於要種，至親好友情難固辭，不得已而種之。或本來無病，下苗之後調養失宜，致滋別證。其後收苗之中即帶此病氣，如驚風、欬嗽、頭痛、腹疼之類。若以此苗種無病之孩，至

發熱時亦必現所帶病氣之證，雖不傷人而孩已受困，不可不知。此等病苗定當撤去，不得復用。若犯前顯列不宜種各條，斷斷不可徇情濫種也。凡苗專取純一不雜者，如以兩孩身出之痂各取幾顆以種一孩，將來其痘必多。在苗少時或可用此法以養苗，但須擇壯實之孩方能堪此，不可施之虛弱幼小之孩也，戒之慎之。右種痘條法，尤在順天時之寒暖，適地性之燥濕，調被服之厚薄，辨食品之良毒，俾寒暑無侵，饑飽合節，笑啼有度，起居有常，思過半矣。

《醫略·痘疹勿藥論》 原夫瘡以痘名者，其形似豆，故得春生之氣，而發榮滋長，亦以花名者，其體似花，故得雨露之潤，而含葩結實，審乎此，而一味寒涼剋伐，有不萎謝於春風者乎？夫痘未始非毒，但須審其毒之重輕。其毒之輕者，天機所鼓，不假人力，不必提表，亦斷不可亂補，以滯其機。抑或點齊而不能起，或漿有不足，則審其內外因而調劑之可也。有雜時疫而毒重者，在發熱以後，未見點以前，急解其外邪，而兼清裏毒。在北方之人，日食葱椒麵食，夜卧熱炕，肌密稟熱，先與解表清裏，原屬正治。然小兒元陽未充，即在北方，亦有表疏而裏虛者，故治之必須顧其元氣。元氣者，與痘爲終始者也，元氣傷則不能出，出而不能起，起而不能貫漿收靨，此一定之機也。故毒盛元虛，法在不治，方書所列，名異實同。其順者不必治，逆者不能治，所治惟險證耳。奈今之崇門痘科者相傳數方，號稱能手，無論毒之輕重，體之虛實，概以麻黃、葛根之類傷其表，大黃、枳實之類戕其中，滑石、木通之類竭其下。每味必七八錢，或一二兩，大劑連進，動遭毒手，遂致元氣虛而不能起發貫漿，中氣虛而爲空漿，或漏漿，表氣虛而潰爛不能收功，是不死於胎毒而死於藥毒也。更可恨者，本係順證，不過服藥一二劑，有如鴆毒，頓變逆證。醫者無可藉口，反云證本不治，斷爲幾朝當死，然而醫猶未已也，藥更有加也。嗚呼，欲不死得乎？噫，果死矣，人且服其神。抑或僥倖於萬一而不死，則正氣已傷，毒反陷伏，或發痘癰，或成廢疾，尚不悟其前之非，而猶誇其後之功也，可慨也夫。夫治痘與治癰疽不同，癰疽初起，發散之，攻伐之，可使立時消散，而痘則未有可消散者也。庸醫妄肆攻劫，欲使毒由大小便而出，病家惑之，將消之使勿外出乎？勿外出則內攻而死矣；將散之使勿作膿乎？勿作膿則塌陷而死矣。殊不知痘毒必令外出，毒外出而成漿。漿者毒氣所化也。元氣者，所賴載毒以出，而貫漿收靨者也。推而至於痘後餘毒，亦由元氣虛，而漿有一分不足，即毒有一分不盡之所致也。余不能勸醫之勿治病，惟願病家勿服藥，則枉死者少矣。《內經》言瘍疹，而不立治法，又安知古聖人不早見及此耶。嘗見種花多吉，天花多凶，蓋種花多不服藥，故鮮死；天花未有不服藥，故多死也。又嘗見閭巷小兒，出花甚易，亦由不服藥居多也。奈父母愛子之心，不能釋然無已，則於週歲上下，先擇稀痘良方，如法治之，而又必於春融之日，及早種花，則時和而苗良，洵可以人巧而奪天工，痘必稀而勿藥有喜也。萬一種花而死，則天花雜以時疫，更無有不死者。萬一不服藥而死，又安所見服藥之必得生耶。伏願天下有子者其熟思之。

《筆花醫鏡·重刊牛痘簡易說》 南海邱浩川先生引種牛痘方書，內載痘爲二五妙合，精行血就時當下之毒。以其爲先天所種，非後來之毒，故有謂天瘡者。其未出時，果屬何家，著於何地，古來列說紛紛，皆是捕風捉影。不知人身百骸未生，元始之初，先結右腎，謂之命門，以其爲受命之門也。其毒如一小櫻桃，結在命門，如膽藏肝然，內所包孕者，僅氣而已。此眞陰中之毒氣也。毒輕者其氣清，重者其氣濁，尤重者其氣黑。毒惟有囊包孕，故未有感觸，藏之若無，一泄而吉凶便判。按古以苗塞鼻引種之法，此由氣分者，故從肺而入。必由五臟層遞而入，亦必由五臟層遞而出。惟毒有輕重，兼臟氣有寒熱虛實，故其證即有順逆。《明辨》曰：謂內傷飲食積滯燥熱，胎毒隨氣觸動邪火，痘出稠密，蓋邪火盡化爲痘，非胎毒有如許之多也。故失於清解，多不能救。或謂風寒所束，隱伏不出，失於升散，變證多端，亦有不救。其有元氣虛弱，不能送毒出外，失於溫補，亦致不救。更有逆證初起無救，雖神工妙劑，不能奏效，豈不傷哉。

方書內載今種牛痘法，擇於兩臂中消爍，清冷淵二穴，上下交連之處種之，似與鼻苗法有異。殊不知人身兩臂，乃少陽三焦經也。三焦者，人身最關要之處，如天地之三元，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通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得其關要之處引之，直從皮毛血脈肌肉筋絡同時直傳而入，此由血分者，故不擾動臟腑。縱使有胎毒深藏於腎，亦自然同時引挈而出。如引路然，引諸坦途，則無顛躓之患；如引絲然，引其端緒，則無棼亂之憂。《金鑑》所謂引其毒於未發之先者即此。考諸《內經》並《御纂醫宗金鑑》，按其《銅人圖》之消爍、清冷淵二穴，乃三焦之門戶也，三焦原與命門一貫，故可直達。張遜玉《種痘新書》所謂以佳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橫而證自順者，亦此意。今苗種自牛而來，是以取效最捷。蓋牛，土畜也，人之脾屬土，以土引土，同氣相感，同類相生，故不必用藥。其最妙者，牛苗能解痘毒耳。故凡種痘皆用引法，而引毒從皮毛血脈肌肉

筋骨同時而出，則牛痘爲最捷也。《釋疑》曰：牛痘與鼻苗痘所爭，不過氣血之分耳，不知氣與血二者本相流通。人藉氣以生，未有不資血以活。血如不行，氣能獨運乎。歷代醫學各家論痘曰：痘者，胎中之陰毒也。可見胎毒之氣質本乎陰，陰則從血，無疑義矣。

方書內載，不論春夏秋冬，隨時皆可，不揀天氣，不擇日期，不避風，不禁忌，不問男女，不拘大小，自小兒生百日後，但現在無瘡癩疳積諸疾病，便可隨時引種。《明辨》曰：出血者陰也，濁不忌穢，不由氣則營衛協和，故不發熱，不發熱則毫竅閉，故不避風，此自然之理也。

方書內載，出痘時宜辨。自引之後，並不發熱，起初一二日，所刺處常如蟻咬。至第三四日，始露形影，發出痘尖，頂脫血跡。第五六日，起如小泡，週圍灌水。第六七日，手足灌漿，微微覺癢。第八九日，灌漿滿足，俱見微熱。第九日十日，腳外紅暈隨散，微熱必退。半月之外，靨落有疤，細看疤內，更有幾點小疤居其中，此確憑可據。此種情形齊備，可以告成功矣。又云：天行之痘，醫家先論形色，牛痘則須分眞假。眞痘既出之後，天行永不再出，假痘仍要再種，恐其遇天行復出，務須於此等辨清。而種痘之小兒，至灌漿後，亦必請原種痘之人看過，方可保無誤也。按：牛痘種此穴即出此穴，無別出之理。今兩臂共種十顆，有全出，有不全出者，此毒之輕重不一，故痘之多寡不同。總須辨明眞假，方無後慮。種痘之初，至第四五日，宜食素菜、豆腐、冬笋、莞荽、清湯、粥飯。到灌漿時，宜食鯽魚，催助漿水。其餘之日，或食瘦豬肉，及一切清淡各物。忌鷄、鯉魚、牛肉及太酸太鹹，一切煎炒熱毒，麵食凝滯之物，俱不宜食。

方書內載：用鮮漿得力較全。按：牛痘出至第六七日，痘毒發起，即宜傳苗。傳苗之後，仍復灌漿滿足，大如圓珠，並無虧陷者。可見以毒引毒，毫無所損。故於嘉慶十年，自西洋傳至粵東，由粵而至京都，各省相繼盛行，歷六十年之久，未聞傳漿于兒童有礙者。果損此益彼，誰無惻隱之心，忍以赤子爲戲乎。

方書內載：種痘後斷不再出，間有出者名曰小痘，非眞痘也。猶之天花之後，亦有水痘，幸勿誤聽人言，認爲再出。水痘微熱，三日起，至第四日，壯熱一晚，遍身俱出點粒，大小不一，形如水泡，亦有似大痘者。但其腳散而頂平，無紅暈纏繞，並不足漿，隨出隨收，只須服清理藥數劑，即可無恙。切勿聽信人言，認爲再出，倘誤服補劑托藥，爲害不淺。茲將水痘應服之方特爲刊出，再審其寒熱虛實，加減用之，萬無一失。藥方附後。

水痘方

川羌活六分　北柴胡一錢　北桔梗一錢　陳枳殼八分　前胡一錢　荆芥穗一錢　北防風一錢　白茯苓一錢　蘇薄荷四分　僵蠶一錢　粉甘草五分　加生薑一大片爲引。濕重者加蔓荆子一錢。服一二劑後，熱退神清，減去羌活、柴胡二味，再服一二劑。或熱有未清，減去羌活、柴胡二味，加紫蘇葉八分煎服。如小兒虛弱者，去薄荷、枳殼二味，多痰者加陳廣皮八分煎服，無不應效。

《醫門棒喝初集・治痘論》　治痘之要，全在辨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而權衡補瀉，必使毒氣盡出于外，元氣始能獲全。倘辨別不眞，漫言溫涼補瀉，或云七日前必涼解，七日後必溫補，斯如刻舟求劍，失之遠矣。蓋必計日以察其證，非按日而定治法也。如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三日而起脹之類，或未及期而出而脹，或過期而不出不脹，則必計日而審其所因。或因毒盛，或因正虛，或內有積滯，或外邪閉遏，隨證而治，豈可拘七日前涼解，七日後溫補之說哉。若出脹行漿皆循次序，是爲順證，原可不藥，而無溫涼補瀉之可議也。

夫痘毒之也，全賴元氣鼓運，而人稟質，有陰陽強弱不同，故痘有虛實寒熱之異。昔人論治之法，溫涼補瀉皆備，豈可以涼血攻毒，走心肝經藥，爲治痘定法乎。乃不知此，反謂餘方不合成法，出痘家多信不能辨，則受枉者多矣，良可慨也。心肝兩臟痘，爲有餘之證，不藥亦可愈。脾肺兩臟痘，爲不足之證，必助氣疏毒。若以治有餘之藥，治不足之證，初起本順，反變爲險矣。然用補之道，原有權衡，非可混施。痘既出齊，毒勢向外者多。若元氣怯弱，餘毒不能外出，數日後，元氣不支，則外毒反從內入而死。故出齊時急須辨之，如色紫赤，或乾枯者，此火毒閉結，須清火活血，兼利其氣。大便燥結，必用生地、大黃等藥。若痘色淡紅，或白，其頂平塌，或陷者，此陽氣大虛，急須甘溫助氣，兼活血利氣。氣血活而元氣壯，毒自外出化漿。

是以論治痘者，必須窮源清流，舉其綱領，以立法度。庶後學有規矩可循，無歧惑之害。若仲聖之論傷寒也，分列六經；河間之論溫熱也，辨別三焦。則論證立法，有所統攝，使人因流知源，各有端緒。竊意痘證，宜分隸五臟，如《傷寒論》等立法，則條貫縷析，辨別易明。雖古來所稱心經痘、脾經痘之類，既不詳晰明其義理，而經之一字實爲未妥。蓋痘出臟腑，而至皮毛，上頭下足，無處不遍。若以經稱，則手足三陰，不上頭面，其理豈能該攝。若五臟者，腎主骨，肝主筋，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則經絡三焦皆統該于中，故痘證必當稱臟，不應稱經也。

緣痘毒發于先天混元，而流于後天陰陽氣血之中。左右者，陰陽之道路

也。故毒自左而升者，由肝而之心；由右而升者，從脾而達肺。毒氣既升，烘然發熱。發熱者，由元陽鼓舞，驅毒而出。毒氣周歷五臟，以尋出路。有一臟之氣稍弛，毒即由一臟而出；有兩臟之氣稍弛，毒由兩臟而出。痘毒如賊，元陽如主人，自內逐賊而外出。五臟如五門，有一門不固，賊從一門而出；兩門不固，即從兩門而出。故痘之形證，有一臟者，有兼臟者，不能一定。即此可知其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也。故元陽旺者，蒸蒸發熱而精神不疲，臟氣堅固，必待三日，而毒始外現，循序起發，爲順爲吉。若元氣不勝毒氣者，一經發熱，毒即一擁而出，此五臟不固，如門禁失守，賊勢衆盛也。又如發熱輕微，而痘出不快，精神委頓者，此非毒輕，乃元陽不振，毒不外出，如主弱而賊欲內攻也。皆爲險爲凶。良以五臟具五行之性，有陰陽強弱之殊，故審其痘出何臟，即其臟之陰陽強弱，而證之虛實已分，再參其外形之善惡，而順險逆了然矣。

假如毒歷五臟，其肝臟之氣稍弛，痘由肝臟而出，肝主筋而附骨，故痘粒堅，而根深附骨。肝爲風木，故一痘二三頂，象木之分枝。肝主驚，故發時必先驚惕。肝主疏泄，毒易宣發。風木與相火爲體用，風火鼓激，其痘易長易漿。但肝藏血，毒與風火交熾，血受煎迫，須辛涼散風火以疏毒。甘寒辛潤，益血和血，自易收功。

如痘出心臟，心爲君火，火性炎上，故痘赤而尖圓。心主血脈，其根在血脈。心藏神明，毒氣初發，或多煩擾。然心爲一身主宰，一身氣血供其所用，肝木相生相助，其毒易化易漿。或火盛毒盛，必清火解毒。此心肝二臟之痘，皆爲順證也。

如痘出于脾，脾爲太陰濕土，陽弱不振，發熱不甚，毒難宣發。脾位于腹，初起多腹痛。脾主肌肉，故痘粒大而頂平，中軟不堅，根在肉中，初現皮色不甚變，氣弱，則痘少光彩，或肌肉漫腫。脾胃爲後天生化之源，毒氣困之，飲食不進，精神倦怠。若嘔而不瀉，或有咳嗽喉痛，毒從胃陽發越，兼由肺臟而出，猶爲吉象。作瀉者，陽氣下泄，防毒內陷歸腎，痘塌色灰爲凶，倘再誤用寒涼必死。脾家之痘，始終以扶脾爲主，利氣和血以導其毒。或毒盛火炎，腸胃積滯，毒壅難出者，暫通其腑，必當顧慮其臟。倘無積滯，而妄用苦寒攻瀉，則脾陽下泄，立變危殆矣。

如痘出于肺，肺爲華蓋，其位至高，權衡一身之氣，毒乘之而失其權衡之柄，一身氣爲之窒，故毒難化而難出。其出也，形扁色白，根浮于皮，中虛多空殼，初起必咳嗽喉痛。肺爲辛金，性畏火而惡寒，故大涼大熱之藥皆忌。若見喉痛投寒藥，反閉其毒，重用辛溫以發之。肺臟少血，血少氣窒，故難成漿，須用甘溫，培土以生金；辛涼芳散，利肺以疏毒，必使內氣充而毒盡出。其聲清，喉不痛，飲食二便安調者，內無留毒，漿雖不足亦無妨。蓋血少不能作漿，而肺氣鼓舞于外，抬爲空殼，雖無漿，而毒出皮毛矣。若內證未清，毒留難出，則多危殆，必助氣利氣，以托其毒。故脾肺二臟之痘，皆爲險證也。

若痘出腎臟，腎屬水，在至陰之地而主骨，如坎卦之一陽在二陰中也。元陽弱而毒盛者，伏于腎而蘊骨間，不能升發。腎司閉藏，無宣毒之能。陽既不振，發熱亦微，精神委頓，腰痛如被杖，或便溺自遺，其身黑點，隱隱在肉內，此爲逆證，難治。又若五臟不固，毒盛一擁而出，不分顆粒，元氣不勝毒氣，氣血不能周流，其毒團結不化。如蒙頭、托腮、鎖喉等類諸惡象，自古皆稱逆證，昔人論之詳矣。如察其內證，尚有可治之道。辨其爲何臟之痘，或兼數臟者，參合其理，而思善法以救之。如是而源流既清，分五臟爲綱，列各證爲目，條貫縷析，則虛實吉凶之辨，庶免歧混，似可爲治痘之規矩尺度。未知然否？候明賢教正爲幸。

《醫門棒喝·評〈痘科正宗〉》 醫理微妙，通乎造化。既不知醫，何可肆言痘爲陽毒，不分虛實強弱，一以攻瀉爲主，而以耳目聞見爲憑。全不參求于理，以輕忽人命，反謂之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耶。夫氣化遷流，古今自異；南北水土，厚薄不同。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強弱各異，而痘毒之輕重不同。故證之參差變態，亦無窮盡。若非窮體天人至理，窮參造化玄機，不足以論治痘之法也。予非謂痘證必不可攻瀉也，如北方水土厚，而人稟強，元氣與毒氣俱盛，蘊結難發，則必重藥以通利之。腸腑通利，元氣調暢，毒氣因而透發。若大江以南，人多柔弱，豈可混施。然北方亦有稟弱之人，南方亦有強旺之質，但寡耳。故必先明至理，而後察其宜否，用法始無乖謬。豈可執一處一時之證，以聞見之驗，而輒斷爲不易之法乎。

余見世俗之治痘也，不分虛實，動稱解毒瀉毒，率用大黃、犀、連等，每致殺人，皆由此等謬說有以教之。予故評其大略，欲明其理，以救流弊之害，高明君子，或能鑒而辨之。今考其書，首列《痘證窮源論》。

論曰，古人謂痘爲先天之毒，此定論也。是其父母七情六欲五味偏勝之

毒，中于二五妙合之時。人之一身，先生腎臟，所謂天一生水也。故痘毒即蘊于腎，藏之若無，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始出。肇于腎，升于脾，由脾而肝而肺而心。毒從容一步，則輕緩一步，所以出自心肺上乘之地爲順，出于脾腎之間爲逆。

按此，則已信古人之說矣。何以又謂古人論治非是。古人既知痘毒之源，豈反不知治之之道乎？痘毒未發，蘊于先天。先天之氣，常人莫睹其形，故痘毒未發，亦無形象。腎者，後天形質之本，今言毒蘊于腎，是以腎爲先天矣。可見其不識人生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也。先天後天之辨，毒氣感發之因，皆有妙理。予于《原痘論》中，已申其說，今言感邪陽太旺之氣，其毒始出，理雖如是，義猶未盡。蓋春夏陽旺，而秋冬亦多出痘。正因痘毒之源，有六氣之異，必其感觸同類之氣而發。故如兄弟姐妹，雖同卧起，而有或出或不出者，可見其毒，非止一氣所成故也。至于毒發次序，亦具至理。余于《治痘論》中，已詳其義。今言出自心肺上乘爲順，脾腎爲逆，盡屬揣度，毫無實理可憑也。夫論痘治痘，不求陰陽五行之至理，生命稟受之源流，原氣毒氣之辨別，而但憑臆斷，失之遠矣。乃更是己非人，豈不謬哉。

又曰，痘而曰毒，其猛烈可知矣。毒既猛烈，非火而何以猛烈也。毒既爲火，是毒盛即火盛，火盛即毒盛。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此以毒火爲一體非二，則欲盡去毒者，必將盡去其火乎。昧理甚矣。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征兆。是火者陽之用，陽者火之體也；水者陰之用，陰者水之體也。今言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焰，然則古聖所稱陰毒者，必云毒者水之根，水者毒之流乎！眞無稽之言也。

又曰，痘既爲毒，毒既有火，其不可補助，又可知矣。

觀此有字，則又非毒即火，火即毒矣。推敲不實，自相矛盾也。試問有火之毒，不可補助；無火之毒，可否補助乎。天下痘毒，皆爲有火，抑亦有無火者乎。殊不知毒之與火，判然爲二，豈可含混臆斷，而概用攻瀉乎，後當辨明其理。

又曰，人之一身，氣血而已，痘毒一萌，即流入于血中。毒輕者，血載之而氣領之。先出一點紅，血也，顆粒郛廓，氣也。漿者，血之所化也。所以化者，氣煦之也。膿成飽滿者，血之充溢也。光澤明潤者，氣之精化也。血盡結痂者，血之還元也。是皆氣收之也。痘固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故善治痘者，先調氣血。

氣血，即陰陽所化。陰根于陽，陽根于陰。故氣中有血，血中有氣。若血中無氣，則爲死血，焉能載毒？氣中無血，則浮游無根，焉能領毒？夫氣血由陰陽所化，而陰陽實根于先天之混元，痘毒發于先天之混元，而流于後天血氣之中，一身內外，無不周遍。今言毒出而流于血中，不及乎氣，是不知氣血互根之理矣。其言血盡結痂之血字，恐係膿字之誤，不然，殊不可解也。痘毒攬血氣以成形，氣煦血濡，始能化毒成漿，故毒重痘多者，氣血傷耗亦多。結痂而落，氣血外去，內甚空虛，故必慎外邪，而加培補，始能充復。然氣之能煦，血之能濡者，實賴身中元陽強旺，生化氣血而驅毒外出。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出，即爲凶矣。今既言痘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則當首重氣血可知。而調之之道，必當辨氣血之強弱，毒氣之重輕，豈可概用攻瀉爲法，而無補助氣血之道乎。

又曰，毒若盛者，一出孕包之地，勢即猖狂，氣血不及駕馭，勢必爲其所縛。故氣遇之而滯，血遇之而瘀，氣滯血瘀，猶能伸其領載之功也乎？今人治痘，動言升發補拓，氣固可補，爲毒滯之，連氣亦爲毒氣矣，亦可補乎？血固可補，爲毒瘀之，連血亦爲毒血矣，亦可補乎？況毒盛即火盛，火性炎上，不提而猶上竄，一見升麻、川芎，如火之得風，其焰不更熾乎！氣不得上升，血不能通融，緣爲毒火錮之也。毒火愈熾，則氣愈受蒙蔽，血愈受侵炙，尙冀其起脹化漿，以自伸其領載之權也乎。氣血虛，固宜補，此在雜證則然也，爲未痘者言也；爲痘後邪火既退，本質不足者言也。且痘與雜證屬天淵，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

上節既言痘賴氣血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何以但論毒氣之重輕，不分氣血之強弱乎。夫毒聚氣血，以成痘形，則必氣血強盛，始能化毒成漿；氣血不足，毒必難化。始則伏而不發，終必內攻而死。其氣血盛者，毒雖盛，氣血足以御其暴。故外熱雖甚，而毒已出；或毒壅難發，其內熱必甚。皆爲有餘實證，可攻可瀉，形勢雖惡，而無大虞也。蓋毒本無形，熱者陽之用，熱盛則陽氣克振，而毒可化也。倘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飲食不思，此元陽不振，氣血虛弱，不能驅毒化毒，外象似輕而實爲危候，豈可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言毒火可畏，妄詆古人用補之非乎。

試問毒與元氣俱盛，而發熱甚者，豈人皆不辨，而概用補法乎？倘元氣虛弱，毒伏不發者，非升發補托，將何以治之。今言毒火之盛，不提而猶上竄。其能上竄者，則毒已起發，元陽克振，正爲有餘實證。又見何人妄用升提，以助焰者乎？何故但論其實，不論其虛。良由不識毒氣元氣之分，但見其爲實，不知其爲虛。既不識元氣之虛實，止能見病治病，見火治火。或遇虛弱之證，不知所以治之，則棄之而已，不悟己之不明，反責用補非是。殊不思古人用補治虛，諸般險證，有理有法，歷歷治驗甚多，豈皆無據而捏造者乎。既昧虛實之理，甚至言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悖謬如是，直欲殺盡天下後世虛弱而出痘者也。更問雜證無實非虛，而仲景之承氣、抵當、陷胸等湯，大攻大瀉，豈皆爲痘證而設，不可以治雜證耶？是又欲移禍于雜證乎。夫雜證邪由外入，痘毒由內出外，要必元氣有餘而爲實證易治，元氣不足爲虛證而難治，豈可但論邪毒之重輕，不分元氣之強弱哉。

又曰，痘當毒火方盛之時，大害氣血，不思急救其病以維護之，而欲養正以抑邪，不猶之火上加油乎。況毒火盤踞于氣血之中，疏浚之而尚不得透，清解之而猶不能息，一見參、芪、歸、芎，以實投實，不愈塞其隧道乎？所以實證用補，謂之齎敵以糧也。夫養正抑邪之說，在痘之輕淺而順者，亦可成功，然痘果順，補之可愈，即不補之而獨不能愈乎。補之適足以添其病，何若靜聽之而得中乎。痘稍有證，皆是毒火，補之以添其病，何若解散之，而使之無病乎。況毒火爲害，在氣血旺者，猶足當其侵蝕煎熬。令氣血一虛，毒輕而痘稀疏不板實者，氣血尚足以周給。倘毒火一盛，以有限之氣血，一煎即枯。將謂峻補，毒火乘之而愈熾；將謂逐毒清火，氣血劣薄，不能爲主，所以多不可救。往往病家聞補則喜，言攻則懼，不知痘之斃于補者，蓋十居八九也。

按此節，無非言痘皆毒火，有實無虛之意而已。經曰：辛甘發散爲陽。參、芪甘溫，芎、歸辛溫芳香，甘溫助氣血，辛香通氣血，爲流利疏導之品。痘之實證，固不須此，而虛者用之，助氣血以宣發其毒，是爲要法，又何至壅塞隧道乎？此爲扶正以發邪，非抑邪之謂也。若本論之歸宗湯，以大黃氣味俱厚、苦寒沉降者爲君，生地甘涼味厚、質重而呆滯者爲臣，言治痘始終，皆以此方爲主，雖有行血破氣之味爲佐使，皆不敵大黃、生地沉降之力，此誠爲之抑邪也。毒自內發，藉陽而升，勃然欲出，而以沉降呆滯之藥抑之。如火將燃，灑之以水則焰息；掩之以土，則火必內潰。使其元氣猶強，足以運化藥氣，腑氣通利，血氣轉輸，毒得疏發。倘元氣不勝藥氣之抑，因而委弱不振，毒反冰伏不出，旋即告斃。乃不識藥性，不辨字義，宣發者，反謂之抑邪；抑遏者，反謂之宣發乎，不通之極也。

若痘之順證，婦女皆能辨之，又見誰人妄用補藥乎。自來所論補瀉之道，皆爲險證而設，凡痘之險者，二端而已。一者，毒盛火炎，氣血不足供其用；二者，元陽不振，毒伏不出，總皆元氣不勝毒氣之故也。火炎者，固當清火，而氣血不足供給以化毒成漿，豈可不助氣血乎？元陽不振者，若不助氣扶陽，其毒豈能外出乎？今云痘稍有證，皆是毒火，殊不知既現火證，而可清可瀉者，猶爲實證易治。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發，外象似輕而實重，最爲難治。乃不知妄攻之害，不識用補之法，而曰痘之斃于補者，十居八九，不知其從何處見也。總因不辨毒氣元氣之分耳。若見熱盛，即爲毒盛而爲凶。試思毒伏腎臟不發者，爲逆證，其熱反輕，豈可爲之吉乎。以其元陽不振，故熱輕而毒伏不出。是故吉凶之辨，不在火勢之重輕，全在審其元氣之強弱。元氣強者，毒盛則熱盛，毒輕則熱輕，而精神自爽。蓋熱者陽之用，陽氣足以御毒而爲吉也。元氣弱者，毒雖輕不易治，毒雖盛不甚熱，以陽氣爲毒所困，不能伸其用而爲凶也。今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論毒氣之重輕，論毒而必謂之火，其毒重而無火現者甚多，如是而辨虛實輕重，錯謬不可盡言矣。

當痘之未發也，毒與先天渾元之氣，若水乳相和，莫能分辨。或曰陽即毒，毒即陽，于義尚通。一旦觸發，毒與元氣析而爲二，此時邪正攸分，勢不兩立，陽勝則生，毒勝則死。火者，陽之用。火有形，而究其體，實先天元陽之氣也；毒無形，而究其源，實先天邪穢之氣也。痘毒未發，喻如孕之在胎，不辨孰善孰惡。及其產下，一爲大聖，一爲大惡。惡者必欲害聖，如象之害舜也。是故，痘毒之發必害元陽。其陽勝毒負者，姑無論矣。陽負毒勝者，毒雖輕，不易治，若非參、芪、歸、芎等助氣血而疏導之，毒不能化而出。但用補之法，要在審其表裏。痘既外現，色淡而出不快，內無積滯，而神氣委頓，不思飲食者，此元氣不能驅毒，毒將內攻，則必補托也。倘內有積滯，而痘色紅赤，則爲毒滯實證，可用攻瀉矣。用攻之法，宜速而早，遲則恐正氣愈困也。用補之法，宜徐而審，驟則恐內有餘毒也。正虛而毒未盡出于外，補中必佐利氣活血以疏導之。此攻補之大法也。

若不辨虛實，因其名毒，即謂之火，試問方書所稱濕毒、風毒等，又作何

解耶？夫毒字之義，不過形容其惡劣，豈專指爲火乎。而況痘毒發于先天，本無形象可名。因其元陽鼓動，毒出而流于血氣之中，攬血氣以成瘡，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耳。今撇去痘字，單提毒字，而加以火字，乃曰毒火。將痘證之千變萬化而難治者，竟作外邪之火毒一證論治，而又謂有實無虛，但以涼藥攻瀉，去其毒火而已。果爾，則治痘亦非難事，何必千百年來，多人辨別論治，更不勞此書之蛇足也。可見毒之與火，邪氣與元氣，全然莫辨，根源之處已謬，奚必再論其餘。論名窮源，是窮至邪僻之地，非痘證之源也。

《醫林改錯·論痘非胎毒》 知痘之本源也，不似諸家議論，出痘總是胎毒。諸書又曰，自漢以前無出痘者，既云胎毒，漢以前人獨非父母所生？此論最爲可笑。若依古人之論，有謂胎毒藏於臟腑，而何以未出痘以前，臟腑安然無病？有謂胎毒藏於肌肉，而何以未出痘以前，皮膚更不生瘡？又有謂胎毒藏於骨髓，或因驚恐跌仆，或因傷食感冒，觸動其毒，發爲天花。信如斯言。因驚恐跌仆，傷食感冒，觸動而發，則是自不小心。伏思出花正盛時，非止一人出花，少則一方，多則數省，莫非數省之人，同時皆不小心，此論更爲無理。再見世上種痘之醫，所種之痘，無論多少，無一不順。若是胎毒，毒必有輕重，毒重者痘必險，何以能無一不順。由此思之，如何胎毒二字，牢不可破，殊不知痘非胎毒，乃胞胎內血中之濁氣也。兒在母腹，始因一點眞精，凝結成胎以後，生長臟腑肢體，全賴母血而成。胞胎內血中濁氣，降生後仍藏榮血之中，遇天行觸氣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氣管，由氣管而達血管，將血中濁氣逐之自皮膚而出，色紅似花，故名天花，形圓如豆，故名曰痘。總之，受瘟疫輕，瘟毒隨花而出，出花必順。受瘟疫重，瘟毒在內逗遛，不能隨花而出，出花必險。受瘟疫至重，瘟疫在內燒煉其血，血受燒煉，其血必凝，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痘之紫黑，是其證也。死血阻塞道路，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膚而出，必內攻臟腑，臟腑受毒火煎熬，隨變生各臟逆證。正對痘科書中所言，某經逆痘，不知非某經逆痘也，乃某經所受之瘟毒也。痘之順逆，在受瘟疫之輕重，治痘之緊要，全在除瘟毒之方法。瘟毒不除，花雖少而必死，瘟毒若除，花雖多不致傷生。痘科書中，但論治胎毒，而不知治瘟毒；縱知治瘟毒，而不知痘毒巢穴在血。若辨明瘟毒輕重，血之通滯，氣之虛實，立救逆痘於反掌之間，此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耳。

《醫林改錯·論痘漿不是血化》 痘出時是紅色，五六天後忽變清漿，次變白漿，次變混漿，次變黃膿，終而結痂。古人謂痘漿總是血化，若是血化，紅血必能變白色。今請以血一盞試之，或以礬清，或以火熬，能使之變清水、白漿、混漿、黃膿乎？痘本血管內血中濁氣，遇天行逐濁氣之瘟疫，自口鼻而入於氣管，達於血管，將血管中濁氣與血，並氣管中津液，逐之自毛孔而出，所以形圓色紅。五六天後，痘中之血仍退還血管，痘內止存濁氣津液。津液清，名曰清漿；清漿爲瘟毒燒煉，稠而色白，故名白漿；白漿再煉，更稠而混，故名混漿；混漿再煉，稠如瘡膿，故名黃膿，將黃膿煉乾而結痂。痘不行漿，皆因血不退還血管，血不退還血管，皆因血管內有瘟毒，燒煉血凝，阻塞血之道路。若通血管之瘀滯，何患漿之不行。

《醫林改錯·論出痘飲水即嗆》 出痘有四五天、七八天，飲水即嗆者，古人論毒火壅於咽喉，列於不治之證，總是不明咽喉左右氣門之體質。舌後爲喉，即肺管，喉後爲咽，即胃管。咽前喉後，兩邊凹處有氣管兩根，名左氣門，右氣門。舌根有一白片，其厚如錢，名曰會厭，正蓋肺管左右氣門上口。人嚥飲食必以舌尖抵上腭，使會厭將肺管與左右氣門蓋嚴，飲食方可過肺管左右氣門，入後之胃管。試看人吃飯，飲食將入嗓至喉，未入咽時，或忽然冷笑，氣暴上衝，會厭一開，或一粒米，一滴水入左右氣門，立刻由鼻嗆出，是其證也。今瘟毒燒煉，會厭血凝，不能蓋嚴氣門，故飲水滲入即嗆。食不嗆者，因微微小縫能滲水而食不能入，故不嗆。化開會厭中瘀血，其嗆立止。

《醫林改錯·論七八天痘瘡作癢》 痘瘡作癢者，當先分明皮膚，皮是皮，膚是膚，皮膚不分，如何能明痘瘡作癢之本源。如人湯燙火燒，隨起一泡，其薄如紙，即是膚，膚裏肉外，厚者是皮。痘至六七天，瘟毒濁氣津液盡歸於皮之外，膚之內，痘窠之中。正氣虛，不能達痘中行漿化膿結痂，以致瘟毒外不得出膚，內不得入皮，毒在皮外膚裏，故作癢。醫家遵《素問》諸瘡痛癢皆屬於火之句，隨用清涼之品，尅伐生氣，不但作癢不止，胃氣轉傷。有專用補氣者，氣愈補而血愈瘀，血瘀，氣更不能外達於皮膚。此時用補氣破血之劑，通開血道，氣直達於皮膚，未有不一藥而癢即止者。

麻疹分部

綜述

《幼科全書·原疹賦》 疹雖毒結，多帶時行。氣候煊熱非令，男女傳染而成。其發也與痘相類，其變也比痘匪輕。愚夫愚婦，常視如泛常；若死若生，總歸於天命。不知毒起於脾，熱流於心。始終之變，腎則無證。臟腑之傷，肺則尤甚。閉門閉塗，不如路中尋逕；揚湯止沸，不如竈裏抽薪。初則發熱，亦似傷寒。目出淚而不止，鼻流涕而不乾。咳嗽太急，煩躁難安。以火照之，隱隱皮膚之下；以手摸之，磊磊肌肉之間。其形若疥，其色若丹。隨出隨沒，乍隱乍現。根窠若腫兮，疹而兼癮；皮膚若赤兮，疹以夾斑。似錦而明兮，十有九效；如煤而黑兮，百無一生。疹毒最重，治法不同。微汗常出，熱勢越而不留；清便自調，邪氣行而無壅。腠理拂鬱兮，則當發散；腸胃閉結兮，急與疏通。苟視大而若細，恐變吉而爲凶。故衄不必憂，邪從衄解；利不必止，毒以利鬆。所喜者，身上清涼；可畏者，咽中腫痛。飲水不休，法在生津養血；飲食欲減，方須救胃和中。且如出之太遲，發表爲貴；出之太甚，解毒其宜。毋伐天和，常視歲氣。寒風凜凜，毒氣鬱而不行；火日炎炎，邪氣乘而作厲。或施溫補，勿助其邪；若用寒涼，休犯其胃。制其過但取其平，誅其暴必欲其已。遠寒遠熱，陰陽之勝復不齊；責實責虛，人品之強弱或異。防風荊芥，散腠理之留邪；升麻葛根，開榮衛之蘊熱。人參養氣，地黃涼血。黃連入心而瀉火，黃芩入肺而定喘。元參石膏，治邪火之浮遊；梔子連翹，開惡毒之鬱結。瓜蔞潤肺，止渴須合麥冬；知母降火，生津必同黃柏。芍藥住乎腹痛，白朮止乎脾泄。溲若澹兮苓通，咽常痛兮甘桔。心神驚妄兮鎮以辰砂，臟腑閉結兮利以大黃。牙齒生疳，文蛤配乎溺白；咽喉若痹，射干助以牛蒡。五味杏仁，治喘咳之吟吟，薄荷竹葉，解膚熱之烊烊。火燒人屎，蜜炒麻黃，發斑毒之出現，令邪氣之舒張。枳實山楂，消脾熱而化毒；兜鈴地骨，清肺熱以回瘡。瘡疹既出，調理甚難。坐卧欲暖，飲食宜淡。風寒若受兮，爲腫爲熱；酸鹹不禁兮，爲咳爲喘。異氣既感，變證宜參。便多膿血兮，倉廩夾熱；咳多涎沫兮，華蓋傷寒。口爛唇瘡，心脾之火未退；皮焦髮槁，榮衛之液將乾。苟不詳於臨證，何以見其折肱。當此變證，各有奇方。身熱不除，柴葛合乎四物；口瘡若甚，甘桔對乎三黃。消腫定喘兮，葶藶取效；化痰止咳兮，順氣爲良。血氣已虛，八物增損而可飲；水穀不納，二陳斟酌以堪嘗。利血兮，香連丸去蔻而加秦皮黃柏；咳血兮，五拗湯去麻而加茅根地黃。此疹科之治法，繼痘科而再詳。

西江月

斑疹俗呼麻子，蓋因火毒熏蒸。遍身紅點朱砂形，發自心脾二經。最忌黑斑死候，最宜赤似朱砂。大都治法喜清涼，不可辛甘犯禁。

疹子何因咳嗽？只因肺與心連。肺經被火苦熬煎，以致咳嗽氣喘。治要清金降火，不宜誤用甘辛。譬如包子蒸籠然，只要氣鬆火緩。

疹子如何辨認？分明狀似傷寒。此多咳嗽有紅斑，噴嚏眼中水現。或見腹中疼痛，或時吐瀉相兼。疹家吐泄不須安，正要毒除熱散。

疹與痘瘡異治，二家不可同方。痘宜溫解疹清涼，又要形見爲上。若受風寒不出，其間凶險難當。急爲發散保平安，切忌神昏腹脹。

若遇疹子出現，詳看天令如何。假如日暖又風和，敗毒荊防堪可。若是時分疫癘，芩連消毒宜多。用心調理救沉疴，莫學觀天井坐。

且說荊防敗毒，此爲發散仙方。防風荊芥生地黃，酒炒芩連二樣。桔梗人參甘草，連翹升麻牛蒡。元參酒蘗炒眞良，竹葉水煎停當。

又有芩連消毒，散火解毒尤佳。芩連梔子及升麻，桔梗甘草多把。石膏人參知母，連翹蒡子紅花。引用竹葉更多加，此個方兒無價。

若是發散不出，令人眞個憂疑。麻黃酒蜜炒如煤，梔蘗芩連一例。更著大黃酒炒，連翹蒡子相宜。石膏蟬蛻紅花子，不效命離塵世。

如見出時紫黑，此般今古多凶。急求人糞路歸東，火燒存性取用。細研酒調吞下，須臾黑色變紅。若還依舊黑朦朧，管取黃粱一夢。

疹子見時發熱，尋常只用化斑。石膏甘草及人參，桔梗連翹有驗。若見毒多熱甚，芩連消毒爲先。大腸閉結大黃添，務取微溏數遍。

疹毒類多咽痛，火邪熏灼無他。連翹甘桔要多加，射干蒡子多把。外用十宣妙散，吹喉休要吁嗟。假如見效莫爭差，消毒芩連無價。

疹子若兼瀉利，預先用藥調醫。瀉時加減五苓宜，加上甘草滑石。如

見利兼赤白，香連丸子相隨。大端利止便爲奇，不效令人疑忌。

疹咳聲聲氣促，只消降火清金。黃芩梔子赤茯苓，桔梗石膏一定。知母人參地骨，瓜蔞麥冬杏仁。元參旁子妙如神，竹葉前來作引。

疹後須防四證，不治常致誤人。遍身餘熱欠清寧，咳嗽連聲牽引。牙齒疳生走馬，利下赤白難禁。各求方法謾評論，才顯小兒醫聖。

問甚身間壯熱，只因餘毒留連。金花丸子是靈丹，梔子芩連龍膽。鬱金雄黃解毒，燈心地骨湯吞。若還胃弱熱綿延，集聖胃苓任選。

咳嗽頻頻不止，或因不禁酸鹹。又如火毒肺家延，尤恐胸高氣喘。體實兼行葶藶，肺虛清肺神丹。如斯調理保平安，莫向風波弄險。

葶藶丸除肺熱，杏仁葶藶防己。牽牛萊菔子相隨，棗肉搗成爲劑。清肺神丹降氣，鹽水煮焙陳皮。芩連甘桔杏仁泥，蘇子稀糊丸易。

口齒生瘡臭爛，此名走馬牙疳。金花丸子內求安，外用除疳妙散。先收尿桶白泥，火燒白色如鹽。五倍銅綠退絲蠶，砒霜燒成黑炭。

赤痢下時鮮血，黃連蘗葉槐花。枳殼荊芥穗同加，利止血除才罷。白痢茱萸滑石，外加枳殼升麻。烏梅取肉作丸佳，赤白香連可下。

四疾須防死證，臨時休得殊差。兒多體熱瘦如麻，咳嗽面青聲啞。走疳唇齒肉落，痢疾噤口吁嗟。此般就是死冤家，不可騎牛問馬。

《幼科全書·治疹雜科》疹爲熱毒屬於心，肺與相連毒易侵。咳嗽鼻中清涕出，更加兩目淚盈盈。

疹痘皆胎毒所發，瘡發掀腫於外者，屬少陽三焦相火也，謂之斑；色小紅而行於皮膚中出者，屬少陰君火也，謂之疹。蓋人之五臟，心肺相連而位乎上，故斑疹之發，唯肺受毒最甚，視其咳嗽鼻涕之交出則可徵矣。大抵疹子治法，宜以瀉火清金爲主，瀉火如芩、連、梔子、連翹、大青、元參之屬；清金如知母、石膏、麥門冬、牛蒡子、天花粉之屬。

大抵冬溫最不祥，民多受熱發瘡瘍。如逢斑疹相傳候，急與湯丸預解良。

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此四時之正氣也，若冬反暖，則陽氣發泄太早，至來春必發痘疹之證。夫痘疹雖曰胎毒，然未有不由天行而發者，故一時傳染，彼此皆出，治此之法，與疫癘同。

斑疹須明歲氣先，勿輕汗下似傷寒。看人虛實施良劑，莫犯天和損壽元！

大抵疹痘之發，與傷寒相似，必先明其歲氣。如時令溫暖，以辛涼之藥發之；不可悞作傷寒，妄施汗下，及伐天和也。經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正此之謂也。卻又要詳看其人之虛實：如下腑秘結，煩熱太甚者，宜以酒大黃微利之；吐利不止者，宜以參、歸之類補之。經又云：毋虛虛，毋實實，損不足，補有餘，夭人性命也。能如此者，謂之良工，豈尋常所能及哉！

疹喜清涼痘喜溫，誰知疹痘不同論。疹苗痘實分輕重，首尾調和用意斟。

夫疹痘之證，皆屬於火，而治法則不同。大抵治疹者，多喜清涼之劑，如化斑湯之類是也。治痘者多喜溫補之藥，如調元湯之類是也。然疹痘雖皆胎毒，卻與天行正病相類，故以傳染而發，但毒解有先後耳。疹只於發苗之初，一得毒出，則毒便解矣；若痘必待苗而秀，秀而實，膿成而後毒解。所以治疹貴愼乎始，治痘貴愼乎終，用意調和，庶無忝人之司命。

疹毒從來解在初，出形毒解即無憂。腹中脹痛邪猶伏，喘息昏煩命必殂。

疹子只怕一時不得出，所以要先明歲氣，要看時令寒熱，用前發散解毒之藥，但發得出則毒盡解。如發不出，再作前藥，外用胡荽酒煮苧麻和酒，遍身刮之，令其毛孔盡開，庶疹毒得發也，若如此三四作，未有不出者。再不得出，反加腹脹而痛，上喘氣急，昏眩悶亂，煩躁不寧者，必死之證也。過期不出毒猶藏，孔閉膚乾勢可惶。刻限必求斑疹露，麻黃散子是仙方。

如疹子淹延不出，毛孔盡閉，皮膚乾燥，毒氣拂鬱於內，急以麻黃散發之。過期不出勢淹延，毒伏身中出現難。急用透肌休怠慢，豈堪臟腑受熬煎。

發熱蒸蒸咳嗽頻，涕流鼻孔淚漫睛。面浮眼腫雙腮赤，此是天行疹毒徵。

時行疹子與傷寒相似；惟疹子則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泡腫，其淚汪汪，面浮雙頰赤爲異耳。但見此候，即是疹子，宜用前解毒之藥發散之。

發熱渾身汗最宜，衄流於鼻不須疑。惟知毒向其中解，血汗俱多又在

醫。

凡痘疹發熱自汗出者，毒從汗散，元府開，疹毒得出也。衄者毒從血解，不須遽止；若自汗多者，則爲火所迫，急與止之。經曰：奪血者無汗。止汗，宜用黃連湯；止血，宜用茅花湯。

毒熱熏蒸汗滿身，火邪壅迫血違經。汗宜表解邪從散，血出榮中毒亦輕。

發熱蒸蒸吐利并，或時滯下作腸鳴。火邪內迫宜清解，法向時行疹毒尋。

疹毒發熱之時，或吐或利或滯下，皆火邪內迫，上行則吐，下行則利，又甚則裏急後重而爲滯下也。法於疹家求之，不可作吐利滯下而治。吐多以竹茹石膏湯主之，自利以豬苓湯主之，滯下以黃芩湯主之。此皆疹家治法也，醫者詳之！

火邪拂鬱咽喉痛，甘桔牛蒡湯可用。吹喉唯有十宣良，莫犯金鍼病增重！

夫疹痘類多咽痛者，何也？皆緣毒火拂鬱，上熏咽喉，故令咽腫而痛也。不可誤認他證，以鍼去血，宜以甘桔牛蒡湯、十宣散主之。

熱甚作渴少飲水，毒解生津功莫比。若然縱飲不知休，水蓄於中災異起。

大凡疹痘發熱，未有不渴，宜用綠豆芝麻炒米湯飲之，不可與以涼水；更宜生津解熱，用人參白虎湯主之。若恣飲冷水，恐生水蓄之證。故水入於肺爲喘爲咳，宜用葶藶以泄肺中之火；水入於脾爲腫爲脹爲自利，水入於胃爲嘔爲噦爲利，宜用豬苓、澤瀉、茯苓以泄脾胃之水；水入於心爲悸，爲驚，宜用木通、赤茯苓以泄心中之水；水入於肝爲脅痛，用芫花以泄肝中之水；水入於腎與膀胱爲小便不利，用車前子、木通以泄膀胱之水。

疹發於心肺受先，口乾咳嗽更心煩。瀉心清肺多奇效，治不違時病早安。

赤疹渾身似錦文，白斑血少要滋榮。黑斑十死爲凶惡，解毒消斑用大青。

疹子之出，渾身如錦文者，用化斑湯主之。色白者，此血不足也，宜養其血，用益榮湯主之。黑斑者十死一生，急用大青湯主之。

一齊湧出莫驚惶，頃刻渾身朱錦藏。似痘出時隨又沒，如斑紅處卻成瘡。

旋出旋收病勢輕，連綿不盡勢堪驚。化斑解毒令消滅，莫使餘邪集病身。

疹子之出，大率以六個時辰即收。如子後爲陽，午後即收；午後爲陰，子後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妙也。凡疹旋出旋收者，其勢本輕。若一出連綿，至三四日不收者，此火毒太甚，須用化斑解毒湯，使毒發於外，裏無餘邪，庶免生後災也。

疹邪出盡得安寧，邪未盡時氣不平。拂拂熱煩邪尚熾，頻頻嘔泄毒還蒸。

疹家出沒合陰陽，出以溫和沒以涼。連出不收陽太甚，遲遲間出是陰強。

疹出渾身似火燒，毒邪壅盛急難消。疏風只許皮膚老，救裏常宜便溺調。

疹毒餘邪最作殃，幾曾見此病郎當。一時戾氣傳相似，疫鬼頻催赴北邙。

疹毒之出，貴於預先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邪之爲後災也。若不能解之於初，令毒得散，以致停蓄於中，未有不爲後殃者。此乃一時戾氣之染，彼此相傳。但見前之有病者，發餘邪而死，既不可治矣，則後之有病者，證相似，死亦相似，又寧可以救療耶？此下皆言餘邪之爲病如此，醫者不可不審！

疹毒流連熱不除，渾身似火髮毛枯。尪羸漸漸成疳瘵，得遇良醫病可甦。

若疹子既收，而其毒不解，邪火拂鬱，渾身發熱，晝夜不退，髮枯膚瘁，漸成疳瘵，治法以清熱除疳丸主之。若不早治，以致睡則揚睛，口鼻氣冷，手足厥逆，微微瘛瘲，變爲慢風不治者，多矣。

疹毒流連爲壯熱，煩躁不寧時搐掣。養陰散火積心肝，神爽身涼生可決。

如渾身壯熱，未至羸瘦，但多搐掣煩躁者，此熱在心脾二經也，治法須用當歸養血湯、黃連安神丸，相間而服之，以神爽身涼爲度。

痧毒流連走馬瘡，牙斷臭爛食難嚥。唇瘡聲啞傳狐惑，破頰穿喉旦夕亡。

痧毒之後，牙齦黑爛，時時出血，呼吸氣息，名爲走馬牙疳，治用文蛤散主之。若面頰浮腫，環口青黑，久而穿頰齒崩，唇脫鼻壞，必死之證也。

痧毒流連休息痢，晝夜不停眞窘急。行氣養血遵格言，禁口滑腸尤可畏。

痧前曾有泄痢，未曾清解，至於痧後變爲休息痢，下多赤白，裏急後重，晝夜無度，以黃芩湯主之。河間劉氏謂：養其血而痢自止，行其氣而後重除，此格言也。如壯盛之人，內有鬱熱夾食積，能食者，須以三黃丸微利之；如不肯服煎藥者，香橘丸主之。

痧毒流連上氣咳，發作百聲終不歇。胸高肩聳衄長流，擺手搖頭泉下客。

痧子收後，微微咳嗽者，此餘邪未盡也，不須調治。若咳甚氣喘，連聲不住者，此毒流於肺，肺葉焦舉，故爲咳也。但見胸高如龜殼，肩聳而喘，血出口鼻，擺手搖頭，面色或青或赤，或白而枯者，皆不可治也。未至此甚者，用門冬清肺湯主之。

痧家禁忌是魚鷄，瘥後當過七七期。鹽酸五辛通是禁，須知爽口是危機。

痧家禁忌，比痘家禁忌尤甚。若誤食魚鷄，則終身但遇天行之時，又令重出也。鹽酢食之，令咳不止，五辛食之，令人驚熱，所以通禁，必待四十九日之後，方無禁也。

痧家禁忌法須防，酢鹽鷄魚不可嚐。欲莫縱心終是福，物多爽口定爲殃。

痧子收完幸平復，動止如常飲食足。心腹絞痛忽傾亡，還是氣虛中惡毒。

幾見痧子收完之後，出入動止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者，還是元氣虛弱，曾受疫癘之氣，外雖無病，裏實虧損，所以一發而死也，謂之中惡。

嬰稚初離胎殼中，遍身點駁似朱紅。此由胎熱爲斯候，莫作時行斑疹同！

發熱蒸蒸便已鞕，皮紅似錦是名斑。莫將痧毒雷同論，笑殺時人一樣觀。

《嬰童百問・麻證水痘》 湯氏云，凡小兒斑瘡之候，乃天行時氣，熱不能解，蘊積於胃，而胃主肌肉，毒氣薰發於肌肉，狀如蚊子所嚙，乃成斑毒也。赤者十生一死，黑者十死一生，此證與斑證不同，發斑乃如錦紋，有空缺處，如雲頭之狀，麻證乃遍身無空缺處，但疏密之不同，分輕重耳。黃連杏仁湯治嬰孩受邪，熱甚作成麻疹之證。其瘡漸出，咳嗽煩悶，嘔逆清水，眼赤，咽喉、口舌生瘡，宜服此以解之。又有黃芩知母湯治小兒麻證，催出得瘡，斑爛癮疹如錦紋，或白膿者，腥臭不能乾，心胸咳悶，嘔吐清水，身體溫熱不時，宜進此以治之。起初疑似之間，可服升麻湯，頭痛熱甚者，可服柴胡升麻湯、化斑湯、羌活散、蟬退散皆可。又有發熱一二日而出水泡即消者，名爲水痘，但用輕劑解之，即便痊可。羌活散、升麻消毒飲主之，麥煎散亦可服，又可服大連翹湯以解利之。《活人書》黃連橘皮湯治溫毒發斑，可治出麻作瀉。服此，下利當先止，與黃連杏仁湯同，但多製厚朴、甘草耳。

麻證宜服麻黃湯表。斑證可下不可表。痘證表下俱不可。

《片玉痘疹・麻疹》 俗名麻子者，火疹也。治法與痘不同，痘之用藥，有溫有涼，麻疹則惟有清涼解毒耳。

麻疹之證面必紅，咳嗽噴嚏鼻流膿。眼泪汪汪如哭狀，莫作傷寒一樣功。麻子未出用荊防，升麻乾葛炒牛蒡。知母桔梗淡竹葉，薄荷石膏多用良。麻子出甚用桔甘，知母石膏加人參。麥冬去心牛蒡炒，竹葉同煎名化斑。麻後咳嗽仍不退，清肺散子同竹瀝。潮熱人參麥門冬，木通知母甘草炙。生地黃與地骨皮，解熱清心又清肺。若變痢疾同香連，走馬疳瘡文蛤最。

荊防敗毒散、化斑湯、涼膈散。

此三方乃麻疹中之聖方也。

麻子若不出，荊防敗毒先。咳甚宜清肺，熱多用化斑。

凡麻疹未起發時，噴嚏咳嗽，驚悸多啼，面紅，兩目含水，或身痛腹疼，是其候也。治法當以辛甘苦寒之劑。辛甘發表，苦寒攻裏，使毒散也，用荊防敗毒散。

凡麻疹初發熱作渴者，白虎湯加麥冬神效。

凡疹初發熱作泄者，用豬苓湯主之。

凡疹發熱，一二日即出，初如蚊迹，次如硃砂點，心粒大，紅色斑，色見根窠，切忌溫補，惟以清涼解之，庶免誤耳。

凡疹既出，色紅者吉，赤者重，黃者危，黑者死。

凡疹既出，其熱即退，隨出隨收，其期不出三日。假令今日子時出，明日子時收盡，又熱又煩又渴而再出者，三日始定。如出而不收者，有鬱遏不能出，此凶者也。

凡疹當出而過期不出者，反見煩躁悶亂，腹脹氣喘，手足冷者，不治。

凡疹當出不出而無他證者，先服荊防敗毒散，用苧麻煎湯，就以苧麻遍身刮之，其疹即出見，如再不出者，急用向東行犬屎尖，火燒存性，溫水調服，疹即湧出。

凡疹當出，參差不齊，即以黑芝麻擂冷水服之。

凡疹既出，延綿不收，此火鬱也，用芩連化毒湯服之。

凡疹出太甚，無他證者，服化斑湯即白虎湯加人參。

凡疹既出作渴者，用白虎湯和益元散加辰砂一錢服。

凡疹既出作泄者，用豬苓湯。如不效，用豆蔻丸止之。

凡疹既出作衄者，用芩連梔子飲。

凡疹大小便不通，用涼膈散。

凡疹既出，汗出如水者，不必服藥，正欲其火發散也。

凡疹既見，有咳嗽者，不必服藥，此正病也。

凡疹見形，傳染成痢疾者，不問赤白，先以三黃丸下之，後以香連丸調之。

凡疹見形，餘熱不退，用知母石膏湯。

凡疹見形而咳不止，又帶血者，用甘桔湯，嘔血者加軟石膏，入茅根汁。

凡疹見形，咽喉腫痛者，用射干鼠粘子湯。

凡已見形有走馬疳者，以米泔水洗文蛤散搽之。

凡疹子用藥，只依前法調之，不可輕易妄投湯丸。

凡疹初收，要避風寒，勿食煎炒、葷腥、酸咸之物，宜淡滋味，至一月，可少與鷄、鴨肉食之物。若食葷太早者，外毒雖泄，內毒復萌，再出者亦有之，或屢出者亦有之。若誤食酸咸則增痰咳，遲延日久而難愈也。若誤食煎炒則生熱毒，或變餘熱，冒觸風寒者，或咳而加喘，或生壯熱，或成瘧疾，變證百出，難以治矣。

《痘疹心法·痘疹碎金賦下》 疹屬君火，氣本少陰。傳於其子兮，故爲脾胃之證；乘於其妻兮，現乎皮毛之分。亦胎毒之所發，因疫癘而後成。咳嗽噴嚏兮，辛金爍於丁火；煩悶淚出兮，君主御乎將軍。迎而奪之兮，其鋒易挫；隨而擊之兮，其銳難勝。如拆勾萌兮，斧斤不用；苟待燎原兮，玉石俱焚。其色如斑兮，摸之有迹；其形似痘兮，視之無津。朝出暮收兮，發之於陽；暮出朝收兮，發之於陰。變化莫測，出沒靡定。大抵愛赤而惡黑，治者喜涼而忌溫。赤如點朱兮，光明彰顯之象；黑如灑墨兮，火鬱曛昧之甚。制以酸涼兮，收炎光於麗澤；投以辛熱兮，縱赫曦於重明。

敗毒防風，開發斬關之將；解毒連翹，制伏降敵之兵。如錦爛漫兮，服化斑而豔斂；似火熏蒸兮，飲涼膈而熱清。咽痛兮甘桔牛蒡，止咳嗽更能潤肺；溺澹兮導赤芍藥，定驚悸又可涼心。便秘兮承氣膽導，便泄兮黃芩豬苓。大渴兮膈焦，置瓜蔞於白虎湯；苦煩兮裏熱，加山梔於安神丸。無伐天和兮，使陰陽之適調；勿犯胃氣兮，雖攻補之不盡。

痘欲盡發而不留，疹欲盡出而無病。或邪氣之鬱遏兮，留而不去；或正氣之損傷兮，困而未伸。毒歸五臟，變有四證。毒歸脾胃兮，泄瀉不止而變痢；毒歸心肝兮，煩熱不退而發驚。咳嗽久而血出兮，毒歸於肺；牙齒爛而疳蝕兮，毒歸於腎。輕者從制以向善，平之有功；重者拒敵而肆惡，攻之不勝。熱不除者，調元湯加麥門冬知母，作搐兮兼以抱龍溫驚；咳不止者，阿膠散加杏仁枳實，帶血兮專以補肺太平。注下兮異功豬苓澤瀉，虛滑者大作參苓；滯下兮異功當歸芍藥，休息者少與眞人。惟有牙疳之病，原呼走馬之名。初息臭而腐肉，漸血出而穿齦。內服地黃兮制其火怪，外擦文蛤兮殺其蟲精。牙若脫落兮，崩砂之狀可畏；聲若啞嗄兮，狐惑之證難明。

應出不出兮，發之初惺惺，次通聖奪命大發而有準；應收不收兮，解之初葛根，次化斑涼膈大解而最靈。色淡白兮爲虛，四物去川芎加紅花桂枝；色紫黑兮血熱，化斑去人參加元參燒糞。奪命發斑疹之聖，無價解疫癘之神。發不出而煩躁兮，虞不能臘；黑不變而譫妄兮，食不及新。熱蒸蒸兮色赤，痢滴滴兮氣腥。羸瘦骨肉之脫，瘈瘲神識之昏。喘急兮胸高肩聳，疳爛兮漏腮缺唇。休誇三世之妙手，難留一息之遊魂。豈不聞誤服湯丸兮，不如勿藥；又不見特犯禁忌兮，可以自省。愛喫鹹酸兮，咳嗽連綿而未已；喜啖

辛燥兮，火熱燔灼而不寧。甘甜過而齒齲，生冷多而糞清。鷄則生風之畜，魚則動火之鱗。鷄魚貪而亂食，風火幷而起釁。邪反滋甚兮，爲斑疹而不息；毒反深入兮，値疫癘而再經。斯則疹之遺毒，亦若痘之餘證。

欲決內傷，須詳外證。目常赤痛兮，靑童抱火；鼻常鼽衄兮，素女卧薪。病牙齒以終身兮，元武困於湯鑊；發癲痫而連年兮，朱雀驚於燒林。溲數短澹兮，乃州都之遭火；便溏垢蟲兮，必倉廩之被焚。哮喘炎上之象，丹瘤赤熛之形。唇舌多瘡兮，門戶殘烟未熄；咽喉常腫兮，管籥餘燼猶存。苟求其故兮，則一言之可盡；欲撥其本兮，豈一旦之能平？噫，此賦之作，效蛙之鳴。詞雖鄙俚兮，積如累石；法則珍秘兮，故曰碎金。

《痘疹心法・疹毒證治》　疹毒證治歌括

疹爲胎毒發於心，肺與相連熱毒侵，咳嗽鼻中清涕出，且觀雙目淚盈盈。痘疹皆胎毒所發，毒者火也，故痘子大而掀腫者，少陽三焦火也。陽道常饒，故大而腫。疹子小而碎密者，少陰心火也，陰道常乏，故小而密。三焦水穀之道路，脾胃主納水穀，治痘專以脾胃爲主。心肺屬陽而位乎上，心火旺則肺受之，治疹專以肺爲主。觀其咳嗽者，火炎則肺葉焦舉也，鼻流清涕者，鼻爲肺之竅，以火鑠金而液自流也。目中淚出者，肺熱則移於肝，肝之竅在目也。或手掐眉目，唇鼻及面者，肺熱證也。

凡遇冬溫最不祥，民多疫癘發瘡瘍，或逢斑疹相傳候，可用湯丸預解良。春溫、夏暑、秋清、冬寒，此四時之正氣也。冬應寒而反溫，陽氣暴泄，火令早行，人感之者，至於來春，必發瘡疥，未出痘疹者，必感而出。雖曰胎毒，未有不由天行者，故一時傳染，大小相似。但見疹痘之出，宜先服消毒保嬰丹，代天宣化丸以預解之，可使毒微，不爲已甚也。

斑疹須明歲氣先，勿輕汗下作傷寒，察人虛實施方法，莫犯天和損壽元。瘡疹之證，其初發熱，與傷寒相似，但疹子則面頰赤，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目中淚出，呵欠喜睡，或吐瀉，或手掐眉目、鼻面，宜用升麻葛根湯，不可作傷寒妄用汗下也。汗之則增其熱，爲衄，爲咳血，爲口瘡，咽痛，爲目赤痛，爲煩躁，爲大小便不通，下之則虛其裏，爲滑泄，爲滯下。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言不可妄汗下也。如手足梢微冷，惡寒而無汗，面色青慘而不舒，左額有青紋者，傷寒之熱也。手足梢微溫，發熱有汗，面赤而光者，傷風之熱也，並宜惺惺散發散之。目胞腫而右頰有青筋，發熱而頭額腹肚最甚，或兼嘔吐腹疼者，傷食之熱也，備急丸下之。面色青紅，額正中有紋，手掌心有汗，時作驚惕，手絡脈微動而發熱者，此驚熱也，瀉青丸、牛黃清心丸主之。身熱而倍能食，唇紅頰赤，大小便秘，脅下汗者，此風熱也，宜風散主之。已上諸熱，久而不去，內外感發，則所蘊瘡疹之毒，亦能乘間而出矣。

疹喜清涼痘喜溫，能知疹痘不同倫，疹苗痘實無人解，謹始慮終用意斟。疹喜清涼，痘喜溫暖，此法人皆知之，然疹子初出，亦須和暖則易出。所以發苗之初，只要發出得盡，則毒便解，非若痘必苗而秀，秀而實，而後毒解也。痘子成實之時，若大溫熱，則反潰爛不收，是痘之後，亦喜清涼也。故治痘疹者，無過熱，無過寒，溫涼適宜，陰陽自和，是爲得之。

趙曰：臨朐一小兒患疹，發未透，余用荆防敗毒散，人參、羌活、獨活、柴胡、生甘草、桔梗、川芎、白茯苓、枳殼、前胡、荆芥穗、防風各五分，薄荷葉五片治之，疹發透而愈。

疹毒從來解在初，出形毒解卻無憂，腹中脹痛邪猶伏，喘促昏沉命必殂。疹子只怕不能得出，若出盡則便毒解，故治疹子者，發熱之時，當察時令寒暄，以藥發之。如時大寒，以桂枝葛根湯發之，大熱，以升麻葛根湯一合人參白虎湯發之，不寒不熱，以荆防敗毒散發之，如兼疫癘之氣，以人參敗毒散發之，如盡一劑不出，再作本湯發之。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酒，遍身熨之，務令亟出，如三四作更不出，加腹中脹痛，氣上喘促，昏悶譫妄者，必死證也。

本邑胡道松遺腹子也，年四歲，六月間病疹，先請醫甘大文治，三日疹不出，煩躁轉甚，乃請予。文又作荆防敗毒散，予止之曰：此皆發散之藥，無解毒之用，況天大熱，又無時令之藥一二味在內，則陽愈勝，陰愈虧，陰陽不和，此疹子所以不出也。吾命大文作東垣涼膈散，加玄參、升麻，一服疹出，三日而安。

過期不出勢淹延，毒伏身中出見難，急用透肌休怠玩，豈堪臟腑受熬煎。發熱六七日已後，明是疹子，卻不見出，此皮膚堅厚，腠理閉密，又或爲風寒襲之，曾有吐利乃伏也。急用托裏發表之劑，麻黃湯去杏仁，加蟬蛻、升麻，外用胡荽酒散麻刮之，如一向未更衣者，毒甚於裏伏而不出，河間涼膈散加牛蒡子主之，發之，解之，再不出者，死證也。

吾妾兄甘大文，嘗從吾學醫，其術頗行，而未能精。長男發熱，予見之曰：疹也，三日不出，身涼神倦，坐卧不安。予謂大文曰：汝子疹毒不出，外雖涼而內則熱，毒火內伏，故令煩而坐卧不安也，若不急治，此子難保。文乃泣而求醫。予曰：何不自治，必要我也。乃用葛根湯，加麻黃、石膏以發之，一服疹子盡出，白色不紅。予曰：此血虛也。用四物湯加防風。只一劑而盡變紅也。予笑曰：爾若愛人之子，亦如愛己之子，恐其誤也，必用吾醫；治己之子，亦如治人之子，恐其遲也，而自爲之，斯善矣。

蒸蒸發熱咳聲頻，目脹面浮氣上行，坐卧不安痰唾少，肺焦葉舉熱邪蒸。

疹子初發熱時，未見出現，咳嗽百十聲不已，上氣喘氣，面浮目胞腫，時卧時起，此毒火內蒸，肺葉焦舉，宜甘桔湯合人參白虎湯，去人參，加牛蒡子、薄荷葉主之。

火熱薰蒸汗潤身，毒邪併迫血違經，汗多衛表邪從散，血去榮中毒少輕。

疹子發熱，或自汗出，或鼻衄者，不須止之，亦發散之義。故汗者，毒從汗散，衄者，毒從衄解，但不可太過。如汗太多，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衄太多，玄參地黃湯主之。

發熱之時吐利幷，任他所出不須驚，胎胞畜毒從今解，腸胃停污自此清。

疹子發熱吐利，純是熱證，不可作寒論，乃火邪內迫。上焦多吐，下焦多利，中焦吐利並多。自利宜黃芩湯，吐利宜黃芩加半夏湯，自利裏急後重者，宜黃連解毒湯合天水散主之。

毒火薰蒸氣上炎，咽喉自此正煩疼，從來痘疹多咽痛，莫作尋常喉痹看。

痘疹咽痛，亦是常候，乃毒火上薰而痛也，勿作喉痹同論，妄用鍼刺。喉痹內作癰腫，故宜鍼決去惡血，痘疹只是咽乾作痛，宜甘桔湯加牛蒡子，或射干鼠粘子湯細細嚥之。

疹毒如焚引火饒，炎邪未許一杯澆，咽喉乾燥心家熱，津液枯虛胃脘焦。

疹子渴喜飲水，純是火邪，肺焦胃乾心火內亢故也。初發熱渴者，升麻葛根湯加天花粉、麥門冬，渴甚者，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

一齊湧出莫驚惶，頃刻渾身朱錦裝，似痘出時隨又沒，如斑紅處卻成瘡。

痘瘡貴三四次出，謂出勻，麻瘡貴一齊湧出，謂出盡。麻子只要得出，便輕減，以火照之，遍身如塗朱之狀，此將出之兆。出形細密，與痘瘡密者相似，但疹子隨出隨沒，非若痘子之以漸長大也。出形鮮紅，與傷寒發斑相似，但疹子粒粒成瘡，非若斑之皮紅成片，如蚊蚤之迹也。

痘瘡赤艷癢來攻，疹子紅鮮毒得鬆，白疹血虛猶可療，黑斑候惡莫相逢。

疹痘之色，不可同論，大抵痘子怕太紅，皮嫩易破，必生瘙癢，疹子喜通紅，疹發於心，紅者火之正色也。若疹色淡白者，心血不足，養血化斑湯主之。色大紅焰，或微紫者，血熱也，或出太甚者，並宜大青湯主之，黑者，死證也。

疹家出沒合陰陽，出以溫和沒以涼，連出不收陽氣盛，遲遲間出是陰強。

疹子出沒，常以六時爲準，假如子後出，午時即收，午後出者，子時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凡此旋出旋收者輕，若一出連綿，三四日不收者，乃陽毒太甚，宜大青湯解之，逡巡不出者，乃風寒外束，皮膚閉密也，宜荆防敗毒散主之。

疹出渾身似火燒，毒邪壅甚急難消，解肌只許皮膚暖，救裏宜令便溺調。

瘡疹非熱不出，疹子欲出，則遍身發熱，或煩躁、或頭眩，或身拘急，及既出，則身便涼，諸病悉解，此一層疹子隨收矣。如疹子既出，熱甚不減，此毒壅遏，宜大青湯解其表。便澀者，以黃連解毒湯合白虎湯，或大連翹湯解其裏。大便不通者，河間涼膈散加牛蒡子。

疹瘡出盡得安寧，邪未盡時氣未平，拂拂熱煩邪尚熾，頻頻嘔泄毒猶蒸。

凡疹子只要出得盡，則毒邪解散，正氣和平。如拂拂發熱，煩悶不寧，如蛇在灰，如蚓在塵之狀，或嘔吐，或注泄，此毒邪壅遏，尚未出盡，煩熱者，黃連解毒湯，嘔泄者，柴胡橘皮湯，並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酒遍身熏之，待疹子出盡，則煩熱自去，嘔泄自止矣。

疹毒餘邪最作殃，幾經惡候致張皇，時行癘氣傳相似，疫鬼勾魂赴北邙。

疹子欲出未出之時，宜早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災，若不預解，使之盡出，以致毒蓄於中，或爲壯熱，日久枯瘁，或成驚癇，或爲泄痢，或咳血喘促，或作疳蟲而死，此雖一時戾氣之染，未有不由於人事之未盡者。

疹後流連熱不除，蒸蒸烙手髮毛枯，肉消骨立成疳瘦，得遇良工病可甦。

疹子收後身有微熱者，此虛熱也，不須施治，待氣血和暢，自然退去。若熱太甚，或日久不減，以柴胡麥門冬散。甚則以黃連解毒湯，合人參白虎湯，與前方相間服之。如髮枯毛豎，肉消骨立，漸漸羸瘦者，柴胡四物湯主之。

發熱無休神漸昏，忽然瘈瘲事堪驚，莫將風癎同調治，小便宜多患早寧。

疹後熱不除，忽作搐者，不可與急驚風同論，用導赤散加人參、麥門冬，送服安神丸，小便清者可治，短少者不可治，宜服抱龍丸。

疹毒流殃走馬瘡，牙齦潰爛食難嘗，唇瘡聲啞成狐惑，漏頰穿喉旦夕亡。

凡疹後牙根黑爛，肉腐血出，臭息冲人者，曰走馬疳，馬鳴散主之。若面頰浮腫，環口青黑，頰漏齒脫，唇崩鼻壞者，死證也。如唇口多瘡，其聲嗄啞者，曰狐惑，以化蜚丸主之，更煩躁昏悶，失聲者，死證也。

疹毒漸成休息痢，晝夜不停多窘急，勿輕劫澀圖霸功，切忌噤口成惡疾。

疹後泄利日久不已者，曰休息痢，不可妄施澀劑，以成霸功。宜黃芩湯合天水散，與香橘丸相間治之。若嘔吐不能食者，名噤口，更腸滑不止，或下鮮血，或如塵水者，皆死證也。

隆慶己巳，予在鄖陽，有楊舉人一子，病疹後利下鮮血，請予求方。予口授一方，用當歸梢、生地黃、白芍藥、條芩炒、黃連炒、人參、生甘草、枳殼、烏梅肉，調理而安。時府中出疹，但病利血者，楊舉人授以其方與之，皆效。

疹後連綿上氣咳，發作百聲終不歇，胸高肩息目虛浮，擺手搖頭泉下客。

疹子收後微咳者，此肺氣未平也，不須調治。若咳轉甚，喘氣逆氣，發則連綿不已者，此肺中伏火，金虛葉焦，故咳也。宜人參清膈散主之。身熱者，麥冬清肺湯主之。若咳久不止，面浮目胞腫，胸高而喘息，則聳眉，血自口鼻出，面色青或赤，鼻燥昏悶，搖頭擺手者，皆死證也。

隆慶戊辰，予在黃州府，有周小川族中一小兒，病疹後，咳嗽失聲，託小川請予求方。予授一方，以甘桔湯加炒牛蒡子、炒枯芩、天花粉，作散，薄荷葉湯調，再煎一沸，果安。

疹家禁忌法須防，鹽醋鷄魚不可嘗，欲莫從心終是福，物多爽口定爲殃。

疹家通禁鷄、魚、炙煿、鹽、醋之類，直過七七之後，方可食之，惟宜食淡，不可縱口，致生他疾也。

瘡疹收完幸平復，飲食如常無虧剩，心腹絞痛忽傾亡，還是氣虛中惡毒。

曾見痘疹收後，動止出入飲食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而死者，還是元氣怯弱，乘以疫癘之氣，正不能勝邪，邪伏於中，外若無病，內已虧損，故一中而死，謂之中惡。

嬰稚初離胎殼中，遍身斑駁似珠紅，胎中熱毒皮中現，莫作時行斑疹同。

凡小兒初生未滿月者，遍身紅點，俗呼奶麻者是也。此由胎中受熱，故生下發見於皮膚，不可作時行疹子論，妄用湯劑。蓋臟腑嬌脆，氣血怯弱，不能勝湯丸也，宜用遡源解毒湯與乳母服之。

發熱蒸蒸便已鞕，皮紅似錦是名斑，莫將疹毒雷同論，笑煞時人醜類看。

凡天行若病大便鞕結，熱留胃中，故發斑，不可以疹子同治，妄用發表之劑，反增危劇，宜白虎湯去人參，加大青、玄參、生地黃主之。大便秘者，以三黃丸微利之。

《古今醫統大全・痘疹泄秘・病機》 痘疹二證表裏不同　痘之與疹，雖皆中於胎毒，其原雖同，其證則異。原孕成之初，先有臟而後有腑。臟乃積受之地，腑乃傳送之所。臟屬陰爲裏，故其受毒爲最深，而痘所以久熱而難出，腑屬陽爲表，故其受毒淺，而疹所以暴熱而易生。痘瘡出於臟，故在肌肉血脈之間，必先出紅斑，而後漸起如豆，故名曰痘。疹子出於腑，故在皮膚之下，而出皮膚之上，其形如麻，一出而沒，俗名曰麻。痘自裏而出於臟，故重；疹自表而出於腑，故輕。痘證，早晨身微熱，午後大熱，眼睛色黃，兩脅下吸吸然動，甚則發驚搐。此屬心臟病。稍有失治或裏虛，則毒陷入而不能救。疹證，早晨微熱，午後亦大熱，眼白珠赤色而不黃，手足冷而吐逆。此屬肺臟病。隨熱發散，則易生易沒而愈，爲不難。

甫按：痘難疹易之說，此則自其世俗常情而言之。其有所感入深，胃氣原弱，又或因瀉痢而出之不快，或發之未透，而隨現隨隱，久之，邪氣漸入於胃，必瀉不已而復發，加之喘促，爲必死矣。若此者，亦不可以易易言之耳。所以疹證又何可以輕視之耶？凡覺出疹，略見虛弱，當先補養脾胃。欲出不出，急宜托裏發表以助之，首尾俱不可瀉，一如痘證同也。

支氏曰：疹證之發，多在天行癘氣傳染之時，沿門比屋相傳，輕重相等。發熱之間，或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胞浮腫，面腫腮赤，或覺淚汪汪，或噁心嘔噦，即是疹候，便宜用解毒發散之藥，依時令輕重催發出外，不使停留於中，自無後患。然其所發，但以六時即收爲度。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妙。如午後出者子後收之類。若一出即收者，失之太速。或出之後，連延三四日不收者，此毒太甚，外發未盡，內有餘邪所致。須與化斑解毒等湯，如玄參、石膏之屬。

又有疹既收回，餘毒未盡，三日之外又復發出，至五六次不已者。此因發熱之時，不避風寒，邪氣鬱於肌肉之間，留連不散，雖得前解發之劑，終不

舒暢。若出疹之際有雜證，亦當隨證而治之。

凡疹證發熱之時，或嘔吐，或自利，或滯下者，皆火邪內迫，毒氣所行之地而隨病也。吐者，竹茹石膏湯。自利者，升麻澤瀉湯。滯下者，黃芩芍藥湯加黃連枳殼。實者，少加大黃，微下之。虛者，通加人參以佐之。

痘夾疹　痘瘡之發，常觸於天行時氣。疹之發，多中於時氣風寒，本非尋常。並發者或有齊發並出，此謂之兩感歲氣。臟腑擊動，表裏交征，皆爲不順之候。如痘稀疏，可用升麻湯解之。疹散痘出，隨證調治。若痘太盛，其疹雖解，氣血重傷，至於收斂脫落，終難痊安。惟以保養脾胃，調和氣血，庶幾能濟。

《幼科醫學指南·麻證捷訣》　蓋麻證之說，諸書皆未明言，殊爲痛恨。但執升麻湯以爲醫治，夭亡不可勝道。不知此非胎毒，乃時行之毒也。冬時宜寒反行溫令，然氣候雖溫而月令終屬秘藏，時寒時熱，以致邪熱鬱氣滯于肌表之間，又不即病，至春夏始發。毒之發也，必熱三五日乃見，亦有熱五六日者。初出時有發熱、咳嗽者，作嘔、腹脹、疼痛，四肢狀如蚊迹，出而沒、沒而復出，三日後漸漸隱退。古云：溫毒渾身似錦紋，發斑隱疹嘔頻頻。或時吐逆心煩燥，冬感于寒發在春。此之謂也。然亦有感冒出者。因傷食出者，寒則發熱、咳嗽、鼻塞流涕，而依偎于懷中，或頭痛脊強，食則發熱，腹痛則嘔泄酸臭，咳嗽惡食，二者宜分治之。凡麻證之發，必熱三、四、五日，初得證，止可輕劑調之，感冒者用紫金膏，傷食者用和中丸，兼紫金膏。迫熱四五日，燈照肉，內果有細細紅點，即麻毒欲出也。速投疏風散一服或二服，有紅點自然透出，再謹防窗戶風寒，功斯成矣。欲出不出者，消毒飲主之，有餘熱者，解毒湯主之，久不愈者，養陰湯主之，表裏兩盡，攻補兼施。若不出者，久用用之不已，以致元氣泄盡，毒不能出，炮炙臟腑，氣喘腹脹，煩躁悶亂，甚至耳目流血，卒成夭亡。嗚呼，醫不知病之死于藥也，人亦不知子之死于醫也。間有不死，延至六七日後，口舌下疳，下痢紅白，而復用燥藥，致熱毒攻胃，口噤口不食而死者，不亦可哀也哉。夫麻證時毒也，出于血分，切忌燥熱溫補之藥，如半夏、蒼朮、香附、白朮、木香、砂仁、丁香、桂枝、薑、附之類，務宜戒之。清熱解毒，涼血補血，麻證之治也。唇燥舌苔熱甚也，治法與痘相同，大約五日以前不可過表，五日以後務宜養陰，乃治麻之要訣也。

《慎齋遺書·小兒雜證·痘疹》　麻初出於陰而傳於陽，人之一身，惟火甚速，肺金居上，畏火者也，脾土居中，畏木者也，火炎上則肺有虧矣。火宜發之，疏通血脈，滋潤皮毛，而肺無傷，則左腎足。木得其潤澤，肝血潤則脾血藏，脾陰又何傷乎。脾通血脈，胃主四肢，胃氣上升，肺津乃降，滋生元氣，萬物生長。心之神化，脾得其眞火，化從何起，蓋火是邪，邪從虛起，有餘易去，不足難扶。未出之先，肺先受邪，當發其表，邪從汗散，假如求汗不至，或汗多，疹或隱或見，凶。皆是元氣不足，脾虛不統故也。當補脾陰之不足，血藥之中，少加參、桂，亦無害也。庸醫未見其理，謂麻宜清涼，痘宜溫補，痘有先清後補之別，則麻無有溫之之意，求汗不至，不可再攻，攻則化而爲火，肺熱無救，一也。未出或已出，自汗吐下，眞氣已傷，脾肺先受害也。麻以二藏爲主，切宜斟酌，再無汗吐下也。胃喜濕熱而上升，清氣下陷，小便赤而渴者，葛根、前胡、桔梗、甘草、牛蒡、連翹、木通之類。或飲食所傷，腹痛泄瀉，小便清而不渴，屬寒，五苓加神麴、山查、砂仁之類。或吐下無汗，不可再攻，宜緩候，待養得神至自和。不可不察，元氣虛弱，照依常例行之，醫死而不悔者多矣。自經汗吐下者十餘日不退，久病無陽，宜陽生陰長，四物加參可也，熱甚加沙參，不可過用寒涼，過用則脾氣絕，二也。出作二次而不齊者，已出者宜養芽，不使枯槁，用芎、歸、赤芍、木通。未出者宜表，蘇、葛加前胡、桔梗、牛蒡，喉痛加元參。或血經妄行，宜犀角地黃湯，或升麻葛根湯，加沉香、梔子、連翹之屬。切莫忘陰而攻表，以成陰血動，三也。麻不宜發綻，綻者凶，亦不宜隱，隱而不現，無神者斃。出未至足，便作出盡，不行消毒，純用寒涼，使陰血凝滯而陰不發越，熱傳於血室，或吐或下，或熱鬱於內，變成疳勞，或一月二月而安，或傳而至死，四也。已出三四日而不沒者，內有熱也，四物加芩、連、梔子、木通。七八日後有熱，內虛而邪盛不散，當扶正以卻邪，宜養陰以滋脾肺，使無剋勝，黃芩、白芍、燈心、人參、沙參、天冬、麥冬、當歸、山藥、蓮子，煩加竹葉、棗仁，看輕重加減治之。不養陰而誤滋陰，五也。痰涎湧甚，讝語發渴，屬裏宜救陰，宜白虎湯。若用消毒飲疏散正氣，肺絕而亡，六也。大便閉，經血燥，宜用芎歸湯，加紅花、麻仁。因血虛不能養肝，胃氣不能上升故也。而反用柴胡瀉肝血，致腎絕，七也。出一二日滿口細瘡，全無空地，火鬱宜發之，消毒散加甘草、桔梗、牛蒡、木通、連翹。如反純用寒涼，逼毒內攻，八也。靨後口內黑點瘡者凶，恐胃爛不治。或一月半月餘熱不退，發渴屬虛，宜生脈散，兼四物湯，調養氣血，不致乾涸。但久病無陽，莫依常例治

之，致脾虛不食。或四五六日口舌硬瘡，變成疳疾，或致胃爛，宜消毒，甘、桔加元參、沙參、炮薑，如反用白虎，損傷胃氣，九也。麻後痢只因脾虛不醒，宜用芍、歸，白痢煨生薑，赤痢香連丸，切莫大下。瀉痢不愈，宜大補氣血，若大下則泄盡元氣，黃脹而死，十也。

發表一節，冬用麻黃、羌活、白芷，幷消毒飲，春夏用蘇葛湯加連翹、甘草、桔梗，喉痛加牛蒡，四季前胡、貝母不可缺。升麻恐升其毒湊咽，不可輕用，若患泄瀉則氣下陷，宜用之。嘔用陳皮、貝母、薑汁、竹茹。前後咳嗽乃風寒所感，宜表中劫邪。過於清者絕胃家生發之氣，過於補者動胃火，二者皆非疹之正治。惟補陽中之陰，隨證施治，莫偏於寒，莫偏於熱，則元氣足，易起易發。若元氣衰則毒鬱於表，表熱而火土涸，眞陰絕而不救矣。

《古今醫鑑・麻疹證治》 麻疹出自六腑，先動陽分而後歸於陰經，故標屬陰而本屬陽。其發熱必大，與血分煎熬，故血多虛耗。首尾當滋陰補血爲主，不可一毫動氣，當從緩治。所以人參、白朮、半夏，燥悍之劑，升陽升動，陽氣上冲，皆不可用也。又必內多實熱，故四物湯加黃連、防風、連翹，以涼其中而退其陽也。

一、發熱增寒壯熱，鼻流清涕，身體疼痛，嘔吐泄瀉，證候未明是否，便服蘇葛湯去砂仁、陳皮，腹痛亦用厚蓋，表之得汗，自頭至足，方可以漸減去衣被，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而麻疹出矣。縱不出，亦不可再汗，恐致亡陽之變，只宜常以葱白湯飲之，其麻自出，服此自無發搔之證。

一、發熱之時，既表之後，切戒風、寒、冷、水、瓜、桃、生果之類。如一犯之，則皮毛閉塞，毒氣難泄，遂變紫黑而死矣。如渴極飲水，只宜少許葱白湯以滋其渴耳，必須使毛竅中常微汗潤澤可也。又忌梅、李、魚、酒、蜂蜜、香鮮之類，恐惹疳蟲上行。

一、麻疹既出之時，如色紅紫乾燥暗晦，乃火盛毒熾，急用六一散解之，或四物湯去地黃，加紅花、炒黃芩進之。

一、麻疹既出已過三日，不能沒者，乃內有實熱，宜用四物湯進之。如失血之證，加犀角汁解之。

一、麻疹前後有燒熱不退等證，幷屬血虛血熱，只宜四物湯按證照常法加減：渴加麥門冬、犀角汁，嗽加瓜蔞霜，有痰加貝母、去白陳皮。切忌人參、白朮、半夏之類。如倘悞用，爲害不小，戒之！蓋麻疹屬陽，血多虛耗，今滋陰補血，其熱自除，所謂養陰退陽之義。

一、麻疹退後，若牙齦腐爛，鼻血橫行，幷爲失血之證，急宜服四物湯加茵陳、木通、生犀角之類，以利小便，使熱下行。如疳瘡色白者，爲胃爛，此不治之證也。

一、麻疹泄瀉，須分新久寒熱：新瀉熱瀉者，宜服四苓散加木通。寒瀉者，十中無一。如有傷食傷冷，不得已，以理中湯，一服而止。久瀉者，只宜豆蔻丸，或五倍子、粟殼燒灰調下濟之。

一、麻退之後，須避風寒，戒水濕。如或不謹，遂致終身咳嗽患瘡，無有愈日。

一、麻疹前後，大忌豬肉、魚、酒、鷄子之類，恐惹終身之咳。只宜用老鷄精火肉煮食，少助滋味可也。

一、麻疹正出之時，雖不進飲食者，但得麻疹淡紅，潤澤眞正，不爲害也。蓋熱毒未解，內蘊實熱，自不必食也。退後若不食，當隨用四物湯加神麴、砂仁一二貼，決能食矣；如胃氣弱者，少下地黃。

一、麻疹既出，一日而又沒者，乃爲風寒所冲，麻毒內攻，若不治，胃爛而死，可用消毒飲一貼熱服遂安。如麻見三日退，若有被風之證，亦用消毒飲妙。

愚驗麻疹始出，類傷風寒，頭痛咳嗽，熱盛目赤頰紅，一二日內即出者輕，必須解表，忌見風寒腥葷厚味。如犯之，恐生痰嗽，變成驚搐，不可治矣。初起吐瀉交作者順，乾霍亂者逆。故出不出，危亡立待。

《痘疹金鏡録・麻疹輕重不治要訣》 或熱或退五六日而後出者輕，淡紅滋潤頭面勻淨而多者輕，發透三日而暫沒者輕。頭面不出者重，紅紫暗燥者重，咽喉腫痛不食者重，冒風沒早者重，移熱大腸變痢者重。黑暗乾枯一出即沒者不治，鼻扇口張目無神者不治，鼻清糞黑者不治，氣喘心前吸者不治，麻後牙疳臭爛者不治。

《痘疹金鏡録・麻疹附餘》 夫麻疹之與痘瘡，始似而終殊，原同而證異。痘瘡發于五臟，麻疹發於六腑。然麻疹一證，先動陽分，而後歸於陰經，故標屬陰而本屬陽。其熱也，氣與血分相搏，故血多虛耗。其治也，先發散行氣，而後滋陰補血。凡動氣燥悍之藥，皆不可下也。

一發熱之初，增寒壯熱，鼻流清涕，身體疼痛，嘔吐泄瀉，咳嗽氣急，腮紅

眼赤，多是麻候，宜服升麻葛根湯表之，得汗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而麻疹易出也。於發散藥中用葱白、生薑，使孔竅中微汗潤澤，免熱閉發搐之證。

一發熱咳嗽之時，既明麻疹有出不快者，用麻黃湯、羌活湯、消毒飲發散解毒之劑，外以芫荽、酒糟，蒸熱擦之，自頭上至足爲齊，頭面愈多者爲佳。

凡看麻證之發，多于耳後、項上、腰眼，先見其項大而不長，其形小而勻淨。既出之時，如色紫紅，乾燥暗晦，乃火盛毒熾，宜用六一散解之，四物湯換生地，加柴胡、黃芩、乾葛、紅花、牛蒡、連翹之類，滋陰涼血熱自止，所謂養陰退陽之義也。如麻疹出後見風，沒早未清爽者，宜消毒飲加發散之藥，雖不復出，亦尋愈矣。有麻出三日不沒者，乃內有實熱，宜四物湯加清利之藥，則熱自解而麻自消矣。

一麻後瀉利者，乃積熱移于大腸，宜四苓散加木通、芩、連、白芍藥，或豆蔻丸、香連丸之類。補注：麻後豆蔻丸恐非所宜。

麻後痰嗽不止，四物合二陳，加瓜蔞、桔梗、五味，渴加麥門、枳殼，喘加蘇子、桑皮。

麻後牙疳紅腫者，清胃湯合甘桔湯，加牛蒡、荆芥、玄參，胃爛者不治之證也。

一孕婦出麻，以四物湯加白朮、條芩、艾葉、砂仁，以安胎清熱爲主，則胎不動而麻自愈矣。麻證正出之時，不進飲食者，但得麻色淡紅潤澤，亦無害也，乃熱毒未解，內蘊實熱，故不食耳。麻退不食者，用四物湯加神麴、砂仁一二貼，自能食矣。凡出麻疹之時，大忌葷腥生冷，宜避風寒暑濕，苟有不慎，最爲深患，戒之慎之。

《幼幼集·麻疹説》 麻之説，諸書皆未明言，殊可痛恨，執升麻湯而醫者，夭亡詎可勝數耶。冬月宜寒，反行春令，則陽氣外發矣。然而時令收藏，不能盡發，或日間亢熱，午後生風大寒，或出門甚暖，歸來風雨暴至，邪熱疫氣滯于肌膚之間，其病不即病，至春夏始病。或天行傳染，或遇感冒，熱蒸五六日後其形乃見，狀如蚊迹密斑，出而復沒，沒而復出，三日後漸漸隱退，此即《傷寒指掌》內所云，瘟毒渾身似錦紋，發斑隱疹嘔頻頻，或時咳逆心煩躁，冬感微寒發在春之謂也。其形色雖一，其原則二，一因感冒起者，名曰傷寒發斑；一因夾食起者，名曰胃熱發斑。感冒起者，發熱咳嗽，鼻塞流涕，眼目黃眵，氣促聲嘶，兩手脈大。假如初一日得病，止可用蘇、陳、甘、桔、前、防、橘、杏、半夏、枳殼之類。調治四五日無汗，加羌活、白芷、葱白，汗多者加赤芍藥。待五六日以燈照之，如皮膚內果有細細紅點，此斑疹欲出也，用升麻葛根湯表之，出遲者，少加麻黃斯得之矣。至于夾食起者，發熱頭疼，咽痛聲啞，肚疼自利，喉內痰促，兩手脈或洪或滑。假如初一日得病，亦用蘇、陳、甘、桔、厚朴、枳殼、茯苓、半夏、麥芽等藥，消導和解。延至五六日，亦以燈照之，如裏證傳表，可以升發也，用升麻湯加前胡、防風、枳殼等藥，一二貼，則紅點自透。如大便頻者，加木通，大便秘者，必加清利藥一二品，又何患其功之不收耶。今人見此證盛行，凡發熱咳嗽者，以爲出疹，不分表裏，不拘日數，一熱即用升麻湯，不出再用，致使氣促煩躁，日夜不安，至于口鼻出血，腹脹而死者，病家不知醫之死也，醫家亦不知藥之死也。間有一二命不死，延至六七日，或病口瘡成疳，或下痢赤白，日病頻數，復用木香辛溫之藥，以致胃熱禁口而死者，可不哀哉。故予錄之，以俟同志者酌之。

《痘疹傳心録·疹》 夫疹亦胎毒也，比痘稍輕，然中有臟腑之分，發因時氣之擊。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四時之正氣也。冬宜寒而反溫，則陽氣發泄太早，至春必發疹也。故經曰：冬居溫暖，春必痘疹。又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發。證分虛實之異，治有補瀉之殊。然其證之發也，類於傷寒，寒熱頭痛，目泪汪汪，鼻流清涕，嘔吐泄瀉，喘嗽噴嚏，譫妄溺澀，飲食不進，煩燥悶亂，睡卧不寧。此因陽火攻擊，以致毒乘於脾，熱流于心而干於肺。蓋肺主皮毛，脾主肌肉，疹之出，賴二臟以行其毒，惟利於發得透徹，則毒盡出皮膚，內熱自清則無患矣。所以疹之出，必咳嚏、衄血、嘔吐、泄瀉也。若其初發，自頭面先見，而至足爲齊。頭面淡紅愈多爲佳，其形若芥子細密，其色若桃花，紅活隱見，二三番、三四日漸沒，人事安寧，飲食如常，二便清調，此其順也。若亢熱喘急，發不能出，或一出即沒，或冒風沒早，或雖出而紫黑無神，或淡白乾枯，或身肢雖見而頭面不出，及加喘脹，胸高肩息，狂言譫語，或口鼻出血，撮手搖頭，尋衣摸床，飲食不進，噦惡便秘，口出尸氣，此皆不治。若喘嗽煩悶，睡卧不安，二便堅閉，飲食不進，疹雖出而紫滯，乃毒火熾盛，治宜清解爲主。若疹雖退而色淡白，乾咳不續，減食便溏，精神疲倦，乃中氣不足，宜固中氣而兼清肺爲主。一有正氣不足，不能逐邪外出，致毒伏於內，喘脹而死，俗名閉疹也。間有風寒外襲，閉其腠理，或飲食停滯而氣道窒塞，以致疹不易出，治宜疏利爲主。論曰，微汗而邪無蓄，便清而毒無壅，且如腸胃結而疏利弗緩，腠理窒而

發散毋遲，衄血而邪從衄解，利下而毒以利鬆，咽喉腫痛降火爲急，煩渴不已解毒爲先，飲食減常須救胃，語言譫妄必清心，時令冷兮投辛熱，時令涼兮用辛溫，時令既溫辛涼無阻，時方炎熱辛寒可施。故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然而爲治之要，先宜解散爲主，解散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則毒盡透解，則無餘邪之爲後災。若不知解散，或藥悞溫寒，或坐視犯禁，使邪不盡泄，留蓄于中，變證百出。或煩躁悶亂，瀉利失血，目赤口瘖，不食便秘，喉痛聲啞，喘嗽痰涎，疔癰瘡腫等證見矣。古人曰：治別虛實，法宜變通，所謂活潑潑地，是神術也。

一今人以疹爲輕，不能調護，乃爲風寒外束，及爲生冷內傷，鬱遏毒氣而不得外達，欲出不出，或一出即沒，反毒內攻，噬臍何及。醫者亦以爲易治，孟浪用藥，而不知禁，往往悞人，不爲己咎也，可痛可惜。

一疹之出，有中腑之正疹，有風寒發疹，有厲毒發疹，有內傷發疹，不可不辨。然中腑之正疹者，辛涼而發之；風寒發疹者，辛溫而汗之；厲毒發疹者，辛寒而清之；內傷發疹者，苦平而利之也。

一凡疹之出，雖先以發散爲貴，若表實不易透，或風寒壅遏者，發解可也。若表虛自汗，疹毒易出而妄投之，豈免虛虛之禍乎，臨疹當辨虛實，不同一治。

一凡出疹首尾愼不可用燥悍之藥者，蓋疹從肺始，肺屬金而西兌，勝燥之方，性勇悍而少柔，喜清潤而畏燥烈，故曰疹要清涼，則升用燥烈則痙。音吉氣急也。倘不得已而用麻黃、桑皮等性燥之藥，必蜜炒，再加性潤之藥佐之，以折其悍氣，則可矣。若悞用之，則金愈燥烈，譬猶滔天之焰，復添以油，豈有不斃之理哉。

一錢氏論疹要清涼，以辛涼之藥發之，當矣。而昧者，遂以清涼作寒涼看，始出便用芩、連、梔、膏等，以涼其邪熱，眼見闌闌之中，疹兒殞歿相繼者多矣。蓋曰，疹者亦穢液之氣也，伏藏于人身之中，初無形臭，必待風寒時氣鼓擊而出，則汗解之宜也，辛散之宜也，其可以苦者堅之乎？寒者束之乎？經曰：邪氣盛則實。邪既盛矣，非汗散何由而解？若以苦而堅其肌皮，以寒而束其毫腠，則欲出未出之疹邪，使之從何地而宣泄乎？乃致反戈內攻，喘脹悶亂而死者多矣。間有受毒之輕，感邪之淺，或邪毒出於大半，其暴烈之勢稍衰者，亦從而侵蝕於喉舌而爲疳，或流連於腸胃而爲滯，延綿日久，使兒悴弱而斃者，亦多矣。凡用寒涼，但可施於君相之令，延夏之時，疹盡出之後，亦當中病即止，若寒水之司，嚴寒之令，疹未盡出而投之，則火爲寒鬱，豈能發越耶？

附治驗

一小兒身熱喘嗽，嘔吐不食。余謂疹證也，皆由風寒封閉腠理，故伏而不出，以麻黃葛根湯表之，得汗則皮膚通暢，疹透而證悉平矣。亦有表之無汗不透，或雖退即沒，反加喘脹不治。

一兒身熱咳嗽，疹出隱隱。醫以疹藥發之，不見不沒。余謂癮疹也，由客受風寒，鬱而不散，非若中腑之正疹也，以芎蘇散治之愈。

一女出疹，藥用寒涼，又食生梨。一二疹即殞沒，喘急，胸滿而青，肢冷，眼合，聲啞，昏暈。余謂毒爲寒鬱，反毒內攻而然也。以麻黃湯加葛根、紫蘇、甘草、桔梗、生姜服之，外以被覆得汗而甦，疹復出，喘甚於前。余謂驟用麻黃燥烈之藥，致毒火盛而肺氣熱也，宜清潤之，以甘草、桔梗、牛蒡、前胡、杏仁、玄參、知母、天花粉、黃芩、麥門冬治之，喘息而愈。

一兒身熱，喘急腹脹。醫云內傷外感，治之不效。召余，視其胸背隱隱赤色，乃疹證也，以麻黃葛根湯表之，疹雖見，頭面不出，即歿而死。

一兒身熱喘脹，人事不甦，口鼻出血，面色青白，乾枯。余謂悶疹，不治。

一兒身熱疹出，吐瀉，余謂初出疹而吐瀉者，乃陽火得泄，吉兆也，以升麻葛根湯表之，疹盡退而愈。亦有兼傷食吐利者，前方加消化之藥。

一兒身熱頭疼骨痛，傷寒證。咳嗽氣急，疹證也。噦惡不食。余謂傷寒而兼疹，發以百解散、十神解毒湯治之，證平疹透愈。亦有證類如前，醫緩治之，疹雖透而色紫黑，喘脹悶亂不治。

一兒疹半出，壯熱喘脹，煩躁悶亂。余謂疹不盡透，邪毒內攻而然也，以麻黃、甘草、桔梗、乾葛、荊芥、前胡、枳殼、牛蒡治之，疹盡出二三番，漸沒而愈。

一兒疹不易透，喘脹昏潰。余謂客冒風寒，致毒鬱而不易出，以桂枝湯加麻黃、葛根、前胡服之，又以防風煎湯一盆，置病人床下熏之，厚衾汗出，疹毒盡透而愈。或以芫荽防風湯浴洗頭面手足爲妙，又以苧麻醮芫荽酒遍身戛之愈妙。

一兒汗出疹透，喘急不止。余謂邪氣壅盛，以炒黑麻黃、杏仁、甘草、石

膏治愈。

一兒疹出色紫，便秘溺赤，煩躁悶亂。余謂疹毒亢盛，以大柴胡湯，利行三次，前證悉平愈。

一兒疹出彌盛，形如錦紋而間有頭粒，色赤，壯熱，煩躁，舌胎便秘。余謂斑疹並行，以調胃承氣湯利之，又白虎湯合葛根湯治之愈。

一兒疹出紫色，喘嗽噦瀉不食。余謂疹毒亢盛，以解毒飲、挑痧法愈。

一兒疹盡出，客冒風寒，沒早，喘脹不治，亦有忽用麻黃桂枝湯，而疹復見，愈。

一兒元月發疹，身肢隱見不振，而頭面不出，面色青白，喘脹悶亂，右寸脈微。余謂正氣虛不能逐邪上升於頭面，宜補益而助升發爲主，以麻黃桂枝湯加人參二錢，水煎服。又以芫荽、防風煎湯浴洗頭面手足，疹透證平而愈。

一兒疹出色紫，便秘溺赤，煩躁悶亂。余謂疹毒亢盛，以大柴胡湯愈。

一兒疹正出而恣食停滯，腹飽便秘，壯熱譫語，余謂食壅而毒不化，以大黃、枳實、瓜蔞仁、厚朴、甘草、黃連利之。而尚喘嗽壯熱，脈遲肢冷，以附子理中湯，又歸芎六君子湯治之愈。

一兒疹雖盡出而喘脹便秘，壯熱譫語。余謂毒壅不盡出，以黃連、枳實、瓜蔞仁、桑白皮、知母、石膏、人中黃治之愈。

一兒出疹，悞與酸醋聞之，聲啞不清，終身痼疾。

一君相司天之歲，時行發疹，凡治以清涼發解之劑，無有不愈，若以燥悍藥發之，多有壞亂也。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正此謂也。

一兒疹不易出，余以二仁膏服之，疹即盡出而愈。

一兒疹出腹飽便秘，余謂內傷發疹，以承氣湯下之愈。

一兒疹出紫色，沒早，喘急不嗽，通關不嚏，口張眉聳，胸高如龜，舌乾唇燥，搖頭搦手，面枯青白，余謂邪火熾盛而肺竅窒塞不通，不治也。故曰：喘而咳嗽者可療，喘而不嗽者難醫。

一兒疹雖出而咽喉嗆水，舌胎唇燥，余謂毒留心胃，以黃連解毒湯加連翹、牛蒡治之愈。

一兒疹出身熱，咳嗽不止，余謂餘毒乘金，以清金化毒湯愈。

一兒出疹，汗出喘甚。余謂仲景曰：喘而大熱者，內熱甚也。以麻黃杏仁石膏治之愈。

一兒夏月出疹，不易透，無汗而喘，以麻黃湯加知母、石膏、黃芩治之愈。

一兒夏月出疹，身熱頭疼，喘嗽無汗。余謂風寒壅閉腠理，以升麻葛根湯加羌活、白芷、荊芥、桔梗、前胡、知母治之。汗出疹盡透，而但身熱，以香薷飲合化斑湯愈。

一兒夏月出疹，熱甚煩渴。余謂疹兼暑毒，以香茹飲合葛根湯治之愈。

一兒痘後出疹，衆謂痘後正氣未復，以補兼升發之劑，喘急而爲悶疹，不治。

一男子身熱喘嗽，醫以退熱止嗽之劑，身涼喘甚而咽痛。余謂疹證藥悞寒涼，毒爲寒鬱而疹不出也，以麻黃桂枝湯加乾葛治之，冷汗微出，疹透而愈。

一兒疹邪不盡，身熱喘嗽，聲瘖。余以甘桔牛蒡湯加蘇子、前胡、桑皮、杏仁、連翹治之愈。又一兒證亦如前，余以甘桔牛蒡湯加杏仁、知母、玄參、前胡、天花粉、麥門冬、淡竹葉治之愈。

一兒疹後身熱，余以凉膈散治之愈。

一兒疹後乾咳不續，余謂醫過發散，致肺氣虛耗，以小異攻散加門冬、五味子、貝母、桔梗治之愈。

一兒疹後乾咳，便溏減食。余謂中氣虧耗，宜溫補之，以六君子湯治之愈。

一兒疹後身熱不已，午後猶甚。余謂疹出之後，陰分曾受煎熬，血必虧耗，乃血虛證也，治當滋陰清火，此養陰退陽之義也。

一兒疹後咽喉腫痛，余謂餘毒不解，以甘桔湯加牛蒡、射干、玄參、連翹、知母治之，又葛槿散吹之而愈。

一兒疹後身熱，煩渴不已。余謂虛煩，以竹葉石膏湯，去半夏，加乾葛、花粉治愈。

一兒疹後痰嗽，口疳身熱，腹飽。余謂補益太早，以清胃湯加腹皮、枳殼治愈。

一兒疹毒不盡，口齦潰爛，乾咳不已。余謂毒乘心胃，以人參清胃湯治之，又人中白散吹之愈。亦有不應藥者，唇腫而浮，穿頤潰齦，咽喉腐爛，聲啞不食而死。

一兒疹後衄血不止，余以茅花煎濃汁服之愈，或用茅根亦可。

一兒疹後壯熱，咳嗽痰血。余謂毒留肺胃，以黃連、黃芩、山梔、知母、花粉、玄參、人中黃愈。

一兒疹後壯熱煩渴，利下鮮血不止，以白頭翁湯治之愈。

一兒疹後利下膿血，裏急後重。余謂毒入大腸，先以三黃丸利之，次黃連芍藥湯治之愈。

一兒疹後滯下不止，飲食少進，脈緩肢冷。余謂脾胃氣虛，用理中湯，又歸芍六君子湯治之愈。亦有不應藥者，或噤口而死，或飧泄而死。

一兒疹後壯熱羸瘦，煩躁悶瞀。余謂邪不盡解而乘心肝，治以清解之劑愈。亦有不應藥者，漸皮毛枯槁成爲疳瘵，津液枯涸而卒。

一兒疹後壯熱，乾咳煩渴，便秘。余謂疹邪不解以三黃湯利之，又以知母、門冬、前胡、玄參、黃連、當歸、天花粉、淡竹葉治之，熱雖退而咳渴不止。余謂肺氣受傷而津液不足，以參、苓、門冬、五味、貝母、陳皮、甘草、桔梗、花粉、知母治之漸愈。

一兒證亦如前但熱不退，漸至肌肉消瘦，面色枯白，噦惡泄利。余謂疹後疳勞不治，延至六旬而歿。

一兒疹後乾咳便溏，身熱羸瘦，皮毛枯悴。余謂疹後疳瘵之證，以小異功散加貝母、黃連、地骨皮、青蒿、龍膽草、芍藥治之漸愈。亦有不應藥漸爲慢脾風而死。

一子新婚出疹後，痰嗽不已，衆謂餘毒不盡，用清解藥而痰愈熾。余謂陰虧而火炎無制，故午後嘲熱而咳甚也，治宜壯水爲主。以六味地黃丸料加麥冬、知母治之愈。

又一婦出疹，證亦如前，余以前方加當歸治之愈。

一兒疹後兩目赤腫，壯熱煩渴。余謂毒不盡解，乘於肝胃，以清胃解毒湯治之愈。每有延綿失治，或瞽或瞎。

一兒疹後瘡痍遍體，壯熱煩躁，余謂疹毒不盡，先以葛根湯加荆、防發之，又犀角地黃湯治之愈。

一兒疹後走馬牙疳，齦潰穿鼻，諸藥不效。余以黃牯牛糞後尖，瓦上煅存性爲末，人中白煅爲末，黃柏爲末，等分和勻，吹之，潰竅漸長，齦齒俱生而愈。

一兒疹邪不盡，發爲疔。余謂痧疔也，治同痘疔。又一兒疹毒不解，發爲癰腫。余謂痧癰也，治同痘癰。

一兒疹後乾咳不已。余謂疹時過於解散，肺氣虛耗，宜補脾肺爲主。不信，只以清火止嗽藥。其背漸陀，腿足細小，終身痼疾。亦有嗽久而胸高腫滿，狀如龜胸。啓雲先生曰：疹後久嗽，則金衰，金衰不能生腎水，腎主骨髓，腎無生氣則骨枯而髓減，風寒乘虛而入於髓，其邪凝滯，故腰脊不舉而爲斯疾也。治法先以防風散驅其邪，又八味地黃丸加人參、杜仲、牛膝、當歸、石斛、何首烏、杏仁、菟絲子、萆解、鹿茸、蜜丸。又以驅風壯筋活血膏貼其凸處，又灸肺俞穴，第三椎骨下各開一寸半。膈俞穴。第七椎骨下各開一寸半。一兒患此，余診右脈緩弱，謂脾肺不足，先以人參、白朮、茯苓、陳皮、甘草、貝母、當歸、芍藥、米仁、石斛，水煎服，脾土稍固。又以前方法治之，腿足漸而生肉，背陀稍愈，但不能脫然如故。蓋疹後當避風寒，節飲食，以保脾土爲上，若有虛實，爲之補瀉，不可因循苟且，以致變壞也。其鷄肉、葷鮮、酸鹹、辛辣，宜過七七期，方漸與食。故曰：鷄肉早餐，豈免脾遺之患，鹹酸不禁，難免哮喘之痼。一或不慎，終身痼疾，爲父母者當加謹焉。

《幼科證治準繩・痘瘡・麻疹》 麻疹浮小而有頭粒，隨出即收，不結膿疱，北人謂之糠瘡，南人謂之麩瘡，吳人謂之瘄，古所謂麻，聞人氏所謂膚疹是也。與前所謂脾爲疹者不同。小兒有出一二次者，出輕而日數少者名奶疹子，出稍重而日數稍多者名正疹子，又出於痘前者名奶疹子，出於痘後者名正疹子。初出亦與痘瘡相似，但痘發於臟，麻發於腑，臟屬陰，其病本深，故難出難收，而藥於温平爲宜。腑屬陽，其病本淺，故易出易收，而藥於清涼爲宜。

萬氏云：痘大而煩腫者，少陽三焦火也，陽道常饒，故大而腫，疹小而碎者，少陰心火也，陰道常乏，故小而密。三焦水穀之道路，脾胃主納水穀，治痘專以脾胃爲主。心肺屬陽，而位乎上，心火旺則肺受之，治疹專以肺爲主。觀其咳嗽者，火炎則肺葉焦舉也。鼻流清涕者，鼻爲肺之竅，以火爍金而液自流也。目中淚出，肺熱則移於肝，肝之竅在目也。或手掐眉目唇鼻及面者，肺熱證也。按：既是心火刑肺金，即是賊邪，其證當重，何反輕於痘。余每治麻疹，但據見證以瀉白散加減，大劑投之，即至危困之證無不愈者。其他時師用苦寒降火，辛温發表，而陷於危亡者不可勝數，安在其爲心火刑肺也。

春溫、夏暑、秋清、冬寒，此四時之正氣也。冬應寒而反溫，陽氣暴泄，火令早行，人感之者，至於來春必發瘡疥，未出痘疹者，必感而出。雖曰胎毒，未有不由天行者，故一時傳染，大小相似。但見疹痘之出，即宜先服三豆湯，代天宣化丸以預解之。

麻疹初出，全類傷風，發熱、咳嗽、鼻塞、面腫、涕唾稠粘，全是肺經之證。有未傳泄利者，有一起即兼泄利者，肺與大腸相表裏，表裏俱病也。惟不可觸冒風寒，及於正蒸熱時嗽食，能變輕爲重，不可不愼。

麻疹形證亦同，有如發風瘾疙瘩，擁起如雲頭，色赤成斑，隨見隨沒者。有如粟米頭粒，三番俱見而不沒，至三日後方收漸沒者。然皆謂之麻疹，其於欲出未出之際，當用發表之藥發之，則易出易愈也。

麻疹有發熱至十餘日始見者，大抵主在發散肺經之熱毒者，始事也，調理補養病後之元氣者，終事也。其間或兼風，或兼痰，或傷食，並隨宜加對證之藥。其有變證，即隨病用對證之藥，要不亂投湯劑，則兒無事矣。

疹喜清涼，痘喜溫暖，此法人皆知之。然疹子初出，亦須和暖則易出，所以發苗之初，只要發出得盡，則毒便解。非若痘必苗而秀，秀而實，而後毒解也。痘子成實之時，若大溫熱，則反潰爛不收，是痘之後，亦喜清涼也。故治痘疹者，無過熱，無過寒，溫涼適宜，陰陽自和，是爲得之。

初熱　痘疹發熱之初，多似傷寒，惟麻疹則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胞腫，其淚汪汪，面浮腮赤，或嘔惡，或泄利，或手掐眉目鼻面，此爲異耳。輕者以瀉白散合三味消毒散主之，重者以金沸草散主之，兼泄利者，合升麻葛根湯，以白芷代葛根。此余創立治法，用之無不效者，即十分危證，守而勿失，終於必濟。每見諸書所定方，類皆苦寒辛涼發表之劑，不盡對證對經，恐有誅罰無過之失，用者詳之。大抵疹欲出已出之際，雖寒勿用桂枝，雖虛勿用參、朮。雖嘔而有痰勿用半夏、南星。大忌認作傷寒，妄汗妄下。汗之則增其熱，爲鼻衄，爲咳血，爲口瘡咽痛，爲目赤痛，爲煩躁，爲大小便不通。下之則虛其裏，爲滑泄，爲滯下，多至不救，愼之愼之。

發熱六七日以後，明是疹子，卻不見出。此皮膚堅厚，腠理閉密，又或爲風寒襲之，曾有吐利，乃伏也。忽用托裏發表之劑，麻黃湯調檉葉散發之，外用胡荽酒蘸麻刮之。如一向未更衣者，毒甚於裏，伏而不出也，以七物升麻丸解之。發之解之，再不出者，死證也。

疹子初發熱時，未見出現，咳嗽百十聲不止，上氣喘急，面浮目胞腫。宜甘桔湯、消毒散、瀉白散三方合用，內桑白皮，採鮮者多用。熱盛煩渴，加石膏末、知母、黃芩、天花粉。

疹子發熱，或自汗出，或鼻衄者，不須止之，亦發散之義，汗則毒從汗散，衄則毒從衄解，但不可太過。如汗太多，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或黃連湯主之。衄太多，玄參地黃湯、茅花湯主之。

疹子發熱吐利，乃火邪內迫，純是熱證，不可作寒論。上焦多吐，宜黃芩湯加茅根、蘆根、枇杷葉。下焦多利，宜黃芩湯送下香連丸。中焦吐利俱多，宜黃芩湯多加蘆根、茅根煎調六一散。自利甚，則裏急後重而爲滯下，宜加味黃芩湯調六一散。大抵疹家吐利滯下，宜於疹家求之，不可作吐利滯下而治。

疹出之時咽喉腫痛者，乃毒火上熏而然，勿作喉痹治法，妄用鍼刺。喉痹內作癰腫，故宜決去惡血。痘疹只是咽乾作痛，宜甘桔湯加玄參、牛蒡、連翹，或射干鼠粘子湯細細嚥之，錢氏甘露飲子亦可。外用十全散、玉鎖匙點之。

疹子渴喜飲水，純是火邪，肺焦胃乾，心火內亢故也。初發熱渴者，前發散藥中多加石膏、天花粉，或葛根麥門冬散。疹子出見渴者，人參白虎湯加天花粉、麥門冬，渴甚者，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

見形　痘瘡，貴三四次出，謂出勻。麻疹，貴一齊湧出，謂出盡。麻疹只要得出，便輕減。以火照之，遍身如塗朱之狀，此將出之狀。出形細密，與痘瘡密者相似，但疹子隨出隨沒，非若痘子之以漸長大也。出形鮮紅與傷寒發癍相似，但疹子粒粒成瘡，非若斑之皮紅成片，如蚊蚤之迹也。

疹痘之色不可同論，大抵痘子怕太紅，皮嫩易破，必生瘙癢。疹子喜通紅，疹發於心，紅者火之正色也。若色淡白者，心血不足，養血化斑湯主之。色太紅殷，或微紫者，血熱也，或出太甚者，並宜大青湯主之。黑者，死證也。

疹子出沒，常以六時爲準，假如子後出者，午時即收，午後出者，子時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凡此旋出旋收者輕。若一出連綿，三四日不收者，乃陽毒太甚，宜大青湯解之，逡巡不出者，乃風外束，皮膚閉密也，宜荊防敗毒散主之。

瘡疹非熱不出，疹子欲出，則遍身發熱，或煩躁，或頭眩，或身拘急，及既

出，則身便涼，諸病悉解，此一層疹子隨收矣。如疹子既出，熱甚不減，此毒壅遏，宜大青湯解其表。便澀者，以黃連解毒湯合白虎湯解其裏。大便不通者，四順清涼飲主之。

凡疹子，只要出得盡，則毒邪解散，正氣和平。如拂拂發熱，煩悶不寧，如蛇在灰，如蚓在塵之狀，或嘔吐，或注泄，此毒邪壅遏，尚未出盡。煩熱者，黃連解毒湯。嘔泄者，柴胡橘皮湯。並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酒遍身熨之。待疹子出盡，則煩熱自去，嘔泄自止矣。俱可用大小無比散兼服。

疹子欲出未出之時，宜早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災。若不預解，使之盡出，以致毒畜於中，或爲壯熱，日久枯瘁，或成驚癇，或爲瀉痢，或咳血喘促，或作疳蟲而死，此雖一時戾氣之染，未有不由於人事之未盡者。

收後　疹子收後，身有微熱者，此虛熱也，不須施治，待氣血和暢，自然退去。若熱太甚，或日久不減，以柴胡麥門冬散。甚則以黃連解毒湯合人參白虎湯，與前方相間服之。如髮枯毛豎，肉消骨立，漸漸羸瘦者，柴胡四物湯主之。

疹子初起，多瀉不妨，惟愈後最忌重熱，此不可不調治者。蓋疹子發熱，多至十二日，少亦不下五七日，熱久元氣虛矣，加之疹出飲食不進，而復重熱，陰陽耗竭，不死何待。故再熱者必大補氣血可也。余見忽以爲常，而死者屢矣。

疹後熱不除，忽作搐者，不可與急驚風同論，用導赤散加人參、麥門冬、送服安神丸，小便清者可治，短少者不可治。

凡疹後牙齦黑爛，肉腐血出，臭息冲人者，曰走馬疳，馬鳴散主之。若面頰浮腫，環口青黑，頰漏齒脫，唇崩鼻壞者，死證也。如唇口多瘡，其聲嗄啞者，曰狐惑，以化蟲丸主之。更煩躁昏悶失聲者，死證也。

疹退之後，微微咳嗽者，此餘毒未盡也，瀉白散合消毒散主之。若咳甚氣喘，連聲不住，甚至飲食湯水俱嗆出者，此熱毒乘肺而然也，宜門冬清肺湯加枇杷葉，見血，加茅根汁、阿膠珠主之。但見胸高如龜殼，肩聳而喘，血出口鼻，擺手搖頭，面色或青或赤或白而枯者，皆不可治也。

疹出之時，曾作泄利，未經清解。至疹退之後，變爲休息痢，不問赤白裏急後重，日夜無度，此餘毒在大腸也，以黃芩湯送下香連丸。虛者加人參。滑者加椿根白皮。俱於丸藥內加之，勿入煎藥。

疹子既收，其毒不解，邪火拂鬱，渾身發熱，晝夜不退，髮枯膚瘁，漸成疳瘵，以清熱除疳丸主之。若不早治，以致睡則揚睛，口鼻氣冷，手足厥逆，微微瘈瘲，變爲慢風，不救者多矣。

如渾身壯熱，未至羸瘦，但多搐掣，煩躁不寧。此熱在心脾二經也，以當歸養血湯、黃連安神丸，間而服之。

幾見疹子收完之後，出入動止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而死者，還是元氣虛弱，曾受疫癘之氣，外雖無病，裏實虧損，所以一發而死也，謂之中惡。間有用人參湯研蘇合香丸而甦者。

禁忌　疹家禁忌，比痘家禁忌尤甚，若悞食鷄、魚，則終身但遇天行之時，又令重出也。鹽、醋食之，令咳不止。五辛食之，令生驚熱。所以通禁，必待四十九日之後，方無禁也。大熱未退，不可與食，與傷寒同。一發之時，既表之後，切戒風寒、冷水、瓜果之類，如一犯之，則皮毛閉塞，毒氣難泄，遂變紫黑而死矣。如極渴欲水，只宜少與葱白，以滋其渴耳。必須使皮竅中常微汗潤澤可也。又忌梅、桃、魚、蜂蜜、香鮮之物，恐惹疳蟲上行。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痧疹論并治法》　痧疹者，手太陰肺、足陽明胃二經之火熱，發而爲病者也。小兒居多，大人亦時有之。殆時氣瘟疫之類歟。其證類多咳嗽，多噦，眼中如淚，多泄瀉，多痰，多熱，多渴，多煩悶，甚則躁亂咽痛，唇焦神昏，是其候也。治法當以清涼發散爲主，藥用辛寒、甘寒、苦寒以升發之，惟忌酸收，最宜辛散，誤施溫補，禍不旋踵。辛散如荆芥穗、乾葛、西河柳、石膏、麻黃、鼠黏子、清涼如玄參、栝蔞根、薄荷、竹葉、青黛、甘寒如麥門冬、生甘草、蔗漿、苦寒如黃芩、黃連、黃柏、貝母、連翹，皆應用之藥也。量證輕重，製劑大小，中病則已，毋太過焉。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痧疹續論》　痧疹乃肺胃熱邪所致，初發時必咳嗽，宜清熱透毒，不得止嗽。疹後咳嗽，但用貝母、括蔞根、甘草、麥門冬、苦梗、玄參、薄荷，以清餘熱，消痰壅，則自愈，愼勿用五味子等收斂之劑。多喘，喘者熱邪壅於肺故也，愼勿用定喘藥，惟應大劑竹葉石膏湯加西河柳兩許，玄參、薄荷各二錢。如冬天寒甚，痧毒爲寒氣鬱於內不得透出者，加蜜酒炒麻黃，一劑立止。凡熱勢甚者，即用白虎湯加西河柳，忌用升麻，服之必喘。多泄瀉，愼勿止瀉，惟用黃連、升麻、乾葛、甘草，則瀉自止。疹家不忌瀉，瀉則陽明之邪熱得解，是亦表裏分消之義也。痧後泄瀉及便膿血，皆由

熱邪內陷故也，大忌止瀉，惟宜升散，仍用升麻、乾葛、白芍藥、甘草、白扁豆、黃連，便膿血則加滑石末，必自愈。痧後牙疳最危，外用雄黃牛糞尖煆存性，研極細，加眞片腦一分，研勻吹之，內用連翹、荊芥穗、玄參、乾葛、升麻、黃連、甘草、生地黃，水煎，加生犀角汁二三十匙調服，緩則不可救藥。痧後元氣不復，脾胃虛弱，宜用白芍藥、炙甘草爲君，蓮肉、白扁豆、山藥、青黛、麥門冬、龍眼肉爲臣，多服必漸強，愼勿輕用參、朮。痧後生瘡不已，餘熱未盡故也，宜用金銀花、連翹、荊芥穗、玄參、甘草、懷生地、鱉甲、胡麻、黃連、木通，濃煎飲之良。

痧疹不宜依證施治，惟當治本。本者，手太陰、足陽明二經之邪熱也。解其邪熱，則諸證自退矣。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治痧疹發不出喘嗽煩悶躁亂》 西河柳葉，風乾爲細末，水調四錢，頓服，立定。此神秘方也。砂糖調服，兼可治疹後痢。去歲銘鞠救吳少海子及其姪，湯水不入矣，逐口強灌之而生。今歲張守爲長郎初婚，亦危矣，治之亦愈。皆仲淳法也。

又方　仲淳立

蟬蛻一錢　鼠黏子炒，研，一錢五分　荊芥穗一錢　玄參二錢　甘草一錢　麥門冬去心，三錢　乾葛一錢五分　薄荷葉一錢　知母蜜炙，一錢　西河柳五錢　竹葉三十片　甚者加石膏五錢　冬米一撮　又方加三黃

賀知忍少子病痧疹，家人不知，尙以肉飯與之，仲淳適至，驚曰：此痧證之極重者，何易視之。遽以西河柳兩許，雜以玄參三錢，知母五錢，貝母三錢，麥門冬兩許，石膏兩半，竹葉七十片，二劑而痧盡現，遍體皆赤，連進四劑，薄暮矣。知忍曰：兒今無恙乎？仲淳曰：痧雖出盡，煩躁不止，尙不可保。再以石膏三兩，知母一兩，麥門冬三兩，加黃芩、黃連、黃柏各五錢，西河柳一兩，竹葉二百片，濃煎飲之，煩躁遂定而癒。

冬月痧疹，因寒不得發透，喘渴悶亂，煩躁不定，用麻黃去節，湯泡過，以蜜酒拌炒，加一錢或七八分于治痧藥中，一服立透。藥用乾葛、麥門冬、貝母、前胡、荊芥、玄參、西河柳、甘草、知母。

治痧後下積滯　仲淳立

川黃連酒炒，一兩　升麻七分　乾葛八錢　甘草四錢　黃芩八錢　白芍藥酒炒，八錢　滑石如法，一兩　懷山藥粉和丸，白湯吞三五錢。

治痧後口瘡

雄黃　牛糞尖一個火煆過，研細　明礬五分　冰片一分五釐　皮硝一錢　白硼砂三錢　銅青三分，能作痛，可去之　研細，以鵝翎管吹入患處。

治痧後瘧　仲淳立

鱉甲如法，二錢　山查肉三錢　橘紅二錢五分　貝母三錢　竹葉五十片　炙甘草七分　麥門冬去心，三錢　知母一錢兩分　白茯苓二錢　乾葛一錢五分　柴胡一錢　如不渴，去知母，渴甚，加石膏五錢。

《活幼心法大全·痧疹》 痧疹形如沙，痘疹形如豆，皆象其形而名之也。痧痘俱胎毒，而痘出五臟，臟屬陰，陰主閉藏，其毒深而難散，痧出六腑，腑屬陽，陽主發散，其毒淺而易散。臟陰多虛寒，故痘可溫補，腑陽多實熱，故痧宜解散。然痧雖屬腑，而其熱毒之氣上蒸於肺，肺主皮毛，實受其毒，是以發熱之初雖似傷寒，而肺家見證獨多，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疱腫、眼淚汪溢、面腫腮赤是也。身體微汗潮潤，則出最輕。若氣喘鼻乾，作嘔驚狂者最重。初見如疥，如米尖，再後成片，紅色者輕，紫色者險，黑色者逆，不可視爲泛常。不可用藥失序，又不可過爲攻表，攻表太過則胃氣受傷，毒氣不能達，反令停毒攻肺。務宜辨寒熱虛實，察淺深而治之。治之之法，惟在宣發其毒，以盡出之於外。雖紅腫之甚，狀如漆瘡，亦不足慮，以其既發於外，即可免內攻，不若痘家之必顧其收結也。此證者調治得法，十可十全，而調治失宜，則殺人亦如反掌。大抵初發熱時，必當發表，見形即宜清涼。其用藥最忌酸斂、溫補、燥熱。古云：痧要清涼，痘要溫。清涼者，清肺熱也，溫者，溫補生漿也。一種初起眼白赤色，聲啞唇腫，作渴，腰痛腹脹，人事不清，口鼻出血，以亂狂叫不安，此係閉塞不出，名曰閉證，最爲難治。服藥後，若能現出者，或可得生。鼻內流血者，毒重，口內出血者，毒尤重。初起手足心如火熱非常者，毒亦重，若初時失於清解，以致毒蘊於胃，口鼻出氣腥臭，則生牙疳。身熱不退，餘毒流入大腸，則成痢證。或過於發散，後來元氣虛弱，骨瘦不堪，則成疳疾。種種壞證，不可不愼。此證日出三次，三日九次爲順，總宜出透毒氣得淨，即無他患。又有一種奶痧風疹，此類感風熱而出，乃皮膚小疾，服藥疏風清熱即愈，不在此痧證中論也。正景痧疹，有所大忌，病家犯其所忌，則至於殺人，醫家犯其所忌，亦至於殺人也。其所忌不同，皆忌閉塞其毒，不得發泄也。今先標四大忌於前，令人勿犯，然後製方於其後。

一忌葷腥生冷風寒。出痧疹時，大忌食葷腥，食生冷，冒犯風寒，皆能使皮膚閉塞，毒氣抑鬱而內攻也。

一忌驟用寒涼。初發熱時，最忌驟用寒涼以冰毒，使毒氣抑遏不得出，則成內攻之患。而昔人謂天氣暄熱，宜用辛涼發之，如黃連解毒湯之類，不知天時寒熱之氣，豈寒涼之藥所能解？今驟用寒涼，恐不足以解外熱，而適足以阻內熱，使不得出也。會見有一宦家艱子，得一男，子甫一歲，出痧，發熱，痧未見形而發搐。醫誤認爲急驚，而用涼藥攻之，遂令痧毒隱隱在皮下不出。後醫以滋陰爲主，而用四物等藥，亦不能救，煩悶聲啞，至旬日而死。此可以知涼藥冰毒之害矣。今因天熱而驟用寒涼，豈理也哉？

一忌誤用辛熱。初發熱時，最忌誤用辛熱以助毒，如桂枝、麻黃、羌活、蒼朮、丁香、肉桂、砂仁之類，能使毒散蔽而不得出，亦致內攻之患。即有痧麻初起，四肢逆冷，乃火極似水之故，不可妄投熱藥，痧現自然漸和。而昔人謂天氣大寒，宜用辛熱，如桂枝湯之類發之，不知天氣大寒，只宜置之燠室，謹避風寒可也，且天氣雖寒，而人身之熱毒未必減也，而多用辛熱，豈理也哉？

一忌用補澀。痧出之時，多有自利不止者，其毒亦因利而散，此殊無妨。如泄利過甚，則以加味四苓散與之，切忌用參、朮、訶、蔻補澀之藥，以圖速止，重則令腹脹喘滿，而不可救，輕則變爲休息痢，纏綿不已也。如痧後瀉黃紅色，乃內有伏熱，加木通、車前子、黃芩可也，記之記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　述原　景岳子曰：痘之與疹，原非一種，雖痘之變態多證，而疹之收斂稍易，然疹之甚者，其勢凶危，亦不減於痘，最爲可畏，蓋疹毒痘毒，本無異也。第古人重痘而忽疹，多不詳及，使後人無所宗法，余實悵之。自得羅田萬氏之刻，見其理透法精，鄙念斯慰。今悉從其訓，備述於此，雖其中稍有裁訂，亦不過正其疑似，詳其未詳耳，使此後患疹者，幸獲迷津之指南，亦以見萬氏之功爲不少矣。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名義》　疹者，痘之末疾，惟二經受證，脾與肺也，內應於手足太陰，外合於皮毛肌肉，是皆天地間渗戾不正之氣，故曰疹也。然其名目有異，在蘇、松曰沙子，在浙江曰醋子，在江右、湖廣曰麻，在山陝曰膚瘡，曰糠瘡，曰赤瘡，在北直曰疹子。名雖不同，其證則一。但疹在痘前者，痘後必復疹，惟痘後出疹者，方爲結局。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逆順》　萬氏曰：疹以春夏爲順，秋冬爲逆，以其出於脾肺二經，一遇風寒，勢必難出，且多變證，故於秋冬爲不宜耳。夫天行不正之氣，致爲人之瘍疹，然古人於痘疹二字，始終歸重於痘，並不分別疹爲何物，豈可以二證歸於一證耶？想當時重痘不重疹，故爾略之，致使後人不得心法，因而害事者，往往有之。今以吾家四代傳流，以及今日心得之法，開載於後，用此應病，定不差矣。敢有毫釐隱匿，天其鑒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脈》疹脈　凡出疹，自熱起至收完，但看右手一指，脈洪大有力，雖有別證，亦不爲害，此定存亡之要法也。

景岳曰：按此即陽證得陽脈之義，若細軟無力，則陽證得陰脈矣，元氣既弱，安能勝此邪毒？是即安危之基也。故凡診得陰脈者，即當識爲陰證而速救元神，宜用傷寒溫補托法，參酌治之。若執以麻疹爲陽毒而概用清寒，則必不免矣。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證》　疹雖非痘之比，然亦由胎毒蘊於脾肺，故發於皮毛肌肉之間，但一時傳染，大小相似，則未有不由天行癘氣而發者。此其源雖內發，而證多屬表，故其內爲胎毒，則與痘證同，外有表邪，則與傷寒類。其爲毒也，總由君相二火，燔灼太陰，而脾肺受之。故其爲證，則有咳嗽噴嚏，面腫腮赤，目胞浮腫，眼淚汪汪，鼻流清涕，呵欠悶頓，乍涼乍熱，手足稍冷，夜卧驚悸，或惡心嘔噦，或以手掐面目唇鼻者，是即出疹之候，便宜用解毒散邪等藥，不使留停於中，庶無他患。且凡是疹證，必其面赤、中指冷而多嗽，又必大熱五六日，而後見紅點遍身，此其所以與痘與傷寒有異也。

一、痘欲盡發而不留，疹欲盡出則無病。邪氣鬱遏則留而不去，正氣損傷則困而不伸。毒歸五臟，變有四證，歸脾則泄瀉不止，歸心則煩熱不退而發驚，歸肺則咳嗽血出，歸腎則牙齦爛而疳蝕。

程氏曰：麻疹初出，類傷風寒，頭疼咳嗽，熱甚，目赤頰紅。一二日內即出者輕，必須解表，忌見風寒，葷腥厚味，如犯之，恐生痰涎，變爲驚搐，必致危矣。如初起吐瀉交作者順，乾嘔霍亂者逆，欲出不出者危亡立至。

徐氏曰：痘自裏而出於臟故重，疹自表而出於腑故輕。

景岳曰：痘疹之屬有四腫，曰痘，曰疹，曰麻，曰斑也。痘則陸續漸出，自小而大，或稀或密，部位顆粒有辨也。疹則一齊發出，大者如蘇子，次者如

芥子，小者如蠶子，而成粒成片者是也。麻則最細而碎，如蚊迹模糊者是也。斑則無粒，惟成片，紅紫如雲如錦者是也。大都疹與麻、斑同類，即發斑傷寒之屬，而痘則本非其類也。蓋痘毒本於肝、腎，出自中、下二焦，是以終始不妨於食，而全賴水穀爲主，所以能食則吉，不能食則凶。故治痘者，不可不顧脾胃。麻疹之毒，則由表邪不解而內犯太陰陽明，病在上、中二焦，所以多不能食，故治麻疹者，但宜解散火邪，邪散則自能食矣。是痘疹之治，當各有所重者如此。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期》 出疹之候，初熱一日至次日鷄鳴時，其熱即止，止存五心微熱，漸見咳嗽鼻流清涕，或腹中作痛，飲食漸減，到申酉之間，其熱復來。如此者四日，用手滿按髮際處甚熱，其面上熱少減二三分，咳嗽連聲，面燥腮赤，眼中多淚，噴嚏頻發，或忽然鼻中出血。至五日，其熱不分晝夜。六日早時，其疹出在兩頰下，細細紅點，至午時，兩手背並腰下及渾身，密密俱有紅點。七日普遍掀發，其鼻中清涕不流，噴嚏亦不行，七日晚，兩頰顏色漸淡。此驗出疹之要法。

凡疹熱六日而出，一定之規也。若醫人無識，用藥太早，耗散元氣，及至出時，變害多矣。或嗽而變喘，或出一二日即隱，或作大瀉，或合目而喘，此醫人用藥不當之害也。吾家治法，定不在五日內用藥，必待見疹，方用徐徐升表。然用藥亦有次第，凡一劑必作十餘次飲之，況疹在皮膚之間，若作一次服，則藥性催之太急，每致譫語煩躁，故當愼之。

景岳曰：按此萬氏之法，謂醫人用藥太早，恐致耗散元氣，故必待見點而後施治，及作一次服，恐藥性催之太急，皆惟恐無益而反以致害，此固其心得之法也。然以愚見，則醫有高下，藥有宜否，但使見有確眞，發無不當，則於未出之前，或解或補，必有得預防之力，以潛消其毒者，既出之後，亦必有善調之方，而不致催急者，此在善與不善，或不嫌早與不早也。嘗見庸流之誤治者多，是誠不服藥爲中醫也。此萬氏之說所以不可不遵。

凡疹熱五六日必出矣，醫人用藥見不能散，父母見藥不效，醫人見熱嗽不能除，或以別證治之，主家又或更醫，此世之所以誤者多矣。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麻疹初熱》 麻疹發熱之初，與傷寒相似，惟疹子則面頰赤，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目中有淚，呵欠喜睡，或吐瀉，或手掐眉目，面赤爲異耳。但見此候，即是疹子，便宜謹避風寒，戒葷腥厚味。古法用升麻葛根湯以表散毒邪，余製透邪煎代之更佳，或柴歸飲亦妙。但使皮膚通暢，腠理開豁，則疹毒易出，不可作傷寒，妄加汗下也。妄汗則增熱而爲衄血，咳血，爲口瘡咽痛，爲目赤腫，爲煩躁乾渴，爲大小便不通。妄下則裏虛，爲滑泄，爲滯下。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言不可妄汗妄下也。

凡疹初熱，疑似之間，切不可輕易用藥。總有他證，必待五日，腮下見疹，方可用升表之劑。嗽多、連打噦噴，鼻流清涕，或流鼻血，飲食減少，好飲涼水，只宜調理飲食，戒麵食葷腥。

一、疹子初發熱時，未見出現，咳嗽百十餘聲不已，上氣喘急，面目胞腫，時卧時起，此火毒內蒸，肺葉焦舉，宜甘桔湯合白虎湯加牛蒡子、薄荷主之。如疹出之時，咳嗽口乾，心煩者，此毒在心肺，發未盡也，瀉白散加天花、連翹、玄參、黃連主之。

一、疹子欲出未出之時，宜早爲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患。若不預解，使之盡出，多致毒蓄於中，或爲壯熱，日久枯瘁，或成驚癇，或爲瀉痢，或爲咳血喘促，或作疳蝕而死。此雖一時戾氣之染，然未有不由於人事之未盡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出没》 一、疹子出没，常以六時爲準。假如子後出，午後即收，午後出，子後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凡此旋出旋收者輕。若一出連綿三四日不收者，乃陽毒太甚，宜大青湯，或用荆芥、牛蒡子、甘草、玄參、石膏、桔梗主之。若逡巡不出者，乃風寒外束，皮膚閉密也，宜荆防敗毒散主之。

一、疹已出而復沒者，乃風寒所逼而然，若不早治，毒必內攻，以致癢瘡而死。急用升麻湯加荆芥、牛蒡子、甘草熱服，則疹必復出而安矣。

一、發熱六七日以後，明是疹子卻不見出，此必皮膚堅厚，腠理閉密，或爲風寒所襲，或曾有吐瀉，皆能伏也。急用托裏散表之劑，如麻黃湯去杏仁，加蟬退、升麻，外用胡荽酒之類。如一向未更衣者，必毒甚於內，伏而不出《局方》涼膈散加牛蒡子主之。

一、疹子只怕不能得出，若出盡則毒便解。故治疹者，於發熱之時，當察時令寒暄，酌而治之。如時證大寒，以桂枝葛根湯，或麻黃湯發之。時證大熱，以升麻葛根湯，或合人參白虎湯發之。不寒不熱，以荆防敗毒散發之。如兼疫癘之氣，以人參敗毒散發之。如盡一劑，不出，再作本湯服之，外用胡荽酒，又以苧麻蘸酒遍身戛之，務令亟出。如三四作更不出，加腹中脹痛，氣

喘昏悶，則死證也。

景岳曰：按此萬氏之法，極得隨時制宜之善，已盡發表之義矣。然發表之義，亦最不易，即如營衛不足而疹有不能出者，其證甚多，若徒知發之，而不知滋之，則營衛有弱者，非惟不能發，而且恐窮其源矣。此其或在脾胃，或在血氣，必得其神，庶乎有濟。如傷寒三表之法，實亦有關於此。

一、疹毒出盡，則邪氣解散，正氣自然和平。如發熱煩悶，或嘔吐，或泄瀉，此毒邪壅遏，尚未出盡也。煩熱者，黃連解毒湯。嘔泄者，柴胡橘皮湯。並外用胡荽酒，及苧麻戛法如前。待疹子出盡，則煩熱自去，嘔吐自止矣。

一、疹有既收而餘毒未盡，至三日之外又復發出，或至五六次不已者，此因發熱之時，不避風寒，致令邪氣鬱於肌肉之間，留連不散，雖曾解散，終屬未暢耳。若兼雜證，亦當隨證法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形色》 凡看麻疹初出之法，多於耳後、項上、腰腿，先見其頂尖而不長，其形小而勻淨者吉也。若色見通紅，則疹發於心，紅者，火之正色也。若疹色淡白者，心血不足也，養血化斑湯主之，或四物湯加防風。色大紅焰或微紫者，血熱也，或出太甚者，並宜大青湯主之，或四物湯去川芎加柴胡、黃芩、乾葛、紅花、牛蒡子、連翹，涼血滋陰而熱自除，所謂養陰退陽之義，亦五死一生之證也。若黑色者，則熱毒尤甚，而十死一生之證，此尤不可不明察之而混爲施治也。

凡疹初出色赤者，毒盛之勢也。但大便調，咳嗽多，右手一指脈輕重取皆有力，雖勢重不礙，但當隨證調理。若嗽少，右手一指脈無力，雖三日後收，其渾身疹瘡變爲紫色，壅結於皮膚之間。若用解利之藥，其色漸轉紅色，嗽多流涕，頗思飲食者生，若投二三劑難變者，難療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涕》 凡疹出至二三日，必兩鼻俱乾。待收完，看毒氣輕者，清涕即來，就思飲食，此不必服藥。若清涕來遲，不思飲食者，須要清肺解毒，必俟清涕出，方可不用藥。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吉凶》 或熱或退，五六日而後出者輕。透發三日而漸沒者輕。淡紅滋潤，頭面勻淨而多者輕。頭面不出者重。紅紫黯燥者重。咽喉腫痛不食者重。冒風沒早者重。移熱大腸變痢者重。黑黯乾枯，一出即沒者不治。鼻扇口張，目無神者不治。鼻清，糞黑者不治。氣喘，心前吸者不治。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總論治法》 一、疹喜清涼而惡濕，痘喜溫暖而惡涼，此固其大法也，然亦當有得其宜者。如疹子初出，亦須和緩則易出，所以發苗之初，只要發出得盡，則疹毒便解，非若痘之苗而秀，秀而實，而後毒解也。痘子成熟之時，若太溫熱，則反潰爛不收，是痘之後亦喜清涼也。故治痘疹者，無過熱，無過寒，必溫涼適宜，使陰陽和平，是爲得之。

一、痘宜內實，可用補劑；疹忌內實，只惟解散，惟初熱發表時略相似耳。既出之後，痘宜補氣以生血，疹宜補陰以制陽。何也？蓋疹熱甚則陰分受其熬煎，而血多虛耗，陰津被剋，故治以清火滋陰爲主，而不可少動其氣，若燥悍之劑，首尾皆深忌也。世知痘證所係之重，而不知疹之殺人尤甚，方書多忽而不備，良可太息也矣。

一、斑疹之毒，皆出於火。《內經》曰：赫曦之紀，其病瘡瘍。故或遇二火司天，或司運之歲，肺金受制，感而發者居多。輕則如蚊迹之狀，或壘腫於皮膚間，名曰癮疹。重者如硃點紅暈，或片片如錦紋，名曰斑疹。大抵色赤者吉，色黑者凶。其證似傷寒發熱，凡三四日而出，七八日而醫也。凡此之類，皆屬邪熱，治之之法，惟辛涼解利而已。即若吐瀉，亦斷不可用溫補也。如豆蔻、乾薑之類，切勿輕用。而初發之時，尤不可大汗，只宜升麻、葛根、透邪煎之屬，微表之耳。故用宜斟酌，有不可一概取必也。

一、標出不紅，現而發熱轉甚，或頭痛身痛煩躁者，升麻湯，或透邪煎。

一、色赤稠密，身痛煩躁者，升麻湯加紫草、連翹。

一、寒熱併作，頭痛背強者，升麻湯加羌活、防風、連翹。

一、頭項面腫，升麻湯加牛蒡子、荊芥。若脈強火盛熱渴者，宜清降其火，以白虎湯加減用之。

一、自汗煩渴，氣壅脈數者，化斑湯。

一、身熱煩渴，泄瀉者，柴苓湯，或四苓散。如夏月，益元散。

一、熱甚，小便赤澀，譫語驚恐者，導赤散、四苓散加辰砂。夏月，益元散加辰砂。

一、咳嗽甚者，二母散、麥門冬湯、清肺湯。

一、喘者，小柴胡湯去人參加五味子

一、熱甚鼻衄，或便血溺血熱甚者，黃連解毒湯。血甚者，犀角地黃湯。

一、傷食嘔吐，六君子湯加藿香、乾葛，或減去人參。熱甚嘔吐者，解毒

湯。小便不利而嘔吐者，四苓散。一二日不通者，導赤散。

一、大便秘結，發熱身痛者，大柴胡湯。腹脹氣喘者，前胡枳殼湯。

一、咽喉不利，甘桔湯。兼風熱咳嗽者，加防風。

一、寒熱往來似瘧，小柴胡湯，如兼咳嗽，去人參。

一、痲後身熱不除者，升麻湯，或去升麻加黃芩、黃連，各酒炒用。

一、下痢赤白腹痛者，黃芩芍藥湯，或加枳殼。身熱腹痛者，解毒湯。

一、餘毒未盡，變生癰疽瘡癤者，升麻湯加防風、荊芥、牛蒡子。

景岳曰：按以上萬氏治疹諸條，皆極詳妥，然其中惟瀉痢、氣喘二證則最多疑似。蓋二證之由疹毒，固當如其治矣。然有不因疹毒者，如俗醫但見是疹，無不概用寒涼，不知有可涼者，有不可涼者。其有脾氣本弱而過用寒藥，或以誤食生冷致傷脾胃而爲泄瀉者，亦多有之。此一證也，雖曰由疹而發，而實非疹毒之病矣。但察其別無熱證熱脈，而兼之色白氣餒者，便須速救脾氣，急從溫補，宜溫胃飲、五君子煎、胃關煎之類主之。若執謂疹毒不可溫，則無不危矣。此醫之當知本也。又如氣喘一證，大有虛實。蓋十喘九虛，若察其本非火證，又非外邪，而或以大瀉，或以大汗而致喘者，必皆氣脫之候，此非六氣煎，或貞元飲必不可也。凡此二者，皆不可不加細察，而或者以氣促作氣喘，則萬萬大誤矣。又《痘瘡總論》中，有因人因證之辨，與此痲疹實同一理，所當參閱。故不可以痲疹之邪，悉認爲實火，而不知虛火之爲害也。

徐東皋曰：痘難疹易之說，此俗談耳。其有胃氣原弱，所感入深，又或因瀉利而發有不快，或發之未透而隨現隨隱，久之邪氣漸入於胃，必瀉泄不已，出而復出，加之喘促，則必危矣。凡若此者，又豈可以易言哉。所以但有出疹，若見虛弱，急當先補脾胃。其有欲出不出，急當托裏發表以助之。且首尾俱不可瀉，一如痘證同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禁忌》 凡疹瘡發表之後，紅影出於肌膚，切戒風寒生冷。如一犯之，則皮膚閉密，毒氣壅滯，遂變渾身青紫，而毒反內攻，煩躁腹痛，氣喘悶亂，諸證作矣。欲出不出，危亡立至，醫家、病家皆不可不愼。

一、疹瘡之證，全在調治，禁忌如鷄魚、炙煿、鹽醋、五辛之類，直過七七之後方可食之，惟宜食淡，不可縱口，致生他疾也。若誤食鷄魚，則終身皮膚粟起如鷄皮之狀。或遇天行出疹之時，又令重出。誤食豬肉，則每歲凡遇出疹之月，多有下利。誤食鹽醋，致令咳嗽，則每歲出疹之月，必多咳嗽。誤食五辛之物，則不時多生驚熱，此痘疹之家皆所當愼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發熱》 瘡疹非熱不出。凡疹子欲出，必遍身發熱或煩躁，或頭眩，或身體拘急，及既出則身便涼，諸證悉解，此一層疹子隨即收者，極輕者也。如疹子既出而熱甚不減，此毒盛者也，宜大青湯解其毒。便澀者，宜黃連解毒湯合白虎湯，或大連翹飲解其裏。大便不通者，《局方》涼膈散加牛蒡子主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喘嗽》 凡疹證多嗽，此頓出頓入之勢也。但有疹毒，須假嗽多而散，故疹後旬日之內，尙宜有嗽，切不可見嗽多而治嗽也，宜愼之。疹證屬肺與脾胃，肺受火邪則嗽多，嗽多則頓出頭面幷及四肢，大腸受火邪，則上連脾胃而爲泄瀉。若早瀉則嗽必減而變爲喘，蓋喘、嗽二者皆屬於肺。然嗽實喘虛，得嗽者出，得喘者入，入則合眼多痰，胸滿腹脹，色白而毒不盡出，證則危矣。此疹之宜嗽不宜喘，而最不宜於泄瀉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吐瀉》 凡疹子初起，發熱吐利，純是熱證，不可作寒論。此乃火邪內逼上焦則多吐，下焦則多利，中焦則吐利並作。自利者，宜黃芩湯。吐利者，宜黃芩湯加半夏二錢、生薑三片。自利裏急後重，宜黃連解毒湯合益元散。

凡疹出一二日，或三四日，忽然大瀉，嗽多者，用升表之藥，加以分利治之。若瀉而兼喘，復見悶亂搖頭者凶。

一、痲疹現後，大便下膿血，或因泄瀉而變成膿血者，或徑自利者，但看瘡疹出多而色紅又多嗽者，只宜表疹。俟其收後，方宜解毒，兼治其痢。

一、疹子初起，最忌泄瀉，然亦有始終泄瀉而不妨者，稟之強弱異也。若因瀉嗽減而變爲喘者則危矣，詳前喘嗽條。

一、身熱煩渴泄瀉者，柴苓湯、四苓散。如熱甚或夏月，益元散。

一、疹後作痢，亦有看手咬指甲，撕口唇皮，及咬人等證，當以解毒分利藥治之。若所下稠涎，紅白相兼者，務要用解毒之藥。若晝夜有三、五十次，漸減至二、三次，或漸多嗽，右手一指脈漸起，清涕復來者，方可望生。若痢變煤色，或成屋漏色，或如青菜色，肛門如筒。喘促音啞，飲食不進，午後腮紅，皆不治。

景岳曰：自古方書，凡發揮未盡，及用治未當者，間亦有之，而惟於泄瀉一證則尤其爲最。何也？蓋古人以泄瀉爲熱者什九，故多用河間黄芩芍藥湯爲主治，而不知凡屬泄瀉，最多脾腎虚寒也。即如出疹一證，雖有由疹毒而瀉者，然果係實熱，多不作瀉，但致瀉者，率由脾胃之弱。若但知清火解毒，則脾必日敗，而漸成屋漏、青菜色，及氣促、絶食不治之證矣。病而至此，豈猶熱耶？總屬誤耳。故凡治泄瀉者，即雖是疹，亦必察其有無熱邪。如無熱證熱脈，即當於痘瘡泄瀉條求法治之，庶最危者猶可望其生也。故余於諸法之外，而獨言其要者有如此。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飲食》 凡出疹者，多有五六日不飲食，此胃爲邪氣所侵，亦爲邪氣所養，故不食亦不妨。切不可着意治之，只宜治疹，疹瘡出盡，毒氣漸解，即思飲食。尤不可與麵食，雖用粥飲，每次只可少與，候氣清神爽，身全不熱，漸漸加添，但宜少而頻也。

凡出疹之先，平昔過用麵食者，或正出時吃麵食者，或胃氣漸開即思麵食而用早者，因動胃火，以致清涕不來，身體作熱，兩眼看手，咬指摳鼻，撕口唇皮，及撕眼瞼毛眼瞼毛，即睫毛。者，此皆疹後食復之病也，當清肺解毒，加消導之劑治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飲水》 凡患疹之人，不拘大小，自起至收，必皆喜飲涼水。此不必禁，但宜少不宜多，宜頻不宜頓，則毒氣隨之漸解。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渴》 凡疹子渴喜飲水，純是火邪，肺焦胃乾，心火內亢故也。初熱發渴者，升麻葛根湯加天花粉、麥門冬；渴甚者，人參白虎湯合黄連解毒湯主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汗衄》 凡疹子發熱，或自汗，或鼻衄者，不須止之，此亦散越之義。汗者，毒從汗散；衄者，毒從衄解，但不可太過。如汗太多，人參白虎湯，或合黄連解毒湯；衄太多者，玄參地黄湯。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躁妄狂亂》 凡疹有初熱而見煩擾譫妄狂亂者，宜升麻葛根湯調辰砂益元散主之。

一、疹收之後，餘熱未盡，日夜煩躁，譫語狂亂者，辰砂益元散用燈心湯調下，或四苓散加燈草、黄連、黄芩，調水飛硃砂五分主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咽痛》 痘疹咽痛亦是常候，乃火毒上薰而然也，勿以喉痹同論，妄用針刺。蓋此非喉痹癰腫，原無惡血可去也。痘疹喉病，只是咽乾作痛，宜甘桔湯加牛蒡子，或射干鼠粘子湯，細細嚥之，更以玉鈐匙吹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唇口瘡》 凡出疹之先，或有胃火，及出疹之後，餘毒不散，此熱毒收於牙齦上下，故並唇口生瘡。遇有此證，每日用溫米泔水洗十餘次，急用解毒之藥治之。若或失治，多變走馬疳也。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腹痛》 凡疹初熱一日至五六日之間，多有腹痛之證。此大腸之火鬱於皮竅之中，故作腹痛。俱不可認作傷食，用消導之藥，或以手揉，俱能致害。但解疹毒，毒散則腹痛自止，最宜慎之。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疹後諸證》 凡疹後餘毒未盡，隨當解之。若停留日久不解，則必致喘嗽，或喉中痰響，或爲四肢冷痺，或目無光彩，面色青白，或鼻孔如烟筒，或嗽聲不出。若右手一指脈輕取散亂，重按全無，則成難治之證矣。

一、疹子收後身有微熱者，此虚熱也，不須治之，待血氣和暢，其熱自退。若熱勢太甚，或日久不減，宜用柴胡麥門冬散；甚則黄連解毒湯，或合人參白虎湯。

一、疹後熱不退，而髮枯毛豎，肉消骨立，漸漸羸瘦，爲骨蒸勞瘵之證者，宜萬氏柴胡四物湯主之，或蘆薈肥兒丸加當歸、連翹治之。遲則變證，爲睡則露睛，口鼻氣冷，手足厥逆，遂成慢脾風瘈瘲，不治之證矣。

一、疹後熱不除忽作搐者，不可以急驚風同論，宜導赤散加人參、麥門冬，送七味安神丸。小便清者可治，短少者難治。如見多痰，或用抱龍丸，或以四物湯加麥門冬、棗仁、淡竹葉、甘草、龍膽草、黄連、茯苓、辰砂、石菖蒲之類治之，或以此藥爲末，用蒸餅、豬心血爲丸服亦可。

一、疹退後多有咳嗽之證。若微嗽不已者，此餘毒未盡也，用清肺飲加生甘草、牛蒡子主之。若嗽甚氣逆，發而不已者，此肺中伏火，金虚葉焦也，宜清肺飲，或清肺湯合人參白虎湯、六一散之類主之。若身熱頓嗽，甚至飲食俱嗆出，或咳出血，皆熱毒乘肺而然，宜多用門冬清肺湯，或加連翹，或清金降火湯主之。若咳甚而面浮目腫，胸高喘急，血出口鼻，面色青赤，昏躁搖頭者，死證也。又有肺氣本虚，爲毒所逼而發喘不已，但無嗽血嗆食等證者，宜用清肺飲倍加人參治之。不可拘於肺熱之說，而純用清肺解毒之藥也。

一、疹後餘熱未盡，或熱甚而失血者，四物湯加茵陳、木通、犀角以利小

便，使熱氣下行則愈。若血在上者，去川芎。

一、疹後餘毒入胃，久而不散，以致牙齦黑爛，肉腐血出，臭氣冲人者，名爲走馬疳，用馬鳴散主之；甚者急用人中白、蘆薈、使君子、龍膽草、黃連、五靈脂，浸蒸餅爲丸，滾水服之，以清胃火。若面頰浮腫，環口青黑，齒脫、唇崩、鼻壞者，死證也。

一、疹退之後，飲食如常，動止如故，乃卒然心腹絞痛，遍身汗出如水者，此因元氣虛弱，失於補養，外雖無病，裏實虛損，偶然爲惡氣所中，謂之中惡。此朝發夕死之證。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附麻疹》 痘之外有疹，疹子外又有麻疹。麻疹者，亦疹之類，即斑疹也。但正疹則熱至五六日而後一齊湧出，出皆粒粒成瘡，非若麻疹之皮紅成片也。且麻疹之出，則不拘三四日，以火照之，遍身塗朱之狀，此將出之兆。出則細碎，皮紅成片，如蚊蚤之迹者，即麻疹也。亦或有六日始出，出而又沒，沒而又出，不過一周時許。世俗謂一日三出，三日九出，後方齊出透徹。然亦有不拘者，只三日間，從面至胸背手足，雖隨出隨沒，然只要出透，以遍身紅潤者爲美。重者遍身膨脹，眼亦封閉。色有赤白微黃不同，只要紅活，最嫌黑陷，及面目胸腹稠密，纏鎖咽喉者爲逆，發不出而喘者即死。所謂麻者，以遍身細碎如麻，無有空處故也。然又有遍身但紅而絕無斑點者，是又謂之火丹，亦其類也。故痘家有夾疹、夾麻、夾丹等證，總皆熱毒所致，俱當詳辨也。

一、麻疹初起，呵欠發熱，惡寒咳嗽，噦噴流涕，宜升麻葛根湯加蘇葉、葱白以解肌，切忌大汗。若潮熱甚者，加芩、連、地骨皮。譫語者，調辰砂益元散。咳嗽加麻黃、杏仁、麥門冬、石膏。咳甚熱甚者，用涼膈散加桔梗、地骨皮。泄瀉者，宜四苓散。便紅合犀角地黃湯。吐血衄血，用犀角地黃湯加山梔。小便赤加木通。寒熱似瘧，小柴胡湯。

一、麻疹已出，煩躁作渴者，解毒湯合白虎湯。喘而便閉者，前胡枳殼湯加五味子。便秘甚者，小承氣湯。譫語溺閉者，導赤散。小便如泔者，四苓散加車前、木通。譫語如狂者，解毒湯調辰砂益元散。大小便血者，犀角地黃湯合解毒湯。吐血衄血，解毒湯加炒山梔、童便。泄瀉，解毒湯或四苓散。喘兼泄瀉，溺赤澀者，柴苓湯。煩熱大渴作瀉者，白虎湯加蒼朮、豬苓。熱盛乾嘔者，解毒湯。傷食嘔吐，四君子湯。夏月因熱作嘔，四苓散加人參。

一、麻證初起，及已出已沒，一切雜證俱與痘疹大同，但始終藥宜清涼。雖曰麻喜清涼，痘喜溫暖，不易常道，然虛則補，實則瀉，寒則溫，熱則涼，方是醫家玄妙。故治麻亦有血虛而用四物湯，氣虛而用四君子湯，傷冷則溫中、理中之藥，皆當因證而用也。

一、麻證收後，餘毒內攻，凡尋衣摸床，譫言妄語，神昏志亂者死。如熱輕而餘毒未除，必先見諸氣色，若有所見，須預防之，始終以升麻葛根湯爲主，或四味消毒飲，或六味消毒飲，解毒湯，隨證選用，仍忌魚腥、葱、蒜等物。

《痘疹幼幼心書·痘疹辨論》 痘自裏而出于臟，故在肌肉血脈之間，必先出紅斑而後漸起如痘，故名曰痘。其證早晨身微熱，午後大熱，眼睛黃色，兩脅下吸吸然而動，甚則發驚，此屬心臟，稍有失治，多不能救。疹子自表而出于腑，故出于皮膚之上，其形如麻，一出而沒，俗名曰麻。其證身熱同上，眼赤多淚，此屬肺臟，隨熱發散，易生易沒，較痘爲輕。大約疹有實熱之證，令兒慄戰似寒，不可作寒看，乃火象也。熱極生陰，反作寒矣。初熱時只宜發表，再宜補陰制陽可也。蓋疹甚則陰分受其熬煎，而血多虛耗，故治以清火滋陰爲主，不可少動其氣，若燥悍之劑，首尾當忌。

脈疹，此證兒初生未及滿月時，週身發出紅點，如粟米之類，其形似疹。醫人不察，悞以爲疹，或令乳母服藥，或令兒服金石丹砂，不知兒腸胃未全，清如露水珠，安敢用藥。須知此證，乃兒在胞胎之內，乳母胎熱，兒爲陰血之氣薰蒸，日久生下，忽遇陽風一逼，遂發出此瘡。蓋爛脈疹之毒，故以脈疹名，不須治而自愈。

騷疹，凡小兒痘未出之先，時行疫病，乳母爲瘟氣所染，兒食病乳，亦感熱病，或週身發出紅點，或曰疹子，又曰班子，二者皆非也。是乳中熱毒，入兒肌膚之間，然毒氣不出自臟腑，何畏之有，故名曰騷疹，謂之母病子亦病也。善治者，先治其母之病，兒自愈矣。

影疹，此疹發熱二三日，表後紅標隱隱于肌膚之裏，如物影之搖動，時有時無。是發表熱毒正出之際，偶遇大風大寒，生冷之物犯之，故皮膚閉塞，毒氣壅滯，遂片片皆紅，紅或變白，白變紅，紅變紫，而毒氣攻入于內，令兒喘滿腹痛，諸證作之，欲出不出，存亡立至，急用升麻化班湯，或活血散服之，其疹不日即出，如小便不通，熱甚者，五苓散去桂，加梔子、木通，大熱不退而作渴者，人參白虎湯主之。

血疹，經云，汗者血之本，血者人之源。小兒盜汗自汗不須疑，疹證得汗爲奇，初熱時未曾用藥發表，多汗，汗由熱氣內蒸，腠理開泄，遍身汗出如水，此毒盡從汗出，吉兆也，勿信俗醫以止爲急。如汗出過多，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又有疹發熱時，鼻中血出者，此毒從鼻血解也，俱不可止。若血出太多者，此是火毒甚盛，逼迫太過，致液妄流，血妄行矣。血不止，用五倍子爲末，吐津調三錢，作一餅敷兒肚臍上，其血即止。血太多，宜茅花湯，藥用鬱金、生地、梔仁、黃芩、茅花，水煎調百草霜服，或玄參地黃湯主之。疹證熱毒失表散不得出，內攻眼角及耳中，血出不止，或大便血出不止者危。緣熱毒未出，內攻五臟，五臟腐傷，以致血出，是二三日間，失于發表散之過也，若將當歸六黃湯與升麻湯並用，十中可救一二。

《痘疹幼幼心書・疹毒證治》　疹子只怕不能得出，若出盡則毒便解，故治疹子者，發熱之時，當察時令寒暄，以藥發之。如時大寒，以桂枝葛根湯發之，大熱，以黃連解毒湯發之，不寒不熱，以荊防敗毒散發之。如兼疫癘之氣，以人參敗毒散發之，如盡一劑不出，再作本湯發之，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酒，遍身熏之，務令亟出。如三四作，更不出，加腹中脹痛，氣上喘促，昏悶譫妄者，必死證也。右方雖因時制宜，亦不可拘泥，如冬月亦有不宜麻桂而宜石膏者，正當以脈證爲主耳，總不如瀉白消毒散、金沸草散之爲妥也。

發熱六七日以後，明是疹子卻不見出，此皮膚堅厚，腠理間密，又或爲風寒襲之，曾有吐利乃伏也。急用托裏發表之劑，麻黃湯去杏仁加蟬蛻、升麻，外用胡荽酒，散麻刮之。如一向未更衣者，毒甚于裏，伏而不出，以七物升麻丸解之，再不出者，死證也。

疹子初發熱時未見出現，咳嗽百十聲不已，上氣喘促，面浮目胞腫，時卧時起。此毒火內蒸，肺葉焦舉，宜甘桔湯、消毒散、瀉白散三方合而服之，內桑白皮多用。熱盛煩渴加石膏、知母、黃芩、天花粉。

疹子發熱吐利純是熱證，不可作寒論。乃火邪內迫，上焦多吐，下焦多利，中焦吐利並多。多吐宜黃芩湯加茅根、蘆根、枇杷葉，吐利宜黃芩加半夏湯入茅根、蘆根調六一散，自利裏急後重者，宜加味黃芩湯送下香連丸。

痘疹咽痛亦是常候，乃毒火上薰而痛也，勿作喉痹同論，妄用針刺。喉痹內作癰腫，故宜針決去惡血。痘疹只是咽乾作痛，宜甘桔湯加牛蒡子，或射干鼠黏子湯細細嚥之。

患疹之人箇箇渴喜飲水，純是火邪，肺焦胃乾，心火內亢故也。初發熱渴者，升麻葛根湯加天花粉，或葛根麥門冬散，疹子出見渴者，人參白虎湯加天花粉、麥門冬，渴甚者，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主之。其有渴甚，急索涼水者，亦不過爲禁止，但飲宜少而頻，而毒亦因以解矣。

疹痘之色不可同論，大抵痘子怕太紅，皮嫩易破必生瘡癤，疹子喜通紅，疹發于心，紅者火之正色也，若疹色淡白者，心血不足，養血化斑湯主之，色太紅艷，或微紫者，血熱也，或出太甚者，並宜大青湯主之。黑者，死證也。

疹子出沒常以六時爲準，假如子後出者，午時即收，午後出者，子時即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凡此旋出旋收者輕，若一出連綿三四日不收者，乃陽毒太甚，宜大青湯解之。逡巡不出者，乃風寒外束，皮膚閉密也，宜荊防敗毒散主之。

瘡疹非熱不出，疹子欲出則遍身發熱，或煩躁，或頭眩，或身拘急，及既出，則身便涼，諸病悉解。此一層疹子隨收矣，如疹子既出，熱甚不減，此毒壅遏。宜大青湯解其表，便瀝者以黃連解毒湯合白虎湯解其裏，大便不通者，四順清涼飲主之。

凡疹子只要出得盡，則毒邪解散，正氣和平，如拂拂發熱，煩悶不寧，如蛇在灰，如蚓在塵之狀，或嘔吐，或注泄，此毒邪壅遏，尚未出盡。煩熱者，黃連解毒湯，嘔泄者，柴胡橘皮湯，並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酒遍身熏之，待疹子出盡，則煩熱自去，嘔泄自止矣。

疹子收後，身有微熱者，此虛熱也，不須施治，待氣血和暢自然退去。若熱太甚，或日久不減，以柴胡麥冬散，甚則以黃連解毒湯合人參白虎湯，與前方相間服之。如髮枯毛豎，內消骨立，漸漸羸瘦者，柴胡四物湯主之。

疹發熱盛，譫語氣急作搐者，不可與急驚風同論，用導赤散加人參、麥冬，送下安神丸。小便清長者可治，短少者不可治。

凡疹後牙根黑爛，肉腐血出，臭息沖人者，曰走馬疳，馬鳴散主之。若面頰浮腫，環口青黑，頰漏齒脫，唇崩鼻壞者，死證也。如唇口多瘡，其聲嗄啞者，曰狐惑，以化蟲丸主之。更煩躁昏悶失聲者，死證也。

疹後泄利，日久不已者，曰休息痢，不可妄施澀劑，以求霸功，宜芍藥湯合天水散與香橘丸，相間治之。若嘔吐不能食者，名噤口，更腸滑不止，或下鮮血，或如塵水者，皆死證也。

疹子收後微咳者，此肺氣未平也，不須調治。若咳轉甚，喘氣逆氣，發則連綿不已者，此肺中伏火，金虛葉焦，故咳也，宜人參清膈散主之。身熱者，門冬清肺湯主之。若咳久不止，面浮目胞腫，胸高而喘，息則聳肩，血自口鼻出，面色青或赤，鼻燥昏悶，搖頭擺手者，皆死證也。

疹家通禁鷄魚、炙煿、鹽醋等物，直過七七之後，方可食之，惟宜食淡，不可縱口，致生他疾也。

曾見痘疹收後，動止出入，飲食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而死者，還是元氣怯弱，乘以疫癘之氣，正不能勝邪，邪伏于中，外若無病，內已虧損，故一中而死，謂之中惡。

凡疹既出之時，如色紅紫，乾燥暗晦，乃火盛毒熾，急用六一散解之，或四物湯去地黃加麥冬、黃芩、紅花進之。

疹既出，已過三日不能沒者，乃內有實熱，宜用四物退之。如失血之證，加犀角汁解之。

疹證屬陽，血多虛耗，今滋陰補血，其熱自除，所謂養陰退陽之義。

疹初起最怕瀉，然亦有始終泄瀉而不妨者，稟之強弱異也。泄瀉須分新久寒熱，新泄熱泄者，宜用柴苓散加木通服，寒泄者十中無一，如傷食傷冷泄瀉者，以理中湯一服而止。久泄者，只宜豆蔻丸。如夏月乍瀉，四苓散、益元散合服之。

疹正出之時，雖不進飲食，但得麻疹淡紅潤澤，眞正不爲害也。蓋熱毒未解，內蘊實熱，自不必食，退後若不食，當用四物湯加神曲、砂仁一二貼，決能食矣，如胃氣弱者忌，少下地黃。

疹既出，一日而又沒者，乃爲風寒所冲，麻毒內攻，若不治，胃爛而死。可用消毒飲一貼熱服，遂安，如麻見三日後，若有被風之證，即用消毒飲，妙。

凡疹出至二三日，兩鼻俱乾，待收完看毒氣輕者，清涕就來，即思飲食，此不必服藥，若清涕來遲，不思飲食者，須要清肺解毒，必候清涕出，方不用藥也。

凡疹出一二日或三日，忽然大瀉嗽多者，用升表之藥加以分利治之，若喘盛搖頭悶亂者，凶。

凡疹見後大便下膿血，或因泄瀉而變成者，或經自痢者，但看疹瘡出多紅色，又多嗽者，只宜表，疹收後，方宜解毒兼治痢也。凡未出疹之先，平昔過用麵食者，及正出時吃麵食者，或胃氣漸復即思麵食，而用早者，因動胃火，以致清涕不來，身體作熱，兩眼看手，咬指摳鼻，撕口舌唇及撕眼剳毛，此乃疹後食復之病也，當清肺解毒加消導之劑治之。

凡疹初熱，個個都有腹痛之證，此大腸之火鬱于皮竅之中，攻作腹痛，俱不可認作傷食，若作傷食用消導之劑，或以手揉爲害，甚重愼之。

凡出疹之先，有胃火者，及出疹之後，餘毒不散，此毒盛收于牙齦上下，並唇口生瘡者，遇有此證，每日用溫米泔水洗十餘次，急用解毒之藥，若不洗，又不服藥，即變走馬疳矣。

凡疹出個個五六日不飲食，此是毒氣浸胃，胃爲邪氣所養，故不食也。疹瘡出盡，毒氣漸解即思飲食，切不可與麵食，雖用飲粥，每日只可兩酒杯，候氣清神爽，身不熱，漸漸加添，宜少而頻也。

凡疹後多嗽，此頓出頓入之勢也，凡有餘毒，須假嗽多而散，旬日之內尚宜有嗽，切不可見嗽多而治嗽也，愼之。

《疹科纂要·麻疹通論》 夫嬰兒麻疹，固與痘瘡大不相侔，亦與斑疹、癮疹併不相同。蓋麻疹亦屬胎毒，乃係六腑蘊蓄積熱，發自脾肺二經，或受風寒，或傷飲食，時氣感觸，煽動心火，燔爍肺金，肺主皮毛，故其邪發於皮膚之上，出爲細疹，遍身點點紅色，甚則疊腫，有小顆粒隨出隨沒，沒則又出，俗名糠瘡，又曰麩瘡。其證初發熱時，略類風寒，而實大異。亦與痘證相似，但痘瘡自裏而出於五臟，臟屬陰，其病本深，難出難收，故有形有漿；麻疹自表而出於六腑，腑屬陽，其病本淺，易出易收，故有形無漿，然多實熱無寒。又有戰慄似寒者，乃熱極生陰，反作寒耳，切不可作寒證治之。雖較痘瘡爲易，然倏忽變化，其證急速。自初出一二日，及愈後月餘，虛者百日，皆不可以其易而忽之。經曰痘前疹後，信哉！

若初生嬰兒，未及滿月或百日內外，或未生痘瘡之先，遍身發出紅點，如粟米狀，滿月內外，名爲爛衣瘡；百日內外，及未生痘瘡之先，名爲瘙疹。蓋兒在母腹中，爲陰血之氣熏蒸已久，生後忽遇陽風，一逼遂發，此疹不治自愈。

若痘瘡愈後，起居不節，飲食過度，外感風寒，痘愈數日之後，身忽略熱，遍身即出紅點，大小不一，亦如粟米之狀，作癢，愈抓愈盛，如雲成片，名爲雲頭疹，又名蓋痘疹。非眞疹也，忽以爲眞疹而畏之。

若天行疫病，大人小兒感之，大便秘結，熱氣流於胃中，忽發紅斑，隱於皮膚之內，有色點而無顆粒，如蚊蚤之迹、錦文之狀者，無頭且平，名曰發斑。其證有陽毒陰毒之殊，總皆熱毒所致，非眞疹也。不可與疹同治。

若感冒時氣，頗類傷寒，俗名紅眼汗病，係心火爍乎肺金，紅點隱於皮膚之間，發則多癢或不仁者，是有風濕之殊。色紅者火也，亦皆熱毒所致。其證多屬於脾，狀隱隱然，故名曰癮疹。非眞疹也，亦不可與疹同治。

《疹科纂要・證治大略》 麻疹爲實熱之證，屬在於肺。其發也，多因風熱兼痰而作，浮於皮膚，有小顆粒隨出隨沒，沒則又出，故雖值寒天，亦不可重加衣被而過於熱，恐毒入咽喉，令其聲啞，麻疹不出，致有變證，爲害不小。治療之法，宜清肺火降痰，圭乎解散，惟以發表出透爲妙，汗之即愈。亦有可下者，但忌認作傷寒，妄汗妄下。汗之則增其熱，爲鼻衄，爲咳血，爲口瘡咽痛，爲目赤痛，爲煩躁，爲大小便不通；下之則虛其裏，爲滑泄，爲滯下，多致不救，愼之愼之。故初熱時，先宜發散，次清利，次清熱，次補血。蓋發散則風熱解，清利則肺金清，清熱則心火瀉，免致金受火剋，則證自輕。然麻疹屬陽，熱甚則陰分受損，血多虛耗，必宜滋養陰血，此首尾所以當瀉心火，清肺金，散風熱，滋陰血爲主，不可少動其氣，宜通聖散中消息用之。如人參、白朮、半夏，一切燥悍之藥，皆不可用；即升麻升動陽氣上冲，亦不可多用。蓋麻疹標屬陰而本屬陽也。苟麻疹未愈，輕用溫熱燥悍之劑，多致牙齦腫爛。雖氣血虛弱，亦必待麻疹愈後，方用補虛養血調理脾胃之藥，斯乃萬無一失；不則毒氣壅遏，頓生奇禍，不可不愼。此治麻疹之大端也。

《疹科纂要・潮熱證治》 麻疹初發時，略類傷寒而迥異，蓋其增寒壯熱，頭痛臉赤，目赤頰紅，身體疼痛，此略類也。至其火熱太盛，多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光如水，眼胞浮腫，眼角生眵，眼淚汪汪，惡心乾嘔，恆欲飲水，或痰涎吐瀉，不思飲食，大便急而小便濇，則皆熱之所致爲迥異耳。然有熱一二日而出者，有發熱五六日而出者，或有發熱七八日而出者，證候未明，疑似之際，但覺潮熱，即宜升麻葛根湯加紫蘇、葱白一根煎服，或參蘇飲去人參、半夏、陳皮，腹痛仍用陳皮加砂仁煎服，被蓋微表之，得汗自頭至足，方漸漸減去衣被，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自無留毒而疹易出矣。若有未出，亦不可再表。

既表即宜謹避風寒，勿食生冷，忌酒肉鷄魚，一切葷腥等物。如外犯風寒，內傷腥冷，輕則癮疹，生痰嗽盛，驚搐，重則皮毛閉塞，毒氣難出，遂變紫黑而死矣。

如食酒肉鷄魚葷腥等物，則毒入脾胃，必至麻疹後生瘡癤；下流大腸，爲泄瀉、白痢等證；流入小腸，則小水赤濇，爲血痢等證。俗謂白痢屬冷，血痢屬熱者，非也，戒之戒之。

麻疹未出時，發熱，吐瀉交作，三日內出，耳後項上腰腿先出，一日出三次，二日再出六次，見點紅活顯露，形小明淨，頂尖不長，隨出隨沒，三四日方收者，順證也，不治自愈。

麻未出時，發熱，乾霍亂，身體極熱，欲出不出，隱伏皮內，發不透快者險，宜升麻葛根湯；大寒加麻黃即出。

麻未出時，發熱喘促者險，宜三拗湯加煅過石膏、茶葉，名五虎湯治之。

麻未出時，發熱，面先青黑，乃毒氣攻心者，逆，宜內托散消毒湯以解之，不然則必死。

身體極熱，隱伏不出，或帶紫色不明，或不突起，與肉一平，或一二日就沒，喘嗽利下者逆，速宜解表，急則用麻黃湯以發之，胡荽酒以擦之；緩則用升麻葛根湯加石膏、黃芩以解之。

麻疹正出時，身猶大熱，宜升麻葛根湯加黃芩、地骨皮治之。若以手摹之，疹色白，起手即紅者，血虛，宜養榮湯主之。

正出色紅者火盛，宜化斑湯主之，或人參白虎湯。

色紫赤乾灰燥暗，大渴飲水不止，乃火盛毒熾，宜六一散解之，或四物湯去地黃加紅花、黃芩進之，或黃連麥門冬湯亦可。大熱不退，加柴胡、黃芩、升麻、葛根、牛蒡子、黑參。

色紫黑，乃內外熱甚而血結者，逆，必須急速解表，宜葛根麥門冬散、生地黃散、升麻葛根湯，或荆防敗毒散加梔子仁，或雙解散。有痰加杏仁，無汗加麻黃。若其色變黑者，宜黃連杏仁湯主之，或山梔子湯、化斑湯速解治之，緩則不及矣。

故曰：初發赤白者生，黑紫者死。蓋赤疹屬陽，遇清冷而消；白疹屬陰，遇暖溫而減，故皆可生。若所發黑紫者，內熱甚而血結，生機將絕，速就前法解治，死中求活者也。

麻疹已出時，其疹色正而身猶大熱，宜升麻葛根湯、白虎湯，倍加牛蒡

子、黑參。

既出已過三日，不能沒落，乃內有虛熱，宜四物湯治之。又如有失血之證，加犀角汁解之。

麻疹已沒落，身猶大熱，宜升麻葛根湯，加黃連地骨皮治之。

麻疹已沒落，別無他證，但餘熱不除，宜黃連解毒湯調益元散治之。

麻疹收平，數日之後，猶有餘熱未盡，復再發熱，日夜不退，每夜煩躁譫語，狂亂失血，且多驚搐，重出一番麻疹，比前略少，此乃心血耗散，餘毒熱甚，先治失血，急用犀角地黃湯、解毒湯一劑，再用四物湯加遠志肉三分、甘草二分，服一劑而血止。若譫語狂亂驚搐，再煎五苓散調辰砂益元散一錢服之，諸證自無。凡遇此證，血實易治，血虛難治。總之，麻疹前後，燒熱不退，飲食不進等證，併屬血虛血熱，宜四物湯按證加減。

滋陰補血，渴加麥門冬、犀角汁、嗽加瓜蔞仁、痰加貝母、橘紅。

內多實熱，宜四物湯加芩、連、防風、連翹，涼其中以退其陽。

凡汗出不透，燒熱不退，倍加紫蘇葉、葛根、白芷等藥助之，當得大汗，去病如掃。

蓋麻疹屬陽，陰血被其煎耗作熱，故以滋補陰血爲主，其熱自除，所謂養陰退陽之義也。

《疹科纂要·傷風》 當發表後，麻疹正出之時，偶遇大風大寒，或內傷生冷，令麻疹隱隱於皮膚之內，時有時無，欲出不出，如物影之搖動，謂之影疹，急宜升麻葛根湯、化斑湯，或活血散治之，其影麻不日即出。如小便不通，熱甚，宜四苓湯加梔子、木通。若不急治，則皮膚閉塞，毒氣壅滯，或一片白，一片紅，一片紫，喘滿腹脹腹痛，反復變亂，危亡立至。

如出一日而沒，乃爲風寒所襲，忽然沒落，急宜消毒飲治之。若不急治，毒氣內攻，癢爛而死。

既見，三日退後，若有被風之證，亦宜消毒飲，神效。

麻疹退後，不可當風，苟見風太早，腫一即消，必體瘦肌黃，恐防病目，致生麻風瘡。如有麻風瘡，宜大連翹飲加牛蒡子、防風、金銀花，爛處敷生肌散。

《疹科纂要·汗渴飲水》 麻疹得汗爲妙，固不可無汗，亦不可過於汗。如初熱時，未曾用藥發表，自然多汗，遍身流出如水，此則腠理開泄，內毒盡從汗出，順證也，不必再用發表，亦不可驟止。如汗出太多不止，乃毒盛致液妄行，宜用五倍子三錢爲末，唾津調爲餅，敷貼臍上，其汗即止。

麻疹之證，猶如傷寒熱病，未有不作渴者。傷寒發渴，得水而生；麻疹發渴，亦可飲水，但不可過多。如麻疹渴時，只宜常服葱白湯；或以穀粗糠用滾水潑淋，候溫飲之，稍涼亦可，使毛竅中常有微汗潤澤，其疹自出，自無發搐之證；或以烏梅一兩，熬水二鍾，入井水中浸涼，每用一盞，攙涼水一盞，徐徐飲之。如熱不退，渴不止，宜服化斑湯數劑亦不妨，渴止熱減住服；或人參白虎湯，其渴即止。大熱不退，作渴，人參白虎湯主之。不可飲水過多，恐生水蓄之病。蓋熱極而渴者心也，水既入心，傳於脾，爲吐嘔瀉痢，脾傷水，五苓散主之；傳於肺，爲喘爲嗽，肺傷水，清肺飲加白丑末少許主之；傳於腎，爲小便不利，爲陰囊浮腫；傳於肝，爲脅痛，爲筋軟，爲膨脹，肝與腎傷水，亦用五苓散加木通、車前子，以泄膀胱之水，則肝腎之病除矣。

《疹科纂要·煩躁》 未出煩躁，宜升麻葛根湯加紫蘇、葱白一根。已出煩躁，宜黃連解毒湯加白虎湯。

沒落煩躁，宜黃連解毒湯加麥門冬、地骨皮。

《疹科纂要·譫語》 初出實熱，火盛譫語，宜升麻葛根湯調辰砂益元散。已出譫語，宜黃連解毒湯調辰砂益元散。

譫語熱甚，昏昧不省人事，宜黃連解毒湯。

沒落譫語者凶，宜燈心湯調辰砂益元散。

《疹科纂要·咳嗽》 未出咳嗽，宜升麻葛根湯加麻黃。

若發熱咳嗽，三五日不出者，以胡荽酒擦之；或炒胡荽子，以薄綿包裹，乘熱熨身上，亦即出矣。

已出咳嗽，宜涼膈散加桔梗、地骨皮。

若已出三四日之間，發熱咳嗽，聲音不出，乃火毒在肺與胃中，急宜用涼水調兒茶散，數次火退，聲音即出，再服清金降火湯即愈。

若咳嗽痰吐不出，發散後宜瓜蔞仁、黃連、枳實、甘草煎服之。

沒落咳嗽，宜涼膈散加桔梗、地骨皮、五味子。

總之，麻疹前後咳嗽，皆系麻毒，不可輕視，宜服參蘇飲、瀉白散，或防風通聖散，皆可選用。若久嗽頓成疹後風，或令咽喉出血，急宜服麥門冬清肺飲。若不急治，傷及肺胃，胸高腹脹，喘急滿悶，唇面青白，紅紫枯黯，顏色不

正，口鼻出血，則難治矣。故麻疹退後，須謹避風寒，愼戒水濕，忌食鷄魚鵝鴨，不則終身咳嗽，患風瘡，傷眼目，無有愈日，切宜戒之。

《疹科纂要・咽痛失音》 麻疹咽喉腫痛，宜甘桔湯加黑參；痛甚再加射干鼠黏子或桔梗湯，或以冷水磨山豆根服之。

麻疹聲啞無音，宜桔梗湯加荆芥、防風、元參，或兒茶散，或以冷水磨訶子服之。

麻疹沒後，聲啞不出，宜清金降火湯。

若沒落八九日，聲啞無音，宜兒茶散服之即愈。

《疹科纂要・嘔吐腹痛》 麻疹嘔吐，五苓散去桂，加化斑湯主之。夏月，五苓散去桂加黄連、滑石。乾嘔，五苓散加竹茹。腹悶，五苓散去桂加紫蘇、香附。熱盛腹痛，煎去桂五苓散調益元散，或水磨山楂子服之。

《疹科纂要・泄瀉》 初出未出泄瀉，宜升麻葛根湯加五苓散去桂。

若夏月，更將四苓散煎湯，調益元散服之。

已出泄瀉，宜黄連解毒湯加五苓散去桂，或人參白虎湯最妙。

沒落泄瀉，宜黄連解毒湯加導赤散。

總之，麻疹吐瀉，乃火邪內迫，純是熱證，莫作寒論，宜四苓湯加牛蒡子、訶子；切不可溫，悞用豆蔻、木香、乾薑之類。

又須分別新久寒熱：新瀉熱瀉，宜四苓湯加木通。熱極瀉清黄水，宜黄連解毒湯合五苓散治之。水瀉黄白，宜五苓散加減；瀉黄去桂加木瓜，瀉白吐乳宜同蘇合丸治之。泄瀉米穀不化傷食者，宜四苓湯加消導藥。惟至久瀉，方宜豆蔻丸或五倍子、罌粟殼燒灰水調澹之。

寒瀉者，十中無一，如有傷食生冷，不得已，以理中湯一服即愈。

凡泄瀉宜用苦溫苦寒之藥以治之，不可用參、芪等甘溫之藥，必瀉止後，脾胃虛弱，方可用參、芪等藥以補之。

《疹科纂要・痢》 麻疹出時痢，謂之夾疹痢，宜黄連解毒湯加枳殼、白芍。

沒落後，痢赤白，宜黄芩湯、黄連解毒湯等劑治之。

沒落後，多食油膩厚味，致令久痢不已，此因積膩所傷，餘毒留在大腸，不可速止，宜先清利其毒而後補之。先用大黄、黄連、枳殼、檳榔以疏利之，或用三黄湯加檳榔、枳殼同煎，調益元散服之可愈。若妄投澹藥，一服即止，則內毒上攻，令其嘔吐不食，噤口不語，二三日毒攻大腸，或下鮮血，或下如屋漏豆汁，遂成不治之證矣。

《疹科纂要・諸失血》 麻疹發熱時，鼻中血出，此毒從鼻血而解，不可驟然即止。如血出太多，是火毒熾盛，逼迫太過，致血妄行，宜當歸六黄湯一劑即愈。

初出，鼻口出血，宜升麻葛根湯加炒梔子仁。

已出，鼻口出血，宜黄連解毒湯加梔子仁、童便。

沒落後，鼻口出血，宜涼膈散加梔子仁、生地黄、童便。沒落後，牙齦腐爛，鼻血橫流，併爲失血之證，宜急用四物湯加山茵陳、木通、犀角之類以利小便，使血下行，外用獨棗丹治之，不可緩視。

麻疹初出，大便出血，宜升麻葛根湯加犀角地黄湯治之。

小便溺赤，宜升麻葛根湯加木通。

已出及沒，大便出血，宜黄連解毒湯加犀角地黄湯治之。

小便溺赤，宜黄連解毒湯加木通。

沒落後，溺赤如泔濁者，宜五苓散加車前子、木通。

總之，麻疹心火未散，發爲嗽血、吐血、衄血、失血、下血，或傷眼目，俱宜犀角地黄湯主之。

若失於發表，熱毒不得出，內攻五臟，眼角耳中出血不止，大便出血不止者逆，宜急用升麻葛根湯加當歸六黄湯治之，可救一二。

凡痰嗽失血，以及大人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眞陽，咳嗽吐痰，衄血、吐血、咳血、咯血等證，宜服苦寒甘寒之藥，以生血降火，不可用參、芪等甘溫之藥。

《疹科纂要・飲食瘡毒》 麻疹正出時，雖不大飲食，但其色紅白潤澤者無妨，蓋熱毒未解，不食無害。若數日不食，止於飲水，宜清胃養脾解毒爲主，毒退自然飲食如常，用調中湯去藥本加黄連，自利者減大黄，胃弱者勿下。沒落後不食，宜四物湯加神麯、砂仁、麥芽，一二服自能食矣。如胃氣虛勿下。

麻疹忌食鵝、鴨卵，如犯傷目。

忌食薑、椒、熱物，如犯胃火上觸，口舌生瘡，宜人中白炒過爲末，少許撒之即愈。

忌食甘甜，如犯致生牙疳，宜獨棗丹擦之。

疹前後縱意多食甘甜之物，濕熱動蟲，爲走馬牙疳，穿腮落齒，或面頰浮腫，環口青黑，唇崩鼻壞，及胃爛臭氣，疳瘡色白者，皆不治，逆證。

麻疹愈後，牙齦潰爛，肉腐出血，臭氣冲人，皆因疹後未服解毒清利之劑，以致餘毒遊熱不退，積於皮膚，入於胃中，久而不散，故發此證。宜清胃散、涼膈散、獨棗丹等劑治之，以退胃火，可無大患。唇口多瘡而極癢，一似傷寒狐惑之病，若不急治，上下唇俱爲蟲蝕腐爛，以及昏悶失聲，遂爲不治之證，宜急用化蟲丸治之，雄黃散擦之，可愈。

疹夾丹毒，宜涼膈散加當歸、生地黃。

麻疹沒後，生瘡疥及眼目疾，宜黃連解毒湯加減治之。

《疹科纂要·痘瘡後蓋痘疹》 痘瘡愈後，數日之間，內傷飲食，外感風寒，身忽少熱，發出蓋痘疹，如雲成片，一名雲頭疹，雖不與眞疹同，治宜三仙散，再加防風、黃連，消積食，除風熱，以免瀉痢之患。

《疹科纂要·疫病發斑夾斑》 天行疫病，大便秘結，熱毒入胃，忽發紅斑，隱於皮膚，無粒且平，名爲發斑。若身熱作渴，宜白虎湯加大青、元參，一劑而愈。

麻疹正出，忽發紅點者，名爲夾斑，宜小柴胡湯加當歸、生地黃。

《疹科纂要·傷寒發斑癮疹》 此斑疹證，即今俗謂傷寒穀黍之證，又謂紅眼傷寒之證。有色點而無顆粒者曰發斑，隱於皮膚，發則多癢曰癮疹，屬風熱夾痰而作，其發類傷寒，乃痰熱之病證之發於外者也。亦有自裏而發於外者，其證有陽毒陰毒之不同。

陽毒脈浮數洪大，內外結熱極深，面赤狂亂，舌卷焦黑，鼻若煙煤，四肢煩躁，狂言譫語，如見鬼神，下利頻多不安，發點斑爛，名爲陽毒。陰毒脈沉細疾實，眼痛，唇口青黑，咽喉不利，身體沉重，背強不能轉，四肢厥冷，毒氣攻心，小腹急痛，乾嘔，身發斑點，名爲陰毒。總皆濕毒，熱毒所致，或證病下之太早，熱氣乘虛入胃，或下之太遲，熱氣鬱積胃中，或悞服熱藥過多，胃氣熱甚，及內傷熱證，虛火灼於脾肺之間，皆發紅斑，是爲癮疹，亦皆熱毒之所致也。

至於丹疹，均是惡候。熱血蘊毒，遇君相二火合起即發。

亦有時疫腫毒，咽喉堵塞，亦臟腑積熱之所致。大約初發赤斑者多生，初發黑斑者多死。丹疹先從四肢起而後入腹者死。

六脈洪大者，陽毒也，宜汗而解之。如失汗則邪傳入臟，毒熱在裏不散，致狂亂妄語，如見鬼神，面赤，四肢煩躁，發出斑爛，下痢瘀血，又加遍身自汗，口如魚口開張者死。若能過七日，則過陽經熱退，方有可救之理。

六脈沉細而疾者，陰毒也。體重眼痛，小腹急痛，唇口青黑，四肢厥冷，咽喉不利，宜速灸臍下丹田、關元穴以回陽氣，陰氣自散。若過六日，乃陰極陽生，方可望生。

其治療之法，無問大人小兒，黑斑紅斑，瘡癢癮疹，併宜防風通聖散爲末調服之。

或以通聖散中消息用之，宜微汗以散之，切不可下。或以化斑湯、升麻葛根湯、元參升麻湯，通加羌活、防風、荆芥、桂枝、芍藥，隨宜酌用，合上諸方煎服；外用黃瓜水調伏龍肝去紅點斑。發斑風熱夾痰而作，自內發外者，宜通聖散，以微汗散之。

發斑似傷寒者，痰熱之病發於外，宜升麻葛根湯以微汗散之。

發斑有屬裏者，因胃熱助手少陽火，入於手太陰肺，故紅點如斑，出於皮毛間，宜白虎湯、瀉心散、調胃散、承氣湯，從長選用之。

內傷發斑者，胃氣極虛，一身之火，遊行於外所致。

補以降之，於陰證例中求之，或調中湯。陽毒宜陽毒升麻湯、梔子仁湯。傷寒時氣，陽毒發斑，胃實之人，悞服熱劑，或加以風暑，宜陽毒升麻湯。胃爛發斑，因陽明胃實，或失下，或失之太早所致，宜化斑湯、石膏湯。陰毒濕毒，宜黃連橘皮湯、調中湯、升麻鼈甲湯、黑膏。傷寒時氣，濕毒發斑，宜元參升麻湯，重用荆防敗毒散。

時氣發斑，宜石膏湯。

瘟疫發斑，癮疹痛癢，宜大青四物湯、加味敗毒散、犀角消毒散、解毒防風湯、加味羌活散、消風散、葛根橘皮湯。

丹疹，如遇熱時，宜通聖散辛涼之劑解之，寒月以升麻葛根湯辛溫之劑解之。

冷丹，屬血風血熱，宜通聖散。若痰血相搏，宜用蟬蛻、僵蠶、荆芥、南星以治之。時疫腫毒疙瘩，或臟腑積熱，發於頭項，咽喉堵塞，水漿不下，或面赤熱甚，六脈洪浮，宜漏蘆湯加升麻、黃芩、大黃各一錢，大青葉即大藍葉，元參各二錢煎服。

乳孩因胎毒兩腋生癤，後腹脹，發赤疹如霞成片者，取剪刀草舂汁，調原蠶沙敷之即愈。

凡傷寒時氣，大病熱退之後，先服參、芪甘溫之藥，以扶元氣，隨即服滋血生津潤燥之藥。

以上二類，本不宜注治法，但恐與疹相混，不厭詳耳。

《疹科纂要・孕婦麻疹發斑》　孕婦麻疹，當以安胎清血爲主，宜四物湯倍加白朮、條芩、艾葉服之，則胎無危而疹易出矣。

疹出不快，宜白虎湯合用升麻葛根湯，倍加元參、牛蒡子治之。

胎氣上冲，急用苧根、艾葉煎湯，磨檳榔服之，再以四物湯進之。

熱甚胎氣不安，服固胎飲數劑。如又不愈，腹痛腰酸，即知胎有必墮之機。如胎墮，即以產法論，先用大補，次用他證藥，胎雖動而婦可生。蓋麻疹宜裏空，熱毒隨胎氣而下也。

《誠書・痘疹》　論疹　天行時毒發而爲疹，人事不謹，則比屋而傳。其始也，竟似傷寒，身熱頭疼，痰擁氣逆，或吐或瀉，煩渴膚脹，目赤嗽頻，自內傷而來者，食消始透，自外感而來者，邪散則形。其頭面愈多者佳，蓋頭屬陽，毒從陽解，則易散也。或曰疹之爲病，大都肺經見證居多，肺屬臟，茲何以獨言腑？不知肺主上浮，風爲百病之長，故外感之證，俱稱腑。雖然，當其陡發之初，五臟俱爲震動，故凡壞證，必歸于臟。所貴乎先見者，透托于方形，不致毒滯于內，傳爲烙熱，傳爲聲啞，傳爲口疳，傳爲下痢，傳爲勞瘵，或毒歸于目，或爲隨出隨沒，種種危證，皆失于蚤圖也。又如所犯自有危證，皮膚閉而悶鬱不起者，兩頤赤腫，若紫雲不分顆粒者，白同粟米而肌慄者，赤若胭脂，手按不覺者，雖分氣血虛實，亦繇所感淺深，治要以疏散鬆肌，透托清涼爲主。

論胎毒之說　方書俱云疹亦胎毒，殊屬揣摩，明係肺病發于皮毛，試按諸方，既係胎毒，何以升發和解，毫不及胎毒之藥耶？況疹之證，有終身不犯者，有一人數犯者，有數犯在一年內者，或踰年而一犯者，此豈胎毒耶？邪從虛入，疫癘相干，診是證者必先明歲氣，毋伐天和可也。

析屬腑主肺之說　諸弟子問曰：凡書皆言疹屬腑，而見證俱肺病何也？余曰：肺主皮毛，猶統論也。屬腑之說，此本于感受之源，非自始至終之論也。故言痘必由內達外，疹必由外入內，所以疹一失治，其傳肺也，惡噦、衄血，其傳心也，煩熱譫恐，其傳肝也，筋攣目障，其傳脾也，或瀉或痢，其傳腎也，骨蒸勞瘵。當其初感之時，通竅于肺，火邪上干，外應乎鼻，則爲癢而多噴嚏；若鼻乾黑燥者，金體本燥，加以火刑之；再失治則血得熱而妄行，故爲衄。如寒邪凝滯，則流清涕而鼻塞。大抵心與肺相連，火與金相爍，熱極反化爲水，故肌肉腫脹，鼻竅不通。經曰：臟眞高于肺，以行榮衛陰陽也。邪火刑肺，肺敗，不能輸精于皮毛，故皮毛焦枯，先見于鼻端，榮衛不行，陰陽不續，遍身乾枯，鼻中出血，孔自開張，喘急者皆惡候也，治宜清金涼血，化毒扶脾爲主。

論似是而非　凡嬰兒于變蒸時發熱，肌上紅點必呈，此腠理開，肌肉嫩也，不必疏表，只宜調和氣血。若在稍長或驚風發後，邪氣將散，亦見紅點，此愈兆也，不作疹治。又有皮膚癢極，搔之腫厚，塊若雲樣者，此亦血熱，不在疹例。或年既壯盛，行寒飲冷，客冒風邪，身熱頭疼，遍身紅點，此傷寒發瘡也，當從傷寒治。又有癮疹，隱隱于皮膚之間，望之見點，按之不得，此毒甚，危于疹子。然疹子名不一者，隨地異名，故有麻子、瘖子、痧子，皆疹也。

諸書俱言疹爲重而瘡爲輕，殊不知疹一透而毒從外解，瘡之爲害，何可易言？書云，傷寒下之太蚤，熱氣乘之，入胃發瘡；下之太遲，熱留胃中，發瘡；胃爛，亦發瘡。瘡者乃熱毒鬱遏，煎熬陰血，血得熱而不解，浮于肌肉爲瘡，足陽明胃證也。恆有嬰兒無過，倏而見瘡，此必危之證，若瘡如雲氣浮腫于肌上成塊，癢極者，可治。又有紅者生，紫者死，藍者不治之論。

今昔異同辨　余自幼侍先大父診疹證，每發熱一二日見標，少頃即遍透矣。今乃不然，有熱七日而見者，有熱十四日而見者，甚有至于二十一日者。既見之後，昔時，晨見至暮必回，暮見至晨必回，稍稽留則有餘毒。今又不然，速則三日而回，緩則五日而回，甚有至于七日者，瘢紋必十五日纔退，倘回蚤又有餘毒，其故何耶？大抵昔之人，澹泊節愛，雖感時毒，易透易回。今之人膏粱煿炙，風邪不謹，一有所犯，勢劇沉痾，疹從同也，隨所感之強弱，以爲輕重耳。不觀夫毒將透而遇風邪者，勢即隨沒，必再升發而始化赤，明驗也。

謹幾于微　痘與疹之分臟腑者，此就其用藥而言，非謂始終一經而不傳變之謂也。諸證皆繇外之內，繇表入裏，況疹乎。疹之發也，乍乘乎肺，肺逆則子來侮母，而脾受其剋，母不能顧子，而金爍則水亦無以生人，若重痘而略

疹，竊恐輕變重，重變輕，二語正爲疹言之耳。況嬰兒臟腑怯弱，肌肉柔脆，腠理不密，歲氣客邪最易攖者乎，故語時毒先分陰陽，愼其中，愼其終，而尤有愼其始，古人云，謹幾于微，治法各載于後。

按時候　四時之序，陰陽順逆合之者昌，反此者病。疹之爲證，大都賊風客于皮毛，寒溫失其司令，故外則肌膚腫脹，爲燥爲癢，內則胸膈痞悶，爲嗽爲痰，此發病所繇也。其云春夏爲順，秋冬爲逆者，如春多泡，夏黑點，秋多癍，冬爲癮也。又曰先見橫紋，後見點者吉，先見癍後見疹者亦吉，先見點後見片，片若胭脂者凶，惟見氣逆喘急，未見紋點者尤凶。此就看法言也。余所論按時候者若何？不徒曰邪從汗解，僅僅升麻葛根湯、參蘇飲、麻黃湯之類已也。如值冬月，大概俱講麻黃湯，殊不知大寒前十三日已交明年之司天矣，投以麻黃，豈非亢則害乎。如值夏月，腠理已開，可再投升麻葛根之類乎，或施以黃連、犀角，或施以辰砂、六一，易于奏功，豈非承乃制乎。至于一月之間，涼暄屢變，晝夜之際，寒燠頓殊，揆其受病之候，以收奇中之功，則存乎其人也。

辨色澤　醫以望爲首功，則色澤之宜辨明矣。凡疹發熱時，胸腹先見，宜謹避風邪，用胡荽酒噴之，投以升發之劑，令其頭面兩頤透出爲主，見在肩背亦然。倘週身未見，兩脅先形者甚危，如兩頤腫脹，色同胭脂者尤危。大概紅色潮潤者佳，紫色者重，黑色者危，白甚者亦危，回後瘢紋黑者有餘毒。

火毒所聚　徐仲遠問曰：痘後發癰，大都在骨節間，疹後餘毒，每在口目內，何也？余曰：少陰所主爲瘍疹，心火亢甚炎上，遇竅則發，故多在口目間也。又問曰：何多咳嗽？余曰：焚灼肺金則多咳嗽。又問曰：何多傳痢？余又曰：肺與大腸爲表裏，故多痢。識其傳變在此，則知其非胎毒明矣。

論相夾相傳　未疹而先有是證者，謂相夾，已疹而失于調治，變是證者，謂相傳。主家畏其相夾，醫家畏其相傳，學者細心體認，此最易明者也。假如傷寒咳嗽，鼻衄吐瀉，喘急食厥，噴涕腹脹，自汗，皆疹先之本病，治照所犯。至如驚風、瘧痢、疳積、諸瘡，一遇發疹，幷所夾亦愈者，正所謂繇內達外，六氣相乘，從此而解也。倘疹毒未透，疏解未清，調理失宜，傳爲口疳，爲目翳，爲瀉痢，爲惡嗽，爲咯血，爲蒸熱，爲勞瘵，爲惡瘡，種種諸證，每致危困者，所謂繇表入裏，毒滯于內故也。若痘先疹後而來者，各載痘科不贅。

看法　四診法曰，望而知之之謂神。所謂審于有形，辨其無形也。疹形證也，闡其色澤，審其部位，明其感受，詳其歲氣，則虛實寒熱炯然矣。

乍熱乍涼，六七日而後出者輕。

淡紅滋潤，粒肥頭面勻淨，雖多者輕。

發透三四日，氣不逆而漸回者輕。

自頭面先見，兩頤透出，旋至于足，形若芥子，色若桃花，二三番齊透，神氣安寧，飲食如常，二便調和，此順候也。

熱雖盛色雖赤，多咳多涕，煩躁難安，頭臉俱透，以手摸之磊磊可形，勢雖劇亦易治。

喘咳煩悶，睡卧不安，二便堅閉，飲食不進，雖見點而紫滯，此火毒熾甚，治宜清解。

疹雖透而色淡白，乾咳不續，減食便溏，精神疲倦，此中氣不足，宜固中氣而兼清肺。

間有風寒外襲，閉其腠理，或飲食停滯而氣道窒塞，以致疹不易出，治宜疏利。頭面難出，兩頤難透者重。紅紫暗燥者重。咽喉腫痛不食者重。冒風早沒者重。兩頤如紫雲成片者重。移熱大腸變痢者重。疹中夾癍，氣逆者重。疹中夾痘，須明辨其眞僞分治。黑暗乾枯如灰煤者不治。隨出隨沒者不治。鼻扇口張目無神者不治。鼻青糞黑者不治。氣喘，心前吸者不治。疹後牙疳臭爛者不治。熱極喘脹，胸高肩息，狂言衄血，搦手搖頭，尋衣摸床，噦惡便閉，口出尸氣者不治。正氣不足，不能逐邪外出，毒伏于內，喘脹而死，俗名悶痧是也。

治法　論曰：治痘如救火。余曰：治疹爲甚，風與火相搏于肌肉之間，寒與熱互攖于表裏之際，有乘邪而發者，有因驚而來者，有感食而起者，有厲毒所致者，有中腑而出者，人之安危，勢在眉睫，苟一稽延，爲害匪小，余于是酌治法。

治疹之法，首務發散，此即開鬼門之說也，風寒壅遏者得矣，自汗表虛者可乎？痰食相夾者，功在疏利，此即潔淨府之說也，腸胃悶結者得矣，脾氣虛憊者可乎？火毒內壅者，務在清涼，此即降火瀉金之說也，衄血喉閉者得矣，中氣虛弱者可乎？合而言之，審時制宜，是在良工。故曰：微汗而邪無蓄，便利而毒無壅，衄血則邪從衄解，下利則毒以利消。喉痛煩渴，解毒爲先，譫

妄恍惚，清心爲主，審四時之寒燠，投湯劑之溫涼，以之施治，其不中款者鮮矣。

翁仲仁曰：麻疹一證，先動陽分而後歸于陰經，故標屬陰，本屬陽，其治也，先發散行氣，而後滋陰補血，凡動氣燥悍之藥皆不可下。經曰：邪氣盛則實。邪既盛矣，非汗散何繇而除？又曰：發表不遠熱。表既實矣，非辛散何繇而解？若以苦堅其肌膚，以寒束其毫腠，則邪從何處宣泄？所以錢氏之論，疹要清涼，非寒涼也。

初發熱，咳嗽惡寒，鼻流清涕，嘔吐泄瀉，腮紅眼赤，皆疹候也，宜升麻葛根湯，與發散藥中加葱白、生薑，或麻黄湯、羌活湯、消毒飲，或芫荽酒糟蒸熱擦之，自頭至足。如紫赤、乾紅、黑暗者，宜六一散、四物湯去生地，加柴胡、紅花、牛蒡、連翹等類。

所感不一，所發不同，有中腑之疹，有風寒發疹，有厲毒發疹，有內傷發疹。中腑者，辛涼發之，風寒者，辛溫汗之，厲毒者，辛寒清之，內傷者，苦平利之。治孕婦以四物湯加白朮、條芩、艾葉、砂仁，以安胎清熱爲主，如熱毒未解，內蘊實熱而不食，四物湯加神麴主之。

《侶山堂類辯·疹論古名疹，今名瘡**》**　痘乃先天之毒，疹屬後天之邪。先天止有水火，後天始備五行。產下發聲吮乳，肇自後天，是以發聲之時，口中有毒，即嚥下而歸於陽明。故瘡之毒氣，發於陽明，上達於肺，出於皮毛，肺主氣而外合皮毛。是以痘毒走於血分，而氣以化之爲順，瘡毒走於氣分，而血以和之爲順。若走於血分，而見雲頭紫赤斑者，逆也。瘡乃氣分之毒，更速於痘，若停留於胃則爛牙齦，阻滯在肺則爲鼻扇喘急，發表疏裏，清熱解毒，事在良醫之臨證妙用者也。夫氣爲陽，血爲陰，痘乃精血中毒，故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以合地支之數。瘡乃氣分之毒，是以一日三烹，三而三之，以應陽九之終。痘發於陰，故宜頭面稀疏，不喜獨參陽位。瘡發於陽，故喜大烹頭面，不宜惟在心胸，此人之陰陽血氣應天地自然之道也，男玉師問曰：相傳痘先出而瘡後出者爲順，如瘡在痘先，後要復出，此亦應先天後天之義歟。

治瘡主方

葛根　桔梗　荆芥　防風　杏仁　甘草　牛蒡子　橘皮

右方用泉水煎服，再隨四時之氣而加減用之。如寒閉者宜麻黄，熱閉者宜石膏，食閉者宜枳、朴、山楂。熱甚者加黄芩、黄連，毒甚者加白花地丁、西河柳，渴者加知母，喘者倍杏仁，裏實者加葶藶、牽牛。蓋痘疹有血氣之分，而用藥亦宜分別。如大黄、大戟，血分之瀉藥也。葶藶、牽牛，氣分之瀉藥也。黄連形壘如連珠，瀉心火之藥也，黄芩外肌皮而內腐空，故名空腸，又名腐腸，乃瀉肺而清肌表之藥也。肺主氣而心主血，故清痘之熱毒，宜以連爲君，而芩爲佐，清瘡之熱毒，宜以芩爲君，而連佐之。又如金銀花，花開黄白，藤名忍疼，能啓陰氣而解氣分血分之熱毒，蓋黄走血而白走氣也，故解痘毒者宜之，而瘡毒亦可。若夫白花地丁，又專於瘡證者也。此用藥之大關目，學者引伸觸類。微妙無窮。

《痧脹玉衡·痧脹兼證及變證·麻疹兼痧脹》　麻疹方惟是升發清涼解利，茲竟有若此不治者，因不知麻疹中有痧也。蓋麻疹乘虛而發，若穢氣暑氣時行不正之氣，亦可乘病而感。苟犯痧者，但先治痧脹，麻疹自發自散。蓋麻疹兼痧脹，痧脹爲難，麻疹反隱而難現，不可不辨也。

治驗　一、金權可二月間犯時行麻疹，心胸煩悶，延余治之。脈證不合，放痧後用寶花散，併活血順氣消食之劑，俱調黑糖，候稍冷飲之，復刮痧訖，如前服二劑乃安。

一、潘賓黄子犯麻疹，脈微，放腿灣痧二鍼，血流紫色，又放指上痧三十餘鍼，付圓紅散，併清涼至寶飲，合紅花湯，俱微冷飲之即愈。

一、余弟驥武子八歲，正月間犯麻疹，胸腹脹悶，煩躁熱渴，咳嗽氣急，面赤身熱，脈不洪大，反見細數。放腿灣痧二鍼，付圓紅散、沉香丸，用荆芥薄荷湯，合枳實大黄湯，俱微冷飲之，麻疹即發透，隨散而愈。其時一僕婦亦咳嗽煩悶，同犯麻疹，如上治而痊。

一、王日斯女壯熱咳嗽，麻疹初現，氣急面赤，脈證不合。放指上痧二十餘鍼，付圓紅散，加沉香末，調黑糖，湯稍冷飲之，用清氣化痰飲，合蒲黄飲，均微冷飲之，即發透，隨散而愈。

《痧脹玉衡·痧脹兼證及變證·痧脹兼麻疹》　傷風咳嗽煩悶，爲麻疹之候，然亦有麻疹未發，或觸穢氣，或感暑氣，或吸時行不正之氣，當即痧脹。或心痛腹痛，或脹悶喘急，或遍身疼痛，或發暈昏沉，一似麻疹不發，內攻心腹，痛及週身，使止認爲麻疹之候，升發之，勢必危殆。不知傷風咳嗽煩悶，雖有麻疹，發於日後，其痧脹內攻，即麻疹有現形者，因之反隱，更助痧脹爲

禍，況麻疹未形，痧脹沉重，可不先救痧脹乎。

治驗　一、陸迪安內人，發熱咳嗽，胸腹疼痛，叫喊非常，脈證不合，令其僕婦放腿灣痧未愈，先以寶花散，阿魏丸，清茶稍冷飲之，付必勝湯，減大黃，加枳實、連翹、葡子，二劑，微冷飲之，疼痛稍已。次日如前劑，減五靈脂，加荊芥、黃芩，微溫飲之，疼痛乃止。麻疹即發，再劑而痊。

一、沈端肱女咳嗽發熱，脹悶不已，六脈弦緊，或時歇指，放指頭痧二十餘鍼，未愈，用寶花散加沉香末，稍冷飲之，付防風勝金湯，加紅花、荊芥治之，麻疹隨發，用荊芥湯，減川芎，加黃芩、玄參、金銀花，微溫飲，二劑而瘳。

一、陳弘甫傷風發熱，咳嗽煩悶，脈左沉右洪，放乳上痧二鍼，用紫朴湯冷飲，麻疹漸現。次日爲穢氣所觸，復隱隱不發，刮兩臂肩背痧，用荊芥湯，減川芎，加黃芩、銀花、紅花、沙參、烏藥，微冷飲之，麻疹即發，再劑而愈。

一、高子良弟四歲，正月間傷風，咳嗽煩悶，有以麻疹治之，不發，反吐血，發暈昏沉。延余，脈證不合，放舌下痧二鍼，付紫朴湯，加黃芩，微冷飲之，麻疹始現。次日稍飲溫茶半鍾，麻疹復隱。余曰：痧脹餘毒復發內攻，故麻疹隨之而隱，又刮痧畢，服必勝湯，減大黃、五靈脂、貝母，加黃芩飲之，麻疹即透。惟清涼解毒而痊。

《痧脹玉衡·痧脹兼證及變證·痧脹類麻疹》　或謂余曰：痧脹之發，即麻疹也。子於痧脹，特多放痧之法爾，不知所放之痧，即放麻疹之脹氣也。安得云麻疹非痧脹之標，痧脹非麻疹之本與。余曰：我見麻疹從傷風咳嗽而發者有矣，未聞有感穢氣發麻疹，感熱天暑氣發麻疹者，豈非麻疹自有麻疹病，痧脹自有痧脹病乎。況痧脹既云即麻疹，何以有麻疹因穢氣暑氣所乘，兼痧脹麻疹即隱而不發，必俟放刮後麻疹始發乎，乃知麻疹不與痧脹同，故刮者放者名痧脹，雖有刮出之痧，不可即認爲麻疹，其痧脹亦不與麻疹同，必因傷風所發，始爲麻疹，實不同也。乃茲有痧脹不因傷風發熱咳嗽所起，嘗見刮放用藥後，發出遍身形影如麻疹者，雖形似麻疹，實非麻疹，故名之爲類麻疹焉。或曰：詎有非麻疹而形可同於麻疹者？曰：此亦猶痧毒發爲腫毒，發爲紫疱之類爾，何疑乎。

治驗　一、聞德音內人，腹中疼痛，右脈微而弦，左脈細而濇，令其婢放腿灣痧三鍼，血流紫黑色未愈，用寶花散、救苦丹，清茶稍冷飲之，付以和脾宣化飲，加茜草、桃仁，微冷飲之，發出一身類麻疹者。余用防風散痧湯，減細辛，加連翹、紅花、金銀花、桃仁，治之而痊。

一、施均李孫女，發熱咳嗽，腹脹昏沉，微有麻疹形影，大便瀉黃水，有用升發之藥不效。延余治之，脈上盛而下虛，乃知發熱咳嗽，雖本傷風，實非因傷風而有麻疹形影也，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圓紅散，調黑糖，微冷湯飲之，稍覺清爽，用獨活紅花湯，加山楂、萄子、澤蘭治之，連送二劑，大便下盡黑物而愈。

一、章漣漪三子，發熱昏沉，腰脊間微有形影與麻疹相似，有用升發之劑，惟恐不透。次日迎余，六脈歇指，余曰：麻疹之病，何遽爾歇指耶，雖昏沉氣喘，喉無痰聲，脈不合證，斯痧脹之類麻疹者與。放頭頂痧，兼放左太陽及乳上痧三鍼，未愈，用荊芥湯加山稜、蓬朮、白蒺藜，微冷飲之，發一身類麻疹者遂安。

一、薛思高發熱迷悶，氣不得舒，胸腹頭面，有麻疹形。余診之，兩關俱乳，此痧脹之類麻疹也，放痧十餘鍼，又刮痧訖，用沉香鬱金散，清茶稍冷飲之而痊。

一、張省原子胸腹飽悶，昏沉不醒，痧筋不現，但微有麻疹形，脈左寸關沉細如無。右寸亦伏。余思麻疹脈不若是，令其家人，用燈心蘸菜油，點火焠之即醒，但飽悶未解，用寶花散加沉香、蒲黃、清茶微冷飲之，付奏凱和解飲，減山藥、人參、甘草，加桃仁、紅花，治之而痊。

《痧脹玉衡·痧脹兼證及變證·麻疹後復痧脹》　問：痧脹有愈而屢屢復發者矣，若麻疹有愈而屢屢復發者乎？曰：無有。然則謂麻疹即痧脹，謬矣。使有犯麻疹復痧脹，乃即以治麻疹法治之，誤莫大焉，故曰麻疹後復痧脹，不可不知。

治驗　一、王日斯幼女，正月間麻疹後，瀉痢白色，治之稍安，驟然腹痛脈短而微。余曰：此穢氣新觸作痛，非麻疹之故，放指上痧二十餘鍼未愈，用救苦丹，清茶稍冷服之，付藿香湯加萄子、紅花、烏藥、木通，微冷飲之，即痊。

一、陶元升麻疹後，忽壯熱面赤，痰喘不已，兩額太陽抽痛異常，脈不洪滑，反濡細，痧氣阻塞脈路也，痰喘不已，痧氣上壅也，兩額太陽抽痛，痧毒上攻三陽也，其面赤發熱者，毒盛極而攻表也，均不因麻疹而然。啓腿灣痧筋，放六鍼，毒血墨黑，未愈，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黃芩、乾葛、紅花、牛膝、

木通，微冷飲二劑漸安。但腹中飽悶，按之則痛，用丁沉阿魏丸，微溫飲之，又付必勝湯，溫飲四劑，下盡黑惡毒物而愈。

一、殳鈞甫子，二月間痲疹後，遍身疼痛，不能轉側，有以痲疹餘毒治之，反加沉重。延余，脈累累如貫珠，時一促疾，蓋遍身疼痛，不能轉側者，痧脹毒攻血分也，脈累累如貫珠疾促者，痧脹於中，筋脈縮急而然也，反加沉重者，誤飲溫熱，痧毒內攻勢盛也。放腿灣痧四鍼，及臂指痧二十餘鍼，咸流紫黑血未愈，用桃仁紅花湯，加牛膝、山查、枳殼、磨降香，微溫服，四劑而安。

《痧脹玉衡·痧脹兼證及變證·麻疹夾痧脹蛔結》　麻疹治法易明，若夾痧脹，不放不刮，或犯痧脹之禁，痲疹亦隨痧脹反攻臟腑，蛔不能存，非吐而出，即從大便而下，否則結於大腸，臍中作痛，治宜先施刮放，後用芒硝、大黃，攻其死蛔宿糞，令毒從大便而出，則痧脹乃解，痲疹輕者自消，重者自發矣。

治驗　一、劉香仲孫女，二月間傷風發熱咳嗽，痲疹隱現不發，喉啞失音，臍腹疼痛，昏悶沉沉，前醫不治，延余，左脈芤，右脈濇，時有歇指，以火照手背指上痧筋，放二十餘鍼，用沉香丸清茶稍冷飲之，付紫朴湯，合荊芥銀花湯，俱微冷飲之，後連放指頭痧二次，如前藥加黃芩、石膏、芒硝、大黃微溫飲之，喉稍有聲，乃去石膏，加黃柏，溫飲之，下死蛔四條，大便通而愈。

一、劉姓婢犯痲疹，發熱咳嗽腹痛，脈洪大無倫，亦夾痧脹者也。放腿灣痧五鍼，紫黑毒血成流，又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桃仁紅花湯，減蘇木，合荊芥湯，減川芎，加黃芩，微冷飲之，下蛔二條而痊。

一、過洪甫發熱咳嗽吐瀉，痲疹現而復隱，口渴唇焦，鼻紅瀉血，舌有黃胎，繞臍硬痛，叫喊非常，醫治不應。其弟德甫延余治之，左脈俱伏，右脈洪緊，放指頭臂上痧三十餘鍼，用獨活紅花湯，加石膏、黃芩、芒硝，微冷飲二劑，瀉下宿糞死蛔六條，痲疹乃發，次用荊芥銀花湯，加玄參、黃芩、黃柏，微溫飲之，三劑而愈。

一、方原行次子，傷風發熱，咳嗽煩悶，腹中痛，痲疹現而復隱，喉啞失音，六脈弦緊。放乳上、指、臂痧二十餘鍼，未愈，用射干兜鈴湯，減甘菊、花粉，加石膏、桃仁、紅花、大黃，二劑，微冷飲之，下宿糞死蛔三條，痲疹始透，復放腿灣痧，腹痛餘證俱瘳。

《幼科鐵鏡·麻證》　夏禹鑄曰：痘出於臟，痲出於腑，痲乃大腸主之，毒氣蒸肺故發咳嗽。先輩書未嘗齒及痲證，蓋以其輕而忽之也。卻不知表證雖輕，毒侵肺腑，亦多與鬼爲鄰。余經歷甚衆，費手居多，因不惜筆力，詳著於篇，以杜嬰兒痲證之患。流行痲證，其候燒熱，必發咳嗽，聲必稍啞，面皮微有腫樣，兩腮顏色微紅，此吉兆也。如發出不快，及不透發，或紅點見面，偶挾風邪而隱，或醫人不知，誤除燒熱，隱而不見，腹內作痛，治之神莫神於天保采薇湯，聖莫聖於天保采薇湯。祇須一服，即發出，或有不盡發者，再加一服，從未有不效者。如肺臟先虛，又加大腸毒氣攻肺，面皮像澆薄的式子，慘白浮上，光光溜溜，便是肺氣已絕，在精威二穴對拿，其聲不出，必是死證，藥之無濟。

有痲方見點，隨即收入，或瀉青水，審非風寒爲害，唇色慘白，口氣微微，此乃內虛不能送毒，不可分利止瀉，惟用八珍湯以託之，外用葱半斤許，白酒煎，遍身擦之，如再不透發，祇額上稍見些微，惟用六君子湯，循循調治自愈。

有痲初發熱時，心火盛極，刑剋肺金，致痲不出，必先用黃連、木通等分服之，再用防風、荊芥、葛根、升痲、南星、枳殼、赤芍、桑皮、柴胡、桔梗、甘草煎服之，即發。

有痢疾兼痲證，若痲見點，急用香薷、桔梗、枳殼、黃連、厚朴、木通、升痲、赤芍、車前煎服，痲瘡透發而治痢疾，此弃輕從重之說，不可不知。

本邑陶一公涯玉之子，痲證發熱方兩日，醫人誤爲除熱，痲伏不出，形狀似驚。差役請余治，面色花雜，喘急不嗽，必有內毒，於太陽穴以口涎擦之，皮內隱有紅點，知是痲毒內攻，無燒不出，用天保采薇湯倍加升痲、乾葛，一服額上見點，色不紅起，面色唇口慘淡無澤，知爲內虛，即用固眞湯，一服通身發熱。陶公驚怖，余曰痲非帶熱不出，仍服天保采薇湯，一劑通體透發愈。此見面色花雜，便知內毒之一驗也。

培繼樓同學庠友方恆綏一子，痲證隱而不出，形證甚凶。邀余治，見其面色慘白，口氣微冷，唇舌淡白，大便泄瀉，即用八珍湯一服，額稍見點，恆綏因姪前痲證，殞於泄瀉，力迫止瀉。余曰分利更虛。不允。見口吻間，覺以瀉關性命，勉強用五苓散，果止，而額上紅點即隱。又用十全大補湯內托，外用葱酒蒸引，卒不透發。余值事往郡，蹶後札示，皮上每發一泡，破即成黑窟。附他醫攻毒方單。余札復曰，肌肉脾屬，破即成窟，乃脾虛之極，何可攻毒，惟用六君子湯，顧脾爲主。果效。此望色審竅，萬無一失，分利虛脾，即

此可見之一驗也。

思誠堂同學友措大方薪衍第五郎患麻證，初醫者不知麻候，用六一散以除燒熱。邀余過治，見其舌純紫，兩唇燥裂，大小二便皆秘，聲嘶不已。即用黃連八分，木通、黃柏各一錢，服下，大便刮白，如冷痢然，在座者口吻，覺爲涼劑所致。余亦踟躇滿志，豈臟腑苗竅此證獨不相符，毫不首鼠。問前醫退熱所用何劑？薪衍曰：六一散。余便恍覺下元爲六一寒冷所滯，致火不降，灼無疑矣。隨以炒鹽久熨臍下，仍用前味，黃連倍加服之，方下大便，燥結與黑棗無異，可見苗竅辨眞，治定不爽之一驗也。

《痘疹正宗・疹證撮要論》 疹出於腑，前人言之詳矣，亦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出，其大概與痘相同。但痘五經皆見證，而疹獨於肺居多，何也？疹未有不嗽者，嗽，肺之鬱火也。疹多喉痛，喉者，肺之竅也，肺火上冲於喉故痛，痛者，啞之由也。疹多腹痛，大腸者，肺之腑也，肺火冲突於內，故腹痛。疹多泄瀉，大腸者，傳送之官也，肺火下注故瀉。疹多喘，喘者，肺氣太盛也。疹多痰，痰者，肺火之所蒸也。疹證不一，肺病獨多，故善治疹者，唯以清肺爲主，諸證以兼治焉，則思過半矣。

《痘疹正宗・發揚證治》 疹亦曰毒，其爲火也無疑矣。火之性喜散不喜遏，疹毒一萌，其焰即能旁達，順其性而散見於外，其熱卻盛，雖盛而得安。未出之先，面現紅潤，手足溫和。至於火之重者，大肆猖狂之性，或目紅面赤，或燥渴譫妄。其既出也，或煩紅，或紫艷，或衄血，或痰喘，此火之發揚者也。其勢雖梟，易於撲滅，宜寒涼而解散之。

《痘疹正宗・隱伏證治》 毒火太盛，遏鬱於內，鬱於肺而乾嗽不止，或腔中作音。氣遇之而滯，不能伸其領毒之權，血遇之而淤，不得舒其載毒之功。面顏青慘者有之，或白色黃色者有之，身熱肢冷者有之，煩燥而身不熱者有之。淹滯日久，浮沈於皮膚之間，此皆氣血壅滯，不能領載而出也。急破其氣，導其淤，使氣血通融，自能領載而出矣。其既出也，或頭面稀少，或白而不紅，猶是血淤也，仍破其淤，待其紅而火見於外，始用寒涼而解散之。

《痘疹正宗・發熱證治》 疹毒一萌，熱即兆其先，其勢與外感風熱相同，身熱咳嗽，鼻塞身重，涕唾稠粘，惟以嗽爲憑，嗽之重者疹亦重，嗽之輕者疹亦輕。其治法惟先以清肺涼血，兼散風熱，不宜升發，升發之害，與痘無異。火之輕者，升之亦可解散，火之重者，不提而猶上竄，一遇升麻、川芎，必上炎而參陽位，頭腫喉癰，聲啞氣喘，可立而待矣，此治其常者也。若遇梟惡之證，毒火隱伏如上文所云者，將來必至險逆。一見其浮沈淹滯，即當急爲破淤，庶不至於悶疹，與夫一出即沒之證。待其既出，有形色可見，又當隨其證之輕重而因應之。

《痘疹正宗・疹之形》 細碎　疹不宜成顆粒，宜微見其形，似粒而非粒，細碎而且鬆和，此疹之正形也。

粗大　疹宜細不宜粗，凡見點成顆而大，後出必重。先見於面，後雖重猶可挽回，若先見於身而面不見點，清氣不得上達，須防一出即沒之證，宜早攻發。

稠密　疹不宜稀，稀則內必有伏毒，不能盡見於外也。稠密均勻，疹之佳觀也。使雖稠而不勻，毒即有通塞不及之處，是氣血不得通融也，透發猶不可已。

疏散　疏而且散，周身一律，此疹之最佳者。使上稠而下疏，毒猶有未發之地，後必餘火纏擾。若下稠而頭面疏，疹之更不宜者，須防收緊作喘之證，必加大黃、青皮以透之，兼以紫草、赤芍導其淤，使其徐徐收去，方不爲害。切忌風疹未出全，賊風一吹，恆有毛竅閉而即沒者。

《痘疹正宗・疹之色》 紅活　疹色之美惡，與痘無異，紅活潤澤者，疹之佳色也。

淡紅　色淡而潤，兼無內證，疹之最佳者。若淡而不潤，或乾或嫩，此不正之色也。淡而乾者毒必伏，淡而嬌者火必盛。毒伏必攻，火盛宜涼。

深紅　紅而色重，是血熱也，宜清散。

艷紅　色鮮若胭脂，此血熱極，內必有大火，過午即發。急大用寒涼以預制其焰，遲則燥狂痰喘立至矣。

乾紅　如有礬之紅，淡而不活，此有伏毒而血內淤也。顆必大而嫩必燥，急宜攻破，以防倒靨。

紫　血熱極而將淤也，急破而涼之，若帶艷則更重矣。

黯　較紫而更重。初出色黯，急破之，遲則難救。半靨色黯無妨。

白　白者血淤之極也。白而有內證，急破其淤，遲則倒靨。白而勻，無內證，身不熱不嗽，是其血原不足，而無火則無病矣。

《痘疹正宗・論疹順險逆》 熱勢和緩，微嗽，神情開爽，二便如常，寢食

如故，熱二三日而出，細而勻，疏而散，紅活滋潤，先於頭面，次及周身，二三日出盡，緩緩次第而收，毫無內證，身即不熱不嗽，此疹之順者也，無容服藥。如身熱而多嗽，越四五日而始出，雖見於面而細密成片，次及身而皆然，色過於紅，身猶熱而嗽，神情不舒，寢食得半，此證清肺涼血，數服可愈。疹之順而險者也。

至於身大熱而神情猶不迫，嗽聲多而腔中無音，面紅頰赤，氣雄身燥，身動而忽然汗出，或腹痛或作瀉，六七日而始見，先出於身，次及於面，後及足脛，或稠密無縫，或艷紅，或色紫，三日出齊而身熱不退，咳嗽連聲，未幾欲收，大熱煩燥，聲啞氣喘，此疹之險者也。先宜清肺涼血，後當大用寒涼，恐其帶火而收，閉目痰喘而難爲矣。乃若大熱煩燥，乾嗽不已，或身燥肢冷，腔中作音，面色或白或黃，堅喘氣促，或衄血傾注，淹滯日久而不出，或身出而面不見點，或見點粗大而稀，色白而黯，或浮沈於皮膚之間而出之不快，或上稠而下不透，或身密而面稀，或燄艷，或紫黯，未幾而帶火倒靨，痰湧氣促，目閉無聲，此險而逆者也。必始終攻發，大用寒涼，而後或可挽回也。

更有面顏青慘，啼聲不出，兩目徬徨，搖頭鼓頷，手足撩亂，此又疹而悶焉者也，斃不終朝矣。

《痘疹正宗・證治大略》 凡小兒身熱咳嗽，毛竅聳突，筋脈微惕，有出疹之象，即爲之清風熱平肺，審量證之輕重，以爲藥之緩急。及其出也，或透毒，或破潰，或涼血。有三日而齊者，有四日而齊者，有云隨出隨靨者，此無經驗之言，不可爲訓。出齊即審其血色證狀，如火盛血熱，或艷或紫，當速與涼血活血清火，以預防收回之緊，當遲三兩日而後收，務使其紅活，此正候也，收後自是無病。使前失於清解，帶火靨緊，惡證肆出，乘未全收，大用寒涼，兼於透發。若已帶火全收，閉目作喘而身不熱，忌用寒涼，專於透發，務使之再見，不拘稠稀，乃可慶生。

至於疹後餘嗽未息，不過清肺而已。此大略也，輕重緩急之權，宜存乎其人矣。

疹後痢　此火毒注於大腸，非眞痢也。腹必不痛，宜清利不宜止塞。若悞用止塞，俾火毒無出路，後將有性命之憂。世人謂疹後痢難治，非難治也，誤治也。

疹證選要方

清金一貫飲分數與痘同

凡有鬱證，即加大黃大五錢至一兩，中三錢至六錢，小一錢至二錢；

見點血熱，即加生地大八錢至二兩，中五錢至一兩，小三錢至五錢；

大熱火盛，即加石膏大八錢至二兩，中六錢至一兩，小三錢至五錢；

三日出齊，即加元參大三錢，中二錢，小一錢；

粗大，本方加大黃、蟬蛻五個至十五個；

稠密不勻，本方加大黃、山查三錢至一兩；

深紅，本方加生地、丹皮二錢元參；

艷紅，本方加生地、大黃、丹皮、石膏、元參；

乾紅，本方加大黃、紫草二錢，生地、丹皮、桃仁二錢；

色紫，本方加大黃、紫草、生地、丹皮、石膏；

色艷，本方加大黃、紫草、生地、石膏；

色黯，本方加大黃、紫草、生地、桃仁；

色白，本方加大黃、紫草、桃仁、歸尾二錢；

大渴，本方加石膏、大黃；

舌刺，本方加石膏、大黃、生地、黃連二錢；

大熱，本方加石膏、大黃、生地；

肢冷，本方加大黃、丹皮、石膏；

譫語，本方加大黃、黃連、石膏、犀角三五分、生地；

乾嘔，本方加大黃、黃連、甘草、滑石五錢一兩；

哈舌，本方加大黃、黃連、石膏、生地；

痰迷，本方加黃連、犀角、川貝母二錢；

胸滿，本方加大黃、犀角、枳殼二三錢；

咳嗽，本方加貝母；

發喘，本方加大黃、桑皮錢許、石膏、枳殼；

喉痛，本方加山豆根、黃連、石膏；

口穢，本方加石膏、大黃；

咬牙，本方加生地、大黃、石膏；

喉腫，本方加大黃、金銀花二三錢、石膏、山豆根；

頭腫，同前；

鼻衄，本方加大黃、山梔一二錢、生地、犀角；
小便短赤，本方加黃連、豬苓一二錢、滑石；
泄瀉，本方加澤瀉一二錢、條芩一二錢；
大腸逼迫，本方加大黃、檳榔錢許、滑石；
大便不通，本方加大黃、枳實、滑石；
腹痛，本方加大黃、赤芍、青皮；
痢，本方加大黃、條芩、滑石；
疹後牙疳，與痘同，宜消疳散；
疹後餘嗽，宜定嗽飲。

《慈幼新書·麻疹》 麻疹發自六腑，亦曰糠瘡，較痘瘡似淺，有形無漿，易出易收，多實熱者。然倏忽變化，其證急速，自初出一二日，及愈後月餘，皆不可輕玩，經曰：痘前疹後，信哉。

初生嬰兒，彌月內未生痘疹之先發此，曰爛衣瘡。百日內外曰瘙瘡。蓋因在腹中爲陰血之氣熏蒸，生後忽遇陽風一逼，遂發遍身紅點如粟米狀，此疹不治自愈。

天行疫癘，大人小兒感之，大便秘結，熱氣流於胃中，忽發紅瘢，隱於皮膚之內，有色點而無顆粒，如蚊蚤之迹，錦文之狀，無頭且平，曰發瘢。其證狂言妄見，有陽毒陰毒之殊，總由陽明結熱所致，法當清解。白虎加大青、元參，一服即愈。誤用發散，熱勢外烈，多致枯焦紫黑而死。

癮疹多屬脾肺虛火，狀類傷寒，頗多奇癢，或爲不仁，與眞麻疹特異。加減通聖散治之。

麻疹之發也，有風熱、風痰，顆粒浮於皮膚，隨出隨沒，沒則又出，雖值嚴冬，亦不宜蓋覆過暖，閉塞玄府，恐毒入咽喉，令人聲啞。治宜清肺降痰，發表令透，亦有可下者。然首尾當滋養陰血，不可少動陽氣，昔人以防風通聖散爲消息，參、芪、朮、夏之品，務宜缺之，升麻能令氣上冲，亦不宜多用，蓋麻疹標屬陰而本屬陽也。

初發熱時，咳嗽嚏噴，耳鼻尖冷，眼胞浮腫，眼角生眵，眼淚汪汪，惡心乾嘔，恆欲飲水，或痰涎吐瀉，不思飲食，大便急而小便澀。其略類傷寒者，憎寒壯熱，頭痛目赤頰紅，身體疼痛。斯時也，有熱一二日出者，有熱五六日出者，有熱七八日出者，氤氳之際，惟宜宣毒發表湯，蓋覆衣被得汗，自頭至足，漸漸減去，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自無留毒，而疹出易矣。

麻疹禁忌，較痘瘡更甚，一切酒、肉、鷄、魚之類，犯之早，則發驚搐，變紫黑而死。百日內犯之，猶足生瘡癤，成瀉痢便血，可不愼乎。

發熱時，耳後項上腰腿先出，一日三次，兩日六次，見點紅活顯露，形小明淨，頂尖不長，隨出隨沒，三四日收盡，順證也，不治自愈。

發熱時面先青黑，乃毒氣攻心，逆證也。急宜內托散，消毒湯解之。

熱極不出，或出而帶紫色不明，或與肉平不起，或一二日即沒，喘嗽下利，亦逆證也，急宜麻黃湯發之，外用胡荽酒洗。

疹出色白，按之稍紅，血虛也，養榮湯。出時色紅甚，火勝也，化毒清表湯。色紫黑而內外熱熾，逆證也，速用宣毒湯，加麻黃。

已出不能沒落，內有虛熱也，四物湯，失血加犀角汁。已沒落，餘熱不除，黃連解毒湯，調益元散。甚者熱日夜不退，煩躁譫語而失血，或發驚搐，或重出一番麻疹，比前略少，此乃心血耗散，餘毒熾盛，犀角地黃湯，先治其血，徐以四物、五苓、六一等，次第調之。

出一日而沒，風寒襲也，宣毒湯消息之，不則毒氣內攻，癢爛而死。大凡麻疹退後，俱不可當風，必令黃瘦病目，生麻瘋瘡。遇此宜連翹飲加金銀花消息之，爛處敷生肌散。

熱時汗出不止，乃毒盛致津液妄行，用五倍子三錢爲末，唾津調貼臍上，即止。麻疹沒落，七八日聲啞無音，兒茶散服之立效。

發熱時鼻中血出，毒亦從之而解，不宜驟止，如過甚，當歸六黃湯一服即瘥。若沒落後牙齦腐爛，鼻血橫流，急以木通、犀角之類，引之下行，不可輕視。甚者眼角中出血，及大便血不止，皆逆也，用清熱導滯消息之，可救一二。溺赤如泔濁者，五苓散，加車前、木通可愈。

疹前後恣食甘甜，生走馬牙疳，穿腮落齒，或面頰浮腫，環口青黑，唇崩鼻壞，昏悶失音，爲不治逆證。若初時覺口中氣臭，唇口生瘡奇癢，急服清胃散、化蟲丸等藥，外以獨棗丹、雄黃散擦之，或猶及可救。

痘後雲頭疹，三仙散加防風、黃連，消積食，除風熱，可免瀉痢之患。

孕婦麻疹，以安胎清血爲主，宜四物加白朮、條芩、艾葉治之。胎氣上冲，苧根、艾葉煎湯，磨檳榔服之。有熱甚胎氣不安，服固胎飲。如腹痛腰酸，胎在必墮，即以產法論，先用大補，次用他證藥，胎雖動而婦可生，蓋麻宜

裏空，熱毒隨胎氣而自下也。

《痘疹定論·麻疹·命門包裹陰陽五行論》《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者，氣之始也，資生者，形之始也。萬物者，合天地中之物而統言之也。即以人言之，亦天地中之一物也，但人爲萬物之靈，得天地陰陽五行之正氣以生成，因以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人雖天地中之一物，而不與萬物同其形，而同其性也，故三才之道，合天地人而並言之也。人之有生，受氣于父，成形于母，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胎之中先有命門，則父精母血之毒藏于命門，眞且確矣。外形則先長鼻，內如五臟六腑，外如百骸九竅，俱從逐日逐月漸次生長，惟命門凝成于有形之初，則胎毒亦蘊畜于有形之始。命門，人身之大極也，陰陽五行包裹于命門之中，痘與疹，胎毒之陰陽也，胎毒藏于命門，無聲臭之可覓，必俟外感痘之氣發出而爲痘，外感疹之氣發出而爲疹。何世人不推本求源，而乃隨聲附和，曰痘出五臟，疹出六腑，歷今千百餘年，誰辨其非？予不得已，特表而出之曰：痘與疹俱出命門。或曰：痘出五臟，疹出六腑，前人著書立說極其詳悉，歷今千有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予一旦遽云痘與疹俱出命門，豈不好奇涉怪，借此至微至隱之形，指此至精至密之理，無可端倪之臟腑，莫可測度之命門，而言前此之非，是不亦私相悖謬乎，誠恐今之議昔，烏知後人之不議今乎？予應之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物雖有定名，有定理，而知之有不盡也。予所云痘與疹俱出于命門，非無徵而敢云然也。夫未出痘之先，疹出多次俱不作正疹之數，必俟大痘既出之後，或隔一兩月，或隔半年一年，或三五七年之久，遇正疹之時氣感而發之，一出則不復出矣。予所以知胎毒藏于命門，發出而爲疹、爲痘也。或又問曰：子言胎毒藏于命門，言之固深切著明也，當出痘之時，胎毒固發出而爲痘，何不並發出而爲疹乎？必待隔一兩月，或半年一年之久，而始出疹，是胎毒在命門之中，止隨痘之氣而出痘，不隨痘之氣而出疹乎？忌曰：正在此分陰陽五行也。天以陰陽五行隨時變化，痘疹出焉，人居氣化之中，感痘氣而出痘，感疹氣而出疹，一定不易之理，決無痘與疹同出之理。或又問曰：子著《定論》，前言痘有夾疹而出者，今言痘與疹不同出，何前後之紕繆若是乎？予言痘至回水結痂之際，復又身熱，遍身上下通紅名蓋痘疹，又名解毒疹，今言出痘之後，必俟隔一兩月，或隔半年一年，三五七年之久，遇正疹之時氣感而發之，一出則不復出，是此回水結痂之際，所出之疹，作不得正疹乎？予曰：痘有夾疹之證，疹痘出之際，發熱蒸蒸，脾肺兩家風熱亦隨之而出現，故不甚關利害，止用黑參升麻湯，一劑而疹自消散，痘出亦輕。若夫回水結痂之際，復又發熱，遍身上下通紅，細看豆粒膿漿充足，此乃蓋痘解毒之疹也，曰蓋痘者，痘之上蓋一層疹也，曰解毒者，此疹一出可以解痘後之毒也，宜用大連翹飲加煅石膏一錢，花粉一錢，淡竹葉一錢，以清解其餘熱。此等證候，蓋因灌漿之時，痘必稠密，極力用藥催漿，過于補劑，熱滯脾肺，故出是疹。予歷年久見證多，透徹造化之機緘，究竟精微之奧妙，不敢私之家傳，用以公之于同志者。

《痘疹定論·麻疹·正疹分別論》痘疹形如豆，麻疹形如麻，皆象其形而名之也。昔人皆曰胎毒，言之誠是。蓋以出一次則不復出，其爲胎毒可知。然又曰，痘出五臟，疹出六腑，以訛傳訛，誰知有命門。予于《痘瘡論》中言之極其詳矣。夫所謂胎毒者，人于懷胎之初，受氣于父，成形于母，是父精母血之毒已凝聚于陽施陰受之始，豈待成胎之後，慾火不節，厚味不忌，降生之頃嚥其血而後有是毒也。若以胎毒言之，不論富貴貧賤，人人俱有，然于中有輕清重濁之分，是以出疹有順、險、逆三等之別，揆其因由，天地有非常之氣，陰陽鼓舞即有非常之令，鼻聞其氣，傳入于肺，肺復傳于各臟，漸次傳入命門。夫然後五臟之邪氣內侵，命門之胎毒外透，正疹從此而發矣。疹發而熱毒之氣上蒸于肺，肺主皮毛，實受其毒，發熱之初，雖似傷寒，而肺家見證獨多，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眼泡腫，眼淚汪溢，面腫腮赤，口乾唇焦，此所謂正疹，由于胎毒者是也。身有微汗，滋滋潤潤，氣不甚粗，身不焦熱，則疹出必輕，若氣喘鼻乾，更又鼻掀作嘔吐，驚搐狂躁，無汗者最重。

凡疹初未見標之時，先必身熱，頭疼，咳嗽，或作吐作瀉，或鼻塞、鼻流清涕、噴嚏、眼疱腫、腮赤、煩躁不寧，細看兩耳根下，頸項連耳之間，以及脊背之下至腰間，必有三五紅點，此乃疹之報標，若無紅點之證佐，當以別證論，此屢試屢驗者也。如果有紅點與前證相同，宜用宣毒發表湯加芫荽作引，以托之出外，不必拘泥吐瀉，疹出而吐瀉自止。蓋熱蒸胃則吐，熱冲大腸則瀉，此乃疹之常候，不必憂其吐瀉之不止也。昔人云，疹出六腑，或因有此證而云然也。統而言之，胎毒藏于命門，體也，五臟，用也，六腑，又五臟之用也，相須而生成也。

凡出疹見標之後，形似麻粒大，粒而尖，稀疏磊落，再後成片紅色滋潤者順。若神清氣爽者，更順，若初出一時湧出，不分顆粒，深紫色者險，黑色者逆，不可視爲泛常，不可用藥失次，不可過用攻表，不可驟用寒涼，調治之法，避風，忌葷，兼忌穢污，惟在用藥宜發其毒，以盡出之于外，雖紅腫之甚，狀如漆瘡，亦不足虞，以其出之于外，即可免夫內攻，此證若調治得法，用藥合宜，百不失一，若調治失宜，則殺人亦如反掌，可不愼哉。

初發熱時，必當發表，見標之後，發表而兼清涼，通身上下通紅，總成一片，手足之末，上下相同，無有容處，此爲出透，可用清涼解毒之劑，不必兼用發表之藥，一解即愈。

又有一種疹，初出眼疱腫，白夾赤色，聲啞唇腫，掀番鼻乾，鼻又掀，氣喘，口燥作渴，腰疼腹脹，人事昏沉，口鼻出血，囫亂狂叫，二便出血，此係毒氣鬱遏于內，名曰閉證，最爲難治。用宣毒發表湯，內加酒炒黃芩七分，麻黃五分，若能托疹標出外，漸次出現，或可望生，若不出現，則無望矣。但凡疹證出鼻血者毒重，口出血者，毒尤重，二便出血者，毒更重，且又危矣。初起手足心如火熱者，毒重，初起腳冷如冰者，毒更重。見疹標尚未出透，失于清解，快用辛熱之劑，以致毒蘊于胃，口鼻出氣腥臭，必生牙疳，宜用化毒清表湯加石膏二錢，若已出透，速收速散，身熱不退，餘毒流注大腸，裏急後重，紅白相兼，已成痢證，宜用清熱導滯湯。

若長人素稟虛弱，當出疹之際，過于發散，出透之後，過用寒涼解毒，以致虛弱之極，骨瘦神疲而無紅色，且又不能多食，食多即吐，急用香砂六君子湯去半夏，加麥冬以補之，種種壞證，不可不愼。

疹之出也，出三日而始盡，每日出二次，子時出者，巳時散，午時出者，亥時散，經三日而出六次，出透者密無縫，方爲吉兆。昔人有云，痘喜稀疏，疹宜稠密，雖如漆瘡通紅一片，亦不足慮。

若夫甫生一月及至半歲，一歲之間，時值天氣炎熱，或出奶疹、痧疹、風癮等證，不在正疹之列，亦不因于胎毒而致，可以不必用藥，其疹自散。此類感風熱而出，乃皮膚小疾，當見出一次，又出一次，及有連出不已者，無關利害，倘要用藥，微用疏風清熱之劑，一服即愈。

凡出疹，發熱三日見標者，爲順，遲至五六日不見標者，爲逆。神氣清爽者爲順，昏沉者爲逆，病家知禁忌者，逆可以變順，不知禁忌者，順亦變逆。業幼科者當熟思之，當于出疹之家明言之，亦可見仁人君子救人之心，防于未然，無所不至，毋以此言爲迂。

《痘疹定論·麻疹·四方疹名各別》 京師內外呼爲溫疹，河南呼爲粹瘡，甘陝、山西呼爲糠瘡，山左呼爲疹子，江浙呼爲痧疹，湖廣與江西呼爲麻疹，又呼爲帕子，福建與兩廣、雲貴、四川俱呼爲疹子，四方之方語不同，其實皆正疹也，調治之法俱同，避忌之說無二。

《痘疹定論·麻疹·出疹之家有四大忌》 一忌葷腥煎炒。

疹初出時以至出齊之日，俱忌食葷腥，即素菜亦忌煎炒，恐葷腥煎炒能助胃火。昔人有云，葷痘素疹，誠哉是言也。

二忌恣食生冷飲粥。

疹初出時以至出透之日，未免口渴煩躁，想飲冷水，不妨少飲些須，以解其煩渴，然不可多飲，若欲再飲，仍飲些須，若土產有荸薺，及有秋梨甜者，幷柿餅有霜者，不妨間與食之，雖生喫無妨。切不可與粥及米湯、糕餅、糖飴、麵食、桂圓、密餞之類食之，恐助毒火。倘或餓極，煮成粥，用滾白水大半鍾煮飯粕小半鍾，和勻溫服。

三忌風寒。

當出疹之時，必宜謹避風寒，若不避忌，風寒外重，疹即收回，要其再出，甚爲難矣，愼之，愼之。

四忌房幃厭穢。

人之生兒育女，當出疹之時，各宜小心謹愼，潔淨內外，勿使穢污氣息觸犯出疹男女，愼之。

《痘疹定論·麻疹·看疹醫家有三大忌》 一忌驟用寒涼。

當疹初出之時，雖有身熱、煩躁、口渴等證，即以宜毒發表湯，少加酒炒黃芩三五分以清之，切不可遽投黃連、黃柏、梔仁等大寒之藥，恐冰其毒而內伏，疹不得外出矣，後雖設法宣表，而疹終不得出，可不畏哉。

二忌誤用辛熱。

疹初出時，或有嘔吐之證，醫家必用蒼朮、平胃、丁香、砂仁暖胃，或手足梢冷，必用桂枝、肉桂溫其手足，殊不知作嘔吐者，火熱蒸于胃也，今反以辛溫之味攻之，是抱薪而救火也。至于手足梢作冷者，熱極似寒之象，俟疹出透而手足自溫和。醫不明此，反以桂枝可達四肢之末，肉桂可以溫經回

陽，誤之又誤，陷人性命，可不畏哉。

三忌兼用補澀。

疹初出時，多有瀉而不止者，其毒火亦因瀉而減，此殊無妨。倘或泄瀉過甚，則用加味四苓散，一服立愈。方見痘門，切不可用參、朮、訶、蔻，補澀之劑，以圖速止。醫家全不細心參酌，乃曰吾于清解藥中兼用些參、朮、訶、蔻，分兩又少，何礙于事？一服不見功效，且曰分兩輕之故耳，于是多加分兩再服，而疹忽變證矣，重則腹脹喘滿而不可救，輕則變爲休息痢，纏綿不已也，可不慎乎。

若麻疹出淨之後，瀉黃紅色，乃內有伏熱，仍宜用加味四苓散服之可也。兼用補澀且不可，專用補澀又可乎？記之，愼之。

《痘疹定論·麻疹·豫為堤防》 凡鄰家有出痘與疹者，出得氣候清正，又有明醫在近調理，可以聽其自然，俟其自出。若氣候不正，急宜搬移避之，俟兩三月，氣候清正再歸。古之人有避之而不出者多矣，或曰：孤村山野可以避患，若大鄉村、大鎮市、及府縣、省會，烏可以避之乎？予曰：所謂避者，避其不正之氣也，有三里五里之隔，不正之氣即不相侵，豈必數十里之外乎。若痘可種，用老成明醫揀上好痘痂，乘時種之，以引道胎毒出外，只二十日而收成功。若麻疹無痂可種，原以氣候相傳，總以氣候之清正者爲足恃，否則避之爲吉。

《胎產心法·妊娠麻疹論》 妊娠出疹當以四物加減，而加條芩、艾葉以安胎清熱爲主，則胎不動而麻疹自出矣。然熱毒蒸胎，胎多受傷，但胎雖傷而母實無恙也。蓋疹與痘不同，痘宜內實，以痘當從外解，故胎落毒氣乘虛而內攻，其母亡。疹宜內虛，以疹當從內解，故胎落熱毒隨胎而下，其母存。雖然與其胎去而母存，孰若子母兩全之爲愈也。且古人徒知清熱以安胎，不思疹未出而即以清熱爲事，則疹難出而內熱愈深，是欲保胎反足以傷胎也。宜輕揚表托，則疹出而熱自清，繼以滋陰清解，則於疹於胎兩不相礙，不安胎而胎自安矣。如疹出不快，宜白虎湯合用升麻葛根湯，倍加元參、牛蒡治之。胎氣上冲，急用苧根、艾葉煎湯，磨檳榔服之，再以四物湯進之。熱甚胎不安，服固胎飲數劑，如又不愈，腹疼腰痠，即知胎有必墮之機，如胎墜即以產法論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一問曰：麻之初出，何以明知發於肺胃二經？答曰：肺主一身之皮毛，胃乃主納五穀，若皮膚堅厚，腠理閉密，而麻難現，毛孔開豁，毒從裏出，而麻易透，胃火壅滯故不能食，火邪清消而自能食，是以知也。所以治麻之法，初時專以發散解表，清胃火爲主，宜用加減參蘇飲，去桔梗、甘草，加連翹、牛蒡子、荆芥、防風、石膏治之。又問曰：假如用加減參蘇飲，發散不出，何以治之？答曰：以麻黃散發之，或以三仙散發之即出。

二問曰：麻證忌用人參、半夏、升麻，而痘證又用升麻代犀角以補其氣，何以辨？答曰：麻乃肺胃蘊積熱毒而發，不宜內實，又不宜溫補，而最喜清涼。夫麻出於六腑，所以先動陽氣，陰血多虧，陽者氣也，故不漿，升麻能升動陽氣上冲，是以麻證最忌。痘出於五腑，宜內實，最喜溫補而助膿，其以升麻代犀角者，乃生犀地黃湯中用升麻以引生地黃而入足陽明胃經耳。

三問曰：麻疹初出，咳嗽，何以治之？答曰：麻初出咳嗽，宜用加減瀉白散，去人參、甘草、粳米，合三味消毒散，去甘草，或用白虎湯去甘草、粳米，合三味消毒散去甘草，或以三拗湯治之，如或不效，用加味五仙散去桔梗，芽茶，加牛蒡子、麥冬主之。

四問曰：麻證發熱五六日，欲出不出，或作驚候，吐瀉交攻，何以治之？答曰：發熱而麻欲出不出，乃淫火之毒內相攻搏，以致胃家受火邪之毒，而作吐瀉，急宜分利，而兼清胃瀉火，以加味導赤散主之。兼驚者，加辰砂、滑石末調服，萬無一失，或以麻黃散去升麻，濟生散等劑治之。

五問曰：麻出一日而又收，腹中作脹，喘急者何也？答曰：出而又收，乃爲風寒所觸，腹中作脹，乃是麻毒內攻，喘急者，乃是麻毒攻胃，急宜早治，若遲則傳三經而難治矣。當以葛根疏邪湯加栝蔞仁、石膏、枳實主之，或以回生消毒散治之，使麻毒內解，則無後患矣。

六問曰：麻證服發散解毒之劑，麻不出而發斑，何以治之？答曰：麻證服發散解毒藥，麻不出而發斑，乃心經君火盛，而毒內攻也。當用通利之劑，名爲釜底抽薪，使內熱一解，則麻易出，縱不出亦不爲害，以化斑解毒湯去升麻主之，或以清寧散加減治之亦可。

七問曰：麻後作吐瀉，不食發熱，多有難救者，何也？答曰：麻收後吐瀉不食，乃脾胃二經之證，脾虛則瀉，胃虛則吐，治法當以理脾安胃爲主，不可遂用人參白朮，只宜用六仙散治之，若熱不退則以四物湯調六仙散治之。

倘用人參白朮，則助虛氣，作喘而死。

八問曰：麻後鼻乾黑燥，昏沉不睡，又有喘急咳嗽，多有用白虎湯而死者，何也？答曰：麻後鼻乾黑燥，乃火邪刑金，作喘急，乃胃氣虛也，初出而見此候，乃肺胃火邪盛，用白虎湯以清肺經之金而瀉胃火，實爲得宜。麻證日久胃虛，收後而見此證，用白虎湯則更有傷胃氣，不死何爲？此宜以消毒清肺飲去桔梗、甘草，加栝蔞仁、葶藶主之，可保無虞。倘服消毒清肺飲而不應，可用復元散，除罌粟殼、桔梗，加栝蔞仁、葶藶一二服則安，或用補肺阿膠散更妙。

九問曰：麻後牙疳多致不治者，何也？答曰：麻後牙疳乃失血證，是熱留足陽明胃經，餘毒上攻所致，而有五不治之候，須要看證明白。自外延入內者不治，無膿血者不治，通齦白色者不治，牙齒落者不治，口臭者不治，除此五證，內服犀角消毒飲，或加味清胃散，外用藥方搽之，毒消自愈。

十問曰：麻證又有發斑紅，而麻反不紅者，何也？答曰：麻出於胃，斑亦發於胃，斑是火大盛，而麻縱不紅亦無大害，只宜以清熱消毒治之，用犀角消毒飲可也，或以犀角一味磨汁與服亦可。若發紫斑，則爲胃爛不治。

十一問曰：麻初出，四肢浮腫何以治之？答曰：四肢浮腫乃是濕熱流於四肢也，以五皮散加葶藶治之，如不應，用木通散與之，一二服即愈。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形式要旨證治秘訣》 麻初呵欠噴嚏嗽，密密無縫痱蚤形，下出上收煩燥渴，毒從腸腑發皮生。

麻疹之證面必紅，咳嗽噴嚏鼻流膿，兩淚汪汪如哭狀，莫作傷寒一樣攻。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證治大略括》 麻疹若不出，宣毒發表先，咳嗽宜清肺，熱多用化斑。

《麻科活人全書·密齋治法大略括》 麻疹未出用荊防敗毒散，前胡葛根炒牛蒡子，赤苓枳殼同連翹，薄荷葉石膏多用良。

麻疹出甚用黃芩黃連，知母石膏加元參，麥冬生地黃牛蒡子，竹葉骨皮名化斑湯。

麻後咳嗽仍不退，清肺散子同竹瀝，黃芩貝母栝蔞仁牛蒡子，麥冬防風桑白皮地骨皮。

潮熱元參麥門冬，木通知母貝母桑白皮入，生地黃黃芩與地骨皮，解熱清心清肺葉。

泄瀉三苓散或導赤散，更將六一散子對，若變痢證問香蔻又名香連丸，走馬牙疳清胃散最。

《麻科活人全書·驗麻色吉凶》 麻疹色紅者吉。麻疹色赤者重。麻疹色黃者危。麻疹色黑者死。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輕證》 或熱或退，五六日而後出者輕。身有微汗，滋滋潤潤，氣不甚粗，身不焦熱，麻出必輕。淡紅滋潤，頭面勻靜而多者輕。透發三日而漸收者輕。麻已出明白後，而身上皮膚或青色，或紅紫色者，俱無妨。上身熱下身涼，此乃膈熱下涼，不妨。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重證》 鼻出血者毒重。口出血者毒尤重。二便出血者毒更重，且危。初起手足心如火熱者重。初起腳冷如冰者重。氣喘鼻乾，更又鼻掀，作嘔吐驚搐，狂燥無汗者，最重。頭面不出者重。紅紫黯燥者重。咽喉痛不食者重。胃風收早者重。移熱大腸變痢者重。夾斑夾癮火丹者重。舌出血者重。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不治證》 黑黯乾枯，一出即收者，不治。氣喘心前吸者，不治。身上一遍紅與肌膚平者，必當發表，如發表後仍復如故，不治。鼻扇口張，兩目無神者，不治。鼻青糞黑者不治。當面牙齒黑者不治。走馬牙疳不治。舌長過寸者不治。胃爛者不治。麻後泄瀉不止者不治。

《麻科活人全書·麻疹死證括》 已收渾身熱不涼，昏沉恍惚語無章，飲食不進舌胎白，失智尋衣與摸床。元氣精神混懶散，一魂尚爾未飄揚，逢斯強藥求全毀，任是高明莫主張。

《麻科活人全書·四方麻名》 粉糠痧瘖艄溫疹，其實屬麻一證名，方語原來各有別，治同一例應如神。

麻證之名，各方不同，在京師呼爲溫珍〔疹〕，河南呼爲粉瘡，山西、陝西呼爲糠瘡，山東、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俱呼爲疹子，江南呼爲痧疹，浙江呼爲瘖子，湖廣、江西俱呼爲麻疹，又呼爲艄子，聞人氏呼膚疹，雖四方之命名有別，其實皆一麻也，調治之法，原無異耳。

《麻科活人全書·歲氣》 麻疹須明歲氣先，勿輕汗下作傷寒，察人虛實施良劑，無伐天和損壽元。

麻疹之證，其初發熱與傷寒相似，但麻則面頰紅，咳嗽噴嚏，鼻流清涕，目中淚出，呵欠喜睡，或吐或瀉，或手掐眉目鼻面之爲異耳，不可誤作傷寒施

治，而妄用汗下也。妄汗則增其熱，而爲衄，爲咳嗽，爲口瘡咽痛，爲目赤痛，爲煩燥，爲大小便不通。妄下則虛其裏，爲滑泄，爲滯下。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言不可妄汗下也。是以治麻者務須先明歲氣，如時令溫暖，以辛寒之藥發之，用防風敗毒散。如時令暄熱，以寒涼之藥發之，用白虎解毒湯或黃連解毒湯。如時令大寒，以辛熱之藥發之，用桂枝解毒湯或葛根桂枝湯。如時令時寒時暖，以辛平之藥發之，用荆防敗毒散或葛根解毒湯。倘兼疫癘之氣，則以人參敗毒散主之。又要看人之虛實，如吐瀉不止，以人參之類補之，如便秘煩燥，以酒蒸大黃微利之。經曰：無實實，無虛虛，倘損不足而補有餘，夭人性命，非關天數，醫殺之也。能知損有餘而補不足者，方爲良工。

《麻科活人全書・預解宣毒》　凡遇冬溫大不祥，民多疫癘發瘡瘍，如逢麻疹相傳染，可用湯丸預解良。

麻毒從來解在初，出盡毒解憂可無，腹中脹痛邪猶伏，喘促昏沉命必殂。

春溫、夏暑、秋清、冬涼，此四時之正氣也。若冬應寒而反溫，乃陽氣暴泄，火令早行，人感之者，至於來春必發癰瘡，未出痘疹者，必感之而出。然疹雖胎毒，未有不由天行時令而發者，故一時傳染相似，遠近大小皆發，爲父兄者，但見境裏痘麻正行，宜先以消毒保嬰丹，代天宣化丸以預解之，可使毒徹而不能已甚。此雖先賢活人之婆心，而要知麻疹之證，只怕一時不能得出，若得出盡，則毒便解到底。治麻者於初熱未出之時，宜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吉梗、甘草，或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葛根疏邪湯去骨皮、防風，敗毒散去石膏、知母、淡竹葉、吉梗、甘草，加前胡、葛根等方，隨用而發之，但得麻出則毒解，而始終無虞矣。如用一劑而麻仍不出，又再進一服，外以酒煎胡荽噴被蓋之，切要空露頭面，或以苧麻醮胡荽酒，遍身戛之，令其毛孔疏開，麻方得出也。切勿用歲氣內照，時令寒暄，而用辛熱寒涼之劑，助其炎威，阻其發機，而成壞證。如三四次發之不出，又用臭椿樹根皮煎湯薰洗。倘仍不出，加之腹作脹滿，氣上喘促，昏眩，悶亂，煩燥不寧，譫語妄言者，必死無疑矣。有人用當歸、紫草茸、紅花、牛蒡子之類，服之即現，斷不濟事。

《麻科活人全書・諸潮亦能發麻》　傷寒傷風與傷食，驚風等候諸潮熱，久而不去亦非宜，痘疹因而乘間出。手足梢微冷，惡寒無汗，面色青慘而不舒，在額有青紋者，傷寒之熱也，手足稍微溫，發熱有汗，面赤而光者，傷風之熱也，並宜用惺惺散，除人參、白朮發散之。目胞腫而左頰有青筋，發熱而頭額肚腹之處最甚，或兼嘔吐腹疼者，傷食之熱也，以備急丸下之。面色青紅，額上中心有紋，手掌心有汗，時作驚惕，手絡脈微動而發熱者，此驚熱也，以瀉青丸、牛黃清心丸主之。身熱而倍能食，唇紅頰赤，大小便閉，脅下有汗者，此風熱也，以宣風散主之。已上諸熱，久而不去，內外感發，則所蘊痘麻之毒，亦能乘而出矣。

《麻科活人全書・初潮認證》　麻爲胎毒發於心，肺與相連熱毒侵，咳嗽鼻中清涕出，更兼兩目淚盈盈。

麻疹之證面必紅，呵欠咳嗽鼻流膿，汪汪眼淚頻頻嚏，休作傷寒別證攻。

麻疹初潮未現標時，必身熱憎寒，頭疼咳嗽，或吐或乾嘔，或瀉或腹痛，或鼻塞或鼻流清涕，噴嚏呵欠，眼胞浮腫，目淚汪汪，腮赤體疼，煩燥不寧。夫麻乃胎毒所發，毒者火也，麻疹小而色紅碎密，其行於皮膚之間者，屬手少陰心經君火也。五臟心肺相連，肺位上，心經火旺，則肺受之，故麻之發，惟肺受毒最重。其咳嗽者，肺因心火炎上而肺葉焦舉也。鼻流清涕者，鼻爲之肺竅，以火爍金而液自流也。目中淚出者，肺熱則移於肝，肝之竅在目也。肝屬木，木能生風，故有呵欠也。吐與乾嘔者，心火流入於胃也。肺與大腸爲表裏，肺熱流於大腸，故眼胞浮腫，腹痛而泄瀉也。腮赤煩燥，心火旺也。噴嚏，肺經火邪也。或手掐眉目唇鼻及面者，肺熱證也。然麻雖胎毒，未有不因時氣冒感而發者，故其證與傷寒相似，而身熱憎寒，頭疼體痛也。但治麻者，莫作傷寒施治，當先以肺爲主，總宜瀉火清金，而瀉火當用黃連、黃柏、梔仁、大青、元參、連翹之類，清金當用黃芩、知母、貝母、麥冬、石膏、天花粉、牛蒡子、地骨皮、桑白皮、杏仁之類。夫麻初起，既與傷寒相似，而認麻須細看兩耳根下，頸項連耳之間，以及背脊之下至於腰間，必有三五紅點，此即麻之報標，如無紅點，以爲證佐，則當以別證施治，此屢試屢驗者也。若果有紅點及現有前證相符，則是麻候，宜用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或少加蘇葉，或少加胡荽，或幷去淡竹葉主之。或用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防風，或更加蘇葉、枳殼主之。或用防風敗毒散去桔梗、甘草、石膏、知母，或幷去淡竹葉，加前胡、葛根主之，俱以

燈芯爲引，與服，以疏風解肌托之出外，可以坐享平安。雖有吐瀉，亦不必拘泥，麻出而吐瀉自止。蓋麻屬熱候，熱沖胃則吐，熱沖大腸則瀉，此麻之常候，麻出熱解，吐瀉之證不治自止，不必更憂吐瀉之不止而妄治也。

宣毒發表湯　治麻發熱欲出未出時，各證並宜。凡地方麻疹發作之時，初潮之際，未明是否麻證，當以此方主之，縱非麻候，即是冒感傷寒，用之無礙。幷附加減法於方尾。

薄荷葉八分　葛根　防風　荆芥穗　連翹　牛蒡子炒　木通　枳殼　淡竹葉各一錢　升麻　桔梗　甘草　燈芯引勿用生薑薑皮冬天寒月可加蘇葉八分　又加葱白爲引

暑月炎天可加生黄芩一錢，總除升麻、甘草、桔梗不用。

初潮無咳者，可加留白陳皮，以甚其咳，有咳切不宜加。

初起往來潮熱者，除淡竹葉，免解膚熱，致麻難透表，在寒月天，仍宜加蘇葉、葱白以疏表之。

初潮潮熱大甚者，加赤茯苓、生地黄，幷可加生黄芩，不必拘麻初用寒涼冰伏麻不得出之說，正當用之，以保肺受火尅之虞。但春冬寒月，黄芩等分，宜略少耳。

初潮無汗，加葱白以發之，更略加衣被穿蓋，以取其汗，使毒透，切不可遽用胡荽酒罨之法，免助邪火內攻，肺金重受其尅，藥中略加胡荽作引稍可。

初潮不食，不必治之，蓋熱毒內蘊，自必不食，熱毒一解，自然能食，切勿加進食開胃之藥。

初潮即見喘促，加黄芩、葶藶、栝蔞仁，以清肺開胸，或更加薑汁炒北芥子、家蘇子、萊菔子以降之。

初潮嘔吐，加竹茹、柿霜。如無柿霜，用柿蒂亦可。

初潮呃逆，枇杷葉、竹茹。

初潮鼻衄，加鮮茅根。

初潮即現咽喉痛者，加射干，倍用牛蒡子。

初潮即現唇乾齒燥，舌胎枯黄，口渴等候，加麥冬、花粉、黄芩，甚則加黄連、黄柏、梔仁等味，以預解之。

初潮熱甚，大便堅實者，加火麻仁二三錢以潤之，用枳實以導之，免致閉塞而熱毒不得發越，致變紫黑，如便閉不通者，加生黑白丑牛末以利之，如利之不通者，必生氣喘鼻扇逆證，即用黄連解毒湯，加大黄、牛蒡子、連翹、地骨皮、桑白皮以通之，如兼口渴者，並加麥冬、天花粉。

初潮大便溏者，方內之枳殼等分減用，以爲開泄之路，可免便閉之患。

初潮溏泄而有微汗，除薄荷、竹葉，不可兼用止汗、止泄之品，以阻其發越之門。

初潮泄瀉者，除枳殼。

初潮洞泄者，除枳殼加豬苓、澤泄，以分利之，不可止泄，以塞舒暢之機。

初潮小便赤者，除薄荷葉，加赤茯苓，或更加車前子以利之。

初潮小便不通者，合導赤散。家生地黄二錢，木通、甘草各一錢，車前子。淡竹葉，除甘草，加車前子以通之

初潮溺血者，加生地黄、黄連、黄柏、黄芩、梔仁，俱可隨意加入，更加牡丹皮以去其滯血，免使留而爲殃。

冬月寒天，無汗不咳者，量加蜜汁和酒炒麻黄二三分。

其餘諸證不能備悉，宜因所見之證加減而用。致於等分之輕重，須量人之大小，若月內半週嬰兒，只宜以盃許與服，當令乳母代服，使藥性流入乳中，兒食母乳如同服藥。

葛根解肌湯　治麻初起，發熱咳嗽，或乍涼乍熱，已現麻路並宜。初潮未明是否麻證，加減同宣毒發表湯。幷附已現麻路加減於尾。總除赤芍、甘草不用。

葛根　前胡　荆芥穗　牛蒡子　連翹去子　蟬蜕各八分　木通七分　赤芍　甘草　燈芯引　桑白皮蜜蒸　知母去心，薑汁蒸　隨意加入後藥。已現潮熱大甚者，加生地黄、地骨皮、赤芩，更可加黄芩。已現口渴者，加麥冬、天花粉。已現無咳者，不妨少加留白陳皮。已現無汗者，加葱白。已現氣喘加葶藶、栝蔞霜。喘甚者，加北芥、蘇子、蘿蔔子俱薑汁炒。已現嘔吐者，加柿霜、竹茹。已現鼻衄者，茅根，衄甚者更加黄芩、黄連俱生用。已現大便堅者，加枳實，火麻仁。已現大便閉者，加丑牛。已現大便閉用丑牛仍不通者，加生大黄、黄連、黄芩。已現大便溏者，加赤芩、澤瀉，洞泄者亦如之。已現小便赤濇者，加赤芩、澤瀉。已現小便閉塞不通者，加車前子，幷加枳殼。

《麻科活人全書·初熱未明是否勿峻發表》　初熱之時證未明，醫家診視生疑心，此時且勿峻發表，略施清解得安寧。

初熱之時不見麻路，未明是否不可發表。略宜清解，用利咽散主之。如見麻路，則當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防風、枳殼、葱白主之。更加蘇葉亦可，或以蘇葛湯去赤芍、柴胡、甘草，加枳殼、葱主之。如麻不出，則用蘇葛湯去柴胡、赤芍、甘草，加蜜酒炒麻黄以發之，或用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淡竹葉、桔梗、甘草，加蘇葉、葱白，或加蜜酒炒麻黄，開提腠理，自然出現。或用厚衣綿絮蓋之，得汗自頭至腳，漸減衣被，使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而麻易出，縱不出，不可再汗，恐致亡陽之變，只宜頻以葱白湯與服，使毛竅中微汗潤澤，其麻自出，庶無熱閉發搐之患。既出之後，可用防風敗毒散，去淡竹葉、石膏、知母、桔梗、甘草主之。不可無表，防其內伏。既出而潮熱甚，或兼口渴者，則石膏、知母、竹葉並宜用之，且更可加地骨皮、生地黄、麥冬之類，以清其熱而涼其血，以生其津也。更可加枯黄芩以清其熱，生黄連瀉心而諸候不生矣。

《麻科活人全書・避風寒》　麻證須當避風寒，不避風寒膚燥乾，腠理閉密毒難出，後生危證有千般。

風寒本自外來，麻證終始最宜速避，如或不謹，失於避忌，一受風寒，則令肌膚乾燥，腠理閉密，遂至麻毒不得發越而難出矣。初潮之時，若能避忌，麻則易出，毒則易解，自無後患。正出之際，不知避忌，麻爲風寒所觸，出必復收，致毒積於內而不得解，變證生焉。已收之後，切宜避忌，若不避忌，留毒難盡，變證無窮，輕者證延日久，咳嗽與痰疾終身不愈，重者必變危證而難救也。是以麻收之後，必待二七之後，熱退身涼，無痰不咳，飲食如常，精神復舊，方可不避，愼之愼之。

《麻科活人全書・忌恣食生冷物驟用寒凉藥》　麻屬火候多煩渴，病者宜喜食凉物，初熱未出也須禁，縱之恣食毛孔密。

麻用寒凉本所宜，也須審時而察機，大寒遽用麻難出，伏毒內攻咎在醫。麻本火候，自發熱至出透之日，未免有口渴煩燥，故多喜食冷物。蓋麻證屬火，食冷雖無妨，然生冷等物麻證始終當忌。何則？夫麻最要透表，只宜溫暖飲食，以候其透表，若於初潮未出之際，而食生冷，冰伏火邪，則毛孔閉密，而毒火難出矣。即透表之後，亦忌食生冷，但柿餅、秋白梨、蓮藕、荸薺可以略用，桃、李、梅子、柑橘、石榴、菱角等物，又在所必忌。然非但患麻者，生冷等物忌食，即醫家治麻，寒凉之藥亦不可驟用。夫麻初發熱之時，而最忌寒凉之品者，蓋恐冰伏麻毒，使毒氣鬱遏而不得出，而成內攻之患也。古人謂，天氣暄熱，宜用辛凉之味，如黄連解毒湯之類，不知天時之暄熱熱氣，豈寒凉之藥所能解也。令若驟用寒凉，恐不足以解外熱，而適足以阻內熱，使之不得出也。曾見有一歲孩子，出麻發熱，未見點時，而發驚搐，醫家認作急驚，用寒凉之藥攻治，致麻毒隱隱在皮膚之內不得出表。後一醫以滋陰爲主，用四物等劑，亦不獲效，煩悶聲啞，數日而死，此可以知驟用寒凉，冰伏麻毒之爲害也。今因天時暄熱，而執泥歲氣之說，而驟用寒凉，豈理也哉？故治麻者，凡於麻初出之時，雖有身熱煩渴等證，宜以宣毒發表湯，去甘草、桔梗、升麻，少加酒炒黄芩三五分以清之，切不可遽投黄連、黄柏、梔仁等味，恐冰麻毒而內伏，致麻不得外出，後雖設法宣表，而麻終不得出矣，可不畏哉。

《麻科活人全書・忌食辛辣熱物誤用辛熱藥餌》　辛辣香甜與熱湯，嬰兒乳母俱忌嘗，果能禁謹不違法，管教始終保安康。

麻喜清凉最忌溫，燥熱藥餌勿沾唇，誤用能助其邪火，壅蔽內攻救無門。辛辣之味與熱湯水，患麻之人多酷好之，何則？蓋麻屬火候，火蘊於內，得辛辣熱物而痰火暫快，故多喜食。凡患麻者，須宜禁戒，庶無後患。如或因其酷飲，遂以胡椒、茱萸作湯，或淳酒、薑、蒜、韭、薤之類，與食而順其欲，暫雖快暢，久則痰火益甚，致麻變紫黑，或二便閉結，或成血痢，腸頭露出，或生牙疳，或唇舌破裂，或喉中痰響，齁鼾，或五竅出血，或大熱不止，致胃火益甚，而飲食即吐，不能下者，種種惡候，因而生焉。若食乳孩子，乳母亦當禁忌，倘不禁忌而食辛辣等物，兒食其乳，必致變證不測，可不愼乎。夫患麻之人，辛辣之物，既當忌食，而治麻醫家，用藥立方，辛熱燥悍之品，愼勿妄施，如桂枝、麻黄、羌活、獨活、白芷、川芎、蒼朮、香附、果仁、白朮、丁香、木香、砂仁、肉豆蔻、肉桂之類，不可輕使。若於麻初熱之時而誤用之，反助其毒，使毒氣壅蔽而不得出，致有內攻之患。即有麻疹初起而見四肢逆冷者，乃火極似水之故，不可妄投熱藥，麻現自然溫和。昔人謂天氣大寒宜用辛熱，以桂枝湯之類發之，不知天氣大寒，只宜置之暖室，謹避風寒可也。且天氣縱極嚴寒，而人身中之熱毒未必因天氣而減，而因天寒，遽用辛熱以治麻證，豈理也哉。庸工執泥歲氣時令大寒，宜用辛熱之藥發之之說，譬諸麻疹初出，而有嘔吐，醫不知此爲常候，而用蒼朮以平

胃，丁香、砂仁以暖胃，譬有頭疼，而用川芎、白芷、羌活、獨活以治頭疼，譬有手足梢冷者，遂即用桂枝、肉桂以溫其手足。殊不知麻證之作嘔吐者，乃火熱蒸於胃也，頭疼者乃火毒上攻也，今反以辛溫之藥攻之，是猶抱薪救火也。至於手足梢冷者，乃熱極似寒之象，俟麻出透，而手足自溫。醫家不明，而謂桂枝可達於四肢之末，肉桂可以溫經回陽而遽用之，是誤之又誤，陷人性命，良可歎也。執天寒而用辛熱之說者，何殊乎是。倘有誤服辛熱之藥，助其邪火，煩渴便閉，致麻不出，危篤之極者，以清陽湯去升麻、桔梗、甘草主之。愚按邪火內攻，渴煩，致麻不出，而兼有便閉者，加黑白丑牛以下之，是亦釜底抽薪之義也。

《麻科活人全書·忌食諸肉鷄魚鹽醋五辛等物》 麻家禁忌法須防，葷鹹辛酸不可嘗，欲不從心方是福，物若爽口定爲殃。

麻疹禁忌肉魚鷄，欲食須過七七期，鹽醋五辛通是禁，務宜食淡免禍機。麻疹禁忌比痘尤甚，蓋痘初起則宜愼口，至起水之時，鷄肉食之，正可助漿。若麻證，馬、牛、豬、羊、鵝、鴨、魚腥等味，鹽、醋、甘甜、麵食、五辛、滯氣、煎煿等物，必麻收後四十九日之外，方可食用，惟宜食淡，庶無後患。若七七之前，不知禁忌，則終身但遇天行，麻必復出，即不復出，亦有後患。食鹽太早，令人咳嗽，食五辛太早，能生驚熱，食葷腥太早，必生奇證，是以自麻收後，宜愼口四十九日。但豬肉一味猶可先食，亦必俟身涼不咳，並無涉及他證者，方可先食。其餘必須遵期謹戒，非但出麻之人當愼，即乳兒乳母亦必禁忌。蓋麻之爲病有類傷寒，葷腥不謹，禍生不測。曾見麻案有云：賀少君患麻，家人不知，以肉飯與食，適繆仲淳至見而驚曰：爾至出麻，此麻證之極重者，何可食葷？急命與虎湯三劑與服，而麻盡現，遍體皆赤，又以原方進二劑，麻雖盡出，而煩躁不寧，勢尚不可保，乃以三黃石膏加椶葉湯一大劑，濃煎與服，煩躁定而痊。口腹之爲害匪輕，可不愼乎。

《麻科活人全書·忌兼用補澀》 麻疹證治法最廣，當補當瀉須究講，清解補澀謬兼施，殺人性命如反掌。

麻初出時，多有泄瀉不止者，其毒火因瀉而減，此殊無妨。若麻出盡之後，而瀉紅黃色糞者，乃內有伏熱也，與泄瀉過甚者，俱宜以加味三苓散與之，一服即愈，切不可用參、朮、訶、蔻補澀之劑，以圖速止。醫家若不識禁忌，未經講究，一見有瀉，遂用補澀，乃曰：吾於清解藥中兼用參、朮、訶、蔻等，分又輕，何礙於事，一服不見功效，不知改方施治。又曰：參、朮、訶、蔻等，分輕少，故不應耳。於是多加參、朮、訶、蔻分兩，而再與服，致麻變證，重則腹脹喘滿，而不可救，輕則變爲休息痢，而纏綿不已。然非僅麻出齊之後，瀉紅黃色者，不可兼用補澀，即麻已收之後，而泄瀉黃紅色亦不宜兼用補澀，仍宜以加味三苓散治之。此兼用補澀，況且不可，若專用補澀者，則殺人且不待反掌之久矣，業斯道者，可不愼歟。

《麻科活人全書·升發清涼解毒當分先後》 升發清涼與解毒，此乃治麻之大法，用之須當分先後，次第由來渾不得。

怡麻用升發清涼解毒，法所宜然，然當分先後而施，不可渾用，何也？麻初發熱，恐難透表，故當用升發疏表解肌之劑，使之易出。見標之後，與正出未透之間，宜發表而兼清涼，使血涼肌解，麻易出透。至麻到通身上下俱紅，總成一片，壘壘如珠，手足之末，上下相同，無有空處，此爲出透，斯時則當用清涼解毒之劑，不必兼用發表之藥，一解即愈。若於初熱正出之際，而即用寒涼解毒之劑，則氣滯血凝，肌膚閉密，不得開通，致麻不出，多生危候。是以於初熱未出之時，及正出之際，只宜辛散，如荊芥、葛根、薄荷、前胡、牛蒡子、防風、蘇葉、淡竹葉、石膏之類，可以施用，即麻黃亦當因證而施，使之易透。正收及收後，宜用寒涼解毒之劑，如元參、青黛、麥冬、黃柏、栝蔞根、黃連、黃芩、連翹、貝母、知母、梔仁、山豆根、淡竹葉等藥，俱可施用，使毒火易得消散，方無後慮。

《麻科活人全書·罨麻當分天時》 禽麻之法大非宜，常用須當分天時，春冬寒月猶似可，夏秋炎日切莫施。

古有禽麻之說，雖近有理，然亦當分天時，如春冬嚴寒，麻爲風寒所遏，閉而不出，禽之以取汗，使腠理開豁，猶曰可也。若夏秋炎熱之時，只宜令之於無風之處坐卧，以單被蓋之，勿令其冒風冒暑耳，豈可禽助。倘炎熱而用禽法，則火熱愈甚，麻必焦紫，致變壞證，而不救者多矣。

《麻科活人全書·補中》 麻證從來喜清涼，首尾不用補中方，緣何麻後議補中，爲救過涼脾胃傷。

麻證屬火，肺胃實熱者多，虛寒者少，千人之中虛寒者偶有其一，故治麻俱宜先用疏散寒涼之藥者，此之謂也。而古人又有議補中之說者何哉，蓋指麻收之後而言，非指初熱正出正收時之謂也。緣由麻證先用寒涼之藥過

多，而脾胃受傷敗壞，以致麻收之後，多得嘔吐、泄瀉青色，唇白身冷，當審其輕重，而用補中之法，所以人參、白朮、白芩、砂仁、藿香、陳皮、薏苡仁、蓮肉等味，在此不忌。但當佐以清涼之藥，加川黃連、枯黃芩，俱微炒而用之。夫既補中而又加清涼之品者，其義蓋恐中氣實而邪火復作，故兼用之耳。至於白朮，嘔泄太甚者，用之始宜，如吐瀉輕者，則又不宜輕用。若其人素稟虛弱，當出麻之際，過於發散，出透之後，又過用寒涼解毒，以致虛弱之極，骨瘦神疲，面熱紅色，且又不能多食，食多即吐者，即急以香砂六君子湯去半夏，加麥芽、釵石斛以補之。

《麻科活人全書・正麻奶麻風癮不同》　痘後出麻爲正疹，此由胎毒發於心，一次出現不再出，正麻名兒始爲眞。

嬰兒初離母胎中，遍身斑駁似硃紅，亦由胎毒生斯候，莫作時行麻疹攻。嬰兒當值炎熱天，遍身忽似出麻然，此名風癮非胎毒，不須用藥也會痊。正麻之出，由於胎毒，其出也，必在出痘之後，或隔兩三月，或隔半年、一年之久，甚至八九年之遠，感正麻之氣，而出一次，後再不復出矣。奶麻者，小兒初生未滿月時，遍身紅點，斑駁如硃，皆由兒在母胎中，受有熱毒所致，故生下發見於膚皮，不可認作時行麻疹，妄用湯劑。蓋嬰兒臟腑嬌脆，氣血怯弱，不能勝受湯丸，宜以遡源解毒湯與乳母服之可耳。若風癮者，亦有似於麻子，乃發在幼孩，甫生一月、半周、一歲之間，時值天氣炎熱，感風熱而作，此不由於胎毒，乃皮膚小疾，感風熱客於脾肺二家所致，不在正麻之列。常見出一次又出一次，亦有連出不已者，無關大利害，不必用藥而自散。倘身熱不退，只宜微用疏風清熱之劑，一服即愈，以荊芥發表湯，除紅花主之。如身不熱者，不必用藥，免致誅伐無過。然亦當愼風寒，戒葷腥、生冷、辛辣等物，勿以其無關利害而忽諸，恐觸動風熱而生他病。論云：風癮身熱不退，宜疏風清熱，以荊防發表湯主之。細按方內，止有荊芥、防風疏風之品，并無清熱之藥，且川芎上行頭目，當歸血中氣藥，查肉長於消肉積，甘草雖能和藥解毒，其實有調中正氣之功，桔梗性上升，能阻各藥不得下達，并非清熱之品，且云除紅花，反不若紅花之能散赤腫，解疹毒之猶爲可用也。愚意莫若用防風敗毒散，去甘草、桔梗，杏仁，加元參、黃芩、地骨皮，以疏風清熱退潮之爲妥當耳。

《麻科活人全書・温麻》　胎毒風熱兩相搏，又值時令癘氣傳，人如感之出溫疹，調治乖張變多端。

溫麻者，由於胎毒，感於風熱，又值時令疫癘之氣流行，城市鄉村傳染迅速異常，調治若不得法，立刻變證。治法於初熱時及欲出未出之際，宜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主之。已出紅腫太甚者，用化毒清表湯，去桔梗、甘草主之。出透流毒成痢者，用清熱導滯湯主之。此三方以之加減變化，無論正麻、溫麻，每用定獲奇功，然凡出正麻之後，則不再發溫麻。

《麻科活人全書・痘夾麻出》　痘出之際熱烘烘，紛紛麻點遍身紅，脾肺遊火夾痘出，托出麻疹痘成功。

初現痘點數十粒，遍身紅點細密密，此是大痘夾疹子，由於脾肺風熱出。麻疹有於出痘之時相夾而出者，當出痘之際，發熱蒸蒸，纔現痘苗數十顆，遍身通紅，碎碎密密，形如出麻，似非出痘。其實大痘夾麻而出，是痘爲正出，而麻不過脾肺兩家之風熱遊火，隨痘而出現也，不甚關利害。遇此等證不必驚慌，以元參升麻湯除升麻與甘草，加黃芩、連翹一二劑與服，宜托麻疹盡出而消散。正痘自然依期起灌，而慶成功，此等夾麻之痘，而痘出必多疏稀。

《麻科活人全書・蓋痘解毒麻》　痘回水時將結痂，身復發熱驚醫家，倏爾遍身上下紅，現出蓋痘解毒麻。

痘至回水結痂之際，復又發熱，遍身上下通紅，細看痘粒，膿漿充足，此乃蓋痘解毒之麻出也。其名云何？蓋痘者，痘之上蓋一層麻也，解毒者此麻一出，可以解痘毒也。宜以大連翹飲，去赤芍、柴胡、甘草，加熟石膏、天花粉，淡竹葉、地骨皮各一錢，以清解其餘熱。此等證候，蓋因痘起灌之時，痘必稠密，醫家極力催漿，過用補劑，以致熱滯脾肺而作也。

《麻科活人全書・痘後出麻》　大痘秀實證已平，倏爾麻疹又來侵，此時胎毒曾經解，惟宜用藥養肺金。

出痘已經收靨落痂，痘證已平，此時胎毒已經清解，適值天行麻疹發現，旋即出麻，惟宜清金養肺爲主，以參貝散主之。愚按痘後即出麻，雖曰胎毒曾經清解，然痘當起灌之時，豈有不施補劑，催漿灌膿之理，其間定有餘熱留毒。今痘後相繼出麻，未必絕無毒火，全因天行而發者，雖宜清金養肺，而方中之桔梗，甘草仍須停用，即沙參亦當以玄參易之，更宜加枯黃芩，瀉肺以清肌表，連翹、牛蒡子以解心肺之留毒，赤芩、枳殼利二便而泄心與大

腸之火，則肺金清，而毒盡解爲妥當。

《麻科活人全書·閉證》 麻見閉證眼腫赤，聲啞鼻乾發喘渴，腰腹脹痛人昏沉，唇掀煩燥二便血。

麻初出時眼胞腫，白夾赤色，聲啞，唇腫掀番，鼻乾，鼻搧，氣喘，煩燥，口渴，腰痛腹腫，人事昏沉，口鼻出血，煩亂狂叫，二便出血，此乃毒火鬱遏於內，名曰閉證，最爲難治。宜用宣毒發表湯去升麻、甘草、桔梗，加酒炒黃芩七片，酒蜜炒麻黃五分，或更加元參、山豆根治之，若能托出麻標外現，漸至發出者，可以望生，如仍閉而不出，則無望矣。

《麻科活人全書·首尾調和》 麻喜清涼痘喜溫，痘麻治法不同論，麻苗痘實無人解，首尾調和法宜遵。

痘麻兩證皆係胎毒，均屬心火，而麻則喜清涼之藥，如古方化斑湯，以元參易人參，去升麻、甘草、早米，萬氏化斑湯去白桔梗、甘草是也。痘喜溫補之劑，如保元湯是也。故麻喜清涼，痘宜溫補，人皆知之，而首尾調和之道，人多不曉，何也？夫麻只要發出得盡，則毒便解，若於初熱將出時，而一味寒涼，冰伏其毒，麻必難以透表，而毒不得解，所以初出至正收，宜安處暖室，勿用峻寒之劑，使之易透，是麻亦喜和暖也。痘則必待苗而秀，秀而實，膿成而後毒解，若於痘成實之時，用大溫熱之藥，則反潰爛不收，是痘後亦喜清涼也。業斯道者，須知治麻貴乎審首，治痘貴乎審尾，無過寒妄熱，使溫涼適宜，而陰陽自和矣。

《麻科活人全書·熱有遠近而出》 麻熱遠近難定期，半月七八日有之，發熱四日疹始見，輕清平安順證時。

麻疹發熱，有近則五六日而出，遠則八九日，或十日半月乃出，總以發熱四日內現標者，其麻多輕，然必須解毒。若初熱之時，既表之後，紅影見於肌膚，切宜戒口避風，如或不禁，則皮毛閉密，毒氣難泄，或變紫黑，或生痰涎，致變驚搐而不治。若遇此候，宜以消毒飲去甘草，加犀角汁主之。如極渴欲飲水者，只宜少與葱白湯，以滋其渴。又有作寒作熱，至於絕日不退者，然始熱之際，必見面赤眼腫，多涕多淚，咳嗽連聲等外證。宜詳察之，愼勿臨證恍惚。夫麻之出，其狀如粟，紅壘而起，間有不出，或只頭面有，四肢無者，此則天行時氣，濕熱在脾，以致昏睡發熱，麻不出現者，當以消風散去人參、川芎、厚朴，加連翹、牛蒡子、粉葛、荆芥、枳殼、薄荷、羌活，只用三分治之。如或不應，以小柴胡湯去半夏、人參，加牛蒡子、當歸身、熟石膏治之，倘風熱不散，久必咳嗽不已。愚按消風散、小柴胡湯二方內之人參、川芎、羌活、厚朴、僵蠶、柴胡、半夏、甘草及陳皮等藥，俱係麻方禁用之藥，依法刪去之，合二方僅得赤茯苓、黃芩、蟬蛻三味耳，而用以治濕熱在脾，昏睡發熱，致麻不出現等候，其有濟耶？此的係坊間誤人，斷不宜用，愚意莫若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加豬苓、澤瀉，以泄脾濕，以解其肌之爲當也。

《麻科活人全書·不熱》 麻疹出現全憑熱，身不熱兮麻不出，潮熱和平方爲福，證逢不熱大非吉。

不熱者，謂身溫涼而無熱也，初起不宜太熱，及至正出之時，不宜無熱。如不熱者，即係逆候，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甘草、桔梗、淡竹葉，或葛根解肌湯除甘草、淡竹葉、赤芍，以疏托之，亦有用越婢湯者，不可以此爲法，出盡及收後而不熱者，是毒盡也，不須用藥。

《麻科活人全書·微熱》 由麻不怕火燒天，若逢微熱休安然，初起之際猶無忌，正出之時卻又嫌。

微熱者言熱輕而不壯也，初起之時則宜，正出之時熱不宜微，微熱則麻出而不能透矣。宜用疏托之劑，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淡竹葉主之，未收及收後微熱者，此毒輕而盡也，不必用藥。

《麻科活人全書·乍熱》 發熱數日熱便退，再隔數日熱又來，時熱時涼爲乍熱，用心調理免受災。

熱而又退退又熱，初潮正出此爲逆，收盡乍熱毒未盡，病後治本免疏失。

乍熱有二，一則熱數日熱止，過數日熱又作者，一則一日之間，有早發熱而午涼，午發熱而夜止者，此二者皆謂之乍熱也。若未出之間，見乍熱，名曰毒未得透，藥宜疏散，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或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赤茯苓主之。正出之際，甚不宜見乍熱，見之則爲逆候，此因毒出而邪熱未解，復有內攻之意，必須疏托，以化毒清表湯去天花粉、桔梗、甘草，或清熱透肌湯去甘草，加生地黃、地骨皮主之。又有因大病之後，中氣虛甚而然者，以治本爲要，藥宜溫補。以四物湯加連翹、元參，臨證斟酌而用之。若收後及未收之間，見乍熱者，皆爲毒氣未盡，急宜涼解分利，如清熱透肌湯，去甘草，加黃連、黃芩、生地黃、地骨皮，宣毒發表湯

去升麻、甘草、桔梗，加黃連、黃芩、生地黃、地骨皮，俱可施治。

《麻科活人全書・壯熱》 大熱經日不退休，將出出盡實可憂，正出之時逢壯熱，此爲順候不須愁。

麻本火候，非熱不出，故最喜有熱，如熱勢甚者，以白虎湯去炙甘草、粳米，加西河柳、連翹、牛蒡子、木通、枳殼、葛根主之。然治麻大法，總以解毒爲主，若麻初熱時，有毒火不退而熱甚者，宜以解毒湯去桔梗主之。若發大熱而經日不退，是爲壯熱，初起發熱，間即發壯熱，直至出時而不微者，其證必重，以清熱透肌湯去甘草，加地骨皮、生地黃、黃連、黃芩主之。有咳甚者，加貝母、大便結滯，加火麻仁、枳殼，小便赤澀，加赤茯苓、木通治之。或用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加枯黃芩、生地黃、地骨皮、黃連、梔仁治之。若先熱輕，正出現之時，其熱方甚者，此爲順候，出盡而壯熱不退者，又不宜也，急宜用涼解疏托之劑，以化毒清表湯去桔梗、甘草，加麥冬、熟石膏治之。大便閉者加丑牛以通之，小便赤濇者合導赤散去甘草，加車前子以利之，或以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半夏、炙甘草、粳米，加荊芥、元參，地骨皮治之亦可。收後而壯熱不退者，更不宜也，急宜涼解爲上，以化毒清表湯去甘草、桔梗，加生地黃、山豆根治之，或以河間涼膈散去炙甘草、芒硝治之。收後而壯熱兼大渴者，以白虎解毒湯加元參、黃柏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潮熱》 熱如潮水來及時，初出見之並無疵，出盡若還遇潮熱，退陽益陰妙方施。

潮熱雖然無重輕，初出見之不須驚，出盡收後如潮熱，急以四物益其陰。潮熱者，一日至晚一度，如潮水之及時而來，不失其信也。麻疹初出，多見此候，若出盡及收後見之，此因氣血虛弱而然，宜退陽益陰爲主，以四物湯加人參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渴熱》 麻發於心肺受先，火甚津枯生口乾，瀉心清肺多奇效，治不違時病早安。

渴屬肺胃熱盛候，唇口如丹發渴時，清金瀉火生津液，治分虛實兩般兒。麻證如焚飲水饒，炎邪未許一杯澆，咽喉乾燥心家熱，津液乾枯胃脘焦。渴乃肺胃兩經熱盛之候，唇口必紅，若唇口如丹，是麻發渴之候也。此因內熱所致，火甚津枯，故作口乾。治當瀉火清金生津，然當審察虛實而治之。若二便結濇，則爲熱甚，宜用清熱涼利之劑，以門冬甘露飲去甘草主之。若二便清利，唇口淡而不紅，而但渴者，此必過用清涼之藥，損傷中氣與氣血所致，脾虛不生津液而渴也，以七味白朮散去木香，以山藥易白朮，加粳米主之。初熱作渴者，以白虎湯去甘草、粳米，加麥冬、天花粉、牛蒡子、連翹治之，或以葛根麥門冬散去人參，升麻、赤芍、甘草，加天花粉、連翹、牛蒡子治之。渴甚者以黃連解毒湯去甘草、桔梗主之。出現之時渴者，以白虎湯去甘草、粳米，加麥冬、天花粉、牛蒡子、連翹治之。出現之時渴甚者，以白虎解毒湯治之，渴而煩躁者，以白虎解毒湯加黃柏治之。正收之時而渴者，以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半夏、炙甘草、粳米，加玄參、牛蒡子、黃芩、黃連、生地黃、地骨皮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口渴恣飲致成水蓄》 熱甚作渴饒飲水，解毒生津功莫比，若還飲水不知休，水蓄於中災異起。

麻證原是火邪，心火內亢，肺焦胃枯，津液乾涸，發熱之時未有不渴，不可以冷水與飲，只宜以菉豆或芝麻，或陳炒米煎湯飲之，治法宜生津解毒，以加味人參白虎湯去人參、甘草、粳米，加連翹、牛蒡子、元參主之。若任其恣飲冷水，必生水蓄之病，如水入肺，則爲喘爲咳，宜用葶藶以瀉肺中之水。如水入脾，則爲腫爲脹，爲自利，水入胃，則爲嘔爲噦，宜用豬苓、白澤瀉以瀉胃脾之水。如水入心，則爲驚爲悸，宜用木通、赤苓以瀉心中之水。如水入肝，則爲脅痛，宜用陳莞花以瀉肝中之水。如水入腎與膀胱，則小便不利，宜用車前子、木通以瀉腎與膀胱之水。渴如腹脹不食者，乃本虛實滯，敗證而難治也。

《麻科活人全書・復熱》 麻疹收後喜無熱，若逢復熱毒未息，治宜和解與清涼，莫因收盡遂輕忽。

復熱者謂熱已退而復作也，此候先無，必待麻收後，熱退身涼，越六七日，而又復熱，此證非因復感風邪而然，必因餘熱未清，餘毒復還所致，治宜清涼和解爲妙，以柴胡麥門冬散去人參，甘草，或以生地骨皮湯去甘草主之。然麻初起喜熱，惟忌麻愈之後復熱，何也？蓋麻發熱，多至十一二日，少亦不下七八日，熱久元氣虛矣，加之出麻之後，飲食不進，今復重熱，陰陽虛耗，不死何待，急須調治，故再熱者，必大補氣血可也，以柴胡四物湯主之。

《麻科活人全書・始終潮熱》 始終潮熱總不休，飲食不進亦堪憂，咳嗽口渴與痰候，養陰退陽妙方投。

麻證初起，最喜潮熱，正收與收後，又喜無熱。若自初起至收後，而始終潮熱不退者，或飲食不進，或咳嗽，或口渴，或見痰證，俱屬血虛血熱。夫麻證屬陽，血多虛耗，滋陰補血，其熱自除，此養陰退陽之義也。宜用四物湯，按證加減主之。如口渴加麥冬、天花粉，或犀角汁，如咳加栝蔞霜、杏仁霜，如有痰加貝母、陳皮，如有喘加芥子、葶藶，總宜加元參、骨皮、黃芩、黃柏之類以治之，切忌用人參、半夏、白朮之類。

《麻科活人全書·煩燥》 心火內熾煩燥干，急宜瀉火清心源，若因久病元氣虛，法用養陰病即痊。

麻本火候，火者手少陽心經主之。心火內熾故煩燥不寧，若麻證火邪大甚，煩渴便閉，致麻不出，危篤之極，宜清心瀉火，清金以清陽湯，除升麻、桔梗、甘草、生薑，倍用麥冬、黃芩、玄參，以三劑與服，而麻即出，或以加味人參白虎湯，去人參、甘草、糯米，加黃芩，元參主之。若係久病之人，元氣虛弱，或變煩燥口渴，麻竟不收，凝滯在皮膚間者，此血虛故也，則不宜用前二方，當以養陰湯主之。此乃養陰配陽之義也。

《麻科活人全書·出不快發不出》 欲出不出亡立待，一出即收死反掌，毒歸五臟生四證，只因邪留正氣傷。

寒鬱熱邪不得出，隱而不現非早收，宜用湯丸急早治，發而不出一命休。麻證初起，必發熱咳嗽，渾身脹痛，有似傷寒之候，惟乾咳連聲，目赤多淚，嘔惡便溏，確爲麻證之驗。然發熱之時，既明麻證，而麻於耳後、項上、腰腿上先現，然後遍及手足底爲齊，總以頭面更多者爲佳，麻頂尖長，形小而勻者吉也。若麻疹將發之際，或爲風寒暴襲，或因肢體坦露，寒鬱熱邪不能外出，此全盛之勢未萌，與麻出早收不同。其有初熱吐瀉交作者，是爲順候，乾嘔霍證悶亂者，則爲逆證，欲出不出者，危亡可立而待也，一出即收者，死在反掌間矣，何也？夫麻以出盡，則毒解。邪氣鬱遏，則毒留而不去。正氣損傷，則人困而不伸。毒歸五臟，而四證生焉：毒歸於脾，則泄瀉不止；毒歸於肝心，則煩熱不退而生驚搐；毒歸於肺，則咳嗽血出；毒歸於腎，則牙齦腐爛而成疳蝕。凡有不出快者，內宜用解毒之劑，如消毒飲去甘草，宣毒發表湯去升麻、甘草、桔梗、淡竹葉，或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枳殼，或防風敗毒散去甘草、桔梗，或用葛根疏邪湯等劑，以發之。若無汗而出不徹者，外用胡荽同葱搗爛，和酒糟蒸熱，以絹包裹，自頭而及手足，逐一揩之，勿令見風，衣被溫厚，自然出快。如有氣粗喘促，腹中脹痛，煩燥不寧，致麻不出者，急以麻杏甘石湯合三味消毒飲，俱去甘草以治之，輕則仍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主之。若因觸犯風寒霧露，隱現不能發出者，以新豬糞冲湯，隔蓆蒸之，冷則更添滾者，幷取豬糞燒灰，以葱白湯調下二三錢。此乃痘科治痘黑陷，用燒人糞之變方，即用燒人糞與服亦可，若發之而仍不出者，則不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過期不出》 過期不出毒猶藏，孔閉膚乾勢可惶，刻限必求麻疹現，麻黃散子是仙方。

過期不出勢淹延，毒閉身中難出現，急用透肌休怠玩，豈堪臟腑受熬煎。發熱六七日已後，明是麻證卻淹延不出，此腠理厚密，毛孔盡閉，皮膚乾燥堅厚，毒氣拂鬱於內，或又爲風寒襲之，曾有吐利，乃伏而過期不出也。急用托裏發散之劑，以麻黃散去升麻，加胡荽子以發之，或用獨聖散加胡荽子、牛蒡子、連翹，春冬寒月再加蜜酒炒麻黃以發之。又有治麻欲出不出者，以消毒散加麻黃、穿山甲以治之，似乎大猛，曷不若以消毒散去僵蠶、蟾酥，加胡荽、葱白、葛根、蟬蛻，春冬寒月更加蜜酒炒麻黃以發之，或外用胡荽酒，以苧麻蘸戛爲當。若當出不出而無他證者，以葛根疏邪湯主之。如不出，急取向東狗糞燒灰存性，水調服之，即現。若當出而參差不齊者，以黑芝麻用冷水擂服，若當出而過期不出，反見煩燥悶亂，腹脹氣喘，手足冷者不治。倘一向未更衣者，此毒盛於裏，伏而不出，用河間涼膈散去甘草，加牛蒡子主之。或從權施治，以七物升麻丸解之發之。解之不出，死證也。

《麻科活人全書·已出熱甚不減》 麻出渾身似火燒，毒邪壅甚急難消，解肌只許皮膚暖，救裏宜令便溺調。

麻本火候，非熱則不得出，麻疹欲出，則遍身發熱，或煩燥，或頭疼，或身拘急，及既出，則身便涼，清此一層，麻隨收矣。若麻既出，而熱甚不減，此毒邪壅遏，宜以古方大青湯去甘草，解其表。如便澀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牛蒡子、連翹、川木通、枳殼、石膏、知母，或以大連翹湯，以地骨皮易柴胡，去赤芍治之。若大便不通者，以河間涼膈散去甘草，加牛蒡子，以解其裏，既出發熱不退，飲食少進者，此毒逼胃，宜以加味地骨皮散去赤芍、甘草，加酒蒸石斛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已出紅腫太甚》 麻喜如珠潤紅澤，紅腫太甚又非吉，毒火壅遏勢堪憂，急治免教變紫黑。

麻出連串如珠，顆粒分明，紅活光潤，方爲美候。若麻出而紅腫太甚者，此毒火壅遏所致，倘不急治。必變紫黑乾枯，隱伏惡證，宜以化毒清表湯去桔梗、甘草，或清熱透肌湯去甘草，加黃連、黃芩、枳殼、木通、山豆根、葶藶以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不透表》 隱隱藏於皮膚中，欲出不透後多凶，疏托消毒與分利，須詳三因始爲工。

麻疹不能透表者，謂渾身麻疹藏於皮膚之中，欲出而不能透也。古云隱暗之麻後多凶，爲難治。然此不透之證有三因，治者當詳審而施治：一者因風寒鬱遏未能疏托，以致皮膚乾燥，毛竅竦立者，然此宜以疏托爲主，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合越脾湯去炙甘草、生薑、紅棗，加葱白、胡荽以發之，或用葛根疏邪湯加胡荽、葱白發之亦可。如表虛不勝疏托者，當以葱白一味煎濃湯，時時與服，但得微汗，風寒即解，而麻自透。一者因火毒內熾，熱極不能透表者，此證麻疹根地頭粒混成一塊，而色紅紫，急宜消毒清熱，以白虎解毒湯加荆芥、元參、連翹、牛蒡子治之。一者因中氣本虛而不能透表者，此證皮膚不燥，唇口淡白，二便如常，雖有蘊熱，不可輕用寒涼，即用峻劑升發，亦終不得出透，但當分利使之內化可也，宜以消毒飲去甘草，合三苓散加連翹、枳殼，以分利之。假使虛熱內熾，唇口雖紅，其色亦淡，此等證候雖欲透而不能透也，只宜消毒，以消毒飲去甘草，加山豆根、連翹主之。又有一等，惟胸腹腰背暖處，止有一二處現有麻疹，粒頭赤紅，頭面手足之間乍見乍無，此證必纏綿難已，且有收後五七日復發如前，兩三次而愈者，此乃氣候之異，非不透之證，此只宜辛涼透表，以清熱透肌湯去甘草治之，漸次求安，欲冀速效，轉增危殆。

《麻科活人全書·盡透表》 粒頭尖小收根者，此爲盡透表證也，扁闊癢赤不離肉，熱邪中伏大非雅。

麻盡透表，方無後患，何以是其透表，但得粒頭尖大，離肉收根，及粒頭細小收根，二者俱爲盡透表也。其有一種扁闊燉赤成塊，塊上復有小粒，平塌不起，而未見塊上離肉，又有一種結成小塊，如風毒遍身瘙癢，偏高而紅腫，但粒頭不尖者。此二證雖透表，其中必有熱邪伏留，後必變證，並宜用竹葉、石膏、麥冬、連翹、牛蒡子，以滋潤之，或以化毒清表湯去桔梗、甘草、薄荷、防風，加麥冬主之。縱有餘熱，從此渙散矣。

《麻科活人全書·一齊湧出》 一齊湧出莫驚惶，頃刻渾身硃錦裝，似痘出時隨又收，如斑紅赤卻成瘡。

痘以三四次出謂之出勻，麻貴一齊湧出，謂之出盡。故凡麻只要得出，毒便輕減，以火照之遍身如塗硃之狀，此將出之兆。出形細密與痘相似，但麻則隨出隨收，非若痘之漸長而漸大也，出形鮮紅與傷寒之發斑相似，但麻則粒粒成瘡，非若斑之皮紅成片，如蚊咬之迹也，故凡麻以一齊湧出爲最美候，不須用藥。

《麻科活人全書·麻色分治》 麻赤渾身似錦紋，白色血少要滋營，黑麻一現最凶惡，解毒消斑用大青。

痘瘡赤艷癢來攻，麻疹鮮紅毒得鬆，白色血虛猶可治，黑斑惡候莫相逢。痘麻之色不可同論，大抵痘怕太紅，皮嫩易破，必生瘡癢。麻疹之色最喜通紅，何則？夫麻發於心，心屬火，紅者火之正色也。故麻鮮紅者，毒得盡發而吉也，若麻色淡白者，乃心血不足也，治宜養血爲主，以養血湯除甘草，或益營湯去人參、赤芍藥、甘草，或養血化斑湯去人參治之。又有以四物湯加升麻、葛根治之者，四物雖屬血劑，而白芍、川芎，麻證不宜用，而加升麻，尤爲不宜，莫若養血湯，隨證加減而用，實爲妥當也。若麻色赤如錦紋者，以古方化斑湯去人參，升麻，甘草，早米，加元參，或萬氏化斑湯去桔梗、甘草治之，然俱宜加生黃芩，生黃連治之。如色大紅艷，或微紫，血熱也，或出太甚者，並宜以秘本大青湯去升麻，桔梗，或以古方大青湯，俱加牛蒡子，連翹，黃芩，黃連，生地黃主之。黑斑者死證也，亦當以秘本大青湯去升麻，桔梗，加生地黃，黃連，黃芩，火燒人屎末，服之，大便秘者，加酒蒸大黃利之。

《麻科活人全書·陰陽兩部多少》 麻本火候先動陽，陽部多時證候良，陽部若是稀少者，恐有後患須當防。

先動陽分後歸陰，陰部雖少證亦輕，胸腹四肢向內者，若逢稀少喜盈盈。麻證雖肺胃主之，而多屬於火，發則先動陽氣，後動歸於陰經，而本爲陽，所以人身之中，麻疹陽部宜多而不宜少，陰部宜少，多亦無妨。何爲陽部？頭爲諸陽之首，面乃陽中之陽，背與四肢向外者皆屬陽，但得此數處

麻多而透表，則無後患。何爲陰部？胸爲陰，腹乃陰中之陰，腰與四肢向內者，皆爲陰，但得陰部少而陽部多，或陽部透表而陰部不能盡透，均爲順候。若陽部少而陰部多者，須防後患，如解毒湯除去桔梗，清陽湯除去升麻、桔梗、甘草、生薑等劑，俱可隨證加減而用。若陰陽兩部俱少者，此乃麻毒輕也，不在此例。

《麻科活人全書・紅潤不起已出不紅》 紅潤尖聳如珠狀，此等麻疹最爲上，若紅不起二便澀，急用清熱透肌湯。

出而不紅發熱甚，煩燥頭疼或身疼，葛根疏邪解表方，須宜早用莫遲延。麻疹色貴紅潤，形貴尖聳，若色雖紅潤而麻不起發者，或兼二便艱澀，宜用清熱透肌湯去甘草治之。如麻色淡而不起，二便如常者，此屬本虛，當兼培養氣血，以清熱透肌湯去石膏、甘草，加生地黃、當歸治之。若已出而標不紅，已現而發熱轉甚者，或頭痛身痛煩燥者，以葛根疏邪湯加元參、麥冬主之，或更加連翹、地骨皮亦可，凡欲解散表邪，但表實邪甚者，此方最宜。

《麻科活人全書・鮮紅色淡紅色》 鮮紅光艷有重輕，粒頭離肉膚潤平，若是低塌不高聳，清肺瀉火保安寧。

麻色淡紅正所宜，本來肺胃毒少稀，若是粒頭不離肉，低塌色焦又貴醫。麻色鮮紅內有多熱，鮮紅者必光活而有艷色是也。若是粒頭離肉，皮膚活澤，證還輕平，倘粒頭低塌不高者，其證多重急，宜清肺瀉火，如黃芩、知母、麥冬、天花粉、牛蒡子、石膏清金之藥，黃連、梔仁、連翹、元參、大青、黃柏瀉火之品，在所必用。以黃芩瀉肺湯去桔梗、大黃、甘草，加麥冬、牛蒡子、元參主之。至若麻色淡紅，麻所正宜，蓋肺胃之毒原輕，麻色故淡，再得粒頭高聳而離肉，此上吉之候。若粒頭低塌而色焦枯燥，又因風寒外折，藥宜疏散之劑，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藥、甘草治之。又有一等，初出粒頭不高，色帶赤淡紅，大便閉結，唇口燥赤者，此火邪內鬱，大熱證也，急宜用大寒涼之劑，佐以疏托之藥，以白虎解毒湯去竹葉，加玄參、荊芥治之，若不早治，過數日後，色變紫黑而難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粒紅白麻如肌白》 麻出成片被風押，忽然一變爲白色，若是粒紅只膚白，毒從血化證候吉。

麻之粒頭高聳，色紅淡潤，而肌膚白者，此肺胃之火原輕，乃上吉之證，不須用藥。又有毒從血化而見此候者，亦有因熱毒從汗解，而見此候者，俱不必用藥而愈。若初出之時，麻色如肌膚一樣白，不分肉地，惟粒頭高聳，晬時即收者，邪熱本輕也，然有表氣本虛而色白者，調護溫暖，無冒風寒，越二三日而自變紅活也。古云，白疹溫暖而後滅者，此之謂也。又有一等，正出之時，爲風寒所遏，致麻色如膚白者，其人必見毛竅竦慄，此等證候必用疏散之劑，解毒散風，方得紅活，以葛根疏邪湯，或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蘇葉、薄荷、枳殼、赤茯苓主之。倘若失治，致毒難盡，變證多多。又有一種，麻出成片，一被風寒所折，即變爲白色，身不發熱而毒反內攻，煩燥腹痛，痰喘氣急者，危候也。如毒攻於胃，則嘔吐清水，毒攻於脾，則腹脹不食，毒攻於肺，則鼻塞喘促，毒攻於心，則唇舌焦裂，不省人事，搖頭掣手，毒攻於肝腎，則變黑色而不救矣。

《麻科活人全書・紫黯色》 麻遇紫黑內熱極，光活潤澤生可得，紫赤乾晦無起意，縱是仙翁也費力。

麻遇紫色，內熱極也，但得光活潤澤，粒頭尖聳者，可治。宜用清涼解毒之劑，佐以消痰定喘之藥，以涼血飲子去赤芍，加貝母、枳殼、葶藶、連翹、牛蒡子主之。譫語煩燥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調辰砂、滑石末治之。若既出之時，而色紫紅，乾燥晦暗者，乃毒火熾甚，急以生地芩連湯去赤芍、防風、粉葛，加枳殼、紫草、連翹，或涼血地黃湯去甘草，加木通、枳殼、紫草、連翹、牛蒡子、黃芩、黃柏解之，或以四物湯加酒炒紅花、紫草、地骨皮、黃芩、連翹、牛蒡子、黃連、粉葛之類，以滋陰涼血而內熱自除，所謂養陰退陽之義也。若麻收之時，身上麻形肌膚帶紫色或青色者，此內毒實熱之候，以大連翹飲去柴胡、赤芍、甘草，加地骨皮、枳實、黃連、牛蒡子，以利二便，使實熱從二便而泄，如熱極甚者，再加大黃以治之。又有一等見暖則紅活，不暖則焦枯，此爲風寒所閉，治法雖應涼解而不可太過，以暖爲是，宜用養陰湯，用生地黃去白芍、川芎，加防風、荊芥以治之，若麻紫而不光潤，顏色枯燥而無起意者，則難爲矣。

《麻科活人全書・粒頭焦》 麻粒頭焦實可驚，熱極急將肺胃清，治之若還不及時，變成紫黑命歸陰。

麻疹透表而粒頭焦者，不論麻色紅淡，皆爲熱極之候，急宜清肺涼胃，分利小便，並宜以白虎解毒湯重用石膏，加木通、澤瀉，或加車前子治之，如乾燥無汗，加蜜酒炒麻黃以汗之，大便燥者，宜於清解劑中佐以血藥而潤燥，

以《全書》除熱清肺湯加當歸、火麻仁、枳殼治之，如不通者，方以承氣湯，或河間涼膈散去甘草下之，倘治之不早，多致紫黑難救矣。有等原發小疥，而頂焦有似於麻焦，而實非麻焦，臨證須宜詳審。

《麻科活人全書・雲頭片》 麻如雲片煽紅赤，或作腥臭出膿血，一因表火一因裏，治分內外免疏失。

麻出有如雲頭大片，其形微起，此證有二，一樣現大片煽紅赤腫而微離肉者，一樣於紅腫大片之上復有小紅點現於片上者，皆因表火熾甚所致。當分內外，用大寒涼之劑，或分利之，以白虎解毒湯加葛根、元參治之。若麻出如錦紋斑爛，或出膿血，腥臭不乾，心胸煩悶，嘔吐清水，身溫熱者，以白虎解毒湯加貫仲以散結積諸毒，而除濕熱，加防風、荊芥穗，以治風而消瘡毒，有加蒼朮治之者，雖云甚當，然似乎當慎。慎勿遲延，恐致不救。若麻稠密，身痛煩燥者，以涼血飲子去赤芍，加紫草、連翹、牛蒡子治之。倘係癮疹，遍身狀如雲頭片，斑點乍有乍無者，則當以消風散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發熱而發斑屑已出夾斑》 發熱蒸蒸便已鞕，皮紅似錦是名斑，莫將麻毒雷同看，笑殺庸醫一樣觀。

斑證血勝氣不足，麻候營血虧耗多，初熱皮膚覺似斑，莫作眞斑用寒藥。麻證初起全類傷寒，但中指冷者，乃是麻候。若發熱時，大便閉結或鞕，皮膚上紅如錦者，乃熱留胃中，是發斑證，非麻證也，不可認作是麻而妄用發散之劑，用之反增危劇，宜以加味人參白虎湯去人參、天花粉、甘草、糯米，加大靑、元參、生地黃、枳實、木通主之。一者則可以化斑屑，二則無礙乎麻候，如大便不通者，以三黃丸微利之。夫發斑之證，乃血有餘而氣不足也，麻證乃是火熬血分，血多虛耗，陽氣多旺，何得有此？若發熱之時，皮膚上有覺似斑屑者，此實非斑，乃風寒所協在表，而成癮疹，此等證候只宜疏散之劑內加清解之藥，俟麻一透，癮疹自退。愼勿認爲眞斑，而施苦寒之品，遂用紫草、紅花、石膏等化斑之藥，以致大便水泄不止，元氣日衰，致麻內陷而難救也。如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可以施治。若麻已出而夾斑者，以犀角紅花飲主之。

《麻科活人全書・易收早收難收》 麻出高聳潤澤點，清解重施肺無險，自表至裏漸次收，膚無瘡痕名爲斂。

麻出一日即便收，非冒風寒即挾熱，誤食酸物亦能致，三者原來有分別。旋出旋收病勢輕，連綿不盡勢堪驚，化斑解毒令消滅，莫使餘邪集病身。

麻疹出收合陰陽，出以溫和收以涼，連出不收陽氣盛，遲遲間出是陰強。麻疹出收，常以六時爲準，如子後出，午時即收，午後出，子時即收，乃陽生陰長，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凡此旋出旋收者，乃爲易收，其證則輕，然麻之易收，必須先時麻出高聳，粒尖淡紅色潤，以其毒輕，而肌表易清，肺無加咳，故易收也。又有一等，火毒雖重，而重施清解，以致肺胃火邪息退而易收者有之。然必於三日之間，從肌表而漸攻之裏，或三日之間一時收盡，膚上並無瘡痕形影者，方爲易收，治者當詳審之。若麻出一日而收者，乃見風太早，爲風寒所冲，麻毒內攻，未清爽者，非爲易收，急宜施治，若不早治，必致胃爛而死，宜以葛根疏邪湯主之，雖不復出，亦無後患。即三日後麻已收斂明白，如有被風寒所襲者，亦宜以此方主之。至於早收，則與易收不同，早收者麻出未經三日，或一二日，或半日而收盡，週身肌膚暖處，絕無紅影，乃爲早收，終變危候。若雖未經三日而早收，肌膚上暖處尚未全收，其毒未盡，而攻於內，急宜清毒解肌透表以救之。宜用解毒快斑湯去查肉、生甘草、川芎、桔梗並紫草，加石膏、知母、元參治之。發之不起，當審其所因，而與內解，何則？早收之候有三因：一因正出未透之際，而冒風寒，麻因風寒所遏，邪反內攻，以致早收，宜以葛根疏邪湯加葱白，與之熱服，或以消毒飲去甘草，加葱白、葛根，與之熱服，服後便透者吉，不透則再用消毒飲去甘草，加酒蜜炒麻黃，有更加穿山甲者，當酌量而加以治之，不急治以發喘脹而死。亦有遍身清紫熱腫，喘脹氣急，此毒滯血凝，半匿肌表，急用河間涼膈散去大黃、芒硝、甘草，加元參、紫草茸、丑牛，須蜜炒麻黃，石膏以發越之，若腹脹喘促，溺清臍突者，以河間涼膈散去大黃、芒硝，加丑牛、葶藶、芥子治之，庶或可救一二。一因內挾熱痰，火毒抗劇而伏匿，煩燥或腹脹喘急，不省人事者，以白虎解毒湯除天花粉，淡竹葉，加元參、牛蒡子、連翹、栝蔞霜治之。一因誤食酸醋收斂之物，以致肺臟不通，毛竅閉密而伏匿，壯熱喘咳煩悶者，以豬膽汁煮甘草煎湯，續續與服，或以苦匏同生甘草煎濃湯灌之，以探吐，吐中便有發越之義，然仍宜疏托，當以消毒飲去甘草與服。如誤食豬肉喘脹氣急者，亦以消毒飲去甘草，加枳殼、丑牛、查肉以下奪之，有用枳殼湯去厚朴、甘草，加神麴、麥芽治之者，確無濟於事。若誤食桃李生冷，喘咳聲瘖者，以消毒飲加木通、枳

殼、石膏、馬兜鈴，去生甘草主之。果得熱退身安，氣息漸調者，方可無虞。又有因大病或久病之後而出麻，其人中氣虛耗，致毒不能發越而收早者，或有因初潮始熱之時，泄瀉久經不止，或未發熱之先，曾經洞泄者，亦致中氣虛損，麻才出盡而隨即收者，此數者雖用疏托之藥，而毒終難發盡，惟當健運中氣，略兼解表清熱之劑，如香砂六君湯去半夏，少用白朮、木香、砂仁等分，加麥冬、連翹、牛蒡子、酒炒黃連、酒炒黃芩、荊芥、防風、葛根之類，可以施用。愚意當以沙參易人參，薏苡仁易白朮，木香、砂仁可除，更可加貝母。但與微整門戶，仍即用消毒之劑，如消毒飲又宜繼用，愼勿遲延，恐致肺胃敗爛而不救。若麻已出而復收，有用當歸紅花飲，加葱白、牛蒡子、連翹、葛根治之者，大爲不妥，姑錄是方證謬。或出不盡，心慌，啼哭不止，十分危急，死在須臾，或下痢腹痛，有用黃芩、白芍二味治之者，不妥。須當以解毒快斑湯去桔梗、甘草、查肉、紫草茸、川芎，加枳殼、赤茯苓，隨證加減治之。大抵麻在三四日之後，覺漸次收斂，方爲順候，然必待肌表清涼，麻方能收。若麻出至三四日、五七日不收者，肌膚必然壯熱，此爲難收之證，宜用解肌涼血之劑，佐以利水之藥，以涼血飲子除去赤芍，加木通、赤茯苓、枳殼、葛根主之。若一出連綿，至四五日不收者，乃陽毒太甚，須用化斑解毒湯去升麻、大黃，加黃連、黃芩、生地黃、地骨皮以解之。便閉而有腹痛者，並用大黃以利之，或以秘本大青湯去升麻、桔梗，加黃連、地骨皮、黃芩、生地黃以解之。便閉腹疼者，加丑牛以利之，解其毒使之發於外，庶裏無餘邪，免生後患。若解之而仍逡巡不出者，乃風寒外束，皮膚秘密也，宜以葛根疏邪湯加薄荷、地骨皮治之。若麻點帶白燥色，隱隱於肌表之間，似收非收，而實不收者，此必因風寒所絆而不能透表，非難收也，宜急用疏托之劑，佐以寒涼之藥，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藥、甘草，加防風、黃芩治之。若肌膚之上無點粒，惟見如片，膚平不高，此爲易收而未收盡也，宜用解肌之藥，亦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隨見加減治之。如見有內熱之證，亦宜清內熱，倘內熱不除，多致不能盡收，如生地骨皮湯去甘草，古方黃連解毒湯、加味導赤散俱可選用，加減而施。

張璐先生曰，西北水土剛勁，稟質亦厚，麻必五七日乃收，東南風氣柔弱，麻出不過二三日即收，邇來地運變遷，無分西北東南，稟質勁弱，未有不綿延日久方收者，當非難收之比。若三四日後，麻疹點燥色白，隱隱於皮膚之間而難收者，此必衛氣數弱不能煽發，或因衣被單薄致冒風寒，阻其發越之機，以致延綿多日，法當用辛散透表之劑，如荊芥、葛根、前胡、牛蒡子、西河柳、麻黃之類以發散之，淡竹葉、元參、薄荷、蟬蛻之類以透肌，切不可遽用寒涼閉其開泄之路，此訓可以爲萬世治麻大法。

《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發熱蒸蒸咳嗽頻，涕流鼻孔淚滿睛，面浮眼腫雙腮赤，此是天行麻毒侵。

發熱蒸蒸咳聲頻，目腫面浮氣上行，坐卧不安痰唾少，肺葉焦舉熱邪蒸。麻證百聲咳不歇，初熱未出正相宜，不咳少咳皆不順，啓咳須要用陳皮。正收收盡宜無咳，此時有咳須早醫，清金瀉火爲急務，及待危時悔是遲。麻毒連綿上氣咳，發作百聲終不歇，胸高肩聳衄長流，擺手搖頭泉下客。天行麻疹與傷寒相似，惟麻則噴嚏，鼻流清涕，眼胞腫，目淚汪汪之爲異耳。但見此等證候，眞是麻證。夫麻原發於心，心火內亢則肺金受剋，以致肺葉焦舉，故有咳嗽，法當清金瀉火，以加味人參白虎湯去人參，甘草、糯米，加牛蒡子、連翹主之。有用白虎湯去甘草、糯米，加牛蒡子、薄荷葉治之者。或以三味消毒散合瀉白散，二方俱去甘草治之，方中桑白皮取採鮮者，多用爲妙，熱甚煩渴者，加知母、天花粉、石膏、黃芩之類。如咳甚者，以二母散，或麥門冬湯除去升麻、赤芍、甘草，或清肺湯去桔梗、甘草，加蘇子，或秘本清肺湯去桔梗、甘草，或聶氏清肺飲去柴胡、陳皮、桔梗、甘草等方，隨見而用之。然確宜清熱透毒，不可止咳，故古人多用清揚飲子去甘草，加連翹主之，愼勿用五味子及收斂等藥，秘塞肺竅，令咳嗽終身不已。只宜清餘熱，消痰壅，而咳自止。貝母麥冬飲除甘草、桔梗，加連翹、牛蒡子、黃芩、黃連之類，前後咳嗽俱可施用。夫麻有咳則肺氣疏通，毛竅開豁而麻則易於出透，所以麻證初熱未出之先，最喜咳嗽，多咳則爲順候，俚言所謂撲麻是也。麻疹出透，則心經火息，肺無剋伐而咳自止，正出之際。若無連聲咳嗽，及少咳與不咳者，則腠理閉密，麻難透表，急於升發藥中多加留白陳皮，以啓其咳，使毛竅開泄，腠理舒暢，而麻自易出透矣。已出之後，及將收收後，則又以無咳爲佳。如麻已出而咳不止，身熱作渴，煩燥不食，脈洪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生地黃、鮮骨皮治之。肺熱如咳喘者，用生地黃散去陳皮，加黃芩、葶藶、桑白皮治之。喘甚者，加栝蔞霜、北芥子、蘇子、萊菔子治之。出盡及收後微微咳嗽者，此餘邪未盡，肺氣未平

也，不須服藥，若欲治之，則以瀉白散合三味消毒散，俱去甘草與服。如肺燥塞不利而咳者，以利金湯去陳皮、桔梗、甘草、生薑，加麥冬、牛蒡子、黃芩、桑白皮治之。麻盡透而壯熱咳嗽，大便閉者，以除熱清肺湯去赤芍、甘草，加黃連、黃芩、地骨皮、火麻仁、枳殼以清利之，或加大黃下之。如出盡及收後，咳嗽甚而仍不止者，是屬於熱，治宜清熱降火，佐以消痰之品，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桔梗、甘草，加黃連、枯黃芩，或聶氏清肺飲去陳皮、柴胡、桔梗、甘草，加貝母、黃連主之。出盡收後咳嗽不止而多痰者，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浙貝、麥冬、桔梗、甘草，加枳殼、茯苓、陳皮治之。或聶氏清肺飲去北柴胡、桔梗、麥冬，加枳殼治之。若麻至五六日而仍咳嗽氣粗，外熱不退，乃尚有餘毒留於肺胃，宜用孟介石清肺飲除僵蠶、柴胡、陳皮、桔梗、甘草，加地骨皮、桑白皮、葶藶治之。或以靜遠主人清肺飲去桔梗、甘草，加石膏、黃芩治之。如麻後咳嗽，聲音不清，不思飲食，眼目不清，唇口乾燥者，以清肺消毒化痰湯去桔梗、甘草治之。若麻後氣喘咳嗽，連聲不住者，此乃毒流於肺經，肺中伏火，金虛葉焦，故咳嗽連聲不住也，以秘本門冬清肺湯，或用骨皮清膈散，俱去桔梗、甘草，糯米治之。如體熱者亦以秘本門冬清肺湯去甘草、桔梗、糯米，加黃連、黃芩、牛蒡子治之。咳嗽甚而氣喘，連聲不住，甚至飲食嗆水者，此熱毒乘肺而然也，亦以秘本門冬清肺湯去甘草、桔梗、糯米，加蜜炙枇杷葉治之。見血者，再加茅根、阿膠治之。如咳嗽有吐血者，以麥冬清肺湯去查肉、桔梗，加生地黃主之。兼有嗆水者，亦以此方除查肉、桔梗治之。如麻後咳嗽氣急者，以枳殼前胡湯除甘草、桔梗，以蘇子易蘇梗，加芥子、萊菔子、葶藶、栝蔞霜以治之，然亦有加沉香者，在麻後似亦無害。如麻後但氣粗者，以聶氏清肺飲仍除柴胡、桔梗、甘草，加芥子、蘇子、萊菔子、葶藶治之。如麻後咳嗽不止，內熱不清，心神不寧，夜卧不安，以天眞膏除黃芪、白朮、薏苡仁，加酒炒黃連、酒炒黃芩、辰砂主之。如麻後咳嗽失聲，發熱者，以葶藶丸加地骨皮、天花粉、酒炒黃連、黃芩，水煎與服。麻後咳嗽，腹脹喘急，煩燥泄瀉，聲啞，唇青，口青者，以賈蘭峰傳方除麻黃、陳皮、桔梗、甘草、白芍，加麥冬、骨皮、芥子治之，或不除白芍，更加柴胡亦可。此在麻後治法，變通在乎其人，然切不宜遽用白朮等味。如麻後久嗽不止，以生地黃、當歸身、白茯苓、川貝母、桑白皮、杏仁、柿霜等味，以養血、涼血、清金，而咳自止。然竟有以四物湯合枳桔二陳湯，加栝蔞霜、杏仁治之者，雖曰無礙，反不若以前之七味治，藥簡而功捷也。如兼渴者，加麥冬、枳殼，兼喘者，加蘇子、芥子治之，或更加葶藶、萊菔子亦可。其有感觸風寒，咳嗽煩悶，嘔逆清水，眼赤咽痛，口舌生瘡者，以防風敗毒散加生黃芩治之。如咳嗽氣喘，唇焦，熱結在內，煩燥不寧，或口鼻出血，不拘前後，並宜以犀角解毒化痰湯，去赤芍、甘草，加麥冬、杏仁、葶藶治之。或用聶氏清肺飲去陳皮、柴胡、淡竹葉、甘草、桔梗，加黃連，當歸尾治之。收後如見此候，以加味人參白虎湯去人參、甘草、糯米，加生地黃、地骨皮、黃芩，以滋潤之。倘或久咳不止，面浮目腫，胸高如龜，肩聳氣喘，搖手擺頭，口鼻出血，面色或青，或赤，或白而枯，鼻燥昏悶者，皆不治之證也。

《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氣促原因肺未清，開口出納喘候眞，鼻扇痰鳴肺將絕，胸高必定歸幽冥。

氣促之證，多緣肺熱不清所致，治法當分時候，若見於未出及正出之時，藥宜疏托，以清熱透肌湯去甘草主之。如見於正收及收後，藥宜降火及瀉肺氣，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桔梗、甘草，加茯苓、陳皮以消痰。若開口而作出納，胸肋高聳，起止不常不定，是爲喘證，乃屬痰火之候，熱邪壅遏肺竅，氣道阻塞而然也。然喘證有虛實之分，實者易治，虛者難爲，欲察其虛實之確，在於大便之溏泄，小便之清利，大便之堅結，小便之赤濇上別之。若大便溏泄，小便清利，唇白而身無大熱，皆爲虛證。縱以半夏、蘇子、芥子、葶藶、桔梗、甘草、萊菔子、陳皮、南星、茯苓之類，以清痰潤肺，多難獲效。實則大便堅燥，小便赤濇，唇紅而身發壯熱，用甘草、桔梗、陳皮、枳殼、蘇子、栝蔞仁、杏仁、桑白皮、黃芩、黃連、天冬、麥冬等味，多易於取效。果係實者以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半夏、炙甘草、糯米，加栝蔞仁、貝母、北芥子治之，冬月更加蜜酒炒麻黃少許，可以隨手而應。大抵未出時而喘者易治，收後而喘者難治。如發熱時多喘，邪熱壅於肺故也，愼勿用定喘之劑，惟宜以大劑石膏知母竹葉湯，或犀前葛根湯去甘草主之。初發熱而喘者，以麻黃湯去甘草，加連翹、牛蒡子、枳殼，或以清金散火湯去桔梗、甘草，加酒炒黃芩、杏仁、連翹、枳殼治之。初發熱未出之時而喘者，以三拗湯去甘草，加荆芥、石膏、芽茶治之。如肺炎喘嗽，以加味瀉白散去人參，甘草主之。發喘而鼻黑乾燥者，以白虎解毒湯主之。如痰實壯熱，胸中壅悶，卧

則喘者，以前胡枳殼散除甘草，加貝母、黃連、黃芩、栝蔞霜治之。如麻已出而喘者，用加味清肺降火湯主之。如麻出三日後，而作喘者，急以靜遠主人清肺飲去知母、桔梗、甘草，加杏仁、栝蔞霜、芥子治之。或以生地黃散治之。如麻後發喘，以清咽滋肺湯去玉竹、桔梗、甘草，合白虎湯去甘草、粳米，以滋潤肺胃。若麻後而喘，日久胃虛，不可用白虎湯，只宜以靜遠主人清肺飲主之。麻後如有日久發喘不歇者，以小柴胡湯，以貝母易半夏，沙參易人參，加五味子，從權治之。若喘而無涕，兼之鼻扇者，則難治矣。蓋鼻扇證，肺氣將絕，若鼻扇而兼喘滿痰鳴者，此必不治。如鼻扇而咽喉清利，無喘滿而精神似故不減者，十救二三，宜滋培肺氣藥，以潤肺清痰爲主，以補肺阿膠散治之。收後而鼻扇者不治，若麻喘而胸高者，乃肺經熱甚而脹起者也，其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凡麻見胸高之證，爲肺壞，乃不治之候。有用葶藶桑白皮散治之者，亦僅十全一二而已，若冀其施無不應，未之有也。

《麻科活人全書·齁鮹》 喉中齁鮹痰鮹鮹，毒火不得發越者，未出正出十全一，正收收後難爲也。

麻屬肺胃，如喉中有痰，齁鮹而鳴者，其證屬痰火之候。此因毒火內結之極，邪熱阻逆不得發越所致也。若見於未出正出之間，治當清肺降火消痰爲主，十中可救一二，以除熱清肺湯去赤芍、甘草主之。若見於正收及收後者，必邪熱未透，毒火傳裏，或露風早收，餘熱內攻而肺氣受傷也，實爲難治。此證宜防之未得之先。

《麻科活人全書·瘖啞聲音不清》 咳嗽咽傷聲瘖啞，非與痘瘡同例也，此乃麻疹之常候，認作危證是愚者。

麻本屬火，瘖啞乃麻之常候，多吉無凶，不可以痘瘡瘖啞比例。蓋因肺胃熱邪爲風寒所襲，不能盡達於表，咳甚咽傷，故瘖啞也，治宜清肺降火消痰爲主，以清咽滋肺湯除去玉竹、桔梗、甘草，加黃芩、木通主之。若肺熱咳嗽聲啞者，以萬氏清肺飲去菖蒲、訶子仁、桔梗，加黃芩、貝母主之。若聲瘖而咽痛者，以射干消毒飲去甘草，加黃芩、山豆根主之。如麻後聲音不清，咳嗽，不思飲食，眼目不清，唇口乾燥者，以清肺消毒化痰湯去桔梗、甘草，加麥冬、黃連、天花粉主之。如心虛聲音不揚者，以導赤通氣湯除去甘草、人參，加沙參主之。如係肺熱聲音不清響者，以甘桔清金散主之，兼有咳者，以清金降火湯主之，或以驗方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呃逆》 呃逆雖曰有虛實，麻證實多虛無一，只因逆氣上冲喉，胃火炎炎作呃逆。

呃逆之證，乃氣逆上冲而作聲也，其證雖有虛實之分，而麻屬火候而發呃逆，乃胃火上冲所致，實者八九，而虛者未常見一二也。治法宜以清火安胃爲主，如實熱痰火發呃逆者，以竹茹柿蒂湯去半夏、甘草，加貝母、石膏主之。如呃逆不止者，以安胃散去查肉治之。若呃逆一連二三十聲不歇者，以紙條宜鼻孔中得噓即已。或以生薑汁同蜜汁煎熱，頓服之亦可。

《麻科活人全書·噴噓》 噴噓能令肺氣清，始終有噓麻必輕，若還鼻塞而無噓，風邪留滯毒來侵。

麻證初起而多噓者，乃內火因風邪搏激而然，故有噴噓者，則肺毒得解，而肺氣全通矣。初熱未出之時，若有噴噓者，必是先因外感而後得通也，其毒縱凶可救。正出之時有噴噓者，其麻必輕，收後而尚有噴噓者，方爲盡退，乃毒得盡解，可無餘患矣。若噓而多涕，濁壅得泄，肺氣自清，最爲吉兆。若無噓而鼻塞不通者，必有風邪留滯，如清肺湯除去桔梗、甘草，加荊芥、薄荷葉、連翹、牛蒡子、枳殼、赤茯苓，或利金湯去桔梗、甘草、生薑，加赤茯苓、薄荷葉、連翹、牛蒡子，或《全書》除熱清肺湯等方俱可施用。但凡遇有鼻塞不通之證，總宜用辛涼之劑以透達之，如荊芥、乾葛、牛蒡子、薄荷葉、麻黃辛散之品，元參、石膏、淡竹葉、栝蔞根清涼之味，在所當施。

《麻科活人全書·鼻通多涕鼻乾無涕》 始終多涕本爲吉，鼻乾無涕肺府熱，其間形證有數般，叮嚀良工細認識。

鼻通多涕，肺氣順也，所謂多涕者，鼻常有涕，非鼻涕暫見比也。麻證得肺府平和，鼻無阻塞，此爲順候。初熱至出時多涕者，皆爲吉兆。收後亦以多涕爲易治。至於鼻乾無涕，必須鼻孔之內，絕無物塞，而鼻乾燥，方是眞候，此乃肺府熱極閉塞而不通也。初熱未出之間見之，其證必重，以清肺飲去陳皮、五味子、桔梗、甘草，合清揚飲子除甘草，淡竹葉，加石膏、黃芩，更量加蜜酒炒麻黃，以解表而疏通肺氣。或以聶氏第二清肺飲去柴胡、陳皮、僵蠶、桔梗、歸尾、淡竹葉，合蘇葛湯去柴胡、赤芍、甘草，加枳殼治之。若已出，大熱致鼻乾無涕者，此證亦重，宜以《全書》除熱清肺湯加黃連、地骨皮、連翹、牛蒡子、枳殼治之。或暫有而暫無涕者，雖重亦可救，以杏仁

清肺湯去桔梗、甘草，加黃芩治之。又有先無涕，其後熱退鼻通有涕者，又有因熱甚，鼻外被塞，乾結似於無涕者，以利金湯去桔梗、甘草、生薑、陳皮，加牛蒡子、黃芩、赤茯苓、連翹治之。或更加桑白皮、杏仁治之。以上數證，總皆要肺氣通暢，雖凶可救，醫家須宜詳察施治。

《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微汗常出熱不留，初出未收總沐麻，升發之味須禁用，用之大泄反爲仇。

自汗之證屬陽虛，麻後見之更可危，勿令見風成痙病，治陰抑陽證自除。發熱渾身汗最宜，元府開豁麻出時，衛中表邪從此散，汗多亡陽又忌之。壯熱無汗大非吉，不因風寒因火鬱，自始至末總無汗，縱麻已收證百出。麻有自汗、微汗、大汗、無汗等證，而均有宜有忌。麻初出至未收之時，皆宜微汗，有微汗則皮膚通暢，腠理開豁，而麻易透。發熱之際有自汗者，則有發散之義，乃爲常候，蓋麻遇自汗則毒從汗解，元府開而麻毒透，衛中之表邪則從之而散矣，不可遽止，亦不可復用升發之劑，若自汗而更升發，恐汗大泄，致有亡陽之患。夫自汗之證，原屬陽虛，初時無妨，若麻後自汗，多成痙病，切勿見風，法當治陰抑陽，使腹內虛熱清退，而汗自止，以四物湯仍去白芍、川芎，加元參、牡蠣粉主之。如麻後自汗，兼不食吐蚵者，眞是虛證，最爲難治，亦宜以四物湯加牡蠣、藿香、釵石斛，用舊蒲扇，或舊蒲蓆燒灰，研細末，入藥中調服，若誤投藥餌，傳變多端，難收功矣。切勿拘治麻初起常法，而用辛溫解散之劑，如果係脾熱，可用瀉黃散去甘草，因證加減而治，則又可拘麻初之常法矣。若自汗而煩渴氣壅，脈數者，則以靜遠主人化斑湯加栝蔞霜主之。至於大汗過多之證，則有二因，一因衣被蓋厚，而致大汗過多者，一因用升發之劑過甚，而發汗過多者，二者皆不宜也。蓋恐大汗過多，致有亡陽之變，輕則證難脫體，重則多有不救。倘遇麻有隱暗不透之壞證，從權施治，而用升發之劑，取其大汗，使毒從汗解，此特語其變，而非正治也，然亦多凶。經曰汗多亡陽，急須止之，以秘本黃連湯，或當歸六黃湯，外用溫粉撲法治之。有以人參白虎湯合古方黃連解毒湯治之者，似乎未當，方仍列後備用。若婦人麻後汗多，心慌神昏者，亦有因而致，不可不察。有因麻證初起，適遇經行，麻乃火候，心火旺盛，榮血多虧，今又月期適至，血又下泄，虧耗大過，至麻收之後，氣血兩虛，未有不成汗多怔忡神昏等候，急宜以玉屏散加牡蠣粉與服，以止其汗，免至亡陽。旋用人參養榮湯去桂心、五味子，多加牡蠣粉、龍骨，數大劑與服，須宜急治，遲則不救。若麻證初起壯熱而無汗者，多因外感風寒太重，以致皮膚乾燥，毛竅不開，麻疹壅滯而汗亦難出，多成內攻之證。或肚腹脹痛，或發喘促，夏秋之間，宜微升散，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木通、枳殼治之。春冬寒月重爲發散，如加味三拗湯去桔梗、甘草，或葛根疏邪湯加炒麻黃治之，但不可過劑，使渾身常得微汗爲妙，有微汗則腠理潤澤，而麻易出。又有一等，因熱極火鬱而無汗，亦致皮膚乾燥而不活澤，麻亦難出，此證外必見唇舌破裂，二便結澀，昏沉壯熱，或身痛肚腹脹疼，多發喘促，齁鮯，痰鳴，不拘何時，無分遲早，急用寒涼降火清肺之劑，佐以升發之藥，以白虎解毒湯加地骨皮、貝母、元參、牛蒡子、前胡、乾葛治之。遲則恐成壞證。大抵麻證常以微汗爲順，自始至末，必以得汗爲妙。經曰微汗常出，熱越而不留，此之謂也。若始終無汗，麻難收斂，後必有餘證，宜用寒涼升發解毒爲當。

《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毒邪幷迫血離經，衄流於鼻不須驚，當知熱毒從茲解，血去榮中毒少輕。

吐血便血與溺血，當分熱甚和血甚，熱入血室勞動火，總而名爲失血證。鼻之衄血，因內熱熾甚，邪火沸騰，血隨火載，自肺胃上行而溢於鼻也。麻疹本乎肺胃，故初起及未出之先而衄血者，是爲順候，亦發散之義也。蓋麻毒從衄而解，而榮中之毒則輕少矣，不必遽止，熱得開泄，不藥而衄自已，非錯經妄行之比，但不宜久耳。如衄血過多，此爲火迫，經曰奪血者亡，急須止之。如衄之不已，或有失血者，俱宜清肺瀉火，佐以涼血之藥治之，以犀角地黃湯去白芍，加荊芥穗、枯黃芩主之。凡初熱見形衄血者，乃心火上冲，煩悶，其證不妨用生地黃梔子湯加枯黃芩，以散心火之鬱熱而清肺。已出而衄血者，以加減犀角地黃茅花湯去甘草治之。已出大便下血，或小便溺血者，或吐血衄血，或二便閉澀，熱渴赤痛，以犀角解毒湯去赤芍治之。如衄血不已，急須止之，以茅根湯加黃連，或元參地黃湯去升麻、白芍，甘草，加茅根、黃連，或茅花湯去甘草，加黃連等方主之。已收之後，或出鼻血，或失血者，俱宜以加減犀角地黃茅花湯去甘草治之。有用四物湯加茅根治之者。凡麻證血熱，及勞動火熱入血室，吐血衄血，發狂發黃者，俱宜用犀角地黃湯去白芍，加桃仁治之。若正收及收後仍衄不止者，

以四物湯加茅根、麥冬，以滋潤之。然麻證衄血，或便血溺血，俱爲失血之候，須當分熱甚、血甚施治，熱甚者以黃連解毒湯主之，血甚者以犀角地黃湯去白芍主之。

《麻科活人全書·嘔吐》 毒火鬱遏胃氣傷，初熱嘔吐原無妨，欲吐不吐乾霍亂，二者一見最難當。

麻證初起，嘔吐亦屬常候，而吐瀉交作者順，乾霍亂者逆，欲吐不吐者危。夫麻證之有嘔吐者，皆因胃間火毒不能發泄而鬱於內，致傷胃氣而作也。初熱而得嘔吐之證，此毒未發出，藥宜疏托，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或葛根疏邪湯主之。正出及正收時，而見嘔吐之證者，是毒未盡，藥宜清涼解毒，少加疏散可也，以消毒飲去甘草，加枳殼、黃連治之，多痰者加栝蔞霜、貝母治之。收後而仍有嘔吐者，乃是餘毒留於胃脘所致，脾胃虛而熱滯也，宜用清涼脾胃之藥，佐以分利之劑，用石斛清胃散去赤芍、甘草主之，取此方中之陳皮、扁豆、藿香以止嘔吐，若嘔一止，而陳皮、藿香葉、扁豆又宜除之，不可過用，恐致燥害。此證若不間以金石之品，全用輕浮之藥，其嘔難定，如嘔吐不止者，以竹茹湯主之，如熱甚嘔吐者以解毒湯去桔梗，加竹茹、枇杷葉主之。

《麻科活人全書·吐痰麻後有痰胸口痰甚》 吐痰之證有多般，都緣肺胃火邪干，俱宜清肺消痰火，治者須作一例看。

吐痰之證有二，有吐出而白者，有吐出而成塊者，皆肺胃之火欠清而作也，俱宜清肺消痰降火爲急，以杏仁清肺湯去甘草、桔梗，加黃芩，或以清肺飲去五味子、白桔梗、甘草，加麥冬、黃芩、知母、石膏治之。但清痰切勿用半夏、南星等燥藥，惟宜用天花粉、貝母、陳皮之類。清肺降火宜用天門冬、麥冬、杏仁、桑白皮、黃芩、黃連之類，切勿用桔梗中州之品。如麻後有痰而不吐痰者，宜用加味二陳湯，去半夏、甘草，加貝母、栝蔞霜主之。如麻後胸口痰甚者，用經驗敷方，或敷或揩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吐蛔蟲》 吐蛔之證是何因，胃虛無穀蟲上行，急宜施治免胃爛，調養脾胃證自平。

麻前吐蛔乃胃熱不進穀食所致，治法宜清肺解散，以秘本門冬清肺湯去甘草、桔梗主之。若將出正出之際而吐蛔者，是因胃間有熱，膈上有痰，蟲不能安故也，患者能食則已，不必用藥，若欲用藥，則以殺蟲丹與之。在初熱未見麻時而吐蛔者，與吐蛔過多而不能食者，皆爲胃氣虛敗，必不能治。然吐蛔之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之時，亦因胃火熾甚，多致少食，蟲無所養，故望上而出，或三四條，或五六條，或十餘條而止，不宜過多，多則有害，治當安胃爲急，久則胃爛難救矣。以七味白朮散加烏梅，再斟酌加減而治之，蟲得酸則安矣。如麻後熱退能食而吐蛔者，宜調養脾胃，庶無他變，以安蛔散除胡粉、白礬、七味白朮散加烏梅等方治之。若麻後吐蛔不食而兼自汗者，眞是胃虛，最爲難治，以七味白朮散加烏梅、牡蠣粉、鈆石斛治之。如係脾熱則以瀉黃散加烏梅、牡蠣粉、鈆石斛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吐沫口中流涎不止》 清涕之中見白沫，實爲胃火旺所致，治宜清胃幷降火，莫以白沫作寒治。

吐出涕中有白沫，流涎不止均非虛，都因胃中邪火旺，急宜清胃免傾危。吐沫者，吐出清涕之中而有白珠是也，乃是胃火旺甚所致也，宜清胃降火爲急，宜以加味清胃散加連翹、牛蒡子主之。其不去升麻者，蓋欲用之以開提胃熱故也，然亦須斟酌而用。如麻後有口中流涎不止者，亦是胃火旺甚所致也，宜以河間涼膈散治之，但方中有大黃、芒硝，須要察人之虛實、強弱、大小，及大便之堅溏而施，不可概用以誅伐無過。

《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麻初泄瀉最爲宜，瀉而日久須治之，熱寒食冷便膿血，數般當分新與遲。

麻證泄瀉，愼勿遽止，蓋麻有瀉，而胃與大腸之邪熱得解，是亦表裏分消之義也。初熱作瀉者，用豬苓湯去阿膠、甘草，加葛根、連翹、牛蒡子主之。有用香蘇散者，然終不若分利之爲當也，香蘇散方仍列。若麻見二三日泄瀉者，以透班和中湯去升麻、川芎、柴胡、桔梗、半夏、陳皮、甘草、生薑，加連翹、牛蒡子、地骨皮主之。若身熱煩渴泄瀉者，用三苓散加地骨皮、黃連、黃芩、麥冬主之。夏月用辰砂益元散去甘草治之。如麻後泄瀉者，以薏苡仁散去香附、甘草主之，麻後泄瀉及便膿血者，皆由熱邪內陷故也，大忌止泄，惟宜用升散之藥，以黃連葛根湯加扁豆、滑石、白芍藥，數劑與服而自愈。然麻證泄瀉，須分新、久、寒、熱、傷食、傷冷六般，若初熱瀉者，用三苓散加木通，以重瀉心經之熱，寒瀉則十中無一，或有傷食、傷冷而作寒瀉，四肢冰冷，肚腹不熱，口不作渴，小便不赤者，不得已而用理中湯一劑止之。久瀉不止，以六君子湯加肉豆蔻，或香蔻丸止之，如再不止用醒脾散與服，或

以五倍子、罌粟殼燒灰，用米飲而下濟之，凡後數方蓋亦萬不得已，從權而用，切不可目爲定規而濫用也。

《麻科活人全書·糞溏水瀉》 糞溏之證不須除，麻得斯候毒得舒，始終糞如黃褐色，雖有變證保無虞。

糞出有沫名水泄，初潮正出見爲吉，久瀉氣陷恐成痢，溺赤燥渴脾胃熱。麻證糞溏理勢必然，此肺胃之火所作而致，不必施治。何則，火熱極則大便閉結，麻本火候，倘再便閉，則火毒內作極矣，麻出必險，是以糞溏爲正候。初出與出時見此證，其麻縱險可救，正收與收後而糞溏，色如黃褐者，雖有變證可保無虞。若水瀉之證，糞色必黃而有沫，小便赤，口乾唇燥，皆由脾胃有熱所致，然麻證泄瀉，熱邪得以開泄，是爲順候。初熱未出之間水瀉者，以三苓散加葛根、連翹、木通、滑石主之。正出之時水瀉者，亦以三苓散加連翹、麥冬，潮熱甚者，更加黃連、黃芩主之。古人有用人參白虎湯去知母，加麥冬治之者，實爲不妥，方仍收列。夫麻泄瀉，毒火因瀉而解，雖曰美候，然不可令其久瀉，倘或久瀉不止，則正氣必衰，脾氣下陷。凡有未發熱之前水瀉，至正出之際而不止，其爲日已久，則麻毒難以發越，後則留毒爲害不小，宜以加味三苓散主之。倘執泥毒邪得瀉而解之說，縱其久瀉，而不爲之早治，恐至麻收醫之後，變成痢證，或下紫紅血等證，治療維艱。正收及收後而水瀉者，毒邪雖得瀉而盡，然止宜瀉三五次，不可過多，若自首至尾水瀉不止者，宜用清涼利水之藥，而佐以升提，古有用三苓散加香白芷、浙麥冬治之者，須當審實察宜，隨機加減而施。正收及收後水瀉過甚者，須以理脾胃爲主，宜以枳實理中湯隨意消息，加減而治。若不急治，多成腫脹、便血、痢疾等候，至若麻後瀉利不止，口渴目閉，四肢不溫，與嘔吐不食，洞泄不知者，皆爲不治之證。

《麻科活人全書·瀉清》 麻證泄瀉本常候，當分屬熱與屬寒，瀉下清稀白沫者，莫作熱候一般看。

麻證泄瀉本屬常候，屬熱者多，屬寒者少，然亦有瀉下清稀白沫者，其證喜溫，腹疼喜按，此屬寒瀉，宜以胃苓湯去(厚)朴、蒼朮，少用白朮、肉桂，加煨薑治之，不可一例而治也。

《麻科活人全書·瀉而腹痛脹滿》 瀉下腹疼與脹滿，暖氣穢息如敗卵，飲食不節腹中停，寬腸化食自安妥。

瀉而窘迫，腹痛脹滿，或有噯氣如敗卵者，此乃飲食不節，停滯腹中，宜用枳殼湯去甘草，加山查肉、麥芽、木通以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咳嗽鼻衄嘔吐泄瀉首尾治法總論》 咳衄吐瀉麻之宜，熱毒由斯消減時，治法解毒同一例，用方首尾不共施。

麻疹初出必要咳嗽，使腠理疏通，鼻衄則熱毒得以隨衄而解，泄瀉則上下熱毒得出，嘔吐均屬美候，亦脾胃二經熱毒所致，且麻出自肺胃，其理只以解熱毒爲主，六一散、至寶丹，或四物湯加黃連、黃芩，仍憑擇用，若麻出之後，而見咳嗽，鼻衄、吐瀉等候，則又不宜用上三方，俱宜以三味消毒飲主之可也。

《麻科活人全書·大便秘》 火壅血燥津液竭，大便因之而閉濟，無分先後急通潤，稽延日久變紫黑。

大便秘結者，乃火壅血燥而耗精液故也。麻之爲候，大便宜滑，如黃褐色乃爲正候。若大便閉而不通，大非所宜，無論前後日期，但大便閉者，急當用滑潤清涼之劑。初時大便難通而堅結難出者，宜微潤之，不可通利，以通幽湯去升麻，甘草，熟地黃，加火麻仁、枳實、黃連治之。如麻未出之初，有面色或青，或紅，或唇紫，或煩悶，而大便秘而不通者，宜以大承氣湯去厚朴，加連翹、牛蒡子、防風、葛根、荊芥穗下之，使毒從大腸經而出，然後再用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以發出麻疹，其證自痊。若正收及收後大便不通者，則宜用大通潤之劑，以四順清涼飲治之，甚則用河間涼膈散以通利之。若大便閉結，發熱身痛者，以大柴胡湯主之。腹痛氣喘者，以柴胡枳殼湯去炙甘草，加薑汁炒芥子治之。凡麻見便閉之證，急宜早治，愼勿遲延，日久則麻變焦紫枯黑而難救矣。

《麻科活人全書·小便赤濇》 膀胱餘熱小便濇，火毒如何消散得，無分初潮與收後，三苓導赤爲定格。

小便赤濇，此裏熱甚之證也。在初熱正出之時見之，乃熱邪濇滲，是爲正候。麻出現時小便赤濇或淋者，以三苓散加燈芯、石膏、葶藶、射干治之。若熱甚小便赤濇，譫語驚恐者，以導赤散去甘草，合三苓散加辰砂主之，夏月以辰砂益元散去甘草，加石膏主之。若小便不利而嘔吐者，以三苓散加藿香、竹茹、枇杷葉治之，一二日不通者，以加味導赤散主之。若於正收及收後而見小便不通者，是內有熱毒不得消散，而餘熱下匿膀胱，用導赤散

加麥冬，或用加味導赤散以滋氣化，導利而小便仍不通者，以因大便秘鬱之故，速宜通利大便，以通幽湯去升麻、熟地、甘草，加枳殼、丑牛，合導赤散治之，大便一通，而小便自利矣。

《麻科活人全書·大小便不通》 麻疹二便閉不通，邪火熾甚在裏中，通關涼膈利臟腑，管取一服見奇功。

麻疹自出至收，總宜大小便滑利，二便俱不宜閉，閉即急宜通利。若麻證有大小便俱不通者，是火邪內熾之極，宜以河間涼膈散去甘草，加牛蒡、車前、木通治之，甚則以通關散去甘草、人參、八正散去甘草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吐利並作下滯裏急後重脫肛》 發熱之時吐利并作，任他吐利不須驚，胞胎蓄毒從斯解，腸胃停污自此清。

發熱蒸蒸吐利併，或時滯下作腸鳴，火邪內迫宜清解，法向時行麻證尋。

自利甚時多變更，裏急後重證隨生，須爲通利泄其毒，若犯濇劑病更增。

麻證脫肛何所因，火邪內迫後重成，升提清熱是神手，若作氣虛定傷人。

久瀉脫肛氣血虛，治法不可一例拘，養血升提成妙用，破滯用下更增危。

麻本胎毒，發熱之時吐利并作，毒火因之而解，此爲美候。如吐利并作，或時下滯，或作腸鳴，亦是火邪內迫而然，純是熱候，不可作寒而治，治法總宜清解，依麻科憑證施治，庶保無虞。如上焦火甚者，則吐，下焦火甚者，則瀉，中焦火甚者，則吐瀉并作。自利甚者，則必見裏急後重，而爲滯下矣。如見裏急後重之證，則病者不耐，猛力下氣催便，而脫肛之證又勢所必致也。如麻發熱之時吐多者，以竹茹石膏湯去半夏，加柿蒂主之。自利甚者，以秘本豬苓湯去升麻、甘草分利之。發熱時吐利并作者，以三苓散加竹茹、柿蒂、滑石主之。下滯以加味黃芩湯去白芍藥、甘草，加枳實、連翹、牛蒡子、青皮以治之。麻收後熱毒未曾解盡，有下積滯者，當以連石茱萸丸去升麻、乾葛、甘草、白芍藥，加枳殼、山查肉、麥芽、青皮治之，但方中茱萸，若非陰寒腸寒而挾有熱者，亦須除去。愚按下積滯之證，非僅麻收後有之，即將出正出之時，亦常有見者。愚謂不拘先後，但麻見有下積者，則當以清熱導滯湯去白芍藥、厚朴、甘草、當歸、淡竹葉，加山查肉、麥芽治之，更爲妥當。自利甚而變爲裏急後重者，以黃連解毒湯加連翹、牛蒡子、青皮治之，若小便短少者，更加木通、滑石治之，如裏急甚者，則當加半生半炒黑白丑牛以利之，或以銅璧山人黃芩湯，去人參、赤芍、甘草，加連翹、牛蒡子、丑牛以利之。或以加味黃芩湯去白芍、甘草，加枳實、木通、連翹、牛蒡子、丑牛以利之。若夫脫肛之證，多見於將收已收之後，而治法有不可一例者。若因毒火內迫，大腸枯濇，肺金受傷，不能傳送，致成裏急後重之證，而病者難忍無奈，下力送氣催便，以冀稍鬆，致脫肛出，不可認作氣虛施治。治法總宜清熱解毒，導利行滯，瀉火清金，兼用升提之品，以加味導赤散去薄荷、淡竹葉，加當歸尾潤腸胃，破惡血而養心血，牛蒡子以消毒，枯黃芩瀉肺火，以涼肺血，枳殼以破氣滯，滑石各八分通利六腑九竅，以蕩熱散濕，丑牛四五分，以除壅滯，丹皮四五分以開陷伏之邪，使之外散，升麻五六分以升散大腸、胃、膽，三焦之火熱。如兼有潮熱者，加鮮地骨皮二三錢治之。若因久瀉而脫肛者，亦以加味導赤散去薄荷、竹葉，加當歸身錢許，川芎錢許，升麻六分以養血理氣，升散大腸、胃、膽、三焦之火熱，而枳殼、丑牛，又不宜概用矣。

《麻科活人全書·痢證》 熱邪內陷因成痢，憑證施劑莫雷同，用心調理起沉痼，勿輕劫濇圖霸功。

麻之成痢乃熱邪內陷所致，多見於正收及收後，間有見於初熱未出及正出之時者，亦有自首至尾而作痢不撤者，又有因久瀉而成痢者，當分別治療，不可混施。若於初熱未出與正出之時而作痢者，藥宜以疏托爲君，行滯氣爲臣，爲佐，解毒爲使，以葛根解肌湯，少用葛根，去赤芍、蟬蛻、木通、甘草，略加青皮、檳榔，再加防風主之。若麻已出透，身熱未全退，毒氣注流而成痢者，以清熱導滯湯去白芍、查肉、甘草、厚朴，加生地黃、地骨皮、木通主之。若麻毒未清，變成赤白痢者，以加減黃芩湯去白芍、查肉、甘草，加地榆皮、連翹、牛蒡子主之。若麻後成痢，赤白腹痛者，以古方黃芩湯加枳殼治之。亦有久瀉而成痢者，原因氣血已虛，不得已用人參、黃連、枯黃芩、乾薑煎湯，從權治之。如正收及收後而下痢白色者，藥宜用解毒、涼血、行滯氣之品，以靜遠主人黃芩湯除去人參、木香、甘草，加生地黃、牛蒡子、連翹、防風主之。痢下膿血者，以白頭翁湯去黃柏，加防風主之。或因食積下滯者，以消食化氣爲主，用枳殼湯去甘草，加山查、麥芽、木通、青皮主之。若腹中作脹，時痛時止者，以厚朴湯去乾薑、甘草，加檳榔、山楂主之。夫麻後成痢，乃積熱移於大腸，以治麻後痢統方加減主之。有以三苓散加木通、枯黃芩治之者。麻後下痢而身熱腹痛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治之。

若壯盛之人，內有挾食積滯能食者，以三黃丸利之。若痲後赤痢，以四物湯合古方黃連解毒湯去梔仁，用當歸尾，加枳殼治之，稍輕者以四物湯加薑汁炒黃連、榆皮治之。如痲後白痢以四物湯加陳皮、白芩、木香，更有加生白朮者，須宜酌用。痲後作痢，如兼小便赤濇者，以四物湯加車前子、木通治之。痲後痢證，或赤或白者，以四物湯倍白芍藥、當歸，加大黃少許，以利瀉數次。痲後泄瀉成痢者，以四物湯加地骨皮、酒炒黃芩主之。若痲前曾經泄瀉，日久未曾清解，至於痲後變爲休息痢，不問赤白，但見裏急後重，晝夜不停者，此餘毒在大腸，乃積熱移於大腸也，急宜行氣養血，切不可妄施濇劑，以圖霸功。河間曰：養血而下痢自止，行氣則後重自除，誠格言也。宜以河間治久痢方去人參、白芍藥主之。有用古方黃芩湯合天水，與香薷丸相間服者。有用靜遠主人黃芩湯送下香薷丸。體虛者，香薷丸內更加人參。腸滑者，香薷丸內加榆根白皮治之者，實不若河間治久痢方之爲當也。如自首至尾下痢不徹者，必有風毒留滯於內，宜解毒行滯而兼疏風實脾之劑，庶幾立應，以清熱導滯湯去當歸，淡竹葉，加防風、荊芥治之。有用四君子湯加山藥、吳茱萸治之者，猛而有理，方幷列後。若痢而兼嘔吐，噤口不食，更腸滑不止，或下鮮血，或下紫黯色，或下如癰膿，或下如屋漏水，或下如雞肝色，如黑豆汁之類，兼之氣喘燥渴，熱甚發呃，痲色紫晦者，皆不治之證。

《麻科活人全書・下蛔蟲》 上膈胃火盛少食，蛔上不安往下行，此候不須用方藥，調其餘食證自平。

下蛔之證多見於痲收之後，乃上膈及胃火壯盛，少食，蟲不能上安而往下行。蟲往下行亦順證也，與過食傷中，蟲不能容而下不同，但調其飲食自愈，非若口中吐蟲之比耳，不須施治。

《麻科活人全書・眼光如水眼眶紅爛羞明赤腫眵淚生翳》 眼光如水是何因，肝腎之熱極而興，未發初潮必見此，如無斯候別病侵。

目赤弦爛淚常淋，非失謹風即烟薰，治若不早成痼疾，急爲疏通奏奇勳。

熱毒餘毒上攻目，羞明怕日眵淚多，暴赤腫閉目生翳，眼眶皮爛宜清毒。

眼光如水，此肝腎兩經熱極所致，乃痲之證候也，未發熱與初熱之間有此證者，方爲出痲之候，如無此證即非痲候。如有痲毒入目生翳障者，以蟬菊散主之。如熱毒上攻，眼目生翳，幷暴赤羞明者，用羌菊散主之。大便滑者去大黃，少加生枳殼微導之。如痲後餘毒不解，上攻眼目，羞明怕日，雲翳眵淚俱多，紅赤腫閉，用羚羊角散去黃芪、升痲，加連翹、牛蒡子、黃連主之。如痲後眼目生翳，目赤紅腫，眼眶皮爛，俱宜用朱純蝕加減清毒撥翳湯主之。其有眼眶紅爛，常多淚者，其證多因痲之正收時，及痲收後不避風寒，爲風熱所侵，或被烟薰，皆能令目赤弦爛，而常流淚，當即爲疏解，急以柴胡飲子治之，若日久不治，則爲終身痼疾。

《麻科活人全書・眼閉》 未曾睡着閉雙眸，脾經火旺欠清消，正收收後多見此，急宜利水清上焦。

眼閉之證，非熟睡而兩目閉，謂未曾睡着，而雙目自閉也。其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蓋因脾經之火旺盛未消而然，治宜清上焦之熱，兼以利水爲急，以瀉白散加木通、薄荷葉、玄參、牛蒡子、連翹、荊芥治之。火退而目自開矣。

或問：脾火旺當用瀉黃散，而用瀉白散何也？曰，土爲金之母，實則瀉其子也。

《麻科活人全書・眼多眵涕》 眼多眵涕本屬熱，脾肺二經本未息，無分初起與收後，清降肝脾火爲急。

眼生眵涕者，脾肺火甚故也。見此證者，無分前後，即當清降肝脾之火，以瀉白散除甘草，加龍膽草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白珠紅赤》 白珠絡屬手太陰，初熱紅赤是本經，正收收後仍赤紅，肺家風熱猶未清。

目之白珠屬肺，今痲之發正合本臟，故初發熱之時，未出痲之際，目即赤紅，此正候也。如出現後，及正收與收後，而白睛仍前赤紅者，此乃肺經風熱未盡所致，宜清肺瀉火爲急，以瀉白散加荊芥、薄荷葉、連翹、元參、牛蒡子治之。赤而腫痛者，風熱上壅也，以加味導赤散加荊芥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雀盲》 痲發於心火烊烊，丙丁反侮壬癸鄉，以致痲後患雀盲，照月夜靈四六湯。

雀目者，每至日暮而眼不能見物是也，又名雞目瞎，又名高風障。經曰：眼得血而能視。肝藏血，肝血有虧，兼之火邪旺盛，熬乾壬癸，津血虧耗，致病雀目，至日暮屬陰之時，而目不能視物矣。治法宜以四物湯合六味地黃湯，加石決明、夜明砂主之，或以照月飲、決明夜靈散治之亦可。

《麻科活人全書・口氣臭》 足陽明經有蘊熱，口中因之有穢息，倘或臭

氣不可聞，縱是神仙醫不得。

口氣穢濁乃熱邪蘊蓄於胃，宜用清金降火之劑爲急，以清胃散少用升麻，以開提胃氣，加連翹、牛蒡子治之。如麻收之後，有口臭、口瘡、唇爛，兼之咽喉疼痛者，以生地敗毒散除去赤芍、桔梗、甘草、柴胡，加黃連治之。其有口臭不可聞者，此是胃爛必死之證。若其人原有口臭者，則不在此例，當詳問施治。

《麻科活人全書·口瘡》 心脾胃經毒未降，熱壅上焦口生瘡，滿口唇舌俱赤爛，獨有牙齦不受傷。

口瘡之證，滿口唇舌生瘡，或黃、或赤、或白而爛，獨牙齦無恙者是也。其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乃心脾胃三經火甚，餘熱未盡而毒壅上焦，下必大便燥結，小便赤澀，治宜清利心脾之火，兼潤大腸之劑。以導赤散去甘草，加豬苓、澤瀉，以導脾胃之火，火麻仁、杏仁以潤大腸之燥，若得大便通利，小便頻行，其毒自退，外以綠袍散吹之。如乳下嬰兒，乳母有熱，亦當服藥，使乳無熱，兒亦清安，以釀乳方去甘草，與乳母服之。若麻收之後，口瘡唇裂者，均宜以秘本洗心散去麻黃，或以河間涼膈散去芒硝、甘草，俱加石膏、牛蒡子下之。如係牙疳之證，則又從牙疳門施治。

《麻科活人全書·舌生白珠》 舌上累累生白珠，心脾鬱熱致災危，急宜清心與降火，依法調治證自除。

舌者心之苗，而脾脈又絡於舌，心脾二經之熱，無所泄而發於舌，故舌生白珠，累累如粟，甚則上腭牙齦滿口遍生，其證多見於正收及收後，法當以朱氏洗心散去甘草，加黃連，或加味導赤散加麥冬治之。如大便不通者，以洗心湯去赤芍、甘草，合瀉心湯加石膏、牛蒡子，或以河間涼膈散去芒硝、甘草，加黃連、石膏、牛蒡子治之，外以桑白皮搗自然汁塗之，或用塗方塗之，或用綠袍散點之。如食乳孩子，以釀乳方去甘草，與乳母服之。

《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陽明胃火留爲殃，毒上冲牙生疳瘡，此證非同口瘡比，頃刻能令性命傷。

麻毒流連走馬疳，牙齦黑爛食難嘗，敗唇崩鼻牙齒落，漏頰穿腮旦夕亡。

牙疳者專於上下牙齦腐爛，其毒最重，其證最危，非若口瘡舌珠之比，此乃胃火留而不去，餘毒上冲所致。急宜清胃涼血，佐以潤大腸之劑，以秘本加味清胃散加石膏、荆芥、火麻仁、杏仁治之。大便閉者，以秘本洗心散去麻黃，加牛蒡子、石膏微利之。有用當歸散者，實爲無濟，方仍存之。外以栗根白皮煎湯漱洗，以馬鳴散、文蛤散、救苦散、無比散、燒鹽散等方，隨用以塗之。若麻一出即收，麻毒收入於裏，致生牙疳，大熱譫語不食等證，內宜用涼解之劑，以加減清胃湯去陳皮、桔梗、甘草，加黃連、葛根、牛蒡子主之。外以熟附子切片，將水煮軟，敷患者兩手心、兩足心以拔之。如麻後牙疳腫痛者，以清胃散加荆芥、元參、牛蒡子主之。外以尿桶中白垢，火煅如鹽，加冰片研和，蜜調搽之。凡麻後牙齦黑爛，肉腐出血，呼吸氣息臭氣冲人者，名爲走馬牙疳。急用尿白火煅，加冰片，以蜜調頻塗，或用馬鳴散等方，或以龍硼散、黃龍散、雄黃散、神授丹等方吹之。又或以黃連、硼砂各一錢，膽礬三分，冰片五釐，研末搽之，再加白鹽梅，燒灰存性，人中白火煅同研，搽之更應。內急以生犀地黃湯加石膏治之，俟證平，以四物湯用生地黃，加木通、梔仁、生犀角、山茵陳以利小便，使熱血下行而毒火不致上冲矣。若牙疳白色，爲胃爛不治之證，有用栗樹根白皮煎水洗患處，而以五倍子、雄黃、百草霜、枯明礬爲末吹之者，間有取效，未必全驗也。若通齦白色，自外延入內者，無膿血者，牙眶爛而口臭者，喘促痰鳴者，面頰浮腫者，環口青黑者，頰漏腮穿者，喉穿齒落者，唇崩鼻壞者，皆不治之證也。

《麻科活人全書·狐惑》 上唇生瘡蟲食臟，下唇生瘡蟲食肛，此名狐惑非佳候，化蠶丸兒是妙方。

麻證唇口多瘡，其聲嗄啞者，名曰狐惑，其義云何？乃出自《傷寒指掌》之言，謂上唇多瘡者，蟲食其臟，名曰狐，下唇瘡多者，蟲食其肛，名曰惑，蓋取其進退猶豫之義也，大非美候，宜以秘本化蠶丸，或古方化蠶丸，酌量而治之。如更煩燥，昏悶失聲者，死證也。

《麻科活人全書·咬牙》 咬牙之證非痘比，痘有寒熱二證分，喜食熱物四肢冷，下血咽痛見閻君。

咬牙雖非痘證比，亦有寒熱二證分，未曾服藥從熱治，過用寒涼又宜溫。麻之咬牙，非若痘比，痘證咬牙有寒熱二證之分，而麻證咬牙皆屬熱候。乃陽陷於陰，故多發渴而手足俱熱，喜飲食冷物，治宜滋陰降火，以麥冬湯去白芍，加丹皮治之。若手足俱不熱而反厥冷，喜食熱物，此爲熱邪內亢，後必下血，咽痛痰鳴而死，即以白虎湯治之，然多不可救。若飲食犯椒、薑辛辣助熱等物，更非所宜。然麻後咬牙，亦有虛實，不可執泥無虛實之說，

但不與痘證比耳。麻後咬牙，其先未曾服藥而咬牙者，乃實證也，解毒乃止，而三味消毒飲之類可以隨見加減而用。若已經服藥，而咬牙者，恐服寒涼之藥過多，有傷氣血而然，宜以四物湯加人參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舌胎》 舌胎雖當分顏色，黃爲胃火白肺熱，惟有黑胎莫相逢，麻證逢之心經絕。

舌者，心之苗，心爲君火，麻本火候，故舌有胎，胎有黃、白、黑三種，白胎爲肺熱，黃胎爲脾胃熱，均當清解疏利，更兼外證，參詳而治。如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葛根疏邪湯，防風敗毒散去桔梗、甘草，蘇葛湯去柴胡、赤芍、甘草，俱可隨證加減而施。純黑者則爲心絕，黑而濕者，熱淫血分，黑而燥者，熱淫氣分，皆爲危候。此證無分首尾，均宜清熱疏利，一例而治，并宜用白虎解毒湯，濕者多用生地黃，加元參，燥者倍用黃連、黃芩、麥冬、淡竹葉，加地骨皮、木通，黑色漸退者吉，不退者不治。

《麻科活人全書・唇燥》 唇燥火熱在胃脾，紅赤熱重淡白微，若帶紫黑而燥者，苦寒之味正相宜。

唇燥乃脾胃二經之熱，其證有三，一則唇淡白而燥者吉，其熱尚微，以白虎湯去甘草、糯米，加麥冬、木通、牛蒡子治之。一則唇赤而枯燥者，其熱極深，以白虎解毒湯加元參、牛蒡子、連翹、木通治之。一則唇帶紫黑而枯燥者，其熱劇而重也，以白虎解毒湯加犀角汁、元參、牛蒡子、木通、車前子治之，惟宜隨證輕重，以清熱分利，方稱良工。

《麻科活人全書・唇舌破裂》 少陰太陰火上沖，唇舌必然見赤紅，正收收後唇舌裂，心脾已絕歸羅酆。

唇舌破裂，此心脾之火甚上冲也，其色必深赤，間有紫黑者。若初發熱及正出之間，唇舌紅而破裂者，此證還輕，斯時其毒在未出將出之際，若得火輕血活，內能托出，口能食物，斯爲可治，藥宜用寒涼加以疏托之劑，以白虎解毒湯加元參、牛蒡子、荆芥、葛根、薄荷葉治之。若正收與收後而唇舌破裂者，以白虎解毒湯加黃柏、元參、山豆根、木通治之。若唇舌破裂而紫黑枯燥，此心脾二經俱絕，兼之血不活者，則難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火邪拂鬱咽喉痛，射干鼠粘湯可用，吹喉惟有十宣散，莫犯金針病增重。

毒火薰蒸氣上炎，咽喉自此正煩疼，從來麻證多咽痛，莫作尋常喉痺看。

麻證屬火，咽喉疼痛亦是常候，乃毒火拂鬱上薰故咽痛也，切勿誤認作喉痺，而妄用金針去其血。初潮咽痛者，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甘草、桔梗，加射干、山豆根主之。外以十宣散吹之。有以甘桔湯加牛蒡、連翹、升麻治之者，萬不可用，方竟戕。已出而咽痛者，以靜遠主人射干鼠粘子湯去升麻、桔梗、甘草，或錢氏甘露飲去熟地黃，酌用石斛、茵陳，加牛蒡子、射干、防風主之。麻證有咽喉痛者，不拘初熱、正出、已收，俱以射干、牛蒡子、山豆根、防風煎湯與服，外用十宣散吹之，或用二聖散吹之。如麻痘有結喉等證，以射干消毒飲去甘草，加防風主之。如麻毒上攻咽嗌，腫痛熱渴，或腫毒不消等證，以加味骨皮清膈散去當歸、滑石、桔梗、甘草、紫菀，加石膏、元參、麥冬、薄荷、防風、牛蒡子主之。有以大如聖飲子治之者，非惟不識避忌，而實於病無濟，方姑爲收錄。如麻證血熱，咽喉不利者，以加味消毒飲去甘草，加射干、生地黃，或以紫草消毒飲去甘草，加生地黃、防風、射干治之。如咽不利而兼風熱咳嗽者，以射干消毒飲去甘草，加防風、連翹、桑白皮、貝母治之。如咽痛而麻不大起發者，以消毒飲去甘草，加葛根、前胡、射干主之。如肺熱咽痛聲音不清者，以《全書》除熱清肺湯去石膏，加射干、牛蒡子、黃連主之。有以甘桔清金散治之者，不可輕用，方仍收。大凡麻證咽痛不堪者，照證用藥而外，不拘前後，外用十宣散、二聖散、玉鎖匙、化毒丹等方，任憑選用，吹之。

《麻科活人全書・頭疼背强頭項腫遍身痛》 寒熱頭疼兼背強，遍身痛楚苦難當，更有頭項俱腫者，都緣毒火未清降。

麻證本類傷寒，倘或不避風寒，未經清解，邪火內迫，毒攻於裏，證生多端。或有傷寒，并作頭疼、背強，或頭面頸項浮腫，或脈強，火盛，大熱作渴，或麻收之後，發熱而遍身疼痛，種種證候在所不免，急宜清火解毒。如寒熱并作，頭疼背強者，當用表散，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略加白芷治之。有加羌活者，大非所宜。頭面頸項腫者，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白桔梗、甘草，加葶藶主之。脈強火熾，熱盛作渴者，則以白虎解毒湯主之。如麻出稠密，遍身疼痛煩燥者，以涼血飲子去赤芍，加連翹、牛蒡子主之。如麻收後遍身疼痛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葛根、前胡、白芷、防風治之。有加升麻、羌活者，亦非所宜。

《麻科活人全書·腹痛》 腹痛原因毒內攻，首尾治法不相同，清解通利消飲食，更分虛實莫矇矓。

腹痛之證不一，總由火毒內鬱而不能出，或爲風寒壅滯遏抑，或因飲食停滯不化，而皆能致痛。若見於初熱、正出之間，風寒壅遏，毒反內攻而腹痛者，急與疏表，麻出透而痛自止，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淡竹葉，或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枳殼，或葛根疏邪湯治之。若飲食過傷，腹滿脹痛者，以枳實導滯化毒湯去山查、厚朴、檳榔、甘草治之。有用平胃散加神麴、山查、麥芽、枳殼、木通治之者，治腹痛滿故當，而治麻腹痛亦非所宜，方仍附收。大便閉者，加丑牛或大黃以利之，小便赤澀不通者，加豬苓、澤瀉以導之。若於正斂及斂未盡之時而腹痛者，乃外邪未盡而復入裏所致，宜兼清中外，法當疏托，佐以清解，使毒復出而痛自止，以清熱透肌湯加枳殼、木通、黃芩治之。如麻全斂之後而腹痛者，治宜清涼解毒，佐以風藥，兼分利餘熱，使毒內消而痛自愈，以化毒清表湯去知母、花粉、桔梗、甘草，加枳殼治之。又須驗其有無他證，分別屬虛、屬實而治。若邪熱內結而腹痛者，以通利大便爲主，以河間涼膈散去甘草治之。如麻後脾氣不調而致腹痛，面目四肢浮腫者，以分利小便爲主，以導赤散治之，腹疼而小便不通者，以導赤散加芍藥治之。若麻證毒重，腹痛煩燥潮熱者，以連翹敗毒散去赤芍、甘草治之。倘腹痛不止，加黃連、麥冬治之。若麻證首尾肚痛者，此皆由毒火內蘊而然，宜先發散，以防風敗毒散去桔梗、甘草治之，後以山查肉煎湯與服。至若元氣大虛，陰陽不能升降，小水不利，遍身浮腫，喘促兼見者，則難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腰痛》 麻疹腰痛證候惡，嬰兒罕有婦老多，男爲腎敗女血耗，治法不同切莫錯。

麻疹之證，原係胎毒，有感而發，而臟腑所蓄之毒因之而泄，故諸經皆有見證，惟腎爲清淨之府，不宜見證。腰者屬腎，膀胱之絡繫焉，故凡麻證多忌腰痛，如見腰痛，則爲逆候。然腰痛之證幼孩罕有，惟男婦多有腰痛者，何則？蓋男人有五勞六慾之傷，腎多虛弱，麻乃火候，丙丁熬煎，壬癸必涸，麻收之後陰血必虧，津精重耗，故多見斯證，乃爲腎敗之候，最爲難治，宜以四物湯合六味地黃湯加枸杞、杜仲、故紙之類主之。如尚有餘毒未盡者，更加牛蒡子、連翹治之。如兼有潮熱者，加酒炒黃連、黃芩，鹽酒炒黃柏、地骨皮等藥治之。如初熱正出，已出之時腰痛者，則於宣發清解藥中多加生地黃，當歸以滋養之。若婦人出麻之際，或值經來之期，或因熱重，迫血妄行，天癸非期而來，血既下行，已經暴耗，兼之毒火熬煎，耗中加耗，人身之血能有幾許，當此重耗，未有不生腰痛之疾者。凡有此候，急宜以四物湯多加元胡索主之。倘仍有餘毒未清者，或兼有潮者，則仍加炒黃連、炒牛蒡、連翹之類，以解其餘毒，清其餘熱。如見於初潮，已出之間者，則亦於宣發清解藥中多加生地黃、元胡索、當歸治之，總宜急爲調治，免致奪血而亡之患。

《麻科活人全書·氣痛》 氣痛皆因風邪干，內有餘熱與風搏，此證逢之休妄治，法當寒熱分兩般。

麻證氣痛，皆由內熱未泄，外爲風寒所襲，風熱相搏，內外夾攻，致有此候。然有寒熱之分，寒者易治，熱者難爲，治之者先宜探其寒熱而施治，方無差謬。凡遇此候，先以冷飯炒熱，以絹包裹，乘熱而揩其胸，喜揩而痛稍減者，此寒多熱少，以香葉湯與之，頓服，得吐則寒邪外泄而痛即止，不吐亦即痊愈。若揩之而更加痛者，此內熱已極，外感最深，熱毒風寒搏結胸中，吐之難減，下之不利，溫之增劇，涼之弗息，延經一二日，肺胃腐敗而死，雖用清熱保肺清胃之劑，亦僅十全一二而已。

《麻科活人全書·頭溫足冷下體冷過膝四肢身體冷如冰》 麻證屬陽身宜溫，身不溫暖有災迭，首尾不溫非美候，變證一見謁閻君。

頭溫腳冷證候逆，初出見之且莫急，正出正收腳仍冷，縱有神方也無益。遍身發熱麻之常，若不發熱苦難當，收後下體冷過膝，此爲腎敗治無方。四肢身體冷如雪，初熱見之毒難出，正收收後逢斯證，脾胃敗壞死可決。痘證頭溫足冷爲順，如麻見頭溫足冷之證則爲逆候。然而麻證有下身冷者，亦有順逆，但有先後之分耳。何則？麻之爲證，上腸主之，必從頭上熱至腳，其初熱時，上身壯熱，下身及腳涼冷，必須壯熱至足，麻方得出，故初發熱之時，下身及腳涼冷，此爲順候。若出後及正收之時，則上身下體俱以不冷爲佳，此時下身冷者，則爲逆候。至於麻收之後，則宜遍體溫涼如常，倘有麻收之後雖遍身溫涼如常，獨下體厥冷過膝上止者，此爲腎敗不治之證。若初出之時，腰以下不熱，毒不能透，而反漸收者，亦爲逆候，急當溫養脾腎，或有得生者。溫脾如白芍藥、炙甘草之類，果仁、白朮等味，

在所宜禁，養腎如熟地黃、當歸之屬，杜仲、枸杞等味，又在所必忌。只可用養陰湯去麥冬、玄參、薄荷、荆芥、川芎，加炙甘草以補其脾，養其腎耳。夫麻乃肺胃邪熱所發，本屬於陽，故四肢身體常宜溫暖，若四肢身體反冷如冰者，則是大逆證矣。若初出，正出之時，四肢身體冷如冰者，則毒不得透而麻必漸收。若正收及收後肢體冷如冰者，此乃脾胃敗壞，氣血大虛，毒必不盡，定不治矣。

《麻科活人全書・瘧疾》　麻證寒熱似瘧證，柴苓湯兒加減進，收後患瘧用鱉甲，神而明之醫中聖。

麻證初熱已出之時，有寒熱似瘧者，此時切不可專以瘧疾施治，宜以葛根疏邪湯加薄荷葉主之。至出盡之時，如有寒熱似瘧者，以柴苓湯去人參、半夏、肉桂、白朮，加貝母、骨皮治之。如麻後竟成瘧疾者，治法以清涼健脾開胃爲主，宜以靜遠主人鱉甲飲主之，渴者加石膏少許，不渴者方中之麥冬，知母須除去之。夫瘧多因脾虛生痰而作，若出麻之後，果是瘧疾，并無餘毒，則柴苓湯中之人參、半夏又何妨施用，但肉桂、白朮不可輕使耳，又何必拘泥麻初常法，麻後餘邪等證之不宜用燥悍之藥耶。如小柴胡湯正所宜用，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此也。

《麻科活人全書・沉睡昏睡似寐非寐煩燥不眠》　沉睡昏睡似寐同，卻有分別在其中，更有煩燥不眠者，臨證無訛是良工。

沉睡者，謂沉沉熟睡，精神意志清白者是也。夫麻原屬火候，火證得安靜沉睡，本爲上吉，然當分首尾而治。正熱出現之時，其人精神困倦，沉睡少醒者，則爲逆候。何則？蓋緣正氣虧損，邪火內鬱而未能發揚於外，乃正氣不勝所致，後必變大熱煩燥者有之，宜以養陰湯去熟地黃、川芎、白芍，加生地黃主之。若正收及收後能食而安靜沉睡者，蓋緣氣血俱虛，火毒退去而得安寧，此爲順候，治法當以補脾養血爲要，以四物湯加薏苡仁、白苓主之。又有一等，名曰昏睡，昏睡者謂昏而睡不知起止，雖睡多久，醒來不知人事，掐其頰車，合谷二穴而不知痛者是也。又有一等似寐非寐者，此兩證無問正出收後，見之良非吉兆，多難治療，當察其兼見何證而施治之。夫沉睡、昏睡兩證，雖相彷佛而實不同，昏、沉二字，醫家最當詳辨，庶幾臨證無訛。又有麻疹挾熱，作麻不出，煩燥不眠者，治當解毒清涼，以白虎解毒湯加連翹、牛蒡子以清解之，熱除麻出而煩燥自寧，可以安寢矣。若收後煩擾而反不得寐者，是餘火復燃，急須滋陰養血，以六味地黃湯合四物湯加生棗仁二三錢與服，而陽自斂而得寐矣。

《麻科活人全書・中惡》　麻疹收完幸平復，動止如常飲食足，心腹絞痛忽然亡，此時氣虛中惡毒。

麻疹收完之後，動止飲食如常，忽然心腹絞痛而死者，此是元氣虛弱，兼之乘以疫癘之氣，正不能勝邪，邪伏於中，外若無病，內已虧損，故一中即死，謂之中惡。

《麻科活人全書・發搐》　痰熱聚於心胞絡，喉中哈哈發驚搐，未透之時反爲吉，愼忽妄投金石藥。

麻毒流連爲壯熱，煩燥不寧時搐掣，養血散火清心肝，神爽身涼生可決。發熱無休神漸昏，忽然瘈瘲似堪驚，莫將風癎同調治，小便須多患安寧。麻之發搐不同常論，乃痰熱聚於心胞絡中所致。若見於發熱初出未透之時，俱爲無害而反吉，治法宜以疏散之劑，少加清涼之藥治之，以清熱透肌湯去生甘草、杏仁，加栝蔞霜、淡竹葉治之。若收後而發搐者，則爲難治，法當消痰清上焦之火，兼利小便，只宜用輕清之劑調之，不可誤用鎮驚金石之藥，以加味導赤散去薄荷、石膏，加貝母、栝蔞霜主之。如痰壅甚者，以栝蔞仁一味煎湯與服，以湧吐之。如麻後渾身壯熱不除，未至羸瘦，但多搐掣，煩燥不寧者，此乃熱在心肝二經，然不可與急驚同治，以當歸養血湯去川芎、甘草，加酒炒黃連、地骨皮，與黃連安神丸相間而服，或以安神丸去冰片、甘草，用導赤散去甘草，加人參、麥冬，煎汁送下治之。小便清長者可治，小便短少者不可治，宜以抱龍丸與服。若搐而喉中無痰鳴，或自吃指者，是非麻之發搐，乃正虛不能主持之候也，必死不治。

《麻科活人全書・譫語》　手厥陰經心胞絡，熱邪壅滯譫妄作，正收收後兼涼血，發熱正出用疏托。

譫語妄言，其證皆由熱邪熾盛，火毒壅滯於心胞絡而作。若初發熱而煩燥狂言，或麻隱而不出者，以宣毒發表湯去升麻、桔梗、甘草煎汁，調辰砂、滑石末治之。有用第二條內荆芥敗毒散去柴胡、川芎、羌活、人參、甘草、加木通、豆根、骨皮治之者。并注記聽用。若發熱未出正出之際而譫妄者，俱爲火邪內伏，不得透表而致，藥宜疏托，佐以清涼分治之品，以葛根解肌湯去赤芍、甘草，加麥冬、赤茯苓、石膏、知母、枳殼治之，甚則加蜜酒炒麻黃以發越之，使麻得

以盡出肌膚而譫語自止。若痲已出之後，狂言亂語者，以淡竹葉、燈芯煎湯，調辰砂、滑石末治之。正斂及斂後譫語者，藥宜清涼解毒，佐以分利涼血之劑，以白虎解毒湯去天花粉，加牛蒡子、連翹、木通、赤芩，以清解涼血而分利之。有以竹葉石膏湯去人參、半夏、甘草、粳米，加生地黃治之者，實爲無濟。使火退毒消而譫語自止矣，愼勿遲延以致不救。如熱輕餘毒未除者，必先見諸氣色，宜預防之，始終以消毒飲除甘草，加連翹、枳殼、木通、赤芩以分利之。有用蘇葛湯、加減黃連解毒古方治之者，幷注記聽用。若痲收後餘熱內攻，循衣摸床，譫語妄言，神昏志喪者，死證也。

《麻科活人全書·虛羸》 痲毒流連熱不除，渾身似火毛髮枯，尪羸漸漸成疳瘵，得遇良工病可甦。

痲疹收後身有微熱者，此虛熱也，不須施治，待氣血和暢，自然退去。若痲疹既收，其毒不解，邪火拂鬱，渾身發熱，晝夜不退，精神倦怠，飲食減少，或咳嗽不止，或便泄不已，或身熱不除，形體羸瘦，毛髮枯豎，皆眞元虛損所致，若不及時調理，恐成疳瘵之患。倘不早治，以致睡則揚睛，口鼻氣冷，手足厥逆，微微瘈瘲，變爲慢風不救者多矣。幷宜以雙和湯去川芎以和之，有嗽加橘紅、貝母，咳加麥冬、百合，有瀉加土炒白朮與炒扁豆，如食難消化，加砂仁、麥芽，如氣血俱虛，以雙和湯合四君子湯隨證調治之，切禁用寒涼傷犯脾胃之藥，專力資培，緩圖平復可也。愚按虛羸之候，雖係眞元虛損，故不宜用寒涼傷犯脾胃之藥，亦不宜湊用大補之劑，但當清其餘熱，滋其陰血，和其脾胃，平其肝氣，殺其疳蟲，使營衛和暢，脾胃健運，自然日漸平復，神全體肥。若以雙和散而治虛羸，竟用芪、桂，是猶抱薪救火，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曷若以柴胡四物湯去川芎，加薏苡仁，與清熱除疳丸去川芎，加薏苡仁，相間而服，實爲妥當。若痲後元氣不復而羸瘦，身無潮熱者，乃脾胃虛弱所致，調理脾胃，平其肝木，必漸康強，以白芍湯主之，或以八珍湯去人參，白朮，加芡實米、薏苡仁治之，愼勿輕用人參、白朮，恐閉其餘邪，致難攻理。如痲收之後失於調理，以致體瘦氣弱，且又泄瀉，將成疳積者，宜以奇效神應肥兒丸，或健脾肥兒丸治之。如痲後眼青體弱，精神不如平日，又有咳嗽氣急者，以蘇子四君湯加薑汁炒芥子、尖杏仁治之。氣急甚者，加蘿蔔子、栝蔞仁治之。若熱大甚，或日久不減而漸羸瘦者，總宜清熱平肝，以柴胡麥門冬散加酒炒黃連、黃芩，骨皮治之，甚則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合人參白虎湯與柴胡麥門冬散，相間而服以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妊娠出麻》 孕婦痲證若相當，潮熱蒸蒸胎易傷，子去母應無害事，證輕子母兩無殃。

大熱蒸蒸血海乾，毒火內攻胎難安，急宜清熱養營血，治不依法生禍端。古云胎遇熱則墜，痲乃火候，內必有熱，最易墜胎。孕婦出痲，此證極險，當於初熱未出之時，須察其熱之多寡輕重，正出之際，須驗其痲色之紅淡，法宜疏解，佐以清涼滋血安胎之藥，不可犯動胎氣。初熱時宜用參蘇飲去人參、半夏、木香、陳皮，加條實子芩、大腹皮以發之，或以四物湯加子芩、荊芥、蘇葉、蘄艾主之，或以四物湯加白朮錢半，子芩、蘄艾、全殼、砂仁各二錢主之，或以安胎散、罩胎散主之。始終以安胎清熱爲主，則胎不動而痲易出，此理誠當。愚按，孕婦出痲，初熱之時而用四物湯加白朮、艾葉、砂仁，與夫安胎散、罩胎散，方中之人參、白朮、川芎、砂仁、香附、白芍等味，恐燥悍之藥觸動毒火而熱轉甚，酸收之味，斂固毒火，毒只內攻，痲難得出，證必增危，非但墜胎，且難保妊娠無虞。即如參蘇飲，雖曰除去人參、半夏、木香、陳皮，而要知桔梗、甘草亦不宜遽用。莫若以宜毒發表湯去升痲、桔梗、甘草、枳殼、木通，加當歸、條實子芩、生地黃、元參、酒炒黃連主之，使痲毒透出，內熱自退而胎自安矣。痲出之後則宜以四物湯加條子芩、黃連、牛蒡子之類主之。至於痲收之後，故宜以四物爲主，如安胎、罩胎散、四物加白朮、砂仁、蘄艾，及安胎飲等方俱可加減選用。倘無溏瀉而大便秘濇結滯者，則人參、白朮，又當愼用。大抵凡一切實脾行氣溫燥之藥，既礙痲證，復傷子氣，咸宜禁用爲是。

《麻科活人全書·婦人出麻適值經行及經水非正期而來》 女人痲證最難醫，陰質從來血多虧，待得疹子將發日，又恐天癸正行期。

發熱經行非正時，火邪迫血血奔馳，急須涼血停爲美，若待中虛悔卻遲。《正理論》云：嬰兒女子，益以滋甚，以女子陰質，血常不足也。痲證血一不足，多生變證。故女子十四已後，有出痲者，常恐天癸正行，血走氣虛，而成伏陷也，宜以養陰湯去白芍、川芎、熟地黃，加生地黃主之。若女子出痲於發熱之時，經水忽來，卻非經水正臨之期，此乃毒火內蘊，擾亂血海，迫血妄行，故經水不依時下也，宜以涼血飲子去赤芍、木通，或涼血地黃湯去甘草，或元參地黃湯去升痲、白芍、甘草，俱加荊芥、連翹、牛蒡子主之，

或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生地黃，當歸、炒荊芥、連翹、牛蒡子治之，總以涼血爲主，必得經止方妙。如服藥不止，久則中虛氣弱，麻必隱伏。

《麻科活人全書·產後出麻出麻胎墜》 產後如逢出麻疹，此時胎去免憂惶，只憑補益功最效，莫犯寒涼生氣傷。

嬰兒尚在母腹中，天行麻疹正臨躬，大熱蒸蒸胎因墜，治法莫與產後同。婦人血常不足，產後則血更虧，如產後又值出麻，須當養血，而略兼解毒之品，以四物湯少加荊芥、牛蒡子主之，不可妄用寒涼，恐傷生發之氣。有用十全大補湯主之者，但方內白芍、肉桂須宜酌用，若欲用之，當俱以酒炒用，以逐瘀生新，白朮須以芡實米易之。若係孕婦出麻，熱甚胎墜，不拘已現麻未現麻，則竟以四物湯加生蒲黃、炒蒲黃、牛蒡子、黃連、黃芩、連翹、炒荊芥主之，以去其舊污，生其新血，解其毒而清其熱，自獲奇效，又不可拘產後之例，宜用補氣血也。

《麻科活人全書·產婦麻後無乳》 產婦麻後乳汁乾，心火煅煉竭津泉，惟有養血爲急務，莫施峻劑寒乳源。

乳汁乃津液化成，婦人產後去血過多，兼之麻火煅煉，血更枯而津又涸，故乳汁乾竭，宜養血以滋生化之源，切不可妄用峻補之藥，塞其湧泉之源也，宜以四物湯加花木通主之。

《麻科活人全書·麻後遍身腫》 遍身浮腫因何作，只因麻後氣血弱，嬰兒閨秀從無此，老翁婦人此候多。

麻後遍身浮腫，童孩罕有此候，惟老人、婦人多有之。蓋老人氣血本虧，兼之麻火耗血，以致出麻之後遍體浮腫，宜以四物湯合四君子湯去白朮，加薏苡仁、甜葶藶治之。若女人麻後遍身浮腫，必係初熱正出，已出之間，適遇經行，陰血重耗，故麻后遍身浮腫，如無餘熱便閉等候，則當以養榮湯，或四物湯，或四君子湯，俱多加甜葶藶以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為殃》 麻後餘邪最作殃，幾經惡候甚難當，時行癘氣相傳染，疫鬼勾魂赴北邙。

麻疹出盡得安寧，邪未盡時證未平，拂拂煩熱邪尚熾，頻頻嘔吐毒猶蒸。麻疹於欲出未出之時，宜早發散以解其毒，則無餘邪之爲後災也。若不知解毒於初，使麻盡出，以致毒停蓄於中，未有不爲殃者。或爲壯熱，日久枯瘁，或爲驚癇，或爲泄瀉，或氣促咳血喘急，或嘔濃膿而成肺癰，或作疳

蟲而死，此雖一時癘氣之染，彼此相傳所致，而未有不由於人事之未盡者也。業斯道者，但見先出疹者，有爲餘邪之發，死而不治，則後之初發者，即早爲之預解，使無餘邪爲害而不致於夭扎，方稱良工。但凡麻疹只要出得盡，則毒便解，而正氣和平矣。若麻正收之際而猶拂拂煩熱不寧，如蛇在灰，如蚓在塵之狀者，嘔吐或注瀉者，此乃毒邪壅遏，尚未盡出故也。煩熱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麥冬、生地黃、地骨皮、牛蒡子、赤茯苓治之。嘔泄者以柴胡橘皮湯去人參、半夏，加枇杷葉、木通治之。倘果麻未出盡，以苧麻蘸酒或蘸胡荽酒戛之，待麻出盡，則煩熱自除，嘔瀉自止矣。如麻收後，只發熱而無他證者，以加減清肌湯加黃連治之。如麻後有餘毒未盡而發壯熱者，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加生地黃、鮮地骨皮、木通、枳殼主之。如麻後身熱不除者，以柴胡四物湯去人參、白芍、川芎，加酒炒黃連，或生地骨皮湯加黃連治之。如麻後餘毒未清，餘熱未盡者，以十仙散加骨皮，或連翹清毒飲去赤芍、桔梗、甘草，加黃連、黃芩、地骨皮、生地黃治之。發麻後餘毒未清，留滯肺經，致吐痰如黃膿者，乃成肺癰之候，以桑連散治之。如不愈，以百部湯治之，倘不全愈以花蕊石丸治之，幷以白芨爲末，用豬肺切薄片，蒸熟，蘸白芨末食之。若用此數方如不愈，則成肺痿，宜以紫菀湯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不食吃食大早貪食不厭》 數日不食有何妨，麻色淡潤保無殃，吐蟲自汗相兼見，果係脾熱用瀉黃。

胃火蒸蒸食頻頻，通利小水便安寧，喫食大早生奇證，咬指嘶唇好怕人。麻於初熱未出之際，多有不食者，乃胃經火邪熾甚，故飽而不索食也，但得麻色淡紅潤澤，雖數日不進飲食亦無妨害，不必強與之食。蓋熱毒未解，內蘊實熱，自必不食。若見初熱未出及正出之時，以白虎解毒湯去天花粉，黃連、山梔仁、麥冬，加荊芥、葛根、牛蒡子、連翹主之，使麻透盡，內熱清散，自能食也。出盡而不食者，宜清解胃火，以石斛清胃散，去赤芍、甘草，諒加健運之味治之。麻收之後，如仍不食者，以四物湯加神麴、山查、麥芽，或更加砂仁，以三劑與服，則自能食，但方內有熟地黃，胃虛弱者，宜少用之，如元氣萎頓者，急須培補，防有虛羸之患。若麻收後，胃虛而不納五穀者，當以理脾養胃爲主，宜以六仙散治之。若麻後身熱不除，煩燥不食者，此屬膈熱，以河間涼膈散去芒硝、大黃，加丑牛以治之。如麻後身大

熱，口渴不食，唇裂、眼腫閉、大便秘，小便不知出者，以河間涼膈散通利三四次，即愈。若麻後臉青，唇紫赤，身熱不食，乃毒火大甚，或瀉或渴或咳嗽，俱宜以古方黃連解毒湯倍用梔仁，加薄荷葉、地骨皮，以二劑與服即愈。若麻收後而不思飲食，鼻乾無涕者，以清肺消毒湯除桔梗、甘草，加桑白皮、貝母主之。若因先服涼藥過多，有傷脾胃，身熱虛煩不食者，以四君子湯去白朮，加薏苡仁、連翹、牛蒡子解毒之味治之。但方中之人參，必要察人之虛實而施，須其臉不紅，口不渴，唇不赤方可用之，否則不宜。若麻不食而兼吐蟲，則爲胃敗不治之證。若麻後不食而吐蟲，又兼自汗者，眞是虛證，最爲難治，用藥不當，變證多端，不可依麻初常法，當用辛溫解散之劑，如果係脾熱，則以瀉黃散酌量加減而治之。凡出麻之後，胃氣未平，飲食不可湊進，宜以清粥緩緩調和，使胃氣舒暢，漸進飲食，自無後患。麻後若喫食大早，咬指甲，撕口唇，旋眼毛，看手咬人等證，宜以解毒化滯湯去甘草、桔梗，加青皮治之。又有麻收之後，貪食不厭者，乃胃火大盛所致，宜以大連翹飲去赤芍、甘草、柴胡，加地骨皮、黃連、石膏、知母、生地黃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瘡癢》 浴早水氣泊腠裏，乾疥濕瘡由斯起，莫道小疾雖患淺，只愁終身瘡不已。

不知避忌見風早，遍身瘙癢如蟻蚤，此證不因浴早致，消風疏解癢如掃。瘡疥之生，多見於麻收之後，皆緣生水澡浴太早，水氣流泊肌腠而發，是以麻後浴洗，必須過一月之後者，慮其生瘡也。如遇此證，即以防風、荊芥、艾葉煎湯洗之。或用苦參四兩，石菖蒲二兩，煎水，臨洗時加入豬膽汁二三個於水內，洗之。或縛牆、楓艾葉、楓樹葉、柑子葉、紅浮萍煎水洗之。或用生水洗，亦不用治瘡方藥熏洗，恐致閉毒反裏變生他患，爲害非小。然不早治，必致每歲對出麻之月而發，雖云小疾，亦須愼之。如麻後生瘡不已，此乃餘熱未盡所致，宜以連翹生地黃湯，或生地化毒煎及胡麻丸，加何首烏、刺蒺藜、白芷、薄荷之類，煎服治之，或用苦參湯治之。如麻後餘毒未清，變生癰疽瘡癤者，以解毒湯加防風、荊芥、牛蒡子治之，或用陳氏苦參丸、荊芥敗毒散去人參，加連翹、金銀花治之。若瘡如癩者，以胡麻散主之。如膿水淋漓，以羌活當歸散主之。若麻收之後，遍身瘙癢者，又非浴早之比，乃見風太早所致，以消風散疏解之，其證即愈。如皮膚瘙癢不能忍者，以二味消風散治之。

《麻科活人全書·見毒醫毒勿泥麻法》 風寒葦腥失禁忌，現點即收不透肌，毒歸於內肚角腫，見毒且將毒來醫。

麻有至六七日，稍受風寒，未忌葦腥，致四肢面部略有麻疹影點點，現而即收不見，不能透發於肌表，以致毒歸於裏，忽然肚角紅腫，似毒非毒，初用玉樞方與服，合瀉數次，繼用活命飲服之，後以人參、黃芪、白朮、蟬蛻、木通、當歸之類，托出大毒，起頂出膿，用外科敷藥與膏藥治之自愈。此見毒醫毒之法，不可拘泥麻喜清涼而竟不敢用補也。

《幼幼集成·麻疹骨髓賦》 麻疹既出，將息尤難。坐卧欲暖，飲食宜淡。風寒若襲兮，爲腫爲熱；鹹酸不禁兮，爲咳爲喘。異氣縱感，變證宜參。便多膿血兮，倉廩血熱；咳多涎沫兮，華蓋傷寒。口爛唇裂，心火未退；皮焦髮槁，榮衛將枯。苟不詳於臨證，何以見其折肱？

《天花精言》附《疹斑沙論》 何謂疹，尖聳而顆粒壯大者是也。何謂斑，無顆粒而有紅暈者是也。何謂沙，細碎有粒而稠滿一片者是也。三者皆以肺爲主。肺主乎氣，肺之津液，即血也。其職司表，其用見於皮膚。顆粒，即氣之表見，明活，即津液之透露也。以形狀言之，壯大者毒氣厚，雖曰肺氣尚能領載，而壯大者必稀朗，空閒之地多，則不盡之毒必有留戀於內者。斑則血熱之極，不受氣之領束而烘托於外，斑爛遍體，而津液已大傷矣。細碎稠滿者佳，細碎則毒之結者淺，稠滿則毒之托者盡，身涼神爽，毒氣盡解，而已無餘事，此則其形狀也。以顏色言之，紅活者爲上，紫黯者險。皮肉一色，如夏日之沸，迨至白而兼青，金水之色呈，而事已不可爲，此則其顏色也。以部位言之，上身欲稠，而前後兩心、頸項、鬢腮、肩俞、手背爲尤甚。下身欲勻，而環跳、腳面爲尤甚，此則其部位也。知是三者，亦可以得其大略矣。肺爲五臟之蓋，各經之火皆能熏蒸乎肺，故疹子一門，有專經，有兼經，此不可不辨也。肺爲專經，故疹則必嗽，嗽透而疹亦透，此其驗也。挾各經之熱，則有各經之證。疹出而面赤舌紅，小便不利，此心熱熏肺也。嗽而脅痛，兩目發赤，此肝熱熏肺也。嗽而乾嘔，牙牀紅爛，口有穢氣，此胃熱熏肺也。嗽而腹痛，唇赤面腫，大便閉結，或下膠漆，此脾熱熏肺也。不言兩腎何也？疹發於肺，達於皮毛，非若痘之發源於腎，內外兼有也。且兩尺無有餘之火，而小兒無腎虛之病。在大人之痘疹，或有腎虛之慮，若在小兒，決無腎火熏蒸肺經

之理，故不言兩腎也。治之之法，以肺經爲主，以脾經爲要害。蓋脾爲肺之母，而氣管與大腸相通者也。言疹者只言肺，而不言脾與大腸，則治法僅得其半，而未窺其全也。肺有膈有竅，而氣管則由內達外之門戶也。肺爲脾子，而大腸與氣管相通，則大腸即肺氣下行之路徑也。疹毒不能達於表，則其勢必歸於大腸，則疹後之痢所由來也。痢久則廣腸閉，即爲下鎖，下鎖愈錮，則肺氣愈塞，斯爲上鎖，亦可見肺與脾相通，而言肺不言脾者之誤不淺也。此治疹之大關鍵也。用藥之道，以清肺爲要。而清而兼表，清而兼散，則無不透之毒矣。肺家表散之藥，紫蘇、麻黃、三春柳、芫荽、小米粗糠。其在咽喉者，則桔梗、牛蒡之屬，皆可類推也。至於各經之火，所宜清者，亦必兼表散，而不可徒用寒涼。蓋冷則凝，凝則不能達於表，而毒氣潛伏故也。柴胡可以透肝家，羌活可以散心經，葛根可以散胃，防風可以散脾，各舉其一，不難類推，何必獨用寒涼乎？豈無肺氣虛弱不能透發，此非補氣不可，然亦有用補之妙，勿用滯補燥補之劑。人參、生芪、沙參、百合、山藥，皆屬補肺，濟之以麥冬、貝母，透之以桑蟲、紫蘇，則補而不滯，補而不燥，補之正所以透毒耳，又何害乎？近世治疹者，多用大黃、黃連，此大誤也。大黃爲攻裏之峻品，裏氣下陷，則表邪不透，盤據肺家，時氣門中所謂結胸也。痰壅氣塞，胸高而喘，兩脅煽動，而兒已死矣。黃連爲清心之峻品，君火具化血之妙用，君火受傷，則血不能化，紅活者變而爲紫艷，枯焦之色現，而兒又死矣。世人不察，受害者多，而要非大黃、黃連之不可用，用之而不能審其時故也。疹已表發而內有不盡之餘毒，或肺火移入大腸而作痢，此非大黃不可，仍須加以表散之劑。又或滿舌生瘡，火擾不寐，小便不通，清心導赤，此非黃連不可，亦須加以透解之藥，斯爲善用之法。若夫疹一出而大便秘結，腹痛難當，大腸之氣閉，肺氣不能下輸，則有腹脹膈滿之患，而疹出不快，又何妨於透表之中，加蜜炒大黃以通和之，而不慮其結胸者。此則肺氣壅遏於下，泄之正所以暢之使透耳。又如君火怒發，舌擾不寧，心火熏肺，煩燥難安，透發之品，加以導赤，用酒炒黃連，俾入心家血分之中，而不慮其凝者，蓋心火過甚，則血色紫滯，涼之正所以活之，使達於表，而又何慮其不能化血乎。道理本活，運用在人，特不可執一偏之見，稱大黃、黃連爲攻毒清火之要味，而孟浪貽誤，則得之矣。總之疹原於肺，其用在表，其體爲水。表欲其透，氣機之發越也。悶閉焉而不使之出，氣則亢矣。水得其養，津液之流通也。熏灼焉而不使之潤，水斯涸矣。治疹之方，向傳清金一貫飲，業此者率恪尊之，予願更進一解焉。夫清金必兼透毒，乃爲盡善。蓋清金則水得所養，津液所以流貫也。透毒則氣得以暢，表邪所以發泄也。無不解之毒，無不清之火，而有不愈之疹乎？然毒結本位而不可治者，則亦有二：一則肺火本勝，金燥液枯，一感疹毒，而肺膈已脹，便見失音胸滿等證，肺葉翕張，煽動不寧，氣喘痰鳴，而肺氣絕矣。一則久瀉之後，脾氣大傷，而肺之生機欲息，疹毒在內不能發出，所謂賊強主弱，其勢必敗者此也。要於未出之先，偶有天行之時氣，或小兒鼻孔發紅，嗽急而嗆，肌膚乾燥，搔癢難禁，急爲清肺以解其熱。又或脾家泄瀉，肺氣虛弱，急爲滋補脾肺，以爲表散之基，此則預治之法也。若渴而掘井，恐無及矣。蓋人知畏痘，而每忽於疹，以在其表也。不知疹毒之盤據，在胸膈咽喉之間，胸膈爲氣之海，咽喉爲氣之門，毒氣壅遏，禍不旋踵，視痘之害爲尤速者，其所據在關隘故也。外治之法，有灸、有鍼、有挑骨節等處，而以予閱歷，不若以火罐吸之爲妙。在前後心、風府、肩俞穴、兩乳膀之上，連三連五，盡力吸之，得黑紫血出，而週身之疹有隨之而透發者。此須下得手，硬得心，死中求生，背城一戰，竟不無挽回者，此又予試驗之一法也。看疹者，先看其鼻孔乾紅與否，聽其聲息促喘與否，察其胸腹滿硬與否，大便秘結與否，此治疹入手之總訣也。予於此道，經歷者少，自信實難，爰即所聞見出之於左，以俟仁人君子採納焉。若肯改其錯誤，而補其滲漏，此則予之所深望也夫。

《懷少集・麻證論》 小兒出麻，乃肺胃積熱，時氣感觸，遂蒸發於皮膚間，狀如蚊咬斑發，重則叠腫，輕則星散，赤者吉而黑者凶。初起證類傷寒，或大熱，或乍寒乍熱，或熱五六日至七八日，其證多咳嗽泄瀉，不思飲食，面赤眵生，眼光如水，噴嚏痰涎。又有熱壅而嘔，寒傷而吐，大便急而小便澀者。治之之法，雖當因病以藥，而其要則吐瀉不宜溫，肉蔻、木香、乾薑勿用，初熱未可汗，升麻葛根湯最宜，見麻還用升葛，咳嗽當進參蘇。如麻於未見已見之頃，瀉以五苓散，熱則去桂，夏月四苓散煎調益元散。見麻後白虎湯加人參，亦名化斑湯，此候多渴，渴不止，熱不退，化斑湯何妨頻陳，俟渴止熱減，住服可矣。嘔吐，五苓散合化斑湯，乾嘔不止加竹茹，暑月加黃連、滑石，脹悶加紫蘇、香附。實熱火勝，譫語煩燥，黃連解毒湯調服辰砂益元散。若熱盛腹脹而瀉者，是熱瀉，五苓散和益元散，傷食加消導藥。瀉青黃純水，熱

使然也，黃連解毒湯兼以涼膈散主之。咽疼，甘桔湯加元參、牛蒡子，或磨山豆根和服。失血等疾，俱用犀角地黃湯。聲啞，甘桔湯加防風、荊芥、元參。先熱而喘，三拗湯加煅過石膏或可救援。咳嗽痰不出，發散後用瓜蔞霜、黃連、枳實、甘草，所謂小陷胸湯者是也。若無他證，餘熱未除，只須黃連解毒湯和益元散。大抵麻證治法，先發散，次分利，後清涼，則萬無一失。麻未愈不可輕服熱藥，致生牙疳腫毒之疾。倘愈後虛弱，調補藥中莫缺微炒芩、連，氣實而火邪詎再作耶。

《懷少集·又論》 小兒麻疹，雖天行時氣，實熱毒蘊積，失於和解，爲少陰君火所觸，而胃火因以動焉。胃主肌肉，熱毒之氣，熏發肌膚，而麻疹乃見。夫麻係於腑，腑屬陽，受毒猶淺，所以止發于皮膚之間，而不出於骨髓也。其先從肚腹出起，而後發四肢者吉，先從手足出起，而後漸發於肚、腹、胸、背者逆。設一連發熱五六七日，熱退不出，是火伏於內，其人必妄言如見鬼祟之狀，須用升麻湯表托，俾麻隨出而熱毒得解。若漸出定係復感風寒，必咳嗽煩悶，嘔逆清水，眼赤咽乾，口舌生瘡，非急以黃連杏仁湯治之不可。頭痛熱甚者，當投柴胡升麻湯，羌活散、參蘇飲之類，以解散之。倘一出忽爲風邪所阻，而麻收一半，其熱不退，毒不能盡泄，遍身青紫疊腫，即與疏散肌膚之邪，麻當平復。若經疏散，而色仍如故，毒內攻也，小兒氣血虛弱，難受非常之熱，安得無害。故攻于脾，則嘔吐，攻于胃，則不食，攻于肺，則喘促，重則鼻壅舌唇皆黑，不省人事，搖頭掣手。若身熱，小水短赤，胸不突，鼻不扇，氣不喘者，猶可施治。

問：麻一出而即時收斂者，何也？曰：此由毒攻于內，故身溫食少，氣急腹脹，胸突喘促，目閉無神，四肢溫軟，小水不利，其臍突出一二寸，按之虛軟有聲，舉之隨手而起，宜速解疏利，補脾清肺爲主。

問：毒攻肺經多致不救者，何也？曰：肺主氣，肺受毒傷，則氣失所主，故音啞咽鳴，胸脹喘急而死，然非特麻毒若是，即痘亦然。推之脾受毒則嘔吐，胃受毒則脹滿不食，肝受毒則目閉不開，心受毒則語言不清，腎受毒則黑陷不起。

問：麻痘皆本胎毒，何也？曰：男女搆精，非火不動，火者毒也。痘爲少陽相火，陽道常饒，形故大而瘡腫。麻乃少陰君火，陰道常乏，形故小而碎密，心火旺則肺受之，所以治麻之法，以肺爲主。火炎於肺，咳嗽作也，鼻流清涕，火爍肺金而液自出也，若肺熱移於肝家，目中自覺淚出，至手掐眉、目、鼻、面者，亦皆肺熱，不用狐惑。

問：四時主氣，春溫、夏熱、秋燥、冬寒也，冬應寒而反溫者，何也？曰：陽火暴泄，火令早行，人感其氣，至來春必生瘡疹。未出麻痘者，必因以發，雖曰胎毒，未有不由於天行厲氣，故一時傳染，大小同然，預防則吉，或服代天宣化丸，俾毒早解可也。

問：麻喜清涼者，何也？曰：肺金受心火之攪，故宜清涼，但初發之時，亦當溫和，麻則易出，盡出毒便解矣。至出盡將沒，及沒後仍有餘毒未解者，非清涼不可。

問：麻疹發熱之初，當因時用藥者，何也？曰：時令大寒，以桂枝葛根湯開其凝結之氣，大熱，則當以升麻葛根湯合人參白虎湯發之，不寒不熱，荊防敗毒散爲主，如兼疫厲時行，內服人參敗毒散，外以胡荽酒用苧麻蘸酒遍身熨之，務令亟出，斯爲善治。若發熱而麻久不出，反加腹中脹痛，氣上喘促，昏悶譫妄者，是火毒內搏，清氣不升之故，疏托內加熟石膏、地骨皮等，以鬆其肌，其麻隨出，不然終爲熱隔矣。

問：麻初發熱時咳嗽，百十聲不已，上氣喘急，面浮眼胞腫，時卧時起者，何也？曰：此火毒內蒸，肺葉焦舉，宜甘桔湯，或柴胡湯加石膏、知母、牛蒡子等味，以舒其閉。

問：麻疹發熱，自汗及鼻血出，不須止者，何也？曰：汗與鼻血一有所出，則毒氣因之以泄，但皆不可太過，如汗太過，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清之，鼻血甚，元參地黃湯涼之。

問：麻疹發熱吐瀉，以熱論而不作寒治者，何也？曰：肺受心火，麻之正候，火邪內迫，毒在上焦則吐，毒注下焦則瀉，毒留中焦則吐瀉并作。單吐甘桔湯加半夏、生薑，單瀉黃芩湯，吐兼瀉黃芩加半夏湯，自利裏急後重，黃連解毒湯合天水散。

問：麻痘咽痛者，何也？曰：火毒熏蒸，故作痛也，勿與喉癉同論。若妄用鍼刺，則失之遠矣，況麻痘只是咽乾作痛，甘桔湯或鼠粘子湯徐徐咽下自愈。

問：麻初渴喜飲水者，何也？曰：肺焦、胃乾、心火內亢故也，初熱作渴，升麻葛根湯加天花粉、麥門冬，渴甚人參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

問：麻貴漸出湧出者，何也？曰：漸謂出匀，湧謂出盡，麻得出而毒散，其理了然。若遍身似塗硃之狀，乃將出之兆也，但麻疹粒粒成瘡，非若斑之皮紅成片，如蚊咬之跡。

問：麻疹色喜通紅者，何也？曰：麻疹之發，由心及肺，心屬火，肺受之，故喜其通紅，而得火之正色。若色係淡白，心血不足，治宜養血化斑湯主之。色太紅艷，或微紫，或出太甚，並宜用大青湯，黑者死。

問：麻疹出沒常以六時爲準者，何也？曰：子後出午時收，午後出子時收，乃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造化自然之數也。旋出旋收者輕，若一出連綿三四日不收，乃陽毒太甚，遲滯不出，風寒外束皮膚閉密也，大青湯、荆防敗毒散在人裁用。

問：麻出渾身似火燒者，何也？曰：毒邪壅甚，急難消散，所以如斯，大法疏散藥中宜加清解之味。若麻既出，熱甚不減，此毒邪壅遏，須大青湯以解其表，小便濇，大連翹飲以解其裏，大便秘，涼膈散加牛蒡亦可。

問：麻要出得盡者，何也？曰：出盡則毒邪已散，正氣得平，自無後患，若發熱煩燥，如蛇在灰，蚓在塵之狀，或嘔吐泄瀉，其毒邪壅遏，未曾盡出可知，煩熱黃連解毒湯，嘔瀉黃連橘皮湯，二者幷用，外仍宜以胡荽酒芎麻蘸戛遍身，俾麻出盡而煩熱自除，嘔瀉自止。

問：麻於欲出未出時，即當早爲發散，以解其毒者，何也？曰：預解則毒不致蘊蓄內含，後必不壯熱，否則變生多端，或壯熱、枯瘁、搐搦、痢疾、咳血、喘促、作疳蠱而死。

問：麻收後身微熱不退者，何也？曰：飲食如常，二便通利，疤痕猶存，人事清明，乃虛熱之證不須施治，待氣血和暢自然清涼。若熱甚日久不減，難以概論，須用柴胡麥冬散清之。如髮枯毛豎，肉消骨立，漸羸瘦者，柴胡四物湯主之。

問：麻後熱不除，忽作搐搦者，何也？曰：心火未清，故發熱神昏，不可誤作驚風，用藥只宜導赤散加人參、麥冬煎湯，送下安神丸。小便清者，可治，短少者，不可治。

問：麻後瀉痢，日久不已者，何也？曰：此熱毒蘊蓄，傳入大腸，乃休息痢證，不可妄投澀劑，以圖霸功。宜黃芩湯煎送六一散，併香連丸治之。若嘔吐不能飲食，謂之禁口，更加腸滑不止，或下鮮血，或如烟塵水者死。

問：麻收後咳嗽者，何也？曰：微咳肺氣未平也，不須施治。咳若轉甚，喘氣上逆，發則連綿不已，此肺中毒火未清，宜人參清膈散，身熱麥門冬湯。若咳久不止，面浮眼胞腫，胸高而喘息則聳肩，血自口鼻中出，面色或青，或赤，鼻燥昏悶，搖頭擺手者死。

問：麻收後動作飲食如常，忽然心胸絞痛而死者，還是元氣未充，疫厲之氣乘耶？曰：麻後身體怯弱，正氣尚未完復，邪乘間入，則正不能勝，以致邪伏于中，其人外若無病而內已虛損，邪氣妄攻心胸，故一發遂死。調之中惡，無他候也。

問：麻不用補劑，何也？曰：邪得補而反劇，爲禍非輕，初熱宜發表，見麻宜疏毒，托裏帶解，俱不用補。至既見麻後，熱毒煎熬，恐傷氣血，滋陰養血，清肺有餘之火，生肺不足之金，麥門冬、天花粉可用，然亦當防其餘毒未盡，養陰藥中，須兼解毒，元參、牛子皆不可缺，又要略帶疏解，使毒從表解可也。總之發散中兼解毒，解毒內帶發散，切不可用參芪等味，驟補固表，致毒不能出。

風寒最所當避，如防之少疏，致皮層乾燥，腠理閉密，麻必難出。初熱不避，何能透表，正出不避，出而復沒，毒必內攻，將沒既沒之際，不避則留毒不盡，輕則定延日久，重者多變危證。大約三七後，熱退身涼，無痰不咳，風寒方可不避。

《橡村痘訣・麻疹要略》　麻之一證，比痘稍輕，《金鏡錄・辨疑》一賦，及輕重不治數條，大略已可見矣。尤有未盡其變者，在時氣之暄寒，與兒質之厚薄耳。然痘出之境界寬，雖極險，猶可從容圖治，麻之境界窄，又多出於嚴寒之令，變生倉卒，多有不及措手者。予故復錄數條，以補前賢之未備，使後學知所通變焉。

或問：痘毒出於臟，麻毒出於腑，胃，腑也，何以痘多胃熱發斑之證？肺，臟也，何以麻多肺閉喘促之證？予曰：痘毒出於臟，而赴於胃，是由臟而之腑，胃主肌肉故也。麻毒出於腑，而甚於肺，是由腑而之臟，肺主皮毛故也。然則痘之出五臟之毒，而胃總受之。麻之出六腑之毒，而肺總受之。《麻疹辨疑賦》所謂先起於陽者，出於六腑也，後歸於陰者，肺受之也。

凡病起於陽者，從陰化，起於陰者，從陽化，理所必然。

麻之出，必先咳嗽，不嗽而出，非麻也。出而噴嚏者吉，肺氣通也。

麻多出於嚴寒之令，冬月伏陽在內，冬至陽生，故麻出也。俗云：禽麻眼痘，因乎時也。亦有春夏而出者，是由冬季傳染而至於夏也，夏令之出，其亢已甚，何可更禽，但須避風耳。

盛夏之令，火旺金傷，保肺爲上，輕輕一散，即宜保肺，石膏、梨汁二味爲最妙。

夏月無麻黃證，其有不出者，是正氣爲熱所傷，不能升舉，疏托中宜兼益氣，是予得心之處也。

其有富貴之家，麻毒本甚，更加鬱遏太過，火甚金傷，致生喘促者有之。經所謂壯火食氣者是也，急宜瀉火以保肺，不得再行表散。

亦有貧寒之子，破屋當風，衣不蔽膝，麻毒正出，外受寒邪，忽生喘促者，急宜溫散，使表氣宣通，麻毒得解，方保性命，否則謂之麻閉，頃成不救。

寒邪外閉，火甚傷金二證，皆見喘促，醫者當知診視。寒邪外閉者，面色青，四肢冷，麻點隱隱於皮膚之內，鼻扇而聲細微，有惡寒之象，宜麻黃、杏仁、蘇葉、防風、胡荽等味，急進一服，暖覆片時，喘定面赤，麻漸出者生，若面色如銀者，不可治也。火甚傷金者，壯熱面赤，煩躁口渴，四肢熱，喘息粗而脈洪大，心煩嘔吐，或吐出長蟲，急宜白虎加黃連，雖嚴寒之令勿避也。

前二證，一經說明，不難分辨。復有火毒本甚，外感寒邪，外雖寒而中實熱，又宜表裏雙解，古人所以有麻黃石膏湯之用。予以其法，全活甚多。又有火毒本甚，父母只知鬱遏，醫家只知表散，內外交熾，火極似水，反生厥逆之象者有之。書所謂熱深厥亦深是也，急宜白虎湯加黃連，若作寒治，殆矣。

養陰退陽，古人妙着。後世只知表散，而不知養陰，升之又升，陰陽之火齊起，有一發無制而成喘脫者。要知升麻葛根湯之用芍藥，發中有收也。麻黃石膏湯、升麻石膏湯，一升一降也，小兒純陽之體，有升無降，其可恃乎。

肺屬金而主氣，又爲嬌嫩之臟，畏火實甚，六腑之火，齊舉而攻之，不喘奚俟。

石膏一味，爲麻證之至寶，色白屬金，味甘微辛，升中有降，降中有升，雖爲清胃之藥，實保肺之靈丹也。

刑金之火，由胃而來，石膏本清胃之藥而清肺，是與之去路也。

養陰退陽，書用四物湯，予少時常習用之，多不獲效，以歸芍辛溫之性，爲不合也。因製生地、丹皮、麥冬、赤芍爲麻疹四物湯，節節應手，古方不必盡泥，師其意可也。

治麻大概有三法，一升散，一降火，一養陰。善用者，升散之中，即寓清涼之意，養陰之劑，不離生發之機。

麻點隱隱未透，發熱咳嗽，有涕淚，宜升散；兩頰不透，宜升散；發熱四肢冷，面不赤，唇不燥，宜升散；喘促鼻扇，辨得是表邪，宜升散；泄瀉日五六行，宜升散。

麻疹已出，壯熱不退，宜降火；嘔吐、煩渴，吐出長蟲，宜降火；不食，宜降火；熱盛爍金而喘，宜降火；鼻衄，宜降火；小便不利，宜降火；喉痛腫腫，牙痛口瘡，宜降火；牙疳臭爛，宜降火。麻疹三四日後，大熱不退，宜養陰；紫點不收，宜養陰；脈來數大，宜養陰；夜熱心煩介齒，宜養陰；音啞不清，宜養陰；目赤羞明，宜養陰；身癢便燥，宜養陰。

宜升散而不升散，重則頃成喘閉，輕則餘毒纏綿。宜降火而不降火，則肺胃受傷，或音啞煩渴，或牙疳口瘡。宜養陰而不養陰，則午後潮熱，肌膚瘦削，漸成麻疳之證。

大人出麻，十中二三多有房室，經產之患，大概輕輕一散，即宜養陰，麻黃、升麻、羌活等味，俱當愼用。

書云：痘宜內實，故胎落母亡；麻宜內虛，故胎落母存。予嘗治一婦出痘，孕三月五六分擔腰腹痛，惡已行，時方四朝，證多實火，方用生地、丹皮、當歸、白芍、黃連、黃芩、山梔、升麻、紫草、桔梗、甘草共十一味，一服熱退惡止。次日喉嚨痛甚，除白芍，加蒡子、連翹，日令服稀粥，間服魚湯浸蒸餅，漸次成膿，胎固母安。痘出胎落者，一生未見。孕婦出麻，或三四個月或八九個月，所見不一，小產、大產，母皆無恙，麻宜內虛信矣。

胡旭如兄子三歲，秋間患瘧痢，兩月未痊，正氣大虧，傳染出麻，發熱咳嗽，麻點隱隱，淡白不現，氣不足以息，目無神，四肢冷。予曰：麻初見，無補法，此兒正氣虛，當破格用藥，因以荊、防、蟬蛻、前胡各四分，人參、升麻、桔梗、甘草各三分，生薑少許，一劑而麻透。除去升麻，加入牛蒡，二劑而喘息定，麻漸退。

畢以時兄女冬至出麻，胃火本盛，唇燥舌苔，嘔渴，麻方出未透，忽受寒邪，鼻扇喘促，嗽聲不出，面色青，四肢冷，延予視時，勢已危矣。予用麻黃、蘇葉、前胡、杏仁、防風、荊芥各五分，芫荽一錢，石膏一兩，投藥後，暖覆片

時，火勢盡發。除去麻黃、蘇葉，加入桔梗、連翹、山梔、牛蒡四味，又一服，滿口發出白瘡，糜爛不能食。除去荆、防、芫荽，再加花粉、木通，數日而痊。

張錦雯兄孫女，麻四朝，面上已收，熱已退，忽然腹痛啼叫，四肢冷，悶倒在地。予曰：麻已四朝，出透熱退，今忽腹痛，是蟲動也，無熱證，黃連既不可用，烏梅又不可用。正躊躇間，適有椹在盤，即命以椹肉十枚，搗碎，煎水飲之，不移時而止。藥貴的當，不在峻與緩也。

張佩西翁長孫文芳，隆冬出麻，發熱嘔吐，麻點隱隱不透，延予至。初用疏托藥，服後嘔吐不止，心煩躁渴，至夜乃於疏托藥中加石膏五錢，吐而不止，長蟲出，少停又吐，又出長蟲，至夜半，共計吐出長蟲一十八條。忽然人事昏悶，四肢厥冷，一息淹淹欲絕。予見其舉家驚惶，亦難措手，因思生死關頭在此一刻，無可推委，乃復切其脈，滑數有力，遂放膽用藥。緣此子胃火本盛，加以紅爐密室，叠障重茵，火鬱於內，則肺胃傷，津液竭，表氣不通故得欲嘔，嘔甚則蟲不得安，故隨嘔而出，忽然昏悶厥冷者，乃壯火食氣，熱深者厥亦深，參之唇舌全是火證，前所用升麻、石膏而不效者，病重而藥劑輕也。乃用石膏四兩、知母、黃連、山梔、花粉各一錢，升麻、葛根、防風、荆芥、赤芍、牛蒡各六分，芫荽八分，甘草四分，一劑之後，反令揭去重裘。卧未逾時，火勢盡發，壯熱面赤，麻出如堆，再進一服，橫身皆透，熱勢漸減，勢減則藥亦當退，除去荆、防、芫荽，黃連，加入連翹、木通，石膏減半。至晚熱復甚，心煩躁渴，無可如何，復用黃連、石膏如前數，始得安卧。熱平二三日，麻色焦紫不退，知其熱甚傷陰，乃用養陰退陽之劑，生地五錢，丹皮、麥冬各三錢，桔梗、牛蒡、梔仁、花粉各一錢，石膏五錢，甘草五分，守過七朝，共計服過石膏二斤，黃連一兩，治麻數十年，火證之甚，無過於此。當昏悶厥逆之時，傍有慮其昏脫者，命煎獨參湯灌之，非予力主清涼，頃成不救矣，吁，可畏哉。

麻後潮熱最可嫌，發在午後，天明退涼，退時脈平靜，發時脈數大，唇紅舌赤而無苔，咬牙揉鼻，人漸瘦，多不治。間有能食者，大劑養陰可救一二。

麻後音啞者多，總由火甚傷金，宜甘、桔、牛蒡、山梔之屬，雖遲半月愈無妨。麻後口瘡治法同。牙疳臭爛與痘後同治。往年麻證多不損目，邇來有損目者，其來甚速，二三日間，翳膜遮透，即不能治。緣兒本有肝熱，更加鬱遏，或病家不知是火，飲以芫荽酒，遂令熱毒攻目，速宜清涼之劑，養陰退陽，不必再行疏散，如雞肝、羊肝、豬肝等藥，麻後所大忌，萬不可用。

《怡堂散記續編・麻證續言》 麻之出，不離肺、胃兩家，前集已言之詳矣。喘閉者，肺證也，煩渴者，胃證也。冬月喘閉，知治者多麻黃、杏仁爲救急之藥，治之速，麻出喘定而解者有之。夏令出麻，麻黃與時不合，庸工不識，一見喘閉，執而用之，故隨藥而死。麻多火證，火甚剋金，夏令金虧，天人皆病，麻黃萬不能受。冬月之喘閉，有面青唇暗者，有四肢冷者，故可用麻黃。夏月肺氣已虧，表氣已開，斷無寒證，亦有四肢冷者，是陽氣虧，不能四達，只可荆、防、甘、桔從輕用藥，虧甚者加人參，火甚喘者，升麻石膏湯救之，喘漸定者可治。

胃熱煩渴者必多汗，純是裏熱，即荆、防、葛根不可輕使，升麻石膏湯是對證之藥，合之甘、桔則肺、胃兩家之熱解矣。喘閉證在一二朝見，汗渴證在五六朝見，肺不容邪，其變也速，胃能容受，其變也遲。

麻痘是先天之病，熱從內生，必傷陰液，毒解之後，熱久不退，總以養陰爲主。胃氣不敗，緩緩收功，肌瘦不食者，不可爲矣。

肺主皮毛，麻雖出於六腑，必從皮毛而解，故不離乎肺，解之不透，久咳潮熱，累成麻疳者有之。此疳字，非疳積之疳，潮熱肌瘦有似乎疳，宜潤肺，辛燥藥用不得。

胃爲受毒之壑，遺熱甚多，莫急於牙疳，牙疳是失清之證，須大劑清裏，便閉者下之，使熱毒內泄，與痘後同治。予前集有勒馬飲，甚者加大黃，急清之，稍遲，不但齒落腮穿，有唇鼻皆爛者，塗藥不過幫扶而已。

麻證表一透無變證，表未透而生變，在嚴寒盛暑之月，不過一個時辰便走，未透表之麻證須要早治。

痘證漿灌不起癢瀉之證，多在八九朝變，十二朝不能保，過盛暑之月，亦論時變，不可大意。

《痘訣餘義・麻訣餘義》 麻出總要表透，表一透，裏熱雖甚，清之可愈。表未透，毒陷於中，門戶一關，發表不可，養陰又不可，多致因循而死。

表透者，非皮毛之表，要從臟腑透出，沒得從容，才是表透。亦有火毒甚，外見繁紅，沒後猶作牙疳、肺癰者，或鼻衄下痢者，臟腑之熱未透出也。

麻痘之毒，由臟腑而出，雖已到表，而根蒂在裏，解字從表，化字從裏，表雖解，而裏不化，其爲後患實多。

解表之藥，從陽分，從氣分，其效速而易見；化毒之藥，從陰分，從血分，

其效緩而難成。《金鏡錄》養陰退陽四字，治痲之要訣也。

痲後咯吐膿血腥臭，有肺癰者，有胃脘癰者，皆肺胃遺熱爲患。亦牙疳、口瘡之類，循經而出則爲牙疳，著於臟腑則爲癰也，當辨其在肺、在胃而施治。予用甘、桔、牛蒡、銀花、料豆、枳殼、赤芍數味，在肺加山梔、貝母、桑皮，在胃加生地、花粉、木通之類以佐之，身無大熱者可治。

問牙疳肺癰之證，可治而愈者何也？毒已化而出也，毒化而臟腑不敗者，可治，臟腑腐敗，不能治也。

江氏子痲七朝下痢，日夜近百度，後重紅白，發熱煩渴，予用升痲、石膏、桔梗、甘草、枳殼、木通、黃芩、黃連，一劑而痢減半，能食粥，二劑止。

吳氏子痲出三朝，熱甚煩渴，喘嗽音啞，其兒欠乳，三歲不能行，兼之提散太過。肺氣與陰液皆虧，大劑養陰。

生地二錢　麥冬二錢　沙參一錢　丹皮八分　桔梗八分　甘草五分　炒梔子八分　知母八分

加梨汁半杯冲服。服藥後，喘漸定，熱漸平，安卧片時，陰得所養，連服數劑，嗽減音開，調理而愈。此證若周旋俗手，用提散藥死矣。

曹孝林先生次孫三歲出痲，體素弱，三朝熱未退，兩頰未透，唇口乾燥，精神困倦，咳無力，大便日五六次，正氣已虧，難循常法。方用人參、麥冬、桔梗、防風、炒梔子、茯苓、甘草，二劑而泄止痲透，精神漸轉，惟咳嗽未平。人參易沙參，再加牛蒡、北杏仁二劑，痰嗽漸減，猶有餘熱，再加丹皮、料豆二劑而痊。痲證用人參，昔曾治胡旭如兄子，痢後出痲，升痲葛根湯中加用取效，今已三十年，始得再用。痲證固宜清與散，有正氣虛不能任藥者，亦宜活法，故記之。

孫兒炎壽出痲已過七朝，四五朝少服疏表一劑，痲沒後熱未退，人事不爽，知其肺家餘毒未清。至九朝午後熱甚，口舌生瘡，有時痰嗽氣促，熱退時脈平，小熱來時脈數大，服清熱保肺之劑，安卧能乳，人事理宜清爽，而大勢沉因，呻吟不定，故復論之。

大熱七日，多汗，表氣與陰液皆虛，小便清利，裏熱亦降，大便泄且多次，黃黑色，雖爲挾熱下利，腸胃亦虛。唇舌瘡是心脾二家蘊熱所發，餂乳無所苦，亦無大害，且既發爲口瘡，其無內陷可知。食乳飲藥之後，不移時便泄，不能停蓄，腸胃愈虛。痰嗽喘促無已時者，爲實爲閉，有時而止，安卧而定，非實閉也，是肺金受火邪之剋，正氣虛，痰不運行也。合而論之，雖曰餘熱尚存，當以正氣爲主，酌以補而不滯之劑治之。

人參三分　麥冬六分　橘紅三分　茯苓六分　料豆一錢　地骨皮五分　炒梔子五分　桔梗五分　甘草三分

卯時服藥，辰巳二時相安，午後復發熱，呻吟，唇紅，面赤，脈來滑數，肺熱猶甚，人參易沙參，再加枯芩三分，服藥後，熱又漸平。

十朝心脾二經熱平，故午前退，肺熱仍在，故午後猶熱。熱來時呻吟脈大，唇紅頰赤，眼角生脂，書云：臟腑之傷，肺則尤甚。是以昨加黃芩得效。因思病重藥輕，雖效而熱難盡除，前方用沙參，再守一劑。

十一朝午前安靜，午後猶熱，熱則痰嗽氣促。欲除痰，當清熱，欲平熱，當養陰，痲後養陰退陽，千古大法。

生地　麥冬　丹皮　料豆　炒梔子　巴旦杏仁　橘紅　茯苓　牛蒡子　桔梗　甘草

十二朝午，熱減半，精神漸轉，前方再守一劑。

十三朝停藥。

十四朝右腮發紅，午後又熱，口瘡又發，舌尖下一火瘡，金黃色，復與清心之劑。

連翹　山梔　桔梗　甘草　牛蒡子　貝母　麥冬　料豆　枳殼　木通

二劑平矣。

痘證多心脾熱，故多用黃連，痲多肺熱，故宜黃芩、山梔。黃芩有二種：一種色黃而中空者，一種色綠而中實者。中空者名枯芩，肺欲空故宜之。中實者名條芩，又名子芩，腸欲實，故宜之。痲證用枯芩，不必酒炒，止痢安胎皆用條芩。

西溪文學汪聚之廿八歲，胃中素有停飲，丙辰仲春傳染出痲，初服升痲葛根湯，加荊、防、蟬蛻、甘、桔，痲疹應藥而出，疏疏表透，煩熱不寧。二朝再用前方，痲出始透，面部胸背綿密如堆，顏色焦紫，唇裂，舌苔，煩躁依然不定。據此痲證理應重用清涼，自言胸中痞悶，不時咯出寒痰，青白色，本證宜溫，痲出火甚宜清，權宜之際，當重治痲一邊。四朝荊、防、甘、桔，少加連翹、赤芍、炒山梔之類，煩雖有時而定，寒痰湧出，日夜各一二盂，外證唇裂口乾，大便不解，石膏雖不敢用，清潤之品加入花粉、麥冬二味。服藥片時，寒痰湧

起，胃中閉塞，外見麻色焦紫，唇裂音啞，用藥實在兩難，躊躇再四，淡劑守之。至五朝，視其表已盡透，麻色微有回意，所苦者胸閉耳，遂與二陳、甘、桔、甜杏仁、炒梔子之類。藥入相安，食少加，守定二陳以平飲，甘桔以開音，守過七朝，飲平熱退，音亦漸開。如此火毒燔灼，而芩、連、石膏竟不能用，麥冬之不受者，飲不利於滋，炒梔子之可用者，苦降而不泥膈也。此實用藥相機之權宜，日與其令伯守明先生，斟酌立方，始終不用苦寒，大便解而裏熱泄，旬日收功。若遇偏執之流，孟浪之手，胃氣一傷，鮮有不敗事者。用藥之難，執成方以應變，可乎？

《痘訣餘義・丙辰夏令麻證大行因時論治》 痘毒出於五臟，麻毒出於六腑。腑屬陽，冬至陽生，麻毒出焉，故其傳染多在嚴寒之令。古稱酋麻眼痘，因乎時也。予治麻證五十年所見，率多類此，間有延及春深至夏，亦無不止，邇來夏令出麻，今歲盛暑不斷，時勢何其異也。時勢既異，醫者即當隨時變通以定治法，庸工不察，執守成方，愚夫愚婦更加鬱酋，火盛金傷，致成麻喘，殊可悲憫。爲定新方數條，以救時弊，明理者當取則焉。

第一方　升麻　蟬退　荊芥　防風　前胡　桔梗　牛蒡子　甘草　加芫荽少許一服

一服麻出，去升麻加赤芍、連翹，煩加炒梔子，嘔加石膏，嗽加杏仁、枳殼。夏月表氣先開，用表藥只宜輕，不宜重，荊、防、蟬蛻即是表藥，一服出未透者，再用升麻加葛根以透之。麻黃夏月禁用，人所共知，羌活亦不得浪用，葛根亦不得再用，面部一透，即宜轉手。

第二方　防風　荊芥　桔梗　甘草　牛蒡子　連翹　杏仁　妙梔子　木通

此三朝方也，面部已透，即荊、防亦宜減去，平守一日，待其緩收最穩。熱甚煩渴，加石膏、竹葉，壯熱不退，加枯芩、麥冬，瀉減杏仁、木通加赤芩。

第三方　生地　丹皮　麥冬　梔仁　連翹　桔梗　甘草　煩渴加竹葉、石膏，熱甚加枯芩、知母。

此四、五朝方也，養陰退陽，治麻大法，況暑月乎？生地須用二等原枝，洗去土，咀斷用，麥冬揀大而白者，此二味爲養陰退陽之要藥。丹皮佐之以退熱，甘、桔以升肺之清氣，黃芩以瀉肺之濁氣，石膏胃家正藥，色白屬金，得西方之象，又爲清肺之藥，麻出火甚，熏灼肺胃，石膏一物兼清二經，至當不易，在乎用者之見機耳。

有麻出四、五朝，綿密紅紫不收者，熱甚不退者，此發散太過，火勢盡發，急宜養陰退陽。

天寒出麻，寒邪在表，熱蘊於中，所見不過數證，急者，爲嘔，爲喘，爲衄；緩者，爲口瘡，爲下利；甚者，爲牙疳，此外更無他變。夏令出麻，火毒燔灼，暑邪交熾，變證之奇，多有見所未見者。有雙目紅腫如桃李，流出血水，急瀉肝火，命雖保而目全損者。有兩頷紅腫如疼腮，數日而潰流出膿血碗許，內服清胃解毒藥，外貼洪少岡膏藥而愈者。有通身發泡，皮塌痛楚，用松花粉撲之而愈者。有手足曲池發腫，如痘毒之鬼腫者。有面部胸背發紫疔數十，其暈大如棋子，中黑而陷，發熱不食，用涼血解毒不應，七日而死者。種種變怪，無非火毒燔灼，尤有熱甚而死之證，無非熱傷陰液，熱傷正氣。俗流不知益氣養陰，只知托散，喘汗而脫者，比比皆是。此等證，病家延予至急，進參麥湯所救不少。治麻至老，不意逢此一度，若不因時制宜，重定治法，何以示後，執成方者盍審諸。

麻證中藥引，惟芫荽一物爲最妙，辛香之中更含生氣，合之升麻、葛根、荊、防、蟬蛻，能升陽透表，面部一出，即宜減去，若辛散太過，反能助火。

芫荽之用，取氣不取味，宜輕不宜重，如食物之用葱蒜可矣。夏月無鮮者，即乾者亦好。若用子則味過厚而又少生發之氣也。

芫荽治麻，人所共曉，既知其妙，何必他求。醫家好事，又用西河柳、櫻桃核、莧菜子等物，試稽其性，聞其氣，嘗其味，可能及芫荽否？

《痘訣餘義・壬戌長夏續記麻後二證》 南源方氏子九歲，長夏出麻，兩頰未透。醫者不識時勢，用升麻、葛根不應，誤加麻黃一劑，麻出而大汗，神困，煩渴，喘促，又不知轉手養陰救肺，以致胸骨高起，如嗽久龜胸之狀。請予治，予曰：麻證表不透，當提散，夏令表虛，提散太過，六府之火盡發，肺受其殃，熱攏胸膈，勢已危矣。急用生沙參、麥冬、料豆各二錢，丹皮一錢，石膏五錢，枯芩、杏仁、桔梗、木通各五分，枳殼、甘草各三分，一劑熱勢稍平，除去木通、枳殼，加入梔仁、地骨，熱退七八，守服養陰數劑，胸骨漸平。其弟七歲，麻後潮熱十餘日，咳嗽喉痛，米粒難吞，四肢痿軟，不能坐立，其初出亦曾服過麻黃。予曰：此表散太過，津液盡奪，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有自來矣。亦宜瀉火保金，使津液漸回，庶幾可治。方用生沙參、麥冬各二錢，石膏三

錢，桔梗、梔仁、山豆根、地骨、牛蒡、杏仁、料豆各一錢，枳殼、甘草各三分，一劑喉痛止，二劑能食粥，除去梔仁、枳殼，五六劑而能行矣。龜胸、肺痿二證，麻後所未見者，故續記之，若非過用提散，誤用麻黃，當無此證，夏令治麻，醫者可不慎乎？

《温病條辨・解兒難・疹論》 若明六氣爲病，疹不難治，但疹之限期最迫，只有三日。一以辛涼爲主，如俗所用防風、廣皮、升麻、柴胡之類，皆在所禁。俗見疹必表，外道也。大約先用辛涼清解，後用甘涼收功。赤疹誤用麻黃、三春柳等辛溫傷肺，以致喘咳欲厥者，初用辛涼加苦梗、旋覆花，上提下降，甚則用白虎加旋覆、杏仁，繼用甘涼加旋覆花以救之，咳大減者去之。凡小兒連咳數十聲不能回轉，半日方回如雞聲者，千金葦莖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近世用大黃者，殺之也。蓋葶藶走肺經氣分，雖兼走大腸，然從上下降，而又有大棗以載之緩之，使不急於趨下，大黃則純走腸胃血分，下有形之滯，幷不走肺，徒傷其無過之地故也。若固執病在臟瀉其腑之法，則誤矣。

《兒科醒・治疹論》 疹，天行時毒之氣也，亦稟受胎毒之氣也。出於痘前者，名奶疹子，出於痘後者，名正疹子。要亦生人必不能免之數也。初發熱時，咳嗽噴嚏，鼻流清涕，面浮腮赤，兩目胞腫，眼淚汪汪，有如醉狀，或嘔惡，或泄利，或手掐眉目鼻面，是即出疹之候也。然必發熱五七日，或多至十一二日，始見疹子者，宜徐徐升托表邪，俾疹毒出盡，則兒無事矣。切忌妄汗、妄下，若妄汗則增其熱，爲鼻衄，爲咳血，爲口瘡咽痛，爲目赤痛，爲煩燥，爲大小便不通；妄下，則虛其裏，爲滑泄，爲下痢赤白，爲隱伏，爲喘逆，多至不救，愼之愼之。主治之法，輕者宜升麻葛根湯、透邪煎、柴歸飲之類主之；重者宜金沸草散主之，兼泄利者，合升麻葛根湯去葛根，加白芷主之。若發熱至六七日，明是疹子，卻不見出，此皮膚堅厚腠理閉密，又或爲風寒外襲，或曾有吐利，乃伏也，宜急用麻黃湯，調檉葉散發之，外用胡荽酒，麻蘸熏之。如一向未更衣者，此毒甚於裏也，以七物升麻丸解之。若咳嗽不止，上氣喘急，面浮目胞腫者，宜甘桔湯、消毒散、瀉白散，三方合用。若更兼熱盛煩渴，加石膏、知母、黃芩、天花粉之類主之。若自汗出，或鼻衄者，不須止之，但不可太過。如汗太多，人參白虎湯或黃連湯之類主之。若衄太多，元參地黃湯，或茅花湯之類主之。若吐甚者，黃芩湯加茅根、蘆根、枇杷葉主之。若利甚者，黃芩湯吞香連丸主之。若咽喉腫痛者，甘桔湯加元參、牛蒡、連翹，或射干鼠粘子湯之類主之。既見疹後，色貴通紅，必以三日週身普遍而漸沒者爲輕，若色淡白者，此心血不足也，養血化癍湯主之。若色太殷紅，或微紫者，此血分有熱也，大青湯主之。疹收之後，清涕復來，始爲正候，若疹既收後，身有微熱，不須施治。若身熱太甚，或日久不減者，柴胡麥門冬散主之。若髮枯毛豎，肉消骨立，漸見羸瘦者，柴胡四物湯主之。若疹後發熱不除，忽作搐者，導赤散加人參、麥門冬，兼安神丸主之。若疹後咳嗽者，瀉白散合消毒散主之。若咳甚氣喘，甚至飲食湯水俱嗆出者，門冬清肺湯加枇杷葉，見血加茅根汁、阿膠珠主之。若疹後下痢赤白，裏急後重，日夜無度者，黃芩湯兼香連丸主之。虛者加人參，滑者加椿根白皮，俱於丸藥內加之。大抵疹屬陽邪，用藥最宜養陰，然亦有屬虛寒者，但當合色脈形證以治之，始無貽誤。若果熱甚氣粗，渴而飲冷，便秘溺澀，脈象洪數有力，悉宜按上法治之。若神氣怠惰，渴而飲湯，二便調和，脈象虛數，即宜用歸、芍養陰，略加表托之品，矧瀉痢氣喘，尤多虛證乎，斷不可泥爲疹毒，而不敢用補劑也，愼之愼之。

《研經言・疹斑互訛説》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疹者，搔之重沓隴起，及《病源》赤疹白疹兩候，即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癗，即今所謂疹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疹者，沴也，必皮膚有所變，沴浮起方合疹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詞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合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訛，今則競以疹爲斑，以斑爲疹，相沿既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茲二病，雖皆有毒，而疹由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因久暫既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凡事皆然。

《保赤要言・麻證喉痛誤以喉證治之必死説 麻證俗名痧子，必兼喉痛，醫家恫喝人曰爛喉痧者，此也**》** 治麻證之喉痛與治鬱火之喉痛大異，蓋麻證風熱，其邪襲肺，故必鼻塞涕清，咳嗽眼紅，聲啞喉痛，面紅花雜，身或作癢。一見此證，須用升、柴、前、葛、羌、獨等品，提毒祛風透發之，一劑喉痛止，二劑餘邪盡矣。若早用寒涼之品，以徹去其皮毛之熱，使麻不能乘汗外達，遂至溫邪內踞，欲出不出，毒火上炎，喉嚨腐爛。醫者不知其爲麻也，外吹珠、黃以遏之，內服犀、羚、芩、連以制之，使邪無一毫之出路，始若稍安，終必不治。群

相詫曰以喉證死。有謂近今喉證，以古方治之不效，不如以熱藥從治者，殺人愈速，不可不知。而不知麻證不早透發，以致毒邪攻喉而死，其實非喉證也，而以喉證之藥治之，豈能有效乎？是以治喉痛者，必先辨其是否麻證，如果麻也，用夏禹鑄天保采薇湯方加減治之，無不透發而愈者。即喉痛目赤，亦放膽投之，不庸疑慮，屢試屢驗。《鐵鏡》所謂聖莫聖於天保采薇湯，神莫神於天保采薇湯也。大忌寒涼，如犀、羚、芩、連、柏、石、珠、黃之類。倘係喉證由於鬱火，則升柴羌獨等升提溫燥之品，均屬切忌。輕者清肺養陰，一劑即痊，重則犀、羚、珠、黃，皆爲要品。蓋治病貴先辨證，猶之作文，貴先識題，不識何題，而便作文，文必不取，所失者僅一己之名；不辨何證，而便治病，病必不治，所誤者乃衆人之命。嗚呼，醫者奈何以人之命，試我之藥，屢誤而終不悟也。

光緒二十八年春夏間，以喉證死者，比戶皆然，幾成大疫。其實眞喉證十不得一二，大半皆麻證也。余所見者，麻證爲多，用天保采薇湯加減治之，無不轉危爲安。然以此方告人，人反不敢用。有某醫者，余嘗舉以語之，彼笑曰：不必用此，以生軍磨汁飲之，可內消耳。余知其不可與語也，遂置之不辨。既而其家連死數人，皆以此證。問所用藥，則惟珠、黃、犀、羚、芩、連、大青等味耳，想必生軍汁亦用過不驗矣。噫，師心自用，善言不入，爲人猶不宜若是，而況行醫。吾願世之講究衛生者，愼毋一覺喉痛便延醫治，而奉珠、黃、犀、羚貴重之藥爲無上之妙品，以自戕其性命也。王鞠坪識。

水痘分部

綜述

《小兒藥證直訣》　瘡疹候　瘡疹之狀，皆五臟之液。肝主淚，肺主涕，心主血，脾爲裏血。其瘡出有五名，肝爲水疱，以淚出如水，其色青小。

《醫說・小兒・瘡疹有表裏證》　小兒瘡疹有表裏證，其瘡皮不薄，如赤根白頭，漸漸赤腫，而有膿差遲者，謂之木豆，此裏證，發於臟也。其瘡皮薄如水泡，破即易乾者，謂之水豆，此表證，發於腑也。發於臟者重，發於腑者輕。

《嬰童百問・麻證水痘》　又有發熱一二日而出水泡即消者，名爲水痘。但用輕劑解之，即便痊可，羌活散、升麻消毒飲主之，麥煎散亦可服，又可服大連翹湯以解利之。

《古今醫統大全・痘疹泄秘・出痘三朝證治門》　痘出稠密如蠶種，根雖潤頂面白平，摸不礙指，中有清水者，此由熱毒薰蒸皮膚而爲疹子，大者曰水痘。非痘瘡也，宜以升麻葛根湯，疹自沒矣。

《痘疹傳心録・水痘》　蓋水痘由紅點而水疱，有紅盤水泡而膿疱結疙，但其形歪斜，非正瘡痘也。然小兒肌肉嫩薄，尤多此證，皆由傷風寒熱，邪鬱於肌表，不能作汗而解，發爲水痘也。當審其稀密輕重而治之。初起時宜升發之，爲水泡宜解散之，膿成宜斂之，亦有夾疹而出，有夾正痘而出，不可不辨。

附治驗

一兒水痘不易生長，壯熱煩躁，以百解散得微汗愈。

一兒出水痘，不作漿而疙結乾枯，身熱煩躁。余謂倒陷也，皆由風寒壅窒腠理，失于解散故也。以葛根湯加荆、防、翹、蜕、木通治之，腫退遍身紅點，余謂餘毒發疹，用荆防解毒湯愈。

一兒夏月出水痘，稠密間多黑陷，煩渴，便秘，壯熱。余謂熱毒太甚，以三黃丸利之，又香薷飲合黃連解毒湯治之，愈。

一兒水痘，結疔於上齦，潰齒穿鼻。余謂痘時失于解散，毒乘陽明，以清胃湯合解毒湯愈。

一兒水痘，失於解散，痘或膿瘡不斂。余以綿繭散敷之，又收斂解毒之劑愈。

《幼科證治準繩・痘瘡・水痘》　小兒痘瘡有正痘與水痘之不同，新安張季明云：其瘡皮不薄，如赤根白頭，漸漸赤腫，而有膿差遲者，謂之大痘，此裏證，發於臟也。其瘡皮薄如水泡，破即易乾，而出無漸次，白色或淡紅，泠泠有水漿者，謂之水痘，此表證，發於腑也。亦與疹子同，又輕於疹，發熱一二日而出，出而即消，易出易靨，不宜燥溫，但用輕劑解之，麥湯散主之，羌活散、消毒飲、麥煎散俱可服，又當服大連翹湯以解之。如心悶，煩躁，發熱，及大小便澀，口舌生瘡者，通關散主之。水痘夾黑，出來黑水流，或手足冷者，

前胡、甘草、生地、玄參、連翹、茯苓、木通、蟬蛻、麥門冬、川芎、陳皮、當歸、生薑水煎服。

《痘疹真訣·水痘麻痘》 水痘之證，身熱二三日而止，或咳嗽面赤，眼光如水，或噴嚏，咳唾稠粘，與痘不同，易出易醫，不能爲害。若遍身作痛，壯熱煩躁，作渴飲冷，大便秘結，小便澀滯，喘嗽者，宜用參滑散。或發熱引飲，小便赤澀者，宜用升麻葛根湯。然水痘多屬表邪，如無他證，不必用藥。

《景岳全書·痘疹詮·麻疹·水痘》 凡出水痘，先十數點，一日後，其頂尖上有水泡；二日三日，又出漸多；四日渾身作癢，瘡頭皆破，微加壯熱即收矣。但有此疾，須忌發物，七八日乃痊。

水痘亦有類傷寒之狀，身熱二三日而出者，或咳嗽面赤，眼光如水，或噴嚏，或流涕，但與正痘不同，易出亦易醫，治以清熱解毒爲主。

《疹科纂要·水痘證治》 水痘之證，亦類傷寒之狀，面赤唇紅，眼光如水，咳嗽噴嚏，唾涕稠黏，身熱二三日而出，明淨如水泡，易出易醫，與痘瘡大不相同，雖不爲害，亦不宜溫燥。苟或溫之，則痂難落而成爛瘡。亦不宜食豇豆生薑、沐浴冷水，恐成瘡疥水腫。始覺及出長，宜服麥湯散。

《幼科指掌集成·水痘辨》 水痘乃風熱所致，皮膚小疾，不經臟腑，一出即灌，如水之明亮而皮薄，多有破者。一現即回，色如粉紅，亦有灌稀膿者，亦有如胭脂紅者，但不圓實，形多歪斜，此一種不可不細辨也。有等醫者，妄言水痘內帶過眞痘，不知水痘乃毒之輕者，眞痘乃毒之重者，重病兼輕病容或有之，豈有輕病帶過重病之理？高明之家，切勿爲其所誑。

水痘不可發表，恐攻破痘皮，後成瘡患也，其乳食亦宜清淡，服犀角丸、或連翹飲。

《醫宗金鑑·痘疹心法要訣·水痘》 水痘皆因濕熱成，外證多與大痘同，形圓頂尖含清水，易脹易醫不漿膿。初起荊防敗毒散，加味導赤繼相從。

[注]水痘發于脾、肺二經，由濕熱而成也。初起與大痘相似，面赤唇紅，眼光如水，咳嗽噴嚏，唾涕稠粘，身熱二三日而始出，其形尖圓而大，內含清水，易脹易醫，不作膿漿。初起荊防敗毒散主之，繼以加味導赤散治之。

《幼幼集成·水痘露丹證治》 水痘似正痘，外候面紅唇赤，眼光如水，咳嗽噴嚏，涕唾稠黏，身熱二三日而出，明淨如水泡，形如小豆，皮薄，痂結中心，圓暈更少，易出易醫，溫之則痂難落而成爛瘡。切忌薑椒辣物，幷沐浴冷水，犯之則成薑疥水腫。自始至終，惟小麥湯爲準。

小兒生後，百日內外，半歲已上，忽然眼胞紅腫，面青黯色，夜間煩啼，臉如胭脂，此因伏熱在內，發之於外。初則滿面如水痘，腳微紅而不壯，出沒無定，次至頸項，赤如丹砂，名爲露丹。以三解散疏散之。

《痘證寶筏·水痘赤痘論》 朱氏水痘、赤痘，形色與正痘相似，其實非正痘也。正痘之根源發於命門，自發熱造端，以至報苗，及出齊、灌漿、足漿、收靨，刻時限日，死生係之，故諄諄詳悉，以開示後學。若不以水痘赤痘之形色辨別明白，誠恐有以紫奪硃之誤也。夫水痘灌漿，全是水泡，毫無膿漿，赤痘初出形色紅而微帶赤也，是水痘之一類也，灌漿仍是清水，名雖爲二，實屬一種。水痘者，以漿之清水而名，赤痘者，以初出之形色，而後人巧立其名也。蓋因脾肺兩家，素有濕熱，外感風寒，風濕相搏，寒熱交併，而肺脾之濕熱盡發於肌肉皮毛之間。初出亦發熱、頭疼、嘔吐，既出即上漿，漿滿即結薄痂矣。健按：古書麻痘即水痘也，與正痘大相懸絕。正痘先天蘊毒，爲人只出一次，水痘乃後天邪氣，偶感即出，無關性命，但以柴葛解肌湯加減可愈，避風忌葷六七日隨脫矣，更不比於痧疹之支離也。

兒科總部

方劑部

一畫

一匕金《活幼心書·信效方》

穿山甲製，五錢　紅色麵炒　川烏一枚，灰火中帶焦炮，二味各二錢半

右研爲末，入麝香半字，同在乳鉢杵勻，每用一匕，用葱白濃煎湯調下。止投一服或二服。（天花）

一字金《活幼心書·信效方》

僵蠶去絲　威靈仙去蘆，二味各四錢　明白礬生用，二錢　細辛去葉，一錢　甘草生用，二錢半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薑汁沸湯調和，以指抹入牙關內。治卒中、急慢驚證，口噤不開，用鹽梅湯調擦上下牙根二處。（臍風、急驚、慢驚、客忤中惡）

一字金《幼科金針·臍風》

僵蠶五錢　威靈仙四錢　細辛一錢　明礬二錢　麝香少許　明天麻二錢　甘草五分　全蝎三個，炒

右藥共爲細末，每用一字至五分，薑汁沸湯調和，以指抹入牙關內，再以鹽梅擦牙根上下，次進以藥。（胎疾、臍風）

一字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大天南星半兩，微炮裂　蟬殼去土，一分，微炒　乾蝎一分　僵蠶去絲嘴，一分

右爲細末，次入蕎麥麵一分，用酸石榴一個，去穰子留殼，將諸藥入在內，鹽泥封裹，於竈內慢火燒至泥乾燥爲度，取出，再研極細，每服一字，溫酒調下，無時。（急驚）

一字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全蝎褐色者是，一個　赤蜈蚣一條，並新瓦焙　朱砂半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先以些少用管子吹入鼻中，自然涌竅。（急驚）

一抹金《活幼心書·信效方》

黎蘆淨洗，焙　蛇牀子去埃土　紅丹水飛過，三味各五錢　硫黃　赤石脂　明白礬火飛過　五倍子去內蟲屑　黃柏去粗皮，五味各二錢　輕粉五十貼

右前八味或曬或焙爲末，仍同輕粉在乳鉢再杵勻，用生肥豬膏碎切，以瓦鉢和藥末爛杵，塗抹患處，或清油調搽亦可。（瘡瘍）

一捻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白僵蠶直者，去絲嘴，一兩　甘草半兩，炙　玄胡索去皮，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捻，薑汁調下，嬰孩只乳汁調下半字。食後。（咳喘）

一物前胡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前胡　隨多少擣末，以蜜和丸，如大豆，服一丸，日三，稍加至五六丸，以瘥爲度。（初生兒疾病）

一粒丹《幼科全書》

枯礬一兩　人參

右爲末，水丸，梧子大，車前草、燈心湯下。

一粒丹《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寒水石二兩　枯礬一兩

共爲末，水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丸，米湯下。（泄瀉）

一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生地二錢　熟地三五錢　芍藥二錢　麥冬二錢　甘草一錢　牛膝一錢半　丹參二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汁證）

一聖散《幼科全書》

苦參

右爲末，每用一字吹之甚效。又用硼砂吹之，咽痛首尾可服。（天花）

一醉膏《幼幼新書·慢脾風》

花蛇鼻　蝎尾　天南星心　川烏臍　大附子側　白附子耳　蜈蚣蟲肚

右七味各半錢，生用，使棗肉五十個，和前藥研成一塊子，以腦、麝滴水和圓○如此大。每服一圓，用薄荷自然汁磨化下，後通下一服。依形候，用串藥子調理。（慢驚）

二　畫

二石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滑石　石葦去毛，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煎。大麥湯清調下。無大麥，米飲亦得。（淋證）

二白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石脂　白龍骨煅，等分

右爲末，滴水和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紫蘇木瓜湯下，無時。（泄瀉）

二白剉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大天南星一箇，炮裂，出火毒　大半夏四箇，湯洗七次，去滑

右並剉作塊子，以水一大盞半，入生薑七片，慢火煎至一盞，呷服之。入冬瓜子同煎更妙。（嘔吐）

二母散　《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知母　貝母去心，童便洗

生薑一片引，水煎服。或爲末，白水下一錢。（麻疹）

二色圓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吳茱萸揀去枝梗，二兩　黃連去鬚，二兩　巴豆四十九箇，去皮

右同於銚子內炒令黃赤色，去巴豆不用，只將上面二味，各自爲末，麵糊和圓，如蘿蔔子大。看大小緊慢，加減圓數。如白痢只服茱萸圓，赤痢只服黃連圓。白多赤少者，多服茱萸圓。赤多白少者，多服黃連圓，少服茱萸圓，赤白相等者，中半服之。（痢疾）

二豆散　《幼幼集成·臍風證論》

紅飯豆　淡豆豉　天南星　鮮白蘞各一錢

共爲末，用芭蕉自然汁少加香油調藥，敷臍四傍，得小便自下即愈。（臍病）

二味消風散　《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薄荷葉　北蟬蛻去頭足土沙

爲末，食遠服，酒下。（麻疹）

二和圓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黃連去鬚，一兩　南木香一兩，二物各半生半炒

右爲末，醋糊和圓，菉豆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飲下，乳食前。（泄瀉）

二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黃連去鬚，一錢　黃柏一錢

右先爲粗末，用奶汁同浸一宿，焙乾收之。每用少許，以新綿裹荊芥湯浸之，放溫，時時頻洗。（胎疾）

二物茯粉散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茯苓　牡蠣各四兩

右件篩，以粉八兩，合搗爲散，有熱輒取粉，汗即止。（汗證）

二物過汗散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粉半斤　雷丸四兩

右擣爲細末，治下篩，以粉兒身。（汗證）

二物黃連粉散　《千金方·少小嬰孺方》

黃連　牡蠣　貝母各十八銖

右以粉一升，合搗下篩，取粉兒身，佳。（汗證）

二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龍骨一兩，煅　枯鱉殼一枚，塗酥，炙黃用，一兩。

右爲細末，每用一字或半錢　乾摻上，按安內之。（脫肛）

二香青蟾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母丁香三箇　麝香半字　青黛一分　蟾一隻，去腸肚，炙令焦黃

右爲細末，煮漿水飯和圓，粟米大。溫水送下三丸，無時。（疳疾）

二香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膠香　降眞香用心，無土氣者　海螵蛸　五倍子去內蟲屑，四味各半錢

右件爲末，如前先用槲皮散煮水爭先患處，後以比藥一錢或二錢乞塗

上，外將水紙封掩，三五次即效。（瘡瘍）

二肝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龍膽草去蘆，一兩　菖蒲一兩，九節者　胡黃連半兩　地榆半兩，已上先爲末

雞肝一兩，剖　豬肝一兩，剖

右將藥末入二肝內裹定，以水二盞，入鹽少許，煮至肝熟，於石臼中杵一二百下成膏，丸黍米大。每服十粒，麝香湯下，食前。（疳疾）

二活散《幼幼近編·胸背手足病門》

羌活　獨活　人參　黃芪　薏苡仁　當歸　肉桂　杜仲　（拘攣）

二根丸《幼科全書》

紅椿木根皮　白椿木根皮即樗根

右爲末，米糊丸，陳米飲下。（痢疾）

二柴胡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陳皮一錢半　半夏二錢　厚朴一錢半　生薑三、五、七片　柴胡一錢半或二、三錢　甘草八分

水一鍾半，煎七八分。溫服。（外感）

二氣散《小兒藥證直訣》

硫黃半兩，研　水銀二錢半，研不見星

右每服一字至五分，生薑水調下。或同炒結砂爲圓。（嘔吐）

二黃犀角散《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犀角屑　大黃酒浸蒸　鉤藤　梔子　生甘草　黃芩各五分

右爲末，每服五分，量大小加減，熱湯調下。（發熱）

二陳一連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半夏　白茯　酒連　竹茹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二陳理中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陳皮　半夏　白茯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二陳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半夏湯泡七次　白茯　甘草

薑三片煎服。（嘔吐）

二順散《嬰童百問·霍亂吐瀉》

豬苓　澤瀉　茯苓　白朮　甘草炙　肉桂　乾葛　杏仁去皮尖，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新汲水調下。（嘔吐、泄瀉）

二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生地二三錢　麥冬二三錢　棗仁二錢　生甘草一錢　玄參一錢半　黃連或一二錢　茯苓一錢半　木通一錢半

水二鍾，加燈草二十根，或竹葉亦可，煎七分。食遠服。（汗證）

二聖圓《小兒藥證直訣》

川黃連去鬚　黃柏去粗皮，各一兩

右爲細末，將藥末入豬膽內，湯煮熟，圓如菉豆大。每服二三十圓，米飲下，量兒大小加減，頻服無時。（疳疾）

二聖丸《小兒病源方論·驚風門》

石亭脂如蠟塊者，一兩　黑附子炮去皮，半兩

右爲末，飯丸如黃米大。周歲兒每服十丸，空心乳汁送下。候一箇時久得喫乳。量兒大小增減丸數。祕傳累驗。（慢驚）

二聖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檳榔一兩　巴豆十五粒，去殼膜，內存油

右檳榔剉曬爲末，巴豆碎切，在乳鉢內極細杵，仍入檳榔末同再杵勻，麵糊圓，菉豆大。每服七十七圓至九十九圓，用溫茶清五更初空心，止投一服，見蟲下盡，進以稀粥自安。（蟲證）

二聖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訶子十箇，大者，半生半炮，去核　大腹皮洗淨焙乾，五錢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慢驚）

二聖散《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苦參三錢　僵蠶二錢

爲末，吹喉二三次，即痛止痛消。（麻疹）

二膠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桃膠　李膠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葱白湯調下，無時。（淋證）

二薑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乾薑　良薑各等分

右細剉，同炒黃，爲細末，蒸餅和圓，棗豆大，每服三五圓，煎楊柳枝湯送下，空心服。（外感、發熱）

十一味異功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木香　大腹皮　人參　桂心　赤茯苓　青皮　前胡　訶黎勒薑製　半夏薑製　丁香　甘草炙，各三錢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三片，同煎至六分，去滓，空心溫服，量大小以意加減。（天花）

十二味異功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木香三錢半　官桂二錢，去粗皮　當歸三錢半　人參二錢半　茯苓一錢　陳皮厚朴二錢半，薑製　白朮二錢　半夏薑製，一錢　丁香　肉豆蔻二錢半　附子炮，去皮，一錢半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半，生薑五片，肥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空心溫服。三歲兒作三服，五歲兒作兩服，一週兩歲兒作三五服，病有大小，以意加減。（天花）

十二物寒水石散《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寒水石　硇硝　滑石　石膏　赤石脂　大黃　青木香　甘草　黃芩　防風　芎藭　麻黃根

右各等分，合治下篩，以粉一升，藥屑二合相和，復以篩篩之，以粉兒身，日三。（發熱）

十五歲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　柴胡　黃芩各三兩　枳實一兩十八銖　川升麻　赤芍藥　知母　梔子仁各二兩半　生薑十八銖　杏仁二兩　竹葉切，一升半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六升半，煮取二升，十歲至十五者分三服。（食癖）

十六味流氣飲《幼科全書》

歸尾　川芎　赤芍　防風　人參　木香　黃芪　桂心　桔梗　白芷　檳榔　厚朴　烏藥　紫蘇　甘草節　枳殼各四錢

右水煎服。（天花）

十六味肥兒丸《幼科鐵鏡・附方》

人參　白朮　白茯　山藥　薏米　芡實　蓮肉　甘草　陳皮　山查　麥芽　砂仁　黃連　澤瀉　芍藥　連翹

右爲末。蜜丸如彈子。米湯下。（疳疾）

十仙散《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柴胡　葛根　元參　黃連　黃芩　梔子　枳殼　赤茯苓　生地黃　陳皮　生薑引，水煎服。（麻疹）

十全大補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甘草　當歸　川芎　白芍酒炒　生地　青皮　木香　黃芪　升麻炒　柴胡炒　桂枝

右水煎服。（初生兒疾病、天花、麻疹）

十全大補湯《幼科全書》

歸尾　川芎　赤芍　生地　人參　赤茯苓　白朮　黃芪　桂心　白芷　連翹　甘草節　金銀花

右水煎服。（天花）

十作丹《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青皮　陳皮各去白　蓬朮　川芎　北五靈脂　白豆蔻仁　雞心檳榔　蘆薈各半兩　木香　史君子肉焙　蝦蟆灰各二錢

右末，豬膽汁浸糕糊圓，麻子大。每二十圓，米飲下。有熱則薄荷湯下。（疳疾）

（湯氏）十全丹《嬰童百問・疳傷》

檳榔　枳殼麩炒　青皮　陳皮　三稜煨　蓬朮煨　砂仁炒，各半兩　丁香二錢五分　木香二錢　香附一兩炒

右爲末，神麴糊丸，黍米大。空心食前下一百丸。（疳疾）

十全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甘草　當歸　川芎　牛蒡　桂枝　防風　荊芥　赤芍

右水煎服。（天花）

十全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炙　甘草炙　白朮　歸身　白芍　川芎　木香　官桂　陳皮　藿香　棗子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十全散《幼科證治準繩·痲疹》

黃連　黃芩　黃柏各一錢　苦參　孩兒茶　雄黃各五分　硼砂　玄明粉各三分　乳香一分　片腦少許，臨時入

共爲極細末，每用五釐吹之。（痲疹）

十味安神丸《保嬰撮要·腎臟》

人參　茯神　麥門冬　山藥各二錢　片腦二分　龍齒一錢　朱砂　甘草　寒水石各五分　金箔二片

右爲末，蜜丸鷄頭大。燈心湯調下。一方有馬牙硝。（急驚、初生兒疾病）

十物升麻湯《活人書》

升痲　白薇　痲黃去根節　萎蕤　柴胡　甘草各半兩，炙　黃芩一兩　朴硝　大黃　鉤藤各一分

右剉如痲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下硝，再煎化溫服。（外感）

十宣內托散《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當歸　川芎　桔梗　甘草　牛蒡　防風　荆芥

右水煎，入燒屎同服。（天花）

十宣散《幼科全書》

川黃連　黃芩　黃柏各一錢　硼砂三分　乳香一分　兒茶　苦參各五分

右共爲極細末，每用五釐吹之，臨時入片腦少許。（天花）

十宣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芪　人參　當歸各二錢　厚朴　桔梗　撫芎　防風　甘草　白芷各一錢，桂心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或二錢，木香湯調下。（天花）

丁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藿香去土，各一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爲末，煉蜜和丸，痲子大。每服五丸，粥飲下，無時。（嘔吐）

丁香安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肉桂半兩　丁皮　藿香去土　滑石　茯苓各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溫湯化下，無時。（嘔吐）

丁香益胃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人參去蘆，各一兩　桂去皮　大黃炮黑黃色　訶黎勒皮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

丁香黃芪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綿黃芪剉　人參去蘆梔　白朮　當歸洗，焙　鱉甲醋炙黃，去裙襴，各一兩　胡黃連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二片，棗一箇，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食前。（嘔吐、虛羸）

丁香煮散《痘疹論·陷伏倒靨者何》

丁香不見火　紅豆　甘草炙　乾薑炮　青皮去白　川烏去皮　陳皮去白　良薑炮　胡椒　益智

右用水一盞，生薑三片，煎六分，加鹽一捻，不拘時服。（天花）

丁香散《幼幼新書·吐利》

丁香二七粒　肉豆蔻一個　木香一錢

以上三味研損，用醋麵裹，熱灰煨令麵赤色取出，不用麵，入後藥：

藿香　桂心各半錢

右此二味和前三味拌合爲末。每服一字半錢，用陳米飯煮飲調下。（嘔吐、泄瀉、疳疾）

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藿香去土　代赭石火煅醋淬，不計遍數，以易碎爲度　甘草炙，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半分，煎薄荷湯下。（嘔吐）

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一分　人參半兩　藿香葉去土，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煎三五沸，入乳汁三五滴。更煎一兩沸，帶熱服，無時。頻頻服效。（嘔吐）

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黑丁香七箇　密陀僧　硫黃　白丁香各一分　肉豆蔻一箇，麵裹煨，去麵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水飲調下，乳食前。（食癖）

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丁香二箇　黃連一寸　大棗一箇，去核

右以棗裏二藥，麻纏，火上燒存性，研爲細末，米飲調下，無時。（疳疾）

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陳皮一兩　青皮去瓤　訶子肉去核　甘草各半兩　丁香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六分，食前溫服，兒小分之。（初生兒疾病）

丁香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人參半兩　丁香　藿香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煎五七沸，入乳汁少許，去渣，稍熱服，不以時。（嘔吐）

丁香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丁香一兩　白朮半兩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半夏半兩，白礬水浸一宿，洗淨，炒黃　乾薑半兩，炮　甘草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咳喘）

丁香脾積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三棱去毛，醋浸，煨　莪朮去皮，加土製，各五錢　丁香　木香各五錢，青皮去瓤　烏梅燒存性　豬牙皂燒存性，各三錢　巴豆去殼取肉，四十九粒。

右爲細末，醋調神麴糊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原物湯送下。（天花）

丁香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大丁香二錢　密陀僧二錢，研　木香一錢半　硫黃一錢半　白丁香一錢，揀直兩頭尖者　硇砂半錢，研　甘草一錢半，炙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丸，菉豆大，捻作餅子。每服二餅，乳香、生薑湯下，乳食前。（食癖）

七味白朮散《痲科活人全書・吐蛔蟲》

人參　白朮炒　白茯苓　炙甘草　藿香葉　乾葛根煨　木香

水煎服。（痲疹）

七珍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人參　茯苓　白朮　山藥　黃芪蜜炙　甘草炙　白扁豆炒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抄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子一枚，同煎至六分盞，連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七珍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痰證治》

細辛　川靈脂　直僵蠶炒，各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　朱砂半錢　全蝎四箇，焙

右爲末，用大南星生爲末，煮糊丸，痲子大。每服五丸，薑湯送下。（慢驚）

七物升麻丸《痲科活人全書・過期不出》

升痲　犀角　黃芩　樸硝　大黃各二兩　淡豆豉微炒，二升　梔仁二兩

爲末，蜜丸黍米大，白湯下五六分。（痲疹）

七物黃連湯《嬰童百問・渴證》

黃連　茯苓　芍藥各七錢半　黃芩　甘草　乾薑各一兩　小麥三合

右剉散，白水煎。（發熱）

七神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朱砂研，水飛　牛黃研　羌活去蘆，各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麝香一錢，研　蝎尾炒　僵蠶去絲嘴，炒，各七箇

右爲細末，以熟棗肉和圓，菉豆大。薄荷湯下二三圓，兒小化服亦得，無時。（急驚）

七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臘月獺豬血新瓦罐盛，密封至滲泣乾，稱一兩。餘血依舊封收之，以備再合要用　牙硝一兩　硼砂　牛黃　麝香　龍腦各一錢，細研別入

右拌勻研細，以瓷合貯之，每二歲兒用一錢，新水調服，利下惡物，瘡子紅活爲度。（天花）

七香散《幼科金針・胎寒》

香附　縮砂仁　益智仁　陳皮　蓬朮　丁香　甘松

右藥各等分爲末，薑湯調服。（胎疾）

七福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人參隨宜（心）　熟地隨宜（腎）　當歸二、三錢（肝）　白朮炒，一錢半（肺）　炙甘草一錢（脾）　棗仁二錢　遠志三五分，製用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或加生薑三五片。（慢驚、驚悸、初生兒疾病）

七聖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烏蛇酒浸軟，去皮骨，只取肉用　蝎梢　白僵蠶炒，去絲嘴　青黛　白附子各一分　蜣螂五箇，去頭翅足，炙令焦　蟾酥二皂子大

右爲細末，煉蜜圓，桐子大。如遇病者，先以半圓，湯泡薄荷水化開，灌兒鼻中，如得噦則可醫。以金銀湯化下一圓，日二三，服之無時。若灌藥不噦，難治。（急驚）

七寶牛黃圓《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朱砂　粉霜　輕粉各一錢　牛黃半錢　腦　麝各一字

右爲末，糯米糊圓如〇大。每服二三歲半圓，四五歲一圓，煎金銀薄荷湯磨下。月內小兒一圓分四服，百日內者一圓分三服。量兒大小、壯怯及病輕重加減。（外感）

七寶牛黃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朱砂水飛　粉霜別研　輕粉　雄黃研，水飛，各一錢　牛黃半錢，別研　腦子一字，研　麝香一字，研

右爲細末，糯米粥和圓，小豆大。二歲下兒半圓，上者一圓。金銀薄荷湯磨化服之。月內兒一圓分四服，百日者分三服。看兒大小壯怯，及病勢輕重，以意加減，無時。（急驚）

七寶妙砂丹《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開元通寶錢皆背後上下有兩月片者，其色淡黑，頗小，諸錢以一個放鐵匙，于炭火內燒，少頃四圍上下各出黃白珠子，將出候冷，傾入盞中

右作一服，南木香湯送下，人參湯尤妙。（慢驚）

七寶洗心散《嬰童百問·驚風》

白朮土炒，一錢半　甘草炙　當歸　荊芥穗　麻黃　芍藥　大黃麵裹煨，去麵切焙，各六錢　前胡　生地各四錢　薄荷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生薑一片煎服。（發熱、急驚）

七寶洗心散《保嬰撮要·驚風》

生地黃　荊芥穗　防風　甘草　黃芩　羌活　赤芍藥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燈心、薄荷湯調下。（發熱，急驚）

七寶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四兩　人參去蘆　白茯苓各半兩　甘草一兩，炮　草果子大者二箇，炮過，去皮　訶子四箇，炮，去核　乾薑一錢，炮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入棗一枚，薑三片，同煎至七分，帶熱服。三歲下者，藥半錢，水半合煎之。瀉不止，與香連丸間服。（嘔吐）

七寶散《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紫蘇　香附炒，各三兩　陳皮　甘草炙　桔梗　白芷　川芎各一兩

右咬咀，每服二錢，水半盞，薑一片，棗一枚，煎三分，去滓服。（外感）

七寶輕青丹《幼幼新書·傷寒》

螺頭青黛半兩　葛粉　鉤藤炒，爲末，秤　天竺黃各一字　白附子三字　丁香一字，炒　麝香一字，別研，用半皂子大亦得　鉛錫灰一錢

右爲末粉，粟米煮糊爲圓，如此〇大。嬰孩每一圓分三，三歲二歲每一圓分二服，四五歲每服一圓，薄荷蜜熟水磨下。（外感）

八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瞿麥　木通　山梔子仁　地扁竹　車前子　甘草　滑石各三錢　大黃一錢半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七分，入薄荷二葉，同煎二分，去滓溫服，無時。（淋證）

八仙膏《幼科金針·脾胃》

人參　山藥　茯苓　芡實　蓮肉各三兩

右藥共爲細末，將上白糯米一升五合，粳米三升五合爲細粉，將前藥末和勻，用白蜜半斤，白糖霜一斤四兩，隔湯燉開，以粉藥擘扭成塊，鋪籠內蒸熟，候冷切片，炭火烘脆，密藏瓶內，不時服之。（不思食）

八白飲《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沉香　藿香葉　人參　草果　白川乾薑炮　半夏麵　白芍藥　白檳榔　白豆蔻　白茯苓　白朮　白扁豆炒　白芷

右件等分爲末，瀉後復吐，或吐後復瀉，每服一錢，水小盞，生薑二小片，棗子半箇，煎三五沸，通口不拘時候。（嘔吐）

八味茯苓補心湯《保嬰撮要·胎毒瘡瘍》

茯苓　酸棗仁炒，各二錢　五味子炒　當歸各一錢　人參一錢五分　白朮炒，一錢　菖蒲五分　遠志去心，六分　甘草炒，五分

右作二三服，水煎。（瘡瘍）

八味理中圓《活幼口議・喘急證候方議》

人參　甘草炙　白朮　乾薑　枳實製炒　白茯苓　五味子去梗　桑白皮去赤皮

右等分爲細末，煉蜜爲圓，小指大，每服一圓。淡豆豉五粒，水小小盞，煎至半，去豉，通口服，無時。（咳喘）

八味生姜煎《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生薑七兩　乾薑四兩　桂心二兩　甘草　款冬花　紫菀各三兩　杏仁　蜜各一升

右合諸藥爲末，微火上煎取如飴餌，量其大小多少，與兒含嚥之。百日小兒如棗核許，日四五服，甚有驗。（咳喘）

八物麥門冬飲《活人書》

麥門冬三兩，去心　甘草炙　人參各一分　紫菀　升麻各二兩　貝母一分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茅根半握，煎至七分，去滓再入竹瀝少許，重煎服。（外感）

八珍湯《保嬰撮要・肌肉不生》

當歸一錢　川芎五分　芍藥炒，七分　熟地黃酒拌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五分

右每服三五錢，薑棗水煎。（瘡瘍、天花、麻疹）

八歲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白芍藥　梔子仁　知母　生大黃各二兩　柴胡二兩六銖　升麻　黃芩　黃連各二兩半　竹葉切，一升半　桔梗一兩半　細辛十五銖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去滓，分四服，十歲兒爲三服。（食癖）

人中白散《外科正宗・走馬疳》

人中白溺壺者佳，煅紅，一兩　孩兒茶二兩　薄荷　黃柏　青黛末各六錢　冰片五分

共再研極細末，用溫湯漱淨，吹藥疳上，日用六七次，吹藥涎從外流爲吉，內收涎毒入裏爲凶。（瘡瘍）

人參五味子丸《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人參　五味子　桔梗　白朮　白茯苓　炙甘草　熟地黃　當歸各五錢　地骨皮　前胡　桑白皮　枳殼炒　黃芪炒　陳皮去白　柴胡各三錢

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或三丸，薑棗湯化下。（咳喘）

人參五味子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官揀參一錢　漂白朮一錢五分　白雲苓一錢　北五味五分　杭麥冬一錢　炙甘草八分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溫服。（咳喘）

人參牛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以人參、牛黃等分爲末，以薄荷水調下最佳。（發熱）

人參化風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麻一兩，酒浸　全蝎十四箇，微炒　僵蠶去絲嘴，微炒　人參去蘆　川芎　白附子各半兩　羌活去蘆　獨活去蘆　防風去蘆并叉枝，各一分

右爲細末，煉蜜圓如皂子大。每服一圓，荊芥湯化下，量大小與之，無時。（急驚）

人參甘桔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半兩　桔梗剉，用蜜水浸透，一兩　甘草半生半炙，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發熱）

人參生津散《幼科全書》

人參　麥冬　天花粉　葛根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人參生犀散《小兒藥證直訣》

人參切，去蘆，三錢　前胡去蘆，七錢　甘草炙黃，二錢　桔梗　杏仁去皮尖，暴乾爲末，秤，各五錢

右將前四味爲末，後入杏仁，再粗羅羅過，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去滓，溫服，食後。（外感）

人參白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二兩　人參去蘆　白朮　半夏湯洗七次　陳皮去白，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嘔吐）

人參白朮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白朮　藿香葉　木香　甘草　白茯苓六味各一兩　乾葛二兩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徐徐服。（天花）

人參白朮膏《仁齋直指小兒方·驚惕不食證治》

人參去蘆　白朮泔浸，土炒　茯苓去皮　山藥　蓮肉各一兩　山查七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　神麴炒　麥芽炒熟，取淨粉　澤瀉各五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米飲化下。（不思食、驚悸）

人參白虎湯《幼科全書》

知母　人參　石膏　天花粉　粉葛　麥門冬　粳米　淡竹葉

右水煎，以米熟爲度。（天花）

人參白虎湯《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官揀參一錢　熟石膏二錢　淨知母一錢　炙甘草一錢　晚粳米五錢

水煎，熱服。（外感、天花、痲疹）

人參白虎湯《救偏瑣言》

人參　知母　石膏　甘草　麥冬　香薷　藿香　淡竹葉　粳米　白扁豆炒過爲引

右白水煎服。（天花）

人參冬花膏《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官揀參　天門冬　麥門冬　款冬花　川貝母　桑白皮　金井膠　片枯芩　白當歸已上各一錢　北五味　炙甘草各五分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龍眼核大。每一丸，燈芯湯下。（咳喘）

人參半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人參去蘆　半夏湯泡七次　白朮　川薑炮　南星微炒，各半兩

右爲細末，生薑自然汁煮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薑湯下，月內百晬兒丸針頭大，乳上吮服，不拘時候。（咳喘）

人參半夏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人參去蘆　半夏麴　白芷各半兩　藿香葉去土，一分　丁香　杏仁霜各半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鍾，生薑五片，陳粟米五十粒，煎至七分，去滓，時時呷服，日三四，忌醋鹹炙煿生冷。（咳喘）

人參芎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熱證治》

北參　當歸　遠志浸，取肉，薑製焙　北前胡　柴胡　地骨皮　防風　北梗　枳殼製　半夏麴各一錢半　川芎　茯苓　赤芍藥　麥門冬去心，各一錢　甘草三錢，焙

右剉細，每服二錢，水小盞，薑三片，紫蘇叅肆葉，煎服。（發熱）

人參芎歸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川芎　當歸洒洗，三味各半兩　荆芥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發熱）

人參竹葉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人參　半夏湯泡，炒七次　當歸　淡竹葉　天門冬去心。

右五味，等分爲粗末，每服抄二錢，用水一小盞，生薑二片，同煎至半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人參安胃散《保嬰撮要·心臟》

陳皮二兩　丁香二錢　訶子炮，去皮　青皮去白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煎服。（泄瀉、嘔吐）

人參知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弄舌論》

知母二兩　藍葉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鉤藤一分　川升麻一分　乾葛一分　黃芩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入竹瀝三兩滴，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舌病）

人參羌活散《嬰童百問·驚風》

羌活　川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白茯苓　桔梗　枳殼　人參　地骨皮　天麻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剉散，生薑薄荷煎，不拘時服。（急驚）

人參茯神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羚羊角屑　人參去蘆　茯神剉，去心木，已上各一兩　天門冬去心　白鮮皮已上各半兩　天竺黃　甘草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薑二片，薄荷三葉，同煎半盞，去滓溫服，無時。（急驚）

人參枳實湯《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嗽證治》

人參一分　枳實製　桑白皮炒　半夏製　赤茯苓　五味子　細辛净　北梗　麻黄去節　阿膠炒酥　甘草炙，各半兩

右剉散，每一錢，薑三片，紫蘇三葉，水煎服。（咳喘）

人參胃愛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藿香　紫蘇　木瓜　丁香　茯苓　甘草　糯米

右每服三錢，薑棗水煎。（天花）

人參前胡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人參去蘆　柴胡去苗，各一兩　前胡去蘆，一兩　桔梗去蘆　半夏湯洗七次，焙乾　地骨皮去骨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一錢，水一盞，入生薑二片，煎至半盞，去滓服，無時。（外感）

人參桂薑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三分　桂去皮　良薑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煎至六分，溫服，無時。（嘔吐）

人參透肌飲《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紫草如無，紅花代之　白朮　茯苓　當歸　芍藥　木通　蟬退　甘草　糯米各等分

右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半，徐徐服。（天花）

人參消風散《保嬰撮要・赤白游風》

人參三錢　荆芥穗　甘草炙　陳皮各五錢　白僵蠶　茯苓　防風　芎藭　藿香　蟬蜕各三錢　厚朴三錢，薑製　羌活三錢

右每服一二錢，水煎。（丹毒）

人參理中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白朮炒　甘草炙，各等分

右每服一錢，薑棗水煎服。爲末，薑汁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湯下亦可。（天花）

人參黄芩黄連乾薑湯《痲科活人全書・痢症》

人參　黄芩　黄連　炮乾薑各二錢　水煎溫服。（痲疹）

人參黄連散《保嬰撮要・夜啼》

人參二錢五分　黄連一錢五分，炒　炙甘草五分　竹葉二十片

右薑水煎服。（初生兒疾病）

人參麥門冬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麥門冬二兩　人參　甘草炙　陳皮　白朮半兩　厚朴薑製，各半兩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徐徐溫服，不拘時，量大小加減。（天花）

人參麥冬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麥門冬　葛粉各二錢　人參　甘草　升麻各等分。白朮

右銼細片，加糯米一合，淡竹葉七片，水一盞，煎米熟去滓，溫服。（天花）

人參敗毒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茯苓　甘草炒　前胡　川芎　羌活　獨活　桔梗　柴胡　枳殼　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二錢，生薑薄荷水煎。（天花）

人參清膈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柴胡　當歸　芍藥　知母炒　桑白皮　白朮炒　黄芪炒　紫菀　地骨皮　茯苓　甘草　桔梗炒，各一兩　黄芩半兩　石膏　滑石各一兩半

右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三片，同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徐徐溫服，量大小加減。（天花）

人參散《幼幼新書・夾食傷寒》

人參　蓮肉去心，焙　茯苓各一分　黄芪半兩，槌，蜜水拌炙　甘草炙，二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以水一蓼注或半銀盞，入棗子半片，煎十數沸服。（外感）

人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　茯苓　石蓮肉去心，各一分　甘草二錢，炙　黄芪半兩，蜜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棗半箇，煎三兩沸，溫服，無時。（嘔吐）

人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人參　白朮　貫衆　甘草炙　羌活去蘆，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人參散《活幼口議·疳熱證候方議》

人參　蓬莪朮　川當歸　龍腦草根　甘草炙　赤芍藥　白茯苓　枳殼浸，去瓤，切作小片，用麪炒令赤色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煎麥門冬湯調服，無時候。（疳疾）

人參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肉豆蔻炮　胡黃連　人參　杏仁炒　甘草炙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錢匕，小者半錢，溫熟水調服。（疳疾）

人參散《嬰童百問·寒冷嘔吐噦逆》

人參　白朮炒　白茯苓　沉香　烏藥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以瓶貯之。遇小兒有前項形證，半歲一字，二三歲半錢，大者一錢，煎棗子米飲調下，或陳紫蘇湯亦可。（嘔吐）

人參散《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官揀參一錢　大麥冬二錢　川黃柏五分　炙甘草一錢　生薑三片　水煎服。（淋症）

人參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一兩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半兩　甘草半兩，炙　白朮三分　生薑三分

右㕮咀，以水一升二合，煮取半升，六十日兒服一小合，百日兒分四服，周晬兒分二服，乳空服之。乳母忌生冷油膩。（嘔吐）

人參温中圓《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半夏湯洗七次　陳皮　肉豆蔻煨

右等分爲細末，蒸淮棗肉爲圓，麻子大，朱砂爲衣。藿香生薑湯，三五十圓，不拘時候。多服勿慮。（嘔吐）

人參犀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前胡去蘆，八錢　桔梗五錢　人參去蘆，三錢　甘草三錢，炙黃　杏仁浸，去皮尖，曬乾，爲末，五錢

右先將上四味爲末，入杏仁末拌勻，粗羅篩過。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渣溫服，食後。（咳喘）

人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滑石　藿香葉去土，半兩　丁香一分　甘草二錢，炙　朱砂一錢半，研，水飛

右爲末，煉蜜和膏，每用皂子大，米飲化下，無時。（嘔吐）

人參養營湯《痲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人參　白朮土炒　黃芪蜜炒　炙甘草　陳皮　全當歸　桂心各一錢　熟地黃　五味子蜜炒　白茯苓各七分　白芍藥酒炒，八分　遠志肉去骨，甘草水煮，五分

生薑、紅棗引，水煎服。（痲疹）

人參調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白朮　丁香各一兩　乾薑炮　甘草　赤茯苓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皂子大。每服一丸，熱湯化破，以新水沉極冷即服，無時。（嘔吐）

人參藿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一兩，塗薑汁微炙　藿香葉去土，半兩　白朮剉，炒　丁香　良薑　枇杷葉去毛，薑汁塗炙令香熟　甘草各一分，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木瓜一片，煎至五分，溫服無時，去滓通口服。（嘔吐）

人參蘿蔔飲《活幼口議·議癥瘕痞癖》

白朮　桔梗　甘草炙　人參　麥門冬子去心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大錢匕，取生蘿蔔汁半盞，煎至半，候冷與服。（食癖）

人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人牙齒三五枚，炙令黃。一方存性研爲末，入麝香少許，每半錢，溫酒少許調下。（天花）

九味神功散《壽世保元·出痘治法》

黃芪　人參　白芍　紫草　紅花　生地黃　牛蒡子各等分　前胡　甘草減半

右剉，水煎，溫服。渣再煎服。（天花）

九味柴胡湯《保嬰撮要・結核驚風》

柴胡五分　黃芩炒，五分　人參　山梔炒　半夏　龍膽草炒　當歸　芍藥炒，各三分　甘草二分

右水煎服。（瘡瘍）

九味異功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人參二三錢　黃芪炙，一二錢　當歸　熟地各二三錢　炙甘草七分，或一錢　丁香三五分，或一錢　肉桂一錢　乾薑炮，一二錢　製附子一二錢

右量兒大小加減，用水一鍾半，煎七分，徐徐與服之。（天花）

九味順氣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白朮　白茯苓　青皮　白芷　陳皮　烏藥　人參各半錢　甘草二分　木香二分

共銼細末，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天花）

九味解毒散《保嬰撮要・發癍》

黃連炒，三分　金銀花　連翹　芍藥各三分　山梔四分　白芷六分　當歸八分　防風三分　甘草三分

右水煎，母子幷服。（瘡瘍）

九味蘆薈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胡黃連　黃連　蘆薈　木香　蕪荑炒　青皮　白雷丸　鶴膝草各一兩　麝香三錢

右爲末，蒸餅糊丸，麻子大。每服一錢，空心白湯下。（天花）

九味龍膽瀉肝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龍膽草酒炒，五分　車前子炒　木通　當歸尾　澤瀉各五分　甘草　黃芩　生地黃　山梔各三分

右水煎，子母同服。（天花）

九龍控涎散《東醫寶鑑・天釣驚風》

蜈蚣一條，酒炙　臘茶　雄黃　甘草各二錢　乳香　天竺黃　枯白礬　荊芥穗各一錢　菉豆半生半炒，一百粒

右爲末，每半錢，人參薄荷湯調下。（急驚）

九寶飲《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麻黃去節　薄荷　大腹皮　紫蘇　陳皮　杏仁各一兩　肉桂　桑皮炙　枳殼各半兩　生甘草二錢

右吹咀，生薑烏梅煎。冷證去薄荷，熱證去肉桂。（外感、咳喘）

九寶湯《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陳皮　麻黃　薄荷各一錢　桂枝　蘇葉　杏仁　大腹皮　桑白皮　甘草各二錢　烏梅一枚　生薑三片

右用水煎。一本有桔梗，入童便。（咳喘）

三　畫

三乙承氣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大黃　厚朴　枳實各一錢　升麻五分。

右銼細，水一盞，加薑一片，煎七分，去渣，食前服。（外感、發熱、天花）

三化丸《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枳實麩炒　厚朴薑汁炒　大黃各等分

右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每服量大小虛實，溫水下。（食癖）

三仙散《壽世保元・實膿治法》

穿山甲半斤，用好漿兒酒二斤，以山甲微火炙乾，再浸再炙，以酒乾爲度。用一兩　麝香一分　朱砂以麻黃水煮過，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五七分或一錢，溫酒調下。（天花）

三仙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紅花　牛蒡子炒　川山甲炒成珠

水煎熱服。（麻疹）

三白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牽牛半生半炒，杵碎　桑白皮剉，炒　白朮　木通去皮節　陳皮去白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腫脹）

三豆飲《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小赤豆　黑豆　菉豆　甘草節五錢

右水煎熟，任兒食之七日，自不發。（天花）

三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右於七月七日，採蒺藜子不以多少，陰乾爲散，每服半錢或一錢匕，飲服日三，量大小加減，無時。（蟲證）

三辛散《幼科金針·解顱》

細辛五錢　桂心五錢　乾薑一錢

右藥共爲末，乳調塗囟上，如乾再塗面亦妙。（解顱）

三苓散《麻科活人全書·不透表》

茯苓　豬苓各二錢　澤瀉三錢

水煎服。（麻疹）

三奇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御米殼二兩，塗蜜炙　酸石榴皮一兩，塗蜜炙焦　阿膠半兩，蛤粉炒，去粉

右細末，每服半錢，烏梅、甘草湯調下，乳食前。（痢疾）

三奇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風疫癮疹論》

凌霄花　白扁豆　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一字或半錢，蜜湯調服。（丹毒）

三拗湯《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麻黃不去節　杏仁不去皮尖　甘草生用，各等分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取汗爲度。（外感）

三味消毒散《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牛蒡子炒，研，二兩　荊芥穗二錢五分　甘草五錢

研末，每用三錢，水煎服。（麻疹）

三味解毒散《保嬰撮要·出血不止》

金銀花一兩　甘草五分　牛黃一錢，量人用之

右爲末，每服五分，白湯調下。（瘡瘍）

三和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茯苓一兩　烏梅肉半兩　乾木瓜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

三物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胡黃連　烏梅肉　竈下土各等分

右末，每服一錢，蠟茶清調下，食前空腹溫服。（痢疾）

三香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葉去土　丁香各半兩　麝香當門子，半錢，研　膩粉半分，研　半夏一錢，湯浸七次，焙乾　龍腦半錢，研

右爲末拌勻，生薑自然汁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人參、薄荷湯送下，無時。（嘔吐）

三神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肥大無尖草烏頭三箇，各去皮，一箇生，一箇炮熟，一箇燒作黑灰，同爲細末，麵糊圓如蘿蔔子大。每服三粒，水瀉，井花水下，白痢，乾薑湯下，赤痢，甘草湯下。赤白滯痢，乾薑、甘草湯下。食前。（痢疾）

三根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貫仲根去土　棠梨根取皮用　酸石榴根各一兩　栗刺　故綿　乾漆各半兩

右六味，並燒存性，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盞，煎至四分，去滓溫服，無時。（疳疾）

三烏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川烏一箇　草烏一箇　巴豆七箇

右各燒及九分，同研細，酒煮黃蠟熔化，入少好油拌和，攪勻成膏，每用旋圓菉豆大。每服三圓，看大小加減。血痢，黃連湯下，白痢，乾薑湯下，水穀痢，倒流水下。赤白痢，乾薑、甘草湯下。（痢疾）

三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黃芩半兩　大黃去皮，濕紙裹煨熟，一分　黃連去鬚，一分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人參湯下。（初生兒疾病、發熱、天花）

三黃石膏加橿葉湯《麻科活人全書·忌食諸肉雞魚鹽醋五辛等物》

黃連　黃柏　黃芩各五錢　石膏　麥冬去心，各三錢　西河柳　知母各一兩　淡竹葉二百片

水煎服。（麻疹）

三香昆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癭疝論》

薰陸香三分　青木香三分　藿香葉去土，半兩　昆布三分，洗去鹹味　牽牛

子半兩，微炒

右爲細末，棗肉和圓，麻子大。每服十丸，空心牡蠣湯下。（疝證）

三黄枳朮丸《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黄芩　黄連酒炒　大黄酒煨　神麴　陳皮　白朮各一兩　枳實五錢

右爲末，荷葉浸水煮粳米糊丸，麻子大。白湯下。（食癖）

三黄枳朴丸《幼科發揮・痢》

黄連　黄芩　黄柏皆酒炒，各三錢　大黄酒煨，五錢　枳實麩炒　厚朴薑汁炒　檳榔各二錢

右爲末，酒糊丸，麻子大。薑湯下。（痢疾）

三黄真珠散《嬰童百問・瘭瘡》

松香　五味子　黄連　黄丹　海螵蛸各三錢　輕粉　雄黄各少許

右七味，並爲細末，瘡乾，則以香油調敷，濕以乾摻，先以瑩肌散煎洗，然後用此藥。（瘡瘍）

三黄散《幼幼新書・傷寒》

麻黄半錢，去節　大黄二錢，炒　黄芩一分　犀角三錢　茵陳　甘草炙，各一錢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濃煎葱白薄荷湯調。連進二三服，避風。如大段壯熱，只用一錢。（外感，初生兒疾病）

三黄散《幼幼新書・傷寒》

麻黄不去節　大黄蒸，各一分　黄芩半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葱湯下，日進二服。（外感）

三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五靈脂　大黄　雄黄各等分，研，水飛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磨刀水調下，無時。（嘔吐）

三黄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牛黄　大黄　生地黄　木香　青黛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錢匕，熟水調服。（疳疾）

三黄散《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白朮　大黄蒸　赤芍藥半兩　黄芩三錢　麻黄去節，一錢　桂枝二錢

右咬咀，生薑一片，棗二枚，水一盞，煎七分，溫服。（外感）

三黄散《保嬰撮要・發癍》

松香　五倍子　黄連　黄丹　海螵蛸各一錢　輕粉　雄黄各少許

右爲末，用瑩肌散煎洗摻之，乾者油敷。（瘡瘍）

三黄解毒湯《救偏瑣言》

當歸梢　酒大黄　酒芩　酒連　紫草　紅花　枳實　木通　檳榔各等分

右水煎。（天花）

三黄熟艾湯《痘疹論・有發出有溫出有解毒者何》

黄芩　黄柏　黄連　熟艾各等分

右用水一盞，煎五分，溫服。加糯米一撮，甘草一分，紫草三分。（天花）

三黄瀉心丸《幼科發揮・急慢驚風》

黄連　黄芩　大黄各等分

右爲末，雪水爲丸，麻子大。溫水送下。均分作五分用衣，一分硃砂衣，一分青黛衣，一分雄黄衣，一分輕粉衣，一分蘆薈衣。（急驚）

三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當歸二三錢　熟地三五錢　炙甘草一錢　芍藥酒炒，二錢　棗仁二錢　人參隨宜

水二鐘，煎七分，食遠服。（汗證）

三稜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三稜炮　蓬莪朮炮　神麴炒　麥蘗炒　青皮去穰，炒　陳皮去白，各一錢

右爲極細末，煮麵糊圓，如黍米大。用米飲，食遠服。（食癖）

三稜丸《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三稜煨　木香　神麴炒　陳皮　半夏薑製，各一兩　丁香　肉桂各半兩

右爲末，面糊丸如黄米大，二十丸。乳食後，溫生薑湯下。（泄瀉、食癖、腫脹）

三稜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右以京三稜取汁，作羹粥，米麵任爲，與乳母食之。每日取棗大與兒喫，大者漸加之。（食癖）

三稜莪朮丸《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蓬朮一兩，巴豆三十粒同炒黃色，去巴豆　川練子　茴香　三稜酒浸一宿　枳殼各半兩　木香三錢　丁香各半兩　青皮

右末醋糊丸，菉豆大。每服三丸，淡薑湯下。（食癖）

三稜消積丸《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三稜炮　莪朮炮　神麴各一錢　青皮　陳皮　小茴香　巴豆和米炒焦黑，去米，各五錢　益智仁　丁香各三錢

右醋面糊爲丸，麻子大。量人加減，生薑湯下。（疳疾、食癖）

三稜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京三稜一兩，炮，剉碎　鱉甲一兩，酥炙，去裙襴　赤茯苓去黑皮，一兩　白朮半兩　木香半兩　枳殼麩炒，去穰，半兩

右爲細散，每服一錢，水一盞，入生薑五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時時與也。（食癖）

三稜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七錢半　三稜炮，剉，　淨香附二味各一兩半　青皮去白　益智仁　陳皮去白　半夏如前製　枳殼如前製　神麴炒　穀芽洗，焙　莪朮醋煮透濾乾，剉焙　大黃半生半炮　紫蘇去老梗，十味各半兩　甘草半生半炙，一兩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倉米百粒，煎七分，無時溫服。（食癖）

三稜散《嬰童百問·尿白濁》

三稜　蓬朮煨，各一兩　益智仁研　生甘草　神麴炒　麥芽炒　橘皮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白湯調下。（尿白）

三稜煎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京三稜炮　蓬莪朮炮，各四兩，洗淨　芫花一兩，去枝梗

右將上二味入磁瓶內，以米醋五升浸滿，封閉瓶口，用炭火攢煮之，度量微乾時取出。以餘醋炒芫花，至醋盡藥乾爲度。同上二味，剉，焙乾爲末，醋煮糊丸，菉豆大。每服三五丸，生薑、鹽湯下，乳食前，更量大小加減。（食癖）

三稜煎元《活幼口議·議脹》

京三稜　蓬莪朮並炮，各半兩　芫花一分　鱉甲去裙，米醋炙令焦，半兩　淡豆豉二錢重　巴豆二十一粒，去殼　川當歸半兩　杏仁去皮尖，一分，炒令赤

右前六味一處，以米醋一椀煮令乾，仍就炒起，更細截焙爲末，次入棠歸末，又入杏仁、巴豆和勻，水煮麵糊爲元，麻子大。每服二十元，生薑湯下，大小加減服之。（腫脹）

三聖圓《幼幼新書·一切泄瀉》

黃連　木香各細切　茱萸各一錢

右用銅銚，先放黃連炒令色變，便下茱萸同炒烟起，便放木香三味同炒，一時間取出，放冷，入礬灰二錢，都爲末，用醋麵糊爲圓〇此大。每服十圓十五圓，同葱飯飲吞下。（泄瀉）

三聖散《儒門事親·三法六門·吐劑》

葱白　馬荳　石灰各一斤

右三味，濕搗爲團，陰乾爲細末，貼瘡。如有死肉者，宜先用潰死肉藥。（瘡瘍）

三聖散《育嬰秘訣·驚風總論》

白滑石飛過，兩半　甘草二錢半

右和勻用三分，一用青黛一錢和勻，名安魂散，早以竹葉湯下。一用硃砂飛過一錢和勻，名鎮心散，午用燈心湯下。一用苦梗細末一錢，和勻，名定魄散，晚用蘇葉湯下。（初生兒疾病）

三解牛黃散《幼幼新書·實熱》

白僵蠶　全蝎去土，炙　防風　白附子　川黃芩　桔梗　川大黃　甘草炙　白茯苓　人參　川鬱金用皂角水煮乾

右前件各等分爲末，各淨洗，研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薄荷蜜熟水調下。（疳疾）

三解散一名寧心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防風去蘆　天麻　茯神去皮木根　鬱金無，以山梔仁代　白附子　大黃七味各二錢半　赤芍藥　黃芩　僵蠶三味各五錢　全蝎十五尾，去尖毒　枳殼二錢，如前製　粉草六錢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用溫薄荷湯無時調下，或燈心湯。（初生兒疾病、發熱、丹毒、水痘）

三癇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黑錫二兩　水銀半兩，二味同結沙子，研極細　蝎梢半兩　木香半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僵蠶去絲嘴，半兩，炒黃　人參去蘆，半兩　半夏半兩，湯洗七次　防風去蘆并叉枝，半兩

右爲細末，石腦油半盞，開極細，入麝香一錢，腦子半錢，各研細，與藥末拌勻，棗肉和圓，黍米大。每服三五丸至十丸，煎荆芥、薄荷湯下，無時。（急驚）

三蘇飲《幼科直言·喘證》

蘇梗　蘇子炒　蘇薄荷　陳皮　杏仁　川芎　防風　枳殼　葱白一寸爲引。（咳喘）

下積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積滯證治》

丁香　縮砂仁各十二箇　史君子五個，焙，　烏梅肉焙　川巴豆肉各三箇，不去油

右末，研細和勻，爛飯圓，麻子大。每三圓，橘皮煎湯下。（食癖）

下蟲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新白苦練根皮酒浸，焙　綠色貫衆　木香　桃仁浸，去皮，焙　蕪荑焙　雞心檳榔各二錢　鶴虱炒，一錢　輕粉半錢　乾蝦蟆炙焦，三錢　史君子略煨，取肉，五十兩

右末，飛麵糊圓，麻子大。每二十圓，天明清肉汁下。（疳疾）

下蟲元《活幼口議·議脹》

鶴虱炒，一錢　光粉炒，二錢　膩粉二大錢　史君子一百個，炒　檳榔一分，生，　龍牙根一錢　貫衆子午卯酉日採取者方驗，綠色者佳，二錢　龍膽根二錢　苦楝根皮酒炙，二錢

右爲細末，水煮麵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三五十圓，空心食前甘草湯下。或以楮肉清汁羹與服，尤妙。（腫脹、蟲證）

大七寶散《幼幼新書·霍亂吐利》

木香炮　丁香炒　官桂去粗皮，不見火　茯苓　麻黃去節　當歸　甘草炙　人參　大腹皮　訶子　川楝子二味去性　秦艽炒，各一錢　地榆二錢，炒　肉豆蔻一個，炮　藿香取葉，一錢半，炒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水一藥注或半銀盞，入棗子半片煎十數沸，溫服。（嘔吐、泄瀉）

大天南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以天南星一枚，重八九錢至一兩者，先撅一地坑，深三寸許，用炭火五斤，燒通赤，去火，入好酒半盞在內，然後入天南星，卻用炭火三兩條蓋卻坑子，候天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令勻熟，不可稍生，放冷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濃煎生薑、防風湯調下，無時。（急驚）

大分清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茯苓　澤瀉　木通各一錢　豬苓　梔子或倍之　枳殼　車前子各一錢　水一鍾半，煎八分。食遠溫服。（淋證）

大艾煎圓《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大艾葉燒灰　乾葛粉　胡粉炒　海螵蛸　龍齒

右件等分爲末，煉蜜圓，雞頭子大。每服一粒至二粒，飯飲磨化。（痢疾）

大防風湯《保嬰撮要·鶴膝風》

附子炮　牛膝酒炒，各一錢　白朮　羌活　人參　防風各二錢　杜仲去皮薑製　川芎　肉桂去皮　黃芪炒　熟地黃自製　芍藥炒，各一錢五分　甘草一錢

右每服三五錢，水煎，仍量兒大小用之。（鶴膝）

大如聖飲子《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桔梗　甘草　鼠粘子　麥門冬五錢

右每服二錢，水煎。（天花）

大豆黃卷散《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貫衆　板藍根　甘草　大豆卷以無根水浸生卷是也，日乾，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五分，井泉水煎飲。（發熱）

大阿膠丸《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阿膠炒　熟地黃　白茯苓　五味子　山藥各一兩　貝母　百部　柏子仁　破故紙　桂心　杜仲薑汁炒　麥門冬焙乾，各半兩　人參　沉香各三錢

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紫蘇湯下。（咳喘）

大和中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陳皮二錢　枳實一錢　砂仁五分　山查二錢　麥芽二錢　厚朴一錢半

澤瀉一錢半

水一鍾半，煎七八分。食遠溫服。（泄瀉）

大承氣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厚朴八兩　大黃四兩　枳實一兩，麩炒

右爲粗末，每服五錢，水半盞，煎至二分，入芒硝一字，去滓溫服，不拘時候。（痢疾、天花、麻疹）

大青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青黛炒，五錢　蜈蚣一對，全者，微炒　蝎二十一箇，全者，微炒　巴豆二十一箇，去皮心膜，出油盡用

右爲末，用鵝梨汁煎，菉豆粉作糊和圓，豌豆大。每服一圓，酒一匙，水一匙，薄荷汁少許，同化下。食癇或急驚發搐，服之立效，乳食前。（急驚）

大青丹《幼幼新書·慢驚風》

蝎梢　白附子　白僵蠶炒炙　木香　檳榔各一分　乾蝦蟆二個，燒灰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入：

青黛　續隨子各研，一分

右件同諸藥一處拌勻，用糯米飯和圓如黍米大。每服十粒，點麝香薄荷湯下。量兒大小加減。（慢驚）

大青丹《幼幼新書·急慢驚風》

天麻　水銀只研　朱砂　天南星炮　鐵粉　白附子　硇砂　好墨　僵蠶已上各一錢　金箔五片　銀箔七片　輕粉半錢　黑附子　全蝎麩炒　粉霜各二錢　半夏生薑汁浸，十八個　腦子　麝香　雄黃酒煮，各三錢　蜈蚣一條，鹽湯洗，去頭足

右件末，酒糊圓如桐子大。一服一圓，薄荷蜜水磨下。急慢驚癇等疾，量兒大小用。如尋常潮熱、驚熱、風熱、溫壯或變蒸，一圓可作二服。傷寒不得用。（胎疾、外感、急驚）

大青四物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大青四兩　豆豉八合　阿膠　甘草炙，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每服抄五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入膠，煎令化服。（天花）

大青湯《幼科全書》

元參　大青　桔梗　人中黃　知母　升麻　石膏　梔子仁　木通

右水煎，調燒人糞服之。（天花）

大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大青　玄參　生地黃　石膏　知母　木通　甘草　地骨皮　荊芥穗各等分

共銼細，水一盞，淡竹葉十二片，煎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天花、麻疹）

大青膏《小兒藥證直訣》

天麻末，一錢　白附子末，生，一錢五分　青黛研，一錢　蝎尾去毒，生末　烏梢蛇肉酒浸，焙乾取末，各一錢　朱砂研　天竺黃研　麝香各一字匕

右同再研細，生蜜和成膏，每服半皂子大，至一皂子大。月中兒，粳米大，同牛黃膏，溫薄荷水化一處，服之。五歲已上，同甘露散服之。（外感、發熱、急驚）

大青龍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淨麻黃　熟石膏各三錢　嫩桂枝一錢　光杏仁五枚　炙甘草四錢　老生薑一片　大紅棗一枚

水煎，溫服。（外感）

大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辰砂水飛，五錢　眞鐵粉一錢　輕粉一錢　金箔一大片

右爲細末，分作九服。如遇患者，將一服分二處，每一半，用童子小便幷酒共半盞，煎三四沸，放冷，調藥一半，送下必救丹，如行五里許，再一服，約半日後，便下驚痰惡積便安。如已經取轉虛者，即用井花水調大金散，下必救丹。須認是慢驚者，方可與服，立見其效。氣雖絕，心頭溫者，灌下藥即醒。（慢驚）

大肥兒丸《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宮揀參切片，焙乾　山楂肉炒　漂白朮土炒　眞廣皮炒　蓬莪朮炒　川厚朴薑製　六神麴炒　雅川連薑製　胡黃連炒　杭青皮醋炒　白雲苓乳蒸杭白芍酒炒　地骨皮酒炒　宣澤瀉炒　肉豆蔻煨　尖檳榔　正川芎炒北柴胡酒炒　使君肉炒　乾蟾蜍煅　炙甘草各五錢　五穀蟲一兩

共爲末，煉蜜爲丸，彈子大。米飲化下。（疳疾）

大茴香湯《幼科金針・積氣》

白朮　枳實　元胡索　青木香　肉桂　橘核　香附　茱萸　大茴香

右藥加生薑，水煎服。（食癖）

大茱萸圓《活幼口議・議脹》

蓬莪朮　京三稜各一分，醋煮　乾薑炮　青皮　陳皮並去白　木香　丁香各二錢　巴豆二十一粒，去殼心膜，出油　綠小細茱萸二錢

右爲末，醋糊爲圓。麻子大。每服七圓至十圓，大者加服，生薑、棗子湯下。（腫脹）

大真珠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滑石末三錢　輕粉三錢　半夏麴末二錢　天南星末二錢　全蝎七箇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出油，取霜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蒸餅和丸，菉豆大。一歲兒一丸，葱湯送下，乳食前。（食癖）

大連翹飲《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連翹　瞿麥　荊芥　木通　赤芍藥　當歸　防風　柴胡　滑石　蟬退　甘草各一錢　山梔炒　黃芩炒，各五分

右每服三錢，水煎，一歲每服一二匙，三五歲者，每服數匙。（初生兒疾病、天花）

大胡黃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胡黃連　黃連　苦楝子各一兩　白蕪荑去扇，半兩，秋初三分　蘆薈另研　乾蟾頭燒存性，另研，各一分　麝香一錢，另研　青黛一兩半，另研

右先將前四味爲細末，豬膽汁和爲劑，每一胡桃大，入巴豆仁一枚置其中，用油單一重裹之，蒸熟去巴豆，用米一升許，蒸米熟爲度，入後四味爲圓。如難圓，少入麵糊，圓麻子大。每服十圓，十五圓，清米飲下，食後臨卧，日進三二服。（疳疾、虛羸、蟲證）

大柴胡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柴胡去蘆，四兩　黃芩　芍藥二味各一兩半　大黃　半夏如前製，二味各七錢半　枳實如前製，七錢　甘草一兩，小方故加用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七分，無時溫服。（發熱）

大效人參枳實湯《活幼口議・小兒傷寒》

枳實肆箇，米泔浸，去瓤，切，麩炒　桑白皮　半夏湯洗七八次，切，仍以麥汁浸　甘草炙　白茯苓　款冬花　五味子　阿膠麩炒　細辛各半兩，去苗　人參一分　麻黃去節　苦梗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一小撮，水小盞，生薑三片，棗半箇，烏梅少許，同煎至半，去滓，通口服。二滓併煎。（小兒外感）

大效史君檳榔圓《活幼口議・議脹》

肉豆蔻二箇，炮　檳榔一箇生　宣連　胡黃連　陳皮　青皮　川練子肉炒　蕪荑炒，去皮　神麴　麥芽並炒　木香　夜明砂炒，去土　蘆薈　川芎各一錢重　麝一字

右爲末，獵豬膽汁、薄荷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三五十圓，溫飯飲下。（蟲證、腫脹）

大效至聖千金飲子《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綿黃芪蜜炙　甘草　陳皮　罌粟殼炙　木香　白芍藥　地榆　川當歸　枳殼製炒　黑豆炒　烏梅　淮棗　白朮　訶子炮，去核，杵　黃連

右等分，㕮咀，每服二錢，水小盞，煎至半，去滓，通口與服。（痢疾）

大效神功救生丹《活幼口議・議腫》

雄黃令研　朱砂各一分，令研　巴豆二十一粒，去殼　乾薑二錢

右用水醋一盞，以巴、薑就煮令乾，去薑不用，將巴出油，和雄、朱研勻，雪糕搜元如麻子大。每一歲三元，並用酒浸赤芍藥以少許送下。（咳喘、腫脹）

大效雄朱化痰定喘圓《活幼口議・喘急證候方議》

雄黃　朱砂各一錢，研　蟬蛻　全蝎炒　地龍　白僵蠶　天南星　白附子炮，各壹分　輕粉半錢重

右爲末，麵糊爲圓，麻子大。每服三十圓，薄荷茶清送下，食後服。（咳喘）

大效疏風散《活幼口議・小兒傷寒》

錦紋大黃緊實者，三錢重　雞心檳榔二錢重　舊陳橘皮去白，二錢　樸消一錢　黑牽牛壹分，半熟

右五味爲末，每二歲兒服半錢匕，三歲一錢匕。先用生蜜調就，次煎

薄荷湯點與服，不拘時候。（外感）

大黃圓《小兒藥證直訣》

大黃　黃芩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圓，如菉豆大，每服五圓至十圓，溫蜜水下，量兒加減。（發熱）

大黃圓《小兒藥證直訣》

川芎半兩，銼　黑牽牛半兩，半生熟炒　大黃一兩，酒洗過，米下蒸熟，切片，曝乾

甘草一分，銼，炙

右爲細末，稀糊和丸如麻子大。二歲每服十丸，溫蜜水下，乳後服，以湯利爲度。未利，加丸數再服，量大小虛實用之。（發熱）

大黃化毒湯《幼科全書》

歸尾　生地　升麻　麻子仁研　桃仁泡　紅花　大黃酒炒　枳殼炒

右水煎，入檳榔末同服。（天花）

大黃牡蠣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一兩　黃芩　瓜蔞根　甘草各十八銖　滑石二兩　桂心　牡蠣熬

人參　龍骨　凝水石　白石脂　硝石各半兩

右十二味咬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每服三合，一日夜令盡，雖吐亦與之。一本加紫石英半兩。（發熱）

大黃散《痘疹論·病後解利當觀虛實者何》

大黃微炒，一兩　川芎一兩　黃芩五錢　枳殼五錢

右剉，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紫草少許，煎半小盞，溫服，不拘時。（天花）

大黃散《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川大黃末，水調貼。（天花）

大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生大黃　硇硝　甘草各半兩　桂心八兩　石膏一兩　大棗五枚

右六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每服二合。（發熱）

大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　人參　細辛　乾薑　當歸　甘草各三銖

右六味咬咀，以水一升，煮取四合，服如棗許，日三。（發熱）

大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　甘草　麥門冬各一兩

右三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二三歲兒分三四服。（痢疾）

大黃湯《幼科直言·喘證》

大黃　石膏　桔梗　花粉　蘇子　薄荷　歸尾

白水煎。（咳喘）

大麥麵《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右以大麥生麵水調服一錢，如無，麥蘗亦得。如無，只用白麵炒微香，調服一錢。小兒食不知饑飽，但燒鼠屎二枚，爲末服之。（食癖）

大黑龍丸《金匱鈎玄·急慢驚風》

牛膽南星　礞石各一兩，焰硝等分煅　天竺黃　青黛各半兩　蘆薈二兩五錢

硃砂三錢　僵蠶五分　蜈蚣二錢半，火燒存性

右爲細末，煎甘草膏，丸如雞豆大。每服一丸，或二丸。急驚，薄荷湯下，慢驚，桔梗白朮湯下。（急驚、慢驚）

大順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細麵二十兩　生薑十六兩　赤茯苓去皮　粉草二味各五兩

右先以生薑方切如菉豆樣，石鉢內略杵爛，入麵再杵勻，攤作薄片，烈日中暴乾。赤茯苓、粉草二味細剉，同前薑麵片或曬或焙，合研爲末。每服一錢至二錢，新汲井水無時調服，或溫熱湯。（嘔吐、腹瀉）

大惺惺圓《小兒藥證直訣》

辰砂研　青礞石　金牙石各一錢半　雄黃一錢　蟾灰二錢　牛黃　龍腦各一字，別研　麝香半錢，別研　蛇黃三錢，醋淬五次

右研勻細，水煮蒸餅爲圓，朱砂爲衣，如菉豆大。百日兒每服一圓，一歲兒二圓，薄荷溫湯化下，食後。（急驚、疳疾）

大尊重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粉霜三錢　黃丹半兩　定粉半兩　硇砂半兩　腻粉二錢　京三稜末一兩

白麵五錢，少即量添些小

右爲末，同勻，沆水和圓，曬乾，炭火上炒令烈焦，再杵羅爲末，棗肉和圓，菉豆大。每服二十丸，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大補元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人參補氣補陽，以此爲主。少則用一二錢，多則用一二兩　山藥炒，二錢　熟地補精補陰，以此爲主。少則用二三錢，多則用二三兩　杜仲二錢　當歸二三錢，若泄瀉者去之　山茱萸一錢，如畏酸吞酸者去之　枸杞二三錢　炙甘草一二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慢驚）

大補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歸身　白朮炙　甘草炙　赤芍　官桂少許

右水煎服。（天花）

大補快斑湯《幼科全書》

黃芪　當歸　川芎　赤芍　人參　生地　甘草　牛蒡　防風　荆芥穗　連翹

右水煎，入燒人糞同服。（天花）

大補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白朮　當歸　熟地　白芍　白茯　官桂　甘草　木香　青皮。（天花）

大補湯《片玉心書・諸瘡門》

人參　黃芪　川芎　連翹　白芷　白茯苓　當歸　生地　白朮　甘草　赤芍　薑棗引，水煎服。（瘡湯）

大補養命湯《幼科全書》

黃芪　官桂　川芎　赤芍　白朮　白茯　甘草　木香　當歸　大棗

右水煎服。（天花）

大聖散《嬰童百問・惡核瘰癧》

牡蠣二兩，火煅爲末　玄參一兩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清茶調下。（瘡瘍）

大聖散《嬰童百問・惡核瘰癧》

羌活　荆芥　升麻　薄荷　防風　甘草　大黃　黃芩　玄參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六分，溫服。（瘡瘍）

大腹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大腹皮一兩，炒　檳榔半兩　枳殼麩炒，去穰，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知母半兩　陳皮半兩，去白，稱　甘遂一分，慢火煨令黃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無時。（食癖）

大燕黃湯一名梔子茯苓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山梔三分　黃柏　甘草炙，各二分　蕪荑五分　黃連　防風各二分　麻黃　羌活　柴胡各三分　白朮　茯苓　當歸各四分

右每服二三錢，水煎。（天花）

大醒脾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南星　白茯苓　橘紅各一分　全蝎焙　甘草炒　白附子炮　石蓮子　人參　木香各半分　陳倉米二百粒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慢驚）

大營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當歸二三錢，或五錢　熟地三五七錢　枸杞二錢　炙甘草一二錢　杜仲二錢　牛膝一錢半　肉桂一二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發熱、汗證）

大蘆薈圓《小兒藥證直訣》

蘆薈研　木香　青橘皮　胡黃連　黃連　白蕪荑去扇，秤　雷丸　鶴虱微炒，各半兩　麝香二錢，另研

右爲細末，粟米飯圓，菜豆大。米飲下二十圓，無時。（疳疾、蟲證）

大麝香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麝香半兩，研　朱砂半兩，研，水飛　粉霜半兩，研　五靈脂揀淨，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一兩　乾蟾一兩　夜明沙半兩　白礬枯，半兩　地龍去土，一分，炒乾蜣螂七箇，去翅足，炙黃焦

右爲細末，入研拌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七粒，溫水下，無時。（疳疾）

大驚圓《幼幼新書・一切驚》

白附子二錢　朱砂一分，研　腦　麝各半字　白僵蠶半兩，與附子並用麥麩炒，麩黃赤，去麩不用　金銀箔各五片

右分出一半朱砂入前二味，同金銀箔研勻，入麵糊爲圓如〇大，將所留出朱砂爲衣。一圓分作兩服，蜂糖薄荷熟水磨下。如大段驚疾發作，一圓只作一服。（胎疾、外感）

大驚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雄黃研飛，一錢　青礞石火煅，研，一錢　鐵粉二錢半　硃砂研飛，三錢　蛇黃火煅，醋淬九次，研飛，二錢　蝦蟆灰一錢半

右研勻，以水浸飪餅和丸，桐子大。每服一圓，煎薄荷水，磨剪刀股化下，日二三。此藥治驚化涎，不用銀粉，服之則無他苦，不拘時候。（急驚）

山查湯《幼科直言·喘證》

山查肉　陳皮　桔梗　蘇子　枳殼　柴胡　杏仁炒　生薑一片爲引。（咳喘）

山梔子湯《痘疹論·狀如蚊蚤所齧而色黑者何》

山梔子仁二兩　白蘚皮一兩　赤芍藥一兩　升麻一兩　寒水石五錢　甘草炙，五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入紫草、薄荷各少許，同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天花）

山藥湯《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山藥半兩，炒　白朮半兩，炒　粟米一分，略炒　木香一錢，濕紙裹煨　人參去蘆，半兩　甘草一錢，炙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半盞，入陳紫蘇一大葉同煎至一半，去滓溫服，食前。（不思食）

千金内托散《瘡瘍經驗全書·發頤毒》

桔梗　厚朴　白芷　防風　人參　黃芪　川芎　甘草　當歸　官桂　黃芩　白朮

煎服。（疙瘩）

千金散《幼幼近編》

全蝎炙　白僵蠶　硃砂　黃連　明天麻　牛膽南星各四分　牛膽黃冰片各一分　生甘草二分

每用一分，薄荷燈心金銀煎湯下。（急驚）

千金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右以蜀椒、左顧牡蠣各六銖，碎之，酢漿一升，煮取五合，分服。（疰病）

千金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橡斗子一兩　細茶　白薑　甘草三味各二錢半　白芷五錢

右件剉焙爲末，煉蜜圓，芡實大。每服二圓至三圓，溫米清湯空心化下。人醋與蜜相亭爲膏尤妙，溫湯化服。（泄瀉、痢疾）

千緡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法半夏二錢　大皂角五分　老生薑一錢　炙甘草一錢

水煎服。（咳喘）

川芎升麻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川芎　川升麻　當歸去蘆，洗淨　白芍藥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七分盞，煎至五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川草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川芎　白芷　甘草半生半炙，三味各七錢　赤芍藥　當歸酒洗　淨黃連三味各五錢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白痢，白薑湯調，赤痢，甘草湯調，赤白痢，溫米清湯調，並空心服。（痢疾）

川烏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眞川烏生，一分，　全蝎　木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四片，煎取其半，旋滴入口中。（慢驚）

川黃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大黃剉，微炒　川芎各一兩　甘草炙　黃芩　枳殼炒，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紫草少許，同煎至半小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川椒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川椒一兩，去目并閉口者不用，揀淨，慢火炒香爲度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右爲細末，粳米飯和圓，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無時。（泄瀉）

川楝子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癎疝論》

川楝子去核，取肉，一錢　續隨子去皮淨，一錢　輕粉二錢匕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葱白湯下，不過十服愈。（疝證）

川楝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乾漆三分，炸碎，炒烟出盡　雄黃一分，研，水飛　巴豆霜一錢

右爲細末，糊丸黍米大。每服五七丸，量大小加減，取東引石榴根煎湯下，痛甚者煎苦楝根湯或煎蕪荑湯下。（蟲證）

川楝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癇疝證治》

木香　檳榔　三稜　蓬朮炮　青皮去白　陳皮　川楝肉　芫花米醋浸炒，各半兩　辣桂　牽牛生，取仁，各三錢　川巴豆肉不去油，一錢

右細末，飛麵糊圓，麻子大。每三圓，空心一服，午前一服，薑湯送下。（疝證）

小七香丸《痘疹金鏡錄》

香附去毛　縮砂　益智去殼　陳皮　蓬朮俱炒用　丁皮　甘松

爲細末，薑汁糊丸，如黍米大。（嘔吐、泄瀉）

小牛黃丸《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乾葛截炒取末，一兩　甘草炙，一錢　黃芩去心與浮皮，一分　防風半兩　麝半字　山梔子半兩，去皮取子

右爲細末，入麝和勻，如皂子大，煉蜜爲丸，常服，薄荷湯化下。（驚悸）

小牛黃丸《幼幼近編》

膽星　硃砂各一兩　巴霜五錢

面糊同牙皂膏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丸。（急驚）

小分清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茯苓二三錢　澤瀉二三錢　薏仁二錢　豬苓二三錢　枳殼一錢　厚朴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八分，食前服。（腫脹）

小朱砂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朱砂一分，研，水飛　巴豆三十箇，去心皮膜，出油令盡　半夏湯洗七次，焙乾爲末，抄二大錢　杏仁五箇，熱灰內炮過，湯浸去皮尖，炒黃

右爲細末，麵糊和圓，菉豆大。二歲兒一圓，荊芥薄荷湯下，三歲加一圓，五歲者三圓。如有驚在內者，利動至病盡，藥圓乃出，如無驚者，藥不下也。甚妙而穩，乳食前。（急驚）

小沉香丸《嬰童百問・積痛》

砂仁煨　蓬朮煨，各四錢　香附米炒，一兩　眞沉香六錢　甘松三兩六錢　益智仁炒　炙草各一兩半　舶上丁香皮二兩四錢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或四十丸，食後溫生薑湯下，或嚼破更妙。（食癖、心腹痛、腹脹）

小沉香煎元《活幼口議・議脹》

乳香　沉香各一錢　肉豆蔻一個，煨　杏仁一分，炒　百草霜一分　木香　丁香各一分　巴豆十四粒，出油如霜

右爲末，煮酒封頭蠟和爲元，如菉豆大。每服三五元，淡生薑湯送下。應患肚痛不止，服之功效。常服以通爲度。（腫脹）

小沉麝煎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烏梅一箇，連核去仁　巴豆二箇，去殼幷心膜　丁香三箇　胡椒四箇

右爲末，醋糊爲丸，芥子大。每服三四丸，米飲下，臨卧。（食癖）

小和中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陳皮一錢五分　山查二錢　茯苓一錢半　厚朴一錢五分　甘草五分　扁豆炒，二錢

水一鍾半，加生薑三五片，煎服。（泄瀉）

小阿膠散《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阿膠粉炒，錢半　蘇葉一錢　烏梅少許

每服四字，水煎服。（咳喘）

小青圓《小兒藥證直訣》

青黛一錢　牽牛末，三錢　腻粉一錢

並研勻，麵糊圓，黍米大。百日者一圓，一歲者二圓，隨乳下。（初生兒疾病、疳疾、急驚、食癖、腫脹）

小青龍湯《保嬰撮要・咳嗽》

麻黃去節　赤芍藥　半夏湯炮，各七錢　細辛　乾薑炮　甘草炙　桂枝各三錢　五味子半兩，杵

右每服二錢，水煎。（咳喘）

小抱龍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天竺黃一兩　雄黃二分　辰砂　麝香各半兩　天南星四兩，臘月釀牛膽中，陰乾百日

右爲末，煮甘草膏子和丸，如皂子大。每服一丸，溫水化下。（外感、

發熱、急驚）

小兒太極丸《溫疫論·小兒時疫》

天竺黃五錢　膽星五錢　大黃三錢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僵蠶三錢

右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杵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證，薑湯化下一丸，神效。（外感）

小建中湯《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桂枝一兩半　芍藥三兩　炙草二兩　膠飴半升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六分去滓，下膠飴兩匙許，再煎化溫服，日三夜二。尺脈尚遲，再作一劑，加黃芪末一錢。（外感）

小茴香湯《幼科金針·疝氣》

川楝子　黑豆　桃仁　青皮　小茴香　粉丹皮　木通

右藥加葱白淡薑煎服。（疝證）

小品犀角地黃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赤芍藥一分半　生地黃四兩　牡丹皮去心，半兩　犀角屑半兩，無即以升麻代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渣溫服。有大熱如狂者，加黃芩半兩，更量大小與服。（天花）

小香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木香　訶子肉各一分　黃連半兩，炒

右爲細末，飯和圓，菉豆大。米飲下十圓至三五十圓，頻服之，食前。（泄瀉）

小紅圓《小兒藥證直訣》

天南星末，一兩，生　硃砂半兩，研　巴豆一錢，取霜

並研勻，薑汁麵糊圓，黍米大。百日者一圓，一歲者二圓，隨乳下。（初生兒疾病、疳疾、急驚、食癖、腫脹）

小桃花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赤石脂　龍骨煅　密陀僧　定粉　黃丹炒紫黑色用

右等分，醋糊圓，菉豆大。每服十圓十五圓，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小真珠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木香　白丁香直者　丁香各半錢　滑石末二錢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水浸一宿，研細爛　輕粉半錢，留少許爲衣

右細勻，以濕紙裹陳米飯燒，取中間軟者和丸，麻子大。一歲兒一丸，炮皂子湯放溫送下。挾風熱秘澀難動者，先服涼藥一服。乳癖者，量虛實加減丸數，隔日臨卧更服。（食癖）

小陷胸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半夏如前製，一兩　淨黃連　栝蔞實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白蜜大匙，煎至八分，無時溫服。未效再投，得微下黃涎爲好也。（心腹痛）

小陷胸加大黃湯《幼科發揮·肺臟兼證》

黃連　半夏　枳實　栝蔞和皮用　甜葶藶　大黃各等分

右剉，先以水煎栝蔞一沸，入藥煎七分，食後服。（咳喘）

小柴胡加生地黃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柴胡　人參　黃芩各三錢　甘草炙，二兩　生地黃　半夏湯泡七次，薑汁拌炒，各二兩。

共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半盞，去渣，溫服。（天花）

小柴胡加枳桔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柴胡一錢　半夏　甘草各半錢　人參　黃芩各三錢　枳殼　桔梗各一錢

共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一片，煎六分服。（天花）

小柴胡湯《閻氏小兒方論》

柴胡去蘆，八錢　半夏湯洗，切，焙，二錢半　黃芩去心　人參去蘆　甘草炙，剉，各三錢

右爲粗末，每三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棗一枚，擘破，同煎及八分，濾去滓，放溫，分作三二服。大小以意加減，並不以時候，日三夜二。（外感、發熱、天花）

小黃圓《小兒藥證直訣》

半夏生末，一分　巴豆霜，一字匕　黃柏末，一字匕

並研勻，薑汁麵糊圓，黍米大。百日者一圓，一歲者二圓，隨乳下。（初生兒疾病、疳疾、急驚、食癖、腫脹）

小麥湯《幼幼集成·水痘露丹證治》

白滑石　地骨皮　生甘草各五分　官揀參　川大黃　淨知母　川羌活各四分　葶藶子五分

小麥一十四粒引，水煎，熱服。（水痘）

小黑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川烏　南星各一枚，大者

右入一小瓶子內，用濕紙密搭封口，慢火燒之。候火滅取出，削取中心所存白處，如皂子大用之。須燒數枚，擇中度者方用爲末。次入薄荷葉、玄參末各五錢匕，研勻，煉蜜和成劑。每用旋擘豆許圓之，葱白湯下，頻頻服。（發熱）

小惺惺圓《小兒藥證直訣》

臘月取東行母豬糞燒灰存性　辰砂水研，飛　腦　麝各二錢，　牛黃一錢，各別研　蛇黃西山者。燒赤醋淬三次，水研，飛，乾用半兩

右以東流水作麵糊圓，桐子大，硃砂爲衣。二三歲每服二圓，鑰匙研破，溫水化下。小兒才生，便宜服一圓，除胎中百疾，食後。（發熱，急驚，疳疾）

小鎮心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朱砂水飛　鐵粉　京墨各一兩　腦子　麝香各一字

右爲細末，陳米飯和圓，菉豆大。每服二三圓，荊芥湯化下，無時。（急驚）

小歸命散《嬰童百問・齁鮯》

白茯苓　人參　白朮各半兩　甘草三錢　辰砂二錢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七味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咳喘）

小續命湯《幼科鐵鏡・附方》

麻黃　人參　黃芩　川芎　芍藥　甘草　杏仁　防風　防己　肉桂　附子（五遲五軟五硬，急驚）

小靈丹《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雄黃　朱砂各二錢　乳香　沒藥各一錢五分　大蟾蜍取心肝，瓦焙乾，五錢　麝香三分

右研細末，取豬心血、鷄冠血，丸如皂子大。每服一丸。身無大熱，生酒化下；熱甚，不飲酒者，紫草、燈心湯下。（天花）

子丑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鼠糞　黑牽牛各等分

右爲細末，三歲兒每服一錢，用橘皮湯調，不拘時服。（疳疾）

四　畫

天水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白滑石四兩　甘草一兩

共爲細末，白湯調服。或用塗痘，甚佳，以蜜水調刷之。（天花）

天花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天花粉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無灰酒一盞，煎七分，空心溫投。不能飲者，止用水煎，少入酒同服。（瘡瘍）

天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茄種見霜者，半兩，切碎，焙乾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羌活去蘆，一分，焙

右爲末，二三歲兒一字，五七歲半錢，七八歲一錢，麝香酒調下，日三，疾愈止服，不拘時候。（急驚）

天竺丸《幼幼近編》

天竺黃　明天麻　鉤藤鉤各五錢　棗仁　麥冬各二兩　人參　遠志　白芍藥酒洗　天冬去心，各一兩　茯神一兩半　橘紅七錢　蜜丸如彈子大，水飛硃砂爲衣，燈心湯下，每服一丸。（急驚）

天竺黃散《幼幼新書・實熱》

天竺黃　川鬱金用皂角水煮乾　茯苓去皮　麥門冬子各半兩　蟬蛻去足　蝎去土　白僵蠶各十四個　甘草一兩，炙　朱砂一分　腦　麝隨意所入

右件各淨洗，研羅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蜜熟水調下。（初生兒疾病）

天竺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天竺黃　鬱金無，以山梔仁代　茯神去皮　甘草四味各半兩　硼砂　牙消　白芷　川芎　僵蠶去絲　枳殼如前製，六味各二錢半　硃砂水飛，二錢　麝香

一字　蟬殼十五，洗去泥土膠足

右除硼砂、牙消、硃砂、鹿香四味乳鉢細杵，餘九味焙乾末，同入乳鉢內再杵勻，每服半錢或一錢，溫薄荷湯無時調服，或麥門冬湯。（發熱）

天竺黃散《奇效良方·小兒證通治方》

天竺黃研　川鬱金　山梔子　僵蠶炒，去絲嘴　蟬殼去土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一歲半錢，熟水薄荷湯皆可服，不拘時。（初生兒疾病）

天南星圓《幼幼新書·傷寒變疹》

天南星一個，去皮　朱砂一錢　蝎半錢　輕粉少許

右爲末，酒麵糊圓如菉豆大。每服七粒，薄荷湯下，日進二服。（外感、咳喘）

天南星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南星一斤，每重一兩上下者，用溫湯浸洗，刮去裏外浮皮幷虛軟處令淨，用法酒浸一宿，用桑柴蒸，不住添熱湯令釜滿，甑內氣猛，更不住洒酒，常令藥潤，七伏時滿取出，用銅刀子切開一箇大者，嚼少許不麻舌爲熟，未即再炊，候熟用銅刀切細，焙乾　麝香研丁香各一兩　龍腦研，一兩半　辰砂別研水飛，二兩，用一半爲衣

右爲細末，入研藥勻，煉蜜幷酒圓，朱砂爲衣。每服一豆許，生薑煎湯調下。（慢驚）

天南星圓《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天南星炮　半夏湯洗七次　白礬枯，各一錢　雄黃細研，一錢

右爲末，煎熬皂角膏爲圓，入少許麵作糊，圓如麻子大。每服二三十圓，淡生薑湯送下。（咳喘）

天南星煎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慢火熬至半盞，去滓，再煎成膏　白附子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乾蝎一兩

右下三味爲細末，入膏和圓，菉豆大。三歲兒二圓，五歲兒三圓，薄荷湯送下，日二服，無時。（急驚）

天保采薇湯《幼科鐵鏡·附方》

羌活　前胡　半夏　陳皮　柴胡　赤芍　白茯　川芎　枳殼　厚朴　桔梗　蒼朮　升麻　葛根　藿香　獨活　甘草（胎疾、發熱、急驚、丹毒）

天真膏《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生地黃　麥冬　元參　白茯苓　紫菀茸　知母　陳皮　桑白皮　沙參　生黃芪　薏苡仁　棗仁　丹皮　茯神　當歸身　白朮

右以生地、麥冬、元參、沙參、黃芪、苡仁、炒白朮爲君，白茯苓、炒棗仁、茯神、當歸、丹皮、陳皮、紫菀茸爲臣，炒知母、桑白皮爲佐，入砂鍋內，以長流水浸，用桑柴文武火煮兩時辰久，水乾再添水於內，取出去滓，將藥水澄清，復入砂鍋再熬，加蜜和成膏，以磁罐收貯，每用三匙，滾水調服。（麻疹）

天烏散《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天南星　赤小豆　草烏　黃柏

右等分爲末，生薑自然汁調貼患處。用米醋調尤佳。（瘡瘍）

天麻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南星炮，二錢　白附子炮　牙硝　天麻　川靈脂　全蝎焙，各一錢　輕粉半錢　巴霜一字

右爲末，稀麵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薑錢泡湯送下。（急驚）

天麻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青黛乾　川黃連　天麻　北五靈脂　夜明砂微炒　川芎　蘆薈各二錢　龍膽草　防風　蟬殼去足，各一錢半　全蝎二枚，焙　麝少許　乾蟾頭炙焦，三錢

右末，豬膽汁浸糕圓，麻子大。每十圓，薄荷湯下。（疳疾）

天麻丸《嬰童百問·百啐內嗽》

川芎一兩半　生甘草二兩　硼砂半兩　天麻　蟬蛻　僵蠶　人參　辰砂　天竺黃　雄黃　白附子　坯各一兩　金箔五片

右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下。（初生兒疾病、咳喘）

天麻丸《幼幼集成·胎病論》

明天麻薑製　法半夏　北防風　川羌活　牛膽星　直僵蠶　北全蝎各五錢

爲末，蜜丸芡實大。每一丸，鉤藤湯下。（胎疾）

天麻防風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天麻　防風去蘆并叉枝　人參去蘆，各一兩　乾蝎　白僵蠶去絲嘴，並炒，各半兩　朱砂水飛　雄黃各研　甘草炙，各一分　牛黃　麝香各研，各一錢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桐子大。每服一二丸，薄荷湯化下，無時。（急驚、外感、發熱）

天麻定喘散《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明天麻　防風　羌活　生甘草　半夏麴　桔梗各一兩　白朮　川芎各半兩
右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麥門冬十四個，煎至七分，食後服。（外感、咳喘、急驚）

天麻浴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天麻二錢　蝎尾去毒，爲末　硃砂末　白礬末各半錢　麝香一字　烏蛇肉酒浸，去皮，焙乾，爲末　青黛末各三錢
右爲末勻，每服三錢，水三碗，桃枝葉五七條，煎十數沸，帶熱浴之，勿得浴背，湯須適溫熱用。（胎疾）

天麻散《幼幼新書・瘡疹已出未出》
天麻　荊芥穗各一分　甘草炙，二錢　麻黃去節，半兩　乾蝎全者，七個
右爲末，令勻。每服一錢，水半盞，薄荷二三葉，酒四五滴，煎至二三沸，帶熱服。如疹子未出，再進一服，相次又服。若得是傷風，服亦不妨。（痘疹）

天麻散《幼幼新書・傷寒》
天麻　荊芥穗　甘草炙，各半兩　麻黃去節，二兩　全蝎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六分盞，薄荷三葉，同煎四分，通口服。（外感）

天麻散《嬰童百問・百晬內嗽》
南星春秋浸五日，冬七夏三，半兩　天麻三錢　硃砂一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用杏仁湯調下，人參湯亦可。（初生兒疾病、咳喘）

天麻鉤藤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鉤藤三分　天麻　蟬殼去土　防風去蘆并叉枝，切　人參去蘆　麻黃去根節　僵蠶去絲嘴，炒黃　蝎尾去毒，炒，各半兩　甘草炙　芎藭各一分　麝香一錢，研
右同爲細末，每用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量大小與服。如冷多，面青唇白，四支冷，入附子末半錢，無時。（急驚、慢驚）

天麻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天麻明亮者　川烏炮裂，去皮，二味各七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慢火煎若稀糊，無時勤與溫服。（慢驚）

天麻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全蝎一分　牛黃一錢，研　白附子四錢　天麻二錢　雄黃四錢，研，水飛　訶子去核，六錢　白朮二錢　藿香葉去土，四錢　白豆蔻仁三錢　縮砂仁三錢　白僵蠶去絲嘴，四錢，炒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化下，甚者兩丸。泄瀉者煎冬瓜子湯下。嘔吐者煎丁香湯化下。並不拘時候，更量大小，臨時加減。亦看病之輕重用藥，則無失矣。（急驚）

天麻蘇合香丸《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天麻　防風　人參　辰砂　雄黃　麝香　甘草炙，各一分　全蝎炒　僵蠶炒，各半兩　牛黃少許　南星一錢　蘇合油一盞
右爲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慢驚）

天雄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赤頭蜈蚣一條，日曬乾，卻用好酒半盞滴潤，炙令脆　天雄一錢，慢火煆存性，研　白附子一錢，切，焙　朱砂半錢，研，水飛　細辛去苗，一錢　輕粉半錢　雄黃半錢，水飛　白朮一錢，焙　鬱金一錢　半夏一錢，洗淨，生薑汁浸一宿，又洗，切，焙乾
右爲細末，入腦麝各少許，煉蜜和圓，鷄頭子大。薄荷湯化下一圓，無時。（急驚）

天漿子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漿子十四箇，有蟲者，去殼　牛黃一分，別研　麝香一錢，研　白附子一錢，炮裂　犀角末一分　半夏一分，湯洗七次　蟾酥一錢　豬膽一箇
右爲細末，入豬膽汁和劑，如汁少，入少麵糊圓，黍米大。每服三五圓，薄荷湯下，無時。（急驚）

天漿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漿子三箇，去殼用蟲　白僵蠶三箇，微炒　乾全蝎三箇，微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去根節麻黃湯調下，日三，得汗出爲效，服之無時。（急驚）

王監京墨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青黛　史君子焙熟　蘆薈　牛膽南星　川墨各二錢　腦麝　麝半錢　腦一字

右爲末，飛白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急驚）

元黃散《幼幼新書·冷痢》

訶子燒，去核，二錢　海螵蛸　龍骨　定粉　黃丹用銀鍋子同定粉一味煅令紅，如無銀鍋子，則用瓷器煅，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紫蘇米湯調下，一日三服。（痢疾）

元參化毒湯《幼科全書》

歸尾　生地　紅花酒洗　連翹　元參　石膏　赤芍　防風　木通　荊芥穗　地骨皮

右淡竹葉引，水煎服。（天花）

元參升麻湯《麻科活人全書·痘夾麻出》

元參一錢　升麻五分　防風　荊芥　牛蒡子炒，研，各七分　生甘草去皮，三分

水煎溫服。（麻疹）

元參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元參　生地黃　丹皮　梔仁　升麻　中甘草各一錢五分　白芍二錢

水煎服。（麻疹）

元參解毒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元參　黃芩　梔仁炒　生地黃　粉葛　荊芥穗　桔梗　甘草

水煎，加茅根汁、京墨汁對服。（天花、麻疹）

木瓜圓《小兒藥證直訣》

木瓜末　麝香　膩粉　木香末　檳榔末各一字

右同研末，麵糊圓如小黃米大。每服一二丸，甘草水下，無時。（初生兒疾病、嘔吐）

木舌金絲膏《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吳茱萸不拘多少

右爲末，用醸米醋調塗腳心，更以紙貼糊粘敷之，立效。（舌病）

木星飲子《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朱砂一分　鬱金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二字，量大小，入龍腦少許，以新汲水茶腳少許同調勻，然後刺豬尾血滴三點子入藥汁。（天花）

木香三使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木香方寸許，黃連半兩，水半升，同煮至水乾，去黃連不用，只將木香，薄切焙乾爲末，分三服。第一服橘皮湯調下，第二服陳米飲下，第三服甘草湯調下。乳食前。（痢疾）

木香大安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木香二錢　黃連三錢　陳皮三錢　白朮三錢　山楂肉一錢半　萊菔子一錢半　枳實一錢半　連翹一錢半　神麴炒，一錢半　麥蘗炒，一錢半　砂仁一錢半。

右爲末，神麴糊爲丸，陳廩米湯下。（天花）

木香圓《小兒藥證直訣》

木香　青黛另研　檳榔　豆蔻去皮，各一分　麝香另研，一錢五分　續隨子去皮，一兩　蝦蟆三個，燒存性

右爲細末，蜜圓菉豆大。每服三五圓，至一二十圓，薄荷湯下，食前。（心腹痛、疳疾、食癖、腫脹）

木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木香一分　肉桂一分　茯苓去黑皮，半兩　檳榔半兩　當歸去蘆，一分，醋浸一宿，炙令黃焦

右爲細末，酒糊丸，黍米大。每服五七丸，柳枝湯下，不拘時候。（心腹痛）

木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木香　訶黎勒煨，去核，等分

右爲末，以沙糖水煮糊和丸，菉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無時。（食癖、腫脹）

木香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木香不見火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青皮去瓤　陳皮去白　肉豆蔻麵裹煨，已上各一分　京三稜一兩，炮

右爲末，麵糊圓如麻子大。每服十圓，薑湯下。（疳疾）

木香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黃連條，三錢　木香　紫厚朴製　縮砂仁　夜明砂隔紙炒，各二錢　訶子肉炒，一錢

右末，粳飯圓，麻子大。每十五圓，乾艾葉生薑煎湯，食前溫下。（疳疾）

木香丸《仁齋直指小兒方・積滯證治》

木香　蓬莪朮　縮砂仁　青皮去白　朱砂研細　代赭石研，各二錢　大丁香一錢　川巴豆肉研，壓去油，一錢

右細末和勻，飛白麵糊圓，麻子大，風乾。每服二三圓，乳傷乳汁下，食傷米飲下。（疳疾、食癖）

木香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沒藥　木香　舶上茴香炒　鉤藤等分　全蝎　乳香各半

右先將乳香、沒藥別研，次入諸藥末，和畢取大蒜少許，研細和圓，桐子大，日乾。每二圓，鉤藤湯下。（急驚、慢驚）

木香內消丸《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南木香屑　京三稜煨　結豬苓焙　宣澤瀉炒　川楝肉炒　正廣皮酒炒香附米酒炒，已上各七錢　杭青皮醋炒，二錢

共爲末，酒煮米糊爲丸。每服一二錢，空心鹽湯下。（疝證）

木香正氣散《幼科金針・腹痛》

木香　查肉　白芍　枳實　白朮　黃連　蘇葉

右藥水煎熱服。（心腹痛）

木香半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木香　半夏湯泡七次，焙乾　肉豆蔻麵裹煨，各一兩　藿香去土　丁香　白朮各半兩

右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人參湯送下，不拘時候。（咳喘）

木香芥粒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陳粟米二合　巴豆半兩，去皮膜，同米炒至米焦，去巴豆，用米　陳皮半兩　檳榔一兩，研細　人參去蘆，一分　木香一分

右爲細末，飯和丸，芥子大。每用看虛實大小加減，三五丸，米湯下，不拘時。（疳疾）

木香豆蔻散《幼科金針・泄瀉》

肉豆蔻四兩，麵煨去油　訶子肉四兩，煨　木香一兩，切，煨

右藥共爲末，砂仁湯調，每服四五錢。（泄瀉）

木香快斑湯《幼科全書》

木香、黃芪　人參　桂心　青皮　訶子肉　歸身　甘草炙　陳皮　白朮　茯苓

右生薑引，水煎服。（天花）

木香承氣丸《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枳實炒　厚朴薑汁炒　檳榔酒浸，各等分　木香減半　大黃酒浸，分兩同上三味

右爲末。酒糊丸，麻子大。白湯下。（腫脹）

木香使君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使君子去殼，二兩，炒　木香一兩　丁香一兩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一兩　沒石子　胡黃連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去麵，一兩，以上先爲末　蘆薈一分，研

麝香一分，研

右爲末同勻，以粟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煎陳橘皮湯下，無時，乳食前。（疳疾）

木香炒連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二兩，粗好折開如金色者，剉勻如豆大，又用生薑四兩，淨洗，亦勻切如豆大，同入石銀器中炒，不住手攪，貴得勻也，炒至生薑焦脆，去薑不用，只用黃連　訶子煨，去核，用半兩　木香半兩

右同細末，以濕紙包粟米飯，慢火煨，水脈溜取出和藥，圓如菉豆大。每服二三十圓，食前米飲下，神效。（痢疾）

木香桃仁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證》

木香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幷雙仁者，麩炒香熟，一兩　檳榔一分　鶴虱

一兩，揀淨　黑狗脊一兩　苦楝根白皮半兩

右爲細末，豬豬膽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麝香湯下，無時。（蟲證）

木香益黃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泄瀉證治》

陳皮一兩　青皮　訶子肉微炒，各半兩　丁香二錢　木香　甘草炙，各二錢半

右細末，每服一錢，陳米少許，水煎服。（泄瀉）

木香黃連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木香　黃連去鬚，各一分　白附子尖二箇，炮

右細末，粟米飯和圓，菉豆大，或黍米大。每服十圓至二三十圓，量大小與之，食前米飲下，日夜三四服。（痢疾）

木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木香　青皮去瓤，各一兩　陳粟米一合　巴豆三十粒，去皮，同米炒至巴豆黑色，去巴豆，留米用　草豆蔻二箇，一箇生用，一箇麵裹煨熟　蛣蜣二箇，去頭足翅，糯米炒焦，去米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米飲調下，食前。（疳疾）

木香散《幼科金針·盤腸內釣》

使君子肉一錢　元胡索一錢　茴香一錢　木香一錢　川楝子七枚，將巴豆肉三十粒同炒黃色，去巴豆

右藥共爲細末，清米飲調服。（心腹痛）

木香散《幼科全書》

木香　乾薑　茯苓　甘草　木瓜　丁香　陳皮

右等分爲細末，水煎，每服一字，綿蘸滴與之。（初生兒疾病）

木香散《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木香磨，三分　前胡八分　甘草炙，三分　赤茯苓去皮，一錢　訶子煨，去肉，一錢　大腹皮　人參五分　陳皮　肉桂各八分　丁香雄者，五粒　半夏薑製，八分

右剉一劑，生薑三片，水一鍾，煎八分，溫服。（天花）

木香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青木香一兩　丁香　薰陸香　白礬各半兩　麝香二錢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渣溫服。（天花）

木香湯《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南星濕紙煨　白附子焙　天麻　木香　橘皮　白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黃芪　白朮　石菖蒲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粗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急驚、慢驚）

木香煎《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南木香剉　肉豆蔻麵裹煨　乾蟾二箇，酥炙　胡黃連　史君子去殼　五靈脂各一兩，搗羅爲細末，別研　巴豆柒粒，去油盡　麝香一分，別研

右爲細末，拌和滴水，於石柏中搗一二百下爲圓，如黍米大。每服三粒，溫生薑湯下，乳後，量兒大小加減服之。（食癖）

木香檳榔丸《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木香　檳榔　青皮去白　陳皮去白　莪朮煨　黃連　黃柏　香附子枳殼麩炒，各一兩　大黃炒　黑丑各二倍

右爲末，水杵爲丸，麻子大。薑湯下。（食癖、腫脹）

木香檳榔丸《幼科鐵鏡·附方》

黑丑　檳榔　木香　神麴　大黃

（食癖）

木通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赤游腫論》

木通一兩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朴硝各半兩　梔子仁　甘草微炙，各一分

右爲粗散，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之。（瘡瘍、丹毒）

木通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木通　滑石　甘草炙　焰硝研，各半兩　三葉草一分

右爲末細勻，每服一字或半錢，沸湯點服，乳食前。（淋證）

木通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山梔二錢　大黃濕紙煨　羌活　木通　赤茯苓　甘草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紫蘇煎湯調下。（急驚）

木通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木通去皮節　地扁蓄去老梗，二味各半兩　大黃　甘草　赤茯苓去皮，三味各

三錢　瞿麥去乾梗　滑石末　山梔仁　車前子　黃芩五味各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燈心三莖，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薄荷同煎。（淋證、丹毒）

木通散《奇效良方·急驚》

木通　石菖蒲　防風　枳殼　全蝎炒　木香　僵蠶炒　甘草　天南星炮，各等分。

右剉碎，每服二錢，用水一盞，煎至五分，生薑三片同煎亦可，不拘時服。（初生兒疾病、急驚）

木通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地龍曬乾燒灰，一錢　通草焙焦　木通焙乾，各五錢

爲末，用米湯調下一錢。（麻疹）

木通湯《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木通　石菖蒲　防風　北梗　桑螵蛸　全蝎焙　直僵蠶　甘草各炒，並用一分　南星略炮，半兩

右剉散，每服三字，紫蘇三葉，薑三片，煎熟與之。（慢驚）

木通湯《嬰童百問·小便不通》

木通　滑石各一兩　黑牽牛半兩，炒

右咬咀，燈心葱白煎，去滓，大小加減以意。（初生兒疾病）

不二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巴豆三十粒，去皮心膜，研細，別用好黃連半兩，水浸濃汁，染紙二張，裹巴豆壓去油　朱砂末，一錢，水飛　寒食麵一錢，炒

右同研細，滴水和丸，菉豆大。新水磨化一丸服，無時。（嘔吐）

不二丸《幼科全書》

蒼朮米泔製，二兩　甘草炒，一兩　羌活一兩半　巴豆去殼，製油　杏仁去皮尖，炒，各四十九粒

右共爲細末，神麴爲丸，黃柏末爲衣，每用一丸。（天花）

不換金散《瘡瘍經驗全書·發頤毒》

半夏　厚朴　蒼朮　陳皮　人參　藿香　茯苓　木香

（疹腮）

不換金正氣散《嬰童百問·霍亂吐瀉》

厚朴去皮，薑汁炒　藿香去土　陳皮　炙草　半夏皂莢、白礬、薑汁同煮　蒼朮米泔浸，各一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大棗二枚，煎七分，絞去滓，食前帶熱服。（泄瀉）

不驚元《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枳殼去瓤，麩炒　淡豆豉

右爲末，每服一字，病甚者服半錢，不拘時候服，日三服。急驚者，薄荷自然汁調下。慢驚者，荆芥湯入酒三五點調下。（急驚、慢驚）

不驚丹《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同上製，一兩　淡豆豉焙乾　茯神去皮木根　南星同上製，三味各半兩　蝎梢五十尾，去尖毒　淨蕪荑二錢半，先入乳鉢內極細研爛

右除蕪荑外，餘五味焙爲末，再同蕪荑乳鉢內杵勻，醋煮糯米粉糊爲圓，周歲內嬰孩粟穀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乳汁下。三歲以上者麻仁大，每服五十圓及六十圓，溫米清湯下。候一時得喫乳食。（慢驚）

太乙十神湯《幼幼集·諸熱辨論》

陳皮　紫蘇　川芎　赤芍　乾葛　麻黃　白芷　香附子　甘草　升麻　水一鍾，生薑三片，棗一枚，去核，同煎，不拘時服。（發熱）

太一保生丹《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全蝎青者，十四箇　白附子生　直僵蠶　牛膽南星　蟬殼　琥珀各二錢　麝半錢　防風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圓，如桐子，金薄衣。每服一圓，薄荷湯調下。（慢驚）

太一萬金丹《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代赭石煅，醋卒　全蝎焙　朱砂　琥珀各一錢　南星濕紙煨　白附子生　防風　烏蛇肉酒浸炙　天麻各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圓，桐子大。每服一圓，急驚薄荷湯調下。初傳慢驚，尚有陽證，用人參湯。（急驚、慢驚）

太一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天漿子去殼，微炒　南星　白附子各微炮　天麻　防風　茯苓各二錢　全蝎　朱砂各一錢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半錢，乳汁化下。（胎疾）

太乙備急散《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雄黃　芫花　桂心各二兩　丹砂研水飛　蜀椒各一兩　藜蘆　巴豆各一分

野葛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五分

右九味，巴豆別治如脂，餘合治下篩，以巴豆和合，更搗令勻調，以銅器中密貯之，勿泄。有急疾，水服一字匕，可加至半錢匕。兒小者半之。（客忤中惡）

太乙紫金丹《外科正宗·瘡瘡主治方》

山茨菰洗，去皮毛，淨，焙，二兩　五倍子淨，二兩　麝香淨，研，三錢　續隨子仁白者，去油淨，一兩　紅芽大戟杭州紫者爲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綿大戟色白者性烈，反傷正氣，弱人服之有致吐血，不宜用，惟取上者，去蘆根，洗淨，焙乾爲末，一兩五錢　硃砂有神氣者　雄黃鮮紅大塊者，俱細研，各三錢

以上之藥，各擇精品，于淨室中製畢，候端午、七夕、重陽或天德、月德、天醫、黃道上吉之辰，凡入室合藥之人，三日前俱宜齋戒沐浴，更換新潔衣帽，臨日方入室中，淨手熏香，預立藥王牌位，主人率衆焚香拜禱。事畢，各將前藥七味等復稱準，入于大乳鉢內，再研數百轉，方入細石臼中，漸加糯米濃飲調和，軟硬得中，方用杵搗千餘下，極至光潤爲度，每錠一錢。每服一錠，病勢重者連服二錠，以取通利，後用溫粥補之。修合時，除合藥潔淨之人，餘俱忌見。（瘡瘍）

太極丸《幼幼集成·非搐二條》

天竺黃五錢　膽南星五錢　酒大黃二錢　直僵蠶三錢　眞麝香二分　梅花片二分

共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煉蜜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證，薑湯化服一丸，神效。（急驚、慢驚）

五子五皮飲《幼科鐵鏡·附方》

蘇子　山查子　蘿蔔子　葶藶子　香附子　桑皮　橘皮　大腹皮　茯苓皮　生薑皮（腫脹）

五皮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大腹皮淨洗，焙乾　桑白皮去粗皮，剉，炒　茯苓皮淨，去埃土　生薑皮略洗，焙乾　陳皮去白，五味各一兩

右件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腫脹）

五皮湯《幼科全書》

五加皮　蒼朮　桔梗　木通　桑白皮　薑皮　防風　豬苓　澤瀉

右燈心爲引，水煎服。（天花）

五加皮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行遲證治》

眞五加皮一分　牛膝　酸木瓜乾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半，以粥飲調，次入好酒二點，再調，食前服，日二劑。（五遲五軟五硬）

五百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鬱李仁別研　胡椒　丁香　黑牽牛　蘿蔔子各一百粒

右爲細末，葱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三五丸，兒大加之，煎葱湯下，無時。（食癖）

五和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當歸酒洗　赤茯苓去皮，二味各半兩　甘草炙　大黃　枳殼水浸潤，去殼剉片，麥麩炒微黃，三味各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發熱）

五色圓《小兒藥證直訣》

硃砂五錢，研　水銀一兩　雄黃一兩　鉛三兩，同水銀煎　眞珠末一兩，研

右煉蜜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四圓，煎金銀薄荷湯下。（急驚、慢驚）

五色丸《幼科全書》

黃芩　黃連各二錢　大黃三錢

不用顏色是三黃丸，加顏色名五色丸。共爲細末，分作五份，滴水爲丸。一份青黛爲衣名青丸，一份硃砂爲衣名紅丸，一份雄黃爲衣名黃丸，一份皂角燒灰存性爲衣名黑丸。（天花）

五君子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二三錢　白朮　茯苓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乾薑炒黃，二三錢

水一鍾半，煎服。（初生兒疾病、外感、發熱、慢驚、心腹痛、嘔吐、泄瀉、食癖）

五苓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澤瀉去粗皮，二兩半　白茯苓去皮　豬苓去皮　白朮三味各一兩半　肉桂去

粗皮，七錢，不過火

右前四味剉焙，入桂同研爲末，每服二錢，溫湯調下，不拘時。若作吹咀，用赤茯苓分兩同前，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發熱、腫脹、汗證）

五拗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麻黄不去根節　杏仁不去皮尖　荆芥不去梗　桔梗四味各五錢，用蜜水炒，剉用　甘草二錢半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咳喘）

五虎湯《幼科全書》

麻黄七分　杏仁一錢　甘草四分　細茶八分　白石膏錢半

右水煎服，取汗禁風。（咳喘）

五味二陳湯《幼科鐵鏡·附方》

陳皮　半夏　白茯　甘草　厚朴　香薷　黄連　山查

（外感）

五味子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五味子　當歸各半兩　麻黄　乾薑　桂心　人參　紫菀　甘草各六兩　白朮　款冬花　細辛各二錢　大黄一兩半

右十二味吹咀，以水二升半，煮取九合，去滓。兒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一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其大黄則別浸一宿下。（咳喘）

五味子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五味子十銖　大黄　黄連　黄芩　麥門冬　前胡各六銖　硇硝五錢　石膏一兩　甘草　當歸各十二銖

右十味吹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服二合，得下便止，計大小增減之。（外感）

五味異功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茯苓　白朮　甘草炙　陳皮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錢，薑棗水煎。（天花）

五物人參飲《活人書》

人參　甘草各半兩，炙　麥門冬一兩，去心　生地黄一兩半，如無，只用干生地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茅根半握，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外感）

五物甘草生摩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甘草　防風各一兩　白朮　桔梗各二十銖　雷丸二兩

右吹咀，以不中水豬肪一斤，煎爲膏，以前藥微火上煎，消息視稠濁，膏成去滓，取如彈丸大一枚，炙手以摩兒百過，寒者更熱，熱者更寒。小兒雖無病，早起常以膏摩囟上及手足心，甚辟風寒。（發熱）

五物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當歸三五七錢　熟地三四錢　芍藥二錢，酒炒　川芎一錢　肉桂一二三錢

水一鍾半，煎服。（天花）

五珍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積滯證治》

青皮不去白，炒焦黄　乾薑燒，帶生存性　北五靈脂　蓬莪朮各一兩

右爲末，夾和秤藥末一兩，用肥巴豆肉以石壓準去半油，秤一錢，研細，拌和粳米飯圓，麻子大。每服三五圓，米湯下，不饑飽時服。（食癖、腫脹）

五香半夏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沉香　麝香　丁香　木香各一分　藿香去土，半兩，用葉　半夏湯洗七次，薑汁拌，炒黄，三兩　肉豆蔻麵裹煨，去淨油　人參去蘆　陳皮去白，各一分

右爲細末，薑汁糊丸，黄米大。每服三十丸，生薑湯下，乳後。（嘔吐）

五香枳實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青木香九銖　麝香六銖　鷄舌香　薰陸香　沉香　防風　秦艽　漏蘆各半兩　升麻　黄芩　白斂　麻黄各一兩　枳實一兩半　大黄一兩十八銖

右十四味吹咀，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八合。兒五六歲者，一服四五合；七八歲者，一服六合；十歲至十四五者，加大黄半兩，足水爲一斗，煮取二升半，分三服。（瘡瘍）

五香連翹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青丁香　薰陸香　鷄舌香　沉香　麻黄　黄芩各六銖　大黄二兩　麝香三銖　連翹　海藻　射干　升麻　枳實各半兩　竹瀝三合

右十四味吹咀，以水四升，煮藥減半，內竹瀝，煮取一升二合。兒生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二百日至期歲，一服五合。一方不用麻黄。

五柴胡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胡一二三錢　當歸二三錢　熟地三五錢　白朮二三錢　芍藥錢半，炒用　炙甘草一錢　陳皮酌用，或不必用

水一鍾半，煎七分。食遠熱服。（外感）

五倍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五倍子二箇，一生一熟，甘草一寸，用濕紙裹煨，同爲細末。每服半錢，米泔調下。立差。（嘔吐）

五疳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川楝子　川芎等分

右爲細末，以漿水煮豬膽取汁和丸，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溫水送下，日三四服。（疳疾）

五疳良方《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川黃連去鬚　蕪荑取仁　神麴炒　麥蘗炒　橘紅　木香　蝦蟆燒，存性，各一錢　史君子三十個，煨，去殼　肉豆蔻生，二個　雞心檳榔二個　麝一字，別研

右細末，雄豬膽二枚取汁，入好酒打清麵爲圓，芥子大。每服十五圓，米飲下。（疳疾）

五疳神效散《幼幼近編》

人參三錢　蕪荑一兩　史君子肉一兩　白芍一兩　橘紅八錢　黃連一兩　甘草五錢　紅麴七錢　麥芽一錢　砂仁五錢　白茯苓一兩　山查肉七錢　滑石一兩　蓮肉二兩　扁豆一兩　青黛一兩　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空心白湯下。（疳疾）

五疳保童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青黛研　麝香研　蘆薈研　熊膽研　胡黃連　黃連去鬚　龍膽去蘆　苦楝皮取皮　蝦蟆灰　蝸牛微炒　白鱓魚炙焦黃，無，即以白蕪荑代　夜明砂微炒　五倍子　青皮去白　天漿子微炒，各一分　蟾頭一枚，炙令黃

右爲細末，糯米飯和丸，麻子大。每一歲兒十丸，溫米飲下，日三服，無時。（疳疾）

五疳消積散《幼科金針·傷積》

三稜一斤　莪朮一斤　神麴四兩　麥芽四兩　川楝子二兩　焦查肉四兩　青皮四兩　蔔子四兩　檳榔二兩　黑丑二兩　陳皮一斤

右藥共爲末，砂仁湯調服。（食癖）

五黃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芪一兩，生用　黃連　黃芩　黃柏　大黃四味各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蜜一大匙，煎七分，無時溫服。（小兒瘡瘍）

五等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黃柏　香豉　牡丹　防風　桂心各二兩

右五味爲末，蜜丸如大豆。兒三歲飲服五丸，加至十丸。兒小，以意酌量，著乳頭上服之。（疝證）

五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熟地五七錢，或一兩　山藥炒，二錢　扁豆炒，二三錢　炙甘草一二錢　茯苓一錢半　芍藥炒黃，二錢　五味子廿粒　人參隨宜用　白朮炒，一二錢

水二鍾，加蓮肉去心十二粒，煎服。（泄瀉）

五福化毒丹《小兒藥證直訣》

生熟地黃焙，秤，各五兩　元參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焙，秤，各三兩　甘草炙　甜硝各二兩　青黛一兩半

右上八味爲細末，後研入硝黛，煉蜜圓如雞頭大。每服半圓或一圓，食後，水化下。（初生兒疾病、天花）

五福化毒丹《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黑參　桔梗各三兩　茯苓二兩半　人參　牙硝　青黛各二兩　甘草七錢半　麝香一字　金箔　銀箔各十片，爲衣

右爲末，煉蜜和劑，如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不拘時。及治瘡疹後餘毒上攻，口齒涎血臭氣，以生地黃汁化下一丸，及用鷄翎刷在口內。（初生兒疾病、臍病、瘡瘍、天花）

五福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人參隨宜（心）　熟地隨宜（腎）　當歸二三錢（肝）　白朮炒，一錢半（肺）　炙甘草一錢（脾）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或加生薑三五片。（發熱、慢驚）

五聖丹《幼科全書》

南星煨　陳皮鹽水炒，各一兩　半夏泡，二兩　杏仁另研，四十九粒　甘草五錢

先以南星、半夏二味另研，同薑汁，皂角汁拌勻，合作麵，取出，再用甘草，陳皮研爲細末，別取竹瀝一椀，將前末捏成餅子焙乾，又浸又焙，瀝盡爲度，再研入杏泥蒸蜜和丸，臨卧噙一丸，薄荷湯嚥下。（咳喘）

五德丸《景岳全書・陣方八新・熱陣》

補骨脂四兩，酒炒　吳茱萸製，二兩　木香二兩　乾薑四兩，炒　北五味二兩。或以肉豆蔻代之，麵炒用。或用烏藥亦可

湯浸蒸餅丸，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甚者百餘丸，滾白湯或人參湯，或米湯俱可下。（泄瀉）

五積散《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香白芷　眞廣皮　川厚朴　芽桔梗　陳枳殼　正川芎　杭白芍　白雲苓　漂蒼朮　大當歸　製半夏　嫩桂枝　黑炮薑　炙甘草

生薑三片，紅棗三枚，水煎服。（外感）

五靈脂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五靈脂去砂石　白附子生　天南星生　乾蝎生　蟬殼去土，生，各一兩

右爲細末，用醋二盞，先以藥末一兩同熬成膏，入餘藥，和圓菉豆大。未滿月兒以乳汁化下一圓，二歲下二圓，大者以意加之，金銀薄荷湯化下。服畢，鼻上汗出是效，無時。（急驚）

五靈脂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五靈脂去沙石，半兩　蟾頭一枚，酥炙黃　蟬殼去土，半兩，微炒　款冬花去枝梗，半兩　青黛一分，研　雄黃一分，研，水飛

右同研勻細，糯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人參湯下，食後。（咳喘）

五靈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五靈脂去沙石，末，二錢匕　白礬枯，半錢匕

右拌勻，每服一錢或半錢，水八分，煎至減半溫服，當吐蟲出。（蟲證）

止汗散《小兒藥證直訣》

蒲扇灰如無扇，只將故蒲燒灰

右研細，每服一二錢，溫酒調下，無時。（汗證）

止肝散《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蘆薈一錢　黃連三分　薄荷三分　茯苓二錢　甘草一分　桑白皮一錢　半夏三分。

水煎服。（疳疾）

日生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北南星一兩，剉，破瓦器盛，東壁土同醋煮少時，濾乾，切片，焙　人參去蘆　冬瓜子仁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慢火煎七分，候溫無時少與緩服。投之急必吐。（慢驚）

日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黑錫　硫黃　水銀　鐵粉各一兩　金箔　銀箔各三十片

右先將錫於鐵銚內鎔化，次入水銀，不住手攪令勻，次入硫黃諸藥，同炒攪勻，離火再炒良久，都傾出，用紙襯地上，頓一宿，出火毒訖，再研令勻細，以熟軟粟米飯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粒，煎人參湯送下，無時。（急驚）

中和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白茯苓　白朮　甘草剉，炒　乾葛剉　白扁豆炒　黃芪切，焙　藿香去土，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棗一箇去核，生薑三片，煎至七分，放溫服。無時。（嘔吐）

中和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厚朴如前製　當歸酒洗　防風去蘆　白芷　肉桂去粗皮　桔梗　川芎　白芍藥　沉香　檀香　乳香　藿香葉　紫蘇葉　黃芪蜜水塗炙　甘草十六味各半兩

右件咬咀，用無灰酒四兩重拌勻，曬乾，天陰略焙，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瘡瘍、天花）

中滿分消丸《蘭室秘藏・小兒門》

枳實　黃連　厚朴各五分　生薑　薑黃　豬苓各一錢　橘皮　甘草　白朮各一錢半　砂仁　澤瀉　茯苓各三錢　半夏麴四錢　黃芩一兩二錢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五十丸，溫水下。（食

癖、腫脹）

內托羌活湯《保嬰撮要·臀癰》

羌活　黃柏酒製，各一錢　防風　藁本　當歸尾各五分　肉桂　連翹　甘草炙　蒼朮　陳皮各三分　黃芪八分

上作二劑，水一杯煎，空心服。（瘡瘍）

內托散《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黃芪　人參　當歸各二錢　川芎　防風　桔梗　厚朴薑汁炒　白芷　甘草各一錢　木香　官桂各三分

右方，如紅紫乾燥黑陷屬熱毒者，去桂加紫草、紅花、黃芩，用此藥調穿山甲炒成珠爲末五分同服。若淡白灰黑陷伏屬虛寒者，加丁香救裏，官桂救表。當貫膿而不貫膿者，倍參、芪，當歸，煎熟，臨服入人乳汁，好酒同摻服，此貫膿之巧法也。（天花）

內托護心散《幼科全書》

人參　當歸　防風　荊芥　牛蒡炒　酒連　酒柏　酒芩　甘草　蟬退　木通　桂枝　連翹

右作一服，用水煎，入燒人糞調服。（天花）

內金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鷄內金即鷄胵內粗皮，陰乾，一兩　白芷　銅青三味各半兩　麝香一字

右前三味剉曬或焙爲末，仍以麝香乳鉢內同杵勻，每用一字或半錢，乾擦患處。先用溫鹽水灌漱，後敷藥。（瘡瘍）

內消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青皮五箇，湯泡，去穰　木香一錢，炮　防己一錢半　丁香十四箇

右先以青皮、巴豆銚內同炒，至巴豆蒼黑，去巴豆不用，將青皮諸藥爲細末，蒸餅和丸，麻子大。三五丸，量大小加減，男孩兒煎陳米湯下，女孩兒煎艾葉湯下，七八歲者十丸，不拘時候。（腫脹）

內消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斑貓一兩，除翅足，粟米大盞，炒令粟米微焦色，仍去粟米

右件入薄荷葉三兩，同研爲末，雞子清爲圓，菉豆大。初用半饑半飽間以溫茶清下一圓，逐日加一圓；加至五圓之外，又逐日減一圓；減至一圓之後，每一日只服五圓，得瘥即止，不可過投。（瘡瘍）

內補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人參　黃芪　白芷　當歸　肉桂　桔梗炒　川芎　木香　甘草炙　防風　厚朴薑製　阿膠炒　橘皮去白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入酒二匙，溫湯浸調服之，不拘時候。（天花）

內疏黃連湯《保嬰撮要·多骨疽》

黃連炒　芍藥炒　當歸各二錢　檳榔　木香各五分　黃芩炒　梔子炒　薄荷　桔梗炒　甘草　連翹　大黃炒，各一錢

右每服一二錢，薑水煎。（瘡瘍）

牛李膏《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牛李子九月後取，研，絹濾汁，不以多少，於銀石器中熬成膏，可圓。每膏二兩，細研好麝香，入半錢

右每二歲兒服一圓，如桐子大，漿水煎，杏膠湯化下。（瘡瘍、天花、麻疹）

牛沫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取東行牛口沫，塗兒口及額上，即效。（臍風）

牛黃八寶丹《救偏瑣言》

牛黃　冰片各二分　珍珠四分　劈砂水飛　雄黃透明者　元參瓦上焙或晒燥，各五錢　川連土炒　犀角　羚羊角　青黛水澄　乳香　沒藥共出汗盡　川貝母炒淨　羌活炒，各三錢　琥珀二錢

右十五味，如法製爲細末，聽用。將揀淨金銀花二兩，甘菊一兩，甘草五錢，胡桃肉二兩，擊碎，紫花地丁連根帶葉理淨，勿雜青苔，剉斷二兩，長流水五碗，砂鍋內慢火煎，至及半取汁，將渣絞乾，以綿濾清，桑柴火熬膏，入煉熟老蜜盞許，再熬至粘筋，將前末和丸，每丸三分。一歲左右者，日服一丸，三歲左右者，日服二丸，蜜水調服。（天花）

牛黃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眞牛黃三銖　附子二枚　眞珠　巴豆霜　杏仁各一兩

右五味，擣附子、眞珠爲末，下篩，別擣巴豆、杏仁，令如泥，內藥及牛黃擣一千二百杵，藥成，若干入少蜜足之。百日兒服如粟米一丸，三歲兒服如麻子一丸，五六歲兒服如胡豆一丸，日二。先乳哺了服之，

膈上下悉當微轉，藥完出者病愈，散出者更服，以藥完出爲度。（食癖）

牛黄圓《小兒藥證直訣》

雄黄研，水飛　天竺黄各二錢　牽牛末，一錢

右同再研，麵糊爲圓，粟米大。每服三圓至五圓，食後，薄荷湯下。（疳疾、食癖）

牛黄圓《幼幼新書・瘡疹後解餘毒》

雄黄一錢　朱砂二錢　全蝎七個　輕粉二匣

右同研令勻，用飯飲圓如此〇大。每服一歲已上十五圓，二三歲已上二十五圓。其餘加減大小服之。（痘疹）

牛黄圓《幼幼新書・實熱》

雄黄四錢，別研　輕粉二錢　朱砂一錢，別研　全蝎二十八個，去尾丁　腦麝隨意入用　川巴豆二十個，去皮心膜，井華水浸一宿，爛研，不去油

右件一處爲末，用軟飯爲圓〇此大。每服七圓、十四圓，量兒大小，五更初用薄荷薑棗煎湯下。天明即通三五行，用勻氣散補。此藥常服三二圓，大段退熱。（初生兒疾病）

牛黄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牛黄一錢　牛膽製天南星末一錢　滴乳香末一錢，令研　人參去蘆，一分　天麻一分，去苗　防風去蘆，去叉枝，一分　白僵蠶炒，去絲嘴，一分　茯神去心內木，一分　牛砂三錢，研，水飛　麝香一分　全蝎一分　腦子少許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雞頭實大。荆芥、薄荷湯化下一丸，相宜加減，無時。（急驚）

牛黄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牛黄一分，令研　龍腦一分　黄芩末半兩　朱砂半兩，研飛　乾蝎一分　犀角末半兩

右同研如粉，粟米飯和丸，麻子大。溫水化一丸與服，無時。（急驚）

牛黄元《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牛黄一錢　天竺黄二錢　鬱金三錢，真如蟬肚者　梔子仁四錢

爲末和均，煉蜜元，黍米大。一周兒每服三十元，薄荷湯下，量兒加減。（急驚、夜啼、客忤中惡）

牛黄丹《痘疹論・有可下證者何》

牛黄一兩　大黄末一兩，生用　粉霜一兩　眞珠末一兩

右研勻，煉蜜丸如黍米大。每服十粒，人參湯下，量兒大小加減。（天花）

牛黄清心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黄連生，五錢　黄芩　山梔仁各三錢　鬱金　辰砂一錢半　牛黄二分半

共研細末，臘雪調面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七、八丸，湯下。（天花、麻疹）

牛黄清心丸《保嬰撮要・急驚》

牛黄一錢二分　麝香　龍腦　羚羊角各一錢　當歸　防風　黄芩　白朮　麥門冬　白芍藥各一錢半　柴胡　桔梗　白茯苓　杏仁去皮尖　芎藭　肉桂　大豆黄卷　阿膠各一錢二分半　蒲黄　人參　神麴各三錢半　雄黄八分　甘草五分　白薇七分半　犀角二錢　乾山藥七錢　乾薑三錢　金箔一百三十片　大棗十個，蒸熟爛研

右爲末，煉蜜丸，每兩作十丸，金箔爲衣。每服一丸，溫水化下。（急驚）

牛黄凉膈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馬牙硝　寒水石煅　硬石膏　甘草各半兩　牛膽南星二錢半　紫石英一錢　牛黄　腦　麝各半錢

右爲末，甘草膏爲丸，棗豆大。每服一丸，橘皮湯調下。（急驚）

牛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鬱金大者，濕紙裹，慢火煨熟爲末，入牛黄少許，冷水調下，大者一錢，小者半錢，無時。（發熱）

牛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乾全蝎七箇　巴豆二粒，去皮　輕粉半錢　雄黄二錢，水飛　川鬱金一分，剉用，皂莢半錠，揉汁煮過，炒至乾用　朱砂一錢，水飛

右爲細末，入腦麝各少許，每用一字，薄荷湯下。或得吐瀉，或得睡汗，皆愈。如牙關噤，即先用藥擦開，然後服之。（急驚）

牛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牛黄半兩，細研　朱砂一分，研，水飛　麝香一分，別研　蝎梢一分，末　天竺

黃一分，研　鉤藤一分，末

右同拌研勻，每用一字，新汲水調下，無時。（急驚）

牛黃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鬱金一兩　牛黃一錢

右研爲末，每二歲兒服半錢，以漿水半盞，煎至三分，和滓溫服。大小以此增減之，日二服。（天花、麻疹）

牛黃散《痘疹論·熱盛則出愈難其證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爲癰瘡身上破裂者何》

鬱金　桔梗　天花粉　甘草炙　葛根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五分，量兒大小，薄荷湯入蜜調下。（天花）

牛黃散《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牛黃研　生甘草各五分　柴胡去苗　梔子炒　龍膽草　黃芩各二錢半

右爲末，每服五分，以金銀薄荷湯調下，無時。（發熱）

牛黃散《嬰童百問·口瘡鵝口重腭》

牛黃　龍腦　丹砂各二錢半　鉛霜半兩　太陰玄精石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先于腫處針破出血，鹽湯拭口，摻藥在內。（舌病、瘡瘍）

牛黃散《幼科金針·傷食》

黑丑　錦紋大黃

右藥共爲末，蜜湯調下，量兒大小服。如畏藥者，以蜜拌之。（不思食、食癖）

牛黃散《幼科金針·風癇》

陳膽星二錢五分　蟬蛻二錢五分　防風一錢五分　白附子生用，一錢五分　僵蠶去頭足淨，炒，一錢五分　全蝎去頭翅淨，炙，二錢五分　天麻一錢五分　麝香一分五釐　西黃一分二釐五毫

右藥共爲細末，薑汁調服。（急驚）

牛黃奪命散《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黑牽牛半生半炒，取頭末，五錢　錦莊黃酒潤，曬乾　陳枳殼麩炒，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五分，白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臨服加蜜數匙，以氣平爲度。（咳喘）

牛黃煎《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大蟾一隻，去皮骨肚腸，炙焦爲末，用無灰酒一盞，猪膽一箇，取汁同熬成膏　胡黃連　訶子炮，取肉　使君子仁　蟬殼去土　沒石子　蘆薈　蕪荑去扇　熊膽　夜明砂　朱砂水飛　雄黃水飛，各一分　木香　肉豆蔻麵裹煨，去麵，二味春夏用半分，秋冬一分　牛黃一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腦子半錢，別研

右爲末，入蟾膏和丸，麻子大。米飲下五七丸，驚疳，金銀薄荷湯下。乾疳腹脹，桃仁、茴香湯下。疳蝕，東引石榴、苦楝根湯下，五歲上者十丸。（疳疾）

牛黃膏《小兒藥證直訣》

雄黃小棗大，用獨莖蘿蔔根，水並醋共一大盞，煮盡　甘草末　甜硝各三錢　硃砂半錢匕　龍腦一錢匕　寒水石研細，五錢匕

右同研勻，蜜和爲劑，食後，薄荷湯溫化下半皂子大。（舌病、發熱、客忤中惡、急驚、驚悸）

牛黃膏《小兒藥證直訣》

雄黃研　甘草末　川甜硝各一分　寒水石生，飛研，一兩　鬱金末　腦子各一錢　菉豆粉半兩

右研勻，煉蜜和成膏，薄荷水化下半皂子大，食後。（外感、發熱、疳疾、急驚）

牛黃膏《幼幼新書·瘡疹後解餘毒》

川鬱金半兩，用皂角三寸，巴豆七粒，水一碗，銚白煮乾，不用皂角、巴豆　馬牙硝　甘草炙，各半兩　朱砂一錢　硼砂　寒水石各一分　腦　麝隨意入

右件爲末，煉蜜爲膏〇許大。每服一圓，麥門冬熟水化下。（痘疹）

牛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牛黃別研　人參去蘆，各一錢　甘草炙，二錢　牙硝枯　朱砂研，水飛，各半錢　雄黃一錢半，水飛　蛤粉三錢半　金箔一片　銀箔一片　龍腦少許

右爲細末，煉蜜和劑，每九錢重分作一十圓，以金箔爲衣，每服一圓，溫薄荷水化下，乳後。（急驚）

牛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眞牛黃研　煅過牡蠣粉　硃砂研，水飛　雄黃研飛，各一分　人參去蘆　甘草炙，各半兩　龍腦半分，研

右爲末拌勻，煉蜜和膏，雞頭子大，每服半粒或一粒，薄荷湯化下，乳食後。（初生兒疾病）

牛黄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寒水石四兩，煅，出火毒　雄黄一兩，水飛　山梔子仁一錢半　甘草一分，炙　牙消一兩　鉛白霜半兩

右爲細末，入麝香少許，煉蜜和，旋取皂子許，薄荷水化下，乳食後。（發熱）

牛黄膏《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蝎尾四十九枚　巴豆去殼，一錢半，不去油　梅花片腦半字　辰砂研，二錢　麝香一字　鬱金三錢，以皂角水煮過　牛黄少許

右六味爲末，每遇小兒中前項證候，周歲半字，三四歲一字，仍觀孩兒身體肥瘦，臟腑虛實，及病勢輕重，則加藥，用熟蜜水一二分調勻灌下，或薄荷湯亦可。（發熱、急驚）

牛黄解毒丸《保嬰撮要・胎毒瘡疥》

牛黄三錢　甘草　金銀花一兩　草紫河車五錢

右爲末，煉蜜丸，量兒服。（瘡瘍）

牛黄解毒散《保嬰撮要・頭面瘡》

生甘草一兩　牛黄五錢，膏粱之子必用之　金銀花一兩

右各爲末，每服二三分，乳汁調服。或用甘草煎膏爲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白湯化下。外敷清金散亦可。（瘡瘍）

牛黄雙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牛黄　太山甘遂各半兩　眞珠六銖　杏仁　芍藥　黄芩各一兩　巴豆十八銖

右七味爲末，蜜丸，一歲兒飲服如麻子二丸，但隨兒大小加減之。（食癖）

牛黄鱉甲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牛黄　厚朴　桂心　芍藥　乾薑各半兩　茯苓　麥麵　柴胡　大黄　鱉甲　枳實　芎藭各一兩

右十二味爲末，如小豆大，日三服，以意量之。（食癖）

牛蒡甘草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牛蒡子麩炒，一兩　甘草炙，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二字，荊芥煎湯調服之，不拘時候。（天花）

牛蒡根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牛蒡根　淨麻黄　川牛膝　製南星各六錢

右爲末，每服五分，好酒調下，日三服。（外感）

牛蒡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牛蒡子，炒，爲末，水煎一盞服之。（天花）

牛蒡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牛蒡子三兩，略炒，研碎　大黄一兩半　防風去蘆　薄荷去老梗，二味各一兩　荆芥去根老梗，四兩　甘草一兩一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升均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升麻　乾葛　芍藥炒　人參　白朮炒　茯苓　甘草　紫草如無，紅花代之

右每服三五錢，薑水煎。（天花）

升麻防風湯《保嬰撮要・腮癰》

升麻　防風　黄柏炒　茯苓　芍藥炒　陳皮各五分　連翹　當歸各七分

右每服二錢，水煎，仍量大小用之。（瘡瘍）

升麻黄芩湯《活人書》

升麻　葛根　黄芩　芍藥各三錢　炙草一錢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外感、發熱、瘡瘍、天花、麻疹）

升麻黄芩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麻黄去節，一兩　黄芩　赤芍藥各半兩　甘草炙　官桂去皮，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暖水調服，日三服。（天花）

升麻黄芩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升麻　黄芩　乾葛　芍藥各三錢　甘草炙，一錢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天花）

升麻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黄芩一兩　升麻　白薇　麻黄　萎蕤　柴胡　甘草各半兩　樸硝　大黄　鉤藤各六銖

右十味咬咀，以水三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兒生三十日至六十日，一服二合，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發熱）

升麻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升麻　射干　大黃各一兩

右三味咬咀，以水一升五合，煮取八合。一歲兒分三服，以滓敷腫上，大兒以意加之。（發熱）

升麻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升麻　生薑　射干各二兩　橘皮一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解顱）

升麻湯《幼幼新書·傷風嗽》

升麻　白芍藥　乾葛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甚即連夜服。貧家緩急亦可湯點眼。身心煩熱，即溫服。寒多即熱服。（痘疹）

升麻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升麻　綿黃芪去蘆　人參去蘆，各一兩　熟乾地黃　天竺黃研　牡蠣粉研，各半兩

右爲細末拌勻，每服半錢或一錢，煎竹葉湯調下，無時。（汗證）

升麻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川升麻不限多少，細剉，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取汁，以綿蘸洗拭瘡癤。（天花）

升麻湯《幼幼集成·痢疾證治》

綠升麻一錢五分　官揀參　漂白朮　白雲苓　荊芥穗　眞廣皮　當歸身　杭白芍　北防風已上各一錢　炙甘草五分　肥烏梅一粒

水煎，食後服。（痢疾）

升麻葛根湯《外科正宗·小兒赤游丹》

川升麻　乾葛根　白芍藥　柴胡　黃芩　山梔各一錢　甘草　木通各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不拘時，母子同服。（丹毒、瘡瘍）

升麻解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　升麻　柴胡　桔梗　牛蒡子　甘草　蟬蛻　連翹　防風　密蒙花　荊芥各等分。

右銼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渣，食後溫服。（天花）

升麻解毒湯《幼科全書》

升麻　乾葛　羌活　人參　柴胡　前胡　生甘草　桔梗　防風　荊芥穗　牛蒡子　連翹　淡竹葉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升麻解毒湯《幼科全書》

升麻　白芷　酒芩　連翹　當歸　牛蒡炒　酒木通節

右水煎服。（天花）

升麻龍膽草飲子《原機啓微》

升麻二錢　麻黃一錢半　炙草　穀精草　蛇蛻　鬱金各半錢　黃芩　羌活　龍膽草　青蛤粉各三錢

爲細末，每服二錢，熱茶清濃調服。（疳疾）

升陽治濕湯《幼幼集成·泄瀉證治》

綠升麻一錢　北柴胡一錢　六神麴一錢　北防風一錢二分　宣澤瀉一錢　結豬苓一錢　漂蒼朮一錢五分　眞廣皮五分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熱服。若胃寒腸鳴，加益智仁、半夏各一錢。（泄瀉）

升陽益血湯《蘭室祕藏·小兒門》

蝎梢二分　神麴末　升麻各三分　當歸　厚朴各一錢　桃仁十個

右都作一服，水一大盞，煎至半盞，去渣，食遠熱服。（腫脹）

升陽益胃湯《保嬰撮要·諸痢》

黃芪二錢　半夏　人參　甘草炙，各一錢　獨活　防風　白芍藥　羌活各五錢　陳皮　茯苓　柴胡　澤瀉各三分　白朮　黃連炒，一錢

右水二鍾，薑三片，棗二枚，煎四分，食遠服。（痢疾）

化丹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川獨活　射干　麻黃如前製　青木香　甘草　黃芩　薄桂去粗皮　石膏末八味各五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丹毒）

化毒丹《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生地　熟地　天門冬　麥門冬　黑參各三兩　甘草　甜硝各二兩　青黛一兩五錢

右爲末，煉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白湯化下。（初生兒疾病）

化毒清表湯《麻科活人全書・溫痲》

前胡　乾葛　知母　連翹　桔梗各七分　木通六分　元參一錢　牛蒡子炒，七分　黃連酒炒　防風　梔仁炒黑，各三分　薄荷　黃芩酒炒，各五分　天花粉　地骨皮各八分　淡竹葉一錢　生甘草去皮，三分　燈芯五十寸引，加生犀角三分更好。（痲疹）

化毒散《幼幼新書・瘡疹倒靨》

鬱金一枚　甘草炙，一分

右用水半碗，同煎令水乾。去甘草，將鬱金切作片子，令乾爲末。入生腦子半錢，研令勻。用生豬血研成稀膏子，煎薄荷湯化下一錢，不過二服，其毒氣從手足心出，乃差。（痘疹）

化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漆瘡論》

木通二兩，剉　藍葉半兩　麥門冬半兩，去心　犀角屑一分　馬牙硝一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粗散，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半盞，去滓溫服。（瘡瘍）

化毒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嫩紫草去粗梗　升麻　甘草炙，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以水二盞，糯米五十粒，同煎至一大盞，去滓放溫，量大小，三四次與服。一方瘡疹未出，服之內消。已出減輕，全出即當日焦痂，三服立效。（天花）

化毒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桔梗剉，炒，半兩　薄荷葉　荊芥穗　甘草三味各二錢半　山豆根取淨皮，一錢半　牙消　硼砂　朴消　雄黃　硃砂五味各二錢

右前五味焙爲末，後五味入乳鉢細杵，同前藥末一處再杵勻。每用一字至半錢，乾點舌上化下，或以溫湯濃調，少與含嚥亦可。（發熱）

化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肉桂五分　白芍藥　甘草各一錢　青皮　木香　枳殼各七分　山楂肉　連翹各五分。

右剉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天花）

化毒湯《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薄荷葉　荊芥穗　雄黃　辰砂各二錢　朴硝一錢　牙硝　硼砂　甘草各二錢五分　桔梗五錢　山豆根一錢五分

爲細末，以竹管吹入咽中，或以水調服。（痲疹）

化毒飲《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鬱金一枚　甘草炙，一分

右用水半椀，同煎令水乾，去甘草，將鬱金切作片，令乾爲末，入生腦子五分，研令勻，用豬血研成稀膏子，煎薄荷湯化下一錢。（天花）

化風丹《活幼口議・癇疾證候》

法製黃牛膽二錢　羌活　獨活各一錢　天麻　防風　甘草　荊芥穗　人參　川芎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皂子大。每服一圓，薄荷湯化下服。（外感，急驚，慢驚，客忤中惡）

化斑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石膏用紙裹，炮令透，爲末，或用泥瓦燒之，取出去火毒　知母切片，焙乾，爲細末。

右件等分，用熟水調下一字服之，或調塗唇上。（天花）

化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知母　石膏　牛蒡子　連翹　升麻　甘草　地骨皮　淡竹葉　糯米

右水煎服，以米熟爲度。（天花，痲疹）

化斑解毒湯《幼科全書》

元參　知母　石膏　人中黃　升麻　大青　牛蒡子　淡竹葉　連翹

右水煎服。（天花，痲疹）

化蟲圓《幼幼新書・蛔疳》

蕪荑　川鶴虱各一分　檳榔二錢

右爲末，用獺豬膽爲圓，如大麻子大。每服三歲五圓，五七歲十圓，陳米飲吞下，一日三服。（急驚）

化蟲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蕪荑去扇，一分　檳榔二錢　川鶴虱一分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丸，麻子大。每三歲五丸，五七歲十丸，陳米飲下，無時。（蟲證）

化蟲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蕪荑　川鶴虱　雞心檳榔　乾蝦蟆炙焦，各一分　蘆薈半分

右爲末，雄豬膽汁爲圓，麻子大。每服五圓，陳米飲下，或使君子煎湯送下。凡蟲月首則頭向上，凌晨可服藥。（蟲證）

化蟲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鶴虱一兩，揀淨　檳榔一兩　苦楝根皮一兩，已上先末　胡粉半兩，研　白礬半兩，研

右爲細末拌勻，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溫漿水入生油一兩點，攪勻送下，無時。（蟲證）

化蟲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檳榔　酸石榴根皮淨洗，焙乾，二味各一兩　紅丹煆過　雷丸　貫衆如雞頭者佳　使君子肉薄切，焙，四味各二錢半　甘草炙　枳殼同上製　大黃三味各五錢

右爲細末，用清油煎雞子一枚，如春餅樣，候冷抄藥末一錢於上攤勻，空心捲而食之。兒小者用糯米粉水煮糊圓，粟穀大。每服十五粒至三十圓，以淡豬肉汁空心下，雞肉汁亦好。（蟲證）

化癖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南木香　陳皮去白　莪朮去毛，炒　三稜炮，剉　青皮巴豆九粒，去殼膜心，微炒　枳殼如前製　檳榔七味各半兩　白朮　丁香二味各二錢　細墨燒存性用，四錢

右除木香、檳榔、丁香不過火，餘七味焙，同前三味爲末，麵糊圓作麻仁大。每服十五圓至二十一圓，清米湯空心下。（食癖、腫脹）

化蠶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蕪荑　蘆薈　青黛乾　川芎　白芷梢　胡黃連　川黃連　蝦蟆灰等分

右末，豬膽汁浸糕糊圓，麻子大。每服二十圓，食後臨卧，煎湯下。（疳疾）

化蠶丸《幼科全書》

蘆薈　史君子肉　龍膽草酒炒，各一錢二分　黃連二錢　五靈脂　川楝肉各一錢五分

右共爲末，浸烏梅汁爲丸，滾湯下。（天花）

化蠶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連半兩　蜀椒去閉目者，用開口者，炒去汗，二錢　苦楝根白皮陰干，二錢

共爲末，用烏梅肥者七個，艾湯浸，去核，搗爛和丸，艾湯下。（天花、麻疹）

分水車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車前子爲末，米飲調下半錢或一錢，量大小加減。（泄瀉）

分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巴豆十箇，去殼皮膜，出油盡　木香一錢　附子一箇，重半兩，炮，去皮臍尖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二丸，熟水送下。（食癖）

分氣飲《仁齋直指小兒方・腫脹證治》

北梗　赤茯苓　陳皮　桑白皮炒　大腹皮　枳殼製　半夏麴　眞蘇子微炒　紫蘇　甘草炙，各二錢　草果仁一錢

右剉，每一錢半，水小盞，薑三片，棗一枚，煎半服。（腫脹、淋證）

分氣飲子《活幼口議・議腫》

五味子　桔梗　白茯苓　甘草炙　陳橘皮　桑白皮　草果去殼　大腹皮　白朮　枳殼去瓤，切，炒　川當歸　紫蘇　蘇子　半夏麴

右等分，咬咀，每服二大錢匕，水小盞，生薑二小片，棗子半箇，煎至半，去滓，通口，不拘時候。兼八味理中元煎服。（腫脹）

分清飲《嬰童百問・尿白濁》

益智仁　川萆薢　菖蒲鹽炒　天臺烏藥各等分

右爲細末，入些子鹽，空心服，或燈心煎湯調下。可加茯苓、白芍藥。（尿白）

丹毒至效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黃丹一錢重　樸消一錢重　赤小豆兩頭齊者，爲末，半合

右研令勻，井水調，以鞭毛刷立效。（丹毒）

丹砂丸《奇效良方・撮口》

丹砂　麝香　牛黃各二錢半　半夏　丁香　白附子　鐵粉　天麻　南星

右爲細末，煮粳米飯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用荆芥湯不拘時下。（初生兒疾病、臍風）

丹砂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麝香二錢，研　硃砂研　青黛各二分　丁香半錢　肉豆蔻一枚　沒石子一箇

右用乾大蝦蟆一箇，去頭足，酥炙黃，同爲末，糊丸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空心服。（疳疾、痢疾）

丹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輕粉　黃丹各五分　黃連末二錢

右研勻，搽患處。（天花）

丹參赤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丹參　雷丸　礜硝　戎鹽　大黃各二兩

右五味咬咀，以苦酒半升浸四種一宿，以煉成豬肪一斤煎三上三下，去滓，乃內礜硝，膏成以摩心下，冬夏可用。（發熱）

丹參摩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丹參　雷丸各半兩　豬膏二兩

右同煎七上七下，濾去滓盛之，每以摩兒身上，日三次。（發熱）

匀氣散《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桔梗净洗，乾秤五兩　甘草一兩，炙　白薑一分　縮砂仁　陳橘皮去瓤　茴香洗，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霜木瓜煎湯調下，如無，即用紫蘇、鹽煎湯下，服一錢亦可。（初生兒疾病、胎疾、外感、咳喘、疳疾、慢驚、痘疹）

匀氣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桔梗二兩，剉，炒　陳皮去白，一兩　縮砂仁　茴香二味各半兩　白薑二錢半，炮　粉草四錢，炙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空心沸湯調服。冷疝腹痛，燒鹽湯調下。（初生兒疾病、心腹痛、疝證、天花）

匀氣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木香　青皮各五錢　山楂肉二錢半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甘草湯調服。（天花）

六一散《麻科活人全書·咳嗽鼻衄嘔吐泄瀉首尾活法總論》

滑石六兩　甘草一兩

爲細末，燈芯湯或薑湯下。煎方滑石等分四兩，甘草等分一兩，名曰天水散，治痘乾燥而痛，用蜜水調塗，幷白湯調服。（麻疹）

六仙散《麻科活人全書·不食吃食太早貪食不厭》

馬蟻花燒灰　蓮肉　薏苡仁各二錢　藕節一兩　釵石斛　陳早米炒，各五錢

爲末，米湯送下三錢。（麻疹）

六安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陳皮一錢半　半夏二三錢　茯苓二錢　甘草一錢　杏仁一錢。去皮尖，切

白芥子五七分。老年氣弱者不用

水一鍾半，加生薑三五七片，煎七分。食遠服。（外感、泄瀉）

六君子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二錢　陳皮　半夏　甘草炙，各一錢

右每服二三錢，薑棗水煎。（天花、麻疹、慢驚）

六味回陽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一二兩，或數錢　製附子二三錢　炮乾薑二三錢　炙甘草一錢　熟地五錢，或一兩　當歸身三錢。如泄瀉者，或血動者，以冬朮易之，多多益善

水二鍾，武火煎七八分。溫服。（慢驚，發熱，汗出）

六味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雀盲》

熟地黃一錢　石棗肉去子，五分　淮山藥炒，五分　白茯苓七分五釐　牡丹皮去骨，十分五釐　澤瀉七分五釐

水煎，空心服。（麻疹）

六味異功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二三錢　白朮　茯苓各二錢　炙甘草一錢　乾薑炒黃，一二錢　陳皮一錢

水一鍾半，煎服。（嘔吐、泄瀉）

六和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縮砂仁　甘草炙　杏仁湯泡，去皮尖　半夏如前製，五味各一兩

香薷　厚朴如前製，二味各四兩　白扁豆炒熟，剉，去殼，一斤，用生薑一斤，碎切爛煮拌勻，釀經一宿，焙乾　藿香　赤茯苓去皮　木瓜各一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盅，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鹽半字同煎。（泄瀉）

六和湯《幼科鐵鏡·附方》

陳皮　半夏　白茯　甘草　黃連　厚朴　藿香　香薷　加扁豆、木瓜。（泄瀉）

六物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炙甘草　當歸　熟地或用生地　川芎三四分，不宜多　芍藥俱隨宜加減　人參或有或無，隨虛實用之。氣不虛者不必用

右㕮咀，用水煎服。（天花）

六物黃芩湯《活人書》

黃芩　大青　甘草炙　麥門冬　石膏各半兩　桂心三錢

右剉如麻瘡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外感）

六柱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熟附子　南木香　肉豆蔻　白朮六味各半兩

右爲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不拘時溫服。（泄瀉）

六神丸《幼幼集成·食積證治》

官摶參切片，焙乾　漂白朮土炒　白雲苓乳蒸　懷山藥酒蒸　白扁豆炒　炙甘草俱等分

共爲末，煉蜜爲丸，彈子大。每服一丸，薑湯化下。（食癖）

六神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丁香　木香　肉豆蔻各半兩，並麵裹煨用　訶子半兩，煨，去核，稱　使君子去殼，半兩　蘆薈一兩，細研

右爲細末，棗肉和丸，麻子大。每服五七丸，溫米飲下，乳食前。服此藥於夏秋間，應小兒泄瀉色白，或瀉多服藥不差者，但與之便定。（疳疾）

六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黑皮　乾山藥　白朮　甘草炙　白扁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棗一枚，擘破，生薑三片同煎，至五分盞，通口服。（發熱，泄瀉，天花）

六氣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黃芪炙　肉桂　人參　白朮　當歸　炙甘草

右咀，水煎服。（天花）

六聖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莪朮炮，剉　淨黃連　陳皮去白　白薑炮，四味各五錢　南木香二錢半

右除南木香不見火，餘四味剉焙，同木香爲末，每一錢重，巴豆三粒，去殼膜心，存油，碎切入乳鉢極細杵，同前藥末再拌勻，醋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十五粒至二十五圓，或三十五圓，淡薑湯五更初空心送下，利三五行。（疳疾、食癖）

文蛤散《幼科全書》

五倍子去蟲，二錢　蠶退紙一錢，燒灰存性　枯礬　雄黃各五分

右共爲細末，以米泔水洗淨，將藥敷上，一日三四次，以平爲度。（天花、麻疹）

斗門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附子一枚，生　胡椒一百粒

右爲末，每服半錢，漿水一小盞，煎至四分，溫服。（嘔吐）

斗門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訶子肉　枳殼去瓤，麩炒黃　地榆各等分

右爲粗末，每用一錢，米飲調下。一歲下者半錢，乳食前。（脫肛）

水晶丹《幼幼新書·夾食傷寒》

天南星一錢　滑石各生爲末，二錢　水銀粉秤半錢　蕪荑取仁，一百片　巴豆五十粒，去殼，不去油

右先研巴豆令極細，次下蕪荑仁復研，方入衆藥，研令極勻，以爛飯爲圓如〇大。每服三圓五圓，以歲數加減，米湯泡生葱吞下。服時須令嬰孩小兒空心，不可吃乳食，稍饑方可進藥。如膈上有物食，勢須吐出。如膈下有食，方得轉瀉。切忌生硬米實肉食等物。近夜臨卧服尤佳。（外感、食癖、瘡瘍）

水楊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水楊，即忍冬藤也。春冬用枝，秋夏用枝葉，銼斷，用長流水一大釜，煎六七沸，先將三分中一分置浴盆內，以手試不甚熱，亦不可太溫，先服宜用湯藥，然後浴洗，漸漸添湯，以痘起發光壯爲度，無次數。（天花）

水痘方《救偏瑣方》

柴胡　桔梗各一錢　茯苓二錢　生甘草　黃芩各五分　竹葉十片　燈草一團

水煎服。（天花、水痘）

水解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大黃　黃芩　桂心　甘草炙　芍藥各二錢　麻黃去節，四兩

右爲末，患者以生熟湯浴訖，暖水調下二錢，相次二服，得汗利便差，強實人服二方寸匕。（天花）

水蓼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蛇蛻一兩　牛黃一分，別研末　鷄頭殼一兩，二味燒存性　胡黃連半兩　水蓼半兩，焙　硃砂半兩，研　蘆薈一會，研　粉霜一分，研

右拌勻細，軟飯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七粒，麝香湯下，無時。（疳疾）

水銀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水銀一分，入棗肉少許，同研至星盡　腻粉一分，研　南星一分，炮裂　乾蝎一分，微炒

右爲末，再用棗肉和圓，黍米大。每服五七圓，乳香湯下，量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比金丹《活幼口議・癇疾證候》

人參　白茯苓　遠志去心　山藥　辰砂　天麻各一分　石菖蒲　川芎　甘草炙，各一分　天南星炮，二錢，生薑汁製　麝一分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丸，煎金銀薄荷湯化下。（慢驚）

比金膏《奇效良方・驚癇》

人參　琥珀　白茯苓　遠志肉薑製，焙　硃砂　天麻　川芎　菖蒲　南星薑汁浸，各二錢　麝香一字　青黛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丸，煎金銀薄荷湯磨化，不拘時服。（初生兒疾病、慢驚）

五畫

玉女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生石膏三五錢　熟地三五錢或一兩　麥冬二錢　知母　牛膝各錢半

水一鍾半，煎七分。溫服或冷服。（發熱）

玉乳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鍾乳粉依法煉者，半兩　熟乾地黃依法蒸者，半兩　柏子仁半兩　當歸去蘆，半兩　防風去蘆，分剉　補骨脂一分，揀淨，微炒　或加黃芪　茯苓亦得

右爲細末，入鍾乳粉，柏子仁拌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茴香湯送下，乳後。（五遲五軟五硬、解顱）

玉屏散《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黃芪蜜炒　防風各一兩　白朮土炒，五錢

生薑、紅棗引，水煎服。（麻疹）

玉屏風散《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黃芪炙炒，一兩　大當歸六錢　陳粳米一合，炒黃色

水煎服。（麻疹）

玉珠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半夏一兩，湯洗七次　硝石一分

右爲細末，滴水丸，麻子大。每服三五丸，生薑湯送下，不拘時候。（咳喘）

玉泉散《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石膏六兩，生用　粉甘草一兩

右爲極細末。每服一二三錢，新汲水或熱湯，或人參湯調下。（發熱、嘔吐）

玉珍散《幼幼新書・宿食不消》

滑石白者佳　石膏煅，各半兩　甘草炙　蚌粉水淘，澄去砂石，卻連盞在火上煅通紅，刮下，用水飛過，細研，秤　白附子　白僵蠶直者，去絲炒，以上各一分

右爲末，入腦、麝各少許。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七歲一錢，

麥門冬熟水調下。如渴瀉，烏梅湯調下；驚疳，燈芯湯調下；小兒氣怯者，腦、麝須極少許。（疳疾）

玉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半兩　半夏七箇，湯洗七次，爲末，生薑汁製　胡椒半錢

右爲末，每用半字，以水一呷調下，大者一字。（嘔吐）

玉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牡蠣粉四兩，研　乾薑末，二兩，炮

右拌勻，麵糊爲丸，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送下，無時。（淋證）

玉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癩疝論》

煅熟牡蠣粉二兩　炮裂乾薑末一兩

右拌勻，冷水調稀稠得所，塗病處，以小便大利即愈。（疝證）

玉液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丁香一錢　藿香半兩　桂府滑石四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清泔水半盞調下，冷服。（嘔吐）

玉液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寒水石火煅，水飛，二兩　半夏製，一兩　枯礬五錢

共爲末，米糊丸，如粟米大，薑湯下。（發熱、急驚）

玉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白石脂　當歸洗，焙　丁香　白朮各一兩　草豆蔻去皮　厚朴薑製，各半兩

右細末，每服半錢，粥飲調下，無時。（痢疾）

玉樞丹又名太乙紫金錠《痲科活人全書·見毒醫毒勿泥痲法》

山茨菰洗，去皮毛淨　五倍子打破，洗淨，焙乾，各二兩　明硃砂　上麝香掠淨

皮毛　明雄黃各三錢　千金子去殼油取淨者，一兩　紅牙大戟綿大戟、紅柴胡

切不可用。去蘆根，洗淨，一兩五錢

爲細末，秤過等分配合，以粳米粉攪糊和丸，或作錠子丸，聽用。（痲疹）

玉積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白芷　川芎各二分　桔梗一分半　芍藥　甘草炙　茯苓　當歸　桂枝

半夏各二分　陳皮　枳殼　痲黃各五分　蒼朮一錢　厚朴四分。

右除桂、枳二味，別爲粗末，外十二味銼細，慢火炒令轉色，攤冷，次入二味末，令勻，水一盞半，薑三片，煎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天花）

玉鎖匙《痲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焰硝一兩五錢　硼砂五錢　僵蠶二錢五分　冰片二分五釐

右爲細末，每用五分吹喉。（痲疹）

玉顏膏《壽世保元·初起發熱治法》

黃柏去皮，一兩　菉豆粉四兩　甘草生，四兩　紅花二兩

右爲末，香油調成膏，從耳前、眼、唇、面上幷塗之，日三五度。（天花）

玉露散又名甘露散《小兒藥證直訣》

寒水石軟而微青，黑中有細紋者是　石膏堅白而有牆壁，手不可折者是好，各半兩

甘草生，一錢

右同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一錢，食後，溫湯調下。（外感、發熱、泄瀉、天花）

正柴胡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胡一二三錢　防風一錢　陳皮一錢半　芍藥二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三五片

水一鍾半，煎七八分，熱服。（外感）

正氣圓《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藿香葉　厚朴生薑製　陳皮　半夏麵炙　白朮　白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二錢　乾薑一錢　三稜炮，二錢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指大，每服一圓，生薑棗子湯化開與服。（嘔吐）

正氣快斑湯《幼科全書》

羌活　蒼朮　防風　甘草　桔梗　當歸　葛根　白芷　川芎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正氣散《救偏瑣言》

甘草炙，二分　陳皮　木香　蒼朮各五分　厚朴薑製，二錢　痲黃一錢　官桂三分

右水煎溫服。（天花）

正氣調胃散《活幼口議·議十種熱證候》

厚朴一兩，生薑和皮二兩，搗壓在鉢中一二宿，常番轉，取二日乾，慢火炒　半夏一兩，洗去滑，七次　白扁豆炒　藿香葉　陳皮各一兩　甘草炙　薏苡仁炒，各

半兩　白茯苓　白朮

右爲末，每服一錢匕，水小小盞，生薑二小片，棗子同煎。（發熱）

甘草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甘草五兩

右爲末，蜜丸。一歲兒如小豆十圓，日三服，盡即更合。（食癖）

甘草防風湯《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甘草一錢　防風二錢　桔梗六錢

水煎服。（麻疹）

甘草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粉草微炙　栝蔞根等分

右爲末，煎服壹錢。（天花）

甘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右以甘草半兩剉碎，用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當吐出毒物。（疰病、臍風）

甘草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大甘草不以多少，炙過爲末，每服一錢或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呷之。（天花）

甘草瀉心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炙甘草二錢　正川連五分　法半夏一錢　片黃芩一錢　官揀參一錢　白乾薑一錢　老生薑一錢　大紅棗五枚

淨水濃煎，對人參湯服。（外感）

甘桔牛蒡湯《幼科全書》

桔梗　甘草　連翹　牛蒡子　升麻

右水煎服。（天花）

甘桔化毒湯《幼科全書》

甘草　桔梗　牛蒡　射干炒　連翹

右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甘桔清金散《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牛蒡子七分　連翹　甘草各五錢　桔梗一兩　訶子皮三錢

右爲細末，薄荷少許，煎湯下一錢，或加薄荷，水煎服亦可。如非聲音不清者，則去訶子皮。（麻疹）

甘桔湯《小兒藥證直訣》

桔梗二兩　甘草一兩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天花、麻疹）

甘杏湯《幼科全書》

桔梗　甘草　杏仁泥

右水煎服，同竹瀝半鍾和之，細細嚥下。（咳喘）

甘遂破結散《嬰童百問・痞結》

甘遂面裹煨令黃色，二錢半　青皮　黃芩　川大黃煨，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和服，量大小加減，得通利即止。後以冷粥補之。（食癖）

甘露回天湯《壽世保元・出痘治法》

沙糖半酒鍾

百沸湯調一大碗，溫服。（天花）

甘露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牙消一分　龍腦薄荷葉一兩　大黃半兩　甘草半兩，炙　芎藭一分　雄黃一分，水飛

右爲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無時。（發熱）

甘露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寒水石半兩，嫩而帶青中有細文者是　石膏半兩，堅白者，有牆壁者　甘草生，一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溫湯調下，食後。（急驚）

甘露飲《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生乾地黃切，焙　熟乾地黃切，焙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　枇杷葉去毛　黃芩去心　石斛去根，剉　甘草炙，剉　枳實麩炒，去瓤　山茵陳葉各一兩，去土

右爲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以時候，量力與服。（外感、瘡瘍、天花、麻疹）

甘露解毒湯《幼科全書》

豬苓　澤瀉　地骨皮　麥門冬　木通　黃芩　甘草　連翹

右水煎服。（天花）

本事人參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人參半兩　圓白大南星一兩，切片，以生薑汁并漿水各半煮，存性

右末，每一錢，水一盞，薑三片，冬瓜仁擂細少許，同煎取半盞，作二三次灌下。（急驚）

本事辰砂遠志丸《保嬰撮要·驚悸》

人參　石菖蒲去毛　遠志去心　茯神各一兩　川芎　山藥　白附子　麥門冬　細辛　鐵粉　辰砂炒，五錢

右爲末，用生薑汁入水糊丸，菉豆大，以朱砂爲衣。每服一二十丸，臨睡生薑湯下。（驚悸）

艾黃熨法《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蓖麻七箇，去殼，研如泥　熟艾半兩　硫黃研末，二錢

右拌勻，於臍上先鋪紙，敷藥在上，又用紙鋪襯稍厚，用熨斗適溫涼熨之，不可令熨斗大熱，以臍內響爲度。（泄瀉）

艾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艾葉一兩，微炒　當歸去蘆并土，一兩　乾薑一兩，炮　木香半兩　訶黎勒煨，去核，用半兩

右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粟米少許，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食前，大小以意加減。（痢疾）

巨勝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當歸去蘆，一兩　生乾地黃去苗土，一兩　芍藥一兩，已上並爲末　巨勝一合，別研　胡粉半兩，別研

右同研勻細，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煎黑豆湯下。兼化塗頭上。量大小用。（初生兒疾病）

丙丁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　烏蛇肉酒浸，去骨，各三錢　天麻　麻黃去根節，各半兩　大附子一枚，重半兩上者，炮裂，去皮臍　全蝎一錢半　白附子三錢半　白僵蠶去絲嘴，四錢

右爲末，以水一升浸三日，濾去其滓，用寒食麵一袋和勻，踏作麪，楮葉罨七日取出，以紙袋盛吊起，十四日可用。（急驚）

左經丸《幼幼新書·行遲》

草烏頭肉白者，生，去皮臍　木鱉去殼，別研　白膠香　五靈脂各三兩半　當歸一兩　斑貓二百個，去翅足，少醋煮熟

右爲末，用黑豆去皮，生杵粉一斤，醋煮糊爲圓，鷄子大。每服一圓，酒磨下。筋骨疾但不曾針灸傷筋脈者，四五圓必效。（五遲五軟五硬）

布袋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夜明砂揀淨　蕪荑炒，去皮　史君子肥白者，各二兩　甘草　白茯苓去皮　白朮無油者，去蘆　人參去蘆　蘆薈細研，各半兩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和圓，如彈子大。每用一圓，以生絹袋盛之，次用精豬肉二兩同藥一處煮，候肉熟爛，提起藥於當風處懸挂，將所煮肉并汁令小兒食之。所懸之藥，第二日仍依前發煮食，只待藥盡爲度。（疳疾）

石斛清胃散《麻科活人全書·嘔吐》

石斛　茯苓　枳殼　丹皮　扁豆　藿香　陳皮　赤芍各一錢　甘草五分

生薑引。（麻疹）

石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石蓮不拘多少，去皮，用沙糖炒過，爲細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乳食前。（痢疾）

石葦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石葦去尾　海金沙　木通　滑石

右爲末，水小盞，煎至半，通口服。（淋證）

石膏知母竹葉湯《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石膏五錢至二兩　肥知母一錢至二三錢　淡竹葉三十片至一百片　麥冬三錢至五錢　薄荷二錢　西河柳兩許

水煎服。（麻疹）

石膏麻桂湯《活人書》

黃芩　麻黃一兩，去節，湯泡　甘草炙　石膏　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杏

仁十枚去皮尖

右七味爲散，每服二錢，水一中盞，入生薑二片，煎半盞，去滓服。兒若甚小，以意增減之。（外感）

石膏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　黃芩　甘草　麥門冬　硝硝各半兩　石膏一兩　桂心八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三服，期歲已下小兒作五服。（發熱）

石膏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石膏一合　麻黃八銖　甘草　射干　桂心　芍藥　當歸各四銖　細辛二銖

右八味㕮咀，以水三升，先煮麻黃三沸，去上沫，內餘藥，煮取一升，三歲兒分爲四服，日三。（客忤中惡）

石綠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治腎疳耳上生瘡，及治肥疳頭瘡鼻爛，浸久不差。石綠、白芷各等分，爲末。先以生甘草水洗瘡，拭乾敷，一日愈。（疳疾）

平肝湯《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茯苓三錢　白朮一錢　陳皮二分　神麴五分　麥冬二錢　元參二錢　桔梗一錢　蘇葉三分　人參三分　枳殼二分　黃芩三分

水煎服。（疳疾）

平和飲子《幼科全書》

人參五分　白茯去皮，一錢　炙甘草五分　煨升麻二分

右水煎服。稟受虛者，加白朮一錢。（初生兒疾病）

平胃圓《幼幼新書・噦逆》

馬芹子生　白僵蠶直者　丁香

右各等分爲末，煉蜜爲圓，如此〇大。每服一圓，用陳皮一片炙過，煎湯化下。凡諸疾覺胃氣稍怯，即服之。（嘔吐、疳疾）

平胃快斑湯《幼科全書》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羌活　防風　官桂　豬苓　白茯

右水煎服。（天花）

平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厚朴如前製　陳皮去白，二味各二兩半　蒼朮如前製，四兩　甘草一兩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薑棗煎湯空心溫服，燒鹽湯亦好。（泄瀉、心腹痛、腫脹、痲疹）

平順清解飲《救偏瑣言》

桔梗　甘草　山楂　僵蠶　木通　連翹　紅花　牛蒡　白芷　生地

加炒占米百數粒。（天花）

朮附湯《活幼口議・泄瀉證候方議》

附子半箇，炮了者　白朮一分　乾薑二錢，炮　甘草一錢，炙

右㕮咀，每服一錢，水小盞，煎至半，去滓與服，手足暖止之。須是洞泄手足冰冷方可與服。（泄瀉、慢驚）

朮香分氣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香附子水浸一宿，搗，去皮毛令淨，飯上蒸過一次，焙乾秤，一兩　甘草半兩，炙　南木香一錢，麵裹煨　縮砂仁一兩　京三稜半兩，濕紙裹煨，乘熱切焙　薑黃半兩，米泔浸一宿，切焙

右爲末，用白麵爲圓，如黍米大。每服二十圓，飯飲吞下。（泄瀉）

朮蔻麵《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白朮半兩　肉豆蔻炮，二枚　木香二錢重

右爲末，白麵二兩入藥，水搜作劑，切作條子，水煮令熟，用葱白、生薑、鹽各少許，和汁滋味與之，看入多少。仍兼雞青圓服。（痢疾）

北亭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北亭一錢匕，末　朱砂一錢匕，末　膩粉一錢　牙硝一錢匕　巴豆二十一箇，取霜

右同勻細末，用蒸餅劑裹藥煨熟，去焦硬者，取中心軟處近藥潤者，用藥和劑，如硬，滴入水得所，丸菉豆大。每一歲兒一丸，荊芥湯下，乳食前。（食癖）

四七氣湯《保嬰撮要・腹痛》

半夏製，焙，五兩　人參　辣桂去皮，各一兩　甘草半兩

右每服三錢，薑棗水煎。（心腹痛）

四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浸淫瘡論》

綿黃芪　白附子　羌活去蘆　蒺藜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瘡瘍）

四白滅癜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白芷　白附子　白僵蠶　鷹矢白　密陀僧各等分

共研極細末，以水調搽面黔，神效。（天花）

四君子丸《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縮砂仁　烏梅肉焙乾秤　陳皮白去　訶子紙裹煨，去核

右肆味，等分爲末，棗肉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棗湯熟水服。（不思食）

四君子快斑湯《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　官桂　白芷　防風　陳皮　白芍　荆芥

右水煎服。（天花）

四君子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白茯苓　白朮　甘草炙，各五分

右水煎服。（不思食、驚悸、天花）

四苓新加湯《幼科全書》

豬苓　澤瀉　木通　赤茯苓　甘草　滑石　連翹

右淡竹葉、燈心引，水煎服。（天花）

四味回陽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二兩　製附子二三錢　炙甘草一二錢　炮乾薑二三錢

水二鍾，武火煎七八分。溫服，徐徐飲之。（慢驚）

四味肥兒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蕪荑炒　神麴炒　麥蘗炒　黃連各等分

右爲末，豬膽汁丸，黍米大。每服一二十丸，木通煎湯下。（天花）

四味飲《幼幼新書·溫壯》

大黃四分　甘草炙　當歸　芍藥各二分

右水一升六合，煮取八合，分爲三服。（痘疹）

四物二連湯《保嬰撮要·潮熱》

當歸　生地黃　白芍藥　川芎　黃連　胡黃連各等分

右水煎服。（發熱）

四物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款冬花　紫菀各一兩五錢　伏龍肝六銖　桂心半兩

右爲末，蜜和如泥，取如棗核大，敷乳頭，令兒飲之，日三。敷之漸漸，令兒飲之。（咳喘）

四物化毒湯《幼科全書》

歸身　川芎　白芷　生地　麥冬　木通　牛蒡　甘草　桂少許

白水煎服。（天花）

四物快斑湯《幼科全書》

歸尾　川芎　赤芍　生地　荆芥　升麻　葛根　牛蒡炒　連翹　紫草　地骨皮

右水煎，入燒人糞同服。（天花）

四物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當歸　熟地黃各二錢　白芍藥炒，二錢　川芎五分

右作二劑，水煎服。（天花）

四物梁米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二升　蠟如彈子大

右四味，以水五升，東向竈煮粱米三沸，去滓，復以汁煮稻米三沸，去滓，復以汁煮黍米三沸，去滓，以蠟內汁中和之，蠟消取以飲之，數試有驗。（痢疾）

四逆散《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北柴胡　白芍藥　小枳實　炙甘草等分

淨水濃煎，滾熱服。（外感）

四珍抱龍丸《懷少集·撮口》

天竺黃五錢　辰砂二錢，飛用　黑膽星一兩　麝香一分半

右爲細末，用麻黃、款冬花、甘草各五錢煎湯，去滓，慢火熬膏，合藥末爲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臍風）

四神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肉豆蔻二兩　補骨脂四兩　五味子二兩　吳茱萸浸，炒，一兩

右爲末，生薑八兩，紅棗一百枚，煮熟，取棗肉和末，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或食前白湯服。（天花）

四神丹《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黃連一兩三錢　黃柏去粗皮，七錢　白薑　當歸酒洗，焙乾，二味各七錢半

右四味薄剉，或曬或焙爲末，用烏犀圓內製飯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烏梅煎湯空心下。（腹瀉、痢疾）

四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當歸去蘆並土，焙　乾薑炮　黃柏炒　黃連去鬚，炒，各等分

右四味各自爲末。如水穀利，各用半錢和匀，量兒大小，一錢至半錢，濃煎烏梅湯調下。（痢疾）

四柴胡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胡一二三錢　炙甘草一錢　生薑三五七片　當歸二三錢。瀉者少用　人參二三錢或五七錢，酌而用之

水二鍾，煎七八分，溫服。（外感）

四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黃連　黃柏　黃芩　大黃　滑石五味各半兩　五倍子去內蟲屑，二錢半

右件剉曬爲末，用清油入桐油和調二錢至三錢，塗搽患處，仍服四順飲，消毒飲。（瘡瘍）

四順清凉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大黃濕紙裹煨熟，一方生用　當歸去鬚，洗　赤芍藥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末，三歲上兒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七分盞，分二服，更量大小加減，食後溫服。（外感、發熱、心腹痛、天花、麻疹）

四順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地骨皮去骨　防風去蘆并叉枝　山梔子去殼取仁　連翹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一錢或二錢，水一小盞，入燈心、竹葉少許，煎至五分盞，放冷服，無時。（發熱、嘔吐）

四聖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豆蔻　肉豆蔻麵裹煨　草豆蔻去皮　乾薑炮　良薑　藿香葉去土　丁香枝杖各等分

右爲末，醋糊和圓，棊豆大。每服三十圓，煎人參或白朮湯下。如止瀉，米飲下，無時。（泄瀉、嘔吐）

四聖化毒湯《幼科全書》

木通　歸尾　赤芍　防風　桂枝少許　荆穗

右水煎服。（天花）

四聖珍珠散《幼科全書》

菀豆四十九粒　棊豆四十九粒　油髮一撮　珍珠七粒

右二豆、油髮各燒灰存性，共珍珠爲細末，用胭脂取汁調匀，以針挑破黑陷，納藥于中，胭脂水塗四圍，其瘡必回，不回而添黑陷，決死無疑。（天花）

四聖散《閻氏小兒方論》

紫草茸　木通剉，炒　枳殼麩炒，去瓤秤　黃芪切焙，各等分

右同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盞，煎八分，溫服無時。（瘡瘍、天花）

四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漿子一枚，去殼　硃砂二豆許，研，水飛　全蝎一枚　麝香一小豆大

右同研膏，每服少許，薄荷溫水化下，無時。（急驚）

四聖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燈心　黃連　秦皮　木賊　棗子和核，五味各半兩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澄清去渣，無時頻洗，兩目自開。（胎疾）

四聖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全蝎七箇　直僵蠶十四箇　大南星七錢半　眞川烏三錢三字，並生用

右將南星爲末，水調作餅，裹蠶、蝎、川烏，外用濕紙重包，慢火灰中煨令赤色，頓地上一伏時，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湯點好茶清少許調下。（慢驚）

四聖解毒湯《幼科全書》

紫草　木通　枳殼　黃芪　桂枝　大黃

右水煎服。（天花）

甲灰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剪父母兩手爪甲燒灰研細，麵糊和丸，麻子大。井花水化下一丸，無時。（急驚）

史君子圓《小兒藥證直訣》

厚朴去粗皮，薑汁塗　甘草炙　訶子肉半生半煨　青黛各半兩。如是兼驚及帶

熱瀉，入此味，如只變瘡不調，不用此味　陳皮去白，一分　史君子去殼，一兩，麵裹煨熟，去麵不用

右爲末，煉蜜圓，如小雞頭大。每服一圓，米飲化下，百日以上一歲以下服半圓，乳汁化下。（疳疾、蟲證）

生力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鱉子三箇，蓖麻子三十箇，各去殼取肉同研細。每用一錢許，津唾調攤紙上，先緊抱定兒，揩項上令熱，貼之。（疳疾）

生地化毒湯《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生地黃　金銀花　白蒺藜炒，去刺　連翹　元參　胡蔴仁　白附子烏豆水煮透　何首烏烏豆水煮，俟乾　黃連　威靈仙　木通　薄荷葉　荆芥穗　甘草稍

乾紅浮萍爲引，水煎服。（麻疹）

生地芩連湯《麻科活人全書·紫黯色》

生地黃　黃連　黃芩　連翹　紅花　防風　粉葛　梔仁　元參　木通　石膏　當歸　牡丹皮　白芍藥

燈芯引。（麻疹）

生地梔子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生地黃　梔仁　葛根　薄荷葉

燈芯引。（麻疹）

生地骨皮湯《麻科活人全書·復熱》

地骨皮　生地黃　元參　麥冬　龍膽草　牛蒡子　連翹　黃芩酒炒　梔仁炒　赤茯苓　木通　甘草稍

燈芯引。（麻疹）

生地黃汁《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生地黃汁，點在孩兒口中，即下黑屎。（天花）

生地黃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生地黃半兩　麥門冬去心，三錢　杏仁　款冬花　陳皮各二錢　甘草二錢半，炙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徐徐溫服，不拘時，量大小加減。（天花、麻疹）

生地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生地黃　桂心各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期歲以下服二合，已上三合。一方七味，有芍藥，寒水石，黃芩，當歸，甘草各半兩。（發熱）

生地黃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生乾地黃　赤芍藥　川芎　當歸酒洗　天花粉五味各半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胎疾）

生地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熛漿瘡論》

生地黃去蘆，洗淨　川升麻　藍葉　梔子仁　大黃各一兩

右研細，以豬脂八兩，同於銚內慢火煎色變，濾去滓，以瓷盒盛，放冷成膏，每用少許塗瘡上。（瘡瘍）

生地敗毒散《麻科活人全書·口氣臭》

生地黃一錢五分　丹皮　黃芩酒炒　柴胡各七分　連翹　牛蒡子炒　天花粉　元參　金銀花　桔梗各八分　薄荷葉　黃柏　赤芍各五分　生甘草去皮，三分　熟石膏　淡竹葉各一錢

燈心五十寸引，水煎，另以犀角磨汁對服。（麻疹）

生肌玉紅膏《外科正宗·腫瘍主治方》

白芷五錢　甘草一兩二錢　當歸身二兩　血竭　輕粉各四錢　白占二兩　紫草二錢　麻油一斤

先用當歸、甘草、紫草、白芷四味，入油內浸三日，大杓內慢火熬藥微枯色，細絹濾清，將油復入杓內煎滾，下整血竭化盡，次下白占，微火亦化。先用茶鍾四枚，預頓水中，將膏分作四處，傾入鍾內，候片時方下研極細輕粉，每鍾內投和一錢攪勻，候至一復時取起。不得加減，致取不效。（瘡瘍）

生肌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眞地骨皮　五倍子　甘草各生　黃柏炙　黃連炒

右爲細末，乾摻瘡上。以粗末用沸湯泡，蘸洗乾處，津液調敷。（瘡瘍）

生肌散《幼科全書》

龍骨五分　貝母去心，二錢　赤石脂　白芨　白芷各一錢

共研細末敷貼。（天花）

生附四君子湯《保嬰撮要・慢驚》

人參　白朮　附子　木香　茯苓　橘紅　甘草各等分

上爲末，每服五七分，薑、棗水煎服。（不思食、泄瀉）

生金牛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生金三銖，一方用六銖，無生金用熟金亦得。法應作屑，今方盡用成器者　牛黃三銖　麻黃二分　黃連　乾薑　人參　甘草各一分　細辛半分

右八味咬咀，以水一升六合，煮取八合，去滓，臨服研牛黃以煮湯中。嫌兒熱者，用生薑代乾薑。今世乏生金，但用成器亦善，二三兩皆得用之。（痢疾）

生油劑方《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生油一小盞，似人體溫熱水一小盞，旋旋傾熱水一小盞入油盞內，不住手以杖子打攪，直候入盡熱水，更打令勻如蜜即止。夜卧時，三歲前至百日，及一晬內，每服二蜆殼；五歲至七歲，每服三蜆殼；十五歲以前至十五歲，服三蜆殼至半合，直至大人每服一合至二合。量大小增減與服之，服後良久，令卧少時。（天花）

生脈散《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官揀參一錢　大杭冬三錢　北五味七分

水煎極濃，溫服。（外感）

生津地黃湯《幼科全書》

生地　麥冬　知母　甘草　天花粉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生氣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丁香三字　白朮　青皮各二錢　甘草微炙　木香　人參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沸湯點服。（急驚、慢驚）

生乾地黃湯《活幼口議・眼患證候方議》

生乾地黃　熟乾地黃各一兩，並洗　麥門冬子去心，半兩　川當歸一分　枳殼米泔浸一宿，麩炒，秤一分　杏仁湯泡，去皮尖，麩炒令赤　防風　甘草炙　赤芍藥各一分

右咬咀，每服一大錢，水小盞，以黑豆七粒，煎至黑豆熟，去滓，通口服。（解顱、疳疾）

生葛根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生葛汁一合　竹瀝一合　牛黃如杏仁許，別研

右相和，每服半合，量大小與之，無時。（急驚）

生筋散《幼幼新書・疳後天柱倒》

木鱉子三個　蓖麻子三十個

右各取肉，同研。每用一錢許，津唾調貼，急抱揩項上，令熱貼之。（五遲五軟五硬、疳疾）

生犀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連翹　葛根　元參　黃連　生地黃　荆芥穗　升麻　甘草　生犀角另磨

水煎，入犀角汁二三十匙，對服。（麻疹）

生犀散《小兒藥證直訣》

生犀二錢，剉末　地骨皮自采者佳　赤芍藥　柴胡根　乾葛剉，各一兩　甘草炙，五錢

右爲粗末，每服一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溫服食後。（發熱）

生犀散《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杏仁炒　人參　桔梗各二錢　前胡一錢半　半夏　五味　茯苓　生甘草各一錢

右咬咀，生薑薄荷煎。（外感，咳喘）

生犀磨汁《小兒藥證直訣》

生犀磨汁

右一物不拘多少，於瀝器物中，用新水磨濃汁，微溫，飲一茶腳許，乳食後，更量大小加減之。（天花）

生脾助胃湯《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人參三錢　白朮三錢　甘草三分　肉桂一錢　茯苓五錢　神麴五分　附子一片

水煎服。（嘔吐）

生銀圓《幼幼新書・急慢驚風》

生銀半兩，如無，以水銀半兩結砂子　辰砂　鐵粉飛過，各半兩　全蝎　蟬各十

四個　粉霜　巴豆霜各二錢

以上末之，煮棗肉圓桐子大。每服一圓，用薑棗湯化下。二三歲者一二服。如要小，圓黍米大，服三五圓。（急驚）

生銀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生銀末半錢，細研　蛇黃三分，煅，醋淬七次　黑鉛一錢，水磨　天南星七錢，炮　磁石一錢，煅，醋淬十次　鐵華粉二錢　朱砂一錢，水飛　麝香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犀角屑湯調下，如見沉困者，用薄荷、乳汁調下，汗出爲效。（急驚）

白餅子《小兒藥證直訣》

滑石末一錢　輕粉五錢　半夏末一錢　南星末一錢　巴豆二十四個，去皮膜，用水一升煮乾，研細

右三味搗羅爲末，入巴豆粉，次入輕粉，又研勻。卻入餘者藥末，如法令勻。糯米粉圓，如菉豆大。量小兒虛實用藥，三歲以下，每服三圓至五圓，空心，紫蘇湯下，忌熱物。若三五歲兒，壯實者不以此爲，加至二十圓，以利爲度。（發熱、心腹痛、疳疾、食癖、蟲證、腫脹）

生摩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甘草　防風去蘆并叉枝，各一兩　白朮二十銖　雷丸二錢半　桔梗去蘆，二十銖

右咬咀，以豬肪脂一斤，煎油入藥，微火上煎之良久，視稠濁得所，膏成乃去滓，丸如彈子大。每服一粒，炙手摩兒百遍。（急驚）

生熟地黃湯《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生乾地黃　熟地黃各半兩，淨　川芎　半赤茯苓　枳殼製　杏仁水浸，去皮　川黃連淨　半夏麴　天麻　地骨皮　甘草炙，各二錢半

右剉，每服二錢，薑三片，黑豆十五粒，水煎，臨卧服。（疳疾）

生熟飲子《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罌粟殼大者，四個，一半炙。此一味去盡肉瓣，浮楞之者佳　陳皮二片，半炙　甘草二寸，半炙　烏梅二個，半煨　淮棗二個，半煨　生薑二塊，指大，半煨　木香一錢作兩片，半煨　訶子二個，大者，半煨　黑豆六十粒，半炒　黃芪二寸，半炙　白朮二塊，指大，半煨　川當歸二寸，半煨

右件各半生半熟，咬咀，和勻，每服三錢，水小盞，入磁瓶內煮去半，濾淬任意與服，至多勿慮。所有生黑豆不要打破，只圓全同煎效。（痢疾）

生薑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生薑一兩

細剉米豆大，將七合於銀器中煎取四合，空腹旋呷。大者和淬服。（嘔吐）

生薑煎《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生薑一兩　乾薑六錢，炮　桂心一分　甘草四錢，炙　杏仁去皮，稍炒黃，一兩　款冬花去枝梗　紫菀各四錢

右爲末，以蜜一兩，入藥在內，微火上煎之如飴，量大小多少與含化嚥，百日兒如棗核大，日三，甚效。（咳喘）

生薑瀉心湯《嬰童百問·傷食瀉》

黃連　炙草　人參　乾薑炮　黃芩各一兩半　半夏一兩，湯泡洗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去滓溫服。（泄瀉）

代天宣化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甘草甲己年爲君土　黃芩乙庚年爲君金　黃柏丙辛年爲君水　山梔丁壬年爲君木　黃連戊癸年爲君金　連翹佐　山豆根佐　牛蒡子佐

先視其年所屬者爲君，次四味爲臣，君藥倍用，臣藥減半，佐視臣又減半。共爲細末，于冬至日候合，取雪水煮升麻汁打面糊爲丸，辰砂爲衣，淡竹葉煎湯下。（天花）

代赭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代赭石研細　川大黃各半兩　木香　五靈脂　朱砂　鱉甲醋炙黃　桃仁浸，去皮，焙　辣桂各一分　巴豆肉去油，半分

右細末，糕糊圓，麻子大，風乾。每服五圓，薑湯下。（食癖）

代赭扶脾湯《幼科金針·天釣》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茯神一錢　代赭石一錢五分，醋淬七次　炙草三分　鉤藤五錢　天麻一錢　遠志肉一錢，甘草湯製　膽星一錢

加金銀物各一件，水煎熱服。（慢驚）

仙方活命飲《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川山甲　白芷　防風　沒藥　甘草　赤芍藥　當歸尾　乳香　天花粉　貝母各一錢　金銀花　陳皮各三錢　皂角刺二錢

右每服二三錢，酒水各半煎。（瘡瘍、天花）

仙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紫蘇一兩　蒼朮米泔浸一宿，焙，二兩　穀精草去根，一兩　青蛤粉一兩

右爲末，每用豬肝一片批開，摻藥三錢在內，麻縷纏定。米泔熟煮，先於氣上熏眼，然後食之。（天花）

仙烏豆《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虢丹二兩　晉礬二兩

右同爲末，入一合子盛，先用蛤粉封口縫，後以鹽泥固濟，炭火煅通赤，放冷取出研末，以水一斗，黑豆五升，同藥末於鍋中煮至水盡爲度，曬乾，任意與食。服無時。（急驚）

仙聖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紫草　木通　甘草　黃芪炙　枳殼各等分

右銼細，加糯米一百粒，水一盞，煎待米熟，去渣服。（天花）

仙靈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仙靈脾　威靈仙去蘆，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湯調下，食後。（天花）

白丁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白丁香爲末，入麝少許，研勻，每服一字，米飲調下，無時。（天花）

白丁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白丁香十四箇，直者　石燕子一箇，火煅，瘦者乃是雄　硫黃一皂子大　膩粉十箇　密陀僧半兩　黑丁香二十一箇

右爲細末，每料分作十服，用麵絲湯調下，或煮麵湯亦得。服了取下如蝦蟆胎之類惡物是效。（食癖）

白玉丸《嬰童百問·齁鮯》

南星　半夏　僵蠶　白礬生熟，各二錢半

右爲末，杏仁七個去皮尖，巴豆一粒同研勻，再用去皮生薑汁爲丸，如粟米大。每服一二十丸，薑湯送下，不拘時。（咳喘）

白玉散《小兒藥證直訣》

白土二錢五分　寒水石五錢

右爲末，用米醋或新水調塗。（瘡瘍、丹毒、天花）

白玉散《嬰童百問·丹毒赤游腫》

滑石　寒水石各一兩

右爲末，米酢調敷患處。或腫至外腎，有破處，只用水調。（丹毒）

白芍藥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芍藥一兩半，　澤瀉去粗皮，七錢半　甘草三錢，炙　薄桂去粗皮，一錢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空心溫服。（疝證）

白芍藥湯《奇效良方·多啼》

白芍藥一兩半，煨，　澤瀉七錢　白朮五錢　桂心二錢半　當歸一錢半　乾薑煨，二錢　甘草三錢，炙

右剉碎，每服二錢，用水一盞，煎至五分，空心服。（初生兒疾病、心腹痛）

白芍藥湯《幼科金針·臍風》

白芍藥　澤瀉　薄荷　甘草　苡仁

右藥淨水濃煎，熱服。（臍風）

白芍湯《麻科活人全書·虛羸》

白芍藥　炙甘草此二味爲君　蓮肉　山藥　扁豆　龍眼肉　青黛　麥冬此六味爲臣

合三四劑，水煎服。（麻疹）

白石脂散《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白石脂

右細研熬令微暖，以粉臍瘡，日三四度。（初生兒疾病、臍病）

白石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白石脂半兩，研如粉，和白粥空心與服。（泄瀉）

白朮丁香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丁香　白朮　舶上硫黃　肉豆蔻各三錢　人參二錢　桂府滑石二兩

右爲末，大人每服二錢，小兒一錢，溫米飲調下，食前。（嘔吐）

白朮五味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白朮　五味子去枝梗，炒　人參去蘆　款冬花去枝梗，各半兩　細辛去土葉，

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生薑三片，煎至四分，去滓放溫，時時服。（咳喘）

白朮散《小兒藥證直訣》

人參切，去頭，二錢五分　白茯苓五錢　白朮五錢，炒　藿香葉五錢　木香二錢　甘草一錢　葛根五錢，渴者加至一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煎。（舌病，不思食，嘔吐，泄瀉，痢疾，疳疾，虛羸，食癖，腫脹，慢驚，尿白，天花，痲疹）

白朮散《保嬰撮要·盜汗》

白朮三兩　小麥一合，炒

右用水一鍾，半煮乾，去麥爲末，以炒黃芪煎湯，量兒大小調服。忌蘿蔔、辛辣、炙煿之類，乳母尤忌。（汗證）

白朮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　乾葛根　人參去蘆，各一兩　木香　藿香葉去土　白茯苓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或用生沸湯調下，無時。（嘔吐）

白朮湯《明醫雜著·小兒無補腎法》

白朮　黃連薑汁炒　白茯苓　澤瀉　山楂　白芍藥炒，各一錢　青皮四分　甘草三分

右薑水煎服。（疳疾）

白朮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　澤瀉各半兩　茯苓　人參去蘆　滑石各一分

右爲細末，煉蜜和膏，每用一皂子大，煎麥門冬湯，放溫化下，無時。（嘔吐，食癖，淋證）

白芨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芨　貝母　淨黃連三味各半兩　輕粉三十貼

右前三味剉焙爲末，仍以輕粉乳鉢內同杵勻，抄一錢至二錢，清油調擦。患處必先用槲皮散煮水候溫淨洗，拭乾方塗藥。（瘡瘍）

白羊鮮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白羊鮮二銖　蚱蟬二枚　大黃四銖　甘草　鉤藤皮　細辛各三銖　牛黃如大豆四枚　蛇蛻皮一寸

右八味㕮咀，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二合，分五服，日三。若服已盡而癎不斷者，可更加大黃、鉤藤各一銖，以水漬藥半日，然後煮之。（慢驚）

白芷升麻湯《保嬰撮要·腮癰》

白芷　升麻　桔梗各一錢　黃芪炒　黃芩酒炒，各二錢　生黃芩五分　紅花　甘草炙，各五分

右水酒半鍾煎，食後溫服。（瘡瘍）

白花蛇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白花蛇連骨，二兩，火炙令乾，勿焦　大丁香二十一枚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小兒半錢，以水解淡酒調下。（天花）

白芥子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白芥子爲末，水調敷腳心。（天花）

白豆蔻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白豆蔻仁　縮砂仁　青皮　陳皮　甘草炙　香附子　蓬莪朮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紫蘇煎湯調下。（急驚，慢驚）

白附子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附子一分，末　蝎梢一分，研　舶上硫黃半兩，研細

右先將半夏半兩，湯洗淨，生爲末，生薑自然汁和劑，捻作餅子，小錢大，沸湯內煮至熟，取出研成膏，入三味藥末和之，如乾，添少湯，丸蘿蔔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米湯或乳汁送下，無時。（嘔吐）

白附子香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黃連　木香各一分　白附子大，二個

右爲末，粟米飯圓，菉豆大，或黍米大。每服十圓至二三十圓，食前清米飲下，日夜各四五服。（痢疾）

白附子散《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白附子　朱砂各三分　全蝎一分半　黑附子炮，去皮臍　雄黃　羌活各半兩　石膏七錢半　麻黃一兩，去節　腦　麝隨意入，別研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一字，薄荷臘茶調下。有熱再服。（外感）

白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附子　藿香葉去土，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米飲調下。無時。（嘔吐）

白附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附子　南星生用　半夏生用　川烏生用，仍去皮臍　天麻明亮者　陳皮去白　南木香　全蝎去尾尖毒　僵蠶去絲　丁香各二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慢火煎七分，作五次空心溫服。（嘔吐）

白茅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花桑葉　人參去蘆　藿香葉去土　白茅根剉，各一分

右爲散，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大小分服，無時。（嘔吐）

白虎化斑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石膏四兩，搥碎　知母一兩半，剉　甘草炙，三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粳米二十粒，同煎至半盞，去渣溫服，小兒量大小分減。初春深秋，冬月寒時，加棗煎服，並乳母兼服，大妙。斷乳兒只自服。（瘡瘍、天花）

白虎加人參湯《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百膏四兩，研細　知母一兩半　粳米一合　人參　炙甘草各半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米熟爲度服。（外感）

白虎合解毒湯《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石膏研粗末，四錢　知母　天花粉　黃芩　黃連　山梔仁各一錢　生地黃　麥門冬各二錢

入淡竹葉十片，水二鍾，煎一鍾，更磨入犀角汁，索湯水則與之。（麻疹）

白虎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二錢　軟石膏　甘草　麥門冬　葛根　升麻

右各等分，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白虎湯《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石膏四兩　知母一兩半，剉　甘草炙，三兩　人參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粳米二十粒，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以時。小兒減半服。春冬秋寒，有證亦服，但加棗煎，並乳母亦令服之。（天花、發熱、麻疹）

白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桑白皮一兩，剉　前胡去蘆，一兩　半夏一兩，湯泡七次　白朮一兩　人參去蘆，半兩　陳皮半兩　甘遂一分，微炒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溫水下五七丸，周晬至一二歲兒三丸，已上者以意量加，不拘時候。（咳喘）

白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白僵蠶去絲嘴，直好者，半兩，湯洗，焙黃，爲末　天竺黃一分，細研　眞牛黃一錢，別研　麝香研　龍腦研，各半錢

右拌研勻細，每服半錢，生薑自然汁調灌服，無時。（急驚）

白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一兩，大者，四破之　樸硝一兩半　白礬一錢　甘草半兩

右爲粗末，用水五盞，慢火一處煮，水盡爲度，焙乾爲細末，入硃砂末一錢拌勻，每用半錢，煎金銀薄荷湯，放溫調下，無時。（急驚）

白粉散《小兒藥證直訣》

海螵蛸三分　白芨三分　輕粉一分

右爲末，先用漿水洗，拭乾貼。（疳疾）

白通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熟附子三錢　白乾薑一錢五分　鮮葱白三莖

淨水濃煎，冷服。（外感）

白菊花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白菊花　菉豆皮　穀精草去根，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乾柿一箇，生粟米泔一盞，煮米泔盡，將柿去蒂核，食之無時。（天花）

白梅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白梅一枚去核，鹽水研爛，合蠟茶醋湯沃服之。（痢疾）

白魚灰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書中白魚七枚，燒灰研細，乳汁調服一字與服。或敷在乳上吮之。

（嘔吐）

白蜆殼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白蜆殼不拘多少，杵研極細，每服半錢，米飲調下，無時。（咳喘）

白僵蠶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慢脾風下痰證治》

生膽釀南星二錢　直僵蠶炒　錢子地龍乾　五靈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爲末，水煮生半夏糊丸，麻子大。每服五丸，薑湯下。（慢驚）

白餅子《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北礬枯，白淨　貳粉一錢重　白麵半兩　胡粉炒，各一錢

右件和勻，水搜作餅如錢大，每服半餅，大者一餅，飯飲磨化。（痢疾）

白餅子《嬰童百問·發搐》

滑石　天南星　半夏各一錢　輕粉五分　巴豆二十四個，去皮膜，用水一升煮乾，研細

右三味，搗羅爲末，入巴豆霜，次入輕粉，又研勻，卻入餘藥末，令勻，糯米粉丸，如菉豆大，量小兒壯瘦虛實用藥。三歲以下，每服三丸至五丸，紫蘇湯空心下，忌熱物。若三五歲兒壯實者，不以此拘，加至二十丸，以利爲度。（外感、發熱、急驚、食癖）

白頭翁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白頭翁去蘆　黃連去鬚，微炒　茜根剉，焙　蘇枋木剉　故鼓皮炙焦，各一兩

犀角屑半兩　地榆半兩，炙，剉　甘草一分，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乳食前。（痢疾）

白頭翁湯《麻科活人全書·痢證》

白頭翁　黃連　黃柏皮各等分

水煎溫服，不愈再服。（麻疹）

白龍圓《幼幼新書·宿食不消》

白龍骨　白石脂各一分

右爲末，滴水圓如〇大。每服三圓，紫蘇木瓜湯吞下，一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疳疾）

白龍散《幼科全書》

黃牛糞

右燒過，取中心白者，研細篩敷之。（天花）

白龍散《奇效良方·臍風》

天漿子一枚　僵蠶一枚，直者　膩粉少許

右同爲末，每服一字，用薄荷湯調服，不拘時。（初生兒疾病、臍風）

白薜皮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白薜皮　大黃　甘草各二兩　芍藥　茯苓　細辛　桂心各十八銖

右七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九合，分三服。（魘病）

白薇散《保嬰撮要·足指凍瘡》

白薇一兩　黃柏炒黑，五錢

右爲末，乾搽患處。（瘡瘍）

白礬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白礬枯　定粉　寒水石煅，各等分

右爲細末，爛飯研細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丸，煎烏梅湯送下，乳食前。（脫肛）

白礬散《奇效良方·臍瘡》

白礬枯　龍骨各等分

右爲末，摻敷臍中。（初生兒疾病、臍病）

白鶴丹《幼幼新書·慢驚風》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骨，炙黃焦　白附子生用，兩個　白僵蠶去絲　天南星去皮，紅酒煮　天麻　輕粉各一分

右爲末，法酒煮麵糊爲圓如此〇大。薄荷湯入酒一滴化下。慢驚用銀粉藥，宜審用之。（慢驚）

瓜蒂散《奇效良方·口噤》

瓜蒂七枚　全蝎一枚，炒　赤小豆十四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米湯調服，以吐爲度。（初生兒疾病、臍風）

瓜蔞散《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瓜蔞根末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炒焦黃，研勻，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不拘時。（天花）

外消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大黃　牡蠣如前製，二味各半兩　朴消二錢

右前二味剉焙爲末，仍入樸消乳鉢內同杵勻。抄一錢或二錢，取田螺三枚淨洗，再以水半碗活過一宿，去螺用水調塗腫處即消。其螺仍放水中勿害之。（初生兒疾病、臍病）

冬瓜汁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右以冬瓜炮熟，絞汁與服。或剉柳枝，煮汁浴兒。（外感）

冬葵子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冬葵子一兩　木通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拘時候。（淋證）

立效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川大黃一兩，炮，剉　乾桃柳葉各一兩，洗，焙　梔子仁半兩　赤芍藥半兩　硃砂一兩，別研，水飛　雄黃一分，別研，水飛　麝香一分，別研

右爲細末拌勻，每服半錢，蜜湯調下，無時。（疰病）

立效散　《保嬰撮要·胎毒瘡疥》

定粉末　松香末　黃柏末　黃連末　枯礬末各一兩

右各另爲末，用清油燭油調搽。（瘡瘍）

立效飲　《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黃連一兩　北細辛去葉，二錢半　玄明粉二錢

右件細剉，或曬或焙爲末，仍同玄明粉乳鉢內杵勻。每用一字，乾點患處，或以一錢，新汲井水調塗瘡上。兒小者畏苦不肯點嚥，用蜜水調抹爛處及舌上，令其自化。（舌病）

立效散　《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川甜硝一錢　桂府滑石末三錢

右二味研勻，每服半錢，漿水少許，生油一兩點，打勻同調服，極者三服必愈。大人每服一錢，忌生魚、果實。（發熱、嘔吐）

立效散　《嬰童百問·五淋》

木通　生甘草　白孩兒花名王不留行　胡荽　滑石　海金砂　山梔檳榔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半盞，煎三分，去滓服。（淋證）

立消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赤小豆　赤芍藥　枳殼生用　風化樸消臨入末藥拌勻　商陸五味各半兩

右件不過火，剉曬爲末，柏枝煎湯候冷，調二錢或三錢塗腫處。仍服吹咀，五苓散加車前子、薏苡仁水煎。（疝證）

立聖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乾蜘蛛一箇，去足口，取新竹瀝，入蜆殼中浸一宿，炙焦，爲末　乾蝎梢七箇，爲末　臘粉一錢

右同研勻細末，每服一字，乳汁調，滴兒口中，時時用。（胎疾、臍風）

玄參升麻湯　《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玄參　升麻　甘草炙，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抄三錢，水一小盞，同煎至半盞，去渣溫服，不拘時候。（外感、天花）

玄參地黃湯　《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玄參　生地黃　牡丹皮　梔子仁　甘草　升麻各一錢半　白芍藥一錢

右剉細，加炒蒲黃半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服。（天花）

玄參飲　《活幼心書·信效方》

玄參　升麻二味各五錢　川烏炮裂，去皮臍　草烏炮裂，去皮　當歸酒洗　川芎　赤葛　生乾地黃　赤芍藥七味各二錢半　甘草三錢　大黃半生半炮，四錢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瘡瘍）

玄參劑　《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玄參　赤芍藥　生地黃　赤茯苓　荊芥　防風　木通　桔梗　黃芩　硃砂　青黛各等分

右爲細末。煉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大小加減服之。（瘡瘍、天花）

玄霜膏　《活幼心書·信效方》

好糯米五升或不拘多少

右用堅硬鐵器盛貯，見天處以雪水浸一二月，不問腐爛，仍用竹器撈出，於大筲箕內別取淨水淋過，曬乾，焦炒，研爲細末，新汲井水調塗患處。如乾燥，又以軟雞翎蘸水添拂瘡上，使之滋潤，痛減藥少再添用，自然效速。未久成團，再研細。（瘡瘍）

半丁圓《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半夏半服者半兩，湯洗七次爲末　丁香一錢重，碾碎

右將半夏末水搜作劑，包丁香，再以麵劑裹煨令熟，去麵爲末，生薑自然汁圓，麻子大。每服三二十圓，淡生薑湯下。（嘔吐）

半兩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巴豆去皮　大戟剉碎，各半兩

右二味同入銚內，油炒焦黃爲細末，糊丸麻子大。每服三丸，量虛實大小加減與服，臨卧米飲下，乳食前。（食癖）

半夏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半夏二斤，去皮，河水洗六七度　白礬一斤，爲末　丁香　甘草　草豆蔻　升麻　縮砂各四兩

右七味，以好酒一斗，與半夏拌和勻，同浸，春冬三七日，夏秋七日，密封口，日足取出，用冷水急洗，風吹乾。每服一粒，嚼破，用薑湯下。或乾吃，候六十日乾，方得服。（咳喘）

半夏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半夏隨多少，微火炮之

擣末，酒和服如粟米粒大五丸，日三，立愈。（食癖、腫脹）

半夏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半夏生用，二兩　赤茯苓去皮　枳殼同上製，二味各一兩　風化樸消二錢半

右前三味剉焙爲末，入乳鉢同樸消杵勻，用生薑自然汁煮糯米粉爲糊，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仍以淡薑湯，食後臨睡送下。兒小者，圓如粟穀大。（急驚、驚悸）

半夏丸《嬰音百問·齁鮯》

枯礬二兩五錢　半夏三兩，湯洗去滑，薑汁浸一宿

右爲細末，生薑自然汁爲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或二十丸，食後卧時生薑湯下。小兒丸如麻子大。（咳喘）

半夏桂甘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半夏洗　桂心　甘草炙，各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放冷少含細嚥之，入生薑三片煎。（外感）

半夏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半夏四兩　紫菀　桂心　生薑　細辛　阿膠　甘草各二兩　款冬花二合　蜜一合

右九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半夏，取六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五合。五歲兒服一升，二歲服六合，量大小多少加減服之，立效。（咳喘）

半夏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好者，一兩，湯浸，洗七次，切，焙乾　陳粟米三分，無，即用陳粳米亦得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入生薑七片，煎至四分，溫服，無時。（嘔吐）

必全湯《救偏瑣言》

人參三錢　黑參　金銀花各一兩　荆芥一錢　陳皮三分

水煎五分，灌之下喉。（天花）

必效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川黃連去鬚，二兩　大棗半升　乾薑一兩　肉豆蔻一分，麵裹煨香，去麵

右細末，糊圓黍米大。每服五七圓，米飲下，乳食前，兒大增之。（痢疾）

必效散《保嬰撮要·熱毒瘰癧》

南硼砂二錢五分　麝香五分　巴豆五粒，去皮心膜　白檳榔一個　斑蝥四十個，去頭足翅，用糯米炒

右爲末，取鷄子二個，去黃用清，調藥入殼內，以濕紙數重糊口，甑蒸熟取出，曝乾研末，每服五分，用炒生薑酒五更調服，如毒出，小便澀痛，用益元散一服，其毒出而不痛。（瘡瘍）

必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赤足蜈蚣一條，去頭足　蝎梢七箇　生犀尖剉末，一錢　染坯半錢　朱砂半錢，研，水飛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煎豬脂油圓，黍米大。每服三五圓，用大金散下，無時。（急驚）

必勝散《痘疹論·出未勻者何》

牛蒡子不限多少，炒熟，杵碎，每貼二錢，加荆芥穗少許，用水一盞，煎四

分，不拘時溫服。（天花）

必勝湯《救偏瑣言》

大黃小劑七分至三錢，大劑三錢至一兩，勢急者以一半同煎，一半臨起投下　青皮五分至錢半　桃仁去皮尖，二錢至四錢　紅花五分至錢半　赤芍藥一錢半至三錢　木通三分至八分　荆芥　葛根俱三分至錢半　生地一錢至兩半　牛蒡七分至二錢　白項地龍三條至念二條　紫花地丁小劑三錢，中劑七錢，大劑一兩五錢　蟬蛻二分至六分　山楂大劑一兩五錢，中劑一兩，小劑五錢　蘆根三兩煎湯代水煎。（天花）

必勝膏《幼科全書》

馬齒莧杵汁成膏　赤石脂爲末

右二味，併蜜共熬成膏，塗上腫處。（天花）

加味二陳湯《麻科活人全書·吐痰麻後有痰胸口痰甚》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防風　天麻　連翹　甘草

水煎服。（麻疹）

加味二陳湯《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正廣皮　法半夏　白雲苓　小茴香　正川芎已上各一錢　青化桂　炙甘草各五分

生薑三片，水煎，溫服。（疝證）

加味八珍丸《幼科發揮·痢》

人參　當歸　茯苓　熟地黃酒拌，各一錢　芍藥炒，七分　甘草炙，五分　黃連炒　阿膠土炒，各三分　木香三分之二減半

右共爲末，水丸麻子大。炒米湯下，多服佳。（痢疾、脫肛）

加味人參白虎湯《麻科活人全書·口渴恣飲致成水蓄》

人參　知母　熟石膏　葛根　天花粉　麥冬　淡竹葉　粳米一撮爲引，水煎，以米熟爲度。（麻疹）

加味人參款冬膏《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人參　五味子　天冬　麥冬　款冬花　貝母　桑白皮炒　阿膠炒，各一錢　黃芩　黃連　炙甘草　桔梗　當歸各一錢半　煉蜜爲丸，圓眼大。每服一丸，陳皮湯化下。（咳喘）

加味三苓散《麻科活人全書·糞溏水瀉》

豬苓　木通　赤苓　車前子炒，各七分　澤瀉八分　黃芩酒炒　牛蒡子各五分　黃連酒炒，一分

燈芯五十寸引，水煎食前服。（麻疹）

加味三拗湯《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麻黃不去節，三錢　杏仁不去皮尖油，二十粒　生甘草　荆芥穗　桔梗

水煎服。（麻疹）

加味大醒脾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人參去蘆　白附子炮　天麻煨　甘草炙　全蝎去毒，炒　石蓮肉去心　茯苓去皮　木香　白朮去梗　石菖蒲細節　橘紅去白　山藥炒　天南星去臍，炮　肉豆蔻麵裹煨去油，各一錢　縮砂去殼，二錢半　丁香一錢半

右㕮咀，用生薑三片，棗二箇，去核，同煎，食前服。（急驚、慢驚）

加味小柴胡湯《幼科金針·潮熱》

柴胡　黃芩　甘草　青蒿　丹皮　法半夏

右藥加薑棗煎服。（發熱）

加味天麻散《幼幼近編》

天麻　柴胡　僵蠶　半夏　膽星　白茯苓　白朮　黃連　鉤藤　枳實　生甘草（急驚）

加味五仙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知母　貝母各二錢　桑白皮七錢　款冬花四錢　桔梗七錢　芽茶七錢

爲末，每用一錢，杏仁煎湯下。（麻疹）

加味五苓散《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漂白朮二錢　白雲苓二錢　結豬苓二錢　宣澤瀉二錢　青化桂一錢　藿香梗一錢　宣木瓜一錢　西砂仁一錢

生薑一片，大棗一枚，燈芯十莖引，水煎，熱服。（外感）

加味六君子湯《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人參一錢　白朮二錢　茯苓二錢　甘草一錢　半夏五分　神麴三分　陳皮三分　白豆蔻一粒

水煎服。（嘔吐）

加味朮附湯《幼幼近編》

人參　白朮炒　茯苓　甘草炙　肉果煨　附子炮

每三錢，薑棗同煎。一方加木香。（慢驚）

加味内托十宣散《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當歸　牛膝　金銀花　木通節　甘草　白芷　羌活　紅花　川芎　皂角刺

加胡桃二枚。（天花）

加味甘桔湯《幼科全書》

桔梗　甘草　牛蒡炒，研　荆芥穗　升麻　射干

右取順水一盞，煎熟，時常服之。（天花）

加味甘桔湯《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桔梗八分　甘草一錢二分　牛蒡子　射干各六分　防風　元參各四分　生薑一片引。（麻疹）

加味四君子湯《幼幼集成·痢疾證治》

官揀參　漂白朮　白雲苓　當歸身　杭白芍　炙甘草各一錢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溫服。（痢疾）

加味四物湯《幼科金針·溺血》

川芎　當歸　生地　白芍　黑山梔　牛膝

右藥水煎熱服。（淋證）

加味四物湯《幼幼集成·痢疾證治》

當歸身　正川芎　杭白芍　懷生地　白雲苓　正雅連　南木香各等分　水煎，空心熱服。（痢疾）

加味四聖快斑湯《幼科全書》

黃芪　人中黃　木通　紫草　酒紅花　連翹　麻黃酒炒黑　牛蒡炒絲瓜帶蒂，燒灰存性　辰砂另研

右入燒人糞，水煎，調辰砂絲瓜灰服。（天花）

加味四聖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紫草茸　木通　南木香　黃芪微炒　川芎　甘草等分

右粗末，煎一錢，不時服。（天花）

加味地骨皮散《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地骨皮鮮者，叁錢　桑白皮鮮者，貳錢　麥門冬貳錢　銀柴胡　赤芍藥　乾葛各壹錢　甘草　生犀屑各伍分　水煎，調大小無比散五七分。亦治喘急不止。（麻疹）

加味地黃丸《片玉心書·形聲門》

虎脛骨酒炙　生地黃　酸棗仁炒　辣桂　白茯苓　防風　當歸　煉蜜爲丸，白湯下。（五遲五軟五硬）

加味托裏消毒散《保嬰撮要·肌肉不生》

人參　黃芪炒　當歸酒拌，各一錢　川芎　芍藥　白芷　茯苓各五分　金銀花　甘草　連翹　乳香　沒藥各三分

右作三劑，水煎服。（瘡瘍）

加味回陽散《幼幼近編》

人參　白朮　山藥　茯苓　甘草　附子　赤石脂煅　僵蠶　全蝎　薑湯下二錢。（慢驚）

加味杏蘇飲《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杏仁　枳殼　前胡　川芎　陳皮　甘草　熟半夏　蘇子　生薑一片爲引。（咳喘）

加味金沸草散《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旋覆花去梗　麻黃去節，水煮去沫，焙乾　前胡去蘆，各七錢　荆芥穗一兩　甘草炙　半夏湯泡七次，薑汁拌炒　赤芍藥各五錢　鼠粘子炒　浮萍各七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生薑二片，薄荷葉三五片煎。（麻疹）

加味華蓋散《醫宗金鑑·幼科心法要訣·風寒咳嗽》

麻黃　杏仁去皮尖，炒　蘇子炒　前胡　橘紅　甘草生　桑皮炒　桔梗　赤茯苓

水煎，食後溫服。（咳喘）

加味柴苓湯《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柴胡　白茯苓　甘草　陳皮　白芍炒　當歸身　白朮炒　生薑一片，紅棗一枚引。（咳喘）

加味逍遥散《保嬰撮要·臂癰》

當歸　甘草炙　芍藥酒拌　茯苓　白朮炒，各一錢　柴胡　牡丹皮　山梔炒，各七分

右作四劑，水煎服。若乳母肝脾血虛內熱，或寒熱、遍身瘙癢等症，尤宜用之。（瘡瘍）

加味逍遥散《幼科直言・喘證》

白朮炒　白茯苓　白芍炒　陳皮　甘草　柴胡　石斛
生薑一片，紅棗二枚爲引。（咳喘）

加味消毒飲《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牛蒡子一錢五分　荆芥七分　防風六分　紫草茸一錢　甘草五分
粳米一撮引，水煎，不拘時服。（麻疹）

加味黄芩湯《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黄連　黄芩各一錢半　白芍藥三錢　甘草七分　滑石末三錢
水煎服。（麻疹）

加味黄連黄芩升麻湯《救偏瑣言》

連翹去心，酒洗　升麻酒洗　葛根　桔梗酒洗　甘草梢　赤芍　酒芩　酒梔　牛蒡子酒洗，炒　木通酒洗　滑石　麥門冬去心
右水一鍾，淡竹葉燈心爲引，不拘時服。（天花）

加味清胃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生地黄　升麻　丹皮　當歸　黄連　犀角　連翹　生甘草
水煎服。（麻疹）

加味清肺降火湯《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陳皮　枯黄芩　麥冬　桑白皮　生地黄　貝母　梔仁　栝蔞仁　天花粉　石膏　葶藶子　地骨皮　蘇子炒
燈芯二十根引，水煎服。（麻疹）

加味參蘇飲《幼科全書》

人參　蘇葉　葛根　陳皮　前胡　白芷　桂枝　枳殼　甘草　羌活　防風
右竹葉引，水煎服。（天花）

加味葛根湯《救偏瑣言》

乾葛　升麻　赤芍藥　甘草　桔梗　柴胡　防風　荆芥　連翹　牛蒡炒　木通
右淡竹葉爲引。（天花）

加味温膽湯《幼幼近編》

半夏　枳實　茯苓　陳皮　竹茹　酸棗仁　鉤藤　生薑（急驚）

加味當歸散《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當歸身一錢五分　吴茱萸三分　青化桂五分　正川芎五分　黑薑炭一錢　南木香五分　小茴香一錢　炙甘草五分
水煎，臨服加鹽七分，空心溫服。（疝證）

加味鼠黏湯《幼科全書》

桔梗　大力子炒　射干　山豆根　甘草　防風　荆芥　連翹
右水煎，細細呷之。（天花）

加味解毒散《保嬰撮要・天泡瘡》

玄參　連翹　升麻　芍藥　當歸　羌活　生地黄　牛蒡子炒，各三錢　茯苓　甘草各二錢　金銀花　漏蘆各五錢
右每服二錢，水煎服，或用蜜丸。（瘡瘍）

加味調中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黄芪　甘草　白朮　木香　官桂　白茯　半夏　陳皮
右水煎服。（天花）

加味熟地黄丸《幼幼近編》

熟地黄　山茱萸　牡丹皮　山藥　牛膝　澤瀉　鹿茸　肉桂　補骨脂　人參童便浸，炙　白茯苓
煉蜜爲丸。（鶴膝、龜胸龜背）

加味導赤散《醫宗金鑑・痘疹心法要訣・水痘》

生地　木通　生甘草　連翹　黄連　滑石　赤芩　麥冬去心
引用燈心，水煎服。（水痘）

加味導赤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薄荷葉四錢　生地黄酒洗　木通　元參　車前子　連翹　淡竹葉各七錢　黄連三錢
燈芯、石膏引。（麻疹）

加味導赤散《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淮木通　懷生地　炙甘草　枯黄芩　黑梔仁　宣澤瀉　淨前子　北柴胡已上各一錢
淡竹葉七片、燈芯十莖，水煎，空心熱服。（淋證）

加味歸脾湯《保嬰撮要・驚風》

人參　黃芪　茯神去木，各一錢　甘草　白朮炒各一錢　木香五分　遠志去心　酸棗仁　龍眼肉　當歸　牡丹皮　山梔炒，各一錢

（驚悸、慢驚）

加味瀉白散《幼科發揮·肺臟兼證》

桑白皮　地骨皮　粳米　甘草　蘇葉　桔梗

（咳喘）

加味瀉白散《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桑白皮　地骨皮　白茯苓　知母　黃芩　人參　甘草　粳米一百粒引，水煎食後服。（麻疹）

加味觀音散《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白扁豆微炒　石蓮肉炒，去心　人參焙，去蘆，各一分　白茯苓一錢半，去皮　神麴二錢，炒　甘草炙　香白芷　綿黃芪槌碎，用蜜水拌炙　木香炒，各一錢　白朮炒，一錢半

右爲末。每服嬰兒用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用水一小盞或半銀盞，棗子半箇，煎十數沸溫服。（不思食、嘔吐、泄瀉）

加減一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生地　芍藥　麥冬各二錢　熟地三五錢　炙甘草五七分　知母　地骨皮各一錢

水二鍾，煎服。（汗證）

加減三奇湯《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桔梗　陳皮去白　白茯苓　青皮　蘇子炒　人參　桑白皮炒，各五錢　半夏麵炒，七錢　枳實炒　甘草炙，各三錢　杏仁十枚

右爲末，薑汁煮神麴糊丸，黍米大。滾白水下。（咳喘）

加減大安丸《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陳皮去白　半夏　白茯苓　白朮　枳實炒　桔梗各等分　蘇子炒　甘草炙　萊服子炒，各減半

右爲末。薑汁煮神麴糊丸。（咳喘）

加減五拗湯《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麻黃連根節　杏仁留皮尖　紫蘇葉　苦梗　甘草各等分

右剉，水煎，薑引，服得微汗止。（咳喘）

加減升麻葛根湯《育嬰秘訣·驚風總論》

桔梗　乾葛　升麻　川芎　赤芍　歸尾　羌活　柴胡　甘草各等分

井水煎服。此驚丹之要藥也。（初生兒疾病·丹毒）

加減六君子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炙　黃芪炙　陳皮　山楂　神麴炒　木香　升麻　砂仁

右大棗爲引，水煎服。（天花）

加減四物湯《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當歸身　川芎　生地　麥門冬　桔梗　人參　生甘草各等分

右剉，水煎服，更用獵豬蹄新汲水煮爛，和汁食之。（虛羸）

加減地黃湯《幼科金針·潮熱》

人參　白朮　熟地　白芍　肉桂　杜仲　牛膝　炙鱉甲　丹皮　萸肉

右藥加龍眼肉煎服。（發熱）

加減守病丸《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漂蒼朮鹽炒　製南星炒　香白芷焙，已上各一兩　京楂肉炒　正川芎炒　廣橘核炒　法半夏焙　六神麴炒　吳茱萸炒，已上各二錢五分

共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龍眼核大。每服一丸，小茴香煎湯化下。（疝證）

加減利驚丸《幼幼近編》

牽牛末一兩　花青五錢　巴霜二錢半

面糊爲丸，豆大，湯下二三丸。（急驚）

加減肥兒丸《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官揀參切片，焙乾　嫩黃芪蜜炙　漂白朮土炒　白雲苓乳蒸　廣陳皮酒炒　杭青皮醋炒　白歸身酒洗　大鱉甲醋炙　正川連薑製　南木香屑　使君肉炒　乾蟾蜍酥炙　炙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另以山藥打糊爲丸。量兒大小加減，日日服之，以米湯調下。病愈藥停。（疳疾）

加減柴胡湯《幼科金針·汗證》

柴胡　黃芩　連翹　大力子　桔梗　黑山梔　乾葛　荊芥　木通　甘草

右藥加燈心爲引。（汗證）

加減黃芩湯《麻科活人全書·痢證》

黃芩　黃連　當歸　枳殼　檳榔　青皮　澤瀉　山查　槐花　白芍　甘草

燈芯引。（麻疹）

加減異功散《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人參　白朮　甘草炙，各一錢　陳皮　青皮　枳實炒　厚朴炒　半夏麴　黃連薑汁炒，錢五分　木香　丁香　藿香叶

右共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炒陳米湯下。（腫脹）

加減清肌湯《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柴胡　黃芩　生地黃　當歸　地骨皮　白茯苓　知母　淡竹葉七片引，水煎服。（麻疹）

加減清胃湯《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元參　連翹　生地黃　黃柏　麥冬　白茯苓　木通　陳皮　天花粉　桔梗　甘草

燈芯引。（麻疹）

加減參蘇飲《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紫蘇葉　前胡　粉葛　茯苓　枳殼　桔梗　甘草　生薑、葱白引，水煎熱服。（麻疹）

加減葶藶丸《片玉心書·形聲門》

大黃煨　天冬去心　杏仁去皮尖，另研　百合　桑白皮炒　木通　甜葶藶炒

蜜丸，滾白水送下。（五遲五軟五硬）

加減犀角地黃茅花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犀角磨汁　生地黃　茅花　丹皮　枳殼　黃芩　梔仁　連翹　黃連　麥冬　當歸尾　甘草

燈芯三十根引。（麻疹）

加減塌氣湯《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藿撥　砂仁　青皮　陳皮　丁香　全蝎炒　萊菔子炒，各等分

右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厚朴湯送下。（腫脹）

加減鼠粘子湯《外科正宗·痘疔》

鼠粘子　天花粉　知母　荆芥　山梔各六分　甘草二分

水二鍾，淡竹葉燈心各二十件，煎服。（天花）

加減養臟湯《幼科金針·中暑》

白朮米泔浸，土炒　茯苓　廣陳皮　炙草　木香　查肉　白芍酒炒　神麴炒　山藥　枳殼　川連酒炒　扁豆

右藥加蓮肉，如虛者加人參。（外感）

加減龍膽湯《幼科全書》

龍膽草　柴胡　黃芩　麥門冬　防風　桔梗　赤芍　茯苓　甘草　大黃煨，減半

右水煎服，得下即止。一方用前胡。（初生兒疾病）

加減瀉白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桑白皮蜜炒　地骨皮　炒甘草　人參　白茯苓　肥知母　桔黃芩　粳米一撮引。（麻疹）

加減蘇子降氣丸《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眞蘇子　半夏麴　炙甘草　前胡　陳皮　厚朴薑汁炒　肉桂去皮　大腹皮　桑白皮各等分

水煎服，兼治面浮腫。（咳喘）

奶豆膏《幼幼新書·咳嗽》

瓜蔞瓤　蜜各半盞　人參　銅白霜各半兩　陳槐花一分　瓜蔞子一百二十粒

右將瓜蔞瓤及蜜煉成膏，入諸藥末同爲膏。每服一大黃豆大，用杏仁煎湯調服之。（咳喘）

六畫

地骨皮散《小兒藥證直訣》

地骨皮自採佳　知母　銀州柴胡去蘆　甘草炙　半夏湯洗七次，切焙　人參切，去頂，焙　赤茯苓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薑五片，水一盞，煎至八分，食後溫服，量大小加減。（發熱）

地骨皮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生乾地黃半兩　眞地骨皮　細辛各一分　五倍子炒令黑，二錢重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敷之，頻與功效。喫不妨。（疳疾）

地骨皮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骨蒸論》

地骨皮去骨　胡黃連各一兩　鱉甲塗酥炙黃，去裙盡　柴胡去苗　犀角剉取屑　嫩桃枝剉　川大黃炮　知母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發熱）

地黃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乾地黃　大黃各一兩六銖　茯苓十八銖　當歸　柴胡　杏仁各半兩

右六味爲末，以蜜丸如麻子大。服五丸，日三。（食癖）

地黃圓《小兒藥證直訣》

熟地黃炒，秤八錢　山萸肉　乾山藥各四錢　澤瀉　牡丹皮　白茯苓去皮，各三錢

右爲末，煉蜜圓如梧子大。空心，溫水化下三圓。（五遲五軟五硬、解顱、虛羸、疳疾）

地黃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大熟地黃净，四錢半　赤茯苓　山茱萸蒸，取肉，焙　當歸　川芎　川練子肉焙　牡丹皮　山藥焙　史君子略煨，取肉，各二錢

右末，煉蜜圓，桐子大。每三圓，空心，溫湯化下。（疳疾）

地黃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生地黃汁一升，分四五服，量大小與服，食前，立效。（痢疾）

地黃門冬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乾地黃四兩　麥門冬　五味子　蜜各半兩　大黃　硝石各二兩

右六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硝石、蜜，煮令沸，服二合，日三。胸中當有宿乳汁一升許出。大者服五合。（咳喘）

地黃清肺湯《嬰童百問·疳證》

桑白皮炒，半兩　紫蘇　前胡　防風　赤茯苓　黃芩　天門冬去心　當歸　連翹　桔梗　生地黃　炙甘草各二錢五分

右剉，每服二錢，水煎，食後服。（疳疾）

地黃散《閻氏小兒方論》

生乾地黃切，焙，秤　熟乾地黃切，焙，秤　當歸去蘆頭，切焙，秤，各一分　黃連去鬚，一錢　木通一錢半　玄參半錢　甘草一錢半，剉，炒　防風去蘆頭，焙　羌活　生犀末　蟬殼去土　木賊　穀精草　白蒺藜去尖　沙苑蒺藜各一錢　大黃去皮，取實者，剉，略炒，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量大小加減，煎羊肝湯，食後調下，日三夜一。忌口將息。（天花）

地黃散《幼幼新書·霍亂吐利》

乾地黃　厚朴薑汁拌炒　乾葛　人參　茯苓　藿香葉　黃芪蜜炙　白朮麩炒，各二分　丁香　訶子炮，用肉，各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用蒼朮煮飯飲調下，幷進四五服。（嘔吐、泄瀉）

地黃雄黃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地黃　淡豆豉各四兩

右以豬脂一斤和勻，露一宿，煎三分，減去一分，去滓，下雄黃末一錢，麝香半錢，攪勻，量兒大小飲。（天花）

地黃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山梔仁　菉豆粉二味各一兩半　粉草六錢

右件或曬或焙爲末，用生地黃爛杵取汁一兩半，好蜜一兩半，以薄瓦器盛，在銅鐵銚中水煮成膏，如稀糊相似，候冷，亭分入前藥末，同在乳鉢再杵勻，圓芡實大。每以一圓至二圓，麥門冬熟水無時化服。兒大者每用一圓，納口內含化，或以新汲水調點舌上。（疳疾、泄瀉、瘡瘍）

地榆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地榆一兩，多剉，黃連去鬚，一兩　乾藍葉一兩　川升麻一兩　川楝子去核，半兩

右爲細末，軟飯和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量大小加減，乳食前。（痢疾）

地榆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地楡一兩　甘草半兩，炙　赤芍藥一兩　柏葉一兩，微炒　茜根一兩　當歸去蘆，洗淨，一兩，微炒　訶黎勒煨，用皮，兩　黃連去鬚，微炒，一兩

右爲粗散，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乳食前。（痢疾）

地楡散《嬰童百問・諸色痢》

地楡　訶子　生甘草各一兩

右爲末，鹽米湯調下。有熱加黃芩。（痢疾）

地楡飲《保嬰撮要・諸痢》

地楡三分　甘草　赤芍藥炒　枳殼各二分

右水煎服。（痢疾）

地楡檮皮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地楡四錢　檮根白皮三錢　白芍藥一錢半　阿膠蛤粉炒，去蛤粉，一錢　當歸去蘆，洗淨，一錢　烏梅肉二錢半　木瓜一錢半　枳殼去瓤，麩炒黃，一錢　茯苓一錢　肉豆蔻一箇，麵裹煨，去麵　甘草二錢，炙　木香一錢　綿薑半錢，炮　金櫻子二錢　人參去蘆，半錢

右爲末，煉蜜丸，麻子大。每服三二十丸，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地膚子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地膚子　瞿麥　知母　黃芩　枳實　升麻　大黃十八銖　冬葵子　豬苓各六銖　通草　海藻　橘皮各三銖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一日至七日兒服一合爲三服，八日至十五日兒一合半爲三服，十六日至二十日兒二合爲三服，四十日兒以此爲準，五十日以上七歲以下以意加藥益水。（淋證）

艾虎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艾一斤　虎頭骨一枚

右以水三斗，煮爲湯浴，但須浴即煮用之。（急驚）

芍藥化毒湯《幼科全書》

白芍　歸尾　連翹　紅花　苦參酒浸洗

右水煎服。（天花）

芍藥甘草湯《嬰童百問・積痛》

芍藥一兩　甘草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不拘時服。（心腹痛）

芍藥四物解肌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芍藥　黃芩　升麻　葛根各半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九合，去滓分服。期歲以上，分三服。（外感）

芍藥枳朮丸《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白朮二兩，麵炒　赤芍藥二兩，酒炒　枳實一兩，麵炒　陳皮一兩

荷葉湯煮黃老米粥爲丸，桐子大。米飲或滾白湯任下百餘丸。（食癖，腫脹）

芍藥柏皮丸《嬰童百問・諸色痢》

芍藥炒　黃柏各一兩　當歸　黃連各半兩

右爲末，滴水丸，如小豆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湯下。（痢疾）

芍藥湯《幼科鐵鏡・附方》

白芍　澤瀉　甘草　大茴　薄荷　木香　茱萸　生薑（初生兒疾病、泄瀉）

芒硝豬膽汁《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用芒硝、豬膽汁調塗瘡上。（天花）

芎犀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川芎　犀角散　獨活去蘆，各半兩　蝎梢　人參去蘆　天麻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酒調下，無時。（急驚）

芎蝎散《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川芎　蕃撥各一兩　蝎梢去毒尖，一錢，焙　細辛去苗　半夏酒浸一宿，湯洗七次，焙乾，各二錢

右爲細末，熱湯調，稍熱，空心服。一周兒每服抄一小銅錢，量兒大小加減。（咳喘）

芎歸匀氣飲《幼科全書》

歸身　川芎　赤芍　麥冬　人參　荊芥穗　防風　青皮　木香　官桂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芎藭散《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芎藭　白朮　防己各半兩

右三味治下篩，以乳和，與兒服之。（初生兒疾病）

芎藭散《保嬰撮要·齒遲》

芎藭　生地黃　山藥　當歸　芍藥炒　甘草各等分

右各另爲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五遲五軟五硬）

李根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李根　桂心　硇硝各十八銖　麥門冬去心　甘草各一兩

右五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五服。（發熱）

李葉浴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李葉無拘多少

右㕮咀，以水煮，去滓，將浴兒良。（發熱）

托裏十補散《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桔梗　官桂　川芎　防風　白芷　厚朴薑製　甘草

右水煎，調大力子末服。（天花）

托裏回生散《幼科全書》

黃芪　當歸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桂枝

右水煎，調燒人屎服。（天花）

托裏回陽湯《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乾薑　附子重一兩四錢者　當歸　陳皮　白朮　黃芪　人參　甘草炒，各二錢　柴胡　升麻各三分

右水煎，徐徐服之。（瘡瘍）

托裏冲和湯《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人參二錢　黃芪三錢　白朮炒　陳皮　當歸各一錢　甘草炒，五分

右水煎，徐徐服。（瘡瘍）

托裏快斑湯《幼科全書》

羌活　桔梗　防風　升麻　荆芥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歸尾　葛根　官桂少許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托裏快斑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　黃芪　川芎　木香　青皮　牛蒡子　紫草　連翹　木通　防風　桂枝　蟬蛻　共銼細，加淡竹葉十片，水煎，溫服，不拘時。（天花）

托裏健中湯《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羌活三分　木香　附子炮　益智　丁香　沉香各三分　茴香五分　陳皮炙甘草五分

右薑水煎，徐徐服之。（瘡瘍）

托裏益青湯《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人參　白朮炒，各五分　陳皮炒　茯苓　半夏各三分　芍藥炒，一分　柴胡二分

右薑棗水煎服。（瘡瘍）

托裏益黃湯《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人參　白朮炒，各七分　陳皮　茯苓　半夏　炮薑　丁香　炙甘草各三分

右薑水煎服。（瘡瘍）

托裏消毒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黃芪炒　當歸酒洗　川芎　芍藥炒　白朮炒　陳皮　茯苓各一錢　金銀花　連翹　白芷各七分　甘草五分

右每服三五錢，水煎服。（天花）

托裏流氣飲《瘡瘍經驗全書·疹腮毒》

人參　黃芪　當歸　川芎　白芍　甘草　防風　厚朴　烏梅　官桂　木香　薑三棗一，煎服。（疹腮）

托裏清中湯《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人參　白朮炒　陳皮　茯苓各五分　半夏三分　桔梗二分　甘草炒　柴胡各二分

右薑棗水煎服。（瘡瘍）

托裏越鞠丸《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人參五分　白朮炒，一錢　陳皮四分　川芎　半夏　山梔炒　蒼朮各三分　炙甘草二分

右薑棗水煎，嬰兒乳母幷服。（瘡瘍）

托裏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黃芪炒，各二錢　當歸酒洗　白朮　陳皮　熟地黃　茯苓　芍藥炒，各一錢五分　甘草炙，五分

右三五錢，水煎服。（天花）

托裏無憂散《救偏瑣言》

黃芪　人參　甘草　僵蠶　白芷　桔梗　當歸　川芎

加炒占米、大棗。（天花）

托裏温中湯《保嬰撮要·作嘔不止》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一錢　半夏　炮薑各四分　甘草炒　肉桂　黃芪炒，各一錢五分

右每服三五錢，薑棗水煎。（瘡瘍）

托養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硫黃　水銀各半兩，同研細不見星　附子半兩，炮，去皮臍　木香半兩　當歸去蘆，洗淨，半兩，切，焙　大黃一兩，濕紙裹煨熟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櫻桃大。每服一粒，生薑湯化下，無時。（嘔吐、食癖、腫脹）

百合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龜胸論》

百合一兩　川樸硝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　木通半兩　桑白皮半兩　川大黃半兩　天門冬去心，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圓，黍米大。每服十圓，米飲下。（五遲五軟五硬、龜胸龜背）

百合丹《幼幼近編》

大黃酒煨，七錢半　天冬　杏仁　百合　桑皮　葶藶炒　石膏　枳殼　桔梗　生甘草各五錢

煉蜜爲丸。（五遲五軟五硬）

百合固金湯《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肺虛作喘》

百合　天門冬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黃　熟地黃　當歸　白芍藥炒　甘草　貝母　元參　桔梗

水煎服。（咳喘）

百合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百合　紫菀洗，焙　白朮　人參去蘆，各一兩　白茯苓去黑皮　青皮去穰　甘草　麥門冬去心，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淡竹葉三片，薄荷二葉，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咳喘）

百花膏《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石蜜不拘多少，略用湯和，時時以鵝翎刷之，瘡痂亦易落，無痕。（天花）

百枝膏《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人參　防風　天麻　茯神各秤一錢半　白附子　酸棗仁　琥珀　石菖蒲各一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麥門冬湯調下一圓。（急驚）

百部圓《小兒藥證直訣》

百部炒　麻黃去節，各二分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微炒，煮三五沸

右爲末，煉蜜圓，如芡實大。熱水化下三二丸，無時，日三四服。（咳喘）

百祥圓一名南陽圓《小兒藥證直訣》

用紅芽大戟不以多少，陰乾，漿水煮軟去骨，日中曝乾，復內汁中，煮汁盡，焙乾爲末，水圓，如粟米大。每服一二十圓，研赤脂、麻湯下。吐利同，無時。（天花）

百部湯《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地骨皮　麥冬　天冬　知母　元參　瓜蔞仁　百部根　百合　地茄根

水煎服。（麻疹）

百解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乾葛二兩半　升麻　赤芍藥二味各二兩　黃芩一兩　麻黃如前製，七錢半　薄桂去粗皮，二錢半　甘草一兩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葱一根，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百解散《保嬰撮要·自汗》

荆芥　白芷　麻黃去節　陳皮　蒼朮　甘草炒，各三分

右薑三片，葱白三根，水煎服。（汗證）

百傷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乾葛三兩　淨香附二兩　升麻洗淨　青皮去白　陳皮去白　穀芽淨，洗，焙

乾　麥芽淨，洗，焙乾　桔梗剉，炒　紫蘇和根　縮砂仁　甘草　神麴炒赤芍藥十一味各一兩　麻黃同上製　枳殼同上製，二味各七錢半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百靈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黑鉛一分　水銀一分，二味同結砂子　天南星一分，炮裂　白附子一分，炮裂　乾蝎一分，微炒　天麻一分　蟬殼去土，一分，微炒　麝香一錢，研　牛黃一分，研

右爲末勻細，糯米飯和圓，黍米大。溫酒下三圓。量大小加減服，無時。（急驚）

至聖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丁香　丁皮各一錢　木香　紫厚朴製　史君子肉焙　肉豆蔻濕紙略煨　橘紅各二錢

右末，神麴糊圓，麻子大。每七圓，食前米飲下。（疳疾）

至聖保命丹《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青色全蝎十四箇　防風　天麻　白附子　蟬殼　直僵蠶炒，各二錢　南星炮，三錢　麝半錢

右爲末，粳米飯圓，桐子大，朱砂衣。每一圓，薄荷湯調下。（胎疾、急驚、慢驚、泄瀉）

至聖保命丹《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全蝎十四箇　麝香半分，另研　辰砂水飛　天麻　膽星　防風　僵蠶炒白附炮，各一錢　蟬蛻去翅足　史君子肉，煨　珍珠各五分　金箔四十張

共爲末，粟米粉糊和勻，印成錠子，薄荷湯磨服。（急驚、初生兒疾病、驚悸）

至聖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朱砂一分，水飛　天南星臘月牛膽製，用半兩　鐵粉一分，水研　蝎梢十四箇　續隨子去皮，四十九箇　腦　麝各少許

右爲細末，煉蜜和圓，棊豆大。薄荷溫湯化下一圓，如涎多加輕粉半錢，更量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至寶丹《閻氏小兒方論》

生烏犀屑　生玳瑁屑　琥珀研　朱砂細研，水飛　雄黃以上各一兩，細研，水飛　金箔五十片，一半爲衣　銀箔五十片，研　龍腦一分，研　麝香一分　牛黃半兩，研　安息香一兩半，爲末，以無灰酒飛過，濾淨，去砂石，約取一兩，慢火熬成膏

右生犀、玳瑁搗羅爲細末，研入餘藥，令勻，將安息香膏，以重湯煮，凝成和搜爲劑，如乾，即入少熟蜜，盛不津器中，旋圓如桐子大。二歲兒服二圓，人參湯化下，大小以意加減。（急驚、慢驚、客忤中惡、發熱、天花）

至寶丹又名祛風至寶丹《麻科活人全書·咳嗽鼻衄嘔吐泄瀉首尾治法總論》

防風　荊芥　連翹　麻黃　薄荷葉　梔仁炒黑　川芎　當歸　白芍炒大黃酒蒸　芒硝各五錢　枯黃芩　石膏　桔梗各一錢　甘草二兩　滑石三兩　川黃柏　人參　熟地　黃連　羌活　獨活　天麻　細辛　全蝎　白朮五錢

右爲細末，蜜丸，彈子大。不拘茶酒，任下一丸。（麻疹）

肉豆蔻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木香　縮砂仁二錢　白龍骨半兩　訶子肉半兩　赤石脂七錢半　枯白礬七錢半

右爲細末，稠麵糊爲丸，如黍米大。一周歲兒每服三五十丸，三歲兒服百丸，溫米飲下。（泄瀉、天花）

肉豆蔻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肉豆蔻一兩，麵裹煨　使君子去殼，一兩　青皮去瓤，一兩，炒黃　牽牛子一分，炒黃，四味爲末　蘆薈一分，研　麝香半錢，研

右研勻細，糯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生薑湯下，食後。（疳疾）

肉豆蔻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肉豆蔻麵裹煨　白礬枯，各一兩

右爲末，溫米飲調下一錢或半錢，空心服。（泄瀉）

肉豆蔻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泄瀉證治》

肉豆蔻一枚，剜一小孔，納滴乳香一塊，麵裹煨熟

爲末，米飲調下。（泄瀉）

回生消毒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牛蒡子　地龍即蚯蚓，曬乾，去土，各二錢　僵蠶　貝母　防風　荊芥各一錢

蟾酥二錢

爲末，以淡竹葉煎湯下一錢。（痲疹）

回生錠《幼幼近編》

人參　白朮　山藥　茯苓各一兩　赤石脂煅　桔梗　牛膽南星各五錢　炙甘草　辰砂　礞石煅，各三錢　乳香二錢　牛黃　麝香各一錢

粽搗爲錠，陰乾，薄荷湯下。（慢驚、驚悸、初生兒疾病）

回毒即消丹《救偏瑣言》

淨金銀花五錢　生甘草一錢　人參二錢　黑參三錢

水二碗，煎三分，與小兒服之。（天花）

回陽大附散《幼幼新書・慢驚風》

大附子炮　人參　前胡　桔梗去蘆頭，各半兩　木香一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薑湯調下。（外感、慢驚）

回陽返本湯《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當歸　川芎　肉桂　甘草　鹿茸酒炙，剉片，用酒煎膏配藥　山查　熟附

外加大棗二枚。（天花）

回陽散《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蒼朮一兩，米泔汁浸一宿　甘草炙　白朮炮　陳橘皮去白，各半兩　木香　大附子炮裂，去皮秤，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大錢，用鹽湯空心點服。（外感）

回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

附子大者，一箇，炮，去皮臍　天南星大者，一箇，炮過爲末，生薑汁和作餅，焙乾　木香一分　人參去蘆，二分　硫黃一分　硃砂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艾湯調半錢，乳食前服。（泄瀉）

回陽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附子如前製　甘草半生半炙，二味各二錢半　人參去蘆，七錢半　細辛去葉，一錢半　桔梗剉，炒，五錢　厚桂去粗皮　白茯苓去皮　川獨活三味各二錢　半夏同前製，三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棗子同煎。（泄瀉、嘔吐）

回陽湯《壽世保元・實膿治法》

鹿茸酥炙　大附子麵包煨，去皮臍　嫩黃芪　當歸酒洗

右剉，好酒煎服。（天花）

回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人參去蘆　茯苓去黑皮　甘草　白僵蠶去絲嘴　朱砂水飛，各一分　白附子一錢半，炮　全蝎一錢　蟬殼去土淨，洗，去足，二十箇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煎冬瓜子、薄荷，清米飲調下，量大小與之，乳食前。（急驚）

回漿合宜散《救偏瑣言》

白芍　防風　米仁　甘草　茯苓　山查　扁豆

加大棗。（天花）

朱氏洗心散《痲科活人全書・舌生白珠》

生地黃　枯黃芩　麥冬　歸尾　知母　薄荷葉　甘草　鮮藕節

側柏葉引，甚者加黃連，水煎服。（痲疹）

朱君散《嬰童百問・驚瀉》

人參　白朮炒　白茯苓　甘草炙，各一兩　辰砂水飛　鉤藤各半兩　燈心三錢　麝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用白湯調下，不拘時服。（腹瀉）

朱砂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朱砂　乳香各一錢　半夏二十一箇，洗淨七次，薑汁浸一宿，切，焙

右同爲細末，薑汁糊丸，黃米大。每服五七丸，乳香湯下，無時。（嘔吐）

朱砂丸《奇效良方・口喎幷失音》

朱砂研，五錢　全蝎炒　天麻　白附子炮　僵蠶直者，炒，去絲嘴　乾薑炮　牛黃各五分　麝香一分

右爲末，粳米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三十丸，用薄荷湯，不拘時化服。（初生兒疾病、急驚）

朱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朱砂一分，研，水飛　牛黃一分，別研　麝香一錢　乾蝎十四箇，微炒　天漿子十四箇，麩炒色黃，去殼，取蟲用

右各研細，一處再研極細散，每服半錢，乳汁調抹兒口中，以乳汁送下，無時。（急驚）

朱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朱砂一分，研，水飛　腦粉半錢　麝香半錢，研　蘆薈二錢，別研　胡黃連一錢　蝎梢七箇　白附子二錢　金箔七片　僵蠶十箇，去絲嘴，炒　赤足蜈蚣一條，炙　甘草二錢，炙

右爲細末，二歲上兒半錢匕。已下者一字，金銀薄荷湯調下。三歲上者一錢匕。如口噤不開，灌入鼻中，無時。（急驚）

朱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朱砂一兩，研　滑石半兩，研　犀角屑半兩　黃芩一分　車前子一分，炒　甘草一分，炙

右爲散拌勻，每服半錢，煎竹葉湯下，乳食前。（淋證）

朱砂萬應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朱砂末一錢　硇砂末一錢　巴豆七箇，去皮膜　蠟二棗大許

右於銚子內，先熔蠟化，入巴豆熬至黑焦，去巴豆不用，卻入上二味，攪極勻，放凝爲劑。如用，旋圓如菉豆大。每服三丸，白痢，艾湯下，赤痢，黃連湯下，赤白痢，黃連、艾湯下，水穀痢，新水下，乳食前。（痢疾）

朱砂膏《幼幼新書·驚熱》

朱砂好者，別研　硼砂通飛者，研。各半兩　甘草炙，一分　牙硝一兩半，煅過，少分生，別研　麝香研　龍腦研，各一字

右先研朱砂四五百轉，又別研硼砂同前數，入諸藥再研，出，方研腦子，再入諸藥末滾合，滴水研成膏，攤一宿，以油紙單內。每服皂子大，更加減吃。若更滾涎，用鷄子清化下。常服甘草湯。（急驚）

朱砂膏《幼幼新書·驚熱》

朱砂半兩　硼砂　馬牙硝各三錢　眞珠末一錢　元明粉二錢。已上並別研　腦　麝各一字

右件各爲末，於一處拌和合，用好單角起，不久其藥自成膏。如小兒諸般驚，用藥一黃豆大，常用金銀薄荷湯少許化開下；如遍身潮熱，用甘草煎湯下；狂躁惡叫，用生地龍汁化下。一臘及一月日內小兒不通下藥，可用藥使乳調塗在奶上，令牙兒吮奶吮下。（初生兒疾病、臍風、急驚、客忤中惡、疰病）

朱砂膏《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朱砂　馬牙硝二錢　川靈脂　蘆薈各一錢半　麝半錢　腦一字

右研細，甘草膏爲圓，菉豆大，金箔衣。每服一圓，薄荷湯調下。（急驚）

朱砂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朱砂水飛，五錢　牙消　硼砂　玄明粉三味各三錢半　麝香一字　金箔　銀箔各十五貼　白附子　枳殼如前製，二味各三錢　川芎　粉草二味各四錢　人參去蘆　黃芩　薄荷葉三味各二錢

右前七味入乳鉢杵勻，後七味剉焙爲末，仍入鉢中，同前藥和，煉蜜圓，芡實大。每服一圓至二圓，用麥門冬熟水無時化服。（急驚）

朱砂膏《奇效良方·小兒證通治方》

白僵蠶炒，去絲嘴　白附子濕紙裹煨，焙乾　天南星炮　朱砂別研，各半兩　乾蝎一兩，炒

右件入麝香半錢，共爲細末，麵糊爲丸，粟米大，朱砂爲衣。每服十丸，煎金銀薄荷湯下。如盜汗，煎麻黃根湯下，不拘時服。（初生兒疾病）

朱砂膏《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朱砂半兩　硼砂　馬牙硝各三分　眞珠末一錢　玄明粉二錢，已上拌研　片腦　麝香各一錢

右件各爲末，於一處拌合和，用好蜜煉成膏。如小兒諸般驚，用藥一黃豆大，常用金銀薄荷湯少許化開下，如遍身潮熱，用甘草煎湯化下。（天花）

朱金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以代赭石火煅醋淬十次，爲細末，水飛過，日中曬乾。每服半錢或一錢，煎眞金湯調下，量大小與之。連進三服，兒腳脛上有赤斑點者，即是邪氣已出，兒當安也。若無赤斑點出者，不可治也。服無時。（急驚）

朱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朱砂半兩，水飛　腦粉一分　蝎梢半兩，微炒　巴豆七箇，去心皮膜，出油盡用。

一方只用五箇

右爲細末，糊圓黍米大。每服三兩圓，煎桃仁湯下。一方無巴豆，但作散，每服半錢，湯使如前，無時。（急驚）

朱純嘏加減清毒撥翳湯《麻科活人全書・眼光如水眼眶紅爛羞明赤腫眵淚生翳》

生地黃一錢五分　甘菊花　黃芩酒炒　牛蒡子　連翹各七分　當歸尾　柴胡各八分　川芎六分　紅花五分　木賊五分　草決明炒，研　白蒺藜炒，去刺研，各一錢　甘草去皮，三分

水煎服。（麻疹）

朱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朱砂一分，研，水飛　天竺黃半兩，研　乾全蝎二十一箇，微炒，去毒　天漿子十四箇，去殼，微炒　人參去蘆，一兩　胡黃連一兩　青黛一分，研　龍腦一錢，研

右爲末拌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人參湯下，無時。（疳疾）

朱雀丸《保嬰撮要・驚悸》

白茯苓二兩　沉香半兩

右爲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人參煎湯下。（驚悸）

朱銀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水銀一錢，蒸棗肉研如泥　白附子一錢半　蝎一錢　南星　朱砂一分　天漿子　牛黃　蘆薈各半分　鉛霜半錢，和水銀研　腦一字　麝半錢　直僵蠶炒，七箇

右爲末，粟米糊丸，芥子大。每一丸，薄荷湯下。如未通利，加至二丸。（胎疾、臍風）

朱麝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人參　朱砂各一分　牛膽　南星　天竺黃　牙蛸　鐵粉各半分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生薑薄荷湯調下。（胎疾）

朱礬散《幼科全書》

朱砂二錢　白礬一錢

右二味，同研爲末，先以白鵝涎洗淨敗血，後敷上此藥。（天花）

竹茹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好黃連去鬚土，一兩，劉作塊子，一一相似　吳茱萸揀去枝梗，一兩

右二味，以蜜相和拌勻，炒赤黃色，去茱萸，只用黃連爲末，薄糊和丸，蘿蔔子大。每服十丸，煎竹茹米飲送下，無時。（疳疾）

竹茹石膏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半夏　石膏　白茯苓　竹茹

右作一服，用水煎飲。（天花）

竹茹石膏湯《麻科活人全書・吐利並作下滯裏急後重脫肛》

竹茹　石膏　黃芩　陳皮　半夏

水煎服。（麻疹）

竹茹柿蒂湯《麻科活人全書・呃逆》

竹茹　柿蒂　陳皮　半夏　甘草（麻疹）

竹茹湯《痘疹論・餘毒作嘔吐者何》

橘紅二錢　半夏二錢　白茯苓二錢　甘草五分　竹茹一團　黃連一錢，薑炒

葛根一錢五分

右水一鍾，生薑三片，煎五分，不拘時溫服。（天花）

竹茹湯《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葛根七錢半　半夏半兩，泡　生甘草二錢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入竹茹、棗少許，生薑五片，煎七分，去滓，取清汁微冷，細細服，不拘時。（嘔吐）

竹茹湯《麻科活人全書・嘔吐》

竹茹　陳皮　柿蒂　查肉

水煎服。（麻疹）

竹葉石膏湯《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石膏四兩　半夏六錢　人參　甘草各半兩　麥門冬去心，一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生薑一片，粳米五十粒，煎米熟爲度，去滓溫服。嘔者加生薑三片，竹葉數片。（外感、發熱、麻疹）

竹葉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竹葉切　小麥各五合　柴胡　麥門冬　人參　甘草各半兩　茯苓十八銖　黃芩一兩六銖

右八味咬咀，以水四升，煮竹葉、小麥取三升，去竹葉、小麥，下諸藥煮取一升半，分三服。（發熱）

竹葉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竹葉一升　小麥半升　甘草　黃芩　瓜蔞根　澤瀉　茯苓　知母　白朮　大黃各一兩　桂心二銖　生薑一兩半　人參　麥門冬　半夏各二兩　當歸十八銖

右十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竹葉、小麥，取四升去滓，內藥煮取一升六合，分四服。（發熱）

竹葉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石膏四兩　知母二兩　麥門冬去心　甘草各一兩，炙

右爲粗末，每服抄二錢，水一盞，竹葉一握，同煎至半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竹瀝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竹瀝五合　黃芩三十銖　木防己　羚羊角　白朮各六銖。一作白鮮　大黃二兩　茵芋三銖　麻黃　白薇　桑寄生　菖蒲　甘草各半兩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二升半，煮取藥減半，內竹瀝煎取一升，分服二合。相去一食久，進一服。（咳喘）

竹瀝膏《幼幼新書·利久不止》

白朮一分，蜜炒　大附子去皮臍，炮了秤一錢　全蝎七個，每個用七葉薄荷裹，湯泡麻黃令軟纏定，慢火炙黃色　犀角鎊末，秤一錢　厚朴用甘草水煮，焙乾，一分

右爲末，竹瀝爲膏，旋圓。嬰孩每服一黑豆大，二三歲一皂子大，四五歲龍眼核大。以意加減，薄荷湯化下。（泄瀉、疳疾）

伏龍肝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客忤證治》

竈中黃土，和醋擣圓，裘子大。摩兒頭及五心。（客忤中惡）

伏龍肝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伏龍肝一兩　鱉頭骨半兩　百藥煎二錢半

右三味焙研爲末，每用二錢至三錢，濃煎紫蘇湯候溫，和清油調塗患處。並如前法浴洗，拭乾方上藥。（脫肛）

延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鷄舌香一錢　黃芪一分，蜜炙黃　辰砂二錢，水飛　五靈脂去砂石，半錢，研

右爲細末，嬰小用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糯米飲調下，無時。（急驚）

自製五疳保童丸《橡村治驗》

史君子肉一兩　廣陳皮五錢　峽麴炒焦，一兩　胡黃連五錢　夜明砂淘淨，六錢　蘆薈二錢　人參五錢　茯苓一兩　五穀蟲八錢，炒　京三稜醋炒，四錢　蝦蟆二只，酒洗，炙黃

共製爲末，荷葉水跌爲丸，如黍米大。如無人參，土炒白朮代之。研碎冲服亦可。（疳疾）

全生保安散《壽世保元·預解胎毒免痘》

麻黃　羌活　防風　升麻　生地黃　黃柏酒浸，各五分　川芎　藁本　乾葛　蒼朮　黃芩酒浸　生芩　柴胡各二分　紅花　細辛　蘇木　白朮　陳皮各一分　甘草　歸身　黃連各三分　連翹　吳茱萸各半分

右剉一劑，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水煎，露一宿，次早溫服。如一年之內依時服此四服，神效，永不出痘。（天花）

全胃湯《明醫雜著·小兒無補腎法》

白朮一錢二分　白芍藥酒炒　白茯苓各八分　人參　陳皮　川芎各六分　炙草　黃芪蜜炙　當歸酒洗，各四分　半夏　山查各六分

右用薑棗水煎服。（疳疾）

《全書》除熱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噴嚏》

麥冬　黃芩酒炒　石膏　元參　生地黃　貝母　赤茯苓

水煎服。（麻疹）

全蝎散《閻氏小兒方論》

全蝎去毒，炒　僵蠶直者，炒　甘草　赤芍藥　桂枝不見火　麻黃去節　川芎　黃芩去心，各三錢　天麻六錢　大天南星湯浸七次，去皮臍，切焙，三錢

右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薑七片，煎七分，溫服無時。量大小與之，日三四服，忌羊肉。（急驚）

全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全蝎一箇，焙　琥珀　朱砂各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麥門冬煎湯調下。（胎疾）

全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全蝎七枚，各用紫蘇葉包，塗蜜炙，重包又塗蜜炙

右細末，每服一字，薑汁入蜜搜和，含化。（急驚、慢驚）

全蝎散《幼科全書》

全蝎二十四箇　僵蠶二十四箇　白附子一錢　南星一兩　甘草　天麻　硃砂各二錢半　川芎一錢半

右爲末，薑湯下。熱甚，加薄荷湯下。（初生兒疾病）

全蝎散《奇效良方·口喎幷失音》

全蝎炒　川芎　黃芩　僵蠶炒　赤芍藥　甘草　硃砂　南星湯泡，去皮臍，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用生薑湯，不拘時調服。（初生兒疾病、急驚、慢驚）

全蝎餅《奇效良方·胎驚胎風》

全蝎十四箇，去毒，用薄荷汁浸炙　僵蠶炒，五錢　茯神　天花粉　苦梗去蘆　天麻炮　遠志肉　羌活　生甘草各三錢

右爲末，麵糊爲丸，如芡實大，捻作餅子。每服半餅，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拘時。（胎疾）

全蝎觀音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蓮子肉去心　人參去蘆　扁豆如上製，三味各一兩　天麻　防風去蘆　全蝎去尾尖毒　羌活　白芷　南木香　甘草炙　黃芪鹽蜜水塗炙，八味各半兩　神麴炒　白茯苓去皮，二味各七錢半

右除木香不過火，餘十二味剉焙，仍同木香碾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用棗湯無時調服。（小兒外感、泄瀉、慢驚）

交泰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吐瀉證治》

藿香葉　陳皮　肉豆蔻生　半夏製　青皮　酸木瓜　甘草微炙，各半兩　石菖蒲二錢

右細剉，每一錢，薑三片，紫蘇三葉，水煎服。暑月加香薷。（泄瀉）

充悅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芍藥　柴胡各二兩　大黃　人參各一兩　乾薑如熱以枳實代　甘草各半兩　鱉甲　茯苓各一兩半

右八味爲末，蜜丸如大豆。服一丸，一歲已上乳服三丸，七歲兒服十丸，日二。（食癖）

羊肝丸《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羯羊肝一具，生用　黃連去鬚，炒，爲末

右先將羊肝去筋膜，於石器內搗爛，入黃連末杵爲丸，如桐子大。每食後量服二三十丸，清茶下。（天花）

羊肝散《小兒藥證直訣》

右用蟬蛻末，水煎，羊子肝湯調服二三錢。凡痘瘡纔欲着痂，即用酥或面油不住潤之，可揭即揭去，若不潤，及遲揭，瘡硬即隱成瘢痕。（天花）

羊肝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密蒙花　青葙子　決明子　車前子炒

右爲末，用蜜蒙花末三錢，餘藥各一錢，拌勻，用羊肝一大葉，薄批摻上，濕裹煨熟，空心食之。（天花）

羊乳《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羊乳一升，煎至減半，分五服。無羊乳，只牛乳亦得。小者減之。一方與生薑汁合煎，牛乳二合，薑汁一合，銀器中慢火煎五七沸，一歲兒服半合。（嘔吐）

羊糞酒《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羊糞十顆，好酒二合，煎取一合，頓服，未愈再服。更量大小加減。（嘔吐）

冲和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蒼朮同上製，一兩二錢　人參去蘆　前胡去蘆　桔梗剉，炒，三味各五錢　枳殼同上製　麻黃同上製　陳皮去白，三味各三錢　川芎　白芷　半夏同上製　當歸酒洗　薄桂去粗皮　白芍藥　赤茯苓去皮，七味各一錢半　乾薑　厚朴同上製，二味各二錢　甘草炙，七錢半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葱一根，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冰硼散《外科正宗·咽喉主治方》

冰片五分　飛過硃砂六分　煉過元明粉　硼砂各五分

共研極細末，吹搽患上，甚者日搽五六次，最效。《初生兒疾病、舌病》

決明夜靈散《麻科活人全書·雀盲》

石決明炒　夜明砂水淘淨，二味各二兩　公豬肝一兩，母豬及瘟豬之肝切不可用，用羯羊肝更妙。

右肝勿犯鐵器，以竹刀切肝作兩片，將藥末鋪於一片肝上，將第二片肝蓋合，用線扎緊，勿令藥末漏出，放入砂罐內，以淘米泔水一大碗煮肝，煮至米泔僅存小半碗時，去火，於卧時以藥肝與汁一齊與服。（麻疹）

守中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桔梗去蘆，剉，炒　蒼朮如前製，二味各一兩　白薑四錢，炮　甘草六錢，炙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空心沸湯調服。咬咀水煎亦可。或用薑棗。（泄瀉）

守胃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惕不食證治》

人參去蘆　白朮泔浸，土炒　白茯苓去皮　山藥去黑皮　乾葛　扁豆炒南星制　甘草炙　藿香去老梗　防風去蘆　天麻各等分

右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冬瓜子仁五十粒，掐碎，煎七分，溫服。（不思食、驚悸、泄瀉）

安兒至寶湯《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人參五錢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巴戟天三錢　附子一錢　麥芽一錢　枳殼三錢　檳榔三錢　車前子二錢　白豆蔻三錢　扁豆二錢　蘿蔔子一錢

水煎服。（嘔吐、泄瀉）

安胃散《麻科活人全書·呃逆》

陳皮　麥芽　木通　澤瀉　黃芩　石斛　查肉

水煎，食遠服。（麻疹）

安胎如聖散《幼科全書》

條芩沉實者　白朮　歸身　砂仁連殼炒研　枳殼　甘草　大腹皮黑豆水洗三五次　陳皮　桑樹上羊兒藤

右水煎服。（天花）

安胎飲《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條實黃芩沉水者，二錢　白朮　當歸身　白芍藥　人參各一錢　川芎　陳皮　大腹皮黑豆水浸，酒洗淨，各八分　甘草　紫蘇葉八分　連殼砂仁炒研，五分

共銼細，水一盞半，糯米一撮，煎一盞，去渣溫服，不拘時。（天花、麻疹）

安胎散《麻科活人全書·妊娠出麻》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川芎　當歸身　白芍藥　大腹茸　陳皮　連殼砂仁　蘇葉　香附米　條實子芩

早米引，水煎服。（麻疹）

安神圓《小兒藥證直訣》

馬牙硝五錢　白茯苓五錢　麥門冬五錢　乾山藥五錢　龍腦一字　寒水石五錢，研　硃砂一兩，研　甘草五錢

右末之，煉蜜爲圓，雞頭大。每服半圓，沙糖水化下，無時。（咳喘、疳疾、驚悸、初生兒疾病）

安神圓《仁齋直指小兒方·客忤證治》

生犀末　人參　茯苓　菖蒲　朱砂　雄黃等分

右爲末，研桃仁膏爲圓，如麻子大。每三圓，紫蘇湯下。（客忤中惡）

安神丸《幼科全書》

黃連去根鬚　石菖蒲　遠志去心　當歸身　麥門冬去心　山梔仁炒，各二錢　茯神八錢

共爲末，粟米糊和豬心血爲丸，硃砂爲衣。燈心湯下。（初生兒疾病、急驚、驚悸、客忤中惡、天花、麻疹）

安神丸《幼科全書》

當歸　山梔仁焙，各二錢半　牛黃　黃連各五分

右共爲細末，米湯調蒸餅，以豬心血和丸，粟米大，硃砂爲衣。燈心湯送下。（天花）

安神丸《嬰童百問·發搐》

人參　茯神　麥門冬　山藥各二錢　龍腦　龍齒各一錢　寒水石　生甘草　硃砂各五分　金箔二片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芡實大。每服一錢，燈心湯下。（急驚）

安神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連　當歸身　麥門冬　白茯苓　甘草各半兩　朱砂一兩　龍腦二分半

右爲末，湯浸蒸餅，和猪心血搗勻，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燈芯湯下。（天花、麻疹）

安神散《幼幼新書·驚虛》

人參　茯苓　朱砂各一錢　眞珠半錢　甘草炙，三寸　蟬退七個　麝香　犀角屑各少許

右爲末，薄荷湯下一錢。又解夜啼。（慢驚）

安神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半夏如前製　甘草炙　陳皮去白　枳實如前製，六味各五錢

右爲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竹茹小團，煎七分，無時溫服。有微熱微渴，入麥門冬去心同煎。（驚悸）

安神散《保嬰撮要・夜啼》

蟬蛻四十九枚，只用後半段，截去前半段幷去足翅

右爲末，分四服，用鉤藤鉤湯調下。（初生兒疾病）

安神散《救偏瑣言》

人參　棗仁　茯神　甘草　當歸　麥冬　柏仁　白芍

加燈心、蓮肉。（天花）

安神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白茯苓一兩　白鮮皮一兩　菖蒲一兩，九節者　人參去蘆，一兩　遠志甘草水煮，去心，一兩　石膏半兩，研　甘草一分　犀角末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去心麥門冬少許，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與服。（急驚）

安蛔散《痲科活人全書・吐蛔蟲》

烏梅肉三錢　黃連　蜀椒　藿香　檳榔各一錢　胡粉　白礬各五分

爲末，每用三錢，水煎如糊，空心服。（痲疹）

安息香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安息香　桃仁去皮尖，炒　蓬莪朮炮　史君子肉各半兩　阿魏一錢　茴香炒　全蝎各一分

右阿魏幷安息香以酒少許，就湯瓶口上，以盞盛蒸溶，去沙，旋入桃仁同研，次入諸藥末，煉蜜圓，桐子大。每一圓，生薑湯調下。（急驚、慢驚）

安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川升麻　赤茯苓　綿黃芪　羌活去蘆，各一兩　人參去蘆　枳殼去瓤，麩炒桔梗去蘆　甘草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入紫草、薄荷各少許，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瘡瘍、天花）

安腎丸《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腫病》

川烏炮，去皮尖　桂心各一兩　白茯苓　白朮　石斛酒炒　白蒺藜炒，去刺　巴戟天　菟絲酒洗，焙　故紙炒　桃仁微炒，去皮尖　萆薢各三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芡實大。每一丸，鹽湯下。（腫脹）

安蟲圓《小兒藥證直訣》

乾漆三分，杵碎，炒烟盡　雄黃　巴豆霜一錢

右爲細末，麵糊圓，黍米大。量兒大小與服。取東行石榴根煎湯下。痛者，煎苦楝根湯下，或蕪荑湯下五七圓至三二十圓，發時服。（蟲證）

安蟲丸《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腹痛》

莪朮醋煨　木香　黃連　青皮　檳榔　使君子　白蕪荑仁　白雷丸　苦楝根皮白者可用，赤者有毒，各等分

右爲末，醋面丸，麻子大。白湯下。（心腹痛、蟲證）

安蟲散《小兒藥證直訣》

胡粉炒黃　檳榔　川楝子去皮核　鶴虱炒黃，各二兩　白礬鐵器熬，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大者半錢，溫米飲調下，痛時服。（疳疾、蟲證）

安臍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臍病證治》

白石脂末焙，出火氣，敷之，日三度。（臍病）

安臍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赤蜈蚣二寸，略炒　羚羊角一錢，略燒　亂髮一團，燒令烟欲斷不斷，各存性　麝少許　雀甕三枚

右爲末，斷臍後便敷之。（臍風）

安驚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遠志肉薑汁浸，焙　淨鐵粉　朱砂　人參　茯神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焙南星中者，一箇，薑汁浸一宿，切細，焙　白附子略炮，二錢半　花蛇頭酒浸肉，焙　麝半錢

右爲末，煉蜜圓，桐子大。每服一圓，菖蒲燈心煎湯調下。（急驚）

防己圓《幼幼新書·疳嗽》

漢防己　牽牛子　馬兜鈴炒　甜葶藶別研

右各等分爲末，棗肉爲圓，如此○大。每服十圓，煎糯米飲下。與溫肺散相間服。（咳喘）

防己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赤游腫論》

防己半兩　川樸硝　犀角屑　黃芩　黃芪　川升麻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煎竹葉湯調下。（丹毒）

防己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防己去黑皮　麻黃去節存根，功全表裏，剉碎，湯泡濾過，焙乾　薄桂去粗皮，三味各半兩　赤芍藥一兩　赤茯苓去皮，一兩　蒼朮米泔水浸一宿，去粗皮，濾乾剉片，用火炒至微黃色，一兩　甘草炙，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葱一根，煎七分，空心熱服。或入薤白同煎。（外感）

防風升麻湯《片玉心書·丹毒門》

防風　升麻　山梔仁　甘草　麥冬去心　荆芥穗　木通　葛根　薄荷葉　元參　連翹　牛蒡子

水煎服。（丹毒）

防風丹《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羌活　防風　枳實　川芎　大黃濕紙裹煨　甘草炒，各一錢半

右剉，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急驚、慢驚）

防風芍藥甘草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防風　芍藥　甘草各等分

右每服一錢，水煎。（天花）

防風透肌湯《幼科金針·乳麻》

防風　荆芥　羌活　前胡　蟬退　查肉　桔梗　甘草

加生薑、葱白，水煎。外加芫荽酒煎，拭面頭背，發透爲妙。（麻疹）

防風敗毒散《幼科全書》

升麻　葛根　赤芍　防風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防風敗毒散《麻科活人全書·初潮認證》

防風　荆芥穗　連翹　牛蒡子　石膏　知母　木通　薄荷　枳殼　淡竹葉　桔梗　甘草

燈芯引。（麻疹）

防風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風疫癮疹論》

防風去蘆叉枝　鼠粘子　荆芥穗　人參去蘆，各一兩　甘草炙　天麻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用一錢，水八分，入生薑、薄荷各少許，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丹毒）

防風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羌活　防風　枳實各半兩　川芎　甘草炒　大黃濕紙煨，各二錢半

右剉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急驚）

防風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防風去蘆　川芎　大黃　白芷　黃芩　甘草六味各半兩　細辛去葉，二錢　薄荷葉二錢半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用溫湯無時調服。（急驚）

防風解毒湯《幼科全書》

防風　薄荷　荆芥　石膏　知母　桔梗　甘草　牛蒡　連翹　木通　枳殼　淡竹葉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防風導赤散《嬰童百問·驚風》

生地黃　木通去節　防風　生甘草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竹葉少許同煎。（急驚、發熱）

如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蜈蚣一條，全者，酒炙黃　蝎十四箇，全者，微炒　辰砂一錢，水飛

右爲細末，百日兒一字，荆芥湯調下，漸大，以意加之，無時。（急驚）

如神斷癇丸《幼科發揮·急驚風變證》

黃連五錢　白茯苓三錢　石菖蒲三錢　膽星一錢　珍珠一錢　鐵花粉一錢　硃砂飛，三錢　甘遂五分

右爲細末，粟米粉煮糊，入猬豬心血三枚同杵勻，爲丸如彈子大。每一丸，取猬豬心一枚，切開兩片，入藥在內，綫扎定，水煮熟，分三服，本湯送下。（急驚、慢驚）

如聖圓《小兒藥證直訣》

胡黃連　白蕪荑去扇，炒　川黃連各二兩　史君子一兩，去殼秤　麝香別研，五分　乾蝦蟆五枚，剉，酒熬膏

右爲末，用膏圓如麻子大。每服人參湯下，二三歲者五七圓，以上者十圓至十五圓，無時。（不思食、嘔吐、疳疾、食癖）

如聖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白蕪荑微炒，去皮，二兩　黃連去鬚　神麴炒　麥蘗微炒，各一兩，淨

右爲細末，豬膽汁煮糊和丸，黍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量大小虛實加減。（疳疾）

如聖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龍腦一錢，研　麝香研　膩粉研，各一分　白麵三錢　香墨一錢半，爲末　青黛二錢，研　使君子去殼，二箇麵裹慢火煨熟爲末　金箔　銀箔各五片，研

右細勻末，滴水丸，雞頭子大。慢驚用冷薄荷湯化下一丸，須臾便睡，睡覺立愈，更服三兩服。急驚化下半丸，下涎一合以來，神效，無時。（急驚、慢驚）

如聖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青黛半兩　瓜蒂一分　朱砂一分，水飛　輕粉一分　蟬殼去土，三箇　雄黃一分，水飛　蘆薈一分　胡黃連一分　熊膽一分，化開　麝香少許

右爲末勻細，用豬膽汁和丸，桐子大。瓷合貯之，諸般驚癇風疾，搐搦上視，溫水化一丸，滴鼻中，噓噴立效。更用薄荷水化下丸。久患泄瀉，腹脹肚大，腳細諸疳，米飲化下。（疳疾、急驚）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鉛霜一分，研細　眞牛黃一分，研細　大陰玄精石一分，研細　硃砂一分，研細，水飛，日乾

右件再同研勻，入白龍腦細末半錢相和，每用抄一字至半錢，摻兒口中。（胎疾）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白附子二錢　僵蠶炒，去絲嘴，一錢　全蝎二錢，中者，用麵炒，去足留身尾甲　人參去蘆，二錢　草烏半兩，炮，去皮　牙硝二錢　丁香一錢，不見火　膩粉半錢　天竺黃一錢　天南星米泔浸一宿，焙乾，稱二錢　龍齒二錢　鬱金一錢　腦　麝各少許

右爲細末，十歲下兒半錢，以上者一錢，冷薄荷湯調下。如兒驚結，大小便不通，連進二三服，無時。（急驚）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板藍根肥者，二兩，麩炒令黃色　丁香半兩　甘草一兩，炮　乳石一兩半　井泉石一兩半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併服三服，立效。如驚風，薄荷湯調下。（泄瀉）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核瘰癧論》

綿黃芪一兩，剉　連翹一兩　鴿糞半合，燒灰　川大黃半兩，剉，炒　糯米半兩，用斑貓七箇同炒米黃，去斑貓　犀角屑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入酒三四滴，同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呷。（瘡瘍）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用蛇蛻皮於燈焰燒，先用碗一隻在下，纔燒焰絕，放在碗內，急用碗一隻覆之，不令透氣，良久揭開，細研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藿香湯調下。若變紅活時，則用牛蒡子炒熟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放冷澄清，以匙抄清汁，頻頻與服。（天花）

如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海金沙炒　滑石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燈心湯調下，乳食前。（淋證）

如聖散《救偏瑣言》

史君子肉　胡黃連　黃連炒　山查肉　薄荷　白朮麩炒　荊芥穗　陳皮各等分　燈心十莖

右水一鍾，煎四分，不拘時服。（天花）

如聖湯《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桔梗剉　甘草生用　惡實微炒，各一兩　麥門冬去心，半兩

右爲細末，每二歲兒服一錢，沸湯點，時時呷服，不以時。（天花、麻疹）

如聖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芍藥　升麻　乾葛各一錢　甘草　紫草　木通各五分

右銼細，加薑一片，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天花）

如聖餅《保嬰撮要·流注》

乳香　沒藥　木香　血竭　當歸各等分　麝香減半

右爲末，用酒糊和餅二箇，乘熱熨之。毒瘡加蟾酥。（瘡瘍）

如意金黃散《外科正宗·腫瘍主治方》

天花粉上白，十斤　黃柏色重者　川大黃　薑黃各五斤　白芷三斤　紫厚朴　陳皮　甘草　蒼朮　天南星各二斤

以上共爲咀片，曬極乾燥，用大驢磨連磨三次，方用密絹羅廚篩出，磁罐收貯，勿令泄氣。凡遇紅赤腫痛發熱，未成膿者，及夏月火令時，俱用茶湯同蜜調敷。如微熱微腫，及大瘡已成作膿者，俱用葱湯同蜜調敷。如漫腫無頭，皮色不變，濕痰流毒，附骨癰疽，鶴膝風證等病，俱用葱酒煎調。如風熱惡毒所生，患必皮膚亢熱紅色光亮，形狀遊走不定者，俱用蜜水調敷。如天泡、火丹、赤遊丹、黃水漆瘡、惡血攻注等證，俱用大藍根葉搗汁調敷，加蜜亦可。湯潑火燒，皮膚破爛，麻油調敷。具此諸引，理取寒熱溫涼制之，又在臨用之際，順合天時，洞窺病勢，使引爲當也。（瘡瘍）

如意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半夏炮裂　南星炮裂，二味各一兩半

右二味爲末，以生薑汁和勻，捻作小餅如錢樣，用慢火炙乾，再爲末，復取薑汁如前經兩次炙乾，仍焙爲末，煉蜜圓，芡實大。每服一圓至二圓，仍用薑蜜湯無時化服，有熱以薄荷湯。（咳喘）

七畫

赤石脂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赤石脂　乾薑炮，等分

右爲末，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空心服。（泄瀉）

赤石脂散《閻氏小兒方論》

眞赤石脂揀去土　伏龍肝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敷腸頭上，頻用。（脫肛）

赤石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赤石脂　川芎各等分

右爲細末，量大小多寡，米飲調下，乳食前。（疳疾）

赤芝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野油花旋覆花是也　赤箭天麻苗　防風去蘆，各等分

右爲細末，先洗癬淨搵乾，以好油調塗之。（初生兒疾病）

赤虎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朱砂別研　胡黃連　川黃連去鬚　蘆薈　膩粉各一分　硫黃別研，二錢　肉豆蔻麵裹煨，一箇去麵　巴豆二十四箇去皮，用麩炒至麩黑，去麩，用巴豆，別研　麝香少許

右爲末研勻細，麵糊和丸，如蘿蔔子大。甘草湯下，一歲兒一丸，以意加減。（疳疾）

赤金豆《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攻陣》

巴霜去皮膜，略去油，一錢半　生附子切，略炒燥，二錢　皂角炒微焦，二錢　輕粉一錢　丁香　木香　天竺黃各三錢　硃砂二錢爲衣

右爲末，醋浸蒸餅爲丸，蘿蔔子大，硃砂爲衣。欲漸去者，每服五七丸。欲驟行者，每服一二十丸。用滾水，或煎藥，或薑、醋、茶、蜜、茴香、史君煎湯爲引送下。若利多不止，可飲冷水一二口即止。（心腹痛，食癖）

赤茯苓湯《痘疹論·餘毒咳嗽脇疼者何》

赤茯苓　甘草炙　大青　升麻　枳殼　梔子

右水一小盞，苦竹葉七片，豆豉三十粒，煎五分，分爲三服，看兒大小加減。（天花）

赤脂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赤石脂　乾薑炮　肉豆蔻各一兩，麵裹煨香，去麵用

右細末，麵糊圓，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食前。（痢疾）

赤葛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赤葛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無灰酒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不飲酒者，止用水一盞，入酒大匙同煎。（丹毒）

赤蒼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赤茯苓去皮　蒼朮同上製，二味各一兩半　枳殼同上製，一兩　藿香和根　半夏同上製　淨香附　紫蘇和梗　厚朴同上製　陳皮去白，六味各七錢半　甘草炙，一兩二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腫脹）

赤　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丹砂　雷丸　芒硝　戎鹽　大黃各三兩

右切碎，用苦酒半升，浸四物一宿，以煉成豬脂一斤煎，三上三下，去滓，入芒硝成膏，每用以摩心下，及塗臍中。（發熱）

坎離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蕃澄茄　石菖蒲二味各一錢　白朮　白茯苓去皮　南木香三味各二錢　甘草炙　半夏如前製　紫蘇子略炒，杵碎，三味各四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咳喘）

却風散《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天南星四枚，炮，去皮，爲末　巴豆四枚，出油如霜　大半夏十枚，用甘草水煮熟，切，焙爲細末　白僵蠶去絲，炒，一分　全蝎炒，二錢，去尾

右件和勻，每服一字許，煎金銀薄荷湯調下。（急驚）

却暑丹《活幼心書・信效方》

硃砂末水飛，三錢　黃芩末　甘草末二味各半兩　五苓散末二兩

右件和勻，煉蜜圓，芡實大。每服一圓至二圓，麥門冬熟水無時化服。臨睡時投亦佳。（外感）

却暑丹《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漂白朮五錢　白茯苓五錢　結豬苓五錢　宣澤瀉五錢　青化桂二錢　正川連三錢　鏡辰砂二錢　炙甘草五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芡實大。每服二三丸，量兒大小加減，麥冬湯化服。或十中取一，煎服亦可。（急驚）

却風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威靈仙去蘆，一兩半，細剉，焙，研爲末

右用皂莢三兩，去皮弦搥損，挪溫水一碗絹濾過，慢火熬，若稀糊入醇醋半兩，再熬三五沸，去火候冷。用前藥末亭分，乳鉢內杵勻，圓芡實大。先用鹽梅肉擦牙根，次以此膏一圓或二圓，溫白湯濃調，抹入左右牙關內即開，續進別藥。熬時得瓦器爲上，銀器尤佳。及解風痰壅盛，淡薑湯調化，無時，少與含嚥。咽喉腫痛，溫茶清調下，或薄荷湯。（急驚，慢驚）

芫花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芫花　黃芩各一兩　大黃　雄黃各二兩半

右四味爲末，蜜和更擣一千杵，三歲兒至一歲已下，服如粟米一丸。欲服丸，內兒喉中，令母與乳。若長服消病者，當以意消息與服之，與乳哺相避。（食癖）

芸苔散《幼幼新書・腹肚釣》

芸苔子炒　蓬莪朮炮　茴香炒　青橘皮去白　甘草炙，已上各一兩　木香炮，一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鹽酒熱調下。（心腹痛）

花火膏《小兒藥證直訣》

燈花一棵

右取下，塗乳上，令兒吮之。（初生兒疾病）

花蛇酒《幼科全書》

白花蛇一條

右蒸米一斗，缸底先用酒麴，次將蛇用絹袋盛之，頓于麴上，後用糜和勻，頓于蛇上，用紙封缸口。候三七日開缸取酒，將蛇去皮骨爲末，每服酒一盞，加蛇末少許同服。仍將酒腳幷糟，同苦參末等分糊丸服。（天花）

花蕊石丸《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地骨皮　百部　百合　天冬　麥冬各五錢　薏苡仁　花蕊石各一兩　寒水石　胡黃連各三錢　眞熊膽三錢

爲細末，菉豆粉合丸，白湯送下。（麻疹）

芪歸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芪一兩，蜜水塗炙　當歸酒洗，焙乾　白芍藥　川芎三味各半兩　甘草三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虛羸、天花）

克效聖餅子《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陳皮去白，十兩　巴豆一百箇，去殼，切，同陳皮炒黃色，去巴豆　香附子炒，去毛　廣朮炮　京三棱炮，各半兩

右爲末，糊丸如菉豆大，捻作餅子。每服三十餅子，溫水送下。（食癖）

車前子散《嬰童百問·霍亂吐瀉》

白茯苓　豬苓　陳香薷　車前子各一兩　人參五錢

右末，每服一錢，乾柿一枚，粟米泔一盞同煎，候米泔盡，只喫柿乾，日兩枚。（天花）

豆皮煎《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白菊花　新菉豆皮　眞穀精草各一分

右末，燈心湯調下。（泄瀉、嘔吐）

豆角膏《幼幼新書·傷寒》

赤豆　皂角炙過，等分

右爲末，以葱油調貼之。（外感）

豆乳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肉豆蔻一枚　乳香一豆大

右爲細末，米飲調下。（天花）

豆卷散《小兒藥證直訣》

大豆黃卷水浸黑豆生芽是也，曬乾　板藍根　貫衆　甘草炙，各一兩

右四物同爲細末，每服半錢至一錢，水煎，去滓服。甚者三錢，漿水內入油數點煎。又治吐蟲，服無時。（發熱、慢驚、蟲證）

豆豉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右以濕豉丸雞子大，摩兒腮上及手足心六七遍，又摩心腹臍上。旋旋以言祝之，了即破其豉丸看之，當有細毛棄道中。（疰病）

豆豉膏《幼幼新書·初生中臍風》

豆豉　天南星　白斂　赤小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大錢。用芭蕉自然汁調塗臍四邊，一日只一次調塗，兩日兩次，塗即安樂。（臍風）

豆　湯《幼幼新書·瘡疹未見乃可疏利》

小豆　黑豆　菉豆各半升　甘草一兩，炙

右用水九升煮，候豆熟爲度。逐日空心，任意飲。七日後，瘡必發快。（痘疹）

豆　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黑豆煮汁，徐徐溫服之。（天花）

豆蔻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肉豆蔻麵裹煨，一兩　木香　青皮去瓤，炒黃，半兩　黑牽牛一分，微炒

右爲細末，滴水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生薑米飲下，乳食前。（泄瀉）

豆蔻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肉豆蔻　南木香　縮砂仁三味各三錢　白龍骨　訶子肉二味各五錢　赤石脂　枯白礬二味各七錢半

右除木香不過火，餘六味剉焙，仍同木香爲末，稠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溫米清湯空心送下，或不拘時。兒小者，圓粟穀大，下法同前。（泄瀉）

豆蔻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木香一分　肉豆蔻麵裹煨，一箇　草豆蔻　檳榔　青皮去瓤　陳皮去白，各一分　京三棱一兩，炮，剉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薑湯下，無時。（泄瀉）

豆蔻草果飲子《活幼口議·議癥瘕痞癖》

肉豆蔻一箇，煨　草果　檳榔各一箇　綿黃芪槌，蜜炙　白茯苓　白芍藥　白朮　甘草　陳皮各二錢　半夏麴一錢

右咬咀，每服二錢匕，生薑三小片，烏梅半箇，棗子一箇，用藤紙包裹，蘸濕煨令香熟，去紙，用水小小盞，煎至半，去滓，通口空心食前。兩滓併煎。兼與小沉香煎圓服之，功效。（食癖）

豆蔻香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黃連炒，三分　肉豆蔻　南木香各一分

右爲細末，粟飯圓，米粒大。每服米飲湯下十圓至二三十圓，日夜各

四五服，食前。（泄瀉、痢疾）

豆蔻散《小兒藥證直訣》

豆蔻　丁香各半分　舶上硫黄一分　桂府白滑石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至半錢，米飲下，無時。（泄瀉、嘔吐、食癖、腫脹）

豆蔻散《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肉豆蔻一箇，煨　木香　丁香　白朮　白茯苓　甘草炙，各錢重　藿香葉一錢

右爲末，煎藿香橘子湯調一錢半服之，必效。生薑湯亦得。（嘔吐）

豆蔻散《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肉豆蔻一箇，煨　胡粉炒，二錢　龍骨生，一錢　白礬枯，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溫飯飲調服，不拘時。薄糊圓，麻子大，五六十圓。（痢疾）

杏仁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杏仁三升，熟搗如膏

右蜜一升爲三分，以一分內杏仁搗令強，更內一分，搗之如膏，又內一分搗熟止。先食已含嚥之，多少自在，日三。每服不得過半方寸匕，則利。（咳喘）

杏仁丸《顱囟經》

杏仁去皮　臘粉各一分

右爲末，每用唾丸，空心米飲茶任下二丸。（蟲證）

杏仁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鼻通多涕鼻乾無涕》

杏仁　麥冬　貝母　款冬花　牛蒡子　甘草　桔梗

水煎服。（麻疹）

杏仁散《幼幼新書・傷風嗽》

杏仁　巴豆　半夏　皂莢　銅青

右等分，藥入甘鍋子內，以鹽泥固濟，火煅之，勿令走去藥氣，候冷取出爲末。服半錢或一字，生薑蜜熟水調下。（外感、咳喘）

杏仁煎《幼幼集成・龜胸龜背證治》

錦大黄好酒九蒸九曬　天門冬去心　眞杏仁去皮尖，取淨仁　淮木通各一錢二分　桑白皮　甜葶藶　熟石膏各八分

水煎，臨卧時服。加增分兩，以蜜爲丸，徐服更妙。（龜胸龜背）

杏仁膏《幼幼新書・久嗽》

杏仁去皮尖　茯苓去皮，各一分　不蛀皂角一挺，重錢半，去皮，蜜炙乾

右爲細末，煉蜜爲膏。每服一皂子大，薄荷蜜水下。（咳喘）

杏仁膏《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嗽證治》

杏仁二兩半，去皮，焙　茯苓一兩　紫菀茸　皂角去皮弦核，蜜炙黄，各半兩

右末，每半錢，生蜜調，入薄荷湯泡開服。（咳喘）

杏霜丸《嬰童百問・傷食瀉》

杏仁三兩，去皮尖，炒　巴豆一兩，去油，炒焦　黄蠟酒煮綿濾　百草霜研，用油六錢炒，各二兩

右將杏仁、巴豆研極細，卻入百草霜，令勻，鎔蠟和丸，如菉豆大。赤痢，甘草湯。白痢，生薑湯。先進三四服，腹脹者十餘服，效驗如神。（泄瀉、痢疾）

杏蘇飲《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枳殼　杏仁　紫蘇　防風　陳皮　甘草　桔梗　前胡　生薑一片爲引。（咳喘）

辰砂七寶散《嬰童百問・口瘡鵝口重腭》

麻黄去節　白朮　當歸　大黄　赤芍　荆芥　前胡　生地　甘草各半兩

右爲末，傷風發散，用生薑薄荷煎。急驚，加辰砂，薄荷調下。（初生兒疾病、舌病、外感、發熱、急驚、天花）

辰砂圓《小兒藥證直訣》

辰砂別研　水銀砂子各一分　天麻　牛黄五分　腦　麝別研，五分　生犀末　白僵蠶酒炒　蟬殼去足　乾蝎去毒，炒　麻黄去節　天南星湯浸七次，焙切，乾秤，各一分

右同爲末，再研勻，熟蜜圓，如菉豆大，硃砂爲衣。每服一二圓，或五七圓，食後服之，薄荷湯送下。（嘔吐、泄瀉、急驚、慢驚）

辰砂半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瓜蔞根蜜炙　天南星湯洗　半夏湯洗七次　乾薑炮，各半兩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和丸，麻子大，硃砂爲衣。每服十丸，生薑湯下，

不拘時候。（咳喘）

辰砂半夏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硃砂　五靈脂各一兩，微炒　葶藶　杏仁　半夏各半兩

右爲末，薑汁煮麵糊爲丸，如小麻子大。每服五七丸，淡薑湯下，食後。（咳喘）

辰砂抱龍丸《幼科金針・胎驚》

天竺黃二錢　牛膽星一兩　防風三錢　天花粉四錢　辰砂四錢，一半爲衣　甘草去皮，三錢　雄黃二錢五分　天麻五錢　麝香五分

右藥煉蜜雪水糊爲丸，如芡實大，薄荷湯化服。（胎疾）

辰砂金箔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辰砂七錢，研　桔梗去蘆，五錢　人參去蘆，三錢　白茯苓去皮，三錢　蛤粉八錢　牙硝枯，三錢，研　甘草二錢半，炙　腦子半字　金箔二片

右爲細末，百日已下兒用半字至一字，薄荷水調膏塗舌上，令自嚥。百日上兒或大便澀者，蜜湯調一字與服。一歲上者半錢。咽喉腫痛，口舌生瘡者，以少許摻病處，嚥津必效。（急驚、初生兒疾病、舌病、臍風）

辰砂益元散《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辰砂一錢　桂府滑石水飛過，六兩　甘草四錢

右爲細末，清水調下二三錢。（麻疹）

辰砂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好辰砂一錢　絲瓜近葉三寸連子燒灰存性，此物發痘瘡最好

右研末，蜜水調服，尤佳。（天花）

辰砂湯《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熱證治》

白芍藥　人參　甘草炙，各一錢　茯苓一錢半　硃砂五分　石蓮肉五錢

右爲末，次入硃砂研勻，每服五分，薄荷湯調服。（發熱）

辰砂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以大附子一枚，重六七錢上，微炮，去皮臍，於頂頭剜一竅子，入粉霜，碙砂各半錢，卻用取下附子末填滿，於火上燒存性。次用天南星半兩炮裂，蝎梢一分，羌活去節一分，朱砂半兩研，同爲細末，煉蜜和圓，鷄頭子大。每服一丸，麝香、薄荷湯入酒三兩滴化服，無時。（急驚）

辰砂膏《仁齋直指小兒方・慢脾風下痰證治》

黑附子一枚，八錢重者，去皮臍，頂上刻一孔，入辰砂末一錢重，用附子末塞之，以炭火三七燒存性爲度　南星炮，半兩　白附子炮　川五靈脂　蝎梢各一分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生薑汁泡湯調下。（慢驚）

辰砂膏《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辰砂三錢　硼砂　馬牙硝各一錢半　玄明粉二錢　全蝎　眞珠末，各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和畢用好單包起，自然成膏，每服一豆粒許。（臍風、急驚）

辰砂膏《幼科發揮・急驚風有三因》

硃砂飛，一錢　牙硝二錢五分　雄黃飛，二錢五分　麝香二字　金箔十五片　銀箔十五片　白附子三錢　枳殼炒，三錢　川芎四錢　白茯苓四錢　人參二錢　黃連二錢　遠志二錢

除前六味另碾。後七味共爲末和勻，蜜丸，芡實大。麥門冬煎湯化下。（急驚）

辰砂僵蠶散《幼幼集成・臍風證論》

鏡辰砂水飛，五錢　直僵蠶炒，一錢　天竺黃五分　蚌珍珠三分　眞麝香一分

爲末，每用少許，蜜調，抹兒口中。（臍風）

辰砂導赤散《救偏瑣言》

人參　白茯　黃連炒　石菖蒲　木通　麥冬　辰砂另研　牛黃另研

右燈心引，水煎，入竹瀝，調辰砂、牛黃末同服。（天花）

抑扶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厚朴　陳皮　烏藥各一錢五分　豬苓二錢　澤瀉二錢　炙甘草一錢　乾薑炮，一二錢　吳茱萸製，五七分

水一鍾半，煎七分。食遠溫服。（泄瀉）

抑肝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軟柴胡　甘草各五分　川芎八分　當歸　白朮炒　茯苓　鉤藤鉤各一錢

右水煎，子母同服。（天花）

抑陽散《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天花粉三兩　薑黃　白芷　赤芍藥各一兩

右爲末，茶湯調搽患處。（瘡瘍）

抑陽散《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草烏炒，二兩　南星　白芷各一兩　肉桂五錢　赤芍藥炒，一兩

右各爲末，葱湯調塗，熱酒亦可。（瘡瘍）

貝母圓《幼幼新書・咳嗽作呀呷聲》

貝母　天南星薑汁製　人參　茯苓　甘草炙　白附子各等分　皂角子七個，炮

右末之，煉蜜圓。每服五七圓，薄荷湯吞下。（咳喘）

貝母麥冬飲《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貝母　麥冬　薄荷藥　元參　栝蔞仁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貝母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貝母一兩　甘草半炙半生，二錢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陳大米煎湯，空心調服。痰盛淡薑湯調下。（初生兒疾病）

貝母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貝母去心，一兩，炙黃　半夏一兩，白礬湯洗七次，焙乾　乾薑半兩，炮　麻黃去根節，半兩　款冬花去枝梗，半兩　甘草半兩，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杏仁二箇，去皮尖，同煎五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咳喘）

助胃膏《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人參　白朮　石蓮肉各二錢　丁香　檀香　舶上茴香炒　白豆蔻　木香　甘草炙，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圓，桐子大。每一圓，陳米飲調下。（急驚、慢驚）

助胃膏《幼科金針・脾胃》

廣皮一兩　白朮四兩，土炒　茯苓二兩　炙草五錢　查肉三兩　米仁二兩　建蓮去心，一兩　山藥一兩，炒　扁豆一兩，炒，杵碎　砂仁二兩　木香五錢

大棗五十枚

右藥用通潮水三十碗，煎三次成膏，煉蜜同收貯磁器內，每服人參湯化下。（不思食、虛羸）

助胃膏《幼科鐵鏡・附方》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　山藥　木香　丁香　藿香　砂仁（嘔吐）

助胃膏《幼幼集成・胎病論》

白豆蔻　肉豆蔻麵包煨，去油　官揀參　廣木香各五錢　公丁香三錢　藿香葉　雲茯苓　漂白朮土炒　眞青桂　西砂仁　炙甘草各一兩　廣陳皮一兩二錢　洋沉香二錢　懷山藥一兩五錢

爲末，蜜丸芡實大。每一丸，炒米湯化服。（胎疾）

助脾化毒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半夏　厚朴　枳殼　蘇子炒　蘿蔔子　檳榔

右水煎服。（天花）

助脾快斑湯《幼科全書》

陳皮　山查肉　荆穗　牛蒡炒　甘草　木香　青皮　枳殼　木通

右白水煎服。（天花）

吳子玉方《嬰童百問・齁鮯》

白色信石一字，并下豆粉研，泡過用　生南星　枯礬各一錢　鵝管石　硼砂各半錢　菉豆粉　雄黃各一錢半

右爲末，糊丸，如蘿蔔子大。臨卧用冷茶清吞下五丸。（咳喘）

吳希亮疳方《嬰童百問・疳證》

三稜煨　蓬朮煨　神麴炒　麥芽炒，各半兩　青皮　陳皮　烏梅肉　蕪荑仁　胡黃連　百草霜　雷丸各三錢　玄胡索　甘草各二錢　巴豆五十粒

右爲末，合了，先用一兩，入巴豆五十粒，丸麻子大。每服五七丸，米湯下，大小以意增減。加川楝子、史君子亦可。（疳疾）

吳茱萸散《嬰童百問・口瘡鵝口重腭》

吳茱萸不拘多少

右用酢調敷腳心內，退即去之。（初生兒疾病）

吳婆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桃根白皮一分　黃柏密炙，一分　蕪荑去皮，一分　黃連去鬚，一分，微炒　沒石子一錢半　厚朴去粗皮，薑製，一錢　木香一錢　丁香一錢　楝根白皮半分　檳榔一錢

右爲末，三歲以下兒每用半錢，以上至六七歲者一錢，煎紫蘇、木瓜米飲調下，食前，日三，屢驗。此藥性小溫，暴熱瀉者不可服。一方無沒石子、丁香、檳榔三味。（疳疾）

牡丹皮散《嬰童百問·陰腫疝氣》

防風去蘆　牡丹皮去骨，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溫酒調服。如不飲酒，鹽湯點服亦可。（疝證）

牡蠣大黃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牡蠣用熟黃泥包裹，夾火煅透，出地上候冷用　大黃紙裹水浸透，炮過，候冷，二味各一兩

右件剉研爲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空心調服。不能飲者，溫湯調，少入酒同服。（疝證）

牡蠣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牡蠣粉二兩　麻黃根　赤石脂　糯米粉各一兩

右勻爲細末，入龍腦末一錢拌之。每用一匙頭，新綿包撲有汗之處，止盜汗最佳。（汗證）

牡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牡蠣一兩，煅赤　麻黃根二兩，剉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用二錢，以野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放溫服，無時。（汗證）

牡蠣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虛汗證治》

牡蠣二兩　黃芪　生地黃各二兩

右剉散，每服二錢，加小麥一撮，水一盞，煎服。（汗證）

牡蠣澤瀉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左牡蠣煅　宣澤瀉　甜葶藶　天花粉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外感）

利金湯《痲科活人全書·咳嗽》

貝母　茯苓　枳殼　陳皮　桔梗　甘草

生薑、白蜜引。（痲疹）

利毒圓《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大黃半兩　黃芩去心　青黛各一錢　膩粉炒，一錢　檳榔　生牽牛取末。各一錢半　大青一錢　龍腦研　硃砂各半錢，研

右杵研爲細末，麵糊爲圓，如黃米大。每二歲兒服八圓，生薑蜜水下，不動再服，量兒大小虛實加減。（天花、痲疹）

利咽散《痲科活人全書·初熱未明是否勿峻發表》

牛蒡子炒　元參　防風

水煎服。（痲疹）

利痰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圓白半夏生

右爲末，旋入薑汁，略拌鬆，次以香潤五靈脂研細，全蝎焙，爲末，各壹錢，牛黃涼膈圓二錢，夾和研揉得所，圓如痲子大。每服四五圓，薄荷生薑泡湯送下，隨大小增減用。（急驚、慢驚）

利痰丸《幼科全書》

牛膽南星　枳殼去核　陳皮去皮，各一錢　大黃五錢　牽牛頭末二錢

共爲細末，皂角煮水，燈心煎湯吞。（急驚）

利驚圓《小兒藥證直訣》

青黛　輕粉各一錢　牽牛末五錢　天竺黃二錢

右爲末，白麵糊圓，如小豆大。二十圓，薄荷湯下。一法煉蜜圓，如芡實大，一粒化下。（急驚）

利驚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龍膽草　防風　青黛　蘆薈　南星炮　鉤藤各二錢　牙硝　鐵粉各一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麵糊丸，麻子大。每服二丸，煎金銀湯下。（急驚）

利驚丸《幼幼近編》

半夏　天南星各五錢，薑製　滑石　蛤粉煅　硃炒各三錢　雄黃五錢　巴豆一錢　麝香　輕粉各三分

飯爲丸，如梧桐子大，薑湯下十丸。（急驚）

佐關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厚朴炒，一錢　陳皮炒，一錢　山藥炒，二錢　扁豆炒，二錢　炙甘草七分　豬苓二錢　澤瀉二錢　乾薑炒，二二錢　肉桂一二錢

水一鍾半，煎服。（泄瀉）

延生丹《東醫寶鑑・慢驚風》

南星炮，二錢半　硃砂　牛黃　羌活各一錢二分　麝香六分　蝎梢七枚　白僵蠶三枚

右爲末，棗肉和丸，菉豆大。薄荷湯化兩丸服之。（慢驚）

延生第一方《壽世保元・預解胎毒免痘門》

小兒初生臍帶脫落後，取置新瓦上，用炭火四圍燒至煙將盡，放地上，用瓦蓋之類蓋之，存性，研爲末。預將朱砂透明者爲極細末，水飛過，臍帶若有五分重，朱砂用二分五釐，生地黃，當歸身煎濃汁一二蜆殼，調和前二味，抹兒口上腭間及乳母乳頭上，一日之內，晚至盡。（天花）

皂角子丸《保嬰撮要・結核驚風》

皂角子仁炒，二兩　連翹八錢　當歸　柴胡　芍藥炒　山梔炒　川芎各一兩　桔梗炒　龍膽草酒拌炒黑　甘草炒，各四錢

右爲末，米糊丸，菉豆大。量兒大小，滾湯下。（瘡瘍）

皂角膏《幼幼新書・積熱》

硇砂飛過　粉霜各一錢　輕粉　白丁香各半錢　乳香二錢　巴豆十五粒，去油

右用棗肉圓如梧桐子大。量兒大小加減，臨卧皂角煎湯下。（泄瀉）

皂角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核瘰癧論》

皂角大者一挺，燒存性　糯米一合，炒黑焦　草烏頭二錢，生　黃皮二錢，炒黑色

右爲末，量多少，以井花水調貼核上。（瘡瘍）

皂莢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皂莢燒灰，研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豉湯調下，無時。（咳喘）

皂莢煎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肥嫩不蛀皂角十挺，去皮稜，以水二大碗，挼汁至滓無味，將汁熬成膏，別頓　虢丹不拘多少，於熨斗內，簸熟炭火煅至炭過，吹去其灰

右研虢丹爲細末，量其所用，入皂莢膏和劑，圓菉豆大。每服五七圓，溫湯送下，乳食前。（急驚）

返魂湯《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淨麻黃去節，二錢　光杏仁去皮，七箇　炙甘草一錢　葱白三寸，水一盞，煎半盞，分數次服。（急驚）

肝疳丸《幼科鐵鏡・附方》

五靈脂　夜明砂　龍膽草　天麻　乾蟾頭　全蝎一箇　蟬退　川芎　蘆薈　黃連　青黛　防風

右爲末，豬膽汁浸爲丸，麻子大。每服十丸，薄荷湯下。（疳疾）

快肌膏《救偏瑣言》

生大黃曬乾爲末，一兩　敗草散五錢

調入豬膽汁，宜薄不宜厚，以鵝翎輕輕間拭之，不可通身塗滿。（天花）

快活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蒸餅一兩，去頂剜空，入青礬內半錢重，仍以碎餅屑緊塞，上用水紙封定，灰火中炮透，取出候冷用

右件剉焙爲末，別以肥棗用米泔水浸，經一宿，飯上蒸少時，去皮核，用乳鉢爛杵如糊，同前餅末亭分，再杵勻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溫米清湯無時送下。兒小者亦以米湯化服。其蒸餅不拘箇數，大約以一兩入青礬半錢重爲定，下常如前法製半斤作一料。（疳疾）

快活丸《嬰童百問・虛羸》

檀香　益智仁　蓬朮各五錢　三稜一兩　砂仁　薑黃　甘松　白豆蔻　甘草各一兩半　陳皮七錢　香附子三兩

右爲末，滴水丸，麻子大。每服三五十丸，薑湯白湯任下。（疳疾、虛羸）

快青丹《痘疹論・出未勻者何》

黑牽牛略炒　木香各一分　白果五錢，麵裹煨　青皮一兩，半生半熟

右爲細末，滴水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七丸至十丸，量兒大小加減，濃煎紫草葱白湯，乳前服。（天花）

快透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紫草　蟬蛻　木通　芍藥　甘草炙，各等分

右每服二錢，水煎。（天花）

快班越脾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芪炙　白芍藥　桂枝　防風　甘草炙

右銼細，加生薑一片，棗一枚，水煎，不拘時服。（天花）

快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貫衆一兩，揀，洗淨，焙乾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　川升麻半兩　枳殼麩炒，去瓤，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竹葉七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其效如神。（天花）

快斑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紫草　蟬殼　人參　白芍藥各一分　木通一錢　甘草炙，半錢

右剉散，煎貳錢，溫服。（天花）

快斑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麻黃去節存根，一兩半，略以酒浸透一宿，焙乾　紅色麵半兩　薄桂去粗皮　甘草二味各三錢

右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用溫白湯無時調服。（天花）

快斑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人參五分　當歸　防風　木通各一錢　甘草二分　木香　紫草　蟬蛻各二分

右銼細末，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快脾湯《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大南星一兩，剉如棋子塊，用生薑一兩切，川厚朴一兩剉碎，水三升同煮，令南星透，去薑、朴，只用南星，切焙　白茯苓半兩　木香　人參　天麻各二錢半　全蝎七箇，焙

右爲末，每服半錢，甘草生薑煎湯調下。（急驚、慢驚）

快膈消食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縮砂仁　橘皮　京三稜　莪朮　神麴　麥芽各半兩　香附子一兩，略炒

右爲末，麵糊圓，如麻子大。食後白湯下，隨大小加減。（食癖）

快膈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甘草半兩，炙　良薑微炮　肉豆蔻麵裹煨　丁香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新汲冷水調下。（泄瀉）

快膈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青皮去白　縮砂仁　烏藥　良薑如前製　香附子　甘草炙，七味各一兩

右件剉碎爲末，每服一錢，溫鹽湯空心調服。（不思食、食癖）

羌活救苦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羌活　白芷　川芎　蔓荆子　防風　桔梗　黃芩　連翹　升麻　大力子　人中黃各等分。

右銼細，加薄荷葉七片，水一盞，煎七分，去渣，食後溫服。（天花）

羌活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羌活　赤茯苓去皮　柴胡去蘆　前胡去蘆　川芎　獨活　桔梗剉，炒　枳殼如前製　蒼朮如前製　甘草十一味各一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薄荷三葉，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羌活散《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白茯苓　桔梗　枳殼　人參　地骨皮　天麻各等分　生甘草減半

右剉散，生薑薄荷煎。（外感、五遲五軟五硬、發熱、急驚、瘡瘍）

羌活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羌活　獨活　川芎　桔梗　蟬退　前胡　柴胡　地骨皮　甘草炙　栝蔞　天麻炙　荆芥　防風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三分盞，薄荷三葉，盞內煎至二分，通口服。量大小加減。（天花）

羌活散《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羌活　前胡　麻黃　白茯苓　川芎　黃芩　甘草炙　蔓荆子　枳殼麩炒　細辛　防風　菊花　石膏另研，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二錢，水煎。（初生兒疾病）

羌活湯《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羌活　人參　防風　川芎各一錢

右剉，一劑，生薑三片，薄荷七葉，水一盞，煎至七分，不拘時服。一方加芍藥、甘草。（外感）

羌活湯《幼科金針·肺風痰喘》

麻黃　羌活　半夏　前胡　枳實　橘紅　桔梗　桑白皮　蘇葉　甘草

右藥加生薑、葱白煎服。（咳喘）

羌活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羌活　撫芎　防風　山梔仁　龍膽草　當歸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銼細末，加薄荷葉少許，淡竹葉，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油滾圓《幼幼新書・咳嗽作呀呷聲》

雷丸　五靈脂各一分　巴豆十五粒，取霜

右末之，滴水圓。每三五圓，麻油滾過，井水吞下。（咳喘）

沉附湯《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沉香　丁香　木香　黑附子炮　白附子焙　全蝎焙　藿香　天麻各等分

右爲末，每半錢，炙甘草、生薑煎湯調下。身溫則去附子。（急驚、慢驚）

沉香化痰丸《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活》

青礞石硝煅金色　枯白礬　豬牙皂角炙　南星泡　半夏洗　白茯苓　陳皮各三錢　枳殼炒　黃芩各一錢半　沉香五分

共爲細末，薑汁煮神麴糊爲丸，黍米大，薄荷湯下。（咳喘）

沉香安神丸《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官揀參一錢　漂白朮　眞廣皮　陳枳殼　芽桔梗　青礞石煅，各五錢　炙甘草　上沉香各二錢　鏡辰砂飛，一錢　眞川連一錢五分

共爲細末，蜜丸，芡實大。每一二丸，麥冬湯下。（急驚）

沉香黃芪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沉香剉　綿黃芪剉　人參去蘆　當歸去蘆，洗淨，焙　赤芍藥已上各一兩　木香　桂心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一大錢，水一小淨盞，入生薑三片，棗一枚，同煎至半盞，去滓放溫，食前時時與服。（汗證）

沉香散《幼幼新書・霍亂吐利》

沉香　茯苓各一分　甘草炙　丁香　藿香取葉秤，各一錢　木香炮　官桂去粗皮令盡，不見火，各半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七歲一錢，以意加減。紫蘇木瓜湯調下，一日三服。（嘔吐、泄瀉）

沉香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茯苓二錢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川厚朴製　甘草炙，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慢驚）

沉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沉香半兩　黃芪半兩　白斂一分　川楝硝一分　川大黃一分，炮　甘草一分

右爲粗散，每用一錢，水一小盞，入麝香少許，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瘡瘍）

沉香飲《幼幼新書・霍亂》

沉香　丁香各一分　檳榔　甘草炙，各半兩　肉豆蔻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棗子半個，水五分盞同煎三分，通口服。（嘔吐）

沉香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沉香　丁香　南木香　藿香葉四味各二錢半　陳皮去白　白朮　半夏同上製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五味各五錢　粉草炙，三錢

右除沉香、丁香、木香不過火，餘七味或曬或焙，仍同前三味研爲細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用紫蘇、木瓜煎湯，空心調服，棗湯亦好。（嘔吐、泄瀉）

沉香煎《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乳香　沉香　丁香　百草霜　木香各一錢　肉豆蔻一箇，煨　杏仁巴豆各十四粒，出油如霜

右爲末，酒煮蠟和丸，菉豆大。每服三五丸，淡生薑湯送下。（腫脹、食癖）

沉香磨脾湯《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香附子一兩，去毛　縮砂仁　人參去蘆　神麴炒　麥蘗炒　沈香不見火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沸湯調下，不拘時候。（不思食）

沉香檳榔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沉香　檳榔　檀香　南木香　丁皮　三稜炮，剉　莪朮炮，剉　神麴炒　穀芽洗，焙　厚朴同上製　蒼朮同上製　使君子肉剉，以屋瓦焙乾　青皮去白　陳皮去白　縮砂仁　益智仁　淨香附　枳殼同上製　良薑同上製，十九味各半兩　粉草炙，一兩半

右除沉香、檳榔、檀香、木香、丁皮不過火，餘十五味剉焙，仍同沉香等爲末，水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溫米清湯無時送下。兒小者不能吞嚥，煉蜜圓如芡實大，每以一圓或二圓，溫湯化服。（疳疾、虛羸、食癖）

沉香鱉甲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沉香剉　草龍膽去蘆　鱉甲童子小便浸一宿，塗酥炙焦，去裙襴，各一兩　綿黃芪一兩，剉　川黃連去鬚，半兩　川大黃半兩，微炮

右爲細末，煉密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用麥門冬去心煎湯送下，無時。（汗證）

沃雪滾痰丸《幼科金針·肺風痰喘》

明天麻一兩，煨　天竺黃五錢，嫩　雄黃三錢　礞石五錢，煨　膽星一兩　巴霜四錢　白附子六錢，泡　生甘草三錢，去皮　全蝎五錢，去毒　防風三錢　麝香二分

右藥共爲末，用竹瀝一鍾，拌和，再研極細，入磁罐內陳年許，量情而用。（咳喘）

沒石子圓《小兒藥證直訣》

木香　黃連各一分　沒石子一箇　豆蔻仁　訶子肉三箇

右爲細末，飯和圓，麻子大。米飲下，量兒大小加減，食前。（泄瀉）

沒石子丸《嬰童百問·冷瀉》

沒石子五錢　木香　黃連　當歸各一兩　青皮一錢

右五件爲末，阿魏一錢，酒一盞，溶化，入麵少許，須令勻，煮糊爲丸，如粟米大。一二歲兒服如椒目大者，四五六歲兒每服五十丸。赤痢，甘草湯下。白痢，乾薑湯下，或用五倍子湯下。（泄瀉、痢疾）

君子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厚朴去粗皮，薑製　甘草炙　青黛　訶子炒，去核，去核，取皮用，各半兩。一方一兩，半生半熟　陳皮一分，去白　白蕪荑去扇，三分　使君子去殼，一兩，麵裹煨熟

右爲末，煉蜜和丸，鷄頭子大。三歲下兒半丸，上者一丸，乳汁或米飲化下。若夾驚熱瀉，用之極妙。（疳疾）

君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使君子仁爲末，米飲調服，食前。（疳疾）

君朴丸《嬰童百問·疳證》

史君子煨　厚朴製　黃連各一兩　木香三錢

右爲末，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米湯下，三五服效。（疳疾、尿白）

尿血方《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生蒲黃　生地黃　赤茯苓　甘草微炙，等分

右剉，每一錢，水小盞，煎柒分，調髮灰，食前服。（淋證）

阿膠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赤茯苓　赤芍藥各一兩，爲細末

右以米醋煮阿膠一兩和圓，菉豆大。米飲下一二十圓，乳食前。（痢疾）

阿膠梅連丸《幼科發揮·痢》

阿膠草灰炒成珠　赤茯苓　烏梅去核，炒　赤芍　黃柏炒　黃連炒　乾薑炒　當歸各等分

右爲末，入阿膠和勻，水丸，麻子大。陳米飲下。（痢疾）

阿膠散又名補肺散《小兒藥證直訣》

阿膠一兩五錢，麩炒　黍粘子炒香　甘草炙，各二錢五分　馬兜鈴五錢，焙　杏仁七箇，去皮尖，炒　糯米一兩，炒

右爲末，每服一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食後溫服。（咳喘）

阿膠散《幼幼新書·冷熱痢》

阿膠蛤粉炒泡起住　宣連　木香　肉豆蔻仁　訶子肉　甘草炙，已上各一分　石榴皮　朱砂　白礬飛過，各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飯飲調下。（痢疾）

阿膠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透明阿膠炒，二錢半　紫蘇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入烏梅肉少許，同煎灌下，神效。（急驚）

阿膠散《片玉心書·咳嗽門》

牛蒡子　甘草　杏仁　馬兜鈴　阿膠粉炒成珠　糯米

水煎服。（咳喘）

阿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右以阿魏爲末，用大蒜半瓣，火炮熟，研爛和末，丸麻子大。每服五七丸，煎艾湯送下，無時。（心腹痛、食癖）

阿魏膏《保嬰撮要·癖塊痞結》

羌活　獨活　玄參　官桂　赤芍藥　川山甲　生地黄　兩頭尖　大黄　白芷　天麻各五錢　槐柳桃枝各三錢　紅花四錢　木鱉十枚，去殼　亂髮如鷄子大一團

右用香油二斤四兩，煎黑去渣，入髮煎化，仍去渣，徐下黄丹，煎軟硬得中，入芒硝、阿魏、蘇合香油、乳香、沒藥各五錢，麝香三錢，調勻即成膏矣。攤貼患處，内服丸藥，黄丹須用眞正者效。凡貼膏藥，先用樸硝隨患處鋪半指厚，以紙覆上，用熱熨斗熨良久，如硝耗，再加熨之，二時許方貼膏藥。若是疳積，加蘆薈末同熨。（食癖）

附子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乾薑炮　附子煨熟　甘草炙　黄芪炙

右水煎服。（天花）

附子理中圓《閻氏小兒方論》

人參去蘆，剉　白朮剉　乾薑炮　甘草炙，剉　黑附子炮，去皮臍，各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一兩作十圓，每服一圓，水一中盞化開，煎及七分，稍熱服，食前。小兒分作三二服，大小以意加減。（嘔吐、泄瀉、心腹痛）

附子理中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乾薑炙　附子煨熟　訶子肉

右水煎服。（天花）

附子散《幼幼新書·虚寒》

附子炮，去皮尖　北前胡　甘草　人參　桔梗各半兩　麻黄去節，一兩

右爲末，隨大小加減，每服半錢至一錢，淡淡薑湯調下。（外感）

附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半兩　黑附子炮，去皮臍，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同煎，仍不住手攪，煎至半小盞，分三服，量大小與，甚效。（嘔吐）

附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半兩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鹽半錢，煎至五分，温服。（泄瀉）

附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大附子一枚，重九錢上者，生用，去皮臍　天南星二錢，生用　半夏沸湯洗七次，用二錢　白附子一錢半　朱砂二錢，研，水飛　麝香一錢，研

右爲末同勻，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無時。（急驚）

附硫圓《活幼口議·慢脾風候》

黑附子尖二箇，去皮，生用　蝎梢七箇　熟硫黄末一錢

右件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圓，如菉豆大。每一歲二十圓，米飲下。（慢驚）

妙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辰砂一兩，水飛　牛黄　龍腦　麝香各一分　金箔十四片　粉霜　臘粉各一分　蠟二兩　巴豆一百二十粒，去皮膜，出油盡，爲霜

右於銚子内先熔化蠟，入巴豆霜拌勻，及入諸藥攪勻和劑，量大小虚實，旋丸麻子大。每丸米飲下。要藥勢緊者捻藥扁，若兒大或疾重者加之。皆用針刺藥餅作孔，以行藥力。如取積癖，丸菉豆大。（食癖）

妙香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巴豆三百一十五粒，去皮心膜，炒熟，研如麵油　牛黄別研　龍腦別研　臘粉研　麝香研，各三兩　辰砂九兩　金箔九十片

右合研勻，煉黄蠟六兩，入白沙蜜三分，同煉令勻，爲丸，每兩作三十丸。小兒驚癇急慢驚風，涎潮搐搦，蜜湯下菉豆大二丸。（急驚、慢驚）

妙聖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蝎梢四十九箇，微炒　木香一分　代赭火煅，醋淬十次，一分　牙硝一分　大黄一分，炮，已上先爲末　臘粉半分，研　朱砂半兩，研，水飛　麝香半錢，別研　腦子半錢，研　巴豆七箇，去皮心，紙裹出盡油

右爲細末，滴水和圓，黍米大。每服三五圓，沉香湯下，乳食前。（急驚）

妙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赤足蜈蚣一條，葱汁浸一日，焙乾　草烏頭尖十四箇，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伏時，焙乾，同爲末　麝香一錢，研　龍腦半錢，研

右拌勻，每用半字，以小葦筒吹入兒兩鼻孔中，候兩手定時，方可兼服別藥。（急驚）

妙應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密陀僧半兩，末　黃丹半兩，研　定粉半兩，研，已上三味，同於銚子內，以醋拌勻，用火熬如茶褐色　訶黎勒皮　木香各一兩，並末　巴豆十粒，去皮膜，壓油盡　砒霜半錢，研　麝香一錢，研

右同研勻細，先以黃蠟四兩，慢火熔化，入藥拌勻熬成膏，每用旋圓，黍米大。未晬兒一粒，二三歲兒二粒，四五歲三粒，六七歲五粒。血多，冷甘草湯下，膿多，溫艾葉湯下，臨卧服，忌熱物。（痢疾）

忍冬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忍冬草乾者，一兩　甘草節半兩　大黃半兩，生

右同爲細末，每用三錢匕，水一大盞，煎至七分，調乳香末半錢匕，服如上法。（瘡瘍）

承氣化毒湯　《幼科全書》

枳殼　厚朴　大黃酒炒　檳榔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八畫

青木香丸　《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黑豆炒，一兩半　木香　補骨脂炒　蓽澄茄　檳榔各四錢，粟米飯包，再用濕紙包裹，煨令焦，去飯不用

右爲細末，滴水爲丸，菉豆大。每服十丸，白湯下。（淋證）

青木香丸　《嬰童百問·陰腫疝氣》

黑牽牛炒，一兩半　木香　補骨脂炒　蓽澄茄　檳榔各四錢

右先將粟米飯包檳榔，仍用濕紙包裹，煨焦去飯，用檳榔同前藥爲末，滴水丸，菉豆大。每服二十丸，白湯送下。（疝證）

青木香浴湯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青木香四兩　麻仁　竹葉各一升　虎骨五兩　白芷三兩

右五味㕮咀，以水二斗，煮取一斗，稍稍浴兒。（發熱）

青木香湯　《活幼心書·信效方》

青木香去蘆　枳殼如前製，二味各半兩　甘草二錢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疝證）

青州白圓子　《閻氏小兒方論》

半夏七兩，生　天南星三兩，生　白附子二兩，生　川烏頭半兩，生，去皮臍

右搗羅爲細末，以生絹袋盛，用井花水擺，未出者，更以手揉令出，如有滓，更研。再入絹袋擺盡爲度。放磁盆中，日曬夜露至曉，棄水，別用井花水攪，又曬至來日早，再換新水攪，如此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一法：四時只浸一宿，去水曬乾後如玉片，研細，以糯米粉煎粥清圓，菉豆大。每服三五圓，薄荷湯下。（急驚）

青金丸　《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人參去蘆　天麻煨　茯神去皮木　白附子炮　牛膽南星炒，各二錢　甘草炙，一錢半　青黛一錢　硃砂水飛，半錢　麝香一字

右爲極細末，煉蜜丸，桐子大。用鉤藤、皂莢子煎湯，研化服。（胎疾）

青金丸　《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巴霜半錢匕　青黛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　輕粉一錢重　滑石二錢重　全蝎二錢，去毒，炒

右爲末，水煮麵糊爲圓，麻子大。每一歲五圓，二歲七圓，三歲十圓，大小如減，用薄荷茶清送下，以通爲度。（急驚）

青金丹　《小兒藥證直訣》

蘆薈　牙硝　青黛各一錢　史君子三枚　硼砂　輕粉各五分　蝎梢十四個

右末，磨香墨拌圓，麻子大。每三圓，薄荷湯下。（急驚、驚悸）

青金丹　《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青黛羅過，平錢滿挑一錢　滑石末　天南星　丁香羅過，各二錢　輕粉重二錢

水銀秤二錢，先以錫二錢於銚子內煮熔，便放水銀拌和，瀉去於地，冷用　川巴豆去皮心膜，七十二片，無缺損者，井花水浸一宿，懸當風處吹乾，爛研

右前件藥同拌合，軟飯爲圓如此○大，巴豆不出油，依形證用湯使下

項。傷寒後取積，淡煎葱湯吞下。取疳蟲，用牛肉炙汁下。驚風、肚中緊硬、面青黑，金銀薄荷葱湯吞下。因傷食，肚中及腹皮上微熱，肚脹，夜間作熱，似疳又不是疳，面青黃，眼微黃，此腹中有積，用皂角子二七粒，灰內煨過，用水一盞煎至半盞。下有積作瀉，魚鮓湯下；氣積，炒茴香湯下。依前件下藥，周歲十四圓，三歲十八圓，七歲二十四圓，看大小加減。仍須是四更初下此藥，天明通下積來。積盡可依形證候下藥補之。臨吃此藥恐先吐下些小涎來不妨。（外感）

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青黛四兩　甘草二兩，生末　蟬殼去足，一兩，末　麝香一錢，研　辰砂一會，研，水飛　牛黃別研　腦子各三銖　龍齒末半兩　天竹黃半兩

右爲細末，以飴糖和圓，鷄頭大。每一粒分四服，溫水化下，無時。（發熱）

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雄黃末一錢　朱砂末一錢　鐵粉二錢　乳香末一錢　南星末二錢　蝎微炒，二錢　輕粉　青黛各三錢　麝香一字　花頭蛇一箇，酒浸一宿，取肉，炒

右爲末，以梨汁和劑，分三等圓之，黍米、麻子、菉豆大。量大小與之一圓，薄荷水送下，煎金銀湯亦得。無梨汁用薄荷汁。無時。（急驚）

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青黛二分，研　雄黃二分，研　朱砂二分，研　胡黃連二分　膩粉　熊膽溫水化　蘆薈各一分　白附子　腦子　麝香各半字　蟾酥一皂子大。水銀皂子大一塊，同朱砂研無星

右爲末同研，用豬膽汁熬過，浸少蒸餅和丸，黃米大。一歲兒二丸，量大小增減。（急驚）

青金丹《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水銀一錢重　硫黃

右和研，令水銀不見星，只作墨色，取生薑汁作糊圓，麻子大。每服十圓至二十圓，用淡生薑湯下。（嘔吐）

青金丹《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滑石末　白丁香研過　天南星　青黛細羅　輕粉　水銀各二錢，先以餳二錢於銅銚內熔化，便以水銀拌和勻，瀉於地上，冷用　川巴豆去皮心膜，七十二片，無缺失者，用井花水浸一宿，懸於當風吹乾，爛研

右件藥用拌和勻，用軟飯爲丸，如梧桐子大。巴豆不出油，依形證用湯使。（天花）

青金定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水銀研　辰砂水飛　全蝎小者　天南星生　犀角屑各八分　天麻　白附子燒存性　白僵蠶去絲嘴，直者，各一兩　青黛半兩　麝香二錢

右同爲細末，先用煮熟棗肉與水銀研膏，至無星爲度。然後和藥末，如硬，更入棗肉，候得所，即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溫湯下，無時。（急驚）

青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白蒺藜半兩　山梔子半兩　青黛半兩，研　膩粉一錢，研

右拌勻，每用少許，生麻油調塗瘢上。（天花）

青金散《保嬰撮要・眉煉》

松香二兩　眞蛤粉五錢　青黛二錢五分

右爲末，用燭油調搽，或乾摻之。或加輕粉、枯礬各三錢。（瘡瘍）

青金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烏蛇肉一分　酒浸一宿，焙乾　蝎梢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　大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青黛一分，研　麝香一錢，研　天竺黃一錢，研

右爲細末，入研藥拌勻，煉蜜和膏，圓皂子大。煎人參、薄荷湯化下，量大小與服，無時。（急驚）

青蒿散《嬰童百問・潮熱》

青蒿三錢　生甘草一寸　烏梅一個，搗碎　小麥五十粒

右㕮咀，河水一碗，煎至三分，去滓服。（發熱）

青解毒丸《嬰童百問・煩躁》

寒水石　石膏研，各八兩　青黛

右研如粉，入青黛和勻，蒸餅七個，水調丸，芡實大。每服一丸，食後新汲水化下，或細嚼生薑湯下亦可。（發熱、瘡瘍）

青龍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積證治》

青黛　茯神　蘆薈　南星炮，各一錢　麝少許　輕粉　巴霜一字　全蝎三個，焙

右先將巴豆研如泥，次入諸藥研令極細，圓如粟米大，朱砂衣。每服一丸，薄荷湯送下。（發熱、急驚）

青黛丸《幼幼近編》

白附子五錢　南星　天麻　天竺黃各一兩半　巴霜一錢半　青黛二兩

右蜜丸。（急驚、臍風）

青黛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青黛研爲細散，水調服之，量大小與。（疳疾、天花）

青黛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青黛一分　乾藕節一兩　密陀僧半兩。漢羅乃旱螺，一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無時。（痢疾）

青礞石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硫黃三錢　青礞石　五靈脂　鍋底墨各一錢半　白丁香一錢，去土

右爲末，米飯爲丸，如菉豆大，捻作餅子。每服三十餅子，溫水送下，食前。（食癖。）

青露飲《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白芨　白斂　白薇　白芷　白蘚皮　樸硝　青黛　黃柏　大黃　花粉　青露葉即芙蓉葉　老龍皮即老松木皮，各等分

右爲細末，生薑自然汁調塗，留小孔，如乾再用生薑汁潤。（瘡瘍）

長生元《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檳榔　枳實麩炒，各一兩　木香半兩　砂仁　半夏薑製　丁香　肉豆蔻麵裹煨　全蝎二十枚，去毒尖

右爲末，飯元如黍米大。一周兒服五十元，空心乳汁下，粥湯亦可。服訖半時久，得吃乳食。日二服。（疳疾）

坯煎散《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尖　大黃蒸熟，三錢　雄黃　白附子　甘草炮　川芎　天麻　僵蠶去足，各一錢　麝香少許　麻黃去節，四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大者一錢半，水半盞，入坯子三粒，葱白半寸，同煎數沸，溫溫服。如出汗並三服。（外感、咳喘）

坯蓮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一兩，湯浸洗七次，搥碎　胡椒一分，二味同炒紫黑色　丁香四十九箇　蓮子心一百箇

右爲末，薑糊和丸，菜子大。每服三二十丸，煎坯子、石蓮湯送下，無時。（嘔吐）

坯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枇杷葉大者，五片，洗刷去毛盡，塗蜜炙焦黃色　麥門冬去心，一分　紫蘇葉四十九葉　丁香一百粒　石蓮心一百箇　藿香葉去土，半兩　甘草一分，炙

右爲末，每服半錢，煎坯子胭脂、石蓮湯調下，無時。（嘔吐）

取癖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甘遂微炒　芫花炒　牽牛半炒半生，研篩取肉　辣桂　蓬朮　青皮去白　木香　桃仁浸，去皮，炒　五靈脂各二錢

右細末，入去油巴豆一錢，研和十分細，飛麵糊圓，麻子大，固乾。每服一二圓，薑蜜煎湯灌下。泄後冷粥補，仍和胃。（食癖）

苦瓠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浸淫瘡論》

乾苦瓠一兩　蛇蛻半兩，燒灰　露蜂房半兩，微炙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生油調塗，瘡多添之。（瘡瘍）

苦參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苦參一兩　白蒺藜　何首烏　牛蒡子　荊芥穗各一兩半。

共爲末，酒調麵爲丸，竹葉湯下。（天花）

苦參丸《幼科全書》

苦參　山梔仁　防風　枳實　元參　獨活　黃連　黃芩　大黃　甘菊花

右等分，煉蜜丸如豌豆大。每服五十丸，溫酒送下。（天花）

苦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苦參　黃芩　黃連　黃柏　甘草　大黃　芎窮各一兩　蒺藜子三合

右八味㕮咀，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漬布搨瘡上，日數過。（瘡瘍）

苦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苦參八兩　地榆　黃連　王不留行　獨活　艾葉各五兩　竹葉二升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斗，煮取一斗，以浴兒瘡上。浴訖，敷黃連散。（瘡瘍）

苦參湯《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苦參　大楓子去殼　荆芥　防風　白芷　何首烏烏豆水煮乾　獨活　白附子烏豆水煮乾　威靈仙　胡麻仁　北全蝎粳米炒　白蒺藜炒，去刺　牛蒡子炒　僵蠶薑汁蒸　薑引。本方無獨活，本方有甘草。（麻疹）

苦練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苦練子三兩，去枝幷核　蕪荑三兩　川黃連一兩半，去鬚　右爲細末，蒴葉裹粟米煨成飯圓，如黃米大。每服十五至二十圓，空心米飲送下，日三服。（疳疾）

苓朮二陳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豬苓一錢半　白朮一二錢　澤瀉一錢半　陳皮一錢　半夏二三錢　茯苓一錢半　炙甘草八分　乾薑炒黃，一二錢　水一鍾半，煎服。（腫脹）

茅花湯《幼科全書》

當歸　茅花　生地黃　山梔子仁　黃芩　右水煎，調百草霜服。（天花）

茅花湯《嬰童百問・諸色痢》

茅花一大把　右用水三盞，煎濃汁一盞，分二服即瘥。無花，根梗代之。亦治血痢黑痢。（痢疾）

茅花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淨茅花　當歸頭　牡丹皮　生地黃　甘草　水煎服。（麻疹）

茅根湯《幼科全書》

陳皮去白　半夏製　茯苓　甘草　天冬　片芩　梔仁　貝母　知母　石膏　生大黃　桔梗　杏仁泥　瓜蔞霜　右水一盞，以茅根搗取自然汁和之，煎服。（咳喘）

茅根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茅根　當歸　生地黃　山梔仁　枯黃芩　水煎，加百草霜，入藥中服。（麻疹）

直達透肌散《救偏瑣言》

蟬蛻　山楂　陳皮　前胡　葛根　加薑一片，嫩芋頭一個。（天花）

松肌通聖散《救偏瑣言》

羌活　荆芥　紫草　紅花　木通　赤芍　地丁　青皮　牛蒡　山楂　蜂房　當歸　防風　加蘆笋，胡荽。（天花）

松蕊丹《幼幼新書・龜背》

松花洗，焙乾　枳殼麩炒，去瓤　防風去蘆頭　獨活以上各一兩　麻黃去根節　川大黃炮　前胡　桂以上各半兩　右件藥搗羅爲細末，煉蜜和如黍米大。每服十粒，粥飲下。量兒大小加減。（龜胸龜背）

枇杷葉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枇杷葉拭去毛淨，煮汁飲之。亦治欬嗽。（嘔吐）

枇杷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枇杷葉一兩，拭去毛盡，炙微黃　丁香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甘草炙　白茯苓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煎紫蘇湯下，無時。（嘔吐）

奇效神應肥兒丸《麻科活人全書・虛羸》

原枝人參三錢，如力微者，用一錢，或以乳汁蒸化直參一兩代之　大川黃連酒炒，二錢　臭蕪荑炒，擦去皮，取淨者，五錢　均子肉麵粉包煨，去殼幷內黑皮，四十三粒　夜明砂水淘去土砂淨，取淨砂，醋炒乾，一兩　漂白朮陳壁土炒，五錢，不宜白朮者，以薏苡仁炒代之　吳神麴炒，五錢　穀麥芽炒，五錢　天漿子即五穀蟲，肉湯浸洗淨，炒，一兩　淮山藥炒，三錢　化青皮醋炒，三錢　胡黃連酒炒，三錢　山查肉去子，肉湯洗，三錢　乾蛤蚧火炙醋焠，三隻　花檳榔三錢　依等分如製爲細末，每早空心以米飲調下二三錢。（麻疹）

來復丹《嬰童百問・慢驚》

硝石同硫黃幷爲細末，微火略炒，用柳篦子不住手攪，令陰陽氣相入，不可火太過　硫黃舶上透明　太陰玄精石研飛，各一兩　五靈脂澄去砂石乾　青皮　陳皮各二兩　右用靈脂、二皮爲細末，次入玄精石末，及前二藥末拌勻，以好酢打和

爲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粒，空心粥飲下，甚者五十粒，小小三粒，新產嬰兒一粒。（慢驚）

抹唇膏《幼幼新書·夜啼》

蟬殼一個，去足　燈花兩朵　朱砂少許

右爲末。如小兒夜啼，遇夜用鷄冠血調藥，抹兒子上下兩唇即止，夾朱砂膏與服。（初生兒疾病）

拔毒散《儒門事親·三法六門·獨治於外者》

寒水石不以多少，燒令赤

右研爲末，以新水調，鷄翎掃痛處。（瘡瘍）

拔毒散《保嬰撮要·頭面瘡》

黄芩　黄連　白礬三味俱生用　雄黄各五錢　銅綠二錢，癢甚加之　松香

右各另爲末，乾摻患處，或用油調搽，疥瘡宜加枯礬三錢。（瘡瘍）

拔毒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天花粉去粗皮，一兩　生乾地黄淨洗　白芷　當歸尾酒洗　桔梗劈片，蜜水炒過　甘草五味各半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痄腮）

拔毒膏《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馬齒莧杵汁　豬膏脂　石蜜　生菉豆末　赤小豆末。

右以三味共熬爲膏，塗腫處，如乾，以水潤之。（天花）

抵聖丸《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十二月老鴉左翅，不計多少，風中令乾，辰日燒爲灰，用中等猪背上刺血爲丸，如鷄頭實大。每服一丸，以猪尾上血少許，溫水同化下。未效，二三時間再一服。（天花）

抵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苦楝根白皮二兩　白蕪荑去扇，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取半盞，放冷，等發時服，量大小加減，無時。（蟲證）

抽薪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黄芩　石斛　木通　梔子炒　黄柏各二錢　枳殼錢半　澤瀉錢半　細甘草三分

水一鍾半，煎七分。食遠溫服。（發熱）

抱龍圓《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天南星劉開裏白者，生爲末，臘月內，取黄牛膽汁和爲劑，卻入膽內陰乾，再爲末，半斤

天竺黄二兩，別研　硃砂二錢，研，水飛　雄黄半兩，研，水飛　麝香好者，一錢，別研　牛黄一字，別研

右同研極細，甘草水和圓，雞頭大，窨乾。二歲兒，竹葉或薄荷湯化下一圓，不拘時候。（小兒外感，發熱，天花，麻疹）

抱龍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眞琥珀　天竺黄　白檀香　人參　白茯苓各一兩半　粉草去節，三兩　枳殼麵炒　枳實麵炒，各一兩，辰砂水飛，五錢，山藥去黑，炒熟一斤　牛膽南星一兩　金箔節爲衣，一百片。

各取細末，再篩和勻，每藥一兩，取新汲水一兩，重入乳鉢內杵勻，丸如皂角子大，陰乾，勿用日曬，則燥裂矣。每服一丸，薄荷煎湯化下。（天花、麻疹）

抱龍散《幼科金針·急驚》

細辛一分　半夏一錢　猪牙皂三錢　麝香一字　荆芥七分

右藥共研細，入瓶中，以紙撚蘸探鼻中取嚏。（急驚）

拂毒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半夏一兩，生用　貝母　大黄二味各半兩　樸消　五倍子去內蟲屑，二味各二錢半

右件劉焙爲末，用醇醋調一錢或二錢塗患處，如乾再塗，仍服疏風化毒之劑。餘藥成末，除樸消臨入杵勻用。（瘡瘍、丹毒）

固本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炒　甘草炙　乾薑炙　官桂　丁香　訶子肉

右水煎服。（天花）

固真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附子湯浸，炮裂，去皮　白茯苓去皮　白朮四味各二錢半　山藥去黑皮　黄芪蜜塗炙　肉桂去粗皮　甘草濕紙裹煨透，四味各三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無時。（泄瀉）

固陽散火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甘草　歸尾　升麻　葛根　連翹　防風　荆芥　生地　木通

右水煎服。（天花）

固腸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去鬚，二兩　木香二兩　半夏二兩，湯洗七次　乾薑二兩，炮　赤石脂二兩，火煅五次　厚朴去粗皮，二兩，生薑製　白朮二兩

右爲細末，麵糊和圓，黍米大。每服十圓，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固腸丸《幼科全書》

樗根白皮，不拘多少，細切，略炒

右爲末，糊丸，如黍子大，陳米湯吞下。（痢疾）

固腸飲《幼科鐵鏡・附方》

木香　黃連　當歸　白芍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　訶子肉　水煎。（痢疾）

虎杖散《小兒藥證直訣》

右以虎杖剉細，水煎服之，量大小多少與服。（汗證）

虎骨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行遲證治》

虎脛骨酒炙赤　生乾地黃　酸棗仁酒浸，去皮，炒香　白茯苓　辣桂　防風　當歸　川芎　牛膝等分

右者煉蜜圓，麻子大。每五圓，酒調下。或煎木瓜湯下。（五遲五軟五硬）

虎骨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魅病論》

虎頭骨塗酥炙黃，一兩　鬼臼一兩　草龍膽去蘆，一兩　鬼箭取羽，一兩　琥珀半兩，令研　白膠香半兩，令研

右爲細末，同研勻，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乳香湯送下，無時。（魅病）

虎脛丸《幼幼近編》

虎脛骨　熟地　山茱萸　牛膝　山藥　當歸　木瓜　川芎　鹿茸　薏苡仁　五加皮　肉桂

蜜丸，梧子大。三歲兒日服三丸。內熱者去桂。（龜胸龜背、鶴膝）

虎睛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虎睛一對，酒浸，微炙，取二箇　牛黃一分，別研　朱砂一人，研，水飛　雄黃一分，研，水飛　麝香一分，研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菉豆大。以乳汁研化三五丸。（慢驚）

虎睛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虎睛一對，碎切，酒浸一宿，焙乾　通明天麻半兩　白茯神去心內木，半兩　白附子一分　天漿子五十箇，炒黃，去殼　使君子一百箇，去殼，切碎，焙乾　朱砂二兩，水飛　全蝎半兩，去毒　牛黃半兩　天南星一兩二錢，慢火炮裂　京墨半兩，燒過　青黛半兩　麝香　輕粉各一分

右同勻細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有急病加作二三丸，極妙，無時。（急驚）

虎睛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右以虎睛爲散，竹瀝調少許，抹口中。（初生兒疾病）

虎蝎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虎睛一對，酒炙　全蝎炒　天麻　防風　南星煨　直僵蠶炒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分　麝香一錢

右爲末，麵糊圓，桐子大。每服一圓，薄荷湯調下。（急驚、慢驚）

虎頭枕《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右以虎頭骨爲枕，與兒枕之。（疰病）

明砂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硃砂通明者，一錢　杏仁十四箇，去皮尖，炒黃　好坯子半錢

右爲末，軟飯和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湯下。（初生兒疾病）

敗蒲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用敗蒲扇燒灰，每服三錢，溫酒調取，不拘時。（天花）

門冬甘露飲《麻科活人全書・渴熱》

麥冬去心，二錢　元參　黃芩　栝蔞根　連翹各一錢　生甘草五分　燈芯三十根，淡竹葉二十片引。（麻疹）

門冬清肺湯《幼科全書》

知母　天冬　麥冬各去心　石膏煅　糯米　桔梗　牛蒡子　貝母　甘草　杏仁　馬兜鈴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門冬清肺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天門冬　麥門冬各去心　知母　貝母　桔梗　款冬花　杏仁去皮尖，炒，研　馬兜鈴　甘草　地骨皮各等分。

共銼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天花）

和中丸《幼科全書》

黃連炒　陳皮各五分　澤瀉　車前子　白茯　山藥　人參　乾薑各二錢

右爲末，酢糊丸，陳米湯吞。脫肛，用升麻湯送下。（痢疾、脫肛）

和中散《閻氏小兒方論》

人參切去頂，焙　白茯苓　白朮　甘草剉，炒　黃芪切，焙　白扁豆炒　藿香葉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乾棗二個去核，薑五片，煎八分，食前溫服。（嘔吐、泄瀉）

和中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　陳皮去白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棗一箇，同煎至六分，溫服。（泄瀉）

和中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去土　白豆蔻　人參去蘆，各一兩　木香　丁香　乾薑炮　厚朴去皮，生薑製，各半兩　甘草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三片，煎至六分，溫服，無時。（嘔吐）

和中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藿香　人參　天麻　白扁豆製　木香　白朮　甘草炒，各半分

右剉散，每服三字，煎服。（慢驚）

和中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白扁豆同前製　白茯苓去皮　川芎　縮砂仁　香附子　半夏同前製　甘草八味各一兩　肉豆蔻　訶子去核，二味各七錢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不拘時。（不思食、嘔吐、泄瀉、虛羸）

和中湯《幼科全書》

人參　當歸　甘草　枳殼　木通

水煎服。（天花）

和安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泄瀉證治》

木香　當歸　川芎　北前胡　柴胡　青皮　北梗　甘草炙　半赤色茯苓等分

右剉散，每服一錢，薑棗煎，不饑飽服。（泄瀉）

和血定痛丸《保嬰撮要·流注》

百草霜五兩　赤小豆半斤　川烏炮，一兩五錢　白蘞八兩　白芨　南星炮，各二兩　芍藥　當歸　牛膝各五兩　骨碎補四兩

右爲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湯下。（瘡瘍）

和肝補脾湯《保嬰撮要·發癍》

人參　陳皮　川芎各五分　白朮　茯苓　芍藥各七分　柴胡　甘草炙，各三分　山梔炒，四分

右作二劑，水煎服。（瘡瘍）

和胃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陳皮　厚朴各一錢半　乾薑炮，一、二錢　炙甘草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溫服。（泄瀉、嘔吐）

和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藿香葉去土　水銀　枇杷葉先炙，去毛，生薑汁塗，炙令香熟　白茯苓各一兩　甘草炙，皆各半兩　肉豆蔻麵裹煨熟　硫黃研細，入鐵銚同水銀一處拌勻，於火上炒，不住手研如泥，放冷，各半兩

右同爲末，次將硫黃、水銀炒勻入之，再研勻細，煉蜜和膏。每一歲兒桐子許，生薑棗湯化下，量大小加減。（嘔吐）

和　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藿香葉　香附子炒，去毛。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抄一字，溫水調服，不拘時候。（天花）

和脾宣化飲《救偏瑣言》

廣皮　萊菔子半生半炒　前胡　卷舒　麥芽　大腹皮去黑翳，黑豆湯泡洗

右用山楂一兩至二兩，煎湯代水煎。（天花）

和解湯《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羌活　防風　川芎　人參各一兩　乾葛　升麻　生甘草　芍藥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一片，棗一個，煎至六分，不拘時服。（外感）

和劑觀音散《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石蓮肉　人參　神麴炒，各三錢　茯苓二錢　甘草炙　木香　綿黃芪炙　白扁豆炒，去皮　白朮各一錢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棗一枚，藿香三葉，煎溫服。（嘔吐、食癖）

知母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知母　甘草二味各半兩　貝母　羌活　滑石別研　大黃　小麥子五味各三錢　麻黃如前製　苦葶藶　訶子肉三味各一錢半　薄荷去梗，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咳喘）

知母解毒湯《幼科全書》

知母　生地　石膏　地骨皮　花粉　升麻　酒芩　牛蒡子　甘草

右用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使君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右以使君子火煨熟，去殼與食，以殼煎湯送下。（蟲證）

使君子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使君子仁一兩　川芎一分，生　厚朴去粗皮，生薑汁塗炙，用一分　陳皮一分，去白稍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皂子大。三歲已上一粒，已下半粒，陳米飲化下，無時。（疳疾）

使君子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使君子肉薄切，屋瓦焙乾　檳榔　酸石榴根皮東向者佳，淨洗，剉，焙　大黃半生半炮，四味各七錢半

右除檳榔剉曬不過火，餘三味再焙，同檳榔爲末，沙糖水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淡豬肉汁空心下，或雞肉汁亦好。（食癖、蟲證、疳疾）

使君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使君子仁一錢，炒　黑牽牛炒過爲末，二錢　輕粉二錢匕

右爲末，每用半錢，於五更初，疏米飲調下，無時。（疳疾）

使君子湯《幼科金針・腹痛》

檳榔　川連　木香　苦楝根皮　使君子　枳殼　蕪荑

右藥加薑煎服。（心腹痛）

金水六君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當歸二錢　熟地三五錢　陳皮一錢半　半夏二錢　茯苓二錢　炙甘草一錢

水二鍾，生薑三五七片，煎七八分，食遠溫服。（外感、慢驚）

金瓜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黃連去鬚　黃柏　甘草炙　青皮去瓤，各等分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勻，卻入膽中，綫繫定，於銀石器內，以漿水煮五七沸，取出，風裏懸一宿，於膽內出藥入鉢，再入麝香少許，同研爛勻，丸菉豆大。三歲下五七丸，上者十數丸，空心米飲湯下，日三服，無時。（疳疾）

金花散《幼幼新書・咳嗽》

鬱金　防風　半夏各一分　巴豆二十一粒　皂角一莖

右以水一升，於銀器內煮令乾，去巴豆、皂角不用，以溫湯擇洗餘三味，焙乾爲末。每服嬰孺一字，二三歲半錢或一錢，薄荷蜜熟水調下。（咳喘）

金花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川大黃一兩　秦艽去蘆，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水一小盞，入青蒿三兩葉，葱白二寸同煎，至五分盞，去滓溫服。若變骨蒸勞氣，用童子小便浸青蒿、葱白煎藥。（發熱）

金杏圓《幼幼新書・咳嗽》

杏仁去皮尖　漢防己　甜葶藶　馬兜苓去皮

右等分爲末，用蜜和圓如〇此大。每服十圓，用麥門冬湯吞下。（咳喘）

金兩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斷臍論》

川黃連去鬚，一分，爲末　胡粉一錢，研　龍骨一錢，煅紅，研

右同爲細末，每用少許敷之，時時用。（臍病）

金沸草散《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荆芥穗四兩　前胡　麻黄去節　旋覆花　甘草炙，各三兩　半夏製　赤芍藥各一兩

右剉，每服二錢，水一盞，生姜二片，棗一個，煎六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外感、咳喘）

金茱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金鈴子肉一兩　家茱萸半兩

右二味焙研爲末，酒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空心溫鹽湯下，溫酒亦好。兒小者，圓作粟穀大，粒數下法如前。（疝證）

金砂散《嬰童百問·五淋》

鬱金　海金砂　滑石　生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三歲兒一錢，前地膚子湯調下，燈心木通湯亦可。（淋證）

金星丸《嬰童百問·喉痹腮腫》

眞鬱金　雄黄飛，各二錢半　膩粉煅，半錢　巴豆七粒，去油

右爲末，調勻，酢糊爲丸，麻子大，薄荷湯下。（發熱）

金連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胡黄連一兩，去蘆　當歸一兩，去蘆　木香半兩，生，不見火　川練子二兩半，去核，微炒

右爲細末，神麴糊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十粒，陳米飲吞下。（疳疾）

金針治休息痢方《幼科金針·休息痢》

扁豆花乾三錢，紅痢用紅，白痢用白　陳茶葉三錢　石榴皮三錢　藕節三錢

右藥煎，少露一宿，紅沙糖調。（痢疾）

金針治夾驚夾食方《幼科金針·夾食夾驚》

柴胡　蘇葉　厚朴　查肉　半夏　麥芽　羌活　草果　枳實　廣皮

右藥加生薑、砂仁爲引。（外感）

金粉散《幼幼新書·傷風嗽》

麻黄不去節　貝母　糯米　鬱金皂角水煮　杏仁去皮尖，別研　甘草炙　天南星薑汁浸一宿，作餅子炙　人參　地膽　知母以上各等分

右爲末，卻入杏仁膏同研勻。每服一錢，水半盞，蜂糖二分盞，薄荷二葉，同煎五七沸服。（外感、咳喘）

金黄散《保嬰撮要·天泡瘡》

滑石　甘草

右各另爲末，和勻敷患處。如泡挑去水敷之，加黄柏尤好。（瘡瘍）

金粟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黄連一兩　神麴一兩，別研爲末作糊　川芎　枳殼如前製　穀芽淨洗，焙乾　赤茯苓去皮　白芷　南木香六味各半兩

右除木香別剉不過火，餘六味焙，入木香同爲末，用神麴末煮糊圓，粟穀大。每服七十圓至百圓，空心溫米清湯下，不拘時。（痢疾）

金粟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母丁香　草龍膽去蘆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　朱砂研，飛　青黛研，各一兩　夜明砂微炒　蟬殼去土盡　訶子肉微炒

右爲細末，和蜜一半麵糊一半相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無時。（疳疾）

金液丹《閻氏小兒方論》

硫黄　不以多少，淡黄通明者爲上。飛，煉，去砂石，研爲細末。用有蓋砂罐子一箇，取水中田字草，或益母草，搗淤土成泥，更入紙筋同搗，固濟，罐子貴不破，曬乾，盛硫黄末在內，可不滿二指，於露地深畫十字，放罐子在中心，使底下通透，四面用炭約四五斤，勻火簇，不蓋罐子頂，時時揭覷，候化爲汁，速去四面火，用濕土埋一宿，次日取出，於北蔭下不見日氣處，撅一坑子，約一二尺，將罐子去蓋，倒埋一宿，次日取出，和罐子入湯內，煮五十沸，漉出取藥

右以柳木槌，乳鉢內研如粉麵相似。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風者，每服一二錢，生薑米飲調下，併服取效。（慢驚）

金華散《小兒藥證直訣》

黄丹煅，一兩　輕粉一錢　黄柏　黄連　麝香一字

右爲末，先洗，次乾摻之。如乾癬瘡，用臘月豬脂和敷。如無，用麻油亦可，加黄芩、大黄。（瘡瘍）

金華散《幼幼新書·實熱》

鬱金皂角水煮　天竺黄各一錢　牙硝煅　甘草炒，各一錢　朱砂一錢半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薄荷蜜水調下。（痢疾）

金華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大黄末四錢　牽牛末四錢　樸硝研末，八錢　巴豆肉五箇，研

右同拌勻，每服一字，生薑蜜水調下。此方猛烈，斟量所宜。（腫脹）

金華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鬱金半兩　防風去蘆及叉枝，一分　半夏一分　巴豆二十一粒　皂角一錠

右以水一升，於銀器内煮諸藥，至水乾，去巴豆、皂角不用。外三味別用溫湯洗淨，焙乾爲細末。每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上者一錢，薄荷蜜水調下，不拘時候。（咳喘）

金華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好黄連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半盞，入蜜少許，和勻，放溫服之，日五六服，食前。（痢疾）

金鈴子散 《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金鈴子二錢　舶上茴香鹽拌炒　木香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五分至一錢，調酒服。（心腹痛）

金鈴散 《幼幼新書·心痛》

金鈴子炮，去皮核　蓬莪朮炮，各一兩　茴香　木香炮　荆三棱炮，各半兩

右件爲末，每服一錢半錢，用熱酒調下。（心腹痛）

金鈴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金鈴子肉六錢　三棱炮，剉　莪朮醋煮，剉　青皮去白　陳皮去白，四味各二錢半　赤茯苓去皮　茴香二味各半兩　南木香二錢　甘草四錢，炙　檳榔　枳殼如前製　鈎藤三味各三錢

右除檳榔、木香不過火，餘十味剉焙，仍同木香、檳榔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仍用炒茴香煎無灰酒空心調服。不飲酒者，煎炒茴香湯調下。（疝證）

金蓋散 《救偏瑣言》

取黄牛糞尖曬燥，礱糠火煅黑存性，研細末用。（天花）

《金匱》小青龍加石膏湯 《醫學衷中參西録·風溫兼喘促》

麻黄一錢　桂枝尖一錢　生杭芍三錢　清半夏二錢　杏仁二錢，去皮，搗碎　川貝母二錢，搗碎　五味子一錢，搗碎　乾薑六分　細辛六分　生石膏一兩，搗細

共煎湯一大盅，分兩次溫服下。（咳喘）

金銀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羌活去蘆　人參去蘆　茯苓　川芎　山藥　南星　蛇黄火煅，醋淬七次，别研，各二兩　蜈蚣三分，炙　腦子一錢　乳香一分　全蝎一分　雄黄水飛，一分　蟬殼去土　僵蠶炒，去絲嘴　兒粉各半兩　麝香一錢　朱砂半兩，爲衣

右爲細末，麵糊和圓，作二三等圓子，隨大小量圓數服，無時。（急驚）

金箔圓 《小兒藥證直訣》

金箔二十片　天南星剉，炒　白附子炮　防風去蘆鬚，焙　半夏湯浸七次，切，焙乾，秤，各半兩　雄黄　辰砂各一分　生犀末半分　牛黄　腦　麝各半分，以上六物研

右爲細末，薑汁麵糊圓，麻子大。每服三五圓至一二十圓，人參湯下。如慢驚，去龍腦，服無時。（急驚、慢驚）

金箔鎮心丸 《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硃砂一兩　白茯苓　人參　甘草各半兩　山藥一兩半　腦子一錢　牙硝錢半　麝五分　紫河車二錢半　黑豆煮　金箔十二帖

右爲末，煉蜜丸，每兩半作五十丸，以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下，含化亦可。（發熱、急驚、慢驚、驚悸）

金箔鎮心丸 《幼科金針·夜啼》

雄黄三錢五分　全蝎十四枚，炙　膽星一兩　茯神五錢　麝三分　蟬退十四枚　天竺黄五錢　明天麻四錢　白附子泡，去皮，三錢　牛黄三分　僵蠶十一條　防風一兩

右藥共爲細末，飯爲丸，辰砂金箔爲衣，薄荷湯送下。（初生兒疾病）

金蓮散 《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連翹　山梔子去殼　甘草炙　防風　蟬殼洗去土令淨，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以水一蓼注或半銀盞，煎十數沸服。（外感）

金鎖散 《幼幼新書·冷痢》

官桂半兩，去粗皮，薑汁炙　黄連一分，同茱萸同炒，去茱萸不用，只用黄連。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紫蘇木瓜湯調下，一日三服。

（痢疾）

金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去鬚，一分，用茱萸一分同炒，去茱萸不用，只用黃連　厚朴去粗皮，半兩，生薑製

右同細末，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紫蘇、木瓜湯調下，日三服，食前。（痢疾）

金露散《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天竺黃擇辛香者用　海螵蛸不必浸洗　月石各一兩　硃砂飛　爐甘石片子者佳，煅淬童便七次，飛淨，各八錢

右爲極細末，磁瓶收貯。每用時旋取數分，研人冰片少許。諸目疾皆妙。（天花）

金靈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白僵蠶不拘多少，揀直者去絲嘴，炒焦爲末。每服半錢或一字一錢，薄荷酒調下，日三，須臾用生力散塗之。（疳疾）

乳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

枇杷葉一分，去毛，炙焦黃色　母丁香一分

右爲末，每服少許或半字一字，塗乳上吮兒，便止。（嘔吐）

乳香圓《幼幼新書·驚風內釣》

乳香一錢　蝎梢二七枚　沒藥半錢　沉香一錢半

右爲末，煉蜜圓如黍米大。每服嬰孩三圓，一歲五圓，三歲七圓，以意加減，乳香湯吞下。（疳疾）

乳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乳香末　青皮去瓤，炒黃，爲末，各一分　槐花半合，炒，末　風化石灰研細，半兩

右爲末勻細，每服半錢，槐花湯調下，無時。（蟲證）

乳香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乳香半錢　沒藥　沉香各一錢　蝎梢十四個　雞心檳榔一錢半

右爲末，煉蜜圓，桐子大。每服二圓，菖蒲、鉤藤煎湯調下。（急驚、慢驚）

乳香豆蔻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用肉豆蔻一枚，研，分兩半，中間剜開，安乳香一皂子大在內相合，以綫扎定，和白麵裹如胡桃大，煨熟爲末，陳米飯和丸，菉豆大。每服二十丸，陳米飲下，空心食前。（嘔吐）

乳香定痛散《保嬰撮要·多骨疽》

乳香　沒藥各五錢　滑石　寒水石煅，各一兩　冰片一錢

右爲細末，乾敷患處。（瘡瘍）

乳香猪血膏《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以乳香研細，用猪心血爲丸，如櫻桃大，每服一丸，用水磨化下。（天花）

乳香散《幼幼新書·一切驚》

甘遂　乳香各末，一錢匕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童子小便下，妙。（急驚、慢驚）

乳香散《幼幼新書·一切泄瀉》

乳香二錢，用荷葉於炭火上炙令半熔，放地碗蓋，別爛研　肉豆蔻　白薑炙　草果子已上各一分

右四味細剉，用醋麵作包裹，於熱炭內煨令赤色取出爲度，去麵爲末，入乳香末拌和，每服半錢一錢，用陳米飯飲調下。（嘔吐）

乳香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木香　五靈脂去砂石　乳香各一錢，別研　天南星取中心末，一錢

右爲細末同研勻，每服半錢，水半鍾，生薑一片，煎至三分，去滓溫服。無時。（心腹痛）

乳香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乳香一兩，研　膩粉半兩，研　松脂半兩，研　密陀僧半兩，研　生地黃汁半兩

右拌勻，先用一銚子煎好油四兩，黃蠟二兩至熔熟，下諸藥攪勻，入麝香細末一錢，熬成膏取下，瓷器盛之，窖一宿。每用看大小剪貼子，攤藥在上貼之，一日兩換。（瘡瘍）

乳香蝎梢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乳香一錢半，別研　蝎梢十四箇　沒藥半錢　沉香一錢半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嬰孩三丸，一歲兒五丸，一歲兒五丸，三歲兒七丸，乳香湯下，不拘時候。（心腹痛）

乳麝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赤蜈蚣全者，一條，去嘴足，酒浸焙　花蛇肉酒浸炙　直僵蠶生，各二錢　南星

炮，三錢　朱砂　蝎梢各一錢　乳香半錢

右爲末，飛白麵糊圓，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泡薄荷調下。（急驚、慢驚）

肥肌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川楝子去核取肉，二兩　川芎二兩　橘皮揀淨，四兩　龍膽去蘆，二兩　巴豆十四箇，去皮，同橘皮、龍膽炒至焦，去巴豆不用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麻子大，硃砂爲衣。每服十丸十五丸，米飲下，腹脹，橘皮湯下，無時。（疳疾）

肥肌圓《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黃連一分，去鬚　川練子肉各半兩，炒　川芎半兩　陳皮　香附子各一分，酒煮炒乾　木香二錢

右爲末，水煮細麵糊爲圓，麻子大。每服三五十圓，溫飯飲下。（疳疾）

肥兒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黃連去鬚　神麴炒，各一兩　使君子仁　肉豆蔻麵裹煨，去麵　麥蘗炒，各半兩　木香二錢　檳榔二箇，不見火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蘿蔔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熟水下，食空服。（疳疾）

肥兒丸《嬰童百問・疳證》

黃連《局方》加肉豆蔻　陳皮去白，《局方》用木香　神麴《局方》有史君子　麥芽各一兩，《局方》加稜、朮　白蕪荑半兩，《局方》用檳榔　川楝子一兩，去核，炒

右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飲吞下。（疳疾）

肥兒丸《嬰童百問・疳證》

三稜　蓬朮　川楝子　龍膽　黃連各四錢　柴胡　地骨皮各半兩　枳殼麩炒　麥芽　當歸各三錢　白蕪荑二錢　蘆薈　木香各一錢

右爲末，神麴糊丸，麻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疳疾）

肥兒丸《幼科發揮・脾經主病》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山藥蒸　蓮肉　當歸酒洗，各五錢　陳皮二錢　青皮　木香　砂仁　使君子　神麴各三錢　炙甘草　桔梗　麥蘗各二錢

右爲末，荷葉浸水煮粳米粉糊丸，麻子大。每服十五丸、二十五丸、三十五丸、四十五丸，至五十丸。米飲送下。（虛羸、疳疾）

肥兒丸《幼科發揮・疳》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炙甘草　陳皮　青皮　山藥　蓮肉　當歸　川芎　使君子

爲末，神麴糊丸，米飲下。（疳疾）

肥兒丸《育嬰秘訣・鞠養以愼其疾》

人參　白朮各二錢　陳皮　茯苓去皮，各一錢　甘草炙　木香　縮砂仁　青皮　神麴炒　麥芽炒　史君子肉各一錢　山藥　蓮肉去心，各二錢　桔梗一錢

共爲細末，荷葉浸湯，煮粳米粉爲丸，米飲下，（食癖）

夜明砂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夜明砂一兩，微炒　胡黃連半兩　龍膽草去蘆，半兩　苦楝根皮半兩　乾蟾五箇，燒存性，已上五味先爲末　青黛　麝香　蘆薈各一分，研細

右研勻細，粳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無時。（疳疾）

育腸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罌粟殼五兩，細剉，蜜水灑勻，炒黃　地榆　槐花蜜拌，炒赤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甘草炙　橘皮去白　酸石榴皮　當歸去蘆，洗，焙　白芍藥　五倍子去其中蟲，各一兩三錢　阿膠蛤粉炒，二兩，去蛤粉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陳粳米二十粒，餳一塊，皂子大，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食前。（痢疾）

治中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人參　白朮　乾薑炮　甘草炙　青皮　陳皮去白

爲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用水半盞，煎至三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治中結腸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赤石脂五分　吳茱萸三分　乾薑　附子　當歸　厚朴　白朮　木蘭皮　白頭翁　黃連　石榴皮　黃柏各二分

右十二味爲末，蜜丸，如大豆。二歲兒五丸，三歲已上服十丸，十歲已上二十丸。暴下者服少許便瘥，積下者盡一劑更合。（痢疾）

治回毒歲久不愈方《救偏瑣言》

金銀花　當歸　人參　白朮土炒，各一兩　黃芪二兩　薏苡仁炒，三兩　生甘草二錢　白芥子三錢　柴胡　肉桂各五分

先將薏仁用水四碗，煎湯二碗，再煎前藥半碗，饑服一劑。再用金銀花　黃芪　薏苡仁各一兩　白朮土炒　當歸各五錢　甘草　白芥子各二錢　陳皮五分

水三碗，煎半碗，四服全愈。其服藥之時，更須用藥洗之。金銀花一兩　生甘草三錢　生葱三條

煎二碗。（天花）

《治要》茯苓散　《保嬰撮要·驚悸》

茯神　麥門冬各一兩半　通草　升麻各一兩二錢半　紫菀　桂心各七錢五分　知母一兩　大棗十二枚　淡竹茹五錢　赤石脂一兩七錢五分

右每服一兩，水煎服。（驚悸）

治胎寒腹痛方　《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不乳證治》

木香　陳橘皮　檳榔各一分　辣桂　川白薑生　甘草炙，各半分

右末，取壹捻水煎，以綿蘸與之。（初生兒疾病）

治疳丸　《明醫雜著·小兒無補腎法》

胡黃連　蘆薈　史君子　黃連炒，各五錢　神麴炒，一兩　眞阿魏　青黛淨二錢，另研　麝香少許，另研

右爲末，稀糊丸，黍米大。每服十丸，清湯下。（疳疾）

治虛風方　《小兒藥證直訣》

大天南星一個，重八九錢以上者良

右用地坑子一個，深三寸許，用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在內，然後入天南星，卻用炭火三二條蓋卻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勻熟，不可稍生，候冷爲細末。每服五分或一字，量兒大小，濃煎生薑防風湯，食前調下，無時。（泄瀉、慢驚）

治麻後痢統方　《麻科活人全書·痢證》

黃連酒炒　黃芩酒炒　麥冬　防風　天花粉　元參　枳殼　牛蒡子　木通　梔仁　滑石　桔梗　京芥　鉤藤鉤　甘草

二劑，水煎服。不愈加豬苓、青皮。（麻疹）

油珠膏　《小兒病源方論·驚風門》

石亭脂硫黃中揀取如蠟色者　滑石各半兩　半夏酒浸一宿，湯洗七次，焙　黑附子炮，去皮臍　天南星醋浸一宿，湯洗七次，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匕，用冷清蘿半盞，滴麻油一點如錢大，抄藥在油珠上，須臾墜下，卻去其蘿與兒服，隨後更用溫清蘿三五口壓下。肚饑時服訖，候一時久喫乳食，量兒大小加減藥。（急驚）

油飲子　《壽世保元·鄉鄰出痘預防禁方》

用眞香油一斤煎熟，逐日與兒飲盡，永不出痘。（天花）

油滴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大者，十四枚，生　胡椒四十九粒

右爲粗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入生油七滴，煎至五分，去滓服，無時。（嘔吐）

油滾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五靈脂末，一錢　巴豆三十箇，去皮膜，取霜

右爲細末，滴水丸，芥子大。每服三五丸，油滾井水送下，臨卧而服。（咳喘）

羌活冲和湯　《保嬰撮要·寒熱》

羌活　防風　蒼朮各一錢半　川芎　甘草　細辛　白芷　生地黃　黃芩各一錢

右水煎服。（外感）

羌活散　《嬰童百問·麻證水痘》

川羌活　川獨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白茯苓　桔梗　枳殼　人參　地骨皮　天麻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㕮咀，生薑薄荷煎。（水痘）

羌活湯　《幼科直言·傷風咳嗽》

羌活　紅花　陳皮　枳殼　桔梗　甘草　蘇子炒　杏仁　乾葛　薄荷　生薑一片爲引。（咳喘）

羌活當歸散　《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羌活　當歸　川芎　升麻　防風　白芷　荆芥　連翹　牛蒡子　黃連酒炒　黃芩酒炒　甘草

以酒總拌曬乾，酒煎服，或以水煎，用酒對服。（麻疹）

羌活膏《小兒藥證直訣》

羌活去蘆頭　川芎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去皮　白附子炮，各半兩　白僵蠶酒浸，炒黃　乾蝎去毒，炒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各一分　川附子炮，去皮臍防風去蘆頭，切焙　麻黃去節秤，各三錢　豆蔻肉　雞舌香即母丁香　藿香葉沉香　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錢　珍珠　麝香　牛黃各一錢　龍腦半字　雄黃　辰砂各一分，以上七味各別研入

右同爲細末，熟蜜和劑，旋圓大豆大。每服一二圓，食前薄荷湯或麥冬湯溫化下。實熱急驚勿服，性溫故也。服無時。（慢驚）

羌活膏《幼幼新書·吐逆》

羌活　獨活各去蘆頭　人參　白茯苓　防風蠶頭者　肉桂去粗皮，不見火全蝎炒　水銀各一兩　硫黃三錢，同上項水銀研令青色，各不見水銀星方可用

右爲末，煉蜜爲膏。每服旋與嬰孩如黑豆大，二三歲如龍眼核大，五七歲如龍眼大，薄荷湯化下。（疳疾）

羌活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羌活去蘆，一兩　烏蛇肉一兩，酒浸一宿，焙乾　獨活去蘆，一兩　天麻半兩　全蝎半兩，去毒　白僵蠶去絲嘴，半兩，炒　人參去蘆，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膏，每服一皂子大，麝香、荊芥湯化下，無時。（急驚）

羌活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羌活去蘆　獨活去蘆幷土　人參去蘆　茯苓去皮　防風去蘆幷叉枝　桂去粗皮，先爲末，各一錢　乾蝎一錢，酒浸，炒研　水銀半錢　硫黃半錢，與水銀同研如泥，後入　麝香一字，研

右先研硫黃，次入麝香、水銀，研至無星極細，又入諸藥末拌勻，煉蜜和膏，圓皂子大，薄荷湯化下。（急驚）

羌活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羌活去蘆　人參去蘆　白茯苓　防風去蘆幷叉枝　肉桂去粗皮，不見火　全蝎炒，

右同爲細末，煉蜜和膏。每用量大小，旋擎，嬰孩大豆許，三二歲雞頭大，五七歲兒龍眼大，並薄荷水化下。（嘔吐）

羌活膏《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天麻　赤茯苓各半兩　羌活　防風各二錢半　人參　全蝎　朱砂研　明硫黃　水銀各一錢

右硫黃、水銀同研如泥，次以七味末夾和，煉蜜丸，皂子大。每一粒，薄荷湯調下。（急驚、慢驚）

羌菊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羌活　蟬蛻　防風　蛇蛻　菊花　穀精草　木賊　甘草　山梔子　白蒺藜　大黃　黃連　沙苑蒺藜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清水沏溫暖調下。（天花、麻疹）

定中湯《壽世保元·出痘治法》

眞正黃土一大塊，碗盛，以百沸湯泡，即以碗蓋，少頃傾出用。如冷，傾於盞內，外以熱水燙之。加入雄黃一錢、朱砂五分，二味爲末，和勻，以黃土湯兩盞，少加沙糖，溫服，二服立止。（天花）

定心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茯神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三錢　人參　遠志肉薑製，炒　蝎梢各一錢半直僵蠶十四個，炒　乳香三字

右爲末，牛膽汁圓，桐子大。每一圓，金銀煎湯調下。（急驚）

定心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北參　遠志薑製，焙　茯神　天麻　犀角各一分　防風　朱砂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金箔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急驚）

定心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琥珀　茯神　遠志薑製，焙　人參　白附子炮　天麻　天門冬　酸棗仁甘草炙，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朱砂爲衣。每服一丸，燈心薄荷湯調。（急驚）

定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生葛根取汁，半合，如無生者，乾葛細剉，水浸，慢火熬取汁　竹瀝半合，依法旋取大麻仁二分，三味同研　菉豆粉一兩，別研　朱砂半兩　牛黃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右同和如稀粥，更入少菉豆粉，相拌得所，石臼中杵三二百下成膏，圓

鷄頭子大。每服一丸，煎人參湯化下，量大小增減用，無時。（慢驚）

定志丸《保嬰撮要·驚悸》

人參　茯苓各一兩五錢　菖蒲　遠志去心。各一兩

右爲末，蜜丸，如前服。（驚悸）

定志丸《幼科發揮·急慢驚風》

人參　白茯神　遠志　石菖蒲炒　酸棗仁炒　柏子仁各一錢半　琥珀　珍珠　膽星　鐵花粉各一錢　硃砂飛　麝香各一字

右爲末，水煮山藥粉爲丸，黍米大。每服十五丸，燈心煎湯下。更煎豬心與兒食之，以助藥力。（慢驚）

定吐香銀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乾葛各一兩　半夏湯洗七次，切焙　水銀後入，各半兩

右上三味先爲末，入水銀研勻，生薑汁和圓，麻子大。每服三五圓至十數圓，量兒大小與服，藿香湯下，無時。（嘔吐）

定吐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半夏同前製，咬咀如菉豆大，篩去細末，二兩　生薑淨洗拭乾，和皮，二兩　薄桂去粗皮，咬咀，三錢

右生薑切作小方塊如菉豆大，同前半夏和勻，入小鐺內，慢火順手炒令香熟帶乾，方下桂再炒勻，微有香氣，以皮紙攤盛地上出火毒，候冷，略簸去黑焦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稍空心少與緩服。（嘔吐）

定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

蟾酥一錢，乾者，酒浸一宿　乾蝎七枚，全者　南星末一分　白附子末半錢　青黛半錢，研別爲衣　麝香少許

右勻細末，煮粟米粥和丸，菉豆大，別以青黛爲衣。每服一丸，荆芥、薄荷湯下。服藥後困睡無疑。凡病者先化半丸點鼻中，得噴嚏者必效。如新生兒用膩粉二捻，生油一滴，新水半茶腳，化一丸服之，取下胎中所受病，更無諸驚邪熱。服之無時。（初生兒疾病、急驚、慢驚）

定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巴豆十箇，去油　丁香二兩，炒黑色

右爲細末，以煮酒蠟就劑，旋圓如菉豆大。每服三五丸，米飲湯下。腹脹，皂兒湯下。夜啼，硃砂湯下。（嘔吐、腹脹、初生兒疾病）

定命丹《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全蝎七個　天麻　南星炮　白附各二錢半　朱砂　青黛各一錢半　輕粉　麝各半錢　腦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丸，荆芥薄荷湯調下。先研半丸吹入鼻中。（臍風、急驚）

定命朱砂膏《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硃砂半兩　生龍腦　滴乳香　馬牙硝四味，各研　甘草炙，各二錢

右五味研勻，用臘月新豬血半升同研勻，取青竹筒長二尺，留兩節，開一頭作竅子，注藥在內，黃蠟塞定，以油絹緊裹封，勿令透氣，埋地坑中，至一百五日取出，水洗挂風中四十九日，劈開取藥，研爲細末。每服半錢，新汲水下。（天花）

定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斷臍論》

赤足蜈蚣半條，酒炙令乾　川烏頭尖三箇，生　麝香少許

右爲末，入麝研勻，每服半字，煎金銀薄荷湯調灌。（臍風）

定命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不乳證治》

蟬退二七枚，去嘴腳　全蝎二七箇，去毒

右爲極細末，入輕粉少許和研，用乳汁乳遠調化服。（初生兒疾病）

定命飲《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圓白半夏生　茯苓　木香　老生薑切片，乾，各一分　白朮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慢驚）

定命飲子《活幼口議·慢驚風傳變》

半夏揀羊眼者，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炙　白茯苓　白朮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煮令水乾，將半夏、天麻、白朮、茯苓切焙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盞生薑棗子湯調與服，無時。（慢驚）

定命飲子《嬰童百問·慢驚》

生半夏　茯苓　木香　生薑各一兩，切片，曬燥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嘔吐、泄瀉、慢驚）

定喘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麻黃不去根節　防己去黑皮　訶子去核　半夏同上製　甘草六味

各五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咳喘）

定喘飲子《活幼口議・喘急證候方議》

天麻　防風　羌活　甘草炙　人參　苦梗　白朮　川芎　半夏麵　右等分，咬咀，每服二錢匕，入麥門冬子十四粒同煎，去滓，通口食後服。（咳喘）

定喘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南星炮　梔仁　軟石膏　杏仁泥　薄荷葉　赤茯苓　右水煎，入竹瀝。（咳喘）

定喘湯《幼科金針・肺風痰喘》

款冬花　熟半夏　枯芩　蘇子　桑白皮　甘草　麻黃冬春帶節，夏用根節，秋根多本少　加炒白果肉去皮心數枚，河水煎服。此方忌生薑引。（咳喘）

定搐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麻黃去節　南星炮　白附子　直僵蠶炒　羌活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　蝎梢　川薑黃各一錢　麝半錢　朱砂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荊芥紫蘇煎湯調下。（急驚）

定搐散《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天麻　白附子炮　天南星炮，各半兩　蝎梢炒，一分　朱砂一錢　代赭石一兩，煅，米醋淬七次　雄黃一錢　乳香一錢　白花蛇頭一分，酒炙　腦一字　麝一字　赤腳蜈蚣一條，酒炙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調下。煉蜜如雞頭大亦佳。（急驚）

定魂散《幼幼新書・驚虛》

人參　白朮　茯苓各一錢　酸棗仁半兩　右爲末，飯飲下一錢。如驚，薄荷湯下。（慢驚）

定魄丸《東醫寶鑑・癲癎》

人參　琥珀　茯神　遠志　硃砂　天麻　石菖蒲　天門冬　酸棗仁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蜜丸皂子大，硃砂爲衣。每丸燈心薄荷煎湯化下。（慢驚）

建中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胡椒　蓬莪朮煨　全蝎一錢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乳食前。（泄瀉）

建中托裏散《救偏瑣言》

黃芪　官桂　人參　白芍　白朮　甘草　升麻酒炒　右水煎服。（天花）

建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一兩　川黃連去鬚，一兩　白朮　肉豆蔻麵裹煨，一兩　縮砂仁半兩　乾薑半兩，炮　木香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粟米各少許，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泄瀉）

建脾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藿香去土　人參去蘆，各一兩　沉香　木香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膏，每用雞頭子大，粟米飲化服，無時。（嘔吐）

屈膝散《幼科鐵鏡・附方》

防風　薏苡仁　牛膝　苦參女便浸，曬　何首烏男便浸，曬，各一錢　僵蠶　天花粉　荊芥穗各五錢　肥皂核肉一兩　鹿茸五錢　共爲粗末，每用三錢，同冷飯團四兩，牡豬油六錢，黏米、菉豆各一撮，水四碗，煎至二碗，分作二次，溫服。（鶴膝）

孟介石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熟石膏　生地黃各一錢五分　麥冬二錢　淡竹葉七分　陳皮七分　元參　柴胡各一錢　當歸尾　黃芩　知母炒　桔梗各七分　僵蠶炒，五隻　甘草去皮，三分　燈芯五十寸引。（麻疹）

兔肉醬《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兔肉，臘月者作醬食。（天花）

兔肝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黃柏一兩，去皮　蒼朮半兩，米泔水浸一日　石決明一兩，生　右爲細末，煮兔肝爛擣和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米泔水送下，食後臨卧時服。（天花）

忍冬解毒湯《救偏瑣言》

甘菊　牛蒡　紅花　甘草　金銀花　土貝母　荆芥穗　木通　連翹　地丁

外加胡桃。（天花）

九畫

奏凱和解飲《救偏瑣言》

金銀花　土貝母　牛蒡　山藥　扁豆　山楂　荆芥　當歸　人參　甘草

加核桃肉、蓮肉。（天花）

玳瑁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生玳瑁水磨濃汁，一合。豬心一個，從中取血一皂子大，同研

右以紫草嫩茸濃汁煎湯調，都作一服。（天花、麻疹）

玳瑁湯《痘疹論·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者何》

生犀　生玳瑁各以冷水磨濃汁，二合

右同攪令勻，每服半合，微溫服，日四五服爲佳。（天花）

珍珠丸《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白附子　滑石　輕粉各一錢　全蝎半錢　巴豆十五粒，去油

右爲末，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一丸二丸，葱湯下。（急驚）

珍珠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栝樓根一兩　蛇蛻皮全者，炙焦，一錢

右爲末，用羊子肝一葉，批開去筋膜，摻藥末二錢，麻縷纏定，米泔煮熟，任意食之。乳下兒未能食者，以肝研爛，和圓黄米大，生米泔下十圓，乳頭喂亦可，日三，令乳母兼食之佳。（天花）

珍珠散《幼科全書》

珍珠　片腦　元明粉　硼砂　人中白　槐皮

右等分爲細末，以荆芥湯洗患處，次吹前藥末于口內。（天花）

契聖既濟丹《活幼口議·泄瀉證候方議》

熟地黄一分　白礬　半夏末二錢，生薑汁浸半日，乾秤

右爲末，雪糕圓如麻子，每服三五十圓，溫飯飲下。（泄瀉）

封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斷臍論》

雄鼠糞七枚，兩頭尖者是　乾薑棗大　甑帶鷄子許，三味同燒灰　綿灰半兩，別燒，稱　緋綿灰別燒，稱，半分　胡粉三錢，炒黄　麝香少許

右同研極細末，每用半錢至一錢，敷臍上封之，永不患臍瘡腫。如已因風濕患瘡腫者，看臍帶落與未落，依此用藥便差。（臍病）

封臍散《奇效良方·臍瘡》

甑帶灰　亂髮灰　白薑灰　紅帛灰四灰同研　南星　白薇　當歸　赤小豆　五倍子爲末　血竭　龍骨　赤石脂煅　海螵蛸　百草霜　胭脂同研

右各等分爲末，拌勻，再研極細。每用一字，如濕乾摻，乾用清油調塗臍上。（初生兒疾病、臍病）

剋效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龍腦薄荷葉二兩　白僵蠶去絲嘴，半兩，微炒　玄胡索去皮，半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蜜湯調下，無時。（發熱）

胡荽酒方《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胡荽三兩

右細切，以酒二大盞，煎令沸，沃胡荽，便以物合定，不令氣出。候冷去滓，微微從頂已下噴背及兩腳、胸腹令偏，勿噴頭面。仍將滓焙乾，紅絹袋子盛，縫合，令乳母及兒帶之。餘酒，乳母飲之妙。（天花、麻疹）

胡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癩疝論》

胡黄連半兩　胡粉半兩　白礬灰一分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油調塗患處。（疝證）

胡粉牛黄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胡粉二錢　牛黄一錢　麝香一錢

右同研爲末，用獺豬膽一枚取汁，浸蒸餅和丸，菉豆大。五歲兒溫水下七丸，以意加減，無時。（蟲證）

胡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大棗五十箇，蒸熟取肉，去皮核　水銀半兩，二味同研勻細成膏　胡粉一兩，研

雄黃半兩，研，水飛

右同入棗膏研勻，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煎苦楝根湯送下，無時。（蟲證）

胡粉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松脂　苦參　黃連去鬚，各一兩半　生大黃　胡粉　黃芩　水銀各一兩

白礬枯，半兩　蛇牀子三分

右爲細末，以臘月豬脂和研，至不見銀星爲度敷之。（瘡瘍）

胡粉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胡桃和皮燈上燒過存性，用碗蓋出火毒，研末　膩粉少許

右爲細末，以生油調塗，仍剃去瘡上髮塗之，只一二次。（瘡瘍）

胡粉鹽《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右以胡粉、鹽炒色變，以摩腹上，或以車轂中脂和輪下土作丸吞之。（食癖、腫脹）

胡黃連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胡黃連炒　蕪荑揀淨，炒　夜明沙各二分

右末，豬膽汁和圓，黍米大。每服十圓，陳米飲下，無時。（痢疾）

胡黃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川黃連五錢　胡黃連五錢　硃砂一錢，別研

右以上二物爲細末，入硃砂末，都塡入豬膽內，用淡漿水煮，以杖子於銚子上，用綫釣之，勿着底，候一炊久，取出，研入蘆薈、麝香各一分，飯和圓，如麻子大。每服五七圓至二三十圓，米飲下，食後。（舌病、疳疾、虛羸）

胡黃連圓《活幼口議・議脹》

胡黃連　蘆會　草黃連　肉豆蔻炮　桂　人參　朱砂　麝一字　史君子去殼　木香　鉤藤　龍齒　白茯苓以上各一錢重

右各生用，爲細末，取豬豬膽兩枚，裂汁和末令勻，卻入袋內盛之，以繩札定，湯煮半日取出，切破袋子，更入莨宕子二錢重，微炒，黃丹一錢重，二味別研如粉，入前藥和勻，搗五百杵爲圓，如菉豆大。但是疳與痢，用粥飲下五七圓子，幼者三圓，不吃粥，飲乳頭令吻。能治一十種疳痢及無辜者，功效非常。（疳疾、腫脹、痢疾）

胡黃連麝香圓《小兒藥證直訣》

胡黃連　白蕪荑去扇，各一兩半　木香　黃連各半兩　辰砂另研，一分　麝香剉，研，一錢

右爲細末，麵糊圓，菉豆大。米飲下五七圓至十圓，三五歲以上者，可十五圓、二十圓，無時。（疳疾、蟲證）

胡麻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核瘰癧論》

胡麻四兩，炒香　羊躑躅一兩，焙

右以爲末，煉蜜和丸，麻子大。每服七圓，漸加至二十一圓，熟水下，日二，見效爲度。已破者，更用黑母牛糞燒灰，研末敷之。（瘡瘍）

胡麻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苦參五錢　何首烏　胡麻仁炒　蔓荊子炒　威靈仙　荆穗　白蒺藜去刺

牛蒡炒，各三錢　石菖蒲　乾菊花各二錢

共爲末，酒糊丸，如粟米大，竹葉燈心湯下。（瘡瘍、麻疹）

胡麻丸《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胡麻仁四錢　防風　威靈仙　苦參各二錢　石菖蒲　獨活　白附子烏豆水煮，各一錢　甘草五分

爲細末，米糊合丸，白湯送下。（麻疹）

枳桔二陳湯《幼幼集成・嘔吐證治》

陳枳殼一錢　芽桔梗一錢　白雲苓一錢五分　法半夏一錢　眞廣皮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熱服。（嘔吐、麻疹）

枳殼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不拘多少，剉片，麥麵炒過，仍以清油潤透一宿，焙乾

右焙爲末，煉蜜圓作芡實大。兒小者用甘草糯米煎湯化下一圓至二圓。兒大者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或五十圓，食前溫米清湯送下。小府熱閉，用車前子煎湯，候溫空心投之。（痢疾）

枳殼防風丸《幼科金針・雞胸龜背》

枳殼一錢，麩炒　防風一錢　獨活一錢　大黃一錢　前胡一錢　麻黃一錢　歸身一錢

右藥共爲末，麵糊爲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龜胸龜背）

枳殼前胡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枳殼　前胡　防風　赤茯苓　蘇根　桔梗　甘草

水煎服。氣急者，以沉香磨水對服。（麻疹）

枳殼散《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枳殼一兩，麩炒　巴豆二十一粒，同上炒黃去之

右爲末，三歲小兒半錢，沙糖湯調下。（疳疾、慢驚）

枳殼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枳殼一兩，去瓤，麩炒　乾薑半兩，炮　甘草半兩　前胡去蘆，一兩　木香一兩

半夏一兩，洗七次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陳皮一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咳喘）

枳實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枳實　菊花　蛇牀子　防風　蒺藜子　白薇　浮萍各一兩　天雄　麻黃　漏蘆各半兩

右十味爲末，蜜丸如大豆許。五歲兒飲服十丸，加至二十丸，日二。五歲已上者，隨意加之，兒大者，可爲散服。（瘡瘍）

枳實散《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枳實二兩

治下篩，三歲已上飲服方寸匕，若兒小，以意斟酌，日三服。（痢疾）

枳實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實去瓤，剉片，麥麩炒微黃　赤茯苓去皮，二味各半兩　甘草六錢　半夏七錢，湯煮透，濾，仍剉，焙乾　桔梗七錢半，剉炒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枳殼湯《麻科活人全書·易收早收難收》

厚朴去皮，薑汁炒　陳皮薑湯泡，去白，各三錢　枳殼麩炒，四錢　炙甘草三錢

水煎服。（麻疹）

枳實理中湯《麻科活人全書·糞溏水瀉》

乾薑炒黑，五分至一錢　人參一錢至三錢　白朮炒焦，一錢至二錢　枳實　茯苓各一錢　炙甘草五分至一錢

水煎服。（麻疹）

枳實導滯化毒湯《麻科活人全書·腹痛》

枳實　青皮　麥芽　木通　牛蒡子　山查肉　連翹　赤芩　檳榔　厚朴　甘草

燈芯引，水煎服。（麻疹）

枳實導滯散《救偏瑣言》

枳實　山楂肉　連翹　半夏薑製　酒黃連　木通　酒大黃　甘草　紫草

右水煎檳榔末同服。（天花）

柏子仁散《保嬰撮要·解顱囟塡囟陷》

防風一兩五錢　柏子仁一兩

上爲末，乳汁調塗囟門，十日自合。（解顱）

柳枝浴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柳枝無拘多少，細切

右煮取汁洗兒。若渴，絞冬瓜汁服之。（發熱）

柳華散《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黃柏炒　蒲黃　青黛眞正者　人中白煅，各等分

右爲末敷之。（初生兒疾病）

柏皮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黃柏削去粗皮，焙杵爲末，用薄米飲和丸，粟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食前。（泄瀉）

柏墨散《閻氏小兒方論》

黃柏炒　釜下墨　亂髮燒，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敷之。（臍病）

柿煎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菊花　菉豆殼　穀精草三味各一兩

右爲咬咀，每服二錢，乾柿一枚，粟米泔汁大盞，慢火煎乾，去渣，食後臨睡止吃柿肉，一日三枚，倍加尤好。如嬰孩小，乳母可服。或用煮過柿子去核，薄切，焙爲細末，抄半錢溫米泔水調化，無時與兒服亦可。（天花）

南朱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以大天南星二兩爲末，用臘月黃牛膽取汁和之，卻入膽中，如膽汁少，量可用之，窖乾爲細末，入朱砂末一錢，麝香少許，煎甘草膏和劑，丸鷄頭子大。每一歲半丸，熟水化下，量大小加減。如一膽盛南星末不盡，用二膽亦得。服之無時。（急驚）

南金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背荷葉霜後搭水紫背者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右爲細末，各一錢匕，小兒半錢，研胡荽汁和酒下，米飲亦得。（天花）

南星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南星重八九錢以上者，用一箇，就地上作小坑，深七八寸，用火炭五斤燒通紅，以好米醋半盞灑入坑中，即納南星於內，次以火炭條密蓋之，又用盆蓋其上一伏時，取出洗淨，切焙

右爲末，入琥珀、全蝎末各一錢，每服半錢，煎生薑防風湯調下。（慢驚）

南星飲《東醫寶鑒・慢驚風》

大南星一個，炒　冬瓜仁　白扁豆薑汁炒，各二錢

右爲末，每二錢，以薑二片，防風少許同煎服。（慢驚）

南星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以大南星一枚，重四錢者，細研爲末，用漿水一碗，冬瓜子四十九粒，同煎至一盞，去滓，取清汁半盞，分三服。（急驚）

南星腹皮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南星製，一兩　大腹皮淨洗，焙乾　生薑皮　陳皮去皮　青皮去白　桑白皮　炒，炒，　甘草炙　扁豆炒，各半兩

右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淋證、腫脹）

南星醒神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天南星不去皮，切片　生薑切片

右用竹串一條，以南星并薑相間插定，次用輕粉些子摻於南星、生薑片間，風乾爲末。每服一字，薄荷紫蘇泡湯調下。（急驚、慢驚）

荆三稜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癜疝論》

荆三稜炮　斑貓去足并翅，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疝證）

荆芥甘草防風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荆芥　甘草　防風各等分

右每服一錢，水煎。（天花）

荆芥湯《幼幼新書・瘡疹已出未出》

荆芥穗　薄荷葉　牛蒡子　甘草炙，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以時。（痘疹）

荆防敗毒散《幼科全書》

生大黃　防風　荆芥穗　酒紅花　牛蒡子　升麻　元參　人參　桔梗　酒芩　酒柏　甘草

右水煎服。（發熱）

荆防敗毒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柴胡　甘草　人參　桔梗　川芎　荆芥穗　茯苓　枳殼　前胡　羌活　獨活　防風各等分

右銼細，加薄荷五葉，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天花）

荆防敗毒散《麻科活人全書・歲氣》

荆芥　防風　茯苓　枳殼　前胡　柴胡　桔梗　川芎　羌活　獨活　甘草

薄荷五葉引。除防風加人參名人參敗毒散。（麻疹）

荆防發表湯《麻科活人全書・正麻奶麻風癮不同》

荆芥穗　防風　桔梗　枳殼麵炒　蘇葉　川芎　當歸各五分　乾葛八分　紅花二分　杏仁去皮尖，炒　牛蒡子炒，研，各七分　查肉去核，一錢　生甘草去皮，三分　連翹五分

水煎服。（麻疹）

荆防解毒湯《幼科全書》

荆芥　防風　酒芩　黃柏　元參　升麻　知母　人參　石膏　甘草　連翹　牛蒡炒

右淡竹葉引，水煎服。（天花）

荆芥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荆芥少許爛研，以新井水將布帛裂過，入一滴許麻油打勻，令飲之。

（天花）

茜根汁《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預煎汁入酒以飲之。（天花）

草果子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瘧病論》

草果子三箇　甘草五寸　大棗七箇

右並剉碎，分三服，水一盞，煎至半盞，放溫服，更量大小加減。（發熱）

草節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胡黃連半兩　綿薑一兩，炮熟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草節湯調下，食前。（泄瀉）

茵芋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茵芋葉　鉛丹熬　秦艽　鉤藤皮炙　石膏　杜蘅　防葵各一兩　菖蒲　黃芩各二兩半　松蘿半兩　蜣螂十枚　甘草三兩

右十二味爲末，蜜丸如小豆大。三歲已下服五丸，三歲已上服七丸，五歲已上服十丸，十歲已上可至十五丸。（客忤中惡）

茵陳地黃湯《幼幼集成·胎病論》

懷生地　京赤芍　正川芎　大當歸　天花粉　赤茯苓　結豬苓　茵陳　蒿　宣澤瀉

諸藥隨時定分兩，水煎，母子同服。（胎疾）

茵陳飲《幼幼集成·傷濕證治》

茵陳蒿二錢　黑山梔一錢五分　赤茯苓一錢　甜葶藶一錢　小枳實五分　生甘草五分

燈芯十莖，水煎，食前服。（外感）

茵陳薰法《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用乾茵陳研末，搗棗膏和丸，如鷄子大，曬乾，烈火燒烟薰之。（天花）

茴香散《幼幼新書·腹肚鈎》

茴香炒　芸苔子各半錢　田螺殼二錢　甘草三寸，炙　川楝子一分，用肉

右爲末，每服半錢，煎沉香湯調下，木香湯亦得。（心腹痛）

茴香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鈎證治》

芸薹子炒　蓬莪朮　茴香炒　青皮　甘草各一分　辣桂　木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鹽湯調下。（急驚、慢驚）

茴香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茴香炒　良薑剉，用東壁土炒，二味各一兩半　蒼朮如前製，二兩　甘草炙，一兩

佑件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燒鹽湯空心調服。（心腹痛）

茱連圓《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土黃連去鬚　吳茱萸各一兩　陳皮半兩，去白

右爲末，水煮麵糊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二十圓，飲下。（泄瀉）

茱連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連半兩　吳茱萸二錢　青竹茹一團

右二味同炒，研細末，每服半錢，生薑湯調服。（天花）

茱萸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豬臟頭一個　吳茱萸三兩，湯泡七次，炒

右將吳茱萸納在豬臟內，兩頭緊緊繫定，用好酒三升煮令極爛，入沙盆內研細，圓如菉豆大。每服三二十圓，米飲下。（泄瀉）

茱萸內消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山茱萸　小茴香炒　白蒺藜炒，去刺　陳皮　青皮　川楝子去核　大腹皮酒洗　海藻　元胡索炒，各五錢　桔梗　桃仁去尖　肉桂　吳茱萸炒　川芎蔚各三錢　廣木香二錢　枳實炒　五味子一錢

共爲末，酒糊丸，如粟米大，茴香湯下。（疝證）

茱萸內消丸《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吳茱萸醋浸一宿，焙乾，炒過　青化桂去皮　淨棗皮蒸，去核，搗　元胡索醋炒　大茴香鹽炒　化橘紅炒　杭青皮醋炒，已上各一兩　光桃仁炒　白蒺藜炒　南木香屑，已上各五錢

共爲細末，酒煮麵糊爲丸，龍眼核大。每服一丸，淡鹽湯送下。（疝證）

茱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吳茱萸揀淨，半兩，用鹽二錢，水一盞煮之，如此換水煮十四次，直至水盡，遍數足，曬乾，炒令紫墨色　甘草一兩半，炙　陳皮去白，二兩，炒令香熟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或半錢，沸湯點服，無時。（泄瀉）

茱萸湯《幼科金針·疝氣》

吳茱萸三錢　川椒三錢　甘草二錢　蒼朮五錢　橘核五錢　大茴香五錢

右藥加河水煎數沸，入罐內薰洗出汗，連浴四五次即愈。（疝證）

茯苓丸《仁齋直指小兒方・初生不乳證治》

赤伏苓　川黃連去鬚　枳殼炒

可等分爲末，煉蜜圓，桐子大。每一丸，乳汁調灌下。（初生兒疾病）

茯苓厚朴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茯苓去皮　半夏如前製，二味各七錢半　甘草三錢，炙　厚朴五錢，去粗皮，劉碎，每一斤用生薑一斤，薄片切爛杵拌勻，釀一宿，慢火炒乾用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薑三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加棗一枚去核同煎。（外感）

茯苓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尿白證治》

京三稜　蓬莪朮煨　縮砂仁　赤茯苓各半兩　青皮　陳皮　滑石　甘草微炙，各二錢半

右末，每服壹錢，麥門冬、燈心煎湯調下。（尿白）

茯苓燥濕湯《原機啓微》

人參一分　柴胡四分　白朮　茯苓　薄荷　炙草　蔓荊子　枳殼各二分　澤瀉分半　前胡　蒼朮　獨活　川芎三分　羌活三分（疳疾）

茯神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茯神　蘆薈　琥珀　川黃連淨　赤茯苓各三錢　鉤藤皮　遠志肉薑製，焙乾　蝦蟆灰各二錢　細節菖蒲一錢　麝少許

右末，粟米糊圓，麻子大。每十圓，薄荷湯下。（疳疾）

茯神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南星　胡黃連　天麻　茯神各三錢　青黛　牙硝　朱砂各二錢　麝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石菖蒲、荊介煎湯調下。（驚悸）

茯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茯神去心內木　龍齒研細　牛黃別研　犀角屑各半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研，飛，一兩　川大黃一錢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半合，更煎一兩沸，量大小與服，無時。（急驚）

茯神散《保嬰撮要・驚悸》

茯神去木　人參　龍齒另研　遠志去心　桂心　防風　獨活　酸棗仁細辛　白朮炒，各三錢　乾薑炮，三兩

右爲末，每服四五錢，水煎服，蜜丸亦可。（驚悸）

茯神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茯神去皮木根，一兩　人參去蘆，半兩　甘草炙，二錢　當歸去蘆尾，酒洗，半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有微熱煩躁，入麥門冬去心同煎。（驚悸）

茯神湯《保嬰撮要・驚悸》

茯神去木　酸棗仁炒　黃芪炒　梔子仁炒　白芍藥炒　五味子杵，炒　桂心　熟地自製　人參各一兩　甘草五錢，炒

右每服五錢，薑水煎。（驚悸、初生兒疾病）

芜蔚粥《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芜蔚葉即益母草也。煮粥食之，或取汁飲亦妙。（疳疾）

厚朴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厚朴去粗皮，一兩，薑製　丁香一兩　木香一兩　白朮一兩　青皮去瓤，半兩　牽牛子一錢，炒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陳皮湯下，無時。（食癖）

厚朴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厚朴薑製，半兩　訶子半兩，炮，去核　白龍骨半兩　白礬半兩

右用一器盛之，鹽泥固濟，留一竅子，木炭火煅，煙息爲度，取出爲末，麵糊和圓，黍米大。每服十圓，米飲下，食前。（痢疾）

厚朴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訶黎勒皮一兩，炒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一兩　白朮半兩　乾薑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粟米各少許，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食前。（泄瀉）

厚朴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方》

白茯苓一兩半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厚朴去皮，生薑製，一兩　枇杷葉炙，去毛盡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煎至六分，去滓，空心溫服，無時。（嘔吐）

厚朴湯《幼科全書》

厚樸　陳皮　蒼朮　大腹皮　茯苓皮　豬苓　木香

右水煎服。傷于水者，加澤瀉、滑石、車前子、葶藶。（天花）

厚朴湯《麻科活人全書·痢證》

厚朴薑汁炒　陳皮去白　茯苓　乾薑　炙草

水煎服。（麻疹）

厚朴温中湯《幼幼集成·脹滿證治》

紫厚朴一錢五分　眞廣皮一錢　黑薑炭一錢　白雲苓一錢　草蔻仁五分

南木香五分　炙甘草五分

虛兼寒者，加熟附子五分、青化桂五分。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半饑服。（腫脹、食癖）

厚腸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黄連去鬚，炒　川楝子去核，各二兩　木香　阿膠剉，蛤粉炒，去粉　當歸去蘆并土　吳茱萸去枝梗，微炒，各半兩

右細末，粟米飯和圓，黍米大。每服一二十圓，米飲下，食前。（痢疾）

厚腸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蒼朮三錢，炒　神麴五分，炒　大麥蘗五分，炒　橘皮去白　半夏湯洗　枳實炒，各三分　人參　厚朴薑製　青皮各二分

右爲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送下，食前，忌飽食。（虛羸、腫脹）

厚腸丸《蘭室秘藏·小兒門》

厚朴　青皮各二分　橘紅　半夏　蒼朮　人參各三分　枳實　麥芽　神麴各五分

右爲極細末，水煮面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送下，食前，忌飽食。（腫脹、泄瀉）

厚脾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厚朴去粗皮，薑製，半兩　肉豆蔻一箇，麵裹煨，去麵　龍骨半兩，煅　訶子肉煨，去核，用半兩

右爲細末，糊丸綠豆大。米飲下十丸，無時。（疳疾）

指迷七氣湯《保嬰撮要·腹痛》

青皮　陳皮　桔梗　蓬朮　辣桂　益智仁各一兩　香附子一兩半　甘草炙，三分　半夏製，三分

右每服三錢，薑棗水煎。（心腹痛）

指迷七氣湯《幼幼集成·胎病論》

廣陳皮　藿香葉　芽桔梗　蓬莪朮　香附米　法半夏　上肉桂　公丁香　益智仁　老生薑　大紅棗　炙甘草

右咬咀，水二碗，煎至一碗。母子同服。（胎疾）

韭根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右杵韭根汁和豬脂服。或燒父母指甲灰，乳頭上飲。（腫脹、食癖）

貞元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補陣》

熟地黄七八錢，甚者一二兩　炙甘草一二三錢　當歸二、三錢

水二鍾，煎八分，溫服。（咳喘）

是齋白朮散《奇效良方·吐血》

白朮二兩　人參　白茯苓　黄芪蜜炙，各一兩　柴胡二錢五分　山藥　百合去心，各七錢　甘草半兩，炙　前胡二錢半

右剉碎，每服五錢，水一鍾，生薑三片，紅棗一枚，煎五分，食遠服。（初生兒疾病）

星香全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南星濕紙煨，二錢　木香　人參　橘紅各一錢　全蝎炙，三箇　甘草炙，半分

右剉細，每服一錢，入紫蘇薑棗濃煎，旋以匙送下。（慢驚）

星香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南星圓白者，一錢半　木香　橘紅各半錢　全蝎一枚

右剉細，入薑錢四片，慢煎熟灌下，大便出涎即愈。（急驚）

星附散《幼幼近編》

人參　防風　全蝎　僵蠶　蕲蛇　牛黄半分　膽星　白附子　蟬蜕　白茯　琥珀　硃砂各一分　麝香　冰片各半厘

蝦蟆膽汁調藥抹口中，用蚌汁灌之。（臍風、急驚、慢驚）

星附膏《保嬰撮要·驚風》

天南星　附子各等分

右爲末，用生薑自然汁調敷項間，乾則潤之。（慢驚）

星蘇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天南星略炮，剉散，每服三字，薑四片，紫蘇五葉，煎取其半，卻入雄豬膽汁少許，溫和服。（慢驚）

胃苓和中湯《幼科全書》

豬苓　澤瀉　白朮　茯苓　陳皮　甘草炙　木通　黃連酒炒　訶子肉　升麻炒　藿香

右粳米爲引，水煎服。（天花）

胃苓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蒼朮米泔水浸，刮去黑皮，焙乾　厚朴紫油者，薑汁炒　陳皮　白朮各五錢　粉草炙　草果各二錢　豬苓　澤瀉　白茯各三錢　官桂一錢

共爲末，水和丸，如粟米大，炒米湯下。（發熱、泄瀉、嘔吐、疝證、尿白、腫脹）

胃苓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豬苓　澤瀉　白朮　白茯苓　蒼朮　厚朴紫油者，薑汁炒　陳皮　桂心　甘草。

共銼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泄瀉、天花、痲疹）

胃風湯《幼幼集成・痢疾證治》

官揀參一錢　漂白朮一錢五分　白雲苓一錢　白當歸一錢　正川芎五分　杭白芍一錢　上桂心一分　陳粟米一撮　薑一片、棗一枚，水煎，溫服。（痢疾）

胃愛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糯米一兩　乾淡木瓜三錢　甘草一錢　丁香十六箇，同炒　藿香葉　紫蘇葉各一錢

右件藥同一處令乾，碾爲細末，每服一錢，或五分，煎粟米棗子湯下。（天花）

胃關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熟地三五錢，或二兩　山藥炒，二錢　白扁豆炒，二錢　炙甘草一二錢　焦乾薑一二三錢　吳茱萸製，五七分　白朮炒，一二三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泄瀉、慢驚、食癖、心腹痛）

骨皮清膈散《痲科活人全書・咳嗽》

黃芩二錢五分　石膏七分　滑石七分五釐　地骨皮　當歸　桑白皮　紫菀茸蜜炒　白茯苓　桔梗　甘草各五分　知母五分　薑三片　水煎服。（痲疹）

垂柳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漆瘡論》

垂柳枝五兩　苦參二兩　黃芩一兩

右剉散，每用三匙，水兩碗，煎至一碗，去滓，研入好墨汁半匙攪勻，再熬成膏，以瓷盒盛，候冷，用少許塗瘡上。（瘡瘍）

香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滑石　硫黃　白芍藥　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無時。（嘔吐、泄瀉）

香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去土　蓬朮炮，剉　茯苓焙，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白湯點服，無時。（嘔吐）

香甲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木香一兩　鱉甲一兩，酥炙黃，去裙襴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當歸去蘆，洗淨，焙，半兩　檳榔三箇　陳皮湯浸，去白，焙，稱，半兩　柴胡去苗，半兩　知母半兩　甘草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生薑二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無時。（發熱）

香甲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漏蘆去蘆，一兩　沉香一兩，剉　牛蒡子半兩，微炒　安息香去蘆，半兩　訶黎勒皮半兩，微炒　鱉甲塗酥炙黃，去裙襴，半兩　乳香半兩，研細

右爲末勻細，每服一錢，水八分，入人參少許，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量大小加減，無時。（疳疾）

香瓜圓《小兒藥證直訣》

大黃瓜黃色者，一個，去瓤　川大黃濕紙裹煨至紙焦　胡黃連　柴胡去蘆　鱉甲醋炙黃　蘆薈　青皮　黃柏　黃連各等分

右除黃瓜外，同爲細末，將黃瓜割去頭，填入諸藥置滿，卻蓋口，用杖

子插定，慢火內煨熟，麵糊圓，如菉豆大。每服三二圓，食後，冷漿水或新水下。大者五七圓至十圓。（初生兒疾病、汗證）

香朴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厚朴去皮，薑製，一兩　人參去蘆，一兩　丁香半兩　麥門冬去心，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二片，棗一箇，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

香朴散《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藿香　陳皮　厚朴薑汁炒，各七錢　炙草二錢　半夏湯泡七次，一兩

右剉散，每服三錢，薑五片，棗一枚，煎服。（嘔吐）

香芎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香附鹽水炒　川芎　赤茯苓去皮，三味各半兩　海金沙　滑石二味各一兩

枳殼如前製　澤瀉去粗皮　石葦去毛梗，取薄葉　檳榔不過火，四味各二錢半

右件剉曬爲末，糯米粉煮爲清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三圓至五十五圓，或七十七圓，並用麥門冬熟水空心送下。（淋症）

香豆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去土　甘草一分　肉豆蔻麵裹煨，各一兩　白扁豆　人參去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盞，入生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嘔吐）

香附散《保嬰撮要·嘔吐乳》

藿香葉　陳皮　厚朴薑汁製，各七錢　半夏一兩，湯泡七次　甘草炙，一錢

右每服三錢，薑棗水煎。（嘔吐）

香砂六君子湯《痲科活人全書·補中》

人參　白朮土炒　白茯苓　炙甘草　陳皮　半夏　木香　砂仁

水煎，空心服。（痲疹）

香茱湯《痲科活人全書·氣痛》

香附米　吳茱萸　五靈脂俱用醋炒　臺烏藥各二錢

水煎濃汁，頓服，中病即止。（痲疹）

香連圓《幼幼新書·一切泄瀉》

木香　黃連用茱萸半兩，同於銚內炒令烟起，取出去茱萸　肉豆蔻　訶子炮，去核，各半兩　阿膠麵炒　朱砂各一錢

右件爲末，飯飲爲圓○此大。每服十圓十四圓，用飯飲吞下。兒小，碎之。（泄瀉、疳疾）

香連圓《幼幼新書·利渴不止》

硫黃細研　牡蠣火煅，各一分　木香一錢

右三味爲末，以爛飯爲圓，或糊如此○大。每服十五圓，以井華水下。（痢疾）

香連圓《幼幼新書·冷熱痛》

黃連　木香　訶子皮各一兩　豆蔻二個　子芩半兩

右末，蜜圓菉豆大。空心，煎醋漿湯下。大人十圓，小兒五圓。空心，日午再服，煎薑蜜湯下。（痢疾）

香連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去鬚　龍骨煅　白石脂　川薑炮　枯礬各一兩

右末，以粟米粥和圓，麻子大。每服三十圓，米飲下。乳食前。量大小與服。（痢疾）

香連丸《儒門事親·三法六門·濕門》

木香　訶子麵炒　黃連炒，各半兩　龍骨一錢

右爲糊末，飯丸，如黍米大。每服二十丸，米飲湯下。（痢疾）

香連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南木香半兩，不過火　淨黃連一兩，剉，用茱萸炒，仍去葉梗　烏梅肉二錢半，薄切，用屋瓦慢火焙乾

右件爲末，用阿膠半兩，剉碎炒脹，水化如糊，候冷，入乳鉢內，同前藥末亭分杵勻，圓作麻仁大。赤痢每服三十三圓至五十五圓，或七十七圓，甘草湯空心下。白痢圓數同前，白薑湯空心下。赤白交作，溫米清湯空心嚥服。（痢疾）

香連丸《嬰童百問·諸色痢》

黃連　吳茱萸各一兩，炒，去茱萸　木香二錢半　訶子半兩

右爲末，面糊丸，如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丸。（痢疾）

香連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黃連吳茱萸同炒，五錢，去茱萸　木香五錢　石蓮肉三錢

共爲末，酢糊丸，如粟米大，陳米湯送下。（外感、痢疾）

香連化毒湯《幼科全書》

木香　黃連炒　甘草炙　白朮炒

右水煎服。（天花）

香連散《幼幼新書・一切泄瀉》

木香濕紙裹，炮　甘草炙　橡斗子去粗皮　五味子去心內塵　蓮房細絲　訶子炮，去核

右六味各等分爲末。每服一字半錢，用陳米飯煎飲調下。（泄瀉、疳疾）

香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木香　川黃連去鬚，各一兩　人參去蘆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米飲調下，乳食前。（泄瀉）

香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木香一分　黃連去鬚，半兩，炒　訶子煨，去核取皮，一分　肉豆蔻三箇，麵裹煨，去麵　甘草一分，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米飲湯調下，乳食前。（疳疾、泄瀉、痲疹）

香陸胃苓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丁香去梗　商陸　赤小豆　陳皮去白　甘草炙，五味各二兩　蒼朮如前製，三兩　澤瀉去粗皮，二兩半　赤茯苓去皮　豬苓去皮　白朮三味各一兩半　肉桂去粗皮，一兩　厚朴同上製，二兩

右除丁香、肉桂不過火，餘藥剉焙，同前二味爲末，同麵微炒，水浸透煮糊圓，菜豆大。每服二十圓至五十圓，或七十圓，空心溫湯下。兒小者，圓作粟穀大，吞服粒數引子並如前法。（腫脹）

香參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藿香葉去土　丁皮　人參去蘆　白茯苓各一兩　青皮去穰　木香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

香　脯《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晶豬肉一兩，薄批作一片　臘粉半錢重

右將肉於炭火上慢炙，旋鋪臘粉令勻，炙令成脯，每以少許與吃。如未知吃，且放鼻頭，自然要吃。（痢疾）

香葛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藿香去土　乾葛　甘草炙，各一兩　白梅肉半兩，炒

右同爲細末，煎浮萍草湯調下半錢，量大小與服，無時。（疳疾）

香葛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渴論》

木香　乾葛根剉　人參去蘆，各一兩　白茯苓　藿香葉去土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次用麝香半錢研細，入藥拌勻，每服半錢，或是一錢，生薑湯調，溫服無時。（發熱）

香雷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雷丸　鶴虱　苦楝根皮　白蕪荑去扇，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生豬肉煮淡湯調下，無時。（蟲證）

香稜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木香不見火　丁香各半兩　京三稜酒浸一宿　枳殼去瓤，麩炒　青皮去白　川練子剉，炒　茴香炒，各一兩　蓬朮一兩，細剉，去殼巴豆三十粒同炒黃色，去巴豆不用

右爲細末，醋煮麵糊圓，如麻子大，硃砂爲衣。每服二十圓，炒生薑鹽湯下，溫酒亦可，不拘時服。（食癖）

香稜散《幼科金針・慢脾》

川楝子一兩　大茴香一兩　蓬朮一兩，炒　青皮五錢　廣木香五錢　三稜五錢　丁香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

右藥共爲細末，砂仁湯化服。（慢驚）

香銀圓《小兒藥證直訣》

丁香　乾葛各一兩　半夏湯浸十次，切，焙　水銀各半兩

右上三味同爲末，將水銀與藥同研勻，生薑汁圓，如麻子大。每服一二圓至五七圓，煎金銀湯下，無時。（嘔吐）

香餅子《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全蝎十四個，薑汁浸　麻黃纏匝慢火炙乾，又蘸薑汁又炙，凡三次　花蛇肉　烏蛇肉並酒浸，焙　直僵蠶炒，各一分　白附子焙　人參　天麻　防風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末，用南星末煮糊圓，桐子大，捏作餅，日乾。每服一餅，薄荷薑湯調下。（急驚、慢驚）

香橘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木香　陳橘皮各半兩　牽牛子炒黃取末，一分　白朮一分　草豆蔻仁一分，麵裹煨　薑黃一分

右爲細末，滴水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葱白湯下。小便秘澀不通，乳食前服之。（食癖）

香橘餅　《仁齋直指小兒方·泄瀉證治》

木香　青皮炒　陳皮各二錢半　厚朴　神麴炒　麥蘗各半兩

右爲末，煉蜜丸，紫蘇湯或米湯下。（泄瀉）

香橘餅　《活幼心書·信效方》

南木香　陳橘皮去白　青皮去白，三味各二錢半　厚朴同上製，七錢　縮砂仁　神麴濕紙裹炮　麥芽淨洗，焙乾，三味各五錢　三稜炮，剉，三錢

右除木香不過火，餘七味剉焙，仍同木香研爲細末，煉蜜捻作餅子，如芡實大。每服一餅至三餅，用棗湯化開，空心溫投，米清湯亦可。（虛羸、嘔吐、食癖）

香薷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陳香薷去老梗，三兩　白扁豆如前製　厚朴如前製，二味各一兩半

右三味六兩咬咀了，用無灰酒三兩拌勻，仍曬乾或焙，臨入咬咀生甘草一兩和勻。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以瓦器盛在水中沈溫，不拘時服。（外感、泄瀉、嘔吐）

香蘇散　《幼科金針·嘔吐》

香附　蘇葉　陳皮　甘草　柴胡　桂枝　防風　羌活

右藥加生薑三片，水煎熱服。（嘔吐）

香蘇散　《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蘇葉　陳皮　白芷　川芎　香附米　甘草

生薑、葱白引。（麻疹）

香蟾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大蟾一隻，去腸肚，好醋浸三日，焙焦乾　甘草一分，炙　蕪荑去皮，一分　黃連去鬚，一分　夜明砂半合，用粳米百粒，同炒至焦黃，去米　使君子去殼，一分　麝香一字，研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丸，蘿蔔子大。每服五七丸，米飲下，無時。（疳疾）

香蟾丸　《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木香　人參　黃芪　當歸　桔梗　三稜　莪朮　鱉甲　綠礬　枳實

使君子　楝根皮　訶子　乾蟾七錢五分　黃連一兩

右爲末，丸如菜豆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飲下。（食癖）

香蟾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蟾五箇，水浸，去骨，用瓦藏瓶一箇，頂上取一竅，入蟾肉在內，鹽泥固濟，通留竅子，木炭火燒至煙息存性，取出放地上一宿，出火毒，爲末　胡黃連二兩　蛇蛻一兩，燒灰　地龍去土，半兩，微炒　天竺黃一分　朱砂半兩，研　麝香一分，研

右爲末勻細，糯米飯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無時。（疳疾）

香蟾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蟾一枚，塗酥炙微黃　蜣螂一分，去翅足，微炒　麥蘗一分，微炒　神麴一分，微炒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粥飲調下，無時。（疳疾）

香蟾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於五月五日，取蟾一隻，燒末，飲調一錢服之。兒小量減，食前。（泄瀉）

香礬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礬一兩，慢火枯，研成粉　木香一兩　訶黎勒皮半兩，微炒　酸石榴皮半兩，炒黑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粥飲下，乳食前。（泄瀉）

秋霜散　《幼幼新書·走馬疳》

好砒半兩　白礬四分

右用水三分一盞，先煎水令海眼沸來，便下砒煅，水乾爲度，即下白礬末同煅乾，爲末，取出入好麝香少許，好坯子少許，同拌合爲末。每使一字，用鵝毛點拂牙齦上，一日三四拂即愈。（疳疾）

秋霜散　《幼幼新書·走馬疳》

粉霜　砒霜　白礬各一錢

右爲末，用北艾一大團裹定上件藥末，以石灰滲艾上，後用碗盛，發火燒盡，細研。以手捻少許揩牙上，用鹽湯漱口。燒時用盞子蓋定，恐走了藥氣。（疳疾）

保元八珍湯《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甘草　當歸　川芎　山楂　熟地　枸杞子

外加薑二片，炒糯米百數粒。（天花）

保元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甘草　桂枝　羌活　荆芥　牛蒡　防風　連翹

白水煎服。（天花）

保元回漿散《救偏瑣言》

人參　當歸　甘草　黃芪　白芍　米仁　茯苓

加薑棗。（天花）

保元湯《壽世保元·起脹治法》

人參去蘆，二錢　嫩黃芪三錢　甘草一錢

右剉一劑，生薑一片，水煎，溫服。（外感、汗證、天花、慢驚）

保生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蝎五枚，生　天南星一枚，炮裂　巴豆七枚，去皮心

右於清明時初夜，將藥露北極下一宿，明旦杵羅爲末。以豉四十九粒，口含不語，津潤至脱去皮，研爛和圓，黍米大。隨年圓數，溫水下，乳食前。（急驚）

保生丹《東醫寶鑑·慢驚風》

硃砂　天麻　白附炮　僵蠶炮　全蝎各二錢　乾薑炮　牛黃　麝香各一錢

右爲末，蜜丸麻子大，薄荷湯下三丸。（慢驚）

保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胡黃連半兩，水煮　硼砂研　鐵粉　輕粉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乳汁調下，服之無時。（急驚）

保生湯《幼幼集成·臍風證論》

北防風七分　陳枳殼五分　小橘紅四分　白茯神三分　荆芥穗三分　遠志肉四分　製南星五分　芽桔梗三分　炙甘草二分

燈芯引。（臍風）

保生錠《幼幼近編》

蛇含石四兩，醋煅七次　南星一兩，湯泡，薑汁炒　白附子一兩，珍珠　硃砂各五錢　麝香一錢

右米糊爲錠。（臍風、急驚）

保安丸《嬰童百問·傷食瀉》

香附子　砂仁各一兩，炒　白薑炮　青皮去瓤　陳皮　三稜炮　蓬朮炮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末，麥芽面糊爲丸，菉豆大。每三九，白湯下。（泄瀉）

保和圓《仁齋直指小兒方·吐瀉證治》

白朮泔浸，土炒　蒼朮泔浸，炒　厚朴薑汁製　陳皮去白，各二兩　甘草炙，五錢　莪朮醋炒，一兩　三稜醋炒　香附炒，各二兩　砂仁炒，五錢　益智炒，六錢　蘿蔔子炒，一兩　山藥八錢　人參去蘆，五錢　肉果去油，四十箇　白豆蔻四錢　檳榔三箇　木香五錢　神麴炒，一兩　麥芽炒，取粉　山查二兩　茯苓去皮，一兩　君子肉一兩　乾葛薺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米飲化下。（泄瀉）

保和丸《幼科全書》

山楂二兩　神麴　半夏　白茯　白朮各一兩　陳皮　連翹　蘿蔔子炒，各五錢

右爲細末，粥和丸，如黍米大，米湯送下。（天花）

保和去滯丸《幼科發揮·痢》

陳皮五錢　半夏麴　白茯苓　枳實麩炒　厚朴薑汁炒　檳榔各五錢　萊菔子炒，二錢半　木香

右爲末，神麴丸，麻子大。陳米湯下。（痢疾）

保命丸《嬰童百問·發搐》

全蝎十四個，去毒　防風　僵蠶炒，去絲嘴　天麻各二錢　南星炮　白附子　麝香五分　金箔十片　蟬蛻　硃砂各一錢

右爲末，粳米糊丸，每兩作四十丸，常服鎮心安神。（初生兒疾病、心腹痛、急驚、慢驚）

保命丹《仁齋直指小兒方·天釣證治》

全蝎焙　蟬殼　直僵蠶微炒　天麻　犀角　天漿子有子者　白附子　南星炮　青黛　朱砂　川薑黃各等分　麝少許

右爲末，雄豬膽汁爲圓，菉豆大。先將井水調開一圓，入鼻令嚏，次以鉤藤煎湯調服。（胎疾、急驚、慢驚）

保命丹《活幼口議·慢驚風傳變》

白茯苓　朱砂令研　白附子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加用之　天南星炮，各一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炒，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硼砂一錢　腦麝各半字

右爲末，和勻，薄糊爲丸，雞頭大，每眼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慢驚）

保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白礬一分，燒　馬牙硝半兩，研細　硃砂一分，研細。水飛，乾

右同研勻細末，每用一字，取白鵝糞，以水攪取汁調之。（胎疾、舌病）

保肺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論》

白僵蠶去絲嘴，炒，二兩　山藥半兩　白茯苓去皮，一兩　紫蘇葉一兩　藿香去土，一兩　百部半兩　黃芩一兩　防風去蘆，一兩　杏仁去皮尖，麩炒，一兩　百合半兩　五味子去枝梗，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鷄頭大。每服半丸一丸，煎桔梗湯化下，食後臨卧服。（咳喘）

保肺健脾湯《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苡仁　白朮炒　山藥　陳皮　白茯苓　白芍炒　當歸　桑皮白

水煎。（咳喘）

保肺湯《保嬰撮要·咳嗽》

山藥　白茯苓　紫蘇葉各一錢　白僵蠶去絲嘴，炒，二錢　藿香五分　百部六分　黃芩　防風　杏仁去皮尖，麩炒，各一錢　百合五分　五味子一錢　桔梗一錢

右水煎，食後服。（咳喘）

保童圓《幼幼新書·一切疳》

皂角灰　川烏頭炮　硫黃別細研　陳橘皮去瓤，各一兩　白薑半兩　川巴豆六十粒，去皮心膜，不去油，浸湯一宿，別研

右件爲末，拌合，用軟飯爲圓如菉豆大。每服十圓，濃煮飯飲下。（疳疾）

保童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腹痛證治》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甘草　蒼朮　厚朴　陳皮　豬苓　澤瀉　赤石脂　藿香　丁香　半夏　乾薑　官桂　白豆蔻　青皮　檳榔　肉豆蔻　滑石　全蝎各二錢　訶子肉八錢　木香二錢

右爲細末，面糊爲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米飲化下。（心腹痛）

保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生地　熟地　芍藥各二錢　山藥　川續斷　黃芩　黃柏各一錢半　生甘草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發熱）

保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雄黃研細，水飛　茯苓去黑皮　人參去蘆，各一分　朱砂半兩，研，飛　牙硝一錢

右細勻，每用半錢，熟水調下，一歲用一字，無時。（急驚、發熱、咳喘）

追蟲散《幼科金針·嘔吐》

苦楝根皮四兩　川楝子一兩　檳榔一兩　黑丑二兩　使君子肉四錢　蓬朮六錢　牙皂三錢　秦艽六錢　三稜六錢　蕪荑三錢

右藥共爲細末，砂仁湯調服。（嘔吐）

胎積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白丁香二十一箇　輕粉半錢　滑石半錢　乳香半錢　巴豆三十箇，針串燈上燒焦，微存性

右爲末，糊丸黍米大。每一二丸，看虛實大小與服，煎柳心七箇，湯放溫送下，連一二服，糞下惡物是效。亦令乳母服和氣藥調養飼兒。若兒服藥後吐不止，大便不通，面黑氣喘者死。（胎疾）

風火併治湯《幼科全書》

荆芥　防風　升麻　白芍　桂枝　葛根　牛蒡炒

右淡竹葉引，水煎服。（天花）

急風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朱砂半兩，研，水飛　天漿子十四箇，微炒，取蟲，去殼，爲末　膩粉一錢，研　青

黛一分，研　乾全蝎十四枚，爲末

右拌研勻細，入龍腦細末半錢，再同研勻，用軟飯劑成膏，圓皂子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荆芥湯化下，無時。（急驚）

宣風快斑湯《幼科全書》

木香　枳殼　甘草　檳榔　大黄

右水煎，用黑牽牛半生半熟研末同服，以通爲度。瘡回，服四君子湯調之。（天花）

宣風散《小兒藥證直訣》

檳榔兩個　陳皮　甘草各半兩　牽牛四兩，半生半熟

右爲細末，三二歲兒，蜜湯調下五分，已上一錢，食前服。（慢驚、天花）

宣風散《麻科活人全書・諸潮亦能發麻》

檳榔二個　陳皮　甘草各五錢　生丑牛二兩　炒丑牛二兩

爲末，二三歲孩兒用五分，四歲孩子用一錢，食前蜜湯調下。易老加防風，本方有青皮。（麻疹）

宣毒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朱砂一兩，研，水飛　乳香一兩，研　甘草細末，半兩　牙硝半兩，研　麝香一分，研　生龍腦一分，研

右於臘月八日，取獵猪尾後刺血一升，用新瓦盆盛，入諸藥同拌攪勻。以一寬大舊竹筒，底留一節，都入在內，用紙數重密蓋，緊繫封合。卻入筒口邊通一竅子，以麻繩繫垂在大糞坑屋梁上，至清明日取出曝乾，更入龍、麝各一錢，研細勻，滴水和圓，皂子大。每服一圓，煎人參湯化下。（天花）

宣毒發表湯《麻科活人全書・初潮認證》

薄荷葉八分　葛根　防風　荆芥穗　連翹　牛蒡子炒　木通　枳殼　淡竹葉各一錢　升麻　桔梗　甘草　燈芯引。勿用生薑皮。　冬天寒月可加蘇葉八分，又加葱白爲引。（麻疹）

宣連圓《幼幼新書・蟲痢》

宣連一錢，作散，用鷄子清和作餅，於瓦上燒乾，再爲末　肉豆蔻一個，去心臍，內入乳香，不拘多少，紙裹，火煨黄色　朱砂　木香各半錢　杏仁七粒，和皮燒　巴豆四粒，燒，七粒亦得

右爲末，醋糊圓如蘿蔔子大，陳米飲下七粒。赤痢，槐花湯下。（痢疾）

扁鵲油劑方《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生麻油　童子小便各半盞

右逐旋夾和，以柳枝頻攪，令如蜜，每服二蜆殼許。服畢，令卧少時。但三四服，大小便利，身體熱退，即不成瘡痘之證。若形迹已露，則不可服也。（天花）

洗心散《活人書》

當歸四兩，炒　芍藥四兩，生用　甘草四兩，炙　荆芥四兩　白朮一兩，炒　麻黄四兩，去節，炒　大黄四兩，以米泔水浸一炊間，漉出令乾，慢炒

右搗羅爲細末，每服抄二錢，水一盞，入薑一片，薄荷二葉，同煎至八分，放溫和滓服了，仰卧仍去枕。少時如五臟壅實，煎四五錢匕，若要溏轉則熱服。（外感）

洗心散《幼科全書》

歸梢　生地　木通　黄連　麻黄　大黄酒洗　薄荷　牛蒡　桔梗　甘草　連翹

右用燈心爲引，水煎服。（天花）

洗心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　生地黄　木通　黄連　麻黄　大黄　薄荷葉各等分。共銼細，水一盞，加燈芯引，煎七分，去渣，溫服。（天花）

洗心湯《麻科活人全書・舌生白珠》

防風　荆芥　黄芩　木通　大黄　連翹　歸尾　生地黄　京芍　甘草　燈芯引，水煎服。（麻疹）

活血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白芍藥一兩，酒炒

右爲末，每服一匙，糯米湯調下，荔枝湯亦可。（天花）

活血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黄酒洗　川芎　紅花　赤芍藥　蘇木六味各半兩　甘

草三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瘡瘍）

活血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　川芎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紅花湯調下。（天花）

活兒丹《辨證錄·驚疳吐瀉門》

人參三錢　白朮一錢　甘草一分　茯苓二錢　陳皮一分　巴戟天一錢　白芍一錢　柴胡二分　當歸五分　山查五分　神麴三分

水煎服。（疳疾）

活命飲又名活命丹《痲科活人全書·見毒醫毒勿泥痲法》

當歸　獨活　杜仲　秦艽　細辛　白茯苓　桑寄生　上肉桂　熟地黃　北防風　川芎　黃芪　甘草　人參

水煎服。（痲疹）

活絡透毒飲《救偏瑣言》

羌活　紅花　荆芥　牛蒡　木通　當歸　牛膝　蟬蛻　青皮　連翹

外加地龍。（天花）

活脾散《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全蝎四個　朱砂一錢，別研　白附子二錢　白僵蠶直者，八個，麥麩炒

右爲末，腦、麝少許，每服一字半錢，用金銀薄荷湯下。如嘔時，用楠木煎湯下。（嘔吐）

活脾散《幼幼新書·慢脾風》

羊糞三十一個，焙　丁香一百粒　胡椒五十粒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六年東日照處壁土煎湯調下。（嘔吐）

浄心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蛇蛻一條，燒灰　不蛀皂角十莖，燒灰　甘草生用，半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熟水調下，小兒半錢。（天花）

渾金丹《幼幼新書·咳嗽作呀呷聲》

黃丹　信砒末，各抄二錢　飛羅麵炒，一錢

右再研極細，滴水爲圓如此〇大。每服三圓，用糖冷水五更初吞下。如天明不吐，再進一二圓。小兒一圓。（咳喘）

渾金方《幼幼新書·咳嗽作呀呷聲》

巴豆粉，不出油　砒霜末　白丁香末，各等分

右爲末。用皂角揉水濃煎膏，相合爲圓如此〇大。看兒大小，每服三圓五圓，用鯽魚淡煎湯吞下。掠出痘小涎來，亦用勻氣散補。（咳喘）

前朴散《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前胡　白朮　人參去蘆　陳皮　良薑炒　藿香　甘草炙　厚朴薑製，各等分

右咬咀，每三錢，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稍熱肚饑時服。（外感）

前胡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右以去蘆前胡爲末，煉蜜和丸，小豆大。日服一丸，熟水下，服至五六丸即差。（初生兒疾病）

前胡半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前胡去蘆，一兩　半夏一兩，湯泡七次，焙乾　大黃半兩，炮　麥門冬去心，半兩　川樸硝半兩

右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人參湯下，不拘時候。（咳喘）

前胡枳殼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前胡一兩　枳殼　赤茯苓　大黃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量大小加減。如身溫脈微幷瀉者，不可服。（天花、痲疹）

祛風羌活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羌活　粉草　天麻生　茯苓　川芎各二錢　荆芥穗　白僵蠶炒　白朮　白附子炮，各一錢　桔梗二錢半　防風一錢半　全蝎去皮，半錢，炒　硃砂五分　天南星一錢，炮熟

右爲細末，薄荷湯下。（驚悸）

祛風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防風去蘆，一兩半　南星生用　甘草生用　半夏如前製　黃芩四味各一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慢火煎七分，不拘時溫服。（客忤中惡）

祛風散《幼科鐵鏡·附方》

防風　甘草　羌活　細辛　黃芩　白芷　薄荷　當歸　川芎（五遲五軟五硬）

祛痰鎮驚丸《幼幼近編》

牛膽南星一兩　竺黃　僵蠶各五錢　珍珠　全蠍去毒，各一錢　琥珀二錢　硃砂三錢　麝香三分　眞金三帖

入藥蜜丸，芡實大，薄荷薑蜜湯下。一方有牛黃二錢。（急驚、慢驚）

神功消毒保嬰丹《救偏瑣言》

纏豆藤一兩五錢，其藤八月收取毛豆梗上纏繞細紅絲就是。採取陰乾。此味爲主，妙在此味藥上　黑豆二十粒　赤豆七十粒　山楂肉一兩　升麻七錢五分　生地　荊芥　防風　獨活　甘草　當歸　桔梗各五錢　連翹七錢五分　川黃連　赤芍藥炒，各五錢　牛蒡子一兩　苦絲瓜一個，長五寸，隔年輕霜者爲妙，燒灰存性　辰砂別研，甘草一兩五錢同煮過，去甘草

右各爲極細末，砂糖拌勻，共搗千餘下，丸如李核大。每服一丸，濃煎甘草湯化下。（天花）

神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大甘草半兩，生末　晉礬一兩，末

右拌勻，新汲水調下一錢或半錢，吐出毒物，效。（疰病）

神功散《保嬰撮要·熱毒瘰癧》

黃柏炒　草烏生用

右各另爲末，等分，用漱口水調敷，常漱口水潤之。（瘡瘍）

神功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黃柏炒　草烏炒　血竭加

右爲末，等分，津調敷患處。（天花）

神芎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大黃酒蒸　黃芩各一錢　黑牽牛取頭末　滑石各四錢　黃連　川芎　薄荷葉各五錢

共爲末，滴水爲丸，如粟米大，竹葉湯下。（發熱）

神芎丸《儒門事親·三法六門·下劑》

大黃　黃芩各二兩　滑石　黑牽牛各四兩　黃連　薄荷　川芎各半兩

右水丸，梧子大，水下。（發熱、急驚、痢疾、瘡瘍）

神朱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赤小豆二錢，炒　槐花二錢，炒　麝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溫酒調下，臨卧只一服，微利之。（天花）

神安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砒霜一字　龍骨二字，煅　烏魚骨三字　赤石脂二字　茯苓三字　黃連去鬚，三字　定粉三字　乾薑三字，炮　黃丹三字，水飛

右爲細末，入麝香少許拌勻，飯和丸，黍米大。每服五圓，輕粉湯下。亦治諸痢，赤者甘草湯下，白者乾薑湯下，赤白雜者乾薑、甘草湯下。（痢疾）

神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白丁香半錢　朱砂一錢，水飛　定粉半兩　粉霜一錢半　輕粉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粟米飯和丸，黍米大，捻作餅子，火炙紫色。粟米飲下一餅，乳食前。（食癖）

神妙宣氣圓《活幼口議·疳熱證候方議》

蓬莪朮炮　赤芍藥　川當歸　大黃炮　鱉甲米醋炙，去裙，焦爲度

右等分爲細末，水煮麵糊爲圓，麻子大。一歲二十圓，熟水下。大小加減。（疳疾）

神香散《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丁香　白豆蔻或砂仁亦可

二味等分爲末。清湯調下五七分，甚者一錢，日數服不拘。（心腹痛）

神保既濟丹《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硫黃　焰硝　五靈脂　青皮　陳皮　半夏麴炒，等分

右硫硝夾研，用磁器熔汁，傾出候冷，再研細，旋入諸藥末拌和，粟米糊圓，麻子大。每服三圓，食前米飲下。（慢驚）

神烏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臘月烏鴉一箇全，半兩硃砂口內填，麻纏烏嘴安瓶內，用瓶藏盛。鹽泥固濟火中安。窖乾，火煅。黃昏上火天明住，用木炭，一稱半。取出篩羅爲末研，每服一錢麝酒下，一日三服。服之十日定須痊。（急驚）

神鬼丹《幼科全書》

雄黃　桑寄生　天竺黃　鉤藤鉤各三錢　全蝎去足　牛膽南星　梧桐淚　僵蠶炒　硃砂各二錢　珍珠　牛黃　琥珀各一錢　冰片少許

右爲末，用粟米粉糊爲餅，金箔爲衣，薄荷燈心竹葉湯送下。（急驚）

神效朱砂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朱砂研細，水飛　臙粉各一分　連六金箔七片　乾蝎十箇，全者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　半夏湯洗七次，去滑，焙乾，一分　白僵蠶炒，去絲嘴，一分

右同爲細末研勻，煮棗肉和圓，如小豆大。每服二圓，煎荊芥、薄荷湯化下，無時。（急驚）

神效豆蔻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神麴炒　麥蘗炒，各半兩　肉豆蔻麵裹煨，三兩　黃連半兩　蘆薈二錢半，研　史君子十箇，去皮

右爲末，豬膽汁丸，如黍米大或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飲送下。空心食前。（疳疾、泄瀉）

神效換肌丸《嬰童百問·疳證》

川黃連炒　鱉甲酒炙　肉豆蔻煨　史君子　神麴炒　麥芽炒，各半兩　眞麝香另研，半錢　訶子肉一錢半

右爲末，麵糊丸，如芥子大。米湯下，量大小加減。（疳疾）

神效換肌丸《保嬰撮要·疳症》

川黃連炒　鱉甲酒炙　肉豆蔻煨　使君子面裹煨　神麴炒　麥芽炒。各半兩。訶子肉一錢半　麝香五分

右爲末，糊丸芥子大，米湯下。（疳疾）

神效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罌粟殼去梗蒂，剉碎，蜜水炒　白芷　烏梅和核，三味各一兩　乳香　撫芎二味各半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空心溫服。（痢疾）

神效散《奇效良方·臍瘡》

黃連　鬱金　黃柏各一錢　輕粉二分半　白礬五分，枯用

右同爲末，以葱煎湯先洗淨，然後用藥摻臍上，日三四次。（初生兒疾病、臍病）

神效復生丸《壽世保元·初起發熱治法》

當歸身　西芎　升麻　乾葛　白芍　人參　黃芪　甘草　辰砂一兩二錢　紫草茸一兩

右爲末，糯米粽爲丸，如鷄頭子大。每服一丸，河水煎滾，入黃酒少許送下。（天花）

神效當歸膏《小小痘疹方論·附方》

當歸　黃蠟　生地黃各一兩　麻油六兩

右先將當歸、地黃入油煎黑，去滓，入蠟溶化，候冷攪勻，即成膏矣。（天花）

神效解毒散《保嬰撮要·腫癰》

金銀花一兩　甘草節五錢　黃芪　皂角刺炒　當歸各三錢　乳香　沒藥各二錢

右爲散，每服二錢，酒煎。溫酒調服亦可。（瘡瘍）

神效雞青圓《活幼口議·痢疾證候方議》

木香一錢　土黃連一分，去鬚　肉豆蔻一箇，大者，生

右三味，稱碾爲粗末，取雞子青搜藥作餅，於慢火上炙過，令黃色變紅者，稍乾，擘破碾羅爲末，白麵糊圓，麻子大。每服三五十圓，溫飯飲下。（痢疾）

神通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地龍緊者，去土，微炒，一兩　朱砂一兩，別研　生乾地黃一兩，已上先爲末

右同拌勻，每服一字，煎胡荽酒少許，同溫湯調下，無時。（天花）

神授小兒稀痘丹《救偏瑣言》

人參　黃連酒浸　蟬蛻各二錢　白僵蠶五錢　懷熟地黃三錢，鴨血浸蒸　白蚯蚓去土，曬乾　黃柏酒炒　芙蓉葉各一錢　知母錢半，酒炒　兔絲子用黃柏水浸，煮爛成餅，曬乾，五錢，爲末　牛黃　冰片各五分

右爲細末，用鷄子白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米湯送下。（天花）

神授丹《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枯明礬七分　麝香二分　白氈灰三分

右爲細末，以竹管盛吹患處。（麻疹）

神授至聖保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全蝎十四箇，青色者　朱砂水飛，二錢，好者　麝香半錢　防風去蘆并叉枝，一錢

金箔十片，研　天麻二錢　白僵蠶去絲嘴，直者，一錢　白附子二錢，好者　天南星一錢　蟬殼去土泥，二錢

右爲細末，粳米飯和丸，櫻桃大，以朱砂爲衣。初生兒半丸，周晬兒一丸，乳汁或薄荷水下。三五歲有急候者用二丸，五七歲至十歲常服只一丸。（急驚）

神聖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烏蛇肉米醋浸，炙　直僵蠶炒　防風　天麻　南星牛膽製，半兩　五靈脂　代赭石煅，醋淬，各二錢半　全蝎焙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荆芥湯調下，慢驚，用生薑湯。（急驚、慢驚）

神聖牛黄奪命散《金匱鈎玄・急慢驚風》

檳榔半兩　木香三錢　大黄二兩，麵裹煨，爲末　白黑牽牛各一兩，粗末，俱一半生用，一半炒用

右爲一處研作細末，入輕粉少許，每服二錢，用蜜漿水調下，不拘時候，微利爲度。（急驚、慢驚）

神聖辰砂南星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右以天南星四十九箇，一般大者。於五月五日，取活蝎四十九箇，與南星同炖在一瓦器中盛之，用鹽泥固濟外邊周密，吊於淨室中，至臘日取出，揀天南星曾被蝎螫者用之。曾經螫者有小竅子爲驗，其不曾經蝎螫者不用。將可用南星以酒浸一宿，焙乾，杵爲末。次用好辰砂一分，真牛黄、麝香、龍腦各一錢，研細，一處拌勻，生薑汁和丸，桐子大。每服一二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無時。（急驚）

神緑散《保嬰撮要・夜啼》

全蝎去足翅，不拘多少　青薄荷焙乾

右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初生兒疾病）

神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硫黄栗子大一塊　硼砂栗子大一塊　訶子一箇，去核　密陀僧栗子大一塊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乳汁調下。服了時，就在僻處卧少時，當取下黑物效。（食癖）

神應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嗽證治》

嬰粟殼去梗蒂，剉碎，蜜水炒透　杏仁湯炮，去皮尖，炒過　白膠香浮者，水煮過，濾乾　人參去蘆　阿膠炒　麻黄去節存根　烏梅和核，各二兩　桑白皮去皮，蜜水炒　款冬花浮者，各一兩　甘草炙，一兩半

右吹咀，每服二錢，薑三片，棗一枚，水煎溫服，不拘時。（咳喘）

神應散《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粟殼去筋蒂，酒炒　杏仁去皮尖，炒　白膠香　人參　阿膠　麻黄去根節　烏梅去核，各二兩　桑白皮炒　款冬花各一兩　甘草炙，兩半

右爲末，量人加減，薑棗煎服。（咳喘）

神應膏《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黄柏一兩，眞棊豆粉一兩半　甘草四兩　紅花二兩。

右爲末，用胭脂水和蜜水調塗兩眼四畔之瘡痘上。（天花）

神豉豆蔻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神麴半兩，炒　肉豆蔻三個，麵裹煨　麥蘗半兩，炒　宣連半兩，去鬚　史君子十四個，去殼　蕪荑仁一分　蘆薈一分，各研

右爲細末，用豬膽汁麵作糊爲圓，如黍米大。每服二十圓，飯飲空心吞下。（疳疾）

神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神麴一兩，微炒　木香一兩　半夏一兩，用薑半斤同杵爛，炒令黄，薑是生也　蕪荑一兩　青皮去瓤，半兩，炒　甘草半兩，炙　白茯苓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鹽少許，沸湯調溫服，無時。（咳喘）

神蟾穀精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乾蟾三枚，五月五日取者，酥炙黄　穀精草三兩，入一瓶内，鹽泥固濟，慢火煅通赤　胡黄連半兩　皂角三寸，燒灰　瓜蒂半兩　母丁香半兩，上先爲末　粉霜一分，研　蘆薈一分，研　麝香一分，研

右同拌勻，以豬膽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溫米飲下，無時。（蟲證）

神蠣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渴論》

右以大牡蠣於臘日端午日，用黄泥裹，煅通赤，放冷，去泥爲細末。取活鯽魚煎湯調下半錢，只一二服，差。（發熱）

神寶既濟丹《嬰童百問・慢驚》

硫黃　焰硝俱熔汁再研　五靈脂　青皮　陳皮　半夏麴炒，各等分

右爲末，粟米糊丸，麻子大。每服三丸，米飲送下。（慢驚）

既濟湯《救偏瑣言》

荆芥穗　乾葛根　石膏　川黃連　大黃　麻黃去根，蜜炒將黑，地上出火氣　蟬蛻　牛蒡

加薑二片，胡荽一錢，陰陽水煎。（天花）

除毒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鬼臼一兩，去毛　苦參半兩，剉　青葙子半兩　龍膽草去蘆，半兩　硫黃一分　緋絹一分　乾蟾一分　白礬一分

右件藥剉拌一處，並燒存性爲末，煉蜜和丸，麻子大。每服十粒，磨沉香湯下，無時。（疳疾）

除熱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石膏三錢　麥冬去心，二錢五分　元參　生地黃　貝母　栝蔞根　赤芍藥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溫服。（麻疹）

除熱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以白芷根苗、苦參等分爲粗散，用清漿水煎，更入鹽少許，以浴兒，浴畢用粉粉之。（發熱）

除熱結腸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黃連　柏皮　苦參　鬼臼　獨活　橘皮　芍藥　阿膠各半兩

右八味爲末，以藍汁及蜜丸如小豆。日服五丸至十丸。冬無藍汁，可用藍子一合，皆蜜和爲丸。（痢疾）

除濕湯《幼科全書》

羌活　蒼朮　防風　豬苓　澤瀉　木通　白朮　薄荷　桂枝　赤茯苓

右水煎服。（天花）

降氣消痰湯《活幼精要》

蘇子　枇杷葉　桑皮　花粉　沙參　百合　薄荷　射干　前胡　貝母

右水煎。（五遲五軟五硬）

飛龍奪命丹《保嬰撮要·疔瘡》

眞蟾蜍乾者，酒化　輕粉　枯白礬　寒水石　銅碌　乳香　沒藥　麝香　朱砂各六錢　蝸牛四十個，另研，如無亦可

右各爲末，入蟾酥、蝸牛，或加酒少許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二丸，溫酒或葱湯下，重者外用隔蒜灸法。（瘡瘍）

紅子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紅花子　紫草茸各一兩　麻黃去節　升麻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薄荷湯入酒一滴同調下。（天花）

紅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天南星二箇，每箇中心剜作窩子，入朱砂裝滿，用木蓋蓋之，水調取下中心末塗縫。撅一地坑，頓在內，以炭蓋之，用火煅赤，取出研末　全蝎半錢，爲末　白附子大者，二十箇，爲末　臘粉一錢

右拌研勻，每用一字，金銀薄荷湯調下。（初生兒疾病）

紅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風化石灰一兩，燒赤，細研爲末　朱砂一錢，細研爲末，水飛

右拌勻細，用飯飲一大盞，入艾三五葉，煎二三沸，看多少，調一字或半錢與服。但少用，多則難吃。（蟲證）

紅粉丹《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龍腦細研，一錢　坯子胭脂　天竺黃　朱砂細研，各一兩　南星臘日釀牛膽中，百日內陰乾，取末一兩

右五味，煉蜜和搜爲丸，如鷄頭子大。每服一丸，煎人參湯化下。（天花）

紅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硃砂一錢　檳榔　輕粉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薄荷煎湯調下。（腫脹）

紅綿散《幼幼新書·傷寒》

麻黃去節，焙　全蝎炒　甘草炙　大黃用濕紙裹，炮令熟，切，焙　白附子　蘇木炒　天麻生，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三二歲半錢，四五歲一錢。水一藥注，或半銀盞，綿燕脂些子同煎十數沸，如無綿燕脂，只用綿少許，裹藥在內如前法，煎須候綿帶紅色，去綿與服。（外感）

紅綿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白僵蠶去絲嘴，二兩，炒　天麻一兩　天南星二兩，薄切作片子，油煠黃　蘇木節二兩半，別研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綿少許，同煎至五分盞，去滓溫服。（發熱）

紅綿散《痘疹論・有先發驚搐者何》

天麻炮，一分　荆芥一分　甘草炙，二錢　麻黃去節，二錢　全蝎全者，七箇

右爲末，每服壹錢，用水一盞，薄荷三片，酒四五滴，煎四分，帶熱服。如瘡子未出，再進一服。若傷風服亦不妨。此藥大抵解表之藥也。（天花）

紅綿散《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全蝎五個，去毒　麻黃去節　僵蠶炒　白芷　川芎　天麻各二錢　生甘草　蘇木各一錢

右剉，綿少許，煎服。有熱加荆芥。一方有大黃。（外感）

省風湯《嬰童百問・發搐》

天南星生用　防風去蘆，各四兩　生甘草　半夏米泔浸一宿　黃芩去粗皮，各一兩

右咬咀，每服二錢，生薑一片，水煎去滓，不拘時服。（急驚、客忤中惡）

十畫

秦艽散《小兒藥證直訣》

秦艽去蘆頭，切，焙　甘草炙，各一兩　乾薄荷半兩，勿焙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至八分，食後溫服。（發熱）

秦艽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寒熱論》

秦艽去蘆，一兩　鱉甲一兩，醋炙焦黃，去襴　大黃半兩，微炒　竹茹一分　麻黃去根節，半兩　甘草一分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葱白二寸，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外感）

秦皮散《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秦皮　滑石　黃連各等分

右每用半錢，湯泡，乘熱洗。（天花）

桂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以桂心爲末，飯和丸，菉豆大，熟水下五丸。未差再服，不拘時候。（腫脹、食癖）

桂心橘皮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桂心　人參各半兩　橘皮　薤　黍米

右五味咬咀，以水七升，先煮藥煎取二升，次下薤、米，米熟藥成，稍稍服之。（食癖）

桂枝加大黃湯《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桂枝去皮，一兩　白芍藥一兩半　甘草炙　大黃羸者減之，各半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一片，棗一枚煎服。（外感、天花）

桂枝加芍藥湯《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桂枝　生薑各一兩半　芍藥三兩半，利者先煎　大棗六個　甘草炙，一兩

右咬咀，水煎，加減服。痛甚者，加大黃，大實者加一兩半，羸瘦虛弱者減之。（外感）

桂枝芍藥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桂枝　白芍藥　防風　黃芪炙　甘草各等分

右銼細，加棗二枚，水一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天花）

桂枝葛根湯《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桂枝　白芍藥　甘草各二錢七分半　葛根一兩半　生薑一兩　大棗四枚

右剉散，每服三字，煎服。（急驚）

桂枝葛根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葛根　桂枝　赤芍藥　升麻　防風　甘草各一錢

右剉細末，加生薑三片，淡豆豉一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無時。（天花）

桂枝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桂枝半兩　甘草二兩五錢　紫菀十八銖　麥門冬二兩十八銖

右四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半升，以綿著湯中，捉綿滴兒口中，晝夜

四五過與之，節乳哺。（咳喘）

桂枝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嫩桂枝一錢五分　杭白芍二錢　老生薑一錢五分　大紅棗五枚　炙甘草一錢

水煎，熱服。（外感）

桂枝解肌湯《幼科全書》

桂枝　赤芍　黃芩　甘草　葛根　柴胡　人參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桂枝解毒湯《幼科全書》

薄荷　桂枝　赤芍　防風　蟬退　牛蒡

右水煎服。（天花）

桂枝解毒湯《幼科全書》

桂枝　麻黃　赤芍　防風　荊芥　羌活　甘草　桔梗　人參　川芎　牛蒡　生薑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桂　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不語論》

川芎三分　遠志去心，甘草水煮，三分　麥門冬去心，三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小豆大。平旦空心米飲下五丸，日三，兒大加之，久服取效。（舌病）

華蓋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血溢論》

阿膠半兩，蛤粉炒如珠子，去蛤粉　黃芩一分　人參去蘆，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陳米飲調下，無時。（咳喘）

華蓋散《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麻黃　蘇子炒　桑皮蜜炙　杏仁去皮尖，炒　赤茯苓　陳皮去白，各半兩　炙甘草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五分，去滓，食後服。（外感、咳喘）

莽草浴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莽草半斤　雷丸三十枚　蛇牀子炒，一升　牡蠣四兩　大黃一兩

右五味，以水三斗，煮取斗半，適寒溫以浴兒，避眼及陰。（外感）

莽草浴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莽草　丹參　桂心各三兩　石菖蒲半斤　雷丸一升　蛇牀子二兩

右六味，以水二斗，煮三五沸，適寒溫以浴兒，避眼及陰。（外感）

桔　梗《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桔梗去蘆　細辛去苗　人參去蘆　栝蔞根　白朮　甘草　川芎　白茯苓去黑皮，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生薑三片，薄荷三葉同煎，至七分盞，三歲已下兒作四服，無時。（發熱）

桔梗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桔梗去蘆　藜蘆去蘆　皂莢去皮子　巴豆去殼心膜　附子各半豆許

右爲末，煉蜜和劑，入臼杵萬下，每服二丸，或一丸如黍米芥子大。仰卧勿側眠，至食時許，病在膈上者即吐，在膈下者即瀉，取下惡物，如蝌蚪蝦蟆胎，或長一二尺。下後大虛口乾，但作雞羹飲五合，與極飲。或食粥，三四日乃痊。病未除盡，再服。（疰病）

桔梗甘草防風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桔梗炒　甘草炙　防風各等分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徐徐溫服，量大小加減。（天花）

桔梗枳殼湯《嬰童百問·腹痛》

枳殼炒　桔梗各二兩，　甘草半兩，炙

右剉散，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五片，煎至半盞服。（心腹痛）

桔梗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桔梗去蘆，半兩　甘草半兩，炙　紫蘇葉半兩，去土，微炙　石膏半兩　半夏半兩，湯泡七次　皂莢一分，燒灰存性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服無時。（咳喘）

桔梗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桔梗炒　貝母　當歸酒浸　瓜蔞仁　枳殼麩炒　薏苡仁　桑白皮炒　百合蒸，各一錢五分　五味子炒　甜葶藶炒　地骨皮　知母炒　甘草節　防己　黃芪炒　杏仁各五分

右每服一二錢，水煎。（天花）

桔梗湯《幼科發揮・肺所生病》
桔梗　生貝母　當歸　栝蔞仁　枳殼炒　薏苡仁炒　桑白皮　防己各二分　黃芪分半　甘草節生用　杏仁去皮尖　百合各一分
右剉，生薑水煎。（咳喘）

桔梗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芽桔梗二錢　白當歸一錢　川貝母一錢　瓜蔞皮一錢　漢防己一錢　光杏仁五分　陳枳殼一錢　薏苡仁二錢　生黃芪一錢　鮮桑葉一錢　潤玄參一錢
用蘆、茅嫩根各三錢爲引，水煎，熱服。（咳喘）

栝蔞湯《小兒藥證直訣》
栝蔞根二錢　白甘遂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色，研勻，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慢驚、天花）

莪朮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莪朮炮，剉，　三稜炮，剉，　淨香附三味各四兩，醇醋浸一七，慢火煮乾，再焙　檳榔一兩，薄剉　生牽牛末一兩，別研　青木香去蘆　穀芽淨洗，焙乾　青皮去白，三味各半兩　畢澄茄　丁香　南木香三味各四錢
右除檳榔、丁香、木香不過火，及牽牛末，餘七味剉焙，仍同檳榔、丁香、木香爲末，臨入牽牛末和勻，水煮麵糊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無時，用淡薑湯下，溫茶溫酒皆好。兒小者圓粟米大，粒數下法如前。（不思食、疳疾、食癖）

桃仁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癮疹論》
白蒺藜半兩，炒，去刺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幷雙仁者，麩炒黃　牡丹去心，半兩　桂心半兩　鬱李仁一分，湯浸，去皮，炒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圓，溫酒下，乳食前。（疹證）

桃仁丸《嬰童百問・陰腫疝氣》
桃仁微炒　辣桂　黑牽牛　白蒺藜炒香，去刺　牡丹皮　大黃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麻子大。每服五丸，或七丸，青皮、木通、葱白，入鹽少許，煎湯灌下。或煎大流氣飲，研青木香灌下亦可。（疝證）

桃仁承氣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桃仁二十個，去皮尖，研泥，勿煎　大黃二錢　官桂研末，勿煎　紅花各一錢　甘草五分
上三味研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滓，入官桂末、桃仁泥化開，食前服。（天花）

桃仁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光桃仁二十粒　槐花子二錢　陳艾葉一錢　大紅棗三枚　淨水久煎極濃，空心熱服。（外感）

桃枝圓《小兒藥證直訣》
巴豆霜　川大黃　黃柏末，各一錢一字　輕粉　硇砂各五分
右爲細末，麵糊圓，粟米大。煎桃枝湯下，一晬兒五七圓，五七歲二三十圓，桃符湯下亦得。未晬兒三二圓，臨卧。（發熱、食癖、腫脹）

桃柳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桃、柳枝各一握並剉，用水兩大碗，煎數沸，通手浴兒，甚佳。浴畢，用一青衣蓋之，疳蟲自出爲驗。（疳疾）

桃紅圓《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天南星一分，炮　白附子炮　川烏炮，各二分　石膏二錢，煨　地龍一錢　白礬枯，一錢
右爲末，自然薑汁搜圓，麻子大，朱砂爲衣，令半紅半白。每服三五十圓，淡生薑湯下。（咳喘）

桃符圓《幼幼新書・驚風內釣》
銀朱　乳香各一錢，研　大蒜一子，煨，研
右先研乳香極細，後入銀朱再研，後又同大蒜研，看軟硬得所，圓如此○大。每服半歲五圓，一歲七圓，二三歲十圓，以意加減，薄荷湯化下。（疳疾、心腹痛）

桃膠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桃膠煎湯，飲之大效。（天花）

真君妙貼散《外科正宗・腫瘍主治方》
明淨硫黃十兩，爲末　蕎麵　白麵各五斤
右共一處，用清水微拌，乾濕得宜，木箱內曬成麵片，單紙包裹，風中陰乾收用。臨時再研極細，用新汲水調敷。如皮破血流，濕爛痛苦等

證，麻油調搽。天泡火丹肺風酒刺，染布青汁調搽幷效。（瘡瘍）

真武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茯苓去皮　白芍藥二味各七錢半　白朮　附子如前製，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

真珠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眞珠半兩　麥門冬一兩　薤核仁二百枚　巴豆四十枚

右四味爲末，蜜丸。期歲兒服二丸如小豆大，二百日兒服如麻子二丸，漸增以知爲度，當下赤黃白黑葵汁，勿絕藥，病盡下自止。久服，使小兒肥白，已試驗。（食癖）

真珠圓《小兒藥證直訣》

木香　白丁香眞者　丁香末，各半錢　巴豆仁十四個，水浸一宿，研極膩　輕粉各五分，留少許爲衣　白滑石二錢

右爲末，研勻，濕紙裹燒，粟米飯圓，麻子大。一歲一圓，八九歲以上至十五歲服八圓，炮皂子煎湯，放冷下。挾風熱難動者，先服涼藥一服。乳癖者，減圓數，隔日臨卧一服。（食癖）

真珠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滑石末三錢　輕粉三錢　乾蝎七箇　巴豆四十箇，去皮膜，出油盡用　半夏麴末二錢　南星末，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蒸餅和圓，菉豆大。一歲下者一圓，上者二圓，葱湯下，乳食前。（急驚）

真珠天麻丸《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天南星炮　天麻　白附子炮，各一錢　膩粉半錢重　巴霜一字　蕪荑炒全蝎麵炒　滑石各一錢半

右事治爲末，水煮細麵糊圓，如〇大。每服一歲五圓，二歲十圓，大小加減，薄荷湯點茶清送下。（臍風、急驚、腫脹）

真珠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瓜蔞根一兩　蛇退皮全，炙，一錢

右爲末，用羊子肝一枚，劈開，去筋膜，摻入藥二錢，用麻縷纏定，以米泔內煮熟，任意與吃。如少小未能吃羊肝，以熟羊肝研和爲圓，如黃米大，以生米泔下十圓，乳頭上與亦可，日三服。兒小未能食肝，與乳母食之佳。（天花、麻疹）

連芄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骨蒸論》

黃連去鬚，一兩　秦艽去蘆，一兩　天靈蓋一枚，塗酥炙黃　甘草半兩，炙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粥飲調下，無時。（發熱）

連石茱萸丸《麻科活人全書·吐利並作下滯裏急後重脫肛》

黃連酒炒　滑石飛過，各一兩　黃芩　乾葛　白芍各八分　茱萸一兩　升麻七分　甘草四分

爲末，以山藥研粉作糊，合丸梧子大。食遠用白湯送下三五錢。（麻疹）

連牀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黃連　蛇牀子去埃土，半兩　五倍子去內蟲屑，二錢半　輕粉十五貼

右前三味曬乾爲末，再入乳鉢內同輕粉杵勻，用清油稀調二錢或三錢塗搽。患處必先以荊芥和葱煮水候涼，淨洗拭乾後敷藥。（瘡瘍）

連胡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候》

黃連去須　胡黃連去蘆　神麴炒　麥蘗炒　柴胡去梗　蕪荑仁研　白茯苓去皮，各一兩　青皮半兩，去瓤

右爲細末，豬膽汁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二十圓，米飲下。（疳疾）

連翹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連翹　桑白皮　白頭翁　丹皮　防風　黃柏　桂心　香豉　獨活　秦艽各一兩　海藻半兩

右十一味爲末，蜜丸如小豆。三勻兒飲服五丸，加至十丸；五歲已上者，以意加之。（瘡瘍）

連翹升麻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連翹二錢　升麻　葛根　桔梗　甘草各七分　白芍藥五分　薄荷葉少許

右銼細末，加淡竹葉、燈芯，水盞半，煎一盞，去滓，溫服無時。（天花）

連翹生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連翹　生地黃　金銀花　元參　黃連　荊芥穗　木通　胡麻仁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連翹防風湯《保嬰撮要·發癍》

連翹研碎　防風　黃連　陳皮　芍藥　當歸　獨活　白蒺藜炒，去刺

荊芥　茯苓　黃芩　甘草　牛蒡子炒，研，等分

右每服二錢，水煎服。（瘡瘍）

連翹敗毒散《麻科活人全書・腹痛》

連翹　防風　牛蒡子　荊芥　木通　赤芍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連翹清毒飲《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連翹　防風　荊芥　牛蒡子　石膏　赤芍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連翹飲《活人書》

連翹　防風　甘草　山梔子各等分

右件搗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七分，溫服。（外感）

連翹飲《幼科直言・水痘辨》

連翹　荊芥　赤芍　黃芩　桔梗　陳皮　甘草

白水煎。（水痘）

連翹湯《嬰童百問・噤風撮口臍風》

連翹　瞿麥　荊芥　木通　當歸　防風　赤芍藥　柴胡　滑石　蟬蛻

甘草炙，各一錢　山梔　黃芩各五分

右剉細，每服二錢，加紫草，煎溫服。（臍風、急驚、胎疾、頭顱病、發熱、丹毒、瘡瘍、天花）

連翹湯《片玉心書・諸瘡門》

連翹　人參　川芎　黃連　生甘草　陳皮　白芍　木通

水煎，入竹瀝服。（瘡瘍）

連翹湯《幼科直言・喘證》

連翹　花粉　牛蒡子　桔梗　貝母　黃芩　麥冬　陳皮

竹葉三片爲引。（咳喘）

連翹解毒湯《幼科全書》

連翹　白芷　歸梢　川芎　牛蒡　甘草節　木通　穿山甲　芍藥　酒大黃

右水煎服。（天花）

連翹漏蘆湯《嬰童百問・喉痹腮腫》

漏蘆　麻黃去根節　連翹　升麻　黃芩　白薇各一錢　甘草　枳殼各半錢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不拘時溫服。（丹毒、瘡瘍）

連翹歸尾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連翹七八錢　歸尾三錢　甘草一錢　金銀花　紅藤各四五錢

用好酒二碗，煎一碗服。服後暖卧片時。（瘡瘍、丹毒）

破故紙散《嬰童百問・遺尿》

破故紙

右一味炒，爲末，熱湯調下。一方用黃柏湯調下。（遺尿）

厚朴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方》

白茯苓一兩半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厚朴去皮，生薑製，一兩　枇杷葉炙，去毛盡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煎至六分，去滓，空心溫服，無時。（嘔吐）

厚腸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蒼朮三錢，炒　神麴五分，炒　大麥蘗五分，炒　橘皮去白　半夏湯洗　枳實炒，各三分　人參　厚朴薑製　青皮各二分

右爲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送下，食前，忌飽食。（虛羸，腫脹）

捉疳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蛆退先用米泔浸三日，以杖子攪擊漉出。又以泔水浸三日五日，攪擊淘漉如前，次入清水浸淘二日，至無穢氣淨時，於日中曬乾。男子患用黃連，女兒患用黃柏。與蛆退等分爲末，每藥末半兩，入麝香半錢，同研勻，以猪膽汁和丸，黍米大。每服三四十丸，量大小加減，空心陳米飲送下，神效屢驗。一方六月取糞坑中蛆，水淘淨。入竹筒盛，封口，至乾時爲末。每服一二錢，入麝香，米飲調下，甚妙。（疳疾）

挨癖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代赭石火煅，醋淬，至碎研拾分細　青皮去白　木香　蓬朮　五靈脂　北大黃各三錢　巴豆壓去油盡，各一錢

右末，醋麵糊圓，麻子大。每服二圓，食後擦薑泡湯下。（食癖）

挨癖丸《嬰童百問·腹中有癖》

青皮　木香　代赭石火煅，酢淬，研極細末　蓬朮　生地黃各三錢　巴豆壓去油，一錢

右爲細末，酢面糊丸，麻子大。每服二丸，食後薑湯下。（食癖）

馬莧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馬齒莧一兩，牆上生者　烏蛇肉一兩，酒浸一宿，焙乾　蒺藜子半兩，炒，去刺　亂髮半兩，燒灰　曲頭棘針半兩，燒灰　緋帛子半兩，燒灰

右爲細末，每量瘡大小，用白酒調藥，攤帛子上，貼瘡上。（瘡瘍）

馬骨末《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右以馬骨爲細末，敷母乳頭上，令兒吮服，即止。（初生兒疾病）

馬通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新馬糞一塊絞汁，量大小分減灌之。（嘔吐）

馬通粟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馬通中粟十八粒　杏仁　紫蘇　細辛各半兩　五味子　石膏　秦艽　半夏　茯苓各六銖

右九味爲末，蜜丸，服如小豆十丸，日三，不知加至二十丸。（食癖）

馬兜鈴《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馬兜鈴　紫蘇子炒　人參去蘆，各一兩　木香　款冬花去枝梗，各半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研後入，一分

右上五味先爲末，入杏仁末拌勻研，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生薑湯下，不拘時候。（咳喘）

馬鳴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人中白即溺桶底白垢也，以物刮取，用新瓦盛之，火煅過，如白鹽乃佳，半兩　馬鳴退即蠶退紙也，火燒過二錢半　五倍子生，一錢，另用一錢，同礬煅枯　白礬二錢，槌碎，另取五倍子一錢，入礬于內，以煅枯。

共爲極細末，以米泔濃汁浸洗，以此敷之。（天花、麻疹）

馬齒菜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杵生馬齒菜絞汁略溫，每服一合，入蜜一匙頭許調勻，空心服。（痢疾）

馬莧散《痘疹論·已結痂疙欲不作瘢痕或已成瘢痕欲消者其法何如》

右用馬齒莧菜搗汁，煎濃敷之。或以渣薄敷其上。（天花）

馬齒礬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馬齒礬一片，燒半日

右以棗膏和如梧子，大人服二丸，日三。小兒以意減之，以腹內溫爲度。有食食去，極神妙。（初生兒疾病）

柴芍參苓飲《保嬰撮要·熱毒瘰癧》

柴胡　芍藥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　當歸各五分　牡丹皮　山梔炒。　甘草炒，各三分

右薑棗水煎服。（瘡瘍）

柴苓散《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柴胡七錢半　麥門冬去心　人參　赤茯苓　甘草各半兩　黃芩一兩

右劑散，每服二錢，水一盞，入小麥一撮，竹葉三片，煎五分，去滓溫服，量大小加減與之。（發熱）

柴苓湯《幼幼集成·傷濕證治》

官揀參一錢　北柴胡一錢五分　枯黃芩一錢　法半夏一錢　漂白朮一錢　結豬苓一錢　宣澤瀉一錢　上青桂五分　白雲苓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熱服。（外感、麻疹）

柴苓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胡二三錢　黃芩　梔子　澤瀉　木通各二錢　枳殼一錢五分　水二鍾，煎八分。溫服。（外感）

柴胡人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柴胡去蘆　人參去蘆　白朮　白茯苓　青皮去瓤　桔梗去蘆　麥門冬去心　川芎　白芍藥　甘草炙　桑白皮　升麻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七分，溫服，食後。（汗證）

柴胡圓《幼幼新書·骨蒸》

柴胡　茯苓各一兩　木香　桂心一分　枳殼麩炒，去瓤　大黃微炙，各一分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此○大。每服七圓，熟水吞下。作散子亦得。（疳疾）

柴胡石膏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黃芩三兩　升麻二兩半　石膏　前胡　赤芍　乾葛　柴胡各五兩　荆芥穗　桑白皮各三兩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二片，淡豉十粒，煎至七分，去滓，稍熱服。小兒分作三服，量大小加減，不拘時候。無汗，加麻黃，半夏，北五味。（外感）

柴胡四物湯《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柴胡　人參　黃芩　當歸身　川芎　生地黃　白芍藥　地骨皮　知母　麥門冬　淡竹葉

右剉細，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天花、麻疹）

柴胡加大黃湯《嬰童百問・急慢脾風下痰輕重》

柴胡一兩　黃芩炙　人參　半夏如法製　生薑各三錢半　甘草炒，一錢半　大黃少許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棗煎服。（急驚、慢驚）

柴胡加桂枝湯《救偏瑣言》

柴胡　葛根　甘草　羌活　人參　防風　官桂　牛蒡子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柴胡黃連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柴胡去苗　胡黃連等分

右爲末，煉蜜和膏丸，雞頭子大。每一二丸，銀器中用酒少許化開，入水五分，重湯煮二三十沸，放溫服，無時。（汗證）

柴胡麥門冬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柴胡二錢半　龍膽草炒，一錢　麥門冬三錢　甘草炙　人參　黑參各一錢半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時徐徐服，量大小加減。（天花、麻疹）

柴胡清肝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柴胡一錢半　黃芩炒　人參　川芎各一錢　山梔炒，一錢半　連翹　甘草五分　桔梗八分

右水煎，子母同服。（發熱、天花）

柴胡散《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夾驚》

石膏　黃芩　甘草　赤芍藥　葛根各二錢半　麻黃去節　柴胡各半兩

右剉散，三歲兒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少許，葱白三寸，豆豉一撮，煎至七分，不拘時溫服。（解顱、外感、發熱）

柴胡散《嬰童百問・潮熱》

柴胡　地骨皮　甘草炙

右咬咀，水一盞，每用二錢，煎七分，去滓服，不拘時。（發熱）

柴胡葛根湯《幼科金針・疹腮》

柴胡　葛根　黃芩　連翹　大力子　天花粉　升麻　桔梗

右藥水煎熱服。（疹腮）

柴胡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北柴胡去蘆，净洗　人參去蘆　當歸酒洗　黃芩　赤芍藥　甘草炙，六味各一兩　大黃生用　桔梗去蘆，剉，炒　北五味去梗　半夏同上製，四味各半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烏梅、小角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發熱）

柴胡飲子《保嬰撮要・發熱》

黃芩七分　甘草四分　大黃八分　芍藥七分　柴胡　人參各五分　當歸一錢

右每服一錢，薑水煎。（發熱）

柴胡飲子《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防風　當歸　白芍藥　柴胡　黃芩炒　人參　甘草　大黃各等分，滑石倍用。

生薑一片，水煎服。（天花）

柴胡飲子《麻科活人全書・眼光如水眼眶紅爛羞明赤腫胗淚生翳》

柴胡　羌活　防風　赤芍　桔梗　荆芥　生地黃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熱服。（麻疹）

柴胡湯《保嬰撮要・脈法》

人參二錢　甘草微炙，二錢　麥門冬去心，二錢　龍膽草酒炒黑　防風各一錢　柴胡五分

右每服一錢，水煎。（變蒸）

柴胡橘皮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柴胡　橘皮　黃芩　半夏　人參　白茯苓各等分

共銼細，加竹茹一團，生薑一片，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無時服。（天花）

柴陳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散陣》

柴胡二三錢　陳皮一錢半　半夏二錢　茯苓二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三五七片　水一鍾半，煎七分，食遠溫服。（外感）

柴葛桂枝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柴胡　葛根　甘草　桂枝　防風　人參　白芍藥各等分

右銼細，加生薑三片，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天花）

柴葛桂枝湯《幼幼集成·發熱證治》

嫩桂枝一錢　杭白芍一錢五分　北柴胡一錢　粉乾葛一錢　炙甘草八分　老生薑一錢　大紅棗五枚

淨水濃煎，熱服。（發熱）

柴葛解肌渴《幼科全書》

柴胡　乾葛　黃芩　桂枝　赤芍　人參　甘草

右竹葉七片，薑棗作引煎服。（發熱）

柴葛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柴胡　乾葛　芍藥　黃芩　甘草　連翹

水一鍾半，煎服。（天花）

柴歸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當歸二三錢　芍藥或生或炒，一錢半　柴胡一錢，或錢半　荊芥穗一錢　炙甘草七分，或一錢

水一鍾半，煎服。（天花）

蚊蛤散《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雄黃五錢　砒明礬五錢　蠶退紙燒灰，一錢　生五倍子一錢　又五倍子一錢，同明礬炒枯用

爲末，先將米泔水洗患處，然後以末搽上，一日數次，以愈爲度。（麻疹）

透邪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當歸二三錢　芍藥酒炒，二錢　防風七八分　荊芥一錢　炙甘草七分　升麻三分

水一鍾半，煎服。（麻疹）

透斑和中湯《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葛根　豬苓　澤瀉　茯苓　川芎　升麻各七分　前胡　桔梗各一錢　柴胡五分　陳皮　半夏各七分　甘草三分

生薑三片引，水煎，分作數次服。（麻疹）

秘本大青湯《麻科活人全書·麻色分治》

大青　元參　知母　石膏　木通　梔仁　人中黃火煅，研細　桔梗　升麻

水煎，調人中黃末服。（麻疹）

秘本化蠱丸《麻科活人全書·狐惑》

均子肉　蘆薈煨　龍膽草各二錢　五靈脂一錢五分　黃連二錢　川練子一錢五分　烏梅

右爲細末，以烏梅去核，搗爛合丸，白水下。（麻疹）

秘本加味清胃散《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生地黃　丹皮　當歸　黃連　犀角　連翹　升麻　甘草

水煎服。（麻疹）

秘本門冬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天冬　麥冬　知母　貝母　杏仁去皮尖，炒，研　石膏　骨皮　牛蒡子　款冬花　桑白皮　馬兜鈴　桔梗　甘草

糯米引，水煎服。（麻疹）

秘本洗心散《麻科活人全書·口瘡》

當歸　生地黃　木通　黃連　大黃　薄荷葉　麻黃茸

各等分，燈芯引，水煎服。（麻疹）

秘本猪苓湯《麻科活人全書·吐利並作下滯裏急後重脫肛》

猪苓　澤瀉　滑石　赤茯苓　黃連　升麻　甘草

燈芯引，水煎服。（麻疹）

秘本黃連湯《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無汗》

黃連　黃柏　黃芩　麥冬　生地黃　當歸　生黃芪

水煎，加入燒蒲扇灰，調服。（麻疹）

秘本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黃芩　當歸　麥冬　防風　赤茯苓　生地黃　連翹　蘇葉　前胡　桔梗　甘草各五分　桑白皮一錢

水煎服。（麻疹）

秘旨安神丸《保嬰撮要·便癰》

人參　半夏湯泡　酸棗仁　茯神各一錢　當歸酒洗　橘紅　赤芍藥　五味子五粒，杵　甘草炙，三分

右爲末，薑汁糊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薑湯下。（瘡瘍）

秘傳立聖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赤蜈蚣一條，酒炙　蝎梢七個　瞿麥五分　僵蠶七個，炒　蟬退

右爲末，先用鵝毛管吹少許入鼻內，啼則可醫。仍用薄荷湯調下。（臍風）

秘傳保安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白朮泔浸，土炒，三兩　神麴炒　木香　檳榔　茯苓　三稜　使君子　厚朴薑製　孛齊　甘草炙，各一錢　茅山蒼朮二錢　陳皮去白　枳實去瓤，麩炒　人參去蘆　莪朮各一兩五錢　砂仁炒　黃連豬膽汁製過　麥芽炒　益智炒　肉豆蔻製去油　藿香　白豆蔻各五錢

右爲極細末，煉蜜爲圓，如龍眼大。每服一圓，用清米飲磨化送下。嘔吐薑湯下。（疳疾）

秘傳稀痘神方《救偏瑣言》

小飯赤豆　黑豆　菉豆　粉草各爲細末，一兩

用竹筒削去皮，兩頭留節，將一頭鑿一孔，以藥末入筒中，用杉木楔塞緊，黃蠟封固，外以小繩系之，投入臘月廁中，滿一月即用。取出連筒洗淨風乾，每藥一兩，配臘月梅花片末三錢，和勻。若得雪中自落地梅花片，不著入手，以針刺取者，更妙。如急用入紙封套內，略烘即乾。兒大者用一錢，小者用五七分，俱以霜後取起絲瓜藤上小藤絲煎湯，調藥末，空腹服。湯宜多服，服後必忌葷腥一十二日，解少黑糞爲驗。（天花）

秘傳經驗定驚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南星製法：每兩切片，用白附子、枯礬、薑黃各三分，同入黃牛膽內，懸於陰處一年，取出聽用　蟬退去頭足土　硼砂　孩兒茶　礞石金心者，煅過用　薄荷　防風　去蘆　全蝎去足尾，用荊芥湯漂過，曬乾聽用　僵蠶洗去灰，去頭嘴，炒，去絲，已上各三錢　雄黃明者，四錢　硃砂　胡黃連　薑黃　羌活　天麻已上各三錢　天竺黃二錢　甘草直者，五錢　石膏　滑石各一兩　牛黃眞者　珍珠用豆腐煮過　琥珀各錢　冰片　麝香各八分

右將硃砂、牛黃、冰片、麝香、珍珠、琥珀六味，另研爲極細末，餘藥亦研爲細末，和勻，用占米糊爲丸，〇大，用硃砂一兩研極細末爲衣，再用金箔二帖爲外衣。每服一圓，薄荷燈心湯下。（急驚）

秘傳蝎梢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蝎梢四十九個　僵蠶四十九箇，生薑汁炒乾，去嘴絲　腦子另研　麝各少許

右先將蝎蛸每壹箇，用薄荷葉包定，以線扎，放銚內炒，令薄荷乾爲度，同僵蠶研細，入腦、麝末研勻，用□□、雞脯二片煎湯調下。（臍風）

倍金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鼠黏子炒，二兩　神麴炒，半兩　減杖華　山果子連枝，一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八分盞，入荊芥七穗，紫草十根，同煎至四分，去渣溫服。（天花）

健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去鬚，剉，微炒，一兩　白龍骨半兩　白石脂半兩　神麴半兩，炒　烏梅肉半兩，炒乾　乾薑半兩，炮　白礬枯，一分

右細末，醋糊和圓，黍米大。每服十粒十五粒，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健脾丸《幼科金針·脾疳》

白朮二兩，土炒　茯苓一兩　人參三錢　木香三錢　神麴五錢　山藥五錢　米仁五錢　扁豆五錢　查肉一兩　廣皮五錢

右藥共爲末，黃米湯冲服。（疳疾）

健脾肥兒丸《麻科活人全書·虛羸》

人參　陳皮　甘草各五錢　黃芪蜜炙　扁豆炒　山藥炒　白朮泔水洗漂，土炒　白芍炒，各一兩　神麴炒　查肉去子，各二兩　百合　當歸去尾，各八分　黃連酒炒，三分　白芍酒炒　地骨皮去骨，酒洗，各六錢　陳皮去白，五錢

爲細末，蜜丸彈子大，老米米飲化下一丸。（麻疹）

健脾散《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白茯苓去皮　人參各一兩　厚朴三分，用薑汁炙　蒼朮米泔浸一宿用，秤四兩　陳橘皮去瓤，五兩　甘草二兩，半生半炙　草果子去皮，二兩

右件爲末，每服一錢。薑棗同煎，隨大小分減服。（疳疾）

健脾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厚朴同上製，再熱炒入醇醋淬透，仍以慢火炒乾　人參去蘆，二味各一兩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　半夏同上製　益智仁　淨香附五味各二錢半　良薑剉片，東壁土炒　訶子肉二味各二錢　甘草炙，五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斤，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無時。（嘔吐、泄瀉）

健脾滲濕飲《保嬰撮要·流注》

人參　白朮　蒼朮　防己酒拌　黃柏炒　川芎　陳皮　當歸　茯苓各五分　木瓜不犯鐵器　柴胡稍　甘草各三分

右薑水煎服。如三五劑不退，加桂少許。酒煎亦可。（瘡瘍）

針頭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朱砂半錢　砒一錢　巴豆七箇，用油煎　硫黃只使骰子大，研末，更用蠟爲丸

右旋圓，針頭大。每服一丸，米飲下。量兒大小，加減丸數，食前。（痢疾）

殺蟲丹《麻科活人全書·吐蛔蟲》

生葱一把

炒吃，蟲即化爲水。（麻疹）

射干消毒飲《麻科活人全書·瘖啞聲音不清》

射干　元參　連翹　荊芥　牛蒡子　甘草

水煎，溫服。（麻疹）

射干散《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射干　元參各一錢半　牛蒡一錢　升麻八分　甘草各一錢　桔梗一錢

水煎服。（麻疹）

射干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射干　麻黃　紫菀　甘草　生薑各一兩　半夏五枚　桂心五大寸　大棗二十枚

右八味咬咀，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內蜜五合，煎一沸，分溫服二合，日三。（咳喘）

射干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半夏湯泡，五錢　生薑炮，四錢　射干　杏仁　甘草炙　紫菀　肉桂　枳實炒　當歸　橘皮　獨活　麻黃去節，湯泡，各二錢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外感）

射干鼠粘子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鼠粘子四兩，炒，杵　甘草炙　升麻　射干各一兩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徐徐溫服。（天花、麻疹）

烏沉湯《仁齋直指小兒方·已傳慢驚證治》

天麻二錢　人參　眞川烏生　全蝎焙　南星炮　木香　沉香各一錢　甘草炒，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三片，慢火煎取其半與之。（慢驚）

烏附青《活幼心書·信效方》

綿川烏生用　綿附子生用，二味各五錢　雄黃二錢

右件爲末，用生葱和根葉細切爛杵，人前藥末同煎，空心作成膏貼陷處。（解顱）

烏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右以羊羔兒骨不拘多少，入藏瓶內，鹽泥固濟，炭火燒合宜，研細。每用末五錢，入麝末一錢，雄黃末一錢，同研拌勻，時看瘡大小，先以通手湯洗膿血淨，口含洗之，軟帛拭乾，將藥滿塡瘡口，當次生肉，三日外瘡合。（瘡瘍）

烏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青州棗不拘箇數，去核，入白礬末滿，以紙裹煅存性爲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未愈宜增之。如赤者更入好茶半錢同調服。白者不用。（痢疾）

烏金膏《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通草一分，燒　黃皮一分，燒　大黃一分，燒，各存性

右同研爲末，每用一錢，以猪膽調成膏，於陰腫處偏塗之。如未退，

更煎蛇床子湯洗之，再調塗必效。（疳疾）

烏金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烏蛇一條，水浸，去皮骨，只取肉，別用酒浸一宿，焙乾　蠶紙一張，燒灰　蟬殼去土，半兩　全蝎半兩，上先爲末　朱砂半兩，研，飛　麝香半錢，研　腦子半錢，研　金箔三十片，細研

右拌勻，煉蜜和膏，丸皂子大。當每服一粒，煎人參、薄荷湯化開，服無時。（急驚）

烏骨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烏魚骨去皮，研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服，或炙黃用之。（痢疾）

烏梅散《幼幼新書・一切疳》

烏梅　延胡索各一分

右二味爲末，每服一大錢，水八分一盞，甘草一寸槌碎，煎至四分，去滓溫服。（疳疾）

烏梅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烏梅和核　玄胡索　粉草半生半炙，三味各五錢　乳香　沒藥　鉤藤和鉤，三味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空心溫服。（心腹痛、疝證）

烏梅飲《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烏梅十箇，去核　麥門冬一分，去心　蜜二兩半

右分爲五七服，用水一小盞，煎半盞，入蜜攪勻服之，無時。（痢疾）

烏梅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檀香剉，曬　薄荷葉三味各半兩　烏梅肉薄切，用屋瓦慢火焙乾　乾葛　縮砂仁　百藥煎　粉草五味各一兩

右除檀香不過火，烏梅肉別焙，餘六味或曬或焙，仍同前二味研爲細末，煉蜜圓，芡實大。每服一圓或二圓，無時含嚥。兒小者，麥門冬熟水化服。（泄瀉）

烏梢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烏梢蛇水浸，去皮骨，二兩　天漿子二十一箇，微炒，去殼　天麻一兩　防風去蘆并叉枝，一兩，剉　天南星一兩，微炮　乾全蝎一兩，去毒　白附子一兩，炮大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半夏一兩，湯洗七次　人參去蘆，一兩

右都一處，好酒浸三宿，取出，焙乾爲細末。次用水磨雄黃一兩，辰砂一兩同研細，水飛，焙乾，麝香二錢，龍腦一錢，各研細，與上件同拌勻，糯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七粒至十粒十五粒，量大小加減，金銀薄荷湯送下，神驗，不拘時候。（急驚）

烏豉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綿川烏水浸潤，炮裂，去皮臍，半兩　玄明粉二錢　淡豆豉三錢重，水浸潤，飯上蒸透

右以川烏梅爲末，同蒸豆豉，玄明粉在乳鉢爛杵爲膏，圓芡實大。每用一圓，兒大者安在牙關內令其自化，和痰吐出，又再如前法含化，腫毒自消。兒小者，用薄荷蜜湯化開，以指頭抹入牙關內，嚥下亦不妨。（疹腮）

烏蛇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烏蛇肉酒浸，去皮骨，三錢　赤足蜈蚣二條，去頭足，醋浸，炙黃　全蝎二錢，去毒　天麻半兩　白茯苓半兩　黑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白附子一分，炮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用舊斷井索煎湯調下，其效如神。如急用，無斷井索，煎荊芥湯代之。無時。（急驚）

烏犀圓《幼幼新書・疳肥》

皂莢不蛀者，燒過，秤二分　硫黃別細研，秤　陳橘去瓤，各一錢　白薑一錢半，炮　川烏頭炮，去皮尖，一分　巴豆十粒，去皮膜

右以前五味爲末令細。別研巴豆令爛，入諸藥中研拌極令勻，以糊爲圓如此〇大。常服侵早、臨睡進三圓至五七圓，大小加減。以香熟水下。如傷食潮熱，或因積而瀉，以飯飲下二十圓至三十圓，并無妨。（疳疾）

烏犀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犀末一錢　豬牙皂角二錢，末　乾蟾末三錢　龍腦少許

右右細末，龍膽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一丸，溫水下，量大小加減。（初生兒疾病）

烏犀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烏犀　皂莢剉三寸長，安灰火中，見清煙起爲度，取出，地上瓦碗蓋定，存性，冷用七

錢　硫黃　白薑二味各三錢半　陳皮去白　川烏炮，去皮臍，二味各五錢　巴豆七十七粒，去殼膜心，存油

右硫黃一味，先入研內研細。除巴豆外，餘四味同焙爲末，仍以巴豆薄切，在乳鉢極細杵，再同前五味藥末杵勻，用粳大米飯包作粽子一大箇，小瓦瓶盛水熟煮，候冷取出，在沙鉢中爛杵，細布兜緊捻出如稠糊，安在別器內，以藥末亭分，同杵細軟，圓粟穀大。取諸積，每服十五圓或二十一圓，至三十三圓，並用淡薑湯泡冷飯取汁小盞，五更初空心送下。通利三五行，以勻氣散止補。治積吐有酸餿氣，每服三圓至五圓，用淡薑湯入米醋少許，候溫空心投下。（食癖）

烏犀丸　《奇效良方·小兒證通治方》

巴豆一百單八粒，幷去心膜，對對排數得定，不可失落星兒，更用沉香水浸過。此藥去心殼膜，務在精制，稍有不淨，難取神效。蓋膜能傷胃，心能發嘔　橘皮一兩，去白，切小指面大，片片令勻，將巴豆和拌，露七夜，鍋內文武火炒黑色，揀出巴豆，令出油盡　蒼朮去粗皮，六錢，濃煎犀角水浸，受太陽七日曬乾，入鍋內微炒，遂將橘皮同研爲細末，將巴豆入末內，再研爲細末

右件爲末，和勻，水浸蒸餅糊爲丸，如蘿蔔子大，量兒大小，加減丸數，臨卧生薑湯送下。（初生兒疾病）

烏犀角膏　《幼幼新書·急慢驚風》

棗子三枚，去核，每枚入巴豆三粒，針刺火上燒過，存性　硇砂三錢　輕粉一錢匕　朱砂飛過　香墨燒，各一錢　粉霜半錢匕　甘遂半錢，煨　水銀砂二錢

以上末之，煉蜜爲膏。每服豆大，薄荷水化下。看虛實加減，非時勿服。（急驚）

烏犀膏　《幼幼新書·瘡疹後解餘毒》

乾地黃　元參潤者　牛蒡子炒，各半兩　甘草炙，一分　龍腦少許，研

右爲末，煉蜜爲膏。每服兩皂子大，蜂糖熟水下。（痘疹）

烏蝎四君子湯　《保嬰撮要·慢驚》

即四君子加川烏、全蝎各少許爲末，每服半錢，薑棗水煎服。次服去川烏。（慢驚）

烏薑圓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生薑二兩，切棋子大　黃連去鬚，二兩，劉豆大，二味同炒紫黑色　肉豆蔻二十五箇，每箇入丁香二箇，共五十箇在內訖，別用生薑研爛取汁，和麵裹煨熟，和麵符之

右同爲細末，滴水和圓，芥子大。每二十三圓，棗湯下，乳食前。（泄瀉）

烏藥散　《小兒藥證直訣》

天臺烏藥　香附子破，用白者　高良薑　赤芍藥

右各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同煎六分，溫服。如心腹疼痛，入酒煎。水瀉，米飲調下。無時。（泄瀉、心腹痛）

烏爐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穀精草不限多少，燒存性，用器覆之，放冷研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冷米飲調下，無時。（嘔吐）

烏鯽骨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烏鯽骨一兩　乾蜣螂半兩，燒灰　蒲黃半兩，研　枯白礬灰一兩，研

右和研如粉，每用半錢，以雞子黃調塗腫上，嚥津不妨。（胎疾）

脂連丸　《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胡黃連半兩　香潤五靈脂一兩

右末，猬猪膽汁圓，麻子大。每服十五圓，米飲下。（疳疾）

粉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寒水石　芒硝　滑石　石膏　赤石脂　青木香　大黃　甘草　黃芩　防風去蘆叉枝　芎藭　麻黃根各等分

右爲末，每用藥末三合，入牡蠣粉一升，細蛤粉亦可，相和再羅細，用以粉兒，日二次。（發熱）

粉香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變蒸論》

蚌粉不以多少，研極細，水飛過　麝香少許，研

右勻末，用綿裹撲粉兒身。（變蒸）

粉身法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黃連去鬚　牡蠣火煅　貝母各七錢

右爲細末，以米粉一升，同研勻粉身，與丁香散同用。（初生兒疾病）

粉紅圓　又名溫驚圓　《小兒藥證直訣》

天南星臘月釀牛膽中百日，陰乾，取末，四兩，別研。如無釀者，只取生者，剉，炒熟用　硃砂一錢五分，研　天竺黃一兩，研　龍腦半字，別研　坯子胭脂一錢，研，乃染

胭脂

右用牛膽汁和圓，雞頭大。每服一圓，小者半圓，沙糖溫水化下。（外感、急驚、慢驚、天花）

粉糖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膩粉一分，用沙糖拌和，丸如麻子大。米飲下一丸，良久取下泥土，立差。（疳疾）

益中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半兩　草豆蔻去皮，三箇，炒　人參去蘆，半兩　青皮去瓤，半兩　桂心一分　訶黎勒去核，一分

右爲細末，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六歲一錢，煎木瓜、紫蘇湯調下，日三，無時。（嘔吐）

益中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肉豆蔻　丁香　縮砂仁　訶子肉炮，去核，四味各二錢半　粉草炙　青皮去白，二味各半兩　陳皮去白，一兩　馬芹淨洗焙乾，三錢

右除丁香不過火，餘七味焙，仍同丁香爲末，煉蜜圓，芡實大。每用一圓至二圓，白湯空心化服。（泄瀉）

益元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滑石六錢　甘草一兩

右各另爲末，每服五六分，白湯送下。（外感、發熱、驚悸、天花、痲疹）

益兒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神麴炒黃　白蕪荑去扇，炒，各一兩　宣連去鬚，二兩　陳皮　木香各半兩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藥末成劑，再入膽內，繫口定，以漿水煮數沸，取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腹脹，木瓜湯下。無時。（食癖）

益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當歸去蘆，洗，焙　木香　白朮　沉香各半兩，剉　白芍藥剉　人參去蘆，剉　蓬莪朮炮，剉　縮砂仁各一分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麝香湯送下，無時。（食癖）

益胃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嘔吐證治》

木香　丁香　藿香　陳皮　縮砂　白豆蔻仁各一分　甘草炙，一錢

右細末，每服三字，煎薑棗湯乘熱調下。（嘔吐）

益胃散《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陳皮　黃芪蜜炙，各七錢　益智仁　白豆蔻　澤瀉　乾薑炒　砂仁　甘草炙　藿香葉　厚朴製　人參各三錢　一方有薑黃三錢

右爲細末，每服五分至一錢，薑棗煎湯下。（嘔吐、泄瀉）

益氣養榮湯《保嬰撮要・鶴膝風》

人參　茯苓　貝母　陳皮　香附炒　當歸酒洗　川芎　黃芪炒　熟地　黃自製　芍藥炒。各一錢　甘草炙　桔梗各五分　白朮炒　柴胡六分

右每服二三錢，薑水煎。（鶴膝、五遲五軟五硬、瘡瘍）

益黃散又名補脾散《小兒藥證直訣》

陳皮去白，一兩　丁香二錢，一方用木香　訶子炮，去核　青皮去白　甘草炙，各五錢

右爲末，三歲兒一錢半，水半盞，煎三分，食前服。（五遲五軟五硬、滯頤、不思食、嘔吐、泄瀉、疳疾、虛羸、食癖、腫脹、慢驚、瘍瘡、天花）

益智散《保嬰撮要・潮熱》

生益智　白茯苓去皮　茯神去皮，等分

右爲細末，空心清茶調下。（發熱、遺尿、尿白）

益智散《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益智仁五錢，鹽水炒　補骨脂三錢，鹽水炒　白雲苓五錢，酒炒　共爲細末，每服一錢，鹽湯調下。（淋證）

益脾清肝湯《保嬰撮要・發癍》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川芎　當歸　黃芪各三分　柴胡　牡丹皮各二分

右水煎服。（瘡瘍）

益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陳皮一兩，去白　青皮去瓤，半兩　訶子肉半兩　甘草剉，炒，半兩　丁香二錢　乾山藥二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棗一個，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泄瀉、食癖）

益脾散《奇效良方・感寒吐瀉通治方》

人參　白朮土炒　白茯苓各一錢　陳皮　厚朴各七分　木香　甘草炙，各三分

右作一服，用水一鍾，生薑三片，棗一枚，煎至五分，食前服。（初生兒疾病、嘔吐、泄瀉）

益榮湯《幼科全書》

人參　當歸酒洗　紅花酒洗　赤芍藥桂水炒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酒煎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甘草半兩，炙

右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一箇，煎至半盞，去渣放溫，量大小加減服，赤多者加黑豆十粒同煎。（痢疾）

消乳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木香　青皮去瓤，炒黃　肉豆蔻麵裹煨　牽牛子炒黃，各半兩

各爲末，滴水丸，針頭大。每服三五丸，乳上沾吮服。（嘔吐）

消乳丸《嬰童百問·護養法》

縮砂仁　陳皮　三稜煨　莪朮煨　神麴炒　麥芽炒，各半兩　香附子炒，一兩

右爲末，麵糊丸子如麻子大，食後白湯送下。（食癖）

消乳丸《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甘草炙　陳皮各半兩　縮砂仁　神麴炒　香附炒　麥芽炒，各一兩

右爲末，泡雪糕丸如黍米大。七歲以上，菉豆大三十丸，食後薑湯下。（嘔吐、食癖）

消乳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蝦蟆十箇，燒灰　木香一兩　蓬朮一兩半，炮　青皮去瓤，一兩　青黛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去麵，一兩　膩粉二錢　續隨子一分，炒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且五七丸，乳汁下，無時。（食癖）

消乳丹《仁齋直指小兒方·嘔吐證治》

丁香　木香　青皮　生肉蔻　三稜　蓬朮等分

右細末，稀麵糊圓，麻子大。每服五圓，米飲下，日二服。（嘔吐）

消毒化斑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羌活五分　藁本二分　細辛一分　黃連三分　黃芩一分　酒芩二分　酒柏三分　生地黃三分　麻黃五分　升麻五分　白朮一分　蒼朮二分　生甘草一分　吳茱萸半分　陳皮一分　紅花半分　蘇木一分　當歸三分　連翹三分　防風五分　川芎二分　葛根一分　柴胡二分

右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天花）

消毒化斑湯《幼科全書》

牛蒡　桔梗　連翹　防風　柴胡　升麻　蟬蛻　人中黃　蜜蒙花　龍膽草

右水煎服。（天花）

消毒快斑湯《幼科全書》

桔梗　甘草　防風　赤芍　木通　天花粉　元參　大力子　歸尾　黃芪　前胡　荆穗　連翹

右水煎服。（天花）

消毒保嬰丹《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纏豆藤或黃豆、菉豆根上纏繞細紅絲者，于八月福生生氣日採之，陰乾聽用，一兩五錢

黑大豆三十粒　赤小豆七十粒　新升麻七錢半　山楂肉一兩　荆芥連穗五錢　防風去蘆五錢　生地黃酒浸，焙，一兩　川獨活五錢　甘草生，五錢　當歸酒洗，五錢　赤芍藥七錢半　黃連去枝梗，五錢　桔梗五錢　辰砂另研，水飛，一兩　牛蒡子炒，一兩　老絲瓜隔年經霜者，取連藤蒂五寸，燒存性，二個

右十七味，各研細末，和勻，用淨沙糖拌丸，如李核大。每服一丸，濃煎甘草湯化下。其藥味味預備，須待春分秋分，或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灑掃靜室，至誠修合，忌婦人幷孝服人、貓犬見之。合畢焚香叩齒，日出時，望東吸氣一口吹布藥上，向太陽密咒曰：神仙眞藥，體合自然，嬰兒吞服，天地齊年。吾今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一氣七遍。（天花、麻疹）

消毒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防風　荆芥　牛蒡子　連翹　桑白皮　知母　貝母　陳皮　赤茯苓　百合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消毒散《閻氏小兒方論》

牛蒡子二兩，炒　甘草半兩，剉，炒　荆芥穗一分

右同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溫服，不拘時。（瘡瘍、丹毒、天花、麻疹）

消毒散《麻科活人全書・過期不出》

牛蒡子　地龍即蚯蚓乾，研末，各二錢　僵蠶薑汁蒸　貝母去心，薑汁蒸　防風　荆芥各一錢　蟾酥二錢

爲末，淡竹葉煎湯下一錢。（麻疹）

消毒飲《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牛蒡子　連翹　甘草　綠升麻　山豆根　紫草各等分

右銼細片，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渣，溫服，不拘時。（天花）

消毒犀角飲《外科正宗・小兒赤游風》

犀角　防風各一錢　甘草五分　黄連三分

右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四分，徐徐服之。（丹毒、瘡瘍）

消食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木香半兩　枳殼去瓤，麪炒黄　當歸去蘆土　代赭石火煅紅，米醋淬，不計遍數，以手撚得碎爲度　朱砂研，水飛，各半兩　巴豆一分，取霜

右爲細末，糊丸黍米大。一歲兒一丸，溫水下，乳食前服。（食癖）

消食圓《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神麴炒　麥蘗炒　青皮去穰　木香不見火　丁香不見火　京三棱炮　陳皮去白　蓬莪朮炮　乾薑炮，洗　良薑炒

右拾味，各等分爲細末，用神麴糊圓，如麻子大。每服十五圓，生薑湯下。大人圓如梧桐子大，亦可服。（食癖）

消食丸《嬰童百問・嘔證吐乳證》

三稜煨　蓬莪朮煨　揀縮砂去殼　橘皮去白　神麴炒　麥芽炒，各五錢　香附子炒，一錢

右爲細末，蒸餅丸如黍米大。生薑煎湯或白湯，或將餅子磨，食遠服。（不思食、嘔吐、食癖）

消食丸《嬰童百問・黄疸》

縮砂炒　陳皮炒　三稜煨　蓬朮煨　神麴炒　麥芽炒　香附米泔浸一宿，炒　枳殼　檳榔　烏梅各半兩　丁香二錢半

右爲末，面糊丸，如菉豆大，食後紫蘇湯下二十丸，或三十丸。（發熱、嘔吐、食癖）

消風丸《幼科金針・鼻風》

防風　荆芥　羌活　蟬退　川芎　藿香　陳皮　甘草　桔梗　僵蠶

右藥共爲末，煉蜜爲丸，如龍眼核大，茶調服。（外感）

消風化毒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防風　黄芪　白芍藥　荆芥穗　桂枝　牛蒡子　升麻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銼細，加薄荷七葉，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消毒化斑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升麻　柴胡　桔梗　甘草　龍膽草　牛蒡子　連翹　防風　蟬蛻　密蒙花各等分。

右銼細，加淡竹葉十片，水一盞半，煎一盞，食後服。（天花）

消風散《痘疹論・病後忽遍身青黑色手足瘛瘲口噤涎聲如鋸者何》

人參　羌活　川芎　甘草炙　荆芥　防風　茯苓　蟬蛻　厚朴　僵蠶　陳皮去白　藿香已上各五錢

右爲末，每服二錢，茶清調下。（天花）

清風散《麻科活人全書・熱有遠近而出》

人參　川芎　羌活　僵蠶　厚朴　陳皮　蟬蛻　茯苓

爲末白湯下。（麻疹）

消風散《麻科活人全書・雲頭片》

當歸　生地黄　防風　蟬蛻　知母　苦參　荆芥　胡麻仁　牛蒡子　石膏各一錢　木通五分

水煎，食後服。一方有蒼朮、甘草。（麻疹）

消風散《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川芎　羌活　防風　荆芥穗　藿香葉　赤茯苓　人參　僵蠶各一錢　陳皮　厚朴薑汁炒　蟬蛻一錢　炙甘草各五分

一方無藿香，有薄荷。水煎服。（麻疹）

消疳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木香　檳榔各二兩　青皮去瓤　薑黄　蘿蔔子炒　牽牛子各取七錢半

右爲末，糊丸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後薑湯送下，無時。（疳疾）

消疳解毒散《救偏瑣言》

兒茶　天花粉　青黛水澄　硼砂各一錢　薄荷五分　冰片　牛黃各一分　人中白三錢　甘草　雨前茶　黃連各五分　珠子二分

研極細，以無聲爲度，先以濃茶拭淨方吹。（天花）

消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風化樸消　眞蒲黃二味各半兩

右蒲黃曬乾爲末，同樸消乳鉢內細杵勻，每用一字至半錢，點揩舌上下。（舌病）

消堅圓《小兒藥證直訣》

硇砂末　巴豆霜　霜粉各一錢　水銀砂子兩皂子大　細墨少許　黃明膠末，五錢

右同研勻，入麵糊圓，如麻子大。倒流水下，一歲一圓，食後。（食癖）

消斑快毒飲《救偏瑣言》

連翹　元參　生地　牛蒡　木通　蟬蛻　赤芍　牡丹皮　黃連　甘草　地丁　荆芥穗

加燈心二十莖。極熱者，加大黃。（天花）

消斑承氣湯《幼科全書》

枳殼　厚朴　大黃酒炒　黃芩　黃連　梔子　連翹　木通　甘草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消暑清心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香薷去老梗　澤瀉去粗皮，二味各一兩　扁豆同上製　淨黃連　羌活　豬苓去皮　厚朴同上製　白朮　乾葛　赤茯苓去皮　升麻　川芎十味各半兩　甘草一兩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帶涼服。（外感）

消痞丸《蘭室秘藏·小兒門》

黃連五錢　黃芩二錢　厚朴七分　薑黃五分　乾生薑　人參各四分　甘草三分　枳實二分　橘皮一分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黍米大。每服三十丸，隨乳下。（食癖）

消導二陳湯《幼科鐵鏡·附方》

陳皮　半夏　白茯　白朮　蒼朮　神麴　香附　砂仁　甘草（食癖）

消積圓《小兒藥證直訣》

丁香九個　縮砂仁二十個　烏梅肉三個，焙　巴豆二個，去皮油心膜

右爲細末，麵糊圓，黍米大。三歲已上三五圓，已下三二圓，溫水下，無時。（初生兒疾病、不思食、嘔吐、泄瀉、心腹痛、疳疾、食癖、腫脹）

消積圓《仁齋直指小兒方·癖氣證治》

烏梅去核，七箇　百草霜三錢　巴豆去皮心油，二箇　杏仁去皮尖，炒，二十一個　半夏去臍，湯浸七次，九箇　縮砂去殼，二十一箇　史君子去殼，五個

右爲極細末，煮麵糊圓，如黍米大。每服三五七十圓，用生薑煎湯，食前服。（食癖）

消積丸《幼幼集成·食積證治》

香附米酒炒，一兩　五靈脂淘淨，一兩　黑牽牛炒，去頭末，二兩

共爲細末，醋打麵糊丸，綠豆大。每服二十丸，食遠薑湯送下。（食癖）

消癖丸《幼科發揮·脾所生病·脹病》

人參　陳皮　三稜　莪朮　木香　黃連　砂仁　鱉甲　枳實　夜明砂　使君子　乾蟾　半夏麴　麥芽　海昆布

右爲末，酒糊丸，麻子大，米飲下。（食癖、腫脹）

消癖丸《幼幼集成·癖積證治》

官揀參切片，焙乾　漂白朮土炒　正廣皮酒炒　白雲苓乳蒸　杭青皮醋炒　川厚朴薑製　小枳實麩炒　法半夏焙　西砂仁酒炒　六神麴炒　陳麥芽炒，已上俱各二錢　九肋鱉甲炙，三錢　京三稜煨　蓬莪朮煨　南木香已上各一錢　青化桂　炮黑薑各一錢二分　正雅連薑汁炒，二錢

共爲細末，早米粉糊爲丸。每服一二錢，量兒大小加減，米飲下，以癖消藥止。（食癖）

消驚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人參　天麻　茯苓　朱砂　全蝎焙　直僵蠶炒　羚羊角　犀角各一錢　牛膽釀南星四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圓，菖蒲煎湯調下。（急驚）

消驚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龍腦半錢　硃砂研，水飛　天南星　白附子生末　天麻末　蝎梢末　半夏湯洗淨，生爲末，各二錢　水銀結砂子　膩粉各一錢

右同勻細，用石腦油盞內重湯煮過，搜和藥末爲劑，圓如黑豆大。每服一二圓，薄荷湯化下，更量大小加減服，無時。（急驚）

海上方《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金鳳花根

打碎，以米醋煎，用有嘴瓶盛之，令患者將口含瓶嘴，仰面嚥之，其骨即出。吞藥之時勿令沾牙。或用玉簪花根、威靈仙根，如前法治之，亦可。（麻疹）

海金沙散《幼幼集成・小便不利證治》

香附米酒炒　正川芎酒炒　赤茯苓酒炒，已上各五錢　海金沙　白滑石水飛，各一兩　陳枳殼炒　宣澤瀉焙　陳石葦焙　尖檳榔炒，已上各一錢五分

共爲細末，每服一錢，淡鹽湯調下。（淋證）

海桐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手足拳攣論》

海桐皮　當歸去蘆，洗淨，焙乾　牡丹皮去心　熟乾生地黃　牛膝去蘆，酒浸，焙乾，各一兩　山茱萸　補骨脂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入葱白二寸，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拘攣、鶴膝、五遲五軟五硬）

海蛤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癩疝論》

海蛤三分，研　懷香子三分，炒香熟　薏苡仁半兩　白朮半兩　檳榔半兩，麵裹，炮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酒調下，早晚乳食前。（疝證）

海蛤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海蛤　桑白皮各一兩　漢防己半兩　赤茯苓去黑皮，半兩　白朮半兩　甜葶藶紙襯炒紫　川樸硝　木豬苓去黑皮，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乳後食。（腫脹）

海藏防風當歸湯《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北防風一錢五分　當歸身二錢　正川芎一錢　大生地一錢五分

淨水煎，熱服。（急驚）

海藏附子散《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青化桂七分　川附片七分　漂白朮一錢五分　正川芎一錢　川獨活八分　大紅棗五枚

水煎，溫冷服。（慢驚）

海藏桂枝加川芎防風湯《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嫩桂枝一錢五分　白芍藥二錢　北防風一錢　正川芎一錢　老生薑一錢　大紅棗三枚　炙甘草一錢

水煎，熱服。（急驚）

海藏桂枝葛根湯《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嫩桂枝一錢　白芍藥一錢五分　粉乾葛一錢五分　老生薑一錢　大紅棗三枚　炙甘草一錢

水煎，熱服。（慢驚）

浮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浮萍草陰乾爲末，每服一二錢，用羊子肝半片，入盆子內，以竹杖子刺碎爛，投水半合，絞取肝汁，調藥服之。（天花）

凉血攻毒飲《救偏瑣言》

生大黃二錢　荆芥穗五分　木通　蟬蛻　紅花各四分　牛蒡　丹皮　紫草各一錢　赤芍八分　葛根　青皮各七分　生地四錢　加燈心一分。（天花）

凉血地黃湯《幼科全書》

歸尾　桂枝　生地　白芍藥　條芩酒炒　酒紅花　酒連　升麻　甘草　牛蒡炒　連翹

右水煎服。（天花）

凉血地黃湯《幼科全書》

歸尾　生地　黃連　甘草　元參　山梔仁　右藕節、柏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凉血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紫黯色》

生地黃　當歸尾　黃連　梔仁　元參　甘草

水煎服。（麻疹）

凉血芍藥湯《幼科全書》

歸尾　白芍酒炒　生地　黃花酒洗　地骨皮

右水煎服。（天花）

凉血快斑湯《幼科全書》

歸梢　生地　酒紅花　連翹　牛蒡炒　升麻　甘草

右水煎溫服。（天花）

凉血飲子《麻科活人全書·紫黯色》

生地黃一錢五分　黃連五分　黃芩　荆芥　元參各一錢　紅花三分　丹皮　赤芍各八分　木通七分

水煎溫服。（麻疹）

凉肌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以白芷、楓葉、藁本、苦參、黃連等分爲細末，每用三錢，以蛤粉二大塊，同研勻細，入生絹袋子，每浴了，以撲身遍令勻。（發熱）

凉肌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龍膽草去蘆，二兩　玄參去蘆，一兩　當歸去蘆，洗淨，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圓，棊豆大。每服二十圓，竹葉湯下，兒大增之，無時。（發熱）

凉肝丸《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龍膽草奎錢　大黃煨，五錢　當歸五錢　川芎五錢　羌活五錢　防風五錢　山梔仁五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黃豆大。每用一丸，砂糖竹葉湯化下。（天花）

凉肝散《幼科全書》

當歸　川芎　柴胡　龍膽草酒洗　防風　蜜蒙花　酒連

右爲細末，用獵豬肝煮汁調服。（天花）

凉膈白虎湯《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火熱喘急》

大黃生　樸硝　甘草生　連翹去心　梔子　黃芩生　薄荷葉　石膏生　知母生

引用粳米，水煎，溫服。（咳喘）

凉膈攻毒湯《救偏瑣言》

大黃　黃連　石膏　荆芥　地丁　元參　黑梔　赤芍　生地　桔梗　木通　牛蒡子　甘草　薄荷　枳殼

加燈草一分，竹葉三十片。（天花）

凉膈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大黃　樸硝　甘草各二兩　連翹　梔子仁　薄荷葉各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竹葉蜜些少煎服。（天花）

凉膈散《奇效良方·口瘡》

連翹　甘草　黃芩　川大黃　樸硝　梔子　薄荷葉各等分

右剉碎，每服五錢，竹葉五葉，蜜少許，煎至五分，食後服。（初生兒疾病、腫脹）

凉驚圓《小兒藥證直訣》

草龍膽　防風　青黛各三錢匕　鉤藤二錢匕　黃連五錢　牛黃　麝香　龍腦各一字匕

右同研，麵糊圓，粟米大。每服三五圓至一二十圓，金銀湯下。（外感、發熱、急驚、疳疾）

凉驚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黃連泄心火　黃芩泄肺火　山梔仁泄肝火　黃柏各五錢，泄腎火　龍膽草三錢，泄膽火　大黃泄脾胃火　雄黃解毒　辰砂鎮心，各二錢

右爲末，水糊丸如粟米大，竹叶燈心湯下。（急驚）

流氣飲《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川芎　當歸梢　白芍藥　防風　人參　木香　黃芪　紫蘇葉　甘草節　桂心　桔梗　白芷　厚朴　烏藥　枳殼　鷄心檳榔各四錢。

共銼細末，水一盞，煎七分服。（天花）

浴體法《小兒藥證直訣》

天麻末二錢　全蝎去毒，爲末　硃砂各五錢　烏蛇肉酒浸，焙乾　白礬各二錢　麝香一錢　青黛三錢

右同研勻，每用三錢，水三碗，桃枝一握，葉五七枚，同煎至十沸，溫熱浴之。勿浴背。（胎疾、初生兒疾病）

烙臍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斷臍論》

豆豉　黃蠟各一分　麝香少許

右以豆豉爲細末，入麝香研均，熔蠟和劑，看大小，捻作餅用。（臍病）

逍遥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當歸　甘草　芍藥酒炒　茯苓　白朮炒　柴胡各一錢　牡丹皮　山梔

炒，各七分

右水煎服。（天花）

家傳和中丸《幼科發揮·痢》

人參　甘草　當歸身　川芎　車前子略炒　豬苓　澤瀉　神麴　黃連炒，各三錢　麥蘗面　訶子　石蓮子　乾薑炮　肉豆蔻麵煨　木香各三錢　白茯苓　白朮　白芍　陳皮三錢

右爲末，酒糊丸，麻子大。陳米飲下。（痢疾）

家傳保和丸《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白朮　陳皮　半夏麴　白茯苓　神麴各三錢　枳實炒　厚朴薑汁炒　香附子酒浸　山查　麥蘗麴各二錢半　黃連薑汁炒　連翹去子　萊菔子各二錢

右爲末，荷葉浸水煮粳米糊丸，麻子大。薑湯下。（食癖）

家寶塌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巴豆十片　胡椒十粒　丁香十箇　青皮十箇，湯浸一宿令軟，去穰

右將青皮每箇入巴豆一片、胡椒一粒、丁香一箇，裹了，以麻線纏定，都裹十箇畢，頓鍋內，入釅醋一碗，煮至醋乾，取出細切，同諸藥焙乾爲末，粟米糊和丸，粟米大。每三歲下兒二三丸，上者五丸，五歲兒七丸，七歲兒十丸，米飲湯下，無時。（食癖、腫脹）

陳氏苦參丸《麻科活人全書·麻後生瘡麻後遍身瘙癢》

苦參四兩　元參　黃連　大黃　獨活　枳殼　防風各二兩　黃芩　梔仁　白菊花各一兩

爲細末，蜜合丸，桐子大。食後或茶或酒送下三四十丸，日三服。（麻疹）

陳皮竹茹湯《幼科全書》

陳皮　白茯　黃連用吳萸同炒，去吳萸不用　竹茹

右水煎服。（天花）

通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通草蜜塗炙乾，爲末　木豬苓去黑皮，爲末，各等分

右爲細末，再入研細，入土地龍、麝香少許，每服半錢或一錢，米飲調下，神效。（腫脹）

通神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胡黃連　川黃連各三錢　木香　蕪荑炒，各二錢　丁香　肉豆蔻生　史君子焙，肉，各一錢　大蝦蟆乾一枚，剉碎，水爛煮研膏

右末，膏和圓，麻子大。每十圓，米飲下。（疳疾）

通神丸《嬰童百問·盜汗骨蒸》

龍膽草不拘多少

右爲末，米酢煮糊，丸椒目大。每服五七丸，用飯飲下。一方，加防風等分，水煮糊丸。（汗證）

通神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生地黃炒，地龍炒　硃砂別研，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胡荽酒少許，同溫湯調下。（天花）

通幽湯《麻科活人全書·大便秘》

油當歸二錢五分　升麻醋浸，三分　桃仁研如泥，一錢　生甘草　炙甘草各五分　紅花五分　熟地黃　生地黃各二錢五分

水煎，以藥汁磨檳榔五分，對藥稍熱服，加火麻仁、大黃，名當歸潤腸湯。（麻疹）

通氣散《保嬰撮要·時毒》

玄胡索　豬牙皂角　川芎各一錢　藜蘆五分　羊躑躅花三分

右爲細末，用紙捻蘸少許紝鼻內，取嚏爲效。（瘡瘍）

通聖餅《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黃連二錢　巴豆　生蒜一箇　生鹽半錢

右以黃連剉碎爲末，同後三味石鉢內爛杵，捻作餅子寸半闊，貼臍緊。搓乾艾切作菉豆大，五枚作五次，安臍間餅子上，以火灸之即通。（腫脹）

通經散《幼幼新書·胎風》

人參　茯苓　朱砂各一分　當歸半兩　蝎　牛膝各一錢　蟬退七個　紅芍藥二分　甘草五寸，炙　犀角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錢半，麥門冬湯調下，杏仁湯亦可。（胎疾）

通關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右以天南星炮裂爲細末。嬰小半字一字，二三歲至四五歲兒半錢，六七

歲兒一錢，猪膽汁調服，嚥下便能言語。（急驚）

通關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大黃　瞿麥　木通　山梔子仁　滑石　甘草各半兩　地扁竹一兩　車前子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半盞，入紫草少許，同煎三兩沸，放冷溫服，乳前食。（天花）

通關散《痘疹論·有可下證者何》

山梔一分　大黃一分，炒　木通三分　甘草三分，炙　車前子三分，炒　瞿麥三分　赤茯苓三分　人參三分　滑石三分　扁蓄五錢，炒

右用水一盞，燈心二十根，煎半盞，溫服。（天花）

通關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山梔子　大黃炒，各一分　木通　甘草炙　車前子炒　瞿麥　茯苓　人參　滑石各三分　地扁蓄半兩，焙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二三歲者半錢，水半盞，入燈心同煎至三分服。（天花、麻疹）

通關散《幼幼近編》

南星炮　石菖蒲各等分

猪膽汁下，即能言語。（急驚、慢驚）

納穀散《救偏瑣言》

人參　白朮　茯苓　廣皮　山藥　炙甘草

外加陳倉米、大棗、煨薑。（天花）

桑連散《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菉豆粉　桑白皮蜜蒸　苦參各五錢　黃連　天花粉各二錢

爲末，白湯送下三四茶匙。（麻疹）

十一畫

理中圓《閻氏小兒方論》

人參去蘆，剉　白朮剉　乾薑炮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和圓，雞子黃大。每服一圓，水一大盞化開，煎及七分，連滓放溫服，小兒分爲三服，大小以意加減，食前。（初生兒疾病、嘔吐、泄瀉、疳疾、天花、麻疹）

理中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炙　乾薑炙

右水煎服。（天花）

理中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茯　甘草　乾薑　官桂　木香

右薑引，水煎服。嘔者加半夏。（天花）

理中清熱湯《明醫雜著·小兒無補腎法》

白朮炒　山楂　白芍藥炒，各一錢　黃連炒　枳實麩炒　川芎　香附米炒　升麻各七分　葛根一錢二分　甘草　炙草各三分

右用薑水煎服。（食癖、疳疾）

理中溫胃湯《幼科金針·臟寒》

乾薑五分　白芍藥八分　木香五分　元胡索八分　丁香四分

右藥淨，水濃煎，熱服。（胎疾）

理陰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熟地三五七錢，或一二兩　當歸二三錢，或五七錢　炙甘草一二錢　乾薑炒黃色，一二三錢　或加肉桂一二錢

水二鍾，煎七八分。熱服。（慢驚、初生兒疾病、外感、發熱、泄瀉、心腹痛）

黃土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土不拘多少，取曠野背陰處，深掘爲妙

右件安地上，炭火煅透，候冷研爲乾末，用絹或紗兜撲患處，仍服解餘毒之藥。併忌動風發熱等物。（天花）

黃芩加半夏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芩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白芍藥六錢　半夏二錢　生薑一錢

右銼細，加大棗二枚，水一盞，煎七分，食前溫服。（咳喘、天花、麻疹）

黃芩芍藥湯《幼科發揮・調理脾胃》

條芩　黃連　白芍藥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水煎服。（泄瀉）

黃芩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黃芩　山梔子　黃丹

右等分爲細末，用牛蒡子葉取汁，調塗於頂門。（天花）

黃芩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芩一兩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　赤芍藥　川芎四味各半兩　何首烏去粗皮　草烏炮，去皮　玄參三味各一錢半　甘草六錢　荷葉二錢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瘡瘍）

黃芩湯《幼科全書》

黃芩條實者　黃連　當歸　川芎　人參　木香　枳殼　檳榔　青皮　甘草

右水煎，調益元散服。（天花）

黃芩湯《幼科全書》

黃芩　黃連　赤芍藥　生地黃　木通　枳殼　甘草　人參　當歸梢

右水煎，去渣服之，初加酒大黃與之微利。（天花）

黃芩湯《幼科全書》

酒連　酒條芩　當歸　川芎　甘草　木香　白芍

右水煎。（天花）

黃芩湯《嬰童百問・熱瀉》

黃芩一兩半，炒　白芍藥炒　甘草炙，各一兩

右咬咀，每服三錢，棗子一個，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泄瀉、天花、麻疹）

黃芩瀉肺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芩　梔子　枳殼　甘草炙　薄荷　連翹　杏仁去皮尖　大黃　桔梗炒

水煎，食後服。（天花、麻疹）

黃芪六一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芪六兩，蜜水塗炙　甘草一兩，炙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棗二枚，煎七分，無時溫服。（不思食）

黃芪芍藥湯《幼科全書》

黃芪　白芍　酒芩　連翹　防風　荊芥穗　桔梗　甘草　葛根　人參　大力子炒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黃芪固真湯《幼幼集成・諸汗證治》

嫩黃芪一錢　官揀參五分　漂白朮五分　當歸身一錢　炙甘草五分　天圓肉三枚，水煎服。（汗證）

黃芪建中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芪　人參　桔梗　白芍藥　甘草各等分

右銼細，加薑三片，棗二枚，水一盞，煎五分，去渣，溫服。（天花）

黃芪散《小兒藥證直訣》

牡蠣煅　黃芪　生地黃各等分

右爲末，煎服，無時。（汗證）

黃芪散《活幼口義・疳疾證候方議》

黃芪蜜炙　牛黃　人參　天麻　蝎炒　杏仁炒　白茯苓　川當歸　生地黃洗　熟乾地黃洗

右等分爲末，每服小者半錢匕，煎天門冬熟水調服。（疳疾）

黃芪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黃芪　柴胡　乾葛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薄荷三葉，水半盞，煎至三分，約三呷，空心服。（天花）

黃芪湯《蘭室秘藏・小兒門》

黃芪二錢　人參一錢　炙草五分

右咬咀，作一服，水一大盞，煎至半盞，去渣，食遠服。（急驚、慢驚）

黃芪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黃連炒　甘草　桂枝

水煎服。（天花）

黃芪湯《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黃芪蜜炙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生乾地黃　蝦蟆去足，炙焦　鱉甲醋炙焦，各三錢　人參　白茯苓　橘皮　半夏麴　柴胡　史君子略煨　甘草炙，各二錢

右粗末，每二錢，薑棗煎，食前服之。（疳疾）

黃芪調元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甘草　當歸　麥冬

水煎服。（天花）

黃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乾漆一兩，炒煙盡　白蕪荑去扇，半兩　肉豆蔻麵裹煨，去麵，半兩，以上先爲末

雄黃三分，研，水飛

右研拌勻細，每服半錢，煎葱白湯入生油一二點同調下，須調令勻熟即得。如藥冷，再上火溫了，不拘時候。（蟲證）

黃金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黃柏去粗皮，用生蜜潤透，烈日下曬乾，再塗上蜜，凡經十數次爲度　粉草二味各一兩

右件剉焙研爲細末，治口瘡用藥末乾點患處，或用麥門冬熟水調點舌上，令其自化。治豆瘡後目生翳膜，湯泡澄清，無時頻洗，仍投糖煎散、柿煎散二藥。（瘡瘍、天花）

黃柏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黃柏　黃連　升麻　當歸　白頭翁一作白斂　牡蠣　石榴皮　黃芩　寄生　甘草各二分　犀角　艾葉各一分

右十二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百日兒至二百日，一服三合半。（痢疾）

黃柏膏《閻氏小兒方論》

黃柏去粗皮，一兩　甘草四兩　新綠豆一兩半

右同爲細末，生油調，從耳前至眼輪，並厚塗之，日三二次。如早用，瘡不上面，縱有亦少。（天花）

黃柏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凍瘡論》

黃柏末　白斂末，各一兩　白芨末，半兩　生芝麻二合，杵爛取汁

右同研勻細，以蒸蘿蔔一枚，好酒一盞，一處杵爛成膏。每用少許，先以童子小便洗瘡了，後以藥塗。（瘡瘍）

黃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胡黃連　使君子肉　白蕪荑去扇，各一分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出油盡

右爲末，豬膽汁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五丸，米飲下，空心日二服。（疳疾）

黃連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黃連半兩，淨，豬膽汁浸一夜，曬乾　瓜蔞根　烏梅肉焙乾　杏仁浸，去皮，焙　石蓮肉各二錢

右末，牛膽汗浸糕爲糊圓，麻子大。每服五圓，煎烏梅薑蜜湯下。（疳疾）

黃連止蛔湯《幼科全書》

黃連　黃柏　烏梅肉　人參　白朮

水煎服。（天花）

黃連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連去鬚，二兩　當歸去蘆并土，一兩，洗、焙　白頭翁去蘆，三分　蔓菁根三分，洗，焙乾　木香半兩　川楝子麵裹煨，去核，用半兩

右細末，粳米飯和圓，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乳食前，或十五粒。（痢疾）

黃連安神丸《幼科全書》

黃連　當歸　龍膽草各二錢　全蝎七個　石菖蒲　茯神各一錢五分

右共爲末，湯浸蒸餅，杵豬心血爲丸，硃砂爲衣，燈心湯下。（天花、麻疹）

黃連阿膠丸《幼科發揮·肺臟兼證》

黃連三錢　赤茯苓二錢　阿膠炒一錢

右以蓮肉爲末，水調膠和，衆手丸，麻子大，米飲下。（咳喘）

黃連肥兒丸《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鷹瓜黃連淨，一兩　蕪荑焙　麥芽炒　神麴炒，各半兩　青皮去白　史君子肉焙，各二錢半

右末，猪膽汁浸糕圓，麻子大。每七圓，米湯下。（疳疾）

黄連茱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黄連去鬚，一兩　吳茱萸揀去枝梗，半兩　乾薑二錢　巴豆肥大者一箇，去皮

右剉細，同炒至焦黄，去巴豆不用，外爲細末，每服一錢，煎陳米飲調下，日三，乳食前。（腹瀉）

黄連香薷飲《嬰童百問・諸色痢》

扁豆炒　厚朴薑炒，各半兩　黄連薑汁炒　香薷各一兩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薑煎服。（痢疾）

黄連香薷飲《幼科金針・吐瀉》

香薷　藿香　厚朴　扁豆　黄連　白朮　茯苓　豬苓　木通　甘草

右藥加燈心，河水煎服。（吐瀉）

黄連除蠶丸《幼科全書》

黄連二錢　史君子肉一錢五分　川楝肉一錢　蘆薈　夜明砂　蟬退燒蕪荑各一錢二分

右爲末，烏梅肉洗去黑水，杵膏和丸，米飲送下。（天花）

黄連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黄連去鬚　牡蠣粉　貝母去心，各等分，爲細末

右如三味各一兩，即入米粉一兩，研勻細，以粉身。（汗證）

黄連散《儒門事親・小兒病證》

川黄連　黄柏去粗皮用　草決明　輕粉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生小麻油調藥于瘡上塗之，立愈。（瘡瘍）

黄連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黄連　大黄　黄芩　密陀僧　百藥煎各等分　輕粉少許

右爲極細末，每用不以多少，油蜜調擦，神效。（瘡瘍）

黄連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黄連一兩，去鬚，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渣，不拘時服。（天花）

黄連葛根湯《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黄連酒炒　葛根　升麻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黄連湯《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黄連　麥門冬　當歸　黄柏　黄芩　生地黄　黄芪

水煎，去渣，調敗蒲扇灰服之。（天花、麻疹）

黄連犀角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眞犀角三錢　正川連二錢　肥烏梅四個　南木香三分

淨水濃煎，磨木香冲服。（外感）

黄連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淨黄連二錢半

右件細剉，雞子一枚，筯嘴札開一頭大處取清，瓦盞盛，入黄連和勻，釀一時見黄色，以絹濾過成膏。患者仰面卧，外令人挑一字許，頻點目內，覺口中有苦味滿舌，上藥之驗也。豆瘡餘毒攻眼，眵多有熱，用之亦驗。（天花）

黄連解毒合甘桔湯《救偏瑣言》

酒黄連　酒黄芩　酒梔子　薄荷葉　荆芥穗　石膏　桔梗　甘草　連翹　牛蒡子炒

右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黄連解毒湯《痘疹論・鬱毒不散者何》

黄連　黄芩　黄柏　山梔各等分

右末，水二鍾，煎五分，溫服。（痢疾、天花、麻疹、瘡瘍）

黄連解毒湯《幼科全書》

黄連　甘草　人參　木通　連翹　生地黄　川芎　陳皮

右燈心三莖，薄荷少許，水煎服。（初生兒疾病）

黄連解毒湯《幼科全書》

酒連　枳殼　歸尾　酒大黄　甘草

水煎服。（天花）

黄連解毒湯《幼科全書》

防風　荆芥穗　酒黄連　酒黄芩　知母　石膏　桔梗　酒黄柏　梔子

仁　甘草炙　大青　元參　木通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黄連瀉心湯《外科正宗・重舌》

黃連　山梔　荊芥　黃芩　連翹　木通　薄荷　牛蒡子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二鍾，燈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後服。（舌病）

黃堊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黃土二兩，末　陳皮去白，一兩　木香一分　巴豆二十箇，去皮膜，出油盡

右爲末，飯和丸，粟米大。每服三二丸，煎黑豆汁送下，無時。（疳疾）

黃龍散《痲科活人全書·牙疳》

牡黃牛屎尖煅　冰片一分

爲末，以鵝管吹患處。（痲疹）

黃龍湯《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柴胡五錢　黃芩　生甘草各二錢　赤芍藥三錢

右㕮咀，每服二錢，薑一片，棗一枚，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無時。（外感、發熱）

黃鷄煎丸《嬰童百問·疳傷》

柴胡　知母　秦艽　川楝肉炒　宣連各一兩　胡連　蘆薈　鶴虱　蕪荑　檳榔　丹參　川芎　神麴　麥芽炒　青皮　五靈脂各半兩　史君子肉一兩半　水銀粉一錢　痲子五兩　黑豆五升

右爲末，黃雄鷄一只，約斤餘，籠之，專以火痲子飼之。至五日後，去毛令淨，于背上開孔，去腸肚淨，拭乾，令前藥入鷄腹內，以綫縫之。小甑先以黑豆鋪甑底，厚三寸，安鷄在甑中，四旁將黑豆圍裹，上以黑豆蓋之，自日出蒸至晚。候溫冷，取鷄淨肉，研和所得，如硬，入酒面糊同藥末爲丸，如小豆大。二歲二十丸，以意加減，米湯下，無時。如十五歲，以溫酒送下。忌食豬肉雌鷄肉。（疳疾）

萊菔子丸《幼科全書》

萊菔子炒，五錢　胡椒用厚朴水煮晒乾，二分　白朮土炒，一兩

右爲末，湯浸蒸餅爲丸，陳皮湯送下。（天花）

萊菔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開花蘿蔔煎汁，時時與飲。（天花）

菖蒲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石菖蒲　烏頭　杏仁　白礬石　北細辛　豬牙皂各六銖　款冬花　乾生薑　桂心　紫菀各十八銖　蜀椒五銖　吳茱萸六合

右十二味爲末，蜜丸，如梧子。三歲兒飲服五丸，加至十丸，日三。兒小，以意減之，兒大，以意加之。暴嗽，數服便瘥。（咳喘）

菖蒲圓《閻氏小兒方論》

石菖蒲二錢　丹參二錢　人參切去頂，焙，半兩　赤石脂三錢　天門冬去心，焙，秤　麥門冬去心，焙，秤，各一兩

右同爲細末，煉蜜圓，菉豆大，或痲子大。溫水下五七圓，至一二十圓，不計時，日三四服，久服取效。（五遲五軟五硬）

菖蒲丸《幼科金針·齒語行遲》

石菖蒲二錢　人參五錢　麥冬去心，三錢　丹參三錢　川芎三錢　歸身三錢　遠志三錢，甘草汁浸　天冬去心，三錢　辰砂一錢

右藥共爲末，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白湯送下。（五遲五軟五硬）

菖蒲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不語論》

菖蒲　桂心　遠志去心，甘草水煮，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一錢，水一鍾，煎至五分，溫服無時。（舌病）

菖蒲煎《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石菖蒲一兩，一寸九節者良　款冬花去枝梗，一兩　紫菀去土淨，洗，焙乾，一兩　人參去蘆，一兩　桂心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劑，入石臼中杵一二百下，丸皂子大。每服一粒，煎糯米飲化下，食後臨卧服。（咳喘）

萎蕤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萎蕤三錢　石膏一兩　白薇　葛根　羌活　痲黃　川芎　杏仁去皮尖　炙草　木香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八分，去滓溫服。（外感）

菉豆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菉豆粉一兩　淨黃連　乾葛　甘草三味各半兩

右除菉豆粉外，餘三味或曬或焙爲末，入乳鉢同菉豆粉杵勻，每服半錢至一錢，溫豉湯調服。（發熱）

乾漆散《幼幼新書·蛔疳》

狗脊　乾漆　大痲仁　鶴虱以上各等分

右爲細末，炒香。每服一錢，精羊肉湯調下。（急驚）

乾漆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漆一錢，炒煙盡　使君子十四箇，去殼　白蕪荑六十片，去扇　楝樹東邊皮日曬，去粗皮，取白皮，一分

右爲細末，每二三歲兒半錢，以下者一字，沙糖熟水調下，無時。（疳疾、蟲證）

乾漆蕪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乾漆炸碎，炒令煙盡即止　白蕪荑去皮，各等分

右爲末，每小者一字，大者一錢，米飲調下，日三，量大小加減，以差爲度，乳食前。（急驚）

乾薑甘草湯　《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乾薑炮　甘草炙，各四錢

右剉爲散，水一升二合，煎至四合，去滓溫服。（天花）

乾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乾薑末，粥飲調下半錢或一字，量大小與。（泄瀉）

軟金丹　《小兒藥證直訣》

天竺黃　輕粉各二兩　青黛一錢　黑牽牛取頭末　半夏用生薑三錢，搗麵，同焙乾，再爲細末，各三分

右同研勻，熟蜜劑爲膏，薄荷水化下，半皂子大至一皂子大，量兒度多少用之，食後。（咳喘、急驚）

軟金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牛黃別研　丹砂研，水飛　雄黃研，水飛　生犀剉末，細研　天麻　僵蠶去絲嘴　半夏湯洗七次，爲麵　蟬殼去土，湯洗淨，焙　南木香　使君子取肉，各一分　肉豆蔻麵裹煨　香墨各一分半　天南星炮裂　白附子炮裂，各三錢　腻粉一錢　水銀三錢半，用黑鉛三錢半準七錢，結砂子用，半兩　白花蛇　烏蛇二蛇取項後粗處肉，各一兩，酒浸一宿，去皮骨，曝乾，不見火　蜾蠃一兩二錢　麝香一錢，研　龍腦半錢，研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虛者用之　蜈蚣中者二條，生用，須赤足佳　全蝎三十箇　天漿蟲二十五箇，去殼　大檳榔二枚　丁香一錢半　蟾酥三皂子大　金箔　銀箔各十五片

右爲末，逐件旋入，研之細勻，用不蚘皂莢一錠，刮去皮弦，以好酒半升，浸一宿，挼揉取汁，去滓。入石腦油三錢，銀器內文武火煎十數沸，放冷，別煉蜜少許，投內和諸藥得所，大者圓棗大，小者皂子大，別以金銀箔爲衣。每服一圓，金銀薄荷湯化下，涎實者用水銀圓化下，小兒量大小與，大有神驗。（急驚）

軟金丹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砒霜　雄黃研，水飛　巴豆去皮膜

右三味等分，各研細末，先以黃蠟看多少，於石銀器內炭火熔化，入藥末，竹篦子左右手各攪四十九遍，如此七次數足。取下火，乘軟搓成小錠，以油單裏置新瓷器中，要用火烘軟，旋圓如粟米大，或如蘿蔔子大。每服三五粒，量大小病勢加減。赤痢，溫薑汁下，白痢或赤白雜下，並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軟紅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天南星一兩，生，爲末　硃砂半兩，研，水飛　水銀一分，用眞石腦油半盞，同研細　乾蝎梢四十九箇，爲細末

右拌勻。入腦麝各一錢。再研棗肉和劑，入石臼中杵三五百下，圓如皂子大。每服一圓，煎薄荷湯化下，神驗。無時。（急驚）

軟銀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水銀一錢，用鉛一錢結沙子　續隨子四十九箇，去殼　白丁香末一錢　腻粉一錢匕　鷹糞白末，一錢匕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出油盡

右爲細末，棗肉和丸，菉豆大。一歲兒一丸，溫水下，乳食前。（食癖）

麥冬清肺湯　《痲科活人全書・咳嗽》

麥冬　知母　貝母　黃芩　杏仁　天花粉　枳殼　陳皮　丹皮　查肉　桔梗

水煎服。（痲疹）

麥冬飲　《幼科鐵鏡・附方》

麥冬　黃芪　當歸　人參　五味子　生地　（虛羸）

麥冬湯　《痲科活人全書・咬牙》

生地黃　當歸身　麥冬　白芍藥

水煎服。（痲疹）

麥門冬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麥門冬十八銖　石膏　寒水石　甘草各半兩　桂心八銖

右五味㕮咀，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每服一合，日三。（外感）

麥門冬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麥門冬去心，一兩　紫菀去蘆，三分　甘草二錢半　桂枝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以綿蘸滴兒口中，晝夜四五遍，仍節乳哺。（咳喘）

麥門冬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麥門冬去心　乾葛二味各三錢　人參去蘆　赤芍藥　升麻　赤茯苓去皮　甘草五味各二錢　石膏末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發熱）

麥門冬湯《痲科活人全書·咳嗽》

麥冬去心　葛根　熟石膏各一錢　茯苓　赤芍藥酒炒，各六分　升麻　炙甘草各四分

水煎服。（痲疹）

麥門冬導赤散《救偏瑣言》

木通　麥門冬　甘草　黃連各等分

右燈心引，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麥湯散《幼幼新書·夾驚傷寒》

知母　人參　茯苓　杏仁去白　肉桂　石膏　滑石　甜葶藶　甘草炙　地骨皮各等分　痲黃去節，加一兩多

右爲末。每服一錢，看大小，用麥煎湯調下，依形候調理。（外感）

麥湯散《幼幼新書·傷寒發斑》

地骨皮炒　甘草炙　滑石各半分　痲黃去節　人參　知母　羌活　大黃用濕紙裹，煨令熟，切　甜葶藶用紙隔炒，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嬰孩小兒一字或半錢。五四歲一錢。以水一藥注或半銀盞，入小麥或七粒，或十四粒，煎十數沸服。（咳喘、水痘）

麥煎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骨蒸論》

鱉甲醋炙，去裙襴　大黃紙裹煨熟　恆山　柴胡去苗　赤茯苓去黑皮　乾生漆炒煙盡　當歸去蘆，洗淨，酒浸一宿　白朮　生地黃　石膏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小麥五十粒，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食後臨卧。有虛汗者，加痲黃根一兩。（發熱）

麥煎散《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滑石　地骨皮　赤芍藥　石膏　白茯苓　杏仁　知母　生甘草　葶藶子　人參各半兩　痲黃去節，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麥子煎湯調下。如初生芽兒感冒風冷，鼻塞身熱，噴嚏多啼，每一字用麥子煎湯調下。（外感、發熱、痲疹、水痘）

麥煎湯《幼科金針·盜汗自汗》

黃芪　白朮　牡蠣　痲黃節

右藥加炒浮小麥煎服。（汗證）

麥錢散《外科正宗·小兒痘風瘡》

小麥一升，炒枯黃色，乘熱入鉢內　硫黃四兩　白砒一兩

右先將硫、砒爲細末，乘麥熱時，同入鉢內攪勻，待冷取起，加烟膠半斤，川椒三兩，生枯礬各二兩，共碾細末。臨用葱湯洗淨，用痲油調搽，油紙蓋札，三日一換，三次愈。（瘡瘍、天花）

梅肉丸《嬰童百問·疳傷》

龍膽草　定粉　烏梅肉炒　黃連蒸，各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黍米大。每服二十丸，溫水送下。（疳疾）

梅花飲子《嬰童百問·齁鮯》

硼砂　馬牙硝　礜硝俱另研　甘草炙，各半兩　人參一兩　辰砂二錢半　片腦　麝香各一字

右八味爲末，以磁器收之。遇有此證，服一匙，麥門冬湯調下。氣喘欬嗽，桑白皮湯調下；常服薄荷湯下。（咳喘）

梔子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梔子七枚　大棗四枚，炙黑　川黃連五分　礬石四分　黃柏三分

右五味爲末，蜜圓，如小豆大。服五圓，日三夜二服，不知，稍至十圓。（痢疾）

梔子仁湯《嬰童百問·壯熱溫壯》

梔子仁　赤芍　大青　知母　柴胡各一兩　甘草半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

者，麩炒微黃色　升麻　黃芩　石膏各二兩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六分，去滓，不拘時溫服。（發熱）

梔子仁湯《保嬰撮要・時毒》

鬱金　枳殼麩炒　升麻　山梔仁　牛蒡子研碎，炒　大黃炒，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三錢，蜜水調服。（瘡瘍）

梔子清肝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柴胡　梔子炒　牡丹皮各一錢　茯苓　川芎　芍藥　當歸　牛蒡子炒，各七分　甘草

右水煎，子母服。（發熱、天花、麻疹）

梔子清肝湯《幼科金針・耳沁》

柴胡　黃芩　牛蒡子　川芎　白芍　焦山梔　石膏　丹皮　歸身　黃連　甘草

以上各等分，加燈心煎服。（發熱）

梔子仁散《嬰童百問・小便不通》

梔子仁五枚　茅根　冬葵子各半兩　生甘草減半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煎五分，去滓，不拘時溫服。（初生兒疾病）

硇硝紫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硇硝　大黃各四兩　半夏　甘遂各二兩　代赭一兩　巴豆二百枚　杏仁一百二十枚

右七味爲末，別擣巴豆、杏仁，治如膏，旋內藥末擣三千杵，令相和合，強者內少蜜，百日兒服如胡豆一丸，過百日至一歲服二丸，隨兒大小以意節度，當候兒大便中藥出爲愈。若不出，更服如初。（食癖）

爽神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白朮　人參去蘆　白茯苓各一兩　桔梗去蘆　瓜蔞　甘草各半兩　細辛去苗，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荆芥、薄荷各少許，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咳喘）

排毒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大黃一兩　白芷　沉香　木香各半兩　穿山甲土炒焦卷，七片　當歸梢一兩

右爲細末，看虛實大小加減，長流水煎沸調服。（天花）

排風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蘚皮　白朮　白芍藥　薄桂去粗皮　防風去蘆　川芎　當歸酒洗　杏仁湯泡，去皮尖　甘草炙，九味各半兩　川獨活　麻黃去根節　白茯苓去皮，三味各七錢半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鶴膝）

排氣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和陣》

陳皮一錢五分　木香七分，或一錢　藿香一錢五分　香附二錢　枳殼一錢五分　澤瀉二錢　烏藥二錢　厚朴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熱服。（心腹痛）

掩臍法《嬰童百問・大小便不通》

海螵四十九粒　葱根七個　黑豆七個　鹽少許

右同研爛，捏成一餅，烘熱放臍上，以帛扎定，久則自通。（初生兒疾病）

提金散《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罌粟殼水潤，去其筋膜，曬乾，二兩　烏梅擇肥者，水洗，去核取肉，焙乾，七錢　甘草　陳皮去白，各七錢　蘇州薄荷葉二兩

蜜丸，圓眼大。卧時令噙化一丸，妙。（咳喘）

推水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

天仙子不以多少，新瓦上焙乾，四月間採。又名水仙子，乃蝌蚪也　乾薑一兩，炮　烏梅肉一兩，焙稱　湯瓶碱半兩　甘草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煎水索頭湯放冷調下，無時。良久推水不要飲，是效。（疳疾）

推氣丸《嬰童百問・積滯》

大黃　陳皮　檳榔　枳實炒，去穰　黃芩　黑牽牛各等分，生用

右爲細末，煉蜜丸，綠豆大。每服二三十丸，臨卧溫水下，量虛實加減。（腫脹、食癖）

捻頭散《小兒藥證直訣》

延胡索　川苦楝各等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五分或一錢，捻頭湯調下，量多少與之。如無捻頭湯，即湯中滴油數點，食前。（淋證）

接生如聖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赤石脂二兩　硝石半兩　白礬枯過，一分

右爲細末，糯米粥和丸，菉豆大。每服十丸十五丸，溫水送下，食後，日三服。如日一次發者，服半月即愈。（急驚）

控心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全蝎二十四箇，炒　雄黃　麻黃去節，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用胡荽煎酒調下。（天花）

控痰散《幼科全書》

蝎梢　銅青各五分　硃砂一錢　膩粉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臘茶清調下，吐去風痰。（初生兒疾病）

控涎散《幼科全書》

辰砂三分　雄黃三分　兒茶五分　黃柏五分

右共爲細末，少許吹之。（天花）

探生散《東醫寶鑑·急慢驚風通治》

雄黃　沒藥各一錢　乳香五分　麝香一字

右爲末，吹少許入鼻，如眼淚鼻涕俱出者可治。（急驚、慢驚）

救生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獺豬血臘月內，以新瓦罐子盛，挂於屋東山陰乾，取末一兩　馬牙硝一兩，研　硼砂研　硃砂水飛　牛黃研　龍腦研　麝香各一錢，別研

右同研極細，每二歲兒，取一錢，新汲水調下。大便下惡物，瘡疱紅色爲度，不過再服，神驗無比。（天花、麻疹）

救苦散《幼科全書》

羌活　防風　牛蒡　桔梗　酒芩　荆穗　連翹　人中黃

右淡竹葉燈心爲引，薑汁少調，細細嚥之。（天花）

救苦散《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人中白火煅，五錢　寒水石飛過，三錢　青黛五分　僵蠶炒　黃柏　冰片各一錢五分　牛黃二分

右爲細末，先以苦茶洗患處，然後以末搽上，三五次少愈，十次全愈。（麻疹）

敗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用屋爛草，或蓋牆爛草多年者佳。如無，曠野生者尤佳。爲末搽之。（天花）

敗毒牛黃丹《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眞牛黃　大黃末，各一兩　粉霜　珍珠末，各一兩

右件同研勻，煉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十粒，煎人參湯下。（天花）

敗毒散《小兒藥證直訣》

柴胡洗，去蘆　前胡　川芎　枳殼　羌活　獨活　茯苓　桔梗炒　人參各一兩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生薑薄荷煎。（外感、發熱）

敗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白芍藥　甘草炙　雄黃醋煮，水飛，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蜜水調下。無時。（天花）

敗毒散《壽世保元·初起發熱治法》

升麻　乾葛　紫蘇　川芎　羌活　防風　荆芥　前胡　薄荷　桔梗去蘆　枳殼去穰　牛蒡子　蟬蛻　山查肉　地骨皮　甘草

右剉一劑，生薑一片，水煎，臨服加葱白汁五匙，熱服。一方無乾葛，加紫草。（天花）

異功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炙　白朮　歸身　木香　桂心　陳皮　訶子　丁香　白茯苓子　炙甘草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異功散《小兒藥證直訣》

人參切，去頂　茯苓去皮　白朮　陳皮剉　甘草各等分，炒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五片，棗二個，同煎至七分，食前溫服，量多少與之。（不思食、嘔吐、泄瀉、食癖、疳疾、瘡瘍、天花、麻疹）

異功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人參　茯苓　白朮　甘草炒　橘紅　木香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急驚）

異功散《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當歸酒洗　肉豆蔻煨，去油　陳皮　白朮去蘆，炒　白茯苓去皮　大附子麵包煨，去皮臍　半夏薑汁炒，各一錢　厚朴薑炒　肉桂各八分　人參五分　小丁香七粒　木香磨，八分

右剉一劑，生薑三片、棗一枚、水一鍾，煎至八分，溫服。（天花）

異香散《嬰童百問・腹痛》

透明沒藥

右爲末，薑湯調下一錢匕。（心腹痛）

異聖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豬蹄甲不以多少，淨洗，去帶毛處，剉碎，於鍋內炒令烟盡取出，於地上厚鋪紙，薄攤其藥，以盆蓋之，候三日，出火毒畢，爲細末　金星石　銀星石　青礞石各半斤，三石同入一合內，以馬糞和泥，固濟曬乾，先用熟火漸漸燒之，次添炭火煅之，通赤取出，仍先令掘一地坑，深一尺，取藥合在地坑內，用土蓋埋二日，出火毒，爲細末

右用豬蹄甲末二兩，石末一兩半，再研勻細，入生麻油半兩，再研極勻。每服半錢，以漿水研百遍調下，空心食前服，小者減之。（急驚）

野通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乾野人糞炭火煅爲灰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新汲水入蜜調下。（天花）

啄木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臘月啄木鳥一箇，用無灰酒三升，先以瓦罐子一箇，底鋪荆芥穗葉厚一寸，上頓啄木鳥。又用荆芥穗葉蓋一寸厚，傾酒在內，仍用紙封合，鹽泥固濟，炭火煅之，候酒乾青煙出爲度。去火放冷，只取啄木鳥研爲末，次入下項藥。

石膏二兩，煅，研　鐵粉用漿水半升煮盡，研細末，用一兩　朱砂一分，研，水飛　附子一兩，正坐者，炮裂，去皮臍　麝香一分，研　腦子一錢，研

右同勻細末，每服一錢。先令病人呷溫水三兩口，以溫酒一盞，先少許調藥飲之，餘酒送之，服畢便就枕睡少時。臨發時一服，候一兩日更服一次。每兩日服，不過十服即愈。（急驚）

蚵蚾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右取糞蟲壹杓置桶中，以尿浸之，桶上要乾，不與蟲走。卻將蟾蜍打殺，頓在蟲中，恁與蟲食一日夜。次以新布作袋，盡包繫定，置之急流一宿。取出，瓦上焙爲末，入麝一字，粳飯揉圓，麻子大。每二三十圓，米飲下。（疳疾）

蛇床散《幼幼新書・走馬疳》

蛇床子　蠶故紙共燒爲灰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乾貼牙上。（疳疾）

蛇蜕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馬勃一兩　皂莢子二七個　蛇退皮全者一條

右入小罐子內封泥燒，不得出煙，存性。研爲末，溫水調下一錢，食後。（天花、麻疹）

蛇蜕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蛇蜕二錢，爲末　瓜蔞仁五錢，研爛

右用羊肝一片批開，入藥末二錢，線扎緊，用米泔煮熟，頻與兒食，或乳母食。（天花）

蛇黄圓《小兒藥證直訣》

蛇黄真者三個，火煅，醋淬　鬱金七分，一處爲末　麝香一匕

右爲末，飯圓，桐子大。每服一二圓，煎金銀磨刀水化下。（驚悸、初生兒疾病）

問命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瓜蒂半兩　細辛去苗，一分　乾地龍去土，一分，炒　白礬灰一分　藜蘆去蘆，一分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吹鼻中，得噦即吉，若有蟲出即愈。（疳疾）

常山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常山　檳榔二味各二兩　烏梅一兩，和核

右前二味各剉片，各用醇醋釀一宿，常山炒乾，檳榔曬乾，仍同烏梅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熱末發先空心帶涼服。仍忌雞酒羊麵生果毒物。有寒熱經久不除者，加此劑於小柴胡湯或藿香飲內同煎亦效。（發熱）

梨汁粥《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以鴨梨三枚切碎，以水二升，煮取汁一升，去滓，入粳米一合，煮粥

食之。（發熱）

梨漿飲《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熱證治》

青蒿取花頭，用童子小便浸一二次，日乾爲度　柴胡去蘆　人參　黃芩去心　前胡　秦艽去土蘆　甘草炙

右等分，㕮咀，每服一歲兒半錢，兩歲一錢匕，水小小盞，入生藕、生梨如無生梨，梨條亦可。薄荷二葉、生地黃一寸，同煎至半盞，去滓，通口空心食前服。（發熱）

進食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木香　枳殼麩炒，去瓤　當歸去鬚，洗，焙　代赭石火煅醋淬，不計遍數，以易碎爲度，別研　朱砂研，飛，各半兩　巴豆霜一分

右爲末，糊丸黍米大。一歲兒一丸，溫水下，無時。（嘔吐、泄瀉、痢疾、食癖、腫脹）

脱甲散《活幼口議·議十種熱證候》

柴胡三錢，去蘆　川當歸淨，洗，二錢　龍膽草三錢，去蘆　白茯苓二錢半　人參二錢　知母三錢　甘草炙，四錢　川芎二錢　麻黃二錢，去節，又根一錢半

右件爲細末，每服一大錢，水小小盞，入小葱白連鬚一寸，同煎至半，溫服，不拘時候。（發熱）

脱殼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以鷄子抱出殼子，於新瓦上焙乾，去膜取殼，搗研如粉細，用酒調一字，塗兒唇上，令兒舐，或以酒調塗風池、背上、心前。（天花）

脱齒散《幼幼新書·瘡疹出不快》

右以人牙齒脱落者，不拘多少，於瓷瓶内固濟，大火煅令通赤，候冷取出爲末。用薄荷酒調下半錢，良久脈平和，毒氣散，瘡如粟米。（痘疹）

啓雲抱龍丸《幼科金針·天哮》

膽星一兩　防風一兩　花粉一兩　薄荷一兩　僵蠶五錢　白附子五錢　雄黃三錢　辰砂二錢

右藥煉爲丸，露水、竹瀝磨服。（咳喘）

第一日方《石室秘錄·諸眞人傳授兒科》

黃芪　茯苓　元參各三錢　白朮　甘草　柴胡　荆芥各一錢　升麻　陳皮各五分　當歸　川芎　麥冬各二錢

先用金銀花五分，水三碗，煎湯二碗，再煎藥至五分，與小兒飲之。此方五歲以上，俱照此分兩，五歲以下減半，週歲内者又遞減之。（天花）

第二日方《石室秘錄·諸眞人傳授兒科》

白朮　桔梗　白芥子　茯苓各二錢　麥冬　黑參　白芍　金銀花各三錢　甘草　柴胡　荆芥各一錢　當歸　生地各五錢　升麻三分

水煎服。（天花）

第三日方《石室秘錄·諸眞人傳授兒科》

人參五分　白芍　茯苓各三錢　神麴三分　白朮　黑參各二錢　丹皮一錢

水煎服。（天花）

第四日方《石室秘錄·諸眞人傳授兒科》

人參　甘草各一錢　當歸　白芍各二錢　熟地黃自製，五錢　白茯苓　金銀花　黑參　白朮各三錢　陳皮　神麴各五分

（天花）

第五日方《石室秘錄·諸眞人傳授兒科》

人參　甘草各一錢　茯苓三錢　白朮二錢（天花）

麻仁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麻子仁二兩杵爛，熬以水，研取汁，入鹽少許，服之立效。（嘔吐）

麻杏甘石湯《麻科活人全書·出不快發不出》

麻黃去節，三錢　杏仁去皮尖，研碎，二十粒　石膏五錢　炙甘草一錢

水煎服。（麻疹）

麻黃甘草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麻黃五分　生甘草三分

右水煎服。（天花）

麻黃附子細辛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淨麻黃三錢　熟附片三錢　北細辛一錢

淨水煎濃，溫冷服。（外感）

麻黃黃芩湯《活人書》

麻黃去節，一兩　黃芩炒　赤芍藥各半兩　甘草炙　桂枝去皮，各一分

右搗羅爲細末，每服二錢，滾水調下，日三服。（外感）

麻黄散《幼科全書》

升麻酒洗　麻黄蜜酒同煎　人中黄　牛蒡子　蟬蜕去土足翅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麻黄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麻黄蜜同酒炒黑　枳殼　赤茯苓　木通　蘇葉　前胡　葛根　連翹

牛蒡子　蟲蜕　紅花

葱白引，水煎熱服。（麻疹）

麻黄葛根湯《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麻黄去節，一兩五錢　赤芍藥一兩五錢　葛根一兩半　葱白二莖　豉半合

右剉散，每服二字，煎服。（急驚）

麻黄紫草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麻黄去節　人參各一分　杏仁七枚，去皮尖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二盞，用紫草五寸，同煎至一盞，去滓，分爲三四服，分作二日服，未可服諸藥。（天花）

麻黄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麻黄　生薑　黄芩各一兩　甘草　桂心　石膏　芍藥各半兩　杏仁十枚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兒若小，以意減之。（外感）

麻黄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麻黄四兩　甘草一兩　桂心五寸　半夏　生薑各二兩　五味子半升

右六味㕮咀，以水五升，煮取二升。百日兒服一合，大小節度，服之便愈。（咳喘）

麻黄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麻黄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鷄舌香　甘草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三服，日三。（瘡瘍）

麻黄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麻黄一兩半　獨活　射干　甘草　桂心　青木香　石膏　黄芩各一兩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爲四服，日再。（瘡瘍）

麻黄湯《小兒藥證直訣》

麻黄去節，三錢，水煮，去沫漉出曬乾　肉桂二錢　甘草炙，一錢　杏仁七個，去皮尖，麩炒黄，研膏

每服一錢，水煎服，以汗出爲度。自汗者，不宜服。（外感、天花）

麻黄湯《幼幼新書・瘡疹太盛》

麻黄　杏仁　桑白皮　甘草炙，各一分

右件爲剉散，每藥一兩，用水七合，煎至四分，放溫服。若脈數有熱未退，入竹瀝一半代水煎。或咽喉痛幷嗽，入麝香少許。（痘疹）

麻黄湯《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麻黄去根節，製過　升麻　牛蒡子炒　蟬殼洗淨，去足翅　甘草各一錢　煩渴加石膏末四錢

右剉細，加臘茶葉一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服。（麻疹）

麻黄湯《幼科金針・咳嗽》

柴胡　麻黄　蘇葉　甘草　桔梗　枳殼　橘紅　防風　蘇子　熟半夏

加薑三片，水煎服。（咳喘）

麻黄發表湯《幼科金針・傷寒》

麻黄　柴胡　乾葛　防風　羌活　蘇葉　甘草　淡豆豉

加葱白七莖，煎服。（外感）

麻黄解表湯《救偏瑣言》

麻黄去根節，酒炒黑色　羌活　升麻　葛根　防風　荆穗　甘草　蟬退

大力子　桔梗

右各等分，水煎，入燒人糞同服。（天花）

麻黄蝎梢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麻黄去根節，半兩　蝎梢十四箇

右將二味碎之，用薄荷葉裹遍，外更用紙裹了，於水蘸濕，慢火中煨紙及葉乾透，取出爲末，每服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無時。（急驚）

鹿角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鹿角粉、大豆末等分相和，乳汁塗上，令兒吮服之。（嘔吐）

商陸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商陸一兩　淨黄連半兩

右二味焙爲末，薑汁煮麵糊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用溫

紫蘇熟水空心下，或溫葱湯。（腫脹）

羚羊角圓《閻氏小兒方論》

羚羊角尖細而節密者是，剉，取末　生乾地黃焙，秤　虎脛骨敲破，塗酥炙黃　酸棗仁去皮，秤，炒　白茯苓各半兩　桂去皮，取有味處，不見火　防風去蘆頭，切焙　當歸同上　黃芪切，焙，各一分

右同爲細末，煉蜜和成劑，每服一皂子大，兒大者加之。食前，溫水化下，日三四服，取效。（五遲五軟五硬、虛羸）

羚羊角丸《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羚羊角取末，五錢　虎脛骨醋炙黃，五錢　生地黃焙，不見鐵，五錢　酸棗仁去皮，五錢　肉桂去皮，不見火，五分　防風五分　當歸五分　黃芪五分

右爲末，煉蜜丸如皂子大。每服一丸，食煎溫水化下，日進三服。（天花）

羚羊角散《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羚羊角鎊，五錢　羌活去蘆，五錢　玄參五錢　車前子五錢　黃芩去黑心，五錢　山梔仁五錢　瓜蔞五錢　胡黃連三分　菊花三分　細辛去苗，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食後，竹葉煎湯調服。（天花）

羚羊角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羚羊角鎊　黃芩　黃芪　草決明　車前子　升麻　防風　大黃　芒硝　各等分

右以水一盞，煎半盞，去滓，稍熱服。（天花、麻疹）

羚羊角散《嬰童百問·潮熱》

地骨皮　秦艽　人參去蘆　羚羊角鎊　大黃蒸　麥冬　枳殼　柴胡　白茯　赤芍　桑白皮　鱉甲酥炙黃，各一兩

右剉，每服二錢，水一盞，入青蒿少許，煎溫服食後，兒小分爲三服。（發熱）

羚羊角散《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羚羊角屑　眞犀角屑　北防風　白茯神　陳枳殼　大麥冬去心　官揀參　粉乾葛　北柴胡　熟石膏　炙甘草已上各七錢五分　眞龍齒煅，二錢五分

右研粗末，每用三錢，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渣溫服，不拘時。（急驚）

羚羊角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羚羊角　蟬殼半分　茯神去心　麥門冬　柴胡　地骨皮各一分　黃芩　甘草炒，半分

右剉散，每一錢，薑棗煎服。（發熱、驚悸）

羚羊角飲子《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羚羊角一兩　五味子一兩　細辛一兩　大黃一兩　知母一兩　芒硝一兩　防風一兩

右剉，每服五錢，水一盞，煎五分，去滓，食後溫服。（天花）

剪刀股圓《小兒藥證直訣》

硃砂　天竺黃各研　白僵蠶去頭足，炒　蝎去毒，炒　乾蟾去四足並腸，洗，炙焦黃爲末　蟬殼去劍　五靈脂去黃者爲末，各一分　牛黃　龍腦並研，各一字　麝香研，五分　蛇黃五錢，燒赤醋淬三五次，放水研飛

右藥末共二兩四錢，東流水煮白麵糊圓，桐子大。每服一圓，剪刀環頭研破，食後，薄荷湯化下。（急驚、慢驚、嘔吐）

剪紅丸《幼科發揮·痢》

當歸身　黃連炒　槐角子炒　側栢叶炒　荆芥穗　枳殼炒，各等分

右爲末，酒煮面糊丸，麻子大。陳米湯下。（痢疾）

清化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芍藥　麥冬各二錢　丹皮　茯苓　黃芩　生地各三錢　石斛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食遠溫服。（發熱）

清心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人參　茯神　防風　朱砂　柴胡各二錢　金箔三十片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竹瀝調下。（驚悸）

清心凉膈丸《幼幼近編》

南星　半夏　白附各一兩　鬱金　川烏各三錢

爲末，黃牛膽汁拌勻，仍入膽內，紮口高懸，透風陰乾，陳久更妙。臨用，每兩入青黛、焰硝、硼砂、明礬、雄黃、辰砂各一錢，片腦一分，面糊爲丸，黍米大，薑湯送下。（急驚、慢驚）

清心蓮子飲《保嬰撮要·便癰》

黃芩炒　麥門冬　地骨皮　車前子炒　甘草各三錢半　石蓮肉　茯苓

黃芪炒　柴胡　人參各二錢

右每服五錢，水煎。（瘡瘍）

清心蓮子飲《幼科鐵鏡・附方》

麥冬　地骨皮　黃芩　甘草　白茯　黃芪　柴胡　車前　石蓮肉　人參（尿白、淋證）

清肌透毒湯《救偏瑣言》

乾葛八分・前胡一錢　桔梗四分　甘草二分　山楂二錢　荆芥穗　蟬蛻各三分

加薑一片。（天花）

清血丸《幼科全書》

槐子炒　荆芥穗燬　側柏叶炒

右爲末，醋糊丸，陳米湯吞下。（痢疾）

清肝明目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　川芎　羌活　防風　山梔仁　龍膽草　柴胡　木賊　蜜蒙花各等分

右銼細，共爲末，每服一錢，淡沙糖水調服。（天花）

清肝益榮湯《保嬰撮要・熱毒瘰癧》

柴胡　山梔炒，各五分　龍膽草酒拌炒黑，五分　當歸　川芎　芍藥各一錢　熟地黃自製　白朮炒　木瓜不犯鐵器　茯苓　薏苡仁各五分　甘草三分

右水煎服。（瘡瘍）

清肝流氣飲《瘡瘍經驗全書・疹腮毒》

枳殼　桔梗　黃芪　前胡　羌活　甘草　石膏　防風　川芎　芍藥　荆芥　白芷　生地　薄荷（疹腮）

清金攻毒飲《救偏瑣言》

桔梗　甘草　牛蒡　大黃　元參　前胡　山楂　山豆根　枳殼　荆芥穗　蟬蛻　僵蠶

加燈草一分。（天花）

清金降火湯《麻科活人全書・瘖啞聲音不清》

當歸　白芍藥酒炒　生地黃酒洗　栝蔞仁　白茯苓　陳皮　貝母去心，薑汁蒸　桑白皮蜜炒　麥冬　黃芩酒炒　杏仁去皮尖　黃連酒炒　梔仁炒　元參　蘇梗　石膏　天冬　甘草　薑三片引，水煎服。（麻疹）

清金散火湯《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麻黃泡去綠汁　蘇葉　牛蒡子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清金飲《幼科鐵鏡・附方》

前胡　杏仁　桔梗　桑皮　半夏　甘草　旋覆花　薄荷　陳皮

水煎。（外感）

清金解渴湯《救偏瑣言》

石膏　生地　黃連　桔梗　荆芥　甘草　花粉　牛蒡　蓮翹　葛根

加燈心三十莖，竹葉三十片。（天花）

清金瀉火湯《幼科全書》

生片芩　知母　石膏　桔梗　甘草　馬兜鈴　麥冬　天門冬　木通　山梔仁　天花粉

右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清肺消毒化痰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牛蒡子　荆芥穗　防風　貝母各五分　連翹　黃芩　前胡　茯苓各七分　枳殼　桔梗各一錢　甘草三分

水煎十餘次，徐徐服。（麻疹）

清肺消毒湯《麻科活人全書・不食吃食太早貪食不厭》

防風　枳殼各五分　連翹　前胡　黃芩　桔梗各一錢　荆芥　甘草各四分

水煎，作十餘次服。（麻疹）

清肺飲《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咳證治》

人參去蘆，半兩　柴胡净，洗，貳兩　杏仁湯泡去皮尖　桔梗剉，炒　赤芍藥　荆芥　枳殼去穰，麪炒　桑白皮炒　北五味　麻黃　半夏湯泡柒次，各一兩　旋覆花五錢　甘草一兩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葱一根，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薄荷同煎。（咳喘）

清肺飲《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桑白皮炒，半兩　紫蘇　北前胡　黃芩　當歸　天門冬去心　連翹　防風　赤茯苓　北梗　生乾地黃　甘草炙，各一分

右剉，每服二錢，井水煎，食後服。（疳疾）

清肺飲《育嬰秘訣·咳嗽喘各色證治》

前胡去蘆　柴胡　荆芥　桑白皮蜜炙　炙甘草　枳殼各三分　知母　貝母　薄荷葉　茯苓　桔梗　紫蘇　阿膠炒　杏仁去皮，另研　天冬各五分

爲散，用烏梅同煎，去渣服。（咳喘）

清肺飲《幼科金針·咳嗽》

前胡　桑皮　枯芩　杏仁　橘紅　百部　川貝　款冬花　桔梗　生甘草　蘇子　枳殼

加燈心一撮，水煎服。（咳喘）

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鼻通多涕鼻乾無涕》

杏仁　貝母　茯苓各一錢　陳皮　桔梗　五味子　甘草各五分

水煎服。（麻疹）

清肺飲《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信前胡一錢　北柴胡七分　桑白皮五分　陳枳殼一錢　淨知母一錢　川貝母一錢　南薄荷七分　白雲苓一錢　白桔梗一錢　金井膠一錢　大麥冬一錢　荆芥穗一錢　炙甘草五分

水煎，熱服，切忌油膩。（咳喘）

清肺飲《幼科直言·傷寒咳嗽》

黃芩　蘇子　貝母　歸尾　陳皮　甘草　苡仁　花粉　連翹　薄荷　桑白

竹葉三片爲引。（咳喘）

清肺湯《幼科鐵鏡·附方》

白朮　茯苓　陳皮　薄荷　南星　桑皮　細辛　甘草　桔梗

（咳喘）

清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枯黃芩　貝母　知母　桔梗各七分　防風　炙甘草各四分

水煎服。（麻疹）

清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川練子去核　黃柏炙，剉　地榆炙　當歸去鬚，洗焙　黃連去鬚，炒

右各半兩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溫服，無時。（泄瀉）

清胃散《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雅黃連　白當歸　綠升麻　懷生地　粉丹皮　白芷梢等分　北細辛減半

淨水煎，滾熱服。（疳疾）

清胃散《麻科活人全書·口氣臭》

生地黃四錢　升麻一錢五分　丹皮五錢　當歸　黃連酒蒸，各三錢

石膏引。（麻疹）

清胃湯《幼科鐵鏡·附方》

山梔子　生地　牡丹皮　黃連　當歸（泄瀉）

清咽利膈湯《保嬰撮要·腮癰》

玄參　升麻　桔梗炒　甘草炒　茯苓　防風　黃芩炒　黃連炒　牛蒡子炒，杵　芍藥炒，各等分

右每服一二錢，水煎。（瘡瘍）

清咽滋肺湯《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元參　牛蒡子　荆芥　貝母　麥冬　栝蔞根　馬兜鈴　明玉竹　桔梗各八分　甘草四分

水煎服。（麻疹）

清涼攻毒飲《救偏瑣言》

石膏研，三錢至一兩　川黃連一錢至三錢　大黃三錢至六錢　木通　紅花　荆芥各四分　牛蒡一錢五分　犀角磨汁，三分　青皮七分　丹皮　地丁各一錢　生地五錢至一兩

加燈草一分。（天花）

清涼飲《保嬰撮要·腮癰》

赤芍藥　當歸　甘草　大黃各等分

右每服一錢，水煎。（瘡瘍）

清涼飲子《嬰童百問·惡核瘰癧》

大黃　連翹　芍藥　羌活　當歸　防風　甘草　山梔仁各等分

右爲餅子，每服一大錢，水半盞，煎三分，去滓，不拘時候。（瘡瘍）

清凉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大黃　淨黃連　黃柏　赤葛　細辛和葉　薄荷葉　風化朴消七味各一兩

右前六味或曬或焙爲末，臨入朴消乳鉢內同杵勻。每用一錢至二錢，冷水加薑汁調塗太陽，或新汲井水調妙。熟癩以凉米湯水調搽患處。（瘡瘍）

清神化毒湯《幼科全書》

升麻　生地　木通　麥冬　防風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清神散火湯《幼科全書》

木通　麥冬　元參　黃連　梔子仁　甘草

右燈心引，水煎，研辰砂調服。（天花）

清疳丸《幼科金針・痧癆》

胡黃連二錢　川連二錢　龍膽草一錢五分　乾蟾頭一錢　川芎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青皮一錢五分，醋炙　蘆薈一錢五分　使君子肉一錢五分

右藥共爲末，神麴和丸。每服七十丸，糯米飲下。（疳疾）

清宵忘晝飲《救偏瑣言》

黃連　丹皮　生地　木通　甘草　荆芥穗　黑梔

加燈心、竹葉。（天花）

清陽湯《麻科活人全書・忌食辣熱物誤用辛熱藥餌》

荆芥穗　防風　前胡　連翹　元參各四分　薄荷葉　牛蒡子　枳殼　黃芩　木通　麥冬　淡竹葉各三分　桔梗四分　升麻三分　甘草二分

薑、燈芯引。（麻疹）

清暑透毒湯《救偏瑣言》

陳皮去白　厚朴　甘草各四分　乾葛根　蟬蛻各三分　澤瀉　香薷各五分　黃連　青皮各七分　滑石三錢　扁豆一錢

加燈心一分。（天花）

清揚飲子《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西河柳五錢　麥冬　元參各二錢　牛蒡子炒　葛根各一錢五分　知母蜜炒　蟬蛻肚洗去土　薄荷葉　荆芥穗　甘草各一錢　淡竹葉三十片

水煎服。（麻疹）

清暑益氣湯《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官揀參六分　炙黃芪一錢　漂白朮一錢　六神麴五分　宣澤瀉五分　川黃柏五分　杭青皮五分　粉乾葛一錢　北五味三分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一片，大棗三枚爲引，水煎，熱服。（外感）

清解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熱證治》

北參　防風　大麻　北前胡　茯苓　北梗　枳殼剉　甘草各二錢　細辛　柴胡各一錢半　川芎三錢

右末，每一錢，水小盞，薄荷乾三葉，略煎，溫和服。（發熱）

清脾飲《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杭青皮一錢　製半夏一錢　枯黃芩一錢　草果仁五分　白雲苓一錢　北柴胡一錢　眞陳皮一錢　漂白朮一錢　川厚朴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熱服。（急驚）

清脾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厚朴如前製，一兩　烏梅打破，去仁　半夏如前製　良薑剉，用東壁土炒　青皮去白，四味各半兩　甘草炙，三錢　草果炮，去殼取仁，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未發前併三服。仍忌生冷油膩時果毒物。（發熱）

清膈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淡竹葉一兩，去枝梗，只取葉，焙乾　香薷一兩　檀香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半夏半兩，湯洗七次，焙乾　白茯苓半兩　甘草半兩　白粳米一合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時時加熟水服。（嘔吐）

清膈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陳皮錢半　貝母二三錢，微敲破　膽星一二錢　海石二錢　白芥子五七分　木通二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溫服。（急驚）

清寧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桑白皮炒　葶藶炒　赤茯苓　車前子　梔子仁等分　甘草炙，減半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急驚、咳喘）

清寧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大黃酒蒸，一兩　羌活　梔仁炒黑　川芎　防風　當歸酒洗　龍膽草各五錢

爲末，蜜水調下。（麻疹）

清熱除疳丸《幼科全書》

黃連　當歸各二錢　川芎　乾蟾頭燒，各一錢　青皮　陳皮　龍膽草各一錢五分　史君子　蘆薈各一錢二分

右共爲末，神麴糊丸，米湯送下。（天花、麻疹）

清熱透肌湯《麻科活人全書·乍熱》

元參　石膏　牛蒡子　荆芥　防風　前胡　葛根　杏仁各八分　生甘草

水煎熱服。（麻疹）

清熱解毒湯《救偏瑣言》

荆芥穗　紅花　蟬蛻去土　木通各三分　牛蒡一錢　滑石三錢　前胡八分　地丁四分　牡丹皮　青皮各七分　生地　山楂各二錢　黃連六分

加燈心一分。（天花）

清熱導滯湯《麻科活人全書·痢症》

黃連酒炒　檳榔　黃芩酒炒　生白芍　川厚朴薑汁炒　枳殼麵炒　陳皮各七分　青皮　甘草各三分　連翹　牛蒡子炒，研，各八分　楂肉　當歸　淡竹葉各一錢

燈芯五十寸引，水煎，加犀角末三分溫服。（麻疹）

清燥救肺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鮮桑葉經霜者，得金氣而柔潤不凋，取之爲君，用二錢　炙甘草和胃生肺，一錢　熟石膏稟清肅之氣，極清肺熱，用一錢二分　官揀參生胃之津，養肺之氣，七分　胡麻仁炒，研，一錢　眞阿膠八分　杭麥冬去心，一錢二分　北杏仁泡，去皮尖，炒黃，七分　枇杷葉一片，刷去毛，蜜塗炙黃用

水一碗，煎六分，頻頻分二三次服。（咳喘）

清燥湯《保嬰撮要·自汗》

黃芪炒　蒼朮各五分　白朮　陳皮　澤瀉　人參　白茯苓　升麻　麥門冬　當歸身　生地黃　神麴炒　豬苓　黃柏酒拌炒，各三分　五味子五粒，杵　黃連炒　甘草炙，各二分

右薑一片，水一鍾，煎服。（汗證）

淡竹瀝《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淡竹瀝一合服之，日三四次。（咳喘）

密陀僧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密陀僧一兩　輕粉五十貼　麝香一字

右件爲末，同輕粉、麝香乳鉢內杵勻，每用半錢擦患處。（瘡瘍）

密蒙花散《幼幼新書·瘡疹入眼》

密蒙花三兩，別爲末　井泉石　青葙子　決明子　車前子各一兩

右爲細末，蜜蒙花散半錢末與薏仁散半錢相和合，羊肝一片切破，摻藥末在肝內，濕紙裹，火煨令熟。空心量力食，翳膜退即止服。（痘疹）

密蒙花散《幼科全書》

蟬殼九十八個　密蒙花酒洗　穀精草各五錢　夜明砂一兩

右爲末，用獖豬肝一兩批破，用本藥一錢擦在內，水煮熟，飲汁食肝。（天花）

張氏温脾散《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訶子肉　人參各七錢　白朮　木香　桔梗　白茯苓　藿香　陳皮去白　黃芪炒，各五錢　甘草炙，二錢半

右每服二三錢，薑棗水煎。（初生兒疾病）

張涣七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青皮浸，去瓤稱，一半生，一半炒用，一兩　肉豆蔻半兩，麵裹煨令香熟　牽牛一兩，炒

右爲末，糊丸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生薑米飲下，無時。（嘔吐）

陽毒升麻湯《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綠升麻一錢五分　眞犀角一錢　鮮射干一錢　片黃芩一錢　官揀參一錢　炙甘草八分

淨水濃煎，對人參湯熱服。（外感）

陽癇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朱砂　蘆薈　白附子生，各一錢　麝少許　輕粉一字　胡黃連二錢　蝎尾

十四個　直僵蠶十個　赤蜈蚣一條，炙　金箔十片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荆芥泡湯調下。如口不開，先吹入鼻中。（急驚）

陰旦湯《嬰童百問・傷寒表裏》

肉桂二兩　炙甘草一兩　乾薑炮　芍藥　黄芩各一兩半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棗一個，同煎，去滓溫服，覆令少汗。（外感）

陰陽散《幼科全書》

黄連二錢　乾薑一錢

右共爲末，先用地雞擂水，洗淨敗血，後用此藥搽上。（瘡瘍）

陰陽散《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紫荆皮炒，五兩　獨活炒，三兩　赤芍藥炒　白芷　石菖蒲各二兩

右爲末，用葱酒調服。（瘡瘍）

陰癇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白附子　黑附子　南星　半夏並生，各一分半

右爲末，井水浸七日，逐日換水，浸訖控乾，次入全蝎末二錢，每服一字，生薑湯調下。（慢驚）

參朮丸《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人參　白朮　乾薑炮　甘草炙，各一分

右爲細末，米糕泡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百餘丸，溫水吞下，或米飲亦得，乳食前服。（天花）

參朮半夏湯《東醫寶鑑・慢驚風》

人參　白朮各二錢　半夏　天麻各七分　白茯苓　陳皮各五分　北細辛　薄荷葉　甘草各二分　全蝎炒，一枚

右剉作一貼，薑三片，水煎服。（慢驚）

參朮柴苓湯《保嬰撮要・急驚》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各一錢　柴胡　升麻各七分　山梔八分　鉤藤鉤一錢　甘草炒，五分

每服一二錢，薑棗水煎。（發熱、急驚）

參芪内托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黄芪炒　當歸　川芎　厚朴薑製　防風　桔梗炒　白芷　官桂　紫草　木香　甘草

右入糯米一撮，水煎服，仍量兒加減。（天花）

參芪四聖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黄芪炒　白朮炒　茯苓　當歸　芍藥　川芎各五分　紫草如無，紅花代之　木通　防風各三分　糯米二百粒

右水一盞，煎半盞，徐徐服。（天花）

參芪和血飲《幼科全書》

人參　黄芪　連翹　酒芩　葛根　歸尾　蟬退　大力子　木通　桔梗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參貝散《麻科活人全書・痘後出麻》

沙參　貝母　桔梗各一錢　西河柳二錢　甘草五分

水煎服。（麻疹）

參苓白朮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粉草　白朮　白扁豆如前製　山藥去黑皮　縮砂仁　薏苡仁　桔梗剉，炒，九味各一兩　蓮子肉去心，煎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用棗湯空心調服，或溫米湯亦可。（嘔吐、泄瀉、不思食、疳疾、食癖、天花）

參苓白朮散《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桔梗　山楂肉　木香　枳實　陳皮

右水煎，槌砂仁一個作引，不拘時服。（天花）

參苓散《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白朮半兩　人參去蘆頭　茯苓去皮　紫蘇子　甘草炙，各一分　木香半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濃煎棗湯調下。此藥宜常服。（胎疾、痢疾）

參苓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人參去蘆　茯苓去黑皮，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

右爲末，每服一錢。溫湯調下，食空服。（急驚）

參苓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茯苓　白附子　羌活去蘆　白朮各一分　肉桂　犀角鎊屑

藿香去土　川芎　芍藥　甘草各一錢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無時。（嘔吐）

參砂膏《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朱砂　人參　南星炮　茯神　遠志肉薑汁浸，焙　天麻　白附子　僵蠶炒，等分　硼砂半倍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膏，桐子大，金箔衣。每一圓，麥門冬湯調下。（急驚）

參湯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地骨皮半分，炒　麻黃一分，去節　人參一分　滑石半分　大黃一分，濕紙煨熟　知母　羌活各一分　甜葶藶一分，用濕紙炒　甘草炙，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入小麥七粒，同煎至十數沸，每服三五匙，不可多服。（天花）

參香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一兩　沉香　丁香　藿香和梗　南木香四味各二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臨入薑汁少許，作三次空心溫服。（嘔吐）

參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天漿子　天竺黃　人參　朱砂　全蝎　天麻　蟬殼等分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湯下。（胎疾）

參薑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三五錢，或倍之　炙甘草三五分　乾薑炮，五分或一二錢，或用煨生薑三五片

水一鍾半，煎七八分。徐徐服之。（嘔吐）

參歸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當歸　赤芍　桂枝　白朮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參歸化毒湯《救偏瑣言》

人參　當歸　黃芪　甘草　金銀花　皂角刺　牛膝　紅花　貝母　山楂　白芷

加胡桃肉。（天花）

參歸解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當歸　甘草　牛蒡炒

右水煎服。（天花）

參蘇飲《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前胡去苗　人參去蘆　紫蘇葉　乾葛洗　半夏湯洗七次，薑汁製炒　茯苓去皮，各三分　枳殼去瓤，麩炒　陳皮去白　甘草炙　桔梗去蘆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盞半，薑七片，棗一箇，煎六分，去滓，微熱服，不拘時。（外感、發熱、咳喘、天花、麻疹）

細辛五味子湯《嬰童百問·傷寒咳嗽傷風》

細辛　半夏湯泡　烏梅去核　甘草炙，各一兩　罌粟殼去蒂，炒，一兩五錢　北五味子三兩　桑白皮炒，二兩

右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一片，煎六分服。（外感）

十二畫

琥珀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乾全蝎二枚　琥珀令研　鐵粉炒，各二錢　輕粉　南星炮　白附子炮，各三錢　龍腦半錢，研

右爲末，酒糊和丸，黍米大。薄荷溫湯下二三丸，服之無時。（急驚）

琥珀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琥珀半兩，研　乳香半兩，研　桃膠半兩，研

右拌研勻，糊爲丸，菜豆大。每服二十丸，煎萱草湯下。（淋證）

琥珀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琥珀一兩，令研　白僵蠶去絲嘴，炒，半兩　臘月牛膽製天南星一兩　天麻一兩　白附子半兩　香白芷半兩，已上先爲細末　朱砂一兩，研，水飛　龍腦一錢，研

右拌勻，煉蜜圓，如鷄頭子大。每服一圓，煎人參、薄荷湯化下，量大小增減用，無時。（急驚）

琥珀抱龍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眞琥珀　天竺黃　檀香細剉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五味各一兩半　粉草三兩，去節　枳殼如前製　枳實如前製，二味各一兩　水飛硃砂五兩，先以碎石引

去鐵屑，次用水乳鉢內細杵，取浮者飛過，淨器中澄清，去上餘水，如此法一般精製，見硃砂盡，乾用　山藥去黑皮，一斤，剉作小塊，慢火炒令熟透，候冷用　南星一兩，剉碎，用臘月黃牛膽釀，經一夏用　金箔百片，去護紙，取見成藥一兩，同在乳鉢內極細杵，仍和勻前藥末用

右前十二味，除硃砂、金箔不入研內，餘十味，檀香不過火，外九味或曬或焙，同研爲末，和勻，硃砂、金箔每一兩重，取新汲井水一兩重，入乳鉢內略杵勻，隨手圓此樣〇大一粒，陰乾，晴霽略曬，日色燥甚則捩折，宜頓放當風處，取其自乾。治法並用葱湯，無時化服，或薄荷湯。痰壅嗽甚，淡薑湯下。豆瘡見形有驚，溫淨湯下。心悸不安，燈心湯下。暑天迷悶，麥門冬熟水下。百日內嬰孩，每圓分三次投。二歲以上者，止一圓或二圓。（急驚、慢驚、天花、初生兒疾病）

琥珀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琥珀末，一分　眞珠末，一分　朱砂末，半分　鉛霜半分　赤芍藥一分半

右拌勻，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無時。（急驚）

琥珀散　《嬰童百問・急驚》

辰砂一錢半　牛黃　僵蠶炒，去絲嘴　全蠍去毒　白附子　乳香另研　蟬蛻去土　赭石煅，酢淬七次　牛膽南星各一錢　麝香　冰片各一字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初生兒疾病、急驚、慢驚）

琥珀膏　《保嬰撮要・結核驚風》

琥珀　木通　桂心　當歸　白芷　防風　松香　朱砂　丁香　木香　木鱉子各二兩

上先用琥珀、丁香、桂心、朱砂、木香，爲末。其餘咬咀，以麻油二斤六兩，慢火煎，至白芷焦黑，濾去渣，徐下黃丹一斤。以柳枝不住手攪至黑色，滴水捻軟硬得中，卻入琥珀等末，攪勻，于磁器盛之，用時取少許攤貼。（瘡瘍）

款冬花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款冬花　紫菀各一兩半　桂心半兩　伏龍肝一分

右同爲細末，煉蜜和如泥，每取棗核大敷乳上，令兒吮之，漸漸令兒飲。一日三次。（咳喘）

款冬花丸　《幼科全針・天哮》

款冬花　桑白皮　烏梅肉　茯苓　杏仁　紫菀　川貝母　五味子　百合　阿膠　百部

右藥各等分，共爲細末，蜜丸，芡實大，竹瀝磨服。（咳喘）

款肺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白僵蠶五兩，淨洗，去絲頭足，焙乾　玄胡索去皮，三兩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淡薑汁溫調服之，無時。嬰孩只乳汁調半字。（咳喘）

越桃散　《幼幼新書・盤腸氣釣》

越桃去殼，半兩，入草烏少許同炒，去草烏　白芷一錢，切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炒茴香、葱白酒下。（急驚）

替鍼丸　《保嬰撮要・熱毒瘡瘍》

陳壞米一錢　硇砂五錢　雄雀糞四十九粒，直細者是也

右爲末，米粥丸，麥粒大。每用一粒，粘瘡頭上，以膏藥貼之半晌，其膿自出。（瘡瘍）

煮肝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青葙子　草決明　車前子　蜜蒙花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羊子肝，竹刀薄批開，摻藥二錢在內，荷葉裹，麻縷縛定，石器內煮熟，任意喫。（瘡瘍）

斑瘡入眼目方　《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牛蒡子　人參各二兩。

右同研爲細末，每服二錢，糯米薄粥調下。（天花）

散火松毒飲　《救偏瑣言》

丹皮　木通　連翹　防風　赤芍藥　紫草　山楂　露蜂房蜜　荆芥穗　青皮　牛蒡

加燈心。（天花）

散風散　《嬰童百問・驚癇》

牛膽南星一錢　羌活　獨活　防風　天麻　人參　荆芥　川芎　細辛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每服二丸，薄荷紫蘇湯調下。（慢驚）

散風圓　《活幼心書・信效方》

散結湯《救偏瑣言》

青皮　羌活　赤芍　紫草　地丁　山楂　荆芥　綠升麻　川芎　木通　牛蒡　丹皮　加蘆笋十株，鮮芋頭三個。（天花）

萬氏化斑湯《麻科活人全書・首尾調和》

元參　知母　石膏　牛蒡子　麥冬　淡竹葉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萬氏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瘖啞聲音不清》

麥冬　荆芥穗　天花粉　知母　桔梗各二錢　石菖蒲　訶子仁各八錢　水煎。（麻疹）

萬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一分，湯洗七次，焙乾　白朮一分　附子一箇，炮裂，去皮臍　硫黃一分，研　朱砂半兩，研，飛　右上三味先爲末，入研藥拌勻，生薑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乳食前。（嘔吐）

萬安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當歸酒洗　大黃生用　防風去蘆　柴胡去蘆　枳殼同前製　半夏同上製　芍藥淨洗　黃芩　甘草十味各一兩　滑石末六兩　右件咬咀，除滑石末臨入和勻，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加棗一枚同煎。（外感）

萬兩黃金散《救偏瑣言》

人糞　貓糞　豬糞　犬糞　臘月辰日，收取四糞乾結者，用磨糠火煅黑存性爲末，各等分研細，以蜜水調服二分至七分。（天花）

萬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沉香剉　丁香　人參去蘆　五味子去枝梗，炒　當歸去蘆，洗焙，各一兩　白朮剉　赤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右爲細末，每用一錢，淡漿水一小盞，煎至五分，放溫，時時滴口中，兒大稍稍飲，立效。（初生兒疾病）

萬金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罌粟殼去蒂，二兩，一兩剉碎，醋蜜炒，一兩生用　陳皮去白，二兩　甘草不去節，二兩，一兩炙，一兩生用　烏梅和核，一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熱湯一盞，略煎二沸，和渣傾出碗內，上以盞蓋定，候澄清，去渣，空心溫服。（泄瀉）

萬應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五倍子去內蟲屑　胡黃連　青皮去白　陳皮去白　黃柏　神麴　麥芽淨洗，焙乾　三稜炮，剉　莪朮炮，剉　蕪荑　檳榔　龍膽草　川練子肉　使君子肉十四味各一兩　右除檳榔不過火，麥芽二味外，餘十二味剉碎，炒令微焦色，候冷，同前麥芽、檳榔研爲細末，水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或七十圓，溫米清湯無時送下。或空心。兒小者，圓作粟殼大，粒數下法同前。（疳疾、虛羸）

萬靈圓《幼幼新書・積聚》

木香　黃連　蓬莪朮各半分　陳橘皮　青橘皮各去皮瓤，一分　檳榔一個，重錢半已來者用　右爲末，每匕藥一錢。用巴豆一粒去心膜，用醋煮巴豆一個，煮藥令巴豆紫色。用杏仁一個去皮尖，燈火上煅，留性。二味都研，用醋麵糊爲圓如〇許大。每服五圓七圓十圓，薄荷薑湯吞下。（疳疾）

葛根牛蒡子湯《保嬰撮要・時毒》

葛根　管仲　甘草　江西豆豉　牛蒡子半生半炒，研碎，各等分　右每服三五錢，水煎。（瘡瘍）

葛根化毒湯《救偏瑣言》

葛根　官桂　白芍　甘草　青皮　木香　枳殼　連翹　山楂肉各等分

右水煎。（天花）

葛根白朮散《嬰童百問・丹毒赤游腫》

白朮二錢半　茯苓二錢　木香　甘草各二錢　芍藥　葛根各三錢　枳殼去瓤，炒，二錢五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熱服。（丹毒）

葛根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以生葛根杵爛絞汁飲下。（腫脹、食癖）

葛根桂枝湯《痲科活人全書・歲氣》

葛根　防風　甘草　桂枝　赤芍　升痲　薑三片引，淡豆豉一錢引。（痲疹）

葛根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葛根粉二大錢，水二合調勻，瀉入沙羅中，側轉令遍，如盪粉皮法，重湯內煮令熟，以糜飲相和食之。（嘔吐）

葛根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葛根　痲黃各一兩　石膏二兩　黃芩　芍藥　桂枝　甘草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自出汗者去痲黃。（天花）

葛根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渴論》

右以葛根半兩剉碎，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頻頻服，無時。（發熱）

葛根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渴論》

葛根　人參去蘆，各一兩　麥門冬去心　白茯苓　澤瀉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入生薑二片，薄荷三葉，煎六分，去滓溫服，量大小服，無時。（發熱）

葛根湯《救偏瑣言》

葛根　升痲　芍藥　甘草各等分（天花）

葛根疏邪湯《痲科活人全書・增訂治痲問答捷要》

葛根　防風　荆芥　蘇葉　牛蒡子　地骨皮　連翹　前胡　赤茯苓　枳殼　木通

水煎服。（痲疹）

葛根麥門冬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葛根三錢　麥門冬去心，四錢　人參二錢　石膏半兩　川升痲　甘草　茯苓各二錢　赤芍藥一錢

右爲粗散，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徐徐溫服，不拘時，量大小增減。（天花、痲疹）

葛根解肌湯《痲科活人全書・初潮認證》

葛根　前胡　荆芥穗　牛蒡子　連翹去子　蟬蛻各八分　木通七分　赤芍　甘草　桑白皮蜜蒸　知母去心，薑汁蒸　燈芯引。（痲疹）

葛根解毒湯《幼科全書》

葛根　天花粉　木通　地骨皮　歸尾　甘草　連翹　牛蒡　酒芩　柴胡　人參

右淡竹葉爲引，水煎服。（天花）

葛根解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葛粉　天花粉　麥門冬　生地黃　升痲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銼細片，取糯米泔水一盞，煎七分，去渣，入茅根自然汁一合服之。（天花）

葛根解毒湯《痲科活人全書・歲氣》

葛根　荆芥　前胡　牛旁子　防風　連翹　人參　柴胡　桔梗　赤芍藥　羌活　升痲　甘草　淡竹葉

水煎服。（痲疹）

葛根解毒湯《救偏瑣言》

生葛汁如無，葛根代　茅根汁　天花粉　升痲　甘草末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黃　酒芩

右等分，水煎衆藥，和各汁同飲。（天花）

葛根橘皮湯《痘疹論・冬溫發斑溫毒發斑者何》

葛根　橘皮去白　杏仁去皮尖　知母　黃芩　痲黃去節　甘草炙，各等分

右件剉散，每服抄三錢，用水一盞，同煎半盞，去渣，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葡萄酒《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以葡萄研酒飲之。（天花）

葱白湯《嬰童百問・傷寒正受傷寒疾驚》

葛根　芍藥　知母各半兩　川芎一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生薑二片，葱白三枚，煎至七分，去滓熱服，出汗。如有汗溫服。（外感）

葱涎膏《幼幼新書・囟風傷寒》

猪牙皂角　天南星　赤小豆

右件等分，爲末。每服二大錢，用生葱自然汁調塗囟上兩次，塗其鼻孔，開即愈。（外感）

葱湯圓《幼幼新書・驚積》

南星末　白附子末　滑石末　朱砂要。各挑二錢匕　全蝎十個　輕粉挑一錢匕　麝香少許　粉霜挑半錢匕　巴豆十四個，去皮心膜，出油

右爲末，稀麵糊爲圓，如此〇大。每服五七圓加減。取積，葱白薄荷湯，臨睡時下。若作眞珠圓，加朱砂爲衣。（嘔吐）

葱湯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天南星末二錢　白附子末二錢　滑石末二錢　全蝎七箇　輕粉二錢　硃砂一錢半，研　巴豆十四箇，去皮心膜，出油盡，取霜

右爲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葱湯送下，臨卧。（食癖）

葱湯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炮裂爲末，炒，二錢　蝎梢一分，微炒　半夏一分，湯洗七次　寒水石煅熟爲末，一分　朱砂半錢，水飛　僵蠶炒，去絲嘴，一分

右爲細末，麵糊圓，菉豆大。燒葱白泡湯送下三五圓，量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葱號散《嬰童百問・噤風撮口臍風》

葱白三四寸　人乳

右件同搗如泥，敷兒口內，即與乳下。（初生兒疾病）

葶藶圓《小兒藥證直訣》

甜葶藶膈紙炒　黑牽牛　漢防己　杏仁炒，去皮尖，各一錢

右爲末，入杏仁泥，取蒸陳棗肉，和搗爲圓，如麻子大。每服五圓至七圓，生薑湯送下。（咳喘）

葶藶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右以葶藶子半兩微炒，杓如泥，入棗肉再杓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丸，棗湯下，空心晚後。（腫脹）

葶藶桑白皮散《麻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葶藶子隔紙炒香，研　漢防己　杏仁　貝母　蘿蔔子薑汁炒，研　家蘇子薑汁炒，研　桑白皮蜜炒　枳殼　黃芩　北芥子薑汁炒研

三劑，水煎服。（麻疹）

葶藶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甜葶藶半兩，炒　麻黃去根節，一分　甘草一分，炙　貝母去心，炒，一分　杏仁去皮尖，一分，炒黃，研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半盞，煎至三分，去渣溫服。無時。（咳喘）

葶藶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葶藶半兩，炒　青皮去瓤，炒黃，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分或一分，空心薑湯調下，乳食前。（淋證）

葶藶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腫脹證治》

甘葶藶隔紙炒　紫牽牛略炒，取仁　桑白皮炒　雞心檳榔　川大黃剉，焙，等分

右爲末，每半錢，水半盞，薑二片，蜜半匙，煎湯調下。（腫脹）

葵子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淋論》

冬葵子一兩　石南葉　榆白皮去末，剉　石葦去毛　木通剉，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葱白湯調下。（淋症）

葵子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葵子　車前子　木通　瞿麥　桑白皮炒　赤茯苓　山梔仁　甘草微炙，七分

右剉，每一錢，井水小盞，葱白二寸，煎七分，食前溫服。（淋證）

葵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葵根一握，剉　滑石一兩　木通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右爲粗散，每服一錢，水一大盞，入燈心、葱白各少許，煎至六分，去滓放溫，食前服。（淋證）

粟煎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　當歸去蘆，燒焙　川芎　人參去蘆　肉桂去粗皮　芍藥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薑三片，粟米半匙，煎至米熟，去滓溫服。（泄瀉）

棗葉飲《活人書》

棗葉半握　麻黃半兩，去根節　淡豆豉一合　葱白切，一合

右件共童子小便二盞，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外感）

棗變百祥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紅牙大戟去骨，不用白者，一兩　青州棗去皮核，三十個。

上用水一盞，同煎，水盡爲度，去大戟不用，將棗搗爛爲丸，從少至多，木香湯吞，以利爲度。（天花）

楮葉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楮葉炙令黃香，用漿水半升浸之，候水綠色去葉，以木瓜一箇切碎，內汁中，煮五七沸，去木瓜，放溫細細服，無時。（痢疾）

椒紅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椒二兩去目，用醋二升，煮至醋盡，焙乾爲末，糊圓菉豆大，瓷盒收之。每服十丸十五丸，米飲下。（泄瀉）

硝膽膏《壽世保元・收醫治法》

硝膽膏醫口不收，瘡瘢臭爛血膿流，宜研豬膽芒硝細，患處塗之病自瘳。（天花）

硫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出油盡　硫黃末一錢　青黛一錢，末　蕪荑去皮，一錢，末

右拌研勻細，水浸蒸餅和丸，菉豆大。米泔水送下三丸，食前。（疳疾）

雄朱化痰定喘丸《保嬰撮要・作喘》

雄黃　朱砂各一錢，研　蟬蛻　全蝎少許　白僵蠶　天南星　白附子炮，各二錢　輕粉五分

右爲末，糊丸，麻子大。每服數丸，茶清送下。（咳喘）

雄朱散《幼幼新書・冷痢》

雄黃一分，細研，水飛過　乳香細研　白礬煅，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陳米飲調下，一日三服。（痢疾）

雄朱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雄黃水飛　朱砂水飛，等分

右爲細末，用白項曲蟮一條，放藥中令纏濕，以竹篾子刮下，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金銀薄荷湯下。其曲蟮卻須放了，不可壞死。服之無時。（急驚）

雄朱散《幼幼新書・驚癇》

朱砂　雄黃　眞珠末　硼砂　水銀　鉛各半兩，先將鉛在銚子內煮溶，便放水銀溲轉成砂子，瀉出放冷即用之　全蝎　白附子各三錢　腦　麝隨意入

右前件藥各研，一處爲末。每服一字、半錢，用荆芥、薄荷煎湯，入蜜少許同調下。（胎疾）

雄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蟾酥炙焦　胡黃連　白蕪荑去扇　川黃連去鬚　乾漆半兩，炒烟盡，先爲末

雄黃半兩，研，水飛　麝香一錢，研

右爲末拌勻，豬膽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新汲水下，無時。（疳疾）

雄黃丹《活幼口議・喘急證候方議》

雄黃　朱砂各一錢，令研　杏仁十四粒，炒　巴豆七粒　豉淡者，二十一粒

杏、巴、豉三味用米醋半盞，乾薑一片，指大，煮令乾，研成膏。皂角一寸，蜜炙焦，先去子與皮。法製牛膽一分，同雄朱與杏膏研令細。右和入杏膏，麵糊爲圓，麻子大。每服一歲兒五圓，壯者七圓，三歲十圓，淡生薑湯送下。（咳喘）

雄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雄黃一分，研細，水飛　乳香一分，研細　白礬飛過，一錢，研細

右同研勻，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陳米飲調下，日三服。乳食前。（痢疾）

雄黃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雄黃一錢　銅綠二錢

右二味同研極細，量瘡大小乾糝。（天花）

雄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雄黃紅亮者，二錢半　白藥去黑皮　川烏頭炮製，去皮臍　草烏炮製，去皮　天麻明亮者　川芎五味各半兩

右除雄黃外，餘五味坐焙，同雄黃爲末，驚風痰壅，每服半錢或一錢，用薑汁茶清調下。發汗，水薑葱薄荷同煎，並投三服取效。（急驚、慢驚）

雄黃散 《幼科全書》

雄黃一錢　黃柏二錢　麝香半分

右共爲細末，先以艾湯洗之，後敷此藥，以平爲度。（天花、麻疹）

雄黃解毒丸 《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雄黃一錢，另研　鬱金一錢　巴豆霜二錢

共爲末，米糊丸如粟米大。痰涎甚，竹葉湯下。積痛，茴香湯下。纏喉風，滾白水化開吐痰。蟲痛，苦楝子根白皮湯下，先以鷄卵油煎，空心時令兒聞之，然後服藥，必要上半月，謂其蟲之頭向上故也。（疳疾、心腹痛、食癖、蟲證、客忤中惡、慢驚）

雄黃解毒湯 《幼科全書》

雄黃一錢　鬱金　巴豆霜各三錢

水煎服。（天花）

雄黃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疥癬論》

雄黃一兩，研，水飛　雌黃一兩，研，水飛　松脂一分，研　川烏頭一箇，去皮臍，爲末　亂髮一分

右以豬脂六兩，於銚子中煎成油，入烏頭、松脂、亂髮，煎至髮消盡，以綿濾去渣，入二黃末攪勻，盛瓷器中，候冷成膏。每用少許，塗擦頭上，日三。（瘡瘍）

雄黃膏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雄黃半兩，研，水飛　天南星半兩，生末　寒水石煅過，一兩，研　黃丹一分　乳香半兩，研

右拌勻，細蜜調成膏，攤帛子上貼之。（瘡瘍）

雄黃銳散 《幼幼集成·乳子傷寒證治》

明雄黃　光桃仁　乾苦參　正川連　青葙子

右等分，爲末，艾汁和勻如小指尖大，綿裹，納入穀道中，日易之。（外感）

雄麝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雄黃一兩，水飛，研　麝香一兩，研　羚羊角一兩，屑　鬼臼半兩，去毛　赤芍藥一兩　薺苨去蘆，半兩　敗鼓皮一兩，炙黃焦　馬兜鈴根半兩

右除雄、麝外，爲細末，入二味拌勻。每服半錢，濃煎甘草湯調下，無時。（疰病）

雄麝散 《仁齋直指小兒方·客忤證治》

雄黃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細末，每一字，刺雞冠血調灌之。（客忤中惡）

搽牙藥方 《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人中黃煅　雞肫皮各一錢　乳香熨　沒藥熨　兒茶　硃砂各五分　血竭　五倍子各三分　赤石脂煅　海螵蛸　明礬煅，各七分　麝香　冰片各二分

爲末，用粟殼煎湯洗淨搽之，要速效須加牛黃二分、珠末二分和勻搽之。（麻疹）

搽牙藥方 《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紅褐子燒灰　人中白煅，各二錢　白梅燒灰，五分　麝香二分　冰片一分　五穀蟲炒，一錢

爲末，先以韭菜煎湯洗患處搽之。（麻疹）

揭風湯 《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全蝎去毒，麵炒，一分　天南星一兩，爲末，水調作劑，包裹蝎煨令赤色，蝎不用。炒亦得　天麻一分　朱砂一錢，令研　輕粉半錢　腦子一字　麝一字

右件爲末和勻，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調，以通爲度。（急驚）

揭風湯 《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青黛　蘆薈　全蝎各一分　南星半兩，爲末，水調作餅，包裹前項全蝎煨令赤色　朱砂一錢半　牙硝　輕粉各三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急驚）

提肛散 《幼科金針·脫肛》

人參　黃芪　升麻　甘草　川芎　當歸

右藥水煎服。（脫肛）

搜毒煎 《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紫草　地骨皮　牛蒡子杵　黃芩　木通　連翹　蟬蛻　芍藥等分

水一鍾，煎服。（天花）

開牙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開定驚證治》

華陰細辛　南星　樸消各一錢　麝半錢　蝎稍五條

右爲末，以少許用烏梅肉揉和擦牙。兼用細辛、皂角、荆芥末吹入鼻中。（臍風、急驚）

開關如聖散《嬰童百問・發搐》

赤蜈蚣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葱汁浸一宿，焙乾　全蝎一個，亦中分爲兩片，各記左右分兩處　牡丹皮　白茯苓去皮，各三錢

右各爲末，左眼翻左手搐，以左藥末吹入左鼻孔，右眼翻右手搐，以右藥末吹入右鼻孔，雙眼翻雙手搐兼之。（急驚、慢驚）

開關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蟾酥一小片　鉛白霜一字

右研令極細，用烏梅肉蘸藥，於兩口角揩擦，良久乃開，以進別藥。（急驚）

開關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赤蜈蚣一條，炙　直僵蠶　南星炮，各一錢　麝香一字　猪牙皂二挺，略燒存性

右爲末，以手點薑汁蘸藥少許擦牙，或用物引滴入藥兩三點，涎出自開。（急驚、臍風）

開關聖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赤蜈蚣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葱汁浸一宿，焙乾　全蝎一個，亦中分爲兩片，各記左右，以二味記左右作兩處

右各爲末，左眼翻左手搐，以左藥末搐以左鼻孔。右眼翻右手搐，以右藥末搐入右鼻孔。雙眼翻雙手搐，兼用之。（急驚）

紫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赤石脂酥焙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各一兩　巴豆三十枚，去殼膜油淨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右四味爲末，巴豆、杏仁別研爲膏，相和，更搗二千杵，當自相得。若硬入少蜜同搗之密器中，收三十日。兒服如麻子一丸，與少乳汁令下，食頃後與少乳，勿令多，至日中當小下熱除。若未全除，明旦更與一丸。百日兒服如小豆一丸，以此準量增減。夏月多熱，善令發疹，二三十日輒一服，佳。紫圓無所不療，下不虛人。（變蒸、初生兒疾病）

紫河車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河車　茜根　貫衆各三錢　芍藥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七分盞，生薑一片，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天花）

紫金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葉子雌黄不拘多少，研細，入鍋子內，微火中燒令成汁，候冷取出，再研細，軟飯和丸，蘿蔔子大。熟水下丸二箇，臨睡。（咳喘）

紫金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草　蛇退炒焦。　牛李子炒，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七分盞，煎至四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紫金錠《片玉心書・諸瘡門》

山慈姑三兩　五倍子三兩　大戟一兩半　續隨子一兩　麝三錢　雄黄　硃砂各一兩

爲末，糯米糊作錠子，磨水搽。（瘡瘍）

紫背荷葉僵蠶散《痘疹論・遍身發青紫紋者何》

紫背荷葉霜後塔水紫背者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右爲細末，各一錢匕，小兒半錢，研胡荽汁和酒下。米飲亦得。（天花）

紫草木通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紫草　人參　木通　茯苓　糯米各等分　甘草減半

右每二錢，水煎服。（天花）

紫草木香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紫草　木香　茯苓　白朮　人參　甘草炒　糯米

右每服三錢，水煎。（天花）

紫草如聖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紫草去粗梗，二兩　陳橘皮去白，焙乾，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入葱白二寸，煎至六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紫草快斑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紫草　人參　白朮　茯苓　當歸　川芎　芍藥　木通　甘草　糯米

右每服二錢，水煎。（天花）

紫草枳殼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草　木通　甘草炙　枳殼麩炒

右等分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小盞，煎至半盞，去滓溫服。（天花）

紫草茸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紫草茸無嫩茸，取近蘆半寸者代　人參去蘆　黃芪生用　當歸酒洗，去尾　白芍藥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糯米五十粒，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棗一枚去核同煎。（天花）

紫草消毒飲《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紫草　連翹　牛蒡子各一錢　荊芥七分　山豆根　甘草各五分

水煎，不時，宜溫服。（麻疹）

紫草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紫草去苗，一兩　甘草生用，半兩　木通去根節，細剉　枳殼麩炒，去瓤　黃芪各半兩，炙，剉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時時呷之。（天花、麻疹）

紫草散《小兒藥證直訣》

鉤藤鉤子　紫草茸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五分一錢，溫酒調下，無時。（天花、麻疹）

紫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紫草　甘草　黃芪炙　糯米各一錢半

右水煎服。（天花）

紫草飲《痘疹論·出未勻者何》

紫草茸須眞　白芍藥　麻黃去節　甘草各等分

右每貼二錢，用水一盞，煎四分，不拘時溫服。（天花）

紫草飲《痘疹論·始末日數有定論者何》

眞紫草茸二兩，須仔細辨認，勿用茜根假者細剉，沃以百沸湯一大盞，用紙密封，勿令紫草氣走泄，量兒大小溫服。（天花）

紫草飲子《幼幼新書·瘡疹初生》

右用紫草二兩，細剉，以百沸湯一大盞沃，便以物合定，勿令紫草氣出。量兒大小，溫溫服半合至一合。服此藥瘡子雖出，亦當輕爾。（痘疹）

紫草飲子《痘疹論·鬱毒不散者何》

紫草茸　人參　白芍藥　蟬蛻　甘草　穿山甲土拌炒　各等分

右用水一盞，煎五分，作三四次溫服。（天花）

紫草飲子《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紫草茸　人參　山楂肉　蟬蛻　枳殼　穿山甲土拌炒　木通各等分。

共銼細，水一盞，煎五分，作三、四次溫服。（天花）

紫草膏《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草　白附子各一錢　麻黃去節　甘草各二錢　全蝎十箇　僵蠶二箇，炒

右件爲末，用蜜一兩，酒半盞，入紫草煎數沸後，令旋旋同和前藥，丸如皂角子大。每服一粒，用紫草煎湯化下，續用黃芪散調治。（天花）

紫菀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紫菀　杏仁　黃芩　當歸　甘草　橘皮　青木香　麻黃　桂心各六銖　大黃一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九合，去滓。六十日至百日兒，一服二合半，一百日至二百日兒，一服三合。（咳喘）

紫菀湯《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嗽證治》

紫菀茸　貝母　眞蘇子微炒　杏仁水浸，去皮，焙黃　北梗　陳皮　麻黃去節　半夏麴　赤茯苓　桑白皮炒　甘草微炙，等分

右剉細，每服一錢，薑三片，紫蘇葉幷嫩梗準，水煎服。（咳喘）

紫菀湯《麻科活人全書·餘邪爲殃》

人參二錢　桔梗　白芍各一兩　知母　貝母各一錢五分　阿膠　紫菀　甘草各五分

水煎服。（麻疹）

紫雪《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黃金一百兩　寒水石　石膏各三斤　犀角　羚羊角各三兩　玄參一斤　沉香　木香　丁香　甘草八兩　升麻六兩

右用水五斗，煮金至三斗，去金不用，入諸藥，再煎至一斗，濾去滓，投上好芒硝二斤半，微火煎，以柳木篦攪勿停手，候欲凝，入盆中，更下研朱砂、麝香各三兩，急攪候勻，冷貯於密器中，勿令見風。每服一錢，溫水化下。小兒半錢一字。咽喉危急，捻少許乾嚥之。（瘡瘍、發熱、丹毒、天花、麻疹）

紫陽黑散　《保嬰撮要·脈法》

麻黃二兩，不去節　大黃半兩　杏仁去皮，二分半，研

右以前二味和一處杵碎，略燒存性，後入杏仁膏和之，密盛貯，每用一豆許，乳汁和咽之。（變蒸）

紫檀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惡核瘰癧論》

紫檀香　木香　川樸硝研　卷柏各一兩　赤芍藥　川大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少許，以雞子白調稀稠得所，塗患處。（瘡瘍）

紫霜圓　《小兒藥證直訣》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　赤石脂各一錢　杏仁五十粒，去皮尖　巴豆三十粒，去皮膜心，去油

右先將杏仁、巴霜入乳鉢內，細研如膏，卻入代赭、石脂末，研勻，以湯浸蒸餅爲圓，如粟米大。一歲服五圓，米飲湯下。一二百日內兒，三圓，乳汁下更宜。量其虛實加減，微利爲度。此藥兼治驚痰諸證，雖下不致虛人。（胎疾、變蒸、食癖）

紫霜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代赭石火煅，米醋淬，不拘遍數，以手撚得碎爲度，半兩，研細水飛　牛黃二錢，研　朱砂一分，研　麝香一錢，研　鱉甲一分，醋炙　巴豆一分，去皮心膜，出油盡　枳殼去瓤，麩炒，二錢　當歸去蘆并土，二錢，炙　甘草三分，炙　木香一分　生犀末二錢　大黃三分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黃米大。每服三五丸，米飲下，無時。（疳疾）

紫霜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朱砂半錢　杏仁三十箇，去皮尖，炒黃

右同研細糊丸，麻子大。每服五七丸，桃心湯下，乳食前。（嘔吐）

紫蘇子散　《閻氏小兒方論》

紫蘇子　訶子去核，秤　蘿蔔子　杏仁去皮尖，麩炒　木香　人參切，去鬚，各三兩　青橘皮　甘草剉炒，各一兩半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三片，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大小加減。（咳喘）

紫蘇飲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柴胡去苗　藿香去土　甘草　烏梅肉　紫蘇葉去土　乾葛　人參去蘆　茯苓　麥門冬去心　秦艽去蘆　地骨皮去骨　防風去蘆并叉枝

右等分爲末，每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放溫，時時呷。（汗證）

紫蘇飲子　《保嬰撮要·作喘》

紫蘇葉　桑白皮　青皮　五味子　杏仁　麻黃　甘草炙　陳皮各二分　人參　半夏各三分

右薑三片，水煎溫服。（咳喘）

紫蘇飲子　《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風寒喘急》

蘇葉　桃仁炒，去皮尖　桑皮炒　陳皮　青皮醋炒　半夏薑製　人參　五味子　甘草生　麻黃

引用生薑，水煎服。（咳喘）

蛛丹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右以大蜘蛛一箇，瓠葉重裹繫定，入合子內，燒黑灰存性，入黃丹少許研勻。凡用先煎白礬、葱椒湯洗，拭乾，將藥摻在軟綿上，手掌按按收之，甚妙。（脫肛）

蛜蝌圓　《幼幼新書·一切癇》

全蝎　半夏　京墨煅，各半錢　辰砂　鐵粉　人參　眞珠末，各一錢　好茶半錢　青柳牙半錢，乾者。或一錢

右爲末，酒糊圓菜子大。每服七粒至十粒，薄荷薑湯下，一日三服。一月見效。（胎疾、咳喘、嘔吐）

蛜蝌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右以蛜蝌三十枚全者，用一大石榴割開頂上，取去穰子，作一甕子，入咿蝌在內，卻以割下頂子蓋之，紙筋黃泥固濟，厚半指許。初近火炙，漸至乾，入火燒令通赤，良久放冷，取其中焦黑者，細研爲散。每服一

字，乳汁調下，兒稍大用半錢，防風湯下，無時。（急驚）

蛜蝌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以全蝎中緊實者，去尾尖上毒，炒焦爲末，每服一錢。濃煎防風湯調下。（急驚）

蛜蝌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乾蝎　白附子　朱砂各一錢，研，水飛　膩粉半錢　巴豆二十四箇，去皮膜，出油。一云不出油，研　天漿子三箇，去殼　麝香一字

右同研細，每用一字，薄荷湯調下，量大小虛實加減，乳食前。（急驚）

蛤粉散 《外科正宗·黃水瘡》

蛤粉　石膏煅，各一兩　輕粉　黃柏生碾，各五錢

共爲細末，涼水調搽，冬月麻油調亦好。（瘡瘍）

黑白飲 《活幼心書·信效方》

黑牽牛半生半炒　白牽牛半生半炒　大黃生用　陳皮去白　檳榔五味各半兩　甘草炙，三錢　玄明粉二錢

右除檳榔不過火，餘五味或曬或焙，仍合檳榔爲末，同玄明粉入乳鉢再杵勻。每服半錢至一錢，溫蜜湯調化，空心投服，或無時。此藥新合最妙，久則效遲。（臍風）

黑豆汁 《幼幼新書·瘡疹未見乃可疏利》

右用黑豆煮汁，溫，徐徐服之亦解。（痘疹）

黑附湯 《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附子炮，去皮，三錢　木香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　甘草炙，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五片，煎取其半，以匙送下。若手足暖而蘇省，即止後劑。（慢驚）

黑附湯 《活幼口議·慢脾風候》

黑附子炮，取末，二錢重　白朮一錢　南星炮，一錢　甘草炙，一錢　半夏一錢，湯洗七次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小盞，生薑三小片，棗一個，煎至半，去滓，通口以匙挑與服。所覺手足暖，其候漸省，藥即止之。（慢驚）

黑虎丹 《活幼心書·信效方》

草烏去黑皮，只一兩，生用　川烏去黑皮，生用　甘草二味各七錢半　麻黃不去根節　甘松　熟乾地黃淨洗　藿香葉　白芷　油烟墨燒存性　豬牙皂莢　川芎　當歸　何首烏　南星生用　僵蠶去絲　赤小豆　羌活　白膠香　木鱉子去油，十六味各半兩

右件剉碎，或焙或曬，研爲細末，糯米粉煮糊圓，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或七十圓，稍空心用淡薑湯下。兒小者圓作粟穀大，治法如前。（急驚、慢驚）

黑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乾漆一兩　肉桂半兩　草豆蔻仁一分　石榴根一分　雄黃一分，研

右都於一瓦器中燒存性，研爲極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研麝香少許，煎粟米飲調下。（蟲證）

黑神圓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膩粉一錢半　香墨一錢　白麵一錢　蘆薈一錢　牛黃別研　青黛　使君子去殼，麵裹煨熟用，各半錢　腦子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末，糊圓桐子大。每服半圓，薄荷水下。要利動，服一圓。（急驚）

黑神散 《幼科全書》

當歸　熟地　乾薑炮　桂心　蒲黃　木香　青皮　黑豆炒　香附童便炒

右水煎服。（天花）

黑　散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孺方》

麻黃　杏仁各半兩　大黃六銖

右三味，先搗麻黃、大黃爲散，別研杏仁如脂，乃細細內散，又搗令調和，內密器中。一月兒服小豆大一枚，以乳汁和服，抱令得汗，汗出溫粉粉之，勿使見風。百日兒服如棗核，以兒大小量之。（初生兒疾病、變蒸、發熱）

黑鉛散 《幼幼新書·走鳥疳》

黃丹　蛇床子炒令黑　地龍炒令黑，各半兩　青礬一分，煅過

右末，每服一字，揩牙齦上，一日三次揩。（疳疾）

黑　膏 《痘疹論·冬溫發斑溫毒發斑者何》

生地黃四兩　淡豆豉八兩

右二味，以豬脂油一斤，合煎至濃汁，入雄黃五分、麝香一分，攪勻，丸

如彈子大，白湯化下。未效再服。（天花）

黑龍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麻黃去根節，三分　竹茹一分　蝎梢廿一箇　蘇木一分　烏龍土一分，乃火團也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五分，煎至三分，溫服。（天花）

喝起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半夏一兩，湯洗七次，爲末　生薑四兩，研，取汁，和半夏末捏作餅，如稀入少麵　朱砂水飛　滑石　白礬生，各一分　沒石子三箇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冬瓜湯調下，如一服醒，便止後服，無時。（急驚）

遇仙丹《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牽牛三斤　大腹子二斤　大黃　雷丸各四兩　錫灰炙乾爲末　青木香　鶴虱　乾漆各二兩　皂角四條

右後三味煎水，用粟米煮粥，初用牽牛末，次用大腹末，三用錫灰，四用大黃，五用雷丸，六用青木香和劑，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用薑湯熟水送下。（腫脹、食癖）

遇仙丹《幼科金針・積氣》

白丑頭四兩，生熟各半　尖檳榔一兩　茵陳五錢　三稜五錢　蓬朮五錢　牙皂五錢，炙，去皮弦

右藥共爲末，醋糊爲丸，如菉豆大，白湯送下。（食癖）

罩胎散《麻科活人全書・妊娠出麻》

白朮　當歸　白芷　白芍　白苓　柴胡　川芎　阿膠　陳皮　砂仁　甘草

粳米引，水煎服。一書加乾柿蒂七個，苧麻根七寸，甜瓜蒂一個，將藥入銀器內，放水二鍾，以薄荷葉蓋定，煎至七分，去渣，仍將薄荷葉蓋之溫服。按：苧麻根、蘇葉，妊娠出麻初潮，用宣毒發表湯內宜加入。（麻疹）

無比散《痘疹論・狀如蚊蚤所齧而色黑者何》

辰砂一兩，研細水飛　牛黃　片腦　麝香　膩粉各一分，研

右爲末，一歲兒服一字，大兒服一錢，以豬豬尾血三五點，白湯調下，安睡，取下爛魚腸或如葡萄穗之狀涎臭惡物乃效。用乳汁調下亦好。（天花）

無比散《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黃牛屎煅　冰片少許

爲細末，吹患處。（麻疹）

無價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辰砂二錢半　輕粉半錢　甘遂一錢半，麵裹，微煮焙

右爲末，每服一字，溫水少許，滴下小油一點，抄藥在上，沈下去腳，以漿水灌之。（咳喘）

無價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用人　貓　豬　犬糞，臘月內燒爲灰，沙糖水調服。（天花）

無價散《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人牙　貓牙　豬牙　犬牙

右等分，各將炭火燒留煙，瓦碗蓋蔽，存性，爲末。每五六歲服三四分，好熱酒調下。（天花）

稀痘丹《救偏瑣言》

菟絲子四兩，酒煮搗餅乾　元參一兩，竹刀切片

右二味爲細末，蒸熟，黑砂糖水濾清拌服。（天花）

備急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木香二錢半　大黃　牽牛末各五錢

右爲細末，神麴糊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食前山楂煎湯下。（天花、麻疹）

備急丸《幼科金針・急驚》

巴豆霜　大黃　乾薑

右藥各等分爲末，蜜水糊丸，如菉豆大。每歲約三丸，薄荷湯化服。（急驚）

順正湯《幼幼新書・霍亂吐利》

白豆蔻　高良薑微炮　藿香葉　當歸洗，焙乾　草豆蔻麵裹炮　陳皮去白，焙乾，各半兩　丁香一兩

右件搗羅爲細末，每服半錢至一錢，溫粥飲調下。（嘔吐、泄瀉）

順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朮　良薑　乾漆炒煙盡　肉桂各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乳食前。（泄瀉）

順搐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如前製　鉤藤去鉤　荆芥　羌活　防風去蘆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順切薑三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薄荷同煎。（急驚、慢驚）

御米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御米十箇，和殼用　甘草二錢，炙　當歸去蘆，洗焙，一分　黄連去鬚，一分

右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乳食前。（痢疾）

復元散《麻科活人全書·增打治麻問答捷要》

貝母　百合　阿膠炒　枇杷葉蜜炙，去毛　桔梗　罌粟殼炒，各一錢

爲末，用桑白皮煎湯下一錢。（麻疹）

復明散《幼科金針·肝疳》

天麻一兩　胡黄連六錢　夜明砂一兩，炒　蘆薈三錢　銀柴胡一錢　木賊一兩　青黛一兩　蟬退一兩　草決明一兩，炒　五靈脂一兩，酒炒　龍膽草一兩　蔓荆子四錢　穀精花三錢

右藥共爲末用，不入水。雞肝連膽一幷搗爛，入酒釀少許，包於麻布內，濾去渣滓，將前藥調和，每服一錢。（疳疾）

集成三仙丹《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五靈脂一兩　南木香五錢　巴豆仁四十粒

右將靈脂、木香研爲細末聽用。以巴豆剝去殼，取净肉四十粒，去其肉上嫩皮，紙包水濕，入慢火中煨極熟，取起，另以棉紙包之，緩緩搥去其油，紙濕則另換，以成白粉爲度，謂之巴霜。與前二味和勻，醋打麵糊爲丸，菉豆大，以硃砂爲衣，曬乾收貯。每服五丸，或七丸、九丸，量兒大小加減，合沉麝丹二三丸同研爛，茶清調下，待其下後，其病立愈。（急驚）

集成沉麝丹《幼幼集成·胎病論》

杭川芎九錢，酒洗　錦莊黄九錢，酒蒸　實黄芩九錢，酒炒　厚黄柏九錢，酒炒　黑牽牛炒，取頭末，六錢　薄荷葉四錢五分　粉滑石水飛，六錢　尖檳榔七錢五分，童便洗，曬　陳枳殼四錢五分，麩炒　淨連翹除去心隔，取净，六錢　京赤芍炒，六錢

右十一味，依方炮製，和勻焙燥，研極細末，煉蜜爲丸，如芡實大。月內之兒每服一丸，稍大者二丸，俱用茶湯化服。乳母切忌油膩。但覺微有泄瀉，則藥力行，病即減矣。如不泄，再服之。重病每日三服，以愈爲度。此方斷不峻厲，幸毋疑畏，惟胎寒胎怯，面青白者忌之。（胎疾）

集成金粟丹《幼幼集成·類搐十條》

九製牛膽南星二兩　明天麻一兩，薑汁炒　節白附一兩，薑汁炒　淨全蝎揀去尾足，以滾湯泡淨，去其鹽泥，曬乾，一兩，炒　明乳香去油淨，一兩　代赭石火煅紅，以好醋淬之，煅七次，淬七次，研細末，以水飛，曬乾，一兩　直僵蠶炒，去絲，一兩　赤金箔五十張　眞麝香三分　梅花片三分

共爲細末，煉蜜爲丸，皂角子大，貼以金箔。每用一丸，薑湯化服。製南星法：用生南星半斤，研極細末，盛於碗內，取牛膽一枚，傾出膽汁於碗內，將南星末和勻，仍復裝入膽皮之內，懸有風無日之處，俟其陰乾。有膽之時，將前膽剖破，取出南星研末，仍以膽汁和勻，裝入懸之，能裝過九膽，誠爲至寶。任彼正眞牛黄，莫能及此，且今之牛黄，切無眞者。若市肆膽星，一膽而已，不可用。（急驚）

集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丁香　沉香　木香　白朮　藿香葉去土　製厚朴各半兩　白茯苓　白豆蔻各一分

右爲細末，入麝香少許拌勻，以水半升，蜜四兩，大棗十五箇，生薑十五片，於銀器內慢火熬成膏，去薑、棗不用，以膏和藥丸如皂子大，於當風處陰乾。每服一丸，米飲化下量兒大小加減，乳食前。（嘔吐）

集香煎《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虛羸論》

丁香　沉香　木香　藿香去土　厚朴去粗皮，薑製，各一兩　白朮　白茯苓　白豆蔻各半兩

右爲細末，入研細麝香一錢拌勻，以水一升，蜜半斤，大棗三十枚，生薑二十片，於銀器中慢火熬成膏，去薑、棗不用，攪勻，頓當風處陰乾。每用皂角子大，米飲化下，乳食前。（虛羸）

集聖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蘆薈　北五靈脂　好夜明砂焙　縮砂　橘皮　青皮去白　蓬莪朮煨　木

香　史君子略煨，取肉，各二錢　鷹瓜黃連凈　蝦蟆日乾炙焦，各三錢

右末，雄豬膽二枚取汁和藥，入糕糊圓，麻子大。每十五圓，米飲下。（疳疾）

集聖丸　《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眞蘆薈酒蒸　五靈脂炒　夜明砂炒　眞廣皮酒炒　杭青皮醋炒　蓬莪朮煨　使君肉炒　南木香屑　白當歸炒　正川芎酒炒，已上俱各二錢　官揀參三錢，切片，焙乾　正川連薑製　乾蟾蜍酥炙，俱三錢　西砂仁酒炒，二錢

右爲細末，用公豬膽一枚取汁，將前末和勻，粟米糊丸，龍眼核大。每服一丸，米飲調下。（疳疾）

鉤藤散　《仁齋直指小兒方・夜啼證治》

鉤藤　茯神　茯苓　川芎　當歸　木香各一錢　甘草炙，半錢

右末，每服一錢，薑棗略煎服。（初生兒疾病）

鉤藤散　《東醫寶鑑・痙痙》

人參　犀角各五錢　全蝎　天麻各二分　甘草一分　鉤藤六分

右剉，水煎服。（急驚）

鉤藤紫草散　《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鉤藤鉤子　紫草茸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溫酒調下，無時服。（天花）

鉤藤飲　《仁齋直指小兒方・天釣證治》

鉤藤　白茯苓各半兩　大黃濕紙裹煨，二錢半　防風　朱砂　蟬殼　羌活　獨活　青皮　甘草炙，各二錢半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薑棗煎服。（慢驚）

鉤藤飲　《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鉤藤　人參去蘆　犀角各二錢半　甘草炙，二錢半　全蝎去毒，焙，半錢　天麻煨，一分

右吹咀，水煎，不拘時服。（急驚、慢驚）

鉤藤飲　《嬰童百問・天釣內釣》

鉤藤鉤　茯神　茯苓　川芎　當歸　木香　生甘草　白芍藥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棗略煎服。（初生兒疾病）

鉤藤飲子　《小兒藥證直訣》

鉤藤三分　蟬殼　防風去蘆頭，切　人參去蘆頭，切　麻黃去節，秤　白僵蠶炒黃　天麻　蝎尾去毒，炒，各半兩　甘草炙　川芎各一分　麝香一分，另研入

右同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溫服，量多少與之。（嘔吐、泄瀉、慢驚）

鉤藤飲子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鉤藤半兩　蚱蟬七枚，去翅足，微炒　人參去蘆，一分　黃芩一分　大黃一分

右粗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入竹瀝半合，再慢煎數沸，下牛黃一小豆許，細研入之，攪勻放溫，量大小與服，得微汗爲妙。乳母忌蒜麵炙煿之物。（急驚）

鉤藤飲子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鉤藤鉤子三分　僵蠶去絲嘴，炒　川芎　甘草炙　蟬殼去土并頭翅足，炙　蛇蛻炙焦黃，各一分　蜣螂三箇，去頭翅足，炙黃

右爲末，每用二錢，水一盞，生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量大小與服。小者分三四次與服，不會服即灌之。（急驚）

鉤藤膏　《閻氏小兒方論》

沒藥研　好乳香水中坐乳鉢研細，秤　木香　薑黃各四錢　木鱉子仁十二個

右先將下三味同爲細末，次研入上二味，煉蜜和成劑收之。每一歲兒，可服半皂子大，餘以意加減，煎鉤藤湯化下，無時，次用魏香散。（心腹痛、初生兒疾病）

鉤藤膏　《幼幼新書・盤腸氣釣》

乳香研細　沒藥　木香炮　薑黃各一錢　木鱉子三個

右爲末，煉蜜爲膏。每服旋摶如皂子大，煎鉤藤湯化下一圓，日三服。（疳疾）

鉤藤膏　《活幼心書・信效方》

鉤藤和鉤　玄胡索　當歸酒洗　粉草炙　乳香五味各五錢　肉桂去粗皮，二錢　麝香一字

右前四味焙乾，桂不過火，同爲末，乳香蒴葉裹，熨斗盛火熨透，候冷入乳鉢同麝細杵，後入前藥末再杵勻，煉蜜圓，芡實大。每用一圓至二圓，白湯空心化服。（初小兒疾病、疝證）

飯虎丸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人參去蘆，一兩　草果仁炮，一兩　高良薑半兩，炒　乾薑半兩，炮洗　陳橘皮七錢，去白　白豆蔻仁　甘草炙，一兩

右件爲細末，入鹽，沸湯點下，食前。（不思食）

脾積丸《幼科全書》

山楂青者，多用　香附　烏藥　紫金皮　砂仁　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楂子生用搗細曬乾，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飲吞。（泄瀉、疳疾）

脾積丸《幼科全書》

三稜酢煮　莪朮酢煮　枳殼各四錢　良薑　皂角炒　百草霜　丁香各二錢　青皮三錢　巴豆四十九枚

右用酢糊爲丸。（天花）

勝丸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龍腦研　蘆薈研　麝香各一字　牛黃半字，研　胡黃連半錢，末

右爲末，同研勻，熊膽和丸，菉豆大。每服三五丸，生米泔水化服，無時。（蟲證）

勝金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黃柏去粗皮，半兩　赤芍藥四錢

右末，飯和圓如麻子大。每服一二十圓，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勝金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鷄子一枚，打一眼子，如豆大，入去皮巴豆一粒，臘粉一錢在內，以五十重紙裹，於飯甑內蒸三次，取鷄子肉同藥研，更入麝香少許細勻，添少糊丸如黍米大。食後臨卧溫湯下二三丸，量大小與服。（疳疾）

勝金桃仁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癤疔論》

右杵去皮尖桃仁爲膏敷之。（疔證）

勝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雄黃一錢，水飛　白附子半錢　甘草半兩，炙　芍藥半兩，水煮十沸，焙乾　南星半兩，炮　荆芥穗二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入薄荷三葉，煎至五分盞，去滓溫服，無時。（發熱）

猴梨酒《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猴梨子五個，又名山果子。

右用酒煎，入水浸服之。（天花）

訶子散《幼科金針·臟寒》

訶子二兩，煨　丁香一錢五分　木香四錢，煨　乾薑一兩　肉桂少許

右藥共爲細末，砂仁湯調服。（胎疾）

訶子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訶黎勒皮　人參去蘆　木香　白茯苓各一兩　甘草炙　陳皮湯浸去白，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二片，煎至五分，溫服，無時。（泄瀉）

訶子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訶子一兩，每箇分作兩片，甘草一分，水一大盞，煮至水盡爲度，焙乾爲末，煉蜜和膏雞頭子大。每用一大豆許，薄荷熟水化下，無時。（咳喘）

訶附丸《幼科鐵鏡·附方》

訶子肉　竈心土　黑附子

爲末，米糊丸如粟米大，米湯下。（泄瀉）

訶黎豆蔻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訶黎勒皮　草豆蔻仁各一兩　白朮　乾薑炮　川黃連去鬚　當歸去蘆洗，焙，各半兩

右爲細末，粟米飯和圓，黍米大。每服十粒，湯飲下，無時。（泄瀉）

痘瘡初起方《石室秘錄·張眞人傳痘疹門》

白芍　生地各二錢　當歸　柴胡　甘草　桔梗　麥冬　乾葛各一錢　廣陳皮五分　荆芥八分　防風三分

水煎服。（天花）

痘瘡出齊方《石室秘錄·張眞人傳痘疹門》

人參　黃芪　甘草各一錢　白芍　生地　麥冬各二錢　柴胡八分　紅花五分

水煎服。（天花）

痘瘡將回方《石室秘錄·張眞人傳痘疹門》

人參　白朮　白茯苓各一錢　甘草五分　桔梗三分
水煎服。（天花）

痘瘡神方《石室秘錄·張眞人傳痘疹門》
人參　白芍各一兩　白朮　黑參各八錢　茯苓五錢　陳皮　甘草　神麴　蟬蛻三錢　柴胡　山楂各二錢　黃連五分
各爲細末，水打成丸，如菉豆大，遇前證與一錢，未起者即起，已起者即灌漿，不收醫者收醫，神奇之極。（天花）

惺惺圓《幼幼新書·乳癖》
陽起石一分　黃鷹條秤二錢　白丁香　朱砂各一錢　輕粉一錢半　麝少許，末之　硇砂一字，醋化　石燕子五個，醋淬，煅七次　黃連七錢　續隨子一百個，去殼，去油
右浸蒸餅圓黍米大。每服三十圓，大小兒加減。炮皂子幷葱煎湯，臨睡吞下。（疳疾、食癖）

調中飲《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肉豆蔻　白朮　人參　陳橘皮去白　訶子炮，去核　茴香　甘草炙　縮砂仁以上各半兩　藿香　桂心　檳榔以上各三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薑棗煎水，隨兒大小，五分四分煎，通口服。（疳疾）

惺惺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青皮溫湯浸軟去瓤，焙乾，稱一兩　胡黃連一兩　蓬莪朮一兩，炮　巴豆取霜，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乳汁下，大者白湯下，量大小加減，乳食前。（食癖）

惺惺散《閻氏小兒方論》
桔梗　細辛去葉　人參切，去頂，焙　甘草剉，炒　白朮　白茯苓去皮　瓜蔞根各一兩
右同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薄荷五葉，煎至七分，溫服不拘時。（外感、發熱、天花、麻疹）

惺惺散《幼幼新書·利久不止》
天麻　全蝎炒，各半錢　木香炮　糯米　人參　茯苓各微炒　白扁豆炒

山藥焙　甘草炙，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用水一蘗注或半銀盞，棗子半片，煎十數沸服。（泄瀉、疳疾）

惺惺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人參　茯苓　木香焙　天麻　白扁豆製　陳米炒　全蝎焙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略煎服。（慢驚）

惺惺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半兩　桔梗剉破　白茯苓去皮　白朮　天花粉四味各一兩　細辛去葉，二錢　防風去蘆　川芎　南星生用，三味各二錢半　甘草半生半炙，七錢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薄荷三葉，慢火煎七分，無時溫服。（外感、發熱、天花、麻疹）

惺芎散《嬰童百問·丹毒赤游腫》
茯苓　白朮　人參　甘草　枳殼　細辛　川芎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熱服。（丹毒）

湯氏化生丸《嬰童百問·陰腫疝氣》
木香一兩　三稜煨　莪朮濕紙裹煨　生檳榔　青皮同巴豆炒，去巴豆　陳皮炒　川楝子去核　芫花各半兩，米醋浸炒
右爲細末，面糊丸，如黍米大，熟水下，日進三服。（疝證）

湯氏異功丸《嬰童百問·諸色痢》
澤瀉一兩二錢　豬苓去皮，七錢　肉桂三錢半　茯苓　人參　白朮　辰砂各半兩
右末，蜜丸，芡實大，燈心竹葉湯下二三十丸。（痢疾）

湯氏塌氣散《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青皮去穰，巴豆二十一粒，炒黃色，去巴豆用　炙甘草各半兩　黑牽牛二錢半，半生半炒　肉豆蔻二三個，煨香　陳皮一合，炒
右末，半錢，米飲調下，加檳榔一個。（腫脹）

湯氏鷄腸散《保嬰撮要·遺尿》
鷄腸草一兩　牡蠣粉三錢　龍骨煅　麥門冬去心　白茯苓　桑螵蛸炙，各半兩
右爲散，每服一錢，棗水煎。（遺尿）

温中圓《小兒藥證直訣》

人參切，去頂，焙　甘草剉焙　白朮各一兩，爲末

右薑汁麵和圓，棊豆大。米飲下一二十圓，無時。（嘔吐、泄瀉）

温中化毒湯《幼科全書》

丁香　人參　木香　白朮　桂心　甘草炙　白芍　枳實　陳皮　乾薑

右水煎熱服。（天花）

温白圓《小兒藥證直訣》

天麻生，半兩　白僵蠶炮　白附子生　乾蝎去毒　天南星剉，湯浸七次，焙，各一分

右同爲末，湯浸寒食麵和圓，如棊豆大，圓了仍與寒食麵內養七日，取出。每服五七圓至三二十圓，空心，煎生薑米飲，漸加圓數，多與服。（泄瀉、慢驚）

温白圓《幼幼新書·利久不止》

白朮一分，用米泔浸少時，切，炒　丁香半錢，炒　半夏一錢半，湯泡洗七遍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煮麵糊爲圓，如此〇大。每服半歲三圓，三五歲五七圓，淡生薑湯吞下，早晚各進一服。（泄瀉、疳疾）

温白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人參　防風　白附子生　直僵蠶　全蝎各焙，並一錢　南星盪七次焙乾　天麻各二錢

右爲末，飛白麵糊圓，桐子大。每服一圓，薑湯調下。（慢驚）

温肌透毒散《救偏瑣言》

防風五分　川芎藭八分　蟬蛻去土　桔梗　麻黃蜜炒黑色，各三分　山楂二錢　甘草二分　陳皮六分

加薑五分。（天花）

温肺散《幼幼新書·疳嗽》

瓜蔞根半兩　甘草炙，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蜂糖熟水調下。（咳喘）

温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人參去蘆，一兩　白朮一兩　木香一兩　良薑半兩　五味子去枝梗，半兩　當歸半兩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湯下，無時。（心腹痛）

温胃散《幼幼新書·滯頤》

半夏白礬水浸，炒黃　人參去蘆頭　肉豆蔻　白朮　乾薑　甘草炙，以上各半兩　丁香一兩

右件搗羅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八分一盞，入生薑二片，煎五分，去滓溫服，食前。（滯頤）

温胃散《育嬰秘訣·辨小兒脈證治》

陳皮　黃芪炙，各七錢　縮砂仁　甘草炙　厚朴薑汁炒　益智仁各四錢　白豆蔻仁　澤瀉　乾薑炮　薑黃各三錢　人參二錢

共細末，每服五分至一錢，水煎去滓，食前溫服。（外感）

温胃散《幼科金針·滯頤》

人參　白朮　乾薑　甘草　肉果　半夏各五錢　丁香

右藥共爲末，生薑湯調服。（滯頤）

温胃散《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一二三錢，或一兩　白朮炒，一二錢，或一兩　扁豆二錢，炒　陳皮一錢，或不用　乾薑炒焦，一二三錢　炙甘草一錢　當歸一二錢。滑泄者勿用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嘔吐）

温粉撲法《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連　牡蠣粉　貝母各半兩　粳米粉一升

右爲細末，敷于身上。（天花、麻疹）

温脾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丁香一兩　木香一兩　半夏一兩，用生薑六兩，同杵爛，炒令黃　青皮去瓤，半兩，炒　白朮半兩　乾薑半兩，微炒

右爲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不拘時候。（咳喘、疝證）

温脾丹《幼幼新書·滯頤》

半夏一兩，用生薑六兩同搗細，炒令黃　丁香　木香各一兩　乾薑　白朮　青橘皮各半兩

右件搗羅爲末，煉蜜和如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量兒大小加減。（滯頤）

温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厚朴去皮，塗薑汁炙令香熟，一兩　丁香　白朮　乾薑各半兩，焙　肉桂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煎人參湯調下，無時。（嘔吐）

温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蒼朮半兩，米泔浸一宿，去黑皮　甘草炙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　訶子炮　木香　乾薑炮　茯苓　人參去蘆　桔梗去蘆，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米飲調下。（泄瀉）

温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癎疝論》

丁香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　半夏白礬水浸去滑，炒黃　白朮　乾薑炮　人參去蘆　甘草二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生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渣溫服，食前。（疝證）

温脾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訶肉煨　人參各七錢半　甘草二錢半，炙　白朮　木香　茯苓　藿香洗　陳皮　黃芪　桔梗各半兩

右剉散，每服二錢，薑一大片，棗一枚，煎服。（淋證）

温脾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驚惕不食證治》

訶肉煨　人參七錢半　木香　桔梗各半兩，炒　茯苓　藿香洗　陳皮　黃芪　甘草各二錢半　白朮半兩

右剉散，每服二錢，薑棗煎。（不思食，驚悸）

温膽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半夏製　枳實各二錢半　茯苓半兩　橘紅　甘草各一錢半　酸棗仁溫湯浸，去殼，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竹茹少許，用薑、棗煎服。（嘔吐、初生兒疾病、急驚、驚悸）

滑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滑石　瞿麥　葵子炒　芸薹子　甘草炙　山梔子仁　鬱金　海金沙炒，各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煎燈心、葱湯調下，乳食前。（淋證）

滑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白滑石　白善土好者，等分

右爲末研勻，每服半錢，葱白煎米飲調下。（嘔吐）

滑石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滑石　甘草炙

右等分爲細末，每服一錢，鷄子清、酒各少許調服。（天花）

滑肌散《救偏瑣言》

滑石六兩　甘草二兩　菉豆粉三兩

爲極細末用。（天花）

滋腎丸《保嬰撮要・發熱》

黃柏酒拌炒焦，三錢　知母二錢　肉桂五分

右爲末，熟水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前百沸湯下。（發熱）

滋陰八味丸《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寒陣》

山藥四兩　丹皮三兩　白茯苓三兩　山茱萸肉，四兩　澤瀉三兩　黃柏鹽水炒，三兩　熟地黃八兩，蒸搗　知母鹽水炒，三兩

右加煉蜜搗丸，梧桐子大。或空心、或午前，用滾白湯，或淡鹽湯送下百餘丸。（發熱）

滋陰降火湯《幼科鐵鏡・附方》

當歸　地黃　白芍　黃連　白茯　知母　天花粉　蓮子　黑元參　甘草　麥冬

燈心引。（初生兒疾病）

補元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白朮　當歸　甘草

右水煎溫服。（天花）

補中化毒湯《幼科全書》

陳皮　白朮　砂仁　神麴炒　山楂肉

右水煎熱服。（天花）

補中托裏散《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甘草　當歸　牛蒡炒　連翹　薄荷　桂枝　青皮　木香

右水煎服。（天花）

補中益氣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黃芪炙　人參　白朮炒　甘草炙　當歸　陳皮各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一分
右薑棗水煎。（天花）

補中益氣湯《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柴胡炒　陳皮　青皮　桂枝　當歸　木香
右水煎服。（天花）

補中益氣湯《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白朮　陳皮　枳實　神麴炒　麥芽　甘草　黃連炒　青皮　木香
右煎服。（天花）

補中益氣湯《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白朮　甘草炙　白芍酒炒　木香　陳皮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補肺阿膠散《痲科活人全書·增訂治痲問答捷要》
阿膠蛤粉炒　馬兜鈴　牛蒡子炒香　粳米　炙甘草各一兩　杏仁去皮尖，七粒
水煎服。（痲疹）

補肺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咳嗽喘嗽證治》
阿膠一兩半，炒　白茯苓去皮　馬兜鈴去老梗　糯米各半兩　杏仁二十一粒，湯泡，去皮尖　甘草四錢，炙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咳喘）

補肺散《保嬰撮要·百咳內嗽》
阿膠一兩半，炒　鼠粘子炒　馬兜鈴各半兩　杏仁七粒　糯米一兩　甘草三分
右每服一錢，水煎服。（咳喘、痲疹）

補肺飲《幼科金針·咳嗽》
阿膠　茯苓　五味子　麥冬　杏仁　馬兜鈴　甘草　糯米
右藥加薑一片，水煎服。（咳喘）

補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良薑一兩，微炮　肉桂去粗皮，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半兩　乾漆炒煙盡，半兩　烏梅肉半兩，炒乾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雞頭子大。每服一二粒，米飲化下，無時。（蟲證）

補真丸《幼科全書》
當歸　人參　橘紅　白朮各五分　白茯苓　麥門冬各三錢　黃芪蜜炙，四錢　粉草二錢，炙　木香　柴胡各二分
右薑棗爲引，煎服。（嘔吐、泄瀉）

補液湯《救偏瑣言》
人參　麥冬　五味　訶子　桔梗　甘草（天花）

補腎地黃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乾山藥去黑皮　山茱萸酒浸潤蒸透，去核取皮爲用　熟乾地黃酒洗焙乾，三味各五錢　鹿茸蜜塗炒，酒亦好　川牛膝酒洗焙，二味各四錢　牡丹根皮淨洗　白茯苓去皮，二味各三錢　澤瀉去粗皮，二錢
右件剉焙爲末，煉蜜圓作痲仁大。每服十五圓或二十五圓，至三十五圓，空心溫鹽湯下，溫酒亦佳。（五遲五軟五硬、解顱、鶴膝、虛羸）

補腎地黃丸《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熟地黃　懷山藥　山萸肉各一兩　嫩鹿茸各二兩　粉丹皮　白雲苓　宣瀉瀉各一兩　北五味　補骨脂各一兩
右爲末，蜜丸菉豆大。每服三錢，淡鹽湯空心下。（咳喘）

補陽湯《蘭室秘藏·小兒門》
吳茱萸　生地黃　地龍各五分　黃柏　橘皮　葛根　連翹　蝎梢　炙甘草各二分　升麻　黃芪　柴胡各三分　當歸身　麻黃各三分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一大盞半，煎至六分，去渣，乳食後熱服。（慢驚）

補脾丸《幼科發揮·脾經兼證》
人參　白朮　茯苓炙　粉草　白芍酒炒　黃芪蜜炒　陳皮　當歸身　山藥　蓮肉各一兩　神麴五錢　肉桂二錢五分
右爲末，荷葉水煮粳米糊丸，麻子大，用米飲下。（疳疾、虛羸）

補脾快斑湯《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甘草　防風　官桂少許

右水煎服。（天花）

補脾益真湯《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木香　當歸　人參　黃芪　丁香　訶子肉　陳皮　厚朴薑製　甘草炙　肉豆蔻麵裹煨　草果　茯苓　白朮　官桂　半夏湯泡七次，薑汁製　附子炮，各等分　全蝎去毒，微炒，每一服用一個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盞半，薑二片，棗一枚，煎六分，去滓，肚饑稍熱服。服訖，心腹揉動以助藥力，候一時久喫乳食。（慢驚）

馮氏天花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天花粉　桔梗　白茯苓　訶子肉　石菖蒲　甘草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水調半匙在碗肉，外以小水竹七莖，黃荆七條，縛作一束，點火在碗內煎，臨卧服。（天花）

犀灰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蠶蛻紙不拘多少

右燒留性爲末，入麝，每服半錢匕，燈心湯調。（淋證）

犀角圓《小兒藥證直訣》

生犀角末一分　人參去蘆頭，切　枳實去瓤，炙　檳榔半兩　黃連一兩　大黃二兩，酒浸切片，以巴豆去皮一百個，貼在大黃上，紙裹飯上蒸三次，切，炒令黃焦，去巴豆不用

右爲細末，煉蜜和圓，如麻子大。每服一二十圓，臨卧熟水下。未動，加圓數。（發熱，咳喘）

犀角升麻湯《保嬰撮要・時毒》

犀角鎊，二錢　升麻　防風　羌活　川芎　白芷各五錢　黃芩　甘草各一錢　白附子四分

右每服三五錢。（瘡瘍）

犀角地黃湯《麻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犀角　升麻　生地黃　木通　大桔梗　京芍　甘草

水煎服。（麻疹）

犀角地黃膏《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天門冬　麥門冬各去心　白茯苓　茯神　生地黃各洗秤　前胡　柴胡　人參　玄參　甘草炙　川芎　天麻　防風　羌活

右等分爲末，煅金墨一挺留性，煉蜜圓〇大，金箔爲衣。每服一粒，薄荷湯化眼。（發熱）

犀角紅花飲《麻科活人全書・發熱而發斑屑》

犀角磨汁　紅花　生地　當歸尾　丹皮　連翹　牛蒡子　木通　枳殼

水煎服。（麻疹）

犀角消毒丸《保嬰撮要・胎毒瘡瘍》

生地黃　防風　當歸　犀角屑鎊　荆芥穗各一兩　牛蒡子杵炒　赤芍藥　連翹　桔梗各七錢　薄荷　黃芩　甘草各五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瘡瘍）

犀角消毒飲《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牛蒡子炒，研，一錢五分　荆芥　黃芩　防風　犀角　甘草各一錢

水煎，日二服。（麻疹）

犀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犀角屑一錢　白朮二兩，水煮　甘草半兩，炙　橘皮半兩，去白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盞，入金銀薄荷煎至七分，溫服。連進三服，無時。（急驚，慢驚）

犀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犀角屑　地榆剉　黃連去鬚，剉，微炒　柏葉微炒　黃柏微炙　黃芩　當歸去蘆土，洗淨，微炒　赤薜荔取葉　生地黃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粥飲調下，乳食前。（痢疾）

犀角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客忤證治》

天麻　犀角　麥門冬　鉤藤　朱砂各一錢　鐵粉　雄黃半錢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半錢，以金銀煎湯調下。（客忤中惡）

犀角散《奇效良方・客忤》

犀角　麥門冬　鉤藤　丹砂各二錢五分　牛黃半分　麝香少許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用薄荷湯調服，不拘時。（客忤中惡）

犀角飲《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犀角十八銖　茯神一兩　麥門冬一兩半　甘草半兩　白朮六銖

右五味㕮咀，以水九合，煎取四合，分服，加龍齒一兩佳。（發熱）

犀角飲《痘疹論・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者何》

犀角五錢　甘草炙，五錢　防風二兩　黃芩一兩

右爲粗末，每服五錢，用水一小盞，煎至半盞，去渣，溫服，不拘時候。（天花）

犀角飲《嬰童百問·潮熱》

犀角鎊　鱉甲酥炙　柴胡　知母炒　地骨皮　胡黃連各一兩　大黃　桃枝各半兩

右咬咀，每三歲一錢，水一盞，煎三分，去滓溫服。（發熱）

犀角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犀角　防風　木通　赤茯苓　桑白皮炒　甘草炙，等分

右剉細，每三字，水煎服。（驚悸）

犀角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犀角鎊。大黃炒　桑白皮蜜炙　鉤藤　甘草炙　麻黃去節，各一兩　龍膽半錢　石膏　瓜蔞　黃芪炙，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四分，去滓溫服。（天花）

犀角解毒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生地黃　防風　當歸　犀角屑鎊　荊芥各一兩　半蒡子炒杵，炒　赤芍藥　連翹　桔梗各七錢　薄荷　黃芩炒　甘草各五錢

右爲末，煉蜜丸，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天花）

犀角解毒化痰湯《痲科活人全書·咳嗽》

犀角磨汁　丹皮　連翹　貝母　天花粉　薄荷　紫草茸　甘草稍各一錢　當歸八分　牛蒡子九分　赤芍六分　生地黃二錢　黃連五分　淡竹葉三十片

水煎服。（痲疹）

犀角解毒湯《幼科鐵鏡·附方》

犀角　赤芍　生地黃　白芷　甘草　連翹　荊芥　防風　牡丹皮　木通（丹毒）

犀角解毒湯《痲科活人全書·衄血諸失血》

犀角　黃連　黃柏　黃芩　梔仁　生地黃　牡丹皮　赤芍

水煎服。（痲疹）

犀羚散《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烏犀角　羚羊角

二味，磨涼水服之。（天花）

疏邪飲《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

柴胡倍用，酒炒　蘇葉　荊芥穗　炙甘草減半

水一鍾半，煎服。（天花）

疏邪實表湯《救偏瑣言》

黃芪　防風　荊芥　甘草　川芎　白芷　桔梗　加薑一片　胡荽一錢。（天花）

疏肝透毒散《救偏瑣言》

僵蠶炒，去絲嘴　羌活各四分　蟬蛻　木通　荊芥各三分　薄荷二分　鉤藤　前胡各六分　青皮七分　山楂二錢

加燈心一分，薑二分。（天花）

疏毒快斑湯《幼科全書》

荊芥　防風　人參　當歸　連翹　甘草　桔梗　赤芍　大力子

右水煎服。（天花）

疏風分理散《幼科金針·吐瀉》

防風　荊芥　柴胡　蘇葉　陳皮　甘草　車前　蒼朮　厚朴　木通　木香

右藥加生薑，水煎，熱服。（泄瀉）

疏風枳殼湯《赤水玄珠·幼科·風熱》

紫蘇　枳殼各三錢　杏仁去皮尖，二錢

水煎，頻頻與服，以大便通利熱退爲度。（外感）

疏風活血散《片玉心書·丹毒門》

當歸　生地　川芎　赤芍　荊芥　防風　甘草　紅花　蘇木

水煎服，入酒少許。（丹毒）

疏風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檳榔　陳皮各二錢　牽牛　大黃各三錢，濕紙略煨

右爲末，每服半錢，生蜜調下。（急驚）

疏風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荊芥穗一兩　防風去蘆，二錢半　甘草半生半炙，二錢

右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調服，或葱湯亦好。（瘡瘍）

疏風散《幼科金針・傷風》
前胡　桑皮　法半夏　枯芩　玉桔梗　甘草　款冬花　枳殼　蘇子
右藥加薑煎服。（外感）

疏風順氣湯《幼科鐵鏡・附方》
紫蘇　乾葛　桑皮　前胡　麻黃　杏仁　甘草
水煎服。（外感）

疏隔元《小兒病源方論・驚風門》
乾蟬五月五日收者佳，一枚，以酒醋炙酥　青黛　木香　檳榔　麝香　續隨子去殼，紙裹搥去油，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一周歲兒服十五元，二三歲加至三十元，空心清米飲送下。服訖一時久，得喫乳食。（急驚）

絲瓜湯《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絲瓜連皮燒灰存性，百沸湯調下。（天花）

十三畫

聖功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苦楝根皮生子、東引者，米泔浸一宿　鶴虱各等分
右二味爲末拌勻，每服半錢，熟水調下，連進二服。無時。（疳疾）

聖朮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白朮用冬朮味甘佳者，五六七八錢，炒，或一二兩　乾薑炒　肉桂各一二錢　陳皮酌用，或不用
水一鍾半，煎七分，溫熱服。（嘔吐、泄瀉、腫脹）

聖石丹《幼幼新書・冷吐》
眞陽起石　半夏洗七遍，焙乾，各半兩　人參去蘆頭　木香　白茯苓　丁香各一兩　礞石木炭火燒一伏時，四兩　不灰木木炭火燒一伏時，四兩
以上搗羅爲細末，次用：
杏仁　巴豆二件連皮於燈上燒爲度，各二七個　阿魏各一兩
右件同爲細末，用湯泡炊餅和圓如龍眼大。每服一粒，水一盞，入生薑一皂子大，同拍碎，煎五分放溫，時時服之。煎藥時於銀器中煎，石器亦可。（疳疾）

聖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礞石四兩，炭火燒一伏時　不灰石二兩，炭火燒一伏時　母丁香一兩　木香一兩　人參去蘆，一兩　白茯苓一兩　半夏半兩，湯洗七次，焙乾　眞陽起石半兩，先同上爲末　阿魏湯化去砂石，以麵和成餅，焙乾，一錢　巴豆　杏仁各十四箇，並連皮燈上燒，略存性
右同勻細，湯泡蒸餅和丸，荔枝子大。每服一粒，水一盞，入薑皂子大，擘破同煎至五分，放溫，時時服之。煎藥須用銀石器。（嘔吐）

聖白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半兩，湯洗十次，竹刀切作片子，焙令乾　丁香半兩
右於木臼中同杵爲末，生薑自然汁和丸，麻子大。每服十圓十五圓，溫湯送下。無時。（嘔吐）

聖效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當歸去蘆土，一兩　木香一兩　桂心一兩　甘遂一兩，慢火煨黃色　朱砂一兩，研，水飛　京三稜半兩，炮，乘熱剉　鱉甲半兩，塗酥炙黃焦，去裙襴　蓯仁一分，湯浸去皮，研　麝香一分，研　巴豆二十一箇，去皮心膜，絹袋盛好，酒煮一宿，研
右爲末，拌勻細研，用黃蠟六兩，慢火熔化，入藥攪勻成膏，丸黍米大。一歲兒一粒，二三歲者二粒，四五歲者三粒，六七歲者五粒，溫米飲下，乳食前。（食癖）

聖效透肌散《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桑皮　荊芥各三錢　雄黃研　粉霜研，各二錢半　蒺藜　當歸　硇砂研　豆蔻　穿山甲炮，各二錢　輕粉一字半，研　海金砂一字
右十一味，除研藥外，餘揀淨爲末，入研藥和勻。令將獨科蒜去皮，研如泥，入頭醋和如稀糊，調藥如膏。約癖積大小，攤在紙上貼病處，用新綿一葉覆之，以三襜緊繫，待一二時辰，覺疼痛無妨，只待口鼻內蒜香爲度。其效不可具述，癖消爲度。（食癖）

聖效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赤石脂一兩，燒赤　白龍骨一兩，煅　阿膠一兩，剉，蛤粉炒，去粉　訶黎勒煨，去核用，半兩　木香半兩　黃連去鬚，半兩　乾薑半兩，炮　甘草半兩，炙

右細末，每服半錢，煎粟米飲調下，食前。（痢疾）

聖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紫草　木通　甘草炙　枳殼麩炒　黃芪

右件等分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一中盞，煎六分，去渣溫服。（天花）

聖脾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香附子炒，去皮、毛，一合　小黑豆一合，炒　甘草半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飯飲調下，無時。（急驚）

聖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大戟子半兩　甘遂末一分　牽牛末一兩

右拌勻，每用半錢，以白麵半錢，水和作餅子，如錢大，煮令熟，放冷細嚼，薑湯下。小者一餅，大者二餅，食前。（腫脹）

聖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粉霜一錢　硇砂一錢　膩粉五箇　石燕子一箇，火煅　玄胡索三箇，去皮

巴豆霜一錢

右爲細末，入生麵一大錢拌勻，滴水和劑，分十二處，捻作餅子，用刀上燖熟。每服一餅，煎皂子湯下。（食癖）

蒜香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右以大蒜一顆，慢火煨香熟，取出切細研爛，於日中暴，或火上炕半乾，可丸時即以好乳香稱半錢，研細如粉拌入，再研極勻，丸如芥子大。每服七丸，乳頭粘服，或乳汁送下，食空。（初生兒疾病）

蒜貼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石燕子煅　半夏各等分

右爲末。用蒜一頭杵爛，攤在舊緋絹帛子上，比兒患處大小，剪作靨子，摻藥上，貼患處。候病兒口鼻中蒜氣時，揭去帛子。作效，更不得喫藥。（食癖）

蓮花飲《幼科鐵鏡·附方》

甘草　知母　蓮花鬚　川蓮仁　瓜蔞仁　五味子　人參　乾葛　白茯苓　生地　竹葉（發熱）

蓮湯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渴論》

右以粉霜研極細，每嬰孩一字，三四歲下者半錢，煎蓮花湯調下。冬月無花時蓮肉代之。（發熱）

蓖麻膏《活幼心書·信效方》

蓖麻子一兩

右件爛杵爲膏，捻作餅子，兩指寬大，貼囟上。如陰證脫肛，加生附子末、葱、蒜同研作膏，依前法貼之。（脫肛）

蒼朮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蘆薈各半兩　扁豆藤二兩　蒼朮一撮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七分，煎至五分，去滓溫服，立驗。無時。（嘔吐）

蓬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右以蓬莪朮炮熟透，剉杵，羅爲細末。每服一錢，熱酒調下，無時。（心腹痛）

蓬莪朮散《幼幼新書·痃氣》

蓬莪朮　青橘皮去白瓤　益智各半兩　木香一分　糯米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大錢，用陳米飲調下，日進四服。（疳疾）

蒺藜散《痘疹論·已結痂疙欲不作瘢痕或已成瘢痕欲消者何》

右白蒺藜子一升，炒黃爲末，以麻油和如泥，炒令焦黑，塗傅。如無蒺藜，赤小豆末和雞子調用亦妙。（天花）

蒲黃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淋論》

蒲黃半兩　冬葵子半兩　生地黃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無時。（淋症）

蒲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蒲黃　麥冬　大黃　黃芩各十銖　甘草八銖　硇硝七銖　黃連十二銖

右七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硇硝，分三服。消息視兒羸瘦半之，大小便血即愈，忌冷食。（初生兒疾病）

蒸鷄丸《嬰童百問·疳傷》

黃連二兩　鶴虱　蕪荑各半兩　柴胡　秦艽　知母　丹參　史君子去殼一兩

右爲末，黃雄鷄一只，約斤餘，籠之，專以火麻子飼之。至五日後，去毛令淨，于背上開孔，去腸肚淨，拭乾，令前藥入鷄腹內，以綫縫之。

小甑先以黑豆鋪甑底，厚三寸，安鷄在甑中，四旁將黑豆圍裹，上以黑豆蓋之，自日出蒸至晚，候溫冷，取鷄淨肉，研和得所，如硬，入酒面糊同藥末爲丸，如小豆大。二歲二十丸，以意加減，米湯下無時。如十五歲，以溫酒送下。忌食豬肉、雌鷄肉。（疳疾）

塌氣圓《小兒藥證直訣》

胡椒一兩　蝎尾去毒，五錢

右爲細末，麵圓粟米大。每服五七圓至一二十圓，陳米飲下，無時。（心腹痛、疳疾、食癖、腫脹）

塌氣圓《幼幼新書・吐逆》

巴豆十片，是五個也　胡椒十粒　丁香十個　青橘十個，湯浸一宿，不去皮瓤，每個入巴豆半個，胡椒一粒，丁香一個，麻綫纏結之

右用釅米醋一碗煮青橘，候醋乾爲度，取出，細切青橘，同諸藥焙乾爲末，粟米糊爲圓如粟米大。每服三歲五圓，五歲七圓，七歲十圓。飯飲下，一日三服。（嘔吐、疳疾）

塌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全蝎一錢　黑牽牛四錢，一半炒熟，一半生用　蘿蔔子四錢，一半炒熟，一半生用　陳皮二錢，去白　青皮去瓤，二錢　京三稜二錢，炮，剉　蓬莪朮二錢，炮，剉。一方生用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蘿蔔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生薑湯下，無時。（腫脹、食癖）

塌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胡椒半兩　甘遂一分　黑牽牛一兩，炒　木香一錢

右爲細末，麵糊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薑湯送下，無時。（腫脹、食癖）

塌氣元《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青皮一兩　蓽撥　胡椒各半兩　木香二錢半　全蝎五枚

右爲末，醋糊元如黃米大。一周兒服十五元，乳汁下，粥湯亦得，空腹日二，服訖候半時，得吃乳食。量兒大小加減。（心腹痛）

塌氣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木香半兩　鷄心檳榔白者，一只　黑牽牛二兩，半生半炒，取頭末，一兩　共爲末，神麴糊爲丸，如黍米大，薑湯下。（天花）

塌氣退黃湯《蘭室秘藏・小兒門》

白朮　柴胡各半分　川升麻一分　桂枝　麻黃炒　吳茱萸　厚朴　羌活　草豆蔻　神麴　蒼朮　澤瀉　白茯苓　豬苓　黃柏　橘紅各二分　青皮　黃連各五分　杏仁二個

右都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食前。溫服。（食癖、腹脹）

塌氣散《幼幼新書・腫滿》

白朮　木香　青橘皮去瓤　甘草炙　茴香各半兩　巴豆三十粒

右將巴豆炒橘皮，候巴豆黑色，去巴豆，取橘皮，用諸藥爲末。每服一大錢，飯飲調下。（腫脹）

塌氣散《嬰童百問・虛實腫脹》

青皮五錢，巴豆三十粒同炒黃色，去巴豆用　木香一錢

右爲末，三歲半錢，米湯下，食前。連進即效。（腫脹、疳疾）

塌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白芍藥　川升麻　沉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一兩　硾硝三兩

右十三味咬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及四升，去滓內硾硝，以綿浸湯中，適寒溫塌之，乾易之，取瘥止。（瘡瘍、丹毒）

越脾湯《麻科活人全書・不熱》

麻黃去節，五錢　石膏八錢　炙甘草一錢　生薑三片，紅棗五枚引，水煎分作三次服。（麻疹）

遠志煎《小兒病源方論・驚風門》

遠志去苗骨，甘草水煮，焙　茯神去木　羚羊角屑　甘草炙　蕪荑各三錢　蝎稍十枚，去毒

右爲末，醋元黍米大。一周兒每服一百元，乳汁或米飲下，服訖候一時久，得喫乳食。量兒大小及病輕重加減元數。（驚悸）

楠皮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楠木皮煎湯汁服之。（嘔吐）

楝皮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右取楝根皮，削去外蒼皮不用，只用白者，以煮濃汁，量大小與服。（蟲

證）

槐花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皂角去皮，燒煙盡　白礬枯　槐花炒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白湯調服，無時。（嘔吐、泄瀉）

槐花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槐花揀淨，炒　地榆炒，各等分

右細末，每服半錢一錢，米飲調下，乳食前。（痢疾）

榆仁圓《小兒藥證直訣》

榆仁去皮　黃連去頭，各一兩

右爲細末，用豬膽七個，破開取汁，與二藥同和，入碗內，甑上蒸九日，每日一次，候日數足，研麝香五分，湯浸一宿，蒸餅同和成劑，圓如菉豆大。每服五七圓至一二十圓，米飲下，無時。（疳疾、蟲證）

賈蘭峰傳方《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黃連　黃芩　連翹　元參　知母　杏仁　乾葛　麻黃　牛蒡子　陳皮　厚朴　白芍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雷丸浴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雷丸二十枚　大黃四兩　黃芩一兩　苦參　石膏各三兩　丹參二兩

右六味㕮咀，以水二斗，煮取一斗半，浴兒，避眼及陰。浴訖，以粉粉之，勿厚衣，一宿復浴。（外感）

雷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雷丸　川芎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飲調之，日二服，無時。（蟲證）

感應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肉豆蔻仁四箇，麵裹煨　丁香末三錢　川薑末二錢　木香三錢　百草霜四分　杏仁二十八箇，去皮尖，別研，取霜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出油盡，取霜　黃蠟二兩，熔濾去滓，卻入好酒同煮半時，放冷凝

右同爲細末研勻，先熔煉蠟和藥成膏，恐硬時更入油少許，每用旋丸如黍米大。三四粒溫水下，乳食前。（嘔吐）

頓止丹《嬰童百問·諸色痢》

黃丹一兩　巴豆四十九個　乳香二錢

右用麻油二錢，蠟半兩，溶化和丸。（痢疾）

搐鼻散《幼幼近編》

半夏　細辛各一錢　荆芥七分　牙皂三錢　麝香二分半

爲細末，紙條蘸藥取嚏。（天花）

睡驚太乙丹《嬰童百問·驚瀉》

桔梗一兩，炒　藿香　扁豆炒，各半兩　白芷　川芎各三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辰砂、麝香爲衣。每服半丸，薄荷湯磨下。（初生兒疾病、泄瀉）

照月飲《麻科活人全書·雀盲》

眞雄黃研細，水飛過

用活雞剖開，取熱肝擂極爛，入雄黃末五厘，溫酒調服。（麻疹）

當歸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當歸　狼毒各九銖　吳茱一作杏仁，各半兩　細辛　乾薑　附子各十八銖　巴豆十枚　豉七合。鬬一味

右九味擣七種，下篩，秤藥末令足，研巴豆、豉如膏，稍稍內末擣令相得，蜜和桑甑盛，蒸五升米飯下，出擣一千杵。一月兒服如黍米一丸，日一夜二，不知稍加，以知爲度。亦治水癖。（初生兒疾病）

當歸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當歸去蘆　芍藥等分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菉豆大。米飲湯下，不拘時候。（心腹痛）

當歸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半兩　黃連一錢半，炒　大黃二錢半　甘草炙，一錢，　紫草三錢

先以當歸、紫草熬成膏，以下三味研爲細末，以膏和爲丸，如胡椒大。三歲以下兒服十丸，七八歲兒服二十丸，食前米飲下。漸加，以和爲度。（天花）

當歸木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當歸去蘆，一兩　蓬莪朮一兩，炮，剉　木香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桂心半兩，不見火　黑牽牛一錢，炒微黃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生薑湯下，無時。（心腹痛）

當歸木香湯《幼幼集成・疝氣證治》

京楂核　全當歸　正川芎　川木通　小茴香　川楝肉　杭青皮　結豬苓　宣澤瀉已上各一錢　南木香　黑梔仁各五分

右用淨水濃煎，空心熱服。（疝證）

當歸六黃湯《保嬰撮要・盜汗》

當歸　熟地各五分　生地黃炒，三錢　黃連炒黑　黃柏炒黑　黃芩炒黑，各三分　黃芪炒，五分

右水煎服。（汗證、天花、痲疹）

當歸四逆湯《幼幼集成・誤搐二條》

當歸身　嫩桂枝　杭白芍以上各三錢　川木通　炙甘草以上各二錢　北細辛一錢　大紅棗五枚

水煎，熱服。（慢驚）

當歸百解散《片玉心書・丹毒門》

當歸　赤芍　大黃　川芎　升麻　薄荷葉　乾葛　麻黃　黃芩　甘草　枳殼　皂角刺

葱薑引，煎服。（丹毒）

當歸紅花飲《痲科活人全書・易收早收難收》

當歸酒炒　紅花　葛根　連翹　牛蒡子　甘草

水煎服。（痲疹）

當歸凉血湯《幼科全書》

當歸　紅花　地骨皮　酒芩　生地黃　牛蒡　連翹　黃芩　人參　甘草

右水煎服。（天花）

當歸桂枝湯《幼科全書》

當歸酒洗　川芎　白芍酒炒　甘草炙　桂枝　黃芪炙　蒼朮製　黃柏酒洗

右水煎服。（天花）

當歸益榮丸《幼科全書》

當歸　川芎各二錢　黃連一錢五分　蘆薈　史君子肉各一錢

右共爲細末，蒸餅丸，米湯下。（天花）

當歸散《小兒藥證直訣》

當歸去蘆頭，切，焙，秤　白芍藥　人參各一分　甘草炙，半分　桔梗　陳皮不去白，各一分

右爲細末，水煎半盞，時時少與服。（初生兒疾病）

當歸散《小兒藥證直訣》

當歸二錢　木香　官桂　甘草炙　人參各一錢

右咬咀，每服二錢，水七分盞，薑三片，棗一枚去核，同煎服。（變蒸）

當歸散《幼幼新書・瘡疹未見乃可疏利》

川當歸一兩　甘草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豆豉十粒，同煎至六分，去滓，量兒大小服，以利動爲度。逐日冷吃甘草汁。三歲以下一歲以上加減服。（痘疹）

當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當歸去蘆并土，一分，焙　芍藥一分，炒　黃連去鬚，一分，炒　枳殼一分，去穰，麩炒黃

右細末，每服半錢，水五分，煎至三分，溫服。下血多者，入甘草一寸同煎，乳食前。（痢疾）

當歸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右以當歸爲末，每用小豆許，乳汁調抹兒口中，日夜五服。（初生兒疾病）

當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癮疹證治》

辣桂　牽牛微炒，取仁，各半兩　當歸　北大黃　桃仁浸，去皮，焙，各二錢半　全蝎一錢半

右細剉，每一錢，水入蜜煎服。（疝證）

當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官桂　當歸　川芎　香附各一分　川白薑　木香　甘草炒，各半分

右爲末，每半錢，白水煎，乳食前服。（急驚、慢驚）

當歸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當歸去蘆，酒洗　赤芍藥二味各二兩　大黃半生半炮，一兩二錢　川芎　麻黃如前製，二味各半兩　甘草半生半炙，一兩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初生兒疾病）

當歸散《嬰童百問·黃疸》

甘草炙　桔梗　陳皮　當歸各一錢

右爲末，水煎半盞，時時少與服之。（發熱、初生兒疾病）

當歸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當歸一兩　甘草一錢，炙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豆豉十粒，同煎至半盞，去滓，量兒大小服，以利爲度。（天花）

當歸散《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歸身　木香　肉桂　人參　炙甘草　破故紙炒　小茴香炒

右各等分爲末，薑棗湯調服。棗爲丸亦可。（心腹痛）

當歸散《保嬰撮要·脈法》

當歸二錢　木香　官桂辣者　甘草炙　人參各一錢

右每服一錢，薑棗水煎。（變蒸）

當歸湯《幼科全書》

黃芪　當歸　生地　麥冬　白芍炒　甘草炙

右用浮麥爲引，用獵豬心以竹刀批開煮湯，煎藥服之。（天花）

當歸補血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黃芪炙，一兩　當歸三錢，酒製

右水煎，乳母同服。（發熱、天花）

當歸解毒湯《幼科全書》

歸身　生地　麻黃　紫草　枳殼　大黃酒炒　連翹

右水煎服。（天花）

當歸養心湯《幼科全書》

當歸　麥門冬　升麻炒　人參　甘草炙　生地酒炒

右燈心爲引，水煎服。（天花）

當歸養血湯《麻科活人全書·發搐》

當歸　川芎　生地黃　麥冬　木通　淡竹葉　梔仁　甘草

燈芯引。（天花、麻疹）

當歸龍薈丸《幼科發揮·肝經主病》

當歸一兩　龍膽草一兩　黃連五錢　黃柏一兩　大黃五錢　山梔子一兩　蘆薈五錢　青黛五錢　木香一錢　麝香五分　黃芩一兩

右爲細末，蜜丸麻子大。每服五丸至十五丸，竹葉湯下。（驚悸）

蜆殼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以螻蛄一箇，去頭翅足，入麝香、輕粉各黃米許，同研極細，以新水少許就之，用蜆殼灌之，立效。（急驚）

蜈蚣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赤足蜈蚣半枚，去足，炙令焦

右爲末，入麝少許，以豬乳一合和之，分三服。（臍風）

睡驚膏《幼幼新書·急驚風》

赤腳蜈蚣一條　輕粉四匣子　巴豆七粒，不出油　汞用四個棗結，二錢　白附子尖，四十個　蝎梢十四個　青黛抄二錢　麝香少許，研

右爲末，於汞棗肉內都研勻。每服一皂子大，薄荷湯磨下。如小兒近七歲，氣盛涎多，須加倍服之。（急驚）

睡驚膏《幼幼新書·慢驚風》

青黛末，好者半錢，次一錢匕　全蝎二七個　川巴豆七片，湯浸，去皮心膜，又用冷水浸一宿，紙揩乾　輕粉重半錢　水銀重一錢

右以棗肉四個，研殺水銀星盡，可入前藥，都爲末，研成膏，用單裹角，周歲用圓如此〇大。看兒大小加減用之。用童子小便和酒，磨此藥灌下。如兒子牙噤，口不開，卻將藥三二滴滴入鼻中，其口自開，便灌下藥，不久通下涎來，便依形候，次看病用藥。（慢驚）

暖金丹《活幼口議·議急驚風證候》

天麻一分　白花蛇炙，取肉二錢。如無，烏稍蛇代用　全蝎二一個，麵炒　蜈蚣赤腳者二條，炙，去了毒　白附子炮，一分　白僵蠶二錢重，去絲，炒　黑附子尖三枚　牛黃一分，如無，以黃牛膽者代之，加用　天南星炮，半兩　辰砂令研，半兩　麝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磨化下。（急驚）

蜀漆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蜀漆　甘草　知母　龍骨　牡蠣各半兩

右五味咬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去滓。一歲兒少少服半合，日再。（發熱）

解肌化斑湯《幼科全書》

葛根　木通　桔梗　甘草　大力子　連翹　荆芥　酒芩　酒柏　天花粉　地骨皮

右水煎服。（天花）

解肌化毒湯《幼科全書》

升麻　乾葛根　連翹　荆芥穗　天花粉　黄柏酒炒　赤芍　甘草　蒼朮

右水煎服。（天花）

解肌散《嬰童百問・齁鮯》

人參　鉤藤　桔梗　甘草　川芎各三錢　蕁麻一錢，炒　白茯苓二錢　杏仁四十九個　石膏煅　麻黄去節，各四兩

右剉散，每服二錢，棗一枚，水一盞，煎半盞服。（咳喘）

解肌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葛根一兩　麻黄去節　芍藥　甘草各半兩　桂枝二錢半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棗一枚，煎至六分，去滓稍熱服，以汗出爲度。（外感）

解肌湯《馮氏錦囊秘錄・風熱兒科》

桔梗　木通　山楂　枳殼　前胡　陳皮　川芎　甘草　薑水煎。（外感）

解表散《幼幼新書・慢驚風》

荆芥　杏仁去皮尖，或炒黄色，別研，各半兩　京芎二錢　麻黄去節　防風　甘草炙，各半兩　赤茯苓半兩或三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葱白三寸，薑三片，水一盞，煎三五沸，連進二服。汗出避風。或煎此湯調下。如常服，葱湯下半錢。慢驚用平涼藥，便宜審細。（慢驚）

解表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麻黄製　杏仁湯泡，去皮尖　赤茯苓去皮，三味各一兩　川芎　防風去蘆　枳殼製，三味各二兩　甘草半生半炙，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葱一根，煎七分，無時溫服。有熱入薄荷同煎。（外感）

解毒化斑湯《幼科全書》

黄芪　人參　甘草　歸身　川芎　牛蒡炒　荆芥穗　防風　連翹

右水煎，入燒人糞同服。寒月加官桂。（天花）

解毒化滯湯《麻科活人全書・不食吃食太早貪食不厭》

防風　荆芥　枳殼炒　神麴炒　麥冬去心，炒，各五分　連翹　黄芩酒炒　前胡各七分　茯苓七分　查肉二分　甘草二分　桔梗一錢

水煎，作十餘次服。（麻疹）

解毒托裏散《幼科全書》

牛蒡炒　桔梗　人中黄　防風　荆芥　升麻　葛根　赤芍　蟬蜕去土　酒紅花　歸尾　連翹

右水煎，入燒人屎同服。（天花）

解毒防風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防風　地骨皮　黄芪　白芍藥　荆芥　牛蒡子

右每服四錢，水煎服。或爲末，白湯調下。（天花）

解毒延齡膏《育嬰秘訣・急慢驚風》

兒胞衣上臍帶一二寸許，新瓦焙爲末，五分　黄連末二分半　硃砂末一分

右共研，用蜜和，當生下三日内，抹兒口中令嚥之，以解胎毒。（初生兒疾病）

解毒快斑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羌活　防風　升麻　葛根　柴胡　川芎　白芷　紫草　桔梗　甘草　麻黄炒

右銼細，生薑、葱白作引，水煎服取汗，解去熱毒，則痘自易出易靨也。（天花）

解毒快斑湯《麻科活人全書・易收早收難收》

連翹　牛蒡子　荆芥穗　防風　當歸尾　桔梗各七分　生地黄　查肉各八分　蟬蜕去頭足，七隻　黄芩　紫草茸各六分　乾葛一錢　西河柳五分　川芎五分　生甘草去皮，三分

水煎，以犀角磨汁對服。（麻疹）

解毒風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防風一錢，地骨皮　生黃芪　白芍藥　荆芥穗　鼠粘子各五分。

共銼細，水煎服，或加升麻五分。（天花）

解毒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生地黃四兩　犀角屑　白芍藥　牡丹皮去心，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一錢，水七分盞，煎至五分，去渣放溫服之。（天花）

解毒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黃連三分　金銀花　連翹各五分

右水煎服。（天花、麻疹）

解毒湯《片玉心書·諸瘡門》

元參　連翹　升麻　黃芩　赤芍　當歸　羌活　防風　生地　甘草　荆芥穗

水煎服。祕結者，加大黃、木通。（瘡瘍）

解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身　川芎　生地黃　白芍藥　甘草生　人參　連翹　黃連　陳皮　木通各等分

共銼細，加淡竹葉十片，水一盞，煎半盞，去滓，溫服，無時。（天花）

解毒湯《麻科活人全書·壯熱》

黃連　黃芩　梔仁　木通　桔梗

水煎服。一方有貝母，無桔梗。（麻疹）

解毒濟陰湯《保嬰撮要·敷寒涼藥》

連翹　山梔炒　黃芩炒　黃連炒，各一錢　赤芍藥一錢五分　金銀花三錢　甘草一兩

右每服二三錢，水煎。大便秘結者，量加炒大黃，外敷抑陽散。（瘡瘍）

解標瀉火湯《幼科全書》

歸尾　牛蒡　地骨皮　山豆根　酒梔仁　酒芩　酒連　連翹　桔梗　甘草　升麻　葛根

右水煎，入燒人糞同服。（天花）

鼠肉汁粥《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右以鼠肉煮汁作粥與食。（食癖）

鼠粘子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鼠粘子二兩，炒香　荆芥穗一兩　甘草半兩，炙　防風去蘆並叉枝

右爲末，每服二錢，沸湯調服。及利喉膈，化涎止嗽。一方只鼠粘子一兩，甘草半兩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

鼠粘子湯《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鼠粘子炒　當歸　甘草炙，各一錢　柴胡　連翹　黃芩　黃芪各一錢半　地骨皮二錢

右每服二錢，水煎。（天花）

鼠粘子湯《幼科全書》

射干　桔梗　甘草　連翹　鼠粘子

右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痰喘方《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官揀參　製南星　製半夏　瓜蔞霜　香附米　皂角灰　眞廣皮炒　蘿蔔子炒，等分

共爲末，薑汁煮神麴糊丸，麻子大。每服一錢，薑湯化下。（咳喘）

煎柿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穀精草去根　白菊花無即用甘菊　棗豆皮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用柿子一箇，粟米泔一盞，同煎至水盡，取柿子喫之。日三，一月驗。（天花）

溯源解毒湯《麻科活人全書·正麻奶麻風癮不同》

當歸身　川芎　生地黃　白芍藥　人參　連翹　黃連　陳皮　木通　生甘草

淡竹葉引。（麻疹）

煨附圓《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黑附子二錢，末　丁香五箇

右以水搜附末煨丁香，再用麵劑包，於塘灰中煨熟，去麵爲末，生薑自然汁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十圓，煎薑棗湯下。（嘔吐）

滅瘢救苦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蜜陀僧　滑石各一兩　白芷半兩

右爲細末，濕則乾擦之，乾則好白蜜調敷。（天花）

滅瘢散《幼科全書》

蜜陀僧

右爲細末，以乳汁調敷瘡上，其瘢自平，黑色自退。（天花）

滯腸散《活幼口議·泄瀉證候方議》

眞鉛半兩，炒　白石脂二錢　白礬枯二錢　白龍骨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匕，大者一錢，溫飯飲調下。薄糊作小圓，多服效。（泄瀉）

塗　方《麻科活人全書·舌生白珠》

薄荷葉　黃柏　硼砂　冰片　黃連

爲末，以蜜調塗患處。（麻疹）

塗　方《麻科活人全書·舌生白珠》

黃柏去粗皮，剉碎，以蜜炙黃色　青黛

各等分，爲末，以蜜調塗患處。（麻疹）

塗囟法《小兒藥證直訣》

麝香一字匕　蝎尾去毒，爲末，半錢。一作半匙　薄荷葉半字匕　蜈蚣末　牛黃末　青黛末各一字匕

右同研勻，熟棗肉劑爲膏，新綿上塗勻，貼囟上，四方可出一指許，火上炙手頻熨。百日內外小兒可用此。（解顱）

塗囟法《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以天南星洗十遍，爲細末，用生薑自然汁煮糊，調塗囟頂上。（急驚）

塗唇膏《幼幼新書·咳嗽》

人參　馬兜苓各一錢　款冬花半錢

右爲末，煉蜜爲膏。每服少許，塗兒唇上，同乳服之。（咳喘）

塗唇膏《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石燕子

右一味爲末，每用一捻，蜜少許調塗兒唇上，日三五次不拘，奶食前後。（初生兒疾病）

滌邪救苦湯《救偏瑣言》

黃連　大黃　牛蒡　紅花　滑石　木通　蟬蛻　荆芥　澤瀉　青皮　赤芍　山楂

加燈心二十莖，陰陽水煎。（天花）

滌穢免痘湯《壽世保元·預解胎毒免痘門》

十月經霜後取楝樹子一升，收儲到正月初一日半夜子時，父母只令一人知，將楝子入鍋內，用水煮湯，待溫，洗兒全身，永不出痘，眞仙方也。（天花）

滾涎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龍腦一字　朱砂一錢半，末　硼砂末三錢　馬牙硝五錢　鉛霜二錢　水銀二錢，結砂子　牛黃一字　麝香一字

右同研，自然成膏，丸楊梅核大。梨汁化下一丸，量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辟邪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客忤論》

降眞香剉　白膠香別研　沉香　虎頭骨酥炙黃　鬼臼去毛　草龍膽去蘆　人參去蘆　白茯神去心內木，各半兩

右爲細末，次入研飛過雄黃末半兩，研細麝香一錢，拌勻，煉蜜和丸，鷄頭子大。每服一粒，煎乳香湯化下。凡丸一彈子大，用綠絹袋盛之，帶兒衣上，仍於卧處常燒，炒。（客忤中惡）

辟穢香《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蒼朮一斤　大黃半斤

右銼細研末，放火爐中燒之，不可間斷。（天花）

預服萬靈丹《壽世保元·初起發熱治法》

紫草茸一兩　山豆根五錢　升麻小者　葛根　蟬蛻淨者　僵蠶炒，去絲　白附子　連翹去心，各一錢　全蝎去毒，十個　生甘草五分　雄黃一錢五分　麝香一錢　蟾酥一錢，好酒燉化如蜜

右十二味爲末，用蟾酥丸如皂角子大。每服一丸，紫草湯下。（天花）

經驗大黃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大黃六分　桂心　厚朴　甘草　乾薑各一分　人參　茯苓　白朮　當歸各二分　桔梗三分

右十味，以水三升半，煮取八合。凡兒三十日至六十日，一服二合；

七十日至一百日，一服二合半；二百日以來，一服三合。（痢疾）

經驗方《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白菊花　菉豆皮　穀精草去根，各半兩。

共爲細末，每服抄一大錢，乾柿一個，生粟米泔一盞，熬米泔盡，將柿去核食之，一日可食三枚，無時。病淺者二十日，遠者一月必效。（天花）

經驗敷方《痲科活人全書·吐痰痲後有痰胸口痰甚》

吳茱萸炒，一兩　葱白十餘寸

右爲細末，以生薑自然汁，和葱白搗和作餅，蒸溫敷胸上，立效。（痲疹）

絳朱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南星二兩，炮　半夏三兩，湯洗七次，去滑　白礬枯，過稱，一兩半　滑石二兩，火煅通赤　鉛霜半兩，研

右爲末，糊丸痲子大，朱砂爲衣。生薑湯送下，乳食前。（急驚、咳喘）

十四畫

碧玉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青黛　明白礬生用　南星生用　滑石四味各二錢半　輕粉五十貼　全蝎十五尾，去尖毒　巴豆四十九粒，去殼膜心，存油，碎切入乳鉢極細杵

右除輕粉、巴豆外，餘五味或曬或焙爲末，仍入前二味同在乳鉢杵勻，薑汁煮糯米粉爲糊，圓粟穀大。每服七圓至九圓或十一圓，用淡薑湯空心投。熱甚者，薄荷湯下，或不拘時。（咳喘）

碧金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苦楝根皮一兩，微炒，剉　鶴虱半兩，揀淨　檳榔半兩　豬牙皂角三挺，燒灰

使君子仁半兩，以上先末　青黛半兩，研　麝香一分，研

右拌勻細，每服一字，淡豬肉湯調下，無時。（蟲證）

碧香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天竺黃　不灰木燒赤放冷　赤石脂　龍骨煅，各一兩，先爲細末　腦粉　定粉　鉛白霜　蛤粉各一兩，別研

右拌勻，入麝香半兩，再研，滴水和丸，雞頭子大。每用一粒或半粒，同鮑螺兒二箇，細研，沸湯浸化，卻用冷水沉極冷服，大渴即與，神驗。（嘔吐）

碧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疥癬論》

蛇床子一兩，微炒　狼毒半兩　硫黃半兩　青黛半兩

右爲末，腦粉少許拌勻，好油調塗擦，神效。（瘡瘍）

碧雲散《儒門事親·三法六門·吐劑》

膽礬半兩　粉霜一錢　銅青　輕粉各一分

右研爲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用之。如中風用漿水調服。（急驚、驚悸）

碧雲散《保嬰撮要·夜啼》

柏葉二分　南星　僵蠶　全蝎　鬱金　雄黃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用薄荷湯入蜜調服。（發熱、初生兒疾病）

壽星錠《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防風去蘆叉，五錢　人參去蘆　白朮麵麩炒　遠志去心，酒浸炒　茯苓去皮　茯神去皮木　川芎　僵蠶去嘴絲，炒　白芷　蓮肉不去心　甘草炙，各二錢半　藿香葉一錢　天麻煨　白附蜜湯煮，去皮　桔梗去蘆，炒　天南星去臍皮，薑製　羌活水飛，二錢　琥珀各一錢半　鉤藤五錢　全蝎去毒，炒，十個　辰砂水飛，二錢　蟬蛻去頭足，二十四個　麝香一角　金箔二十片　山藥炒，三錢

右爲極細末，煉白蜜印錠，用薄荷煎湯研化，不拘時候服之。（慢驚）

截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赤游腫論》

川大黃生　鬱金　赤芍藥　腦粉　豬牙皂角去皮子弦，各半兩

右爲細散，每用少許，生油調塗之。（瘡瘍）

截風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天麻　直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少許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白附子炮　防風　朱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急驚）

截風生胃湯《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大南星一個，須半兩以上重者，慢火炮熟，細剉　好人參不拘多少，焙乾，細剉

右二味各二錢半，水一盞，生薑二小片，大棗一枚，冬瓜子仁十四粒，慢火同煎取濃汁，用注兒灌下，每服作三兩次吃。仍先嚼過，恐生麻兒口。（泄瀉）

截風散《幼科金針・急驚》

天麻　白附子泡去皮　製半夏　鉤藤　茯神　膽星　僵蠶炒　石菖蒲　淨全蝎炒　黃芩

加竹瀝、薑汁、沉香磨汁，調牛黃等同服。（急驚）

截驚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龍膽草去蘆　防風去蘆　青黛　鉤藤和鉤　淨黃連　牛黃　甘草　硃砂末水飛者，八味各五錢　薄荷葉二錢半　麝香半錢

右除牛黃、麝香外，餘八味剉曬或焙爲末，仍同前二味乳鉢內杵勻，煉蜜圓，芡實大。每用一圓至二圓，溫湯化服，或茶清。（急驚）

聚寶丹《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人參　伏神　琥珀　天麻　直僵蠶炒　防風　南星炮　白附生　蝎炙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錢　朱砂半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圓，桐子大。每服一圓，菖蒲湯調下。（慢驚、驚悸）

藜蘆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梨蘆二分　黃連三分　附子一分

右三味爲末，蜜和丸，如麻子大。以粥飲下二丸，立愈。（痢疾）

蓯蓉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外皮，炙乾　鱉甲一兩，酥炙黃，去裙襴　綿黃芪半兩　何首烏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送下，食前。（汗證）

輕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眞輕粉　黃丹各等分

右研，左眼有翳，吹入右耳，右眼有翳，吹入左耳。（天花）

輕號散《嬰童百問・大便不通》

輕粉一分　蜜少許

右以熱湯調開，蜜糊輕粉點兒口即通。與一二次，再不可與。（初生兒疾病）

酸棗仁丸《保嬰撮要・驚癎》

茯神　酸棗仁炒　遠志　柏子仁炒　防風　枳殼麩炒。各半兩　生地黃杵膏，半兩　香竹茹二錢五分

右各另爲末，蜜丸粟米大。每服七八十丸，白滾湯送下。（驚悸、初生兒疾病）

酸棗仁湯《痘疹論・煩躁或虛煩不得睡者何》

酸棗仁　甘草　知母　白茯神　麥門冬　川芎　乾薑各等分

右剉散，用水一盞，煎五分，溫服，不拘時。（初生兒疾病、天花）

酸棗仁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酸棗仁去殼取仁　甘草炙　生地黃　梔子仁　麥門冬　人參　當歸身各等分

共銼細，加燈芯，水一盞，煎七分，去渣，不拘時服。（天花）

槐朮散《幼科金針・休息痢》

白於朮一兩，泔浸一宿，陳壁土炒焦　槐米四兩，炒焦

右藥共爲細末，白痢，淡薑化服，赤痢，紅砂糖冲服。（痢疾）

槐花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槐花　赤小豆各炒，二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蜜湯調服，不拘時候。（天花）

榴梅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以大石榴一枚，割頂去子，剜作甕，入全蝎五箇在內，卻以頂蓋之，紙筋捶黃泥封裹了，先用微火炙乾，漸加大火煅通赤，良久去火，放冷去泥，取其中焦者，細研爲散。每服半錢，乳調下，搐者服之便定，不會服者灌之。兒稍大，用防風湯調下。無時。（急驚）

磁石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景德鎮磁器不拘多少

右打碎，埋竈內炭火鋪上，經一宿取出，放地上出火毒，碾爲末，入黃丹，水調敷湯火傷處。（瘡瘍）

奪命大青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天竺黃一斤，末　墨二錠，不計大小，亦不得使盡　麝香一錢，研　朱砂一錢，研，水飛　水銀半兩　錫半兩

右於銚內先鎔錫化，入水銀結砂子，乳鉢內研開。次入諸藥末研勻細，方用濃墨水和丸，彈子大，以灰頓盆內鋪紙，於紙上布藥浥乾。十歲兒一粒分三四服，七八歲兒作四服，五六歲兒分六服，三四歲兒分十服，一二歲兒分十六服，新生百晬兒分三十服，並微利。常服者須隔旬日服一服。（急驚）

奪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朱砂　麝香　牛黃　腦子　蘆薈　沒藥　硼砂　熊膽　麒麟竭半兩

粉霜一錢　使君子十箇，去殼　青黛三錢

右爲末，滴水和丸，豌豆大。每服一粒，薄荷水化下，日三，兒大二三丸。（疳疾）

奪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狼牙草一兩　扁蓄一兩　苦參一兩　雷丸半兩　意苡仁半兩　鶴虱半兩

右爲細末，糯米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生地黃汁下，無時。（蟲證）

奪命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朱砂半錢，研，水飛　麝香研　麒麟竭研，各半錢　牛黃研　龍腦研　沒藥研　熊膽研　粉霜一錢，研　青黛三錢，研　使君子十箇，去殼，麵裹煨熟，爲末

右相和，再研勻細，取井花水滴水爲丸，如豌豆大。每服一粒，以薄荷自然汁半蜆殼許化開，入溫湯半茶脚調勻服之。若諸疳瀉痢不止，或驚熱涎盛，吊眼發搐者，以三丸化下，更量大小加減。（慢驚、虛羸、泄瀉、痢疾）

奪命丹《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麻黃酒蜜炒焦　升麻各三錢　山豆根　紅花子　大力子　連翹各二錢半　蟬蛻　紫草　人中黃各三錢

右研細末，酒蜜和丸，辰砂爲衣，薄荷葉煎湯下。（天花）

奪命散《幼幼新書·急慢驚風》

銅青　朱砂各二錢　腻粉半錢　蝎尾一十四個，去刺　麝香少許

右件爲末，每服一字半錢，用薄荷臘茶清調下。此藥治天吊、臍風、客忤、卒死、撮口、鵝口、木舌、喉痺、胎肥、風壅並皆要此藥吐下風涎，然後依形證調理。（急驚）

奪命散《儒門事親·小兒病證》

黑牽牛　白牽牛皆當各半，生熟用之　檳榔　大黃各等分

右爲細末，蜜水調服之。（咳喘）

奪命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升麻　糯米　紫草　甘草已上各半兩　木通二錢半

右剉爲散，每服一大錢，水七分，煎四分，去滓溫服。（天花）

奪魂散《活幼口議·癎疾證候》

白僵蠶去絲，炒令黃色，半兩　蛇含石燒紅，用米醋淬七八次，碾碎　白附子炮，各二分　生銀　生金　牛黃如無，以膽製倍加用之　烏梢蛇頭七八寸許，酒炙白茯苓　天麻各二錢　天南星碎末，一分，生薑汁浸一宿用　半夏末二錢，生薑汁浸一宿，各焙　赤腳蜈蚣一條，酒浸，炙令焦　犀角鎊，二錢　腦子　麝

右爲末，蒸棗肉爲元，如〇大，每服十元至十五元二十元，煎金銀薄荷湯下。朱砂爲衣。（慢驚）

雌黃圓《幼幼新書·咳嗽》

雌黃細研　鷄內金是鷄糞黃　延胡索　半夏生用

右件各等分爲末，用棗肉爲圓如〇此大。每服七圓十圓，用燈心湯吞下。（咳喘）

雌黃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雌黃一兩，研，水飛　黃丹一兩，微炒　麝香一錢，研

右同研細，用牛乳半升，熬成膏和劑圓，菉豆大。每服三圓，溫水下，日三。如無牛乳，用羊乳亦得。（急驚）

睡驚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朱砂末，一錢，水飛　香墨末，一錢　青黛一錢，末　蘆薈末，一錢　腻粉一錢　龍腦半錢，別研　使君子二箇，去殼爲末

右拌勻細，寒食麵作糊，和圓桐子大。薄荷湯化下一圓，無時。（急驚）

睡驚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鐵粉研末，重羅　茯苓　蛇黃火煅赤，米醋淬七次，將醋煮乾爲度　使君子肉　天南星研爲粉，以薄荷汁和爲餅，炙乾

右各稱捌錢末，入金銀箔各一十片，麝香一錢，腦子半錢，拌研勻細，糯米稀糊丸，皂子大，朱砂爲衣。每用五歲上兒一丸，分二服，三歲下兒分三四服。並薄荷湯磨下，無時。（急驚）

團參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二兩　白朮一兩　白扁豆炒，一兩　罌粟米四兩，別研　山藥三兩　陳粟米三兩，用生薑自然汁浸三宿，取出曝乾　白茯苓一兩，去皮　木香三分　川芎一兩半　烏藥一兩半，剉碎　甘草三兩，炙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二兩　白芷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棗一箇，去核，同煎至半盞，溫服，空心食前。（嘔吐）

團參湯　《仁齋直指小兒方·虛汗證治》

新羅人參　川當歸各三錢

右剉細，用雄豬心一箇，切三片，每服二錢，豬心一片，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食前兩次服。（汗證）

蜞針法　《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取水蛭大者五六條，放腫處，吮去惡血，可以消丹瘤，可以消癰腫。（天花）

蝸牛殼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蝸牛殼七箇，洗去塵土晒乾，內酥蜜於殼中，瓷器盛之。紙封糊蓋，於蒸飯下饋時盛饋中，蒸至飯熟，取出細研，漸漸令服，一日至盡。（疳疾）

蜘蛛方　《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蜘蛛一枚，去足及口，炙令焦，細研

右用豬乳一合，調和爲三服，徐徐灌之，神妙。（臍風）

蜘蛛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癮疹論》

蜘蛛十四箇，炒焦　桂心半兩

右爲散，每服一字或半錢，米飲調下，或蜜丸服。（疹證）

蜣蜋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乾蜣蜋三分，微炒　天麻半兩　防葵半兩　蝎梢一分　威靈仙半兩，洗，焙，已上先爲末　川芒硝　天竺黃各一分，二味同研細

右同拌勻爲散，每服一字或半錢，乳香湯調下，量大小加減與服，無時。（急驚）

熏陸香圓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血蝎半兩，細研　乳香一分，別研

右研細，於火上炙熔爲圓，如乾，即入少許水和，如酸棗核大。每服一圓，薄荷酒化下。（急驚）

銅壁山人黃芩湯　《幼科證治準繩·痲疹》

黃芩　黃連　赤芍藥　生地黃　木通　枳殼　甘草　當歸梢　人參

水煎，去渣，調天水散服之，初加酒大黃微利之。（痲疹）

銀白散　《幼幼新書·乳癖》

人參　茯苓　甘草炙　白朮麥麵炒　白扁豆去皮　藿香葉

右各等分，末一錢，紫蘇湯調下。（疳疾）

銀白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乾山藥　白朮　白茯苓去黑皮，各半兩　知母　人參去蘆　白扁豆　甘草炙　升痲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棗一個，同煎至五分盞，溫服，無時。（發熱）

銀白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用大天南星一箇，重一兩者，換酒浸七伏時，取出，置新瓦上，周圍以炭火炙令乾裂，頓於地上，去火毒，用瓷器合之，候冷取出，杵羅爲末，次入朱砂細末一分拌勻。每服半錢，荊芥湯調下，早晨午前各一。（急驚）

銀白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末生薑自然汁和劑，捻作餅子，炙黃　白附子末薄荷自然汁和劑，捻作餅子，炙黃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煎冬瓜子湯調下。（急驚）

銀白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白茯　白扁豆炒熟　甘草炙　白朮炒，各一分　罌粟米微炒，二錢，別研

右爲末同勻，每服半錢或一錢，紫蘇湯調下，無時。（泄瀉）

銀白散　《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石蓮肉　白扁豆製　茯苓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炮　全蝎炒　木香　甘草炒　藿香半分　陳米炒香，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錢一片，入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急驚）

銀白散《嬰童百問·慢驚》

糯米　扁豆各二兩　藿香　白朮土炒，各一兩　丁香二錢　甘草炙，三錢

右爲末，紫蘇米飲調下。（嘔吐、食癖、慢驚）

銀朱丸《保嬰撮要·撮口》

水銀和棗肉研　全蝎　南星　朱砂各一錢　白附子一錢五分　蘆薈　牛黃各三分　鉛霜五分，和水銀研　片腦一字　麝香五分　眞僵蠶炒，七個

右爲末，米糊丸，芥子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臍風）

銀朱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乾蝎一分，微炒　天漿子一分，微炒，去殼　朱砂半兩，研，飛　牛黃一錢，研　露蜂房一分，微炒，爲細末　水銀一分，用黑錫一分結砂子　麝香半錢

右同拌勻，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金銀薄荷湯化下，兒小乳汁化下亦得，無時。（急驚）

銀砂圓《小兒藥證直訣》

水銀結砂子，三皂子大　辰砂研，二錢　蝎尾去毒，爲末　硼砂　粉霜各研輕粉　鬱李仁去皮，焙秤，爲末　白牽牛　鐵粉　好臘茶各三錢

右同爲細末，熬梨汁爲膏，圓如菉豆大，龍腦水化下，一圓至三圓。（咳喘、急驚、發熱、疳疾、食癖）

銀涎散《幼幼新書·宿食不消》

右用粉霜不拘多少，入乳鉢研令極細。每服嬰孩一字，四五歲以下半錢，煎蓮花湯下，冬月用蓮肉煎湯下。（疳疾）

銀液圓《小兒藥證直訣》

水銀半兩　天南星二錢，炮　白附子一錢，炮

右爲末，用石腦油爲膏，每服一皂子大，薄荷湯下。（急驚、腫脹）

銀棗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麥門冬　地骨皮　遠志肉薑製焙　人參　茯苓　防風　甘草焙，各二錢　大黃濕紙煨，二錢

右爲末，每半錢，煎服。（驚悸）

銀湯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天南星醋煮透，切，焙乾，爲末，炒，一錢匕　棘岡子十四箇，去殼　巴豆十箇，去皮心，出油盡　雄黃末炒，一錢匕　蝎梢十四箇　朱砂末五分

右爲細末，煎薄荷湯調麵作糊，圓如黍米大。每服五圓，煎金銀湯下，乳前食，更量大小加減。（急驚）

廣朮化癖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硃砂研，水飛　當歸炒　代赭石醋燒淬　枳殼麩炒　廣朮炮　京三棱炮，各半兩　麝香研　巴豆霜各一分　木香一兩

右爲末，入研藥勻，糊丸如麻子大。一歲兒二丸，溫米湯送下，食後，量虛實大小加減。（食癖）

廣朮潰堅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木香　青皮　陳皮　廣朮　烏梅　京三棱各一兩　大椒　巴豆去心膜，各半兩

右八味爲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七丸，溫米湯飲送下，食遠，量小兒大小爲丸，加減服。（食癖）

韶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韶粉一兩　輕粉一錢

右研和，入煉豬脂油拌勻如膏，薄塗瘡瘢上。

羊胴骨髓一兩

右煉入輕粉一錢，研成白膏，磁合盛之，塗瘡上。（天花）

養中煎《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

人參一二三錢　山藥炒，二錢　白扁豆炒，二三錢　炙甘草一錢　茯苓二錢　乾薑炒黃，一二錢

水二鍾，煎七分。食遠溫服。（慢驚、嘔吐、泄瀉、心腹痛）

養心化毒湯《幼科全書》

生地　當歸　麥冬　升麻　人參

右燈心引，水煎服。（天花）

養心湯《保嬰撮要·驚癇》

黃芪　白茯苓　茯神　半夏麴　當歸　川芎　辣桂　柏子仁　酸棗仁

五味子　人參各三錢　甘草炒，四錢

右每服一二錢，薑棗水煎。（驚悸、瘡瘍）

養血化斑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當歸身　生地黃　紅花　蟬蛻　人參各等分

共銼細，水一盞，薑一片，煎六分，去渣，溫服，無時。（天花、麻疹）

養血清心湯《幼科金針・驚悸》

人參　白朮　雲苓　甘草　麥冬　棗仁　熟地　歸身　遠志肉　柏子仁

右藥加桂圓肉煎服。（驚悸）

養血湯《麻科活人全書・麻色分治》

生地黃　當歸身　紅花　陳皮　甘草

生薑一片引。（麻疹）

養胃化毒湯《幼科全書》

陳皮　白朮　白茯　砂仁　黃連薑汁少許炒

右水煎服。（天花）

養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附子一枚，重半兩者，炮裂，去皮臍　赤石脂一兩　川薑一兩，炮　訶黎勒皮，一兩

右爲細末，粟米飯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乳食前。（痢疾）

養陰湯《麻科活人全書・煩躁》

熟地黃　牛蒡子炒，研，各八分　當歸　白芍藥　麥冬各七分　荆芥三分　川芎　薄荷各二分　元參　連翹各五分

水煎服。（麻疹）

養脾丸《片玉心書・秘傳十三方》

蒼朮製　陳皮各五錢　縮砂仁　草果仁　益智仁　白茯苓各二錢　麥芽炒厚朴　神麴炒，各二錢

共爲末，酒糊丸如粟米大，米飲下。脾胃虛弱，米湯下。嘔吐，煨薑湯下。食積，山楂湯下。腹痛，茴香湯下。腫脹，蘿蔔湯下。寒泄，薑棗湯下。（不思食、嘔吐、腹瀉、心腹痛、食癖）

養脾丸《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人參　白朮　當歸　川芎各一錢半　木香　青皮　黃連　陳皮各一錢　砂仁　山楂肉　神麴炒　麥芽炒，五分

共爲細末，水調神麴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陳倉米飲湯送下。（天花）

養脾消積丸《幼科發揮・疳》

人參　白朮炒　茯苓　陳皮　甘草炙　木香　青皮　砂仁　使君子　枳實炒　黃連炒

右共爲末，神麴糊丸，米飲下。（疳疾）

養衛化毒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桂枝　甘草　當歸

右水煎服。（天花）

養營附氣湯《救偏瑣言》

當歸　熟地　川芎　紅花　生地　甘草

加薑一片。（天花）

養營透毒湯《救偏瑣言》

桔梗　甘草　當歸　川芎　熟地　紫草　山楂　蟬蛻　木通　穿山甲

加蘆笋十株。（天花）

養營湯《麻科活人全書・麻後遍身腫》

人參　白朮土炒　黃芪蜜炒。炙草　陳皮去白　桂心　當歸各一錢　熟地黃　五味子蜜炒，此味宜除　白茯苓各七分　遠志肉五分　白芍藥　薑棗引，水煎服。（麻疹）

養臟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當歸去蘆，一兩　沉香　丁香　白朮　桂心　川芎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薑二片，煎半盞，去滓，滴兒口中。（胎疾）

養臟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當歸　沉香　木香　桂　川芎各半兩　丁香二錢

右爲末，每一錢，用薑煎，食前服。（急驚、慢驚）

養臟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甘草炙，二味各二錢半　白芍藥　白朮二味各半兩　南木香　肉

桂去粗皮，二味各一錢　罌粟殼去蒂，剉碎，蜜水炒　肉豆蔻　訶子肉三味各一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入倉米同煎。（泄瀉）

榮衛飲子《活幼口議·議腫》

川當歸　熟乾地黃淨洗　人參　白茯苓　川芎　白朮　甘草炙　白芍藥　枳殼炒，別製　黃芪蜜炙　陳皮

右等分，咬咀，每服二錢匕，水小盞，煎至半，去滓，通口，不拘時候。（腫脹）

漏蘆煮肝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漏蘆一兩爲末，每服一錢匕，豬肝一兩，鹽少許，水煮熟，空心頓服，大治無辜疳。（疳疾）

漏蘆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漏蘆　連翹一用白薇　白斂　硇硝一用芍藥　甘草各六銖　大黃一兩　升麻　枳實　黃芩各九銖

右十味咬咀，以水一升半，煎取五合。兒生一日至七日取一合，分三服。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分三服。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分三服。二十日至三十日取三合，分三服。三十日至四十日取五合，分三服。（瘡瘍）

寬中快斑湯《幼科全書》

陳皮　半夏　白朮　枳實　山楂肉　神麴炒　砂仁　黃連薑汁炒　甘草炙　厚朴　青皮　木香　連翹

右薑引，水煎溫服。（天花）

寬中透毒飲《救偏瑣言》

山楂三錢　青皮六分　葛根四分　陳皮五分　前胡八分　萊服子七分　麥芽一錢　桔梗　蟬蛻各三分　加薑三分　（天花）

寬中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良薑　木香各半兩　丁香　桔梗去蘆　青皮去瓤，炒黃　甘草炙，各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酒調下，無時。（心腹痛）

寬氣化痰丸《幼科鐵鏡·附方》

大黃三分　杏仁　百合　木通　桑皮　甜葶藶　天門冬　石膏各五錢

右爲末，煉蜜丸，黍米大。食後臨卧，白熱水化下。（龜胸龜背）

寬氣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製　枳實製，二味各一兩　人參去蘆　甘草炙，二味各半兩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至一錢，淨湯無時調服。（急驚、慢驚）

寬氣飲《奇效良方·口喎幷失音》

枳殼去瓤，一兩　人參去蘆，五錢　明天麻　僵蠶炒，去絲嘴　羌活　甘草炙，各三錢

右剉碎，每服二錢，用水一盞，生薑三片，煎五分，不拘時服。（急驚、慢驚）

寬腸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製，仍用清油浸透一宿，焙乾，五錢　麻仁去殼　木通去皮節　大黃半生半炮　檳榔　大腹皮淨洗，焙乾，五味各二錢半

右除麻仁用乳鉢極細杵，外五味檳榔不過火，餘焙同研成末，入乳鉢中與麻仁再杵勻，煉蜜圓，菉豆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仍以枳殼、甘草煎湯，空心送下。一二月嬰孩溫蜜湯化服。（痢疾）

寬腸枳殼散《嬰童百問·諸色痢》

甘草六錢，炙　枳殼炒，二兩四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沸湯點服。（痢疾）

寬熱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枳殼去瓤，一兩，剉片，巴豆十五粒，作二邊，去殼膜心，同炒枳殼見微黃色，去巴豆片　大黃一兩　粉草七錢半　玄明粉二錢半

右前三味剉焙爲末，臨入玄明粉，乳鉢內同前藥末杵勻。每服半錢至一錢，兒小者抄一字，並用薑蜜湯無時調服，或薄荷湯。（發熱）

寧心丸《幼科鐵鏡·附方》

麥冬五錢，去心　寒水石一兩　白茯　甘草　牙硝　山藥各五錢　硃砂一兩　龍腦一字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芡實大。每服半丸，砂糖水磨下。如慢症，用人參、白朮煎濃汁化下。（驚悸）

寧志丸《保嬰撮要·驚悸》

人參　白茯苓　茯神　柏子仁　琥珀　當歸　酸棗仁溫酒浸半日，去殼　遠志炒，各半兩　乳香　朱砂　石菖蒲各三錢

右爲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棗湯下。（驚悸）

寧肺湯《幼科全書》

知母　牛蒡子　馬兜鈴　地骨皮　軟石膏　桔梗　甘草　杏仁

右水煎服。（天花）

寧神化毒湯《幼科全書》

歸身　生地　木通　麥冬　山梔炒　石菖蒲　人參　赤茯苓

右水煎服。（天花）

寧神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人參　當歸身　生地黃　麥門冬各一錢　山梔仁　甘草炙　黃連炒，各五錢　石菖蒲三分　辰砂末，一分

右銼細，加燈芯半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調辰砂末攪勻，食後溫服。（天花）

寧神湯《救偏瑣言》

石菖蒲　白茯苓　麥門冬　甘草　黃連　木通

右各等分，燈心引，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褐圓子《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蘿蔔子一兩，微妙　陳皮　青皮去白　好檳榔　黑牽牛取仁，一半炒一半生　北五靈脂　赤茯苓　蓬莪朮煨，各半兩　木香二錢半

右末，飛麵糊圓，菉豆大。每十五圓，紫蘇、桑白皮煎湯下。（疳疾）

褐元子《活幼口議·議脹》

蘿蔔子二兩，微炒　陳皮　青皮去白，各一兩　黑牽牛一兩半，半生半炒，燻尤佳　京三稜炮，一兩　蓬莪朮炮，一兩　胡椒半兩　木香二分

又一方：加胡黃連半兩，苦練半兩，蘿蔔子只使一兩。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麻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煎蘿蔔湯下。（食癖、腫脹）

褊銀圓《小兒藥證直訣》

巴豆去皮油心膜，研細　水銀各半兩　黑鉛二錢半，同水銀結砂子　麝香五分，另研　好墨八錢，研

右將巴豆末並墨再研勻，和入砂子、麝香，陳米粥和圓如菉豆大，捏褊。一歲一圓，二三歲二三圓，五歲以上五六圓，煎薄荷湯，放冷送下，不得化破。更量虛實增減，並食後。（食癖、腫脹）

褊銀圓《幼幼新書·積瀉》

輕粉研　粉霜　畫粉　白丁香已上各二錢

右件一時研，滴鷄子清爲圓餅子〇大。一歲一餅，二歲一餅半，三歲二餅，以上隨大小加用。仍先用灰火炮令餅子黃赤色，飯飲灌下，半夜服之。（痢疾）

熊膽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熊膽　蘆薈　胡黃連各半兩　牛黃一分，研　麝香一錢，研　蟾酥少許，研，入麵煮糊和劑

右勻細末，入蟾酥糊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麝香湯下。（疳疾）

熊膽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熊膽　使君子仁各等分

右研細，放入磁器中蒸熔，宿蒸餅就丸麻子大。米飲送下二十丸，無時。（疳疾）

熊膽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熊膽　雄黃研，水飛　佛頭青各半兩，入麝香少許，同研細　桂心　人參去蘆，各一錢，爲末

右拌研勻，糯米粥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米飲下，食後。（腫脹、疳疾）

熊膽天麻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熊膽　天麻　羌活去蘆　蟬殼去土　使君子去殼　胡黃連各一兩　蘆薈乾蟾塗酥炙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粳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煎荆芥湯下，量大小與，無時。（疳疾）

熊膽麝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熊膽一錢，研　麝香半錢，研　壁宮二枚，去頭足尾，麵裹煨熟，研　黃連去鬚，取末，一錢

右同研極細，以蟾酥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丸，米湯送下，量大小加

減，無時。（疳疾）

綿繭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出蛾綿繭不拘多少

右用生白礬捶碎，實繭內，以炭火燒礬汁乾，取出爲末，乾貼疳瘡口內。（天花）

緋綬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川楝子去核　川芎各二錢　橘皮四兩，去瓤　龍膽去蘆，二兩　巴豆十四箇，去皮膜，將陳皮、龍膽同巴豆炒焦黑時，去巴豆不用

右四味爲末，糊丸麻子大，朱砂末爲衣。每服十五丸或二十丸，米飲下，腹脹，陳皮湯下，食後。（腫脹）

緑袍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薄荷去老梗　荆芥穗二味各五錢　青黛　玄明粉　硼砂三味各二錢半　百藥煎　甘草二味各三錢

右件剉焙爲末，除玄明粉、硼砂二味，在乳鉢內細杵，同前藥末再杵勻，用一字至半錢，乾點舌上，令其自化，或以新汲水入蜜調點舌上亦好。（舌病、麻疹）

緑礬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右以綠礬不拘多少爲細末，豬膽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米飲下，無時。（蟲證、疳疾）

緑霞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栢葉二錢，末　蝎末一錢　天南星炮過，爲末，一分　白僵蠶去絲嘴，末，一錢　鬱金末一錢　雄黃末，一錢，水飛

右拌勻細，每服一字或半錢，薄荷蜜水調下，無時。（初生兒疾病）

十五畫

髮灰飲《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頭髮燒灰，令存性，飲調服之。（天花）

赭石挨癖丸《幼幼集成·癖積證治》

代赭石火煅，醋淬至酥，研末，水飛過用　杭青皮醋炒　蓬朮煨　南木香銼屑　青化桂各三錢　巴豆霜去油極淨，取霜，一錢　川大黃二錢

右爲細末，醋煮麵糊丸，蘿蔔子大。每服五丸，淡薑湯送下。（食癖）

增損八物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白朮　甘草　當歸　大力子炒　赤芍　川芎　荆芥　防風　連翹　桔梗　乾葛

右水煎服。（天花）

增損續命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麻黃　甘草　桂心各一兩　芎藭　葛根　升麻　當歸　獨活各十八銖　人參　黃芩　石膏各半兩　杏仁二十枚

右十二味咬咀，以水六升，煮麻黃去上沫，乃納諸藥，煮取一升二合，三歲兒分爲四服，一日令盡，少取汗，得汗以粉粉之。（客忤中惡）

穀精草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穀精草一兩　蛤粉　黑豆各二兩

右爲末，用雄豬肝一葉，竹刀批開，摻藥在內，以麻線縛定，砂罐內水煮熟，令兒食之。（天花）

蕤仁散《幼幼新書·瘡疹入眼》

蕤仁去灰，炙　黃芩　梔子仁　黃連　黃柏皮　川升麻　甘草炙，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用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量兒大小。如生翳障重者，兼密蒙花散。（痘疹）

蕤仁膏《幼幼新書·眼疳》

蕤仁四十九粒，去皮出油　腦子少許

右研成膏，用燈心點少許。（疳疾）

蕪荑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白蕪荑去枝，一兩，微炒　鱉甲一兩，酥炙黃，去裙襴　蝸牛殼一兩，炙焦　磁石燒，醋淬十次，研，水飛。黃連去鬚，微炒，半兩。蚺蛇膽半兩

右爲細末，軟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粥飲下，乳食前。（脫肛）

蕪荑散《小兒藥證直訣》

白蕪荑去扇，秤　乾漆炒，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五分或一錢，米飲調下，發時服。（蟲證）

蕎麥粉《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蕎麥一味，磨取細面，痘瘡破者，以此敷之，潰爛者，以此遍撲之，絹袋盛撲，以此襯卧尤佳。（天花）

橄欖核水《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橄欖子核中截斷，水磨少許服。（天花）

檇根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檇根皮一兩　枳殼半兩，炒　甘草一分，炙

右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粥飲調下，立止。無時。（泄瀉）

檇根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檇根白皮大眼樹是也，取北陰下根一截，擘破用之，無北陰下者亦可　訶子七箇，取皮去核

右用河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時時呷服，利住，喫淡粥，飲乳將息。（痢疾）

醉紅散《小兒病源方論・附方》

天南星一枚，大者，酒浸濕紙裹，炮熟焙乾　蜈蚣一條，酒炙　白僵蠶炒，去絲嘴　全蝎去毒，各七枚　天仙子一字　朱砂別研　紫菀　杏仁　龍骨　防風　龍膽草　蟬退　百合　牛黄別研　白芷　麝香各一錢　升麻三錢　大黄煨，四錢　酥一兩　蜜三兩

右件藥先以牛黄、麝香、朱砂各研爲末，除酥蜜外十五味，搗爲粗末，用水一升，入銀鍋內煎至三合，以新綿濾去滓，卻入鍋內，入牛黄、麝香、朱砂末及酥蜜等，以柳篦不住手攪，慢火熬如稠餳方止，入瓷合內盛，密蓋收之。周歲兒每服一雞頭實大，沸湯化下，日二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急驚）

敷齒立效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鴨嘴膽礬二兩重，匙上煅紅，研　麝少許

右研勻，每以少許敷牙齒齦上。（疳疾）

敷藥《仁齋直指小兒方・諸淋證治》

牡蠣灰二分　乾地龍一分

右細末，津唾調敷外腎。熱者雞子清調敷。（淋證）

敷藥大楓子膏《保嬰撮要・諸疳瘡疥》

眞輕粉一兩　枯礬一兩　黄連二兩　大楓子膏二兩，研膏　蛇床子二兩　柏油六兩

右各另入大楓膏，和勻，更入柏油杵百餘，即成膏矣。每用少許，塗患處。（瘡瘍）

敷藥六仙散《保嬰撮要・諸疳瘡疥》

苦參　獨活　大楓子去殼油　蛇床子各二兩　枯礬五錢

右爲細末，柏油調敷。（瘡瘍）

敷藥解毒散《保嬰撮要・瘡疥》

大黄　黄柏　山梔　寒水石各等分

右爲末，水調搽。若破而膿水淋漓，用當歸膏，或清燭油調，尤善。（瘡瘍）

敷藥鐵箍散《保嬰撮要・胎毒瘡瘍》

芙蓉葉　黄柏　大黄　五倍子　白芨

右爲末，用水調搽四圍。（瘡瘍）

敷臍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瓜蒂　南星　白斂　赤小豆等分

右爲末，每三錢，用芭焦自然汁調敷臍四邊。（臍風）

撲汗方《仁齋直指小兒方・虛汗證治》

黄連　牡蠣粉　貝母各半兩　米粉一升

末敷。（汗證）

撮風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赤腳蚣半條，炙　鈎藤一分　朱砂　直僵蠶焙　蝎梢各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取竹瀝調下。（臍風）

撮風散《幼科全書》

全腳蜈蚣一條，去足，炙令焦　蝎梢五個，去毒　麝香少許　直僵蠶七個，炒，去嘴

右爲細末，每用一字，以豬乳和之，滴入口中即開。（初生兒疾病・臍風）

擒風湯《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白附　僵蠶　全蝎各焙，一錢　川薑黄　赤蜈蚣一個，去足，酒研生葱生薄荷

浸一宿，焙乾　南星炮　麻黃去節　羌活一錢　牙消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急驚）

撥云散《救偏瑣言》

生地　黃連　木通　甘草　荆芥穗　穀精草　赤芍　木賊　甘菊　羌活　羚羊角　金銀花　大黃一分至三分　望月沙

加燈心、白芙蓉葉。（天花）

豬血腦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生龍腦一字，研細　豬尾上取血半蛤蜊殼

右二味相和。以帛子裹薄荷揉汁半合，調上件藥勻，於湯中燙溫，作一服飲之，神驗。（天花）

豬肚丹《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川黃連去鬚　木香不見火　胡黃連去蘆，各一兩　肉豆蔻麵裹煨　白蕪荑　蘆薈　羌活　鱉甲酥炙，去裙，各半兩

右爲細末，用獰豬肚一個，洗刮令淨，先以香白芷二兩，在豬肚中蒸熟，去白芷不用，卻入前藥在肚內縫合，再蒸令極爛，同研杵二三百下成膏，圓如黍粟大。每服十粒，米飲下，不拘時候，量小兒大小加減服之。（疳疾）

豬肚黃連丸《仁齋直指小兒方·疳瘡證治》

雄豬肚一具，洗淨　鷹爪黃連去鬚淨，七兩

右剉作小截，少水和濕，納豬肚中，用線縫密，頓在五升粳米上蒸十分爛，取放臼中，入些蒸飯搗千餘杵，粘實得所，衆手捏圓如小桐子。每服二十圓，米飲下，童子倍之，冠者又倍之。（疳疾）

豬尾膏《活人書·小兒傷寒藥方》

小豬兒尾尖刺血一兩，點入生腦子少許

右同研，用新水調下，運效。（外感、天花）

豬苓湯《幼科全書》

豬苓　澤瀉　滑石　赤茯苓　甘草　黃連　升麻　右水煎服。（天花）

豬乳膏《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琥珀　防風一錢　朱砂半錢

右爲末，豬乳調一字，拭入口中。（胎疾）

豬乳膏《幼科鐵鏡·附方》

牛黃　硃砂各少許

取豬乳調抹兒口中。（胎疾）

豬膽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胡黃連　宣黃連去鬚，各半兩　赤芍藥一兩

右爲細末，以獰豬膽汁和成劑，卻入在膽皮中，懸銚上，用漿水煮，勿令漿水入，煮熟取出，圓如菉豆大。每服三十圓，米飲湯下。食後臨卧日三。（發熱）

豬膽半夏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別論》

右以半夏一兩，湯洗七遍，用獰豬膽三箇，取汁浸半夏於磁器中，日曬乾，切片焙燥爲細末，生薑自然汁煮麵糊和丸桐子大。每服五七丸至十丸，煎麥門冬熟水下，食後臨卧各一服。忌動風毒物，其效如神。（急驚）

豬膽醋《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醋四兩　大豬膽一箇，取汁用

右合煎三四沸，每服半合上下，量大小與之，日四五服，無時。（天花）

蝎附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全蝎七箇　附子炮，二錢　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木香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四片，慢火熟煎，旋服。（慢驚）

蝎虎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蝎虎雄者，一箇，微炙　蝸牛殼一分，細研　蘭香根一分　靛花一分　雄黃一分，研水飛　麝香一分，研　龍腦半分，研

右爲末，入研拌勻，米醋煮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煎芝麻湯下，乳食後，量大小輕重加減。無時。（疳疾）

蝎梢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黑鉛二錢，以水銀二錢結沙子　輕粉二錢　粉霜二錢　天南星一分。木香四錢　白丁香四錢，炒　青黛二錢　全蝎二錢，去毒　乳香一錢　巴豆霜，一錢半　滑石二錢　麝香半錢　腦子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七丸，乳汁或米飲下。（食癖）

蝎梢散《幼幼新書・胎風》

人參三錢　白僵蠶一分，直者　全蝎一十四個　辰砂　眞麝各一分

右件三味爲細末外，再入辰砂、麝香同研勻。每服一字，金銀薄荷湯調下。如慢驚，即入白附子末一分。（胎疾）

蝎梢散《小兒衛生總微論・驚癇別論》

蝎梢七箇　樸硝一錢

右同研細，每用一字或半錢揩牙，須臾即牙關口噤自開，然後進別藥。（急驚）

蝟皮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蝟皮一兩，燒灰　鱉甲一兩，酥炙黃，去裙襴　蛇蛻皮一兩，燒灰　露蜂房半兩，微炙

右爲細末，入麝香末一錢拌勻。每服半錢，米飲調下，無時。（蟲證）

蝦蟆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蘆薈研　黃連去鬚　穀精草　桂心　朱砂研，各一錢　縮砂仁二錢　熊膽半錢，溫水化研　麝香半錢，研

右除研藥外，剉細，用一大蝦蟆去了肚腸，入剉藥在內，以線縫合。先用好醋浸少時，次慢火炙，酒醋又炙，至焦黑，放冷，杵研爲末，入研藥拌勻，取獵豬膽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米飲下，量大小加減。（疳疾）

罷搐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水銀二錢　黑鉛二錢，同水銀結砂子　天麻半兩，去苗　花蛇肉酒浸，炙，取肉，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天南星半兩，炮　白附子半兩　乾蝎半兩，去毒　朱砂半兩，水飛　青黛一分　腦子　麝香各少許

右爲細末，石腦油研和，丸小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無時。（急驚）

僵蠶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直僵蠶二枚，去嘴，略炒爲末

蜜調敷唇口中。（臍風）

僵蠶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白僵蠶去絲嘴，炒，半兩　馬牙硝半兩　蔚金半兩　乾蝎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字，乳汁調下，急者服半錢，無時。（急驚）

僵蠶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白僵蠶炒，去絲嘴　當歸去蘆，洗淨，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煎車前子湯調下。亦治血淋。若沙淋者，煎羊蹄草湯調下，無時。（淋證）

膠蜜湯《愼齋遺書・小兒雜證・發熱》

葱白三莖　阿膠　生蜜

蒸熟去葱，食前服。（發熱）

調元內托散《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當歸　桂枝　木香　青皮　赤芍　牛蒡炒　川芎

右水煎服。虛甚加熟附子。（天花）

調元生脈散《幼科全書》

黃芪　人參　麥門冬　甘草　五味子

右水煎服。（發熱）

調元生脈散《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炙　甘草炙　麥冬　當歸　桂枝

右水煎服。甚加熟附子。（發熱）

調元地黃湯《幼科金針・解顱》

大熟地　歸頭　人參　黃芪　白芍　懷山藥　茯苓　石菖蒲　川芎　白朮　甘草

右藥加薑棗煎服。（解顱）

調元托裏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甘草　桂枝　訶子　木香　陳皮　荆芥　防風　羌治　赤芍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調元固本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當歸　甘草　蟬蛻

右水煎溫服。（天花）

調元清氣湯《幼科全書》

人參　黃芪　當歸　甘草　麥門冬　酸棗仁　白朮　黃連　陳皮

右用大棗爲引煎服。（天花）

調元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乾山藥去黑皮，五錢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茯神去皮木根　白朮　白芍藥　熟乾地黃酒洗　當歸酒洗　黃芪蜜水塗炙，八味各二錢半　川芎　甘草炙，二味各三錢　石菖蒲二錢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無時溫服。如嬰孩幼嫩，與乳母同服。（五遲五軟五硬、解顱）

調元散《幼幼集成·胎病論》

揀人參　漂白朮　白茯苓　化橘紅　大當歸　甘枸杞　炙甘草各二錢　陳粳米三合

爲末，每服二三錢，龍眼煎湯調下。（胎疾）

調元湯《幼科全書》

黃芪炒，一錢　人參五分　甘草炙，二分半　白芍五分

右水煎服。（初生兒疾病、慢驚、天花）

調元湯《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甘草　生地　麥門冬　白芍藥　白朮

右水煎服。（天花）

調中圓《小兒藥證直訣》

人參去蘆　白朮　乾薑炮。各三兩　甘草炙，減半

右爲細末，圓如菉豆大，每服半圓，至二三十圓，食前溫水送下。（嘔吐、泄瀉、疳疾、慢驚、心腹痛）

調中正胃散《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藿香葉　白朮　人參　白茯苓　甘草炙　陳皮去白　山藥　白扁豆炒半　夏麴　川白薑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小盞，生薑二小片，棗子半箇，煎三二沸服。（嘔吐）

調中快斑湯《幼科全書》

人參　白朮　白茯　甘草　桂心　木香　陳皮　蒼朮　厚朴　藿香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調中散《幼幼新書·瘡疹已出未出》

白茯苓　人參　紫河車　甘草炙

右件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二枚，煎六分，溫溫作三兩次服。（痘疹）

調中散《幼幼新書·利渴不止》

肉桂去皮，不得見火　人參　陳皮　甘草炙，各半兩　白朮　香附子炮，去毛，炒，各一錢　零陵香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半盞，薑一片，棗半個，煎至三分服。（痢疾）

調中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木香一兩，剉　人參去蘆，一兩　青皮去瓤，一兩　丁香半兩　白朮半兩　白茯苓半兩　大腹皮半兩，剉　甘草半兩，炙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入生薑三片，煎至五分，去滓服，無時。（食癖）

調中散《幼幼集成·胎病論》

青木香　川楝子　暗沒藥　白雲苓　上青桂　杭青皮　萊菔子　陳枳殼　尖檳榔　炙甘草

等分，入葱白二寸，鹽一錢，水煎空心服。（胎疾）

調中飲《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肉豆蔻　白朮　人參　陳橘皮去白　訶子炮，去核　茴香　甘草炙　縮砂仁以上各半兩　藿香　桂心　檳榔以上各三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用薑棗煎水，隨兒大小，五分、四分煎，通口服。

調中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葛根　黃芩　茯苓　桔梗　芍藥　白朮　藁本　大黃　甘草各六銖

右九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五合，服如後法。兒生一日至七日，取一合分三服；生八日至十五日，取一合半分三服；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取二合分三服；生二十日至三十日，取三合分三服；生三十日至四十日，取五合分三服，恐喫五合未得，更以意斟酌；百日至三百日兒，一如前篇龍膽湯加之。（初生兒疾病、發熱）

調中湯《嬰童百問·小兒傷寒與時氣同異》

大黃七錢半　桔梗炒　藁本　茯苓　甘草　乾葛　黃芩　芍藥　白朮

各半兩

右咬咀，白朮煎，量大小加減服。（外感、泄瀉、痢疾）

調中湯《嬰童百問・傷食瀉》

人參　白茯苓　白朮炒　木香　乾薑炮　藿香　香附子炒，去毛　砂仁炒　甘草炙　丁香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棗湯下。（泄瀉）

調中湯《救偏瑣言》

人參　黃芪　白朮　甘草炙　白芍藥酒炒　木香　陳皮

右薑引，水煎服。（天花）

調中湯《救偏瑣言》

人參五分　陳皮四分　蟬蛻三分　川芎八分　甘草二分　穀芽六分　扁豆

枸杞各一錢

加薑二分，大棗二枚。（天花）

調肝散《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犀角屑，一分　草龍膽半分　黃芪半兩，剉炙，　大黃一分，炒過　桑白皮一分，炙，剉　鉤藤鉤子一分　麻黃一分，去根節　石膏別研　瓜蔞實各半兩，去瓤皮　甘草一分，炙

右爲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不以時候。（天花）

調胃承氣湯《幼科全書》

枳殼　酒大黃　檳榔末　甘草

水煎服。（天花）

調胃散《幼幼新書・積熱》

人參三錢　白朮二錢半　甘草炙　白茯苓　罌粟子各一錢　白附子半分　丁香各半錢

右末，紫蘇湯下半錢一錢。（外感、嘔吐、痢疾）

調氣散《嬰童百問・變蒸》

木香　香附　人參　橘皮　藿香　炙草各一錢

右薑棗煎服。（變蒸、慢驚）

調解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青皮　陳皮　桔梗　枳殼製　半夏製　川芎　木通　乾葛　甘草炒　紫蘇等分　人參減半

右剉散，每二錢，薑棗煎服。（天花）

摩風膏《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苦參　瀝青　蕪荑炒　黃蠟各一錢　巴豆三粒，去殼　輕粉五分　眞麻油半兩　蝎二枚

右同油煎至巴焦，濾去所煎物，入輕粉和勻，敷疥功效。（瘡瘍）

導赤化毒湯《幼科全書》

木通　麥冬　甘草　梔子仁炒　酸棗仁　辰砂研末調

右燈心爲引，各等分煎服。（天花）

導赤通氣湯《麻科活人全書・瘡啞聲音不清》

木通　生地黃　麥冬　當歸身　石菖蒲　人參　甘草

燈芯引。（麻疹）

導赤散《小兒藥證直訣》

生地黃　甘草生　木通各等分

右同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入竹葉，同煎至五分，食後溫服。一本不用甘草，用黃芩。（胎疾、初生兒疾病、舌病、外感、發熱、咳喘、急驚、慢驚、驚悸、疳疾、淋證）

導赤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生乾地黃淨洗　木通去皮節，二味各一兩　黃芩　赤茯苓去皮，二味各二錢半　甘草三錢

右爲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竹葉三皮，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加麥門冬去心同煎。（發熱、瘡瘍、丹毒、天花、麻疹）

導赤散《幼科全書》

牛黃　木通　甘草梢　麥門冬去心　山梔仁　竹葉七片

右水煎服。（急驚）

導赤散《幼科全書》

木通　甘草梢　瞿麥　車前子　滑石　赤茯苓

右燈心引，水煎服。（天花）

導赤散《幼科金針・五淋》

生地　木通　黃芩　甘草　竹葉　赤芍　麥冬

右藥水煎，熱服。（淋證）

導赤散《幼科鐵鏡·附方》

木通　生地　甘草　竹葉　黃芩

（初生兒疾病）

導赤解毒湯《幼科全書》

木通　防風　麥冬　連翹　地骨皮　天花粉　生地　升麻　乾葛　赤芍

右燈心引，水煎服。（天花）

導赤解毒湯《幼科全書》

木通　生地　麥冬　山梔仁　茯神　甘草節　人參　石菖蒲

右加燈心爲引，水煎服。（天花）

導氣湯《幼科金針·中暑》

檳榔　枳殼　厚朴　白木香　山查　焦建麴　紫蘇　甘草　砂仁

右藥水煎服。如三日前加大黃、芒硝；紅痢加川連、當歸；白痢加乾薑。（外感、痢疾）

濟生散《麻科活人全書·增訂治麻問答捷要》

紫草茸　梅蕊　鳳尾草　鬱金各一錢　牛黃一分　川山甲五分　蟬蛻去頭足，一錢

爲末，麥冬煎湯下一錢。（麻疹）

濕生蟲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濕生蟲，不計多少，焙乾爲末，酒調下一字。（天花）

潤腸湯《幼科全書》

歸尾　生地　熟地　甘草　火麻仁研　桃仁泥

右水煎服。（天花）

瑩肌散《嬰童百問·癮疹》

赤芍　防風　薄荷　苦參　甘草　劉寄奴　黃柏

右等分，煎湯洗去患處宿膿後，以三黃散末，摻瘡上三二度，即成痂而愈。或只服化毒丹。（瘡瘍）

燈心湯《痘疹論·餘毒作煩渴者何》

燈心一把　鱉甲二兩，醋煮黃

右剉，每貼一兩，水一鍾，煎四分。（天花）

燈花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夜啼論》

以燈花二十箇，乳香皂子大兩塊，同爲末，粟米飲和丸，芥子大。每服七丸，桃心湯下。無時。（初生兒疾病）

窮源透毒飲《救偏瑣言》

大黃　青皮　穿山甲　紫草　歸尾　地丁　川牛膝　羌活　荆芥　紅花　木通

加蘆笋十株。（天花）

實表解毒湯《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黃芪　人參　當歸梢　生地黃　白芍藥　甘草　柴胡　地骨皮　酒片芩　玄參　升麻

共銼細，加薄荷葉少許，淡竹葉十片，水煎溫服，無時。（天花）

實脾丸《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人參去蘆　白朮炒　縮砂仁　陳皮去白　麥蘗各半兩，炒　神麴三錢，炒　半夏麴三錢　藿香三錢，去土

右用蒸餅糊爲圓，如黍米大。每服三五十圓，白湯吞下，食前服。（不思食）

實脾固本湯《救偏瑣言》

人參　白朮　茯苓　木香　廣皮　訶子　炙甘草　肉果完谷不化者，加麵裹煨用

外加薑棗。（天花）

熨法《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變蒸論》

竈中灰　食鹽

右二味，量其相等和勻，炒令熱，以重帛裹，適溫熱熨兒。仍不可太熱，恐驚烙兒也。（變蒸、發熱）

緩中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神麴炒黃　訶子皮炮，各半兩　吳茱萸揀淨，炒黑色，二兩

右爲末，煉蜜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二十丸，棗湯下。無時。（泄瀉）

緩息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桑白皮三兩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別研，一兩，後入　甘草半兩，炙　人參去蘆，半兩　桔梗去蘆，一兩，剉　白朮一兩　陳皮一兩，去白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一盞，入生薑三片，同煎至六分，去滓放溫，時時呷之。（急驚、咳喘）

緩腸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人參去蘆　白朮　當歸去蘆并土　白茯苓　厚朴去粗皮，生薑製　白芍藥　甘草炙，各一兩　阿膠蛤粉炒，去蛤粉　黃芪蜜炙　陳粳米炒，各二兩　御米殼三兩，蜜炙黃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生薑三片、棗一箇，同煎至五分，去渣溫服，空腹食前，日三服。（痢疾）

十六畫

靜遠主人化斑湯《麻科活人全書・微汗自汗大汗無汗》

石膏　知母　元參　麥冬　牛蒡子　連翹　黃芩　地骨皮　淡竹葉

水煎服。（麻疹）

靜遠主人射干鼠粘子湯《麻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射干　山豆根各一錢五分　牛蒡子　紫草　紫菀茸各一錢　蟬蛻　升麻各六分　木通　石膏　桔梗各八分　甘草五分

燈芯九根引，水煎，食後服。（麻疹）

靜遠主人黃芩湯《麻科活人全書・痢症》

黃芩　黃連　枳殼　檳榔　青皮　川芎　木香　人參　甘草

水煎，調六一散服。（麻疹）

靜遠主人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麥冬　牛蒡子　防風　茯苓　桑白皮　地骨皮　知母　桔梗　甘草

水煎服。（麻疹）

靜遠主人麝甲飲《麻科活人全書・瘧疾》

九肋鱉甲新瓦上焙，以醋淬數次，至黃色，研爲末，再用醋拌炙乾，二錢　山查肉去子，三錢　麥冬　薏苡仁炒，各五錢　白茯苓二錢　橘紅二錢五分　知母一錢二分　乾葛　白芍各一錢五分　淡竹葉一錢　柴胡一錢　貝母三錢　炙草七分

薑引，水煎服。（麻疹）

薔薇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右以生薔薇根洗淨，細切煎濃汁，稍稍飲之。（疳疾）

薑茶飲《幼科鐵鏡・附方》

陳茶　生薑　黃蠟　鹽　車前葉

（痢疾）

薑黃散《活幼口議・治諸病雜方》

薑黃爲末

右每服半錢，用紅酒調下，連二三服，以通爲度。（淋證）

薑豉餅《活幼心書・信效方》

生薑一兩，碎切　生葱五根　豆豉七錢，濕者　生鹽一錢　生蒜七個，碎切　大糟一燈盞，無有糟，酒代　穿山甲同上製，五錢

右件入石鉢內同杵爛，捻作餅子二寸闊，用微火炒熱，帶溫貼臍上，外以絹帕兜住，如冷依前法換帶溫者貼之，或再以火烘暖亦好。（腫脹）

薑橘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右以好陳橘皮不拘多少，極陳者尤妙。洗淨去白，焙乾爲細末，每五兩入生薑末三兩和勻，煉蜜丸，麻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飲下，無時，更量大小加減與服。（食癖）

薑橘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白薑二錢，炮　陳橘皮去白，一兩　粉草炙，三錢

右件剉焙爲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用溫棗湯調化，空心少與緩服。（嘔吐）

薤白湯《痘疹論・有發出有溫出有解毒者何》

薤白切，半盞　豆豉一盞　山梔子十枚

右用水五盞，同煎薤白爛爲度，去滓，量大小服之。解去惡積也。（天

花）

薏苡仁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手足拳攣論》

薏苡仁一兩，湯浸洗淨，去皮　當歸去蘆，一兩，洗，焙乾　秦艽去苗，一兩　防風去蘆叉枝，一兩　羌活去蘆，一兩　酸棗仁去皮，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雞頭實大。每服一圓，麝香荆芥湯化下，兒大增之。（拘攣，鶴膝，五遲五軟五硬）

薏苡仁散《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薏苡仁　淮山藥　白茯苓　穀麥芽　白扁豆　香附米　山查肉　甘草

水煎服。（麻疹）

薄荷散《幼幼新書·瘡疹已出未出》

家薄荷葉一兩　麻黄去節　甘草炙，各半兩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棗二枚，薑三片，同煎至六分，去滓，放溫服，日三四次服。（痘疹）

薄荷散《幼幼新書·夾食傷寒》

杜薄荷半兩，去粗梗，取嫩者　羌活　全蝎炒　麻黄去節　僵蠶直者，去絲，炒

天竹黄各一分　甘草半分，炙　白附子半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以水一蘗注或半銀盞，煎十數沸服。（外感）

薄荷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薄荷葉　藿香葉去土　荆芥穗　甘松去土　白芷　防風去蘆并叉枝　川芎　桔梗去蘆　白僵蠶去絲嘴　甘草炙　藁本去土，各一兩　細辛去苗，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茶調溫服。（急驚）

薄荷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薄荷和梗　骨碎補去毛，二味各半兩　甘草二錢半　金罌粟根七錢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入無灰酒大匙，煎七分，空心溫服，或無時。（脱肛）

薄荷散《嬰童百問·鼻病》

薄荷葉半兩　羌活　僵蠶炒　白附子　全蝎　生甘草各一錢半　麻黄去節　天竺黄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三錢，薄荷湯下。（外感）

薄荷散《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薄荷葉一兩　麻黄去節　甘草炙，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棗二枚，生薑三片，同煎至六分，去渣放溫，日三兩次服。（天花）

樺皮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樺皮木剉煎溫服。（天花）

橘皮湯《幼科全書》

橘皮　青皮　枳殼　木香　白茯　甘草　山楂

右麥芽作引，水煎，不拘時服。（天花）

橘皮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法半夏一錢　白雲苓一錢　眞廣皮一錢　旋覆花一錢　北細辛五分　官揀參五分　芽桔梗一錢　陳枳殼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三片、大棗一枚，水煎，徐服。（咳喘）

橘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陳皮　木香各一兩　薑黄切片　草豆蔻仁　白朮剉，炒　牽牛子炒，各半兩

右爲細末，滴水和丸，麻子大。每服十丸，葱白米飲下，食後。（疳疾）

橘香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青皮去瓤，一兩，炒　吳茱萸揀淨，一兩　木香一兩　當歸去蘆，一兩　薑半兩　丁香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生薑二片，煎至五分，去滓稍熱服，無時。（心腹痛）

橘連圓《小兒藥證直訣》

陳橘皮一兩　黄連一兩五錢，去鬚，米泔浸一日

右爲細末，研入麝香五分，用猪膽七個，分藥入在膽內，漿水煮，候臨熟，以針微扎破，以熟爲度，取出，以粟米粥和圓，菉豆大。每服十圓至二三十圓，米飲下，量兒大小與之，無時。（五遲五軟五硬，疳疾，虚羸）

橘核丸《幼科金針·積氣》

青木香一兩　小茴香一兩　橘核二兩　大茴香八錢　蓬莪朮一兩　薑黄八錢　吳茱萸一兩，醋酒浸一宿，焙

右藥共爲末，砂仁湯下。（疝證）

醒酗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陳皮去白　縮砂仁　厚朴如前製　麥芽洗淨，焙乾　烏梅和核，五味各五錢　良薑如前製　乾葛　烏藥三味各二錢半　草果仁炮，二錢　甘草炙，三錢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鹽少許，煎七分，空心溫服。（泄瀉）

醒脾散　《幼幼新書・慢驚風》

厚朴一兩，細剉，用水一盞，硇砂一豆許，用水煮，取出焙乾，秤一錢　草果子一個，麵裹煨，去皮及麵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各半錢　白豆蔻一個

右末，每服半錢，冬瓜子煎湯調下，棗湯亦得。（慢驚）

醒脾散　《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木香用濕紙裹，熱灰內煨　白茯苓　白朮濕紙裹，熱灰內煨，令紙乾爲度　人參　草果子去皮　甘草炙　陳橘皮去瓤　紫蘇子

右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一錢，水六分盞，薑錢一片，棗子半個，同煎四分，通口服。（嘔吐、慢驚）

醒脾散　《幼幼新書・吐利》

人參　木香　茯苓　陳皮去白　甘草　草豆蔻去皮　厚朴同硇砂一錢，膽水一碗，入此二味煮令乾，都細切，焙，已上各一分　白朮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以冬瓜子煎湯下。（急驚）

醒脾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天南星沸湯浸洗七次，爲細末，一歲兒半錢匕，用河水七分盞，入冬瓜子七粒，同煎至半，放溫，旋旋與之。（嘔吐）

醒脾散　《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大天南星一兩，每箇切作五六塊，用生薑一兩切片，厚朴一兩剉碎，水三升煮令南星透，揀去厚朴、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冬瓜子一百二十粒，《鄭愈方》用三十粒　白茯苓半兩，去皮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蟬殼煎湯調下亦得。（慢驚）

醒脾散　《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全蝎焙，半錢　白附子炮　天麻焙　甘草炙　人參　白茯苓　石菖蒲細箭者　木香　石蓮肉　白朮各一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泄瀉、慢驚）

醒脾散　《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　藿香葉　白朮　甘草炙，五味各五錢　丁香四十粒，不見火　大南星八錢，剉作小塊，紙裹水透濕，炮過用　縮砂仁四十粒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大盞，薑三片，冬瓜子仁五十粒杵碎，慢火煎七分，空心緩投。服之急必吐。（泄瀉、疳疾、虛羸）

醒脾散　《活幼口議・慢驚風傳變》

木香炮，一錢　全蝎炒，半錢　天麻炒，一錢　人參一分　白茯苓一錢　白朮炒，一錢　甘草炙，一錢　白僵蠶炒，一錢　白附子炮，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沸，通口無時服。（慢驚）

醒脾散　《幼科發揮・急慢驚風》

人參　陳皮　甘草　白朮　白茯苓　全蝎　半夏麴　木香各三錢五分　白附子四箇，炒　南星一箇，薑湯泡　陳倉米一百粒

右爲末，每服一錢，棗三枚，薑三片，水煎。（慢驚）

醒脾飲　《幼科金針・慢脾》

人參　白朮　茯苓　廣藿　炙草　橘紅　天麻　法半夏　乾薑　厚朴　廣木香　建蓮肉

右藥水煎徐服。（慢驚）

醒脾散　《麻科活人全書・泄瀉》

北全蝎五隻，粳米拌炒　白附子烏豆水浸蒸　人參　木香　白茯苓　天麻　薑汁拌蒸　石菖蒲去毛，薑汁蒸　炙甘草

爲細末，水煎服。（麻疹）

還肌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肉豆蔻一箇　訶子二箇，去核　沒石子一箇，三味各用大麥麵裹，慢火煨焦黃香熟，勿令有煙出　木香半皂子大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如人行五里久，更進一服，神驗。仍調服，須用陳米飲也。（疳疾、泄瀉）

壁土湯《幼科金針・脫肛》

陳壁土河水煎，候脫肛薰洗，以五倍子末摻之。（脫肛）

壁錢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以壁錢窠煎湯飲之。一方用二七箇，其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於壁上。（嘔吐）

錢氏甘露飲《痲科活人全書・咽喉痛》

天冬　麥冬　生地黃　枳殼炒　黃芩　熟地黃　釵石斛去苗　茵陳　枇杷葉　甘草

水煎，食後服。牙齒動搖者，幷以此漱口。（痲疹）

錦灰散《奇效良方・臍風》

錦帛燒灰，一錢　雄鼠糞七枚，兩頭尖者是，炒　麝香少許

右爲末，搗棗肉爲膏，封裹臍上。（初生兒疾病、臍風）

獨味麻黃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麻黃三十寸，去節，蜜拌炒令香，紫色爲度，水一盞，煎至六分服。（天花）

獨活圓《幼幼新書・龜背》

獨活　防風　桂心　大黃各二分　麻黃去節　枳殼炙　芍藥各一分

右件爲細末，蜜圓如梧桐子大。每服十圓，米飲下。（龜胸龜背）

獨活寄生湯《保嬰撮要・鶴膝風》

獨活　桑寄生　杜仲炒　細辛　牛膝酒炒，去土　秦艽　茯苓　白芍藥　桂心　川芎　防風　甘草　人參　熟地黃　當歸各等分

右每服二三錢，水煎，空心，乳母同服。（鶴膝）

獨活飲子《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天麻　木香　獨活　防風　麝香少許，細爲末，研和入

右各一錢重爲末，每服一錢匕，小者半錢，麥門冬熟水調下。（疳疾）

獨活湯《仁齋直指小兒方・胎驚證治》

羌活　獨活各一分　檳榔　天麻　麻黃去節　甘草炙，半分

右剉散，每服半錢，水煎服。於內加南星末蜜調，可貼囟用。（胎疾）

獨活湯《活幼心書・信效方》

川獨活黃色如兔眼者佳，半兩　當歸酒洗　白朮　黃芪蜜水塗炙　薄桂去粗皮　川牛膝酒洗，五味各二錢半　甘草炙，三錢

右件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蔥白一根，煎七分，空心熱服，或無時。（鶴膝）

獨聖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穿山甲，取前足嘴上者，燒存性爲末，以木香湯入少酒服之。（天花）

獨聖散《痘疹論・大熱當利小便小熱當解毒者何》

牛蒡子半兩　白僵蠶一分

右爲粗末，每服一大錢，水六分，紫草二七寸，同煎至四分，連進三服。（天花）

鮓湯圓《幼幼新書・五色痢》

粉霜　輕粉　硇砂各秤一錢　朱砂炒，一錢匕　白丁香匙炒，四錢　乳香秤半錢，別研　巴豆七粒，去皮心，不出油

右爲末，蒸棗肉圓。每服嬰孩三圓如粟米大，二三歲如大麻子大四五歲如麻子大，幷旋擎成圓，煎鮓湯吞下，一日二服，間調胃氣藥與之。（痢疾）

鮓湯圓《幼幼新書・慢驚風》

龍腦　麝香各一字　青黛炒，末，抄三錢半　白丁香炒，末，抄三錢　水角　輕粉　天南星炒，末　滑石炒，末，各抄二錢　巴豆三十六粒，浸去皮，爛研，用紙裹去油，再研

右研合和令勻，入巴豆霜內，一向研三四百下，又傾出，研腦、麝，方入前藥，都研，復傾出，研飯少許，如硬，入水數滴令勻爛，方卻用藥爲圓如此〇大。一歲下十五圓，二歲二十圓，三歲四歲下二十五，五六歲下三十二圓，餘更隨大小虛實加減。下疳蟲攢心，用皂子二十一個炮，裏槌損，煎湯下；赤白滯痢，小魚鮓煎湯下；其餘候並以葱白煎湯下。一更時吃至天明，通下青白粘涎。候衆人食時，先以淡粥補之，次進勻氣散。忌生硬食兩日，仍進此藥。涎未下，次不得吃水。如患急驚，只以此藥槌碎下，亦吐涎來，或慢驚至第二日、第三日補實脾氣，下此藥壓涎亦得。不拘時候。（胎疾、外感、急驚、慢驚）

糖煎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赤芍藥　當歸尾　大黃　川芎　荊芥　防風去蘆　漢防己去黑皮　龍

膽草　黃芪生用　黃芩十味各半兩

右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盞，沙糖小塊，煎七分，食後臨睡溫服，或無時。（天花）

瀉川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大戟　芫花醋炒　沉香　檀香　南木香　檳榔　莪朮　大腹皮焙乾，淨洗　桑白皮剉，炒，九味各半兩　黑白牽牛曬，研取生末，一兩　巴豆去殼膜心，存油，三十五粒

右除牽牛末、巴豆外，前九味內有沉香、檀香、木香、檳榔不過火，餘五味焙乾，同沉香等爲末，就加牽牛末和勻。巴豆碎切，在乳鉢內極細杵，入前藥末同再杵勻，水煮麵糊圓，麻仁大。每服十七圓，濃煎葱湯，候溫五更初空心下。去水未盡，停一日減用十三圓，次減作九圓，再減至七圓，湯使下法如前，證退即止。（腫脹）

瀉榮飲《救偏瑣言》

紅花　歸尾　紫草　丹皮　地丁　牛蒡　荆芥　木通　赤芍　加地龍三條，臨服和豬尾膏半盞。（天花）

澤蘭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澤蘭　芎藭　附子　茵芋　藁本　莽草　細辛各十二銖

右七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四服。先與此湯，然後作餘治。（瘡瘍）

澤漆茱萸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澤漆　青木香　海藻各二分　吳茱萸　茯苓　白朮　桔梗　芍藥　當歸各三分　大黃一分

右十味咬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二百日至一歲兒，一服二合半，一歲已上至二歲，一服四合。（痢疾）

潑火散《嬰童百問·瀉利》

青皮　赤芍藥　黃連去鬚　地榆各一兩

右爲細末，冷水調下一錢。（痢疾、泄瀉）

燒青圓《小兒藥證直訣》

輕粉　粉霜　硇砂各一錢　白麵二錢　玄精石一分　白丁香一字　定粉一錢　龍腦半字

右同一處研，令極細，滴水和爲一餅，以文武火燒熟勿焦，再爲末，研如粉麵，滴水和圓，如黃米大。每服七圓，漿水化下，三歲以下服五圓，量兒大小加減服之。此古方也。（食癖）

燒脾散《幼幼集成·腹痛證治》

黑炮薑一錢　紫厚朴一錢　草蔻仁五分　西砂仁一錢　六神麵一錢　老麥芽一錢　眞廣皮一錢　高良薑五分　炙甘草一錢

或丸、或散、或水煎，俱可。（心腹痛）

燒鹽散《痲科活人全書·牙疳》

取橡斗大者，實鹽滿殼，合起，將鐵絲扎定，燒化存性，以碗覆地，片時取起，加入麝香少許，研細塗之。（痲疹）

燈心湯《奇效良方·痘診論藥方》

燈心一把　鱉甲醋煮黃，二兩

右剉爲散，每服一兩，用水八合，煎取四分服之。（天花）

燈蒼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半夏二兩，薑製　硫黃一兩　白善土一兩

右爲末，滴水和丸，大豆大。每用一二丸，以針穿於燈上燎過，吐逆者鹽艾湯下，煩躁者生薑湯下，四肢冷者熱酒下，頭痛者臘茶下，兒小者服一丸。（嘔吐）

十七畫

檡前葛根湯《痲科活人全書·氣促發喘鼻扇胸高》

西河柳　前胡　葛根　荆芥穗　貝母　元參　知母　麥冬　甘草　水煎服。（痲疹）

檡葉散《幼科證治準繩·痲疹》

檡，亦名西河柳，亦名垂絲柳，青茂時採葉，曬乾爲末，每服一二錢，茅根煎湯調下。（痲疹）

蘇苓湯《幼幼集成·傷風證治》

漂白朮二錢　陳香薷一錢五分　白雲苓二錢　結豬苓二錢　宣澤瀉二錢　青化桂一錢　白扁豆一錢五分　川厚朴一錢　炙甘草五分　生薑一片，大棗一枚，燈芯十莖引，水煎服。（外感）

槲皮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槲皮仍去粗皮。此樹在處有之，即包鹽槲葉木也

右件不拘多少，剉碎，煮水候溫，頻洗患處。（瘡瘍）

槲皮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新槲皮不拘多少，去外黑皮，細切曬乾。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渣更煎如膏，量大小溫服，立差。食前。（痢疾）

壓驚圓《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紫石英　代赭石　蛇黃各燒紅，醋淬　鐵粉篩過淨者，各二錢　朱砂　龍齒　白附焙　遠志肉薑汁浸，炒，各一錢

右爲末，研極細，稀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煎湯調下。（急驚）

擦牙通關散《保嬰撮要·腎臟》

南星二錢　麝香一字　牙皂二錢，燒存性　赤腳蜈蚣一條　僵蠶一錢

右爲末，薑汁蘸藥少許擦牙，或調服二三點，涎自出。（客忤中惡）

賺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腹脹論》

丁香一錢　蘿蔔子半兩，用巴豆一分，拍破同炒至黑色，去巴豆不用

右爲末，水浸蒸餅心和丸，菉豆大。每服五丸，橘皮湯下，無時。（食癖）

螵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疹證治》

眞桑螵蛸壹分，炙焦，研

右細末，入麝少許，每服一錢，米泔溫調，臨睡服。（天花）

膽星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驚熱證治》

牛膽南星半兩　朱砂　防風各二錢　麝一字

右用臘月黃牛膽汁，和南星末作餅子，挂當風處四十九日，和下項藥末研細，浸牛膽皮湯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丸，井花水調下。（驚悸）

膽礬圓《小兒藥證直訣》

膽礬眞者，一錢，爲粗末　綠礬眞者，二兩　大棗十四個，去核　好醋一升

已上四物同煎，熬令棗爛，和後藥：

史君子二兩，去殼　枳實去瓤，炒，三兩　黃連　訶黎勒去核。各一兩，並爲粗末　巴豆二七枚，去皮，破之

已上五物同炒令黑，約三分乾，入後藥：

夜明砂一兩　蝦蟆灰存性，一兩　苦楝根皮末，半兩

已上三物，再同炒，候乾，同前四物杵羅爲末，卻同前膏和入臼中，杵千下。如未成，更旋入熟棗肉，亦不可多，恐服之難化。太稠，即入溫水，可圓即圓如菉豆大。每服二三十圓，米飲溫水下，不拘時。（疳疾、食癖）

龍爪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豬蹄甲四十九箇，洗淨控乾，每箇豬甲內入半夏、白礬末各一字，入一罐子內封閉，不透煙火，煅通赤放冷，爲細末，入研細麝香一錢拌勻。每服半錢，糯米飲調下，空腹。（咳喘）

龍角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龍角三銖　牡礪九銖，一作牡丹　黃芩半兩　蚱蟬二枚　牛黃如小豆五枚　川大黃九銖

右六味末之，蜜丸如麻子。蓐裏兒服二丸，隨兒大小，以意增減之。（初生兒疾病）

龍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癰癤論》

地龍去土，稍，一兩　荊芥穗一兩　甘草一兩，炙　角刺一兩，取紫色不枯者，淨洗，擣，去骨只用皮

右爲粗末，每用一合，水三盞，酒一盞，煎至二盞半，去滓，再煎至二盞，入研細乳香末一錢匕調勻，量大小旋旋與服，五七歲兒半盞，已下分二服，日三，神驗。（瘡瘍）

龍虎救生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水銀半兩　硫黃一兩，二味同研細至無星爲度　丁香半兩　半夏麴一兩　人參去蘆，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　白附子一分，炮裂

右爲末，生薑汁煮糊和丸，蘿蔔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煎藿香湯下。

伏熱吐者，煎蓮子心湯下。量大小服。（嘔吐）

龍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論》

當歸去蘆淨，洗　龍骨煅　赤石脂　烏魚骨　白朮　香白芷　人參去蘆，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至一錢，溫米飲調下，乳食前。（腹瀉）

龍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白朮一分　石膽半錢，研　龍齒一錢　陳皮末，一錢　麝香半字，研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二歲下者服一字，無時。（疳疾）

龍骨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龍骨六銖　牡蠣一作牡丹　川大黄各七銖　黄芩半兩　蚱蟬二枚　牛黄如小豆五枚

右六味末，蜜丸，如麻子。蓐裏兒服二丸，隨兒大小增減。（初生兒疾病）

龍骨散《小兒藥證直訣》

砒霜　蟾酥各一字　粉霜五分　龍骨一錢　定粉一錢五分　龍腦半字

右先研砒粉極細，次入龍骨再研，次入定粉等同研，每用少許敷之。（疳疾）

龍骨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白龍骨一兩，煅　茯神三分　人參去蘆，三分　胡黄連半兩　茅根三分，剉　麥門冬去心，焙，三分

右爲散，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服，乳食前。（痢疾）

龍骨散《仁齋直指小兒方・脫肛證治》

龍骨　訶子肉炒，各二錢半　沒石子大者，二枚　罌粟殼去蠐，醋炙　赤石脂各二錢

右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脫肛）

龍骨散《幼幼集成・臍風證論》

石龍骨煅，一錢　眞輕粉五分　川黄連一錢　枯白礬煅，一錢

共爲末，乾摻。（臍風）

龍骨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龍骨　甘草　大黄　赤石脂　石膏　寒水石　瓜蔞根　桂心各二兩

右八味治下篩，以酒水各五合，煮散二合，二沸去滓，量兒大小服之。（痢疾）

龍骨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龍骨半兩　訶黎勒皮半兩，焙炮　赤石脂半兩　酸石榴皮一分，炒黄　木香一分　使君子仁一分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麝香湯調下，無時。（疳疾）

龍涎膏《幼幼新書・熱渴》

右用陰林下大螺不以多少，去殼爛研，入盡粉看與其螺一樣多，入腦少許同研，滴水爲圓〇此大。每服十圓，十四圓，用枇杷葉火炙去毛，濃煎湯吞下。以藥圓懸起當風處吹極久甚妙。（腹瀉）

龍粉圓《小兒藥證直訣》

草龍膽　定粉微炒　烏梅肉焙，秤　黄連各二分

右爲細末，煉蜜圓如麻子大。米飲下一二十圓無時。（疳疾）

龍蛤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龍膽草去蘆　蛤粉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猪肝半兩，薄批摻藥在中，以綫纏定，用米泔於銀石沙銚內炭火慢慢煮，至肝熟爲度。食後少頃食之，以汁送下，日三。須先清涼飲子利動，方服此二藥必效。（天花）

龍硼散《麻科活人全書・牙疳》

牡黄牛屎尖煅　明礬五分　冰片一分五厘　樸硝一錢　硼砂二錢

右爲細末，以鵝管盛末，吹患處。（麻疹）

龍腦散《小兒藥證直訣》

大黄蒸　半夏湯洗，薄切，用薑汁浸一宿，焙乾，炒　甘草　金星石　禹餘糧不灰木　青蛤粉　銀星石　寒水石

右各等分，同爲細末，研入龍腦一字，再研勻，新水調一字至五分，量兒大小與之，通解諸毒。（急驚、慢驚）

龍腦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痧瘡論》

龍腦一分，研　黄柏半兩，末　白麵二兩　臘茶一兩，研末

右拌勻，每以新綿搵藥撲上，破者敷之，取差。（瘡瘍）

龍腦膏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生龍腦半錢研細，旋滴豬心血和丸，雞頭肉大。每服一圓，煎紫草湯化下，少時心神煩躁便定，得睡。瘡子已發得透了，自然依常法取安。（天花）

龍齒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右以龍齒爲末，調服。或以爛龍角研濃汁，服一二合。（發熱）

龍齒散《嬰童百問·夜啼客忤驚啼》

龍齒　蟬蛻　鉤藤　羌活　茯苓　人參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下。（客忤中惡、慢驚、初生兒疾病）

龍膽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龍膽草去蘆　黃連去鬚　使君子肉　青皮去穰，各等分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丸，蘿蔔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熟水下，無時。（發熱、疳疾）

龍膽丸《嬰童百問·疳證》

龍膽草　川升麻　苦楝根皮　赤茯苓　蘆薈　防風　油髮灰各二錢　青黛　黃連淨，各三錢

右爲末，豬膽汁浸糕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丸，薄荷湯下，食後。仍以蘆薈末入鼻。（疳疾）

龍膽安神丸《幼科金針·痧瘍》

全當歸二錢　龍膽草二錢　黃連二錢　全蝎七只　石菖蒲一錢五分　茯苓一錢五分

右藥共爲末，加豬心，米糊爲丸，如梧子大，硃砂爲衣，燈心湯送下。（疳疾）

龍膽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汗論》

牡蠣粉　茯苓各二兩

右同爲細末，於生絹袋子盛之，有汗即撲身。（汗證）

龍膽散《魏氏家藏方·小兒諸疾》

龍膽　木香不見火　蝎牛　夜明砂　地龍去土　熊膽　蘆薈　麝香別研　朱砂研別　青黛各一分，別研　乾蟾頭一個，炙令黃焦

右件藥爲末，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大小以意加減。更吹少許入鼻中，蟲子自出，黃白色可醫，黑色難療。（疳疾）

龍膽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龍膽草　鉤藤皮　柴胡　黃芩　桔梗　芍藥　茯苓一作茯神　甘草各六銖　蜣螂二枚　大黃一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一升，煮取五合爲劑也，服之如後節度。藥有虛實，虛藥如足數合水也。兒生一日至七日，分一合爲三服；兒生八日至十五日，分一合半爲三服；兒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分二合爲三服；兒生二十日至三十日，分三合爲三服；兒生三十日至四十日，盡以五合爲三服，皆得下即止，勿再服也。（初生兒疾病、發熱、臍風、汗證、疳疾）

龍膽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右以草龍膽一兩，剉碎，水二盞，煮取一盞，去滓。隔宿不食，至五更頭頓服，量大小與。（蟲證）

龍膽湯《幼幼集成·諸疳證治》

龍膽草　鉤藤鉤　北柴胡　芽桔梗　赤芍藥　正川芎　官揀參　白雲苓各一錢　炙甘草五分

井水煎服。外以夜明砂不拘多少，以紅紗作一小袋盛之，繫兒胸前。（疳疾）

澀腸散《保嬰撮要·脫肛》

訶子泡　赤石脂　龍骨各等分

右爲末，臘茶少許，和摻腸頭上，綿帛揉入。（脫肛）

賽金化毒散《救偏瑣言》

乳香　沒藥各一錢，研細配衆藥　貝母去心，炒　雄黃　黃連　天花粉各一錢，生用　赤芍炒　大黃半炒半曬，各二錢　甘草七分　牛黃二分　冰片一分　珠子四分，研極細，以無聲爲度（天花）

縮砂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脫肛論》

以縮砂一兩，去皮爲末，每用一錢，以豬腰子一片批開，入藥末在內，綿繫，米泔煮熟，與兒食之。次服白礬丸。（脫肛）

縮砂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沉香一兩　縮砂仁　烏藥二味各二兩　淨香附四兩　甘草炙，一兩二錢

右除沉香不過火，餘四味剉焙，仍同沉香研爲細末。每服一錢，用溫

鹽湯無時調服，或空心燒鹽湯調下亦好，及紫蘇棗湯尤妙。（不思食）

十八畫

聶氏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咳嗽》

桑白皮蜜炒　地骨皮去骨，各五分　麥冬去心，一錢五分　天花粉　元參各八分　柴胡六分　桔梗　黃芩酒炒　川木通去皮，七分　熟石膏　生地黃各一錢　陳皮　生甘草去皮，各三分

淡竹葉、燈芯引，水煎，加羚羊角磨汁對服。（麻疹）

聶氏第二清肺飲《麻科活人全書・鼻通多涕鼻乾無涕》

熟石膏　生地黃各一錢五分　元參　柴胡各一錢　麥冬二錢　陳皮六分　枯黃芩酒炒　當歸尾　知母炒　淡竹葉　桔梗各七分　僵蠶炒，五條　生甘草去皮，三分

燈芯引，水煎服。（麻疹）

藍　汁《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右以藍青取葉，擣令極爛，絞取汁略溫，每服半合或一合，無時。（痢疾）

藍根散《閻氏小兒方論》

板藍根一兩　甘草三分，剉，炒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取雄雞冠血三二點，同溫酒少許，食後，同調下。（天花）

藜蘆膏《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藜蘆　黃連　雄黃　黃芩　松脂各二兩　豬脂半斤　礬石五兩

右七味爲末，煎令調和，先以赤龍皮、天麻湯洗訖敷之。赤龍皮，槲木皮是也。（解顱）

藜蘆膏《保嬰撮要・湯火瘡》

藜蘆不拘多少

右爲末，以生豬脂擂和搽凸肴肉上。（瘡瘍）

檳榔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檳榔　木香各二錢　青皮　薑黃各一兩　蘿蔔子炒　牽牛子各取末，七錢半

右爲末，糊丸黍米大。生薑湯下二三十丸，食後。（腫脹）

檳榔丸《嬰童百問・積滯》

青皮五錢，去瓤，巴豆三十粒去殼，同炒，去巴豆　陳米半合，炒法亦用巴豆同青皮　檳榔五錢　木香麵裹煨，三錢

右爲細末，蒸餅丸如黍米大，用米飲，食前服。丸數多少，量兒大小虛實加減。（食癖、腫脹）

檳榔丸《嬰童百問・積滯》

青皮去瓤，同巴豆十粒炒，去巴豆　蘿蔔子　香附子炒　木香各一兩　黑牽牛半兩，微炒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煮麵糊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食癖、疳疾）

檳榔丸《幼科金針・中暑》

檳榔二兩　大黃二兩　枳實一兩　木香一兩

右藥共研細末，神麴和爲丸。（外感）

檳榔丸《幼幼集成・蟲痛證治》

小檳榔一兩　南木香五錢　鶴虱子五錢　光貫仲五錢　廣錫灰五錢　正輕粉二錢　白雷丸二錢　巴豆霜一錢

以漆渣灰五錢，同衆藥研爲細末，醋煮麵糊爲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丸，五更時，苦楝根皮煎湯下。（蟲證）

檳榔散《幼幼新書・煩熱》

檳榔生　大黃蒸　青皮各一分　黑牽牛一錢，微炒　木香少許，炮

右爲末，每服一錢，薄荷蜜水調下。（外感、咳喘）

檳榔散《幼幼新書・蟲動》

檳榔　雷丸湯浸，去皮　使君子肉　晝粉各半兩　臘粉一分

右件爲末，每用一錢匕，炙牛肉摻吃，不久即便取下蟲來。（蟲證、疳疾）

檳榔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檳榔一箇　木香一錢

右同爲末，每用一錢匕，煎楝根白皮湯調下。如楝根赤者不堪用，即害人。須在月初四五日間，至五更頭，先嚼肉脯一小片，只嚥其汁，少頃服藥。至日午前蟲下，勿登厠，但用盆子，或在淨地上，庶見取下蟲多少也。一服永絶根本，且食粥一二日，不須服補藥，忌生冷硬物五七日佳。（蟲證）

檳榔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木香　檳榔　人參　黃連　甘草炙

右等分爲末，每服一錢，小者半錢，熟水調服。（疳疾）

礞石丸《幼幼近編》

膽星　礞石各二兩　天竺黃　青黛各五錢　硃砂　蘆薈各三錢　蜈蚣燒存性　僵蠶各錢半

甘草膏丸，芡實大。（急驚）

礞石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青礞石揚碎，一兩　焰消半兩，同礞石入坩窩內，用炭火煅令通紅，候冷

右爲末，雪糕薄糊圓，菉豆大。每服二丸。急風，薄荷、荆芥泡湯調下。慢風，慢脾風，用南木香煎湯調。（急驚、慢驚）

覆盞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覆盞一箇，以線串其頭，陰乾，只取向後有糞處，細研。覆盞是第二次出者盞　辰砂三分，研，水飛　麝香三字，研　蕓撥三錢半　雄黃三錢半，研，水飛　胡黃連三錢半

右爲末，以新蒸粟米飯一塊，泥裹煨之，取中心軟者和藥，丸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麝香湯送下。（疳疾）

噓疳散《嬰童百問·疳證》

蘆薈　川黃連各一錢　瓜蒂　豬牙皂角　蝦蟆灰各半兩　麝香少許

右末，吹入鼻內，噓出可療。（疳疾）

噓驚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半夏生，一錢　皂角半錢

右爲末，用一豆許，用管子吹入鼻，立醒。（膽風、急驚、客忤中惡）

蟬花散《小兒藥證直訣》

蟬花和殼　白僵蠶直者，酒炒熟　甘草炙，各一錢　延胡索半分

右爲末，一歲一字，四五歲半錢，蟬殼湯下，食後。（急驚、初生兒疾病）

蟬花散《幼科全書》

蟬退　蜜蒙花　酒連　歸尾　柴胡梢　木通　川芎　梔子仁酒炒　白豆蔻　龍膽草酒洗　防風

右淡竹葉引，水煎服。（天花）

蟬菊散《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蟬蛻洗淨，去土　白菊花各等分

右每服二錢，水一盞，入蜜少許煎，乳食後量兒大小與之。（天花、麻疹）

蟬殼明目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蟬蛻去足翅　地骨皮　黃連　牡丹皮　白朮　菊花　蒼朮米泔浸，切，焙，各一兩　龍膽草五錢　甜瓜子半斤

共爲末，每服一錢半，荆芥煎湯調下，食後及臨卧時各一服。治時疾後餘毒，上攻眼目甚效。忌熱麵炒豆醋醬等物。（天花）

蟬殼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蟬殼去土，半兩，微炒　人參去蘆，半兩　黃芩一分　茯神一分　升麻一分，已上細末　牛黃一分，別研　天竺黃一錢，研　牡蠣粉一分，研

右同勻細，每用半錢，煎荆芥、薄荷湯調服，無時。（急驚）

蟬殼散《痘疹論·治入目方法者何》

蟬殼一兩　地骨皮一兩　黃連宣州者，去鬚，一兩　牡丹皮去心，一兩　白朮一兩　蒼朮米泔浸，切，焙，一兩　菊花一兩　龍膽草五錢　甜瓜子半升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五分，荆芥煎湯調下，食後臨卧各一服。（天花）

蟬殼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蟬殼去土，後炒　人參去蘆　五味子去枝梗，各一兩　陳皮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生薑湯調下，無時。（咳喘）

蟬蛻甘草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大蟬蛻二十一箇，去足　甘草一錢半

右用水半碗，煎至一小盞，旋旋與服。（天花）

蟬蛻鉤藤飲《嬰童百問·驚風》

鉤藤　天麻　茯苓　川芎　白芍藥各二錢　生甘草　蟬蛻各一錢

右剉散，燈心煎。（急驚）

蟬蛻散《小兒藥證直訣》

蟬蛻去土，取末，一兩　豬懸蹄甲二兩，罐子內鹽泥固濟，燒存性

右二味研，入羚羊角細末一分，拌勻，每服一字，百日外兒五分，三歲以上一二錢，溫水或新水調下，日三四，夜一二，食後服。一年以外難治。（天花）

蟬蛻散《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蟬蛻　蜜蒙花　黑豆蔻　望月沙各等分

共爲細末，每用一錢，以豬羊肝一片，批開，入藥末在內，用苧麻扎定，米泔煮熟，頻與食肝飲湯。（天花）

蟬蛻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瘡疹論》

右以蟬蛻十枚，去泥土，洗淨碎之，用水三大盞，煎至八分，去渣分二服。（天花）

蟬蛻膏《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蟬蛻去毒　當歸　防風　甘草　川芎　荊芥穗　升麻　白芍藥　人參

共爲末，煉蜜丸如芡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天花）

蟬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方傳慢驚證治》

全蝎七箇，去尾尖　蟬殼二十一箇　甘草二錢半，炙　大天南星一箇，炮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慢驚）

蟲虎湯《麻科活人全書・忌食諸肉鷄魚鹽醋五辛等物》

西河柳　麥冬各兩許　知母五錢　淡竹葉七十片　元參　貝母又名蝓，去心，薑汁蒸，各三錢。　石膏一兩五錢

水煎服。（麻疹）

蟠龍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乾地龍蟠如錢樣者佳，略去土，一兩　風化樸消二錢

右剉焙研爲細末，仍和勻樸消，每以二錢至三錢，肛門濕潤乾塗，或乾燥用清油調塗。先以見毒消、荊芥、生葱煮水候溫浴洗，輕與拭乾，然後敷藥。（脫肛）

蟮糞飲《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右取田中曲蟮糞一兩研末，空心米飲調下半錢匕，一二服立效，兒小減服。（嘔吐）

魏香散《閻氏小兒方論》

蓬莪朮半兩　眞阿魏一錢

右先用溫水化阿魏，浸蓬莪朮一晝夜，焙乾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紫蘇米飲，空心調下。（心腹痛、急驚、慢驚）

臍風鎖口方《仁齋直指小兒方・噤風撮口臍風證治》

金頭蜈蚣一個　蝎梢五箇　眞僵蠶七箇　瞿麥半錢

右爲末。每壹字吹入鼻內，啼則可醫。（臍風）

雙仙化毒膏《救偏瑣言》

錦紋大黃一兩，剉片　麻黃去根，五錢，剉斷　麻油二兩

將二味入于油內，煎至如煤之黑，取油去渣，于水盆內頓，出火氣，再將煮熟雞蛋十個，去白取黃，于小銅杓內細細搠碎，熬至黃沫泛溢，繼而焦黃，至極焦黑，青烟將起，油將來矣，漸有漸逼，以盡爲度。亦于水盆內出火氣，與麻油合併濾清聽用。復用大黃一兩，一半曬燥，一半與風化石灰同炒，炒至石灰如桃花色，去灰取黃，地上出火氣，研爲細末。又松香五錢爲末。入于葱管內，用苧絲紮葱口，于銅杓內煮葱黃熟，去葱取松香爲末。又川黃柏去粗皮淨五錢，一半曬燥，一半將豬膽汁炙透爲末。又青黛水飛五錢。合前藥總調于藥油內，其搽法如搽合掌丸，以漸而施。（天花）

雙和散《痘疹論・病後解利當觀虛實者何》

白芍藥二兩五錢　黃芪一兩　熟地一兩　川芎一兩　當歸一兩　甘草七錢五分，炙　官桂七錢五分

右爲粗末，每服三四錢，水一盞半，棗二箇，生薑三片，煎至五分，食前溫服。（天花、麻疹）

雙金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五靈脂去砂石，二兩半，研　揀丁香一錢，爲末　巴豆半兩，去殼并心皮，細研，入上二味和勻

右以棗肉和丸，黃米大。每用量大小虛實加減，二歲上五七丸，三歲上十丸，煎丁香藿香湯放冷送下。服藥畢，須候兩時辰，不得與乳食，

候大便過一兩次，服補藥四聖圓。（嘔吐）

雙金散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右以蜈蚣一條大者，去頭足尾，用眞酥塗，慢火上炙黃。置枯子，面南用快竹刀子當脊縫中分剖作兩半，用兩貼子號記左右字，不得交差，差則誤矣。又以麝香一錢，亦分左右兩處，先將左分一半在左字貼內，與蜈蚣同研作細末，卻入左字貼內盛訖；次將右分一半入在右邊貼內，與蜈蚣同研作細末，卻入右字貼內盛訖，不得相犯。每遇病者，眼睛弔上，止見白睛，搖搦不省，不能出聲者，用細葦筒子置藥少許在中，隨搖者左右鼻孔中吹之。用藥不可多，若眼弔全未下，即添些小，以意度量，其眼隨手便下，搖亦便止。（急驚）

雙金飲　《活幼心書·信效方》

大罌粟殼去蒂，剉碎，蜜水炒透，曬乾，一兩　大川芎剉碎，釀醋炒透，候乾，半兩

右二味再曬或焙爲末，每服一錢至二錢，用粳米清湯空心調服，或溫蜜湯。（痢疾）

雙紫圓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巴豆霜　薤核仁各十八銖　麥門冬十銖　甘草五銖　甘遂　硃砂飛，各二銖　牡蠣　蠟各八銖

右八味，以熟湯洗巴豆研，新布絞去油，別搗甘草、甘遂、牡蠣、麥門冬下篩訖，研薤核仁令極熟，乃內散更搗二千杵，藥燥不能相丸，更入少蜜足之。半歲兒服如荏子一雙，一歲二歲兒服如半麻子一雙，三四歲者服如麻子二丸，五六歲者服如大麻子二丸，七歲八歲服如小豆二丸，九歲十歲微大于小豆二丸，常以鷄鳴時服，至日出時不下者，熱粥飲數合即下，丸皆雙出也。下甚者，飲以冷粥即止。（變蒸、發熱、食癖）

雙解散　《痘疹心法·古今經驗諸方》

防風　川芎　當歸　白芍藥　大黃　薄荷葉　連翹各五分　石膏　桔梗　黃芩各八分　白朮　桂枝　荆芥穗各三分　滑石二錢四分　甘草一錢

右銼細末，加生薑三片，水二盞，煎一盞，去滓溫服，無時。（天花）

雙劍金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赤足蜈蚣一條　紫色大螳娘一箇

右曬至乾，以利刀當脊分切作兩半，各逐左右，別研爲細末，不得交錯，各用貼子盛之，於貼子上號記左右。遇其患者，每用一字許，鼻內任嗑之，左治左，右治右。俱搐者，任右則右住，任左則左住，左右任皆住。（急驚）

歸茸湯　《壽世保元·貫膿治法》

嫩鹿茸酥炙　當歸身酒洗

每剉五錢，好酒煎，溫服。（天花）

歸脾湯　《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人參　黃芪　茯神各一錢　甘草炙，五分　白朮炒，一錢　木香五分　遠志　酸棗仁炒　龍眼肉　當歸各一錢

右水煎服。（天花）

鎮心圓　《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銀屑十銖　水銀二十銖　眞牛膽黃六銖　紫石英　珍珠　防葵　鐵精各四分　茯神　茯苓三分　遠志　防己　白斂　雄黃　人參　芍藥各二分　大黃六分

右十六味，先以水銀和銀屑如泥，別治諸藥和丸，二歲兒如麻子二丸，隨兒大小增之。（急驚）

鎮心圓　《小兒藥證直訣》

硃砂　龍齒　牛黃各一錢　鐵粉　琥珀　人參　茯苓　防風各二錢　全蝎七個焙

右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每服一圓，薄荷湯下。（急驚、驚悸、疳疾）

鎮心圓　《幼幼新書·一切驚》

朱砂別研　白附子　白僵蠶酒洗　蟬蛻去翅足，淨洗，秤　茯神去皮，各半兩　全蝎一分，去尾　腦　麝隨意研入

右件爲末，拌合薄荷自然汁爲圓〇大，用銀朱拌腦、麝爲衣。每服一圓，用金銀薄荷煎湯磨下。（胎疾、急驚、客忤中惡）

鎮心圓　《幼幼新書·一切驚》

木豬苓一分，燒存性　人參　茯苓　朱砂　眞珠末，各一錢　石菖蒲末，二錢　金銀箔各三片　水銀砂一錢半　腦　麝各少許

右爲末，湯煎蒸餅心爲圓如〇大。每服七圓十圓至十五圓，遠志薄荷

湯下。（胎疾、外感）

鎮心圓《幼幼新書・囟風傷寒》

朱砂別研　白附子　白僵蠶酒洗　蟬蛻去足翅，淨洗，秤　茯神去皮，各半兩　全蝎一分，去尾丁　腦　麝隨意研入

右爲末，拌合薄荷自然汁爲圓如〇大，用銀朱拌腦、麝爲衣。每服一圓，金銀薄荷煎湯磨下。（外感）

鎮心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身熱論》

鐵粉一分　蛇黃一兩，煅，醋焠七次　代赭石半兩，煅，醋焠十次　馬屁孛半兩　麝香一分，別研

右爲細末，煉蜜入糊，圓如小豆大。每服一粒，磨剪刀鐶水化下，食後。（發熱）

鎮心餅《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人參去蘆　赤茯苓去皮　甘草炙　山藥各五錢　辰砂水飛　桔梗炒，各二錢半　乳香一錢半　麝香二分

右爲極細末，煉白蜜爲餅，用薄荷煎湯研化，不拘時候服之。（慢驚）

鎮心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遠志甘草水煮，去心，一兩　防己半兩　茯神去心內木，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大黃半兩，微炮，已上細末　辰砂研，飛，一兩　雄黃一分，研，水飛　金箔三十片，細研　銀箔三十片，細研　龍腦一錢，細研

右拌勻，煉蜜和膏，每服一皂子，薄荷湯化下，無時。（急驚）

鎮肝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當歸　天竺黃研　生地黃　川芎　竹葉　龍膽草去蘆　防風　川大黃煨　川羌活各等分

右九味爲末，煉蜜丸如鷄頭大。每服二丸，砂糖水化下，無時。（急驚）

鎮痰圓《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北礬火煅枯，水飛過　直僵蠶米醋浸焙，各一分　大南星切片灑乾，用水漫一宿，焙，二分

右爲末，稀糕糊圓，麻子大。每服五圓，薑湯送下。（急驚、慢驚）

鎮驚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茯神去皮及心內木　人參去蘆　防葵　鐵粉研　朱砂研，水飛，各半兩　雄黃研，水飛　犀角屑　龍齒別研　大黃蒸，各一分　牛黃研　龍腦研，各一錢　金銀箔各三十片

右爲細末，煉蜜和圓，小鷄頭大。每服半圓或一圓，薄荷湯化服。量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鎮驚圓《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三錢　粉草半生半炙　茯神去皮木根　僵蠶去絲　枳殼如前製，四味各五錢　白附子　南星如前製　白茯苓去皮　硼砂　牙消　硃砂水飛，六味各二錢半　全蝎十尾，去毒　麝香一字

右除牙消、硼砂、麝香、硃砂四味，用乳鉢細研，餘九味焙爲末，入乳鉢內和勻，用糯米粉水煮清糊爲圓，梧桐子大，就帶潤以銀硃爲衣。每服三圓至五圓，或七圓。急驚用溫茶清磨化投服，慢驚以生薑、熟附子煎湯研化溫服，薄荷湯化下，或麥門冬湯。（急驚、慢驚、驚悸）

鎮驚丸《幼幼近編》

眞琥珀　辰砂飛　青皮　生甘草　珍珠　雄黃各二錢五分　青黛　青礞石　蘆薈　柴胡各五錢　天麻　乳香各一兩　膽星　天竺黃各二兩　甘草膏爲丸。慢驚，參朮湯下，急驚，薄荷薑蜜湯下。（急驚、慢驚）

鷄肉煎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宣連去鬚土，二兩　柴胡去蘆，一兩　蕪荑去扇，半兩　川鶴虱半兩　知母一兩　秦艽去蘆并土淨，一兩　黃芩一兩　使君子肉一兩

右爲細末，以黃雌鷄一隻，重一斤許者籠之，專以大麻子飼五日。殺之，去毛令淨，於臀間開一孔，去腸肚淨洗拭乾，入藥末在雞腹內，以線縫合。用一小甑，先以甑底鋪黑豆厚三寸，頓雞在中，四傍又以黑豆圍塞，上亦以黑豆蓋之。自日出蒸至晚衙後，放溫冷取雞，出腹中藥別頓，將雞擘剔去筋骨頭翅，以淨肉研和藥得所，如乾入少酒，糊丸如麻子大，及菉豆大兩等。每服一二十丸，以意量大小加減。空心臨卧煎麥門冬熟水下。如疳勞骨熱發蒸，年十五已上，溫酒下，忌豬肉。（疳疾）

雞舌香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吐瀉證治》

良薑　香附　天臺烏藥　辣桂各二錢　甘草微炙　陳皮　藿香各一錢

右細剉，每服一錢，水煎灌下。仍別煎與乳母服。（泄瀉）

雞胸丸《幼科金針·雞胸龜背》

大黃一錢，煨　天門冬五錢，去心　百合五錢　木通五錢　枳殼五錢，炒　杏仁五錢，去皮尖，炒　樸硝五錢　桑白皮五錢，蜜炙　葶藶五錢，炒

右藥共爲末，蜜丸如芡實大。每用一丸，溫湯化服。（龜胸龜背）

雞腸草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大小便論》

雞腸草一兩　牡蠣粉三分　龍骨火煅，半兩　麥門冬去心，焙，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半兩　桑螵蛸米泔水煮，半兩

右爲粗散，每服一錢，水一盞，入生薑二片，棗一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乳食前。（淋證）

雞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遺尿證治》

雞肫胵一具　雞腸燒存性

右爲末，每一錢，酒調下。男用雌雞，女用雄雞。（遺尿）

雞腸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遺尿證治》

雞腸燒　牡蠣灰　白茯苓　眞桑螵蛸微炒，各半兩　辣桂　龍骨各貳錢半

右粗末，每服一錢，薑棗煎服。（遺尿）

雞頭圓《閻氏小兒方論》

雄雞頭一個，炙　鳴蟬三個，炙　大黃一兩，取實處，濕紙裹煨熟　甘草一兩，剉，炒　木通半兩　當歸去蘆頭，切，焙，三分　黃芪切，焙　川芎　遠志去心　麥門冬去心，焙。各三分　人參切，去頂，焙，半兩

右同爲細末，煉蜜圓，小豆大。平旦，米飲下五圓，空心，日三四，兒大者加之，久服取效。雞、蟬二物，宜求死者用之，不可旋殺。（虛羸）

鷄蘇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鷄蘇　木賊　荆芥

右各等分，爲細末，以茶清調下半錢或一字，無時。（急驚）

鯉魚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心腹痛論》

右以鯉魚腸煮食之。（心腹痛）

鯽魚方《仁齋直指小兒方·瘡癬證治》

鯽魚一尾，重三四兩者，去腸肚，以亂髮填滿，濕紙裹燒存性　雄黃二錢

右同末，生麻油調敷。先以鹽水洗拭，後用藥。（瘡瘍）

瀉火越毒湯《幼科全書》

川芎　歸尾　赤芍　木香　青皮　連翹　山梔　木通　甘草　枳殼　紅花

右燈心爲引，水煎服。（天花）

瀉心湯《小兒藥證直訣》

黃連一兩，去須

右爲末，每服五分，臨卧取溫水化下。（發熱、瘡瘍、丹毒、天花、麻疹）

瀉白消毒散《幼科證治準繩·麻疹》

桑白皮　地骨皮二味自採鮮者，各三錢　牛蒡子炒，研　荆芥穗各一錢半　桔梗　甘草各一錢　浮萍煅乾，二錢

右爲粗末，每服三五錢，水一盞，煎六分，濾清服。（麻疹）

瀉白散又名瀉肺散《小兒藥證直訣》

地骨皮洗去土，焙　桑白皮細剉，炒黃，各一兩　甘草炙，一錢

右剉散，入粳米一撮，水二小盞，煎七分，食前服。（發熱，急驚，咳喘，天花、麻疹）

瀉肝散《幼幼新書·眼疳》

木賊　威靈仙　紫參　家菊　羌活　蟬蜕去足　大黃生　甘草炙　石決明各等分　腦子少許

右爲末，每用藥二錢，豬肝一兩劈開去膜，摻藥在內，綫纏，米泔煮熟，嚼下。

瀉肝散《幼科全書》

羌活　防風　當歸　川芎　柴胡　梔子炒　酒芩　木通　龍膽草酒洗

右用竹葉爲引，水煎空心服。（天花）

瀉肝湯《幼科鐵鏡·附方》

車前　木通　生地　歸尾　山梔　黃芩　龍膽草　甘草各五分

（急驚）

瀉青圓方《小兒藥證直訣》

當歸去蘆頭，切，焙，秤　龍膽焙，秤　川芎　山梔子仁　川大黃濕紙裹煨　羌活　防風去蘆頭，切，焙，秤

右件等分爲末，鍊蜜和圓，雞頭大。每服半圓至一圓，煎竹葉湯，同沙

糖溫水化下。（初生兒疾病、五遲五軟五硬、解顱、發熱、急驚、驚悸、瘡瘍、丹毒、麻疹）

瀉青導赤散《救偏瑣言》

歸尾　木通　甘草　羌活　防風　酒梔仁　川芎　黃連　淡竹葉

右燈心引，水煎，入竹瀝同服。（天花）

瀉黃納谷散《救偏瑣言》

石膏　黃連　生地　丹皮　木通　牛蒡　甘草炙用　生甘草　山楂　荆芥穗

重者加大黃，外加燈心。（天花）

瀉黃散又名瀉脾散《小兒藥證直訣》

藿香葉七錢　山梔子仁一錢　石膏五錢　甘草三兩　防風四兩，去蘆，切，焙

右剉，同蜜酒微炒香，爲細末，每服一錢至二錢，水一盞，煎至五分，溫服清汁，無時。（舌病、泄瀉、發熱）

十九畫

壞證方《救偏瑣言》

人參三錢　陳皮　荆芥穗各一錢　蟬蛻五分　元參　當歸各二錢

水二鍾，煎八分，灌下即活。（天花）

藿香正氣散《仁齋直指小兒方・吐瀉證治》

大腹皮洗　白芷　紫蘇　茯苓各半兩　半夏湯泡七次　白朮　陳皮　厚朴薑汁製　桔梗各一兩　藿香一兩半，洗　甘草一兩，炙

右剉散，每服二錢，薑三片，棗一枚，煎服。（泄瀉、嘔吐）

藿香正氣散《幼幼集成・霍亂證治》

紫蘇葉一錢　芽桔梗一錢　白雲苓一錢　製半夏一錢五分　川厚朴一錢　眞廣皮一錢　炙甘草一錢

生薑三片、大棗三枚，水煎熱服。（嘔吐）

藿香正氣散《奇效良方・諸驚熱》

甘草五分　藿香　厚朴薑製　半夏　陳皮　蒼朮米汁水浸一宿，取出麩皮炒，各七分半

右作一服，用水一鍾，生薑三片，煎至五分，不拘時服。（初生兒疾病）

藿香散《小兒藥證直訣》

麥門冬去心，焙　半夏麴炒　石膏　甘草炙，各半兩　藿香葉一兩

右爲末，每服五分至一錢，水一盞半，煎七分，食前溫服。（嘔吐）

藿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藿香去土，二十一片葉　枳殼二箇，去穰，濕紙裹煨令熟　蚌粉枳殼大一塊

右爲細末，嬰小服一字，二三歲半錢，蜜水調下，不過二三服安，兒大以意加之，無時。（咳喘）

藿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葉去土　半夏麴　甘草炙，各一兩。陳皮去白　厚朴去皮，生薑製，各二兩　人參去蘆　白朮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水一小盞，生薑三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無時。（嘔吐）

藿香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藿香去土　白芷　丁香　縮砂仁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沸湯點服，無時。（嘔吐）

藿香散《嬰童百問・冷瀉》

陳皮　藿香　厚朴製　枳殼炒　炙草各半兩

右爲末，紫蘇湯下三錢。（泄瀉）

藿香飲《活幼心書・信效方》

人參去蘆　半夏同上製　陳皮去白　藿香去皮，二味各七錢半　厚朴同上製，一兩半

右件咬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二片，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入燒鹽同煎。（不思食）

藿香湯《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藿香一兩　生薑二兩　青竹茹　甘草各半兩

右四味咬咀，以水二升，煮取八合，每服一合，日三。有熱加升麻半

兩。（嘔吐、泄瀉）

藿連湯《幼幼集成·嘔吐證治》

眞雅連七分　紫厚朴一錢，薑汁炒　藿香葉一錢　生薑三片　大棗三枚　水煎，熱服。（嘔吐）

蘆薈圓《幼幼新書·五疳》

蘆薈　蕪荑去皮　青黛　檳榔　宣連各一分　蟬殼二十一個　胡黃連半兩　眞麝香少許　豬膽二枚

右爲末，豬膽爲圓如大麻子大。每服五七圓，十歲小兒三二十圓，幷用飯飲吞下。（疳疾）

蘆薈圓《幼幼新書·一切疳》

黃連　木香　檳榔　丁香各半兩　膩粉一錢　蕪荑去皮，取一分　青黛羅過，三錢。一錢半入藥，一錢半爲衣　麝香少許

右爲末，研勻，用豬膽五個、川巴豆二十粒，同豬膽盞盛於飯面上蒸三五次取出，只用豬膽油，不用巴豆。將油拌前藥爲圓〇此大，每服十圓十四圓，用葱飯煎飲下。（疳疾）

蘆薈圓《幼幼新書·霍亂》

蘆薈　安息香　胡黃連　枳殼麩炒，各一錢　使君子三七個，炒　蕪荑一分　澱粉一錢半　麝香少許

右末，豬膽糊圓如此〇大，五七圓，米飲吞下。（嘔吐）

蘆薈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蘆薈　木香　胡黃連各一分　乾蟾一箇，酒浸炙焦　檳榔二錢，炮　青黛二錢　青皮去瓤，稱一分，切碎，入去皮巴豆十箇，炒令焦，去巴豆，只用青皮　使君子仁三十箇　蕪荑一錢，用仁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用豬膽汁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無時。（疳疾）

蘆薈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乾蟾　大皂角二味等分，同燒存性，爲末。每一兩用下項藥　青黛一分，研　蘆薈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朱砂一錢，研水飛

右爲末和勻，浸蒸餅和丸，麻子大。每三歲下兒一十丸，上者以意加至二十丸，溫水飲送下，無時。（疳疾）

蘆薈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蘆薈　檳榔　蕪荑炒，取仁　胡黃連　川苦楝和核剉片，麵炒　使君子仁　雷丸浸，刮去黑皮，各一分　橘皮半兩，洗淨　巴豆四十九箇，去皮膜，同橘皮炒至巴豆焦色，只留二箇半，餘者巴豆不用，全用橘皮

右爲細末，豬膽汁煮糊和丸，麻子大，朱砂、麝香細末爲衣。每服十丸十五丸，如頭面浮腫，木瓜湯下。若瀉而發渴，陳米飲下。更量大小加減。（疳疾）

蘆薈丸《活幼心書·信效方》

南木香　丁香二味各二錢半　訶子去核取肉　肉豆蔻二味各半兩　使君子肉　蘆薈二味各四錢　棗肉一兩，薄切，用屋瓦盛慢火焙乾

右除使君子肉薄切，於乳鉢內極細杵，仍將前南木香等四味，濕麵裹煨至香熟，取出地上候冷，去麵，剉焙，同棗肉、蘆薈爲細末，再入乳鉢，同使君子肉杵勻，煉蜜圓作麻仁大。每服三十圓至五十圓，溫米湯空心送下，兒小米湯化服。（疳疾、食癖、蟲證）

蘆薈肥兒丸《幼科金針·心疳》

白朮一兩，土炒　茯苓一兩　使君子淨肉，五錢　神麴炒，五錢　檳榔五錢　肉果麵煨裹去油，五錢　胡黃連三錢　木香五錢　川連三錢　麥芽三錢，炒　蕪荑二錢　秦艽一兩　銀柴胡一兩　地骨皮一兩

右藥共爲末，煉蜜爲丸，如芡實大。每用一丸，燈心湯磨服。（疳疾）

蘆薈消疳飲《幼科金針·腎疳》

柴胡　蘆薈　牛蒡子　胡黃連　川黃連　桔梗　連翹　山梔　甘草　羚羊角　薄荷葉　元參

右藥加淡竹葉十片，水煎服。（疳疾）

蘆薈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通關定驚證治》

全蝎五個，焙　巴霜一字　輕粉半錢　蘆薈　南星炮　朱砂各一錢　川鬱金一分，皂角水煮，焙乾　腦　麝各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急驚）

蘇子降氣湯《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風寒喘急》

蘇子炒　當歸　陳皮　半夏薑製　甘草生　前胡　厚朴薑製　桂心　木香

引用薑、棗，水煎服。（咳喘）

蘇合香丸《和劑局方·治一切氣》
白朮　香附子　青木香　白檀香　沉香　丁香　麝香　藿撥　訶黎勒煨，去核　硃砂　犀屑各二兩　龍腦　薰陸香　蘇合油各一兩　安息香末二兩，以無灰酒熬成膏，入蘇合油內
爲末，以香膏加煉蜜和成劑，蠟紙包收，每服旋丸梧子大，早朝取井華水，溫冷任意化服，每服一丸。（客忤中惡）

蘇沈九寶湯《幼科全書》
桑白皮去赤　甘草　大腹皮　官桂　薄荷葉　蘇葉　麻黃不去根節　陳皮　杏仁不去皮尖
右加烏梅、薑一片，煎服微汗。（咳喘）

蘇青丸《保嬰撮要·慢驚》
蘇合香丸一分　青州白丸子二分
右和勻，每服五分，薑湯調下。（慢驚）

蘇香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紫蘇葉去土　木香　人參去蘆，各半兩　五味子去枝梗　甘草　陳皮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生薑自然汁少許，荆芥湯調下，不拘時候。（咳喘）

蘇陳九寶湯《幼幼集成·咳嗽證治》
淨麻黃　紅雲皮　南薄荷各五分　青化桂取心　紫蘇葉　桑白皮　大腹皮　光杏仁各四分　炙甘草六分
生薑三片，水煎，臨服加童便少許冲服。（咳喘）

蘇葛湯《麻科活人全書·初熱未明是否勿峻發表》
蘇葉　粉葛　木通　元參　黃連微炒用　連翹　防風　黃芩　柴胡　赤芍　甘草
葱三根引，水煎熱服。（麻疹）

蘇葶丸《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痰飲喘急》
南蘇子炒　苦葶藶子各等分，微炒
右爲細末，蒸棗肉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至七丸，淡薑湯下。（咳喘）

蘇葶滾痰丸《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食積咳嗽》
蘇子一兩，炒　苦葶藶一兩，微炒　大黃四兩，酒蒸一次　沉香五錢　黃芩四兩　青礞石五錢，火煅如金爲度
右爲末，水爲丸。量兒虛實服之，薑湯送下。（咳喘）

麩麥二陳湯《醫宗金·幼科雜病心法要訣·食積咳嗽》
陳皮　半夏薑製　茯苓　甘草生　黃連薑製　山查　麥芽炒　神麴炒　栝蔞仁　枳實麩炒
引用生薑、紅棗，水煎服。（咳喘）

蟾蜍丸《小兒痘疹方論·附方》
蟾蜍一枚，夏月溝渠中，取腹大不跳不鳴，身多瘡者
右取糞蛆一杓置桶中，以尿浸之，卻將蟾蜍跌死，投與蛆食一晝夜，用布袋盛蛆置急流中一宿，取出瓦上焙乾爲末，入麝香一字，粳米飯丸，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飲下甚效。（天花）

蟾酥丸《外科正宗·疔瘡主治方》
蟾酥二錢，酒化　輕粉五分　枯礬　寒水石煅　銅綠　沒藥　乳香　膽礬　麝香各一錢　雄黃二錢　蝸牛二十一個　硃砂二錢
以上各爲末，稱準，于端午日午時在淨室中，先將蝸牛研爛，再同蟾酥和研稠粘，方入各藥，共搗極勻，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用葱白五寸，患者自嚼爛，吐于男左女右手心，包藥在內，用無灰熱酒一茶鍾送下。被蓋如人行五六里，出汗爲效，甚者再進一服。修合時婦人雞犬等忌見。（瘡瘍）

蟾酥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蟾酥一分　眞珠末一分　甘遂一分，慢火煨黃　牡蠣粉一分　犀角末一分　巴豆七箇，去皮心，出油盡　杏仁一分，麩炒，去皮尖，細研　麝香一分，研
右拌研勻細，糯米飯和圓，黍米大。每服三圓，煎荆芥湯放溫送下，量大小加減，乳食前。（急驚）

蟾蝎散《仁齋直指小兒方·急慢脾風證治》
大乾蟾一個，酥塗炙黃　直僵蠶　蟬殼　蝎尾各焙　白附子微炮　五靈脂　蘆薈　琥珀各一分　朱砂一錢　麝半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防風煎湯調下。（急驚、慢驚）

獺肝丸《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獺肝一具　雄黃　莽草　丹砂　鬼臼　犀角　巴豆各一兩　麝香二分
大黃　牛黃各一兩　蜈蚣一條
右十一味，末之，蜜圓，空腹服如麻子大，一圓加至三圓，以知爲度。（客忤中惡）

二十畫

蘭香散《小兒藥證直訣》
蘭香葉榮名，燒灰，二錢　銅青五分　輕粉二字
右爲細末，令勻，看瘡大小，乾貼之。（疳疾）

蘭香散《活幼口議·疳疾證候方議》
輕粉一錢重　蘭香子一錢半　蜜陀僧半兩，醋淬，爲末
右研如粉，敷齒及齦上，立效。（疳疾）

礬石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胎中病論》
右以馬齒礬，火煅半日爲末，棗肉和圓，黍米大。每服一圓，乳汁送下。量兒大小增損，以差爲度。（胎疾）

櫻櫚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諸蟲論》
櫻櫚二兩，燒灰　荆芥穗一兩　側栢一兩，炙黃　牛膝去蘆　半兩　枳殼去瓤，麩炒黃，半兩　黃芪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米飲調下，乳食前。（蟲證）

罌粟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罌粟殼一兩，蜜炒　酸石榴皮燒存性，四錢　甘草半兩，炙　阿膠一錢，剉，蛤粉炒，去粉
右末，煉蜜和圓，小雞頭肉大。每服一圓，水六分盞化開，煎至四分，溫服，乳食前。（痢疾）

罌粟飲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八痢論》
罌粟殼半兩，蜜炙　人參去蘆，一分　厚朴去粗皮　生薑製，一兩　白茯苓半兩　乾薑一分，炮　烏梅三箇，去仁，連核用　御米殼三箇　阿膠三片，蛤粉炒焦，去粉
右同末，每服一錢，水酒各半盞，煎數沸，溫服，乳食前。嘔吐者不可服。（痢疾）

護目膏《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黃柏一兩，去皮剉　菉豆一兩半，揀淨　甘草四兩，剉，生用
右爲細末，以生油調爲膏，從耳前眼眶，並厚塗目三五遍，上塗面後，可用胡荽酒微噴，勿噴面也。早用此方塗面，即面上不生疹痘，如用此方塗遲，縱出亦少。（天花）

糯米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糯米一百粒　木香　黃連去鬚，三味，剉碎如米
右同炒至米焦黃，去木香、黃連不用，只以米爲末，後用枇杷葉去毛淨，焙乾，等分，爲末和勻，白湯調半錢，無時。（泄瀉）

寶氣飲《救偏瑣言》
丹皮　荆芥　青皮　山楂　穿山甲　牛蒡　赤芍　僵蠶　蟬蛻　木通　加蘆笋十株，臨服和大桑蟲。（天花）

寶靈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硃砂一兩，研，水飛　雄黃一分，研，水飛　黃丹一分，研　苦藥子一分　續隨子一分，去皮毛　山豆根一兩，生　蜈蚣二條，一條微炙，一條生用　斑貓一分，去頭翅足，半生半炒　巴豆二分，去皮膜，出油盡　麝香二分，研
右爲細末，拌研勻，於端午日、重九日合之最佳。事急者不拘。修合時忌見雞犬婦人。用糯米粥和丸，麻子大。若未能語兒，中毒即休。如能語兒，但將藥一粒入門，即患兒先聞其香是驗。以臘茶清送下一丸，不得嚼破。須臾患兒必言心頭作響聲，毒物便下，或從口鼻出，或自大便下，嫩即是血，老即如諸蟲狀，其形不一，藥隨物下，凝血中裹之。取出丸，以香水洗淨收之，一丸可救四五兒。口噤者拗灌之。如知用蠱之人，即不得根究，必再發，不可治。（疰病）

二十一畫

驅癇丸《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雄黃　朱砂等分

右末，每一錢，豬心血夾薑水調下。（急驚）

驅癇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證治》

朱砂研　雄黃研　蛇皮炙黃　石膏煅通紅，出火毒一宿，各一分　蜂房炒　遠志取肉，薑製焙　細辛華陰者，去苗土　麻黃去節　直僵蠶炒　川大黃生　川芎　獨活各一分半

右末，每一錢鉤藤，入少蜜煎湯，溫和調灌。大兒增用。（急驚）

露蜂房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露蜂房二錢，炒　蟬殼去土，二錢，炒　蛤蚧一隻，重四錢，塗酥炙乾　丁香　木香　人參去蘆　地黃　麻黃去節根　馬兜鈴子　五倍子去蟲，各二錢　五味子去枝梗　貝母去心，焙　杏仁童子小便浸二宿，去皮尖，炒　半夏麵各二錢半　款冬花去枝梗，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菉豆大。每服二三十丸，生薑湯下，日三四服，食後。（咳喘）

露蜂房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咳嗽論》

右以露蜂房二兩，淨洗，去蜂糞塵土，以快火燒爲灰，研末，每服一字，米飲下，無時。（咳喘）

露蜂房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露蜂房一兩，洗淨，焙乾　石菖蒲一兩，九節者良　桂心半兩　遠志甘草水煮，去心，半兩　人參去蘆，半兩　牛黃一分，研　杏仁湯浸，麩炒，去皮尖，研，一分　朱砂一分，研，水飛

右同爲細末，每用半錢，麝香湯調下，無時。（急驚）

霹靂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豬牙皂角三錢　細辛　川芎　白芷三味各二錢　躑躅一錢半

右件剉曬爲末，每以少許，用大燈心三寸長蘸點鼻內，得噴嚏爲驗。前藥不可焙，焙則不應。（急驚，慢驚）

霹靂散《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躑躅花一分半　雄黃三分　麝香少許

右爲末，用燈心三寸長，蘸藥少許，插入鼻孔，得噦即醒。（客忤中惡）

攝生飲《幼科發揮·急驚風類證》

南星煨，一錢半　半夏洗，一錢半　木香一錢半　生蒼朮一錢　生甘草一錢　石菖蒲一錢

右剉，入生薑，用水煎服。（客忤中惡）

鐵粉圓《小兒藥證直訣》

水銀砂子二分　硃砂　鐵粉各一分　輕粉二分　天南星炮製，去皮臍，取末一分

右同研，水銀星盡爲度，薑汁麵糊圓，粟米大。煎生薑湯下十圓至十五圓，二三十圓，無時。（急驚，慢驚）

鐵粉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別論》

鐵粉一兩，研　朱砂半兩，研，飛　牛黃一分，研　乾蟾一支，生薑自然汁浸一時，炙焦，爲末　牛黃一分，研

右爲細末，糯米飯爲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煎人參湯下，無時。（急驚）

麝茸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氣論》

麝香研　茄茸酥塗，炙黃　生乾地黃去苗上　虎脛骨酥塗，炙黃　當歸去蘆，洗焙　黃芪剉，各半兩

右爲細末，用羊髓二兩，煮爛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磨沉香湯送下，乳前，日三服。（五遲五軟五硬）

麝香人齒散《活幼心書·信效方》

麝香少許　活人牙齒不拘多少，火煅過，得小兒自脫者佳

右二味同研爲末，每用半錢至一錢，無灰溫酒調下，止以一服。（天花）

麝香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川苦楝取肉，一兩，用童子小便浸一宿，焙乾　巴豆半兩，去皮膜，同苦楝慢火炒至微紫色，去巴豆不用　蘆薈　檳榔　蕪荑去扇，各半兩　沒石子一分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豬膽汁浸蒸餅和丸，黃米大。每服十丸，米飲下，食後。（疳疾）

麝香圓《小兒藥證直訣》

草龍膽　胡黃連各半兩　木香　蟬殼去劍爲末，乾秤　蘆薈去砂秤　熊膽　青黛各一錢　輕粉　腦　麝　牛黃各一錢，並別研　瓜蒂二十一個，爲末

右豬膽圓如桐子及菉豆大。驚疳，臟腑或秘或瀉，清米飲或溫水下，

小圓五七粒至一二十粒。疳眼，豬肝湯下。疳渴，燔豬湯下亦得，豬內湯下亦得。驚風發搐眼上，薄荷湯化下一圓，更水研一圓，滴鼻中。牙疳瘡、口瘡，研貼。蟲痛，苦楝根或白蕪荑湯送下。百日內小兒，大小便不通，水研封臍中。蟲候，加乾漆、好麝香各少許，並入生油一二點，溫水化下。大凡病急則研碎，緩則浸化。（疳疾、急驚、蟲症）

麝香牛黃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牛黃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蝎梢一錢，生　乳香一錢，研　沒藥一錢，研　蜈蚣一條，酥炙　花蛇肉去骨，一錢，酒浸一宿　天南星二錢半，炮　草烏二錢半，炮，去皮　天麻二錢半，剉，研　防風去苗幷叉枝，二錢半　雄黃半錢，研，水飛　朱砂八錢，研

右爲細末，酒糊和劑，如皂子大。一歲至三歲兒每服一圓，研細煎金銀薄荷湯調下，七歲至十歲服二丸至三丸，煎人參湯調下。（急驚）

麝香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胡黃連一兩　半夏半兩，湯洗七次　紫蘇子一分，微炒　五味子一分　乾蟾一箇，酥炙焦，以上先爲末　麝香一分，研　蘆薈一分，研　朱砂一分，研

右爲末細勻，棗肉和丸，黍米大。每服五七粒，米飲下，無時。（疳疾）

麝香豬血丸《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旋取豬心血調麝香少許，兩手心塗之，並塗些少口唇上。（天花）

麝香黃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胡黃連　白蕪荑去扇，各一兩半　宣連去鬚，半兩　辰砂一分，研　麝香一字，研　木香半兩

右爲細末，糊丸菉豆大。米飲下五七丸，三歲上者十丸，無時。（疳疾）

麝香散《奇效良方·撮口》

麝香　丹砂各二錢　蛇蛻皮一尺，炙

右爲細末，每用一字，唾調塗唇上。（初生兒疾病、臍風）

麝香飲《仁齋直指小兒方·客忤證治》

麝香少許，研細，乳汁調塗口中，仍以母衣覆其身即愈。（客忤中惡）

麝香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川烏炮，去皮臍，一分　天南星炮，一分　白花蛇酒浸一宿，去皮骨，取肉焙乾用，一分　蝎梢一分　蜈蚣一條，去頭足，以上先爲細末　朱砂半分，研，水飛　麝香一分，研　乳香半分，研　鐵粉半分，研　牛黃半分，研

右爲末，同勻細，酒糊圓如鷄頭大，捏作餅子。每服一二餅，煎人參薄荷湯化下。（急驚）

麝香餅子《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癇方》

烏頭蛇一對，酒浸一宿，取肉　蝎梢半兩　白附子一兩，炮　天南星一兩，炮　白僵蠶一兩，炒，去絲嘴　乳香半兩，研　天漿四十九箇，去殼　麝香二錢，研　金箔十片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桐子大，捏扁作餅子。用金銀荊芥湯化服，大小加減，無時。（急驚）

麝犀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風疫癮疹論》

犀角屑一兩　烏蛇肉半兩，酒浸，去皮骨，焙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　白僵蠶半兩，炒，已上先爲末　朱砂一兩，研，水飛　龍腦　麝香各一錢，研

右拌勻，煉蜜和圓，黍米大。每服十粒，煎金銀薄荷湯下。（丹毒）

麝犀湯《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三疰論》

犀角一兩，屑　鬼箭取羽，一兩　安息香一兩　苦參半兩　牡丹皮去心，半兩，已上先爲末　雄黃一兩，研，水飛　麝香半兩，研

右拌勻細，每服一錢，水一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服。（疰病）

麝蟾圓《小兒藥證直訣》

大乾蟾秤二錢，燒灰，各另研　鐵粉三錢　硃砂　青礞石末　雄黃末　蛇黃燒，淬，取末，各二錢匕　龍腦一字　麝香一錢匕

右件研勻，水浸蒸餅爲圓，如桐子大，硃砂爲衣。薄荷水下半圓至一圓，無時。（急驚、慢驚）

鶴頂丹《活幼心書·信效方》

明白礬一兩　眞銀硃半兩

右二味同研爲末，用熨斗盛少炭火，坐小瓦盞在上，平抄礬、硃末一錢，入盞中熔化，急刮出就搓成圓。如有前證，每用一圓研細，茶清調勻溫服。或入薑汁少許同炒，下聽心上有隱隱微聲，結者自散。不動藏府，不傷眞氣，無問虛實，證皆可投。白礬能化痰解毒，銀硃是水銀或硫黃煉成汁，專破積聚，故治結胸。（心腹痛）

二十二—二十三畫

蠹魚膏《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右以壁魚兒乾者十箇，濕者五箇，用乳汁相和研爛，再入乳汁少許灌之。（急驚）

驚毒掩子《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葱白帶根，七個　木鱉子七個　香白芷三個　巴豆十四個　黃丹二兩　油四兩

右先用油入前四味，武火熬，用柳木篦攪，以白芷焦黑爲度，用綿濾去滓，再入銚，用文火熬，卻入黃丹熬，令紫黑色成膏爲度。治諸般瘡癤，去膿，收瘡口。（瘡瘍）

驚毒諸般腫痛掩子《嬰童百問・癰毒腫癤》

蒲黃　大黃　黃柏　眞粉　連翹　白芷　白芨　白斂　牡蠣　丹參

右爲末，水調塗腫處。（瘡瘍）

蘿蔔子散《仁齋直指小兒方・驚風內釣證治》

蘿蔔子炒黃，不拘多少

右爲末，每服半錢，辣桂煎湯調下。或只入蘇合香，則用薑湯調下。（急驚、慢驚）

蘿蔔湯《奇效良方・痘疹論藥方》

右用開花蘿蔔煎汁，時時與飲之。（天花）

變涎圓《幼幼新書・驚虛》

牙硝一錢　硼砂　南星　粉霜各半錢　半夏十個，去皮臍　朱砂一分，醋麵裹巴豆不拘多少，同半夏，朱砂入水煮，去豆爲膏用

右爲末，皂角膏圓如菉豆大。每服十粒至七粒，取下驚涎，次補氣。凡有涎，皆用此藥。（慢驚）

鱉甲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鱉甲　芍藥　大黃各三十銖　茯苓　柴胡　乾薑各二十四銖　桂心六銖　蚘蟲瓦炙　螬蠐各二十枚

右九味爲末，蜜和服如梧子七丸，漸漸加之，以知爲度。（食癖）

鱉甲丸《嬰童百問・疳傷》

鼈甲酢塗炙令黃，去裙襴　黃連　枳殼麩炒　夜明沙微炒，各一兩　訶黎勒二枚，一生一熟　麝香一字　蝎虎一枚，微炙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每以粥飲下五丸，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疳疾）

鱉甲丸《懷少集・不寐》

鱉甲　酸棗仁　羌活　牛膝　黃芪　人參　五味子

各等分，共爲細末，煉蜜杵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酒送下。（初生兒疾病）

鱉甲黃連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鱉甲童子小便、米醋各半盞，慢火上蘸炙至盡，色焦黃　黃連用巴豆七箇，去皮膜，用水一盞，同煮水盡，去巴豆不用，只使黃連　白朮　人參去蘆　茯苓　甘草炙　川楝子肉　使君子仁　木香　草豆蔻炮，去皮　柴胡去蘆　陳皮去白　草龍膽各半兩

右爲細末，豬膽汁和丸，菉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飲下。如有潮熱，體熱不解，烏梅湯下。（疳疾）

鱉甲散《幼科金針・丁奚哺露》

鱉甲一兩，沸湯浸，童便炙　黃芪一兩，蜜炙　白芍一兩，酒洗　地骨皮五錢　生地五錢，酒洗　歸身五錢　熟地五錢　人參五錢

共爲細末，每服二錢，開水送下。（疳疾）

鱉甲飲《嬰童百問・潮熱》

鱉甲酥炙　地骨皮　秦艽　柴胡　枳殼麩炒　知母　當歸各一兩

右㕮咀，三歲一錢，水半盞，桃柳枝各三寸，烏梅一個，煎三分，去滓服，無時。（發熱）

鱉甲豬肚丸《衛生寶鑑・名方類集・小兒門》

柴胡一兩　黃連　鱉甲九肋者，醋煮黃色，各七錢　枳實麩炒　木香　青皮各半兩

右入乾青蒿七錢，同爲末，以猣豬肚一箇，去脂盛藥蒸熟，同搗和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煎人參湯送下，食後。（發熱、食癖）

驚血煎《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人參半兩　川芎　蕪荑　柴胡各一兩　史君子二十一個　胡黃連　川黃連各二兩

右用驚血一盞，吳茱萸一兩，拌和二黃連淹一宿，次早炒乾透，去茱萸幷血，只用二連，夾餘藥杵末，粟米粉糊圓，麻子大。每二十圓，食前熟水下。（疳疾）

驚血煎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吳茱萸　胡黃連剉碎，用驚血浸一宿，同吳茱萸炒令乾焦，去茱萸不用　白蕪荑仁　柴胡去蘆，各等分

右爲細末，用獺豬膽汁浸蒸餅和丸，菉豆大。每服十圓，熟水下，無時。（疳疾）

驚頭圓《千金要方·小少嬰孺方》

驚頭炙一枚　甘皮半兩　蝨蟲　蝨蟲俱炙　桃仁各十八銖

右五味爲末，蜜丸，服如小豆大二丸，日三。大便不利，加大黃二八銖，以知爲度。（食癖）

驚頭圓《千金要方·少小嬰孺方》

死驚頭二枚，炙令焦　磁石四兩　桂心三兩　小蝟皮一枚，炙令焦

右四味爲末，蜜丸，如大豆。兒三歲至五歲服五丸至十丸，日三，兒年大，以意加之。（痢疾、脫肛）

驚頭散《幼科金針·脫肛》

活驚頭黃泥裹煅，烟盡爲度，研末摻上，肛門即收。（脫肛）

二十四畫—二十九畫

觀音全蝎散《活幼口議·慢驚風傳變》

黃芪一錢　人參一錢　木香一錢　炙草　石蓮肉炒　扁豆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全蝎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天麻二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一錢，棗子半個，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慢驚）

觀音散《幼幼新書·胃氣不和》

白扁豆微炒　石蓮肉炒，去心　人參焙，各一分　茯苓一錢半，焙　神麴二錢　甘草炙　香白芷　木香炒　綿黃芪槌碎，用蜜水拌炙，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四五歲一錢。用水一蓼注或半銀盞，棗肉半個，煎十數沸服。（外感、咳喘、嘔吐）

觀音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吐瀉方》

人參去蘆　甘草炙　白扁豆炒　石蓮肉去心，各一分　茯苓一錢半　白芷　黃芪搥碎，塗蜜炒　木香炮，各一錢　神麴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棗半個，煎三兩沸，溫服，無時。（泄瀉、食癖、慢驚）

釀乳方《奇效良方·胎熱》

澤瀉一兩二錢　豬苓　赤苓　花粉各七錢半　生地黃一兩　茵陳　甘草各五錢

右剉碎，每服一兩，用水一鍾，煎至八分，食遠，令乳母捻去宿乳，卻服此藥。（初生兒疾病、胎疾）

釀乳方《麻科活人全書·口瘡》

木通　澤瀉　豬苓　生地黃　赤茯苓　天花粉　連翹　黃芩　山茵陳　甘草稍

燈芯引，水煎。右藥俟乳母食後，令捏去宿乳服之，服後令乳母仰卧，使藥味傳貫於乳，再令乳母略去乳汁少許，然後以乳乳兒，仍以此藥與兒同服。（麻疹）

釀乳法《保嬰撮要·霍亂吐下》

人參　木香　藿香　沉香　陳皮　神麴　麥芽各等分　丁香減半

右每服四錢，薑十片，紫蘇十葉，棗三枚，水煎，每服半盞，令乳母食後，捏去舊乳方服，卧少時，卻與兒乳。（嘔吐、泄瀉）

釀乳赤芍散《育嬰秘訣·胎疾》

生地　酒黃芩　川芎　當歸　木通　天花粉　赤芍　酒炙甘草　連翹各等分

吹咀，加淡竹葉水煎，食後服。令乳母捻去宿乳，與兒吮之。（初生兒疾病）

釀乳當歸散《育嬰秘訣·胎疾》

當歸　川芎　赤芍藥　生地黃　香附炒　炙草各等分　桂心　煨薑各減半

吹咀，水煎，食後服。少頃，捻去宿乳，與兒吮之。（初生兒疾病）

鷹屎白散《痘疹論·已結痂疙欲不作瘢痕或已成瘢痕欲消者其法何如》

人精　鷹屎白

右等分，和勻，敷于瘡，其瘢痕自消。（天花）

鹽鼓圓《活幼口議·小兒吐證方議》

鹹豉七粒，口內含去皮　膩粉一錢匕

右研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圓至五圓，藿香湯下，乳頭吻亦得。（嘔吐）

靈朱圓《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驚癎方》

五靈脂去砂石　朱砂研，水飛，各一分　巴豆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去油

右同研細如粉，燒粟米飯和圓，黃米大。一二歲兒，溫水下二圓。取或利或吐效。更在量大小加減服之，乳食前。（急驚）

靈砂丸《小兒衛生總微論方·食氣積癖論》

通明辰砂顆塊有牆壁者，一分　通明硇砂一錢，各研細

右拌研細，用蠟半兩，先於盞內熔化成汁，以去皮全者巴豆二十一粒入內，煎至紫色，漉巴豆出，研細。與上二味拌勻，將蠟用三分中取一分，再熔成汁，傾藥於內，急攪令勻，下火凝冷，刮出成劑，瓷盒貯之。如用即取犖三丸，菉豆大，濃煎甘草湯，放冷送下，臨臥時服。久積病大者，藥隨病共下。小可病輕者，不動便安。治暴瀉惡痢，濃煎艾湯，先呷三五口，候冷下藥。治水瀉者，冷水下。兒大稍增丸數。（食癖）

靈砂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五疳論》

人參去蘆，半兩　甜葶藶一分，炒　五靈脂一分　胡黃連一分，四味爲末　辰砂半兩，研　麝香一分，研　蘆薈一分，研　杏仁去皮尖，麩炒黃，一分

右爲末，拌勻，粳米飯和丸，黍米大。每服十丸，人參湯下，無時。（疳疾）

靈脂圓《仁齋直指小兒方·諸疳證治》

北五靈脂　縮砂仁　白豆蔻仁　麥芽炒　蓬朮煨　青皮去白　橘紅　史君子肉焙，各二錢　蝦蟆炙焦，三錢

右末，米糊圓，麻子大。每十圓，米湯下（疳疾）。

靈脂丸《仁齋直指小兒方·慢驚下痰證治》

五靈脂香潤者　白附子略炮　木香　直僵蠶炒，各一分　全蝎焙，半分　朱砂一錢　大南星濕紙炮，半兩

右爲末，米醋煮生半夏糊爲圓，麻子大。每服三丸，薑湯送下。（慢驚）

靈犀飲《嬰童百問·潮熱》

犀角鎊　胡黃連各半兩　茯苓去皮　人參　川芎　秦艽　生甘草　羌活　柴胡　桔梗　地骨皮各一兩

右吹咀，三歲一錢，水半盞，烏梅、竹葉少許煎服。（發熱）

蠶退散《幼科全書》

尿桶竚刮下，以火煅令白　五倍子去蟲，各二錢　蠶退紙燒存性，一錢　枯礬三錢

右共爲細末，先以米泔水洗淨敗血，後搽上。（天花）

蠶號散《保嬰撮要·撮口》

僵蠶四個，去嘴略炒　茯苓少許

共爲末，蜜調敷兒口內。（臍風）

鬱李仁圓《小兒藥證直訣》

鬱李仁去皮　川大黃去粗皮，取實者，剉，酒浸半日，控乾，炒爲末，各一兩　滑石半兩，研細

右先將鬱李仁研成膏，和大黃、滑石，圓如黍米大。量大小與之，以乳或薄荷湯下，食前。（初生兒疾病）

鬱李仁丹《小兒衛生總微論方·腫病論》

鬱李仁半兩，湯浸去皮，微炒　檳榔半兩　牽牛子一錢，炒

右爲細末，滴水和丸。每服十粒，煎葱白湯下，空心服。（腫脹）

引用書目

書名	年代(朝代)	作者	版本	備注
馬王堆漢墓帛書	戰國	佚名	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第一版	
黃帝內經素問	戰國	佚名	明嘉靖二十九年武陵顧從德影宋刻本	素問
靈樞經	戰國	佚名	明嘉靖趙府居敬堂刻本	靈樞
史記	前九一	司馬遷	百衲本二十四史	
脈經	約二八五	王熙	東洋善本醫學叢書本	
肘後備急方	約三一五	葛洪	明萬曆二年劍江李栻刻岳州知府劉自化校刊本	肘後方
諸病源候論	六一〇	巢元方等	東洋善本醫學叢書本	
備急千金要方	六五一	孫思邈	清光緒四年重印日本江戶醫學館影刻本	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約六八二	孫思邈	同右	
外臺秘要	七五二	王燾	明崇禎十三年新安程衍道經餘居刻本	
玉函經	約九〇六	杜光庭	醫學大成本	
醫心方	九八四	日·丹波康瀨	日本江戶醫學館安政六年影刻本	
顱囟經	宋	佚名	當歸草堂醫學叢書十種本	
太平聖惠方	九九二	王懷隱等	清鈔本	
蘇沈良方	一〇七五	蘇軾、沈括	六醴齋醫書十種本	
小兒斑疹備急方論	一〇九三	董汲	周氏醫學叢書本	
傷寒總病論	一一〇〇	龐安時	士禮居叢書本	
傷寒類證活人書	一一〇七	朱肱	明萬曆二十九年刻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	活人書
聖濟總錄	一一一七	趙佶敕撰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四年震澤汪鳴珂燕遠堂刻本	
聖濟經	一一一八	趙佶、吳褆	清光緒二年陸心源刻十萬卷樓叢書本	
小兒藥證直訣	一一一九	錢乙	清康熙間起秀堂照宋文刻本	
閻氏小兒方論	一一一九	閻孝忠	同右	
類證普濟本事方	一一三二	許叔微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本事方
扁鵲心書	一一四六	竇材	醫林指月十二種本	

幼幼新書	一一五〇	劉　昉	明影宋鈔本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一一五六	佚　名	明萬曆十四年徐垣重修刻本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一一七四	陳　言	南宋刻元配補本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一一八六	劉完素	明刊劉河間醫學六種本
黃帝素問宣明論方	一一八六	劉完素	同右
傷寒直格論	一一八六	劉完素	明成化八年刻本
醫學啓源	一一八六	張元素	同右
痘疹論	一二二三	聞人規	明嘉靖二十三劉尚義刻本
醫說	一二二四	張　杲	明嘉靖二十三年顧定芳刻本
魏氏家藏方	一二二七	魏　峴	日本鈔本
儒門事親	一二二八	張從正	明步月樓刊本
河間傷寒心要	一二三四	原題劉完素	同右
備急管見大全良方	一二三七	陳自明	清鈔本
察病指南	一二四一	施　發	秘本醫學叢書本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一二四一	陳師文等	元建安宗文書堂鄭天澤刻本
蘭室秘藏	一二五一	李　杲	明嘉靖間刻東垣十書本
東垣試效方	一二五一	李　杲	明刻本
雲岐子保命集論類要	一二五一	張　璧	濟生拔粹本
小兒病源方論	一二五四	陳文中	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影宋鈔本
小兒痘疹方論	一二五四	陳文中	明嘉靖二十九年薛氏刻家居醫錄單行本
新刊仁齋直指小兒附遺方論	一二六四	楊士瀛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仁齋傷寒類書活人總括	一二六四	楊士瀛	同右
小兒痘瘡八十一論方	一二七六	胡大卿	清鈔本
太醫局諸科程文	一二七九	宋太醫局編，清輯	當歸草堂醫學叢書十種本
衛生寶鑑	一二八一	羅天益	明永樂十五年吳郡韓氏刻本
羅謙甫治驗錄	一二八一	羅天益	秘本醫書集成本
澹寮集驗秘方	一二八三	釋繼洪	日本藍川愼鈔本
活幼心書	一二九四	曾世榮	清宣統二年武昌醫館據藝風堂藏至元刻本重校刊本
活幼口議	一二九四	曾世榮	日本文政庚辰皮紙鈔本
此事難知	一三〇八	王好古	明嘉靖間刻東垣十書本

三因方
保命集
宣明論方
傷寒直格
傷寒心要
局方
仁齋直指小兒方
澹寮方

斑論萃英	一三〇八	王好古	同右
田氏保嬰集	一三一五	佚　名	濟生拔粹本
永類鈐方	一三三一	李仲南	木犀軒藏本
外科精要	一三三五	齊德之	明初刻本
世醫得效方	一三三七	危亦林	明初書林魏家刻本
格致餘論	一三四七	朱震亨	明萬曆二十九年步月樓刻東垣十書本
如宜方	一三五五	艾元英	明初刻本
脈因證治	一三五八	朱震亨	清乾隆四十年頤生堂刻本
丹溪手鏡	一三五八	原題朱震亨	明天啓元年吳尚默刻本
金匱鉤玄	一三五八	朱震亨	一九三二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刻丹溪四種本
幼科全書	元	原題朱震亨	古今圖書集成摘引
痲疹全書	元	原題滑壽	清光緒三十一年湯鼎烜校刊本
診家樞要	一三五九	滑　壽	周氏醫學叢書本
痲疹全書	元	原題滑壽	清光緒三十一年湯鼎烜校刊本
醫經溯洄集	一三六八	王　履	明萬曆二十九年步月樓刻東垣十書本
原機啓微	一三七〇	倪維德	明嘉靖十一年刻本
普濟方	一三九〇	朱　橚等	四庫全書本
玉機微義	一三九六	劉　純	清正統四年姑蘇陳有戒刻本
嬰童百問	一四〇三	魯伯嗣	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永樂大典	一四〇七	解　縉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推求師意	一四四三	戴思恭	明萬曆二十九年刻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
奇效良方	一四四九	董宿、方賢	明正統刻本
類證注釋錢氏小兒方訣	一四六五	錢乙、熊均	明正德三年存德書堂刻本
全幼心鑑	一四六八	寇　平	明成化四年全幼堂刊本
丹溪心法	一四八一	朱震亨、程充	明萬曆二十九年刻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
活幼全書	一四九五	錢大用	明弘治八年中和堂刊本
明醫雜著	一五〇二	王　綸	清嘉慶十四年書業堂刻薛氏醫案二四種本
活幼便覽	一五一〇	劉　錫	明正德五年刻本
醫學正傳	一五一五	虞　摶	明萬曆五年金陵三山書舍吳江刻本
痘治理辨	一五一九	汪　機	汪石山醫書七種本

幼科類粹　一五二一　王鑾　中醫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影印本
續醫說　一五二二　俞弁　明吳中珩校刻醫說本附刻
痘疹全書博愛心鑑　一五二五　魏直　日本正德六年松葉軒貞躬刊本
外科心法　一五二八　薛己　清嘉慶十四年書業堂刻薛氏醫案二十四種本
幼科發揮　一五四九　萬全　萬密齋醫學全書本
萬氏家傳片玉心書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萬氏家傳廣嗣紀要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萬氏家傳片玉痘疹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萬氏家傳育嬰秘訣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萬氏家傳痘疹心法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萬氏家傳幼科指南心法　一五四九　萬全　同右
名醫類案　一五四九　江瓘　清抄本
攝生衆妙方　一五五〇　張時徹　清嘉慶十四年書業堂刻薛氏醫案二十四種本
醫方集宜　一五五四　丁鳳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復製張壽鏞刻本
保嬰撮要　一五五五　薛鎧、薛己　同右
保嬰金鏡錄　一五五五　薛己　同右
校注陳氏小兒痘疹方論　一五五五　薛己注　同右
校注錢氏小兒直訣　一五五六　薛己注　同右
古今醫統大全　一五五六　徐春圃　同右
明醫指掌　一五五六　皇甫中　明嘉靖三十五年自刻明醫指掌圖前後集本
醫學綱目　一五六五　樓英　明嘉靖四十四年曹灼刻本
萬氏醫貫　一五六七　萬寧　清同治十年鷺門徵瑞堂刊印心書局藏版
瘡瘍經驗全書　一五六九　竇杰、竇夢麟　清康熙崇順堂刻本
外科樞要　一五七一　薛己　清嘉慶十四年書業堂刻薛氏醫藥二十四種本
愼齋遺書　一五七三　周之干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赤水玄珠　一五七三　孫一奎　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醫學入門　一五七五　李梴　明萬曆間刻本
秘傳眼科龍木總論　一五七五　原題葆光道人　明萬曆三年大業堂刻本
古今醫鑑　一五七六　龔信、龔廷賢　明萬曆間刻王宇泰先生訂補十六卷本
博集稀痘方論　一五七七　郭子章　明萬曆二十九年吳勉學校刻本

博愛心鑑
片玉心書
廣嗣紀要
片玉痘疹
育嬰秘訣
痘疹心法
幼科指南心法
龍木論

本草綱目　一五七八　李時珍　明萬曆三十一年夏良心等江西刻本
痘疹金鏡錄　一五七九　翁仲仁　明萬曆七年刻本
脈語　一五八四　吳崐　明萬曆十四年友益齋刻本
醫林繩墨　一五八四　方隅　明萬曆十二年方谷校刻本
保赤全書　一五八五　管橨　明萬曆十三年沈堯中陽春堂刻本
萬病回春　一五八七　龔廷賢　清道光十七年崇讓堂刊本
傷寒論條辨　一五八九　方有執　清康熙間浩然樓刻本
幼幼集　一五九三　孟繼孔　明萬曆二十一年櫺谷履素居書坊唐鯉飛刻本
痘疹傳心錄　一五九四　朱惠明　明萬曆二十三年修敬堂刻本
痘疹不求人　一五九五　朱棟隆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仙傳痘疹奇書　一五九八　高我岡　清道光二十六年讀畫山房藏板
新鐫鄭先生痘經會成保嬰慈錄　一五九九　鄭大忠　日本天明鈔本
松厓醫徑　一六〇〇　程玠　珍本醫書集成本
針灸大成　一六〇一　楊繼洲　清康熙十九年江西李月桂刻本
幼科證治準繩　一六〇二　王肯堂　明萬曆王氏初刻本
瘍科證治準繩　一六〇二　王肯堂　同右
疹科眞傳　一六〇四　呂坤　清鈔本
小兒推拿方脈活嬰秘旨全書　一六〇四　龔廷賢　恆古堂本
醫學六要　一六〇九　張三錫　明崇禎十七年張維翰補刻本
活幼精要　明　董鳳狆　古今圖書集成摘引
東醫寶鑑　一六一一　許浚等　明萬曆四十一年朝鮮內醫院刻本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　一六一三　繆希雍　明天啓二年京口大成堂刻本
壽世保元　一六一五　龔廷賢　明經綸堂刻本
濟世全書　一六一六　龔廷賢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活幼心法大全　一六一六　聶尙恆　清道光二十三年重鐫本
醫貫　一六一七　趙獻可　明崇禎元年刻本
外科正宗　一六一七　陳實功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摘星樓治痘全書　一六一九　朱一麟　清光緒十二年培植堂刻本
嬰童類萃　一六二二　王大綸　明天啓二年刻本
類經　一六二四　張介賓　明天啓四年會稽刻本
又名痘科眞傳奇書
痘經會成

痘疹奇衡　一六二六　唐雲龍
痘科類編釋意　一六二八　翟　良
程氏家傳經驗痧麻痘疹秘要集要　一六二九　程嘉祥
簡明醫彀　一六三六　孫志宏
丹臺玉案　一六三六　孫文胤
幼幼心裁　一六三九　喬　琛
景岳全書　一六三九　張介賓
陸氏三世醫驗　一六四一　陸　嶽等
幼科折衷　一六四一　秦昌遇
幼科金針　一六四一　秦昌遇
痘疹幼幼心書　一六四一　呂獻策
醫鏡　一六四二　王肯堂
瘟疫論　一六四三　吳有性
寓意草　一六四四　喻　昌
痘疹發微　一六四四　宋鏞
仁端錄痘疹玄珠　一六四四　徐　謙
痘科鍵　一六四四　朱　巽
秘傳疹子心法　一六四四　殷仲春
袁氏痘疹全書　一六四四　袁　顯
裴子言醫　一六四四　裴一中
保幼新編　一六四四　無忌先生
醫燈續焰　一六五〇　潘　楫
救偏瑣言　一六五九　費啓泰
幼科醫學指南　一六六一　周　震
誠書　一六六一　談金章
醫宗說約　一六六二　蔣士吉
痘科約囊　一六六八　黃　序
痧脹玉衡　一六七五　郭志邃
痘疹四合全書　一六七六　吳學損
醫暇卮言　一六七六　程　林
清順治七年五松閣刻本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明崇禎間刻本
明崇禎三年刻本
明崇禎十年孫氏仁壽堂刻本
清康熙四十七年壽康堂刻本
清康熙四十九年會稽魯超刻本
一九一五年上海會文堂刻本
清鈔本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明崇禎十四年蔣儀刻本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清康熙二年天瑞樓刻本
四庫全書本
日本享保十五年武叔安刻本
日本寬政十二年東都宮商閣弘文閣發兌聿修堂藏板
明書林雙峰堂刻本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本
朝鮮刻本
清順治九年陸地舟刻本
清康熙二十七年惠迪堂費氏自刻本
清康熙五十四年吳潘二氏校刻本
清嘉慶間嘉興旌邑劉鍾甫刻本
清康熙寶翰樓刻本
清康熙七年琴川宜蘭藝圃黃氏新鐫本
清康熙十四年揚州有義堂刻本
清康熙十五年三多齋刻本
中國醫學大成本

石室秘錄　一六八七　陳士鐸　清康熙隆文堂刻本
辨證錄　一六八七　陳士鐸　清乾隆十三年喻義堂刊本
脈訣闡微　一六八七　陳士鐸　同右
診宗三昧　一六八九　張璐撰、張登編　清康熙二十八年金閶書業堂刻本
馮氏錦囊秘錄　一六九四　馮兆張　清康熙四十一年京師刻本
痘疹正宗　一六九五　宋麟祥　清康熙三十四年江陰寶文堂刻本
幼科鐵鏡　一六九五　夏　鼎　清同治藜照書屋刊本
張氏醫通　一六九五　張　璐　清康熙三十八年寶翰樓刻本
幼幼近編　一六九七　陳　治　清康熙間貞白堂刊證治大還本
千金方衍義　一六九八　張　璐　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醫學真傳　一六九九　高世栻　醫林指月十二種本
幼科闡歧　一七〇〇　岳會珍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點校《經穴解》第一版附
慈幼新書　一七〇四　程鳳雛　中國醫學大成本
抱乙子幼科指掌遺稿　一七〇八　葉其蓁　清乾隆八年李大倫刻本
種痘全書　一七一三　朱純嘏　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痘疹定論　一七一三　朱純嘏　清道光七年致盛堂刻本
醫權初編　一七二一　王三尊　珍本醫書集成本
格言彙纂　一七二二　顧靖遠　顧氏醫鏡六種本
四診抉微　一七二三　林之翰　清雍正四年玉映堂刻本
幼科指掌集成　一七二五　孟　河　中國醫學大成本
痧痘集解　一七二七　俞天池　清嘉慶二十一年重刊本
醫學心悟　一七三二　程國彭　清雍正十年愼德堂刻本
痘疹慈航　一七三七　聶尙恆　清乾隆二年慈溪顧慕泉重刊本
麻科合璧　一七四〇　楊開泰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慈幼筏
外科證治全生集　一七四〇　王維德　清咸豐十年武昌節署刻本　幼科指掌
種痘新書　一七四一　張　琰　清乾隆六年刻本
醫宗金鑑　一七四二　吳　謙等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聚珍版
臨證指南醫葉（附幼科要略）　一七四六　葉　桂　清乾隆二十九年聚錦堂刻本　幼科直言
葉天士幼科醫案　一七四六　葉　桂　一九二〇年上海廣文書局石印本
方氏脈證正宗　一七四六　方肇權　清乾隆十四年方氏存仁堂刻本

麻科活人全書	一七四八	謝玉瓊
鄭氏痘科保赤金丹	一七四八	謝玉瓊
幼幼集成	一七五〇	陳復正
醫學源流論	一七五一	徐大椿
天花精言	一七五三	袁　句
治痘全書	一七五五	董西園
痘證寶筏	一七五八	強　健
懷少集	一七五八	王世逢
闕待新編	一七六〇	孫安四
痘疹專門秘授	一七六二	董維岳
大生要旨	一七六二	唐千頃
愼疾芻言	一七六二	徐大椿
掃葉莊醫案	一七六四	薛　雪
續名醫類案	一七七〇	魏之琇
仝氏家藏幼科指南	一七七一	仝兆龍
幼科釋謎	一七七三	沈金鰲
雜病源流犀燭	一七七三	沈金鰲
痘麻紺珠	一七七六	熊立品
福幼編	一七七七	莊一夔
驚風辨證必讀書	一七七七	莊一夔
痘疹遂生編	一七七七	莊一夔
嬰兒論	一七七八	周士稱
重訂幼科痘疹金鏡錄	一七七八	許豫和
怡堂散記	一七七八	許豫和
橡村痘訣	一七七八	許豫和
橡村治驗	一七七八	許豫和
軒轅逸典	一七七九	佚　名
保赤新編	一七八四	任　贊
小兒推拿秘書	一七八五	駱如龍
痘疹會通	一七八六	曾　鼎
清光緒十七年刻本		
清光緒二年刻本		
清乾隆天德堂刻本		
清乾隆二十二年半松齋刻徐靈胎六種本		
清同治七年山陰陳氏刻本		
一九三〇上海中醫書局鉛印本		
清同治元年刻本		
清培元堂刻本		
清光緒六年上海申報館鉛印本		
清乾隆二十七年董上賁刊本		
華陽張氏淵雅堂一九一三年刻增廣大生要旨本		
清同治三年豐松齋刻徐靈胎十二種全集本		
珍本醫書集成本		
清光緒十一年信述堂刊本		
清道光九年漢皐客舍精鈔本		
清同治元年醉六堂刊本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沈氏尊生書本		
清乾隆四十二年西昌熊氏刻本		
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清光緒二十七年上元江氏刻本		
清嘉慶間刻本		
日本寬政九年重刻清乾隆本		
清同治十一年刻許氏幼科七種本		
同右		
同右		
同右		
清乾隆四十四年會稽施誠刻本		
清光緒十年新會伍氏安懷堂刻本		
清乾隆五十年金陵四教堂刻本		
清道光三年同善堂刻本		

增訂痘疹輯要	白斯振	一七八七
羅氏會約醫鏡	羅國綱	一七八九
醫鈴	李舟虛	一七八九
溫病條辨	吳瑭	一七八九
吳醫彙講	唐大烈	一七九二
小兒推拿直錄	錢櫻村	一七九三
痘疹精詳	周冠	一七九四
增訂濟嬰撮要	吳燦	一七九六
醫醫病書	吳瑭	一七九八
吳鞠通醫案	吳瑭、裘慶元	一七九八
羊毛瘟證論	隋霖	一七九八
醫學精要	黃巖	一八〇〇
醫醫偶錄	陳念祖	一八〇三
杏軒醫藥	程文圃	一八〇四
古方彙精	愛虛老人	一八〇四
瘍科心得集	高秉鈞	一八〇五
種痘心法	朱奕梁	一八〇八
保嬰易知錄	吳溶堂	一八一二
友漁齋醫話	黃凱勳	一八一二
兒科醒	芝嶼樵客	一八一三
幼科指歸	曾鼎	一八一四
引痘略	邱熇	一八一七
醫略	錢一桂	一八一八
麻疹闡注	張廉	一八二二
麻疹集成	朱楚芬	一八二四
筆花醫鏡	江涵暾	一八二四
醫門棒喝初集	章楠	一八二五
原瘧要論	袁(佚名)	一八二八
醫林改錯	王清任	一八三〇
外科證治全書	許克昌	一八三一
清嘉慶十五年裕餘堂刻本		
清乾隆五十四年大成堂刻本		
清乾元堂刻本		
清嘉慶十八年問心堂刻本		
清乾隆五十七年吳門唐氏問心草堂刻本稿本		
清嘉慶十年三讓堂刊本		
清嘉慶二年刻本		
一九一五、一九二四年紹興育新書局石印本		
一九二二年上海校經山房石印本		
珍本醫學叢書本		
清同治八年聚經堂刻本		
中國醫學大成本		
珍本醫書集成本		
珍本醫書集成本		
清光緒二十七年無錫日升山房刻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中國醫學大成本		
清嘉慶十八年汪和鼎刻本		
清嘉慶十九年忠恕堂曾氏自刻本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清嘉慶二十五年愼餘堂刻本		
一九一六年成都石印本		
清道光十七年破愚齋藏板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道光九年刻本		
中國醫學大成本		
清道光二十九年弘道堂刻本		
清同治六年錦城南門東桂街藏鐵筆刻本		

保赤存眞	一八三四	余含棻	清光緒二年愼德堂藏板
潛齋醫話	一八三八	王士雄	中國醫學大成本
類證治裁	一八三九	林珮琴	清咸豐元年丹陽林氏研經堂刻本
醫學考辨	一八四四	羅紹芳	清咸豐五年方亭羅氏粹白齋刻本
幼科切要	一八四七	王錫珍	清道光二十七年重慶刻本
知醫必辨	一八四九	李文榮	中國醫學大成本
慈幼便覽	一八五〇	文　晟	清同治十一年刻文叔來醫書六種本
麻疹備要方論	一八五三	吳硯丞	中國醫學大成本
市隱廬醫學雜著	一八五三	王德森	一九一三年吳門刻本
冷廬雜識	一八五六	陸以湉	筆記小說大觀本
研經言	一八五六	莫文泉	中國醫學大成本
醫原	一八六一	石壽棠	中國醫學大成本
醫理眞傳	一八六九	鄭壽全	清同治十一年刻文叔來醫書六種本
醫法圓通	一八七四	鄭壽全	清同治十三年成都文林齋劉氏刻本
王氏醫存	一八七四	王燕昌	同右
望診遵經	一八七五	汪　宏	清同治十三年皖城黃竹友齋刻本
醫藥家振	一八七六	王　銓	清光緒元年求志堂刻本
痧痲明辨	一八七九	華　壎	清光緒二年刻本
蠢子醫	一八八二	龍之章	一九二一年千頃堂書局石印本
醫法心傳	一八八二	程芝田	珍本醫書集成本
醫門補要	一八八三	趙　濂	清光緒二十一年日升山房刻本
鬻嬰提要說	一八八九	張振鋆	清光緒九年刻本
一得集	一八八九	普陀山僧心禪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脈說	一八八九	葉　霖	珍本醫書集成本
痧疹集要	一八九〇	葉　霖	中國醫學大成本
專治麻痧初編	一八九〇	凌　德	清光緒十六年李振廷刻本
脈訣乳海	一八九一	王邦傅	秘本醫學叢書本
讀醫隨筆	一八九一	周學海	珍本醫書集成本
脈義簡摩	一八九一	周學海	周氏醫學叢書本
釋名疏證補	一八九六	王先謙	同右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張聿青醫案　張聿青　一八九七　一九一八年江陰吳氏鉛印本

王旭高臨證醫案　王泰林　一八九七　珍本醫書集成本

經歷雜論　劉恆瑞　一八九八　秘本醫書集成本

醫學探驪　康應辰　一九〇二　清宣統二年上海書業公司石印本

對山醫話　毛祥麟　一九〇二　秘本醫學叢書本

醫學衷中參西錄　張錫純　一九〇九　一九四四年重慶醫藥圖書供應社鉛印本

保赤要言　王德森　一九一〇　清宣統二年蘇州笪錦和刻本

後記

《中華大典·醫藥衛生典·醫學分典·兒科總部》從試點階段操作至今，終于問世，這其間包含了許多人的心血和各方面力量的支持。除作者、編輯付出了大量辛勤勞動之外，還得到了各級領導和專家的悉心指導，北京圖書館等國家及地方圖書館，中國中醫研究院、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大學等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圖書館等給予了資料上的大力支持。四川大學歷史系在組織審稿方面給予了積極配合，唐家弘、繆文遠、卿三祥、馮漢鏞、林向、朱大有、柯建中、周九香、陳采白等先生承擔了具體的工作。此外，周原孫先生承擔了十萬字的標點任務。在此一并致謝。

《中華大典》四川編纂處

一九九九年八月